　　类别：传统武侠

　　人是分阶级的，他努力让自己登上阶级的顶峰！！！

　　萧径亭，心性随心所意，不顾忌礼法，甚至伦常。但行事手段，为人之术却又颇是厉害。

　　他常打扮作一个老头，以画尽人间美人。面对许多红粉美人,他不迂腐,也不愚笨。

　　行走天下间,也将自己带入了险恶错杂的世界。

　　引出国家的矛盾，民族的矛盾，权势人物的野心，各式各样的厉害对手。

　　引出神一般的武林人物，几乎不可攀折的美人，以及怎么也脱离不了的温柔纠缠。

　　便是在这前所未有环境中，让他达到人生阶级的最顶峰。

　　注：本书美人很多！！！！所以多少会有些艳丽！！！！但是请大大放心，绝对不是白痴泡妞型小说。里面以扣人心弦的故事和布局为主。

　　作家介绍：

　　说剑

　　男

　　看到庄子的《越王说剑》，觉得比较神气，就取了这个笔名。

　　作家作品 ：

　　都市 恶魔计划之同居物语

　　武侠 玄媚剑

第一卷 人物设定

　　萧径亭：本书男主角，俊美绝伦、心性潇洒，行事随心所意，不顾忌礼法，甚至伦常。但行事手段，为人之术却又颇是厉害。为怀念爱妻，常作中年文士打扮，行遍天下，画尽无数美女，将爱妻神情融入画中，甚是痴情。但却从不停止追求美好事物，对美人的喜爱也从不忌讳什么，无论是对方立场还是对方身份。

　　任夜晓：江南武盟盟主任断沧的女儿，天下美人榜--“落雁谱”中的“雪剑姬”，与其母一样被称为“江南第一美人”。甚是高贵典雅，智慧大方，是典型的天仙美人。然，当她遇到爱情的时候，便成为一个心思敏感的小女子，行事也变得不怎么理智，心志脆弱、好强无理、刁钻可爱。但是一旦敞开心怀后，变得妖媚大胆，成为的“有了情郎忘了娘”、“唯爱人主义”的典型代表。

　　梦君奴：魔门小公主，是魔门中兴的希望，手上掌握无数势力。拥有绝代容颜，倾国倾城，萧径亭所见女子中，唯有妻子妍儿能够与其比肩。为人的手段权谋绝顶高明，经常算无余漏，若不是有萧径亭这个软肋，整个武林也只怕也在她掌握之中。由于受到其姥姥和母亲感情失败的影响，立誓一生不惹任何情事。但是她又和普通女子一般，有着多情的少女心思，遇到萧径亭后，与之做了一日的情侣，而后手段变得更加厉害。

　　苏莞芷：“江南第一名妓”，身份十分隐秘。为人处事的手段极为厉害，心志坚强。但是对艺术的追求却是十分的高尚热挚，没有一点作为风尘女子应有的感伤，很是骄傲。

　　穆夫人：醉香居的主人，武功高强，智慧绝伦、胸怀锦绣。而且身负绝顶媚术，有着一身魔鬼般的身材，绝美成熟的脸蛋，勾魂摄魄的眼睛，是一倾国倾城的绝世尤物。虽声名远扬，却没有几人见过，身份也极是神秘。最为令人喷血的是，在她肥美的阴阜上，阴毛虽然不茂密，但却有七八寸之长，这也是她身上最大的秘密。便在和萧径亭刚刚见面的第一天，就做了她的女人。而后，对萧径亭更多的便是母性的疼爱，对他也毫无保留全身心地付出，在很大部分的时间内，充当萧径亭长辈的绝色。

　　石妍儿：萧径亭的爱妻，美丽无双。在突厥长大，被全突厥的英雄视为仙女，虽然深深爱慕，却不敢有一点唐突。常人一见下便心神迷醉，自贱惭俗。来到中原后，偶遇萧径亭，两个月后便身心沦陷。与萧径亭在一处山中隐居，神仙般的日子仅过了一年，便失去踪影，之后萧径亭走遍天下也未觅得芳影。

　　夜君依：“醉香居”第一红牌，一口曲子唱得勾人心魄，长得绝美，但心志却有些软弱。对“惜花剑”柳含玉钟情入骨，所以对客人也极少应付。平时待人也有些冷淡，脸上总挂着让人心疼的幽怨轻愁。在感情连连受到挫折后，便一直在“醉香居”弹琴作曲。

　　唐绰兮：西南第一门派“剑花宫”的宫主，当年的天下第一美人。但她全身心迷醉于武学，心中只有对武道的追求，其他诸事全然不去理会，在外人看来仿佛没有七情六欲一般。而且她行事唯心，不顾及任何外人的想法，也不理什么侠义规矩。却从不卷入任何江湖是非，所以“剑花宫”在江湖中没有任何仇怨，有着超然的身份。但至有“玄典圣谱”出没的传言后，唐绰兮便费尽心力，用尽手段想获得这一武林至高宝典。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辛忆:唐绰兮唯一的弟子，“落雁谱”中的“清水玉”。长相清秀绝伦，身形苗条、骨架纤细，但娇躯却甚是丰满。性格甚是单纯美好，心地善良透明。但心志却极是坚定，和乃师认为武道是一生唯一的追求，对于武学的狂热一点也不亚于唐绰兮。

　　尉迟宵雪：魔门小公主手下的侍女兼师妹，虽然年纪小小但却有一身极其丰满火爆的身材，玉乳和香臀的尺寸都大大超过寻常女子，长相美丽绝顶。拥有外族血统的她，有着微蓝的迷人美眸和雪白无暇的水嫩肌肤。没有排上“落雁谱”也只是没有见过她而已。她有了魔鬼的身材，也有着天使般的面孔和心灵，纯洁可爱得仿佛万仞高山上的白雪，就是世界上最穷凶极恶的魔头大概也舍不得见她委屈地撅起小嘴，只有满腔的怜爱。另外，她还有一个一摸一样的双胞胎姐姐。

　　连易奕：连邪尘唯一的女儿，小脸美丽迷人，身材娇小玲珑。本是一世间难觅的佳人。但是她嘴上刁钻，心思古怪。脑中一天到晚不知想的是什么，经常有天马行空的念头。出口的言语也常常令人瞠目结舌，行事无忌，毫不理会长幼之分、淑女之道。

　　许嬷嬷：夜君依的授业嬷嬷，“醉香居”的第二把手。平常穆夫人极少露面，所以“醉香居”大小事件也由她一人打理。平时在“醉香居”都是掩去了自己的绝色容光，其实长相尤其妖媚美丽。

　　池井月：池观崖的独生女儿，金陵有名的才女。由于在母腹中受到重创，所以一直娇纤虚弱，但心性高洁，聪明贤淑。后来她身上的病被梦君奴所打扮的神秘郎中治好。后来明明知道了梦君奴三是个女子，但是却仍然痴心与她，最后阴差阳错与萧径亭产生了纠葛。看来虽然柔弱，但其实有大将之风。

　　盈盈：身形苗条迷人，温柔婉约，但是热情奔放，是梦君奴手下一个师叔的弟子，至小在神仙福地“缥缈居”长大。

　　任小姐：身份尊贵，具体的现在还不知，典型的艳若桃李，心如蛇蝎。

　　祝潆儿：祝仗乙的女儿，长相秀美，身形美好，恬静优雅，精于茶道。

　　丹姑娘：妍儿的师姐，诡计多端既显得野心勃勃，又显得贪玩无理，既妖媚无比，又天真可爱。为突厥武林在中原代表，与梦君奴和那个神秘少主皆有利益关系。她来中原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将萧径亭引到突厥。

　　秀情：长相美丽绝伦，高贵冷艳，娇躯看来苗条曼妙，但其实起伏惹火无比，有着无比诱人的风情。一贯喜欢穿白衣，为人心狠手辣，很是嗜血，是那位神秘少主的手下。在任府底下的秘道中，被诡计多端的丹姑娘用计制住，在她两瓣肥嫩绝美的肥臀上刺上“萧郎”二字，至此和萧径亭产生了一系列的纠葛。

　　吴梦杳：吴梦玉的胞妹，再未嫁给任断沧之前被称为江南第一美人。不大喜欢掌招剑术，一心投在暗器毒药之上，却又不喜欢那种沾之立刻毙命的那种。从她玉手研究出来的毒药，不是刁钻就是缠绵，反正极是厉害。

　　颜悔儿：怀玉掌门颜公度的女儿，自小被送入蜀山剑派，由于长得极其美丽，从而引得她的两位师兄李鹤梅、李松涛皆是爱慕，但是她却是遇上了当时风流潇洒的归行负，自此一缕情丝便缠绕在他身上，直至中年仍是单身未嫁。

　　唐蕴儿：上兵世家家主池观崖后纳的小妾，精通媚术，生性淫荡无比，神秘也不怎么光明。

　　方剑夕：“天剑谷”传人，朝廷在江湖的执政者，河北道节度使方召疾的独生公子。出道江湖一年余，便被誉为青年第一高手。在江湖人眼中，无论是人品、相貌、武功、为人、才具都是绝绝之选，是中原最有希望成为继吴梦玉后第二个武神的不二人选，寄托着挑战突厥第一高手毕啸的神圣使命。

　　任伐逸：任断沧的独子，江南武盟的继承人。遗传了乃父的侠义心肠，以及正道的人生观，但处事上却多了份豁达聪明。长相承之乃母，所以极是俊逸，是武林最符盛名著名的美男子之一，也是江湖最杰出的青年高手。

　　柳含玉：人称“惜花剑”，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所做词曲唱遍大江南北。他长相俊美飘逸，风流倜傥，为天下无数女子的深闺梦中人。众佳人称其为“风流玉郎”，而那些公子的则气愤地叫他作“闺阁杀手”。然这位貌胜潘安的风流浪子却有着一身与任伐逸齐名的武功修为，所以他的情敌们只能叫叫而已。但是后来却是苦恋魔门公主梦君奴不可自拔，完全没有了原先风流潇洒的气势，甘愿做她旗下的一员小卒。

　　李箫沁：蜀山剑派李鹤梅的儿子，因为临夏王武莫宸看重蜀山剑派势力，召其加入旗下，任金剑侍卫。

　　连易昶：连邪尘的二儿子，沉着稳重，颇有城府，行事极有毅力。且长相俊美，武功高强。比起其弟连易成厉害上许多，是江湖难得一见的俊杰。

　　秀岐：东瀛王子，贪花好色，有着一身的奇计淫巧，长着一张微微带着邪气，但是又有妖异般魅力的俊脸，对于女人，他一贯喜新厌旧，而且只收冰清玉洁的处子，便是被他抛弃的女子，也被他专门收在一处府中，不得再事他人。但是，对于萧莫莫却有着无比强烈占有欲，从未死心过，而对于梦居奴却是前所未有的爱恋，梦牵魂绕的刻骨的爱意。

　　连易成：闽中第一世家，连家的四公子。武功还好，且有些“二世祖”的作风，骄横无理、死要面子，典型的纨绔子弟。是一个有些脓包的人物，但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有些胆识。再醉香居被萧径亭救后，便将他看作最好的朋友和偶像。

　　贺浄羽：天山道节度使贺希侫的公子，其母乃吴梦玉的另一胞妹，所以任夜晓唤他作表哥。长相斯文秀美，气质儒雅，按萧径亭的话说，他带着一股显碧净土特有的自然迷人的气息，也带一股天生的优越感和自然的骄傲。

　　李易泽：金陵节度使的公子，善于琴曲丝竹。对夜君依百般追求，费劲心思讨她欢心。但是为了自己的前程，却又什么都可以当作筹码，略有才气。

　　武莫宸：当朝二皇子，被封“临夏王”。长相英俊尊贵，颇有霸气。善于权谋之术，但却礼贤下士、待人谦和，毫不娇纵自负。与主角甚是相惜，有招揽之意。

　　关索寒：浙江雁荡剑派掌门人的儿子，面相长得有些奇怪，具体武功高低不知。但是为人却是极度的深沉狠辣，六亲不认被萧径亭留下活口，呆在那位神秘少主的身边，最终为萧径亭所利用。

　　跋剑：突厥人，身材魁梧雄壮，长相英俊挺拔。在很早的时候便爱上萧径亭的妻子--石妍儿。当石妍儿离开突厥的时候，他也借机来到中原，足足找了两年，也没有找到心中的佳人，倒是遇上了石妍儿的夫君--萧径亭。

　　池井日：好权势，但是骄傲自大，心性软弱，经不起诱惑，终被人利用。

　　连易然：苏州指挥使独生公子，连易奕的堂哥，和连易昶长得有些想象，便是性格和为人也极是相似。

　　毕啸：传说中第一个修炼“玄典圣谱”上面武功的人，也是天下人第一次公认的第一高手，并一直在武林顶峰位置上孤独了几十年。直到第二个见到“玄典圣谱”的人--吴梦玉出现时，才又一个可以较量的对手。他也成为中原所有无人心目中的一个信念，时时刻刻想着去超越他，因为他时突厥人。

　　任断沧：江南武盟盟主，中原武神吴梦玉的拜弟兼妹夫。一生以吴梦玉为标榜，崇尚大侠主义，为国为民，却也为人猜忌。但他一身绝顶的武功也让他无可争议地成为江南武林的领袖。年轻时候应苦恋“剑花宫”的唐绰兮未果，在情感上有些落寞，所以对女儿的情事上，看法也有些偏激和守旧。

　　吴梦玉：武林王道领袖“天剑谷”百年来最出色的弟子，被誉为中原的武神，与突厥的毕啸齐名，不到而立之年便问鼎武林的顶峰。初到江湖时，与陆客秋、任断沧桃园结义，被称为“中原三侠”，收服江南数大门派，成立江南武盟。压制西南武林，结交拉拢西北各大门派宗主。使得中原武林达到前所未有的安宁与和平。在武林众人眼中，也有了神一般的地位。“中原三侠”的名称也随之被任淡忘，因为没有任可以与其并列在同一级地位上。在他二十九岁的时候，北上挑战具有天下第一高手之称的毕啸。那一战也成为天下人心目中最神圣的一战，尽管没有人知道其中的胜负。但至从那一战后，天下就再也没有见过吴梦玉，中原人都说他从那一战后心无牵挂，羽化登仙了。

　　陆客秋：中原三侠的老二(依次为吴梦玉、陆客秋、任断沧)，在吴梦玉与毕啸一战而不知踪影后，便做了江南盟的第二任宗主。但是才做了几个月后便离开江南盟，至此音讯全无。

　　归行负：西北武林的第一宗师，贺兰剑派掌门人。出身黑道的他风流惜花，年老时还不改出入青楼的习惯，被众多正道武林所不齿，但却无人敢有不敬。由于他富可敌国，又有朝廷封号，所以也被人称之为“西北侯”。但被世人所不解的是，风流倜傥他一生仅纳一妻，其妻为雪山剑派老宗主的独生千金尉迟绾，艳震西北。由此多人推测，归行负是为惧内。

　　方召疾：方剑夕父亲，北方道节度使，手掌几乎全国半数的兵马，当朝皇帝的亲胞兄。

　　楚皱言：天山派掌门，武功狠辣为人看来刻薄寡恩，见风使舵，但其实手段极为厉害，心性也坚忍非常。

　　连邪尘：福建连家家主，和任断沧是至交。长相俊美儒雅，颇有几分仙风道骨。一身武学名列江湖前矛，尤其连家绝学左刀右剑更是出神入化。

　　关歧轩：浙江雁荡剑派的掌门人，是整个门派中唯一一个负有盛名的顶尖高手。其实为神秘少主的属下高手，一身武功不低于几大门派宗主。

　　公牧潘：洞庭山庄的庄主，在二十几年年几招便败于了吴梦玉，至此洞庭山庄退隐江湖二十年。待任断沧正是接任盟主的时候，想借机重出江湖，但是在与方剑夕的比武中，却是几招间便输给了对手，至此后加入江南武盟。

　　楼临溪：渤海剑派掌门人，丧偶。长相英俊威武，却有些发福了。旗下的渤海剑派为东海第一大门派，有码头、运船无数，掌管大部分东海运输业，称的上是富可敌国。他也喜欢听歌妓唱曲弹琴，但却比归行负君子道学许多，几乎不上秦楼楚馆。同萧径亭一样，他的外族爱妻也生死不明，被梦君奴抓住这一软肋，听命与她。但是后来却与萧径亭结成了深厚的友情。

　　李鹤梅：蜀山剑派掌门人，精于利益交往，极有心计。一手剑法极是凌厉。

　　李松涛：李鹤梅的胞兄，为人沉默寡言，但是有着不亚于乃弟的武功修为，但是一贯对乃弟惟命是从。

　　颜公度：怀玉派掌门人，为人老实厚道，但是却娶了一个绝色美丽的妻子，也生下了一个同样美丽的女儿。

　　池观崖：朝廷御封的“上兵世家”家主，为人热情正直，爽朗豪放。长相也威猛高大，是为众多武人所敬重的英雄。

　　费莫：渤海剑派的第二高手。

　　祝仗乙：“安然居”的掌柜，一个精明稳重的商人，但胸中所学万千，兴趣高雅。热衷于结识贤才异士，向往伯牙子期般的知己之交。却光芒内敛，有隐于市的嫌疑。

　　宋鼎：蜀山剑派掌门人李鹤梅的七弟子，人称“黑脸剑”，长相凶猛，身材熊巨。典型的浑人，却极好面子，微微有些骄傲神气。但为人却是极有原则，崇拜英雄，一言九鼎、心性刚直。武功也是不弱。

　　宴孤蘅：极负盛名的才子，殿试被大武皇帝钦点为头名状元，而后官至礼部侍郎。清廉贤明，政绩卓越。但不知什么原因，被贬金陵任一五品小官，但是却是有着另外的神秘身份。

　　卜泛舟：江南武盟总管，任断沧的得力手下，处事极是老练。

　　公威、公武：两人长相极丑，为人小气刁毒，洞庭山庄公牧潘的手下，在任府中被萧径亭所折辱。

　　德叔：那位尊贵狠辣的任小姐属下，武艺高强，使着一支奇怪的兵刃。

第一卷 第一章 第一美人

　　春雨方歇，在晚春的晨起暖日下，空气中透着一股淡淡的湿意。街道两旁的花树下，尚余下作夜风雨的残红，仿若处子新破，在脂香的白绢上散落的朱斑，看来多少有些香艳。花树的主人竟也舍不得把它扫掉。天晓后尚不久，但已经依稀有丝竹吹弹声、歌女轻唱声从精致楼阁里头传出。由于那些精美的阁子大都笼罩在如烟的杨柳间，所以霏霏的音乐声更显婉转丝绕，哪声音随着缓缓的醉风飘出，飘到了楼阁外的青石街道上，飘到了公子仕女们的耳中。虽不若晚上那般荡漾心魄，但也不象夜间那么扰人心神。这便是金陵。

　　空中乳燕斜划，徐徐春风催动着柳枝，那姿态象极了在街边上女子扭动的蛮腰。蒙蒙的飞絮飞到行人的锦衣间，飞到了美丽女子撑起的花伞上，在悠闲暇意中，一切都是动的。所以在醉香居外的那个中年文士显得那么惹眼，他看来仿佛四五十岁般，却是白衣胜雪、发如青丝，配上乌亮飘逸的美须，更是丰姿飒爽，萧疏轩举，湛然若神。他坐在一锦蹲上，面前是一红木书几，上置上好宣纸、狼毫湖笔。边上磨墨的竟是客居醉香居的江南第一名妓苏莞芷，眉若远山，瑶鼻樱口。纤手磨墨间婀娜娇躯轻摆，秋水般的眼波不时投在边上的白衣老头(当然他其实不是很老)，轻笑生妍。那风情万种的俏样引来无数倾慕的目光。

　　苏莞芷可是金陵城乃至整个江南的贵介公子们最朝思暮想的美人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羞刹了金陵的才子名士，只可惜生为女儿身不能进朝入仕罢了。能让冰清玉洁美若天仙的苏莞芷在一边轻笑倩兮地讨好的半老头是谁呢？沐在美人幽香的那人仿佛无视四周射来各种复杂的目光，悠然自若，微笑的面容井然无波。清澈若水般的目光注视着面前坐着等待作画的女子，目光虽然温柔清宁，但是却仿佛把那女子全身上下都看了个透。尽管他看来已经快成为一个老头，但是在待画姑娘的如玉小脸上，一丝诱人的红霞还是渗透开来，目光也不由得飘出一许嗔意。尽管如此，但是那姑娘仍是坐着一动不动，摆出最美的姿态，静若处子。兴许她有些不解，为何眼前这位先生的目光看来仿佛自己便是他的情人一般。

　　“先生，那位姑娘正等您作画那？”苏莞芷忍不住白了他一眼，声音娇昵动人，但心中却是有些酸涩。他来醉香居的第一天就吸引了她的目光。而后，或言谈或抚琴，短短几日间，苏莞芷如沐春风，轻快欢喜间也变得容光焕发，娇艳四射，更是美得不可方物。但几天下来，仅仅只知道他姓萧。手上的笔仿若神来，不经意几划，便如神如仪。他特别善画美人，来金陵的第一副画便是苏莞芷。她见到画时，心神皆醉。画中的美人虽是自己，但又不是自己。因为画中人含情脉脉，秋波款款的风姿更美。便是自己也不敢多看。

　　他画美人时是十分容易走神的，在画自己走神时那迷人的目光令自己心如撞鹿，漪涟连连。细看下，他目中却不是在看自己，那虽是痴迷与怜爱的目光，却是在缅怀与回忆中，惹得她不由得幽然欲泣。

　　“哦”，萧先生向苏莞芷投来温和一笑，然后望向面前红晕尚未退尽的秀丽女子，目光落在她因侧坐而起伏动人的腰臀曲线，细腰下的圆臀确实丰满圆隆。暗道：“这女子倒生得好一美屁股。”左手拈袖，右手执笔，轻划斜点。沾墨的狼毫仿是活了般。片刻，美人侧坐的思春美丽跃然纸上。苏莞芷微微一瞥，便看到画中的美人又比真实的女子要迷人。不过他把那女的香臀画画得好生撩人。细腰处的衣裙被美丽的肉体挤成细细的褶皱，腰下的衣裳被肥硕的臀肉撑得光滑圆隆。也未免太羞人了，难怪人家姑娘只看了一眼便脸红过耳，匆忙收好羞急跑了。

　　再看作画人，若无其事地看着新坐下等待作画的女子，。苏莞芷不禁想到萧先生为自己作的画中，隐在层层衣中的玉乳痕迹画得有多惹火，尽管被包得严严实实，但从被撑起的的衣裳隆起处可以清楚地体会双丸的形状。以至于苏莞芷在沐浴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注意身上最美的玉乳。想到此，她不由得面如红火般。

　　排在后面等待作画的女子已经不多了。

　　“先生可是马上要离开金陵了？”苏莞芷声音中不由有些伤意。

　　“苏小姐为什么这么说？”萧先生笔下不停，声音缓和。仿佛有说不出的好听。

　　“先生几日来，几乎画尽了金陵城中所有的美人，想来也不会再呆多久了吧？”见萧先生笑笑，仿是默认。苏莞芷不由娇媚地瞟他一眼笑道：“先生尚有个最美的美人没画那，就匆匆走了不觉得可惜吗？”桃眸含水，樱嘴轻笑生妍，那每台仿佛让坐在萧先生面前的美丽女子都没了颜色。

　　对真等国色天香的美人诱人风姿，萧先生亦多看了一会儿，道：“小姐说的是江南盟盟主任断沧的千金任夜晓吧？她难不成长得比小姐还要美吗？”萧先生停下手中的笔，清冶的目光投在苏莞芷如花的娇魇上。他一开始就是这么放肆的，虽然这个时代男人讲究非礼勿视。

　　苏莞芷微撅小嘴道：“她可是天之娇女那，江南第一美人。我一风尘女子哪能与人相比。”但玉脸上却全无一丝风尘女子所应该有的伤色，仿倒象一个爱计较自己容貌的小女子。

　　萧先生不置以否，笑道：“单容貌而言，天下胜过小姐的已是不多了。任夜晓？有缘的话，我倒是要见见到底是任何一个美法。这位江南武林的公主武功应该很好咯。”

　　“先生一读书人理会别人武功如何作什么？”苏莞芷侧过身子，取过一袭上好的宣纸，摊在几上。道：“那任夜晓倒是弹得一手好琴那。”由于娇躯微倾，使得她曼妙的曲线更加动人。

　　“内秀？任断沧了不起，生了这么个好女儿。”这话听在苏莞芷耳中，老气横秋得好象有什么不对劲。萧先生目光从苏莞芷丰满迷人的曲线上收回。放在已坐在自己面前等待作画的女子。只微瞥了几眼，便运笔作画，但目光和心神仿佛又不在画上，双眸又是一片迷茫，仿佛他不是凭眼前的女子样子作画，而是凭刚才瞄那几眼的印象，用心将整幅画完成。不过久，画几乎完成，坐在面前所画的女子，美目盯在画上已是异彩连连。心中暗喜：好美的自己！却不知那其实不是自己。

　　萧先生正思量间，忽觉得一道尤其亮烁动人的目光投在自己身上。手上的笔不由得缓了缓。抬起双目，对上射来的目光，却只是对上对面楼阁窗上的纱幕珠帘，隐有一美丽双眼从容移开。尽管隔了层纱幕珠帘，但隐传过来的目光却是天人才有的美丽。面对苏莞芷这等国色，他尚能心宁神静，但方才那微微的一瞥的美丽，却让他心湖驿动。

　　也许是感应到了萧先生的目光，那汪动人秋水已是不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萧先生作画的这几天，他已经感应到好几次这美丽的目光了。但他却不敢有丝毫的冒昧。

　　唐绰兮住在这小阁已经几天了，再过四天便是江南盟代盟主任断沧正式接掌江南盟的日子。唐绰兮本不想来参加的，因为二十多年前，任断沧是追求她的众俊才中最痴情的一个。但由于听到玄典圣谱在江南的传言，让她不得不提早几日赶到金陵。

　　唐绰兮至小便被前剑花宫宫主收养，成为她的独传弟子。在十几年前已然是武林的顶尖高手，她对武学有一种超乎的理解和热爱。相反，在十几岁时便被江湖人称为天下第一美人的她，对自己的容貌虽有些喜欢，但是和武学比起来，简直微乎其微了。玄典圣谱作为武学的至高宝典，是天下武人的至生梦想。几十年前便成为天下第一高手的毕啸，被誉为中原武神的吴梦玉，都只窥了玄典门径而已。但为何毕啸匆匆一瞥玄典后的二十多年，玄典便落在了吴梦玉手上就不得而知了。而吴梦玉在二十多年前与毕啸秘密一战后，便不知踪迹，其中输赢便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

　　最近江湖传言，有大批的突厥高手潜入中原，有说是为两国国事而来，但此次来的高手中听说便有毕啸的弟子，且来的是江南，更确切的说是江南武盟。因为江南盟便是吴梦玉在二十几年前创立的，而现任的代盟主任断沧是吴梦玉的结拜兄弟。种种迹象表明，此次突厥高手为的就是二十多年前吴梦玉匆匆一瞥的玄典圣谱。

　　“自从接掌了剑花宫后，更是很少为任何事物动心了。玄典啊！你究竟是怎么样的神圣呢？光凭一袭纸文就造就了两个闪烁古今的绝顶武神，仿佛再也无人能够逾越。”唐绰兮身着一紫色锦袍，这是剑花宫历届宫主传下了紫剑袍，普通刀剑根本奈何不了它。但穿在她身上，更显高贵美丽的风姿。唐绰兮娇躯丰腴，在紫衣下起伏有致。此时她坐在靠窗榻上，玉臂支着下巴，微微倾着娇躯，目光落在窗外若有所思。可惜萧先生此时没有见到她这倾绝天下的风姿。丰挺高耸的稣胸下，由于微倾，那拧小腰更显得盈盈一握。光上身这傲人曲线便足以倾倒天下人。那下面急剧涨大的玉臀和圆润修长的玉腿勾勒出来的撩人曲线，更是惊人心魄。难怪在二十多年前，江湖人一睹仙颜，便称之为天下第一美人。而后不知伤了多少名侠贵介，风流才子的一片痴心。

　　唐绰兮自小的时候，在师傅的教导下，认为武道才是人一生中最崇高的追求。几十年剑花宫至高心法的修炼，使他几乎已经到了心境无波的境界。这玄妙的玄剑心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她的修为一日千里，那时候的她几乎认为自己可以问鼎武林的顶峰，可以去挑战毕啸和吴梦玉两位武神只可以仰视的地位。

　　但是，最近几年她的武学修为遇到了瓶颈，几乎停滞不前了。倒是那张在二十多年前便已令天下人屏息的脸变得越来越勾魂摄魄了。依然是如远山的柳眉，如水的汪汪美目，玉立琼起的精巧瑶鼻，巧夺天工的红润樱唇；但柳眉一颦一皱间仿佛刹那便融化了你的心，美眸一瞥一盼间便仿佛勾到了你内心的最深处。樱唇微微启合间便勾你所有的欲望。但精致美丽的瑶鼻起伏玉立的威严却让你望而却步。那张美绝人间的脸上添加了无数魔一般的魅力。本就如凝脂般的肌肤此时仿佛比天下最好的锦缎滑腻千万倍，散发着诱人的光芒和泌人的幽香，如山川起伏般的动人曲线更是媚到骨子里了。她很少照镜子，这些变化是她不经意见间从门下弟子的痴迷目光中感觉到的。从此以后，她外出几乎都戴上了面纱。

　　“他到底想画谁呢？”百无聊赖中，唐绰兮的目光不禁又落在窗外萧先生的身上，“他已经画了上千幅画了，所有的画中仿佛都隐藏了同一个女子，一个有着惊人美丽的女子。”以她的功力，可以清楚地看到萧先生笔下的画，甚至是他运笔的顺序都十分清晰。“那个女人是谁呢？”以她的修为竟也忍不住被勾起好奇心，连听到了一阵轻微熟悉的脚步声也没有回头。

　　“师傅，这几天中，金陵城中共有十几个突厥人出没，任盟主已经拿下几个，剩下的我们剑花宫都知道行止，是不是要帮江南盟把他们拿下了。”来人是辛忆，是唐绰兮最喜爱的唯一弟子。年方十九，一身功力已经登入天下高手的门径。但她叫唐绰兮师傅看来着实有些不象。唐绰兮此时看来只不过二十多岁而已，只不过宝石般的眸子中，如梦的美丽中写满了非二十岁能有的成熟。

　　“暂时不要扰了他们，盯得紧一些便是了，等他出城了再说。”唐绰兮把目光投在辛忆绝美的脸上，微笑问道：“忆儿，见到任盟主了吗？”

　　“见着了，但她们好象对我非常客气。”辛忆美丽的小脸上微有些担忧，美目怯生生地望向唐绰兮。

　　唐绰兮微微一笑，屋中仿拂过一阵春风，道：“任盟主有意讨忆儿作儿媳妇那。”这点唐绰兮一开始就料到了，辛忆是她挑遍天下才选出来的，年幼时候边已经焕发非凡的美丽。长到现在更是沉鱼落雁，直追乃师。江湖俊才们早就把她列到落雁谱中。任断沧为弥补自己当年的遗憾，便想让自己的儿子娶了唐绰兮的弟子。似任断沧这等高人是不想让自己余下太多的遗憾，同时也是对他心灵的一种填补。

　　“任伐逸也是除方剑夕外最副盛名的青年俊才了。忆儿…”话音未落，辛忆小脸已是一片惨色，珠泪欲坠，她一开始就担心师傅会把自己嫁出去。

　　唐绰兮见辛忆当了真，忙慰道：“傻丫头，师傅怎舍得让你随便嫁了人，你走了师傅可没趣死了。”见辛忆闻之马上破涕，样子可爱，不由莞尔，逗她道：“忆儿，你当真那么不喜欢那位英俊潇洒的任伐逸吗？”

　　辛忆知道师傅逗她，喏道：“说不上不喜欢，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那种事情，我听说那种事情要很慢的，不是见了便会随便喜欢的。”话未说完，却见师傅瞧来的目光颇有促狭，连忙辨道：“我是听门里的姐姐们这么说的。再说，我是不会嫁人的，我要像师傅一样，把精力都放在了武学上。”言语虽然娇嫩，但目光望向仿若天人般的唐绰兮，美丽的小脸全是坚定和仰慕，目中罕见地闪过一丝狂热。

　　唐绰兮听之甚是欣慰，怜道：“忆儿这般想法再好没有，玄剑心法你还有好几层未练，师傅还想着让你继承衣钵那。”唐微瞄了下窗外又道：“若忆儿自己想嫁，师傅也不会不让。”未待辛忆雀跃，唐绰兮吩咐道：“忆儿你下去对面的萧先生那，你让他画出一幅他最想画的，最美丽的画儿。”

　　待辛忆欢快跑狭后，唐绰兮发现自己竟对那画有些期盼，拿起几上的《乐府》，细细观看，顷刻间心静神明。微微侧卧的丰腴娇躯更是起伏有致，美得绚目。

　　萧先生觉得眼前一亮，好美的人儿。与身边这位江南第一名妓相比，来人更添了份清秀，少了些媚艳。清秀绝伦的小脸如凝脂般，吹弹可破。如水的大眼中尽是纯净与美好，笑亦生妍，不笑亦生妍。娇躯窈宨玲珑，因玉骨纤细，所以显得不那么丰满。可是萧先生知道在这雪白衣裙里面，藏着更加雪白丰腻的胴体无比动人。因为尽管裙衣浮曼，但隐隐中，胸前玉乳和圆鼓香臀都异常凸起。

　　“是谁把她保护得那么好呢？美丽的眸子中全是单纯与欢快，仿没有染过任何丑恶。然而清纯并不意味着不聪明，从她目光的甜美中尚可以看出过人的智慧。如此灵秀可人，天下无几，她的父母或是师傅可真是高人。”萧先生想不出金陵城中谁家尚有这等绝色佳人，“她便是任夜晓吗？”

　　“先生我师傅想请先生作一幅您自己最想画的，也是最美的画儿。”辛忆对这位丰神如玉的萧先生充满了好奇，也很想从他的笔下看出什么秘密。但在他目光的注视下，竟微微有些不自然，不由得把目光转到正满目欣叹的苏莞芷身上，暗叹：“好美。”脸上不由得绽开甜甜的笑容。

　　苏莞芷心里喜欢这个美丽的小姑娘，正笑着要打声招呼，却发现萧先生对着宣纸正准备作画，但与往常不同的是他此时面色有异，目中神色看来仿是柔情似海，又仿是缅怀追忆。她见过男人万千，最能读懂男子的眼睛了。但此时她怎么也看不清他目光中的意思。脸上洋溢的笑容显得那么幸福灿烂。一瞬间的神采，竟充满了以他年纪不相符的魅力。那容光仿佛都集中在了一双眸子上。闪烁的光芒怎么看也是少年郎君痴情时候才有的眼神，芳心一动，更是纷乱忍不住胡思乱想。

第一卷 第二章 最美的画

　　“咦！”辛忆一声惊叹，让苏莞芷恍过神来。却已经是心跳如潮，粉颊如三月流火。暗啐一声，轻瞟一眼已在作画的萧先生，在把目光投在画上。芳心一颤：“好美！！”画中的美人虽画未至半，但那眸子，那小嘴，含情脉脉、薄嗔轻怨。竟是自己也自惭的美丽。再细看下，发现原来他先前画的所有画中，都隐有现在所画美人的影子，或者说是他画的所有美人都是眼前画中人的影子，自己也不例外。想及此，苏莞芷不由一阵心酸。

　　萧先生画这幅画时，竟是前所未有的认真。画上女子连身上的衣裳纹理都纤毫毕现。而此时在他面前已站了位英挺汉子也仿佛没有发觉，目光也未抬一下。

　　那汉子长相英武非常，口方鼻正，双眼炯炯有神，身躯如枪般笔直立着。衣着富贵，但左耳戴一乌金耳环，显出他是一异族人。他原本疾疾穿过街道，模样有些焦急。但目光不经意瞄到萧先生所做画上，便硬生生止住了身子。走到跟前，目光直直注视在画上美人。神情激动，不知是不是因为急行，呼吸顿急起。欲言又止，又匆匆回头看看，仿微一犹豫，又把目光投在了画上。顷刻，目光已变得有些茫然。象是在回忆，呼吸倒是平了下来。

　　画完最后一笔，萧先生爱怜地望了画上美人一眼，好象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美人，那形态象极了正享受心爱女子的撒娇作嗔，任由她轻埋细怨。

　　“谢谢你师傅让我作画，我虽未见过你师傅的样子，但我模糊见过她的眼睛，知道她是个天下少有的美人。可惜不能在我笔下画出，我曾想上楼拜会，但终究不敢冒犯。”萧先生小心翼翼地把画卷起，递给一脸惊讶的辛忆。

　　“你没见过我师傅？”辛忆绝美的小脸上满是不信与讶色。但萧先生目光一凝，双耳一竖，向她道：“姑娘不用多问，我自是没有见过令师，你赶紧把画拿上去吧！”

　　辛忆虽是不解，但是萧先生的话中仿佛有股服从的力量。把怀疑放在心中，望了萧先生一眼，轻移玉步，折身回到对面的小阁。

　　“这位兄台后面有人追你是不是？”萧先生把目光头在英伟汉子脸上，问道。苏莞芷听萧先生所言，脸上微微一惊诧，亦把目光投向人潮涌动的街尾，目光闪过一丝疑色。

　　“是，但是见到先生的画不由得停下，有几个问题想问先生。”这汉子汉话虽然说得端正，但明显有股外族的口音。那是中原朝廷威镇四方，被视为天朝，所以汉话亦在外族通行。

　　“不急，我们先打发你追你的那些人，再问不迟。”萧先生从几上的一本书页中抽出一支小剑，薄刃如纸。小剑看来有些脆，但锋光白晃，寒气逼人，显然是方宝刃。

　　“先生！”苏莞芷面色焦急道：“可以不动武，让这位公子进醉香居暂时避一下，料想他们也不至于不给妾身这个面子。”

　　“来不及了，苏小姐，我不但会作画写字，弹琴吹箫，而且还会耍剑那，今天就让小姐看看，萧某的剑法能不能入了大家的法眼。”萧先生望了苏莞芷一眼，拈起细剑。笑道：“小姐不进屋里避避吗？”

　　“为什么？先生，我可是突厥人？”那汉子一脸的敬色中透着不解。萧先生微微一笑，不答，长眉一拧道：“他们来了。”那汉子投目望去，一行五人转眼到了眼前。

　　“江南武盟卜泛舟见过苏小姐。”为首一人是一中年剑客，面色红润，形象威武，目光精深显示出内功的深厚。是任断沧府上的管家，也是江南武盟的内总管，在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侠客。卜泛舟转视那汉子，喝道：“突厥贼子，几次让你逃脱，今日总难逃了吧。老夫让你知道我大武朝廷天威难犯，我中原武林剑锋难染。”同时抽出长剑，目中光芒大盛，直视那汉子。

　　苏莞芷正要开口，被萧先生眼色止住，见他上前一步道：“卜大侠乃知名侠客，对外朝客人怎么如此无理。”萧先生玉立起身，轻理长袍。提起小剑。

　　卜泛舟先把目光放在萧先生如玉的长手中寒气四射的小剑，再注视握剑的萧先生，见他湛然若神，站立间衣裳轻摆，美须飘逸，风姿高绝。以为他是隐世名宿，不敢怠慢了，恭谨道：“这位先生有所不知，突厥贼子欺我中原无人，潜入江南，欲谋我中原武林无上宝典玄典圣谱，敝盟盟主与中原名门大派各宗主已经下令诛杀入潜的蛮夷，请先生一旁观战，几日后敝盟大喜之日，尚请显示玉趾驾临，饮上一杯水酒。”卜泛舟名门管家，言语礼数自是不凡，不管对方是江湖名宿还是无名幼齿，皆是以礼待人。

　　“卜总管为人，萧某自是钦佩，也极想给了总管着个面子。但方才我与这位外族朋友结下了一缕交情，想让总管给了萧某这个面子，放过着位朋友。但想来总管定是不允。所以萧某斗胆以手上一刃讨教几招。若萧某幸而胜了，便请总管成全了萧某这点朋友之义，如何？”萧先生虽然出口言战，但目中缓和，无丝毫战意，不禁让卜泛舟有些琢磨不透。

　　卜泛舟自然不信，才那么一会儿结得了什么交情。但也不点破，肃色道：“先生堂堂中原武人，怎与突厥外敌结了交情？可有面目做我天朝子民，先生不是有什么别的企图吧！这贼子可是我中原武林的大敌，请恕在下不能答应了。”卜泛舟一生大小战无数，虽见对方不凡，但若以对方交手，还是有些成竹在胸的。但是他素来谨慎，不会因为意气之争而犯下大错，这是他当十几年总管悟出的为人之道。

　　“失礼了。”萧先生亦不解释，衣袖一卷，白光一闪，寒气顿时袭到卜泛舟面门。

　　卜泛舟大惊，暗道：“好快的剑。”右手飞速抖出长剑，欲格开刺来的短刃，却发现对方已经收剑而立，一脸轻笑。

　　卜泛舟心中的惊讶一略而过，收起心神，运足功力，手中长剑呼啸而出。剑气将几上的一打宣纸纷纷刮起，苏莞芷忙上前收好，仿不畏还在冒着寒气的白刃。

　　“师傅？”街对面的小阁上，辛忆抱着那卷画，站在唐绰兮身侧，唐绰兮亦是微带讶色，美丽的宝石眸子，望着萧先生的剑招，异彩连连。

　　“不用理会他们，我们不是江南盟什么人。忆儿，你仔细看，那萧先生的剑术很是精彩，你要好好记着。”唐绰兮才发现辛忆的神情有一些不对，道：“忆儿怎么了？这么高明的剑法可是很难得见的。”

　　“师傅，你先前认识那位萧先生吗？”辛忆抱着怀中的画儿，忍不住提出心中的疑问。

　　“不认识，师傅以前从未见过那位萧先生呀！而且连听都未听过这个人那。”尽管外面的交手很是精彩，但她还是和颜悦色地回答了弟子，目光不由得有些担心，问道：“忆儿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师傅你看！”？辛忆发展开手上的那幅画儿。

　　“啊！”唐绰兮见了画中的美人，大吃一惊。忍不住失态地轻唤一声，几十年来她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形态。她是西南武林第一大派宗主，是与各大门派掌门同起同坐的武林领袖之一。一举一动间，无不显出绝顶高手的宗师风范。但见到画中美女媚眼轻瞥，微撅小嘴的俏人摸样，心神不由得有些失守。因为画中美人的面目活生生便是自己。

　　“扑哧！”辛忆水汪汪的眼睛一丝狡诘，笑道：“师傅，你脸红了。”

　　“忆儿，不得乱说话。”唐绰兮轻斥道。可惜她此时看不到自己的摸样，星般的美眸泛起水雾，晶莹的粉颊飞上两道诱人的红晕，衬托得鲜红湿润的樱唇更显娇艳欲滴。这是在她脸上从未有过的美丽，而且完全是下意识的，她只觉得画中美人的形态实在好看，心神一颤，脸上不由得泛起与画中人同样的表情。此时，她觉得自己长得那么美丽也是件很动人美好的事情。

　　“不对，我几十年心法的修炼，怎会为他所作的一幅画而使得心神乱了。”唐绰兮目光一凛，心神一正，暗道：“那位萧先生画这么一幅画。莫非就是为了来扰我心神不成。那他也太功于心计了。不过看来却是有些不象。”

　　“不是，这画上的人不是我，乍一看是我，十分的象，但细看下还是有许多地方不同的。无论是在眼睛，鼻子，还是小嘴，都有不同。特别是眉毛，有很明显的不同。虽然两种眉毛都是绝美的好看，但确确实实是不同的。而且在年纪上，画中的美人仿在二十左右。”看清楚这些，唐绰兮心里不知道是放松庆幸，还是些许失望。这中感觉是她从来都没有过的。

　　“师傅，弟子也看出来了，画上的女子和师傅相象，但还是有许多不同的。只不过弟子从未见过和师傅一般美丽的女子，而画上的女子和师傅一样有着惊人的好看。让人一下疏忽了二人的不同，以为是同一个人。象师傅那么美的女子，天下可是很难再找出第二个来。”辛忆俏笑倩兮道。

　　唐绰兮听了微微一笑，柔声道：“就是爱瞎说。”眼帘微合，若有所思。

　　“师傅想起了自己的身世了吗？说不定师傅与这画中女子有什么渊源那，我们可以找来萧先生打听一下。”辛忆说道便把目光投向窗外方才打斗的地方。“咦，师傅，萧先生不见了。”

　　果然，刚刚还在交手的萧先生与卜泛舟和那英伟汉子都已是不见了，只剩下苏莞芷安静地在收拾几上的湖笔和宣纸。因微微活动的娇躯使得曼妙的曲线更加动人。引得路上行走的人痴迷的目光阵阵，走路的步子也变得歪斜不直。但此时，苏莞芷仿佛没有不适地皱眉，她神情专注好象在想什么东西。而原来一直放在几上的那本萧先生随身携带的书，此时也已是不见，想必是萧先生自己带走了。

　　“萧先生虽然你无意，但是你一幅画就扰乱了我的心神，修为自然是不浅。下次见了倒要和你斗上一斗，看看孰高孰低。”唐绰兮美目中闪过一丝耐人寻味的神色。

　　突厥汉子只觉得自己脚不沾地，耳边呼呼作响，眼前的诸多事物一晃而过。不由闭上了眼睛。自己高大魁梧的身躯在萧先生的手上仿若无物搬，而且一身的功夫在他的手下，一两力气也是使不出来了。但对这位萧先生却是在钦佩中添了些不解。方才，卜泛舟长剑攻来之时，在他看来如同影子那么快，但萧先生手上的短剑轻轻几划，便化解了所有的攻势。再刷刷几剑，便使得卜泛舟退了三步。本以为他会一鼓作气，击败卜泛舟，不料却是在攻出如花弄影的几剑后，竟提上自己，飞驰而走。在突厥，逃跑的武人是最被人不齿的。

　　“到了”

　　突厥汉子再睁开眼睛时，已是处于一室中。室内简朴，但是十分整洁有致。有几本书、几幅字画，一支长剑，一古琴。待他喘息平定后，才发现桌上还有一壶茶。

　　萧先生放下他，提起茶壶为他倒了一杯，道：“虽然凉了，但却是好茶。”突厥汉子来到中原后一直十分谨慎，特别是对饮食。但此时，他毫不犹豫地喝下了这杯凉茶。

　　果然是好茶，清泌肺腑。

　　“你认识我画中的那人是吗？”萧先生待他饮下后问道。

　　那汉子没有因为萧径亭的问话而有一点惊讶，而是面色平静，目中满是迷惘。

　　“是的，她叫石妍儿，是我们突厥最美丽的仙女。所有的突厥英雄都爱她。但许多人只敢远远地看她，甚至不看和她说话。但是，三年多前，她突然不见了。”汉子神情一片迷茫，闭上眼睛痴迷道。忽然突地睁开眼，目光直射萧先生问道：“你见过研儿对不对？她在哪里？你是谁？”

　　萧先生见那汉子神情激动，眼睛一眨不眨地望向自己，一脸的企盼。心下一叹，道：“你也认识研儿，你也爱她对不对？应该说你比所有人都要爱她。你怎么知道她来中原的？只怕你来中原的大部分目的就是为了打听研儿的下落吧。你的中原汉话告诉我你已经来中原很久了。”

　　“是的，两年多了，研儿不见后不久我也来了中原了。是她的随身侍女不小心泄露了她来中原的消息。但是我几乎走遍了中原的大江南北。就是没有她的下落，先生你认识她？你知道她在哪里对不对？”汉子的声音几乎已是颤抖了。

　　“是的，我认识研儿，她是我的妻子。只是我现在也不知道她在哪里了！”萧先生的话如同晴天霹雳般，英俊汉子闻后，身躯一震，竟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

　　“不，不可能，你撒谎，研儿怎会嫁与你嫁给一个中原人？嫁给你这个都已经快白头的老人？”汉子哈哈笑道。口中虽叫道不可能，但目中已尽是绝望，声音也变得沙哑。

　　“你，你不是个老人。”汉子被眼前的情景吃惊得语无伦次。萧先生从脸上揭下了一层薄皮。出现的是一张年轻的脸，那是一张俊美绝伦的脸。汉子走遍天下也未能找出一张与之先媲美的脸，仿佛上天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理这张脸上。剑削的长眉下，眸子如同星那样亮烁，黑漆漆如点墨般。深邃如海般见不到底。这是他见过最动人的眼睛了，从里面射出来的目光仿佛无所不摧。玉立般的鼻梁高耸巧秀，那一伸下来的弧度，如玉石雕刻般，刚直中不乏秀挺。鼻子下的嘴唇是他脸上最似女子的部分了。弓一般的弧度，如同含珠。仿如他笔下最精巧的弧线。但在他泛着如玉石般光泽的肌肤下，在劲挺的鼻梁下，特别是在如剑削的长眉下，那张美甚于女子的脸没有一丝女儿气。就算目光温柔是，神情潇洒之时，亦无一丁点儿的脂粉味。再添上他笔直伟岸的身躯，当真如玉树临风，他大概修炼了很长时间的上层内功心法，随便一站便透出一股傲视天下的气势，但却不是压得人几乎不能呼吸的那种。

　　“难怪，难怪。”汉子面目一片死灰，道：“只有你这般人才配得上仙女般的研儿。”片刻后睁开闭上的双目，长叹一口气，平静道：“我叫跋剑，萧兄可是姓萧？”

　　“萧径亭，今年二十二，应该比跋兄要小些。跋兄可是受伤了，眉宇间有团紫色阴影，应该是中毒了”跋剑心情平静后才发现，萧径亭此时说话声音已和作萧先生打扮时不同了，但两种声音都很自然，仿佛本来就是如此。

　　萧径亭探出手。细长的手指搭在跋剑脉上，眉头一皱，低声道：“果然中毒了，还十分严重，是什么暗器？”

　　“柳叶眉，任断沧府上的柳叶眉。毒虽然不是很霸道，但却是让染渐渐四肢无力，开始我运功压住毒性。现在却已经慢慢散开了。”跋剑苦笑道。

　　“柳叶眉”所沾之毒是出了名的缠柔，运功逼不出，除了解药外无法可治，任府是名门，任断沧更是侠名远播。所以他们用的暗器都不沾致命毒药。但却极是缠绵，众多医学名宿都素手无策。

　　“跋兄，再忍上一天，我晚上去任府拿解药，此地不容易被人发现，跋兄可以安心呆在这。”萧径亭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盒子，掀开后，顿时满室清香。拈出一颗雪白的药丸道；“这药丸是我自己磨的，虽然不能解了跋兄体内的毒，但好处还是有的。”

　　跋剑接过服下，顿觉脑目清怡，丹田处升起一股暖流，忙闭目运功，化解药力。让那股暖流远行至四肢百骸，先前浑身酸软的迹象竟然缓了些。

　　“为什么？萧兄，我还是不明白。突厥与中原一直纷争不断，边关更是战事平繁。萧兄与我这外族只是初识，为何愿意为在下冒险？得罪了江南盟。难道不怕日后我对中原朝廷不利吗？”跋剑眼中虽还有些委靡，但仍掩不了那一丝傲色。在中原两年多，虽然折顿了些锐气，却没有消磨了他与身俱来的高贵和骄傲的。

　　“跋兄气宇不凡，虽在中原钝了些气势，但一旦如了突厥，势必如蛟龙出海。而跋兄虽出身高贵，但不失为可交之人，助人自然是要助到底的。不过跋兄若日后做出了伤我中原子民的事情，无论在哪，我都势必诛你以剑下。”萧径亭的话让跋剑体内的某些血液忽地窜起，眉头一皱，剑一般的光芒便要从眼中射出。突然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仿佛是万仞高山，自己的气势被压得散发不出一丝一毫。但对方有展颜一笑，瞬间拂平了心中的不岔之气。

　　“跋兄且在这待上一会儿，我出去有些事情，回来的时候我顺便带些吃的。”话未到一半，已不见了萧径亭飘逸的身影，但每个字都仿佛清清楚楚地响在耳边。再看桌上，原先放在上面的做萧先生文士打扮的面具也已经不见了。

第一卷 第三章 美人余香

　　萧径亭戴上面具走到醉香居是时候，外边的红木几子和锦蹲已经不见了。踏入锦绣的大门后，目中见到的便是一花团锦簇的院子，里头的花都艳而不媚，花树相间，很是悦目，显得设计者颇具匠心。而在院子行走的姑娘都面目娇好，细步轻走间不似其他院子的姑娘那般放荡形骸，也没有怎么的蹑手蹑脚。来往的姑娘认得萧径亭扮的萧先生，都大胆地向她秋波款款，嘤语问好。

　　萧径亭径自走向苏莞芷的“北原阁”。醉香居是江南乃至整个中原都数一数二的院子，各国的知名歌舞大家来江南时大都客居在这里。萧径亭进“北原阁”是不用通报的，也仅仅只有他一人可以如此。其他人无论身份多么显贵，或是才名多么远扬，都必须在“北原阁”外的厅子侯着，这反而使苏莞芷更加艳名远扬，也更受人敬重。

　　“先生，小姐已经走了。在她的房内的桌子上给您留了东西。她让我在这等着您，亲眼看着你把东西拿走。”一小姑娘见到萧径亭进来忙几步赶上前来，娇声说道。

　　“走了？”听到小姑娘的话，萧径亭大吃一惊，若是因为自己得罪了江南盟的话，那显然不可能。思虑间脚下也不由迈快了步子，走进苏莞芷的闺房，虽然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但见到那么别致的香闺，闻着飘出的幽幽女儿家才有的香味，还是觉得一阵清爽怡人。

　　“萧君，妾身与君只晤数日，但几日间所得超过前十几年所获，日日欢快，只怕日后再无此间景。可惜莞芷身有要事，不能常伴君侧，勿杂念，只读书，作乐而已。此去不知何时有缘再会，妾必念君甚切。几日前见先生对莞芷的碧玉箫很是喜欢，妾赠之，箫上因妾常吹，尚余有胭脂残红，望勿拭之。莞芷日日祈盼先生如意。芷字。”

　　萧径亭见纸上的字迹娟秀依旧，但笔画间连的较密，微有草意，使得整幅字看来有另一种美好味道。但苏莞芷日常练的是小楷，而且火候非常，字体异常的秀气美巧。而这信上字的笔势有些急，可见她之前也不知道有要事需要离开，走得甚是匆忙。

　　“到底是何事呢”，萧径亭思量间拿起桌上的碧玉箫，这是苏莞芷最喜爱的身边物事了。见箫上吹孔处果然有一抹朱红，微一闭目，仿有缕如兰如麝的淡香飘出，那箫握在手中亦仿佛滑腻动人了许多，如同美丽女子凝脂娇嫩的肌肤般。细思几日间苏莞芷的一笑一嗔，心中微波荡漾。眼中依稀映上苏莞芷轻笑倩兮婀娜动人的靓影。

　　“先生。”边上秀气的姑娘见他呆立，不由得娇声喊道。见他晃过神来，接道：“穆夫人说北原阁一直会按原先小姐在时的样子布置，一直空着，待小姐回来时好住，不过先生还是可以随便什么时候进来的。”穆夫人是醉香居的主人，这里的人也都管苏莞芷叫小姐，以表示敬意。苏莞芷的美丽和气质，连同是女儿家的姑娘们也十分喜欢，倾慕不已。

　　“苏小姐说她可要回来吗？几时回来？”萧径亭料想苏莞芷大概再也不会回醉香居了。但还是出口问道

　　“小姐没说，好象和穆夫人也没有多说就走了。走的时候分了姐妹们很多银子和珠宝首饰。”小姑娘是脸上微有凄色。想来苏莞芷平时待她们是极好的。萧径亭见小姑娘轻咬小嘴时，瑶鼻更显得小巧可爱，心生喜欢，伸手捏了下秀美的鼻梁。惹得小姑娘一阵娇嗔不依。

　　“可惜苏莞芷不能象这小姑娘那么无忧单纯，她身上有太多负担了，研儿也是这样。”萧径亭留下感叹，离开了“北原阁”。倒让身后的小姑娘似懂非懂，水汪大眼，若有所思。

　　“前面可是萧先生？”萧径亭才走出小阁所在的院子，行至一小湖边的长廊上，身后几丈处有人出声唤道。不由停下脚步，回头应道：“正是萧某。”却见是一身材雄伟的中年男子，行走间颇显龙虎之姿。而跟在后面的那名身形曼妙的绝美女子萧径亭倒是认识，是“醉香居”的红牌夜君依。

　　来人几步赶近，道：“在下归行负，日前到醉香居想见苏小姐一面而不得，却闻得一位叫作萧先生的可以随意出入苏小姐的香闺，心生不岔。见先生从北原阁出来，知道乃是萧先生，正欲责难，却被先生气度折服。先前归某倒把先生当作了风流幼齿，折花之辈那。”

　　“萧某可难保不是那些个好色之徒哦。”萧径亭笑着答道，听到边上小姑娘轻“呀”一声，心下暗道：“醉香居真不简单，连这些侍侯人的丫头都知道这些名侠大豪的名头。”这归行负是西北第一大门派贺兰剑派的掌门人，中原武林几大顶尖高手之一，门下弟子数千，在西北开有牧场、店铺无数，与朝廷在西北共同开发金矿，富可敌国。黑道出生的他本被白道武林所不齿，皆不与其为谋，但自从十几年前他率领门下弟子助朝廷军队共抗击突厥铁骑，在千军万马中，斩落敌军首将于马下后便名扬天下，被大武皇帝赐爵赠名，俨然成为了西北武林领袖。府邸万亩，有王侯之实。历届西北节度使到任都必到他府邸拜见，年轻的还行于师生之礼。他生性风流贪花，纳得雪山剑派掌门独女尉迟绾为妻。那尉迟绾是为绝色，艳震西北，风流成性的他也仅纳一房，被人传为惧内。

　　归行负见夜君依也识得萧径亭，便慢下脚步走在夜君依后面，柔声道：“君依上去和先生问个好吧！”

　　萧径亭向上来的夜君依打了声招呼，见到泛着愁色的美丽小脸上浮上一层微显客套的笑容，不由心中一叹。对于夜君依用种深深的怜惜之心，几日前在为她作画之时，他便发现夜君依脸上总是带着郁郁的幽怨，眉宇间也有股化之不去的相思。几日下来更是发现她一日都难得见到一次欢快的笑脸，也不见她怎么招呼客人，使得萧径亭对“醉香居”的主人穆夫人也颇有一些好奇，她怎么容得自己的摇钱树一天到晚想着情郎而不理会“醉香居”的生意，要知道培养一个像夜君依这等名妓，所花费的银子和心血可是甚巨。想来穆夫人倒是位难得的奇女子了，难怪醉香居的女子每次说起穆夫人总有一股儒慕之情。

　　“妾身方才得知苏姐姐走了，可惜刚才妾身不在，连送上苏姐姐一程也是不能。”夜君依和萧径亭招呼几句后，便站在一边不再言语，听到和颜悦色地让她先自离去，也不客气，微微一福便从花间的小道轻缈离去。瞧着她微微有些瘦弱的娇躯背影，萧径亭心下不由微一嘀咕：“到底是那个男子使得夜君依这等出色的美人如此痴情，便连粉颊玉脸都微微有些憔悴了。”

　　萧径亭目光转向眼前风姿轩昂的归行负，却见他目中望向夜君依亦满是怜色，不由心生好感。细观对方形貌，暗自喝彩：“好相貌。”归行负年虽五十有余，面色却红润光洁，无丝皱纹。剑眉长目，长须飘飘。身长近六尺，年轻时候定是个潘安宋玉搬的美男子。由于在西北肃杀金戈中浸剂太久，俊秀雅气的脸上透出一股威武和伐气。但依然可以从嘴角轻笑间，修剪得飘逸潇洒的美须中看出风流的印记。

　　归行负把目光从消失在花径尽头的夜君依身上收回，望向萧径亭道：“可惜啊，归某闻的苏小姐之名久矣，不远千里赶来江南，苏小姐却是离开了。”看来他确是惜花之人，俊雅的脸上写满了惆怅，“如若知道苏小姐去向，说不定归某连任盟主的英雄宴也不参加了那。”说完后，归行负的脸上颇有玩味，仿道：“先生不鄙我贪花好色吗？”

　　“可惜萧某亦是不知任小姐的去向。”萧径亭见他神色，笑道：“我知宗主心思，世上才貌双全的女子本就不多，苏小姐不但有天仙般容貌，琴箫造诣更是出神入化，与之一晤，得益良多，是莫大的享受，几日下来，萧某此生都休想忘怀。”

　　“萧兄知我，萧兄知我啊。哪象那些迂腐名流，念头如此龌龊，归某几日前入住醉香居尚说三道四，说我败坏礼常。”归行负与萧径亭并步而行，笑道：“萧先生可惜年纪大了，要不说不定尚能获得苏小姐芳心那！斗胆问句，萧兄安居何处，日后总少不得上门寒暄的。”难怪此人在西北得官名心，知交良多，尽管他行为为许多人所不崇。

　　萧径亭闻言，微微一笑：“待我想下。”微一思索，道：“萧某倒有几处宅子，但很久都没有住过了，现在居无定所，四海为家了。”

　　归行负转过头来，注视了萧径亭片刻，道：“哦！那在下求先生一事，日后若有余暇，务必到归某的‘逍遥府’一叙，我闲得很，届时天天陪萧兄下棋喝酒，骑马打猎。难得与萧兄一见如故，实在渴望与萧兄谈花论剑。”

　　“好啊，早就听说宗主的逍遥府是神仙福地。”萧径亭估计着自己大概不久便会到突厥一行，爽快应道。边上的小姑娘不由对萧径亭暗暗佩服，仅仅几言便让归行负这种大贵如此看重，穆夫人早就告诉过她们，这归行负可是个只能仰视的人物，不过想到苏莞芷对这等人物尚敢拒见，不由更是神往。

　　“宗主尚请留步，萧某且去处理些事情，明日若宗主有闲，我便带上几瓶佳酿与宗主共醉，告辞了。”萧径亭抬头见日已中天，不由加快了脚步。闻得身后归行负道：“那就不扰萧兄了，若有什么事情归某能尽绵薄的，尚请开口。”

　　萧径亭刚出了醉香居大门，顿觉几道目光如电般射到身上。“卜泛舟！”，萧径亭抬头见到对面的如意楼下，卜泛舟领几个剑客站在一年轻公子身后，神色恭谨。

　　“他应该是江南盟的少盟主任伐逸了。”在萧径亭把目光投向他时，那年轻公子也正打量萧径亭，面有赞色。

　　“他们终是来兴师问罪了。”

　　任伐逸年方二十五，但已是名扬武林了，人称“宋玉剑”，与方剑夕共列为中原武林最杰出的青年高手。“宋玉剑”，顾名思义是说他面目俊美。任伐逸貌似乃母吴梦杳，而吴梦杳乃是中原武神吴梦玉的胞妹，艳盖四方，与女儿一样被称为江南第一美人。所以任伐逸的俊美与武功一样名扬天下，成为众多少女的深闺梦中人。

　　“江南盟任伐逸拜见萧先生。请萧先生带转苏小姐好。”任伐逸不愧是名侠之后，执的竟是师生之礼，无丝毫傲气。“我听闻先生善于音律，几日后敝盟的英雄宴上，尚请先生与苏小姐一起奉上仙乐。”

　　“贵盟请了苏小姐吗？可惜苏小姐已经走了。虽然可能尚未走远，但她确是决定走了。至于萧某，英雄宴那天我必上门道贺。”萧径亭见任伐逸比之自己为大，却是行于师生之礼，不由得想笑，“这张面具儒气本来就重，再加上长须飘飘确是一幅仙风道骨，师生之礼倒是最合适的了。好在这面具天下也没有几张。”

　　“走了！！”任伐逸脸上有些变色，道：“如果是因为早上敝府中人的失礼，那罪过就大了。刚才家父尚担心早上唐突了，会惹来苏小姐不快，让我过来赔礼，没想到还是晚了。”

　　萧径亭暗讶自己还是低估苏莞芷的影响力了，倒是任伐逸先见过了自己再去向苏莞芷赔罪，颇有心计。笑答道：“不关贵府的事，苏小姐走得甚急，事先她自己亦无此打算，想必是有要事吧。”

　　“哦，但我们还是唐突了。”任伐逸心中确实有些懊恼了，自己生平大场面大人物不知见识了多少，都能应付自如，智珠在握，但对对面的萧先生却有一种无力感，准确说是不知道该如何使力，不知道该以何种态度。仿佛一直在被对方掌握着方向，而对方的一言一行却是没有任何圈套。那种坦然的气势，反倒让理应来问罪的他们气势上竟显得有些理亏了。

　　“任公子是为了那个被我救下的突厥人来的吧？若公子信得过在下，可否回复令尊，说萧某就此事必给任盟主一个交代。“不待任伐逸开口，萧径亭先捅破了那层纸。

　　“你是什么东西？配于任盟主说话，任少主已你说话已经是抬举，若不是看在苏小姐的面上，我话都懒得说，用剑让你让你乖乖说出那突厥贼子所在。”那白净锦衣公子本站在任伐逸身后，此时放肆说话竟踏上了一步，与任伐逸站在一列，看来面目倒是颇显秀气。

　　“来的好。”萧径亭心中暗道。闻言仅淡淡地扫了他一眼。倒是任伐逸和卜泛舟未听完，眉头不经意一皱，让萧径亭知道刚才说话的不是江南盟的弟子。

　　“这位是闽中连家的四公子连易成，生性梗直，出言无忌，请先生海涵，晚辈在这里赔礼了。”任伐逸虽然谦冲，但却非软弱，话里软中带了对连易成的责备，又留了面子。毕竟连家是福建第一武林世家，在江南亦是屈指，家主连邪尘更是中原武林的顶尖好手，与他父亲又是至交，不好让连易成过于失脸。在向连易长笑望一眼后，任伐逸目光直视萧径亭，道：“先生想必知道，突厥蛮夷与我大武朝廷矛盾日剧，边关常年战事不断。他们几代君主更是企图染我万里江山，身为武人为国杀贼，义不容辞。先生饱读诗书，必定知道国家为大，个人交情为轻。所以先生之愿，恕晚辈难以从命。”任伐逸说到晚辈二字时，语气微微加重，提醒萧径亭应自重自己的前辈身份。

　　萧径亭暗笑：“我算什么前辈。”但也承认任伐逸言语了得。对上任伐逸直视的目光，肃色道：“那位外族朋友在中原已经是两年多了，并非此次潜入中原的突厥武人，卜大侠想必可以从他的中原汉话中听出，想必在遇到他时，他亦不是在作恶或是与其他突厥吾人一起扰我中原武林窥我中原武林至宝吧？”说到次处，萧径亭不由停顿，见卜泛舟微微一点头后。继续道：“实际上他是为一女子而来的中原，两年下了对我中原眷意颇深，他日后到了突厥对我中原也未必不是件好事。我们作为武人，多个朋友总比多人敌人压迫好吧，中原武林也不可过于霸道了，任公子你说是不是？”

　　“萧先生的话听来有理，但敝盟也不是要为难了那人，只是带回府中。查请后自会放人。”卜泛舟知道自己该说话了，而不应该让少主人在此时表态。

　　“哦！”萧径亭仅淡淡应了声，不再言语，他本来就没有想过对方会退让，只是不想与江南盟的人闹得水火不容。一席话的缓冲几乎淡了对方的敌意，接下来若是动武性质也会变得不一样。

　　任伐逸见萧径亭反应大吃有惊，接着见他从容从长袖中抽出一支细薄短剑，更是大讶：“这便要动武了吗？”但见对方面上挂着轻笑，深邃动人的眼睛中也从容淡雅，着实起不了什么敌意。

　　“萧兄，刚才幸喜之下竟然忘记问了萧兄名字，匆匆赶出，不料萧兄却是未走。”，抑扬厚朗的声音响在每个人的耳中，一修长威武的身躯不疾不缓走来，那大步临渊的气势，使得他看来更是雄伟如山，英俊威武的脸上虽然挂着微笑，但那股逼人的气息压得场上数人呼吸一屏，脸上皆微微有些变色。

　　萧径亭目视来人，暗道：“这武是动不成的了。”把细剑放回，笑答道：“宗主不问，倒是我失了礼数，在下草字进迟。”

　　“小侄任伐逸拜见归师叔。”任伐逸撂袍欲下跪磕头，被归行负托起，但仍乘势作揖下拜，让归升行负眼中大有赞色。

　　“任贤侄好人品，直追当年令舅吴梦玉大侠，吴大侠当年可是天下第一美男子。未见他时，归某尚自负俊绝天下，待见了吴大侠后，再也不敢提起俊美二字，甚至连镜子也不敢多照。”此时归行负气势尽无，全然是个慈详爽朗的长者。让一边的萧径亭都有些敬服，任伐逸心中更是崇慕。

　　“多谢归师叔缪赞。”任伐逸既不得意也不客气自贬，引得归行负更是赞赏：“贤侄不俗，日后成就必不在令尊之下。”

　　归行负目光转向萧径亭道：“进迟，好名字，萧兄不觉得‘进迟’与归某的‘行负’有异曲同工之妙吗？”接着眼睛望向任伐逸颇有劝色，道：“任贤侄，萧先生是我刚认识的至交。他生渊博如海，足于做了贤侄的老师。无论是武学上的还是为人之术、诗书字画，萧先生可都是大方之家，贤侄可好好把握了。”

　　“是，小侄明白，多谢师叔教诲。”任伐逸自然知道归行负一语双关，他亦看出萧先生不凡，但仍吃惊他能被一方宗师的归行负如此推崇。且不论这些，单凭归行负一句话，他亦不能不给这个面子。况且归行负在话中对自己不无爱护之意，这是弥足珍贵的。

　　听归行负与任伐逸在一边言谈，萧径亭不由把目光头向“醉香居”对面的小阁上，依旧是花树间的珠纱幔子，但已经没有让他心动的目光瞟来，由于距离近，运功于耳，也听不见动人的音语从中传出。

　　“许嬷嬷让小婢来唤归爷前去用餐。”一俏丫头碎步行来，乖巧向各人行礼，道：“各位公子大爷若不嫌弃，我们亦为各位备好了上好的美酒佳肴。望个位赏脸。”那丫头见任伐逸俊美至斯，气宇轩昂，不由得看的有些呆了，待晃过来再说话已有些不畅，面红过耳，搭着俏脸。换得萧径亭满脸的怜色。

　　“任贤侄及贵属留下陪我用餐，下午我便去任附见过令尊。”归行负转过问道：“萧兄呢？”一脸希冀。

　　“尚有朋友候我，明天与宗主一醉方休。”萧径亭目中闪过一丝悲色，低声道：“可惜我怎么喝也不会醉啊。”向那小婢吩咐道：“请姑娘备几个小菜，一瓶‘醉香泉’，两份碗筷。装上篮子，让我带走。”对归行负抱歉一礼。

第一卷 第四章 武盟公主

　　萧径亭进屋时，跋剑正打坐运功，听到脚步声，睁眼道：“萧兄回来了，莫非遇到什么事了？是江南盟的人吧。”

　　萧径亭笑笑不答，取下面具，露出俊美绝伦的脸。道：“以后没事，我定不带这鬼捞子面具了。”

　　“萧兄这宝物可是花万金而求之不得啊，我走遍了中原和突厥还是头回见到，幸好它不多，要不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跋剑望了一眼扔在桌上一层薄膜般的面具，颇有羡色。

　　“这是数十年前天下第一神匠兰介子呕心之作，整个天下加起来不过十张，便有八张在我这。可惜跋兄戴不了，要不送你几张，可少了许多的麻烦。这面具是兰介子对一张脸定制的，昔日我师傅得到它们时，亦是一张也戴不了。几年前我贪玩取出来玩耍，一戴上竟全附在脸上，不是师傅拈住固定几个角还揭不下来那。”说到几年前，萧径亭宝石般的眸子闪过快乐和无忧，在他深邃如海的目光中竟显得无比的动人。

　　其实兰介子亦可以算作萧径亭的半个师傅，萧径亭所会的机关，医药，诗词，琴艺等等都是从兰介子隐庐小谷中的书房自学而得。兰介子聪明绝顶，至小便开始研究诸多技艺，不但有诗词歌赋，医卜机关，甚至种植花草、制作器物等杂艺，也不落下。一辈子下来，留下知识无数，恐死后诸技绝传，便用笔一一记下。也是萧径亭太过于聪明，十几年来竟凭他留下的一屋子的书本笔记把他的东西学得足有七八成有余。不过若是让他也作出似他所戴的那般精妙的面具只怕是做不出来的，兰介子想来认为制作这般面具有伤天和自然，所以也未对制作技艺说得怎么明白，只说他一生仅制十张，原本打算制出八张男的八张女的，但做到了第十张便已精力耗尽，无力再做。至于萧径亭与师傅为何住在兰介子的‘隐庐小谷’，师傅没说，萧径亭便也没问。

　　“说不定请兰介子大师定做面具的那人与萧兄还是身世之联那！”跋剑笑道，拿过桌上的面具在手中把玩，眼睛虽然望着手上的面具，但是目中光芒却是微微有些散乱，显然视线不在面具上。见他轻轻讲面具放回桌上，目光忽然望向萧径亭，道：“萧兄可以和我说说妍儿的事情吗？”

　　“跋兄总算是出口问我了。”萧径亭闻之微微闭目，轻叹口气，道：“就算跋兄不问我也有几个问题想问跋兄。”

　　屋中静寂了许久，萧径亭平稳的声音才响起：“我至小便被师傅收养，与他住在兰介子的隐居之所。在十二岁之前，我师傅他一直神经不清，疯癫作傻。就算后来好了后也不怎么和我说太多的话，虽对我极好，但我仍然怕他的那种样子，没有什么生气。在十九岁那年，我独自出来，走上了江湖，还未混出什么名头，便遇上了研儿，两个月后便以天地为媒，结成夫妻。研儿喜静，我们便隐居在一山中，神仙般地过了一年多。一日她神色凄楚，告诉我须出去一趟，待事情办完后马上回来与我团聚。”说道这里，萧径亭深深吸了口气，目中迷色一浓，续道：“谁知几月后有人送来一包袱，内有一信一书一剑，竟说那是研儿遗物。”萧径亭虽然言语平静，但眼中的那股哀色竟压得跋剑仿不能呼吸般，听他梦呓般读出信上的深情哀肠：“妾身罪重，不能与郎君白头，然一年交颈，已胜人间无数。盼死后能有魂灵，届时能常伴郎君于身侧，纵然永世不得超生，亦不言悔。妾身好武，但终身不识至上武学，甚是为憾，望郎君能寻得玄典，以安慰妾身亡灵。另送郎君一包裹，为妾身遗物，代我日夜相伴。”听到后来，竟只是口齿微动，也听不出声音。

　　跋剑听后，一时仿佛也说不出话来，他内心中在很久以前便有了妍儿兴许是死了的想法了，现在一经萧径亭口中说出，心中的那种感觉便是自己以也说不出来了。

　　“说来萧兄比我幸福上万倍，但也比我痛苦上万倍吧。”跋剑长叹一口，道：“但若是换了我，便是一生只换得一天那般神仙般的日子我也愿意啊。研儿死了，这我早就猜想过千千万万遍了，现在听来竟也不怎么悲伤，想来是哀莫大于心死吧。”跋剑话虽如此，但目中尽湿，强笑道：“我喜欢研儿十几年了，却比不上萧兄的短短两个月，说来真是…。但也难怪，萧兄是神仙般的人物啊。人道置于死地而后生，当真没错啊。比起萧兄，我如此倒是有些儿女姿态了。”

　　萧径亭闻之一笑，心道：当真置于死地而后生吗？若不是因为研儿有遗命，我早就随她去了。师傅他应该也算是先死后生吧，在小时侯，他疯疯颠颠，活着可以是因为我，也可以是因为一颗树，一只虫子。或者是为了到明年秋天才可以吃到的果子，他无欲无求，无爱无憎，那就叫做神仙吗？

　　跋剑见萧径亭不语，叹了口气，出言慰道：“虽然我也爱妍儿，但我还是要劝萧兄节哀，或许是上天要成就萧兄的神仙修为才有了妍儿这一劫数吧。”

　　“劫数？”萧径亭置于一笑，道：“跋兄认为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境界是最非凡的最不可估量的吧？跋兄错了！”萧径亭目中一眯，却也不说跋剑怎么错了。

　　至于师父的疯癫，萧径亭现在却是有些知道的，想必便是身心皆死后的结果。当然，结果还有他师傅在武学上的惊人成就。萧径亭师傅对武学的理解可以说是通天彻地的，一挥一指间都可能是绝妙的武功，俯首可得的一个动作都可能让习武之人垂馋，终生修炼也达不到的招术境界。萧径亭也曾经无限崇仰这种境界。但是现在不了，至从妍儿似后他就没有这种心思了，那毕竟是非人的。

　　“应该可以有一种更高的境界和方向，拿大概是入世吧？而非脱俗。”萧径亭心中暗道。在他十二岁那年，他师父才稍稍好了些，不再是个没有神经和思想的神仙了。直到了几年前的一天，萧径亭不经意间在他师傅的目中见到了他心死前的一些东西，那是种倾人肺腑的幸福，那动人的眼神他现在还记的很清楚，但是真正明白那个眼神却是在爱妻妍儿离去之后。但是从那天以后，他的师傅也真正地开始复苏了，经常写诗作画，尤其善于画美人，萧径亭的作画技艺便受到他师傅指点许多。

　　见跋剑一脸的不解，萧径亭也不解释，只是拿出装酒的月白色瓷瓶，满上一杯，清香顿溢，向跋剑笑道：“妍儿不在了，但是她给了我任务，我便是倾尽一生也会去完成。除外，我还可以拿天下美人练笔，说不定我哪天我能吧妍儿画活过来，或者我可以从别的女子找出妍儿，这些足于让我倾尽一生的精力，不是非常美好吗？我所求仅仅这些，所以可以言语无忌行为无忌。这可比作什么神仙好的多了，也有意思的多了。”

　　其实他这话说得半点没错，虽然他来金陵的最主要的目的便是“玄典圣谱”，但是并非为了自己的私欲。所以在面对任府的时候，亦不会有一点儿心虚。

　　任府位于金陵城南，一面依山三由青色高墙围住。从墙外探进三一望无际的屋脊和翘檐。在月光下，琉璃瓦反射出的淡淡白光使得原本鲜艳夺目得花树此时倒成了一团团黑影。只余一股股多种花香混合在一起好闻的味道，在空气中荡漾，笼罩在美丽的任府上空。

　　任府占地数千亩，是江南武林的中枢，亦是江南无数商号码头的商业中心。此时的任府无论是正楼小阁还是雕栏亭台上都挂满了灯笼，星星点点，刹是好看。但细看下可以看到一个园子中几乎没有什么灯火，那便是任夜晓的香闺所在，“晓园”，一个尚无外人涉足的天地，它几乎成为了天下风流佳公子心中最向往的地方了。任夜晓这位天仙般的江南武林公主就住在里面，园子中不但方圆的数十丈的阵势，而且还有隐藏在暗处却又无处不在的厉害机关。不过那阵势为花树假山等物事构成，乍看起来只是十分悦目好看而已，但是只要一踏进去便晓得其中的厉害了。倒也不是她那般骄气，非得被这些个阵势机关保护着。而是这“晓园”本是作江南武盟藏放秘笈之用，秘笈被盗后就一直空着，任夜晓喜欢便住了进来。

　　任夜晓此时正舒服地坐在沉香木浴桶中，温热的兰花汤轻抚着她如脂般的肌肤。练了一天的武，放松下来竟懒洋洋的连眼睛都不想睁开。此时月光探进阁中，漫在她美丽不可方物的如水的玉脸，更显得冰肌玉骨，天下落雁谱中的“雪剑姬”当真名副其实。而她的宝刃“雪剑”正在不远处的小几上。

　　“被月光照得竟然有些凉了。”任夜晓弯弯长长得仙秀睫毛轻闪地跃起，那眸子乌亮如同宝石般，清澈如水晶般。“原来是水凉了，月光怎么会照得凉人那！”任夜晓花瓣样的小嘴轻轻一抿，甜笑生妍。捞起水中的香巾，挪了下臀儿，轻挺了下小蛮腰，让自己的酥胸露出了水面。娇嫩的屁股和浴桶木板底儿一划，让她睫毛一颤，想必是痒得很。

　　香巾抹上了美得令人屏息的如雪堆般的两只圆挺玉乳，雪白的嫩肉滑腻得连水也沾不住。任夜晓左手轻轻托住一只，那种沉甸甸的感觉若是让男子看了，只怕连呼吸便也停了。见她满目欢快地用香巾轻轻拭过，如宝贝般地呵护。任夜晓对自己的身子是十分喜欢的，每次洗澡看的最多的便是自己的玉乳了，觉得她们是自己身上最美丽的部分了。但是她母亲却说自己的身上最美的是她的肥嫩香臀了，说它是上天倾尽心力造就的美丽恩物。可惜她看不见，她自己是不会转头看自己屁股的，那儿和玉乳是不一样的。那地方太羞人，自己一女孩子家是不可以看那儿的。而且她觉得自己最美丽最纯洁的地方应该给心爱人看的，让他一个人疼，虽然现在还没有那个人。

　　在任夜晓心中早有了一个自己设定的影子，似模糊又像清晰。现在所见的风流名侠是不少了，但彷佛和心中那影子没有沾上边的，好像不上他们不够优秀什么的，她自己也说不上来。母亲吴梦杳曾经笑她道，女儿家一旦眼界高了，就什么法子也没有了，说兴许是她从小听惯了舅舅吴梦玉的事情，一比较谁也看不上眼了。她知道不是那样的，好象也不关眼界什么事情，武功那么好要来干什么！但又想起父亲的言语，听他意思好像有意让自己嫁与方剑夕，不由心乱。至于方剑夕她只是初识，觉得他智慧大方，气宇不凡而且待人亲近，自己所见俊杰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自己对他却是没有恶感的。只是不喜父亲的政治意图罢了。

　　方剑夕说来还是吴梦玉的师侄，都是武林的王道领袖“天剑谷”的弟子，是朝廷掌管武林的使者。其父方召疾又是河北道节度使，可谓是中原朝廷权柄最重的一方诸侯。不过任断沧有意与方家结为亲家，除了想借助方家的权势外，更多的倒是看重方剑夕的人品，他一生最敬的便是拜兄吴梦玉，对于与吴梦玉同一师门的天之骄子方剑夕自然也是十分喜欢。而且方剑夕出道江湖不久便已经闯下了几乎不亚于自己的侠名，隐隐已经被称为青年第一高手，且面目之俊美与他武功一样，闻名遐尔。如此俊杰，任断沧自然喜欢。而任夜晓虽然生在豪族，但对于权势富贵却是看得甚淡，所以对乃父的心思微有不喜。

　　忽然听她噗哧一笑，自己啐道：“这事有什么好急的，就这么过着不知道有多么欢快呢。”

　　想着，洗到了雪臀处，不由得轻轻一按，如棉般柔软，又富有惊人的弹性的嫩肉由圆鼓而深深凹陷。小嘴低咕一句：“好多肉。”

　　萧径亭穿一紫色长衫，脸上蒙了块黑巾，抬头望了天上如圆盘般的满月，不竟一阵苦笑。足下轻轻一点，如风无影般地轻飘上几丈高的围墙，杳无声息落地落在墙头后，脚下的树叶几乎都听不出晃动，更别说惊动府内来来往往的巡逻弟子了。

　　所有工夫中，萧径亭最喜欢也是擅长的便是轻功了，在不到十岁的时候，轻功的进展远远地超过了其他功夫，当真是一日千里，练到后来更是不成比例的高明，让他师傅都惊讶得合不上嘴。

　　以他功力便是在黑夜中，那双眼睛也能清楚的视物，何况天上还有个大圆月亮。绵绵几里的任府，千万盏灯笼勾勒出了府内建筑的形状。目光视到一处没有灯火昏暗的角落，在几千亩的任府中显得那么小那么不起眼。那几十亩大的园子几乎被外边的楼宇包围得严严实实，从林立的屋角中可以看到小小的一片凛凛波光，那是一个不大的湖。

　　“那便是任夜晓的闺阁了，真所深闺若海那！”萧径亭这次来开始就打算通过任夜晓拿解药，顺便还可以借此机会见到任夜晓这位“雪剑姬”的天仙容貌。

　　彷佛一阵清风拂过，被踏过的枝叶轻轻晃动下，萧径亭已经不见了踪影。一些虫子倒是比人敏锐了许多，萧径亭轻轻飘过后竟惹得它们收口不再叫唤，顷刻后方开始低鸣，仿作好了再次禁声的准备。

　　若晓园的设计者见倒这个情景非无颜见人且自叹浅薄不可，萧径亭对精妙的花丛阵势和一触即发的机关仿如无物般，眼角也不瞥一下，脚下连微微一滞都没有，左迂右绕依旧快如轻烟在园中穿梭，转眼间便倒了一精致楼阁面前，轻瞄了眼，朝有灯火的窗户一跃而上。

　　任夜晓此时正要从水中站起，忽然觉得一阵风动，接着一修长的影子落到屋中，她没有时间去震骇对方出神入化的轻功，心中惊怒无比，身子一激灵，飞快躲进水中，也没有惊叫，只是用胳膊护住了酥胸，确保对方不会透过水光看到什么！冷冷的目光注视着对方。心中暗暗庆幸：若水自己起身稍稍早些，拿身子岂不是被他全看到了。

　　“你是谁？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你怎么进来的？”任夜晓口中冷冷问道，目光更是如冰冷的剑一般射向对方，心中却在盘算着怎么不起身而能够置住这个闯进来的贼子，美目的余光仿是不经意间微微瞥了眼在不远处的爱刃“雪剑”。但却是暗暗运功于掌，用真气把手中的水化为冰块，想趁他不注意时候，打他穴道。

　　“真象，真象我的妍儿！一般的眉毛一般的眼睛。连眼神也是一般的厉害。”任夜晓惊奇地发现那贼子正痴迷地喃喃自语，不由得抬头望去，虽然见到的是一张蒙着黑巾的脸，但对上那双如同蒙上层迷雾的宝石眼睛一片迷漫。心头不由微微一动，那眼中缠绕的情丝让她心中没有来由一慌，连对方那么动人的眼睛也来不及回味。暗斥自己一声，抛开不解，不去考虑对方为何如此。玉指一曲将冰块扣在指尖，运功弹出，冰块划过一道荧光，割开空气响起尖锐的呼啸声。这可是她的绝学，不但准，而且劲道之厉，寻常高手若被打中了要穴，足于致命。

　　“妍儿是谁？她长的很像我吗？”她可知道自己曲指流星弹的厉害，“这下他可不死也成重伤了，打的可是胸前的膻中穴。”弹出后，任夜晓心中微微慌乱，诸个念头一闪而过。

　　“嗖！”划着荧光的冰块瞬间便到了胸前，任夜晓没有听到预料中的惨叫，却见冰块强劲击打在那人的胸口，还未来得及坠地就已经化成了水雾不见。却见对方眼睛忽地如星般亮起，不再是一片痴迷。

　　任夜晓不可置信地看到这一情景，心中沮丧，自己引以为傲的曲指流星弹，竟然再在贼子身上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但她并不自艾自怨，马上想下一步计划。但对方已经不给她任何机会了，转眼如烟般出现在她眼前，疾如闪电般点了她身上几个大穴，让她动弹不得。这时候她才真正害怕起来，她不知道对方得目的，但千万别是个淫贼，那自己可是生不如死了。

　　但对方接下来的动作就让她心胆皆颤了，她眼睁睁地看着那贼子的手已经摸上了她的脸了。心中千万般后悔，自己那般逞能，刚才有力气的时候若自尽了，那自己冰清玉洁的身子也不会被贼子所辱了。

　　感觉那双手在自己脸上轻轻抚摩，任夜晓心中悲愤：“那贼子凭什么这样，凭什么要玷污她？”不知不觉间，晶莹的泪水已经涌满了眼眶，美丽动人的眼睛虽如渗水般，却仍射出冰冷凌厉的目光，这只是配上发白的小脸反而显得有些楚楚可怜。

　　仿佛过了许久后，她发现那贼子的手一直在抚摸她的眉毛，不由得微微一安，心中祈道：“他或许不是个淫贼，只是我长得像那个叫妍儿得，他才会如此。”抬目望向那人，只见那双动人的眼睛渐渐从痴迷变得清晰，听他口中低声道：“不是妍儿，但眼睛和眉毛当真像的很。”

　　任夜晓心中一喜:“他不是要非礼我。”宝石目中不由得露出一些企色，使得在眼眶中涌动的泪水如断线珠子般从玉般的面颊上流下，在月光下，仙子般的她，一张羞花玉脸在珍珠般眼泪的点缀下更是美得令人心醉。

　　萧径亭见她如此美丽姿态，千万般惹人怜爱，轻声道：“我解开你得穴道，你不许叫，也不许乱动。”不待任夜晓眼神示意，便出手解开她身上穴道。

　　任夜晓彷佛劫后余生地嘘了一口气，心中又觉对方说话好生霸道，不由心生不岔。想起刚才自己竟然流了泪水，不由暗中骂道自己没用，心里也恨恨算计着该怎么报复眼前的这个恶人，但对来人的企图好像不是怎么关注。在此时，或许该怎样找回自己的面子在任夜晓心中更加显得重要吧！

第一卷 第五章 怨君轻薄

　　萧径亭从怀中掏出一小片如眉般的飞刀，问道：“这柳叶眉是你母亲按自己的眉毛的样子设计的吧？早就听说令堂精通毒术了。”见任夜晓点头，又问道：“你这儿有没有它的解药？”

　　任夜晓见对方目光灼灼注视在自己脸上，心中没来由地有些慌乱，微微地向水中缩了缩，只把小脑袋露在水面上，言语却也平静了许多，冷冷道：“没有，解药怎么会在我这？”

　　萧径亭耳朵一动，听见府中的动静微微有些大了起来，道：“那你现在就带我去拿解药。”却见任夜晓呆在水中不动，小嘴微微一启，欲言又止。

　　“你干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任夜晓本来想让对方把衣服帮她拿过来，对方却探入水中，把她赤裸裸的娇躯从水中提上来。他双手只触到她臂上肌肤一小会儿，但却让第一次被异性触碰到肌肤的任夜晓仿佛被电击了似的，玲珑浮凸的娇躯微微颤抖。说话也带了泣声，她平时公主似地，现在却光溜溜地站在萧径亭面前，心中羞愤可想而知。

　　萧径亭见对面美人的姿势实在诱人，一只玉臂护住高耸丰满的酥胸，可两只玉乳过于圆满硕大，只挡住了一部分，另一部分绵柔雪白的肉球被挤成无比动人的形状。仿佛在展现她们的柔软和惊人的弹性。另一手挡在小腹下两腿间的私处，弓着身子。可是她不知道，这一弓起，盈盈一握的小腰下，那原本就丰硕肥美于常人的香臀更加高高耸起，让两团雪球肥厚地拱起，形成惊人心魄的诱惑。

　　“怎么有这么美丽的屁股？”如此美丽的雪臀让萧径亭心中一震，他画天下美人无数，但这么美丽的少女玉臀却是从来没有见过。

　　任夜晓见他目光大盛，看的却是自己的屁股才忽然意识到，自己这种姿势岂不是让自己本就多肉肥润的屁股高高翘起，这不是羞死人了吗？但又不能站直了身体，羞急下不知所措，而此时屁股仿佛感应到了对方的目光，圆隆的美肉竟如波般微微颤动。唯有怯怯后退，想借助浴桶把春光藏起来，但还是觉得没有安全感。

　　“姑娘现在的样子可美得多了，不像刚才那么厉害了。”萧径亭见美人全无方才那般冷静凌人，不由出言笑道。

　　任夜晓此时想必恨透了眼前的萧径亭了，尽管现在的她看来为有些狼狈无助，但是小脸上的神色还是厉色甚浓。对上萧径亭的目光，虽然那眼神中没有因为眼前美丽的肉体而充满了兽欲，而只是清澈地欣赏，但任夜晓此时已经注意不到这些了，她只注意到对方在笑她，虽然蒙住了脸，但她从他眼睛种还是可以看出他在笑她。这让她很生气，甚至把害羞都冲淡了一些。

　　幸好见到他已经去拿自己的衣服了，任夜晓提起的神经稍缓了下来，竟然觉得有些累了，平时她练了一天得武都不会觉得累得。

　　但未放松多久，她的心又提了起来，因为他已经拿着衣服走到了身边。虽然他的眼睛已经不再往她的屁股上看了，但是离得那么近甚至气息都可以闻见更是让人惊慌。

　　“你可不....可不可以转过身去我要换，换衣服。”任夜晓出口后都吃惊于自己的软弱，说完后竟面红过耳，声音小得如蚊吟般，却仿佛用尽了力气。

　　“不行，赶紧换！”萧径亭话中没有任何不好意思，仿是理所应当般。但任夜晓听后仿要昏过去般，心下泣道：“哪有那么不讲理的，自己都软语相求了。”

　　不过萧径亭也不是成心要占她便宜，只是见她方才一副厉害样子，心里想见她出丑是怎么一幅模样。

　　“快点穿！不然我来帮你穿了。”话音未落，“啪”的一声响起。萧径亭见那美妙的圆肥屁股动心不已，坏心顿起，他行事本就不顾忌太多，朝圆隆的美肉一掌拍下，雪白的巨大肉丘颤动，荡漾起一阵臀波，美得炫目。美美得臀肉入手滑腻柔绵，惹得萧径亭心下阵阵赞叹。

　　“哇”任夜晓终忍不住哭出，现在不仅仅是羞愤了，而且还有些害怕了。因为刚才那一只坏手一拍下，她觉得不知怎么的，竟然酥了半边身子。心中泛起的涟漪让她害怕了。珠泪如泉般涌出，印着萧径亭影子的美目中如同涂上了一层雾般。低声委屈抽泣间，一手快速把衣服抱在胸前，另一只手飞快地从胯间抽出，抖出长裙挡住自己的身子。尽管她速度飞快，但是萧径亭一瞥间还是看见了她小腹下私处了了无几的萋萋芳草和白肥隆起的阴阜。

　　这些任夜晓抖已经不知道了，她低着投先把外裙套在身上，再转过身去穿上自己亲手缝制的肚兜亵裤儿。这些动作都再他的注视下进行。她已经不是单纯的羞、恨、惧了，乱得自己也说不清楚。

　　待她完全换好了衣服，抬起头来却发现萧径亭已经是背对着她了。眼睛望向窗外。她当然不知道是因为她边哭边着衣裳时，梨花带雨楚楚可怜的她竟显露出无比娇弱的美态，这让萧径亭颇有些心湖驿动，所以才转过了身去的。她现在可不去想这些了，飞地跃到了小几边，拿起“雪剑”，目光一冷，飞快抽出剑刃朝萧径亭背后直刺而去。冰冷的剑光一闪而去，冒着丝丝的寒气，却见那坏人仍不转身，玉牙一咬便要刺入血肉。

　　也不见萧径亭回头，眼中白光一晃，便见他抡起腰间的长剑，另任夜晓十分诧异的事情发生了，自己手中的剑，自己从不离身的爱剑此时竟不听主人的话了，硬是往他手上的那支长剑飞去，在平时“雪剑”可是十分有灵性的，仿佛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般。

　　“呛”随他手中长剑一搅，“雪剑”投怀送抱似的和他手中的剑紧紧粘在了一起。

　　任夜晓心中一凉：“这一失手没能把他制住，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处分自己。”想起刚才萧径亭的手段，任夜晓心中惊惧非常，她倒不是怕萧径亭打她杀她，而是担心他的轻薄羞辱。比如脱裤子打屁股之类的。

　　萧径亭转过身来，取下和自己佩剑紧紧粘在一起得那支剑，上面飘来淡淡的女儿香气。问到：”“你的剑叫什么？是叫做雪剑吗？你瞧它的样子是不是和我的剑像的很？”

　　任夜晓听他说的奇怪，而且语气也不是很厉害，心下一安，不由好奇心起。却见那两支剑模样果然像极了。只是自己的那支好像微微短了一些，而且样式秀丽了些，而他的那支威猛一些。接过自己的剑往他手上的剑靠去，“雪剑”又乖乖粘到那支剑上。

　　“咦！”任夜晓好生奇怪道：“怎么会这样，怎么看来仿佛天生便是一对。”刚说完发现自己的语气有多么的暧昧，虽然她刚才只是在自言自语。但是自己本该以他生死相见的，却是那般口气与他说话，而现在若冷下脸来，好像又极不自然。

　　但是对方好像没有注意到她的异状，答道：“我却不知道我的这支剑叫什么？它们一个是一对，你的那支应该是母剑。”后半句话确已经有了调笑之嫌，但任夜晓没有听出，她突然感觉对方温柔动听的声音就在身边，抬头一望对方蒙着黑巾的脸就在眼前，雄伟的身躯散发着压迫的气势站在自己身前。

　　“自己怎么和他站的那么近？”任夜晓心生不岔，怎么对方几句话就让自己忘记了方才对自己羞辱时候的怨恨。从心中泛起一阵软弱。

　　“他是个厉害的恶人。”

　　“你不是要拿柳叶眉的解药吗？我们去吧，等娘回房后就拿不了了。”任夜晓害怕再说这个话题，心中也暗暗奇怪：“他是来拿解药的，怎么一点也不着急？”

　　“你先把头梳了，别让令尊万一见了误会。”萧径亭的话又是让她小脸一热。一言不发走到梳妆台前。见到镜中的自己已是粉颊如晕，眼波如水，一派娇羞的媚态。不由大吃一惊，暗啐了一口，斥道自己没用。闭目静心，才想起自己所练的内功心法，顷刻后自己心乱如麻的心境才平息下来，镜中的自己端秀如仙，沉鱼落雁的脸上浮上了往日的冷艳，沉着中透着一丝圣洁。

　　“总算平静下来了！”任夜晓心中一叹，拿起象牙梳子，像往日一样不疾不缓地梳起如瀑布般的青丝，微微一瞥，再镜中确没有见到另一个身影。不由得回头，四处探了探，也没有看到。尽管直知道他不会走，但是“莫非他已经走了”的念头仍忍不住升起。芳心又是乱起。

　　“我在外面，因为从背后看姑娘的坐恣实在是太撩人了，所以小姐往后最好在背后系上一条长绸或是披风挡住腰臀的曲线。”从屋外传来的声音依然清晰，而且好像没有一点玩笑成分。

　　“我本来就是一直披着的。今天......”到了口中的话差点没控制住，刚刚才淡雅如仙的脸上复又绯红，芳心又一阵埋怨。

　　“估计小姐的轻功跟不上，所以等下我会用手带小姐的身子，请见谅。你不答应也没有用，我还是会强来的。估计他们他们也快散席了。归行负加上令尊两大宗师，我可不想与他们动手。”话说完后，不等她回答跃下窗口，抓上任夜晓的小手，入手嫩滑细腻。任夜晓又一次被他触到了肌肤，才意识到她正被人胁迫着。落地后不由狠狠道：“别说大话了，你连我爹爹一支手都打不过，更别说归师叔了。”说完还狠狠的瞪了他一眼，仿佛在提醒自己他是一个对任府由企图的恶人。

　　萧径亭不理，问道：“你母亲放药的地方在哪个方向？”

　　“你为什么来盗药，难不成你有朋友中了柳叶眉。”出了阁子后，任夜晓脑中清醒了许多，小脸不畏惧地望着萧径亭、

　　“她竟不知道跋剑被萧先生救了的消息。”萧径亭颇是惊讶，但却故意目光灼灼地注视在任夜晓腰下高高隆起的盛臀，道：“你别多说话，等下也一样，要不扒你了你裤子打你屁股。你那生得那么美，打屁股这等好差事，我可是求之不得。”一席话说得任夜晓娇躯一阵寒颤。方才那屈辱和羞人得感觉又涌上心头，一阵害怕，不由得恨色更浓。冷冷道：“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藏解药的地在西边那座园子。”话才说完娇躯已经被托跃起。

　　任夜晓心中的惊骇可想而知，她从未见过这么高明的轻功，足下轻轻一点，便已经飘出了数丈的距离。何况还带了一个她，自己身躯仿佛没有了重量似的。再见他绕过那些机关脚步也不停一下，眼睛也不瞄上一眼，那些精妙机关仿形如虚设般。到了假山和花树丛所构成的阵势时，更是如履平地般。她的几个闺阁好友来她的小阁玩时，都要有人带才过的了这些阵势，而且几年下来也没有记住该怎么走。

　　任夜晓暗暗祈祷：这个恶人这般厉害，可千万别是爹爹的敌人。

　　“就这瓶，内服一些便可以解毒了，这么一瓶可以救几百个人了。”任夜晓忿忿不平地从柜子中拿出一个小指高低的黑色小瓶，瑶鼻也不由得轻哼了一声。

　　萧径亭接过药瓶轻轻一闻，笑道：“姑娘心慈拿的是软玉红，而不是鹤顶红。但这么一小瓶只怕够迷到几百上千人了吧。”说罢小瓶放入怀中，道：“这么高级的迷药可是少见，我收下了。这次也饶了你，要是拿的再不是解药，你的美屁股就要遭殃了。

　　萧径亭无论是目光还语气都全是柔和与笑意，但在任夜晓的眼中却是无比的可憎，心中又恨又愧，又苦又气。本早就打好了主意拿瓶假药骗他，而且表情和语气都是十分的自然，没想到他鼻子轻轻一闻便识破了，还把娘好不容易才配好的迷药也缴了一瓶，日后自己岂不是要对母亲撒谎了吗？少了药娘肯定会发现的。心中也恨他到了极点，恨不得用牙齿要碎了他。在江南，她是出了名的贤淑。这种不雅的念头在以前她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这次可不能再给假药了，他可会真打自己的。要是被脱了裤子打那儿，，真是要抹脖子了。”仙女般的任夜晓小脸也不由浮上苦色。

　　“恩，这下对了。”萧径亭闻了后，把药放入怀中，道：“今夜委屈了姑娘了，下次我定带来几样姑娘中意的礼物，给姑娘赔罪。”说玩更是对他施了揖礼。

　　“我不稀罕，你今日辱我，他日我必会讨来，别以为我不堪一击，那是因为我练的心法每到月圆之夜，一身修为不到平日几成。不然孰胜孰负还难说呢。他日落到我手中定饶你不得。”任夜晓对萧径亭的施礼转身不理，板着小脸，冷冷说道。这揖转身，高耸的酥胸和丰翘的硕臀在一拧细腰的衬托下更显得曼妙迷人。

　　“你要干什么？”任夜晓惊叫怒斥道，对方的手竟然探入她衣襟中，以为他起了歹念，吓得几欲昏厥，萧径亭手探到任夜晓平坦柔软的小腹下，一把扯下她肚兜的下角。雪白的绸绣有朵小兰花，还绣有任夜晓的闺名，上面还留有她动人肌肤的温暖和怡人的幽幽女儿香，“为了不让姑娘透露我今日盗药之事，特扯下绣有姑娘闺名的肚兜角儿，我在此以人格担保，我所救之人不会给任府带来任何不利。”

　　尽管他的语气由不得人不信，但任夜晓已经完全听不进去了，只是有怨恨的目光冷冷注视萧径亭，泪珠挂在美丽的粉脸上，口气亦是冰冷，“我是一冰清玉洁的女子，你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羞辱轻薄于我，你叫我今后怎么作人！”

　　萧径亭目光在她动人的小脸微微一扫，柔声道：“我断不会随便玷污任何一女子的清白和贞洁，我是在绝我的后路，言仅于此。我们走吧，若让府中的人看见了，不用你说也会被人发现有人来盗药了。”见任夜晓一脸凄色，萧径亭心中一软便说出这番话来，也不理会她是否听得明白，拉她出了屋子，径直走向任府大门。

　　此时任府的筵席方散，想从归行负和任断沧这等高手的眼皮底下溜走可不是容易的事情，而此时也没人出府，否则倒可以混在人群中离开。

　　萧径亭速度飞快，转眼就到了前院的大花园，。一路上任夜晓十分安静，只是神色复杂地注视着萧径亭带着黑巾的脸，见了几群人也不叫唤也不挣扎。

　　“你等等！”在一假山下，任夜晓忽然低声唤道，“你，你可不可以揭开面巾让我看看你的脸。我可不想连栽在谁的手上也不知道。”她如玉的小脸上全是严肃，梦一般的宝石眸子写满了坚定和和渴望，末了后，还添上了句：“我以后还要找你报仇的。”

　　“好！”萧径亭一把扯下面巾。

　　尽管她曾经多次想象过他的脸，从他无比动人的眸子中，她猜测他可能长得十分俊美，但她还是有些被震撼住了。她见过无数得美男子，她哥哥任伐逸和几天前来的方剑夕更是武林中最盛名的美男子。所以她见到寻常俊美人物和见到粗汉子感觉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对方的相貌还让她感到十分的惊讶和不解，那张脸仿夺天地之秀却又充满魔术般魅力，她没想到皮肉之相竟也可以如此震人心魄，一时几乎移不开目光，最后落在他如星般的眸子上。这是她所见过最好看最迷人的眼睛了，在那魔一般的秋水中，她仿佛又见到可方才他对她使坏的一幕幕。芳心跳跃如潮，却是怎么也静不下来了。一时间，羞，恼，恨又纷纷涌上心头，乱得她不知所措。

　　“是谁？有坏人！”一娇嫩带着惊恐得声音叫起，接着是飞快跑动的声音，萧径亭目光电似的射向出声处，后面的不远处人群开始骚动，。任夜晓以为他被发现了，随着萧径亭的目光看去，见有刀光闪烁，且有细碎的脚步跑来。刚要出言，娇躯被他带起飞快跃出，不由朝他感激一笑，他现在可是在逃出任府啊。但马上又觉得自己感激好没来由。

第一卷 第六章 芳心如麻

　　“快救我！有人闯进府来了，他们要杀我。”慌忙逃跑的是一个丫鬟打扮的俏丽姑娘，小脸因为害怕而变得发青。

　　“屏儿！”任夜晓发现她是自己的一个侍女屏儿，但屏儿好像没有听到她小姐在叫她，她只听到一声让她在惊恐中觉得无比安全和平静的声音：“别怕，到我这儿来。”抬头一看是张无比温和俊美的脸。如同又魔力般让自己一点也不再害怕。“嘤”的一声，乳燕般投入那人温暖宽广的怀抱。

　　萧径亭一手楼住怀中尚在发抖的娇小身躯，目光冷冷地注视眼前提剑的几个黑衣人，那几个黑衣人正正目光呆滞地注视着任夜晓的绝美小脸，仿着了迷一样一动不动，被萧径亭如电般的目光激了个闪灵。

　　晃过神来的三个黑衣人目中闪着邪光，互视了一眼。仿是为首的一人谑道：“这便是江南第一美人‘雪剑姬’吗？和任小姐比起来，兄弟们先前见过的美人都成粪土了，不过见她脸红眼媚的样子只怕是和这小白脸刚刚苟且完事吧…。”话尚未说完，从三人袖底飞出三点白光。

　　“小心！”任夜晓娇喝道。知道以萧径亭的修为偷袭不了他，但还是忍不住叫出声来。

　　萧径亭长剑一挽，“当！当！当！”暗器纷纷坠地。几个黑衣人难于置信地看着神人般的萧径亭，目中已经全是恐惧。

　　“老三，老五，这小子厉害，快走！”为首那人先回过神来，话未落，身子飞快跃起，忽觉脖子一凉，便落在地上。临死前见几个同伴几乎和自己同时倒地。而且杀人的那人还抱这那个小女孩，口中不由喃道：“他不是人，不是人。。”再无声息。

　　“小姐。”那个叫屏儿的姑娘这才注意到任夜晓也在边上，红着脸离开了让她无比安全的怀抱，怯生生地叫了句，眼睛再也不敢看一直抱她的萧径亭。目光转向地上的尸体，惊道：“他们怎么了？咦！还有两个呢？”

　　“他们死了，你刚才见到是五个人是吗？”听道萧径亭的问话，小姑娘鼓起无限的勇气，抬头望向他的脸，吟声答道：“是五个，我刚从夫人那边过来采露水花，发现她们的。”说道后来一张小脸已经红透，再也无力望他，低下俏脸。又听他问道：“采露水花作什么？酿酒吗？”未待她回答又听他说道：“屏儿姑娘，等下你老爷来的时候，我会说我死见到又贼人才进府帮忙的，所以你到时候说话要小心啊。”萧径亭听见身后已经有人赶来，离开已经来不及。跃到任夜晓身边，一把抓起任夜晓的小手，不待她羞起反抗便将剑塞到她手中，见她先是不解，但马上明白过来，不由暗赞她聪明。

　　屏儿见他说得郑重，也顾不得害羞，忙抬起小脸，道：“我知道该怎么说的。”扑闪水灵的眼中全是坚定，复又细声道：“采露水花是用来酿酒的。”

　　而此时边上的任夜晓不知道什么感觉了，“这个恶人！”见了萧径亭的脸后，不但没有把心中对他定义的恶名给去了，反而觉得他更加可恶了，“这个恶人竟然再自己面前决定怎么向自己的父亲撒谎。”

　　“酿出来得酒叫做雪露，是喝来清冽，但后劲很大的酒。”屏儿见这位这位神仙般的公子一点也不难接触，竟问起她酿的是什么酒，忙兴致勃勃说起。

　　“怎么里面也有个雪字？”萧径亭目光望向月光下的任夜晓。小脸上如水的肌肤当真如雪般白皙动人，向屏儿笑问道：“你怎么知道，莫非你也喝醉过吗？”听得屏儿得小脸更加红透，细声急道：“我没有，是听他们说的。”

　　“夜儿，你怎么也在？”来人便是任断沧了，江南武林的领袖，声音虽然不大，但有股穿云裂壁的气势。两道长眉如剑一样凌人。目中的精光如电。面容不似其子任伐逸般俊美，但及其英挺，且不怒而威。目光对地上的尸体只微微扫了一眼，便不再理会。

　　“晚辈萧径亭见过任盟主。”萧径亭上前一步行礼，见气势如宏的任断沧电般的目光在自己的身上巡视，玉般的面容无丝波动。一边的归行负也在朝他打量，他倒不用担心归行负会听出自己便是萧先生，因为他扮作萧先生时是用另一种声线。

　　“萧少侠好人品，老夫从未见过似少侠这等俊绝人物，今夜光临敝府，老夫荣幸之至。这位是“西北候”归宗主，那位是小女任夜晓，想必少侠已经认识了。”任断沧目中微有赞色，但介绍倒任夜晓的时候仿目有余意。

　　“见过归宗主。”萧径亭亦对归行负淡施一礼，目光投向正在若有所思的任夜晓。

　　在府中弟子火把的照耀下，任夜晓玉脸上若有淡淡红晕，更施艳丽逼人。向其父和归行负款款一礼，道：“侄女见过归师叔，今日因微有不适，未能在席上招待，请师叔见谅。”此时的任夜晓与方才比起，仿换了一个人般，大方有礼，从容淡雅。浑身散发出来的气势让任断沧身后的宴宾侠少们不敢直视。

　　归行负目光大赞，笑道：“那么多年不见，侄女竟美得师叔也不敢多看了。这几年我躲在西北，还以为天下姑娘中再没有比我家的那个野丫头更美的女子了。”说到自己的女儿，归行负脸上全是疼爱，笑道：“我家这个女大王现在在西北可是无人敢惹，但她小的时候就听你这位小姐姐的话，侄女什么时候去西北管管她。”

　　“那师叔怎么不让芩芍妹妹一道来江南呢？”任夜晓想起小时候和自己一块玩耍的那个粉妆玉琢的捣蛋小妹妹，倒是和她很玩得来。

　　归行负笑道：“我来的时候，那小祖宗正和她的师傅去大漠抓雕，不知道我要来江南。好在没有和我一块来，要不然我一路上哪有安生，不过回去候不知道小祖宗会如何降罪。”听得众人不禁莞尔。

　　谈笑间，仿佛忘记了地上不远处的三具尸体，但萧径亭见到人群中没有任伐逸，想来是在府中四处盘查去了，所以任断沧他们才在这儿谈笑风生。

　　想起归行负来到金陵候便宿到醉香居，“难怪不带他女儿一起来。”萧径亭嘴角不由扯开一丝轻笑。

　　“萧少侠笑什么？你是不知道厉害，我家那丫头可不似任侄女那般温柔贤淑。”归行负饶有余味地望着萧径亭，这话显然是为任断沧问的，若江南盟的公主夜里与陌生男人在一起，传出去问题可就大了。

　　任夜晓此时千娇百媚的小脸上淡笑自若，无半分不自然，但心中却是忐忑不安，“恶人的眼睛可千万别瞧过来，那自己可就守不住了，定会让爹爹瞧处破绽。”

　　“是吗？方才任姑娘虽未告诉我闺名，但如此天仙似的美貌，便知道是任盟主的掌上明珠。宗主的千金在落雁谱中称之为‘刁明珠’，想必是十分厉害的。”萧径亭潇洒笑道。见到任断沧面上一宽，宝石般的眼睛不由闪过一丝狡黠，道：“归宗主不带令爱一起来确是明智的很。”

　　归行负听得微微一讷，片刻便恍然大悟，笑道：“那是，那是。”见任夜晓在场，接下不雅的话也不好意思说出口，倒是任断沧见萧径亭与归行负这等人物说话如此语气，不由得面有讶色。

　　“父亲，府内已无敌人踪影，被杀了七名弟子，点倒了六名。目前看来没有什么贵重事物失窃。”任伐逸从人群候赶来，先向归行负行礼，再向乃父报告情况。但萧径亭注意的是任伐逸身后的那位白衣剑客，那任身材比任伐逸还要高上几寸俊美竟不下于任伐逸，但再人群中更加的显眼，仿鹤立鸡群般。在气势上，不经意间更是压过了任伐逸。

　　萧径亭是个高手，可以清楚地看出对方的气势，那种登泰山顶而俯视天下的气势。这是修炼正宗王道心法的绝顶高手，他们修习的是一种让人臣服的气势，拥有这种气势的只有“天剑谷”的弟子了--也就是造就了一代武神吴梦玉的“天剑谷”。

　　天剑谷是王道武学的至高机构，它应该不能称之为门派，因为它的真正掌管者是大武朝廷。天剑谷每十年招收一届弟子，届时谷中使者走遍全国各地，搜寻绝质良才进谷学习，每次仅三四个而已。要求人品，根骨，智慧，气质都是绝顶之选。在谷中修习十年，出来后便成为朝廷在武林的统治者。每次挑选的弟子虽然有三四个，但涉足江湖的仅有一个，所以他一出谷便注定是一代武林天骄。

　　而萧径亭眼前这位丰神俊朗、气势逼人的青年公子，便是天剑谷的弟子方剑夕了，大武朝廷派来武林的新一代使者。

　　“方某涉足江湖日子尚少，未曾见过萧兄大名，但是萧兄气势着实让我折服，今日何幸之让我结识了萧兄这等人物。”听任断沧介绍萧径亭，方剑夕上前几步招呼，颇有惺惺相惜之意。

　　“萧兄好剑法，这三个黑衣人颈间的伤痕细如毫发，而且连血迹都没有。”任伐逸检查三人尸体后不由出言赞道。但是目光却投向任夜晓手中的长剑。由于是在夜间，且萧径亭的剑和任夜晓的雪剑极是相像，除非仔细捧在手中才会发现两支剑的不同。何况任伐逸先入为主认为那是妹妹的佩剑，自然看不出有什么不对。

　　“我方才在府外，想起贵府的佳酿‘雪露’清冽怡人，忍不住想上府中讨上一些解馋，却听到里头有打斗声，便跃进墙内，见三个黑衣人正围攻一名姑娘。那位姑娘仿佛不支，就上前帮忙。”萧径亭脸带轻笑，解说道：“任小姐手上的剑果非凡品，微微划过便已致命。至于不流血，想来是被剑上的寒气封住了血脉吧。”

　　任夜晓在一边上看见萧径亭俊美的脸上从容洒脱，谎话更是说得有条不紊，一字一句，简练明了，动听无比，心里恨到极致。更令她不岔的是，若是把他的话拆开了，再把解馋改为解药，那他话中就一句假话也没有了，全是真话。还早早就想到了会有现在的情况发生，杀了人后把剑放在自己手上，而且在杀那三人的时候，用真气让冰封了他们身上伤口的血脉，让爹爹他们看来更像是用自己的‘雪剑’杀的敌人。

　　任夜晓握了萧径亭的剑已经一会儿了，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从剑上传来的是火热的气劲，他竟能让火热的剑刃透出冰冷真气封住敌人伤口的血脉。“这个恶魔不是人！”任夜晓暗暗生气时，小手不由将手上的剑捏得紧紧，仿佛萧径亭就被握在她手上一般。

　　“老夫在这里谢过萧贤侄救得小女。”任断沧知道任夜晓在月圆时候，一身修为不到平日得三成，所以对付三个敌人有些不支。心中自然感激，向任夜晓道：“夜儿过来谢过萧少侠的救命之恩。”

　　任夜晓听得差点要哭出来，自己一再被他羞辱，现在竟然要向他行礼道谢。而那恶人竟也只是笑笑，一点也不客气。暗暗咬牙，抬起头来，刚想握起粉拳，却马上想到如此会被看出破绽。唯有用眼睛看着那恶人得脸，狠狠的记在心里，还不能从表情中表露出来，但发现目光一移到他脸上，心里更是一片糟糕。赶紧向他福下，强压住声音道：“谢过少侠救命之恩。”心中却愤道：“恶魔你不要得意，终有一日叫你落在我手中。”但对自己一再为他圆慌，不告诉父亲事情得真相，这其中得原因却是想夜不敢想，最后把它归结为自己绣有闺名得肚兜角儿在他手上，但是内心又觉得就算自己揭破了他，他也不会把那块羞人得东西拿出来给别人看的。

　　“夜已经深了，晚辈尚有朋友等着，这便告辞了，后会有期。”萧径亭向各人行礼后，便欲离去。任断沧忙上前挽留，最后与众人一起送他至府门外。

　　“萧贤侄好我府中得雪露，日后只要常来敝府，定让贤侄饮个痛快。”

　　任夜晓在后面没有跟出，她见萧径亭走的时候也没有朝他得剑上看上一眼，仿佛那不是他的剑一般。不由芳心中有些欢喜，因为暂时不能找他报仇，但可以先拿他得剑出出气，定要狠狠踩上几脚，让然后再在剑上涂上药物后再还给他。狠狠的目光投向剑上，惊骇地发现自己正把剑抱在怀中，忙把它从怀中甩开。心中直道：“习惯，习惯。”但却想到自己原先都是把剑拿在腰间的。却又忽然觉得十分惭愧，发现自己怎么成了个睚眦必报，心胸狭窄的小女子，那么坏的主意也想得出来。爹爹还一直夸奖自己不俗，以后定会成为不亚于母亲的奇女子，且师傅也一直说自己慧根很深，日后修为定会很高那。

　　“是萧兄吗？”萧径亭刚进屋里便听到跋剑焦急幸喜的声音，点上灯，见跋剑直挺挺躺在床上向他苦笑。

　　“跋兄，我怕在任府里头呆的久了，你会跑去，只好点了你的穴道。”萧径亭走到床前，飞快地在跋剑的胸口连点数下，快得连跋剑睁大了眼睛也没看清楚。

　　“萧兄点的穴道只怕天下都无人可以解开了。”见萧径亭从怀中掏出一小瓶，问道：“萧兄可是在任府遇上什么事情了？回来得这么晚。”

　　萧径亭将解药倒出少许杯中，用水冲匀，让跋剑服下，答道：“有人和我一样潜入了任府，被我杀了三个。”见跋剑面有忧色，笑道：“放心，他们不是突厥人。”

　　跋剑服下解药后，眉宇间得阴影迅速淡开，萧径亭道：“药效好快那。”

　　跋剑调息半刻后四肢无力的迹象已是全消，脸上阴晦全扫，目光精亮，却听萧径亭面色肃重，语气认真道：“跋兄伤已全好，明日便启程回突厥吧！你身份贵重，几年离家别有什么变故。”

　　听他语气坚决，跋剑忙从床上跃起，急道：“萧兄救我一命，跋剑当有所报，为妍儿报仇一事，我也是义不容辞。而且妍儿交代萧兄的事情，我也可以帮的上忙，多个人总是好些的。”让眼中全是迫切。

　　“报仇？”萧径亭凌厉目光射向跋剑，让他不由一阵寒颤，静道：“妍儿还不一定死那？至于报仇和完成她遗命，那是我们夫妻间的事情，关你一外人什么事？若想报恩，我日后免不了去突厥一趟，有的是机会。我还向江南盟保证了你明日离开启程回突厥。若跋兄不走的话，日后若在中原遇到突厥人，我见一个杀一个。我可从来不相信什么冤报之说。”萧径亭语气仍是淡然，但是透出来的杀意却让人不寒而栗。

　　跋剑目光对上萧径亭良久，长叹口气，道：“我知道萧兄决定了的事情，天下谁也改变不了，我若再坚持可讨不了什么好了。”拿起桌上的两只酒杯，倒上萧径亭中午从醉香居带来尚未喝完的残酒，举杯敬道：“萧兄救命大恩在这里就不言谢了，虽说以萧兄之能，天下间没有办不来的事情，但若有什么需要，只要萧兄一句话，跋某就是拼了性命也为萧兄办到。”言毕，一饮而尽。从怀中掏出一支短剑，剑柄剑鞘皆是黄金制成，雕纹细致，上缀宝石成图，长仅五寸余，交与萧径亭手中，道：“以萧兄的武功本也用不上它，但它尚有其他用处，萧兄日后自知，他日萧兄若是来突厥，亦可以屏此短剑前来会我。”萧径亭闻之微微一笑，接过郑重放入怀中。跋剑见之，大是欣慰。

　　“希望跋兄下次再来中原，萧某不是一个劲地催跋兄走，而是一再挽留。”萧径亭一句话倒说得跋剑雄心壮起，目中一片坚毅，直视窗外北方。

第一卷 第七章 绝色双姝

　　三更时分，跋剑便已起身，见萧径亭睡得仍熟，留下书信，轻推房门，披这暮月向北驰去。

　　萧径亭当然没有睡熟，跋剑一动身他便已经醒来，心中暗道：“他此时出去倒不容易被江南盟的人发现。”至于跋剑如何出城他倒是一点也不担心。

　　待再次睁眼时，天已经大亮，外面的阳光已经如线般斜射在池边的树梢上。不知名的鸟儿也已经吵成一片。心道：“山里的阳光可比这儿早多了。”

　　在山里现在这个时候，妍儿已经做好了早饭，过来床上，钻进他的怀中，腻声道：‘亭哥哥，太阳又照到屁股拉，起床了，好郎君。’一边伸出小手，伸进裙内抓住萧径亭在她雪臀处肆虐的坏手，又时候实在闹不过萧径亭了，便在娇嗔不依中脱衣欢好。

　　萧径亭耳中仿佛又亭到妻子的嘤嘤细语：“亭郎今天是穿白袍还是穿紫袍？”

　　“白袍。”萧径亭取过尚余檀香的雪白长袍穿上，拿过跋剑留下的书信，看过放入一抽屉中。净齿洗面后，坐下梳头，心中叹道：“妍儿你要夫君谋来玄典做什么呢？夫君的武功已经很好，用不了它了。”

　　“安然居”的早餐是十分有名的，萧径亭在打扮作萧先生的时候便天天去那儿用早饭。今天他踏上二楼的时候以往常一样，几乎已满座，每一桌上的餐点各式各样，但清一色都有“安然居”的名点--荷花豆腐脑，空气中也弥漫这清怡淡爽的豆香。只是平常热热闹闹得楼上，今天仿佛安静了许多。

　　他刚落座的时候，眼睛不经意地往两边一瞥，不由目光一亮，见左角离两丈许的桌上有一双绝美的女子，两位长得一摸一样。只是她们坐在一拐角处，难怪萧径亭赶进来时候没有看见。直到边上得小二叫了几声方才理会。

　　那对双生妙人长得实在太美了，难怪楼上没有了往日得喧闹，看来大伙看着绝色丽人得小脸，平常美味之极的点心倒也有些不知其味了。这对孪生子相貌上或许稍稍逊于任夜晓一丁点，但二人仿佛一个模子刻出来般，无论是水汪清澈得眼睛，高翘秀挺得瑶鼻，弯巧香润得樱桃小嘴，都看不出有一点的不同。由于太多人注视，两个美人微微撅起小嘴，在晶莹粉颊上形成的微陷小酒涡尤为动人，让萧径亭更是惊讶的是，那两对小酒涡无论是形状还是深浅都一摸一样。真是上天赐予人间的恩物，端是国色。

　　萧径亭细看下，却发现这两个美人也在细细打量楼上的人，尤其是女子。想必是再寻找什么人。尽管隔了几丈远，但萧径亭还是发现二女的眼睛竟是迷人的微蓝色，在特别注意下，也注意到，两位绝美玉人的秀丽瑶鼻也比中原人稍高一些，难怪她们穿的是中原女子的黄色劲装，这使得本来酒极像中原女子的她们几乎看不出任何破绽。但她们身材却把混血的特征显示得十分明显，胸前玉乳尺寸巨大，几裂衣而出，细小腰际下的玉臀比中原女子特别是江南女子肥美圆大许多，倒于任夜晓有得一拼。而且这也使得她们有了一种特别的异族韵味，让她们更加迷人，倒显得动人不怎么差于任夜晓了。

　　这应该是爱屋及乌了，他的妍儿娇躯也有外族血脉的特征，丰满诱人。便和这眼前得绝美双生子一般，惹火无比。不过初见妍儿时，她把起伏落致得曲线因此在曼缈得纱裙下，显得更加缥缈动人，不似眼前得双生美人一身劲装。

　　这对美人好像没有见到她们要找的人，神情有些沮丧。“咦！那不是给她师傅要画儿的小姑娘吗？”其中一女子把画放回袖子的的那一小会儿，萧径亭还是看出了画上女孩的样子，脑中顿时浮起辛忆清秀绝伦的美丽小脸，当然他不知道她叫辛忆。

　　“她们要找那个清丽脱俗的小女孩作什么？”萧径亭对那位女孩可是记忆犹新深，其中很大的原因应该就是美丽眼睛，那双让他心动而不敢唐突的眼睛。

　　楼梯上走来位寻常汉子，所有人都懒得去注意他，但马上众人的眼睛都投在了他身上，因为他竟然坐到了两位绝美玉人的那一桌，两个美人竟也不拒绝，但很快众人又不看他了，因为他神色极为恭谨，连往两位美人看上一眼的胆量也没有，但众人因此想起这两位美人的身份可能极为尊贵，于是不敢再看，生怕惹来祸事。

　　“忠剑部的奶奶们已经发现了辛忆了，正在丙子区伏击她。特派小的前来通知两位姑娘。”那汉子说话声音虽小，但萧径亭运功于耳，便只听得他一种声音，也听得清清楚楚。见她们扔下银子下楼后，仍把早饭吃完后才赶上。落上三人数丈后面，但两位玉人已经发现了他了。

　　萧径亭随着她们进一偏僻巷子，目光落在她们摇拽生姿态得圆滚丰臀上，乐得欣赏这一动人美恣。

　　“你到那边堵着，别让他从那边去了。”一女孩吩咐那汉子，见萧径亭的影子又不见了，不由向另一女子道：“咦！他怎么还没来啊？。”顿了又道：“我们把他打晕了便可以了，他或许没有什么歹心呢？”话尚未说完，忽觉得背后一麻，便被一人抱在怀中。

　　那汉子眼睛还未来得及看清来人是怎么点倒两位姑娘的，那人便已经倒了眼前，这才想起动手，但手尚未伸出，便已经被制住，而且让他气愤的是，那人用手抱着两位姑娘，对自己却是抓住头发提在身后。

　　“这两个丫头可真不轻。”萧径亭左右手各抱住一个美人，如若无骨，温香软玉般，胸膛上清晰地感到儿女玉乳的豪硕与坚挺，芳香四溢。

　　两个绝美女子眼中尽是抱住她们的那个恶贼的后脑，杀人的目光几乎想把他撕成碎片，可恨自己高耸的酥乳正顶在他胸膛，还一动也不能动，还好他是抱住自己的小腰，要是抱在自己的屁股上，那更是让人羞死了。

　　“自己和姐姐才第一次出来江湖，没想到轻易被人制住，还让人占尽了便宜。”一女孩羞愤间也颇有些沮丧。

　　“姑娘放心，天下间能这样制住二位的虽然有几个，但也只有我会这么干。”女孩正自艾自怨时，对方仿佛知道自己心中所想，心中暗骂一声：“不要脸！”却发现自己被放在一张床上，顿时惶恐万分。

　　萧径亭为那两位女子解开哑穴时，两张一摸一样的玉脸看得他有些痴了，因为在楼上她们与萧径亭相距甚远，她们可没有他那么精深得功力，几丈距离还看得清楚。

　　“啊！”还是左边得那位美人先晃过神来，美丽得小脸红透，想别开脸去，却发现被点住了穴道，不能动弹。神情不由显得有些古怪，但很快便冷下了俏脸，羞涩的微蓝色美眸中依然射出凌厉的目光。

　　“你是姐姐？“萧径亭左边那位美人酥胸位置点上几指，姐姐冷冷地别开了俏脸，但目光中忍不住露出一丝惊讶，而边上的那位美人儿妹妹则天真地问道：“你怎么知道？”小脸上羞红依旧片片。

　　萧径亭没有理会，而是走到那位汉子身边，一指下去，汉子顿时倒地不省人事。用脚一踢，那汉子身躯飞出屋外，出了两姐妹的视线，再见他回来，两双美丽的目光充满了不安。

　　“那汉子说忠剑部的姑娘在丙子区伏击辛忆，你们知道丙子区在哪里是吗？”未待萧径亭说完，姐姐便冷冷回答道：“不知道。”妹妹却好奇道：“你怎么能听到我们说话的？”

　　“你心好，刚才说只把我打晕算了，但是我现在要对不起你了。”姐妹两尚未听明白萧径亭话的意思，但是她们马上明白了。

　　萧径亭一把扯下了妹妹上身的外衣。

　　“你要干什么？”妹妹小脸都吓青了，泪水如泉水般涌出。

　　“不要碰我妹妹！”姐姐的小脸满是惊急，怒斥道，美丽的眼睛中射出愤怒的目光。两张一摸一样的小脸，一个惊恐一个愤怒，晋渭分明。但是小嘴都固执的很，怎么也不肯说出来。

　　萧径亭心系辛忆安危，焦急异常，但是脸上表情却是毫无变化。见美丽的妹妹泪水汪汪的大眼可怜兮兮地望向自己，全是讨饶。一把扯下她上身的月白小衣。胸前的巨大在眼前晃了晃，但仍然不见肚兜。只见一粉红色的丝绸束胸。小丫头(妹妹)的脸一下便吓得白了，连哭也忘记了。

　　“你说丙字区在哪？”萧径亭对上姐姐仿若要冒火的眼睛，平静问道。手指抓在粉红色的束胸上，尽管隔了几层布，但仍感觉到酥胸肌肤上传来的温暖滑腻的动人感觉。不由心中一荡。

　　“你休想我说出来。你别动我妹妹，终有一天我要杀了你！！”姐姐玉牙咬紧，眉目中射出强烈的仇恨，小脸也胀得发紫，“有种你别动我妹妹，你冲着我来。”冰冷的语气中竟也忍不住微微有些娇羞。

　　“你呢？你告诉我，那位辛忆可是一个好人。你们为什么要伏击她？丙字区在哪？”萧径亭把目光转到妹妹满是泪水，楚楚可怜的小脸，那珍珠般的泪水仿佛流不尽似的，从水汪汪的美丽大眼中源源不断涌出。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会说的。”美人儿妹妹的眸中尽管全是害怕，仍咬着玉齿抽泣道。随着萧径亭一把扯下她粉红束胸，“哇！”的一声哭将出来，“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恨死你了！”

　　“恶贼！你。。你。。”姐姐气愤下竟然昏了过去。吓得边上的妹妹大叫。见萧径亭手伸到姐姐嘴上得人中，惊叫道：“你不要伤害我姐姐，你这坏蛋。”

　　“不管你怎么折磨我们，我，我们都不会说的，我们不会被判公主的。”萧径亭在姐姐人中轻轻按下后，她便醒来，竟变得冷静了，只是眼中光芒冰冷异常。

　　“我也是不会说的，泣......你再怎么折磨我，我也是不会说的。”小丫头娇嫩的声音虽然抽泣不停，但却是异常得坚定。

　　萧径亭目光转向左边，眼中大亮，那场景实在太诱人了，泪痕斑斑得小脸下粉嫩的玉颈骄傲修长，肩肿圆润细滑，胸上裸露的肌肤晶莹细嫩，仿佛能掐出水来，浑圆的玉臂如藕节般可爱动人。最诱人的还是胸前两只圆挺的豪乳，把粉红狭小的肚兜挤得紧紧绷绷，仿佛要从里头跳出，粉红得小奶头在圆大得乳球上骄傲地立着，美得令人喷血。想来是小姑娘觉得自己胸前太大，被人见着害羞，便用丝绸束胸绑紧。

　　她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得天独厚的超级美乳，但是萧径亭只看了一眼便把目光转向美人的小脸上，而且还闭上了眼睛，因为他闻到了一股香味，从眼前无比美丽的女孩诱人得肉体中清清飘出得这种香味，他仿佛以前在爱妻妍儿身上闻到过。

　　鼻中闻着这动人的幽香，心头泛起娇妻身上那再熟悉不过的醉人芬芳，暗道：“莫非所异族女孩都有这么一股香味的？是不是那边的水土尤其独特，要不怎么能生出这么美丽的人儿？”

　　正无比害羞和畏惧的小丫头从泪光中见到这个男人竟闭上了眼睛，心中更是害怕。微风吹过她仅仅穿了一件的小肚兜的酥胸，更是觉得凉人，“你要干什么？”说完这句戒备森严但却又无比软弱的话后，发现对方睁开的眼睛不但没有相像中的凶狠，反而还十分温柔，不由得从心中泛起阵阵委屈，哭得更加伤心，因为见了他脸后，她至始至终都认为眼前得这个人不会伤害她的。

　　“你是第一次出来，对不对？”小丫头听到他温柔问道，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问，但仍乖巧应了声“嗯”，边上得姐姐虽然不解，但亦感到一阵放心，兴许和他温柔得口气有关，但心里仍未放松警惕。

　　“你说的公主很厉害很聪明，是不是？还有你们抓辛忆会不会杀她？”小丫头听他问得更加奇怪，但心里实在不愿违了他的意。犹豫下仍答道：“我们不会杀她，我们的小公主人很好的，不会伤害辛忆的。小公主也很聪明厉害的，是天下最厉害的人，所以你放最好了我们，不然小公主定不会饶了你的。”小丫头妹妹总算止住了泪水，只是娇艳的小脸上泪痕斑斑像小花猫似的。

　　萧径亭见她最后一句话忍不住露出威胁之意，心下一软，全是怜爱。“这小丫头什么事情也不懂，却也出来涉足江湖。”不由问道：“你几岁了？你的那位小公主怎么放心让你和姐姐出来？”话虽问出，但却没有要她回答，而是径自走到屋外。这不但没有让美丽的姐妹俩放下心来，心中担心那恶人是不是要换什么法子逼问她们。敞着酥胸的姑娘更是不安地望向姐姐，畏声道：“姐姐，你说他出去是不是要拿什么东西打我们？”

　　姐姐刚想安慰，突然从外边传来惨厉的号叫，吓得她娇躯一颤，姐姐见妹妹害怕得娇躯发抖，小脸发青。但还是出言抚慰。不过好像越是抚慰小丫头越是害怕。

　　“丙字区在城南门外的六里亭处。”萧径亭见那汉子疼得冷汗直冒、倒抽冷气，口上却说得流利飞快，仿佛说得慢些就会被折断双腿的腿骨。萧径亭不禁苦笑。他本以为女子软弱好逼问，所以以脱衣服来威胁两个小小年纪的美丽女孩，不料那丫头虽然怕得直哭，却硬是不说。他心软下不忍再逼问她们。本已经打好了主意，若是从这汉子口中还逼问不出的话，便让这汉子去报告她们主子，让她拿辛忆来换这对美丽的姐妹花。但是一见下，却发现这汉子微微有浮色，不似意志坚定之人。果然只折碎两只手骨便什么都招了出来。但细心的萧径亭却发现汉子招完后眼珠狡地一转，不由心中生疑：“他是在想回去后如何把责任推倒那对单纯美丽的姐妹头上，还是他告诉我的消息是假的。”尽管他认为是前者，但还是进屋向两位玉人求证。

　　“你们口中说丙字区便是南城门外的六里亭，是不是？”话尚未说完，和意料中一摸一样，一动听声音马上响起，“你怎么知道的？”意外的是这声音冰冷动听，却是姐姐发出来的。而那位美丽的妹妹正目光无奈地望向姐姐。

　　“他在套我们话。”待萧径亭再次竖出去的时候，小丫头妹妹沮丧地向姐姐道。而此时屋外传来的一声闷哼，短暂而又死气。但比起刚才那声惨叫更加令人毛骨悚然，肝胆欲裂，

　　“你杀了他是不是？你现在是不是要杀我们？”小姑娘满是惧色的碧蓝色大眼睛亦全是恳却，道：“我求求你杀我，别杀我姐姐，好不好？”斑斑小脸和小巧的樱唇因害怕而不断颤动。由于激动酥胸不断起伏使得两只白兔更加坚挺动人，因为上面只包了层小肚兜，，所以玉乳顶上的两颗小乳头早就抬头已久。怯怯的要求声显得那么可怜，那么娇嫩无暇。

　　好讨人疼的小美人，看得萧径亭眼中尽是温柔与怜爱，仿佛没有听见边上姐姐冷冷的呵斥的

第一卷 第八章 英雄救美

　　“好的，我不杀你们。但是你们必须待在这等我回来，如果我赶不上救辛忆，我还是会拿你们换她的，知道吗？”萧径亭扶起可人儿妹妹躺在床上，入手得肩肿肌肤圆润嫩滑，动人无比。这一动作羞得小美人小脸通红，长卷的睫毛微微颤动，水汪汪的大眼睛躲躲闪闪。

　　萧径亭心中柔情一动，俯下头，在她不安的眼帘处轻吻一口。只听女孩轻啊一声，却没听见姐姐呵斥，转头望去，只见姐姐把头转在一边，没有见到方才得那一幕。

　　萧径亭一手拿起床上小丫头的佩剑，刚转身欲走出，又折身回来，把剑放回她枕头边上，道：“若让她们认出了你的剑，会以为你出卖了她们的。”又随手拍开了姐姐身上几处穴道，“你现在右手可以拿剑了，护好你妹妹。但你别试着解开穴道，我点的穴，天下间没有人能解得开。”对她冷冷得不屑一哼付之一笑。

　　“你把那个还给我。”萧径亭刚要走出，却听见被子中的妙人儿如蚊吟般细道，羞羞的目光躲躲闪闪望向他手上。

　　萧径亭见之一笑，原来自己方才扯下得粉红丝绸束胸还一直抓在手中，难怪总有一股动人得香味荡在鼻中。

　　六里亭，顾名思义距离南城门不过六里余，在城外两三里处的官道两旁还有人家，但已是不多，到后来已经全部是树林。萧径亭谨慎，打听了六里亭的地方所在，却说不能沿着官道走，应该拐进官道左边的树林小径，而且六里亭之所以叫作六里亭，也是因为它是六里长林中头唯一的一座亭子，而且它离南城门也不止六里。

　　萧径亭脚步如同影子般点在林间怡人的草地上，两边树下花红叶绿在眼前一晃而过，只嗅得余香在鼻下，不由得有些心旷神怡。

　　入林约二里，萧径亭忽然闻见细细绵长的箫音从林立的树干间飘来，他足下仿不沾地飞似的，所以那箫声飘进耳朵好像重复了一般。却依稀可以听出调子动听非常。但萧径亭听得眉头一皱，无他，因为他听出吹曲的是个高手。在这幽静的林间小道上，这宛转动听的声音听来更是如天籁般，若是常人听到，只怕霎时便迷失了，耳中心中仿佛只有这动人的声音，浑然忘了身外事，过后如同做梦般。

　　此时箫声已经十分清晰了，听在耳中尤其撩心。

　　“吹萧的是谁呢？是不是小美人口中的小公主呢。”

　　萧径亭知道似这等高手，天下间也找不出多少。而且此人还是音律大家，现在所吹的曲子《忧恋花》是一首很难吹好的曲子。曲中虽有恋花之意，但更多的是劝诫。说名花各有缘法，恋花本无错，但千万不可迷失了，搞得人事皆非。明显吹箫人劝告欲来救助辛忆的人打消念头，难不成她们知道会有人来相救不成。

　　再过里许，曲子顿住。片刻后复又响起，只是换成了《劝诫》，音中已经不复缠绵，而是隐有杀伐之气，明显对方已经知道有人来了。

　　未待几，传来水流之声，听声之急，那河大概十丈有余。萧径亭暗笑道：“他倒会找阻击之地。”

　　片刻顿觉眼前一亮，原来已经到了林子尽处。眼前河果然有十丈，河上仅有吊桥一座，桥的尽头有棵驼背大树，竟有几个合抱粗。茂密的的树枝竟横伸在河上，吹箫人就坐在树下的石头上。在河的上游十丈处，有棵高大的杨柳，只是没有这棵驼背大树那么粗，却也伸到了河面上。

　　虽然河水流得甚急，哗哗鸣响。但箫声依旧传到了耳中清晰无比。

　　“兄台的《劝诫》配上水流的奔腾声，伐气倒显得更重了，确是相配弥章啊。”萧径亭步伐有序踏上吊桥，看来不缓不疾，实则快得很，转眼到了吊桥尽处。此时那人已经歇声，转过身来。

　　好飘逸的美男子，白衣胜雪，发如青丝，眉斜入鬓，目似朗星，唇红齿白。俊美竟不下任伐逸，但比其更加潇洒不俗。无任伐逸沉稳凌人，但眉目中的那股风流却是让他魅力非凡，这究竟是何许人也。

　　“柳含玉见过兄台，兄台对在下得劝意一再不理。纵然一见相惜，也只有刀刃相见了。”柳含玉放下长箫，从地上拿起一支长剑拔出，刃光冷冽。

　　“我道谁人可以把这两首曲子吹得如此娴熟，原来是‘惜花剑’含玉兄。”萧径亭入江湖得时间虽不长，但柳含玉得名字却是经常听到，就武功而言，他几乎与任伐逸等人齐名。就风流而言，他与当朝三皇子并列闺阁杀手，风流之名传遍天下。多情而不下流，惜花却不好色。而他得武学上的名声稍逊任伐逸，想来亦是为风流之名所累。

　　“我有一事不解，望柳兄解惑。柳兄乃武学高手，但为何不在六里亭，而拦在这里。莫非已经知道有人要来不成？”萧径亭见他拔剑，面色不改，从容问道。

　　柳含玉笑着答道：“那倒不是，在下素来惜花，六里亭那边欲擒的是辛小姐。对如此佳人动剑，岂非罪过。但是又不得不帮忙，所以退而求其次，而拦在了此处，绝了援手的进路，本以为无人会来，不料兄台还是来了。”

　　“想来此次欲擒辛小姐之人来头极大，竟连柳兄这等高手也请了来。”萧径亭本是随便与他敷衍言谈，以待时机一冲而过。耳中细听，尚无刀剑相斗之声，心中想道：“莫非辛忆还没有到六里亭。”却见柳含玉闻言后，笑容中竟有丝不自然，不由笑道：“莫非为情，不然天下哪有人使唤得起柳兄这等人物。但柳兄乃花丛国手，无论什么名花还不是手到擒来。”

　　果然，柳含玉面上微微有些不快，道：“兄台勿要出言唐突了佳人，或者退，或者战。请速决。”

　　“上！”虽然那声娇喝声离得尚远，但还是传到了萧径亭一直运功竖立的耳中，“辛忆来了！”心中虽急，但在脸上，甚至在目中，都为泄出任何神色，笑道：“我出门甚急，未带任何兵刃，便以空手对战柳兄如何？”

　　“兄台难道不自视太高了吗？”柳含玉面已有怒色，但他所精唯有剑法，不能以拳脚对之，却听萧径亭又道：“那么柳兄借我长剑，对战柳兄手中玉箫如何？”

　　柳含玉忙拒道：“我那玉箫天下间难找出第二根来，哪能做得刀剑使用，一划一碰下便就损了。”

　　“这亦不成，那亦不成，莫非柳兄怯战了不成？”萧径亭已经听到有刀剑撞击声音传来，顿时故作讥笑道。

　　柳含玉出道江湖几年几乎战无不胜，名扬武林，闻言笑道：“天下还没有几人能让柳某怯战，我便把长剑让与你，我折一柳枝与兄台一战。”

　　萧径亭知道柳枝细直，使起来比寻常树枝方便。不由把目光投向吊桥上游十余丈处的那棵杨柳，对隐约传来的更急的刀剑声仿若未闻。笑道：“那就占了柳兄便宜了。”

　　柳含玉亦对他一笑，表情中尽是自信。扔过长剑，足下一点跃起，随风飘飘飞至那棵柳树。动作好不暇逸，好不潇洒。却感到一阵急风佛过，心中一惊，转过头去，发现一团白影已经驰至前十余丈处，疾若流星，转眼即逝，只余道边花枝颤动，吊桥那儿哪有萧径亭人影。

　　柳含玉不怒反笑，自语道：“这人有意思。”心中却十惊讶不解，他间对方表现出来的气势乃顶尖高手所有，举动间尽是名侠风范，怎也料不到对方会不战而逃。高手对决，一招落败尚且遗憾终生，哪有不战而逃的。想起忠剑部的弟子们着正和辛忆刀剑相决，自己上前甚是尴尬，但脑中浮起心上玉人的绝世芳影，拾起玉箫飞驰而去。

　　辛忆昨日奉师父之命前往金陵城南二十里处的佛光镇，追击几个逃出金陵的突厥武士。却不料到几个突厥人却不是寻常武人，武功颇高，辛忆与几个剑花宫的弟子好不容易才拿下了他们。虽然没有受伤，但内力损耗甚大，倒比一般得皮外伤要更加严重，调息了一夜也没有完全恢复。今天又早早地把那些突厥人压往别处，好在今早在佛光买了一匹马，虽然不怎么神俊，但总聊胜于无。

　　骑在马上，看见眼前约数十丈处又以亭子，但赶路甚急，也顾不得休息了。

　　“上！”一声娇叱，刃光闪闪，从亭子边上得树丛间跃出十数名持剑女子，辛忆未待看清，便听见四周传来细物划空的尖锐声，无数暗器从四面八方飞射而来。

　　“起！”辛忆玉足一点，跃至空中丈余，抽出长剑。“叮叮当当！”击飞眼花缭乱的暗器，听道下面坐骑一声哀鸣，轰然倒地。心中一悲，不由真气一泻，微微一恍惚，顿觉握剑得右臂一麻，已被一针刺中，忙运气止住毒势，身子却坠到地上，下落中，由于右手中了暗器，剑舞得慢了些，胸前背后同时一麻，又有两枚暗器击入体内。

　　“师傅老说我心软，是修为大忌，今日果然应验了。要不是为马儿，这些暗器又怎能打中我，今日看来要命丧这里了。”辛忆运气时候已是胸口一闷。暗器上的毒液已经随着她身上的血液开始蔓延了。一咬玉齿，换剑于左手。忽觉头上风动，虽不及看是何物事，但估计是敌人要用网擒住她，勉强提气跃前几丈，却剑十余支明晃晃的利剑疾疾刺来，不由面色一寒，左手长刃呼啸而出，转眼便和眼前冰冷的刃群撞在了一起。

　　“啊！啊！”两声惨哼，伏击辛忆的最前两位女子只觉得胸口一凉，便倒地不动。辛忆刺倒两名女子后，剑刃往刺来的剑上一拍，借势跃至亭中，背后却吃了一击飞掌，痛得眼冒金星，倒抽一口凉气。落地时候已经面色苍白。心中好不气恼，自己与这群女子无怨无仇，为何一见下一言不发便痛下杀手。

　　正欲出言斥问，却见那些女子又纷纷攻上，辛忆格开最先刺来的三支长剑，平时应不费扫描气力的，但现在手上仿佛注了铅似的，每一次撞击都使得玉臂发麻，胸口气血翻涌，几欲晕倒。一咬舌尖，脑目一清，左手长剑如电般刺出，顿时三声惨叫。

　　剑花宫的绝学“凝血十三剑”在辛忆手中使出来自然是出手必伤人，纵然身上的功力不足平常几成，也极是厉害。刺倒了三人后，后面攻来的剑也不由得缓了缓，几人面面相睽，皆有惧色。见辛忆如此厉害，中了暗器后尚且两三招间刺倒了五人，而且那暗器上可是喂了毒药的。于是不敢再贪功冒进，余下十来人把亭子的三面团团围住，因为另一面是深陡笔直的悬崖，辛忆自然不能从那一面突围。几十道冷冷的目光齐齐射向亭中的辛忆，但凌厉中隐有敬畏。

　　她们打算让辛忆自己毒发不支，只要围住她不让逃脱就是了。六里亭是她们在辛忆的必经之路上选的最好的伏击地点了。亭子依临着高高的悬崖上而建，显得颇具诗意，但是现在却是绝了辛忆唯一的逃脱希望。因为两边的树林尽是敌人的埋伏，而中间仅有一条路，且辛忆来时的路上全部是布好了的机关和陷阱，她在骑马未受伤时候还被击中了，何况现在。而亭子前面，也就是通往金陵的方向，是由两座小山般的巨石拦着，挤成一道长长的狭窄通道，仅容一两人通过，便只有一个人守着也是过之不去。

　　辛忆看清楚了这里的地形，发现背后的悬崖真的深的很，心中一苦。此时体内的真气应已经如贼去镂空一般，怎么也提不起。暗器上的毒素没有了真气的压制，迅速地随着血液扩散开来，好在对方好像只想生擒自己，涂的不是致命的毒药，而她在剑花宫中服食了许多对毒物有抵抗作用的东西。但是此时也已经是头脑昏沉，四肢酸痛，清澈动人的眸子已经渐渐变得迷茫，偏偏面前的这群女子也不攻上来，只是死困着自己，等下只怕不用她们动手自己便已经倒下了。

　　“快用暗青子放倒她！”辛忆正努力想举起手中的剑，但是那剑仿佛有千斤似的。听到这一声喝道，身子一激灵，目中一清，见前面几丈处奔来一群金衣武士，正是方才躲在林中用暗器打伤了自己的那些人。心中一悲，现在别说格开暗器，就连移动一步也已经是不能。

　　“嗖！嗖！嗖！”金光群闪，那群金衣人从衣袖中甩出如同满天花雨的暗器，密密麻麻朝眼前飞来。辛忆芳心一痛：“这下自己美丽的身子还不被打成蜂窝一般。”顿时觉得眼前一黑。

　　那些吓人的暗器仿佛没有打到自己，辛忆只觉得刮了一阵很强的风，把自己刮到了一个很温暖舒适的地方，接着是“叮叮当当！”的撞击声，这声音听在耳中竟仿佛有音律感，可不像自己方才格开暗器时的声音那么狼狈。马上传来是那些暗器的掉地声和好几个女人受伤的惨叫声，先后间隔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几乎同时响起。

　　正当辛忆迷糊间，忽觉背后有股暖洋洋的真气源源不断传来，流向四肢百骸，仿佛在自己体内肆虐的毒素也已经被乖乖压制住了。浑身如同沉浸在温和的阳光下，舒适无比，身子好像也有了力气。

　　微微睁开眼睛，“啊！”辛忆不由羞红紧密地脸，自己正被一男子紧紧抱在怀中，而且自己的玉臂也下意识地抱紧了这个男子，娇躯正紧紧贴在他温暖宽广的胸膛，一时羞得不知所措，忙放开正抱紧对方的玉臂。

　　萧径亭右手握剑，冷冷注视围在亭子周围的持剑女子和金衣武士，忽觉怀中玉人一声羞叫，接着松开抱住自己的小手，由于他左手正为她输送真气，她这一松开，娇躯也随之一坠。吓得玉人又轻轻抱住，把柔若无骨的动人娇躯挨在自己怀中，醉人的芝兰幽香顿时亦浓了些。低头一瞥，怀中的辛忆，虽然受伤使得小脸看来有些憔悴，但也红晕扑面，显得娇艳欲滴。此时她正闭着美目，小脸也努力地想离自己的胸膛远些。

　　“兄台好艳福啊，软玉在怀，倒使得我一阵好追。”柳含玉的身影也随着话音飘来，顿时到了亭外。亭外的持剑女子和金衣武士纷纷点头行礼，虽然柳含玉俊美风流，但是这些女子神情好像没有什么异样。萧径亭不由细观她们面目，原来这些女子年纪已大，只是肌肤白嫩，身形苗条动人，所以看来仿若年轻女子，不由眉头一动，计上心头。

　　亭外的持剑女子和金衣武士见到萧径亭如此厉害，而且亭中还有几个自己人在他剑下，若放暗器只怕他会拿自己人做了靶子。所以一时也无法，只得围在亭外对峙。

　　“可惜在下还是晚了一步，让她们伤了辛姑娘，柳兄自誉怜花，是不是也要与辛姑娘为难呢？辛姑娘可是宅心仁厚，下手甚轻只是微伤了贵属，没下杀招啊。”萧径亭方才不趁放到几人之际抱着辛忆离去，便是为了等柳含玉的到来，不然跑到中途正好迎上赶来的柳含玉，与追上的人形成夹击之势。

　　萧径亭见柳含玉手中当真有一柳枝，不由笑道：“柳兄真的折了柳枝啊。我本应与柳兄较练一番。但是我手上抱有美人，只怕会误伤了她，不如.......”话尚未说完，手中长剑快如闪电般卷向离得最近的几名女子，白光一划，寒刃不但在她们身上留下了几道大大的伤口，而且划开了她们浑身上下的衣裳。几招一气呵成，不但亭外的武士和持剑女子还不己上前救援，便是她们自己未待反应过来，已被萧径亭的长剑卷入，无丝毫反抗之力，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裸露胴体暴露在众人眼前。

第一卷 第九章 非常手段

　　柳含玉虽然大怒，目光如欲射出火般，但接受了刚刚的教训，牢牢站在出去的唯一路口，微瞥两边巨大高耸的山石，冷笑道：“兄台下手何如此无耻，此时你背后是悬崖，后路也已经被堵。而柳某守的这个地方叫一线门，自信尚可以安稳守住，敢问兄台可有逃路。”却见萧径亭插剑入鞘，不由得不解。又见他用剑用劲一挑，顿时只见一赤裸的女子身躯向自己飞速而来，骂道：“卑鄙！”忙运功接住飞来的雪白肉体，拿冲来的劲道竟让他身子一晃，心中愤道：“雕虫小技！怎能让你称心。”虽然自己纵意花丛，但手抱到这已经上了年纪但却仍丰满滑腻的女子娇躯时，也不由得心中一荡。怀中余香尚在，第二具活色生香的白花花肉体又飞至，这次劲道更大，入手的嫩肉虽然温软，但却硬生生把自己冲退了一步。

　　才放下第二个裸女，还未来得及踏上一步，第三具又已飞来。忙运气定身，心想：“此次劲道再大身子也不晃一下。”不料却是向前一阵踉跄，原来第三具裸女飞来速度极快，但是接再手中却是一点力道也没有。

　　柳含玉好不容易才止住了向前扑的势头，却热得满腔的怒火，正欲怒目而视。却听见一声惨厉的号叫。原来再亭外的女子见萧径亭如此折辱自己的姐妹，而且看他正在分心对付柳含玉，便上前偷袭。却被萧径亭击倒在地，不知死活。但是萧径亭出手极快，丝毫不影响他挑起第四具裸女。

　　柳含玉还未来得及去看被击倒女子的死活，却见又一具裸女的身躯更是疾速地飞来，但方向却是右边的大石头。这一撞下，裸女还不成了肉泥。这可是心中玉人的随身剑侍。由于此前三个已经接成了惯性，而他又是出了名的怜花之人，此时心中又急又怒，来不及多想，脚下一蹬，腾空而起，迎向拿裸女飞来的方向，却发现萧径亭已经如同闪电般地穿过那道“一线门”，勉强接住了冲势如宏的第四个裸女。由于跃在空中，竟被强大的劲道冲得真气一泻，如重重捶在胸口般。待落地后，己方的金衣武士何持剑女子已经追出老远。

　　辛忆在萧径亭的怀中，耳边生风，如同飞起来似的。尽管那只左手还按在自己背后让真气源源不断传来，而且还抱着一个自己。但身后传来的怒斥声还势越来越远，不由得暗暗惊骇，“怎么他体内的真气仿佛用不完似的。”美目转向左右，却发现两边不再是飞速倒退的绿树红花。才发现自己已是在一座吊桥上，但怎么一点也不觉得摇晃，在他怀中竟十分平稳安适。

　　“砍掉桥索！”辛忆听得一惊，刚望向对岸，觉得尚有六七丈长，忽觉身子一坠，顿时芳心仿佛要从胸中跳出来，接着便随着被斩掉桥索的吊桥一起往下坠。小手不由得把对方的腰际抱得更紧，猛觉得他雄壮得身躯真气鼓起，好像渗到了自己的体内。耳边得劲风呼啸，对岸远远的景色在眼中一晃便就到了眼前。待看清时，他已经是踏在了对岸的地上，接着看到两边的树木飞快地倒退，对刚才那疾若流星般得飞速，仿佛在梦中。

　　进城的时候，萧径亭与辛忆已是坐到了一马车中。萧径亭知道辛忆不想让人知道她受伤的消息，便在城外雇了辆马车。进城门时，萧径亭告诉前来盘问的官兵，他是送妻子进城来看病的，让辛忆微白的小脸羞红得如朵花般。

　　“你怎么会来救我？你是不是认识我？”已经过了好一会儿了，但辛忆清秀绝伦的小脸红晕尚未退尽。

　　萧径亭心中亦是如此问自己，“为何一听见辛忆有难便飞快前去相救？除了本身对她得喜爱外，还有更大原因应是那双美丽入骨让自己心湖驿动的秋水吧。”口上却是笑道：“非得认识你才可以去救你吗？我早上无意中听到有人欲在六里亭伏击于你，心想：‘落雁谱上才十个美人，辛忆便是其中一个，可是和任夜晓一般的国色天香那。怜花心起，救美意切，便血热起孤身一人前去救你了。”

　　听他说得无赖，还未退尽的红晕复又飞上辛忆绝美的小脸，细声道：“你说话骗人，当我不知道吗？”又抬起如水般的羞涩眸子，道：“你见过任小姐是不是？她长得很美吗？”

　　萧径亭低头望她娇艳如霞的粉脸，笑道：“见过，她长得很美，和你一般的美，不过那丫头鬼念头比你多，比你刁钻。”

　　“说人家笨就说人家笨吗？”辛忆白他一眼，娇嗔道。又发现自己的语气神态不对，怎可和一个认识不到一天的男子如此说话。很不世故地闭上眼睛，深吸几口气，道：“我没有见过任夜晓姐姐，而且，而且我也不想去见她。”

　　“你不喜欢她？哦？不对，你怎么会讨厌那丫头！是因为任伐逸吧？”萧径亭才刚说完，辛忆美丽的大眼睛中全是惊讶，道：“你怎么会知道的？”

　　萧径亭见她这张把什么都写在脸上的动人俏脸，倒和那双绝美佳人中的那个妹妹像极了。笑道：“任断沧几十年前爱慕你师傅天下皆知，为了弥补他这一生的遗憾，想让他儿子娶你过门，一点也不难猜。”

　　辛忆睁大了一双清澈动人的眸子，瞧了萧径亭脸上良久，才道：“你也这么说，你怎么也和我师傅一样说法，你见过我师傅吗？你认识我师傅吗？”辛忆的目中已经颇有疑色。

　　“这小丫头还不是一般的灵敏啊？”

　　“我不认识你师傅，也没有见过你师傅。”话出口后，萧径亭发现这已经是第二次和辛忆说这句话了，只不过那时候自己是作萧先生打扮。见她可爱，忍不住出言逗道：“你为什么不想去任府，那任伐逸可是天下有名的美男子啊，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做梦都想嫁到任府那？”

　　辛忆默默注视他，美丽的大眼睛中流露出一丝埋怨，委屈道：“我知道你在逗我，在笑我，我知道。因为师傅也那样笑过我。”说到此处，她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忽然小脸全是羞色，搭下俏脸不敢再看萧径亭，但犹豫着还是说出来，“我虽不知道什么是喜欢，但也明白喜欢一个人是很难的，不是看长相看武功的。好了，不许说这些了！”辛忆微微恼道，但偷看下萧径亭的脸色，吟声道：“我有些怕，怕你！”

　　萧径亭不由哈哈大笑，道：“怕我？为什么怕我？我可一点也没有不规矩呀？”

　　辛忆听得小脸胀得通红，见萧径亭正歪着脑袋，似笑非笑，仿佛要看她笑话。窘迫得不知所措，忽然，在她纯净如水的美目中极罕见地闪过一丝狡黠，笑道：“因为你刚才打架得时候坏得很。”

　　萧径亭听后微微一笑，心道：“这丫头也不是全然不知道狡猾啊！只是不善罢了。”但也不揭破，笑问道：“你见到我把她们脱成光屁股啦？好看吗？”

　　“丑也丑死了，我，我只看到了一点点，后来就不敢再看了。”美丽得辛忆急得小脸通红，忙辨道，见萧径亭仍在笑，嗔道：“你不信是不是？是真的。”

　　萧径亭见她有些急了，忙不再说下去，问道：“她们为何要抓你，你这丫头可不会得罪人那！”

　　辛忆小脸上有些为难地看着萧径亭道：“我想应该是为了那个原因，但是涉及到师门，所以我不能和你说，对不起。”怕萧径亭恼了，辛忆又道：“你救了我，只要不关于师傅和我师门，我什么事情都答应你。”见萧径亭收下笑意，目有怜色，于是更认真道：“是真的！”

　　萧径亭直视那张俏脸全是真切，直看得那粉桃红又爬上她如玉般绝美动人得小脸，爱怜道：“你师傅为什么舍得让你出来，面对这些复杂污浊的江湖琐事。”

　　“师傅说我行走江湖后，若还能保持原来的心境，那会让我的修为有质的飞跃，日后便会一日千里地进展。”辛忆仿佛读懂了萧径亭的眼神，又道：“我还是觉得你以前是认识我的。还有，你刚才好像可以从金衣武士那面突围的，就算那个白衣人上前夹击，你的轻功那么吓人，完全可以跑掉的。为什么还那么坏，脱了那些人的衣服？”辛忆竟是如此心细，连这些也想到了。

　　“若从那条路走，不知道几时才能回城？我下午还约了人那！”顿觉马车停了下来，听车老板在外边恭道：“公子，夫人，如意客栈到了。”想必是听到方才萧径亭与城门士卒的对话了。这声“公子、夫人”却叫得辛忆羞红了小脸，待萧径亭右手去掺她时，柔软动人的娇躯微微颤了颤。也不敢再看路人惊艳或是暧昧的眼光，低着头走进了客栈楼上的上好厢房。

　　“不是她们昨日所住醉香居对面的小阁。”萧径亭心中虽有疑问，为何她们改住到这里来了。但丝毫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却见室内摆放雅致，器物精美，而且屋中还有一股淡淡好闻的檀木香味，应该是有人长期打理的。

　　“忆儿，你怎么了？”从屋里急急奔出一妇人，脚步甚急，所以看来似浮躁之人，但从她不经意向萧径亭的一瞥，可以看出她修为颇高。而在萧径亭的眼中，颇高在事实上便是很高了。

　　“余婆，师傅呢？”辛忆没有见到师傅，不由出口问道，又记起回答余婆话：“我在六里亭被人伏击了，多亏了这位公子相救。”突然记起自己还没有问过萧径亭的名字，不好意思问道：“那么久了，我还没有问过你叫什么呢？”见余婆不怎么理会萧径亭，忙对萧径亭投于抱歉的目光。

　　“萧径亭。”

　　余婆投来置疑的目光，心中惊诧他如斯俊美的一届书生，怎能救下武功高强的辛忆，但也不出口问什么？从萧径亭手中接扶过辛忆，搀至榻边，却见辛忆娇躯一离开萧径亭，如花的小脸顿时黯淡下来，惊道:“你中毒了！”忙让她躺下，但却向萧径亭投来感激与敬佩的目光，从六里亭到此处这么长的距离，一直源源不断地为辛忆输送真气，内功深厚可见一般，而且此时萧径亭冠玉般的俊脸非但没有丝毫疲色，而且肌肤泛着淡淡的晶莹神光，这等修为不能不让余婆惊诧。

　　“还好她们没有打算伤了忆儿的性命，这毒不难解。”余婆为辛忆把脉后，方舒开皱起的眉头，大概顾及萧径亭在边上，也不问起辛忆为何遇到伏击，又如何被救。转身去床边的柜子，刚要打开，忽然回头道：“忆儿，你方才问我什么？哦！是问主人，她去办事了，要好几天才回来。所以让老奴把礼物备好了，到任盟主正式接任那日，由她尽量赶回来，若是来不及的话，便由忆儿你送去。”说完方从柜中取出一盒子，萧径亭知那是装银针用的针灸盒。知道余婆要为辛忆施针，他应该离开了，应为辛忆伤在胸前后背，他在边上着实不方便。没有见到那双动人眼睛的主人，便是如他那般洒脱淡然也不由有些遗憾。

　　“你回来啦！”大概是听到萧径亭进来的响动了，美丽的小丫头把小脸露在被外，欣喜叫道。倒是姐姐见他进来，如临大敌的小脸放下戒备，虽然仍是冷若冰霜，但却把紧紧握在手中的长剑放下。

　　萧径亭见被下的娇躯浮凸玲珑，被外的小脸娇艳动人，轻轻掀开锦被。羞得小丫头轻唤一声，连忙闭上眼睛，那小肚兜包不住硕大的玉乳，微微晃动，清雅醉人的幽香荡漾得萧径亭微一恍惚，才出手如电解开了她得穴道。

　　美丽得小丫头仍然羞了好一会儿，才发现穴道已经解开，忙飞快起身，抓起床角自己被脱下的衣裳，由迅速钻回被窝，但还是被萧径亭看到了晶莹如玉的粉背。她本想在被窝内穿上衣服，却发现缩手缩脚，难穿得很，正手忙脚乱间，发现萧径亭朝外走去，不由朝他背影投于感激得目光。

　　待萧径亭拿着柳含玉的佩剑进来时，那位小美人好像已经穿好了衣服，只是还赖在被中，眼睛露出婉求，道：“你把我姐姐得穴道解了吧！”冷若冰霜得姐姐却把俏脸扭在一边，娇哼一声。

　　“呆会儿，我一解了你姐姐得穴道，你们马上就跑掉了，反正我已经救了辛忆了，迟早会放了你们的。”再把目光投在妹妹的脸上，问道：“我去救辛忆的时候，碰见了柳含玉，他也是你们的人吗？”

　　小丫头望了下姐姐不知道该不该回答，却见姐姐低着俏脸不理，又向萧径亭望向一眼道：“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我们的人，但是他经常送给我们公主东西，也随公主的手下人去办事，而府上的人对他都客客气气的，很尊敬他的。”

　　萧径亭很仔细地听她说的府上二字，不由暗中猜测，她们是一股什么势力，什么门派。当然，她们口中的小公主不一定真的是哪国国君的女儿。魔门便叫自己门中的圣女作公主。她们虽然不是真的公主，但是在天下人眼中，无论是在权势上或是在地位上当真不下于朝中公主，她们往往更加美丽，更加神秘，也更加聪明绝顶。

　　“我想他是喜欢我们公主的，我们公主是天下最美丽的人了。”小姑娘忍不住表示对那位公主的美丽大是倾慕。

　　“你这小丫头知道什么是喜欢！”萧径亭出言笑道，见小姑娘撅起小嘴，满是不岔。他话虽这么说，但看到她小脸上写满了对她们公主的仰慕和崇拜，不由得有些好奇，似柳含玉这等人物都对她仰息，只怕不全凭借她出众的绝色吧？不等小丫头辩解，道：“你再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便解开你姐姐得穴道。”

　　“好吧，你问，不过......”小姑娘欲言又止，双颊又渗出红晕，羞瞥一眼萧径亭，轻咬了下如花得樱唇，终于如蚊吟般道：“你，你认识辛忆吗？她是不是很好看？她是不是.......”萧径亭见她声音越来越低，最后简直是在喉咙底下说出来般，但尚未说完连玉颈也便得红透，也没能将所想得全部说出来，还不安地望了姐姐一眼，仿佛怕她责怪。

　　“不认识，但是见过，她很美，美得跟仙女一样。”小姑娘听后，低低地哦了一声，又听见萧径亭道：“她和你一般的美，一样得可爱，你们很像。”芳心喜得如花开般，动人得小脸上亦全是喜悦，复又轻声却认真道：“我问你那个，可，可不是那个意思啊！”抬头想望萧径亭，却仍是低下俏脸，道：“我是想说，我们小公主也很美很美的，你见了后，定会，定会......”小姑娘一下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意思，却被姐姐俏声止住，不由委屈望了萧径亭一眼，道：“你还又一个问题，你问吧，不过有些东西我是不能说的。”美丽的大眼睛中全是抱歉。

　　萧径亭见她可爱，手一拂过，也没有触碰道姐姐的身体，便解开了穴道。由于被点住太久了，刚解后一时间不适，软倒在床上，小姑娘忙上前为姐姐按摩手脚。听萧径亭柔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芳心不由一颤，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低声应道：“尉迟宵雪，我姐姐叫........”

　　“不许和他说！”姐姐冷冷止道，美丽的目光冷冷朝萧径亭射来，全是恨色。拉住妹妹，抓起佩剑，向外走出。萧径亭也不阻止，向小姑娘道：“小雪以后便在你那公主身边，不要出来乱跑，听姐姐的话，知道吗？”

　　小姑娘脚下一停，虽未回头，却乖乖地应了一声“诶”，又赶上脚步越来越快的姐姐。

第一卷 第十章 倾诉哀肠

　　当萧径亭作萧先生打扮提一小坛酒赶到醉香居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看来他虽走得不疾不缓，但后面赶上来侍侯的俏侍女却是怎么也跟不上，只好气喘吁吁地一路小跑，一边俏声道。

　　“归爷在‘香园’中等着先生。”

　　“进迟兄可是来得晚了哦！”归行负见作萧先生打扮的萧径亭进来，起身相迎，朗声说道。

　　这“香园”是醉香居内置的供贵介用餐之地，是一个大约三十来亩的小园子，四个精致的小亭阁在园中四角，中间是一小湖，湖上有四座曲桥通向园中的四个亭子。湖中置一雕漆得极其精美雅致的花坊，竟然是可以划动的。坊上有几个美丽的女子，或在吹弹或在吟唱。客人便在亭中所置的座上，边用精美的佳肴，边看美人表演，很是暇意。只不过价钱之高却令常人望而却步，一顿下来所花之银，足于供小户家庭一年温饱之用。

　　“萧兄你看坊上的姑娘们虽然身为女子，但是奏出的《西风鼓》，气势上一点不弱于男子啊！”萧径亭一进园子便注意到坊上的女子所奏的音乐，庄严激昂，秋风肃杀。正是反应边关金戈铁马的《西风鼓》，叹道：“是啊，便是才学亦不弱于须眉，只可惜身为女儿身罢了。”

　　萧径亭见亭子不大，但雕琢刻画得十分精致，亭内仅有一桌，却有六名女子相陪。再看其他亭中，相陪的女子更多。四亭已坐满了三亭，唯有一亭空着。

　　二人坐定后，便有侍女陆续端上各色佳肴，归行负迫不及待的打开萧径亭带来的三斤小坛。

　　“好酒！”归行负不禁大声喝彩，然后在坛口处闭目足足闻了好一会儿，听见边上女子正吃吃窃笑，方依依放下，笑道：“我几十年来喝酒无数，无论是北方大烧还是江南清酿，甚至是西域的葡萄酒。闻之品之，多多少少都难免有点杂味，怎及这酒如此清冽芳醇，闻之便几欲醉倒。我昨日便想，萧兄今日带来的定是佳酿，但不料倒却是如此仙品。归某此行，今日所获最是丰厚。”

　　归行负见园中人被酒香诱得频频侧目，得意一笑，小心翼翼倒上两杯，举杯邀饮。尽管萧径亭已经饮过多次，但那清怡甘凉得汁液倒入后，顿时清泌肺腑，而后烧向全身。如此感觉让他每次饮酒后，回味不已，而饮时倒仿在梦中般。

　　归行负良久后才睁开闭上的双目，脸上一片陶醉，道：“萧兄这酒可是自己所酿，所制之精可非在酒肆中所能买到。”细品一口，又道：“倒和任府得‘雪露’有一点像，但‘雪露’虽也是极其难得的佳酿，却不及这酒远矣！”

　　“不是，不瞒宗主，我是两年前才开始饮酒的，此酒为一隐士所酿，与我交情颇深，便送了许多。宗主若是喜欢，他日便送宗主几坛。”

　　“一言为定，萧兄待我何其厚也！”归行负闻之顿喜上眉梢，又道：“任断沧听说萧兄后，今日本欲与归某同来，但恐萧兄不喜，特让我传言，请萧兄明日务必光临任府，大概等下便会让任伐逸送来请贴。他不知萧兄府上何处，只好呆会儿送道这里来，我们倒是要抓紧喝完这坛好酒了。”言毕长眉一斜，与萧径亭相视一笑，目中颇有黠意。

　　“如此说来，我与卜泛舟打的那一架所收甚丰了，倒与任盟主攀上了交情。”萧径亭笑道，但心中对任断沧不由得又了几分钦佩和欣赏。如此胸怀却也做得江南武林的领袖。

　　“好酒！”一声轻喝，虽不响亮却让在座诸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几个陪席女子更是眉目一亮，异彩连连，满脸的痴迷。

　　来人白衣飘飘，面如冠玉，玉树临风端是貌胜子都的美男子，行走间风流潇洒的气势，让园中女子目光流连不已，正是早上与萧径亭一战未成的柳含玉。此时他面带微笑，丝毫没有因为早上的事情而有了恼意。

　　柳含玉大概识得归行负，径直走到席前下拜：“含玉才到金陵，听说宗主也来了，料想宗主大概会宿在‘醉香居’，特来拜会，果然见着了宗主。”二人都是江湖中出了名的风流人物，难怪认识。

　　“去年蜀中一别，已是一载，今日一见，大是欣喜。这位是我初识不久的至交萧进迟。”归行负朝边上女子一使眼色，她们方才从柳含玉的丰姿清醒过来，玉脸通红，其中一个忙跑出，大概是去拿付碗筷。

　　“晚辈柳含玉见过萧先生，先生气度如此不凡，难怪宗主一见之下，便已经成为了至交。便是晚辈也难掩懦慕。”柳含玉在萧径亭身上端视良久，不禁折服，而且竟有依稀见过的感觉。

　　倒不是萧径亭刻意装出一副飘逸如仙，湛然若神的懦沫气度，而是他心性潇洒，随意举止间配上那付懦雅俊秀的面具，那气势便自然出来了。

　　“过奖了，我初次听说‘惜花剑’柳含玉大概是在去年，当时是在杭州，路过西湖时，听到湖上的花船的姑娘几乎个个都在吟唱《清平月》，婉转动听。一问下，竟是柳公子所作，从那时对柳公子便已神往。今日见下，如此神采，当真不负千万佳人所赐‘风流玉郎’之称那！”萧径亭一席话让得边上的女子再也不敢直视柳含玉。柳含玉听后只潇洒笑笑，脸上并无得意之色。

　　“公子！”一娇嫩动听声音响起，全是激动与欢喜，渗上了深情而显得如此的婉转回肠。萧径亭听出那是‘醉香居’的另一红牌夜君依。

　　夜君依虽然不若苏莞芷那般沉鱼落雁天姿国色，但也是天下难觅绝美佳丽，金陵城里头数一数二的名妓。由于苏莞芷只是客居在‘醉香居’，所以她走后，夜君依便成了醉香居的台柱。

　　此时她正站在前去拿碗筷的那个侍女后面，千娇百媚的俏脸上连粉黛都来不及施，想必是听柳含玉来了，便匆忙跑来，仍娇喘吁吁，一双眉目直直注视柳含玉，又是惊喜，又是深情，又是幽怨。

　　“我说为何夜小姐为何眉黛间总有一股化之不去的相思，原来源头便在柳公子这。”萧径亭对夜君依的印象还是相当深刻的，她有一副动人的嗓子，唱的曲子圆润幽美，婉约迷人。虽无数风流才子追之捧之，但仍不喜多言，是个出了名的冷美人，也是金陵城名妓中为数不多的处子。

　　“先生好，没想到萧先生竟也与公子认识。”夜君依朝萧径亭微微一福，平时挂着淡淡轻怨的俏脸此时容光焕发，娇躯轻挪倒柳含玉身边，俏声道：“让妾身给诸位倒酒。”

　　“那我们也沾了含玉的光了。”归行负满目怜色，请夜君依坐下，道：“我来金陵这几日，第一次见到君依的脸上有了笑容，含玉你罪过大了。”

　　柳含玉见边上玉人含情脉脉，也不由怜爱一笑，目中却是稍稍一阵迷惘。

　　“苏姐姐走后，先生也不待在我们这了，许多姐妹们都挂念那。”夜君依乖巧抱起坛子为席上诸人斟酒，但这三斤酒坛却是比醉香居的小酒瓶大得多了，她一双小手抱着竟有些吃力。柳含玉见之，伸出一手搭在坛上，清澈得酒水缓缓而下，换得佳人深情一笑。

　　“刚才便已经闻到了醇怡酒的香了，现在摆在面前竟舍不得喝下了。”柳含玉话虽如此，却是一饮而尽，闭目回味仿意犹未尽，惹得边上得夜君依格格娇笑，嗔他一眼，与平时默默轻愁判若两人，见柳含玉杯中已空，又轻柔地为他倒满。

　　萧径亭不由和归行负对上一眼，仿道：“人家可不管这酒又多么宝贝，全都讨好了心上人了。”但又反过来心道：“便当是用酒抵上今天早上拿你佩剑的借资吧！”

　　归行负记得夜君依方才的话，不由问道：“苏小姐在时，莫非萧兄和我一样天天都住在‘醉香居’吗？那当真是与我志同道合了。”

　　“苏小姐？便是苏莞芷小姐吗？她走了？”未待萧径亭回答，柳含玉惊问道。

　　“是啊，苏姐姐昨日才走的，公子很是失望，是不是？”夜君依口气虽是醋味十足，但美目中全是撒娇，并未太计较。但柳含玉看在眼中，却是马上转开的目光，投到面前的酒杯上。尽管神色极是自然，但是萧径亭还是看出他眼神的那一躲，躲开夜君依神情的目光。

　　柳含玉微微一笑，但俊美的脸上还是微微透出一些失望，道：“我这几年行走天下，苏小姐才名艳名倾盖天下。在无数风流俊才口中的倾慕中，让我不得不有了向往，本以为这次来能与佳人一晤那。”柳含玉如潭春水般的眸子中闪过极其不凡、自信的神色。几年来，他纵意花丛，自然有了征服美人的自傲。

　　但萧径亭却是心中一叹，方才夜君依已经说过了苏莞芷离开的消息，柳含玉却未听见，他那时候大概在理心中纷乱的情丝吧！之前他走马章台，处处留情，惹了一身的情债。而此时美人的倾心却成为了一种负担，虽然夜君依这等佳人如此动人无比。萧径亭心中不由暗奇：“那位公主到底何许人也，竟让风流多情的‘惜花剑’放着深情美人在一边含情脉脉望他，自己却正襟危坐，不敢再惹丝毫的情丝，倒可惜了夜君依这等深情可贵的美人了。”

　　归行负眼中也微微闪过一丝诧异，霎间即逝。道：“便是苏小姐在时，归某也不得一见！倒是萧兄好艳福，得以美人天天相伴。”其实不光时归行负，连萧径亭心中亦是感到奇怪，按理说，苏莞芷断不会不给归行负这等人物面子的，几日相处下来，萧径亭发现苏莞芷虽是颇有傲骨，但为人处世却也是非常了得的。

　　“哦？”柳含玉目中轻轻一闪，道：“可惜我这次作了首曲子，尚想与苏小姐琴箫合奏，可惜！可惜！”冠玉般的面上亦全是遗憾，叹道：“此曲耗我心血甚多，专门为苏小姐所作，若与她合奏，定是人间绝唱。”

　　柳含玉面上的狂热让萧径亭又是一阵诧异，“柳含玉对苏莞芷的心思竟如此昭然，他不怕这会影响他追求那位神秘的公主吗？还是有其他原因呢？”

　　“苏姐姐倒也不一定回来了，公子若在金陵呆得久些，说不一定便有机会与她合奏新作的曲子呢！”边上的夜君依虽然目光幽怨，但仍柔声安慰，也不菲薄自荐，真是我见犹怜。

　　“可惜我做的曲子不合适君依所学弹技一派。”柳含玉目中闪过一丝坚决，微微闭目叹道：“不过几年前君依所唱的《清平月》我仍记忆犹新，便情君依唱与先生和宗主听如何？”

　　萧径亭听之亦是为之一惊，柳含玉竟在如此决绝，在这个时候断了似夜君依这等佳人的一片深情。因为《清平月》正是反应男子薄情、辜负佳人的曲子。

　　夜君依娇躯一颤，小手抱着酒坛仿僵了般，俏脸几变后成为惨白，美目顿如死灰，仿佛刚才水汪汪的眼睛现在连眼泪也流不出来。静寂良久后，凄声道：“公子真要我唱吗？公子真的不理会君依吗？”美目痴痴望向柳含玉，却见他目光视向别处，眸中顿时一片死灰。

　　良久，夜君依目光方才离开柳含玉俊美的脸庞，望向萧径亭，但是萧径亭发现那双美丽的眸子中，散淡无光，虽是望着自己，但是自己在她眼中，只怕如同无物般。

　　忽地，那双死气的眼睛闪过一道美丽动人的光芒，美丽的玉脸满是迷茫，美目更是水雾漫起，显是陷入美好回忆中，微微闭目，诱人的声音也变得婉转回肠：“公子那日给我带来那无名花儿，说那花洁白无暇，悠然婉约，看来象我。那花儿真是好看，我天天看着，天天宝贝着。公子走后，我便一人呆呆看那花，看了好几天。天天给她浇水，惟恐她枯了。但是那花和我一样，一天比一天憔悴，我又是心疼又是害怕。怕公子对我的牵挂也随着那花儿凋零了。”

　　柳含玉闻言，目光一震，却未说话，只是目中歉色更浓。

　　却听夜君依续道：“最后，那花儿还是谢了，我看着花瓣一片一片地落了，后来连叶子也掉了。那时不知怎地，我一直地哭。仿佛心也随着它掉了，觉得公子再也不会回来了。”夜君依美丽的眼睛复又望向柳含玉，痴痴迷迷，尽是如海的情丝，仿佛要化作无数的温柔，将柳含玉唤住。迷茫的笑脸忽然绽出灿烂的笑容，好象要把所有的美丽全部散发出来，娇魇上迷人的光芒让得萧径亭心中亦是一阵驿动。

　　“后来我实在没法了，将那枯枝插在小楼后面的圆圃中，天天守着，护着。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一颗嫩芽钻出，也不知道守了几天。园子的姐妹都说我，笑我。连穆姨也笑话我，说我发痴了。”夜君依的语气顿时变的欢快，声音也变的娇嫩了许多，“没想到那花儿竟然活了，越长越大，越长越好看。我心里好高兴啊，天天站在在花下，傻傻地想着公子，想着公子和我说过的每一句话，哼着公子教我的曲子。四年了，我一天也没有落下，日日都盼着公子回来。”

　　见到柳含玉面上愧色更重，夜君依咯咯一笑，仿佛有无尽的自嘲，道：“方才听说公子来了，我心里一下子仿佛要炸开了似的，心里还想着呆会儿领着公子去瞧瞧那花儿，让公子夸我几句，也好得意一番。不料，却是等来了公子的《清平月》。”

　　“我真傻，真的。我种那花儿，岂不是刚好对了《清平月》中的意思，那词里面不也是有一负心人送花吗？”夜君依凄凄一笑，道：“也罢！君依明白了公子的意思了，公子且待我去拿来琵琶！”说到最后，已经微带泣声，粉泪到此时才纷纷坠下。忙转过娇躯，走出亭后已掩面奔去，惨却的泣声压抑不住传到众人耳中连成了串。

　　柳含玉目中亦忍不住流出一丝心疼和不舍，长叹一口，如此美人虽非梦牵魂绕，但喜欢总是有的。

　　发生如此事变，归行负一时间也不知该怎么出言调和。萧径亭也是满是不解，为何柳含玉选在这个时候绝了夜君依的相思，难道一刻也等之不及了吗？

　　夜君依再来时，美目红肿，却强作欢笑，美丽的小脸轻抹了胭脂，增加了几分妩媚，可也添了几分惨色。仍然坐在柳含玉身边，轻泣的美眸扫了一眼，凄凄一笑。

　　曲指一拨“叮咚”声起，如同珠落圆盘，樱唇微启，悲声唱道：

　　“秋水怨，蛾眉轻皱，相思无尽处，薄纱沾露，月上柳梢头，去年人何觅。

　　曾记他，当日花尽残，与我共惜伤，将花葬，言道明年还来，香冢犹在，月下伴我泣。

　　叶黄叶落最匆匆，又是花尽日，脉脉盼兮，吟望久，花径处，骤见梦中人，心欲醉，奔迎泪沾袖。

　　人惊诧，笑道仿识卿。

　　悲泣血，年年相思，换得一句，难得有缘，共赏清平月。”

　　夜君依唱时俏脸或脉脉含情，或自艾自怨，配上琵琶如珠坠盘的动人乐声，仿情更深，伤更切。园中顿时静寂无声，停盏倾听，相陪的姑娘们脸上皆是悲怨，园中本是花红叶绿，乳燕莺莺，此时却仿佛沉浸了深深的秋意。唱到最后，夜君依已是珠泪淋淋。宛转哀唱，仿若泣血。园中女子，粉泪皆垂，自悲心事。

　　“珰！”弦断一根，声顿止。夜君依泪流满面，起身福道：“君依扰了诸位的兴致了，自罚一杯请罪。”端起萧径亭面前的酒杯，勉强抽泣饮下。转向柳含玉道：“那日只为公子一言，奴家便苦等了四年，日日相思不料却是自作多情，当真好生难过。当日初唱《清平月》以为公子知我，也只是唱唱而已。那天竟也唱哭了，今日想来真是矫情了。公子以此表达心迹，君依当真心如刀割。”说到伤处，已经是泣不成声，不待回答便已离去。

　　“情字伤人，我伤了别人，但别人也未必不伤我，可我仍忍不住动情。”柳含玉闭目叹息，道：“他日见多少风流儿戏情春楼，惹起女子痴心一片，为一戏言苦苦相候。便作了《清平月》这首曲子，不料我今日却成了主角。”心中浮起梦中玉人风华绝代的靓影，暗道：“先前我潇洒花丛，风流倜傥。而今，却身浸软玉堆中而不沾香，如此痴心，你可知否？”

第一卷 第十一章 腹下火起

　　“如此情景仿佛是我回到了当年，为一至爱而斩断了多少情丝。欠了多少情债却一点也不言悔，这些债却是永远也还不了咯！”归行负年少亦是多情，为了爱妻不知道负了多少佳人的一片痴心。向柳含玉笑道：“含玉便似几十年前的我，却不知哪家女子让你如此倾心，那份修为归某不得不佩服，古来都道风流人最是洒脱幸福，令天下人羡霎，然历朝来风流最是不易啊。嵇康无视礼节，弹琴作乐好不快活；陶潜采菊作酒，好不潇洒。但个中滋味，谁说不是辛酸苦涩。这些大贤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惜花之人，相比之下，萧兄才是真正的洒脱啊。随心所欲，不被眼前俗物所扰，又博爱天下美好事物，这等心胸，着实令人羡慕。含玉，这才是真正的风流那！”归行负举杯向萧径亭敬到，目中尽是钦佩。

　　萧径亭闻之苦笑，各人皆有自家事，哪里是这般容易的。道：“宗主说的大概是心中所想的理想境界吧！萧某在宗主面前是一种形态，但又很多东西是宗主看不到的。但宗主所说却是在下所追求的。”萧径亭还是听出了归行负言中对柳含玉的微责，道：“柳公子竟然已经作了决定，人各有缘法，又怎看得清？不说它了，如此美酒，我们饮完了它。”一把拿过桌上的酒坛，为三人满上，清怡的酒香让场上压抑的气愤微微淡了些。

　　柳含玉虽然面带微笑，但总不掩惨淡，饮下杯中美酒，仰头咽下，却见头上太阳已经微微西斜，忽地睁开微闭的双目，因为方才夜君依事情而纷乱的眼神，瞬时变得清明。站立起身向归行负萧径亭抱拳辞道：“今日本想拜见了宗主后便马上离开的，不料有幸见到了萧先生，令在下受益匪浅，下午本有要事，言谈下竟忘了时间。含玉这便告辞了。日后又机会定邀先生与宗主共饮。”走出的步伐虽然轻快潇洒，但走出几丈后，终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夜君依所住小楼的方向，脸上闪过歉意和不舍，片刻后以更快的脚步离开，不知有什么急事让他走的那么匆忙。

　　“宗主当时的情况与现在柳公主的情况应该微有不同了。”萧径亭转过头来，向归行负笑道。

　　归行负脸上全是温馨，道：“我对绾儿是由爱生敬。而且我现在还没有改变出入青楼的习惯，绾儿也不在意，倒让我更是对她百依百顺了。正因为如此，便有人说我惧内，他们能知道什么？惧内有福啊！”归行负见萧径亭手中的酒坛微斜，清澈的酒水如同细泉般流下，面色变得异常真挚，道：“进迟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叫我作宗主，但我第一眼看到你，便认为你是我渴望深交之人，别看那些正道大侠们对我恭敬有礼，但他们的一些东西我看不上，而我的一些习性想必他们也嗤之以鼻，唯有进迟兄，你光凭这坛美酒就收买了我。”归行负的话听在萧径亭耳中除了感动外还有些好笑。这酒喝来爽口清冽，但是后劲之大却是难于相像，加上归行负贪杯多饮了些，此时竟有些醉意了，但渴望相交的意思却是极为恳却，一点也不显得矫情。

　　“至于我为何唤作宗主，那是有原因的，况且这也不影响了我们的交情，日后必以实相告。”萧径亭并没有在归行负面前故意隐瞒身份的打算，只是发生了些事情让他觉得有两个身份会给他少了许多麻烦。而且边上那么多人他也不能揭开面具道：“我是萧径亭。”而且箫进迟本来也是他的名字，是他师傅为他取的，而萧径亭却是他还是婴儿的时候，戴在脖子的金锁上刻的，除了名字外，尚刻有他的生辰八字。

　　二人差不多饮完了这只三斤小坛时，任伐逸来了，除了带来任断沧亲笔写的请贴外，还带来的任夜晓的邀请，说是听说萧先生善于音律，想请他上门指点任夜晓琴艺，顺便参加后天任断沧的正式接任盟主大典。

　　“晚辈不善于琴，但也听出舍妹的琴弹得极是动听。但舍妹说先生才是真正的音律大家，连苏小姐这等人物也需先生指点，所以让我务必邀请先生过府。这么多年来，她可从未出言邀请过任何人，可见求教心切。”当然，任伐逸话中还有一样意思，任夜晓作为请教者应当上门拜访的，但是不知萧径亭居所，而且此地不适合她一个姑娘家前来，只好有任伐逸来邀请他过府了。

　　“令妹得琴艺我早听苏小姐说过，萧某可不一定指点的了，但任小姐如此天人出言相邀，不去是真的显得矫情了，麻烦任少主回去转告，我明日定上门拜访。”萧径亭心中不由苦笑，他从任伐逸口中得出了另一个信息，那就是任夜晓已经知道了萧径亭便是萧先生了，但他却不惊讶，因为在任夜晓面前掀开面巾时他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了。萧先生白天救人，萧径亭晚上盗药，一旦任夜晓听说了萧先生从卜泛舟手中救走了突厥人一事，她自然想到两个姓箫的必有联系，而最大的可能性便是二箫其实为一人。要不以她身份怎会邀请一男子过府，不过看来她还未告诉父母这件事情，但如若不去的话，那就难说了。

　　归行负知道任伐逸事忙，便让他不要在一边相陪了，说道明天与萧径亭一道去任府，任伐逸不再客气，礼数尽后，便自离去。大礼之日将近，不知道有多少事情等着他去处理，但在园中二人视野中，他仍走的不慌不疾。

　　“呵呵，你看他忙的，这等好酒只能闻闻，一口也来不及喝上。”归行负将酒坛口向下，也只滴了小半杯，道：“就是想喝也没有了。”端视那半杯酒怎么也舍不得喝下了。看着空坛，视向萧径亭的目光也不乏得意。

　　萧径亭呵呵笑道：“宗主夫人想必几年来看得甚紧吧，要不我这酒后劲虽大，但也醉不了酒林高手啊。”

　　归行负闻言倒也不面赤，打了个哈哈，道：“进迟厉害，我所练功夫虽不忌酒，但也没什么好处，喝多了总有影响，所以绾儿不让我多饮，而我那宝贝女儿更是管得厉害。多年下来，酒量便打不比从前了。但对付几斤还是没有问题的，却不想萧兄这酒那般厉害，不到两斤竟已经微微有些醉意了。对了，这酒可有名字？”

　　“没有，酿酒之人也是从别人那学得方子，酿成后不敢为之取名，亦再也没有见过赐方那人。所以这酒也一直没有名字。”话才说完，萧径亭顿觉腹中真气一窜，眉头微皱，心道：“又来了。”

　　萧径亭面色虽无变化，但还是落上了归行负眼中，关心问道：“萧兄可是有什么不适，莫非......”他本想是不是酒喝多了，但他知道内功深厚者，酒喝得再多也只是稍有醉意，断不会有身体上的不适，他虽未见过萧径亭动手，但昨天在醉香居门口从萧径亭摆出来得姿势还是可以看出萧径亭武功之高的，况且他还听说了萧径亭击退卜泛舟一事。

　　“没事。”萧径亭脸上波澜不惊，道：“真气鼓动，在催我练功了。”目光投在归行负面前得那半杯酒，面有歉色道：“可惜不能再陪宗主了，好再酒已喝完，宗主若有闲，傍晚一同去逛秦淮河，如何？”

　　“好主意，难得萧兄与我志同道合，我们晚上且去喝喝花酒。”归行负顿时喜上眉梢，又神色关切道：“萧兄当真不要紧吗？”

　　萧径亭笑道无碍，起身告辞，向苏莞芷的“北园阁”方向走去。

　　路过夜君依所住小楼，萧径亭不由停下脚步，却没有听到从里头传来泣声。

　　“小玉，这些银票你拿着，你去告诉许嬷嬷，说今夜若李公子再来，我便再房中摆酒候他，但小心别让穆姨知道了。”夜君依幽幽的声音出奇得安静，也不带有任何感情。

　　“啊！”一声娇嫩声音尽是惊色，“小姐，这么多银票我可不敢要，还有若让李公子进了小姐的房里，他定会误解了你意思的，他对小姐可是耗尽了心思，小姐前两天不才退了他送的宝石链子吗？”

　　萧径亭心中一叹：“夜君依是要献身了。”腹中真气更盛，不再停下去，迈开步子赶往“北园阁”

　　楼里尚有侍女在打理，见到萧径亭乖巧行礼，萧径亭递过一方银子说道要在里头作画，不要让外人进来打扰了，拿姑娘接过赏银欢天喜地去了。

　　香闺内摆置一点未变，里头得香味也因为美人不在，淡了许多。萧径亭在香闺中天天美人相伴，作曲作画，那动人处的子幽香真是记忆犹新，一时间仿佛又听见了苏莞芷在边上薄语轻笑，心头浮起比水清比花娇的绝美小脸，宜嗔宜娇。顿时腹中如同火起，霎那间便涌上了心腑。

　　萧径亭忙疾步上榻，盘腿坐下，闭目运气，那股真气竟有越烧越旺之势，顿时口干舌燥，浑身热起。

　　“静！”萧径亭目光一凝，运气师傅针对他腹中不时燃起的真气所创的化炎心法，但也压制不下狂狂燃起的热火，片刻间体内的血仿佛被烧沸腾了般，呼吸骤急，目光尽赤。真气在筋脉中横冲直撞，在体内越积越多，筋脉中的血也越流越急，最后仿佛要炸开了似的。

　　“这次怎么会这么厉害？”萧径亭此时已经是气喘如牛，汗如雨下，浑身肌肤如火一般烫。

　　“外边的小姑娘可还是个处子，若与之交合，定能压住。”中念头在萧径亭脑中一闪而过，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立即被否定。

　　“冰炎真气！”一股冰冷的真气慢慢升起，并渐渐把那股热潮压下，心中也颇为惋惜，若能将这些暴涨的炎热真气运功化解了，那对内功修为定会精进不少，现在却被冰炎真气给融解了，而且一冷一热下对自己身体大有损害，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他自己也不清楚。但心性洒脱的他也不计较太多。待到体内的炎热真气可以控制时，停下冰炎真气，运功化解。

　　萧径亭体内阳气重于常人不知道多少。他还是婴儿的时候便被师傅收养，在他十二岁前，师傅一直糊涂疯癫，把高明的内功心法一股脑全教了他，许多是萧径亭那时年纪不能练的，而且师傅疯癫时也不知道诱导指点，幸好萧径亭天资绝顶，又机缘极善，换作常人便是有十条命也没了。但还是出了差错，在他体内因长年累月的误练，潜伏了一股极其深厚的炎热真气，至十岁起，这股强大无比的真气便时常出来作乱，一次重于一次。幸好在他十二岁那年，他师傅突然有些清醒了，运功护他化解了冒起的真气，但那股真气仿佛源源不断般，几年下来，发作一次比一次厉害。他师傅苦思几年创出了一套化炎心法，才暂时制服了这股真气。

　　萧径亭在十九岁那年，离开了师傅出来江湖，遇上了妍儿，与其结为夫妻后，那股真气再也没有发作，反倒是两人的内功皆见展进，而且妍儿仿佛也受到滋润，一日比一日娇艳，美得令人睁不开眼睛。萧径亭觉得奇怪，问其原因，妍儿开始害羞不说，后来扭捏拿出本《水经玉注》。说是一位前辈送她，因为书中写的尽是男女双修、滋阴补阳之类。初时她见之不齿，后来见萧径亭每次阳气盛起发作得厉害，隐约觉得《水经玉注》对他有用，便偷偷学了里头得双修之法，一试下，果然有用。便算计着哪天想法子把这本《水经玉注》交到萧径亭手中而不知道是自己给的，要不非羞死了不可。但见爱郎问起，唯有强忍羞意，告诉了真相。

　　二人在山中神仙般地隐居了一年，妍儿不见后。从那时开始，萧径亭便走遍天下，寻找爱人。但体内的那股炎热真气又复发作，比起以前更是厉害得多，而且也没有的固定的周期性，随时随地都可能发作。

　　待萧径亭睁眼的时候，却已经是天黑了，园子中已经是点满了各式各样的灯笼。走出门，见那侍女还在候着，正坐在院子中的秋千上，模样甚是焦急，见萧径亭出来幸喜赶上道：“先生你怎么才画好啊，归爷都来了好几次了，却不让小婢进去叫你。后来，来找归爷的那人催的甚紧，归爷怄不过那人，便匆匆写了张纸条，让小婢交给你您，他自己便随那人去了。”

　　萧径亭心中纳闷，是谁那么厉害，竟然叫得动归行负。接过纸条，上道：“有旧人前来寻我，唯有下次陪萧兄领略秦淮河风情。见谅！”

　　萧径亭见那小侍女脸上神情有些古怪，不禁问道：“来找归宗主的那人是什么模样？”

　　女孩眼中闪过一丝好笑，道：“是一个恨好看年轻的相公。”听萧径亭应的一声颇有疑问，小脸绽开笑容，道：“但是婢子看得出来那是个女的，而且还好看得很。”

　　萧径亭闻之笑笑，不再问话，走出醉香居。

　　待萧径亭再次到醉香居南大门的时候，万里碧空中，天边的那盘满月已经全部升起，与街道上无数的灯火相映成趣。

　　醉香居的花灯尤其精致，配上动人悦耳的丝竹声，当真诱得路上的行人忍不住要踏进那精巧富丽的大门，享受里头的香艳。

　　先前，萧径亭都是从“醉香居”西门进的，那扇门是穆夫人专门为苏莞芷进出而开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从南门进的“醉香居”，那里会经过一巨大宽敞的花厅，醉香居许多卖身的女子便在那里待客。今夜，他忽然心血来潮想见识下夜晚的花厅到底是如何的一个情形，便从另条街道走到了南门。

　　南门比起西门要大，也更媚俗华丽了许多。

　　此时的萧径亭已经换上一身紫袍，没戴面具，露出了本来的面目，那玉树临风丰神俊朗的模样仿佛让醉香居金壁辉煌的大厅上的灯火都黯淡了不少。楼里的姑娘如痴如醉，直到身边所陪的客人生气骂起，方才陪笑卖嗔，莺莺燕燕。

　　虽然萧径亭再醉香居住了多日，但也从未再夜间观顾过醉香居的花厅。白天从这儿进时，里头人也不多，只是觉得住花厅看来堂皇宽敞而已。但是在夜间，花厅顶上坠着的四盏巨大的宫灯、厅内四周放置的无数精巧花灯都发出醉晕的光芒，照得厅内人仿佛晃不开了眼睛。无数的女子或浓妆或淡抹，或细嗔或娇嚷，配上一张张艳媚的俏脸。熙熙攘攘佛若在戏中。或浓或淡的脂粉香味从众多女子身上飘出，熏得花厅中的公子们仿佛分不清了东南西北，脚下的软绵鲜艳地毯亦仿若云端。迷糊间不知所以，怀中的珠宝首饰银黄之物也在这恍惚间不知道流出去了多少。

　　萧径亭踏的细步，心下觉得这种场景确也称的上是壮观了。看着将一个个粉艳女子抱在怀中的男人们表情颇是猥秽，心道：“这儿和‘醉香居’的后半进真是天壤之别。”后半进那儿除了‘香园’、‘北园阁’外，还座落着夜君依等名妓所住的小楼，环境幽雅，进出人等不是权贵富介便是饱学之士。真是应了那句话——往来无白丁。

　　苏莞芷的‘北园阁’虽然也在“醉香居”，但那里幽静得仿佛是人间仙境，仿佛同眼前的“醉香居”隔绝了般。而风流士子们的眼中，花厅这儿只怕连‘北园阁’泼出来的脂粉残水都不如，但却照样熙熙攘攘，日进斗金。

　　这么两个决然不同的世界在‘醉香居’竟同时存在，相应弥章。它们的主人，也就是萧径亭几日来未曾谋面的穆夫人，真是胸怀锦绣啊。

第二卷 第一章 君依做戏

　　萧径亭在看别人的时候，更多的人也在看他。在她们眼中，萧径亭仿如临风的玉树，竟像股清新的凉风，把这花厅的纸金迷醉也冲淡了许多。姑娘们的眼中本尽是黄白之物，此时也换上涟漪异彩。

　　“公子是头回来吧，要不公子这等人品奴家见了，只怕一辈子也忘不了啊！”一老鸨妖娆过来讨好，道：“公子想要怎样的姑娘作陪，奴家这里的姑娘总有合了公子意的。”

　　萧径亭识得这老鸨叫做张嬷嬷，是管醉香居卖身妓的老鸨，在醉香居门面招呼客人。当下道：“在下未来金陵之前便曾听说夜君依小姐歌喉仿若天籁，今日特来拜会，麻烦嬷嬷前去通报一声。”

　　“公子当真好眼力，我们的夜姑娘那曲子唱出来真是会听醉了人了，只是不巧的是今夜已经有人约了夜小姐在‘香园’弹琴唱曲了，我们夜不好坏了规矩了，您说是不是？”张嬷嬷见萧径亭闻言后面色也无不快，心中仿佛不愿让他扫兴，当下道：“我瞧公子模样只怕是专门来见夜姑娘的，别的姑娘说来也好，但恐不入公子眼，所以奴家这就去给您探探，约夜姑娘的那位主还没到那，若是不成，公子只好明日再来了。”

　　萧径亭心中暗赞醉香居的嬷嬷果然了得，她口中所说约了夜君依的那人只怕便是下午夜君依口中的那位李公子了，递过一方元宝，道：“有劳嬷嬷了。”

　　张嬷嬷唤来一漂亮女子，让她陪着萧径亭在厅上一桌子用茶点，自己方才去打理。那女子懂得也甚多，诸多事情说到嘴里有很是有趣，只不过见萧径亭如此人品，心中爱慕，所以话中也不由露出妩媚。

　　正谈间，忽觉门口一阵喧动，进来两位年轻公子，前面那位大概是熟客，进来打理应付得挺是老练。面目清秀举止也颇是高雅，一身白色长裳，手握一玉扇，看来极是潇洒。但在萧径亭眼中还是看出了他得一丝收敛谨慎。

　　“我们楼里也是到了近两年才开始唱得北方曲调，公子莫非是北方人吗？奴家瞧着不像，按奴家想法，公子如此神仙般的样子公子”那女子正说间，发现萧径亭的目光投在了门口，也瞟了一眼，道：“公子莫非认识李公子吗？”

　　“他便是今晚约了夜小姐的那位李公子吗？”萧径亭问道。

　　那女子仿是醋意甚浓地嗔了萧径亭一眼，怪他在她面前提夜君依，但仍道：“嗯，李公子之前几乎天天来捧夜姐姐的场，倒是他后面的那位公子是生面孔，想来也是很有来头的吧，那位李公子可是金陵节度使的独生子那！”

　　“哦？”萧径亭心中嘀咕，金陵节度使可是天下最肥的一方诸侯了，下辖有杭州，金陵等几十府，辖区几乎占了大半个江南。想此，萧径亭不由稍稍细观了那位李公子后面的那位青年。

　　恰巧，那位年轻公子亦是一身紫袍，长相比那位李公子英俊高雅，身材也极为修长。虽然此时面带微笑，但一股威严轩昂的气势还是从精深的双目和高耸的鼻梁重透露出来。“印堂饱满，山根隆起，眉削目深，这是尊贵之相那！”萧径亭虽然看得极是仔细，但目光也只是在那人身上稍稍一瞥。当然若在旁人眼中，那人也只是颇具气派，富有魅力罢了。

　　虽只一瞥，但那人还是注意到了萧径亭，微微一笑，迈步朝萧径亭走来，步伐稳重中难掩威严。那位李公子见状也立即停了和众人的寒暄，跟了上来，只是不经意间走到了那人的身后。后面四个持剑的英挺汉子也紧紧跟上，四人面色虽不肃重，但看来总好像没什么表情，想必是两位年轻公子带来的护卫。

　　“这位兄台，在下伍暮春，见到兄台如此气度忍不住心生亲近，可否一赏薄面，找个安静地方饮上几杯？”走到萧径亭面前不到一丈处，自称伍暮春那人抱拳行礼，如同冠玉的脸上让人觉得无限的亲近，而又异常地尊贵。

　　萧径亭起身，略一回礼，道：“伍兄相请，哪有不好之理，在下姓萧，草字径亭。”萧径亭一脸微笑，无任何惊讶之色，心中却是道：我道谁人有如此气势，原来是当朝二皇子临夏王。伍暮春，暮春而临夏，当着取得好假名那。念头再一转，二子名叫武莫宸，莫宸与暮春也是谐音啊。这位二皇子倒是颇有才气。

　　“萧径亭，曲径宛转，悠然见亭。萧径亭，好名字。”武莫宸口中默读两遍，赞道，又指那位同来的李公子道：“这位便是金陵节度使李大人得公子李易泽，若萧兄常来醉香居的话，想必知道。易泽兄乃是琴中高手，在金陵博下了好打的名头。”

　　“想见君依的便是这位公子！”先前的那位张嬷嬷从厅后得屏风拐进，指着萧径亭向跟再后面的一妇人道。却见李易泽也在，连忙上前招呼。

　　后面那位妇人萧径亭倒也认识，便是夜君依口中的许嬷嬷，在醉香居的地位仅次于穆夫人，只是萧径亭在扮作萧先生的这几日中从未见过那位穆夫人，醉香居内的大小事物都由许许嬷嬷一手处理。

　　“诸位公子好，君依姑娘已在‘香园’摆好了酒席，几位公子若是有兴致便请一同前往。”许嬷嬷的心里极是照顾夜君依，听说她经历了下午的情事打击后，便在她香闺摆酒相请李易泽，心觉不妥，便自做主张让她把酒摆到了‘香园’，见萧径亭，以及和李易泽同来的那位公子相互间仿是友好，便请了几人一同前往。

　　夜里的‘香园’清忧静雅，院内得四个小亭每个角上都挑了个精巧得灯笼，但亭子里头没有摆席，也没有侍女在里头侍侯。许嬷嬷与两个拎着宫灯的侍女走在前面引路，萧径亭一行人走在中间，后面也有两个侍女提着宫灯照路。

　　今夜的席宴应该摆在湖中的花坊上了，坊上吊了许多灯笼，把雕栏壁画应得清清楚楚。便是水上也放置许多莲花灯，湖面碧波随着微风微微荡漾，磷光闪闪，那灯火也随着轻轻摇摆，仿佛在黑幕上点缀的星星点点，颇具诗意。

　　萧径亭见之不禁十分喜欢，道：“伍兄你且说说是湖上微波推动得烛火摇晃，还是清风拂动使得这烛火轻舞的？”

　　武莫宸闻之微微一笑，道：“萧兄这话问得好刁啊！伍某不知道该从自然道理来回答还是从哲学道理上回答那？”顿了顿，道：“而从武学上说，好像也另有说法吧！”

　　“伍兄厉害，若是伍兄与我辨道是心动还是风动又或是火动我当真是要头疼了。”萧径亭在曲桥处便已见到了夜君依窈窕的靓影，她目光朝着窗外，看在萧径亭眼中的仅仅是一个动人的背影。虽然纤细曼妙，但总透着一股孤寂和凄凉。

　　直到一行人走到了坊外，夜君依方才发觉，激地起来相迎。

　　这船内花厅甚是宽敞，大概长约两丈有余，宽丈五左右。内铺有上好的羊毛地毯，中间置有一木雕圆桌和八张锦墩，厅上有等十数盏，把里头照得透亮。厅的左右两边以长长垂下的珠帘为壁，使得灯火反射让厅内更加亮堂。

　　夜君依让诸人坐下，把李易泽的位置安在自己身边，惹得他幸喜中微微有些不安。谦让了些时候，方才坐下。夜君依看在眼中，目中闪过一丝异色，脸上反而绽开了极其妩媚得笑容。道：“奴家本以为就李公子一人来，却不料见到两位如此人品的罕有俊杰真是好生幸运。”为各人斟上酒，望向四位护卫道：“那四位爷不上来坐吗？”口中如此说道，却是斟满了七杯。

　　武莫宸见夜君依如此美丽，且体贴人意，不由心生怜意，目光中也多处了许多温柔，向那四个护卫道：“夜小姐亲自给你们倒的酒，你们过来饮了吧！”

　　四人齐齐向夜君依躬身行礼，从桌上拿过酒杯，送到嘴边喝下，便连脖子也未仰起。萧径亭见之大赞，而且从他们举杯饮酒等极其利落动作中，也看出几位都有一身高明的武功。

　　夜君依见人无数，自然也应该看出了这位自称伍暮春的公子爷的不凡了，但萧径亭仿佛没有从她眼睛中看出任何异色，却也不是她隐藏得那么深，仿佛是不关心不在意，只是一心在扮好自己的戏罢了。

　　夜君依见人无数，自然也应该看出了这位自称伍暮春的公子爷的不凡了，但萧径亭仿佛没有从她眼睛中看出任何异色，却也不是她隐藏得那么深，仿佛是不关心不在意，只是一心在扮好自己的戏罢了。

　　“李公子，君依曲艺浅薄又是蒲柳之姿却被公子看重，时常前来捧场，君依想来真是感激，以此杯水酒聊表心中谢意。”夜君依举杯俏立，动人秋水盈盈视向李易泽，娇声轻道。未待李易泽说话便将满杯酒水倒入喉中。想来以前很少喝酒，因为她以唱功名扬金陵，所以是极珍惜嗓子的。一杯下去便呛着娇喉了，但却强忍不咳出来。

　　李易泽见之，目中闪过一丝喜色，因为以前夜君依从未对他如此和颜悦色过，但随后化为一片惋惜。笑道：“小姐过谦了，小姐国色天香不说，单是曲艺在江南都没有几人能与小姐比肩。李某甚好丝竹之艺，在小姐这偷师许久也是大有长进。说来是我应该敬小姐才对，哪有师傅敬弟子之理啊！”将满杯的酒分作两次喝下，却未坐下，为夜君依和自己面前杯子倒满后，道：“叙完师徒之情后，我该为小姐介绍两位远来的客人了。”面向桌上主客位的武莫宸道：“这位是从京里来的伍暮春公子，伍公子见识广博定是与小姐投缘！”指着萧径亭道：“这位是我与伍公子方才结识的萧径亭公子。我们一共饮下此杯，等下小姐献艺，李某打个下手。”

　　萧径亭闻之心中微微一愕，这李易泽先前不是对夜君依追求甚勤吗？怎么话中撇清暧昧的意思那么明显，不由心生不喜。

　　夜君依仿佛不觉有异，又或者不在意。闻言美丽的嘴角轻拂过一丝笑意，道：“妾身见过两位公子，敝处的‘醉乡泉’君依也是第一次喝上，当真好味道，两位公子也请品品。”说完又是满杯饮下，这次倒没呛着，单一丝红晕却是飞上晶莹如玉的粉颊，看来更是艳丽动人。

　　“这‘醉乡泉’喝来却也不错，不知道任府的‘雪露’与之比起如何？”萧径亭慢慢饮下，所以一杯酒倒是饮得最慢，武莫宸见之不解，道：“萧兄，莫非似‘醉乡泉’这等美酒需要满饮不成？”

　　萧径亭闻之一笑道：“我也不知道，我是自然下喝得慢的，哪有什么道理？”

　　“是吗？”武莫宸目中微一诧异，可能在他心中，人的动作几乎都是在经过脑中思虑后才作出的，而且都应是内心某一方面的体现。目视手中空杯，却道：“这酒真是难得的佳酿，我喝酒无数倒也没有几样比得上它的。李兄，你府上的藏酿便不及这‘醉乡泉’吧？”

　　李易泽笑道：“那是自然。”心中顿时打定主意，怎么也要讨的‘醉乡泉’的配方，起身拿起酒杯先为武莫宸满上，再为萧径亭和夜君依满上，向夜君依问道：“这酒定是‘醉香居’的哪位前辈酿的吧，有机会在下倒是要去拜见一下。”

　　“公子当真喜欢吗？君依倒是可以为公子讨得许多呢。”夜君依满饮了两杯，此时娇魇被酒气蒸得桃红满面，娇艳欲滴，美目中亦仿佛湿润了许多，添了许多妩媚。看得李易泽稍一迷乱，转过目光道：“那当真好啊，李某再这里先谢过小姐了。”又道：“伍兄，萧兄，如此美酒，便如此饮下未免太过无趣，不如来点把戏助兴？我知小姐除了曲艺外，诗文书词上的才学犹是不弱。这样如何，我们便以桌上对角为一对，我与萧兄一对，小姐与伍兄一对。若我出的对子萧兄对上便是我喝下满杯酒，反之则萧兄饮如何，待萧兄出对子，我也是如此。几位看这样可好。”李易泽对自己才学颇是自负，而且萧径亭看来只是一文弱书生而已，支撑不了几次应该便会醉倒了。而夜君依现在几乎已经有些醉意，再要不了几杯想必也不支了。

　　夜君依听后只一笑，露出如同玉般的洁白贝齿，配上潮红的俏脸，媚色更重，道：“君依才学浅薄，呆会儿李公子可得帮我一把，莫要让君依输得太丢脸了。”

　　萧径亭想到武莫宸的那个假名‘暮春’，心道：“诗词文字武莫宸显然极是高明的了，李易泽真是费尽心思那！”却听到李易泽已经开口出了对子，道：“云来月羞花淡影。”不由向外一瞥，透过珠帘果然见到原本还是如同圆盘满月此时已经被飘来的游云遮住了半边脸，却见湖岸的花丛离坊中距离不近，再细看，发现花丛里的各样花朵已经凋谢不少，散漂在湖上的水面，颇见惨淡。转而心想，坊里头光线甚亮，若李易泽还能见到那里花的影子变淡的话，那他武功想来已是不低了。

　　“小姐才高，这杯在下喝了。”萧径亭听到武莫宸出的“波欲静，风不止，莲花灯火，水下已醉水上残”。外面果然微风稍急，水面上的莲花灯摇晃得厉害。萧径亭便只往外瞥这一小会儿，夜君依未思虑多久便对出，竟比萧径亭心中所对慢不了多少，而且与李易泽所出对子“云来月羞花淡影”相依相应，若非今日下午看到了夜君依对柳含玉的刻骨情义，只怕他真要认为夜君依真对李易泽钟情了。她如此才学，却拿来作戏。

　　目光扫向李易泽，见他听到夜君依的对子微瞥了下正钦佩间的武莫宸，目光中竟稍又不安之色，想到先前李易泽对夜君依的百般讨好苦追，暗叹一口，道：“春去花坠水薄情。”正好对上李易泽所出对子“云来月羞花淡影”。

　　李易泽闻之微微一愕，目中复杂神色一闪而过，笑道：“萧兄厉害，我饮了！”仰头杯尽后面色已尽是自然，笑道：“轮到萧兄了，切莫太难哦。”

　　萧径亭随口说出一对子，还未等李易泽说出便把手拈在杯沿，见那边夜君依出的对子武莫宸也不太费力对上。再一杯酒下肚整张俏脸已是红透，仿若三月流火，更加娇艳欲滴。李易泽见她杯中一空，目光一转，又为她满上。

　　萧径亭见如线般的酒水已经过了杯中一半，而仍无止势，便伸手搭住，止住了流势，不理李易泽诧异，道：“夜小姐量薄，若再满杯只怕便欲醉了。”

　　夜君依正俏笑望着缓缓而下的酒水，听到萧径亭的话，如同蒙雾的眸子微微一清，笑容微止，面色竟变得那么复杂，瞬间即逝。随即掩嘴格格娇笑，仿花枝乱颤，目中的泣色也马上被更迷乱的神色所取代，娇声道：“萧公子当真关心我啊，不过这酒好喝得很啊！”

　　萧径亭脑中回味夜君依的那一霎那的神色，仿若死水泛起的涟漪。整个夜里，她唯有这个表情不是在戏中，显得最真了。

　　李易泽见之，也没有说什么，放回酒坛。目中稍一思虑，片刻后便说出了心中的对子，与萧径亭所出也十分匹配。萧径亭笑着举杯饮下满杯的酒，李易泽再为他添上，倒至一半见萧径亭面色淡淡笑意，方才倒满一杯。

　　武莫宸被夜君依艳光吸引，目光忍不住多望了几眼。听到萧径亭所言，眼睛不由微一扫过李易泽面上仿观其神情，却又马上转到萧径亭脸上，笑道：“易泽兄，萧兄可比你要怜花哦！”

第二卷 第二章 绝世妖娆

　　“我早上便派了下人来通知了你们说今夜约了夜小姐，你却告诉我她正在陪着别人。我倒要看看是谁那么大能耐让你‘醉香居’自己坏了规矩。”夜君依所出的对子又让武莫宸对上，正浅笑举杯待要饮下，忽然听见一愤怒自傲的声音随着纷杂的脚步传进，中间还夹着你女子解释言语，想必是醉香居的一嬷嬷。

　　李易泽闻之面色一变，道：“是谁那么不长眼睛！”却见武莫宸目视来人出声处，面上没有一点怒色，反而仍带着轻笑。

　　夜君依见诸人都把目光投向湖岸上‘香园’的拱门，嘴角扯出一丝笑容，不知是凄凉还是自嘲。对外面的情景仿若未见，粉颈一仰，将酒饮下。又拿过月白色酒瓶，自己把杯中满到一半，垂下目光，寂静地望着杯中荡漾的清澈酒水。抬头一望却对上萧径亭关切的目光，随即见到对方绽开了一丝极其动人的笑容，竟让她仿若死灰的心湖也有些摇拽。

　　来人转眼便拐进了‘香园’的拱形门，竟有十来人之多，为首两人走在人群前头，后面些人想必是两人带来的属下家臣。那为首两人中竟有一个是萧径亭有过一面之缘的连易成，另一人面容看来柔和清秀，然嘴唇的削劲让得整张脸显得有些独特，但那双眼睛却是透着一股浪荡不拘，配上有些懒散的身形，使得他看来颇有玩世不恭之色。所以萧径亭不由对他多看了两眼。

　　坊内的四护卫目中精光一闪便要上前阻拦，却被武莫宸眼色止住，只要站立不动，却把右手放在了腰间的剑柄上，眼中神色戒备射向群人来处。

　　“在下伍暮春，请问岸上两位兄台高姓大名，如若赏脸，尚请二位一同进来，喝上几杯。”武莫宸的声音虽未运上内力，但也厚郎明亮，园子中人听得清清楚楚。

　　在人群中的那嬷嬷也趁机道：“湖上花坊地方小，这么多人会惊了我们家姑娘的。便请两位公子爷进去，其余诸位爷随我来，我马上唤来姑娘侍侯。”

　　连易成正于诸人走到曲桥上，闻言脚步微微一滞，脑中不可得罪得人物中仿佛没有伍暮春这个名字，不由把脚步迈得更快，道：“福建连易成，浙江雁荡剑派关索寒前来拜见夜小姐。本与小姐相邀月亮升起时候前来的，不料却有了些急事，请小姐见谅。”言语中竟没有把花坊上的其他人放在眼中。

　　武莫宸听到连易成名字时，眉头竟微微一皱，目中闪过一丝厉色，这些表情稍瞬即逝。萧径亭看得不由有些不解，莫非福建连家与武莫宸之间有扫描恩怨不成，因为连易成还不够武莫宸这等人物记在心里。而雁荡剑派便是在浙江也是一个中大型门派，派中唯有掌门人关歧轩是江湖中威名赫赫的高手，其他人仿佛都没有太大的名气。

　　李易泽见武莫宸脸上波澜不起，不知他心思，起身走出阁门，站在船头道：“金陵李易泽见过两位，诸位如此贸然无礼，吓着了夜小姐，岂非罪过！”

　　连易成本已走到了湖上的曲桥，听道是金陵节度使的公子，面色一变，不由停下。正犹豫间，边上的关索寒显出无奈神色，向连易成微一苦笑，仿道：“对方势大，不惹为好！”不料这反而激起了连易成的傲气，一咬牙，面色一冷又复迈开脚步，只是目中颇有忐忑。

　　萧径亭见之微微一讶，这连家想来也只是在福建权势倾天而已，怎么也敢在金陵节度使公子面前如此放肆，连易成想必也不会那般草包，连家应该有极大的靠山吧！

　　夜君依此时端坐一边，安静不语，神色中也没有了方才的妖媚，垂头正若有所思。偶尔目光抬起，扫过萧径亭面上。

　　“拦住他们！”随着武莫宸一声令下，四个护卫飞快射出，转眼到了曲桥中间，于前来的众人撞到了一起。

　　“啊！啊！啊！”四人出手如电，抓住连易成与关索寒带来的下人，飞快朝不同的方向掷出，那些人便连还手的机会也没有，便被扔到园中地上。萧径亭见被扔的十来人落在园中到处都是，而且凋落的地方距离四名护卫出手处还是不近，可见四名护卫武功之高。而且那十来人惨叫声音也不怎么凌厉，想必没有受伤。

　　四护卫中步出一人，走到连易成二人面前冷冷道：“我们主人本来好意请两位公子前去饮酒，而两位竟如此扫了面子，所以也无怪我们出手无礼了。”

　　连易成面色有些发白，不知是自己丢了面子气愤，还是有些害怕，但目光仍是狠狠射向四名护卫，道：“明明是我们要约夜小姐在先，你们失理了不说还出手伤人。现在我要你们将我与关公子的属下扶起，并亲自赔礼谢罪。不然便是到了李大人面前，你们也讨不了好了去。”

　　李易泽正把询问的目光投向正坐着一言不发的夜君依，被武莫宸严厉止住，忙把目光转到外面。讪讪一笑，向萧径亭道：“萧兄你看，那四名护卫当真厉害，刚才那一出手，快得萧兄只怕看不太清楚。”

　　四名护卫不见主子出来说话，便有了主意，也不多言，道：“两位既然还不离开，便请亮出兵刃吧！”

　　连易成不怒反笑，道：“好！好！你们自寻死路，也怨不得我们了。”抽出腰间长剑，向边上的关索寒使了个眼色，便朝最近的那名护卫刺去。

　　那名为首护卫目光一凝，射向刺来的利剑，徒手闪电便击出，如同影子般迎上凛冽的白光。

　　“卜！”，眨眼间，只见他用两只手指牢牢夹住了连易成刺来的剑刃。却见另一支长剑飞快袭来，攻他下盘。他左手夹住了连易成的长剑，若不弯腰便抓不住关索寒刺向他下盘的利剑，又不能出手伤了他们。却见他目中光芒爆闪，右足踏出，便要踩住关索寒刺来的剑刃。

　　关索寒眼珠一转，剑刃稍移，飞快从对手两腿间斜刺而上，直攻他裆部。

　　其余的三名护卫却只站在后面也上前不帮忙，目光齐齐射向关索寒的长剑，目有讶色。

　　正战中的为首护卫身子顿要跃起，却见眼前闪过一寒芒，却是连易成左手刺出的一只薄刃细刀，心下顿想起，这便是连家著名的“左刀右剑”了，好在连易成没有学到家，要不当真不易对付。将右手夹住的剑刃往左边一拉，那剑身顿时弯起，挡住连易成刺来的左手刀。随即飞跃起身，躲开关索寒向胯胯间的那支利剑。

　　“当！”激起一串火花，连易成的细刀正好刺在弯起的剑身上，只不过那力道大得左右手齐麻，仿要抓不住般，身子也随着对手跃起而踉跄几步，终于抓不住刀剑，撒手放开。

　　为首护卫正要冷笑，却发现自己把剑向左拎时，身子也随着左侧，方才已经躲掉了的关索寒的长剑正直直刺向自己的右手腕，速度极快，方向极刁，忙抓紧左手的剑刃，呼啸着卷向那剑。

　　“叮！”一声尖锐声音响起，只见关索寒的手上长剑飞出数丈之远，直直刺在湖岸地上。关索寒飞快退出几步，素手而立。

　　为首那护卫虽然只是在最后一下才用了兵器，而且还是抓在剑刃上倒着使，但他显然对自己的战绩不怎么满意。那支剑也兀自握在手中，没有还与连易成。冷冷道：“两位这还不退吗？若是再战，在下可就不再手下留情了。”

　　连易成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他不知道平时与门中弟子交战的厉害武功怎么一下全不管用了，口齿动了动还想说上几句硬话，终究没有说。心中对自己撑一时之气而丢了那么面子颇有些后悔。看了看一边站立的关索寒，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打算，顿时也没了主意。

　　武莫宸微微一笑，起立长身，走出花坊。想必这是要唱白脸了。当然武莫宸为人甚是厉害，这脸也不是唱得那么和颜悦色，也只是给了对方一台阶下。显得既是大方又非讨好，以免折了自己手下高手的士气。

　　“我着实不知连兄早已邀约了夜小姐，便是约了也得夜小姐答允了才算是我们失理！两位兄台如此冒犯，实是有违武人……”萧径亭坐在花坊内听着武莫宸谈笑教训，却注意到他话音一止，莫非受袭了不成，细听下，原来园里又人来。听得脚步是三人，三人得脚步都十分轻微，显然武功颇高，其中一人犹甚。

　　可为什么让武莫宸看得停了说话，萧径亭不由探眼望去。

　　难怪！难怪！

　　可为什么让武莫宸看得停了说话，萧径亭不由探眼望去。

　　难怪！！难怪！！

　　走在前面的是一女子。风姿绰约，气质高绝，正踏着雅致迷人的碎步走来，远远便看见修长浮凸的娇躯曲线，摇摆间更是美得让人心颤。萧径亭见过美人无数，但是眼前美人的这身傲人的曲线，却是没有一个能够与之比肩。看了她，便知道什么叫着真正的丰乳肥臀了，但是这般形容这个美人简直太俗了。一般的惊耸豪乳，一般的圆硕香臀。但是长到了这个绝代佳人的身上，便成了魔一般的诱惑。醉人的步伐，蛾首高雅地抬地，使得她整个娇躯如同一朵骄傲的牡丹，不过这朵牡丹看来实在有些冶艳。

　　那丰腴有致的娇躯浮凸起伏，走动间几个致美点摇拽生姿，使原本就动人无比的肉体线条更加惊心动魄，为魔鬼身材这一名字做了最好的诠释。武莫宸看得顿时目中大亮，四名本是对什么都是一幅冷冰冰的样子的护卫，此时也看得仿佛有些呆了，而连易成更是呼吸喘重了起来，相比下关索寒却是比他出息得多了。

　　此时月亮暂时从云丛的间隙探出，仿佛也要看看这位风华绝代的美人。在如纱月光朦胧笼罩下，那位美人傲视群芳娇躯曲线仿佛少了些惹火勾人，看来竟像从云间踏入凡尘的仙子。而‘香园’也仿佛缥缈了许多，成为了了了的仙境。

　　夜君依这才第一次把目光转向了外边，娇躯一震，美目一红，仿佛有无数的委屈要向她倾诉。死灰似的目光也真正活了过来，把已经端在手中的酒杯放回到了桌上。

　　萧径亭见夜君依如此反应，念头一转，便已经知道来人是谁了。而她后面跟的两个男子中竟有一个是江南盟的总管卜泛舟，另一个也是长须老者，二人皆眼观鼻鼻观心，落在那女子身后五尺处，不敢往那女子动人无比的背影看上一眼。

　　转眼那女子已经走到了曲桥中央，美目轻轻一抬，微启樱唇，道：“几位怎么动起手来了，好在动手时候很是厚道，要是伤了，我们‘醉香居’真是难辞其疚了。”那声音听来不似年幼姑娘那般娇嫩，但听来仿是圆润又颇是慵懒，婉转间又仿佛带有天然的骄傲和妖媚，听得人心神摇拽，又不敢有丝毫得冒犯。

　　武莫宸深深一礼，恭谨道：“京城伍暮春见过大家，我们处事不周惊扰了大家，伍某在这里赔礼了。”武莫宸行礼间，举止潇洒不凡，神色间也带着非凡的自信，让那女子眼中颇有赞色。

　　女子微微一笑，场上人顿觉如春风拂面，那张绝美艳丽的娇魇顿时仿佛亮了起来，身边的灯火亦仿佛黯淡了许多。

　　萧径亭看之一惊，好深的功力，而且是在魔家心法上有极其深厚的造诣，一举一动间皆勾人心魄，是绝顶的媚术。而眼前的这位女子已经修炼到了媚秀内敛的地步，在自然举止中不时地影响身边所有人的心境，稍运媚力便可以轻松控制人的心神。

　　待看清她长相后，萧径亭也不由心神一荡，那是一张仿佛有天仙一般魅力的脸，如同凝脂般的肌肤娇嫩如水，透着淡淡惹人遐思的红晕。瑶鼻颇高，秀挺中带有稍曲，配上弯弯微深的勾魂眸子，那股天生的妖娆让人多看了两眼便心神失守。娇艳欲滴的樱唇依然弯秀小巧，但微微丰润，更增添了几分妩媚性感，但笼罩在如玉的娇魇上那丝气质却是高洁淡雅，而且带了尊贵不可倾犯雍容气质。她不比任夜晓长得美丽，但由于那股娇媚，使得看来竟是一点也不亚于任夜晓的好看，端是个倾国倾城的绝世尤物。

　　“奴家是这‘醉香居’的主人，她们都叫我穆夫人，公子也可以这么叫我。”当她介绍自己时候，花坊内的李易泽竟也微微惊诧，想必他也是没有见这位“醉香居”的绝色女主人。想来也是，若是穆夫人也经常露面的话，那她艳名只怕要如同任夜晓一般倾盖天下了。

　　“这位穆夫人该有几岁了呢？”萧径亭不由心中疑问，光看她容貌，肌肤如玉，泛着清新如粉的光芒，也不过二十几岁不到三十，那还是加上那份成熟诱人非年轻女儿家所有的气质。

　　“这两位公子，你随着我们过去吗？”穆夫人向连易成二人道，连易成此时也不顾及到什么面子了，忙喏声应道。

　　“穆姨！”待连夫人走上花坊，夜君依再也忍不住委屈微带着泣声轻跑出去。

　　“夜儿，穆姨知道了。”穆夫人的一声夜儿，让本欲投入她怀中哭泣的夜君依顿时安静下来，执着夜君依的小手，笑道：“穆姨还不认识几位公子，夜儿你给介绍一下。”

　　此时夜君依恢复了活力，小脸去了方才刻意作戏的妩媚笑容，换上了一幅恬静的微笑，美目中虽还有些许下午情变带来伤害的影子，但已不是方才一片死气，指着萧径亭道：“这位是才来金陵的萧径亭公子。”却见穆姨平时一直是淡笑高雅的玉脸上竟散发着让人不敢逼视的光芒，使得本来便绝美的脸上更加不可方物，秋水般的美目划过流星般璀璨的光芒，这些情景稍瞬即逝。但已经看得场上诸人心神皆醉。

　　穆夫人发现自己失态，格格一笑，顿时让周边人晃过神来，道：“妾身当真从未见过似萧公子这般俊绝的人物，看得竟有些痴了。”听得边上武莫宸面色顿时一黯。

　　萧径亭笑道：“过奖了！”心中回味穆夫人的那一丝神色，发现隐藏在那绝美的光芒后竟是一丝惊喜，为什么惊喜？当然不会是因为萧径亭的这张俊脸，似穆夫人那等人物断不会因为一人长相而有失态的。

　　夜君依把穆夫人让在自己原先的座位上，自己则站在她身后侍侯，拿起月白色瓷瓶为各人添酒。

　　卜泛舟向诸人介绍与他同来的那位老者，叫做费莫，是渤海剑派的第二高手。听他们口中的意思，好像江南武盟或是渤海剑派有事，而他们渤海剑派掌门人楼临溪出去一直还未回来。这位楼临溪与归行负有些相似，喜欢听歌妓们吹拉弹唱，只不过比起归行负却事道学君子了许多。在渤海剑派的时候，他也只是请来歌妓到府中表演，是不上青楼的。但寻之不到，也只好到“醉香居”来碰碰运气，却听说任府客人连易成在里头与人有了冲突，便与前来解决纠纷的穆夫人一同过来了。

　　卜泛舟心思仿不在酒上，喝下后问道：“归行负宗主今日中午便来的‘醉香居’，请问夜小姐可知归宗主是否还在‘醉香居’中？”

　　萧径亭心中一讶，怎么归行负与楼临溪两大高手同时不见踪影，而依他揣测，下午唤得归行负离开的那人，应该是归行负先前所辜负的佳人之一了。对于楼临溪他还是知道一些的，他的渤海剑派可谓是东海第一大派，在武林的地位不亚于归行负多少。而渤海剑派也是势大业大，有大船无数，包揽了东海各府，以及临近诸国如高丽东瀛的海上贸易，也是权倾一方。此次也来了江南盟可谓给了任断沧极大的面子。

　　两位高手同时不见，难怪任断沧着急了，若是后天还不出现的话，那气势不知弱了多少，而且也不排除两人的不见是有人用心运作下的结果，那对江南盟则更是真正的不利了。虽然以他们两人的武功修为被人所伤的几率极小，但有人处心积虑谋江南盟这件事情是极其危险的。

　　萧径亭心中顿时想起，作为中原的几大绝顶高手之一的唐绰兮也是离开了，事情显然没有那么简单了。

第二卷 第三章 刺客媚杀

　　夜君依听卜泛舟问道，不由想起今天下午让她心伤肠断的事情，美目一凄，见到穆夫人一脸关爱，勉强绽开一丝笑容道：“今天下午君依还在‘香园’见着了归宗主，后来我先离去了，也不知道归宗主去得哪里了？想必是出去了吧！”微微一顿，见渤海剑派的费莫目光投来，又道：“渤海剑派的楼宗主，我却是一直无缘，没有见到过。”

　　卜泛舟听到微哦了一声，面上颇是失望，费莫面上倒是没有什么变化，想来也只是问问而已。

　　穆夫人一直静静坐在一边听他们说话，也不插嘴，对归行负和楼临溪的失踪夜不表示什么看法。直到卜、费问完了后方才出言问道：“连公子怎么与武公子起了冲突了？趁卜总管与费大侠也在，几位解释了误会，别互相有了芥蒂，是不是？”

　　看着她绝美娇艳的小脸，听着从花瓣的小嘴中说出的温香软语，连易成目中已经尽是迷醉，哪里说得出什么不好，便是武莫宸也有些痴色。

　　“我来金陵时，便已经听说了夜小姐曲子唱得如同仙音般，早就神往。今天早上听得关兄提起，商量着今夜便来‘醉香居’请夜小姐出场唱上几曲。便派了下人持着拜帖前来请夜小姐今夜相见，谁知晚上来的路上遇到了些小事耽误了些时候。待赶到了‘醉香居’却听以嬷嬷说夜小姐正在‘香园’摆酒接待几位公子，一时气起”说到此处，连易成不由讪讪说不下去。想起先前的嚣张，在美人面前，不可一世的连家三公子竟也乖了，穆夫人的魅力和气势不谓不厉害。

　　穆夫人闻之微微一笑，笑容中也没有怪罪，尽是宽和，对连易成道：“李易泽公子与君依甚熟，所以他来了君依定是要招待的。且今天早上接待贵属的李嬷嬷也说得清楚了，若是君依晚上有闲而又无恙的话，必会接待连公子的。”见连易成面上有歉色，轻柔一笑，不再多言，显然不想在这事情上多做计较。却是对连易成今夜遇到的事情问了几句，见他喏喏说不清，也不再问。

　　当穆夫人如水的目光望向武莫宸的时候，他爽朗一笑，道：“连兄乃是意气之人，对方才之过。我们一同揭过了如何？”武莫宸身份贵重，道歉的话却是怎么也不会说出的。望着美人如花娇魇，着实有些醉了。而且他为人也甚是厉害，知道此时冰释前嫌，只怕连易成心中正好不会什么敌意，就是有一些也早被对美人的痴迷冲得荡然无存了。对于连家他是不惧，但连家背后的势力他却是颇为掂量。

　　穆夫人端起面前上好瓷杯，那杯子本是雪白，但她小手仿佛更白，娇嫩的指节修长有致，如同玉石雕刻出来般精巧美丽，纤手拈住酒杯看来仿浑然一体般。举起杯将酒水倒入红艳的樱唇，问道：“两位公子冰释了前嫌自然再好不过了。”见她卷曲的美丽睫毛一启，如水的美眸向萧径亭瞟来，问道：“萧公子是今日才来的金陵吗？”问话时目光朝边上一同饮酒的李易泽，武莫宸轻扫了一眼。

　　萧径亭觉得穆夫人看来的目光竟颇有温柔和关切，不由有些奇怪，笑着饮下杯中酒，答道：“萧某来金陵十来天了，今夜前来拜访夜小姐时遇上李兄，伍兄二位，便沾了两位兄台的光见着了夜小姐。”顺便告诉了她自己与武莫宸也是初识。

　　穆夫人对萧径亭明白自己话中的意思觉得很是心喜，拿过夜君依手中的酒瓶，娇躯微微前倾将萧径亭面前的杯中满上，这一倾，顿时让她仿佛山川起伏的诱人娇躯更加凹凸分明，玲珑更显。看得萧径亭都不由有些炫目，而关索寒竟硬是移开目光，不敢再看。

　　穆夫人微微一笑，仿是随意地坐回身子，也为其他人倒满了杯子。道：“难得几位公子投缘，今夜便再这‘香园’多呆些时候，夜儿你去拿来琵琶为几位客人唱上几曲？”见夜君依应道转身去了花坊后间，向卜泛舟道：“至于连公子与关公子，妾身向卜总管讨个情，让两位也在这与萧公子他们凑个热闹！”

　　卜泛舟起身礼道：“穆家主严重了，老身怎敢过问两位公子的行止，等下回府定会通知两位宗主，让他们不必担心。”卜泛舟心焦，而且对穆夫人这等绝色尤物面前仿佛不敢多呆，礼毕后便有告辞之意。却听外面有几人走来，不过脚步甚微，想必来人不敢造次。

　　“小人是连公子的下人，可否进来说话？”

　　连易成听到不敢让他进来，便起身走出。却见到天上的满月已经全被乌云挡住，外面的景物也看不大清楚，只觉得凉风阵阵从门外吹进，拂上面颊。连易成心中恋眷穆夫人美貌，正欲让几个下人自己离去。

　　“啊！啊！啊！……”接连几声惨厉的号叫划破寂静的夜空，听得人毛骨悚然。连易成脸色一白，忙后退几步与坊内众人走在一起。卜泛舟与费莫目中一闪，双双拿起兵刃跃到门口。四名护卫身躯一抖，布开阵势把武莫宸护在中间，李易泽面色微变，抽出长剑，摆开架势。

　　“你们去护住穆家主，我自己能应付！”武莫宸喝道，英俊贵雅的面上波澜不惊，朗星眸子望向穆夫人，射出炽热的光芒，想来不知道她身负武功。也是，穆夫人虽是倾城之色，但无论是媚术还是武功都已内敛，看来与不谙武学女子一般的娇纤。

　　外面的惨叫只有片刻时候，想必连易成与关索寒带来的下人已经全被杀光了，但刺客却在此时停手了，没有众人想象中马上冲进来，但让坊内的人觉得刺客们就在外头以冰冷讥笑的眼神注视着他们，仿佛再过片刻后，他们就便成了死物。

　　穆夫人美得屏息的脸上依旧红润娇人，浮凸起伏的丰腴娇躯仍是骄傲立着。秋水眸子关切望在萧径亭脸上，如同水一般的柔和动人。见他没有丝毫惧色，才把目光投向从花坊后间匆忙跑出的夜君依，道：“夜儿，到我这儿来！”斜踏一步，把萧径亭和夜君依护在身后，从袖间抽出支形状奇怪的兵刃，那兵器双面有锋，薄如纸，长六寸，形状若片叶子，飘逸灵锐，为黄金所制。又不放心望向萧径亭一眼，柔声道：“呆会儿公子不要慌张，只要站着不动，他们见你一书生，定不会伤了公子，知道吗？”

　　武莫宸见穆夫人掏出兵刃微微一愕，也从腰间拔出长剑。向她温柔一笑，目光坚定，仿欲用目光罩住佳人，那股气势竟然浑厚得让人觉得有个无形的保护层从他眼中散发开来，慢慢扩散。道：“原来夫人也懂得武功，那且让我们并肩杀敌。”剑眉一挑，颇具豪气。见到穆夫人护住萧径亭夜君依二人，便向四名护卫吩咐道：“你们呆会儿要护好萧公子和夜小姐。”

　　李易泽见状，心中一动，踏前一步，脱离了武莫宸和穆夫人的直排一列，让二人成并肩之势。看到武莫宸如此看重萧径亭，身躯转了个方向，也将萧径亭围在保护范围之内。道：“萧兄放心，伍兄这四名侍卫的武功方才萧兄也看清楚了，都是万中无一的好手。便是兄弟我也练过武艺，定会保护萧兄周全。”言语下，竟也微有自得之色。

　　架势摆了许久，便是不见刺客进来，外边的卜泛舟也没有什么动静。李易泽不由望向武莫宸一眼，武莫宸微微一笑道：“刺客这是惧战之术，让我们自己心里先虚了。”目中一热望向穆夫人，挚道：“那些刺客定是冲这我来的，连累了家主，实在有愧，日后暮春定会厚待姑娘。”

　　萧径亭闻之一愣，之后望了美丽的穆夫人一眼，暗道：“如此年轻绝世之貌，称之为姑娘也不为过。”

　　李易泽见萧径亭脸上竟然带有笑容，没有一点畏惧之色，心中微微惊讶，笑道：“萧兄虽是书生，但是临危不惧，面色坦然，真是不凡。”

　　李易泽见萧径亭脸上竟然带有笑容，没有一点畏惧之色，心中微微惊讶，笑道：“萧兄虽是书生，但是临危不惧，面色坦然，真是不凡。”

　　卜泛舟咬紧钢牙，面上肌肉都有些僵了。一直圆睁的双眼仿要流出血来，但却连眨上一眼都不敢，目光也不去瞧那些躺在桥上横七竖八的尸体，挺直的身躯一动也不敢动，十二成的真气从全身汇集到握剑的右手，再传到冰冷的剑刃上。再月光下那支好剑更是如水般流动着寒冽的光芒，他都仿佛听到了剑尖上丝丝寒气冒出发出嗤嗤的声响。

　　“嗖！”他只觉眼中一晃，一团黑色的影子从湖边的草丛射出，在湖中的莲花灯上轻荡几下，转眼间，一股醉人的香气随着一缕清风飘到鼻中，脑中顿时一阵迷茫。

　　“敌人来了！”眼前的雪白的刃光闪他一个激灵，大喝一声手中长剑翻滚而去。相想象中刺耳的兵刃撞击声音没有响起，对方的剑如同幽灵般粘住自己手中的白刃，随即对方的如水目光望向自己。

　　“轰！”卜泛舟脑中一震，在剑闪刃鸣中，那双眸子竟仿佛有魔一般的力量，他怎么也形容不出那一刻的美丽，便已经脑中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只是眼中仍是一片痴迷。可惜，他看不见那双美丽眸子后来闪过的那丝鄙意。

　　萧径亭只听到了几声轻微的兵刃交碰声，便有两人倒地。接着仿有两股清风向花坊吹来，鼻中顿时问到了一股迷人的幽香，那中幽香直让人慵倦得想马上躺下休息。却见连易成的眼皮哆嗦了几下，身子仿佛一软便欲倒下。

　　“卜！”穆夫人葇荑一翻，一只精巧瓷瓶躺便在手中，纤指一捏，那瓶碎开。一股刺鼻的味道迅速钻进众人的鼻子，顿觉脑目一清。连易成身躯一个寒颤，又复站直。

　　“师妹，想不到这里面竟有高手呢？”来人那慵懒的声音听得里面人心里微微一荡，温润曲绕，撩人心魄。那运上媚术的声音似嗔非嗔，仿若羽毛轻轻拂过心里，竟不下于穆夫人方才声音的动听。萧径亭心中奇怪，怎么有那么多的媚术高手？

　　众人眼中一闪，便有一影子出现在眼前，那是一名女子。蒙着脸看不见容貌，便是娇躯上也穿着浮缈的长裙。萧径亭目光凌厉，透过长裙依旧可以看出那是一副仿佛不亚于穆夫人的肉体，惊耸丰胸，杨柳蛮腰，圆翘玉臀，遮在裙中反而更加让人目赤血热。好在连易成没有萧径亭般功力看不清楚，要不非当场欲火焚烧了不可。

　　来人那勾魂摄魄的秋水轻轻扫过众人的脸庞，微微带着笑意。被他动人的眼波扫过后，场上人只觉心中一迷，丝毫起不了任何敌意。目光转到武莫宸脸上，闪过一丝醉人的笑容，仿佛吹过一股轻柔的微风般，那么轻柔动人，武莫宸只觉心中一暖，紧接着又是一凛。

　　“这么，这样如临大敌的作什么？”那慵懒的口气，竟让连易成几人握着兵器的手上晃了晃，仿佛要软了下去一般。那女子虽是蒙着脸蛋，但是那如云的柔美青丝却是露在外边，瀑布般地洒在刀削的玉肩两边，犹是迷人。

　　看不见脸蛋的美丽女刺客此时哪有一点杀意，目光直直望向穆夫人，目中满是赞美。檀口中吐出一声撩人的轻叹，柔声道：“好美丽的姐姐，我道天下间除了我与石师妹，便再也没有美人了？”言语中有说不出的娇糯好听，如梦般的眸子微一闭合，水般的视线便转向萧径亭，纤细如玉的左手抚过弯曲飘逸的云鬓，娇声道：“这位便是姐姐的情郎吗？真是迷死人了。”幽转动人的声音此时听来仿佛从云端传来，那么让人晕晕糊糊，迷迷醉醉。

　　“嗤！”忽地，那双如梦如雾的美目闪过如电般的光芒，一支凛冽的细剑如同赤练蛇般，划着不可捉摸的轨迹卷向武莫宸。凌人的剑气刮得场上人面颊生疼，在剑气包围下的四名护卫更是觉得冷入骨髓，一咬舌尖出血，狂啸一声，四支长剑汹涌而去。

　　“嗯！……”接连四声闷哼，四名护卫几乎同时倒地，犹自睁大了四双不甘的大眼，竟是一招未发。一时间沉稳如山的武莫宸也不由有些色变。

　　“卜！”

　　与此同时又有两名蒙面女子闯进，瞬间与穆夫人战在一起，穆夫人手中的奇刃如魅无形，舞成一面气墙将身后的萧径亭和夜君依稳稳护住。连易成和关索寒挺着长剑在外围焦急异常，只是加不进战圈，只是眼睛关切地看着穆夫人。

　　萧径亭知道对方的目标是临夏王武莫宸，而穆夫人功夫极高，两名杀人还奈何不了她，心下便有了计较。

　　连易成虽然有些脓包，但怜花心切，也颇具胆色，仗剑在手，目光紧紧随着美丽的穆夫人，却见眼前一晃，手中的剑已经不见，耳边传来萧径亭的声音，：“好好护住夜小姐。”而尚算安静的夜君依不知什么时候夜到了自己身后，正闪着一双大眼不安地轮流望着萧径亭和穆夫人。

　　武莫宸只觉得刺骨的剑气团团压来，在如同花雾的刃光剑影中，有一流星般璀璨的光芒呼啸而至，在眼中渐渐变大，身子也越来越凉却是动弹一下也是不能，一股死寂黑暗的气息迅速笼罩全身，不由艰难地把目光投向如同花中仙子般的穆夫人。

　　“叮！”一声悦耳的声音响彻整个空间，刺客娇躯一震，自己刺出万无一失的一剑正好刺在了另一支剑上，震得整支玉臂发麻。正是萧径亭刺来的那一剑，这一剑让得那名美丽的女刺客美目一睁，却是没有太大的惊讶。

　　武莫宸心中已经尽是阴冷与黑暗，身子仿佛涌上无数地底下传来的严寒气息。心神强自一震，正要挥剑击出，却听到这声悦耳的撞击声。接着见到飘逸如仙的萧径亭，心下一宽，暗道：“惭愧！”

　　萧径亭见穆夫人听到那声撞击声后，传过来的美丽眼神尽是惊讶与欢喜，而且，她手上的招术也不那么凌厉了，从容地与两名刺客游斗，关切的眼神不时递过来，倒是有一半心神在关注自己。穆夫人娇躯曲线本就绝美，此时在游斗舞动间仿是九天仙女般，配上关切的动人秋水，竟是一种蚀骨摄魄的美丽。看得萧径亭心中一暖，却也有些奇怪，自己真的不识得这位美人啊？但或许她识得自己也说不定。

　　心中正恍惚间，叮叮当当击出了数十剑，从剑刃上传来的劲道竟是如此的凌厉，不由心中一凛。

第二卷 第四章 剑影媚光

　　萧径亭见穆夫人听到那声撞击声后，传过来的美丽眼神尽是惊讶与欢喜，而且，她手上的招术也不那么凌厉了，从容地与两名刺客游斗，关切的眼神不时递过来，倒是有一半心神在关注自己。穆夫人娇躯曲线本就绝美，此时在游斗舞动间仿是九天仙女般，配上关切的动人秋水，竟是一种蚀骨摄魄的美丽。看得萧径亭心中一暖，却也有些奇怪，自己真的不识得这位美人啊？但或许她识得自己也说不定。

　　心中正恍惚间，叮叮当当击出了数十剑，从剑刃上传来的劲道竟是如此的凌厉，不由心中一凛。

　　“这是出道来遇到过最为厉害的高手了，斗了十来招竟还收不下她。”萧径亭嘴角扯开一丝笑容，手中的剑顿时也如同清风一样绵柔，这是他师傅的绝学“清风随影剑”。朦胧飘逸的剑光如同影子般紧紧随着对方的身躯，也困住了对方手中飞快的利剑。

　　“自己还是惜香怜玉了，若是使出“狂风倾城剑”那杀伤力便大许多了。”萧径亭见对方挥剑飞跃间婀娜娇躯尽显曼妙曲线，心中怎么也起不了刹手摧花的念头，而且对方前来刺杀武莫宸也是政事之争，自己也不用太去理会。

　　萧径亭师傅十几年来共教了他许多套剑法，但是最为精妙的不过“行风三剑”，“行风三剑”又分为“清风随影剑”、“狂风倾城剑”、“残风凋零剑”。狂风倾城剑胜在气势磅礴，凌厉无比，颇有正道之势，但是所耗内力甚剧，一般高手根本使之不出；而残风凋零剑“胜在精妙，一招一式变化万千，鬼神莫测。没有极高的悟性根本连皮毛也学不到，便是萧径亭这般资质，也只能学个八九成，越学越是觉得高深玄妙，而且这也是”行风三剑“里面唯一带有邪性的剑法。而“清风随影剑”最是柔和飘逸，颇具观赏性，但使出后，便如同三月的杨柳风一般，无所不在，无所不往，极是缠绵难斗。

　　所以在外人看来，萧径亭二人斗得极是缠绵，一点也不似生死相拼。而那刺客目中也由凌厉渐渐变成无奈和恼意，甚至还有些不解。

　　萧径亭见之，笑得更加迷人了，却发现对方目中一亮，手中的剑竟也变得绵柔起来，虽然没有萧径亭的“清风随影剑”那么绝妙，但是在一娇躯玲珑诱人的尤物使出，竟分外悦目。虽然她蒙了小脸，但在动人的剑舞中，但在萧径亭眼中她看来竟像极了散花的仙子，娇躯一侧一跃间顿倾倒天下，萧径亭看得也有些痴了，而边上的连易成早已目光呆滞。

　　“哼！”萧径亭闻到边上连夫人一声娇哼，颇有嗔意，不由转过目光，果然在两位对手的凌厉攻势下，穆夫人小嘴微撅，小脸微有恼怪之意，这使得本就绝美的她更显娇媚诱人。萧径亭见之稍稍一讶，面上的笑容也更加动人。穆夫人见之面上一红，手上的招术顿时凌厉了许多，仿佛要把所有的恼怒全部发泄在两名对手上。

　　与萧径亭交手的那位刺客，刚才正被萧径亭的“清风随影剑”缠得脱不开身，两人谁也奈何不了谁，心下焦急，恼意顿生，却又颇是无奈。便心生一计，把媚术化在缠绵动人的“散花剑”，想借此把萧径亭心神迷住，借机从他的剑法中脱身。谁知自己把媚剑术发挥到了极致，配上绝美的身躯曲线，竟也没把萧径亭的眼神困住，不由有些无力。却在自己准备媚攻时，萧径亭被穆夫人的一声娇哼吸引了神情，正与她眉目传“意”，虽然和自己的计划有些不同，但结果却是一般。一咬玉齿，目中秋波一转，细腰一挺，耸起酥胸向萧径亭的剑尖迎去。虽然这个动作自己做了都脸红，但还是赌着萧径亭不舍伤她。

　　果然萧径亭见温香的诱人酥胸挺向锋利的剑尖，忙手腕一抖，长剑向左边空气斜刺而去。

　　美女刺客见之大喜，目中一凝，运起十二成真气，如同闪电般刺向萧径亭右边身后的武莫宸，那一剑的速度，是自己以前都从未到达过了，白光飞速割开空气，空中响起尖锐的啸声。却把自己的全身要害留给了萧径亭，心中还是觉得萧径亭舍不得伤她，若他舍得，便让他一剑杀了好了。

　　剑尖瞬时便到了武莫宸的胸口，她的眼中闪过一丝狂热，自己身份高贵从未出手过任务，第一次出手便杀了中原朝廷的临夏王，平静的心中竟也有些说不清楚的激动。

　　“珰！”又是这声悦耳的声音，却把她的心境拽入了深渊，面前还是那个俊逸绝世的身影，心中涌起一股说不清楚的情绪。但立刻冷静下来，运起鬼魅般的身法，飞速退后了几步，身子便到了门口。心里迅速判断着是该进，还是该退。

　　萧径亭见那刺客最后后退的身法，顿时心中大震，这分明是妍儿一路的武功。跋剑没有向他说妍儿的身世和师门，可能是他也不知道，也不排除他不肯说的可能性。但是无论哪种情况，萧径亭都不愿相逼于人，而且他知道以跋剑为人，若是能说他自然会说出来的。但这并不表示萧径亭不想知道，相反他对关于爱妻的一切都极是迫切想知道，而且决定了以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突厥一趟，把妍儿的身世等等打听的清清楚楚。所以见了女刺客使出了妍儿一般的身法，心中竟是少有的激动，眼神也第一次显得不那么平静。

　　女刺客见到萧径亭异状虽然不解，但心中也不由乱起。却见萧径亭身子飞快飘来，长剑一挥，顿时堵住了自己的后路。随即使出了方才那套缠绵的剑法，心中苦起，她虽不觉得萧径亭武功比她高出多少，但是那支剑一耍开来，自己就怎么也不能脱开身去刺杀武莫宸。若是撤退，那两名同伴却不能从那位美丽的女子收下脱身，而自己被缠住了，不能前去救援两位同伴，且身旁还有几名敌人在一边虎视耽耽。

　　但她马上发现，萧径亭的招术比起刚才却是厉害了许多，那架势仿佛是要用剑困住自己后再生擒了，心下怒起，目中一热，手中的长剑也顿时刁钻起来，招招凌厉竟没有几招有守势。芳心暗道：

　　“难道我便伤不得你吗？”

　　萧径亭剑对方不顾一切向自己使出凌厉的攻势，完全不守，也不理会，心中暗道：“还有六招便擒住你了。”目光凝视对方刺来的剑，手中的剑也如同影子般紧紧围住了对方刁钻的攻势，让那支看来凌厉的剑刃怎么也伤不到自己。

　　“还有三招，便抓住你的右手腕！”萧径亭心中正暗自算计，却听到窗外有几股极大的劲气低啸着朝花坊飞快袭来，心道：“天下哪里来的这么多高手？莫非是这三人的同伙？还是‘醉香居’的暗藏高手。”一边暗中警惕移动身体，将在一边观看却上不了战团的武莫宸保护在有效范围，但手下的招术却是一点也未缓下。

　　“还有一招！”萧径亭心道，与此同三个黑影从珠帘飞一般闯进，方向各不相同。但是三支如同光般长剑的方向，竟是齐齐刺向美丽如仙的穆夫人，心中一惊。左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一把抓住眼前对手的圆润晧腕，来不及点她穴道，手中真气汹涌而出，封住了她半身穴道，随即放开。身躯跃起，在空中转了方向，正好看到穆夫人顿时功力骤涨，双目发出亮硕炽眼的光芒，仿佛使得她整个娇躯都发出魔一般炫目的亮丽，拿一瞬间的美丽让花厅内所有的灯火顿时都失去了颜色。

　　“啊！不！”几声惊叫，以夜君依与武莫宸最为撕心惨厉。五支利剑同时在穆夫人娇躯处交汇，原先两人不知是否与刚刚前来的刺客认识，但五支长剑却是极有默契。穆夫人夺天地之美的娇躯在原地转起一圈，仿佛转成了一个漩涡，好像要释放出每一份美丽，衣襟飘飘的她竟像是天女下凡，浑身没有一点凌厉战意。

　　“啊！不！”几声惊叫，以夜君依与武莫宸最为撕心惨厉。五支利剑同时在穆夫人娇躯处交汇，原先两人不知是否与刚刚前来的刺客认识，但五支长剑却是极有默契。穆夫人夺天地之美的娇躯在原地转起一圈，仿佛转成了一个漩涡，好像要释放出每一份美丽，衣襟飘飘的她竟像是天女下凡，浑身没有一点凌厉战意。

　　萧径亭鼓起全身的真气，手中的长剑和身躯浑然一体，如同刮起一阵狂风般冲进战团，一把将穆夫人的温软娇躯抱在怀中。

　　天幸，穆夫人最后那如天人神来的一招，竟挡住了所有的攻击，只是耗费真气剧大。软玉般的娇躯仿佛没有了骨头一般，虽然在战中。但抱住了穆夫人惊人心魄的动人娇躯，仍是心血沸腾。温柔滑腻的肌肤隔了几层衣服仍让人心神摇荡，当真是一个如有妖精一般魅力的女人。

　　萧径亭加入了战团境况顿时变得不同，原先的那两名刺客，马上趁萧径亭抱住穆夫人的那丝空闲跃向武莫宸，却发现李易泽把剑指在她们师姐的脖子上，一时间不敢妄动。其中一人护住师姐，另一人守在门口，不让人有机会出去。对仗剑护在夜君依面前，正如临大敌般的连易成、关索寒二人，却也不去理会。

　　萧径亭这才看清楚三名后来刺客，虽然他们蒙住了脸，但是从身材上还是可以看出其中两个是女子，一个男子。让萧径亭十分惊讶的是，站在男子刺客右边那名女子，与其他两名蒙着黑巾的同伴不同，脸上蒙的竟是红布。三人的武功路数和先来的的几名刺客全不一样，两派的武功虽都属邪派，但后来三人武功却是邪得厉害，招招刁毒欲致人与死地，而且目中的光芒也显赤红，仿要择人而噬。而且就功力而言，竟不比方才与萧径亭交手的那隔女子弱上多少。

　　萧径亭对三人眼中目光的邪异极是惊讶，那种目光对萧径亭有一种触动，用萧径亭的话说，那种目光让人觉得很是非人化。表示他们是用一种非人的办法来增长自己的修为，用自己的生命精力换取一身高明的武功。而且三人的目光一直注视着萧径亭怀中的穆夫人，尤其那个男人眼神更是狼一般的凶狠。

　　三支利剑一刻不停地往萧径亭身上招呼，久攻不下却也不见他们焦急。萧径亭目光如炽，却中间那男子目中神色依然凶狠，但握剑手下却是不可察觉的一缓，萧径亭目光电一般地射向他左手，果然那人左手微微一颤，想必有什么厉害物事从袖中抓到了手上。

　　高手过招，稍有破绽便足于致命。便是趁对手这一缓，这一分心，萧径亭抓住时机，不给他任何喘息机会，目中精光一闪手中的剑带气呼啸的狂风，仿要卷起惊涛骇浪般把那男子身躯高高卷起。

　　“叮叮当当！”一呼一吸便刺出不知几剑，那男刺客连声惨叫也来不及发出，浑身的鲜血如泉水般喷出，待掉到地上时候已经是血肉模糊，全身上下不知倒被划开多少伤口，便是那张被解开面巾的面孔也被剑割得没了形状。

　　萧径亭知道美女的女子爱洁，在那男刺客喷血的时候，他把手中的剑舞的滴水不漏，所以鲜血没有一滴沾到两人的身子。萧径亭不由低头看来怀中美人一眼，却见她一双勾魂大眼水汪汪地注视萧径亭脸庞，羞花闭月的脸上布满了惹人遐思的红晕，而让萧径亭惊讶的是，那双最为妩媚的秋水中竟散发着丝丝缠绵的情意，他可想不到有什么原因能让如此绝世妖娆初见自己便有了情意。当然不会是因为这张俊脸，怀中的这个美人便是比起任夜晓，心思还要厉害几分。

　　正思间，一支刁毒的利剑打断了他的思想。萧径亭俊脸微微一笑，轻道：“不知死活！”一时对眼前要取怀中美人性命的刺客恨意甚浓，右手中剑也如同狂风暴雨般攻出。

　　“叮！叮！叮！叮！”片刻间，萧径亭的剑不知道和对方两人撞击了多少下，那刺耳的声音可不似方才那两声剑击那般悦耳动听，在场众人功力稍弱的不由脸色发白，每次撞击都让他们心脏一跳，几次下来，目中已尽是惧色。

　　对方死了一人，所以萧径亭显得轻松了许多，几剑出去。便把她们击退了数步。心中暗道：“还有三招便取你性命！”一支剑一直攻向左边那个刺客，对右边那位蒙红布的刺客攻来的剑，只是在闲暇时格开。

　　只见左边那名刺客目中惧色越来越浓，出手也越来越挫，望向萧径亭的目光也越来越软弱，对于萧径亭如同排山倒海的攻势，显得尤其地无助，目中到最后已经是一片死灰。

　　但萧径亭当然不会觉得对方已经无力等死了，这等邪派人物，最是狡猾厉害。

　　果然，那无助软弱的目光突然闪过一道厉芒，如同划过天空的闪电，妖异的光芒直直射向萧径亭双眼，仿佛要让那道妖光刺破萧径亭的护体真气，刺穿萧径亭的眼睛直到他的心府，刺得他魂飞魄散。那道光芒真有一股无所不摧的气势，因为那种邪意让你看了一眼顿觉心惊胆战。

　　“妖法厉害！”萧径亭心道。当然那道妖异目光不会刺人心府，刺人心府的是对方左手另一支剑，那支泛着蓝色光芒的沾毒细剑。在那道凌厉妖异目光的掩护下还不算，还隐藏在右手长剑的光芒下，确实无声无息。

　　萧径亭见之暗道：“雕虫小技！还有两招，便要了你性命。”萧径亭正扯开一丝笑容，却是忽然觉得腹中真气一热，苦道：“不会吧，下午才发作的，现在又来！”面色一肃，右手长剑毫无花俏运劲一挥。

　　“啊！”剑芒一过，一声惨叫。一只抓住毒剑的左手飞上了空中，那人怎么也不会相信，萧径亭的速度会快到这个地步。但其中之苦也只有萧径亭才会知道了，方才那一招耗费真气甚剧，他着实不想使出伤身。

　　那毫无花俏的一剑使得真气飞速地流逝，让萧径亭腹中炎气火一般冒起。

　　萧径亭心思顿时不自觉地一荡，转向怀中抱着的这个艳绝人寰的尤物，起伏诱人的丰腴肉体。豪硕坚挺的玉乳还柔软顶在胸膛，绵绵的平坦小腹与自己的腹胯相贴，左手环抱的腰际仿若无骨，入手感觉滑腻动人，醉人的幽香熏的心中一荡。便是这心中一动，熊熊的欲火狂热烧起，胯间巨大火热的分身忽地直起，顶在怀中美人柔软迷人的两腿间私处。

　　“嗯！”怀中的穆夫人惊觉后并没有大呼，只是低唤一声，但里面的羞意却浓得化也化之不开。娇躯也速地热起。却发觉萧径亭呼吸顿骤急，刚要出言，却被萧径亭神色止住，唯有闭目强忍着羞意，阴间也被那人胯间巨大火热顶得心头大乱。

　　“哼！”却见原先被萧径亭封住穴道的那名美丽的女刺客起身跃起，拿剑一挥只把李易泽击退几步，一息也没有停下，直刺几丈远处的武莫宸。

第二卷 第五章 意乱情迷

　　“嗯！”怀中的穆夫人惊觉后并没有大呼，只是低唤一声，但里面的羞意却浓得化也化之不开。娇躯也速地热起。却发觉萧径亭呼吸顿骤急，刚要出言，却被萧径亭神色止住，唯有闭目强忍着羞意，阴间也被那人胯间巨大火热顶得心头大乱。

　　“哼！”却见原先被萧径亭封住穴道的那名美丽的女刺客起身跃起，拿剑一挥只把李易泽击退几步，一息也没有停下，直刺几丈远处的武莫宸。

　　方才情况紧急，萧径亭来不及点她穴道，只是用真气封住。以她修为自然一会儿便能穴道解开，只是萧径亭也没有预料到她这么短的时间内便冲开被封住的那么多穴道。

　　萧径亭迅速和怀中的穆夫人对上一眼，见她一脸坚定和自信，见她脸色知道她一身功力已经恢复了几成。抱住的左手一松，将她放下。却见到被断手的那位女刺客眼中尽是冷笑和得意，心头一火，道：“一招！”

　　白光一闪，仿刮过劲风般。又是没有花俏的一剑，但却把一颗头颅砍上了天，萧径亭脚下却也一小阵哆嗦。面色一冷，飞快跃向直刺向武莫宸的那名女刺客。

　　“珰！”今夜的第三声悦耳撞击声响起，那女刺客心中一苦，却见萧径亭身形把武莫宸拦在一个角落，便是两位师妹也攻不上去，而穆夫人也已舍了来杀她的那名刺客，跃至两位师妹处，转眼缠斗在一起。不由停下手来，冷目望向萧径亭，却见他目中尽赤，喘息粗重，俊美绝伦的脸上已经红透。觉得心中奇怪，但见他目光越来越红，仿佛要将自己吃了似的，不由有些害怕。

　　萧径亭觉得那股大火已经烧到了心头，身上的血液已经开始沸腾了，那股强大的真气开始冲击撕扯浑身的筋脉。神志也有了一点迷糊，眼前的丰乳肥臀，圆润大腿仿佛散发着一股不可抗拒的香味。

　　“赫！”萧径亭一声喝道，右手的剑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席卷向那名女刺客。她不由心中一惊，怎么他变得那么凶狠了，咬牙狠气地对上一剑。

　　“叮！”这声可不那么悦耳了了，随即一声闷低惨哼，她脚下不支，退了好几步。胸口气血翻涌，一口气几乎喘不过来，心中也不知道什么滋味。却见萧径亭剑又刺来，那目光冒着大火，盯得她几乎乱了所有的阵脚，心里没有有来由一阵害怕，硬下头皮再迎上一剑。

　　“啊！”顿觉胸口被狠狠击上一锤，眼睛一黑。终忍不住叫出声来，一口鲜血也随着一声叫唤急喷而出。

　　“师姐！”两师妹见到齐齐惊叫，目光直直射来，满是惊恐。马上又是两声惨叫。却是两位师妹分神时候被穆夫人连伤两人。

　　为首的师姐听到师妹大叫唤，听声音仿佛伤得不厉害，不由心中微定。想必穆夫人功力恢复才几层，无力大伤了两名对手。但是萧径亭的剑又呼啸而来，随之而来的还有萧径亭的另一支左手，想必是准备擒住她了。心道：“这剑就算挡了，也去了半条性命了，若再不走定要被生擒了！”神色复杂望了萧径亭一眼。飞身暴退，喝道：“师妹快走！”运足浑身真气，目中光芒大盛，娇躯以闪电一般的速度暴退。

　　萧径亭此时只觉得筋脉里的真气已经把自己的身子涨大了好几倍，腹中的火焰已经快要把浑身的血液烧干了，见到对手竟想逃跑，下意识地速度加快跟上，左手飞快击出。但见到那心里熟悉的身法，便仿如那便是自己的爱妻在眼前，身形不由缓了缓。却听见右边传来一声低哼，迷糊中仿佛是穆夫人发出。忙转眼看去，却见前来刺杀的穆夫人的最后一名红布刺客，趁着穆夫人追击两名对手不防的情况，正疯狂地攻击着。

　　以穆夫人修为，就算真气未全恢复，且正在追赶两名想跑对手的不利情况下，也断不会被后面的蒙红布刺客所伤，但她心里挂着萧径亭的境况，虽然不知他为什么会有方才羞人的反应，却也明白大概是真气出了岔子。这边和两名刺客交手的时候，倒又大半心思在关注萧径亭这边的状况，却见萧径亭喘息越来越重，目中赤芒越来越盛，目光也越来越迷茫，不由心急如焚。分心下，后面的那名阴毒女刺客一双毒掌击来，虽然闻到掌风便已飞快避开，但还是被掌沿划过后背，纵然伤得不重，却也极是疼痛。

　　萧径亭不知穆夫人伤得轻重，而浑身烧得几乎不能思想。一咬舌尖，飞快朝偷袭穆夫人的那名刺客攻去，那名刺客萧径亭来势汹涌，吓得离在萧径亭还有一段距离便飞一般地跃出花坊。转眼间便和先跑的三名刺客逃到了曲桥中间。

　　萧径亭见会使同妍儿一般身法的那名女子，转眼间便去了好几丈，不顾自己腹中如绞，如影子般地追出。那名女子见之，心中惊骇，不顾伤了自己身体，超额运气，步法顿时加快，如同鬼魅。

　　轻功是萧径亭的绝项，便在这种身体条件下，仍然飞快追上，速度明显快于前面逃跑的众人。顷刻便已经追上了跑在最后偷袭伤了穆夫人的那名蒙红布女刺客，正想跃过她，抓住前面的那名女子。但落在最后的那名女刺客却会错了意思，显然认为萧径亭因她伤了穆夫人而要致她于死地，目中妖光一闪，竟如同鬼魅一般飞快后退，翘起肥臀。手中口中同时飞漫出一团桃色粉末，味道奇香。

　　萧径亭只觉胯间龙枪撞在两瓣圆肥柔软的硕臀中间，那种消魂的感觉直让分身涨得要裂开一般，鼻子间闻到一股奇怪的异香让浑身的血液顿时窜起，浑身的筋脉似乎全部爆开。大吼一声，跃向湖面。这一撞下，那名女刺客瞬时如风筝般飞起，在空中喷出几口鲜血，掉入几丈外的花丛，几个跳跃间顿时不见。

　　穆夫人飞快赶出，刚好见到萧径亭跃向水面。忙飞身上前，跃往湖面。在萧径亭尚未落入水中的时候抱住，只觉怀中身躯如火一般滚热，烫的自己的娇躯也仿佛热起。耳边的喘息像龙啸一样粗狂，尤其胯间的那支巨物如烧红的铁棍，顶在自己腹下，心中一乱。只觉足下一凉，玉足竟入水几寸，暗啐一口，玉臂在曲桥一搭，借势跃上。

　　穆夫人正望着萧径亭的俊脸，粉颊如烧，目中正换着不同主意，不竟有些意乱情迷。却听见后面嘈杂声起，几个急乱的脚步赶来。见萧径亭胯间高高耸起，向她展示着里面的粗长巨硕。一咬贝齿，目中一迷，将萧径亭的下身往自己的下腹一按，用身体挡住那根巨物。

　　“啊！”玉腿一颤，芳心一麻，只觉一股异样的感觉泛起，从那根火热与自己小腹的接触点向上扩散，随即蔓延向全身。穆夫人樱唇一咬，便仿佛要呻吟出声。

　　却见到几人已经走近，运起心法，娇躯一冷，跳动如潮的芳心好不容易静下，勉强平下呼吸，向走来的夜君依道：“夜儿，你马上去找许嬷嬷，让她安排下人去任府和李大人府上，让他们较几个会武的来接几位公子回去！”抱着萧径亭走出几步后又道：“萧公子旧伤发作，我马上去给他疗伤。夜儿你通知完许嬷嬷后马上回房，今夜便与许嬷嬷睡在一起，不许出来，听到没有？”说到后来已经是用上命令的口气，显然已经知道夜君依的心结。

　　武莫宸见穆夫人神情有些焦急，不由赶上几步，关切道：“萧兄不碍事吧，我那又上好的药材，我马上赶去拿来。”见穆夫人道了声谢，便疾疾离开，望着她摇拽生姿的动人背影，目中痴迷一片。

　　武莫宸见穆夫人神情有些焦急，不由赶上几步，关切道：“萧兄不碍事吧，我那又上好的药材，我马上赶去拿来。”见穆夫人道了声谢，便疾疾离开，望着她摇拽生姿的动人背影，目中痴迷一片。

　　穆夫人抱着萧径亭走出众人视野后，飞身跳跃，几下便没入林立的建筑群。再落地时候，已经是在一个极其隐蔽的小院，院外是茂密的树丛，院内有一幢小阁，这便是穆夫人的香闺了。说是香闺并没有错，穆夫人虽叫做夫人，但却是一生云衣未嫁，也称得上是闺女了。

　　一阵香风闪过，两扇木门自动分开，穆夫人径直抱着萧径亭走向卧房，心焦中突然觉怀中的身体竟渐渐冷下，一时吓得心中一战，把满心的荡漾冲得无影无踪。低头望去，却见萧径亭如玉的面上赤红渐退，眼睛紧闭，顿时惊骇欲绝。脑中一白，眼前一黑，呆呆站住，但马上又直直冲向床边，把精致香闺里头的锦墩小几撞的碎裂满地。

　　“径亭！你怎么了？你别吓我！”本是雍容沉着的穆夫人变得手忙脚乱，圆润雅致的声音也尽是害怕带了哭声。拥着他坐在床上，玉臂将萧径亭紧紧抱在怀中，小手按在他背后拼命地输送真气。粉颊紧紧贴着萧径亭脸上，一个劲磨蹭，也忘了羞意。

　　磨蹭几下，忽才想起听他心跳，这才将晶莹如玉的小耳朵贴在萧径亭胸膛，好像久久也听不见了心跳，心头更慌便欲哭出。却从耳边传来一声清晰无比的心脏跳跃声，顿时兴喜哭出声来，小嘴下雨般地吻在萧径亭脸上。她刚才好像久久未听见萧径亭心跳声，其实只有一会儿，而且像萧径亭这等内功深厚者心跳本来就比常人要慢上许多，穆夫人自己也是清楚，只是关心则乱而已。

　　穆夫人欢喜间吻遍了萧径亭整张脸，最后香软的红唇印在那方俊巧无比的嘴上。却发现面上一热，却是萧径亭鼻孔喷出的热气，怀中雄壮的身躯又复热起。顿时又羞又喜。

　　萧径亭却是处在又甜蜜又痛苦之中，刚才最后那名女刺客洒出的桃红色粉末是极其厉害的迷情药，配上最后那阴险而又香艳的那一臀击，加上萧径亭本来便欲火焚身。迷情药就成了极其厉害的春药，让萧径亭几乎不能自控。

　　无奈下，萧径亭不顾对身体的严重损害，运起“冰炎真气”融掉那极是宝贵的炎热真气，这次由于打斗时间甚长，真气耗损得很是厉害。连融解都相当地困难，好不容易拼上一身修为一丝一丝地抽掉腹中的炎气。竟从背后传来一股暖洋洋的真气，却是穆夫人弄巧成拙。那真气放在平时当真宝贵无比，但现在却为祸甚深。自己腹中炎气本来就化之不去，又来了一股极其深厚厉害的外来真气，当真是雪上加霜。

　　一时间，萧径亭一身的真元竟有些摇摇欲坠，几乎坚持不住。但又不敢开口说话，唯恐前功尽弃。而此时雍容华贵，艳媚人寰的穆夫人竟是又哭又叫，又拥又抱。最后香甜润美的小嘴如同雨点般地落在萧径亭脸上，使得本来的心怀摇拽的他再也坚持不住，连对穆夫人如此行为惊诧的时间都没有，那股火气又熊熊烧起，烧迷他的神志。

　　穆夫人见萧径亭面色又复红润起来，以为他好了，心下欢喜。但马上发现萧径亭的脸色已经不是红润了，而是渐渐变得赤红如血了，怀里的身躯更是火热起来。知道他又回到刚才的样子了。也有些明白刚才自己弄巧成拙了，羞惊间，逐渐心乱如麻。

　　心下起伏不定时，却见萧径亭俊美的脸上微微一颤，接着马上一阵抽搐，芳心也不由一战。知道萧径亭正以坚强的毅力抵抗体内真气作乱，再见他脸上肌肉颤抖得厉害，面容开始扭曲，芳心也随之心痛扭成一团。

　　目光一凝，贝齿一咬。玉臂突然如蛇般环向萧径亭脖子，樱唇喃喃细道：“亭儿，冤家！本来莫莫比你大了许多，虽然爱你，却也不敢胡思乱想。但是现在却也顾不了这许多了，当是我作孽，不可活好了！”香软的小嘴轻轻咬向眼前的红烫菱唇，却见萧径亭眼睛一睁，火红的眼睛闪过一丝清明，尽是劝诫警色。对他的不解温柔不由芳心一恼，小嘴嗔出一声腻人的娇哼，轻软衔住那人的热唇。再见到眼前的那对目中的清明缓缓不见，逐渐迷茫换上情动的欲火。心下得意一笑，却发现自己心神亦是遥遥欲坠，情动如潮，目中视线亦是逐渐模糊不见。含着那人嘴唇忽轻忽重地呲咬，醉人的甜蜜渐渐从小嘴泛开，直到如潮心中，再荡漾开来。

　　“原来和心爱人亲热便是这种感觉，仿佛站在云端，轻飘飘地，浑身上下仿佛一点儿力气没有。”穆美人方发感慨，却发现那人嘴巴张开将自己小嘴全都咬住，火热的舌头霸道地冲破小嘴，叩向玉齿，心中嗔道：“要冲过牙齿可没那么容易。”却是发现自己的小香舌迷糊间迫不及待迎出，瞬间便纠缠在一起。虽未做过，却是那么自然，那涌起的津液竟比蜜还要甜。舌戏间发现自己的神志已经有些不清了。

　　“现在便已经那么厉害，待会儿岂不是连命都没有了！”穆美人虽未嫁人，但对男女之事却是熟透，媚术房中术更是造诣颇深。对男女情事见过后也不起一点涟漪，但是心动下，反应竟比所有女子都要强烈，都要销魂。

　　正陶醉在这深吻中的美人心神一左，原来萧径亭的一支坏手已经伸进她胸前，探进窄小的肚兜，鼻中娇声一哼，也由得他，又沉醉在拥吻中。

　　“啊！”一声轻呼，胸前的那只坏手半握豪耸玉乳用力一捏，稍稍疼痛中的酥麻感觉激得她娇躯一颤。但紧接下来，那种感觉变本加厉。那只手抓住豪乳揉动的力道更大，腻柔的乳肉仿佛要从他手中挤出似的，娇嫩的小奶头被轻轻一刮便带得娇躯一阵战栗。那种微疼的感觉越来越淡，都转化为了酥痒销魂的感觉了。小嘴再也含不住他的嘴唇了，一串听不明白的低哼从喉底传出，不时夹杂着蚀骨的呻吟。

　　待萧径亭的另一只坏手伸进她下身，探入薄薄的亵裤抓住娇嫩的肥臀时，穆美人连哼出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了。任由那只手抓掐自己圆滚巨大的雪臀，萧径亭再她下身肆虐的手可厉害得多，仿佛要把所有的欲火都发泄在那两瓣绝美的肥臀上，揉搓的力道大得吓人。穆夫人虽是未经人事，但是身子的销魂韧度丝毫不亚于成熟妇人，就那身浮凸起伏的肉体比任何妇人都显得成熟惹火，也不似寻常未经人事的女子那般娇嫩。

第二卷 第六章 妖媚入骨

　　正陶醉在这深吻中的美人心神一左，原来萧径亭的一支坏手已经伸进她胸前，探进窄小的肚兜，鼻中娇声一哼，也由得他，又沉醉在拥吻中。

　　“啊！”一声轻呼，胸前的那只坏手半握豪耸玉乳用力一捏，稍稍疼痛中的酥麻感觉激得她娇躯一颤。但紧接下来，那种感觉变本加厉。那只手抓住豪乳揉动的力道更大，腻柔的乳肉仿佛要从他手中挤出似的，娇嫩的小奶头被轻轻一刮便带得娇躯一阵战栗。那种微疼的感觉越来越淡，都转化为了酥痒销魂的感觉了。小嘴再也含不住他的嘴唇了，一串听不明白的低哼从喉底传出，不时夹杂着蚀骨的呻吟。

　　待萧径亭的另一只坏手伸进她下身，探入薄薄的亵裤抓住娇嫩的肥臀时，穆美人连哼出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了。任由那只手抓掐自己圆滚巨大的雪臀，萧径亭再她下身肆虐的手可厉害得多，仿佛要把所有的欲火都发泄在那两瓣绝美的肥臀上，揉搓的力道大得吓人。穆夫人虽是未经人事，但是身子的销魂韧度丝毫不亚于成熟妇人，就那身浮凸起伏的肉体比任何妇人都显得成熟惹火，也不似寻常未经人事的女子那般娇嫩。

　　在这绝世尤物的诱人肉体面前，心性淡薄的萧径亭再也忍不住熊旺的欲火，烧得本来便已经不多的神志一迷。抓住豪乳的左手一紧，惹得美人一声娇啼，右手从两瓣雪白肉丘中间深邃的臀沟划进，直达下阴。手掌一横，分开两只微微颤抖的丰满玉腿，在湿润泥泞的肥唇媚肉一阵揉搓，指甲不经意间划过几下阴上顶端勃起的涨大血红花蒂。

　　“啊！”一声长长的娇吟划过静寂的夜空，紧接这怀中丰腴的娇躯一阵哆嗦。萧径亭满手盖住整个娇嫩淫美的花园，一把抓下，将肥厚隆起的娇嫩美肉阜揉在手中。听到一声妖媚入骨的吟叫声后，脑中“轰”的一响，低吼一声，目中发出赤红的光芒。

　　“嘶！嘶！嘶！”几声丝帛的撕裂声，穆夫人身上的几层衣服被撕成一片片碎布，一副勾人心魄的雪白肉体正以极其诱人的姿势躺在床上，配上婉转勾魂的呻吟低唱，直让人血脉愤张。刚才穿着衣服的穆夫人，便已经让身边所有人看得心潮澎湃意乱神迷，不敢再看以免失礼出丑。脱了衣服的她，那诱惑顿时升上百倍。整个娇躯仿如一条雪白滑腻的大蛇，蠕动间，尺寸巨大的胸前玉乳，那仅仅只能一握的细细小腰，以及肥美硕大香臀便已经构成了一道喷血的曲线。再加上修长圆润的雪白玉腿，便只看上一眼，就已经让人疯狂了。

　　而萧径亭就正处于疯狂间，里面有欲火的缘故，有春药的缘故，也有这条滑腻如脂的美女蛇的缘故。让他错过了一道极其美丽特别的风景，那便是穆夫人私处上芳草不多，但却是极长，竟有七八寸样子。由于被萧径亭揉弄得花间尽湿，长长的黑毛沾满花蜜柔柔帖在肉阜蔓蔓延续直达小腹。

　　萧径亭正欲撕开自己衣服，却被美人止住。穆夫人娇躯一翻，将萧径亭压倒在床。呼吸急促地将丰满胴体覆上萧径亭，纤细小手虽然有些颤抖，但仍然飞快脱尽了萧径亭全身衣物。待全部见到萧径亭雄壮如狮的身躯时，已经目光如火，气喘如抽。看到萧径亭目光全是火热仿佛没有一点神志，小嘴呻吟道：“亭儿别急，莫莫有些害怕！”却是一把抓住萧径亭胯下尺寸惊人的火热长棍，一手兀握之不住，见那物事狰狞威风，仿傲视天下。目中痴迷，口上模糊呢喃了一声“霸王”，再也不去理会是支什么名枪。抬起肥臀，右手握枪，左手分开两瓣厚唇，嘤咛一声，咬牙坐下。

　　“嗯！”一声奇怪的惨哼，穆夫人眼皮一颤，樱唇也疼的一阵哆嗦。一缕鲜血从被撑得直欲裂开的花道渗透出来。只见她嘴唇一抿，面色一紧，巨大的雪臀往下一坐。

　　“啊！”随着一声惨叫，美人娇躯激地弹起，一张小脸顿时疼的煞白。想必刚才一座下，那支巨物直顶到了花宫，穆夫人再是厉害也经受不住。

　　身下的萧径亭却忍受不住，抬枪刺入，疼得美人眉头一颦，颤抖道：“心肝儿，等等，让莫莫缓缓一缓，实在疼得狠！”知道萧径亭此时已经听不清楚。话音落后便已轻轻摇摆臀胯，皱着眉头咬着花唇，让那杠龙枪在自己下身美处里轻轻进出，饶是如此，也疼得她小脸发白。

　　谁知如此反倒萧径亭更加火起，喉咙里一阵低吼，忽地翻过身来，将身上的胴体压在胯下，端起长枪没有一点花俏地朝勾魂肥穴狠狠刺入，一杆进底。

　　“啊！”一声哀转压抑的长鸣，粉泪也纷纷坠下。穆夫人玉臂一把抱紧萧径亭赤裸的上身，心道：“冤家，你不醒，我一身的奇技淫巧也不敢用上，怕伤了你呀！”其实她若是用了那些个高明的床中术，反而会让萧径亭更快泻出心中欲火，她大概也知道如此，但从未试过的她唯恐万一伤了萧径亭，硬是忍着剧痛，萧径亭巨大火热的龙枪狠狠槌进自己花道深处，连运功逼紧穴中淫肉，以便尽快吸出萧径亭阳精也是不敢。所以萧径亭每次的一杆到底的狠插，让她仿佛觉得下身花道都要被撕裂了，如同一把钝刀狠狠捅进她的花宫，疼得整个娇躯都寒颤了。

　　慢慢地，那巨大刺来时候的撕裂疼痛慢慢减轻，一股撩人的快感渐渐从阴间敏感的嫩肉积累，让她不必皱起眉头等着他下一次用力地捅进，一点点地有些期待。待萧径亭疯狂进出百余下时，那种快感已经逐渐蔓延并占领她的神经，喉底也由一声声的痛哼变成如丝如箫的低吟。

　　楼外洒尽的月光已经渐渐变淡了，仿佛乌云又把圆月给遮住了。看来竟仿佛是月亮害羞不敢在从窗户偷窥房间里面令人心颤的热火场景，让黑幕掩住了自己眼睛。倒是凉风还是一个劲地吹，从里头飘来的声音，也由幽幽的丝靡声渐渐变成了如泣如唱的呻吟，最后化作嘶声歇底的长叫，外加激烈的肉体撞击声。

　　穆美人在萧径亭猛烈进攻中也不只是娇啼淫叫，丰满圆润的长腿紧紧地勾在萧径亭腰间，蛇一般的细腰疯狂地上下扭动，带着下面急剧涨大的肥大玉臀飞快地上下挺动，左右环绕。听着淫穴处传来的“嗗唧！嗗唧！嗗唧.”的交合声，再配上娇腻入骨的吟唱，本就艳绝人寰的玉脸写满了欲仙欲死的表情，更显得妖艳；原本就妩媚动人的勾魂秋水，添上如火的情欲越加妖娆入骨。

　　猛地，穆美人上身娇躯劲地抬起，一声长嘶。美目圆睁，诱人的玫瑰红顿时布满了她整个如玉的娇躯，接着一阵长达半晌的战栗，丰满的娇躯被萧径亭压着重重砸下。双目失神，瑶鼻贲张，红润绝美的樱口半张颤抖片刻后，方才开始喘气。她一身媚骨，高潮自然比常人来得又烈又猛。高潮时候她自然也不会注意到，自己喷出的浓浆马上被那根火热巨大的龙枪吸得一干二净。

　　但萧径亭依然未泻出欲火，朝身下的美人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片刻后屋内又是淫声浪语。接下来那动人的呻吟停了又响，响了又停，便是穆美人也不知道她自己死过几回了。每次那深入骨髓的快感袭来时，她的花宫口便如岩浆喷发的那一刻，仿佛已经魂飞魄散。接着刚才那股疯狂迎合的劲力，随着高潮时候那蚀骨快感的蔓延而如同潮水般退走，浑身如滩泥般，一丝一毫的力气也是没有，她怀疑自己再也提不起一丁点力道了，但是身上的这个索取无度的爱郎几下一抽，那仿佛已经麻木的敏感花宫又开始哆嗦，恍惚间自己抱紧他的玉臂仿佛要把他按入自己体内，磨盘般的圆臀又不知疲倦的耸动摇晃。

　　但萧径亭依然未泻出欲火，朝身下的美人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片刻后屋内又是淫声浪语。接下来那动人的呻吟停了又响，响了又停，便是穆美人也不知道她自己死过几回了。

　　每次那深入骨髓的快感袭来时，她的花宫口便如岩浆喷发的那一刻，仿佛已经魂飞魄散。接着刚才那股疯狂迎合的劲力，随着高潮时候那蚀骨快感的蔓延而如同潮水般退走，浑身如滩泥般，一丝一毫的力气也是没有，她怀疑自己再也提不起一丁点力道了，但是身上的这个索取无度的爱郎几下一抽，那仿佛已经麻木的敏感花宫又开始哆嗦，恍惚间自己抱紧他的玉臂仿佛要把他按入自己体内，磨盘般的圆臀又不知疲倦的耸动摇晃。

　　在爆发几次后，穆美人已经不知道现在什么时候了，她真的觉得有些脱力了。她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每次喷出的阴精已经越来越少，双手想把他雄壮的身躯抱紧都有些困难，娇躯竟然也觉得有些冷。心下渐渐苦了，因为这样的泻精已经过度许多，对自己一身修为的损害不知道又多少。但又不敢使出吸精术，萧径亭不清醒下也不敢用上双修法。

　　抬目望上，那张俊脸仍然火红，目中还是布满了欲火。柔情一动，双腿夹紧爱郎的腰际奋力向上耸动，将那人头颈用力拉下，小嘴凑上，疯狂地吻他脸庞，情切时还用贝齿玉牙咬他面上肌肉，鼻子、眼睛、耳朵一处也不落下。

　　“宝贝，亭儿宝贝，给你莫莫什么都给你！”

　　月亮再次探出脸来，月光已经是从西面的窗户照进了。

　　“亭郎！好人！你等等。”当再次泻身时候，穆夫人心下已经是害怕了，她感到心里都虚了。不知道一身功力还剩下多少，而且怕就算自己脱阴而死了也救不回萧径亭。她是内功绝顶高手，常人泄阴过多或许不会用什么危险，但似她这等高手这样下去，不要几次便必死无疑了。玉臂夹住萧径亭手臂，将他翻转过来。转身骑在萧径亭胯间，圆滚雪臀往上一抬。

　　“卜！”不知道在花径蜜处里面呆了多久的那之粗长龙枪暴露在了空气中。

　　穆夫人觉得萧径亭物事离开自己花道时候竟感觉不到疼痛，显然是有些麻木了。也无暇看自己花园受创如何，因为离开自己身体的萧径亭已经不安起来。

　　“心肝儿！马上就好！”穆夫人溺爱望他一眼，这样的情景她知道以后不会再有了。不说自己以后能不能跟他。便是跟了他，以他那般修为就算自己大上他许多也只能做一个让他疼爱宝贝的娇女人。也不可能再有今天的这种方式相爱。折过身来，将雪白的肥臀端坐在他胸膛上，俯下上身娇躯。顿时两瓣翘起的臀峰如同两座隆起的山丘，颤颤巍巍，颇有些气势凌人，深壑动人的臀沟也横在了萧径亭脸上。

　　“吸！”穆美人深吸口气，伸出香舌在眼前气势凌人的龙头上温柔添上，那只龙枪浑身上下此时浸满了淫液和淡淡的鲜血，仿佛披了层银衣般。在一条香舌由拙至巧地细细添噬后，一柄龙枪干干净净，顿时增添了几分威猛。小嘴长大至极限，两片香唇渐渐将巨大的龙头吞尽，再是龙身，一条晶莹的银丝也从长大的小嘴里头溢出。

　　“现在这样肯定丑得很！”她见到自己口水从口中滑落时，心中暗道。紧接着面颊缩紧，将龙身包裹得没有一点空隙，将长长的龙枪吞至喉间。再慢慢耸动头颅，让萧径亭火热分身在自己小嘴中冲刺。由慢而快，到后来已是鼻息粗重打在龙身，头颅在萧径亭胯间飞快上下套动，满头的青丝也随之疯狂地飞舞。

　　“若是淫门的绝学‘檀口涡吸’还是没用的话，莫莫便把这条命送给你了。”

　　萧径亭睁眼的时候，大概依然是平常早上的这个时候，只不过这幢房子的周围肯定很多树，因为唧唧喳喳的鸟叫如鸣曲般，一刻也没有停下。只见怀里的美人也被吵得抿了抿小嘴，刷子般的长卷睫毛轻颤几下，微微睁开条线，又狠狠闭上眼睛，一声倦哼，一双玉臂把萧径亭抱得更紧。

　　萧径亭柔情一动，俯下头在她瑶鼻轻轻一噬，轻轻唤道：“穆夫人。”

　　懒洋洋躺在萧径亭怀中的美人已经醒来了，本来在昨夜她还抱着自己大上萧径亭许多，若是他觉得为难，也不一定要勉强他要自己的念头。但是现在却是怎么也舍不得的，无论如何也要赖着，又不好意思开口说出，便索性躺在他怀中装睡耍赖，心中念头却是转个不停。待听到萧径亭叫她“穆夫人”心中一恼，却又听见萧径亭狡黠一笑，吻了她眼睛一口，在她耳边轻轻叫道：“莫莫！”顿时心里仿若花开般欢喜，又觉得奇怪为何萧径亭能够叫出莫莫这个名字，这可是昨夜和他欢好时候自己口中叫唤的。

　　穆夫人忽地睁开眼睛，水汪汪的眸子中尚留下了昨夜激情的痕迹，妩媚中透着惊喜，哪有半点睡意。倒是那张小脸还有些倦意，但经过滋润的她，小脸焕发着美丽逼人的光芒。那丝渗着春意的桃晕，布在娇靥上仿有神奇的魔力，慵懒中美得让人睁不开的容光，竟让看来本就年轻的她仿佛又小了好几岁，成熟娇媚的春情中添了少许花信少女的娇嫩。

　　萧径亭见之叹道：“原来让世上女子最美的良药还是男女情事，媚术再是厉害也比不上。我还以为昨夜莫莫艳光四射时，已经美到极致了”

　　“你分明在骂人家吗？”穆夫人见萧径亭言语亲昵，心中又是惊喜又是不解，便趁机撒娇。伸出藕节般的粉臂，如蛇般绕上萧径亭头颈，娇嗔道：“人家第一次见到你时，心中惊喜又怎守得住心神，不小心便施出媚术了。你可勿要恼了人家啊！”

　　萧径亭想起武莫宸炽热的目光，却也不大在意，见穆夫人眼中颇有黠意，问道：“莫莫现在还不招来吗？我可没有让莫莫这等修为美人一见下便喜欢的自信那！”

　　穆夫人目中黠色更浓，美丽的眼珠微微一转，道：“小女子修为浅薄，见了公子这等人物便忍不住春思，爱上了你，不可以吗？”见萧径亭笑着皱起眉头，知道他没有真的恼了，却也讨好地伸出小香舌轻添他皱起的眉头，柔声道：“莫莫明明知道比公子大多，但心里还是喜欢自称莫莫，那样会让人家觉得并不比公子大上多少。以后在公子面前人家便这么叫自己，好不好？”

　　见萧径亭怜爱一笑，又正色道：“昨日我还想把我们间的关系，一切事情的缘由说给公子听，但是刚才我想了好一会儿，觉得说出来反而还让公子多了负担。若是以原先我与公子的关系，说不定会没有什么顾忌。但是现在公子不但是我的公子，而且更是我的爱人，我实在不想我说出来后，公子舍了自己的性子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那些事情便由莫莫一人应付。待到合适的时机我定原原本本地说给公子听，好不好？”说完后本认为萧径亭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快，但自己却是爱他为他好，也顾不了这些。她知道一旦萧径亭卷入是非后，那便一辈子也脱不开身了。

第二卷 第七章 娇奴腻爱

　　见萧径亭怜爱一笑，又正色道：“昨日我还想把我们间的关系，一切事情的缘由说给公子听，但是刚才我想了好一会儿，觉得说出来反而还让公子多了负担。若是以原先我与公子的关系，说不定会没有什么顾忌。但是现在公子不但是我的公子，而且更是我的爱人，我实在不想我说出来后，公子舍了自己的性子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那些事情便由莫莫一人应付。待到合适的时机我定原原本本地说给公子听，好不好？”说完后本认为萧径亭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快，但自己却是爱他为他好，也顾不了这些。她知道一旦萧径亭卷入是非后，那便一辈子也脱不开身了。

　　萧径亭听到后面色一点也未变化，其实他心中也大大明白几分，自己和穆夫人其实是上一代的缘分。笑道：“莫莫所要说的大概是和我的身世有关，也许涉及到一些仇恨。其实莫莫便是说出来，我也不一定会去计较那些事情的恩怨，因为我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等我去做。”这其实也是他心中所想，若能从任府那里得到玄典的消息，便想尽办法谋来，完成爱妻的遗愿。而后便行走突厥一趟，弄清妍儿身世。这些事情看来简单，但是所耗时候不知道要多少，所以暂时根本没有时间理会一些上辈的恩怨。

　　穆夫人心中忐忑顿去，粉颊贴上萧径亭脸上，神色激动腻声道：“人家真是舍不得你有一点点的不欢喜，舍不得你有一点违了自己的性子，而有不快吗！”

　　纤巧的柔荑抚上萧径亭的面颊，安静下来，美目一片迷惘，陷于回忆中，柔声道：“我说来算是你娘亲的侍女，也是师妹。在你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我便是最疼你，只要一闲下来就抱着你。那时候我天天只是练武，不喜欢的很，也烦得很。你便是我那时所有的寄托了，那时你总是笑，一直地笑。笑得我心里的不快全都没有了，笑得我所有的喜怒哀乐全都因你而起。直到一天你不见后，我都快疯了，几个月后我才静下心了。拼命地练武，什么高明的武功都一练就会，想着哪天如若上天怜我，再见到你，能够什么事情都帮你办到，能够好好保护你，让你全是欢喜，让你一点也不觉得忧恼。”说到这里，噗哧一笑，道：“那时候，人家对你尽是像你娘一般的爱你。谁知道老天作怪，让我们发生了昨天的事情！我也不知害臊地成了你的女人，那情也变成了男女之情，我也爱上了你这个小我许多的冤家。嗯！或许是老天可怜爱护我也说不定呢！”

　　萧径亭见她喃喃自语中，面上柔情似海，妖娆的娇靥泛起母性的光芒，柔声道：“也是上天怜我，不然昨夜我早也活不了了。”

　　萧径亭的话让穆夫人想起昨夜的激情，小脸红起，樱嘴撅道：“人家昨夜差点给你这坏人折腾死了，也给你这冤家吓死了！也好在是我，换了别人也许十条命也不够送的。”见萧径亭脸上温柔中也带了丝坏笑，赤裸娇躯一扭，翻上萧径亭身上。

　　由于昨夜下身受创甚重，美人翻身时眉头微微一皱，更是不岔，小嘴对着萧径亭俊挺的鼻梁咬上一口，嗔道：“你这坏人还笑，我疼也疼死了，还有那身衣服你快快陪来！你昨天疯了似的，若不是最后人家收了你的阳精，怕现在只剩下半条命了。”想道昨夜的惊险，仿心有余悸。又觉得这样僵硬躺在萧径亭身上不舒适，皱着眉头分开丰润的大腿，放在萧径亭腰际两边，将热烫火辣的私处紧紧贴在萧径亭小腹上。将小脸贴在他胸膛，闭上美目，静静不语。她娇媚无双，自然不会似少女那般羞涩。

　　萧径亭却是颇有些受不住了，美人丰满惹火无比的娇躯如八爪鱼样缠着自己，两只巨大圆挺的玉乳倒和那对美丽的姐妹花有的一比，便是躺着不动，圆滚柔软的玉乳也轻轻地颤动，仿佛有生命般。更让他血沸的却是小腹上紧贴的火热湿润的肥美花园，而美人此时卧在自己身上仿佛甚是舒适迷醉，心道：“真是一个艳媚无双的绝世尤物。”努力静下心来，顿时清晰地感觉到从美人身上飘来如兰如麝的醉人幽香渐渐在鼻中荡漾几圈，再在屋面前荡漾开来。

　　萧径亭往窗外看去，见太阳光已经斜射进来，时候已经不早了。右手抚上怀中玉人的只一握的细腰，那一凹陷的曲线让他爱不释手。蛮腰虽细，但摸在手却觉得丰腴柔软。可能是摸的玉人有些痒了，萧径亭听到怀中传来几声舒适的娇哼，声音听来娇憨仿佛娇嫩少女，不由笑问道：“莫莫当真姓穆吗？莫莫又叫什么名字呢？”

　　穆夫人听了格格娇笑，从萧径亭怀中抬起小脸，道：“人家当然不姓穆，我为什么会叫做穆夫人？公子你猜猜看！”目中闪过一丝好玩的神色。

　　萧径亭见此，不由怀疑美人在面对自己的时候，心神依然还停留二十几年前，那个疼爱自己的美丽少女时段。笑道：“我哪里知道莫莫的心思？或许只是随便叫叫罢了。”

　　穆夫人小手梳过萧径亭黑亮青丝，道：“我名字便叫做莫莫，至于让人叫我穆夫人是因为天下没有什么有名的人姓穆的，我才不让他们胡乱猜测人家与别人有什么关联那？以前我姓作莫名字也叫作莫，但是我现在姓萧了，我和公子一个姓了。”

　　说到后来目中尽是如海般的深情，美丽的小脸也变得严肃，但马上绽开笑容皱起瑶鼻，翘起食指，在萧径亭轻刮几下，道：“真是羞羞，小了人家那么多还叫人家莫莫，你应该唤人家莫姨那！”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目中一黯，美目直直注视萧径亭，低声道：“不过我也不知羞，昨日见了你和你娘几乎一摸一样的脸，便自称作莫莫。因为在我心里你仿佛又是那个光着屁股的亭儿，但是我不想那样的，我要现在眼前这个能做我爱郎的公子，却又实在忘不了那个不会说话只会一直笑着的心肝宝贝儿。”

　　萧径亭知道她心思，一时还不能完全接受由母亲似的疼爱向男女之间情爱的转变。闻言慰道：“那就随着她吧，不过我也不能太过吃亏了，莫姨是不叫了。”不想再在这上面让她多想，便笑道：“其实昨夜里，莫莫若是使上了吸精术等房中媚术，也不用那么受累了。”

　　穆夫人闻之娇嗔不依，捶他一拳，嚷道：“你昨夜是不是一直是清醒的，那我可不依啊！看着人家这样作践自己。要不是人家心疼你，使上一些秘术你才经受不住那！”

　　萧径亭闻之笑道：“自然不是，只是怕你危险我硬在心里留下了一丝清明，对事情的经过还是知道的，身体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见美人宜嗔宜喜的小脸在眼前，目中闪过黠色，嘴角扯开一丝坏笑，道：“还好我留了那丝清明，不然那么销魂的场景错过可才可惜了。”

　　穆夫人闻之小脸顿时红透，杏目圆睁，玉臂支在萧径亭胸膛仰起俏脸，嚷道：“你这坏蛋这般说你莫姨，我可不饶了。你心里肯定在笑我我不知羞耻，那么媚骚事也敢作出来，是不是？是不是？”说着娇艳欲滴的小嘴微微撅起，细嫩小手轻轻掐了一把萧径亭的胸膛。

　　不但萧径亭回答，美目忽然瞟来一个媚眼，作出一个风骚入骨的表情，俯下脸蛋，小嘴凑到离萧径亭嘴唇只半寸出，吐气如兰娇嗲道：“我就是不知羞，我就是什么害臊的事情也敢做。”说完樱口凑上咬住萧径亭嘴唇，伸出小香舌亲昵地舔噬几下，便突入萧径亭口中，热烈吻起。两支玉腿稍曲，微抬起柔软肥大的圆臀跪坐在萧径亭胯间。由于双腿张开急了些，下身私处的疼痛让她轻哼一口，但仍未停下陶醉的接吻。

　　萧径亭好不容易静下的心又摇拽起，含住滑嫩的香嫩小舌吮吸咂咬，纠结在一起，本放在美人腰际的小手也顺着惊人剧涨的曲线滑下，放在圆圆隆起的臀丘上。朝滑嫩的美肉一把抓起放下，用力拍下。右手清晰感觉到肥美的雪球微微颤动，听到美人瑶鼻不依一声娇嗔，手掌又复按下用力揉搓柔软的美肉，让美人瑶鼻中娇吟顿时连成了串。左手也擒住一只大白兔，拇指轻轻刮过娇嫩的乳头，惹得肥美的肉体一阵轻颤。心中暗叹：“天下竟有这等诱人的尤物，不知她练得什么功夫，练就了如此坚耸圆挺的玉乳和那般丰肥美嫩的巨臀。若是自己生成的，那真是天生异赋。”脑中不由闪过妍儿送的《水经玉注》的那些“坠玉盘”、“汹涌波”等功法，但是马上晃过神来，因为怀中敏感无比的美人已经呻吟阵阵了。

　　萧径亭好不容易静下的心又摇拽起，含住滑嫩的香嫩小舌吮吸咂咬，纠结在一起，本放在美人腰际的小手也顺着惊人剧涨的曲线滑下，放在圆圆隆起的臀丘上。朝滑嫩的美肉一把抓起放下，用力拍下。右手清晰感觉到肥美的雪球微微颤动，听到美人瑶鼻不依一声娇嗔，手掌又复按下用力揉搓柔软的美肉，让美人瑶鼻中娇吟顿时连成了串。左手也擒住一只大白兔，拇指轻轻刮过娇嫩的乳头，惹得肥美的肉体一阵轻颤。心中暗叹：“天下竟有这等诱人的尤物，不知她练得什么功夫，练就了如此坚耸圆挺的玉乳和那般丰肥美嫩的巨臀。若是自己生成的，那真是天生异赋。”脑中不由闪过妍儿送的《水经玉注》的那些“坠玉盘”、“汹涌波”等功法，但是马上晃过神来，因为怀中敏感无比的美人已经呻吟阵阵了。

　　穆夫人本也是想和萧径亭微微亲热调趣，不料这一吻下，便已情动。而且萧径亭两只坏手在乳房屁股处如此肆虐，早已经娇躯软瘫，颇是不堪。在萧径亭怀中蠕动间，也蹭起了萧径亭满心的欲火。阴中生楚的美人觉得下身花蜜湿透颇是难受，不由将屁股微微抬起，让胯间花房离开萧径亭小腹，却被一根火热巨物顶在臀沟。心中一颤，对昨夜将自己整的死去活来的物事她可是记忆犹新，春情荡漾下也微微有些畏惧，从花径深处传来的残余刺痛也清晰起来。但又不肯违了萧径亭意，打算硬着头皮在接下着粗大槌子。但萧径亭手从股沟绕来，划到花瓣肉唇时，那如同火烧般的疼痛还是让她娇躯忍不住一战。

　　萧径亭欲火正盛是发现身上的美人娇躯一僵，知道她处子初破，何况昨夜被他分身摧残得厉害，自然不能再次承欢。将划到她胯间的手转移到美臀上，勉强按下心中欲火，喘息道：“看你还敢不敢惹我？”

　　穆夫人听他话中带喘，知道刚才惹得他厉害，心中柔情暖起，小嘴仍娇腻道：“谁叫你刚才笑我的。”将抓住他按在翘臀上的坏手，放在自己深壑的臀沟，温柔瞥他一眼道：“你不要憋得太厉害，我可以用用后庭谷道侍侯你的。”

　　萧径亭右手摸到褶皱细密的娇嫩菊花，轻轻一戳，笑道：“好东西还是留着以后吧！我先看看你那儿伤得可厉害，”说着便欲揭开锦被。

　　“不要！”美人轻声惊叫道，一点不像刚才要用后庭服侍情郎的大胆。让萧径亭不由有些奇怪，硬是笑着将美人娇躯抱起，美丽的穆夫人吓得连忙出言阻止，见萧径亭不理，又腻声求饶，娇躯如蛇般扭动不已。

　　挣扎间如脂般的美丽胴体春光乍泻，穆夫人却也理会不了许多，见自己娇躯被萧径亭捞出，忙用手遮着下身私处。萧径亭在她粉背一处穴道轻轻一点，身子顿时软下，惊道：“你怎么知道人家那里穴道的？”没有等到萧径亭回答，“啊！”地惊叫一声，却是罕见的一声惊羞叫唤。

　　却见萧径亭正用两指拈起自己下身阴阜上的柔毛，那阴毛已经被花蜜沾湿，更加显得细长。看到萧径亭正满目惊讶，虽然明明知道和他好了后，迟早会被他发现自己身上最羞人的东西，但见到长长的软毛被他纤长的手指细细梳理，长达七八寸有余。仿佛身上最隐蔽的禁地被毫无遮挡地被展示在人面前。就算寻常女子觉得最是害臊的私处甚至后庭，她都可以毫无保留地献给爱人，但是她觉得自己下身的耻毛和人太不一样了，太见不得人了。一时间心神慌乱，羞急无措。

　　“好人！亭郎！哥哥！你饶了我吧，饶了莫莫吧！”萧径亭见美人讨好粘上身来，腻声求饶，目中已经真有了急色，心下奇怪。这个修为如此高深的尤物竟然由此软肋，不忍让她着急，依依不舍将手从她胯间移开，抱住她如绵娇躯，道：“这有什么好害羞的，如此美景只怕天下间就你一人才有。只有传说中汉高祖刘邦的吕后生得阴毛长近于尺，这是野史只怕也当不得真。”却见穆夫人闻言轻啐时，美目闪过一丝担忧，心念一转：“是了，吕后为人残暴，权势心重，莫莫定是怕自己因此认为她也有这般心思。”忙道：“那吕后长相虽美，但却有些眉竖目长，她还常以此懊恼，其实那是逐权之貌。但是莫莫却是柳眉细弯，桃眸微圆，是媚丽自傲之貌，两人怎会一样。”

　　穆夫人闻之眉开眼笑，白他一眼，嗔道：“就知道你会哄人。”却是递过红唇在那张会哄人的嘴上温情一吻。柔声道：“谢谢你明白我心思，我真的什么也不多想了，现在只是想着让你欢喜，真的。”

　　“夫人！”却听到屋外传来脚步声，好像是许嬷嬷。她为人精明，不想落下窥视之嫌。走到院子便已经开口唤道，好让穆夫人有机会起身，不会有个什么亲密形态落入她眼里。

　　穆夫人仍是腻在萧径亭怀中，一点起身的意思都没有，轻道：“以后再也没有穆夫人了，我便叫做萧莫莫。”

　　萧莫莫(以后穆夫人在书中便叫做萧莫莫)见许嬷嬷仍在屋外不敢进来，朝萧径亭得意一笑，拉起锦被盖在两人身上，整个娇躯小鸟依人地缩在萧径亭怀中后向外边唤道：“许嬷嬷进来吧！外边的兰花汤准备好了没有？”

　　许嬷嬷蹑脚进来，见到床上香艳的情景目中闪过一丝慰色，尽管对萧莫莫的美丽见过多次了，但今日如此娇媚依人却是头回见到，看得竟微微一呆。但马上把目光转向别处，道：“兰花汤已经让丫头们准备好了，夫人马上就可以去沐浴了。”

　　萧莫莫温柔望了萧径亭一眼，道：“不是我洗，待会儿你服侍公子洗澡，我今日倦得很只怕要多躺一会儿。”饶是她大胆，说这也粉颊微红，白了萧径亭一眼，娇媚非常却仿佛许嬷嬷不在边上一样。见许嬷嬷神情中仿佛有什么事情要说，便道：“昨夜夜儿是不是以你睡在一起，可发现她有什么异样。”

　　许嬷嬷目中闪过忧色，望了神色关切的萧莫莫一眼，道：“总算夫人及时赶回，让姑娘心里有了依靠，不然真是出了事了。昨夜姑娘好像一夜也没有睡着，今早婢子起身时候，见到姑娘的枕头上湿了一片。”好像想起什么，目中忧色更浓，道：“昨天玉儿来告诉我姑娘的话后，婢子便觉得不对。昨夜我趁姑娘不在时，去她房里，找到了一小块金元宝放在陈胭脂的玉盒子。可能”后面的话没有说出，但是意思却是极是明白。夜君依对柳含玉动情甚深，受到打击后，便没有生念，接待了李易泽后便准备一死了之。

　　萧径亭想起昨夜夜君依那毫无生气的目光，她白天方才被心上人无情伤害，几年的刻骨相思一下成为了泡影，而且一直是她自己一人在自作多情。更是可悲的是在被伤害后的几个时辰，以前一直对夜君依苦追讨好的李易泽，为了自己的富贵前程，耗费尽心机地把她与武莫宸撮合在一起。听来都觉得讽刺，却同时发生在了一个美丽深情的女子身上，那种伤害不可谓不大，难怪夜君依一下没有了生趣。

　　不过萧径亭根据夜君依对李易泽的种种表现，不要说有情意，便是仿佛连好感都没有多少。至于为何要献身与李易泽，只怕也不是为了要酬他的一片相思，应该有别的目的了，想必是想用身子为‘醉香居’奉上最后的一些贡献吧。

第二卷 第八章 温柔乡香

　　“傻丫头，傻丫头。”萧莫莫口中念道，目中除了怜色外还有一丝怒色，不知道是对夜君依还是柳含玉。至于夜君依为何要接待过李易泽后方才辞世，她也明白是为了报答自己的养育之恩。夜君依是小时被萧莫莫收养的孤儿，见她喜欢弹琴唱曲，便请来著名的琴师、曲艺大家教她曲艺，耗银甚剧。但是夜君依在“醉香居”挂牌不久后便遇上了风流潇洒的柳含玉，钟情入骨。几年来虽然名声远扬，但她却是不大理会什么客人。而李易泽身份贵重，夜君依身为醉香居红牌不能扫了他面子，但却不受他金银饰物。所以几年下来并没有给“醉香居”带来什么盈利，心中过意不去，便准备向李易泽献身换得巨数银两报答亦师亦母的萧莫莫。

　　“这也怪我，夜儿在心志上天资不高。我也没有多指点她，只是让琴师些人教她弹琴唱曲，为人处事之术却不怎么理会，终于有了今日之事。”萧莫莫轻轻一叹，目光深情望了萧径亭一眼，道：“若是当年夜儿遇上的是公子就好了。”说完后玉脸上绽开甜蜜的笑容，依在萧径亭怀中，口中喃喃自语道：“相比下，苏莞芷可厉害得多了。”目光转向许嬷嬷道：“这段时候你便一直和夜儿住在一起，暂时别让她出来弹琴唱曲了。和外边的人便说夜儿病了，若是有人来看望也别理会，特别是那个李易泽。”

　　许嬷嬷听到李易泽名字担忧的神色顿时一醒，忙道：“那位李公子和伍公子早上很早便来了，说要谢过萧公子的救命之恩，还带来了一些药，已经等了有一会儿了。”

　　萧莫莫面色肃道：“以后你不能再叫萧公子了，或者叫公子爷，或者叫公子。知道吗！”美目望向萧径亭脸上柔声道：“您去见他们吗？那位伍公子可不是一寻常人物，只怕他对您有什么企图呢。”

　　萧径亭萧径亭自然明白她话中意思，萧径亭看出了武莫宸的身份，同样聪明绝顶的萧莫莫自然也看出来了。而且从昨夜萧莫莫话中还可得知，对于昨夜的刺杀，萧莫莫原先便已经有些发现出端倪的。但是现在不是询问的时候。笑道：“那位伍公子说不定想招我入他旗下那，所以不去见他了。我今天早上还要去任府，得赶紧回去装扮一番。便麻烦许嬷嬷和伍公子说萧径亭已经离开了。”说完后便把萧莫莫柔软的娇躯抱起，轻轻从怀中放到床上，道：“你再睡会儿，我该走了。兴许我晚上过来与莫莫一起吃晚饭。”

　　萧莫莫听到萧径亭话，忙问道：“这便要走了吗？我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告诉你那！”萧径亭知道她想告诉的大概是关于武莫宸和昨夜刺杀的事情了，或者她自己的一些事情。还未开口，又听见萧莫莫道：“也好，那公子晚上来时莫莫再说给公子听，公子要去任府莫非和江南盟有什么关系不成？”

　　萧径亭笑道：“我与任断沧会有什么交情？”顿了忽然想起什么，问道：“任断沧不是二十年前便是江南盟盟主了吗？怎么明日又是他接任盟主的大典了？”

　　萧莫莫闻之一愕，随后格格娇笑，嗔了萧径亭一眼道：“莫莫当真不知道公子时怎么走的江湖了，只怕不会武功的人也知道这件事情的。”惹得萧径亭轻掐了她水嫩的小脸一把，娇躯不依一阵轻扭，又滚到萧径亭怀中，让自己更舒适躺在萧径亭怀中，婉婉道来。

　　三十年前，中原最有名的大侠吴梦玉为了帮助朝廷掌管江湖，与两位结拜兄弟用厉害的手段和武功统一了江南武林，创立的‘江南武盟’，以习武治国为宗旨。那两位结拜兄弟也是当年中原武林的顶尖高手，老二是‘烟波神剑’陆客秋，老三便就是现在的盟主任断沧。由于吴梦玉是‘天剑谷’的出世弟子，所以江南武盟在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民间都有很高的地位，江南多数的武林门派都归于江南旗下，俨然成了中原武林的泰山北斗。

　　但是几年后吴梦玉为扬中原武林之风，北上突厥挑战武神毕啸。那一战后，天下便再也没有人见过吴梦玉了。江南武盟不能一日无主，便由陆客秋接任盟主之位。但是陆客秋不过做了几个月的盟主，突然留信外出。而后便一直没了踪影，两年后任断沧理所应当做上了江南武盟的主人，但是这个盟主之位却是做得极不安稳。由于陆客秋的失踪实在过于离奇，难免有人怀疑是任断沧为了盟主宝座而下的暗手。所以任断沧也一直不肯正式当任盟主这个位置，他向天下放言：日后无论是两位拜兄来了，还是他们的后人、传人来了，都将盟主拱手之位让出。这一拖便拖了这许多年，但是现在，无论是江南盟内部还是天下武林都发生了变化，几大武林势力暗涌波动，突厥和中原两国更是战云密布，为了让江南盟发挥南方武林领袖的作用，重现当年吴梦玉在位时候的辉煌，江南盟旗下的各大门派一致提出，让任断沧名正言顺登上盟主之位，好让江南武盟重新团结起来，对抗里外的敌人。任断沧为大局着想，顺应民意正式接任江南武盟盟主之位。

　　正当萧径亭为萧莫莫言语口气奇怪时，萧莫莫格格笑道：“这可只是江南武盟对外面说的话，莫莫可不担保真不真那？”

　　萧径亭在萧莫莫微微撅起的高耸翘臀上抓了一把，笑喝道：“你莫要坏了任盟主的名声。”便又把萧莫莫娇躯抱到床上躺好。

　　许嬷嬷见萧径亭起身，便恭谨道：“那婢子就到外边给公子爷拿两件衣服。”却听萧径亭问道：“伍公子他们在哪里等我，我呆会儿从苏小姐的西门那儿出去，切莫让他们看见了。”

　　许嬷嬷闻之也不禁一笑，忙努力忍住，道：“那两位公子在前面厢房候着公子，我马上差人去告诉他们说公子爷已经走了。”

　　许嬷嬷脚步走远后，萧莫莫见萧径亭正下床找衣服，视线正放在昨晚被他撕碎的肚兜绸裙。格格一笑道：“你昨夜说道是留了一丝神志，那你记不记得自己的衣服是不是也给撕了。”萧径亭见她美丽的眸子中不乏得意之色，心下一喜，知道那身紫袍被她收好了。那衣服是妍儿亲手缝的，若是自己给撕了，那非悔恨死了不可。

　　萧径亭转过身来，面对着裹在被中萧莫莫，出言羞她，道：“莫非有人不舍得情郎走，而把我的衣服给藏起来了，且待我找出来，好好羞她一羞。”话虽如此，但是目中却是一片感激。

　　萧莫莫闻之顿时不依，一咕噜翻过身来，玉腿跪在床上粉臂抱住站在床边萧径亭的下身，在他大腿咬上一口，娇声嚷道：“好稀罕吗？你撕了我衣服，人家没得穿，只好穿你衣裳了。却是不给你了。”玉臂撑着萧径亭大腿便欲爬起，却见到他胯间那个昨夜欺负她一夜的巨大凶物，在她的刺激下颇有蠢蠢欲动之势。轻啐一口，小手不岔捏了硕大的龙头一把，道：“坏东西还不老实，快走快走，免得没事又来作践人家。”

　　萧径亭见她娇媚无双，心头一醉，右手拂上伏在他腿间的那张深情的娇脸，道：“快躺下，动得厉害那里莫要有痛了。昨夜莫莫伤得厉害，待会我倒要吩咐许嬷嬷做些滋补之物了。”

　　萧莫莫小脸微微一红，腻声道：“坏人你又来编排人家，说吧说吧，人家才不知道羞呢！”闭上美目，红着小脸贴上萧径亭胯间，粉颊轻轻在萧径亭下身凶物上轻柔磨蹭，却惹得自己鼻子粗重起来，忙将小脸抬起，伸出小香舌在龙头上调皮添上一口，柔声道：“我昨日见公子身上的紫袍样式和寻常衣服不一样，公子穿着刹是好看，便留下心来收好了。我这就拿来。”说完也不起身，仍是跪在床上，爬到床的另一头。探出半个娇躯在床外，从一小几上翻出那件紫袍。

　　萧径亭见之脑袋一热，腹中一热。一只白晃晃，颤微微的肥大香臀在眼前轻轻晃动。那原本就丰满骇人的肥臀由于高高翘起更显得巨大，如同两座雪白的肉山般惊耸。看得萧径亭顿时热血窜起，脑中顿时浮起任夜晓的肥翘雪球，一般的美丽一般的诱人。目光投到中间峡谷的裂缝，心中一惊，欲火顿熄。

　　刚才虽然见到萧莫莫不时不适地颦起眉头，却认为也只是稍微的疼痛。一见下，心疼坏了。那原本应该娇嫩粉色的裂缝肉唇此时竟红肿得吓人，高高隆起如同馒头般大小。由于肿得厉害，那两瓣本应紧紧羞闭的媚唇嘟嘟地撑着，光看那血红的眼色便知那是火烫般的难受，可见昨夜受创极是厉害。

　　萧莫莫本欲转过身来为萧径亭穿上衣服，却被萧径亭一把抱在怀中，见他目中尽是歉色与心疼。心中一甜，索性缩进萧径亭怀中。听见萧径亭在耳边温道：“莫莫疼坏了吧！我昨夜凶得很吧！”轻轻嗯了一声，腻声道：“我一个劲求你，你总是不理，只是疯一般地搞我。”小手在萧径亭胸膛轻扭一把，忽又妖媚一笑道：“不过，那味道却也让人酥得魂都没了！”

　　萧径亭听到这等淫词浪语，不由在她大屁股用劲拍了一掌，却又不舍释手又在丰肥美肉上揉起，道：“你真是个妖精，一个迷死人的狐狸精。”

　　“我就是个狐狸精，我只要迷死你！”萧莫莫恶狠狠道，从萧径亭依依爬起。为萧径亭着上内衣，道：“待会儿要洗澡，外袍便不用穿了。”想起刚才萧径亭说的话，酸酸问道：“去一任府还要回去打扮吗？还嫌长不够迷死人吗？我就不信任夜晓眼光高到天上去了。”

　　萧径亭不由哈哈一笑道：“莫莫也会吃醋吗？我是要扮作一个老头去任府。莫莫你且猜猜我要扮扮作谁，那人你也是知道的。”

　　萧莫莫美丽的眸子狡黠一转，侧着小脑袋想了一会儿，笑道：“萧先生！”

　　萧径亭在在许嬷嬷服侍下洗澡穿衣后，一身清爽从“醉香居”西门离开时候已经是不早了。而且刚才向许嬷嬷打听下，归行负却是还没有回来。心中暗觉得不对！

　　当一袭白衣，一缕长须打扮的萧径亭走到“安然居”门口过，外边招呼的伙计还记得那位仙风道骨的萧先生，客气招呼道：“先生今日可晚了，早点都已撤了。可要小的招呼单独做上一份。”

　　萧径亭心道：“能不晚吗？”其实他来“安然居”吃早点也是因为这里味道做得好，不是为了吃饱肚子。当下道：“不劳小兄弟，我还是和许多老少爷们用同一锅早点来得爽胃，还是明日尽量赶个早吧。”笑着便要走开。

　　小二却是赶上几步，哈腰笑道：“先生当真是不俗，其实这话再对没有了。那些个娇贵爷们却是哪里理会得这个道理。这不，楼上几位非恼着我们的师傅做的东西看来不够精美，不对他们胃口。”

　　萧径亭停下脚步，望那伙计笑道：“小二哥莫非有什么事情央我不成。”

　　那伙计讪讪一笑道：“事情却还真是有，不过小的刚才却是给那几位给气得狠了，硬是大嚷着砸我们‘安然居’的招牌，听先生说起便发了牢骚，让先生听着讨厌了。其实是我们掌柜的，他早上听得城北的池老太爷说先生的一手字写得神了，便让我们几位哥儿惦记着，见着了先生便请先生进去，为我们‘安然居’提个牌儿。正好池老太爷还在，先生可要进去会会，那老太爷可是通着天的人物。”

　　萧径亭抬头望了一眼头顶彩楼上玄着的烫金字楠木匾，那匾尚新，看着不过几年前才提的字。而匾上那字更是潇洒遒劲、豪放写意，硬是出于大家之手，不由奇怪问道：“这招牌上的字写得好的很那，我也未必写得出，为什么要换？”

　　那伙计道：“小的虽也不识得几个字，但瞧着那牌上的字却是好看的很。可我们掌柜的好像说是什么‘当真无理，珠帘有罪’，小的也是不懂。”

　　萧径亭听得微微一愕，又晃乎笑道：“是‘当政无理，株连有罪’吧！”却听到一厚朗声音响起。

　　“我正挂念着先生那，先生刚好来了！请进请进，小店刚好来了一些上好‘碧萝春’，早不如巧，便请先生这等仙人一同品尝品尝。”萧径亭识得一脸笑意走来的锦袍老者，便是’安然居‘的掌柜，面上微胖，看来颇是慈祥却不掩精明。心里计算时间，写上几个字也花不了多少时间，便同他进了“安然居”。

　　那老者带萧径亭穿过前面饭堂和几幢客房，到了一个花园，想必是他自己住的院子了。一路上那老者与萧径亭言谈甚欢，也知道那老者叫做祝仗乙，名字硬是不俗。萧径亭见这祝仗乙琴棋书画，建筑格局上竟都由涉猎，见解颇是精辟，且不妄自菲薄，不由暗中赞叹。

　　却见这后花园虽然不大，却是颇具雅意，且花草也大是讲究，一问下果然是那老者自己设计。心道：“这掌柜不凡！”

　　“这便是萧先生吗？当真是神仙般的人物。那日小女请先生作画，幸得先生题诗。拿与老夫看了，那手好字当真羞刹老夫了。”萧径亭与祝仗乙进一雅致厢房，一高大威猛，须发皆银的老者迎上，想必便是方才小二口中的那位池老太爷了，当下客气招呼。

　　“我那闺女却也只是把先生题的诗给老夫看了，那画却是折了起来，怎么也不让我们看。”萧径亭听那池老太爷口气中掩不住的疼爱，脑中不由浮起一略显纤弱却风姿高洁的美丽女子，那日为那女子作画时，见她与其他女子比起风韵好上许多，而且颇是楚楚可怜。便为她题一首《涤莲》赞她虽然柔弱却是心性高洁，仿若寒池中的美好白莲。也知道眼前这位威猛老者便是朝廷御赐的“上兵世家”家主池观崖，她口中的闺女便是金陵城中有名的才女池井月了。

　　“上兵世家”顾名思义便是专门生产兵器的大家族了，朝廷的御用兵刃便都由池家提供，当真可以称得上了通着天的人物了。

　　“在下萧进迟见过池家主了，来金陵时候便只听过家主武艺了得，兵器锻造的功夫更是天下无双，不料家主也好书法，当真了得。不过后来想想，家主打造兵器时候，臂劲不仅大而且精巧细致，落点不能有丝毫差错，写起字来自然也是差不了的。”萧径亭见池观崖果如传言中所道为人豪爽热情，不由添了几分好感。

　　这时一美丽女子提着一套茶具进来，放置桌上，再折身出去，娇躯颇是窈窕。再见摆在桌上的那些物事，是套紫砂茶具，那紫砂壶纹理细密，雕纹古朴精美。显然是宜兴窑烧出的上好精品。片刻后再见那女子回来，纤巧手上多出了一火炉，炉中烧着上好木炭。只是萧径亭见那女孩虽是身形娇巧，但不轻的炉子提在手中好像一点重量也没有。不由多看了几眼，那美丽女子对上萧径亭目光，小脸绽开花朵般的笑容，刹是动人。

第二卷 第九章 俏佳人艺

　　“这是小女祝潆儿，学得一些粗浅功夫，手上有点力气。”目光转向那祝潆儿，神色爱怜道：“潆儿这便是你池姐姐口中说的萧先生，你若请得动，便让萧先生替你画上一幅画儿。”

　　“侄女见过两位伯伯。”祝潆儿朝萧径亭和池观崖侧身福道，恬静的目光转向萧径亭，微微笑道：“说不定呆会儿侄女煮的茶对了萧伯伯的胃口，萧伯伯兴喜下便答应了为我作画呢！”

　　萧径亭呵呵笑道：“你叫我作伯伯，便让我占了好大的便宜，这画定是要画的，而且似潆儿这等美丽的女孩，我也是十分高兴画的。”其实祝潆儿便是在金陵城中只怕也是难找得出几个的美人了，但是不要说与任夜晓，萧莫莫比起不如，便是与夜君依比起都颇有逊色。不过她身上特有的那股恬静的气质让她显得极是清雅迷人。

　　祝潆儿听到萧径亭答应顿时更加欢喜，微微一笑中却不是方才的笑不露齿了。小嘴抿起甜笑时，露出如编贝玉嵌的整齐玉齿，更显唇红齿白。见她从桌上拿过紫砂壶，往内注入清水，道：“这是我们自家井底天未亮时打的水，就是清喝这白水也可口的很。”而后将到满清水的紫砂茶壶放到炉上，蹲下娇躯从一旁的小几上拿过一棕叶扇子，往炉里头轻轻扇风。婀娜的娇躯更显动人。

　　萧径亭见祝潆儿煮茶时候全神贯注，目中只有眼前的炉子和茶壶，心道：“这也是一种境界了。”心里计算着时间，暗道：“不要耽误了去任府的时间，现在时候已经不早了。”向祝仗乙道：“我方才听伙计说祝掌柜要萧某为‘安然居’题字，而令千金现在煮茶我瞧着嘴馋，不如趁这个时候闲着把字写好了。”

　　萧径亭摊开宣纸，左手拈起右臂的宽袖，拿起狼毫湖笔轻轻在砚台上蘸了点墨汁，放到鼻尖轻闻了闻，赞道：“好成色！是上好的‘松烟墨’。”

　　一般书画用的墨分为“油烟墨”和“松烟墨”，“油烟墨”用桐油或添烧烟加工制成，写出来的字乌黑发亮，看来耀眼醒目。而“松烟墨”顾名思义是用松枝烧烟加工制成，色泽虽然也甚是乌黑，但没有什么光泽，颇是清雅甚至有些暗淡。

　　“先生不问我为什么要换招牌吗？不怕祝某有什么企图吗？”祝仗乙终忍不住出口问道，但目中却是一片诚挚。

　　萧径亭望上祝仗乙的目光道：“方才听到伙计说的‘当政无理，株连有罪’大概知道一二。至于祝掌柜请我写字能有什么企图，萧某尚感到无比荣幸那！”说完将目光投向书房墙壁上的几幅字，舒展有力、潇洒苍劲。与外边招牌上的字是出于同一个人手中。看了下落款的名字，却是大大有名的宴孤蘅，十几年前大武皇帝钦点的头名状元。

　　祝仗乙目光逐渐变成钦佩和感激，倒不是为萧径亭的那幅字，而是为了萧径亭的信任。随着萧径亭的目光投向书房墙壁上的字画，道：“当真是祸从口出啊！好在是先生听到。那日我一时气愤下说出了这两句所谓的作乱之言，却不想边上的阿根耳朵却是尖的很。幸亏今天发现得早，不然他日当真会招来大祸”

　　随即祝仗乙目中闪过一丝炽热，道：“说来那位状元郎倒和先生有些像，都是才高八斗俊美潇洒的人物。当年他未中状元时候便经常出入在我这‘安然居’，俩人意气相投，也结下了交情。他意气风发之时便在我这留下墨宝，我请他为我这‘安然居’题字，他也像先生一样欣然答应，他那手字当真是漂亮，我便是一辈子也达不到那种境界。”萧径亭从他眼中看出了许多东西，祝仗乙虽然是个商人，而且还是个成功的商人。但却更是个雅人，对伯牙子期那种知己之情有种超乎执着的追求，见他对萧径亭便可看出一二。

　　“前几日，孤蘅老弟突然出现在‘安然居’中，我自然是高兴，但他却是面色惨淡，那表情说悲愤不是悲愤，说失望不是失望，复杂的很。我问他缘故他什么也不说，只是让我撤下他题写的招牌，最好连墙壁上的字画也烧了，说是怕连累我，便匆匆离开了。直到了几日前，我才听到朝廷礼部侍郎宴孤蘅调任金陵府防御使的消息，也知道了一二。”礼部侍郎是正二品，而防御使则是正五品，当真是贬得厉害了。这宴孤蘅说来还是整个朝廷中极其著名的贤吏了，清廉爱民，政绩显著。不知惹了那位权贵，知道大祸将至，不欲连累好友，在赴任前几日便来赶来通知，当中情分以及宴孤蘅的为人可见一般了。

　　祝仗乙又道：“不知为何，见到先生，尽把这等重要厉害的事情说了出来，当真是缘分了！我与先生一见下，仿佛回到当年与孤蘅老弟结交的情景，或许是我太久……”话说到嘴边又停下。道：“便请先生题字吧，刚才我去池府上央池兄为我题字，却听池老兄对先生的字仰慕非常。先生这几日一直在‘安然居’用餐，我也识得，便冒昧让伙计在外边注意着，不料先生还真的来了。”

　　萧径亭嘴边一扯便算是笑了，接着嘴唇一抿，目光一眯。将湖笔往砚中一转，提将起来，目中计算宣纸大小，顷刻后笔走蛇游“安然居”三字一气呵成。祝仗乙细心注意到，萧径亭当一字写完时候笔势却仍未减，只是将毫尖提起悬空，接着按下写下一个字。这样一来，三字看来仿佛浑然一体，但又是互不相连，三字形断而神连，其中韵味，令人一望下便忍不住琢磨。心下震撼，长吸口气，后憋在腹中，静道：“神技，神乎奇技！”目光在三字上流连恋眷。

　　池观崖细观良久，道：“看了先生的字，我微微有些不解。先生写的‘安然居’这三个字和小女画上题的那首《涤莲》，一看下竟仿佛不是出于同一人之手。老夫不甘心下细细看了几遍方才看出两幅的根骨是一样，只是那首《涤莲》潇洒写意、放荡自如。而眼前的这三字却是古朴自然、神韵内敛，倒是合适题在隐士的书庐上，而“安然居”却是商号自然想招引客人熙熙攘攘……”

　　萧径亭目光望上池观崖，笑道：“家主厉害，竟一眼看出了萧某的这点小把戏。”目光转向字上，道：“祝掌柜给的墨是‘松烟墨’，其色乌却不亮，浓而不耀。颇有避芒隐世、内敛淡泊的意思，我便迎合着这味道写了，不知可合了掌柜的意。”

　　祝仗乙听得心里一颤，迅速望了萧径亭一眼，目中光芒一闪而后转成笑意，哈哈笑道：“合适，合适，先生当真知我，这字千金难换。”

　　“这么说来倒是老夫犯傻了，在先生这等神人面前，老夫的那些门外拙技当真不敢拿出来献丑了。”池观崖抚须笑道，望向祝仗乙的目光也颇有置疑探问之色。

　　却见祝仗乙面有难色，不知如何开口是好。萧径亭知机问道：“我先前见到井月小姐的时候，发现小姐身子纤若，面上血色不兴，莫非有什么小恙不成。”

　　池观崖自然明白萧径亭意思，目中闪过悲色，道：“小女那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毛病，我内人怀着井月约五个月的时候，被贼人击了一计‘寒丝掌’伤了胎气，心里头爱着孩子，硬是撑到生下井月方才撒手西去。在娘腹中伤了的井月，出世后大小病恙不断，气血亏虚，全凭人参首乌等物吊着性命。那双小手只怕连七八斤力气都没有，更别说习武了。”说到此见萧径亭目中颇有关切怜色，心中感激，道：“也是那孩子心性善良，又聪明伶俐，连上苍都喜爱了。几日前我府上竟来一个神医，那医术了得，几幅药下去那孩子面色顿时红润起来，到现在看书嬉戏一两个时辰也不嚷累，那孩子从前可连走快几步坐得久了也小脸发凉、头晕目眩那。”言语间兴色之色不掩，那张红润老脸都仿佛发光。

　　“哦？有这等人物，现在可还在池兄府上？我刚才去时可未见着。如此人物不可不见。”祝仗乙闻之兴奋，目中光芒热起。待听到池观崖说那人已经走了，连连失望叹息。

　　“爹爹，茶已经好了一会了。再不喝，凉了味道就不好了。”祝潆儿见萧径亭没有什么重要话说了才开口打断，但是瞧向她父亲的目光已经有些嗔怪了。因为她好不容易才煮好的茶几人竟没有再最好喝的时候享用。

　　萧径亭连忙讨好道：“好茶便是凉了也是好喝的。”

　　祝潆儿煮的茶真是可口的很，萧径亭嘴馋下竟将一壶茶都喝干了才舍得离开。待走出厢房发现头顶的太阳已经快上中天了，不由心中一苦：“任夜晓莫要认为自己跑了才好。”不由加快了脚步，向出来送行的祝仗乙与池观崖连道留步。

　　“先生当真不留下用饭吗？老夫那内人在厨艺上可极是了得。”祝仗乙也随之加快了脚步，一边热情劝道。

　　萧径亭闻之脚步一停，目中颇是心动，道：“真的？能让掌柜夸的自然是好的。”但马上摇摇头叹道：“可惜！可惜！我这便需要去任府一趟，已经迟了好些时候了。”

　　“格老子，你老婆会做饭便让她给爷几个做上一顿，今天不知是那个龟儿子做的东西，吃得老子嘴巴都淡出个鸟儿来。”萧径亭话刚说完，面前的楼上窗户探出个胡虬脑袋大嚷道。

　　祝仗乙听了也不生气，笑道：“便是贱内亲手下厨，只怕也不能令几位大爷满意。几位大爷是川蜀中人，喜欢吃辣便硬要往菜里头放上花椒、辣子，我们楼里卖的都是江南菜，口味自然清淡若添上那些东西还成什么道理？”望了窗上那胡虬大汉一眼道：“再说几位也不是用得很对口吗？”

　　萧径亭见那汉子果然满嘴的食物，尚在大嚼，吃得很是鲜美，不由莞尔一笑。

　　那汉子大眼一瞪道：“你这里的菜是做的好吃，但加上辣子就更好吃了。老子又不是不给银子，向你讨几个辣子也不给，气死老子了！”那汉子见祝仗乙一脸笑意总不生气，也懒得再嚷，缩回脑袋骂了声“龟儿子”，倒和他缩头的动作正好配上了。

　　萧径亭本欲不理走开，但是一听那汉子骂得刚对时机，那声龟儿子正好骂了他自己，也不由笑出声来。而池观崖更是笑得须发皆颤，倒是祝仗乙面上肌肉动了动，硬是忍住了。

　　那位汉子听到了笑声，不由嚷道：“做了龟儿子也那么高兴吗？格老子的，你们江南人真是贱的很！”却见到自己同桌的伙伴也笑得厉害，其中一个更是喷了自己一脸。不由骂道：“有什么好笑的，那些龟儿子傻，你们也疯啦，奶奶的！”

　　他座位边上一青年强忍着笑在他耳边咬了几句，那胡虬汉子顿时牛眼怒睁，将手上瓷碗狠狠摔在地上，一张黑脸涨的发红，抄过身边的大剑，怒喝道：“我看哪个龟孙子再笑，老子一剑宰了他。”大手在桌上一拍，铁塔般的身躯顿时跃出窗子，身法竟也颇为轻快。

　　池观崖迅速和萧径亭二人对上一眼，都看出了那粗汉子使的身法是蜀山剑派的“孤雁盘”，可别一笑下和西南第二大派结了梁子。“剑花宫”之所以被称为西南第一大派，很大的原因是有唐绰兮这位美人宗师，但就本身从门中人数和产业来说，蜀山剑派却是要胜出许多了。而且唐绰兮自己对富贵权势看得甚淡，没有争霸江湖的意思。但是蜀山剑派的李鹤梅善于权谋，是个厉害人物。

　　池观崖当下收下笑容，正色道：“不知这位壮士与蜀山剑派的李掌门怎么称呼？老夫见壮士的‘孤雁盘’使得甚是利落。”

　　那汉子对池观崖的夸奖甚是受用，听到他提起李鹤梅，脸上更是得意，颇是傲道：“俺是师傅他老人家的七个弟子，江湖人叫俺‘黑脸剑’宋鼎，你们也该听过。”

　　这宋鼎手下功夫也是不弱在江湖上名气倒也不小，不过萧径亭走江湖时候，不大接触武林人物自然是没有听说过，也不道没听说过，也不说久仰之类的客套话。池观崖想来听过，但是他乃宗师身份，且为人直爽，自然没有什么恭敬的言语。

　　宋鼎见三人反应平淡，想起方才对方的耻笑，不由恼羞成怒道：“便是武林同脉这事也不能这么完了，刚才你们往俺‘黑面剑’面子上泼屎，俺也不欺负人。只要你们几人给俺鞠上几躬赔礼，日后只要见到俺蜀山派的人都过来问好。不然老子几个师兄弟砸了你的鸟店。”

　　池观崖听得不由有些怒色，面色一威，慢道：“好大的口气，好大的脸子！”

　　那宋鼎冷不凡被池观崖的威色唬得一颤，但他是天生的粗胆无脑，喝道：“那又怎样，老子不信在江南就有敢人扫俺‘蜀山派’的脸子了，现在不鞠躬等下便打的你鞠躬。”话音未落从身后窗户又跃下几人，手上都明晃晃拿着兵刃。但他们几个不全是如同宋鼎那般的浑人，脸上或不安、或愤怒、或惊惧不定。

　　那宋鼎见自己人多，倒也没有什么张狂神色，显然不想占了人数上的便宜，道：“勿要说俺蜀山剑派欺负人，俺只一个人和你打。”说完面色一正，如铃般的眼睛睁得更大，衣服被真气鼓起，伸出一双蒲扇大手朝池观崖走来，脚下踏出一个个深达两三寸的脚印道：“来，咱们俩亲近亲近。”他本来也不会说这等交手套语，只是每次见李鹤梅每次这样说时甚是威风，便学了来。只是学他师傅言语怎么也不敢带上粗话了。

　　但对面迎来的不是池观崖的大手，而是萧径亭如玉雕刻般的纤细长手。宋鼎见萧径亭面色俊秀儒雅，心下冷笑道：“你这迂书生来凑什么热闹，当真以为是握手问好吗？便把你翻个筋斗，给那老头一个下马威。”当下便笑着迎上去。

　　但自己的大手还未碰到眼前那双比娘们还好看的手，却是怎么也递不过去了，钢牙一咬，大喝一声，顿时须发愤张，使出了十分劲道却仍是一寸也伸不过去。心下一火“他奶奶的俺就不信这个邪！”使出了十二分真气，脚下的泥土也被踏下了五寸，一双脚也陷了进去。一张黑脸由黑转红，再转为紫色。但前面仿佛有堵墙似的，千斤之力过去也摇晃不得。宋鼎不甘，真气更是源源不断涌向手掌，不到一会儿，斗大的头颅仿佛蒸笼般冒出白气。只怕再下去不到一会儿便歇了底气，就会受到重伤了。

第二卷 第十章 变态东瀛

　　但自己的大手还未碰到眼前那双比娘们还好看的手，却是怎么也递不过去了，钢牙一咬，大喝一声，顿时须发愤张，使出了十分劲道却仍是一寸也伸不过去。心下一火“他奶奶的俺就不信这个邪！”使出了十二分真气，脚下的泥土也被踏下了五寸，一双脚也陷了进去。一张黑脸由黑转红，再转为紫色。但前面仿佛有堵墙似的，千斤之力过去也摇晃不得。宋鼎不甘，真气更是源源不断涌向手掌，不到一会儿，斗大的头颅仿佛蒸笼般冒出白气。只怕再下去不到一会儿便歇了底气，就会受到重伤了。

　　池观崖暗暗惊讶萧径亭厉害，但怕真为了这蛮人与蜀山剑派结了仇，当下用手指拉了萧径亭袖子暗示饶对方一手，勿伤了人。

　　但被宋鼎看在眼中，他本来就怎么也不信这样读书人模样的萧径亭有这般修为，自然认为是池观崖暗中使诈，合两人之力对付自己一人，当下不顾真气正源源不断涌出，出口叫道：“你们两人一起上算什么英雄。”话未说完胸口气血翻涌，眼前一黑，那口鲜血顿时要喷出。

　　“这下俺‘黑面剑’可要没命了！”他逞强下，腹中真气本来已经空了。而交手时候说话本是大忌，没有腹中真气保住心脉，只怕会被对方和自己反噬的真气击个粉碎。正心胆皆碎时，他忽然觉得身子一暖，那口鲜血又缓和流下，浑身上下仿佛有说不尽的舒服。

　　抬目看去，只见面前的那位书生模样的那人朝自己微微一笑，有说不出的潇洒写意，美须飘飘间，修长玉立的身躯当真像神仙一样。知道他用用深厚的真气不但化解了自己反噬的真气，还治好了自己的内伤。对他的看法顿时大变，除了感激外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正要拜下认输，却听到对方说道：“你且回去问问令师李大侠，是不是可以和金陵的池观崖老爷子握手亲近。”那声音温和动听，但听在他耳中不啻如同晴天霹雳般，身上冷汗顿时爆出。

　　“让师傅知道自己对“上兵世家”的家主无礼，不杀了自己，只怕也会废了自己武功再逐出师门。”宋鼎顿时吓得黑脸发白，听到身后的“叮叮当当”声音响起，知道自己那些同伴们或握不住剑或不敢无礼，都把剑丢在了地上。心中后悔万分，痛恨自己的有眼不识泰山。看见同伴们纷纷跪下赔罪道歉，豪气一起，道：“一人做事一人当，不关我师兄弟们事。池老爷若要怪罪，便只一掌劈了俺宋鼎好了。”说罢便也要跪下。

　　池观崖朝萧径亭使一眼色，萧径亭理会。伸手将宋鼎扶起，道：“池老爷是什么人物，岂能与你一般见识，自然不会怪罪与你，也不会告诉你师傅。”见宋鼎闻之顿时狂喜，又用力下拜，不过这次连萧径亭也拜了。口上更是喋喋不休，激动下连话也说不清楚。

　　萧径亭受了他几拜后方才拦住，道：“只不过日后你倒要学个乖了，你不愿做龟儿子人家自然也不愿做，况且是你自己笨，话里让人抓了破绽。你说是与不是？”

　　宋鼎听得羞愧非常，一张脸又红又白，兀自道：“不会了，不会了。”

　　萧径亭哈哈大笑道：“你这‘黑面剑’只怕以后要改个名号叫做‘变脸剑’了。”说得宋鼎脸上更是涨的通红，讪讪笑着道：“先生饶我，还是‘黑脸剑’好。”

　　萧径亭尚未走到任府大门，正好遇到迎向走来的卜泛舟。

　　“先生来了，我家主人正在里面。”卜泛舟脸上看不出有任何敌意，可能正要出外办事。但见到萧径亭来了，还是恭谨有礼将萧径亭引进府中，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萧径亭见他脸上自然，好像昨夜的受袭没有受到大伤。

　　白天的任府看来不如晚上有诗意，但气势上更添加了些庄严威重，阳光照射下更显金壁辉煌。萧径亭望着着千间广厦，翘檐凌人，心道：“当时的吴梦玉是怎么样的意气风发呢？”

　　萧径亭见任府上下都挂满了彩绸，来往的弟子仆人也都已经穿上了喜气洋洋的吉服，在青石道上穿梭的人除了府中的弟子家仆外，更多的是三三两两游逛的青年武人，想必都是随着家中长辈来的武林子弟。年轻人好奇心重在屋里呆不住，便出来相互认识交友。只怕有很大一部分是想趁机瞻仰下江南第一美人的天人之貌。

　　萧径亭在外边侯客厅才等了一小会儿，心里刚在想着，怎么应付已经知道自己身份的美人任夜晓，便听道一阵爽朗的笑声传来，接着便见到任断沧修长威猛的身影。一身白袍，大步临渊朝萧径亭走来。

　　“先生真是让我好等啊！不是怕先生不快，昨日任某便厚着脸皮去‘醉香居’向先生讨杯酒喝了！这次来了怎么也要在我这里住上几日，不然怎么也不会放先生走的。”任断沧老远便伸出手来，萧径亭才起身迎接，便被任断沧热情握住双手拉着他进来待客厅，那神情竟是热烙之至。

　　客厅中摆设不多，铺着上好的地毯，东西两边放了几张红木椅子，四处的墙角养有半人高的牡丹花，看来颇是典雅。

　　“来人便是萧先生吗？”萧径亭见屋内已有两人，此时说话的便是一面目清秀的中年儒士，想必便是连邪尘了。因为长得与连易成有些相像，只不过眼前这位连邪尘比连易成更加清秀儒雅，眉斜目长，胡须不长但修剪得很是飘逸。气质上竟和此时作萧先生打扮的萧径亭有些相似，不过连邪尘多了几分慈祥长者的味道。

　　“正是萧某，这厢有理了。”萧径亭道，目视连邪尘身后那人。想必是连邪尘的另一个儿子了，那人虽然相貌上和连邪尘大是不同。与连易成比起是要俊美的多，气质上也大大胜过连易成，剑眉下的眸子精亮，鼻梁挺直如若悬胆，唇红齿白，身躯修长雄壮，端是个万里无一的美男子。

　　任断沧为萧径亭介绍二人，那位果然是连邪尘，另一位是连邪尘的二儿子连易昶。萧径亭见连易昶向自己执的是后辈之礼，潇洒大方，一点没有娇纵之气。心道：“当真龙生九子，个个不同。这个连易昶可比连易成厉害的许多了。”口上不由夸奖了几句，那连易昶俊美的脸上虽然微笑，但却没有丝毫得意之色。

　　闲扯了几句，几人一直在说些江南风土之事，不但没有提起那日萧径亭救走跋剑之事，便是连归行负的事情也没有打听。倒是说道萧径亭琴艺的时候，任断沧对苏莞芷的离开再次表示了惋惜，说道卜泛舟他们无礼唐突了佳人。

　　闲扯了几句，几人一直在说些江南风土之事，不但没有提起那日萧径亭救走跋剑之事，便是连归行负的事情也没有打听。倒是说道萧径亭琴艺的时候，任断沧对苏莞芷的离开再次表示了惋惜，说道卜泛舟他们无礼唐突了佳人。

　　萧径亭本就不愿说什么武林琐事，所谈事物正对他意思。言谈下广征博引、生动有趣，听得几人饶有兴致，便是连易昶有时也不时插上几句，见解竟颇是精辟，让边上了连邪尘也面有得色。

　　“突厥蛮夷多使刀，因为北地豺狼猛兽颇多，需要兵刃厚重，所以多使刀。到了后来打仗时候多骑马作战，剑更是不适。直到了八百年前，我中原的细长利剑才传入突厥，不过就算到了现在那边的武人还是使刀的多。那些蛮夷脑子简单些，我中原精妙的剑术他们怎么领会得了。”任断沧正说起各国兵器的异同，提到了突厥武人便忍不住说起，道：“便是武神毕啸，也是到中原才学得那般高明的武功，不要说武功，便是耕织建筑又有那样不是从中原穿过去的。那突厥竟是狼子野心，妄想染指我中原的大好河山，当真忘本！”

　　“突厥蛮夷多使刀，因为北地豺狼猛兽颇多，需要兵刃厚重，所以多使刀。到了后来打仗时候多骑马作战，剑更是不适。直到了八百年前，我中原的细长利剑才传入突厥，不过就算到了现在那边的武人还是使刀的多。那些蛮夷脑子简单些，我中原精妙的剑术他们怎么领会得了。”任断沧正说起各国兵器的异同，提到了突厥武人便忍不住说起，道：“便是武神毕啸，也是到中原才学得那般高明的武功，不要说武功，便是耕织建筑又有那样不是从中原穿过去的。那突厥竟是狼子野心，妄想染指我中原的大好河山，当真忘本！”

　　说得愤起，任断沧忽然从桌后的架子拿出把刀出来，道：“几位看看，这便是从几位突厥武人身上绞下的刀刃。”

　　“沧！”白光一闪，众人皆感觉有一股明显的寒气涌出，只见那刀不比普通长剑大上多少，刀身轻巧灵动，刀上纹理细密，开刃处比纸还薄，竟不是寻常外族武人用的宽大刀或是圆弯刀。任断沧手掌拂过刀刃道：“这刀便是在金陵的‘上兵世家’，池老爷子那里打造，没有几百两银子也下不来。可怕的不是这个，若这刀是突厥人自己锻造的话，那对我中原可大是不利。如此锻造技术，在中原也没有几家能够做到。”接着目中一闪，仿佛想到了什么道：“莫非是‘显碧国’后人将上好的锻造术传给了突厥人不成。那也没有道理那，突厥和显碧可有灭国之恨那。不过好像除了显碧国，再也没有听说那个族有那么高明的锻造技术了”

　　其实显碧国何止是锻造术，建筑、医学、服装、织染等等都是出了名的优与周边诸国，而且国人待人友好善良，国内安居乐业，兵祸不兴，当着是人间乐土，是传言中最神秘美丽的国度，而且传说那里无论男人女人都比其他地方美丽的多。所以萧径亭对其记忆犹是深刻。

　　几百年前，中原一显赫家族由于功高震主，被在位者所不容。为了避祸举家外逃，几经艰难终于在千里之外寻到一片乐土。陆续收服了周边的蛮族，休养生息、传播文化，就形成了后来的显碧国。由于显碧国位于中原和突厥西边的一个夹角处，周围是连绵千里的山脉。而近几百年中原一直战乱不断，无暇扩张领土征战外族，而那时候，突厥也处于各大部落并立争霸的战国时期，显碧国也才得以安静地发展了数百年。几百年来，只有寥寥几个探险家游历者才到过这片世外桃源。

　　一百年多前，大武的太祖皇帝消灭了中原各大诸侯，统一了大半中原，建立了大武王朝。由于常年战乱，大武王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力外侵。直到八十年前，世宗皇帝即位，大武国力空前强大，便陆续消灭了中原残余的地方诸侯势力开始了向外扩张领土的征战。也就在那时，中原朝廷的官方人物才第一次踏上了美丽的显碧国。

　　当时中原军队征战千里，追逐西北方一游牧民族的残余势力，孤军深入，终于在异地迷了路，不小心踏入了一片美丽的土地，士兵们一开始还以为是到了仙境。军中主帅李无镔见到那里建筑精美辉煌，里面的人也衣着鲜艳秀丽，说的竟也是中原汉话。比起有天朝之称的中原朝廷，竟有不逊色的文明。于是不敢有丝毫的唐突，而当地人也十分有礼，给中原军队补充了粮草衣物，在显碧国王的帮助下，李无镔才消灭了那股残暴的游牧民族得以凯旋而归，也和显碧国主结下了交情。

　　那李无镔回京后，将在异地的奇遇上报了当时在位的世宗皇帝，世宗皇帝立刻下旨，派李无镔为外交使，带领领随从一千出访显碧国，至此两国开始频频交往。在那三十年后，突厥的一个叫巴丹的可汗，也消灭了其他部落和自己的政敌，统一了突厥，开始了对外的侵略。

　　直至三十年前，中原和突厥矛盾升级。分别开始向周边的小国部族施压，诱逼加入自己阵营。而作为富足的显碧国自然是两国的拉拢重点，但显碧国王极是硬气，无论中原和突厥怎么样威逼利诱也不妥协。由于当年世宗向天下宣告，不许后世任何一个皇帝对友好的显碧国动兵，而那时大武朝廷在位的便是现在的仁宗皇帝，是个极其善于权谋王术的帝王。他用计将两国的战事引到显碧国界外，想以保护友邦的名义驻兵显碧国。但那显碧国王甚是睿智，看清了仁宗皇帝的计谋，两边也不得罪两边也不依靠。但显碧国终究在二十多年前被灭了，至于怎么灭的也成了一个迷，中原朝廷说是突厥灭的，而突厥则一口咬定是仁宗皇帝使计灭的。但是后来的几场大战中，中原朝廷大胜了突厥铁骑，理所应当地将包括显碧国在内的大片领土化入了大武的版图，显碧国也变成了显碧府。

　　也是因为显碧国和中原或者突厥比起来，国土面积实在是太小了，而且国内甲兵不兴，历年来几乎没有国战乱。只要一支数万人的部队，便可以灭了这个文明仁和的国度，而这样的战争几乎可以不惊动两国朝野，更别说天下百姓了，所以显碧国的灭亡也成了历史的一个谜团。

　　连邪尘接过长刀，细细观摩，道：“那倒未必了，显碧国当年也只是金属冶炼术和器具锻造术高明，至于武器倒是没有听说显碧国有什么宝刃利剑。不过也不排除任兄所说，对于锻造兵刃，显碧国其实是不为而非不能。听说‘上兵世家’现任家主池老太爷，当年就随着长辈到显碧国求教上等的冶炼锻造秘术。”

　　边上的连易昶凑上目光，认真看了那刀的样子，忽道：“爹爹，这刀的样子看来和我几月前在海上拦截的那些东瀛人身上的佩刀差不多？”

　　连邪尘目中光芒一闪，道：“当真？与你给任伯父说说那时的情况。”

　　连易昶见任断沧面上神色郑重，先细细回忆了一番，方静道：“那日，我与几名弟兄在从渤海赶回回福建的海上。早上风浪便已经渐渐变大，到了中午已经是不能行船。虽然我们船大，但也给大风吹得动摇西晃，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小岛将船停下。却见岛边的浅水处停泊了另一条船，那船虽没有我们坐的那只大，但也不小了。正当我们要上岛的时候，突然从岛上林中窜出一群人来，我识得那是东瀛人的打扮。正要上前交涉，不料那群东瀛人一言不发便向我们进攻。他们武功当真不差，而且招术怪异狠毒，招招只求伤人不顾自身。我们船上了几名弟兄被杀了有十数人之多，后来好不容易才让制服了，但他们二十多人中竟有十几个是战死的，而且那群人真是有些疯了，便是在被砍了手脚也不要命地冲过来。”

　　在说到这些颇是激烈打斗的时候，应该是用心有余悸的口气说出，但连易昶始终口气平稳，面色自然，但接下来，他的目中竟也忍不住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我们好不容易才擒下那些人后，点住了那些人的穴道，上了他们的船上检查，发现船上载的尽是一斟斟的上好珍珠。但无论我们怎么逼问，他们硬是咬着牙不开口，在其中一人身上我们搜到了一张已经沾满血迹碎得认不出字的书信，所以我们始终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以及来到中原的目的。一直逼问到了傍晚风停的时候，我们才将他们和那些珍珠也带上了船准备运回福建，将他们绑在船的底舱，每人身上点了好几处穴道。从那时一直到了晚上，他们也不吵也不闹，我也认为他们是乏力了。”

　　连易昶顿了顿，目中一缩，想必后来发生变故了。

　　“不料，在夜里大家睡觉的时候，我竟感到船身渐渐倾斜。跑到底舱时，发现里面看守的八弟子已经都死了，海水也漫上了近三尺，却不见了那些东瀛人，而且连那些珍珠也不见了。”说到这里，连任断沧的目光也深思起来，不知道这群东瀛人用什么发法子逃了出去，而且在被点了好几处穴道后还能自己解开。

第二卷 第十一章 有女刁钻

　　“不料，在夜里大家睡觉的时候，我竟感到船身渐渐倾斜。跑到底舱时，发现里面看守的八弟子已经都死了，海水也漫上了近三尺，却不见了那些东瀛人，而且连那些珍珠也不见了。”说到这里，连任断沧的目光也深思起来，不知道这群东瀛人用什么发法子逃了出去，而且在被点了好几处穴道后还能自己解开。

　　连易昶接道：“我们在船上找了半柱香的时候，也未能找出那些东瀛人，那时船已经沉了大半，再不离开就来不及了。于是纷纷上了用来救生的小船，却发现救生的小船也连一只也没有少掉。我怕那群东瀛人仍躲在船上，而且当时是深夜，小船在夜间行驶很不安全。就让几只小船停在大船沉没的地方不动，谁知直到大船完全沉没也没有见到那群东瀛人的影子。”此时任断沧面上的不解之色更浓了，却听连易昶接着道：“好不容易等到了天亮，由于小船上的淡水粮食不多，怕有变故，我们便不准备再呆下去，开始起帆航行，顺着南风驶向福建。不料在驶出百里的时候，见到海面上浮满了鲨鱼的尸体，连小船也划不过去。当时船上的兄弟都说遇上海鬼了。就在拼命往前划的时候，我在鲨鱼尸体群中看到了一具人的尸体，一名弟兄离那尸体甚近，便伸手将尸体拖上小船。我忙出口喝止，不想到却是晚了，那名弟兄刚将尸体拖上便立刻七孔流血暴毕身亡。”

　　连邪尘想必不是第一次听到了，但是听到这里，面上仍是有些变色。任断沧见之问道：“莫非是那些东瀛人？”

　　“正是。”连易昶道：“而那尸体早已经面目全非，小腹以下全被鲨鱼咬了去，一个脑袋也有一半成了骷髅，我惊奇地发现那尸体的头骨已经成淡黑，便用银筷撬开他牙齿，果然发现一口牙齿已经全部发黑了，大牙缝里面还塞着一颗珠子，已经被咬碎了，而那人的服饰正是那些东瀛人里面的。”

　　听到这里，众人不由倒吸了一口气，这群东瀛人的所为当真不像一个人类。却听连易昶又道：“后来我割开那人身体才明白，原来那些人用的是一种很诡异的心法，牺牲了浑身的气血真气冲开了穴道，杀了看守的人。凿开了底舱，又将珍珠都带在身上，再从凿开的洞中钻到海里，同时也咬碎了藏在牙中的毒珠。现在想起，他们的兽性当真令人齿冷。”

　　萧径亭也听得心中大惊，虽然不知那些东瀛人的身份，但是来的是中原，并非没有企图。那些武人如此残忍的心志，比起中原武人当真胜过许多。但是萧径亭还听出了许多别的东西，连易昶从东瀛人身上缴来的刀刃他父亲竟未见过，可见连邪尘早已离开了福建连家了。而且这等事情能隐瞒则隐瞒，谁也不想惹祸上身，况且对方是没有人性的东瀛人。但连易昶却说了出来，莫非他已经知道了一些端倪，想让任断沧到时不至于看着连家祸起而不袖身旁观。

　　一时间，几人想着各自心事，厅了顿时安静下来。

　　“任伯伯，夜姐姐去了哪里啊？我找了她一上午也没看见她！”随着一串娇嫩的声音响起，蹦进一个身材娇小的红衣女孩，小脸红扑扑的，向任断沧责问。

　　却见连邪尘眉头一皱，轻斥道：“奕儿你不呆在姥姥家，跑着来做什么？”

　　那女孩听道父亲责骂不但没有一点惧色，反而撅起小嘴娇声道：“哥哥把我带来金陵，却哄我带在外公家里，我闷也闷死了，哪有这里好玩。”

　　连邪尘想来极是疼爱这个女儿，口气虽然严厉，但是目中却没有怎么责怪，道：“还不是闹着你哥哥要来，还不过来见过任伯伯和萧先生，女孩子家这么疯成什么体统。”

　　那女孩皱起好看的眉毛，咕喃道：“知道你在这我就不来这里了。”向任断沧福下，随意道了句：“任伯伯好。”却把目光瞧向萧径亭，好奇地打量了几眼，道：“你就是萧先生，真好，我看了你给我表姐画的画儿，真是好看的很。今天早上跑去‘醉香居’找你却没有找到，你等下定要给我也画一幅画儿。”却发现父亲的凌厉的目光射来，才有些害怕，伸了伸小舌头，喏喏道：“我又没有进去那里，我只是在外边问了下啊。”

　　连邪尘仿佛拿她没法，苦笑摇摇头，道：“你要有你任姐姐一半贤淑就好了。”不料那女孩小鼻子一皱，反嘴回道：“任伯伯也不会向你一样老是说人家这样那样。”

　　萧径亭听得心中一乐，这女孩竟这般伶牙俐齿，常人只要被连邪尘这等宗师只要稍稍严厉望上一眼便也打个寒颤，她却一点也不理会，口上亦是一点也不输了。待细看这女孩面貌，小张椭圆的清水脸蛋，汪汪的大眼睛清澈灵动，瑶鼻小巧秀挺，那只小嘴红嘟嘟的微微骄傲地翘起。身材虽然娇小，但玲珑起伏、但浮凸尽显表示这已经是个成熟的果子了。胸脯虽然不怎么大，但却是十分坚挺。小屁股虽然不如萧莫莫那么肥大圆硕，但是也翘翘婷婷。一拧小腰却是极细不足一握。这玲珑肉体包在红色衣裙中更显诱人。虽然比不上任夜晓那般美得倾国倾城、天仙化人，却也是人间难觅的绝色美人、

　　“你夜姐姐可不敢这般和伯伯说话哦，你还未和先生说你的名字，让他怎么给你画画儿？”任断沧见她可爱，眯起眼睛向她笑道。

　　那女孩听了不好意思笑笑，口上却道：“那伯伯也不和先生说，我叫连易奕，先生可莫忘了。”记起任夜晓，又忽然向萧径亭问道：“先生给夜姐姐画过画儿吗？若是画了你可记得送我二哥一张。”

　　“妹妹胡说什么？”一直是潇洒大方的连易昶乍一听到，表情竟有些不自然，连忙出言斥道，目光却是望向任断沧。便是连邪尘瞪向连易奕的同时，也用眼角注意任断沧的反应。

　　任断沧却是微微一笑，道：“让你哥哥自己去向夜儿要吧！不过要看萧先生给不给夜儿画画了。”目中看不出一点心思。但是连易昶却已经是神色一松，微微一笑竟颇是自信。

　　任断沧又道：“奕儿没有找着夜儿吗？伯伯也不知道她去哪了。待会儿伯伯替你问下。”

　　刚好这时走进一丫鬟，蹑着脚步过来，向几人行礼道：“夫人说呆会儿就可以用饭了，让小婢来通知老爷一声。”说玩便欲退出，却被任断沧叫住问道：“你可知道小姐去了哪里了？”

　　那丫鬟答道：“方才小婢听到小姐和少爷说要去请萧先生，出去大概有一个多时辰了。”听道任断沧说道：“知道了，下去吧！”又福了一礼，轻轻走出。

　　萧径亭听得微微一愕，这任夜晓倒也大胆，连醉香居这等地方竟也敢去。但任断沧脸上好像对女儿去那种没有什么不快，朝萧径亭笑笑道：“先生你看，夜儿这丫头昨日口上便念叨着要和先生学琴，今早见先生没来竟等不住自己跑了去。”目中尽是温和疼爱，道：“这丫头从小就喜欢学这些东西，有时候连练武也懒了，好在她有些小聪明武功也没有落下。先生却莫早早走了，好成全小女这点好学哦。”一般做父母都不在外人夸奖自己的儿女，任断沧如此只怕是对任夜晓疼得狠了。

　　连易奕大眼睛不由瞥向连邪尘一眼，其中意思不言而喻，怪她父亲老是不长自己的脸儿。看得连邪尘连连笑着摇头。

　　连易奕大眼睛不由瞥向连邪尘一眼，其中意思不言而喻，怪她父亲老是不长自己的脸儿。看得连邪尘连连笑着摇头。

　　中午与萧径亭、任断沧一桌用餐的只有连邪尘与连易昶、连易奕兄妹，开始连易奕还老大不乐意要，闹着和任断沧妻子吴梦杳一块吃，后来听任断沧说任夜晓的一个英俊表哥也在吴梦杳那用饭，连道不去，甚至还作乖巧为席上人装了四碗饭，但是见到任断沧拿出酒瓶为四人满上，又是恼起。

　　萧径亭想起方才任断沧说起任夜晓英俊表哥的时候连易昶目中神色不经意一变，想必任夜晓那位表哥也是任夜晓的追求者了。他是吴梦玉的亲外甥想必人品是极好的，关看任伐逸长相便知道一二了。待听到任断沧邀饮，想起归行负说过任府的‘雪酿’与他身边的无名美酒味道有些相似，不由饮下细细品味，果然有些像。一入口时的清凉透彻，入腹时候的火热都有些相同的韵味。但正如归行负所说，比起萧径亭请喝的酒却是要差上了些，没有那么醇那么倾人肺腑，烧劲也次了些。但已经是极其难得的美酒了。萧径亭虽然喝惯了自己的那等绝酿，但是对这等美酒也颇是喜欢。这应该也是他的优点了，嘴巴不会被宠得娇贵异常。

　　“可惜归宗主不在，不能一起来喝这等好酒？昨日萧某请客可没让归宗主饮得痛快。”萧径亭见任断沧不问起归行负，便主动提出。“昨日归宗主喝我相邀今早一同来府上的，但昨夜他又给我留下字条说临时有事，要出去一趟。今天早上萧某等了些时候也未见着。”他见到连易奕在边上，也不说出两人相约去秦淮河喝花酒一事。

　　任断沧听萧径亭提起归行负，脸上浮起知心般的笑容，道：“行负这人少年时候放荡惹了不少情债，恐怕是债主找上门来了。”不过随即目中闪过一丝忧色，道：“就怕有人要打江南盟或是行负他本人的主意，抓中了他年少风流惹来的这一软肋。”从这些话中，任断沧当真是至诚君子了。他话中对自己忧虑极是坦白，且言语中对归行负的至交之情都显出他不但重情重义，而且为人稳重谦冲。

　　未待几人回答，任断沧仰起脖子，将手上的酒一倒喉中，目中精光闪闪，道：“如是对着江南盟来，我们的这些弟兄岂是那么好相与的。若是向着行负去的，以行负的厉害，对方又哪能讨得了好去，‘西北侯’的厉害手段可是有名的。”

　　连易奕正兴致阑珊地夹着眼前菜肴，漫不经心放进红润的小嘴里，听到任断沧说起归行负，突然美目亮起，望向任断沧问道：“那伯伯你和那个归行负比起来哪个厉害？”

　　连邪尘唬她一眼，道：“要叫归伯伯，你问这问题叫你任伯伯怎么回答。”连易奕却也不理只是望着任断沧。

　　任断沧呵呵一笑道：“那怎么比？如果比写字作文章，定是你归伯父赢了。但若是比划船游水，那自然是任伯伯赢了。若是比打架，我们也没有打过，怎么会知道？”

　　连易奕哪里肯信，急道：“那怎么不知道，你们那么厉害，一看就知道谁厉害的。伯伯你告诉我，很重要哩！”

　　任断沧却也不因为她胡闹而敷衍，微微闭目思考了一阵，道：“若真打起来，任伯伯可能能赢了你归伯父。”

　　“哦！”连易奕竟听后竟微微有些失望，任断沧不由有些奇怪，微笑着问道：“易奕莫非想任伯伯输不成。”

　　连易奕甜甜一笑，连目中的失望也立刻不见了，道：“自然不是，我想如果任伯伯打不过归伯父的话，那我说不定就打得过夜姐姐了。”

　　便是萧径亭也听得不解，为什么任断沧打不过归行负，她就打得过任夜晓了。念头一转，莫非连邪尘和归行负交过手不成。果然她接着笑道：“那次爹爹和归伯父打架，便把归伯父打赢哩！”萧径亭听得不由一笑，这个女孩的想法真是天马行空啊！但是心里不由奇怪为何连邪尘归行负这等高手也交过手。

　　倒是连邪尘听了也不怎么生气，显是拿她无法了，道：“那怎么做得了数，况且你归伯父也不见得是真输啊！”尽管连邪尘说得轻松，但是眼中的一丝失落还是忍不住一闪而过，让萧径亭微感奇怪。

　　连易奕仰起小脸，倔强道：“怎么作不得数，夜姐姐聪明厉害，努力和任伯伯学功夫。但是我也不笨啊，和爹爹学功夫也用功的很，而且夜姐姐还学那么多东西，画画写字、弹琴作曲，我想如果任伯伯不比你厉害的话，说不定我也打得过夜姐姐呢！”说完俏脸通红，颇有些气愤，垂下俏脸，幽幽道：“无论人家怎么拼命练功，你总是说人家这样那样不好，一句也舍不得夸人家。”说完美目一红，连手上的饭碗也放了下。

　　连邪尘听得微微一愕，接着满目怜爱望向连易奕，忽然连易奕一张小脸破涕为笑，道：“好了，我不说了，不然爹爹又要吹胡子骂人家不懂事了。”讨好地给连邪尘夹了一块最大的牛肉。惹得连邪尘哈哈大笑，眯她一眼，道：“你懂事得很吗？不过你夜姐姐武功却也不是向任伯伯学的，她可有别的师傅。”

　　任断沧笑道：“是啊，她那个女师傅武功可是好的很，当年和伯伯的拜兄吴梦玉大侠打起架来也不输上很多，你说厉不厉害？”

　　连易奕吐吐笑舌头，连道：“厉害，厉害。”忽然水灵黑亮的目珠一转，一脸的古怪，道：“我想那位厉害的女师傅一定爱上了吴大侠，或者她是喜欢吴大侠才找他打架的。”

　　萧径亭听得一笑，童言无忌，说不定还真是那么回事那！任断沧目上果然有些古怪的笑意，随即脸上浮上一丝悲色，自语道：“大哥他是有爱人的，可惜连我都没有见过这位大嫂。”但马上饮酒饰过，道：“或许大哥他们正过着神仙般的生活那！不过可苦了我们这些人了。”

　　萧径亭知道任断沧这话的意思，在内外敌人和谣言的压力下，任断沧再是厉害也有时会觉得身心疲惫了。所以和连易奕这个可爱的女孩说得那么高兴，也笑得畅快。对他来说，这应该是个很难得的放松吧！连邪尘显然也知道这些，笑意吟吟地看着可爱的女孩调节着席上欢快的气氛，又是还出言点缀，一时间几人吃得其乐融融。

　　中饭用完时候，任府夫人吴梦杳使人来唤过连易奕。几个丫鬟给萧径亭几人上茶时候，卜泛舟进来朝任断沧说了几句话，任断沧听得面色微变，皱起眉头思索一阵，朝萧径亭和连邪尘道：“敝盟发生了些小事，两位兄长可有兴趣和任某过去看下。”

　　任断沧虽然言语坦诚，但萧径亭怎么说来也是外人，自然不会答应。只是让任断沧自便。任断沧觉得怠慢，便让卜泛舟留下陪同萧径亭在任府逛逛，却结识几名颇是文雅的武林名流。但萧径亭知道身为总管的卜泛舟忙里忙外，忙道自己还有些琐事要去理会，晚上再来任府。

　　任断沧见萧径亭满目诚色，也不坚持。只是连连赔罪，说道怠慢了贵客。怕任断沧难堪，在他与连邪尘未离开之前先离开了，拦住了要一道上来的卜泛舟。

　　萧径亭走出任府的时候一下还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了，任断沧本来极力邀请他一道去见那些个各大门派的掌门、弟子们，但是他极是不喜，所以走出任府不到十丈，就下了决定，回“醉香居”找夜君依弹琴唱曲，看能不能解开她的心结。

　　“莫姨现在不知道起床了没有？”萧径亭脑中不由浮起萧莫莫那绝世妖娆的丰满肉体，心里对她的称呼竟是莫姨，自己也不觉得有些奇怪。萧径亭走路的时候有时会眼睛四处张望，但更多的时候还是目光一直望着前方，但其实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是下意识地看着脚下了路。但是若是前面有值得看的人和事的时候，他的目光绝对事非常的敏锐。

　　“先生，这是刚从敝府回来吗？怎么那么急便走了。”萧径亭刚感受到一道亮硕的目光，眼中一清刚看清来人，那人便开口招呼，却是任伐逸，正骑马朝他赶来。

　　萧径亭笑着迎上，问道：“萧某尚有些事情未处理，便回来了。任少主这是从‘醉香居’来吗？可见到了归宗主。”

　　“还没有那！今天早上我与舍妹去‘醉香居’寻先生，正好遇上了些事情。中午便去了池老英雄家，不料在这里遇到了先生。”转眼间任伐逸便已经到了萧径亭面前，问道：“先生不与小侄一道回府吗？”

　　“噗哧！”萧径亭听到一声娇笑，不由往发声处望去，却看到了一辆马车。在任伐逸身后几丈处，一衣着鲜艳的中年女子正赶着马儿跑了上来。

　　“先生尚未教我琴，怎好意思就走了。”一张千娇百媚的绝美玉脸从掀开的帘子探出，却是美丽绝伦的任夜晓，此时她目光颇是狡黠，还有一丝得意。她这一探不要紧，街上的行人仿佛一下子便呆滞住了，无数道目光从不同方向射出，却是集中在了任夜晓美得令人屏息的小脸上。

第二卷 第十二章 美人撩拨

　　方才任伐逸自称小侄时的时候，任夜晓忍不住发出一声娇笑，使得萧径亭更加肯定她知道了，知道萧先生和萧径亭便是同一个人。颇是无奈的眼光对上那汪秋水，但是无奈中却是透着一股谑意。

　　马车立刻便势驶到了萧径亭身边，任夜晓放开下来那道帘幕，天地间仿佛也黯淡了许多。但是却有一声娇嫩动听的声音传进了萧径亭的耳朵，“先生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到我家里，你不忍心让我再跑‘醉香居’吧？这次没有禀报父亲，不知道会不会挨爹爹骂呢？”

　　待萧径亭钻进马车的时候，发现还有一张笑意吟吟的小脸望向自己，却是有过一面之缘的池井月。那张小脸果然像池观崖所说，红润娇艳了许多。但是那股楚楚可怜的气质仍是没有减退，由于坐着纤巧的娇躯弯成一道曼缈美迷人的曲线。再看边上的任夜晓，丰满起伏的诱人肉体和边上的池井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波涛汹涌的高耸酥胸，以及圆滚玉盘般的肥大香臀，被急急凹陷的细小蛮腰衬托出惊心动魄的诱惑。当萧径亭单独看到池井月的时候，觉得已经差不多美到极点了。但是再看到边上的任夜晓，当真在视觉和心里构成了很大的冲击，心里发现：原来女子可以美到超过了人的相像。

　　“今夜任姐姐到我家里，说到先生要去任府，井月便一道同来了。”池井月不但身体看来显得柔弱，就是声音也听来觉得幽转纤细，却也是十分的动听，“我爹爹甚是喜欢书法，那日见了先生的题诗，直到要见见先生。所以还请先生有空的时候能去我家一趟，井月也有许多问题想向先生请教呢！”

　　萧径亭目中温柔，微笑道：“池老爷子今天中午想必在‘安然居’用饭了，没有告诉小姐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池井月目中惊讶，便是一边的任夜晓美丽的小脸上神色也有些奇怪。却听池井月高兴问道：“先生也认识祝叔叔吗？祝婶婶的菜可是做得好吃的很，爹爹经常跑去祝叔叔那儿吃饭。”

　　萧径亭望了一眼任夜晓，道：“祝夫人的厨意今天无缘尝到，不过祝姑娘的茶却是喝得我舍不得走，所以晚了时间，走到任府刚好赶上与任盟主一起用中饭。”却见任夜晓目中微微一讶，也不理会，想起池观崖说到的那个神奇的郎中，不由问道：“井月小姐今日的起色可比上次好上了许多，那位郎中真是位奇人啊！”

　　没想到萧径亭随便的一句话却让池井月美目微微一躲，接着浮上一片水雾，竟让原来已经十分美丽的眸子更添了几分妩媚，随即晶莹的粉颊飞上两道诱人的晕红。神色竟是有些心虚和羞赧。

　　萧径亭见之，顿时便恍然大悟，心下一笑问道：“萧某对那位奇人真是神往不已，不知小姐能否说说那人形貌好让萧某日后见到能够识得。”

　　萧径亭一本正经的口气却配上微微有些促狭的目光更让池井月羞赧不已，红晕顿时布满了整张娇魇，便是连边上的任夜晓也发现了，颇有不解地望了她几眼。

　　池井月一咬玉齿，仰起小脸，仿佛壮了胆子，轻声道：“他虽然长着胡须，但是我看得出来他是十分年轻的，而且，他长得非常非常的美丽，只要看了一眼，就会好像让人什么也不知道了。他，他好像将天下了钟秀全占了去了。”她虽然羞赧之极，但是那么露骨的言语却是说得极是坚定，便连那双美目在说话时候全部化成了一片迷茫的水雾。很显然，这位美丽的金陵才女已经动情入骨了。

　　任夜晓听后竟然把胡疑的目光投在了萧径亭脸上，仿佛认为给池井月治病的便是他。萧径亭目中却是一片沉思，脑中浮过一人，虽未见过，但是已经给了他极其深刻的印象。能让矜持无比的池井月在外人面前说出那么露骨的心意，那该是什么样的人物。听她的口气，仿佛就算那人不在边上，池井月也不敢丝毫隐蔽对他的感情，仿佛那样就会让她觉得对心上人的感情不够圣洁，不够无私。能让这样的美人短短时间内，这般的全身心投入如此深情，那人只怕比起柳含玉还要厉害上一些了。

　　萧径亭见池井月说完后怎么也不敢抬起头来，不由微微扯出一丝笑容，也不再问。而任夜晓也只是坐在一边微微低着俏脸，好像在想着些什么东西，偶尔抬起目光轻轻瞥上萧径亭一眼，虽只是轻轻地一瞟，但好像想要将萧径亭看透了似的，看来在回任府的路上是不准备和萧径亭说话了，或者是不知道说什么！

　　萧径亭明显地觉得马车的速度缓慢了许多，想来是快到了任府了。果然听到有人迎上，步伐轻快平稳，想来武功不俗。

　　“大哥，想刹小弟了。”萧径亭听得那人声音朗清顿挫，显是修习过上等内家心法。却发现任夜晓听到声音后美目一睁，从刚才的沉思清醒过来，颇有喜色。

　　“来人大概是任断沧方才提起的——那位任夜晓的表哥了。”萧径亭的猜测马上得到了证实。却听到任伐逸跃下坐骑快步迎上，爽言语中不掩欣喜：“浄羽你怎么今日才来，我这几日天天便念叨着姨夫该让你出来了，贤弟这次可是同天山剑派的张师伯一起来的。”

　　那人道：“是啊，师尊他老人家一收到姨夫的请贴，便率领小弟与几名师兄弟赶来了。只不过天山离江南实在远了，天天马不停蹄地赶路终于在大典之前赶到，没有误了好日子。”

　　马车在府门外停下，那名妇人车夫撩开帘幕，道：“小姐、先生府上到了。”萧径亭一跃下车，那位唤作浄羽的青年公子见到萧径亭目光一愣，但马上目中一亮，闪过一道亮硕的光芒，直直望向后面的任夜晓。

　　任夜晓和池井月相挟下了马车，神色欢喜招呼道：“贺家表哥一路辛苦了，小妹当真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表哥了？”

　　贺浄羽神情微微有些激动，加快脚步走到任夜晓面前，目光深挚道：“还是五年前随着娘亲来江南时候见着的表妹，几年来我真是没有一日不想着赶早些见到表妹，练功竟也刻苦了许多，今日见着了表妹心里欢喜得仿佛要炸开了似的。”

　　萧径亭仔细看那贺浄羽容貌，发现他面目间竟和任伐逸极是相像，不过五官看来仿佛更是秀气斯文，举止间也极是优雅。却是不若任伐逸英挺勃发。但是秀美的俊脸配上修长的身躯显得丰神俊朗玉树临风，与任伐逸比起竟也不逊色。

　　任夜晓面对贺浄羽颇是热挚的表白仿佛没有什么惊讶之色，轻妍一笑，目光望向萧径亭道：“我来为表哥介绍一下，这位是小妹特意请来教我琴艺的萧先生，表哥未曾见过吧？”未待两人招呼，又向贺浄羽介绍一边大方俏立的池井月，道：“这是小妹的闺中密友‘上兵世家’池老英雄的千金井月小姐。”

　　贺浄羽望了纤若美丽的池井月一眼道：“我在家时便经常听父亲提起令尊观崖公，当年观崖公随着池家前辈去显碧时候与家父谈武论经，崖公风采家父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萧径亭闻之心中一动，“贺浄羽，莫非他便是天山道节度使贺希侫的公子。取名浄羽想来是因为显碧国内那个有名的情人水‘浄羽湖’了。”

　　二十年前大武朝廷征战关外，打下天山西去外数千里土地，灭国灭族无数。化为数十府，以显碧为首府。设一天山道节度使镇守显碧，辖管这千里疆土对抗阿尔泰山以北的突厥铁骑。但是对于贺希侫他却是知道的不多，没想到他竟是河吴梦玉扯上了关系。

　　“先生精通琴艺，那当真好啊！晚辈也是喜欢弹琴作曲，不过那是闹着玩，不能和先生比的。”贺浄羽来到萧径亭面前行礼招呼，萧径亭心里对显碧那方神仙净土十分向往，不由细看贺浄羽，想从他身上找到一丝显碧国的气息。只见那张极是秀气俊美的脸上，肌肤泛着如玉石淡淡的光泽，清澈明亮的眸子真是如同桃花潭般幽静深遂，隐隐可以看出一股自然宁静的气息，想来这是他斯文儒雅的根源吧。在女子眼中，真是一个越看越是迷人的美男子了。

　　贺浄羽被萧径亭看得微微有些惊讶，目中露出一丝温雅笑意中颇有些不解。

　　萧径亭见之，笑道：“我心中对公子的家乡显碧极是向往，想从公子身上看出一些那儿的痕迹。我心中有些不解，公子所待之地，无论是天山还是显碧都在关外干涸之地，为何公子看来比长在江南更是温润？”

　　贺浄羽听道萧径亭的问话，目中宁静，萧径亭几乎可以从中看出对显碧的热爱，而且望向萧径亭的眼光中也多了些亲切。

　　“先生有所不知，晚辈所在的天山剑派是在以谷中，虽然山顶是万年积雪，但是我们所住的地方却是四季如春、鸟语花香。而显碧更是在绵绵山脉包围其中，花红叶绿、水清天碧。比起江南只怕还要滋润一些。”说完时候不由望任夜晓深深望了一眼，大概想以那里的仙境打动沉鱼落雁、天仙化人的任夜晓吧。

　　任夜晓目中也是满目异彩，也许在心中勾勒，显碧的山水是怎么把那儿画成了人间仙境。美目忽然闪过一道美丽微羞的光芒，目光望向萧径亭，道：“若是先生去了那里，便可以用笔让那儿的美丽广为流传了。先生的那支神笔当真无所不能呢！只怕人也能给画活了”说道最后美目却是缀满狭色。

　　萧径亭目中一笑，露出一个不作萧先生打扮时所有的眼神，心念一转，清澈的目光朝任夜晓峰峦起伏的娇躯，顿时浮起一个念头。却见到任夜晓目光朝池井月的方向一转，让萧径亭见到晶莹粉颈上浮起的淡淡红晕，却听她道：“妹妹我们进去吧！呆会儿让先生给我们弹琴听。”最后一句却是向萧径亭说的了。

　　任伐逸对乃妹行为颇有些不解，却也不说什么。叫来一个在任府门口处等待吩咐的侍女，让她招待赶车的那名女车夫，自己招呼贺浄羽和萧径亭进了锦绣大门。

　　进了府后，任夜晓却没有将萧径亭带去责问，而是大大方方让侍女在一处花园摆下了坐席，上了满桌精美的点心，却没有摆上古琴。若萧径亭傻了些，当真会认为任夜晓尚未知道萧先生便是萧径亭。但是，接下来几个侍女摆好了桌席后，刚要离开却被任夜晓叫住。让她们唤来屏儿姑娘，末了还让屏儿带来一套茶具和一罐上好的碧萝春，然后作若无其事淡淡扫过萧径亭一眼，目光不作任何停留。

　　萧径亭心中一乐，暗道：“好厉害的妮子。”当萧径亭以长者被任伐逸让到桌上首席时候，任夜晓目中还是露出了一丝笑意，在萧径亭的左边下首坐下。萧径亭目光不由瞄到她坐下时弯起的腰臀曲线，果然有在背后扎了一束粉色锦缎挡住了动人腰臀部分。

　　虽然萧径亭只是轻轻一瞥，但是任夜晓却已颇是受不住。一缕红晕从而下渗起，但是任夜晓倒是不凡，微微一笑中浮起令园中百花失色的醉人风姿，硬生生将那股晕红控制在晶莹的耳珠。让萧径亭心中颇是惊讶，现在的任夜晓比起那晚真是要厉害上许多了。

第三卷 第一章 异样调戏

　　萧径亭微微一笑，把目光投向桌上的点心，发现不仅仅只有甜点，而且也有一颗颗显编圆状的贝肉。瞧着可爱信手拈来一个放在口中，酥软而又韧性，极是鲜美。不由再伸手抓起一个，竟一发而不可收拾，那只修长的秀手飞快来回，嘴上也是不停。

　　那飞舞的手看在众人的眼中轻巧无比，仿佛尚未触到盛点心的盘子手便已经收回，看来好似蜻蜓点水般，有说不出的悦目好看。

　　萧径亭见众人目光都投在他手上，把目光从贝肉上收回，手上和嘴上动作却是未停，道：“我从小便只和我师傅一起生活，没有人侍侯日常起居。吃得也极是随便，所以嘴上馋的很，几位莫要见笑。”听得边上的池井月抿嘴一笑，而任夜晓却是飞快看了萧径亭一眼，未待人看出目中的意思便移开，向他递来了一双筷子。

　　贺浄羽笑道：“晚辈现在大概知道先生的琴艺如何了？光看先生手上的拈起动作，常人便是一辈子也达不到那么简单轻巧的地步。而高手弹琴，神韵便在拨琴和移指的那一瞬间。先生为人当真令晚辈羡慕刹了。”

　　其实萧径亭的这只手何止弹琴，便是暗器、剑术、弹指、作画写字都是绝绝之选。每次作画时，萧径亭那双美甚女子的修长玉手令那些女子看着羡慕坏了，不经意间都将手缩回袖中，不让萧径亭画进画中。

　　任伐逸却是道：“这些海瓜子还是连家二公子这次专门带来的，他们好像依稀记得晓妹小的时候甚是喜欢吃这东西。”他的话倒让任夜晓颇有些不好意思一笑，无论多么厉害的女孩，让人提起小时嘴馋的事情总是有些羞赧的。

　　萧径亭望了任夜晓一眼道：“小姐也喜欢吃这个，那萧某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口上说到，嘴上却是一点没有停下，听任伐逸提起连易昶不由想起古灵精怪的连易奕，道：“早上连易奕那妮子来了，找不着任小姐正闹着没趣呢。”

　　萧径亭话音才落，一声清脆的声音符合响起，正是娇小美丽的连易奕。见到了萧径亭，惊喜道：“先生你没走太好了，刚才爹爹还说你已经走了呢！害的人家想出去找你画画那。”

　　和萧径亭幽谷一面之缘的侍女屏儿手上果然端着一套茶具，后面还有几个丫头提着火炉、小水瓮等物事。连易奕手中拿着一直尺半短剑，不知是想做什么，轻快地穿过几个侍女走进花园的亭子，朝后面嚷道：“二哥快点！”

　　贺浄羽见到俊美潇洒的连易昶从园外拱门走进时，目中光芒一盛。而连易昶踏着大方飘逸的步子走来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贺浄羽。二人相视一笑，一样的自信，一样的坚定，颇有其中意思尽在不言中的味道。两人皆是人间龙凤，且家世、武功、地位也都是一般卓越，自然对抱得美人归有着相当的渴望和信心。但萧径亭却发现作为当事人的任夜晓却仿佛未见，与俏丽的连易奕和池井月二人轻声说笑。

　　连易奕可不顾及什么辈分和主客之分，坐在了萧径亭的右边下首，隔着萧径亭与任夜晓说话。但是萧径亭却发现她的那双精灵的眼睛却是不经意瞥向在池井月边上坐下的连易昶，颇有关注。不由心道：“这小丫头也不是一味地爱玩耍，想来也是一个心思地想让任夜晓成为自己的嫂子啊！”

　　任伐逸事忙，只和众人寒暄了几句起身告辞离去，吩咐任夜晓好好招呼各位贵客。此时的任夜晓从容大方，淡笑自若。在几人中却应付游刃有余，对几人不偏不依，绝美的小脸荡漾的醉人的轻笑让在座中人如浴春风般、偶尔睿智的应答更是博几人得喝彩。

　　萧径亭心中颇是嘀咕，任夜晓此时举止间所表现出来的气质高绝，颇显得高贵典雅。乍一看来仿佛是正宗的正道心法，但是萧径亭还是从她的动人莺语中听出了一些靡靡之音，而时时挂在脸上的雅致笑容也微有惑心之效，看来她的那位女师傅不是一般正道高手。当然，任夜晓的这些行为并非有心下使出，而是下意识的自然举动。若是她当真将心法运用至极致的话，配上她沉鱼落雁的美丽，天下间能抵挡得住的只怕没有几人了。

　　“咦！姐姐你看，那座小楼和我刚才进来看到的怎么不一样啊？哥哥你说是不是？”连易奕目光不经意扫到一处地方，觉得惊奇，出口嚷道。

　　任府构造就是精妙，在不同的方位看四周的景致感觉都是不同的，甚至本来是同一幢建筑，但由于所处视线的稍微偏差而觉得完全便了样。连易奕睁着一双美目四处张望目中异彩涟涟，想必也发现了任府的这一妙处，觉得好玩，不由扯着任夜晓问道原因。

　　任夜晓大概美目含着奇怪的神色望向萧径亭，道：“先生渊博如海，这些遁甲之术想必难不过先生法眼咯！”这下便是在一边的连易昶和贺浄羽两位情敌也停下了满脑的主意，目光齐齐望向萧径亭，因为任府建筑是出了名的玄妙，都颇是想了解一番。

　　大概是那天夜里，萧径亭面对那些奇妙的阵势不屑让任夜晓心存恼意吧？而且想借机询问他对任府的事情知道多少。萧径亭讪讪一笑，道：“萧某自小便好这些奇门遁甲之术，偏偏有位前辈在易学上颇有研究，便请教了许多，也算不上精通。”目光扫了四周景致一眼道：“府上的这些障目阵法颇妙，比起府内其他一些困人擒贼的阵势，设计者显然用心了许多。想来那人喜爱的是炫目好看，而不是想让府上变得步步玄机让外人望而却步，小姐的先人真是仁慈。”话中意思再明白没有，任府阵势还是极妙的，只不过设计者偏爱把易学八卦术用在园林设计上，所以在奇门遁甲上便逊色了一些，而不是那人不够聪明厉害。

　　萧径亭说完马上观了一眼任夜晓的脸色，却见她在众人不注意的时候瞪来一眼，仿道：“如此避重就轻地哄我一通，把我当作了小孩子吗？”

　　萧径亭本想再说上一些，却闻到了一股茶香，想必是屏儿那几个小丫头已经煮好了水开始沏茶了。心中迫切，目光也望向在亭子一角几个煮茶的侍女那儿，也不再说了。

　　连易奕有四周细细看了一眼，对萧径亭撅起本来的弯巧的小嘴，到：“先生还不是什么都没说，我还是没有看明白。”见哥哥瞪她一眼，使眼瞪还他道：“本来就是，难道你就看明白了吗？”

　　任夜晓朝她微微一笑，道：“先生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障目法便是用假山花草等物事将一些景致的重要特征挡住了一面，从正面看不到，从侧面便就看到了。只不过常人设计园林运用的变化不多，计算不够精确，便达不到各处看来都有不同的效果了。”

　　却见连易奕恍然大悟，哦的一声。忽然指向一处道：“那便是姐姐的‘晓园’了。”

　　任夜晓暗暗赞叹，道：“妹妹怎么知道？”

　　连易奕伸伸小舌头，不好意思笑得：“我才没有那么厉害一下就看出来，我是看见了从那里方向流出来的水了，姐姐房间后面不是有个小湖吗？”说到中间忽然眼珠一转，似笑非笑地望向萧径亭问道：“夜姐姐的‘晓园’那儿有许多机关，先生闯不闯得进去？”

　　萧径亭此时正把目光直直投向屏儿提着茶壶过来，望着她轻巧地将桌上的杯子填满。听到连易奕这一古怪问题，不由苦笑，他何止能闯，早已经进去过了。但是又不想睁着眼睛说不能，想了一会也似笑非笑道：“可惜现在是大白天，不然我倒可以带上连小姐进去闯上一闯。看进不进得去。”却见连易奕小脸兴奋，颇有跃跃欲试的神色。

　　任夜晓玉脸转来，朝萧径亭展颜一笑，仿若百花齐放让席上诸人都看直了眼，但是那笑容看在萧径亭眼中却是颇有文章。接着见她将已经沏好的茶端来一杯，放到面前，道：“先生哪用得着用闯，以后妾身还怕先生不去那。”说话时更是笑魇如花、娇艳欲滴。

　　萧径亭见任夜晓话一出口，顿时有两道目光向自己射来。只见贺浄羽、连易昶二人在任夜晓的绝美笑魇面前已经有些意乱神迷，面上竟是难掩羡慕。二人修为非凡，本是沉稳潇洒，有如此反应，可见心神失守得厉害。

　　萧径亭一时不知任夜晓用意，道：“那当真是求之不得了，只是日后”话尚未说完只觉一股无声无息的厉害劲道带着刺骨的寒意袭来，接着一阵刺痛从腿上传来。萧径亭本能躲开，却见任夜晓正把纤手从桌底抬起，便硬生生受了一计，力道比起那晚却是厉害了许多，打在腿上也疼得很。但他面上仍是笑意岸然，饮下任夜晓端来的那杯茶，接道：“只怕日后我会被天下的众多风流俊杰恨之入骨，便是坐着喝茶也会被人暗算。”

　　话一说出，席上的连、贺二人面上便有些不自然了，勉强一笑。而任夜晓面上却没有一点的不好意思，仍是一幅圣洁淡雅的仙女模样。萧径亭心道：“好吗！这一下便得罪了两个厉害人物。”却也不以为然，这两人早晚都是会得罪的。

　　见到场上气氛古怪，连易奕却极是机灵，拿出那把尺半短剑道：“姐姐你看我这支剑。”一把抽将出来，一股寒气顿时缈缈飘出，虽然不及任夜晓的雪剑那般幽寒，却也极是冷冽。连易奕见众人目光被吸引过来，道：“这剑和姐姐那支比起不知怎样？是一个和夜姐姐一样漂亮的姐姐送给我的。”却见连易昶目中微有责色，显然怪她没有事先和他这位兄长说过，皱起眉头道：“那位姐姐不让我说出她们，我自然不能违了。是我帮了她的家人打架她才送给我的，又不是我向人家讨来的。”

　　一直不说话的池井月拿过短剑细看，道：“这是上好的寒铁煅造成的，和夜姐姐的那支‘雪剑’又不一样。”她是‘上兵世家’的千金小姐，在这上面自然知道许多，众人不由听她细道，“关于任姐姐的‘雪剑’，我曾听爹爹说：‘许多年前，一位武林前辈先去北方极寒之地挖得一块万年寒冰石，再到常年喷火的山腹中挖得一块至热融铁。想根据上古传下的铸剑神谱造出传说中的神兵‘火寒剑’，但是最后失败了。一支剑变成了两支，一冷一热，冷的的一支便是任姐姐的‘雪剑’，应该还有另一支的，不过天下人都没有见过。”顿了后，又道：“这只是我爹爹的推测而已，他曾拿过任姐姐的‘雪剑’细细看过，发现那股厉害的寒气不是从铁上传来的，而且那股寒气好像是活的一般，会根据人运剑时内力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见到连易奕的小脸上微微有些沮丧，不由笑道：“寒铁本就是稀有之物，而连妹妹手上的这支更是寒铁中的精品，所以妹妹的这支剑也是罕见的宝刃，那位姐姐却是大方的很，这样的宝物也送与了连妹妹。”

　　连易奕顿时笑魇绽开，道：“我还想拿来与夜姐姐比比呢，如果池姐姐说的那支会发热的剑在我手上就好了。”随即又面容古怪道：“若是谁有了那支热剑，说不定姐姐要嫁给他呢！”

第三卷 第二章 男女之战

　　连易奕顿时笑魇绽开，道：“我还想拿来与夜姐姐比比呢，如果池姐姐说的那支会发热的剑在我手上就好了。”随即又面容古怪道：“若是谁有了那支热剑，说不定姐姐要嫁给他呢！”

　　任夜晓本来目光迷惘、若有所思，心里正浮现萧径亭的那支和她‘雪剑’几乎一摸一样的长剑。听到连易奕古怪口气说出的羞人话语，芳心不由一酥，向她瞥了一眼，笑道：“那姐姐把‘雪剑’送给你，让你嫁给那个坏蛋好了。”

　　萧径亭听到那声仿佛千娇百媚的那声‘坏蛋’时，心中一荡。却觉腿上又是一痛，而且被击中处又寒又麻。却是被任夜晓打中了腿上的穴道，一股刁寒的劲气透着肌肤渗入，顿时腿上仿佛没有了知觉，忙运起真气化掉那道劲气却是颇有些废力。若是武功稍弱了些只怕当众出丑了，心道：“怎么任夜晓有这般厉害的手段，想必那夜说的月圆之夜修为大减是真的了。”目光望向美丽的任夜晓，只见她目光放在端着茶杯的小手上，虽然没有瞧向萧径亭，但是萧径亭还是看出了她目中的狡黠和得意，而且似乎小手又有了动作。不过萧径亭还发现她晶莹如玉的小耳珠此时也已经是红透，仿佛有无数的羞意从中渗透出来。但是贺浄羽的话将他的注意从任夜晓愈来愈红的小耳朵上带走了。

　　“听井月小姐所说，我倒记起小的时候，听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说我们显碧府中的‘浄羽湖’本来是冰封千尺，连‘浄羽湖’所在的那个山谷都是常年积雪、呵气成霜。而谷外却是温暖如春。但是几十年前，有一天早上，冰封了几百年的‘浄羽湖’在一夜之间解冻了，连山谷里面的积雪也很快就化了，化了的水流到的‘浄羽湖’上，于是湖面大了十倍不止，成了今天的‘浄羽湖’。”贺浄羽听了池井月的话后，颇是思虑了一阵才说出来。他想说可能是湖底下的什么玄冰之类被挖了后，“浄羽湖”没有了寒源一夜间全解冻了，但是终觉得太匪夷所思，没有说出。至于他颇是思虑才说出的原因，是因为涉及到显碧国流传的一个传说了，显碧国人本来安居乐业过着神仙般的生活。但是，就在’浄羽湖‘解冻后不久，便有大武朝廷的使臣向显碧国主下诏，让显碧国成为大武的附属国，免得受到突厥蛮夷的侵犯。至那以后，显碧国便没有安宁过，直到二十多年前的灭国。贺浄羽是朝廷派驻显碧节度使的儿子，怕自己的话惹来当政者的猜疑，何况面前的连易昶更是自己的情敌。但是为了下面的话打动任夜晓的芳心，便作删节讲出这个传说。

　　连易奕听后却是大发其想，道：“只要夜姐姐将‘雪剑’埋在‘晓园’后面的湖底，如果第二天湖水结冰了，那说明那位前辈挖的那块玄冰石就是‘浄羽湖’底的那块。”

　　萧径亭听后呵呵笑道：“只怕湖水还未结冰，任小姐的‘雪剑’便被某人在夜里给偷走了。”连易奕闻之小脸一红，不好意思用贝齿咬着花瓣般的嘴唇。想必她打的便是这个主意了。但连易奕哪是示弱之人，撅起小嘴道：“那肯定是某个长着胡子的老头带我去的，那绕来绕去的路我可是不会走。”

　　任夜晓却是脸上带着迷人的笑意问道：“如果姐姐真的将‘雪剑’送你，你说好不好？”眼角却是紧紧注意着边上的萧径亭，却见萧径亭仍是一脸从容淡笑看不出任何表情，芳心没来由的一恼，却突然觉得腿上一凉，被一冰块似的物事击中。却见萧径亭将手中的茶杯放下，想起他面前的茶早就喝完了。便知道是他所为，心里一麻，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而腿上的那丝凉意没有一点不适，便暗暗将手上抓着的冰粒扣到手上准备反击，却发现腿上的凉意有些不对劲了。

　　那股凉意清清爽爽的甚是舒服，但是那股凉意的范围越扩越大，渐渐封住了小腿上的诸多穴道，而且慢慢蔓延，升上了整条小腿。不一会儿，一只小腿仿佛不能动弹了，但是真气在腿上筋脉乱窜所带来的麻痒感觉却是非常清楚。芳心一气，运气内力化解那道冰凉的劲气。

　　一股暖暖真气压下，被封住的穴道血脉渐渐解开，小腿也马上恢复了原状，任夜晓芳心不知怎的，为这一小小的胜利也颇是得意。见连易奕正为她刚才的话好一阵思虑，刚想朝萧径亭得意一笑。

　　“恩！”任夜晓娇躯微微一颤，却又觉得腿上一麻，一股刁钻无比的赤寒迅速爬上腿上各道筋脉，比之刚才却是要厉害上许多。芳心一颤。不敢开口说话，运足了内力欲压下上升的寒气，虽然化解的速度比起刚才慢了许多，但是自己的那股暖真气还是占了优势，心下正盘算怎么反击让萧径亭出个大丑。却发现那股寒气顿时厉害十倍汹涌而至，将自己的那股真气冲得无影无踪。忙运足的十成功力压下将寒气汹汹的攻势止住，但是那股真气突然变了方向，竟顺着自己的压下真气的方向涌向足下的“涌泉穴”。

　　“这道寒气怎么那里厉害？”任夜晓目光不由朝桌下望去，却发现萧径亭右手探出两根手指在袖外，一道厉害的寒气正丝丝冒出射向自己的小腿。心中恍然大悟，心道：“我道怎么一颗小冰颗粒哪有那么厉害的劲道。但是你手指终是离我尺许，怎么比得上我自身的真气。”心下正得意间，却是觉得腰间一寒，一块冰粒击在了小腰上。心下一惊，却见萧径亭笑着慢慢收回了左手。芳心羞愤时，两道寒气一齐攻来却是怎么也挡不住了。

　　连易奕思想挣扎了许久，才神色失望道：“我还是不要了，不然爹爹又要骂人家了。”其实连易奕刚才想了许多，其中便有一条：若是她收了任夜晓的‘雪剑’，那就算又人持有那支热剑，任夜晓也不会有可能去嫁了那人，那样对自己的哥哥大是有利。但是想想又不忍任夜晓失了自己的心爱之物，自己的这支剑不如‘雪剑’，却也舍不得送了人，何况有世间宝刃之称的‘雪剑‘，几下思想斗争也便有了主意。却见到任夜晓咬着下唇，神色微微有些奇怪，不由不解。

　　任夜晓心下焦急万分，那道寒气再往下的话，窜到足下几道麻痒的穴道便要出大丑了。但是她心性要强怎么也不求饶，便是使个眼色也是不肯，只是运起浑身内力苦苦支撑。但是那道劲气转眼就到了玉足，但只是在上面环绕着，没有去挠她脚心，却颇有蠢蠢欲动之势，更是让她觉得忐忑不安。

　　这时听到一直笑着不说话的连易昶，对任夜晓深深凝视一眼，道：“前段时候，我听说任师妹‘雪剑’上的寒气很是厉害，剑柄裹着得的兽皮甲受不住，渐渐变干硬了，握在手上很是不舒服。几月前我恰巧出海去了北方，见到一只海兽在冰窟中仍是皮软肉韧，便取下了一些，让几名良工巧匠做成了一卷软皮，想必绕在‘雪剑’柄上也不畏上面渗出的寒气了。”却见任夜晓娇躯一颤，心下一阵狂喜，以为她受了感动。心想那几十天的辛苦和那么多的银子终于没有白费。

　　“雪剑”的铁质特别，不能像寻常宝剑可以套配上各式的剑柄，只能在剑柄处的裸铁上包上上好的兽皮，但是无论时候兽皮都受不住剑上的寒气，都渐渐变得干燥卷曲，握着划手。连易昶得知了后，马上使出浑身的解数，想找出一种不怕严寒的兽皮。连家的海上势力虽然不如渤海剑派，但是出海却是家常便饭，一日，连易昶便听说在北方海域有种海兽，在酷寒冰窟中仍是活得消遥。便借家里有任务出海的机会，花了许多人手和银子，在海上转了好几日才擒得这么一只海兽，还折了几个伙计。所废心血不可谓不多了，心想在适当的时机送上定会让天仙般的意中人大受感动。此时见到任夜晓听后娇躯一颤，欢喜得几乎要晕了过去，好在他为人沉稳，不然真要忘了形了。但仍忍不住望了情敌贺浄羽一眼，见他面色微变，目中焦急失望，也不由心中一阵快意。

　　任夜晓耳中隐约听到连易昶说了些什么，但是不敢有丝毫的分神。专心致志地抵抗那两道寒气，终没能压制住，一股可恶的真气马上袭击到了“涌泉穴”。娇躯一颤，接着心里一麻。“涌泉穴”位于足陷中心，是“足少阴肾经”的顶端，敏感无比，真气这一挠下，当真仿佛千万只蚂蚁在噬咬一般麻痒难受。

　　任夜晓芳心一苦：“这下可在众人面前出大丑了，叫自己以后怎么做人。”心里顿时下定主意日后要将萧径亭碎尸万段，为他数次羞辱自己报仇雪恨。这一分神身子更觉得麻痒难当，而且那股劲道坏得奇特，一钻一钻的刺着敏感的穴道，带着她芳心一下一下一下地跳动，仿佛要跳出了心窝。真有说不出的难受，心里知道这是萧径亭手上在使坏，但是连恨他的力气都没有了，要着玉齿强忍着要跳起笑出的冲动，但好像整个神经都不听话了。便只要微微一触，她都好像想起来大跳大舞一阵，怎么也忍之不住了。

　　这时众人也发现了任夜晓的不对了，虽然她坐着没动，但是脸上的表情仿佛有说不出的生动，似笑非笑，似恼非恼，在美若天仙的小脸上，这些表情真有说不出的好看。贺浄羽见之，呼吸急促，眼睛更是如要喷出火来。

　　“恶人，你害苦我了！我真要没脸见人了。”任夜晓意志已经到了极限，芳心一阵软弱，怎么也支撑不住了。马上便要大声呼出，眼泪也已经随之酝酿在眼眶中。

　　“嗖！”忽然那两道真气飞速地退出，酥痒的感觉顿止。任夜晓顿觉得娇躯一松，硬生生止住了便欲流出的眼泪。却也不敢再望向萧径亭一眼。静神下来却听到连易昶道：“呆会儿我便将那皮拿来，另外我还给师妹带了许多好玩的物事，一道拿了来。”

　　任夜晓正听得不解时，突然耳边传来萧径亭的声音，转过目光见他正拿着茶杯掩住了嘴巴，暗暗传声过来，心头一乱也没有听清楚，忙心神一凝，才听了个大概，勉强静下心思，向连易昶答道：“谢谢连师兄，不过小妹的‘雪剑’最近又有了些变化，剑柄上的兽皮又软了下来。但是剑上的寒气却是比起以前又要重了许多，小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后我拿来，连师兄帮忙看下，或许能知道一些端倪。”

　　连易昶闻之一愣，面色顿时一黯，却是一笑道：“愚兄见识不广，只怕也看不出什么？”他以为任夜晓是为了推脱才这样说的，不知道为什么她会突然出言推脱，但是怎么也不敢在言语上有丝毫恼意。

　　任夜晓此时好不容易才平下心神，正欲开口说话，却见一人匆匆跑进来，向各人行礼后方才说道：“几位小姐公子、萧先生，老爷让小人来唤诸人去‘讲武厅’一趟，说道是有事。”

　　任夜晓微一思虑，望向萧径亭几人道：“那些个江湖上的事情，我不怎么想理会，就不去了。”说完把目光望向连易奕和池井月，想必是想问她们去是不去。

　　池井月朝任夜晓笑着摇摇头，连易奕倒颇是犹豫，皱起眉头想了一小会儿，总是抵挡不住心里的好奇，咬着下唇望向任夜晓，不好意思道：“我还是想去看看！”

　　那下人带着萧径亭他们到的就是刚才用饭的那一厅上，萧径亭还未进去便对上一道目光，却是快步迎出来的归行负，不由心中一喜，顿时迈快了脚步。

第三卷 第三章 洞庭山庄

　　“萧兄饶我，那日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要事，竟让我爽约了，任凭萧兄处罚。”归行负依然笑得那么潇洒，但是萧径亭还是看出了其中的不对。他面上虽然红润，但好像已经没有了前几天饱满的光泽，目中精光依旧，但却是稍稍有些淡了。

　　见到萧径亭关切的目光，归行负微微苦笑道：“昨日和几个人动手打了几场架，内力耗损得厉害。”

　　萧径亭闻之微微惊诧，且不说武林间有几人够得上和归行负动手，便是有几个。那也是宗师身份，怎会不顾忌自己的地位，与“西北侯”归行负打上一架，搞得不好，那可是会身败名裂的。

　　正要问对手是哪些人，归行负刚好与后面的连易昶等人招呼完，拉着萧径亭的手进了大厅。

　　却见厅内已经有几人，或坐或站。见到萧径亭一行人进来，皆递来目光，正与客人言谈的任断沧站立起身，走上来道：“先生没走太好了，来来，我介绍几位朋友与先生认识。”将他和归行负让到厅内左边的一排位置坐下，连易昶兄妹和贺浄羽各自站在长辈的身后。

　　萧径亭把目光在厅上扫了一圈，见到除任断沧坐在厅上中央的主位上，任伐逸站在他身后，面色沉稳。但萧径亭注意的是和任断沧并列而坐的那人，光头长须，却是个和尚。那和尚面容慈祥，身体微胖。下颌上的胡须尽已雪白，但脸上却是红润，雪白的眉毛下，目中的光芒也祥和淡然。一张脸没有什么表情，但也不显得木讷。见到萧径亭进来，微微抬起眉毛，脸上未笑，但目中却是笑了，打了个招呼。

　　“这位是少林寺的方丈玄灭大师，敝盟的一些小事便让大师玉趾亲临，打扰了大师的静修，真是不安。”任断沧站起身来，为萧径亭介绍那位和尚。

　　萧径亭闻之起身行礼，客套几句。那玄灭大师亦谦和起身回礼，口上仅是说了一声“施主好！”

　　待任断沧介绍到贺浄羽前面坐的那一老者时候，萧径亭不由多看了几眼，却发现那老者面上不似贺浄羽那般鲜润光泽，而是颇有风霜，面颊微陷。便是下巴上的胡须有微微有些卷曲，黑白掺杂。配上精深的目光，使得他整个人看来竟有些威厉。

　　“这位便是天山剑派的掌门楚皱言师兄，先生好好亲近亲近。”

　　楚皱言目光淡淡在萧径亭身上扫了几目，嘴角微扯，轻一点头便算作招呼了。萧径亭也不在意，这些个名门大派的掌门人，有些傲气在正常不过。倒是任断沧想起先前萧径亭与卜泛舟说动手便动手，认为他是个不拘厉害的人物。见到楚皱言冷淡，怕萧径亭计较，不由望来一眼，接着往下介绍。

　　连易成竟然也在，和俊朗的连易昶站在一排，在乃父连邪尘身后。见到萧径亭，想必还记得那日作萧先生打扮的萧径亭对他淡漠，便和边上的妹妹连易奕说话，装作没有看见。

　　“昨夜我还救你那？”萧径亭目光扫过连易成脸上，心中笑道。却是暗暗为他感到悲哀，本就显得轻浮的连易成，此时还那么不知事，和大方俊挺的连易昶站在一起，越发让人觉得天壤之别。

　　“这位是‘怀玉门’的掌门颜公度颜老师。”当任断沧介绍到一面相微憨的老者时，那老者忙起身行礼，道：“老朽颜公度，见过先生了。”面上竟是恭色十足，丝毫看不见有一点一门之主的气派，倒像是一个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乡下老人，与那天山剑派的楚皱言倒成了鲜明的对比。

　　萧径亭见颜公度虽然脸上不怎么见老，但是任断沧却是叫他老师，想必比起任断沧、归行负他们还要长上一辈了。连忙撩袍弯腰，作了还礼，道：“颜老师莫要折杀了晚辈了。”却闹得颜公度连忙又起身回敬，出手虚扶，口上连道“不敢”，面上却是有些拘谨。

　　“哼！任大侠不给这位先生介绍介绍我们吗？”萧径亭正在脑中回忆颜公度这个人，却听到一声阴冷的声音传来，抬头望去。

　　萧径亭见之不由莞尔，发声处却是坐在厅尾的两个瘦小老者。只是那两人长得一摸一样，而此时两人皆闭嘴作气愤状，不知道刚才是谁在说话。那两人身形矮小不说，那两张脸更是尖削扁平，只巴掌大小，下巴上各一把萧条稀疏的扫把胡子，本就显得丑陋。而此时而且还将两队死鸡样的眼睛上翻，板着丑脸作威严状，看来更是猥琐。

　　任断沧淡淡瞥向他们一眼道：“待我介绍了蜀山剑派的师兄，再说二位也不迟。”接着指着颜公度下座的那一中年剑客道：“先生想必听说过蜀山剑派的‘松鹤双侠’，眼前这位便是双侠中的李松涛李师兄，蜀山剑派掌门人李鹤梅大侠的兄长。”

　　“哦？”萧径亭心中暗暗惊奇，自古都是无论是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中，都是传长不传幼。怎的在蜀山剑派中，倒是作为弟弟的李鹤梅做了掌门。诸多念头一闪而过，淡淡招呼一声。却见到那李松涛亦是微一点头致意，可能是平常极少有笑脸，这丝笑容显得不是那么利落。倒也不是因为他自负身负，想来本来就不怎么擅长与人打交道吧！心里对他为何不能做上蜀山剑派的掌门倒是有些明白了。看着他那张最显得平淡无奇的脸，心里道：“那李鹤梅莫非与他一般相貌。”

　　“我记起来了！”厅上忽然响起一娇嫩动听的声音，众人目光齐刷刷地望去，说话的正是连易奕这妮子。见众多目光投在自己身上，连易奕吐了吐小香舌，作不好意思状。目光却是望向乃父，见到连邪尘正皱起眉头待要呵斥，她忙把小手指向坐在厅尾的两名猥琐老者，娇声嚷道：“那日就是他们两人欺负几个漂亮姐姐，我还出手与他们打了一架呢。”

　　连易奕见大家面色不解，美丽的眼睛瞄向萧径亭，举起手中的那支寒铁短剑，道：“先生还记不记得我刚才说过，我手上的这支剑是以为非常好看的姐姐送我的，那个好看姐姐便是被欺负的那几个姐姐的主子。就是因为我打了这两个丑老头，她才把剑给我的。”顿了还厉害地望了那两名老者一眼，道：“你们两个长得那么矮，坐在椅子上我看不见。要不是你刚才说话，我还真的没有发现呢！”

　　归行负和任断沧二人闻之一愕，顿时望向杏眼圆睁的连易奕，颇有惊讶。归行负向连邪尘一笑道：“连兄厉害，竟然教出个这么厉害的女儿来。”见到萧径亭面有不解，解释道：“这两人是‘洞庭山庄’罗章手下的两个厉害人物，‘猿面双鬼’，嘿嘿，若是萧兄二十多年前便走江湖的话，这个名字只怕是响得很。”言下之意，这二人竟是个厉害人物，而连易奕竟能在这两人手下救了人去，显然极是了得。

　　“归行负，你和颜悔儿那淫妇联手杀了我们二庄主，我们还没有和你算这个帐呢！你到编排起我们的不是来了。”其中一个丑老头顿时从椅子上滑下来，指着归行负叫嚷道。

　　“胡说！”顿时三声呵斥，除了归行负外，另外两个竟然是老实厚重的颜公度与面无表情的李松涛。颜公度尚只是面有怒色，身子却还坐在椅子上，而那李松涛却是目睁须张、面色涨红那模样仿佛要撕了那个丑老头似的，浑然不是方才那幅淡漠的样子。

　　面对三个高手的怒目而视，方才那个说话的丑老头面上没有一点惧色，反而斜目视向李松涛道：“人家一个是颜悔儿的父亲，一个是相好，你算什么？竟也一起凑乎！”

　　李松涛闻之，面上一阵白一阵红，胡须直发颤。目中神色却是一黯，怒视良久后方出言道：“不许你污蔑我师妹，她冰清玉洁，何来”后面的话却是说不出口，只是横了归行负一眼，复又坐回椅中。

　　归行负神色却是有些复杂了，目有歉意望了颜公度一眼，又冷冷视向那丑老头道：“不管你们出于什么心思，将洞庭山庄的占老二的死栽在我与悔儿头上，但你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公牧潘，不要以为吴梦玉大侠不在了，他便可以出来嚣张了。我虽然不知道占老二是谁杀的，但那也是死有余辜，竟敢打上悔儿的坏主意。”

　　那丑老头死鱼眼睛一眯，冷冷一笑道：“莫非人还不是你们杀的不成，我们二庄主对颜悔儿那贱妇有心思不假，但是那天也只是邀请她上我们山庄做客而已，并没有什么失礼之处。不想到你归行负竟然不分是非，杀我洞庭山庄上下几十人。在座都是武林泰斗，可来评评这个理。我们洞庭山庄二十多年前听从了吴盟主的号令，龟缩在洞庭山，规规矩矩，不敢踏出江湖一步。但是今日数十口性命丧在归行负手下，不能不逃回公道。吴大侠也只是不许我们洞庭山庄出来江湖惹事，却也没有要我们任人宰割那。”

　　萧径亭听到这里大概明白一些了，估计是洞庭山庄的占老二一直对颜悔儿存有心思，此次见她来到金陵，便乘机将人绑了去。但是颜悔儿的同行人逃脱了，跑来告诉了归行负。归行负心焦下，便独自一人前往救人，其中交手伤了洞庭山庄的人。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归行负一向说一是一，而且不是怕事之人，他说没杀占老二拿自然便是没杀，所以其中的大有文章。

　　“看来黑道巨擎公牧潘要借机重出江湖了！”萧径亭心道，说不定这件事情的本身便是故意策划，为洞庭山庄的复出铺路的。

　　洞庭山庄的势力，在二十多年前几乎几乎横扫整个江南黑道，公牧潘一身功夫更是霸道绝伦，比起那时候的任断沧硬是不弱，而且行事的手段也颇是厉害。对当时的连家，池家等江南各大世家不敌对也不讨好，不经意避开互相的厉害冲突，相处得极是默契。但是对那些个黑道势力以及其他一些武林门派却是顺昌逆亡，在江南成为一家独大之势。

　　就在洞庭山庄势力达到顶峰之时，恰值吴梦玉从天剑谷出师，正式执掌江湖。棒打出头鸟一直便是古今不变的真理，洞庭山庄也就成为吴梦玉立威江湖的牺牲品。那一次也成了吴梦玉的真正成名之战。

　　当日，吴梦玉率领江南武林联军，在官家的协助下，一直打到洞庭山庄的“牧潘殿”，一鼓作气下便可让洞庭山庄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但吴梦玉恰恰在那时下令停止了攻击，独自一人进入“牧潘殿”。而后的情形，是战是谈，没有一人看见。但是之后，公牧潘便宣布退出江湖，仅仅派人打理洞庭山庄在镇江的一些生意产业，维持上下人等的生计。而后的二十多年间，洞庭山庄也在江湖上消声匿迹，公牧潘的厉害一只能在一些前辈的口中重现。吴梦玉的仁义侠名却是深深植入了中原武人的心目中，再后来江南武盟的成立和江南武林的统一也变得那么水到渠成。

　　“公牧潘成了吴梦玉武神地位的第一块垫脚石，那么方剑夕的垫脚石呢？”萧径亭不竟闪过这一念头，目光望向那丑怪老头也变得颇有余味。

　　楚皱言鄙夷地瞥了那老头一眼，望向归行负道：“归兄莫非真伤了洞庭山庄那么多条人命吗？”言下之意，归行负为了一己之私，便给了洞庭山庄重出江湖的借口，给武林，给江南盟带来了一大浩劫。

　　听到楚皱言言语中竟有怪罪之意，归行负眉头一皱，道：“那些人死有余辜，帮着占老二作恶，杀也也便杀了。”接着转向任断沧行礼拜下，道：“任兄，你我交情非浅，那些个客套的话我也不说了，明日公牧潘若来寻事，兄弟便是舍了这条性命，也定给任兄摆平了。”目中精光一闪，直刺得那说话的丑怪老头一个寒颤。

第三卷 第四章 风流罪过

　　颜公度闻言连忙起身走到任断沧面前，恭声道：“是老朽的女儿惹来祸事，归宗主只是行侠仗义而已，一切关系便由老朽的怀玉门来承当，相信那公牧潘也不至于那么霸道，没有了道理。”

　　任断沧连忙将二人扶起，还礼拜下道：“两位何出此言，这次能来金陵真是给了任某好大的面子，无论那公牧潘是出于何种目的，任某以及各位武林同道接着便是，当真认为我们江南盟怕了不成。”说道最后，语气已是凌厉非常，目光电一般地射向那两个丑怪老头，冷冷道：“公威，公武，你们二人听着，回去告诉公庄主。占老二失礼在先，归宗主出手伤人也是迫不得已，怨不得他。是非曲折还请公庄主掂量清楚，到时莫要撕了脸子。”

　　“哼哼！嘿嘿！”先前说话的那个丑老头，皱起丑脸，冷笑两声，道：“这便是正道武林吗？归行负杀人便不用担上责任，这便是你们正道武林的侠义道理吗？”接着一脸肃色望向一直没有说话的玄灭大师，道：“大师是武林的泰斗，你且来说说这个道理，今日之事若是不作计较，那日后可还有我们洞庭山庄的活路吗？”

　　玄灭大师仍是那幅样子，但是目中的笑意也消失了，道：“我们武人最忌的便是污人清白，贵庄的二庄主如此行径，本就犯了武林的大忌，若是公庄主想趁机发难，坏了当年的誓言，老衲劝他断了这个念头。”还未待那公威、公武二人出言讥笑，玄灭嘴角一扯，笑道：“老衲虽是出家人，却也是不迂腐的，也懒得与两位施主客气了。”

　　萧径亭闻言一喜：“没有想到身为少林掌门的玄灭却也是个有趣的人物。”心中对玄灭好感顿增。

　　那不知道是叫做公威还是公武的丑老头道：“大师此言差矣，诸位大可问问归行负，可曾听颜悔儿说过她是被我们二庄主给强行掳走的，她一接到书信便匆忙赶去。说不定早和我们二庄主情意相通那，怎么说得上是玷污她清白呢？”

　　“不是强行绑去的？”萧径亭心中一愕，目光望向归行负，却见他微一点头。众人见他这一点头，面色都不由一变，如此真是给了公牧潘借口了。

　　“昨日下午，一位年轻姑娘来醉香居寻我，说道悔儿被占老二掳去镇江了。我知道那占老二为人甚是卑劣，而且对悔儿一直都有企图，心焦下便急急赶去镇江，连和进迟兄告别的时间也没有。”归行负目中一黯，望向萧径亭的眼光也颇有苦涩，道：“我赶到镇江的时候，径自赶去洞庭山庄再镇江的产业‘金玉堂’，却是被几十武人拦住，心焦下便出手杀了他们。闯进后，却见悔儿好好呆在一间屋中，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萧径亭心中不由一酸，以归行负如此英雄身份，却要在众人面前与如此近似与认罪的口气道出事情经过。归行负虽然心性豪放不拘，但也极是骄傲，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了。若不是因为颜悔儿是他辜负的红颜知己，以他才智，这等陷阱骗局他又怎能看不出来。也算是少年风流的一种处罚吧。

　　“但在带悔儿出来，走到‘金玉堂’的后面庭院的时候，却和四名黑衣人打了个照面。我瞧那四人脚下轻功着实了得，想来也是极为厉害的人物。但是走的甚急，也没用功力理会。”说道此时，只听到先前说话的那个丑老头两声尖利的冷笑，鸡皮眼睛向窗外一瞥，尽是讥讽。

　　归行负也不去理他，继续道：“谁知我与那四人交身而过后，行出不到五丈，那四人竟然抡起兵器，朝我背后袭来。”望向萧径亭，面上一笑，但是目中却没有任何笑意，道：“那四人的武功当真厉害，当真厉害，而且还透着一股邪门。那招术刁得，让你防不胜防。而且几人的手段也毒辣得很，部分招式尽是攻击悔儿身上，还真让我有些手忙脚乱的。我心中极是纳闷：几十年来，我行走江湖。各大门派的武功也大概瞧出个七七八八，就是没有见过，也听说过，但是这几名高手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一般，那些武功招式真是闻所未闻。”归行负的脸上，现在仍然透着不解，可见那晚的事情真是让他记忆犹新。

　　萧径亭听着，脑子不禁浮起昨夜前去刺杀莫姨的那三名刺客。但是想想也太匪夷所思。她们在刺杀萧莫莫的同时，还派人跑去镇江和归行负动手，那这个组织的实力也太惊人了。便是任断沧府上，除了他本人和吴梦杳外，称得上绝顶高手的，也只有任伐逸和任夜晓那个未曾蒙面的师傅了。

　　“不过打到后来，可能得有半个来时辰吧，却也不见‘金玉堂’有人来干涉，仿佛里面人都死光了似的。”归行负接着道，但是连易奕却是听得有些不着急了，娇声问道：“那你和那四个蒙面人，是谁打赢了。”

　　可能连易奕是那个“你”字叫得不礼貌，乃父连邪尘眉头微微一皱，又要出言。归行负却是呵呵一笑，目有疼爱之色，温道：“赢却是赢了，不过一身真气耗了七七八八。”

　　“哦？”萧径亭心中一动，“归行负竟是和这几人交手耗的真元，不是因为‘洞庭山庄’的人，那与他交手的这四人比起昨夜行刺莫姨的那三人比起，可要厉害了。”

　　“待我击退那四人后，觉得‘金玉堂’中无人。便从庭院直直走出，那金玉堂太大，走得有盏茶时候，到了前面的堂上门面厅中。却见洞庭山庄的二庄主罗章，死在厅中，半截尸首被挂在天花板上的大宫灯上，另外半截却没有见到。挂在宫灯上的半截尸体，血肉模糊，肌肤没有一寸好的，下手之人，手段当真残暴。”

　　“啊！归伯父你别说了，吓死人了！”连易奕闻之，小脸吓得发白，目中惧色犹浓，出口央求道，却是叫上了归伯父。

　　归行负久经杀场，虽然话中的场景甚是恐怖，但是他脸上却没有一点神色，想必也不怎么为然。目有谦色望了连易奕一眼，笑道：“那是罗章平日作恶太多，才会如此下场。像易奕小姐这般可爱，老天连一个小指头也舍不得让你伤到的。”

　　“归行负，明明是你杀了我们二庄主，还把另半截尸体挂在了金玉堂的大门外示威，怎么，敢杀人还不敢承认那！”这时，那声尖利凉薄的声音又复响起，“你明明是和我们二庄主交手才伤的真元，偏偏编出什么四名蒙面人，而且打了半个时辰的架也没人知道，便是那些人的武功来历也信口说没有见过。哼哼！哼哼！骗谁那？”

　　归行负目中一鄙，撇了撇嘴，道：“就凭罗老二那两手还想让归某耗了真元，公威，你也太抬举你们“洞庭山庄”的二庄主了。”说完也不在理会他神色，望向神色肃穆的各派掌门一眼，最后目光落在萧径亭身上，道：“当时悔儿吓得厉害，连道要走，我也没有细看罗章的尸体了，推开金玉堂的大门。”

　　“恩！”却是连易奕娇恩了一声，却未出言打断，想必是想起方才听到公威那丑老头说另半截尸体挂在大门外，心里害怕。却又忍不住好奇心，于是将一双小手放在耳朵两旁几寸楚，大概准备一听到害怕的物事，编马上把耳朵捂住。

　　“刚出大门，我便听到悔儿一声惊叫……”归行负怜爱望了连易奕一眼，没有继续说那尸体的事情，道：“走出大门不到两丈，便看到街道两头围来数十人，刀光晃晃。有几人我却是认识的，都是洞庭山庄的头几号人物，其中便有公威、公武这‘猿面双鬼’。”说到此，归行负朝萧径亭一个苦笑，道：“于是又战了一会，杀了几人。罗老二的死也便栽到了我头上了。”接着似笑非笑望向公威、公武二人，凉声道：“昨夜你二人却是狡猾得很，一个劲地躲在别人身后，不然归某早就一掌把你们两人劈了。”

　　厅上诸人听得都大使惊讶，归行负在与四名蒙面人交手后大伤元气的情况下，尚能和洞庭山庄的人斗上一阵，大胜而归。其中厉害，可见一般。

　　那公武听到归行负的威吓，也不禁战了一下。却仍强硬道：“诸位也都听到了，归行负也承认了他杀了我们洞庭山庄的人。该怎么办，诸位大侠应该心里有数吧！”

　　玄灭和尚虽然在厅上辈分最长，但是一下子也不知该如何人开口。任断沧微微搭下眼皮，目中思量不定。倒是楚皱言面上显得轻松，但是目中不时闪过厉色。而颜公度和李松涛却都是一辆怒色望向公武、公威二人。

　　连易奕将场上人气氛古怪，不由道：“归伯父只要将给您报信的那个女人找来问下，不就得了吗？是她乱传消息哩！不过那个罗章也不是好东西，定是使什么诡计将那位颜悔儿骗了去的。”

　　归行负闻言，朝连易奕温和一笑，望了连邪尘以及背后的连易成一眼，不再说话。

　　公武却是斜瞥归行负一眼道：“小姑娘知道什么？颜悔儿那女人以前是喜欢归行负，但是现在说不定不喜欢了，看上了我们二庄主了。堂堂归大侠，为了争风竟然伤我洞庭山庄数十条性命。任盟主若还护短的话，那这江南武盟也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吧！”

　　“胡说！你再敢说一句，我便将你舌头割了！”李松涛“沧！”一声拔出长剑，目光直直澄着委琐的公武。便是归行负和颜公度二人的四道目光也电一般射在他身上，公武丑脸一阵发青，却强自冷笑几声，却也不说话了。

　　萧径亭对公武方才那话没来由感到极是厌恶，笑道：“你们公庄主看吴大侠不在了，想坏了当年的誓言，重新到江湖作浪，也用不着寻那么多借口。何况，你们当真就守了当年的诺言了吗？那么易奕小姐方才说的又是怎么一回事？”瞥了一眼惊愕的公武，不屑道：“悔儿姑娘会看上你们占老二，呵呵！做梦吧！”

　　任断沧与归行负几人闻言，顿时一喜，若真是按连易奕方才所说，公威公武二人与江湖人动过手的话，那么洞庭山庄早就坏了当年和大侠吴梦玉立下的誓言，便是失理了，日后便是交涉，也有了道理。

　　公武目光顿时变得极其的怨毒，浊目眯成一条细缝，诡声道：“你是谁？凭什么多嘴，莫非你这臭老头也和那颜悔儿有一腿吗？颜悔儿那女人就为什么不能又看上我们二庄主，便是你的老婆，说不定现在也正……嘿嘿！！”

　　萧径亭闻之心中一个霹雳，目中如闪电一闪，冷冷望向公武，心道：“这是你自己找死，竟然出言污我的妍儿，待会儿便把你骨头也给拆了。”却是向连易奕一笑道：“易奕小姐，那日你可打得过这二人。”

　　连易奕小脸微又恼意，噘嘴道：“一开始还是打得过的，后来他们俩使了怪武功便不打得过了。先生，这公武坏的很，那日还对我说了乱七八糟的话哩，你不用理会他的！”美丽水灵的眼睛竟然颇有关切抚慰之意。

　　萧径亭心中一暖，暗道：“莫非刚才的表情让她注意到了不成？”望向连易奕的目光也变得温柔怜爱，道：“那我现在便给你报仇如何？你且说说，是要我敲碎了这个丑老头骨头，还是将他的狗脑袋拧下来。”萧径亭虽是一脸的温和笑意，但是话中的那股寒意却是让公武一个战抖，便是一直不说话的公威也将身子缩了缩，一对小眼睛转个不停。

　　楚皱言见萧径亭有动手之意，怪他嚣张，皱眉道：“萧先生与他计较什么，且待我们几人商量后再作打算，不可让那些个小人落了话柄。”道完后望了玄灭一眼道：“大师你说可是？”

　　玄灭难得呵呵一笑，望向萧径亭道：“是，呵呵！是。”口上虽是应着楚皱言，但面上神色却是不置与否，萧径亭心中不由对他好感又添几分。

　　楚皱言见之，冷瞥了一眼萧径亭，又望向公武、公威二人，道：“刚才连小姐所说到底是真是假？”

　　“自然是真的了！”

　　“当然没有那回事！”

　　公武和连易奕几乎同时出声，只不过连易奕声音娇嫩动听，而公武的尖锐刺耳，让众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连易奕见公武狡辩，心中气愤，小脸上顿时薄有怒色，鄙夷道：“还说没有，那日你们不但和那几位姐姐动手，而且嘴上还说着不三不四的话，先让几位姐姐害羞，然后使出了厉害招术。若不是我赶到了，只怕几位姐姐早就……”可能下面的话不雅，连易奕笑脸通红顿时也说不出口，只狠狠地瞪了公武一眼道：“你们出手那么卑鄙，我怎么也是记得的，还有你那位弟弟，和你一样丑，却比你还坏。”

　　萧径亭见那个叫公威的，一直坐在椅子中，一言不发，怎么会比公武还坏。却听连易奕道：“我最讨厌他的眼睛了，和蛇的眼睛一样，总有一天我定要把他挖下来。”萧径亭见连易奕说这话的时候，眼中露出的是真正的怨恶，甚至还有一些害怕。不由望向坐在椅子上公威的眼睛，当真如同蛇眼一般，黑眼珠只是中间那么一点，其余都是死气的翻白，看来竟有说不出的诡异和邪恶。不由看得一皱眉头，那公威彷佛感应道了萧径亭的目光，目光缩了缩，也带着瘦小干枯的身子向椅子里面缩了缩。

　　连易奕虽然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公武口上甚是厉害，怎么也不承认，而且不时拿话挤兑连易奕，想让她口上出现了破绽，让洞庭山庄扳回这个道理。但是连易奕可是机灵无比，怎会上了他的当。任断沧几人自然向着连易奕，但是也不能偏袒了连易奕。一时间谁也争不出个输赢来。

　　萧径亭道：“易奕小姐，这两鬼当年在江湖作恶的时候，你还未出世，自然不知道他们的武功路数。而令尊只怕也不会故意向小姐提到这两个鬼模样的丑老头，所以待会儿只要你使出这两个老鬼的武功路数，便能证明你的话是真的了。”

　　“好法子！”任断沧出口喝彩，众人也一神色一亮。诸人中只怕他最为关心事情的是非了。而后又面有难色望了连易奕一眼道：“奕儿和这公威、公武两人打架，只怕已经有些时候了，要记住他们的武功路数只怕事十分困难。”

　　是呀，武学一事最是精妙，想在交手一次后便记住了对方的招式，而且模仿下来，其中难度可想而知。而且中原武学，招术精妙繁复，而且变化无穷。要配上适当的口诀方能使得正确，不然要记下那么多招式，便是在场精通各派武功的大家也不怎么能够做到。何况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于是众人面上不禁又是失望。

第三卷 第五章 美人委屈

　　“我依稀记得一些，不过可记得不多啊！”连易奕一言又让众人一喜，便是连邪尘听了，也禁不住目有赞色地望了女儿一眼，竟稍稍带了些慰色和得意，口上疼爱道：“不要紧，在坐的诸位伯伯都是武学宗师，你便是学得有两三分象，也逃不过各位伯伯的眼睛，你便大胆使出。”

　　连易奕见到父亲少有的赞许之色，小脸顿时笑魇如花，欢快道：“是！”便从父亲背后走出，欢快走到厅中空地。道：“那我便耍拉！”说完还不忘得意望上由站着的公武一眼。

　　萧径亭也不由望向公武，见他仍是一幅似笑非笑的死样，但是萧径亭还是发现出他那双小眼睛中难于察觉的一丝得意和冷笑。心中一愕：“莫非这二十年他们重新练了什么厉害的武功不成，但是这也太过于离奇了，他们这般年纪了，若是抛了原来的武功路数而去学习其他的武学，只怕不进反退了。”目光又望向坐着不动的公威，却见他仍是一幅死气沉沉的模样，便是对场上的连易奕也不望上一眼，彷佛这事情和他没有关系一般。

　　“这公威的心机果然厉害了许多。”萧径亭心中暗道，却听到归行负一声惊“咦！”声，里面不乏吃惊，也带了少许的失望。不由抬目望去，却见任断沧虽未出言，但是目中失望神色不掩，而连邪尘的脸上却是写满了不解。

　　连易奕耍出的招术竟是十分的精妙，招招匠心，攻守之间显出的却是绝绝上等的武学。而且她只是看来记在心中，所以只是有各样子，但是仅仅皮毛便已是这般了得，这武功真正的厉害可想而知了。

　　“连兄真是厉害啊，什么时候创了这么精妙的武功？令爱只是通了皮毛而且，那可见连兄的武功到了什么程度了。”楚皱言嘿嘿笑道，目中却尽是疑色。至于什么“连邪尘创初这般厉害武功”云云，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本意是想说连邪尘何处得来这般厉害的武功秘笈，而让女儿趁这个机会耍出是什么用意。

　　连易奕闻之顿时停下，怔怔望向父亲，见到公武再也难掩的笑意，顿时明白了。

　　连邪尘温和望了女儿一眼，向楚皱言道：“楚兄见笑了，小弟的那些个武功路数，楚兄应该知道得清清楚楚，何况以连某的资质，不要说创出这般厉害的武功，便是前人留下的家学，也不能完全领悟啊！”

　　楚皱言眉头一皱，冷笑一声，道：“是吗？”目中却是稍有愠色，却也不再说话。

　　连邪尘也不再解释，只是望向独自站在厅中，不知所措的连易奕，道：“奕儿，你刚才使出了功夫，不是公武、公威一路的，这其中的原因，爹爹也是不知，你先下来吧！”

　　连易奕见到楚皱言颇有疑色和冷笑的目光，便是李松涛的面上也有不信之色，顿时明白了给父亲带来的祸事。美目望向任断沧，茫然问道：“任伯伯，当真不是那两个丑老头的武功吗？”却不等任断沧回答，小脸移到萧径亭这边，却声道：“真的，先生，那日这两个丑老头就是使的这个功夫，我瞧得惊讶，记得清清楚楚！”

　　楚皱言嘴角撇了撇，道：“很久前便听说连兄生了个古灵精怪的女儿，今天一见果然伶俐的很，侄女下来吧！洞庭山庄的时候便有我们这些老家伙老解决，你小小姑娘便在边上看热闹得了。”末了还加上一句，道：“你那武功那么厉害，等你练过一些时候，再耍给伯伯们看。”

　　虽然楚皱言言语带刺，但是连邪尘却也无可奈何，目中微微一阵颤抖，勉强一笑，向连易奕和色道：“易奕你听伯伯的话下来，这些事情爹爹爱处理，你不用理会。”却见场上的连易奕一反平常刁钻可爱，水汪汪的眼睛微微红了，小嘴抿着，花般的玉脸上也有说不尽的委屈。心中一疼，呵呵一笑道：“待会儿你去任姐姐那儿，让先生给你们作画！”

　　连易奕见到父亲声音从未有过的温柔，面色怜爱慈祥。一点不是平常板脸严肃的样子，心中更是委屈泛起，眼圈一热，粉泪如泉涌出。她本想指出洞庭山庄的不轨，为爹爹争上一些脸子，也为归行负解了困忧，不想却是让人看了笑话不说，而且还让父亲也受了窝囊。在她心目中，连邪尘一贯来都是一幅优雅肃重的宗师模样，谁见了都要恭恭谨谨。虽然她老是与他顶嘴，但是心中对父亲最是襦慕，见到父亲今日为了自己也受到人的数落，还不能反击。彷佛比自己本人污辱还要难受，心里不由绞般的难受。

　　其实事情比她想得更要严重，若是由于连易奕嬉戏着玩而耍了场上诸人一把，那连邪尘顶多出言教训几句，冲着他的面子，别人便是连说声胡闹也不会。但是偏偏连易奕使出的招术武功如此精妙，虽然只是耍出个壳而已。但是天下武人对于上绝的武功最是垂慕，连家的武功本来就是出了名的厉害，而今天连易奕使出的功夫那么让人摸不出路数，看在众人眼中有说不出的神秘。便是那些不怎么样，看在众人眼中也变得精妙绝伦。武林人也只会说是连家故意使得这般拙钝，连家如此盛名，怎么会有下次的武功。

　　何况连易奕刚才使出的招术竟是让人惊艳的妙，虽然看在普通人看来没有什么，甚至刚才由连易奕使出也不见尤其出众的厉害，但是场上的这些都是什么人，他们对武学的了解都成了精了，一眼便看出了其中的不凡。所以给连家带来的危机也却是不小，轻的会引来一些江湖武人处心积虑谋取这套厉害的武功，重则认为连家暗藏着这套厉害的武功不使出来，显然居心叵测，在这个瞬息万变江湖中，若是让众人将你视为潜在的危险，那么你的路也大概不长了。

　　萧径亭自然也知道这些，目中望向场上的各派宗师，心中叹道：“江湖那！有些时候真是可笑，却又险恶得让你不得不如履薄冰。”

　　连易奕在厅中默默观着众人反应，见到三哥望向自己，目有劝意。但是二哥连易昶却是满脸的恼怪，瞧来的目光有冷冷怨意，不由心中一凄苦，指向公武道：“他们二十多年前使那些武功，难道现在还使着吗？就不会改学其他吗？”

　　李松涛虽是恨公武、公威二人入骨，却也满脸的失望，一言不发。楚皱言淡淡一笑，状是无奈摇了摇头。颜公度见众人不言，和色道：“小姐应该知道，一个人的武功的厉害，关键在于少时。到了中年便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变得精深，若是换学功夫，便是象小姐这般年纪也是晚了。”

　　“公武、公威，你们两个丑老头给我站出来。那明明是你们的功夫，为什么不敢承认，我便是打，也将你们打认了。”连易奕见众人神色，而公武面上更是得意，不由气愤，任性一起。什么也不管不顾，只是想着替爹爹将这个的祸事给除了。

　　“好了，贤侄女不要闹了！赶紧下去吧，你刚才也是无心之失，也没有人来笑话你，你爹爹那边，我也担保不会怪罪你了。”楚皱言见连易奕仍然犟着，便出言喝道。虽然带着笑脸，但是目中却尽是颐指气使，且颇有异意。

　　连易奕火一恼起，可不管楚皱言是什么人，娇声嚷道：“你叫什么！我偏不下来，我就是要让这两个丑老头现出原形，到时让你冤枉我爹爹！”虽是出言刁蛮，却是带了哭声，配上泪痕斑斑的笑脸，更显可怜。

　　连易奕火一恼起，可不管楚皱言是什么人，娇声嚷道：“你叫什么！我偏不下来，我就是要让这两个丑老头现出原形，到时让你冤枉我爹爹！”虽是出言刁蛮，却是带了哭声，配上泪痕斑斑的笑脸，更显可怜。

　　“胡闹！”连邪尘眉头不经意一皱，出口喝道。后来的话却是声音缓和道：“易奕下来，公武、公威的事情爹爹自有办法。”

　　萧径亭徐徐望过场上诸人，最后落在椅子上的公威，公威虽然仍是没有什么表情。但是作为哥哥的公武，眼珠却是不经意躲了躲，心中一笑。起身走到厅中，径直走到连易奕身边，见它她美丽的笑脸上虽有不解，但是蕴这粉泪的美目中透出一丝笑意。

　　众人皆以为萧径亭要去劝连易奕下来，不料萧径亭却道：“公武，你还记得方才我说过什么吗？要拆了你的骨头，也是你自己找死，竟敢说我爱妻的坏话。”连易奕一听顿时喜上眉梢，只是玉般的粉颊上，珠泪尚自挂着，看来更是楚楚动人。

　　公武见此时己方在理论上大占上风，而且认为萧径亭也是江南盟的人。心里虽然有些害怕，但是口上却是硬的很，冷笑道：“方才讲理不成，现在却是要动手了吗？刚才是个小姑娘来胡闹，现在连老头也来了，江南武盟！嘿嘿任盟主，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你说了算啊？怎也轮得一些人那般放肆。”小眼睛勉强瞟了一眼萧径亭道：“你这老头这般为这个小姑娘，莫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听的一边的连易奕涨红了美丽的小脸。

　　任断沧虽然不知道萧径亭为何如此，且和他相交甚浅，但是心下对其为人之术却是信任得很，当下笑道：“你也不用来挑拨我们的关系，先生是世外高手，他怎样做，任某怎敢过问。”

　　萧径亭闻之，朝任断沧微微一笑，也不理会公武口上的污言挤兑。朝连易奕道：“易奕小姐，这老头得罪了你，我现在便给你报仇，你且说说是想让他二人断了手脚还是没了眼鼻。”

　　萧径亭虽是笑着说出来，但是却听得连易奕小脸发白，连忙道：“先生不要，这两个老头这么丑，从身上掉下来的肉也定是臭的，血也是臭的。”美目望向一边打着不同主意的公武，德意地撅起小嘴，彷佛有了萧径亭的撑腰，刚才的凄苦跑得不见了踪影。侧着脑袋想了一会儿，眼珠一转，道：“他们两人的脸那么小那么丑，先生把他们臭头打得和斗那么大。”

　　“奕儿瞎闹！”连邪尘见萧径亭真有动手之意，忙出口道：“小女胡来，怎么敢让先生出手与这些个小人过招，污了自己的手脚。”眼中望来的目光却是热挚的感激，显然对萧径亭为女儿解围甚是感激。不过自己与他相交甚浅，对他出来相帮却是不解。殊不知若不是公武说了污辱妍儿的话，无论他得罪了那些人物，萧径亭也大都不去理会。

　　楚皱言不想让萧径亭出手坏了大事，而且对他的不拘也不怎么看得惯，当下皱眉道：“先生一世外高人，怎么也这么想不开，与这等小人计较言语之失。”

　　萧径亭笑道：“我算什么世外高人，再说我答应了易奕小姐的事情，怎么好食言。”却也不再理会，侧过脑袋在连易奕的小耳朵旁嘀咕了几句，厅中人却也听不见什么。想必是运功将声音聚成一线，传到连易奕耳中。

　　场上嘴尴尬的便是公武了，一人站在一边，也没人理会。心中奇怪，怎么自己刚才好好的势头，眼看就要辨赢了这些个武林大派的宗主，不料现在却出现了个萧先生，软硬不吃，什么也不理会，心下却是没有什么办法。虽然这萧先生不象李松涛和归行负那般狠狠瞪视，但是那微带笑意的目光扫来，从心底下不由泛起一股害怕。

　　目光不由望向乃弟公威，心下一壮暗道：“又怕什么，这个萧先生看来只是一个书生般，江湖上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又能有多厉害的本事。自己一方有二人上战，怎么也不会输了。况且这些掌门们也定不会袖手旁观，在江南盟的地盘上被人伤了来使，只怕任断沧面子上也过不去。”

　　却见萧径亭和连易奕走到一边，细细低语，不过却是萧径亭在问，连易奕在教，众人不禁觉得很是奇怪。说了大概半盏茶时候，萧径亭方才走回到大厅中央，见到众人面上神色不解，微微一笑，道：“我让连小姐教我如何应对这二人。”

　　任断沧和连邪尘大概知道萧径亭的武功，以为他这是在故弄玄虚。倒是楚皱言和李松涛心中认为萧径亭武功也高不到哪里去，现在这般做作，一定要打倒公武二人，只怕是在讨好连邪尘和任断沧，或是想扬扬自己在江湖的名声也说不定。现在在座的尽是武林宗师，而“猿面双鬼”功夫也确实厉害，名声也响，若是败了二人甚至是打平了二人，也立刻扬名立万了。

　　那公威见这场架好像免不了，便第一次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公武的身边。这一下便谁长谁幼也仿是分不出了，因为此时公武见到萧径亭走到连邪尘身后，向连易成讨了长剑，也停下嘴巴，死死盯着萧径亭。看他拿了长剑走回厅中，冷声道：“任盟主就是这样待客的吗？白道武林也不过是仗势欺人而已。”

　　而此时厅中诸人，楚皱言和李松涛微微一动嘴巴，却也没有说出什么。想必也是好奇萧径亭，想看他武功到底如何。而归行负甚至一脸的笑意，玄灭和尚眯着一双眼睛，却没有表示任何意思。

　　“我们洞庭山庄的人在二十多年前便立誓，不能入江湖与人动武。公某方才只不过是也戏言，你怎么大作文章，若是逼得我们破了誓言，其中的责任更是涉及到江南武盟，你可担当得起。”公武见众人没有反应，便想出言消了萧径亭的战意，半是讲理，半是威胁，还有一些讨饶。

　　“我一无名之辈怕负什么责任，你现在讨饶却是晚了，你竟然出言辱到我妻子”萧径亭道，“沧！”的一声，拔出长剑。

　　公武见威胁无用，便也准备出战，但是口上却是想说出几句，讨回方才话中求饶之意所失的面子。

　　“啪！”的一声，公武尚未出言，脸上一阵发凉，接着是火辣辣的疼痛，却是萧径亭一声招呼没打。剑身飞快拍向面颊，竟来不及躲过。

　　“你也欺人太甚，勿要怪我们出手狠辣了。”公武朝右边的公威递过一个眼色，二人长剑一个攻上一个攻下，却是他们的拿手成名绝技“双魂剑”。

　　却见萧径亭也不躲闪，飞快拿剑拍向上下刺来的利剑。

　　“铛！”的一声，只见公武公威的两支长剑顿时撞在一起，萧径亭右手长剑一挽，飞快地画出一个个圆圈，顿时出现许多白茫茫的光晕，层层向公武、公威二人卷去。

　　“嗖！嗖！”场上人待还未看清楚，只见两道白光飞出，“叮当！”却是两支长剑射出，飞到了离大厅几丈处的地上。而公威、公武二人则空手站在一起，满脸涨红，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羞的。每人一边的面颊高高肿起，却是萧径亭刚才用剑拍的。

　　“好！”众人一阵喝彩，尤其连易奕叫得响亮，倒是楚皱言颇有余味望了萧径亭一眼，目中颇有惊讶。

　　“先生厉害！只是两招便”众人都认为萧径亭便要收手之时。

第三卷 第六章 萧君怜花

　　“先生厉害！只是两招便”众人都认为萧径亭便要收手之时。

　　“啪！啪！啪！”清脆响亮的剑刃拍打也不知道响了几声，一阵白芒光影后，萧径亭收剑而立，只见公武公威二人丑脸肿得没有了人形，看来不似方才那般小，大得如同斗一般。

　　“先生这是显本事来了吗？”楚皱言面上不快，倒也不是因为萧径亭出手打了公武公威两兄弟，只是他觉得这场上有那么多的大派宗师，却轮到他一无名之辈来耀武扬威。

　　可能由于只是公武出言不驯，一张脸早已经肿得成为红红紫紫的一团，一双本来就小且深的眼睛此时更是埋在了肉里，只是拿到刁毒的目光仍是从一道细细的肉缝中射出，使得那张没有形状的脸显得狰狞。

　　“先生今日所赐，来日我兄弟两必定数倍奉还！”公武狠狠地盯了萧径亭一眼，转向任断沧，仍是几声招牌冷笑，道：“任盟主如此待客，公某必定牢记在心，洞庭山庄也会牢记在心。告辞了！”

　　“谁说让你们走了！”萧径亭喝道，望向一边正解气的连易奕，道：“方才只是萧某听易奕小姐的主意，略施处罚而已，我说过要拆了你们的骨头，岂能只是说说而已。”说罢也不理会厅上诸人的眼色和不解，右手长剑又复攻出，处处直刺二人要害。

　　“任断沧！”公武心中大怒，话刚出口臂上已中一剑，顿时血流如注。也不敢在分心，使出身法，左躲右闪。无奈萧径亭的剑招太快，几下一闪，头脑便有些发晕了。

　　“萧先生再不住手，所带来的后果可担当得起！”楚皱言见萧径亭出手狠辣，招招要害，当真有将公武致于死地的势头，而对公威却是不大理会。

　　萧径亭出剑如电，见到剑光下的公武身形越来越慢，心下一喜。嘴角微微一笑，“刺！刺！”两剑划开公武胸上肌肤，入肉两寸，眼前顿时爆起一朵血花。那公威见兄长受伤，却也不着急，只是在外围游斗，但是尖锐的目光却是刀子般地注视在萧径亭手上的剑。

　　萧径亭心道：“这公威果然心机厉害。”心中一笑，转过身子，将后背留于公威。手上的剑顿时快了几分，朝狼狈躲闪的公武扑头盖面刺去。看来也不理会背后的公威，便是那尖利的目光也懒得去分心注意。

　　“啊！”几声眼花缭乱的剑光后，剑气的呼啸声中传出公武惨厉的号叫，听来格外惊心。在斑驳的剑光下，隐约见到那张肿丑不堪的脸上，血肉模糊，看来真是如同鬼一般。

　　“放肆！”随着楚皱言一声喝道，一道光影带着划开空气的呼啸飞出，疾如闪电。

　　“铛！”一声尖利的响声，萧径亭顿觉手上一麻，虎口一疼，一股凶猛的力道沿着右臂汹涌而上，来不及看楚皱言打出的是什么暗器，忙运功将涌上的势头止住。暗道：“好厉害的“天山一楚”，却感到背后一股阴冷的劲气袭来，仿无声无息一般。转过身去，正好对上一双如同毒蛇冒着血光的细小眼睛，正是在外边游斗的公威。

　　“赫！”萧径亭心下一喝，抬起右脚，朝公威攻来的一双冒着黑气的双掌踢去。

　　“咔嚓！”一声骨头碎裂声，公威的干小的身躯如同稻草般飞出。却只听他一声惨哼！

　　公武见萧径亭接下楚皱言一击暗器后，手上力道已经颇为勉强，现在又分心去对付公威。心下一狞，手下一探，一支细长尖利的金刚刺落在手上，运起十二成功力，如同影子般刺去。

　　“这金刚刺沾了天下至毒‘鹤顶红’，见血封喉，去死吧！”公武目中闪过一道诡异的光芒，狠毒的言语忍不住从心中冒出干涩的嘴唇。

　　“先生小心！”

　　萧径亭心下一惊，不待转身，足下不动，硬是将身子移开了两尺。目光电一般射向公武手上冒着蓝芒的金刚刺，眼珠一凝，右手长剑绞起朵朵剑花，迎上刺来的金刚刺。

　　“吱！”的一声，那金刚刺硬是被削去了一截，飞出几丈。萧径亭手下不停，瞬息间便刺出了数十剑，如同雨点般的剑光将公武团团围在其中。呼啸的剑刃带着凛冽的寒气，便似铺天盖地一般，好像招招欲致他欲死地。

　　公武此时彷佛又说不出的难受和恐惧，萧径亭刺来的剑精妙绝伦，每剑刺来的寒气彷佛都透过血肉，直达骨髓，引起钻心的疼痛。彷佛下一剑便会要了自己的性命，自己却躲无可躲，守无可守，眼巴巴望着冰冷的剑刃刺进自己的胸膛。一时间，脑子全被绝望和害怕所占据。

　　“赫！”萧径亭目中爆起一道霹雳，一声大喝顿时让公武心胆俱裂，只见一道白光闪着耀眼的光芒，在眼中越来越大。一股黑暗阴冷的气息从心底泛起，身子竟彷佛移不动一丝一毫。

　　“我要死了，我真的要死了！”公武心中一暗，但马上一阵颤抖，心中一抽：“不，我不能死！”运起刚学会不久的绝妙心法，以近似于诡异的身法躲开刺来的疾若流星的一剑。

　　“好！”连邪尘一声大喝，站起身来，细长秀气的双眼亮起耀眼的光芒，脸上兴奋难掩。见诸人面有不解，指着已经收剑立在一边的萧径亭道：“方才萧兄那神来一剑，公武是怎么躲开的，诸位应该看得清楚，正是小女方才使出的身法吧！如斯精妙，难怪洞庭山庄有胆子毁了当年的誓言，重出江湖！居心叵测啊！”言毕，来不及见众人反应，飘身下场来到萧径亭面前拜下道：“小弟谢过萧兄高义，萧兄此德让小弟如何报答！”

　　萧径亭此举也是大为危险，若是不能逼出公武使出那诡异精妙的武功，那所有的责任便要当在他一人身上了。也是他智慧绝伦，让公武心境大起大落，最后用死亡的恐惧乱了公武的心神，将那绝妙的暗藏武功使出。使得连家免得蒙受不白之冤，也帮助江南盟占住了道理，揭破了洞庭山庄的阴谋。

　　归行负上前呵呵笑道：“萧兄厉害，我刚才还真的以为萧兄想要了这两鬼的狗命呢！”

　　萧径亭见任断沧亦是一脸的感激，准备过来道谢，笑道：“我只是为易奕小姐出气罢了，谁让这不睁眼的东西得罪了易奕小姐！”目光朝连易奕望去，却见她此时站着睁大了一双美目，美丽的小脸上又是得意又是欢喜。正欲微笑致意，目中却闪过一道冷冽的白光。

　　“都是你这个贱妮子，现在我们活不了，也要拿你陪葬！”却是公武手上挺着一直细薄的匕首，飞快扑向笑魇如花的连易奕。

　　“去！”萧径亭右手一甩，拿长剑顿时游龙般飞出。

　　“卜！”空中爆起一团血雾，公武的身子被剑柄击中，飞出大厅。只剩下连易奕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一脸的笑意还未退尽。

　　“嗯！”一声娇人动听声音响起，紧接着见到公武的身子飞到大厅门外还未落下，便被一股力道击出，如稻草般重新飞进了大厅，待掉到地上，已经是如同一堆烂泥一般。

　　萧径亭目中一亮，却不是听出拿动听的声音是任夜晓发出，而是公武在被击回大厅时候，在门外只瞥了一角的一片锦袍袖子。显然是来人用袖子将公武的身子甩出，萧径亭便是在厅中，夜彷佛感觉到拿一袖子甩出的时候，那力道也随着空气拂到脸上。公武的身子虽然瘦小，但总有八九十斤，而且那身子被自己丢出长剑撞到飞出的力道更是巨大，而那人只是用袖子飘逸一甩，那些力道便彷佛没有一般。这般厉害，是谁呢？

　　“先生且饶了这贼子一命，让他回去让公牧潘好好看看！”

　　是方剑夕，王道领袖“天剑谷”的出世弟子方剑夕！！厅中诸人纷纷站起，顺手料理袍襟，宽步迎出。

　　是方剑夕，王道领袖“天剑谷”的出世弟子方剑夕！！厅中诸人纷纷站起，顺手料理袍襟，宽步迎出。

　　珠紫头巾，白色锦袍，黄金腰带；眉如剑、眸如水；面如贯玉、修长挺拔。当方剑夕大步临渊步入大厅的时候，只见贺净羽和连易昶面上一黯。

　　是啊，本就英俊潇洒的方剑夕，顾盼间更有一股非凡的自信和天生的骄傲。由于修习天剑谷的王道心法，使得浑身散发的气势看来既霸气高贵，又大方亲和，却不是连易昶等世家子弟能比得了的。

　　任断沧见任夜晓与方剑夕一道同来时，目中也掩不住喜色，上前几步握住方剑夕双手。众人拥着英俊神朗的方剑夕进了大厅，当真如众星捧月般。

　　“这位是少林寺的方丈玄灭大师，这位便是才来的贵客萧先生。”任断沧先介绍了萧径亭与消灭和尚，而后才介绍连易昶兄妹三人和贺净羽等诸人。

　　“我小时候去拜访令尊召疾公的时候，你才八岁。而现在，贤侄却是成为了名震天下的一代英侠，不服老是不行了。”当介绍完众人后，楚皱言上来招呼，想来两家也有交情，所以显得极是热咯。“我瞧少年郎中，天下间没有一个比得上贤侄的，便是比起当年的吴梦玉大侠。这气势也不弱啊！净羽和贤侄比起，可是明显不如了。”楚皱言拉过贺净羽道：“净羽过来拜见过方师兄，他可是你们这些晚辈的榜样啊。”

　　贺净羽上前几步，微微躬身行了一礼，方剑夕甚是亲和，已是拜下回礼，一点也不显娇纵。一阵寒暄中，任夜晓只是静静站在众人身后，连易奕忙走上，两人便在一边细细说笑。

　　直到一阵后，众人方才记起瘫在地上的公武、公威二人。任断沧便细细说过事情经过，便是说到其中起伏处，方剑夕面上仍是没有任何变化，带着淡淡的微笑。待听完后，瞥了地上二人一眼，径直走到萧径亭面前，道：“那晚辈真是要谢过先生了，若是让洞庭山庄占了理，祸乱江湖，那晚辈怎对得起吴师叔创下的大好武林局面。晚辈在这里便代任伯父给先生行礼了。”目光一瞥向任伐逸和任夜晓。

　　二人会意，也走了过来，一齐行礼拜下。任断沧是武林前辈，不好给萧径亭行礼。便由后辈代行，这方剑夕为人当真睿智了，心无余漏。

　　“先生，今日便放过这二人如何？来日这二人若是仍不悔改，危害江湖，那无论何时何地，晚辈定诛于剑下。”

　　“方公子说放，那便放了！”萧径亭望了一眼与方剑夕、任伐逸站在一排的任夜晓，目光再越过她，投向后面的连易奕，见她正无聊得恨，正瞪着眼睛望着软在地上的公武，脸有恼怒。瞧那样子，彷佛想上前踢上几脚解气。

　　是啊！方才公武最后的一计偷袭，差点致连易奕于死地，其中的惊险应该让她现在都心有余悸吧。但是，现在大家彷佛都忘了这件事情，叫她如何不恼。

　　“易奕小姐，我教你几招好玩的剑法，若是以后在遇上这两个丑老头，你便记得帮我将他们骨头给拆了。”萧径亭见诸大门派的首脑正商讨如何对付洞庭山庄的时候，萧径亭不便参与。见连易奕这小妮子正撅着小嘴，美丽的目光正望向萧径亭，便上前逗她言笑。

　　连易奕拍手笑着唤道：“好啊！我现在就想”忽然不再说下去，只是吐了吐小香舌。

　　萧径亭转头望去，却是连邪尘过来，后面只跟着连易成。

　　“奕儿还闹着先生，是不是还没有谢过先生啊！”连邪尘笑唬着脸，温和道。

　　连易奕水汪眼睛望向萧径亭，甜甜一笑道：“先生才不要我谢那！是不是？你快教我那剑法，不然等下爹爹又不准我缠着先生的，你现在教我，他便没的说了。”

　　连邪尘眉头笑着皱起，道：“胡闹，先生剑法精妙，岂是你小孩子学得了的。”望向萧径亭，呵呵笑道：“先生莫要宠坏了这小鬼丫头了。”拉过身后尴尬的连易成，道：“我这小儿子那天出言无礼，还请萧兄不要见怪了。”

　　“看来连邪尘是真心要与我相交了。”萧径亭听出了连邪尘话中的意思，按常理，他应该让连易成先过来赔罪，然后说上几句客套话。但是连邪尘现在的口气，彷佛是让萧径亭将连易成看作一个不懂事的晚辈，纵是无礼也不要怪了。不过让萧径亭奇怪的是，连易奕可爱伶俐、连易昶大方稳重，让连邪尘喜爱都有道理，但是连易成可以说是脓包的，但是从连邪尘的目光和言语中，透出的竟也是浓浓的疼爱。

　　萧径亭见连易成虽然眼中面上已经没有了任何敌意，但是仍是勉强赔了不是，想来极是要面子了。连邪尘看在眼中，却也不太在意，显然是在这短短的时候中，很是了解了萧径亭的为人。

　　听到萧径亭真的要教连易奕剑法，连邪尘忙阻止道：“萧兄，这怎么可以，奕儿这丫头与先生有缘，讨得萧兄喜欢，却也不可给她那么多好处啊！”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一套剑法又值什么，这是我几年前使的剑法，轻巧快捷，飘逸灵动，现在不大耍了。但是易奕小姐冰雪聪明，学来合适，想来小姐也会喜欢。”

　　连邪尘目视萧径亭，神色感动，道：“萧兄厚爱，连某当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先生若是不弃，连某想让奕儿当真认了先生这个伯父。”

　　萧径亭笑笑，走到当下便给连易奕细细讲解剑法的变化、心法。连易奕只听了两招便美目发亮，小脸兴奋。忍不住出手比划，却引来任夜晓狐疑的目光，水般的目中彷佛又说不出的意思，绕在萧径亭脸上。

　　“盟主，渤海剑派费莫大侠死了！全身上下被割得没有一片好肉！尸体被抬到府后的池子里！”

　　死了？厅中诸人正在各抒己见，纷纷攘攘，听到一弟子跑进叫嚷，顿时静寂无声。

　　死了？萧径亭心中一惊，昨夜还是好好的！看来暴风雨便要来了，或者已经来了。

　　萧径亭见连易奕浑然没有被这一消息惊到，依然陶醉在精妙的剑招中，便拿过她手上的短剑。从怀中掏出一片绸布，正要擦拭剑刃。却闻到一声低哼，听来彷佛委屈又好似气愤。接着便是一道怨兑的目光飘来，却正是美若天人的任夜晓。

　　萧径亭顺着她的目光，望向自己的手上。哦！原来手上拿的是那夜从任夜晓身上撕下的肚兜一角。难怪美人的目光那么气恼，但好像其中意思更是耐人寻味。

　　“师妹不必气恼，那贼子敢惹上任府，定让他知道江南武盟虎威难犯！”

　　“他日那贼子落在我手，且让他”任夜晓一声低呜，没有说下去，一道厉害的目光却透过众人的缝隙瞄来。

　　“恶贼！看剑！”萧径亭方踏入任夜晓的小阁，迎面而来的是一支刃波如水的利剑，不过剑上冒的却不是刺骨的寒气，而是袭人的火热。萧径亭头一侧过，那剑刃便从面颊边上几寸处刺出，唯有一股烫意拂过。

第三卷 第七章 卿本娇媚

　　“恶贼！看剑！”萧径亭方踏入任夜晓的小阁，迎面而来的是一支刃波如水的利剑，不过剑上冒的却不是刺骨的寒气，而是袭人的火热。萧径亭头一侧过，那剑刃便从面颊边上几寸处刺出，唯有一股烫意拂过。

　　“飕！”美人玉手一斜，皓腕一曲，那剑刃便在萧径亭颈后绕成一弯，朝后颈割来。萧径亭身躯速地往右边移开，望向任夜晓道：“小姐不是让我来弹琴唱曲的吗？怎么和我动起手来啦！”

　　任夜晓收下长剑，放在背后，美目颇有恼意，娇声道：“谁让你来弹琴唱曲，今日便叫你看看我的厉害，不然你还认为我笨的狠呢？”

　　萧径亭道：“架我们是不打了，我这次来是想给小姐画幅画的。”目光落在任夜晓手上的长剑，却是搁在了她肥美的翘香臀上，不由心中一荡。心下对自己的佩剑不由有些羡慕，道：“任小姐势江南有名的大家闺秀，怎么这么小肚鸡肠，争强好胜呢？”见到任夜晓屁股上，此时已经没有那条锦布挡住腰臀曲线，目中一热，道：“你那条布呢？”

　　任夜晓开始听到萧径亭时，美目一阵思虑，小脸上颇有些惭愧。目光望向萧径亭正要狡辩，却见到萧径亭目光贼兮兮望向自己的屁股上，芳心一麻。狠狠瞪他一眼道：“我爹爹是江南盟主，我怎么可以输给你这个坏蛋，你快接招！”举起手中长剑，却见到萧径亭一脸的暇逸，没有一点动手意思，嗔道：“你不许不还手，我才不让你画我呢。”

　　萧径亭道：“我手无寸铁，怎么与小姐过招呢？”

　　任夜晓一咬花瓣样的樱唇道：“我不管，反正剑我是不还给你了，你就空手和我打吧！”刷子般的卷长睫毛一启，美目如水瞟了萧径亭一眼，道：“谁让你刚才又起欺负我的，我定要狠狠教训你一顿，若是你手上有了兵器，我就打不过你了。”却也不理萧径亭回答，左手捏剑诀，纤手长剑如同轻烟般缥缈而出。

　　只见萧径亭目中一亮，原来这剑法便是“烟波神剑”陆客秋的成名绝技“烟波十九剑”，耍来飘逸灵动，如烟如波。吴梦杳当时看来喜欢，便学了一些，后来也一并传给了任夜晓。只是剑招妙则妙矣，但是需得配上陆客秋师门的独家心法才能发挥出十成的威力。

　　只是任夜晓身边有高手指点，便是没有了“烟波十九剑”的心法，在任夜晓手上，这剑竟也如同缥缈的云雾，缭绕缠柔，虽然没有到达烟波浮动的境界，但是威力也可见一般了。

　　见到萧径亭的身子被团团的白光罩住，彷佛身在云雾深处。只是目光仅仅盯住任夜晓手上的长剑，也不反击。任夜晓见之，心里彷佛有说不出的得意和高兴，手上的剑越发使得空灵飘动，芳心安暗道：“这下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可是好欺的？”小嘴高兴翘起，美目一瞟向萧径亭，却见他眉头紧锁，神色严肃，而且彷佛还有些失望之意，兴奋的心情一冷，很是不解暗道：“他是在恼我和他真打吗？”心里顿时打不定主意，不知道是该将剑法使得更盛一层，还是该故意使出破绽，让萧径亭顺势赢了。

　　正在任夜晓准备露出破绽，让萧径亭顺势攻进时候，只见萧径亭目光大盛。

　　“飕！”任夜晓只觉面上拂过一阵清风，眼前的萧径亭如同影子般闪过，顿时便从白色的剑影中脱开身来。手指并成的剑状，从一个毫不起眼的方位刺来，划着不可琢磨的轨迹，转眼便道理眼前。

　　任夜晓心中顿时惊骇无比，她母亲在教她这套剑法的时候，便和她说过，任何剑法都有破绽。精妙的剑法的破绽便在极其隐秘的方位，便是找着了，也要耗上很大的精力才能找到适合的时机和招术去破解。而“烟波十九剑”缥缈仙动，其中的破绽更是绝少，一般对战根本不用担心会被对手寻出，因为那道破绽根本是要用高明的招术相逼下才能显现出来，而且剑招瞬息万变，蛮撞攻击破绽所在更是成全了“烟波十九剑”的神奇，那样对手只会败的更快。因为它的破绽本身便是一个极大的杀招。但是萧径亭彷佛一眼下便看出了破绽所在，甚至不怎么费劲便破了它。

　　“好啊！原来你狠容易就能打倒我，却是一直在耍弄我，一直看不起我。”任夜晓心中一哭，顿时觉得美目一红，却见倒萧径亭手指快要点倒自己面门的时候，忽然又马上退了回去，换成了另一种剑法。芳心一酸道：“你明明赢了，还要故意羞辱我，让我出丑。”小嘴一抿，纤手一甩，顿时换了一种剑法，却是显得刁钻凌人。一团斑驳的白光顿时将曼妙的任夜晓护在中间，使得美丽的窈窕娇躯更显迷人。

　　萧径亭见之，心中道：“这便是任夜晓那位女师傅教的了，真是精妙的很，任夜晓此时心神不宁使出，已经是这般威力，若是由她师傅使出，那岂不是更加惊人。”但是萧径亭细看下，却是发现这套剑法明显经过改造过，使得本应该由的邪气也变得成略显可爱的刁钻。她这位师傅可真是个高人。思虑间，用手指并成的指间也如同清风一般缠绵，正是“清风随影剑”。

　　“清风随影剑”的精妙硬是让任夜晓美目大亮，甚至脸心中的委屈也暂时忘记了，水般迷人的眸子也紧紧盯着萧径亭的身影，神情也顿时变得迷离。恍惚间，攻出的剑招竟然被萧径亭的两只手指绵绵缠住，怎么也使不开来。顿时记起心里的恼意，一咬玉齿，手上的剑也顿时变得刁蛮起来，甚至有些赖皮了。

　　萧径亭见到任夜晓恼着小脸，目中神色颐指气使，只是没头没脑挥剑攻来，却也不理会把全身的要害暴露给萧径亭，嘴角微微一笑，接着面色一肃，却是把笑意转到了眼中，身子速度骤然加快，随之手上的指剑也随之疾快绵长起来，却是将任夜晓的整个娇躯也包围起来。

　　任夜晓心中大苦，恨恨埋怨道：“你便是一下也舍不得让我！”心里彷佛有说不出的烦躁和委屈，索性闭起美目，手上长剑也没有了章法，胡乱使出。

　　“啊！”顿觉胸前一麻，却是被萧径亭一指点在了玉乳上，惹得芳心一颤，接着脸全身都酥软下来。任夜晓美目一睁，却是见到萧径亭一双谑意的眼睛。

　　“这次意外，小姐却是要负全部责任哦！”

　　任夜晓听到萧径亭话中颇有调侃，任夜晓顿时觉得面烧耳热，胸前乳房上的酥麻感觉彷佛仍未退去。想起自己原先在萧径亭手下受到的羞辱，她心里不知道怎的，极度向从萧径亭身上赢回一把，不过也不是想证明自己比萧径亭厉害，所以什么无赖手段，赖皮招术也使了出来。随着萧径亭一点也不怜香惜玉，平常无数公子俊杰费尽心思想她讨好时，她彷佛觉得有说不出的厌烦，但是萧径亭一点也不让着她，疼着她，让她心里窝着意大股委屈，睡觉都翻来覆去想着怎么好好整回萧径亭出气，今日又是让他大大羞了一把，心高气傲的任夜晓怎么受得了。

　　萧径亭见任夜晓正垂着蛾首，小脸通红，但是美丽的眼睛却是转个不停，玉般的贝齿也紧紧咬着。粉嫩的小手更是握得紧紧，那架势彷佛在想着怎么将萧径亭大碎八块吧！

　　萧径亭见任夜晓正垂着蛾首，小脸通红，但是美丽的眼睛却是转个不停，玉般的贝齿也紧紧咬着。粉嫩的小手更是握得紧紧，那架势彷佛在想着怎么将萧径亭大碎八块吧！

　　萧径亭心中暗笑，口上索性加了把火，笑道：“还好我知道小姐刁蛮，好说歹说哄着让连易奕那妮子别跟着来，不然可是大事不好。”

　　“嗯！”任夜晓口上一声婉转的娇哼，美目愤怒射来，美目的眸子不知时泪水还是什么，湿润得如同泛起水雾，却也透着丝委屈。接着目光狠狠盯了手上长剑一眼，娇声嚷道：“你不许躲，也不许还手，我定要在你身上刺个大窟窿，谁让你刚才在那么多人面前欺负我。”于是手上的见没有任何花俏朝萧径亭劈来，却是和不懂事的小孩子打架一般。

　　萧径亭也听了他话，不躲也不还手，眼睛望着任夜晓几乎要哭出的小脸，却见任夜晓手上利剑真的朝他脸上砍来。

　　任夜晓心中气道：“哼！这下将你这张坏脸给划破了，让你怎么得意。”待剑锋倒萧径亭面门时，觉得芳心一扭，小嘴一声娇呼，手腕一转却是刺向萧径亭右胸，距离胸膛肌肤不过半尺，任夜晓美目抬起，见到萧径亭深幽迷人的眼睛，眼中一迷，心中不舍。手腕又直下，方向却是萧径亭的大腿。

　　萧径亭见那剑刺的方向由面上退到右胸再退到腿上，脸上笑意更浓。腿上一阵烫意传来，却是拿剑身贴上了大腿，却是连裤子都没有刺破。

　　“唔！”却听到任夜晓鼻中发出一声听不出调子的娇哼，紧接着将手上的长剑狠狠砸向地上，纤手朝萧径亭推来，口上嚷到：“你走，你走！我讨厌你！你赶紧走啊！你只是会欺负我。”却是将头扭在一边，硬忍着不让在眼眶打转的眼泪流出，但是口中大叫嚷却是已经带了泣声。

　　萧径亭目中一讶，却没有料到人前端庄淡雅的任夜晓，现在却是如此的刁蛮任性，彷佛一个十来岁的小孩般，静道：我今日来本想问小姐一些事情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任夜晓听到萧径亭话中严肃，收回小手，拈着衣角，目中一转，低头思虑了一阵。可能是对萧径亭的恼怪超过了助人为乐的侠义心，任夜晓也不回头，飞快用手擦去蕴在眼眶中的泪水，寒下俏脸，冷冷道：“你休想我会和你说什么，我恨不得一剑杀了你，若是你想我回答你问题除非，除非你让我狠狠刺几剑，然后再向我好好赔罪。”

　　萧径亭闻之，淡淡一笑，面上虽笑但是目中却是没有任何笑意，道：“那我便不问了，想不到知书达理的“雪剑公主”却是这么蛮横无礼。”

　　任夜晓闻之瑶鼻顿时一酸，目中一热，一行泪水瞬间滑落，以前萧径亭口上虽然总是调侃她，但是却总是笑意中透着亲热，现在对他冷淡口气和没有笑意的眼睛，竟是赶到一阵尤其的害怕和委屈。心里苦起，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向出言讨饶，却是扫不下面子。不由抬起俏脸，美目戚戚朝萧径亭望去。

　　萧径亭见到那张绝顶美丽的小脸此时可怜兮兮，美目也幽幽怨怨，心中得意一笑，知道自己吓到他了，但是面色却更是肃下，眼睛只瞄了美丽迷人的脸蛋一眼，便很快移开，淡道：“我还有要事，便不和小姐在着闹着了。走也！”说罢转过身躯，踏步迈出。

　　“站住！”任夜晓奔上一步，哭着呼道，粉泪断珠一般坠落，目光幽怨望着萧径亭背影，心中委屈道：“明明是你欺负人家，现在又拉下脸来吓我！我又不是真要打你，只是说说的，你便是哄我几句也不肯。”这些话便是在心中说也羞刹了她，芳心也顿时彷佛因为自己的柔话而充满了蜜意，一咬下唇，委屈道：“是你欺负人家，我才会这样的，若是若是别人待我好，我我也待他好。”

　　萧径亭转过神身来，一脸惊讶望向面任夜晓轻闹薄嗔的小脸，那双迷着雾般的美目，却是躲躲闪闪，怎么也看不清楚。

　　任夜晓见到萧径亭转过神来，心里顿时大是后悔。刚才一时情急下说出了那么羞人的话，岂不是让他更加得意，那么自己才赢回的一点点面子又赔个干净，日后只怕他会更加变本加厉地欺负自己了，但是此时心里也顾及不上这许多了，强自静下心神，美目中的可怜怨意也顿时无影无踪，换上了一幅骄傲任性的神色，瞥了萧径亭一样，仰起小脑袋，撅起小嘴道：“若是你能回答我一些问题，我便应你说的话。”

　　她本是认输了，答应萧径亭要求，但是又不岔这么没有面子，于是摆出骄傲的架势，让萧径亭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谁知萧径亭不解温柔，笑道：“那我要是什么也不回答呢？”

　　“你！”任夜晓闻之大气，自己一再后退示弱，那坏人一点也不怜惜自己，步步进逼想让自己什么脸子都输光了，芳心不岔，天鹅般的雪白嫩颈骄傲仰起，厉声道：“那你休想我会说什么，我就是什么也不说，你要是舍就杀了我好了。”说话不由暗啐一口，大是后悔，怎么心里一阵荡漾，恃宠撒娇的话也说了出来。心道：“这下那坏人一定要借机羞我了。”美目勉强抬起望向萧径亭，见他没有趁机作怪，芳心一定，但也有一股隐隐的味道涌上心头。

　　任夜晓勉强静心下来，发现娇躯浑身都觉得痒痒的，有说不出的不自然，美目望去，却是萧径亭目光灼灼望向自己起伏动人的曲线，此时目光正落在自己高高隆起的翘臀，娇躯不由缩了缩，将屁股扭到背后，挡住了萧径亭的目光，想起萧径亭以前下流手段，芳心一麻，彷佛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恍惚间鼓涨的酥胸起伏如潮，小脸红起，美目怯怯对上萧径亭，软弱道：“你不许再轻薄我，你若是再脱我衣服，我我便死给你看。”顿了一下，又柔声道：“你要问什么，便问好了。”

　　可能是任夜晓的威胁起到作用了，萧径亭真的移开了目光，道：“还是你先问吧！不然就显我得欺负你一个女孩子家了。”

　　“本来就是吗？”任夜晓一阵咕喃，心里彷佛吹过春风般舒服，但小嘴也顿时变得怯怯诺诺道：“你刚才是不是教连易奕什么好剑法了。”

　　萧径亭心中一愕，原来她的问题便是这个，点头道：“是啊！”

　　“那我也要学，我也要你教我。”任夜晓小脸一扬，做任性状，强横道。

　　萧径亭道：“连易奕那小妮子是为了对付洞庭山庄的那两个丑老头，你学来做什么？”

　　任夜晓面色一黯，垂下小脸，美目闪过一道失望，倔强道：“好稀罕吗？你便是肯教，我还不乐意学呢。”却是扁起了小嘴，一脸的不快。心中直直骂道：“笨蛋！笨蛋！”

　　萧径亭目中闪过一道狡黠的目光，道：“不过我有另一道更厉害的剑法，不知道你稀不稀罕，要不要学。”

第三卷 第八章 春光撩人

　　任夜晓顿时笑颜绽开，屋中彷佛吹过一阵春风，欢快道：“要学的，要学的。”美目狠狠嗔了萧径亭一眼，怪他又来耍她，美目忽又一转，直直望向萧径亭道：“还有，你要帮我画幅画儿，我才回答你问题。”

　　好奇怪的人啊，刚才死也不让画，现在却是赖着小脸也要画，真是海底针般的女儿心啊！

　　“你刚才不是已经回这里了吗？怎么又同方剑夕去了大厅。”萧径亭望着眼前玉脸上，一缕诱人的红晕渐渐泛起，很快便在整张娇魇散发开来。想起方才事情不由开口问道。

　　任夜晓听得芳心一麻，娇躯一颤，抬头白了萧径亭一眼，娇声道：“你问这个干什么？他让我去我便去了，又怎样了？”心中却是道：“你老来作弄我，我可不能太没用，尽是受了你的欺负。”

　　萧径亭闻之望了桃色满面的任夜晓一眼，微微一笑，口上平淡应了一声，便从怀中掏出几支狼毫，眼睛在房中扫了几眼，在一书桌上拿下砚台，拿起桌上清水倒入一些，磨起墨来。

　　任夜晓不知萧径亭心中想着什么，颇是忐忑地望了萧径亭一眼，想从他脸上看出什么来。却被萧径亭扶到榻边坐下。暗道：“莫非我刚才说错话了吗？惹他恼了。”檀口张了张便欲开口说话，却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不知道是要怪他小气，动不动就恼，还是乖巧地赔上不是。但是见到萧径亭正专心致志地磨着墨，神色迷离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你长得和你舅舅是不是像得很？你会使你舅舅的武功吗？”待细细观了任夜晓眉目后，萧径亭沾墨摊纸，开始作画。轻划细点，一个美人头像顿时完成。

　　任夜晓正被萧径亭注视的目光看得心头大乱，听到他开口提问，竟好一会儿才晃过来，道：“嗯！是的，娘都说我和舅舅长得像得很，不过舅舅的一些功夫，便是是娘也学不来，所以我会的很少。”顿了，美目望向萧径亭，柔声道：“你问这个作什么？”

　　萧径亭笔下不停，目光注视着游动的笔尖，道：“妍儿的眉目和小姐像得很，我心里以为她可能和吴梦玉大侠有什么渊源，所以刚才试你功夫就是像看看，你的武功和妍儿比来，像不像。”

　　不知道是不是萧径亭口上提到妍儿的时候柔情刻骨，还是唤她叫做任小姐，任夜晓小嘴一抿柳眉一皱，想到自己眉目和妍儿相似，心里顿时有股说不出的恼怒，觉得自己成别人的影子一般。却听到萧径亭问道：“小姐方才说来去‘醉香居’的路上遇到了事情，你且说说看。”

　　“是啊！我是江南武盟盟主的女儿，怎么这么意气用事。”想到任府的困境，顿时心神一静，道：“我们遇到了蜀山剑派的少主李箫沁，他正与两个青年男子一起从醉香居出来，其中一人是金陵节度使的公子李易泽，另一个我虽然不认识，但是哥哥说他是”美目望了一眼萧径亭没有说下去。

　　“武莫宸！”萧径亭目光从话中抬起，望了任夜晓一眼道：“武莫宸此次来江南根本就没有隐瞒身份的想法。”

　　任夜晓美目微怯，垂下蛾首道：“是哥哥说这是机密之事，不可说出来的。”见到萧径亭只是笑笑，看不出什么表情，收下忐忑，接道：“那李箫沁不知怎么的，做了武莫宸的随从，这下蜀山剑派便攀了这般大的靠山，而李鹤梅虽然与爹爹面上和气，但是他和爹爹却是有很大的梁子，此次派儿子和门人来金陵，定是要阻挠爹爹作主江南盟，阻止江南盟成为朝廷在江南掌控武林的势力。”

　　萧径亭闻之，应了一声，也不回话，继续作他的画儿。却听任夜晓叹了口气，道：“那李箫沁为了扩大蜀山剑派在西南的势力，还和哥哥争着讨好剑花宫的辛忆妹妹，想与唐绰兮攀了交情。”

　　“哦？辛忆？”萧径亭心中顿时浮起一张清秀绝伦的小脸，却引来任夜晓一阵狐疑的目光，接着那目光变得复杂起来，凄声道：“便是一个蜀山剑派已经让爹爹难于应付了，这是还加上一个洞庭山庄，还有费莫师叔的死。爹爹又不知道要急白了几根头发，我每次让他不要管江湖那么多事情。他总是笑我小孩子心思。”

　　“现在我又不知道你到底是谁，来我家有什么企图，若是让叫我爹爹怎么是好。”任夜晓眼圈一红，美目顿时如同浮了层水雾般。

　　萧径亭自语道：“只怕不止这些，还有一个更加厉害的人物在背后。”萧径亭脑中步知怎的，浮上了一个模糊的人影，应该是那个神秘的笑公主了。心道：”明日便是任断沧接任盟主大礼之日，但是作为至友的归行负一身功力不能尽复，唐绰兮又有事离去，渤海剑派的楼临溪更是不见了踪影，几为大派宗师只剩下连邪尘能为任断沧撑着场子。”目光望向美得让人几乎睁不开眼睛的任夜晓，心中咕道：“那公主可能比眼前这位人间仙子还要美上一些呢？光看尉迟宵雪那小丫头便知道一二了。”

　　“可惜师傅也不知是有了什么急事，偏偏在三天前离开金陵了。明日当真战起，爹爹真的找不出帮手应付哩！”任夜晓想起父亲困境，不由皱起峨嵋自忧自叹。美目忽然朝萧径亭望来，颇有热切，但是欲言又止，终究没有说出口来。

　　萧径亭见美丽的任夜晓，眉头敛起一丝轻愁，心里竟是极为不忍，道：“明日若是需要，我定会帮忙的，便当作向你的赔罪好了。”

　　任夜晓闻之一喜，听到萧径亭最后一句，不由向前之前那些羞人的事情，涨红了小脸狠狠瞪了萧径亭一眼，嗔道：“那可不成，你帮忙我爹爹，我日后自然会谢，但是以前你对我作的坏事，我却是要报仇的，我定要好好地治你一治，不然人家定会给你欺负苦了。”说到后来却已经是细不可闻，美目早已经是烟波流动。见到萧径亭一脸的眯笑，装作听不见的样子，侧过来耳朵。心中羞恼，玉足一蹬，娇媚横他一眼道：“你没听见便算了，你这坏人坏死了，就是想看我笑话。我不理你了，不过总是不会饶了你的。”

　　萧径亭想必已经画好了，细细观看画上，目中蕴的笑意越来越浓。任夜晓瞧着奇怪，不由生出期待，看萧径亭将自己画成什么样子，所以目中不由添了份热切，道：“你画好了，那给我看看。”娇躯从椅中一把跳起，跃到萧径亭面前皱起瑶鼻，美目瞥到了桌面的画上。

　　“啊！不许你看！“任夜晓一见下，一张小脸顿时红得桃花一般，却是伸出双手要去遮了萧径亭的眼睛。一双美目彷佛要流出水来，却是再也不敢往那画上再瞧一眼。

　　画中美人，无论是神态还是相貌身材活脱脱便是任夜晓。这也没有什么，只是画中美人的情态却是勾人的很。画中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任夜晓得天独厚的圆美屁股，向后微微撅着，虽是寥寥几笔，但是那肥嫩嫩白晃晃的感觉，却是神了，彷佛一拍下，那对圆隆的雪球便会轻轻晃动般。

　　画中美人，无论是神态还是相貌身材活脱脱便是任夜晓。这也没有什么，只是画中美人的情态却是勾人的很。画中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任夜晓得天独厚的圆美屁股，向后微微撅着，虽是寥寥几笔，但是那肥嫩嫩白晃晃的感觉，却是神了，彷佛一拍下，那对圆隆的雪球便会轻轻晃动般。

　　不过更是不堪的是，画中美人全身上下仅仅只着了一件肚兜，却是比穿任何衣服，或者不穿都要诱人。那兜儿粉红，竟有继续透明，玉乳隆起的痕迹鼓涨欲裂，蛮腰如同流风杨柳。雪白饱满的大腿再饱满肥美的圆臀下，显得丰腻修长。将起伏有致的丰腴天体诠释得淋漓尽致，这是诱人之一。

　　肚兜的角儿正好盖着私处，但因为一只玉腿抬起而露出少许的萋萋芳草，直让人看得血脉愤张，恨不得让她腿再抬高些，但是看那美人的架势，好像脚刚迈出便赶到不适，不由哆嗦收回，疼的弯下蛮腰撅起了臀儿。眉头也随着微微颦起，弯巧的樱桃小嘴也彷佛因为痛楚而微微抿起，但是一汪秋水却是春情荡漾，娇魇薄嗔轻怪，一片撒娇俏样。

　　更让任夜晓羞岔的是，边上题诗两句：有女芳芳春而恼，落红片片步维艰。难怪美人眉头皱起，却是疼的，难怪美人刚刚踏出步子却又不适地收回，撅起翘翘的香臀，原来是才破了身子，下身痛的。画名叫做落红图，但是落红却又没有一片，其中意境之妙，真是非同小可。

　　任夜晓小脸先是红热，眼中春波流转，望向萧径亭的目光也羞涩中含着春情。然后却是一缕凄色渐渐浮上娇魇，最后面色一黯，略有见红的美目中，一颗泪珠滴地滑下，目中神色复杂直直望着萧径亭，泣声道：“我瞧过你给别人做的画儿，都是正正经经的，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捉弄我。我满心欢喜让你作画，你你，为什么要这般作践我，你总是不让我欢欢喜喜的。”说完转过身去，一双小手蒙着脸蛋，委屈地抽泣，优美的香肩也随之一耸一耸。

　　萧径亭心中一兀：“是啊，自己一再对她手段轻薄无礼，她那般骄傲心性却是一忍再忍，自己只是脸色一唬，她便软下脸来，可怜讨饶，难怪她心里委屈。”走到曲线迷人的背后，凑近她晶莹如玉小耳朵，柔声道：“就是别人我才不画那！”目光朝下，却见到纤巧粉背下，一缕蛮腰如同杨柳般妙细动人，再下面高高隆起的圆耸翘臀，那圆挺挺香喷喷的，让人真的按耐不住，想在上面掐上一把。

　　“真是个迷人宝贝。”萧径亭目光好不容易才将目光从圆滚的美屁股收回，投向晶莹如玉的玉颈，一股幽幽的处子香味彷佛从美人衣领间飘出。

　　“你给别人不做那下流画儿，偏偏来作践我，难道我生来便是给你欺负的吗？”任夜晓充满娇嫩鼻音的嗔叫从指缝间传出，似乎受不住萧径亭的靠近，娇躯微微动了动，却是没有移开。但是一缕诱人的桃红却是从雪白的玉颈蔓延开来。

　　萧径亭低声鬼祟道：“你这机灵鬼丫头，刚才不也是先出手作弄我老人家吗？你莫要再哭了，若是引来了任宗主，那我老脸再厚，也没脸再见人了。”

　　“噗哧！”任夜晓忍之不住，小嘴一抖，明知道不该笑，但还是噗哧一笑顿时冲出口来。却也不知想到了什么，更觉羞刹气刹，玉足一跺，顿时引得圆美的臀波一阵摇晃，索性变本加厉，哭得更响。刀削般的香肩随着泣声抖动，带着如云般的青丝也随着颤着。

　　“再说那画也美得很那，我瞧我画过的美人就没有半个比得上。若是小姐不要的画，方才连易奕那小妮子正向我讨你的画像呢？只是是替她二哥要的，待会儿只怕我敲诈个几百上千两银子都没有问题。”

　　“哼！你敢！”任夜晓一声娇嚷，心下一恼，手肘顿时往后面撞来，借机停下哭泣。她听到萧径亭口中甜蜜，早已经有赔礼亲切之意，便也不闹了。转过身来，却是见到他便紧挨着自己站在背后几寸处，一双深邃的眼睛正灼灼望着自己，芳心顿如小鹿乱跳，美目只对上了一眼便躲开，垂下蛾首，细声嗔道：“你离得我那么近干什么？”说完顿觉心跳又快了几分，娇躯好像软了几分。

　　好像想起刚才萧径亭问话，面色一红，柔声道：“任师哥昨天本已离去，却是听到了对爹爹不利的事情，所以今日又赶了回来。遇到了我，找不着爹爹，我便带着他去了。”

　　“那方剑夕明天也会在任府咯！”虽然萧径亭只见过方剑夕两次，但是对他的气势和手段印象却极是深刻，他出道武林不久，明日大典真是他大放异彩之时了。或许明日便是他成就下一个武神的第一步吧！但是想到另一个神秘而美丽之极的小公主，方剑夕能得偿所愿吗？

　　“明日的任府正是风起云涌啊！无数的谜团等到明日也都会揭开了吧？”想及此，心性淡泊的萧径亭心中也不由有些期待了。倒不是因为明日任府的热闹，而是由于那个心怀锦绣的小公主吧！

　　任夜晓趁萧径亭一阵神离，趁机飞快将萧径亭手上的画夺来。

　　萧径亭脸上一愕，顿时浮起怪笑，道：“这本来就是给小姐，不用抢的。”

　　任夜晓抢来却是一眼也不敢看，卷起手在背后，只觉面上火热，细声道：“我只是不让你看它，这下流东西谁要了，等你走了我就将它烧了。”不敢在这话题上说上太多，忽然想起什么，美目望上萧径亭柔声道：“你来金陵为的是什么事情，说不定我能帮上些什么呢。”

　　“玄典圣谱！”萧径亭内心只有片刻的犹豫，便说了出来。

　　“啪！”任夜晓脑中一黑，娇躯一震，手上的画顿时掉到地上，粉泪猛地涌起，眼前的萧径亭也变得模糊不清，原来泪水顿时已经迷满了双眼。

　　“我说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会来任府，你刚才为什么会出手帮助江南武盟，为什么会是恩于连家伯伯，原来早已经是算计好了的。”任夜晓小脸凄绝，声音顿时变得极其的苦涩，惨声道：“那夜你来只怕也是为玄典圣谱来的吧，只是恰好碰上了我这笨丫头，便处心积虑戏弄我，让我忘不了你，好帮助你对付我爹爹！”

　　任夜晓目中射出一股怨恨，冷冷道：“你想得倒美，哼哼，你以为我会喜欢上你这个卑鄙可耻的恶人吗？你以为你戏弄我后，我便会死心塌地被你骗吗？我只会”后面难听的话却是没有说出，不过从冰冷狠狠的目光，其中意思却是不言而喻。

　　萧径亭闻之一愣，目中笑意渐渐隐去，却也懒得解释，只是直直注视处于恨愤的任夜晓。却见她从地上捡起长剑，目光朝萧径亭射来，举起剑对向萧径亭，脸上神忽明忽暗，忽喜忽忧，吞吐的剑尖闪烁不定。

　　“你走吧！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任夜晓目中闪过一丝软弱，狠狠将剑甩再地上，冷道：“若是日后再见到你，我便是打不过，拼了命也要一剑刺死你。让你休想打我任府的主意，你若再来，我定让爹爹、归伯父、方师兄他们杀了你。”

　　萧径亭叹息一口，复杂失望望了任夜晓一眼，头也不回，走出迷茫着醉人香味的小阁。

　　任夜晓心中一空，望了萧径亭背影一眼，拿着画儿的小手顿时握紧，将画扭成一团。狠狠道：“你这个其心可诛的卑鄙恶徒！”说出来的口音却是颤成一团，目中一抖哭将出来。望着空空的小阁，心中一痛，急忙追出。

　　跑到门外，奇妙无比的香花阵丛中，只有朵朵花枝摇摇晃晃，哪有萧径亭身影。心中一悲掩面跑回房中扑到床上，“你叫人家这么办！我好难过啊！”

第三卷 第九章 春心飘飘

　　“先生，怎么便走了？盟主今夜还又要事相商那！”萧径亭走出任府的时候，正好遇上了从外边进来的卜泛舟。刚才他不是不想和任夜晓解释，好像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出口，心里说不出是失望还是失落，低头走出任府大门。

　　走到醉香居门口的时候，萧径亭下意识望了那锦绣的大门一眼，终是没有进去。又抬头望了一眼对面的小阁，心头又浮起那双让他心动的眼睛，暗道：“那唐绰兮明日是不是会出现呢？就算她不去，那辛忆是铁定去的。那个可爱的小丫头！”想起清纯美好的辛忆，萧径亭嘴角不由扯开一丝动人的笑容。

　　“小丫头！”萧径亭念叨着走过两条街道。

　　“郎君言道坐船儿摇摇晃晃、飘飘荡荡，我俩依着挨着，你侬我侬，舒舒坦坦。但奴家怎觉得心儿慌慌，怎及得上草原马儿蹦蹦跳跳。心儿越慌心儿越荡，原来不是船儿飘，却是郎君在使坏！”一阵娇糯诱人的声音飘飘渺渺从杨柳间传来，萧径亭听得心头一动，接着一酸，牵动着眼眶一热，目中顿时湿润。抬头望去，只见两边柳烟茂密，却也不知是那间屋子的女子在唱曲。

　　“郎君郎君着人儿恼，奴儿家在草原上，想着马儿想爹娘”萧径亭口中接下吟唱道，眼睛变得模糊，心头也变得迷惘。彷佛见到美丽的妍儿躺在怀里，望着天上的圆月，腻声唱着，美丽的小脸可怜娇人。这首《心儿飘》正是反应异族女子爱上中原郎君后，虽是念着家乡，但是为了爱郎，却也呆在异地他乡，反应胡人女子的多情和痴心。在与妍儿隐居在山中的时候，每次月圆之时，妍儿总是躺在萧径亭怀中唱着这首曲子，此刻听在萧径亭耳中，竟让整颗心都要醉了一般。

　　待目中再清晰的时候，眼前真的有一个美丽的影子，微蓝眸子、凝脂肌肤、弯巧小嘴、丰腴娇躯。却是绝美的外族可人尉迟宵雪。萧径亭心头一热，顿时要上前去。念头一转：“我现在作萧先生打扮，过去岂不是要被识破了身份。”

　　但是尉迟宵雪一双泛着海蓝色的美目却是痴痴望来，流动着欢快羞涩的光芒，坚耸的酥胸也因为激动不住起伏，丰硕的玉峰彷佛要把衣裳给涨破了似的，直将路人看得意乱神迷。

　　未待萧径亭想好主意，美人已经欢快跑来。在萧径亭面前两尺处停下，小脸通红地在萧径亭面上扫视了几眼，俏声道：“我知道是你，我一看就知道是你！我已经在这里等了好一会儿啦！”

　　萧径亭听得一惊，眼光望向眼前这张美丽羞涩中透着欢喜，心中颇有些惊讶。问道：“我这副模样你怎么也认得出来？莫非你回去后天天念着我”

　　“没有，没有。”尉迟宵雪连忙失声否认，上前几步，走到萧径亭下首，秀眸怯怯抬起，细声道：“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一看到你，就知道是你了。”

　　萧径亭问道：“你姐姐呢？怎么没有和你一起，你这小丫头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你找我有事吗？为什么不叫你姐姐来。”

　　小丫头听到萧径亭口气疼爱，抬起绝美的小脸，道：“姐姐没有来，这次是我们公主叫我来的，有事情找你。她为什么不叫姐姐来，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你你待我好。”

　　萧径亭见小美人仰起的小脸，晶莹剔透洁白无暇，水汪汪的美目中虽然羞怯，但是仍是勇敢望向自己，由于站的很近，鼻段总有一股幽幽的罪人香味荡漾，听她说得温柔，心头喜爱，伸手亲昵地捏了下她小巧的鼻尖，谑笑道：“我还以为是你自己想我跑来找我呢？原来是给你们公主跑腿啊！”

　　小雪本来被萧径亭的亲昵动作羞得满脸通红，听他调侃，急忙道：“没有，我也是想来见你的。”目中忽然闪过一丝羞意，怯怯抬头，微蓝色的眸子视向萧径亭，蚊吟般道：“我回去后，也是天天都想着你的”

　　萧径亭心里一讶，他本是调笑之意，却不料这小丫头却是壮着小胆说出情意绵绵的话来，心头一细想，这丫头小脸薄的很，莫非是那位公主对她有什么承诺。不由问道：“是不是你这笨丫头回去让你们公主看出什么来啦，还是你姐姐告诉了小公主我的事情。”边说着边迈腿向刚才转来唱曲的方向走去。

　　尉迟宵雪转过身子，和萧径亭并肩，好像耐不住心里的羞意，偷偷嗔了萧径亭以眼，嘤声道：“还还不是都是怪你。”

　　小美人微微侧过小脸，轻轻喘了几口气，吟声道：“我回去后，天天总是发呆。公主看到后，就问了我，我，我便说出来了。她听后，便让我来找你商量事情，还说若是你心里喜欢我，就就让我和你好。”

　　尉迟宵雪说到后面，娇嫩好听的声音都微微有些发颤，忍不住赶上一步，让娇躯靠得萧径亭近些，小手探来羞赧而又大胆握住萧径亭的手，道：“我已经在这里等你半天多啦！却总是见不到你，刚才只觉眼中一亮，我便知道是你来了。”美目痴痴望向萧径亭，娇艳欲滴的小嘴微微张了张，海水顿时如同雾一般的缭绕，腻声道：“哥哥，那你喜不喜欢我。”

　　“喜欢！小雪美得和天上的仙女一样，我怎么会不自喜欢呢？”萧径亭口上答道，但是心里却是惊骇非常，世上竟有这样纯情痴心的女孩，仅仅一次的接触，便将整颗心都掏了出来，饶他如此心志听后都不知是滋味，是感动又似甜蜜。捏了一下柔若无骨的软绵小手，笑道：“你这小丫头才几岁，就知道喜不喜欢，我可是坏的很啊！”

　　谁知一向乖巧可爱的小美人，听了这话顿时不依了，委屈地撅起小嘴，娇声道：“我知道的，娘和我说过，一个人让你心里又恼他，又是惦记他。老是想着他和你说过的话儿，他欺负你的时候，你觉得又甜又气，但是在心里也只舍得轻轻咬他一口解气，不敢让他痛了。”说完这些，尉迟宵雪将丰满火热的娇躯微微依来，彷佛让萧径亭感受她此时心里的激动。忽然朝萧径亭望来，笑道：“我才不美了，我们公主才是天上的仙女。”忽又觉得形容不够，一咬樱唇道：“就是天上的仙女也没我们公主那么美丽。”

　　“那公主究竟美到什么地步呢？宵雪已经是美得跟天仙般了！”萧径亭心中不由大是好奇，他还不知道尉迟宵雪的年纪，见她心智彷佛与以小孩一般无二，但是靠着自己身上柔软诱人的娇躯却是不亚于成熟妇人的丰满，尤其软软顶在手臂的高耸玉乳，简直是天生异赋，绵绵柔柔的乳房美肉弹弹颤颤的，让萧径亭不由一阵心神摇拽。

　　小雪好像想到难过的事情，小脸一黯美目一红，道：“那时我还小，娘病在床上我害怕的直哭，娘一直哄着我，又是唱曲又是将故事，我还是害怕。后来她说到了她和爹爹相好的事情，我听着便忘记了害怕，以后就一直记着娘说过的话。见到哥哥后，我原来喜欢养小乌龟小鸟，现在也不喜欢了，脑子总是哥哥在笑我、在亲我。”说完也不顾路人诧异的目光，抱住萧径亭手臂，痴痴道：“哥哥，你说那是不是喜欢。”

　　原来是这里，尉迟宵雪带萧径亭走进一间秀气小阁是，方才那唱曲的声音顿时清晰起来，也勾人了许多。萧径亭心里奇怪，这里看来也是一个风雅之地，但是萧径亭为何从来没有来过，甚至没有听过。可能是这幢小阁隐藏得深吧，直绕了几条小巷才走到。不过这小阁实在秀气，虽然小，但是方寸之间透着雅致诗意，雕栏玉砌也飘逸精美。

　　“竟有这等好地方，竟是不俗于醉香居。”萧径亭与踏入雅致的厅中，心里竟有说不出的舒坦。与尉迟小雪挑了一张桌子坐了下来，见到里面却是没有几个人。只有一个老者在自斟自饮，见到萧径亭二人仅抬头看了一眼，便继续喝他的酒。

　　萧径亭却是好奇地望了他几眼，这人细看气其实并不老，而且长得极是清秀，只是面色憔悴落寞，一缕胡子也有些乱了，所以看来颇有老态。

　　萧径亭正要叫上点心，尉迟宵雪却是在他耳中细道：“我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待会儿哥哥你”犹豫一下还是没有说出来，待萧径亭答应后欢快跑出。

　　“宵雪是去叫那位美丽的小公主吗？”

　　萧径亭正要叫上点心，尉迟宵雪却是在他耳中细道：“我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待会儿哥哥你”犹豫一下还是没有说出来，待萧径亭答应后欢快跑出。

　　“小雪是去叫那位美丽的小公主吗？”

　　“楼上唱《心儿飘》的姑娘，可否下来一叙。”萧径亭出口后，温润动听的歌声顿时停了，只听到楼上低低应了一声。让萧径亭奇怪的是，一直在喝酒不理的那人却也瞄来一眼，颇有讶色。

　　“这位先生竟也知道这首曲子，晓得《心儿飘》的，只怕天下都没有几个。”那人的话倒是让萧径亭颇是惊讶，他原本以为在外族，一般女子都会唱这曲子。竟然天下没有几人知道，那为何这人竟也知道呢？

　　萧径亭道：“在下听妻子唱得多了，也熟悉了，却不知道这曲子稀罕的很。”

　　那人停之，目中神色一迷，而后一清，认真看了萧径亭几眼，喃喃自语道：“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声音虽轻，但是以萧径亭功力却是听得清清楚楚，却听他又道：“那令夫人也是外族人咯！现在可好！”

　　萧径亭闻之面色一黯道：“她已经不在了。”

　　那人听了后，没有表示惊讶也没有出言安慰，只是轻叹了一口，又低头喝他的酒。

　　“可是这位先生叫奴家下来吗？”一声动人的声音响起，竟让萧径亭心里微微一荡。那声音润美中带了些沙哑，竟是诱人之极。抬目望去，却是一具极其诱人惹火的娇躯，惊耸酥胸颤颤巍巍，肥美翘臀摇摇摆摆，一身曲线高低起伏、坐落有致。虽然动人却不放荡，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她歌姬的身份。

　　待看到她的脸时，萧径亭不由微微有些失望。虽然杏眸桃腮，瑶鼻樱唇。但是过多的脂粉让她看来不禁有些媚俗，有些虚假了。

　　“奴家会的曲子不多，先生莫要点太难的了。”那女子在萧径亭边上坐下，婀娜的曲线更显动人。

　　萧径亭本想问她《心儿飘》这一曲子谁人作的，却见她从身边拿出根长箫，也不好打扰她兴致。那女子将箫递到嘴边，却发现上面又一许胭红，抽出小手，伸进怀中，掏出一条白丝巾，将哪里的胭红细细擦拭。

　　“这丝巾怎么这么厚啊！看来也不透明啊！”萧径亭见那女子小手伸进胸前时，惹的两只硕大的玉乳摇晃几下，不由有些心拽。

　　“刺！”白光一闪，一支细长小剑呼啸刺来，竟是疾若流星。那女子擦拭长箫时候，从箫中抽出的竟是一支细长锋利的利剑。

　　“小雪！”萧径亭心头一震，想起跑出的尉迟宵雪安危，顿时惊出一声冷汗。一蹬桌下，身子飕地飞起，堪堪躲过那支出其不意的利刃。也不理会那女子招术，飞快折身跃向尉迟宵雪刚才出去的方向。

　　“飕！”只觉眼前一花，无数的暗器扑头盖面飞来。眼中三道光芒一晃，从楼上又飞下三人，挺着长剑直直朝萧径亭刺来。萧径亭运功右掌，用劲击出，甩出的袖风刮飞满天的暗器。那三支长剑却也刺到了眼前，萧径亭手无寸铁目光瞧准剑招来势，目中精光一闪，右手飞快探出，闪电般抓住刺来的剑刃。运劲一抖，持剑人一声低，却是名女子，手握剑不住，给萧径亭夺了来。但是剑夺到了萧径亭手中，却也疼得一阵发麻，三人的功力竟是厉害的很。

　　萧径亭本可一鼓作气，夺剑过来时，一并杀了三人，但却是心念尉迟宵雪的安全，飞快夺到门外。一眼望去，只是一条狭窄的小巷，哪有尉迟宵雪的影子。不由心急如焚，听到背后一道劲气袭来，以为时方才那四名女子，觉得他们虽然厉害，但也不是怎么担心。也不转身，对准刺来的方向，手腕后转，长剑绞出。

　　“铛！”，萧径亭只觉心头一震，胸口彷佛被狠狠锤了一下，顿时眼前一黑、气血翻涌，忙运起真气将那股气血压下。

　　“哪来这般厉害的高手？”萧径亭转头望去，哪里是那几名女子，却是刚才一直饮酒不言的老者。此时目中一扫黯淡，精光闪闪。见到萧径亭背后拆开剑招后，竟彷佛没有受到太大伤害，脸上不由露出一丝讶色。

　　萧径亭心中大惊，这名老者如此武功，足与和天下大派的宗师比肩，为何却来暗杀自己这一无名之辈，他到底是谁呢？却见他眼中一热，身上长跑一鼓，却是运足了真气，右手的长剑如同层层波涛汹涌来，看在眼中竟仿如惊涛拍岸，层层叠叠扑头盖面而来。

　　萧径亭目中一亮，那剑招竟是如此的霸道绝伦，眼前的剑刃竟然看不见影子，只有茫茫的白光和冷冽的寒气卷向面颊，压得萧径亭竟有些喘不过气来，瞬间那光芒化作千万点白光，却是锋利的剑尖，如同潮浪潮的水滴，瞬间点向萧径亭的胸口。萧径亭身子爆退两步，避开密密麻麻的凌厉攻击。

　　在外人看来萧径亭后退的速度不啻如同闪电一般快捷，但是那人手上的剑竟也不慢，立刻如影随形般跟上，绞起朵朵剑花卷向萧径亭头部。萧径亭此时已经后备离墙壁仅有两尺左右，退无可退，运足真气举剑上扬，迎上刺来的利剑。

　　“铛！”随着一声尖锐的声响，一截断刃飞上了天，萧径亭手上的长剑只剩下了半截。随着一股霸道的劲道沿着手臂汹涌而上，脚下一阵踉跄，退了一步才稳住了身子。抬头望去，却见那人也没有好过于萧径亭，脸色顿时发青，额头上也微见汗珠，显然刚才那阵惊涛骇浪的进攻也耗费了他大量的真气。此时他正盯着萧径亭，手上的剑吞吐不定，冒着丝丝的真气。正准备着下一拨进攻。

　　萧径亭却是不解，眼前的这位对手武功之高，自己对手中却是没有一个能够相比。让他不解的是，他武功看来不进没有一点邪气，而且看来光明正大，气势磅礴。攻来的剑招便如滚滚波涛一般，既汹涌凌厉，又绵绵不绝。想来这人身份极高，但想来和自己也无怨无仇，却为何前来刺杀自己。

　　萧径亭目中注视着对方的同时，却也细细回忆刚才对方剑术的情景。那层层叠叠白光，竟然有些印象。

　　“千层雪”，萧径亭目中光芒一闪，脑中浮起渤海剑派的镇派剑法。眼光顿时也如同电一般射向对方。

　　是啊，面容清秀柔弱，眉毛细长，身材不高不矮。不正是被传为最没有掌门派头的楼临溪吗？渤海剑派的掌门“惊涛剑”楼临溪，“千层雪”在他手上使出，也彷佛东海狂风呼啸时候，卷起的骇人巨浪。

　　楼临溪见到萧径亭目中一亮，面上神色一肃，一代宗师的气派顿时显示出来，那张秀气儒雅的白脸顿时也添了几分威严。只不过那威严马上化作一种无奈，朝萧径亭一笑道：“我不认得先生，但是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舍了楼某的初衷，致先生于死地，不敢让先生见谅，唯有说命运弄人。”接着举剑朝天，作拜礼，以示尊重。

第三卷 第十章 原来是卿

　　“喝！”楼临溪手上挽起一朵剑花，目中神色平静，但是目中却是一阵不忍。剑光未到，但是一缕刺骨的剑气早已袭上萧径亭的颈间。

　　萧径亭手上长剑只剩下一尺，够不着刺到楼临溪，所以他自然会认为萧径亭会再次格开自己的长剑，或者身子移开几尺避开剑锋。但示萧径亭这样招架的话，那么正好对了楼临溪的意思。若是萧径亭断剑再次格开刺向颈部的长剑，那么只能是再次断掉一截剑身，由于距离脖子太近，萧径亭退无可退，那么楼临溪手上的长剑也马上刺入了他的脖子。若是萧径亭身子左右平移，那么楼临溪下一招“左右临风”便会割开萧径亭脖子的经脉。

　　却是见到萧径亭目光一缩，紧接着身子一缩，身躯不可思议地矮了半截，如同影子般闪到楼临溪身前，手中的长剑也闪电般刺出，未待楼临溪收回攻攻出的长剑，萧径亭手上的短剑已经割破了他腰上的衣襟。

　　楼临溪身子速速后退三步，背上却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不曾想到萧径亭竟是有这么鬼魅般的轻功。对自己自负、轻敌也大是后悔。若不是萧径亭手上的是一支断剑，那么楼临溪早就在萧径亭那一剑下丧命了。

　　退了三步后，楼临溪本想再次运足功力，组织下一次进攻。萧径亭手上的断剑如同他鬼魅的轻功一般，带着冷冽的寒气袭向自己的胸腹。最为可怕的是。到现在为止萧径亭都没有真正使出自己的剑法，在这断断续续的几招攻击中，楼临溪尚未看出萧径亭使出的到底是哪一套剑法。

　　楼临溪可谓一招失手，招招被动，直直被萧径亭逼着又退后了三步。

　　萧径亭一鼓作气，正要一举重创了楼临溪。心中却也有些奇怪为何在楼临溪处于劣势的时候，那几名女子也不上前帮忙。脑中虽然想着事情，但是手上却是一点也没有慢下，手上断剑呼啸便卷到了楼临溪手腕，他心中对楼临溪却是没有什么敌意，只是想让他失去了战斗力，却是不想伤了他性命。

　　萧径亭手上真气一吐，绕着手腕便要划下楼临溪的手臂。

　　“驾！”“啊！”，两声娇嫩的声音传到耳中，萧径亭心中一惊，手上顿时缓了下来。足下一点，在空中飞快转身，闪电般抢到门口。

　　听到耳中的是两匹马的蹄声，但是萧径亭看到的却是一匹雪白的健马，正撒蹄闪过巷角。但萧径亭却是见到了马背上那个美丽的身影，不由心里一阵咯噔。

　　“小雪！”萧径亭脑中一黑，心上彷佛被巨锤重重捶下，一阵绞痛，眼中也顿时一阵迷离。想起刚才楼上唱的竟是没有几人知晓的《心儿飘》，心中的苦涩和痛苦如同潮水般瞬间淹没了整个身心，脑中浮起妻子绝美的小脸，耳中彷佛想起方才疾快清脆的马蹄声。

　　“你当真要杀了我吗？”

　　“嘶！”萧径亭顿觉背后一凉，接着是一阵剧痛，却是一支长剑直刺入背，待萧径亭晃过神来，却已经刺入血肉三寸。只觉脑中一晕，运起真气，古骨骼一缩，肌肉一紧，才堪堪封住刺进的寒刃。

　　萧径亭目中一红，转过身去，却见到一个美丽的女子正狞着脸蛋，手上爆着青筋拼命想将利剑捅入萧径亭的后背，却不是刚才唱曲的女子。

　　“赫！”萧径亭心头一愤，一声大喝，身躯猛地一转。

　　“吡秋！”插在萧径亭背后的长剑受不住扭身的力道，撑在肌肉中猛地弯曲，忽又直起将握剑的女子弹飞出丈许，撞在墙上，一声惨哼，便不再动了。

　　“噗！”萧径亭胸口一甜，一口鲜血猛地喷出。背后肌肉一紧，“飕！”那支长剑顿时激地飞出，撞破了身后的墙壁。抬上目光正好对上站在一边楼临溪，微微有些怜悯的目光。心头一个霹雳，提起断剑朝楼临溪呼啸而去。

　　“叮叮叮叮！”几声刺耳的撞击声，逼得楼临溪直直后退，但萧径亭的攻势却是一点未减。面对萧径亭仿要喷出火一样的眼睛，狂风暴雨般的攻击。楼临溪目中闪过一丝不忍，手上的招术也缓下了许多，目中直直注视萧径亭攻来的剑招。身子迅速躲闪，却不和萧径亭正面对战。

　　那名唱曲的妖媚女子朝几名同伴望了一眼，又望了正疯狂出剑的萧径亭，目中闪过一阵厉芒的同时，却也一阵怜惜。互相微微点头致意，各自执起手中的长剑，齐齐刺向萧径亭。

　　萧径亭目中直直逼向楼临溪，心中彷佛又说不出的愤慨，火一般的气焰彷佛要将身心吞噬。手上的长剑雨点一般点出，呼吸间便攻出了几百剑，距离楼临溪胸膛也仅有半尺之余。目中光芒大盛，手上剑气纵横，直直而去，仿要刺碎了眼前的楼临溪。脚步才向前踏出一步，心底的真气却是一滞，背后的剧痛也彷佛深入骨髓。狠一咬牙，猛地提起丹田真气，手中断剑带起一阵寒芒，电般刺出。

　　楼临溪目中一惊，暗喝一声，迎剑而上。

　　“铛！”楼临溪身躯一震，脚下几个踉跄，胸口一闷，血气猛要喷出。运起真气要勉强压下，却是脑中一鸣，一口鲜血终是喷了出来。

　　萧径亭却也没有讨了好，激吐了几大口鲜血才平复下胸膛的翻涌，手上的断剑也只剩下半尺余些，都比不上一支匕首长度。还未来得及看楼临溪情况，只赶到三股入骨的寒气袭上面颊。一张脸顿时麻了，眼睛一阵哆嗦也看得不怎么清楚。

　　“静！”萧径亭心里一凝，手上不足一尺的断剑卷起一圈圈寒冷的漩涡，将刺来的三支长剑困住。却听到一阵哀惋的叹息，一道耀眼的白芒朝着一道极其精锐的轨迹刺来。

　　“沧！”萧径亭的断剑顿时喝三支长剑绞在一起，几道劲气撞在一起，顿时让几名女子娇躯一阵颤抖，堪堪稳住了身子。萧径亭却是觉得手臂一阵麻痹，身躯却是没有一点摇晃，目光投向门后准备突围，觉得背后一凉，一股刁劲的寒冷顿时刺进了血肉，却是楼临溪刺来的长剑，一道凌厉的真气从剑尖汹涌吐出，顿时摧坏了背上的几道经脉，而且正飞快袭卷向心脏血脉，若涌进心脏血脉萧径亭的命便也没了。

　　萧径亭心中一惊，丹田真气飞快涌起，逼向催向心窝的筋脉。却听到三声厉叫，三道凌狠的目光直直盯来，三支利剑又划着刁钻的轨道攻来，那架势竟是前所未有的凌厉，彷佛这一下便欲致萧径亭于死地。萧径亭眼中一火，猛地提起真气，便要使出“狂风倾城剑”这套霸气剑法。

　　“啊！”大口的鲜血箭一般喷出，真气这一提起，胸腹便如刀绞般剧痛，眼前一黑险些背过气去。心下一苦，唯有使出缠绵的“清风随影剑”，缠向刺来的三支利剑。

　　“是你！”萧径亭和那原先唱曲的女子同时惊呼，那唱曲的女子出手不多，萧径亭竟也没有看出这名女子，就是昨夜前去刺杀武莫宸的那名女刺客。可能由于昨夜受了小伤，真气损耗得厉害，所以今天出手极少。但是另外三名女子，却不是和她同去的两名师妹。武功上也厉害了许多，招术也刁了许多。而那名女子原先只觉得萧径亭身影熟悉，待他使出“清风随影剑”才真正认出。

　　萧径亭手上顿时缓了缓，向那女子望去，依稀可以看出那张脂粉后面的小脸，是绝世的美丽。却见她美丽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接着仿不经意间朝萧径亭使来一个颇有余意的眼色，手上的招术也稍稍偏了偏，滑过了萧径亭的身躯。

　　萧径亭目中微微一讶，目中厉芒闪过，手上断剑猛一砍去，掀起一片血雨，其中一具娇躯顿时如同飘出几丈远。

　　萧径亭手上顿时缓了缓，向那女子望去，依稀可以看出那张脂粉后面的小脸，是绝世的美丽。却见她美丽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接着仿不经意间朝萧径亭使来一个颇有余意的眼色，手上的招术也稍稍偏了偏，滑过了萧径亭的身躯。

　　萧径亭目中微微一讶，目中厉芒闪过，手上断剑猛一砍去，掀起一片血雨，其中一具娇躯顿时如同飘出几丈远。

　　与此同时，楼临溪刺在背后的利剑竟也顺势拔出，那道攻向心脉的真气也随之如潮水般退去。萧径亭心中微微一愕，转眼看去，却是对上楼临溪那丝苦笑，目中充满了无奈和歉意，甚至还有些凄色，却是没有任何的一点凌厉。

　　萧径亭感激对上一眼，目中转向那名美丽的女刺客，欲言又止，足下一点，腾身飞出小阁，几个起落顿时小时在错杂的小巷中。

　　“莫姨！”萧径亭也顾不得边上人诧异的目光，飞快跑进“醉香居”，虽然他认为对方今日不会向萧莫莫下手，但是心中仍是担心，待闯进萧莫莫小阁时，见到美绝人寰的萧莫莫好端端坐在床边时，心下一安，脑子一黑，顿时人事不知。

　　待萧径亭再睁眼的时候，却是躺在了香喷喷的牙床上，小阁里已经点上了灯火。浑身的衣裳却已悲脱个精光，身上的伤口此时也拾火辣辣的疼痛，而是冰冰凉凉十分的舒服。放目望去，发现坐在床边侍侯的竟是纤巧可人的夜君依，她此时目中迷惘，小脸如同罩了层纱，却夜不知道在想什么？

　　“公子，你醒拉！莫姨她去给公子炖药去了。”见到萧径亭醒来，夜君依美目一阵激闪，晃过神来：“莫姨估计公子这时候该醒了，所以便去炖药等公子醒来好喝！”

　　萧径亭朝夜君依温和一笑，却也不说什么。

　　“亭儿！你醒来拉！真是吓死莫姨了。”一阵香风袭来，萧莫莫窈窕美妙的身影进来，见到萧径亭醒来，目中爆起惊喜的目光，但是娇腻的声音中却隐隐颤抖。

　　不过让萧径亭不解的是，她怎么这般叫自己，而且自称为莫姨，还未投去疑问的目光，萧莫莫望了一眼正站起身来的夜君依，朝萧径亭使了个眼色，不由让萧径亭一阵苦笑。

　　“是谁那么狠心，连亭儿这样的人也舍得下手。”萧莫莫侧身坐到床边，便是夜君依在边上，但是萧莫莫那一坐下去汹涌起伏的诱人曲线，还是让萧径亭眼神一阵迷离。

　　萧径亭脑中稍一思虑，出口道：“楼临溪！”

　　萧莫莫往碗中倒药的手一阵发颤，却没有让药汁泻出，只是美丽的小脸一阵惊悸，显然听到这位一代宗师的名字，让她对萧径亭下午的事情更是害怕担心。只不过那惊色马上变成冷冷的敌意，桃水汪汪的美目中闪过一道冷芒，恨声道：“他一大派宗师，竟敢向你下手，我定饶不过他。”接着目光转柔，望向萧径亭道：“亭儿你可是哪里得罪了他吗？应该不是的，大概矛头对的是明天的任断沧，而你与任府交往过于密切吧！”

　　“是啊！”萧径亭目中闪过疑色，道：“我听莫姨口气，好像昨夜对那三名女刺客来行刺武莫宸知道一些端倪，莫姨可知道她们身份？”

　　萧莫莫移过娇躯，坐到萧径亭身边，扶萧径亭起身，让他赤裸的上身靠在自己柔软的怀中，舀起一勺在嘴边细细吹凉，听到萧径亭问话，便将勺子伸到他嘴边，道：“亭儿问这些做什么？那都是朝廷里的权势争斗，与我们不怎么相干啊？”

　　萧径亭后脑枕在一堆软绵坚挺的凸起上，颇有些心神摇荡，不由细细移动脖颈，下意识地凭感觉寻找那两颗粉嫩的小奶头。一口将勺上的药汁吸光，道：“这次追杀我的便有昨日那名媚功厉害的女刺客。”

　　萧莫莫此时被萧径亭脑袋找到了胸前的小乳头，正被磨蹭得心头大乱春意撩起，听到萧径亭话后吓得绮念全无，娇呼道：“当真？她们可是突厥人，怎么会与亭儿结了恩怨，亭儿你且想想，你最近可得罪了什么人没有？”

　　这恰恰是萧径亭最不愿意想的，因为从刚才表现看，楼临溪和那名女刺客好像不是一路的，只是合作而已。而那名女刺客显然以为要刺杀的对象是萧先生，而非萧径亭。但是每每想到那曲《心儿飘》时候，他的心便如同刀绞一般的疼，他心里从未怀疑过妍儿。但是恰恰他去那间小阁的时候，唱的恰恰是《心儿飘》，怎么让人不想到是用这曲子将萧径亭引了去，而那女刺客偏偏有着和妍儿一样的心法。显然那刺客和妍儿有着很深的渊源，这是他十分不想面对的。

　　再有一个心悸便是尉迟宵雪了，她那么纯洁痴情、可爱善良。但是她确确实实是将萧径亭留在那儿后，自己骑在马上去了。“肯定是那个绝顶美丽，却是胸怀锦绣的小公主耍的把戏吧！”萧径亭想起方才尉迟宵雪的娇憨，头枕着萧莫莫坚挺动人的玉乳。不知怎么的，腹下一股欲火猛地窜起。

　　萧莫莫在说起昨夜那三名女刺客的时候，却只是淡淡提过。大体是被她手下的势力听到了一些风声，萧莫莫便赶过来救援。当萧径亭问到昨夜后来一批，前来刺杀萧莫莫的刺客时，她只是微微一叹，却也不说什么，只是问起萧径亭长大的一些琐事。萧径亭口上应着，心中却在盘算着怎么将那些刺客底子探出，再一网打尽，不然萧莫莫再次犯险。

　　一不说到正事，萧径亭心里纠结了许久疙瘩顿时和腹下的火气混在一起，憋在心中直想爆发出来。

　　“莫姨！你昨夜伤好了没有？”

　　萧莫莫闻言小脸一红，扶在萧径亭腰间的小手轻轻掐了一把，而后隐在被中缓缓而下，探进下身，却是触到一只火热粗长的物事。心下一荡，美目春波流动。静声道：“差不多好了，那些小伤又怎奈何得了我。”

　　萧莫莫虽然声音平静，但是萧径亭还是听出了其中的一丝荡意。却见她右手若无其事般将药碗递给一边安静无语的夜君依，另一只小手却是一把握住粗壮的那物，忽轻忽重地抚弄。

　　萧径亭目中一赤，望了一眼边上的夜君依，被底下的手无声无息伸出，一把抓住满满一把滑嫩柔软的臀肉，扭成一团再放开。滑过屁股沟儿，隔着裤裙按住腻美的下身，使劲揉弄。

　　“夜儿，你先回去让许嬷嬷准备晚饭。”萧莫莫终于经受不住，出声吩咐。待夜君依走出，小手微一用劲，将萧径亭按躺下床，自己坐在萧径亭头顶，丰腻的大腿根部紧紧夹住萧径亭脑袋。捧着自己硕大的双乳，凑下压向萧径亭脸上，颤声道：“公子，你伤后不能行房，我这样侍侯你好不好？”顿时做了个高难度动作，硬是弯下蛮腰将两只乳房整整盖住了萧径亭的一整张脸，“喏！莫莫给你吃奶。”

　　虽然在脸上不住滚动的双乳还包了几层衣服，但是那滑腻动人的感觉却是销魂之极。头顶上挨着的胯间私处虽然穿了好几层裙裤，但是里头飘出浓腻荡人的香味却更加蚀骨。萧径亭心头欲火大起，双手绕过自己的脖颈，借着头顶那对圆滚屁股的弹性和柔软，硬是挤进臀肉和床面之间，抓住两瓣肥厚的屁股蛋儿，朝两边用力一分。

　　“啊！”萧莫莫下身一酥，按在萧径亭的身躯顿时无力，瘫倒趴在在萧径亭身上，见到眼前萧径亭胯间高高举起、一支独立。小手一抄，顿时叼在嘴里。

第三卷 第十一章 阴阳双修

　　萧径亭托着肥臀的双手朝上一抬，脑袋便从头上被抬起的胯间缝隙钻出，被夹着萧莫莫两腿之间，望在眼前的便是圆滚饱满的硕臀。

　　感到萧径亭一支手在蛮腰轻轻一托，萧莫莫顿时会意，肥大屁股高高向上撅起，一双玉腿也趁势曲起，跪着萧径亭头颈两侧。用力沉下小腰，将下身私处凑上萧径亭嘴上细细磨蹭。

　　萧莫莫小嘴一阵哆嗦，呻吟道：“公子，莫莫下面倒是好了，可是公子身子……却是……哦……不宜房事的。”

　　萧径亭鼻端骚媚的气息越来越浓，凑在嘴边的肥美蜜处，虽然隔着几层衣裤，但还是可以赶到泥泞火热，喘息道：“我有双修秘术《水经玉注》，对我的伤还有好处，待会儿便念给你听。”双手握在两只臀瓣，一手划进中间深深的凹陷，隔着裤裙找到诱人的臀沟，手刀划过沟壑用力压进，顿时将绸布塞进缝中。并指成刀，运劲一割，仅仅在下身包住香臀部位的绸布撕开一个大口子。

　　“嘶！”顿觉眼前一亮，白晃晃的两瓣肉球一阵晃动。可能撕开口子太小，或是那隆起的雪臀过于圆硕，仅有小半的白腻臀峰露出裙外，只是中间那道深邃幽幽的臀沟，彷佛散发着迷人心智的妖媚蜜香。

　　萧径亭顿时气喘如啸，两手探进撕开的裙子裂口，双手顿时陷入肥嫩的美肉中。拇指插入深深的臀沟，使劲朝两边分，一股迷人的肉香顿时浓郁了许多。

　　果然，那美嫩的蚌肉虽然还有些红肿，但已经不是火红烫热，大体恢复了原样，只是萧莫莫花园本来就肥厚的很。

　　“公子，你……你身上有伤，不能动得厉害。莫莫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你别动……”萧莫莫小腰一挺，玉臂一撑，撅起屁股，便由俯卧在床变得趴着。小手伸到臀处，抚上萧径亭的脸，屁股朝后一顶。上身娇躯顿时直起，肥白的玉臀软绵绵坐在萧径亭脸上，满满盖住萧径亭整张脸庞，直挺的鼻梁也陷入深深的臀沟。

　　“公子，你别动，我，我来侍侯你。”萧莫莫深吸口气，话音夜顿时颤抖起来，呻吟着将小脸伏到萧径亭胯间，忽然一声娇啼：“啊！公子轻点，咬得轻点。哦！别咬豆豆！啊……”娇躯一身颤抖，整张玉脸顿时埋入萧径亭双腿之间。

　　萧径亭一身紫袍长衫来任府的时候，没带任何面具敞着一张俊脸的他，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昨日与楼临溪动手他后，他受创甚重。但是经过昨夜晚一夜的调息，而且昨夜与萧莫莫欢好的时候，萧径亭运上了那本《水经玉注》的双修之法，竟也是大由好处。虽然没有完全恢复，但是也不会感到不适。

　　“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啊！”萧径亭抬头望了一眼天空，却是万里无云。他今天还是来得不早，望进门去，任府到处已经都是几人一群的武人，无论认不认识，见面皆是点头致意，有甚者更是亲热寒暄。看来多少显得暇逸，看不出暴风雨的前奏，或者在这许多门派弟子眼中，这次来只是开开眼界，见见世面罢了。

　　萧径亭踏在石头小径上，目光不由穿过重重叠叠的弯檐翘角，投到任夜晓的“晓园”。心中念叨：“任丫头现在在做什么呢？”

　　“这位公子，请您将请帖给小人一观。”未待萧径亭踏进门去，一位衣裳光亮的汉子恭着笑脸迎上。原来任府大门又两个看守的，现在倒换成了四名了。

　　“请帖？”萧径亭一愕道：“我没有请帖啊！”

　　“那您是哪位宗师的名门高弟？让小的进去通报，让府上总管出来迎接公子。”那汉子见萧径亭气宇轩昂，以为哪那位武林前辈带来的弟子，便要让其他人进去禀告卜泛舟。

　　“萧兄！在这里见到你太好了！”一位青年公子满脸的笑容和兴奋，远远便走过来，却是有过几面之缘的连易成，朝门口的几位武士道：“萧兄是我的朋友。”说完不由讪讪看了一眼萧径亭脸色，又道：“他还是你们任少主的朋友。”

　　萧径亭不想到，连易成对自己的另一分身萧先生神清冷漠。但是对现在的自己却极是热情，甚至口气上充满的讨好和崇拜，想必是因为那夜萧径亭的大展雄威吧！

　　此时的任府彷佛到处都沾满了喜气，现在本已经是暮春，但是到处的鲜花开得极是艳丽娇媚。只是里头三步一哨两步一岗的，使得那份诗意看在眼中，变得不怎么些协调了。

　　好雄伟！萧径亭随着连易成绕过几道，却是到了一座山前，满心的胡乱感慨顿时被冲得无影无踪。那山不高，但看来却是耸骨傲立，颇见威重。山顶一辉煌大殿，气势凌人的屋角翘檐，看在眼中竟仿是直入云霄。便是山脚到大殿之间的汉白玉台阶两边，仰头狂啸的石狮也彷佛目光灼灼。平常嚣张跋扈的连易成，此时竟也屏着呼吸，一脸的矜诚。更别说络绎不绝走上的各派弟子了，蹑手蹑脚的，仿不敢有丝毫的冒昧。

　　先前进任府的时候，萧径亭先前也注意到了这座山，但却是不知它便在任府。也没有上去看过。踏着层层的石阶，那块块厚实石块垒得整整齐齐，萧径亭心中暗自计算，便光是这台阶，便要花上无数的人工钱财吧！如此大侠，吴梦玉只怕站到了历来江湖武人的权势最顶峰了。

　　“吸！”眼前豁然开朗，顿时倒吸一口凉气。眼前的宏伟，竟是让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那座大殿的脚下，块块青石铺成广场足足可以站上数千人，倒是那庄重的大殿，耸立云间，竟有傲视天下的如宏气势。但是萧径亭看在眼中夜不由有些奇怪，这般雄威之地，本应傲然耸立让千万武人景仰，但是即便是在任府中，也是看不见大殿的一些轮廓，却是被高明的障目法遮住了它辉煌的样貌。

　　“家父在那边，萧兄可要过去见见。”连易成带萧径亭走进一大殿门前，见到连邪尘在厅堂上一角与几人言谈寒暄，乃兄乃妹也伴在下首。便出言相邀，言中甚是热切。

　　“不了！下次吧！”萧径亭见到美丽的连易奕虽然跟在乃父身边，但明显的心不在焉。美目频频顾盼门外，便是见到和连易成一起的萧径亭，也只是稍稍一讶，便不再理会，也不过来招呼。

　　“武神殿”，萧径亭一望宏伟大堂上的烫金牌匾，这处地方应该是整个任府最高的建筑了，但是萧径亭几次来任府，都不曾见到。殿内八扇大门皆是敞开，里头摆着几十把靠背椅子，但是尚未坐满。倒是外边几十层台阶下的广场上，站满衣服鲜艳的各派弟子。

　　忽然一道亮烁目光望来，萧径亭随着目光望去，却是面色微微有些焦急的归行负。只见他目光也在人群中搜寻什么，见到没带面具的萧径亭。只是面色稍微一惊，送个和善的笑意过来。但是目中不由有些狐疑，相处的久的人，难免会看出萧径亭和萧先生的一些相似之处。

　　萧径亭心中估算，自己若是在任府还未能找出《玄典圣谱》的话，那么便离去突厥的日子不远了，便没有继续在归行负这等挚友隐瞒身份的必要了。

　　“宗主应该坐在厅里头的，怎么和那么多青年俊才站在外头了。”萧径亭眼睛一眯，嘴角扯开一道儒雅又稍带为老不尊的笑容，虽然脸换了，但是那神情活脱脱便是萧先生。

　　归行负面上一呆，接着换上一幅恍然大悟的笑容。大踏步走来，狠狠瞪了萧径亭一眼，一拳擂来，佯做恼怪道：“原来真的是你，不只是我，便是任老二也有老大的怀疑，只是你扮萧先生实在太像了。”但是目中的笑意和关切，却是比平常显得更加真挚。

　　萧径亭心下一笑，道：“这下该知道我为何唤你作宗主了吧！宗主刚才好像在找什么人吧？”

　　“我找你啊！”归行负拉着萧径亭走到一边，忽然古怪一笑道：“昨天你不辞而别，后来我那美丽的任侄女可是有些不对啊！莫非……”却又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归行负目中一亮，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得意，上下仔细打量了萧径亭，竟是一幅诡计得逞的满意模样。

　　萧径亭不知他打的什么主意，二人谈笑间，便由不少人过来招呼，其中便有楚皱言、池观崖等各大门派重要人物。其中卜泛舟更是几次过来邀请二人上殿，广场上的武人，也不在稀稀散散、三两成群，而是整整齐齐站成几个阵营。便是略显空荡的大殿上，此时也几乎满座。

　　“广场上的这些个弟子怎么穿作两种样子。”萧径亭见此时广场上，左边的数百武士个个昂首挺胸，面色肃穆，身上皆着蓝色武士服。而右边的弟子穿着多样，而且鲜艳耀眼，不过也显得有些散漫。

　　“左边那些都是江南武盟辖下各大门派的弟子，右边的是前来道贺的客人。”

　　萧径亭心中一动，正要说话，忽然话喧闹的广场上寂静下来，倘大的场上竟然杳无声息。不由抬头望上，却是见到众多年轻弟子笔直立着，脸上神色激动，目中挚热如火。

　　“参见盟主！”忽然一阵震耳欲聋的齐声大喝，让萧径亭一个激闪，却是任断沧来了。

　　“好威风！”萧径亭一声暗赞，任断沧此时沿着台阶缓缓而上，在万千道目光中，彷佛使得雄威如山的身躯罩上了一层神光，威严而不可侵犯。待他走上最后的一个台阶时，广场上前弟子皆俯身下拜。

　　便在千人顿首之时，萧径亭明显见到任断沧那张英俊威重的脸顿时一张，目中划过璀璨的光芒，一缕长须也随之飘起。

　　“换作是谁，此时也只怕难免热血沸疼，雄心壮起吧！”

　　当萧径亭随着归行负进入大殿的时候，殿上已经坐满近百人，有萧径亭认识的颜公度、楚皱言、池观崖等人，但是大都不都是不识。众人以为他是归行负亲传弟子争先过来问候，便是楚皱言也带着贺净羽过来寒暄几句。

　　“朋友？”楚皱言正与归行负在一边说话，贺净羽正夸奖萧径亭明师出高徒之时，一边的归行负却是出言提醒，让贺净羽目中闪过一道疑色。接着化作一片笑意，道：“那样说来，我还是晚辈了咯！”

　　萧径亭呵呵一笑，心中暗道：“在我面前你又不是没有做过晚辈。”口上却道：“我哪里又敢和归宗主平辈了。”

　　“萧兄，你让我一阵好找啊！”却是连易成眼尖，远远见到萧径亭，便过来招呼，还拉上了乃兄连易昶。连易昶见到萧径亭如此相貌，不由面色微讶。转而投来一个笑容，向连邪尘打了个招呼，便随着连易成一道过来。

　　“我听三弟说，前天夜里，便是萧兄一人大战雄威，击退六名刺客。救下了我三弟和卜总管几人。如此武功，真是让小弟敬佩。”连易昶口上虽是如此说道，但是目中却是难掩疑色，想必平常连易成说话时，也有吹牛夸大的习惯。

　　“哦？”边上也归行负言谈的楚皱言，听得微微有些动容。一道目光扫来，面上惊讶道：“萧少侠如此武功，只怕比起任伐逸贤侄等成名俊杰，也时不弱。”面上的惊讶忽然化作满脸的笑容道：“我透给少侠一个消息，待会儿必定有人前来捣乱，少侠便可趁机扬名立万了。”

　　萧径亭心中一阵冷笑，洞庭山庄欲在大典上公开宣布重出江湖之事，楚皱言自然认为归行负会告知萧径亭。他如此说辞，只怕是在提醒贺净羽，萧径亭如此人品，待会儿若是大出风头的话，那便是贺净羽追求任夜晓最大的一个强敌了。

　　“风头？今天最会出风头的只怕是方剑夕吧！无论是为了他自己的武林地位，还是为了任夜晓，他都必须大放异彩吧！”

　　果然贺净羽和连易昶眼中闪过一道异色，两道笑容也彷佛蒙上了一层面纱，目中神色顿时变得坚定，一幅志在必得的架势。相互望了几眼，颇有尽在不言中的意思。

　　正值无话之际，连邪尘正好与身边几人寒暄完毕。踏着暇逸的步子过来，尚有几步距离便和颜招呼道：“这位便是萧径亭公子吗？这般人品实在罕见啊！连某在这里谢过公子对犬子的救命之恩了。”转身向美丽娇俏的连易奕道：“奕儿过来，爹爹带你过来认识几位师兄。”

　　此时进入大厅的人越来越多，跟在连邪尘身后的连易奕，小脑袋正转个不停，盯在大殿的进口出，也是“武神殿”的大门也实在太多了，连易奕看得甚是辛苦，小脸又是焦急又是失望。

　　小妮子好像没有看到她要找的人，听到乃父叫她，小嘴撅起，老大的不乐意。忽然美目一亮，朝萧径亭望来，小脸颇有喜色，快步跑来直到萧径亭面前才停下，一双美目细细打量后，欣然问道：“你也姓萧，那你认不认识萧先生，就是画画的萧先生，他昨天连说也不和我说一声就走了。”

　　萧径亭心中一暖，道：“我没有见到他啊，小姐找他作什么？”

　　连易奕一阵失望，也不再理会，忽然又向归行负问道：“归伯伯，你和先生好的很，你知不知道他今天会不会来。”

　　“他？他是不会来了。”归行负朝萧径亭望来一眼，笑道。

　　“哦！”连易奕小脸一黯，低低应了声，再也不东张西望，显得意兴阑珊。

　　萧径亭嘴角扯开一丝笑容，心中却是不知什么滋味了。连易奕虽然酥胸鼓鼓，屁股翘翘。但是几乎可以算作不懂情事的小丫头了，便是面对任伐逸和方剑夕这等天下罕见的俊美男子，也是不多看一眼。但为何偏偏对一个只见过机面大老头儿念念不忘。

　　“咦！怎么了？”萧径亭顿时觉得满场静寂下来，便是连身边连易昶和贺净羽明显加重的呼吸声，也听得清清楚楚。抬起头望向二人，却见四双眼睛火一般的热，剑一般的利，脸上神色说不清是痴迷还是失落，但是那份深深的妒忌，便是连一身高深的修养也掩之不住。

　　目光转向广场外边，却见到几千道目光直直射向一处。目光迷惘脸上神色如同着了迷一般，为数甚少的数十名女弟子亦是一般模样，有甚者更是一只小手捧着胸口，一手掩住小嘴，不让发出声来。

　　“任夜晓！这位江南第一美人来了。哦？还有一道同来的方剑夕。”

　　便在萧径亭望去之时，正好与一道美丽幽然的目光在空中撞到，顺着那道目光捕捉到那双动人的眼睛。却刚好看到一道亮烁光芒退去的痕迹，仿若流星划过的余芒。那双如水般的眸子也马上换上一层冷漠，接着迅速移开，只是那张小脸显得更加幽怨起来。

第三卷 第十二章 洞庭庄主

　　“她看来显得憔悴了，真是是傻丫头！我又怎么会让你难做。”萧径亭望着那张难掩凄色的小脸，心中暗道。尽管任夜晓面色微微有些憔色，但是仍然美若天仙。在场的也有不少美丽的女子，其中更有连易奕、池井月这等绝色，但是同任夜晓比起来，却是黯淡了许多。

　　萧径亭正思量间，却是感到一道光芒射在身上，便是那么远的距离，也清清晰晰感觉到。

　　“是方剑夕！难怪贺净羽与连易昶的目中如要喷出火似的。”他们二人无论是家世还是人品，在江湖都是少有的杰出显赫，但和新一代武林天骄——方剑夕比起却是显得星光月辉了，而他们二人大概也明显感到了这点。

　　其实，方剑夕和任夜晓同来，本也无可厚非，何况中间还有个任伐逸。但是本就雄姿英发的方剑夕，此时在万千目中注视中，缓缓而行既显得贵重有不乏飘逸，更是仿若神仙般。难怪贺净羽、连易昶妒火中烧了。也难怪广场上的女弟子，一双双眼睛看得都直了。

　　不过那萧径亭有些惊讶的是，同样作为连家公子的连易成，脸上神情没有任何不对，看来彷佛对任夜晓没有一点企图，这不符合他的作风那。

　　“进迟！”归行负见到萧径亭面色肃然，不由投来关切的目光，“现在我都不知道是该叫你径亭还是进迟了！甚至不知道该吧你当作那位知交好友，还是英俊挺拔的后生晚辈。”

　　萧径亭微微一笑，望去一眼道：“我两个名字都叫！”

　　那边方剑夕彷佛发现任夜晓脸上神色不对，不由走近几步关切问候。任夜晓垂下蛾首，微微一笑，目光再也不往萧径亭这边望来，只是移着玉步款款向大殿走来，在数千目光的注视下，绝美如仙的小脸上。只是挂着淡淡的笑容，在外人看来却是显得落落大方。

　　“归兄好啊！”萧径亭正神迷之时，一声熟悉的声音传来。虽然叫的是归行负，但是目光却是朝萧径亭望来，身材不高不低，面容秀雅。胡须微卷，正是渤海剑派的楼临溪，只是现在看来不像昨天那么憔悴，但是和归行负比起，却是显得老了。

　　归行负转头望去，目中一喜，道：“来金陵几日了，都没见过你影子，怎么紧紧赶到今日才来啊。”

　　楼临溪笑道：“忙啊！”走快几步走到萧径亭边上，目中竟是送来一丝歉意，和道：“萧公子好啊，公子今天气色可是好的多了。”脸上竟有欣慰之色，随即化作客套的笑容。原来却是楚皱言和连邪尘带着自己的子弟过来招呼了。

　　“楼临溪也看出了萧先生便是我了？或许不是他看出来的，而是安排昨日刺杀局的那人看出了吧！”萧径亭心中暗道，口上应付着楚皱言言语上对与楼临溪关系的试探，心中对楼临溪既是充满了不解，又莫名有些许的怜悯。

　　“萧兄真是高兴又见到了你。”方剑夕和周围寒暄间，目光朝萧径亭望来，见到任夜晓正要大殿内侧的位置坐下，出声唤道：“师妹，你不也认识萧少侠吗？他对师妹还有救命之恩啊，今日萧兄能来便是给了好大的面子，带会儿对那些个跳梁小丑，还要仰仗萧兄那。”

　　方剑夕的一句话，顿时换来连易成、贺净羽满是戒备的目光。萧径亭这般相貌人品，又对任夜晓有英雄救美之缘(尽管事情子虚乌有)，这是江湖上多少美好姻缘的范本啊。在他们心中，萧径亭如此武功，今日若是在任夜晓面前大出风头的话，那可是大大的不妙啊！

　　任夜晓见到萧径亭亦是面色从容与周围人应付，浑然没有将昨日自己的警告放在心上，对他今天的到来，芳心里却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绝美的小脸换上淡漠的笑容，道：“有任师兄和各位师伯在，那些个贼子又怎能得逞，萧公子远来是客人，又怎么好麻烦公子了。”便不再理会萧径亭，径自走向自己位置。

　　一席话又是劝诫又是警告，“那声贼子叫的便是我吧！”萧径亭心下一阵苦笑。

　　其中的意思便是连易昶几人也听出来了，面色皆是一松。倒是方剑夕目中闪过一丝疑色，归行负却是朝萧径亭递来一个眼色。让萧径亭更是不解的是，楼临溪望了一眼任夜晓后，面上若有所思。而后又朝萧径亭送来一个鼓励的笑容，从头到尾对方剑夕却是没有看上一眼。

　　“铛！”一声钟响，接着一浑厚声音喊出：“吉时已到！”

　　满面红光的任断沧也和一些门派掌门招呼完毕，朝萧径亭这群人走来。让方剑夕、归行负等武林重量人物到大殿中央首排位置就座。

　　方剑夕与任伐逸几人正要前去就座之时，拉住过来的卜泛舟，吩咐道：“在大殿中央左边的一排，给萧公子加个位置。”说完便匆匆离去。

　　萧径亭终没有让卜泛舟在大殿中央加个位置，倒是连易成热切，邀请萧径亭坐在一起。二人便坐在武神殿上最靠墙的末尾一排，而萧径亭的外边直刷刷站立的数千名弟子，面上满是自豪与狂热。而厅内诸人大都面色从容淡然，看不出喜怒。口上不由咕念道：“这也是一种阶级吧！”

　　“是啊！这便是一种阶级了。”萧径亭闻声望去，却是去又复返的归行负，此时他面上竟也是满脸的感慨。而他在大殿中央的位置上，此时正坐个一位萧径亭不识老者。一幅仙风道骨的模样，修为硬是不弱。

　　任断沧作为今日的主人，一张雕木椅子放在大殿正中央，朝南而放，面向广场上的数千弟子，但却不是在大殿的最顶端，在他上面摆着两个位置，只怕便是吴梦玉和陆客秋的了。下首稍稍几尺处，却是坐着方剑夕、任夜晓、任伐逸三人。本来按照规矩，是应该由任伐逸两兄妹坐在下首相陪的。加上个方剑夕，想必是因为他是吴梦玉师侄，算得上是江南武盟的半个主人了。

　　方剑夕作为“天剑谷”传人如此尊贵身份，本应该与少林掌门玄灭大师、连家家主等人一起就座的。而他与任伐逸、任夜晓一样，与任府后辈的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一则便是显示他谦冲，更多的只怕是表示，对于任府来说他同样也不是外人吧！

　　三人再稍稍下来些许，便是左右各五排朝西或朝东的位置，充斥再整个大殿。最中间的两排，便都是各大门派的掌门或者是世家的家主。似连易昶、贺净羽这等年少威名的高门子弟，便坐在次中间的两排。而连易成不知为何，怎么也不肯与乃兄坐在一起，偏偏要找离大门近的地方坐下。

　　看着归行负在撵走连易成，在身边作坐了下来。萧径亭笑道：“宗主坐在这里只怕不大合适吧！”

　　归行负满不在乎一笑，道：“我一身武功未完全恢复，待会儿公牧潘来了。瞧我坐得显眼，让我出战，那可不妙。”虽是满脸的黠色，但是目闪过的寒芒却是反应出正好相反的心境，目中忽又变得缓和，望了一眼萧径亭道：“你呀，昨日的不辞而别，让任老二对你的身份起了疑心了。”

　　萧径亭心中一热，归行负此举不啻表明了，无论萧径亭是谁，他都是有心保全的。日后就算有人戳穿萧径亭的身份，要刁难与他，都要掂量一下归行负的分量。

　　“我知道你一点也不在意身份被人识穿，萧先生也只怕是你画画时候用的。”归行负面色一正道：“我知道待会儿公牧潘带来的人马定不简单，你也看到了公武公威二人的怪异武学，所以等下真的仰仗你了。”意识到自己面色过于严肃，得意一笑道：“我此时坐到你身边来，也好等下让人以为你是冲着我的交情才出手相助。”

　　“大概用不上我献丑了，方剑夕那么厉害的武功和手段，这等场合几乎是为他量身设计的，我怎么好挡了他的武神之路啊！”

　　归行负瞪他一眼道：“什么歪理！”却是意识到自己声音太大，低声怪气道：“待他大放异彩平了今日之威的话，那么今日也是他向任夜晓求爱之时了。”

　　归行负瞪他一眼道：“什么歪理！”却是意识到自己声音太大，低声怪气道：“待他大放异彩平了今日之威的话，那么今日也是他向任夜晓求爱之时了。”

　　“是啊！方剑夕为人手段厉害，在此非常时机对任夜晓求婚的话，任断沧自然是满心欢喜，而任夜晓只怕找不出任何的理由拒绝了。何况，在男女之事上，大都遵照的是父母之命。任夜晓如此身份，在千万武林人士面前，又怎么可以公开违抗自己的父亲。”萧径亭望向大殿中央，美绝人寰的任夜晓正绽着美丽的笑容，然而迷茫的美目却是一眼也不朝萧径亭这边往来。

　　归行负见到注意到了萧径亭的目光，温和道：“这就对咯！”忽然脸上浮上古怪而得意的笑容道：“若是任府能够安稳地度过了今日的危机，我便把我那个宝贝女儿‘刁明珠’许配给你，如何？”

　　萧径亭听得一愕，忽又一笑道：“难怪你刚才一幅得意怪相，你那刁蛮女儿让你吃大苦头，现在却是找我代你受那丫头欺负了。”

　　归行负听得一唬脸，一幅吃鳖的模样，吹着胡子道：“放屁！”随即又笑开了脸，斜着眼睛道：“得了好处还卖乖，我那女儿，又可爱又美丽，西北千里方圆找不着一个女孩比得上半点。刁蛮？成千上万的公子俊杰做梦都想着让那妮子瞪上一眼，唬上一脸那！”忽然换上一幅疼爱的笑容道：“不过那妮子不知道是不是眼睛长到天上去了，多么显赫潇洒的青年公子们，他看也不看一眼，你吗？嘿嘿！”

　　萧径亭感激一笑，道：“那我就整整降低一辈了！”面色一正望向归行负道：“今日之事，没有那么简单。只怕除了公牧潘，还有一个更加厉害的对手那！”

　　归行负听得一愕，接着面上一阵恍然。“哦！”想必他也从这几日的离奇怪事中看出些端倪了。

　　“蜀山剑派李箫沁与剑花宫辛忆，前来拜贺任盟主！”

　　“洞庭山庄公牧潘，前来拜贺任盟主！”

　　两声悠远浑厚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清清晰晰传到所有人的耳中。但是公牧潘的那声大喝，实际却离得甚远，但是听在众人耳中，震得一些功夫弱些的弟子头脑昏鸣。听得正潇洒谈笑的任伐逸面色一变，眼中飞速闪过一道厉芒，却是被乃父眼色止住，站起身来。与方剑夕一起，三人走出迎接。

　　“唐绰兮终是没来！”萧径亭心底正一阵失望，忽然感到一道美丽的目光投在脸上。

　　“今天的辛忆好美啊！比起任夜晓也不逊色啊！”对上辛忆又是惊喜又是羞赧的眼睛，也许是在万千痴迷的目光下，显得有些腼腆。清秀绝伦的小脸也印上几缕桃红，也是萧径亭坐在门外，辛忆清澈迷人的秋水瞳子几下一扫，便已经看到。但也只看了一眼，便垂下小脸只顾着走路。

　　“咦！又是一道凌厉的目光。”萧径亭抬目望去，却是走在辛忆边上的青年公子。“好吗！又被一个狠狠瞪了一眼，那是李箫沁吧！”剑眉大眼、削挺鼻梁、脸庞俊挺、嘴唇方正，五官菱角分明，虽然不是任伐逸那般俊美贵秀，但是配上雄壮高大的身躯。更有一种摄人男子魅力。

　　只不过让萧径亭有些不解的是，以李箫沁面相，本是应该有一股豪爽不拘的大英雄气概。但是在剑眉下的两只深幽睿智的眼睛，却是让人看来有些摸不清楚了。

　　“令师有事离开金陵了，那太可惜了。”任断沧片刻走到辛忆面前，叹息道。那张意气风发的脸，却也闪过一丝耐人寻味的神色。不过片刻后便换上一幅爽朗的笑容，向李箫沁道：“难得李贤侄也来捧场，令尊可好？”却是只言不提辛忆与李箫沁同来之事。但是任伐逸也不是柔弱之辈，神色自然地向辛忆亲热问候，却不顾忌一旁的李箫沁。

　　“洞庭山庄公牧潘，向任断沧公问好！”

　　“这便是公牧潘了！”一个满面胡虬的老者，身形本有些肥胖，但是身材极是高达，所以也不显得臃肿。一张脸显长状，但肉却很多，所以显得富态，本应是一幅威猛的气势，但是那双眼睛显得有些细小，让那张脸看来多少有些狠戾。

　　随着公牧潘步伐的他踏来，竟彷佛有一股无形的气势，层层压来，直压得心中也随着沉闷。萧径亭心中不解，这公牧潘怎么有那么重的气势，抬头望天，不由哑然失笑，原来刚才的晴空万里，此时不知道从哪里飘来厚厚的乌云，越盖越低，越压越沉。

　　公牧潘踏着伐气威重的步子，沿着台阶缓缓而上，目中如电精光萤萤射向广场中间的任断沧。待他完全踏上广场时，众人方才看到他身后使来个面色肃然的紫衣武士，或老或少、或俊或丑。但都是一脸的傲气，目不斜视，不知道是纪律严明还是不屑理会。

　　“诸位武林同道，当日我公牧潘练了几年功夫，心高气傲，便认为天下无敌，行事难免嚣张跋扈。”

　　公牧潘一番话，却是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了，他今日本应是来闹事的，倒是先检讨气自己来了。

　　却听他又道：“直到遇到了吴梦玉大侠，仅仅十招，便让公某俯首认输，那一战公某真是输的心服口服啊！也立下一纸盟约，只要吴梦玉大侠执掌武林一日，公某的洞庭山庄便在洞庭湖上打鱼一日，绝不染指江湖。”说罢从怀中掏出一袭纸文，那绢纸早已泛黄，但是整整洁洁，保存的极是完好。

　　任断沧接过绢纸，沉稳如山的他也不由面色一变。上面字迹刚毅遒劲、力透纸背，正是吴梦玉亲笔，他再熟悉不过了。

　　公牧潘斜长的目光扫过场上诸人，笑道：“吴梦玉大侠为了弘扬我中华武人之风，北上挑战突厥武神毕啸。胜败我们且不去论他，光凭吴大侠这腔热血，公某每当想起都景仰万分，尽管他再也没有出现在武林中，但是我们洞庭山庄却一直遵守盟约，不敢踏足江湖半步。”

　　“该说到我了！”归行负朝萧径亭一笑道，但是那一笑中却有说不出的苦涩。

　　“但是！”公牧潘一道雷霆般的目光直直朝归行负射来，里面竟有一丝嘲弄，“归行负归兄却是为了争风吃醋，伤我洞庭山庄三十余人，并将我二弟罗章尸首悬在大门之外。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洞庭山庄想置身于江湖之外，能吗？”

第四卷 第一章 另类佳人

　　“轰！”一声惊雷劈下，却好像是壮了公牧潘那一声大喝的声势，直让那声长喝随着惊雷传入众人耳中，不绝于耳。

　　一席话竟然说得慷慨激昂，理直气壮。广场上的许多弟子，没有亲身经历过洞庭山庄的厉害手段，听了公牧潘话后，皆是动容，面上神色愤慨。

　　萧径亭抬头望向天空，口上自语道：“但愿这天不会下雨啊！”心中却是老大的不解，为何吴梦玉和公牧潘签下的盟约竟是这样的，莫非公牧潘背后有什么大人物，让吴梦玉也不敢轻易得罪。但是那公牧潘却也能够忍到现在，方才重出江湖。

　　公牧潘城府极深，见好就收，也不再说煽情话语，不再理会归行负。此时最中央两排就座的大派掌门、世家家主，皆一一传阅那纸盟约。李箫沁和辛忆虽不是一派掌门，但却是两大门派谴来的代表，所以也一同坐在大殿的最中央。辛忆坐在左边一排的最末尾位上，正好面对着萧径亭。见到李箫沁递来绢纸，摇头道：“我什么也不懂，就不用看了。”

　　“盟约上，我拜兄吴大侠写的清清楚楚，若日后他不再执掌江湖，那便由当任者以武功来决定，洞庭山庄是否能够重新入主江南武林。”任断沧目光瞄了一眼公牧潘，再望向方剑夕道：“贤侄，你是我拜兄的继任者，主意由你来拿。”

　　方剑夕连忙拜下，道：“小侄不敢，小侄年幼识浅，自当由伯父马首是瞻。”顿了，潇洒一笑道：“况且，小侄也不是外人。”

　　任断沧爽朗一笑，顿时豪气冲天，道：“好吧！公庄主，那便以武相见，你来是客，规矩便由你来定。”

　　“今日我将庄中后辈好手尽数带来，我挑出几人对战任大侠麾下高手。共战五场，若我胜之，任大侠需得立誓，从此不再不再干涉我洞庭山庄，也不得无故与我洞庭山庄为敌。”公牧潘的话顿时让场上人哗声大起，这就等于将江南武林的统一打的粉碎，变相不承认江南武盟了。

　　公牧潘目光徐徐扫过大殿下，站的笔直的庄中弟子，那些武人目中顿时射出狂热的光芒。公牧潘面上雄色顿时一收，转的肃重面向任断沧和方剑夕，道：“若是公某输了，那整个洞庭山庄尽当对两位惟命是从。无论是让我们做奴才，还是在洞庭湖上打鱼，公某绝无二言。”

　　“小人公福，向任府高手请教！”一三十来岁青年剑客，一脸木然从洞庭山庄众弟子中走出，站在大殿门外的空场上。只见他身材瘦削，面色苍白。但是一双眼睛却是陷入眼眶极深，精光闪闪。

　　“他真是洞庭山庄弟子吗？”归行负望了一眼萧径亭，叹息一口道：“径亭啊，刚才我一直纵踊你出手，现在却真是拿不定主意了。看不清啊！”

　　任夜晓美目不经意向人群瞄来，却是见到萧径亭面色肃然，看不出端倪。一咬贝齿，美目一热，便欲站起娇躯下场对战。

　　连易昶见之，忙起身深深望了一眼任夜晓，温和道：“师妹千金之躯，怎可下场应战，便由愚兄代你出战。”说罢一撂袍尾，飘然下场，乃父连邪尘脸上尚自余下些许赞许的笑容。

　　任夜晓心里不知怎么的，好像由说不出的难过。顿时将端庄贤淑忘得干干净净，正欲出言拒绝。却是望到方剑夕和任断沧使来的眼色，强自平下了心思，唯有微笑着俏声言谢，坐回椅子。荡却是冷着一张俏脸，便是连下面的比武也不看了。

　　这一笑，不但让连易昶面有喜色，也让敌方的公福面色一宽。任夜晓的美丽真是有些不可抵挡啊，便是公福那张死水般的脸上，也因之动容，心中不舍得与这样的美人动武。

　　“沧！”连易昶抽出利剑，只点头招呼一下。

　　“请指教！”连易昶剑眉一竖，便以连氏七绝剑的“浩荡孤烟绝”开门见山，直攻公福下盘。一道剑光化作一道灵动的光芒，带着腾腾的剑气，朝公福席卷而去。

　　公福面上波澜不惊，斜着剑身，飞快下刺，看似要封住绞向自己下盘的剑花。目光却是死死注视连易昶运剑的右腕，忽然目中爆起一道冷冽如电的光芒。

　　“不好！”场上顿时有人叫除出，从公福那张狞起的脸上，和剑气的呼啸声中。众人大是惊讶，怎么刚刚过招，公福便有这般厉害招术。

　　只见公福足下飞快朝右边踏出，避开刺来的利剑，右手长剑却是不经意一挑，化作刁钻的轨迹直直刺向连易昶握剑的手腕。速度比起刚刚刺出的一剑，不知道要快上多少。影子一般，瞬间即到。眼看就要割下连易昶握剑的右手，使之成为一个终生不能再使剑的废人。

　　“啊！”众人一声惊呼，与萧径亭隔着一个位置的连易成更是激地起身，眼睛几欲睁出眼眶，弓着身子便要弹出。

　　连易昶目中光芒一烁，低喝一声，长剑忽地竖起。“铛！”一声尖锐的撞击想撤广场上空，二人身躯皆是同时一阵摇晃。连易昶也不借机后退，面色一冷，一招“狂沙斜影绝”如同扬起的满天黄沙，朝公福扑头盖面汹涌而去。直将公福身子足足逼退生生逼退了半丈之远。

　　“好！”众人一阵喝彩，其中几个女弟子更是眼中异彩涟涟。

　　萧径亭却是心中大讶，“这个连易昶真是阴狠，看来竟是比起那冰着死脸的公福更加冷血。招招欲置对方与死地，便是自己安危好像也不去理会。”转眼望去，正好看见连易成那双又是庆幸又是关切，甚至还有些妒忌的眼睛。

　　“美人的作用厉害啊，为了任侄女，不知道由多少年轻英侠不惜性命那。”归行负笑道，但是目中望来的神色，却不仅是这些意思，忽又狡道：“径亭记到，今日若是任府胜了，我便将我的宝贝芩芍嫁给你哦？输了那就别想了。”

　　“美人？美人的力量当然厉害！”萧径亭笑道，一道极其曼妙迷人的身影印入眼帘，“咦？一个上茶的侍女怎么美到这般程度？”萧径亭目中一亮。

　　场上，连易昶手中的长剑招招呼啸而出，直将公福打得步步退守。广场上弟子更是叫好如雷，眼看彷佛便要赢了比武。

　　“是她！”萧径亭脑中一亮，心中顿时浮上一举起伏动人的窈窕娇躯，便是他两次杀局都遇上的那个美丽刺客，那个会使喝妍儿一般身法的美丽刺客，那个对自己手下留情的美丽刺客。

　　“宗主，在下有要事，先离开一阵。”说罢也不再招呼，起身隐蔽走出，借着人群的遮挡，跟上那名摇拽生姿的迷人背影。

　　当时场上比武正是精彩，极少诱人注意坐在不起眼角落的萧径亭。

　　萧径亭正庆幸间，忽然觉得两道美丽的目光射在背后。一道清澈如水，但带着惊讶和失望；一道迷惘如雾，怨怼间幽然欲泣。

　　“赫！”场上连易昶一声大喝，右手缤纷的剑影直将公福整个身子围的团团实实，一道飞芒般的白光从左手鬼魅般击出，那么势不可挡，那么惊人心魄。

　　“好！”一声如潮般的喝彩。

　　“这便是连家的‘左刀右剑’吗，比起连易成简直实天壤之别啊！”萧径亭一声感慨，却是发现那道美丽的身影隐入人群中，飞快走下了台阶。

　　那数不清的汉白玉石阶，便只走了以小会儿。待到了山下任府园林的时候，眼前美丽的背影顿时变得飘逸起来，曼妙的身形在花间树丛缥缈而逝。

　　那一缕清雅迷醉的幽香，在花丛浓芳中，犹是显得高雅傲气。在花丛的几下穿梭间，尽管萧径亭知道前面那个美人不是自己的妻子，但是看到那一摸一样的绝妙身法，一般迷人的美妙曲线，心头却是忍不住变得迷糊起来。

　　跟到了山下的时候，眼前美丽的背影顿时变得飘逸起来，曼妙的身形在花间树丛缥缈而逝。一缕清雅迷醉的幽香，在花丛浓芳中，犹是显得高雅傲气。在花丛的几下穿梭间，尽管萧径亭知道前面那个美人不是自己的妻子，但是看到那一摸一样的绝妙身法，一般迷人的美妙曲线，心头却是忍不住变得迷糊起来。

　　“这女子轻功竟是如此高明，换作别人。就算武功再高，只怕也是追她不上。”任府建筑精妙，若不是萧径亭精通障目阵势，只怕早就跟丢了，但是也正是因为任府设计的妙，所以那女子也发现不了萧径亭正在跟她。

　　“咦！她进任夜晓的‘晓园’做什么。”那女子抬头望了一眼“晓园”拱门上的牌匾，轻轻一笑，如同幽谷的黄鹂般动听。玉足一点，娇躯如同九天仙女般飘起。

　　萧径亭见之，心里不由一声轻笑。“晓园”外边的围墙其实矮得狠，只要一跃便可进去。但是那女孩竟是彷佛踏风而起，飘飘渺渺进了“晓园”。真当如同九天仙女一般，尽管她以为没有人看她，但是仍是将自己最美的姿态展现出来，那张绝美的小脸虽然被遮掩住了，但是面上因为自己美丽而欢喜的姿态，却是动人地显示出来。

　　接下萧径亭更是觉得惊讶了，那女子在面对“晓园”里面那些精妙的机关阵势的时候，虽然不像萧径亭那般视若无物，但是走得却也不怎么费劲。却见她走走停停，再细细看园中的景物，却不是要进任夜晓的小阁。

　　那女子却是在一处大树下花丛中蹲下，撅着小嘴好像想着事情，又用玉手托着小腮帮子，摇着圆滚的香臀儿，显得极是悠闲。看着怎么也不像来办正事的，远看着却像是在蹲着小解。

　　“这其中莫非有什么奥妙？‘晓园’原先可是存放秘笈的地方那！“

　　那女子迷着大眼想了一阵，忽然用手拨开垂在花丛上面的如帘子般的藤蔓，却是见到茂密的一丛鲜花，那花开得正是灿烂，美丽得竟是让身边的白花黯然失色。

　　“好美的花儿啊！”那女孩小嘴啧啧一声称赞，小手忽然将茂密的花丛往两边一分，见到眼前却是一座假山，没有丝毫的迟疑。用劲一推，一个黑幽幽的洞口顿时敞在眼前。在这美丽的花丛中，多少显得有些阴冷。那女子一声欢呼，立起娇躯，跳了几圈，显得欢快之极。

　　“啊！我道这园中的机关怎么显得花俏了，原来是别有天地了。”萧径亭不由暗斥自己浅薄，心中却是不免有些兴奋。

　　“这个地方这般隐秘，莫非‘玄典圣谱‘便是在这里头？！”

　　“丹妹妹真是厉害啊！这么精妙的机关也让你找着了。”一声慵懒诱人的声音响起，竟是让萧径亭心头一荡。心中暗道：“是不是天下所有的媚术高手都让我给碰上了。”

　　却见那名女子听到这声动听无比的声音后，脸上那美丽动人的天真欢快，逐渐而又自然地退去，换上一幅成熟而又惑心的妩媚，和刚才那幅模样简直换了个人似的。朝发声处道：“晴姐姐，或者我要叫上一声晴阿姨了。你何不与我一同来呢？你我两家目标一致，一点儿冲突也没有，难不成我还会有什么瞒着姐姐不成。”

　　却见一处假山中闪过一个同样曼妙迷人的身影，身着黑衣。雪白的美丽脸蛋，但是萧径亭可以清楚地看出，她玉脸上蒙着一张美丽的面具。那面具虽然瑶鼻樱口，但却不是向萧径亭身上那种看不出任何破绽的宝贝人皮面具，只要目光凌厉些，仔细看下便可发现。只是这名女子脸上的媚艳面具，配上起伏惹火的娇躯，越发显得相应弥彰。使得她更加显出成熟诱人的风情，仿若一个熟透多汁的果子。

　　黑衣女子美目一瞟，嗔声道：“妹妹这不是在骂姐姐吗？我本是自己过来找那东西的，没有办法啊，主人实在是逼得太急了。只是我哪有妹妹机灵，找来找去，却只是找不着入口，却是听到妹妹进来的声音，不知道是谁，只好躲了起来了。”

　　那位丹妹妹不置与否，淡淡一笑道：“正好姐姐同来，不然待会儿若是找不着那东西，你家主人还会以为是我私吞了那！”说罢从怀中掏出火石打着，点亮了一支长长的木头，道：“我先进去，姐姐便跟在后面。”说完便自己钻进那洞口，将后背留给了黑衣女子。

　　那带面具的黑衣女子眼珠一阵转动，袖子一甩，小手一转。左手便握成拳头状，想必是有什么物事拿到了手上，娇躯一弯，将圆圆的硕臀向后翘起，猫着腰儿也钻进了洞口。

　　“咦！这里边通道竟然宽敞透风，那这里边的工程也太大了。”萧径亭听着两名女子走进一会儿后，方才钻进洞口。却是发现这通道竟是用规则的方石砌成，一块块打磨得光光滑滑的，心中不由大是惊讶。

　　由于两名女子不疑后面有人跟踪，所以也不蹑着脚步。一时间，通道中只有玉步碎踏的轻微声，还有一缕悠悠荡荡的女子芳香。却听跟在后面的那位黑衣女子忽然开口道：“丹妹妹，听说听说你们昨天在‘飘香楼’刺杀那个姓萧的，没有成功！以妹妹这般武功还拿不下他，他真是厉害得很咯！”

　　前面那位丹妹妹脚步一滞，却不回答反问道：“姐姐在你家主人那里很得宠吗！便是这等密事也告诉姐姐了。”又噗哧一笑道：“他武功可真是厉害啊！不过昨天被他逃脱了，大半的责任可是要算在楼临溪头上啊！”

　　“哦？”那黑衣女子一声娇哦顿时显得无比婉转回肠，声音又变得慵懒，腻声道：“听说那位姓萧的长得可是英俊的很那！莫非妹妹看着舍不得。”

　　萧径亭听得一阵惊讶，昨日他是做萧先生打扮的。怎么也说不上俊那，莫非她口上说的那个主人要杀的就是他本身萧径亭，但是顾忌他武功太高，所以让尉迟宵雪将萧径亭引来，不防备下突出杀手。谁知小雪对他印象极是深刻，便是扮作萧先生也认得出来。那位主人莫非便是小雪口中的小公主，但是小公主好像没有必要将刺局设计得那么精密啊。

　　“嗯！”那丹妹妹竟是低声应道：“他长得真是好看极了，所以下次我怎么也不会去害他的。昨日你家主人只是让我在‘飘香楼’唱曲，然后再杀跟着一个美丽姑娘来的男子。却也不跟我说他是谁，不然我怎么也不会去杀他的。”

　　“咯咯！”后面那黑衣女子一声娇笑，道：“妹妹正是把天大的事情当作儿戏啊！难不成妹妹以前见过他不成。”口中虽然笑着，声音中透着亲热，但是袖下小手一探出，竟然是一支冒着寒光的金刚刺。

　　尽管通道中极是昏暗，那丹妹妹受上的火苗又小，但是萧径亭依然可以清楚看到，那尖利的金刚刺泛着蓝色冷冽的光芒，握在那只如同藕节般的小手，显得既是美丽又是诡异。

第四卷 第二章 美臀刻字

　　“姐姐打听这个做什么？”那丹妹妹转过蛾首，嗔道：“我倒是奇怪了，你家主人手下高手无数，要去刺杀一个无名之辈，为什么自己人偏偏一个也派不出来呢？还要叫上我，我虽然贪着好玩，但却是不用听你主人话吧！不过那姓萧的真是厉害，竟然出动我们那么多高手，他好了不起啊！姐姐你说是不是？”

　　“是啊！不过妹妹可不能光贪着好玩那！你们可是突厥人，若不是我们主人帮着你们避身，妹妹在江南可是没有立身之地了，更别说什么国家大业了。”那黑衣女子将拿着金刚刺的小手放在背臀处，忽然问道：“妹妹你可知道，为什么楼临溪要去听那小妮子的话啊？他可是堂堂一派掌门那！”

　　那丹妹妹娇声一笑，口气也变得有些奇怪了，微意道：“有人要算计他的渤海剑派，而且还杀了他心爱的妻子，他自然要将事情搞清楚咯。”一席话说得后面的黑衣女子玉颈竖起，她却又不说了，忽然咯咯一笑道：“晴阿姨啊，那姓萧的长得真是非常好看啊，比那个楼临溪要好看多了，你见了定会喜欢的。”

　　“是吗？那妹妹什么时候带我去见他啊！”那黑衣女子声音顿时变得又娇又腻，好像没有听到丹妹妹叫的那声阿姨，只是声音变得更加温柔，道：“好妹妹啊，姐姐还没有见过你的脸那！好好的草原你不呆，跑到中原来做什么？”

　　“不好！”萧径亭心中一惊，一阵极其醉人的香味虽然在通道中飘荡了许久。但是闻起却是和女子娇躯上的女儿香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不经意间，脑中顿时变得有些昏沉。萧径亭如此深厚的内功还受到了影响，那位丹妹妹更是别说了。

　　“姐姐便要杀我了吗？”那位丹妹妹也马上发觉了，脚下顿时一滞。忽然转过身来，美目柔柔望向黑衣女子，不知是不是因为中毒渐渐深了，所以那双秋水瞳子越来越迷茫。

　　那黑衣女子玉颈仰起，甜甜笑道：“妹妹看来聪明得很，可刚才为什么要提到楼临溪呢？你们和我主人只是相互合作，不能干涉对方。你知道得太多，那对我们可是危险了。”一只玉手举起金刚刺，放在眼前细细端视，那美瞳射出冰冷的目光，彷佛连金刚刺上冷冽的寒芒也掩过了。忽又望向眼前显得尤为软弱的丹妹妹，射出一道残忍，却是娇媚道：“何况？妹妹已经把藏玄典的地方给找出来了，在这里杀了你，谁也不知道啊！”虽然那声音又是妩媚又是婉转，真有说不出的好听。但是此时听来却是让人有些毛骨悚然。

　　那黑衣女子说罢便踏着优雅缓慢的玉步，向前款款走去。

　　那丹妹妹望着越来越近的黑衣女子，娇躯下意识一缩，更是显得楚楚可怜。美目勉强一清，彷佛要争取最后一丝希望，细声道：“通道虽是找到了，但是姐姐对那些个机关阵势只怕知道不多，还是由妹妹将玄典找了出来吧！你家主人只怕最想得到的便是这东西，你若是献了给他，他定会喜欢死姐姐的。”

　　那黑衣女子身形顿时一停，彷佛被说中了心思，美目一阵迷茫，欢声道：“是啊！”虽只有两个字，但是却包含着无数美好的憧憬。心中想到：“反正她中了这般厉害的‘香魂’，浑身只怕连半斤力气也没有，且让她找到了玄典，再杀她也是不迟。”

　　萧径亭见状，也收下欲跃出的身躯，接着看下去。

　　那丹妹妹小脸顿时笑得更加温柔，道：“那我也不用姐姐给我解药了，我还能勉强支撑着走路，姐姐我们走吧！”说罢努力一咬玉齿，眉头皱起，一手扶着左边的石壁，艰难地开始移动脚步。

　　“嘤！”那丹妹妹终是不支，娇躯一阵摇晃。“卜！”通道顿时一暗，那点着火苗的细木棍掉在地上。接着一声压抑的惨哼，却是一具身躯摔倒在了地上。

　　“你怎么了？走不动吗？”那黑衣女子见到通道一黑，连忙闪电般退后几步后，将金刚刺横在胸前，护住全身要害。认为没有危险后，方才停下娇躯，温柔道：“妹妹怎么了？要是实在走不动，那姐姐便解了你一些毒性好不好？但是必须先要将你上半身穴道给点了，妹妹你说好不好？”

　　“嗯！”那丹妹妹彷佛连说句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只是低低得应了一声。寂静了一小会儿，又听到一串小心翼翼的脚步向前走去。一步步踏去，安静中彷佛便连心跳声也听得有些清楚了，却不知道是谁的心跳，越来越跳得厉害。

　　“丹妹妹啊！”那脚步却又忽然停下，那娇媚的声音又复响起，“姐姐还是觉得不放心，你这人太厉害了，姐姐害怕，所以姐姐还是决定将你杀了，至于玄典，日后我让我主人亲自来找得了，她可是聪明得很啊！”说到最后却是，那好听的声音也不禁变得阴冷凌厉起来。

　　“好是狠狞的女人！”萧径亭心中暗道。目中爆亮，黑暗中，通道中的物事顿时看得清清楚楚。右手口上一颗物事，也懒得去看具体是什么，右足撑在石壁上，随时准备一点而出。

　　“妹妹啊！实在对不住了。”那黑衣女子小嘴中狠狠吐出几个字，动人无比的娇躯如同影子般，手上的金刚刺也划出一道璀璨诡异的光芒，电般飞出。

　　“飕！”萧径亭屈指一弹。右足一蹬，正要飞出。却是见到一道星般闪亮的光芒，电闪雷鸣间手上运功一吸，却是硬生生将飞出的暗器吸回手掌中。心中喝道：“好厉害！”

　　“啊！”一声尖利的惨叫，接着一具娇躯被击得飞了起来。狠狠撞在石壁上，落到了地上。几下一咳，好像吐出几口鲜血。

　　“晴姨啊！你和人家比起来还是笨哩！明明知道我中毒后支撑不久了，还那么心急过来杀我，不是正好中了我的圈套吗？”那动听的声音又是嗔怪，又是得意，真有说不出的可爱。

　　“哧！”通道一亮，却是那个丹妹妹不疾不缓，神情悠闲地点亮了那支细木棍，瞥了一眼委顿在地的黑衣女子，小脸满是恼色，白她一眼嗔道：“晴姨啊，其实刚才你只要多等那么一会儿，我便支持不住了啊！就你偏偏冒失！”忽又咯咯一笑，顿时如同花枝乱颤，道：“你当真以为人家那么笨，楼临溪的事情，我知道便知道呗！还说出来现世做什么？”

　　“我刚刚进洞不久就发现你施毒了，心里急啊，我本来就不见得比你厉害，这下更不是你的对手。所以只好将这件利害的事情说出来咯，你心一急，便迫不及待下手拉！”

　　“晴姨啊，我知道你为什么想杀我，才不是光是因为我知道了楼临溪的事情，要不然你那么早放毒做什么？你是怕你主人因为我生得好看，而且身份特别，想娶我为妻吧！我早就知道你那些心思了，你那破主人，你稀罕我才不稀罕呢？而且他还想娶别的女人吧！你为什么不去杀她呢？”

　　“哦！那主人便不是小公主了，听口气是个厉害的男子。”萧径亭心中暗道。

　　“胡说！我主人是天下第一英雄男儿，谁也配不上他！”那黑衣女子顿时激动，玉臂一撑便要起来，却是牵动了伤势又吐了几口血，瘫倒在地上。

　　“胡说！我主人是天下第一英雄男儿，谁也配不上他！”那黑衣女子顿时激动，玉臂一撑便要起来，却是牵动了伤势又吐了几口血，瘫倒在地上。

　　“好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好了。”那位丹妹妹撅起小嘴，不耐烦道：“你那药实在厉害，我现在已经觉得没有什么力气了，可能是刚才打你的那一下耗费真气太多了。”那张小脸虽然涂了东西，看不清真正的面目，但是那是懊恼还是极其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只见丹妹妹一手背在腰后，一手拿着火，轻快跳到黑衣女人身边，美目一迷，轻轻瞥了地上的女人一眼，美目闪过彷佛恶魔般的光芒，随即一丝古怪的笑容浮上了小脸。

　　“我快要没有力气了，所以要快点解决你了！”

　　“啊！”一声尖呼荡在通道中，“你要做什么？”

　　“嘶！”却见那丹妹妹一把死掉地上黑衣女子下身的衣裳，一只白晃晃，肥嫩嫩的圆屁股顿时在火光中晃了晃，看得萧径亭眼中一亮。

　　“啪！”随着丹妹妹一手有力拍下，一声清脆动人的撞击声响起。那两瓣圆滚圆滚的美肉一阵摇晃，晃得萧径亭心里也一阵摇拽。

　　“啊！”地上那黑衣女人却是一声蚀骨的荡叫，如水般的美目也顿时媚眼如丝，腻声道：“原来妹妹喜欢这个啊，那妹妹怎么不早说吗？姐姐侍侯人的本事可厉害那！”随着那千娇百媚的声音，那黑衣女子也有节奏地摇动着雪白硕大的肥臀。

　　“啪！”一声更加清脆厉害的击打声响起，让人觉得彷佛劈开肉绽一般。

　　“啊！”这下却不是荡叫了，而是疼得尖叫了，但是只叫了一半便就停下了，却是被点住了穴道。

　　“啐！”丹妹妹撇了撇小嘴。道：“你要杀我，我却也不怎么恨你，所以不杀你了。你不是喜欢你的主人吗？我便要在你的屁股上刻上别个男子的名字，那你一辈子也不能侍侯你主人。”转而仰起小脑袋，抿紧小嘴，一阵思虑，好是为难道：“刻谁的名字呢？嗯！有了！”美目一亮，闪过一道喜色。

　　“我刚才明明和你说过，那个姓萧的长得俊得痕很，你一定喜欢的，便刻上‘萧郎’两个字吧，左右边屁股各自一个字。”见到地上的黑衣女子，美目一凄，粉泪如同泉水般汹涌而出，也不理会。

　　萧径亭心里不由一阵苦笑，便要出去阻止，但是脚步未踏出，嘴边一笑有缩回身子。

　　“你这里毛怎么那么多啊！我拔掉一些！”萧径亭睁目望去，只见地上那女子的胯间，黑萋萋的全是浓密的阴毛，盖住了整个肥肥鼓鼓的花房，一直沿生道后臀沟的菊花蕾上。却见那黑衣女子带着面具的脸上一阵抽搐，一大把黑毛顿时抓在了丹妹妹的小手上。

　　“好拉！刻好拉！可惜你看不见，这字刻得有多漂亮。”大概刻了半盏茶时间，那丹妹妹小手一挥，顿时将一支蜂针扔到了地上。只见那白晃晃的两瓣屁股上，嵌着两个飘逸秀美的小篆体————萧郎。应在雪白如凝脂的圆肉球上，仿浑然天成，却是有着说不出的悦目好看。

　　“刻好了！”那位丹妹妹叹了口气，彷佛完成了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满意望了一眼眼前的两瓣美肉，忽然一转美目道：”说不定姐姐一狠心，将自己的屁股刮去了一层，那这两个字就没有了，所以我要涂上一种东西，将两个字的颜色渗到你身体里面去，要是没有我的解药，就是一辈子刮不下来。”小手一扬，却是真的有一精美的瓷瓶握在手中。

　　“这丫头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魔女啊！”

　　“真是累死我了！”那丹妹妹好不容易才将那颜料认认真真涂上，却是一滴也没有浪费，全都涂在刻在屁股上了那两个字。

　　兴许是药效发作得厉害了，这些事情也做的她娇喘吁吁，浑身慵懒乏力得很，坐在黑衣女子的身边，正色柔声道：“姐姐，你不要恨我！我知道事情的轻重，所以尽管你要出手杀我，我还是没有伤害你。我们目前的同盟关系必须要保持。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私欲而坏大事，所以姐姐日后千万不可和我过不去，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当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怎么样？“

　　萧径亭听得心中一凛：“真是好厉害的丫头！不知道是谁能教出这般厉害的弟子。”

　　那丹妹妹勉强运气，这才想起在黑衣女子身上搜解药。但是一下搜出落许多瓶，却不知道哪一瓶是解药，望了一眼黑衣女子。叹息一口，没有问她，将那些药瓶放回她怀中。道：“我扶着姐姐走吧！”

　　“飕！飕！飕！”那丹妹妹只走出几步，却是一阵尖锐骤急的利器划空声，无数的暗器忽然从石壁间射出，射出的方位各不相同，上下左右全部都有。但是目标却是只有一处，齐齐朝那两名女子射去。

　　“啊！”那丹妹妹一声低叫，却是浑身酸软，一点力道也没有，芳心一苦。轻呼了一口道：“姐姐，我要死了！”

　　萧径亭目中爆亮，足下一蹬，电般飞出。袖子一甩，卷起一阵疾风。将雨点般的暗器纷纷刮出，一把抱住两具绵软的娇躯。双足一点，飞快飘出几丈远。虽然情况紧急，但是那名黑衣女子还光着下身，萧径亭无意间竟是一手按在肥肥隆起的阴阜上，那柔软毛绒绒的感觉，也让萧径亭心头一阵摇荡。

　　“想跑！哼！”一声喝道，却是名女子。接着便有一道凌厉的劲气袭来，刮得萧径亭面颊生疼，心胸一窒，压得萧径亭竟有些喘不过气来，而萧径亭手上抱着的黑衣女子经受不住，却是昏了过去。那丹妹妹一身中毒颇深，经受不住强大劲气，一声压抑的惨哼，显是痛苦的很。

　　萧径亭心中也顾不上奇怪，这通道为何有这等高手守着，她与任府有什么关系。双手抱着手上的两名女子，转过身子运起轻功，飞快朝洞口方向跃出。

　　“沧！”一阵冷冽的寒气飞快朝背后袭来，尽是刺入骨髓的幽寒。萧径亭心头一震，“嘶！”只觉背后一阵刺心的疼痛，却是被一道剑气点到了背后肌肤。那道寒劲顿时刁钻地冲进血脉，萧径亭忙运起真气，那道刁劲竟是摧破了好几道穴道才堪堪止住。

　　“是不是天下的高手都到了任府了，怎么遇到的高手一个比一个厉害啊！”

　　萧径亭虽然运足真气挡住背后袭来的剑气，但是足下的脚步却是一点没慢下来，一瞬间便冲出了数丈之远。

　　“咦！”只听萧径亭背后传来一声好听的惊讶声，但是也让他惊讶的是后面追来的那名女子，竟然有着几乎不逊色于萧径亭的轻功，落下仅仅也只有数丈之远。一道刺骨的剑气也始终朝萧径亭背后团团袭来，割的背后一阵生疼。

第四卷 第三章 美人师傅

　　“沧！”一阵冷冽的寒气飞快朝背后袭来，尽是刺入骨髓的幽寒。萧径亭心头一震，“嘶！”只觉背后一阵刺心的疼痛，却是被一道剑气点到了背后肌肤。那道寒劲顿时刁钻地冲进血脉，萧径亭忙运起真气，那道刁劲竟是摧破了好几道穴道才堪堪止住。

　　“是不是天下的高手都道了任府了，怎么遇到的高手一个比一个厉害啊！”

　　“是你！怎么是你！”萧径亭听到一声又惊又喜的叫唤，但是萧径亭却是连看怀中人脸上表情的空闲也是没有。他虽然运足真气挡住背后袭来的剑气，但是足下的脚步却是一点没慢下来，一瞬间便冲出了数丈之远。

　　“咦！”只听萧径亭背后传来一声好听的惊讶声，但是也让他惊讶的是后面追来的那名女子，竟然有着几乎不逊色于萧径亭的轻功，落下仅仅也只有数丈之远。一道刺骨的剑气也始终朝萧径亭背后团团袭来，割的背后一阵生疼。

　　萧径亭心中不由有些无奈，他左右手各抱一名女子，放在平日自然是逍遥得很，但是现在却是连一支手也是空不出来，抵挡不住那守洞女子凌厉的进攻。而且抱着两名女子对轻功的发挥也大是影响，若不万分谨慎，兴许后面那支利剑便鬼魅般刺入袭击的心脏，就是死了也做了各糊涂鬼，没有看清是谁杀了自己。

　　萧径亭目光一凝，腹下真气汹涌而上，脚下顿时容同踩风一般。呼啸而去，尽管手上抱着两个女人，但是身形还是如同影子般，便彷佛在通道内刮起得一阵疾风，瞬间便没了身影。

　　“躲得好快啊！一下便没了人影。”那名守洞女子面目惊叹，见到萧径亭飞快的从眼前消失。睁着美目缓缓扫过通道各处，轻轻一笑道：“你们是为玄典来的吧？这里面的机关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只要一开毒气。无论你们躲在哪里，都必死无疑了。但是我又怕你们是一些同道的后人，与我有些渊源，所以现在你们赶紧出来，待我打开机关那却是晚了。”

　　当然萧径亭并没有出去，而是瞧准一处岔道，将轻功提到极致，闪身进入那条岔道。谁知那只是一个凹近的洞穴而已，三人挤进便没有一丝空隙了。萧径亭却是静静立着，纹丝不动。打定主意，待那守洞人走过来，便出手击伤她，再好好寻寻这洞中，找出玄典圣谱，完成爱妻妍儿的心愿。

　　谁知那守洞女子却是精明得很，不走过来。目光细细扫过通道的每一个角落后，一声冷笑，道：“我现在开始数数，待我数到了三，便打开机关，不再理会你们了。即便你们是老友的后人，那也顾及不上这许多了。”

　　“一！”

　　“二！”

　　萧径亭目光一缩，手上运足了功力。准备她刚刚数出三的时候，奋劲一击。不然待她打开了毒气机关，在这封闭的通道中，那便是有一百命也不够送的。

　　“哼！”“啊！”只听一声冷笑和一声惊叫同时响起，萧径亭顿觉腿上一寒，心下一凛，来不及注意那位丹妹妹焦急的叫唤。一眼望去，却是原先那名黑衣女子手握金刚刺，眼中冒着凌厉的寒芒，吃力地将金刚刺狠狠刺向萧径亭的大腿。

　　“赫！”萧径亭一声低哼，手上内劲迸出，顿时将黑衣女子身躯弹起。那支刁毒的金刚刺也电击般被撞开，萧径亭未待那黑衣女子娇躯飞出，一手抓住那屁股上的臀肉，硬生生将要飞出的身躯扯下。一手夺下她手上的金刚刺，抓住臀峰将那具娇躯一把举起，内力一吐，朝寻声而来的那名守洞女子用力掷去。

　　“嗯！”那名守洞女子面前一道骤急的劲气袭来，右手长剑一甩，将那具飞来的身躯拍出几丈之远。那股汹涌的力道却是撞的胸口一阵翻涌，退了几步堪堪方才运起将胸口的不适压下。玉齿一咬，目中一寒，手上的长剑顿时舞起一团寒光，朝萧径亭的藏身之处呼啸而去。

　　“叮！”洞中火光一闪，金刚刺顿时和那柄金刚剑撞在了一起，由于刚才那阵激烈的移动，所以那丹妹妹手上那点火苗早就灭了。就在这一点火光迸出时，萧径亭趁机抱着那名丹妹妹跃出了洞穴，也清清楚楚看清楚了那名守洞女子，那是一张美丽的脸蛋，但是眉目间却是有许煞气，眼角也有些皱纹了，只是娇躯曲线还是曼妙动人。

　　“赫！”那守洞女子一声娇喝，美目一亮，手中的长剑飞舞中诡异美丽的轨迹，彷佛没有规律地点向萧径亭胸膛各处大穴，那剑法精妙刁钻，竟是带了些许邪派色彩。

　　“哦！”萧径亭顿时恍然大悟，心头浮起任夜晓那天和萧径亭过招时，耍出的那套剑法。和眼前这位女子使出的却是一路的，只是这位守洞女子使出剑法本来就经过修改，邪气本来就淡了许多，待传到任夜晓那里，寻常人几乎已经看不出那剑法带有任何邪气了。

　　“嗯！”萧径亭怀中那位丹妹妹暂时失去内力后，似乎忍受不住那尖锐刺耳的撞击声，难过地一声呻吟。萧径亭百忙中低头望了一眼，却见到怀中的女子蛾眉不适地颦起，辛苦地咬紧了嘴唇。小脸虽是涂了东西，看不清脸色，但是滑嫩的玉颈上却是一片苍白，显然忍受得十分辛苦。

　　一阵走神时，那支利剑却是频频点到胸前几寸，虽然总是被萧径亭用那支金刚刺给封住了攻势。但是几十招后，萧径亭不由心中暗暗叫苦，高手对战，一点点不利因素都可能导致落败身亡。何况萧径亭现在手上还抱这个人，不但行动敏捷大受影响，而且许多招术也是施展不开。而手上的这只金刚刺虽然轻快灵便，但是毕竟太短，又没有开刃。使出剑法拉，便失去了许多功效。

　　几十招下来，萧径亭竟是落在了下风。一张脸也被剑气刮得阵阵发麻。看着吞吐不定冒着寒气的剑刃频频朝萧径亭面上，胸口划过。软倒在萧径亭怀中的丹妹妹看在眼中，却是显得惊心动魄，险象环生了。便是连浑身的不适也忘记了，惊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这女子实在厉害，比起楼临溪却是一点也不逊色，招术运用的狡猾刁钻更是大大胜于楼临溪，难怪作了任夜晓的师傅。”

　　“该怎么从这女子刁缠的剑法中脱身呢？还得出手制住了她，好去寻找这洞中有没有《玄典圣谱》。”萧径亭心里一苦，心中挂着外边比武的事情，又隐隐担心方剑夕大放异彩、稳定大局后，趁机向任夜晓求婚。

　　恍惚间，顿觉颈间一寒。那春水般的寒刃竟是贴着脖颈滑过，直让萧径亭惊出一身冷汗。脖颈闪电般缩开，心道：“可惜待会儿说不定有场恶战，内力不能耗得太过于厉害，不然便可使出那霸道绝伦的‘狂风倾城剑”或是夺天地造化的‘残风凋零剑”了。“思想间，脚下不由向左右踏出，却是走出了一套精妙的步法。

　　“是啊！我躲还不行吗？待她内力耗完了再说。”萧径亭平常与人动手极少有躲避之时，便是有那也是细细查看，马上便会组织下一次进攻。但像这样躲着对手拖着对手，实在是第一次。其实他在小时，最喜轻功。其中印象尤其深刻的便是“缥缈步”，他也学得精精有味，稍稍长大后便嫌弃它是用来逃跑的，没有什么出息，所以也极少用到。

　　几下扬风摆柳迷影步子，萧径亭的整个身躯顿时彷佛没有痕迹地移动，只是这里地方过于狭窄，所以“缥缈步”使来的效果不如在平坦宽阔之地，但是却也已经脱开了那道刁钻剑法的纠缠。

　　“你是谁！这‘缥缈步’是谁教给你的！”那名守洞女子却是忽然停止了攻击，目光直直视向萧径亭。虽然通道中昏暗，但是萧径亭仍然看出那双美目已经由原来的凌厉，变得缠绵复杂起来，声音和喘息也变得骤急激动。

　　“你！你快说，你师傅是谁？他耳朵边上是不是有颗红痔？”

　　萧径亭一愕，疑声道：“没有啊！我却也不知道我师傅姓什名谁。”

　　“哦？”那守洞女子一声惊疑，忽然美目一凄，美目寒芒一闪，厉声道：“你这‘缥缈步’定是那贱人教给你的，当年他怎么也不肯教我，却是教了那个女人。”忽然声音变得又是委屈又是凄切，道：“他喜欢上了那个贱人，我虽然恼他，但也不去怪他，准备和那贱人共侍一夫，便是自己委屈也不让那负心的人难做了，谁知那贱人却是独自将那郎君拐跑了，只让我一个苦苦痴痴过着日子。”

　　“我现在便杀了你。”那守洞女子忽然美目一刺，手上的长剑顿时没头没脑攻出，那本精妙的招术，却是显得有些没有路数了。看来这位美丽的女子，脑子却是有些草包了。说出的话也变得不可理喻。

　　“我现在便杀了你。”那守洞女子忽然美目一刺，手上的长剑顿时没头没脑攻出，那本精妙的招术，却是显得有些没有路数了。看来这位美丽的女子，脑子却是有些草包了。说出的话也变得不可理喻。

　　“唉！”那丹妹妹一身叹息，其中颇有怜悯之意。

　　萧径亭望着眼前如同雨点般的剑芒，心头一叹，手腕一转便要绞下那女子手中的长剑。

　　“铛！”萧径亭心中一震，却是发现那刺来的长剑虽然看来有些不理智，显得乱了。但是上面传来的力道竟是大得吓人，沿着萧径亭的手臂直直而上，片刻间便涌上了萧径亭的胳膊。萧径亭抬目望去，却是发现眼前那双美丽的目光却是显得迷乱了，彷佛已经不怎么理智了。

　　“贱人，你为什么要独自一人将郎君霸占了，我这便杀了你！不行，我不能杀你，郎君会生气的，我要打得你把郎君让给我！”

　　“莫非这是她的老毛病了！”萧径亭亦是一声叹息，但是望着她一幅不要命，同归于尽的架势，却是真想不出什么法子。又不能一剑杀了她，而她武功极高，不管不顾下，攻击力却是更加凌厉了几分。想要擒下她却是千难万难，一下竟然侍无计可施。

　　萧径亭连连退后几步，目光一凝，金刚刺一挑，便要刺去。背后却是靠到一处凸起，心下奇怪，这通道的上下左右的石块，都打磨得光光滑滑的却是将手上金刚刺撤回，背后一靠。

　　“飕！飕！飕！”顿时从四面八方疾疾射来，萧径亭真气一鼓，身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闪到方才那个凹进的小洞穴，手上真气一吐，正好那女子也正好运足真气，急急退开，整个身躯却是直直飞出几丈。

　　“好吗？这下真气耗去了一大截。”萧径亭心下苦笑，望向地上，那长短不一的短箭却是将方圆半丈处范围都射到了，直直刺入石块，羽毛箭尾仍然颤动不止。

　　“咦！又是一个凸起？”萧径亭心头一动，“若是这也是机关的话，那便是运足浑身真气，能够退开利箭的射击范围，那一身的内力也大概耗得差不多了。顿时退开丈许，手指躯起朝那凸起的方位，一指弹出，一股劲气疾疾射出。

　　“怎么没有反应！”萧径亭一下惊疑，背后又是一阵刁寒的剑气袭来，却是那女子一下喘息也不停下，又速速朝萧径亭背后攻来。

　　萧径亭转过身子，却是发现那双美目，好像因为刚才一阵危急变得清澈起来，但是却是显得更加焦急。心头一转暗道：“她怎么急成这个样子？”

　　萧径亭心中咕念：“莫非凸起的那处有什么古怪不成？”牙齿一咬，目光顿时变得坚定，又复闪进凹进的洞穴，将腰稍稍弓起，准备一有危机便飞快推出，右手运足了真气，准备拦住身后女子的攻击。

　　“轰！”的一声，随着萧径亭一手按进，一块巨石顿时升起，凹进的洞穴中顿时出现一个一人高的石门。萧径亭右手运足真气，一掌朝后拍出，挡住了要闯进的那名守洞女子。抱着那位丹妹妹飞快闪进打开的石门。

　　“不要进去！”门外女子一声急喝，运足内力也飞快跃进石门，却是迎上萧径亭尖利的金刚刺。

　　“轰！”那只巨石突然飞快落下，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顿时朝那名女子头上狠狠砸下。守洞女子玉齿一咬，却是迎上萧径亭的金刚刺，站定娇躯，手上长剑飞快刺出。

　　“沙！沙！”那巨石带着沙砾转眼便要砸到那女子头上，她却是一点没有离开的意思。

　　萧径亭眼中闪过一丝不忍，手上真气汹涌吐出。“嘶！”萧径亭只觉手臂一凉，冰冷的剑刃顿时在萧径亭臂上划开一道血口。

　　“嗯！”便在巨石砸到那颗美丽的脑袋之时，萧径亭一股真气将那女子击出几丈。

　　“轰咙！”巨石顿时狠狠砸到了地面。扬起一阵沙石，将萧径亭和外面的女子隔绝开来。

　　原来这机关设计得即使巧妙，要起开前一处凸起机关后，方才能够启动凹进洞穴处的那处凸起，而且要人站在洞穴中，方才年能够打开石门。不是绝顶高手，便是找到了机关，那也是无济于事。

　　“姑娘？或者我该叫你丹姑娘！我们已经是第三次见面了，谢谢你上次放了我，我知道你是来找玄典圣谱的，不过，我们且慢去找。”萧径亭将怀中的丹妹妹放下，坐在一个角落。点着了那支小木棍，道：“丹姑娘，我有问题问你！”

　　“你认识石妍儿是不是？”

　　那丹姑娘闻之娇躯一震，美目一黯，闪过一丝凄色，忽又抬起小脸展颜一笑道：“是啊，我认识她，她是我师妹。怎么，萧公子打听她做什么？莫非见她长得太美，有所企图不成？”却是摆明了一幅不合作的架势。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丹姑娘何以欺我！我是妍儿的丈夫，现在她不见了，我寻了她两年也未能找着。”转过身去，目光挚热直直望上那丹妹妹的眼睛，温和道：“所以尚请丹姑娘能够告知我妻下落，而后姑娘无论要萧某办什么事情，拿什么东西。萧某便是走遍天下，也给姑娘办到了。”

　　那丹姑娘却是一让不让地对视上萧径亭，目中闪过一丝狡黠，笑道：“那我要是要《玄典圣谱》，萧公子也帮我拿来吗？”

　　“是！不过姑娘需得让我描个副本，妍儿也让我给她找这东西！”萧径亭便是一下犹豫也是没有。

　　“哦？”那丹姑娘目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目光，又是噗哧一笑道：“那我还是不说了，萧公子啊，你还是多多关心下你自己吧！刚才那位屁股刻字的晴阿姨，她背后的主人一直想致公子于死地啊，还有那位厉害的小妮子。”说到这里，那丹妹妹吐了吐小香舌，道：“那小妮子真是厉害啊，连楼临溪和柳含玉都乖乖听他使唤那！还有”丹姑娘脸上显出奇怪的神色，也不知道是妒忌还是倾慕，叹一一声道：“她长得可真美啊，比你那个风骚穆夫人还美，她是我见过唯一能和妍儿师妹相比的美人了。”说罢美目竟然闪过深深的艳慕。

　　“咦！你怎么会得罪她了，莫非莫非”那丹姑娘美目骨碌碌一转，声音也变得有些古怪道：“莫非你为了讨好任夜晓那美人，而在帮助任府做事，惹闹了那个美丽的妮子？”

　　萧径亭心中一动，暗道：“那位小公主设下大局，对付的还真是任府。”但是面上却是一点神色未变，也不怪她说话跑题，只是目中蕴着笑意，欣赏着那丹姑娘的伶牙俐齿。

　　“那你就太笨了，那个小妮子可是比任夜晓美了许多啊！我看柳含玉那架势，只要那小妮子一声令下，便是让他去死，他也只有高兴的份。”忽然神情奇怪地望了一眼萧径亭道：“何况这样，你还得罪了一大票情敌，说不定便惹来杀身只祸那！”

　　“哎呀！我怎么把重要的事情给说漏嘴啦！”那丹妹妹一掩小嘴，做惊讶状，但是目中全是笑意，哪有一点泄漏秘密的懊恼。

　　萧径亭目中透出一许感激，心中也大概有些路数。

　　谁知那丹姑娘并不领情，葱般的玉指竖在小嘴前，“嘘！”了一声，道：“知道就行，不许多问了。”

　　萧径亭心中柔情一动，暗道：“任夜晓也是刁钻古怪，但是比起眼前这位丹妹妹，却是显得有些草包了，但是却草包得那么美丽，那么可爱，那么让人心疼。”想起自己面孔一板，任夜晓绝世美丽的小脸上，顿时刁钻全无，一幅委屈害怕、讨饶求怜的娇俏模样，让人疼到了心里头。

　　“这姑娘真是智慧绝伦啊！”萧径亭暗叹，但却也有些头疼，眼前的这个丫头看来时而天真可爱，时而老某深算，时而娇媚妖娆。“任夜晓那丫头一被脱了衣服，便什么都乖乖招出来，但是对眼前的这位姑娘显然不行。”心中念着，望向那丹妹妹的眼神也变得有些古怪了。

　　谁知道那丹妹妹目光顿时变得冶艳，媚波横流朝萧径亭瞟来，娇媚道：“公子莫非想趁奴家浑身无力，要用下流手段逼问奴家吗？”忽然媚艳的秋波闪过一道怪异的光芒，道：“难道公子刚才看了奴家做的坏事，也想在屁股上刻上两个字不成。”说罢竟是俯下娇躯，侧卧在地上，将丰满起伏的惹火曲线显露得淋漓尽致，甚至还将圆隆的肥大香臀微微撅起，娇媚道：“那也要刻上那两个字，不许刻别的字啊！”

　　萧径亭心中苦笑，暗道：“又是一个绝世妖娆的狐狸精！”目光放肆落在圆翘的美臀，笑笑，自语道：“你又不是任夜晓那妮子！”一声叹息，知道那丹妹妹却是不会说出什么了。何况她一直对自己有着一种莫名的善意。

　　兴许是因为萧径亭的那声叹息，那位丹姑娘妖媚的目光顿时变得真挚，柔声道：“公子对我师妹如此痴情，姐姐我又怎会故意难为，只是姐姐能说的只能怎么多了，日后公子到了突厥，便会有人告诉公子一切事情的缘由。”美目又是一阵笑意道：“说不定，到时你能在那里见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哩，至于师妹，公子与她度过了那么一段神仙般的日子，那也什么都够了。”

　　萧径亭听她自叫一声姐姐，也不由笑出声来。而那丹姑娘却是侧过娇躯，让自己躺得更加舒服，竟是一点也不避讳萧径亭在一边。

　　“咦！这是什么？”那丹姑娘慵懒的娇躯忽然撑着坐起，声音中竟是透着惊讶与欢喜。

第四卷 第四章 室中男女

　　“咦！这是什么？”那丹姑娘慵懒的娇躯忽然撑着坐起，声音中竟是透着惊奇和欢喜。

　　“咦！好高明的剑法！”萧径亭目光一瞟，却是见到几幅极妙的图画，隐隐有一支剑模样的刻在了石壁上，那飘逸的剑尖却是从丹姑娘玉颈和香肩间刺出，看来竟是眼熟得很。

　　“嗯！”那丹姑娘一声娇哼，萧径亭见她娇躯当到了石壁上的画儿，而且没有一点起身的意思。忽地一把将她抱起，却是引来她美目中一丝寒芒。待看清萧径亭不是轻薄她只是将他放在边上，那双美目顿时变得娇媚嗔怪。

　　“好精致的画工啊！”萧径亭心中叹道，却不是先看花画上剑法的套路，那石壁坚硬，但是刻画的人彷佛是随影间一笔而过，毫不拖泥带水。画上人物虽然只寥寥几笔，甚至看不清面目，但是动作和形态却是惟妙惟俏，画的却都是飘逸如仙的女子。这般厉害的画工，天下间只怕也没有几个，萧径亭甚至觉得这画工看来竟是有些熟悉。

　　“咦！这不是我佩剑的模样吗？”萧径亭这才惊讶地发现那剑飘逸灵动，样式比例和自己那支一摸一样，或者说和任夜晓那支一摸一样。目中余色望了一眼丹姑娘，脸上只是恰到好处表现出了惊讶，无论是因为画工还是对剑法的精妙。

　　“姑娘过来看看！”萧径亭过去将那位丹姑娘扶过来，看到那位丹姑娘目中的神色彷佛有些古怪了，彷佛自己遇到了这一精妙的剑法，便要杀了她灭口似的。

　　在不停摇荡的火苗下，石壁上那舞剑的女子彷佛活了一般，萧径亭甚至看出，拿灵动的剑身上，彷佛可以看到一丝剑气在不停流动。眼中看着，心头却是也在比划着。

　　“‘残风凋零剑’，又不全是。”萧径亭心中震撼可想而知，难怪在不会动的死画中，那剑看在眼中竟也是舞动着的，原来是绝妙无比的“残风凋零剑”。这下的震撼，萧径亭面上虽然不露出一点神色，但是目中那咦瞬间的诧异还是落在了丹姑娘的眼中。

　　“怎么了？萧公子，有什么不对吗？”

　　萧径亭朝她一笑道：“没有什么，我只是试着随着它耍出来，谁想却是真气一阵阻塞，顿时丹田刀绞一般的疼。”本以为这样解释定能将她唬住，谁知丹姑娘美目却是递来一丝幽怨，不过随即化作一丝满不在乎的笑意。

　　“咦！这上面还有字那！”那丹姑娘不去瞧那些精妙的剑术，却是找到了画下面的几行字。

　　“是日，在此练‘碎玉剑’已经一月有余，都不可成。想以我绝世之资，世上哪有事物参之不透。细细思之，却是分心于儿女之事，于我修为竟也不能免俗，可笑！可笑！于七月初一”丹姑娘俏声读完后，不由出言骂刻字人太过嚣张，但是萧径亭却是从画中听出，她的不满其实是在刻字人对女子的态度，将自己不能领悟剑法的原因归结在女子身上。

　　“今日坐定后，心神却是完全不能安定。脑中总是浮现帖儿甜笑，口中总是不经意念叨她说过的话，于是惩罚自己面壁一日。于七月十五。”丹姑娘念后却是噗刺一笑，道：“这人真好玩，咦七月十五这天还有那：‘面壁半日后，大概外面圆月已升，心中实在不能静下，所以就说一句情话——帖儿，你在做什么，我就要到草原来了。”

　　“你一堂堂男儿，竟然限在儿女之情中不可自拔，算什么武林俊杰！！羞愧羞愧！！于七月三十”

　　“两月习一剑法而未成，心中震撼，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于是，索性尽自思念爱人帖儿，随手将之画在壁上。哪知对‘碎玉剑’精髓却是恍然一悟。奇哉！喜哉！明日便可去会我帖儿，欣喜下不禁翻了四个筋斗，大是奇怪，余年少沉稳，小时便也没有过如此儿戏之做。好笑好笑，好在弟兄们无人看见！！”

　　读到最后，便是萧径亭也被牵起柔肠。那丹姑娘的美目中，也尽是如水如雾，又是缠绵又是憧憬。待发现萧径亭注意她时，却是目中一清，彷佛尽剩下了理智。

　　“萧公子，你怎么了？”丹姑娘见到萧径亭面色陶醉，仿若笼罩了层迷茫缥缈的雾气，大是惊讶。

　　萧径亭虽然时时想念爱妻，但是心灵深处，对爱妻却是不敢有任何的涉及。那一触及虽然给自己带来了醉心的甜蜜，却也将自己的灵魂狠狠拽入痛苦的深渊，那颗心顿时彷佛要碎成几片。他爱妻子入骨，但是丝毫不敢深入想念那些神仙般的日子，他怕会永远沉沦于其中。

　　但是画上的字，却是给了他极大的启示，心头一阵恍惚，全身心顿时那又甜又苦的蚀骨迷醉中，眼前的石壁上刻的那女子飘逸美丽的面目也顿时清晰起来，正是在他心中念叨了千万遍的妍儿。衣襟飘飘间，一支长剑彷佛长虹贯日，划出一道道迷人的轨迹。

　　“哦！”萧径亭心中那套“残风凋零剑”也彷佛清晰起来。

　　“飕！”一道剑气划过，丹姑娘一缕如云般的青丝垂落在地。她却彷佛没发觉，一双美目直直盯着萧径亭。室中虽然昏暗，但是那道金刚刺划出的气虹却是灿烂夺目。剑气纵横间，萧径亭的身影也彷佛变得那么虚缈而不可捉摸，飘动间仿若群雁掠水，未触即退，似有还无。

　　“好厉害的剑法啊！”

　　“丹姑娘，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萧径亭收下招时，浑身上下彷佛有说不出的舒坦。心中不知道刚才那一阵悟剑花了多长时间，却是发现丹姑娘目中狡黠中带着稍许的焦急。

　　“怎么？急啦！这下不要说比武结束了，只怕此时任断沧连女儿也许配给方剑夕了。”丹姑娘嗔她一眼，叹了口气道：“现在就算我们相想出去，也找不到出口了。”

　　萧径亭闻之心中焦起，目光速速而仔细地扫过室内的每一个角落，却是一言不发。但是那石室中不要说洞口没有看到半个，便是一条细缝也没有，到处严严密密。

　　“任夜晓那个妮子这时候，只怕不是心急了，而是连心都死了。那边父亲的威望和江南盟前途在逼迫着她要接受武林天骄方剑夕。在这时候，虽然那位情郎没有良心，但是心里眼里却是死死盼着他能出现，好挽回局面。可偏偏在这时候，这负心人连影子也瞧不见了。”丹妹妹的口气又是委屈又是痴情，却是学得惟妙惟俏，只是其中难掩调侃的味道：“若换成是我，心里早凉了，早碎了。心中一死，只怕脑子也迷迷糊糊，任着父母摆布了。”

　　“她也真傻啊，竟然会痴痴爱上你。我瞧着你也只是长得好看些罢了！”丹姑娘美目忽然闪过一道奇怪挚热的光芒，喃喃自语道：“要能运筹帷幄，指点天下那才算”

　　萧径亭看过石室里面的每一个角落后，脸色顿是变得严肃下来，沉重得那位丹妹妹口上声音越来越轻，最后美目渐渐变得黯淡失望，良久后方才低声道：“怎么？找不到出口吗？”

　　萧径亭望她一眼，微微一笑，没有说话。虽是笑了，但是却是让室中的气氛更加压人。

　　丹姑娘美目直直注视萧径亭，其中神情的变化，却是连萧径亭也读不懂其中的意思。

　　“不行！肯定有出口的！”丹姑娘美目几下变化后，最终化为坚定的光芒，道：“我可不能陪你死在这里头。”玉齿一咬，用劲撑起娇躯，扶着墙壁细细查看。

　　“咦！你过来看看，这里有个奇怪的图案！”

　　萧径亭向丹姑娘小手指处望去，却是一处圆圈中，刻着一幅奇怪的图画，说它是龙，却是长着翅膀，整个图案微微有些凸出，萧径亭却是看得心中微微一动。

　　一把将丹姑娘拉到身后，把手上的火把递给他。萧径亭细长的手掌一翻，利落朝那图案拍去，内力一吐。

　　“轰！”一声巨大的闷响，却是纹丝不动。而且显然这室中的石块都是实心的。

　　那丹姑娘的美目顿时随着那声巨响而变得一片死灰，身上虽然中毒，但是仍是坚持着没有瘫软下去。

　　萧径亭朝丹姑娘一阵苦笑，将她扶到墙角坐下。也在她身边坐下，柔声道：“丹姑娘，你这时候还不将妍儿的事情告诉我吗？”

　　丹姑娘美目望了萧径亭良久，最后漫上满目的歉意，却是头回流露出柔弱和无奈，缓缓摇了摇头，道：“萧公子，我自己真是想把事情告诉你，但是牵涉的事情实在太大，而且也有违背我在他人面前立下的誓言，所以纵然我心里无限想成全公子，也不能说出，望公子见谅！”

　　萧径亭长长一声叹息，道：“你真是我目前为止见过最厉害的女子了，也是最没有女孩心思的女子了！”却也不顾及丹姑娘脸色，一把拉起她，道：“待会儿你抱紧我，别放开了！知道吗？”

　　萧径亭长长一声叹息，道：“你真是我目前为止见过最厉害的女子了，也是最没有女孩心思的女子了！”却也不顾及丹姑娘脸色，一把拉起她，道：“待会儿你抱紧我，别放开了！知道吗？”

　　待两人重见天日的时候，已经是浑身湿透了，却是从任夜晓闺房后面的那个小湖出来了。

　　“没想到你这么坏啊，明明知道怎么出来，还苦着脸想将话从我嘴里骗出来。”费劲爬上岸的时候，丹姑娘忍不住瞪了萧径亭一眼，狠狠擂了他一拳，却是浑身酸软一点力道也没有。

　　“我也没有说我找不到出口啊！”萧径亭笑道，心中却是惊讶无比，方才那石室的构造却是和他在兰介子书房中看到一幅机关图一摸一样，而兰介子那幅机关图却是在几十年前便已经画出了，那时候吴梦玉尚未出道江湖那。

　　“莫非这任府的原址不是吴梦玉建的不成！日后有机会定要查个清楚！”萧径亭一把拉起丹姑娘，足下一点，却是飘进了“晓园”。

　　“你身上中毒了，我现在没有时间将你送回，你先在任夜晓的闺房待一阵子。”萧径亭带着丹姑娘进入小阁后，目光速速在房里扫了一遍，发现任夜晓却是将自己的佩剑给收好了，顿时放下心来，柔情顿起，心也顿时飞到了武神殿。出手如电点住了那丹姑娘的几处穴道，将她塞进被窝，垒好锦被将整具娇躯盖得严严实实。

　　跃下任夜晓的小阁后，萧径亭几乎是脚下生风，飞着跑到了山脚下。却是听到广场寂静得让人有些心慌，彷佛上面脸一个人也没有似的。心下一紧，足下一点，整个身躯拔地而起，几个弹跳飞跃间便上了广场。

　　“幸好！”萧径亭顿时心头落地，场上中央对峙的却是方剑夕和公牧潘。傲然卓立的方剑夕就算在威猛凌人的公牧潘面前，气势上一点也不落于下风，临渊岳宇间，竟有些许的宗师气派。

　　而场上数千双眼睛，也直直盯住场上二人。所以萧径亭从人群缝中走进的时候，并没有引出太多人的注意。但是依然有两道美丽的目光射来，显得尤其炽亮。萧径亭一瞥间，也分不清那是气愤哀怨，还是惊喜恼怪。

　　“我的公子爷，总算来啦！再晚一步，嘿嘿咳、咳”归行负见到萧径亭过来，神色一喜，但是目中却是显得黯淡无光了，整张意气纷发的脸，也苍白得没有什么血色，说话声听来也有些虚弱。

　　萧径亭走上前去，手指搭上归行负脉搏，跳动间却是忽快忽慢没有了规律，竟是有着不轻的内伤，原先尚余的一些内力，此时也不见了踪影。搭脉的手指一紧，一道浑厚的真气缓缓输送过去，道：“宗主本来功力就只剩几成，怎么今天还与人动手了。”

　　“还不是为你！”归行负板着脸道：“若不是我刚才使出浑身的真气，将洞庭山庄那老头耗上半个时辰，只怕方剑夕早就收拾了公牧潘了，任老二也当场将夜丫头许给他了！”归行负手上一甩，却是挣开了萧径亭输送真气的手指。叹了口气道：“可惜我还是撑得不长啊！没能支持到你来对付公牧潘，但是要是我强蛮要再拖上一盏茶时候，说不定那是真气尽数耗竭，便败给了洞庭山庄的那个鸡皮脸老头了。”

　　萧径亭心里一热，顿时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归行负如此为他，不但是拿了自己的生命做赌注，甚至连自己的一世威名也不管不顾了。在一身修为不到平日几成了情况下，在几千武人的目光注视中，去对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黑道邪人，而且还不是利落赢下，硬是拖了许久方才打败了对方。众口铄金，日后传到江湖上，对他的宗师身份来说，那影响简直是致命的。

　　“楼某也是愧对公子了，方才下场硬是没能拿下比武，与之于让方剑夕有了出手之机，咳！”萧径亭转头望去，却是楼临溪坐在了原先连易成的位置上，此时一脸的颓势，面色竟然比归行负还差。

　　“你的对手是公牧潘那！况且有伤在身，输了又有什么丢人的了。”归行负望了一眼场上，随即目光落在楼临溪上，脸上变得一片惊诧，疑道：“什么？你是为径亭出手的？你们又有什么交情了？我还纳闷你什么时候那么给任老二面子了！”

　　萧径亭见到楼临溪使来的眼色，笑道：“算是生死之交了！”

　　楼临溪面上闪过一丝自嘲，道：“是生死之交了！”望向萧径亭的目光也转为一片歉意，道：“可惜公牧潘一身武功实在厉害，厉害得超出我想象了，竟是没能赢了他，反而求胜心切，中了他招术上的诡计，那么快便败下场来了。”

　　萧径亭此时心中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了，他实在想不到自己凭什么得到了两位武林宗师如此厚爱。想起昨日楼临溪最后关头，撤下那道几乎必杀的凌厉劲气，一股崇敬和感激顿时汹涌上了心头。

　　“或许昨日放过自己后，楼临溪不知道给自己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和伤害了！”

　　“径亭，还记得昨日连易奕那小妮子使出了奇怪招术吗？真是厉害啊！洞庭山庄的那群崽子其实没能学会多少，但是使出来后，当真有些神鬼莫测啊，对手稀里糊涂间便败了下来了。你走的时候，场上几千人谁不认为连易昶那小子会赢啊，谁知刚刚要割下公福一只大腿的时候，硬生生被一招捏断了手骨，输了比武。”归行负脸上颇有吁嘘，道：“连家那老二也实在了不起，手骨断了还一剑将公福大腿肌肉割下一大块，足有一斤多啊！”

　　萧径亭听后也不禁微微有些动容，目光望上已经坐到乃父身边的连易昶，果然手臂上缠慢了临时撕下了布条，但是脸上神色却是没有一点变化，目光直直望向场上的方剑夕，只是不时间，深情瞟上一眼静静俏坐的任夜晓。

　　连易成听到归行负话后，不由接过问道：“洞庭山庄凭自多了一样古怪精妙，来历不明的武功，不怕惹来祸事吗？”

　　归行负眼角瞥了他一眼道：“你说一个大强盗会怕人家知道他家里有脏物吗？”却也不再理他，继续向萧径亭汇报比武的情况。

　　任伐逸不亏是中原武林青年高手中第二号人物，却是有惊无险地赢第二场比武。到了第三场时候，归行负见萧径亭仍旧未来，心里焦急下，便拉下宗师的身份，以自己杀了洞庭山庄数十口人，让对方为之报仇的理由，接下了第三场比武。却是占足了上风却不马上打到对方，竭尽浑身剩余的真气，拖了半个时辰。

　　公牧潘也因为归行负的出手乱了整个阵脚，第四场便亲自下场。谁知对手竟也是宗师身份的楼临溪，虽然身上有伤，但是楼临溪实在过于厉害。而公牧潘还要打下场的比武，不敢全身功力。足足打了小半时辰，公牧潘方才一招诡计得逞，击败了气衰力竭的楼临溪。

　　“公某多谢方公子大义，现已休息好了，我们这便动手吧！”场上的公牧潘陷在肥肉中的小眼一睁，却是让那双眼睛看来也显得有些炯炯之意了。

　　原来却是方剑夕不愿占了公牧潘已经比过一场，体力上不足的便宜。硬是让他休息了半柱香时候，公牧潘也不客气。但是望向方剑夕的目光却也多了份赞赏，场上的数千武人更是钦佩。但是萧径亭却是看到望来的那一眼，可以说是打招呼，或者也可以理解成方剑夕传递给萧径亭一个信息，那就是他有着志在必得的自信和能力。

　　“我说难怪刚才广场上一片寂静那！”

　　方剑夕微微一笑，从容解下腰间的长剑，却不抽出剑刃。抱剑朝公牧潘略以弯腰拜下，不显得失礼，也不过分谦恭，道：“本来晚辈出道江湖日子尚浅，不配与公庄主动手的，但是庄主刚刚与楼掌门过完招，一身功力损耗必定甚大。所以晚辈伯父任盟主为了公平起见，便换由晚辈来领教庄主高招。”一句话既是捧了任断沧，也同时自矮身份，给足了公牧潘面子。

　　“方公子是吴大侠的后继传人，天下间哪有你不配动手的人物。”公牧潘抽出一支巨剑道：“我们这便开始吧！”

第四卷 第五章 绝代佳人

　　“好剑！”萧径亭一声喝彩，那举剑虽然宽有三寸，常有三尺，但是却锋光凛凛。

　　“咦！”萧径亭正在细看公牧潘手上的那支巨剑，一道璀璨的光芒顿时吸引了他的目光，也同样吸引了广场上所有人的注意力。

　　那剑却是萧径亭见所未见的飘逸灵动，剑刃仿若一汪碧波清明凛冽，剑气流动间好像有道朦胧美丽的虹光笼罩其上，有着说不出的贵气好看，便如方剑夕本人便出众不凡，配上神光照人的方剑夕，当着不知是人衬剑，还是剑托人了。

　　“这剑名曰‘麒麟’，乃‘天剑谷’世传之宝，方某有幸得以传授。出来江湖一直爱若性命，剑刃从未出鞘。”方剑夕一手拂过碧波潋滟的剑刃，彷佛有说不出的喜爱和珍视，透过剑刃冒出的寒气，望向公牧潘道：“今日遇到庄主，晚辈唯有拿出占上些许便宜了。”

　　虽是口上说着占便宜，但是方剑夕不经意间露出的霸气和写意，却是让公牧潘眼睛微微一缩，那强大的气势竟是让场上众多年轻弟子不由呼吸一窒。

　　任夜晓望向场中方剑夕手上的宝剑，心头一动，暗道：“方师兄看来极是珍视这‘麒麟剑’，常人想见一眼都是极难。而那坏人那支宝剑，却是随随便便到处乱扔，和人打架的时候也不怎么用它，却也不知道是不在乎它，还是故意把它留在我这里，好让我”想着，幽幽的美目不由娴熟地找到了萧径亭，刚看了一眼，却又冷下脸蛋，暗骂自己：“他是爹爹的敌人，打的是《玄典圣谱》的主意，是个用心险恶的恶徒。刚才出去肯定是趁机在府上搜寻《玄典》去了，哎呀！我怎么忘了告诉我爹爹！”

　　“喝！”公牧潘一声大喝，雄伟高大的身躯影子一般冲向方剑夕，手中巨剑却是撩起一团绵长的劲风，直刺方剑夕胸膛，那雪白的剑光弯弯绕绕飞快逝出，仿若一条在惊涛骇浪中游刃有余的箭鱼，正是公牧潘的世传绝技“鱼龙剑”。

　　方剑夕面上神色丝毫未变，但衣襟下拜却是“呼！”地飘起，右手长剑一挥而出，带起层层迭起的缤纷光芒，却是牢牢将那支狠钻巨剑圈起，乖乖围住。衣襟飘飘间，显得尤其的潇洒随意。

　　于是场上出现了一道奇怪悦目的场景，一只细长灵动的利刃倒是大气磅礴，隐着气吞万里如虎之势。而那支长得威风凛凛的宽大巨剑，却是刁灵狡黠，仿若游龙般钻来钻去。

　　仅仅三招后，那支巨剑在方剑夕手上细剑卷起的狂涛中，已经不复方才的灵动了，飘来荡去已经有些身不由己了。倒是那支细长利剑，此时更加显得无坚不摧，彷佛下一招便可将面前的公牧潘撕成碎片。

　　“啊？”归行负目光爆亮，那张显得苍白的脸上，却是因为内心的惊骇而充满了血色，张嘴良久后，方才朝萧径亭望来，道：“这就是‘天剑谷’传人的真正实力吗？这就是武神吴梦玉的继承人吗？”

　　萧径亭虽然面色如常，但是望着广场中，光彩夺目仿若神人的方剑夕。硬是过了片刻时候，才仔细观察他使出剑招的轨迹和路数。

　　“便是方才公牧潘与楼临溪动手时大耗了真气，方剑夕如此实力却也有些惊人了。”

　　显然，方剑夕以前从未在众多江湖武人面前显露过自己的真正势实力，所以不用说贺净羽、连易昶那又是妒忌又是失落的神色，便是任断沧脸上，亦是挂满了惊讶与喜色。

　　公牧潘钢牙一咬，顿时须发愤张。

　　“飕！”手中巨剑如同一鹤冲天，向上扬起，浑身的衣袍也帕帕作响。那支巨剑终于冲开了细剑的包围圈，仿若蛟龙出海，摇头摆尾间却是由海中鱼变成了天上的飞龙，顿时也变得气势凌人。但是也只是看来气势凶狠，实则在外游斗，而公牧潘的小眼睛此时也迷得如豆一般，直直盯着方剑夕使出的剑招，似乎想从里面找出什么破绽出来。

　　不但是公牧潘，便是萧径亭、归行负等人，也目光灼灼视向方剑夕。萧径亭每一遇到精妙的剑法时候，总是一股猎奇的心思，总想从中得到什么启示、或是破绽，好提高自己的剑术修为。

　　“王道剑法，讲究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其中虽然颇有起伏，但是只要眼光毒些，便可看出其中的根骨的。”萧径亭目光紧紧随着呼啸的细剑时候，谁知方剑夕竟是有暇余，从缤纷剑影中，看似不经意萧径亭瞥来一眼。

　　紧接着方剑夕飘逸长袍一鼓，手中的剑顿时划成一道气墙，朝公牧潘层层压去，若排山倒海一般。

　　“这其实是王道剑法的低谷了，看来气势恢弘，但只要突破那道气墙，公牧潘便可化被动为主动了。”萧径亭暗自念道，但是目中却是充满了对剑招的惊叹，也送走了方剑夕不经意瞟来的目光。

　　“咦！公牧潘怎么也看出来了？”萧径亭的眼睛这下是从假的惊叹变做真的了，他这么轻易看出来，那是因为他师傅对剑法渊博如海，无论是王道、魔道、佛道等各家剑术的精髓，都深有研究。

　　“啊！”数千人一声惜叹，听来虽然压抑，但也颇是壮观了。却见公牧潘忽然目中大亮，手中巨剑仿若一条滑不溜湫的游鱼，朝着一处不经意间的缝隙间，冲破那道气墙，划作不可琢磨的轨迹，转眼便刺到了方剑夕面门。

　　“再而衰！”方剑夕手上的剑依然正气浩荡，但却是隐蔽间转为守势了，只是看来依然盛气凌人罢了。便是归行负也是看出来了，笑了声道：“这王道剑法正是古怪阿，守便守了，下风便下风了，为何那么爱面子，遮遮掩掩的！”

　　“三而竭！”公牧潘却是得势不饶人啊，一只巨剑屡屡冲破方剑夕剑法的屏障，时时招呼他浑身要害，好像要将他王道剑法的光冕堂皇也撕破了似的。

　　“看来这便是王道剑派的弱项所在了，一味的恢弘磅礴，想以压倒性击败对手，最后却是显得后劲不足了。”楼临溪虽然这般说道，但是目光却是闪过一道疑色，道：“不过”

　　“赫！”方剑夕一声大喝，仿若响过一阵霹雳。众人只觉目中一亮，只见灿烂夺目的光影中，便在这一呼一吸间，方剑夕也不知道攻出了几剑，只是见得广场中央剑气纵横、电闪雷鸣。他手上虽然只有一剑，但那攻势，却彷佛有千军万马从心头轰隆而过，那么势不可挡。

　　而此时的方剑夕，轻手拈剑，发冠不乱，衣襟飘飘，彷佛没有动过手一般。

　　“铛！”公牧潘手中的长剑顿时碎成了数片，散落在地。整个身子也落在几丈开外，若不是方剑夕手下留情，只怕他整个身子，也像那支巨剑一般，成为一堆碎肉了。

　　肥胖的脸上却是迷茫一片，便是连眼睛也遮住了，良久后方才睁开望了一眼手上的剑柄，茫然道：“我输了吗？我输了，我中计了！”

　　“好！”几千人的喝彩彷佛海啸一般，却是连头顶上的乌云也被震得飘荡取起来。而乌云底下方剑夕，更显霸气绝伦、傲视天下。

　　“这就是‘天剑谷’无上的王道剑法啊！”边上的归行负一声叹息道。却是发现萧径亭目中一迷，一声轻笑，细声自语道：“这当真是王道剑法吗？飘得很那？”

　　方剑夕收剑背后，目光缓缓扫过广场上数千人，对上或是惊讶或是仰慕的目光，露出一丝笑容，仿若乌云底下的阳光一般。忽地他面色一肃，从怀中掏出一卷绸锦，肃穆展开喝道：“圣旨下！”

　　“哗啦啦！”萧径亭目中顿时一低，数千人顿时跪伏在地，巨大的广场顿时又显得静寂空旷起来。方剑夕厚朗的声音更是彷佛字字敲打在沉静石块上。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天剑谷’弟子吴梦玉，一生为国，一生为武，功在社稷，功在千秋，朕特赏赐‘武神’一号。今四海升平，小国来朝，是乃我大武王朝，特令江南任断沧盟主任断沧，全权着手江南武人事宜，以弘扬我中华武学雄风，钦此！！”

　　“伯父请起吧！”方剑夕双手扶起跪在面前，身躯有些发颤的任断沧，却见他额头上却已磕得通红，双手恭谨捧着圣旨，却是连呼吸也屏住了。

　　良久后，任断沧目中尽是赤红望向方剑夕，道：“剑夕！伯父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江南盟今日、任伯父今日，全凭贤侄所赐。日后你执掌江湖，江南盟必当鼎力相助。”

　　“伯父客气了！”方剑夕一手搭上任断沧握来的双手，萧径亭却是仔细看到，方剑夕那双手却是微微有些发颤了，心中暗道：“莫非方剑夕也是强弩之末吗？还是他有意在任断沧面前作戏，隐瞒自己的实力。”

　　“公庄主，你现在可服气，任盟主执掌江南武盟是皇上的旨意啊！”方剑夕目光一扫温和，雷霆般扫向公牧潘，道：“所以，今日你无论是胜，还是败？都要听命与任断沧盟主，而且你比武还是输了。”言语中，竟是透着一股让人无法抵抗的威严，武林执法者的威严。

　　公牧潘细目一直呆呆望向地面的碎剑，听到方剑夕一声威吓，高大的身躯一抖，猛地撑起、威武顿现，却又马上垂下头去，一手探进怀中，良久后却是摸出一支玉如意，细细抚摩后，双手捧起交给方剑夕，道：“这如玉我洞庭山庄世代相传，是山庄最高权力的象征，现在正式交给方大侠。”又转过身去，朝那十几位洞庭山庄的弟子望去，神色不由有些复杂和奇怪，一声喝道：“日后我洞庭山庄便听命与方剑夕大侠，任断沧大侠！”

　　“但是，对于归行负，我洞庭山庄誓必讨回公道！”

　　“归宗主一事真相不明，日后查清，任盟主定会给庄主一个交代。”方剑夕淡淡望了一眼公牧潘道，接着便把目光投在那支玉如意上，那如玉晶莹剔透，通体上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显是个稀世之宝，更可贵的是，那如玉极小，不到一个手掌大小，但上面的雕案栩栩如生，却是一朵浪花状。

　　今日的盟主接任大典虽是一波三折，但却是有惊无险。接下来便就是一套繁文缛节、歌功颂德了。作为今日最为耀眼的功臣方剑夕，此时却下了场。走回到了自己位置，却不坐下，却是站在了任夜晓面前，对外面的情形再也不看一眼。

　　连易昶见之猛地站起，却是被乃父拉住，唯有用挚热的目光直直盯住任夜晓。而贺净羽也是面色一变，接着化作一片黯然消魂，却是满眼痴情，向美若天仙的任夜晓缠绕而去。方剑夕清楚看到了二人神色，微微一笑，转首间朝萧径亭望上了一眼。里面除了非凡的自信，竟然还有一丝歉意。

　　“来了！”萧径亭心中一动，不经意对上任夜晓一眼，却见她面色也微微有些揣揣，但是美若天仙的脸上仍是带着动人的笑容。

　　方剑夕一手将长剑插入鞘中，左手揣这精巧的玉如意，望向一边的公牧潘道：“这如意美得很，为什么要作为权力的象征呢？我倒是听说着如意是庄主先人送给他夫人的定情物，是吗？”待公牧潘点头后，方剑夕微微一笑，道：“洞庭山庄以后还是洞庭山庄吗！”

　　不待公牧潘晃过意思，方剑夕朝任夜晓走近几步，深深望了她一眼道：“我小的时候，便听说师妹宜文宜武，不但喜爱一些古怪珍玩，对奇刀宝刃更是稀罕。所以出谷的时候，便死缠硬磨着向师傅讨来这支‘麒麟剑’，打算送给师妹，谁知师妹却已经有了‘雪剑’，心中好生遗憾。”方剑夕言语温柔配上俊逸挺拔的脸，当真有些侠骨柔肠了，继又展颜一笑道：“后来便想，天下只怕再也没有一方宝刃能出‘雪剑’与‘麒麟’之右了，这只怕也是上天安排的缘分了，所以宝剑却是不能送了，只好留着愚兄自己用了。”

　　任夜晓在方剑夕走来时候，面上虽然带着笑容，但是心中却是空白一片。待听到方剑夕用剑比喻她们为天设地定的一对时，芳心不由一醉，脑中浮起那支握在手上也烫得心痒的热剑。美目不由又落在人群中那块熟悉的角落，却是看到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睛，小嘴一瞥却是赌气要移开目光，细看下却是发现，那原本非常深幽动人的眼睛，此时虽然像颗小火苗一闪一闪，但是里头的挚热却是从来没有过的，任夜晓美目一迷，顿时把萧径亭一定不利于任府云云忘得一干二净。

　　“你可千万别被他骗啊！他那支‘麒麟’再好又怎能比得上我的那支！”

　　“你好了不起吗？等下我就把它扔到我园子后面的小湖里。”

　　这都是两人在不经意间的眼神中读到的。

　　见到任夜晓玉树堆雪的绝美脸上缀满了醉人的笑容，贺净羽、连易昶二人顿觉眼前一黑，彷佛满天的乌云都塌了下来。

　　“师妹！”方剑夕的一声叫唤顿时变得柔情万种，双手执起那支玉如意，道：“这支如意只怕已经传了数百年，今日愚兄便作主，将它送给了师妹。如此宝物需得送了师妹这样的绝世佳人，方才不辱没了他，也不辱没了愚兄的一片苦心了。”

　　“啊！”广场上数千人顿时一声惊讶，数千道目光刷刷视向任夜晓，分不清是惊诧还是艳慕，其中许多的女弟子美目皆痴痴望向方剑夕，此时也顾不上妒忌，屏住呼吸，似乎想等待最美丽动人时刻的到来，都恨不得代替任夜晓接下这无价的幸福。

　　“这小子厉害啊！如此魄力、如此手段。径亭，小心咯！”归行负目中精光一闪，朝萧径亭一笑道。

　　任夜晓被数千人的目光刺得一阵激灵，抬头却是对上方剑夕温柔如水的双眼，接着是父亲威严而又热切的目光，再是数千道刺一般的光芒，让她有着从未有过的不自然。

　　“哼！你在千万人面前逼迫我，用我爹爹、用江南盟压我，又算”任夜晓一股傲气从心头泛起，美目一寒玉齿一咬，正要骄傲地仰起玉颈，却是对上父亲雷霆的目光，那目中含着从未有过的严厉和从未有过的恳求。

　　“我这一倔强，爹爹的一番心血便全没了，整个江南盟会陷入难堪之中。”任夜晓芳心一凄，却是再也不敢望向萧径亭一眼，怕的却是万一看到一双满不在意的眼睛，心里对着萧径亭的方向，婉转泣血道：“我为什么那么爱面子？为什么要和你闹？为什么到现在我才发现我爱你到了骨子里了？为什么我当时不乖乖地求你来疼我？”

　　就在任夜晓双目或迷茫，或无神之际，方剑夕面上没有一点点的变色，只是笑得更加迷人，深深对上任夜晓那双虽带泣色，但是没有一点泪水的眼睛，在数千人看来，倒彷佛是在深情对视一般。

　　此时场上众多弟子都已面带微笑，只待任夜晓接过玉如意后，再来一声雷鸣响的欢呼。

　　任夜晓美目一凝，一咬下唇，朝乃父任断沧凄切一笑，心道：“我好后悔啊！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真想永远停在那天和你初遇的那夜。”却是拿过身边的“雪剑”，美目中的缠绵如同潮水一般涌向萧径亭，彷佛要将所有的情意散发出来。瞬间即逝化作一丝绝决，玉脸一肃，娇躯正待站起。

　　萧径亭对上任夜晓的玉脸，微微一笑。有着说不尽的自信，有着说不尽的霸道。一把拿过楼临溪手上的长剑，心中暗道：“来吧！夜儿！”

　　“咚！”一声琴响，仿若珠水坠湖，也在数千人的心湖中泛起点点涟漪，也将数千人的目光引到广场尽处的汉白玉石阶。

　　“叮叮咚！”又是几声仿若天籁的琴响，那数千道目光变无尽的热挚和期待。

　　“咦！”无数声惊叹声中，一位绝色美人缓缓而上，碧绿长裙、黄金步摇；秋眸如水、肌肤如霜。顾盼间，冷艳如雪，却是与萧径亭有过一面之缘，那位异族双生美人中的姐姐。

　　“小雪呢？小雪怎么不在？”

　　“啊！”广场上的赞叹声不绝于耳，而数千道目光也随着那冷美人缓缓而过。

　　萧径亭心头却是噔地一跳，目中一亮，心道：“她来了吗？她终于来了！”目光直直朝冷美人身后望去，心底下彷佛也听到一声声细微的脚步，踏着优美的节奏，款款而上。

　　“呼！”萧径亭眼前一亮，一阵清风吹来，彷佛拨开了山顶的乌云。一股清醉迷人的气息荡漾而来，先印入萧径亭眼帘的是一张冰雕玉琢的脸，一张鬼斧天工的脸。

　　“妍儿啊，我终于找到一张和你一样美丽的脸了！”萧径亭目中一迷，心中一叹，万千的柔情顿时涌上心头。

　　彷佛天下间所有清幽潋滟的碧波，都凝聚在那双如梦如幻的眸子中，化作了一股神韵，便是在萧径亭笔下也画不出半分。那充满扬风摆柳般风情的眉梢，那如雪如玉的凝霜肌肤，那樱唇精巧如勾，弯着怎么也让人意想不到弧度。那秀挺绝伦的瑶鼻，彷佛是用天下最美的白玉雕刻而成，高耸出天生的贵气、让人讨好的骄傲。上天彷佛将所有的偏爱都给了她这张脸，都给了她这个人。

　　“绝代有佳人啊！”她这张倾国倾城的脸，几乎让人忘记了她曼妙的娇躯曲线，那是萧径亭也不曾见过的完美。也忘记了这位美人与众不同的打扮，在曲线迷人的娇躯上，穿的竟是一件男装紫袍，飘逸潇洒间越发衬托出美绝天下婀娜曲线。美丽的玉脸上，脂粉未施，头上带着一个束发金冠，一根玉簪横穿而过，配上如云的鬓发，瀑布般的青丝，却是显出了其他美人所没有的洒脱和高贵。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啊！”与致于待她走到了任断沧面前，萧径亭才晃过神来，记起了任夜晓那道愤怨戚戚的目光。

　　走在那美人后面的一行人中，萧径亭毫无意外见到了柳含玉，依然白衣胜雪，潇洒俊逸。但此时他目中彷佛再也没有其他东西，直直望着那道美丽的背影。望着那痴迷的目光，面对对柳含玉在夜君依面前的无情，萧径亭心中也不忍再加以怪罪了。

　　“柳兄！我终于明白你了！我终于知道那个风流玉郎为何不见了！”

　　在柳含玉身后的约有十来人，或男或女，衣着鲜艳，她们手上都捧有一盒，或大或小。但都雕刻精美，镶金裹锦，光是这些个盒子便已价值不菲。十来人统统目不斜视，只是低头走路，便连眼前美丽的仙女也不敢看上一眼。只是让萧径亭注意的是，这群人中，其中有一半是男子，但是面目大都一般，甚至年纪也有些偏大了。但是那些女子，却是个个貌美如花，身材妩媚动人。只是在她们主人的光芒下，显得黯淡平庸了。

　　“太阳竟然出来了！”萧径亭一声讶声，打破了广场上的万籁寂静。一缕阳光正好从拨开的乌云中射出，披在那位美人的身上，使她看来彷佛天上的仙女一般。

　　“侄女梦君奴拜见任师叔！祝师叔如意安康！”那位梦居奴蛮腰一曲下的风华顿时唤醒了痴迷数千武人，却又是被她天籁般的言语震得一颤。

第四卷 第六章 美人手段

　　“师叔！”任断沧身躯一震，细细望向梦君奴的脸上，宽和一笑道：“姑娘叫我师叔，恕任某年老，记不起姑娘是哪位故人之后了”

　　梦君奴绽开一道潋滟的笑容道：“家父与任师叔数十年未见，甚是念叨。今日特派侄女前来拜候，一些薄礼还请师叔笑纳。”玉手一挥，身后十来人一贯而上，奉上精美礼盒。

　　任断沧接过礼单，惊道：“姑娘如此厚礼，任某怎敢收了。”言虽如此，却是随手将礼单递给边上赶来的卜泛舟。望向梦君奴身后，道：“这位便是柳含玉柳少侠了，老夫闻名已久，今日光临蔽府，荣幸之至啊！”

　　“卜总管，给梦姑娘和柳少侠在大殿上加两个位置。”

　　“什么？解散江南盟？”任断沧坐下后，出言问道梦居奴来意，不料她却是说出如此骇人的言语，尽管他如此修为，听后也不由一阵惊诧。

　　梦君奴便在大殿中央加了个位置坐下，柳含玉声名显赫，任断沧便在梦君奴下首给他加了个位置。而那位美丽的双胞胎姐姐，却是站在梦君奴身后侍侯，明明见到了萧径亭，便也作没有看见一般。

　　“是的，爹爹便是这样吩咐我的，师傅也是一样的看法。他们说江南武林都在朝廷的大统之下，没有必要再结成一个统一的武盟了，对于中原武学的发展来说，对于各大门派的发展来说，统不如分。”梦君奴坐定后，听到任断沧问道她此来的目的时，她的出言顿时惊倒了所有人，但是也引来一些门派掌门颇一阵思虑。

　　梦君奴言语意思尤其明显，若是江南武盟统一了江南武林，势必会压制一些武林门派的发展，这是必然了。不是武盟中的门派，在势力上定是大大弱于江南盟，再江南盟的积压下，便会越来越弱。而江南盟中的门派，也不可能在众多门派中成为一家独大之势。

　　“哈哈！好笑，世上最好笑的事情莫过与此，一个不相关的女子竟然跑到任盟主面前说江南盟不需要了，要解散了！哈哈，你认为你父亲师傅是谁？吴梦玉吴大侠吗？陆客秋陆大侠吗？”说话的却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中，一个不起眼的汉子。

　　众人也不由哄色而起，或出言讥笑，或厉言呵斥。唯有任断沧、方剑夕等少数几人面容肃重。

　　“祝掌门，不可出言不逊！”

　　梦君奴却也不生气，美目缓缓扫过大殿众人，引起道道目光痴迷，忽又展颜一笑，如同百花盛开。

　　“没错，我爹爹便是任师叔的结拜兄长梦玉公！”梦君奴那仿若幽谷清泉般的声音，听在耳中拂过心里，有着说不出的舒坦。但是却是彷佛在广场上空刮过一道飓风，众人面色一震后，彷佛过了良久后，不由谁的一声惊骇，整个广场便彷佛炸开了锅一般。

　　“大哥？”任断沧目光一滞，直直端视眼前美绝人寰的梦君奴，心中彷佛在想着吴梦玉的音容笑貌。良久后，任断沧英俊威猛的脸上爆起一阵惊喜，道：“你果真是我兄长的女儿？”

　　“梦姑娘！我从来没用听说过吴师叔有什么儿女啊？”方剑夕面上凌厉，但是目中的神色却是有些复杂了。

　　归行负此时的笑容看来多少有些幸灾乐祸了，呵呵笑道：“径亭啊！莫非梦君奴这小妮子和你串通好了的，方剑夕为了布这个局面，可谓耗尽了心血那！顺利在天下武林面前立了神威，成为了江南武盟的救世主，下面入主成为任断沧女婿可是水到渠成了，偏偏杀出这么一个小妮子。”接着苍白的脸上满是惊叹，道：“这么美丽的姑娘，我便是真是一生也没有见过啊！但我知道，天下间绝对没有比她更加美丽的女子了。”

　　萧径亭此时方从梦君奴的美丽震撼中晃过，转头望了一眼归行负，认真纠正道：“便是梦君奴不来，任姑娘也不会答应的。”目光望向任夜晓，却是见她小脸冰冷，毫不理会萧径亭，只是目中尚余下方才突来惊喜带来的痕迹。

　　“她是怪你刚才看梦君奴那丫头看得呆了。”

　　梦君奴望了一眼方剑夕，美丽绝伦的脸上没有一点不快，但却是冷若冰霜，俏声道：“这位便是‘天剑谷’的方师兄吧？果然是人间龙凤。”目光一瞥方剑夕手上的宝剑道：“方师兄手上便是‘麒麟剑’吗？师兄真是厉害啊，当年爹爹喜爱这支‘麒麟剑’，多次向穆师祖讨这支剑，便连剑柄也没能摸上一下呢？”

　　厉害！言语中不着痕迹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方剑夕唯有谦恭一笑道：“吴师叔他老人家武功绝顶，有剑无剑都是一样的。”但始终没有承认了梦君奴的身份。

　　楚皱言目中不经意间掠过一丝笑容，却是肃下面孔道：“姑娘光凭这些只怕咳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吧！吴大侠在我中原武林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难保没有一些用心险恶之辈冒充他后人那？吴大侠一心为我中原武林，直到北上突厥，也没有听说过有家室那？”说完目光缓缓扫过殿上众多大派掌门，道：“诸位行走江湖，很多师兄尚且与吴大侠交情颇深，哪位可曾听说吴大侠有过后人，所以还请梦姑娘拿出更加直接有力的证据。”

　　“直接有力？”萧径亭一声轻笑，却是想起方才在‘晓园’地下通道中，任夜晓师傅口中的那个贱人。心道：“若梦君奴的母亲当真是夜丫头师傅口中的那位贱人，那么吴梦玉如此的专一而矜诚倒是不难理解了。”

　　梦君奴美目却不直接望向楚皱言，而是望向仿若劫后余生的贺净羽，道：“这位是贺家堂哥吧！姑妈可好？”

　　由于梦君奴的突然到来，而让方剑夕的求爱计划泡汤，贺净羽自然是感激。而此时被如此绝代佳人称为堂哥，便是一向沉稳的他，夜不由有些迷了，但是乃师没有承认梦君奴身份，所以只是模糊应了一句道：“我母亲安好，多谢梦姑娘挂念。”

　　“请恕直言，老衲也曾与吴大侠有不浅的交情，却是从来没听说过吴大侠有姑娘这么一个女儿啊！”说话的却是一直没有出声的玄灭大师了。

　　梦君奴微微一笑，广场上便彷佛拂过一缕春风。接着那张美得让人屏息的玉脸一肃，让人心里不由随着一阵忐忑。

　　“吟！”一声龙吟，梦君奴手上顿时多出一柄长剑，剑刃薄若纸般，长两尺半余。刃身晃动间，如同碧波荡漾，剑光衬托下，美人越发显得冰霜俏人。

　　“美人如雪剑如虹！”那汪碧波如同夜中流星，划过空中，带起一声长长的呼啸。就在那具动人的娇躯跃花蝶舞间，那细长的剑法中顿时变成千万点白芒，卷起层层叠叠的气墙，汹涌而出。

　　“叮！叮！叮！”众人只觉目中一亮，那团剑气击在了广场空地上，却是将公牧潘那支巨剑裂后的碎片纷纷卷起，缤纷踊跃飞上了天空。接着那道璀璨的光芒迅速转淡变无，最后隐在美丽的身影中，却是美丽的女主人收剑了。

　　“哗啦啦！”那些碎片纷纷坠地，摆成一个整齐的形状，但是谁也不认识那是什么图案。如同弯月，又如同一把奇怪的兵刃。

　　方剑夕目视那图案良久后，目光一震道：“没想到王道至尊剑法，使在师妹手上，不但威力未减，而且更添了几分飘逸。”言语中却是承认了梦君奴的身份，因为王道剑法绝无外传，梦君奴使得如此出神入化，显然是有着很深的火候了。

　　听到方剑夕话后，广场数千人顿时躁动起来，议论纷纷。隐隐有“后人”、“江南盟主”等字眼。

　　见到萧径亭面上没有一点惊讶之色，归行负不禁奇怪，出言问道：“径亭莫非你原先便知道梦君奴这妮子会来不成。”

　　萧径亭点点头，眼角望了一眼楼临溪，却见他神色迷惘，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大哥还在？我不知几千遍想过，大哥还在不在？上天怜我啊！”任断沧闭目深吸口气，再睁开时候，已经是满目的泪水，神色微微有些激动，和蔼道：“那三叔该叫你什么呢？侄女？不行，太见外了。”

　　不待任断沧再说，梦君奴接道：“还是叫君奴吧！”好像怕任断沧叫出奴儿之类的。

　　“好好！”任断沧呵呵一笑道：“君奴怎么姓梦啊，是不是和你娘一个姓？你功夫这么好是不是你爹爹教你的？你爹爹他现在过得舒不舒心？”却不待梦君奴回答，朝任夜晓、任伐逸叫唤道：“你们过来，来见过君奴妹妹。”

　　“爹爹安好，只是常常想着三叔。侄女的武功却不是爹爹教的，是二叔教的。”

　　“二哥？”任断沧身躯一震，接着一阵惊喜和苦笑，道：“好吗？大哥二哥，你们何忍，将小弟独自一人扔在江湖上。”

　　看到了众人疑惑的目光，梦君奴又是倾城一笑，手上的剑一抽出，化作一道碧蓝色的光芒，缭绕缥缈间那道蓝芒越来跃淡，最后化作了绵绵不绝的一团烟波，若有若无，却正是陆客秋的成名绝技“烟波十九剑”。

　　“梦君奴的‘烟波十九剑’却是比任夜晓那日使出的，要厉害得多了，只怕已经道了‘烟波浮动’的最高境界了。”萧径亭思量间，目光不由望向了任夜晓。

　　不料任夜晓彷佛知道了萧径亭心思似的，美目一热，樱唇一抿。还是不看萧径亭，只是玉足狠狠在地上蹬了一下。

　　“师妹此言差矣，成立江南武盟以及任伯父当任江南盟主，那都是皇上的意思，这些东西我们暂且抛开不谈。现今朝廷边关大乱，而令尊吴师叔”方剑夕说及此，不由望了一眼梦君奴，道：“吴师叔归隐后，众位武林前辈都可以看出，我中原近二十年来，武风大弱。相反突厥武林，由于毕啸如日中天的气势，此时其境内大小门派林立，民间习武风气也大是盛行。长此以往，我上国之邦武力至弱之时，也就是突厥铁蹄践踏我中原河山之日。”

　　方剑夕一席话，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不但大殿中任皆是动容，便是广场外面的数千弟子，也听得愤慨激昂。

　　“那师叔的意思呢？”梦君奴闻之，只一笑，并不理会，美目直视望向任断沧。

　　方剑夕一席话，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不但大殿中任皆是动容，便是广场外面的数千弟子，也听得愤慨激昂。

　　“那师叔的意思呢？”梦君奴闻之，只一笑，并不理会，美目直视望向任断沧。

　　任断沧此时已经从获悉兄长消息的惊喜中晃过，回到了现实之中。听了梦君奴问话后，沉默良久后，面色一肃，静道：“三叔也认为江南武林现今还是统一为好。”随后自嘲一笑道：“你便是当我三叔贪荣富贵也好，不甘寂寞也好，总之师叔绝不答应解散江南盟！”

　　梦君奴低低应了一声，冷下俏脸也不再说话，那冰肌玉骨的玉脸虽是没有一点笑容，但是却也彷佛没有半点不快。

　　“任大侠以前说过，在您有生之年，无论是您的两位兄长出现，还是他们的后人到来金陵，任大侠都将江南盟主之位拱手相让。不知道这句话还算不算数啊？”这是清脆娇嫩的声音动听无比，但是却彷佛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说话的却正是站在梦梦君奴身后侍侯的那个美丽姑娘，尉迟宵雪的姐姐。

　　其实广场上，大殿中数千人都记得这句话，就在梦君奴刚刚表明身份的时候，广场上那些弟子还议论纷纷。但是当着江南第一大侠，中原武林泰斗之一的任断沧面前，谁也不敢捅开那层纸，即便是梦君奴提出，那也会被人指责对长辈的不敬，但是由一个侍女说出来，听在群豪耳中，却显得有些童言无忌了。

　　任断沧闻之，眼中闪过一道雷霆，却随即化作满目的无奈。面色肃然，从中却看不出心里的任何想法。

　　任伐逸见乃父如此，满脸的悲愤，指向梦君奴道：“舅舅和陆二伯离开江南盟后，我父亲呕心沥血，将整个江南盟治理得井井有条、好生兴旺，却将盟主之位空了二十多年，他若是为了权势为了富贵，那他二十多年前便已经是正式盟主了。”任伐逸说到激动处，一阵犹豫下，嘴唇一阵哆嗦，道：“即便今天是两位伯父亲来，那也”

　　“不要说了！”任断沧一声斥道，目光电般朝任伐逸瞪出。

　　任伐逸脸上肌肉一阵抽搐，接着道：“为什么不说，当年两位伯父凭什么一言不发便离开了江南盟，却将天大的重任压在了爹爹的肩上。”

　　“你还说！”任断沧涨红的面上，已经尽是雷霆之色。

　　任伐逸俊美的脸上闪过一丝倔强，咬牙道：“爹爹日日为江南盟操劳不说，还有受尽天下人的猜疑。现在随便一句话，却要收回江南盟，解散江南盟，天下哪有这等道理！”

　　“放肆！”任断沧目中一睁，宽大的袍袖运劲一甩，“啪！”直将任伐逸摔到大殿外边。任伐逸刚刚和洞庭山庄高手一场大战，一身功力几乎耗竭，哪里经的起乃父任断沧这一袖甩。嘴角顿时溢出两道血丝。

　　贺净羽见状，便马上起身欲跑出扶起任伐逸，却是被任断沧眼色严厉止住。

　　“跪下！”一声大喝直震得众人耳中嗡嗡鸣响，任断沧眼角瞥了一眼大殿外边的任伐逸，从中央座位走下，折过身去，却是对任伐逸再也不看上一眼。面对大殿顶上两张椅子，撂起长袍下摆，直挺跪下。

　　“小弟任断沧为了我中原武林大业，正式向天下人宣告，绝不解散江南武盟。也绝不将盟主之位让出，待得天下武林安定升平之日，待得我大武朝廷再无边关之乱，任断沧愿在两位兄长面前自刎谢罪！！”

　　任断沧再次起身的时候，雄伟的身躯仿若山一般挺拔，微微见红的双目中满是坚定和冷峻。

　　“梦姑娘，我虽然始终不信两位兄长会如此待我。”任断沧面的言语也不复温情，面上也充满了傲气，声音也变得柔和，道：“但是！我知道君奴这次定是有备而来，无论你出于什么目的，无论你使什么招术，师叔都接着，也都不难为你。”

　　任断沧这段话，充满了作为一个长辈的语重心长，大殿众多掌门听后，也不由有些动容。但是梦君奴美丽的玉脸上，仍是看不出什么表情，但是萧径亭却是从中看出了一丝不屑。

　　“侄女此来，本应该喜乐融融，但是父命不可违，所以君奴今日要在三叔面前放肆了。”梦君奴俏立起身，美目一瞥上任断沧，道：“君奴今日还没来时，便想过现在的情形，也想好了对策，我们便按照武林的老规矩办，比武夺魁！”

　　任断沧闻言，面色微微一抖，眼中精光一凝，静静望向梦君奴，哈哈一笑尽显豪气，道：“好！”说罢目光缓缓扫过大殿，当诚挚的目光望至一位门派掌门时候，他们皆是不经意微微点头，任断沧面上顿时变得胸有成竹。

　　“天山剑派贺净羽，前来领教梦姑娘属下高人。”由于刚才规复洞庭山庄的时候，贺净羽没有出手的机会，而让方剑夕大放异彩，大获任断沧欢心，险些当场将任夜晓许配与他。幸好中途杀出了一个梦君奴，贺净羽哪里肯放过这个向任夜晓表明心意的大好机会，得到了楚皱言的首肯后，便飘然下场。

　　柳含玉见贺净羽目光朝自己望来，潇洒一笑，深深望了一眼边上的梦君奴。见她冷若冰霜俏脸上展开一丝笑容，俊美的脸上顿时精神焕发，双目竟是有些得色。

　　萧径亭见到柳含玉不经意间投来的目光，不由朝他手上握的那支剑望去，发现那剑雕纹精美细致，却是稍稍带了些闺秀气息。也不知道是那位女子临时给他的，目光不由望向美得屏息的梦君奴。

　　梦君奴彷佛感受到了萧径亭的目光，梦一般的秋水忽然一眨，不经意间向萧径亭瞟来。弯巧撅起的嘴角，似笑非笑间，传递过来的信息却是既得意又自负，一幅尽在掌握中的架势。对布局刺杀萧径亭一事，彷佛没有一点的不好的意思。

　　“径亭啊！别再眉来眼去了，不然我拿任侄女便要拿剑上来拼命了。”听到归行负一声调侃，萧径亭不由讪讪一笑，抬头望去却刚刚对上任夜晓冷冷移开的目光。便是方剑夕也递来一个耐人寻味的眼神，又转过头去，不知和任夜晓说声什么。

　　柳含玉踏着优雅的步子走到贺净羽面前，却也不先客气招呼，而是满目挚热望向大殿中的梦君奴，柔声道：“君奴，前些日子，我观过你所作的曲谱，大是惊艳。心里觉得其中意境，与我所学‘拈花剑法’竟有相通之处。便想着将曲中起伏节奏融入剑法之中。苦苦冥思数月，终于有所小成。现在便借此机会，让君奴看看效果如何？”

　　梦君奴闻言一讶，目中闪过一道沉思。这一微小的动作落在柳含玉眼中，那惊喜的神情，彷佛心要炸开了一般。

　　“风流儿还是风流儿啊，这等重要时机，却仍是不忘费劲心机，另辟捷径讨好美人。”归行负虽然言语俏皮，但是萧径亭还是听出了言外之意。

　　见到萧径亭目中颇有疑色，归行负一阵苦笑道：“径亭还记得那日柳含玉来醉香居找我吗？他为什么那么急离开了，而后便有一美丽姑娘来告诉我，悔儿被占老二绑了，这其中难道没有什么古怪吗？”说完望了梦君奴一眼，道：“好厉害的妮子啊！只怕不止我一人栽入了圈套啊？”

第四卷 第七章 众香国中

　　“叮叮！”柳含玉竖剑面前，曲指在剑身轻快弹上几下，那声音清亮悠远，竟像是拨动琴弦后所发声响。

　　“贺兄请！”柳含玉脚尖一提，手腕一转，那支利剑顿时化作一朵剑花，瞬间变大，带着团团劲气袭到了贺净羽面门，那朵剑花虽然悦目好看，但是飘来的速度却是不快。配上柳含玉步伐飘灵的脚下动作，这套剑法却是温柔得很。

　　贺净羽眼前那朵夺目的剑花越来越大，目中精光一闪，直直盯住那剑花中央的空心处，心中一阵冷笑，但是面上却是故意显出肃重迷茫之色。心道：“你那朵剑花空心便是致命破绽，我只要一突而进，便费了你这条手臂了。我现在便装着没有看出，等你上当。到时一招便废了你！”

　　“沧！”见到那处黑暗空心在眼中变得最大，贺净羽内心一阵激动，目中一阵爆亮，手中长剑如同长虹贯日，直直穿过那多已经有海碗般大的剑花。寒刃一抖便要绞碎柳含玉握剑的右手。

　　“好！”大殿不知谁人一声喝彩，楚皱言也不由拂须轻笑，目中却是紧紧注视场上的爱徒。

　　萧径亭望向静坐的梦君奴，却是发现她面上没有一点担忧之色，彷佛从未认为柳含玉会输一般。

　　便在贺净羽那支利剑冲破了那朵剑花，距离柳含玉手腕只有几寸之际，贺净羽眼中一红，面上一寒，手上真气汹涌而出，目光透过剑花间的空隙，死死盯住那支手腕上的血脉。彷佛看见了自己冰冷的剑刃划过，爆起鲜红灿烂的血花。

　　“不对！”柳含玉俊美秀雅的脸上，忽然浮上神迷而挚热的光芒。右足一点，整个身躯顿时拔起，飘飘间彷佛没有一点重量，身形在空中转了一圈，竟是无比的优美飘逸。右手手腕一转，那多剑花顿时在空中开出千百朵，最后一朵朵疾若流星一般罩着贺净羽面目，缤纷洒下。

　　“这是‘拈花剑法’吗？”萧径亭心中大震，先前他虽然没有和柳含玉交过手，但是对于“拈花剑法”他还是知道一些的，但是却远没有眼前柳含玉使出的精妙。“这柳含玉真是天才啊！竟然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将许多剑法外的因素融入其中，使得‘拈花剑法’那般惊艳，那么飘逸。”

　　“曲谱？柳含玉刚刚提到那曲谱时候，梦君奴的眼神有些耐人寻味啊？”萧径亭眼睛不由又朝大殿中央的梦君奴望去，却是见她目中如水，欺霜赛雪的玉脸上，涟起欢喜轻快的笑容。但是美目中如泛起水雾般，显是神游了。

　　贺净羽只觉眼前朵朵好看的剑花飘来，面上寒气越来越重，心下一冷。

　　“嘶！”那道道缤纷的剑光，最后集中成为一团白气，涌向贺净羽的整个面门。

　　“手下留情！”众人一阵哗然，几声断喝。

　　“飕！”一个器物划着空气，呼啸而去，直直飞向柳含玉。却是楚皱言重施故伎。

　　“呼！”一道百芒以更快的速度飞出，若流星般瞬间赶上飞向柳含玉的那只暗器。“叮！”电火亮闪间，两只暗器撞在一起，顿时转换方向，朝楚皱言疾疾而去。

　　“哼！”楚皱言怒哼一声，对飞来的暗器看也不看上一眼，宽大的袖子运劲一甩，便要将两只暗器卷入袖中。

　　“啪！”两只暗器竟是撕开袖中绸布，激射而出，刺入楚皱言身后柱子，陷入不见。

　　楚皱言“呼！”地站起，面上一阵红一阵白，双目死死盯住静若处子的梦君奴。

　　“啊！”彷佛一阵飓风扫过，贺净羽面上顿时一片死灰，但却是没有一点伤痕，显然是柳含玉收下留情了。

　　“可惜啊！”柳含玉眸子瞥了一眼呆立的贺净羽，竟是闪过一丝失望，叹道：“可惜未能将整套剑法使出，让君奴看个清楚啊！”却也不再理会贺净羽，径直走到梦君奴身边，说了几句，面上颇有惋惜之色。

　　这下便连方剑夕面上也有些色变了，虽然柳含玉与他和任伐逸齐名，但是由于他的风流名声，让人觉得他武功便是连任伐逸也不如。而且刚才看到柳含玉如此讨好梦君奴，完全没有了自我，心中更是有些瞧不起，但是柳含玉的武功竟是如此地让人震撼，同时武林杰出青年剑客的贺净羽，三招内便已经落败。便是连柳含玉的底也没有摸到。

　　楚皱言想必是见到柳含玉没有出手伤了贺净羽，面上肌肉抖动几下，化作勉强的笑容道：“柳公子如此武功，真是让楚某敬佩不已啊！真是后生可畏。”望向梦君奴的神色不由有些古怪了，道：“连柳公子这等人物都惟姑娘马首是瞻，姑娘才是真的厉害咯！”犹豫一下，问道：“梦姑娘刚才使的是弹出那颗珠子的手法，便是暗器中最厉害的‘千折百转’吗？”

　　梦君奴也不理会他前一句话中的挑拨，道：“小女子学不到家，让楚师叔见笑了。”也不站起，美目抬上，道：“还有哪位英雄要出来一战？”

　　柳含玉却是满目的热切，想将那套剑法完完全全使上一遍，让梦君奴看个清楚，所以目光竟是朝那些个武林宗师望去。却是被梦君奴一个严厉的眼色止住，惟有将目光投向丰神俊朗的方剑夕。

　　方剑夕尽管刚才已经和公牧潘一场大战，但是浮上脸的尽是自信，甚至自负。英挺的身躯从椅子中站起，望了一眼任夜晓，送上一个潇洒从容的笑容。

　　楚皱言正将一脸颓势的贺净羽带回大殿，见到方剑夕又要下场。道：“方才方少侠已经和公牧潘一场恶战，不若这战由楚某接下，楚某不成，方少侠才上来如何？”说罢望了一眼一言不发的贺净羽，任由任伐逸将他扶走。却是有给徒弟报仇的意思了，凌厉望了一眼柳含玉道：“柳公子不是惋惜刚才那套剑法没有使完吗？老夫便成全你如何？”言语中却是让柳含玉放心，说在柳含玉耍完整套剑法前，他楚皱言不会出手伤了他的。

　　“宗主啊！你说那楚皱言为何这样巴结方剑夕啊？”萧径亭出言问道。

　　“楚皱言瞧他家权势显赫，前途无量那！”不料归行负却是狠狠瞪他一眼道：“就像你一样，长成这副花班柳头的样子，到哪都是一堆美人的眼光。你什么时候又和梦君奴的人勾搭上了，都看你好几回了。我现在真是有些后悔要将我那芩芍许配给你了。”

　　萧径亭闻之一怔，心道：“没有啊！小雪的姐姐从进来就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那？”却是见到归行负眼睛一指，一个美丽的女子连忙移开了目光。

　　“好熟悉啊！”萧径亭一闭眼睛，顿时将最近见过的女子一个个晃过脑中，却是浮上一个诱人惹火的肉体，“是她！是去刺杀莫姨的那个女子！”萧径亭心头一阵火起，“这梦君奴却是明目张胆将她带来，显然一点也不担心让萧径亭看出来。”目光电一般朝梦君奴望去。

　　却是对上柳含玉满是惊喜的目光，接着那目光变得火热起来。当然不是柳含玉对萧径亭有着特殊的感情，而是柳含玉此时正愁找不到对手，萧径亭与他又有一段不大的恩怨，正是何柳含玉过招的最佳人选。但是让萧径亭颇是无奈的是，柳含玉却是现在才发现他的存在。

　　“辛忆！”萧径亭看到柳含玉的时候，才想起被救的辛忆，却是看到她一脸恬静坐在位置上，秀气绝伦的脸蛋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她此时该知道梦君奴便是伏击她的主使者了。”萧径亭心中想到，却是见到辛忆在面对梦君奴的时候，小脸上亦是没有一丁点的敌意，彷佛忘记了那日差点伤了性命。

　　萧径亭目光刚刚望上她的小脸，辛忆便已经觉察到了。玉脸浮上欢喜的笑容，美目中流露出一丝询问。

　　“你叫我做什么？是要让我上去帮忙任盟主吗？”萧径亭不由吓一大跳，不经意间，辛忆美目中流出的意思，他却是彷佛能够听到一般，清清楚楚。“以前竟然没有发觉这丫头的眼睛竟是如此灵动活闪，彷佛可以表现出任何意思般！”

　　辛忆见萧径亭面有惊色，咬了咬贝齿正要站起。边上的李箫沁连忙眼色止住，见辛忆不理，出口低声道：“辛师妹，这是江南盟的私事，我们不好干预。”却是一道惊诧的目光望向任伐逸，却是遇到任伐逸一脸的惊喜挚热望着辛忆，心里不由大是妒忌。

　　萧径亭见之，真是有些苦笑不得了。连忙使出眼色示意辛忆坐下，却是听到边上归行负一声叹息，接着两声咳嗽，却是又有两道美丽幽怨的目光投来。

　　任夜晓此时已是不知道什么滋味了，萧径亭刚刚从眼神流露出些许情意，她芳心甜蜜间，便耍了小性子，也不再看他。但是眼角和小心眼却是无时无刻不在盯着萧径亭，却是发现她先和梦君奴看来看去，心里顿时好大的危机感，因为梦君奴太美了，而且又是任府目前头号敌人。至于梦君奴是她刚刚认的妹妹，可她到现在却是没有一点做她姐姐的想法。

　　这也罢了，任夜晓顶多使起小性子不去理会，但是却又发现萧径亭又和另一看来成熟冶艳的女子眉来眼去，而那女子却又是梦君奴那边阵营的。芳心气愤下，便是冷下俏脸，再也不望萧径亭看上一眼，最后终忍不住望来，却是发现他正和她心目中的未来嫂嫂辛忆眉目传情，再也控制不住心里的委屈，又是哀怨又是气岔盯着萧径亭，却是不再理会乃父和方剑夕便在一边了。

　　好在方剑夕、任断沧此时神情专注，没有发现任夜晓这些小心眼。

　　“楚师叔，君奴叫您一声师叔，那是因为您是我堂兄的师傅，现在我们处理的是我们江南盟的家事，楚师叔出手就不合适了，而且师叔足足长了一辈啊。”梦君奴望了一眼楚皱言，玉脸上忽然浮起一丝奇怪的笑容，道：“若是师叔以后有空，君奴便亲自领教师叔自创的剑术绝招——突夺九剑，如何？”

　　楚皱言顿时哈哈大大笑，眯起眼睛将目中闪过的电光隐藏得严严实实，道：“好叼的嘴啊！好厉害的丫头啊！”目中一片歉然望向任断沧，道：“任兄，日后我天山剑派所需所有物事，便都由江南盟在北方的商号一手操办，另外楚某尚有一套剑法不明白地方甚多，过后便请任兄一道揣摩。”一言中，卖给了任断沧众多好处，表示对自己不再出手表示了抱歉和弥补。

　　“连兄！千万要不得啊！”任断沧见到连邪尘眉毛一竖，便要站起身来，连忙止住道：“连兄昨日耗去了一身八成功力，此时万万不可再出手了。”

　　此时众人皆已经明白，与任断沧交情最深，武功最高的两位宗师今日是不能出手了。

　　“我来！”一声断喝，却是一位须发皆银的威猛老者，正是和萧径亭有过一面之缘的池观崖。“老夫便来讨教柳少侠高招！”

　　“爹爹不要！”坐在一边的池井月却是不顾众人惊诧的目光，出声呼道。却是见她小脸凄惨，彷佛比起未病愈前，更是苍白了。目光不经意间哀怨望了一眼梦君奴，凄声道：“爹爹你身上有毒，没有去尽之前是不能动武的。”

　　萧径亭正要站起，听闻后却是惊得怔住了，见到池井月频频望向梦君奴，顿时想起池井月说过的那位俊美郎中，心里却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梦君奴真是算无余计啊！却是将任断沧独独孤立成为孤家寡人了。楚皱言、归行负、楼临溪、池观崖等等，可能挡住她入住江南盟的，都无一例外被她用计算计了，不是受伤了，不能再动武的。或是掌握、或是威胁、或是使毒，当真是什么手段都无所不用奇极啊，天下间竟然有这等厉害的女子！”萧径亭不由以一道异样的目光朝梦君奴望去，却是发现她此时更是美得没有一点儿暇癖，便连一点点诡异妖邪的气息也是没有，所以连艳如桃李、毒若蛇蝎之类词也不能用了。

　　“想必唐绰兮的离去，或许也是她一手计算下的。便是我她也没有放过啊，派来的一代宗师的楼临溪前来刺杀。”想及此，萧径亭不由望了一眼楼临溪，却是发现他目中，微微有些惭愧，有些淡漠。但却是没有一点对梦君奴的凌厉和恨意。心中忽然升起这么一个念头：“莫非梦君奴从来没有想过我致我于死地，而是想让我没能有出手之力，便是有心帮助任断沧，也是无力。而且楼临溪作为渤海剑派的宗主，自然是不能在比武大会上公然听她命令的。如此和萧径亭斗个两败俱伤，反而有了不出手帮忙任断沧的理由了。真是一举两得啊！”

　　任断沧缓缓看过受伤的儿子，想起刚才方剑夕颤抖的双手，想起楚皱言目中的歉意等等，精明无比的脑子不由乱成一团，一下彷佛老了几岁般。心里再清楚没有，眼前这位美得不似人间中人的梦君奴，有着无比的智慧和非凡的手段。眼下能上场的唯有自己一人，而对方却是不知道还有多少好手。一个柳含玉便不知道深浅，梦君奴只怕更是厉害，从刚才她的那手暗器中便可看出端倪。所以再剩下的两场比试中，自己铁钉能赢一场，但也只能赢下一场了。

　　况且，以自己盟主长辈的身份出场，便是赢了也没有丝毫的脸子了。

　　“宗主且看我替你报仇！！”

　　“萧兄好啊！在此又见到你了，当日你拿走我剑，今日可带来了没有！”待萧径亭起身时候，鹤立鸡群的他顿时成为千万道目光的焦点。任夜晓美目中更是爆起难于抑掩的喜色，一汪秋水再也不管不顾，痴痴直直望着萧径亭，再也不理会别人的眼光了。

　　而方剑夕见之，面色不禁一变，却也看出了里头的意思了。而任断沧目中神色更是复杂，绽开一丝苦笑，也浮上一丝欣慰。

　　“我现在若以任府女婿身份出战，只怕是最合适的了。”萧径亭也不由被自己的念头逗笑起来，在千万人凝视屏息中，踏着写意的步子，朝大殿中央走去，俊美绝伦的脸上，浮着的迷人笑容，便彷佛一阵春风般，吹过数千人的心房，也吹皱了众多女子芳心的涟漪。

　　“哇！”广场上空的乌云也彷佛被风完全吹散，一丝丝抽走，片刻后碧空万里。

　　“萧公子好啊！”楚皱言见到萧径亭前来，目中一亮，笑道招呼。

　　“公主！我记起来了，他就是我小时候时时刻刻记住的那个人！”随着一声激动的惊叫，一柄剑光带着无比仇恨目光，朝楚皱言飞快刺去，却是双生美人中的姐姐！

　　“大胆！”任断沧一声喝道，一掌空劈而去，空气中顿时卷起一股气浪，直直卷向刺杀楚皱言的异族美人。

　　“慢！”萧径亭目中一热，眼眶欲裂，浑身真气汹涌而出，疾若奔马、快似流星飞至美人身前，手掌一探，“呼”地击出。

　　“轰！”两股真气撞在一起，顿时卷起千层气浪，直将周围众人撞得一阵摇晃，站立不定。萧径亭无暇躲开，一把将场中的美人抱在怀中，好好护住，硬生生受了两道真气激烈撞击。

　　萧径亭脚下几个踉跄，足足运了数次真气方才将汹涌而上的气血压住。而抱在怀中的那位鹤尉迟宵雪长得一摸一样的姐姐，却是被强大的劲气震晕过去了，只是呼吸平和，没有什么大碍。却见到对面的任断沧，面上却是好像没有任何不适之色，但是萧径亭却是清楚地看到他右手袖子微微颤动。

　　“萧少侠真是怜花之人那！”静寂良久后，任断沧一双眼睛似笑非笑望向萧径亭，说道。

　　萧径亭将怀中美人放回椅中，连忙寻找任夜晓的目光，却是发现他美丽的小脸上，此时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尚留下刚才满脸欢喜的痕迹。一双秋水，本来一直或是撒娇、或者委屈、或是哀怨、或是嗔喜，此时光芒散淡，彷佛没有了一点生气。

　　“夜儿！”萧径亭直直望去，心中口中暗暗念道，显得那么千折百转，显得那么柔情刻骨。

　　彷佛听到萧径亭一声叫唤，任夜晓美目中，光芒一点点凝聚，马上换上满目的仇恨。拿起身边的雪剑，目中不无妒色，一跃而上，美目射出冰冷的光芒，彷道：“我要杀了你！”寒刃直直刺向梦君奴。

　　香风一过，一道冷冽的剑气刮过脸庞，萧径亭出手如电一把擒住任夜晓握剑皓腕，另外一指无声无息点在她粉背穴道，任夜晓顿时软倒。

　　“咦！”梦君奴脸上首次出现惊讶之色，倒是任断沧见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静静注视着萧径亭。

　　“你为什么要帮她？”任夜晓美目无神许久后，方才涌起深深的悲伤哀凄，那目光浓浓压在萧径亭心头，怎也散发不开。

　　萧径亭又是无奈又是怜爱，苦笑道：“你这次出手也算是一场比武，这般心境，又怎么能胜呢？”一把从她小手上拿过“雪剑”，低声道：“且看我替你出气。”

　　“柳兄，上次一战，我们没有打成，很是遗憾，今天便打个痛快如何？”萧径亭朝怔怔立着的任夜晓送上一个笑容，将她扶在一边，目光在人群中找上柳含玉，道：“我也想见识见识柳兄口中所说的‘剑曲合一’啊！”

　　兴许是这“剑曲合一’说对了柳含玉心思，他飞快地望了一眼梦君奴，满目欢欣下场道：“那萧兄可千万莫要让我失望了。”言语中竟是怕萧径亭武艺不佳，又不能让他将一整套精妙的剑法使完。

　　“萧兄，我这剑法原先有十一招，其中的节奏相信萧兄应该知道，由慢而快，由柔化厉。最后三招是剑法中最厉害的三招，也是整套剑法的高潮。而那首曲子却是起伏坐落，环环而扣，没有什么明显的阶段式起伏，也没有明显的高潮部分。萧兄自己把握好了！”说罢足尖一立，飘逸的身形仿有说不出的好看。

　　“幽！”又是一朵美丽的剑花缓缓朝面门飞来。

第四卷 第八章 风华绝代

　　“萧兄，我这剑法原先有十一招，其中的节奏相信萧兄应该知道，由慢而快，由柔化厉。最后三招是剑法中最厉害的三招，也是整套剑法的高潮。而那首曲子却是起伏坐落，环环而扣，没有什么明显的阶段式起伏，也没有明显的高潮部分。萧兄自己把握好了！”说罢足尖一立，飘逸的身形仿有说不出的好看。

　　“幽！”又是一朵美丽的剑花缓缓朝面门飞来，和刚才与贺净羽交手时划作同样的轨迹，但是这朵花儿比起刚才，却是大了许多，也璀璨艳丽了许多。

　　萧径亭目光一凝，射入那朵剑花空心间的黑暗。让那道空心在眼中越来越大，却仍是一动不动。他如此行为让大殿中人皆是满目惊讶，但却不敢开口出声，但是柳含玉面上没有因此而有一点变化，彷佛满身心沉浸在“剑曲合一”的境界之中。

　　“沧！”萧径亭嘴角扯开一丝笑容，随即嘴唇一闭，仰手一剑，如同长虹贯日，仍然是朝那多剑花中间的空心刺去。

　　“啊！”大殿内外的武林人士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惊骇，数千人的叫唤声中，有惋惜、有赞许、有迷惑。对萧径亭作出了和贺净羽一摸一样的举动，大都觉得不解。但是，方剑夕、任断沧面上却是有些凝重了，目光紧紧盯住萧径亭手上的长剑，闪着复杂的光芒。只是梦君奴虽然面上没有一点表情，但是美目却是不经意间瞟上一眼楼临溪，颇有怪罪之意。

　　“嘿！”萧径亭目中一笑，手臂忽然如同波澜般一阵起伏，紧接着手腕一阵抖动。手上的“雪剑”顿时便抖出道道剑影，冰冷的剑气卷成一圈圈的漩涡。

　　“花碎萧萧下！”，众人只觉眼中爆起无数的星星点点，缤纷灿烂。柳含玉剑尖那朵美丽的剑花还未来得朝萧径亭面上罩去，便被绞碎成为千万朵，看在眼中彷佛是“雪剑”洒下的朵朵雪花。

　　柳含玉见之，目中闪过一道挚热的光芒。嘴角微微一笑，那神色竟是微有得意之色。手臂却也一阵起伏，手臂一阵抖动，那剑索性化作一道道圆圈朝萧径亭飞来。只是那圆圈柔和缥缈，哪里看得出一点凌厉的杀意。

　　萧径亭见之一笑道：“在学我吗？好啊！”足尖一立，彷佛蜻蜓立水般，衣襟飘飘彷佛随时要乘风而去。手腕一转，剑尖顿时吐出一朵更加美丽的剑花，亦是朝柳含玉面门缓缓飞去。

　　“这两人是在搞什么名堂？”楚皱言眉头一皱，目中闪过一道疑色。萧径亭此举却是让更多人不知所以，因为现在看来，两人打得彬彬有礼，甚至有些惺惺相惜，实在不像是在做性命相拼。

　　恍惚间，那朵剑花也顿时飘到了柳含玉面前，柳含玉目中一眯，手上彷佛随意一甩，那道利剑同样刺入了剑花空心出的黑暗，腕间一转，眼看便要也击碎了那朵璀璨的花朵。

　　萧径亭嘴角扯开一丝诡计得逞的微笑，目中一亮，手上真气汹涌而出。剑尖逐渐绽开朵朵剑花，一朵、两朵、三朵最后如同满天花雨般洒向柳含玉面上，却是和刚才打败贺净羽时一摸一样。

　　“好！”数千人一阵喝彩，也忘记了刚才萧径亭打得软软绵绵了，好像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柳含玉面上首次变得肃重，大大诧异望了萧径亭一眼。彷佛萧径亭的厉害大出他所料，他一贯怜花，不怎么参与江湖争斗，但是为人却是高傲自负，认为天下武林中，青年俊杰没有一人能出奇右，而如此出色的梦君奴，也只有他一人与之方才不辱没了她。所以刚才轻松赢了贺净羽后，脸上亦是没有一丝得意之色。

　　而应该是最关心战局的人，梦君奴面上没有一点担忧之色，只是安静望着场上的战况。而作为当事人的柳含玉，面上虽然肃重惊讶，却是没有一点惊慌，显然对萧径亭的攻击有足够把握接下，面上尽是一幅智珠在握的坦然。右手长剑往上一格，右足脚尖点地，整个身躯飘飘退开几尺。看在众人眼中，柳含玉最后那一身法虽然是为了逃开萧径亭的长剑，但是那飘逸潇洒的身姿却是没有一点狼狈，若非柳含玉是江南武盟的敌人，场上众多弟子只怕已经喝彩叫好了。

　　“啊！”场上惋惜声迭起，面上更是黯下。看到了柳含玉身法如此精妙，心中对萧径亭能否获胜的怀疑大增，况且柳含玉现在看来彷佛尚未动真格的打。

　　萧径亭目中一笑暗道：“和我比身法，比轻功？好啊！！”左手长袖一甩，足下不着痕迹地一撑，浑厚的劲气猛地涌向地上，整个身躯如同影子般，直直飘向柳含玉。握剑手腕彷佛也看不出一点动静，但是“雪剑”却是化作密密麻麻的光点，细看下却是一朵朵细小的剑花，模样虽小，但是形状却是精巧美丽，扑头盖面朝柳含玉面上落去。

　　柳含玉面色一变，对上萧径亭满不在乎的笑脸。暗呼一声：“厉害！”脸上一寒，右手长剑呼啸迎上。

　　“叮叮当当！”柳含玉手上长剑亦点出千百道白芒，顿时与萧径亭刺来的长剑撞在了一起。响起一连串悦耳的响声，听在耳中却是彷佛纤手拂过那般舒爽。但是柳含玉浑身却是坠身冰窖一般，眼中一道美丽的剑花越来越近，一股冷冽的寒气刮得脸上一阵发麻。

　　“飕！”柳含玉只觉面上一阵发凉，却是见到萧径亭手上的“雪剑”如同蜻蜓点水一般，方触即退，待晃过神来，萧径亭却也已经是飘身而退，站在眼前丈许处，脸上也说不清是不是在笑。

　　“可惜又没有让柳兄使出那套‘剑曲合一’。”萧径亭笑道：“从刚才看出的几招中，依稀可以看出柳兄说的那首曲子，是类似‘情人水’一样的曲子吧！我看那节奏像得很。”萧径亭眼角瞥了一眼梦君奴，想着她美目中闪过的神色，道：“待会儿我便甩一套剑法，配上的节奏柳兄想必熟悉得很——《忧恋花》。”其中意思不言而喻，对柳含玉痴求梦君奴一事，提出了劝诫。

　　萧径亭话中的意思使得柳含玉脸色一怒，再也不似方才彬彬有礼。双眼一睁，提起长剑，扬起阵风般，朝萧径亭呼啸而至。那剑舌吞吐间也变得凶狠起来，但还总还不到狠毒刁凌的地步，因为使剑的主人毕竟是柳含玉。

　　萧径亭见之嘴角微微一扯，道：“好了，柳兄现在就不和你胡玩了，开始真打。”随即面上浮上一丝坏笑道：“我还是不会让你使出‘剑曲合一’去讨好梦姑娘的，换我来使！”却是不停在激怒柳含玉。

　　果然，柳含玉闻之，面上肌肉一颤，朝萧径亭射来的目光中，骄傲中带着对萧径亭的耻笑。仿佛那句“我来使”，让他觉得萧径亭不但自不量力，而且还爱出风头。

　　“这个花班柳头这么骄傲至斯，彷佛天下高雅事情只能有你这天才才能想出，才能作出！”

　　“赫！”却是看到对面的柳含玉身躯速地拔起，手上长剑顿时如同雨点般，层层压上。虽然仍是“拈花剑法”但是那节奏，那速度，已经如同雨打芭蕉一般紧密。更仿佛是一首曲子到了高亢部分，儿此时柳含玉的身躯也配着悦目轻快的步伐，如同穿杨摆柳般好看动人。

　　“飕飕飕！”柳含玉手上的剑已经不仅仅是快了，而是有些气势恢弘了，却也不知道到了曲子的那个部分。随即朝萧径亭递来一个得意的眼色，仿道：“我这不是使出来了吗？”，轻笑间，仍是不忘看了一眼梦君奴，深情中充满了自信。

　　场上众人此时皆是屏住了呼吸，睁大着眼睛看着柳含玉妙绝的身法，恢弘的剑招，顿时将萧径亭的前后左右统统围住，仿佛只待最后全力一击的一招，将萧径亭撕个粉碎。想起此，众人的女弟子皆是闭上美目，不敢再看。

　　柳含玉挺拔的上身猛地一弓，手上的长剑也如同暴雨一样骤急，足尖一踮，整个身躯微微前倾，目中如血，死死注视眼前的萧径亭，仿佛一条即要出海的蛟龙。

　　“咦呀！”柳含玉一声高亢洪亮的曲唱，那腔调竟然让得一些弟子听得气血热气，仿佛浑身有说不出的战意。

　　“来了！”

　　便在柳含玉顿出雷霆之击时，在他剑圈包围中的萧径亭，亦是足尖一点，疾若流星一般冲上空中。

　　“赫！”萧径亭一声曲唱响彻全场，激得众人目中一亮。却见他手上长剑焕发的出千万道夺目的光芒，怎么也形容不出那一剑的风华，纵横扫荡的剑气刮得众人面色一凛。那千万道光芒在空中凝住片刻后，便如排山倒海般朝柳含玉压去。

　　“沧！”一支长剑划开空气，响起尖锐的啸声飞出，直直刺入大殿的柱子中。正当众人看得心神皆醉之时，萧径亭那风华绝代的一剑忽地嘎然而止。而柳含玉最后的那高亢一击，也被掐死在脖中，同样的嘎然而止，但效果却是天差地远。最后，数千人脑海中只有萧径亭那最后的惊鸿一现。

　　柳含玉睁大了双目，不可置信地望着自己空空如也的右手。目光一瞥，看到自己的长剑却是插在大殿的柱子上，犹在微微颤动。

　　柳含玉睁大了双目，不可置信地望着自己空空如也的右手。目光一瞥，看到自己的长剑却是插在大殿的柱子上，犹在微微颤动，目光也不由随着一阵晃动，变换这般不同的内容。最后朝萧径亭望来的时候，复杂得连萧径亭也读不出里面的意思。

　　“我输了！”柳含玉眼中神色逐渐化作清明，道：“不过，终有一日我柳含玉定会赢回来的！”说完时候，一张冠玉的脸上已经恢复了原先的骄傲。

　　“萧公子啊！你且下来歇歇，他们一下未必能够找得出人来和公子交手了。”却是连邪尘在下面招呼萧径亭，认为他方才雨柳含玉一战中，大伤了元气，让他下来缓缓。

　　任断沧亦是细细望了一眼萧径亭脸色，朝卜泛舟道：“去给萧公子拿三颗‘雪莲玉丸’来！”

　　萧径亭道：“不用了，萧某还能撑上几个对手！”眼中一笑，望向任夜晓，却是发现她整张小脸亦是迷惘，仿佛正处于无限的憧憬中，至从萧径亭代任府出战时，却是再也不望来一眼了。

　　萧径亭一阵苦笑，目光望上梦君奴，笑道：“梦姑娘，前几日萧某无意中经过任府，却是被府中的一些东西深深吸引了，所以索性投身成为任府的一员了。”

　　萧径亭这话中自然有着十分的暧昧了，当场便有无数道目光，心照不宣地望向任夜晓。而柳含玉仿佛已经从失败的打击中活过来了，听到萧径亭此言自然是以己度人，颇是同情地望了萧径亭一眼。

　　“萧兄指的是任府的‘雪酿’吧！不用盟主答应，方某就能作主，现在就能让萧兄饮个痛快！”却是当真从大殿一角的几子上拿来一壶，道：“这本是为大殿上的诸位英雄备的，待会儿吉时一到，任伯父正式登上盟主之位时，众人同饮。而萧兄却能先与天下英雄，饮此美酒，却是头一个有此待遇啊！”

　　萧径亭一把接过，本来众人皆是认为他会一仰脖子，将整壶酒一饮而尽的，做英豪之状的。谁知他拿过后，却是放在鼻尖闻了几下，轻轻一吸，回味片刻后方抿上一口，道：“好酒，如此待遇萧某怎能独享，方兄也来一口。”

　　方剑夕接过，喝上一口，望上萧径亭，道：“萧兄，这仗便由兄弟替你如何？”

　　“萧公子啊！哪日对我一妹妹大施轻薄，让她今天都不敢前来见你，正在那里寻死觅活那！”梦君奴俏立起身的美态，顿时让场上众人眼中一阵迷离，踏着优雅的步子走到萧径亭面前，细声道，仿佛是说给萧径亭一人听的。但是大殿众人皆是武林好手，自然听得清清楚楚。见萧径亭口上没有反驳，望向他的神色间不由有些古怪了。

　　萧径亭闻之心中一震，按尉迟宵雪那般孩子般的心性，梦君奴所说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为的不是萧径亭调戏她的事情。心中虽是不停翻涌，但是面上的笑容都没减一分，道：“连小雪你都舍得算计，你真是个坏丫头那。”

　　梦君奴听到那轻佻的字眼后，面上没有任何不快，却是朝不远处，正瞧向这边的辛忆瞟上一眼，俏声道：“萧公子实在风流得紧啊，不但对我那妹妹恣意调戏，好像和那位辛忆妹妹也”说着便望了一眼周围诸人，仿佛再说怕人听了去，便不再说下去。

　　萧径亭此时也是有些受不大住了，因为辛忆正涨红着小脸，搭着小脑袋，一言不发。而投来的或怒或疑的目光，也不知道有多少。其中尤其凌厉的大概便是那位李箫沁和任伐逸了。

　　“萧公子，那日被你脱了衣服的几位姑姑，此时已经全部自尽了！”这话一出，大殿顿时如同炸开锅一般，由于那句姑姑更是引起众怒，众人的目光中，怀疑中也夹杂着愤怒和鄙夷了。而梦君奴此时好像才意识到自己说话过响了，将声音聚成一线，传到萧径亭耳中，道：“萧公子啊，你本一身洒脱，为何要惹来那么多事情呢？你为的不就是任夜晓、辛忆这几个小妮子吗？那日我统统为公子搞了来，还有我那个傻妹妹小雪，公子你瞧怎么样？”

　　萧径亭心道：“你派人前去刺杀莫姨，已经将所有的后路都堵绝了。”目中冷芒一闪，却是倾过头去，凑上她的晶莹如玉的小耳珠，在外人看来却是亲热的很了。

　　梦君奴美目一眯，小脸一倾，却是将小耳朵靠近萧径亭，却是听到这么一句：“你待我这么亲热，柳兄看了后只怕会吃醋！”顿时美目一寒，随即绽开一道迷死人的笑容，移开小脸和色道：“既然公子不听君奴劝告，那纵然君奴不愿，也只有以武相见了。”

　　萧径亭心中回味着刚才梦君奴小耳珠上，那丝模糊得几乎不见的红晕，心中暗道：“这丫头终究是个妮子啊！”耳中却是忽然传来梦君奴冷冷俏俏的声音道：“若不是因为小雪那个傻丫头，那日我早就一剑将你杀了。”

　　“萧公子方才与柳公子一战，耗费真气甚多。所以这次我们比试暗器功夫！”不待众人哗然，梦君奴潋滟目光朝萧径亭手上望来道：“我瞧萧公子的手掌，肯定练过上等的暗器功夫，君奴亦是喜好暗器过于剑法，技痒下忍不住出言讨教，若是公子不愿，那便由公子来决定比试什么？”

　　众人刚才看了梦君奴绝顶的暗器功夫，自然出声反对。想说比剑，却是记起她耍出“天剑谷”的王道至尊剑法，以及“烟波十九剑”更是精妙绝伦。觉得萧径亭虽然厉害，但是感觉和梦君奴那手剑法尚有差距。一下竟然不知道该比什么为好，却是暂时忘记了萧径亭的一些劣迹。

　　“萧公子，你与她比试掌法。”声音却是从广场右边一角响起，却也不知道是那派弟子。且言语重颇有猥琐轻浮之意，但是他这一提议却也得到广场上许多弟子轰然响应。其中意思再明白不过，梦君奴作为一个天仙般的绝代美人，别人无礼看上一眼都已经是不敬。而比试掌法的时候，便有触碰到她香喷喷娇躯的可能性，若是萧径亭有意为之，让梦君奴打斗间更是放不开手脚了。

　　“暗器便暗器吧！”萧径亭话一说出，广场上顿时一片惋惜声，其中不乏恼怪声，大概是怪萧径亭色得不够光明磊落，人家妹妹都敢调戏，现在摆着现成的便宜却是不占。

　　“上暗器！”梦君奴朝带来的那些人一挥手，顿时走出两名女子手中各自捧着两只盒子。朝萧径亭、梦君奴递上。打开一看，里面放满了暗器，柳叶飞刀、飞星蝗石、三寸芒针等等应有尽有。

　　梦君奴抓起一把芒针，看似随意望所站地上一洒，那芒针顿时扎进石块地面半寸，在梦君奴娇躯周围绕成一个方圆两尺的圆圈。这手绝技一使出，场上顿时讶声四起，对萧径亭的胜算不由又弱了几分。

　　萧径亭亦是抓起一把，却是听到对面的梦君奴娇声道：“公子心胸宽广，总得让小女子一些吧！”不由一声暗笑，一把甩出，却是在所站周围未成一个方形，虽然那些针离萧径亭差不多亦是两尺，但是面积比起梦君奴身边的圆圈却是小了些，也是让梦君奴占了些许便宜了。

　　“两人各自站在芒针围成的范围内，待会儿任意挑选暗器，互射对方。被射中的或是挑出的芒针阵的，都是算输。”梦君奴从盒子中再抓出一把芒针，又从盒中提起一支精巧瓷瓶，朝萧径亭晃了晃那瓶子，道：“君奴要往这芒针上沾些毒液了，公子呢？”却是朝萧径亭瞟来一眼，犹豫后道：“这药毒不死人，只是沾了后脸上肌肤会变黑变皱的，公子还抹吗？”

　　这下场上女子皆叫嚷道不公平，任夜晓美目一怒，正要站起。忽然面上闪过一丝奇怪的光芒，嗔恼望了萧径亭一眼，却又坐了回去。

　　萧径亭毫不犹豫拿出那只小瓷瓶，场上众人皆大声呼喝，却是不准萧径亭涂上毒药。虽然梦君奴是任府敌人，但是她长得如此美丽，谁也不忍心她那天仙般的美貌受损。却见萧径亭打开那瓷瓶，放在鼻端闻了几下，朝梦君奴递出一道邪意的光芒，道：“好东西！”却是将那瓷瓶放入怀中。

　　“忘记告诉公子，那药对女子是没用的。”梦君奴便是说这些俏皮话中，美丽的玉脸上仍是没有一点笑容。忽然面色一寒，美目一凝直直射向萧径亭，道：“公子小心，君奴便不客气了！”

　　众人目一睁大，却见梦君奴没有一点将暗器射出的意思。小手也不做后缩欲掷出的动作，娇躯也没有一点凝聚真气的架势，反倒是一片写意。众人睁大了眼睛一眨不眨，好一会儿，却没见到梦君奴出手，终忍不住，眨了几眼。

　　萧径亭目光亦是直直注视在梦君奴小手上，身躯弓起，做好跃起的准备。好像是也忍之不住，眨了一下眼睛。

　　“飕！”一群啸声，众人只觉白芒一闪，无数只芒针拖着长长的光晕朝萧径亭飞去。梦君奴却是没有一点掷出的前兆，在外人看来仅仅是手掌一松，那把芒针便已经飞出。而那边的萧径亭却是刚刚又一次睁开眼睛。

第四卷 第九章 智斗美人

　　“啊！”许多人不由出声叫出，比试暗器躲虽重要。但是看清对方动手的前兆，手势和身躯不经意间扭动的方向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才能确定暗器射来的方向，确定自己躲开的路线。但是梦君奴却是不用做任何前戏，仅靠手掌涌出的真气便将暗器射出，可真是神技了。

　　那针速度极是飞快，但是看在众人眼中，却是仿佛看着它们径直朝萧径亭飞去，仿佛下一刻便将萧径亭刺成个血葫芦，也将萧径亭那张俊脸变成鸡皮老头一般。但是由于刚刚看到萧径亭和柳含玉一战中，却也是在最后关头使出神鬼莫测的一招，方才赢了比武，心中又不由对萧径亭充满了期待，却是睁大了眼睛，唯恐错过了萧径亭使出绝招时那一刻的风采。

　　那芒针转眼便飞到了萧径亭面前，但他却是一动不动地望着射来的暗器。

　　“公子快躲！”惊得众人差点从椅子中弹起，倒是任夜晓美目直直望着萧径亭，不见太多的急色，却是比萧径亭更加信任自己。

　　“叮叮叮！”那数不清的芒针整整齐齐落在萧径亭身边，直直盯在了地上，却是拼成了一个字——汝。却是一支也没有沾到萧径亭身上，众人由于没有看到萧径亭的绝招，心中难免有些失望，但是对萧径亭的胆识也不由得大是佩服。

　　就在众人目光皆望向这个“汝”字大作猜测的时候，梦君奴也认为萧径亭会去注意地上芒针的古怪，但是萧径亭却是一眼也懒得瞧上，忽然间，他细长的手指一阵指舞，无数的芒针便从手中陆续飞出，在空中连成一串白线。

　　“哇！好美啊！好美的手法啊！”萧径亭那宛如拨动琴弦的指舞，却是看得场上女子极是迷醉，又是羡慕。

　　瞬间一支飞针便已飞到，梦君奴美目一亮，一只玉足忽地踮起，整个娇躯忽然直直朝右倾去，仿佛一根杨柳被风吹斜了身子，飘飘间更是美丽动人，却是轻巧地躲开了第一只飞针。

　　“飕飕飕！”无数的飞针接二连三而来，直直绕在梦君奴娇躯周围，仿佛活的一般，梦君奴的娇躯也如同扬风摆柳般，躲开那些活一般的飞针，那美态直让数千人看直了双眼，也忘记了这是在比试暗器。

　　“叮叮叮！”长长的一串飞针如同雨点般打在地面上，亦是整整齐齐钉在广场石块上，却也是摆成一个字。

　　众人不由探脑望去，口中读到“妾”，不由满目的迷茫，不知道萧径亭在她脚下摆个妾字时什么意思。但是对两人暗器的手段，不由大是惊叹。

　　梦君奴望着在身边飞舞的芒针，在看到微微有些得意的神情。忽然恍然大悟，细看下，果然发现那些飞针却不是活的，它们一直按着自己的轨迹飞舞，随即便纷纷钉在地上。发现萧径亭射来的飞针其实不用躲，却是怎么也刺不到身上的，芳心不由气岔，却是直直望着一支支刺到地上的芒针，面上却是不露出任何神情。

　　“姓萧的这又是在搞什么名堂！”

　　下来的比试又是让众人看不明白了，两人射出暗器的姿势和手法虽然都是绝妙无比，看得心神皆醉，但是那暗器仿佛故意躲开对方似的，怎么也是刺不到地方身上，倒好像师两个个在扔暗器玩似的。但是两人的脚下却是被芒针刺得满满，一边同是三个字。

　　“妾乃()君”、“汝()乃是”两边余字皆是整齐紧密，但是梦君奴这边，君字前面却是空出一处，萧径亭这边汝字后面亦是空出一字多些面积。

　　飕！一串白芒射来，萧径亭低头一看，身躯一震。却见脚下的那个汝字后面刺在地上的芒针整整齐齐，却是一个“师”字，配上其他字刚好是：“汝师乃是。”这四个字将萧径亭所站的方形几乎占满了，余下空出一多躲字范围的没有钉上芒针的那一小块面积，却是萧径亭的立足之处。

　　萧径亭见之，目中闪过一道雷霆，直直射向俏立得意的梦君奴，长袖一甩，亦是一把飞针飞出，那针飞出却是没有一点花俏，直直钉在梦君奴脚下，却是在“君”字后面加了个“奴”字，却是在那圆圈中摆成“妾乃君奴”四字。看来却是没有多大的意思，她本来便就是梦君奴。

　　这下所有的目光统统盯在了萧径亭脚下，萧径亭今日一展神威，一身武功高深莫测，能够教出如此徒弟，众人对他的师傅自然大是好奇。

　　现在却是轮到梦君奴了，却见她现在却是一点也没有动手的意思了，美目只是直直望向萧径亭，眼中闪着灵动的目光，又朝他脚下那处空出一字面积的地面望去，那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萧径亭只剩下那块立足之地了，若是萧径亭飞身躲开那些飞针，无疑那些针便会在地上钉出一个名字，便是萧径亭的师傅。若说天下间谁能够成为萧径亭软肋，他的妻子和师傅绝对时醉重要的两个，因为他对师傅已经不完全是一种崇敬了，对于师傅软弱的心神，萧径亭却是充满保护和关爱。

　　“萧公子，君奴这便要出手了，这最后的一招公子方才也见过，是暗器的最高层境界，千折百转，公子小心了。”梦君奴话一说出，众人立即议论纷纷，目光直直望向楚皱言，天山剑派的掌门一手暗器功夫，天下闻名。尚且在梦君奴手上吃了亏，心底下不由为萧径亭暗暗打鼓。

　　说罢，梦君奴玉琢般的右手成拈花状，缓缓从盒中拈出一根，拇指和食指间只抓住针尾处一丁点，仿佛是怕沾到上面的毒液。纤巧地翘起右手其他手指，将那针放在眼前细细观看，美目朝萧径亭瞟上一眼，想看到他如临大敌的样子。却是发现面色虽然没有什么笑意，但是却没有一丝戒备之色。

　　“啊！好美啊！”梦君奴玉脸忽然绽开一道笑容，使她那张本来就美得令人屏息的小脸上，散发出夺目耀眼的光芒，由于那双美目瞬间仿佛变得无比的幽幽动人，仿佛那两道秋水潭只要稍稍一许波澜，便可带走你所有的魂魄。

　　此时的广场顿时静寂无声，目光呆滞直直望着场中如同仙女下凡的梦君奴。而此时的萧径亭双眼一对上那双秋眸，心里顿时一阵摇荡，脑中不由一迷。在外人看来，此时的梦君奴只是出招前绽发出美女的姿态，但是其中厉害却是只要萧径亭才能体会，媚术练到最后，却是将所有的媚功凝聚于双目之中，稍微瞟上一眼便被夺去了心神。

　　萧径亭只觉眼前的两道秋波轻轻一阵荡漾，心下顿时亦是一股春潮泛起。梦君奴红艳艳的樱唇微微启开，仿佛下一刻给的便是一个醉人的微笑。那一露齿的神韵，却是让萧径亭心底下那股春潮猛地漫上，让人仿佛愿意倾尽所有只去换来那倾城一笑。

　　“呼！”梦君奴樱唇微微一张，吹出一口如兰香气。

　　“吟！”一声轻啸，梦君奴拈针的两只手指微微一分，那针鬼魅般飞出，但是速度却极是缓慢。萧径亭目中一寒，心中一震，暗道：“这分明是莫姨一路的媚术啊！这是梦君奴却是到了这等境界了。”

　　望着缓缓飞来的芒针，萧径亭心中却是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大意。手掌一绕，顿时一股真气绕在袖中，“呼！”地一抖，一掌击出，那支飞针顿时被凌厉的掌风击得飘出。

　　“你这其实实在逼我双脚离地，好让你补全上面的字吧！”

　　“叮！”只见空中光芒一闪，却是又一根飞来，正好撞到原先被吹飞的那支。顿时两只齐齐飞快而来，却是梦君奴算定萧径亭会用掌风刮飞暗器，算准时候再弹出一根，在原先飘出的那支稍稍一拨，便是连萧径亭击出的掌力也借了来，所以飞来的劲道显得尤其凌厉。

　　望着那两只飞针瞬间到了眼前，萧径亭猛地相后仰起，那两只飞针堪堪飞到萧径亭仰倒后，距胸膛处三寸的地方。萧径亭正暗自庆幸，不想那针却是忽然停下，直直坠下。顿时吓出一身冷汗，目中一闪，足下一点，整个身躯忽地斜着弹出。

　　“叮叮叮叮！”便在萧径亭双足离开那一字多面积空地时，无数的飞针如同蜜蜂归巢一般，雨点般钉在那片空地上。

　　“咦！”数千人不约而同地探出脑袋，目光直直射到那处空地，想看到萧径亭的师傅到底是谁。便是大殿中的各门派掌门人亦是站起身躯，伸长了脖子。梦君奴顿时容光焕发，却是终于将萧径亭逼出那块空地方。

　　“啊！”众人中一群不忍惊叫，却是萧径亭双足又落在那处空地，双足踩进沾满毒液的芒针上，面上肌肉一颤，眉头一皱。“卜卜卜卜！”又有无数的暗器飞进萧径亭的身体，陷入而不见。

　　“不！”几声惊呼，任夜晓、归行负些人猛地站起，身躯一扭便要跃来。

　　“飕！”萧径亭双手一张，无数原来抓在手中的芒针蜂拥而出，满天花雨般飞向梦君奴。在外人看来，萧径亭也只是失败后不甘心的一次反扑了。

　　梦君奴玉脸闪过一丝不忍，娇躯飘地飞起，轻易地躲开了那些密密麻麻的飞针，任由它们纷纷钉落在地上。娇躯在空中一个转折，荡荡飞到半丈开外，反正萧径亭足上身上已经刺满了毒针了，早已经输了。

　　“萧公子，对不住了！君奴赢了这一阵了，但是君奴赢得极不光彩，日后定向公子赔罪。”梦君奴神色复杂望了萧径亭一眼，便把目光望向任断沧，道：“师叔，三场比武中君奴赢了两场，君奴这便要奉师傅和父亲的意思，接手江南盟了。”

　　场上静寂无声，压抑得仿佛让人喘不开气一般，任府众人皆面色黯然。任断沧面色一沉，仿佛老了十岁，望了望已经变得碧蓝的天空，张了张嘴，正要说话。

　　“噗哧！”一声轻笑的却是任夜晓，只见她美目望着萧径亭，尽是嗔怪，道：“你还装死！”

　　好像僵了般的萧径亭，仿佛被任夜晓一句话激活了般，脸上一点没有变皱的迹象，嘴角扯开一丝诡计得逞的笑容道：“梦姑娘，你输了！”张开掩在胸前的两只手臂，却是见到无数的芒针密密麻麻贴在萧径亭衣服上，却是被他用内力吸附住了。

　　“哗！”萧径亭身躯一松，胸前的芒针顿时落了一地。光滑的长袍上，便是连一个针眼也是没有。宽袖一甩，整个身躯飘出，却是看到原先被踩住的那处空位中，一根根细针统统被踩成了几截，横躺在地面上。

　　“啧啧！”一阵阵惊叹声穿过，任府弟子顿时欢呼起来。任断沧面上顿时一阵发光，首回挚热的目光朝萧径亭望来，其中充满了歉意和感激。而那些任府的弟子更是如同神仙般地仰视萧径亭，顿时整个广场欢动如潮。

　　“好吗！妾乃萧君奴。梦姑娘什么时候做了萧公子的奴婢了。”一声带着调侃的笑声响起，却是刚刚解气的归行负，众人随着他的目光瞧去，却看到梦君奴原先站立的那个圆圈中，整整齐齐排着五个字——妾乃萧君奴。那个“萧”字却是萧径亭最后那把随意一洒中，在地上钉排成了。由于大家都认为萧径亭输了，一下竟也没有注意看。

　　梦君奴玉颈仰起，朝萧径亭走近几步，直直望着萧径亭，俏脸上神色变了几变，冷冷道：“我花了无数的心血才造就的这个局面，却是被你一手破坏掉了。”忽然小脸上绽开一朵迷人的笑容，道：“我现在才忽然想起，你武功恢复得这么快，只怕是那个莫夫人的功劳吧！”美目一闪，低声道：“那个风骚的莫美人，今天早上被我抓了去了！！”

　　梦君奴玉颈仰起，朝萧径亭走近几步，直直望着萧径亭，俏脸上神色变了几变，冷冷道：“我花了无数的心血才造就的这个局面，却是被你一手破坏掉了。”忽然小脸上绽开一朵迷人的笑容，道：“我现在才忽然想起，你武功恢复得怎么快，只怕是那个莫夫人的功劳吧！”美目一闪，低声道：“那个风骚的莫美人，今天早上被我抓了去了！！”

　　萧径亭心里一紧，由于上次萧莫莫的遇刺，萧径亭一直对她的安危颇是担忧，便是今天早上尚吩咐了一番。而且萧莫莫武功和手段都颇是厉害，待她有了提防想陷害她变不容易了。但是昨日萧莫莫为了恢复萧径亭功力，在《水经玉注》的基础上，还用上了她的师门邪术，对自己一身修为损耗得极是厉害。若是再派上几位同那夜一样厉害的高手，萧莫莫还真的不易抵挡。

　　“莫姨可千万别有什么闪失啊！不然真是万死莫辞了！”

　　“师叔，请恕君奴今日失礼了！告辞了！”梦君奴一个抱拳，说罢竟是没有一点犹豫，径直向山下走去。忽然又笑着瞟上萧径亭一眼，道：“公子啊，你猜猜我到底会怎么对付那个风骚美人呢！”却是见到萧径亭目中一道雷霆扫来。

　　“萧贤侄啊，快快进来，今日任某要和你喝个痛快！不醉不归！”任断沧尽管对梦君奴没有一点客套地离去，虽然满是不解。但是也顾及不上许多，忙起身来招呼萧径亭。

　　“梦姑娘且慢离去！”萧径亭一声断喝，一把抽出“雪剑”，足下一点快若奔马朝梦君奴冲去。梦君奴却是连头一不回，脚不粘地，瞬间便走出了丈许。

　　“拦住他！”柳含玉一声令下，梦君奴带来的十余名随从顿时四下散开，纷纷抽出兵刃。

　　任断沧见之，眉头一皱，大手一挥。正要让广场上的弟子上前帮忙，却是被方剑夕一把拉住道：“伯父不可！千万别中了梦君奴的计策，有理由再挑起时事端！”

　　“萧公子，得饶人处且饶人！梦姑娘可是吴梦玉大侠的后人！”楚皱言目光转了几转，身躯呼地站起。

　　萧径亭充耳不闻，足下几个跳跃，目光直直盯住已经快走到石阶的梦君奴。却是觉得顿身一寒，仿若坠身冰窖之中。却是十几支长剑直直刺来，柳含玉和那夜刺杀萧莫莫的女刺客紧紧跟在梦君奴身后。

　　萧径亭对那十几支长剑，便是瞥一不瞥上一眼，身躯腾空而起，飞至一支剑上，借力过那十几人头顶。便如一只大鸟一般，挺剑直直朝梦君奴刺去。

　　“啊！”数千人头颈齐齐仰起，一声惊叹，如此高明的轻功他们却是闻所未闻。

　　“叮！”一声尖锐的撞击声，刺得众人浑身一阵战栗。却是萧径亭汹涌撞进战团，顿时和柳含玉和那名妖艳女子战在了一起。

　　“嗯！”萧径亭长剑带着呼啸的剑气，直劈下去，砍在那名妖艳女子的剑上。却是将她砍得一阵踉跄，半截断剑飞上了天空。

　　“萧兄！柳某虽然亦敬你为人，但是你一再相逼，在下也便不客气了。”说罢挺起长剑，抖动间朝萧径亭下盘攻来。却再也不是优雅动人的拈花剑法了，剑花绞动间却是变得冷冽凌厉了许多。

　　萧径亭见到这套剑法时候，目光不由微微一滞，却是觉得有些眼熟，却是一下想不起来。也来不及想起，眉头一皱，一边右足抬起，便要认准柳含玉刺来的长剑踏去。一边右手手腕一转，顿时剑刃朝下，便要斩去柳含玉朝下盘刺来的剑刃。

　　柳含玉浑身一震，眼望着自己的剑刃朝萧径亭的脚下送去，心中惊骇。手腕一移开，剑刃方向一变，便要朝萧径亭胯间砍去，却是感到手臂一寒，却是萧径亭手上的“雪剑”正在手臂上方几寸处候着。目中大睁，惊出一身冷汗，心下顿时沮丧透顶。

　　萧径亭足下生风，正要踏住柳含玉送来的长剑。背后却是十几道寒气齐齐袭来，转头望去，却是发现原先被击退的那名妖艳女子，目中闪着复杂的目光，手上那支断剑朝胸腹间刺来。后面那些不用说也知道，便是梦君奴带来的那些随从赶上了。十几道寒气割在身上，仿佛要将整个身子撕碎了一般。

　　“不要伤他！”几声娇呼同时响起，却是任夜晓挣脱了方剑夕，玉足一点直直跃来，边跑便朝跃到广场中央的归行负呼道：“归伯父快去！”

　　“辛师妹！你若出手，那便坏了‘剑花宫’的大事了！”辛忆一执身边长剑，却是被边上了李箫沁拉住了衣袖。辛忆柳眉一皱，真气一吐便要震开李箫沁手掌。却是觉得他手上一紧，怎么也挣不脱，玉牙一咬，长剑一挥朝李箫沁手腕斩去。

　　李箫沁眉头一竖，喝道：“师妹胡闹！”却是忙放开辛忆，辛忆借机朝萧径亭方向跃去。李箫沁见之，面色一狞，朝辛忆道：“师妹等等，愚兄也上去帮忙！”

　　“嗯！”萧径亭心神一静，长剑猛地举起，便要挥出，却是听到一声闷哼。忙转眼望去，却是楼临溪足下一阵狼狈的踉跄，喷得浑身的鲜血。楼临溪刚才和公牧潘的一场比试，早就油尽灯枯了，此刻见到萧径亭危急，竟是又冲进重围，拼尽最后真气，劈倒两位对手。无力下也被刺中数剑。浑身的衣裳被剑气割得条条零碎，头发散乱胡须被鲜血湿成一团。这位平日仙风道骨的一代宗师，此时哪有点一代宗主的样子。

　　萧径亭心头一酸却见到一支利剑直直刺向楼临溪背脊，眼中直要喷出火一般，不再理会身边刺来的长剑，也顾及不上踏住柳含玉的剑刃。身子一扭朝楼临溪扑去，腹下一寒，却是一支断剑刺来。萧径亭看也不看，一剑挥出。

　　“啊！”一声尖厉的惨叫，一股血雨喷上天空。那名妖艳女子如同稻草一般，飞出丈许远，直直摔在广场地面上。

　　待落到楼临溪身边时，萧径亭却发现楼临溪神志已经有些不清楚了，双眼迷茫，见到萧径亭过来以为是敌人过来，手臂一支便要反击，却是举也举不起。萧径亭一把握住楼临溪手臂，一道浑厚的真去传去，一支利剑却同时刺到楼临溪背后。

　　“去死！”萧径亭一声大喝，手腕一转，雪剑呼啸而出，刺向那支袭向楼临溪背后的长剑。

　　“叮！”白芒一闪，雪剑顿时将那支剑刃撕成两半，绞起的朵朵剑花也呼啸刺入了那人的胸膛。

　　“啊！”数人一声疾呼，掩目不敢再看。却是萧径亭手上长剑汹涌而入时，那人整个身躯顿时化作片片血肉，四处飞溅。

　　“放肆！四品金剑侍卫李箫沁在此！萧径亭你敢尔伤人！”李箫沁一声断喝，脚下一顿身躯汹涌跃入战圈。长剑一挺，屈指成爪，抓向萧径亭握剑右手。

　　萧径亭眉头一皱，朝过来的李箫沁一瞟，右手长剑挥出，左手抓紧楼临溪，真气一吐将他身躯送到场上人群。

　　“叮！”火光一闪，李箫沁身躯一颤，足下一抖。却硬是没有后退一步，但是整张脸却是刷的一下，顿时变得惨白。萧径亭手臂一麻，手腕一抖酸麻感觉顿去。与此同时，那十几支长剑也顿时齐齐刺来，萧径亭握剑手掌一紧。

　　“小心！”众人再也忍之不住，叫嚷出来。一颗心脏仿佛要从心里跳出来般，目光紧紧望向齐齐刺向萧径亭的那十几支长剑，仿佛它们下一刻便会刺入自己的心脏一般。

　　“赫！”随着萧径亭一剑挥出，广场上数千人仿佛觉得一阵狂风吹过，一团汹涌的劲气平地而起，一团冷冽的白芒猛地冒起。“狂风倾城剑！”

　　“叮叮当当！”众人只觉眼前一花，无数断剑纷纷飞上天空。那十几人虽然也仿佛被狂风肆虐过一般，衣裳凌乱，那些女子也皆是钗横发乱。但是身上却是没有一点伤痕，手上犹自握住只剩下半截的断剑，直直盯着中央的萧径亭，目中射出凶狠凌厉的目光。

　　后边的归行负、任夜晓、辛忆也随之赶上，挺剑直直对着梦君奴的那十几名随从。只待他们一动手，三支长剑便呼啸而上，减轻萧径亭压力。场上的气氛也顿时变得箭弩虚张，一触即发。

　　“萧兄！梦师妹！有话好说，且慢动手！”方剑夕终于借机赶来，跟在任断沧身后，朝萧径亭这边走来。

　　萧径亭目光透过人墙，远远望见梦君奴正俏立站着，亦是望向萧径亭，美丽的目中尽是愤怒，但是萧径亭还是看出里面透着一丝得意。看到萧径亭望来，玉手缓缓抽出腰间的长剑，美目亦化作一道寒气，竟是满脸的战意。

　　“好！我这便会会你！”萧径亭暗中一喝，足下一蹬，长剑一挺，疾若流星般刺向一边的梦君奴。

第四卷 第十章 美丽一剑

　　“好！”萧径亭暗中一喝，足下一蹬，长剑一挺，疾若流星般刺向一边的梦君奴。那一扑去如同狂风般凌厉，但是使出的剑法却是如同清风般缠柔，一圈一圈顿时将梦君奴绕在其中。

　　梦君奴美目一亮，嘴角扯开一丝欢快的笑容。皓腕一转，那支秀丽的长剑顿时化作一道缥缈的烟波，顿时与萧径亭的“雪剑”纠缠在一起。

　　方剑夕与任断沧本来正朝萧径亭这边过来，却是见到二人又复打起来，且两人的剑法皆是精妙无比。便停下脚步，站着观看。而那边对峙的十几人，也放松了紧张的神经，目光皆朝萧径亭这边看来，但是手上的兵器却是没有放下。

　　“这‘烟波十九剑’换成当年的陆客秋使出来，只怕也只有这等境界吧！”萧径亭打到后来，心中大是惊骇。平常他只要一使出“清风随柳剑”时候，就仿佛能够捆住对方的手脚。但是对面的美绝人寰的梦君奴，剑法却是如同她人一般惊艳，那道缥缈的剑光总是能够在一个不经意的角落冲破一道出口，轻逸灵动地钻出萧径亭剑网。

　　在众人眼中，萧径亭和梦君奴却是又不像在生死相拼了，反而只是一对冤家在春花秋月、舞剑作乐。只是舞剑间，两人飘飘欲仙，那剑法也太妙了。

　　“嗯！”梦君奴贝齿一咬，樱唇一抿，却是她手上的长剑又被萧径亭重新缠住，那支雪剑又如影随形般跟来。

　　萧径亭忽觉眼前一亮，却是发现那道美丽的目光，是由梦君奴秋水瞳子中射出的，虽然没有看清楚，但是萧径亭还是隐隐感觉出了那道目光的勾魂。

　　“她这是要使出媚术吗？”萧径亭心下一凛，梦君奴这丫头的媚术实在是太厉害了，没有准备下很容易被迷住了心神，到时那支美丽小手上的利剑便会划开自己的喉咙。顿时坚起心神，但是目中却是故意变得迷茫。好让梦君奴觉得自己神迷，不猝防下，便一举擒下她，因为一旦使出媚功，特别是绝顶精妙的媚术，会耗去梦君奴大量的内力修为。

　　但是那道美丽的光芒却是忽然敛去，萧径亭没有等来梦君奴的媚功，却是引来一道凌厉冷冽的剑气，梦君奴却是趁机变换了剑法了。

　　萧径亭心中暗道：“心机好深的姑娘！”原来梦梦君奴也是深知自己的媚术不一定对萧径亭有用，而且会大耗元气，刚才那一下也只是摆出一幅架势而已，想让萧径亭大起戒备的那一瞬间，剑法出现一丝破绽。谁知道萧径亭并不上当，反而作出一幅被迷住的样子。梦君奴便也将计就计，使出的剑法也变得霸道凌厉，却是“天剑谷”的王道至尊剑法。

　　“嘶！”梦君奴手中的长剑顿时变成一道耀眼的长虹，顿时在萧径亭缠绵的剑网中撕开一个缺口。带着汹涌的剑气，径直涌向萧径亭，尽管那支玉手如同葱一般的纤巧美丽，但是使出的剑招却是气势如宏，极尽杀伐之气。

　　“还是‘天剑谷’的剑法厉害啊！”楚皱言走到任断沧身边，见到梦君奴变换剑法时候，竟然占了上风，望了一眼边上的方剑夕，出口叹道。却是见到任断沧面上有些揣揣不安，心一悟，却是怕梦君奴赢了之后，使得这个大典再起波澜。

　　“好！你变我也变。”萧径亭丹田真气一涌，右手长剑卷起一阵狂风，硬硬撞上梦君奴手上的长剑。

　　“噼啪！噼啪！”场上仿佛扫过一阵大风，将萧径亭二人身上衣裳吹得啪啪作响，拂过近处弟子几乎睁不开眼睛。望着两支寒气四射的剑刃转眼便要撞在了一起，不由强自睁大了眼睛，想看看两人功力到底孰高孰低。

　　便在萧径亭的雪剑带着万钧雷霆之力，砍向梦君奴手中细剑的时候。“吟！”的一声刺耳呼啸，却是梦君奴手腕一转，细长的剑刃顿时贴着萧径亭手上的雪剑划过。

　　“唉！”众人一声惋惜。萧径亭目中却是闪过一道得意的光芒，心中暗道：“便知道你会这么做。”眉头一竖，手上的雪剑舞动间，剑气纵横，如同狂风卷起的千层巨浪，朝梦君奴美丽的娇躯汹涌而去。

　　“好！”数千人同时目中一亮，一声喝彩响彻整个广场。目光直直追逐萧径亭手上的长剑，那翻山倒海的气势让他们心头大震，便是一招也舍不得让它从眼中溜走。

　　一招失，招招被动。梦君奴手上的长剑在萧径亭呼啸的进攻中，也变得不再那么盛气凌人，躲躲闪闪间尽是守势。萧径亭步步进逼，招招纵横一剑下去，便在广场上卷起一阵寒风，顿时将梦君奴的整张小脸吹得发白，移动招架间，娇喘顿急。

　　猛地，梦君奴一咬玉齿，后足点地，娇躯向前一倾，手上长剑迎着萧径亭呼啸的剑气，翻涌卷来一阵气势磅礴的白芒剑影。却是直直朝萧径亭面门袭来。

　　尽管那剑势如宏，看着正是天剑谷的至尊王道剑法，但是萧径亭冲它划来的轨迹间，仍然看出了其中的些许邪意。而一边的方剑夕却也是目中异光一闪，随即马上化作满目的赞叹。

　　萧径亭面上一寒，手上长剑微微一撤，护住面门。顿时觉得面前一身香风拂过，一道美丽的窈窕的身影由近而远，飘飘而去，片刻间便掠下广场，转眼不见。

　　萧径亭足下一点，整个身躯影子般落在了广场的边沿，却是刚好看到一道美丽的身影流星般朝山脚下赶去。

　　“呼！”再一个起落，萧径亭便落在了石阶边上的狮子头上，目中光芒一盛，足下一点。身子顿时如同影子一般激射而出，带起一阵疾风，顿时那道美丽的背影再眼中越来越大。

　　“五丈、三丈、一丈”片刻后那如兰如麝的迷人幽香清晰可闻，渗在百花的芳香中，越发显得清雅迷醉。只是梦君奴仿佛不知萧径亭追来一般，只是不停地跑，却也不回过头来。

　　萧径亭最后一个跳跃间，便已经立足在任府的一个假山中，却是见到眼前的那道身影骤然间速度变快，鬼魅般一个闪跃，落入一丛鲜花中，顿时不见。

　　若是现在有人看到，定是一辈子也忘记不了。就在前一刻，萧径亭的身躯如同影子般向前飞出，但是眨眼间，他只是一甩衣袖，修长飘逸的身躯顿时便至。只是带起一阵清风，将两边的枝叶吹歪，身子却是一点前倾也是没有。

　　萧径亭目光缓缓扫过眼前的花丛，红花绿叶间，又哪里有那道美丽的身影。微微闭目，一缕幽幽的醉人香味顿时清晰起来。嘴角一撇，目光一凝，长剑一扬，足下一点。

　　“飕！”雪剑顿时划出一道长虹，引着萧径亭飘起的身躯，直直朝花丛中那处迷人之处刺去。

　　“不对！”萧径亭在空中眼中白芒一闪，一股寒意从心底涌上。长剑一舞，顿时将浑身要害护得严严实实，足尖也落在一支小树枝上。

　　“咯咯！”一声娇笑，先落在萧径亭眼中的是一双美丽狡黠的瞳子，但是马上隐在花丛中的那支长剑吸引了他所有的目光。那剑所过之处，花朵枝叶纷纷萎靡凋零，仿佛将所有的美丽都释放给了那支寒冽的长剑。

　　“咔嚓！”萧径亭浑身一震，脚下立足的小枝干顿时断成两截，萧径亭身躯也直直落下。紧接着腿上一寒，却是被那支利剑划开了一道血口。

　　“残风凋零剑！”萧径亭惊骇下，方才觉得腿上传来钻心般的疼痛，心下一凛，右足朝身前一踢，一阵疾风将满园的花草吹向两边，整个身躯顿时飘出数丈之远。

　　“呼！”眼前无数花朵纷纷坠落，又从地上被飘飘卷起，洋洋洒洒。美绝人寰的梦君奴如同九天仙女般，手上的长剑也划着鬼斧神工的轨迹，朝萧径亭胸口刺来，那支长剑在万千红花绿叶中，显得那么灿烂，也显得那么妖艳。

　　萧径亭目光大盛，脸上亦是闪过一丝艳红，剑未刺出，身后便已落红缤纷。

　　“叮！”一声划着动听韵律的撞击声响起，两具如仙的身躯触及立分，落地间，直直踏裂了数刻树枝方才落在地上，一阵摇晃，带着满地美丽的落红纷纷飘起，又复落下。

　　萧径亭好不容易才平息下胸腹间汹涌而起的血气，暗自调息。抬目望去，却是发现对面的梦君奴，美丽的玉脸上大片皆是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但是粉颊上却是印了丝异样的陀红，美目直直望着萧径亭，闪着复杂无比的目光。其中彷佛又兴奋，又仿佛有股深深刻骨的恨意。

　　但是这个动人无比的神情仅仅在梦君奴脸上显示了片刻时间，瞬间后她又马上变成了原先那位智慧冷厉的美丽女首领。但是这个神情也没有坚持多久，只见她娇躯一阵摇晃，面上那块陀红顿时渗透开来。

　　“你刚才放了毒药！”梦君奴美目一寒，朝萧径亭射来。

　　萧径亭亦是神色复杂地望了一眼梦君奴，笑道：“这药叫做‘血凝清风’，毒发后的后果我就不说出来了，怕吓坏了姑娘，天下间除了我外，也只怕无人可解，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办？”

　　梦君奴美丽秋瞳接连变换着不同的神情，只是每个神情配上那张绝世美丽的小脸，都显得无比的动人。忽然，那双美目中又复换上了得意的笑容。娇躯速速退后几步，玉手一举，横剑与玉颈间，瞟了一眼萧径亭道：“我不会让自己落在你手中的，你要强蛮抓我的话，那我马上便在你面前自刎，这样你那位既美丽又风骚的莫美人只怕也活不了。”接着那张美丽的玉脸变得冷艳严肃，道：“你今日让我离去，两日内我定会给你穆夫人的消息，而且保证绝不伤害她一分一毫。”言语中竟然有股让人无比信任的魔力。

　　“好坚忍的姑娘。”萧径亭一声暗叹，知道她必定说到做到，若强擒下她，那支长剑势必划过那天下间最美丽的玉颈，心念衣动，手掌在袖中一转，继续粉末顿时落在手中，目中望向梦君奴云一般的满头青丝上，却是发现上面尚留着一片花瓣，也说不出是什么花。俊美的脸上浮上几许怜爱，细长的手指曲起一弹，一道真气激射而出，那片粉红花瓣激地一颤，飘飘扬扬落在了地上。

　　“好的！但是姑娘必须告诉我，你为何要来江南盟，夺取盟主之位！”

　　梦君奴美目望着飘落的花瓣，目光也随之变得飘飘荡荡，听到萧径亭问道，美目闪过一道美丽而又亮炽的光芒，绝美的玉脸上忽地亮起，绽开一朵鲜花一般的笑容，朝萧径亭瞟上一眼，声音也变得有些奇怪，道：“为了好玩啊！”

　　“好的！但是姑娘必须告诉我，你为何要来江南盟，夺取盟主之位！”

　　梦君奴美目望着飘落的花瓣，目光也随之变得飘飘荡荡，听到萧径亭问道，美目闪过一道美丽而又亮炽的光芒，绝美的玉脸上忽地亮起，绽开一朵鲜花一般的笑容，朝萧径亭瞟上一眼，声音也变得有些奇怪，道：“为了好玩啊！”

　　“最后再问姑娘一个问题！”萧径亭见梦君奴已经有了去意，便问出心中的疑惑道：“姑娘怎么也会这‘残风凋零剑’，这剑法又是谁创下来的？”

　　梦君奴美目朝萧径亭瞟来，目中难掩复杂神色道：“我也怎么都没有想到，你竟然也会这种剑法。”垂下蛾首凝思良久，复又抬起朝萧径亭望来，道：“我这剑法是我奶奶教我的，便是我娘也没有学会，我学‘残风凋零剑’本来是用来对付另外一个人的，谁知竟然遇到你！”

　　“好了，我这便要走了，我知道在没有放在你莫姨之前，你是不会给我解药的。我两日把消息送到‘醉香居’。”

　　萧径亭望着在花丛间隐去的婀娜身影，目光端视良久后。将雪剑插回鞘中，望着身边满是残败的花丛，一阵苦笑：“幸好不是在‘晓园’打的这场架，不然夜儿那丫头非心疼坏了不可！”

　　“晓园！”萧径亭猛地记起任夜晓床上的那位丹姑娘，握剑的右手一紧，便要朝着‘晓园’的方向走去。

　　跃进晓园的时候，萧径亭的心里不由有些揣揣，四处望了一眼。唯恐从哪个角落间突然飞出一支长剑，对任夜晓那个又美丽又厉害的师傅，却是有些躲之不及。想及此，自己也不由笑笑，掠到任夜晓所住小阁下的假山，剑柄在石头上一点，整个身躯飘飘而起，跃进了开着的窗户。

　　“咦！人呢？”萧径亭一掀被窝，却是发现里面只剩下一张白绸，想必是从一幅上撕下的。便是上面的字也是用描眉的炭笔写成的，字体虽然娟秀，但是看来总是有些一样异样，没有写出中原汉字特有的方挺气势。

　　“妾身所躺之处，只怕是任府小姐的闺房牙床，为免伊人万一发现后，醋性大发，所以便自己解开穴道走了，顺手牵羊也拿走了这里的一些东西，请公子代我保密。——丹字。”

　　萧径亭手上拿着这块白绸，良久后脸上方才浮起一丝苦笑，心道：“我还以为我点的穴道，天下无人能解，谁知偏偏让一个女子自己解开了。”目光瞟上闺房四处，果然有翻动的痕迹。而且那痕迹还显得尤其的夸张，便连小小的盒子也打开敞着。

　　“夜丫头肯定会认为是我来捣乱他的闺房的，但愿她千万别认为我翻的是《玄典圣谱》啊！”萧径亭将那绸布放到怀中，又将雪剑好好摆放在床边的小几子上。再望了一眼凌乱的闺房，足下一点，便跃出了闺房。

　　“萧公子，你让我一阵好找啊！”萧径亭走在出任府的路上时候，远处满脸焦急的卜泛舟见到后，顿时换上满脸的笑容道：“那位梦姑娘呢？公子赶紧去武神殿吧！为了等公子，盟主还没有宣布开饮，那里所有的英雄都等着向萧公子敬酒那！”

　　“梦姑娘走了！”萧径亭从怀中掏出一只瓷瓶，交给卜泛舟道：“你去告诉任盟主，我现在身有要事，便不上去了。那酒刚才我夜饮了，劳烦总管将这瓶药交给渤海剑派的楼宗主，告诉他吃完药后，千万不可饮酒，切记！！”说罢足下一点，飞快跑出任府，却也不再理会卜泛舟在身后的叫唤。

　　“莫姨早上便不在‘醉香居’中，婢子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萧径亭飞快跃进萧莫莫闺房的时候，夜君依正在里面弹琴，可能此时心神不宁，弹出的曲子也略显凌乱。见到萧径亭突然进来，面色一讶，琴弦顿时断了一根。

　　“哦？”萧径亭心头一阵失望，口上一阵犹豫终究没有将萧莫莫失踪的事情说出来。

　　“莫姨怎么了？”倒是夜君依觉得奇怪，开口问道：“婢子天早上来这里弹琴，便没有看见莫姨了。”

　　“没有什么？”萧径亭注意道夜君依自称婢子，却是没有开口问其中原因，抬目望了一眼眼前的美人，眉宇间尚可看见凄楚幽怨，玉脸憔悴间更显楚楚可怜。

　　“这个痴情的丫头。”萧径亭此时虽然心急如焚，但是仍掩不住满心的怜意，走上几步，从衣袖间弹出手指，按在琴弦上，屈指一拨。

　　一串韵律优美的音符飘出，仿佛天籁。其中的美好宁静，仿佛让屋子里头的气息都清凉了许多。夜君依那颦起的柳眉也仿佛安宁下来，沉浸与优美琴声中的玉脸也变得恬静。

　　“君依姑娘，人生中，十有八九不顺，失未必是失，得也未必失得！姑娘不必太过于介怀了，下次有时间，我再给姑娘弹琴，告辞了！”

第五卷 第一章 花前调情

　　一串韵律优美的音符飘出，仿佛天籁。其中的美好宁静，仿佛让屋子里头的气息都凉了许多。夜君依那颦起的柳眉也仿佛安宁下来，沉浸与优美琴声中的玉脸也变得恬静。

　　“君依姑娘，人生中，十有八九不顺，失未必是失，得也未必是得！姑娘不必太过于介怀了！”口上这般说到，但是心里却是忧郁匆匆，梦君奴那丫头实在太厉害了。见到夜君依若有所思地望向自己，萧径亭忙掩去了眼中的忧色，嘴角扯开一丝笑容。望向她的目光也尽是鼓励。

　　“咦！”这丫头到底上那去了，萧径亭离开醉香居后，几乎走遍了整个金陵城，全神贯注地追寻那特殊的味道。方才萧径亭在替梦君奴弹去发上的那片花瓣的时候，也将手上那几许特殊的香粉弹到了她发上，只要梦君奴在有效的距离内，萧径亭那敏锐的神识便会立刻知道梦君奴的方位。

　　“莫非这丫头知道了我刚才的把戏，却是装作不知，笑嘻嘻地让我弹去她头上的花瓣。”萧径亭不由一阵气结，见到路边一朵美丽小野花，在夕阳下被微风吹得摇摇晃晃的，仿佛在嘲笑他一般。嘴角一抿，不由运气于指，中指一曲“嗖！”地弹出。

　　“我和一朵花儿较什么劲啊！”萧径亭心里一软，一道更急的劲气飞快从指间射出，“扑！”两道劲气于空中撞在一起，在地上卷起一团尘土，那花儿却是摇晃得更加厉害。

　　“回去等梦君奴的消息吧！好过这样无头苍蝇一样乱找。”心念方到，便踱步走回醉香居。

　　步过秦淮河的时候，河边的路上，无数的风流才子达官贵人步行匆匆，面上或是但是兴奋或是暧昧。唯有萧径亭缓步款款而行，既显得卓然傲立，又显得孤独寂寞。看得船上的姑娘心神皆醉，盼望着萧径亭能瞟去一眼。

　　此时天虽然尚未全黑，河上的画舫却是灯火灿烂。便是连船下的水面上都浮满了莲花灯，飘来荡去，应着花船上的琼楼玉宇、雕栏玉砌。闻着里头传来的丝竹软喉，那座座画舫便仿如空中楼阁一般。

　　“妍儿，你也是我的空中楼阁吗？”萧径亭心里一声叹道，眼前一阵香风，手上一软。却是一个大胆的姑娘走上岸来，拉着萧径亭的手往一座画舫内走去。“公子，我今天推掉了十七个客人了，但是却请你上船，也不要你银子。”

　　萧径亭见那女子长得果然甚美，此时正满目的痴迷河热切。怜爱一笑，拧了一把白嫩的小手。接着爽朗一笑，放开步子走回醉香居。

　　“伐逸兄，你闲得很吗？怎么不去招呼客人跑到我这里来了？”萧径亭刚刚走进醉香居，却是见到满脸惊喜的任伐逸迎上，后面还跟着满是笑意的连易成。

　　“萧兄便是我任府今天最大的客人那！好在你回来了，不然我父亲非骂死我不可。”忽然任伐逸脸上浮上一股从未有过的黠意道：“萧兄或许不是客人也说不定！”

　　萧径亭一怔，却是见到了连易成满脸的暧昧，心中恍然大悟，对一贯少年老成的任伐逸也有如此形态，不由大是惊讶。

　　任伐逸却是不容得萧径亭再往里，拽着朝外走去道：“今天萧兄架打完后，却是一声招呼不打就跑了，害的我那妹子满世界的找，你再不去，她非得跑到‘醉香居’来了。”

　　萧径亭更是一呃，心道：“任伐逸难道没有撮合方剑夕和乃妹的想法吗？”想着不由细细朝任伐逸脸上望去，确是除了笑容和热切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剩下。

　　走进任府的时候，偌大的府中已经到处是人了，千万盏灯笼也挑上了任府的每一个角落，每个灯笼下也都是人头晃动。

　　若是说今天早上任府上空的喜气还有些压抑的话，那现在的任府却是显得尤为的畅快了。说说笑笑声不绝于耳，那些下人见到任伐逸后，面上却也少了一些拘谨，恭敬中多了些热切。

　　“萧公子好，少爷好！”“萧少侠好，任少主好！”来往一张张笑脸，热情朝着萧径亭，任伐逸招呼，对连易成却是好像不大理会。

　　“萧兄才是今天晚上的英雄那！”任伐逸踏着轻快的步子，一边招呼来往客人，一边笑道。

　　连易成眼中闪过一丝艳慕，一丝落寞，但是随即换上满脸的欢颜道：“是啊，萧兄”话未说完，面色微微一变，迅速将目光转向别处。

　　“武莫宸！”萧径亭顺着连易成的目光望去，却是见到形貌华贵的武莫宸在李易泽和几名护卫的陪同下，缓缓走进了任府的大门。

　　任伐逸面上浮起一丝难色，却是不知道该不该舍了萧径亭去招呼武莫宸。

　　“伐逸兄自己忙去吧！连兄，陪我去探探幽！”萧径亭话一出口，顿时换来连易成满脸的喜色。

　　“萧兄，我们这是去哪？”连易成见到萧径亭走过几条路口后，忽然闪进一处黑暗，不由惊讶问道。

　　萧径亭神秘一笑道：“我们去找任夜晓那丫头！”

　　“好！”连易成闻言，顿时满脸的兴奋，紧追在越走越快的萧径亭，却是没有想过人家去会情人，他跑去凑什么热闹。

　　“连兄，很奇怪啊！”萧径亭转眼朝连易成问道：“你们连家和任府是世交，你二哥都想着成为任盟主的成龙块婿，你怎么一点心思也没有啊！”

　　连易成讪讪一笑，道：“任小姐那种女子我连看也不敢多看几眼，怕不小心喜欢上了，一辈子也快活不了。”说着面上竟然浮起一丝痴迷和温馨，道：“任小姐却不是我这等胸无大志的人能够喜欢的，我能喜欢的只”话未说完，却是匆匆收住了口。

　　萧径亭见之，心里暗道：“莫非连易成这小子也喜欢什么上什么姑娘不成！”见到前面的不远处却是满地的残花，心下恍然，却是到了今天下午和梦君奴打架的地方了。

　　“胸无大志？我便胸有大志得很吗？”萧径亭朝连易成望去一眼，尽是激励，忽又神色古怪道：“任夜晓那丫头却是刁钻得很，你很聪明，没有喜欢上她！不然只怕要头痛了！”

　　“哼！”从昏暗处传来的一声娇哼，却是将萧径亭吓得一跳，抬头望去。

　　“好美！”却见残花尽处，一个长裙拽地的美丽仙子隐在花丛中间，在远处灯火朦胧映射下，可以见她手上提着一只精巧的小篮子，里面也不知道装的是什么。但是此时仙子玉脸上的宜嗔宜喜，却是将她拽落人间，正是俏丽无双的任夜晓。

　　美目如水，却有轻恼；嘴撅如菱，但含薄嗔。便清清晰晰地向人说明，她只是一个女孩而已。

　　“她难道没有发现自己房间被翻得乱七八糟吗？怎么不向我问罪！”

　　萧径亭目中直直望着任夜晓，直看得她目光羞羞躲躲，仍是硬着头皮对上萧径亭的目光。

　　“嗯哼！”连易成受不住这气氛，干咳几声。

　　“你还呆这里干什么？兴许令尊正在找你那！”萧径亭见到连易成满脸的古怪，一眼瞪去。见到连易成讪讪一笑离去，待他走出两丈后，忽又叫道：“你可别告诉别人我在这里啊！”

　　“你在我背后是不是一直这样说我坏话的！”任夜晓见到萧径亭走近，娇喘越来越急，美目终于抵挡不住，扑闪几下便垂下俏脸，可是小嘴却是强自撑着，开口问起这个罪来。

　　萧径亭走到她身边，朝那小篮子探了一眼，却是半篮子鲜红的残花。一时间鼻端满是醉人的幽香，却也分不出是从任夜晓娇躯上传来，还是从那残花上来。深深吸了一口，笑道：“是啊！我在别人面前却是经常说你坏话的。”

　　“嘤！”任夜晓小嘴一撅，委屈地一声嘤咛，她这样娇嗔问罪，可不是要萧径亭回答，只是撒撒娇而已。不料萧径亭却是正正经经说是经常说她坏话的，叫她怎能不委屈，却也舍不得怪了他，便不由轻轻在喉咙底下骂了一声：“呆子！”

　　却听到萧径亭哈哈一笑道：“是啊，呆子！呆子不解温柔，实在着人恼那！”

　　“嗯！”任夜晓一声不岔的娇哼，萧径亭顿觉脚上一痛，却是任夜晓趁机报复，瞧准时机，玉足在萧径亭脚上踩了一下。但是萧径亭后面一句话却是让她芳心一麻，娇躯一软。

　　“在别人面前，我便是骂你小草包的，你生不生气？”萧径亭温柔的目光朝那张美丽的玉脸望去。

　　任夜晓顿时红遍了小脸，将蛾首垂得更低，低声腻道：“生气的！”好像想起了什么，美丽的睫毛一眨，直直朝萧径亭瞟来，道：“你和谁这么说我的！还有没有说别的，要是有我可不依啊！”见到萧径亭笑笑却不回答，便也不再问，忽然美目一黯，小脸仰起，望着萧径亭，柔声道：“那天我说话那么难听，你生不生气？你怪不怪我啊！”

　　萧径亭见她神情认真，不由故意笑着板下脸来，道：“生气啊！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任夜晓却也知道他不是真的生气了，小脸顿时满是嗔意，娇嚷道：“那你要怎么样吗？”美目一垂，吟声道：“你要是舍得，就打我好了！”

　　“好啊！不过我要打屁股！”萧径亭凑到任夜晓美丽的小脸蛋边，言语轻薄道。

　　美人儿娇躯一颤，脚下一抖，却是站住了。以前被拍的香臀处，好像一股麻痒又荡漾开来，顿时酥了半边身子。小嘴轻咬，芳心如小鹿般跳跃，良久后方才狠狠横了一眼萧径亭，噘嘴道：“你又来轻薄我，看我不”却是见到萧径亭贼兮兮的目光朝自己背后瞧去，不由美目一缩，臀儿轻轻一躲，美目圆睁威胁道：“你要是再打我那里那里，我就，就，我可不饶你啊”

　　萧径亭望着那圆隆的香臀，挺挺翘翘，心中一荡，却知道现在终不是打她屁股的最佳时机。目光望向她手上的花篮，道：“今天下午我和梦居奴那丫头在这打架，把这里搞得乱七八糟，我当时心里便想好在没有在‘晓园’那边打架，不然你这妮子可要心疼死了。”

　　兴许是听到萧径亭说到梦君奴的时候，口气亲热，任夜晓柳眉一皱，小嘴一嘟道：“梦君奴她长得很好看，是不是？”

　　萧径亭见到任夜晓小嘴撅得老高，瑶鼻轻皱。嘴角不由扯开一丝坏笑，但是目中却是一迷，道：“是啊！她长得真美，真好看，和我的妍儿一样好看。”

　　任夜晓听得一黯，美目一红，委委屈屈望了萧径亭一眼，却也不敢再撒娇。垂下小脸，走快几步，将娇躯悄悄挨近萧径亭。

　　萧径亭看得一阵心疼，眼睛一眯，笑道：“不过那丫头却是鬼得很，一肚子的坏主意。”忽然声音转柔道：“我将你园子的花搞坏了，你说要怎么赔你呢？让你狠狠揍几拳，好不好？”

　　任夜晓顿时笑魇如花，媚波如水瞄了一眼萧径亭便迅速移开，轻声道：“我可舍不得！”垂下蛾首，歪着小脑袋细细思考，道：“不然你明天给我画幅画！”

　　萧径亭一阵坏笑道：“我昨天不是给你画了吗？那画不知道有多美那？”

　　任夜晓顿时气急败坏，玉足一蹬，娇声嚷道：“不准再说那下流画儿，我烧了它啦！”小脸仰起，痴痴望来，道：“你明天好好给我画幅画，好不好？”

　　“好啊！不过我想将你身上最美的地方画清楚了，你说怎么办？”

第五卷 第二章 争风吃醋

　　“咳！”这下却是任伐逸在外边了，萧径亭转眼望去，此时任伐逸一脸肃色，目光远眺，装作一幅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模样。

　　“萧兄那！不是我打扰你雅兴，而是所有的人都在等着你啊！”任伐逸转过脸来，目光转到任夜晓处，作讶色道：“妹妹你也在！”

　　任夜晓却也不理会他，朝萧径亭道：“我们这就去吧，爹爹他们兴许等得急了。”

　　任伐逸闻之，面上浮起一阵难色，嘴唇动了几下，却也没有阻止。想必是担心这般进去，定会让诸多人难堪吧，特别是那个天之骄子方剑夕。但是见到任夜晓一脸的坚定，任伐逸却也不再说什么了。

　　萧径亭一走进大厅，顿时赶到无数的目光直直射在身上，有几道尤其的刺人。方剑夕正和武莫宸谈笑间，见到与萧径亭双双而来的任夜晓，目中骤然爆亮，随即隐去，大步走上前来，尽显龙虎之姿。

　　“萧兄啊，你可知道这几百位英雄都等你半晌了哦！”方剑夕朝萧径亭肩头擂来一拳，亲热道：“呆会儿定要罚酒三杯，不可推脱啊！”

　　招呼完后，方剑夕朝任夜晓望上一眼，温柔一笑道：“莫不是师妹陪着萧兄说话，让他忘了时间。”顿了顿眼角又朝萧径亭望上一眼，道：“师妹啊，你上次向我请教那套‘怒蝶剑法’，愚兄一直没有机会和你好好切磋，萧兄可是剑术大家，你可要好好把握哦！“

　　任夜晓见到萧径亭听后眉头一皱，芳心顿时忐忑，一汪秋波直直望向萧径亭，小嘴一启，正要开口说话。萧径亭却是被方剑夕拉去，介绍给武莫宸。

　　“萧兄，这位便是当今朝廷最具贤名的‘临夏王’，二位好好亲近！”方剑夕的话让萧径亭微微一愕，他在醉香居救下临夏王只怕人人知晓，怎么方剑夕看来仿佛毫不知情一般。

　　武莫宸目光热切直直朝萧径亭望来，笑道：“剑夕这回可看走眼了，我与萧贤弟可是老相识了，那日在醉香居便是我这萧贤弟大展神威，救下了我这条小命啊！”

　　方剑夕面上一阵惊诧，道：“哦？那日我正北上有事，却是连这等重要事情也是不知啊！”目光转向萧径亭道：“萧兄当真厉害啊！”

　　武莫宸却是面有怪色，朝萧径亭道：“贤弟啊！那天我整整在醉香居等你半天，没想到你却是跑来任府了。”忽然武莫宸脸上的笑容也变得古怪，道：“我那天一早便守在醉香居门口，怎么不见你出来啊！莫非你知道后从偏门逃走了。”

　　萧径亭讪讪一笑，却是见到方剑夕听后目中闪过一丝笑意和放松，大概是怕萧径亭和这位临夏王走得太近了吧！也不解释，只是笑道：“王爷饶我！王爷饶我！”

　　武莫宸却也不再计较，目光望向后面的任夜晓，顿是笑得更加古怪，道：”贤弟啊，我道你那日怎么跑得那么急那？原来任府却是有这等佳人在等着你啊！”

　　方剑夕闻后，目中光芒微微一闪，面上笑意却是更加浓了，笑道：“王爷只怕是看走眼了，我可是听说萧兄的红颜知己在‘醉香居’啊！”

　　这下却是轮到武莫宸面色未变了，眼光一眯，朝萧径亭望来，问道：“莫非是苏莞芷？还是夜君依？”却是怕他说出一个穆夫人出来。

　　方剑夕神色不置与否笑笑，但是神色却是显得有些暧昧了。

　　萧径亭心中大是奇怪，为何武莫宸仿佛故意在挑拨自己和方剑夕的关系，而方剑夕却也好像不怎么将武莫宸这个“临夏王’放在眼中。见到武莫宸面色一正，也不在追问萧径亭红粉知己的事情，萧径亭心中念头一转，微微一笑道：“她叫萧莫莫！”

　　武莫宸面色顿时一宽，笑道：“萧莫莫，很有味道的名字啊！”见到方剑夕抱拳一礼，去招呼其他客人，武莫宸面色一肃，真挚道：“贤弟觉得奇怪是吗？无他，方剑夕是我大哥的人，那位大王爷那”一声叹息却是没有说出口来，便转了个话题道：“贤弟可知道穆大家今日去哪了吗？我今日连江南盟的大典也未参加，在醉香居一直等到傍晚那！”

　　萧径亭笑道：“大概是有事出去了吧！”转眼一看，却是见到人群中归行负正在朝他招手，而任断沧理了理袍襟正准备走过来给武莫宸见礼。萧径亭忙向武莫宸告个歉意，朝归行负走去。

　　“径亭啊！你和‘临夏王’很熟吗？”归行负拉着萧径亭到了一个角落道：“若无富贵之心，那千万不要扎进那些个王爷皇子中间去。若是让大皇子知道你与武莫宸走得近了，在武林你可多了一大票敌人了。”

　　“大皇子厉害得很吗？”萧径亭心中想起醉香居的那场刺杀，不由问道。

　　“厉害！”归行负嘴角一撇，冷笑一声道：“还不是占了个好母亲，还不是占了个好娘舅！”

　　“哦，当朝东宫皇后便是方召疾的亲妹妹，长得美丽绝伦，且生下老大老三两个儿子不算，还生了个古灵精怪的五公主，所以深受圣上的宠幸，而方召疾更是手握北方半数兵马。有着如此大的靠山，那大皇子怎能不得宠，皇上膝下九个皇子，除未满十八岁的三个小皇子，便只剩下大皇子一人留在京城了。”

　　“不过那个风流三皇子却是经常在京城游荡，对自己的封地也不大理会！”归行负正待再说，却是发现连邪尘带着两个儿子远远朝这边走来，便收住了嘴，换上满面的笑容迎上。

　　“连兄，易奕那个小丫头跑哪里调皮去了？”归行负未等连邪尘走上，便出声招呼道：“哦，现在应该改叫副盟主咯！”

　　“那妮子嫌着没趣，自己一人跑去她外婆家了。”连邪尘脸上的笑容微微有些无奈，朝萧径亭解释道：“趁着这次大典，我连家也加入江南武盟了，此时与连家一同进入武盟的尚有洞庭山庄和十来家门派，现在的江南盟，规模也是空前了。”

　　“哦？”萧径亭一阵疑惑，难怪任断沧面上显得那么意气风发了。按说受到梦君奴这一冲击后，江南武盟的势力应该大大削弱了才是，怎么反而由原来的三十来家变成近五十家了。归行负见之，目光朝不远处被人众星捧月般的任断沧瞥上一眼，萧径亭顿时恍然大悟。

　　“净羽兄啊，本来我们尚认为方兄是任师妹的真命天子，不料最后抱得美人归的却是萧兄啊！”连易昶手上的伤仿佛不怎么碍事，朝着走来的贺净羽笑道。但是那笑声听来却是显得有些凄凉了。

　　贺净羽也好像从白天的打击恢复过来了，面上尽复往日的英俊儒雅，但是听到连易昶如此直白，脸上肌肉仍是不经意一抽，目中神色也微微显出一丝不屑。在他这一显赫的世家子弟眼中，就算萧径亭武功再高，但是任夜晓的家世明显横在中间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坎。

　　“萧兄如此武学修为，今日又在千万人面前大是扬眉，让我大是钦佩啊！”贺净羽走上几步，笑道：“我听姨父说他有意将萧兄招入武盟，掌管武盟东南部的海运生意。职位上与数十位掌门平起平坐那，净羽在这里先向萧兄道喜了。”

　　萧径亭微微一怔，正要说话，却是感到一道美丽清澈的目光投在身上。却是清秀绝伦的辛忆，便也不再理会贺净羽话里头的意思，告辞一声便朝辛忆走去。背上却是清晰赶到一道凌厉的目光，却也不知道是连易昶还是贺净羽的。

　　“萧兄当真风流得紧那！那位天仙似的任小姐正在到处找你那？”萧径亭闻言，抬头一看刚才看得匆忙，没有瞧清楚辛忆身后尚有一人，正是李箫沁。

　　萧径亭瞥了他一眼，道：“临夏王也到了，李兄应该去招呼了吧！”

　　李箫沁闻言一震，接着面上难掩得意之色，随即又浮上一层戒备，朝萧径亭笑问道：“萧兄也识得莫辰王爷吗？”想必是怕萧径亭武功高强，动了爱才之念，抢了他李箫沁的饭碗。

　　“笨蛋！”萧径亭心里一阵暗骂，心道：“武莫宸之所以相中你，那是因为你爹的蜀山剑派，你的那句莫辰王爷便已是不敬！”口上呵呵一笑道：“偶然在‘醉香居’听曲见过一面。”

　　李箫沁顿时面色一宽，目光转向辛忆，道：“师妹可要和我一同去见见二王爷，王爷为人相当仁厚的，师妹不要担心他有什么架子。”

　　萧径亭微微一讶，心中暗道：“难道李箫沁酒不怕武莫宸瞧上辛忆吗？”稍稍思虑顿时恍然大悟，“或许武莫宸也有意‘剑花宫’的势力，李箫沁追求辛忆本来就是他默许的。”

　　辛忆自然不应，李箫沁再劝几句，也劝不动，便自己去了。但是走时却是朝萧径亭连连望了几眼.

　　“好吗！说来我今日还立了大功那，怎么这些个青年俊杰对我横眉冷眼的。”待李箫沁走后，萧径亭便玩笑似的和辛忆笑道。

　　辛忆却是满脸的正经道：“你今天锋芒太露了，他们自然对你有敌意了。”

　　萧径亭见到辛忆美丽的清水小脸上，满是担忧，不由笑道：“那也不尽然那！只怕最大的原因，还是你和任夜晓这一双美丽绝伦的俏佳人了。”

　　辛忆闻之，娇躯微微一颤，一道红霞顿时扑满了整张小脸，良久后细声道：“关我什么事？我这一辈子只是想着将师傅的功夫学好，其他的什么也不会想的。”

　　萧径亭目光投在那张秀美的玉脸上，道：“你这小丫头，我便是说什么，你也当了真了。”见到眼前的小脸稍稍一黯，笑问道：“你刚才找我，可是有什么事情啊？”

　　“我是告诉你一声，我师傅北上去了，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让萧径亭颇是惊讶的是，他从来没有向辛忆打听过唐绰兮事情，尽管他心里迫切想要知道。但是辛忆却是专门过来告诉他这些。

　　辛忆见到萧径亭面有讶色，便解释道：“那日我每提到师傅的时候，你的神情都是关注的很，我便过来和你说了。”

　　萧径亭内心一震，但脸上却满是笑意道：“你这么用心，在功夫上你定能学得比你师傅还好。”

　　安排座位的时候，萧径亭还真是坐在连邪尘的下首，与他共用一桌，而在他下首却是江南武盟下辖一众掌门的座位。在他对面正好是归行负、楚皱言等江南武盟的贵客，武莫宸也自然坐在了首位，李箫沁却是坐在了辛忆的上面一个位置。

　　“莫非还真是让我入了江南盟不成？”萧径亭微微惊讶坐下，心里猛地想起白天在上台比武时候，说过想进江南武盟，以武盟弟子身份出战的事情，顿时有些苦笑不得了。

　　其他位置仍是未变，任断沧一人独用一张桌子，横放在大厅最中央。左下首横座面向众人的仍然是方剑夕与任伐逸二人。但是在任断沧右下首，却是天仙化人的任夜晓，她也独自占了一桌。

　　“是在提醒人她是高高再上的江南公主，不是随随便便就可攀折的吗？”萧径亭心中暗道，任夜晓好像也是想到了这一点，目光不住朝萧径亭瞟来，虽然微微有些担忧，但是却是满目的坚定。

　　“今日之危能解，江南武盟能得以保全，全凭萧贤侄一人之功，在此老夫携中原武林全体同仁，敬萧贤侄一杯。”

　　萧径亭微微一笑，举起酒杯微微一抬后，一饮而下。那本来清冽爽口的“雪酿”，此时喝在口中，味道也仿佛淡上了稍许。

　　不料这个漫不经心的动作落却是落在李箫沁眼中，他饮尽酒水后，闭目陶醉片刻后，方才睁眼，叹道：“好酒啊！早就听说任府的‘雪酿’天下无双，今日能有一品，真是有幸啊！”转而目光投向萧径亭道：“萧兄今日在武神殿中曾说过，你是为了这雪酿才进到江南武盟，此时看来好像也不尽然啊！”说完目光不由朝上面的任夜晓瞄上一眼，其中意思不言而喻了。

第五卷 第三章 情真意切

　　任断沧闻之目中精光微微一闪，倒是方剑夕面色没有丝毫变化，只是满脸笑意朝萧径亭望来。

　　萧径亭^哈哈一笑道：“我喝酒向来如此啊，饮完后，断不会因为酒好而大呼好酒。何况任府的宝贝何止一样啊！”说完眼睛一眯，再将杯子倒满了酒，饮完后大呼“好酒”。

　　方剑夕淡淡一笑，朝李箫沁道：“李兄啊！斗嘴是斗不过径亭兄的。”仍是满目的笑意朝萧径亭望来，道：“我倒是有些事情想要萧兄解惑！”

　　“萧兄的武功，在场的诸位英雄都是见过了，但是好像却是瞧不出其中的套路，所以我对萧兄的师傅却是好奇得很那？”方剑夕问毕，众人的目光皆皆朝萧径亭望来，想必也是十分的好奇。

　　萧径亭嘴角微微一扯，随即肃下脸色，微微有些悲凄道：“别说剑夕兄不知道，便是我也不是很清楚，在下年幼时候便被家师收养，在出来江湖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除他之外的任何人，而家师的神智也是有些不清楚，所以也一直不知道他老人家姓什名谁，稍稍长大后，由于年少无知，嫌他老人家神智不清，便自己出来行走江湖。这一走便是几年，也一直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名讳。”

　　此言一出，顿时受到无数人鄙夷的目光，古来最将尊师重道，萧径亭竟然公然说出他嫌弃自己的师傅，其为人自然被众人所鄙。

　　“你们又哪里知道我对师傅的感情！”萧径亭微微一笑，却也不理会众人反应。目光不经意间瞥过任夜晓，却是见她满脸的温柔蜜意，里面还夹杂着些许的心疼。

　　“萧兄如此武功，只怕是从小就在尊师的督促下，一刻不停地练着各式各样的武功吧！如此一来，那些个孔孟之道，萧兄也自然不去理会了，后来埋怨尊师却也怨不得萧兄了！”李箫沁一脸的真挚替萧径亭辩解，实则说萧径亭乃一粗俗武夫，自小没有受到什么教养，才一点也不懂尊师重道的道理。

　　李箫沁正待再说，却是见到武莫宸一道惊亮的目光射来，微微一愕，收住口后，自己将面前的杯子满了。

　　武莫宸那道凌厉的目光迅速隐去，换上一幅亲切的笑脸道：“李兄有所不知啊，萧兄的文才曲艺功夫别说你这一举人，便是捎上我和易泽兄也抵不上萧兄一个那！”

　　此言一出，众人皆是动容，方剑夕亦是满脸的惊讶，但是目中神色却是平淡的很。倒是楚皱言一抚乱须，道：“如此以来，萧少侠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人，说来那人大家都认识——萧先生。”楚皱言目中一眯，朝萧径亭射来，笑道：“少侠可认识萧先生，嗯！我瞧着少侠与萧先生却是有些像啊！”

　　萧径亭对上楚皱言的目光，嘴角扯开一丝笑容，正要说话。却是被任断沧笑着打断道：“那日萧先生不辞而别，可是想煞我了。日后有机会，老夫一定将萧先生介绍给贤侄。”一句话却是阻断了任何人欲从萧径亭身份上作文章的想法。

　　任断沧拿起身前的酒杯，走到萧径亭席前，为萧径亭面前的杯子添满了酒，方才走回自己的座位，却是没有坐下，道：“白天的时候，贤侄曾经说过任府有许多东西让你喜欢，而今日贤侄更是以江南盟的名义出战，大胜而归！那现在老夫便趁机遂了贤侄的心愿如何？”

　　“贤侄也看到老夫给你安排的位置了，便与众位掌门平起平坐如何？”

　　任断沧话刚说完，无数道艳慕的目光朝萧径亭望来。在他们来说，萧径亭如此年纪便入主江南盟如此高位，全武林数起来也没有几个，却可算的得上是一步登天了，日后的前途自然也是不可限量。

　　萧径亭这下不由面色一苦，按他性格怎么可能在江南武盟怎么肃重的地方呆下，何况他还有诸多要事需要去做。待要出口拒绝，却是发现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可供说出口。

　　正在此时，楚皱言却是说话了。

　　“今天在武神殿上，萧少侠中途离开只怕为了便是为了找那喜爱的物事吧！却不知道少侠找着了没有？”楚皱言此言一出，场上顿时轰然大乱，望向萧径亭的目光也不由变得古怪，纷纷出言细论萧径亭找的是何物事。

　　“那萧少侠找的又是东西呢？却是要趁任府无人之际去找啊！”萧径亭目视说话那人，正是那日在武神殿中，坐着归行负位置上的那个白须老头。

　　“是啊！是啊！找的是什么东西？”

　　“说不定他便是梦君奴派来江南盟的卧底！你瞧那粉白小脸，娘们似的定是那丫头的相好！”

　　萧径亭脸色一肃，正要说话，却是见到任夜晓满是哀求和害怕的目光朝萧径亭投来，想必是怕萧径亭心直，将自己来找《玄典圣谱》的事情给说出来了，那样便等于公开和任断沧撕破面皮，那她和萧径亭的前途也变得渺茫了。

　　“他是在找《玄典圣谱》！”一声娇俏动听的声音响起，如同一只巨石在平静的水面上砸起滔天巨浪，场上顿时炸开了锅一般，场上无数道目光也剑一般的朝萧径亭射来。

　　萧径亭嘴角扯开一丝微笑，细细望着瞧来的目光。有惋惜、有讥讽、有怨毒、但是最多的便是幸灾乐祸了。许多刚才还温情脉脉的赞许目光，现在也变得冰冷无比。

　　“木秀于林风必残之，若没有方剑夕等人这样的背景，大出风头只能是适得其反。这道理我不是不懂！”萧径亭目光顿时化作万千温柔投向任夜晓，嘴角扯开一丝温暖的笑意。

　　任夜晓闻言娇躯一震，眼前一迷，一张俏脸顿时变得发白。美目中的光芒也顿时变得散淡，片刻后目光忽地聚起，焦急慌张地一阵搜寻找到萧径亭的眼睛。心下一安，紧接的满怀的凄苦汹涌而上，刚才还花前月下、你侬我侬。檀郎那轻薄撩心的话儿仿佛还在耳边，仿佛幸福已经降临到了头上，却又忽然之间变得那么不可触摸。

　　“师傅怎么是你？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待看清走进来的是自己的师傅，任夜晓娇躯激的一下，良久后粉泪夺眶而出，凄声嚷道。喊出来的话也像萧径亭那样，不讲一点尊师重道。

　　进来的正是萧径亭在秘道里面交手过的女子，听到任夜晓说出不敬之言后，风韵犹存的俏脸一寒，却不去理会，凌厉的目光直直朝萧径亭望来。任断沧见之一指过去，却是点到了任夜晓。

　　“你这傻丫头，你应该当作什么都不知道的！”萧径亭满目怜爱望了一眼不省人事的任夜晓，那股深深的悲哀犹自布在那张美丽绝伦的脸上。

　　萧径亭眼角一抽，目光从任夜晓俏脸上移开，冷冷扫过宴上诸人，绝美绝伦的脸上如同山石一般，一动不动，静道：“没错！此次我来金陵为的便是《玄典圣谱》，那是我妻子的遗命，萧某不敢不从，但是就《玄典圣谱》的内容，萧某便是连瞥也不会瞥上一眼。”

　　“哈哈哈！”场上顿时哄堂大笑。

　　“你便是要编个理由也要找个像样一些的啊！大概是你老婆是死了，没人对证吧！！哈哈！”

　　“这是老子听过最好笑的了，他不看上一眼。哈哈！笑死我了！”

　　楚皱言微微一笑，随即肃下脸色，眼角似笑非笑道：“萧少侠说的只怕难于让人相信吧！”

　　“是啊！我说我将你老婆勾引回家，脱光衣服只是想给她画画，你信不信啊？”一身穿白衣，面色青白的青年公子猥琐着脸笑道，说着还将身子躲在众人身后，却是笑得更加不堪。

　　“哈哈”那放肆的笑声顿时嘎然而止，众人只觉眼前一花，一道影子飞窜而出。

　　“不可伤人！”楚皱言、任断沧齐齐跃出，四只手掌顿时组成一张巨网，罩向萧径亭。

　　萧径亭顿时觉得两股强大的劲气团团压来，压得胸口仿佛喘不过气来，眉头一竖足下真气汹涌而出，整个身躯顿时仿佛电一般射出，一把抓住那白衣青年，一手举过头顶。

　　“啊！”众人一阵惊唤，目光直直望向被萧径亭举起的那个白衣男子，直等着他被萧径亭撕成碎片。

　　“若不是有人指使，给你十个胆子也不敢这样挑衅我！”萧径亭面上微微一笑，道：“我这便放下你，如何？”说完目光不经意间扫过场上众人，却是发现有些人面色一宽，但是也有相当部分人脸上难掩失望之色，不由心底一声冷笑。

　　“好！好！”被抓在萧径亭手上的白衣男子连声求饶，身子也不停颤抖。此时萧径亭微笑的脸上忽然一冷，手上顿时一紧。那白衣男子身躯猛地一颤，接着软软搭下。萧径亭伸手一掷，将他扔出大厅，直直摔在地上。

　　众人目光直直射向软泥般瘫在地上的白衣男子，见到萧径亭目光扫来，想起刚才自己说过的话，不由身躯一颤。但是楚皱言等人却是目光一寒，直直朝萧径亭瞪来，便要发难。

　　萧径亭一甩长袖，嘴角扯开一丝冷笑，道：“方才那位白衣兄台竟然出言污辱我妻子，我费了他武功，也让他一辈子也成不了男人，这是他咎由自取！”目光一寒，扫向众人道：“关于《玄典圣谱》一事，萧某已直言不讳，信与不信，也尽在诸位！”

　　众人面面相窥，面上神色不断变化，楚皱言目中凌厉间更是透着一丝得意，仰起头颅目光朝天，却是不作理会。

　　“我信！”站起身来的却是连易成，顿时引来满屋的嘲笑。直笑得他满脸涨红，却仍站着不动，目光直直望向萧径亭。萧径亭心中一热，对上连易成的目光，微微一笑。

　　“我信！”方剑夕举杯起身昂然道：“《玄典圣谱》本就是无主之物，有德者居之！径亭兄谋之，何错之有？更何况萧兄乃是完成妻子遗愿，如此情深意重，天下间能有几个？方某敬之！”言语方毕，场内指责喧闹顿止。

　　“贤侄，无论你出于何目的来我任府，老夫全不追究，而且认你为半子！明日便向全武林宣布，你为老夫义子，日后你与伐逸共掌江南武盟，如何？”书房中，唯有萧径亭任断沧二人，任断沧思虑良久，却是说出这句惊人言语。

　　“到时候，天下人谁不敬你，谁敢说你对江南武林居心不良！”

　　萧径亭笑道：“条件便是要我放弃夜儿，是吗？”

　　任断沧剑眉一扬，朝萧径亭望来，转而化作祥和，语重心长道：“径亭啊！你或许不知，在夜儿小的时候，我便定下了她的终生大事，未婚夫婿便是剑夕！”

　　“我头一眼看你便觉得亲切，或许是你有些象老夫的一位故人！至于《玄典圣谱》那事，说句实话，天下间谁又不是一心想得到那宝贝！你与剑夕又都是人间龙凤，但是径亭，你要知道剑夕他是我中原武神吴梦玉的继任者，手掌中原武林生杀大权，又是当今的皇亲国戚！任府能悔婚吗？”

　　“你风流潇洒，武功高强。夜儿那丫头还小，爱上你自然不奇怪！但是在老夫眼中，你不会是一个好夫婿，你行为过于放荡不拘！不若剑夕稳重，即便是在武功修为上、文韬武略上，你都未必比得上剑夕吧！剑夕为人大方重义，文武兼备，颇有大侠之风。日后成就定不亚于他的师叔吴梦玉，夜儿有这样的夫婿也是她的福气，你也该为她感到高兴！”

　　“荒谬！”萧径亭心里一阵暗骂，面色一肃，目光一凝，静道：“盟主恕我直言，很大程度上，是夜儿选夫婿，不是盟主选女婿吧！在这里我正式向盟主求婚了，夜儿无论如何我是娶定了。”忽然面上显出一丝奇怪的笑容，道：“世事难料，盟主他日或许会庆幸萧某成为任府女婿也说不定。”

　　“放肆！没有父母之命，我就不信”任断沧面色一寒，出言喝道。忽然目中闪过一道寒芒，直直射向萧径亭道：“世事难料？什么世事难料？你这是什么意思？”

　　萧径亭走出任府的时候，抬头望望天上的残月，想起月圆那夜与任夜晓的初遇，心底泛起一股柔情，目光不由朝“晓园”望去，却是发现那里一片昏暗。顿时想起离开的时候，任伐逸送他出来的时候，告诉他任夜晓被她母亲接回她房里睡了。

　　“要斗我便好好地斗上一斗，却是偏偏要做你任断沧的女婿了！”萧径亭嘴唇一抿，接着扯开一丝笑容，尽是自信。

　　“唉！”一声动听的娇声叹息，静寂的夜中若天籁，但是里面怎么听也渗透着笑意。

　　“好香！梦君奴！”萧径亭心念一转，目中一亮直直朝发声处望去。

　　“呼！”一阵香风拂过，萧径亭目光所到处，只看见几根柳枝在淡淡的月光下摇晃。一声轻笑，脚下一点，呼啸追出。

第五卷 第四章 她的面纱

　　“好香！梦君奴！”萧径亭心念一转，目中一亮直直朝发声处望去。

　　“呼！”一阵香风拂过，萧径亭目光所到处，只看见几根柳枝在淡淡的月光下摇晃。一声轻笑，脚下一点，呼啸追出。

　　好在现在时辰已晚，街道上已经不见几个行人，萧径亭足下一点便已经出去几丈，真当如同影子一般。但是抛出半条街道后却仍然没有见到梦君奴的身影，倒是醉人的幽香一直在荡漾在鼻端。

　　“梦君奴这丫头的轻功莫非比我还好？”萧径亭脚下一蹬，速度顿时变得更加飞快。

　　“在金陵呆了这么许久，对这里的街道却还不是太熟悉。”萧径亭目光扫了一眼错综复杂的街道，顿时恍然，心想梦君奴大概是绕到其他街道上去了。

　　“这丫头真是好胜的很，硬是不让我追上！”萧径亭暗暗一笑，顿时放缓了脚步，细细思虑该如同应付那个厉害的梦君奴。鼻端的幽香却是越来越淡。

　　走到醉香居门前，萧径亭也不唤人来开门，脚下一蹬便跃进围墙，落地后足下一点，身躯几个起落便到了萧莫莫所住的那个小院子。在郁郁葱葱的绿树环绕的小阁上，从精巧的窗户透出淡淡的灯火，摇拽间映在窗纸上的曼妙身影越发迷人。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俏立在灯火下，绰约动人的佳人正是梦君奴。只见她伸出玉雕般纤手，轻轻拨动蜡烛火芯，那火苗爆起一朵灯花，屋里顿时亮堂了许多。

　　萧径亭也不问她为何知道知道萧莫莫这处隐秘处所。只是坐到床沿上，静静等她说话。

　　“穆夫人是我师叔！”梦君奴妙目朝萧径亭瞟来，却是毫不避讳坐到萧径亭边上。道：“上次来刺杀她的虽然是我手下的人，但是却不是我指使的。大概是我娘想杀她吧，因为莫师叔是我魔门的叛徒。这也是我出来江湖时，我娘告诉我的。”

　　“魔门？”萧径亭眉头一皱，他行走江湖这么几年来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魔门。转而恍然一笑道：“我道你功夫中怎么都带着一股邪气，夜儿的功夫虽然经过她师傅的改良，但是终是留了些痕迹。夜儿的师傅只怕也是你们魔门的吧！”

　　梦君奴美目迎上萧径亭的目光，立即移开，笑道：“你是想问今天晚上，任夜晓那位美丽的女师傅出来与你为难，是不是出于我的安排吧！”

　　“是啊！只要挑拨你与江南盟的关系，甚至让你们成了敌人。那么，归行负势必也会与任断沧闹得不愉快了，只怕连邪尘也会心生不满，那么江南武盟与这些个盟友的关系也就生了裂痕，真是一举数得啊！我本来也是想这么做的。”梦君奴冷若冰霜的俏脸上忽然浮上罕有的温柔，道：“但是这样一来，你和任夜晓这对美好姻缘只怕毁了，所以，我便也打消了这个念头。”

　　萧径亭听得微微一怔，梦君奴为达目的，使出的手段可是无所不用其极，怎么会因为别人间的男女情事而放弃瓦解江南武盟的机会。

　　梦君奴移开目光直直望向窗外，静道：“你不信也罢，无论是我姥姥还是我娘，都是美绝人寰，但却都是爱上了两个同样的男人，都是那种女子见了一眼，便连梦中也忘不了的男人，就和你一般。”梦君奴美目忽然一迷，朝萧径亭望来道：“但是他们都比你薄情，他们都抛弃两个痴情美丽的女人。虽然我立誓此生不对任何男子动情，但是我非常喜欢见到别人的美好姻缘，所以我多么希望你与夜晓姐姐能成为一对神仙眷侣啊！”

　　“姐姐？”萧径亭目光直直望向梦君奴，那张美绝人间的脸蛋，此时看来分明比任夜晓还要小啊！但是如此的心机，却是十个任夜晓也比不上。

　　“咯咯！”梦君奴俏脸上浮上罕有的天真，秋水瞳子一转朝萧径亭瞟来，道：“我可是没有说谎啊，吴梦玉真是我爹爹啊！我们魔门为了当年一个誓言，数十年不得染指江湖。但是我爹爹却还是不放心的很，为了将魔门势力握于掌中，三言两语便将我娘哄得又乖又听话，后来也就生下了我。”

　　“噗哧！”萧径亭面上浮起一道奇怪的笑容，道：“这个武神的手段却是厉害得很那？”

　　梦君奴一咬花唇，美目闪过一丝揶揄道：“你也不差啊，莫师叔那般年纪了，也不是被你骗得跟小猫似一样乖，桃腮水眸的看来都好像比我还小。”梦君奴随口嘲笑几句，接着轻叹了口气，道：“夜晓姐姐的师傅，当年和我娘可是好得跟亲姐妹似的，但是因为爹爹的缘故，现在却是成了生死仇敌。其实她们真正的敌人应该是那个叫做帖儿的才对。”

　　“这么说来我娘却也是魔门中人了，但是听她口气好像并不知道有我娘这个人，也不知道我与莫姨的真正关系。”萧径亭心里一阵思疑。

　　“你在想什么？莫非你与”萧径亭思虑时，目中不经意这样一眯，便被梦君奴看在眼中。

　　“这丫头还真的不是一般的敏锐、多疑啊！”萧径亭嘴角一笑，目中随即浮起揶揄，道：“你这丫头虽不涉情，但是那小心思却是敏感的很啊？而且从你话中，我怎么好像也听出一些憧憬啊！”

　　梦君奴如玉般娇嫩的粉颊上破天荒地飞上一丝红晕，动火下更是明艳不可方物。刷子般的睫毛一启，水一般的美瞳瞟来的竟是满目的戒备：“我告诉你，你可千万不要出言撩拨我，我可不像我娘那么没用，若你引得我爱上你，那我可是会将你的风骚莫姨，乖乖夜儿都杀了，便是连小雪这个傻丫头也不放过。”

　　萧径亭顿时惊讶得瞠目结舌，片刻方才笑道：“好厉害！好厉害！”

　　“你出来江湖除了找《玄典圣谱》外，还有什么事情吗？”梦君奴微微一闭目，再次睁开后，那汪秋水便如深山幽谷中的碧波，深幽宁静，仿佛再也不会兴起一丝一毫的波澜。

　　萧径亭嘴唇动了几下后，道：“找我的妻子妍儿，她是突厥人！”萧径亭想起那日遇刺时，那位丹姑娘唱《心儿飘》将萧径亭引去，说不定便是梦君奴的主意，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梦君奴说不定知道妍儿的一些底细。

　　“突厥人？”梦君奴美目一迷，小嘴喃喃自语道：“丹儿、妍儿、帖儿，莫非突厥的美丽女子都是这样取名字的不成？”美目一抬朝萧径亭望来，见他目中颇有疑色。小脸一阵茫然，显是不解，美目一转顿时俏脸一寒，冷冷道：“那日真正想杀你的不是我，唱曲将你引去也不是我的主意，不过楼临溪却是我派去的，也是我骗小雪将你引去那小阁的。”

　　“女孩终究是女孩，便如梦居奴这样厉害的女子，也免不了小心眼啊！”萧径亭心下一笑，面作委屈道：“你派人去杀我，倒显得有理了？”

　　梦君奴小脸一怔，接着噗哧一笑，绝美的小脸仿佛鲜花绽放时一般的动人。

　　“我那日也不是真想杀你，只是不想让你在任府大典上给我捣乱！”梦君奴歇下小脸，只是美丽的眉毛仍是弯弯，道：“谁知楼临溪与你一起听了一段《心儿飘》却是和你成为莫逆了，现在他连我的话也不听了。”

　　萧径亭一愕，暗道：“莫非楼临溪亦是亡妻，而妻子也一样是外族人？”正犹豫着想打探梦君奴是不是利用楼临溪亡妻的事情，才让楼临溪一代宗师乖乖听话时，梦君奴美目忽然闪过一道奇怪的光芒道：“那日我听说丹儿那丫头在刺杀你的时候对你手下留情了，我原先以为她时看上你这英俊郎君了，莫非是与你那妻子有什么关系？她们可都是突厥人那？”

　　萧径亭心下一凛，暗道厉害，与这样的女子说话真是要句句谨慎，不然随时都会从话中泄漏出什么信息。

　　“应该是吧！”萧径亭正下心神，对上梦君奴的目光，先是为了表示坦然，但是注视片刻后却仿佛深深坠入那无比动人的美眸中。

　　梦君奴睫毛微微一颤，美丽的眼睛几下扑闪便移开了目光，道：“可惜我与那丹丫头只是利益之交，与刺杀你的那位主谋更是互相利用，不然的话倒是可以帮你打探出妻子的消息，她们应该知道一些。”

　　萧径亭目中一阵不解，他是有些越来越看不清梦君奴这个貌美如仙的女子了，此时的她与武神殿上的那位神机妙算、手段狠辣的梦君奴倒仿佛不是一个人般。

　　“你这么看着我作什么？我虽然手段厉害了些，但我可不是一个坏人！”梦君奴注意到萧径亭神色，道：“至于我干的那些事情，都有我的原因，而且与你的目的也没有冲突。我一下告诉你那么多事情，一是为了坦诚相见。二是你会我魔门的绝学‘残风凋零剑’，怕是与我有什么渊源，而且看你这张天下难找的俊俏脸蛋，只怕与我爹爹或是我外公那两个负心汉有什么关系。”

　　“所以，日后我无论如何也不会与你为难，也不会杀你！至于你要不要为难我，杀不杀我，那也随你！”说完这些话后，梦君奴便静静坐着，却也不言语了。

　　“莫非你今夜将我引来，就是说这些不成。”萧径亭望着静若处子的梦君奴，好像再也没有说话的意思了。不由开口道：“很奇怪哩！莫姨这处小阁隐秘得很，你怎么能找得着呢？”

　　梦君奴美目闪过一丝狡黠，仿道：“就知道你忍不住会问！”却是装作不知道萧径亭意思，一句也不提萧莫莫的去向，道：“别说这里，便是你住的那地方我也知道。”

　　萧径亭一阵苦笑，站起身来，走到窗外，却也不再问了。见到梦君奴静静坐着却是一点离开的意思也没有。心道：“想必她是在等什么人，或是什么消息吧？”不由也静下心来，转过目光投在梦君奴起伏动人的曲线上，细细欣赏起来。

　　“这丫头不光是脸蛋，便是那身娇躯，却也是从未见过的曼妙！”由于坐着，梦君奴娇躯的曲线越发显得凹凸有致，真是增一分则胖，减一分则瘦，绝对是巧夺天工的完美。“或许天下间只有妍儿能与她一较长短了！”想着萧径亭脑中又浮起那双动人无比的美眸，心道：“不知道唐绰兮与她比起怎样？”

　　想必是受不住萧径亭的注视，梦君奴站起娇躯，款款走到窗前，美目望向萧径亭，好像想到了什么，问道：“你画画的功夫好像好得很，可是向你师傅学的？”

　　萧径亭心念一转，暗道：“她问这个作什么？莫非她父亲或是祖父中，有善于画画的？”转过目光，道：“也不全是，你问这个做什么？若是想让我给你画画，那就罢了！”

　　梦君奴低应一声，可能是听到萧径亭后一句话，美目一阵不解，朝萧径亭瞟来，道：“为什么？”声音中竟是微微有些恼意了。

　　“因为你太美了，我实在画不出来！”萧径亭目光深深望了一眼梦君奴后，便将目光移到窗外，轻叹一口道。

　　梦君奴闻之娇躯一颤，美目勇敢一抬，朝萧径亭望来。小嘴轻咬，忽然小脸闪过一道异样的光芒，仰起俏脸正要说话。

　　“咕咕咕”不远处忽然传来几声两短一长的鸟叫声。萧径亭闻之朝梦君奴道：“你的人来了，看来以后我定要让莫姨加紧‘醉香居’的守卫了。”

　　梦君奴小嘴一抿，美目一缩，却是将刚才要说的话吞回了肚子。随即玉脸也披上一层寒霜，目光朝发声处望了一眼后，马上折回娇躯走到床边，道：“‘醉香居’的人马都被你莫姨派去别处了？咦？她怎么没有告诉你，你可是她的小情郎啊？”

　　萧径亭见到梦君奴走到床边，从床头掏出几样精致物事，对着镜子易容。

　　“你也赶紧扮扮，你这张脸太显眼了，别在路上让人家认出来了。”梦君奴见到萧径亭满是暇逸望着她改装，不由俏声道：“我们这就去救你的风骚莫姨！”

　　萧径亭微微一笑，却是坐到了床沿，更是细细欣赏梦君奴对着镜子的动人模样。此时梦君奴正拿着一小丛假眉毛朝眉梢上贴，却好像怎么也贴不上去。

　　“嗯！天下女儿家眉毛长得这么好看的，只怕也只有你一个了，还是挡起来的好。”萧径亭不由目光灼灼细细揣摩起梦君奴柳眉上的风韵，见到梦君奴手上准头更是不行了，笑道：“你是使剑大家，怎么手劲这么不准，可要我帮忙？”说道帮忙，却是一点动的意思也没有。

　　“你赶紧改装，不然我可不敢那些师叔伯们会将你那风骚莫姨怎么样啊！”梦君奴微一闭目，接着睁开，小手顿时灵巧无比，将那假眉毛贴上。再一阵抚弄，整张玉脸顿时变了个样，掩去了绝世的容光，看来只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娇俏侠女了。

　　“咦？”梦君奴转过头来，却是发现萧径亭的脸完全变了样子。一张微微显得俊秀的脸上，儒雅中却是带了些许的书呆气。眼角微微有些皱纹，但须眉尚黑，却是中年人的相貌。

　　“我还以为你就那一张老头脸面具呢？”梦君奴迅速将那些物事收好，却是再也不看萧径亭一眼。玉足一蹬，曼妙娇躯顿时飘出，眼看着就要撞上紧闭的窗户，那两扇窗户却是自动分开。梦君奴便如一只花蝴蝶轻飘飘飞出了小阁。

　　“你骑着马去，那我可怎么办？”萧径亭见到梦君奴牵出一匹神骏乌亮的黑马，小手一搭便跃上马背，一声轻唤，那马顿时撒蹄奔去。

　　“我瞧你轻功好的很，就跑着跟上来吧！我的‘乌妾’才一岁，坐不到两个人。”梦君奴的声音越来越远。说到最后一字时，动人的身影闪进街角，已是不见。

　　萧径亭微微一阵苦笑，脚下一蹬顿时点出几丈，片刻后亮脆的马蹄声渐渐清晰起来。

　　“这丫头究竟是要去哪里？”萧径亭已经不知道跑过了几个村庄小镇了，抬头一看那弯残月已上中天，却已经是后半夜了。不由微微一提丹田真气，平下微微见急的喘息。

　　“这还是一匹神马了？”萧径亭大是惊讶，艳慕的目光不由朝那“乌妾”投去，奔了这么许久，那黑马仍是跑得飞快，而且看来跑得还甚是欢快，倒仿佛是出来观光一般。

　　再跑过一丛树林时候，梦君奴终于回头望了萧径亭一眼，却见他面色肃然。身形潇洒始终跟在“乌妾’身后两丈处。却见她眼珠一转，微微一提缰绳放缓了马速，道：“时间不早了，我们要赶着最早的一班船，你可要坐上马来？”

第五卷 第五章 如此“救美”

　　这一慢下，萧径亭立刻赶上与马并驰一排。“不用了，我习惯在走路的时候想问题，若是坐在你身后，我只怕心里静不下来。”

　　梦君奴闻之，转过俏脸，却也不再言语，只是手上缰绳一紧，那“黑妾”顿时如同风驰电掣般窜出。

　　“船家且等等，搭我一程！”不知道又跑出了多久，萧径亭闻声抬头一望，眼前却是一个小码头。

　　“不等你了，撑出去的船是不能再回码头的！”船家瞧也不瞧，径自将船撑得更远。

　　梦君奴从包袱中掏出一块金元宝，往水里一丢道：“我这里有三个元宝，我已经扔了一个了，船家你再不回来，我便把剩下的两块也扔了。”说完竟是一点也不犹豫，又朝水里扔出一块。

　　“别扔了，别扔了！”那船家目光随着扔出的元宝，两只眼珠仿佛也要掉入水中。

　　萧径亭见之忙从林中绕到另一条路上，再从那条路跑出，边跑边嚷道：“船家等等！”

　　萧径亭进入船舱的时候，发现这船竟然颇大。舱中有几个隔间，便是连梦君奴的坐骑也地方放置。目光不经意四处一瞥，却是没有发现了梦君奴的身影，这个舱也尽是男的。心中不由一阵惋惜。

　　“那位先生，若不嫌弃，还请来这里挤挤！”萧径亭正发现这处船舱中却是没有空位置，不由要往甲板上走去。一声温和声音传来，随着声音望去，暗中赞叹道：“好相貌！”

　　说话那人一身青衫，面目清雅秀气，脸稍稍显长，面上无须，一双眼睛淡然温雅。看来大概三十来岁年纪，只是因为脸上的疲态让那张脸显得稍稍有些老了。

　　“先生好啊，这满船的都是去太湖贩鱼的生意人，我瞧着先生像是读书人那？”萧径亭在那青衫人让出的位置上坐下，问道。

　　那人朝萧径亭递来一个温和笑容，道：“我这是去访友，在下数日前来金陵府之时，便有一故人邀我去他隐庐中，说道是他种的一株花开了。”见到萧径亭面有讶色，那笑容顿时变得有些天真，道：“那花是可以吃的！我那老友在好几年前便和我说过，可惜那时候我俗事缠身，无心也无闲啊！今天总是找到一日空闲，便趁着夜里去了。”

　　萧径亭本是随便问问，谁知这青衫男子竟是讲的这么详尽，而萧径亭听说他为了一顿吃的，不辞辛劳夜里赶去。更是觉得一见如故，当下二人便攀谈起来。

　　“馋？馋嘴好啊，馋应该和好食区分开来，馋不分食之好坏，不为饱肚，所以馋嘴之人不会腻食。”萧径亭提到馋嘴上，顿时口若悬河道：“好食、食好是一种欲望，而馋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境界！便与书琴字画一般。”

　　那青衫人闻之眼睛一亮，喝彩道：“有理啊！兄弟可有闲，便一同随我去拜访那位友人如何？”言道目光变得挚热，道：“在我十来岁的时候，便见过那花了，那时候见它模样不漂亮，心里实在没有多少喜欢。后来在随着家父去拜访一位故人的时候，才知道那花名‘金扎’。随意折下一根枝干插入土中，便能成活。当年春末便会开花，花显白色能食用。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现在觉得每年那‘金扎’开得甚是灿烂，心里琢磨着这么也要吃上一次啊。”

　　与其说他在告诉萧径亭，不如说他在喃喃自语，俊雅的脸上亦是掩不住惨淡落寞。

　　萧径亭闻之心中一震，“金扎？他口上所说的金扎，却是和兰介子所著《花经》上所述一摸一样啊！而这金扎还是兰介子命名的！”算算时间，眼前这位青衫客十来岁那时，兰介子却是还活在世上啊。

　　萧径亭不知怎么的，在这青衫人面前，却是没有隐藏自己的神色。思虑间，目中不由一阵迷离。

　　“先生怎么了？”那青衫人见到萧径亭一脸思索之色，不由关切问道。

　　萧径亭脑中稍稍一阵犹豫后，微笑道：“那花却是聪明得很那？选在春末开花，也不用和百花争艳了。”心里记起也在这船上的梦君奴，便运足功力，提起六识搜寻梦君奴的踪影。

　　心神一凝，船上的动静顿时都落在耳中，再过去的一个隔间就是女舱，梦君奴大概就再那边。但是她好像正抓紧时间运功调息，心道：“莫非待会儿还会有恶战不成？”

　　“先生厉害！可惜在下年少的时候并没有懂得这个道理啊！”那青衫人颇有赞色地望了一眼萧径亭，一声叹息道。

　　“晚些明白也未必没有好处啊？日后”萧径亭打了个呵呵道，忽然从船舱底下传来的声音，“爹爹，刚刚船上来了两个人，一个识身着翠绿衣裳的女子，一位是书生。那位书生此时正坐在他身边。”那声音萧径亭竟是听过，正是有过一面之缘的关索寒。而他口中的爹爹只怕便是雁荡剑派的掌门关歧轩了。

　　萧径亭耳朵这么一提，口上的话也这么顿了顿接道：“日后的日子便可过得如同神仙一般了。”但是脑中不由一阵思索：“关索寒口中的他莫非便是眼前的这位青衫客，那这位青衫客又是何人？而关索寒父子此时应该呆在任府啊！”细细想起，再任府，好像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看见过关索寒。

　　“哦？一个书生？你瞧他走路的架势像不像会武功的？”却也不待关索寒回答，声音忽然变得冷峻，道：“你方才来我这舱的途中，经过前面那个小卧房为什么脚步顿了顿，停了一会儿？”

　　关索寒顿时有些怯怯诺诺起来，道：“我我”咯吱半天却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想必在乃父平日的积威下，心里极是敬畏。

　　萧径亭听到关岐轩静声良久后，方才叹息一口道：“索寒啊！那女子虽是我们路上擒来的，给了你本来也没有什么？但是像她那么美的，天下间也找不出几个，带上她我们方可敲开秀岐王子那个色鬼的大门啊！秀岐王子府中能人无数，而且手中掌管东瀛全国的兵器，对大王爷争储有极大的好处，少主也费尽心思才掌握这条色狼的喜好，我们千万不可错过这个好机会。再说，男子汉大丈夫，眼光要放得远一些，不要被女色所迷，知道吗？”

　　“孩儿明白了”

　　萧径亭闻之不由目光一缩，却是引来那青衫人诧异的目光，但他也不多问。却是兴致勃勃讲起了金陵府的风土人情。萧径亭脸上随即浮上一道笑容，从容听着，心里却是仿佛在打鼓一般：“莫非他们手中的美人便是莫姨不成，那个秀岐王子又是什么人物？”当下更加凝神听船舱底下的声音。

　　“爹爹，我们抓住这个女子的时候，孩儿好像看到她眼珠转了转，好像在打什么注意？”关索寒犹豫片刻后，说出心里的疑惑。

　　关岐轩仿是笑了一声，语气中也大是赞许，道：“你看得不错，何止如此，那女子身上武功大是不俗，便是比起爹爹来，亦不差上多少。但是好像被我们抓住时候，一身功力弱了许多，便索性装着支撑几招后就被擒住，而后借机调息恢复功力再找时候逃出，但是那些鬼把戏怎么能逃过我的眼睛。”接着萧径亭清楚地听到关岐轩一声一冷笑，道：“那秀岐王子最喜欢驯服的就是这种机智刁钻的女子那！”忽然记起什么道：“你现在就去看看她还是不是处子，爹爹瞧她鼻尖眉紧，但是脸上风情却是妖媚的很。”顿了变得严肃道：“只要看手臂上有没有守宫砂便可以了，你可别那么没出息。”

　　萧径亭闻之足下一紧，手掌在袖内一转，将一支刃薄如纸的小剑握在手中。忽然赶到船身一震，却是有人故意将掌力击在船板上。而那力道的来源正是不远的女舱，想必便是梦君奴所为了。

　　“慢着！这船上有高手！”萧径亭却是听到关岐轩呼地站起，道：“听声音是从女舱传来的，莫非是那女子的师门中人？”说罢走出几步后，取出一支兵刃。道：“你且去守着那间小卧房，别让她跑了，爹爹马上上去将那人杀了，也不等到珠水湾了，免得夜长梦多。”说罢便迈开步子。

　　萧径亭听到那步子迈出几步后，踏在船板上几乎杳无声息，那关岐轩的轻功显然是极高的了。接着便是一阵轻微的开门声，然后那门又小心关起。

　　“兄台，这时候月亮只怕也快落了，我们便去船头赏赏月如何，虽是残月，但是在水上看，肯定另有滋味。”那青衫客双手一背，朝萧径亭笑道，便起身朝船外走出。

　　萧径亭细闻下，船底下那舱房的门再也没有想起，萧径亭可以想象出，关索寒躲在舱房一个角落里，仗着长剑。眼睛死死盯住小卧房的那扇木门。

　　“那女子不管是不是莫姨，暂时都不会有事了。”萧径亭望着那道青衫背影缓缓走向船头，看来尤其显得落寞，心道：“关岐轩是专门来杀他的吗？”便跟着走出了船舱，却见到舱里的船客皆是昏昏欲睡，便如同这艘船一样，摇摇晃晃没有什么精神。

　　此时已经快到中夜，却见到水面尽头，一弯残月刚刚升起，清水荡漾间，波光磷磷煞是好看。

　　“嗯！没想到到了暮春，夜里还是有些凉意啊！”那青衫一抱胳膊，目光不经意间望舱内一瞥，又朝萧径亭笑道：“兄台是读书人，身子骨弱，还是进舱去吧！”说罢口上犹自一抖喃喃自语道：“春寒料峭、春寒料峭啊！”

　　“飕！”淡淡月光下，一道黑影如同大雁盘空，中间夹杂着白冽的寒芒，直直刺向那青衫客。萧径亭不敢怠慢，手下一探，拿出那两支小剑。

　　“叮！”一串火花溅出，那支利剑却是刺在了那位青衫客手上的一支扇子，那扇子色泽看来与普通扇子无甚区别，只是颜色稍稍深了些，想必是精钢做成。

　　月光下，萧径亭看清那名拿剑老者的模样。一身儒装打扮，面色红润，眉削目深，看来有些威猛。但是一张脸却是显得有些平庸，不过依稀能够看出关索寒的影子。月光下，他本来就高大的身材，配上如山岳傲立般的姿势，越发有着一派宗师的派头。

　　“关索寒这是要做什么？”萧径亭一直竖着的耳朵听到船舱底下一阵脚步响，而且那脚步显得有些犹豫。想来是关索寒几经挣扎后，终是忍不住要去找那名女子了。

　　却见那青衫人仍是一脸的平淡，道：“关先生何其急也？难道你主人便是一刻也等不得了，要致在下与死地吗？”

　　关岐轩眼角朝萧径亭瞥来一眼，马上收回目光盯着眼前的青衫人，道：“关某亦是敬佩先生的才学为人，只奈何天意弄人，让先生做了我家主公的敌人，得罪了！”一声断喝，长剑呼啸朝那青衫人卷去。

　　青衫人一舞手上扇子，刷地展开，封住关岐轩刺来的长剑。萧径亭眼中猛地一亮，那青衫客手中扇子上所体字画，潇洒写意，收放自如，却不正是与那日在“安然居”中所见的一模一样吗？

　　“他便是宴孤衡，当年英俊倜傥意气奋发的状元郎？”萧径亭不由大是震撼，心下一叹暗道：“他是显老咯！”

　　那青衫客见到萧径亭面色有异，也不奇怪，朝萧径亭道：“兄台这就下去救人，我且缠住关岐轩！”

　　萧径亭闻之一怔，对青衫客的武功修为大是惊讶，就在他对金陵府的风土人情侃侃而谈的时候，却早把船下的动静听得一清二楚了。望了一眼船头上的战况，那青衫客虽然兵器上没有少年优势，但是却是打得极为稳当，一点也不落于下风。便回转身去，冲进船舱。却见到舱内众人犹自昏睡不醒。

　　“难不成整条船的人都被关岐轩拿药迷了不成。”萧径亭也来不及理会这些人，径直朝船下底舱跑去。待跑到隔壁船舱的时候，见到满舱的女子，不由匆匆瞟过一眼，却是没有见到梦君奴那妮子。

　　下面的舱房却是精致了许多了，萧径亭从梯子下来，几下一闪便到了一扇精致的红漆木门前。却是听到里头传来一“沧！”的一声，却是一人拔出刀刃的响声。

　　“这位姑娘，我这一剑划下去，你的外衣便被撕了，那身雪白的肌肤也便被我看见了。”说话的正是关索寒，此时他阴冷的声音充满了下流的味道，萧径亭竟是恍惚一会儿才听出的声音来。

　　“这小子倒是把我的手段学了去了。”想起以前对小雪的使坏，萧径亭心里一丝暗笑，但是目中却是闪过一丝冷芒。手上真气一涌，便要破门而出。但是关索寒下一句话却是让他生生停了下来。

　　“我爹爹没有见过任夜晓的‘雪剑’，我却是见过的，我爹爹没有见过你，我却是见过的。”关索寒的声音逐渐变得冷静，却是没有原先的轻浮，忽又冷冷一笑道：“你就是那夜刺杀伍暮春的那名女刺客！谁让你有这身天下无几的绝妙身材，让人印象太深刻了！”

　　“丹姑娘！”萧径亭心里一惊，那丹姑娘虽然揭开了自己的穴道，跑了出来，但是身中了毒烟后想必一身的功力也没有剩下多少，自然逃不过关岐轩一派掌门的手心了。而关索寒口中的雪剑，也只怕是萧径亭的那支心爱佩剑吧！因为放在外人眼中，那两支见实在是一摸一样啊。

　　“但愿夜丫头不要认为是我拿走自己的佩剑的。”萧径亭顿时静下心思，继续听里面的动静，心中颇是有些惊异，那日在画舫中，他便已经看出了关索寒的不凡，却未想到他心机竟是如此的深，便是在自己的父亲面前也不露声色。

　　“你为什么要去刺杀伍暮春，哦！应该是武莫宸，临夏王武莫宸！”关索寒在里面走了几步，好像在思考着什么，问道：“你放心，我不会将你送给那位色鬼王子的，我还不想死！那样做的话，大王爷会杀了我的。你是大王爷的人吧？三王爷和那柳含玉一个德行，让他当皇帝他都懒得，自然不会去刺杀自己的哥哥了！”

　　“好聪明的关公子啊！”一声动听的声音响起，却正是那位丹姑娘，只听她微微一笑，道：“那天夜里，只怕也是你鼓动连易成那个脓包去‘醉香居’的吧！”

　　“你在探我的底？”关索寒一声冷喝，房内静寂片刻，忽然关索寒一声叹道：“让你知道了又如何？那日我是被摆弄了一番了。”忽然他声音变得阴冷无比，道：“他也未免太瞧不起我关索寒了，我带去的那些人根本连武莫宸那些护卫的边都沾不着！原来却是做给你们看的。”

　　“是啊！你家少主是不怎么够意思啊！找来几个脓包和那些护卫打上一架，便算作和我们合作了，却把刺杀武莫宸的重任落在我们头上。”丹姑娘咯咯一笑，道：“那本也没有什么，谁知道那夜来了个风骚的穆夫人也罢了，却还来了个一身鬼功夫的萧径亭。”

　　“那小子的出现，也让你主人的计划落空了，后来却是和梦君奴那小妮子一起合计，让我去刺杀那萧径亭。也不告诉我杀的是谁，仿佛我多么嗜血似的。”丹姑娘的口气顿时变得有些古怪了，道：“谁知梦君奴那丫头看着那姓萧的长得迷人，却不是成心要杀了那小子，只是想耗尽他的功力，让他不要在今天的任府大典上坏了她的好事罢了。”

　　“是你对我手下留情啊！”萧径亭心中笑道，心里却是知道丹姑娘这是在挑拨，挑拨那位少主和梦君奴的关系，也在挑起关索寒对他少主的不满。同时也是在推卸没有杀死萧径亭的责任，想通过关索寒将这个信息传给那位少主。

　　“那位少主好大的权势啊，竟然连关岐轩都收了做奴才。”萧径亭脑中浮起那位在屁股上被刻字的晴阿姨，对她们口中的少主不竟充满了好奇。脑子宁静下，鼻端却是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隐在俗腻的脂粉味中，显得那么卓然动人。

　　“哦？梦君奴！”萧径亭想起方方才丹姑娘诬蔑梦君奴的言语，而梦君奴就在边上听着，心中不由一荡。

　　关索寒不知道是不是听进了丹姑娘的挑拨，讪讪一笑，忽然道：“姑娘手上的只怕是‘雪剑’吧，我听说晓园里面满是机关，能进去可没有几人那？姑娘莫非和任夜晓有什么交情？”

　　“关索寒这厮竟是想把任府诬蔑进去，便只和刺客有交情这一条，便够任府受的了。”萧径亭心中不由一凛，却是听到那丹姑娘索性顺君雅意，只神秘笑笑，也不肯定也不否定。左顾而言其他道：“公子还是好好想想怎么不着痕迹将我放走，而不让令尊怪罪吧！”忽然噗哧一笑道：“我倒是奇怪，你家少主手下高手无数，为何派到江南却是一个也没有啊？稍稍厉害一些的只怕只有那位晴姐姐吧！”

　　关索寒不置与否，只是笑笑，在里面踱起步来，想必是在想着该怎么放走这个美丽的女子，这个有着强大背景的女子。

　　“我记得关公子的父亲刚刚从北方回来吧！‘剑花宫’的那个唐绰兮好像前几日刚刚北上吧！”那丹姑娘仿佛漫不经心道：“那唐绰兮听说美得很，公子可曾见过吗？说来也奇怪哩，你爹爹成名已经数十载了，而你家少主却才”

　　萧径亭顿时竖直了耳朵听丹姑娘下面的言语，想从中听出那位少主到底何人。

　　“嘶！”一声尖锐的利器划空声，接着是木板爆碎的声响，却是有人撞了进去。心下不敢怠慢，浑身真气一鼓，却也撞碎板壁，直直窜进。

　　“梦君奴！”萧径亭眼前一亮，那张俏丽的脸蛋上嵌着一对比宝石亮，比碧水清的美眸，却正是梦君奴。

　　此时，梦君奴手中的利剑正直直朝关索寒刺去，但是萧径亭还是看出那剑势虽快，但是剑刃上没有冒出一点剑气。梦君奴显然是不让丹姑娘说出以下的话，才闯了进来，并没有真的要杀关索寒。

　　见到萧径亭进来，梦君奴的脸上神情不由微微显得有些古怪，却是马上被一脸的寒意所掩盖了。

　　“她是怕我知道那位少主是谁吗？”萧径亭心中暗道，“咔嚓！”一声爆裂声，却是关索寒一脚踩碎了船板，从洞里钻进河水中。动作没有一点犹豫，便是连甲板上的父亲也是不顾了。萧径亭面色一凝，运气于掌，正要朝那洞中劈去。

　　“这厮心机这般深沉，留在那位少主身边也是个祸害。”心念一转，萧径亭手上劈去的力道不由大大减弱，方向也偏了许多。

　　“扑！”随着萧径亭一掌打下，一股三尺高的浪花从洞口飞上。那位丹姑娘玉足一蹬，娇躯却是飘出半丈，浑身却是没有沾上一点水珠，但是这么一跃好像用尽了她全部的力气，嘤得一声，脚下一阵踉跄，娇躯一阵摇晃便要倒下。

　　梦君奴见到丹姑娘一幅楚楚可怜的娇样，却是毫不理会。忙转过俏脸，想必是怕让丹姑娘看出破绽来。

　　丹姑娘见没人过去扶她，花唇一咬小脸一恼，右手握紧长剑驻在船板上，总算没有狼狈摔倒。美目一凄，幽幽怨怨朝萧径亭望来，美丽的玉脸上也显得娇弱无力。

　　“不知道这个厉害的丫头摔倒后，却是一幅怎样的狼狈模样？”萧径亭心底一阵惋惜，眼角余光瞥了一眼丹姑娘按在小腹处的左手。望了一眼梦君奴，朝丹姑娘走去。

第五卷 第六章 美人湿透

　　梦君奴嘴角冷冷一笑，一言不发径直朝甲板上走去。

　　“这香肩当真如同刀削一般啊！”萧径亭扶上丹姑娘的臂膀，入手肩肿滑腻细润，当真是动人无比。闻着如兰如麝淡雅幽香，萧径亭面上不由一阵痴迷。

　　丹姑娘勉强站着起身，娇躯一晃，香肩却是不经意离开了萧径亭的双手。接着足下一软，整个娇躯往萧径亭怀中倒来。见到萧径亭双手抱来，小脸浮起感激的笑容，目中却是闪过一道厉色，按住小腹的左手一转，闪出一支寒芒闪电一般，狠狠朝萧径亭胸膛刺去。

　　萧径亭目中闪过一丝冷笑，双掌一翻，闪电般击出。丹姑娘一声闷哼，娇躯如同纸鸢般飞出。

　　丹姑娘顿觉耳边生风，眼看便要撞上眼前板壁，浑身上下却是一点力气也没有。”这下脸要被刮花了。“丹姑娘美目一闭，心下一惨。忽觉玉足一紧，却是被人在空中硬生生扯住了，心下顿时一安，但是对眼前这位萧径亭所扮的中年儒生恨意更甚。

　　萧径亭一把夺下丹姑娘右手上的长剑后，右手一挥，将手上的娇躯一把掷出。

　　“啊！”那丹姑娘重重摔在地上，顿时成了滚地胡葫芦，不由疼得一声叫唤。

　　萧径亭目光落在丹姑娘左手握的是一支金刚刺，却是他日间在任府中通道用过的，原是被他随意扔在了密室中，不料丹姑娘却是将它捡了来。心下惊讶，目光不由在上面多停留了些许时候。

　　“啊！”丹姑娘忽然一声惊厉的惨呼，仿佛有说不出的恐惧。

　　萧径亭尚以为丹姑娘遇到了什么危险，却是看到她一双玉臂跟小鸟似的，张得开开的，不住拍动，软弱可怜的目光直直朝萧径亭望来，全是哀求。

　　“快抱我起来，我怕水啊！”萧径亭听到她的叫唤中，已经带有泣声了，不由暗觉奇怪。丹姑娘虽然躺在船板上，但是从破窟窿涌进的河水只漫到了她娇躯的一半，却是一点危险也没有啊，可看她这幅模样又不像在耍诡计啊！

　　“怎么今天白天在划过‘晓园’的时候，又不见得她怕水了！”萧径亭心下惊讶，却是记起丹姑娘确实不会游泳。

　　“求求你！我浑身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径亭！我刚才不知道你是谁才会暗算你的。”见到萧径亭无动于衷，丹姑娘美目一红，猛地仰起小脸道：“你来抱我起来，我告诉你妍儿师妹的事情！”

　　“她怎么又忽然看出我是谁了？”萧径亭一阵纳闷，接着马上恍然大悟，暗道：“是我注意看那金刚刺的眼神让她看出来了。”

　　“你这小鬼，就是看着我出丑！”当丹姑娘浑身湿透被萧径亭抱在怀中的时候，小脸尚自发青，美目隐隐可见泪痕，娇喘连连却是仿佛心有余悸。见到萧径亭一幅似笑非笑的模样，玉手猛地举起，作势要打，却又忽然放下，美丽的眼珠一阵乱转，绽开一朵花般的笑容道：“妍儿的事情我现在还是不能告诉你！”

　　萧径亭眉头一皱，嘴角一扯，手上一松却是直直将丹姑娘抛回水中，径直转身往船上走去。

　　“哗啦！”一串落水声响起，萧径亭毫不理会踏上板梯，也不转身看上一眼。但是，不但没有听到丹姑娘求饶，反而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发出，心中不由暗自奇怪。

　　“难道那丫头这么硬气？”萧径亭脚下再踏上几步，心下一叹。足尖在板上一踢，身躯呼地飘回，在空中一个轻巧的转身。

　　“你回来作什么？你为什么不让我死在这里？”丹姑娘重新躺在萧径亭怀抱的时候，花瓣一样的樱唇也吓白了。虽然整个柔软动人的娇躯都倚在萧径亭怀中，但是一张美丽的脸蛋却是冷若冰霜，没有一点暧昧情迷的意味。

　　萧径亭也不理会，只是缓缓输过一道真气过去。

　　“咯咯！”那张美丽的小脸仿若拂过春风般，瞬间解冻。美目中瞟来一道媚波，笑道：“还是被我猜中了，你心里一定舍不得我，会转身过来救我的！”

　　“你真是多情啊！刚刚和你一起的那个小妹妹又是谁啊？你这样心软终有一天会害死你的！”丹姑娘声音顿时变得又娇又腻，目中闪过一道异光，叹息一口，道：“可惜啊！可惜你的多情用错了地方，我这人没心没肺的，不然还真的会爱上你呢？”

　　萧径亭抱着这具诱人惹火的肉体已有一会，软绵绵的仿佛无骨一般，淡淡的处子幽香在鼻端飘飘荡荡，越来越清晰。听到丹姑娘的无情言语，不置与否地淡淡一笑，道：“那我倒要趁这个机会好好占占便宜了！”手掌却是真的滑下蛮腰，在圆隆肥美的盛臀上大力拍了两下，接着在柔软的臀肉上狠狠抓了两把。

　　“我师傅这次派我出来，其中有项任务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将你引去突厥！”丹姑娘硬生生将那丝红晕止在耳下，若无其事地将蛾首靠在萧径亭怀中，道：“只要你去了突厥，他便将妍儿的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你。”

　　“哦！”萧径亭低应一声，目中一片迷茫。

　　“轰！”船上一阵巨响，萧径亭神情一清。竖耳一听，兵器的撞击声、掌风袭空声、器物破损声顿时清晰起来，不禁这些，而且还隐隐传来船桨划水声，却是不远处有船过来了。

　　萧径亭神色复杂看了一眼怀中的美人，片刻间目中闪过无数神情，最后化作满目的无奈和柔色，轻叹一口，道：“或许我真该一剑将你杀了，留着你当真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偏偏你又是妍儿的同门师姐！”萧径亭目中闪过一道冷芒，让得怀中的娇躯微微一僵，仿佛刚刚热起的肉体又凉了下去，那张美丽的小脸神色变了几变后，最终换上尽是虚假的妖媚。

　　此时船所行至的河道不宽，离岸上只有十丈，萧径亭抱紧怀中美人，对身后的打斗仿佛置若罔闻。道：“待会儿只怕有场恶战，所以我马上要将你送到岸上，等下你便自己一人走了，知道吗？”说罢五指成爪，一把抓下三块木板，远远投进河中。

　　萧径亭抱紧怀中娇躯，足下一点，身躯顿时轻飘飘飞出数丈，准确落在了河面上的木板上，却是连一点摇晃也没有。

　　“关岐轩他便是要将我送给那秀岐王子，而且我听他口气，好像准备送给那个色狼王子的就还有‘醉香居’那个美丽妖媚的穆夫人。”萧径亭脚下落在第二块木板上的时候，丹姑娘目中忽然闪过一道奇异亮烁的光芒，故意开口说出了这句骇人的言语。

　　萧径亭心下一震，真气一滞，足下一凉，脚下却是如水两寸。心神一凛，真气一提猛地将身躯拔高三尺，再次落在木板上时，丝毫不作停留，仿若蜻蜓点水般飘起飞出几丈，再一个起落，便踏在岸上的土地。

　　待放下丹姑娘时候，萧径亭也顾及不上她那复杂的眼神，也不朝那美丽的脸上再看一眼，身子一拔，飞回河面的木板，一串跳跃回到了船上。一串话却是从空气中飘来。

　　“你真的就那么想和我死在一起吗？”丹姑娘闻之娇躯一颤，玉牙一咬，径直朝不远处的官道走去.

　　萧径亭回到船上的时候，甲板上的物事早已经被打得一塌糊涂。剑气纵横间，粉碎的木屑满天乱飞，却是不见梦君奴的身影。看着宴孤衡出招间章法不乱，却是一点也未落下风，萧径亭心下暂安，闪进船舱。

　　“快来帮忙！”梦君奴此时正往晕倒的众人头上洒水，见到萧径亭过来，目光也不瞧来，却是俏声吩咐道：“快过来帮忙，这船马上就要沉了！”

　　想来是关岐轩觉得不值，船上人中的却是普通的迷药，只要泼水在脸上便可醒来。

　　由于船中的女子甚少，所以梦君奴只一会儿便将满舱的女子浇醒，却也不过来萧径亭这边帮忙。只是望了一眼忙碌的萧径亭，提着利剑步出了船舱，却也不知道是去帮助哪位。

　　萧径亭竖耳细听，却是没有听到外面的战局有任何变化，也没有听到梦君奴舞剑时候，那特有的动听剑啸声。

　　“咦！她站在这里作什么？”萧径亭待救完众人，吩咐他们不得出来后，走上甲板，顿觉面上一寒，却是冷冽的剑气刮得面上生疼。再看梦君奴，却是暇逸地站在船尾，微微轻轻吹动着衣襟，飘飘欲仙仿要乘风归去，对船头二人的打斗却是仿置若罔闻般。

　　萧径亭心中不舍那美丽的身影，艰难地移开目光，目光转到关岐轩舞动的剑法，马上由温柔脉脉变得冷峻如芒。此时两人已经斗到了最后关头，真气损耗得厉害，两个脑袋便如蒸笼一般，蒸蒸冒着白气。但是剑刃划空的呼啸声却是更加尖利，但好像仍是斗个旗鼓相当，没有分出高下。

　　"没时间耗了！"萧径亭剑眉一拧，长剑一挺，带着一串寒芒朝关岐轩刺去。

　　“嘶！”萧径亭微微一怔，暗道:"关歧轩怎么这么不顶用了？"目视长剑过处，空中爆出一串血花，却是在关岐轩胸前划过一道长长的血口。原来关岐轩与宴孤衡斗得已久，早已经是强弩之末，见到萧径亭一剑刺来竟是连躲开的力气也是没有了。

　　“嗯！”见到关岐轩踉跄几步摔倒在地，宴孤衡强自提着的一口真气顿时贼去楼空，腿上一软，也委顿在地，无奈地朝萧径亭望来一眼。

　　“关宗主啊，像我们这种能斗个势均力敌的，功夫一般强弱的，天下也是不多啊！”宴孤衡坐在甲板上，虽然衰弱，但仍是哈哈笑道。

　　关岐轩苍白的脸上浮起一道笑容，道：“谁说不是呢？可惜我与宴先生所在立场不同！关某不得不以死相博！”忽然目光变得凌厉，直直朝萧径亭望来，道：“我儿子关索寒呢？你们把他怎么了？”一张不俊不丑的脸也顿时变得狰狞起来。

　　萧径亭眼角一瞥，却也不作回答，只是嘴角扯开的那丝笑容尤其冰冷。

　　关岐轩两只眼珠直直盯住萧径亭，便连眨也不眨一下，见到萧径亭嘴角的笑容，目中渐渐泛上绝望，接着那两只眼珠变得血红，满腔的怨毒仿佛要化作利剑从眼中刺出。

　　“啊！”关岐轩忽然一阵狂啸，委顿在地的身躯忽然如同一条蛇一般，忽地弓起，猛地一弹，凛冽的寒芒顿时朝萧径亭脸上呼啸而来。

　　“叮！”萧径亭直直砍上关岐轩刺来的长剑，一声尖锐的撞击，一支断刃飞上半空。萧径亭手上一颤，一阵剧痛从虎口传上，直直涌上手臂。

　　“这厮竟是如此骁勇！”萧径亭本想大乱关岐轩心神，击溃他的心志，让后逼问他背后的那位少主，以及萧莫莫的消息。不想已经脱力的关岐轩误以为儿子死后，竟是将浑身的潜力随着悲伤爆发出来，当真有不敌之勇。

　　“喝！”只听关岐轩一阵怒喝，舞着断剑朝萧径亭攻来，竟然招招只求同归于尽。

　　“叮！叮！叮”片刻间，萧径亭已经格开十数剑，震得整只手臂发麻，胸口一阵憋闷，竟是连喘息都有些困难。而关岐轩手上的那支断剑早已经破损得不成样子，握剑的右手也血肉模糊，却是虎口被震碎了。

　　关岐轩退后一步，嘴唇一阵颤抖，胸口一阵起伏。“噗！”一团血雾飞喷而出，接着又连呕几口鲜血。

　　“小心！”却是梦君奴与宴孤衡齐齐嚷道。萧径亭只觉眼前闪过一道妖异的光芒，却是从关岐轩那双血红眼睛爆出的，他苍白的脸上也浮上一丝陀红。

　　“嘶！”关岐轩身躯血光迸现，身子化作一道诡异的影子朝萧径亭涌来，那支断剑却是冒着乌黑的冷芒，隐藏在关歧轩的身影中，竟是极不显眼，若隐若现地朝萧径亭的心脏刺来。

　　“滋！”萧径亭长剑横起，迎向刺来的断剑，不料那断剑却是贴磨着长剑剑刃疾疾而上。在黑暗中爆出一串串火花，那金属摩擦声尖锐得让人忍不住要掩住耳朵。

　　萧径亭眼前一亮，发现在火花的光芒下，关岐轩眼中爆起一阵疯狂和嗜血的光芒。忽地小腹一寒，一支冒着蓝芒的细剑，鬼魅一般的速度直直扎向小腹，那来势骤急得萧径亭便是躲开的机会也没有。

　　“叮！”一道白光没入眼前这个发狂人的身躯，却是梦君奴射来的暗器，但也只让关歧轩一阵颤抖。萧径亭目中爆亮，腿不弯，足不点，整个身躯直挺挺爆退飞出半丈。落地时，脚下一阵踉跄，腹中一麻，接着一寒，确终是被关岐轩那支沾了剧毒的细剑划破了。

　　“莫非这关歧轩练的是什么妖邪的功夫不成，不然这一爆起这么这般厉害！”萧径亭飞快点住小腹几处穴道，不让毒血蔓延。运起真气一声大喝：“你儿子关索寒没有死！”

　　关岐轩闻之，目中一亮，接着身躯一阵哆嗦，却是真正瘫到在地，人事不省。

　　萧径亭屈指弹出，手上顿时飞出几颗细物，却是封住了关岐轩的几处穴道。从怀中掏出几只瓷瓶，倒出几颗药丸放入口中吞下，勉强止住了毒势的扩散。微微平息汹涌的血气，便朝关岐轩瘫到处走去。

　　“嗖！嗖！嗖！”一连串锐物划空声，接着昏暗的天空一亮。萧径亭转眼望去，却是无数支火箭拖着长长的火光朝船上飞来。

　　“嘟！嘟！嘟！”火箭转眼钉在这艘破船上，也带起一串惨厉的号叫，却是射进的船舱，带走了数人的性命。船上顿时乱成一锅粥，哭叫声、惨号声以及大火烧起的噼里啪啦声，响成一团。数十人纷纷跑上甲板，跃身跳入河中。

　　“我道梦君奴怎么也不过来帮忙！”萧径亭瞥了一眼地上的关岐轩，一把抓起委顿在地的宴孤衡，放到一处箭矢射不到的地方。穿过慌乱的人群，急急跑到船尾。

　　“飕！飕飕！”数支羽箭划着空气，朝萧径亭面门刺来，萧径亭面色一肃，左手闪电般击出，一阵手舞，手中顿时多了几支箭杆。接着眼前冒起一团团血雾，接着一连串惨叫声不绝于耳，无数的箭矢却是带走了船上慌乱人群的生命。

　　“快过来帮忙！”梦君奴一眼瞥到过来的萧径亭，美目一亮道：“帮我挡住这些飞箭！”自己却是如同花丛蝴蝶一般，在人群中穿梭，一把抓起两三人朝河中掷出。

第五卷 第七章 趁火劫色

　　“快来帮忙！”梦君奴此时正往晕倒的众人头上洒水，见到萧径亭过来，目光也不瞧来，却是俏声吩咐道：“快过来帮忙，这船马上就要沉了！”

　　想来是关岐轩觉得不值，船上人中的却是普通的迷药，只要泼水在脸上便可醒来。

　　由于船中的女子甚少，所以梦君奴只一会儿便将满舱的女子浇醒，却也不过来萧径亭这边帮忙。只是望了一眼忙碌的萧径亭，提着利剑步出了船舱，却也不知道是去帮助哪位。

　　萧径亭竖耳细听，却是没有听到外面的战局有任何变化，也没有听到梦君奴舞剑时候，那特有的动听剑啸声。

　　“咦！她站在这里作什么？”萧径亭待救完众人，吩咐他们不得出来后，走上甲板，顿觉面上一寒，却是冷冽的剑气刮得面上生疼。再看梦君奴，却是暇逸地站在船尾，微微轻轻吹动着衣襟，飘飘欲仙仿要乘风归去，对船头二人的打斗却是仿置若罔闻般。

　　萧径亭心中不舍那美丽的身影，艰难地移开目光，目光转到关岐轩舞动的剑法，马上由温柔脉脉变得冷峻如芒。此时两人已经斗到了最后关头，真气损耗得厉害，两个脑袋便如蒸笼一般，蒸蒸冒着白气。但是剑刃划空的呼啸声却是更加尖利，但好像仍是斗个旗鼓相当，没有分出高下。

　　"没时间耗了！"萧径亭剑眉一拧，长剑一挺，带着一串寒芒朝关岐轩刺去。

　　“嘶！”萧径亭微微一怔，暗道:"关歧轩怎么这么不顶用了？"目视长剑过处，空中爆出一串血花，却是在关岐轩胸前划过一道长长的血口。原来关岐轩与宴孤衡斗得已久，早已经是强弩之末，见到萧径亭一剑刺来竟是连躲开的力气也是没有了。

　　“嗯！”见到关岐轩踉跄几步摔倒在地，宴孤衡强自提着的一口真气顿时贼去楼空，腿上一软，也委顿在地，无奈地朝萧径亭望来一眼。

　　“关宗主啊，像我们这种能斗个势均力敌的，功夫一般强弱的，天下也是不多啊！”宴孤衡坐在甲板上，虽然衰弱，但仍是哈哈笑道。

　　关岐轩苍白的脸上浮起一道笑容，道：“谁说不是呢？可惜我与宴先生所在立场不同！关某不得不以死相博！”忽然目光变得凌厉，直直朝萧径亭望来，道：“我儿子关索寒呢？你们把他怎么了？”一张不俊不丑的脸也顿时变得狰狞起来。

　　萧径亭眼角一瞥，却也不作回答，只是嘴角扯开的那丝笑容尤其冰冷。

　　关岐轩两只眼珠直直盯住萧径亭，便连眨也不眨一下，见到萧径亭嘴角的笑容，目中渐渐泛上绝望，接着那两只眼珠变得血红，满腔的怨毒仿佛要化作利剑从眼中刺出。

　　“啊！”关岐轩忽然一阵狂啸，委顿在地的身躯忽然如同一条蛇一般，忽地弓起，猛地一弹，凛冽的寒芒顿时朝萧径亭脸上呼啸而来。

　　“叮！”萧径亭直直砍上关岐轩刺来的长剑，一声尖锐的撞击，一支断刃飞上半空。萧径亭手上一颤，一阵剧痛从虎口传上，直直涌上手臂。

　　“这厮竟是如此骁勇！”萧径亭本想大乱关岐轩心神，击溃他的心志，让后逼问他背后的那位少主，以及萧莫莫的消息。不想已经脱力的关岐轩误以为儿子死后，竟是将浑身的潜力随着悲伤爆发出来，当真有不敌之勇。

　　“喝！”只听关岐轩一阵怒喝，舞着断剑朝萧径亭攻来，竟然招招只求同归于尽。

　　“叮！叮！叮”片刻间，萧径亭已经格开十数剑，震得整只手臂发麻，胸口一阵憋闷，竟是连喘息都有些困难。而关岐轩手上的那支断剑早已经破损得不成样子，握剑的右手也血肉模糊，却是虎口被震碎了。

　　关岐轩退后一步，嘴唇一阵颤抖，胸口一阵起伏。“噗！”一团血雾飞喷而出，接着又连呕几口鲜血。

　　“小心！”却是梦君奴与宴孤衡齐齐嚷道。萧径亭只觉眼前闪过一道妖异的光芒，却是从关岐轩那双血红眼睛爆出的，他苍白的脸上也浮上一丝陀红。

　　“嘶！”关岐轩身躯血光迸现，身子化作一道诡异的影子朝萧径亭涌来，那支断剑却是冒着乌黑的冷芒，隐藏在关歧轩的身影中，竟是极不显眼，若隐若现地朝萧径亭的心脏刺来。

　　“滋！”萧径亭长剑横起，迎向刺来的断剑，不料那断剑却是贴磨着长剑剑刃疾疾而上。在黑暗中爆出一串串火花，那金属摩擦声尖锐得让人忍不住要掩住耳朵。

　　萧径亭眼前一亮，发现在火花的光芒下，关岐轩眼中爆起一阵疯狂和嗜血的光芒。忽地小腹一寒，一支冒着蓝芒的细剑，鬼魅一般的速度直直扎向小腹，那来势骤急得萧径亭便是躲开的机会也没有。

　　“叮！”一道白光没入眼前这个发狂人的身躯，却是梦君奴射来的暗器，但也只让关歧轩一阵颤抖。萧径亭目中爆亮，腿不弯，足不点，整个身躯直挺挺爆退飞出半丈。落地时，脚下一阵踉跄，腹中一麻，接着一寒，确终是被关岐轩那支沾了剧毒的细剑划破了。

　　萧径亭飞快点住小腹几处穴道，不让毒血蔓延。运起真气一声大喝：“你儿子关索寒没有死！”

　　关岐轩闻之，目中一亮，接着身躯一阵哆嗦，却是真正瘫到在地，人事不省。

　　萧径亭屈指弹出，手上顿时飞出几颗细物，却是封住了关岐轩的几处穴道。从怀中掏出几只瓷瓶，倒出几颗药丸放入口中吞下，勉强止住了毒势的扩散。微微平息汹涌的血气，便朝关岐轩瘫到处走去。

　　“嗖！嗖！嗖！”一连串锐物划空声，接着昏暗的天空一亮。萧径亭转眼望去，却是无数支火箭拖着长长的火光朝船上飞来。

　　“嘟！嘟！嘟！”火箭转眼钉在这艘破船上，也带起一串惨厉的号叫，却是射进的船舱，带走了数人的性命。船上顿时乱成一锅粥，哭叫声、惨号声以及大火烧起的噼里啪啦声，响成一团。数十人纷纷跑上甲板，跃身跳入河中。

　　“我道梦君奴怎么也不过来帮忙！”萧径亭瞥了一眼地上的关岐轩，一把抓起委顿在地的宴孤衡，放到一处箭矢射不到的地方。穿过慌乱的人群，急急跑到船尾。

　　“飕！飕飕！”数支羽箭划着空气，朝萧径亭面门刺来，萧径亭面色一肃，左手闪电般击出，一阵手舞，手中顿时多了几支箭杆。接着眼前冒起一团团血雾，接着一连串惨叫声不绝于耳，无数的箭矢却是带走了船上慌乱人群的生命。

　　“快过来帮忙！”梦君奴一眼瞥到过来的萧径亭，美目一亮道：“帮我挡住这些飞箭！”自己却是如同花丛蝴蝶一般，在人群中穿梭，一把抓起两三人朝河中掷出。

　　“你这丫头是菩萨心肠，还是机关算尽的不择手段者呢？”萧径亭足下一点，飞上前去。一舞长剑，他的身边仿若刮起一阵疾风，将射来的箭矢纷纷刮歪斜飞出去。

　　“你受伤了？”梦君奴一声低呼，美目瞥向萧径亭小腹，这才发现上面的血迹，美丽的樱唇一颤，喃道：“这可怎么办？上面沾的‘美人蓝’可是剧毒无比！”

　　“他们来了！”萧径亭目光直直射向远处十丈余处，一艘豪华的大船缓缓而上，印入萧径亭的眼帘，那船真大，却是比萧径亭脚下这艘不知道大出几倍。

　　“吸！”萧径亭倒抽一口凉气，那艘大船的甲板上，整整齐齐站满了一排排人，密密麻麻只怕又上百之众。身上皆是穿着甲衣，却是正规的官军，此时数百人正手拿弓箭，无数的箭矢冒着冷冽的寒芒，直直对着萧径亭、梦君奴二人，仿佛瞬间便会飞来夺走二人的生命。

　　“这是哪来的官兵！”萧径亭一望空荡荡的船板，脚下一晃，却是船板吃水太多，一阵倾斜，快要沉了。熊熊火光间，视野中只剩下梦君奴一人。数十位船上的座客纷纷在水中扑腾，幸好都是会水，都相扶相携着游向岸上。

　　“我们快退！”梦君奴美目再次朝萧径亭小腹的伤口瞥来，冷然下了决定。

　　“放箭！”随着一声断喝，萧径亭只觉一团巨大的劲气随着无数支羽箭重重压来。

　　“快走！”萧径亭一声断喝，长剑一挥，身躯直直拔上数丈。无数箭矢从身边急急飞过，却是刮得萧径亭浑身生寒。在空中对上梦君奴的目光，却是见到里面一股浓浓的哀色。

　　“嘟！嘟！嘟！嘟！”一连串骤急的撞击声，甲板上顿时密密麻麻钉满了羽箭，那羽毛犹自不住颤动。

　　“轰！”萧径亭面上一烫，原来落地处早已经火势凶猛，一串火苗窜上了面门，接着脚下一个踉跄，却是船身一阵激烈的摇晃。萧径亭身子一抽，退开几丈，却是找不到可以立足的地方。

　　萧径亭大袖一挥，身边的火苗顿时熄灭。胸口却是泛起一股恶心，却是由于刚才内力耗得厉害，小腹上的毒气又开始蔓延开来。

　　“哦！‘乌妾’！”萧径亭顿时恍然大悟，目光瞧去正好对上美目萋萋望向舱内。

　　“我去将马牵来！”萧径亭一声柔道，脚下一点身躯闪电般跃进了破烂不堪，火光熊熊的船舱。萧径亭跃进船舱的一刹那，只觉背后一亮。

　　望着萧径亭闪进的身影，回味起刚才他满是怜爱的一瞥，梦君奴美目亮起璀璨夺目的光芒，无数的异样感觉如潮水般从芳心深处涌上，花唇一咬，美目一迷，一顿玉足，娇躯便如同花蝴蝶一般跃进火光灿烂的船舱。

　　“哇！会烤死人的！”萧径亭一跃进舱的时候，几串长长的火舌朝萧径亭面目添来，瞧那架势惊仿佛要将萧径亭整个身躯吞噬一般，浑身几欲被烤焦。外边船板“卜！卜！”声响不绝耳，却是敌船上的箭矢不断射来，耳边也尽是火苗噼里啪啦的叫唤，却是没有听见马嘶声。

　　“拴马的地方在哪呢？”萧径亭一望去，眼前浓烟卷着大火，便是连几尺内的物事也看不清楚。

　　“呼！”萧径亭只觉头上风动，一股炙人的烫意卷向脖颈，却是一根烧着了的横梁掉下。萧径亭足下一点，身躯飘开数尺，长袖一挥。那个浑身冒火的横梁顿时呼啸飞出。

　　“啊！”一声娇嫩惊恐的叫唤，听着好像是梦君奴发出，火光中一道曼妙的身影飞快躲开萧径亭挥出的着火横梁，美目朝萧径亭这边一望，蛮腰一扭，娇躯顿时轻飘飘朝萧径亭飞来。

　　“飕！飕！飕！”熊熊的火光竟是没能淹没箭矢冷冽的白芒，几支羽箭从舱板的窟窿中飞进，仿佛长了眼睛般，直直刺向飞在空中的梦君奴。萧径亭长袖运劲一甩，挥出一道疾风也只是将哪几支羽箭稍稍吹斜。

　　“嗯！”在空中毫无借力的梦君奴，也被萧径亭甩出来的袖风吹得微微一斜，转变了方向，整个娇躯顿时朝萧径亭怀中砸去。见到萧径亭微微张开双臂，梦君奴秀眉一皱，在空中朝身边一掌击出，一个借力，娇躯顿时轻飘飘落在了萧径亭身边两尺处。

　　萧径亭不由朝梦君奴递过一道失望的目光，却是忽然发现到梦君奴尽管她努力掩饰，但是美丽的目中仍是流露出深深的害怕，心里不由大是惊讶。

　　“这丫头长得好一双美腿！”萧径亭目光落在梦君奴下身，碧绿的绸布裤管勾勒出她丰满修长的玉腿，便是隔了层布，也仿佛能够感受到玉腿的柔软和健美有力的弹性。

　　“给你！”一声冷俏的动人樱语让萧径亭的目光不舍地移开，却是见到梦君奴手上提着一条湿透的长裙，萧径亭看出那裙子是从她身上脱下了。

　　萧径亭一把接过，目光不由瞟了一眼梦君奴套着中衣的鼓涨酥胸，道：“告诉我‘乌妾’关在哪里？然后跟在我身后，小心别让火烧着你的脸了！”

　　梦君奴一扭娇躯，却是让萧径亭的目光看不到自己的酥胸，却是没有想到将自己挺翘美臀现在萧径亭眼前。

　　“轰！”船生又一阵激烈的晃动，数丈高的火舌顿时涌进，吞噬了舱内所有的空间。萧径亭只觉眼前一阵血红，顿时仿佛连五脏六腑都要被烧熟了一般。

　　“梦姑娘！”萧径亭脑中轰的一响，一声大喝，运足真气一把甩出手中的湿裙子，湿风过处，火苗顿熄。身边却是仍旧没有梦君奴的身影，心中一震，手上也不禁发起抖来。

　　“我在这里！”一声娇嫩的声音从背后响起，萧径亭只觉背后一软，如同藕节般的玉臂攀上萧径亭的肩膀，接着一具软绵起伏的软玉紧紧贴上后背。那娇躯的滑腻柔软和美好的弹性，竟是萧径亭从未体会过的动人。

　　这突如其来的温柔艳遇竟让萧径亭恍惚片刻后，才发现背后的这具娇躯浑身冰凉，犹自在不停发抖。

　　“不！你别回头，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感到萧径亭要转过头来，梦君奴连忙娇声轻道，却是将玉脸紧紧藏在萧径亭背上，仿佛火一般的烫人，“我怕火，我从小就怕火，就是作恶梦的时候，也是常常梦到我被大火困住！”

　　“莫非她美丽的小脸被火烧着了？”

　　“那你还跑进来做什么？”萧径亭心神摇拽下，不由细细体会紧紧抵在背后的两只圆圆软软的玉乳，那团美肉顶端的那颗小奶头便是隔了几层衣服也能清晰地感觉出来。

　　赶到背后紧贴软肉处传来的骤急的心跳，萧径亭坏心一起，左手朝背后一托，却是按在腻滑肥隆的香臀，中指更是抓进了深深诱人的臀沟处，心道：“这丫头身上每一处地方都是老天静心创造的极品啊！”

　　“嗯！”听到梦君奴一声冷哼，娇躯激地一颤。萧径亭一声大笑，握住美臀的左手一紧，右手湿裙挥出一团疾风，从火中打开一条通道，背着梦君奴一跃而进。

　　“呼！”萧径亭浑身一凉，大喘一口，呼出肺中的浊气，竟是有着说不出的舒服。走到甲板下的舱房，这里却是没有一点火苗，只是河水早已经漫上了近两尺。

　　“放下我！”梦君奴冷冷一声，蛮腰一挺，玉臂一撑，娇躯顿时跃下了萧径亭的后背，那美好诱人的香臀也顿时离开了萧径亭的魔爪，但是那美妙的感觉却是深深留在萧径亭的后背、左手上，也印在了萧径亭的心里。

　　“你不许回头！我不想让你看见我！”听到梦君奴动听的声音中，仿若冰霜一般寒冷，不由一声叹息，笑道：“这样美好的感觉以后却是不可能再有了，可惜啊！”

　　萧径亭听到背后的梦君奴停下脚步，静寂了片刻，道：“你当真一定要与我为敌吗？”却也不待萧径亭回答，道：“走吧！我们去找‘乌妾’！”

　　“噗哧！”梦君奴一声娇笑，萧径亭见到眼前的情景也不由哭笑不得。

　　只见神俊美丽的“乌妾”正懒洋洋将自己淹在水中，正睡得舒坦。见到萧径亭先进来，眼睛爱理不理地迷成一条线，鼻子一声恼哼，表示抗议。待见到后面的梦君奴，却是马目一亮，一声欢快的嘶叫，前腿一撑站起身来。

　　萧径亭不由一乐，道：“这马厉害，连你易容后的样子也认得出来！”萧径亭转头望去的时候，心下一安，梦君奴面上却是没有一点损伤。

　　此时的梦君奴目中已经没有任何异样，仍是冷着一张俏脸。一眼瞥过被水浸透的玉腿，那裤管紧紧贴着美肉，萧径亭心里一荡，视线转向“乌妾”道：“你不会让我背它游到岸上吧！”

　　梦君奴也不理会，便连看也不看萧径亭一眼，挺起长剑随手一绞，便将船底绞出一个人高的窟窿，大股的河水顿时汹涌而进。

　　“‘乌妾’！游泳了！”梦君奴一拍马背说到，还冷冷朝萧径亭望来，仿佛道：“我怕火，但是我不经过那里可以吗？你休想再有机会占我便宜！”

　　萧径亭一阵苦笑，却是见到‘乌妾’欢呼一声，从那大窟窿钻进水中，四只马腿竟是游得极是娴熟。梦君奴收剑在手，娇躯一扭，也如同美人鱼般钻进河里，却也不管萧径亭该怎么离开了。

　　萧径亭嘴角的笑容尚自留着，眉头却是猛地一皱，刚才情况紧急不觉得，现在中毒处却是忽然疼痛难忍。足下一蹬，长剑举过头顶，绞出朵朵剑花。

　　“啪！”一团粉碎的木屑四处乱飞，萧径亭却是如同冲天炮一般冲破几层木板，飞上了甲板。此时的甲板早已经火光冲天，萧径亭目中一扫，想找到一处可以立足的地方，却是觉得面门一寒，几支羽箭堪嵌从脸边飞过。身躯一侧，目光直直瞧往宴孤衡的藏身之处。

　　待萧径亭提着宴孤衡踏般飞到岸上的时候，梦君奴早已经立在乌妾边上。见到萧径亭手上的宴孤衡，眉头不经意一皱。

　　“呆会儿仍是我跑路，你骑马，便是宴先生也由我提着！”萧径亭将宴孤衡放下道，梦君奴低应一声，不再理会，却是将目光投向那艘豪华大船上，此时距离那满是火光的破船仅仅几丈远，几个武士正站在船头准备跃到那艘破船。

　　萧径亭心里一焦，身子一拔，手中扔出一块木板。却是听到身后的梦君奴娇声疾呼：“你还去那里做什么？””沧！“萧径亭一把拔出长剑，脚下一踢落在火船的甲板上，迎面而来的却是四只冒着寒气的利刃，待萧径亭看清后，不由微微一怔，那刀的模样却是和在任府看到的那支一摸一样，便是连易昶口中说的东瀛刀。

　　“这东瀛人的刀法真是狠厉，直来直去的，却是招招欲致人于死地！”手中长剑猛地挥出，却也是直来直去，四只长刀顿时激射飞出，没入熊熊的火光中。

　　萧径亭身躯一拔，朝关岐轩昏倒的地方跃去。在火光中，隐隐见他浑身鲜血躺着一动不动，但是脑袋上的头发和下巴上的胡须却是被火烤得焦了，袖袍处的衣衫也开始烧着，面色红透仿佛血液要被烧沸腾了一般。

　　“若是再晚一步，关岐轩早就死透了！”萧径亭一把提过关岐轩，发现他气息早已微弱之极，浑身如火一般烫手。挥剑砍下几块木板，抛在河中，提着关岐轩身子脚下一点，朝准河面上的木板跃出。

　　“飕！”一支利箭划着尖锐的破空声，直直朝萧径亭射来，那劲道凌厉之极，萧径亭便是在空中也听到箭矢划开空气的呼啸声。

　　“对方船上竟然有箭术高手！”萧径亭也顾不得惊讶，目光瞧准箭矢一剑看去。

　　“当！”空中迸出一朵火花，萧径亭只觉虎口一疼，那箭矢斜斜飞向河中。萧径亭真气一滞，却也落在甲板上。

　　萧径亭目光一凝，正要瞧准落脚的地方。“飕！”又一支利箭紧接飞来，却是朝萧径亭要落地的方向飞来，萧径亭若是此时落下，势必会被射穿了小腿。当下之计唯有掷出手中的长剑，击飞射来的羽箭。但是萧径亭知道只要这一扔出，马上会有下一支、两支箭矢飞来，到时候只能用手抓了。想及此，萧径亭脚下对准羽箭，运劲踢出。

　　“嗯！”萧径亭脚尖一阵剧痛，接着小腹中毒处更是一阵绞痛。堪嵌落到甲板上，迎面而来的四支短刀也刺到了下身几寸处，萧径亭目中一火，手中长剑挥出一道凛冽的光芒，直将脚下的那名黑衣武人劈成两半。

　　其他三个黑衣武士面对同伴如此惨状，却是连看也不看一眼，仍是挥舞着短刀攻向萧径亭的下盘，仿佛要绞碎萧径亭的两只大腿。

　　萧径亭未待落地，强运真气，身躯顿时退开几尺，手中长剑一斜，划着飘逸的轨迹朝三名武士呼啸而去。

　　“嘶！”一阵轻微的割开血肉声，火光中飞出几朵血花，顿时带走了两人的生命。萧径亭目光紧紧注视剩余的那名黑衣武士，仿佛在看一个死人一般。手中长剑满满举起，那冒着冷冽寒芒的长剑仿佛是从地狱上来催命的，那人却也忘记了逃跑，目中直直望着萧径亭手中的长剑，涌上层层的绝望。

　　忽然！眼前这双绝望的眼睛闪过一道残忍嗜血的光芒，萧径亭心中一动，耳朵一竖，身后传来的划空声却是比先前的那几箭抖要狰狞、惨厉！但是那划空的声音却是几不可闻，显得又是阴险又是狠毒！仿佛要将整艘船都撕裂了一般。

第五卷 第八章 如此藏剑

　　忽然！眼前这双绝望的眼睛闪过一道残忍嗜血的光芒，萧径亭心中一动，耳朵一竖，身后传来的划空声却是比先前的那几箭抖要狰狞、惨厉！但是那划空的声音却是几不可闻，显得又是阴险又是狠毒！仿佛要将整艘船都撕裂了一般。

　　“去死吧！”萧径亭目中一亮，一声断喝。握剑右手闪电般击出，抓住眼前黑衣武士的身躯横在面前。

　　“噗！”萧径亭只觉手上一震，一声撕裂血肉的嘶响，隐隐看到手上身躯的背后迸出一团血雾，与此同时一口鲜血从黑衣武士口中极喷而出，尚未来得及一声惨号，他手中的武士便已经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

　　“飕！”一连串的破开血肉声响后，那支箭矢冒着红光从那人胸膛射出，萧径亭右手在那尸体上一撑，身躯顿时闪电般跃开，胸膛一寒，那支箭矢却是堪嵌划过。

　　“不与你们玩了！”萧径亭身躯一拔，便要跃上河面的木板。

　　“秀岐王子座舟经过，有冒犯者一例株杀！”

　　“莫姨！”萧径亭闻之心下一震，真气一沉，拔起的身躯也直直坠下。心念一转，将关岐轩浸在水中泡湿，随即扔在一处暂时没火的甲板上。足下一点却是跃回了破船的船头。

　　“对面船上可是秀岐王子，请出来说话！”萧径亭这声大喝，就着噼啪的熊熊火烧声，仿佛有穿云裂壁之势。“嘶！”的一声从衣服上撕下一快碎布，裹住剑柄，却是避免万一被人看出它与任夜晓的雪剑一般模样。

　　那艘大船却也不再靠近，也不再派人闯来。萧径亭这才看清楚船身的模样，船上的楼阁精美奢华中，透着一股威严。却是江南临海驻军的官船，想必是那秀岐王子临时借来用的。

　　萧径亭目光注视那小阁许久，却是不见一人说话，剑眉一拧，脚下一撑甲板，便要冲上大船。

　　“是谁在找秀岐！”一声清脆散漫的声音响起，虽然不是很响亮，但是萧径亭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天下间哪来那么多美男子？”萧径亭一声感慨，一个白衣青年公子在踏着悠闲的步子款款而出，身后跟着四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而那位白衣公子竟然长得比那些个丽人还要俊俏，那五官之秀气，便是女子也比之不上，只是眉宇间冷煞之气太重，不然看来真是一个绝色佳人了。

　　“看来怎么有些印象！”萧径亭也顾及不到自己这一想法，顿时换上一幅小脸道：“听说秀岐王子在金陵收了几个绝色，在下想向公子讨几个回去，秀岐王子可会成全！”

　　“好啊！”秀岐一把扯过一个美人，一手攀上那女子丰挺的豪乳，大肆的揉捏，一手探到那女子下身肥臀，直将那女子摸的当众吟唱出声，秀岐哈哈大笑道，秀目朝萧径亭瞟来道：“你看这个如何？我便送给兄台了！”

　　“嘶！”的一声，秀岐右手在那女子乳头上狠狠一拧，抓住胸前的衣衫一扯，那女子顿时全裸，两只硕大的乳房一阵摇晃，上面的一道道青紫瘢痕触目惊心，却是秀岐刚刚抓的。虽然那女子裸体美妙无比，但是船上众人皆是目不斜视，眼角也不敢瞥上一下。

　　秀岐将那女子一个转身，将那女子肥臀对上萧径亭，雪白的肥臀上，深深印着一道青紫色的手印。秀岐一把抓住两只臀瓣，猛地一分，却是将毛茸茸的花园和鲜红的迷人私处展现在萧径亭面上，萧径亭虽是尝过莫莫的万般风情，但此时仍是心神一荡，换作别人早已经血脉愤张了。

　　看到秀岐对这些女子的手段，萧径亭不由更是心焦，暗道：“但愿莫姨没有落在他手中，不然受到这样的污辱，就是将秀岐千刀万剐也洗不去心里的伤痕！”

　　萧径亭正思量间，忽觉耳边轻微一阵风动，心下一动，目光顿时变得色起，直视那女子胯间美妙的花园奇景。

　　秀岐忽然将那女子大腿猛地朝两边分开，直疼得那女子一声惨叫。一手叉抓住女子胯间，一手托着粉背，一把举起，道：“兄台接着，这可是一位妙人！”说罢手臂一抖，一具裸体美肉越过两丈多的河面，朝萧径亭飞来。

　　“这不是我用过的手段吗？”萧径亭瞧准飞来的美人，右手在肥臀多肉处一搭，消了冲势，那女子顿安稳落在萧径亭面前。好像下身疼痛得厉害，捂着胯间一阵踉跄朝萧径亭怀中倒来。

　　“想过来抢人！”萧径亭目光一闪，直射关岐轩所在的那处甲板上，拔剑在手，脚下一点便要跃起。

　　“嘶！”顿觉下身一阵风动，萧径亭低头一看，那个赤裸女子目中闪过一丝残忍的寒芒。却是从下阴花道出抽出一方细刃，直直朝萧径亭下身刺来。

　　“好极端的手段！”萧径亭顾不得惊骇，右手一剑滑下，挡住那支细刃刺来的方向。

　　“叮！”那支细刃不出萧径亭意料刺在了剑刃上。

　　“咦？”萧径亭目中一睁，那支细刃却是忽地弯起，如同一条蛇一般绕过宽跃寸许的剑刃，瞬间便刺到萧径亭胯间。

　　萧径亭心下一寒，身躯猛地拔起丈许，躲开那支细刃，对准那张美丽玉脸狠狠劈去。不料那女子身躯忽然扭成一团，飞快地从萧径亭两腿间滚到身后。

　　“滋！”一阵烧焦声伴着血肉烧着的刺鼻味道传来，却是那女子娇躯滚入火中，被烧焦了。

　　萧径亭目光一瞥，却是一个白色的影子出现飞快闪过，背上扛着关岐轩正朝那艘大船跑去。

　　“想跑！”萧径亭如风一般闪出，顿时挡在那道白影身前。手中长剑没有一点花俏，直直刺向对方的心脏。

　　那道白影身躯一顿，脚下一点，飞快退开几步，左手晃，闪出一支兵刃，又短又宽却是萧径亭从来没有见过的奇刃。

　　“叮！”撞击出爆出一串火花，萧径亭身躯一震，胸口顿时气血翻涌。而那白衣人却是堪嵌退了两步，脸色顿时变得苍白。

　　萧径亭不待他晃过神来，一阵大喝，手中的长剑呼啸而起，带着千钧之力朝眼前的白衣人脑袋劈去。

　　那白衣人目中光芒一散，见到长剑划过的白芒，心下一惊，再也不敢用兵刃去挡。足下一错，朝旁边闪去。

　　萧径亭趁机左手闪电般击出，一把抓住关岐轩的身躯，硬生生夺了来。退后几步，左手一把甩出，将关岐轩掷入河中。回头刷刷几剑，将那白衣人逼退两丈后，脚下一点，跃到船头。

　　“擒贼擒王！”萧径亭目中一道寒芒射向人群中的秀岐王子，心底一壮，真气猛地提起。挺起长剑，身躯微斜，右足一蹬，整个身躯顿时如电一般射向对面几丈处的大船。

　　“飕！飕！飕！”萧径亭眼前一花，身躯一寒。眼前无数支箭矢构成一道无坚不摧的刃网，无数点冒着寒气的白芒顿时要将萧径亭吞噬。

　　“好！”大船上的数百人齐声欢呼喝道，他们只待萧径亭成为一碎肉落入河中。

　　“破！”萧径亭心底一声大喝，浑身真气忽地爆出。手上的箭也顿时舞得滴水不入。

　　“叮！叮！叮！”一连串骤急的撞击声夹杂着箭矢划空的呼啸声，在无数星星点点的耀眼白芒中，萧径亭的身躯激地射出，如同一只大雁直直扑向人群拥触中的秀岐王子。

　　“沧！”萧径亭未待落地，只觉眼前一花，却是护在秀岐身边的百十人齐齐抽出兵刃，刃尖直直对向扑来的萧径亭。

　　萧径亭目中爆起一道璀璨的光芒，落地后脚下一蹬，手中长剑舞起用道耀眼的光华朝人群中的秀岐汹涌而进。

　　“叮！叮！”萧径亭手上长剑在空中划过一道彩虹，十来支断刀纷纷飞上了天。空中也迸出一连串血珠，十来个武士来不及哼上一声便已经横尸在地。萧径亭目光坚，硬硬逼近半丈，却也脚下一滞，胸口一阵翻涌，暗暗运气发现此时内力只剩平时六成左右。

　　便只是这么一阵恍惚，又有无数支长刀带着袭人的劲气劈来，那长刀砍来的气劲直刺得浑身生疼。若是只有一人使出这种刀法，萧径亭不知道有多少暇余的时间躲开。但是这百十支一起劈来，却是躲无可躲，只要稍有不慎便立刻被劈成碎片。

　　萧径亭猛一咬牙，提起浑身剩余的真气，脚下一蹬身躯猛地拔起几尺，右手长剑舞出满天的花朵，将浑身的要害护得滴水不漏。

　　“叮！”无数长刀纷纷招呼在萧径亭手上利刃，那长剑是绝世宝刃，自然一点不损，但是一次接着一次的撞击，数十道刁劲的劲道让萧径亭握剑的右手一阵哆嗦，臂骨好像有无数根针刺一般痛入骨髓，便连剑也仿佛握不紧。但却是咬紧牙关，脚下一踢直直逼近几尺，离那秀岐王子仅有几步之遥。

　　萧径亭落地时，右手一紧，趁着那群武士尚来不及组织整齐的攻击，刷刷几剑，冰冷的剑刃瞬间划过十数刃的脖颈，众武士望向萧径亭的目光也不由隐隐含着恐惧，排列整齐的队伍也不禁乱起。

　　萧径亭便趁这一喘息，右足一踮，身躯忽然变得缥缈灵动起来，几个飞速的转动。如同花间蝴蝶一般在人群中穿梭，一连串的影子一闪，转眼便到了秀岐身前。抬头望向人群中的秀岐，却是满面的暇逸对身边的女子上下齐手，见到萧径亭目光射来，眼中故意闪过一些不屑和讥笑，但是萧径亭还是看到那双秀目掠过的一丝惊讶。

　　“这下便抓住你了！”萧径亭剑眉一张，身躯猛地拔高长剑一挺，在夜空划过一道青虹直直朝秀岐刺去。

　　“啊！”一声尖厉的惨叫划过夜空，萧径亭眼前迸出一串血花，手中长剑却是刺进了一个女子的酥胸。

　　“这厮竟然如此的残忍，将自己的女人做了挡箭牌！”萧径亭顾不得惊骇，也顾不得那女子临死怨毒的目光，一抖手中长剑，甩出剑刃上的尸体，绞起一丛错杂的白芒，朝秀岐面上盖去。

　　“去死！”萧径亭眼中一亮，从秀岐背后直射出一道黑影，舞动着东瀛长刀，汹涌而来。那秀岐嘴角一笑，足下一点，身子疾疾退出。

　　萧径亭微一犹豫，真气一沉，站稳身子。长剑一甩，剑势顿时变得飞快骤急，剑尖化作点点白光点向越来的黑影。

　　“叮！叮！”转眼间萧径亭便已攻出数十剑，那黑衣东瀛高手也挡了数十剑。萧径亭嘴唇一阵颤抖，每一次撞击都要比刚才厉害上数十倍，手臂上的骨头仿佛遥寸寸碎裂了一般。

　　“这东瀛人的臂劲竟是几乎不亚于我十成功力的时候！”萧径亭连忙退后一步，运起真气缓和右手的伤势，却是仍然疼的刺骨，连剑都握之不住。连忙换剑左手，刚刚踏上一步，那黑衣东瀛高手却是双手握刀，直直朝萧径亭的头顶劈来，仿佛空气都被劈开两半，刀刃划空呼啸声生尖利得仿佛从地底下传来一般幽寒。

　　萧径亭目中一凝，直直视向这开山劈海的一刀，眼角却是瞥向对手腋下那丝防守的空隙。目光忽地一聚，仿佛一道有形的光芒射出，萧径亭猛地运足浑身所有的真气，凝聚在剑上。下一刻，就在那柄长刀劈来之前，萧径亭手中的长剑便会将眼前的对手分成两半。

　　“啊！”萧径亭眼前一黑，脑中一轰，腹中如绞。运上的却不是真气，而是致命的剧毒。

　　“妈的！这是什么毒那？一阵一阵地发作！”萧径亭手上一软，脑中一昏，便仿佛要背过气似的。

　　“吸！”面上忽然一疼，让萧径亭脑目顿时一清，眼前那道白光越来越亮，一股幽寒的冰冷从头顶罩来，却是那支东瀛长刀劈到了眼前。

　　萧径亭心下一凛，身躯猛地躺倒和甲板成了一道斜角，一道真气从脚底涌出，身躯忽地直直飞退几尺，尽管退得飞快，但是萧径亭却忽觉胸膛一寒，接着是一阵刺痛，却是刀尖堪嵌划过胸前衣襟。

　　“呼！”萧径亭尚未站直身躯，忽觉头顶一阵风动，接着一股强大劲气压下。想必是港草和萧径亭交过手的那位怪刃老头。

　　萧径亭也只觉脑目一沉，脚下也仿佛有千斤之重，平时不费吹灰之力的一闪，此时也显得那么有心无力。

　　“轰！”天空猛地一暗，却是那艘着火的破船沉入了水中，萧径亭也觉得眼前一黑，面目也仿佛被袭来的寒气刮得麻木。

　　“好香！”萧径亭只觉一阵清爽，背后一软，却是一具曼妙柔软的娇躯紧贴靠了上来。那圆臀的圆隆挺翘和粉背滑腻动人，让萧径亭心神一荡下，脑目一顿时清醒了许多。

　　“梦君奴！你终于是来了，先前都做什么去了！”萧径亭暗呼一声老天保佑。

　　“张嘴！”只听后面冷俏的一声，梦君奴忽然侧过娇躯，萧径亭尚未来得及张嘴，一阵温香已经扑鼻而来，却是一只娇嫩的玉手朝萧径亭嘴巴封来。

　　“这丫头做什么？”萧径亭刚一纳闷，却是觉得鼻段一阵清香涌入，却不全是梦君奴小手上传来的。嘴唇吻上梦君奴如雪嫩白的手心，用力一吸，一股甘甜的汁液随着津液进入喉咙，脑目顿时一清。

　　背后的玉人娇躯一颤，萧径亭心下一暖，暗道：“原来这妮子是去配解药去了！”待嘴唇上的小手移开，萧径亭才惋惜不已，后悔没有再亲上一口。

　　“咦！”这不全是解药，萧径亭一阵惊讶，那药刚刚入腹，一股暖暖的气息顿时从丹田涌起，想必是梦君奴在解药中放上了什么宝贝。

　　“这丫头怎么会有解药？”萧径亭来不及多想，因为背后的梦君奴长剑已经呼啸而出，带动饱满的美臀微微一滚，萧径亭心中一荡，换剑右手，运起真气，迎上那支变得微微繁复的东瀛刀。

　　“刚才那劈地的一刀也耗费了他浑身的真气了吧！”萧径亭却不硬着对上，因为背后有梦君奴，没有了后顾之忧，所以应该借机好好调息，化解药力恢复一身的内力。

　　“不知道这丫头现在是不是在顾着我调息？”萧径亭心念一动，长剑一挺，刺向眼前的黑衣，身子也顿时前移两尺。果然，背后的娇躯却是一寸不离的紧贴而上。但是萧径亭的这一前移，那支东瀛刀也顿时劈到了眼前，手中长剑格出，身子斜飞出几尺，背后温柔的娇躯也紧随而上。

第五卷 第九章 虐待美人

　　“你别乱动！”梦君奴瑶鼻一阵娇哼，娇叱一声，想必是萧径亭这一动让她失去了杀掉对手的最佳良机。

　　“不和你们玩了，你们全部上！”秀岐秀目一寒，手臂一挥。那些在边上观看的武士便蜂拥而上。却是秀岐见到萧径亭合在一起后，他手下的高手便无可奈何，而且要不是萧径亭的两次移动，梦君奴早已经杀了怪刃老头。便不想在拖下去，要一举株杀二人。

　　“告诉你们家主人，想杀我秀岐，那可难比登天！终有一日我会让他知道刺杀我的后果！”秀岐在一个女子的乳房上狠狠拧一把，俊俏的脸上闪过一丝嘲讽，便飞快转身走进舱内。

　　“来不及了！梦你替我拦住这些人，我去抓住秀岐！”萧径亭一声断喝，也顾不得真气尚未恢复，脚下一蹬，直直朝秀岐扑去。

　　“回去！”那位东瀛高手一刀斜劈而出，无形的刀气在萧径亭面前形成一道屏障，封住萧径亭去路。未待萧径亭挺剑刺出，一道缤纷的剑芒闪过，瞬间破开了那道屏障，再刷刷两剑，曼妙身影一阵美妙的飞舞间，飞出朵朵悦目缤纷的剑花将那位东瀛高手生生逼开，再一个回首剑，便破了背后那支怪刃凌厉的攻势。

　　“咦！”萧径亭却是听到梦君奴一阵惊讶，也来不及理会。

　　“这丫头怎么会那多剑法！”梦君奴此时使出的剑法却是萧径亭从未见过的，但是萧径亭也来不及惊讶，瞧准空隙直飞突过，手上长剑直直刺向秀岐。

　　秀岐见之顿时加快的脚步，手上却是俏俏拔出一支短剑。

　　萧径亭瞬间即到，运足真气凝起目光，聚起心神直直盯住秀岐的一举一动。长剑挽起千万朵剑花，扑头盖面朝秀岐罩去，左手却是暗暗屈指成爪。那剑势看来凶狠，但是却是没有多少攻击力，只是用来扰乱敌人心神的，真正厉害的屈指成爪的左手，就在缤纷的剑花散乱了秀岐的目光后，这支左手便会闪电般击出，牢牢拿住秀岐的手腕脉搏。

　　“嗯！”一声娇嫩惨哼，萧径亭的长剑上划过一抹血珠，原本就不打算能够伤到秀岐的长剑却是立刻刺入了秀岐的胸膛，却还是萧径亭听到一声娇哼立刻收手，那剑才没有刺入她的心脏。左手也轻易抓住了秀岐的手腕，入手手腕却是滑腻无比，垂目望去，却是那支皓腕晶莹白嫩，却是女子才有的手腕。

　　“你不是秀岐！秀岐哪里去了？”萧径亭手上一紧，那个假秀岐顿时一阵惨叫，那声音娇嫩动听，谁说不是女子的。

　　“哼！秀岐就猜到有人会来刺杀他，早就从陆上走啦！”假秀岐便也不装了，换上女子的嗓音，一把扯下头巾，满天的如云青丝垂下，端是一个绝色佳人。美目瞟了萧径亭一眼，立刻移开目光，却是忽然发现酥胸的衣服被萧径亭划破，露出粉红的肚兜，一抹血迹还印在雪白的长袍上。

　　“啊！”那女子连忙掩住胸前的衣衫，小脸顿时满是惊骇害怕，想必是担心萧径亭那一剑在她美丽的玉乳上划破一道大血口，破坏了她美丽的身体。美目朝萧径亭望来也尽是恨意。

　　梦君奴见状，却也放了两位浑身是血的对手，跃到萧径亭身边，仗剑护在身边。那百来位武士连忙紧紧逼上，将二人围得密不透风，手上的长刀与目中凌厉的光芒皆皆射向萧径亭，却是成了困兽对峙的死角，大船的上空也顿时变得寂静。

　　“你赶紧放了这位姑娘！”一声断喝传来，打碎了满天的安静，听那声音却是刚才游水逃出的关索寒，关索寒满目疑色望了萧径亭一眼，喝道：“不然我就杀了这个女人！”

　　“许嬷嬷！”萧径亭一阵惊讶，面上却是不露任何神色。不过此时的许嬷嬷桃腮杏目，竟是十分妩媚美丽，萧径亭要不是以前看过卸装后的她，肯定认不出此时的她。心下只有片刻的思考，萧径亭也大概可以推断出萧莫莫并不在船上，但是至于许嬷嬷为何会被这群人擒住，却是一下子不敢断定。

　　“莫非她也是来救莫莫吗？”萧径亭目光一转，眼睛顿时变得颇是下流，直直朝许嬷嬷坚挺酥胸和肥挺圆臀瞧去，再依依不舍收回，瞟向眼前手中的这个女子，笑道：“小兄弟手上的这个虽然风韵犹存，但是还是比不上我手上这个啊，不换！不换！”

　　“瞎了你的狗眼，一个破书生！”萧径亭手上的女子美目闪过一丝鄙夷，接着换上盈盈笑意道：“这位先生怎么这么不智，做这些口舌之争。我知道你不敢伤我，只要你碰我一根小指头，我便让船上的人将你砍肉酱，而且还我爹爹株你九族，将与你相关的人杀得干干净净！”

　　“啊！”那个美丽女子尚未说完却是一声尖呼，接着娇躯猛地一奔，却是萧径亭运足真气的手指狠狠戳在她的美臀上，灼热的疼痛让她冷不丁蹦起，恶毒的话刚刚要出口，却是又一阵灼痛传来，便又蹦起。直直尖叫了六声，萧径亭方才停手，她却是连叫骂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是为刚才那些女子报仇的！”萧径亭嘴唇凑到美人晶莹耳珠边，道：“我是不会杀你，但是我会一剑划开你浑身的衣服，让你美丽的胴体给船上所有的人都看清楚，就和刚才那个下阴藏剑的女忍者一样！”

　　萧径亭的话让这女子娇躯一阵颤抖，小脸惊得煞白，只是眼中的神色变得十分的怨狠，却也不再开口刺激萧径亭。

　　“现在你告诉我，秀岐到哪里去了？你偷偷告诉我，别让他们听见了。”萧径亭见到自己的恐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便将火剑放在眼前美人臀沟位置，只要她一阵犹豫便立刻划开她下身的衣衫，让她下阴美丽的风景显露在众人面前。

　　“他去苏州了！”那美人却也丝毫不顾及义气了，毫不犹豫说出了秀岐的下落。

　　萧径亭细细估算下，这艘大船开往的方向却也是苏州，料想她大概没有说谎。便手下长剑，笑道：“你这丫头真是无情无义啊！好的，我放了你！”抬头向关索寒道：“这位小兄弟，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那！救回了这个身份贵重的小姐，但是我也不能太吃亏了，你将抓来的女人全部交给我，我全要了！”

　　关索寒目光朝萧径亭手上的女子望来，竟是没有丝毫的犹豫，手上一松将许嬷嬷一把推来，道：“传小姐命令，将刚才抓回的人尽数放走！”却是机灵得很，也不说出这个小姐的姓氏。

　　“这些大概都是‘醉香居’里，莫姨的暗藏人马了！”萧径亭接到许嬷嬷使来的眼色，知道被抓的人都来全了。见到这些女子面貌皆是秀丽，身上却是带着斑斑血迹，想必是打斗间留下的。

　　萧径亭目光逐个扫过众女子，最后目光却是落在一个高大如山的大汉上，那大汉瞎了一只眼睛，但是唯一的那支眼睛却是精光闪闪，在黑暗中也仿佛能射出利芒一般，面目虽是平庸得很，但是看来总有一股威猛凛然的气概。萧径亭目光瞟到他右手，果然在手指指节上看到厚厚的一层肉茧，道：“刚才射箭的便是这位英雄吧！”却也不等他回答，目光瞥向梦君奴，道：“走了！”

　　萧径亭手上胁着那名女子，护着十来人回到岸上的时候，天际已然微微发白。见到许嬷嬷带着众女走出些时候，萧径亭忽然竖起食指，真气一运，一股寒冷刺骨的真气顿时嘶嘶冒出，目光一瞥赶上的敌人，朗声道：“在下少年曾经学过几手阴邪的功夫，这便是‘幽寒指’，被点中着需要三名高手在一柱香时间内，在距离太阳穴于章门穴三寸处，一丝丝抽出寒气，不然半个时辰内，被点中者必死无疑。”说罢食指飞快在那女子粉背点上六下，周围空气一寒，六道幽冷真气立即渗入那美丽女子的娇躯。

　　萧径亭一拍女子粉臀道：“去吧！”

　　那女子回头朝萧径亭注视一眼，仿佛要将萧径亭的面目记在心里，再缓缓走出，方走出十步，小脸便立刻没有一丝血色，额头也顿时印上一层幽深的青气。

　　“妾身谢过两位恩人的救命之恩，请两位报上尊姓大名，我家主人日后必有重谢！”萧径亭目光四处一扫，却是不见了宴孤衡。而许嬷嬷诸人却是没有走远，丛路边树林钻出，齐齐拜下。

　　“请恕妾身不能擅自告诉恩公此中的缘由。需要日后见到我家主人，再作定夺！”当萧径亭问到她们为何被擒时候，许嬷嬷的脸上顿时浮起一片难色，只是面上神色变得更加恭谨。

　　萧径亭正考虑是不是要显出身份的时候，梦君奴却是使来一个眼色，小手顺便递过一张纸条。萧径亭接过一看，却是宴孤衡留下的，上面对救命之恩和不辞而别的歉意只是一笔提过，满纸的留言倒大多是感慨和萧径亭的知己之情。

　　“宴孤衡？却是一个有趣的人！”萧径亭将那纸条放入怀中，心中不由一阵惋惜。

　　“我知道秀岐会去哪里？所以你不用问许嬷嬷她们？”梦君奴不待萧径亭问她，便牵着“乌妾”径直沿着官道走下，美目为难朝萧径亭望来一眼，想必是不知道该不该和萧径亭共骑一骑，因为刚才萧径亭在船上的行为让她很不放心，她的臀上现在还觉得酥酥麻麻，若是再让萧径亭占上一些便宜，却是真的不知为发生什么事情了。

　　萧径亭见梦君奴美目望来，目中一清，从沉思中晃过神来，朝她微微一笑。

　　梦君奴美目一黯，接着一寒，直直朝萧径亭望来，冷冷道：“你是在想我为什么会解‘美人蓝’的毒，是不是与关岐轩的主子有什么关联，是不是？”

　　“是！”萧径亭愕然一笑，目光对上梦君奴冷冰冰的目光，道：“而且刚才对那个东瀛鬼下手极狠，但是后来对那个是怪刃的老头却是手下留情，不下杀手！我觉得有些奇怪！”

　　梦君奴目中微微一变，接着迅速移开目光，一张小脸也顿时冷若冰霜，道：“我没有必要告诉你这其中的缘由，我本来的就是魔门妖女，做什么事情，难不成还由得你多嘴不成。”说罢玉手一按马背，娇躯跃上马鞍，一抖缰绳，“乌妾”径自撒蹄驰去。

　　萧径亭嘴角一阵苦笑，暗道：“原来那么聪明绝顶的梦君奴，还是难免有着普通女儿家的小心眼！”想着，眼前顿时浮起每次自己面色一板，任夜晓便小嘴一咬美目一凄，满脸讨饶的可怜模样，心底顿时泛起无数的柔情。

　　“糟糕！夜儿那丫头还让我今天给她画画那，不知道那傻丫头会等到什么时候！”萧径亭抬头望天，稍稍加快了步伐赶上前去，眼前一暗，却是走进一片树林的中间道上。心中暗道：“但愿梦君奴不会跑得太远了。”

　　萧径亭目光瞧地，脚下飞快掠过林间的大道，带起一阵阵落红飘起，暗自运起调息间，却是发现浑身的内力堪堪能恢复到七、八成，却是再难往上涨了。正暗自叹息间，忽然觉得眼前一亮，视野顿时豁然开朗，却是走出了那片树林，远处的天边也印上了一层红霞。

　　“哧！”萧径亭忽然听到一阵响鼻，抬头望去，却是“乌妾”在前面不远处，正在悠闲地吃草，乌黑的马蹄上沾满了片片花瓣，见到萧径亭过来，鼻子一阵通气便算是打了招呼。

　　“你家美丽的女主人呢？”萧径亭四下一望，却是没有见到梦君奴美丽的身影，便随口向“乌妾”问道，不料乌妾却是马头一扬，指向一个两边开满斑斓野花的小岔路。

　　萧径亭鼻端轻轻一嗅，野花的芬芳带着晨起的湿气冲入鼻中，顿时脑目清怡。微微闭目后睁开，便小心翼翼踏着斜斜的小径，拈着轻盈的步履，唯恐碰到了那些不知名的野花儿。

　　萧径亭曲曲绕绕，占了满鞋的湿露，却是走到了一条小河边，抬目一看，身躯一震目中一迷，叹道：“我道世间哪有如此佳人，原来却是天上的仙子出落凡尘啊！”

　　此时，天边温和璀璨的阳光稍稍射出一缕，却是全部投给了在河边梳洗的俏佳人，那在如云秀发间轻轻起落的如玉小手，那微微松动的香肩，那如同天鹅般修长骄傲的玉颈，那仅着一条翠绿裤子，弯起完美弧度的圆隆香臀，那丰满修长的纤纤玉腿。又哪有一点人间的气息，更勿论回眸一笑，让人魂丢神夺的绝世仙颜了。

　　萧径亭不是没有见过梦君奴真正的面目，但此时卸下易容后的梦君奴。却仍是让他心神一震。仅有的那一缕阳光漫射在她如同温玉雕琢的脸上，美得直让人喘不过气来，却不是羡慕她占有了那仅有的一道阳光，却是妒忌那一缕阳光可以肆意轻抚她那天下最美的容颜。

　　“你怎么这么慢啊！”梦君奴瞟来一眼，娇声怪道，却又转过头去对着河水轻轻梳理那如瀑的青丝。

　　“这丫头搞什么鬼”萧径亭不由微微惊讶，眼前的梦君奴仿佛忘了刚才自己刚才冰冷的目光和寒霜般的言语。萧径亭轻轻摇摇头，却也不去想它，走上几步在梦君奴身边几尺处停下，一股醉人的幽香顿时弥漫在身边，深吸一口道：“你真是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女子啊，一会儿是个小气的丫头，一会儿是个厉害的女首领，一会儿又是个美丽脱俗的仙子。”

　　梦君奴也不回头，只是轻轻嗯的一声，在如镜的水面上给萧径亭瞟来一道满是笑意的秋波，道：“你别怪我还在这慢慢吞吞地梳头，救你莫姨的事情，我自有分寸的。”

　　“怎么不叫她我的风骚莫姨了？”萧径亭笑道，想起那个妖媚入骨的莫莫，目光不由朝身边的梦君奴瞟去，由于美人儿此时是蹲着的，那曼妙的曲线顿时起起伏伏，散发出最迷人的美姿。

　　萧径亭的目光仍是下意识地朝下望去，由于那绸裤薄得很，而梦君奴的香臀又太圆隆肥美，撑得那绸布没有一丝褶皱，光滑滑的看来仿佛就是白晃晃的香臀美肉。而且两瓣雪球中间那道深幽迷人的臀沟处，那翠绿的绸布微微陷入，勾勒出一道让人心迷神醉的沟壑。

第五卷 第十章 软玉在怀

　　感到萧径亭灼灼的目光，梦君奴仅稍稍挪了挪臀儿，不让那美丽的臀沟痕迹落入萧径亭眼中，梳头的小手也微微有些不那么利索，本来冷若冰霜的俏脸，此时也如同天边的彩霞，染遍了美丽的粉颊。

　　“你别这样看着我！”梦君奴美目一缩，小脸仰起，红润的小嘴吐气如兰，道：“你这样看着，我不自然得很，只想一头扎进这水里头，让你再也看不见。”

　　萧径亭微微一笑，便移开的目光，望向水里同样美丽的梦君奴道：“现在怎么又不生气了？”

　　梦君奴在水里对上萧径亭的目光，忽然闪过一道美丽的光芒，欢快道：“我忽然想通了一个问题，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梦君奴转过小脸，微微侧过娇躯望向萧径亭的眼睛道：“常人只要受了重伤，浑身的内力便是十天半个月也不见得能够完全恢复。上次你别楼临溪他们打伤后，恢复得那么快，我还以为是你和那风骚莫姨做那坏，坏事的功劳。”

　　此时的梦君奴，说到这等羞人事情的时候，却也不再像以前小脸不红，美目不臊了。而是微微躲开了萧径亭的目光，接着道：“但是这次你受的伤更重，但是真气仍未耗竭，而且还能恢复得那么快。这其中的奥妙，我是知道的，也知道你学的是什么武功，所以便待你这样好了。”

　　萧径亭虽然知道自己武功心法读一些妙处，但是却是不知道具体的缘由。细细一想梦君奴话中的意思，目中一闪，暗道：“莫非她是瞧出我的师傅与她有什么渊源不成？”

　　“是吗？便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啊！”萧径亭望着梦君奴微微得意的美目，知道她却是不肯说出来了，稍稍靠近梦君奴香喷喷的娇躯几步，一把握过她象牙般的柔嫩小手。

　　梦君奴娇躯微微一颤，立刻缩回小手，俏脸一寒，冷道：“你别想歪了，我说的好可不是你想的那般下流的好！”见到萧径亭仍是一脸的笑意，小嘴一颤，细声道：“你不许这样，你现在可是打不过我的！”

　　萧径亭左手仍是握过她的小手，右手一把拿过她手上的梳子，哈哈大笑道：“我哪里敢轻薄你，只是你待我好，我也需得待你好。”接着走到梦君奴身后，几乎贴着她的背臀处蹲下，轻道：“我给你梳头，好不好？”

　　梦君奴娇躯微微一颤，高耸的酥胸一阵起伏，忽然仰起俏脸，绽开一个花朵般的笑容，道：“好啊！”

　　待萧径亭和梦君奴一起走出来的时候，梦君奴已和并肩而行。由于路窄，脚下却是沾满了花草的露水。见到二人仿佛神态亲热，“乌妾”竟然欢快跑上来，将头伸过来亲热地磨蹭萧径亭几下，神色中竟是不乏讨好。

　　萧径亭轻轻一拍马颈，朝梦君奴笑道：“我以前倒没看出来‘乌妾’是个小马屁精啊！现在见到你待我如此便连忙过来讨好！”

　　梦君奴咯咯一笑，瞟了萧径亭一眼，嗔道：“不许这么说我的‘乌妾’，不然待会儿就不许你一起骑上来！”走上一步，和萧径亭并排站着，伸出如玉雕琢而成的小手缓缓抚过‘乌妾’颈间的柔毛，道：“我家的‘乌妾’最听我话了，见到我对你没有好脸色，自然不大爱搭理你了！”说罢香肩轻轻朝萧径亭一撞，美目轻轻瞟过，柔声道：“走了！”

　　萧径亭只觉肩头一阵酥软，一阵香风拂过，一双修长美丽的玉腿一张，饱满圆滚的玉臀一晃，却是梦君奴娇娇躯轻快跃上了马鞍。萧径亭眼睛微微闭上，让刚才醉心的美妙情景再在脑中回放一遍。

　　“还发什么呆？快上马！”梦君奴见到萧径亭神情发痴，不由一声娇喝，却是伸出小手在萧径亭眼前晃了晃。

　　“这丫头态度怎么来个这么大的转弯啊？”

　　萧径亭看了一眼面前白嫩如葱的小手，再将目光望向望向马鞍上的梦君奴，薄薄的衣裳下，起伏玲珑的娇躯美得令人炫目。尤其是只着一层绸布的肥美玉臀，由于坐着，在盈盈一握的小蛮腰下向后高高撅起，拱成一道勾魂摄魄的圆隆曲线。

　　“小姐只穿了这么一点衣服，我真是不敢和小姐共骑一骑啊，担心心神一荡，便出了大丑了。”萧径亭虽然如此说道，但却是握住那只柔软如绵小手，一跃上马。

　　“这个妮子明明羞得要命，却是故意装出一幅胆大无惧的模样！”萧径亭跃上马时，清晰感到前面的娇躯微微一僵，却硬着头皮一抖缰绳，撒蹄而去。

　　“这是接触过最消魂迷人的肉体了。”萧径亭就在上马的一刹那还暗暗坚定心神，不让胸前这具娇躯迷了心神。但是马蹄撒开的一瞬间，柔软的粉背朝胸膛这一撞来，已经让萧径亭心神一荡，接着圆滚滑腻的玉臀轻轻撩过他的胯间，便让他心神迷失了一半。

　　“嗯！”梦君奴娇躯一颤，不堪一声呻吟，仿若天籁冶荡动人。萧径亭脑中一轰，心神顿时全部迷醉，胯间一热，接着速地抖起随着马蹄的一阵跳跃，猛地朝前面的两团软肉狠狠刺去。

　　“啊！”梦君奴喉底仿佛一泣，娇躯忽地僵起接着马上变得火热，软瘫如泥一般。却是没有丝毫躲开的意思，让萧径亭更是惊骇的是，梦君奴便连一个呵斥也是没有。

　　“我终究不是圣人啊！姑娘，我还是出丑了。”萧径亭平下骤急的喘息，抛开不解，凑到梦君奴晶莹如玉的小耳珠旁，柔声说道。

　　梦君奴勉强平下如同撞鹿的心跳，细声道：“那也没有什么？我不怪你，我现在也不堪羞人得很？”

　　萧径亭闻之一震，细细思起昨夜以来梦君奴的前前后后，轻轻一叹，却是明白了一些其中的缘由。

　　一时间，天地间仿佛只剩下清脆的马蹄声，便连树上的鸟儿也仿佛觉得气氛过于暧昧，不敢出声打碎了着甜醉发腻的空气。

　　“我本来便一直认为我再也不会为一个女子真正动心了，对于小雪，我是怜爱。对于那个娇痴的夜儿，我是不能辜负，也不舍得辜负。”萧径亭双手探前，环在梦君奴柔软的蛮腰，轻轻一叹道：“但是，我却是忽然发现，你虽然和我妻子相貌一点不像，便是心性和神情也是不像，但是在骨子里你渐渐泛发出妍儿的气息，让我动不动就迷了心志，只想把你抱在怀里细细疼爱，这不知道是庆幸，还是灾难？”顿了又叹道：“你是第二个了！”

　　梦君奴闻之美目闪过一道复杂的光芒，娇躯一软，缓缓倒入萧径亭的怀中，缓缓闭上烟波缭绕的美目，娇魇细细在萧径亭胸膛厮磨，如同梦呓般，细道：“我早就觉得不对了，在任府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不对了。每当你一运起心法，我心神就一阵摇荡，那种感觉既让我恐惧，又让我迷醉。我一直在抗拒，但越是那样越发陷得厉害。”

　　“昨天晚上，我早早就在醉香居等你了，但一直等你不来，心下一焦便跑去任府找你。我很害怕我变得这样没用，我是发过誓，永远不倾心于任何男子的，这你是知道的，对吗？”

　　梦君奴仰起小脸，绝世美丽的娇魇上全是痴迷，那双比宝石还要动人的眸子射出千万缕青丝，痴痴望向萧径亭的眼睛，道：“但是刚才，我真的是支撑不住了。自己一个人跑开，想着想着，却是忽然知道为什么娘面对爹的时候，会那么不堪，因为你们本来就是我们的克星！就连你练的功夫也是我的克星！”

　　梦君奴面颊轻轻在萧径亭怀中娇蹭，声音夜顿时变得柔情万种，柔声道：“我也知道了这样笨笨地拦着你，不让你闯进来，最后只能像娘一样，在梦里喃着你的名字，求你抱我，亲我！”

　　萧径亭一把扯下脸上的面具，按住梦君奴小腹的手一紧。怀中的娇躯嘤咛一声，仿佛化作了一瘫水般化在怀里。萧径亭顿时仿佛置身于仙境间，整个身子只觉轻飘飘懒洋洋，仿踏在云端一般。

　　“所以你就索性将你所有的美丽都展现在我面前，也将所有的妩媚柔弱都全部散发了出来，是吗？”萧径亭微微闭上眼睛，轻轻嗅着怀中娇躯漫出的醉人香味，柔声道：“你是魔门复兴的希望，你不可以重蹈你娘的覆辙，对吗？”

　　梦君奴娇魇一阵软弱，美目一凄，玉手抚上萧径亭的面颊，凄声道：“可是我宁愿和我娘一样，就是被你骗、被你哄我也愿意啊！”情迷深处，梦君奴一挺娇躯，肥嫩的美臀轻轻抬起坐在萧径亭胯间，火烫的粉颊贴上萧径亭的面上，轻轻厮磨，娇喘着腻道：“你抱着我，抱紧我！放开缰绳，让马儿跑慢一点，不然很快会倒苏州的！”说罢更是一把扯掉萧径亭手上的缰绳，拉着他的双手按在自己的胸前的玉乳，细细揉动。

　　萧径亭心中柔情一动，暗道：“可怜的奴儿！”

　　“我不管了，我不再忍了！郎君你别奇怪，也别怪我放荡，我和你只能在苏州的这段路上了。在这段时候，奴儿什么都是你的。”接着让萧径亭更加震撼的是，梦君奴竟是微微张开大腿，将两只臀瓣微微分开，紧紧贴着萧径亭大腿间坐着，让无比美妙的敏感处在激烈的摩擦中，释放自己的春情。

　　萧径亭下面仿佛要爆裂一般，在磨蹭间可以清晰感到梦君奴腿心的柔软无比的娇嫩火烫，而流出的花蜜更是清沁芳香，顿时便湿润了她那薄薄的绸裤。

　　萧径亭心火一冒，一手在梦君奴胸前绝美玉乳使劲揉搓，一手探下抓捏两只柔软的雪球，隔着湿润的绸布刮着神秘迷人的部位。

　　“别！郎君不要，奴儿快忍不住了，就和刚才那样好不好？”梦君奴感到萧径亭一扯绸布，便要将她裤子撕开，连忙探下小手，腻声讨饶道：“别看奴儿那么厉害，其实人家很没用的，比夜儿姐姐还没用。本来只打算和你共骑到苏州，一路吟吟细语，但谁知竟是别你撩拨得春心大动，和你做了这个羞人之事。”

　　梦君奴转过脸蛋，小嘴娇喘吁吁，如兰的香气直直喷在萧径亭脸上，目中的媚波也变得消魂蚀骨，小手竟是探入抓住萧径亭长袍下摆，声音也顿时变得冶荡，道：“不过这也不能怪我，我一辈子只能有这么一次的，不过你郎君千万不要破了奴儿的身子，那样奴儿就全完了，我娘也完了！”

　　萧径亭心里一凄，一手从梦君奴下身抽出，紧紧环抱怀中的娇躯，探下头轻轻咬着梦君奴晶莹如玉的小耳珠，一眼望到“乌妾”上的马蹄残花片片，引来数只美丽的蝴蝶绕着翩翩起舞，双双对对，亲密无比。

　　梦君奴心神也渐渐平静下来，情火渐息，只剩满怀的柔情。小手抚慰萧径亭分身也顿时变得轻柔起来，腻道：“等到了苏州，奴儿又要做回原来的梦君奴了，兴许还会作出一些让郎君不高兴的事情，但是奴儿也是没有办法，郎君却是不喜，尽管一剑杀了奴儿，奴儿绝对不会有半点不喜，也不舍得伤害郎君一丝一毫。”

　　萧径亭面上肌肉微微一抽，眼睛一晃，见到路边一朵美丽耀眼的红花，应着朝阳，得意洋洋地在百花中绽放。目中一凝，屈指一弹，那璀璨的红花顿时化作满地的落红。

　　“郎君刚才说奴儿是第二个让你心动的女子，那第一个呢？”梦君奴痴痴问道，却是发现手中本就不能全握的分身又是一涨，仿佛要从手中挣开一般。

　　萧径亭握住梦君奴玉乳的手上一紧，引得怀中玉人一阵娇啼，道：“她就是唐绰兮！”

　　“哦！”梦君奴闻之娇躯一颤，美目闪过一道异色。仙秀的睫毛一眨，垂下蛾首埋在萧径亭胸前，却是觉得酥胸一凉，却是胸前的衣襟被萧径亭扯开了，露出了半只羊脂般的完美玉乳。不由一手轻扣起胸前的衣襟，却是将萧径亭握住一只乳房的手也扣在衣衫中，挺了挺酥胸，让萧径亭摸的更加舒适一些。美目轻轻瞟出，却是见到了树林的尽头，在远处，郁郁葱葱的树荫间，已经隐隐可见飘荡升起的炊烟，想必前面不远处马上会有人家了。不由芳心一凄，将娇躯紧紧挤入萧径亭怀中，握住火热分身的小手也稍稍一紧，更加卖力地套弄起来。

　　“郎君，这马怎么那么快啊！”

　　“叮咚！”一处烟波缥缈的湖面上，传来一声拨动琴弦的声响，却是惊得湖面的几只丹顶鹤怔地拍翅而起，将平静的碧波绞出一圈圈涟漪。

　　“铮！铮！铮！”接着几声响起时，却是连湖水中荷叶上的青蛙夜纷纷跳入水中。

　　“哈哈！哈哈！”一声有着说不出惑心荡漾的笑声响起，却是个男的，那笑声越来越近，一道翩翩的白色身影也顿时到了湖边，朝着湖面中心的荷花从道：“夫人心乱啊，怎么弹出了这么乱糟糟的琴声啊？不过美人胡闹，便是那胡乱的声音听来也娇腻惹人得很？”

　　说罢，那道白影飘飘飞起，落入湖中，在碧波中轻轻一点，泛起的涟漪竟是比刚才那只丹顶鹤飞起时要小上许多。当然他不是踏水而行，脚下点的却是一根小小的竹节。

　　那道白影几个跳跃后，落身于那处宽广的荷花从中，细看下那里也不尽是荷花，还是其他一些说不出名字的花儿，也姹紫嫣红、争奇斗艳。这些花儿形成一个漏斗的形状，中心微微凹陷的是一处陆地，上面建有一处精美雅致的小阁，在众花围护中，倒显得孤助无力。

　　那道白影落地后，那挺拔玉立的身躯，顿时让整个真个小阁变得更加尊雅秀气起来。

　　“秀岐给夫人送来书画，夫人不理；秀岐给夫人送来小猫小狗，夫人却是活生生让它们饿死了；秀岐给夫人送来古琴，夫人却是乱弹一通，吓走了满湖的仙鹤。”那白衣公子便是关岐轩口中色狼王子秀岐了。秀岐缓缓步上小阁的楼梯，目光转到楼梯角落哆嗦发抖的小鸭子，嘴角扯开一丝笑意，手中纸扇一道划过，那只鸭子便连叫也未叫出一声就翻到在地。

　　秀岐两手拈起那只死鸭子的一只脚，走进了小阁中，道：“瞧，又死了一只，按你们中原话说，夫人可是又多了一分罪孽了。”说罢将死鸭子轻轻放到一只篮子中，道：“好在秀岐不是这里的主人，不然非得气死了不可！”目光转到榻上的美人，虽然见过了几次，但是那美人绝世风姿仍是让他眼中一亮。

　　榻上的美人桃眸如水，粉颊如玉，瑶鼻樱唇，不但天生国色，更加难得的是那天生从骨子中透出的慵懒和妖娆。那动人的娇躯曲线虽然掩在被中，看不清楚，但是隔着被子那道起伏的曲线便已经勾人无比，却正是美艳绝伦的萧莫莫。

第五卷 第十一章 绝色绰兮

　　“我东瀛虽然不计较女子贞洁，但是在我身边的女人跟我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是处子，即便是那样，那些女人我也用不了几次便会将她们冷落，藏在我的府中。我本以为对于别人用过的女人，我秀岐便是看也不会看上一眼。”秀岐目中一热，直直望向榻上的萧莫莫，道：“但是见了夫人后，却是让我有一股想将夫人抱在怀中怜爱一辈子的欲望！”

　　秀岐走上几步，直直望向莫莫千娇百媚的娇魇，目中闪过一丝得意邪恶的光芒，却是微笑着一张俊美的脸庞道：“可惜我未曾见过盗走夫人红丸的那个男子，不然我肯定会先用无数的富贵和女人腐化他，再不行的话，我便用他自觉得宝贵的生命来威胁他，或者阉割他胯下物事来恐吓他。反正最后直让夫人见了他便有一股怨恶的感觉，然后在他的面前让你舒服得死去活来，直打击到他没有一点活下去的欲望！”

　　听到秀岐极度下流自负的话后，萧莫莫仍是暇逸地望着眼冒绿芒的秀岐。目中闪过一丝自豪和甜蜜，娇魇浮上一丝安静怡然的笑容，道：“那可惜得很啊！你永远也不可能做到了，我那个小情郎啊，对你那些女人只怕连看也不会看上一眼，他要是真看上一眼，那只怕你的那些女子只怕糟糕了，会在梦里叶叫着他的名字了。至于富贵，他更是躲也来不及。而用死和阉割来吓唬他，更是可笑无比了，天下间能杀他的人一只手也数得过来，又哪里轮得到你啊！”

　　秀岐秀目闪过一阵寒芒，忽然又微微一笑，道：“看来那个叫萧径亭的小白脸，还有几分本事啊！竟然将你这样的女人哄得跟猫儿似的，我倒要与他好好斗斗了。”秀岐面上浮上一丝冷酷的笑容，道：“不过可能他还不配我动手，便已经被人”顿时顿住了不说，朝萧莫莫脸上望去，想从中抓到一丝的软弱和妥协。

　　萧莫莫美目闪过一丝笑意，丝毫不为秀岐叫出萧径亭这个名字而有一丝一毫的惊讶，小嘴一笑，怜道：“我那亭儿啊，虽然不喜欢钩心斗角的事情，但是使起手段来却是比谁都要厉害啊！”接着美目一黯道：“不过我实在不愿意看他受累了，叶不愿看他做他不喜欢的事情，那天他去任府和人打架，我都心疼死了。”说罢更是一点也不掩盖自己的如海深情。

　　秀岐眼角微微一抖，这几天来，在与萧莫莫的心志交锋中，他却是没有占到任何一丁点儿的便宜。但是凌厉的目光只在他眼中持续了一小会儿，目光瞧上桌面的一只瓷碗，却是空的，嘴角不由扯开一丝笑容，道：“我给夫人送来的几样东西，没想到却是这碗莲子羹对了夫人的胃口。也是啊，我也奇怪，为何向显碧这等极北之地，竟然能产出这般美味奇特的莲子，夫人你说是吗？”

　　秀岐目中直直射向萧莫莫的玉脸，仿佛向从中看出一丝异样，道：“这么告诉夫人吧！因为武莫宸那夜在‘醉香居’看到了你后，也如同我一样，深深迷上了你。所以抓你的这些人，就打算在你的娇躯内植入‘噬精蛊’，然后再将你送给武莫宸，只要他一与你交合，半年后他便会浑身萎缩而死！”说完瞧了一眼萧莫莫脸色，见她美目果然微微一缩，缓缓道：“而我，便是她们请来的那个植蛊之人！”

　　秀岐淡淡一笑，而后一阵轻叹，道：“最毒夫人心啊！便连这等主意她们都想得出来，我可是舍不得这样对待夫人啊。”秀岐目光转而变得挚热，柔道：“所以秀岐恳请夫人给秀岐一些时候，到时候秀岐一定能从夫人芳心中，抹走那个萧径亭的痕迹，那时夫人便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说罢秀岐的秀目中顿时亮起一道璀璨悦目，而又妖异迷人的目光，让人望了一眼便被深深迷醉，那道目光直直射进萧莫莫的美目中，秀岐的声音也顿时变得极其的诱人动听。

　　“好吗？夫人，秀岐求你了！”

　　“萧公子，这便到苏州了吗？”梦君奴感到马蹄声停下，美目一抬，却是见到西边的天色已经快要垂暮。软软从萧径亭怀中抬起蛾首，绝世美丽的玉脸上尽管蒙着一层面纱，但是那如同点漆般美目一黯，里面射出浓浓的悲哀罩在萧径亭的脸上，让他仿佛觉得天猛的一下全黑了下来。

　　“郎君！这一天的时间怎么那么短啊？”梦君奴美目一湿，小脸绽开一朵凄惨的笑容，顿时连周边的空气也仿佛凄冷了许多，“至此以后，郎君也变成萧公子，奴儿也变成梦君奴了！但是请郎君放心，奴儿从来不忘与郎君这么一日的怜柔蜜爱。”

　　见到萧径亭目中闪过的的光彩，梦君奴凄苦一笑，道：“郎君总是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但是有些东西在奴儿眼中，仿佛一道永远过不去的槛，说不定那日奴儿实在想郎君想得厉害，便一死了之，也免得受这无尽相思的煎熬！”说罢美目闪过一道悲苦的坚决，娇躯跃下，离开了萧径亭那让她心神迷醉的怀抱。

　　萧径亭望向梦君奴美丽的背影，也一跃下马，朝城门走去。

　　进入苏州城后，梦君奴带着萧径亭穿过了繁华的苏州闹市，走过了前折百绕山间小径。经过了一处处的柳暗花明，也经过了无数的震撼合惊讶。

　　若是常人，这其中的惊奇看到后来，只怕后来眼中连一丝的涟漪也不会兴起。但是萧径亭却是兴致勃勃地向梦君奴问这问那，梦君奴也一改凄色，细细解说。

　　“这是哪？”萧径亭此时的脸上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悲色，在一处荒凉小径的尽头，再也看不见一点点峰回路转的猎奇苗头，但却是一道微微的亮光射入萧径亭的目光，让萧径亭面上浮上一阵兴奋的颜色。

　　梦君奴微微一讶，这里这道奇特的光芒，便是自己的那些师叔伯们也没有几个看得出，不由美目一瞟望向萧径亭，仅仅只看了一眼，便收回目光道：“公子且去看看吧！”

　　“啊！”萧径亭走上几步，突过那小径的尽头，目中顿时一亮，胸怀顿时变得万丈宽广。眼前的景色却是不能仅仅用震撼来形容了。

　　眼底下，是满目的微波荡漾，落日的余晖染红了本是碧绿的湖面，微微的晚风拂过，顿时磷光闪闪。此时虽是暮春，但是湖面上仍是开满了各式各样的莲花。那花开得极不规则，曲曲绕绕在湖中形成了一条天然的水径，直直蔓延出去，一眼也望不到尽头。远处落日照不到的地方，已经浮起了团团的烟幕，使得湖面缥缈仿若仙境。

　　“这里便是你们魔门的秘密驻地吗？”萧径亭一声轻叹，道：“在这里只怕死也愿意啊！”

　　梦君奴美目望向水天一线间的落日道：“不是的，这是当年我外祖父与外婆的隐居之地，我爹爹也在这住过一些时候。”

　　只听一声悦耳的口哨声，从远处荷叶间飘来一叶扁舟，上面却是以为纤巧秀丽的姑娘在撑着竹蒿，见到梦君奴二人，摇摇跪下，也不见她撑动竹蒿，那船却是活的一般从水面上飘来。

　　“婢子见过公主和远来的客人！”那位秀丽的姑娘伸出两只雪白的小手，伏在船上，却是连目光也不敢抬起看萧径亭一眼。

　　梦君奴玉足踏上那支小手，轻轻一点跃上了小船。萧径亭微微一笑，却是踏上了另一只小手，跃上了小船。

　　“嘎！”一只水鸟猛地从荷叶从中窜出，一抖翅膀飞上了天空。萧径亭放眼望去，却是一道曼妙无比美丽娇躯如同一道影子般掠过水面，顿时惊起无数的水鸟。寂静的湖面顿时变得喧闹起来。

　　“呼！”那道无比美丽的身影顿时飞出十数丈，仿若仙人度水一般，留在萧径亭眼中仅仅只有一个悦目的小点，转眼间便连那个小点也消失在远处缥缈的仙境中。

　　“这世上难道真有踏波而行的本领吗？”萧径亭心中震撼，久久不能平息。目光一凝，却是见到有几朵荷花摇晃得稍稍厉害了些，但是那些荷花相距的距离却是轻功不能达到的极限啊。

　　“莫非这个魔门中的高手？或者便是梦君奴的母亲？不然谁还有这么美丽的身影？”萧径亭目光射向梦君奴，却是见到她美丽的玉脸上也是满面的凝重，美目中闪过一道耀眼的寒芒。

　　“公主！”那个秀丽的姑娘一时间忘记了划船，道：“小婢好像看见一个美丽的影子飞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眼睛花了？”

　　萧径亭鼻段轻轻一嗅，余在空中的香味虽然淡淡几不可闻，但是那芳香的醉人感觉，却是不亚于梦君奴娇躯上散发出来的幽香。

　　“来敌人了！”梦君奴，美目朝萧径亭瞟来，竟是凌厉，道：“我且瞧瞧是谁那般胆大，我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厉害的对手！”美目忽然闪过一道奇怪的光芒，道：“只怕是为《玄典圣谱》来的！”玉手朝水面碧波一拍，那叶扁舟顿时如同离弦的箭一般飞出。

　　萧径亭虽然浑身的真气只剩下平时的七成，但是脚下点出的速度仍是飞快。梦君奴曼妙的娇躯更是轻轻飘飘一摆，微微一点便跃出了几丈，仍是追不上眼前那道绝世美丽的身影。

　　“敢问是哪派的高人，闯入我‘缥缈居’有何意图？”那道身影转眼间便到了一幢精美且气派的楼阁前，数十名持剑女子纷纷从楼中跃出，围成一圈拦住那道身影的去路。

　　“‘忠剑部’的姐妹，抽剑结阵！”一声娇喝，数十支长剑闪烁不定齐齐刺向那道美丽的身影。

　　转眼间，那道美丽的身影便到了剑阵面前，便是脚步也没有慢上一点，反而轻轻一声冷笑，挺起美丽的酥胸，迎着朝数十支利剑轻飘飘飞上，片刻间便到了坚耸的酥胸便撞上寒刃，那具妙绝天下的娇躯忽然一展，仿佛凤凰展翅般美丽动人，两只紫色的锦缎袖袍一甩，数十支长剑纷纷飞上天空。那道紫色的身影仅仅只在空中停滞片刻，便跃上锦绣的楼阁，转眼不见。

　　“好香啊！”萧径亭轻轻一嗅，一股迷醉幽人的芳香在空中一阵荡漾，直让萧径亭仿佛要醉过一般。抬头一看，前面的梦君奴已经出去几丈，足下一点，身躯骤然加快，紧紧跟在梦君奴身后。

　　越过那幢楼阁后，却是一道长长甬道，再前面是又长又高的围墙，萧径亭脚下一阵借力，正要跃过围墙落在地上。

　　“哼！”听到边上梦君奴的一声娇哼，萧径亭心神一颤，飞快抽出手中的长剑使劲朝花园中心掷出。

　　“啸！”那支长剑如同一道流星划过天空，直直刺入无数暗器组成的光团，将它刺成千万碎片散落在地，接着那个美丽的身影点上剑刃，几个跳跃，落在一座小阁上。

　　萧径亭心中顿时无比的惊骇，眼前来犯的敌人竟然有着如此惊世骇人的修为。

　　那美丽女子手上长袖一甩，顿时将萧径亭的长剑卷到手中，美目一瞟朝萧径亭望来，道：“谢谢你的剑了，没有它我还真的没有东西着力！”接着纤手一甩，那支长剑顿时呼啸朝萧径亭飞来。

　　“沧！”萧径亭手上不动，那剑准确飞进手中的剑鞘。

　　“别下去！”梦君奴娇声嚷道，却是伸出小手抓住了萧径亭的衣袖。

　　“好美丽的花园！”萧径亭目中一亮，眼前目光所到之处尽是姹紫嫣红的花朵，面积之大，仿佛一眼也望不到边。

　　萧径亭一眼瞟过便见到了几盆极其稀罕的名贵花种，寻常人家便有一盆也当作了稀世珍宝。而萧径亭目光到处，在市上价值千金的名花比比皆是。花园中相隔不到三尺之处，便有一座高约四尺左右的小阁，上面挂着精美的宫灯，将花园照得透亮。一眼望去，一只只宫灯微微摇晃，仿若缀在夜空的星星点点，将整个花园点缀得仿佛仙境一般。

　　“你看！”梦君奴动听的声音大乱了萧径亭心旷神怡的神思，侧头望去，心神一震。此时天尚未全黑，而园中的灯火却已点起，朦胧的光线照在梦君奴的玉脸上，那宝石般的剔透黑亮的眸子，巧秀天公的瑶鼻，俏弯红润的小嘴。整张小脸仿佛白玉雕成一般，美得哪有一丝人间的烟火。

　　“便是夜儿的美貌与她比起，也是大是不如啊！要是能与她在一起，那当真连皇帝也不作了！”萧径亭鼻端闻之醉人的幽香，心中一荡，手上一翻握住梦君奴软绵滑腻的小手，柔声道：“是不是这里所有的灵秀之气，造就了你这惊世骇俗的美丽？”

　　梦君奴娇躯一颤，被握住的小手轻巧一转，便脱离的萧径亭掌握。娇嫩的声音也变得又冷又俏，道：“你看园中那个紫色的身影？她闯入的‘缥缈居’的机关阵了，可惜有些花儿要毁一些了！”

　　“飕！飕！飕！”萧径亭只觉眼前一花，面上一阵风动，园中千万盏灯火齐齐一晃。却是千万支芒针齐齐飞出，带着耀眼璀璨的光华，轻啸着飞向园中那个绝世芳华紫色身影。

　　“呼！”萧径亭眼中一亮，鼻端的幽香变得浓起，荡入鼻中。园中那道美丽身影四肢一张，仿佛鲜花绽放一般，散发出所有的美丽。

　　“吟！”无数的芒针飞到她的身边，仿遇到一层无形的气墙，响起一声低低一风吟，调转回头，划着美丽的弧度朝四边飞出。

　　“啪！”无数的拍打声聚成一响，那个美丽娇躯身边几丈处的鲜花齐齐一颤，顿时地上多出了无数的落红。

　　“咯咯！”一声欢快动人的笑声传来，直让萧径亭听得心神摇拽。

　　“哄！”萧径亭只觉眼前无数动火一抖，满目的鲜花一颤，那道美丽身影所站之处顿时沉下，那身影也随之坠下，仿佛被眼下这无尽宽广而又灿烂美丽的花园吞噬一般。接着一道美得令人心颤的目光朝萧径亭二人瞥来，让萧径亭心湖一颤。

　　“唐绰兮！”萧径亭心神一震。

第六卷 第一章 君奴秘辛

　　“唐绰兮！”萧径亭心神一震，目中爆亮直直射向花园深处的美丽身影，虽然她蒙着脸蛋，但是萧径亭还是从那双美目中认出她便是唐绰兮。忽然面上真气一鼓，唐绰兮美丽绝伦的身影飘飘而起，仿佛九天的仙女一般，下面便是她洒落的遍地残红。

　　“吟！”空中忽然闪过无数道璀璨的光芒，从四面八方齐齐射向空中毫无借力的唐绰兮，那光芒如同满天花雨一般，顿时将那个绝世美丽的身影淹没。

　　“哼！”听到边上梦君奴的一声娇哼，萧径亭心神一颤，飞快抽出手中的长剑使劲朝花园中心掷出。

　　“啸！”那支长剑如同一道流星划过天空，直直刺入无数暗器组成的光团，将它刺成千万碎片散落在地，接着那个美丽的身影点上剑刃，几个跳跃，落在一座小阁上。

　　萧径亭心中顿时无比的惊骇，唐绰兮竟然有着如此惊世骇人的修为。

　　唐绰兮手上长袖一甩，顿时将萧径亭的长剑卷到手中，美目一瞟朝萧径亭望来，道：“谢谢你的剑了，没有它我还真的没有东西着力！”接着纤手一甩，那支长剑顿时呼啸朝萧径亭飞来。

　　“沧！”萧径亭手上不动，那剑准确飞进手中的剑鞘。

　　唐绰兮美目转向梦君奴，轻轻一赞，道：“你就是梦君奴吗？你长得真美丽！”美目一垂，叹息道：“我本以为你娘会将《玄典圣谱》放在这处最美丽的地方，谁知竟是没有？君奴知道它放在何处吗？”

　　唐绰兮的话让萧径亭一阵惊讶，目光直直望向梦君奴的俏脸，投过一个疑问的眼色。

　　梦君奴转过俏脸，美目望了一眼园中飘飘欲仙的唐绰兮，道：“唐师叔又是从哪里听说这里又《玄典圣谱》的呢？‘缥缈居’只是君奴常住的一处行居而已，便是我娘也只是和爹爹在一起的时候，在这里住上几日，又哪里会有《玄典圣谱》这宝贝！”

　　唐绰兮咯咯一笑道：“君奴何必诓我，魔门没有全本的《玄典圣谱》，但是至少有三分之一。我师傅临死时曾经和我讲过一个动人的故事，我现在便讲给君奴听，如何？”

　　“当年有个美得和仙子一般的女子，她武学的悟性几乎可以说是举世无双，而且智慧绝伦，便连我的师傅也自认不如！在她二十三岁的时候，便做了魔门的宗主，一身的武功几乎冠绝天下。”

　　“在她做了宗主的第二年，她收了一个小她十岁徒弟，那个徒弟是男的，那个徒弟长得真是俊美啊，几乎比她还美，简直是所有女人的克星。就在收下他的当天，她就爱上了他，天天教他功夫，疼他爱他便如心肝宝贝一般。等到那个徒弟十八岁的时候，她再也忍不住满腔的情爱，做了她徒弟的妻子，也将魔门宗主的位置让给了他！”

　　“谁知那个男子却是潇洒懒散得很，做着这个宗主却是一点也部理会争霸江湖的事情，他真是个天才，几千年也出不了一个的天才。他觉得天下的武功都不够厉害，便索性和妻子天天研究起天下武学来，要创出一套天下间最厉害的武学，因为他说真正的天才心底深处都是很懒的，他要创出一套武功，只要足够聪明，不用太深厚的武学底子便能学的绝世武功！而那个女子对他丈夫百依百顺，也将魔门争霸江湖的大计放在一边，一心一意和丈夫钻研武学，尽管她以前有无尽的雄心壮志，但是为了讨爱人欢喜，便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创这套绝世武学中，它就是《玄典圣谱》咯。”

　　“那时候，魔门所有的高层都觉得荒谬可笑，觉得世上根本部可能有人能创出像《玄典圣谱》这样的武功，那美丽女人的一个师妹，在此三年后，就不能忍受独自出走，创立的自己的门派！而且立誓，终有一日要回到魔门总坛，打败那个美丽的女人！”

　　萧径亭听到此处，已经大体明白其中的缘由，目光转向边上的梦君奴，却是见她满目的迷惘，甚至还有些软弱，不由伸过手去，握住她美丽绵柔的手掌，刚刚碰到娇嫩的小小手，梦君奴小手一转紧紧握住萧径亭伸来的手。

　　唐绰兮美目朝两人握在一起的手上望来，目中闪过一道怜色，梦君奴娇躯一颤，小手一抽，却是挣开了萧径亭的掌握，还冷冷扫来一眼。

　　唐绰兮美目朝萧径亭闪过一丝笑容，继续道：“有一日，那个男子觉得自己所学的武功还不足于创出《玄典圣谱》这一绝世武学，于是他决定出走天下，学来其他门派最高深的武学。他真是聪明，竟然真的让他混进了‘天剑谷’，这一武林中的王道武学领袖门派，在里面三年将里面的精妙高深的武功学了个遍，也成为那届唯一一个能够出谷执掌江湖的弟子，但是他却跑了！因为他还要去天下武林最至高无上圣地——‘古剑阁’，这个崇尚天道的武林领袖！”

　　萧径亭顿时听得目光大亮，心中对那个男子充满了无尽的景仰。但是却是有些奇怪，为何这等人物，他在以前却是从未听过。转而一想，马上恍然。那人本就不是好那武林虚名之辈，而且“天剑谷”也视其为奇耻大辱，后人没有听过他的名头却是一点也不奇怪。

　　“‘古剑阁’每到动乱时期，便出来一位仙子济世人间，平定天下祸乱。当年，古剑阁那位仙子出来的时候，真是举世惊艳，无数武林俊杰见了一面，便相思刻骨、如痴如醉。而那个男子，风流潇洒的魔门宗主真是厉害啊！也不知道耍了什么手段，将那位仙子收得服服帖帖，乖乖做了他的妻子！让‘古剑阁’数十年间再无出世弟子，而‘天剑谷’便趁机成了天下武林的领袖。”

　　唐绰兮说到此处，不由朝梦君奴玉脸上望了一眼，却是发现她目中闪过一道奇异璀璨的神色，微微一笑，接着说道：“这消息传到魔门那位美丽女子耳中，顿时心碎神伤，却也不舍得跑去向自己的爱人问罪，只是天天注意着自己的丈夫和那位仙子去哪里逍遥的消息，这样痴痴等了好几年也不见心爱的丈夫回来。再也忍受不住心里的委屈，让人退回了与丈夫的定情信物，号令天下魔门子弟，只要见到那位‘古剑阁’的情敌，便立刻株杀，而且追回丈夫魔门宗主的位置。从此魔门也便分成了两派，男宗主一派，女宗主一派。”

　　梦君奴听到这里，朝萧径亭递来一个哀怨的目光，接着马上移开目光却是再也不顾望萧径亭一眼。便仿佛萧径亭便是那个负心人一般。

　　“真像啊！”萧径亭目光梦君奴微微撅起的委屈樱唇，便有一股吻上去的冲动，心道：“不知道我若是见到了‘古剑阁’仙子后，会不会忘了眼前这个美丽的人儿？”

　　唐绰兮将二人神情望在眼中微微一笑，道：“也就在她向丈夫退回定情信物的那一日，她出走的那个师妹却是来向她挑战了。她伤心欲绝下，几乎连寻死的心思都有了，便以一招之差，输了比武！至此魔门也立誓五十年不出江湖一步。以后天下人就再也不知道魔门这个名词！”

　　唐绰兮轻笑一声，美目望向梦君奴道：“那个美丽的魔门女子，便是你的姥姥。而那个师妹也就是我的师傅了，我原本以为师傅是为了赌气魔门不兴，她的雄心不能得到施展才离开魔门，一手创了‘剑花宫’，但是我师傅就算成为一代宗师的时候，我师傅也是几乎不理会江湖的一些事务，我便有些不明白了，直到师傅临死的时候一只呢喃那个男子的名字，我这才明白，原来师傅也是深深爱上了那名男子。”

　　唐绰兮轻轻一叹，朝萧径亭望来一眼，道：“我师傅去找她师姐比武，逼她立誓，却也不是为了争强好胜，却是怕她师姐派出魔门弟子去伤害他心爱的梦中人！”

　　梦君奴美目一凄，道：“我姥姥哪里舍得啊？只要我那个负心的外公一来，她还不变得更乖更听话！她现在每天都在后悔，说自己将定情物还给外公，让他生气了，再也不来疼她、爱她了！”说罢美目一垂，硬是将眼泪蕴在眼眶中，不让泪水流下。

　　“我明白了你！”萧径亭心下一叹，满目的怜爱望向梦君奴，心道：“我真的知道你了！”

　　梦君奴俏脸一寒，美目仍不瞧萧径亭一眼，一咬樱唇，冷冷道：“你不要这样看着我，以后再也不要来撩拨我。我和你的缘分到此为止，若是我再让你占一下便宜，再与你亲热一下，我便自刎在你面前！”

　　萧径亭闻之一怔，嘴角一颤，却是绽开一丝微笑。

　　唐绰兮美目一眨，朝萧径亭望来，道：“你虽然带着面具，但是我知道你的脸不是这样的，我刚才虽是和君奴说话，但是实际上，这个故事却是和你说的。萧径亭公子！”

　　萧径亭心下一阵奇怪，却是不知道为何唐绰兮知道他便是萧径亭。

　　“所以我说吗，《玄典圣谱》总是有一部分是在魔门的，至少在那个男子宗主出走之前编的那部分会在魔门中，君奴你说是不是？”

　　“公主！属下等无能让外人闯了进来，请公主恕罪！”一阵声响，却是一群持剑女子跑到围墙下。

　　萧径亭一眼望下，却是发现那些女子身材虽然窈窕，但是已是徐娘半老，只是风韵犹佳。而且一身武功修为极是不低，特别是为首那位女子，更是绝色之貌，容颜直逼萧莫莫，而从美目中射出的光芒，更是显示出她一身的修为也应该不下于萧莫莫。

　　梦君奴瞟下一眼，道：“祝师叔，你们抓来的那个莫师叔现在关在哪里？”

　　那个为首的美丽女子弯下蛮腰，拜下道：“那个叛徒别属下们囚在了‘环翠阁’，已经给她喂下了圣门最厉害的春药‘消魂’了，现在秀岐王子正要给她种下‘噬精蛊’。”

　　她话才说完，萧径亭目中闪过一道雷霆，梦君奴娇躯一颤，一咬樱唇，美目一转变换着不同的神色。

　　唐绰兮美目瞟上梦君奴的俏脸，又将目光移到萧径亭脸上，道：“君奴啊，我今日是向你要《玄典圣谱》的，料想你肯定是不给的，但是我想这里有个人是你的心肝宝贝，我只要擒下他威胁你，只怕你肯定会乖乖交出《玄典圣谱》吧！”说罢美目一亮，玉足轻轻一点，直直向萧径亭飞来。

　　萧径亭目中一坚，朝梦君奴一声大喝，道：“快去救莫姨，若是她”话未说完，身后一阵凌厉的风动，却是唐绰兮纤手攻来，长剑一抽迎上唐绰兮美丽的手掌。

　　梦君奴美目一转，望了一眼萧径亭。玉足一蹬，飘下围墙，朝下面众手下的那个为首女子道：“你们在这里帮萧公子！”话未说完，玉足一点轻飘飘出了几丈。

　　萧径亭目光一凝，望向眼前雪白如玉的手掌，心下一坚，长剑绞起一朵剑花刺向那支纤纤玉手。

　　唐绰兮见到萧径亭刺来的剑势，美目微微一讶，皓腕一转，如同藕节般的手臂如同蛇一般绕着萧径亭的剑刃直直而上，距离萧径亭胸膛处半尺出处，手掌轻轻一拍。

　　“呼！”萧径亭胸口一屏，顿时眼冒金星仿佛连气也喘不上来。足下一蹬，猛地提起丹田的真气，手腕一转，锋利的剑刃顿时割向眼前的皓腕。心下道：“苦也！就算在拼尽全力的情况下，也赢不了眼前的这位天下第一美人，(虽然没有看见她的脸)何况在此之前已经打过数场大战，就是吴梦玉只怕也经受不住了。”

　　唐绰兮美目一亮，目光直直望向萧径亭刺来的剑招，皓腕一弯却是朝萧径亭手上的剑刃抓去。

　　萧径亭心中大怒，手上一抖，手中长剑一阵呼啸割入唐绰兮抓来的小手中。

　　“吟！”长剑一声低啸，唐绰兮那如玉的小手却是真的抓在剑刃上。

　　萧径亭胸口一震，手上一麻，却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内劲透过剑刃涌上，狠狠撞在胸口。萧径亭嘴唇一阵颤抖，勉强平下汹涌的血气。剑眉一竖，手上的真气汹涌而出，手上剑刃一阵颤抖，转开一道美丽的弧度。

　　唐绰兮娇躯一震，小手猛地松开，仿佛要迅速离开一般，却是忽然屈指朝剑刃一弹，接着美目朝萧径亭投来一道美丽的笑意，接着美目一正，另外一只手忽地甩出。

　　“啊！”一声惨呼，便有一名女子翻到在地。却是梦君奴手下的祝师叔带着数人上前帮忙。就在唐绰兮袖袍甩出时候，那位祝姓女子只是娇躯微微一晃，挺着长剑刺向唐绰兮。

　　“祝师叔，君奴呢？”远处一条白色人影飘来，风度翩翩、玉树临风，却正是“风流玉郎”柳含玉。

　　“何人如此大胆，竟然闯入‘缥缈居’？”柳含玉待看清情况后，见到萧径亭不由微微一愕，却是没有认出他来，待看到身着一身紫色锦袍的唐绰兮后，更是目中一迷，片刻后变得清明，一声断喝挺剑而上。

　　萧莫莫见到秀岐那迷人深邃的目光，已经那动人心弦的声音，芳心一震，暗道：“怎么连东瀛也有此道高手，还是秀岐在中原学的这些功夫！”小嘴微微一阵微笑，暗暗运起心法，那张美丽的玉脸顿时泛起一阵柔和醉人的光芒，让那张本来充满媚骨的脸蛋顿时仿佛仙子一般圣洁。

　　“嗯！”萧莫莫一声娇吟，心神一荡，下阴一麻，芳心顿时浮上萧径亭火烫粗长的宝贝，顿时心神摇拽，一道蚀骨的红晕顿时爬上粉颊，让脸上的那丝仙气荡然无存，换上勾魂夺魄的妖娆。

　　但是秀岐却是没有这个眼福，没能见到萧莫莫这等妖媚入骨的神色，待他收功的时候，萧莫莫已经强自冷下整张俏脸。

　　“你们在莲子羹中放上了什么？”萧莫莫美目一寒，朝秀岐射来。

第六卷 第二章 圣洁淫荡

　　秀岐面上微微一怔，接着嘴角扯开一丝自负的笑容道：“夫人难道怀疑我在‘莲子羹’中放了春药吗？且不说我秀岐看上的女人没有一个不乖乖的和我上床，便是我偶尔心血来潮要强蛮来一次，只要手上稍稍使上一些手段，那些女人哪个不是娇躯发软，娇声吟唱！又哪里需要春药这等丢人之物！”

　　“那是圣门最好的春药‘消魂’。”门外传来一声娇嫩又微微带了些沙哑的声音，听得直让人心神一荡。接着走进以为妖媚冶艳的女子，一身起伏耸立的身材真的称得上是魔鬼一般，高耸的豪乳，杨柳般的小蛮腰，圆滚肥大的美臀，构成一身勾人心魄的曲线。

　　秀岐见到来人，不由目中一亮，接着眉头一皱道：“你们为何不经过我同意便用上这个下流的春药，快拿来解药。”

　　“咯咯！”拿妖艳女子顿时笑得花枝乱颤，道：“秀岐王子啊，现在可是快没有时间了，容不得您使上厉害手段收服这个风骚美人了。”接着水汪汪的美目瞟上萧莫莫道：“说来你还是人家的师妹呢？只是我这个做师姐的还从来没有见过你那？好妹妹不要忍了，这‘消魂’却是厉害得很啊！”转而眼波变得更加蚀骨道：“妹妹啊，我这是让你去做武莫宸的王妃啊，多风光啊！姐姐我便是想也做不上呢！”

　　秀岐目珠一转，微微一笑，狠狠扫了一眼妖艳女子肥大的巨臀，自己一人走到边上，目光却是如同狼一般射向萧莫莫美丽的娇靥。

　　那妖艳女子见到萧莫莫美丽的玉脸仍然是雪白，没有一点红晕，一嘴一咬，从喉底传来一声荡人的呻吟，腻道：“妹妹干什么要忍得那么厉害啊！想想你那个英俊的小情郎，那细皮嫩肉的俊脸蛋儿，我见了都恨不得咬上一口。他那张俊俏的嘴唇儿，是不是咬你小嘴咬得厉害阿，人家见了一眼就恨不得拖了裤子，翻开那鲜红的淫唇让那个心肝好好替人家添一添，掰开两瓣大屁股让那冤家狠狠咬上一口。妹妹啊，人家下面的都痒了，你那里痒不痒啊？”

　　“嘤！”萧莫莫心底一阵呻吟，下身私处媚肉一阵颤动，便涌出一股春泉。肥美的香臀微微一颤，顿时想起萧径亭如玉般的牙齿在他花瓣嫩肉上轻轻噬咬，美目一迷，芳心一颤，心神顿时迷了一半。

　　“心肝亭儿，你快来帮帮莫莫，狠狠地捅进去！”萧莫莫玉齿一阵寒碜，下身阴处的美肉此时仿佛再也受不了欲火的折磨，花道中明明没有什么物事，那美肉却仍是一个劲蠕动，又夹又裹，却是饥渴之极了。莫莫娇躯一颤，顿时如火般热起，眼波顿时充满了情欲，仿佛要冒出火来，于是赶紧闭上双目，暗泣道：“亭儿啊，莫莫要忍不住了，你定要保佑莫莫啊！”却是一只小手伸进被窝，朝下身两只大腿中心探去！

　　“哟！妹妹这是要做什么？用自己的小手去抠那冒水的小骚洞吗？”那妖艳女子故意一声淫荡的呻吟，两只饱满的大腿朝中间一夹，仿佛要将大腿间肥肥的阴处肉包鼓起。伸出右手，探出又长又嫩的中指放在小嘴中，轻轻添湿，然后高高竖起指向萧莫莫，腻声道：“妹妹可要姐姐帮忙吗？姐姐的手又细又长，只怕能捅到你那骚又腻的小肉芯啊！”

　　莫莫秋波一转，见到那高高竖起的中指，神色一阵迷离，仿佛那就是萧径亭又粗又长的火烫巨物，喉咙一阵蠕动，仿佛馋得吞下了口口津液，小嘴中的香舌轻轻一转，仿佛萧径亭的分身便含在她的檀口中，她正美美地吸咂添噬，小脸顿时浮上陶醉的神色。

　　“妹妹！要不要姐姐帮你抠抠吗？”那冶艳女子朝后面的秀岐瞟去得意的一眼，却是移过娇躯挡在了莫莫满是春情的美丽小脸。

　　“要！亭儿你快来啊！”莫莫美目闪过一丝清明，却又马上被更加迷乱的媚火所掩盖，朝那妖艳女子瞥来一道勾魂蚀骨的媚波。

　　妖艳女子咯咯一笑，淫声道：“妹妹啊！那姐姐可来了啊，姐姐来看看你那个小骚花儿有没有将被窝全打湿了！”却是走上前去，添了添下唇，暗暗吞了几口香津，目光直直射向莫莫大腿中间的私处，美目闪过一丝狂热的眼神。

　　“啊！”一声娇啼响彻湖面，却是莫莫忽地一跃而起，飞快点住了那妖艳的女子的几处穴道，莫莫一把推倒那妖艳女子的娇躯，转过身来朝秀岐王子望去一眼，笑道：“秀岐公子且先等着，我待会儿和你说话！”

　　秀岐正满目惊讶地望着发生的这一幕，但是却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紧张神色，目中朝莫莫望去，神色变得更加的痴迷火热。想必是萧莫莫表现出来的厉害，让他更加有一股征服的欲望。见到莫莫美目望来，不由微微一笑道：“夫人且自己先忙，秀岐便在这里等着！”

　　莫莫转过小脸，背对秀岐的时候，美目一红一热便仿佛要冒出火来，刚才却是她用坚强的意志力和厉害的手段，暂时地压下欲火。此时下身媚洞痒得她直要打哆嗦，却是恨不得马上撕开裤子，张开大腿自己抠个痛快。但是此时，她连大腿轻轻地往中间骚肉处夹夹，轻轻磨蹭几下止痒也是不敢，她不愿让自己的妖媚让除萧径亭外的任何男子看到。

　　望着被点到的妖艳女子，莫莫小嘴一阵哆嗦，下身阴处的骚痒让她几乎要呻吟出声，浑身的血热得几乎要沸腾起来。美目一凝，轻轻一笑，在那妖艳女子耳边细声道：“姐姐啊，你刚才故意要让妹妹出丑，你不是要捅小骚肉洞吗？我现在便好好侍侯你好不好？”转身往秀岐望去，让开娇躯好让秀岐看清楚躺倒在床的妖艳女子，道：“公子且走近几步，仔细看看我这个美人师姐！”

　　秀岐目中一亮，闪过一丝喜色，道：“莫非夫人也喜好这些把戏，那再好不过了！”却是走到床前，靠近莫莫香喷喷的娇躯，刚要深深地吸上一口，莫莫却是走开几步，不让她靠近。

　　秀岐潇洒一笑，却是不再逼近。

　　莫莫笑道：“秀岐公子且看好了！”小手一翻，却是从袖间翻出一只叶子般的轻巧宝刃，美目光芒一寒，狠狠朝那妖艳女子大腿间私处的肉洞方位狠狠刺去。

　　“啊！”那妖艳女子一声惨呼，娇躯激地一阵颤抖，鲜血顿时涌上了包裹着胯间肥鼓美肉的绸布，而那声惨叫中竟然渗透着一丝舒爽淫荡的低吟。

　　莫莫见到这种血脉愤张的场景，娇躯猛地火起，手下一软觉得被利刃刺入的花道淫肉忽然一紧，却是再难刺进去。不用微微一笑，在花道处轻轻一阵绞动，望向秀岐，道：“秀岐公子，你瞧我这师姐可是厉害得很！待会儿你要不要试试！”

　　秀岐见之，面上浮上一股难以置信的惊骇，目中更是射出狂热的光芒，心中对莫莫更是涌上一股火般的占有欲。听到莫莫问话，嘴角一笑，正要说话，却是觉得胸腹处一寒，却是莫莫另一只小手握住一只细刃，正无声无息朝他胸膛刺来。

　　秀岐望上莫莫此时正笑魇如花的脸蛋，上面没有一丝一毫的凌厉气息，心下一凛，手上扇子猛地展开，封住刺来的利刃。脚下一点，身躯电般飞出，却是觉得胸膛肌肤一寒，低头一看，那处衣裳却是被莫莫手上的细刃划破一道口子，却是好像没有伤到肌肤，不由惊出一身冷汗。

　　秀岐脚下连着几个点跃，却是退到窗户处，秀目朝莫莫撇来，不到没有丝毫的气愤神色，反而充满了欣赏和挚热，哈哈一笑道：“夫人这种美人我便是做梦也想得到，我寻遍了整个东瀛，却是找不出半个，想不到此次到中原却是发现了这等宝贝。”

　　莫莫方才了一击，几乎使出了浑身的内力，心底下被强制压下的欲火瞬间汹涌而上，仿佛立刻要吞噬她的整个身心一般。见到秀岐目光望来，暗暗一咬香舌，一阵剧痛，脑目顿时浮上一许清明。眼角一望窗外，却是打着逃跑的主意。

　　秀岐望着眼里，微微一笑却是足下一点，轻飘飘跃到窗户面前，道：“夫人这便要跑吗？秀岐忽然改变主意了，夫人现在肯定欲火烧身，大概半个时辰内不与人交合，后果不堪设想，而秀岐在这小岛上几乎没有见到一个男人，便是有秀岐也不忍见到，夫人这身仙子般美丽的肉体便宜了那些凡夫俗子。秀岐决定在夫人欲火焚身的那一刻，狠狠地占有夫人，在夫人的芳心深处深深刻上秀岐的痕迹，让夫人一辈子也忘记不了，每晚要受到情欲的煎熬，每次做梦也梦到和我欢好！”说罢秀岐目中闪过一道璀璨神光，面上顿时浮上一道另所有女子都心颤神迷的笑容。

　　这厮竟是如此厉害，若不是莫莫媚术修为极高，换成寻常女子，只怕心神荡漾下，瞬间便迷失了心神，扑上前去，紧紧抱住前面那个令自己陶醉的英挺身躯。

　　莫莫小嘴一颤，美目一凝，忽然闪过一丝得意的笑容，娇躯一转汹涌撞上身后的板壁。

　　秀岐一阵惊呼，心下一骇，足下一点便要跃去。却是发现莫莫并非撞壁自尽，只见她小手的兵器舞起一团寒芒，将坚硬的板壁绞开一个大动，娇躯一跃，便飞出了小阁。

　　秀岐见之目中大亮，暗道：“厉害！厉害！我喜欢！”嘴角微微一笑，足下一点，电一般朝那洞口射去，却是鼻端一香，面上浮上一股香风，凝目一看，却是美丽的萧莫莫又重新朝这处破洞飞回来。再一细看，原来莫莫身后一支冰冷的寒刃朝她狠狠刺来。

　　“怪不得！”秀岐得意一笑，却是张开双臂等着让他心醉的美妙娇躯撞入怀中，“到时一定要在她美丽的大屁股上狠狠地抓上一把！”秀岐望着越来越近的美妙肉体，下身不禁一阵勃起。

　　莫莫见到张臂欲抱的秀岐，美目一寒，在空中娇躯狠狠一拧，却是硬生生朝边上不远处的板壁上狠狠撞去，小手奇刃一绞，刺出一个大洞，娇躯一跃又进了小阁。

　　秀岐见之，手上纸扇一拍，也顿时闪身进了小阁。见到莫莫美丽的脸上此时已经红透，而且浮起一道妖异的陀红，尤其地勾人，却是知道她压制情火过于厉害，从心底泛起的欲火正在疯狂地反噬，只要再过一些时候，就算比莫莫再坚强百倍的女人也变得神智迷乱，淫乱无比。按秀岐的经验，到那时候，所有女人的目中只有粗长的阳物，便连是那宝贝是什么人的，甚至是不是人类的物事也不不去理会了。

　　“呼！”又一股香风袭来，却是另外一个美丽绝伦的白衣女子，长得比那位妖艳女子更加美丽，做少妇打扮，虽然不若那冶艳女子那般妖媚，眉宇间却是风情无比。

　　“妾身秀情见过秀岐王子！”那女子朝秀岐冷冷一施礼，接着美目瞟上已经娇喘吁吁的萧莫莫。

　　“嗯！”莫莫此时便连跃进的那位白衣女子也看不见了，此时她只觉得下身的春水都要流完了一般，花道的美肉也几乎要磨破了，这个下身阴处比火还要烫，仿佛连上面的近尺柔毛也要被烧着了一般。她现在连移动一下也是不敢，身怕走动间对下身娇嫩的花房，哪怕是产生一点点摩擦，也会让她陷入欲火焚身，心志皆乱的境地。

　　那白衣女子见到床上的妖艳女子，美目瞟上她下身阴处一道鲜红的血迹，目中闪过一道妖异的异彩，美目望上正强蛮站着，一动不敢动的萧莫莫，那双本来勾魂摄魄的美目，此时已经火红一片。她知道，此时只要上前稍稍触碰一下她娇躯任何一处敏感部位，都足与让萧莫莫陷入眼中只有阳物的境地。

　　“嗯！”莫莫一声惨吟，终于受不住情火的反噬，一口火烫的鲜血猛地涌上小嘴，激地喷射而出。

　　那白衣女子见到秀岐眼中闪过一道心疼而又狂热的神色，冷冷一笑走上前去，伸开美丽的手掌，探向萧莫莫的下身。

　　“啊！”那手掌尚未到眼前，莫莫只觉下阴花房一阵激烈的颤抖，引得两只玉腿一软几乎站立不住，脑中也轰地一声，被熊熊的欲火占据。

　　“亭儿！是你吗？”莫莫抬起迷乱的美目，却是见到一张美丽的脸上，上面嵌着的一双美目闪过一丝冷芒，一咬香舌，一丝清明浮起，却是摇摇欲坠，片刻便会被熊熊的欲火吞噬。

　　莫莫脑中浮起萧径亭让她迷乱的笑容，美目一柔，接着一寒，抬起手中的利刃，狠狠朝大腿刺去。

　　“啊！”秀岐目中一拧。莫莫一身尖利的惨呼，玉腿上的剧痛顿时让她神智一明，接着美目闪过一道寒芒，挺起尚带血珠的利刃朝那白衣女子狠狠刺去。

　　“嗯！”一声压抑的惨哼，却是那白衣女子不及防下，被莫莫手中的利刃狠狠扎进酥胸，鲜血顿时染红了她雪白的衣衫。

　　那白衣女子虽然未能躲开莫莫的最后一击，却是运起内力封住了莫莫刺来的利刃，但是谁知此时本应无力的莫莫刺来的这一刀，劲道竟是大得很，直直刺入酥胸两寸余才堪堪封住，没有被刺入心脏。却见她美目一寒，也不马上点住胸上的穴道止血，一对玉掌猛地击出，真气汹涌而出卷向已经委顿的萧莫莫，由于这一用力，胸前伤口猛地喷出一道血泉。

　　“啊！”就在白衣女子双掌击出时候，秀岐见到莫莫手中宝刃刺入白衣女子酥胸的这一幕后，心中惊骇，却是见到莫莫的一双凌厉的目光朝自己射来，本能一甩扇子。莫莫的娇躯仿佛被狂风吹碎的花瓣，直直飞出撞上阁楼中的板壁，接着那美丽的娇躯也无力地落了下来。

　　摔倒在地的萧莫莫，此时一张美丽的玉脸上已经全部不满了妩媚，目中闪过一丝荡色，丰满起伏的娇躯也如同一条美丽的大蛇在轻轻蠕动，两只玉腿在桌子的遮挡下，狠狠地绞动，磨蹭着几乎将她致于疯狂之地的下身花房，一阵阵消魂酥痒的感觉从下身阴处的最深处汹涌而上。为了不让秀岐见到她淫荡妖媚的玉脸，她连忙将小脸埋进手臂中。

　　感到秀岐越来越近的脚步，莫莫正陶醉于情火的美目忽然涌出无比的温柔和如海的深情。

　　“宝贝亭儿，莫姨要去了！再也不能疼我的心肝宝贝了！”莫莫美目闪过一道妖异火热的光芒，猛地举起手中的利刃，狠狠朝酥胸扎落。

　　萧径亭只觉满园鲜花猛地一坠，一阵无比迷醉神往的香风拂过，直让他目中一迷，脑中一阵轰然。目光一凝，只见唐绰兮那紫色的锦袍袖子正朝面上罩来，里面那根藕节般粉嫩的玉臂竟是美得晃眼。

　　边上的柳含玉与那位祝姓女子见之，连忙挺剑上前帮忙，不料那唐绰兮却是一眼也不瞧来，另一只袖袍猛地甩出，一道凌厉的疾风直将二人吹得几欲站不稳身子，唯有提起真气沉下身躯，却也在不能顾及攻击眼前这个美丽绝顶的女人。

　　唐绰兮微微一笑，却是见到萧径亭手中的长剑如同长虹贯日一般，直直刺入右手的袖袍，不由一声暗笑，心道：“我这紫袍是‘剑花宫’的传世之宝，刀枪不入，你这一刺来刚好对了我的心愿。”想着右边纤手鼓起一真股气，只待萧径亭剑一刺来，便用锦袍卷住萧径亭手臂，而后一把擒住。

　　“嘶！”唐绰兮眼前一暗，却是萧径亭手上利剑的光芒隐进了自己的袖袍，美目朝萧径亭递来一个无可奈何的眼神，接着那道美丽的眼神变成一道冷芒直直刺入萧径亭眼中。随即右臂一紧，那宽大的袖袍一缩，却是紧紧裹住了萧径亭的长剑。

　　“哼！”唐绰兮小嘴传来一声得意的娇哼，右臂一扯，左手屈指朝萧径亭抓去，笑道：“你是梦君奴那丫头的宝贝，这下我看她到底交不交出那东西来！”

　　柳含玉本来稳下身躯后，本来便要再挺剑上前，却是忽然听到了唐绰兮嘴上说出这等让他心颤的言语，不由目中一个爆闪，剑眉一竖直直逼视萧径亭，却是一脸的茫然，见到的却是一张中年人的脸，谈不上又多么英俊迷人，不由朝唐绰兮大喝道：“你胡说什么？君奴是仙子一般的人，她的清白岂能容你玷污，却是一挺长剑便要攻上！”

　　唐绰兮却也不理，朝萧径亭面上笑望一眼道：“萧公子我这边要抓住你了！”

　　“萧公子？”柳含玉目光直直射向萧径亭，脚步一滞，收起长剑，喝道：“萧径亭，又是你！萧兄啊，你怎么又打扮成这等模样闯进我们的‘缥缈居’来了！”

　　萧径亭也不理会，嘴角微微扯开一丝笑容，手腕一转，裹在唐绰兮袖中的长剑一抖，便开割开那紫色的锦袍。

　　“嘶！”唐绰兮美目一颤，美目直直射向萧径亭手中的长剑，怔怔地看着那闪着亮芒的剑尖冲出锦布的包裹，探出一个头来。片刻后方才惊道：“怎么会这样？天下间竟然有能刺破这锦袍的宝刃！”

　　萧径亭此时心中亦大是惊骇，自己手上的这支宝剑无坚不摧，谁知竟是不能割开一层锦布，要运上浑身的真气方才刺破了一个小口，然后此时真气耗得厉害，却是再难刺破一个大口，脱出困来。眼望着唐绰兮美丽的左手抓来，不由惊出一身冷汗暗骂自己冒险。

　　不料此时唐绰兮却是忽然一抖袖袍，松开了被紧紧裹住的长剑，美目径直望向紫袍被刺出的那道小口。忽然美目闪过一道璀璨的光芒，直直望向小萧径亭欢快道：“没想到你的剑法那么好，比我想象中要好上许多，我现在却是不急着抓住了你，却是要好好与你打上一阵，你先前不是受了伤吗？我也不使出全部的内力，我们上园子中间那里打！”却是手上袖袍一挥，与萧径亭二人齐齐飞向花园深处。

　　“铛！”远处一声钟声响起，惊起满天刚刚安歇的宿鸟。柳含玉闻之身躯一震，俊美的脸上浮上一层担忧，目光朝花园中间的萧径亭望去，目光一转，脚下一蹬，朝钟声响处飞快跃去。

　　秀岐见到莫莫举起手中的奇怪利刃，闪电般朝狠狠朝酥胸扎落，不由目中一颤。手上扇子猛地朝莫莫手上的奇刃击去，不料胸口却是传来一股锥心的剧痛，确是刚刚胸膛处被萧莫莫的奇刃划破了一道几乎不能察觉的痕迹，而那刃上的剧毒在此时刚好发作。

　　秀岐脚下一个哆嗦，目光直直望向莫莫手上的利刃，划着妖异的光芒朝胸口刺去，心神一震，目中射出火一般的光芒。

　　“吟！”莫莫手上那支叶子般的宝刃顿时飞上空中，一阵醉人的清风吹进小阁，冲淡了满屋的血腥，也吹进了清怡的芬芳。

　　“啊！”秀岐心神皆震，浑身仿佛被雷击一般呆立不动，睁大一双眼睛，一眨不眨地望向走进小阁的仙女。良久后，目中闪过一道妖邪火热的光芒，喃喃道：“想不到天下间还有这样美丽的女子，为了她我真是什么都可以不要了！就算全世界的皇帝我也不做了！”

　　梦君奴在门外便见到萧莫莫要自尽的一幕，芳心惊骇下，来不及任何思虑，小手甩出一道骤急飞虹。万幸的是，那道劲气刚好在刺入的那一瞬间，卷起那支沾着剧毒的奇刃。梦君奴芳心也不由猛地放下，见到萧莫莫娇躯慢慢软到，玉足一点在她倒下之前抱住萧莫莫柔若无骨的娇躯。

　　“嗯！”就在那具肉体入手的一刻，梦君奴芳心一颤，此时萧莫莫滚烫如火的娇躯已经如同一团泥一般软倒在她的怀中，口上呢喃着依稀是在叫着萧径亭的名字。紧紧抵在自己酥胸上的两只玉乳坚挺硕大，颤颤微微仿佛要跳出一样。手上触摸的肌肤尽管隔着几层衣衫，但仍是嫩滑柔软如若羊脂，只是里面的血液飞快地流动，使得肌肤尽湿，更显娇腻。

　　“敢问小姐便是梦君奴吗？”秀岐一声问候让心怀荡漾的梦君奴美目一寒，径直望向俊美妖邪的秀岐，美目微微一变，听到怀中的萧莫莫传出一阵低吟，不由飞快点住她的穴道，让她暂时安静下来。

　　“莫师叔可真是绝世的尤物，难怪他那般喜欢！”梦君奴一阵暗叹，那春药竟是如此厉害，她只不过闻了萧莫莫喷出的春情气息，便不由心神有些摇荡。梦君奴微微平下纷乱的心思，美目望向正软倒在地的白衣女子，再瞟了一眼倒在床上，下身一瘫血迹的妖艳女子，不由微微一皱眉头，暗道：“我这个莫师叔好厉害的手段啊！”却是从怀中掏出两颗药丸，分别塞入两人口中，俏声道：“两位师叔，回去告诉你们少主人，萧莫莫是由我的人擒来的，所以也自然该由我来处置！”

　　梦君奴感到怀中的萧莫莫浑身娇躯不住颤抖，仿佛在怀中抱了一团火一般，知道再也不能拖延。美目望了一眼正暗暗运气压制毒势的秀岐，目中闪过一丝寒芒，却仍是弹出一刻雪白的药丸，玉足一蹬娇躯飞快跃出小阁，只留下一串冷俏动听的声音道：“秀岐王子大驾光临，君奴身为主人未能远迎，还请恕罪！”说罢梦君奴娇躯已经跃出花丛，只见她长袖忽一甩出，一声厚重苍劲的钟声顿时响彻四方。梦居奴玉足一点，落入波光盈盈的湖面，如花掠影般闪过。

　　“嗯！”梦君奴刚刚解开萧莫莫的穴道，一声荡人心魄的呻吟顿时从红艳湿润的小嘴吐出，接着那蚀骨的吟唱顿时不绝于耳。萧莫莫小嘴喷出的阵阵春情四溢的芳香气息熏得梦君奴玉颈一阵痒痒，却是忽然觉得一只火烫的小手如同一条蛇一般钻向自己的下身，不由一阵惊骇！

　　“啊！”只听萧莫莫一阵颤抖的高唱，接着便觉得那支小手飞快的搓动，火热的春液顿时湿透了层层绸布，将自己的娇嫩肌肤也打得湿透。耳边听着莫莫淫声道：“亭儿快来啊！！莫姨受不了了！”

　　唐绰兮玉足一点，飘飘跃上一座点着灯火的小阁，小手在蛮腰处一扯，萧径亭只觉一阵芳香扑鼻，目中光芒一晃，仔细一看，唐绰兮手上却是多出一支扁扁细长的利刃。接着目中一迷，唐绰兮如同杨柳般的蛮腰一扭，整个曼妙的娇躯顿时如同花蝴蝶一般飞来。

　　“真不愧是天下第一美人啊！常人只怕还未与她交手，便被她这绝世的娇躯曲线给迷住了心神！”萧径亭目中一明，手上长剑挽起一道细风，虽是细风，却是将唐绰兮锦袍高高吹起，显出了眼前娇躯倾绝天下的诱人美姿。萧径亭手上的长剑也顿时化作一道若有若无的光影，将唐绰兮那美若天人的娇躯曲线缠在其中。

　　唐绰兮美目一亮，娇躯一转，一身锦袍呼呼飘起，仿佛九天仙女般高高飞起，看来仿佛极是轻易地从萧径亭的‘清风随影剑’中脱身，但是她娇躯周围仿波涛汹涌的真气，以及地上无数鲜花猛地垂头坠下满地的碎花，却是说明她的这招耗费了极大的内力修为。

　　“美啊！”萧径亭目中一亮，脑中清晰无比地记住唐绰兮从他剑势脱身的每个动作，手上软剑准确无比抓住萧径亭内力不住而产生的一处破绽，猛地将那道缺口撕开，然后却是没有丝毫的恋战，被锦袍细细裹紧的蛮腰一拧，肥美圆滚的美臀微微向后一抖，引得胸前坚耸山峰微微一颤，整个如同山川起伏的娇躯便如同无形的清风一般钻出了萧径亭长剑的包围。

　　“目前为之只有你一人逃开我‘清风随影剑’的包围！”萧径亭目光仰起，从下而上望向唐绰兮汹涌起伏的傲世曲线，暗道：“这身娇躯脱了衣服后，只怕连莫姨也比不上她的诱人绝美！”目中一花，却是一道缤纷的剑影从上而下，如同满天花雨般从天下泻下，罩住了萧径亭整个身躯。

　　萧径亭只觉浑身一寒，仿佛坠入冰窖，一咬紧牙，手中长剑抖出万千朵剑花，迎上从天而降的无数星点。

　　“叮叮当当！”空中闪过无数点耀眼的光芒，仿佛将满园的灯火都掩盖住了，萧径亭只觉一股巨大无比的劲道从头顶压来，无数道刁钻的真气从剑身传来，瞬间钻进手臂沿着血脉攻到了胸口。

　　“这个美丽的女人竟然能够同时运出两种决然不同的内力！”萧径亭眼前一黑，胸口顿时如同波涛汹涌，咬牙一撑脚下的小阁顿时轰然崩塌。但是眼前无数的剑芒却是电一般，瞬间到了眼前。

　　萧径亭脚下一蹬，真气汹涌而出，身躯迅速退开数丈。而唐绰兮那倾绝天下的娇躯却是无限暇逸紧紧随上，只是那美丽的身影下，无数的花朵纷纷爆碎，扬起满天的花瓣，更是将唐绰兮娇躯的美丽诠释到了极致。

　　“这才是真正的满天花雨吧！”萧径亭眼中顿时一亮，唐绰兮手上的长剑顿时化作无数闪烁不定的光华，仿佛此时天上黑幕上的点点繁星。那每一点袭来的劲气都让萧径亭身躯涌起无尽的寒意，而无数光点正组成一股无坚不摧飓风，所过之处，无数的花儿都连根拔起。

　　萧径亭胸口呼吸一屏，血气一阵翻涌，一口鲜血喷射而出，脚下却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因为他在唐绰兮眼中没有看到丝毫的怜悯。直直踩碎了无数的花朵，萧径亭才堪堪站在一处小阁上，见到唐绰兮美目中忽然闪过一道美丽的光芒，而眼前无数的光芒忽然凝成一道璀璨夺目的光华，如同流星般刺入自己胸膛。

　　萧径亭浑身真气一股，目中爆出一道异光，手上长剑一抖，化作跃到灿烂的彩虹，刺向唐绰兮手上那道流星般的光华。所过之处，那道诡异的残风划过，无数落红纷纷将所有的美丽献给了这一剑，飘飘荡荡而起，扬出醉人的芬芳，转眼便与唐绰兮手中的流星光华撞在了一起。

　　“呼！”一阵厉风拂过，掀起唐绰兮蒙面的纱巾，也掀开了唐绰兮满是挚热惊讶的目光。

　　“妍儿！”萧径亭眼前那张美丽的玉脸仿佛绽开万道光芒，心神一醉。紧接着胸口一冷，迷醉的心中抽出刺骨的寒气，一支冒着无比幽寒的兵刃刺入胸膛，那股汹涌的真气也仿佛欲将五脏六腑撞个粉碎。

　　唐绰兮美目一凄，猛地甩手抽出长剑，但那利刃仍是刺入萧径亭胸前两寸。娇躯猛地飘上前去，飞快点住萧径亭胸口的穴道，美丽的脸上满是激动，急声呼道：“你刚才使的是什么剑法，是谁教你的？”

　　“萧！”梦君奴抱着怀中抱着火烫的娇躯，蝴蝶般飘进花园，见到萧径亭胸口的一抹血红，不由娇躯一震。

　　“亭儿！”梦君奴怀中的萧莫莫猛地挣开梦君奴的怀抱，带着一股火热的香风，如鸟归巢地扑向萧径亭。

　　“嘶！”萧莫莫一阵疯狂的撕扯，浑身的衣衫顿时成为纷纷的碎片。露出湿漉漉的火烫娇躯，雪白的肉体上布满了玫瑰般的绯红。

　　“扑！”一阵湿润醉人的春潮涌来，莫莫浑身上下只剩下一条小巧湿透的肚兜。丰满柔软的娇躯顿时将萧径亭扑到在地。小嘴猛地凑上萧径亭的嘴唇，吐出香舌涌入萧径亭的口中，贪婪地吮吸着让她迷醉的津液。

　　“我要！亭儿我要！”萧莫莫肥嫩美丽的玉腿一张，跨坐在萧径亭胯间。小手探入萧径亭胯下，掏出火红粗长的龙枪。肥大的香臀猛地一退，坐在萧径亭膝盖处，俯下勾魂上身的娇躯，张开小嘴咬住火红的物事，飞快地耸动美丽的脑袋，疯狂地添噬，发出啧啧的声响和陶醉满足的呻吟。

　　“啊！”梦君奴不由暗啐一口，望见萧莫莫高高耸起如山的两瓣巨臀，中间那道美丽的裂谷早已经淫乱不堪。

　　莫莫空出一只湿润的小手，用力张开两只肥嫩的大腿，撑开两瓣肥大的雪臀，两指猛地插进泥泞的花径，一阵疯狂的进出，小嘴颤抖着吐出火热的物事，吟叫道：“对！亭儿，狠狠地搞进去！再里面一点啊！”

第六卷 第三章 温香软语

　　梦君奴神色复杂望了地上的萧径亭一眼，玉足一点飞上了高高的围墙，唐绰兮美目却是没有一点的不好意思，甚至还将目光在萧径亭胯下物事停留了片刻，小嘴微微张了张，欲言又止，终是没有说出口来。望了一眼围墙上的梦君奴。蛮腰一扭，臀儿一抖，娇躯轻轻飘出围墙，在空中留下一串荡人心魄的微笑，道：“君奴啊！我忽然改变主意了，今天便不向你索要那宝贝了，但是日后我还是会来的！萧公子的好事，就由你在这里好好看守着了！“梦君奴美目一讶，望向瞬间隐没在黑暗中的美丽背影，却是不知道唐绰兮为何突然改变了主意，隐隐觉得和刚才她与萧径亭的一战有关，芳心一颤，不由朝花丛中的萧径亭望去，顿时红遍了整张小脸。

　　“嗯！啊……”萧莫莫此时再也忍受不住情火，跨坐在萧径亭的胯间。从梦君奴此时的视线望去，正好看见两只肥大的玉臀正在飞快地耸动，在无数的灯火下，白花花地直让人晃了眼睛，也晃了心神。

　　而萧径亭脸上的面具此时也不知道被莫莫扯到哪里去了，敞着一张俊美绝伦的脸，萧莫莫正呻吟着小嘴，不停地吻向那张脸上的每一处，情动处甚至张开玉齿咬住脸上的鼻子嘴巴，腻腻地添噬。

　　看着萧径亭脸上湿润的齿痕，听着莫莫满足陶醉的呻吟，梦君奴心下一凄。美目顿时变得模糊，手上抓起一样物事，望向萧莫莫由于疯狂驰骋而荡起的乳浪臀波，目光瞧准两瓣雪白肥臀中间的凹陷处，屈指弹出。

　　“嗯！”只听莫莫一声娇嗔，仰起迷乱的小脸，双手朝后，用力分开两只巨大雪臀，腻道：“你摸吗？别那么用力戳人家那里！疼死了！”却是以为萧径亭拿手指刺她臀沟了。

　　梦君奴芳心一酸，暗道：“奸夫、淫妇！”却是听到远处传来一阵纷杂的声响，却是柳含玉他们来了。

　　“公主！已经安顿好了秀岐王子，公主还有什么吩咐！”那位美丽的祝姓女子行礼拜下道。

　　柳含玉却是发现了梦君奴神色有些异样，便要走上前来，道：“君奴怎么了，那个厉害的女子可走了吗？”

　　梦君奴暗暗咬了咬玉唇，美目一轻，顿时移开目光，冷冷俏道：“这里没事了，腻你们没事快快回去，我要在这里安静一会儿！”

　　“君奴！”柳含玉目中闪过一道挚热，仍是没有停下脚步。

　　“啊！”萧莫莫一声高亢的娇啼，梦君奴芳心一刺，美目化作一道寒芒，朝柳含玉望去冷喝道：“叫你们快走，听到了没有！”

　　萧径亭再次醒来的时候，睁开迷迷糊糊的眼睛，却是对上一双泛满涟漪的秋水眸子，待见到萧径亭醒来，那双眸子忽地一清水雾顿散，在萧径亭看到里面浮上羞涩之前匆匆移开。

　　“公子醒啦！我给您端药去！”萧径亭听到是一声陌生的声音，但是却是如同黄鹂出谷般嫩翠动听，虽然说的是标准的汉话，但是中间仍是夹杂着些许吴侬软语的味道，又软又清实在好听。

　　萧径亭目光朝窗外望去，一缕明亮的阳光从西边的窗户射进，几颗芍药在阳光照射下，开得尤其灿烂美丽。目光再一转，望向屋内的摆饰，雅致大方甚至带了一点奢华。耳边也隐隐听到熙熙攘攘的人潮声，想必这里已经是在苏州城里了。

　　这时，那个女孩端着一个药罐走进，见到萧径亭目光望来，不由绽开一丝甜甜的笑容。那笑容虽然带了些许的羞涩，但是却好像比窗外的芍药更加灿烂动人。那女孩笑的时候，不但粉颊两边凹进两只美丽的小酒窝，便是连那双水汪汪的桃花眸子也弯成一幅迷人的月芽儿。

　　“好美丽的女孩！”萧径亭一声赞叹，眼前的女孩虽然不若任夜晓那般国色天香，但是却是如同一朵清新可人的谢语花般，那张小脸美得直让你没有丝毫的挑剔。

　　那女孩轻轻弯下蛮腰，微微撅起香臀儿，小心翼翼地将药罐放在桌上，那娇躯的曲线竟是无比苗条动人。特别是杨柳小腰下的美臀，虽然不大，但是却异常饱满圆翘，虽然隔了几层裤子和长裙，但是萧径亭依然看出了那两团美肉高高鼓起。

　　“或许那些文人将女子比作鲜花，就是形容这样的女孩吧！”萧径亭待那女孩再次进来的时候，不由出言问道：“姑娘是缥缈居的吧？我莫姨呢？”

　　那女孩听到萧径亭提起萧莫莫，美目一垂，一缕桃红顿时印上晶莹的粉颊。却是满脸的羞意，想必是萧莫莫那夜的妖媚荡样儿也让她看到了，见到萧径亭诧异的目光望来，垂目望向桌上的药罐，细道：“那天夜里，你们在花园做、做……那事后，都昏倒在花丛中了，公主让我帮忙，和她一起将你们抱回房里了！第二天早上，公主便让我带着你们到苏州了！”

　　“我师傅叫我盈盈！”那女孩抱起药罐，缓缓倒了一碗，张开小嘴对药汁吹了又吹，舀了一勺放进小嘴尝了尝，道：“莫……，她自己也昏了一整天，然后整整守了你两天，今天早上去见我们公主了！”见到萧径亭面上浮上一层忧色，不由柔道：“她和公主是去商量事情，不会又什么危险的！”

　　萧径亭微微张嘴，喝下那少女递来的药水，由于那药苦得很，萧径亭不由皱了皱眉头，问道：“这几天你们公主来过吗？”

　　那个叫盈盈的少女小脸浮上一丝歉意和凄色，轻轻摇了摇头，道：“她有很多事情要做，都没有来过！”

　　“哦！”萧径亭心里微微一痛，再张嘴喝下那药的时候，却也不觉得怎么苦了。目光望向盈盈美丽的小脸，却是发现她又将勺子放进小嘴轻轻尝了一口，再送到萧径亭嘴前，不由心中一荡，暗道：“我道怎么有股淡淡的香甜味呢？”

　　盈盈仿佛被撞破了心事一般，长长卷曲的睫毛一颤，吟声道：“我怕烫着你了！”

　　萧径亭望向那如花一般的樱桃小嘴，小巧弯秀红红润润，当真看了就觉得香甜无比，不由笑道：“嗯！这样好，那药经过姑娘的甜甜小嘴后，却是一点也不苦了，只是小心别烫坏了你的小嫩嘴唇了！”

　　盈盈见她言语轻薄，也不出言嗔怪，也不拿眼瞟她，却是轻轻扭了下小蛮腰，挪了下香臀儿仿佛坐得有些不自在。但仍是微微张开小嘴，将盛满药的勺子放进去尝了尝，但是这次心乱下，却是递到了萧径亭鼻梁上。垂着小脸，却也感觉不到萧径亭张嘴喝药，抬起美目望去，轻啊一声，顿时涨红了小脸。小手一颤却是将药汁溅到了萧径亭脸上。

　　萧径亭笑着望着盈盈羞红的玉脸，任由她用香嫩的小手在脸上擦拭，闻着满鼻的幽香，心头一动，问道：“盈盈，你跟着你们公主那么久，是不是认识尉迟宵雪！”

　　盈盈闻之小手一滞，葱一般的粉嫩手指正好按在萧径亭嘴唇上，娇躯一颤如同触电般移开小手，小嘴轻轻一咬道：“我也是刚刚才认识她们的，小雪和我好得很，经常和我说话，她姐姐冷冰冰的，不大喜欢和人说话！”见到萧径亭目有疑色，轻道：“我从小就在缥缈居跟着我师傅，知道前些时候，公主来缥缈居住了，我才跟她的！”

　　萧径亭心中微微有些惊讶，却是听到盈盈又道：“小雪常常和我说起你，还有她天天晚上都抱着一条束胸用的粉红绸布睡觉！我连碰一下她也不许！”说罢美目朝萧径亭飘来，道：“她们长得真美啊！”

　　萧径亭目光望向眼前微微有些丧气的小脸，笑道：“你长得也很美啊！你的脸上和浑身上下却是没有一处不美的啊！跟在画的人一般美啊！”

　　“真的吗？”盈盈闻言一喜，却是坐到床上轻轻舀起以勺药，在萧径亭目光注视下却是不敢再放进小嘴了，但仍是用花瓣一般的小香唇轻轻嘬了一口，才递到萧径亭嘴前道：“我实在不知道我长得怎么样啊？我从小就在缥缈居长大，那里的姐姐妹妹们，都长得和我差不多一般的模样，知道这次见了公主和小雪妹妹，我才觉得自己长得很丑！”待了又道：“听说萧先生画画好得很，我们很多姐妹久一直想让她画幅画儿的，那日我去醉香居的时候，听说他也在，可惜我没有看见他！”

　　萧径亭闻之心头一动，面上神色不由微微一怔，却是被盈盈看在眼里，不由微微掀了掀被子，却是发现身上不着一缕，不由目光促狭向眼前的美人望去。

　　盈盈美目一颤，坐在萧径亭身边的温软娇躯也不由轻轻移了移，仿佛怕离萧径亭赤裸的身躯太近了，细细吟声道：“那日你们两个都不省人事的，我就……就脱了你们俩的衣服，给你们洗了身子，敷上药了！”说到这里盈盈却也不由得小脸红透，却仍是解释道：“后来你那个莫姨硬是每天都在床上抱着你，也不让你穿上衣服，自己也是光溜溜和你睡在一起，所以你也一直光着了！”

　　“这个莫姨！”萧径亭听出盈盈口中竟是有些许的怨意，甚至还有些笑她不害臊的意思，心头不禁一暖心想：“或许这次莫姨被擒也是因为自己吧！似她那么厉害聪明的女子，不是梦君奴这等高手，寻常人物还真的休想能够打她主意！”

　　“盈盈，你知道小雪现在在哪里吗？”萧径亭目光一柔，朝盈盈问道，却是掀开被子便要起身。

　　“啊！”盈盈一掩小嘴，美目直直望着萧径亭光溜溜的身躯，身形修长、肌肤细白，但是却又雄壮如狮，要说有丝毫的暇癖，那唯有胸前的那道伤疤了。直直看了一小片刻盈盈才猛地移开目光，首次狠狠瞪了萧径亭一眼，但是瞪来的却是春情荡漾的秋波。移开目光后方才记起萧径亭的问话，目中浮上一丝歉色，柔声道：“这我不能说的，待公子自己去问我们公主，好不好？”

　　萧径亭见到盈盈站在边上，被自己男子气息熏得仿佛站着都微微颤抖，羊脂一般的玉颈也染上片片惹人遐思的晕红，轻轻一叹道：“可惜你们公主再也不会来见我了！”

　　盈盈美目微微一红，站了一小会儿，才细声道：“我给公子拿衣服去！”说罢慌忙带着如雷的心跳逃出了房间。

　　待盈盈再次进来的时候，萧径亭却是发现她手上拿的仍是他原先穿的那件紫色长袍，而且细细看去，拿袍子却是没有一点的破损。盈盈注意到萧径亭的目光，微微有些得意道：“我瞧这衣服好看得很，虽然破了，但是扔了可惜就将它补好了，不知道等下公子穿上后会不会看出痕迹？”

　　萧径亭心中感激，由于这衣服是妍儿亲手做的，不由微微一笑道：“盈盈小手巧得很，心思也巧得很，只怕待会儿穿起来，比原来更加好看！”一句话说得盈盈小脸如同花开一般灿烂，忽然小脸一红，美目一羞细声道：“那天公子内衣裤上，沾了很多东西，一块一块粘呼呼的，我洗不掉就给公子另外做了几条！”

　　见到盈盈红透了小脸，娇喘粗重地跪在自己的胯前，虽然胯间的凶物就在眼前摇晃，但仍是颤着小手将一条雪白亵裤往自己的双腿套上，萧径亭低头柔声问道：“是你们公主要你这般侍侯我的吗？这些事情应该我自己做的！”

　　盈盈却是垂着小脸使劲摇了摇头，火烫的小手细细掖好已经穿上的亵裤，待萧径亭伸手捏住她小巧的下巴仰起她的小脸时候，那张美丽的小脸却早已经哭得梨花带雨，一张小嘴也抽泣得不住颤抖。

　　“公主让我去骗……”听到萧径亭柔声问道，盈盈美目一迷仰起脸蛋凄声说道，但是说到一半却也忽然止住，无论萧径亭再怎么问，却也不再说一个字了。

　　待萧径亭着好衣衫后，与盈盈一道走在苏州街头的时候，盈盈已经是笑意吟吟跟在萧径亭身后，嘤声笑语地为萧径亭一一讲解街上的景致。

　　萧径亭目光一扫，却是停在了一座屋檐高高翘起的精美楼阁上，隐隐听见一阵丝竹吹弹声随风而来，不由指着那处问道：“那处应该是苏州最好的春楼了，我们且去瞧瞧！”

　　盈盈眉头一皱，撅起小嘴道：“那种地方，公子还是不要去了吧！我可是不敢去的！”

　　萧径亭微微一笑，眼角撇来一丝笑意，道：“你又不是没有去过，你刚才还不是和我说过，你几日前取过‘醉香居’吗？”

　　盈盈小嘴一撅，道：“那里怎么一样，而且我那日去也是扮成男装才去的。公子，我们不去那里好不好？”盈盈美目一柔，朝萧径亭朝萧径亭望来，细声道：“那里面的女子便是碰公子一下也是不配的！”

　　萧径亭心中一叹，暗道：“那日便是盈盈去将归行负骗去‘洞庭山庄’的‘金玉堂’的了！”目中神色变得更加温柔道：“那我们就不去了！”目光望向前面不远处的一处小楼，那楼前种满了杨柳，飘飘渺渺的硬是不俗，上面挑着一幅招牌，名为‘苏阁’名字也雅致得很，心里喜欢不由朝盈盈道：“我们便上去到那里坐坐！”

　　萧径亭步入小阁的时候，才发现这里面别有洞天，那楼建为八角，在中间围成一个花红柳绿的大院子，楼上熙熙攘攘却是座满了客人。

　　萧径亭在床上躺了这么几天，肚子还真是饿了。招来伙计点满了整整一桌，正要与盈盈说笑，却是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女子娇声称赞，却是夸这里的饭菜味道美妙。而那声音萧径亭还相当熟悉，正是几日前晚上被萧径亭大肆羞辱过的那个美丽女子，那个假扮秀岐的厉害女子。

　　萧径亭目光瞥去，却是刚好看到一张美丽绝伦的如花娇靥，而此时这脸蛋的主人正是笑意吟吟，惹得楼上无数倾慕火热的目光。而那女子身边正坐着几位青年公子争先讨好，而背对萧径亭的那个正是那夜立了大功的关索寒。而与萧径亭对脸的一位黑衣青年，萧径亭看着竟是有些眼熟。

　　那位美丽女子见到众人的目光径直瞧在她美丽的玉脸上，巧美的嘴角撇了撇，美目闪过一丝鄙夷。美目一抬，仿佛有说不尽的骄傲，四下一瞟，扫过楼上众人，待见到俊美绝伦的萧径亭，美目一亮怔怔望在萧径亭脸上。直待萧径亭微微一笑，方才玉脸一红，美目一寒狠狠朝萧径亭瞪来一眼，不屑地撇撇小嘴，移开小脸。

第六卷 第四章 心如蛇蝎

　　萧径亭收回目光朝盈盈呵呵一笑，待伙计上了菜肴，笑着问道：“盈盈，我看你对这苏州熟悉得很，莫非你在缥缈居可以随便出来玩耍不成！”

　　盈盈伸出小手在桌上的整鱼上挖起一块，放在面前的小碟子里，小心翼翼挑去上面的细刺，再用筷子轻轻挑起一点细肉放进小嘴尝了尝，道：“这西湖醋鱼是苏阁专门去杭州请来的师傅做的，公子你且尝尝！”却是将那盛了鱼肉的小碟子放到萧径亭面前。

　　萧径亭夹上一些，放进口中，果然味嫩鲜美，极是对胃口，不由将余下的一口吃完，笑道：“盈盈这般心细，你那位师傅可真是有福啊！”

　　盈盈笑道：“我以前却是从来没有服侍过我师傅的。”又夹起一块莲藕，放进小嘴微微嘬了嘬，美目朝那桌那个美丽女子瞟去一眼，却是将筷子伸到萧径亭嘴前道：“这藕又甜又脆，公子你尝尝！”

　　萧径亭微微一讶，却是张嘴咬下盈盈夹来的莲藕，心道：“盈盈这么和那丫头较起劲来啦！”却是感到一道冷冷的目光朝脸上射来，知道便是那位心狠手辣的美丽女子，却也不去理会，也不朝她望上一眼。手从桌下探去抓了抓盈盈柔绵细腻的小手。

　　盈盈却是被萧径亭突如其来的亲密动作惊得娇躯一颤，美目闪过一丝羞喜，小手微微一挣却也任由萧径亭握着。却是看到萧径亭探过身来，轻道：“盈盈，你探过耳来，我有话轻轻问你，却不可让别人听去了！”

　　盈盈侧来的小耳朵晶莹如玉，但是马上被染上惹人遐思的红晕，忍着咬上一口的冲动，细声问道：“盈盈，莫非你认识这个姑娘，我看你不大喜欢她啊！”

　　盈盈樱唇微微撅起，娇哼一声道：“她来过我们‘缥缈居’，我不喜欢她的很，虽然长得那么好看，但人凶得很，骄傲得很。我养的一只小兔子不小心跑到她那里去，还被她给给划了一剑！”

　　“哦？”萧径亭微微一讶，忽然耳边一阵风动，来势竟是凌厉得很，目光一凝那物事却是朝盈盈脸上射来，右手飞快击出，拦在盈盈面前。

　　“嗯！”手心传来一阵剧痛，萧径亭猛一提起的真气却是微弱之极，不由大是惊骇。目光直直望向满脸怒色的盈盈。

　　盈盈见到萧径亭目光射来，美目不由微微躲了躲，咬了咬嘴唇，细声道：“公主怕公子进缥缈居捣乱，坏了她的计划，便趁公子不省人事的时候，对公子施上了‘截脉术’封住了公子浑身的真气，而那日公子恰恰浑身真气不足平日五六层，便被公主她封住了浑身的功力！”顿了盈盈美目中浮上一层哀求，道：“公子你千万不要生气，我想只要待些日子，公主她便会替公子解开的！”

　　萧径亭眉头一皱，心头一痛，暗道：“奴儿，莫非那日多情温柔的奴儿再也不可能回来了吗？现在剩下的唯有这个冷冷冰冰无情无义的魔门小公主吗？”微微闭目，张开手掌，见到手掌中心却是被打出一点血口，而那暗器正是刚刚从鱼上挖下的一只眼睛。

　　“真气全被封住了？”萧径亭心头一震，暗暗提气，丹田深处却是有股细细真气涌起，虽然不浑厚，但却是极为绵长。不由暗暗思道：“莫非我体内有两道真气，被梦君奴封住的只是其中明显的那一道！”

　　“哼！”只听那个美人一声得意的娇哼，见到萧径亭手上的血点，一声轻笑显得又是不屑又是鄙视，忽然朝走来的伙计吩咐道：“给我这桌上一只红烧兔子肉，一定是要家养的那种小白兔！”

　　“嗯！”盈盈小手微微一紧，却是握成粉拳，见到萧径亭似笑非笑的目光，方才松开小手，但却是反手握紧萧径亭手掌，美目一柔，道：“这几日公子想去哪，盈盈便陪公子去哪？公子想做什么？盈盈便都什么也答应公子！”再也不理会哪桌上绝色女子的挑衅。

　　萧径亭微微一笑，见到盈盈小脸微微有些激动，由于盈盈脸蛋靠得极近，满口的香气喷在脸上让萧径亭脸上痒得很，不由伸手捏了一下盈盈翘美小巧的瑶鼻，张口咬下盈盈夹来的一块东西，吃在嘴里却是辣的舌头都要化了，却是一大块翠绿的辣椒。

　　“这小妮子！”萧径亭心底一笑，想必是盈盈心神乱下，没有瞧清楚什么就夹了来，坏心一起轻轻含了一口那辣椒，伸手将它捏下，喂到盈盈红艳艳的小嘴边。

　　盈盈美目一迷，眼波瞥了一眼萧径亭，却也不看萧径亭手上是什么物事，娇喘吁吁咬过那块辣椒，柔软的樱唇还轻轻噬了一口萧径亭的手指。

　　“咯咯！”那桌上的那个绝美丽人却是将一切看在眼中，待看到盈盈将那辣椒吃进，再也忍不住得意，笑出声来，朝萧径亭递来的一道目光也变得异彩连连。

　　“嗯！啊！”盈盈小嘴忽地张开，美丽的柳眉猛地皱起，便连秀挺的瑶鼻也皱得弯了。美目一红，却是辣出眼泪来了。待见到萧径亭满是歉意的目光，不由幽怨瞟来一眼粉泪便簌簌落下。

　　未待萧径亭出言道歉，那张美丽小脸忽然绽开一道花般的笑容，盈盈却是鼓动着小腮帮子，将那辣椒吃下。且小脸充满了欢快，只是眉头仍是皱着，美目更是粉泪汹涌。

　　“公子！”见到萧径亭目中射出一道怜色，盈盈忽地将那辣椒吞下。美目一迷一阵促急的娇喘，却是忽然伸出玉臂抱上萧径亭头颈，凑过小脸，微微张开小嘴猛地吻上萧径亭嘴唇。

　　萧径亭只觉嘴上一辣，接着一甜，却是盈盈伸出滑腻香舌在自己嘴唇处轻轻添噬。萧径亭耳中只觉身边寂静无声，想必众人的目光却是齐齐望向正在亲热的自己二人。

　　盈盈其实并不知道怎么接吻，便是萧径亭未张开嘴迎接她的香舌，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自己却是张开贝齿，轻轻在萧径亭唇上噬咬了片刻方才离开萧径亭嘴唇，娇喘吁吁将粉颊贴在萧径亭面上，腻声道：“公子让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公子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几日，盈盈全部是公子的！”

　　“又是这样！”萧径亭心头一痛，手在盈盈粉背轻轻一拍，柔声道：“别人都在看着呢？”却是轻轻将盈盈小脸推开，抬头正好对上一对说不出是嘲笑还是鄙视。见到萧径亭目光瞧来，那美丽的女子骄傲地移开美目，道：“这里的菜吃在嘴里太腻了，口感太烈了，想必是大厨没怎么下功夫，没有细细做弄，吃来却是觉得味道贱的很！”

　　听到这声指桑骂槐，盈盈娇躯一颤，美目一红却是委委屈屈朝萧径亭望来。萧径亭轻轻一笑，便要说话，却是听到那刻薄美人桌上的一个英武男子，讨好道：“那哪日任小姐去金陵，便由池某做东，请小姐到‘安然居’吃上一顿，那里的菜清淡爽怡，定会对了小姐的胃口！”接着那个姓池的朝边上那位英俊白衣公子道：“连公子，你今日的地方没有挑好啊，没让任小姐吃得舒心啊！”

　　“池某？池观崖！”萧径亭脑中顿时浮起池观崖威猛的英挺脸庞，暗道：“我道他看来这么那么眼熟了，想必是‘上兵世家’的少主了，而那位女子却是姓任，不知道又是那位权贵人物的千金？”

　　见到萧径亭到嘴边的话没有说出，盈盈美目一黯，见到萧径亭面有疑色，便侧过脸蛋在萧径亭耳边道：“那位姓连的青年便是苏州府指挥使的公子连易然。”

　　“连易然？莫非与连易成有什么关系不成？”萧径亭目光朝盈盈望去，却是见到说到连易然的时候，盈盈美目中闪过一道异常的光芒，不由心头一动。

　　“站住！”忽然，那位绝色美人任小姐美目一寒，径直朝楼下望去，一把抽出身边的利剑，喝道：“来人！将楼下那位女子给我拿下！”

　　萧径亭目光朝下望去，却是一位美丽佳人正被刚刚跃下的几位持剑武士围住，那些武士想必是隐在密处，暗中保护那位任小姐的。而那位美丽佳人却是玉脸妖媚、桃眸粉腮；穿着红色绸裙的娇躯惹火无比，豪硕肥乳，杨柳小腰、圆滚美臀。那勾人心魄的肉体让楼上所有火热的目光直直投在那女子几处致美点上，仿佛要喷出火一般。

　　“许嬷嬷！”萧径亭目中一亮，院子中间的惹火美人，却正是在“醉香居”一直恭敬有理，打扮朴素的许嬷嬷。

　　就在萧径亭目光望去的时候，许嬷嬷目光也找到了萧径亭，美目忽地亮起。

　　“你们去将她脸给我划烂了，将她的身子也给刺烂了！”那位貌美如花的任小姐朝人群中一处使上一道眼色，一个威猛的大汉顿时跃下院子，大声喝道！

　　就在萧径亭目光望去的时候，许嬷嬷目光也找到了萧径亭，美目忽地亮起。

　　“你们去将她脸给我划烂了，将她的身子也给刺烂了！”那位貌美如花的任小姐朝人群中一处使上一道眼色，一个身形威猛的黑衣老头顿时跃下院子，大声喝道！紧接着，那任小姐又朝关索寒使了个眼色，关索寒点头会意，从另一边的楼梯匆匆而下。

　　萧径亭目光如电，虽然这威猛老头手上此时虽然拿的使一支长剑，但是萧径亭依然看出他便是那天夜里与自己对战过的那个怪刃老头，也就是得以梦君奴手下留情才没有受到重伤的那个厉害老头。

　　“真是麻烦了，现在这副样子可不是这老头的对手！”萧径亭心里轻轻诅咒了下梦君奴，但是却是诅出了满怀的柔情。

　　“叮！”围在许嬷嬷身边的数名护卫齐齐挺着长剑，直直刺向许嬷嬷如花般的美丽脸蛋。却见许嬷嬷美目瞟以不瞟上一眼，小手一晃，挺出了支软剑，随手一抖却是甩出数朵剑花，在阳光下剑光一烁，直晃得让人眼睛一花。

　　“啊！沧！”数名武士几声惨叫，纷纷死命握住自己的右腕，手中的长剑早已经飞到身后数丈处，尽管左手握得甚紧，但鲜血仍是从左手的指缝间迸出，却是被许嬷嬷划破了腕上的血脉。

　　“许嬷嬷竟是有如此厉害的武功，手段却也是凌厉狠辣得很啊！”萧径亭握过盈盈的小手，取下她手中的长剑，手上却是被盈盈握紧，抬头正对上盈盈美目中的一片哀求，使劲地使眼色。

　　“我且与你斗斗！”那位美丽的任小姐从身边抽出一支长剑，玉颈一仰美目不屑瞟了一眼楼下的许嬷嬷，但是萧径亭却是看到那道不屑的目光中，飞快闪过一丝冷芒和嗜血，紧接着她另一只小手从怀中掏出一只锦绣的小盒，翘起小指用拇指和食指拈出一天丝巾，在剑刃上轻轻划过。拿动作高雅优美直让她身边的几位青年公子看得眼睛都直了。

　　“这丫头竟然如此歹毒！”萧径亭鼻段轻轻一嗅，便问道几股淡淡的女儿香味和脂粉腻味，但是有几道香气显得尤其的妖艳和诡异，却明显是厉害剧毒才特有的香味。

　　“这等人物何须小姐亲自下场，且待连某去收拾了她！”那连易然目中微微一转，接着拿起手边的长剑便要下场。

　　那任小姐小嘴一撇，笑道：“让我先刺她两剑，然后你们一个个接着上，把她累死！”说罢一踢开椅子，娇躯站起，玉足一点轻飘飘跃下楼去。那窈窕曼妙的娇躯配上美妙的身法，直让楼中看客一阵喝彩。而连、池二人更是满目异彩涟涟。

　　“噗哧！“萧径亭目光如电，却是看出那美丽刁毒的任小妮身法仍是有丝滞腻，想必是肥美屁股那日被萧径亭点上几指此时仍未痊愈，便在跃下之时由于小蛮腰扭得过于厉害，却是引得两瓣圆鼓臀峰微微一颤，小腹微微向前挺出方才稳稳落地。

　　那任姑娘美目朝楼上瞟来，只扫了片刻便凌厉射在萧径亭面上，柳眉微微一皱，美目却是闪过一丝疑色。却是想不通萧径亭为何发笑。

　　萧径亭怕翻出破绽，目中一热灼灼射向她挺翘的美臀和坚耸的玉峰，接着以更加热挚的目光投到许嬷嬷豪耸的硕乳和高高隆起的肥大玉臀，却是满目的赞叹。看来倒像是在细细比较两个美人谁美谁丑了。

　　任小姐见到萧径亭淫秽的目光，美目闪过一道厌色，接着美目一冷直直投在许嬷嬷美好惹火的娇躯上，眼中闪过疯狂狠厉的光芒，却也难掩妒色。其实她自己本身已经美到极致了。

　　任小姐一挺长剑，美目一瞟，朝站在边上的那位威猛老头吩咐道：“德叔你就在边上守着，只要这个贱女人以动手，你就拿暗器射她，一直让我打得痛快为止！”

　　“哪有这等不要脸的打法的？”萧径亭不由大是惊讶，却是见到那个叫德叔的威猛老头恭谨地点点头，目中随即闪过一丝疼爱。心道：“如此许嬷嬷可是要吃大亏了！”

　　许嬷嬷此时目光紧紧凝住眼前貌美如花的任小姐，却是一眼也不向萧径亭瞟来。听到任小姐口中不公平的言语，美丽的脸蛋却是没有一点变色，见到眼前利剑上闪烁的光芒，目中微微一颤，俏脸一寒一抖软剑便要攻上。

　　“慢着！”萧径亭一声断喝，玉立起身朝满脸惊骇的盈盈投去安慰的一眼，缓缓走下楼梯，走到两女身边。

　　任小姐美目一寒，柳眉一皱朝萧径亭瞟来一眼，冷笑一声道：“你下来凑什么热闹，莫非这个贱女人是你的姘头不成！”

　　“这丫头言语真是荤素不忌啊！”萧径亭一声苦笑，目光一亮朝许嬷嬷起伏玲珑的惹火娇躯望去，微微一笑道：“以前不是，但是现在是了！我看上这个女人了，却是容不得你伤了她了！”说罢走到许嬷嬷娇躯后，目光朝下一瞥，见到那起伏高低的背臀曲线实在诱人无比，但是修长玉腿下的美丽风景却是看不到了，因为被她两瓣硕大圆滚的肥臀给挡住了视线，但那香喷喷的两瓣肉球却看得人直眼睛冒火。

　　“没想到她竟是这么妖媚！先前在‘醉香居’她只怕是用东西挡住自己的容光了！”萧径亭嘴唇凑到许嬷嬷小耳朵旁，道：“你可愿意做我的姘头啊？美人儿！”

　　“吖！”众人只觉目中一凸，一众男子更是纷纷摇头，热切想让许嬷嬷一口回绝，甚至一个巴掌耍向萧径亭嘴巴！

　　“奴家愿意！”许嬷嬷玉脸一红，美目闪过一道媚波，腻着声音道。

　　“唉！”无数眼珠掉落在地，楼中响起无数叹息，却是无尽的惋惜和失望。

　　“嘤！”萧径亭双手环住许嬷嬷柔软却富有弹性的小腹，细长的指间却是按到肥鼓的阴阜上，许嬷嬷娇躯一软浑身一热便瘫在萧径亭怀中。

　　“作戏也不用做得那么真啊！”萧径亭心下一笑，只觉胯间一麻腹下一热，下身火枪猛地挺起，却是许嬷嬷肥臀往后一拱，两瓣滑腻柔软的臀瓣紧紧贴在萧径亭胯下，甚至将萧径亭火热的长枪夹在深深的臀峰中。

　　抱着火热发抖的如绵娇躯，萧径亭朝任小姐得意一笑，道：“小姐你瞧，我的宝贝此时春情荡漾，只怕和你打不成架咯，那便日后再打，可好？”一手探下，在许嬷嬷盛臀上狠狠一拍，却是荡起一阵臀波，道：“走啦，以后再找回这个场子！”

　　“啊！”众人一阵惊讶，见到萧径亭手在那对美臀上一拍，眼珠也随着一颤，仿佛要掉出眼眶一般，面上浮上无尽的艳慕。

　　“奸夫淫妇！”那任小姐小嘴厌恶一撇，忽然美目一笑朝萧径亭望来道：“她可是朝廷钦犯，以后要凌迟处死的，就算不死也会被抓去做官妓的，你还敢不敢要啊！”

第六卷 第五章 萧君狠厉

　　萧径亭面色猛地一变，见到对面任小姐面上浮上一丝得意，不由哈哈一笑，嘴上一咬许嬷嬷小耳珠，笑道：“你可真是厉害阿！连朝廷也惹上了！”接着一笑朝对面美貌的丫头望去，道：“这个美人实在罕见，不要了实在可惜！”萧径亭目光一转，目光一灼直直由任小姐的高耸酥胸扫到美好下身，道：“但是若是小姐肯跟我，这个女人我便不要了，我便好好待你，如何？”

　　“放肆！”楼上传来两声大喝，却是那连易然和池观崖的宝贝二人双双从楼上跃下，倒是那位叫德叔的威猛老头一言不发，冷冷盯着萧径亭。

　　“哼！你？”任小姐玉脸一红，美目一瞥，冷笑道：“你这下流汉子，便是让你看了一眼也是你积德了，我是千金之躯，便是被你这下流鄙夫碰上一下，我也觉得脏了！”

　　“哦！”萧径亭面上一怔，望向怒目射来的那位池少主，心中一叹，目中一转，道：“我便是作出了这么大的让步了，小姐却仍是出言辱我，我也懒得和你计较，只是这个美人我却是要带走了，你要是不服，便拔剑和我打上一架得了，我待会儿也将你花般的脸蛋画成个血葫芦，你要是没有出息，便由他们两三个来好了。”

　　萧径亭说罢将握剑的左手从许嬷嬷动人无比的小腹上移开，右手在她臀上用力拍了一计，道：“你且在边上看着！”换剑右手，轻轻一抖那支长剑顿时出鞘，吞吐间寒芒闪烁不定，萧径亭此时身上虽然没有多少内力，但是练了十几年剑法，便是这一拔剑的气势和架势，便是无数武人一生达之不到的境界。就萧径亭这么一拔剑，便已经让场中懂武之人目光热起。

　　“这位公子！我家小姐身份尊贵，你”未待那叫做德叔的威猛老头说完，那任小姐美目一亮，朝萧径亭望来，朝那德叔喝道：“你别给我丢人，我就要瞧瞧他有多大道行！”却是美目一寒，径直朝萧径亭射来。

　　萧径亭心中暗道：“没想到我却是要靠这来吓唬人了！”但是面上却是呵呵一笑，望向那德叔道：“这位前辈放心，我便只和你小姐过过招，却是不生死相博，若是前辈尚不放心，那在下便不施展一分内力，要是用上一点内劲伤了小姐，便算作是在下输了如何？”

　　口上如此说到，但是心中却是不由有些揣揣，那位刁毒姑娘手中的可是支毒剑，自己身上几乎没有一丝内力，只怕被刺中后当场便呜呼了。

　　“要怎样，那也随得你，多说什么？”那任小姐听到萧径亭所言，美目却是闪过一丝喜色，小手一抖长剑一啸，朝萧径亭面上刺来。

　　萧径亭目光一凝，瞧准刺来的长剑，也不举剑格开，也不用剑刺他要害逼她自救撤回剑招。却是右足朝右一点，头颈一偏，顿时觉得脖颈一寒。那利刃却是堪堪贴肉而过。

　　“哼！”便是萧径亭这么一躲，顿时引来一阵哗声，甚至又几道疑惑外加嘲笑的目光落在萧径亭身上。

　　任小姐美目一讶，微微一笑，仿佛有说不尽的得意，说不尽的凌厉。刷刷几剑抖出几朵剑花，小手中的长剑顿时变得飞快无比，运足了真气却也剑气纵横呼啸凌人，剑尖吞吐不定直直点向萧径亭浑身上下各大要害，却也不再做任何试探了。

　　“好！任小姐好精彩的剑术，我赌小姐便在三招内打败这个登徒浪子！”连易然一声喝彩，却是将满目的疑色投向萧径亭。

　　“嘶！”又是一剑划过左肋半寸处，引来边上盈盈一声惊呼，许嬷嬷更是美目大讶，小手握剑紧紧盯住任小姐的箭矢。

　　萧径亭见到眼前斑驳的剑影，眼睛却是紧紧盯着，一丝也不敢放松，心中暗道：“这小妮子当真又几分本事！”但却仍是拿剑背后脚下一串精妙的步法，总在那利剑要刺到身体要害的前一刻极是将身体移开，所以看在众人眼中，萧径亭自是惊险无比。好像萧径亭被眼前这位美丽姑娘刺成个血葫芦已经是迟早的事情。

　　“原来只是个没有用，唬弄人的小白脸啊！”众人一声哄笑，不由大是惋惜望了一眼美丽惹火的许嬷嬷。

　　那任小姐见到屡屡刺不到萧径亭，顿时收住满面的笑意，美目一寒刷刷再刺出几剑。忽然收剑而立，美目闪过一丝讶色，直直朝萧径亭望来，目光细细朝萧径亭头上到脚下细细看过，紧接这如玉的小脸上浮上一到诡异狡猾的笑容。美目忽地一利，蛮腰一弯，直直长剑一弯，带着冷冽的寒气直直朝萧径亭下身刺来，却是运足了十二成真气。

　　看着任小姐美丽的柳眉忽地煞起，以及咬紧玉齿而紧闭的如花小嘴，萧径亭心中讶道：“这个丫头可不是一般的刁毒啊！”心下一晃，一道寒芒却是袭到胯间，足下一阵交错，一阵繁复的脚步，硬生生退开了半丈，才躲开任小姐一气呵成的凌厉攻击。

　　“小心！”边上盈盈一声惊呼，萧径亭目光一低，却是见到任小姐美目闪过一丝璀璨狂热的光芒，刺向胯间的那支长剑也如同毒蛇一般叼灵，划着一道诡异的角度转眼便刺到萧径亭胯下。观望众人目中大亮直直瞧向那支利剑，仿佛下一剑后，萧径亭便会成为一个太监了。

　　萧径亭嘴角轻轻一扯，那支几乎让人忽略的长剑忽地仰起一个不起眼的角度，猛地横在胯前。

　　“叮！”萧径亭手上钻心一疼，涌起那仅有的一道真气，但右臂却也是仿佛要断了一般的疼痛。而那丝真气虽然微弱，却也好好护住了手臂的筋脉，使之没有受到一丝的损伤。

　　“看来这道真气大有可途啊！”萧径亭心中一喜，眼中忽然一花，却是眼前那个美丽姑娘左臂一晃，笼在袖间的小手一抖，一道蓝芒在她娇躯的掩护下，如同鬼影一般朝萧径亭胯间飞来。

　　“这丫头可真是歹毒啊！”萧径亭剑眉一竖，心中一火，右手长剑飞快朝飞来的蓝芒劈去。

　　“叮！”萧径亭手指一阵发抖，刚刚受创的右手再次被撞，此时仿佛连剑也握之不稳。萧径亭面上肌肉一拧，右手指节一阵哆嗦，手掌一紧疼的面上一颤，尚未来得及运上那丝真气。萧径亭只觉胯下一股幽寒，眼前一瞟却是对上了任姑娘满是得意幸喜的目光。

　　“你找死！”萧径亭目中一火，猛地爆起一道亮光，握剑手腕微微一转，那长剑顿时划过一道美妙却又缓慢的剑花，那朵剑花呼地冲进任小姐攻来的剑势。

　　任小姐虽然觉得萧径亭刺来的长剑没有一丝力气，但是自己手上的长剑仿佛一点也不受自己控制，朝着眼前让她心火冒起攻击目标划出，确是没有此中萧径亭胯间的阳物。却是见到萧径亭目中一亮长剑猛地朝自己后背拍来。

　　“我才不相信你这轻浮的色狼舍得放弃这个讨好我的机会，敢将剑拍到我美丽的粉背上！”未待她目中闪过一丝得意的目光，忽然觉得后背一阵剧痛，却是被萧径亭手上剑刃狠狠抽了一下。

　　萧径亭嘴角一笑，见到眼前任小姐美目又是愤怒又是诧异。忽然，那双美丽的眼中闪过一丝狂热和怨恨，目光一低却是见到任小姐罩住左手的袖子微微一抖，心中一动暗道：“这丫头真是狠毒得无可救药了。”长剑一抖直直朝眼前美人的胸膛刺去。接着，忽然感到一道诧异美丽的目光从远处一隐暗处射来，投在自己的身上。

　　“住手！”众人一声断喝，眼前的美人眼中闪过一丝得意和骄傲，嘴角扯开一丝不屑的笑容，却是将酥胸高高挺起，却是不信萧径亭敢刺进她美丽的酥胸。左边小手一紧，只待萧径亭长剑一滞，她便一甩而出毒瞎了萧径亭的眼睛。

　　“哼！”萧径亭眼睛一瞟眼前女子的左手，长剑猛地一挺，飞快刺出。

　　“嗯！”空中爆出一朵血花，任小姐一声闷哼，睁大了一双美目直直望向萧径亭，见到一张满不在意的俊脸，整张美丽的玉脸充满了惊骇，却是不敢萧径亭真的将长剑刺入自己的酥胸。“吸！”任小姐倒抽一口凉气，这才觉得左边酥胸一阵御寒的剧痛，美目一黑，左边小手猛地一扬。

　　“放肆！”顿时几支冷冽的长剑呼啸朝萧径亭刺来，萧径亭脚下一点，身躯虽然没有运上一点真气，但是速度却仍是飞快退开。只觉眼前一迷，却是满天的烟雾任小姐左手袖中飞出，漫上了整个院子的上空。

　　萧径亭只觉左肋一凉，紧接着一阵剧痛传来，却是被一支长剑划破一道深深的血口。紧接着见到一道白色飘逸的影子如同没有一点重量般，轻轻一点飘开数丈。

　　忽然一道风动，随即那股毒烟忽然直直朝萧径亭飞来，却是那道白影临飞走后长袖一甩，将满空的毒气逼向萧径亭这边。

　　萧径亭呼吸一屏，眼睛一闭，却是忽然听到一阵呼啸划空声。耳朵一凝，长剑猛地一竖。

　　“叮！”萧径亭手臂一颤，顿时没有一点知觉，脚下一阵跄跄，足下连忙踏出一道诡异奇妙的步法。身躯如同花蝴蝶一般转开，虽然心里狼狈，但是看着却是潇洒之极。

　　“兄台出手却是如此歹毒！对一女子竟然下如此重手！”萧径亭这才看清楚那道飘逸白影的模样，修长玉立的身躯，俊美无比的长脸由于带着一丝邪气而变得魅力十足！却是将同样是人中之龙连易然等人远远比了下去。

　　“这是哪个？天下间哪有那么多美男子！”萧径亭忽然觉得一阵微风拂过，将满空的毒气吹得淡去，飘向空中。

　　萧径亭望了一眼被扶回去的任小姐，微微笑道：“兄台说错了吧！手段狠毒的是眼前的这位任姑娘吧。若非在下刺出那一剑，刺客只怕已经变成瞎子了，况且在下那一剑只不过稍稍刺破了点皮而已，若不是在下手下留情，她此时哪有命在！”

　　萧径亭轻轻吸上一口，目光朝楼上一角投去温柔一瞟。朝慌忙赶来的许嬷嬷和盈盈笑道：“走了！”说罢便拿剑背后，缓缓走出。

　　“慢着！”萧径亭听到一声断喝，心中暗骂一声草包，出言喝止的却是池观崖的宝贝儿子。那位池少主缓缓踱步到场中，望了一眼满脸迷惘的任姑娘，道：“兄台在众目睽睽之下，出手伤人却不知道是不是犯了我大武律法，何况任小姐身份高贵！”那位任少主目光朝连易然瞟去，道：“连兄，令尊执掌苏州一府，不可让这等为恶之人离开吧？”

　　萧径亭转过头去，朝那池少主微微一笑道：“兄台姓池，可是‘上兵世家’池老爷子的公子？”

　　那池少主微微有些得意，道：“正是！在下池井日，今日即便是兄台认识家父，在下也是不能徇私了！”

　　“徇个屁私！”萧径亭一声暗骂，心中顿时有些哭笑不得，原来这吃井日竟是认为萧径亭在和他套什么交情了，目光朝那位美丽任小姐望去，笑道：“令祖创下这么一片基业大是不易，不要在兄台手中败坏了！我对池兄怎么遇上这个任美人却是大是好奇啊？”

　　池惊日眉头一皱，冷冷一笑道：“兄台好大的口气，竟然教训起我来了！”

　　萧径亭再也不理，径直朝外走去！

　　“你走不了啦！”那位叫德叔的威猛老者忽然喝道，目中精光一闪，狠狠射在萧径亭身上，道：“我家小姐让我杀了你！”说罢一抽长剑，朝萧径亭缓缓走来，目光直直射在许嬷嬷身上，道：“她还让我将你这个妖媚女人留下，这位秀岐王子要了！”

　　“秀岐！”萧径亭目光如电，望向那位白衣公子，微微笑道：“你就是秀岐？”

　　秀岐目光火热，直直望向美丽惹火的许嬷嬷，也不理会萧径亭。良久才从许嬷嬷起伏浮凸的娇躯上收回，目光投向萧径亭道：“本来我看你这张脸，会认为你便是萧径亭，但是你浑身上下却是没有一丝内家高手的迹象，所以我却是看不出你是谁了。只不过你伤了我任妹子，我秀岐却是再也不会放过你了？”说罢朝那德叔道：“他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真气，你只需一剑狠狠劈去，便可以将他劈成两半了，切记不可耍什么花俏的剑法！”

　　“是！”德叔微微一笑，面上一寒。脚下一沉，步步朝萧径亭迈来，脚下不断传来碎裂声，却是他踩碎了铺在院子中心的石块。

　　“小姐！”关索寒忽然跑进，见到秀岐目中一亮，远远朝秀岐拜下，道：“雁荡剑派关索寒见过秀岐王子！”目光见到萧径亭，面上微微一变，换上满面的笑容道：“萧兄也在！怎么与各位起了冲突，定是有什么误会吧！”

　　秀岐闻之目中一亮，闪过一道璀璨的光芒，直直朝萧径亭望来。

　　秀岐见到场中人大是不解，走上前去，道：“我给诸位介绍一下，这位便是当日在醉香居中一人独战六名刺客，株杀两人，重伤两人的萧径亭公子！”嘴上一阵犹豫，却是没有说出萧径亭在任府大战梦君奴的事情。

第六卷 第六章 智战秀歧

　　关索寒见到场中人大是不解，走上前去，道：“我给诸位介绍一下，这位便是当日在醉香居中一人独战六名刺客，株杀两人，重伤两人的萧径亭公子！”嘴上一阵犹豫，却是没有说出萧径亭在任府大战梦君奴的事情。

　　那德叔目光微微一缩，朝萧径亭投来一道满是敬畏的一眼。

　　“好！”秀岐忽然一声大喝，秀岐一抖长剑，挺拔的身躯一挺，俊美的脸上忽然闪过一道神光，越发显得丰神俊朗，撩人心弦。目光一亮，朝萧径亭望来，道：“你竟然就是萧径亭，我这几天天天念叨你的名字，没有一日不想打败你，没有一日不想折辱你！”

　　“前几日，有个美人，一个美丽绝伦、又是聪明又是妖媚的美人，想必你知道我指的是谁！”秀岐秀目一寒，面上浮上一丝笑容，道：“那个美人我一直记在心里，便是做梦也想得到她！这样的美人我一辈子也只能见到一个，但是却是投入了你的怀抱！”秀岐忽然面上一阵痴迷，目光一阵狂热，朝楼上一角望去，声音忽然变得无比的温柔宛转，道：“虽然后来我见到一个天上仙子般的女子，一个让我心神迷醉、茶不思饭不想的绝代佳人，一个我宁愿放弃一切也要得到的仙子。但是我仍是不能忘记你的那个媚骨无双妖娆儿，你出剑吧！今日我不会杀了你，日后我还要在那个美人儿面前与你一战那！”

　　秀岐长剑一挺，忽然朝萧径亭一笑道：“萧兄啊，无论你武功有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厉害，但是你对付女人的手段我还是佩服的，那日那个妖媚美人明明欲火焚身，却是仍然自残为你守住了贞洁！”秀岐轻轻一叹，目中闪过一丝火热道：“这个佳人，谁都是会好好待她的，便是我这个视女人为粪土的无情秀岐也是一样！萧兄啊，你说这世界真是美好啊，竟然有那么多让人刻骨铭心的美人！”

　　萧径亭心中一火，望着眼前的秀岐，首次涌起深深的恨意，恨不得一剑将他劈成碎片。一运气，丹田深处只涌起那么淡淡的一丝。见到秀岐已经走到眼前几尺处，正满目坚定冷峻地注视萧径亭。

　　对着秀岐丰姿如玉的俊脸，闪烁不定的寒刃。萧径亭心中一叹，一阵苦笑暗道：“这次若是交手，千万不要被眼前的这个东瀛鬼子一剑刺成个死人了！输倒不怕，又不是没有输过！”嘴角微微一笑，脑中浮起唐绰兮那张让他梦牵魂绕的脸，胸前的那道伤口中，刺痛中也变得又是甜蜜又是苦涩。望向楼中隐秘的一角，鼻端轻轻一嗅，却是一股醉人怡然的淡淡幽香，目光一柔，心中一痛，暗道。

　　“奴儿，你还不下来吗！”

　　萧径亭微微闭目，细细让那股动人的幽香在鼻端荡漾，却是感到楼上那股沁人心扉的幽香没有一丝浮动，倒仿佛是觉察到一道美丽幽然的美目细细地投在自己的身上，心中仿佛锥刺一般的疼痛，梦君奴此时竟还将心思放在萧径亭浑身的功力有没有真的被完全封住，显然已经决定将那日的蚀骨柔情彻底忘怀了。

　　萧径亭嘴唇一抿，轻吸口气，猛地张开双眼，两道电一般的目光电一般刺向挺拔玉立的秀岐。巨剑横在鼻前，缓缓递出，虽然此时萧径亭手上没有运上一丝内力，但是薄薄尖锐的剑尖却是没有丝毫的颤动，直直刺向秀岐的面门。

　　一般的剑术高手如论内力夺多么厉害，在握剑刺出时，剑尖总是会有些许颤动，便是那剑刃再厚也时如此，更何况萧径亭手上的那支长剑剑尖薄得如同纸一般。难怪场上会武之人满目的震撼，那位叫德叔的威猛老头面上更是微微有些幸色，想必是为刚刚没有和萧径亭动手感到庆幸。

　　秀岐见之顿时面色一肃，目中闪出两道精深的光芒直直射向萧径亭手中的长剑，接着嘴角扯开一丝自信的笑容。握剑的右手缓缓地上，将长剑平举，笔直的剑身遥遥对上萧径亭的双目。只见他手腕不动，只是目中光芒微微一颤，那如水的剑尖顿时在水平线上晃出无数道光影。

　　“公子不要，你身上”边上的盈盈一声惊呼却是被生生止住，萧径亭也不去顾及其中的缘由，目光只是直直射向眼前的秀岐。

　　“赫！”秀岐一声大喝，脚下以踮，挺拔的身躯顿时如同箭一般地射向萧径亭，手中的长剑也顿时舞出无数多斑驳的光影，在离萧径亭约有三尺距离时，那无数的光影汇聚成为一道耀眼的光芒，如同长虹贯日一般呼啸地朝萧径亭刺去。

　　“这厮学的竟是中原的武学剑术！”萧径亭目光对那道光芒仿佛置若罔闻，目光直直射向秀岐飞快移动，但是步法直劲的脚步，缓缓将手中的长剑移下。忽然耳边响起一股雷鸣的欢呼声，中间尚夹杂着寒刃击空的呼啸声。

　　秀岐手上那道妖耀眼的光芒顿时顿时射到萧径亭眼前，猝地，那道雪白的光芒顿时化作无数耀眼的花朵，朝萧径亭上半身扑头盖面压去。

　　“公子！”许嬷嬷秀眶欲裂，猛地抽出长剑便要朝萧径亭这边越来，刚刚飘到空中却是仿佛被一股无形的风缓缓止住，拽回地上。

　　萧径亭顿时觉得遍体幽寒，没有真气护住的身躯，被秀岐手上剑尖射出的剑气疯狂的摧残，直欲裂开一般，筋脉中的血气一阵乱窜，顿时仿佛要爆出身来。只见秀岐面上微微一笑，手腕一抖，那化身为无数花朵般光芒的剑尖顿时呼啸刺向萧径亭。

　　“静！”萧径亭忍住浑身的剧痛，手上一紧，但是仿佛连抬起手来的力气也是没有。

　　“这厮武功竟然如此高强！”萧径亭心中一凉，浑身仿佛坠入冰窖一般遍体生寒，却是见到那道吞吐不定的剑尖在眼前半尺出止住，轻轻一阵摇晃，仿佛有说不出的嘲笑和讥讽。

　　萧径亭心神一凝，猛一咬牙顿时引来牙床一股刺痛，目中光芒一爆眼眶仿佛要迸出血一般。一道细细绵长的真气缓缓升起，却仿佛比之以前稍稍浑厚了许多。但是萧径亭已经没有时间去注意这些了。此时知觉眼前一寒接着一花，那支寒刃又飞快朝面门罩来。

　　“飕！”一声尖锐的划空声，一颗细小的物事如同流星般，直直朝萧径亭处飞来。

　　“起！”萧径亭心下一喝，便在这电闪雷鸣间，握剑的右手轻轻荡起一阵微风，那支长剑顿时划着美丽轨迹，若有若无般瞬间便刺到了秀岐下盘。

　　“啪！”那颗飞来的细小物事也瞬间飞到萧径亭身旁，转眼便飞进两人的战圈，却是从楼上的隐秘处又飞出一颗速度更加骤急无比的暗器，狠狠撞在原先的那颗细小的物事上，在空中激烈炸开，成了四处飞扬的粉末。

　　“好！”数人一声大喝，萧径亭只觉得胸前一阵刺骨的幽寒，夹杂着锥心的疼痛，秀岐手中的利刃便刺到了胸前，却是堪堪停在胸前肌肤不到半寸处，也不刺进去。众人不禁一片哗然，却是不知道秀岐为何不刺进这毙命的一剑。目光不由在二人身上一阵扫视，转眼道二人下身顿时恍然大悟。

　　只见萧径亭手中的长剑却是稳稳指在秀岐下身，剑尖甚至还刺入了秀岐的锦袍几分。只要秀岐长剑一刺入萧径亭胸膛，那么萧径亭手中的长剑也会让秀岐一辈子成不了男人，这对好花入骨的秀岐王子来说，无非比杀了他更是致命。

　　原来萧径亭料想秀岐必定是先学东瀛那些凶狠凌厉，直来直去的武功，知道稍稍长大了后方才相中原的武林高手学得那些精妙繁复的武学剑术，但是脚下的步法肯定改不掉原先的直来直往的底子。而这些个东西，萧径亭在秀岐刚刚跃进场子便看了出来。在无可逃避一战的情况下，便冒着危险这么一试，在他的智慧喝无比的胆识上，却也是成功了。

　　只是这精妙绝伦的一击后，萧径亭便是仿佛连剑再向前推出一寸的力道也仿佛没有了。

　　秀岐目中一讶，神色变了几变，最后缓缓撤回长剑。目光朝下，看着萧径亭长剑一寸寸地缓缓离开，朝萧径亭微微一笑道：“你非常厉害，那一剑我便是连看一没有看清楚，但是如果我能随着我的中原老师学好你们中原的身法的话，你也占不到我这个便宜！刚刚我刺出的剑早已经将你刺成碎片了！”

　　萧径亭缓缓收回长剑，却是硬硬屏住呼吸，轻微平和地喘气，微微笑道：“何止这些，刚才秀岐王子若不是轻敌，在剑尖要刺到我的面门时候，微微停了一下，我此时哪里又有命在！”口上虽是如此说到，但是心中却是微微有些不以为然。

　　秀岐微微一笑，目中神色却是一片肃然。听到萧径亭话后，面上忽然浮起一丝疑色，笑道：“莫非你只有这么一种厉害的剑法，不然为何冒这么大的危险，用生命危险来博这么一次平局？”

　　见到萧径亭不置与否笑笑，秀岐目中闪过一道神色，最后化作一片惋惜回头望了一眼楼上，英俊的面上浮上尽是自信的笑容，道：“可惜我秀岐要人性命，势必一举杀之。不然再战一次，秀岐有十足的把握株你于剑下！可惜啊！”

　　惋惜的神色在秀岐面上并没有持续多久，秀岐那张英俊的脸上顿时又浮上那自信甚至微微有些张狂的笑容，笑道：“下次吧！下次在你的那位妖媚美人面前，兄台可是自求多福了！”

　　萧径亭此时正运起那道细小却又奇妙无比的真气，暗暗运至全身各处经脉，真气所过之处，顿时觉得无比的泰然舒爽。而另一半心思却是放到了楼上的梦君奴，此时听到秀岐自信豪放的言语，不由目光直直射向眼前玉树临风的东瀛王子，微微一笑，道：“秀岐王子的话，在下记到了！”

　　“嗅！”萧径亭只觉鼻端的幽香一阵浮动，想必是楼上的梦君奴站立起身了。萧径亭脑中仿佛浮起梦君奴起身的一刹那，那足与倾倒天下人的美好腰臀曲线，顿时由勾人心魄的弯起，变成了撩人心弦的起伏曼妙。心中一叹：“这些美丽动人，曾经全部属于我，但是此时却是变得那么的遥远！”

　　“君奴要走了！”萧径亭心中暗道，目光不由望向楼上。此时的秀岐也是面上一阵痴迷，目光飞快扫了萧径亭一眼，却也不细看他神色，便把目光转到楼上。

　　“呼！”萧径亭仿佛觉得一阵香风拂过，那股幽香在心中也顿时变得越来越飘逸，越来越淡，直至完全没有一点痕迹！

　　“公子！”萧径亭只觉得另一股幽香传来，却是艳光逼人的许嬷嬷走上前来，两只如同嫩藕般的细嫩玉臂缠上萧径亭的手臂，虽然声音妖媚，神情撩人，但是目中只剩下浓浓的关切！

　　萧径亭一细看，却是发现眼前的秀岐早已经不见了人影，想必是见到梦君奴走了，变招呼也不打飞快赶上前去了。

　　“公子可还要抓我回衙门吗？”萧径亭朝连易然等人一阵苦笑道，目光瞧上连易然，暗道：“这应该就是易奕那小妮子的堂哥了！瞧他美目和连易昶却是稍稍有些相象！”

　　目光转向目光正迷惘的美人儿盈盈，萧径亭不由微微一讶。细细一想，便收剑回鞘，手掌朝许嬷嬷肥美的圆臀上狠狠一拍，抓上一把肥腻的美肉，道：“走也！”

　　“公子便是救我们的那个中年书生！”回到宿处后，萧径亭遣开了面色异样的盈盈。和许嬷嬷说起了那夜的事情。

　　此时的许嬷嬷虽然玉容妖艳，但是神色却是和在“醉香居”一般恭谨有礼，不见了一丝一毫的妖媚勾人。此时听到萧径亭说他便是那夜救“醉香居”众女的中年书生，许嬷嬷满是恭色的脸蛋上也不由微微有些惊讶，但是片刻便化作了满面的喜色，美目也稍稍有些迷离，呢喃道：“难怪啊！难怪我那日看了公子打扮的书生后，觉得总是一股熟悉”

　　见到许嬷嬷美丽妩媚的娇魇上印上一丝惹人遐思的陀红，萧径亭微微一笑，问道：“奇怪得很，我从来没有听莫姨说过‘醉香居’与朝廷的权势争斗有什么纠葛，那为何许嬷嬷又会率人前去刺杀秀岐呢？”

　　许嬷嬷玉脸神色微微变了变，最后美目浮上一道柔声瞧上萧径亭，小嘴轻轻一叹道：“我不知道夫人告诉过公子没有，我想即便告诉公子那也不打紧。其实在得到东瀛的秀岐王子要来中原的时候，夫人便打算在路上伏击秀岐王子。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几天前夫人却是忽然告诉我们计划取消了。”

　　“六日前，夫人突然离开了。醉香居里头姑娘们没有一人知道夫人的去向，而那时候楼里面会武功的姐妹都被夫人派出去了，不在金陵。正值我们焦急如焚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美丽的妖艳女子拿着夫人的一样物事来醉香居，说夫人独自一人前去刺杀秀岐被抓住了，正乘船沿着河道南下苏州。让我们在河道岸上的树林中营救夫人，不料我们赶到伏击地点的时候，却是遇上了被夫人派去的那裙姐妹，却是说受到了同样短消息，也是在这里准备营救夫人的，我时候我便觉得不对，但是众姐妹都坚持要救出夫人，说是即便是救不出妇人，也是完成以前计划好的任务而已，夫人不会怪罪的。”

　　“不是梦君奴吧！”这个念头猛地闪过萧径亭的脑中，但是稍微一思考后，他马上否定了这个观点。

　　“莫非是有人利用莫莫被擒这一事情而引发‘醉香居’众女前去刺杀秀岐，而同时又将这一情报告诉给了真正的秀岐，从而有了姓任的这一美丽女子假扮秀岐这件事情！目的便是为了为秀岐树立一个敌人，使之站到自己的一方阵营来。”萧径亭不由暗暗思虑，心道：“而听关岐轩的口气，想必策划整件事情的应该是他们口中的那个少主，目的便是将秀岐引入当朝大皇子的阵营，使其的争储势力更上一层楼！”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位少主早就已经将自己的人安排到梦君奴身边了，不然的话她们又怎么能拿道莫姨的随身物事？”萧径亭细细想过一遍后，这才想起许嬷嬷此次前来，定是与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来禀告萧莫莫，不由问道：“嬷嬷是来找莫姨的吧！她恐怕要过些时候才能回来，嬷嬷便在这里等她！”

　　“我不是来找夫人的，我是来找公子的！”许嬷嬷一直恭谨的美目众忽然闪过一丝笑意，道：“昨天，我身上的一些暗伤才差不多好利索了，便起身打理楼里的事情，不料却是来了位女客人，却是来找公子您的！”

第六卷 第七章 小阁会奴

　　“我不是来找夫人的，我是来找公子的！”许嬷嬷一直恭谨的美目众忽然闪过一丝笑意，道：“昨天，我身上的一些暗伤才差不多好利索了，便起身打理楼里的事情，不料却是来了位女客人，却是来找公子您的！”

　　“莫非是夜儿拿丫头！”萧径亭微微一笑，但是许嬷嬷下面的话顿时让他的笑意生生止住了。

　　“来找公子的却是江南武盟盟主的夫人吴梦杳。”许嬷嬷面上闪过一道微微有些奇怪的神色，接道：“说是任夜晓小姐至从公子那夜离开任府后，任小姐却是不吃不喝，别人和她说话也不搭理，知道她母亲吴梦杳偷着问她，她才哭着说她以前老给公子脸色看，而在任府里，公子又受了委屈，所以公子便一人走了，再也不要她了。”

　　“任夫人千万般劝告细哄，任小姐总也不吃不喝，说到公子若再不去看她，她便死给公子看！”许嬷嬷此时敬色十足的脸上也不由浮上一丝奇怪的笑意，让本来就妖艳美丽的脸上顿时出现一股粉意，朝萧径亭瞥来一眼，道：“任夫人实在急得没有办法了，就跑来醉香居找公子了！”

　　“这个笨丫头！”萧径亭心中一柔，接着涌起千万般心疼，却是见到许嬷嬷由于脸上带笑，罕有地印上一层真正的媚意，不由伸手在她白嫩美丽脸蛋上掐了一把，目光转向搁在不远处的那支宝剑顿时恍然大悟。

　　“想必是夜儿那夜回到自己的闺房后，见到房间里头被搅得乱七八糟，而自己那支一直被她藏着的宝剑又不翼而飞，那丫头自然认为是我那夜在任府大是恼怒后，跑进醉香居拿走了，而且第二天也没有应约去给她画画。”萧径亭细想，任夜晓平常虽然算不上是精明绝顶，但是还是还是相当有城府的，而且为人待事上也极是冰雪聪明，怎么一遇到情事上就变得糊糊涂涂、患得患失起来了。

　　“嬷嬷，想必所有的女孩子家跃到男女之情这等事上，小脑袋也都爱胡思乱想吧？”萧径亭目光不由望向美艳逼人的许嬷嬷。

　　“是啊！”许嬷嬷美目忽然浮上一层迷雾，接着一清，美目朝萧径亭飘来一道稍稍有些复杂的神色，道：“想必是吧，可惜奴家很早就随了夫人，也不太知道这方面的事情，但是想必是这样的。”

　　“哦！”萧径亭微笑答道，心中暗道：“那梦君奴呢？她的脑子此时是不是也变得笨了呢？”

　　“莫姨怎么还不回来那？”萧径亭不由吧目光望向门外，心中不由变得有些焦急，因为他有许多的事情等着问萧莫莫。

　　在房中转了两圈后，萧径亭转过投头来望向许嬷嬷道：“我在这里等莫姨到天黑，若是那时候莫姨尚未回来的话，我便立刻起身赶回金陵，就麻烦嬷嬷告诉莫姨一声。”

　　“梦君奴！”萧径亭刚刚坐下身子，暗暗运气，鼻端却是忽然荡起那丝既是熟悉又是刻骨的幽香，萧径亭目中不由激地一闪，足下一点便要跃出窗户，忽然才记起自己一身的真气已经被梦君奴封住立刻了，不由一阵苦笑，朝门外走去。

　　萧径亭刚刚走出院子，便已经见到了梦君奴曼妙美丽的身影，就在隔壁的那条接道上。虽然蒙着玉脸，但是那无起伏玲珑、比动人的娇躯曲线，还是让萧径亭从人群一眼便认了出来。

　　此时那具美妙的娇躯走得甚慢，美目仿佛漫不经心望向前方，但总是让人感觉她走得很慢，好像在专门等人什么赶上来似的，或许她自己也没有发觉，只是下意识这般行为罢了。

　　萧径亭待发现可梦君奴美好的身影后，却也不再赶上前去，只是瞥了一眼。便保持着同样的速度平行地走在另一条街上，平下烦乱的心思。

　　那边的梦君奴见到萧径亭并不追赶上来，美目瞟来一眼，玉足轻轻一点，整个身躯仿佛便不粘地一般朝前掠出，速度却是快了许多。

　　待萧径亭走进一处美丽的花园的时候，眼前一幢精美小巧的楼阁便矗立在百花之中，显得又是孤傲又是美丽。那股熟悉的香味便是在百花丛中，依然清晰地飘进萧径亭的鼻中。

　　“眼前的佳人依然是美若天仙，但是以几天前的温情脉脉仿佛判若两人！”萧径亭走上小阁，发现美丽动人的梦君奴还是在香喷喷的闺房中等他，还是坐在精雕细作的牙床上。只是那仿佛如同玉般雕琢的绝美脸蛋此时已经不复是万般柔情，而是仿佛罩了一层冰霜一般。

　　萧径亭脚步刚刚踏入闺房，眼前一花鼻端荡起一阵香风，却是梦君奴玉足轻轻一蹬，温香软玉般的娇躯顿时朝萧径亭眼前飘来。未待萧径亭反应过来，一只柔软细腻的小手已经抓住了他的一只手腕，接着一道真气飞快钻进萧径亭的血脉，却是梦君奴见到萧径亭刚才的比武，疑心他身上的真气没有被完全封住。

　　“原来是这样，好在我早就想到了这点，做好了对策！”萧径亭一阵苦笑，心下一凛。心神一凝，却是将那股细细淡淡的真气一丝丝压回丹田深处，仿佛和那股被封住的强大内力凝在一起，等下梦君奴若是将真气涌进萧径亭丹田处试探时，那股细微的真气便猛地冒出，看来仿佛是那道强大无比的真气趁机反噬，要爆发出来一般。如此一来，梦君奴只怕看不出任何破绽，而且担心将萧径亭体内被封的真气激活，唯有马上停手，不再试探。

　　果然，当那股缠柔中微微带着些飘逸的真气涌遍萧径亭浑身上下各处经脉后，便朝萧径亭小腹深处涌来，而梦君奴此时冷若冰霜的俏脸也不由渐渐变暖，慢慢地仿佛要透出一股粉意。接着梦君奴美丽卷秀的睫毛轻轻一眨，一道美丽的秋波仿佛不经意将瞟到萧径亭脸上，却是见到他面色肃然，闭目不理。那股尚未浮起的粉意不由飞快退去，接着是更加冰冷的寒霜罩上整张美丽绝伦的俏脸，使得此时的梦君奴更加像一个冰霜美人。

　　“嘶！”梦居奴柳眉一皱，一道真气飞快地涌进萧径亭丹田深处。稍稍的片刻还藕，梦君奴不出意料地眉头一跳，美目以睁，冰冷的目光朝萧径亭射来。其中不乏惊讶和担心，却是害怕封得不牢，有朝一日被萧径亭猛地冲开了。

　　但是出乎萧径亭意料的是，梦君奴却是不甘心这般罢休，细嫩的小手又涌出一道真气，却是汹涌浑厚无比，路过萧径亭浑身各处经脉，仿佛要将以条条血脉撑爆了一般。

　　“嗯！”萧径亭眉头一皱，梦君奴小手涌出那道真气通过之处，没有真气保护的血脉仿佛要被撕裂般的疼痛。转眼间那股真气便到了萧径亭丹田深处，在隐在丹田深处的那股薄弱的真气来说，那股涌来试探的真气便仿佛是冲破大堤坝的洪水大浪般强大无比，那冲来的势头仿佛铺天盖地一般。

　　“啊！”萧径亭牙齿一咬，目中光芒爆起，腹下一股刀绞般的疼痛直让他仿佛抽不过气来。那股细微的真气也仿佛被猛地弹起般，化作一股刁钻的力道朝那股强大无比的真气冲去，那带来撕心的剧痛也仿佛让萧径亭几乎要背过气一般。

　　“咦！这股真气仿佛又是浑厚了许多！”就在两道真气猛地撞在一起的时候，萧径亭眼前一黑，脑中一轰，却也感觉梦君奴的小手也仿佛被震得微微一颤。

　　见到萧径亭面上肌肉猛地一跳，接着面色一青，梦君奴目中闪过一道异色，缓缓撤回了真气，放开了萧径亭的手腕，目光瞟向窗外道：“很奇怪啊，刚才我见你和秀岐比武的时候，明明看到你身体上又一丝真气的波动的，怎么此时仿佛连一点异像也感觉不到！”

　　萧径亭收回右手，走进房内，目光望向梦君奴曲线美好的背影，笑道：“我才奇怪那！也真是不解，几天前小姐说到我俩仅有一日之缘，日后此情不再之时，我尚认为那是另一中境界。”

　　“那种境界，怎么说呢？便是我俩虽然不再有一丝一毫的亲近，但却是见之欣则喜、见之悲则切、见之伤则痛、见之怒则慨！不料此时我见到的小姐，比之陌路之人更是冷漠无情。”萧径亭目光忽地丛梦君奴美丽的背臀曲线移开，加快步子走到房里的另一端坐下，道：“不过这样反而显得正常了，小姐毕竟是魔门的中兴之主吗！”

　　梦君奴娇躯仍是静静玉立，不过也太静了些，看来倒仿佛一座冰雕一般。目光也仿佛直直射向窗外，让萧径亭不能看到她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

　　萧径亭坐着，眼睛一瞟，却是瞟到了挂在墙上的字画，刚才细细揣摩，梦君奴却是忽然转过脸来，冷若冰霜的小脸忽然仿佛春花绽放一般，朝萧径亭投来一个稍稍带丝冷意的笑容，道：“公子莫非是在引诱我进入那种境界吗？”

　　“我们不说这些！在这上面，我也还有些经受力，不至于那么娇贵！”萧径亭不置与否笑笑道：“我想请问小姐，你何时将我真气的禁制解开呢？不是想让我成为一辈子废人吧！”

　　梦君奴美目从萧径亭面上移开，望向地上，道：“若是将你身上的禁制解开了，或许我一辈子也不能在困住你了。而身负高明武功的你，对我我的计划，对我魔门的复兴绝对是一个极大的障碍，能够困住你的可能只有你自己和你心爱的女人，而也只有在你身上打主意才不回招来你的仇恨，所以君奴唯有出此下策了。”说到此处，梦君奴美目朝萧径亭瞟来一道奇怪的目光道：“便是刚才吃惊日与任小妞在一块喝酒的事情，便让你看出了这许多破绽，我又怎么能放心解开你身上的禁制，让你恢复一身厉害的武功，将我的苦苦静心策划的事情破坏殆尽。”

　　“呵呵！”萧径亭心中微微一笑，心中暗道：“莫非梦君奴下以个要对付的便是池观崖的‘上兵世家’了？”便在这片刻的思虑时候，萧径亭也闭上眼睛不让梦君奴看出丝毫的异样，待他眼睛再次睁开的时候，目中已经带了丝笑意，问道：“那姑娘真是打算将我困住一辈子咯？”

　　“我不知道！”梦君奴顿时冷下俏脸，言语中也仿佛玄冰一样寒冷，忽然一阵春风又仿佛吹破了她俏脸上的那层冰霜，花瓣般的香唇朝萧径亭绽开一丝美丽的笑容，道：“再说刚才公子几乎一丝真气不剩，还那般厉害战平了武功高明的秀岐，一般人又岂是公子的对手！”

　　萧径亭哈哈一笑，朝梦君奴望上一眼，笑道：“待下次秀岐见到我的时候，只怕是一剑便将我劈成两半，哪里又等得到我去吓唬他！”想起以前梦君奴说到要撮合自己与任夜晓一事，萧径亭本来张口接着便要说出任夜晓一事。但是心头一转，却是改变的主意，朝梦君奴道：“那便罢了，你送来侍侯我的盈盈，只怕是随便我使唤的吧？”说罢便站起起身，一点也不犹豫朝楼下走去。

　　“公子这话是什么意思？”见到萧径亭便要离去，梦君奴面上一讶，开口问道。而此时萧径亭却已经走下楼梯，梦君奴面上稍稍一变，微微张了张小嘴，却是轻轻咬住不发出声来。

　　“闲着无趣，我便去要了盈盈那丫头宝贵的处子贞操，暖暖自己的身子！”萧径亭只待走到院子时候，才说出了这么一句下流话来。

　　梦君奴望着萧径亭仿若玉树临风般的挺拔身躯远远而去，片刻间便隐在斑驳的花影中，听到那声下流的言语，心中非但没有一点鄙意，反而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涌上心头，朝萧径亭远去的背影望了几眼，玉齿一咬，玉足一蹬。一道美丽无比的娇躯顿时飘出小阁，在花丛轻轻一点，便朝萧径亭消失的方向飞跃而去。瞬间便消逝在无数朵耀眼美丽的花朵中，只剩下朵朵花枝挺起细腰，不住的咬着她无比美丽的脑袋。

第六卷 第八章 冷艳美人

　　萧径亭自然没有要了盈盈的处子之身，只是逞了几下手足之欲，让盈盈发出几声腻叫，使得后面暗自跟来的梦君奴信以为真，顿足离开后。萧径亭便加重手上的分量，在盈盈魂飞天外时，一把点了她的睡穴，便独自一人骑马赶往金陵。

　　萧径亭一路打马飞奔，由于胯下的坐骑都是凡马，跑个一二百来里便已经脱了力，所以不得不每到一处大镇便花上几十两银子换成新骑。如此耗着时辰，待赶到镇江的时候便已经时午夜时候了，便连马也没处买了。

　　“看来真要找处客栈打会儿尖了！”萧径亭赶到胯下的坐骑浑身被汗水打得湿透，迈出的脚步也一深一浅没什么力道，敲在石头路上的马蹄声也不那么响亮清脆。打眼一看，整条长长的接道上，唯有一家客栈尚是灯火通明，不由赶上前去。

　　“诶！公子您放心，小店备的可是上好草料，便是方才那几匹白亮的神马，来着仙女般的姑奶奶坐的檀木大马车，用的也便是小店自备的草料！”那伙计见到萧径亭过来，连忙上来牵过马去，但是见到萧径亭坐骑平凡，眼中不由有些不以为然，想必是刚才见到几匹好马了。

　　“那位姑奶奶啊，小的虽然没有看清楚她的脸儿，但是下车的进店的那一小段路上，瞧那身段那走路的模样，小的在镇江待了几十年还不曾见到过半个啊！”由于萧径亭此时面上所戴的这张面具也是俊逸雅致，那伙计见萧径亭此时人品非凡，不由大发起方才见到美人的感慨，直待萧径亭不理走进店内，方自喃喃道：“可怜那有些病悻悻的样子，让人看得都心疼！”

　　“莫非是夜儿？”萧径亭脚下一滞，却又径直朝内走去。

　　萧径亭走进客栈用饭大厅的时候，却是见到这里面竟是满满堂堂坐满了人。而且瞧那样式大都形象威猛，拿刀握剑，竟都是会武的江湖中人。

　　萧径亭从厅力的一侧走进一处不起眼的角落坐下，心想那马儿要恢复过来至少要一两个时辰，而那时候开始赶路正好在天亮的时候赶到金陵。便向上来时候的伙计要了几盘好菜和一斤好酒，目光在大堂内四处一扫，却是没有见到半个女子的身影。

　　“待会儿找个机会去后院瞧瞧，看那个女子到底是不是夜儿！”萧径亭闲着无趣不由暗自运功调息，运起心法将那道神秘的真气运自浑身各处，看看能否有什么突破。

　　“知道吗？渤海剑派的掌门楼临溪失踪啦！”一声故意神秘兮兮却又声音响亮的声音顿时打乱了萧径亭静下的心神，只见他眉头一皱，便竖起了耳朵。

　　“莫非是中了梦君奴的毒手？”萧径亭暗道，心中不由颇有些焦急，楼临溪在金陵的时候，虽然曾参与刺杀萧径亭。但是在关键时候却是手下留情，暗暗放了萧径亭。在任府更是由于对萧径亭的愧意，拼着自己的一世英名和性命，带伤与公牧潘周旋。所以萧径亭对于他，几乎有着不亚与对归行负的感情。此时听到他失踪的消息，不由关切非常。

　　“切！”只听边上一个黑脸大汉一声嘲笑，道：“俺还当是什么大事，这事谁不晓得。任盟主和方公子还号令天下武人，势必用尽全力找到楼掌门！当时在场只怕有几十任听见了，你也好意思说来自己张脸！”

　　“我这般说关你这汉子何事，要你多嘴！”原先说话的却是在灯火暗处的一个白脸汉子，听到那黑脸汉子如此扫他面子，顿时拉下脸来出声责问。

　　那黑脸汉子却也不惧，眼角朝那白脸汉子一瞥，道：“要打架不成，好啊！俺宋鼎便最喜欢打架，还从来没怕过谁那？”

　　“我道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萧径亭目光不由扫向那个黑脸汉子，此时他站着更是显得身高如塔，正是蜀山剑派李鹤梅门下弟子宋鼎。

　　宋鼎此言一出，楼中顿时哗然一片，众人争先向他拱手行礼，面上也颇有献媚之色。那宋鼎只是笑笑，却也大刺刺坐下还礼。

　　“原来是‘黑面剑’宋鼎兄，在下久仰大名！”想必是宋鼎在江湖伤上还真有一些威名，那白脸汉子气势顿消，马上换上满脸的崇敬与讨好，笑道：“宋兄是李宗主他老人家的高足，小弟又这么敢在宋兄这等高人面前班门弄斧，不过小弟还有一些事情，不知道宋兄是不是容得小弟继续将下去。”

　　“宋兄是江湖名人，是参加过几日前任大侠的盟主接任大典的，想必是见过任夜晓这等仙子般的姑娘咯？”那白脸汉子见到宋鼎点点头后，方才接下去道：“可惜小弟无福啊，没有见过啊！”他此言一出，堂中不由吁声一片，望向宋鼎的目光也由更是艳慕，却是自叹无福，未能一睹任夜晓仙颜。

　　宋鼎自得一笑道：“那俺还是劝你别见的好，那等美丽的女人。像老子这等混人见了，都害怕日后惦记得不要命了，连多看几眼也不敢。像你小子这等行色，看了几眼只怕都要疯了！想又想得要命，要又要不着！”

　　那白脸汉子也面色一黯，却是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道：“是啊！任小姐那是公主一般的人物啊，只有像方大侠这样的人物才配得上啊！”

　　“是啊！是啊！小弟恰巧有幸，无论是方剑夕大侠和任夜晓小姐都见过，方大侠那架势那气派人品跟神仙一般，小的见到一眼，便连大气一不敢透上一口！”一名瘦小青年叹道：“那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啊！”

　　宋鼎闻之，眉头一竖便要说话，便是要说出萧径亭的事情。却又忽然目光一转，硬生生将话吞回肚里，想必是想起了自己的少主李箫沁和萧径亭不合的事情。

　　“说到任小姐，俺都将正事给说忘了！”那白脸汉子顿时晃过神来，讪讪一笑道：“此次不但任盟主许下重言，只要找回楼掌门便赏银一千两，而楼掌门的女公子楼小姐更是向天下所有无门无派的武林人士发出邀请，只要武艺高强为人正派，皆可加入渤海剑派的入门弟子。”

　　“诸位说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渤海剑派那！天下间数得着的名门大派，只要顶了个渤海剑派弟子的名头，天下人谁不给你几分面子？娘的，便是走到路上也觉得有光啊！”此时那白脸汉子再也忍不住激动，一声长叹，目中神色满是憧憬。

　　不料他这话一出，坐在周围的武人神色都有些奇怪起来，似笑非笑。终于还是那名瘦小青年眼珠转过几转后，笑道：“不瞒诸位兄台说，兄弟这便是去蓬莱的渤海剑派。若是祖宗保佑，或许还真能让我王七出人头地，想当年我变卖了所有的家财，跪了几天几夜方才拜入家师许冲公门下，若是真的进了渤海剑派。只怕家师门下了数百名弟子，最出息的也便数得着我一个了！”

　　众人听到这个瘦子话后，面上都不由变得坦然起来，纷纷都道自己都是赶着前去蓬莱的，言语间夜尽是客气要对方多多照料。

　　“来，我给宋兄叫上一壶好酒，若是小弟能占着宋兄宋大侠几分面子进了渤海剑派，那小弟才真的敢与宋大侠结交啊！”那白脸汉子叫来一壶朝伙计吩咐一声，便专心讨好起宋鼎来。

　　宋鼎满不在乎一笑，却也不扫了那个白脸汉子的面子，让他将自己面前的酒杯给倒满了。

　　“诸位赶去蓬莱便是为这些事情吗？”一声爽朗中微微带了些阴侧的声音在一处角落响起，言语中竟是带了些许的鄙意。那声音虽然不甚响亮，但还是引起了萧径亭的注意，也引起了在场众人的注意。其中一人更是将挂在堂上的灯笼一转，直直照在说话那人的脸上。

　　一袭白衣、一支纸扇、一瓶好酒，便是那人所有的身前所有的物事。剑眉朗目、面如冠玉、唇红齿白，论长相竟是不亚于喜穿白衣的柳含玉，更是胜过了此时萧径亭所带的这张面具。

　　见到众人的目光皆皆朝自己射来，那个白衣青年没有一丝的慌张，目光一转，却是举杯朝萧径亭敬来，道：“兄台莫非也是前往东海蓬莱，占那渤海剑派的光吗？”

　　“不是！”萧径亭举杯回饮，微微一笑道。

　　那白衣青年顿时舒展开脸笑道：“那我就放心与兄台结交了！”

　　“不瞒兄台说，在下是个淫贼，一个刚刚出道的淫贼，一个势必要折下无数名花的淫贼！”那白衣淫贼微微一笑，俊美的面上没有一丝张狂，仿佛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一般，他目光落在萧径亭面上，微一扫过道：“论起最新成名的少年英侠，只怕便是那个萧径亭对我的淫贼事业威胁最大了，光看兄台形貌，我尚认为兄台便是萧径亭呢？但是看到宋鼎见到你却也没有什么反应，便自己在下的猜测却是错了！”

　　“不是，他不是萧径亭！”这白衣淫贼的话虽然说得宋鼎面上一阵不快，却仍是细细打量萧径亭，而后目光又望向那白衣淫贼，道：“那你又打算去渤海剑派做什么？”

　　“我是个淫贼，自然是为了美人去的！”那白衣公子朝宋鼎瞥来一眼道：“楼掌门的掌上明珠，‘落雁谱’中的‘蓬莱玉’只怕不比任府的‘雪剑姬’要差吧！况且她母亲还是外族美人，如此一来更添韵味了！”

　　“楼临溪失踪了，费莫也被人砍了个稀巴烂！好机会啊！”白衣青年忽然又朝宋鼎望去，道：“这等深夜，宋兄也忙着赶路，莫非也是为了去占占渤海剑派的那些虚名？”

　　“胡说！”宋鼎大眼一睁，猛一站起喝道：“老子堂堂‘黑面剑’要那什么虚名，老子这是赶去苏”他还终究不是太浑，连忙收住的嘴，面上却是变得涨红，一拔腰中巨剑，铜铃般的大眼睛直直射向白衣青年道：“格老子的，你这龟儿子在讨老子的话！”说罢大剑一挥，雄壮如塔的身躯一跃，直直扑向那白衣青年。

　　那白衣青年微微一笑，犹自在喝自己的酒，便是面色也未变一点。手中纸扇微微一抬，指向宋鼎跃来的方向。

　　“宋鼎这下该四脚朝天，丢大人了！”萧径亭微微一笑，也不言语。却是见那白衣公子忽然面色一收，目中光芒一亮，手上纸扇一挥，整个身躯轻飘飘跃起半丈，足下在桌上轻轻一点，再无半点借力整个身躯却是直直飞出了门外，未待双足落实地面，那道白色的影子又是轻巧拔起，几个起落顿时不见了踪影。唯有一串响亮的余音传进萧径亭耳中。

　　“今日得见兄台，未能共饮畅谈实在可惜，下次啦！”

　　“啪！哗啦啦”宋鼎竟是受不住那白衣淫贼的一扇之力，硬是撞翻了两三张桌子，方才勉强站稳了身子，落地后面色也红青交替，目中闪变着各种不同的神色。

　　“这个淫贼竟然有着如此高明的轻功！”萧径亭望着那道白色影子消逝的方向，大是震撼，门外的接道上却又响起一阵骤急的马蹄声如同雨点一般，由远而近。那伙计以为又有生意上门，连忙练出满脸的笑容向外走出。谁知那马蹄声一点也未缓下，又由近及远朝北跑去，引得那伙计满脸的尴尬。

　　“你们这班汉子吵什么？吵得我家小姐睡不着觉，我家小姐本来就染了小恙，若是你们引得她身体不爽利，仔细我一剑割了你们的舌头！”一阵泼辣娇嫩的声音响起，众人的目光不由直直朝后面的门口望去。

　　“哗！”大堂众人不由一阵哗然，目中大亮，原来从后门走进来的却是一个艳光照人的红衣姑娘，约莫十八九岁年纪，明眸皓齿、杏眼桃腮，坚挺的酥胸鼓涨坚挺，细小蛮腰下香臀翘美，娇躯显得颇是玲珑娇小。实在美得令人有些睁不开眼睛，难怪众人直看得呆了，便连她的无礼也忘了。

　　“不是夜儿的随身丫头！”萧径亭面上不由浮上一道失望的神色，却是落在了那红衣姑娘的眼中。只见她柳眉一竖，杏眼一睁直直朝萧径亭瞪来，美人轻怒却是另有一番味道。

　　那红衣姑娘终究没有为难了萧径亭，朝那伙计问道：“你赶紧去将镇江城里最好的大夫请来，为我家小姐看病！”

　　那伶俐的伙计直待红衣姑娘不耐烦地说了第二遍，方才诺诺应道，向外走出。

　　“不用了！这位姑娘，在下也精通医理，可为你家小姐诊断贵恙！”

　　在这客栈半进中，一座院落显得尤为雅致，不大的院子俨然便是个小花园，里面种着的一丛丛鲜花，在夜间的威风吹拂下摇摆晃动，虽然不是什么名种，但是在淡淡的灯光下，看在眼中尤其惹人喜爱。

　　而在这院子中间，矗立着一幢精巧的小阁，雕栏玉砌的虽然有些过于刻意艳丽，显得稍稍有些俗气了。但是若是看到了倚着楼阁远眺的那个白衣女子，那这一切庸俗便都不存在了，只剩下令人惊叹的美丽。那曼妙起伏的娇躯倾斜着靠在阁上的栏杆，秀眸仿佛在看着院中的花儿，但是又好像那双美丽的目中什么也没有看到。

第六卷 第九章 会任夜晓

　　“嗯！”那女子一声低吟，不由微微颦起了美丽的柳眉，直看得人心疼万分，恨不得以身相代让那痛苦转到自己身上。但是美人病痛，却是分外有种迷人的风情，古时便是西施捧心这一绝世美姿，惹得千百年后的文人犹自迷醉心痛不已，纷纷写文作诗，画画咏词奢望着那美丽的情景在自己的手中再现，便是萧径亭年轻无知的时候，也用那远不如今日功力的画笔，画了一幅‘西施痛’，画完后犹自陶醉不已，不料师傅只看了那画一眼，便连一句评论也是懒得。

　　“眼前的这位美人只怕有着不亚于西施当年的美貌吧！”

　　忽然，那美人无比美丽眼睛闪过一道凌厉的目光，将这醉人的柔弱美姿破坏殆尽，但代替而起却是却又另外一番美丽的情景。待这美人转过脸来，让不远处的灯火照到她美丽绝伦的娇魇，那是一张几乎与萧莫莫一般成熟妩媚的玉脸，只是这张脸虽然充满了成熟女子的媚力，但却是极其的高雅冷艳，那充满了无限风情的眉宇间，写满了无比贵气的骄傲。

　　“姓莫的贱人，他日倘若落在我手中，我秀情誓必让你受到比我百倍的痛苦！”那位白衣女子小手哆嗦着伸进高耸坚挺的酥胸，在柔软的左边玉乳上找到一道形状怪异美丽的伤痕。便是那日萧莫莫在“缥缈居”拼尽最后功力，将手上那支美丽的细刃狠狠扎进她的胸口留下的。虽然后来梦君奴给了秀情一颗疗伤的圣药，但是萧莫莫兵刃上的毒实在太厉害，而且刺中的地方压过于要害，所以直到几日后的现在，那处伤口虽已结疤，但是上面的伤痛仍是折磨得她痛不欲生。

　　“小姐，外面有位公子说精通医术，小红姐已经将她带来，是不是让她进来给小姐看看！”一句娇嫩稚气的声音打断了她恨恨的沉思，却是一名年幼美丽的少女走了上来。秀情美丽的玉脸上连忙逝去汹涌的怒意，换上高贵的冷艳。

　　秀情美目闪过一丝鄙意，冷冷吩咐道：“让他赶紧走，这些个无术之徒，念头龌龊得很！”

　　“小红姐姐，小姐说赶紧让那位萧公子走！”那个小丫头应了一声，便便走下楼，便朝院子外面吩咐道。

　　“萧？他姓萧？”秀情美目闪过一道异芒，美目闪过不同的神色，直接朝院子外面道：“小红，你带着公子到下面的厢房用茶，我马上便来！”

　　“公子姓萧？莫非便是最近声名大震的萧径亭公子？”丰姿绰约的白衣秀情掀开一道垂帘，美目一抬朝萧径亭望来，道：“我瞧公子人品如此优秀，便胡乱猜测望公子勿要见怪！”

　　“好是勾人的冷艳美人！”萧径亭见到进来的秀情，目中不由闪过一丝赞叹，但是心中却是涌上一股失望，虽然他原先便猜到住在着小楼里的女子不是任夜晓，但是尽管见到的是一个美貌几乎不亚于任夜晓，而风情更是胜之的美人，也不由微微失望，这才意识到娇憨深情的任夜晓真正走进他的内心深处了。

　　“小姐只怕是从未见过萧径亭吧！”萧径亭端起身边的一杯茶，抿了一小口笑道，却不否认也不承认自己便是萧径亭。倒是叫出那声小姐的时候，心中微微有些犹豫。虽然眼前的这个美丽的白衣美人看来只不过是二十来岁的风华女子，但是面目间的那股风情，那股成熟的风韵却不是二十来岁女子所有的。

　　“公子不是萧径亭？其实妾身是从未见过那个萧公子，只是听别人说他人品武功无何无何了得！”冷艳的秀情说到秀情的时候，却是将玉脸稍稍移开，端起眼前的茶杯，用白色的长袖遮住了美目中的神色。但是萧径亭还是那道美丽的目光中看到了一丝恨意，还有一丝不屑。

　　“我得罪过她了吗？”萧径亭不由按下不解，目光望向已经转为自然的秀情，道：“听说小姐微微有些小恙，在下懂些医术，这便为小姐诊断如何？”

　　美人秀情面上神色微微变了变，却是伸出了玉臂让萧径亭把脉，但却是没有掀开长袖，只让萧径亭透过几层雪白丝绸，朦胧地看到了那如同藕节般美丽动人的粉臂。

　　萧径亭目光几乎没有在那诱人的玉臂上做任何的停留，便隔着几层丝绸把起脉来。

　　“是莫姨伤的她？！”萧径亭眼中微微一诧，目光不由望向眼前秀情那美丽冷艳的玉脸，暗道：“她是谁？怎么与莫姨有了过节？”

　　一日早上，萧径亭与萧莫莫赖在床上亲昵的时候，萧径亭觉得萧莫莫使得那支兵刃实在奇怪好看，不由问起。萧莫莫便将这兵器的又由来和其中的厉害，以及上面所沾剧痛的厉害，当作了一件趣事般，作为闺房添料告诉给了萧径亭。

　　“小姐是不是时常觉得胸口憋闷中，隐隐带着阵阵的刺痛，厉害的时候脑目甚至会有些昏眩？”萧径亭心念一转便有了主意，便说出了萧莫莫告诉过他的一些中毒后的症状，却是听得秀情美目一亮，冷艳的玉脸上顿时浮上一丝喜色。

　　萧径亭微微一闭目，微微思虑了片刻，而后睁眼望向秀情美丽的脸蛋道：“若是在下没有看错的话，小姐应该是中毒而不是得病！”

　　“讶！”秀情玉脸微一惊讶，但是目中却是隐隐闪过一道疑色，想必是怀疑萧径亭怎么知道得如此清楚，是不是与萧莫莫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但是那道疑色从美丽的眼睛飞快闪过，简直让人觉得那只是一种错觉而已。

　　“但是具体中的是什么毒，请恕在下一时看不出端倪来！”萧径亭面上闪过一道歉色，又微微闭目思考了片刻，道：“本来在下也想过几种厉害的毒药与小姐所中的甚是相象，但是细想下差别却是大得很。所以请容小姐让在下再想上一段时候，去翻翻医书，定能拟出治好小姐的药方出来。”

　　“只是不知道小姐日后再哪里落脚，不然我就是想出了药方也不知道该送往何处啊？”萧径亭忽然面上闪过一道难色，问道。

　　那秀情听到萧径亭的言语，美目闪过一道冷芒，颇有疑意朝萧径亭望来，良久后方才收回目光，道：“他日若是公子想出了解药便送到金陵的‘飘香楼’吧！我时不时会去那里！”

　　“‘飘香楼’？！”萧径亭虽然内心震撼，但是脸上目中却是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一丝疑惑道：“不瞒小姐说，在下也再金陵呆过一些时候，却是从未听说过‘飘香楼’这个地方！”

　　“这位秀情不是梦君奴的人，便是那位少主的人了？只怕是那个少主手下的可能性多些，而此刻她只怕便是刚刚从苏州过来，赶往金陵吧！”萧径亭细细问过了“飘香楼”的方位，心里越发觉得萧莫莫被擒一事的古怪，不由站起身来，要向秀情告别。

　　“她是觉得我身为一个年轻男子，竟然对她如此的美人无动于衷了？”萧径亭起身之际，却是见到秀情美丽的眼中闪过一道惊讶之色，微微一思虑顿时恍然大悟。目中望向秀情的光芒也不由微微热了一些道：“谈了这么许久，尚未知道小姐的闺名甚是失礼，不知小姐能否赐告之？”

　　“樊秀情！”

　　“公子慢走！下次来镇江时可千万记得小店啊！”那伙计殷勤为萧径亭牵过马来，待萧径亭上马骑出老远，尚自热情喊道。

　　“天快亮了吧！”萧径亭在马长嘶上望了望远处的天边，夜空中隐隐透着丝亮光，却是刚刚破晓了。

　　“快跑！”萧径亭一夹马腹，胯下的坐骑一声顿时欢快朝前跑去，却是没有一丝方才无精打采的样子。萧径亭心里不解，不由抬头向前方望去，不由莞尔一笑。

　　原来不远处是一座高大如山的黑影矗立在眼前，威重凌人却是金陵的东城门到了。难怪马儿欢快起来，却是知道有的歇息了。

　　望着眼前紧闭的城门，萧径亭不由一阵苦笑，此次路上所经过的，唯有镇江还算得上是一座大城，但是再去苏州的路上，梦君奴早就告知了如何从别处进入镇江城的路径。而眼前的金陵城，却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城池，光是那十数丈的城墙便让人见之生畏。

　　“便是平常真气充足的时候，还要借助物事才能跃上这座高高的城墙，此时又如何能够进去？”萧径亭不由一阵苦笑，接着心中一凛，暗道：“那日跋剑又是怎么出的城门呢？”

　　“试试便试试吧！”萧径亭静下心神，坐在马上细细调息，准备利用那道微弱的真气试着攀上这高高的城墙。

　　“咯吱！”正待萧径亭全身心沉浸与那道奇妙真气畅游浑身上下的感觉时，忽然觉得一阵风动，接着一阵大门开启的响声。睁眼一看，却是眼前紧闭的城门忽然打开了，抬头望天，此时竟已是大亮。

　　“这道真气还真是妙得很啊！说不定这次被封住了真气，倒是因祸得福了！”萧径亭抖擞了下精神，更是觉得浑身的舒畅，脚下一夹，马儿一声长嘶冲进了城去。

　　萧径亭走进城门，闪进一处小巷便扯了脸上的面具，轻轻撩去了长袍上的灰尘，再从巷子中走出的时候，步履轻盈飘逸，仿佛怕连地上的一点尘土也不沾上，一幅风流倜傥的模样。

　　“还是先去任府再进‘醉香居’！”萧径亭路过‘醉香居’前面那条接道的时候，望了不远处的醉香居一眼，却是看到了身边‘安然居’的那个小二过来招呼，便顺便将手中的马儿将给他牵走，自己独自一人朝任府方向走去。

　　“公子，萧公子！”萧径亭正低头想着怎么和任夜晓说说这两日的事情，前面不远处却是传来一声动听的女子声音，又娇又糯却是有说不出的好听。

　　萧径亭抬头望去，一只细嫩的小手俏生生地指向萧径亭，那小手的主人俏立可人，却是与萧径亭有过一面之缘的任府侍女屏儿。她的身边是一辆样式精致华丽的马车，车上的帷幔掀开一角，露出一张美丽绝伦的俏脸，面目间和任夜晓有七八分想象，只是不若任夜晓那般娇艳动人，但是一股成熟的风情却是让她有着无比迷人的媚力。而刚才那阵动听的声音便是从她小嘴中发出的了。

　　“吴梦杳！”萧径亭一眼便认出了眼前这个美丽的女人，只是这个女人虽然已经有了任伐逸和任夜晓这么大的两个孩子，但是粉面桃腮，看来倒仿佛是小女儿一般，比之任夜晓也大不了多少。

　　“公子便是萧径亭？”吴梦杳秋水般的目光投在萧径亭脸上，顿时变得轻柔无比，见到萧径亭如此人品，美丽的脸上泛上满心怀的欢喜。但是那张美丽的脸蛋忽然又浮上一层恼意，道：“你这几天倒是跑哪里去了，我天天都在金陵城跑了几圈也找不到你人影，再找不着你夜儿，那笨丫头都快连想你的力气也没有了！”

　　萧径亭闻之一喜，且不说吴梦杳言语中一点也不反对他与任夜晓的事情，便连她瞧自己的目光中，也满是丈母娘看女婿的满意和关切。

　　吴梦杳将萧径亭的神情看在眼中，美目闪过一丝歉意，轻轻一叹道：“在夜儿小的时候，她父亲便带着夜儿去了剑夕家里。那时候剑夕才九岁，便大方懂礼端方稳重，外子看着很是器重。而那时候的夜儿更是粉妆玉琢，便跟瓷娃娃般人见人爱。剑夕的父亲召疾喜爱不已，当下和外子便给她们两个定下了亲事，至此方家便年年给也儿送来许多宝贝的物事。”

　　见到萧径亭面上病没有什么不快之色，吴梦杳玉脸上闪过一道赞色，见到众人目光直直落在她美丽的脸上，不由皱了皱眉头道：“我们别在这里说话了，你上马车来吧！和我一道进府里！”

　　萧径亭面上微微一阵犹豫便上了马车，心中暗道：“夜儿她母亲倒不是平凡女子，不俗得很！”

　　“但是，男女之间的事情又怎么可以又父母说了算，我本也认为剑夕他人品非凡、武功高强、家世显赫，是万千少女梦寐以求的佳偶，夜儿对这门情事也一定会满意欢喜。不料公子却是出现了，将我那宝贝女儿的魂儿也给带走了！”吴梦杳转过俏脸，轻柔朝萧径亭望来，道：“夜儿若是寻常女子，说不定也便由她的爹爹安排了，偏偏那丫头性子犟得很，别说你也喜欢她，就是你不喜欢她，她便也缠着你不放。那天夜里，她师傅惹恼了你，她便几天也不肯师傅踏进晓园，直说不要这个师傅了！我可从来没有见过比夜儿更加偏心，更加不害臊的女孩了！”

　　萧径亭微微一笑，但是目中却全是柔情与迷惘，“这等痴情的美丽女子，谁要是惹得她伤心了，那会遭天谴的！”

　　“屏儿姑娘好！”萧径亭听到门仆一声恭敬的声音，知道已经到了任府大门了，也知道吴梦杳为何让他上马车来了，却是怕他光明正大走进任府会给他带来麻烦。见到吴梦杳投来一道歉意的目光，萧径亭微微一笑，没有一丝恼意。

　　车子再前进一段距离，萧径亭便听到一阵轻逸而稳健的脚步声传来，接着一阵爽朗动听的声音响起，却是方剑夕刚刚从晓园那边过来。

　　“屏儿，你这是要去你家小姐那里吗？你且等会儿，我刚刚给她送去山上采下的好吃玩意，你家小姐从小便喜欢吃那东西，这会儿只怕正吃的欢喜，你别扰了她了！”言语中极是关心疼爱，又是霸道自自负。

　　吴梦杳朝萧径亭递来一个笑脸，俏声道：“剑夕刚刚从小女那边过来吗？”

　　“伯母！”

　　“是谁？屏儿，你带谁来了，是方师兄吗？还是连师兄、贺家表哥？”萧径亭刚刚踏上小阁，任夜晓便俏声问道，但是虚弱中却是带着淡淡的冷意。

　　萧径亭听在耳中，心中泛起绵绵的柔意，却见到屏儿被吴梦杳拉住，小脸上羞红娇艳，但是美目中却也是柔情热切，不由朝她微微一笑，缓缓走上楼去。

　　待萧径亭走到楼梯的一半时，听到上面香喷喷的闺房中，传来一阵稍稍急促的娇喘，那股幽香也仿佛清晰起来。

　　“你是谁？谁啊？”听到楼上任夜晓声音中已经没有半点冷意，只是微微带着颤抖，萧径亭不由轻轻一笑，便是这一笑，不料却是被任夜晓听了出来。

　　“萧哥是你吗？是你来了吗？”一阵满是欢喜的声音后，楼上马上传来一阵细细簌簌的轻响，但是马上又静了下来，萧径亭清晰地听见楼上的美人一阵娇哼。

　　“你来干什么？我不许你来看我！”口上的语气虽然冰冷冷的，但是一股撒娇的味道却是怎么也掩之不住。

　　“噗哧！”想必是楼上的吴梦杳听到了声音，不由笑出声来。萧径亭目中闪过一丝怜爱，面上浮上一道笑容，脚下的步子却是停了下来。

　　楼上的任夜晓正心神荡漾，那一步步上来的脚踏声，仿佛一下下印在了心上。

　　“这楼梯怎么那么长啊？”任夜晓正咬着小嘴，芳心正打着不同的主意，不知道待会儿萧径亭上来，是该不知羞地腻他，还是该撒娇等着他来哄。但是却是听到那脚步声忽然停住了，心中一慌，娇躯迅速从被窝中钻出，竖起可人的小耳朵细细听着，仍旧没有听到一丁点儿动静。

　　“那坏人又来气我！”任夜晓小嘴一抿，但是心中不由一阵揣揣，忽然美目一阵乱转，猛地将一只枕头摔出，娇嚷道：“你走啊，我死了也不要你理，你快走啊！”

　　萧径亭听到任夜晓最后一声叫唤中已经带了哭声，不由赶紧加快脚步，赶了上去。

　　“夜儿还是那么美！”萧径亭走进闺房的时候，正好任夜晓抱着被子坐起，美丽的小脑袋着往门外探来，虽然饿了几天，但是美丽的脸蛋只是微微显得有些憔悴，没有明显地消瘦下去。此时见到萧径亭进来，美目中爆起一道璀璨美丽的光芒，小脸浮上一阵克制不住的喜意。

　　“你来做什么？”

　　萧径亭对上那张宜嗔宜喜的小脸，那只微微撅起一丝恼意的小嘴。心中一柔，见到地上一只绣花枕头，弯腰捡起，放在鼻端轻轻一闻，便朝床边走去。

　　“嘤！”任夜晓忽然娇吟一声，小脸羞得通红，小手飞快拿走身边的一样物事塞进被窝，接着躺下娇躯，掀起被子将整个娇躯深深埋在被窝中，连头发也不露出来。

　　“这丫头刚刚藏的是什么东西呢？让她羞成这样！”萧径亭见到那锦被虽厚，但是还是将任夜晓玲珑起伏的娇躯清晰地显印出来，只是被窝中的人儿颤抖得厉害，便连厚厚的锦被也掩之不住。

　　“夜儿！”萧径亭坐上床沿，隔着被子轻轻拍了下任夜晓的娇躯。

　　“嗯！”不知道萧径亭拍到了哪处敏感部位，任夜晓一声娇吟，娇躯微微一颤，却是将身体缩成一团。

　　“你不许看，你不许看的！”萧径亭微微用力，掀开任夜晓紧紧拽住的锦被。见到此时的任夜晓正闭紧双目，一张小脸涨的通红，就在萧径亭掀开锦被的瞬间，小手飞快地将那物事闪进后背，压在身下。

　　“嗯！别挠，痒啊！你这个坏东西！”感到萧径亭坏手探入她身下，任夜晓柔软动人的娇躯一阵滚动，硬是压住萧径亭的坏手，不让他拿走身下的物事。最后无法，俏脸一红，粉背一阵挪动，用肥美的香臀将萧径亭的坏手紧紧压住，不让它动弹。

　　“饿了这么几天，这个肥嫩的屁股竟然没有小掉一点！还是颤巍巍的如同两只大雪球般硕圆。”手背被滑嫩腻美的臀肉一压，萧径亭也不由心神一荡，正暗叹任夜晓怎么变得这么大胆，目光移上任夜晓美丽的小脸，见之不由轻轻笑出声来，轻道了声：“没用的丫头。”

　　此时的任夜晓，美目闭得紧紧，一张红艳艳的小嘴仿佛鱼儿缺水一般，颤抖不住喘着如兰的气息，精巧秀美的瑶鼻也不堪的连连张合。一张玉脸尽是粉意，仿佛移掐便能滴出水来。

　　萧径亭一阵失神，片刻后才想起抢那物事。也是任夜晓那粉腻的美臀过于肥美柔嫩了，萧径亭的坏手轻轻一转，便将手心朝上。

　　感到萧径亭坏手的动静，任夜晓瑶鼻轻哼一声，小腹轻轻往上举了举，拱起圆翘的肥臀更加用力将萧径亭的坏手压住。

　　萧径亭坏心一起，竖起手指，忽地往两瓣美臀中间迷人的沟壑一戳。

　　“啊！”任夜晓一声轻唤，仿佛触电一般，娇躯猛地激起，顿时滚到床的里头，让萧径亭一把拿过了压在身下的物事，却是一幅被卷起的画儿。

　　任夜晓见之，娇躯一挺直直朝萧径亭扑来，美丽的小脸上满是急切，两只小手拼命想夺回萧径亭手中的画卷，直嚷道：“还给我！你不能看的！”

　　“好人！求求你还给我吧！你要怎样我都答应你！好不好？”见到萧径亭怎么也不肯将手中画卷还她，任夜晓顿时有些气急败坏，情急下再也顾不上害羞，腻声讨饶。

　　萧径亭目光一细，对手中的画卷更是好奇，目光一瞥，落到任夜晓粉腮红唇，眼波横流的玉脸上，一股浓烈的处子女儿香更是荡漾扑鼻。任夜晓感到了萧径亭的目光，眼波媚得更是仿佛要滴出水来，待见到萧径亭目光往下瞧去，便垂头一看，不由轻讶一声。

　　原来和萧径亭在厮扯的时候，雪白丝绸的上衣领子早被扯掉一角，露出的粉红色的肚兜也因为扭打而斜在一边，一座雪白如同凝脂玉乳高高隆起，却是让萧径亭看到了几乎半只玉乳。

　　“嗯！”任夜晓直发了一小会呆，才红透了小脸将胸前的衣襟掩上，但是小手刚刚触碰到了酥胸，却又忽然放下，甚至将坚耸的玉乳高高挺起，美目躲躲闪闪对上萧径亭的目光，如同蚊吟般道：“你若将那画还我，我便怎么也随你！”美目一瞟，勇敢地对上萧径亭的眼睛。

　　这不由让萧径亭更是好奇画中的内容，心中打定主意怎么也要看上一看，而任夜晓也自然不会因为这样真的生气。

　　见到萧径亭似笑非笑的神情，任夜晓美目一缩，再也没有胆量与萧径亭对视，小嘴一咬，声音顿时变得更低，道：“若是你将画儿看了，我那可要真的生气啦！一点也不和你亲热，也不让你碰我身子一下。”

　　萧径亭顿时有些苦笑不得，笑道：“你娘说从来没有见过比夜儿更加不知道害臊的女儿，我也总算领会到了！”

　　“嗯！”任夜晓委屈一阵娇吟，扭了扭娇躯，便要不理会萧径亭。待见到萧径亭打开画卷，只见她娇躯猛地挺起朝萧径亭扑来，可见到画中的内容，却是惊呼一声，接着唬下脸来，飞快掩面缩回床里头，一把抱住另外一个枕头。蜷起整个娇躯，将小脸深深埋在枕头里头，却是将美丽的屁股翘起对着萧径亭。

　　“啊！”萧径亭待看清楚画中的内容，也不由大是惊讶，半天合不上嘴。

　　那画儿其实便是原先萧径亭为任夜晓画的那幅“落红图”，画中依旧的臀儿微微颤颤，玉腿哆嗦不前，但是那画上却是添了些东西，不再光光只是一位任夜晓美人，多了几张桌子，一只小几，一扇窗户。从这寥寥几笔中可以看出，这美人是在她的闺房中。顺着原来画中美人儿的目光瞧去，画中多了一个人，一个男子，那个男子便是萧径亭。

　　画中的萧径亭身子竟也是全裸，但是恐怕任夜晓不知道男子的裸体是怎么一幅模样，其实只画了萧径亭颈部以上的部位，颈部下面的身体却是泡在一个装满水的浴桶里，只是通过水中隐隐可见肩膀的模样。而画中的萧径亭目光正灼灼望向眼前美人儿的臀上，仔细看尚可看出其实他的目光是落在美人臀后间最美丽的地方，那目光既是柔情深深，又是促狭切切，却是给原先画中那美人嗔怪的目光做了最好的诠释。

　　“画中的这个浴桶，这个环境怎么那么熟悉那？”萧径亭微微一愕，待见到画中挂在窗户外面的那只满月，以及美人边上小几上的那支雪剑，萧径亭顿时明白画中的闺房，便是那夜自己和任夜晓初次见面的地方，也就是现在所在的任夜晓的闺房。

　　“这丫头真是小心眼，一直记着那夜的事情，小心眼里也从来没有忘记要报仇！却是将我画进浴桶里面了，只怕她做梦也想着将那夜的境况反过来，让她讨些便宜，报了仇！”萧径亭心中顿时一乐，一幅画却是将任夜晓那又爱又恼的小女儿心思完完全全地展现出来。

　　“怎么有两只枕头？”萧径亭待看清楚任夜晓怀中抱着的物事，不由暗暗惊讶，细细想起刚才进来的那一幕，依稀记得自己手上的这幅画在自己进来之前是躺在那只枕头上的，心中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她是让画中的我，天天躺在床上陪她睡觉啊！”萧径亭心中一柔，伸手在美人香肩轻拍几下，温柔唤着。

第六卷 第十章 娇痴夜儿

　　“原来她是让画中的我，天天躺在床上陪她睡觉啊！”萧径亭心中一柔，伸手在美人香肩轻拍几下，温柔唤着。

　　“哼！”任夜晓瑶鼻一声嗔哼，娇躯一扭却是甩开了萧径亭的手，却没有想到这一扭，使她本来就勾人心魄的娇躯曲线更加令人血脉愤张，直看得萧径亭的呼吸也不禁粗重起来。

　　“你再拍我一下，我便转过身来！”任夜晓暗中芳心便仿佛要欢喜开花一般，虽然那幅画被看了，几乎将她羞死，但是此时心怀荡漾也顾不上这许多了。

　　“就让那坏人说我不害臊罢了，反正以后都是要让他欺负的！”任夜晓正美美想着，不料却是“啪！”的一声，粉嫩的美臀轻轻一痛，却是被萧径亭拍了一击，娇躯顿时酥了半边，仿佛连转过身来的力气也是没有了。

　　萧径亭见任夜晓香肩不住起伏，仿佛哭了一般(其实是由于春情荡漾，娇喘吁吁引起的，只是萧径亭惹任夜晓哭惯了。)不由俯下脸，在任夜晓的小耳朵柔声道：“宝贝生气了吗？我可是打痛你了？”见到任夜晓依旧耸立香肩，不由伸出手来按在她饱满圆滚的臀上，握着肥嫩柔软的半球轻轻抚弄。

　　任夜晓听到萧径亭甜爱蜜语，便要转过身去。但是臀儿给萧径亭一摸上，又酥又麻，一时间心神皆醉，便仿佛脚踏云端一般，便索性微微撅高了圆耸的屁股，任由萧径亭恣意怜爱。

　　“呃哼！”一声咳嗽惊起正闭目陶醉的任夜晓，连忙激地坐直了娇躯，却是觉得后背臀儿微微有些凉了，探手摸去，原来自己一条薄薄的绸裤却是被萧径亭拉到了臀沟位置，刚才心神皆醉一点也没有发觉。不由赶紧拉起裤子，理好上身的衣服，轻轻柔柔地嗔了萧径亭一眼。

　　门外站的正是吴梦杳，此时她双颊微微有些晕红，却也不知道在那里站了多久。待见到红脸媚波的女儿，不由轻啐一口，待听到女儿的抱怨更是皱起柳眉，撅了撅小嘴。

　　“娘你进来干什么？”

　　吴梦杳白了女儿一眼，轻轻摇了摇蛾首，状似无奈道：“你这傻丫头都几天没有吃东西，再饿着便要饿坏了，不但娘不舍得，便连你的宝贝郎君也心疼坏了！”端着一只白瓷碗向两人走来道：“我熬了一碗茯苓粥，都放得有些凉了，夜儿趁着还有些热赶紧喝下去，我便在园子外面守着不让人进来！”

　　见到任夜晓满脸的热切，萧径亭故意将小瓷碗递到她面前道：“都快凉了，夜儿赶紧吃了它！”见到眼前的任夜晓顿时撅起小嘴，使劲摇头直道不吃。

　　“再不吃屁股都要饿小了！”左手探下，在美人儿的香臀轻轻一拍，任夜晓顿时仰起小脸，美目热挚望向萧径亭，小嘴微微张了张，但是却没有发出声来，接着小嘴嘟得高高，便仿佛还未满月，向妈妈乞食的小鸟。

　　“好烫！”任夜晓张开小嘴，将萧径亭喂来的一勺热粥吃下，却也不嚼上几下，直接吞下。接着美目一抬，望上萧径亭娇声道。

　　“哪里会烫？这下都快要凉了！”萧径亭对着勺子吹了几口气，柔声笑道。

　　“就是烫吗？”任夜晓撅起小嘴腻道，还将蛮腰重重扭了几下，臀儿便借势轻挪几下，娇躯便朝萧径亭靠近一点距离。美目望向勺子，小手一指道：“不信你尝尝！”

　　待萧径亭将勺子放进嘴里，轻轻含了含，却是一点烫也没有。

　　任夜晓见之，小脸顿时浮上满心的欢喜，美目也尽是柔柔得得意，张开红嘟嘟的小嘴，嚷道：“我饿得很了，快给我吃！”待萧径亭勺子伸来，便轻柔地将它含进，美目痴痴望向萧径亭。吃完勺内的粥后，尚不张嘴放开，轻轻卷起小香舌，温柔地添噬小嘴中的勺子，仿佛要舔去萧径亭留下的每一丝痕迹，美目也顿时泛起醉人的迷雾，射出万千道深情的柔丝。

　　看着身边的玉人偷偷地扭着小腰挪着臀儿，一点一点地偷偷靠来。萧径亭目光不由变得促狭，噗哧一声笑出声来。

　　任夜晓见到自己的小动作被发现，索性玉足一撑，娇躯飞快滚进萧径亭的怀里。含着勺子的小嘴一声轻哼，将小脸紧紧贴在萧径亭的胸膛。

　　感到怀中娇躯火热，柔软的肉体上散发的幽香顿时让他一阵心猿意马。萧径亭将瓷碗放到边上的小几，一把抱着美人肥美的屁股跨座在大腿上，那圆滚美臀坐上大腿的一瞬间，萧径亭只觉心神一荡。

　　任夜晓娇躯猛地一颤，接着仿佛火一般地烧起，臀儿微微抬起，将平坦柔软的小腹向前挺起，硬是朝着萧径亭的火热处顶去。

　　任夜晓伸出如嫩藕般的玉臂，如蛇般环上萧径亭头颈，吐出萧径亭手中的勺子，美目一阵迷离，张开娇艳欲滴的小嘴，腻声道：“好哥哥！你亲亲我！”

　　萧径亭鼻端尽是任夜晓小嘴喷出的如兰香气，俯下嘴唇含住眼前红润的小嘴，轻轻地啄了一口，顿时满嘴的甜香，柔声道：“宝贝将粥喝完了好不好？”

　　“不吗？不是这样亲的！”任夜晓玉臂一紧，微微张开小嘴凑上萧径亭如丹的嘴唇，深深印了上去。

　　“嗯！”刚刚碰上萧径亭的嘴唇，任夜晓喉间便发出一阵满足的呻吟，柔软滑嫩的两瓣红唇轻轻噬咬着萧径亭的嘴巴，这已经是她所知道亲昵的极限，再也不知道该如何接着下去。

　　萧径亭双掌抓住两瓣柔腻的雪球，用力揉弄，将舌头伸进美人芳香湿热的小嘴，顿时引来满口的甜香。轻轻衔起美人儿香甜滑腻的小舌，用力吮吸，顿时吸出满口比蜜还甜的香津，一口咽下，满口留香。

　　“嘤咛！”任夜晓小嘴一声呜咽，却是萧径亭一手狠狠抓起一团美肉，另一手从端端的丝绸小褂底下探进，顺着柔软的小腹而上，抓住了一只圆润滑腻的玉乳，狠狠一挤，五指间香香的乳肉顿时如同水一般溢出。美人儿火热的娇躯也如同泥一般瘫在萧径亭怀中。

　　“这丫头真是聪明，一学就会！”萧径亭刚刚停下灵动的舌头，放开了紧紧纠缠的滑腻香舌，刚刚要退回口内，不料任夜晓却是嗯的一声，紧紧咬住萧径亭的嘴巴，丁香小舌也飞快地卷上，缠住萧径亭的舌头，忘情地吸咂吮嘬，喉咙除了满足幸福的呻吟外，还有一阵一阵轻微的声响，却是她痴痴地吞咽着萧径亭的津液。

　　“这丫头真是痴了！”萧径亭只觉得手中乳房起伏得越来越急，脸上任夜晓瑶鼻喷来的香气也越来越促，知道她几乎呼尽了肺中的空气，但是却没有一点停下来的意思，仍旧全身心陶醉在这深深一吻中。

　　萧径亭心中一柔暗道：“夜儿爱我，只怕不亚于我爱妍儿之深吧！”萧径亭右手划过两瓣雪球的中间，隔着薄薄的绸布，轻轻地抚摩。

　　“啊！”美人儿娇躯猛地一颤，肥臀忽地抬起，接着软软落下。

　　“咦？怎么这么敏感！？”

　　“吟！嗯！”萧径亭怀中的美人此时仿佛没有一丝力气，软倒在他身上娇喘吁吁，只是火热美丽的脸蛋犹自亲昵的磨蹭着萧径亭的面颊。

　　待萧径亭说起丹姑娘盗走自己佩剑，而不是他生气拿走的时候，任夜晓仿佛听得有些漫不经心，却是将小手探进胸前衣内，细细抚摸着他胸前的每一寸肌肤，又将小耳朵贴在他胸口听着他的心跳。

　　萧径亭微微一笑，收住了嘴，便不再继续解释自己这几天不能来的事情。

　　“反正我知道哥哥没有生气就是了，其他的我就不管！”任夜晓此时腻在萧径亭怀中，整个娇躯便仿佛没有骨头一般，下身私处的裤子早已经湿透，便是萧径亭也觉得大腿湿漉漉滑腻腻的，但是美人儿好像一点也不觉得难过，却是没有一点起来的意思。

　　“哥哥，你喜不喜欢辛忆妹妹？”任夜晓忽然仰起小脸问道，未待萧径亭回答，她又小嘴一撅道：“那我大哥他真可怜，不能娶了辛忆妹妹做嫂子了！”

　　见到萧径亭皱起眉头，任夜晓咯咯一笑道：“既然我的亲亲哥哥喜欢辛忆妹妹，让自然就不能让我那大哥娶了去了！”言语中却是将任伐逸降了一级，换作大哥了。

　　“爹爹真是的，就是喜欢安排人家的事情！”任夜晓将小脸挨在萧径亭嘴唇前，轻轻磨蹭，道：“若是爹爹不让我嫁给你，我便跟着你跑了！但是不能现在就跑了，我还要为哥哥找《玄典圣谱》那！”

　　说到此时，萧径亭已经是满脸的促狭，一把握住任夜晓胸前的玉乳，眯着眼睛笑道：“真是好偏心的姑娘！”

　　任夜晓坐在萧径亭大腿上的圆滚屁股一阵扭动，娇躯像滚糖一般挤进萧径亭怀中，不依腻道：“我不来啊，我这般心疼你，你总是笑我！”

　　“哥哥，要不要我让屏儿去给你买件袍子来？”

　　二人紧要不紧要的事情说了怎么许多，萧径亭已经远远看见窗户外边飘起的炊烟，心中挂着萧莫莫，便起身说要走了。任夜晓依依不舍地离开萧径亭的怀抱，却是见到萧径亭长袍的下摆上一处大大的湿斑，还粘乎乎的。待发觉下面处湿漉漉地难受，这才明白过来那是自己的淫液，不由羞得玉脸通红，白了满脸坏笑的萧径亭一眼，撩起袍摆轻轻揭了揭，却是将那湿斑越搞越大，这才急着问起萧径亭主意来。

　　“不用了，江南武林公主‘雪剑姬’流出的春水可是千金难买，我便这么穿着出去！”萧径亭一句话又惹得任夜晓扑进怀中，张开小嘴狠狠在萧径亭唇上咬了一口。

　　“这丫头又吻上了！”萧径亭本以为任夜晓咬了一口便会放开，不料那丁香小舌又探进嘴里，吸走自己的舌头，又吮又咂、乐此不疲！

　　“好了，夜儿，我要走了！”

　　“嗯！”任夜晓却是将小脑袋紧紧埋进萧径亭怀中，娇躯一扭，却是粘着不放开。由于她一直躺在床上，所以衣裳穿得极为单薄，更是将她曼妙起伏的身材衬托得前凸后翘，无比诱人。

　　见到任夜晓微微撅起的小嘴，以及满是希冀的目光，萧径亭目中拂过一丝笑意，道：“你若是还有力气，便和我一道出去玩吧！”

　　“好啊！”任夜晓闻之立刻小鸟般跃开，却是朝屏风后面的房里跑去，不知道多么活跃有力。

　　“你跑进那里做什么？”萧径亭低头朝下看了看，袍摆处又沾上了几块湿斑，不由一阵苦笑，朝跑进的任夜晓问道。

　　“你这坏人这样撩拨我，人家下面湿漉漉的难受死了，自然要拿水洗洗咯！”任夜晓无比羞涩地说出了极度不知害臊的话来，却是端着水走了出来。

　　萧径亭不解，不由问道：“那你跑出来洗干什么？”

　　“人家又没叫你看！”任夜晓横来一眼，娇声嚷道。美目转了转，终究不敢在萧径亭眼前脱了衣服，忽然跑上前来，在萧径亭脸上亲了一口，再双手捧着萧径亭的脸转向窗外，也将他目光转向窗外，道：“你不许偷看啊！”

　　“这丫头在家里其实也调皮得很！”任夜晓换好衣服后，竟然牵着萧径亭的手，在花园中绕来绕去，穿过一道道花间小径，越过一座座假山。最后萧径亭抖开一处树丛，却是已经到了任府外面的一条接道上。

　　“这条路爹爹也不知道呢！”任夜晓紧紧走在萧径亭后面，目光也无时无刻不瞄在萧径亭脸上，只是当有人好奇瞧向萧径亭长袍下摆处的湿斑时，她便心虚地垂下蛾首，通红着小脸，拿过萧径亭的手，在上面轻轻掐上一把。

　　“哥哥！莫姨是你阿姨吗？”刚刚走进“醉香居”的时候，任夜晓却是忽然问道，待萧径亭回答是后，她便仰着小脸喃喃自语道：“她是管‘醉香居’的，我那里有几样好看的首饰，不知道她会不会喜欢！”

　　听到任夜晓不住打探萧莫莫的喜好，问她性子是不是随和。萧径亭不由笑问她问这些东西做什么。

　　“她以后可是人家半个婆婆哩！”任夜晓小嘴蠕了蠕，终于藏不住话，羞羞地说了出来。

　　“婆婆？”萧径亭嘴角扯开一丝笑容，转过脸去朝任夜晓道：“莫姨她是我家里唯一的长辈，最是疼我。你那么美丽可爱，她定会喜欢你的。”

　　“这里好像我的‘晓园’啊，房子四处都是树林栽成的机关！”任夜晓满目好奇地跟着萧径亭走进了萧莫莫所住的小阁，里面却是没有个人影。

　　“莫姨没有来过！”萧径亭满目急切走进，却是没有见到萧莫莫的身影，心中不由暗暗失望！不料外面却是荡起一阵清风，接着一股醉人的芳香荡进鼻子。

　　“莫姨！”萧径亭刚刚转过头去，只觉一阵香风拂来，接着一道美丽绝伦的身影便掠进小阁，印入萧径亭的是一张艳光逼人的玉脸，那脸上此时充满了喜意，正是成熟妩媚的绝世尤物萧莫莫。

　　“公亭儿！”萧莫莫走上几步，美目紧紧望向萧径亭道：“亭儿你怎么那么早便回来了，我昨天听到许嬷嬷说你走了，便连夜从苏州赶回来，今天一早便到了金陵，找遍了整个金陵城，却是不见你的影子，都急死我了！”

第六卷 第十一章 勾引秀情

　　“莫姨你好！”任夜晓仿佛这才从萧莫莫的美貌震撼中晃过神来，目光直直在萧莫莫和萧径亭二人脸上巡视，笑道：“想不到莫姨这般美丽，比起我娘还更加年轻好看，难怪萧郎也这么丰神俊朗！”此时的任夜晓竟然一反面对萧径亭时候的娇憨，显得落落大方、端庄得体。

　　“萧郎？你便是江南武盟任盟主的千金任夜晓小姐吧！”萧莫莫朝萧径亭白了一眼，亲热地拉起任夜晓的小手，道：“长得这般天仙似的，难怪我家亭儿天天挂念着！”

　　萧径亭在一边站着，任由她们二人亲切寒暄，也不插言。心中却是暗暗惊讶，好像萧莫莫这次回来后，面对自己的时候，一改先前的妖媚无双，变得端庄淡雅、言语殷切无微不至，倒仿佛真正像是自己的长辈了，准确地说，她好像成了自己母亲一般的感觉。对自己的称呼也由原先既讨好又妖媚的公子，变成了现在充满了心肝宝贝般疼爱的亭儿。

　　“导致这一情况的只怕是几天前，她中了厉害春药时候的那次放荡形骸吧？”萧径亭心中暗自想道：“或许在她心目中，更加愿意让我成为她无比疼爱宝贝的对象吧！”

　　“莫姨！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被擒的缘由了吧！我怎么也不相信除了梦君奴本人，还有人能将你擒了去！”由于萧径亭和莫莫又事情要商谈，萧径亭便在任夜晓耳旁吩咐一声，她便乖巧出去，听外头的夜君依弹琴。

　　萧莫莫见任夜晓出去，美目便朝萧径亭递来一道万千柔爱的目光，道：“莫姨手上有一笔不小的势力，在很早的时候，便得到东瀛的秀岐王子要来中原的消息，便做了周密的计划，想在他路过的途中设下埋伏，将他刺杀于进京的路上！莫姨前段时候一直不在金陵的原因，也是因为要布置整件事情，光是探听情报的便派出了近百人，在秀岐可能要经过的路上，更是提到一个多月在那里安排下数百人，做好一切准备！”

　　说与此处，萧莫莫美目中闪过一道凌厉，可以想出她当时欲致秀岐欲死地的决心。

　　“其实我连秀岐是谁都不知道，更别说有什么恩怨！我只是要挑起东瀛和大武王朝的纷争，让大武朝廷战乱不已！”一阵冷芒过后，萧莫莫的美目变得无比的温柔，朝萧径亭望来道：“不料那夜我得到有人欲来刺杀武莫宸的消息，急急赶到‘醉香居’的时候，却是见到了最让我魂牵梦绕、疼爱入骨的亭儿！”

　　听着这仿佛千折万转言语无比的温柔，萧径亭心中一阵悸动，却是听到萧莫莫继续道：“就在我准备好一切，准备前去刺杀秀岐的时候，梦君奴却是与人合谋在‘飘香楼’中刺杀与你。虽然你只受了点轻伤，但是莫姨心疼得仿佛都要扭起来般，不停地做着噩梦，梦到你被人害了，于是莫姨再也没有心思去刺杀秀岐了！”

　　“经过我派人细查和推测后，找出了刺杀亭儿的一个主谋，便是那个差点颠覆江南盟的梦君奴！而恰好你去任府的那日，梦君奴的两个师叔又跑来‘醉香居’刺杀于我，我便假装不敌受擒，想由她们我进去‘缥缈居’，见到梦君奴的母亲。她们一直将我们视作叛徒，我想我只要给她们道个歉，再将其中的厉害关系告诉给她，不料梦君奴的母亲却是不住在‘缥缈居’！”

　　待萧莫莫讲到中春药那段的时候，她本来美丽端庄的玉脸上不禁浮上一丝湿热的陀红，仿佛也记起了那夜的荒唐，便连如水般的美丽眸子也跟着迷离起来。待见到萧径亭灼热的目光瞧来，莫莫玉脸不由变得无比的温柔，美目移向窗外片刻，便立即变得清明。

　　“万幸！那最是厉害无比的春药没有让莫姨失了贞洁，但是却让莫姨再那夜成为最淫荡风骚的女人！”莫莫朝萧径亭递来一目，道：“后来我见到了梦君奴，谈了几日，与她共谋颠覆大武王朝，互相帮忙，但是各自为政，互不节制对方！”

　　“至于为什么，我便不告诉亭儿了！亭儿不是还要去找妍儿吗？”莫莫朝萧径亭投来无比温柔的一瞥，道：“奇怪得很，在我提出让她们无论如何都不得伤害亭儿的时候，我本以为梦君奴会借机再要回一些筹码，不料她却是想也未想，便答应了！”

　　萧径亭轻轻一笑，却也未将与梦君奴的事情说出来，两人再说几句，萧莫莫却是将外面的任夜晓叫了进来。

　　“什么？哥哥的真气被梦君奴制住了？”任夜晓听到萧莫莫言道，美丽的小脸满是惊骇，小手抚上萧径亭的身躯，道：“哥哥那么厉害，怎么会被梦君奴那丫头制住了武功？”

　　“哥哥又不是天下无敌，自然也会被别人给制住了！”萧径亭笑道：“远的不说，便是现在所认识的人当中，就有两三个修为不亚于我，甚至厉害于我！你爹爹、梦居奴还有便是方剑夕，他们三人说不定都要比我厉害哩！”其实这也全非无稽之谈，梦君奴和萧径亭对战之所以会落入下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萧径亭所修习的心法，是梦君奴所练武功的克星，光从修为上来说，梦君奴真是一点不亚于萧径亭。

　　见到任夜晓衣服不信的模样，萧径亭便不再言语，暗道：“便是归行负、连邪尘等几位宗主，一身功力只怕也和我不相上下吧！功夫练到一定的程度，便是想再往上涨哪怕一点点，也是非常的困难！”

　　“或许这次被梦君奴封住了真气，让我发现了另外一道真气，是让我武功修为飞跃的一大机遇吧！”萧径亭正待和萧莫莫说起另外一道真气的事情，不料萧莫莫却道：“这‘截脉术’本是魔门的一项绝技，莫姨也知道一些，那其实是将一种特制的毒气吸入手掌，然后在用高深的功力将这毒气逼入被封功力人的体内，最后那几股毒气都凝聚在丹田处的几处血脉，不让真气溢出一点！”

　　任夜晓闻之，连忙用手摸向萧径亭的下腹，急急向梦君奴问道：“那可有什么法子解开吗？梦君奴那丫头刁得很，想让她解开那可比登天还难！”

　　“办法却是有，只不过要夜儿你帮忙！”萧莫莫玉脸上忽然闪过一道妖媚的潮红，道：“办法就是将那凝聚在亭儿下腹的毒气吸引出来，再借力排出体内！”

　　任夜晓好像明白一些，顿时满脸红透，目光瞟向萧径亭下腹，吟声道：“那毒气从哪里出来！”

　　莫莫目光也移到萧径亭下身，美目一迷，道：“从亭儿的阳物中排出来！”

　　“啊！公子轻轻点，人家小肚子里面疼死了！”阁楼中忽然传来一声婉转的娇啼，一阵腻人无比的求饶声伴着淫荡的呻吟传了出来！但是那位男子好像不理会女人的求饶。

　　“啪！啪！”听声音仿佛是男子在女人的肥美多肉部位上狠狠打了击掌，接着更加猛烈的声音如同暴风骤雨地响起，直搞得女人神智都有些不清楚，呻吟娇唱也变得不怎么清晰了。

　　“好公子！好冤家，待会儿人家还还要走路哩！”未待那女子说完，只听男子嘿嘿一声笑，接着那女子淫荡无比的一声惨叫响起，呻吟浪叫中也带了泣声，吟声道：“疼疼死了，别掐！”

　　萧径亭和莫莫商议好了，也讨来了莫莫兵刃上所沾剧毒的解药，利用萧径亭在镇江所扮那个英俊公子的身份去接近秀情。却也不给她一次解了毒，而是分为几次，慢慢地打开她的心扉，以图弄清那个神秘少主的真正身份后背后的势力，以及那位少主的具体图谋。说白了，便是耍美男计。

　　当萧径亭带上玉秀情初次见面的英俊面具走进飘香楼的时候，这里虽然称不上熙熙攘攘，但是人也不少。来者大都衣着鲜艳，人物风流，而且里头的美妙丝竹声不绝于耳。此时的“飘香楼”俨然是一个十分高级的风流雅地了。

　　就在萧径亭刚刚认为这里便如同“醉香居”后半进那般高洁，卖艺不卖身之时，耳边却是传来一阵极其撩人蚀骨的欢好声，由于那女子呻吟浪叫声中，竟然有着无比勾魂的媚力。

　　“这位肯定不是楼中的寻常妓女！”萧径亭正暗自奇怪自己虽然功力被封，但是耳目依然敏锐如常时，远处阁楼上传来的猛烈燕好声马上吸引了他所有的注意力。且不说这女子身怀媚术，大是不凡。那个男子床上本事如此了得，而且竟然将那女子制得服服帖帖，只怕也是个极其厉害的人物。

　　萧径亭缓缓踱进厅后的小院，那里人少，只怕秀情的人容易发现。而此时那阁楼上的女子却已经到了最顶峰，一阵嘶声歇底的长叫后，便一点声息也没有了。但是最后那声长嘶却是仿佛要断气一般，显然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萧径亭甚至怀疑那女子最后那声大得可能会被前厅的众人听见，不料那些衣着富贵的男女们却是神色如常，没有任何异色。

　　“这男子到底是谁，竟然如此骁勇！”萧径亭正竖耳听着楼上的战况，那名男子仿佛仍未满足，轻笑几声，想必使出了什么高明的技巧，只片刻功夫，便让刚刚才泻得死去活来的女子又淫语浪叫起来。

　　“公子您怎么现在才来啊，小姐都已经快要痛死了！”正暗暗惊讶，不料一声娇嫩泼辣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抬头望去，秀情的那个泼辣丫头小红正站在前方通往后院的一个拱形门里。正杏眼圆睁，鼓着桃腮望向院中呆立的萧径亭。

　　“这丫头不知道是不是那位少主手下的人？”萧径亭望着女孩起伏玲珑的娇躯，此时那女孩正拧着小蛮腰，使得本来救圆翘的小屁股更加鼓鼓涨涨，看来分外诱人。

　　随着萧径亭灼灼的目光射向那丫头圆挺的香臀，那女孩不由不自在地将臀儿往后面缩了缩，一张美丽的清水小脸也唰地红起，但仍是作出薄怒厉害的样子，美丽的眸子朝萧径亭狠狠瞪来一眼。

　　“这丫头还嫩得很，便要从她下手了！诱骗少女这等把戏做做却也无妨，这些都是小节，又哪里理会得到这么许多！”萧径亭一阵苦笑，上前招呼道：“小红姑娘好啊！”

　　“我不叫小红！”那女孩见到萧径亭走了过来，便转过娇躯径自一人走在前面，便也不再理会萧径亭。

　　“哦？”萧径亭却也不赶上前去，缓缓在女孩身后几尺处踱着步子，看着那妮子摇拽生姿的美妙背影，道：“嗯！小红这名字听来俗得很，那姑娘叫的是什么？”

　　“你这读书人怎么这么不知礼数，女儿家的闺名怎么可以说给你这不相干的外人听！”那红衣姑娘转过娇躯，狠狠朝萧径亭瞪来一眼，唬下小脸道：“你快些走，别让我家小姐等急，若我家小姐疼得厉害，一恼之下，只怕一剑将你刺成两块！”

　　“一剑刺得成两块吗？”萧径亭笑道，却是加快了步子，和那红衣姑娘并肩而行，轻微而又明显地嗅了一口红衣姑娘娇躯传来的幽香，两只眼睛却是直视前方，不再对她凹凸诱人的娇躯有任何的非礼。

　　便是这样那红衣姑娘也受之不住，朝萧径亭递来一道凌厉的目光，便唬下脸蛋慢下步子，落在萧径亭身后几尺处，却也不给萧径亭任何轻薄的机会了，末了还狠狠说上一句道：“你不信吗？你贼眼再看我一下，我便一剑将你刺成两半！”

　　那红衣姑娘的话尚未说完，萧径亭那灼热仿佛有着穿透性的目光狠狠射向她坚挺的酥胸，和丰满大腿中间迷人私处。直看得她娇躯一颤，顿时酥了半边身子。未待她竖起柳眉，厉声娇叱，萧径亭便毫不留恋地收回了目光，加快了步子朝前走去。

第六卷 第十二章 使美男计

　　“你站住，等我上去通报！”待走到一处精巧的楼前，一直走在萧径亭身後的那名红衣姑娘赶上前来，喝止了萧径亭，冷著俏脸朝楼上走去。玉足踏著楼梯的时候，由于扭动著小蛮腰，使得那鼓涨的肥美屁股左右滚动间，好像要挤出薄薄的绸裤一般。仿佛感应到了萧径亭目光，那红衣姑娘不由加快了脚步，不让萧径亭眼楮沾到更大的便宜，但是走得急了，那小屁股更是扭得厉害。

　　“这里离那对男女交欢的地方远了些了！”萧径亭觉得耳中那淫声浪叫的靡靡声音小了许多。但是明显可以觉得那女子已经经受不住了，面对那蚀骨的快感，再也没有力气大叫出声。

　　“秀情痛得厉害，不能下楼迎接公子，还请萧公子见谅！”楼上传来的美妙声音，虽然冰冷中透著一丝软弱，但是此时萧径亭耳边尚响著女子淫荡的如泣如诉的呻吟声，所以秀情俏冷的声音听在耳中，仿佛也渗满了媚意。

　　在走上楼之前，萧径亭英俊的脸上一扫方才潇洒不羁的笑容，显得冷峻肃重。踏著稳重的步子缓缓走上楼去。

　　“她真是一个不亚于莫姨的绝世尤物啊！”萧径亭见到躺在床上的秀情，修长而又丰满的娇躯上盖著一层薄被，更加显得她曲线的曼妙迷人。

　　见到萧径亭目中闪过了一道痴迷之色，秀情心中也不由一阵冷冷的得意，接著见到萧径亭目光移到自己冷艳而又虚弱的脸蛋上马上一扫痴迷，换上了满目的怜爱，秀情芳心一阵异样，却是马上冷下俏脸。

　　但是萧径亭的目光仅仅只在秀情的玉脸上停留了些许时候，便马上移开，对站在边上的那个红衣姑娘却是再也不看上一眼。

　　“小红，给萧公子看座！”冷艳秀情朝站在一边的小红吩咐道，可能在这个时候，这声小红叫得尤其的刺耳，那美丽的红衣姑娘美目闪过一丝愠色，但是脸上却是不敢表现出丝毫的不快。但是在给萧径亭搬来椅子的时候，不知道有意无意间，却是将椅子离秀情远远处的地方。

　　“公子可曾想出了解毒的方子了吗？”秀情勉强坐起娇躯，由于一挺蛮腰，使得坚挺怒耸的酥胸向前涨出，真有裂衣而出之势。萧径亭目光也自然随之一颤，但是却没有显露出意乱神迷的神色来。

　　“尚且没有！”萧径亭一句话让得秀情柳眉一竖，俏脸一寒。

　　“那公子来‘飘香楼"做什麽？”秀情美目一冷，迷人的眸子中闪过一丝疑色，朝在边上的红衣姑娘使了个眼色。

　　“这女子还真是心狠手辣啊！”萧径亭望著秀情美醉人的脸上闪过的一道凌厉，心中暗道。倒是那个娇小玲珑的红衣姑娘得到了秀情的眼色暗示後，俏脸接连闪过几道复杂的神色。最後咬了咬玉齿，小手转向背後，口上一枚冰冷的暗器。

　　萧径亭这才将目光对上那位红衣姑娘，甚至将胸膛的诸处要害都暴露在她面前，然後目带失望深深地望了她一眼，笑道：“但是昨夜我连夜回到金陵住处，翻了一整天的医书，终于得到一些端倪，也未来得及多想，心中也实在挂念小姐的伤情，所以便匆匆赶来了！”本来在说出这段的时候，应该温情脉脉来表示自己的关心，但是萧径亭在出口的时候却是言语平静，甚至带了些冷意，来表达自己心中的失望。

　　秀情冷艳的脸上竟然浮上一丝微笑，美目朝萧径亭递来略带歉意的一目，柔声道：“公子不要生气，秀情实在使被这病痛折磨得不行，性子也有些躁了，待秀情好後，一定好好陪公子在金陵四处走走，在这暮春的最後几天看看快要谢了的花儿！”

　　“终究是邪道中人，行事不择手段，见我神色中对她怜爱无比，便若有若无的勾引我！”萧径亭眼角瞥到红衣姑娘脸上闪过的一道异色，心中笑道。

　　“直到来‘飘香楼’的路上，在下方才为小姐的病想出了两条对策，但是两条看来都有些不怎麽妥当。第一条则对小姐有所冒犯，是为不敬；第二条看来有些许危险，更是显得萧某居心叵测！但是萧某又实在想不出第三种方法了！”

　　秀情闻之，美丽绝伦的玉脸上顿时平静无波，忽然朝萧径亭绽开一朵勾人心魄的微笑道：“那就请公子具体说说哪两种法子呢？”

　　“这女子一身媚术几乎不下于莫姨啊！”萧径亭心怀一荡，但是却是凝下俊脸，装作一幅强自冷静的模样，而目中却早已经是一片痴迷。看著秀情美目闪过的一丝冷冷的鄙意，萧径亭目光猛地一颤，便假装将目光移开，望向窗外，远处传来的淫叫声此时已经达到最高潮。

　　那名女子虽然刚才那麽有气无力半死半活，但是现在却是被入骨的快感激起了最後一点力气，拼命的浪叫。

　　“又来了，不行……不行，死了！公子快、快、快用手挤住我的小媚肉儿，人家穴儿夹不紧，精水不能再、再流了，不然就……就下不了……啊！！！”接著一阵几乎要断气的长嘶，片刻後便杳无声息。

　　“她难道一点也听不见吗？她一身功夫可是厉害得很那！”萧径亭目光望向秀情冷艳绝色的脸蛋，此时的秀情正双目凝视著萧径亭的面上，对那边激烈的战况却是一点也没有反应，想必是真的没有听见了。

　　“看来我的耳目之聪当真是天生异赋了！”

　　“这第一种方法便是……”萧径亭目光忽然一凝，直直射向秀情坚耸的酥胸。

　　“啊！”那刚刚才静下的那名淫荡女子忽然又是一声淫叫，但是这次却是充满了惊恐和求饶，“公子，爷，亲亲好郎君，奴家真的是不行了，人家那洞洞刚才便连吸掉泻出的水儿爷勉强的很，再也受不起公子的狂暴了！”

　　“你看，你那东西将人家下面小淫肉搞得肿成这般模样，待会儿只怕走路还要张开著大腿走呢！啊，洞里面都搞出血来了，是不是花宫被公子捅破了！”一声淫骚腻声传进萧径亭耳中，让他直呼厉害！

　　“这个女人还真是风骚呢？”萧径亭心中笑道，目光对上秀情美丽绝伦的脸蛋，爷不由微微带了些火热，道：“小姐受伤的部位，按萧某的推测应该是在小姐左边玉峰上，具体的位置应该是再乳突部位上的翳风穴和扶突穴之间！”说罢便将目光直直射向秀情鼓涨欲裂的酥胸部位。

　　“是！公子说得一点没错！”秀情美目不经意间闪过一道狠辣的厉色，但是美丽的脸上却是染满了红晕，细声说到：“公子尚未说出解毒的方法！”

　　“公子您还要，那、那您就干奴家的後面吧！”那名风骚女子一阵讨饶後，那名男子只是笑笑，那女子声音爷顿时变得妖媚无比，显然对那男子极是讨好，“来啊！公子，人家将屁股在掰开一点，你看见了吗，人家的菊花还是红色得很，您就狠狠的槌进来！嗯！”只听一声沉闷的娇哼，想必是那男子跃枪而进了。

　　“啊！裂了！屁股裂了！”接著那名风骚女子一声惨厉的尖叫，声音却是突然大了好几分，想必是那男子在她後面谷道撕捅得厉害。

　　“小声些！”那男子想必是往女子肥臀上狠狠地拍了一巴掌，那女子的呻吟顿时变成的呜咽，但是那阵阵的叫痛声中，依然可以清晰地听出她此时内心充满被虐的渴望，和舒爽的畅快。

　　“这个女人可真是疯狂哩！咦，这个男子的声音好像十分的熟悉！”萧径亭刚刚皱起眉头，却是发现对面的秀情爷明显地颦起了美丽迷人的柳眉，想必刚才也听见了那风骚女子的那声惨叫。

　　“所以第一种方法便是萧某将手按在小姐的乳上，运起真气将纠结在扶突和翳风这两道穴道间的毒气吸出，然後……”

　　“放肆！”未待萧径亭说完，秀情骤然冷笑俏脸，美目射出凌厉无比的冰冷目光，直直盯在萧径亭面上，小手在被中暗暗运功，随时打算将萧径亭毙于掌下。

　　便是边上的红衣姑娘也满脸怒色朝萧径亭望来，杏目圆睁道：“你这登徒子妄想趁机占我家小姐的便宜，我家小姐千金之躯，贵体岂能被你一双狗爪触碰！”说罢唰地一声抽出腰间的兵刃，朝秀情道：“小姐，我看他只是一个妄想趁机接近小姐的无耻之徒，小姐与他说话也没了身份，我这便将他赶出去！”

　　萧径亭心中一笑，但是英俊的脸上却是布满了失望和痛心，目光也冷冷和秀情对视，没有一点的心虚和不安。接著闭目做痛苦状，静静道：“若是小姐刚才答应了萧某的第一种方法，那麽小姐身上的剧毒也便转到萧某身上，萧某至今无力可解！况且就是小姐答应，也未必能够有效！”

　　萧径亭再次睁眼的时候，目中射出热切无比的光芒，直直罩在秀情娇贵冷艳的娇靥上，柔声道：“小姐如此国色，萧某乃一届凡夫俗子，又怎能免俗，又怎能不痴心迷醉！但是知道小姐中毒後，萧某只是绞尽脑汁，想著该怎麽寻出那解毒的方子，至于非分之想，呵呵！“萧径亭轻笑一声，道：“心急如焚下，还未来得及考虑！”

　　“走也！”萧径亭一甩袖袍，站立起身便朝外走去，没有一丝犹豫，边走边道：“不是萧某意气用事，这次回去，萧某一定竭心尽力，找出解毒的方子！”末了，又转过头来，目光直直望向面色复杂的秀情道：“刚才若是萧某真是触碰的小姐的酥胸，待小姐好後，萧某也定会截去这支右手，以示萧某心思的清白！”

　　“公子留步！”秀情面色一变，便从床上跃起，见到萧径亭仍是头也不回朝楼下走去，蛮腰一扭，美臀一跃便飘身而起，朝萧径亭跃来。

　　“秀情以小人之心度公子君子之腹，尚且请公子不要和秀情一般见识！”萧径亭只觉一阵香风拂面，接著秀情那起伏动人的娇躯便落在眼前，仿佛是身体不支，那窈窕迷人的娇躯一阵摇晃，便要倒下。

　　“小姐小心！”萧径亭口中呼道，但是心中却是道：“这女人在耍诈！”双手一张，朝身前的娇躯抱去，不料秀情美目却是闪过一道复杂的神色，娇躯再轻轻一晃，便脱离了萧径亭的怀抱范围。

　　萧径亭看似无心地向左一移，双手却是抚上了秀情如若刀削的迷人香肩，入手滑腻动人柔弱无骨，萧径亭也不由心神一荡。

　　“公子刚才尚未说出第二种方法，怎麽便立刻要走呢？”秀情再次坐到床上的时候，仿佛运动过量，美丽的玉脸上渗上一丝潮红，朝萧径亭问道：“而且刚才公子说，你不是意气用事的！”

　　萧径亭笑道：“刚才萧某才说出第一种方法便已经招来小姐那麽大的非议，而这第二种方法只怕更加容易招来小姐的怀疑！”说罢，萧径亭从怀中掏出一只瓷瓶，道：“这便是萧某临时配来解药，用的是以毒攻毒的道理，所有这瓶药中说来也是瓶毒药，甚至具体它能不能解毒，萧某也不能保证！”接著萧径亭苦笑一声道：“小姐你说我刚才可有胆子说出这第二种方法来！”

　　秀情这次没有发火，甚至连美丽的脸蛋上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快，只是目中变换著不同的神色，高耸的酥胸也一阵起伏，而後忽然美目一凝，朝萧径亭望来道：“公子这药具体毒性如何？吃下会不会要了人的性命！”

第六卷 第十三章 狠毒美人

　　秀情这次没有发火，甚至连美丽的脸蛋上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快，只是目中变换着不同的神色，高耸的酥胸也一阵起伏，而后忽然美目一凝，朝萧径亭望来道：“公子这药具体毒性如何？吃下会不会要了人的性命！”

　　“她为什么那么急着要解去身上的毒呢？”萧径亭按下心中的不解，道：“应该不会！”接着轻叹一口，目光转柔望向秀情美丽的玉脸道：“其实这药只是萧某过来探望小姐的借口而已，它虽然有用，但是终非有效之道，只怕它就算解了小姐身上的毒后，自己也成为一种极为难缠的毒素，困扰小姐！”

　　秀情美目一闭，酥胸一阵剧烈的起伏，显然思想在坐着激烈的斗争。

　　片刻后，秀情忽然美目一睁，直直朝萧径亭望来，小手伸向萧径亭手上的瓷瓶，道：“我这毒只怕天下人没有几人能够解开，时间紧迫也来不及了，我便试上一试！”说罢便要拿过那只瓷瓶。

　　“小姐！”萧径亭的声音顿时变得温柔无比，手掌一张握住秀情娇嫩滑腻的小手，却是冰凉一片，手掌不由紧了紧，挚热的目光朝秀情脸蛋望去，道：“秀情再等几天，我便是不吃不睡，也将解药配出！若是一个月内尚未兑现，萧某便在秀情面前自尽。”萧径亭说出此话的时候，目光热切，面色诚挚深情，直让秀情美丽的目光也微微躲了躲，闪过一丝谦色。

　　“好吗？”再听到萧径亭温柔的一声，秀情面色微微一变，接着迅速移开目光，一把拿过那只瓷瓶道：“秀情谢过公子厚意了！”说罢拔开瓷瓶的塞子，将瓶口放在瑶鼻轻闻一口，俏脸神色变了几变。忽然美目望向边上的红衣姑娘道：“小红，你过来！尝上一口！”

　　“这秀情这是无情无义啊！”萧径亭心中不由一阵感叹。

　　那红衣姑娘闻之娇躯一颤，小脸顿时变得惨白，美目涌起深深的悲色，摇拽几下，几颗粉泪纷纷坠下。玉牙一咬，便轻移碎步伸手接过秀情手上的那瓶毒药。

　　“还是我来吧！我是郎中，医者父母心！”萧径亭轻轻一笑，一把拿过红衣女孩手中的瓷瓶，往口中轻轻一倒，再将瓷瓶递到秀情小手中。而后深深望了那红衣女孩一眼。却是见到她美丽的小脸上，涌上无比复杂的神色，说不出是羞涩还是羞愧，甚至是欢喜。

　　“嗯！”萧径亭忽然面色一青，眉头一皱，嘴唇一阵颤抖，便涌出一口暗红的鲜血。

　　“啊！你怎么样了？是不是难过得很？”那红衣女孩美目一紧，便要哭出声来。

　　“咳！咳！咳！”萧径亭一阵急促的咳嗽，便又连连呕出几口血来，面上浮上一丝灿烂的笑容道：“这毒死不了人，小姐身上本来就中了剧毒，想来情况会轻上许多！接着目光瞧上红衣姑娘道：“麻烦你到下面给我拿来一只药箱，寻常的药物最好都放上一点，我配点药暂时压住我体内的毒性！”

　　见到红衣姑娘匆匆奔下，秀情的玉脸上浮上一丝谦色，美目朝萧径亭深深望来一眼道：“对不起！”说罢一仰玉颈，将瓶中的药一饮而尽。

　　“啊！痛，痛得很！”那药刚刚吃下，秀情洁白如玉的粉脸便浮上一层阴色，接着一声呻吟，美目一湿，便使劲按住小腹。脸上强忍着激烈的疼痛。接着秀目闪过一丝凌厉，翻手成掌，若是发现萧径亭有任何逃跑的意象，便一掌击出。

　　萧径亭面上肌肉微微一颤，目中闪过一丝痛苦，仿佛对秀情的不信任异常的心痛，但是很快，一双眼睛立刻换上了深深的关切。

　　“没事！这是正常状况，这药性烈得很，马上就好！”萧径亭柔声说到，借机坐上床沿，一手自然搂住秀情柔软的蛮腰，另外一手按在她平坦动人的小腹，轻轻揉动。

　　“嗯！”秀情骤然不及，被萧径亭的双手触碰到敏感的娇躯，一声低吟。娇躯也不由轻轻颤抖起来，耳中听着萧径亭温柔关切的声音，美目一抬，见到萧径亭面上目中满是急切和关心，没有一丝一毫的秽意，举起的小手也缓缓放下。好在萧径亭左手按摸的范围只在小腹肚脐部位，却是没有一点往下面迷人私处探去的意图，也不由稍稍放下心来。

　　“真是一个迷死人的尤物啊！”萧径亭鼻端尽是醉人清雅的女儿幽香，这美人的蛮腰虽然细如杨柳，但是却非常的丰腻动人，让人触之便舍不得放手。而那柔软而又富有弹性的小腹，更加让人心神摇拽。平坦中却又微微隆起柔和迷人的弧度，好像是给下阴肥阜的鼓起做了最好的铺垫。

　　“公子，我好了！”秀情轻轻而又坚决地移开萧径亭按在她下身小腹的左手，接着娇躯轻轻一扭，那迷人的小蛮腰也滑出了萧径亭的掌心。见到萧径亭又坐回原先的椅上，秀情递过一道温柔的目光，道：“谢谢公子的灵药，秀情已经好了许多！胸口已经不是那么疼了！”

　　“哦？”萧径亭一把握过秀情的皓腕，把了下脉，道：“果然解去了一些，但是还有部分留在体内，萧某只要再闻α耍？

　　“还没全好！”秀情美目闪过一道失望的神色，接着几道奇怪的目光瞧上萧径亭的脸上。

　　“莫非她刚才起了杀我的念头，那真是过河拆桥了！”

　　“那小崽子知道什么，我只需將這大屁股往他下面轻轻一撩，他便姓什么也忘記了！又哪里会注意人家屁股上的洞洞被公子干裂了，他那小棍兒怎么能和公子這长枪巨物相比，捅得人家魂兒也沒了，淫洞里水也干了！最後才搞爆了人家的屁股，才瀉出了那么一点！”萧径亭走出小阁，行在院中的時候，那女子淫蕩嬌膩的声音顿时清晰起來，忽然那声音又变得无比的幽怨道：“只是公子您就那么狠心，將奴家這么宝贝的洞儿让那小王八蛋去插，將人家那么美的屁股让那双臭手揉來揉去啊１

　　“你还真是骚得可以啊！”那男子手掌在女人的肥臀上狠狠拍了一掌，声音也变得温柔起来道：“行大事不拘小节，宝贝儿，你这委屈日后都将会有百倍的回报啊！”

　　“哦！记起来了，这男子便是在镇江那家客栈中遇上的那名英俊无比的淫贼，果然有本事啊！”萧径亭待再次听到这名男子的说话声，顿时记了起来，那名女子的声音也顿时变得娇痴无比，腻声道：“人家不要那些回报，我只要公子以后待我好，疼我、爱我！”

　　“好了！你该回去了，呆久了只怕他要怀疑了！”接着便是一阵细细簌簌的穿衣声，过程也自然香艳无比。

　　“唉！我的包袱还落在了‘还碧阁’中哩！人家改装用的粉啊什么物事都放在里面哩！”那女子声音顿时变得焦急起来，接着又轻叹一口道：“也不要紧，我平常在家都不见外人，恐怕没有人会认识我，再说这里去‘还碧阁’也只有几步，我快些走，只怕遇不上什么人，便是遇上了也不打紧！只是您那东西实在将人家抽得都疼死了！”

　　“我吩咐你的话都记住了？”

　　“记住了，记住了！不就是偏偏老家伙，勾引小家伙吗！”

　　听到几声亲吻声，萧径亭知道女人这便要下来了，便闪身躲进路边的花丛中。片刻后便看到一个婀娜多姿的女子蹒跚着步子走来。

　　尽管萧径亭原先就猜测那个淫荡女子可能长得很美，但是等到那个女子印入眼帘的时候，萧径亭还是被她的美丽所震撼，接着便是一阵无比的惋惜，那么美的女子却是如此的风骚淫荡。

　　随着那女子渐渐走来，萧径亭看到的是一张极度满足的媚艳粉脸，那张脸蛋此时虽然正显得十足的慵懒娇媚，但是却是被滋润得艳光四射。美丽勾人的眸子仿佛春波横流，画着弯巧美丽弧度的小嘴，微微开启间，上唇显得稍稍厚了，但是长在这张艳丽十足的脸上，更加的勾人性感。

　　“她下身只怕当真受损得厉害！“萧径亭见那女子便连迈步间，两只大腿也微微地向外张开！两瓣肥厚的美臀扭动间，肉球滚动得更是让人血脉愤张。

　　“哼！”一声娇哼从背后传来，萧径亭转眼看去，却是那个去拿药箱的红衣姑娘，此时她正睁着一双美丽的眼睛，抿着小嘴狠狠朝萧径亭瞪来。不料那名风骚女子有些作贼心虚，被她一声娇哼吓了一跳，顿时加快了脚步，不料下身的的疼痛却是让她一阵哆嗦，柳眉一皱。咬着玉齿，几步间便消失在转弯处的花丛。

　　“这是你的药！”那个红衣小丫头几步便走到萧径亭面前，将手上的药箱朝萧径亭一递。

　　萧径亭顺手接了过来，朝她一个客套的笑容，转过身去便要离开。

　　“你刚才为什么要替我尝那毒药？”那红衣女孩却是赶上几步，和萧径亭并肩而行，再也不怕萧径亭火辣的目光在她起伏玲珑的娇躯上巡视，甚至美丽的眼睛直直投在萧径亭面上。

　　只是此时的萧径亭也仿佛成了道学家一般，非礼勿视，双眼直视前方。

　　那位红衣女子忽然一声冷笑道：“你当我不知道吗？你是想趁机将我心骗了去，好一心一意地被你哄骗，然后再帮助你追求我家小姐！你们男人最是龌龊，整天都想着怎么将女人勾引上手，然后又喜新厌旧另寻新欢，只是我家小姐可不是平凡女子，你打她主意，别把自己性命搭上了才好！”

　　“你这丫头倒是不笨！”萧径亭心中暗自笑道，但是脸上神色仍是一点未变，只是加快了脚步朝外走去。

　　那红衣女孩见萧径亭毫不理会，美目一阵乱转，小嘴一阵一咬，玉足一蹬，也加快了脚步赶上越走越快的萧径亭嚷道：“你休想，你休想我会被你骗到，你也休想我会帮你追求我家小姐！你下次也休想再用下流的眼睛看我一眼，你要是再看我一眼，我便将你眼珠子挖出来！”最后一句却是有些气急败坏了。

　　“什么和什么啊？”萧径亭心中暗笑，忽然转过身躯，面对迎面而上的红衣妮子。

　　“啊！”那红衣女孩收之不住，顿时将柔软美妙的娇躯撞入萧径亭怀中，顿时便酥软了整个身子，心中却是又惊又怕，担心萧径亭会趁机抱住自己。

　　萧径亭也顿时软玉满怀，满鼻幽香，内心十分无奈地轻轻推开女孩的娇躯，道：“萧某本来还抱有异想，但是今日见了你家小姐和姑娘的反应后，却是完全死了心了！只待潜心治好了你家小姐身上的毒，便再也不见你家小姐了！”

　　那红衣女孩本是娇躯滚烫，玉脸通红，待听到萧径亭言语，不由猛地退后几步，冷冷道：“哼！你当我那么稀罕见你吗？！你当你长得好看，我便会喜欢你吗？”说罢美目早已经湿润，泪光盈盈，玉足一顿飞快跑开。

　　萧径亭望着她跑去的娇小背影，暗道：“这丫头虽然还小，人情事故也不是懂得很多，但是却是聪明伶俐得很啊！”萧径亭摇头一笑，便步出了“飘香阁”，身后的那个红衣丫头看着萧径亭消失的背影，美目一凄，小嘴便撅起一阵委屈。

　　萧径亭在金陵城中绕了几个圈子，确认没有人跟踪后，萧径亭便一把扯下了脸上的面具，移步回到“醉香居”。

　　“夜君依怎么又开始唱曲了？是不是来了什么重要的客人了？”萧径亭刚从西边小门踏进“醉香居”的时候，一阵温润幽美的声音顿时传入萧径亭耳中，而那唱曲的便是对外称病停艺的夜君依。

　　萧径亭顺着夜君依的动人的歌声，走进了一处不起眼的小楼。那处地方，萧径亭虽然经常看到，但是却从来没有进去过。萧径亭踏步而进的时候，正好对上夜君依深深幽怨的眼神，此时的夜君依仍然是那么美丽迷人，坐着的娇躯曲线仍旧那么曼妙婀娜。弹着琵琶的玉手还是那么纤巧嫩白。

　　“夜君依却是一反常态，穿起了绿色的衣衫了，但是总比老穿白色的好！”萧径亭心中暗道，走进楼中，夜君依忙收住了歌声，朝萧径亭递来一个温柔无比的笑容，道：“公子，你回来啦，归爷她们等你好多时候啦！”

第七卷 第一章 偏心夜儿

　　“夜君依却是一反常态，穿起了绿色的衣衫了，但是总比老穿白色的好！”萧径亭心中暗道，走进楼中，夜君依忙收住了歌声，朝萧径亭递来一个温柔无比的笑容，道∶“公子，你回来啦，归爷她们等你好多时候啦！”

　　萧径亭随着夜君依的目光望去，见到在楼中的角落中，归行负正满脸笑容地朝这边望来。还有一人却正是已经失踪多时了的楼临溪，仅仅几日不见，此时的他仿佛已经老了好几岁一般，一张原本俊雅的脸上，此时也充满了沧桑。

　　“楼宗主的千金此时正号召天下无门无派的英雄归于渤海剑派旗下，宗主萧某此时也是无门无派，你瞧瞧我去可会入选！”萧径亭走上几步，坐入席中。夜君依也放下了手中的琵琶，坐到萧径亭身边，为三人斟酒。

　　“如果真能那样的话，楼某便高枕无忧了！我可是真的想让径亭你去啊，只是怕你忙得很！”楼临溪笑道∶“我那宝贝女儿也不知道是吃了什厶错药，竟是想出了这厶一个胡乱主意！”

　　“是啊，如此一来，那些个不明势力渗透起来更是容易得许多了！”萧径亭接过夜君依递来的酒杯，朝她微微一笑，一口饮下道∶“到时候，局面只怕是不好控制了！那宗主怎厶不去阻止她呢？”

　　“我现在可是正失踪，不能去啊！”楼临溪呵呵笑道∶“可能是我那宝贝女儿艺见到我不见了，费莫也死了，便心慌起来，这件事情也不知道是听了谁的主意！”

　　“我那女儿那？虽是骄傲刁蛮，但是终还是心地善良的女孩儿，只是心思有些不怎厶聪明！”楼临溪举过杯子，让夜君依能够得照将酒倒入他的杯中，却是朝萧径亭递来一道暧昧的目光，但是那暧昧中却是充满了十分的恳切。

　　“听着话中怎厶有那厶重的托孤味道那？”萧径亭目中转过一丝不解朝楼临溪望去，见他此时目中真挚朝自己望来。而边上的归行负却是一言不发，径自喝着自己的酒。

　　“公子，您尝尝这个！”夜君依俏笑嫣然夹过一块肉般模样的东西，递到萧径亭嘴前。

　　萧径亭微微一愕，奇怪夜君依今天怎厶如此亲昵。但是也马上张嘴，就着夜君依的小手将那块肉咬下。刚刚入口，心中不由一颤。这羊肉的味道虽然不是正宗的胡族风味，但是也相差不远。就在两年前，妍儿还在的时候，萧径亭差不多天天都可以尝到。

　　“径亭原先有个妻子，是北方的外族人？”楼临溪忽然说到，待见到萧径亭面上有异，不由笑道∶“这是莫夫人告诉我的！我也有个外族妻子，我也钟爱异常，只是她也不见了，生死不明！虽然后来，我又娶了一个和她模样有些相象的美丽女子，她也有着外族的血统，但是我只是看看她而已，便连碰也没有碰过！”

　　待见到萧径亭目光立刻变得挚热起来，楼临溪目中递来一丝歉意道∶“径亭现在知道了一些梦君奴的事情了，那美丽的丫头，便是利用这点胁迫了我，做的最大一件事，也便是让我前去刺杀你了！”

　　“那宗主可知道了您妻子的下落没有？”萧径亭虽然知道答案，但还是问出口了。

　　“没有，至从在任府的那日后，梦君奴就再也没有派人找过我！”楼临溪微微一笑，手上一挥，显然不想在这问题上多谈，叹了口气道∶“可是我当我脑中从沉迷于怀念妻子中清醒过来大时候，发现我的渤海剑派已经是危在旦夕！”

　　“径亭应可能还不知道渤海剑派的具体性质，说它是个武林门派，还不如说它是个地方势力，或者是通商口岸！”归行负在边上解释道∶“在大武王朝统一中原之前，楼兄祖上便是势力遍布东海数十府的一方诸侯，在太祖皇帝打下周围诸府的时候，楼家祖上无心争雄天下，便将举咱uV太祖皇帝投诚！为了撇清关系，也将自己的势力撤出了这几十个府地。但是太祖皇帝下诏，将东海的蓬莱和东海两府交给楼家世代镇守，楼家也掌控着东边海岸的半数码头，几乎垄断了中原半数的海运命脉！”

　　听到三人说起了比较重要的秘辛，夜君依在萧径亭耳边柔声告辞，便要开。

　　萧径亭轻轻扯住夜君依手上袖子，拉她坐下，道∶“夜儿……君依不是外人，不打紧的！”

　　夜君依美目一柔，朝萧径亭面上望来，微微依犹豫，便弯起粉臀，重新坐回绣墩上，只是那一坐下美妙腰臀的曲线，让萧径亭看得心中一动。

　　“说起财力，渤海剑派只怕真是比归兄的‘逍遥府’还要厚上许多，这也引来了许多阴谋者的别样心思！”楼临溪叹道∶“径亭可知道争储的事情吗？当朝诸皇子中，势力最大的，莫过于老大，他有北方道节度使方召疾做靠山！但是这也是他争储的一处软肋，方召疾祖上可是曾经比太祖皇帝势力更大的诸侯啊，虽然后来投诚大武！但是仍将大部兵马掌握在手中，当朝的武帝又最是多疑，他怎厶能够放心方召疾手上的这斤百丌兵马！”

　　“所以按理来说，大皇子和方召疾是不应该走得太近的，然而又不得不走近，偷偷摸摸的反而落入人家权柄！而武帝在一年前将武莫宸封在了河北道的门口，居心叵测啊！况且这个‘临夏王’可是素来有贤王的美名，所以武帝最终中意何人，现在可是还难说得很！”

　　“再说回渤海剑派，径亭应该也知道东瀛这个国家吧！这个国家的人兽性十足，实在是我中原仁人的大敌。此次东瀛的秀岐王子也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原朝拜武帝，说是来朝拜，但是他的座舟却是东海数千里的海岸上游逛了十数日，真正的居心叵测啊！这秀岐王子在东瀛国中，掌管全国的兵器锻造和买卖！和几个国家数十近百个势力都有贸易关系！而武帝在十年前颁布的兵器法令却是明令禁制除朝廷外的锻造司私自制造打量军队所用兵器违者以造反罪名惩处，唯有例外的便是金陵的‘上兵世家’了！”

　　“哦？难怪她们要拉拢秀岐他们要拉拢池井日了！”萧径亭心中暗道，眉头一皱道∶“那他们只有在买卖兵器上动脑筋了，最大的兵器大豪便是东瀛的秀岐王子，然后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兵器运到中原，唯有拿下楼宗主的渤海剑派了！”

　　“就是咯！”归行负笑道∶“只是他们势力实在大得人，贸然去查只会打草蛇，所以楼兄只要失踪一些日子了！”

　　萧径亭想起今日在“飘香阁”的那名风骚女子，道∶“只怕这几日他们便会准备动手，对象应该是金陵‘上兵世家’了，我立马便去‘上兵世家’去找池老太爷！”说罢，萧径亭胸怀一阵绞痛，知道刚刚饮下的毒药开始发作，道∶“嗯！两位宗主，我先告辞了，身体微有不！”

　　“亭儿！怎厶样了？这个‘美男计’效果如何？”萧径亭踏入萧莫莫小阁的时候，莫莫正坐在桌子边上，见到萧径亭进来，绽开一丝美丽的笑容道。

　　萧径亭一阵苦笑道∶“那秀情无情无义，只怕难上钩得很！”走到莫莫身边，由于刚才听了一大场如火如潮的春戏，此时看到萧莫莫如同山川起伏的惹火娇躯，暗道∶“那女子虽然妖媚十足，但还是比不上我的莫姨！”只是此时的莫姨好像没有一点儿妖媚的模样，端庄高贵恬静温柔，但是看来却是更加诱人无比。

　　莫莫见到萧径亭胸口好似难过得很，便坐到他身边，从怀中掏出一只瓶子，拔开塞子，道∶“亭儿张嘴！”将里面解毒的药汁倒入萧径亭嘴内，伸出柔绵的小手，轻轻抚揉着萧径亭的胸口。

　　闻着莫莫美丽娇躯传来的迷人幽香，坚耸得几乎裂衣而出的那对豪乳虽然没有蹭到胳膊，但是颤颤微微的，无比的撩人！萧径亭腹下火焰顿时窜起老高，朝莫莫笑道∶“那秀情娇躯曲线看来虽然曼妙婀娜，但是里面的丰满惹火只怕不下于莫姨呢！”说罢一手搂住莫莫平坦滑腻的小腹，入手圆润动手，轻轻将手滑下，摸到了肥肥鼓鼓的美阜，一把抓下，顿时满手的肥腻美肉，轻轻一扭然后放开，手上仿佛都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那淫肉的一阵晃动。

　　“亭儿刚刚给秀情喝下的那药汁……啊！”莫莫一声娇吟，却是萧径亭双手握到她的两瓣肥美圆臀，猛地一分，将火热的巨大龙枪隔着裤子狠狠地捅入她深深的臀沟。

　　“哥哥！你看我拿什厶来了！”却是任夜晓的声音忽然响起。

　　“是夜儿！”萧莫莫美臀轻轻朝萧径亭胯下一拱，便要开萧径亭的怀抱，不料萧径亭手上一紧，却是将一只手指隔着裤子戳在她敏感的菊花蕾上。

　　“好了！亭儿啊，勿要闹了！任姑娘只怕是有重要事情哩！别让她看见，好不好？”莫莫小手伸向肥臀间抓住萧径亭的坏手，胡乱在自己臀间股下摸了几把，便拉着他的手开。

　　萧径亭正奇怪萧莫莫为什厶连说话都变得如同哄小孩子那般的口气了，在她耳边轻轻咬上一口道∶“不好！”甚至从她臀缝绕出，伸到莫莫胯间的肥阜上，两指捻住她的长长柔毛，稍稍有力一扯。

　　“嗯！”莫莫娇躯一软，丰腻玉腿一紧，便将萧径亭的坏手夹在其中，不让它继续肆虐，回头疼爱地嗔了萧径亭一眼，听到任夜晓的脚步声已经到了门外，连忙小手抓住自己胯下长长的淫毛，玉足轻轻一点，便跃到后屋进去了。

　　“原来莫姨却是怕自己在跃开的时候，自己阴下的毛儿被我给扯了！”萧径亭正笑间，任夜晓却是闪了进来，手上还拿着一个大大的包裹。见到萧径亭，不由泛起满脸的羞色，今天下午刚刚才分开，刚到晚上却又跑来了。

　　萧径亭见任夜晓将那个大包裹一把扔在桌上，便娇喘吁吁坐在萧径亭最近的一张凳子，萧径亭轻轻倒了一杯茶道∶“夜儿，你拧着这厶大的一个包袱，莫非想与我私奔不成！”

　　不料任夜晓却是满目的憧憬，道∶“人家真是想和哥哥私奔呢？”任夜晓接过萧径亭的茶杯，却是连同萧径亭的双手也端在手中，美目四处一扫道∶“莫姨呢？”

　　萧径亭目中闪过一丝笑意道∶“不在！”不料这句话却是让任夜晓忽然大胆起来，抓过萧径亭的手掌，轻轻抚在自己滑嫩的粉颊上，腻声道∶“听莫姨说哥哥很快就要北上突厥了？”

　　“是啊！”萧径亭话一出口，任夜晓顿时美目一黯，就着萧径亭手上喝下那杯凉茶。萧径亭心生怜爱。不予在这上面多谈，一把将她抱来坐在自己的大腿上，笑道∶“我来看看宝贝夜儿都带来了些什厶东西！”

　　任夜晓这才记起自己来意，面上拂过一丝羞色，张开丰圆于润的大腿，由侧坐改为骑坐在萧径亭并拢的腿上，上半身娇躯微微前倾，伸出小手要去解开那只，也不知道是她臀儿过于圆滚，竟是坐不太稳，屁股一滚惹得娇躯一阵摇晃。

　　任夜晓连忙用修长的双腿夹住萧径亭腿上固定住身子，红着小脸转过头来，细声道∶“哥哥你抱住人家的腰，我有好东西给你看呢？”末了还轻轻扭了下屁股道∶“真是讨厌，它长得那厶大！”

　　“傻宝贝，但是哥哥喜欢啊！”萧径亭一把揽住任夜晓的细细腻腻的杨柳小腰道，待还要再轻薄几句，不料却是被任夜晓包裹里面的东西吓了一跳。

　　“傻宝宝啊，你是不是将你爹爹所有的宝贝补品都偷了来啦！”

　　望着满桌的人参、何首乌、雪莲等等淋漓满目的宝贝，任夜晓又是感动又是好笑，一把将任夜晓抱在怀中，在她粉嫩的玉颊上吻了两口，笑道∶“真是傻丫头，小心你娘发现了，打我心肝宝贝的屁股啊！”

第七卷 第二章 郎情妾意

　　任夜晓被萧径亭亲在玉颈间，痒得她不由咯咯娇笑，挺著小蛮腰，撑著肥美的屁股将上半身娇躯离开萧径亭的怀抱，躲闪著萧径亭痒痒的亲吻，嗔道：“娘才不会打人家屁股呢？只有你这个闹人心思的坏哥哥老是喜欢打人家那里！害得人家想起都痒痒呢！”两只小手重新回到桌上，将所有的宝贝都拿出来放在桌上，道：“今天莫姨说哥哥身上的另外一道真气，底子十分的淳厚，潜力惊人得很，说是如果有什麽人形何首乌或是千年人参的宝贝冲冲，说不定会将那股真气的潜力给激了出来！”

　　萧径亭腿上的美人儿由于娇躯伏在桌上，使得原本就肥後圆美的屁股更加高高向後拱起，竟是将本来宽松的绸裙撑得光滑异常，没有一丝褶皱，两瓣圆圆滚滚臀瓣的形状，以及中间迷人的臀沟也清晰可见。如同两瓣肉山一般，配著任夜晓这等娇媚可人的脸蛋上和盈盈一握的小腰真当有些气势骇人了，萧径亭手掌在上面微微用劲一拍，只觉眼前轻轻一晃，心神也随之一荡。

　　“坏蛋哥哥，又打人家屁股！”任夜晓转过小脸，轻恼地嗔了萧径亭一眼，不依地扭了扭香臀，拿著一只人参的小手在萧径亭一晃道：“哥哥知道这些东西怎麽吃吗？”

　　萧径亭脸上一阵苦笑道：“要是哥哥将这些都吃了，只怕身子也撑得爆炸了！”

　　任夜晓望著满桌的东西，羞声道：“人家拿的时候也想著只拿一两样，不料拿著拿著就拿了那麽多了！放心吧，我出来的时候，小心得很，只有屏儿一人知道，所以爹爹不会知道的！”说到屏儿，任夜晓美目闪过一丝笑意腻声道：“哥哥，你和我好了，最高兴的只怕便是屏儿那丫头了，现在她每次见到我都是小脸红通通的，没人在的时候便一人傻傻地发呆，眼楮里又羞又喜，天天都冒著小星星那！”见到萧径亭微微有些不解，任夜晓娇躯一扭滚进萧径亭怀中，小嘴凑上萧径亭的耳朵轻声道：“谁让那天晚上她被一个可人恼心的英俊郎君抱过呢？”说罢还在伸出小香舌在萧径亭耳朵上轻轻舔了几口。

　　萧径亭微微一笑，心中暗觉得奇怪道：“你出来的时候，府里那麽多人怎麽会没人看见呢，还有这些宝贝都珍贵得很，你爹爹肯定藏得很严密，你这小丫头这麽将它们偷出来了！”

　　“这些东西有很多本来就是人家的吗？”任夜晓微微撅起小嘴，索性扭著娇躯，小脸儿凑到萧径亭面前几寸出，吐了吐小香舌道：“今天爹爹和大哥都不在家，出去了！”又道：“那些东西其实有很多是方召疾每年送来给我的礼物，还有一些是爹爹花钱买的！”

　　“任断沧出去了？是怎麽出去的？”萧径亭不由眉头一皱，心中对“上兵世家”的大劫更是确定了。

　　“喏！我手上的这颗人参便是楚皱言珍藏的宝贝，这次不知道为什麽拿来给了爹爹！哥哥.....哥哥！”任夜晓这才见到萧径亭面色有异，而且大是不快，不由害怕起来，惊慌著急忙回想刚才的话哪里恼了萧径亭。

　　“哥哥，你生气了是不是？当时方召疾送这些东西来的时候，都是爹爹收的，这次方剑夕送我东西我便看也没看便还给他了，哥哥要是不高兴，我便它们扔了，好不好！”任夜晓小嘴一抿，美目顿时红起，说罢更是讨好的亲吻萧径亭的面颊。

　　“扔掉？为什麽腰扔掉？！”萧径亭晃过神来，见到任夜晓美丽的小脸满是惶恐，不由亲了几下眼前任夜晓的小瑶鼻，道：“我是想起一些事情了，夜儿，你爹爹是什麽时候出去的，他们去哪了？”

　　任夜晓顿时又笑魇如花，听到萧径亭问话，不由垂下俏脸，不好意思吟声道：“我记不得了，今天回去後，人家心里高兴。娘说的时候，人家便也没有听清楚！而且又想著去偷爹爹的那些宝贝！”

　　“噗哧！”萧莫莫轻笑一声，从里屋款款走出，柔声笑道：“人说女儿外向这话没错，可是像夜儿这麽外向偏心的女儿家，我倒是头回见到！”

　　“莫姨！”任夜晓惊声一呼，顿时脸红过耳，扭著蛮腰便要从萧径亭腿上下来，却是被萧径亭牢牢按住小蛮腰挣扎了几下也没能从他双手挣脱，连忙腻声求饶。

　　萧径亭不由笑道：“夜儿在你娘面前都这麽大胆，还敢呻吟出声给你娘听，怎麽见到莫姨便不好意思了！”

　　任夜晓玉脸更是火红得娇艳欲滴，道：“那可不是人家不害臊，还不都是你这坏人害的，轻薄得人家那麽难受！哥哥，你放开我好不好，莫姨她可是人家婆婆哩！我，我有些怕她！”最後几句却是咬著萧径亭耳朵说的。

　　萧径亭不由暗暗奇怪任夜晓为什麽会怕莫莫，不过莫莫那在外人那端庄的气度，和高贵美丽的动人形态，常人见了却是有些不敢唐突。难怪武莫宸见了会著迷，在他看来莫莫这种美丽绝伦的气质，天生便合适做那无比尊贵的皇後吧！

　　“人还真是分阶级呢？梦君奴那丫头便无视莫姨的气质，总是口口声声叫她风骚莫姨！”萧径亭心中暗道，怜爱地亲了任夜晓滑嫩的小脸一口，便放她下来。

　　萧莫莫趁任夜晓不注意的时候，嗔了萧径亭一眼，便风度优雅地坐在了任夜晓身边的凳子上，怜爱的目光也落在任夜晓娇羞粉红的娇魇上，道：“任盟主和任少侠离开了，那夜儿可知道方剑夕有没有走？”

　　“我不知道啊！”任夜晓听莫莫提到方剑夕还朝萧径亭递来一眼轻声道，忽然又道：“我想他应该走了，不然她每天下午还回去‘晓园’一次的，今天我没听见屏儿说起！”顿了，还加上一句道：“我从来不许他进来的，便是爹爹带他进来，我也不许他进来！”

　　任夜晓面上本来有些不好意思，忽然又好像想起什麽事情，刚刚退去的红晕又重新遍布了小脸，细道：“莫姨，今天我问了我师傅，她说丹田真气被封住後，便是同莫姨说的......说的那种方法一样，解开哥哥身上的禁制！”

　　望了一眼虽然满脸羞涩，但是却充满了遐思的任夜晓，美目中也仿佛涂上了一层迷雾般，萧径亭不由微微感到奇怪，片刻後便有些明白，笑著问道：“夜儿，那是一种什麽绝妙的方法呢？”

　　任夜晓娇魇更是火热，望了一眼笑意吟吟的萧莫莫，道：“莫姨不让我说的，不过哥哥以後很快就会知道的！”

　　“夜儿的师傅肯定是魔门中人了，不然她不会知道‘截脉术’的，不过想来她可能不是梦君奴一方的人，不然她怎麽又会不知道我被梦君奴封住了真气！”萧径亭顿时知道了萧莫莫让任夜晓去问她师傅截脉术的意思，是想让任夜晓探出她师傅的身份，心中暗道：“莫姨终究是魔门中人啊，除了整个心思放在我身上外，其他人，便是连夜儿也要利用！”望向任夜晓的目光也不由更加的轻柔怜爱。

　　“亭儿啊！像人参何首乌这种宝贝，我本来是随便提上一句，不料夜儿却是拿来了这麽许多！”萧莫莫想必是看出了萧径亭心中所想，递来一道歉意的目光，转向任夜晓的目光也变得无比的轻柔道：“这样也好，省得我再派人去拿麻烦！”

　　任夜晓不由觉得奇怪道：“莫姨也有这些东西吗？”

　　萧莫莫美目闪过一丝奇怪的笑意，道：“是啊！我有的！”

　　萧径亭闻之一笑，知道萧莫莫如同去谋取这些东西，手段也不会太光明正大，毕竟是魔门，行事的方法也顾不得那麽多规矩。

　　萧径亭想起“上兵世家”的危难，不由目光在萧莫莫娇躯身下巡视了一番道：“莫姨身体可好利索了？”说出後，顿时觉得这句话好像以前说过。

　　萧莫莫美目一迷，放心一醉，接著浮上一丝粉意，耳根也顿时变得发烫，连忙俏立起身，挪起臀儿走到窗下，不让任夜晓看到她此时的脸色道：“好了，亭儿你又想怎样了？”平息几口，忽然转过俏脸道：“夜儿，你今天晚上便不要回去了，和莫姨一道睡如何？莫姨有好多东西要教你那，教你怎麽帮助你那宝贝郎君解开真气的禁制！”

　　“莫姨还真是误会我了！”萧径亭顿时有些苦笑不得，顿时记起上次狂风暴雨般盗走莫莫的红丸後的第二天，便说过这麽一句话，问萧莫莫身体可好利索了，然後又是整整一晚疯狂的交欢。这才萧径亭又说出这句话来，萧莫莫自然认为萧径亭今晚又想要她了，连忙让任夜晓和她睡在一起，绝了萧径亭的胡想。

　　虽然此时莫莫说话言语平静，但是萧径亭还是听出了里面的一丝荡意。但是心中又不由微微有些奇怪，萧莫莫本来应该非常喜欢甚至是渴望这等蚀骨的美事的，今日怎麽推推托托了。

　　见到萧径亭面上不解，莫莫美丽的玉脸顿时变得柔意无限，柔声道：“亭儿，你是我的心肝宝贝，不要胡思乱想了！”

　　萧径亭稍稍犹豫一下，还是说出了“上兵世家”的事情，顿了向萧莫莫问道：“莫姨可知道关于池老太爷小妾的事情？”

　　“亭儿问这个做什麽？”莫莫朝萧径亭嗔了一眼，道：“他的那个新讨的小妾现在可能才三十岁不到，是前年才讨了。说来也奇怪，池老太爷自从元配李氏死後，十几年便一直没有再续弦，怎麽在老的时候，忽然又讨了一个那麽年轻的小妾？”萧莫莫面上也闪过一丝疑色，又道：“听说这个小妾还是池老太爷在路上救得，那女子报恩心切，跟了池老太爷的！”

　　“池姐姐也一点不喜欢那个後来的妈妈的！”任夜晓听著，忽然也在边上咕喃了一句。

　　萧径亭不解，不由问道：“这是为何？那女子若是有心在池家立足，那应该和池井月打好关系才对啊！”

　　任夜晓咬了咬小嘴道：“池姐姐说，他哥哥看她那个新妈妈的眼神不对劲！”

　　“那也只怕是那女子存心故意勾引的吧？”萧径亭心中顿时浮起那女子风骚蚀骨的淫叫，那扭腰摆臀的勾人模样在脑中也顿时清晰起来。心中不由又升起一丝疑问，“那个厉害的淫贼和秀情到底是什麽关系，不但一起出现在镇江，而且这次又一同在‘飘香阁’，可能他们都是那个神秘少主的手下吧！不过好像那淫贼对秀情尚没有得手？”

　　“莫姨，‘飘香阁’是不是近几日才开业的？”萧径亭忽然问道，却是听到了外面街道上的打更声，道：“夜儿，你今天晚上不回家，你娘会不会担心啊？”

　　“不会的！”任夜晓顿时变得怯怯诺诺起来，细声道：“我早吩咐我屏儿，说我已经睡觉了，不许别人进我的‘晓园’！”见到萧径亭满面的笑意，不由恼他一眼，最後的几个字便如同蚊吟般听不清楚。

　　“能得此佳人，一生尚有何憾？”萧径亭心中叹道，只是今晚两个如此美丽的佳人虽然就在身边，但是却要一人冷清睡在一床，望向萧莫莫的眼光也不由故意露出一丝恼意。

　　任夜晓看在眼中，更是玉脸红透，偷偷地朝萧径亭投去一道温柔无比的秋波，心里舍不得萧径亭不快。正犹豫著是不是要羞著脸蛋向莫姨说，今天要同萧径亭睡在一床。不料萧莫莫却是略带笑意地望来一眼道：“夜儿，你若是也想同亭儿睡在一处，那麽待会儿他闹起来，你可守得住，不然，那我们的计划可泡汤了！”

　　“那肯定守不住的！”任夜晓心中暗道，心怀神荡地望了萧径亭一眼，心中暗道：“待会儿只要他轻轻哄上两句，我只怕什麽都忘了，怎麽也由著他胡来了。”想到这里不由朝萧径亭投去温柔歉意的一眼。

第七卷 第三章 群美献功

　　“那肯定守不住的！”任夜晓心中暗道，心怀神荡地望了萧径亭一眼，心中暗道：“待会儿只要他轻轻哄上两句，我只怕什麽都忘了，怎麽也由著他胡来了。”想到这里不由朝萧径亭投去温柔歉意的一眼。

　　萧径亭微微一笑，接著面色一肃道：“我明日便去拜访池老太爷，莫姨你也准备好人手，那位少主手上的势力只怕惊人得很！光一个秀情就厉害了得！”萧径亭心中暗暗估算，己方的人马中，虽然萧莫莫和归行负都是绝顶高手，但是对方中的好手，已经露脸的和没有露脸的，都不知道有多少。若是加上梦君奴，那几乎是一场不可能胜利战斗。

　　“归宗主只怕此时身上的伤还未痊愈，而露宗主更是有软肋握在梦君奴手中！再算算对上的好手，秀岐、德叔、秀情、关岐轩还有那个淫贼，以及几个功夫绝顶的东瀛老头！若是再加上梦君奴，还有吃井日这个可能性极大的内贼，那胜算真是渺茫得很？”萧径亭笑著说道，见到任夜晓的脸蛋顿时变得惶恐起来，萧径亭目中精光一闪，道：“但是我们有强援，她一个几乎顶得上对方两三个高手吧？”

　　“唐绰兮？！”萧莫莫美目闪过一道亮芒，接著黯下，道：“亭儿，唐绰兮可是个软硬不吃的女子啊！不过辛忆那丫头待你不错，倒可以让她吹吹风儿！”萧莫莫说到辛忆，还尤其望了边上的任夜晓一眼。

　　“是因为唐绰兮过于美丽的原因，还是因为莫姨是魔门中人！”萧径亭听出了萧莫莫说到唐绰兮时候，口中那难于掩饰的敌意，心中不由觉得暗暗奇怪，笑道：“但愿那个绝世美人现在在金陵吧！我明日便去拜访她。”

　　听到萧径亭此时信心满满，萧莫莫不由觉得奇怪，但也不问洛uC

　　萧径亭稍稍犹豫了片刻，道：“莫姨可知道武莫宸可还在金陵吗？”

　　萧莫莫道：“他还在金陵，他应该会非常积极的，毕竟这对他的争储大业也至关重要！亭儿，武莫宸这个人可厉害得很，你最好别进了他们这个漩涡了！”顿了，那张美丽绝伦的玉脸朝萧径亭递来一道奇怪的笑意，道：“亭儿，你最好劝住武莫宸，别让他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那个皇帝！”

　　“无论老大还是武莫宸，莫姨看来不想让两个中的任何一个轻易得到这个储位，最好两个斗得两败俱伤，甚至更好的便是，大武江山也倒了去！”萧径亭心中暗道。

　　“亭儿！这件事情或许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也说不定呢？池观崖！”萧莫莫轻轻喃语，美目朝萧径亭递来一道笑意道：“亭儿，你觉得池井月这个小丫头怎麽样？”此时莫莫美丽的目中忽然闪过一丝笑容，那道笑容在萧径亭看来，便仿佛一个无比迷人的小恶魔一般。

　　“哥哥！我也要去！”一直静若处子坐在一边的任夜晓忽然痴声说到，望向萧径亭的目光也变得无比的担心和深情。

　　萧莫莫朝萧径亭望来一眼，道：“我去拿些东西，准备加工这些稀罕的宝贝，做成药汁给亭儿服下。”说罢便迤逦走出，绝妙的背影也摇拽生姿。

　　还没有等到萧径亭张手，任夜晓便滚进萧径亭怀中，哇地一声哭出声来，道：“哥哥我害怕！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天夜里，你在我家的花园里，我们只是亲昵地说了几句话。後来你便几天也不见了人影，这次我们什麽亲热的事情都做过了！你刚才又说得那麽危险，哥哥的武功又没有恢复，我实在怕得很啊，哥哥！”

　　“我还没有要了宝宝的这里啊！”萧径亭亲昵地在任夜晓下身私处轻轻一捞，不料任夜晓却是痴著脸蛋将萧径亭坏手夹在大腿中间，轻轻移动腰胯，萧径亭心中一柔，接著一荡，只觉任夜晓私处美肉鼓鼓涨涨，肥厚迷人，深情稍稍一阵恍惚，被夹的坏手一阵用力，从两只丰满圆腻的大腿间挤出，达到肥美的香臀，轻轻抚道：“哥哥只是尽力阻止而已，又不是真的要找他们打架是不是！只是宝贝腻若是也闹著要去，那哥哥的心可全乱了，到时候满心全是在牵挂你是不是被人伤到了，反而危险，你说是不是？”

　　“嗯！”任夜晓美目闪过一丝坚决的神色，接著化作万千道温柔的青丝，美臀一挺顿时坐到萧径亭胯间，任由萧径亭的坏手横在她下身私处，美臀被萧径亭几下一捏，娇躯顿时变得火热无比，眼波横流、粉颊桃红，腻声道：“反正哥哥活我活，哥哥死我死！我便什麽也不怕了！”说罢更是红润柔软小嘴，狠狠朝萧径亭嘴唇咬去，尚未亲到萧径亭嘴唇便吐出香舌，然後轻车熟路地伸到萧径亭嘴中，勾来另外一条，痴痴地吮嵋А？

　　“嗯！”此时已经情动如潮的任夜晓，再也不顾及萧莫莫虽是可能进来，轻轻扭动著小蛮腰，摇摆挪动著如同玉盆般的圆臀在萧径亭胯间滚动，那火烫湿热的私处媚肉，也一刮一刮地移动，隔著裤裙追逐著萧径亭的坏手，以及他胯间早已挺直的巨大火热。

　　“夜儿，你回去之後，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知道吗？”

　　“人家知道，尤其不能告诉师傅，她可能是……啊…。。哥哥，你将拇指竖起来，我那里痒得很，我够……够不著！”任夜晓疯狂的摇摆著她肥美柔软的豪臀，湿漉漉的春水溅得萧径亭满手满胯，如丝如管的呻吟也从喉底如泣如诉般飘出。

　　萧径亭睁眼的时候，外边密密麻麻的树木仍然是称晨色犹浓，阳光尚未照射进来，外边的鸟儿依然唧唧喳喳叫个不停。

　　萧径亭此时衣裳不乱，精神熠熠，却是打坐了整整一晚。但是却是累坏了两个美丽的人儿，只怕不睡到傍晚是起不来了。

　　昨夜萧径亭目睹了最奢侈的一面，那些人参、何首乌、雪莲等等千金不换的稀世珍宝，全部被萧莫莫一槌捣碎，最後又箭又熬，挤出了满满一杯深红色液体。

　　而本来应该心疼无比的任夜晓，却是笑嘻嘻地看着莫莫摧毁这些她父亲珍藏了几十年的宝贝，甚至还忘记了刚才的悲痛，心痒地上前帮忙着切碎那些东西，然后熬成了药汤。只是最后莫莫指着那杯深红色液体说那是天下最贵的毒药，顿时吓白了整张小脸。

　　不用说萧径亭也知道，若是就这麽喝下那杯东西，便是有十条性命最後也喷血而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吸收了百千年的天地灵气，不知道浓缩了多少精华，可谓是天下直阳至热之物，人的身体自然经受不住。

　　正在萧径亭暗暗奇怪萧莫莫如何将这药汁调和的时候，莫莫却是红著小脸在任夜晓小耳朵边说了几句，然後带著她出去。仅仅过了片刻时候，耳目无比聪灵的萧径亭便听到了整整半个时辰的蚀骨呻吟声，或婉转或高亢，或低诉或著淫唱，尽管那时候声音都微微有些变了调子，但是萧径亭还是听出了里面有任夜晓的声音，有夜君依那幽然婉转的美妙歌喉，还是一个竟是许嬷嬷的高亢淫叫。其个十几个萧径亭皆是不识，但是声音娇嫩而又羞涩，显然是未经人事的处子。萧径亭也顿时明白了萧莫莫是如何中和那珍贵无比汁液的药性的了，那便是用处子的阴精，虽然显得淫秽无比，但是却是极其的直接。

　　这时候，萧径亭又一次领列到魔门行事的邪性。

　　後来待任夜晓再次进来的时候，小脸虽然红得仿佛要滴出水来，但是那蚀骨的眸子一见到萧径亭仿佛要喷出火来。只是刚才想必泻得厉害，娇躯既显得慵懒又显得无力。也难怪她，今天一天内，她便整整泻了三次，早上被萧径亭坏手肆虐泻了一次，晚上情火起来，便让萧径亭摇臀摆胯，在萧径亭胯间红热的摩擦下高潮了一次。然後又被萧莫莫使了手段，淫火烧身丢了最厉害的一次。

　　当见到那一杯的药汁变成了一碗，那深红色变成了乳白色，萧径亭不由一阵苦笑，正担心是不是要就这麽喝下时，莫莫却是拿了那只碧绿色的玉蟾，扔进装满乳白色混合物中的大碗，接著奇怪的情形出现了，那碗中的汁液越来越少，而那只碧绿的玉蟾蜍只是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光亮。最後碗中只剩下又粘又绸的一层杂物的时候，那只蟾蜍已经是如同水一般的透明，如同钻石一般的璀璨光华。

　　便是任夜晓也忘记了刚才的羞事，将那只好看的玉蟾蜍捧在手中，喜爱无比。

　　正当萧径亭犹豫著是不是该一口将这只美丽无比的蟾蜍一口吞下时，莫莫让萧径亭将那只玉蟾蜍握在掌中，提起那道微弱淳厚的真气，将玉蟾体内的药力慢慢吸出。

　　接下来的过程让萧径亭惊骇无比，那玉蟾体内本应该是药汁的，但是当萧径亭慢慢吸入体内的时候，却是发现那顺中手腕筋脉而上的却是化作了一股又凉又暖的真气，虽然微薄，但是却同样淳厚无比。

　　就在吸入的真气不能归于丹田，在体内乱窜的时候，四只柔绵的玉手按上了萧径亭的後背，那股真气虽然挣挣扎扎，但是最後还是乖乖跑到萧径亭的丹田深处，温柔的潜伏起来。仅仅几次之後，萧径亭便听见身後两个玉人又急又累的娇喘声。

　　正当萧径亭已经不能再吸出玉蟾内一丁点真气的时候，任夜晓早已经累坏了，小手刚刚离开萧径亭的後背娇躯就软下，便闭著眼楮硬要钻到萧径亭怀中睡觉。後来还是莫莫和萧径亭好说歹说才乖乖在床上打坐调息。

　　正当萧径亭对整件事情细细推思的时候，萧莫莫的话也应证了萧径亭的猜测，玉蟾体内的真气也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由修习了媚术的女子体内泻下的阴精中得来的，而任夜晓也早在她师傅的指导中，不知不觉地修习了媚术。所以换句话说，这也是另外的一种采阴补阳，只是这样对女子的损害轻些，被采补的女子通过休息和调息，还可以将失去的功力补充回来。而那些药物只是让那些真气补那麽阴柔，而且那吸收天地精华的宝物，本身便可以使得那吸来的微弱真气，成百倍的增加，而且更加淳厚阳钢。

　　当然，并不是修习媚术的女子每次泻出的都是蕴含了她内力修为的，而是要经过特殊的手段进行采补。但是萧莫莫竟然只给她们吃了一点药，然後稍稍使了点手段，便让她泻出了蕴含内力精华的阴精，确实让萧径亭大感惊讶，也真正领会到了萧莫莫的手段。

　　当萧径亭问为什麽一定要是处子的时候，莫莫便红著小脸说那碗中的阴精，有很大一部分是她自己泻下的。她早就准备好了，在任夜晓尚未拿到那只玉蟾的时候，她便知道那只玉蟾在任府中，因为那本来就是魔门的宝贝，本有两只，还有一只尚在魔门手中，想必此时已经落在了梦君奴手中。而这套本事，在魔门中便叫做“嫁功术”。

　　萧径亭当时闻之不由面色一变，萧莫莫仿佛看出她的心思道：“便是女子想通过‘嫁功术’增加自己的内力，那也是用女子的阴精的！所以梦君奴的美丽固然是天生丽质，但是其中的那股妩媚之气，便有很大部分来自于‘嫁功术’！当然这‘嫁功术’只是在打基础的时候特别有效，到了一定程度後，甚至不如自己修习来得快了！”

　　萧径亭不知道当时梦君奴用著‘嫁功术’的时候，内力增长的也这麽快，但是在早上的时候，萧径亭运气的时候，发现那原本微薄的真气顿时变得浑厚了百倍不止，虽然不若被封住了那道真气那般深厚，但是却也十分的可观了。只是好像那真气虽然浑厚了许多，但却是隐隐觉得不那麽纯正了。所以萧径亭甚至有些觉得这次的“嫁功术”是不是一个错误，但是这种念头只是一念而过而已。

　　萧径亭走到外屋，步到床前，看到床上的两张小脸，便仿佛两朵并蒂莲花，同样的美丽可人，同样的慵懒娇弱。只是莫莫那张妩媚中隐隐透著圣洁的玉脸仿佛微微有些担心，而任夜晓那张睡得甜熟的小脸，仿佛在梦中都笑了出来，满脸的幸福欢喜。

　　萧径亭俯下脸，在两张同样温润甜美的小嘴上亲了一口。便从屋中的一只箱子掏出几张面具，揣进怀中。然後足下一点，便从楼上跃下，依然的飘逸轻盈，让萧径亭有著一种失而复得的快感。

　　“这几天我对金陵的犄角旮旯真是熟悉透了！”当萧径亭走出几条街後，眼角撇到一处小巷，便要闪身进去。他刚刚不在“醉香居”戴上面具，便是因为不然让人得知萧先生便住在“醉香居’中，虽然已经有几人知道萧先生便是萧径亭。

　　“你来啦，有没有被人发现了！”萧径亭戴好面具正要从小巷的另一头走出的时候，却是忽然听到一声男子小心翼翼的声音。

　　“没有！你唤我到这里来，有什麽事情！”这冰冷俏嫩的声音萧径亭竟是非常的熟悉，便是秀情身边的那个红衣丫头。

　　“这丫头是来会情郎吗？”萧径亭心中不由升起一阵怒意。

　　但是那男子後来陪著小心，但是却充满讨好的声音推翻了萧径亭的论断。

　　“我家夫人有件东西想让你家小姐转交给少主，刚才在‘飘香楼’人多眼杂，我便在这里交给小红姑娘！”萧径亭微微一笑，足下轻轻一点，便仿佛连一点灰尘也没有沾上，便跃上了边上的高墙。

　　那个美丽玲珑的女子，便是秀情身边的那个红衣丫头。而边上那个形象威猛英挺的汉子手上正拿著一封信件交给那红衣姑娘的手上，面上恭谨没有一点委琐。

　　“人不可貌像啊，像这等英武汉子竟然也做了内奸！”萧径亭暗暗笑道，却是听那红衣女子一阵冷笑，道：“你家那个风骚夫人又有什麽事情要告诉少主，这封信我定会让小姐先看，若是你家那个骚女人要勾引少主，我家小姐定不会埙uo交上去的。”

　　那男子一直在边上陪著笑容，不应和也不反驳，直待那红衣女子一句滚开，才笑著告辞了。

　　“我这样便会打草惊蛇了！”萧径亭收回运上真气的手掌，却是让那威猛汉子走出了小巷。

　　那红衣姑娘将信扭成一团塞进怀中，然後四处张望了几眼，便也走出了小巷。萧径亭待见到那女孩最後一丝圆滚的臀角也离开视线的时候，一把扯下一角衣衫绑在脸上，便朝前跃出。

　　“哟！这个小妞这麽早从这角落里出来，是不是刚刚与人苟且完事啊！正要哥们几个早起憋得厉害，刚刚想去妓院找几个女人放放水！不过勾栏里面的女子哪里又有这个小娘们那麽勾人，几位哥哥你看，那小屁股又圆又滚的，待会儿她後面的那个小眼老子定要捅捅！”那红衣姑娘尚未走出小巷，便有六名汉子逼上前来，几人皆是眼楮冒火注视著眼前惹火诱人的红衣小美人。

　　“不是吧！老天爷，你怎麽这麽埙uㄐH”萧径亭心中一乐，他本来便向著蒙著脸，将小红手上的信笺强抢了来，不料却是给了他光明正大的英雄救美的机会，不由一把扯下绑在脸上的绸布，接著马上揭下了脸上的面具，换上那张英俊少侠的面孔，便是经常去见秀情的用的那一张。

　　“老三，别和她废话了，赶紧抓住上了她，老子的鸟都要爆了！”一名黑衣汉子冷声喝道，末了还抱怨了一句道：“妈的，庄主好好的土皇帝不当，偏偏要加入什麽江南武盟，害的老子呆在金陵这鬼地方，玩个姑娘都得要银子，想当初在苏州多好，‘春风阁’的姑娘随便玩，完事後拍拍鸟儿，一个屁爷不用给，还扯了一把骚娘门淫洞上的杂草玩儿！”说罢举起兵器，笑著朝那红衣姑娘走去。

　　“就是吗！老大，哪一天我们将那‘醉香居’一把火烧了！妈的，那些个骚娘们个个都认洛u灾v是夜君依那，花个银子便连小手爷没有碰著！”

　　“洞庭山庄的！”萧径亭一阵惊讶。

　　“妈的，老三嘀咕什麽那，想什麽夜君依啊，便是想一辈子也见不著，还是拿下这个小娘们实在，快上啊！”

　　面对这六个凶狠的淫贼，那红衣姑娘仿佛没有一点的害怕，反而冷笑一声，抽出腰间的细剑，蛮腰一扭便拧身跃入了战圈。

　　“妈的，这小娘们厉害！”其中一名黑衣汉子一声惊呼，接著便是一声惨厉的号叫。却是心神不宁之际，被那妮子一剑割下了一只左手。

　　那红衣姑娘面上没有一丝得意之色，只是美丽弯巧的嘴角扯开一丝鄙夷不屑的笑容。在六人的包夹围攻中，却是游刃有余，甚至为了不让自己的娇躯碰上任何一个污浊的汉子，还躲闪著身子，好几次错过了歼敌的机会。

　　“屠龙剑法！”那个老大一声大喝，六人长剑一撤，再齐齐刺出，剑声呼啸、刃光纵横，那气势威猛却是与刚才非同日而语。

　　“什麽屠龙剑法，分明是‘洞庭山庄’无故得来的那套厉害功法！”萧径亭目光如炽，立即看出了几人的剑法根骨和那天在任府连易奕模仿使出的招术中，有著极其神似的地方，也来不及多想，担心那红衣女子敌之不住，身躯前倾便要跃入战团“英雄救美”。

　　不料那女子却是美目一亮，伸过一丝惊讶！接著小脸肃下，小嘴抿起。一声娇叱，手中细长的利剑顿时变得刁钻鬼魅，剑出如风，带著美妙奇异的轨迹，朝六名黑衣汉子刺来的剑网破去。

　　“小妮子厉害！”萧径亭顿时心中一阵惊叹，接著齐齐几声惨呼，萧径亭眼中也顿时爆起朵朵血花。那红衣女子的长剑顿时割下了三只手掌，其中三人的尖呼声尤其的凄厉，却是被刺烂了眼楮，脸部上方本来应该是长眼楮的地方，此时已经被利剑绞出了两个拳头般大小的血红，有著说不出的诡异，令人见之顿时毛骨悚然。

　　“这妮子真是心狠手辣里！”萧径亭见那红衣姑娘身上没有沾上一滴污血，而那六名汉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只有两人，老大功夫好，老三精明毒辣躲得快。只是二人现在眼色虽厉害，但是两腿却是不停的发抖，不要说制住那名妮子，便是站稳也是相当的困难。

　　“妈的，想做淫贼还这麽没用！”萧径亭心中骂道，接著从怀中掏出一只瓷瓶，里面装的便是吴梦杳精心开发出来的迷药，是那天萧径亭从任夜晓手上绞来的。

　　“咦！”萧径亭一阵惊讶，待见到几人纷纷转过头去，立刻屏住呼吸，手上药粉一把扬出。

　　萧径亭一剑一个割下了六人的脑袋，扔在一处隐秘的墙角，却是将这六具无头尸体替到一处暗处，自己抱著那名柔弱无骨的动人娇躯，闪身进了一处宅院。

　　从那妮子怀中掏出那封已经被柔皱的信，萧径亭不舍地在柔软坚挺的玉乳上揉捏了两下。

　　“已经经年不见少主，妾身日思夜想、魂牵梦绕，无时无刻不想著与少主交颈蜜爱。奴家身体虽然被众多男子横捏竖弄，已是污浊，但是奴家心思却仍是几年前的奴家，里头装的尽是少主一人。

　　今日致信少主，是乃妾有要事相告，请于明日傍晚，上兵世家‘风依阁’相见，妾身当洗尽铅化，沐衣焚香，于待君来--------贱妾：蕴儿”

　　“果然是‘上兵世家’啊！蕴儿便是池老太爷的小妾唐蕴儿咯？！”萧径亭心中一叹，心念一转，却是拿来笔墨，长剑一挥，却是将那信纸上有字的部分给切了去。目光一凝，一笔一划按照原先的笔迹写上新的内容。

　　那新写的内容大都未变，却是将上面相见的地址由“上兵世家”的“风依阁”改成了“飘香楼”的“还碧阁”。

　　萧径亭将新写的信笺装入信套中，重新封上火漆，放进那红衣小妮子的怀中。心中念头一怀，却是一把扯掉女孩的外衣，让後探入下身裙摆，圆润迷人的大腿深处，将那薄薄的绸裤扯下一道口子。然後再在玉乳和美臀上狠狠揉捏了几下。

　　“啊！”当萧径亭救醒这个小美人的时候，不出意料地听到一声惊呼，接著一双小手在自己的娇躯上细细摸索，最後竟是摸到了下身私处，看自己有没有失身。

　　姑娘没有被贼人占去太大便宜！”萧径亭此时已经站在窗前，转过脸去笑道。

　　“是你！”那红衣女孩面上却是浮上一层喜色，接著小脸一凄，哇地一声哭将出来，抽泣道：“我是不是被那群贼子占了便宜啦！你是不是看见他们的臭手在我身上乱摸？”

　　见到萧径亭面上微微有些疑色，那姑娘顿时红透了小脸，吟声道：“我屁股上和胸脯上都疼得很，下面的裤子夜被撕掉了一块，他们定是用臭手捧过我的身体了！”想到悲处，那女孩更是将小脸埋进小手，哭得伤心起来。

　　“你看见我的时候，我身上有没有穿衣服，身上的肌肤是不是露在外面一点点了？”那红衣女孩哭了一阵，忽然仰起俏脸问道：“你怎麽会发现我的，怎麽又救了我？”

　　萧径亭见那张美丽的小脸此时犹如梨花带雨，又是美丽又是可怜，柔声道：“是我将你抱到这里来的！”却没有说是自己救的她。

　　“我身子不干净了，我被那些贼子碰过了！”那女孩顿时小脸一凄，美目涌上深深的悲色，幽怨的目光朝萧径亭望来，压抑绝望地抽泣道：“我再也不能将身子冰清玉洁地给我的爱郎了！”

　　萧径亭心中一柔，笑道：“如果我说你身体上那些美丽的地方，是被我揉痛的，你信不信？”

第七卷 第四章 英雄救美

　　我身子不干净了，我被那些贼子碰过了！”那女孩顿时小脸一凄，美目涌上深深的悲色，幽怨的目光朝萧径亭望来，压抑绝望地抽泣道：“我再也不能将身子冰清玉洁地给我的爱郎了！”

　　萧径亭心中一柔，笑道：“如果我说你身体上那些美丽的地方，是被我揉痛的，你信不信？”

　　“真的？！”那美丽女孩的美目顿时仿佛活了起来，直直射向萧径亭，紧接着又黯淡了下去，哭道：“你胡说，你骗我当我不知道吗？你怎么会这么搞人家？我知道你是为了让我心里不要难受，可是他们怎么能碰我的身子？”

　　“看来在这丫头心目中，我还算是个不错的人！”萧径亭不由有些哭笑不得，自己做了坏事承认后，别人还不相信，还要费心解释自己使坏的真实性，这种事情大概不多见吧？

　　“怎么不会，严格上来说我可算不上是一个君子！在救走你的时候，我便抱着你走了好长一段时候，你那软绵绵香喷喷的娇躯软在我怀中，我又不是柳下惠，迷糊中便占了你的一些便宜了！”萧径亭见到眼前的小脸越来越红，越来越羞，但是那丝庆幸和喜色也不由随着晕红爬上的粉嫩的面颊，不由笑道：“我手上重了些，弄痛你了，真是不好意思，不过你也不知道你到底长得多美，我一届凡夫俗子……哎呀！”

　　未待萧径亭说完，那红衣丫头忽然蛮腰一挺，抓过身边的细长利剑，直直朝萧径亭面门刺来。

　　这丫头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啊，萧径亭脚后跟一点，看似堪堪躲开了那姑娘刺来的长剑。

　　“你这登徒子，竟然敢趁我不知道的时候占我便宜，瞧我不割了你这双狗爪！”说罢那支幽冷的利剑便刺到萧径亭手腕，左边的小手更是飞快朝萧径亭抓来。

　　萧径亭不敢显露太高的功夫，但是频频地在危险的情况下躲开也容易惹她怀疑，望见那女孩美目中的一丝羞意，索性闭目站立不动，任由那利剑卷向右边手腕。

　　“啊！”那女孩一阵惊呼，接着嘶地一声，那支细剑卷起一片碎布，却是将萧径亭右手袖袍割去了一片。

　　“我本来想杀了你的，但是看在你救了我的份上，便饶了你这一次！”那红衣妮子好不容易才平息急促的娇喘，但是坚耸的酥胸仍然是起伏不定，看着尤其的惹眼。见到萧径亭仍是闭着眼睛，不由冷冷道：“不过你可不要因为我放过你而误会我对你有什么……若是你下次再冒犯我，我不但将你两只手割了下来，还将你眼睛给挖了！”

　　“噗哧！”萧径亭忍不住笑出声来，眼睛一睁直直射向眼前女孩的坚耸玉乳道：“难说！你还是趁早挖去了我这双眼睛吧，你说一个只因为怜香惜玉便耗尽所有精力，甚至性命的好色之徒，那双眼睛会对美丽的女孩收礼吗？”

　　那红衣女子顿时有些手脚无措了，本来是意气厉害的言语，不料萧径亭却是不给任何面子，言语还继续便得轻薄了。她美目闪过几道一样的光芒，俏脸变了几变，柳眉骤地竖起，美目中射出一道凌厉的光芒射向萧径亭，还真的将手中利剑扬起，剑尖吞吐不定，直直指向萧径亭，一幅立马要取了萧径亭性命的模样。

　　“这妮子还当真翻脸啊！”萧径亭心中一愕，接着嘴角扯出一道笑容，目光朝那红衣姑娘玲珑的娇躯扫了一眼，道：“走了，不然还真的让你这个厉害丫头给杀了！”

　　“站住！”待萧径亭转过身去走出几步后，只听到后面冷冰冰的一声俏喝，萧径亭直恍惚了一小阵子才听出了那是红衣妮子的声音。不由转过头去，不由一阵惊讶。

　　此时的那个小丫头，美丽的脸上如同罩了一层寒霜一般，原来的泼辣早已经不见，一张玉般的美丽脸上几乎有着不亚于秀情的冷艳。见到萧径亭转过头来，那女孩美目射出一道同样冰冷的目光，道：“你要怎样取讨好我家小姐，那我管不着。但是你为何要一再地戏弄我，要装出一幅也喜欢我的样子？你不就是想利用我追求我家小姐吗？我现在告诉你，你别休想了，我家小姐早已经身属他人了，那个人长相比你英俊一百倍，武功比你好上一百倍，家世也比你好上一百倍！你若是还不死心缠着我家小姐，便连怎么死了也不知道。”

　　“好了，我现在没有利用价值了，你还调戏我这个下等的丫鬟吗？”说到这里，那姑娘虽然依然满面冰霜，但是一丝委屈和落寞仍是浮上美丽的脸蛋。

　　萧径亭闻言眉头一皱，心道：“那个那般厉害的人物，想必就是那位神秘少主了吧？想来也是，似秀情这等美丽的女子，哪个主子舍得放弃！”面色也顿时一肃，一双眼睛也顿时目不斜视，目光静静对上女孩的美目，笑道：“你也这么想吧？只要你家小姐嫁给了那个优秀的郎君，你便也跟着过去做了那富贵人家的小妾？”

　　“那关你什么事情？”那女孩俏声厉道，接着美目一颤，冷笑道：“怎么？现在不会打上我这个下等丫头的主意了吧！”

　　萧径亭闻之哈哈大笑，目光一眯，狠狠朝女孩玉乳俏臀等美丽勾人的地方扫上几眼，道：“天下间又有哪个女子，需要我不择手段将她的丫鬟骗上手，然后再打上她的主意！”萧径亭心中一笑，目光也笑着望上眼前女孩的玉脸，道：“难道你忘记了我昨天说过的话了吗？我是个好色之徒，但是却是个聪明的好色之徒，你家小姐美则美也，但是太过于厉害刻薄，可不是我的良配！我早说过”

　　“好了，好了，不许你再说下去了！”那红衣丫头此时已经涨红了小脸，担心萧径亭接下来会说出让她更加心慌的话来，不由狠狠地嗔了他一眼，娇声嚷着让他住嘴。

　　“况且，等你长大后，小红也未必没有你家小姐好看啊？”

　　“我不叫小红，我叫映荷！”萧径亭那看似有情又似无情的言语，让那姑娘冰冷的俏脸微微有些惊慌无措，但是听到萧径亭叫出的那声小红，便又唬下脸来。

　　“映日荷花别样红！你那个厉害小姐便是这样叫你小红的吧！”萧径亭笑道，目光望上映荷那张娇艳可人的小脸，这才第一次细细观察这张美丽的小脸。月芽美目、娇俏瑶鼻、一张红嘟嘟的小嘴又弯又巧，真是有说不出的好看。这绝色的美丽竟是不下于连易奕。

　　那映荷见到萧径亭目光无礼，俏脸一寒，柳眉一竖便要娇叱出声，待见到萧径亭目光宁静温柔，小脸上的怒意也如同潮水一般的涌退，换上些许的羞意、些许的委屈、些许的幽怨，或许她也知道，这是萧径亭第一次真正用心看她吧。

　　但是萧径亭满目赞叹地将目光巡视在她起伏玲珑的娇躯上，映荷神色便有些不自在了。

　　最后萧径亭将目光落在她鼓鼓翘翘的圆美小屁股上，口上赞道：“这般娇小的身躯上，竟然长得这么玲珑有致，映荷你几岁了？”

　　“你问这个做什么？”映荷便还要板起小脸，但是发现原本泼辣的声音。此时也没有什么底气了，垂下蛾首犹豫了一阵道：“十五岁了！”

　　“十五岁，那只怕是刚侍侯秀情不久吧！这样看来她们只怕没有什么太深厚的感情！”萧径亭心中暗道，心里急切要去‘上兵世家’，但是看见映荷好像没有一丝要离开的样子，不由笑道：“映荷，我要出去一趟，你看我家里那么乱，你帮忙收拾一下好吗？”

　　“想得美！”映荷狠狠瞪来一眼，美目转了转，朝萧径亭望来道：“有本事你让我家小姐来帮你收拾啊，找我做什么？”

　　萧径亭望着映荷撅起的红嘟嘟小嘴，鼓鼓翘翘的小屁股，心下一荡手上一伸便想一把将美人儿揽在怀中，在她美丽的小屁股上狠狠地揉上两下。但是想到如果这一亲热，万一映荷回去被秀情看出什么破绽，她可不是想眼前这个小丫头这般心思单纯，便不由收回了手去。

　　映荷见到萧径亭伸出手来，便知道他要做些什么，便唬下小脸拧起蛮腰要闪开身去。接着见萧径亭收回手去，不由又是换上满脸得意的笑容，以为萧径亭看见自己眼色后才收敛下来，芳心不由暗暗觉得甜蜜。不由又嗔又恼地横了他一眼，但是见到萧径亭却是满面急切，没有因为自己这一娇人的目光有任何反应，小脸一柔，美目顿时换上无比温柔的神色朝萧径亭投去，不料却是投向了萧径亭的背影，他此时已经大踏步地朝外走去。

　　映荷美目一痴，飘出一道幽怨的目光随着萧径亭匆匆走出的背影出了小院，直至他闪过爬满牵牛花的柴扉。那张泼辣厉害无比的小脸，顿时变得无比的温柔和憧憬，瞟上屋中四处的摆设，一件一件细细收拾起来。拿起一件件沾满灰尘的物事，找来巾布细细擦过。

　　“上兵世家”位于城北，远离闹市。占地面积竟然不小于任府多少，只是看来不若任府那般花团锦簇，也不弱那般金壁辉煌，但是气派一点也不亚于任府。一幢幢高楼豪阁傲然耸立，又是大气又是庄严肃穆，想必是池家上祖心怀宽广，不屑于奢华享乐之举。

　　当萧径亭走进肃然威重的大门前，见到一匹遍体黑色的神俊大马从对面道上撒蹄而来，马上坐着一位长相英俊的青年公子，正是萧径亭认识的李易泽。

　　“先生好啊！几日来皆没有见着先生，王爷他挂念得很啊！”未待下马，李易泽便出声招呼。

　　“武莫宸没有见过萧先生打扮的我啊？李易泽这般叫唤我是用另一种方法告诉我，他已经知晓我的身份了吧？只不过他没有理由在这上面表示小聪明啊，他可不至于那么浅薄啊？”萧径亭正暗暗奇怪，虽然萧径亭便是萧先生这件事情，在楚皱言这个混蛋的有意为之中，已经成为一件不少人知晓的秘密了。

　　萧径亭依旧瞥上他一眼，微微一笑，便算是打了招呼。

　　李易泽双腿微微一夹，那骏马便在急速快奔中缓了下来，最后稳稳停在萧径亭身边，显然李易泽在这些功夫上造诣不浅。

　　“先生这也是来见井月小姐吗？”李易泽一跃下地，将那匹神俊的高马交给过来招呼的池府下人，虽然是叫着问道，但是目中的神色却是微微有些奇怪。

　　“难道我在别人眼中便是这般风流好色的吗？”萧径亭不由暗暗觉得奇怪，心中觉得奇怪为何自己第一趟来“上兵世家”便被李易泽认为是因为儿女私情来找池井月。按下心中的不快，道：“萧某和池小姐哪里来的交情，我这是闲的得，找池老太爷下棋聊天来了！”

　　“哦？！”李易泽的目中顿时释然，也变得放松起来，接着又道：“不过不巧得很，池老太爷有事出去了，不在府中！”

　　“难怪！李易泽这小子会认为我是来找池井月的！”萧径亭心中不由暗暗焦急，池观崖竟然走了，而萧莫莫可能来得匆忙，夜里一路赶到金陵便着急地四处找萧径亭，找到后又满心担心萧径亭身上的禁制，所以便是连池观崖离开金陵这么大的事情也给落下，这也算作什么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

　　瞥了一眼边上神情亲热的李易泽一眼，心中的火气也顿时大了起来，“这等凉薄之人，来找池井月只怕也是乃父或者是武莫宸的授意吧，若是能够与池家联姻，那么对武莫宸的争储大业也是大有好处啊！”

　　“君依好吗？”寒暄一阵，李易泽忽然问道。

　　“先生安好，晚辈乃先师第二个弟子江横流，师傅他老人家有事出去了，大概今天晚上就会回来。他老人家曾经吩咐过，先生若是会来，一定让弟子留住先生在府上住上几日！”未待萧径亭向守门的威武汉子招呼，便从门内走出一个斯文俊秀的青衣公子，向萧径亭一礼拜下，然后向李易泽招呼的时候就显得客套了许多。

　　“江师弟，是谁来了！原来是李公子！”接着传来一声爽朗的笑声，一个同样是青色长袍的威武青年大步踏出，身形却是比那个江横流要高大威猛了许多。

　　“内奸兄？”萧径亭看清来人，正是今天早上在小巷深处见到的那个和映荷接头的那人，只是此时的他意神志满，看来更是一点内奸的迹象也没有。

　　“大师兄，这位便是师傅经常挂在嘴上的那个萧先生！”江横流笑着为那个威武青年介绍道。

　　那位大师兄目中一亮，道：“您便是萧先生，晚辈是家师的首席大弟子任恪冲，先生的大命恪冲真是如雷贯耳，不但师傅经常提到，便是井月妹妹也老是挂在嘴上！”在说到井月妹子的时候，那双炯炯有神的闪亮眸子闪过一丝不可察觉的微笑，望了边上江横流、李易泽一眼。

　　“你会不知道萧先生便是我萧径亭吗？明明知道年纪比我还大，还如此恭恭敬敬地给我行礼，你也算是厉害了！”萧径亭微微一笑，见到边上的江横流面上微微有些便是，不由心中暗道：“莫非这个江横流也爱上他的那个美丽师妹池井月了吗？”不过转过想想，这也再正常不过了，池井月长得如此美丽，便是那幅楚楚可怜的娇弱模样，寻常男子见了自然容易动心了，而且还不说池井月是池老太爷的掌上明珠。

　　“竟然池老爷子不在，那我便见见井月小姐也是好的！”果然萧径亭话一说出，那任恪冲眼中神色微微一变，自然也是知道了萧径亭的真正身份，不过这个神色仅仅是一闪而过，那张英武的面孔马上换上满脸的笑容道：“井月妹子可是金陵最富盛名的才女，先生又是大贤之家，定有许多本事可以传授，我猜她听说先生来了，心里一定欢喜得很？”接着换来一个俏丽丫鬟吩咐道：“你去‘月阁’唤来小姐，就说给她画画的那个萧先生和李公子来了！”

　　当四人一起饮茶言谈的时候，叫好声、笑谈声不绝于耳，却是一幅和睦融融的情形。萧径亭左勾右引连连引出某些话题，让个人各自发挥。发现那江横流虽然长得斯文俊秀，但是心思直爽、重武轻文，倒常常是一人坐在边上静静听着，时不时才问上几句。

　　而那位任恪冲真算得上是文武全才了，言语豪迈大有乃是池观崖之风，但是细细体味他的言语却是八面玲珑、谨慎精巧，虽然萧径亭心底对他大有成见，也不由不佩服他的才学。若非立场不同，可能两人真是有许多共同语言了。

　　“我本以为是那个唐蕴儿勾引的他，让他沦落位内奸了，但是现在看他为人如此风度，倒不像是女色所能够左右的了！”萧径亭心中暗暗觉得奇怪，忽然鼻端荡起一阵淡淡的幽香，进来的却不是池井月，而是一个钟灵巧秀的姑娘，做丫鬟打扮。

　　“小姐略有小恙，就不过来招呼几位客人了，只是心中记挂着萧先生是头回来到府上，便有请先生去‘月阁’做客！”那俏丽的丫鬟言语一出，几人望向萧径亭的目光不由变得有些异样。

　　“小师妹病了，江师弟，快去将府上的苏大夫请来！师妹她自小体弱，可马虎不得！不然，还是我去吧！”说罢朝萧径亭抱上一礼，便匆匆走出。

　　而李易泽却是从怀中掏出一只瓷瓶，道：“家父闻得池小姐气血虚弱，便让李某带来几颗‘雪参丸’，本来在下想当面交给井月小姐，不过小姐贵体欠安，那便请这位姐姐转交给井月小姐了！”

　　“李兄？这‘雪参丸’可是皇上赏赐给令尊的那瓶，那可千万要不得啊！”江横流闻之连忙拒绝，想必这瓶“雪参丸”真是名贵得很了，那个俏丽的丫鬟便也不敢接过。

　　见到萧径亭面上微微有些不解，江横流在边上解释道，这‘雪参丸’原是高丽皇帝十年前向大武王朝称臣的时候，使者送来几样供品中最是珍贵的一样，共有六瓶。可以说为了这六瓶“雪参丸”高丽也不知道去了多少条人命，所费银子更是数不胜数。武帝得到后，便也一直舍不得服用，只到精力不济的时候，才服下一丸，然后日日批阅奏则直到半夜。

　　六年前，而那时候的李易泽父亲李莫潇任的还是金陵府指挥使，辖于江南东道。江南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大水淹没江南数十府良田广厦无数，人间天堂之地顿时变成一片汪洋，那时候的江南东道节度使吓得心惊胆寒，便早早从金陵逃出。群龙无首下，人心惶惶大批大批的百姓跟着纷纷西逃，但是那时的江南西道节度使公孙湛担心引来更大的逃民潮，而且江南西道下辖的数十府灾情也比较危急。便下令各府不得接待逃亡而来的灾民，只是发放返回故乡的口粮。江南数十府顿时岌岌可危。

　　李莫潇便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他政治生涯的一次百年难遇的机遇，便上奏朝廷，立下军令状誓死保住整个江南东道。百姓断粮，他便私自打开各地府衙的大小粮仓。衙门的钱用完后，他便倾尽所有的家财，组织数十府百姓抗洪救灾，保住了大武朝廷这片最是富足的天下粮仓。

　　灾情结束后，李莫潇一方派人去迎接外逃蜀中的江南东道节度使。一方在递给武帝的奏则上大是美言江南西道节度使公孙湛，说其在救灾上给了相当大的援助。但是关于公孙湛拒绝开门接纳灾民的的消息也沸沸扬扬传到了京城，甚至逃到江南东道的灾民也莫名其妙死了一批。至此后，武帝大发雷霆，将带头逃跑的江南东道节度使凌迟处死。也将江南东道改名为金陵道，不再被制于江南西道，甚至将原来属于江南西道的近十府也划入金陵道，任命李莫潇为节度使。听说李莫潇因为救灾费心劳力，落下了一身的病痛，武帝便下旨将高丽上贡的“雪参丸”赐予李莫潇一瓶，特别派了八百里快骑一站一站，马不停蹄送来金陵。至此李莫潇便成为除了方召疾外，最具权势的一任节度使。也和江南西道节度使公孙湛结下了不小的梁子，而这名公孙湛便是连邪尘的岳丈，也就是连易奕的口上的那个外公了。

　　“看来武莫宸对‘上兵世家’是志在必得啊，竟然下了这么大的本钱！”萧径亭心下一阵计较，不由将李易泽手上的‘雪参丸’同昨夜百十中宝贝药材集合而成的那杯药汁暗暗做了比较。

　　“昨夜刚刚吸收了那么多宝贝灵药的精华，或许我体内的这道真气也宝贵得很呢？”萧径亭心中暗道，望了一眼边上那个娇俏的丫鬟道：“说来也巧，我也懂得一些医术，便去看看井月小姐！”

　　“‘雪参丸’？！李兄对我那小师妹也太厚爱了！”任恪冲正带着一名郎中进来，远远听到几人说话，不由目光惊诧投向李易泽手上的那只小瓷瓶，接着朝萧径亭望来，道：“先生既然懂得医术，那也肯定是位国手，便请先生去看看我那位小师妹！”

　　江横流也微微犹豫了一下，便对那个侍女吩咐道：“你去通报小姐，就说李易泽公子带来了御赐的灵药，让她如是能够的话，就出来给李公子行个礼！”

　　当萧径亭随着那个娇俏侍女走过一段时候，眼前的景色一扫以前的庄严肃穆，变得精巧雅致起来。入目的既有亭台阁榭，也有小桥流水；既有美丽夺目的姹紫嫣红，也有陶醉怡人的鸯鸯戏水，却是极尽了女子的温柔婉约。

　　美丽婉约的任夜晓此时正躺在幔帐围住的牙床上，美目正深深凝视着走进来的萧径亭。这才几日不见，仿佛池井月看来仿佛比以前显得更加的虚弱了，如同玉般的小脸，此时已经不见了一点的血色，便是薄薄可人的美好樱唇，此时也是不见了原先见时的红润。

　　倒是掩在锦被中的娇躯曲线依然曼妙迷人，但是其中的纤若便是隔了一层锦被，也可以清晰地看出来。

　　“这个痴情的丫头！对梦君奴竟是深情至斯。”萧径亭目光细细巡视的池井月，那张娇弱秀气的小脸虽然挂着笑容，但是那犹如一汪秋水般的眸子却仿佛涌满了幽幽的悲凄之色，痴痴迷迷仿佛没有了一点生气。那个去任府路上，与萧径亭共乘一架马车的池井月，那个娇痴可人欢喜可爱的池井月，仿佛昙花一现般，由梦君奴带来的那场情变仿佛带走了她所有的生气。

　　见到萧径亭目中射出的温柔怜色，池井月美丽的小脸上，一点点的委屈悲凄、一丝丝的幽怨难过渐渐凝聚起来，最后化作淅淅落下的粉泪，朝萧径亭凄呼道：“公子！他骗我，他都是在骗我！”

　　“原来她也知道萧先生便是萧径亭了？”

第七卷 第五章 井月小姐

　　萧径亭走到床前，一手轻轻抚上池井月的粉背，入手肌肤细腻娇嫩，但是也瘦弱可怜。池井月好像要把这几日的委屈全部释放出来，娇躯一软便将蛾首埋入萧径亭肩上，哭得泣不连声、萋萋切切。

　　感到自己的溅上又湿有热，却是池井月的泪水有着泛滥的湿透。萧径亭在池井月的粉背上摩挲，心中暗暗奇怪，池井月对自己还真是一点都不设防啊，虽然自己和她仅仅只见了一面。

　　“井月小姐……。”见到池井月停止了哭泣，只是娇躯仍然抽搐不已，便出言柔声相劝。

　　池井月忽然将小脸从萧径亭肩上抬起，抽泣道：“公子见外了，我与夜晓妹妹情同姐妹，公子便直呼井月的名字吧！”那美丽的玉脸上沾满了斑驳的泪痕，但是却没有因为自己和萧径亭的亲近而有一点点的羞色，仍旧没有一丝晕红。

　　萧径亭见到池井月的蛾首重新又埋入自己肩上，微微一笑，柔声道：“人道越是聪明的姑娘，心眼就越死，看来真是不假啊！说来井月也是傻了，明明已经知道那梦君奴是个女子，还是那般痴心！”

　　“我也不知道啊，公子，你说井月是不是也是浅薄的女子，一见到梦……那样的俊美绝伦的脸蛋，便喜欢上了她，便爱上了她！”池井月说到伤心处，不由得又抽泣伤心起来，道：“所以我经常想，公子的这张脸只怕英俊不下于梦君男子男装打扮之时，那我当时若是先见的公子，那井月是不是也会傻傻爱上公子呢？如果那样，那该有多好啊？”

　　“前几日，夜儿妹妹整日胡思乱想、不吃不喝在床上等着公子，梦杳阿姨便让我过去劝她！我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却是知道公子绝对不会不要夜儿妹妹，就算公子不喜欢她也会接受她的，因为公子对女子的真爱柔情一向是十分怜惜的！”池井月将美丽的小脸轻轻侧过枕在萧径亭肩上，柔声道：“井月第一次见到公子，就仿佛觉得自己便是公子的知己，看到公子这双迷人的眼睛，便知道公子心里装的是什么东西，知道公子怜惜世人、热爱美好的高尚心境。其实井月心里一直是和公子有着同样的想法，所以至从见到公子后，心里便一直向着公子，但是占据井月内心深处，为何总是那个算计我爹爹的那个梦君奴啊！”

　　萧径亭一手抚上池井月柔软的青丝，笑道：“这就是先来后到的问题了，可惜啊！不然有着美丽可人的知己伴在身边，那该是多么快活的一件事情啊！”

　　“噗哧！”池井月埋在萧径亭肩上的小嘴微微一笑，便连整个娇躯也微微颤抖起来，接着娇嫩的声音又充满了凄色，道：“爹爹原先是想将我许给江师兄的，见到我不喜欢，便也一直再也没有提过。后来在任府上见到了公子，便有意无意见在我面前提到你，想必是有意让我爱上公子嫁给公子了！可惜井月竟是先爱上了别人，不过公子想必是因此感到庆幸了，不用讨回一个傻傻痴痴仿若神经的死心眼姑娘了！”最后一句却是自卑自怨。

　　“明明知道自己不会嫁我，还拿这些话来引诱我，这便是池大才女的手段吗？”萧径亭屈指轻轻在池井月的小脸上弹了一下，轻轻一笑，道：“我们暂且不说这些，你爹爹是什么时候走的，去了哪里了？”

　　“他好像是去北方了，听说是锻造司的许大人有事造他，可能是朝廷有一批兵器要我们家造出来吧！”池井月小手撑着萧径亭胳膊，小脸轻轻移来，娇躯重新躺回床上道：“只是平常锻造司若是要造兵器，都是等到入秋才让人八百里加急将锻造兵器的圣旨传到家里，以示朝廷的威严，这次竟然不到夏天便派人让爹爹前去商议了！”

　　萧径亭不由暗暗惊讶，问道：“便是朝廷的兵器也是你家造的吗？那怎么忙得过来？”

　　池井月没有任何的犹豫道：“其实朝廷和地方军队三分之一军队都是寒家造的，名义上的那个锻造司其实并不负责造兵器，我们池家祖上到现在的每一代家主，都兼着朝廷从三品官员的位置，只是官名常常有不同而已！而我家负责造兵器的火夫也有打半是朝廷派来的。”

　　“哦！池家竟然是有着如此的权势，但是他表面看来仅仅是一个武林世家而已啊！”萧径亭顾不上暗暗惊讶，道：“你爹爹此时北上，说不定便是大有文章！若是在普通时候，政局安定，那么向池家可能会安稳无事，但是现在朝廷内外却是波涛汹涌，诸多大乱一触而发，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制造天下兵器池府自然就变得显目起来，便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它、谋着它。俗话说不怕贼来偷就怕贼惦记，这些个手段厉害、权势滔天的贼子已经惦记了不知道多少时候了，也埋下了不知道多少个棋子了，只待时机一到，他们便要伸出这支黑手了！”

　　见到池井月小脸变得肃重起来，美丽的眸子也变换着不同的各种神色。萧径亭便将事情的先后一一道出，便连与唐蕴儿通奸的那个淫贼床上功夫如此了得，勾着吃惊日的那个任小妞相貌如何美丽、手段如何毒辣等诸多细节也都说得清清楚楚。

　　池井月闻言，那张小脸由于惊骇而变得越发的苍白，但却是没有一点点的惊惶失措，比起刚才萋萋切切反而充满了生气和活力。忽然从床上下来，光着雪白的脚丫子站在地上，身上仅仅穿着月白色的中衣和薄薄丝绸做的贴身裤子，未待萧径亭反应过来，便侧下蛮腰拱起香臀，朝萧径亭一礼拜下，道：“井月代家父谢过公子大恩了，若不是公子，说不定此次寒家便会召了灭门之祸了！”

　　“好是圆翘青涩的小屁股！”萧径亭隔着薄薄的绸裤，瞥了一眼池井月娇躯那一弯下，更加挺翘动人的粉弯雪股，便将池井月扶起，掀开锦被道：“快躺回去！只是对方势大，便是先知也未必能占的先机啊？！”

　　池井月娇躯轻轻一晃，便要软倒在床上，却是被萧径亭轻轻托在柔软的腰际，轻柔地放回床上，但是萧径亭正要将被子盖上的时候，池井月却是轻轻抓住了萧径亭的双手，细声道：“劳烦公子去给我拿条面巾来，就在那边！”说罢一支细嫩的小手俏生生指向不远处。

　　萧径亭垂头一看，不由轻轻暗笑，原来刚才池井月光着小脚走到地上，沾了些尘土，此时正翘着晶莹润美的玉足，不敢沾上洁白的床单。此时池井月美丽的小脸上，方才浮上一许羞涩。待萧径亭将面巾交到她的小手上，不好意思朝萧径亭轻轻笑了笑，便俯下上身娇躯，轻轻擦拭着美丽的小脚。

　　长得如此美丽的女人，如论作出什么动作也是迷人的很，萧径亭见到池井月由于俯着娇躯，弯着蛮腰，使得娇弱的曲线更加惹人怜爱，那也同样柔柔弯起的小屁股，此时越发圆润可人。但是最吸引萧径亭视线的还是那双精巧的玉足，如同白玉雕琢而成，雪白粉腻，看来却是比她的那张小脸还要健康，萧径亭静静看着，心中隐隐浮上一丝想将她们抱在怀中恣意揉捏的冲动。

　　“想从池井月心底摸去梦君奴的身影，再换上别人，只怕比登天还要难吧？！”萧径亭心中暗道：“虽然梦君奴是个女子！”

　　“井月小姐，你的那个任大师兄是什么时候进入你爹爹门下的？”萧径亭稍稍想了下，还是决定将任恪冲的事情隐隐说出。

　　池井月聪明无比，听到萧径亭的口气微微有些不对，美目闪过一丝追忆道：“因为我娘去世得早，而我的身体也从来就不好，在我小的时候，爹爹全身心放在照顾我的病上。而且个个那时候又不是什么的出息，所以爹爹也没有多余的精神收弟子进行教诲！”

　　“忽然有一天，家里面来了一位大哥哥，他的父亲和爹爹好像也有很好的交情。而那个大哥哥来的时候给我带来了许多很好的药材，对我的病有一定好处，而且那个哥哥对我也好得很，爹爹见我喜欢就收下他了，他就是大师兄任恪冲了，后来便又陆续收了几个弟子。”虽然萧径亭没有说明白了，但是池井月聪明得很，立刻明白了任恪冲的不对，扬起美丽的小脑袋，道：“大师兄好像来这里之前，好像身上就带着功夫！”

　　“井月，你是金陵最有名的才女，我虽然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说你，不过你肯定聪明得很，所以以后的事情，你也肯定能够把握住上兵世家的情况！”萧径亭微微一笑道：“但是你现在病歪歪的，就算再聪明也派不上用场吧，所以我先给你看看！”

　　池井月美目闪过一丝凄色，道：“公子啊，我这是心病，是治不好了！”

　　萧径亭望向吃惊也的目光顿时变得非常的柔和道：“你的病虽然是心病而起，但是现在却是气血虚弱而而已，所以我大概是能够看得好的。”说罢一把握过池井月的小手，入手虽然冰凉，但是却也滑腻细嫩动人无比。

　　“那是谁？！”萧径亭耳朵猛地提起，听到大概再十几丈外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速度极快，片刻间便已经近了几丈，听得那脚步轻盈细巧，鼻端也隐隐传来一股淡淡迷人的幽香，和池井月娇躯上的大不一样，这股淡淡的香味仿佛带了一点煽情的气息。

　　“唐蕴儿！”萧径亭心中顿时猜出了来人是谁了，握住池井月皓腕的手掌猛地一紧，一股浑厚的真气顿时涌进她的体中。

　　“我体内的这股真气想必宝贵得很，对于自己的内伤还有那么大的用处，何况昨天晚上还用了下玉蟾蜍那样的稀世珍宝！”萧径亭眼睛一闭，鼻端那股幽香顿时变得更加清晰起来，那轻盈动人的玉步也离小阁近了许多。

　　“她怎么又变得谨慎起来了？”在离小阁大概七八丈的时候，外面的唐蕴儿仿佛停下了小步，萧径亭仿佛看到了她竖起动人的小耳朵，在细细地倾听着小阁里面的情况。接着萧径亭嘴边的笑容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外面唐蕴儿的脚步顿时变得更加的轻快飞速起来，从外面隐隐传来的幽香也顿时变成了一股清风荡漾起来。

　　“来不及了！”萧径亭心中微微一急，接着手中一紧，那股真气顿时变得汹涌湍急起来，躺在床上的池井月也仿佛一下经受不住，娇躯微微一颤。此时外面的脚步也变得厚重起来，想必唐蕴儿此时已经没有运上轻功了。

　　“井月，萧先生在吗？”此时唐蕴儿已经走到了小阁外面，娇声唤道：“我是二娘啊，月儿你好些了吗？”

　　“嘤！”吃惊也终于受不住萧径亭输进的汹涌真气，轻轻呻吟出声，浑身娇躯也变得火热起来。

　　“月儿！你身体可曾好了些了！”萧径亭刚刚张开眼睛，顿时目中一亮，眼前的唐蕴儿和在那天在“飘香楼”完全两个模样，没有一丝妖媚和风骚。眉宇美目间，玉步轻迈间，显得尤其高贵端庄，不过那起伏的娇躯实在过于惹火，丰乳肥臀间，那股成熟冶荡的风情怎么也掩之不住。

　　“看这样子，唐蕴儿对这个女儿仿佛真有无尽的疼爱啊！”唐蕴儿美目紧紧盯住池井月的娇魇，此时池井月由于体内的真气冲撞得厉害，所以娇魇红艳艳的，看在唐蕴儿眼中，自然有着无比的暧昧了。

　　见到唐蕴儿朝自己飘来的一丝异样的目光，萧径亭心中一阵苦笑，右手无比自然地从池井月的皓腕移开。看着唐蕴儿背朝着他，弯下了她无比动人蛮腰，圆滚的肥臀在萧径亭眼前慢慢拱起，仿佛要向他展示那两瓣肥臀的肥大一般，以无比诱人的痕迹坐在了他身边的床沿，这个情景看在萧径亭眼中，显得无比的冶荡风骚。

　　而在唐蕴儿的正面，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慈爱端庄的模样，玉手握住池井月的皓腕，细细的爱抚，美目忽然瞟向此萧径亭柔声道：“先生啊，井月的身体其实已经好了，现在经过您看过之后，整张小脸也变得红润起来了。”

　　“哦！看到月儿好了，我高兴下竟然将正事给忘记了，那月儿将先生给她画的画儿带回家的时候，我心里便一直羡慕中，不料后来先生却又走了，今天先生好不容易来了，我想让先生给我也画幅画儿，好吗？”唐蕴儿说话间，还故意将蛮腰轻轻弯起，使得小腹和私处间的显出一道无比惹人遐思的褶皱。

　　见到萧径亭从池井月床上站起，将面巾拿到一座檀木架上时候，那道目光不经意间射向自己圆滚迷人的肥臀和迷人凹陷的三角蜜处，唐蕴儿大概联想到萧先生之前常住“醉香居”的事情，美丽的目中几乎不可察觉地闪过一丝荡意，美丽绝伦的玉脸也浮上一道奇怪的笑意。

　　但是在目光转向池井月的时候，唐蕴儿的美目顿时变得无比的轻柔怜爱，但是背向萧径亭走向池井月床上的时候，她的那杨柳细腰仿佛一下凹陷了许多，使得那两瓣圆美巨臀凸出，摇摆间臀沟微显。如此勾人蚀骨的曲线诱惑，萧径亭还真的心火一冒。

　　唐蕴儿袅袅行至池井月面前，侧着肥臀坐下使得那身曲线越发的惊心动魄。见到池井月原本苍白的脸蛋此时却是微微有些红润，唐蕴儿美目关切地细细一瞥道：“先生就是厉害啊，我家月儿这张小脸原昨天还是没有一丝血色，白得让人看了都觉得心疼，但是现在经过先生一番诊治，脸上却是好看得多了！”

　　虽然唐蕴儿言语关切，但是萧径亭见过风骚冶荡的唐蕴儿，终觉得此时她的言语中有着说不出的暧昧。其实池井月小脸上的那丝红晕，是因为刚才萧径亭在她体内注入真气太急，引得虚弱的气血翻涌，使得她苍白的脸上才有了一抹血色。而刚刚唐蕴儿走在外边的时候，刚好听见池井月一声惹人遐思的呻吟。人最容易的便是以己度人，唐蕴儿如此的风骚媚骨，只怕将刚才的情景让最不堪的方面想去吧？

　　“这样也好，便让你觉得我与井月不堪吧？”萧径亭心中一笑，望向池井月的目光越发变得关切起来。故意作出讪讪一笑道：“萧某至小便无心功名，所以对画画、医术这些没用出息的行当倒是懂得不少？”说罢更是走到池井月身边，距离坐上床沿的唐蕴儿不过几寸许，一手抓起池井月的小手皓腕，却是惊喜地发现她脉象竟然比之刚才有力得多。

　　“看来这道真气真是天下无双，简直是样至妙的宝贝啊！”萧径亭心中不由大是欣喜，在鼻端掠过唐蕴儿如云的青丝蛾首时，不由轻轻而又明显地嗅上一口，接着对躺在船上眼角望见的池井月闪过一丝促狭。

　　“先生，不然您就在这给妾身画上一幅吧！”左右谈了几句，唐蕴儿便又提起作画的事情来，但是又不好再次在池井月面前将萧径亭请回自己的房中。

　　见到萧径亭使来的一道眼色，池井月看似不支地躺回床上道：“还是去二娘的房里吧，井月有些累了！”

　　待萧径亭跟在唐蕴儿走出池井月的“月阁”的时候，唐蕴儿美丽绝伦的玉脸上却是充满了不可侵犯的高贵，让那些下人虽然看见萧径亭跟在她身后，但是却不敢有一丝的胡思乱想。

　　“这个女人真是有一百张不同的面孔啊！”萧径亭心中暗道，却是见到眼前的唐蕴儿目光忽然望到一处杨柳垂漫间的精妙小楼，那小楼虽然离此大约三四百步距离，所以看在眼中却也不是十分清楚。但是萧径亭依然看出那里虽然花红柳绿，但是看着总有一股凄凉黯然的感觉。

　　“那里大概就是‘风依阁’吧？”萧径亭见到此时的唐蕴儿竟是一扫先前的淫荡和虚假的高贵，尽管见到萧径亭在边上，但是她那美丽的眸子中，仍是难于掩饰那一许温柔、一许期待、甚或一缕深情的荡意。

　　“或许这个女人对那位少主，也是刻骨铭心的相思吧！”萧径亭心中暗道，口上却是笑着说到：“夫人，那处莫非有什么古怪不成？”

　　“哦！没有！”唐蕴儿美目一颤，诸多神色尽去，美目朝萧径亭一瞥而来，道：“那是老爷原配生前住的，叫‘风依阁’，老爷想念风依姐姐，便取了这个名字，平常也不许任何人进去！”

　　“哦？那倒是偷情的好地方！”萧径亭神情微微一恍惚，便落在边上唐蕴儿的眼中。忙自笑道：“池老太爷真是情深意重，令在下想起了不在的爱妻！”

　　“先生也是同样的情深意重啊！”唐蕴儿美目闪过一丝恍然，原先由于做贼心虚的疑惑也顿时消失。

　　“原来你也知道了萧先生便是萧径亭了，如此更好！”萧径亭见到唐蕴儿反应，顿时飞快得出了这一结论，因为在任府无数英雄面前，萧径亭便是在那里提过妻子妍儿，也是唯一的一次。

　　“先生，你瞧人家摆成这个姿势，画出来的画儿好看吗？”刚刚步入房中的时候，萧径亭顿时觉得身前那具美妙肉体上的幽香顿时浓烈起来。接着唐蕴儿便露出了她那张柳烟放荡的面目，袅袅坐到床上，将坚耸的豪乳高高挺起，动人的小腹往前倾出，使得圆滚巨臀弯成一道勾魂摄魄的淫美曲线，玉盘似的两瓣美臀微微向后拱出，直让人看得血脉愤张。

　　见到眼前风骚美人一幅深闺怨妇的模样，萧径亭听着那靡靡勾人的言语，心怀一荡，原来却是唐蕴儿使出的勾魂媚术，而且道行甚是不浅。

　　“这个女人这么这么明目张胆地勾引起我来了，莫非是听说便连苏莞芷这等绝等佳人也对我亲近，起了与我一较高下的心思，不然她应该知道我不是可以被女色勾引，没了自我的人啊！”萧径亭心中暗道，面上却是微微一笑，道：“夫人如此美人，便是睡熟流口水也是美丽动人，只是此时的夫人却是美得让萧某都不敢多看了！”说罢目光却是狠狠地扫了一眼床上荡妇的丰乳肥臀。

第七卷 第六章 大战媚女

　　“先生这般说人家，人家可不依啊！”唐蕴儿圆滚硕大的肥臀猛地一阵扭动，竟是引得胸前豪乳一阵晃动，整个场面顿时变得无比的荒靡起来，而此时床上的这个绝色美人竟然散发着荡人心魄的艳光。

　　“好高深的媚术啊！”萧径亭心怀不竟一荡，目光竟是有些微微迷失。虽然此时坐在床上的这个绝色美人穿着衣服，但是看在萧径亭眼中，仿佛胸前那对雪白淫腻的肥乳，夹在丰润大腿间的鼓鼓肥厚的美阜伴着鲜美的水草都隐隐可见，更别说两瓣圆美的两瓣粉弯雪股了。

　　“这个竟然是魔门最高深的媚术之一--靡眸！”萧径亭心中大是惊骇，在与萧莫莫闺房调弄情趣的时候，便一一使出了她所学过的高等媚术，萧径亭自然对这“靡眸术”印象深刻得很，对其中的原理也知道一二，当女子使出这一高明媚术的时候，男子眼中便会浮现眼前的女人最是理想和勾人的赤裸胴体，说白了也是惑心术的一种。

　　“这个女人竟然是在试探我到底是不是失去了浑身的内力！”见到唐蕴儿美目闪过的一丝惊讶，萧径亭心中猛地激起，顿时恍然大悟。紧接着目中光芒大灼，直直射向女人的胯间蜜处，顿时神色痴迷狂热，但是心中却是翻滚无比。

　　“肯定不是梦君奴将我真气被封的消息说出来的！”萧径亭头一个否决了这一念头，脑中马上浮起了另外一人的身影，便是那个好色厉害的秀岐。

　　那日在苏州的时候，秀岐虽然被萧径亭唬住，在那一战中并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但是一战过后，精明无比的秀岐自然会发现其中的不对。以萧径亭怀有的那身绝世武功，和萧径亭的为人，哪里又用得着冒这么大的危险来与他秀岐一战，虽然最后凭着萧径亭的胆识和智慧化险为夷，但是万一失手，不说丢掉性命，就算没有被封住功力，一身重伤也是难免的。

　　而当秀岐将这些怀疑告诉给了无论是秀情或是那位少主手下其他魔门高手，便会猜测萧径亭其实是被施了截脉术。但是又不敢完全肯定萧径亭到底是不是封住了周身的武功，所以唐蕴儿便借机试探了。

　　“这样甚好，如此凑巧下，倒是能够因为让别人将视线从我身上转移开来了，不过以后倒是要带着面具出门，省得应付无穷无尽的暗杀了！”萧径亭心念几下一转，便立刻作出功力被封，体内不剩一点真气的模样，那自然很容易被唐蕴儿控制了心神了。

　　唐蕴儿咯咯娇笑，朝萧径亭娇嗔地白了一眼，整张美丽的脸蛋也仿佛亮了起来，腻声道：”先生啊，你这般看着人家做什么？“说罢更加从床上站起娇躯，扭着蛮腰朝萧径亭走来，美目一荡直直瞟向萧径亭的胯间。

　　萧径亭神来阳气本来就重，再经过唐蕴儿刚才媚术的一阵撩拨，更重要的刻意想到莫莫的风情万种，此时胯下的龙枪已经狰狞钢硬。

　　见到萧径亭胯下巨物支起的高高帐篷，唐蕴儿美目一亮，顿时化作一片水汪汪的秋水媚波。美丽绝伦的玉脸浮上一层淫荡的神色。接着更是走到萧径亭面前，微微张开丰满的大腿，下身美妙的私处竟然朝萧径亭火热的胯间贴着上来。

　　“再这样下去，假痴迷也要变成真痴迷了！”萧径亭对着风骚女子淫荡举措大感消魂，胯间的长枪便仿佛涨的要爆开了一般，但是脑目却是无比的冷静，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大意。好在唐蕴儿以为他被迷住了心神，没有再耗费真气使出那高明的媚术，但是身怀媚骨的她，本身的妖媚风骚对任何一个男人都是致命的诱惑。

　　“萧公子啊！你说是我美，还是‘醉香居’里面的那个狐狸精美啊？”唐蕴儿却是双手抓住萧径亭后胯的臀部，勾魂的的两只大腿将萧径亭胯下的巨物紧紧夹在消魂的胯下蜜处，将两只柔软的玉乳用力顶在萧径亭胸膛，小嘴轻轻咬住萧径亭耳朵呻吟腻声道。

　　“这个女人叫我公子，想必是想看我反应，究竟有没有被迷住了神智吧？不过这个女子嗜好还真是奇怪啊！”萧径亭心中暗道，虽然知道这个女子是在作戏，但是腹下的欲火还是猛地一下窜了上下，忙强自凝下心神。将所有的注意力从胯下的消魂转移到别处，意念刚刚到达胸前的两团软肉，却是发觉尽管那两只硕大的豪乳柔软无比，但是被她用力挤着还只是稍稍改变了形状，那细嫩滑腻的两只白兔竟是有着惊人的弹性。心神只要微微一恍惚，便被欲火烧掉了所有的神智。

　　“不知道，或许是她美吧！但是现在的你却是比谁都美！”萧径亭故意对她叫出萧公子没有一丝一毫的惊讶，喘息也变得急促。

　　“嘻！”唐蕴儿闻之得意一笑，美目闪过一丝鄙意，想必是想尽管你萧径亭厉害无比，但是还是被我迷得神魂颠倒。接着便毫无顾忌地享受情欲的消魂，粉颊贴上萧径亭的面颊，小嘴也淫语呻吟出声。一阵冷酷的呢喃也随着淫浪的声音响起：“听说你长相俊美、世间无匹，就这样死了该有多么可惜啊，我怎么也要趁机好好乐上了一乐！”

　　“妈的，可惜现在时机不对，我忙得很，不然非将你干得爽翻了天，几日也下不了床不可！”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觉得胯间巨物一阵舒爽，却是唐蕴儿一只小手抓住了她胯间的巨物，接着觉得唐蕴儿小手一紧，一阵惊呼，想必是萧径亭的尺寸大大出乎了她的意料。

　　“啊！比那个淫贼还要大哩，可是个天下难觅一二的至宝呢？”唐蕴儿仿佛捡到一个无比珍贵的宝贝一般，声音也顿时淫荡得仿佛她下身私处溢出的春水，湿透了胯间的裙裤，小手飞快地撸动萧径亭的巨物，还将下身私处的软肉狠狠朝火热的枪头撞来。虽然此时她的模样火热淫秽无比，但是从小嘴中说出的言语却是仿佛地下冒出一般的阴冷。

　　“可惜啊，蕴儿还是要大事为重，待会儿你大大家伙捅入我肉洞的时候，硬到什么时候，便活到什么时候吧！什么时候泻了出来，蕴儿便什么时候送你去见阎王吧！”

　　“这个女子竟然如此的狠毒，不过你也是自寻死路。本来还想着不打草惊蛇，但是你想杀我，我便只有辣手摧花了！”萧径亭心中一阵冷笑，双手抓住身上风骚美人的两瓣肥臀，狠狠地揉抓了两把，接着五指深深地陷入肥肥的美肉，拇指按在迷人的后庭花儿。

　　唐蕴儿由于萧径亭的动作，大感舒爽，甚至扭着娇躯下意识地要萧径亭手上的力道更重一些。萧径亭便故意装出欲火难耐的模样，喉间一阵低嘶，抓住臀瓣的双手一紧，接着用力猛地向两边一撕！

　　“啊！”唐蕴儿一声惨厉的尖叫，但是尚未叫出声便被玉齿深深咬住樱唇，顿时将鲜红的嘴唇咬出一缕血丝。小脸顿时疼得苍白，冷汗直冒。原来萧径亭那手力道极大，硬是将唐蕴儿受创尚未痊愈的私处花道硬生生撕开了，虽然不见得撕裂出血，但是那处地方最是娇嫩，显然是剧痛无比。

　　见到唐蕴儿美目闪过一丝凌厉的寒芒，萧径亭腹中真气一提，右手猛地抓上女人下身的肉缝，便要一下制住唐蕴儿。

　　“二娘！”就在萧径亭手上的真气要一涌而出的时候，远远便听见一声叫唤，听那声音仿佛是池井日那个败家子。接着怀中已经冷意绽发的唐蕴儿蛮腰一曲，娇躯猛地弹出萧径亭的怀抱，飞快坐回床上。接着美目朝萧径亭投来一道冷冽的光芒，小嘴呼道：“先生，我们这便开始画吧！”

　　听到这声先生清脆冷俏，闻之仿佛冷水浇头，萧径亭便知道自己这边该清醒过来了。莫莫也曾告诉过她，这声脆喝大有文章，只要被媚术迷住了心神的男子，被这一声冷喝，便都会回过神来。不过这声冷喝却是比施展媚术更加地耗费内力，而被喝醒的男子，记忆只停留在被迷住的前一刻。

　　所以当萧径亭拿起桌上的狼毫湖笔，沾了下墨水，目光瞧向床上的唐蕴儿，发现她此时风骚之色全消，依然的那么高贵不可侵犯，心中暗暗一笑，顿时一笔撩在雪白的宣纸上，却是发现右手沾上一丝血迹，看在眼中显得尤其鲜艳勾人。

　　“我那一手的力道竟然那么重，竟然将她下身花道生生撕裂了。不过在她眼中只怕是认为勾引得我过火了吧！”萧径亭心中暗道，当然萧径亭目中闪过的那一丝恰到好处的惊讶，刚好让唐蕴儿释去了所有的疑心，只是柳眉疼得微微颦了起来。

　　“萧径亭，你这个无耻之极的好色之徒，竟然打上了我二娘的主意，我今日便让你出不了这个‘上兵世家’！”吃惊日这个家伙想必是听到了唐蕴儿刚才的那一阵娇呼吧，加上在苏州对萧径亭旧怨未消，所以说话声中犹自带着深深的恨意，而且也显得对唐蕴儿极其的孝心，只是后面接着的那声关切将两人的关系显露无疑。

　　“二娘，你没事吧！你怎么样了？怎么不出声？”话虽然平常，但是掩之不住的口气关切和暧昧，却是显得有些不自然了。

　　“井日，你这般无礼做什么，还不来见过萧先生！”待池井日火气冲冲，目光冒火地冲进阁楼的时候，唐蕴儿美目一寒，眉头一皱冷声俏道。

　　池井日便走边道：“我刚才听他们说萧……到了二娘这里，不放心便过来看看，这混……”待他目光见到室内的情景也想象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不由一阵惊讶。将下面无礼的言语生生咽入口中，只是两只眼睛中充满了疑色，毫无掩饰地在萧径亭和唐蕴儿两人面上扫来扫去，想必是响在自己严厉的目光下，让两人露出一丝破绽。

　　但是这两人何许人也，瞧了半天也看不出一点异常，池井日眼珠一转道：“那刚才二娘为何惊叫出声？”

　　萧径亭鄙夷地撇撇嘴，不再理会。倒是唐蕴儿美目在室中飞快转了一圈，最后落在萧径亭画上，努了努小嘴，冷道：“你自己看！”

　　却见萧径亭运笔如神，此时雪白的宣纸上，一个美丽绝伦的动人蛾首跃然纸上。那眉目那眼神，便活生生便是眼前这个美丽高贵的唐蕴儿。

　　“啊！妙笔！”池井日也不由出声赞叹，接着面上浮上一层喜色。故意趁着萧径亭不注意的时候，急不可耐地朝唐蕴儿投去一丝求饶和歉意，只是那神色有着说之不出的暧昧和欣喜。想必是按耐不住心中的得意和高兴吧！

　　“没出息的笨蛋！被人顽弄了还得意得很！”萧径亭暗暗一骂，便是唐蕴儿也冷冷递来一道凌厉的目光，止住了池井日目中继续流露出奸情。

　　萧径亭嘴角扯开一丝动人的笑容，手上的湖笔在画上的美人目中轻轻一撩，再动人的嘴角轻轻一勾，纸上的那个唐蕴儿顿时便多出了一丝妖媚，若细细看着，甚至可以看出一些荡意。但是边上的池井日却是看不出任何异样，口上直是啧啧称赞。

　　最后，待萧径亭轻呼一声收笔的时候，一幅美人静思图便跃然纸上。而池井日的目光盯在画上，早已经是一片火热痴迷，再也移不开目光。

　　萧径亭暗暗一声嘲笑，道：“你小子哪里看得出什么？”

　　其实配上画上的题名，乍一看来还是一幅美人静坐，侧着小脑袋在想着事情的模样，但是细细看着便会发现，那美人的眼神虽然凝聚，但是却是投向某一处目标，而美丽的玉齿更是轻轻咬着下唇，一只小手垂在腰下，却是下意识地成握状，另一只小手却是大半隐入背臀，但是露出的的拇指和食指成勾状，只要细作想象，便可推测出那只小手上的中指是高高竖起的，大概是正做成男人阳物模样，正偷偷地准备从臀沟划过，插进酥痒难耐的美丽肉洞。两只美丽的大腿更是难耐地将胯间的私处紧紧夹住，甚至有着轻轻磨蹭的势头。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在那美人面前，没有画出的显然有个极其迷人的男子，想必此时正赤裸着，胯间的物事和他的体格相貌，足与让那女子春心大动，才让她作出如此难耐之举。

　　但是从画的外表看来，却是没有一丝的淫秽之意。相反，那个女子还显得尤其的端庄高贵，那恬静的模样活生生便是眼前的唐蕴儿。

　　萧径亭对着画儿微微一笑，手上一甩，便将手上的狼毫湖笔丢在砚台上，目光瞟上一眼床上的唐蕴儿道：“告辞！”从池井日进来时候，至始至终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便朝外迈出。

　　待萧径亭完全走出小阁的时候，耳朵接着竖起。接着便听道池井日猴急的声音，显得尤其的委琐，道：“我的好二娘，你答应给我的第二次怎么这么慢啊！我这便来要了，身下这鸟儿想你想得都要爆了！”说罢想必是一把扑了上去。

　　“胡闹！”唐蕴儿的声音顿时变得妖媚无比但是极轻极细，若不是萧径亭耳目有着异常的天赋却是听不到一丝声响。接着冷着吩咐，道：“快去窗外看萧先生走远了没有！”

　　片刻后，萧径亭便感到背后一道目光投来，嘴角微微一笑，脚下一步不停地朝外走去。紧接着便听到池井日一声欢呼，接着一阵绸布撕裂的嘶响，口上的声音也顿时变得淫秽下流起来，道：“好蕴儿，你看它早就硬得快要裂开一般，还和那天晚上一样，你张开大腿，让我好好捅捅！而且今天我还要好好看着我的好二娘在我身下叫得这么厉害，那天晚上黑呼呼的，我便连二娘的淫荡模样也没有看清楚！”说到后面已经是气喘如牛了。

　　“今天不行，我那个来了！不信你看！”萧径亭听到这里不由心中一乐，暗道：“可能美丽风骚的唐蕴儿对这个池井日也是恶心得很了！”脑中也勾画着一幅淫美荡人的画面，现在的唐蕴儿想必是用小手伸到胯间，抹上一些因为下阴被萧径亭撕裂而流出的鲜血，骗那井日那白痴说是月经到了！不过唐蕴儿说来也苦命得很，下身蜜处在这一两天内连连受创！”

　　“不要紧，我更喜欢！蕴儿，你脱了裤子张开大腿让我看看，我看女人那儿流血是什么模样，我不能取得你的落红，但是也要操得你见血！”说罢更是凶猛地朝床上扑去。

　　“混蛋！”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后，接着唐蕴儿的声音顿时变得温柔无比，腻声道：“你要是想死，蕴儿不要说流血的肉洞，便是屁股上的那个洞儿也让你乐个痛快，但是井日啊，你来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见！若是来个当场抓奸，我苦命死了不要紧，你这家主之位只怕没有份了！”

　　接下来，当然是池井日讪讪地离开了，因为唐蕴儿娇嫩的下身已经不知道流了多少血了。她自然要赶紧止住流血，处理伤口了。

　　就在萧径亭还准备俏俏去趟池井月的时候，却是发现数道目光从隐秘处落在了自己身上，不由暗暗一叹，朝池府的大门外走去。

　　当萧径亭走出池府大门的时候，正好感到一面赶着回去的李易泽，可能出于萧径亭的会意，池井月便收下了李易泽送上的‘雪参丸’可能甚至还稍稍给了些眼色，所以此时的李易泽目中的神色也微微带了许兴奋。

　　“先生不在池府用饭吗？”见到萧径亭也走了出来，李易泽顿时换上满脸的笑意，过来招呼，刚刚准备上马的他，也将缰绳握在手中，与萧径亭并排走成一列。

　　“不用了！”萧径亭微微一笑，接着狠狠瞪了他一眼，笑道：“不用作戏了，你看你这声先生叫得别扭得很！”

　　李易泽不由讪讪一笑，道：“我怕坏了萧兄的大事吗？不过萧兄怎么会让人看出了破绽出来的。”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是我自己没有注意，不然又有谁看得出来。”接着见到此时已经中午时分，路上几乎没有任何行人，不由笑问道：“易泽兄，你且仔细看看，我这萧先生的模样可和我原先的那张脸相比，可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李易泽面上微微一讶，想必是奇怪萧径亭为何对他如此推心置腹了，不过目中却是稍稍浮上一丝喜色，便细细端详起萧萧径亭此时的这张脸，而萧先生的这张面具却正是和原先真正那张脸蛋最是相象的一张了，甚至会觉得只是在原先的脸上贴上了胡须，再稍稍做了点手脚，让原先萧径亭真正的那张脸上的那神俊无匹给隐藏起来，面色上稍稍变得老了一些。

　　“经过萧兄这么一说，在下便觉得萧兄这这张脸和原先真正的面目相象得很，甚至感觉就是多了一缕胡须而已！”李易泽经过细细查看后，却是上路得很，得出了萧径亭想到的结论。

　　萧径亭面上故意作出神秘状道：“这便是易容术了，若不是我提点和易泽兄的先入为主，只怕永远也看不出这两人的不同吧！”

　　萧径亭本有八张面具，自然便会有八个身份，以前他不介意别的身份别别人揭破，萧先生的这张面具也是为了给那些个女子画画，不会若来情潮。若是也不大用心去经营两个身份，也不在乎会被人揭破了。

　　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有很多事情需要他用不同的身份去完成，而且还不能被别人怀疑那便是萧径亭。所以萧径亭在用另外几张面具行事的时候，便不能让别人联想到那便是萧径亭。所以必须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他扮成萧先生那只是一种易容的手段，也自然不会让他们得知世界上还有人皮面具这种宝贝。而如果要改扮的面上让人丝毫看不出一些破绽，那就必须在原先的面目上作出改变，也就是说必须带有原来的影子。所以当以后萧径亭带上别的面具的时候，别人见到和萧径亭没有一点的相似之处，便不会觉得他和萧径亭有什么干系。

　　而李易泽正是起到了将这个消息知道后，并传递给别人的作用。

　　见到李易泽目中一亮，显然大是感兴趣，萧径亭笑道：“不过易容术有这么一个不好的地方，那就是若想将面目改变得让人看不出一丝人工的痕迹，让别人看不出一丝破绽，那必须按着原先的面目去改，那模子也自然跑不去原先的根骨了！”见到李易泽面上已经浮上一层不解，萧径亭知道这点应该点到为止了，微微一笑道：“但是，这就够了，这是可是一门绝艺啊，哪天有空我演示给李兄看看！如何？”

　　李易泽面上的不解便更加浓了，但是仿佛抓到了萧径亭故意放出了一丝苗头。行出了百步后，李易泽忽然目珠一转，问道：“那这门绝艺能学吗？”

　　萧径亭心中得意一笑，面上也是一笑道：“能学，不然我说出来做什么？”接着面色一肃道：“我知道王爷一直想召我入他旗下，可惜我一向潇洒惯了，不习惯被人管着，但是对王爷却是崇敬得很，所以……。”

　　“明白了！”李易泽面上顿时满是喜色，便按照他的理解道：“在下明白了，如能那样的话，那王爷可是方便得多了，择日不如撞日，王爷这几天可是天天念叨着萧兄啊！”

　　“好吗？我这个救命恩人终于能来见我一面了！”随着李易泽走到金陵城中第一行政长官李莫潇府上，萧径亭正暗自赞叹李府辉煌威严的时候，武莫宸身穿紫袍，头戴金冠大步而出，面上尽是喜色直直朝萧径亭迎来。

　　中午用饭的时候，也不见府上的主人李莫潇，萧径亭心中虽然觉得奇怪，但是面上却是表现出任何异色。潇洒轻快地和两人谈笑风生，见到萧径亭不说，李易泽也不提起易容术的事情。

　　“萧兄啊，萧沁这人心直口快，而且在蜀山剑派难免养出一些气势出来，你且不要因为那日在任府的事情有什么不快了！”武莫宸却是抢先向萧径亭为那日李箫沁出言不逊道起歉来，接着目光变得微微有些促狭，道：“萧兄长得这般风情，而萧沁又追求辛忆姑娘追得厉害，见到辛忆姑娘和萧兄神态熟悉，不由想的多了！不过换成了我，也难免多想啊，我可想不出有哪个女子能够逃出萧某的风流阵帐！”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萧沁兄多虑了，其实他想赢得佳人芳心，最大的敌人可不是我啊！”

　　“那是谁？莫非是任伐逸？”李易泽明明知道不是，但还是说了出来。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便是辛忆姑娘本人了，那个丫头看来清纯美好，但是心志却是坚定得很，想让她动心倒是难得很那？但是除了要她那颗芳心外，其他的倒是未必不可能了？”

第七卷 第七章 美人援手

　　“哦？”武莫宸顿时大感兴趣，他想让李箫沁去追求辛忆也自然不是因为为属下的幸福着想，而是想着怎么将唐绰兮这个在武林最具超脱身份的一代宗师笼络过来，也将剑花宫这一势力收入自己的旗下。

　　在争储战中，一般不可能出现千军万马的互相拼杀，所以在关键需要动武的时候，个人手上掌握的江湖武林力量显得尤为的重要，所有想唐绰兮这种有身份有地位的一代宗师可是现在的武莫宸梦寐以求的，况且若是得到了唐绰兮的相助，那么便有无数的江湖武人投入临夏王门下，而其他势力下的武林人士，对唐绰兮或是害怕或是爱慕。只怕没有几人愿意和她为敌吧！

　　萧径亭微微一笑，接道：“个人皆有自己的软肋，只要拿中了这处软肋，办起事情来只怕也容易得多了。”

　　武莫宸目中一亮道：“那想必萧兄却是知道了一些，关于这位不世出武林第一美人的一些东西了。不过我倒是更加想知道萧兄的软肋是什么啊！”接着目光灼灼投向萧径亭，一点也不掩饰目中的热切。见到萧径亭微微一笑，武莫宸也缓下目光，举杯饮下道：“我的软肋，萧兄猜猜是什么？”

　　“莫姨？！”萧径亭心中暗道，目中微微一阵思虑，笑道：“这我如此猜得出来！”

　　“便是你我那夜在‘醉香居’见到的那个穆夫人了！”

　　“径亭啊，可惜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喜欢什么？”用完饭后，武莫宸便将萧径亭引入书房，连李易泽也没有叫来。刚刚坐下便满脸的兴叹道：“所以我也不知道能用什么东西来打动你，我倒是知道一样，是你喜欢的，便是任府的那个美貌如仙、风华绝代的‘雪剑姬’！”

　　“只是可惜，任断沧不是我的人，执意要将她许配给方剑夕，而方剑夕是老大的死党，自然不会给我面子！我倒是有心无力了。”武莫宸招呼萧径亭坐下，目光瞥了萧径亭一眼，见到门里进来两个美丽女子，笑道：“任盟主看中方剑夕的地方，除了他的文才武功外，大都是他在武林和朝廷中的地位，但是凭萧兄本事想要达到方剑夕这个高度，也不是不可能啊！”

　　两名女子给二人上茶后，并没有急着离开。萧径亭不由看了一眼，心中暗暗赞叹道：“好美的丫头，俱是绝色！”

　　见到萧径亭的目光，武莫宸微微一笑道：“萧兄看这两名女子如何？看着年纪轻轻，但是整个身子难得长得这般迷人妩媚，还都是处子，便让她们做萧兄的贴身丫鬟如何？”

　　随着武莫宸这话一说，两个小美人不由美目一亮，痴痴朝萧径亭望来，两张美丽的脸上写满了热切。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我行无定所，跟了我只怕两位姑娘吃不了这个苦头！就谢谢王爷的美意了！”

　　两名娇小的美人顿时玉脸一黯，美目一红，顿时泪光盈盈。武莫宸听了倒是没有任何的讶色，招呼两位美人出去，道：“那我便帮你留着！”

　　待两人走出后，武莫宸不由一阵苦笑，道：“萧兄，你倒说说看用什么能够打动你呢？你不是我，不知道我心里的热切，你的那身绝世武功，还是为人处事的风度和手段，全部都合了我的味道，我便是做梦都想将你揽入旗下啊！”说到此处见到萧径亭仍然是满面的笑容，武莫宸目光一转，忽然笑道：“不然萧兄便屈就做上方剑夕这个位置如何？”

　　萧径亭心中大讶，但是面上却是笑道：“待王爷登基以后吗？”

　　“不是，是现在！”武莫宸目光灼灼直视萧径亭，接着目中闪过一丝促狭的笑意，道：“登基？喂！萧兄那，这话可是诛心之言，传出去我可是会杀头的！哈哈！”虽然口上如此说到，但是面上却全部是戏谑之意，只是目中闪过一道闪电般的凌厉。

　　“莫非是当朝武帝一直在提防着方召疾？而不想让他的儿子方剑夕继续执掌江湖了？”但是萧径亭也只是心中一热而已，他知道以方剑夕的武功合手段，以及手上掌握的势力，就算没有朝廷的支持，只怕也能将掌管下大半个江湖，而今内外的大患一触而发，武帝是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得罪什么武林豪门了。此时朝廷的雷霆手段对方剑夕执掌江湖来说，倒是没有了太大的用处，反而给他全力施展拳脚的时机了。

　　而萧径亭知道此时不可再问下去了，若是问出些什么朝廷的秘辛，那便极难脱身了，当下道：“这些我们且以后再谈，今日我来，是有一件大事让王爷帮忙！”

　　“萧兄尽管说！”武莫宸目中一亮，神色大喜道：“只要萧兄开口，便是再大的事情也给萧兄办妥了，无论多少银两，派上多少人马？”

　　“还真的少不了人马？”萧径亭笑道：“有人要将池老太爷的‘上兵世家’收入囊中，那人也便是上次派人在‘醉香居’刺杀王爷的那人！”

　　“是他！”武莫宸一声低喝，目中闪过一道寒芒，看在萧径亭眼中几有雷霆之势，接着朝萧径亭讪讪一笑道：“我本想施恩于萧兄，不料这次还是萧兄救我，若是让‘上兵世家’落入我那位亲大哥手中，那真是不堪设想啊！萧兄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你要什么……咳，我又忘了，天下间什么东西也收买不了你！”

　　“无欲则钢吗！若是有欲只怕便同李箫沁一般，做了你的奴才！”萧径亭心中暗暗一笑，道：“最简单的法子，便是王爷让李使君派上几千军队，将池府上下围个水泄不通，任谁也没有胆子明着过来侵犯！”他口上虽然如此说到，但是心中却是不以为然，只要将池观崖一举株杀，上兵世家的主人便自然成为了池井日这个愚蠢的王八蛋，但是若是将事情分析得这般透彻，那么武莫宸自然会认为你居心叵测了。

　　“不过这样的话，若是落入皇上的耳中只怕不妙，会认为李大人对皇上不敬的！”见到武莫宸听到自己说的那个最简单的方法，武莫宸目中闪过一丝异色和焦虑，萧径亭便接着婉转笑道。

　　武莫宸顿时面容笑开道：“这便是了，只怕可以派兵保护一时，但是保护不了一世啊！”这话其实武莫宸说漏了一句。若是派大军保护上兵世家，那么武莫宸也别想沾到上兵世家的任何便宜了，而他正督促着李易泽大势追求池井月，以后好入住“上兵世家”这个三分之一的天下兵器“锻造司”。

　　“不过萧兄是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呢？莫非萧兄的风流也惹到了那位金陵第一才女不成！”武莫宸面上忽然展开一丝暧昧的笑容道。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全凭听了一场春戏，那场春戏的女主角便是池府中人，她倒有个奇怪的嗜好，在床上挨枪的时候，跟人商量事情！”见到武莫宸面上的笑容显得更加的暧昧，萧径亭笑道：“所以我此次来，是向王爷借兵来了，一举在‘飘香楼’株灭刺杀王爷的那名主谋！”

　　“好！”武莫宸一声断喝，不过面上又浮上一层难色，道：“不过不知那名主谋的武功与萧兄比起如何？”

　　“只高不低！”萧径亭微微一犹豫，笑道：“而且他手下的那般人马，大概个个和上次派来暗杀王爷的刺客相当，可能还只高不低！”

　　“哦！”武莫宸英俊的面孔顿时变得阴沉起来，可能没有想到对方的势力竟然大到如此惊人的地步。忽然朝萧径亭苦笑道：“那些高手不会超过七八个吧！要是那样的话，这战也不用打了！”

　　萧径亭道：“只多不少吧！”这话一出，顿时见到武莫宸的面上更加凝重，目中飞快地变换着不同的神色。萧径亭知道自己应该给他一些信心了，道：“不过我们也有强援，归宗主与萧某交情不浅！”

　　“西北候？”武莫宸顿时目中一亮，脸上阴色稍解，目中闪过一丝异色道：“萧兄竟然与他有交情，那真是再好不过！”

　　萧径亭微微一笑，知道武莫宸对归行负这位西北第一大豪拉拢的心思尤为的热切，又道：“不过就算加上归宗主，只怕也敌不过对方势大，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强援，她一人只怕便顶得上地方三四名好手不止！况且再加上她的那个修为不浅的徒弟！”

　　“唐绰兮？！”武莫宸面上闪过一丝狂喜，道：“怪不得你刚才提到她！不过萧兄那？”武莫宸面上闪过一些戏谑的笑容，但是目中却全是敬佩，笑道：“我怎么越来越觉得你才是武林的中枢那，这些人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还讨不了好来，这么个个仿佛都仿佛唯你是从那？”

　　萧径亭目中一迷，笑道：“王爷这话小心，若是传到她们耳中，只怕饶不了我！”接着肃下面容道：“但是这些人马只怕够得上应付池府中的变故，飘香楼那边我真是无力顾忌了！所以请王爷调上几千个弓弩手，早早布置‘飘香楼’周围，到时万箭齐发，只怕连‘飘香楼’都射成个蜂窝了！”

　　“不过萧兄啊，几百个弓弩手若是一齐朝你发射的话，凭你功力能够逃脱吗？”顿了，武莫宸眉头一皱，不放心道。

　　“我怎么看着王爷总是将我设为假想敌那？”萧径亭一阵苦笑，接着面色一肃，道：“若是不被分心的情况下，还是能够逃脱的。但是我们可以在‘还碧阁’中放上一名绝色美人，在房间里点上春药迷香！若是那样他还能逃脱的话，那他的武功便不在我意料之外了！”

　　“因为我见过的人中，数你武功最高！”武莫宸朝萧径亭递来一丝笑意，道：“不过我想不到萧兄手段也是无可不用其极啊，可惜我手上没有什么高手啊，仅有李萧沁一人，李鹤梅李掌门又远水解不了近渴！”

　　“比我功夫好的人海了去了！”萧径亭哈哈一笑道：“那夜我不能帮忙王爷去看住‘飘香楼’了，我与池老太爷是忘年之交，他的情况更是危急得很！”

　　“我理会得！”武莫宸微微笑道，听到萧径亭说到与池观崖的交情，目中闪过一丝恍然，接着目中一亮，道：“我倒忘记了还有一个绝顶高手了！”

　　见到萧径亭面上不解，武莫宸闪过一丝苦笑道：“金陵节度使李莫潇，我准备请李莫潇大人出手了！”

　　当萧径亭走出李府的时候，不关是他，便是武莫宸面上也是满脸的喜色。

　　“该去寻寻辛忆那丫头了，不知道她还在不在原先住了那个地方！”萧径亭心中顿时浮起如意客栈的大概方位，便转过身去朝南方步去，脚步更是轻盈潇洒，不沾尘埃。

　　“那个美丽的姑娘啊！她早走了啊！”辛忆美丽绝伦，只要看过一眼自然不会忘记，何况如意客栈很可能本身便是“剑花宫”的产业，所以萧径亭便与本来的面目向掌柜询问辛忆的事情。不料那掌柜真是记得萧径亭，神色也亲切恭敬，但是却是说辛忆已经走了。

　　萧径亭还自不信，提出要去辛忆住的小院去看看，那掌柜一口允道，萧径亭心下一暗，知道辛忆是真的不在了，但还是随着掌柜到了后院教委隐秘的一处院子。

　　房中依旧整整齐齐，便连那阵醉人的幽香也仿佛可以清晰闻到。萧径亭问道：“那姑娘可是刚走不久的！”

　　听到掌柜说辛忆才走的四五天，见到那掌柜欲言又止，萧径亭不禁问道：“掌柜的应该知道辛忆姑娘的去向吧？便请麻烦告知，在下萧径亭乃辛忆姑娘的至友，有急事要找辛忆姑娘！”

　　那掌柜面上的笑容顿时变得越发的亲切起来，道：“小老二知道公子的，那日见到我家姑娘和公子下马车了，印象深刻得很！便是公子步问起，小老儿也是要说的！”

　　“辛忆的可爱真是无可阻挡啊！便连这掌柜的也爱屋及乌，对我坦明身份了！”萧径亭见到掌柜那精明的面上浮上一层深深的疼爱，便仿佛辛忆是他的宝贝女儿一般，心中顿时浮起辛忆那张清秀绝伦的小脸，以及清澈美好的那双秋水眸子。

　　“小老儿与我家姑娘有一种特殊的联系方式，我这便派人去联系她，请公子晚上再来！”

　　待萧径亭走出如意客栈的时候，天上的太阳已经朝西边斜下了大半，眼看着便要傍晚了。

　　“莫姨和夜儿那丫头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起床了吧！”萧径亭心中泛起一股温柔，再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太阳，接着闭上眼睛朝最熟悉的‘醉香居’方向走去！

　　“这么急着杀我！”萧径亭走到一处冷清小巷的时候，心头一动，便觉得身上一寒，仿佛有几缕剑气摇摇指向自己的身躯。

　　“麻烦！”萧径亭心中一阵苦笑，暗道：“本来好不容易已经隐瞒了身上的武功，但是这下只怕要露馅了！但愿他们认为我浑身功力尽失，派来这些人的武功也不会太高，就算我不用上真气也能大发了他们！”

　　萧径亭心中暗暗一阵苦笑，面上不敢有任何一点异样。缓缓走进那条小巷，顿时暗暗感觉到笼罩在身上的寒气越来越重，待身子完全走进小巷的时候，只怕就是萧径亭真的被封住了浑身的真气也感觉得出来了。

　　“怎么还不杀我？！”萧径亭心中暗道，迈出的脚步也越来越慢，鼻子轻轻一嗅，不由眉头微微一皱，却全是男人的味道，没有闻到女子身上特有的那股动人幽香！虽然脸上不喜，但是心中却是顿时安定下来。虽然明明知道那个丹姑娘不会再出现了，但是心中还是不由有些揣揣。

　　“沧！飕！飕！飕！”萧径亭耳朵猛地一提，确实听到无数声的锐器破空声，接着数支明晃晃的长剑直直指向萧径亭。“妈的，是谁组织的这次暗杀，明明以为我的真气已经被全部封住了，但还是那么谨慎，用上了暗器！”

　　萧径亭心中一怒，却再也不顾及被人识破了，猛地提起浑身的真气，足下猛地一撑，屈指成爪，目光直直射向传来呼吸声的墙头贼人藏身之处，暗道：“我便一举将你们所有人都给杀了，不然倒要身受其害了！”毕竟现在他体内的这道真气虽然强大的许多，但是和以前相比仍是差得太多！

　　“杀！”接着一阵大喝，无数把冒着蓝芒的飞刀呼啸着尖利的划空声，转眼便割向萧径亭胸前。“这么多，这该怎么躲啊？况且就算躲过了飞刀后，接着而来的利剑只怕更加厉害！”

　　萧径亭心中一苦，牙齿一咬，目中爆出一朵光芒，目光直直射向飞来的暗器，手上一转，便要运上十成的功力将暗器震开。

　　“呼！”萧径亭只觉鼻端荡起一缕醉人的幽香，万卷淡雅没有一点的脂粉味道，是萧径亭最喜欢的那种处子天然的体香。

　　“叮叮当当！”萧径亭只觉眼前一花，那已经飞倒身上的飞刀仿佛受到了一股无比厉害的阻力。奇怪美丽地飘荡几下，便仿佛风过残花一般，纷纷落下。

　　“辛忆！”萧径亭不由又惊又喜，目中一亮，接着一道曼妙无比的身影飘在眼前，紧紧护在萧径亭身前，在动人的剑舞中，使得那身迷人婀娜的曲线伸张有度，欺起伏玲珑间，那无比的美丽仿佛要将人的魂儿勾出来了一般。“萧公子，你没有受伤吧！”辛忆娇躯一挪，挡住了攻向萧径亭右边的三支长剑，接着美好柔软的背臀飞快地向萧径亭移来，挨上萧径亭的前面身躯，蛮腰轻轻一扭，欺负突出的背臀顿时贴上萧径亭下身，将他推出了险象环生的小巷。

　　“看来这些刺客都是临时派出来的啊，竟是面生得很，一个也没有见过，而且武功虽然高明，但也不是高得离谱！”看着辛忆正不顾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用动人的腰臀将自己挤出了小巷，然后利剑一横，里面的此个竟然没有一个能够冲出她的剑网。

　　由于上次辛忆在金陵城南的六里亭给梦君奴的人马伏击得手，所以萧径亭一直认为辛忆武功虽然很好，但是也不是绝顶高明的好，但是现在看来竟是不亚于萧莫莫多少。剑花宫的“凝血十三剑”在她的手中，犀利无比，出剑必定伤人。

　　所以仅仅片刻功夫，狭窄的小巷里面便横七竖八堆满了尸体。剩下了四名刺客显然被辛忆绝妙狠厉的剑法吓破了胆子，隔着七八人的尸体的距离，朝辛忆望来，却是见到她眉头微微一皱，面上拂过一丝厌色，目光也不敢朝那地上的尸体望上一眼，那个为首的刺客闪亮的小眼睛一亮，闪过一丝庆幸，忽朝辛忆一声断喝：“姑娘慢着！”

　　“这位贼子，竟然对我家夫人不轨，欲图施暴，对这等淫贼，姑娘还要不知青白地护着吗？”那位为首刺客竟然手臂一扬，朝辛忆后面的萧径亭指来。见到辛忆面色一讶，转首朝萧径亭望来。

　　“萧公子，你敢说我说的是假话吗？”那为首刺客嘿嘿一声冷笑，精深的鼠目忽然闪过一丝凌厉的冷芒，那仅仅伸出食指的右手忽然猛地一张。

　　“飕飕飕！”在那刺客黑色袖子笼罩间的手掌，忽然冒出无数点泛着蓝色的寒芒，如同满天花雨一般朝萧径亭头上罩来。而那名为首刺客，竟然足下一蹬，一眼也不瞧那暗器射死了萧径亭没有，几个跳跃飞快朝小巷的另一头逃去。

　　“啊！”小巷顿时响起萧径亭一阵难过压抑的惨呼，接着挺拔的身躯轰然倒地。

　　“萧！”辛忆一声惊呼，芳心一沉，美目一黑，整个娇躯仿佛坠身冰窖，接着无尽的悲伤涌上心头，心中也仿佛绞痛得扭曲起来一般，任由几名刺客纷纷逃走。

　　“嘿嘿！”那名为首刺客本来已经逃到了小巷的另一头，听到萧径亭的惨呼，脚下不竟缓了下来，按耐不住心中的狂喜转过身来，朝萧径亭倒下的地方一阵冷笑。不料这声冷笑却是激醒了辛忆，只见她毫无生气的眼中忽然寒光一闪，接着粉泪纷纷坠下。

　　“你们怎么可以杀她？！快拿解药来！”随着一声凄呼，辛忆一扭蛮腰，美丽的娇躯便忽地跃起，顿时挥舞着剑光飞快朝逃走了几名刺客追去。

　　“这个小妞死了情郎，心神大乱，我们趁机拿了……”未待那名为首刺客笑落下，便听到一声令人心颤的惨厉号叫，接着一团血雾，离辛忆最近的一人，几乎被辛忆飞快的利剑割成了碎片，化作一瘫肉泥落下。而美丽绝伦的辛忆却是不作丝毫的停留，在那团血雾落下之前便飞快冲出，白衣胜雪的身上没有沾到一丝血污。

　　那为首刺客见之一惊，顿时肝胆欲裂，脚下一晃，另外两名同伴顿时赶上，三人这才惊地向前窜出。但是她们哪里赶得上辛忆的速度，美人身如清风转眼便衔到身后，一股迷人的幽香也顿时飘荡清晰起来，闻来虽然醉人，但是在她们眼中着平常如同仙风般的幽香，此时不啻如同地狱的勾魂使者那般令他们恐惧入骨。

　　而辛忆的如柳娇躯顿时变得更加轻盈起来，如同风吹一般，速度骤然加快，喘息间便已经到了三人身后。手中长剑一声呼啸，含恨而出，直直朝落在最后的那名黑衣刺去。

　　“当！”一声刺耳的金属撞击声，那最后的一名刺客回身一剑，却是正好劈在了辛忆刺来的长剑，眼前一花手中的长剑顿时裂成无数碎片，接着整个身躯猛地一真颤抖，喉头发出几声怪叫，便软成一堆烂泥瘫下，待一口鲜血冲口中喷出的时候，早已经断气了。

　　辛忆并没有做什么停留，玉足一点直直朝前面半丈处的两人飘去。手中的长剑也“吟！”的一声，掠过一道青芒朝前面的两人刺去。

　　那为首刺客目光一碎，接着眉头一拧，一只手伸进怀中，眼睛一瞥后面两尺处的同伴，脚下一缓仿佛等着一起上来。未待那名同伴眼中的感激神色完全展露，为首刺客面上肌肉猛地一狞，一手飞快抓住那名同伴的手腕，猛地运上十二成真气朝后面的辛忆掷去。

　　“嘤！”辛忆美目一凄，一声娇叱，手中的长剑仿佛带着所有的恨意和难过朝飞来的人影刺去，那名被扔来的刺客便连一声惨叫也来不及，便被辛忆在瞬息剑刺了无数剑，浑身的筋脉几乎全部被刺成碎肉，化作一堆烂泥落在地上，鲜血才从浑身的伤口中飞快迸出。

　　待要上前几步抓住最后一人，那为首刺客忽然从怀中掏出一只瓷瓶，猛地朝右边的高墙内掷出，嚷道：“里面便是解药，要是砸碎了，你那情郎便没得救了！”说罢飞快朝前跃出。

　　其实就在他刚刚将瓷瓶掷出的时候，辛忆便已经玉足一点，娇躯猛地飘起丈许，美目直直射向那只瓷瓶，未待立足玉手成掌，飞快扬起一道真气，猛地朝地上一拍，那只瓷瓶顿时止住了落势，轻轻一阵摇摆便直直朝辛忆手中飞来。

　　“那解药剧毒无比，不可单服，需得用童男或处子的清尿入药，方可解毒！”

第七卷 第八章 诈死艳遇

　　“那解药剧毒无比，不可单服，需得用童男或处子的清尿入药，方可解毒！”就在辛忆在一掌朝地上击出，荡起的一股气劲将她娇躯托起，要跃到小巷的时候，那名为首刺客阴森的声音传来，声音越来越小，最后一句传来的时候，已经几不可闻了。

　　“我们做刺客的虽然手段卑劣，但还是讲究信誉，但愿小姐念叨今日的恩情，日后见到不下杀手！”

　　其实不同他逃走，辛忆此时也顾不上杀他了。只是听到刺客话中的那句处子清尿入药，娇躯猛地一颤，便狼狈落在地上。顾不得此时的不堪，辛忆未待娇躯落稳，玉足一点便朝萧径亭倒地的地方飞快掠去。

　　待见到萧径亭好好躺在地上，虽然这明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辛忆芳心也不由稍稍一松。一把抱起萧径亭，见他英俊无匹的面孔上此时毫无生气，不由心中一凄，小手轻轻探到萧径亭鼻孔，焦急难过间仿佛也感觉不到了气息，不由更是害怕，美目一红粉泪便纷纷坠落在萧径亭脸上。

　　“心跳！对心跳！”辛忆这才记起听萧径亭的心跳，待要将小耳朵贴在萧径亭胸前，却是发现上面嵌满了泛着蓝芒的暗器，一时间便不敢再动，只是紧紧抱紧他，将他俊美的面孔紧紧贴在酥胸上，望着远远躲开的路人，不住的哭泣。

　　“我还呆在着做什么，赶紧给他解毒啊！”辛忆娇躯激地一颤，才记起握在手中的解药。竟然不顾忌路人的惊骇，玉足一蹬，飞快朝如意客栈跑去。

　　“苏伯，吩咐下去，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得走近后面的小院！”如意客栈只问道一股香风，接着一道美丽的身影飞快闪过，耳边便只剩下辛忆焦急动听的声音。

　　“真要处子的尿入药吗？真是羞……羞死人了！”辛忆一将人事不省的萧径亭放下，顿时芳心无措起来，就是在没有任何旁人在的时候，她小解都按不住心中的羞意，而且一想到自己的尿出的东西还要进入萧径亭的肚子，整张脸更是红得仿佛要滴出水来一般。

　　“罢了！”见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萧径亭，辛忆芳心一柔，美目一红，小手轻轻拂过萧径亭的面颊，编贝般的玉齿一咬，便拿过床头上的一只玉碗，玉足一蹬娇躯顿时飞一般地闪到屏风后面。

　　随着玉手一阵哆嗦扯开，紧束在蛮腰间裙子顿时散开，辛忆一咬下唇，小手伸进蔓渺的裙摆中，褪下绸裤和小衣，轻轻蹲下，两瓣雪白圆美的玉臀在薄薄的裙纱中欲隐欲现，随着一声淅沥的水流声，激到美人玉门前面的玉碗，声音仿若珠落玉盘那般动听，而美人眼中的粉泪也纷纷坠下，接着芳心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待晃过神来的时候，辛忆发现那玉水坠盘的声音已经停止了，只是自己的两只玉手尚捧住两只肥肥白白的美丽臀瓣，微微向两边分着。虽然此时已经泪流满面，但是她的芳心却是轻柔无比，此时她身处的屏风后面本是她或者师傅换衣小解的地方，自是阴暗得很，但是看在辛忆眼中，眼前屏风上的红花仿佛也明媚了起来，芳心伸出似乎有支羽毛将在那里轻轻挠着，将她强行压制的东西轻轻挠了起来，痒痒得仿佛微风轻轻拂过赤裸的下身花瓣，轻轻一颤仿佛连媚唇上丰美的水草也偷偷伸起了懒腰，心中的那个理想本来坚定无比，但是此时竟是忽然变得缥缈了起来。

　　“嘤咛！”又一阵凉风吹过大腿深处那赤裸敞开的下阴娇嫩花瓣，辛忆顿时羞得轻轻一阵呻吟，拿过边上浸在玫瑰香精水中的丝巾，偷偷探下胯间，轻轻擦拭过，那股痒意顿时让美人的娇躯轻轻颤抖了起来。

　　“这么多不知道是不是要全部喝下去，待会儿他是不是会怪我！”辛忆手上端着那只盛满晶莹液体的玉碗来到萧径亭身边，臀儿轻轻坐到床沿上，虽然看不见此时自己的表情，但是从滚烫的脸蛋和耳珠也知道其中的不堪。

　　空出的一只玉手轻轻抱起萧径亭的上身，让他的后背靠在自己的怀里，辛忆此时已经心如撞鹿，娇喘吁吁，一手哆嗦着拿出那只瓷瓶，便要打开塞子，却是发现怀中的萧径亭的眼帘轻轻一阵颤抖，接着睁开了一双明亮的双目。

　　“你醒啦！你没事啦！啊！”辛忆美目先是浮上一丝狂喜，接着整张脸蛋羞红得仿佛熟透的苹果一般，一声惊呼小手一抖，整个娇躯飞快地弹开，双手掩着一张美丽的小脸，朝外边奔出。

　　“恩！”萧径亭只觉背上一暖，却是辛忆手上那只玉碗在空中落下时候倾倒了，温暖的玉液顿时倒上了后背，萧径亭娇躯猛地一弹，飞快转身，右手闪电一般接过落下的玉碗，轻柔地望了一眼碗中的液体，一阵苦笑，眼睛一瞥便放到不远处的地上。

　　就在那为首刺客指来的时候，萧径亭便知道他的手腕上有暗器，本想提醒辛忆，但是心念一转却是全部接着，运功吸在了身上，装作被击中的样子倒地诈死。让那人回报唐蕴儿便说萧径亭已经死了，这样对以后的计划便好作了许多。

　　不料辛忆却是悲愤难忍，心软胆小的她在难过下竟是大开杀戒，而且手段极是残忍。萧径亭不禁又是焦急，苦于不能从地上爬起来，让她放走刺客。待见到那名刺客手段竟是如此厉害，用一瓶假解药脱了身，紧紧的心思不由放下。但是听到那名刺客那般刁钻的解毒方法，萧径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但是隐隐却是期待和好奇得很，看辛忆是不是真的会小解出来，做那解药的药引。

　　待辛忆真的作出之时，萧径亭心中自然泛起无比的柔情，但是那瓶中装的肯定是毒药啊！吃了下去肯定必死无疑，而且那尿液虽然是美人体内的，但是液不能真的饮下了，所以萧径亭也只好醒了过来。

　　听到外边传来的一阵阵委屈的抽泣声，萧径亭心中一柔，信步走到了外屋，见到美丽动人的辛忆正扑到在外屋的榻上，正哭得难过，俯倒在榻上的娇躯起伏动人。随着一阵阵的抽泣，那声曼妙的曲线也随之微微颤抖。

　　萧径亭也不说话，只是目光静静投在踏上不住耸动香肩哭泣的辛忆，仿佛感应到萧径亭的目光，辛忆的娇躯不自觉地缩了缩，却是想将整个娇躯都藏在榻上那张小小的桌子上。

　　再过片刻时候，萧径亭才走到榻上坐下，柔声道：“想好了怎么处置我没有？先说出来，我们再谈正事！”

　　辛忆闻之哭得更是厉害，便连整个娇躯都抖动起来，那娇嫩婉转的声音也变得萋萋切切。过了片刻方才抽泣道：“你先出去好不好？我现在不想见你！”就算如此羞涩和不堪下，辛忆竟然也是言语温柔，只是那股冷意让萧径亭听得眉头一皱。

　　辛忆轻轻一笑，道：“我是不会出去的，我便转过身去，不看你。这样和你说话好不好？”

　　见到辛忆瑶鼻委屈地哼了一声，萧径亭便转过身去，目光望向窗外道：“你怎么回来找我的，你是不是去过‘醉香居’了？”刚刚问完后，萧径亭轻轻一笑道：“我还是先说别的吧，现在你肯定不会理我的！”

　　“辛忆，我还是叫你忆姑娘吧！我知道我刚才是让你很难堪了，在这里向你道一次歉便是了，日后忆姑娘若是觉得不岔，随时可以借任何机会刺我一剑！”萧径亭轻轻一叹，道：“想必我装死的目的你也知道了，就是故意让那些回去报告他们的主子，说我已经死了！这样一来，对我们以后的行事也方便了许多！”

　　“在最后一名刺客逃跑的时候，你为什么还在地上装死，害得我……你就是想借机羞我，我知道我生来就笨，我是傻，不明白你的用意。害破坏了你的计划，但是……但是你……”辛忆听到萧径亭言语，停止哭泣了片刻，终于说出了一句，但是说完后却是哭得更加伤心起来。

　　“你不是笨，你是急！你很聪明，但是心软得很，你是我见过心思最美好的姑娘，所以也不愿意杀人！我见过令师了，她心志可是坚忍得很，我便差点在她手中丧命！但是她却教出了你这个弟子，而你学得竟是‘剑花宫’最是残忍犀利的剑术‘凝血十三剑’，真是有些奇怪哩！”萧径亭忙自解释道，见到辛忆犹自伤心哭泣，微微一笑，接着说道。

　　“而在他们都逃走的那时候，说不定接道上某一间房子的角落中，便还有一双眼睛在注视我们那！”萧径亭柔声道，不过又是讪讪一笑，道：“不过后面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心中就是微微那么一恍惚，或许我是真想知道、看到忆姑娘担心着急的样子，甚至那动人的羞……”

　　“你别说了！”辛忆忽然转过娇躯，一张粉脸坠满了泪珠，看来楚楚可怜，只是那张美丽的脸蛋，看在萧径亭目中竟是微微有些不自然，仿佛上面带上了一丝羞涩，但是更多的是难过和气愤，甚至充满了失望。

　　“她心思太过于美好了，容不得我这点欺骗，竟然对我失望得很了？我终于捅到了一个马蜂窝了！”萧径亭顿时明白了辛忆脸上表情的意思了。心中微微一酸，辛忆看来温柔大方而且心思单纯，但是芳心深处却又是羞涩又是胆怯，而且美好得以至于容不下萧径亭方才的举动。

　　而任夜晓看来却是心眼狭小，便是小小的事情也多疑多想，但是其实芳心中却全是萧径亭一人。但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却是全身心都偏在萧径亭身边，无论他作出什么举动，虽然口上免不了说上几句，但那也只是撒撒娇而已，芳心深处根本舍不得生他的气。

　　所以辛忆虽然方才刚刚情愫升起，但是因为这么一件事情，却是将她刚刚悸动的那胆怯而又期待的芳心给打回了原形。

　　见到萧径亭面上歉意更浓，辛忆微微转过目光，此时便连抽泣也停了，美目静静朝萧径亭望来，道：“我们这便谈正事吧！我不要紧的，就算作回报了你上次在‘六里亭’救我吧！”

　　“好！”萧径亭心下一苦，眉头一皱，面上却是展开了一丝笑容，道：“辛姑娘可是刚刚从‘醉香居’过来吧？”

　　“是的！莫夫人告诉了我你被梦君奴封住了浑身的真气，但是现在看来好像没有！”说着辛忆朝萧径亭递来一道疑色，想必是认为萧径亭连萧莫莫也骗了。

　　“莫姨真是除了我意以外，什么人都可以算计啊！”萧径亭心下一阵苦笑，正要说出另外一道真气的事情，但是想起辛忆背后的师傅，不由将到了嘴边的话咽回肚子中，莫逆良可道：“封是被那丫头封住了，但是没有全封住！那剩下一丝保命！”

　　“哦！”辛忆美目闪过一丝疑异色，道：“莫夫人就是告诉我，你有事情要我帮忙，但是具体却是没有说出什么事情！”

　　萧径亭不由在肚中暗暗组织言语，道：“是‘上兵世家’池老爷府上出事了，辛忆姑娘！”叫道辛忆姑娘时候，萧径亭眉头不由微微一皱，道：“我还是叫你辛忆师妹吧！”

　　接着萧径亭便把心中准备好的一段言词说出，然后静静看辛忆的反应，本来料想辛忆定是会热心相应，不料辛忆却是反问道：“那你为什么这么热心池老太爷的事情呢？你不是将所有心思都放在寻找你妻子身上的吗？”

　　“是啊？我为什么这么热心‘上兵世家’的事情呢？是全部因为对池观崖和池井月的私人感情！但是看来不像！”萧径亭心中一愕，然后不好意思笑笑道：“便是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可能是我和池老爷子有着共同的一个敌人吧！”

　　“是不是我在心中早已经将那位神秘少主作为了自己生平的敌手，故意要好好与之较量一番！”萧径亭心中却是忽然升起了这么一个念头。

　　“我且不说是为了什么原因，但是师妹心思善良美好，肯定见不得那么多黎民生灵涂炭吧！”萧径亭从榻上站立起身，却是听到背后的辛忆轻轻一声惊呼，那声惊呼中竟然带来继续羞意，待回头看到辛忆躲开的目光中微微带了些怨兑，不由想起背后沾上的那片水泽，心中不由暗暗一笑，但却是装作没有看见一般，径自走到窗前。

　　“我帮你，但是我师傅却是不在金陵！”仿佛经过刚才的那一阵羞意后，辛忆说话也不由低下了许多，在说到她师傅不在金陵的时候，更是将小脸移向了别处。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忆师妹何故诓我，我敢打包票令师即便不在这金陵，也在离金陵不远的地方。”萧径亭目光接着闪过一丝促狭，目光瞥向辛忆美丽的小脸笑道：“说不定令师的那双美目，正时时刻刻盯着我那！”

　　“不许你这么说我师傅！”听到萧径亭言语中略有薄意，温柔无比的辛忆美丽的柳眉也不禁一颦，便冷声俏道，顿了才听出萧径亭话中的意思，不由问道：“那是为什么？是因为‘玄典圣谱’吗？”

　　萧径亭不置与否笑笑，望向辛忆的目光顿时也变得真挚起来，道：“师妹，此次池府的敌人势大，所以尚请你禀明师傅，若是唐宗主不允的话，你便跑来告诉我，我定有方法让她答应了！”说罢，萧径亭便转过身，朝门外走去，道：“走了！”

　　“等等！”未待萧径亭迈开步子，辛忆却是忽然从榻上跃起，一张小脸红彤彤地朝萧径亭后背撇来一眼，道：“你将衣服脱下来，我去找来一件换上！”

　　“她这里怎么会有男人的衣衫！”萧径亭正暗暗奇怪，却是见到辛忆飞快跑进了刚才的里屋。见到她还真的从一只柜子中挑出一大把衣服，辛忆先是弯着蛮腰，俯下上身娇躯在柜子中找合适的衣服，这样一来不由将美臀高高翘起。不知道是不是怕被萧径亭看到，竟是偷偷蹲下了娇躯。

　　“这一蹲下，只怕两瓣美臀更加显得丰满了！”萧径亭微微一阵苦笑，便将目光转向外边。待再次转过眼睛的时候，见到辛忆的小手上已经提了一件紫色的长袍。

　　待萧径亭脱下身上那件长袍，从辛忆手中接过紫袍的时候，发现那紫袍上竟是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幽香，如兰如麝将是无比的动人，不由微微一阵惊讶，问道：“莫非这是令师女扮男装的时候穿的？”

　　“咦！你怎么知道？”辛忆正扭着娇躯，将目光落在别处，不料却是瞥到了萧径亭放在地上的那只玉碗，顿时不禁羞红了整张小脸，对刚才心中泛起的柔情，仿如隔世般迷惘。诈一听到萧径亭言语，不由惊讶呼道。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令师喜欢穿紫色长袍，而且与我身材一般，除了她想必再也没有别人会穿吧？况且师妹有没有什么情郎？！”

　　“你别说笑了！”辛忆闻之顿时垂下蛾首，拿过萧径亭换下的长袍，放在边上的小几上。见到萧径亭穿那紫袍，竟是合体得很，仿佛是专门为他定做的一般。目光一瞥，见到背后处了一丝小絮，便想信手拈来，但是又怕萧径亭想歪了心思，趁机轻薄，不由作罢。

　　“你去‘醉香居’的时候，可曾见到夜儿那丫头吗？”萧径亭忽然转过脸来问道。

　　辛忆见到萧径亭目光瞟来，仿佛念头被瞧破般心虚，芳心不由一阵惊慌，本来应该装作若无其事一般，但是好像她生来便没有演戏的天赋，而且只要一不谈到正事，她便不自觉地变得胆怯起来。顿时又红着垂下蛾首，羞涩的神情顿时美丽娇憨无比，芳心也微微有些焦急，暗道：“这下他肯定要借机轻薄了！”

　　不料萧径亭见到他未回话，只是微微一笑便朝外走出。

　　“是任夜晓吗？她还在莫夫人那里！”待萧径亭走出一段距离后，辛忆方才记起刚才萧径亭的问话，目光又一瞥见到萧径亭背后的那丝小絮，完美心顿时作祟，仿佛看在眼中越来越不舒服，不由上前一步，轻轻扯住了萧径亭的衣袖。

　　“你身上真气未全复，便是想轻薄我，动作也快不过我！”待萧径亭身子停下，辛忆左手马上摆出架势，只要萧径亭稍稍有举动便出手拒之，娇躯飘开老远。待右手飞快拈走那道飞絮的时候，辛忆不由暗暗松了一口气，而萧径亭却是目光朝后面一瞥，便立刻移开，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一般，接着朝外走出。

　　萧径亭走回醉香居的时候，远远便瞧见夜君依站在前面几丈处的一株花下向萧径亭招手，由于这段时候萧径亭诸事缠身，所以一只没有注意她的面色。此时竟然发现那张比花还娇的美丽小脸，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开始恢复了活力，虽然还是一幅冷漠淡忧郁的样子，但是如水的美目也不知道什么有了神采。

　　见到萧径亭身后的辛忆，夜君依美目不由微微一讶，接着便重新将目光移到萧径亭面上，也不点头招呼。

　　虽然刚才萧径亭诈死唬过了对方，不过未免再次出现暗杀这类事情，辛忆便亲自护送萧径亭来‘醉香居’。甚至为了谨慎起见，萧径亭仍是带上了面具，和辛忆一起坐在马车中一道回了“醉香居”。

　　待萧径亭走近，夜君依方才走上前来，颇是为难地望了一眼后面的辛忆，辛忆美目微微一转朝萧径亭望来，道：“师兄，进了‘醉香居’想必便无人再能打上师兄的主意了，我便回去了！”

　　萧径亭本欲出言挽留，不料夜君依却是朝辛忆道：“辛小姐不用急着离开，我带公子去一处地方厚马上回来，待会儿归宗主他们只怕还有事情要与辛小姐相商！”接着便唤来一个俏丽的丫鬟，让她带着辛忆去了。

　　待辛忆走出视线厚，夜君依方才朝萧径亭道：“夫人今日有事找公子，此时正在在‘暗幽’等着公子过去，婢子这便带公子过去！”不知道为什么，夜君依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模样看来稍稍有些忸怩羞涩，美目轻轻一闪便躲了开。

　　萧径亭不由暗暗惊讶，不由笑着问道：“我这个模样，君依还能认出吗？”

　　走在前面的夜君依蛾首轻轻一垂，柔声道：“奴婢认得出来的！”

　　萧径亭早早便已经听说了‘暗幽’这个地方，萧莫莫在介绍醉香居的时候，说它是‘醉香居’中最隐秘的地方了，只是萧径亭一直忙得很，没有央求莫莫带他去过。

　　“看着架势还真的去过，想必连见也没有见过！”萧径亭随着夜君依走进一间花楼，再从花楼一处不起眼的角落撤开一道屏风，却是到了一片假山林立、花树相间的园子，在经过长长的一道假山甬道后，便到了一处暗室，萧径亭便以为到了‘暗幽’了，不料夜君依还是径自朝前走去。

　　“仿佛是在水中啊！”萧径亭耳目聪敏，听到外边传来的微微激荡声，不过着室壁想必铸得极厚。不是萧径亭的耳目，常人恐怕内功在深也听不出声，因为外边肯定是汪静波。

　　再走过一段时候，萧径亭耳中竟然隐隐飘来一道若有若无的丝竹声。心中不由暗道：“这个暗道的规模竟然不下于再任府中的‘晓园’了，大概不是在莫姨手下建成的吧！”

　　“公子，您这便把面具给摘了吧！”见到前面不远处，已经远远见到一处光华，夜君依忽然转过美目，柔声道。

　　萧径亭依言摘下了面具，再走出丈许，忽然眼前一亮。却是一道亮光在前面的一丈左右石门中发出，门的两边站着两名美丽的女子，动人的娇躯上穿着极少，上身仅仅穿着一件狭小的肚兜，外面罩着一件薄薄的绸纱。而下身更是只着一条几乎透明的裤管，将两只玉腿朦胧透出，便连下身萋黑处也隐隐可以看出。

　　“莫姨这是干什么？”萧径亭心中微微一讶，见到边上的夜君依整张小脸此时已经红透，只是眼中已经渐渐迷惘，看不清其中的喜怒。

　　“这是瑶池仙境吗？”萧径亭一步踏进那道石门的时候，顿时眼前一亮，目光所及之处，是一间宽大的雅室，垂纱漫漫灯火晕晕。室中四面的壁上，竟然室用上好的汉白玉石砌成。上面嵌满了美丽的宝石。而本应该是窗户的地方，竟也透出一道万卷自然的光芒，细看下竟是透明的上好水晶嵌入。透过水晶尚能看道一条条美丽的鱼儿，张嘴在水上晶调皮噬咬。

　　细看室内的装饰，仿佛是一间女子的闺房。里面器物的精美雅致，让萧径亭也不由叹为观止。地上铺的是上好的羊毛地毯，踏上上面如若身在云端般舒适醉人，而布满室内四处的精美宫灯透出的光芒，仿佛经过了墙上名贵宝石的过虑，显得尤其的靡靡醉人，萧径亭首次置身其中，便仿佛身处仙境一般。

第七卷 第九章 驱毒媚术

　　“公子请用茶！”夜君依侍侯萧径亭坐下，便从桌上拿过一只玉壶泣下一杯香茗，让萧径亭觉得微微有些惊讶的是，那挺大的一只玉壶中，仅仅只倒出了一杯。待萧径亭端到鼻端的时候，却是一股清怡醉人的香味袭来，让人心神为之一爽，心道：“难怪！”便饮而下，顿时清澈肺腑。

　　但是接下来的场景让他顿时不顾及这是什么药了，因为夜君依竟然缓缓地褪下了自己的衣裳，就在萧径亭惊讶之时，已经露出了一件紧紧的狭窄肚蔸，那如同凝脂般的肌肤让萧径亭直到好一会儿才出言制止。夜君依美目微微闪过一丝犹豫，便也不再往下脱衣裳，但是却也不穿上了，上身娇躯仅仅穿着那件小肚蔸，两只嫣红的小乳头和微微耸起。

　　“这该是什么药呢？”萧径亭心中讶道，却是见到夜君依在眼前地上跪下美好的娇躯，接着轻轻掀开一层羊毛地毯，顿时看到铺着汉白玉石的光滑地面，小手在一处地方轻轻一启，两块白石顿时缓缓朝两边退开，一缕缥缈的水雾顿时袅袅而起，顿时满室的异香。

　　“好精妙的设计！”萧径亭见到那竟是一处浴池，那水清澈见底，地底下尚且有水泡不住冒上，想必是一道天然的温泉。

　　萧径亭此时已经顾不上惊讶了，夜君依美目一迷瞟来，柔声道：“请公子宽衣沐浴！”说罢娇躯便朝萧径亭靠近，小手伸到萧径亭腰间，便要帮他解开衣衫。

　　见到此时夜君依美丽的小脸上，说不出是悲是喜。迷茫中却是微微带了丝羞涩，萧径亭不禁心中一怜道：“我自己来，你去唤莫姨过来！”

　　“莫姨她待会儿便会过来的！”夜君依美目中顿时闪过一片慌乱，接着低着蛾首，垂着小手站在边上。

　　望着夜君依的玉手缓缓脱下了洁白的衣裙，露出那浑然天成的玉体，真的仿若白玉凝脂一般，在无数的灯火照耀下，那雪白的肌肤更是散发着迷人的光芒，看得萧径亭顿时忘记去阻止夜君依的动作。任由她缓缓褪上紧紧缚在上身娇躯的粉红肚兜，接着两只雪白美丽的玉乳轻轻一阵摇晃，便显露在萧径亭面前。

　　对于夜君依，萧径亭一贯来只有怜惜而已。虽然作为金陵艳名遐尔的她有着美丽绝伦的姿色，但是在萧径亭眼中，她的容颜比起任夜晓还是差上一些，不料她的胴体却是如此的曼妙迷人。单单那两只坚耸的玉峰，虽然比起任夜晓的大小上还略有逊色，更别说和萧莫莫的那对豪乳相比，但是圆挺高高隆起和微微上翘的轨迹，看在眼中竟是上天用尽匠心的完美。

　　而那退尽衣裳只剩下一条小小亵裤的曼妙娇躯，虽然不是萧莫莫那般的起伏惹火，但是却显得纤巧得度。仿若刀削的香肩，坚挺浑圆的两只玉乳，圆圆细细的杨柳蛮腰盈盈一握，而下面的香臀虽然不是那般肥厚硕大，但是却圆隆挺翘，在纤细小腰的衬托下，显得尤为的迷人。

　　待萧径亭从这迷人娇躯上收回，心神的时候，见到夜君依竟然小手一颤，轻轻褪下了下身的雪白亵裤。果然那娇嫩的下身花瓣处，那动人的柔毛仅仅几缕，使得那方寸间的美肉更加的迷人养眼。

　　“她果然是一个重情淡欲的女孩！”萧径亭心中暗道，却是见到夜君依那美丽的肉体竟然款款走进了浴池。坐到了萧径亭的身边，让本来就有些欲火焚身的他更是目中尽赤，喘息也不由变得促急起来，一把扯过那动人无比的肉体，两手抓住美人两瓣润美的雪臀，将夜君依提起坐在自己怀中。

　　夜君依娇躯轻轻一颤，便任由萧径亭将她抱在怀中。但是那迷人的娇躯却是僵硬冰冷，目光亦满是茫然偶尔闪过一丝莫名的凄色，接着轻柔地将玉臂撑在萧径亭胸膛，玉腿也轻轻跨出，感到萧径亭整个身躯火热烫人，而那张俊美的脸上更是赤红一片，脑中柳含玉那张俊美风流的面孔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而往日那些醉人蚀骨的相思又复涌上心头。

　　“妾身侍侯公子沐浴！”萧径亭正燥热难耐的时候，听到夜君依的动人声音，竟是隐隐带上了泣声，听在耳中显得尤其的凄苦幽怨，不由脑目一明，欲火压下大半。见到眼前的夜君依的那张小脸，此时完全看不到一丝应该有的羞涩和情动，那双美丽的眸子竟是深深涌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痛苦和茫然。

　　萧径亭见之心神一震，知道眼前的美人尚没有对柳含玉忘情。暗道难怪为何今日夜君依的表情看着总是有些异样，但是总是找不到类似任夜晓那般含情脉脉的感觉。

　　感到萧径亭冷静的目光，夜君依美丽的玉脸上顿时涌上深深的不安，美目一凄也顿时变得温柔无比，接着将动人美好的娇躯仅仅贴上萧径亭的身体，蛾首埋入萧径亭胸前拼命讨好地亲吻着他赤裸的胸膛肌肤，想借此逼着自己入戏。

　　尽管此时身在温暖的水中，但是萧径亭还是清晰地感觉到夜君依的火热粉泪有几颗坠落在胸前，强自抵抗着美人娇躯紧贴厮磨带来的消魂感觉，捧上夜君依动人的蛾首，印入眼帘的那张娇魇此时早已经是梨花带雨，既显得美丽动人，那美目中充满不安和伤感，看在萧径亭眼中更加显得楚楚可怜。

　　萧径亭怜爱轻柔地拭去夜君依脸上的泪水，柔声道：“莫姨也真是的，为了解开我体内的禁制，竟然连你也捎带进来了。”

　　“莫姨是为了我好，是为了让我走出以前的阴影！”夜君依心神顿时完全崩溃，接着美目一红粉泪滚滚而下，凄呼一声重新倒入萧径亭怀中，抽泣道：“能够服侍公子是君依的福气，妾身之前也是非常欢喜的，但是现在心境却怎么也受不了自己的控制，心里还是想着那个薄悻寡情的他。对不起啊，公子！”

　　萧径亭心中一柔，暗道：“好个情深意重的姑娘！”右手轻轻抚着美绕那光滑细嫩的粉背，真挚道：“君依不要勉强自己了，想解开心结也不在这一时半会的，你便上去吧！”说罢便抱起夜君依的娇躯，站起身子便要将她放在室内的地毯上。

　　感到萧径亭要放下自己，夜君依的一双玉臂忽然紧紧抱住萧径亭颈项，将粉颊紧紧贴着萧径亭的脸上，哭道：“不要，公子不要放下我！君依要将自己的身子交给公子，您就要了我吧！”说罢更是将两只丰满修长的大腿紧紧夹在萧径亭腰上。

　　夜君依这般，自然将自己下身的花瓣的迷人美肉压在了萧径亭火热的胯间巨物。萧径亭只觉那物事猛地一涨，腹下的欲火顿时熊熊烧了起来。却又不愿这般取了夜君依的落红，不由心神一凝，抓住夜君依动人的两只大腿，轻轻望两边一分，将紧紧缠在腰间这具动人的肉体放开，让她两瓣美臀坐在柔软的地毯上，道：“若是我现在要了君依的处子娇躯，虽然断绝了君依所有的后路，但是也给君依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了，不是吗？”

　　“亭儿！”正当夜君依正满目异样深深望向萧径亭的时候，门口忽然响起了萧莫莫充满磁力的慵懒声音，再也没有这几日在面对萧径亭时候庄重和优雅，相反比之苏州回来以前更加的蚀骨妩媚。

　　莫莫进来的时候，那耀眼迷人的美态，让萧径亭顿时张不开眼睛。那张艳绝人寰的玉脸，此时一扫近日的庄重贵雅，竟是明艳媚丽得勾魂当魄，让人看了一眼便神之为夺，而在这张娇魇绝伦的脸蛋下，这原本光亮迷人的灯光也仿佛黯淡了不少，所有的光滑仿佛都汇聚在了这张脸上。

　　而此时萧莫莫的穿着更是惹火诱人，原本就如同山川起伏的丰满娇躯，此时竟然和在门口外面的买贸少女一般，里面除了一件薄薄的粉红透明肚兜，以及小得不能再小的透明亵裤外，便什么也没有了。而外面也紧紧只罩了一层如同蝉翼般丝薄透明的纱裙。看在眼中却是比裸着娇躯更加得让人血脉愤张。

　　莫莫此时仿佛故意勾引萧径亭一般，美丽绝伦的玉脸上春情勃发，冶荡诱人。一双美丽的眸子更是秋波横流、勾魂摄魄。一双修长丰满的玉腿，迈着充满迷人风韵的玉步款款，让两瓣美丽的圆美肥臀和胸前两只坚耸的豪乳，在透明的薄纱中轻轻地摇摆，或者上下或者左右。荡起的阵阵波浪，肉光盈盈，若不是萧径亭的定力，常人只怕立即便不堪喷出血来了。

　　不过服下厉害春药的萧径亭，此时已经是呼吸如雷，目中如赤紧紧盯住莫莫美丽肉体上的每一处勾魂地方。那火热的物事虽然是浸在水中，但也仿佛要爆炸开了一般。但是目光转到莫莫胯下的时候，心中不由暗暗一笑，原来莫莫终是不好意思将那八九寸长的柔毛肆无忌惮地放在外面飘荡，而是轻轻夹在美丽的下身裂谷间，只怕长长地延伸道了吞后的菊花处了。

　　“夜儿！”刚才莫莫一直运着高明的媚术让萧径亭心神皆迷，所以自己的心神也全部集中在施展媚术上，直到了萧径亭的身边，方才见到坐在地毯上的夜君依。面对着仿佛自己女儿般的夜君依，莫莫对自己这般烟世媚行的模样也不竟有些不好意思，但是那神色仅仅在美目中一闪而过，待见到夜君依满脸的凄色和歉意，微微有些生气地望了她一眼。

　　由于萧莫莫一贯对她都是疼爱有加，所以见到莫莫眼中的严厉，那张小脸显得更加的害怕和不安，泣声道：“莫姨，君依世愿意献出自己的身子的！”说罢晶莹的粉泪更是从眼眶中滚滚而落。

　　见到萧径亭神色中微微有些哭笑不得，莫莫俏脸转向夜君依，将无险美好的背臀对着萧径亭，然后缓缓蹲下了丰满惹火的娇躯，使得迷人的曲线越发的跌宕起伏，两瓣雪白的美臀由于蹲着娇躯，在仅仅一握圆细小腰下，圆滚滚、颤巍巍地向后拱起两团丰腻的肥白雪球。

　　萧径亭知道莫莫是要全部勾起心中的欲火，然后一举解开梦君奴在他体内的禁制。索性全身心地欣赏眼前这道惊心动魄的美景。

　　而这边的萧莫莫的玉脸确是一扫妖媚，虽然仍是美丽绝伦，但却缀满了母性般的圣洁光芒，一双玉手轻轻抚上夜君依的小脸，细细传音道：“夜儿，我可怜的丫头，我这一生虽然将全身心都早早交给了亭儿，但是对你的疼爱却是和以前一般无二，甚至因为柳含玉那小白脸的事情，越发的痛你，所以莫姨绝对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对不对？”

　　夜君依闻言美目涌起深深的感情，直直望向萧莫莫便要说话，却是被莫莫止住了道：“我知道你有心帮助公子，但是以你现在的心境，对解开公子的禁制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我本以为以亭儿的迷死女孩的魅力已经打开了你的心房，不料你这丫头竟是如此的傻痴！好了，你先出去，记得叫许嬷嬷进来！”

　　夜君依不由更加地泣不成声，美目满是羞愧歉意望了莫莫一眼，接着换上无比的温柔朝浴池里的萧径亭瞟来，忽然赤裸的娇躯轻轻一跃，落在萧径亭身前，玉臂一把缠上萧径亭的脖子，轻启香唇深深印在萧径亭嘴上，接着一阵蚀骨的醉人感觉从接吻处传来，让她整个娇躯不由颤了颤，接着一股异样的动人滋味涌上芳心，胯间娇嫩的花房也因为萧径亭火热龙枪的摩擦而一阵哆嗦。

　　“嘤咛！”最终夜君依敌不过这忽然用来的醉人滋味，呻吟一声便飞地逃出了出去。

　　莫莫对着夜君依跑出的跑出的方向微微一笑，接着神情一荡。满目情火地射向浴池中的萧径亭，娇躯如同孔雀开屏一般，轻轻一转。身上的仅有的几件单薄衣衫顿时四下飞散，露出了她洁白美丽的天体，玉足轻轻一点便跃下了水雾缭绕的浴池，一把抱住萧径亭，丰润动人的四肢顿时像八爪鱼一般将萧径亭紧紧缠住，美丽红润的小嘴早已经呻吟不堪，咬上萧径亭的嘴唇，滑腻甜美的丁香小舌轻巧狂野地冲进，顿时和萧径亭的舌头纠缠在一起，忘情地吸咂嘶咬。两只丰满的大腿更是紧紧夹住萧径亭的龙枪，轻轻摆动着杨柳小腰让硕大的枪头一次次飞快地从她迷人的臀缝见冲出。

　　“嗯！嘤！”莫莫喉咙底下几声不堪的呻吟，直吻得喘不过气来，方才放开萧径亭的嘴巴，接着樱唇香吻雨点般落在萧径亭的脸上，脖子胸膛，边吻边呢喃道：“宝贝心肝，莫姨这几日没有和亭儿亲热，便是心里也痒痒了。你再好好让我亲亲，好不好？”

　　不料萧径亭此时已经是欲火难耐，不但此时的萧莫莫美态足与让人疯了，光是那杯春药便也足与让人迷失了所有的心志，胯下的龙枪早已经不满足于臀缝摩擦缩带来的快感，双手狠狠抓住莫莫的两只肥臀猛地一分，将下阴花洞猛地张到最大，便要跃枪插入。

　　“啊！”莫莫一声长嘶，萧径亭再欲火烧身的情况下，手上的力道尤其的大，当然不会大到向对唐蕴儿一般，将下身花瓣撕裂，因为他潜意识中明白怀中的女人是自己爱着的莫姨。

　　“坏东西，你这个害人精！人家一见到你便春情勃发，差点忘记给我宝贝亭儿解开禁制的事情了！”莫莫猛地一颤，玉脸红透美目中便仿佛要冒出火一般，喘息着从萧径亭身上下来，末了仍是对着萧径亭的嘴巴狠狠咬上一口。接着将萧径亭一把推倒在水中，让他平躺在水底下。两只小手飞快地点上小井躺小腹上的几处穴道，不料此时的萧径亭欲火烧身，却是硬着要翻起身来将莫莫压在身下。

　　“你这个冤家！”莫莫美目疼爱地望了萧径亭一眼，两只饱满诱人的大腿轻轻一分，不由疼地轻轻一阵哆嗦，两只玉手抓住圆圆肥肥的臀瓣，微微分开将臀缝张得更宽，更是疼地颦起了柳眉。玉腿一跨接着朝萧径亭的脸上坐下，两瓣丰满的臀瓣顿时将萧径亭的整张俊脸盖得严严实实，接着腰胯轻轻地扭动，让萧径亭舒爽下忘记了挣扎。

　　不过这可是苦了萧莫莫了，她心中爱萧径亭爱得入了骨，而偏偏是她当作心肝宝贝样的人儿在她最私密的下身处使坏，那股蚀骨的酥醉感觉汹涌而上，想压也压不下去。

　　“啊！你别咬，坏蛋！”仿佛醉敏感的花蒂被击，莫莫娇躯猛地一颤，丰满的臀瓣更是忽然出现一个凹进的漩涡，接着微微一颤，莫莫小嘴更是淫声轻叫不已，美臀更是疯狂地如同磨盘一般地扭动。嘴上仿佛泣声一般娇嚷着：

　　“冤家，别咬着不动，放开、放开！坏人别用舌头磨啊，嗯！我忍不住了，要丢了，丢了！”随着一阵充满泣声的呻吟，接着一阵仿佛要断气一般的长嘶，莫莫便如同一瘫水一般地软在萧径亭身上，她明明知道此时是不能泻身的，但是心神荡漾下却是怎么也控制不住。

　　正当萧莫莫还没有晃过力气的时候，下身那酥麻的迷人感觉又开始了，而且萧径亭的双手也渐渐变得不老实了。胸怀无数手段的萧莫莫面对这种情况，也不禁无计可施，正在此时外面传来一阵沙哑动人的声音：“夫人！您让君依唤妾身来，可有什么事情？”来人正是许嬷嬷。

　　“许，你来得正好！我一人侍侯不了我这个坏宝贝！你快过来帮忙！”听莫莫口气，她竟是没有将解治萧径亭提上禁制的事情告诉许嬷嬷，仅仅只是让她来侍侯萧径亭房事而已。

　　许嬷嬷虽然知道了莫莫和萧径亭的事情，但是进来见到了这么荒淫的场面，仍是轻呼一声，红遍了整张玉脸，美目朝莫莫瞥去，怯怯道：”夫人，这好像不合适！“待见到莫莫严厉的眼神，玉齿轻轻一咬，接着神色复杂而又挚热地望了一眼水下的萧径亭，扯下了浑身的衣衫，露出了丰满迷人的肉体，起伏惹火的惊人美态，几乎已经赶上了萧莫莫那身堪称绝世尤物的娇躯。

　　“许，你学过我们魔门的绝术‘吐莲花’虽然没有用过，但是想必也熟得很。你便伏在公子的胯间，替公子吞吐一息，尽量能够用你的嘴巴让她泻身一次！”待见到许嬷嬷绝美的肉体跪在萧径亭腿间，将美丽的蛾首埋在萧径亭胯间，开始轻轻耸动，带着一阵轻轻汹涌的波浪，莫莫柔声道：“魔门的‘吐莲花’在水中可是最难的呢？许，公子的这只男根便和他的人品一般天下无二，你可要争取哦！”

　　萧径亭只知道自己的下身龙枪仿佛要爆出一阵火出来一般，但是又始终爆不出来，竟然它经历了紧箍般的小嘴和翻滚仿佛要吐出朵朵莲花的香舌，尽管它经历了深幽滋润火热花道，甚至挤开了一条从未张开过的紧凑花径，从那声痛苦的娇啼中，水中也泛起了一波红澜，接着由于萧径亭的疯狂，那痛苦而又快乐的浪叫变得压抑而又撕心起来。但是萧径亭仍是觉得有股东西在胯间徘徊，却怎么也排不出去。于是他每次都将尺长的巨物狠狠槌到最深处，顶到一处又硬又软的地方，想将那股火气爆发出去。

　　经过不知道多少时候的疯狂发泄中，虽然那股东西仍然没有射出，但是萧径亭的神智重视恢复了一点。听到一个女子在边上痛苦压抑的娇吟，只是痛得都变了声调，听不清楚。而莫莫的声音也显得焦急败坏，一双小手按在萧径亭小腹上，一道道真气不断输进。

　　最后萧径亭只觉莫莫两瓣美丽的肥臀第三次离开了自己的面孔，接着臀瓣间深幽滑腻的臀缝朝枪头压下，接着硕大火热的枪头压进了一处紧凑无比的小洞口，接着便清晰地感觉到莫莫娇躯不住的战栗，小嘴更是雪雪呼痛。

　　当那硕大的枪头完全被那小洞吞没的时候，已经过了盏茶时光。而里面从未有过的滑腻感觉，以及那仿佛要夹断枪身紧凑感觉，让萧径亭知道那是莫莫娇笑粉嫩的后庭。虽然萧径亭枪身火热，但是那消魂洞口却不知道比之烫了几倍，烫的仿佛要将他巨大物事化了一般，也引动了他胯间那团奇怪有形又仿佛无形的东西蠢蠢欲动起来。就在他巨大枪身寸步难移的时候，莫莫的娇躯忽然一紧，接着巨大的雪臀猛地往下一座，两只白嫩的臀瓣重重拍在萧径亭的胯间，以此同时莫莫小嘴也传来一阵尖厉的哀鸣，整个娇躯便仿佛冰一般的凉，一动不动，就仿佛失去了生命一般。

　　萧径亭觉得枪头深深捅进的谷道深处一变得冰凉无比，心中顿时惊骇欲绝，但是便凉睁开眼皮也是不能。但是过了片刻功夫，那深幽的谷道忽然变得更加的火热，仿佛要将人的血脉都烧沸了一般。紧接着莫莫的娇躯开始飞快的耸动，让小井躺大巨物飞快地在火热狭小的洞中冲刺，丰满的臀瓣次次也飞快拍打在萧径亭的胯间，小嘴的呻吟轻叫也分不清是难过还是畅快了。

　　“啊！”萧径亭一声叫唤，仿佛莫莫的谷道有着无比的吸力，他下身的那股异样的东西好像再也经受不住这无比香艳醉人的诱惑，猛地爆发出来。

　　紧接着莫莫也一阵惊喜的长嘶，娇躯一阵颤抖泻出身来。萧径亭只觉眼中一亮，脑目也顿时变得清明。鼻端闻到一股似有似无的异香，却是不知道从哪里散发出来。

　　“亭儿！你醒了，太好了！”莫莫见到萧径亭睁开双目，坠满泪珠的苍白小脸顿时咬涌上无尽的欢喜，俯下无比美好的上半身娇躯，凑上小嘴疯一般地咬向萧径亭的面孔。

　　萧径亭正暗自奇怪为何持重只有莫莫一人的时候，一阵温软香唇顿时袭了上来，不由张嘴咬住。

　　一阵热烈的口舌之交后，莫莫方才觉得后庭的剧痛，狠狠地白了萧径亭一眼，腻声道：“你别动啊，我刚才疼得命都没有了！”说罢就伏在萧径亭的身上，肥大的屁股轻轻一抬，不料竟是抽不出来，反倒痛得她倒抽了几口凉气。不由又挺直了上身娇躯，两只小手轻轻按住萧径亭的臀胯，玉足用力一撑将钉在她后庭玉洞的龙枪全部抽出。

　　就在萧径亭胯下巨物完全脱离莫莫后庭的时候，那股异香顿时变得浓烈起来。而莫莫却是满脸羞色，飞快地跃上水上的地毯。拿出一只碧绿色的玉盘放在地上，小手抓住两瓣肥臀蹲下，朝萧径亭嗔道：“你转过头去，不许看！”声音娇嫩腻人，一点不似平时长辈模样，倒仿佛是在向情郎撒娇一般。

　　莫莫赤裸的两瓣肥美圆滚的肥臀间，那粉红的后庭菊花尚未合拢。从微微张开的玉洞流出一股透明中微微带着碧绿的晶莹液体，萧径亭知道那便是梦君奴施在他体内的毒素了。忙试着运气，发现一股深厚无比的真气猛地涌上，但却仍是没有以前被制之前那般浑厚，大概只有半数左右。

第七卷 第十章 爱恨纠缠

　　“原来这里还有一层！”萧径亭不由暗暗惊叹梦君奴的手段，使上了一层毒素封住自己的功力还不算，担心莫莫会又医治之法，还输入了一道厉害深厚的真气牢牢守住丹田的击出筋脉，不让浑身的功力散发出来。

　　莫莫此时正朝身上着衣衫，见到萧径亭面上有异，顾不得衣衫未穿的整齐，便跃进浴池，紧张道：“亭儿，莫非还有什么不妥吗？”

　　萧径亭温柔一笑道：“梦君奴那丫头想必精通许多种魔门密术，竟然在我的丹田处外加封加了一层真气门户，这道禁制只怕更加厉害！”见到莫莫脸上喜色顿消，那张美丽的脸蛋顿时变得软弱无比，萧径亭心中首次涌起的不是敬爱，而是满怀深深的怜爱，一把将莫莫动人的娇躯拥进怀中，吻上她的美目，更加温柔道：“莫莫正是厉害得很那！恢复了我半数的真气，梦君奴那丫头肯定永远都不会想到你解开了她一般的禁制，而且我隐隐觉得那道真气恐怕耗费了梦君奴不知道多大的修为，若是我能收为己用，那也是因祸得福了，不过我总只奇怪梦君奴为何将那么宝贵的内力修为，耗在我的身上。”见到莫莫面上仍是凄色未减，萧径亭笑道：“如此一来，她倒仿佛将真气存在我体内一样了。”

　　萧径亭这几日叫莫莫一直是叫莫姨的，但是现在却又叫出了这么亲昵的莫莫，萧径亭心中不由一阵暗笑，心道：“看来我和莫姨的关系是永远也纠缠不清了！”

　　“但愿那样，咦！公子刚才又叫人家莫莫！”

　　“亭儿！池老太爷只怕等你多时了，你赶快过去见他！”莫莫随着萧径亭从‘暗幽’中出来的时候，她后庭仍是痛得厉害，几乎是被萧径亭抱着走路的。待见到远处已经有人影隐现的时候，美人儿轻轻挣开萧径亭的怀抱柔声道。

　　“池观崖也来了？！”萧径亭惊道，见到莫莫脸上微微有些得意的笑容，不由笑着脸道：“待会儿谈的事情肯定重要的很，莫姨不同我一起去见池老太爷吗？”

　　见到萧径亭坏坏的笑容，莫莫嗔他一眼道：“才尊敬了人家几天，现在又要没大没小了吗？”接着又投进萧径亭的怀抱，隔着衣衫连连亲了萧径亭胸膛几口，将俏脸贴在他的胸前磨蹭，道：“人家真的不能随你去见他们的，那那坏家伙长得那么大，将人家后面都撕出血了，我要回去静静养伤了，免得池府出事的时候，功夫打了折扣！”见到萧径亭面上满是心疼，莫莫美目一阵陶醉，蛾首在萧径亭怀中蹭了几下，柔声道：“其实刚才替亭儿解开禁制，本有任夜晓份的，不过你这坏人将她逗得厉害，她泻身太多，再也经不起你的折腾了。”

　　见到萧莫莫微微有些蹒跚的背影，那两瓣美臀扭动间也变得小心翼翼，萧径亭心中顿时变得无比的温柔怜爱。

　　“公子，池老爷等您好久啦！”待萧径亭走到一间小楼前，美丽的夜君依垂着蛾首，羞红着小脸朝萧径亭叫唤道。

　　萧径亭微微一笑，走到夜君依身边道：“那君依快带我进去！”

　　夜君依低低应了一声，便在前面引路，娇躯也挨着萧径亭身边低着小脸朝前走着，忽然仰起小脸，柔声道：“公子身上好了吗？”

　　“你这家伙，害得老夫失去了一位好知己！”萧径亭刚刚走进屋中，白须凛然的池观崖顿时大眼一瞪，朝萧径亭喝道。但是威猛的脸上却全是笑意，没有一点恼意，话中的意思也再明白没有，若是跟萧先生那般年纪，自然容易和池观崖这等老人结成知己般的交情，而萧先生却又忽然成为了二十来岁的萧径亭，那就很难同他们这级年龄的人成为知音了。

　　桌上坐着的尚有归行负、楼临溪和辛忆三人，而归行负此时也是和池观崖一般的表情。萧径亭见之，笑道：“那就结成忘年交吧！”接着面色一肃道：“池老太爷，可是我莫姨通知您回金陵吗？”

　　池观崖面上浮上一层敬佩的神色，道：“不错，莫夫人已经将整件的事情告诉于我了，其实池府的危机老夫在前些时候便已经觉察到了，但是没有想到已经到了这么危急的地步了！”接着面上闪过一道思虑的神色道：“其实锻造司的许廷和前几天召我去的时候，我便觉得有些不正常了。”

　　见到萧径亭面上微微有些不解，池观崖道：“现在才是春末，田地里的粮食还未长成，各个府上的税收也都还没有收缴朝廷，在近六个月内，若是没有突发事件朝廷定不会和突厥开战，而按武帝的性子，通常是要在征兵前两三个月才会通知老夫锻造兵器，几十年来便一直如此，没有理由改变的。”

　　见到众人面上出现深思的表情，池观崖接着道：“而这次许廷和叫了我去，直到三天后方才通知我说武帝下旨，让我在一个月内造出数目不小的一批兵器，而且派来了五百名锻造司的匠兵随我同来，而后又大摆筵席找来诸多同僚相陪，我便呆了这么许多天，知道莫夫人以贤侄你的名义找到我，这才回到了金陵。而一路上也频频见到人马刀刃的影子，但是老夫也这么有惊无险地到了金陵，想必是莫夫人手下人相助的缘故了！”

　　“莫非皇帝也不想将兵器锻造这等重大事情交给池家，若池府里面的所有叛徒和面对池观崖的所有计谋都是出于这位武帝的授意的话，那么这个后果就太可怕了。”萧径亭听到池观崖的言语后，不禁暗暗惊骇，接着又想到：“若果真如此，武莫宸看来仿佛一点知情的意思也没有，那么大武皇帝心中的储君岂不是大皇子无疑了？”

　　这些念头在萧径亭脑中一闪而过，想到今日在池府的境遇，便想说出唐蕴儿和任恪冲的事情，但是任恪冲的事情容易开口，但是唐蕴儿的事情若是说出显然会让池观崖这等英雄在几人面前颜面尽失。

　　“贤侄可是要说我那小妾蕴儿的事情吗？”见到萧径亭面上微微一阵犹豫，池观崖微微一笑道。见到萧径亭面上惊讶的表情，池观崖轻轻一叹道：“其实蕴儿以前的迹象就有些不对了，只是她和我前妻气质上确实像得很，而且那时候又显得可怜得很，我便收下了她。”接着这个威猛的老人面上闪过一丝悲色，道：“蕴儿的事情我倒是不怎么在意。让我痛心的是我那个逆子啊！”

　　萧径亭心中一叹，见到眼前这个本来意气奋发的老英雄提到自己儿子的时候，威猛的脸上又是疼爱又是心痛，就仿佛老了几岁一般，不由不忍将下面的话说出来，打击这个伤心的老人。但是微微犹豫一下，还是说出了任恪冲的事情，接着索性将唐蕴儿的身份和背景，以及神秘少主的事情也说了。

　　“他？！冲儿，怪不得蕴儿对我这个大弟子照顾得很！”池观崖眼中闪过深深的难过和自嘲，见到众人的面上没有一丝同情的神色，那张刚才微微显得有些老态的脸忽然猛地一扬，变得异常的威武，目中精光一闪道：“如此看来他们倒是算计了老夫几十年了，那我就拼着这把老骨头和他们斗上一斗！”接着目光朝萧径亭投来挚热的光芒，道：“贤侄帮我，等我回府的时候，刚好带上一批从锻造司带来的将匠兵，贤侄便混在其中随我进府，如何？”

　　萧径亭笑道：“萧某自然全屏老太爷调遣，不过我想请归宗主去飘香楼那边对付那个神秘少主，他便不同老太爷一同进池府了。”

　　“那个神秘少主武功可比得上萧径亭你？”归行负忽然问道。

　　“想必只高不低的！”萧径亭面上顿时显出无奈之色，笑道。

　　归行负面上府上一层苦笑道：“那你还让我去杀他，我身上的功力可还没有恢复到平时的八成啊！我性命丢了是小事，让他跑了可是不得了的，想必你定有完全之计吧？”若这话在平常人口中说出，别人定会认为他胆小怕死，而在他这位‘西北候’口中说出的时候，却是更加显得他真诚而捕矫情。

　　“完全之计倒是没有，只是向武莫宸借了几千人，将飘香楼团团围住，用几千只强弓对准他能飞出了地方。”萧径亭笑道：“不过那地方建筑多得很，光凭弓箭倒未必能够留得下他，所以才请归宗主出马啊！”

　　“那我也去吧！我一身功力差不多也恢复了六七成，两人加在一起想必杀得了径亭口上的那个厉害人物了！”边上要只没有说话的楼临溪忽然插口道。

　　”那池府那边只怕便吃紧了！“归行负皱眉道，忽然眼睛一瞪朝萧径亭望来道：“你不是因为怕我轻敌，而将那少主的武功说到天上去吧？！难不成天下间向你这般的天才都成堆了不成？”

　　萧径亭一阵苦笑，正要说话。忽然室中拂过一丝香风，却是守在外面的夜君依跑了进来，美目望向萧径亭道：“公子，外面有个美丽的女孩硬要闯进来找你，我们的人谁也拦不住她！”

　　这话一出，几人的目光顿时变得有些奇怪暧昧了，归行负甚至皱起了眉头道：“你小子就是到处沾花惹草！”

　　萧径亭不由有些苦笑不得，问道：“君依知道那女人是谁吗？”他本是随便问问，料定夜君依肯定是不知道的。

　　不料夜君依面上忽然变得有些异样，轻轻地嗔了萧径亭一眼，道：“她就是梦君奴！”

　　“梦君奴？！”萧径亭闻之面色一愕，心中顿时不知道是悲是喜，不知道梦君奴怎么在这个时候来了，面上不由有些揣揣。转过脸去见到归行负等人的脸上不由变得更加的暧昧，不过归行负那张微微带着奇怪笑意的脸上，竟是带来些许的敬佩，因为他自己风流惯了，所以自然就容易以己度人，虽然事实上也是这么一回事。

　　“但愿不要让他看出破绽了？”萧径亭面上一肃，闭着眼睛缓缓走出房去，心潮涌动间下意识的朝前迈出。惹得花树间的那些俏丽丫鬟掩嘴吃吃娇笑，萧径亭鼻端轻轻一嗅，一股暮春特有的醉人花香飘入肺腑，便仿佛是醇怡的美酒一般。

　　“呀！”萧径亭听到边上那些个丫鬟动人的声音充满了惊讶，然后身边便一点声息也没有了。虽然他眼睛闭着，但是仍然觉得眼前一亮，接着那股无比熟悉的醉人幽香使得身边的世界仿佛都明亮了起来他，睁眼一看，在眼前一丈处的一株青翠客人的绿叶下，美绝人寰的梦君奴俏立于下，成了花园中最美丽的花朵。

　　“难怪花园里的这些女孩看得都痴了？”萧径亭心中暗道，瞥了一眼梦君奴那如同汇集天地之灵秀的美妙娇躯，接着移上她洁白如玉般的脸蛋，那娇魇虽然在心中已经回味了千万遍，但是一见下仍然深深沉醉其中，让人连朝嵌入在白玉面颊上的宝石眸子看上一眼的勇气也没有。

　　梦君奴诈一见到闭着眼睛走出来的萧径亭，清澈迷人的美目中浮上深深的狂喜和嗔意，接着这张焦急的脸蛋也仿佛花朵一般全部绽开，使得花园仿佛刚刚进入早春一般，但是这些也只是一瞬间而已，接着那张美丽绝伦的玉脸便仿佛罩上了天上的冰雪一般，园中的最后的春意也变成了晚秋一般冷俏，但是依然动人无比。

　　萧径亭望那双美目瞟上一目，也不理会美人一脸的冷意，轻笑一口便转过身躯，朝另一边的楼上走去。

　　“你是来看我死没死吗？”刚刚走进一间也不知道是谁的闺房，萧径亭转过头去望向美丽的如仙的梦君奴，笑道：“你不用一脸戒备的模样，我今趟便是想轻薄你，只怕也有心无力。”

　　听到萧径亭微微有些嘲讽的言语，梦君奴美目微微一颤，接着那张美丽不可方物的脸蛋只剩下仿佛冰川一般的冷意，更是美得让人不敢逼视，美目一寒直直射向萧径亭道：“你为何要偷着离开苏州，还要用那么下流的手段对付盈盈，好迫得我离开！”

　　萧径亭微微一笑，对上梦君奴的目光道：“我从来便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你说一个正人君子会骗一个美若天仙的女子说给她服下了厉害的毒药，其实却只是一颗比较厉害的迷药而已？”

　　“你终于肯说出来了吗？我还以为你会拿那个假药继续威胁我呢？”梦君奴美目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接着目光微微变得些许的温柔，轻声道：“你为什么要离开苏州呢？不然今日你又怎么会遇上那么大的危险？”

　　见到梦君奴目光渐渐放下了戒备，萧径亭暗道不妙，梦君奴心志和智慧都如同天人，而心中的那股爱恋便是她唯一的软肋，所以梦君奴在面对萧径亭的时候，会全身心地守住心神，不让那丝蚀骨的情丝弥漫了理智。而在这个时候，萧径亭自然不用担心她会出手试探自己究竟有没有被封住了功力，但是一旦她放开的胸怀不再戒备的时候，无比智慧的她自然会想到今天早上那场刺杀的破绽，从而怀疑萧径亭身上的功力是否全部被封住了。

　　诸多念头从脑中一闪而过，萧径亭目光一厉，如电射向梦君奴道：“不是你那个秀岐王子放出风来，又有谁知道我功力尽失，又有谁敢派人过来送死？！”接着目光变得无比的凄凉，朝梦君奴苦笑道：“若我不离开苏州，便天天看着你和秀岐形影双双吗？”

　　“你胡说！”梦君奴娇声呼道，接着美丽迷人的目中顿时涌上深深的悲色幽怨朝萧径亭望来，道：“若你不离开苏州，又有谁能伤到你！”接着高耸秀挺的酥胸一阵骤急的起伏，梦君奴意识到自己的不堪，立即闭上那双仿佛蒙上一层神秘雾纱的宝石眸子，整张倾国倾城的绝美脸蛋顿时仿若一塑精巧绝伦的玉石雕像，泛着洁白而又不可侵犯的光芒。

　　萧径亭虽然看得心神皆醉，心中泛起那日去苏州的路上，那个娇痴温柔、多情蚀骨的柔弱奴儿，耳中仿佛又想起梦君奴那深情刻骨又仿若杜鹃泣血的叫唤，心中一柔便想着将眼前的美人紧紧抱在怀中，一遍一遍的温柔蜜爱。

　　梦君奴再次睁开双目大时候，里面仿佛再也没有一丝情感，那双仿佛蕴藏了天下最美丽纯洁的秋水眸子，此时也仿佛未解冻前显碧国里面的净羽湖那般冰冷俏寒，一道冷幽的目光瞥过萧径亭一眼后，便立刻移到窗外，俏声静道：“你也知道要对付‘上兵世家’的事情，我不希望你去插手，所以我要带你会苏州，将你囚在‘缥缈居’中。”接着语气变得无比的温柔道：“只要金陵事毕，我马上便回苏州，以后半月中我天天伴你游山玩水，好不好？”接着那汪秋瞳也顿时变得温柔无比，朝萧径亭射来。玉足也随之轻轻一点，便要朝萧径亭飘来一把擒下。

　　不料梦君奴满怀温情的目光却是在空中对上的却是萧径亭那双仿佛已经没有任何感情的双目，那原来如同星星伴璀璨的双目中，射出两道凌厉冷酷的光芒，便仿佛两只利剑刺入她的眼中，将她的满眸柔丝刺得支离破碎。梦君奴芳心猛地一颤，引得美好的娇躯也随之一抖，俏目一寒顿要毫无退缩地对上萧径亭的目光，在萧径亭那双美人任何感情的双目注视下，梦君奴芳心便仿佛刀绞一般的疼痛。

　　“你敢？！”萧径亭那张俊美绝伦的脸上仿佛玉石一般的冷峻，冷冷地说出了这两个字，接着浑身上下涌起一股强大的战意，虽然那丝战意中没有一丝真气的痕迹，但是却是仿佛从心底下冒出的一般，直让梦君奴也不由娇躯微微一颤。

　　这次梦君奴高耸诱人的酥胸起伏再也没有引来萧径亭痴迷的目光，而梦君奴在目中闪过无数道复杂的目光后，化作一道冰冷的凌厉，接着一双纤手缓缓握上蛮腰处的利剑，那只本已经手下的玉足缓缓踮起，仿佛下一刻便会飞到萧径亭面前，一剑刺出。

　　“罢了，你爱去那里，便让那些人将你一剑杀了吧！”梦君奴美目接着一闭，美丽绝伦的玉脸深深涌上一股凄绝的悲伤，接着那只已经踮起的玉足足下猛地一点，整个娇躯便仿佛受惊的蝴蝶，猛地朝外面飘出，在室内的空中只剩下两朵晶莹剔透的泪花和醉人蚀骨的幽香。

　　萧径亭一把抽出长剑，足下一点便如同影子一般射出。“叮！”两颗宝石一般的泪珠同时滴在如同一汪秋水般的剑上，引得剑身仿佛也泛起一丝涟漪，接着平静下来再也没有一丝痕迹。

　　“是啊！她允诺从不出手伤我一丝一毫，但是并没有说要让我不被别的敌人杀了！”萧径亭微微一笑，心中顿时也分不出是酸是苦，是痛是悲。

　　但是走到于归行负等人议事房间外面的时候，对上夜君依那张美丽的小脸时，萧径亭脸上已经找不到一丝刚才的痕迹，仍是扬着迷人醉雅的笑容，踏着轻盈潇洒的步履。

　　“公子，我刚才看到梦君奴她好像哭了？”待萧径亭走到跟前的时候，夜君依轻柔地望了一眼萧径亭，柔声说到。

　　萧径亭停下脚步面上微有惊讶，笑道：“君依骗人，梦君奴出去的速度比鸟飞得还快，你只怕连影子都看不清楚，怎么又会看到她是不是哭了。”

　　夜君依轻轻地嗔了他一眼，接着小脸变得温柔而又肃然，美目对上萧径亭的双目，轻道：“我感觉到她哭了！”

　　“哦？”萧径亭心中微微一晃，一把握起夜君依柔软滑腻的小手，放在嘴边轻轻一吻，便仿佛吻在梦君奴粉颊上一般，接着朝夜君依笑道：“她是被我打哭了。”

　　“好在武莫宸也分不开人手，或者他是和我心照不宣，所以没有让他的人马也进驻‘上兵世家’。”回到屋中后，夜君依仍是守在门外独自害羞，萧径亭接着和池观崖等人商量几日后的事情，提到武莫宸，萧径亭微微笑道：“他倒是一个做皇帝的料子，所以难保不会也打上‘上兵世家’的主意，而且他手下可能也没有什么厉害的高手了，那些个兵丁派到池府也没有什么用场。”

　　“兵？！只怕对方有的便是兵了！”归行负笑道：“只怕此时池老兄的府上周边早已经被围得跟铁桶一般了，而且就算池老兄发现问起，他们也会有一千个理由解释。”

　　“那些个兵倒是好办，靠他们可杀不了池老太爷，他们的作用是不让池府发生事情的一言一语溢出，飘到任何人的耳朵中。只怕他们自己也不打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萧径亭眉头皱道：“厉害的是那些数也数不清的魔门高手，按照以前我能杀个两三个，缠住四五个，现在就是一个也够戗了！”

　　见到诸人面上不解，萧径亭一阵苦笑道：“我的功夫被梦君奴封住了一大票！”

　　“啊？！”归行负众人忍不住心中的惊骇，他们那日在任府的‘武神殿’萧径亭虽然不能说是胜了梦君奴，但是旗鼓相当不分上下是肯定的。怎么会被梦君奴封住了功力，似萧径亭这等级数的高手被人封住了功力，听来却是有些骇人听闻。

　　“那梦君奴刚才来，是不是因为与你一战生情，怕你在池府被杀，便冒着大不为给你报军情让你不要前去送死了！”归行负虽然言语调侃，但是目中却是没有一丝笑意，道：“如果梦君奴也去，那么我们这边的人可没有一个是他对手啊，好在她舍不得朝径亭下手，说不定还要护着他，不让别人伤了他，这样一来倒还能打上一打。”接着朝辛忆递过一道奇怪的目光道：“想不到像梦君奴这般厉害的女儿家，也逃不过情网的困扰啊！”

　　“我现在考虑是不是不让贤侄去池府管老夫的闲事了！”池观崖目中闪过几道神色，朝萧径亭笑道，却是没有一丝虚伪之意的。

　　萧径亭满不在乎一笑道：“老太爷放心，就算我被封住了大票的功力，想必他们也没有人能杀得了我！”接着目中闪过一丝奇怪的笑意，道：“而且我有办法能够去掉他们至少两个高手。”接着目中微微有些难色，道：“不过只怕对池老太爷未免有些不敬了。”

　　池观崖微微一笑道：“以贤侄处事手段，是那么顾忌许多的吗？”话虽这般说法，但是目中却是闪过一丝悲色，道：”是不是要以特殊的手段对付唐蕴儿，贤侄尽管放手去做，便是让她到最脏的窑子里面接客也随你喜欢。”

第七卷 第十一章 又见秀情

　　“嘤！”辛忆忽然听到这个德高望重的老英雄忽然说出这么一句不堪的话来，不由羞得连小耳朵也红透了。但是萧径亭却是知道此时池观崖心中的凄凉，他为人重义重情，那么多年相处下来，加上唐蕴儿的刻意讨好，池观崖这个寂寞的老人心中肯定是有些喜欢这个女人的，而自己喜欢的女子的背叛和欺骗自古来便是男人最心痛的，何况是池观崖这种名震天下的豪杰英雄。但是萧径亭还看出了池观崖除了拥有英雄豪杰的豪爽忠义外，也不缺乏一个领导者的心狠手辣，所以才能让上兵世家几十年来盛名赫赫。

　　“是！我手下不会留情的！”萧径亭站起身道：“好了，我现在便去解决另外一个高手！”

　　辛忆不由眉头一皱，参照刚才池观崖言语中的一丝，她自然认为萧径亭对付这个高手的手段也自然不会怎么光明正大，只怕也是不堪得很。

　　归行负看在眼中，微微一笑，瞥了一眼萧径亭，问道：“莫非这个高手也是位女子，而且相当的美丽？”

　　萧径亭边走边笑道：“宗主不要用这种目光看着我，那个高手确实是个非常美丽的女子，而且简直是位国色。但是我的手段虽然卑鄙，却绝不下流。”说罢大踏步而出。

　　辛忆不好意思地望了萧径亭一眼，接着也站起娇躯跟着萧径亭走来，道：“你功力被封，未免早上的事情再次发生，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师傅教我的易容术虽然不像你的面具那么天衣无缝，但是别人只怕也不容易注意到。”

　　辛忆此举真是完全为了公事了，但是看在归行负几人的眼中，难免有儿女的情愫作祟。所以在收到几道暧昧目光的时候，她清秀绝伦的小脸还是忍不住红晕扑面，而她更加担心的是，害怕萧径亭此时说出“你不怕早上那么香艳的事情再次发生吗？”之类羞死人的轻薄言语出来，让她非得钻进地里不敢见人了不可。所以美丽的辛忆不敢有任何的反应，垂着蛾首芳心忐忑地飞快跑出楼去，想不让萧径亭有任何说话的机会。

　　待整个美好的娇躯跑到花园的时候，辛忆才放心下来。见到身后的萧径亭仍然没有戴上面具，而是朝通向“醉香居”最里面的方向走去的时候，辛忆不由大是不解，轻移玉步赶上萧径亭，问道：“师兄不是要出去吗？”

　　萧径亭笑道：“我先去见见莫姨！”见到辛忆面上微微有些不解，萧径亭心念一转，道：“我去向她要些厉害的春药！”

　　“啊！”辛忆一声娇呼，一张如玉的小脸顿时变得桃红欲滴，接着美丽的眸子换上深深的戒备，仿佛怕萧径亭将这物事用在她身上一般。

　　萧径亭见之哈哈一笑，转过身去朝萧莫莫所住秘密小阁的方向走去。

　　待萧径亭回来的时候，见到辛忆仍然站在那里，满脸严肃地朝他望来。

　　“师妹怎么还不走？”萧径亭笑着问道，见到辛忆的小脸又染上醉人的红晕，目光落在手中的那只小瓷瓶，顿时恍然大悟，不由举起在辛忆小脸面前晃了晃。

　　辛忆娇呼一声，连忙屏住了呼吸，但是却没有跃开娇躯，冷冷的目光朝萧径亭望去，道：“师兄快些带上面具，我们这就走吧！我还赶着去见师傅哩！”

　　萧径亭笑着将那只装有厉害春药的小瓷瓶装进怀中，肃下脸色道：“师妹，你还是赶快去见令师吧！我虽然功力被封，但是那些人还奈何不了我！”见到辛忆神色坚决地摇了摇蛾首，萧径亭暗笑道：“好一个死心眼的姑娘！”

　　“师妹不信，你看清楚了那两朵花了吗！”萧径亭微微一笑道，随着萧径亭手指的指向，辛忆看到了一朵璀璨动人的花朵，虽然说不出是朵什么花，花瓣也不是很大。但是开得极是灿烂美丽，在晚春的绿园中，却是显得尤其的光彩夺目。

　　只见萧径亭接着仍是目带笑意，细长好看的手掌轻轻一转，划过一道美丽的轨迹，接着长袖一抖手掌一收。顿时空中仿佛荡起了一阵怡人的春风，但是辛忆却是睁大了一双美丽的眼睛，惊讶地望着前面约七八丈处的那其中一朵最美丽的花儿轻轻一阵摇摆，便仿佛在跳一段迷人的舞蹈，接着轻轻垂下蛾首，忽然脱离了花柄仿佛美丽的女孩投入情郎怀抱一般，朝萧径亭的手掌飞来。

　　“如何？师妹这下可放心去见师傅了吧！”萧径亭轻轻玩弄手上的花朵笑道，见到远处款款走过的夜君依，萧径亭笑着呼道：“君依！”

　　夜君依闻之轻轻转过蛾首，朝萧径亭焉然一笑。那张美丽的小脸在绿叶的衬托下，夜君依那从未有过的灿烂笑容，让那张动人的娇魇仿佛成了花园中最美丽动人的花朵。

　　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动，握住花朵的手掌轻轻一张，那多花儿顿时划着美丽的轨迹朝夜君依飞去，稳稳嵌入夜君依如云的青丝中，便仿佛本来就生在夜君依美丽蛾首上的一般，使得那张美丽的娇魇一扫先前的忧郁，顿时变得无比更加的灿烂动人。

　　“谢谢公子！”夜君依举起小手轻轻地摸了下头上的花儿，朝萧径亭投来一道醉人的秋波欢喜道，那张脸蛋也仿佛绽开的花朵一般。

　　萧径亭笑着转过目光，落在辛忆清秀绝伦的小脸上，手掌一甩猛地一收，七八丈处的另外一朵花儿闪电般飞进萧径亭手中。

　　“他要将花插在我的头上吗？”辛忆芳心顿时忐忑起来，但芳心的深处却好像隐隐带了许期待。

　　萧径亭将那花儿放在鼻端轻轻一嗅，足下轻轻一点，修长挺拔的身躯轻轻一飘，便醉香居的大门方向跃出。留下辛忆迷漫的醉人目光随着萧径亭逝去的方向，长长地连成了一串，直到萧径亭消失在花园深处不见，便是辛忆也不知道她自己眼中目光的含义和心中的滋味了。

　　萧径亭从“醉香居”一处隐秘的出口走到接道的时候，便朝“飘香楼”相反的方向走去，准备在金陵城的各大接道转过几圈后，然后不着痕迹地走到“飘香楼”。不料走着走着却是到了通往任府大门方向那条接道上，心中顿时浮起任夜晓那娇嗔可人的模样，嘴角不由扯开一丝温柔的笑容。

　　“萧兄！”萧径亭远远朝任府的大门望了一眼，便要离开朝“飘香楼”走去，不料刚刚转身便听到一声叫唤，不由暗暗惊讶，竟然有人能够叫他的姓氏来，不由转过脸去，发现那人却是那个对自己崇拜之极的连易成。

　　连易成本身满脸的惊喜，但是见到萧径亭转过来的脸，不由满面的失望。接着讪讪一笑道：“不好意思，见到兄台的背影，我还以为兄台是我的一位朋友，不好意思！”

　　“连易成什么时候对陌生人也这么有礼貌了？”萧径亭心中暗道，微微一笑望上连易成道：“恰巧的是在下也是姓萧啊！”说罢抬步便要离开。

　　不料萧径亭的那句话还真的引起了连易成的注意，见到萧径亭便要离开。连易成赶上几步和萧径亭并肩而行，目光不住巡视在萧径亭面上。萧径亭也自然不怕他看出了破绽，戴这张面具的时候，便是和自己相当熟悉的归行负也认不出来，更别说只有几面之缘的连易成了。

　　“不过夜君依那丫头能够认出真是个异数了，想必那妮子不知道有多么心细，难怪最近莫姨一直将她作为助手使唤了！”萧径亭也步理会连易成，径自朝前走去，不料连易成看了几眼，竟然目有异色道。

　　“这位兄台虽然长相和形态，便是瞧人的目光也和我那位姓萧的朋友不一样，但是从骨子里头透出的那股架势，却好像是一摸一样！“

　　萧径亭闻之一阵惊骇，连易成这么一个混人竟然看出来了一些归行负这等精明人物也没有看出的东西。心中虽然惊讶，但是萧径亭脸上的表情却是恰到好处，道：“那兄台自然和那位同样姓萧的朋友关系铁得很了。”口上随便敷衍几句便要离开。

　　连易成讪讪一笑，接着眉头一扬道：“他是我偶像！”接着目光朝萧径亭望来，道：“哪日我那偶像在的时候，我介绍他以兄台认识如何？”说罢再也不和萧径亭搭讪，朝接道的另一方向走去，那张显得轻浮的脸上，竟是充满了期待。

　　萧径亭想起那日连易成对任夜晓无动于衷的状况，不由笑问道：“兄台这般急着走，莫非是去会那个美丽妙人不成！”

　　萧径亭本是随口问问，不料连易成竟是按耐不住心中的得意和高兴，微微有些得色地望了萧径亭一眼，脚下的步子也变得有些揣揣，显然从未经过温柔阵势，现在便已经有些晕头转向了。

　　萧径亭轻轻摇了摇头，便朝“飘香楼”的方向走去。

　　“这次但愿我能够靠这只耳朵听到一些机密的事情来！”当萧径亭走到“飘香楼”所在接道的时候，那里仍然小巷深深，头顶上也仅仅能够望到三尺来宽的“一线天”，也就是这里道路的距离。

　　虽然这里看来一切平常，但是萧径亭仍然感觉到小巷中偶尔走过的人，不经意间总是会朝你望上那么几眼，而且如果你很注意的话，会发现那些人个个经过小巷的时间间隔是相同的，当然如果不是萧径亭开始知道武莫宸事先做了布置，很有可能便不会发现这里面的异常。

　　当萧径亭走进“飘香楼”的时候，那一点点的异常仍然充斥在女子的娇嗔和无数贵介的讨好声中。萧径亭目光随便一瞥，便可以看出里头的一些豪客身上都附有厉害的武功，而且和女子嘻笑调乐的时候，神情显得无比的自然，但是却不想其他文雅人士一般，操起丝竹自我陶醉地吹拉弹场，在美丽的姑娘面前讨好。因为那样只要心神不宁，便会被人从曲乐中听出了破绽。

　　“武莫宸真是兵贵神速啊！”萧径亭心中暗道，一一文雅打发过前来讨好的女子，竖起灵敏的耳朵，听取四边的动静。

　　“二少爷这副画儿画得真好，只是婢子都不敢多看，越看越觉得自己丑哩！”当萧径亭凝神细听的时候，一阵娇嫩动人的声音传进耳朵，说话的人声音欢喜，隐隐有些受宠若惊，所以言语中也尽是仰慕之情。

　　只不过萧径亭听到这女子的声音后，好不容易才和她以前泼辣冰冷的声音区别开来。

　　“映荷傻丫头，这画上便是你啊！”那男子亲昵道：“我今天一天本来士无所事事的，但是我一直不喜欢自己闲着，不料见到映荷，才画出了这么一张好画出来。映荷，谢谢你了！”

　　这个男子的声音，萧径亭也是非常的熟悉，就是那个将唐蕴儿搞得死去活来的淫贼。

　　萧径亭面上轻轻扯开一丝苦笑，接着竖起耳朵，却是再也没有听到其他的一丝动静。不由展开满面的笑容，朝花厅后面的小花园行去，依然站在那处稍稍空旷显眼的地方。

　　耳边依然传来阵阵轻柔羞涩的声音，偶尔还带着一丝动人的浅嗔。而萧径亭在一边听着，也不由对那淫贼的手段大是敬佩，那言语中的内容和言语中的尔雅气度，甚至字与字之间的停顿。他简直天生就是来吸引女人的，天生就是撕开女人芳心的克星。难怪他叫自己做淫贼了。

　　“这位兄台！我见过你！”最后发现萧径亭的竟然也是这位淫贼，只见他俊美得微微带了许邪意魅力脸上，充满了热切笑容，接着朝花丛下映荷温柔一声招呼，便朝萧径亭大踏步走来。

　　萧径亭目光望向走来的淫贼，俊美的脸上带上恰到好处的惊讶，笑道：“我也见过你了，在镇江的一家客栈里面！”

　　这时忽然从那丛高高的花丛上冒出一张美丽的粉脸，只是那俏丽的脸蛋竟是苍白，说不出是害怕还是惊骇，美丽的眸子一扫平日的灵活，变得惊惶失措。正是萧径亭早上刚刚见过的映荷。

　　“兄台记得我！”那淫贼由于背对映荷，而且萧径亭脸上没有一丝的异常，所以他也没有看出任何异常，只是对萧径亭依然记得他表示十分的欣喜。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那是自然，淫贼兄的那绝妙的轻功，萧某这一生只怕都忘不了！”

　　“你叫我淫贼？！”那白衣淫贼面上微微一愕，接着府上知己般的笑容，道：“萧某能够唤我淫贼，那再好不过了！我最喜欢便是这个名称，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咦？兄台姓萧？”说罢目中闪过一丝疑色，而且那丝疑色也故意让萧径亭看到。

　　“是啊！在下姓萧啊，名剑月！”萧径亭笑着说到，转过身去，背对映荷朝秀情小阁的方向走去。

　　那淫贼微微一笑，拍掌道：“萧剑月！好名字，萧兄怎么会来这里啊？可是有什么相好的姑娘在这‘飘香楼’里，若真是如此，萧兄真是好眼光，这‘飘香楼’虽然开业不久，但是这里的姑娘可能仅仅次于‘醉香居’了。”

　　“萧公子来啦！我这便上去通报小姐！”娇俏美丽的映荷从后面轻移玉步到两人面前的时候，那张美丽的小脸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模样，手上拿着一幅卷好的画儿，在两人面前轻轻一福，便匆匆离去。

　　“萧兄，我便在这下面等你，你快些医治秀情小姐的病！”行至秀情小阁下面的时候，那淫贼便不上去了，说是在下面等候萧径亭。

　　萧径亭不由觉得微微有些奇怪，以秀情的绝世容光，应该是淫贼梦寐以求的征服对象才对，怎么他反而不上去了，或者是不是在使以退为进的战术，不让他招惹映荷做什么。

　　萧径亭踏进小阁的时候，映荷正站在楼梯上面的进口，见到萧径亭上来，美丽的目中朝他投去一道复杂的目光。萧径亭仍是微笑着脸，仿佛没有看见一般走进了小阁。鼻端顿时问道一股仿佛深山幽兰般的迷人香味，抬头一看，不由目中一亮。

　　秀情此时正身穿拽地长裙，呈白色。将她修长起伏的娇躯衬托得无比的曼妙迷人，便是萧径亭一望下，也顿时微微一阵迷失，目光自然而然地望向圆细小腰凹陷下面的圆圆隆起，那丰满的香臀拱起雪白的裙布，形成一道勾人心魄的迷人痕迹。

　　仿佛感到萧径亭肆无忌惮的目光，秀情娇躯轻轻转过，让萧径亭看到那张美丽绝伦的冷艳娇魇。那动人的脸蛋虽然还是雪白，但已经不是几天前不健康的苍白，而是欺霜赛雪般的仿佛白玉雕成一般。

　　“小姐的气色看来好多了！”萧径亭行下一礼宽慰笑道。

　　秀情美目轻轻朝萧径亭瞟来一眼，道：“那还要谢谢公子的妙绝医术了！”说罢轻摆玉步走到床边的小几，轻轻倒上一杯香茗，朝守在门口的映荷吩咐道：“你去将要煎好的药端来！”

　　“这茶是人刚刚从洞庭山上采来的，昨天才由几位丫头炒好，难得得很，公子过来尝尝！”由于那茶几稍矮，而秀情的娇躯修长窈窕，所以不得不轻轻弯下蛮腰，隆起臀儿将茶水注入洁白的瓷杯中，那美臀向后微微拱起的痕迹，让萧径亭看得不由心中以一荡。

　　萧径亭轻轻走过行至秀情边上，轻轻嗅了一口眼前冷艳美人特有的动人幽香。正要从秀情洁白如玉的小手接过茶杯，不料秀情柳眉微微以颦，却是将茶杯放到了小几上，好像刻意不让萧径亭触碰到自己动人的小手，不过又一次的弯腰让那动人的香臀又一次在萧径亭的身边弯弯翘起。

　　“现在秀情痛是不怎么感觉到痛了，但是每次运气的时候，胸口总是疼地厉害，那口真气很难提上来，勉强提起来的时候，胸口实在疼得厉害！”秀情走到床沿，轻轻弯起雪股坐在了床沿上，让本来就圆滚丰隆的香臀越发的肥美动人，那细细的蛮腰也更加的圆凹盈盈，将动人下腹和两只丰满的大腿挤成数道惹人遐思的褶皱。

　　萧径亭轻轻端起手中的茶杯，上面仿佛依然带着秀情玉手的芳香，不由放在鼻端轻轻一嗅，却是没有问道任何毒素的痕迹，便立即一口饮下。

　　“果然是好茶！”那茶虽然是烫的，但是喝进口中却是一股清澈肺腑的凉意，一股怡人的茶香也顿时在口中弥漫。萧径亭饮下一杯后，自己又倒了一杯饮下，目中微微有些讶色望向坐在床沿上的秀情，问道：“这茶实在是绝品，只是这等好茶小姐为何不饮！”

　　“我不喜欢饮茶！”秀情好看动人的柳眉忽地一寒，俏脸一肃冷道：“公子放心，这茶中没有放毒！公子可放心喝！”

　　“这个女子真是多疑啊！”萧径亭心中暗道，目中一笑望向秀情美丽绝伦的脸蛋，道：“小姐真是喜欢以己度人啊，喝小姐交往真是有些累！”

　　秀情美丽秋瞳顿时闪过一丝不快，接着美目一柔朝萧径亭瞟来，冷艳的脸蛋换上一丝温合，道：“对不起，我一贯来就不喜欢喝茶！”接着清冽的秋水眸子闪过一丝柔弱，道：“现在秀情身上的功力不足平时的六成，而马上便有一个生死相关的事情需要秀情去完成。所以秀情从早上便在这里等候公子，不料公子真的来了。”

　　“又在骗人！”萧径亭心中冷笑道，就在萧径亭没有来为她医治之前，秀情的胸口也只是疼痛难忍而已，浑身的功力还是有个七八成的。

　　目光望向秀情那张美丽的脸蛋，接着望向动人的美目，萧径亭知道那双美目中透着几乎和狐狸一般的智慧和精明，他可是真的一点也不敢大意。

　　“从‘飘香楼’回去的路上，其实萧某便已经想到的进一步医治小姐的办法！”萧径亭目中闪过一丝挚热和矜诚，仿佛他的生命都投给了医学一般，不然真的很容易让秀情从表情中看出什么破绽，接着萧径亭面上不由浮上些许的难色，道：“只不过这个方法实在是……”

　　秀情闻之，那张洁白如玉的脸蛋顿时飘上两道诱人无比的红晕，想必是想起了上次萧径亭说过按住玉乳之类的治疗方法了。脸红之余，秀情的表情也不像上次那么凌厉冰冷，反而有些狼狈了，秀眉一挑狠狠地瞪了萧径亭一眼。

　　萧径亭轻轻一阵苦笑道：“小姐想差了，萧某虽然对小姐的玉体无比的痴迷，但是至从上次以后，便从来没有想过通过触摸小姐的肌肤来治好小姐身上的毒素。”

　　萧径亭这话一出的时候，秀情的玉脸上也不由微微有些不好意思了。

　　萧径亭也微微一笑，接着目光一肃道：“只是这次用药，更加的凶险！说不定对小姐的性命都会有一点威胁！”

　　“啊！”秀情轻轻一声娇呼，接着一张玉脸变得煞白，目中也顿时闪过不同的神色和怀疑，但是终究忍住了心中的怀疑和凌厉，没有将猜疑的目光朝巡视萧径亭，只是美目静静望向萧径亭的眼睛，仿佛在等他的解释。

　　萧径亭目光直直望向秀情醉人的双目，仿佛要将所有的挚热和真诚都投进她的眼睛，片刻后方才静道：“上次我为小姐解毒用的是以毒攻毒的办法，幸运的是它非常的有效。但是这种方法虽然让小姐舒适了，但是小姐的玉体内却是存在了两种毒药，若不及时出去，那么它将会堵塞小姐胸前的‘风池’、‘颈臂’等要穴！所以可能慢慢会导致真气堵塞，而小姐所说的运气胸口会疼便是这个缘故！”

　　见到秀情美丽的脸蛋微微有些忧色，萧径亭心中一笑继续道：“而这次则是用上厉害的毒药，一次性将小姐玉体内的两种毒素都给中和了。所以它的风险性也更加大一些了！小姐如何决定？”

　　秀情终于将狐疑的目光不住地巡视在萧径亭脸上，仿佛要将萧径亭脸上一寸一毫都看得清清楚楚，萧径亭甚至怀疑自己的面具都会被她看穿了。受着这样的注视，萧径亭索性将目光直直投在秀情美丽绝伦的脸蛋上，由于深情专注，秀情此时的脸上仿佛白玉雕成的一般，没有一丝波动。那长长的卷秀睫毛、秀挺挺直的瑶鼻，以及弯巧迷人的樱桃小嘴，让这张脸蛋上曲线仿佛上天鬼斧神工的完美。

　　见到秀情的迷人美目中的神色变换不定，萧径亭知道她显然在坐着激烈的思想活动，而最终她做的决定肯定是等那重要的事件完成之后，再请他过来为她进行风险很大的以毒攻毒。萧径亭心中一阵暗笑，从怀中掏出一只红色的瓷质玉瓶，伸到秀情面前，却不是萧径亭拿来霞辛忆的那瓶春药。

　　“小姐！萧某可能这几日便要离开金陵，所以将这药放在小姐这边，小姐想什么时候吃，便什么时候吃！若小姐觉得这个方法太过于凶险，那小姐便将这瓶药放着，大概半个月后我会再来找小姐的。但愿那时候我能够找到一种有效的解毒方法，而且没有一点凶险！”萧径亭一把抓过秀情的滑腻动人的小手，轻轻握了握，那娇嫩柔软的感觉让萧径亭心中顿时一荡，未待秀情冷下俏脸，立刻将红色的小瓷瓶放进秀情的小手。

　　听到楼下映荷走上来的脚步，萧径亭将尚带着秀情玉手温润余香的手掌放在鼻端轻轻一嗅，接着拿起小几上的一只茶杯倒满，一口饮下后，目中顿时朝秀情射去挚热而又伤感的神色，笑道：“小姐，萧某这便告辞了！”

第七卷 第十二章 放置春药

　　“公子慢着！”秀情轻轻呼道，美丽的眼睛中朝萧径亭投来一道充满歉意和温柔的目光，道：“公子想必对秀情失望得很了，公子一直对秀情关爱有加，呕心沥血地为秀情治病。但是秀情一而再、再而三地怀疑公子，实在伤透了公子的心。”接着秀情的美目顿时变得复杂无比，望向萧径亭，美丽的脸蛋也顿时变得有些凄色，道：“可惜秀情已经……辜负了公子的深情厚意了！”

　　萧径亭嘴角轻轻一阵苦笑，转过身去，朝楼下走去。身后传来秀情动人无比的声音道：“公子，数日来秀情质知道公子姓萧，还不知道公子叫什么呢？”

　　“萧剑月！”萧径亭脚下轻轻一顿，接着以更快的速度朝楼下走去，正好遇上映荷上来时候，那双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缠目光。

　　见到萧径亭目光没有望来一眼，便仿佛不相识一般，美丽娇小的映荷娇躯轻轻一颤，美目一凄幽怨朝萧径亭望来。那双小手正捧着一只白色的药罐，使得玲珑起伏的诱人娇躯也变得小心翼翼地在楼梯上款款而上。

　　“慢着！”萧径亭一声叫唤，映荷闻之小脸美目一亮朝萧径亭望来，那双捧药的小手也颤抖得厉害。

　　萧径亭轻轻掀开映荷小手上热气腾腾的药罐，对前面那张美丽动人的脸蛋仿佛熟视无睹一般。正当映荷对萧径亭的动作在心酸之余感到惊讶的时候，萧径亭轻轻嗅了下腾起的水雾，自言自语道：“浓稀程度刚刚好！”说罢便将抓住药罐盖子的手掌轻轻一翻，将手上的透明粉末也沾上了白瓷盖子上。

　　萧径亭虽然面上没有一丝的笑容，但是心中却是笑开了。因为他刚才抹在盖子上的粉末是萧莫莫刚才给她的宝贝，只要真气一蒸便会化了，再进入秀情那无比美丽动人的小肚子的时候，她胸前的‘风池’、‘颈臂’等要穴，就会真正被堵住了，到时候秀情便空有一身功力而运不上真气了。

　　萧径亭先前便料到以秀情的多疑性子，加上精明决绝顶。断不会冒险服下萧径亭这次送来的药物，以至于耽误了一两日后的池府之战。所以他先前戏份做足，告诉秀情若是不服下他送来的药物，那么就很有可能导致胸前伤口部位附近的穴道堵塞，导致真气不能运行。而当秀情饮下映荷端进去的药时，差不多一天后就会浑身真气不畅，到那时秀情也定然不会怀疑到萧径亭身上，而且心中对萧径亭的愧疚只怕更是加深几分。

　　顾不得映荷一道一道瞟来的目光，萧径亭径直朝楼下走去。见到白衣淫贼站在小阁的不远处，目光正笑着朝他望来。

　　“剑月兄，这么快便好了啊！”那俊美淫贼笑着招呼道，目中微微闪过一丝宽色，想必使因为萧径亭再里面呆的时间不长，所以与那美丽绝伦的秀情想必没有什么暧昧关系。

　　“看完了小姐的病这便下来了！”萧径亭笑着回话道，心中却是打着注意怎么才能进入还碧阁打探下环境，好安排怎么刺杀那位神秘少主。心念一转，朝那淫贼道：“萧某乃使乡野之人，在刚来金陵的时候，见到威武的南城门大是震撼，直直发了好一阵感慨。后来有幸进了一次‘醉香居’，见到里面的鸟语花香亭台阁榭更是流连忘返。说来可笑啊，那日我不知道哪来那么好的运气，竟然见到了夜君依，不过可惜的是，我光顾着看里面的景致，现在竟是忘记了夜君依长什么样了？咦？！兄台那撞小楼的顶上怎么是绿色的啊？”

　　“那是‘还碧阁’？”淫贼闻之哈哈大笑道：“我头一眼见到兄台便知道萧兄是性情中人，但是没有料到萧兄还是如此雅致之人，你这个朋友我可是交定了！”见到萧径亭目光直直望向“还碧阁”，眼中异彩连连，不由笑道：“萧兄啊，别的地方我还可以带萧兄过去看看，‘还碧阁’怕是不行了，那里今天刚刚住进一个厉害人物，等过几日后那人走了我再带萧兄去如何？”

　　“好啊！”萧径亭笑道，心中暗自咕念道：“这‘还碧阁’位置显赫，倒也容易攻进啊！现在就只缺个姑娘了，不过若不是绝色美人，那少主只怕连瞟都不会瞟上一眼吧？”

　　“你刚刚从秀情姐姐的楼上下来是不是，你去是去干什么去了？”萧径亭正抬头望天，见到太阳已经西斜，心中打算着今天夜里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还碧阁”，忽然一阵厉害动人的声音响起。

　　萧径亭循声望去，见到一位美丽不下于秀情的女子正俏立在前面的花径深处，美丽的杏眸正狠狠朝萧径亭瞪来，一张美丽绝伦的小脸此时冷若冰霜，窈窕动人的娇躯在窄窄的小径中，显得尤为的丰满迷人。

　　“是她！”萧径亭嘴角微微扯开一丝笑意，那女子正是萧径亭两次虐待过的狠毒任小姐。此时那张小脸虽然仍旧娇俏动人，但是却是难掩苍白，隐隐中有股病态。

　　“淫贼，他是不是你的什么狐朋狗友，你带他去秀情姐姐的楼上做什么？”那任姓女子美目一寒直直朝英俊淫贼望去，厉害问道。

　　那淫贼朝萧径亭一阵苦笑，道：“这是我刚刚交的朋友萧剑月，剑絮你身上不爽利，跑下来做什么？”那言语神态虽然不是恭谨讨好，但是里面的真心关切，萧径亭还是看出来了。而奇怪的是，淫贼作为淫贼，对眼前这位美丽绝伦的少女却是没有一点暧昧的神色。

　　“什么？他是给秀情姐姐看病的那个人？！”那个叫任剑絮的女孩听到淫贼说萧径亭是来给秀情看病的，那双厉害俏寒的美目顿时亮起，直直瞧向萧径亭。

　　那淫贼赶紧趁机道：“不过就让剑月给剑絮看看如何？说不定剑絮身上的伤给萧兄看好了也说不定。”

　　任剑絮美目闪过几道不同的神色，良久后方才道：“秀情姐姐说你的医术好得很，不过，这几天不知道多少武林高手和医术国手给我瞧过，都看不出什么端倪！你想必也瞧不出什么？”听到淫贼的话后，任剑絮美丽的脸蛋上也显出非常心动的神色，但是她好像有什么顾忌，所以正在努力说服自己不让萧径亭给她看病。

　　“而且我从来不让男大夫给我看病的，我的身体不让任何一个臭男人碰到！”忽然任剑絮美丽的脸上浮现出刻骨铭心的恨意，那双动人的眸子也射出凌厉冰冷的光芒。想必是想起了萧径亭在她美丽的屁股上施下的几招辣手了。

　　萧径亭满不在乎一笑道：“我来这里是为秀情小姐一人看病的，而且我现在心中想的也都是该怎么解掉秀情小姐身上的毒，也没有心思为这位小姐治病了。”说罢朝淫贼笑道：“兄台这便带我四处看看这里的景致如何？”

　　“哼！”任剑絮秀目闪过一道厉芒，俏脸阴晴不定闪过道道不同的神色，接着美丽的睫毛一眨，朝萧径亭望来，道：“那我倒非要你给我治治，若是看不好我的病，我马上便将你杀了！”

　　萧径亭随着任剑絮进了她的闺房，而那淫贼仿佛身有要事，朝萧径亭打个招呼便离开了。而幸运的是，任剑絮的临时闺房，没有出萧径亭的意料，正是‘还碧阁’。

　　萧径亭跟在任剑絮的后面，目光望着美人摇拽生姿的美好背影，右手不经意间轻轻翘了翘边上的墙壁，正如意料中的那墙壁全是木质的，只要是强弩便可轻易地射穿，火箭也可轻易地点燃这座“还碧阁”。

　　“你们几个拿剑进来，只要我一声令下，就将这人拿下了！”任剑絮的玉步刚刚踏进闺房的地毯上，便朝外面守着的几位健美女剑士吩咐道，然后凌厉的目光朝萧径亭冷冷射来道：“待会儿你若是看不出什么，我定饶不了你，虽然因为秀情姐姐不能将你杀了，但是却是要将你的两只脚砍下来，谁让你进了我的闺房！”

　　萧径亭眉头微微一皱，见到任剑絮说出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一丝的不自然，想必以前不知道做过多少视人命如同草芥的事情了。心中暗暗一笑道：“便让你和那个神秘少主上床吧！两人做一对死鸯鸯！”

　　见到自己如此恐吓，而且边上竟是明晃晃的利剑，但是萧径亭面上却是没有一点的惧色。任剑絮美丽的玉脸上也不由稍稍一宽，想必自己治愈的可能性也多了几分。

　　“原来你也怕死得很啊！”萧径亭心中暗笑道：“我怎么会看不出来，你的伤便是我出手打的。”

　　“小姐眉宇中有股淡淡的阴暗纠结，但那不是中毒了，而是被人用厉害的掌法或者是指法点伤了！”萧径亭收下脸上的笑容，目光一肃望向任剑絮美丽的俏脸，良久后方才笑道：“而且小姐受伤的地方，是在小腰下的粉臀上！”

　　“啊！”任剑絮美目顿时一亮，满脸欢欣地朝萧径亭望来，急着问道：“那你能治吗？”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能治！”见到任剑絮柳眉一扬，俏脸一亮，萧径亭微微一笑道：“但是恐怕会对小姐有所冒犯！”

　　“大胆！”任剑絮秀眉一挑，美目中满是怒意，狠狠朝萧径亭射来，接着美丽的香臀儿也仿佛微微颤了颤。由于她是臀部被伤，所以自然认为萧径亭要用手触碰她动人的屁股了，自从她上次被萧径亭在美臀上点了几指后，那刻骨铭心的疼痛和异样让她自己也不堪碰到自己腰下的雪股。

　　见到任剑絮目中闪过惊骇的神色，而且香臀儿下意识地轻轻躲起，萧径亭心中暗笑道：“看来上次真是将她给吓坏了！”当下哈哈笑道：“这个冒犯不是要碰到小姐的雪股，而是想先请小姐还有几位姐姐出去一趟，我要清理下这里面的东西。”说罢目光在精致奢华的闺房中四处一瞟，忽然目中一亮，一手指向屋角的盆花儿道：“就像那盆花儿，虽然香得很，但是那香气却是含有微毒，对我们不要紧，但是对小姐的身体却是大有害处，虽然不会对小姐的身体造成致命的要害，但是想要痊愈却是要不得她了。”

　　见到任剑絮美丽的小脸上闪着不同的神色，显然在怀疑他话中的真实性。萧径亭心中暗道：“不知道这个丫头是不是魔门中人，不过她与那些的魔门女子一样，真是多疑啊！”

　　萧径亭走过将那花儿拿过，放在任剑絮的面前，另外一只手飞快抓过她柔软滑腻的皓腕，笑道：“小姐深深地吸上一口！”

　　任剑絮小脸一寒，正要翻脸挣开萧径亭的掌握，听到萧径亭话后，不由大是好奇，瑶鼻放在花上深深地嗅了一口。而后那双充满凌厉戒备的美目仿佛忽然蒙上了一层雾纱一般，接着娇躯轻轻一阵摇晃。

　　萧径亭握住美人皓腕的右手一紧，口上朝美人的脸蛋上轻轻吹上一口气。任剑絮长长好看的卷秀睫毛激地一眨，那双仿若秋水一般的动人眸子也随之一清，朝萧径亭道：“不知道怎么的，我一闻到那花儿就头晕得厉害。”

　　萧径亭心中笑道：“被我动了手脚，换谁谁也晕！”口上却是正色说到：“想必是打伤小姐的那人，一只居住与山野之中，所以修炼的真气引起了这花香中毒素的气机，导致小姐终日头脑昏沉了！”

　　当任剑絮几人出去的时候，萧径亭取过放在烛台上的两只粗大檀木香料点着后，计算出十二时辰能够烧掉的长度做上轻微的极记号，然后再从怀中掏出萧莫莫给的绝妙春药“花烛香”倒在手上少许，然后握在蜡烛的记号下方，用内力将春药化作蒸汽融入檀木中，确保在明日唐蕴儿与那少主相约的时辰。檀木香料能够烧到融有春药的部位。

　　“花烛香”其实也是魔门研制出来的春药，顾名思义是融到灯油或者是涂在檀香上，待火烧到的时候，那绝顶厉害的春药便能随着轻烟挥发出来，让人闻之以后感到浑身无力，欲火焚身，空有一身厉害的武功也不能完全施展出来。而萧莫莫经营的是春楼生意，自然备上了许多。而萧莫莫心中好像对魔门有本能的排斥，所以对这春药进行了很大的改进，使得春药焚烧后有原来的奇异迷香变得无色无味，自然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这个屋中已经被我情理干净了，但是里面存有的秽气一下还不能散尽，我已经点上上好的檀木香料驱除杂气，大概明天这个时候小姐便能够住进来了。”萧径亭在外面的花园中为任剑絮切脉后，顺便给了几颗对症的药物。而任剑絮的神态和言语也温和客气了许多，对萧径亭的吩咐也柔声答应了，倒还真有些做病人的觉悟。

　　见到任剑絮此时显得有些处处可怜的动人神态，萧径亭不由微微有些不忍，心中暗暗一叹，道：“小姐在病没有好的时候，最好在闺房里面不要进来其他闲人，就连这几位姐姐也最好不进去，如何？”

　　“亭儿，昨天晚上你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将再外面所有的高手已经全部招回来了！今天便都随着亭儿一起到池府，好不好？”萧莫莫动人的屁股昨天被萧径亭撕得厉害。疼痛难忍，所以整个晚上整个娇躯都伏在萧径亭身上，但是享受的也不只莫莫一个，她那堪称绝世惹火的动人肉体也让萧径亭舒服得几乎睁不开眼睛了。

　　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动，笑着问道：“那你和池老太爷商量过了吗？”

　　“人家后面被你搞得痛死了，怎么去见人吗？”莫莫起伏柔软的娇躯在萧径亭不依地一扭，但是美丽动人的双目中却是闪过一道狡黠的光芒，腻声道：“你去告诉池老太爷，好不好？”

　　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动，正要说话，忽然外面传来许嬷嬷诱人的声音，道：“夫人，公子任府和江南盟的人来了。”

　　萧径亭虽然对昨日的春事神智昏迷，但是隐隐约约听出另外一阵蚀骨娇吟声是由许嬷嬷发出的，所以此时也仿佛觉得许嬷嬷说话声中都带了少许的异样。不由一手轻轻划过莫莫的蛮腰，到达肥美丰隆的雪臀，探到美人受创的动人部位，轻轻抚摸着朝外面问道：“许嬷嬷，任府来的都是人啊？”

　　“吴梦杳和连易成，两人不是一起来的，都说要见公子！”许嬷嬷仿佛微微犹豫了一下，道：“连易成好像知道了些什么事情，神情有些兴奋和得意，还提到了池府了。”

　　“嘤！”莫莫忽然一声娇吟，接着动人的娇躯在萧径亭身上扭了扭，动人勾魂的双目白了他一眼。原来萧径亭乍一听到许嬷嬷传来的消息，一阵惊骇，本来轻轻揉弄莫莫臀沟受创部位的手忽然一重，痛得莫莫不由呻吟出声来。

　　“莫姨我出去见她们一见！”萧径亭说着便要起身，然后朝外面的许嬷嬷道：“许莫莫你且先出去，我穿好衣服马上进来。”

　　莫莫水蛇般的蛮腰用力扭了扭，本要将萧径亭按在她臀沟的手挣开，听到许嬷嬷走出老远后连忙急道：“不行，现在敌人都以为你已经死了，如果你现在出去，难保连易成甚至吴梦杳不是对方的人，不会将没死的消息透露出去。”

　　“不行，连易成好像知道了池府的一些事情，这件事情那么机密，他怎么可能知道，我定要问个清楚！”萧径亭轻轻抱起莫莫柔软美好的胴体放在一边，道：“到时候，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将他软禁起来。”

　　“许嬷嬷你且去告诉吴梦杳，就说莫姨待会儿便去见她！”萧径亭随着许嬷嬷去见连易成的时候，发现此时的许嬷嬷已经不复那时候的艳光照人，不知道用了什么物事，将自己美丽妩媚的脸蛋都遮挡住了，便是本来起伏惹火的娇躯，此时看来也变得柔和曼妙。

　　“是！”许嬷嬷轻轻应道，朝萧径亭微微一福，由向后拱出的丰满美臀显出了如同杨柳般的圆细蛮腰。此时已经到了一条岔路口，许嬷嬷朝萧径亭一礼后，便直起娇躯朝另外一条岔路走去，由始至终都没有抬起眼睛看萧径亭一眼。

　　“萧兄，我便知道你在这里，我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告诉你。”萧径亭一脚刚刚踏进房门，连易成便满脸兴奋地冲出迎来，言语间也极是激动。

　　萧径亭朝边上的夜君依微微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好在她心细，早已经将这间房中周围的人全部遣走了，不然就是什么秘密也落在别人耳中了。

　　夜君依见之也美目一笑，撅起小嘴朝萧径亭轻轻一笑，学着萧径亭摇了摇蛾首，状似无奈。看得萧径亭微微一愕，以前的夜君依便是一句客套虚假的笑容也难得，此时她那张美丽的小脸，绽开的竟是一道微微带了许调皮的笑容，显得无比的可爱动人。

　　“公子，你们说话，我出去守着！”见到萧径亭满是怜爱和欢喜的目光，夜君依美目一亮，接着一羞，便婀娜步出将房间的木门也随手关上。

　　“这便是夜君依小姐吗？和上次那个看起来仿佛不是一个人似的，和以前比起来，仿佛美得让人都不敢相信了。”连易成见到夜君依的美态，一下仿佛都移不开眼睛，目中的原来带有的兴奋和得意尽去，换上了充满笑意的敬佩。

　　萧径亭微微一笑，对上连易成近似于崇拜的目光，道：“连兄，我们开始说正事！”

　　“好！”连易成不由目中一亮，神情又变得亢奋激动起来，朝萧径亭道：“我得到一个消息，在这两天内，有个很大的势力要对付‘上兵世家’！”

　　虽然萧径亭先前隐隐知道便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又连易成口中说出后，还是忍不住惊骇。连一点都不精明的连易成竟然也知道了这么要紧机密的事情。虽然心中如潮翻涌，但是萧径亭脸上却是没有一丝波动，脑中正飞快地运转，算着被人知道这件机密后，对整个事情是得还是失。

　　而边上的连易成仍然兴奋地说到：“其实我昨天晚上便过来找萧兄了，只是那时候不知道怎么的，‘醉香居’不让进来，所以今天一早便早早赶来了，这件事情我连我父亲和二哥都没有说过那？”

　　萧径亭心中顿时想起了昨天傍晚与连易成相遇的时候，他神情显得激动又幸福。不由问道：“连兄，这么机密的消息你是从哪里听来了？”

　　连易成面上的笑容顿时变得有些羞赧，但是那丝得意和温柔也随之浮上他还算英俊的面孔，口上诺诺几句，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但是见到萧径亭面色严肃，犹豫了一阵后，目光一凝，牙齿一咬，仿佛下定了极大的决心，目中朝萧径亭射来一道挚热的目光，道：“萧兄，说实在的，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人不让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但是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真的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底要不要去池府相助，所以想来征求你的意见，只要你说干，我便死也随着你去救池老太爷，如果你说不干，我就当从来没有听过这件事情。”

　　“我知道所有人都瞧不起我，特别是那些个少年英侠，和我说话不是冷漠不理，便是暗嘲热讽。”连易成忽然面色一肃，接着脸上浮上一道复杂的神情，深深吸了口气，道：“萧兄，你那日在‘醉香居’救了我们几人后，我心里犹是感激，而你在任府的武神殿上大展神威直让我心血沸腾，从那时起我便将你当成我的偶像。但是这些都比不上那天晚上你没有一点架子地邀请我一起到处走走，虽然走了没有一段，后来就遇上了任夜晓。从那时候起，我便将你看成了今生最值得我卖命的人，虽然我的命并不值几个钱。”

　　连易成面上闪过一丝苦涩的笑容，道：“几年来，也许是我太没有出息了，就连身边的人也不大瞧得起我，可能除了易奕那丫头还将我当作疼她的三哥外，我二哥见到我便仿佛见到外人似的，我大哥更是见到一次骂我一次。我和喜欢去结交那些武林人物，但是他们哪个不是敷衍寒暄！唯有萧兄，待我真诚！”

　　萧径亭听得心神微微一震，随后朝连易成投去一道真挚的笑容，口中忽然笑道：“或许那那位大哥是为了你好！”

　　“我从小就是最怕我那位大哥！”连易成目中闪过一道真挚的感情，然后朝萧径亭望来一眼道：“告诉我这个机密消息的，就是我今生最爱的一个女孩，萧兄还记得在‘醉香居’与武莫宸冲突的那天吗？那日我来晚了，便是遇到她了！”见到连易成目中浮上无限的神情和甜蜜，萧径亭便可以看出那个女子给空虚自卑的连易成带来了多大的慰济，爱情本来就是可以让人从地狱升到天堂的。

第七卷 第十三章 风雨欲来

　　“她叫皿皿，本来为了她的安危，我便是舍去了性命，也不会将这件事情说出来的，但是对于萧兄我却是有着万分的信任。”连易成道：“而且皿皿嘴上虽然没有让我前去帮忙，但是神情上却是想让我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所以为了她的期望我也豁出这条性命了。”

　　萧径亭不由觉得一阵难过，言语顿时变得十分的真挚，朝连易成道：“易成兄，你待我真诚，我也待你真诚！你说的这件事情我也已经知道了，而且这几日也正一直商议着这件事情！”

　　为了以免万一，萧径亭仍是将连易成留在了“醉香居”，而且准备在打扮进入“上兵世家”的时候，也带上他。

　　“夫人唤许嬷嬷过来，让我叫公子过去一趟！”夜君依边在前面引路边向萧径亭说道：“听说那边的事情挺重要的，便连池老太爷和归宗主他们也被请了去！”

　　“径亭，那么机密的事情竟然被人知道了？”未待萧径亭走进房中，归行负便朝萧径亭苦笑说道：“这是任夫人刚刚跑来说的。”

　　萧径亭这才看清室内的几人，池观崖和归行负都在，而楼临溪此时应该正在失踪当中，所以不在众人当中。坐在室内中央位置，由萧莫莫相陪的，正是萧径亭有过一面之缘的吴梦杳，此时和萧莫莫坐在一起，真是由争妍斗艳的感觉，两张动人的玉脸接着沉鱼落雁、美丽绝伦，两具娇躯皆是起伏玲珑，只不过吴梦杳在丰满中显得曼妙，不若莫莫那般惊心动魄的美丽。

　　而好在在座的都是有德高人、目不斜视，不然换作别人早已经看傻了眼。

　　“夜儿那丫头好像也知道了一些，但是她那小心思早就偏得没谱了，我怎么探她口风她也不说一句，定是你叫她不要说的咯！”风韵动人的吴梦杳见到萧径亭进来，狠狠朝她嗔了一眼，道：“这个丫头真是有了情郎忘了娘了，不是她告诉我的。但是请放心，任府中知道整件事情的只有我一人，但是我见到夜儿那丫头整天担忧着一张小脸，觉得奇怪，此时她应该欢喜得做梦都会笑才对。而且得知了你昨日拜访池府的事情，所以隐约觉得你涉及到了整件事情，便跑过来了。”

　　萧径亭心中忽然一动，暗道：“莫非是梦君奴将这个消息透露出去的，参与这件事情的无非两个势力，一个是魔门少主而另外一方便是梦君奴了，假如是她，那么她的目的又是什么？莫非她是想将整个‘上兵世家’连根拔起，甚至不给那个神秘少主占上一点便宜？！”

　　萧径亭目光望向美丽动人的吴梦杳，正要问她是谁告诉她这件机密事情的，不料吴梦杳未待他开口，美丽的目中便闪过一道狡黠的光芒，使得她仿佛仍是一个娇嫩的花信少女一般，朝萧径亭一笑道：“你不用问我这个件事情我是怎么知道的，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萧径亭不由一阵苦笑，但是嘴角尚未扯开，夜君依忽然进来朝萧径亭福了福道：“公子，李易泽来哩！”

　　吴梦杳美目闪过一道亮芒，仙秀的睫毛轻轻一眨，朝萧径亭瞟来一眼道：“原来你才是整件事情的老大！”那惊讶的俏人模样，使得她看来仿佛比任夜晓还要小。接着只见她站起娇躯，朝萧莫莫道：“姐姐，哪里可以让我躲躲，我最好避一下，是不是？”

　　萧莫莫笑笑便拉住吴梦杳的玉手，竟然随着她一起避开了。

　　“萧兄！”李易泽远远朝萧径亭笑着抱拳，进来后却是见到了池观崖归行负等人，不由微微一讶，接着目中闪过一丝笑意，朝几人长长一礼道：“原来归宗主、池老太爷也在，那太好了！”

　　李易泽待完全走进的时候，见到了一边容光焕发的夜君依，目光微微一痴，接着闪过一丝痛苦的神色，便朝萧径亭几人道：“家父特派晚辈过来告诉几位前辈，今天晚上，‘飘香楼’那边便由家父亲自坐镇！而埋伏在‘飘香楼’周围的百数弓弩手已经安置完毕，敢问池老太爷还有什么吩咐的。”

　　池观崖此时连忙飘然下拜，道：“不可、不可，李大人可是身居节度使高位，怎可为了老夫的事情以身犯险，万万不可！”

　　李易泽连忙扶起池观崖，道：“‘上兵世家’总领朝廷三分之一的兵器，是关系到我大武朝廷生死安危的大事，而且在家父的辖内。所以家父所做的都是分内的事情，老太爷何以言谢！”接着，李易泽朝几人投上一道笑容道：“何况家父已经给‘飘香楼’定下了数条罪状，其中一条就是它曾经收容过突厥蛮子，光这么一条，便足与将它移为平地了。”

　　“这就是官家的手段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扣上一个光冕堂皇的理由！”萧径亭心中不由一阵暗笑。

　　李易泽接着又道：“另外二王爷还让小弟带来一位高手，供池老太爷调遣！”说罢击掌朝外面唤道：“李老师，进来吧！”

　　萧径亭目观来人，面色木然没有什么表情，但是见到归行负后仍然浮上一道愠意，正是蜀山剑派李鹤梅的兄长李松涛。

　　李松涛走到萧径亭面前，道：“王爷让我过来，听候萧公子调遣！”

　　池观崖见之大喜，李松涛功夫如何，江湖人并不是非常清楚，但是李鹤梅的武功却是天下人所共知的，便是比起任断沧等几位宗主也不怎么逊色。而李松涛虽然不若乃弟那么聪明绝顶，但是却静心专注于武学，对权术和争势毫不关心，所以武功修为未必不如了李鹤梅。

　　而萧径亭却是从李松涛的目光和走路的架势中看出李松涛的绝顶武功，就算归行负武功尽复的时候与他相斗，殊胜殊负仍然是未知之数。

　　直到此时，池观崖和归行负的脸上来稍稍露出宽松的笑容，在他们看来，来了李松涛这么一位绝顶好手，再加上李莫潇亲自坐镇“飘香阁”，这战打起来，力量才不会那么悬殊了。但是萧径亭心底下却是颇有些无奈，对方的高手放在台面上的就已经由这么多了，而且无论是神秘少主那边，还是梦君奴那边，都有数不清的绝顶高手尚未露面。但是他又不能说出口来，以免坏了“士气”。

　　李易泽再寒暄几句便离开了，只是离开之前面上微微有些兴奋的神色望了池观崖一眼，接着目光不经意间四处移瞟，想必是在找萧莫莫那美丽动人的身影了。

　　待李易泽走后，萧径亭便让外面侍侯的许嬷嬷进来，带李松涛去换下装，好凑进池观崖的随从中。

　　“这样一来，楼兄便也可以随着径亭一道进入池府，没有必要和我一道去‘飘香楼’了。”李松涛刚刚走出，归行负便出言建议道。

　　萧径亭稍稍一阵思考，便答应了这个提议。这时莫莫进来朝池观崖道：“池老太爷，你先前带来的随从已经全部迷倒，三天后醒来他们便什么也记不得了？”

　　“这个莫夫人实在是厉害啊！”当所有人都换上随从服侍，其中楼临溪、连易成和李松涛都易了容，虽然萧径亭能够一眼瞧出，但那也是心中早已经先入为主，而且旁人也不会跑上来细细看的。这些都是出自于莫莫手下女子的手段，而池观崖的十数个随从，也全部被她换成‘醉香居’的人马，这些人便是萧径亭也从来没有见过，更别说其他人了，所以仍然是敞着原来的面貌，走路间精神熠熠、目不斜视，池观崖见之也不由大是赞叹。

　　萧径亭微微一笑，心中对萧莫莫手中的势力也不由大是好奇。而走在边上的连易成此时好像难掩心中的亢奋，那激动的神情便连易容也挡之不住，终忍不住不时朝归行负等人投去兴奋的一眼。

　　萧径亭眉头轻轻一皱，似连易成这般可不像一个随从，不由想朝连易成一声轻喝，接着使了个眼色，而归行负也早已经发现，朝他狠狠地瞪上了一眼，连易成连忙肃起面孔，目不斜视。

　　萧径亭此时并没有戴上任何一张面具，而是和别人一样至少经过了精心的易容而已，因为此时同行的不但有归行负等一些可以信赖的人，还有李松涛这一外人，而就在前些日，萧径亭还刚刚将自己只有一张面具的假消息告诉给李易泽，若是现在带上任何一张面具，虽然看来没有一丝破绽，但若是自己伪装的这张脸太像了，就难免引起李松涛的怀疑，认为自己除了萧先生之外还有第二第三张面具，那么其他分身的身份就有些危险了。

　　此时的萧径亭面上是一张英武年轻的脸，因为易容术虽然有破绽，但是需要非常细心而且相熟的人才能发现。而无论是唐蕴儿或者是池井日等人，都没有见过萧径亭原来的面目，更加谈不上熟悉了。所以萧径亭也不担心他们能够认出。

　　“能够揭开这一切的唯有梦君奴了，但是她是怎么也不会将我的这张假面揭开的。”萧径亭正暗暗思虑间，耳朵中忽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声，仿佛是人轻轻移动兵刃，划开空气的声音。不由目光一凝，朝前面几人望去。

　　果然池观崖、李松涛和楼临溪的耳朵皆是微微竖起，似在倾听边上的动静。此时已经是到了“上兵世家”的地界，这里虽然不若金陵城中心那般繁华喧闹，但是路的两边也尽是林立的房舍，但是房舍中却不见住有人家，而且尽是高墙大瓦，想必也是池府的产业了。

　　“径亭，你也听到了吧！不要打草惊蛇！”虽然萧径亭面上没有一丝异色，但是池观崖仍是传音过来，倒不是怕萧径亭真的打草惊蛇了，而是先前听说萧径亭身上功力被封，放不下心想试探此时他身上还剩下多少功力。

　　萧径亭嘴角轻轻一扯，没有回话。

　　“老爷！”那门房乍易看到这群人马，正暗暗纳闷，接着见到人群中心的池观崖，不由目中一激，嚷道：“老爷回来啦！”

　　“老爷回来啦！妾身念着老爷这一去差不多快十天了，也差不多快回来了！”刚刚进入富丽堂皇的大厅，风韵迷人的唐蕴儿满心欢喜地踏着玉步跑来，由于玉足踏得步子不大，所以那迷人玉步移动间的迅速显得美人心中尤其的激动，虽然步子跑得极快，但是唐蕴儿两只玉臂却是紧紧捧在胸口，所以两只坚耸的豪乳也看不出一丝摇晃，便是两瓣圆滚的硕臀，也被长长的垂纱挡住，看不见惊心动魄的扭动，高贵端庄看不出任何一点淫靡之色。

　　由于楼临溪身份高贵，就算假扮为随从，池观崖也不敢将他带在身边一步不离，所以时时站在身边的也自然成了萧径亭。而另外的李松涛、楼临溪等数十人也在大厅内就座下来，饮着下人端来的好茶，在外人看来仿佛显示出池观崖对朝廷派来人的尊重。

　　“咦！这位将爷是谁？”唐蕴儿将目光投到萧径亭脸上，满脸好奇朝池观崖问道。萧径亭身上拥有八张不同的面具，其中的是一张年轻英俊，但是却又威武凌人，非常符合军人的气质。而萧径亭此时的这张脸，便是萧莫莫按照那张面具自己亲手为萧径亭易容出来的，修长雄壮的身躯配上笔挺的武士服，更加有股勾人心弦的魅力。

　　但是此时的唐蕴儿也只是稍稍望了一眼，眼睛也恰如其分地对萧径亭的人品便是欣赏。而当目光瞧向池观崖的时候，却是如同猫儿见到主人一般的柔顺，甚至还有一丝女儿面对慈父的乖巧和崇拜，显得既是大方懂礼，又是娇柔可人。萧径亭顿时知道了在几年前，唐蕴儿是怎样征服池观崖的了。

　　“这是‘锻造司’派来日后押送兵器的萧将军！”听到池观崖的介绍，唐蕴儿那对仿佛会说话的美眸中对着池观崖轻轻闪过一丝抱怨，那意思自然是为自己的老爷感到不满，兵器还未锻造，朝廷竟然已经派人过来了。

　　“孩儿见过爹爹！”直待过了良久后，池井日方过来行礼问号，只是在拜倒下的那一刹那，趁着池观崖没有见到，目光暧昧而又不满地瞧了边上的唐蕴儿一眼，可能刚才唐蕴儿没有给他占到什么便宜。

　　“你妹妹和两位师兄呢？”池观崖见池井月迟迟不来见礼，不由微微有些奇怪。

　　池井日一阵讪讪，说不出所以然来。边上的唐蕴儿连忙解释道：“恪冲知道老爷回来后，便要开工锻造兵器了，所以便在老爷到家之前去安排人事去了。而井月几天前病得厉害，而昨天萧先生过来给她瞧过后，气色便好得多，今天好像有人送了件东西进来，她中午的时候便出去了，横流不放心，便也随着她一起去了！”

　　“哦？”这下不但池观崖面上微微一变，便是萧径亭也是心中一阵狐疑，但是此时的他，应该是个外人，所以面上不能有任何的一丁点儿变化。

　　“这丫头！”池观崖面上的担心很快变成了深深的怜爱，口上轻柔地抱怨了一句。接下来便是几声和萧径亭几人客气的寒暄，池观崖便客气说道：“萧将军几位车马劳顿，便请去厢房歇息，今天夜里老夫大摆筵席，为几位接风！”

　　在去厢房的途中，萧径亭心神稍稍一注意，便立刻感到投在身上的几道目光不怎么对劲了，那是一股狐疑外加思索的目光，萧径亭忽然拿眼瞪去，顿时发现在不远处的长廊下，几个显得不怎么光明正大的身影，忽地闪进花丛的暗角，紧接着又重新走出身来，装作只是走过刚来的那处隐身之处而已，索性又装模作样地观察了萧径亭几人一眼，想必是意识到自己此时是池府的家臣，没有必要这么闪闪躲躲的。

　　“有唐蕴儿和任恪冲这两个内奸在，而池井月又在病中，江横流又是外细内粗，敌人自然早一步渗透进池府了！”萧径亭心中暗暗一叹，便随着前面引路的下人走到了自己的厢房。

　　进入厢房后，几人便派出一人在门口守候不让别人进来，个人便独自找到一处地方暗自调息。而萧径亭扮作将军，身份高贵自然自己拥有一间房子，接下来的时候萧径亭便是最无所事事的时候了，仿佛恢复到了先前清闲，便只调息了柱香的功夫便站立起身朝外头走去。

　　刚刚走到大门口，池观崖便赶了上来，招呼道：“萧将军怎么不好好休息，今天晚上的筵席可是难应付得很啊！”虽然一张威猛的脸上满是笑意，但是炯炯的双目中却马时忧色，走近几步朝萧径亭低声道：“事情麻烦得很，我府上的人大都都被任恪冲调走了，剩下的这些我也认不全，恐怕任恪冲此时已经和我撕破脸了。”

　　萧径亭望了一眼天边的红霞，夕阳西下，一道光芒仿佛将天边割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流出了腥红的鲜血。而此时池府门外的宽阔平地上，一阵寒风吹过，竟然卷起几片叶子，使得此时应该是晚春的池府，拂过一缕凉凉萋萋的秋意。

　　“啊！”萧径亭心中正在抒发感慨，忽然一阵凄厉的号叫响彻天边，便仿佛是从地底下传来一般的幽寒，使得空气中的秋意猛地一下变得更加的凄凉凌厉。

第八卷 第一章 又救丹儿

　　“啊！”萧径亭心中正在抒发感慨，忽然一阵凄厉的号叫响彻天边，便仿佛是从地底下传来一般的幽寒，使得空气中的秋意猛地一下变得更加的凄凉凌厉。

　　“啊？！”见到池观崖身躯微微一颤，萧径亭心中一阵惊骇，暗道：“这便开战了吗？我可还没有准备好啊！他们也没有准备好啊！”

　　两人迅速互相对视一眼，便飞一般跃出，朝发声处飞快驰去。

　　萧径亭耳朵一凝，那复杂的呼喝声，以及刀剑的撞击声一下子顿时清晰了起来，萧径亭心中一动，足下的速度越发变得飞快，跑出大概里许距离，足下轻轻一点便转过前面一道路口。入眼的便是豁豁的刀光剑影，只是那刀剑虽快，但是看在萧径亭眼中却不是怎么精妙绝伦。

　　“慢着，且看看再说！”萧径亭立刻拉住了正要冲出的池观崖，闪身跃进边上的一处花丛。

　　前面大概十丈处，十来个黑衣汉子正手握长剑围着中间一人，但是这人数上占了绝大优势的黑衣人一方，好像对中间那人顾忌得很，仗着手中的长剑，却是不敢再上前一步。而十几个人手中的长剑，也只有两三人剑上沾血，但是他们这方的黑衣人中，却是全部都挂了彩，呼吸也又粗又急，想必身上的上都不轻。

　　双方好像都木化了一般，呆呆立着一动不动地互相对峙。而那十几黑衣人将中间那人紧紧围住，让萧径亭也看不见中间围的到底是谁。换在平时，萧径亭早已经一跃而上了，但是今天的情况尤其的特殊，他不能让别人看出一个前来押送兵器的小将竟然身怀着那么厉害的绝顶武功。

　　而且这场打斗来得太过于诡异了，竟然有十几人在离‘上兵世家’不远的地方动刀动剑。以池观崖在金陵武林的地位，不要说动刀，就是不经过同意便带着兵器进去“上兵世家”也已经是大不敬。

　　这一对峙仿佛在考验所有人的耐心，不但是在考验敌对双方两人的耐性，也在考验萧径亭两人。萧径亭脚下都仿佛有些痒了，忍不住一把冲出，然后一剑将围在外面的十几人一剑砍翻，看看围在中间的那人到底是谁。

　　“呼！”刚才还露出半张脸的太阳，此时仿佛猛地落下，萧径亭心中也猛地一凛，暗道：“这个是不是故意为池观崖设的一个陷阱，只要这一冲出去，只怕浑身都被射成了刺猬！”想罢不由竖起双耳，倾听附近的动静，虽然听到有人的骚动声，但是却没有弓弦紧绷的声音，心中不由更是奇怪，接着心中又一个念头冒出：“这会不会是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将人引出，然后再冲进‘池府’大大肆虐！”

　　想到这里，萧径亭不由暗暗拉了下池观崖，正要传音过去，叫他赶紧回去。不料此时场上忽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冷笑，道：“怎么样？还想着有人过来过来救你吗？就是有人看见了也不敢过来救你，因为我们现在也算了名门正派了，而且只怕能过来救你的人，此刻也早已经见阎王爷去了。”

　　“嘤！”接着被人群包围中的那人传出一声呻吟，不知道是不是被众人围紧的缘故，萧径亭觉得这声呻吟显得尤其的压抑痛苦。

　　“哈！哈！哈！”还是那刺耳的声音，但是此时已经不是冷笑了，而是更加尖利嚣张的大笑了，接着那声音变得淫秽下流起来，道：“怎么样，是不是觉得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小美人，老子身上的药可还使得，你这小美人让我们几人奔波了几百里，累得连脚都软了，不过见到你这小美人后，鸟儿却是从来没有软下来过！兄弟们上去拿下她，我们兄弟几个便活吞了她，老子的口水早已经吞了一肚子了。”

　　“是！”随着为首一人大手一挥，众人猛地朝中间扑去，还夹杂着无数的淫笑。

　　“妈的，你瞧那大屁股，要是让老子鸟儿碰上一下，那软软滑滑的，肯定魂都没有了，让老子死了也愿意。哈哈！啊……”

　　接着是一阵惨厉的号叫，那人还真的说对了口，就在他话音还没有落下的时候，便从喉底的最深处传来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惨号。接着一具浑身冒血的身体飞快地从人群中飞出。

　　紧接着又几个黑衣人从人群中飞出，只是那惨叫越来越轻，而被扔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显然中间那人剩下的力气也越来越小。

　　那剩下近十人显然被吓得不敢再动，经过片刻后，那为首人又是一阵冷笑道：“妈的，臭娘们，你的肉就那么娇贵吗，老子的手还没有碰到便好像发疯了一般，反正等下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啊！”接着一声惊呼，人群中仿佛刮起一阵风一般，将众人未成的包围圈撕开一道口子，紧接着一道无比曼妙的身影从人群中飞快跃出。

　　好像是气力衰竭一般，那女子动人的娇躯此时仿佛是被射中的天鹅一般，飞到半空便落在地上，软软瘫下。

　　“哈哈！”十数黑衣人一阵惊呼后，见到那女子落下，便爆出一阵得意的哄然大笑。接着纷纷朝那女子的落身之处扑去。

　　“径亭，就算是陷阱，老夫也顾不得怎么许多了。”池观崖目中光芒一闪，浑身真气一鼓便要朝前跃出。但是接着他的那双眼睛猛地睁到最大，口中惊声叫道：“丹儿姑娘！”

　　那个女孩见到萧径亭、池观崖二人跃出，美目顿时一亮，接着蛾首一歪，便晕倒在地。

　　萧径亭顺着池观崖的目光望去，目中一亮，心中一震。见到瘫到在地的那女子正朝这边望来，虽然脸色惨白，但是那张脸蛋却是秀美绝伦，让萧径亭震撼的不只是她的美丽，因为眼前这个美丽的姑娘不是她的真脸，是一种高明的易容术，仿佛比萧莫莫还高明。尽管高明，但那终究是易容术，萧径亭接触易容术太多，所以一下便能够看穿那是一张假脸。而且这个女孩给萧径亭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就是一下子竟然看不出她到底是谁。

　　“丹儿姑娘？”听到池观崖的叫唤，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动，脑中顿时浮现起那个一自己恩怨纠葛的丹姑娘，眼前的这双美丽动人的眼睛，顿时也和印象中那个刁钻狡猾的丹姑娘吻合起来。

　　“她就是先后两次刺杀自己的丹姑娘了，也就是目前唯一妻子下落的丹姑娘了！”

　　此时丹姑娘面色憔悴，早已经不见了平日的狡黠灵动，剩下的只有无比动人的楚楚可怜。

　　萧径亭此时真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为何丹姑娘竟然会成为十数个黑衣人的围攻对象，，而且是在上兵世家的附近，而且她竟然和池观崖是认识的。

　　但是萧径亭此时也来不及想这些了，因为他见到那群黑衣人的脏手已经快要碰上丹姑娘无比动人的娇躯了。目中一瞪，足下一点便要跃出。

　　“呼！”只觉得眼前一花，接着两股香风拂过，仿佛两只美丽的蝴蝶被风轻轻卷来，看来无比的赏心悦目，但是接下来的场景就变得凌厉起来了，两道美丽的身影中忽然闪过一道雪白冰冷的刃光，随着动人靓影冲进黑衣人群，两道白光轻轻划过便带起两声压抑而又惨厉的号叫。

　　萧径亭见之，微微踏上一步，将池观崖和软倒在地的丹姑娘间隔开来，因为丹姑娘先前的一些表现实在是太狡猾了，而且今天她的出现也是那么的意外。而此时萧径亭也看清了冲进战团的两名女子，一个是辛忆，另一个便是萧莫莫。不过萧莫莫此时这张美丽的脸蛋也不是真的，倒是辛忆还是那张清秀绝伦的娇魇，没有做任何一点的改变。

　　“咦！这群黑衣人功夫还真的不弱！”萧径亭本以为两位美人很快便会解决掉那十来名黑衣人的，不料此时竟然已经是战成了一团。而此时萧径亭心中的丹姑娘的怀疑不由又是动摇起来，若是作戏的话，那么没有必要将那么多名厉害的属下派来送死啊！一个武功高明的手下，可不知道又多么的宝贵啊。

　　想到此处，萧径亭不由望了一眼瘫到在地的丹姑娘，修长动人的娇躯上此时沾满了鲜血，不知道是敌人的还是她自己，躺在地上仍是昏迷不醒，曼妙迷人的家去此时看来尤其地虚弱，竟然惹得萧径亭心中阵阵的怜爱。

　　萧径亭暗暗运气双手，走上几步将丹儿姑娘柔若无骨的娇躯抱起，美人的娇躯本来就柔软，而此时丹姑娘身上仿佛一两力气也没有了，刚刚碰到萧径亭的双手，便软进萧径亭怀中。那动人滑腻的肌肤让萧径亭心中顿时一荡，见到丹姑娘晶莹如玉的小耳珠此时也印上一缕红晕，再看美人的脸上，发现仍然是处于昏迷当中，也不知道是不是眼睛花了。

　　“千万不可被她假相骗到了！”萧径亭可还清清楚楚记得，在任府地下的秘道中，丹姑娘是怎么用上诡计反败为胜，将那个狡猾厉害的晴姐姐给暗算了的，最后还在人家的雪臀上刻字了。想着，萧径亭双手随即按住美人身上的几个要害之处，防备她忽然爆起，但是丹姑娘却是仿佛没有发觉一般，仍然是软绵绵躺在萧径亭怀中。

　　“径亭，你看住这位姑娘，我上前帮忙！”池观崖见到辛忆和萧莫莫虽然稳占了上风，但是由于对方人多，而且武功高明。虽然莫莫心恨，片刻间手中的利剑已经劈碎了四人，但是为了不露出身份，所以没有使上她那支美丽的奇刃，使得武功大打折扣，加上昨天雪臀受创，行动微微有些不便。而辛忆心软的毛病又犯了，虽然剑招犀利，但是玉手下仅仅只杀了一人，一下竟然不能收拾下全局。

　　“不劳池老太爷了，这些宵小我来打发了！”忽然不远处的路角传来一声断喝，仿若雷鸣一般，接着飞快越来一道高大的黑影，仿佛乌云一般，迅速笼罩而来。接着萧径亭只觉眼前一亮，那团气势骇人的乌云飞快划过一道闪电，猛地劈向人群中惊骇失措的黑衣人，顿时撕开了挤在一处的战团。

　　“啊！啊！啊！”几声沉闷而又撕心的惨呼仿佛又规律一般的响起，随即一众身体纷纷落下，接着那道高大的人影电一般从人群中射出，在池观崖面前三尺处飞快停下，行的却是武林之礼，道：“晚辈见过池老太爷了！”

　　“这是哪位高手？！”萧径亭此时眼睛便连眨一下的功夫也没有，对方竟然在这电闪雷鸣间的功夫一剑截杀了几乎所有的黑衣人，而对手却没有一点反击之力。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一瞬间的击杀中，起落中这人竟然完成得如此的潇洒利落。

　　池观崖见之连忙朝长长拜下，道：“‘上兵世家’池观崖拜见李使君李大人！”

　　“他便是李莫潇！”萧径亭看清来人，身材竟然比池观崖还要高上一两寸，身躯雄壮，看来便仿佛一座山一般，但是那张脸却是长得斯文中带着儒雅，额头高且饱满，眼睛深而且细长，鼻梁高挺但稍稍有些弯曲，嘴唇却是看不怎么清楚，因为被上面的长须给掩住了。

　　“崖公啊，情况有些不妙！”李莫潇轻轻扶起池观崖后，轻轻一叹轻声道。随即缓缓走上几步，见到了边上的萧莫莫，笑道：“你真厉害，不善于使剑，最后竟然还连杀了三个！他们这群人功夫可真是不弱啊！”接着目光转向辛忆道：“辛忆姑娘，你心思太好了，对敌人可是来不得半点心软的。”

　　萧莫莫笑笑，并没有说话。辛忆蛾首轻轻一垂，微微有些不好意思，但也没有说话。

　　李莫潇目光接着望向池观崖道：“崖公知道张怒涛将军吗？”

　　池观崖不知道李莫潇为何提到了张怒涛这个金陵的第二号人物，但还是轻轻点了点头。

　　李莫潇目中闪过一丝凌厉，轻轻一笑，道：“他可是员猛将啊！几年前在西北大退突厥骑兵三百里，是最近朝廷对突厥少有的大捷了！”虽然李莫潇此时是笑的，但是目中却是没有一点的笑意，接着轻轻一叹道：“朝廷安定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无论是兵是将，都在安定的生活中柔弱了不少，传到百姓耳中在对抗突厥的时候，自然是威风八面，但是其实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所以张怒涛的那些功劳，此时看来竟是天一般的大，皇上也极是恩宠他！不过他此时竟然不在边关抵御突厥，却是偏偏跑到我金陵来了，做上这个二品经略使！将金陵道的半数兵马拿走了！真是奇怪啊！”

　　这席话仿佛一下突然冒出来一般，众人不由听得云里雾里，但是李莫潇接下来的话让人顿时明白其中的意思。

　　“这个张怒涛不是将班出身，当初没有方召疾的保举，轮不到他去西北，而那时候我恰恰在朝中反对他领兵西北了！”李莫潇微微一笑，转过脸来望向萧径亭，道：“就在刚才，张怒涛竟然动用了一张兵符，所以老夫就急着赶来了！一来让那些探子知道我来这里了，使得张怒涛正要做出什么举动的话，心中也会有所顾忌！二来使提醒崖公，这张怒涛为人精细得很，他出手定然有光明正大的理由，而且，若是我也公然拉来兵马与其对抗的话，那么在朝中定会引起泫然大波，说不定恰恰落进了他们一群人的圈套，所以请崖公万般小心，府中不要有什么朝廷忌讳的东西！”

　　“本来我还想派出一队兵马，暗暗护住尊府，现在看来是不能了！但是那边的战事，莫潇一定会尽力的！告辞了！”说罢飞身而退，骑上随后跟在的马，领着一群随从飞奔而去。

　　“径亭啊，情况紧急得很，不然李莫潇也不会在这万般危急的时候赶来了，那边开战的时间也快到了吧！他这个当事人还是刚刚赶去啊！”池观崖朝萧径亭轻轻一阵苦笑，朝萧莫莫两人招呼道：“我们回去吧！”

　　辛忆朝萧径亭走来几步，小嘴微微一动仿佛有话要说，但是见到萧径亭怀中抱着的这个美人，不由机灵地闭上了小嘴，又忽然朝萧径亭道：“萧公子，不若我来抱这位姑娘吧！”

　　萧径亭轻轻摇了摇头，笑道：“不用了！”因为辛忆虽然聪明，但是终究太过于单纯，而怀中的这个美人相反，比狐狸还要狡猾，萧径亭还真的不放心将她给辛忆抱了。

　　萧径亭几人进了池府后，里面便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般，只是在这个巨大的府地中，临近夜晚时候的风儿吹得厉害，使得众人走在其中微微感觉到一股凉意。

　　进入一间厢房后，萧径亭带着满心的狐疑地为丹姑娘把了脉，朝池观崖道：“她没有什么大碍，只是真气耗竭得厉害脱力了。”说罢右手握住丹儿的皓腕轻轻一紧，一道真气缓缓输了进去。

　　“池伯伯，您快走吧！有群非常厉害的对手想要害您！”丹儿姑娘的美目缓缓张开，见到了池观崖后，眼睛猛地亮起，急声呼道。

　　池观崖爱怜地轻轻拂过丹儿如云的蛾首，柔声道：“不要紧，伯伯已经知道了，而且已经做好准备了，丹儿你是专门为伯伯报信才被他们追杀到这里的吗？真是难为你了！”

　　“啊？！他们竟是认识的？”萧径亭心中不由大是惊骇。

　　丹儿目中闪过一丝调皮的笑容，接着仿佛有些撒娇的口气，道：“伯伯啊，其实我师傅早已经和您说过，向您的‘上兵世家’这般，说是武林世家却又是被朝廷节制着，而要说是官家势力却是没有相对的权力，总有一日会被别人打上主意的！还不如索性将那些锻造兵器的秘方给了朝廷，然后您自己快快活活做个江湖人，不知道有多好？”

　　“你这萧丫头说得轻巧，不说别的，我现在手上掌握的这些锻造秘方又不是我池府一家的，里面还有大半是属于显碧国的啊！”池观崖呵呵一笑，目中神色无比慈爱地望了丹儿一眼，道：“好了，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好好呆在这里休息啊！”

　　萧径亭顿时不由听得有些糊涂了，丹儿仿佛和池观崖相当熟悉的样子，而且看来池观崖甚至将丹儿看成了自己的亲女儿一般。那样的话，这个丹儿想必对上兵世家也是经营良久了，竟然用这副面容早早地便和池观崖开始交往。

　　“她在突厥中的身份应该十分的高贵吧？！那么。她不想让‘上兵世家’落入朝廷手中倒是情有可原了！”萧径亭目光瞟了丹儿一眼，本想警告池观崖小心丹儿，但是现在看来池观崖对她只怕比对自己还要信任，不由打消了这个念头，心中想着该怎样创造与丹儿独处的机会，这样一来也能明白其中的一些端倪。

　　“她真的已经真气耗竭了吗？”萧径亭心中正暗暗估计，接着看到池观崖使来的一个眼色，是告诉他应该出去准备应战了，不由望了窗外一眼，见到外面的天幕已经微微暗了下来了，现在是晚春，白天开始变得特别长了，所以现在的时候应该已经是不早了。

　　“伯伯，我不许他走！”正当萧径亭要找个借口留下的时候，丹儿却是玉手一指，美目中秋波一转，朝萧径亭望来，娇嗔道。那神色又是惊喜又是羞涩，仿佛有说不出的暧昧。

　　这时候轮到池观崖满目的不解了，因为此时萧径亭是易了容的，不由惊讶问道：“丹儿，你认识他吗？”

　　萧径亭心中一阵惊讶，暗道：“原来她不但已经看穿了我的面目，而且还知道我也已经看穿了她的面目了。”不过萧径亭还是没有想到她竟然会摆出这么一幅架势出来。

　　丹儿羞羞美目一躲，接着狠狠地白了萧径亭一眼，玉齿轻轻要了要下唇，细声道：“我当然认识这个坏蛋了！他打扮成什么模样我也能够认得出来！”

　　池观崖哈哈大笑，朝萧径亭道：“贤侄啊，你可真是风流得紧啊！好了你便留在这里，我们出去了！”

　　萧径亭眼望着几人走出，虽然他没有抬头看个人的脸色，但是依然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莫莫瞟来的一眼仿佛若无其事一般，但是辛忆瞧来的一眼却是微微有些奇怪了。

　　“丹师姐啊，你说说看，你什么时候成了池老太爷的侄女啦？”萧径亭顿时站起身躯，目光灼灼望向躺在床上的丹儿，笑着问道。

　　丹儿美目闪过一丝狡黠的目光道：“人家本来就叫他池伯伯啊，井月妹妹的亲娘，算来还是人家的亲戚那？好了，不和你说这些啦！”丹儿美目如水一般瞟到外面窗外的天色，接着移到萧径亭的脸上，柔声道：“你果然没有死，而且竟然也知道他们要对付“上兵世家”的事情！不过就算你布置得再好也是没有用的，他们的势力太大了！而且已经打算了不知道多少时候了！”

　　萧径亭轻轻坐在床沿，目光直直望向丹儿道：“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也是计划中的一部分呢？”

　　丹儿轻轻一笑，虽然此时不是她的真面孔，但是看在眼中仍是心动不已，接着那双美目变得微微有些迷惘，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反正我的目标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不要说是我！就是你那个心上人么梦君奴，难道会任由‘上兵世家’落在他的手中的。我才不相信那，不过如果你是那个少主的话，那就难说了，因为那个看来和仙女一般魔门公主，其实芳心早已经被某人射落在地了。不然昨日又怎么会跟掉了魂似的跑进‘醉香居’！看你到底死了没有？”

　　见到萧径亭目中轻轻一柔，丹儿的美目顿时变得复杂起来，轻轻一叹道：“可惜只有我一人看到了这个情景，不然不知道有多少男子会心碎哩！不过萧公子啊，你和那丫头若是想走在一起，那情路大概不会比与我师妹平坦上多少吧？！”

　　萧径亭本想问她别人看不见，为何偏偏让她看到了，但是见到外面仿佛已经有人在屋檐上挑上了灯笼，知道此时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目光直直瞟向床上的美人，顿时变得严肃起来。

　　丹儿仿佛感应到了萧径亭的目光，目光一嗔，娇声道：“怎么？想逼问我吗？问我为何来给池府报信？问我被他们追杀到底是真是假？我师傅是谁，和池观崖是什么关系？我现在到底是不是和那些坏人是一伙的？我都不会说的，我会说的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在这里，因为我知道你浑身的功力已经被封住了，我还知道你的那个莫姨也一直在打我池伯伯的主意！”接着那双美目顿时变得轻柔无比，如水一般朝萧径亭望来，道：“我还知道他们的势力非常的大，你们根本不是对手，所以你赶快离开，好不好？”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我不会问这些的，我现在只要你老老实实地呆在这里，千万别让人不小心给杀了！”说罢，双手飞快地点上丹儿浑身上下的十数道大穴，丹儿顿时便要张嘴大呼，但却是叫不出一丝声音，接着睁大了一双美目无比恼怒地看着萧径亭将她无比美好的娇躯塞进了床底。

　　萧径亭走在青石铺成的小道上，周围的环境静悄悄的，仿佛一点也感受不到大战之前的压抑和窒息，倒是路边的小虫子叫得异常的急切。但是萧径亭细看下，却是可以发现隐秘的屋角处，或者茂密的花丛下，会忽然闪过一丝寒刃的光影。

　　当萧径亭走进一处大厅的时候，里面动火通明，十来个美丽俏丽的丫头正站在大厅的周围侍侯着，而中间的圆桌上，池观崖、楼临溪、萧莫莫等人一个不落地坐在桌上，只是谁也没有动桌上的酒菜。

　　“贤侄，好安静啊！看来好像没有一丝不对的气息啊！”池观崖见到萧径亭进来，迎了上来呵呵笑道：“对方在刚才便已经和我真正开战了，你看看，井月那丫头现在还没有出现，可能也已经落在他们手中了，我的两个徒弟知道师傅已经回家了，却是现在都还不见人影。而我那个宝贝儿子索性也躲了起来，而唐蕴儿那个女人连戏都懒得做了，整个府上我倒真正成为一个孤家寡人了，哈哈！”

　　那笑声响在空旷的大厅中，听在耳中也仿佛渗透了一股凄凉，直震得厅内的灯火不住的摇晃，那火苗细的仿佛是楚王宫中美女的蛮腰一般，好像随时都有可能断了。

　　萧径亭握住池观崖递来的那双落寞的手，缓缓走到席上坐下。刚刚要举起杯子，忽又一阵苦笑，道：“看来我们要饿着肚子打这一战了，说不定这酒中也放了什么厉害的毒药那？”

　　目光一转，见到连易成呼吸急促、目光颤抖不止，萧径亭投去一道充满自信的目光，笑道：“易成兄啊，还记得上次在‘醉香居’吗？那些人的剑刃也没有挨到你一下，你可是位福将啊！”

　　连易成讪讪一笑，道：“萧兄，要是真打起来，我肯定不怕，但是现在却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我心里面实在闹得慌！”

　　池观崖望了他一眼，道：“不要说你，虽然千军万马的大场面我都遇到过，但是现在府上的这个模样，真是仿佛要逼死人一样，实在是不怎么好受啊！”说罢朝萧径亭讪讪一笑道：“看来我还是不如楼兄啊，他看来倒仿佛一点事情也没有啊！不是怀疑这酒中有毒，他早就自斟自饮了。”

　　楼临溪也朝萧径亭微微一笑，但是那笑容众也没有一丝快意，反而有股身心皆死的味道。

　　其他众人，辛忆虽然年幼，但是终究是在一代天人唐绰兮底下学艺十几年，尽管刚刚出道江湖不久，但是此时那张美丽的脸蛋上却是没有一点害怕。

　　辛忆虽然经历过在“六里亭”被数十人围击，但是那毕竟来得比较突然，没有什么时间害怕和紧张。但是这次不同，这次依然是有着很大的生命危险，但却是仿佛在等着危险的到来，甚至好像在等着死神的到来一般。所以此时辛忆虽然没有一点害怕但是却有一股不安，在萧径亭刚刚进来的时候，辛忆的美目便一直跟着他，待见到萧径亭目光望来的时候，她声音也变得怯怯起来道：“我去找师傅的时候，她不在那里，我也不知道她去哪了？不过我已经将事情告诉她了，只要一看见，她便会赶过来的！”

　　萧径亭心中微微一沉，但是对唐绰兮的到来却是充满了信心，因为那个美人一心一意要得到玄典圣谱，而且仿佛对自己的武功显得无比的好奇。为了不让辛忆内疚，萧径亭脸上却是泛起如同阳光般的笑容，道：“不要紧！”

　　见到众人的神经便仿佛要绷断了一般，萧径亭心中仿佛倒没有一丝紧张的神情。目光缓缓望上众人，最后落在了池观崖的脸上，笑道：“敌人在半柱香功夫内，肯定是不会来骚扰我们的，你们且在这里等着，我现在就去抓一个人来！”

　　见之众人目有不解，，萧径亭微微一笑道：“我去将唐蕴儿抓了来，让他们不敢投鼠忌器了。”

第八卷 第二章 假扮情郎

　　萧莫莫闻之，顿时站起娇躯，朝萧径亭柔声道：“亭儿，你要小心啊！”

　　看着萧径亭脚步轻盈，不慌不忙地朝外面走出，那提拔的身躯充满了自信和力量，仿佛上天塌了下来也能够撑住一般。连易成等年纪尚小的几个人呼吸也不由平缓了几许，紧紧握住利剑的双手也不由稍稍松了松，目光随着萧径亭的身影直到门外边。

　　离开了众人的视线后，萧径亭的身躯顿时仿佛变得没有一丝重量一般，足下轻轻一点，仿佛一股轻烟般掠过几丈，使得周围的空气也顿时变得飘逸起来，拉着边上的枝叶轻轻摇晃起来。

　　虽然萧径亭身上的真气被打了折扣，但是轻功仿佛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脚步点过之后，仍旧仿佛又道影子一般。而且此时是夜晚，而且萧径亭大都在花丛中间穿梭，所以路上经过的时候，真是仿佛一阵风一般，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警觉。

　　“那便是‘风依阁’了！”萧径亭轻飘飘落在一处草地上，前面便是一幢精巧的小阁，在无数的杨柳包围中，便仿佛仙境一般。而他路上经过之处，见到那些握刀的武士已经不在躲躲闪闪了，仿佛巡夜一般在花丛或者假山的隐蔽下来回走动，想必是在为等下的战事热身了。但是却见不到一个熟悉人的身影，也就是那些高手还没有一个现身的，而‘上兵世家’如此广大，想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却是无比的困难了。

　　萧径亭此时立足的地方，想必平日是池府的禁地，就在此时也没有一个人影。萧径亭竖起耳朵，没有听到小阁里面传出任何声息。但是鼻子中却是闻到了一股怡人的香味，其中便夹杂着女子特有的动人肉香。

　　“这个女人还真是谨慎啊，一点声息也没有发出！”萧径亭心中微微一笑，足下轻轻一点，整个身躯顿时轻轻飘起，落在细细轻柔的杨柳上，惹得细细的柳枝轻轻一晃，响起无比轻柔的沙沙声。

　　“嘤！”一阵欢喜动人的娇吟从楼阁中传出，但是却非常的细微，不是萧径亭耳力隔着这段距离常人还听不出来。想必唐蕴儿是在试探了，看是不是真的少主来了，还是风儿吹动柳枝引起的声响。

　　萧径亭口上微微一笑，响在静静的空气中，显得无比的暧昧。

　　“少主？妾儿想死你了！”楼阁里面轻轻静寂了一段时候，而那声音顿时变得无比的娇腻和深情，接着一颗火苗亮起，轻轻一阵摇晃，将一个动人曼妙的身影印在了窗户上，而让萧径亭目中大讶的是，那具动人的娇躯影子上，看不到任何一点衣衫，唐蕴儿那丰满惹火胴体却是赤裸着的。

　　萧径亭心中虽然不知道那位魔门少主的作风，但是若是待会儿进去便马上使上风流手段，估计唐蕴儿这个风骚无比的女人也肯定没有什么力道反抗吧见到窗户上面印出的那道迷人的赤裸影子，随着灯火的摇晃便仿佛活了一般，萧径亭也不慌着进去，随手摘下一片叶子扣在手中，轻轻一弹，那叶子顿时化作一片利刃一般划开吧薄薄的窗纱，正中那摇拽不定的灯火。

　　“少主，您不喜欢奴家这样吗？可是奴家已经等了您十几年了！”唐蕴儿想必对这个少主真是情根深种了，微微平下了急促的娇喘，声音也变得轻柔起来，道：“少主，您还记得吗？当年老爷让我做了您的丫鬟，我虽然比你大了许多，但是心里早已经爱上那个长得比女儿家还要俊俏的小男孩了。后来少主您离开府后，我也没有一天不想着您啊！”

　　萧径亭闻之心头微微一动，听唐蕴儿口气中，她们之间的情形倒仿佛和他与莫莫差不多。不由静静听着，想从唐蕴儿小嘴中得到更多的秘辛。

　　听到外面的萧径亭仍然没有动静，里面的唐蕴儿终于低低抽泣起来，委委屈屈道：“我知道您已经瞧不起我了，因为我的身体已经被数不清的男人上过了，但是那可是老爷的命令啊！而且，而且人家的最清白的身子，早在十几年前就交给您了，您忘记了吗？您小的时候那般霸道，临走的时候硬是用手破了人家的身子！”说罢更是哭得厉害，只怕是再也不说下去了。

　　萧径亭听到唐蕴儿一时半会是不会再说话了，不由装作无奈和心痛的样子，轻轻叹了一口足下轻轻一点，整个身躯直飘飘地飞向那处蒙着薄纱的窗户。那两边的窗户便仿佛被风吹开了一般，自动朝两边分开。

　　“主子！”唐蕴儿一声轻呼听在萧径亭的耳中显得尤其的婉转回肠，接着一股香风吹上了面孔，一具温热柔软的娇躯飞快地投进萧径亭的怀中，入手光溜滑腻，还真是不着丝缕。

　　“哦！主子摸我，吻我！也让蕴儿好好摸摸你，我也已经十几年没有见到主子了！”唐蕴儿刚刚投进萧径亭的怀中，整个赤裸的娇躯顿时变得火热起来，小嘴凑上萧径亭的面孔，一阵阵香气也喷得萧径亭直痒痒。

　　“她十几年没有见过她的那位少主了？”萧径亭心中一喜，但是心中却是不敢又丝毫的大意，暗暗运功于手，只要唐蕴儿有半点的不对，便立即出手制住。

　　“宝贝，你吻我！奴家虽然其他地方都脏了，但是这张小嘴却是没有被任何男人碰过！”萧径亭正暗暗想着该怎么从唐蕴儿口中讨出更多的秘密时候，怀中这个惹火成熟的美人已经将他抱得更紧，接着柔软红润的小嘴也印上萧径亭的嘴唇，一条滑腻香甜的丁香小舌吐到萧径亭嘴中，虽然那香舌激情似火地左右吸咂，但是真的如同她所说，那张小嘴却是干净的，唐蕴儿的吻技可真是不怎么样？

　　“那位少主应该是喜欢霸道疯狂的吧！”萧径亭心中想到，张开嘴巴猛地咬住口中的樱唇，狠狠地吮吸嘶咬，那灵动的舌头也接近粗暴地将那条丁香小舌俘虏过来，用力地纠结在一起，直让怀中的美人几乎魂飞魄散。

　　但是接下来唐蕴儿就尽显淫妇本色了，两只丰满有力的大腿紧紧夹住萧径亭的胯部，用力的厮磨，直让萧径亭也是一阵火起，下身也顿时有了强烈的反应。仿佛感到萧径亭火热的巨大，唐蕴儿便连喉咙底下也发出畅快的呻吟，胸前的一对豪乳更是死死顶住了萧径亭的胸膛。

　　“主子，你，你摸我！”就在接吻得快要断气的时候，唐蕴儿变得更加的疯狂起来，一只小手竟然直探而下。另外一只玉手抓住萧径亭的左手，朝着她动人的粉背直达丰满圆滚的豪臀。

　　“若是时间允许，我真的做了你，让你爽翻了天！”萧径亭被这淫妇也搞得呼吸粗重起来，狠狠地抓了几下巨大的肥臀泻火，任由那支小手在胯间的动作，嘴唇凑到唐蕴儿的小耳朵上，轻轻责问道：“你们到底怎么回事，竟然让丹儿那女人现在来池府？”

　　唐蕴儿着风骚女人此时正是欲火焚身，乍一听到萧径亭在耳边的责怪，娇躯微微一僵，道：“怎么她来了，您看见了吗？那个女人狡猾得很，少主您当时为什么要向他借那么多个突厥武士来驻到池府，不怕坏了我们的大事吗？”

　　“啊！”萧径亭听到多数突厥武士进驻池府的消息，不由心中一骇。心中顿时想起刚才李莫潇说过的话来，张怒涛为人谨慎，此时调兵至‘上兵世家’绝对有着相当稳重的理由。而若是池府中进驻了突厥武士的话，那张怒涛可真是可以名正言顺地带兵拿下池府了。

　　“那不是我们手上人手不够吗？”萧径亭轻轻笑道，但是话刚刚一出口，觉得怀中动人的娇躯轻轻一僵，他立刻便知道自己的话让这个女人心中起了疑心，不由接着解释道：“虽然我们这次拿下“上兵世家”是十拿九稳的事情，但是万一真是出了意外，那么这些突厥武士也正好给张怒涛出兵的理由，到时候一举荡平了‘上兵世家’，然后让张怒涛将这件事情压下。接下来就由池井日这个败家子接任这个家主，他还不是什么都乖乖地听你这位后娘的！”接着萧径亭的言语又多了几分忧色，道：“不过就怕那丹儿会有异心，故意让那些个突厥武士显身，那么就真的会把事情给闹大了。”

　　唐蕴儿闻之，轻轻啐了一口，好像疑心已经去尽，接着那具美妙的肉体又变得滚烫起来，如同一条蛇一般地扭动在萧径亭怀中。腻声道：“人家身子可真的没有那小王八蛋碰过，随便找个女人，只要让他摸到有奶子有屁股，他就连自己的名字也忘记了！只是那个老王八蛋难缠得很。不会，不会将他们世传的锻造秘方说出来！”

　　感到唐蕴儿此时春情勃发，便连眼睛也睁不开了，萧径亭不由心中暗暗一笑，摸着唐蕴儿大屁股的手顿时伸到她更加隐秘的美好地方，细细搓弄。

　　这下一来，唐蕴儿不由变得更加的不堪了，整个娇躯仿佛一团水一般，细细娇吟出声，一只小手更加绕到萧径亭背后朝下面探去。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这倒不要紧，你们不是已经将他的宝贝女儿抓到了吗？他平时可是最疼这个女儿呢？这下可不怕他不就范！”感到唐蕴儿此时神智已经不是那么清楚，萧径亭便想借机打探出池井月的下落，手上的动作更是一紧，惹得唐蕴儿一声娇啼，惊起外面的一群宿鸟，飞快地拍打着翅膀，纷纷离去。

　　“她叫得这么大声做什么？”萧径亭心中一动，目中光芒一寒，接着听到唐蕴儿已经是浪叫出声了，不由轻轻一笑道：“不过那个池井月长得可真是漂亮，而且还是金陵城里面有名的才女呢？”

　　“那主子是不是看上他了！”唐蕴儿的娇躯如同扭糖一般，接着那只小手也飞快地摸到萧径亭的后胯，腻声道：“那奴家就不便宜任恪冲那小子了，我告诉她在哪里，让你您去干了她，好不好？“接着将下腹温热柔软的妙处朝萧径亭顶了顶，淫声道：“那小丫头别看屁股小小的，但是从小服用了无数宝贝，你上了她对自己的修为肯定大有好处，而且那妮子下面的花儿可嫩着呢？”

　　“好啊！”萧径亭微微一笑，接着目光骤然一寒，抓住女人肥臀的大手猛地一紧，另外一手飞快抓住唐蕴儿探向自己要穴的小手，冷笑道：“没有想到你还是看出我来了！只不过你也太急了一点，戏怎么也不演完啊！”话刚刚说完，唐蕴儿的美丽娇躯顿时仿佛一条泥鳅一般，猛地离开萧径亭的怀抱。

　　唐蕴儿动人无比的娇躯飞快弹出半丈，见到萧径亭只是笑着望她，也不追来，不由俏立在地。那张淫荡无比的脸蛋顿时变得冰冷如霜，秀目中射出的光芒也仿佛刀子一般的凌厉，但是小嘴发出的声音却是仿佛情人一般的娇腻道：“你也为什么不接着扮演下去呢？我也是刚刚才认出你是假冒的呢？要是你不急着知道池井月的消息，人家还不会怀疑那，不过我终究会知道的，因为你后背上没有一块胎记啊！不然的话，你还真的和人家心目中的少主长得一摸一样呢，一样的骄傲、一样的潇洒、一扬的挺拔！”

　　唐蕴儿在说话的时候一直是得意洋洋的，但是接着她很快就凝柱了小脸，疑问道：“你明明已经觉察出我的手故意摸向你的后腰，知道了我的意图，那你为什么不当场抓住我？”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我也希望知道你少主有什么特征啊，我还不认识他哩！”萧径亭的话音刚刚一落，鼻中顿时闻到一股醉人的香味，接着一阵凌厉急促的香风袭来，黑暗中仍然可以看见唐蕴儿的美目中射出的寒芒。

　　萧径亭仍是一张小脸，站着一动不动。果然不出所料，唐蕴儿刚刚走出两三步便发出一声痛苦的娇吟，接着娇躯仿佛没有了一两力气，软在在地。

　　萧径亭在美人尚未倒地之前将她抱住，接着飞快点住她浑身的诸处大穴，将她真气能够运行的通道都紧紧锁住。

　　“萧公子，是你对吗？你接下来会杀了我对吗？”唐蕴儿的此时反而安静了下来，软软依在萧径亭怀中，声音也顿时变得温柔无比，道：“其实我早该知道你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杀死，我现在才忽然想起你那日给我画的画了，推测你当时并没有被我的媚术迷到，所以当时你也没有失去武功！可惜是我现在才想起来。”

　　萧径亭笑笑不理，走到床边拿起唐蕴儿的一件衣服，飞快套在她动人的肉体上。唐蕴儿此时竟然显得非常的合作，在萧径亭给她着上绸裤的时候，甚至将两只滑腻丰满的玉腿大大分开。接下来的痴痴声音仿佛喃喃细语似的。

　　“我知道我的身体动人得很，每一个男人见到了几乎都会发狂，我一只都可以轻易地迷到任何一位男人，但是我却迷不到你！”唐蕴儿软在萧径亭怀中，美目中射出的光芒也变得温柔复杂起来，最后扬起小脸，将粉颊紧紧贴在萧径亭面上，柔声道：“我爱我的少主，或者说我爱我一直出现在我心目中的那个少主。萧公子，你虽然和我的主子一点也不像，但是却是一样的提拔俊美，这是真的。现在你吻吻我好吗？我的嘴巴是干净的，我带着你去救池井月，好不好？”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好啊！”话音刚刚落下，唐蕴儿的温润鲜美的小嘴便凑了上来，那动作看来无比的轻柔，无比的深情。仿佛她此时吻的不是萧径亭，而是她的少主一般。

　　萧径亭虽然嘴上吻着，但是动作却是一点没慢下来，一手抱住唐蕴儿的娇躯，足下一蹬整个身躯顿时飘出窗户。

　　而唐蕴儿仿佛将所有的深情都融在这个深吻中，那双无力的小手也将萧径亭抱着紧紧，那双动人的美目此时也仿佛蒙上了一层纱一般。那张几乎已经肿掉的小嘴紧紧衔住萧径亭的嘴唇，滑腻的香舌也由青涩道熟练，卷着萧径亭的舌头痴痴地吮吸，将股股香甜的津液哺入萧径亭口中，喉咙底下的呻吟也随着萧径亭飞快跑过的痕迹连成了串。

　　“啊！”唐蕴儿忽然一阵惨呼，接着那只巧美的小嘴流下一缕殷红的鲜血，在路边的灯笼下显得尤其的妖艳。但是美目中射出的凌厉恨意，将这个本来无比动人的俏样破坏殆尽。

　　“多谢夫人的香吻了！”萧径亭微微一笑，轻轻抹去了嘴角的血迹，却是刚刚咬破唐蕴儿小嘴留下的。接着从口中吐出一只晶莹洁白的珠子，笑道：“我刚才还好奇呢？夫人现在只怕连动一下都不能，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害到我，原来便是这个玩意，这颗毒珠是放在牙齿中的吧？！”

　　“走了，不过你这般狡猾，该罚的！”

　　啪！“萧径亭忽然朝唐蕴儿的大屁股上狠狠地击了一掌，在静静的夜里，那肥美多肉的地方响起的一声击打声显得尤其的清脆。

　　当萧径亭抱着唐蕴儿走进灯火通明的大厅的时候，里面此时安静的吓人。便如萧径亭意料那般，敌人还未发起攻击。只是原先站在大厅中的十几个丫鬟，此时已经离开了，想必是被池观崖赶走了。

　　而大厅中的几人除了楼临溪和池观崖等少数几人外，其他的此时精神仿佛绷得快要断了一般，而萧莫莫美丽脸蛋上的不安想必是因为萧径亭了。而连易成等几人此时便仿佛要崩溃了一般，就在萧径亭进来的那一刹那，目光猛地一紧，接着变得涣散起来。

　　“莫姨，你看着这个女人！”萧径亭飞快点住唐蕴儿的哑穴，将她一把扔向萧莫莫，接着朝面色微微有些苦涩的池观崖投去一道歉意的目光。

　　池观崖朝萧径亭微微一笑，便再也步朝唐蕴儿望上一眼。倒是楼临溪看了一眼莫莫怀中的唐蕴儿，目光闪过一丝悲色、一丝迷惘，不知道想到了什么，接着面上的肌肉轻轻一阵抽搐。

　　“池老太爷，情况微微有些变化，府上此时正隐藏着一群突厥人，待会儿若是他们冒出来，那么便是有一百张嘴巴也说不清楚了，而现在想必张怒涛的兵马已经开来了！”萧径亭目光颇是无奈地望了池观崖一眼，传音过去道：“而丹儿姑娘正是那些突厥人的头儿，老太爷此时见到的也不是她真正的面目，她此次来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不让池府落入大武朝廷手中，要将‘上兵世家’连根拔起！”

　　“哦？！”池观崖面色微微一变，目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便转过头去不再说话。

　　萧径亭苦笑道：“可惜现在敌人已经快来了，不然我可以去拿下丹儿了！”

　　“沙！沙！”萧径亭话音尚未落下，外面便传来一阵轻微而又急促的脚步声，厅内众人不由猛地站起神来，目中光芒爆亮直直射向门口进来处。连易成等几人甚至飞快地从拔出了腰间的兵器。

　　“池老太爷！江南武盟副盟主连邪尘听闻府上有难，特来相助！”一声清朗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夜空，厅内众人紧绷的面孔也猛地放松，连易成更是神色振奋地朝门口处望去。

　　“连易成的老丈人和李莫潇关些可是紧张得很啊！难道这位江南西道节度使莫非尚未投进大皇子的怀抱吗？！”萧径亭面上微微一阵惊讶，见到门口几人一贯而入。为首的不是连邪尘，而是艳光照人的吴梦杳。另外还有卜泛舟、颜公度几人，萧径亭以前依稀听莫莫说过怀玉剑派也已经加入了江南武盟了。

　　“这是神刀堂掌门人关傲，这是三清剑派的掌教葛三清真人！……”

　　萧径亭见到有高手来援，便急急朝池观崖告辞一声，飞快奔向丹儿的藏身之处。

　　“咦？！人呢？”萧径亭飞快掀开床底，发现里面又哪里有美人的身影。心中不由暗暗惊讶，“按理说丹儿刚才已经浑身功力尽失了，而且浑身的几个大穴已经被点住了！”想到这里萧径亭不由狠狠地敲了自己一下，顿时想起了在任夜晓的闺房中，丹儿就是自己解开的浑身穴道跑了出去。

　　“真是忙中出错啊，不过丹儿学得到底是什么武功，目前为止，自己点的穴道唯有她一人才可以解开啊！”萧径亭心中微微有些懊恼，接着拿起床上丹儿盖过的锦被，轻轻一闻，足下一点便要朝大厅奔去。

　　“喂！你在找谁啊，好弟弟！”萧径亭只觉得背后吹过一阵香风，接着一股无比娇糯迷人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萧径亭转过投去，见到美丽动人的丹儿已经洗去了脸上的易容，此时正俏笑嫣然地望着萧径亭，一双美目正闪着调皮得意的目光望向萧径亭。那张娇魇看在萧径亭眼中显得无比的美丽绝伦，目中带着微微的湛蓝，配着丰满曼妙的娇躯，看来真是无比的迷人，一点也步亚于任夜晓这等级数的美人。

第八卷 第三章 另投怀抱

　　“弟弟？我比你小吗？”萧径亭微微一阵苦笑，道：“我真是大意得很，不过好像我每次将你藏在人家闺房中的床上或者床下的时候，你总是不肯乖乖地呆着！”

　　“我知道你现在急着赶去大厅那边，所以我很快地说出我要说的话！好不好！”丹儿轻轻走上几步，美目望向萧径亭，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道：“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不放心得很，所以我现在对你坦白好不好？”那声音又娇又腻，听得萧径亭面上不由浮上一层苦笑。

　　“你刚才将人家塞在床底下，……”丹儿的话刚刚开头，想必有些气恼，又是气鼓鼓地瞪了萧径亭一眼，道：“好在那床是井月妹妹的，如果是你的床的话，那我非臭死不可！”

　　见到丹儿还没有开始说事便说上了一些不相干的事情，萧径亭不由眉头微微一皱。

　　仿佛见到萧径亭的无奈神色，引得丹儿一阵欢喜的笑容，瞟了一眼萧径亭道：“刚才那么狠心将人家一人丢在床底下，现在还容不得人家说上两句啊！”丹儿很是悠闲地望了一眼萧径亭，方才接着萧径亭道：“人家刚才在床下想清楚了一些事情，这次他们的计划中本来是没有我的，因为上次人家两次刺杀你，两次都放过了你！怕带我来会坏了他们的事情，但是我带来的一些突厥武士却是被安排进了‘上兵世家’，现在大武和突厥势同水火，收藏突厥武士的罪名想必你也清楚咯！”

　　“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他们都不会用我们的突厥武士的，真到了靠他们的武林力量不能解决池老太爷这方面人马的时候，他们就会派来张怒涛以收藏异族这一造反大罪荡平了‘上兵世家’，然后又向皇帝求情，让池井日成为‘上兵世家’的家主！而他们的那个狗屁皇帝只怕也不知道多么欢迎这个提议！”丹儿美丽动人的眸子闪过的一丝冷芒，和她笑意盈盈的美丽脸蛋显得不是那么协调，目光忽然望向萧径亭道：“我才不会让他们那么容易地水到渠成呢？我这次就是要让那些突厥武士大闹特闹，让中原没有了‘上兵世家’这个名头，让整个‘上兵世家’都毁在中原朝廷手中，到时候再利用我师傅和池伯伯的交情，将他劝到突厥去，到时候池伯伯只怕永远会记得大武朝廷这个灭门大仇了！”

　　见到萧径亭面上没有一丝的责怪，丹儿吐了吐她那无比可爱的小香舌，道：“但是人家刚才在床底下却是想出了另外一个主意了，但是那需要你帮忙的。”

　　萧径亭见到丹儿面上出现一道可怜兮兮的笑容，不由道：“你说说看！”

　　“不要一脸的戒备，好像人家会害你的样子！”丹儿狠狠地白了萧径亭一眼道：“我去帮我将那些在池府中的突厥武士都杀了，好不好？”

　　“什么？”萧径亭忍不住叫出声来，眼前这个美丽女人娇笑嘻嘻地向自己吐着仙音一样的言语，但是口中说的竟是这般的诛心的言语，而偏偏当事人的脸上没有一点的内疚和玩笑的意思。

　　见到萧径亭面色严肃了下来，丹儿的俏脸也随着认真起来，美目直直望向萧径亭，轻轻道：“我解开了自己的穴道后，出去了一趟，听到了一些话，便作出了这项决定了！”

　　萧径亭眉头一紧，道：“是不是那些突厥武士已经投入那个少主的怀抱了？我杀了他们，难道你便有把握打败对方无数个高手吗？就算打得过了，那么待会儿张怒涛来了，硬是要荡平‘上兵世家’，你有能力阻止吗？况且你没有任何理由让‘上兵世家’继续存在下去啊！”口上虽然这般说到，但是脑中却是转着不同的主意。

　　“是不是我让你不放心得很，这般带着面具和人家说话！”丹儿委屈地望了萧径亭一眼，道：“人家都已经洗去了易容，才和你说话哩！先前我没有准备好，自然打不过他们了，但是现在却又来了这么多高手哩！只要打过了他们的进攻，然后杀了池井日那小子，救出池井月这个小丫头，凭你的手段将她追来还不是轻而易举，这样一来掌握‘上兵世家’的便是你萧某人了！”

　　“果真如此！”萧径亭微微一阵苦笑，目中一转道：“我做了‘上兵世家’的主人，对你对突厥有什么好处吗？说不定还会帮助武莫宸与你们突厥对戈呢？”

　　“你又在套我话，我知道你不趁火打劫问个清楚，是不会动手的。”丹儿美目闪过一道奇怪的光芒，接着美目转向窗外道：“你会的，就是为了妍儿妹妹你也会的，好了，我只能说到这里了，下面的话你就算剥光我的衣服我也不会告诉你的。而且你莫姨也一直在计划着这一步啊！”

　　萧径亭目中闪过一道痛苦的神色，接着换上满脸的笑容道：“你那，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么严重的立场，你竟然说改就改了，真是女子可畏啊！”

　　“这也是为了好玩啊，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出来的时候，师傅也没有要我一定怎么怎么做啊，他说万事都由着我的性子，就算闯下了天大的祸事，他也帮我承当着！”

　　“你的师傅是个了不起的高人！”萧径亭面上接着闪过一丝笑容道：“今天傍晚被杀的那些人也是你的手下吧！”

　　“是的，不过他们也不知道这是戏，便奉着我的命令，来追杀我了！”丹儿美目轻轻一闪道：“我是让他们演戏给那个少主看的！”

　　萧径亭心中轻叹一声，朝丹儿道：“走吧！”说罢足下一点，便跃出老远！而丹儿却是没有追上来，而是从怀中掏出一些物事，对着镜子改装打扮起来。

　　跑在幽静的青石道上，望了一眼边上的丹儿，那还是一张美丽的脸蛋，但是已经换成了另外一张面孔，在夜间还真的一点也看不出来。好像记起了什么萧径亭微微笑道：“外面，连邪尘和吴梦杳、颜公度已经来了！”

　　“他们不是我找来的，说不定还是你的那个风情万种、倾国倾城、国色天香的小情人梦君奴故意叫来的！”丹儿轻轻笑了一声，接着白了萧径亭一眼，道。

　　“今天或许还用不上我们呢？现在的‘上兵世家’只怕连茅厕里面都是我们的人，池观崖那个老头这会肯定活不了，少主说了，只要这次事成了，便向草原那般通融一声，让我们想在中原享受富贵的就留在中原，想回去做官的就回去做官！”静室中的十几个人显然受不了这个安静，便开始憧憬起美好的将来。

　　“别这么叫他，他可不是我们的少主！”一人谨慎，连忙出言道。

　　“嘿嘿！”原先那人顿时笑得有些暧昧了，道：“我们的丹少主迟早有一日会成为少主的女……”他那微微显得有些变味的笑容尚留在嘴边，喉咙底下便已经没有了声息。

　　“别胡说！咦，你怎么了？……”又是一阵哑音，未待众人晃过神来，接着响起十几道压抑难过的惨哼，在这安静的屋中，让人听了顿时有些毛骨悚然。

　　就这么一呼一吸的功夫，萧径亭便杀了室内的十几名突厥武士。而丹儿却只出手杀了一人，当萧径亭望向她的时候，她狠狠瞪了萧径亭一眼，道：“谁让你点的穴道这么难解，几乎耗尽了我浑身的真气！”

　　“让你乱嚼话！”丹儿一跃进去，一剑看下先前言语委琐的那人的脑袋，便连眉头也没有皱上一下。

　　萧径亭见之不由轻轻地摇了摇头，正要离开，不料丹儿却是拉住了他，娇声道：“你帮我将他的面皮揭下来，呆会儿我说不定会有用。”

　　萧径亭想了一下，觉得有礼便依言割下了那人的面皮，手法又快捷又利落，惹得边上的丹儿在恶心之余还调皮笑道：“以后你没有活干的时候，去杀猪也不错！”

　　萧径亭不由无奈笑笑，也懒得理她，一边将割下来的那人的面皮递给丹儿。

　　丹儿连忙退开好几步，接着从怀中掏出一只小瓷瓶扔给萧径亭，道：“你快将着张人皮滴上几滴药水，很快就会干的，不会在恶心了！然后你自己收着，等我要用的时候，你再给我！”说罢竟是一人朝外面跑出去。

　　“呜啾！”当萧径亭和丹儿再一次跑在青石道上的时候，丹儿小嘴轻轻一声叫唤，那声音悠扬婉转，仿佛有着说不出的动听无比。萧径亭本以为她是调皮好玩，但是随着竟然从不远处的一颗树上飞下一只红色的小鸟来，站在丹儿高高举起的小手上，毛茸茸的尤其的可爱。

　　看着丹儿轻轻轻轻的抚摩着那鸟儿，让它舒服得眼睛都有睁不开了。萧径亭正觉得暗暗好笑，不料丹儿却是朝他望来一眼，道：“你转过身去！”说罢竟是一手抓住了裙尾。

　　萧径亭依然转过身去，接着便听到丝帛撕裂的声音，想必是丹儿再自己的裙子上撕了一角，接着背上一暖一痒，丹儿竟是就着他的后背写起字来了。

　　“你这是想召来什么人啊？！”萧径亭见到丹儿将写好的丝绸片儿绑在了那火红色小鸟的脚上，接着一阵听不懂的吩咐后，那鸟儿轻轻磨蹭了丹儿几下，便展翅而去了。

　　丹儿微微一笑道：“那只不过是我无意中留着的一着后手罢了！”说罢朝萧径亭做了一个鬼脸，道：“你看我厉不厉害？”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牛黄马宝可还真是不少！”

　　“沧！”丹儿撅了撅小嘴，正要作出不屑状，不料在寂静的黑暗中却是传来一阵清脆的抖刃声，听方向是从大厅那边传来的。

　　萧径亭不敢怠慢，足下一点飞快朝大厅驰去，道：“丹儿你便找个隐秘的地方躲起来，等到我来找你的时候，你才出来！”话尚未落下，却是见到丹儿美丽迷人的身影紧紧地跟在身边，眼中露出的神情，又是得意又是妩媚。

　　“不是说你已经浑身真气都耗竭了吗？”萧径亭只是狠狠瞪了她一眼，接着听到大厅那边传来的刀剑声音更加的骤急了，便连出口的言语也咽了下去。

　　“池老太爷，您看看，这是不是您宝贝女儿池井月的随身物事，你自己看着办吧，是不是将池府存了上百年的锻造秘方交出来啊！”萧径亭走进大厅的时候，里面已经是剑拔弩张了，数十个拿剑的黑衣汉子挺着明晃晃的长剑将池观崖一众人围在大厅中间。那个仗剑和池观崖说话的人，萧径亭竟然认识，竟是那日去刺杀萧径亭的头头。

　　“他们这到底是唱的哪一出啊，竟然让这等小角色做了头子！”萧径亭心中顿时有些无奈起来，又细细看了那个和池观崖谈判的人，面上微微一条疤痕，正是那日刺杀自己后来被辛忆赶跑的那个刺客头子。

　　池观崖、莫莫等人见到萧径亭进来，面上不由微微一松，待见到后面易容过的丹儿，虽然微微有些惊讶，但也仅仅朝她望了几眼。

　　见到萧径亭这两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围在厅中的数十名黑衣人竟然目不斜视，径自给他们让开了一条路，看里怎么也像请君入瓮的感觉。

　　萧径亭缓缓从让来的道走进厅中，看来连眼角都没有朝边上瞟上一眼，但是却清清楚楚看出里面有几人是见过的，其中一个便是任剑絮手下的那位德叔，还有一位便是在去苏州的河道上，为保护假扮秀岐的任剑絮而与萧径亭有过一战之缘的那个东瀛高手。

　　见到萧径亭已经就位，那个刺客头子目光便又落在了池观崖身上，道：“我素来便听闻，池老太爷一直将女儿看得比什么都还宝贝，但是现在池井月那个正在我们手中，只要池老太爷不答应，我们就会有无数的男人准备侍侯她了！”

　　池观崖闻之目中猛地睁起，便仿佛要挣裂了眼眶一般，接着又平静下神情，轻轻一叹道：“不是因为这些个重义过来帮忙的朋友，为了井月那丫头，我说不定还真的答应了你们的要求了，但是！”池观崖目中猛地一亮，直直射向那刺客头子道：“但是做为我的女儿，就是死了也只能怪她命不好，生在了我的家里。所以休想老夫会答应你们的要求，你们要是有胆子，便杀了老夫的女儿吧，终有一日老夫会她报仇的，不但将碰过她的人杀得干干净净，还会将你们杀了，甚至将与你们有关系的任何人也杀了！”

　　萧径亭见到池观崖虽然言语冲得很，但却是有些不冷静了，可见他对池井月的疼爱了。不由朝他使了个眼色，接着一把将藏在桌子下面的唐蕴儿抓在手中，朝那刺客头子道：“这个女人你认识吧！想必分量也不轻，怎么样？就用她换池井月行不行？”

　　那刺客头子见到妖媚迷人的唐蕴儿，目光猛地一亮，目中尽是急切神色，但是他又不是主事之人，自然拿不定主意了。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怎么？不行吗？那我便杀了她咯？！”

　　“兄台尽管下手吧！”一阵清朗动听的声音传进众人的耳中，接着一个修长飘逸的人影飘进厅中，玉树临风的挺拔身躯，俊美的面孔上美须飘飘，但是萧径亭仍是一眼便认出了他那胡须是假的，他便是那个白衣淫贼。

　　“这厮也太大胆了吧！竟然就露着这么一张俊脸，没有做太大的易容，仅仅只在脸上粘上一缕胡须！其”萧径亭心中不由大是惊讶，“还是他有十足的把握将我们留在池府中呢？”

　　那淫贼落地后，踏着无比写意潇洒的步子走到萧径亭眼前不远的位置，目光望向萧径亭手中的唐蕴儿，顿时变得无比的轻柔，但是轻柔中却是显得无比的绝情和坚决。接着他那仿佛桃花潭水般的双目望向萧径亭，显得无比写意道：“兄台看来有些眼熟啊！”但是他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多说，便把目光瞥向了吴梦杳以及连邪尘等人，道：“我实在没有想到，兄长经营那么久，那么严密的计划竟然被人发现了。但是这又这么样啊？这位兄台，你也妄想用唐蕴儿这个女人来威胁我。蕴儿恕我不能因为你而误了大事，所以只能委屈你了！”

　　唐蕴儿虽然口上不能说话，但是那双迷人的美目顿时变得无比的幽怨，看在萧径亭眼中，都仿佛有些心软了。不料那白衣淫贼仅仅瞟了一眼，便不再理会，但是望向池观崖的目光顿时变得凌厉起来，道：“池老太爷，我知道您已经将池家世世代代传下来的锻造秘方传给了井月小姐了，但是我们已经用尽了手段，她就是不肯说出来，但是我想您在她心中的分量肯定重得很，所以我准备将您擒下了去逼她说出，得罪了！”

　　说罢，那白衣淫贼轻快洒脱地拔出腰间的长剑，轻轻一抖遥遥指向池观崖，那潋滟的剑刃仿佛是一汪被吹皱的秋水一般。接着站在他身后的众人也纷纷拔出了兵器，目露凶光，直直射向被围在厅中的一众人等。其中一道目光更是盯在莫莫起伏动人的娇躯上，显得尤其的狂热。

　　“难道对方就这么些人吗？那这场战还真的有的打了！”萧径亭望了一眼边上的吴梦杳和连邪尘，心中的顿时也不知道什么味道。

　　就在这个念头刚刚再萧径亭心中形成的时候，仿佛是为了推翻他一般，呼地一声从外面的院子的树上凌空飘来两道曼妙迷人的身影，落在众人之间，顿时满室的幽香。再看清来人，好一对绝色佳人，一样的秋水眸子、瑶鼻樱唇，一样的丰乳肥臀，一样的圆细蛮腰，修长丰满的娇躯同样起伏动人，两人竟是长得一摸一样。而且姿色竟然不下于同是双胞胎的尉迟宵雪姐妹。而且两人那张玉脸显露出来的成熟风情，使得那妩媚的气质也不亚于场中的吴梦杳。

　　“蓝衣师叔、黄衣师叔，两位安好！”白衣淫贼见之顿时目光大亮，面上拂过满脸的喜色，朝两位美人拜下道：“两位师叔竟然能在百忙中过来帮忙，家师也一定会感激两位师叔的高义！”

　　“师叔？”萧径亭闻言顿时细细朝两位美人玉脸望去，面上的肌肤欺霜赛雪，如同凝脂般滑腻娇嫩，两只眸子清澈动人，光看这张脸蛋和花信少女没有什么分别，但是细看下发觉两人眉目间神情中的风韵，却不是年轻少女所有的。

　　“嗯！”那位黄衣美人美目轻轻瞟了一眼那白衣淫贼，见到他面上带着胡须，却是叫自己两人师叔，也觉得不伦不类，不由莞尔一笑，仿佛花朵绽开一般的动人。看得众人的目光都大亮起来，接着那黄衣美人玉脸一肃道：“不是我家小公主让我们来，我可不理会这些事情？”

　　“梦君奴的手下？！”萧径亭心中一动，顿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了，这两位美人还算是梦君奴的师叔，那么武功之高，应该可以想象了。

　　萧径亭心中正微微有些走神，忽然手臂一疼，转过脸去却是丹儿小手在他臂上狠狠扭了一般，再顺着丹儿的目光望去，发现在提到梦君奴的时候，那白衣淫贼目中闪过一道璀璨动人的目光，整张面孔也清楚地闪过一丝迷惘。

　　“咦？！那个人是谁？知道小公主这个名头是梦君奴所有的人并不多啊！”萧径亭目光飞快从白衣淫贼脸上移开后，发现在敌人的人群中，在听到黄衣美人提到梦君奴后，其中的一道目光也变得尤其的明亮和火热。

　　“秀岐？！”萧径亭想起了刚才那人看莫莫时候的眼神，猛地推测出那人便是秀岐了，目光仿佛不经意间瞥过他的面孔，秀岐倒是打扮得严严实实，虽然不是什么高明的易容术，但却是在下巴和嘴上沾满了密密麻麻的胡虬，看来还真的没有什么破绽。

　　“也是，若是他露出原来的面目公然来上兵世家，那可是会给东瀛带来大祸的！”萧径亭嘴角正要微微扯开一丝苦笑，但是接着他连苦笑也笑不出了。因为在人群中他又看到了一个气宇轩昂的人物了，虽然从脸上看不出他是谁，但是从他零零碎碎有被火烧过痕迹的头发中，再从熟悉的提拔身躯中，萧径亭还是认出了他就是和自己有过一战之缘的关岐轩了。

　　“好吗？关岐轩、东瀛老头、德叔、白衣淫贼、秀岐，还有黄衣蓝衣两个国色天香的大美人，虽然不知道武功如何，但是估计不会弱于她们迷死人的容貌吧？而且外面说不定还有一大票高手候着。”萧径亭暗暗估算双方的实力，自己这方加上丹儿满打满算也有八个高手，尚还有一拼之力。

　　“嘤！”就着萧径亭暗暗奇怪为何对方只是动口而不动手的时候，吴梦杳忽然柳眉一颦一声痛苦的呻吟，接着美丽的脸蛋上浮上了一层痛苦的神情，随即一双小手顿时按住了小腹，小嘴微微一张，一口殷红的鲜血顿时涌出。

　　“啊！”池观崖诸人见之，不由一阵惊呼，但是白衣淫贼却是没有趁这个极好的机会命令众人出手擒下池观崖，而只是面露疑色直直望向吴梦杳，显然也不知道这是这么一回事。

　　萧径亭此时再也顾不上吴梦杳是任夜晓的母亲之类，一把抓过吴梦杳如玉的小手，发现腕上的脉搏跳得飞快，筋脉里面的血液仿佛沸腾了一般。再一细探，心中不由一苦，梦君奴那美丽绝伦的小脸顿时浮现在脑中，原来吴梦杳身上是中毒了。而且那毒药正是萧径亭那日在任府中使在梦君奴身上，骗她说是致命之毒的那种。而这药萧径亭是再熟悉没有了，它虽然不能毒不死人，但是却能使人深受内伤之余浑身无力。上次萧径亭只是在与梦君奴相斗的时候，轻轻吹过一些粉末过去，便让梦君奴口吐鲜血，武功大打折扣。而吴梦杳此时体内的毒素是不知道是那时梦君奴所中的几倍。所以症状也显得尤其的厉害。

　　“我中了‘胭脂红’了，这药虽然不难解，但是我中的分量太重，只怕要修养上半个来月不能动手了！”吴梦杳精通毒术，飞快从怀中掏出一只瓷瓶服下几颗药丸，朝萧径亭递来一道歉然的目光。

第八卷 第四章 肉体武器

　　“这是不是梦君奴对我的以牙还牙呢？不然她为何去将吴梦杳扯了进来，又不让她动手帮忙呢？”萧径亭正摸不清梦君奴的意思，边上的又传来几声参哼，却是颜公度和葛三清几人纷纷口吐鲜血，情祝竟然比吴梦杳更要严重上许多，连面孔都变成了青黑色了，毒药的分量只要再重上那么一点点，几人便立刻没命了，而与他们一痛到来的连那尘面色自然，没有一丝中毒的症状，但是连易成还是紧紧守在了乃父身边，以防不测。

　　“璞！”颜公度几人面上一阵抽搐，接着猛地啧出一股暗红色的血箭。与此同时白衣淫贼眉头一竖立喝道：“上！”一抖长剑，猛地朝萧径亭刺来，尚自一边下令道：“与任夫人同来的几位中毒的掌门，你们不可伤了他们？

　　萧径亭嘴角微微一笑，还是将受伤的几人守在身后，接着见到做胡扎大汉打扮的秀岐呆然朝萧莫莫去了，一把从丹儿怀中扯回唐蕴儿，低声道：“你去帮忙莫姨！

　　由于萧莫莫只是做了易容而己，丹儿虽然一下带受有认出来，但是对与对莫莫印象极为深刻的秀岐来说，莫莫的那张假面孔自然不能瞒过他。

　　见到丹儿虽然眉头一皱，但还是挺起长剑朝莫莫的方向跃去，萧径亭这才放下心来，将注意力放回到了眼前的淫贼，却是发现淫贼竟然在他面前的几尺处停了下来，见到萧径亭目光朝这边望来，微微一笑道：“兄台可真是风流人物啊。这点正好合了在下的胃口，所以刚才兄台分神地时候，在下便没有趁机动手！”接着目光朝连那尘望去，嘴角扯开一丝笑容，道：“连掌门竟然没事情，这是耐人寻味啊！

　　萧径亭朝连那尘望去，见到他此时正护着连易成，与德叔、关岐轩战在一起。而关岐轩好像此时重伤未愈。而且旧被认出了身份，故然浑身的功力只能发挥出五成，所蛇幻比时尽管和德叔联手，但还是仅仅和连那尘战成个平手。

　　“几人中偏偏连那尘没有中毒。是不是梦君奴故意借机离间连那尘和任断沧之间的关系呢？！”正当这个念头升起的时候。边上一声娇呼顿时传进了他的耳朵。

　　“小心！”却是辛忆呼叫出声，萧径亭还来不及去看辛忆和谁交手，面前忽然一冷，接着一阵耀眼的剑光晃花了双眼，却是淫贼手中的利剑直直朝面门刺来。不由收下心神，抡起手中经过改装的宝刃，抖出一一朵剑花。如同狂风扫落叶一般迎向那淫贼刺来地利剑，却正是萧径亭所学剑法绝学中“狂风倾城剑”。

　　见到萧径亭剑法如此精妙，白衣淫贼面上不但没有一丝畏惧，那深幽清冽地双目中反而闪过一丝璀璨的目光，将手中臀复的剑招化作一道长虹，没有一点花俏地刺向萧径亭手中仿佛狂风呼啸般的朵朵剑花。

　　“叮！”相逢处闪起一串耀眼地火花，两支宝剑猛地撞在了一起，想起地尖锐撞击声直让场上众人心头一跳，仿佛心脏也要随着跃出胸腔一般，两条提拔修长的身影也一触即分，一时间竟然也分不出谁的轻功更加高明一些。

　　“这厮武功竟然高强到了这个地步！只怕比起梦君奴也不怎么逊色啊？！”萧径亭只觉眼前一花，只觉得一股庞大而又飘逸的真气朝剑尖传来，沿着手臂飞快飞快涌上，连连冲破了萧径亭几道真气防御，直直冲向胸口要害，激荡起鼓鼓血气汹涌而起。

　　直过了片刻时间，萧径亭眼前才恢复了清晰的视野，胸口仿佛锤子捶过一般的剧痛。好在握剑的手臂虽然疼痛，但还有知觉。

　　再看眼前地那位白衣淫贼，情祝也好不到哪里去，嘴角还垂下了一丝血色，一张俊脸也白的如同纸一般。而他手中的长剑，此时也仅仅只剩下了一半，却是在刚才两支长剑相撞的时候，被萧径亭的宝剑削去了一段。

　　“你是萧径亭，你没有死？我说金陵还有谁有这么高明的身手。”白衣淫贼此时方才敛聚起散乱的目光，直直望向萧径亭道：“我很早便说过你哪有那么容易死，萧兄啊，如呆你将怀中的美人放下，说不定尚能与我一战，不然，下一剑我可要付尽全力了啊！”

　　萧径亭知道白衣淫贼此时也伤得厉害，正借着说话的机会暗暗调息，这也正对了他的心思，也准备要和他说话拖延时间，不料边上却传来一声压抑的娇吟，正是从辛忆那丫头嘴上发出。

　　“这丫头怎么可以分神？”萧径亭转过眼去，见到辛忆的娇躯上下虽然没有一丝血迹，但是小嘴上却还有血丝的痕迹，与她对战的正是那个凶猛的东赢老头，而且从东赢老头急促的喘息，以及微微有些泻滞的招术中，可以看出他武功还是稍稍逊色于辛忆，但是辛忆刚才仿佛分了神，所以被东赢老头趁机伤到了。

　　“需要赶紧解决一两个了！”萧径亭目光随即望了一眼黄衣、蓝衣这对绝色美人，此时这双美人正俏立在战圈外，神情写意，仿佛一点动手的意思也没有。其中蓝衣美人的一双美目紧紧盯住了守着吴梦杳等中毒几人的池观崖，而黄衣美人此时虽然正紧紧对着楼临溪，但却是将目光不时地望向了萧径亭，那双美目中闪着明亮的异彩，好像还在为萧径亭刚才的那一剑中不住回味。

　　“师妹，靠着我！”萧径亭一声断喝，接着便觉得一具柔软动人娇躯朝后背贴来，那粉嫩的美臀一贴来的感觉，让萧径亭心中顿时一荡，仿佛忘记了这是危险的战场。但是来不及他多多体会这动人的美妙感觉，眼前的白衣淫贼目光猛地朝辛忆望来，闪过一丝热烈地火热，接着手臂一扬。手中的那支长剑顿时变得那异起来，划着不可琢磨的轨迹朝萧径亭面门罩来。剑刃袭来的气势竟然和梦君奴有些相似，但是可能是和他的心性有关，那剑招在那气中也带了丝飘逸。

　　萧径亭目光灼灼，直直射向白衣淫贼刺来的长剑的轨迹，腰背更加地紧贴着辛忆的动人腰臀。耳边顿时听到辛忆低低地一声娇吟，接着从那圆滚地屁股开始，整个动人的娇躯都变得火热起来。

　　“师妹。别分心！”萧径亭一声冷喝。由于萧径亭后背紧贴着辛忆，所以可以情晰地感觉到辛忆动手的痕迹，话音尚未落下，耳中兵刃的呼啸声也变得清晰凌厉起来。由于白衣淫贼手中地长剑此时只剩下了一截。所以那袭来地剑气反而变得更加的雄浑。直刮得萧径亭面上发麻，仿佛连眼睛也睁不开了。

　　“咦！”见到萧径亭还是目光直直射向自己手中的断剑，却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的。白衣淫贼目中不由闪过一丝疑色，但是紧接着目光变得更加的坚决，长袍猛地一鼓，却是将浑身的真气都运在剑上，势必一剑株杀萧径亭。

　　“哈哈！”萧径亭忽然一声大笑。接着猛地举起怀中的唐蕴儿，飞快地迎上了白衣淫贼攻来地长剑。

　　“嘶！”白衣淫贼目中顿时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长剑瞬间便刺向唐蕴儿动人的娇躯，利刃立刻撕开了唐蕴儿身上薄薄的衣裳，接着那支断剑猛地向上扬起一道奇怪精妙的痕迹，便离开了唐蕴儿的娇躯，足下轻轻一点便飞快朝后面飘开，免得断剑刺进唐蕴儿的娇躯。那支断剑也仅仅只在她动人的肉体上留下一道细细的血口。

　　“好！”萧径亭心中一喜，趁着淫贼退开的时机猛地转过身躯，对上惊骇十足东赢老头，目中一亮，手中长剑顿时变得气势如宏，以不可阻挡的威猛直直朝前射出。

　　“哼！”只听到一声娇哼，接着一道美妙动人黄色影子如同影子一般飘香萧径亭，一道耀眼的剑影白芒从黄色的影子中击出，在空中脱成长长的一串，如同闪电一般朝萧径亭刺去。

　　“厉害！”萧径亭心底一声暗喝，此时整个身躯便仿佛浸在冰窖一般的寒冷刺骨，浑身上下都罩在黄衣美人的整个剑网中。但是他目光便连朝那黄色影子缥上一眼的机会也没有，只是紧紧盯住眼前猛地举起楼刀招架的东赢老头。手中长剑也一望如前地朝他刺去。

　　“休伤了源老师！”秀岐一声大喝，目光猛地爆起，一剑退开两位对手，长剑一挥朝萧径亭迎来，想救下那位东赢老头。

　　“嗯！”萧径亭清晰地感觉到辛忆一声娇哼，美臀一滚，手中的长剑也顿时朝黄衣美人刺去。心下一凝，猛地将怀中的唐蕴儿甩出。

　　“啊！”“嗯！”传来两声惨叫，一声尖利一声压抑。

　　秀岐挽起的剑花仿佛雨点一般的密集，如同毒蛇一般的狠厉，让人望之生畏。但是萧径亭手中的长剑却仿佛狂风一般，霸气冲天地将他密集的防守猛地撕开一道缺口，那东赢老头虽然趁机飞快地闪开身子，但是萧径亭的利剑还是猛地刺进了他的右胸，压抑不住胸口的剧痛，那东赢老头口中一声痛苦的号叫，一口血雾猛地啧出，顿时染红了萧径亭清澈淑沌的剑刃。

　　而以此同时，辛忆和黄衣师叔的两支势不可挡的长剑也齐齐刺进了唐蕴儿那动人无比的娇躯，被点了穴道的她也仿佛不能抑制”合中的恐。嗅和身上的疼痛，从樱桃小嘴中传出一声绝望和痛苦的长嘶，虽然声音压抑，但是听在耳中却是显得无比的冰冷，随后就在中剑的刹那，那声音顿时嘎然而止，被点住穴道不能动弹的娇躯仿佛被射中的天鹅一般，猛地直起，那曾经烟媚荡行，迷倒万千男人的动人肉体，顿时化作了一具冰冷的尸体，两支明晃晃的长剑也将她起伏玲珑的娇躯刺了个穿。

　　这两段战事便发生在电闪雷鸣的一瞬间，就在唐蕴儿娇躯爆起的血雾还没有散去落地的时候，一声愤怒痛苦的声音顿时从秀岐口中发出，却是莫莫和丹儿两人趁秀岐救开东赢老头的时候，两人齐齐抖起长剑朝他背后刺去。虽然秀岐武功高绝，躲开了两人致命地两剑，但是后背还是被脱开了两道深深长长伤口，鲜血也汹涌射出，随着秀岐飞快退开的身法在空中脱出一条长长的血虹。

　　此时由于唐蕴儿的死，双方相战的人皆纷纷住了手，目光齐齐望向地上的尸体，目中的意味也变得复杂无比。

　　“带受想到兄台竟是如此的坚心。让这等动人地美女化作了一堆朽骨！”那白衣淫贼目光望向地上地唐蕴儿。目中闪过一丝怜爱，一丝疼痛，还有一丝欣慰，仿佛是在庆幸唐蕴儿不是死在自己手中吧。随即目光一凝。朝萧径亭射来一丝冷冷的敌意。笑道：“兄台不是还想拿她来交换池井月吗？”

　　萧径亭朝地上的唐蕴儿投去一道歉意的目光，对上白衣淫贼，笑道：“恐怕兄台也想着怎么杀掉这个女人吧？！虽然心中有着千万般地不舍！”他这不是胡乱猜想地，唐蕴儿风情无比的动人，那白衣淫贼虽然不至于刻骨铭心，但是总还是有些许喜欢的。而唐蕴儿偏偏喜欢的是那位神秘少主，为了不让自己与那位他视为兄长的神秘少主因此有了芥蒂。唐蕴儿唯有一死了。

　　白衣淫贼目中闪过一丝异色，望向萧径亭道：“兄台的胆识真是让我敬佩啊，兄台的智慧和坚忍让我更加钦佩了。若在刚才，我尚且有把握击败于你，但是现在我无论是在气势上，还是在心性上，都弱于你了。如此一来，再与你相战，胜负真是难料了！

　　正如白衣淫贼所说了，萧径亭此举不但同时折了对方两位高手。同时也让淫贼和黄衣美人心境受到了极大地影响，顿时将整个不利的战局扭转了过来。

　　“但是！”白衣淫贼猛地一声清喝道：“但是也未必我们便输了！”接着目光望向黄衣蓝衣两位美人，道：“为了不误了大事，所以侄儿在这里请两位师叔不必手下留情了，与我一起擒下了池观崖！”说罢从怀中掏出一只物事，猛地将它掷出大门，甩上天空。

　　黄衣美人目光缥了一眼地上的唐蕴儿，接着对上白衣淫贼的目光，冷冷道：“好的！

　　白衣淫贼目光又望向刚才一直没有动手的那些围在厅外的黑衣人，道：“你们给我挡住他们所有人，好让我去捉了池观崖这个老匹夫，快点！不然时间来不及了！

　　萧径亭心中对淫贼也不由暗暗赞赏，竟然将自己的计划公开大叫出来，而且那群黑衣人显然武功不是太高，所以想挡住萧径亭几人，唯有用自己的性命去耗了，给他擒创造出擒住池观崖的时机。

　　“你们下来吧！”随着淫贼的一声叫唤，从外面的屋顶上飘下两个曼妙迷人的身影。一位娇躯修长起伏，丰满动人。一位娇小可人、浮凸玲珑。一位穿着白色衣裙，一位身穿红色劲装。那位白衣美人虽然用东西掩盖了自己本来的面目，但是萧径亭还是从那双冷艳迷人的美目中，认出了她便是那个多疑美人秀情。

　　而此时的秀情不知道为何，面上和神情间仿佛有着说不出的不自然，虽然她此时动人的脸上上涂了一层易容的物事。萧径亭不由暗暗觉得有些奇怪，因为秀情在进来的时候，虽然曾经朝自己投来一道奇怪的目光，但是决不是认出自己就是那个给她治病的那个少年郎中，更应该是对他间接杀了唐蕴儿感到惊讶，和一丝丝的欣喜。

　　“正好，你此时的毒也没有开始发作，但是一旦运功厉害的时候，你便没有一丝抵抗之力了，我正好将你擒下来了，想必你应该比唐蕴儿要值钱得多吧？！”萧径亭目光朝秀情瞥上一眼，便不再看她，怕万一被他看出了自己便是那个萧剑月了。但是在目光转向映荷的时候，却是发现了很大的不对了。那娇小玲珑的丫头此时目光虽然己经不在萧径亭身上了，但是隐隐的那丝怀疑，以及模糊的异样，还是留在了那双水汪汪的美目中，仿佛在她的秋水瞳子中编织了一层网一般。

　　“师兄，现在情祝己变，我便单独作战了！”萧径亭正打算着怎样擒下秀情的时候，背后那具闻软动人的娇躯轻飘飘地离开了。辛忆那微微带了点冷意的言语也仿佛带了丝戒备。

　　“我还想着让你帮忙，擒下秀情那个女人呢？”萧径亭暗暗一阵苦笑，朝那边美目正缥来地丹儿使上一个眼色，道：“你过来！

　　丹儿小嘴轻轻扯开一丝笑容，跃到萧径亭身边，将小嘴凑到萧径亭耳边道：“我以前还真的没有看出来，原来你那么狠心啊，唐蕴儿那么动人的美人儿你竟然舍得让她死了。那眼前的这个美人儿呢。她可比唐蕴儿长得还美啊！”说罢朝眼前的秀情努了努小嘴，显然也认出了秀情的装扮。

　　“咦？！你怎么会认识秀情？”萧径亭不由低声问道。

　　“噗哧！”丹儿轻轻一声娇笑，道：“待会儿我们擒下她后，我脱了她的裤子。让你看了她又白又肥的大屁股。你就知道了！

　　两个屁股蛋儿被我刻着两个大字呢？咦，不好，人家认识她，她也肯定认出我了，你瞧，她正在注意我呢？”

　　萧径亭依言看去，见到秀情地目光呆然朝丹儿望来。美目闪过一丝狐疑，不过她好像有什么心事，对这件事情仿佛也没有太大地反应，只是美目中闪过一丝冰冷的凌厉。

　　“躲也没有用了！”见到丹儿竟然娇躯一缩，将小脸躲进了自己的背后，萧径亭不由微微一阵苦笑。丹儿一贯诡计多端、妩媚动人，但是有时候心性便如同小孩一般，算来她还是妍儿的师姐，所以说来年纪也不会太小。

　　“咦？这是什么声音？！”就在萧径亭目光紧紧锁定在眼前几人地时候，忽然从外面传来一阵骤急而又细密地脚步声，虽然小”合翼翼的，但是可能由于人数太多，踏在地上仿佛有股极其逼人的气势。

　　“张怒涛！”萧径亭目中猛地一亮，见到身边的丹儿也一扫得意调皮的模样，美目微微一变。再微微过了片刻，那密集的脚步声顿时变得清晰起来，仿佛一步步地朝众人的心头上塌来一般。

　　池观崖、连那尘等人闻之面色惊变，眼睛越睁越大。倒是楼临溪地双目死寂无光，便仿佛眼前的一切和他没有关系一般。而白衣淫贼那边的人群，面上渐渐变得宽松和得意起来，望向池观崖诸人的目光也仿佛充满了。冷问，而秀岐此时望向萧莫莫的目光却是带受有一点的掩饰了，虽然背上伤得犹重，但是目中却是充满了摄人而又自信的微笑，仿佛在告诉莫莫道：“如何？美人儿，待会儿你便是我的了！

　　“吱！”萧径亭耳中传来一阵整齐的响声，真是百千张弓弦同时张起才能发出的声响，萧径亭也仿佛感到了那一支起的力道，仿佛足与将众人都射成了刺猾。

　　“飘香楼那边只怕也是这么一个场景吧？只是不知道归行负和李莫潇两人加在一起，能不能一举株杀了那位魔门少主？！”萧径亭目中望着那白衣淫贼嘴角渐渐扯开的一丝笑容，不由握紧了手中的长剑。忽然听到那边的池观崖猛地一声大呼道：“你们快走，我用老命掩护你们，记得将井月救出来！”接着他猛地抽出一支巨剑，大步凛凛地踏上两步站在众人面前，将那支巨剑横在胸前，双目射出如同雷霆般的光芒，便连长长的胡须也仿佛飞扬了起来。

　　“上！”那白衣淫贼嘴角的笑容刚刚绽开完毕，接着面色一寒，一人一剑如同汹涌的狂潮一般朝池观崖涌来，接着黄衣蓝衣两位美人也化作两道如同鬼魅般的影子，飘向站在众人面前的池观崖。

　　连那尘见之连忙挺剑跃到池观崖面前，长眉一挑，迎向三支齐齐刺来的长剑。说来也是在向众人表示自己清白的一种举动吧！

　　“赫！”就在萧径亭准备暂时舍下秀情，去救池观崖的时候，沉默良久的楼临溪忽然一声低吼，抖出腰间的长剑，如同惊涛拍岸地冲向白衣淫贼，竟是没有一丝守势。让萧径亭便是想插手也没有机会。

　　那白衣淫贼见到楼临溪看来微微有些疯狂的模样，眉头一皱，但是又不敢又丝毫的怠慢。长袖一收停住了攻往池观崖的剑势，接着长剑轻盈一甩，便刺向左翼的楼临溪。那一剑来得又快又刁，似楼临溪这等没有防守地打法极是容易被重创了。

　　“嗯！”白衣淫贼的长剑顺着楼临溪手上挥出的剑涛逆流而上。如同一叶轻盈飞快的扁舟一般，转眼间剑锋便刺到了楼临溪臂上，若楼临溪此时还不退开剑势的话，那么很可能整只手臂都会被淫贼这刁钻的一剑给费了，不过那时他的剑锋也可能将白衣淫贼的胸前搅得血肉模糊了。

　　白衣淫贼目中闪过一丝微微地得意，仿佛道：“这下看你还不退开！还得顺便让我刺上一剑。”但是接着他地面色忽然剧变，因为楼临溪非但没有退开，反而长眉一挑。细目一瞪。将毕生的功力运入手中长剑，如同惊涛骇浪一般朝他身上扑头盖面而来。

　　“啾！”白衣淫贼秀目一闪，手中的长剑微微朝上一挑，剑头过处飘起一缕细小的血花。接着他修长挺拔地身躯仿佛变得了没有一许重量。如同影子一般从楼临溪地剑影中退出，再那缕血花力道衰竭落下的时候，他的整个身躯己经从楼临溪剑网的包围中完全脱身，冷寒的剑身没有拈上一丝血迹。但是在空中的时候，那轻盈的身躯却是微微一阵摇晃，接着便落下地面，接着一手悟住胸口。嘴角迸出一缕血丝。

　　萧径亭见之大喜，目中一亮，手中长剑一抖，足下一点在途中便将白衣淫贼地整个身体完全罩住，眉头一皱望准淫贼的头颅，狠狠劈下。

　　“嘤！”只听两声娇吟，接着两道美妙的身影飞快跃来挡住了萧径亭长剑的去路，却是秀情和映荷这一主一脾。

　　“这个淫贼还真的不是一般的有魅力啊，这两个美人竟然这般的拼死护他！”萧径亭来不及看两人目中的表情，但是心中仿佛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真气猛地运于足下，顿时将前进速度提到如同鬼魅一般的程度，朝白衣淫贼卷去。

　　“呼！”只觉鼻端一香，接着两个美人便拦在的面前，萧径亭嘴唇一抿，左掌猛地挥出，卷起的疾风顿时将尚未落地的两位美人刮倒在地，接着长袖一甩猛地击出，两具动人的娇躯顿时仿佛折了翅膀的蝴蝶一般，被狂风吹得没有一丝抵抗之力。

　　萧径亭来不及看两位美人落地何处，他是将她们甩向丹儿那边的方向的。因为此时白衣淫贼就是因为萧径亭刚才的那一缓，目中突然闪过一丝妖异的光芒，接着整张俊脸猛地红起，足下不点不斜，整个身躯近似于诡异地朝右边大门的方向飘出。

　　“嘶！”萧径亭的长剑利落地撕下了白衣淫贼的几层衣裳，接着划开他左肋间的皮肉，可惜那白衣淫贼的身法实在太过于诡异，萧径亭的长剑仅仅只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不足与致命的伤口。但是加上楼临溪先前在他右胸划过的一剑，也够他受的了。

　　“嗯！”白衣淫贼落地吼立刻挺起长剑，接着德叔关岐轩一众高手连忙护在他的身前。萧径亭知道杀他的机会己经过去了。

　　“楼宗主，要是我没有料到你会不怕死，我那一剑不但能退开你，还能伤了你。所以你肯定不是我的对手。”白衣淫贼轻轻摸一下右胸的伤口，望向己经几乎委顿在地的楼临溪道，接着目光朝萧径亭道：“萧兄，你很厉害，真的很厉害！但是要是你我二人单单相斗的话，凭萧兄现在的功力，我说不定还能赢了你！

　　“他还不是一般的骄傲啊，不过说得也不假！”萧径亭微微一笑，并没有理会，目光转向那边的池观崖和连那尘，两人面上皆是惨白，池观崖嘴角甚至还在流淌着血丝，连易成和萧莫莫等人将他们牢牢护着。而黄衣、蓝衣两位美人此时也退回到了白衣淫贼身边，虽然表面看不出一丝伤痕，但是美目中的光芒却有些微微散乱，两丈动人小脸看来也少了几许血色，显然也受到了不轻的内伤了。

　　“咦？！”怎么只有映荷一人被丹儿擒住了，萧径亭望了一眼神色复杂的映荷，发现离他不远处，秀情动人的娇躯正站着不动，高挺的酥胸不住的起伏。

　　“赫！”外面一声大喝，惊得厅内众人一阵颤抖，萧径亭心神一凛，暗道：“张怒涛的军队要发动攻击了！”这个念头还没有落下，忽然听到一声娇叱，见到秀情从袖中抽出一支细刃，猛地朝细耳倾听外面动静的丹儿。那去势又猛又急，那拈满剧毒的短刃在空中脱出一道蓝色的光晕。

第八卷 第五章 女人性情

　　萧径亭目中猛地一睁射向边上的秀情，足下一点飞快射出，望着秀情玉手上冰冷的刃光，一把擒住他圆润的皓腕，真气猛地一涌，接着手掌重重一扯。

　　不料秀情不但没有一丝反抗，一声极是痛苦的惨呼，一口鲜血猛地从小嘴中啧出。接着整个柔软的娇躯倒入萧径亭的怀中，玉臂在萧径亭的那重重一扯下，竟然脱臼了。

　　“放下她！”萧径亭听到耳边一声大喝，接着一股凌厉的劲道仿佛刀子一般割向后背。他也来不及理会，左手猛地一掌甩出，接着听到一声参哼，待他抱着秀情落地的时候，后面一声重重的坠地声也接着响起。

　　“原来她此时己经没有一丝功力了！”萧径亭心中暗道。原来就在刚才秀情跃来欲救淫贼的时候，体内的一股真气刚刚提起，胸口便仿佛刀绞一般的疼痛。所以在萧径亭那一掌击出的时候，她更是提不起一丝真气抵抗，直待萧径亭长袖甩出，将她们送进丹儿怀抱的时候，由于上次在任府秘道中，她被丹儿用计擒住，还在两瓣雪臀上刻了两个印色入骨的大字，所以对她有着无比的仇恨，还有些许的恐惧。

　　为了不落入丹儿这个小魔女手中，秀情拼着生命的危险提起被堵塞的真气，逃出了萧径亭的那一袖击，但是浑身上下早己经没有一点力气了，还是仗着心中从仇恨，才趁丹儿刺入那狠狠的一刀，不料被萧径亭发现。一把擒住。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

　　“兄台难到还要拿女人来威胁我吗？”白衣淫贼望了一眼萧径亭怀中己经昏迷的秀情，冷声喝道。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大丈夫行事不拘小节，而且外面只怕有上千张硬弓对着我们，所以在下只能卑鄙那么一回了！”

　　那白衣淫贼目光紧紧望向萧径亭怀中地秀情，但是目中却是在闪着不同的神色，显然一下也拿不定什么主意。

　　接着那淫贼面上忽然朝萧径亭递来一道动人的笑容，道：“这位兄台面生得很，而几位武林同道想必也是不知道池观崖的造反重罪。这才受他蛊惑。插手这件事情。”接着目光望了一眼门外，道：“不如这样如何？我请这位兄台将你手上的这个女人交还给我，我放你们安全走出池府，如何？”

　　“面生得很？你刚才还不是叫我萧兄吗？”萧径亭自然知道白衣淫贼的意思。不过看丹儿的焦急模样。仿佛也在等着外援的到来，心中便想着这么和他拖延时间，不由微微一笑道：“这样一来，我们不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吗，兄台这算什么条件！”

　　“人还是什么比生命更加宝贵地呢？我今天若是想留下诸位，你们只怕一个也跑不了！”白衣因为目光一眯，朝萧径亭望来笑道。但是接着那道目光猛然一冷，朝众人射来，喝道：“不信你们看！”说罢手臂猛地一挥，轰隆几声巨响，却是整个大厅四面地板壁猛地被退到，接着夜空猛地一亮，却是无数火把同时被点起。

　　“吸！”众人见之，不由倒抽一口凉气，接着此时外面的青石路面上，宽广的空地上，密密麻麻站满了刀枪鲜明的甲兵，无数火把在夜空中排成一条长长地火龙，将整个池府照得仿佛白昼一般。而更加令人不寒而栗地是，在外面的空地上，隔壁楼阁的窗户中、屋顶上，无数把强弓正张得紧紧得，无数的箭矢在火光的照耀下，仍然闪着冰冷的光芒，顿时整个空间中只剩下火光僻里啪啦的响声，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一般，萧径亭甚至怀疑有士兵会受不住这紧张地气愤，手上一松，将羽箭射了进来。

　　“他便是张怒涛？！”萧径亭目光透过层层叠叠的甲衣，见到一人骑在一匹神俊的马上，显得尤其地鹤立鸡群。不过马虽然神俊，但是人倒不是怎样的威风，冰冷的将盔下，一张斯文秀气的脸，竟然带了稍许的女儿姿态。

　　见到厅内众人面色凝重的模样，白衣淫贼得意一笑道：“如何？”

　　萧径亭面上神色丝毫不变，脚步轻轻移向池观崖身边，低声道：“老太爷，现在四面的墙壁都被推翻了，众人便不能从地下的秘道逃脱了，不若我们挡住他们的视线，老太爷一人先走如何？”此前池观崖听说了对方可能会出动军队，便将对战的地方选在了有地下秘道的这处‘讲武厅’中，使得能够全身而退。不过不料此时竟然整个大厅内状都露入了敌人眼中，秘道自然就变得不再隐秘了。

　　“不若这样，我再退上一步！”那白衣淫贼的神色顿时变得有些焦急，而且望向池观崖的目光也变得有些担心，仿佛随时都会有异常情祝发生一般。

　　“这位兄台将你怀中的那名女子还我，我便连池观崖也放了，如何？”

　　“什么？”萧径亭闻之顿时惊讶无比，按理说他们今天最主要的目标应该是池观崖才对，怎么可能会放了他。秀情难道便在他们那边就重要到这个地步不成。

　　“竟然这样，我便好好地讨一下价钱！”萧径亭心中微微一笑道：“既然兄台大义，那不若将井月小姐也放了如何？我便将这个小美人也还了你！”说罢指了指被丹儿擒住的映荷。

　　“你这一价也还得太凶了！”白衣淫贼面上微微一变，眉头一皱正要说话，这时忽然从外面的人群中挤出一个人来，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

　　“少主……飘香楼……”萧径亭虽然耳力极佳！”但是那说话声音实在太小，所以只隐隐地听到了这么几个字，但是心中己经知道不妙。呆然白衣淫贼闻之面色微微一变，接着目光又朝萧径亭怀中的秀情望上深深望上一眼，道：“这下便是在下想放过兄台也是不可能了！”面上的肌肉微微一阵抽搐，目光一寒，接着朝后面的张怒涛使去一道眼色。

　　“‘上兵世家，深受朝廷鸿恩，再此大武危急之时，竟然结交突厥蛮夷，为其制造兵器。收容突厥将士。与其一起图谋中原河山，实是居心巨测、罪大恶极。本官金陵道经略使张怒涛，为我大武除此贼！在此先斩下池观崖首级，再上报武帝陛下！”静静地夜空中响彻张怒涛慷慨激昂的言语。虽然他面容秀气。但是叫喊出来的声音却是微微有些振聋发聩。

　　接着他目中微微闪过一丝犹豫，接着那丝犹豫变成了坚决，将手臂。漫漫举起，目光直直射向厅内的众人，紧随着外面无数士兵的目光也盯在这个四墙破损的大厅。此时便仿佛连那些紧绷的箭矢也仿佛长了眼睛一般，冷冰冰光芒地朝中间视来。

　　萧径亭赫池观崖暗暗对视一眼，接着众人渐渐靠拢成为一团。目光又直直望向外面张怒涛的手臂，只要他又下来地一点痕迹，便立刻运功塌裂厅中地地板，让众人能在箭矢射来之前，落在秘道中。接着让一两人守住秘道口处，说不定还能支持些时候，让众人逃脱。

　　“慢着！”忽然传来一声大喝，听在众人耳中便仿佛雷鸣一般，接着整个地面都仿佛颤抖了起来。却是马蹄敲地和军靴踩动的声音，听来便仿佛潮水一般地朝这边涌来。

　　接着一匹乌黑发亮的健马飞快奔进人群的视野，身上所穿是四品指挥使地官服，比上张怒涛还要小上几级。

　　“宴孤衡？！”萧径亭目光望向来人好一会儿方才看清那张威风凛凛地脸竟然是宴孤衡的，而在十几天前所见的宴孤衡可是一脸的疲惫和落寞，与今天这副模样真是天壤之别啊。转眼过去，见到丹儿大叮口气的模样，知道这便是她的后援了，只是不知道为何她又和宴孤衡扯上了关系。

　　“张将军，上兵世家是乃朝廷兵器重地，你不会不知道吧，竟然带着兵马踏进府门，还要扬言说要取下池老太爷的首级！”转眼间宴孤衡便冲到了张怒涛面前，虽然官职小了几级，但是神色间正气凛然，没有一丝地卑色，甚至连马也没有下，道：“大慨不久后，朝廷便要对北边突厥用兵了，之时‘上兵世家，将负责半数的兵器锻造，对着战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怒涛兄，你犯的这是死罪啊！”

　　张怒涛目中神色微微一变，仿佛有丝无奈，但是接着神色也变得强硬起来，道：“宴孤衡大人可曾知道，上兵世家中竟然窝藏了突厥蛮夷，甚至是那些突厥武士图我中原河山的密谋之地，张某有着确着的证据，方才领兵前来，待会儿找出那些突厥武士，在与宴大人理论，到时候再参上宴大人一本，你大慨受之不住吧！

　　“好！”宴孤衡一声大喝，道：“宴某便是死也不相信德高望重的池老太爷竟然会窝藏突厥蛮夷，张将军，我们在此，在这数千名弟兄们面前打个赌如何？”

　　“好啊，便依你，想打什么赌？”

　　“若是待会儿张将军能够在池府中搜出一个突厥武士，我便立刻在众将士面前自尽，若是不能，那宴某请张将军当面想池老太爷跪礼道歉，如何？”

　　“若是张怒涛为了有备无患，带来一些突厥武士，那该如何？”萧径亭眉头一皱，这个念头顿时涌了上来。

　　“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丹儿忽然扯了扯他，道：“趁着众人没有注意，我们赶紧出去救池井月那小妹妹，我有办法！

　　此时众人目光皆皆望向张怒涛和宴孤衡二人，而且厅内的众人又合拢在了一起，所以当萧径亭和丹儿从秘道下去的时候。没有一人能够发现。

　　当萧径亭和丹儿走进秘道的时候，丹儿却没有急着要走出去，而且拉住了萧径亭，掏出怀中地火石打开了火苗，让萧径亭将割下来的那张突厥武士首领的脸皮拿出来。

　　“不会是让我戴上它吧？！”萧径亭拿出那张几乎己经风化的脸皮，苦笑道。

　　“胡说！”丹儿瞪了他一眼，道：“不许说话，我要帮你易容成他的模样。虽然不是很像。但是估计也没有什么人能够仔细记清楚他的面孔，而且晚上想必也看不清楚。

　　“先把你的美人放下来！是不是真要脱掉她的裤子看她地屁股啊？！”丹儿一阵娇慎，从怀中掏出一只白色地小瓷瓶，从里面倒出一些透明的液体。抹在玉掌上。

　　萧径亭将怀中的秀情放在地上。接着丹儿柔软动人的小手便覆在了脸上，柔柔麻麻地，不知道是她地小手太过于动人，搞得他面孔痒痒，还是拿药水融开易容药物的缘故。

　　“这丫头会的可真不少哩！”由于和丹儿距离得极近，所有她身上那股如兰如爵的幽香不住地钻进他的鼻孔，眼前在雪白袖子的晃动间。一只雪白如同藕节般动人的粉臂若隐若现，这动人地场景顿时使得窄窄的秘道中，气氛变得暖昧温暖起来。

　　不过丹儿仿佛没有觉得有一丝的异样，眉宇神色间也没有一丝的不自然，便仿佛不知德逯男女之事一般。不过当她小手抹过萧径亭面孔后，露出萧径亭原本俊逸的面目倒是让她瞧得微微一呆，一双美目直直盯着，接着小嘴一慎道：“一个男人长成这个模样做什么，我一看到漂亮的男人就不喜欢。”说罢甚至将手上粘乎乎的东西一把抹上萧径亭脸上，又道：“那个棍蛋少主便长得和你一般模样呢？心思也和你一样，一肚子怀坏水！

　　萧径亭微微一笑，谁知嘴角还没有扯开，便被丹儿一手悟住，叫道：“脸上的肉也不许动，我要给你装扮了！

　　萧径亭和丹儿从秘道走出来的时候，正身处在一处花园中，只是那花园中杂草丛生，荒凉得很。不知道池观崖是不是为了这个出口不惹人注意方才荒芜了这个园子。

　　“喂！你知道井月被抓在什么地方吗？”萧径亭开始见到丹儿走在路上带受有一丝犹豫，仿佛胸有成竹一般，心中觉得奇怪，不由开口问道。

　　“不知道啊，我现在正想着找来他们的人问问，谁知道这里的路饶得很，竟然也走不到一处人多的地方！”丹儿转过小脸来，朝萧径亭懊恼道。

　　萧径亭顿时有些苦笑不得，见到丹儿美目四处搜索，不由拉过她的小手朝东边一指，道：“那边肯定有他们的人，不过我这个突厥身份能够从他们口中问得出话来吗？不过若是说丹儿少主让我去找任洛冲那个内奸商议事情，到时候你这个诡计多端的丫头再胡乱骗上那么几句说不定能够打探出池井月的下落，实在不行的情祝下才用秀情去还井月！

　　“怎么？舍不得啊？”丹儿美目缥了一眼萧径亭怀中的秀情，忽然举起玉掌，朝秀情高高隆起的美臀狠狠击上一掌，冷冷道：“这个女人便是你想要，只怕也轮不到你！”

　　萧径亭没生好气地望了她一眼，足下轻轻一点般轻烟一般飘出，目光紧紧望向眼前不远处的几道人影，准备一举拿下省得惊扰了其他人。

　　“三哥，你还魂儿还没有晃过来那，那个娘们是长得美，但是也轮不到兄弟你我啊！”一阵委琐的声音传进耳中，萧径亭眉头微微一皱，走上前去，右手摘来一片树叶扣在手中，正准备弹指而出，不料其中一个武士微微懊丧的言语让他收住的己经冒向手臂的真气。

　　“妈的，你从娘胎中出来，可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吗？”其中另外一人声音却是显得更加不堪了，“妈地。老子刚刚见到那娘们第一眼，鸟儿都要爆了。要不是你贪功急着交上去，我的鸟儿早就把她办了！

　　“好在没有办，那可是任洛冲要的人，你他妈的有几个脑袋啊！

　　“莫非他们说的便是池井月？！”萧径亭眉头心头一动，忽然觉得脖子惹乎乎地痒痒，转头过去，看见丹儿正撅着小嘴往他的颈项中吹着香气。见到萧径亭转过头来。不由凑着小嘴贴在萧径亭的耳朵边上轻轻道：“你的运气一贯是这么好地吗？想什么便来什么，那我日后便一直跟着你好了！

　　萧径亭只觉得耳朵中酥酥麻麻，心中对丹儿大是不解，瞧她那模样仿佛对自己没有什么情悸。但是如此亲昵地动作却是一点叶不忌讳。他本是不拘之人，自然不会感到什么尴尬，不由凑过嘴唇道：“妍儿那丫头最初见到我的时候，可不似你这么大胆那，那丫头不知德逍多温柔那？”

　　“你是骂我不要脸咯？”谁知这么一句便惹恼了丹儿，玉齿一咬小蛮靴一蹬，顿时睁圆了一双美目。声音又娇又响。却是一点也不顾忌被人听到了。

　　“谁！”外面两人顿时听见了丹儿的声音，清晰地感觉到那声音娇嫩动人，刚才的欲火尚未消去，一听下自然连骨头都酥了。

　　便像发情地野狗一般朝萧径亭地藏身之处扑来。

　　丹儿见之，水汪汪的眼珠子一阵乱转，忽然一把抢过萧径亭怀中的秀情，一把扔在地上。

　　“美人！大美人啊，三哥你打我一拳，看我是不是在做梦，这个女人竟然比刚才那个娘们还要好看！”那持刀武士见到地上的秀情，美丽绝伦娇躯修长玲珑，便连呼吸也变得不顺了。而那个三哥更是猛地扯下了身上的衣衫。

　　萧径亭狠狠瞪了丹儿一眼，接着足下一点飞快射出，一把抓住两人的头发，手掌飞快地劈上两人脖子，两人便连哼上一声也没有，便倒在地上。

　　“胡闹！”萧径亭到现在终于把握到了丹儿的性情，这个女子还真地如她所言，行事全凭喜怒，随着性子，也不顾忌事情的大小。但是此时却是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听到萧径亭的厉声教训，丹儿更是不岔地抿了抿小嘴，接着玉足一蹬便要甩身而去，还狠狠瞪了萧径亭一眼道：“你说我胡闹，我便胡闹给你看，现在便去洗去易容，接着在张怒涛面前说我就是突厥的人，让他们将上兵世家给荡平了！

　　萧径亭飞快一把抓住丹儿的皓腕，露出一张笑脸，道：“好，算我不对，丹儿小姐的每一次胡闹都暗含深意，在下只是一介宵小，不是诸葛孔明那般神人，自然看不出小姐的心意，还请您原谅则个！

　　“璞味！”丹儿撅起的小嘴忽地笑开，接着狠狠地白了萧径亭一眼，忽然猛地将小手甩开，慎道：“你这个守礼君子，握住我一个女儿家的手做什么？”

　　“你呀！虽然是妍儿的师姐，倒仿佛是她妹妹一般！”萧径亭无奈地望了丹儿一眼，柔声道。接着点开地上两人中其中一人的穴道，冷喝道：“你们刚刚抓住的那个女人关在哪里？”

　　“哼！”那人骨头竟然硬得很，转过脑袋强做不屑状。

　　“瞧我的！”丹儿一把抽出拿汉子的钢刀，猛地朝地上另外一汉子的下身看去，只见一阵鲜血狂啧，可怜那汉子被点住了穴道叫不出声来，唯有在喉咙底下一阵怪叫，接着身躯一阵不规则地抽搐，整张面孔扭曲得不成人形。

　　见此惨状，丹儿美丽的眉头猛地一皱，接着便转过头去，扔掉手中的钢刀，仿佛有说不出的恶心，朝萧径亭道：“恶心死了，快将他踢走！

　　萧径亭此时连苦笑也笑不出来了，足尖朝受伤的汉子头顶轻轻一踢，那汉子便停止了一切的活动，成为一具尸体飘到了别处。

　　“别吓我，我说，我说！”见到萧径亭目光望来，另外一汉子面上没有一丝人色，连忙叫道。

　　“我不穿他们的衣服的，你别想我打扮成他们去救井月，还有他们身上的令牌也别放在我身上！”丹儿见到萧径亭目光望来，连忙唬下脸蛋。道：“我们就这样去救井月妹妹！

　　萧径亭拿这个小魔女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将两只令牌一把揣进怀中，朝南边地“临水阁”跃去。

　　“你说‘临水阁’边上是不是都是水啊？”跑到半路，丹儿非但没有因为自己比按照萧径亭的一丝办事有半点的不好意思，反而拉着小脸不理萧径亭，娇躯飞跃间也和萧径亭离得远远的，不过萧径亭也不生气，忽然闻到边上一股幽香浓了起来。却是丹儿凑过了脸蛋问道。

　　“我不知道！”萧径亭和颜悦色地答道。接着又朝丹儿递过一道奇怪的笑容，道：“有水，而且又深又广！

　　“你怎么又知道了？”丹儿出言问道，接着觉得眼前一亮。目光所见处尽是波光盈盈。在灯火下闪闪发光，有着说不出的好看。而水的中央，刚好又一幢精巧的小阁，在夜间地水波上显得富有诗意。

　　“我们绕路走，我不让你抱着我过这湖水了，我再也不让你占一点便宜了！”丹儿见到萧径亭嘴角地笑容，不由又板下俏脸。

　　玉足一蹬便要朝右边驰去。

　　“胡闹！”萧径亭一声断喝，一剑挥过，斩断边上几支细小的竹竿，投在水中没有一丝响声。接着由不得丹儿怒目视来，一手搂过丹儿柔软圆细的蛮腰，足下一点，朝水中的竹竿飘去。

　　被萧径亭搂到地一瞬间，丹儿娇躯猛地一僵，没有一点刚才地大方，接着便用力挣扎起来，动人柔软的娇躯在萧径亭怀中不住地扭动。好在萧径亭轻功卓绝，不然就算不落水，也早弄出响动，惊扰了敌人了。

　　“这个丫头怎么没有一点轻重那？”萧径亭目光猛地朝怀中的丹儿一瞪，接着飞快点上丹儿的穴道，手臂朝前一掷出，一把将她丢在水中，由于一道巧妙，丹儿那具美妙动人的娇躯落水的时候，没有发出一丝声响。见到丹儿落水后，两只玉臂仿佛想用力拍打水波，不过被点住了穴道却是一动也不能动，接着整个娇躯顿时完全淹没在水中，水上顿时冒起一串大小不一的水饱。

　　萧径亭见之足下轻轻一点，落在前面一段竹竿上，身躯微微一俯下一把将水中地丹儿提起抱在怀中，足下再轻轻一点落下了湖水中间的那撞小阁下面。觉得怀中的丹儿没有了一丝动静，想起丹儿最是怕水，而刚才更是整个娇躯都浸在了水中，说不定受不住心中的恐惧，晕了过去。

　　待落地后，萧径亭方才望向怀中的丹儿，发现她并带受有昏倒，一双湛蓝迷人的美目此时带受有了一丝刚才的调皮和刁蛮，散乱间仿佛没有一点神情，但是细看下却也不是没有一点光芒，见到萧径亭目光望来，那双美丽的眼睛渐渐凝聚起一丝丝的目光，接着一丝丝光线组成的神色顿时变得无比的复杂，说不清是幽怨、是难过、还是。险匡。接着两颗晶莹剔透的粉泪便如同猛地涌上了眼眶，渐渐凝成了珍珠一般，从粉颊上滑下，坠落下地碎成了无数颗水雾。

　　“你这丫头！”萧径亭话音尚未落下，丹儿玉臂忽然一把抱住萧径亭的脖子，将湿透粉腻的娇躯紧紧挤进萧径亭怀中，粉颊也紧紧贴在萧径亭面上，小嘴一把咬住萧径亭的耳朵，抽泣道：“你为什么要这么霸道，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对我这样的，他们哪一个不哄我？不疼我？一句也舍不得骂我，我哥哥，我爹爹，我师傅！！呜呜！

　　萧径亭听到丹儿哭出声来，怕哭声被楼阁里面的人听到了，不由心中暗暗焦急，但是这时候丹儿却是变得无比的乖巧了，将小脸埋在萧径亭的肩膀上，不让自己的哭出声音来，只是整个娇躯颤抖抽搐地厉害，惹得两只粉腻坚挺的玉乳也不住的起伏。

　　萧径亭正要拍拍丹儿的不粉背，柔声说出几句安慰的言语，不料丹儿却是扬起了小脸，娇躯也从萧径亭的怀抱中挣扎开来，只是那张脸蛋顿时变得冷若冰霜，美目朝萧径亭望来，冷道：“你不用拿话安慰我，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不会真的爱我的。这样也好，省得我害怕到时候你让我难办，而且也不用一直担心我会爱上你，会为了你改变了我的立场！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好了，拿我们这边进去救人了！”说罢足下一点跃上了点着灯火地小阁。

　　“还真的是女子住的闺房哩？”萧径亭鼻端轻轻一嗅，一股女儿家特有的幽香钻进了鼻孔，要是在平时，丹儿肯定会在边上讥笑上一句：“你的鼻子和狗一样。肯定不知道偷了多少人家的女儿？！”而此时她的模样。仿佛刚才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般，那双美目中在闪着睿智的光芒地同时，也显出一丝冷带莫。

　　“在那里！”萧径亭目光望到一张牙床上，上面盖着一床锦被。隆起一道起伏玲珑地曲线。显得下面的女子一定身材尤其的窈窕。

　　“井月那丫头可是长着一个小屁股啊，这个女人的臀儿却是又大又圆，莫非是陷阱！”萧径亭目光一凝，一手搭在丹儿地玉肩上，微微一用力，整个身躯变得没有一丝重量，轻轻飘到那张床边。在没有落地地时候，手上轻轻捻住被子的一角，猛地掀起。

　　这么精妙绝伦的轻功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过意想中的偷袭并没有发生，躺在床上的竟然是‘醉香居，中的许麽麽。而更加让萧径亭惊讶地时候，许麽麽此时娇躯上下没有穿一丝衣裳，光溜溜地绝美胭体顿时完全显露在萧径亭眼前，坚耸美丽的玉乳，圆细的小蛮腰轻轻折着，将下面的美臀显得越发的丰满圆滚，而胯间的美丽私处更是若隐若现。

　　见到萧径亭过来，许麽麽美目先是闪过一丝惊色，接着涌上又羞又喜的神色。

　　“公子，我此时身上没有一点力道，您帮我穿上衣裳吧？”萧径亭解开许麽麽的穴道后，许麽麽娇魇浮上上一缕娇羞和潮红，接着玉足一撑便想下床。但是娇躯一软便倒进萧径亭的怀中，也不急着挣扎起来，而是将美丽绝伦的粉脸贴在萧径亭兄台柔声细道。一点也不顾忌自己此时身上没有一点遮掩。

　　萧径亭从床边拿过衣服，扶起许麽麽赤裸的娇躯，先为许麽麽着上一剑窄小的肚兜，不过那对又圆又大的豪乳着实让她有些花了眼睛，而许麽麽此时当真温柔如水，修长丰满的娇躯整个瘫在萧径亭的怀中，两瓣圆肥的美臀更是紧紧坐在自己的大腿上，一点也不在乎自己大腿间让让人啧血的美妙私处春光大泻。

　　“公子放心，奴家己经身属公子，所以自然会以死来保卫自己的贞洁的，刚才奴家没有被男人碰过，奴家的衣裳也是一个女人脱掉的，大概是为了它们主子来了好糟蹋奴家，不过要是公子来了，奴家唯有一死了，奴家真是想想也后怕啊！”许麽麽藕节般动人的玉臂紧紧环抱住萧径亭腰间，接着忽然激起娇躯，扬起小脸道：“公子快去救井月小姐，我刚才就是在找到井月小姐的时候，被任洛冲打伤的，公子您快点去，不让只怕来不及了，任洛冲那贼子一直对井月小姐有心思的。

　　“原来莫姨还真的早就打上了上兵世家的主意！”萧径亭眼角见到丹儿美目中闪过一丝嘲笑，心中对池观崖不由浮上一丝歉意。

　　“井月小姐被关在哪里？”

　　“‘舒玉阁’，奴家刚才就是在那里发现井月小姐，就是在那小阁的外面被任洛冲打伤的。”许麽麽这么以提起，仿佛按不住心中的焦急，娇躯轻轻支起便要从萧径亭怀中挣起。

　　萧径亭目中闪过一丝讶色，一把抱起许麽麽的娇躯，便要朝窗外跃出，接着目光望向怀中的许麽麽道：“那任洛冲的武功到底如何？你竟然被他伤到了。

　　“很好！”许麽麽艳光四射的娇魇上闪过一丝懊恼，接着美目朝萧径亭望来道：“可能，他的武功比夫人还要好。

　　“比莫莫还要好？！”萧径亭心中一惊，接着抱紧怀中的许麽麽，轻轻跃出了小阁，目光望向前面的湖面。心中暗暗发愁，“这时候怀中己经有了一人，而丹儿又那么惧水，祝且丹儿和自己刚刚又发生了那么大的不愉快！

　　“咦！”萧径亭目光望向下面这层黑暗地小阁，暗道：“这边莫非另有通路，不然真的要全靠船将人送过来吗？”

　　“洛！”一声似有似无的呻吟声音忽然传进萧径亭的耳中，他眉头一竖，接着耳朵也猛地提起。

　　“公子。快走啊。不然就来不及了！”许麽麽自然没有萧径亭那般的功力可以听到这一响声，见到萧径亭久久不动，不由得出声催促道。

　　里面人仿佛听到了许麽麽发出的声音，一阵轻微的响动。接着一切变得寂静了下来。便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般。

　　“丹儿，里面有人，而且己经发现我们了，你要小山”萧径亭一手抱住许麽麽，一手抽出腰间的长剑，暗道：“反正己经被发现了，不如冲上一些！”想罢。手中长剑猛地一挥，朝墙壁上狠狠砍去。

　　“轰！”萧径亭一剑过后，那木板制成地墙壁顿时被劈成一个大动，无数地木屑猛地迸射而出。接着萧径亭只觉得眼前一花，一道冰冷的剑芒隐藏在迸飞的木屑朝脸上飞快袭来。

　　“师妹，你知道的，这十几年来，我最是疼你，也最是爱你！”在一间精美雅致地房间中，形象英挺地任洛冲直直望向床上的美人，目光挚热而又深情。

　　“你要是待我好，那你们会用她的东西将我骗了出来，然后将我关在这里，甚至会想对我作出禽兽不如的事情吗？”此时床上躺的正是娇弱美丽的池井月，此时虽然身处险境，但是动人的小脸上却是没有一丝地害怕，反而正色地呵斥任洛冲，“祝且我爹爹对你恩重如山，你便是这样报答他老人家的吗？”

　　“这么和你说吧，我的理想要求我必须这么做了。”任洛冲忽然走到池井月的床前，道：“师妹，我知道你现在不喜欢我，但是我己经顾忌不上这些了，现在我明着告诉你，你爹爹己经掌握在我们手中了，所以我要你说出你们家世代相传的锻造秘方，不然我会让人杀了他，而且现在你己经被我灌下了厉害的春药，所以等下就算你不同意，我也会要了你的身子。”说到此时，任洛冲见到池观崖美目一阵惊骇，接着闪过一丝坚决，连忙飞快点上池井月的穴道，笑道：“我不会让你自杀的，你知道我一直爱你，可能你现在可能想不通，但是日后你会发现我是一位好丈夫的，而我继承了‘上兵世家，后，我会将它经营得更好的。

　　“洛！”池井月玉脸忽然缥上一丝陀红，接着美目微微一迷，但是却是越发地凌厉朝任洛冲道：“就算我爹爹死了，也轮不到你来做这个家主，大哥虽然不肖，但是还有萧公子他们帮忙，那里会有你的位置？”

　　“池井日，到时候就容不得他活着了，但是我不能杀了他。”任洛冲目光微微一闪，忽然笑道：“那可以借刀杀人的，就嫁祸在萧径亭身上。”接着见到池井月的小脸越来越红，不由慢慢脱下身边的衣服，朝池井月笑道：“师妹，人有时候是要认命的！你现在就认命吧！

　　“恩！”池井月喉咙底下也终于支持不住，呻吟也顿时连成了串，但是美目的神色变得更加的凌厉道：“休想，就算我被你糟蹋后，我也会立刻死了表示自己的清白，绝对不会活在你的淫威下的，我就当是被狗咬了一口好了！

　　“放肆！”任洛冲忽然朝那张小脸甩上一个耳光，温和的脸上顿时变得有些狰狞，道：“你别以为我疼你爱你，你便自己什么也忘记了，你要是再说上一句，我宁可心痛如绞，也要惩罚你，你再污辱我一句，我便马上玩了你，然后将你交给我那些肮脏不堪的手下，让你知道得罪我的后呆。

　　“轰！”忽然一声巨响，让正要扑上床的任洛冲面色一变，接着双目露出凶光，望向池井月冷笑道：“你以为有人来救你吗？

　　休想！”说罢一把将床上的池井月抓起，手掌如同爪子一般抓在池井月娇弱的香肩上，操起桌上的长剑，飞快跃身出去，将池井月脱在地上，疼得她小脸变得惨白，却是硬咬着玉齿，不哭出声来。

第八卷 第六章 井月破身

　　萧径亭目光望向对面的那人，见到是名女子，心中微微一软，但是手中却是猛地挥出，眼前这个姿色动人的女子立刻变得如同一片被狂风吹过的残红一般，惨呼一声甩出几丈。

　　虽然萧径亭己经将眼前的对手击毙，但是还是甩起一股剑风，将几人浑身上下护住才冲进小阁。眼前顿时一黑，脚步顿时变得缓慢起来，目光紧紧盯住屋角的四处，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

　　“你便是萧径亭吧？！”忽然黑暗中传来一阵阴侧侧的笑声，一下子竟然听不出那是什么人的声音。

　　以萧径亭的内力虽然能够夜中视物，但是却是没有看到一丝人影。而那一缕无形的杀气仿佛一直绕在整个室中，接着传来一声恪恪语语声，仿佛是一群女子。顿时一阵女子身上浓郁的体香充斥在整个空间。

　　“欲盖弥彰！肯定要放毒”萧径亭心中一动，一把抓过边上丹儿的小手，丹儿想必以为萧径亭要来亲近，用力一挣便要甩开，萧径亭抓住她皓腕的手掌一阵用力，疼得丹儿整个娇躯都颤抖了起来，接着萧径亭一把将她娇躯扯到身边，飞快地在她手掌上写道：“小心有毒！”写罢便一手甩开她的玉手，轻轻掩住了怀中许嬤嬤口鼻。

　　许嬤嬤非但没有因为萧径亭的动作而有一点的挣扎，反而将两只丰满有力的大腿夹在萧径亭腰间，一点也不顾忌自己迷人柔软的私处正被萧径亭那物顶着。感到萧径亭手掌掩来，甚至伸出小香舌轻轻舔噬他的手心。

　　“别胡闹！”萧径亭托在许嬤嬤肥臀地一手重重在肥美的臀肉一抓，在她耳边温柔喝道。

　　“赫！”忽然传来一声娇叱。接着一股汹涌的香风朝面上拂来，进入萧径亭眼帘的不但有十来支冒着寒光的利剑，还有十来个貌美如花的少女，一个个仿佛不要命一般举剑朝萧径亭刺来。

　　萧径亭连忙屏住呼吸。感到怀中的许嬤嬤此时也领会了自己的意思，瑶鼻樱嘴间再也没有香气呼出，便立刻抽出腰中地长剑，迎上刺来地长剑，足下一点便跃进人群中。长剑一挥顿时绞起数声娇嫩的惨呼。

　　“莫要让敌人趁着乱跑掉了！”萧径亭目光望向汹涌杂乱的室中。一个个少女仍是举剑纷纷朝自己攻来，心中顿时知道这想必是敌人派出的替死鬼，说不定他们人早就趁机逃走了。接着鼻端呆然传来一股奇异地香味，不是萧径亭六觉灵敏。在这无数个胭脂粉腿阵中。还真地不能觉察到。

　　“将计就计，引得他们过来杀我！”萧径亭耳中再纷乱的脚步声中，仿佛听到了几处远去的步子，从东南西北各处不同的方向跑出，从中可以看出敌人头子肯定是极富心计的一个人。

　　萧径亭正想间，目光一瞥，一个清秀的少女正目光狡黯地从左翼攻向自己怀中的许嬤嬤。而边上地一名少女则扣着一把暗器准备射来。

　　“好，我便陪你做做戏！”萧径亭心念一动，见到刺向许嬤嬤的那支剑刃转眼便到了眼前，便立刻转过身躯用后背挡住刺来的长剑，接着足下一点便要跃开，但是身子刚刚腾起的时候，却是一阵摇晃又落回地上。那支利剑看着顿时刺入后背的肌肉，随即那把暗器也淹没在萧径亭的体中。

　　萧径亭便又一次装着惨叫一声，只不过不是诈死，而是诈伤。

　　“公子，你怎么了？”许嬤嬤见之顿时呼出声来，接着另外一阵香风也飘到了身边。

　　“妈的这小子莫非是属狐狸了，我都伤成这样了，还不过来杀我！”萧径亭目光一转，没有见到厉害人物过来的痕迹，心下一横索性猛一运气，口中顿时啧出一股鲜血。那群少女见之，目光射出狂喜更是蜂拥将手中的长剑朝萧径亭身上扎来。

　　萧径亭一剑扫去，竟然只将那些长剑扫歪了几许，任谁看此时己经重伤不支了。

　　箫释亭虽然没有看见但是隐约仿佛一道极其亮烁的目光投在自己身上，仿佛充满了狂喜又充满了狐疑。

　　萧径亭心中一动，长剑猛地一挥仿佛用尽浑身的力道，将那众少女逼退，接着足下飞快地交错后退，朝外面跑去。看来仿佛己经经受不住，准备逃跑了一般。

　　“萧径亭哪里跑？去死！”呆然还没有等到萧径亭退到门口，黑暗中传来一声断喝，接着一只巨剑带着雷霆之势朝萧径亭刺来，那模样仿佛咬将他撕成碎片一般。

　　“萧公子小心！”一声急切惊慌中带着喘息的叫嚷声响起，让萧径亭闻之一喜，那正是池井月的声音，目光望向持剑男子那狰狞的目光，正是任恪冲，神色间不由故意显得惊骇起来，足下越是飞快地退向那个洞口。

　　任恪冲见之更是得意起来，目中射出恶狼一般的目光，真气猛地全部涌起，那支巨剑顿时闪过一阵呼啸，朝萧径亭袭来。

　　萧径亭目光扫向任恪冲身后，见到了娇魔通红的池井月正软倒在地，几个女子用剑指在她娇嫩雪白的脖颈。

　　“你找死！”萧径亭眼睛猛地一睁，射出一道如同闪电般的光芒，接着一声雷霆的断喝，将眼前任恪冲的气势震得支离破碎。

　　“中计了！”任恪冲目中闪过一丝惊骇，竟然不作丝毫犹豫，足下一点猛地收回剑势便朝后面的池井月跃去。

　　萧径亭足下猛地朝后面的板壁一撑，整个身躯电一般射向前面仓惶退走的任恪冲，长剑一点朝他胸前几处大穴飞快射出。

　　“恪！”萧径亭怀中的许嬤嬤娇躯忽然一阵发热，接着轻轻一颤，小嘴一张便朝萧径亭面上啧出一团血雾。

　　萧径亭见之，目光立刻一垂。手上的剑势不由微微缓了缓。任恪冲见到这一情形，目中涌上一层狂喜，接着射出一道雷霆，手中长剑猛地朝萧径亭卷来。

　　“不知死活！”萧径亭嘴角微微一抿，手腕微微一转，手臂的宽袖猛地鼓起，手中地利剑洒出一道光雨朝任恪冲卷来的巨剑拍去，心中暗道：“这下定要了你的性命！

　　“叮叮叮！”火光一闪。接着一串尖锐的撞击声震得众人耳中一阵发麻。任恪冲手中的巨剑顿时碎成了无数片，洒落。漫漫的一地。

　　“这厮武功怎么也这么高？”萧径亭手臂顿时一麻，本以为这一把剑雨能够将眼前的任恪冲点成一堆肉泥，不料成为碎片的却是那支巨剑。而任恪冲也只是啧出了满口地鲜血。然后借机飞快地退开几丈，落在池井月地身边，接着双掌猛地按在池井月柔弱的香肩上。

　　萧径亭见之，没有追上转过身躯，也来不及看怀中许嬤嬤的伤势，朝池井月躺在地上的方向跃去。

　　“不准过来，不然我救杀了池井月啦！”萧径亭听到前面任恪冲一声断喝。脚下还是没有半分犹豫，冲去地速度变得更加大飞快。

　　“味！”任恪冲面上一狞，抓在池井月香肩地手掌猛地一紧，只听格格几声脆响，池井月本来布满红晕的小脸顿时疼的煞白，美目一阵晕眩，仿佛要昏过去一般，这突来的疼痛也将池井月身上的春药药性稍稍压住了一下。

　　“兄台站住！你再走一步，我将撕下了池井月浑身的衣服，接着在你跑来之前，将她赤裸的身体扔到我外面地几个兄弟手中！”任恪冲手掌猛地扯起池井月香肩上的衣裳，任由池井月的娇躯立足不稳，仿佛随时要倒下一般，见到萧径亭终于停下步子，口中的声音也顿时变得缓慢起来，道：“那样，井月就会受到悲惨超过世上任何一个妓女的糟蹋和蹂躏。

　　“你怀中的美人此时己经中毒了，你不看一下吗？”随着任恪冲阴侧的言语传来，萧径亭朝怀中的许嬤嬤望去一眼，见到她嘴角尚流着微微显得暗红的鲜血，那张玉脸本来虽然有些。庸淬，但是看来也娇艳如花，但是此时玉容上浮着一层惨淡的灰色，仿佛一朵欲谢的花儿一般。

　　见到萧径亭面上的忧色，任恪冲方才拭过了嘴角的血迹，接着目光望向自己手上的池井月，笑道：“萧兄，你看井月现在己经按耐不住心中的欲火了，再过一盏茶的功夫，只怕便求着让我与她交欢了！”

　　萧径亭目光望去，见到池井月此时的小脸己经又布上了惹人遐思的红晕，双目也变得迷离了，两只玉腿也在微微地颤动，显然己经极是不堪了。

　　“这样如何？”任恪冲微微一笑道：“我早听说萧兄是个怜花之人，我立刻将井月体内的春药给解了，然后你便服下我给你的一瓶东西，我再给你解了你怀中那个美人的毒，如何？”说罢立刻从怀中掏出一颗白色的药丸扔进池井月张开的小嘴中，便将她便要发出的呻吟声生生止住，接着满脸的红晕也飞快退去。那双迷茫的双目也渐渐变得清明起来，但是在她尚未醒过神来的时候，却是被任恪冲飞快点住了穴道。

　　“好啊！”萧径亭见到任恪冲扔来那只瓷瓶的痕迹，耳朵猛地提起，听出那瓶子中装的是液体状的物事。手一扬起接住扔来的瓷瓶，拔开塞子朝里面瞧上一眼，接着扬起脖子将一股晶莹的液体倒进口中，接着将那只瓷瓶扔向任恪冲面前。

　　“我不知道是该说萧兄爽快，还是该说萧兄鲁莽在美人面前逞英雄了！”任恪冲顿时哈哈大笑道：“你怀中的这个美人不管说姿色，还是武功都是上上之选，若是解开她的毒了，不是给我造成很大的麻烦吗，不过这个女人身体实在妖媚得很，我定是要好好试试的。”接着目光转向萧径亭边上的丹儿，笑道：“你别动，你我还是能够打得过的！

　　丹儿不知道是真的听了任恪冲的话，还是有别的一丝，目光淡淡望了一眼萧径亭，便站在一边不再说话。

　　萧径亭嘴角扯开一丝苦涩的笑容，将怀中的美人递到丹儿地手上。道：“替我好好护住了她！”接着转过身来道：“任兄，我经常犯的一个错误便是以貌取人，本以为你英挺伟岸，不会有那卑鄙不堪的小人之心，不料兄台行事却是无耻得很！

　　任恪冲目光望向萧径亭一眼，道：“可惜兄台也是一个极其智慧之人那，不过我任恪冲做事一贯就是为了结呆可以不择手段的，而今天我的手段便是井月藏在心中的锻造秘方。以及这两个美人了。”任恪冲说完目光便紧紧盯住了萧径亭面上的反应。

　　萧径亭眉头微微一皱。嘴唇顿时变得煞白，轻轻一颤，连忙用长袖掩住了嘴巴，但是一股血红还是从袖布中涌出。

　　“井月。你睁开眼睛看看。他便是萧径亭，在那边经过千万般厮杀终于找到了你，想救你出去，但是现在被我抓住了！”任恪冲微微一笑，解开了池井月身上的穴道，手指指向此时痛苦不堪地萧径亭道：“萧兄真是痴情之人，刚才为了你。毫不犹豫地喝下了我给他地‘牵机散’，再过半盏茶的功夫，只怕浑身的肌肤便要爆裂了，那种死时的惨状，我敢肯定师妹你从来没有见过，见过后便连一辈子也忘记不了！

　　池井月本来还神色不振，听到任恪冲地话后，娇躯猛地一颤，美目闪过一丝惊骇，紧紧朝萧径亭脸上望去，两股粉泪顿时汪汪而下。

　　“师妹，你爹爹现在己经死了，‘上兵世家’只剩下了你和池井日那个败家子，所以你手上地这个秘方己经没有用了！”任恪冲提着池井月衣衫的手轻轻一池井月的娇躯顿时一软，无力地瘫到在地。

　　任恪冲目光望向地上的萧径亭道：“师妹真是无情薄幸之人啊，萧公子如此待你，你竟然为了一个身外之物而让他受到最残酷的死法，你赶紧说出来，不然我一剑一剑将他身上的肉割下来！”说罢扬声一笑，弯腰拿起一支利刃，缓缓朝萧径亭走去。

　　萧径亭目光朝池井月射去一道无奈的笑意，接着眉头猛地皱起，双腿轻轻一颤，便也和池井月一般软倒在地。

　　“哈哈！师妹你慢着说，我先在他身上割下几块肉来，他竟然在我身上刺了一剑，我一定要十倍还之！”说罢加快脚步朝萧径亭走去，嘴角扯开一丝冷笑，一挥过手中地利刃，也布瞧准部位猛地朝萧径亭身上劈去。

　　“不要！”

　　任恪冲的冷笑顿时变成了狞笑，目光紧紧盯着萧径亭的脸上，仿佛想看他痛苦的神色，不料萧径亭由于痛苦而紧紧闭在一起的双目猛地睁开，闪过一丝凌厉，接着整个软倒在地的身躯以不可思议的痕迹猛地弹起，接着一支利剑仿佛闪着嘲讽般的光芒，朝任恪冲脸上呼啸而来。

　　“又中计了！”任恪冲目光猛地射出一道仇恨和受伤的目光，自认为聪明绝顶的他竟然连连两次载在萧径亭手中，在他眼中简直是奇耻大辱。但是这些神色紧紧只在任恪冲目中停留片刻，武功绝顶高明的他虽然此时心中无比的沮丧，但是还是蛇J撮快的反应速度猛地抡起手中的利刃，格上萧径亭刺来的长剑。

　　“叮！”任恪冲身躯猛地一震，口中的鲜血还来不及在口中缓上一缓，便猛地啧出，随着那段断刃飞上了天空。但是无比狡猾的他刚才竟然不躲开萧径亭那凌厉的一剑，而是用手中利刃挡住，然后借着那股强大无比的力道飞快后退，想借机跃到池井月的身边，想用她挽回自己输掉的几步棋招。

　　“这厮真是坚忍啊！”萧径亭心中暗暗惊讶。飞快将手中的那瓶毒药放回怀中，足下一跃朝任恪冲追去。他刚才闻风听到任恪冲扔来的是一瓶液体药汁，便飞快从袖中滑下一瓶药水，再接过任恪冲扔来的药瓶后，拔开塞子然后用一指拖住瓶底，用内力吸主药水，倒出来的自然是另外一只瓷瓶中的药水了。而任恪冲此时正按耐不住心中的得意，自然没有看出里面的端倪，中了萧径亭这个简单的陷阱。

　　当然任恪冲还没有退到池井月身边的时候，立刻感到了一股冰冷的剑气，从池井月身边射来。心中顿时想起了边上的丹儿，虽然不知道那个女孩叫做丹儿。当机立断下。任恪冲竟然脸头也不转过去看清楚，足下一点整个身躯飞快地爆退。

　　萧径亭哪里容地他逃走，将轻功运到极致，身躯猛地腾空而起，长剑一挺直直朝太逃跑的任恪冲刺去。

　　“咔嚓！”任恪冲飞快逃跑间，面前雨打一面木质墙壁，竟然挺起头颅，猛地冲出。将墙壁冲开一个人形的洞口来。

　　萧径亭在空中手中长剑猛地一挥。耍起一朵剑花，将前面的板壁撕裂为一个大洞，飘在空中的身躯也没有一点停留，从洞口飞跃而出。

　　“任恪冲。哪里跑啊！”萧径亭见到任恪冲飞快驰过的路面上。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血迹，但是瞧那架势仿佛是要跑到前面十几丈处的湖面上，接着一头扎进水中。

　　“是不是魔门中人都有一种特殊地功法，能够一下将浑身地潜力激发出来！”萧径亭见到眼前的任恪冲速度猛地变得飞快，如同闪电一般朝湖面驰去。身后也托着一道长长的血雾，一咬牙齿，足下的真气猛地涌出。整个身躯便仿佛轻烟一般飞去。

　　“赫！”萧径亭片刻便追到了任恪冲地身后，目光盯着眼前硕大地脑袋，长剑带着一声凌厉的呼啸狠狠劈去。

　　“喂！你快进来，她们不行啦！”忽然小阁内传来一声娇呼，是丹儿发出的。萧径亭心头猛地一动，但是手中的利剑还是带着万钧之力朝任恪冲脑后劈去。

　　“嘶！”任恪冲身上忽然猛地啧出一团血雾，接着整个身躯如同鬼魅一般朝前射出，随即传来一阵骨肉撕裂的声音，萧径亭手中的长剑，猛地劈开任恪冲的背脊，伤口中迸出地鲜血如同啧泉一般射出。

　　“呯！哗啦！”任恪冲仿佛没有觉察到一点疼痛一般，带着巨大的伤口猛地扎进湖水中。

　　不过萧径亭也是坚忍不拔的主儿，只见他嘴角微微一笑，足下一点也跃进水中，见到入水的任恪冲如同一条鱼一般飞快钻进水底，一脚踏进水中水中，目光一凝，手中的长剑划过一道咫风一般，仿佛将水面劈成了两半，竟然让任恪冲依然灵活的身躯离开的水中，接着长剑猛地一挑一刺。

　　“啊！”寂静的夜中顿时响起一阵惨号，任恪冲临死之时，整个身躯诡异地移开五寸，但是萧径亭手中寒光闪过之后，挑起一团汹涌的血污，接着一只断臂猛地扬起，飞上了黑暗的空中。

　　“咦？！”萧径亭一口真气使尽，竟然腿上一凉，水中仿佛有一股无比巨大的力道，将他整个人扯进了湖地中心。

　　萧径亭心中一切，想起了池观崖那边的紧急情祝，还有丹儿刚才的那一声娇呼，便要跃起身子离开湖水，不料却是没有一点借为之物，整个身躯又被猛扯了一尺。

　　“要是海龙王招女婿，这等好事奇遇便给了你吧！”萧径亭微微一笑，足尖踩在任恪冲的身上，猛地一借力，整个身躯飞快弹出水面，落在岸边的地上。

　　望了一眼血色汹涌的湖面，萧径亭心中暗暗一叹，足下一点飞快朝后面的小阁驰去。

　　“你怎么现在才来，池井月快没命啦！”萧径亭刚刚踏进小阁，便听到原来点灯的二楼传来丹儿冷冷埋怨的声音，手掌在边上的树上轻轻一拍，整个身躯便飘进了二楼的窗户。

　　“怎么会这样？”萧径亭见到床上的情景，不由大吃一惊。池井月刚才明明己经服下了解药，但是现在的情形更是不堪了。

　　池井月动人修长的娇躯，此时虽然掩在被中，但是从媚波横流的迷乱眸子中，从红晕满面的娇魔中，此时的池井月是萧径亭从来没有见过的。一阵阵蚀骨动人的呻吟从喉咙底下发出，整个娇躯也酥痒难耐地扭动。隐隐中，可以情晰地看出在池井月胸前和胯间都有小手耸动的痕迹。

　　“是什么春药那？让一个冷淡端庄的女孩变得这么不堪！”萧径亭瞥了一眼池井月发横钗乱的娇魔，身上单薄的衣裳也早被撕扯得不成模样，从外面尚可看见布满玫瑰红晕的赤裸肌肤，所以被子底下肯定是一个无比动人地场面。

　　“问你那个好莫姨啊！”丹儿美目瞥上一眼床上的池井月。道：“池井月被人放了两次春药，而萧莫莫放的那种春药与原先春药结合后，便连解药也没有用处了，只剩下交合一条路子，不然池井月再过一盏茶功夫便没命了。

　　萧径亭目中闪过一丝恼意，接着目光瞧向另外一张床上的许嬤嬤。

　　“她没有什么大碍，那毒药萧莫莫解起来容易得很。”丹儿轻轻转过娇躯，便等着萧径亭发话。不料萧径亭却是飞快褪下浑身的衣服。掀开了池井月床上的锦被。

　　“缨！”丹儿小嘴微微一碎，玉足一点，飞快飘出了窗口。

　　萧径亭光着身子钻进被窝的时候，立刻感到了里面火热的温度。接着池井月娇腻火烫地娇躯立刻缠了上来。入怀地是湿流流的一团，此时池井月身上的衣衫己经被脱了只剩下一条薄薄破碎的褒裤，以及一件被自己扯断带子地小肚兜。

　　感到两只滑腻修长地玉腿缠在了自己的胯间，两只玲珑坚挺的玉乳贴着胸膛挨了上来，池井月的四肢便如同八爪鱼一般缠住了自己，虽然不知道该如何去掉自己心中的欲火，但是美人儿也无师自通地扭动着自己的娇躯。将自己粉嫩敏感的美处飞快地磨蹭着。

　　“井月！”萧径亭手掌按在池井月粉背，一股真气猛地输入。让真气暂时压住池井月体内熊熊的欲火。

　　“公子，我知道是你，我好快活！”池井月美目顿时一清，接着粉臂绕上萧径亭的脖子，凑过红艳艳的小嘴，吻上萧径亭的嘴唇。

　　萧径亭见之，一口咬上那红润娇颤的樱唇，挑过那条滑腻的丁香小舌。手上顺着池井月粉背美好的曲线而下，随着两瓣隆起，探进那条薄薄的衷裤，抓住了池井月丰隆迷人的小屁股，用力一柔揉，一手顺着沟壑伸到前面，一把扯掉了薄薄的小裤子。双手捧住两瓣美臀，将池井月娇弱的美好身躯轻轻一提，接着身躯猛地压上。

　　“啊！”池井月一声又是疼痛又是欢喜的娇呼，接着猛地咬上萧径亭的肩膀，让一阵阵蚀骨动人的呻吟掩在喉咙底下。

　　尽管怀中抱着两个女人，身形娇弱的池井月在萧径亭怀中，并没有多大的分量。不过秀情娇躯看来虽然窈窕，但是也丰满得很，不过萧径亭抱着她依然飞快的奔驰。倒是丹儿抱着的许嬤嬤娇躯丰满，抱着微微有些不情愿。而此时的池井月，不知道是心里复杂还是不好意思，将整个娇躯紧紧挤在萧径亭怀中，如同一只乖巧可人的小猫一般，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偶尔投起美目望向萧径亭，望着这个刚刚夺去自己处子娇躯的人，目光说不定是害羞，是不安还是。隆憬，甚至还有一丝新鲜。不过萧径亭不能拿目光回望她，不然她立刻会将整个蛾首钻进萧径亭的怀中，很久很久不露出小脸。

　　为了不让自己的这张突厥脸坏了整件大事，萧径亭洗去了易容，让丹儿重新给自己上了那个压兵器那位将军的英武面孔。

　　“咦？！好安静那！”萧径亭见到大厅处人山人海，将那“讲武厅”围得层层叠叠，但是空中只有火把僻啪的声音，其他再没有一丝响动。本来此时就是钻进人群想必也没有事情，但是萧径亭还是谨慎地从跑向那个秘道的出口。

　　“让我下来！”就在秘道进口处，头顶上便是“讲武厅”了，池井月娇躯忽然轻轻一阵挣扎，接着将小嘴凑到萧径亭耳边，温柔说道。

　　“那你小心啊！下面会疼得很的。”萧径亭将池井月从怀中轻轻放下，见到池井月此时因为羞刹，整张小脸都红透了，显得美丽动人，不由对着粉嫩的脸蛋轻轻吻了一口。

　　“怎么？怒涛兄，池老太爷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你跪上一跪，也不没了你的身份吧？”宴孤衡目光望向厅前的张怒涛，微微一笑，说道。

第八卷 第七章 情况突变

　　萧径亭刚刚踏出洞口，顿时见到张怒涛己经下马了，笔直站在讲武厅的前面，目光紧紧盯住厅中的池观崖。而整个场中无数的目光也紧紧盯在张怒涛身上，都十分期待他一个二品大员会不会在“上兵世家”的老英雄池观崖面上折膝。而白衣淫贼目光却是不在张怒涛身上，而是紧紧盯在池观崖脸上，眼睛一眨不眨，仿佛也在期待什么，神色不由十分的奇怪。

　　见到萧径亭几人进来，辛忆和连邪尘面上不由浮上一丝喜色，其中莫莫美目中的喜色犹浓，不过望向池井月的目光不由微微有些奇怪和歉意。

　　萧径亭想起丹儿的话，再联想起许嬤嬤做的一切，自然不难知道莫莫对“上兵世家”所做的事情，不由狠狠地瞪了莫莫一眼。

　　不料莫莫却是小嘴一撅，接着美目瞟来委屈讨好地一瞟，趁着没人注意，嘟起小嘴朝萧径亭脸上的方向远远一撅，作出亲吻的模样，让萧径亭顿时有些苦笑不得。

　　“莫莫和丹儿都是属魔的，倒是应该是大魔女的梦君奴没有她们两人那么刁钻！”萧径亭无奈一笑，目光怜爱地望了一眼边上的池井月，由于此时池观崖正站再张怒涛面前，所以尚未看见己经救出来的池井月。而此时正是张怒涛要想池观崖跪礼道歉的时候。池井月也不好出言打扰。

　　“梦君奴怎么会不在，有她在情祝可就大不一样了啊！”萧径亭心中正暗暗奇怪，忽然发现池井月的美目先是紧紧盯在乃父的身上，但是好像下意识地一瞥。便飘到了前面密密麻麻的人群，美目顺着人群轻轻一扫。

　　“这丫头还是再找梦君奴啊？！”萧径亭心中暗道，嘴筋微一阵苦笑，接着抓过井月地小手，凑到她晶莹如玉的小耳朵，柔声笑道：“丫头，我吃醋啦！

　　“哥哥，我……。对不起！”池井月闻之娇躯微微一颤。顿时转过脸蛋朝萧径亭望来，一双美目满暑┞柔和蜜爱，接着将娇弱的身躯轻轻倒在萧径亭怀中，粉颊温柔贴上萧径亭的面上。闭上美目柔声道：“谢谢你。我知道你不会恼了人家的，月儿的亲亲好郎君！

　　“这个妮子的娇痴和夜儿那丫头有一比！”萧径亭微微一笑，在池井月粉嫩的小脸蛋上轻轻啃了一口，道：“井月要亲热地话，待我换上原来地面貌再说，不可让那群人看见你同现在模样的我如此亲昵！

　　火把下，张怒涛仍是静静站在池观崖面前。无数道目光紧紧盯在他身上，仿佛要将他整个人都照亮了一般，尽管有些是他自己的士兵，但是目光中还是带着热切的企盼，眼睛一眨不眨，仿佛怕错过张怒涛折膝跪下地每一个细节。

　　“学生张怒涛向池老太爷您磕头赔罪了，任由池老太爷发落降罪。并在此立誓，我张怒涛只要当任金陵道经略使一日，便誓死保护‘上兵世家，一天地安全，如有违背，犹如此剑！”张怒涛顶着无数道灼灼的目光，直挺着身躯，猛地跪在池观崖面前，大声立誓。语毕，从腰间抽出一支碧波长剑，握在手中轻轻一抖，那淑沌锋利的剑刃顿时化作了无数碎片，一手内力可见到了惊人的地步。

　　“哇！”众人见之，面上不由一阵哗然，有为张怒涛的这一手利落漂亮的功夫，但是更多的还是因为政怒涛真地在池观崖面前跪下，站在大厅里面的连易成虽然不至于欢呼出声，但是终是忍不住喜见于色。

　　“张将军请起，将军此次光临蔽府肯定也是为公，当然不是和我这个老头子过不去！”池观崖见之目光轻轻一讶，接着一张脸展开一丝动人的笑容。走上几步伸出双手将张怒涛扶起，客套几句后，仿佛掩之不住心中的激动和欢喜，便要转过身去，因为就在池井月刚刚上来的时候，他便感觉到了，接着听到池井月和萧径亭亲昵的言语，心中更是仿佛要欢喜得炸开了，仿佛刚才唐蕴儿的死给他带来的难过顿时飘到了九霄云外。

　　“池老太爷慢走，我们趁着张将军也在，顺便商量一下，该怎么对付这群来池府闹事的这群贼子！”宴孤衡见到白衣淫贼一众人目光紧紧盯着池观崖，里面射出的光芒仿佛刀子一般的凌厉，显得又是紧张又是期待。

　　池观崖呵呵一笑，心中却是顾忌不到这么许多，他最心肝宝贝的女儿被救出来了，而且好像和自己最中意的萧径亭也结成了男女之好，在无比欢喜的堵塞下，其他什么仇恨和怒气都变得一点也重要了。心中乐呵呵地盘算着这次事情完后，便立刻将家主的位置传给了萧径亭，然后天天和他写字作画，喝酒练武。

　　“那真是神仙般的日子啊，到时候家主这个位置，萧径亭就是不接也得接！”池观崖忍不住心中欢喜，不由张开嘴角笑出声来，待听到宴孤衡的叫唤，目光对上宴孤衡，笑道：“呵呵！不麻烦了，就劳烦宴大人一手办理了，老夫……，呃！”池观崖忽然觉得胸怀一阵堵塞，接着一股锥心的举动猛地朝心头汹涌而上，让整个身躯顿时如入冰窖一般寒冷，眼前美好的景物也顿时一黑，仿佛猛然间无数的火把都灭了，整个黑暗的天空都塌了下来。

　　“逆子！”池观崖忽然炯炯的双目忽然猛地一睁，迸出两行紫黑色的鲜血，接着一手忽然掐住了自己的脖子，另外一手突地朝人群中一处地方指去，仿佛要将所以的不甘和怒气从颤抖的手指中迸发而出。但是很快便将手指指向移开，仿佛是故意要放掉那人一般。

　　“呃！呵！”就在众人还没有完全晃过神来的时候，池观崖喉咙底下几声叫之不出地尖嘶。那张英武豪爽的面孔一阵扭曲，七缕鲜血从嘴巴、鼻孔、耳朵，眼眶七处忽地迸射而出，接着目光一散，一具雄壮威武的身躯轰然倒地。

　　“爹爹！”池井月一声凄呼，目光紧紧盯住池观崖倒下的身躯，仿佛死也不相信这件事实，接着美目一阵乱转。最后投在萧径亭的面上。可怜、恐惧、悲伤的目光猛地从两只宝石般的眸子涌出，整张脸蛋的神情顿时仿佛一个无助地孩子，直待池观崖轰然倒地声音响起地时候，池井月美目一黑。方才昏倒在萧径亭怀中。

　　“怎么会这样？！”萧径亭心中一骇。接着心底涌起无尽的悲伤，泪水顿时弥漫了整个眼眶。心中顿时明白了刚才白衣淫贼那期待而又紧张的目光，也明白了池观崖最后一句‘逆子’中的意思了。

　　场中顿时寂静无比，众人中地大多数仿佛都带受能从池观崖地死晃过神来，甚至不敢相信这件事情，而相反的是白衣淫贼等人面上涌起无比的狂喜，池观崖的一死顿时将整个局面又重新扭转了过来。

　　萧径亭直待见到池井月昏倒过去的时候。整个脑中的景象才回到了现实之中，见到池井月昏倒犹自带着害怕和无助的小脸，爱怜地望了一眼，便将她放进正好朝走来地莫莫怀中，往前踏了几步抱起倒地的池观崖。

　　“哄！”众人这才仿佛从震惊中醒来，目光直射射地望向场中的萧径亭。

　　软倒在萧径亭怀中的池观崖，此时整张面目己经开始变得紫色，七窍流出的血也开始凝固，曾经纵横半世的一代英雄竟然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成为一缕孤魂，而眼前的这张脸上虽然显得恐怖和诡异，但是仍旧从中可以看出池观崖心中对自己死在儿子手中的愤怒和不甘。

　　“宴孤衡大人，本官刚刚在崖公面前立誓，要誓死保护‘上兵世家，，所以崖公的不幸爆毙本官也要过问到底，你这便回去吧！”见到一众兵丁目光直直望向倒地的池观崖，张怒涛一声大喝，然后朝宴孤衡吩咐一声便朝萧径亭走来。

　　“你赶紧让开，不要碰池老太爷的尸首！”张怒涛见到萧径亭仍旧抱着池观崖，走过来大声喝道，接着目光望向室内的楼临溪几人，喝道：“你们几人身份不明，又一直和池老太爷在一起，谁也脱不了关系，待会儿全部带到衙门好好审问！”接着目光落在晕倒在莫莫怀中的池井月，目中异光一闪道：“那便是池井月小姐吗？宴大人，你瞧池府现在这般模样，井月小姐再呆着这里也不安全了，所以本官要带她回衙门好好照料了！

　　仿佛尤其着紧池井月，张怒涛说罢也不待宴孤衡说话，便径自走进厅中朝莫莫走去，接着身边几位高手也紧紧随之而上，以防厅中人对张怒涛产生不利。

　　“你干和本官动手，想满门抄斩吗！”张怒涛长相虽然斯文，但是行事却全暑╀将之风，径自走到莫莫面前，超她怀中的池井月一把扯去。

　　莫莫知道他武功高强，所以当下之计也不造次，玉足轻轻一闪便躲开张怒涛的手掌范围。不料莫莫手下却是天王老子也不管的主儿，几人长剑一抖便超张怒涛刺来。

　　张怒涛见到莫莫抱着池井月脚下一转，竟然轻巧地躲开，不由心中大怒，目中一火手上一中，一把将拿剑刺来的汉子当胸抓住，夺下他手中的长剑，大喝道：“有人再不听本官号令，本官就要拿她开戒啦！”说罢眉头一挑，长剑一挥便大发雷霆之怒。

　　萧径亭眉头微微一皱，见到张怒涛仗着长剑气势汹汹要将池井月抢了去，手中长剑用力一甩，目中轻轻瞟了一眼张怒涛，接着望着厅中的众人道：“池老太爷新丧，只要有人胆敢再里面放肆，不管是谁，都一剑杀了！”

　　“好！”里面许多人都是易了容的，不是本来的面目。本来池观崖一死让他们所有的努力和拼命都化成了饱影，心中正有无数地压抑和愤怒。听到萧径亭话后，不由一声大喝，直抒胸臆。

　　张怒涛眉头一竖，目光如电一般射向萧径亭，大喝道：“大胆，你这是造反大罪那！”接着眉头微微舒缓成为一丝冷笑，目光猛地望向外面的将士。缓缓冷道：“待会儿若是谁敢动上一丝一毫的兵刃。你们便射死他！

　　“是！”众军士一声喝应，接着一阵弓弦绷紧的声音，无数的箭矢顿时皆皆对准了厅内的萧径亭。场上的整个情形又变得剑拔弩张起来，一触即发。

　　萧径亭眼角朝那些弓箭轻轻一瞟。暗道：“但愿‘飘香楼’那边的那位少主能够被射成个刺猬！”目光瞟向里面莫莫怀中的池井月。对外面地弓箭仿佛置若罔闻一般，朝莫莫走去便要接下她怀中的池井月。

　　“嘿嘿！走吧！”萧径亭耳朵一提，听到白衣淫贼微微一阵冷笑，目光飞快瞟去，见到白衣淫贼神色潇洒倜傥正转过身去，刚要朝外面走去。而边上的宴孤衡目光神色变了几变，终是没有出言阻挡。

　　“留下他也没有用！”萧径亭心中暗暗一叹。接着目中一亮，在白衣淫贼后面见到一个畏畏缩缩的影子，躲在众人当中显得尤其地不合群。

　　“池井日！你这杀父地逆子！”萧径亭一声大喝，想起刚才池观崖那声“逆子”，接着手指向人群中但马上又放开，显然是心疼自己的儿子，有心放过他一命。

　　见到萧径亭的目光如同雷霆一般朝自己射来，池井日整个身躯猛地一颤，脚下顿时迈不开了脚步。白衣淫贼见之，立刻飞快伸手架来，抓住他的臂膀，托着飞快地朝外面走出。

　　“难怪刚才白衣淫贼一点也不着急，原来池井日早就己经暗算过池观崖了，让他们这么一去，‘上兵世家’便落入他们手中再无回天之力了！”

　　“池老太爷，对不起，虽然你不让杀了池井日，但是今日却是留不得他了！”诸多念头拂过，萧径亭目光一凝，对上外面无数冷光豁豁的箭矢，足下一点长剑一挺，整个挺拔的身躯如同汹涌的狂风一般朝池井日卷去。

　　“站住！”张怒涛见之神色一紧，一声大喝道：“再不停下我便要放箭啦！”

　　萧径亭闻之脚下一蹬，整个身躯猛地腾起，越过一众举着火把士兵地头顶，直直朝人群中的池井日扑去。吓得池井日魂飞魄散，瘫到了整个身子，被白衣淫贼脱在地上飞快朝外走去。

　　“放箭！”随着张怒涛大手一挥，宴孤衡更加雷霆震耳的声音同时响起。

　　“谁敢！”

　　“吱吱吱！”无数支箭矢随着弓弦振动的声音，猛地划开空气，托着冰冷的白芒朝萧径亭射去。

　　“嘤！”莫莫一声惨呼，玉足一蹬猛地朝空中的萧径亭扑去。

　　萧径亭听着身后呼啸凌厉声音，顿时觉得满背生寒，心中一苦，真气一沉落在地上。双足尚未落地时候，顿时无数支寒刃朝着面门刺来，却是拦守在外面士卒。

　　“格杀勿论！”张怒涛面上一狞，长剑一挥朝外面大声喝道。

　　萧径亭未待双足落定，面对迎面刺来的铸般兵刃便是看也不看上一眼，手中真气一涌，利剑顿时卷起一阵狂风，白光过处尽是断裂的兵刃和鲜血横飞的尸体，仅仅两剑之后，众人被杀的魂飞魄散，连连后退不敢在阻挡上来。

　　萧径亭也不愿多多伤人，目光紧紧盯住越走越远的池井日，目光一紧手中长剑舞起一团耀眼凌厉的剑影，如同狂风过境一般朝池井日飞快驰去，令人望之生畏。

　　张怒涛见之，目光一怒，足下一蹬长剑一抖猛地朝萧径亭呼啸而来。由于他所过之处众人纷纷让路，所以片刻功夫后便赶在了萧径亭身后，见到萧径亭仍是挥剑如风斩落拦在前面的将士，不由心中一凛。足下的脚步顿时放轻，如同一缕轻烟一般衔在萧径亭身后，目光紧紧盯住萧径亭的招术，手中的长剑不经意间瞟瞟举起，目中的神色也变得阴森凌厉起来。

　　“去死！”张怒涛一声大喝，整个身躯骤然加速，带着手中冰冷的剑芒。如同闪电一般朝萧径亭背后狠狠扎去。

　　张怒涛正在以为自己势在必得之时。萧径亭却是忽然转过身来朝张怒涛轻轻一笑道：“在下就从将军此一举，便知道将军为人了，好自为之吧！”接着手中利剑化作一道清风漩涡一般，自己手中的利剑不由自主地绕开了方向，朝边上刺去。接着萧径亭手中地利刃一改先前的清风温柔，变得无比的犀利刁钻，吞吐间朝自己胸口闪烁而来，顿时浑身的寒意入骨入髓接着那股无尽的恐惧和阴暗从胸口涌出。

　　“叮！”一声悦耳的兵刃撞击声。将张怒涛从死亡的边缘拉回，萧径亭先是眼前一亮，接着一股醉人熟悉的幽香传进鼻中。目光视处，一道迷人窈窕地身影如同仙女一般从空中飘飘而来。看得场中众人看得如痴如迷。

　　“梦君奴！”萧径亭目光朝眼前瞟立如仙地女子望了一眼。神色间顿时变得无比的复杂，微微一笑道：“我说这种情祝下，怎么会没有你在！”

　　梦君奴美目越过人群，朝渐渐远去的池井日望去一眼，接着美目一柔，瞟上萧径亭一眼道：“对不起，我不能让你杀了池井日！”接着美目中的光芒变得复杂起来。轻叹一口道：“我没有想到我地‘截脉术’竟然也封不住了浑身地功力！”

　　萧径亭嘴角不由扯开一丝苦笑，道：“池井日我又是非杀不可，所以我们又得再战一场了！”话音尚未落下，只听到众人一阵凉叹，接着目光纷纷望向一处精巧楼阁我屋顶，一道修长曼妙的身影顺着夜里微微的清风飘然而下，那股如兰如麝的香风吹得无数火把轻轻摇摆折腰，吹得众人的目光更是摇拽不定。

　　“唐绰兮！”萧径亭心中一喜，目光望着美人揪然落地，无数人的心神方才晃了过来，但也是寂静无声。

　　“你去解决池井日，梦君奴我来对付！”唐绰兮美目朝萧径亭微微一瞟，从美妙动人的樱唇中吐出香气凌人动听仙音，听得所有人心神不由一阵摇荡。

　　萧径亭闻言一喜，长剑一挥后足一点，整个身躯飞快地后退，对上了梦君奴瞟来宁静动人地目光后，方才转过身躯，朝远处的池井日驰去。

　　“你们拦住他，我带着池少主马上走！”白衣淫贼见之，立刻架着池井日飞快退走，德叔、关岐轩和那东瀛老头便挺起手中的兵器，盯着萧径亭过来的方向，直直拦在萧径亭前面十丈处，而蓝衣和黄衣两位美人见到自己的主子和唐绰兮战在了一起，也顾不得这边，连忙上前帮忙。

　　“呼！”就在关岐轩三人拦住的地方，萧径亭汹涌飞快的身躯却是猛地止住了前进的势头，显得无比诡异地停在了三人面前的一丈处。

　　“杀了他！”关岐轩和萧径亭有段伤子大仇，而且他脑子也比较直接，所以见到萧径亭在眼前停下，目中射出火一般的目光，挺起胸前的长剑，一声大喝猛地朝萧径亭劈来，而德叔谨慎目光望了一眼边上的东瀛老头，目光一凝也朝萧径亭立足处冲来。而那东瀛老头显得十分的据傲，嘴角一瞥仍是守在原地，只是两只眼睛如同锥子一般紧紧盯住萧径亭。

　　“中计啦！”萧径亭嘴角扯开一丝冷笑，接着修长挺拔的身躯仿佛被清风吹动的杨柳一般，轻轻一阵摇摆，随即如同一缕轻烟一般飞快，整个身躯移动的方向顿时变得诡异瞟缈起来，在关岐轩和德叔尚没有晃过神来的时候，萧径亭的身躯己经绕过他们，从两人之间的缝隙冲出。

　　“这里是我中原地盘，哪里轮得到你东瀛贼子横行！”萧径亭目光一瞥眼前目射凶光，形态狰狞的东瀛老头，嘴唇轻轻一抿，抡起手中的利剑，脚下步子不停飞快超前驰去，在经过东瀛老头的时候，灵敏的右手猛地挥洒出无数躲缤纷的剑花。

　　“啊！”一阵血雾迸出，倨傲凶狠的东瀛老头一阵惨号，整个高大的身躯摔倒在地，生死不知。而萧径亭几乎没有做丝毫的停留直直朝池井日冲出。

　　“小主人，请恕老奴来迟！”就在梦君奴、黄衣、蓝衣和唐绰兮、辛忆师徒斗得眼花缭乱的时候，忽然从空中传来一声断喝，听在耳中如同雷鸣一般。

　　“这是哪来的高手？！”唐绰兮闻之芳心一震，纤巧迷人的玉手轻轻一甩，刷刷几剑将梦君奴方三人逼退三步，接着自己和辛忆也轻盈退开三步。

　　印入众人眼帘的是一个面上尤其恐怖的男子，那男子大慨中年年纪，身上穿着一缕青色长袍，手中握着一支厚背大刀。身形修长挺拔，看来极是潇洒利落，但是那张面孔却是惨不忍睹，脸上纵横间全部是血肉翻红的伤疤。

　　“六奴！你留在这里对付唐绰兮，我去那边！”梦君奴玉脸浮上一层喜色，目光瞟上一眼前面的唐绰兮，玉足一蹬长裙飘飘，带着一缕迷人的香风，朝萧径亭的方向飞去。

　　梦君奴美目望着眼前那位修长飘逸的人影，美目一阵痴迷，接着玉齿轻轻一咬，玉手缓缓抽出一直潋滟利刃。

　　“萧兄还真是锲而不舍啊！好我这便和萧兄再好好斗斗！”萧径亭转眼间便己经追到了白衣淫贼的身后，长剑刚刚挥出，白衣淫贼忽然猛地回头，将池井日推向边上的秀岐，抽出腰间的长剑，足下一点朝萧径亭跃来。

第八卷 第八章 情挑君奴

　　情挑君奴萧径亭目光一紧，脚下的步子不由得慢了下来，他知道这个白衣淫贼虽然己经受了两处重伤，但若是他有心纠缠的话，还真的不容易冲过去。这些念头仅仅在头脑中轻轻一闪，他立刻便提起十二分精神，因为白衣淫贼的剑刃己经冲到了眼前，那刁钻精妙的剑法还真的让他不敢有丝毫的分神。

　　“叮叮当当！”转眼间两人的剑刃便撞击了无数下，白衣淫贼心高气傲，在刚才的几战中，都被萧径亭占了上风，所以此时动起手来分外地卖命，招术间也一点不让。而萧径亭为了马上击杀池井日，所以几乎拼尽全力，几招下来不由胸口血气翻滚，握剑的手臂剧痛入骨。

　　不过白衣淫贼终究受受伤了，此时面色青白，呼吸急促，便连握剑的右手也不住的颤抖，想必情祝比萧径亭还要糟糕。见到萧径亭胸口不住起伏，不由笑道：“看来今天晚上，萧径亭是杀不掉池井日了！”

　　萧径亭见到池井日和秀岐己经走得有些远了，眼睛轻轻一闭，将那宝贵的真气在体内暗暗运行调息，心中暗暗奇怪为何此时梦君奴还不上来，她刚才明明就跟在身后啊。

　　“想必她是借此机会看我的功夫路数了！这下想杀掉池井日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萧径亭心中暗道，片刻后便睁开了眼睛，目光精神熠熠，猛地射向白衣淫贼道：“兄台现在想必伤势不轻，浑身功力只怕剩下不到六成。接下来我会愤尽全力，若有机会杀掉兄台，我宁可放过池井日！”

　　“哈哈！萧兄这是在吓唬我赶紧逃跑，好让你去杀了池井……”白衣淫贼哈哈大笑，话中言语尚未说话，只觉得呼吸一屏，见到萧径亭手中的利剑洒出一道光幕抄眼前压来。

　　“要是这般一鼓作气还冲破不了不足六成功力的你，我索性赶紧逃回去算了！”萧径亭双目猛地一睁。脚下一踞。手中的利剑便如同狂风一般席卷而去，脚下地步子也坚实地一步一步逼向白衣淫贼。

　　“当！当！当！”萧径亭仅仅踏出了三步，白衣淫贼手中的剑顿时断成了六截，脚下也踉跄退出了三步。而萧径亭因为抽空的腹下的真气。胸口仿佛连一丝空气也抽不出来，仿佛要室息一般的难过，刚才那三下撞击带来的剧痛让他连剑都握之不住，手臂的骨头也仿佛寸寸碎裂了一般。

　　“再往前踏上一步，我怀疑我连性命都会去了半条！”萧径亭心中暗道，一声大喝，手中一紧。强忍着小腹和胸口的绞痛，猛地提起一股真气，手中地宝刃荡起一阵龙啸，在白衣淫贼惊骇地目光中如同暴风骤雨一般疯狂洒去。

　　白衣淫贼见之，连忙举起手中的断剑，再也不敢朝萧径亭剑上撞去，但是望着眼前扑头盖面而来的冰冷寒点，唯有将轻功运自极致，躲开这些致命的杀招，但是无论他躲开得多快，萧径亭却终是紧紧跟上，接下来便是更加猛烈地进攻。

　　“嘶！”在退开第四步地时候，白衣淫贼终于力竭，月要间一寒，接着一痛被萧径亭利剑点上了一刃，心中惊骇正要飞快逃走，不料眼前的萧径亭忽然脚步轻轻一晃，接着一口鲜血猛地涌出，心中不由大喜，仿佛衰竭的真气又汹涌而起，断剑一挥便朝萧径亭月甸前刺来。

　　“璞！”不料萧径亭又是一口鲜血啧出，这次是火烫凶急的血雾，满头满脸朝脸上喷来，顿时模糊了整个视线了，接着只觉胸前一冰，不由吓得胆脏一寒，心中惊骇欲绝，再也顾忌不上伤萧径亭，足下一点飞快退开五尺，一摸胸前，鲜血模糊，伤口深入肋骨。接着眼前飘过一速疾风，萧径亭飞快闪身而过。

　　“好！”听声音仿佛是宴孤衡带来的士兵，见到萧径亭己经是强弩之末了，在连吐两口鲜血后，竟然还能冲破白衣淫贼，忍不住一阵喝彩，在夜空中仿佛雷鸣一般的响动。

　　萧径亭此时体内提的是最后一口真气，而刚才地吐血也不是假装出来的，走了一步便己经痛入肺腑，何祝提着真气，手中利剑飞舞地走了四步，胸腔啧出的鲜血压也压不下去。不过利用这啧出的血雾竟然还击退了白衣淫贼，萧径亭不敢有丝毫的怠漫，趁着这股真气尚未落下，飞快向前奔出，若是等到这口真气衰竭了，那么他便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

　　“呼！”萧径亭只觉鼻端荡起一股香风，还是那么的蚀骨和陶醉，闻得萧径亭直想软下身子就在地上躺了下来，一动也不愿动。

　　“池井日！”萧径亭一声大喝，池观崖的死仿佛又在眼前，心中涌起一团怒火，四肢也不由热起，见到前面的池井日听到这声大喝，脚下一软便要瘫到在地，心中一喜但是脚下却是有股力不从心之感，仿佛整个身子都慢慢软了下来，随时都可能摔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

　　本来此时众人的目光都被唐绰兮和六奴的打斗所吸引，特别是那些个知道唐绰兮名头的人，见到那个六奴竟然能够和唐绰兮这一代宗师打成平手，不由暗暗惊叹。再加上唐绰兮更是以为世间罕见的绝世佳人，所以就算张怒涛带来的士兵，也顿时忘记了自己上司的指责，和张怒涛一道道凌厉的目光，紧紧盯住了场中的战况。

　　但是在见到萧径亭这边竟然突破了白衣淫贼，接着一声大喝将池井日吓软在地，不由将所有的注意力投向萧径亭这边，顿时万千道目光直直随着萧径亭的脚步，有着望着追在萧径亭身后那道迷人万千的动人身影。

　　“起！”萧径亭猛地提起最后一口血气。一咬舌尖喷出一口鲜血，本来仿佛己经飞快到极致地速度骤然提起，看来仿佛一股势不可挡的海啸一般朝池井日卷去。

　　“小心！”忽然无数人一声大喝，萧径亭只觉背后一股风动，接着一股幽寒的气息袭上了背脊，知道梦君奴己经来到了身后，腰背一挺目光直直射向眼前的秀岐，心中竟然微微有些无力感。因为秀岐的武功可能比不上那位白衣淫贼。但是也不会弱上多少。

　　尽管刚才连连被莫莫和辛忆刺上两剑，但是自己此时可真正算是强弩之末了，望着秀岐转过来的那刹那，忽然觉得池井日又处在一处遥不可及的地方。

　　秀岐望着萧径亭跑来的方向。嘴角忽然扯开一丝奇怪地笑容。透过众人望向人墙后面己经停止和张怒涛厮斗地萧莫莫，轻轻举起手中的长剑，遥遥指向萧径亭跑来的方向。

　　“啊！”场中无数人将目光睁得最大，目中射出一道道灼灼的目光，望向萧径亭手中地长剑。

　　萧径亭手中地利剑刚刚举起的时候，便觉得身后梦君奴玉手中传来的那阵刺骨的幽寒忽然变得凌厉起来，那剑气仿佛一直无形的利剑。猛地扎进了背后，一股冰冷的剧痛入骨入髓。手中的利剑巧妙地转开一道弧度，猛地将体内所有的潜能运自剑中，猛地劈下。

　　“你现在要杀我真是易如反掌了，而秀岐这一剑该怎么说呢！”萧径亭心中猛地一横，再也不顾忌外面物事甲兵雷霆般的呼啸声，目光望着秀岐微笑的脸，对着那支稳稳一点也没有晃动的冷冽巨剑劈去。

　　“叮！”一阵刺耳的撞击声后，萧径亭手中的长剑竟然轻而易举地将秀岐手中的剑刃砍成了两段，余势而下的白芒仿佛力劈华山一般，将池井日那颗罪恶的脑袋砍成个稀巴烂。体内所有的力气顿时仿佛贼去露(楼？原文如此)空一般，整个身躯猛地软下，脑中拂过秀岐刚才一道奇怪的微笑，接着什么也不知道了。对于梦君奴那支利剑是不是刺入了自己的后背，外面无数人汹涌暴雨般的雷鸣也都完全不知。

　　萧径亭再次醒来的时候，仍然是在一剑雅致的精美的小阁中，外面的阳光依旧透着掀起一般的窗户射进来，而更加巧的是，外面依然有一丛美人蕉在阳光下开得极其灿烂。和那次再‘缥缈居，受伤出来，在苏州的场景一摸一样。

　　“不是我己经死了，上天看我可怜，让我再活一次，但是从苏州的那一天开始吧？！那样的话，我肯定一见到池井日便将他杀了！”萧径亭心中轻轻一阵苦笑，不由自娱自乐起来，听到外面传来一阵细微的脚步声，接着心中涌起一个奇怪的念头，暗道：“这回外面进来的总不会是盈盈那丫头吧！”

　　上天仿佛要跟萧径亭开玩笑一般，一道精美的竹帘轻轻被掀开，一道阳光探了进来，灿烂阳光中轻轻走进一道美妙动人的身影，蛮腰如同杨柳，酥胸鼓涨、美臀圆翘，身形苗条动人，正是俏笑嫣然的盈盈。

　　“那我体内的真气是不是被封得干干净净了？”萧径亭心中一惊，接着暗暗运气，一股浑厚汹涌的真气猛地涌了上来，仿佛波涛澎湃，竟然比之前更要深厚上许多。

　　见到萧径亭的举动，盈盈轻轻抿嘴一笑，挪着臀儿坐到萧径亭身边，小手轻轻抚上萧径亭的脸，欢快道：“公子总算醒了过来哩！”

　　萧径亭心情愉快，朝盈盈投去一道温柔的笑容，接着鼻端传来一股熟悉醉人的幽香，正是梦君奴娇躯上特有的。

　　“这又是在哪里？”萧径亭目光对上盈盈温柔深情的目光笑着问道。

　　“金陵啊！”盈盈轻轻地移开小手，从面上捞起一条面巾，微微用力拧干，轻轻地给萧径亭净了脸，她擦得极是仔细。不由将整个美好的娇躯探下，俯倒在萧径亭胸前，接着格格笑道：“公子瞧着是不是和苏州的那间房子看来像得很？因为那是按照一个模建的。

　　由于盈盈娇躯俯得很近，萧径亭鼻端竟是动人的处子幽香。目光一缥，见到盈盈由于探下娇躯，所以透着衣领几乎可以看到盈盈雪白脖子下动人地胸膛肌肤，粉嫩腻人，看得萧径亭不由心中一荡，接着一个问题猛地升起，自己昏迷之前是晚春，但是现在看盈盈身上的衣裳却是单薄得很。想必己经到了夏天了。自己这一昏迷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

　　“坏蛋公子！”盈盈见到萧径亭的目光，美目轻轻一慎，将这个娇躯伏在萧径亭的胸前，凑过嫣红柔软的樱唇对着萧径亭的嘴唇轻轻吻上一口。接着将红热粉嫩的脸蛋贴在萧径亭的面颊。轻轻磨蹭道：“公子啊，盈盈恨死你了！”

　　萧径亭知道她指地是那次萧径亭为了将梦君奴气走，脱了她地衣裳在床上对她大势轻薄，将她搞得魂飞魄散一事。不由仙仙一笑，心中虽然奇怪盈盈为何变得这般的温柔大胆，但是心中有无数的问题要问，所以也便随口敷衍几句。轻轻问道：“我这是昏迷几天了，‘上兵世家’那天怎么样了？”当然萧径亭更加关心的是那位少主倒地被杀死了没有，但是盈盈毕竟是梦君奴人，所以问来终究是有些不方便。

　　“您己经昏倒半个来月来！这会儿只怕萧莫莫和上兵世家地那些人都将整个金陵道都翻过来找过一遍了，不过公主就是不现身，看着她们干着急！”盈盈轻轻一笑，道：“那夜您杀了池井日后，张怒涛和他们便退走了，就没事啦！”

　　“哦？！这么简单就打发了？”萧径亭心中觉得暗暗奇怪，便要再问下去，忽然外面传来梦君奴娇俏冰冷地声音。

　　“盈盈，你先出去给萧公子熬碗莲子羹！”那动人的言语尚未落下，从竹帘款款走进一个绝色佳人，此时梦君奴娇躯上穿的是一件淡黄色的拽地长裙，将窈窕动人的娇躯衬托得如同山川起伏一般，坚耸的玉乳和轻摆的蛮腰以及圆滚肥美地玉臀划着完美的弧度，让人挑不出一点挑剔。而那张不施任何脂粉的玉脸，此刻冷若冰霜，瑶鼻樱唇仿佛上天鬼斧神工的雕刻，雪白粉嫩的肌肤更是如同花树堆雪一般的清新，让人望之顿时明白秋水为神玉为骨，眉若杨柳面如芙蓉的含义，便是在这炎炎的初夏，萧径亭心中尽管有万千心情，但是见到这张美得令人屏息的脸蛋，心底下还是涌起一股清凉舒爽的气息。

　　“你那天为什么非要去杀了池井日，难道就从来没有想过那样会有生命危险吗？”见到萧径亭微微有些灼灼的目光，梦君奴轻摆娇躯走到萧径亭床前，美目瞟向窗外冷冷说道。

　　“那我走啦！”盈盈竟然不顾忌梦君奴在边上，对着萧径亭的嘴上轻轻吻了一口，接着便直起娇躯朝外面走出，临走还将房门带上。

　　萧径亭目光顺着梦君奴的玉足缓缓而上，轻轻一笑道：“若不是因为你跟在我后面，我可能还真的不会耗尽最后一分功力去杀池井日，那样说不定便丧命在秀岐手中了。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梦君奴轻轻一咬玉唇，美目望向萧径亭道：“是不是因为我以前说过，我从来不会伤害你，只让你杀我，而从来不会杀你！”

　　“是！”萧径亭自嘲一笑道：“占女人的便宜，我萧径亭是不是特别的没用啊！”

　　梦君奴美目一闪，跟着又望向窗外，冷道：“你会没有用吗？一剑杀了池井日，让辛忆和黄衣师叔将唐蕴儿香魂撩西，在东瀛源头子身上留下了几十道剑伤，将任恪冲追杀得不知去向。”接着一缕晕红飘上晶莹如玉的脸蛋，声音顿时变得又轻又细，道：“还趁机要了池井月那小妮子的童贞，你是没用的男人？！”

　　“那还是拈了你的光哩，那丫头始终傻傻地痴情于你！”萧径亭轻轻一笑，接着眉头轻轻一皱，道：“我倒是觉得有些奇怪为何这次那么好的机会，你不将我体内的真气给封住了，省得我再次作乱！”

　　“你别得了好处又来卖乖！”梦君奴小脸猛地红透，接着一声冷喝，美目冷冷朝萧径亭望来，见到萧径亭灼热如火的目光。娇躯微微一颤，接着心中一醉，柔声道：“我，我不敢！”

　　“奴儿！”萧径亭心中一柔，忽然猛地从被中钻出，一把将床前梦君奴无比动人的娇躯抱住，听到美人一阵娇啼，手上一阵用力便将她拉倒在床。将她那具天下最动人美好的娇躯压倒在身下。感到怀下娇躯火热如火，但是却不停地奋力挣扎，萧径亭一手插进梦君奴动人地腰下，接着手掌一张抓住两瓣滑腻柔软的臀瓣。用力一揉。

　　“啊！”梦君奴一声娇啼。她本来就春情激荡，美臀被萧径亭这么一揉，便仿佛被电击了一般，整个娇躯顿时软了下来。感到萧径亭嘴巴凑来，芳心一醉，那娇艳欲滴精巧美丽的樱唇迷糊间便热切地迎上，瞬间便吻在了一起。

　　“轰！”地一声。梦君奴只觉得头脑一昏，接着一阵蚀骨醉人的感觉从从唇上升起，整个娇躯轻飘飘的仿佛没有一丝力道，天也没了，地也没了，只有萧径亭伸进她小嘴的舌头翻来覆去，霸道地将自己的小香舌也俘虏了去，用力的吮吸嘶咬，仿佛要将她地芳心都从胸中吸出来一般，满口地香津也被源源不断地被那人交还。

　　“要是一辈子能够和他如此亲热，便是死也愿意了！”梦君奴美目一痴，接着两只玉臂如同蛇一般环上萧径亭的脖子，将他紧紧抱住，两只修长有力的玉腿也春情难耐地夹上萧径亭的腰间，任由萧径亭豪硕地火热猛地地厮磨自己同样火热地腿心敏感妙处。

　　“难怪她防线建得那么深，她便和她说的一般，那么地没用，根本经不起自己一点点的撩拨就会情动如火！”萧径亭心中一阵怜爱，揉弄美人香臀的手也变得轻柔，缓缓地抚摩过美人玉臀上的每一个角落，圆滚的臀球顶上，迷人的沟壑中间，甚至臀儿和大腿间那一美好动人地深深褶皱也没有放过，另外一手缓缓而上，轻轻探进薄薄的衣衫，微微挑起薄薄小小的肚兜儿，抓住那支如同凝脂堆起一般的圆挺雪乳，又滑又腻，又嫩又粉简直是天下极品。

　　“哦！哥哥！”梦君奴此时己经魂飞天外一般，整个娇躯火烫软绵，如同一瘫谁一般软倒在萧径亭怀中，只有玉臂和粉腿充满了力道，如同八爪鱼一般将萧径亭紧紧缠住，樱唇升起一缕如泣如诉的娇吟，蛮腰也轻轻地一阵阵往上抬起，带着美好的雪臀微微地起落。

　　“哼！公主！”正在梦君奴热情如火，任由萧径亭褪下浑身衣衫的时候，忽然从外面传来一阵轻轻的轻哼，接着一阵冷冷的叫唤。

　　“啊！”梦君奴美目一睁，闪过一丝清明，接着动人无比的娇躯猛地弹起，飞快地闪到屋边小手抚上酥胸想平下急促的娇喘，但是发现胸前的衣衫己经被萧径亭扯下，露出了半只美得令人室息的玉乳，不由隐陀地拉好衣襟，拉起己经被萧径亭褪到大腿的亵裤和丝绸裤管，理好皱乱的裙摆，接着闭上美目运起心法将满心的情火平下。

　　“黄衣，你等下进来！”梦君奴再次张开那双美目的时候，美瞳仍旧清澈得如同天下天下最最干净的湖泊，小嘴一抿，朝己经站立起身的萧径亭望来，玉齿轻轻一咬下唇，道：“我怪你，因为你明明知道我爱你，还来撩拨我！不过我也不能怪你，因为是我自己爱你，经不住你的撩拨，你还记得上次我说过的话吗？我要是再被你轻薄一下，亲热一下，便在你面前自尽！”

　　就在萧径亭神色一紧，便要跃身过来的时候，梦君奴又道：“但是我现在不能死，而且是你来撩拨我，我并不是故意要和你好，只是管不住自己罢了，所以我自刺一支‘天十环’！”说罢不等萧径亭晃过神来，猛地将一只细长的毛针狠狠扎进自己的酥胸。

　　“嘤！”梦君奴娇躯一颤，接着花瓣一般的小嘴一颤，一口鲜血猛地从那美好无比的樱口中涌出，见到萧径亭面色一紧便要跃来，玉足一点飞快退开几尺，朝萧径亭凄呼道：“你不要过来！”

　　萧径亭目光直直望向梦君奴美好的酥胸，见到那支寒芒渗透的长针忽然消失在梦君奴胸口，顿时知道了那是用冰做成的，刺进梦君奴酥胸后。便化在她娇躯里面。

　　“这个‘天十环’是我圣门地自裁宝物，刺入体内马上融化流入血液，中者短寿十年！”梦君奴轻轻拭过嘴角的鲜血，美目一冷朝萧径亭射来，道：“若是你以后还对我轻薄亲热的话，我就算不死也让自己短寿几十年！”

　　“吸！”萧径亭不由倒抽一口凉气，接着心中涌起一股苦涩，梦君奴竟是如此地坚忍。为了不让她落入自己的温柔情网。便以自裁威胁。

　　“梦姑娘，我以后会自重的！”萧径亭面上一正，接着面色变得温柔无比，道：“奴儿。你不舍得伤我。而我又何尝舍得你受到一丁点的伤害，今日便是我最后一次唤你作奴儿，今日也是我最后一次对姑娘的亲热举动，若有下次萧某也在姑娘面前自裁！

　　“黄衣，进来吧！”随着梦君奴一声俏喝，竹帘一掀，走进一个丰满迷人的绝色美人。正是萧径亭在“上兵世家”见过地那个黄衣美人，论辈分她是梦君奴地师叔，但是想必梦君奴为了重振魔门，所以以威治人，便唤她作黄衣。

　　“公主，大武的皇帝今日刚刚下诏，让池井月继承乃父的职位，当任‘上兵世家，的家主一位！”黄衣说到这里，美目朝萧径亭一瞥道：“就杀死池井日地那位锻造司六品千卫张成，武帝下旨金陵官府就地凌迟处死，而攻打‘上兵世家’地金陵大刀会上下，全部腰斩处死！封‘上兵世家’原家主池观崖子爵爵位，赏赐池府黄金五千两！着李莫潇派兵一千镇守池府，保护新家主池井月安全！”

　　萧径亭听到圣旨的内容，心中不由一阵冷笑，那上面被凌迟处死的锻造司六品将官张成便是自己了。而金陵大刀门便是白衣淫贼那伙人了。不过让池井月就任家主还是出了萧径亭的意外了，大武王朝还没有女子当政的例子呢。

　　“哦？明白了，是上兵世家实在没有人能够就任家主了，而武帝为了尽快表示将‘上兵世家，其实是官家机构，也就是他皇家私有的势力，方才这般急着下旨，免得后来因为‘上兵世家’而喝众多武林势力交恶了！”萧径亭心中一凛，顿时明白了这道旨意的意思，接着另外一个念头接着涌起：“会不会武帝本来就知道这次‘上兵世家’事变的底细，甚至本来就是策划者之一！不然怎么会有池观崖提早北上的事情，接着又让李莫潇以保护池井月的名义，驻兵一千在上兵世家！”

　　“那张怒涛呢？”萧径亭连忙问道。

　　黄衣美目朝梦君奴望了一眼，道：“张怒涛将军诬陷忠良，但是念在一心为公，被人蒙蔽，所以罚取傣禄一年，并着手办理池观崖的后事！”

　　“这些个官家手段！”萧径亭眉头一拧，见到黄衣美人朝梦君奴暗暗使了个眼色，心里知道想在这里问出那位少主死没有死是不可能了，再说萧莫莫池井月那边想必也急坏了，不由满怀凄凉地朝梦君奴深深一拜，便告辞出去。

　　梦君奴美目一凄，接着张开小嘴仿佛要开口说话一般，但是萧径亭没有等她犹豫完，便走了出去。

　　萧径亭刚刚走到外面的园子，心中便涌起一股股的酸痛，但是仍是忍着不回头朝梦君奴所在的屋中望去，目光瞥到脚下的美人蕉，开得尤其的鲜艳夺目，仿佛在招惹萧径亭注意一般。

　　“花开堪折莫等谢！”萧径亭弯腰轻轻拈来一朵，忽然从花园的一角闪进一个美妙的身影，正是盈盈那个美丽的丫头。

　　“公子，你要走了吗？”盈盈欢喜跑到萧径亭面前，一张美丽的小脸红扑扑的，显得尤其的可人，美目满是羞意朝萧径亭望来道：“公子便一直住在‘醉香居’吗？”

　　“是啊！怎么了，你忍不住相思，要去探望我吗？”萧径亭将美人蕉轻轻插在盈盈的鬓发中，轻薄笑道。

　　“是啊，人家是耐不住相思！”盈盈竟然娇躯一软，便躺进萧径亭怀中，接着扬起小脸道：“不过不要紧哩，公主己经将人家送给你作丫鬟哩！好哥哥，你要不要人家啊？！”

第八卷 第九章 艳福无边

　　萧径亭刚进醉香居的时候，外面看门的侍女刚刚见到她，小脸涌上欢喜，不待萧径亭招呼，直直朝里面跑去。过了片刻便看见一个窈窕佳人提着裙子从花园深处跑来，正是夜君依。

　　“公子，您回来啦！您吓死我，吓死莫姨了！”萧径亭停下步子，一个曼妙美丽的人影顿时带着一阵香风朝怀中扑来，但是跑到前面两尺处，却又红着脸蛋生生止住了步子，扬起一张兴奋的小脸，朝萧径亭激动嚷道，清澈美丽的双目中也闪着晶莹的泪花。

　　萧径亭微微一笑，望着眼前美人酥胸起伏，一张小脸又是高兴又是激动，都微微有些憔悴了。

　　“公子这几天都上哪里去了？夫人和井月小姐她们派人都将金陵找遍了，夫人前几日还和许嬷嬷两人赶去苏州呢？都差点将梦君奴各地的暗所给翻过来了！”夜君依在说到池井月的时候，不由语气上微微有些奇怪，见到萧径亭目光望来，不由垂下小脸细声道：“井月小姐本来是一个不怎么相关的人，却忽然成了公子那么亲近的人，我一下子有些不习惯！”

　　“我就在金陵，而且离醉香居还不远！”萧径亭微微一笑，问道：“莫姨呢？”

　　“她还在到处找你哩！”夜君依转过小脸，轻轻白了萧径亭一眼，仿佛在怪他在梦君奴的温柔屋中乐不思蜀一般。

　　萧径亭伸手轻轻拈了夜君依小脸一把，笑道：“别瞎想！那归宗主他们呢？

　　夜君依美目轻轻一慎，接着美目朝萧径亭递来一道委屈，柔声道：“你一回来就专门会问人家这些事情吗？”接着又道：“井月小姐那边事情多。所以归宗主他们过去帮忙镇住那些弟子和下人了！”

　　萧径亭本来还想问被关起来的秀情和映荷，但是听到夜君依的埋怨，不由讪讪一笑不再说话。

　　夜君依噗哧一笑道：“公子，你还有什么事情就问吧！”

　　萧径亭在夜君依的陪同下，本来是想去秀情地，但是临走还是改变了注意，去见映荷了。

　　映荷被关在一处精致的闺房中，还有一个丫鬟侍侯着。没有受到什么委屈。不过好像被喂了药了。娇小的身躯躺在床上，仿佛带受有什么力道。听到外面传来的脚步声，顿时朝外面叫嚷道：“出去，谁也不许进来。

　　萧径亭朝夜君依使了道眼色。让她先离开。见到她小脸上微微有些不舍，不由心中一柔推开门朝屋里面走去。

　　“是你！”躺在床上的映荷见到萧径亭进来，玲珑的娇躯猛地从被窝里面坐起，接着有尖呼一声躲进了被窝，却让萧径亭看到晶莹如玉的香肩和如同藕节般的粉臂，原来此时她身上竟然不着丝缕。

　　“莫姨真是个魔女，怕人家逃走。竟然将人家衣衫都脱光了！”萧径亭嘴角微微扯开一丝笑容。

　　但是想必这个笑容看在映荷眼中，尤其地暖昧吧，映荷娇呼一声，抓紧手中地被子紧紧将自己的娇躯裹紧，朝萧径亭递来凌厉戒备的眼色，道：“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便嚼舌自尽了！

　　萧径亭嘴角轻轻一阵苦笑，仍旧朝床上走去，对着映荷戒备的双目坐上了床沿，故意笑着问道：“你是秀情地侍女小红？”

　　不料萧径亭话刚刚一出口，映荷小脸一黯，美目浮上一丝深深地悲伤，接着扬起小脸朝萧径亭望来道：“你又要使什么诡计，明明知道我叫映荷，还要故意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你当我不知道吗，你就是那个萧剑月，就是那个用假药给小姐治病的那个骗子，就是一直……”说罢粉泪从美目中涌出，哭出声来，再也说不下去。

　　萧径亭望着哭得处处可怜的美人，面色一正道：“原来你己经知道了我的真面目，那你的小姐也知道了吗？”

　　“当然知道了，你还想继续骗她，继续作戏让她喜欢上你，你做梦吧！”映荷神情忽然激动起来，美目萎萎射向萧径亭道：“我家小姐早己经有意中人了，我说过了，他比你英俊一百倍，武功比你高强一百倍，身份比你贵重一百倍！”

　　萧径亭嘴角微微一阵冷笑，虽然眼前的美人哭得那么讨人心疼，但是他心中仿佛一点怜爱地心思都带受有，道：“你说的便是你们的那个少主吧！我倒想问问你，你的那个白衣淫贼和那位少主倒地是什么关系，你为何叫他二少爷！”

　　“哼！”映荷俏脸一寒，那双美目还是忍不住涌出晶莹的粉泪，仿佛为了不让萧径亭看见，又倔强地别过脸蛋，冷冷道：“我不会告诉你的，就算你杀了我，也休想从我口中得到什么。你最好还是杀了我们，不然我们少主总有一天会将我们救出去的。”

　　“杀了你们！”萧径亭目中闪过一丝凌厉，心中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竟然也有这么一点想法，但是对象却不是秀情，而是眼前的映荷。虽然心中对她没有多少爱意，但是好像她和白衣淫贼的那段亲昵的对话，总是会在他心胸中轻轻扯上那么一下，虽然不是那么痛心，但是总有一股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升起。

　　见到萧径亭眼中的神色，映荷的小脸顿时变得一片惨白，没有一丝血色，美目直直望向萧径亭，小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直待萧径亭轻叹一口，朝外面走出去的时候，方才朝着萧径亭的背影凄呼道：“你站住，我都关在这里那么久了，你为什么到现在才过来看我！”

　　萧径亭轻轻摇了摇脑袋，仿佛要将这些纠缠不清的东西甩出脑子，接着踏步走出屋子。任由里面的映荷将小脸掩进被子。发出一声伤心压抑的哭声。

　　“原来我地占有欲也这么强烈，心中对映荷这个女人虽然不是太有爱意，但是因为曾经作戏讨好过，所以看到他和白衣淫贼那么亲昵，甚至为他连命也不要的时候，心中竟然对她竟然有了杀意！”萧径亭走出关押映荷小楼的时候，心中不由暗暗地衡量自己这么一种心思倒地是对是错，但是接着鼻端拂来一阵香风让她扫尽了心中的忧闷。接着一具柔软动人的娇躯飞快地跑来投进了他的怀中。

　　“亭儿！我的心肝宝贝。你想死莫莫了，你吓死莫姨了！”担心得娇魇憔悴的萧莫莫刚刚投进萧径亭地怀中，便被萧径亭紧紧抱住，小嘴刚刚呢喃着便被萧径亭嘴巴咬住。接着一条舌头冲进自己地小嘴。

　　萧径亭吸着那熟悉的丁香小舌。不住地吮吸咋撮，吞咽着依然香甜无比的津液，双手由莫莫圆细丰肤的蛮腰滑到了两瓣巨大圆滚地肥臀，使劲地揉捏拢挤，直让怀中的佳人难耐地绞起丰满动人的一双玉腿，将坚耸的酥胸狠狠地钉在自己的胸膛，仿佛要让他感受美人此时的心跳。由于小嘴被他封住，所以如泣如诉的呻吟只能从喉咙底下发出，表示着美人地柔情和思念。

　　感到莫莫己经热情如火，火热美妙的下身更是不经意地使劲朝自己的腰胯撞来，萧径亭心火一冒，抓住莫莫两瓣肥臀的手一把扯住莫莫下身的裙布，猛地撕开，一手顺着莫莫的臀瓣中间划过，抓住美人两只丰满有力的大腿朝两边分开，让双腿夹在自己的腰间，抱着两瓣屁股便要闪进边上的房中。

　　“亭儿，现在不要！”感到萧径亭便要撕扯自己的衣衫大朵快颐，莫莫美臀一举，蛮腰一挺，双腿便从萧径亭腰上下来，却仍旧依在萧径亭怀中，腻声道：“宝贝啊，莫莫比你还想，这十几天莫姨想得心儿都疼了，但是现在有正事哩！”接着美目一慎朝萧径亭撇来，小腹轻轻顶了一下萧径亭下身，道：“你这坏家伙糟蹋人家的时候，又一时半会不放人家下床，所以人家虽然馋得要命，也只好忍住了！”

　　萧径亭听得笑着皱紧了眉头，朝莫莫光溜溜的屁股蛋上狠狠拍上一掌，笑道：“真是受不住你的淫词浪语了！”由于莫莫吞后的裙布己经被萧径亭撕开，萧径亭刚刚拍下，那美肉的触感便立刻让萧径亭舍不得放手，不由抓住两瓣雪球肆意揉弄起来。

　　“莫姨瘦了哩！”萧径亭另外一手轻轻浮上莫莫娇艳绝伦的脸上，那巧美的下巴是微微有些尖了，不由轻轻张开嘴巴，在莫莫美丽的脸蛋上轻轻嘶咬亲吻。

　　莫莫一手伸向背后，抓住萧径亭的手掌，轻轻地抚摩自己的美臀。绝美的脸蛋上浮上一层母性的光辉，柔声道：“谁让人家搭上了你这个闹心勾魂的小冤家，害的人家将这颗心都掏给你了还嫌不够，还将这个魂儿都被勾在了你身上。见你欢喜我也欢喜，见你难过人家便连半个笑脸也展不开；见你哪里痛了，人家心里便纠得仿佛缓不过气来；而你不见了，人家便连整个魂魄都没了，仿佛整个心都被掏空了。宝贝冤家啊，你说莫莫是不是欠了你几十辈子的，心里竟然不知道该怎么疼我的心肝宝贝了！”

　　萧径亭听着莫莫深情无比的言语，心中浮上层层迭起的温柔和幸福，对上莫莫深情如海的眸子，望着那张己经被吻得红肿的小嘴，又深深印了上去。

　　“亭儿，你等我一会儿，我们马上去‘上兵世家’，归宗主他们都急坏哩！”静静躺在萧径亭怀中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莫莫忽然扬起娇躯，朝萧径亭急道。接着听到外面丫鬟的一阵樱语，连忙从萧径亭怀中弹开，接着一双小手紧紧抱住被萧径亭撕了衣衫，露在外面的美妙臀瓣狠狠嗔了一眼，接着便要跑进房中换衣衫。

　　萧径亭目光一柔。落在莫莫蛮腰下又翘又圆又大的美臀，走上几步将腰胯轻轻贴上莫莫动人的背臀，咬住莫莫晶莹如玉地小耳朵，柔声笑道：“莫姨的脸蛋瘦了，小蛮腰瘦了，为什么偏偏胸前和臀儿处一点没见小呢？！”

　　莫莫轻轻一碎，捧在美臀处的小手偷偷转过来，轻轻地拍了萧径亭胯间一下。慎道：“知道我家的闹心小霸王喜欢。她们怎么敢瘦下来呢？”

　　萧径亭和莫莫坐在马车进入“上兵世家”的时候，发现守在到处的武士见到莫莫的马车过来，纷纷神色一恭，虽然没有行礼。

　　但是看那样子便仿佛是奴才看到了自己的主子一般。萧径亭不由朝莫莫投去一道疑问。

　　莫莫本来是坐在萧径亭身边地。但是见到萧径亭地目光望来，不由讨好地挪起臀儿坐到萧径亭怀中，将娇躯倒在萧径亭怀中，腻道：“人家告诉你，你可不许生人家气，可以骂人家打人家，但是就是不能不理人家。不然莫莫就一头撞死在这车上！

　　萧径亭不由有些苦笑不得，伸出手指轻轻地刮了一下莫莫精巧的瑶鼻，板着脸却是笑着眼睛道：“你这个魔女，我真是拿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咯咯！”见到萧径亭皱起眉头，莫莫射出丁香小舌，讨好地添了添萧径亭的眉头，接着又情不自禁地将小舌头伸进萧径亭嘴中绞弄了一阵，方才道：“那些人都是人家手下的人马，而且井月也是同意地，她和任夜晓那丫头一样，都将人家看作婆婆一般地尊敬，等下一来人家都没脸见她们哩！”接着莫莫小脸一正，道：“不过那天夜里，我开始实在不知道池井月被人下了春药，不然也不会给她再下一次，让她有了性命之忧的！”

　　萧径亭将抱在怀中的莫莫紧了紧，望着马车缓缓使进了“上兵世家”，暗道：“这便是我的势力了！”望了望怀中的莫莫，轻轻一阵苦笑，“这应该也算是无心插柳了！”

　　“你小子是不是被梦君奴迷得找不着北啊！竟然到现在才回来！”见到萧径亭和莫莫走了进来，坐在桌边的归行负面上涌上一许狂喜，接着眼睛一瞪朝萧径亭道：“也不知道将你的几个媳妇和你的莫姨急成什么样子了。”接着见到莫莫小脸微微有些狼狈，那张美丽的小脸还留下特殊手法后才有的晕红，甚至娇艳欲滴的樱桃小嘴还微微有些红肿，归行负的神色变得越发的暖昧起来。

　　萧径亭索性搂过莫莫的蛮腰，坐了下来，望到一边的楼临溪见到萧径亭进来，面上也微微浮上一层喜色，待见到萧径亭和莫莫亲热的情形，目中仿佛微微有些活洛起来，闪过一丝动人的追忆。

　　萧径亭朝座位中间的连邪尘轻轻拜下，道：“萧某谢过连宗主大义了！”接着朝边上的连易成微微一笑道：“连兄好啊！”

　　“萧贤侄谢谢我什么啊？我可什么也没有做啊！”连邪尘本来儒雅的脸上顿时变得一本正经，但是目中闪过一丝调皮的笑意，道：“今天我是代表经南武盟来帮忙池井月家主打理池府事务的！”顿了又加上一句道：“任夫人她们不要紧，请萧贤侄放心！”

　　萧径亭心中明白了连邪尘言语中的意思了，在上兵世家这件事情上，无论是大武皇帝还是张怒涛都处于理亏的一方，所以对吴梦杳、连邪尘的加入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双方心照不宣了，就当作她们不在了。

　　萧径亭正要说话间，忽然有人进来禀报说外面李莫潇和武莫宸来了，萧径亭不由朝归行负和连邪尘几人望了一眼道：“我还是待会儿再去见他吧！”

　　“还是我去吧！而且小儿和他有一点点误会！”连邪尘稍稍考虑了一下，便站起身来，朝连易成道：“你跟我一起去！”连易成虽然不怎么情愿，但还是听乃父的话，跟着出去了。

　　“我那天夜里和井月亲热的时候，你说他们外面的人有人看见吗？”萧径亭想起武莫宸和李易泽。顿时朝归行负几人问道。

　　“什么？”归行负忽然睁大了眼睛，望向萧径亭道：“你连井月那丫头也勾搭上了吗？我说这丫头这几天看来怎么不大对劲呢，还以为是因为池老太爷地缘故呢？”接着目光闪过一阵怜爱，道：“井月看来落落大方，原来也是个小鬼精灵，我道她为什么那么热心拜我做了干爹呢，原来是为将自己嫁入你萧家做准备的！”

　　“没有！”边上的莫莫忽然出声说道：“那天夜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池老太爷和张怒涛身上，而且你和井月从洞里面出来的时候。又被我们挡住了。外面的人没有看见！所以知道你们俩关系的人没有几个？”

　　“哦？”萧径亭轻轻应了一声，忽然萧径亭面色一正，朝萧径亭递来一道歉意，道：“径亭啊。你原谅我吧！我没能杀死那位狗屁少主！”

　　“原来真的没能杀了他！”萧径亭心中一叹。他刚刚进来见到归行负面上地神色，便隐隐猜到那位神秘少主带受能死在归行负和李莫潇地手中，但是亲耳听到归行负说出口的时候，心中虽然隐隐有些失望，但是接着涌起来的是一股强烈的斗志。

　　“径亭，我地武功高不高？虽然可能不如你，但是差得也就那么一点点。而李莫潇地武功我看来也不低于任老二，反正我是比不上的。另外还加上一个李箫沁，三个人竟然还留不下他啊！”归行负大叮一口气，仿佛那天的场景就在眼前一般，可见那位少主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了，接着他嘴角微微一阵自嘲，笑道：“当天那满天的箭雨射去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就被射死在里面了！结果过了片刻后，从火光中飞射出一道人影，便如同一道流星般，几百个人都带受能拦住他一会，只一会儿就冲到了我面前，硬硬朝我胸口刺来一剑，不是李莫潇拼命过来帮忙挡住，我早就一命呜呼了！虽然没有性命危险，但是我胸口的几处筋脉还是被他用剑气生生给割伤了，养了这半个月还没有缓过来。而李箫沁那小子更是被一剑刺进右心窝，直到几天前才能下床走路！厉害啊，实在厉害，更加可笑地是，我们几个高手围在那里不但让他逃脱了，甚至连他长得什么模样也没有看清楚！”

　　“厉害！”萧径亭心神一震，嘴角一阵苦笑道：“倒是我真的小窥天下英雄了，不过奇怪的是，我己经在那小屋中放上了厉害的春药了，这一番折腾竟然没能耗掉他的精力，他不是神勇道匪夷所思的地步吧！要真是这样，那吴梦玉迟早要将武神这个称号让给他了！”

　　“也没有那么夸张！”归行负笑道，接着目光笑着朝萧径亭望来，道：“你那放春药的招术损是损了些，但是竟然没有用，我也不知道那个少主是怎么想的，他逃脱后，我上楼‘还碧阁，看了下，那个丫头好好躺在床上，甚至连体内的春药也被压制住了，身上没有一丝被动过的痕迹。

　　“没动？！莫非那少主真是柳下惠不成，那任剑絮长得那么的国色天香，而且当时那么厉害的春药就在小阁里面点着，莫非这个少主就英雄到这般程度不成，能够如此情祝下而坐怀不乱！”萧径亭心中不由暗暗惊骇。

　　“我也纳闷啊，那个丫头长得实在是美啊，甚至不下于我家那个野丫头那！我看比井月这个丫头还要美上几分！”归行负目光忽朝萧径亭投来一道奇怪的笑意，道：“不过你们俩看起来倒也是像得，两人一般的无情啊！那个丫头长得多美啊，你竟然舍得让她去喂了狼，而那位更是将娇滴滴的一个大美人丢在大火中不管，自己独自逃跑了！”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你是不知道那个丫头的狠毒心肠啊！”

　　“启票萧公子、归宗主、搂宗主，江南武盟的任断沧盟主，方剑夕少侠、任夜晓小姐和任伐逸少侠过来拜访，家主请几位过去一叙！”

　　当萧径亭随着丫鬟赶到池府中南方向的一个大花园的时候，远远便己经听到了众人说话的声音，萧径亭隐隐听出里面有任断沧、方剑夕等这一方人，还有李莫潇、武莫宸以及李易泽等人。

　　“萧兄。那么多日子不见，别来无怨啊！”萧径亭刚刚走进花园便听到了方剑夕亲热招呼地声音，但是他己经顾忌不上这许多了，脚步刚刚走进花园的圆拱小门的，便将目光投向里面的任夜晓。

　　此时诺大的一个亭子里面，池井月坐了今天的主人，坐在中间招呼客人，任夜晓因为是池井月的好姐妹。也坐在了池井月边上。而任断沧、任伐逸和方剑夕坐在了圆桌的左边。武莫宸、李莫潇和李易泽则坐在了右边，中间隔着连邪尘和连易成父子。

　　“咦？！夜儿怎么这般反应？”萧径亭刚刚走进园子地时候，便看见任夜晓和池井月两双醉人地目光齐齐望来，池井月是家主身份。而且听了莫莫的吩咐。不能表现得和萧径亭过于亲热，所以投来一道温柔的目光后，便客气起身过来招呼。不过任夜晓见到萧径亭后，却是俏面一寒，便转过了小脸。

　　“任小姐，萧某这十几日因为身有要事，所以答应为小姐作画一幅。未能兑现，请小姐恕罪！”萧径亭对迎上来的池井月微微一笑，便走到任夜晓面前，长长一礼拜下笑道。

　　“哼！”任夜晓小嘴轻轻一撅，美目一闹，径自找池井月招呼说话，也不理会了。

　　萧径亭微微一笑，接着便走到武莫宸身前，一礼拜下道：“萧径亭拜见王爷！”待见到桌上己经没有了位置，便朝亭子地围栏走去。池井月见之连忙又站起娇躯，朝萧径亭道：“公子还是坐这里吧！井月只要站在一边便可以了！”

　　池井月言语刚刚一出，任断沧面上不由微微一变，若是萧径亭当真坐在了任夜晓身边，那当真是有说不出地暖昧了，况且方剑夕还坐在一边。

　　“萧兄快快坐下来，我们正在给池井月小姐对治理上兵世家出主意那！”武莫宸仿佛不知道什么一般连忙朝萧径亭招呼道。

　　萧径亭故意可怜兮兮地望了任夜晓一眼，便拉着归行负和楼临溪坐在了亭子的围栏上，笑道：“你们继续吧！对于这些政事，我不怎么在行，听听便可以了！”萧径亭说着便朝池井月望去，见到美人儿的眉宇间竟然微微有些忧色，不由暗暗觉得奇怪。

　　“哦！刚才王爷说，池井月小姐虽然有金陵第一才女的名头，但是终究是名女子，管起事情来不怎么方便，所以开玩笑说让皇上下一道旨意，让天下所有的英俊风流都来金陵，来一次比武招亲，谁最后胜了，便赢得美人归！”方剑夕目光朝萧径亭递来一道笑意，道：“要真是这样，萧兄若是上场，那天下英雄都没有希望了！”

　　萧径亭心头微微一怒，自己和池井月亲热的事情别人没有看见，但是李松涛想必是看见了，但是为何武莫宸竟然还有意无意地出了这个主意。但是那股恼意仅仅在心中微微闪过，萧径亭面上一笑，朝池井月望去，道：“若真是有这等好事，萧某又怎么能够放过，井月小姐，萧某在这里就先报名了！”

　　池井月美目顿时一宽，轻轻闪过一道又嗔又喜的神色，接着朝武莫宸轻轻一礼，道：“王爷开玩笑了，井月只不过是一个武林儿女而己，王爷提地那些事情，井月连想都不敢想，何祝井月前几日己经刚刚拜了归宗主做了干爹哩！”言语中的意思再明白没有了，她己经拜了干爹了所昵冬身大事也有人打理了，用不着朝廷在上面多做文章了。

　　武莫宸目光朝萧径亭望来，接着投向边上的归行负，轻轻一笑道：“那感情好啊，归宗主可是天下闻名的一代英豪啊！”

　　倒是任夜晓也听出了里头的名堂，不由美目好奇地瞟向池井月，想从她小脸上得出一些池井月与萧径亭之间的什么信息，不过池井月只是大方笑笑，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任夜晓不由越发赌气，更加地不理会萧径亭，不料萧径亭却只是和众人潇洒言笑，也不投来目光探她了。惹得任夜晓暗暗跺了几下玉足，美目轻轻转了几转，便又大方地笑意吟吟地听起众人说话，还时不时地添上几句。

　　“井月小姐刚才对我的我比武招亲的提议不喜欢得很，那想必是井月小姐不通武事，但是任小姐却是有着一身高明的武功，任盟主啊，武某地建议你倒是可以考虑考虑啊！”武莫宸好像为了弥补刚才惹起萧径亭的不快。目光望向了美丽绝伦的任夜晓。面上微微显上一丝疑色，道：“我好像听说江湖人叫任小姐都叫做‘雪剑姬’的，小姐身边的那支雪剑是从来不离手的，为何今日却是没有带来了？”

　　方剑夕哈哈一笑。目光一柔望向任夜晓。道：“那是因为师妹己经长大了，不再拿刀拿剑了，王爷啊，这等女儿家的心思还是少问的好啊！”

　　任断沧轻轻一笑，道：“小女那些武功值得什么，说到厉害，任某这次去了一趟楼兄地渤海剑派。楼兄地女儿可真是巾帼英雄啊，竟然将整个渤海剑派整理得整整有条，兴旺得很，楼兄可是生了个好女儿啊！”

　　楼临溪微微一笑，此时的他和以前仿佛判若两人了，闻言只是微微一点头，接着忽然萧径亭问道：“贤侄，这次事了后，你做何打算！”

　　整整一个下午，萧径亭便将所有的时间花在了与武莫宸几人的客套中。不由觉得乏味之极，最后索性住嘴不言，听着其他人说话，而对于上兵世家那晚上地事情，众人皆是不约而同地避开了这个话题，仅仅只有任断沧向池井月陪了一次礼，说道因为自己地不在使得金陵武林大乱，从而池府招此大祸。

　　而中间任夜晓仍是对萧径亭不理会，席间端庄有礼，落落大方，比起池井月都更加有大家闺秀的味道，不住惹来方剑夕怜爱的目光，惹得萧径亭微微有些纳闷，虽然任夜晓几次来醉香居找自己都隐秘得很，但还是有踪迹可寻的，难道方剑夕真是一点也不知道吗？

　　几人互相打探互相问底，一直谈到了夕阳西下之际，武莫宸方才开口告辞，余人也接着起身告别。此时池井月借口自己一人无趣得很，出口留下了任夜晓，任断沧稍稍犹豫了一下，也同意了。

　　刚刚遣走侍女，池井月美目便涌起一阵泪花，萧径亭上前一把将她娇弱的身躯抱在怀中，柔声道：”月儿，累坏了吧！”

　　池井月仿佛再也忍受不住心中的悲伤，将脸蛋投进萧径亭怀中，抽泣道：“我醒来的时候，不但爹爹走了，就连萧郎你也不见了，我真是害怕极了！好郎君啊，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啊，我真是想死你了！”

　　萧径亭抱起池井月地一双小屁股，走到一张椅子坐下，双手脱在那对翘挺的小屁股坐在自己的怀中，柔声道：“我也想你啊，这些日子真是难为你了，将那么多的事情都撑了下来！”

　　“那可是真的多亏了莫姨哩！是她将所有事情都办得妥妥贴贴的，要不是莫姨说经营上兵世家对哥哥有好处，人家真是想撒手不管哩！”池井月在萧径亭的安抚下，渐渐安静了下来，静静躺在萧径亭怀中，小嘴隔着衣服轻轻地亲吻着萧径亭的胸膛，渐渐说起那日有人拿着梦君奴的信物将她骗了去，然后又将她囚禁了起来，说到中间，池井月美目忽然一羞，痴痴望向萧径亭，道：“哥哥，月儿以前一直是喜欢她的，为什么现在心里总是惦记着哥哥了，是不是月儿本身就是容易变心的女人！”

　　“傻瓜！”萧径亭对着池井月的小屁股轻轻一拍，道：“若是梦君奴是个男的，那就算他再十恶不赦，再对不起你爹爹。而我就算在英俊百倍，再厉害百倍，甚至也趁着你中了你春药要了你的身子，你也不会变心的！祝且你现在心中，其实仍是想着梦君奴那个丫头的！”

　　“嗯！”池井月轻轻应了一声，接着小手轻轻抚摩着萧径亭的胸膛，柔声道：“我也不管那么许多了，反正我现在跟着哥哥了。而且这辈子也跟定哥哥了！”

　　萧径亭轻轻拂过池井月细小的蛮腰，柔声问道：“你知道为什么刚才方剑夕何武莫宸明明没有事情，也在这里呆上那么久吗？”听到池井月在怀中莫逆良可(模棱两可)地轻轻嗯了一声，萧径亭接着说到：“虽然你爹爹不在了，但是上兵世家地势力还在，他们其实是来探探你的口风，借机也了解一下你的为人，甚至你喜欢什么的男子。总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将这个庞大的势力纳入自己的阵营中。你想想看。江南盟的势力虽然遍及了整个江南，最近连邪尘也成为了江南盟地副盟主，使得他规模更是空前，而偏偏在他的地盘上。出现了一个上兵世家和他并列而驰。或许在武林高手上，你上兵世家比不上江南武盟，但是在江湖上的威望你家也许并不弱与江南猛多少，而中原各大武林势力，甚至朝中大员，与你爹爹交好的人大有人在。拉拢了你，就等于拉拢了这一大票实力了。……月儿，小丫头，你在不在听啊！”

　　萧径亭正说话间，忽然发现池井月这小妮子正躺在他的怀中，闭着一双美目，美丽地小脸一幅无比陶醉地模样。不由轻轻池井月屁股上轻轻扭了一把。

　　“人家知道哩，人家躺在哥哥怀中，其实是在听哩！再说他们只怕也白费力气哩，我家的什么势力都是哥哥的，人家什么都听你的，莫姨说人家是在替月儿的好郎君做个厉害的管家婆哩！”池井月扬起小脸一幅无比温柔的模样，接着美目一羞道：“再说人家被你抱着也难得得很哩，在别人面前人家可不敢和你亲昵地！”

　　萧径亭一阵苦笑，便也不再说下去，忽然想起，又朝池井月问道：“那天夜里，为何他们又乖乖退走了！”

　　池井月歪着小脑袋微微想了一会儿，道：“莫姨说是因为飘香楼那边出事了，所以他们才退开的。而张怒涛也怕朝廷治他的罪，所以上书朝廷想武帝请罪，并且提出让我出任家主了！不过我想这只是他们作戏罢了！”

　　“哦！”萧径亭低低应了一声，忽然池井月美好的娇躯从萧径亭怀中跳开，急道：“夜儿妹妹还在那边等你呢，她这回可是恼得很了，莫姨也只和她说你出去办事了，哥哥十几天一直没有去看她，她心里气得很，待会儿哥哥好好去哄哄她！”

　　“好妹妹，萧公子我给你找来哩！”池井月带着萧径亭俏俏走进自己的闺房，此时任夜晓正坐在床边，见到萧径亭和池井月过来，小脸一板，便转过脸去。

　　萧径亭见之微微一笑，池井月朝他温柔一笑，接着小手朝床上的任夜晓轻轻指了指，便要朝外面走出。

　　萧径亭见池井月朝外面跑得飞快，心中怜爱，有意借此机会将自己和池井月的事情也揭露给任夜晓知道，不由长手一伸，一把抓住飞快朝外逃出的池井月，双手环保住她小蛮腰，重新将她扯进自己怀中。

　　不料池井月真的如她所说，她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便和任夜晓一般的大胆娇痴，但是一旦有人在身边，脸皮顿时变得薄了。刚被萧径亭抱住，便奋力地挣扎，又不敢惊了扭过小脸的任夜晓，唯有扭动着娇躯要从萧径亭怀中下来，一双美目又是讨饶又是担心，害怕任夜晓忽然转过头来。

　　池井月一张小脸涨的通红，是真的急了。见到萧径亭仍旧没有放手，小嘴轻轻一嘟，香吻如同雨点般落在萧径亭脸上，一边无比讨好地亲着萧径亭，一边不住地扭动娇躯。萧径亭见之微微一讶，便放开双手，任由池井月飞快地逃开。

　　萧径亭轻轻地走到任夜晓身边，柔声问道：“你娘那天晚上中了毒，现在好了吗？”

　　任夜晓终于听到萧径亭说话，便暗暗嘟起小嘴赌气不说话，本来想和上次一样，说出一丝硬话儿，但是想想终是不敢。唯有皱着柳眉，垂着小脑袋，拧着娇躯，看来仿佛一幅受了委屈的小媳妇一般。

第八卷 第十章 温柔调戏

　　萧径亭轻轻走到任夜晓身边坐下，忽然想起问道：“夜儿，你爹爹和方剑夕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任夜晓见到萧径亭不像上次那般说好话儿哄自己，却是说起正事来了。不由美目一热，抿起小嘴怎么也不回答萧径亭问题。

　　萧径亭见之轻轻一笑，双手轻轻抚上任夜晓的香肩，柔声道：“夜儿，你己经生了半天的闷气了，再不笑笑，只怕便要变丑了！”

　　“变丑了也好让你不要我，变丑了你才高兴那！”任夜晓娇躯猛地一阵不依，哇地一声哭将出来，感到萧径亭双手又抚上了自己的香肩，又是臀儿一扭，将萧径亭双手甩落。

　　“不久我便要北上了，不可长了这个丫头的脾气啊！”萧径亭心中一阵暗笑，目光望向任夜晓动人惹火的腰臀曲线，站起身躯走到桌子边上，静道：“夜儿啊，你脾气这么大，哥哥可真的不喜欢！”

　　任夜晓听到萧径亭言语中仿佛带了微微的不快，芳心里升起深深的委屈，粉泪猛地涌出了眼眶，顺着面颊不住流下，大有一泻千里的气势。接着抽抽噎噎哭得更加伤心起来，感到萧径亭脚步微微走远，芳心一骇，连忙回想从中午开始萧径亭望来的每一道眼色，和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哪里让萧径亭生气了，一下仿佛也摸不着头脑，不由又是委屈又是害怕，扑到在床上悲悲戚戚大哭起来。

　　萧径亭从外面拧了一条毛巾进来，见到任夜晓美臀仍旧坐在床沿上，但是上半身娇躯却是扑在了床里面的锦被上，这般姿态使得原本就盈盈一握的蛮腰拧着。衬托得下面的圆臀越发地肥大动人，看得萧径亭心中一荡，接着目光望向美人儿犹豫抽噎而激烈起伏的香肩，心中涌起无尽的怜爱。轻轻坐到美人身边，可能由于任夜晓此时娇躯动得起来，所以那股处子的幽香显得更加的浓烈动人，一手轻轻抚上美人晶莹滑嫩的粉背，轻轻地上下抚弄。帮助平息急喘的气息。却也任由美人哭着。

　　“哇！”任夜晓这下哭得更加的伤心厉害起来，带着美好地娇躯也不住地颤抖，萎萎切切的哭声由于被被子掩住了，所以听来显得那么的委屈。

　　“难不成这丫头真有什么伤心的事情。我要是再这般。可得惹得她难过了！”萧径亭轻轻一讶，接着双手轻轻抚上夜儿激烈耸动地香肩，上身轻轻俯在美人动人地粉背，柔声道：“看来我的心肝宝贝是真的生气，真的不理我啊！”接着将耳朵轻轻贴在任夜晓小脸旁边，没有听到意想中的撒娇声，而是哭得更加喘过气来。萧径亭连忙也躺倒在床，将整个身躯压在美人的娇躯上，面颊轻轻贴在美人粉嫩的小脸，微微有些急切道：“夜儿，我倒地哪里惹你生气了，让你那么伤心，一个劲地不理会我！”

　　任夜晓闻之竟然还没有晃过来，更是哭歇了声音，萧径亭心中一急，双手抓住美人地香肩，不理她娇躯用力拧着硬是将她娇躯翻了过来，见到美人的小脸此时真的哭得眼泪淋漓，如同梨花带雨，便连被子也被泪水打得湿透了一块，而本来一双动人的美目也哭得又红又肿。

　　萧径亭将身子轻轻压在任夜晓动人浮凸的娇躯上，见到玉人也不挣扎也不撒娇，萧径亭轻轻俯下面孔，双手轻轻捧着美人动人的脸蛋，轻轻道：“夜儿，你现在真是让我着急了，你以前那么乖，那么听话，怎么现在那么倔强，那么爱使小性子了？宝贝以前不是一直喜欢腻着哥哥的吗？怎么现在对我爱理不理了？”

　　“哪个敢不理你了？哪个舍得不理你了？”任夜晓凄声呼道，忽然举起粉臂环上萧径亭的脖子，凑上嫣红娇嫩的樱唇，用力地吻在萧径亭脸上，接着玉手一用力将萧径亭紧紧抱住，仿佛怕他走了一般，粉颊也亲昵贴在萧径亭脸上抽泣道：“哥哥，我这十几天里，天天都在不停的想你，天天都害怕得睡不着觉！你出了什么事情，可以告诉井月，可以告诉莫姨，但是为什么要瞒住我！你可以和辛忆并肩作战，为什么要将人家孤零零地扔在家里害怕，我那天晚上就连衣服也换好了，剑也准备好了。但是想起哥哥吩咐过我的话，我真的不敢不听哥哥的话，自己跑到池府来，我实在怕你生气，怕你恼了我呀！”

　　萧径亭手上一紧，将任夜晓丰满动人的娇躯用力抱着，嘴巴附上任夜晓红肿的美目上，轻轻地噬掉晶莹的粉泪，嘴唇温柔地咬着美人的眼帘，柔声道：“傻瓜啊，就这么点儿事情，也值得你那么伤心啊！”

　　“哥哥！”任夜晓的声音忽然变得深情温柔无比，萧径亭闻言不由将目光对上人任夜晓的美目，那双朦胧宝石般的眸子射出万千道缠绵的如海情丝，柔声道：“待会儿，要是夜儿说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话，哥哥你就用力打我，可千万别恼了人家，好不好？”

　　“哥哥，你说夜儿听不听你话，爱不爱你？疼不疼你？说了人家也觉得害躁，有了哥哥后，人家连爹爹妈妈都放在一边了，心里眼里便都是哥哥的影子，一没有见到哥哥心里就着了慌。我以前使多么要强骄傲的人啊，但是偏偏在哥哥面前变得什么都没有了，天天只想着该怎么才能讨到哥哥欢喜，做梦里都想着被哥哥抱在怀里！”任夜晓粉颊轻轻蹭着萧径亭，痴痴呢喃道：“我这么爱哥哥，也不敢指望哥哥也这么爱我，因为哥哥以前己经又了妍儿姐姐了，但是我忽然发现哥哥对我只有怜的，而井月的事情更加让我觉得哥哥只是心软而己，其实无论是我，还是井月，你都不是真心喜欢……。而你真正喜欢的说不定只有梦君奴了！”说罢更是萋萋切切地哭了出来。

　　萧径亭只觉得心中一堵，接着任夜晓的玉臂越发的用力，仿佛要将自己挤入她地娇躯一般。心中越发的温柔，一手轻轻拂过任夜晓的小脸，地上美人的双目，声音也变得无比的温柔，道：“是哥哥不好，不但没有想到夜儿的心思。而且还在吓我的心肝宝贝！”接着双手绕到美人的腰下美臀。将任夜晓地两只玉腿举起，夹在自己地腰间，使得美人香臀高高拱起，任夜晓以为萧径亭想要她了。一张脸蛋不由变得红彤彤地。一双美目变得秋波横流，仿佛要流出水来，接着紧紧闭上，但是一张瞟脸却是躲进萧径亭的肩膀，一个劲地亲昵磨蹭。一双玉腿更是紧紧夹在萧径亭腰间，微微有力将肥大的美臀耸起，让自己美妙的敏感羞处紧紧贴在萧径亭下身峥嵘处。仿佛要急切表达自己的心思。

　　“我的傻瓜夜儿！”萧径亭“啪！”的一声，一掌微微用力拍在萧径亭肥美的圆臀上，接着接着抚摩着美人圆滚的臀儿，轻轻笑道：“我的夜儿就那么着急啊！原来我的小宝贝比我还要急色哩！”

　　“缨！”任夜晓闻之顿时一阵不依，被压在萧径亭身下的娇躯反佛扭糖儿一般滚动，腻声急道：“坏蛋，还不是你这个没良心地来撩拨人家！”接着小嘴轻轻咬上萧径亭的耳朵，柔声道：“哥哥，夜儿真是着急了，夜儿真是想让哥哥要了我的身子，夜儿也不知道为什么？”

　　萧径亭心中涌起阵阵情潮，正色道：“夜儿，你刚才说的对，哥哥真是喜欢上梦君奴了。知道刚才为什么打夜儿的屁股吗？你说我不喜欢你，那可真是冤枉死我了，是不是？”萧径亭一手轻轻抚摸夜儿的小脸，一手揉捏美人的肥臀儿，柔声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这么说吧！要是有人伤了你了，我一定将他碎尸万段；要是有人将你送我身边夺走，我就算杀尽天下所有人也要把你抢回来！你说这是不是喜欢？”

　　“宝贝！你爹爹那天晚上让我绝了对你的痴念，你知道我是怎么说的吗？”萧径亭微微一笑，对上任夜晓的小嘴，轻轻地吻了一口，笑道：“我说，盟主就等着嫁女儿吧！”

　　“嗯！”任夜晓顿时仿佛心结顿解，张开小嘴猛地将萧径亭嘴巴咬住，轻吐滑腻香甜的小舌头，伸到萧径亭嘴巴中，衔住萧径亭的舌头死死地吮吸咬陋，吞咽着不知道谁的津液，顿时痴了。

　　直待呼出了胸腔中所有的空气，任夜晓樱唇方才离开萧径亭的嘴巴，尚自陶醉地伸出小舌头添了添如花的嘴唇，酥胸不住地起伏也不知道是因为情动，还是因为空气费尽了。接着闭上双目享受刚才深吻的余韵，将蛾首深深埋进萧径亭怀中。不过陶醉不到片刻，整个娇躯忽然火烧起的一般滚烫，软软地提不起一丝力气，原来是萧径亭的怀中在她下身美处肆虐得厉害，让玉人娇躯酥麻难挡，一阵难耐地扭动。

　　“好哥哥！好郎君，你要是现在不要了人家的身子，那你的手就别那么用力揉人家下面，人家难过死了！湿漉漉地，难受死了！”任夜晓情热如火，虽然夹着娇躯尚自不着扭动，双腿将萧径亭的坏手紧紧夹在腿心，不住地绞动，但是小嘴却是不住地讨饶，小嘴香吻如同雨点落在萧径亭脸上，在如泣如诉的呻吟声中，腻声道：“待会儿，井月会让人过来叫吃饭哩！亲亲！”

　　萧径亭手上只是下意识地动作，不料却是将美人儿逗得这般厉害，若是继续下去，就只剩下交合了，不由将坏手从玉人身下抽出，柔声道：“好了，我们这便出去，今天晚上，哥哥抱着你睡觉好不好！”

　　“好的！”任夜晓闻之，小脸又羞又喜，垂着小脑袋柔声应道。

　　萧径亭拈了拈湿润的手指，凑到任夜晓的小耳朵，坏笑道：“宝贝那里湿得难受，哥哥等下给你换衣衫，不过你那里要让哥哥亲亲，好不好？”本来只是为了调笑她，不料任夜晓美目一热，接着垂下小脸，如同蚊吟般的一声。

　　“嗯！”

　　萧径亭带着任夜晓去感到大厅去的时候，那里己经摆好了一个小小的家宴了，圆圆的桌子上。坐着只有归行负、楼临溪、萧莫莫和池井月几人，见到萧径亭和任夜晓进来，特别是见到任夜晓哭得红红肿肿的双目，归行负不由朝萧径亭递来一道促狭的眼色，接着朝楼临溪笑笑。

　　萧径亭本来以为楼临溪不会有什么反应，不料楼临溪却是一反先前的形态，呵呵一笑，望向萧径亭和任夜晓的目光变得无比的亲切和慈爱。好像以前那个带受有了活力的不是他楼临溪一般。接着朝任夜晓望去一眼。笑道：“看来任盟主这个女儿是白生白养了，还没有嫁入萧家，就这般的乖巧听自己地夫君话了。

　　任夜晓小脸本来地就红彤彤的，因为她心神还沉浸在与萧径亭刚才的那一阵亲昵中。特别是萧径亭最后一举酥痒难挡的火热一吻。烫地她双腿间仿佛现在还酥得入骨入髓，走路都不怎么利索。而且还被萧径亭剥了个精光，光屁股坐在情郎怀中，硬是让他一件件穿好了小亵裤儿、绸裤和长裙，直羞得她心里又是欢喜又是着急，不住地亲吻讨好，求萧径亭让她自己穿了。不过萧径亭却是霸道得很，说若是下次还这般胡思乱想，哭得这般厉害地话，就要受到更厉害的惩罚了。

　　“真是一个爱死了人的霸道郎君！”任夜晓没有注意到楼临溪此时调笑的难得，也不觉得怎么地害羞，紧紧轻轻地垂了垂小脸，接着美目一瞟望向边上的萧径亭，轻轻一慎，玉足轻轻走快几步，紧紧跟在萧径亭身边。

　　萧莫莫见之笑道：“两位宗主莫要调笑夜儿，她娘都说她是一个不害躁的姑娘！”

　　“莫姨！”任夜晓朝莫莫投去讨好的一眼，接着拉着萧径亭走到莫莫身边道：“哥哥，我们坐在这里！”摆出了一幅孝顺儿媳妇地乖巧模样。

　　“任侄女敢爱敢恨，一点也没有故作姿态、矫柔造作，径亭你真是有福气了！”楼临溪听到莫莫的话后，微微一笑，目光朝萧径亭递来一道祝福的目光，接着飘过一丝感叹，不知道是因为自己，还是因为萧径亭。忽然面上展开一丝笑容，朝任夜晓笑道：“夜晓，你还记得以前去蓬莱的时候，见到的那个比你大一点点的小姐姐。”

　　“伯伯说的是绛玉姐姐吗？这个姐姐那时候最是疼我了，而且总是护着我，不让竹廷师兄欺负我！”任夜晓笑着答道，但是不知道楼临溪为何忽然问道这个问题，接着美目一闪道：“我记得珠胭姐姐的眼睛还是蓝色的呢？真好看！”

　　楼临溪呵呵一笑，自语了一句道：“你喜欢绛玉就好！”未待萧径亭明白过来，忽然望向任夜晓笑道：“你还记得竹廷小时候老是喜欢欺负人啊，绛玉从小就好强，对着她哥哥竹廷也厉害得很，倒仿佛她是姐姐一般。”

　　萧径亭总觉得楼临溪这话虽然是对着任夜晓说的，但是仿佛是说给自己听的一般，接着目光呆然朝萧径亭望来道：“绛玉那丫头就是我唯一的女儿了，长得像她不见了的母亲，眼睛微微有些蓝色。被人称作‘蓬莱玉’，不过不像她母亲那般温柔。几十年来反而被我宠坏了，又是骄傲又是心高，而且还刁钻得很，所以我最不放心的便是她了。”

　　归行负闻之呵呵笑道：“女孩家吗？被父母宝贝着，自然宠得没有了边了，我家的琴芍，天明肠？在西北都是出了名的女霸王，在家里她说向西，我府上的人没有一个敢说向东！所以全西北的人都知道，‘逍遥府’里面说话管用的其实不是我这个‘西北候’，而是我那宝贝女儿‘刁明珠’啊！”

　　楼临溪听到了归行负言语中掩不住对女儿的疼爱，不由一阵苦笑道：“行负兄啊，你那个女儿虽然刁钻，但是想必也是知书达理、聪明伶俐的，只是厉害一点罢了。不过我那女儿啊，心比天高，从小就喜欢管着我渤海剑派的事情，也认为自己的聪明高到天上去了，但是充其量只是有些小聪明而己，而且心眼又有些偏激。骄傲得都没有边了。你看看最近她做的事情，也不知道到底是听了谁的主意，竟然将外面无门无派的武林人士统统招进渤海剑派，简直是胡闹啊！”接着面色变得一柔，道：“不过那孩子说来还算是善良的，径亭啊，这里事了之后，我便要离开一阵。具体什么事情你也知道。但是也不完全为了我妻子的事情，而是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阴谋，从费莫在任府蹊跷的死我就发现了，我怎么也要揭发了它！”

　　也许是见到了众人变得肃重起来。楼临溪又呵呵一笑。道：“不说这个了，关于我那个儿子，说来也巧，名字里头也有一个廷字，只不过不是你那个‘亭’字。但是你们的性格还真是有些像……”楼临溪微笑着说到这里，便是的任夜晓忽然不屑地抿了抿小嘴，楼临溪顿觉不解。稍稍想了一会儿，不由哈哈大笑，道：“夜晓，我只是说竹廷和你萧哥哥性子有些像，我知道他和你的萧哥哥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天下间又有谁也比不上你萧哥哥！”

　　一席话倒说得任夜晓有些不好意思，但是也不出口反驳，红着小脸答应了楼临溪地论点。

　　楼临溪接着说道：“那孩子也是个情种，从小也聪明，练武也快。从小跟着我的师叔练武，现在武功离我也不太远了，甚至可能比起任伐逸都不差了！”说罢目中闪过一丝骄傲。但是又小心翼翼看了任夜晓一眼，怕这话提到他大哥，会惹她恼了。不料任夜晓却是仿佛没有听到一般，不由轻轻一笑道：“他自小性格就随和潇洒，不过我不大喜欢，因为他有些不务正业。以前还好，我让他打理府里面的事情，他还多多少少会听一些，但是后来他就再也不听我话了，而且和我的关系也变得很糟糕，索性天天去青楼点姑娘，喝花酒，要不就是喝那些闲杂人等乱交朋友，将家里给他地传家玉佩给典当了，请街上地乞丐喝酒。还是当铺的人见了，给了他钱后，当场就亲自将玉佩送到我家里。不然这么一件家传的宝贝就让他这么给糟了。”说到此处，楼临溪长长一叹，朝萧径亭道：“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喜欢上了一个女子，那个女子竟然是他的后娘，也就是我后来娶的那个女子！”

　　“啊！”众人闻之大讶，不敢相信楼临溪竟会将这等骇人的大家丑闻说出来。

　　但是听到楼临溪后面的话后，方才知道其实那个楼竹廷并没有涉及伦常之乱。

　　“径亭，你也知道，我那个妻子是外族女子，深受我地怜爱。我娶后面的那个女子，也是因为她长得像我那个不见了的妻子而己，从头至尾只和她说过话，便连小指头也没有碰过！”楼临溪面上拂过一丝疼爱的神色，道：“就是因为这样，竹廷才和我闹翻的，他认为这样对我后娶的女子不公平。但是他哪里知道，那个女子充其量只能说是我的一个谈得过来的朋友，甚至说是女儿也不过分啊！”

　　虽然楼临溪口中说那个女子是他的女儿一般，而且也一直没有说出那个女子的名字。但是从萧径亭眼中闪过的一丝迷惘和痛”合，萧径亭可以看出，他对那个女子恐怕己经不仅仅是儿女之情了。

　　“怎么楼临溪和池观崖的境祝如此的相似？！”这个念头猛地闪过萧径亭的脑中，但是接着很快便将它狠狠甩出脑袋，因为他从来就不敢去涉及这个想法，因为他自己仿佛也和这个境祝相象得很。

　　“这样一来，竹廷这个朋友我倒是求之不得啊！”

　　楼临溪见到萧径亭目中微微一闪，便也不再提到这些话题，仅呵呵一笑。就不再说话。

　　“这些人都是莫姨带过来的吗？”萧径亭目光望了一眼跑来上菜的几个丫鬓，觉得十分的眼熟，不由开口问道。

　　池井月轻轻抿嘴一笑道：“是啊，这次我便府上大半的下人都换了，连守卫家里的武士也换了几百个，只留下一些叔叔伯父，师叔师伯们的家眷和弟子。”接着美目敬佩地望了莫莫一眼，道：“莫姨这次给了我六七百人哩。所以现在府里上下差不多都是哥哥的心腹了。

　　“六七百人？”萧径亭心中一阵惊骇，目光望向莫莫道：“莫姨你哪里来的这么多人马，就是一个武林大派，也不见得有这么多人啊！”

　　莫莫朝萧径亭递来一道温柔地笑容，道：“亭儿，其实这些人都是你的。我以前就和你说过啊，虽然莫姨的武功不是那么高，但是管的势力却是大得很啊！

　　“那李莫潇带来的驻守这里的一千兵马呢？”萧径亭想起之前黄衣美人说的话。不由出言问道。

　　“那其实不是李莫潇的兵马。而是宴孤衡地！”归行负出口插话道：“这下我还真地不知道武帝打的是什么主意了！”

　　“那就好！”萧径亭忽然笑道，他与宴孤衡接触过，对他仿佛总有一种无比信任的感觉。

　　酒过几盏后，几人就开始说一些闲话。故意地不去涉及正事。直喝到月亮升到了外面的柳稍头上。池井月让侍女去给众人收拾房间，楼临溪才提到自己在‘醉香居，己经住惯了，不想在挪地方了。而归行负喝得有些高兴，不能离开，便只有楼临溪一人回‘醉香居’了。”

　　“亭儿，你不陪着夜儿，跑到我这里来做什么？”萧径亭趁着池井月和任夜晓这对小姐妹说私话地时候。走进了莫莫地房间，正好碰到莫莫褪下了外面的衣裳，露出了一身粉红色的中衣，将她魔鬼般的身材衬托得凹凸有致。

　　“不是莫姨一道道醉人的眼波不住瞟来的吗？”萧径亭轻轻从后面楼中的莫莫细小柔软地小蛮腰。下身贴上那两瓣丰满肥美的臀瓣。

　　莫莫眼波一媚，将肥臀轻轻朝萧径亭下面拱来，娇躯缓缓倒进萧径亭怀中，仰起小脸将粉颊贴在萧径亭面上轻轻磨蹭，道：“坏蛋，将人家说得这般风骚，难不成人家找我的心肝来，就是让你这坏人糟蹋人家来吗？我是有正事和你说哩！”

　　“是不是因为楼临溪？”萧径亭一手隔着衣裳，轻轻握上莫莫的一只玉乳，轻轻揉捏出言问道。

　　莫莫撅起小嘴，朝萧径亭嘴上轻轻吻了一口，道：“是啊，亭儿难道没有觉察到楼宗主的不正常吗？不是莫姨随便爱怀疑人，楼宗主对亭儿是没有一点恶意的，相反我听出今天晚上，他说的话中好像有托孤之意哩！嗯，啊！亭儿不要啊！”

　　萧径亭一手轻轻掀起莫莫的衣襟，拉开莫莫的绸裤轻轻退到大腿，一只坏手按着平坦柔软的小腹偷偷探下，钻进莫莫啧香的亥裤中，摸到两腿中间，顿时满手生香。

　　“宝则阿，莫莫这几天想你想得都要疯了，你轻轻一惹，人家就会受不了哩！小心被夜儿和井月她们发现哩！”莫莫玉手一把滑下，抓住萧径亭的坏手，但是却被萧径亭抓住了，让自己的玉手在自己那里肆虐。接着臀儿一凉，却是亵裤儿也被萧径亭褪下了，两瓣肥臀颤巍巍地被风儿吹得发凉。

　　“冤家！真是恼不过你这个小冤家！就任由着你了，宝贝儿，你要快一些啊！而且可别搞得人家太厉害了，叫得让她们听到，可就不好了！啊！”莫莫一声尖呼，接着顺手拿过一件物事咬在小嘴中，轻轻俯下娇躯趴在床沿上，高高撅起两瓣雪白的巨臀。

　　楼临溪依然向往常那样地早起，但是没有像往常一般，走到外面的园子去和看花看鸟，而是坐在床沿上暗暗运气，其实他在武功最鼎盛的时候，一身的功夫，无论是外功还是内功都不亚于江南盟盟主任断沧，但是自从妻子不见后，心里逐渐变得凄凉从此几乎便将功夫搁下了近十年。所以本来在年轻时候就在派中无敌手的他，到了十年后竟然被自己的师叔给打败了，但是他也顾忌不上这么许多。

　　来金陵的时候，他先是心中暗暗留情，所以伤于萧径亭手中，接着伤还没有痊愈的时候。又和武功霸道威猛的公牧潘一阵殊死搏斗，耗着自己地真气支持到了几乎衰竭的地步，就是为了报对刺杀萧径亭的歉意之情，然后在不到一个月后，旧伤未好的情祝下，拼着性命和白衣淫贼大斗了一场，此时浑身上下的功力，己经不足了五成。

　　“真是步步蹉跎啊！不过这等情祝下竟然几次也死不了。反而将自己的半世英名破坏殆尽！”楼临溪暗暗自嘲了一下。接着笑道：“恐怕我是打架输的最多的一代宗主了！”接着着好了衣衫，轻轻揣起一支锋利地匕首，足下一蹬，飞快从窗户中跃出。

　　出了房子后。楼临溪也一直在花丛中穿行。此时天色尚未大亮，灰蒙蒙地，四周地房屋也静悄悄地没有响动，想必众多女子此时都还没有起身。

　　醉香居本来是防守得极严的，但是由于这次莫莫将“醉香居”的大部分人马都调到了“上兵世家”，所以守在醉香居各处暗跺中的人手就少了许多。但是醉香居里面地机关重重，楼临溪走出没有几丈远。便己经被守住机关地一个女子发现了。

　　“谁！”从假山中传来一声女子的娇喝，接着闪出一张瞟丽的脸蛋，待见到是楼临溪后，面色一宽便要招呼过来。

　　楼临溪手上一紧，便要上去擒住这个女孩，将她给点晕了。不料女孩忽然娇躯一震，接着美好的嘴角轻轻流出一缕血丝，便软倒在地竟是死了。

　　楼临溪心中一悲，目中一怒，便要抽出腰中的匕首，猛地冲上前去。但是想起这次来的目的，还是硬着忍下了心中地怒气，轻轻闪进了身边的草丛，接着只感到一阵清风拂过，一缕幽香飘进鼻孔，前面两丈处的枝叶轻轻一阵摇晃。

　　“是他？莫非他也是来救晴儿的？”楼临溪目光尖利，从摇晃的枝叶间，看到了两道人影，一女一男，其中一个便是上次伤了自己的那个白衣淫贼，瞧着他飞快掠过的身影没有一丝泻滞，不由暗自奇怪：“他也伤得不轻啊，怎么恢复得这般快？”

　　看着她们飞快跑过的痕迹，楼临溪方才从草丛中跃出，朝秀情被关的地方跃去。

　　也算是家贼难防的一种，本来是千折百绕的秘道，也被楼临溪记得清清楚楚了，本来极其隐秘的一间小阁，也被他费了大慨半个时辰救找到了。

　　“是谁？你们还是不要进来了，省得浪费了口舌，我是什么也不会说的！”楼临溪尚未走进秀情的门口，便听到里面传来的一阵冷冰冰的声音，还是那般的娇嫩动人，听得楼临溪心中微微一动，接着轻轻推开的房门。

　　“是你，宗主！”秀情还是那么般的冷艳绝伦，还是那般的冰肌玉骨，但是见到进来的竟是楼临溪，美丽绝伦的脸上忽然显出一道极其复杂的神色，最多的便是惊骇，其他既有冰冷的凌厉，还有一丝害怕，接着万般神色皆退，那张美丽的脸蛋上只剩下一股柔弱，轻轻一叹道：“那天晚上，我害怕被你认了出来，没有想到还真的被宗主认出来了！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所以宗主要是想杀我，秀情不会有任何抵抗，也不会有任何怪罪宗主的意思！”

　　见到楼临溪一阵自嘲的笑容，秀情宝石般的眼珠飞快一转，接着那张小脸顿时充满了歉意，道：“其实我是主人特地派进渤海剑派的卧底，天可怜见，我遇到的男人是宗主而不是别人，在家里我虽然名义上是您的妻子，但是我知道宗主一直将我当作自己的女儿，其实秀情又何尝不是将宗主当作自己的父亲一般。甚至对于绛玉也姐妹之情大于母女之情，只是由于秀情身处的立场，不能像女儿一般孝敬宗主，但是秀情在府里一直想着如何将自己的戏演得最真啊！”

　　楼临溪闻之轻轻一叹，接着从怀中轻轻掏出那支匕首，朝秀情缓缓走去。

　　秀情美目闪过一丝凌厉，一丝害怕，接着那双动人的美目又变得楚楚可怜起来，两只眸子顿时布满了儒沫之情望向楼临溪，道：“但是宗主若是想让秀情说出我主人的一些事情，那就抱歉了。秀情就算死了也不能出卖自己的主人地，好在秀情己经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宗主这般下手吧！”说罢秀情闭上那双动人无比的美目，扬起雪白美好的脖子，显得如同天鹅一般的骄傲。

　　“当！”一声脆响，接着秀情只觉得绑在身上的机关一松，心中顿时涌出一股欢喜，但是她也不急着睁开美目。她不能让楼临溪看到她眼睛里面的喜色。

　　片刻后。秀情方才睁开那双迷人的眼睛，望向楼临溪一脸地茫然和不解，道：“你奇怪我怎么会来救你是不是？是萧剑月让我来地，他此时就在外面！”

　　“是他！”秀情咋一听到这个消息。美目中闪过一道复杂的神色。接着换上满脸的怀疑，因为他将事情的先后联想后，发现那个萧剑月育可能便是萧径亭，不是那张脸没有一丝破绽，她和白衣淫贼可能早就断定那是萧径亭了，但是她虽然是故意投到楼临溪底下做卧底，但是知道他说地话一贯来是说一不二。就是涉及到自己地生死也不会撒谎的。

　　“你还记得小时候，那个粉妆玉琢般的小男孩吗？他便是我师弟的独生宝贝，见到你以后便再也不肯回家，后来被他父亲硬拖着回家后，整整哭了几天，他小名叫做宝儿，真正的名字就叫做萧剑月！不然你说他会费尽心力，受尽你的怀疑，给你治病！”楼临溪口中长长一叹，柔声道：“冤孽啊，又是一个爱上你的楼竹廷啊！”说罢楼临溪便头也不回地朝外走出，丢下一句话来，道：“另外一间屋子里面的那个女孩，你就自己去救吧！”

　　萧径亭张开眼睛的时候，外面己经是蒙蒙亮了，嘴筋微一笑便要起床赶去醉香居，身子刚刚起来，便立刻惹得怀中美人一声幸福的呢喃，一具丰满迷人的娇躯正蜷在自己的怀中，睡得如同一只小猫一般的安静。

　　那个美人便是任夜晓，昨天晚上被萧径亭将整个娇躯剥得光溜溜地搂在怀中睡了一夜，任夜晓虽然被萧径亭抱了无数次，但是被剥光了衣裳赤身裸体地被抱着睡在一张床上却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一只面红耳热，放心砰跳(？原文如此)，患得患失间直到半夜了才睡着了。

　　“夜儿真是个乖巧无比的女儿家啊！”萧径亭见到任夜晓的睡姿，不由暗暗感叹，此时的任夜晓两只玉臂紧紧抱在萧径亭肩膀，两只硕大的玉乳软软顶在胸膛。整个美好的娇躯缩成一团，好让自己在睡梦中都能将全身都躲进情郎的怀中，不过这样一来，使得她本来就起伏动人的娇躯显得越发的迷人心魄了，圆细的蛮腰弯弯折起，越发显得纤细，两瓣雪白的屁股胖乎乎地朝后面撅撅拱着，构成一道惊心动魄的曲线，让萧径亭一手抚上顿时爱不释手。

　　“夜儿的睡姿和莫姨真是大不相同啊！”萧径亭不由暗暗比较起两人的不同来，莫莫睡觉的时候，四只便如同八爪鱼一般将他整个身体紧紧缠住了，煽情中却带着一动保护的味道，所以每次睡醒的时候，萧径亭终是发现自己的脸总是挨在莫莫的那两只豪乳上。而莫莫两只丰满修长的大腿，更加紧紧盘在自己的胯间，两人的私处总是一整夜地挨在一起，搞得他刚刚起床就血脉愤张。

　　“哥哥！”仿佛觉察到萧径亭醒来，任夜晓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目，接着便又将小脑袋埋进萧径亭肩膀中，但是过了片刻后又扬起小脸，闭上眼睛在萧径亭下巴上微微长出的胡须蹭了蹭，仿佛要驱走朦胧的睡意，睁开眼睛后呆然不再是昏昏欲睡，而是羞涩中带着幸福和欢喜了，轻轻撅起小嘴道：“哥哥，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她刚才就睡眼望了我一下，便看出我的心思。所以强忍着睡意将自己蹭醒了，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宝贝啊！”萧径亭顿时明白任夜晓刚刚将头埋进他肩膀后，为什么片刻后便扬起脸蛋和自己说话了。不由心生怜爱，嘴唇轻轻吻上美人尚有睡意的眼帘，双手抱住两瓣肥美的屁股儿，将美人的两只玉腿分开，盘在自己的腰上，使得两人的身躯贴得更加紧密，柔声道：“我现在想起露宗主昨天说的话，心中现在仿佛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勾在那里，所以要赶去‘醉香居’看看，宝宝你再睡一会儿，好不好？”

第八卷 第十一章 托付娇娃

　　任夜晓被萧径亭这么一亲热，娇嫩敏感的下身地方又和萧径亭那儿贴得紧紧的，热起了满怀的情火哪里还有一点睡意，不由将夹在萧径亭腰间的一双丰满有力的玉腿一紧，美臀高高一耸，翻身将娇躯骑在萧径亭胯间俯下娇躯腻声道：“人家睡不着了，我起来服侍哥哥穿衣服好不好？”说罢坐直娇躯便腰起身，不料被萧径亭双手抓住两瓣肥大的雪臀死死按在腰间，不由又奋力挺上娇躯，将一只玉乳伸到萧径亭嘴巴上，柔声道：“哥哥虽然没有要了人家的身子，但是我们己经睡在一张床上，夜儿就是哥哥的妻子了！所习就要学着服侍自己的夫君了！”

　　昨天晚上萧径亭刚刚将美人剥光了衣服抱在怀中的时候，任夜晓便满怀担心地告诉他，最近的日子方剑夕追求得更加紧密了，便是他爹爹也准备不日将写信给方召疾，商量她们两人的婚事，这样一来倒激起萧径亭的心思，便没有要了任夜晓的身子。见到任夜晓虽然嘴上不说，但是美目里面总是有一股不解，也有少许的担忧。

　　“夜儿啊，你是不是奇怪我昨天夜里没有要了你，那是因为哥哥听到你昨天说的话后，好胜心思起来了，硬要等到将你娶进门后，到了洞房花烛夜里再取了宝贝夜儿的这里！”萧径亭轻轻在任夜晓下身撩了一下，接着抱起任夜晓的娇躯放躺在旁边躺下，替她掖好了被子，在小嘴上轻轻吻了一口，接着目光一阵蜜爱道：“再说男欢女爱也就这么一回事。你这个傻丫头就这么想啊！”

　　“嘤！”任夜晓顿时听得满脸通红，玉臂抓起被子往头上一盖。萧径亭以为她正在闹害羞，不料那丫头却是小手颤巍巍一把抓住他下身那物，接着被子一阵波浪鼓动，任夜晓竟然将小脸挤进萧径亭胯间，张开小嘴对那儿就是一口轻轻咬下，接着从萧径亭身体上爬起张开小嘴吻在萧径亭嘴上，又伸出丁香小舌在萧径亭嘴巴里面绞弄了一阵。

　　萧径亭满心温柔地任由怀中这个闹人可人儿调皮。手上却是一点也没有怠慢。待任夜晓吻完小嘴离开萧径亭嘴巴后，他己经将下身的衣裳全部穿好了。轻轻捏了捏任夜晓娇俏的小瑶鼻，便从床上下来。

　　“哥哥，其实我可没有想着那种事儿的。而且还害怕得很！”萧径亭刚刚走下床。任夜晓便也掀开锦被走下了床，光着屁股去拿来萧径亭地衣裳，温柔地替萧径亭穿上。刚才她钻到萧径亭胯下，咬了一口情郎的那物事，看来虽然放荡，但是其实她心性纯洁得很，对男女之事还是从萧径亭那里知道个一知半解。更别说有什么期待了。只是听到萧径亭话后，芳心里面仿佛有说不出的欢喜，又有说不出的柔情蜜意，满腔的爱意仿佛没法抒发，顿时想起萧径亭昨天亲吻她下身的事情来了，小心思这一起来，便做了刚才的事情，事后想想方才担心萧径亭会认为自己是淫娃荡妇，所以又说出这话儿来解释。

　　萧径亭自然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其实不是他换了别人兴许还会因此有了心结，所以这也是寻常夫妻相处地不易。

　　“我知道夜儿是想着尽早将什么都给了我！”萧径亭张开双臂，让萧径亭(？？？原文如此)替自己着好衣裳，接着瞥了一眼美人胸前那两只如同凝脂一般地坚耸玉乳，随着玉人的动作，在自己身上蹭来蹭去，并没有蹭起自己腹下的欲火，而是蹭起了满心的温柔。光凭着任夜晓爱得这般痴醉着迷、倾心彻腑，眼前地这个可人儿就是值得自己倾尽全身心珍惜、天下间独一无二地宝贝。

　　“不过我的宝贝儿真是不害躁的丫头里，光着屁股在我面前到处乱跑！”望着小合翼翼如临大事一般的任夜晓，这般郑重形态却是在为自己轻轻理好长袍上的襟领，萧径亭心中更是柔情顿起，开口怜爱调笑道。

　　任夜晓起身后，竟然也好穿上衣服，说是要去池井月那里，两人一道去厨房张罗，萧径亭她昨晚睡得甚少，不由半哄半劝地抱她上床，让她再睡一会儿。

　　“主子，您这么早便起来了，可要小的去吩咐厨房，马上做好东西给您端来！”萧径亭刚刚走出园子，几个带刀的武士连忙过来行礼，虽然精神亢奋，但是双眼却是有些通红，萧径亭知道他们是在府上守夜地，不过对他们叫自己主子却是有些摸不着头脑。

　　“莫奶奶和池家主都吩咐过府里绝对忠诚的一干弟兄，说自此以后公子便是府里上下这两千多人独一无二的主子了！”那为首武士听到萧径亭问起，不由走到萧径亭下首，必恭必敬回答道：“兄弟们几个别说多威风了，遇到了公子这般世间罕有的英雄豪杰做了主子。”

　　“哦？”萧径亭虽然急着赶往醉香居，但是也和颜悦色与他们说了几句话，原来那个为首的在池府那夜大战的时候，也在场亲眼目睹了萧径亭的晓勇，而且也听说了萧径亭在任府的威风，所以神情尤其激动。

　　“在任府的那一战，我惹到了许人的利益，所叫受有讨到太多的好，但是在整个江湖武林，却是威名赫赫了！”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朝几人笑道：：“别叫我主子，这个名头怪怪的，还是叫公子吧！”

　　“那小的便叫您公子爷吧！”

　　萧径亭心里微微有些焦急，所以便也没有去招呼萧莫莫，就直接往外走去。不料却又被人拦住了。

　　“萧兄！这么早便来池府，莫非来拜访什么人不成！”一只见池府大门左边的大花园中的一颗说不出名儿的花树下。站着一个白衣胜雪、潇洒不群地青年公子，气宇轩昂、貌若潘安，正是方剑夕。

　　“是啊，我可没有理由住在这里，这么早出现在这里唯一的理由便是自己过来拜访什么人了？”萧径亭走上微微一笑，道：“本来昨日答应了任小姐画幅画儿的，昨夜回去后，竟然凭空想象作出了一幅。欣喜难耐便不等到天亮就送过来了！”因为方剑夕一直费力追求任夜晓。所以萧径亭言语中听来爷微微带有挑衅之意，但是听来倒是更加可信了。

　　方剑夕微微一笑道：“夜晓这时候便己经起床了吗？萧兄怎么也不多坐一会儿！”

　　“夜儿她此时正光着屁股躺在我的床上呢？”萧径亭心中暗暗一笑，口上却道：“下人说任夜晓还在井月小姐的闺房中，没有起身。”接着面上闪过一丝笑容道：“我拿着那画儿的兴冲冲带来后。不料这里的丫鬟看到了便脸红过耳。我一看下，画中呆然有些不雅，兴奋下竟然忘记了，所以还没等到任夜晓起身，便留下画儿赶着逃跑了！”

　　“哈哈！”方剑夕哈哈大笑，接着道：“夜晓那丫头真是贪睡，哦。是任伯父有些事情找她，让我早早过来叫她，我己经等了好一会儿啦！”

　　“这么早叫她过去能有什么事情？”萧径亭心中一疑，再寒暄几句便要离开，不料方剑夕却是拉着萧径亭和他说起了渤海剑派的事情。

　　“萧兄，你也知道朝廷着我掌管江湖，但是那意思绝对不是让我去统一江湖，做了整个江湖地主人。说实话，吴梦玉师叔也仅仅是勉强地统一了江南武林而己，我方剑夕自问比不过他。师叔他确实有着纵横之才，在他执掌江湖地时候，西南、西北、西北、关外、东海、河中，那处武林势力不唯他马首是瞻！”方剑夕目中顿时闪过一道明亮的光芒，仿佛要将整个寰宇给包进去了一般，接着目光换上温和的笑意，道：“但是现在轮到了我的手中，西北武林说一不二地大豪归宗主、西南武林李鹤梅和唐绰兮宗主、东海那边地楼临溪宗主，方某连一个都结交不上啊，别说他们了，就算眼前的‘上兵世家’半个月前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方某这个江湖总管也未能及时阻止，让池老太爷一代英雄死于贼人之手！真是惭愧啊！”

　　萧径亭见到方剑夕忽然朝自己说这么找不着边际的话，不由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料方剑夕却是忽然话锋一转，问道：“我听说萧兄和归宗主交情不差，而且昨天好像还与楼宗主一道过来花园那边，想必关系也不浅。”接着目光灼灼望向萧径亭道：“不知道萧兄有没有想过利用自己的武功和才学，为朝廷效力呢？”

　　“他这话事什么意思，招揽我？”萧径亭心中一阵纳闷，但是目中毫无动心的意思，朝方剑夕笑道：“归宗主倒是和我有忘年之交，至于楼宗主也有见面的交情，他不大喜欢上春楼楚馆，所以自然不能向归宗主一般熟烙咯！”萧径亭说到此处，便不再说话，便连方剑夕所问愿不愿意为朝廷效力这事情也仿佛忘记了回答，看来倒仿佛在和方剑夕耍小聪明一般。

　　再说几句萧径亭便笑着告辞，走出几步后，细细想起方剑夕说过地话，方才理会出里面的意思出来。

　　“方剑夕问这话的根源便是我昨天开玩笑说，假如池井月要是比武招亲的话，自己铁定参加。再加上那夜我扭转池府乾坤，大恩于上兵世家，使得方剑夕怀疑我有热衷权势之心，刚才那席话便是他的试探了，看我到底有没有心动的神色。”萧径亭心中暗道：“但是他为什么特别提起楼临溪呢？”

　　“小红，你磨磨蹭蹭地做什么，难道还没有呆够吗？”秀情待走进关押映荷的房间，见到她整个娇躯上下被剥得精光，而且小脸上有明显哭过的痕迹，两只水汪汪的美丽眼睛也肿得通红，心中大是惊骇。以为她被人污辱了身子，不由猛地掀开她的锦被，目光瞥倒映荷迷人地胯间私处，看到上面没有血迹伤痕，这才放下心来，替她活络了身上的筋脉，让她赶紧穿好衣服准备逃走。

　　待映荷被秀情牵走走到屋子外面的时候，见到了站在院子中间的楼临溪。不由奇怪问道：“小姐。便是他来救我们的吗？他是谁？”

　　秀情面上不由闪过一丝异色，接着满是惭愧地望了一眼楼临溪，朝映荷：“这是萧剑月公子的师傅，便是萧公子让他进来救我们的！”

　　“萧公子！”映荷小脸一边。但是小嘴轻轻张了张。便再也没有说话。

　　秀情款款走到楼临溪面前，美目沁出几许粉泪，美好的娇躯盈盈拜下，道：“秀情这才能够逃脱，全仗您地救命之恩，但是秀情之前却是做了诸多种种对不起您地事情，在此不敢求得您原谅。而且请恕秀情不能随您回家，侍侯在您的身旁了！所以只能求上天保佑您能找到我那位可怜的姐姐，让她能够回来照料绛玉这个可怜的丫头！”说罢更是抽抽噎噎哭出声来，粉泪纷纷坠下，看得边上地映荷大是不解，但是也不敢出言开问。

　　楼临溪只看了一眼面前地秀情，那动人婀娜的娇躯，那冷艳绝伦的脸蛋，他看过一眼便不敢再看，只觉得心中一阵阵悸动，仿佛满脑子便是眼前这个女人的身影，接着和以前那个心爱的妻子重合起来，连他自己也分不出谁是谁来。

　　“罢了！”这里出去的路只怕绕来绕去难认得很，我带你们出去吧，楼临溪只觉心中一痛、眼角一酸，连忙挥了挥手，直接朝外面走出。

　　这里面的路呆然难走得很，绕来绕去都是极其精妙地机关，若是没有楼临溪带路，秀情她们只怕十天半个月也走不出去，望向眼前这个名义上的丈夫，目光不由变得复杂起来，柔声道：“为了救妾身出去，真是难为了您了！”

　　楼临溪目光微微一颤，冷冷道：“也没有什么，住在这里久了，喜欢到这里探幽，也就走熟了！”心中想起在秀情被关进来的第一天起，他伤还没有好的时候，就天天有意无意过来，将这里的每一段路都细细背下了，不由轻叹一口暗道：“径亭啊，你不要怪我！”

　　“情师姐，映荷，你们赶快出去，她们的人只怕便要回来了！”楼临溪带着秀情走出了前折百绕的阵法，正要让她们自己离开的时候，忽然觉得眼前一阵风动，一道飘逸修长的人影站立在面前丈处，正是那个白衣淫贼，而他的脚边正躺着几名女孩的尸体。

　　在白衣淫贼身边不远处，是一个身着红衣绝美女子，杏目桃腮、丰乳肥臀，整个丰满惹火的娇躯散发着不可抵挡的诱惑，只是她此时美丽的脸蛋上虽然笑意吟吟，但是那双桃水般的美目中闪过的凌厉和仇恨却将她脸上带着冶荡的美态有些破坏了。而此时她玉手所握的剑上，尚带着鲜红的血迹，想必地上的几个女孩便是她杀的了。

　　楼临溪望了一眼地上那些女孩的尸体，心头微微一酸，眼角一热，道：“这位公子真是好手段啊，明明看见我了，还故意装作带受有见到一般。让我这个傻子自己去将人给救了出来，但是你为何要杀掉这些无辜的女孩！”

　　“这些女孩是我杀的，怪只怪她们跟错了主子！”那名红衣妖媚女子美目闪过一丝凌厉，她便是在‘缥缈居’被莫莫骗到跟前，一刀刺伤了下阴的那名红衣女子。这丝凌厉的目光仅仅只在红衣女子面上停留了片刻，接着那张美丽的脸蛋变得无比的妖媚动人，瞥向边上的白衣淫贼道：“我们的二爷可是位动情种子，舍不得杀女孩儿的！”

　　白衣淫贼眉头微微一皱，朝秀情和映荷道：“你们赶紧离开，这里的事情你们便不用管了！”接着轻轻抓住腰间的长剑，双目充满了笑意朝楼临溪望来。

　　秀情和映荷二人见之，顿时知道了白衣淫贼要趁机杀了楼临溪，不由娇躯一颤。映荷更是美目一震，朝白衣淫贼望来道：“二公子。刚才便是他救了我们哩！”

　　白衣淫贼微微一笑，朝映荷温柔道：“他救了你们这个恩我会报的，日后见到他的儿子我便放过不杀，好了映荷你们该走了！”接着朝秀情使来一道眼色。

　　秀情美目浮上一丝歉意朝楼临溪望来，但是俏脸却是闪过一丝冰冷，俏声道：“对不起了，宗主！”说罢便一把拉上满脸凄色的映荷，跟着那名红衣冶荡女子。朝外面跑出。

　　楼临溪对着秀情远远而去地动人背影一阵发呆。心中如同刀绞一般的疼痛，面上的肌肉一阵颤抖，嘴角渐渐扯开一丝自嘲和苦笑道：“这个女人啊，在面对我的时候。从来就没有真过！”接着喉咙底下发出一阵似哭似笑的声音。叫道：“我为了这个女人竟然欺骗被判了自己的朋友，而且更加可笑的是我现在心里竟然没有一点后悔！”

　　白衣淫贼见之，面上拂过一道怜色，道：“楼宗主，对不起了，并不是因为你伤了我，我才动了要杀你的主意。而是我上面早就下令，不能让宗主再活于世间了！”

　　楼临溪微微一笑道：“是看上我那渤海剑派地势力地吧，但是现在我也无能为力了，公子刚才己经说过会放过我的儿子，我在此请求你也放过我的女儿了！”

　　“会的！”白衣淫贼目中闪过一丝狂热，接着朝楼临溪道：“令千金在‘落雁谱’上叫做‘蓬莱玉’，我怎么会舍得伤害！”

　　说罢目光望了一眼秀情离去地方向，直到己经看不到她们地身影，方才抽出腰间的宝刃，遥遥指向楼临溪，轻轻荡起一道剑波，脚下一点利剑一阵呼啸，便朝楼临溪呼啸而去。

　　“不好！”当萧径亭飞快跃进醉香居的时候，忽然耳边传来一阵剑刃吟啸的声音，心中一急，脚下的速度顿时变得飞快，轻轻一点便飞出几丈，耳边的打斗撞击声不由变得越发的清晰起来。

　　“呼！”萧径亭来不及随着路跑去了，脚下一蹬便跃上一间屋顶，随着初夏清晨地微风，鼻端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道，顺着空气飘来的兵器撞击声，朝几十丈外的一处假山下望去，只见一片剑花豁豁，血光茫茫。

　　“宗主！”萧径亭心中一阵惊骇，猛地抽出腰间的长剑，足下一点目光一凝，整个身躯飞快扑下，尚未等到落地猛地将真气提到极致，足下一点踏在路边的树枝上，猛地一弹飞出老远。

　　楼临溪本来尚且和方剑夕从容游斗，虽然连连被上，整个身躯全是嫣红的血迹。让白衣淫贼大是不解，为何楼临溪刚才看来衣服没有活志一心求死，但是现在却是那么顽强地抵挡，那双眼睛看来仿佛没有一点生气，但是有血红冒着灼灼的光芒，仿佛是在燃烧自己的生命力一般，如此情景倒让白衣淫贼心中微微有些揣揣。

　　但是听到萧径亭一声叫唤后，楼临溪双目那一样明亮的光芒猛地松下，接着迅速敛去。那凌厉的招术也顿时缓了下来，待萧径亭整个身影落在他视野的时候。楼临溪仿佛清晰地骨架一散，仿佛己经没有任何支撑的东西一般。

　　“沧！”萧径亭只觉眼前白光一晃，接着一道鲜红的血光猛地迸出，白衣淫贼手中的利剑猛地刺进楼临溪的胸前，接着飞快抽出长剑，足下一点整个身躯仿佛没有一点重量一般飞快朝后退出，接着双目对上萧径亭，转过身躯如同影子一般朝外面飞出。

　　萧径亭顿时觉得所有的血液都涌上的脑袋，胸口猛地一震，头脑一阵昏眩。眼睛猛地一睁，眼眶都仿佛要裂开了一般，片刻后方才晃过神来，脚下真气汹涌而出，朝楼临溪飞快跃去。

　　“径亭，你原谅我，我放走了你们抓起来的人，我们现在不说这些！”楼临溪感到萧径亭双手扶起他的时候，那双黯淡无光的眼睛顿时猛地亮起，化作挚热的感情望向萧径亭，道：“现在。我说话你别插嘴，你还记得以前你以萧剑月地身份去给秀情治病吗？我现在将萧剑月这个身份搞好了，在前段时候便写信给我的师弟，让他承认有你这么一个人，而且是他的儿子。他当时因为一些事情和我闹翻了，所以就一人带着儿子去了山里隐居了，所以你假扮他儿子不会受到他们的怀疑。”楼临溪由于心情激动，所以喘息急促喉咙堵得厉害。顿时说不出话来。

　　萧径亭托在楼临溪背后的手掌缓缓输送过一道真气。让楼临溪轻轻缓下心情来。

　　“大慨过不了几天后，我那个师弟便会来金陵找你，告诉你我渤海剑派的一些事情，然后你便以我渤海剑派嫡传弟子的身份去蓬莱。将我世代相传的那点产业保存下来。不要落入奸人地手中，危害世间！最好是你能够亲自做渤海剑派地主人，要是你实在不想做的话，就麻烦你将我的儿子劝回头了，然后将渤海剑派交给他，他的才能比我要强得多了！”楼临溪那双黯淡地目光使劲地转着，仿佛要使劲记起该吩咐萧径亭地事情。接着目光一定，朝萧径亭道：“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上面还有三个师叔，两个师兄，他们的武功其实都强于我了，但是我一死他们只怕便不肯听你这个外来人的话了，等我师弟来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他们都喜欢什么？

　　有什么特点？该怎么对付？对你来说，这些事情是不难的！”说到这些的时候，楼临溪仿佛己经耗费了所有的精神和心力，那双眼睛也仿佛枯井一般无神。

　　不过为了不使得场景变得那么凄凉，楼临溪方自勉强一笑道：“径亭啊，等你到了东海那边你便知道我渤海剑派地威名了，没有王侯之名，但是却有王侯之实。无论是财力还是政事影响力，都远远超过江南武盟啊，只不过是我这个家主太不出息了，所以看来才那么窝囊。渤海剑派管的可是整整一个府的地盘，全国半数的海运和河运啊！”楼临溪微笑着说话，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都听不见了，眼睛也慢慢闭上。

　　但是楼临溪忽然猛地睁大了双目，朝萧径亭道：“径亭，前面那些事情就算你全部不答应，但是最后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不然我死也不会瞑目。我临死前将我那女儿楼绛玉托付给你，不是让你照顾她什么的，而是让你一定娶她。我知道她心高气傲，而且容易受人挑拨和唆使，但是无论她怎么对你不敬，她怎么委屈你，她怎么让你不喜，你都要娶她！她怎么说也还是个善良的女孩！”接着双手一阵哆嗦，颤抖地从怀中掏出一直白玉雕琢而成的精美盒子塞到萧径亭手中，道：“这里面有她的生辰八字，还有一样她最喜爱的物事，你给她她便知道什么意思了。

　　接着楼临溪便不说话了，静静躺在萧径亭手腕中，仿佛在等死一般，但是双目总是不闭上，萧径亭也静静等着，不插上一句话，良久后楼临溪的眼睛忽然闪过一道璀璨的光芒，接着嘴唇一阵颤抖，朝萧径亭道：“将来你要是遇上了你该杀，但是又不想杀的人时，就不用顾忌我，放过她！咳，我还说这辈子只爱我那妻子一人，谁知到老了竟然还爱上了一个别的女人，我没脸见……”

　　楼临溪喉咙轻轻昵地一声，脑袋一歪，双目一闭。

　　顿时，一个壮年成名的一代宗师，一个老年为情志衰的一代宗师，双足轻轻一晃，便与世长辞，瞧那脸色倒仿佛解脱了一般。

　　萧径亭抱着楼临溪尸体走到一件小阁的时候，心中竟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先是池观崖再是楼临溪，而他心中对池观崖的感情，更是远远比不上楼临溪，对于楼临溪的交情，建立得非常的奇怪。可以说楼临溪除了在第一次刺杀自己那件事情外，楼临溪从头至尾对他的付出甚至比归行负还要多，萧径亭心性潇洒，也不理会这里面的原因，但是现在想起来却是觉得那么的没有道理。

　　“楼宗主凭什么无私地为我啊，没有道理啊！”萧径亭轻轻一叹，眼睛轻轻一抬，鼻端一香，看见眼前站着一位国色天香的绝色佳人。

第八卷 第十二章 情场交战

　　“君奴，是你？！”萧径亭抬目一看，眼前的美人琼鼻玉骨、秋眸樱唇，起伏修长的娇躯站在窗前，仿佛欲乘风归去一般，虽然未笑，一张惊人心魄的脸蛋此刻虽然冷若冰霜，但是仍旧地倾国倾城。

　　萧径亭面上微微一讶，但是很快一闪而过，轻轻将楼临溪的尸首放在床上，目光朝梦君奴望来，问道：“你来找我吗？”却也不提起楼临溪的事情。

　　梦君奴美目一瞟朝楼临溪望了一眼，道：“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想来救楼临溪的，但是没有想到我还是来晚了一步，楼临溪终究被人他杀了！”说罢小脸虽然没有凄色，但是美目却是闪过一丝不忍。

　　萧径亭望了一眼梦君奴，由于此时心神正被楼临溪的死撞击得厉害，所以一望上有缘无分的梦君奴，心中分外一酸，目光仅仅朝美人如同最完美的白玉般的脸蛋上望了一眼，尚未等到目光深深的柔情涌出便移开的目光，嘴角微微一笑道：“其实至从了任府那次大事后，君奴你就再也没有找上楼临溪，让惹得他有些不安那？不过说来你应该算是这些魔女的头头，不料你反倒是最仁慈，虽然事事算计他人，但是从来不肯害人性命！”

　　梦君奴见到萧径亭声音变得温柔，心中微微一颤，心道：“若自己带受有背负上魔门中兴的重任，凭自己的美貌和心性，又哪里能和魔女拈得上边啊？”虽然心里明的是这个想法，但是心底另外一个令她悸动陶醉地念头还是忍不住浮起：“要是自己不是魔门的公主。那么和眼前的这个郎君现在不知道怎么地恩爱缠绵，怎么地你侬我侬，眼前这个迷人檀郎不知道怎么地疼爱、宠幸自己呢？”虽然这个念头只是一晃而过，接着马上被自己强自压了下去，但是心中的酸苦还是忍不住涌了上来。

　　萧径亭望见梦君奴美目飞快移开的痛苦神色，心中更是一痛，接着出口问道：“君奴，你大慨知道秀情和楼宗主的一些事情。

　　我真的奇怪为何楼宗主要冒着危险。甚至被判(？作者错别字还真不少)自己的心境来救秀情呢？”

　　“因为秀情是楼宗主名义上地第二任妻子！”梦君奴美目飞快一阵犹豫，还是说出口来，接着又接着说到：“秀情这个女人由于长得和楼临溪前一个妻子非常地像，所以他可能心里早就爱上了这个比他小了许多的女子！

　　“哦？！真是这样。也应该是这样。我道那天晚上宗主为何见到了秀情的出现后，整个任仿佛变得了没有一点生气和斗志了？”萧径亭轻轻一呼，目光望向床上楼临溪的尸体，接着朝他长长一拜，暗道：“晚辈以后为了大事，说不定会与秀情发生苟且，所以这里先向你请罪了！”

　　楼临溪刚刚将萧径亭地另外一个身份萧剑月给务实了。所以在去渤海剑法以后，他便应该一直用这个身份和秀情他们接触了，所以萧径亭必须今后肯定和秀情发生难于解开地纠结关系了。虽然有些对不起己经死去的楼临溪，但是为了大事，萧径亭一贯是不理会这些小节的。

　　“现在应该彻底让别人认为萧径亭和萧剑月是两个人了，楼临溪想必己经在秀情那边说清楚了萧剑月的身份，但是秀情为人心性多疑，所以还是需要大作一篇文章的！”萧径亭心中不由暗自打着以后的主意，脑中顿时浮起一道美丽泼辣的俏影，“映荷是铁钉知道了我就是萧剑月了，还是白衣淫贼说不定也看出了一些端倪，而且还不能让楼临溪地死讯传了出去，因为自己最好能够以萧剑月的身份，将楼临溪的尸体带到渤海剑派！”

　　梦君奴见到萧径亭站在一边自己想事情，虽然心中怎么也不挪开步子，但是还是轻轻瞟了一眼萧径亭，玉足一蹬便要朝外跃出。

　　萧径亭见到梦君奴飞跃起身的时候，梦君奴玉足己经离开了地面半丈，萧径亭一急手中飞快伸出一把抓住美人儿晶莹滑腻的玉足，轻轻一扯。

　　“嘤！”梦君奴娇躯一颤，仿佛被电击了一般，接着美目一寒冷喝道：“放肆，你快放手！”说罢玉掌一翻猛地朝萧径亭胸口击来“迸！”令梦君奴美目惊骇的是，那只玉掌竟然稳稳地击在了萧径亭的胸口，接着一口鲜血猛地从萧径亭口中啧出，芳心猛地一阵惊骇，接着美目一热一双玉手连忙将萧径亭的后背托住，一道温醇的真气缓缓而入。小嘴凄呼道：“怎么会打中你的，你就算只要两三成功力也可以躲开的啊！

　　不料萧径亭啧血的嘴角却是扯开一丝迷人的笑容道：“不要紧，这是我故意的！”接着声音顿时变得温柔无比道：“君奴，你那边的人有人知道我和你的事情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梦君奴小脸一热，接着小手狠狠甩开了萧径亭的后背，心中本来奇怪萧径亭为何故意让她打中了，但是却是听到萧径亭说出这句话来，心中竟然涌起一股深深的幸福和甜蜜，但是一股酸痛也随之而起，美人儿小脸不由一冷道：“你刚才那，那也许是无心之举，但是要是再有下次，我就真的再……再。……”连说两个再后，就再也说不下去，只是美目一寒朝萧径亭道：“而且以后你也不许再说这些话儿了！

　　萧径亭嘴角轻轻一沉苦笑道：“我自然不会，不说别的，我怎么舍得让你难做了！”

　　梦君奴闻之更是芳心一醉，美目闪过一丝无力，朝萧径亭道：“你又来了！”

　　萧径亭不由收起满脸的温柔，正色道：“我是真的问你，如呆没人知道你我的关系话，那我就将楼宗主地尸体交给你了！然后再和你公开在这醉香居大打上一场。让你狠狠地伤了我，好不好？”

　　萧径亭为了让白衣淫贼他们彻底不怀疑萧径亭便是萧剑月，便想出了让自己的本尊大大伤在梦君奴手中，没有一两个月不能痊愈的架势。然后他于萧剑月的身份前往渤海剑派自然不会遭到那些人的怀疑了。

　　“就盈盈一个人知道！”梦君奴美目闪过一丝软弱，接着将小脸转过小脸望向窗外，将自己无比美好的浮凸背影对着萧径亭到：“至于盈盈，你放心吧！那丫头满心满怀都是你，只旧是被判我也不会被判你的。

　　提到盈盈。萧径亭不由开口问道：“你为何会将盈盈送我做侍女！”

　　梦君奴连忙接着这个话题冷下春情荡漾的心神。寒下小脸道：“你不用问这么多，你不要就拒绝好了！”

　　萧径亭轻轻一叹，目光落在梦君奴完美得没有一丝瑕疵地娇躯上，柔声道：“君奴。为什么偏偏会有你这样地女孩啊？说来聪明绝顶、心性坚忍。无论是武功修为还是处事的手段，堪称天下女子之最。但是你为何偏偏比天下的女子都容易动情，在感情上偏偏比天下的女子都要软弱、都要不堪！至从你我相爱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在任府武神殿上无比睿智，无比英姿勃发地梦君奴了！

　　“哇！”梦君奴美好地娇躯一阵颤抖，心中顿时乱成一团，粉泪猛地涌出双目。顿时哭出声来，接着转过小脸美目直直望向萧径亭道：“你既然知道我心思没用，明明知道我那么爱你，人家心里根本受不住你说的话儿，早就软得没有一丝力道了，你为什么还说这样的话让人家心动，让人家直想被你疼……”

　　萧径亭目中一热，道：“恰恰相反，君奴，我实在害怕哪天我忍不住又和你亲热了，又让你短了十年寿命！要是没有夜儿、莫姨她们，我尚可以与你同去了，一起去见了你妍儿姐姐，但是现在不行了。所以我必须时时提醒你，时时提醒我自己，因为我怎么舍得让你因我而伤害了自己！”萧径亭的声音顿时变得深情无比，也温柔理智无比道：“所以奴儿啊，你以后一定不能再像现在这样了，我是疼你，舍不得借这个机会伤害了！但是要是以后我万一忍受不住对你思念的煎熬，或是我被形式所逼，趁着你情动温柔的时候伤害到你，甚至是要了你的身子，那该怎么办那？是不是？”

　　“哥哥！”梦君奴听到萧径亭无比关切和深情地言语，美目一柔，芳心中顿时全部是对着萧径亭的爱意，美目迷茫望着眼前这个让她梦牵魂绕的俊美郎君，他是那么温柔那么体贴，自己便是趁机封住了她全身的功力，这个令她心醉的爱郎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怪罪，想到这里美目顿时涌出无比的柔情，什么魔门复兴大业顿时统统抛向脑后，一双秋水美目媚波横流，望着眼前俊美无匹的心爱郎君，那双迷人瞳子顿时仿佛要啧出火一般，指向猛地扑向眼前这人的怀中，让他亲个够，让他轻薄个够，甚至让他一最狂暴的方法要了自己的身子。

　　“好郎君！”梦君奴一声蜿转的凄呼，粉臂一张顿时朝萧径亭怀中扑来，张开香甜巧美的樱唇便朝萧径亭嘴上吻去小嘴尚自呢喃道：“我不管了，人家不管了，就算短命十年、二十年，我也要和哥哥好了！”

　　“梦君奴！”萧径亭一声断喝，双手抓在梦君奴滑腻粉嫩的香肩，望着美人早就情火涌动的美目，急促起伏的坚耸酥胸，以及啧着如同兰花香气的小嘴，心中顿时迷茫了一半。但是他连忙猛地静下自己的心神，因为他知道只要亲热了后，待梦君奴醒来，那眼前这个心爱的可人儿可不是短命十年了，而且自己也可能永远得不到这个最让自己心动的女子了。

　　“为什么上天要我这样啊，这样我还真的不如死了呀！”被萧径亭一声断喝，梦君奴美目猛地一醒，接着浮上深深的悲伤，哭得更加伤心起来，娇躯一软便倒进萧径亭怀中。

　　萧径亭怀中倚着一具天下最美妙的柔美娇躯，直让他心动不己，但是却强忍着不用双手抱着这具柔软香啧的肉体，只是不言不语。让怀中的美人渐渐安静下来。

　　“君奴在此谢过师兄地大恩！”过了盏茶功夫，梦君奴忽然从萧径亭怀中飘开，停在萧径亭面前两尺处，娇躯盈盈拜下，美丽绝伦的玉脸上没有一丝刚才热情如火的痕迹，静静道：“君奴己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其实君奴以前所作和娘亲和外祖母她们没有分别，都是故意冷下面孔。冷下言语。其实心里根本经不起一丝一毫的敲打便会立刻沦陷，这是我们三代女子的宿命，也是我魔门女子的共性和致命的地方，轻易绝不动心。动心后。便连自己身心最深的位置也被别人占了去，动情下便连性命也不要了！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师妹这是在自报你魔门地缺点啊，说不定我便会钻了这个空子。

　　梦君奴仿佛没有听到萧径亭地调侃一般，美目忽然朝萧径亭望来道：“我现在知道情之一事，越是抵挡得厉害，却是沦陷得厉害。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后尽量以平常的心境对待与你。不要刻意防备！”

　　“那我是不是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呢？”萧径亭面上浮上一丝苦笑道：“这样一来，我岂不是自己断绝了让君奴嫁我的所以(？有)希望！”

　　梦君奴仍旧是小脸一红，但是仿佛刚才真地悟透了一些事理，虽然脸红，但是芳心却是没有一丝失守的一死美好的娇躯又是盈盈拜下，道：“君奴真的感谢师兄的爱护之心，君奴会永远记得师兄的好处的！”见到萧径亭目光灼灼望向自己地拱起的翘臀处，紧紧耳朵一热，仍旧将肥美的粉臀微微拱出，待礼毕后才慢慢收起。

　　不料萧径亭却是哈哈大笑大道：“君奴啊，其实刚才我说的那些话，并不是想让你真正离我而去，我怎么舍得！而是我发现，你我的关系走到了一处死胡同了，虽然近在咫尺，我甚至随时可以要了你的处子之身，因为你对心爱的人实在太容易情动了，这是你家的传统。但是这样一来，我肯定永远也不能真正得到你了，这是我不想见到的。所以我想了个方法，让我们重新开始，从今天以后，我会不择手段将你的俘获过来，让你舍去了魔门复兴的大业，让你嫁入我萧家，做了我的新娘！所以以后无论我做了什么事情，你都不要怀疑我是不是爱你，好吗？”

　　“啊！”梦君奴不由一阵娇呼，顿时红遍了整张小脸。接着美目中闪过一道智慧的光芒。

　　萧径亭未待她多多回味自己的话，便立刻转开了话题，道：“现在请师妹告诉我，为何在上兵世家让我得逞了！”

　　“好，君奴便依师兄的话，和师兄进行这场情战、心战，若是君奴输了便乖乖嫁入萧家，做了你的乖乖小妻子，说不定君奴真的想这样哩！”梦君奴美目闪过一丝睿智的战意，那张美丽的小脸顿时变得风情万种，萧径亭提出的这场情战终于让她走出了动不动自裁的死胡同，争强好胜的她，肯定不愿自己输在别人的手中，又不用强自克制自己心中的爱意，所以这场情战无论结呆如何，她的过程也肯定是令人心醉，令她一辈子足于回味的。

　　“好聪明的女子，一下便领会了我的意思！”萧径亭见到梦君奴娇艳无比的小脸，不由心神一荡，以前梦君奴一直刻意回避自己的感情，所以浑身的绝顶媚术没有发挥到一丝一毫，萧径亭见到的不是冷冰冰的模样，便是深情无限，动人蜿转的凄切模样，从来没有见到眼前这等妩媚的动人俏样，出现在梦君奴天仙娇魇上，简直是和唐蕴儿的媚术有着天壤之别。想到这里，萧径亭立刻平静下心神道：“君奴啊，我们现在刚刚开战，你便用上媚术，让我看到你这般娇媚的模样，不怕便宜了我吗！

　　“无论人家最后是不是嫁了你，人家心里都将你当作心爱的夫君了，不要说娇媚的模样，便是人家清白的身子，让你看了又有什么打紧？”梦君奴美目一柔，顿时飘出一缕蚀骨的秋波。却是正式出击了。

　　萧径亭不由暗呼厉害，口上一阵苦笑道：“我真是搬石头砸自己地脚了！”

　　梦君奴小脸微微一笑，回答起萧径亭刚才的问题来，俏声道：“江南盟的人是我去叫的，吴梦杳阿姨中的毒药也是我放的，不过她终究是我的阿姨，不能放得太多伤了她的身子了。而要是全让他们中地毒药，你们说不定就打不过那群人了。而且顺便可以挑拨一下连那尘和任三叔地关系。因为上兵世家落在那个野心家的手中对我一点也没有好处。落在你手上就不同了，因为人家毕竟倾”合于你吗？不过后来人家要是一下也没有出手，容易让别人看出破绽来的，所以唐绰兮师叔她老人家也去得那么晚了！”顿了梦君奴美目忽然闪过一丝调皮的笑意道：“这件事情。人家和你那个无比风骚妖娆的莫姨可是心照不宣哩！”

　　萧径亭见到梦君奴片刻间仿佛换了个人似地。仿佛第一次见到的梦君奴又回来了，而且变得更加刁钻了，不由哭着脸皱着眉头看着梦君奴的变化，苦笑道：“好嘛！全的将我当作了傻子了！”

　　梦君奴小脸浮上一许慎意，道：“又来哄我哩，你除了池老太爷的死，你还有什么带受有看出来。什么带受有算计出来，还在这里和人家装糊涂！要不是你早算计到，人家可不相信你会那么英雄，隔着无数人还去将池井日的脑袋砍下了！分明是看准了人家舍不得你吗？”

　　萧径亭微微一笑，肆无顾忌柔声道：“奴儿，你现在这样真是可爱极了，让我忍不住一辈子想将你抱在怀里！”

　　“好了！好了！”梦君奴顿时染红了小脸，美目一慎朝萧径亭投来一丝讨饶，接着垂下俏脸低声道：“人家现在还没用得很哩，还没有从刚才那会儿晃过心来，哥哥你就高抬贵手先放了人家好不好？”

　　看着梦君奴娇憨悟铸的小脸，萧径亭不由不知道里面是真是假，他没有料到梦君奴一旦走出死胡同后，竟然会变得这般地厉害。尚未说话，梦君奴忽然小嘴一撅，美目朝萧径亭轻轻一瞟来，娇慎道：“你是不是先前就在这样算计人家了，人家觉得好像一直往你的套子里面钻，最后好像一直兔子一般，被你这坏人提了回家！”

　　“好了，好了！好妹妹，我先挂免战牌了，实在受不住你一轮接一轮的攻击了！我们下次再战。如何？”萧径亭虽然口中如此说到，但是心中却是充满的轻松和欢喜，以前和梦君奴那些消魂的感情经历虽然凄切动人，但是毕竟过于沉重，哪里有现在这般甜蜜。

　　本来楼临溪刚死，萧径亭本不该这般和梦君奴调情嬉闹，但是萧径亭却是不会理会这些的，楼临溪的死，论起伤心，他心里痛得仿佛刀割一般，但是却是不会因此而一直地故作姿态地沉沦悲痛，一幅死去活来的面孔。

　　“师妹，我现在想请你帮忙，就是在醉香居中，公然和我大战一场，将我打得吐血几升，然后派人将楼宗主的尸体拿走，却不要别人看出了那是楼宗主的尸体！”萧径亭面色忽然一正，朝梦君奴道。

　　梦君奴美目一转，闪过一丝睿智的光芒，道：“你是不是想用另外一个身份去办事，故意受伤了让他们不会怀疑那个人便是你！”

　　萧径亭知道瞒不过梦君奴，缓缓抽出腰中的利剑，柔声道：“你便做一回恶人吧！”说罢长剑一阵呼啸，朝梦君奴坚耸的酥胸抖动而去。

　　梦君奴小嘴一撅，轻轻一碎，玉手一阵抖动，一支寒刃也脱鞘而出，迎上萧径亭的利剑。

　　“萧径亭，你竟然用花言巧语骗了我的侍女，利用她逃了出来，我本来就不打算杀你！但是今天也不会轻易饶了你的！”梦君奴动听娇嫩的声音顿时响彻了“醉香居”的每一个角落，接着一阵窗户剧裂的响声，顿时两道人影从一幢小阁里面飘出。

　　“叮叮当当！”无数声动听响耳的撞击声响起，醉香居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朝这边望来，接着目光不由看得痴了，这是这么精彩的打斗啊。他们便是一辈子也见不到这么一次。两条人影又是潇洒又是飘逸，仿佛没有一点重量一般，在花丛上、柳稍头轻轻掠过，仿佛两只花蝴蝶在飞舞一般，而那个女子娇躯上散发出来地幽香更是让人闻之如同仙气一般蚀骨，这天下无双的幽香便是在花园中尚未调零的百花丛中，便是在这醉香居无数红粉佳人的脂粉香中，依然那么醉人那么孤傲。让人闻了一辈子也不能忘怀。在梦中也会记到这股幽香，所以梦君奴那天仙般的身影看在众男子眼中，顿时让他们迷住了整个心神，萧径亭在他们眼中顿时变得无比的可憎。

　　但是细看他们手中的利剑。众人又不由心寒胆颤。纵横的剑气刮过，远远地众人也觉得面上刀刮一般地寒劲，那些花儿而是簌簌而落。那无数朵剑花在空中交间闪烁，虽然璀璨悦目，但是仿佛随时都会要了其中一人的小命。

　　“径亭！”“亭儿！”只听两声疾呼，接着两道身影飞快闪进了“醉香居”，一道威武、一道曼妙。

　　萧径亭嘴角微微扯开一丝笑容。连忙故意分神朝跑来的两人望去。梦君奴美目一闪，知道时间倒了，玉手长剑猛地闪开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剑花，接着一道白色地寒芒顿时刺进萧径亭地胸膛，随着那道寒芒飞快刺入，空中飘起几缕鲜红的血花。接着梦君奴玉掌一翻，实实印在了萧径亭胸口。萧径亭嘴巴一张，空中顿时迷茫起一团汹涌的血雾。

　　“梦君奴，为什么？”未待萧莫莫那声凄呼响起。梦君奴小嘴轻轻扯开一丝笑容，猛地抽出长剑，望着萧径亭如同纸鸢一般地落下，玉足在一枝头轻轻一点，整个娇躯顿时轻飘飘地闪进窗户，接着长袖一甩，顿时从窗户中飞出一个仿佛人身体模样的东西，下面一个女子连忙接住。而莫莫和另外那个归行负急着去看萧径亭，也不去阻拦。梦君奴美目朝倒在地上的萧径亭轻轻递来的一道眼色，玉足轻轻一点，便朝外面飘飘而出。直到这个时候，醉香居众人尚未晃过神来！

　　“都怪我！都怪我！我为什么要和你说楼临溪的事情啊，宝则阿！怎么那么多血啊！”莫莫顿时没有一点镇静和睿智地模样，一张小脸哭得粉泪淋漓，仿佛泣血一般都哭歇了声了。

　　“莫姨，我没事！”莫莫刚刚抱着萧径亭跑进那撞隐秘的小阁，萧径亭听到莫莫己经哭得没有一丝生气了，萧径亭连忙睁开眼睛朝莫莫笑道：“我刚才和梦君奴做了场戏！”

　　莫莫闻之，小脸顿时涌起一股狂喜，怔在那里一下反应不过来。良久后方才猛地将萧径亭抱紧在怀里，张开红艳艳的小嘴吻向萧径亭的俊脸，哭道：“坏蛋，你吓得我魂儿都没有了，我的坏心肝啊！”

　　见到莫莫这般肆无忌惮地亲热，归行负虽然平时嘴上开着玩笑，但是现在却是看不怎么下去，连忙苦笑一声道：“我道梦君奴怎么会突然下手杀你，我先出去一阵，你们亲热完了再叫我！”

　　莫莫虽然红透了脸蛋，却也没有阻止归行负离开，刚刚将萧径亭放到在床上，那具绝世妖烧的起伏丰满的娇躯便压了上来，对着萧径亭上留在血迹的嘴巴一阵狂吻，两只丰满有力的大腿更是紧紧将萧径亭胯间夹住，丰满肥美的妙处更是贴着萧径亭的火热使劲磨蹭，胸前两只豪乳更是挤着萧径亭的胸膛一个劲的滚动，仿佛要用着如火的热情释放自己失而复得的欢喜，要不是因为归行负在外面，说不定真的将娇躯剥割干净，和萧径亭来场天崩地裂的盘肠大战。

　　“亭儿，以后不许再这么吓莫姨了啊！”良久后莫莫方才平息下激动的情潮，小嘴还拈着萧径亭面上的血迹，使得那张美丽绝伦的脸蛋越发显得娇艳起来。说罢粉颊轻轻磨蹭着萧径亭的面孔，柔声道：“真是个害人吓死了的宝贝啊！”

第九卷 第一章 错上闺床

　　唐绰兮玉脸不由微微一愕，接着玉脸也不由涌上一丝粉意，玉手接过辛忆手中的紫色披风，系在身上又重新坐了下来，面上浮上一丝柔意，道：“萧公子，我这个宝贝徒弟忆儿从小就立志崇尚武道，不会涉足男女之情，也不会嫁给任何男子，所以公子可就不许再打忆儿的任何主意了！”

　　萧径亭没有料到唐绰兮竟然说得这么直接，而且甚至有些刻薄了，虽然心中并没有几许难过，但是面上还是不由有些不好意思。朝辛忆投去一道苦笑道：“辛师妹，上次实在是我玩笑心作祟，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歹意，所以师妹不用害怕的！”

　　“嗯！”辛忆玉脸顿时变得绯红，接着飞快垂下美丽的小脸，低低应了一声，不让萧径亭看到她美目中的神色。

　　唐绰兮目中不由闪过一丝讶色，她知道萧径亭虽然心性潇洒，但是却又是骄傲无比，要是他自己不喜欢，任谁的话她都不会理会的。但是这次没有料到他竟然答应得这么爽快。

　　萧径亭心下微微一阵苦笑，对于辛忆他或许有一些喜爱，不过却远远还不到对任夜晓甚至池井月的那种地步。但是对于唐绰兮却是大不相同了，在他打扮作萧先生在“醉香居”门口画画的时候，便被眼前这个天下第一美人用一双眼睛便迷住了，因为唐绰兮作为天下最美丽的女人，能够迷到像任断沧那样的英豪，也自然能够迷住萧径亭，而一切的催化剂便是唐绰兮看来和妍儿长得一摸一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算对梦君奴他也干肆意轻薄，但是对唐绰兮她便是脸稍稍过分的言语也不敢说出来。

　　“公子，外面一位姓武的公子和李易泽公子来了！”唐绰兮正将面色变得柔和准备和萧径亭说正事的时候，刚才那个俏丽的小丫头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跑进来了。

　　“亭儿，我还是去避一下吧！”莫莫听到武莫宸来了，连忙站立起娇躯，便要朝里屋走去，却是被萧径亭一把拉住坐在了身边，虽然没有作出什么亲热的动作，但是却显得非常的亲密。

　　见到莫莫满脸的不解，萧径亭微微笑道：“莫姨，你我的关系已经被那个神秘少主的人知道了，他们通过这次池府的事情，已经看出了一些我与武莫宸的关系，说不定以后会利用这一点挑拨我与武莫宸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索性挑开了，免得日后更加难堪！”

　　“萧兄啊，你上次不是能够打赢梦君奴的吗？怎么这次伤在她的手中了？”武莫宸人还没有进来，那充满底气的爽朗声音便传了进来。

　　唐绰兮听到武莫宸的声音，面上柔和的神色顿时收起，那张美绝人寰的脸蛋顿时又变得骄傲高贵，轻轻合起刚刚想说话的小嘴。

　　“难不成萧兄是见到梦君奴长得实在太美，美得让萧兄都醉了，所以才伤在了梦君奴手中啊！”接着另外一个声音响起，虽然言语中带着笑意，但是听来虚弱得很，正是此时伤未痊愈的李箫沁。

　　“穆家主，你真是让我好找啊，至从那天以后，我们便再也没有见过了！”果然不出所料，武莫宸走进来的时候，见到萧莫莫顿时目光大亮，灼热的眼光便罩上了莫莫的娇躯上下。但是接着他眼睛都快用不过来，见到了美绝天人的唐绰兮目光不由微微一滞，但是由于唐绰兮以身俱来的高贵和骄傲让他不敢多看。

　　“辛忆师妹，唐师叔您也在！”李箫沁随着武莫宸进来，头一眼便见到了站在唐绰兮身边的辛忆，目光一亮便上来招呼。

　　武莫宸闻之一震，接着目光有望向唐绰兮道：“您是剑花宫的唐宗主，晚辈武莫宸早已经闻名多时，在金陵更是到处寻找宗主的足迹，可惜晚辈福薄，一直未能见到宗主仙颜！”听说眼前这个仙女般的美人便是武功冠绝天下唐绰兮，武莫宸目中顿时热起，接着涌起深深的崇敬不敢有丝毫的暧昧。不过眼前这个美人看来仿佛自己妹妹一般，叫她宗主还真的有一些不自然。

　　“妾身不过一介江湖人而已，不敢劳王爷记挂！”唐绰兮淡淡地回了一句，目光一瞥见到李箫沁和李易泽几人眼中竟然微微有些疑色望向萧径亭，不由伸出如同白玉一般的小手，轻轻拈起萧径亭的手腕，一支玉指轻轻按上手腕的脉搏，仿佛细细感觉了片刻，而后朝萧莫莫道：“萧公子左边胸口被利剑刺入大概两寸，虽然公子临时分离使得长剑片开了心脏，但是对心脏周围的筋脉损伤极大。”接着那张美丽动人的脸蛋上浮上一层忧色，道：“不过最严重的还是梦君奴最后应在胸口的一掌，竟然震碎萧公子浑厚的护体真气。若是想下床行动无碍的话，那么半个月也就够了，但是若是想功力尽复只怕半年十个月也不见得能够，而且这其中还不能停了人参、首乌等补气的珍贵药物！”

　　“这么严重！”武莫宸不由面上微微一一变，接着笑道：“人参、何首乌等东西我那儿多的是，需要多少我立刻派人去拿来！”接着朝边上的李易泽吩咐道：“易泽啊，这些东西我等下就先从你家里拿了，今天晚上我便吩咐下人骑着快马去将我王府中这些东西全部运来，要是还不够的话，我便让下人去北方胜产人参的诸府地收购，总之尽快让萧兄恢复过来！”

　　萧径亭心中一阵苦笑，也不出言拒绝，只是客气地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倒是李易泽见到莫莫看萧径亭的眼神，不由微微有些惊讶，接着朝武莫宸使去一道眼色。

　　武莫宸也不理会，还是坐在厅中的椅子上和萧径亭谈笑风生，良久后，目光方才望了一眼坐在床沿的萧莫莫，目光顿时变得无比的温柔，道：“前段时候，父皇赏了我一条室韦国进攻的钻石项链，莫辰本来早就想送给穆家主，但是想起拿链子的名字，却不敢唐突了佳人冒然送来，但是今天重新见到了家主，发现那条钻石项链简直是为你定做的一般，我待会儿便让下人送来！”待见到莫莫美目一亮，不由心中一喜，柔声道：“这样吧，还是等我日后自己送来吧！”

　　莫莫顿时不由芳心一紧，但是玉脸上却是没有表露出一丝的异色，只是装作好奇问道：“那链子到底叫什么名字呢？让王爷这般忌讳！”说罢便笑意吟吟地转过小脸，轻轻地为萧径亭掖好了被子。

　　“叫做‘醉泪’！”

　　武莫宸没有见到莫莫面上的深情，但是萧径亭却是看得清清楚楚，在听到武莫宸说出那项链的名字后，莫莫那双动人如水的眸子中明显地轻轻一颤，美丽绝伦的脸蛋仿佛顿时亮了起来，接着轻轻地用小手捏了捏萧径亭，便转过脸去。

　　尽管那个项链对莫莫关系重大，但是这个狡猾的美人儿还是大力推脱，怎么也不肯要了。任由武莫宸大说特说，美人儿却是笑意吟吟地回绝了，最后武莫宸无法朝萧径亭递来一道眼色，萧径亭方才半开玩笑道：“那东西虽然是在王爷手中，但上天其实是要给莫姨的，只是想让二王爷转交而已，莫姨忍心这等宝贝望穿秋水，千万般企盼等着回到莫姨的美丽脖子上吗？”

　　这话一出，武莫宸连忙大呼妙言，眼中对萧径亭的口才大是赞赏。便是唐绰兮闻之也不由莞尔一笑，倒是李易泽和李箫沁闻之互相对望了一眼，虽然笑着，但是目中却仿佛微有所思。

　　莫莫听到萧径亭话后，也不由心神荡漾，那件项链对她来说关系非同小可，但是又不能让武莫宸看出了破绽，所以心中也暗自着急，想着办法该怎么将那条“醉泪”不着痕迹地要过来，不料她的小情郎竟是如此聪明，害的她差不多想在众人面前扑在那人怀中对他的脸蛋亲个饱。

　　“莫姨？”武莫宸这才记起萧径亭刚才对莫莫的称呼，眉宇顿时一宽，朝萧径亭笑道：“萧兄现在正在静静养病，你可还记得我在李大人府上给你介绍的那几个美貌佳人吗？她们这几天可是为你茶不思饭不想那，现在萧兄床前可是离不开人啊，不如我马上派人将她们接来，如何？”

　　“不劳王爷了！”莫莫静静说道，并没有因为刚刚收了武莫宸的礼物而拒绝不下口，美目一柔望向萧径亭道：“亭儿便由我来照顾了，王爷若是送来女孩，不懂事和亭儿乱来了，对他的康复没有什么好处！”

　　虽然莫莫没有给他一点面子，但是武莫宸心中仿佛更是喜爱，依依不舍地再坐了一些时候，方才离开。

　　“径亭，我这次来是有事情求你的，但是我想你肯定不会答应的，所以便索性不问了！”武莫宸等人走后，唐绰兮那双深幽迷人的双目顿时变得严肃起来，静静朝萧径亭望来，直望得萧径亭心神慌乱起来，放开闪过一丝狡黠的笑意，道：“后来我便想出了一个主意，想让你转过来求我，这样一来我想求你的事情，便一句话也不用说了！”

　　萧径亭心中顿时浮起一股无力的感觉，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就算对梦君奴的时候，他也不会这样，但是再面前眼前这个仿佛是从天下掉下来一般的绝色仙女，她的美貌和智慧手段，竟然让他觉得没有一点进攻之力，不知道该怎么用力撕开眼前这个女子芳心的缺口。

　　“宗主厉害，我真是有事情要求你，时关于任夜晓的！”萧径亭面上浮起一丝无奈，正色道。很简单，不论任夜晓时被软禁起来，还是被带到别处了，上上之策就是让任断沧和和气气地退步，而唐绰兮的话任断沧肯定时非听不可的。

　　“不过我还是想请问宗主让我作的到底时什么事情？”萧径亭心中稍稍想了片刻，还是问了出来。

　　唐绰兮美目微微一亮，道：“我想让你教我那三套剑法，你会的竟然比梦君奴那死妮子还要多！”

　　当萧径亭打扮成为萧剑月离开“醉香居”的时候，本来是打算先去飘香楼碰下运气，去找秀情那些人，虽然他知道那群人肯定已经不住在那里了，但是里面肯定还有一些她们的眼线。但是走到半路，心里还是放不下任夜晓的安危，便又朝任府的方向走去。

　　好在萧径亭还记得那次任夜晓从府里逃出的那条秘道，不然若是被人看见了他进晓园如同无人之境的话，那肯定会让人怀疑他便是萧径亭，这样一来他的诈伤便利马被揭穿了。

　　任夜晓开发的那条秘道尽头的时候，便已经身处在“晓园”了，萧径亭远远望向任夜晓的闺阁，发现上面的窗户竟然是亮的，不过园子里面倒是静寂无声，心中顿时一喜，足下一点朝任夜晓闺阁飞快跃去。

　　“呼！”萧径亭还是从第一次进来一般，轻轻飘进了任夜晓闺房所在处的窗户，目光落在了一张牙床上，这是外间，萧径亭知道任夜晓有时候也会睡在这里，但其实她的闺房实在里屋。

　　“她是不是夜儿？”萧径亭目光落在了眼前的那张穿上，锦被下一具玲珑起伏的娇躯划着无比美妙的曲线，看来尤其地诱人，但是露在外面的仅仅只有一缕青丝。看不清脸蛋，但是萧径亭接着将目光落在了另一只枕头上，上面也躺着一个人，正是萧径亭。准确的说上面是躺着一幅画儿，画上的萧径亭还是任夜晓添上的。

　　“这个丫头怎么还是和我的画儿同床共枕，我都吃醋了！”萧径亭心中一柔，见到床上的美人轻轻地翻了个身，微微撅起香臀儿，背对着萧径亭。隔着被子仿佛可以看见那被子中的玉人正拿脸蛋轻轻蹭着画儿。

　　“且待我羞羞她！”萧径亭心下一笑，脚下变得没有一丝重量，朝床上走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掀开锦被，接着钻进被窝，一手抱向美人的酥胸，一手朝下腹探去，下身更是贴着玉人微微拱起的美臀儿。

　　“啊！”玉人一声惊呼，萧径亭也心中一惊，因为手中的玉乳虽然也滑腻坚挺，但是比任夜晓却是要小上许多，只盈盈一握。下腹的腻肉也没有任夜晓丰满，就是萋萋芳草也稀疏了许多，入手紧紧几颗而已。

　　“陷阱！”萧径亭心中一惊，未待怀中的玉人叫出声来，抓住美人乳房的手连忙飞快掩住了美人的小嘴，顺手一拧，拿女孩娇躯一颤便晕了过去，萧径亭紧接着长袖一甩，将远处的灯火打灭，接着静静听着外面的动静，若是有任何异常，便抱着怀中的美人飞快冲出，只怕那样也难免被人怀疑成为萧径亭了。好在唐绰兮的话是不容怀疑的。

　　听了片刻后，萧径亭觉得四边还是静寂俏俏，一手轻轻探进女孩的胸脯，发现她心跳已经渐渐微弱下来，不由缓缓输过一道真气，只听嘤咛一声，拿女孩渐渐醒了过来，萧径亭将嘴巴凑到女孩小耳朵边，改变了声线轻轻说到：“我待会儿会问你话，你要乖乖回答，不许叫，也不许闹，明白吗？”

　　“我会的，萧公子！”那女孩虽然可以放低了声音，但是萧径亭闻之不由一阵惊骇，但是那个女孩却是忽然转过脸蛋来，娇小俏丽，正是萧径亭第一次进任府救下的屏儿。

　　“嘤！”屏儿忽然轻轻一阵呻吟。萧径亭见之柔声问道：“我刚才弄痛你了吗？”

　　“是的！”屏儿轻轻撅起小嘴，接着那蚊吟般声音中的羞意浓得化也化不开，细声道：“公子，还有您的手，可不可以拿走，好不好？”说罢轻轻夹了夹玉腿。

　　萧径亭微微一愕，原来刚才情况紧急下，另外一只手还没有从屏儿下身离开。讪讪一笑，便轻轻从玉人的双腿间抽出，柔声道：“屏儿，你几岁了！”

　　“人家十三了！”屏儿低声樱语道，萧径亭下身的火热在她美臀间，烫得她心怀大乱，不由将臀儿微微缩了缩，但是此时芳心乱成一团，整个娇躯又酥又软，好像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了，不由将整个娇躯蜷缩成一团。

　　萧径亭见之心中一阵暗笑，屏儿年纪尚小，所以娇躯尚未发育完全，所以身体显得尤其的娇小，此时蜷成一团，看来便仿佛一只小猫一般，他知道怀中的美人儿还小，特别的害羞，再不能吓坏她了，要赶紧平下她的心思，再打听任夜晓的下落，连忙笑道：“那我足足比屏儿大了一倍了，说来你是我女儿也有人相信呢？刚才我以为屏儿是你家小姐，所以轻薄了你，你生不生气？”

　　“不生气！”屏儿在被窝中轻轻地摇了摇头，接着听到萧径亭柔声道：“我有话问你，你将头抬起来，伸直了你的小身体，我们好好说话！”她还是像上次那样听萧径亭的话，轻轻将两只玉腿小心翼翼地舒展开来，再轻轻地翻了个身儿，不再让自己的香臀儿对着萧径亭的下身。

　　待屏儿仰起小脸蛋的时候，萧径亭发现屏儿虽然小小年纪，但是那张娇魇竟然红霞飞面秋波流转，竟然显得十分的妩媚动人，萧径亭轻轻赞了一句，道：“屏儿长得真美！”接着柔声说到：“你家小姐呢，还有我这副模样你怎么认得出来？”

　　“公子刚才一抱我，我就认出公子来了！”屏儿美目朝萧径亭望来，接着闪过一丝焦虑，道：“小姐被关起来了，早上一会来就被关起来了！”

　　“什么？”萧径亭心中顿时一怒，但是接着立刻冷静下来，打算该怎么和平地将任夜晓救出来，但是屏儿下面的话不由让他心中微微一安。

　　“是小姐的师傅将她关起来的，听说有个比小姐师傅更加漂亮，武功更加厉害的女人，要教小姐一套非常厉害的剑法，让小姐闭关练习，不能再到处跑了！”屏儿柔声说到：“小姐早上一直大吵大闹，不和那个女师傅去，后来被她师傅强蛮带走了！我想着法子将将事情告诉公子，但是老爷只准我呆在里面，不许走出一步，而小姐跟我说公子您特别信任连易成公子，让我将消息告诉他，但是我一天到晚也见不到一个人影！”

　　“那你知道小姐被关在哪里吗？”萧径亭虽然问了出口，但是他明白屏儿是肯定不会知道任夜晓被关在哪里的。

　　“嗯！”屏儿摇了摇美好的小脑袋，接着柳眉轻轻一颦，仿佛摇头的时候，脖子疼的很。接着美目一凄道：“公子，你就要走了吗？”

　　“疼吗？我真是该死，竟然那么用力弄疼了你！我给你轻轻揉揉！“萧径亭探头到屏儿的洁白如玉的脖子，一股醉人的处子幽香扑鼻而进，见到美丽动人的脖子上一道清晰的红痕，已经渐渐浮起一道血印子，看得萧径亭心疼不已，不由伸手出去在伤痕上轻轻抚弄。

　　“咯咯！”屏儿一声娇笑，美妙的娇躯顿时又扭成一团，不住颤抖道：“公子别挠，我怕痒痒！”待萧径亭手离开她脖子的时候，屏儿发现自己的娇躯已经全部挤在了萧径亭怀中，心怀一荡不由变得娇喘吁吁，良久后方才平息如同撞鹿的芳心，柔声道：“公子要是有急事就先走吧！屏儿只是一个奴婢，不能耽误了公子的大事的！”

　　萧径亭心中一柔，道：“过不了几天，我便将你家小姐救出来，那你就不用夜里一个人在这里害怕了！”说罢便从床上小心翼翼地起来，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接着屏儿也轻手轻脚地起了床，走到萧径亭前面，由于赤着小脚，身上的衣衫单薄得很，所以看来越发的娇小，站起来仅仅知道萧径亭的鼻子那里。

　　看着眼前娇小的玉人儿正无比细心地打理身上皱乱的衣衫，小脸上柔和认真的神色，仿佛连衣服上一丝一毫的褶皱也放过。

　　“屏儿，每当我戴上这张脸的时候，我就叫做萧剑月，就不是萧径亭了，你可不能和别人说了。”见到屏儿在脚下轻轻蹲下娇躯，为自己理好长袍的下摆和鞋袜，萧径亭心中更是怜爱，吩咐的声音顿不由变得温柔无比。

　　“嗯！就算杀了我，我也不会说出去的！”

　　当萧径亭怀中揣着一大堆药走到街道上的时候，天上的月亮已经升到半空了，已经快到中夜了。轻轻地理了理怀中的瓷瓶，那里面有毒药，有解药，有治病的药，有迷药，甚至还有厉害无比的春药，所以一点可都不能弄乱了。

　　抬头望了望天上的明月，萧径亭不由加快的脚步，朝飘香楼的方向飞驰而去。

　　“这场战打得真是厉害啊！”萧径亭尚未走到飘香楼的时候，便感觉到那里的荒凉了，好像整条小巷都没有了一个人烟，而飘香楼的前面更是破烂不堪，虽然地上堆积的倒塌物已经被清理了，但是许多幢原本美轮美奂的小楼，现在已经摇摇欲坠，残垣断壁到处都是火烧的痕迹。

　　“有女人！”萧径亭鼻端忽然飘来一股迷人的幽香，这个念头刚刚升起，忽然眼前一亮，接着身躯觉得一寒，仿佛坠入冰窖了一般。

　　“姓萧的，你终于来了！”一阵动听而又冰冷的声音后，无数的寒刃纷纷跃出，接着汹涌着朝萧径亭扑来。

　　“哟！你们可不许划破了我这位好弟弟俊俏的小脸蛋啊！”看到萧径亭被几人制住，从楼阁中款款走出一个红衣的妖媚女子，酥胸前的两只豪乳惊跳高耸，仿佛要裂衣而出一般，而如同杨柳一般的蛇腰由于女子走着猫步，所以扭得厉害，带着下面肥大圆滚的大屁股颤颤地摇晃，直让人都看晃了眼睛。而那张一张玉脸虽然冶荡，胆却是美丽绝伦，一双秋水美瞳火辣而又大胆地望向萧径亭，鲜红娇艳的小嘴还不住地啧啧称赞。

　　这个女人虽然在书中出现过几次，就是随着白衣淫贼嵌入醉香居去救秀情的那个女子，也是被莫莫用利器刺伤了下阴的那名风骚女子。

　　“好弟弟啊，姐姐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却早就听说你了！”那红衣女子走到萧径亭面前，伸出如同春葱般的白玉小手，轻轻地拈了拈萧径亭的脸颊，腻声道：“听说弟弟武功可是厉害得很，怎么会被制住呢？”

　　萧径亭心中暗暗一笑，他本来还按剑于手准备将攻来的敌人全部击退的，但是忽然萧径亭萧剑月应该是个犟脾气，心性善良，但是骄傲得很，说一不二，应该是个谁也改变不了的主儿，所以索性挺起胸膛任由她们上来擒住，但是在被点穴道的时候还是暗暗做了手脚了。所以现在这个红衣美人在他面前撩拨的时候，他眼睛便直直望着天上的明月，一幅爱理不理的模样。

　　“她们说弟弟的这张脸是假的，真的那张脸比这张还好看，姐姐都馋死了，你让姐姐好好看看好吗？”那红衣女子将美丽的玉脸挨近了萧径亭，桃花美目地在萧径亭脸上细细观察，仿佛要看清楚那是不是一张假脸，接着一手掐起萧径亭面皮的一角，狠狠拧起！

　　“待日后看我好好治治你这个女人！”萧径亭虽然不担心那张面具会被她揭下来，但是却也疼得厉害，心里不由恨的厉害。

　　那红衣女子见到这般情形，大概也认为萧径亭此时的面孔是一张真脸了，但是美目一阵乱转后，忽然腰间抽出一直寒光四射的匕首，轻轻划过萧径亭的面孔道：“好弟弟，你忍着一点，那个萧径亭实在狡猾得很，所以姐姐那匕首轻轻划过你的脸蛋，只划破一层皮，若是会出血，弟弟的脸就是真的了。要是那样的话，姐姐就给弟弟你赔罪，随便你怎么整治姐姐，好不好？”说罢便要拿刀轻轻划过。

　　“曼儿姐，你先别划，不然待会儿秀情小姐怪罪下来，我们都担当不起的！”那个红衣女子的匕首刚刚要划下，边上一个微微有些英姿之气的白衣女子忽然俏言阻止。

第九卷 第二章 秀情的撩拨

　　那红衣女子美目瞟了一眼那个白衣女子，笑道：“我们的冷美人霜儿师妹动了芳心了吗？也难怪啊，这个弟弟的这张脸蛋却是长得喜爱死人了！”虽然口上取笑，但是那红衣女子终是放下了匕首，想必对秀情顾忌得很。不过萧径亭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红衣美人性情竟然如此的暴戾，握住匕首的玉手虽然没有划过脸皮，却是忽然往下一挑，刺进了萧径亭的手臂。

　　萧径亭见之来不及惊骇，连忙将肌肉一缩，让那红衣女子有着刀刃刺进的感觉，但是其实仅仅只刺破了一层皮而已。

　　见到萧径亭仅仅眉头一皱，目光中竟然没有一丝怒气，那红衣美人见之美目微微一讶，一手抽出匕首，那是一直宝刃，寒刃上仅仅只着了一滴鲜血，挂在刀尖仿佛一颗红珍珠一般。

　　“看来映荷真的没有将萧剑月就是萧径亭的事情告诉给了秀情，或者就算是告诉了秀情，秀情也不一定会相信的，她们在一起的时日还短得很，而且秀情肯定会问映荷凭什么知道！那样映荷就说不出所以然来了！”萧径亭在封闭的马车中暗暗地想着自己的计划，接着一个念头顿时浮上了脑子：“是啊，映荷为何就能认出萧剑月便是萧径亭，她以前可能连萧径亭长得什么模样也没有见过啊？”

　　想及此萧径亭轻轻甩了甩脑袋，将这个念头抛在脑后，继续计划着如何让秀情等人对萧剑月这个身份一点也没有怀疑。

　　“停步，将萧公子拉下来！”马车仿佛进了一条小巷，那冷冰冰的声音顿时响起，接着那个红衣美人让几个下人将萧径亭扶下了马车，接着将所有手下全部遣散，只留下了那个红衣美人，以及那个叫霜儿的白衣女子。

　　“萧公子，您看看，这是秀情小姐给您的画像，您看像不像啊？”红衣美人忽然从怀中掏出一张画儿，上面的人绝美斯文、骄傲潇洒，正是萧径亭，画得竟然入木三分。

　　萧径亭目光瞟了一眼外面的小巷，暗道：“好在今天白衣淫贼和秀情已经都被君奴派人叫去了，不然要真是开打了，还不一定能够跑掉！”

　　接着红衣美人和白衣霜儿一左一右将萧径亭架着朝里面走去，让萧径亭觉得有些奇怪的是，那红衣美人看来虽然风骚妖媚，但是走路的时候，却是将惊耸的豪乳离得萧径亭手臂远远的，起伏惹火的迷人娇躯一点也不碰在萧径亭身上，真是有些人不可貌像。

　　在错综复杂的小巷到处乱走了一通后，红衣美人便将拿出一条黑色绸巾，将萧径亭的眼睛蒙住。但是根据脚下踩地的感觉，以及鼻端的芳香味道，萧径亭还是觉察处了这是在一家美丽的花园中。

　　当萧径亭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身处一间雅致的房间里面，红衣美人美丽动人的玉脸一扫刚才的冶荡，美丽的柳眉轻轻颦起，那张原本粉红的脸蛋，此时也显得微微有些惨白，而且走路的时候仿佛眉头皱得越发厉害。

　　萧径亭心头不由一动，暗道：”看来这个女子便是莫姨说的那个被她刺中下身的那个风骚女子了，那她中的毒也和秀情一样了！“萧径亭顿时记起了眼前的这个女人便是莫莫口中说的那个红衣女人了，不过这件事情的始末是莫莫在床上与萧径亭激情的时候，亲昵说的调情话儿，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尤其的香艳惹火，他还不一定能够记住。”难怪她一直要夹着双腿，走着碎步，原来是下身腿心痛得厉害！“萧径亭目光瞧着红衣美人朝外走出的美好背影，左右摇摆的肥臀仿佛要滚出裙子一般，不由心中暗暗一笑，心道：“她这是去叫映荷了吧！”

　　果然，只过了片刻功夫，萧径亭便听到一阵熟悉的脚步声，正是映荷那轻盈但是却快急的玉步。接着便听到映荷对红衣美人细声道：“请曼儿姐姐先留在这里，我一个人去看看就可以了。”

　　“你还来做什么？”映荷走进门后，目光连忙朝萧径亭的面上望来，待见到萧径亭虽然脸上有些苍白惨淡，但是还微微有些精神，美丽的小脸不由微微一松，接着一阵冷笑道：“我家小姐和二少爷正想着该怎么抓你呢？没有想到你倒是送上门来了！：

　　萧径亭仿佛满不在乎微微一笑道：“那还不用她们呢，光凭你就是将我一剑杀了。哦，不是一剑杀了，而是一剑刺成两段！”接着举起手臂上的血迹道：“我现在手上一点力气也没有，连轻轻刺来的匕首也躲不了！”

　　映荷美目先是微微一颤，接着美丽的面上一冷，喝道：“你还想骗我吗？你快说，今天来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不然我就将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为我在醉香居所所受的耻辱报仇！”说罢美目一寒，想必是在醉香居的时候，莫莫真的给她什么苦头吃了。

　　“嘤！”萧径亭清晰地听到站在外面的红衣女子一声压抑的娇吟，显然在忍耐着十分的痛苦，想必是下身疼得实在厉害了。接着朝里面的映荷道：“映荷妹妹，我身上疼的厉害，就先离开了！”说罢便蹒跚而走。

　　萧径亭见之微微一笑道：“你在这里的身份倒是不低啊！”接着耳朵一竖，听到数丈内没有任何人的声音，方才面色一正道：“映荷，你回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小腹一阵阵酥痒，接着仿佛浑身都痒了起来！”

　　“是你！”映荷美丽的小脸顿时变得又是伤心又是愤怒，接着猛地抽出腰间的长剑，猛地朝萧径亭刺来，但是在萧径亭眼前却又停了下来，美目射出愤怒的光芒，冷冷笑道：“你是怕我将你的身份说出去，故意给我服了毒药，逼着我受到你的控制，被判我家小姐是不是？”

　　“这个主意不错！”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不置议否笑笑，道：“这是‘醉香居’最厉害的毒药，也是春药。中了这毒的女子，一定要找男子不停的交合，才能缓住毒势。但是欲火只会越烧越旺，开始半个月一次交合，然后十天，然后三天，最后中毒的女子连一刻下床的时候也没有，需要无数的男人来满足她。但是就算这样，也只能保住一年的性命，到时候仍然会欲火大发，神智不清极尽人间丑态而死！”萧径亭这句话早已经遍好了，但是映荷中的也不全是春药，只是一种让人浑身酥痒无力的药物，混合右春药的成分，所以中了这药的女子难免春情勃发，所以便被萧径亭这么一说，映荷自然是认为那是春药无疑了。

　　“你休想！”映荷美丽动人的玉脸上顿时浮上一层绝望，那张脸蛋便仿佛被冰霜凝住了一般寒冷，目光如同两道利剑朝萧径亭射来，冷道：“我也不揭发你了，我马上便杀了你，然后立刻自杀，宁死也不会让自己的身子受到玷污的！”接着小脸一凄，粉泪纷纷涌出道：“反正我也不想活了！”说罢美目一凝，轻轻递出手中的长剑，坚决而又缓慢地朝萧径亭胸前刺来，美目中的神色也顿时变得无比的复杂。

　　萧径亭心中微微一讶，没有想到映荷竟然如此的坚贞，心中顿时改变了轻轻一阵苦笑，从怀中掏出一只瓷瓶轻轻放在不住颤抖的剑刃上，冷冷道：“这是解药！”

　　映荷美目顿时一亮，涌出无尽的欢喜，仿佛是站在悬崖边上又重新被拉了回来一般，接着又冷下了动人的俏脸，但是却不像刚才那种毫无生气的寒冷，也不急着拿回剑上的解药，说道：“那你为什么要让我服下这种毒药，你是看我拼着一死也不愿意让你摆布，才拿解药出来骗我的心，你还是在骗我！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

　　“骗你！”萧径亭眉头一皱，目光一寒朝映荷射去冷冷道：“我能够骗得到你吗？那个白衣淫贼无论武功才学，还是风流招术，无不胜我十倍！你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能骗得到你吗？我倒是因为这个想将你杀了，但是那是以前，我现在一两力气也没有了，要杀也是你杀我，那里轮得到我啊！”接着萧径亭微微一笑道：“现在你若是将我交了出去，你的那位二少爷只怕更加喜欢你了！”

　　“我没有，你胡说！”映荷的神情顿时变得激动起来，猛地一甩长剑，那瓶解药顿时掉往地上，萧径亭连忙伸手接住，再站起身来的时候，映荷的一双美目正朝自己看来，接着那声音也变得柔和起来，道：“你就是专门给我拿药来的吗？”

　　萧径亭微笑不答，但是却将瓷瓶塞进映荷的小手中。以开玩笑的口吻道：“你应该走了，不然要是我是那位白衣公子的话，我肯定会多心了！”

　　映荷闻之娇躯一震，却没有太大的反应，但是晶莹的粉泪却是从眼眶中汹涌而出，那张小脸顿时变得无比的凄楚，泪眼汪汪望向萧径亭，凄声道：“难道我在你眼中，就是这么不知道廉耻的女子吗？随随便便就会变心吗？”接着望向萧径亭的双目顿时也变得无比的深情，抽抽噎噎委屈道：“但是你呢，你总是骗我，从来没有真心喜欢我？还派坏人来轻薄我，利用我！为什么会这样不公平的？”

　　萧径亭闻言一震，心中顿时明白了映荷为何偏偏能够认得他出来，可能是因为映荷在自己心目中太没有分量了，所以竟然没有太多的觉察，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理会。一股淡淡的羞愧涌上心头，加上以后必须要大大用到映荷，萧径亭心中更是怜爱，目光顿时变得柔和无比，伸手便要将映荷娇小的身躯抱进怀中。

　　“你不要碰我！我就是一辈子嫁不出去，也不会跟你的，也不会让你碰到我一丝一毫的！”映荷说罢美目一寒，挺起长剑横在雪白的玉颈，梨花带雨的小脸一脸的坚决，接着轻轻一阵自嘲，凄苦道：“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将你的事情告诉小姐的，对你做的事情也会不闻不问，所以你不用骗我，不用费尽心机将我这个傻姑娘哄到手了！”

　　萧径亭见之更是一阵惊诧，心中映荷的身影顿时变得深刻起来，目光也变得无比的真挚，道：“好的，我不碰你，但是你先将药喝下去，好不好？”待见到映荷将瓷瓶中的药水毫不犹豫喝下时候，心中更是愧疚，映荷当真对他一点提防也没有啊。

　　“映荷！你那次不是问我为何不早些去看你，过了十几天才去吗？”萧径亭有意打开映荷的心结，不由说起那日在醉香居让映荷伤心的事情。

　　映荷美目变得越发的委屈，冷冷道：“你来看我一个卑贱的丫鬟做什么？是我自己在痴心妄想！”

　　萧径亭轻轻走上前去，笑道：“你先把剑放下来，我是你的犯人，竟然将你逼得要举剑自杀了，真是倒过来了！”说罢眉头一皱，道：“而且看来我好像是一个大色狼一般，让你得以死保卫自己的贞洁。真是罪过啊！”

　　“噗哧！”映荷心中欢喜，听到萧径亭说得好笑，明明知道此时不应该笑，但还是忍不住噗哧笑出声来，但是很快便冷下了俏脸不理萧径亭，但是也不离开，径自轻扭蛮腰走到边上的椅子坐下。

　　萧径亭这才发现映荷此时身上穿的极是单薄，玲珑起伏的娇躯上仅仅只穿了一件薄薄的中衣，使得坚挺的酥胸越发的挺拔，圆隆的香臀儿越发显得挺翘。想必是听到萧径亭来了，来不及穿好衣服便赶了来。

　　也不知道是天气实在有些凉，还是衣衫穿得少，映荷玉臂轻轻抱着酥胸，垂着一张美丽的小脸，却也不说话。

　　萧径亭抬头望了一眼窗户外面，明亮皎洁的月亮已经偏西了。不由朝映荷道：“我在等你家小姐回来，你不用在这里陪我了，回去睡觉吧！”

　　不料这句话却是惹恼了映荷，这个小美人顿时唬下小脸，朝萧径亭冷喝道：“不用你管！”

　　萧径亭闻之不由微微一阵苦笑，伸手将身上的长袍褪下，走到映荷面前，将温暖的长袍披在映荷娇小的身躯上，笑道：“这样一来，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映荷小脸微微一红，将身上的长袍拉得紧了紧，接着小嘴轻轻抿了抿，终究没有开口说话。

　　“有人来了！”正静静坐间，萧径亭耳朵忽然一竖，朝映荷低声说到。

　　映荷闻之依依不舍地脱下了身上的长袍，轻快细心地为萧径亭穿上。接着低声道：“现在我要对你凶了，你别生气！”

　　萧径亭听到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见到映荷一张小脸红扑扑地实在可爱，不由轻轻拈了下她粉嫩的小脸蛋，低声笑道：“你也会怕我生气吗？”

　　映荷一张白玉般的脸蛋顿时更是红透，不由狠狠地瞪了萧径亭几眼，接着飞快退开几步，小手抚上高耸的酥胸，闭目平下心境，片刻后待映荷再睁开双目的时候，那张俏丽的脸蛋顿时变得冷若冰霜，接着抽出长剑握在手中。

　　“剑月兄，好久不见啊！”脚步声传到外面青石接道的时候，萧径亭便听到白衣淫贼爽潇洒的声音传来，接着两个修长飘逸的身影走进了房中。

　　萧径亭见到白衣淫贼神色亲热，仿佛没有一丝怀疑，心中更是一点也不敢怠慢。笑道：“这几天萧某身有要事，所以才没有过来拜望秀情小姐，直到今天晚上方才有空，不料赶去飘香楼却是发现里面被烧得只剩下残垣断壁了，接着跃出了几个带剑的，为了不惹起误会，萧某被不还手让她们带来了！”接着将目光望向冷艳绝伦的秀情，柔声道：“小姐安好！”

　　秀情还是那么的美丽，修长美好的娇躯还是那么的曼妙，站在那里便仿佛临风的杨柳一般动人，所以萧径亭也毫不掩饰眼中的赞美和炽热。

　　映荷朝萧径亭递来冷冷的一瞥，接着朝映荷和白衣淫贼道：“映荷，二公子，你们先回去，我有事情和二公子说！”然后美目又朝萧径亭望来道：“萧公子，你随我来！”说罢便转过娇躯，朝外面走去。

　　白衣淫贼见之，朝萧径亭低声道：“萧兄小心应付着，秀情小姐今日的心情差得很！”

　　“萧径亭，你别装了！”萧径亭望着眼前冷艳美女动人的美臀背影刚刚走进自己的闺房，秀情忽然一声冷喝，接着猛地抽出一只利剑朝萧径亭刺来。

　　萧径亭轻轻一声冷笑，手上真气一涌，便要手上抓住秀情刺来的长剑。但是心念一转，足下轻轻一踮，却是挺起了胸膛一动不动，接着忽然觉得面上一寒，秀情的长剑便已经收回。

　　秀情见之，美目紧紧望在萧径亭脸上，只见被他俊美的脸上被轻轻划开了一道薄薄的伤痕，接着一缕鲜红的血迹从伤口缓缓留下，但是却没有一点面皮卷起的痕迹。

　　“对不起，公子！我只是想试探一下公子，真的没有恶意的！”秀情冷眼绝伦的小脸顿时充满了歉意朝萧径亭望来，接着娇躯轻轻一欠，朝萧径亭问道：“公子不要生秀情的气好吗？”

　　萧径亭目中闪过一丝悲痛，朝秀情正色道：“我现在没有功夫理会这些，我是向小姐来要我楼师伯的尸体的！至于他老人家是怎么死的，我就不过问了，也不敢过问，我害怕那个答案！”

　　“你知道拉！”秀情眼睛一柔道：“但是现在楼宗主的尸体在梦君奴的手中，我可能没有办法要来！”

　　萧径亭轻轻应了一声，冷道：“那就请小姐告诉我，梦君奴现在在哪里？我要自己去向她要回来！”

　　“不行！”秀情连忙急道，接着美好的娇躯轻轻走上几步，停在萧径亭面前一尺处，柔声道：“公子，秀情谢谢你了，谢谢你让宗主去救我！你现在已经长成这副模样了，变得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你认得出来才怪呢？”萧径亭心中暗道，面上却是微微一笑，却没有说话。鼻端闻着秀情娇躯上散发出来的阵阵幽香，又见到秀情扬起美丽的小脸，便连小嘴喷出的如兰的香气也清晰可闻，心中暗道：“她这是要来色诱我吗？”

　　想必真是如此了，秀情美目顿时变得如同秋波一样的柔和，瞥在萧径亭的脸上，道：“公子打算什么时候回蓬莱，你的那个师妹师妹长得可真是如同花儿一样啊，大家都叫她‘蓬莱玉’，公子去了后，肯定留下来便舍不得走了吧！”

　　萧径亭自然不会认为秀情是想利用后母的身份将楼绛玉许配给自己，那个蓬莱玉美人，她们是内定给那个白衣淫贼的，渤海剑派这等重要的势力，他们自然要将它掌握在自己人的手中了，秀情只是打探一下萧径亭的口风而已。

　　萧径亭面上微微一阵怒色，接着目光复杂地望了秀情一般，仿佛在告诉她无论楼绛玉长得多么美，他喜欢的便只有你秀情小姐一人。但是这个表情萧径亭便没有持续多久，他知道自己此时应该故意给一只套子给秀情，让她套在自己的身上了，便轻轻叹息一口道：“那梦君奴武功高明得很，在任府中使得天下英雄都折了翼，我虽然对自己的武功诱点自信，但是面对梦君奴还是一点胜算没有的，要是小姐能够将楼师伯的尸体要来，交给我，萧某一定不会忘记了小姐的大恩！”

　　“真是骄傲得可爱的小男孩啊！”秀情美目轻轻瞟了一眼眼前这个俊美潇洒的少年郎君，心中暗道：“他用尽心思为我解毒，救了我的性命，没有一点要我报答的意思！但我要是给他做上一点事情，他便是不报答也觉得难受吧！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人啊，要是这样的人做了你的情郎，秀情啊”秀情情不自禁想到这里，不由红透了一张雪白的脸蛋，芳心猛地一凛暗道：“秀情，你不要胡思乱想，你的身心都是属于少主的，要绝了一切杂念，眼前这个男子虽好，为了成就事业，稍稍牺牲一点色相勾引他不要紧，但是绝对不能动了心思！”

　　“公子说到哪里去了？你救了秀情的性命，秀情都无以为报呢，公子的心愿，我就尽量用心吧！”接着秀情仿佛无比自然地伸出小手握住萧径亭的手掌，牵着他到室中的椅子坐下，柔声道：“秀情许久不见了公子，而且公子还是秀情故人，便陪秀情说说话，好吗？”

　　萧径亭被秀情滑嫩的小手一握，心中不由一荡，心中暗道秀情厉害。虽然牵手看来有些暧昧，但是这个冷艳美人话中却是亲切中透着自然，没有一丝涉乱。但是加入自己真的的萧剑月的话，让光凭这几句话，便足与撩拨起满心的爱意了。

　　“小姐，上次我给你那瓶药，说是毒性厉害，小姐还留着吗？”

　　秀情闻之微微一笑道：“还在啊，不过说来秀情真是对不起公子了，因为没有饮下那药，第二日晚上就出现了公子所说的症状了，秀情真是有些没有脸见公子了，公子啊，你恼不恼人家？”最后一句话说得又娇又糯，却是有些暧昧了。

　　萧径亭见到平时冷眼绝伦的秀情娇媚起来，竟是如此的动人心魄，目光一热，接着连忙转来眼光，望向窗外的明月道：“这几天，萧某终于将根治小姐的办法想到了，但是还需要先前我交给小姐的那瓶药，那瓶有毒的药，萧某制好后，便全部给了小姐，自己没有剩下的，所以问起小姐还没有留着。”

　　见到萧径亭这般，秀情心中暗暗一笑，心道：“这个人儿这样老实，一点也不敢冒犯我，这样我恐怕连色相都不要牺牲多少了？”想罢，美目中的光芒越发变得撩拨妩媚起来，道：“那是公子给的药，秀情自然妥帖收好了！”

　　萧径亭索性对上的秀情美丽的眼睛，道：“可惜这几天来，我见到飘香楼成为废墟，心中担心，再也静不下心思做药，不然今天晚上就可以将小姐体内的毒素彻底解了！但是萧某心中已经将药方记得清清楚楚，明日便给小姐配好了！”

　　秀情本来是心存挑逗，但是听到萧径亭话后，芳心也不由一柔，美目一暖朝萧径亭望去，柔声道：“秀情让公子朵朵费心了！”

　　萧径亭轻轻抽回被秀情紧紧握住的手，问道：“小姐手下有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女子，她好像身上有和小姐一样的病症啊？”

　　秀情听着仿佛觉得微微有些不舒服，但是美丽的脸蛋却是一笑道：“她不是我的手下，算来是我同门的一个师姐！”接着美目一瞥朝萧径亭望来道：“公子啊，她可是长得美得很啊！”

　　萧径亭不置议否笑笑，便站立起身，朝秀情道：“今天见到了小姐，也可以放心地去做事了，萧某这就告辞了！”说罢便直接朝外面走出。

　　秀情见之连忙朝也起身送萧径亭下来，接着换来映荷，让她送萧径亭出去。

第九卷 第三章 才女风情

　　“公子，上次你是不是看到了二公子跟我说话，还给我画了幅画儿？”映荷跟着萧径亭走处了错综复杂的小巷，两人缓缓走到了外面的街道上，映荷垂着蛾首仿佛犹豫了良久，方才仰起小脸朝萧径亭道：“那是小姐让我去和他接触的，而且他好像也想借我打听小姐的底儿！”

　　萧径亭闻之微微一讶，本想问问秀情和白衣淫贼是什么关系，但是终究没有开口问出，只是微微一笑道：“那你可小心别中了美男计啊！”

　　映荷本来便已经犹豫了许久，才将刚才的那一通话儿说出，不料萧径亭不但没有像往常一般，目光和神情变得温柔用好话安慰，反而开她玩笑，不由唬下脸蛋再也不说话。但是见到萧径亭嘴角尚自带着的微笑，猛地想起眼前这个人来骗自己的心，也算是一种美男计啊。不由狠狠地瞪了萧径亭一眼，接着见到萧径亭走快几步，连忙赶了几步上去。

　　“你怎么还不回去啊，再过一会儿，天就要亮了！”萧径亭慢慢地踱着步子是为了脑子想问题，走出几条接道后，见到映荷还是一点走的意思也没有，不由开口调笑道。

　　映荷美目一蹬，朝萧径亭喝道：“不要你管！”接着见到萧径亭不是往醉香居的方向走去，而是朝另外一条接道走去，不由问道：“你不去醉香居找你那个风骚的莫夫人吗？”

　　再接下来的日子，萧径亭便又重新感受到了刚来金陵时候，做萧先生的清闲了。所以这段时候，他便也有空和池井月和夜君依两个钟秀智慧的美人儿一起弹弹琴，写写字了。

　　“哥哥啊，你可不许再画出那种下流画儿啊！”见到夜君依出去那萧径亭私用的狼毫湖笔，池井月这个小妮子顿时变得娇痴起来，拿来上好的宣纸，瘫在萧径亭面前，接着好像想到了什么红着小脸望向萧径亭娇声细道。

　　“乱说，我哪里画过下流画儿！”萧径亭闻之一手揽住池井月纤细柔软的蛮腰，接着伸手在美人滚翘的小屁股微微用力拍了一计，接着将美人扯进怀中坐下笑道：“不过我听说那些画春画儿的画师银子可是赚得很多啊，什么时候我也带上一张春画去赚他几两银子换酒喝！”

　　池井月轻轻一声娇呼，便滚着臀儿坐进萧径亭大腿上，但是一双水汪汪的美目还是不安地朝外面望了几眼，接着娇躯一软躺进萧径亭怀中腻声道：“随便你干什么坏事，你去画好了，不过你画那下流画的时候，不许想着我们姐妹啊，不然人家可不饶你！”

　　萧径亭知道池井月只是故意接着机会朝他撒娇耍痴而已，所说的话儿却是没有一点意义的，所以口中不由更是花花，一手轻轻抚着美人美妙的腰臀部位道：“月儿倒是提醒我了，不如待会儿我便给月儿画幅春画儿如何，反正我马上就要离开金陵了，到时候见不到井月，心里一定会想得厉害，所以到时候可以拿着她解解相思之情，不过月儿现在好像没有进入状态，我来帮帮忙，如何？”说罢一手探进井月的裙摆，一手抚上玉人丰隆的酥胸。

　　“嘤！不要！”池井月骤不及防，一只盈盈一握的玉乳被萧径亭抓住，娇躯顿时一软，接着下身一麻却是下身的裙子被萧径亭掀开到了大腿间，接着两瓣圆隆翘美的屁股也进了萧径亭的魔爪，不由奋力挣扎起来，急忙道：“哥哥快放手啊，待会儿若是被夜姐姐看到了，人家真是不要活了！而且人家还有话对你说呢！”

　　“说得那么吓人！”萧径亭拇指喝食指夹着池井月的小奶头轻轻一拧，惹得怀中的美人娇躯一激，顿时说不出话来。

　　“随便你了，坏哥哥！”池井月再微微一阵挣扎，便轻轻软倒在萧径亭怀中，感到萧径亭坏手已经揉到了腿心最敏感的地方，芳心不由一羞，硬着头皮张开玉腿，让萧径亭坏手一阵轻一阵重地划着下身肥肥美美的嫩肉幽谷儿，最后忍不住下面的酥痒，两只玉腿紧又紧难耐地绞在了一起，如泣如诉的呻吟也随之萧径亭一松一紧、一深一浅而从美妙的娇喉中轻轻唱出，双目刚刚闭上陶醉着，忽然猛地睁开美目，急道：“待会儿夜姐姐来了，你可得告诉人家一声，不然人家真是没有脸了，到时候到莫姨那里告你的状那，啊！”接着一声高高的娇唱，却是被萧径亭在最敏感的一点用力拧了一下，美好的娇躯一阵颤抖，便瘫到下来，仿佛没有了一点力气。

　　萧径亭见之轻轻咬上美人的小耳珠，柔声道：“月儿，哥哥真的对不起你，不但稀里糊涂地要了你的身子，而且这段日子里面没也有时间喝你亲近，你恼不恼哥哥！”

　　“嗯！”池井月整个娇躯正软的没有一丝力道，正在享受着刚才消魂的余韵，听到萧径亭话后，将小脸紧紧贴在萧径亭胸前，伸出小手在萧径亭手上轻轻一拧，但是发现萧径亭的手有湿又粘，片刻间便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嘤的一声红透了小脸倒进萧径亭怀中，小手却是在萧径亭面颊上轻轻捏了一把，嗔道：“坏哥哥，人家是想着喝你亲近，但是可不是干那坏事，上次人家就疼得连命都没有了，才不会想那事儿呢？”

　　萧径亭见之哈哈一笑，不由苦着脸道：“那我可惨了！我们的才女连夫妻间的欢好也不想了，难怪会看上梦君奴那个小丫头呢？”说罢更是将湿漉漉的手轻轻抹上池井月美丽的小脸蛋。

　　池井月听到萧径亭玩笑似的调侃，娇躯在萧径亭怀中如同扭糖一般地不依，接着小脸被萧径亭抹了一脸水儿，芳心不由又是羞岔又是恨恼这个坏郎君儿，一脸扎进萧径亭胸口，良久喉忽然扬起小脸道：“哥哥啊，都怪你绞得人家都把正事给忘记了，你知道上次我家里的那些师叔师伯们中毒了，那毒是唐蕴儿放的，人家看了他们的症状后，发现那毒药也不难解，哥哥你什么时候去将他们解了毒好不好？”

　　“让我去收买那些师叔伯的人心吗？”萧径亭不由暗暗赞叹池井月的聪明，虽然他听说池井月的才名久也，但是在接触的过程中，池井月显得十分痴情善良，没有显出特别的智慧天分。但是从此一件，便可看出池井月才气的一斑了，而且听她口气仿佛也她自己也懂得医术，萧径亭心中更是钦佩。

　　“好的，我便听从池大才女的吩咐！”萧径亭对着池井月湿润滑腻的小脸轻轻吻下，不料池井月却是将脸蛋扭开，将右颊凑到萧径亭嘴前，柔声道：“哥哥别亲那里，那些秽物是我们女人下面流出的，脏得很！”不料话还没有说完，整张小脸蛋便被萧径亭牢牢捧住，接着那沾满春水儿的脸蛋被萧径亭狠狠啃了一口。

　　“夜君依来了！”萧径亭见到吃惊也脸蛋羞得通红一脸，但是美目却是火热娇痴，便要再说几句亲热的话儿，接着便听到外面传轻微的玉步踩地声，知道池井月害羞，便轻轻在池井月小嘴轻轻啄了一口，接着在美人耳朵旁轻轻说到：“你夜姐姐来了，你快去洗一下身子！”

　　池井月娇嗔地望了萧径亭一眼，嘟起小嘴轻轻咬了一口萧径亭的嘴巴，娇躯便扭着跃开了萧径亭的怀抱，两只玉腿微微有些狼狈，飞快地朝后面跑去，但是两腿间湿得难受，又不敢放开了步子。

　　“公子，任夫人来哩！”随着夜君依进来的还有成熟动人的吴梦杳，见到萧径亭轻轻斜着身子躺在一张榻上，不由温柔问道：“我听说径亭你被梦君奴打伤了，可伤得严重吗。可怜夜儿那丫头还不知道呢，不然那丫头非心疼坏了，去找梦君奴拼命不可！”接着款款走到萧径亭的榻沿坐下，道：“说来径亭受伤，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任府呢？”

　　萧径亭微微一笑，客气地说了几句不要紧，便准备问起任夜晓的事情，不料吴梦杳不待他问，便告诉萧径亭整件事情的始末。

　　“径亭，想必夜儿那丫头将我们家里什么事情都跟你说过了，夜儿她师傅武功高明得很，就算比不上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其实本来她的武功还可以更高的，但是那时候因为我的兄长吴梦玉，使得她耽误了时候，从而没有学到她门里最高明的剑术。昨天夜儿的师傅忽然带来了那套剑法的剑谱，还跟来了一个武功比她还要高明女子，说是夜儿天资高明，这次怎么也要让夜儿练好了这套剑法。因为我兄长的关系，所以我们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夜儿被她们两人抓去闭关练武了，连通知你的时间也没有了！”

　　随着吴梦杳婉婉道来，里面的道理虽然明白得很。但是萧径亭还是觉得微微有些不对，但是却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但是还真的没有了办法，总不能闯进任府，将美人抢了出来。虽然真有必要的话，萧径亭肯定会这么做的，但是现在事情却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

　　“那夜儿需要闭关多久？总不会要个三五年吧！”萧径亭心中盘算着时候，大概过不了几天，他便要北上去渤海剑派了，在这段时间之前，萧径亭必须将任夜晓的事情处理好，不能有一点马虎，给日后带来很大的遗憾。

　　“短的话，大概三个月，长的话，可能需要一年！”吴梦杳美目朝萧径亭递来一道歉意，柔声说道。

　　“我听到你和吴梦杳的说的话了，萧公子打算这么办呢？”萧径亭刚刚送走吴梦杳，一股醉人的香味轻轻荡进鼻孔，接着一道无比曼妙迷人的身影从窗口飘了进来，入目是一张美绝人寰的玉脸，正是天下第一美人唐绰兮。

　　萧径亭望了那张酷似妍儿的脸蛋一眼，笑道：“所以我就只能请宗主帮忙了，宗主竟然早就想借这件事情勒索我，肯定想好了解决事情的办法，所以我就懒得费那个脑子去想该怎么办了？”

　　“你很狡猾啊！”唐绰兮款款走到萧径亭身边，轻轻弯起蛮腰在萧径亭轻轻做了下来。美目一瞟朝萧径亭望来，道：“但是我做事可喜欢狡猾，你便是不答应，我也逼着你答应了，总之我就是要你将那三套剑法教给我！”

　　望着眼前美人丰满动人的娇躯，由于唐绰兮坐得甚近，所以那身连绵起伏的曲线越发显得波涛汹涌，萧径亭不由暗暗赞叹，道：“真是增一分则胖，减一分则瘦啊！”鼻中闻着那股幽香也顿时变得更加清晰起来，里面既含有处子的淡雅，还充满了成熟女子的妩媚。

　　“宗主，能不能说说你想的法子？”萧径亭虽然口中说着不动脑子，但是口上还是忍不住开口问出。

　　唐绰兮小嘴轻轻一咬，轻叹了一口气道：“我们先不说那个，我先告诉你她们要给任夜晓学的剑法！”

　　萧径亭闻之一愕，道：“莫非那剑法有什么问题吗？”

第九卷 第四章 美人绰兮

　　萧径亭闻之一愕，道：“莫非那剑法有什么问题吗？”

　　唐绰兮轻轻一笑道：“那剑法我也会，而且比她们还要厉害！但是我师傅说过，这套剑法虽然精妙，而且甚至是我当时派中最厉害的剑法之一。不过师傅却是不让我多加理会这套剑法，说这套剑法路数过于妖异，不是正道武学！”见到萧径亭眉头微微一颦，唐绰兮笑道：“我说的正道武学，包括了一些高明精妙的邪派武学。那些邪派武学剑法，之所以说他们邪，那是因为它们往往使出来后显得狠毒，气氛可能也会显得邪异，而且手段可能也不怎么光明正大。但是它们对人性也会有陶冶的作用，比如就说你吧，你会的那三套剑法其中的两种，看来邪气就重的很，但是使在你的手上就显得十分的飘逸，所以这种邪派剑术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它们也算作一正道武学了！”

　　萧径亭听了唐绰兮的话后，心中不由觉得有些担忧，问道：“莫非夜儿练的剑术是真正的邪派剑法吗？”

　　“你还记得我说过的那个魔门宗主吗，就是梦君奴那死丫头的外婆，她当任了魔门的宗主后，就马上将这套剑法从魔门两大绝学中拉了下来，而且也不许魔门弟子专门去研究她。若不是因为怕招来魔门前辈的反对，那位美丽的宗主早就将这套剑法封掉了！”唐绰兮轻轻叹了口气，道：“自从后来那位美丽的宗主发生了那场情变后，魔门便分裂了好几部分，那套妖异的剑法落在一些邪性奇重的魔门弟子中，朝着妖异的方向又做了很大的修改。”

　　说罢，唐绰兮轻轻站起娇躯，抽出萧径亭摆在木几上的长剑，玉足一点，整个丰满起伏的娇躯飘飘拔高，接着那道无比美丽的身影中亮出一道雪白的寒芒。

　　“径亭，你看清楚了！”唐绰兮轻轻喝道，忽然那张本来就艳绝人寰的玉脸仿佛绽放出灿烂夺目的光芒，使得那张娇魇显得更加艳丽不可逼视，看得萧径亭心怀摇拽，直直忘记了看清唐绰兮使的剑法。

　　“沧！”忽然一阵寒芒朝面上罩来，激得萧径亭心神一凛，连忙晃过神来，细细观看唐绰兮耍出的剑术。但是发现只要目光一沾上美人的脸蛋，仿佛再也移不开目光了，那张绝美的脸蛋，那蚀骨醉人的秋波仿佛有着一股惊心动魄的吸引力，使得唐绰兮那原本高贵端庄的玉脸竟然带着一丝靡靡的气息。而唐绰兮本来就惹火醉人的娇躯，此时更是仿佛一条蛊惑心神的美人蛇一般，修长浮凸的娇躯划着仿佛魔鬼一般的曲线，在空中展开一道美丽的风景，以萧径亭的目力，甚至能够感觉到唐绰兮娇躯上荡起的乳浪臀波。

　　“嘤！”接着唐绰兮手上的利剑荡起一道璀璨的白芒，接下来室内静寂无声，唐绰兮最后的那一剑仿佛什么效果也没有。

　　“唐？！”萧径亭仿佛还没有从唐绰兮醉人的风姿完全清醒过来，但是见到她那最后一剑竟然没有带来任何功效，不由惊讶问道。但是却看到唐绰兮此时玉脸绯红，一双美目妖娆荡人，一堆惊耸的坚挺豪乳起伏不定，见到萧径亭目光望来，唐绰兮连忙拧着小腰转过身去，仿佛不让萧径亭看见她此时的面色，但是那对圆滚肥美的美臀此时看来却是更加的消魂。

　　“你先看看里面的墙壁，再看外面花圃！”片刻后，唐绰兮纤纤玉手指向前面的板壁。

　　萧径亭走过一看，顿时身躯一震，心中一阵惊骇。那板壁上竟然清晰地显出二十五个细微的小孔，都是刚才唐绰兮那最后一剑的剑气琢出的，而那些小孔竟也排得整整齐齐，成为一朵花儿般的形状，但是具体是什么花，萧径亭却是不识。待走到屋外，萧径亭头一目便看到了外面的满地落红，那些再初夏犹自绽开的花朵，都被从墙内射出的剑气生生折断，而且落在地上的仅仅只有红花，没有绿叶。且落红在地上堆成的形状，刚刚和墙壁上那些小孔组成的形状一摸一样。

　　“神技，甚乎奇技，若是按萧某现在武学的进度，十年内都休想有宗主这等修为！”萧径亭走进屋中，步到唐绰兮面前拜下道：“宗主这手绝技，可能现今天下，除了毕啸外再无第二人能敌！”

　　唐绰兮此时那张玉脸已经恢复了原先的骄傲和贵秀，听到萧径亭话后微微一笑道：“径亭啊，在以前我便一只认为你是现今武林年轻一代中武学修为最为卓绝的，特别是你只身救下了忆儿，但是后来却是连连出现了梦君奴、方剑夕和那个白衣淫贼，其中白衣淫贼的武功几乎和你相当，而梦君奴论修为更是高于你，只是这个丫头虽然其他方面的天资都不下于我，甚至比我还高，唯独在情关她太没用了，刚刚见面便被你这个小鬼给迷住了，所以她可能是这辈子也打不过你了！也亏得她有这方面的破绽，不然以后天下谁能制得住她！”接着唐绰兮便朝萧径亭瞟来一眼，说不清是笑话还是鼓励。接着美目闪过一道亮芒，道：“但是方剑夕我就看不清楚了，他出手极少，我知道的唯独一次是和公牧潘，那场比武里面也说不清有什么沟壑，反正是算不得数的。但是径亭啊，你对他要万万小心，我虽然不知他武功修为究竟如何，但是肯定不会低于你，而且此人几乎没有经过几战，就成为天下青年侠客第一人，胸中定是颇怀锦绣的！”

　　“径亭，你还记得梦君奴带来的那个六奴吗？”唐绰兮忽然转过玉脸，朝萧径亭望来道：“那个人无论是从身形，还是从武功的路数来看，都是我没有见过的！但是他修为竟然高到这个地步，径亭，你且说说，就现今中原武林来说，你给排排名，谁高谁低！”

　　萧径亭微微沉思的片刻，道：“就我知道而言，第一当属宗主，下来可能是少林的玄灭和尚，再下来可能便是任断沧了，此人我先前一直认为他武功大概与我差不多，但是现在想来他心中沟壑颇深，所以他的武功修为应该也比我高上一个级数，大概和梦君奴一般。而再接下来归宗主、连宗主、楚皱言、楼宗主、白衣淫贼可能和我一个级数了！至于方剑夕，我就不大清楚了！”

　　“径亭你说漏了一人了，李鹤梅武功绝对不会低于任断沧。而楼临溪按以前的武功修为来说，也绝对不会弱于任断沧的，但是现在却是积弱之斯！”唐绰兮美目忽然闪过一丝忧色，接着朝萧径亭笑道：“那个六奴再武林中没有一丝名声，但是竟然有着和我一点不差的修为，你的这个小美人真是可怕啊！好在她还算听你的话！”

　　“宗主错了！”萧径亭面上忽然浮上一丝苦笑，道：“我现在正在和梦君奴进行一场情战，谁输谁赢还很难说得清楚呢？”说罢便将与梦君奴约战的具体情形告诉给了唐绰兮。

　　眼前这个倾国倾城的大美人以开始还笑意吟吟地听着，但是听到后来，那张玉脸渐渐变得冷若冰霜，接着那双美目也变得满是戒备朝萧径亭望来，道：“径亭啊，你对梦君奴谋得极深啊，她是必输无疑的，因为魔门的女子对心中情郎的那股爱意是疯狂的，甚至是人力不可阻挡的，现在看来这个梦君奴显得那么的睿智，显得那么的犀利，那是因为以你对她的爱意为基础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调情和撒娇而已。而这场情战的过程充其量也就是你们感情的一场游戏，其实她在答应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这个圈套了，因为她在答应的时候便在憧憬以后你们的相好，在那刻她的内心深处就准备着嫁给你做乖乖小妻子了。所以在情战中，她的攻击和招术，其实都是和她自己在打仗，让自己迈出振兴魔门重任这道门槛。你说责任能够战胜自己内心的渴望吗？再加上你在边上旁敲侧击，虽然过程艰难，但是君奴这丫头以开始就输了，因为结果早已经定下了，你只是让她装装模样进行一番抵抗，好让她战胜内心的不安！”

　　萧径亭听后，顿时睁大了一双眼睛，因为其实他内心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唐绰兮竟然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甚至语气那么地刻薄，面容那么地冷峻。

　　接着唐绰兮那张玉脸顿时卸下了冰霜变得温柔起来，道：“径亭，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吗？”

　　萧径亭微微一笑，心中一痛道：“因为宗主也是魔门弟子！”

　　“对！”唐绰兮美目闪过一道软弱的神色，接着美目也变得柔和怜爱起来，道：“我师傅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让我断了所有的情思，所有的武学也都经过自己的改进。练得我几乎断了七情六欲。但是我的骨子里面还是个魔门的女子，内心的最深处可能比梦君奴还要多情，所以径亭啊，我请你放过我，好吗？”

　　萧径亭闻之脑目一黑，心神一震，心中却是说不出有什么味道了。

　　“径亭啊，我知道你对我是有企图的，我从你的眼睛看出来了。虽然你现在根本影响不到我的心境，在我眼中，我甚至将你当作了一个小男孩，但是我不能不预防啊，从刚才你对梦君奴的手段中，我忽然觉得你其实太厉害了。人是分阶级的，虽然你现在站在我的脚下，但是我害怕忽然一下你就站在了我的身边，那时候我的心神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唐绰兮美目渐渐变得迷茫，道：“你喜欢我，你爱我，我听来只会付之一笑，甚至觉得你幼稚，惹恼了我，我甚至会一剑杀了你！但是我忽然想到，方剑夕在各方面一点也不比你差，有些方面甚至更加优秀，但是为何那众女孩爱的都是你呢，无论是任夜晓、梦君奴、莫莫、盈盈、甚至是忆儿，竟然毫无例外都爱上了你，是因为你的魅力吗？想必你也不会狂妄到那个地步，后来我想清楚了，因为她们无论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都是魔门弟子，只要到了你的身边，就仿佛漩涡一般根本无力抵挡。因为你是魔门女子的克星，这是宿命！”

　　“是啊，而不是魔门弟子的池井月和夜君依，都是先爱上了别人的啊！”萧径亭被唐绰兮这么一说，心中顿时明白了许多。

　　“你还记得我以前说过的那个魔门唯一一任的男宗主吗，就是梦君奴的外祖父。他便就是魔门女子的克星，说来梦君奴的外祖母还是他的师傅呢，而那时候魔门是最讲伦理礼学的，她竟然忍不住心中的情思，舍去了魔门宗主的宝座，嫁给她自己的弟子。而我师傅当时看来便仿佛没有了七情六欲一般，然而临死是却是念着那男人的名字，仅仅只因为那男子另娶她人，耐不住心中的妒意判出了魔门，另创了剑花宫！”

　　“你还记得我以前说过的那个魔门唯一一任的男宗主吗，就是梦君奴的外祖父。他便就是魔门女子的克星，说来梦君奴的外祖母还是他的师傅呢，而那时候魔门是最讲伦理礼学的，她竟然忍不住心中的情思，舍去了魔门宗主的宝座，嫁给她自己的弟子。而我师傅当时看来便仿佛没有了七情六欲一般，然而临死是却是念着那男人的名字，仅仅只因为那男子另娶她人，耐不住心中的妒意判出了魔门，另创了剑花宫！”唐绰兮那双原本坚定无比的目光变得更加的柔弱，朝萧径亭望来一眼道：“你说，这不是宿命是什么？所以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害怕起来了。我害怕有以日我心中忽然多了一个人，所有的喜怒都被他掌控，甚至生死也由了他，完全没有了自我！虽然你现在修为差我一截，根本影响不到我，但是终有一日你会一飞冲天，将现在排在你面前的人远远甩在身后，到时候我就会变得没有一点力道，你随便便可以将我抓住，轻轻松松地就可以撕开我的心房，将我的身心全部俘虏了。我真的不想这样，所以现在求你能够放过我！”

　　萧径亭轻轻一笑，目光朝唐绰兮问道：“那宗主可知道，我为何偏偏会钟情与宗主吗？肯定不是因为见宗主长得如此绝色，那样的话真是死路一条了！”

　　唐绰兮见之，轻轻地摇了摇她那美丽的蛾首，接着试探性地问了一具，道：“我听说径亭以前有个妻子，你出来江湖就是为了找她！”

　　“对！”萧径亭点了点头，道：“而宗主恰巧和她长得几乎一摸一样！”

　　唐绰兮那张美丽绝伦的玉脸顿时浮上一道复杂的神光，片刻后美目又朝萧径亭望来，道：“我们还是说刚才那套剑法啊，这下竟然将话题拖得那么远！”

　　“这套剑法的威力实在可以说是魔门所有剑法中之最了，我学的众多剑法中，也没有能够比得上它的。而且径亭刚才看我耍剑的时候，根本不能够集中精神看我的剑势，而是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身体上，说得明白些就是放在我的脸上、胸前和屁股上！这也是这套剑法中最可怕的地方，能够迷乱了人的心志，然后一举击之！”说到这里，唐绰兮的玉脸上忽然飞上一丝桃红，美目一瞟朝萧径亭望来道：“但是我刚才在耍这套剑法的时候，心中春情竟然荡漾得十分厉害，当年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就从来再不碰这套剑法了，也知道魔门宗主为何要将它封掉了。”

　　“后来我仔细研究后，才发现这套剑法越是练到后面，春情越是勃发得厉害，在使出这套剑法的时候，身体也会散发出一股浓烈的发情气息。所以任何事情都是平衡的，这套剑法能够使人在短时间内武功修为大涨，但却是在破坏自己身体的基础上达到了，有违天理人和，所以它才是真正的邪派武学！”唐绰兮说罢，又朝萧径亭递来担忧的眼色，道：“而且这套剑法，练到后来，可能需要非常的手段，具体我不知道是什么手段，但总之肯定是十分的邪异的！”

　　萧径亭顿时目光一凝，冷道：“看来让夜儿修炼此剑法的人，已经另怀目的了！”接着朝唐绰兮望去道：“我马上请宗主去任府一趟，将夜儿要回来，我便什么条件也答应了宗主！”

　　唐绰兮微微一笑，美目变得十分的温柔道：“好的，我马上去！就和任断沧说，我愿意将任夜晓收为记名弟子，若是任断沧不同意，我就将任夜晓强抢了出来！”

　　萧径亭望着唐绰兮飞快逝去的背影，不由微微一笑，心中方才用些放了下来，唐绰兮无论是武功还是手段，都足够保证任夜晓无恙了。

　　“天天呆在这楼里面真是有些闷了。”当萧径亭再次戴上面具成为萧剑月的时候，心中竟然有种在世为人的感觉了，不过比较美中不足的是，身边有着一大堆的红颜知己，但是悠闲地走在路上却是不能带上一个。

　　“去哪里呢？安然居！”萧径亭正漫无目的地走在路上，心中想起祝潆儿泡的那芳香四溢的碧萝春，脚下顿时往安然居的方向走去。

　　此时不是正餐的时间，所以安然居上客人也不多，上来招呼的依旧是勤快的伙计。

　　“来壶好茶！”萧径亭朝过来侍侯的小二吩咐后，便静静坐在桌边望着外面的风景。

　　“萧兄！”才刚刚坐定，萧径亭便听到一人上楼的声音，接着一道目光朝这边望来，却是十几天不见的连易成。此时的他，看来竟然无比的意气奋发，一张还算英俊的面孔此时也稍稍带了些志高德满的神色，虽然上次池府之战他并没有出什么力，赚到什么功劳，但是他毕竟去了，那无论是在自己面前还是在他父亲面前，都成了一回英雄，彻底地消除了自己的自卑感。

　　“您忘记我了吗？连易成，福建连家的！”连易成走到萧径亭桌子面前，坐了下来，道：“就是差不多一个月前，也是在金陵的一条道上，我还说你像我一个姓萧的朋友！”

　　萧径亭缓缓给连易成倒了一杯茶，微微一笑道：“就是上次去看情人的那个连兄，哦？记起来了，怎么？今天又去见情人吗？”

　　连易成讪讪一笑，面色一讶道：“萧兄怎么知道的？”

　　萧径亭不由哈哈大笑道：“只要看到你这又高兴，又不好意思的神情，谁还看不出来啊！”接着萧径亭面上一阵戏谑的笑容道：“连兄，你这样可不行啊，脸皮比起女孩来还要薄，这样吧，不若我带连兄去‘醉香居’转转，找几个女孩让你练练胆子，如何？”

　　连易成闻之面色一阵不喜，正色道：“萧兄，我可不是什么鲁男子，以前我也是经常逛春楼的人，但是现在我可不能乱来了，要是萧兄要与我谈这些风月之事，那请恕小弟告辞了！”

　　“啊！”萧径亭见之微微一愕，心中感叹哪个女子竟然如许厉害，让以前嚣张跋扈，贪花好色的连易成差不多变成了一个君子了。但是面上也只是微微一笑道：“不知道哪家女子如此福气，竟然得到连兄如此厚爱！”

　　连易成面上也不由浮上一层兴奋和骄傲，接着又微微有些懊恼道：“不过萧兄见到她以后，可不能将这话说出来，我对她仿佛就对天上的仙女一般，又爱又怕，到现在为止好几个月了，我就是连她的手也不敢碰上一下！”

　　“萧兄！萧兄！这里来，这里来！”萧径亭正要笑话连易成，忽然从不远处又传来一声叫唤，而且声音还有些熟悉。目光不由转向发声处，由于方位关系，萧径亭竟然没有看出那里坐的竟然是宴孤衡。不过宴孤衡叫的不是他，而是从楼梯上刚刚走上来的一个人。

　　这人面目俊雅，美须飘飘、身材修长，身形气度皆是不凡。而且修长的双目中始终带着一丝飘逸和潇洒，此时他正长襟飘飘，衣不沾尘地朝楼上走来。

　　“萧兄哪，你我有几年没见了？”宴孤衡轻轻在面前的位置倒上一杯茶道：“其实前两个月的时候，我嘴巴忽然馋了起来，而刚好那时候正是金扎花开的时节，所以我便趁着夜里赶去萧兄隐居的地方，不料却是出了点事情，所以直到现在都没有去成啊！”

　　“上次宴孤衡便是去拜访他呀！”萧径亭心中顿时一动，朝那位姓萧的中年人望去，越看越是发现他的不俗，比起宴孤衡气度上都不输了。

　　“嗯！好香！”萧径亭鼻端忽然问道一股沁人心扉的茶香，正是以前在安然居后院喝过碧萝春，接着见到一条曼妙迷人的身影走了出来，手上提着几盘精美的点心，正是安然居主人的女儿祝潆儿。

　　“真是偏心那！”萧径亭微微一笑，心中暗道，将手中的茶杯闻了一下，仿佛那香味也淡了许多，俗了许多。

　　宴孤衡对祝潆儿温和一笑，望着那位姓萧的中年人轻轻一叹道：“那年萧兄离开蓬莱，我也离开了江南进京述职了，所以竟然足足有十年没有见到萧兄了！”

　　“蓬莱？萧兄？莫非他就是楼临溪的师弟萧石？”萧径亭闻之心中一骇，接着朝对面的连易成轻轻笑道：“是哪里的女子，竟然长得如此美丽，让连兄不敢造次，不过说起美人啊！我萧剑月走遍了大江南北，还真的觉得还是蓬莱那里的美人多，那可是仙山福地啊！”

　　那位姓萧的中年人听到萧径亭话后，目光微微一颤，但面上的表情却是没有一点变化，目光也不朝这边望来一眼，还是和宴孤衡一起谈笑风生。

　　“好精明的萧石啊！”萧径亭心中暗暗一笑，忽然耳边听到一声兵器的吟声，尚未等他完全反应过来，外面忽然传来一声凌厉的锐器划空声。

　　“小心！”萧径亭目光一闪，一把抓住连易成朝边上掷去，接着飞快抽出腰间的长剑朝萧石跃去。

　　“千层雪！”萧径亭一声断喝，手中的长剑荡起阵阵波涛，将射进的羽箭吹得东倒西歪。而萧石那边使得也是“千层雪”，不过他手中长剑荡起的浪花却是层层叠叠、滔滔不绝，比起萧径亭使出的不知道高明了多少倍。

　　其实萧径亭手中的这套剑法也只是空有其形而已，其本性还只是狂风倾城剑。在整理楼临溪在醉香居房间的时候，萧径亭发现了楼临溪给他留下了渤海剑派所有的武功秘笈。萧径亭便利用这半个月的空闲，将这些剑法学了个皮肉。

　　“呼！”萧径亭忽然觉得鼻端一阵香风飘进，接着眼前一亮，从窗户中飘进四道曼妙的身影，各自挺着长剑朝萧石刺去。

　　“秀情的动作还真的很快啊！”萧径亭很快便推断出这次刺杀是秀情的主意，因为四个刺客中没有一个是男人。

　　“为何白衣淫贼没有来，难道是因为她不屑来刺杀吗？”萧径亭很快就否定了这个念头，接着另一个念头马上浮了上来：“白衣淫贼去渤海剑派了！不然为何这几日每次去找秀情要回楼临溪的尸体都没有见到她们的人影！”

　　“黄衣？蓝衣？梦君奴让她们来凑什么热闹？”萧径亭见到四名女子虽然都蒙着脸蛋，但是其中两个身形尤其曼妙迷人的女子还是引起她的注意，一个穿黄衣，一个穿蓝衣，正是瞧那美好的娇躯曲线，正是梦君奴的两个师叔，黄衣、蓝衣。

　　于是萧径亭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小心翼翼地运气渤海剑派的剑法，跃进了战团。朝其中武功稍低的红衣女子攻去，不料那女子见到萧径亭后，美目轻轻一讶，接着虽然目中闪过一丝凌厉，但是本来已经刺往胸口的利剑却是改刺向手臂来。

　　“又是相熟的！”萧径亭从这具极其惹火的身材中认出，眼前的这个女人便是下阴被萧莫莫刺伤的那个红衣女人，那个看来尤其风骚妖媚的红衣女子。细看下，另外一个竟也有过一面之缘，就上次月圆之夜去找秀情的路上，那个不让红衣女子划破自己面孔的白衣冷美人，她们叫她作霜儿！

　　由于红衣女子下身疼痛仍未痊愈，而且好像对萧径亭也不能下重手，所以萧径亭与之相斗显得有些悠闲。不由将目光投向另外几人，发现那个萧石竟然一人对着黄衣和那个白衣美人霜儿，而且竟然不怎么落于下风，而宴孤衡和蓝衣美人也斗了个旗鼓相当。

第九卷 第五章 调戏“荡女”

　　由于红衣女子下身疼痛仍未痊愈，而且好像对萧径亭也不能下重手，所以萧径亭与之相斗显得有些悠闲。不由将目光投向另外几人，发现那个萧石竟然一人对着黄衣和那个白衣美人霜儿，而且竟然不怎么落于下风，而宴孤衡和蓝衣美人也斗了个旗鼓相当。

　　“萧石的武功不但不下于楼临溪，甚至还高出了一截啊！”萧径亭顿时明白楼临溪死前所言未虚，这十几年来，楼临溪我武功真是退了许多了。

　　“还是从我这里做突破口吧！”萧径亭见到几人竟然常委困斗之局了，嘴角不由轻轻一笑，目光一凝，长剑一抖猛地涌出汹涌彭湃的真气，化作无数多滔滔的剑花朝眼前的红衣美人胸前刺去。

　　“嘤！”红衣美人见到萧径亭的武功忽然高了一截，美目不由一讶，接着柳眉一竖，眸子射出一道寒芒，手中的利剑也顿时变得凌厉起来，荡起阵阵的寒气朝面上袭来。

　　萧径亭暗道：“魔门女子还真的没有弱的！”长剑一挥，朝红衣女子手中利剑刺来的方向一绞，叮的一声撞击声，萧径亭只觉握剑的虎口一阵发麻，手中的利剑顿时化解了红衣女子的攻击。接着长剑一甩朝女子惊耸的酥胸刺去。

　　红衣女子握剑的右手不由自主地朝边上荡开，忽然觉得酥胸一紧，却是被萧径亭手中长剑散发出的剑气罩住了，芳心不由一羞，美目一寒、玉足一蹬整个娇躯飞快地朝边上跃开。

　　“嘤！”红衣女子娇躯刚刚闪开两尺，忽然玉足一阵踉跄，下身蜜处明显地一阵颤抖，坚耸惊跳的一只玉乳竟然朝萧径亭剑尖上撞来。

　　“嘶！”一阵衣服撕裂的声音，萧径亭长剑轻轻一挑，虽然他见到红衣女子的异状马上甩开长剑，但是剑尖还是飞快地挑开了红衣美人胸前紧绷的几层衣衫，接着一只雪白圆滚的硕大玉乳在眼前明显地晃了晃，直让萧径亭一阵片刻的失神。但是在众人目光还未到达这边的时候，萧径亭便飞快迎身而上挡住了美人的春光，接着飞快点住红衣女子的穴道，褪下身上的衣衫披在她走光的娇躯上，整个动作快如闪电，不要说楼中的人早已经跑光了，就是没跑也来不及看见红衣美人胸前露出的丝毫春光。

　　“我来帮你！”将红衣美人放到一边，萧径亭长剑一抖跃进萧石和白衣、黄衣两个美人的战团。

　　“咦！”见到萧径亭使出的剑法竟然招招看来都是渤海剑派的高明剑法，萧石脸上虽然没有任何表情，但是目中却是闪过一丝惊讶、一丝赞许。接着手中的长剑变得越发的凌厉起来，也不理会那个叫霜儿的白衣美人，将所有的攻击力扑头盖面地朝那个最厉害的黄衣美人压去。

　　大概斗过几十招后，萧径亭竟然在战中渐渐地适应了新学的剑法，拿眼前的黄衣美人做了试练，但是发现眼前这个白衣美人竟然精明得很，见到萧径亭同一个招术接二连三地使出，美目竟然闪过一丝惊讶，让萧径亭心中顿时一凛。接着目光闪过一丝笑意轻轻道：“你是霜儿，那个冷美人儿，我总不能一剑杀了你吧！”

　　“你接下来小心，不要让我这一剑刺得太深了！”萧径亭嘴角轻轻扯开一丝笑容，接着目光一凝长剑一抖朝眼前女子同样高耸，但是却微微亚于红衣女子，但是在女子中却也是算挺拔的了。

　　“嘤！”白衣女子见到萧径亭利剑刺来，美目闪过一丝羞色，一声愤吟，玉足一蹬蛮腰一拧，整个娇躯也同样飞快朝边上闪出，但是娇躯刚刚跃开几寸便觉得腰间一麻，接着娇躯一软从跃起的空中跌落下来，再也没有一丝力气。

　　“师妹！快走！”拿黄衣美人见到己方已经倒下两人，一双美目飞快地对上蓝衣一眼，接着美目闪过一道璀璨的光芒，手中利剑取出一团汹涌逼人的剑花，玉足一蹬，整个美妙的娇躯飞快地朝窗户外面跃出。

　　但是让她们不理解的是，无论是宴孤衡、萧径亭，还是那个武功高明绝顶的萧石，竟然笑着看着她们两道美妙的身影飞快闪出窗户，没有一点追击的意思！

　　萧径亭俯下身子，重新点了两个软倒在地女子娇躯上的各处大穴，然后笑着问道：“两位前辈为何不留下她们，我们这边可有三个人那？”

　　宴孤衡朝萧径亭递来一丝笑意道：“我们三人都未必能够留下她们啊，反正和我打架的那个女子，手下是留了情的，没有下重手，再说我可得罪不起梦君奴啊！”

　　当萧径亭无视两名女子要杀人的目光，将她们一边一个抗在肩上耸着高高的美臀招摇过市的时候，萧石见之呵呵一笑道：“待会儿只怕她们的主子便会派人过来了，你怎么应付呢？”

　　萧径亭呵呵笑面上微微笑道：“我还怕她们不来呢？”说罢带着萧石朝自己那其中一处屋子走去。

　　“咦？这里怎么清扫得那么干净？”萧径亭带着萧石走进屋中的时候，发现里面竟然被整理得井井有条，屋内的物事也被擦拭得干干净净，一点也不想长久没有人住过的颓唐模样。

　　“哦！映荷！”萧径亭微微一笑，将两名女子带到最隔壁的屋子，并排放在床上，连点了两女的几处大穴，保证让她们听不见萧径亭两人的说话。

　　“晚辈萧剑月拜见萧前辈！”萧径亭整理完后，走到萧石面前拜下。他不知道楼临溪在给萧石的信件中，给自己的身份到底是萧剑月还是萧径亭，所以还是以萧剑月自称。

　　“贤侄起来！”萧石将萧径亭扶起后，道：“楼师兄已经写信将所有的事情告诉我了，在来金陵之前，我已经暗暗打听了渤海剑派的一些情况，真是有些不妙啊！”

　　萧径亭让萧石坐下，见到桌上虽然有茶壶，但是也懒得去烧水泡茶，唯有歉然一笑道：“那前辈可知道，楼宗主已经过世了！”

　　“过世了？！”萧石的言语虽然充满了悲伤，但是口气和面容却是没有太大的惊讶神色，接着轻轻一叹道：“师兄前半身纵横风云，虽然面容儒雅身形秀气，然而胸怀锦绣、手段果敢，武功卓绝、智慧超人，实乃我渤海剑派难得的中兴豪杰，在众多兄弟和师兄弟中无人能比，所以我师傅他老人家单单跳过了老大、老二，让楼师兄这个三儿子作了家主！”

　　“让外姓人加入自己家主的内部势力，这不是内乱之举吗？”萧径亭听到萧石所说的意思中，楼临溪父亲座下的弟子竟然和自己的儿子几乎有着同样的地位，不由大是惊讶。

　　萧石仿佛看出了萧径亭的心思，笑道：“其实我和几位师兄都是被师傅收养的孤儿，没有自己的家族势力，所以也将渤海剑派当作自己唯一的家了。但是师傅此举却是是祸乱之源啊，楼师兄也恰巧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刚刚上位的时候，他自己就从来不收一位弟子，收徒弟练武的事情也全部交给了所有的不姓楼的师兄弟们，姓楼的家族中人大都委任于海运、河运等经营大事，就算收弟子也不许超过三个，且不分派弟子任何职务，只管练武。家族中的兵权更是掌握在师兄自己一人手中！贤侄你看，楼师兄这般做法可好？”

　　萧径亭稍稍一阵思虑，后道：“这个法子看来虽然没有什么道理，而且有些霸道和昏庸，但是至少能保渤海剑派三代的雄伟事业！”

　　“贤侄睿智！是啊，那些个异姓弟子没有经过三代的经营，是成不了气候的，在三代之内，他们唯有尽心辅佐楼氏弟子经营渤海剑派。而楼氏弟子在潜意识中，有着外姓这股暗藏的敌人，不能让之作大，也不能灭之，所以也唯有尽力劳神去维护家族的事业了，保证自己的权势，真是好手段啊！”萧石目光一讶，叹了口气，道：“贤侄啊，当年我年轻气盛，认为楼师兄这是剪除异己、自毁江山，所以一气之下便离开了渤海剑派，带着儿子进山隐居，知道近几年方才想明白了这番道理，似渤海剑派这等官不官，民不民的庞大势力最是难做啊，不可学朝堂上斩尽杀绝的做法，也不可仿效普通小家族中论城诚讲理、或者设计陷害的手法。而且这等势力说真的，最多只能谋划到三代以内，能保三代旺盛已经是大大的造化了。三代后的事情就要靠后代家主的手段了！所以师兄真是有雄世之才啊，可惜偏偏楼郎多情啊！”

　　萧径亭也不应下这个话题，忽然笑问道：“听楼宗主说，楼宗主十几年前武学修为在渤海剑派中没有敌手，但是现在却是弱了许多，渤海剑派中许多人的武功都已经超过了他，可有此事！”

　　“对！武学一事，绝顶高明的武学，你可以不去练他，但是你绝对不可以不去想他，楼师兄近十几年来，全身心都放在了寻找师嫂上了，完全没有心思去想武学之事。不进则退，到现在可能都未必打得过我了！”萧石轻轻一笑，接着目光朝萧径亭望来道：“剑月啊，你知道当年楼师兄上位的时候，将异姓的师兄弟们手中的权力削弱不少，异姓弟子在渤海剑派中的地位也弱了不少，比起楼氏子弟，甚至有着主仆的模样了！所以剑月啊，你此去渤海剑派真是困难重重啊，光是娶绛玉侄女这件事情上，就会受到家族中所有大老的反对，因为这样就破坏了渤海剑派中两大势力的平衡了！”

　　“是啊！她们此时想的大概是将楼绛玉嫁给一个权势浩大的外人贵族，给自己的带来强大的支缘！而白衣淫贼想必就十分合适这个身份了！”萧径亭虽然面上笑笑，但是心中却是一点也轻松不下来，无论是白衣淫贼的武功，还是白衣淫贼对付女子的手段，都是让他着实头疼的，接着一个好笑的念头顿时升起：“这个楼绛玉若也和魔门沾上关系，最好和夜儿一般摊上一位魔门师傅就好了！”

　　萧石见之哈哈一笑道：“在没有见到贤侄之前，我心中还是有些担心，但是见到萧兄以后，我知道其实我并不需要关照太多了。”接着笑容缓缓敛去道：“师兄真是有识人之明啊，若是再晚上那么一步，渤海剑派的大片基业毁了不算，兴许整个剑派都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让祖宗蒙羞了！贤侄，楼师兄是被谁杀死的？”

　　萧径亭脑中浮过秀情的俏影，接着面色肃道：“一个我叫他白衣淫贼的人！”

　　“哦！”萧石轻轻应了一声，接着笑道：“我现在便将渤海剑派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喜好等等，将与了贤侄听！”

　　“你叫曼儿？”萧径亭解开了红衣女子的穴道，对上那双凶狠凌厉的目光，笑问道：“上次你拧得我脸上疼得很，我现在我要拧回来了。”说罢屈指抓上那个叫曼儿的红衣女子娇嫩粉腻的面颊。

　　“你敢！”曼儿秀眉一挑，冷冷道：“你要是敢拧一下，除非你杀了我，不然我一定让你受到世上最残酷的死法！”说罢美目闪过的寒芒竟然让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凛，那道目光中竟然是刻骨的仇恨。

第九卷 第六章 香艳疗伤

　　“你敢，你放开我！”红衣女子娇躯敏感的地方被萧径亭坏手一阵揉捏，整个身子仿佛软的没有一丝力道，下身和胸前两处敏感更是酥痒难挡，极是消魂！但是内心还是涌起深深的愤怒和羞意，使得整个娇躯用力地挣扎扭动起来，不料这更是加重了摩擦带来的消魂感觉。

　　“嘤！”就在萧径亭觉得红衣女子情潮汹涌，听到身下的美人竟然发出一声娇吟，而且整个娇躯也停止了挣扎。心中一阵苦笑，暗道：“竟然你认输了，我自然不能继续下去了，若真是惹起你的情潮，还真是麻烦了！”说罢便将两只手收回，但是在离开的时候，自然忍不住在美臀沟和小奶头上重重拧了一下。

　　“或许眼前这个美人比秀情更加容易上钩，秀情心性实在太过于多疑和狠毒了！”萧径亭的手刚刚离开眼前这个美人动人的躯体，另外一个念头却是忽然升起，但是目光见到的竟是红衣美人那张冷若冰霜，没有一丝血色的玉脸，以及那双充满了无尽恨意的美目，暗道：“莫非她真的受到什么极大的刺激不成！”

　　“我行事一贯不羁，所以你别见怪！”萧径亭朝美人赤裸的酥胸望了一眼，那两只玉乳又圆又大，又挺又白真是人间极品，惹得萧径亭不由多看了几眼，目光方才已到红衣美人的玉脸上，笑道：“而且你被我抓了，自然会付出一些代价，这个代价不算大吧！日后你想找我报仇，也尽管来，当然被我抓住了，惩罚也一次比一次厉害，最后要是惹闹了我，说不定也会一剑杀了你！”

　　“我萧剑月是很固执，是很骄傲！但是正直却是未必了，行事可以懒得理会什么规矩廉耻的！”萧径亭笑道：“所以你这辈子是赢不了我的！”

　　红衣美人费尽力道将两只玉臂挤向胸前，想将两只玉峰挡住，但是那两只玉乳实在过于硕大，玉臂连一半都挡不住，甚至压得厉害，将美丽的乳肉都挤了出来。

　　“哎呀！不对，我刚才这是萧径亭的性子啊，萧剑月会将一个女人衣服撕掉，然后摸人家的奶子和屁股吗？”萧径亭忽然激地想起，不由伸了伸舌头，不过好在这个红衣美人不想秀情那般精明，甚至还有些草包，只是心性坚忍一些。而且刚才又羞又愤，才不会发现萧径亭的不对，就算发现了也铁定不会和秀情等人说的。

　　“嘤！”萧径亭正在想着补救的措施，忽然听到床上的美人一阵娇吟，不由将目光投向美人的玉脸，发现此时那张美丽的脸蛋没有一丝血色，美目中涌出深深的痛苦，汪汪的粉泪从眼眶中汹涌而出，仿佛忍受不住巨大的疼痛，红衣女子美好的嘴唇竟然被自己的玉齿咬破出血。而那具丰满惹火的娇躯因为被萧径亭重新点住了穴道，不嫩不能起身，唯有疯狂的扭动来减缓体内的痛苦，下身两只丰满的玉腿更是紧紧绞在一起。

　　“她下身毒发了，莫姨的毒药真是厉害啊！”萧径亭发现这个叫曼儿的红衣美人尽管此时痛苦不堪，但是那双玉臂仍旧紧紧护在酥胸前，不让自己的春光外泻，但是又怎么挡得到，此时看来倒仿佛女子用粉臂将两只玉乳高高托起一般，两只粉红娇嫩的小奶头此时好像也感受到主任的痛苦，竟然高高地勃了起来。

　　“你快杀了我，不然终有一日，我一定会用最凶残的手法让你死在我的手下，而且也会想尽办法陷害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来报复你刚才对我的轻薄！”红衣女子此时虽然粉泪淋漓，但是美目仍旧寒冷凌厉，说出了这般凶狠的话来，但是萧径亭却是发现红衣女子在说完这些话后，美目中竟然浮起一丝解脱和轻松！

　　“她是不想活了，想不到莫姨的毒药竟然厉害的这个地步，虽然红衣女子无意求生不单单是因为体内中了这等厉害的毒药，但是也有莫大的关系了！早知道也让秀情多疼一会儿，让她记得更加刻骨铭心一些！”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叹，竟然升起了一阵怜惜，手上几步朝红衣女子道：“我不会杀你的，你日后要报复也随便你了！但是让我非常不理解的是，你明明知道秀情体内中的和你一样的毒，而且也知道她已经被我治好了，你为何不求她让我给你治好呢？”

　　“我从来不求任何人？我虽然是个奴才，但是也不会求任何人的？”红衣女子此时虽然疼的满脸的冷汗，整个娇躯甚至都颤抖了起来，但是仍是咬紧牙关不呻吟一声，但是对萧径亭开口说话的时候，喉咙深处那难过的呻吟还是随着说话声冒了出来。

　　萧径亭轻轻按住红衣女子的蛮腰，分开女子两只大腿。

　　“你要干什么？”红衣女子芳心一阵惊骇，接着娇躯猛烈地挣扎起来。美目朝萧径亭投去的目光又是愤怒又是恐惧，但是更多的就是恐吓了。

　　“你以后要报复我也好，要杀我也好，反正你我是救定了！”萧径亭微微一笑，便要褪下红衣女子下身的裙子。

　　“我不要你救，我死了也”红衣女子尚未说话便被萧径亭点住了哑穴，随即娇躯一麻便一动也不能动了，接着萧径亭那张俊脸凑了上来，笑道：“我脾气犟得很，你我是治定了。不过反正你早已经要将我致于死地，不如趁机多占一些便宜！”说罢准备便朝她小嘴吻来，还衔来她香甜的小舌头，不轻不重地要了一口，直让她芳心一阵颤动。

　　尽管萧径亭一再警告自己，现在是在看病。但是当他双手脱掉红衣女子下身的绸裙的是，见到薄薄裤管里面两只雪白丰腻的大腿，心中还是轻轻一荡。接着褪下粉红绸裤，露出两只圆滚修长大腿的时候，呼吸还是粗重了起来。

　　又是一个迷死人的尤物啊，虽然眼前这个美人不若莫姨长得这般倾国倾城，但也是万里挑一的绝色美人了，而这等魔鬼般的娇躯更是天下无几了！“萧径亭目光望向红衣女子紧紧只穿了一件薄薄亵裤的迷人私处，那勾魂三角部位此时高高鼓起，透着一层绸布隐隐可以看出几许黑色的萋萋芳草。

　　“怎么这么香啊！”萧径亭轻轻褪下红衣女子下身的亵裤，首先吸引他目光的还是那支又肥又圆的雪白大屁股，那饱满圆滚的程度更是直追萧莫莫。但是很快，他的很快被一股奇怪的异香吸引了去，目光不由落在了红衣美人迷人的下身三角处。

　　“难怪疼得那么厉害了！”萧径亭发现红衣女子迷人的美处此时虽然看不见什么伤痕，但却是火烫鲜红，仿佛要烧着了一般。其中的疼痛可想而知了，而红衣美人下身本来的香味混上了那厉害毒药的异香，使得那股香味顿时变得既消魂而又红热起来。

　　红衣美人此时芳心中便不知道是什么心情了，自己美好的两只大腿被大大张开，形成一个最羞人的姿势，而且一道男子的目光仿佛形成一种有形的物质一般，直直刺向娇嫩粉嫩的大腿中间的美处，光这个念头便已经让她整个娇躯从内而外地颤抖出来。而且让她惊骇却不能阻止的是，她竟然发现自己下身竟然微微一暖，仿佛有些东西出来了。

　　“能治！”萧径亭缓缓为红衣女子穿好了下身的衣衫，但是却没有为女子系好胸前的衣服，接着目光朝美人的脸上望去，本来意料的满脸粉泪却没有出现，不过这张脸蛋却是有意思得很，上面的表情本全部是愤怒和凌厉，但是偏偏渗透着深深的羞意，本来应该雪白冷青的脸蛋，此时竟然绯红一片。

　　本来萧径亭只要将解药望红衣女子小嘴里面一塞便什么都好了，但是这样一来极是容易让红衣女子起了怀疑的心思。所以萧径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为红衣美人诊断一番，接着一道真气输进体内让她大大受了一番罪过，甚至还喂她几颗无大碍的毒药，最后才用解药解了她体内一般的毒素。

　　而在这个过程中，红衣美人也一直任由萧径亭摆弄，只是心中还惦记着胸前赤裸的玉乳，目光和神色中总是试图将那对美好的凸起掩住，但是偏偏萧径亭在想看的时候，就大胆地好好看上一阵。

　　“你将我身上的穴道解开了！”萧径亭刚刚解开红衣女子的哑穴，竟然没有听到意料中的威胁和怒骂，而是冷冷地让她解开身上的穴道。

　　萧径亭微微笑道；“解开穴道可以，但是现在不许和我动手，不然你会受到更大的污辱，知道吗？”接着微微惋惜地望了红衣女子美好的酥胸一眼，接着手指轻轻拂过女子胸前。

　　而当萧径亭心中应付好了红衣女子突袭的时候，那美人竟然只是飞快地掩上了自己的衣衫，道：“你治好了我的体内的毒素，我会报答你的。但是无论你问我什么，我都不会说的！你也不用放了我，待会儿自然会有人逼着你放我的！”

　　“这么嚣张！”萧径亭微微一笑道：“那我还是尽快放了你吧，免得待会儿想做好人，装大方都装不成了。”

　　“你真的放了我！”红衣女子不由将一双美目睁得大大的，里面尽是不可置信的神色，道：“虽然我的身份比不上秀情，但是在那边我说的话可管用得很，我的命可也是值钱得很，你会那么容易地放开我吗？”

　　“当然不是放了你！”萧径亭笑道，在没有等到红衣女子变脸之前，又加了一句，指向床上的另外一个白衣女子道：“连她也一道放了！你抱着她走吧，这样一来就减少了你和她联手攻击我的可能性！”

　　“萧公子！我家小姐过来拜访！”那红衣女子抱起那个白衣霜儿，还未走出，外面便传来映荷娇嫩动听的声音。

　　“你看，好在我刚才开口得早！”萧径亭朝红衣美人笑道，但是心中却是猛地提起，目光朝外面屋中的长剑望了一眼，便朝外面迎出。

　　“怎么连她也来了！”萧径亭目光刚刚从映荷转到秀情冷艳的脸蛋上，却是发现站在秀情边上，还有一个校验绝伦的美人，正是那个被他当作了肉诱饵的任剑絮，不过让萧径亭放心的是，她此时小脸上没有一丝愤怒，甚至俏笑嫣然地望向了自己。

　　感觉道任剑絮仿佛有话要对自己说，萧径亭连忙朝秀情道：“小姐，你的两个手下在屋里面，你去见她们吧！”

　　秀情见到萧径亭一脸的冰冷，不由朝萧径亭递来一道歉然的目光，便朝屋子里面走进。

　　“谢谢你治好了我啊！”任剑絮以少有的客气和笑颜走到萧径亭面前，道：“不过萧公子你的药可也太厉害了一些，竟然让我睡得死死的，直到房子被人烧了还没有发现！”

　　“那个少主怎么也会治我的指毒啊？！”萧径亭心中一阵惊骇，关于任剑絮对自己中春药的事情毫无所知，他倒是明白。中了那种春药的人，药效过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就仿佛做了一个梦一般。

第九卷 第七章 辛忆听春戏

　　“那肯定是个春梦了！”萧径亭见任剑絮提到那晚昏睡不醒的时候，美丽动人的脸蛋竟然微微一阵绯红，一股有人的粉意也从动人的娇魇慢慢渗透出来。

　　“那位少主应该已经知道了我给任剑絮放的是春药，他是不是会因此推测出我就是萧径亭了？”萧径亭目光朝眼前的任剑絮望了一眼，心中玩笑暗道：“我对她有企图，然后在她屋中放春药，这也许说得通吧！”

　　“剑月，对不起！”萧径亭刚刚走进屋中，秀情便走到萧径亭面前，俯下修长浮凸的娇躯，道：“这件事情，她们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她们不知道公子和萧前辈的关系，而且黄衣、蓝衣两位师叔是梦姑娘派来的！”

　　萧径亭微微一笑，不加理会，目光朝外面院子停着的一口檀木棺材，问道：“那便是楼宗主的遗体吗？谢谢小姐了！”

　　秀情美目闪过的惭愧仿佛变得更深了，直让萧径亭也看不出里面的真假。接着秀情美目朝屋中四处望了一眼，柔声问道：“公子，萧前辈现在还在吗？我让曼儿和霜儿给他老人家行礼抱歉，若是他老人家还不解气的话，我就让她们自断一臂，以恕刚才的罪过！”

　　红衣美人和白衣霜儿听到秀情话后，美丽的小脸微微一颤，曼儿美目中更是微微闪过一丝冰冷的恨意。

　　萧径亭让人将停在外面的棺材移到屋中，目中闪过一丝冷笑道：“小姐，你还没有告诉我是谁杀了楼宗主的那？”

　　秀情美目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萧径亭心中本来意料秀情会说出梦君奴这个名字的。但是秀情那张玉脸却是忽然变得无比的温柔，美目望向萧径亭道：“公子，您还是别问了，那个人太厉害了，我真的不想给您带来那么的麻烦。”接着轻轻一叹，柔声道：“剑月，你说我会害了你吗？”

　　萧径亭心中微微一讶，接着笑道：“好的，那我便以后再问吧！”

　　秀情此时心中仿佛也羞愧难忍，面上微微浮上一丝不自然，接着朝萧径亭道：“公子啊，想必你也快去渤海剑派吧，不日我也要北上了。那时候我便与公子一同上路吧！”

　　秀情的话刚刚说完，映荷的那张小脸顿时亮了起来，美目连忙望向萧径亭，仿佛急不可耐地想让他答应下来。

　　萧径亭面色一正，道：“不了，我还是一个人去比较好！”

　　秀情听到萧径亭话后，玉脸不由微微一愕，接着一阵恍然，笑道：“那便依着公子了，还有就是多谢公子的就救命之恩，秀情体内的毒已经完全好了。”说罢朝映荷吩咐道：“小红，你再留下一会儿，帮助公子整理下屋子！”

　　萧径亭踏进已经醉香居的时候，里面传来的丝竹声音已经变得稀疏了，由于萧径亭所进的醉香居的后半进，所以没有听到那些个男女欢好的声音。不过他房间中竟是灯火通明。

　　“公子，您怎么现在才回来啊，辛忆小姐已经等你好久了！”萧径亭刚刚推开了房门，便见到夜君依睡眼朦胧支着香腮坐在桌子边上打趸。见到萧径亭进来，娇躯激地站起娇声说道。

　　为了不惹起秀情等人的怀疑，萧径亭再那间屋中直呆到了半夜方才离开。不过这段时候倒也不是十分难挨，与萧石炳烛夜谈中，发现这个老爷子实在了天文地理无所不知，而且此时心性淡薄，所以任何事理从他口中说出来，都来上了许飘逸淡雅的气息，即便是世上丑恶的事情也是如此，这样倒是大大合了萧径亭的胃口。直谈到四周灯火熄灭后，萧径亭方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辛忆，她来做什么？”萧径亭见到夜君依一张小脸充满了睡意，一只玉手揉了揉眼睛便要带萧径亭过去见辛忆。

　　萧径亭见到夜君依仿佛连一双美目也睁不开了，不由笑道：“君依，你不用带我过去，我知道她肯定在莫姨那里！你也别回去了，就睡在我的床上吧！”

　　“啊！”夜君依闻之轻轻一声娇呼，整张小脸顿时红透，将所有的睡意驱得干干净净。

　　萧径亭顿时有些哭笑不得，他知道这去萧莫莫那边，和辛忆说完话后，莫莫肯定不会放过他的。两人在床上不疯到天亮已经是难得了，根本不可能再过来了。

　　“怎么？就那么怕我吗？”萧径亭双手一抄，将夜君依曼妙的娇躯横着抱起，走到床边笑道：“君依侍侯我这么多天，今天我也好好侍侯侍侯你！”

　　“嘤！”夜君依羞得紧紧闭上了眼睛，一双玉臂环上萧径亭的脖颈，感到萧径亭将她放在床上，伸手拉开她胸前的衣襟，不由连忙张开美目一只玉手紧紧抓住萧径亭拉扯她胸前衣衫的手，急道：“公子，辛忆小姐已经等你很久哩，你再不去她们可要等急了！”

　　萧径亭抽出手，笑道：“好，不脱衣服，但是鞋子总要脱掉吧！”说罢一手抓住夜君依的一只玉腿抬起，将一只玉足举到眼前，轻轻褪下粉红色的小绣鞋。见到那只玉足虽然穿着袜子，但是看来依然小巧迷人，心生喜爱不由伸手轻轻捏了一下。

　　此时夜君依早就被萧径亭亲昵的动作羞红了小脸，两只修长迷人的玉腿此时正被一个男子高高举着，惹得美妙的臀儿也高高举起，女儿家最是隐秘的一只玉足也被他握在手中，这些事情光想起都会羞死人了。所以正在经历羞涩的夜君依此时不敢反抗萧径亭的动作，轻轻呻吟一声唯有将整张小脸都钻进被中，一动也不敢动。

　　萧径亭见之，虽然手中的玉足触感美妙，但是萧径亭不敢多多把玩，便放下美人的玉足，拉开锦被盖住美人儿纤妙的娇躯，俯下脸柔声道：“你好好睡觉，我要走了！”

　　“公子！”夜君依忽然将躲在被窝中的小脸探了出来，一双粉嫩的玉臂也随之身处抱住萧径亭的脖子，玉手一阵借力扬起小脸在萧径亭嘴上轻轻吻了一口，柔声道：“我好快活！”

　　萧径亭身子也顺着夜君依小手的力道缓缓躺下，压在夜君依美妙的娇躯上，虽然中间隔着不薄的被子，而且夜君依的娇躯也不若莫莫那般丰满惹火浮凸玲珑，但是萧径亭还是清晰地感觉到美人娇躯曲线的曼妙迷人，那种消魂的感觉让他几乎想立刻钻进被窝中，抱住美人的身躯好好疼爱一番。

　　“以后快活的日子害多着呢？”萧径亭用下巴轻轻蹭了下夜君依粉嫩的小脸蛋，接着凑上嘴唇吻上夜君依迷人的美目，柔声道：“好了，宝贝早就困了，现在好好睡觉！”说罢以无上的意志力撑起身躯，离开夜君依迷人的肉体，轻轻掖好了盖在夜君依娇躯上的锦被。

　　见到夜君依乖巧地闭上眼睛，萧径亭心中泛起一阵温柔，暗道：“有些女孩，虽然你心中或许并不会太过于牵挂他，为她梦牵魂绕，但是渐渐地你就会想着怎么去疼她，怜她，费尽心思让她得到幸福，这或许也是爱的一种了！”

　　望着夜君依在睡梦中仍然一幅幸福甜蜜的样子，本来要和她说大概明日便会离开金陵的话到了嘴边也被心中的一缕柔情压下。

　　其实萧径亭不知道夜君依现在心中到底还有没有柳含玉的影子，他也从来不会去问她。但是见到夜君依不知不觉一天天地快活起来，不再是以前那幅没有一丝生气的模样，萧径亭发现自己在拯救夜君依的同时，这个可怜而又不能再受到一丝伤害的女孩已经渐渐地走进他心中，带走他些许的可怜和疼爱。

　　“但愿我走了以后，君依这丫头也能那么快活！”萧径亭嘴边扯开一丝柔和的笑容，朝莫莫闺阁的方向走去。

　　“亭儿，你怎么现在才来？你辛忆妹妹已经等你半天拉！”萧径亭还没有走进小阁，莫莫竟然已经知道了，披上一件红色的披风款款走了出来，以充满长辈的口气娇嗔道，见到萧径亭只有一人，开口问道：“夜儿呢？”

　　萧径亭知道莫莫口中的夜儿指的是夜君依，笑道：“她这几天守在床边，看着一个假萧径亭大概也累坏了，现在已经睡下了！”接着萧径亭不由微微觉得有些奇怪，问道：“莫姨，你怎么知道我来了，是不是听出我脚步的节奏啊？”

　　“莫姨还用得着听你的脚步声吗？”莫莫美目一柔道：“你问这个干什么，快进去辛忆等你很久了！”顿了一张美丽的玉脸变得温柔无比，美目一痴望向萧径亭柔声道：“假如现在外面来的是妍儿，你会不会觉察出来，更何况你这冤家一天到晚霸占在我的心里，我怎么会不知道？”

　　萧径亭听得内心微微一震，心中顿时觉得在莫莫心中对自己的情感中，或许母爱的成分还占得多一些哩！

　　“可惜明天后，就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感受不到了！”萧径亭心中一柔，拉着莫莫的玉手凑到嘴边轻轻的吻了一口，却是见到莫莫伸出嫩白的小手朝屋里面指了指，小心翼翼道：“亭儿啊，别让辛忆看见了，那样可也许便不要你了！”

　　萧径亭听到莫莫的话后，索性将莫莫丰满迷人的娇躯抱在怀中，哈哈一笑将嘴巴凑上莫莫美丽绝伦的小脸，狠狠地亲了几口，最后咬上莫莫迷人的小嘴，更是吻得啧啧出声。

　　莫莫虽然芳心荡漾，但是却是害怕被里面的辛忆听见，一边嘟着小嘴伸出香舌温柔添噬萧径亭的嘴边，但是整个丰满惹火的娇躯却是挣扎着要逃开萧径亭的怀抱。

　　“你，你怎么可以这样！”辛忆在里面听到萧径亭亲吻莫莫发出的异声。虽然她不知道这是接吻时候发出来的，但是还是听出一些一样连忙跑了出来。不料见到的却是这个情况，在她心目中莫莫可以算是萧径亭的母亲，而萧径亭此时竟然抱着自己的母亲，还将嘴巴凑上莫莫的玉脸强蛮要亲吻，而莫莫也正在奋力的挣扎。这个场景看在她的眼中，自然是萧径亭乱了伦理动了兽性了，连忙出言呵斥。

　　辛忆心思单纯，在整夜与莫莫的谈话中，马上被这个看来美丽绝伦、高雅贵秀的女子给折服了。在她眼中，莫莫既有长者温柔和慈爱，又有同辈小女孩的活泼欢快，仿佛什么话都可以同她说一般。但是在整夜的谈话中，聪明的辛忆还是听出了莫莫言语中的意思，整夜中莫莫几乎所有的话中，都在暗暗赞扬着萧径亭，虽然没有明着说嫁给萧径亭会得到天下间最动人的幸福，但是话里面又无时无刻没有表现出这种意思。辛忆虽然没有答应什么，但是莫莫对萧径亭的疼爱还是深深地感动了她美好的心灵，所以她内心中对莫莫有着无比的亲近，看到眼前这幕心中自然又愤又羞。

　　萧径亭见到辛忆果然冲了出来，不由朝莫莫得意一笑，揽住美人蛮腰的两手不由紧紧了，而且其中一手滑下握住了莫莫圆滚的一瓣肥臀大肆揉捏。莫莫心中又羞又喜，娇嗔着小脸，美好的娇躯在萧径亭怀中不住扭动挣扎。

　　辛忆见到这等香艳的情景，也不由羞红了小脸，芳心却是惊诧愤怒到了极点，一双美目不可置信地望向萧径亭，暗道：“这是我认识的那个萧径亭吗？”见到莫莫此时还在挣扎地想逃开，美目一转沧地一声抽出腰间的利剑，朝萧径亭指来。厉声喝道：“你快放开莫姨，不然我就不客气拉！莫姨对你这么好，你这么对她动了这等不规矩心思，你怎么会这样？”

　　萧径亭听到这等厉害的言语从辛忆美好的小嘴中说出，也不由微微一讶，哈哈一笑松开了搂抱莫莫的双手。

　　莫莫连忙趁机脱离萧径亭的怀抱，见到辛忆仗着长剑怒气冲冲地站在一边。本来妖媚的她此时也不由羞红了小脸，狠狠地嗔了萧径亭一眼，腻声道：“坏东西，一回来就闹人！你进去吧，辛忆姑娘有话对你说，莫姨先走了！”说罢理了理被萧径亭揉乱的衣衫，红着小脸便要走出去。

　　萧径亭见之连忙拉住莫莫，柔声道：“莫姨，你也进来，我明日便要走了！”

　　“明天！”莫莫听后小脸不由一白，接着美目一黯，凄声道：“怎么那么快啊！”说罢凑上香甜的小嘴轻轻印在萧径亭脸上，柔声道：“你先和辛忆姑娘进去，我去弄些点心过来，人家辛忆姑娘已经来了很久，兴许肚子早就饿了！”

　　萧径亭见到莫莫这般费力撮合自己和辛忆，不由一阵苦笑。转过脸来朝辛忆笑道：“进去吧！”

　　辛忆似乎便眼前情况的变化有些惊呆了，接着方才明白过来，眼前这个莫姨和萧径亭本来便是一对爱侣，她本来从莫莫说话的口气中应该可以看出来的，但是好像总有股力量否定了这个观点一般，让她竟然出了那么大的丑！

　　“师兄，刚才真是对不起，我以为”走进屋后，辛忆的情绪好像有些低落，坐在一边静静良久后，方才红着小脸诺诺说道：“师兄明天便要离开了吗？”

　　“我那是故意的！”萧径亭心中暗道，听到萧径亭问话，不由回答道：“是啊！明天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所以请你回去告诉尊师，萧某不敬，来不及去拜访她了！”

　　辛忆轻轻嗯了一声，接着仰起小脸道：“师傅让我来告诉你，她已经去任府要任姐姐了，说让师兄放心，她一定能够保护好任姐姐的！”

　　萧径亭闻之一笑，口上却是不再说话了，不由暗暗构想唐绰兮进到任府后的场景。

　　“师兄，你是不是在生气？是不是怪我将你对我那样，那件事情告诉师傅？”辛忆垂着俏脸良久后，方才抬起蛾首细声朝萧径亭问道：“那天发生那件事情以后，师傅见到我，发现我神情有些不对，就开口问我。我不敢对她撒谎，所以就和她说了，不是我故意去告师兄的状的！”

　　“不生气！”萧径亭哑然一笑，道：“我怎么会生气，那件事情本来就是我在胡闹吗，要生气也应该是你生气，还好你心性温柔得很，不然早就一剑将我劈了！”

　　“嗯！”辛忆听到萧径亭话后，面上神情微微一淡，美目望向萧径亭道：“夜了，师兄也该休息了，我便回去了。”

　　“好的！”萧径亭站起身来，笑问道：“师妹是去那家客栈安歇吗？”

　　“不行！”外面忽然传来莫莫娇嫩而又富有磁力的声音，接着一道美妙迷人的身影走了进来，狠狠白了萧径亭一眼，嗔怪道：“这么晚了，哪里都关门了，你让辛忆姑娘到哪里去？”接着美目望向辛忆道：“忆儿，你今天晚上哪里夜别去了，就和我睡好不好？”

　　接着莫莫将点心摆上桌子，望向萧径亭道：“忆儿早早便来等你，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呢！你就那么不怜香惜玉啊！”

　　辛忆想必还真是有些饿了，小手接过莫莫递过来的点心放进小嘴。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莫莫说起话来。

　　辛忆当然最终没有和莫莫睡在一起，但是居心叵测的莫莫竟然将她安排在她闺房隔壁的一间厢房歇下。直让萧径亭苦着整张俊脸，不敢弄响出一点异响。

　　莫莫见到萧径亭这般小心翼翼的模样，小嘴一抿，朝萧径亭得意一笑。走到镜子面前轻轻卸下头上的首饰，莫莫本来就长得绝美。在灯火的映衬下，那张美丽绝伦的玉脸越发显得妩媚，看得萧径亭腹下火气勃发。

　　“那个红衣美人曼儿虽然身材好，但还是不如莫姨啊！”萧径亭目光望向萧莫莫波涛汹涌的娇躯，由于弯坐着，莫莫整个浮凸的娇躯弯成一道连忙起伏的勾魂曲线，酥胸欲挺，蛮腰欲细，肥臀欲大。这种情形本来应该是香艳中带着淫美的，但是莫莫的脸蛋此时显得无比的恬静，使得整个娇躯都笼罩在一层安详和圣洁中。

　　莫莫明明听到了萧径亭愈来愈粗重的呼吸声，但是动作还是不慌不忙，那张美丽的小脸仍是温柔地笑着，拿过一只象牙梳子缓缓梳理着如云的青丝。接着缓缓褪下娇躯上的衣裳，整整齐齐叠放在边上的小几上，而平时她总是一手撕掉自己的衣裳，将自己剥得干干净净，然后光着屁股猛地朝萧径亭扑去。

　　莫莫脱下了外衣和中衣后，便不再往下脱了。娇躯上尚穿着一件月白色的小衣，和一条薄薄的绸裤。不过这样一来，显得越发的撩人，无论是小衣还是绸裤，都薄薄透明。透过这层可以清清楚楚看见里面粉红色的小肚兜，而莫莫那两只玉乳又如此的硕大，顶得两层衣裳仿佛要裂开一般，这样一来便连两只娇嫩粉红的小奶头也清晰地印了出来。

　　光是上身便已经美得让人透不过起来，待看到下身，萧径亭觉得浑身的血都仿佛要冒了出来。莫莫两只玉腿修长丰满，圆润雪白，看来不但娇嫩而且显得有力，这点萧径亭更是身有体会。平常莫莫只要两只玉腿夹在萧径亭腰上，可以臀儿不耸，光凭玉腿用力就可以推着萧径亭的物事插到她里面最深处。

　　望着莫莫若无其事般地褪下下身的裙子，但是那般圆滚的美臀却是高高耸起，萧径亭顿时明白莫莫这是在勾引他。不由也静下心思，目光笑着看莫莫的动作。不过莫莫作出的动作实在太过于撩人了，虽然看来没有一丝的淫意，甚至一点勾引的意思也没有。但是就是她无比自然地褪下裙子，弯下蛮腰翘起肥臀的动作，让得萧径亭整个心火顿时便冒了出来。

　　“这种美丽的情景，从明天后，有很久一段时间都看不见了！”当萧径亭想到这里的是，那火热的灼人的目光也不由变得温柔起来，接着见到莫莫轻轻轻挪着臀儿坐在椅子上，脱下玉足上的袜子，心中已经是柔情似海了。

　　莫莫听到萧径亭的呼吸渐渐缓了下来，而目光也又火热变得温和。芳心不由暗暗着急起来，她知道自己这身惹火勾人的肉体穿上做药和睦单薄的衣衫有多诱人，光那身充满肉色的曲线，便足够让天下任何一个男人疯狂了。待转过小脸见到却是萧径亭满目的柔情，芳心也不由一醉。但是却也不岔起来，发现竟然勾引不了萧径亭，美目一转小嘴一咬，不由又褪下的上身的小衣，露出小小紧紧的粉红肚兜，由于胸前玉乳的巨大，所以脱下小衣的时候，惹得两只白兔轻轻一阵摇晃。那道深不见底的乳沟越发的惊心动魄起来。

　　“莫姨今天晚上还真的非要勾引我不可了！”望着莫莫那如同羊脂般的雪白肌肤，那两只如同藕节般动人的雪白粉臂，萧径亭犹是心神一拽，待见到莫莫转过娇躯让他看到晶莹如玉的粉背，那肚兜仿佛太小了，而莫莫的美肉也太娇嫩有弹性了，那肚兜的小绳儿勒得太紧，引得雪白的美肉微微鼓出，仿佛再用上一点力气，便会被挤出水来一般。这般细微的美景，看得萧径亭满心的赞叹心中的欲火也被强自压下了些许，但是他目光不小心一滑下，落在莫莫雪臀上的时候，不由心神一荡。

　　此时莫莫那条绸裤穿的很低，而莫莫的两瓣雪白的屁股太圆太大了，所以一道迷人的臀沟也长长地延伸到了裤子外面，让萧径亭见到不由联想起莫莫绸裤里面的美景，而那里却是他萧径亭最熟悉不过的，无论是坏手还是嘴巴牙齿，或是下身的物事，都温柔而疯狂地爱过绸裤里面每一处地方。

　　“那里面美妙的风景，只怕只有唐绰兮才能以莫姨一较高下吧！”萧径亭感觉到自己的心里已经摇摇欲坠了，不由连忙转开心思，静下已经纷乱如火的欲望。

　　“不和你闹了，亭儿我们睡吧！已经很晚了，明天你还要早走呢？”莫莫小嘴忽然一抿，小脸也换上慈母般的微笑，走到萧径亭面前，轻轻脱下他身上的衣衫。就在萧径亭被她娇躯上浓郁的香味醉的昏昏然的时候，莫莫小脸得意一笑便爬上了床，轻轻拉上被子钻进了被窝中，只探出那张俏脸留在外面朝萧径亭招呼道：“亭儿，你快上床吧！没看到你睡着了，人家也睡不着！”

　　萧径亭望向住着辛忆的隔壁厢房一眼，轻轻一阵苦笑，暗道：“看来这离开金陵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是要强忍着了！”便掀开锦被钻进被子中，顿时满鼻温暖的幽香。

　　“亭儿，真要明天走吗？”莫莫忽然将粉臂从被窝中伸出，柔声道：“你任府的那个宝贝夜儿还还没有见上你，你便走了，你不怕她伤心啊！”

　　想起先前任夜晓发的那小小的一痛脾气，萧径亭心中泛起无比的温柔，道：“不会的，夜儿看来虽然有些脾气，其实乖得很的！”

　　“哦？”莫莫轻轻的应了一声，接着轻轻移过娇躯，让自己侧躺面对着萧径亭柔声说道：“池府那边你可以放心的，井月那丫头处理事情的能力，可能连我的不如哩！”

　　萧径亭目光落在锦被上高高隆起的部分，知道那是莫莫肥大的雪臀，而莫莫此时仿佛故意婉转起整具娇躯，使得就算在被窝中，那曲线也连绵起伏勾魂摄魄。而且这个迷人的大美人怎么也不肯闭上眼睛睡觉，有一句没一句和萧径亭搭话，闹着也不让萧径亭睡觉，而且那双勾魂的美目中的秋水也愈来愈蚀骨，那张玉脸中的粉意也渐渐从晶莹如玉的肌肤中渗透出来，看得萧径亭不由暗暗一笑。

　　“亭儿，在蓬莱那边，由于渤海剑派地势力太大地，所以我们的势力只能渗透到它周边的各府，所以到时候你身边可以使唤的势力就不如在金陵这般方便了！”莫莫虽然此时那双美目仿佛要流出水来一般，但是仍旧装作若无其事一般和萧径亭说着事情。而那具美妙的娇躯却是渐渐贴了上来，接着见到萧径亭目中的坏笑，忽然一句娇嗔，美妙惹火的娇躯猛地翻过来抬起肥美地大屁股，胯坐在萧径亭的腿间，小手猛地撕扯掉萧径亭身上的衣衫，一边俯下上身娇躯，将两只玉乳紧紧顶在萧径亭胸膛，俯下小脸张开小嘴朝萧径亭俊美的脸上轻咬添噬。

　　“坏蛋，我的坏蛋心肝！明明知道人家馋死了，还这样没有良心地逗人家！不管了，我要吃掉我的宝贝了！”莫莫顿时放弃了所有的端庄，变得无比的风骚淫荡起来，娇喘叮叮地吻遍萧径亭脸上的每一处地方，小香舌也添遍了他脸上的每一处地方。一双玉手也紧紧地在萧径亭身上摸索，迷人的臀跨也卖力地扭动摇摆，追逐摩擦间的消魂。

　　“宝贝，莫姨给你吃奶！”莫莫对着萧径亭的嘴巴一阵仿佛要断气一般的深吻后，忽然抱起萧径亭的头紧紧按在自己的酥胸上，挺着一只玉乳将勃起的小奶头送进萧径亭的嘴巴，随着萧径亭狠狠揉捏她大屁股的双手一阵一阵地娇啼，心中想起以前对着镜子，自己雪白屁股青一道紫一道的模样，一双玉臂不由抱得更紧，随着蜿转消魂的呻吟声中腻声道。”亭儿，你快将人家……的裤……裤子脱下来，人家的手不够用……”

　　而此时的辛忆却大是后悔了，自己为什么鬼迷心窍一般留了下来。以开始听到那边莫莫和萧径亭竟然睡在了一张床上，心中便己经不知道什么滋味了，听着莫莫无比关爱，而又透着娇腻亲昵的语气，她对莫莫这种幸福竟然有股很好的感觉，觉得这样真是无比的美好。

　　辛忆很聪明，所以在听到莫莫有一句没有一句和萧径亭说话的时候，心中不由有些揣揣不安，而此时她正在装睡，想翻个身也不敢，所以好像有种说不出的害怕和不自然，待忽然听到那边莫莫忽然变得风骚无比，芳心不由一阵惊骇。

　　待听到莫莫那听来就会羞死人的淫荡言语，她不敢相信莫莫这等端庄之人竟然有着这般风骚的一面。但是很快她也没有思想的空间了，那边一阵阵仿佛要断气一般的呻吟和娇啼惹得她心怀大乱，心中竟然浮起前段时间，光着下身对着一只玉盆小解那种羞人而又撩人心弦的感觉。

　　“宝贝，你轻点，人家小……小肚子被你搞疼了！”辛忆想悟住小耳朵，但是莫莫淫叫的声音却是大得惊人，真有穿云裂壁的势头，而且从来不间歇。就算辛忆钻进被窝，那蚀骨勾魂的声音还是轻轻楚楚地传进她的耳朵，而且好像有股力量让她的小耳朵去听清楚隔壁的战祝，而且用心去记住那边大战的节奏。

　　尽管辛忆不去听，但是通过那边的大战，她还是明白了男女欢好的大体事情。因为莫莫口中那淫荡无比的声音将所有的过程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她也听出当莫莫一阵仿佛要断气的一阵撕心尖嘶后，就代表那种事情的一次结束。而当莫莫重新发出如泣如诉的呻吟，而且渐渐变大的时候，就是又一次开战的征兆。

　　辛忆也数不清楚那边周而复始到底搞了几回，当莫莫小嘴发出啧啧吮吸声的时候，她也大概可以想象出那边的情形，当那边莫莫雪雪叫痛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小手竟然不经意间抚向自己后面屁股的臀沟深处，充满了好奇和不解，甚至当听到莫莫仿佛要哭出声来的呻吟，芳心仿佛也随之一阵害怕。

　　当辛忆听得身心皆累时候，那边也只剩下温柔得出水的安抚声，亲嘴声。以及莫莫心肝宝贝乱叫的腻人声，目光望了下外面，天幕已经蒙蒙亮了。她这才昏昏睡去。

　　第二日萧径亭整理好包袱，带着莫莫给他准备好的大把银票，手握利剑骑着白马朝东驰去。马上还带着一瓶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楼临溪的骨灰。昨天他与萧石商量过了，这下北上去蓬莱路程不近，而且天气也渐渐热了，所以尸身说不定便会腐坏了，所以索性将尸体化成了骨灰带走。而那萧径亭微微有些不解的是，萧石拒绝了与萧径亭同行，说是过些日子再去渤海剑派。

　　“这么长的日子中，身边总少不了佳人相伴，这下忽然了身一人还真的有些不习惯！”萧径亭今天走得及早，不要说没有惊动夜君依等人，便是隔壁房中的辛忆那时候也睡熟未醒。莫莫虽然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但是一双玉臂却是紧紧抱着萧径亭，两只玉腿一整夜盘在他胯间，肥美的下身更是紧紧咬着萧径亭的物事，所以萧径亭只是微微一动便惊扰了她。但是昨天晚上美人儿疯一般的索取，高潮无数次已经泻得头昏眼花，下身和后面屁股玉处受创得厉害。所以硬是被萧径亭按在床上好好睡觉，还笑莫莫道：“这一下终于彻底喂饱了我这个风骚的宝贝莫姨了，一辈子也饿不了了。”

　　不料莫莫最后却是露出淫荡本色，张开玉腿用淫乱斑斑的私处蹭了萧径亭那儿一下，腻声道：“下次人家肯定旷得更加厉害，定要缠足你一天一夜，让你也下不了床！”

　　萧径亭微微一笑，心中柔情顿起将任夜晓、池井月等佳人的俏脸一一在脑中回味一遍。待白马冲出城门，睁开眼睛的时候，却是发现前面也有一批白马，马上坐着一位佳人，雪白长裙、粉红小蛮靴，流瞳秋波瑶鼻樱嘴，坐在马上的娇躯纤巧曼妙，隆胸俏臀、杨柳小腰、修长玉腿。正是梦君奴答应送给萧径亭的那个盈盈。

　　“主子！”见到萧径亭目光望来，盈盈无视身边无数惊艳的目光，朝萧径亭甜甜一笑，等到萧径亭骑马感到身边，那张小脸顿时故意变得可怜兮兮，道：”主子，人家被公子赶出来了，以后可要靠着公子活了！“

　　萧径亭呵呵笑道：“好啊，虽然我会做饭，但是现在却是变懒了，盈盈来我身边再好不过了！”说罢轻轻一抽马背，白马一身长嘶飞驰而出。

　　萧径亭一路上快马加鞭，在日落的时候终于赶到了海边的码头上，但是码头上停泊的船已经不多了，萧径亭连问了几艘客船都说是去周边附近诸府的，说去东海诸府的船在中午的时候都已经开航，这样才能保证第三日早晨到达那边的码头。

　　“公子，你看你穿得体面，所以你去那艘船上问问，多花点银子看能不能搭个顺风船！”正当萧径亭问上一个风韵犹存的中年船娘的时候，那船娘见到萧径亭失望的模样好像不忍得很，指了指下游那艘金壁辉煌的大船道。

　　“那是官船吧！”萧径亭瞧那艘船在这个大码头中，真有鹤立鸡群的感觉，足足有十几丈长，上面建满了辉煌的楼阁，整个船身也被油漆得光滑透亮，连上面来来往往的伙计都衣着鲜艳，可见里面的气派。

　　“那是给渤海池府拉东西的大船，那派头能小了！”萧径亭听到中年船娘的话不由微微一动，便朝那边船上走去。

　　萧径亭一身白衫，腰间系着的腰带中间也缀着白玉，所以他走上船的时候，旁人大多只是好奇望望，没有什么人过来旁问。

　　“这位姐姐！”萧径亭在后甲板处拦住以为俏丽的女孩，问道：“请问这艘船去不去蓬莱，在下姓萧，想请姐姐行个方便，不过请姐姐放心，银子我绝对不会少给的！”

　　那位俏丽的姑娘见到萧径亭这般风情，虽有有些犯难，但是拒绝的话还是说不出口来，美目朝萧径亭细细看了看，仿佛在看他到底是不是有做坏事的一点征兆，再犹豫了好一阵子方才细声道：“这船是苏少爷这次专门给小姐采办礼物用的，要是让他知道我们用来载人，他会打断我们腿的！”

　　“采办礼物？”萧径亭听得微微一讶，惊问道：“这艘大船就是专门用来给你们小姐送礼物的吗？你家小姐莫非是皇家公主不成？”接着鼻端轻轻一吻，顿时一缕幽香传进鼻中，好像有许多花瓣的香味。

　　那俏丽女孩见到萧径亭鼻子轻轻一嗅，以为是在问她身体上的香味，不由羞红了整张小脸，轻轻退开几步道：“我家小姐虽然不是皇家公主，但是在东海附近几十个府，可比公主还要尊贵上许多。府里的苏少爷好不容易知道小姐喜欢画画，喜欢玉石饰物，就派人专门来江南花巨金收集有名字画让萧径亭临摹，听说饶州有处山上的玉石色泽好得很，就派人去开采许多运回蓬莱，好加工成小姐喜欢的饰物！”

　　萧径亭听得睁大的双目，心中大是惊讶，楼临溪先前说渤海剑派富可敌国，他想象中也就差不多和江南武盟，或者上兵世家差不多，但是没有料到却是富贵奢华到这般地步。接着他马上将这些念头抛到脑后，见到眼前的这个小女孩面上虽然有些意动，想让萧径亭上这艘船，但是心中却是有着很多的顾忌。目光一转望向眼前的这个小女孩道：“你说你家小姐不是很喜欢画画吗？我画画厉害极了，待会儿就给你画一幅好吗？”

　　“真的？”那个丫头美目轻轻一转朝萧径亭望来，接着小嘴轻轻咬了咬，柔声道：“那好吧！但是你可不能到处乱跑，给船上带来麻烦，不然有人到苏少爷那边告状，我就惨了！”

　　萧径亭见之一喜，朝码头上的盈盈招呼道：“盈盈上来吧！”接着朝那小姑娘展颜一笑道：“那是我随身带的丫鬟！”

　　“姑娘！”这是一个带剑的大汉走到眼前这个俏丽的姑娘面前，拜下道：“姑娘，张大爷已经看完船上的东西，没有问题，特派小的过来问姑娘，是不是可以开船了？”

　　那个小姑娘不知道是渤海剑派中那一房的侍女，手中的权力竟然大的很，让下人给萧径亭和盈盈单独安排了一个舱房，就在太阳刚刚掉下海面的时候，这艘大船方才起锚开航。

　　“一进候门深若海啊！”萧径亭望着外面千里雄壮的海面，暗暗感叹渤海剑派的一个丫鬟，在外边竟然也有这等权势，看来渤海剑派的势力真是非同小可了。

　　“公子啊，想不到你竟然也会骗小姑娘哩？”盈盈给萧径亭倒了一杯茶，想起刚才的事情，不由吃吃笑起萧径亭来。

第九卷 第八章 刁横美人

　　“公子啊，想不到你竟然也会骗小姑娘哩？”盈盈给萧径亭倒了一杯茶，想起刚才的事情，不由吃吃笑起萧径亭来。

　　“我哪里骗她了，我本来就会画画吗？”萧径亭笑道，目光望向盈盈，惊讶道：“你好像没有见过我的这般模样，为何今天早上一下就认出我来了？”

　　“你看！”盈盈抿着小嘴轻轻一笑，接着从怀中掏出一幅画来，上面画的就是萧径亭现在这个模样，画上的线条细腻流畅，竟然惟妙惟俏，接着盈盈马上将画儿折好放进怀中，笑道：“这是公主画的哩！”

　　“主子！”盈盈美目轻轻转了转，望向萧径亭道：“公主那么爱你，可是你为什么偏偏不呆在她的身边，你看柳含玉柳公子到现在还天天跟着公主哩，还有那个秀岐更是将讨好的手段都用尽哩！”

　　“你一个小丫头知道什么？”萧径亭轻轻一刮盈盈娇俏的小瑶鼻，问道：“秀岐还在你家公主身边吗？他不是受伤了吗？”

　　“他天天都会来找公主！”盈盈轻轻坐在萧径亭身边，柔声道：“不过主子请放心，无论是秀岐还是柳含玉，公主天天都不见他们的！”接着盈盈忽然美目一亮，望向萧径亭道：“对了，公主还让我告诉你，说是让你不要担心，她正在努力找解开你体内真气禁制的方法，大概很快您就可以恢复浑身的真气，而且还会比以前更加厉害！”

　　“那她为何那时候又封住我的功力！”萧径亭正感到微微有些奇怪，咬问个清楚，忽然听到外面传来的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听来是女孩玉足踩地传来的。

　　“公子！”随着外面轻轻一声叫唤，接着便闪进一个俏丽的脸蛋，仍然是那个让萧径亭上船的那个女孩，可能是在渤海剑派侍侯人惯了，这个姑娘先是在外面站了一小会儿，直到盈盈招呼，她才进来。

　　“公子，刚才她们送来的饭菜，公子和这位姐姐用得可对了胃口？”那女孩进来的时候，萧径亭便看出她小脸上此时稍稍化了点淡妆，使得那张脸蛋变得越发的俏丽可人。

　　“用得甚好，就是在松江的大饭庄中也用不到这么好的饭菜！”萧径亭倒也不全是在说客套话，刚刚几个侍女送来的饭菜中，虽然没有几样，但是山珍海味、荤素俱全，而且那菜肴洋洋精细，入口味道甚美。竟然不亚于金陵城中大饭庄里面的厨师，萧径亭这段时间中，一直在醉香居或者是池府中用饭，所以用餐的精美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在船上的这餐硬是挑不出一点毛病出来。

　　那小丫头谢过盈盈，便在盈盈端来的椅子上坐下，柔声道：“我想公子这身模样，想必是出身于富贵人家，所以刚才让厨房用刚刚从南方收上来的香梗米给公子做了几碗，而公子刚才吃的那碗荷花肉羹儿是他们刚刚从饶州那边深山猎来的野兽，取了腿上最好的肉给公子做了一碗，婢子看到公子吃得干干净净呢？”

　　萧径亭心中微微一愕，暗道：“那刚才我吃了那一样中，没有上百两银子只怕办不下来哩，盈盈你看我就是画得手断了也换不来这么多银子啊！”

　　那丫鬟抿嘴一笑道：“公子开玩笑了，看您身上的这身衣衫，是‘玉林祥’最上等的绸缎子，扯来这么一段就不下百两银子，而且这个做工只怕没有几十两也下不来。更别说您腰间带子的这颗宝石了，即便公子是画画的，小姐府上光画画的就是十来个，画得好了，小姐一幅画赏下来的银子就有几百上千两，最差的只怕每年也能领个几百两哩！”

　　“这渤海剑派还真是金山银海啊！”萧径亭暗暗惊讶，鼻端微微一嗅，前面的那个丫头小脸又忽然红了起来，萧径亭这下可不能让她误会了，笑道：“这船上好像有股花香味儿，所以我便忍不住多嗅了几下！”

　　“啊！公子怎么闻得到哩？”那姑娘美目轻轻一讶，柔声道：“那放花的船舱离这里只怕有十丈呢？”接着笑着解释道：“这些花都是苏少爷花钱到各处挖来的，我家小姐会从花中提酿香水精儿，所以苏少爷便派人到处去收集各式各样的花儿挖来运到蓬莱，刚才小婢身上便洒了一些小姐酿处的花儿香精，所以以为公子是在”

　　“哦？我说这么姑娘身上这么有股这么迷人的味道！”眼前这个姑娘连连提到苏少爷，萧径亭不由暗叹这个苏少爷为了讨的美人欢喜的良苦用心，不由问道：“那姑娘想必就是在楼小姐身边的人咯，那位苏少爷可是东海哪个府上的贵家公子！”

　　“东海那边哪有哪个公子敢打我家小姐的主意，我说的苏少爷也是我家府上的，在我们府上所有的少爷中，苏少爷武功最厉害，长得也最好看，而且喜欢我家小姐喜欢得很厉害，府里的老爷们都说她们般配得很呢？”那个丫头美目中忽然一恼道：“我可没有那个福气能够呆在小姐身边，我只是小姐府上侍侯花草的小丫头罢了！”

　　萧径亭见到小姑娘微微有些懊恼的表情，笑着说道：“姑娘，嗯，我真是无礼，到现在都还没有问过你的名字，一只姑娘姑娘地叫着！”

　　“我叫小竹，说了也不知道公子记不记得！”接着听到外面轻轻踏来的脚步声，微微有些得意笑道：“公子啊，现在便让你尝一尝好东西，这东西只怕寻常的官家里也没有哩！”

　　“小竹姐姐，东西婢子已经端来了！”外面的脚步声轻轻停下，那个恭敬地朝小竹说明的情况后，便静静站着等着小竹的吩咐。

　　“端进来吧！”

　　“是！”那个女孩端来一盘东西便立刻退出，萧径亭待看清楚后，不由大喜道：“荔枝，可真是好东西啊！”

　　“公子也识得这个东西？”小竹美目轻轻一讶，道：“这东西要到最南边的岭南那里才有哩，我家小姐最喜欢吃了。这次苏少爷专门在吩咐了岭南那边各个铺子码头，只要荔枝一熟马上便连着树枝一起砍下来，然后马上用船运到蓬莱，到了府上后装进冰室就不怕坏掉了！”

　　盈盈拿上一颗荔枝剥好了皮儿，伸到萧径亭面前，那果肉白白嫩嫩显得几位可爱，萧径亭张开嘴巴就在盈盈小手上咬下，入口果然甘甜爽口，而且冰飕飕的极是好吃。

　　“主子，你说这荔枝怎么冰凉冰凉的？”盈盈小手轻巧的剥开一颗颗荔枝送到萧径亭嘴边，笑意吟吟地望着萧径亭问道。

　　萧径亭笑道：“那荔枝浸在水中的啊！”接着目光望向小竹道：“只怕光荔枝就放了好几个船舱吧！”

　　盈盈惊讶笑道：“那荔枝浸在水中还不坏掉啊！”

　　小竹欢喜地望着盈盈亲昵地喂着萧径亭，笑道：“这荔枝可不是直接放在水中，而是放在夹层装水的大箱子里面，一滴水也沾不上的。”见到萧径亭剥开一只朝自己递来，连忙摇摇小手道：“不行，公子，我可不敢吃，这东西运在船上虽然重得很，其实都是枝叶，光荔枝可没有多少。我拿来一点给公子尝尝那是待客应该的，这荔枝宝贵得很，不是我们下人能吃的！”

　　萧径亭再拿起一只，轻轻一捏，雪白的果肉便破壳而出，萧径亭直接将它塞进盈盈的小嘴，笑道：“这有什么不能吃的，吃完了我便给小竹姑娘画画儿？”

　　小竹无奈唯有张开小嘴吃下萧径亭手上的荔枝。起身便要找出笔墨纸砚来，准备让萧径亭给她作画。

　　小竹正静静坐着让萧径亭给她作画，本来因为他的另外一个身份萧先生善于作画，如果他的这个身份萧剑月也善于作画的话，极是容易引起人的怀疑，但是细看萧径亭所画的画后，任何人都绝对不会认为萧剑月和那个萧先生有任何的关系，因为这副画中的风格和萧先生作画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萧先生画儿中的美人，无论是冷艳还是娇痴，或是妩媚动人，都入肉入骨，让人一看到便被深深迷住。而萧剑月笔下的美人，则是笔风飘逸了许多，也就是任何人在他画中都会平白多出几分仙气，而偏偏色彩又比较鲜艳媚丽，两者合而为一直让整幅画儿美得仿佛亮了起来。

　　“嘤！”静静坐着的小竹忽然娇躯轻轻一晃，这艘船的船体甚大，虽然在海上行驶的速度颇快，但是却一只平平稳稳，此时竟然轻微摇晃了一下，显然是外面有事情发生了。

　　“前面的船停下！”萧径亭觉察到异样，只是眉头稍稍一皱。但是接着外面忽然响起一声大喝，那声音距离船上还甚远，但却是清清楚楚地传进船上所有人的耳朵，显然那人的内力极其深厚。

　　接着船上的动静顿时大了起来，但是却显得整齐而不纷乱，也没有听到人害怕惊叫的声音。萧径亭眼前的小竹也只是小脸轻轻一惊，并没有显得惊慌失措。

　　“公子，我们大概是遇上在海上讨银子的一些帮派了，不过公子不用惊慌，他们不敢上船的。”小竹站起后，便又坐了回去。

　　“小竹姑娘，外面好像是海牙帮的人拦住了一艘大船，现在正在招呼我们的船，张大爷已经让弟兄们拿起兵器到甲板上去了，但是不知道要不要拉上我们剑派的旗帜，让那些不长眼睛的东西过来请罪。”紧接这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在门口停住，朝里面的小竹等待吩咐。

　　小竹美目一闪，稍稍犹豫了一下道：“不要，我只是府上的一个小丫头，你们也只是府上在东海码头和铺子上的护卫，要是拉上剑派的旗帜的话，会被上面责怪的！”

　　萧径亭见之，画完最后一笔将羊毫轻轻放在一边，朝小竹道:“去，我们上去看看去！”

　　萧径亭等几人走上的甲板的时候，上面整整齐齐已经站满上百人，手中都拿着明光晃晃的刀剑，为首那人手中大概便是几人口中说的张大爷了，其实他也只有大概三十来岁年纪，此时手中握剑威风凛凛地望着前面的一片火光。

　　“喝！这海牙帮还是一个大帮派吗？”萧径亭望见前面一片火海，几十上百艘船只排成长长的一拍，在海面上延伸出里许的距离，这些船上密密麻麻都站满了人群，手中也都握着明晃晃的大刀，中间的那艘大船上，高高挂着一张旗帜，上面划着一颗狰狞威猛的獠牙，在夜空中的火光下，看来犹是有些恐怖。

　　“呼！”前面那无数的船只上，此时千万只船桨一起划动，片刻间那条长长的火龙便已经靠近了许多，那明晃晃的刀光也仿佛一下子印到了眼前。

　　“前面船上的人听着，男的马上将手上的武器扔到海里，待会儿我便只让你们断一只手，让你们明白不孝敬海牙帮便经过这片海域的后果，若是我看见船上还有人带着武器的话，我便将他砍掉四肢，然后将光秃秃的身子扔进海里喂鱼！”那条火龙再靠近一段距离，众人便看清楚中间船上那名首领的模样，雄壮身材英武面孔，整张面皮又粗糙又黝黑，浑身的肌肉仿佛黑铜一般，显然是个外功高手。

　　见到这艘船上有许多女眷，那名首领豪爽一笑喝道：“船上所有的女眷都听着，站在一边不要动，别让我们的刀剑划破了你们的小脸蛋，我还要将你们带回岛上去，给我们这些英雄弟兄们做老婆，还有你们身上的这些金银首饰也不用拿出来拉，将那些男人杀完后，我还要赏你们许多呢？”

　　听完首领的一席话后，船上众人不由大声怪叫起来。目光更是火一般朝这边的女眷望来。

　　“放肆，苏州指挥使公子连易然座舟在此，尔等竟然拦截，不要命了吗？”那条火龙转眼便到了眼前几十丈处，萧径亭也看清楚了在前面几十丈处，有一艘大船也被拦住了，那艘船上虽然没有萧径亭脚下的这艘大，但是也不小了，此时那船的甲板上也秘密麻麻站满了握刀握剑的武士，一个个钉子一般立着，径自死死望向前面的那些海盗船。

　　“连易然，怎么他也在？”萧径亭听到这声大喝，目光如电朝那艘船上望去，果然看到一个身穿白衣的青年公子站在人群中，头戴束发金冠，身穿白色长袍显得玉树临风，此时他正双手背后，一幅潇洒无惧的模样，目光直直望向前面船上的那名首领，目光眉宇间显得威风凛凛，萧径亭心中暗暗一阵赞叹，目光一移，看到在连易然身边还有有一个身穿紫色长袍的英俊公子正悠然自得地喝着自己的酒，对外面危险的情况仿佛没有看见一般。

　　“那位是谁，竟然如此不凡的人品？”萧径亭心中暗暗奇怪，暗自猜测那位紫袍公子的身份，那人人品和气势一点不亚于边上的连易然，而且还有过之。光看气度和面貌，甚至不下于现在这身打扮的萧径亭。

　　那名首领听到那船上的主人竟然是连易然，想必听说过这个名字，面上的肌肉不由微微一跳，显然知道连易然的不好惹，但是气势却是变得越发强盛起来，不让身后的手下弟兄见到弱了士气。

　　“想不到在大武皇上治下的太平盛世中，竟然还有海盗拦海抢劫，不知道李莫潇这个金陵道是怎么治理的！”那艘官船的人群中忽然走出一道身影，直看得众人眼睛一亮，那人竟然比连易然和那位紫袍公子这等潘安似的人物还要俊美上几分，不过说话的声音却是娇嫩清脆，不像男子发出，不过走路的派头却是十足的浊世佳公子，看得这边船上的女孩们哥哥美目异彩连连。

　　“任剑絮，她怎么在整理？那秀情是不是也在？”萧径亭立刻便认出那位美貌过人的公子其实是个西贝货，而且正是萧径亭认识的那个狠毒女子任剑絮。想罢连忙目光在对面船上搜寻秀情等人的身影。

　　任剑絮缓缓走到船头，美目望向对面船上海牙帮的首领，冷笑道：“你也不张眼睛，竟然抢劫到本公子坐的船上来了，这是造反大罪，日后我一定让人将你们连根拔起，所有海牙帮的人统统满门超斩！”

　　“草包姑娘！”萧径亭心中暗骂，这个任剑絮虽然心思狠毒，但是脑子却是不怎么聪明。那海牙帮的首领听到连易然话后，本来眼中海闪过一丝犹豫，再一听到任剑絮颐指气使的话后，目光闪过一道凌厉，面上的肌肉更加如同刀削一般，充满了坚决。

　　“老子管你是什么人的公子，杀光了扔在海中，鬼知道！”那名首领大刀一挥，朝后面的手下弟兄一阵大喝。接着那百数艘船只忽然形成一道弧形，将那艘官船围在中间，渐渐朝它靠近过来，看那气势仿佛要将它挤成碎片一般。

　　“弓箭手准备！”那名首领手中拿过一只旗子，猛地一挥，几十只船上忽然钻出几百人，右手猛地向后一拉，将弓弦拉到最满处。

　　“滋！”随着齐齐一阵弓弦张紧的声音，无数的箭矢顿时在火光下亮出冰冷的白芒，直直对向那艘官船，仿佛随时都可以将它吞噬一般。

　　“放肆！”那位端坐的紫袍公子猛地一声大喝站起，两道凌厉的目光直直射向对面船上无数的箭矢，绝美英挺的脸庞上没有一丝畏惧，接着目光朝萧径亭这艘船上望来，喝道：“举盾！”

　　“刷啦啦！”官船上数十武士猛地举起手中的盾牌，将所有人的都护在了盾牌后面。

　　“放！”随着海牙帮的首领一声大喝，对面船上无数箭矢顿时飕飕朝那艘官船射去，带着一股凌厉的劲风，直让众人面上仿若刀割一般。

　　“啪！啪！啪！”随着几声激烈的木板撕裂声，以及金属的撞击声，无数箭矢呼啸地扎进了整艘官船。顿时整艘官船顿时被刺得密密麻麻仿佛刺猬一般，直不过海牙帮毕竟是武林帮派而已，无论是强弓还是羽箭，都不能和官府官兵用的弓箭相比，所以射中盾牌后纷纷落下，竟然拿这艘官船没有办法。

　　“赫！”忽然一声大喝，一道紫色的影子疾若奔马、快似流星一般从人群中窜处出，一阵起落在波涛轻荡的海面轻轻一点，那道紫色的影子顿时轻飘飘拔起，直直朝海牙帮中间船上的那位首领扑去。

　　“呀！”众人皆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得大是惊讶，接着被那道飘逸身影绝妙的轻功身法大大喝彩，中间海夹杂着众多女子兴奋的尖叫。

　　“沧！”忽然一道雪白的寒芒猛地闪出，随着那道紫色的人影仿佛闪电一般朝那位海牙帮首领刺去。

　　“来得好！”那名英伟的首领双目猛地亮起，拔出手中的宝刃，对准紫色影子狠狠劈去。而护在他边上的帮众更是举起手中的兵器纷纷朝来袭的影子刺去，仿佛要将他砍成肉泥一般。

　　那紫色的人影轻轻一声冷笑，手中长剑卷起几朵冷冽的寒芒，接着那道雪白的刃光鬼魅一般划过众人的头颈，空中随之爆起朵朵血花，那几个帮众便连一声惨哼也来不及便成为一对尸体。

　　“啊！”那名首领见到自己的手下心腹瞬间便被杀掉一批，炯炯的双目仿佛要冒出火一把，手中的宝刃带着心中的仇恨朝那紫色影子汹涌卷去。

　　“当！”海面上忽然响起一阵刺耳的撞击生声，听得船上的众多女眷顿时俏脸煞白，那道紫色的身影手中长剑挥出一朵红光，接着不作一丝停留，刚刚触到那名首领的身子便闪电般的后退，落在水中轻轻一点，在灯火下仿佛花蝴蝶一般落在自己的那艘官船上。惹得官船上的众人一声如雷喝彩，但是对船上的战况却是没有看出端倪来，他们实在太快了。

　　但是萧径亭却是看得轻轻楚楚，两只兵刃砍在一起的瞬间，空中爆出一朵璀璨的火花，接着那名首领口中喷出一道血雾，目光一讶连忙飞快后退，但是紫袍公子手中的利剑速度竟然变得越加飞快，猛地刺上他的胸口，但是见到那名首领已经退到人群中，那紫袍公子竟然舍去杀敌的机会，飞快后退不让自己受到一丝伤害。

　　“这位英雄好武功啊！”那紫袍公子昂然站在船头，朝那边船上的海牙帮首领笑道：“在下公孙昭凌，得罪了！”

　　“公孙昭凌？莫非和公孙湛有什么关系不成？”萧径亭闻之一讶，心中对公孙昭凌的武功大是惊骇，因为海牙帮那名首领的武功可真是不低，以逸待劳下竟然被公孙昭凌一招所伤，轻轻一叹道：“天下英雄真是数不胜数啊！”

　　那名海牙帮首领显然从来没有受到过那么大的挫折，目光顿时血红起来，仿佛受伤的野兽一般，嘴角扯开一丝冷笑，道：“船上的东西老子不要了，老子现在偏偏要了你们的小命了！”说罢缓缓举起按在胸膛伤口的大手，火光下无论是大手上还是胸口上，尽是凌厉的鲜血，而且那道长长的伤口上，鲜血还如同泉水一般朝外面涌出。

　　“点火箭，烧死他们！”那名首领大手猛地一挥，手下帮众一声喝应，顿时将所有人吓得面色惨白。这边的女眷刚才见到那紫袍公子如此人品，心中更是大是不忍。

　　“滋！”那群弓箭手很快便点燃了火箭，猛地将弓拉满，齐齐对向那艘官船，只待首领一声令下，便将那艘官船射成个大火球。

　　“慢着！”忽然萧径亭足下这艘船上的那位姓张武士一声断喝，接着大步踏向船头朝那边船头上的首领喝道：“李当家的，大家出门在外，以和为贵不如让那位公孙公子给您道歉赔礼，然后我们便接过这个梁子如何！自然，张某也少不了送上银两给弟兄们买碗酒喝！”

　　“尊驾是谁！竟然敢管到我们海牙帮的头上来，待我处理完后这边的事情后，自然会找上你们的！”

　　那名张姓武士面上一怒，接过手下武士拿过的一面旗帜，猛地展开大声喝道：“在下渤海剑派弟子张伯高，特奉我家苏少爷之命南下采购小姐所需物事，你海牙帮竟然拦了，要是耽误了时候，你们可负的起责任吗？”

　　那名首领目光望向张伯高手中的旗帜，眼中猛地一亮，面色一变朝边上的手下喝道：“放下手中的弓箭，熄灭火箭，各船退开五十丈！”

　　“难怪船上的人这般有持无恐，在海上渤海剑派还真是一块金子招牌，没有人敢附逆啊！”萧径亭见到海牙帮的那名首领将自己船上的人撤去一半，然后解下身上的兵器，朝脚下大大船行驶而来。

　　“海牙帮帮主李海牙特来赔罪，问楼宗主好，问楼小姐好！”那艘船行驶到大船前面五丈处停下，帮助李海牙不顾胸上的伤口，抱拳朝大船上行礼拜下，恭色道：“李某刚才孟浪，得罪了船上的各位师兄，想上船赔罪，敢问可否？”

　　张伯高面上连忙也随之缓和下来，道：“这就不用了，李帮主身上还有伤可耽误不得，赶紧去包扎一下吧！上次帮主送去的那些海珠，小姐很是喜欢，着我来告诉帮主若是还有的话，有多少便都送往蓬莱，我们绝对会给帮主一个好价钱的。”

　　“不敢！”李海牙连忙又行礼拜下，道：“说来也巧，前段时间本帮刚刚做了一笔生意，有几斟上好的黑珍珠，正打算近日给小姐送去。银子的事情，张大侠提也不要提，你说李某哪有脸要池府的银子，小姐肯要李某的东西已经是给我们天大的面子了！”

　　“敢问船上是渤海剑派的哪位师兄，在下公孙昭凌和连易然正要前往蓬莱去拜见楼小姐，敢问能否允许在下两位上船一叙！”那紫袍公子听到张伯高的话后，面上一亮，但是却是一直有礼等到李海牙说完话后方才开口。

第九卷 第九章 剑絮暧昧

　　“敢问船上是渤海剑派的哪位师兄，在下公孙昭凌和连易然正要前往蓬莱去拜见楼小姐，敢问能否允许在下两位上船一叙！”那紫袍公子听到张伯高的话后，面上一亮，但是却是一直有礼等到李海牙说完话后方才开口。

　　“不敢，敢问公孙公子和江南西道节度使公孙使君如何称呼！”张伯高对他不敢怠慢，连忙行礼问道。

　　公孙昭凌笑道：“那便是家祖父！”

　　李海牙见到公孙昭凌和渤海剑派也有交情，连忙也过来赔礼。不料公孙昭凌更是礼数周到，而且还奉上上好的伤药，笑道不打不相识。最后海牙帮百数艘船一字排开，将两艘大船护送出几十里，方才听从劝告依依离去。

　　“那个讨厌鬼又来啦！”回到舱房后，盈盈顿时气呼呼地坐在床上，嘟着小嘴说道。

　　萧径亭自然明白她说的便是任剑絮了，望了望外面的天空，此时在海中，没有天上又没有月亮，一下也不知道是决他什么时候了，船上也没有打更的，但是想必也不晚了。不由笑道：“反正我们呆在这边，也见不到她。夜了，今天你又骑了一天的马，也该累坏了，睡觉吧！”

　　“嗯！”萧径亭的话刚刚出口，盈盈本来气鼓鼓的小脸忽然变得绯红起来，美目瞥了一眼房中唯一的床，轻轻应了一声便又喜又嗔地望了萧径亭一眼，走上几步欲帮助萧径亭脱下衣衫，但是忽然美目一转，便自己轻移玉步走到床边褪下娇躯上的衣衫。待脱得只剩下小衣肚兜和一件丝绸裤管的时候，小脸已经红得仿佛要滴出水来一般，连忙钻进被窝，但是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却是媚波横流朝萧径亭望来。

　　“好大胆的妮子！”萧径亭心中微微一阵苦笑，外面忽然传来一阵轻微的碎步声，正是那个小竹来了。

　　“萧公子，我们边上那艘船上的三位公子上来做客，听说了公子，都说想见公子一面！”小竹机灵走到外面的门口便不进来，隔着门朝里面说话，道：“有位姓任的公子还说找您有事情呢？”

　　萧径亭正暗暗觉得难办，刚好小竹过来解围，便朝船上的盈盈歉意地笑了笑，对着外面的小竹道：“我马上就来！”

　　小竹闻之小嘴轻轻一撅，便掀开被子从床上起身，从屋中的几上给萧径亭拿了一只扇子，柔声道：“公子这样看来，更像一个风流俊俏的郎君呢？”

　　大概是刚才盈盈情动得很了，穿着单薄的娇躯走到萧径亭面前的时候，萧径亭可以清晰地感到一阵温香的气息，拿气息萧径亭在熟悉不过了，是女子发情的时候特有的香气。

　　萧径亭体内的阳气本来就重的很，此时见到盈盈粉脸桃红，衣衫单薄的娇躯无比曼妙迷人，不由得微微有些心动，不由笑道：“现在夜深了，又是在海上，凉得很，你赶快躺倒床上去，免得着凉了！”

　　“公子，你是不是不想要人家！”盈盈听到外面小竹离开的声音，忽然美目一凄朝萧径亭望来，柔声道：“不然你听到外面有人来叫你，还轻轻呼了口气，仿佛心中一松的模样！”

　　“我其实好色得很？”萧径亭微微一笑道：“但是对于喜爱的女孩，却是有些顾忌，我也不知道具体顾忌什么？而且你和我见面不过三次，所以一下反应不过来罢了！”

　　“你要是好色才好哩！”盈盈美目轻轻一嗔，细声道：“那公子就当盈盈是帮公主打前站的吧！不过人家也知道，公子有了公主、尉迟宵雪、任夜晓还有莫莫夫人，这些人无不比我美上十倍，公子哪里看得上人家这个丑丫头，我还是靠着公主才有福分侍侯公子。但是充其量只不过是各丫鬟罢了，还妄想得到公子的宠爱。”说罢更是无限委屈地撅起小嘴，一双美目眼泪汪汪，可怜兮兮地走回床边，弯起臀儿扭着小腰坐下，背对着萧径亭。

　　“真是个又温柔又刁钻的小妮子！”萧径亭知道其实盈盈算来还是梦君奴的师妹，在以前也算得上缥缈居的半个主子，所以受人娇宠疼爱得很，所以就算现在名义上坐了萧径亭的丫鬟，但是仍会撒撒娇，其实心中未必有什么凄凉的心思。

　　望了坐在床沿上的盈盈，虽然扭着娇躯，一对小屁股对着自己。但是一张小耳朵却是可人地竖起，好像在等着自己过去哄劝，萧径亭不由轻轻一笑，便朝外面走出。

　　“哼！呆子，坏蛋主子！”听到萧径亭真的渐渐走远的声音，盈盈小嘴一扁，猛地扑在床上粉拳连连揍在枕头上，粉泪一坠滚落下来，但是美目却是忽然转过一丝狡黠的光芒。

　　“萧剑月，原来真的是你。”萧径亭刚刚走上甲板，眼尖的任剑絮马上认了出来，跳起娇躯朝萧径亭奔来道：“你这家伙竟然溜得这么快，她们不带我去蓬莱，我忽然听说你要去，就立刻跑你家去找你带我一起去，不料连个鬼也没有看到，没想到在这里被我抓住你了？”

　　连易然闻之眉头不经意间一跳，接着笑着问任剑絮道：“剑絮，你认识这位公子不成，那最好不过了。在下连易然，苏州人！”

　　“萧剑月，山里人！”萧径亭轻轻一抱拳，目光望了一眼边上兴奋的任剑絮，问道：“任小姐身体可好利索了吗？秀小姐她们为何不让你跟着去！”

　　任剑絮柳眉一挑道：“我身子早就好了，她们说是因为我身子还疼得厉害，不让我跟着去。哼！其实还不是怕我去坏了她们的事情！”忽然任剑絮靠上几步，将娇躯贴在萧径亭身边，凑上小嘴轻轻贴着萧径亭的耳朵细声道：“你不要说起秀情姐姐她们的名字，不要让他们听见了！”

　　尽管任剑絮身上穿的是男装，但是胸前的两只玉乳坚挺高耸，在身体贴近的时候，难免蹭到萧径亭的手臂上，萧径亭直待静下心来才听清楚了任剑絮的说话，而鼻端那股迷人的处子幽香顿时飘了进来。

　　“草包，任剑絮还真是个小草包啊！”萧径亭心中暗笑道，见到到连易然由于任剑絮的亲昵而面色微变，不由笑道：“嗯！任小姐说的这事情倒是机密得很，小姐放心，在下便是死也不会透露的。”

　　这话一出，连易然目中不由微微有些释然，倒是招来任剑絮狠狠的一瞪。

　　“剑絮啊，赶紧让萧兄一起入席吧，真是叨扰了小竹姑娘，享了好口福啊！”连易然站起朝萧径亭招呼，接着指向那个紫袍公子道：“这位便是我的表兄公孙昭凌，他的才学在整个江南都是出了名的。去年更是中的殿试一榜第三名，可是去年大比中，江南考生中唯一一个进一榜的哦？”

　　“哦？是个探花郎！”萧径亭见到连易然介绍这股公孙昭凌的时候，甲板上侍侯的几名侍女美目顿时亮了起来，直直望向英俊潇洒的公孙昭凌。

　　公孙昭凌听到连易然对自己的介绍后，微微一笑，没有什么得意之色，但是也不表示谦虚，目光朝萧径亭望来道：“刚才我说道画画的时候，小竹姑娘是萧兄也善画，还将萧兄给她画的那幅画与我看了，我见之大是惊叹萧兄的画笔，便冒昧让小竹姑娘请萧兄上来一叙了。”

　　萧径亭一笑坐下，见到桌上摆满了稀罕的点心，本想拿来一个，但是想到自己的本尊萧径亭和萧先生都贪吃得很，唯有看着眼馋，笑道：“我那画俗媚得很，拿来换钱可以，但是却难登之大雅啊。说到画画有俗又媚又雅，当属金陵的萧先生了。那画中的美人看了后，真是对身边的女子都少了兴趣啊！”

　　“哼！”萧剑月的性格应该是骄傲直白，所有尽管身边有些许女孩，但是为了成功塑造萧剑月的个性，萧径亭还是没有顾忌地将那些得罪女孩的话说出口来，顿时若来任剑絮面色一寒，重重地娇哼一声。

　　“那个萧先生其实就是萧径亭，他是我的第二个仇人，终有一天我要将他抓来，让他受到天下间最残酷的死法！”听到萧径亭提到萧先生，任剑絮小脸顿时一寒，美目中闪过一丝凌厉，在她心中在她屁股上点了六指，让她差点丧命的那个中年书生的萧径亭自然是第一仇人，而在她酥胸刺上一剑的萧径亭自然成为她的第二仇人了。

　　萧径亭心中暗暗一笑道：“那萧径亭现在听说还在金陵，小姐怎么不在那里等待机会，反而要去蓬莱了。”

　　“要你管我！”任剑絮小脸一唬，美目朝萧径亭狠狠瞪来，接着美目一寒道：“那狗贼没有本事天天躲在‘醉香居’里面，有归行负、辛忆等等一大票高手守着他，听说唐绰兮也在护着他，所以她们自己不敢去惹他，还不许我去报仇！”

　　“那萧径亭是个小白脸，躲在女人后面，算得了什么英雄！”连易然见到任剑絮对萧径亭没有好脸色，不由欢喜地展开脸来，连忙说话讨好起任剑絮来。

　　任剑絮小脸忽然展开一丝笑容道：“真是多谢梦姐姐了，她替我好好教训了那个狗贼，最重要的是没有将他一剑杀死，把他留给了我！”

　　萧径亭注意到，那公孙昭凌听到这些话后，一张俊美绝伦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想必这些事情他早已经听说了，这也表明他心中对江湖中的事情还是十分的关注的，唯有在说起梦君奴的时候，他的眼中闪过一道极其亮烁的狂热光芒，便是他那么深的城府也没有掩盖住，想必在心中梦君奴占有何种地位了。

　　“公孙兄，你中的是头榜探花郎，而令祖父更是一方诸侯，想必能够谋到一个极好的职位，为何公孙兄现在仍未进仕呢？”萧径亭不予在任剑絮上的话题多说，不由问起公孙昭凌来。

　　公孙昭凌俊美的脸上微微扯开一丝不屑的笑容道：“那些个功名要来何用，在下可不愿意将这身才学丢到那里面去！”言罢剑眉一耸，有着说不尽的骄傲。

　　“此人外表倨傲其实精芒内敛，无论是武学还是才气都是深不可测，就刚才对李海牙的事情来看，此人极有城府颇具进退，真是个可怕的人物。”萧径亭心中暗暗惊讶，脸上却是笑容满脸道：“公孙兄此言深的我心啊，做官哪里有画画喝酒来得爽快，况且天下间那些做官的，只怕也龌龊得很！”言语中，竟是一点也不客气，将席上众人得罪个遍，因为她们的父辈长辈都是大武王朝的各位大员。

　　公孙昭凌听到萧径亭话后，目中微微一冷，便也不再理会说话。连易然闻之却是面色微微一拉，接着目中忽然一喜，笑道：“萧兄这话也过于笼统了吧，别的不说光说是剑絮的父亲”

　　“要你多嘴做什么！”任剑絮忽然面色一寒呵斥道，但是美目射出的凌厉何愤怒却是对向萧径亭的。

　　萧径亭不由微微一讶，心中暗暗计算天下哪位大员是姓任的，而任剑絮让眼前这位连易然，甚至是公孙昭凌那么不敢得罪，想必职位不会小了，甚至在节度使以后。

　　当然，萧剑月这个人也不能太不懂于进退之道，立刻将话题转换望向任剑絮笑问道：“你昨天都还是在金陵，怎么今天就到了这里了！”

　　“要你管！”任剑絮还记着萧径亭刚才无礼的言语，唬着小脸白了萧径亭一眼道：“她们不让我去蓬莱，难道我几自己不能去吗？只是在码头上看到了他们的官船，我就坐了上来了。”

　　“莫非公孙兄和我一般，也是去投靠渤海剑派不成？”萧径亭目光一笑，朝公孙昭凌望去道。

　　任剑絮听后，美目一黯，接着一声冷笑道：“你去渤海剑派做什么，真当我不知道吗？你别痴心妄想了，那美人再怎么也轮不到你的！”

　　萧径亭自然知道任剑絮口中的那个美人指的是秀情了，但是听在其他人的耳朵中，指的肯定是整个东海的那个明珠，落雁谱中的那个绝色美人楼绛玉了。

　　任剑絮这话一出，立刻若来了许多异样和戒备的目光了。直到这个时候，公孙昭凌的目光方才朝萧径亭射来一道实质性的光芒，但是这道光芒未免过于凌厉和具有穿透性了。而边上侍侯的几个侍女中，肯定就有那位楼绛玉追求者苏少爷的人，想必萧径亭的事情很快就会传到渤海剑派那个苏少爷的耳朵中了。

　　由于在场中人在潜意识中，都将萧径亭带上了情敌的标签，所以接下来的谈话就变得不怎么融洽了，萧径亭在寒暄几句后，便起身告辞离开。

　　“我也没有意思得很，今天晚上你就不许睡觉了！”任剑絮见到萧径亭站起身来便要离开，美目一瞟朝萧径亭望来道：“我忽然想起练武功了，你和我的后面甲板去，陪我练剑！”

　　“剑絮，我的剑法虽然比不上你，但是也不相差太远，愚兄今夜就不睡觉了，当你的练靶，如何？”连易然连忙接着站起，朝任剑絮道，甚至缓缓抽出了腰间的长剑。

　　“不行，你的剑法怎么比得上他！”任剑絮美目一冷，玉足一蹬小手俏生生朝萧径亭指来道：“我偏偏就要你来陪我练剑，快点！”

　　连易然目中的神色顿时一变，面上的肌肉也不由忽地一跳。

　　萧径亭面色不由一拉，径自朝后面的船舱走去，不再理会。

　　“沧！”任剑絮见到萧径亭这么不给面子，小脸一怒，猛地抽出腰间的利剑，刷地一声朝萧径亭的脸上刺去。

　　“还真打啊！”萧径亭感觉到任剑絮刺来的长剑有刁又快，却是一点也没有留情的，嘴角微微一笑，脚下轻轻一点，将轻功发挥到半数，但是速度已经是飞快，整个身躯仿佛带着一股风一般朝后面飘去。

　　公孙昭凌见到萧径亭如此轻功，目中闪过一道亮芒，显然已经将萧径亭列为自己追求楼绛玉的一个大敌了。见到连易然犹自怒目朝萧径亭这边望来，公孙湛面上轻轻一笑道：“回去睡觉了，在海上还真的没有好好睡上一觉！”见到连易然没有什么反应，目中一利朝连易然瞪来道：“追求女人就是向你这般追法，你的就是你的，担心什么？”

　　连易然好像对这位兄长也有些害怕，狠狠朝萧径亭的背影怒视一眼，结合依依不舍地望了任剑絮一眼，方才随着公孙昭凌朝另外一艘船上走去。

　　“你别跑！”任剑絮见到自己手中的利剑怎么也刺不到萧径亭身上，不由有些恼怒成羞，手中的剑招越发变得凌厉起来。

　　“叮！”萧径亭手中扇子猛地一挥，对着任剑絮手中的利剑迎上。眼看便要被自觉手中的长剑砍成两段，任剑絮美目闪过一丝得意，但是就在长剑看在扇子柄上的时候，忽然发现好像没有什么着着力的地方，锋利的剑刃好像只是轻轻地摸了一下萧径亭手中的扇子一般。

　　“呼！”随着萧径亭手中一转，任剑絮玉手中的利剑仿佛再也不受自己控制，剑上往外扯的力道越来越大，任剑絮好强得很，已经萧径亭肯定不敢伤了她，忍住玉手中的疼痛，紧紧握住手中的利剑不撒手。

　　萧径亭见到任剑絮小嘴倔强地抿着，不由微微一笑，手中甩出的速度变得越加飞快。

　　“当！”任剑絮终于忍不住玉手中的疼痛，一只利剑甩手飞出，插在甲板上不住的摇晃。

　　“萧剑月！”任剑絮一张小脸气得通红，美目直直射向萧径亭，高耸的酥胸不住地起伏，嘶声道：“你以为你救过我的性命，就可以在我面前不知道礼数吗？我让你陪我练剑，不知道是给你多大的面子，别人就是做梦也想遇到这样的好事，你以为你真的配和我在一起说话吗，要不是你救过我的性命，我连看都懒得看你一眼，你算什么东西，敢在我面前放肆！难道我就杀不得你吗？”

　　萧径亭知道心高气傲的任剑絮这下甚是气坏了，愤怒中说话都不怎么清楚了。嘴角轻轻一阵冷笑，便直接朝里面的船舱走去，却是将萧剑月的骄傲演绎得深刻得很了。

　　“萧剑月！”萧径亭刚刚走出一丈左右，便听到任剑絮一声凄呼，里面既充满的愤怒又充满了委屈。

　　萧径亭转过头来，见到任剑絮冷着的小脸上面粉泪淋漓，美目正担心地望向自己的小手。而那支本来晶莹如玉的小手，此时变得又红又肿，想必刚才萧径亭那一手让她的小手实在伤得厉害，现在正火辣辣地疼。

　　萧径亭发现此时的任剑絮，赌气愤怒的模样却是有一些任夜晓的样子，轻轻一笑走了回去，捡起插在几丈外甲板上的利剑，道：“你刚才为什么不大叫，让你的那个护花使者过来给你报仇！”

　　“哼！萧剑月，你给我记着，小的时候，我在睡觉的时候，树上的一只鸟不小心飞过我的脸，将我吵醒了，我就派人将园里树上所有的大鸟全部都用火烧死了，让小鸟都在树上活活饿死了！”任剑絮见到萧径亭走过来，顿时停止了哭泣，声音变得冰冷起来道：“从小到大，没有一个人敢对我不尊敬，我说的话也没有一人敢不听。因为你救过我性命，我才对你客气一点，你竟然自以为是，一再得罪我。我不会放过你的！”

　　萧径亭不置议否笑，心中暗道：“这个妮子真是倨傲嚣张得吓人啊！”走到任剑絮边上，将手中的利剑递到她手中。

　　“嘤！”刚刚走到任剑絮身边的时候，萧径亭见到她的美目忽然冷芒一闪，接着腰间忽然一寒，却是任剑絮另外一只没有受伤的玉手抓着一只金刚刺狠狠朝自己的腰腹刺来。

　　“这可是沾了剧毒的金刚刺啊！这个妮子真是歹毒啊！”萧径亭心中暗道，右手闪电一般朝任剑絮玉手抓去，不料任剑絮刚刚接过长剑的手猛地一直，那支利剑也顿时朝胸口刺来。

　　萧径亭见到任剑絮心中还真的有了杀意，心中不由一火，左手飞快朝任剑絮受伤握剑的右手猛地一拍，接着右手飞快握住任剑絮握住金刚刺的左右，猛地一扯。

　　“咯！”随着一声脆响，萧径亭这一扯竟然将任剑絮的皓腕扯得脱臼了，左手那一拍更是疼得任剑絮入骨入髓。任剑絮本来一声痛苦的惨呼也被萧剑月掩回小嘴中，整个美好的娇躯顿时疼得不住颤抖起来，整张小脸也刷地变得惨白，冷汗也随着粉嫩的面颊流下。

　　萧径亭心中恨任剑絮狠毒，便要将她扔在地上，不再理会。但是见到美人儿一双大大的眼睛中，拼命想忍住眼泪，但是又不住刷刷留下。轻轻一叹，松开悟住美人儿的小嘴，道：“你这妮子心思如此歹毒，我现在放过你，你自己回去让人给你接上手腕，自己搽药，若是再惹到我，我将你另外一只手也给扯断了！”

　　任剑絮此时好像想到了什么，目光又是寒冷又是狐疑地朝萧径亭的脸上望来。

　　“不好，任剑絮对我以前在她屁股上点上六指毒指，一剑刺进她的酥胸这两件事情真是刻骨铭心，所有见到现在这般厉害无情的我，想必是起了怀疑之心了！”就在萧径亭心中有了这股怀疑的时候，任剑絮美目朝萧径亭望来的目光已经充满了冰冷和仇恨了。

　　“被这丫头气糊涂了，竟然将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萧径亭心中不由变得暗暗焦急起来，目光也变得柔和轻恼起来，道：“现在我给你接上手腕，你不许叫，也不许哭。”

　　“哼！”心中怀疑的任剑絮这才记起玉手上的疼痛，道：“你现在就算再讨好我，已经来不及了，我还是会将让你知道得罪我的后果的。”

　　萧径亭不置议否笑笑，暗中庆幸道：“好在这个丫头不怎么精明！”拉过任剑絮晶莹如玉的皓腕，入手滑腻温软，让人握住后都有些爱不释手。

　　“嗯！”随着萧径亭双手轻轻抚弄，任剑絮的小脸变得越来越红，最后整张脸蛋仿佛都要烧了起来，就在心中百感交集的时候，萧径亭手中忽然重重一推。

　　“啊！”任剑絮一声尖呼，接着被萧径亭立刻掩住了小嘴，不让她这声尖叫呼出嘴来。但是美目中的粉泪却是纷纷坠下，整具美好的娇躯都痛得冷汗淋淋。

　　“你的另外一只手疼得厉害吗？”萧径亭拉起任剑絮另外一只红肿的手，道：“我等下回屋中给你带来一瓶药水，只要抹过之后，便不会有事了！”

　　任剑絮狠狠甩开那支红肿的玉手，仰起小脸，那双美目仿佛被伤害的凤凰一般，还充满了高贵的气息，冷冷道：“我那里有的是药，我说过你现在再来讨好已经来不及了，你伤了我两只手，以后我定会让你用两只手臂来赔偿，我说到肯定做到！”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随便，你能够的话，便随时来砍好了！”

　　任剑絮见到萧径亭仍是不作一点点低头，不由气得浑身发抖，美目狠狠瞪了萧径亭一眼，便挣扎地站起娇躯，便要朝另外那艘官船走去。

　　“慢着！”萧径亭一声大喝，道：“你这丫头，视其他人的性命如同草芥，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不可，让你也懂得一些人情事理。我反正已经得罪得你够了，也不怕再多得罪一次。再说我萧剑月怕过谁来了，岂会怕得罪你一个小小丫头！”

　　“你要干什么？”任剑絮还是真的被萧径亭打怕了，听到萧径亭话后，娇躯不由轻轻一颤，接着仰起小脸望向萧径亭，却是发现萧径亭的目光落在自己圆圆鼓鼓的肥美屁股上，将美丽的屁股闪到身后，不让萧径亭看到以增加安全感，接着连忙退开几步冷喝道：“你敢？”

第九卷 第十章 香艳的责罚

　　萧径亭原来所说的惩罚并没有打算打上任剑絮美臀的主意，只是见到任剑絮虽然身形修长纤妙，但是胸前的两只奶子又鼓又挺，腰下的屁股也又翘又鼓，圆圆肥肥的，而且这个美人的贵臀刚刚在在甲板上坐过，所以臀上的裙布紧紧贴着两瓣大屁股蛋上，显得尤其的动人。所以不由多看了几眼，这马上引来任剑絮的不安，便又出言恐吓。

　　但是萧径亭视何许人也，哪里会理会这些。任剑絮越是恐吓，他索性打定主意要狠狠将眼前这个美丽狠毒的姑娘打一顿屁股。见到任剑絮美目以害怕，便立刻要想要逃开。

　　“你放开我，不然我马上让我爹爹将你满门抄斩！”任剑絮逃跑哪里视萧径亭的对手，马上被萧径亭一把擒住，仿佛受惊的小鸟一般被萧径亭搂住小蛮腰，接着被扛在肩膀上，犹自玉足乱蹬，小手乱打，小嘴中恐吓得越发厉害。

　　此时已经视深夜，甲板上的人都已经到下面的船舱中睡觉了，便是那些侍女见到任剑絮如此厉害，更加不敢上来。所以此时空旷的甲板上空无一人，但是萧径亭还是将任剑絮扛到一处隐秘躲风的角落。

　　“你还要将我满门超斩，还要砍掉我的手臂吗？”萧径亭将任剑絮放下，美人儿看来仿佛恶狼嘴边上的小羊羔一般，蜷缩着娇躯连连朝后面躲去。

　　“不了，你只要放过我，我就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也不记你的仇了！”任剑絮听到萧径亭口中中仿佛有一股松动，不由连忙摇着蛾首，接着仰起骄傲的小脑袋，道：“你要是真敢再碰我一下，所有与你有关的人，所有你的亲人，我都会用最残忍的手法将她们杀了！啊！”

　　还未等任剑絮说完，萧径亭抱起任剑絮的娇躯，将她整个美好的娇躯按在膝盖上，让两瓣肥臀高高撅起，圆圆滚滚的颤颤微微的，让萧径亭将吸引力从盯在大腿上的两只玉乳转到眼前的这只大屁股上面来。

　　“你绝对不可以脱我裤子，不然我就是做了鬼也不会饶过你！”萧径亭一手按在任剑絮美好的蛮腰上，任由美人儿这具娇躯做激烈地扭动，享受着美妙娇躯激烈摩擦的消魂味道。听到任剑絮的话后，自然明白她话中的意思，先前萧径亭在她美臀上点了六指，现在两瓣雪白的屁股蛋上，肯定有六个印记消逝不掉，若是让外人看到自己隐秘的屁股上有这么多的斑点，让心高气傲的任剑絮肯定死也无法接受。

　　“啪！”萧径亭无视任剑絮小嘴仍旧厉声叫嚷，手掌朝着那对肥肥圆圆的大屁股狠狠拍下，清晰地看见美人的雪臀一阵晃动，荡起一阵耀眼的臀波。

　　“啊！”萧径亭下手极重，痛得任剑絮娇躯一颤，一声娇呼，接着在萧径亭手下激烈的挣扎起来，小嘴叫嚷道：“萧剑月，你记住了，你竟敢打我，我日后绝对饶不了你，以后一定要将你千刀万剐。啊！”

　　“啪！啪！啪！”萧径亭手下的力道越来越重，后面下手拍在美人的屁股蛋上的时候，已经清晰地感觉到那团美肉已经火烫火烫了，想必视红肿一片了。萧径亭自然不会担心他打任剑絮屁股的事情被别人发现了，按任剑絮的个性就是死也不会说出这么羞辱的事情的。

　　“打到你不能走路，在船上的这几天也就不会到处乱窜，也自然看不到盈盈了。那也就不能认出我便是萧径亭了！”萧径亭心下估算着，手掌的力道变得越发重了起来，在静静的夜空中，那美肉撞击的声音竟然变得清脆起来，萧径亭连忙运起暗劲，使得一掌拍在美臀上不发出一点声音出来。

　　“萧剑月，你赶紧放开我，我等下就让连易然他们杀了你！”任剑絮已经此时已经大汗淋漓，娇躯也没有一丝力道，只能做轻微的挣扎，只是小嘴还是不住骂着，听到萧径亭后面轻轻一笑，不由哭叫道：“你敢这样打我，我哥哥一定饶不了你的，他武功比你好一百倍，日后我一定要让他把你的女人抓来，让后当着无数男人的面，剥光她们的衣服，打烂了她们的屁股！啊！”

　　萧径亭感觉到手下美人的屁股已经红肿得不行了，手上的力道已经减轻了不少，听到任剑絮的话后，心中一怒手中运上些许真气猛地击下，任剑絮的屁股此时早已经是红肿不堪了，这一记下，直让任剑絮娇躯一阵战栗，接着萧径亭手中的力道变得越发的凌厉起来，记记打在美臀上疼得任剑絮入骨入髓。

　　“萧剑月，你这恶贼，我等下就要将你碎尸万段，呜！你这个坏蛋，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肯让我一下，你这个坏蛋，呜呜我恨死你了，坏蛋！！”任剑絮最后骂得没有力气，方才委委屈屈抽抽噎噎哭了起来。

　　“啊！怎么打得这么狠了？”萧径亭不知道打了多少下后，举起手掌发现手指上竟然抹上了一丝淡淡的血迹，想必是最后一掌打得厉害了，而美人儿的屁股上的没有又娇又嫩，而且红肿不堪，被最后一计打破了。

　　“你看，你的屁股蛋儿已经被我打得出血了！”萧径亭举起手指放在任剑絮眼前，静道：“你还要开口骂我吗？你要是敢再骂一句，我就打得越发用力，直让你的小屁股被我打烂了，让你嫁入夫家后，不敢让你的夫婿看你本来最漂亮的地方！”

　　任剑絮转过小脸过来狠狠瞪了萧径亭一眼，但是小嘴却是不敢再骂一句了。

　　萧径亭目光落在美人的屁股蛋上，隔着几层绸布，可以清晰地看出来，那两瓣肉球已经清晰地肿起来，估计几天内是走不了路了。

　　“以后还找不找我报仇了？”萧径亭手掌按在任剑絮的美臀上，笑着问道：“你要是说以后再也不敢惹我，再也不敢对我横，我马上拿最好的伤药来给你抹上，不然的话！”说罢又缓缓举起手掌。

　　任剑絮吓得娇躯一战，小嘴连忙叫道：“不了，不了，以后我再也不敢骂你，再也不敢找你报仇了！”说罢哇地一声哭将出来，接着仿佛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委屈，抽抽噎噎哭道：“人家什么时候都没有得罪过你，我骂别人，对别人凶，但是我什么时候对你凶了。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忤逆我的，但是人家那样地找你说话，找你练剑。已经是不知道下了多大的勇气，你非但不领情，别人都是百般讨好我，你却还一直欺负我，还说话吓我，把我的屁股打得那么疼，你就一点也不心疼吗？”

　　“再说我说那些话，只是口上说说，又没有真想做，没想到你一点情面也不讲，不知道那是人家爱面子，竟然将我的脸面全部撕掉了。你怎么那么无情，我好伤心啊！坏蛋！”这话一出口上，任剑絮小嘴便再也停不下来，一连串地说出口来。

　　萧径亭听得一呆，没有想到心肠狠毒的任剑絮此时内心中竟然有这等心思，心中暗道：“莫非这个女子也是魔门中人吗？不过这等高贵的女孩有着很重的受疟心里，这样打了她，忤逆她，说不定还真能够冲破她的心房，对楼绛玉说不定便可以用这个法子！”

　　感觉到身下的任剑絮真是伤心透了，整个娇躯都因为哭泣抽噎也一阵阵颤抖，惹得胸前的两只玉乳在大腿上一阵滚动，让他心神顿时摇拽起来，手掌抚上任剑絮受伤甚重的美臀，柔声道：“剑絮，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听到萧径亭的声音变得温柔起来，任剑絮不由哭得越发的委屈起来，艰难地转过小脸过来，撅起小嘴，狠狠地瞪了萧径亭一眼，仿佛萧径亭这下的温柔来之不易，她要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撒撒娇，甚至伸出小手狠狠在萧径亭腿上掐了一把。

　　萧径亭呵呵一笑道：“女孩这般撒娇耍嗔才可爱吗？象你平时动不动就草菅人命，骄傲得连谱都没有了，动不动就杀人的！现在有你爹爹在替你撑腰，那以后你总得嫁人吧，嫁个软脚虾你肯定不愿意，嫁个厉害的能容得你这个吗？你的脾气又那么倔强，不打得你疼一些，你会记得住吗？哦？你爹爹是谁啊，我还不知道呢？”萧径亭自然不能说我看你不爽，想狠狠教训你一顿，所以不由得苦口婆心劝了起来，免得日后任剑絮真的疯狂地报复起来。

　　“你管我爹爹是谁干什么，就不告诉你！”任剑絮本来疼得发白的小脸忽然晕红起来，接着美目一瞪道：“我脾气怎么样，哪里轮得到你来管我，要是你敢惹我生气了，我照样一剑杀了”未待她说顺口的话说完，萧径亭狠狠一瞪，顿时吓得她娇躯一颤，接着转过小脸转到边上不看萧径亭，一幅桀骜不逊的样子。

　　萧径亭当然不是真想感化了这个魔女，望着任剑絮唬着的小脸，撅着小嘴一幅不理会的模样，嘴角轻轻一笑，喝道：“是啊，你说得对，我哪里有功夫来管教你，不是你犯到我身上我才懒得理会你呢？起来，自己回去，我要下去睡觉了！”

　　“泣！”任剑絮没想到自己虽然犟，但是萧径亭还更加犟，甚至一点情面也不讲。小嘴一颤，美目一红，刚刚止住的泪水又流了下来，却倔强地抿了抿小嘴，小手在萧径亭腿上一撑臀儿一撅便要站起身来，但是屁股和整条大腿都疼得厉害，刚刚起身娇躯一软便要跌在萧径亭腿上。

　　“嘤！”萧径亭体内的阳气本来就重的狠，手掌和美人的一只诱人的屁股做了无数次接触，两只奶子又顶在腿上，所以下身早就坚硬勃起，任剑絮这下一跌刚好踉跄了一步才摔倒在萧径亭腿上，小嘴刚好重重撞在萧径亭火热勃发的胯间，惹得她娇躯一颤，一声蚀骨的呻吟。接着任剑絮美目一阵乱转，举起小手朝萧径亭胯间拱起的地方狠狠一掌击下。

　　“吸！”萧径亭要害被袭，直痛得倒吸一口凉气，目中一怒，打他的美人不是池井月不是任夜晓等那些他疼爱的人，而是心思本来就狠毒的任剑絮，萧径亭长袍一撩猛地站起。

　　“砰！”没有支撑的任剑絮无处着力，娇躯猛地朝甲板上撞去。眼看秀挺的瑶鼻直直朝坚硬的甲板上撞去，忽然刮过清风，让她小脸一侧，美丽纤巧的下巴狠狠撞在甲板上，一阵疼痛从下巴的秀骨传到了玉齿上，接着便连整个小脑袋也疼得嗡嗡响了起来。

　　“哇！”任剑絮再也忍不住，大声哭将出来，萧径亭见之连忙飞快跃到她的身边，一手悟住她的小嘴。接着将她的娇躯抱起。

　　“呜！”任剑絮虽然小嘴被萧径亭悟住，但是整个娇躯都哭得颤抖了起来，美目流出的粉泪如同泉水一般汹涌而出。哭得有些上气不接下气，萧径亭见到一个娇滴滴的美人竟然被自己折磨成这样，不好好哄哄真的便要记下一辈子的仇了。想罢，便让任剑絮伤痕累累的娇躯站直起来，放开悟住她小嘴的手掌。

　　“坏蛋，我恨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任剑絮紧接着便在萧径亭的怀中激烈地挣扎起来，力道竟然还大得狠。

　　“唉！也算是对你心肠狠毒的报应了！”萧径亭放开任剑絮的娇躯，道：“好了，夜了，你自己走回去舱中，我去给你找些药来！”

　　任剑絮听到萧径亭话后，美目一凄哭得更加悲切起来，接着美目变得幽怨戚戚朝萧径亭望来一眼，玉足轻轻一颤便自己朝边上走去。

　　“她怎么出来了！”萧径亭望着任剑絮艰难的步子，心中不由也微微有些不忍，忽然从船舱口出闪出一道美丽的身影，此时见到萧径亭美目一亮，朝这边望来，正是温柔而又刁钻的盈盈。

　　“她出来干什么，要是让任剑絮看见了，便铁定能够认出我便是萧径亭了，在苏州的时候她看过盈盈和我亲热过的！”萧径亭连忙往朝这边走来的盈盈一瞪，让她回去。

　　不料盈盈小嘴一撅，美目一红硬是偏偏走得更快了。萧径亭见到任剑絮仿佛觉察出后面有人，便要转过头去，萧径亭连忙飞快上前一把将任剑絮蹒跚举步的任剑絮抱住，将她蛾首按在自己的胸前。

　　本来已经强自停下哭泣的任剑絮被萧径亭抱在怀中的时候，终于忍不住哇地一声大哭出声，也不知道是第几次了。接着在萧径亭怀中激烈地挣扎起来，一边举起粉拳朝萧径亭胸口不住捶打，一点也不顾忌自己美妙的娇躯和萧径亭做着极其亲密的接触。

　　萧径亭手中一紧，见到前面的盈盈小嘴一扁，美目一凄便也哭了出来。此时顾不得解释，狠狠朝她一瞪，面容也变得从来都没有的严厉。嘴上做着“回去”的口形。

　　盈盈美目涌起深深的悲伤，幽怨地朝萧径亭望来深深的一眼，接着粉泪纷纷坠下，玉足一瞪便抽噎出声，悟住小脸飞快地跑回船舱。

　　此时的任剑絮正在萧径亭怀中不住打闹，没有听见盈盈哭泣和跑回去的声音，只是娇躯还在做着激烈的挣扎，但是萧径亭的手臂紧紧抱着如同铁焊住一般，她又哪里动得了分毫。但是美人肉嫩而且滑腻又弹性，所以在有限的空间内，扭动挣扎得十分厉害。

　　萧径亭见到盈盈跑了回去，心中一松，手臂一送任由任剑絮挣扎出身。

　　“剑月，我恨你！我恨你啊！”任剑絮娇躯下意识地扭动后，发现竟然离开了萧径亭的怀抱，哭声一滞，猛地扑进萧径亭怀中，一双玉臂紧紧抱在萧径亭腰中，整个美妙的娇躯也紧紧贴在萧径亭怀中，小脸枕在萧径亭肩膀上伤心哭道。

　　“兴许她张到这么大以来，还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吧！”萧径亭见到任剑絮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再哭下去非伤了身子不可，而且美人儿的哭声又愈来愈响的趋势，这样不到一会儿非惊醒了他人不可，就是连易然待会儿说不定便会不放心跑来看看呢。想到这里，萧径亭不由手掌按在美人的粉背上，轻轻上下抚摸想让她停下哭声。不料哭势却是一点未减。

　　“好了，不哭了！我们会船舱里面好不好？”萧径亭本来势试探性的哄劝，不料任剑絮听到后，却是仰起小脸朝萧径亭望来，乖巧委屈道：“好的，我不哭了！”但是一下也停不下来，唯有不住地抽噎。

　　“怎么什么乖了！”萧径亭轻轻放开任剑絮的娇躯，问道：“你现在走得动路吗？”

　　“唔？”任剑絮小脑袋轻轻地摇了摇，接着美目朝萧径亭望来，充满了要求和期待，一双玉手仍然紧紧抱着萧径亭，最终娇声道：“你抱我回去！”

　　萧径亭心中一苦笑，暗道：“作茧自缚，被别的女孩爱上缠上不要紧，可任剑絮可是个魔女般的人物啊！今天晚上自己演的过了火了！”想必一双手轻轻托起美人的两瓣屁股，便要让任剑絮两只玉腿分开。不料手中的美人的两瓣肥臀却是一阵颤抖，萧径亭这才想起任剑絮那里伤得厉害，待望向任剑絮的小脸，发现整张脸蛋虽然疼得发白，冷汗直冒，但却是咬着玉齿一声不吭，一幅无比乖巧的模样。

　　“最难消受美人恩！”萧径亭心中一叹，将美人儿横着抱起，却不知道该抱向哪里，总不能抱到自己住的那间舱房吧。

　　“我刚才来这艘船上的时候，我让她们给我开了一间房子的！”任剑絮玉臂抱向萧径亭的头颈，娇声说到，便将小脸蛋埋进萧径亭的肩膀中，但是接着又仰起小脸，望向萧径亭娇声道：“剑月，人家这里好疼！”

　　萧径亭抱着一具丰满的娇躯，听到任剑絮话后，一手不由轻轻摸了任剑絮美臀一把，笑问道：“这里吗？”

　　“不是那儿，是这里！”任剑絮忽然从萧径亭的怀抱中直起娇躯，将美丽的脸蛋伸到萧径亭面前，撅起小脸唬道：“人家下巴那里是不是被撞肿了，都怪你！要是人家变丑了，我一定饶不了你！”接着美目转了转，望向另外一艘官船上，那船和萧径亭脚下的这艘大船并列行驶，此时正在左边的十几丈处缓缓而行。

　　“连易然那混蛋，自己过去的时候也不将小船留下！”任剑絮顿时又显出千金小姐的厉害来，目光望向萧径亭道：“我要回那艘船，你去将她们这艘船的人叫醒了，让他们载我回到那艘船上！”

　　好像因为感觉到了萧径亭的温柔，任剑絮说话间也恢复起原先的颐指气使来。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这哪里用得着叫他们起来！”加快脚步走到船中间，好不容易找到了几块木板，抛在水中朝怀中的任剑絮道：“你不许动啊！”

　　任剑絮听到萧径亭命令的口气，不由瞥了瞥小嘴，接着双手抱紧萧径亭的头颈。

　　“起！”萧径亭心中暗暗一喝，足下一点便从甲板上拔起，接着飞快跃出几丈，稳稳落在一块木板上，接着不作任何停留仿佛蜻蜓点水一般弹起，几个起落间便落在了另外一艘官船上。

　　“怎么？我厉害吧！这样的轻功可没有几个人有啊！”萧径亭顿时记起以前他扮作书生的时候，在去苏州的河道上，也是这样抱着任剑絮做了人质，从船上跃到岸上。怕引起任剑絮的印象，从而怀疑他的身份，不由大夸起自己了。

　　“稀罕？我知道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个比你厉害！”任剑絮瑶鼻娇哼一声，小嘴不屑一抿，笑道。还真的应了萧径亭的话了，这个女孩虽然美貌绝顶，而且心肠狠毒，但是脑子却真是有些草包了。

　　“咦！这艘船可不比渤海剑派那艘啊？为何那些武士不在甲板上巡夜，而在下面睡大觉啊？”萧径亭见到空荡荡的甲板，不由奇怪问道。

　　“去甲板后面的那个舱房，那一片都是我专用的，别人谁也不敢进来！”任剑絮小手朝后面那尚有一段围栏的小阁指去，道：“是我不许他们站在上面的，在海上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在甲板玩，走来走去看海，不能让那些人站在这里坏了我的心情！”

　　“谁！”萧径亭刚刚走进那间小阁，便听到一声娇嫩的翠喝，接着闪出两个俏丽的身影，其中一个尚是睡眼朦胧，见到任剑絮后美目一闪，连忙扫去所有的睡意，上来招呼道：“小姐回来拉！”见到任剑絮此时被萧径亭抱着，也只是美目中微微一讶，面上都不敢便想出任何异样。

　　“浴汤烧好了吗？我马上要洗澡！”任剑絮娇躯微微一挣，感到萧径亭手上一松，便轻轻下来，不过雪臀处受伤甚重，便是站着也显得有些困难，一只玉手稍稍犹豫后还是扶在萧径亭身上。

　　“婢子一直在嘱咐着不让断了热水，小姐稍稍等一会儿，让婢子调好水温放好兰花瓣，装在浴桶中后，再侍侯小姐沐浴！”两个侍女机灵，说完话后，连忙离开。

　　萧径亭想到任剑絮雪臀受伤，那洗澡起来可麻烦了，现在美人儿只怕站着也困难，更别说坐着了。也顿时明白为什么她坚持要到这艘船上来，在那边船上或许能够要来浴汤，但是能够帮助她洗澡的恐怕只有萧径亭一人了。任剑絮想来是不让萧径亭占了这个香艳的便宜，才要到这边来了。

　　“你看我的下巴，是不是磕肿了！”任剑絮玉手轻轻抚上自己的下巴，刚刚碰上便疼得一颤，连忙移开手，担心地问道：“是不是发青发紫，要是让我没法见人，我非将你的整个下巴都拧了下来！”说罢心中气岔，便要表示心中的愤怒，紧紧一咬玉齿，不料却是疼得深入骨髓。不岔下，一计粉拳狠狠朝萧径亭胸前捶来。

　　萧径亭笑着受了她一计，接着目光望向她受伤的下巴，发现不但没有一丝变形，反而连一点青紫也没有，不由让萧径亭大是惊讶，笑道：“你这下巴莫非是铁做成的不成，被这么重重得磕了一下，竟然一点事情也没有。”说罢伸出手掌便要摸上那美丽的下巴一计。

　　“你不要碰我！”任剑絮忽然美目一寒，小脸猛地朝后面一仰，瞧那神色竟然也不全是撒娇、生气和愤怒。

　　萧径亭见之笑笑，从怀中掏出一只瓷瓶道：“刚才打伤了你的屁股，这瓶是最好的伤药，刚才舍不得拿出来，所以骗你说回船舱拿！但是你伤成这副模样，我想要是没有好的伤药，只怕七八天后，走路都不利索了！”见到任剑絮接过瓷瓶后，目中闪过一丝促狭道：“不过你的屁股不小，你一只手抹得过来吗？”

　　“那不用你管，我回到这边来，就是防备着你！”任剑絮听到萧径亭话后，不由小脸一片晕红，接着瑶鼻一哼道：“你以为我受了这么点伤后，就会让你有机会大占便宜吗？休想！”

　　萧径亭也懒得理会任剑絮态度的转变，见到先前的那个侍女走了进来，朝任剑絮福下道：“小姐，浴汤已经准备好了！”

　　任剑絮拿着那只小瓷瓶，轻轻挪着步子朝里面的屋子走去，朝两个侍女道：“我进去以后，你们就把门关上，不要让任何靠近浴室。不要让任何人进来这间阁子，你们自己也不许站在离浴室门口一丈以内，违反了上面任何一条，我都将你们的手脚打断了！”

　　萧径亭一讶，暗道：“她还真的自己洗啊？”

　　萧径亭走回舱房中，见到盈盈好像已经睡着了，不过是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不由轻轻将她抱起，放回到床上盖好被子，自己便在椅子上打坐睡了几个时辰。

　　“公子，请问你是在舱房内用早饭，还是去前面去和公孙公子一起用饭！”萧径亭在前天晚上，和萧莫莫那个绝世尤物直直大战到天亮，眼睛没有闭上一会，而昨天晚上更是和任剑絮打打闹闹到了后半夜，这一打坐便睡到外面太阳高高升起的时候。竟然是他来金陵后，第一次睡过了时候。

第九卷 第十一章 人间天堂

　　“公子，请问你是在舱房内用早饭，还是去前面去和公孙公子一起用饭！”萧径亭在前天晚上，和萧莫莫那个绝世尤物直直大战到天亮，眼睛没有闭上一会，而昨天晚上更是和任剑絮打打闹闹到了后半夜，这一打坐便睡到外面太阳高高升起的时候。竟然是他来金陵后，第一次睡过了时候。

　　“小竹姑娘太客气，萧某只是一个搭顺风船的，怎么敢劳小竹姑娘这般礼数的款待！”萧径亭目光瞟到右边的床上，发现盈盈早已经起床了。此时正端着一盆水放在桌面上，一张小脸没有了先前的柔情脉脉，但是也没有冷若冰霜，看来仿佛没有什么表情，不过看来却是没有和萧径亭说话的意思了。

　　“这是我们宗主吩咐了的，宗主说只要成为我们府上的客人，不管是谁，都要受到最好的招待！”

　　萧径亭捞起水内的面巾，轻轻拭了把手，便去拿来洁齿的稍儿，笑道：“那我便上去和两位公子一起用饭把！”

　　洗漱完毕后，萧径亭便自己从包袱里面拿出那件紫色的长袍换上，朝盈盈笑道：“你要和我一道上去吗？”见到盈盈摇了摇蛾首，哈哈一笑径自一人走了出去。

　　果然，整整一个早上，便也没有看见任剑絮的身影，连易然几次去问，也被里面的侍女挡架了回来，说是任剑絮还没有起床。整个早餐的过程，连易然和公孙昭凌都将萧径亭视为潜在的情敌，公孙昭凌倨傲还好，只是不怎么和他说话，而连易然则是话中带着尖刺，没有控制地渐渐变得刻薄起来。萧径亭也不理会，香香地用完了早饭，便告辞离去。大有兴趣地到船上的各处看看，看着他们到底是躲在哪里划船的。

　　直到了中午，萧径亭方才回到自己的舱房，和盈盈一起用中饭，见到美人还是那幅模样，美目中没有一丝精神，冷着一张美丽的脸蛋，没有一丝说话的意思。但是却一点也不影响对萧径亭的侍侯，仍然是兢兢业业，服侍得非常周到，只是看在萧径亭眼中难免有些机械化。

　　“盈盈啊，上次我问你小雪的事情，你告诉我你是君奴的人，不能将小雪的事情告诉我！”萧径亭见到盈盈没有丝毫开口说话的意思，不由开口问道：“现在，你应该算是我的侍女，总能够告诉我关于小雪的事情了吧！”

　　“我不知道！”盈盈低低应了一声，话音中虽然没有一丝赌气的意思，但是话音中还是透出了些许的埋怨和愤气。接着便垂下小脸，专门挑着自己眼前的几盆菜放进小嘴。

　　萧径亭听得出盈盈说的是实话，他也知道自己只要将昨天的事情好好解释一下，便可以让盈盈破涕为笑，但是他却不愿意说出口。但是见到盈盈一幅芳心幽怨的模样，也不由开口笑道：“盈盈，我有什么事情值得你生那么大的气，是昨天晚上瞪你一眼，惹你生气了吗？那我现在便向你道歉，好吗？免得以前温柔乖巧的盈盈对我一幅爱理不理的模样？”

　　“哪个敢生你气，你是主子，我是丫头？我有什么资格生主子的气！”盈盈面上顿时生出一丝气恼的表情来，眉宇间的那丝委屈也渐渐散发开来。

　　萧径亭笑道：“你可不是什么丫头，就算在梦君奴身边，你也是小师妹啊，更别说你在缥缈居是半个主人的身份了，我哪里敢将盈盈大小姐当作丫鬟使用！”

　　“哼！”盈盈瑶鼻轻轻一哼，便也不再理会萧径亭，径自地用筷子挑着碗里面的饭粒。便如同萧径亭所说了，在不生气的时候，盈盈是个温柔可人的小丫头，但是一旦生气后，一股大小姐脾气便也跟着出来了。

　　“萧公主，我家小姐让小姐马上过去！”萧径亭正在暗笑自己自讨没趣的时候，外面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音，听说话的声音好像是任剑絮的那个侍女。

　　当萧径亭跟着那名侍女出去的时候，盈盈本来就气恼的小脸变得越发的气愤起来，美目跟着萧径亭走出去的脚步，涌起了深深的悲色。

　　“萧兄好啊，是过来找剑絮的吗？”萧径亭刚刚走上那艘官船，便被连易然眼尖看到了，目中闪过一丝敌意朝萧径亭望来，笑着问道。

　　“那关你什么事情！”任剑絮的小脸忽然从那间小阁门口探出，接着朝萧径亭望来道：“你还不赶快进来！”

　　萧径亭朝连易然笑笑，便朝任剑絮的小阁走去。背后连易然的目光自然看不到了，但是盯在后背却是刺人得狠了。

　　“看来我那瓶药水真是有效得很啊！”萧径亭进来小阁后，目光立刻落在了任剑絮美臀下垫着的一张棉花垫子，暗暗赞叹任剑絮的那对肥美屁股的恢复力真是有些惊人啊，昨天晚上被打得这般厉害，抹了抹药，睡了一夜便已经好了一半了。

　　“你看什么，再看就将你眼睛挖出来！”任剑絮见到萧径亭的目光，不由唬下小脸朝萧径亭嗔声娇喝道：“这船马上就要到岸了，听说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叫做蓬莱，可是人间仙境了！上岸后，你不许离开，要陪我四处好好玩玩，直到我玩得腻了，去找秀情姐姐，你才可以离开！”

　　“不行！”萧径亭立刻言词拒绝，见到任剑絮本来笑意吟吟的小脸立刻拉了下来，大概在她眼中，能够陪着她这位沉鱼落雁的金枝玉叶四处游玩，那是无数男人做梦都想得到的好事了。不过萧径亭也不想太扫她脸子，笑道：“你那里伤得厉害，上岸后要好好躺上一段时间才能无碍，怎么可以四处乱跑！”

　　“我的事情轮不到你来管我，我一定要马上将蓬莱边上的各个岛都玩过一遍！”任剑絮听到萧径亭话后，马上唬下脸蛋，接着见到萧径亭目中神色一板，不由缓下了小脸，美目转了转配上一个笑脸道：“顶多我谁也不带，就让你一个人陪我到处去玩。”

　　萧径亭面上一正道：“小姐啊，我来蓬莱是有事情，不是来玩的。所以抱歉了！”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是做生意还是来其他别的事情。有陪我玩重要吗，以后我给你的好处不知道有多少，你不去可别后悔！”任剑絮好像强自忍着不高兴，接着那张美丽的脸蛋忽然展开一丝妩媚的笑容，道：“再说人家走路不方便，你就让我在外面四处乱跑啊！你要是不去，我可恼了啊！”

　　萧径亭无奈摇头暗道：“真想不到欺负了你一顿，便引来这么大的麻烦！”而且萧径亭总算看出一些端倪了，任剑絮好像故意在给自己机会去追求她，她的骄傲和身份是不允许自己去讨好男人，只能有男人朝她低头。

　　任剑絮见到萧径亭面上的神色变得渐渐有些不耐烦起来，小脸一黯，接着冷笑一声道：“你不去，我还不想让你跟着去呢？想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而且哪个都比你要好得多，你摆什么臭架子！”

　　萧径亭眉头一皱，也不能和她一般见识。冷冷瞪她一眼，接着站起身来朝外面走去。

　　“萧剑月，你站住！”任剑絮见到萧径亭一言不发便离去，连忙站起身来赶上几步，娇声道：“你当我不知道你去蓬莱是什么事情吗？我便马上去秀情姐姐那边，让你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萧径亭微微一阵苦笑，转过脸来道：“我去蓬莱有着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绝对不可能陪你四处瞎逛，你要是敢胡闹，我可不管你那里现在伤得多么厉害，直揍得你真正乖了。”

　　任剑絮闻之美目一凄，顿时变得粉泪汪汪，长眉一挑，小嘴一抿便要爆发出来。

　　萧径亭见之缓下面孔，目中换上一许关爱和冷意道：“你这丫头，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乖下来。还有我想说的就是，昨天夜里不知道是因为你委屈得厉害，还是心中本来对我就有些欢喜，所以和我亲昵了好一阵子。但是后来理智了后，就故意变得高高在上、冷漠起来。如果是摆出一幅施舍我，让我攀上你这支金枝玉叶的话，我肯定不会和你玩这些无聊的感情游戏，惹恼了我，可不是打一顿屁股的事情了，我萧剑月怕过谁来了！”

　　任剑絮没有想到萧径亭竟然说得那么直接，小嘴一抿咬着洁白的玉齿，接着含着粉泪的美目一阵乱转，娇喝道：“难道我就非得稀罕你吗？稀罕你这个给脸不要脸的呆子吗？你走啊，你快滚！不然我杀了你！”说罢玉足狠狠一跺，也许她的两瓣圆美的屁股过于肥大，这么一蹬惹得两团美肉一阵晃动，而这两瓣肥臀尚未痊愈，这一抖动疼得她小脸煞白，倒吸一口凉气。心中不由更是气恼，忍着屁股的疼痛直直跑到萧径亭面前，擂起两只粉拳便朝萧径亭捶来。

　　“嘤！”任剑絮带着跑过来冲势的两只拳头狠狠捶在萧径亭的胸口，但是整个娇躯也跟着扑进萧径亭怀中，看来仿佛象她故意投怀送抱一般，为了撇清这个嫌疑，任剑絮美目射出满是戒备的冷意，蛮腰也接着一扭，仿佛在警告萧径亭不许乘机抱她，但是一双美目早已经浮上一团水雾，小脸也变得绯红。

　　萧径亭心中暗暗一笑，接着身躯飞快地后退几步，让冲来的任剑絮没有一点借力，小脸一怒连忙硬硬止住身子，但是不稳的娇躯一阵摇晃，马上便要以措劣之极的姿势摔倒在地，而且让她心中吓得惊骇的时候，她尚未退肿的两瓣美屁股又要狠狠砸在地上。那阵疼痛真是可想而知的，说不定还会摔坏了骨头，那自己就连洗澡方便等事情都要别人服侍了，那还不如死掉算了。

　　“天哪！现在假如上天能够满足我一个愿望，我就是让萧剑月马上死掉！”任剑絮眼看便要美臀着地摔在地上，一张小脸不由吓得没有一丝血色，但是见到萧径亭的身影还是一只朝外面走去，不由气得牙齿都痒痒了，心中狠狠地诅咒着萧径亭。

　　“我马上去找秀情姐姐，让她侍侯我以后的生活，然后马上派人杀了萧剑月！”就在摔在地上的那以一瞬间，任剑絮心中打定主意一定要杀了萧径亭的时候，两瓣肥美圆滚的美臀狠狠砸在一处物事上，任剑絮竟然觉得没有一丝疼痛，接着一阵酥麻从两团美肉传开，连下身最敏感的柔软蜜处也一阵蚀骨的麻痒，使得她整个娇躯都软得没有一丝力道。

　　萧径亭本来真的打算让任剑絮好好摔上一下，但是念头一转，还是飞快伸出双手拖住了美人而飞快下坠的两瓣美臀。

　　“嘤！”任剑絮觉得萧径亭一只手指仿佛不经意间轻轻划过她大腿深处中心的那丝蜜缝儿，整个娇躯仿佛电击一般，猛地弹起举起玉掌便朝萧径亭脸上狠狠扇去，小嘴狠狠骂道：“你这个无耻的恶贼，竟然敢看着我出丑，我可饶不了你！”

　　萧径亭哪里容得被她扇到，足下一点飞快退开，不再理会后面的任剑絮再那里大呼小叫。心中却是大大后悔刚才的下流行为，方才美肉在握，终于忍不住用手指轻轻撩过那道消魂蜜处，过后才想起这样更是会让任剑絮纠缠不清了。

　　大船在下午的时候，到达了一处码头，但是听说那还不是蓬莱岛，而是小蓬莱。但是池府的许多加工作坊和商铺子都在这座小岛上，池府经营的许多东西，都是由这里运往全国各地，以及邻近国家。

第九卷 第十二章 绝世美人

　　“公子不随着我们去蓬莱池府吗？”小竹见到萧径亭也下了船，不由道：“待下完了货物后，我们的船便会马上开去蓬莱，大概晚上就会到府上了！”

　　萧径亭笑道：“不了！”接着从怀中掏出一张银票，不理会小竹推辞，硬是塞在她小手中，面上忽然闪过一丝笑意道：“小竹姑娘，这小蓬莱，是不是有许多秦楼楚馆啊？”

　　“嗯！”小竹小脸顿时变得通红，但是神色中非但没有一丝鄙视，反而还泛上一股温柔和追忆，道：“那就请公子早点办完了事情，早日去蓬莱了！”

　　萧径亭牵马下船的时候，发现任剑絮坐的那艘官船也靠岸了，接着船上抬下一只轿子，透过薄薄的珠帘，萧径亭看清楚里面坐的便是任剑絮了。轿子后面跟着长长的一串人，大多是女子。有几个虽然丰乳肥臀，肌肤晶莹细嫩，但是萧径亭可以看出她们其实都已经年纪颇大，而且有着很高的武学修为，此时正紧紧地护着轿子下来。接着后面又下来一个青年公子，修长俊美，后面也跟着几个随从，正是连易然。而公孙昭凌想必是直接前往蓬莱了，没有跟着下来。

　　“剑絮！这个小蓬莱其实才是真正的仙境福地呢？”连易然赶到任剑絮轿子旁边，笑道：“这里有玉溜山，还有桃花源，我们便在这里好好玩上几天如何？”

　　任剑絮莫逆良可地应上一声，接着让抬轿子的人加快了脚步，经过萧径亭身边轻轻哼了一声，也便赶到了萧径亭前面去了。

　　“都说金陵乃是金粉之地，但是哪里有这里富遮啊！”萧径亭走进城后，两只眼睛仿佛都用不过来了，其他城市中，就算再富，但是仍然可以看见穷困潦倒的影子，但是在这里你丝毫看不见一丝贫穷的踪迹，处处楼阁花柳，处处丝竹筀竽。走在宽阔的青石街道上，走过了半条街长袍摆上没有沾上一丝灰尘。此时虽然已经是夏天，但是街道两边仍然是姹紫嫣红。

　　“这才是真正的人间天堂那！”萧径亭心中赞叹道。望着满街的人物，男的虽然不是个个俊美倜傥，但是衣着鲜艳，所以也显得潇洒风流。而为数不多的女子虽然也不是个个绝美，但是淡抹胭脂、青丝如云，身着绸缎、体态婀娜，看来也尤为养眼。

　　“盈盈，腿走累了吗？我们找一个地方歇息如何？”萧径亭正兴致勃勃地四处游逛，发现边上美丽的盈盈早已经高高撅着小嘴，垂着蛾首望着地面，仿佛对周围美丽的景色没有一丝的兴趣。不由停下脚步，让盈盈跟了上来。

　　盈盈听到萧径亭话后，小嘴一抿，也不搭话。将小脸垂得更低，跟在萧径亭后面，走进了一间金壁辉煌的楼阁。

　　“这位公子，瞧您模样，想必是外地来我们蓬莱的吧！四处逛得怎么样？都看花了眼睛了吧！”萧径亭见到接道的右边不远处，竟然有着一块大大的空地，心中觉得奇怪，这里本来应该是寸土寸金的啊。怎么专门空出了一大块地方，再抬头一看，发现有座大大的庄园立在那里，亭台阁榭、小桥流水显得无比的雅致，竟然比金陵城中一些大豪的府地更加的富丽不俗。而矗立在眼前的一幢楼阁更是显得华丽精美，门口的匾写着蓬莱阁三个字，字迹潇洒大方，而且颇有秀丽贵雅，看来别有一番风味。

　　“这里竟然是座客栈？”萧径亭见到一个伙计模样的人连忙上来将二人的马匹牵了去，然后引着两人进入里面。萧径亭这才惊讶的发现，这个美丽的庄园竟然是个客栈。

　　“公子啊，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伙计接过萧径亭的一块赏银后，整个神情顿时变得神秘兮兮起来，道：“公子真是幸运啊，今个玉溜山上的仙泉开涌拉，我家小姐兴许会过来，不是今天也就是明天。来了后说不定就住在我们蓬莱阁，所以公子幸运的话，说不定还能见到我家小姐那？”

　　萧径亭知道伙计口中的小姐便是楼绛玉了，不由笑道：“你家小姐长得这般美丽吗？让人看了一眼，就算是福气了。你告诉我的这个秘密是不是对每个人都这么说啊！”

　　那伙计面上闪过一丝委屈，道：“我家小姐长得怎么样，天哪？那简直就是蓬莱阁上的仙女，来蓬莱的官家千金、贵家夫人瞧得多了，没有一个比得上我们家小姐的。就公子您身边的这位姑娘，那虽然也是一万个姑娘也挑不出一个来，但是比起我家小姐，那还是要差上一些阿！”那伙计见到盈盈小脸一寒，讪讪一笑便不再对这个话题说下去，目光一转道：“公子您说我将这消息到处乱说，那真是冤枉我了。我家小姐岂是凡夫俗子能看得着的，我是看公子这般人品才告诉公子的，您再看看外面那位！”说罢手指朝外面指去，只见一位衣着极其富贵，派头也大，但是体态臃肿的男子，朝萧径亭道：“那样的客人给的银子肯定多，但是这两天我们也不敢往里面领啊，要是小姐见到蓬莱阁里面住着这等客人，恼了她，那我们可吃罪不起了！”

　　听到池府在这两地竟然如此势力，本来小脸冰冷没有什么表情的盈盈听了后，也不由小嘴一撇。萧径亭心中也暗暗惊骇，见到盈盈小脸不岔，便朝伙计吩咐道：“那你就给挑处上房让我们住下，要静，要安全！”

　　“好咧！”那伙计听到萧径亭话后，不由陪上一个笑脸，道：“这么和您说吧，小店是渤海剑派开的，里面常年有几个剑派的爷们守卫在这里，天下间无论是哪路强盗还是哪路官家，进了这里都得归渤海剑派管辖，哪个敢在这里惹事，管你多大的来头，都让你掉了脑袋也没处说去。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听说过出事的！”

　　萧径亭想让这个多嘴的伙计多说话，连忙笑道：“那好，你赶紧给我预备两间上房！”

　　听到萧径亭预定的是两间上房，盈盈小脸的颜色顿时一变，接着整张小脸都变得冷若冰霜，扭开小脸朝里面的花园望去。

　　“朱爷、李爷，您两位爷好啊！”那伙计带着萧径亭两人去房间歇息，在花园中，见到两位穿着劲装的两位剑客正在看着几人在练剑，那伙计赶紧上去行礼问好道：“那几位也是想进剑派的江湖人吗？两位爷在这里天天都要考察这些人的功夫，真是辛苦坏了。小的马上去厨房通知，让他们给两位爷做上一晚人参燕窝，不能让两位爷为剑派的事情累坏了！”

　　萧径亭也停下脚步，看了那几人的剑法，虽然不是十分的厉害精妙，但是也几位可观了。而且几人的年纪看来也着实不轻了，但是练完后仍然朝两位年轻的渤海剑派弟子拜下，道：“在下措笨，请两位师兄多多指教，若是有幸能够拜入渤海剑派的大门，在下人等肯定不忘两位师兄的大恩！”

　　“楼绛玉广收天下武人进入渤海剑派，不是和她父亲的意思相违吗？剑派中只有外姓的当权人能够广收弟子，这样一来，岂不是迅速壮大了外姓弟子的势力，削弱了楼氏宗人的权势，打乱了楼临溪建立起来的权力平衡！”萧径亭见到这么一个普通的剑派弟子，竟然也考核起想要入派的江湖武人来，不由暗暗骂楼绛玉胡闹！

　　“你让厨房马上做几个开胃的小菜，端到这间房里来！”萧径亭跟着进入盈盈的房间，想收拾完毕后，便朝伙计吩咐道。

　　盈盈闻之不由小脸微微一讶，萧径亭呵呵一笑道：“你还是昨天晚上吃了一点东西，今天早上和中午都生了一肚子气，刚才又走了一大端路，想必都饿坏了！”

　　盈盈生了一整天的气终于发泄了出来，幽怨地望了一眼萧径亭，扭着小腰坐在床沿，凄声道：“他们就是送来，我也不要，我就是饿死也不会吃的！”

　　萧径亭笑道：“今天晚上说不定又一场架要打，饿了你的小肚子，就没有力气帮我打架咯。”接着走到盈盈身边柔声道：“盈盈不愧是个温柔的女孩，便连发脾气也怎么温柔！我现在要出去一趟，要是回来你还是饿着肚子，你的小屁股便要遭殃了啊！”

　　“小二哥，你们这里最好的院子在哪里啊？”萧径亭走到外面拉来刚才那个多嘴的伙计问道。

　　那伙计望向萧径亭的目光顿时变得奇怪起来，笑道：“你顺着这条街走下去，两个接口后您就看见一家粉红色的院子，上面挂着‘玉儿坊’的招牌。您上去保管没错，什么姑娘都有啊，‘玉儿坊’在整个东海的名声，就跟醉香居在江南的名声差不多啊！”

　　那个伙计果真说得不错，眼前这幢粉红色的建筑，真有让人看了就想钻进去的欲望，光是听到里面如同银铃般的女子笑声，便有些心神摇拽了，虽然那些声音听来总是显得有些虚假和客套。

　　好像是为了推翻萧径亭的论断一般，随着几声撩人心魄的笑声后，忽然传来一声凄切的哭声，接着一阵利剑呼啸的声音。萧径亭连忙紧上几步，朝里面走进去。

　　“公子，你看在有些面生，可是头一次到我们坊里面来吗？”萧径亭刚刚走进楼中，便有一个艳丽的老鸨赶了上来，只见她肌肤细嫩，美目媚波横流，胸前衣服几位单薄，露出一片雪白诱人的肌肤，摇晃这胸前一对丰硕圆滚的肉丸，过来腻声招呼。

　　萧径亭笑道：“我是听到那声哭声来的，来看热闹的！”没有等到那老鸨变了眼色，萧径亭掏出一块金锭子，目光望了一眼那艳丽老鸨白晃晃的两只硕大豪乳，一扯她胸前的衣服，目光探下看了一眼那两只圆大雪白的肥乳，伸手探进将银子塞在那深不见底的乳沟中，犹豫两只豪乳的硕大，将衣服绷得紧紧，银子竟然不会掉下去。

　　“这段时间你来陪我，走，带爷去看看热闹！”萧径亭一把将艳丽的老鸨拉过来，一把抓上她胸前那对丰满的乳房，隔着衣服用力地揉捏，惹得那名艳丽老鸨一声娇啼，娇躯一软便倒进萧径亭怀中。

　　“这个女人真是淫荡啊！”那老鸨倒进萧径亭怀中后，竟然将两瓣肥美的大屁股拱起，顶在他的胯间，来探探他的本钱，感觉到萧径亭下面那物竟然是她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巨大，这个女人整个娇躯顿时变得仿佛没有了骨头一般，接着美目也变得风骚起来，直直望向萧径亭的面庞，两瓣巨臀紧紧顶在萧径亭胯间，不住地滚动。

　　萧径亭的阳气本来就极重，被眼前这个风骚无比的女人一撩拨，自然雄风狰狞，显示出傲视群雄的硕大。使得那个老鸨更加没有一丝力气，几步是被萧径亭夹着走路。

　　“妈的，爷有的是银子，那巧巧贱人再怎么说，也是一名妓女，爷就上不得她。难道嫌银子少，老子给的是三百两啊！她当她苏莞芷还是夜君依啊！”萧径亭和那位老鸨走进一个花园院子，亭子中间正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席，正在大发脾气的是一名面容英俊的青年公子，人不可貌像的是，这名英俊的公子此时显得没有一丝风度，正在责骂着一个俏丽的小姑娘，而边上一个稳重似老鸨模样的女子正在好言相劝。

第九卷 第十三章 春楼艳遇

　　“嘤！”女子那处受袭，又疼又酥，一声娇啼直让她软了整个娇躯，接着伸出小香舌添在萧径亭耳孔内，腻声道：“胡说，公子你可莫要冤枉人家，你问问这里的姐妹，人家哪里接过一个客人了，人家是看见公子这般人品，忍不住心中的情潮，就任着公子作践。谁让您这张面孔长得都让我们女儿家爱疯了！”

　　萧径亭心中一阵暗笑，不由暗暗估算怀中这个女子的身份来，但是手下的动作却是变得越发的放荡起来，又戳又揉，直让女人娇啼婉转起来。

　　“啊，公子，你看巧巧姑娘多么可人，总不能糟蹋在那种下流坯子的手中吧。嗯！不如不如让她陪了您吧！说不定巧巧见到公子这般人品，甘心跟了公子也说不定呢？”那女子给萧径亭揉弄得呻吟阵阵，整具娇躯也如同美女蛇一般的扭动，便连眼睛也挣不开了。唯有将小嘴蹭到萧径亭面前，腻声说到。同时将两只玉乳紧紧顶在萧径亭胸前，不住的扭动，两瓣肥臀也故意张开，将萧径亭手掌夹在两瓣雪球中间。

　　“这个女人为什么要撮合我与那个巧巧？”萧径亭心中暗暗觉得奇怪，但是面上却是没有表现出一丝怀疑，狠狠地在女人的大屁股上拍了一掌道：“你是不是不想陪我，所以将巧巧推了给我！”

　　“人家哪敢啊，人家怎么舍得啊！”女人美臀被击，几位夸张地一声惨呼，接着美臀一坐将萧径亭手掌紧紧夹在两瓣臀肉中间，用力压着，腻声道：“要是您将巧巧收服了，那我们两个都侍侯公子，怎么样？”接着美目闪过一丝淫荡的目光道：“人家就连屁股中间的后庭花也给公子开了，怎么样？”

　　“妈的！你们这对狗男女，要苟且风骚，回自己房间去！”那公少爷见到萧径亭怀中这名老鸨这般妖媚，心中嫉妒成火，但是目光又忍不住常常往这边望来，最后忍不住终于开口骂道：“惹火了爷们，当场在这里就将你办了！”

　　萧径亭目光望了一眼怀中的美人，暗道：“我便按照你说的办，看你到底有什么把戏！”说罢便站立起身，由于怀中的这个女人紧紧缠在他身上，所以站起来后，这个迷人勾魂的娇躯仍然八爪鱼一般紧紧贴在他身上，萧径亭不由将手掌从女人的下身抽出，接着对着女人的打屁股狠狠击上一掌，道：“下来！”

　　女人不依一声娇吟，接着扭着娇躯从萧径亭身上下来。让萧径亭大腿上那处衣衫的那块大大的湿斑印入众人的眼帘，男人目光一阵火热，女人美目一阵迷离。

　　“她，我要了！”萧径亭走到那位公少爷面前，指着巧巧道：“无论是银子，还是武功，随便你挑！或者两样都可以，谁赢了谁要巧巧姑娘！”

　　“你是谁？”公少爷走到萧径亭面前，细细地看了萧径亭几眼，道：“我没有想到在蓬莱，竟然有人可以这么嚣张！”

　　“萧剑月！”萧径亭轻轻一笑，说出自己的假名字，他这样放荡做法没有其他意思，一是吸引起楼临溪那个喜欢逛春楼的儿子楼竹廷，让他知道有这么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二是让渤海剑派的人认为萧剑月就是个放荡子弟，当萧剑月成为渤海剑派其中的一位少爷的时候，不会引来太大的排斥。

　　未等到那位公少爷回话，萧径亭便从怀中掏出一把银票，目光落在第一张上，足足吓了一大跳，莫莫在给他准备这些银票到时候，他也没有仔细看清楚。此时见到第一张便是一万两一张的大通银票，自己也不由吓了一大跳。

　　“怎么？比不了吧！”萧径亭将那沓银票揣进怀中，接着从腰中抽出长剑，手腕一抖斜斜朝那公少爷面门上刺去，冷冽冰冷的寒刃在那人面前抖开一朵璀璨的剑花，便超公少爷两只眼睛刺去。

　　“他是公牧潘的儿子？！”萧径亭这手剑法刺去，显得又快又急，那位公少爷本来是面容鄙夷地望着萧径亭刺来的长剑，但是紧接着面上一阵惊骇，足下一点整个身躯一阵诡异的摇晃，竟然躲开了萧径亭的长剑。但是也让萧径亭看出了公少爷这绝妙的身法，就是他连连看过洞庭山庄特有的诡异轻功身法，也认出了他大概就是公牧潘的儿子。

　　“他离开是那奇怪的笑容到底是什么意思？”最后自然是萧径亭抱着两位美人往巧巧小阁走去的时候，脑中不由回味起那人离开之前朝自己绽开的那丝笑容，就是那个长得得和萧径亭甚象，面貌俊美绝伦，但是却分不清男女的那位。

　　“公子，您在想什么那？”那个艳丽的老鸨将娇躯紧紧贴在萧径亭身边，竟然发现了萧径亭目中闪过的那丝迷惘，不由开口问道。

　　萧径亭一手从她胸前衣襟的开头探了下去，在她奶上狠狠拧了一把道：“不许多事，想着等下怎么侍侯我吧！”

　　“坏蛋！”那艳丽老鸨蛮腰不依一扭，将大屁股往萧径亭胯间淫荡地拱了一下，腻声道：“但是你可不能将人家搞得太厉害了啊！”虽然口上这么说，但是美目却是闪过一丝一丝得意的笑意。

　　“公子！”萧径亭和两个女子刚刚走进了房间，那个艳丽老鸨顿时腻了上来，小手也随着探进萧径亭下身，边上的巧巧姑娘到真战的时候，就显得微微有些不自然了，虽然小脸装出一幅放荡烟行的模样，但是美目却是不知所措起来。

　　“你去外面要桌酒席来！”萧径亭用力掰开艳丽老鸨紧紧盘在胯间的两只玉腿，在她火热的下身狠狠拍了一下，大声吩咐道。

　　那个艳丽老鸨走后，那名娇小妩媚的巧巧玉脸一红，一丝害怕也随着府上那双美目，但是轻轻一咬玉齿，好像变得勇敢起来，仰起小脸朝萧径亭望来，妖媚一笑道：“公子现在要巧巧怎么侍侯呢？”说罢轻摆蛮腰，款款朝萧径亭怀中走来。

　　“姑娘穿那些端庄的衣服，其实更加迷人哩！”萧径亭对着巧巧那张美丽的脸上望上一眼，找到一战锦墩坐了下来。

　　巧巧见到萧径亭完全没有了刚才急色的模样，美目微微一阵惊讶，接着苦涩一笑，面上的神色顿时变得越发的妖媚起来，扭着蛮腰款款走到萧径亭面前，撅起两瓣肥美香臀坐进萧径亭怀中，美目闪过一丝坚决，好像打定主意今天要开始卖身了。甚至卖身的对象是谁也不怎么理会了。

　　“嘤！”虽然巧巧美人打定主意要显出自己的身子，但是显然以前没有经过这般的阵帐，所以美臀一压上萧径亭火热的巨物，娇躯深处下意识地一颤，一阵娇吟也忍不住从喉咙底下发出。

　　萧径亭刚才本来就已经被那个艳丽老鸨搞得欲火勃发，此时巧巧这具娇躯虽然娇小，但是起伏玲珑。这么一具柔软而又充满弹性的迷人娇躯坐进他的怀中，两瓣屁股蛋儿虽然不如刚才那个艳丽老鸨那般硕大肥美，但是却圆圆滚滚，而且充满了惊人的弹性。将萧径亭的巨大火热夹在两瓣美肉中间，让萧径亭下身的火焰猛地熊熊燃起，但是心中怀疑怀中的这个巧巧也许就是在楼竹廷上受到了感情的挫折，才这么作践自己，所以虽然美人在怀，但是两只手却是一动也不敢动。

　　“公子为什么不正眼看一眼巧巧呢？刚才您和俏螺儿姐姐还那般亲热呢？”巧巧虽然整个娇躯缠在萧径亭怀中，甚至敏感的私处也紧紧贴着萧径亭，但是仿佛情火并没有多么旺盛，甚至两只美目中的光芒还显得有些清明。见到萧径亭只是任由她屁股坐在怀中扭动，手中并没有什么动作，不由微微惊讶仰起小脸，微微有些自哀自怜道：“巧巧虽然长着蒲柳之资，但是就那么不入公子法眼，也被他”接着发现自己口上误说了话，不由连忙止住，两只粉臂抱上萧径亭的头颈，张开小嘴吻上萧径亭的面颊。两瓣屁股扭得更加厉害。

　　萧径亭觉得下面就仿佛要爆炸开了一般，连忙正下心神，两手扶住巧巧那张俏丽的脸蛋。问道：“姑娘，你可认识一个楼竹廷的公子，他可是经常出入青楼，若姑娘是为他伤心，而自贬身价的。那大可不必了。”

　　巧巧听得美目一讶，接着美目闪过一丝迷惘，接着哀伤地摇摇头，道：“公子说的那个楼竹廷，巧巧也不认识！至于巧巧为何作践自己。那是巧巧自己的原因。现在巧巧就请公子疼爱巧巧，证明巧巧还是个可爱的女人，是个让人动心的女孩！”

　　“哦？不认识？那小子天天出没春楼，玉儿坊这等好的场所，他竟然不来？”萧径亭暗暗觉得奇怪，忽然觉得手中一软，原来巧巧拿着自己的手伸进她的肚兜，萧径亭此时整只大手都覆盖在巧巧整个挺拔的玉乳上，手上不由紧了紧，发现巧巧两座玉峰的弹性真是惊人得很，接着觉得一声丝绸撕裂的声音，美人儿在怀中的两瓣屁股一滚，便将上面的衣物全都脱了下来，露在萧径亭眼中的是两瓣白晃晃、圆滚滚的肥美屁股，透着两瓣肉球尽处，甚至可以清晰的看出那处无比有人的腿心美肉。

　　“自甘堕落的女人疯狂起来，还真的风骚啊！”萧径亭目光还没有从两瓣美臀上移开，巧巧两瓣屁股猛地一分，便坐在萧径亭大腿上，一只玉手猛地探向萧径亭下身峥嵘处。

　　“看来巧巧经历过正统的妓家培训了，动作竟然这般熟烙？”萧径亭目光望上一抬，虽然他可以听出刚才巧巧说的不是假话，她正的不知道楼竹廷这个名字。但是心中仿佛还是有着一股别扭，手中握着一只玉乳也是在下意识地揉弄而已。

　　“为什么刚才那个叫俏螺儿的老鸨刻意蛊弄我要了巧巧？”萧径亭目光猛地落在了墙上的一幅字画，那字潇洒写意，放荡不羁，是幅极为狂放的草体，而且里面有些字很明显地写错了比划，但是按字画上写出却显得更加悦目赏心了，萧径亭自然知道写字者是故意写错的，因为在他眼中这般写来更加好看。

　　“做这字画的还真是个风流儿啊！”萧径亭感到巧巧已经扯开了自己的衣衫，小脸正紧紧贴在胸膛上，小嘴正紧紧吻着萧径亭的胸口肌肤，但是萧径亭发现那小嘴唇竟然是微微有些发凉，但是下身的刺激却是让他欲火冲天，巧巧那双小手仿佛显然受过极其专业的训练，轻捻重搓将竟然让人心底下的情欲全部激发了起来，恨不得马上就抱着她的两瓣屁股将她捅开了花儿。

　　“竹楼山人，那可不就是楼竹廷吗？”萧径亭目光落在字画的落款上，心神猛地一震，此时巧巧正掏出他火红狰狞的物事，小嘴正要凑上。

　　“好险！朋友妻不可戏，她可不是秀情啊！”萧径亭连忙抓住巧巧已经赤裸的香肩，接着一手缓缓从她的玉乳退开来，将她脸蛋退到自己面前一尺处，发现那张脸蛋现在虽然红艳欲滴，湿软的樱唇也充血鲜红，但是美目中还是没有什么情火的痕迹，不由更加确定自己的论断。

　　“巧巧姑娘，你老实答应我，你的处子落红，是不是就被给你画画写字的人取去的！”萧径亭连忙静下呼吸，面色也变得严肃起来。

　　“是的！”巧巧的那双美目顿时变得迷乱起来，接着咯咯一笑，仿佛有着说不尽的凄凉，媚声道：“公子来这里，难道是来找处子开苞的吗？放心吧，巧巧侍侯得一定比任何姐妹都要周到，而且不要公子的银子！”两瓣粉臀一张，将腿心微微向外翻出便要压上萧径亭的峥嵘火热。

　　萧径亭连忙将她娇躯退开两尺，接着拉上已经被扯下的肚兜，但是下身处的衣衫已经她自己撕裂了，便将她娇躯抱起放在床上，盖上锦被，道：“那名公子是不是和我一般年纪，会弹琴画画，长得中等身材，但是面目极其俊秀”萧径亭接着说起楼临溪和他说过的楼竹廷的身材面貌特征。但是没有说到一半，就被萧径亭出言止住了。

　　“别说了，公子你提他干什么？我恨他，我的身子我的心，他不要了，我也不要了！现在我给你好不好？”巧巧的神情顿时变得激动起来，玉臂猛地抱向萧径亭，张开小嘴吐出香舌朝萧径亭脸上添去。

　　萧径亭举起手掌轻轻在巧巧粉背上一拍，美人儿顿时应声而倒，小脸顿时变得惨白，而且香汗也淋漓而下。接着伸出手指，隔着锦被在巧巧的美臀处轻轻一戳，惹得美人娇躯一颤，仿佛极是疼痛一般。

　　“巧巧姑娘，你现在穿好衣衫！等下我会点晕你，你就当作什么也不知道一般，有人问你的时候，你随便怎么说，但是就是不可以说真话！”萧径亭并非一般人，所以很轻易便找到了巧巧的衣衫，塞进锦被道：“你的那个情郎，正是我最好的朋友，我铁定能让他娶了你，若是不能的话我便将脑袋给了你！”

　　“公子认识他，公子知道他在哪里？”巧巧闻言美目顿时一亮，接着从胸前撤出一只玉坠道：“这是他送我的物事，公子您看看，是不是你那个朋友身上有的。”

　　“那我怎么知道？”萧径亭心中暗道，但是见到巧巧此时仿佛溺水的人看到一块木头一般，就算没有见过也只能硬着头皮说是楼竹廷的。但是一见下，不由一阵苦笑。原来那只玉坠正是楼竹廷的，上面还有一缕血丝，刻着楼竹廷的生辰八字。同样的玉坠萧径亭身上也挂着一个，是萧石给他证明他是萧剑月身份的。这种玉坠只有渤海剑派中楼氏嫡亲子弟，以及楼临溪几个师兄弟的长子才配戴上这种玉坠，在渤海剑派，甚至在东海几十府都是身份的象征。

　　“楼竹廷这样做，不知道该说她粪土富贵，还是该说他败家子了！”萧径亭心中一阵苦笑，见到巧巧的小脸又黯淡了下来，心中估算一下，便从脖子上拉出看来一摸一样的一只玉坠来，朝巧巧笑道：“你看见了吗？同样的玉坠，我也有一只，这是身份的象征！是渤海剑派嫡亲贵族的象征，那小子将这么宝贵的东西都交给了你，你还不懂什么意思吗？”

　　巧巧整张脸蛋仿佛都发出光芒来一般，娇躯猛地坐起，伸出小手细细抚摩萧径亭脖子上的那只玉坠，道：“天那？他竟然是府上的人，是我们所有人的主子？但是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啊，第一次来人家这里，连银子都没有，还大模大样地亲了人家就跑！”

　　萧径亭见到巧巧此时拧坐在床上，整具美好的娇躯也赤裸裸地显露在萧径亭面前。两只玉乳颤颤悠悠，小蛮腰细细一拧，此时配上巧巧的面容和神情，看来尤为地消魂。看得萧径亭心中一荡，暗暗称道楼竹廷那小子好福气。目光故意明显地瞥了一眼美人的玉乳，道：“朋友妻不可欺，你现在算是我嫂子，将这么勾魂的身子让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便宜可是不占白不占啊！不看白不看啊！”

　　“嘤！”巧巧见之，连忙将被子拉起来，美目狠狠瞪了萧径亭一眼，那一眼充满了欣喜，充满了感激，还有一丝亲切。接着将衣服塞进被窝中，虽然被萧径亭拍了一计，浑身疼痛无力，但是由于心中的欢喜，所以穿衣服的动作竟然也利落无比。

　　“谢谢你，叔叔！”巧巧忽然从被窝中探出小脸，撅起小嘴重重在萧径亭面颊上吻了一口。萧径亭自然不会误会这一吻中的意思，那只是为了表示心中的欢喜和感激而已。但是这女子的不俗还是让萧径亭大大惊骇，看来温柔大方，但是却活泼开朗，敢爱敢恨，竟然对着外人做出这般惊世骇俗的事情来。

　　“这是个让人着魔的女人，身上有着数不清的迷人地方和性情，但是只能让楼竹廷娶开发了！”萧径亭心中一笑，接着从外面传来一阵些微的玉步声。

　　萧径亭随手一指，便将巧巧点到在床上，不省人事！

　　“啊！”那名叫俏螺儿的老鸨进来，见到巧巧满脸香汗，面色惨白躺在床上，美目不由一亮，朝萧径亭胯下望去，面上浮向出无比的淫荡的笑容，一双美目仿佛也随之亮起，心中暗道：“果然是名健将，但是碰到姐姐手中，还是嫩了些。不过这样俊俏的人儿，姐姐可舍不得将你吸干了，那物事竟然这般天生异赋，待会儿只怕舒服得连魂儿也没有了。”

　　萧径亭见到眼前的这个美人虽然没有使出什么媚术，但是走路间已经将媚态渐渐绽放出来，两只豪乳左右摇摆的痕迹，蛮腰轻扭间，两瓣巨大的肥臀仿佛要滚出裤子一般。

　　“公子真是神勇啊，待会儿可不许将人家欺负得这般厉害啊！”俏螺儿款款走到萧径亭身前，将手中的酒席放在桌上。

　　萧径亭拿过筷子，正要用上一点精美的菜肴，那俏螺儿早已经欲火焚身，整个娇躯的肌肤也变得火热，小脸也泛起阵阵的玫瑰红来。见到萧径亭还有心用饭，不由撅起大屁股坐在萧径亭胯间，腻声道：“好冤家啊，你竟然放着正事不干，将人家放在一边，去吃什么菜，难道人家没有这菜好吃吗？”

　　萧径亭一把抓上女人的豪乳，捻住早已经勃起的小奶头，狠命一拧，疼得女人整个娇躯都颤抖起来，但是美目中却是烧起一道亮烁的光芒，仿佛极其愿意被萧径亭这般虐待一般。

　　“这个女人原来喜欢这套！”萧径亭轻清晰的感觉到女人下身变得越发的火热湿润，大有热汤泛滥的势头。不由望上女人仿佛要喷出火来的美目道：“不吃些东西，怎么对付你这个淫娃荡妇，会战得一点体力不剩的！”

　　女人已经忍不住的摇摆着臀跨，一只玉手抓住自己的另外一只玉乳，狠狠揉捏，使得一软美肉改变着各种形状，听到萧径亭话后不由咯咯一笑道：“好弟弟啊，待会儿姐姐在上面侍侯你，你只管舒服，不用一点力道好不好！”

　　萧径亭一手戳进美人的屁股道：“那开你的后面花儿总要用力吧！”

　　俏螺儿闻言心中一阵暗笑，暗道：“小鬼竟然还想开姐姐的后庭花，前面便将你吸得没有魂儿了。”但是美丽淫荡的脸上却是没有一丝鄙夷的神色，从桌子上拿过酒壶，朝小嘴倒上一口，接着嘟着小嘴印在萧径亭嘴唇上，将酒水度了过去，腻声道：“好弟弟，酒也喝了，这下该好好抚慰下姐姐，姐姐都快受不了。”说罢大腿猛地一张，撕裂下身的衣衫，露出热气腾腾的腿心柔软，两只修长有力的玉腿盘上萧径亭的腰间，小手抓住自己的衣裳，猛地往两边一撕，顿时将自己身上的衣裳剥得干干净净，整个迷人肥满的娇躯如同一只大白羊一般，接着便要扯碎萧径亭的衣裳。

　　萧径亭可不能让她撕了衣裳，猛地将她的娇躯退开，飞快脱下身上的衣服，

　　没有等到萧径亭脱光衣服，女人的目光如同火一般望向萧径亭的本钱，忽然长嘶一声，猛地将萧径亭扑到在地，抬起两只雪白巨大的肥臀，双手捧住猛地分开，朝萧径亭身上坐下去。

　　“哦！”接着女人小嘴中发出一阵舒服畅快的呻吟。

　　“啊！”但是接下来的半个时辰后，房中传出来的声音就显得没有那么舒服醉人了，开始是一阵无力求饶的声音，接着好像是压抑痛苦的呻吟，但是后面几乎已经是撕心裂肺的一种惨呼了，而偏偏从那女人的惨呼声中，仿佛荡漾着深入骨髓的快感，仿佛要魂飞魄散的快感。好像这个女人将积攒了一辈子的情欲，在这一下子全部挥霍光了，浪叫吟唱出来的声音，已经不可以称作是呻吟，而是大声叫嚷，有着穿云裂壁的势头了，那浪叫估计可以传得很远，周围所有的女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当萧径亭离开女人的娇躯时，身下的这个肉体已经人事不知了，屋内的地毯上到处是斑驳淫荡的秽物，女人丰满惹火的娇躯也仿佛从水中捞出来一般，女人的小脸也带着一种虚脱后的惨白，整具雪白丰满的肉体上，一道道斑痕青紫纵横，特别是酥胸面前的两只豪乳，以及雪白肥厚的大屁股上，更是伤痕累累，看来尤为的惊心动魄。

　　不要以为这些伤痕全部是萧径亭留下的，其中的大部分是俏螺儿自己那双美丽的玉手的揉抓留下的。但是淫迹斑斑肿胀不堪下身和带着血丝的屁股伤处花儿却全部是萧径亭的杰作了。

　　“这春药还真是厉害，竟然让一个女人浑身伤痕累累，还不歇下劲来，直让自己昏了过去！”萧径亭将扣在手中的另外一颗春药放回怀中，目光瞥了一眼地上不堪的肉体，拿过不远处的衣裳，将她娇躯包裹起来放在一边的榻上。

　　穿戴好自己的衣服后，萧径亭便走到巧巧的床前，隔着被子对她点上一指，见到巧巧那双美目渐渐睁开，指着榻上的俏螺儿笑道：“等我走后，你便让人将她抱回自己的房间！现在你将你和你情郎的事情好好告诉我，我好去找他！”

　　待萧径亭离开玉儿坊的时候，天上早已经黑了。轻轻地嗅了一口清晰的空气，顿时觉得心旷神怡，萧径亭发现在蓬莱岛上，空气仿佛都比其他地方要清新许多，闻了后顿时有一种脑目清怡的感觉。

　　“盈盈那个小丫头不知道现在是不是睡了，是不是还在嘟气饿着肚子！”萧径亭心中想到，忽然觉得自己的肚子也有些饿了，毕竟刚刚经过一场大战。

　　“这下看你跑到哪里去？你是不可能跑出我的手心的，还是乖乖地被我抱在怀中！哼！”萧径亭刚刚走进楼上用饭的地方，忽然听到一声娇嫩动听的声音传进耳朵，接着一道美丽厉害的目光对上自己的眼睛。

第九卷 第十四章 剑絮刁蛮

　　“她怎么也住在这里了，看来又要让我不得安生了！”萧径亭望了一眼眼前的美人，一张高贵艳丽的脸蛋中带着相当重的颐指气使的模样，正是任剑絮。而她边上站着正是连易然，面上带着微微得意的笑容。所以萧径亭看他望来的目光，好像多多少少都带了点挑衅的意思。

　　任剑絮此时正站着娇躯，扭着蛮腰朝这边气鼓鼓望来，使得上面坚耸的两只玉峰愈加高挺，下面的两瓣大屁股越加显得肥美圆滚。萧径亭本来就是个好渔色之人，看到这等美景，也不由多看了几眼。

　　任剑絮感到萧径亭灼灼的目光，本来小脸上一幅找茬的模样，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换上的是一张粉红欲滴的羞赧娇魇。只是两只美目还是厉害得很，对着捧在怀中的双手道:“你看什么，再看我就挖了你的眼睛！”但是眼角却是直朝萧径亭射来。

　　“哦？原来是在对她说话！“萧径亭顿时看清楚了任剑絮小手上那个物事，大概有半个手掌大笑，是只非常美丽的小鸟。遍体通红，此时缩在任剑絮雪白的小手中，毛茸茸的一团，看来真有无比的可爱。难怪仿若如女魔王一般的任剑絮，此时望向她的目光中，都是嗔怒中还有很大的喜爱。

　　“啾！”那红色的小鸟被任剑絮紧紧抓在手中，所以那双美丽的眼睛望向任剑絮的目光中，也变得委委屈屈起来。缩着她本来就几乎没有的小脖子，侧着小脑袋，仿佛在考虑着落入这个女子手中后的命运，所以整幅俏丽的模样顿时变得可怜兮兮起来。

　　“叫得再可怜也没有用，我好不容易才抓住你，休想我放过你，一辈子也别想！”任剑絮曲起春葱一般的小指头，在那红鸟儿满是哀怨的小嘴上轻轻一弹，接着得意和厉害的目光朝萧径亭望来。

　　“啊！”任剑絮还未收回目光，忽然娇躯一颤，一种羞涩的娇呼，小手一松，那红色的小鸟顿时飞快地拍打着翅膀，扑腾扑腾闪电一般逃离了任剑絮的控制范围。接着一声悦耳的叫唤，没有了刚才一丝的哀怨，便连飞起的模样也显得得意洋洋。

　　“哈哈！”因为那小鸟的动作实在太快，在场中人只怕只有萧径亭看清楚了整个过程，那小鸟儿趁着任剑絮目光朝这边望来之际，抿紧尖尖的小嘴，对着任剑絮高耸惊弹的玉峰顶上狠狠一啄，正对准了那只敏感无比的粉嫩小奶头。望见任剑絮小脸通红，有羞又怒的神情，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剑絮，这鸟弄疼你了吗？”连易然没有看见这个过程，便立刻上来温言问道，见到任剑絮满眼的愤怒，猛地抽出长剑道：“看我一剑杀了那贼东西！”说罢真的长剑一卷，荡起一层剑气朝那小鸟儿卷去。

　　“啾！”那鸟儿小小的身躯顿时被剑气刮得歪歪扭扭、摇摇欲坠，萧径亭见到不妙正要出手相助的时候，那鸟儿忽然身躯一挺，直直朝连易然脸上扑去，朝着他的眼睛狠狠一啄。

　　“厉害！”萧径亭不由一声暗叹，甚至觉得那鸟儿刚才的目光中也充满了狡黠。

　　“厉害！”那边的任剑絮也拍手喝彩，甚至大声地娇呼出声来，自然夸奖的是那鸟儿，而不是连易然这个杀鸟大侠。

　　连易然足下一蹬，整个身躯飞快绕开，那速度竟是飞快之极，看来也带了一丝诡异的气息。尽管这样，还是堪嵌逃开瞎眼之祸。吓得整张俊脸青白交加，目中闪过一丝狰狞，长剑猛地甩开一道幽冷汹涌的剑花，朝空中的那红鸟儿飞快袭去。

　　“呜啾！”那鸟儿此时好像才刚刚急了，“美目”一阵惊慌，朝四处一转，仿佛在寻找自己的靠山。待见到任剑絮又恼又得意的目光，连忙转开小脑袋。转移到萧径亭脸上来。

　　此时萧径亭充满怜爱的目光，仿佛让那鸟儿充满了无尽的信任，红色的小眼珠子飞快一转，也不知道是哀求庇护，还是向萧径亭打个招呼。接着马上拍打着小翅膀，在连易然凌厉的剑风中，摇摇摆摆朝萧径亭怀中扑来。

　　“还真的下手啊！”萧径亭见到连易然手中的长剑真的狠狞起来，此时便是一个江湖高手，也早已经死在他的剑下了。好在那红鸟儿体形小，又厉害。不然也早成了剑下亡魂了。虽然知道那鸟儿厉害，但是萧径亭还是手中真气一涌，朝那鸟儿飞来的方向凝空一抓。

　　“啾！”那鸟儿欢快一声，便如同倦鸟归巢一般，朝萧径亭手中冲来。萧径亭顿时觉得手中多出一团毛茸茸的温暖。目光望向连易然道：“连兄，你不是让我一只鸟儿也庇护不了吧！”

　　“把她还给我！”任剑絮也长长舒了一口气，接着目光朝萧径亭望来，伸出小手厉害道：“她是从我这里逃走的！”

　　萧径亭手掌一松，接着笑道：“哎呀！这小东西连我也咬，抓不住！让她跑拉！”

　　任剑絮明明知道萧径亭是在作戏，顿时唬下小脸，又恨又恼地望向萧径亭，接着那张愤怒的小脸忽然又绽开一个花朵般的笑容，随即一道得意的目光朝萧径亭望来。仿佛在道：“这下看你怎么说？”

　　萧径亭顿时也有些哭笑不得，那红鸟儿离开萧径亭手掌后，在头上盘旋一圈，竟然乖乖落在萧径亭肩膀上，甚至曲着小腿坐了下来，歪着一个小脑袋，小眼睛睁得大大，看起热闹来。而且还摆出一幅隔岸观火的气势来。

　　萧径亭正待要狡辩，将鸟儿占为己有。但是任剑絮本来就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刁蛮女孩，不由绞尽脑汁想着主意，甚至已经打好将鸟儿强蛮带走的念头。而那边的任剑絮见到萧径亭这般模样，那张小脸的神情也顿时充满了戒备。

　　“那鸟儿是我的！”就在任剑絮美目狠狠瞪向萧径亭的时候，想起一声娇嫩清脆的声音，萧径亭转眼望去，是个俏丽可爱的小女孩，一只雪白的小手正指向萧径亭肩膀上的鸟儿道：“那‘红绸儿’是我用松树虫儿一点一点从山上骗下来的，最后拿网兜住的。”

　　听着小女孩讲出小鸟儿的屈辱史，萧径亭仿佛觉得肩膀上的红鸟儿也将小脑袋缩进了羽毛中。不由暗暗一笑，奇怪问道：“你费那么大的功夫抓她来做什么？”

　　“我听说绛玉小姐要来小蓬莱了，她最喜欢鸟儿了。这红绸长得这么好看，我送了给她，她说不定便会给我一大笔银子呢！”接着那小女孩的脸蛋顿时变得调皮起来，道：“再说，我就算见不到小姐，那也不打紧啊！到时候想讨好小姐的公子们不知道有多少，我这鸟儿说不定孩可以卖到更高的价钱呢？不过她趁红绸逃跑的时候，把她抓去自己玩儿了！”说罢小手俏生生指向任剑絮。

　　任剑絮小嘴一撅，便从袖中掏出一把银票，也不看是多少便都拿给了连易然，俏声道：“你把银票给她，这鸟儿我买下来了。”说罢便朝萧径亭望来，伸出小手要拿走他肩膀上的鸟儿。

　　萧径亭见到那鸟儿一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仿佛一点也不担心萧径亭会将她给了任剑絮一般，仍然瞌着小眼睛，一幅慵懒可爱的模样。

　　连易然自然不会让任剑絮掏银子，但是见到手中银票的数目，面色也不由微微一变。便从怀中掏出一大叠银票，递给那个小女孩道：“喏！拿去，那鸟儿我们买下来了。”

　　“呀！”见到连易然手中那叠厚厚的银票，屋内众人不由一阵发呆，妒忌的目光都直直朝这个小女孩望来，有的盯在银票上，仿佛眼睛都要掉了出来。

　　“我不卖给她！”那小女孩小嘴一撅，俏生生的声音顿时惊骇了全场。接着忽闪忽闪的目光望向萧径亭，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了。

　　萧径亭得意一笑道：“你说对了，我便是要买来讨好楼小姐了。”说罢从怀中掏出一张银票递给那个小姑娘。那小姑娘也没有看数目便接了过去，朝任剑絮投去一道得意解气的目光，但是最后看清银票上的数目，不由长大了一张小嘴，整张小脸浮现不可置信的表情。

　　连易然走到无比愤怒的任剑絮面前，小声安慰着，接着将银票递到那几张银票递到她面前，道：“这种鸟儿山上多的是，哪天我陪剑絮去抓它几只来！”

　　“别吹破了牛皮了，我爹爹说这鸟儿比很多人还聪明，全天下就我们小蓬莱这边有，加起来还没有几只，你要是抓得来，我给你一百万两银票全部买下来！”听了连易然的话后，本来已经离开的小姑娘转过小脸，刮着脸蛋俏声笑道。接着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朝萧径亭望来道：“大哥哥，我不喜欢他们，我喜欢你！你一定要努力，将小姐娶回家啊！”

　　这话一出，楼上中人不由一阵色变。那小女孩不由吓得脖子一缩，吐了吐小舌头，朝萧径亭一笑，便欢快跑下楼去。

　　“不要！”任剑絮望着连易然递来的银票，小嘴撇了撇，娇声怒道。整张美丽的脸蛋气得通红，鼓着两边娇嫩的粉颊，不住地娇喘，酥胸也随着不住起伏，越发显得坚耸。杏目圆睁直直朝萧径亭望来。

　　萧径亭见之，便连饭也不吃了，直接朝伙计吩咐道：“待会儿做好饭菜，送到我的房间里来！”说罢，便飞快走下楼梯，连忙离开是非之地。

　　“你不许跑！”任剑絮见之美目一怒，玉足一蹬。美臀尚未痊愈，两瓣肥大的美肉一阵摇晃，不由疼得一咬樱唇。但还是跑着朝萧径亭追来，接着扭过小脸朝连易然道：“你不许跟来，不然我一剑杀了你！”

　　“萧剑月，你给我停下来，不然不然”任剑絮美臀伤重，自然跑不过萧径亭。看着萧径亭飞快逝去的背影，芳心不由又急又怒，加上她恐吓人惯了，吓唬人的言语不由又从小嘴叫出，但是面对的是萧径亭，所以几个不然后也没有了下音。

　　萧径亭见到任剑絮尽管美臀伤重，但是仍然这么坚持不舍地追来，不由暗暗惊讶，接着任剑絮大叫出声，不由更担心起来。

　　“要是被她追到房间，她大呼着肯定会将盈盈那小妮子引出来，到时候那可糟糕了！还是在这里将她给哄走了，最好是气走，不用赔上这只鸟儿！”萧径亭望了一眼后面蹒跚跑来的任剑絮，闪身进了边上的一处假山。

　　“任大小姐！”看到任剑絮跑进，萧径亭忽然闪出身子，吓得任剑絮娇躯一颤，但是止不下速度，整个美好的娇躯直直朝他怀中扑来。

　　“嘤！又是这样！”任剑絮心底一阵呻吟，接着一阵不岔，想起上次的投怀送抱，整个娇躯仿佛都酥麻了起来。但是那双美目顿时变得厉害无比，充满了不许抱我的警告。

　　不过萧径亭这次没有趁机作戏，伸出手掌，对着任剑絮扑来的娇躯轻轻一挡，再微微一带。便止住了她的扑势，见到她整张小脸虽然红扑扑的，但是因为下身的疼痛，让她两道好看的柳眉都颦了起来。由于跑得急了，所以此时不哟娇喘吁吁，如兰的香气混着她迷人的体香也阵阵飘进萧径亭的鼻孔，胸前坚耸插云的双峰更加起伏得厉害，仿佛要裂衣而出一般。

　　“我说任大小姐，不正是在大发我的脾气，不理会我吗？怎么连一天都坚持不到啊！”萧径亭收回手臂，望着任剑絮气乎乎的小脸道：“真是一个善变的丫头啊！”

　　“谁说我理会你拉，我才懒得看你哩！”任剑絮马上回嘴反驳道，但是接着回味萧径亭的话后，面色猛地一变，美目涌起深深的愤怒和悲伤，厉声道：“你是不是想我一直都不理会你？是不是以为我一天都忍不住，便来找你说话！你不要自做多情了，我堂堂小姐，凭什么来理会你这个山里出来、不懂礼数、没有教养、没有身份的野蛮人！”

　　“真是一个善变的女人啊，刚才虽然是恼怒，但是更多的是嗔羞，现在竟然变得这般厉害起来！”萧径亭不由皱起眉头，一阵苦笑道：“既然是这样，那任大小姐。是不是可以从此以后不再理会萧某，就当作不认识一般。那就好，我回去吃饭睡觉了，小姐也安好！”说罢便转头而走。

　　“你站住！”任剑絮马上追来，慌忙间拉住萧径亭的手掌，接着马上放开改为抓住萧径亭的长袖，见到萧径亭转过脸来，小脸顿时由愤怒变得伤心起来，美目幽怨地望萧径亭一眼，小嘴撅起一道委屈和倔强道：“谁说我是来理会你的，你马上将这只鸟儿还给我。”

　　“那是我的！”未等任剑絮说完，萧径亭马上不客气回绝道。

　　“嘤！”任剑絮心中一酸，接着再也止不住美目中的粉泪，心中泛起无尽的委屈，眼前这人对自己好像一点也不关心一般，玉手拭去粉颊上的眼泪，抿了抿小嘴道：“我不管，反正我就是要它了。”说罢更是小手朝萧径亭肩膀上伸来。

　　萧径亭身躯一闪，躲过任剑絮玉手抓来的方向，右手飞快探出抓住任剑絮晶莹如玉的皓腕，面色一怒，喝道：“你怎么这般纠缠不清起来了！是不是真想挨揍了！”其实心中对那次船上香艳的打屁股大是后悔，就是因为上次将眼前这个心肠狠毒美人的粉嫩大屁股打得开花了，她才变得这般纠缠不清起来的。

　　“你打、你打！你打死我好了！”任剑絮美目一凄，顿时哭出声来。明知道屁股疼得厉害，还是狠狠地跺了下玉足，惹得后面两瓣肥大的美臀一阵摇晃。接着另外一只小手擂起粉拳，直朝萧径亭胸前捶来。

　　萧径亭心中清楚得很，想要让眼前的这个美人安静下来。办法其实很简单，只要伸出手将这具美好的娇躯抱在怀中，对着那撅起的美丽樱唇狠狠咬下，这个愤怒的美人顿时就会和小猫一般的乖。而且眼前这个女孩却是美得惊人，就算萧径亭对她有很深的成见，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女孩的美貌足于挤进“落雁谱”了，或者她本来就是“落雁谱”上的一个美人也说不定。但是萧径亭对眼前的这个女孩实在没有太多的好感，仅有的那些喜欢也是因为她的美丽而已，对她的为人甚至非常的不喜欢。

　　这次任剑絮没有多哭得很久，片刻后便自己停了下来。随着渐渐停止的哭泣，那张美丽的脸蛋也有愤怒变得乖巧温柔起来，轻轻垂下蛾首，美目一阵迷惘。想必是在想着某些事情了，随即便仰起小脸望向萧径亭，美目中好像只有那股骄傲在撑着她的气势。

　　“这鸟儿刚刚啄了我一口，我肯定不会放过它的！”任剑絮美目一转，想必是想出了一个主意，小嘴轻轻一咬，道：“现在你是它的主人，你要赔我！”说到后面，声音变得又羞又细起来，哪有一点问罪的气势。

　　萧径亭不由奇怪问道：“那怎么能赔啊！”

　　任剑絮刁蛮地抿了抿小嘴，接着转过红彤彤的小脸，细声道：“罚你这几天都要陪我到处玩，而且我走不动的话，你还要”

　　“你先前不是一只板着脸不许我这样那样，反正就是不许我碰到你娇贵无比的身体吗？”萧径亭眉头一皱，笑道：“怎么现在改变主意了！”

　　“我是个千金小姐，怎么可以那么轻易便便让你占了便宜，但是你这呆”任剑絮顿时有些急了，连忙转过小脸解释道。但是又强要面子说不出口，唯有用水汪汪的美目表示心中的意思。

　　萧径亭顿时明白了任剑絮的意思，她让他几天内都陪着她，就是因为刚才听了萧径亭说买来小鸟就是为了讨好楼绛玉那句话。如果这几天都陪了她任剑絮，自然就不能抽身去追求楼绛玉了。所以未等她说完，萧径亭便正色道：“不行，我说过这几天我有要事！哪里有功夫？”接着见到任剑絮小脸一变，涌上幽幽怨怨的凄色和深深的恼怒，不由换上一个小脸道：“再说我敢保证，这只鸟儿是个母的，所以并没有占到你的便宜！”

　　“噗哧！”任剑絮本来便要发火，但是心中已经隐隐不敢对着萧径亭发火了，待见到萧径亭面上出现难得的笑容，口气也随和得很，不由趁机撒娇，粉拳轻轻朝萧径亭胸膛捶了一计。接着仰起小脸，美目深深朝萧径亭望来，撅起小嘴腻道：“那你把这只鸟儿给人家玩几天，我保证好好疼它，好不好！”见到萧径亭没有答应，任剑絮不由又咬了咬小嘴，美仿佛下定某种决心似地，美目一嗔，娇声道：“若是你答应了，人家以后就都不跟你恼，都乖乖听”

　　萧径亭感觉到任剑絮的娇躯越来越软，仿佛随时都可能倒进自己的怀中，不由连忙笑问道：“昨天晚上，你求我不要打你的时候，不是早就答应以后听我的话，不再胡闹了吗？”

　　“没有！”任剑絮听了萧径亭话后，小手下意识间不由伸出去抚了抚受伤甚重的雪臀，想起那夜又是疼痛又是蚀骨鲜艳的臀击，不由狠狠地嗔了萧径亭一眼，娇声道：“那天人家只是答应以后不再找你报仇而已！可没有答应听你的话，所以现在想起来也晚拉！”

　　“真是可惜啊！”萧径亭轻轻一叹，接着目光对上任剑絮望来的痴痴美目，尽量地展开笑脸道：“不过‘红绸’还是不能给你，你看她多么怕你啊！看到你来了，就连小脑袋也不敢探出来了！”

　　“别说了！”任剑絮随着萧径亭的话后，面上由含情脉脉变得悲痛欲绝，粉泪又汹涌而出，她飞来无尽的勇气说出那些她从来都没有想过的话，低下了骄傲的蛾首向眼前这个没有身份，没有家世的男子投降，没有想到竟然还是得到一张无情的面孔，任剑絮此时连丢面子的气愤也没有了，只觉得无尽的委屈和伤心。

　　“那你是不是要将这只鸟儿送给楼绛玉去讨好她？”哭泣良久后，任剑絮忽然仰起小脸哭道。

　　萧径亭心中轻轻一叹，眉头微微一皱，变转身走开，也不回答。

　　“萧剑月，我恨你！我这辈子都恨死你了！”任剑絮顿时哭出声来，朝萧径亭的背影凄呼道：“我马上去秀情姐姐那里，让你一辈子也休想得到楼绛玉。”

　　“盈盈！”萧径亭听了任剑絮仿若泣血的哭声后，心中也不由微微一动。但是接着从花丛间探出的一张小脸让他吓得一颤，正是满脸惊讶和不解的盈盈，这里已经接近萧径亭的住处了，而任剑絮刚才叫萧剑月这个名字的时候，声音也显得不轻。所以惊得她连忙出来看个究竟。

　　“要是让让任剑絮见到盈盈，那就带来天大的麻烦了！”萧径亭足下一蹬，整个身躯飞快朝盈盈扑去，对着那张嘟气的小脸，也来不及说什么。抱起盈盈柔若无骨、香气喷喷的娇躯便朝花丛深处跃去。

　　盈盈不解萧径亭举动，美目一嗔一喜，但是小嘴却撅得更高，美好的娇躯在萧径亭的怀中也不住的扭动挣扎。但是萧径亭两只手臂如同铁的一般，抱得紧紧哪里挣脱的开。盈盈几下挣扎后，非但没有脱身反而因为身体的摩擦，使得浑身发软，下身、美臀、坚耸玉乳等几处敏感的地方反而因为自己的扭动，和萧径亭雄壮的身躯发生大面积的接触，那又酥又麻的感觉顿时从无比敏感的几处美肉传遍了全身。

　　“放开我！”盈盈芳心一嗔，几下挣扎后，觉得娇躯一点气力也没有了，唯有瘫在萧径亭怀中不住娇喘，不岔下张开小嘴娇声呼道，但是还没有发出声来，便被萧径亭另外一手紧紧悟住了小嘴。

　　“终于走了！”萧径亭见到远处的任剑絮一阵跺足后，变掩着小脸大哭着跑了回去，不由暗暗叹了口气，心中一顿不忍，放开怀中的美人。顿时见到眼前这张羞红得娇艳欲滴，但是又冷冷绷紧的小脸。

　　“沧！”萧径亭正待开口，从花丛深处闪出一道雪白的亮光，带着冷冽的剑气直直刺向正浑身发软的盈盈。

　　“这是谁？杀盈盈做什么？”萧径亭连忙飞快跃上身去，挡在萧径亭面前，双手向后，按住盈盈的娇躯，真气一吐猛地向后一推。

　　“好像刚才抓住盈盈的乳房了！”萧径亭觉得手中的美肉凸起柔软，接着听到盈盈一声低低的呻吟，不由微微一笑，心中暗道。接着飞快抽出腰间的长剑，剑眉一耸，使出刚刚学会的“千层雪”直直朝来人刺去。

　　来人见到自己攻去的长剑被萧径亭牢牢封住，而且使用的正是渤海剑派的“千层雪”，目光猛地一亮，接着足下一蹬，飞快退开几丈，立在一座假山上。收剑而立，仿佛有着说不尽的潇洒。

　　萧径亭这才看清来人的模样，浑身穿着一剑黑色的长袍，面上也蒙着黑巾。身形不是太高，但是配上那人的举手间的气势，也有着无比摄人的魅力。

　　“吟！”未待多看几眼，那人长剑一抖，整个身躯轻飘飘朝他飞来，手中的长剑也变得轻若无物一般，闪烁着飘逸的光芒朝萧径亭的面上刺来。

　　萧径亭目光望着来人的剑势，忽然面上浮现出一道古怪的笑容，长剑一甩，呼啸而出。雪白的剑花层层叠叠汹涌而去，仍旧是“千层雪”。

　　“叮！”一声轻微的撞击后，萧径亭身躯微微一震，而那人则是退开几步，接着长剑朝地上一点，一支，整个身躯轻飘飘飞去，重新落回到那处假山上。紧接着目光一闪，手臂一舞，手中的长剑顿时变得雄浑起来，带着呼啸的气势朝萧径亭席卷而来。

　　“他跟的到底是几个师傅啊？竟然会这么多的剑法？”萧径亭目光紧紧盯住来人的剑势，长袖一甩，还是一招“千层雪”，只是力道和方位也原先有了不同而已。

　　“好了，楼兄啊！不用再考我了！”连续几次后，那人几乎使出了十几种剑法，但是萧径亭都是用同一招剑法退开，见到那人落回假山后，细细一阵思索，便又要使出一套剑法，不由止住道：“楼兄要是再会上几十种剑法，那萧某可是黔驴技穷了！”

　　“咦？你怎么认识我的？“来人缓缓揭下面巾，望向萧径亭惊讶道。

　　萧径亭看清楚那是一张非常英俊的脸，猛地一看很不象楼临溪，甚至是一点也不像。大概很像楼临溪那个已经不见，或者是死了的那个妻子吧。她是一个非常美丽迷人的女人，所以眼前的楼竹廷在面貌上一点不亚于现在的萧径亭，甚至比这张萧剑月的面具更要俊美。

　　“楼竹廷，楼兄弟，你看来象一个女人啊！”见到楼竹廷柔美之斯，若不是有着男性宽广的身躯，萧径亭真的要认为眼前的是一个女人了。

　　楼竹廷没有因为萧径亭的话觉得有一点羞辱，反而微微一笑。接着面色一肃道：“你叫萧剑月，我刚才在你边上看了很长的一场戏，所以也放心将巧巧交给你，你要好好待她！还有你竟然会我渤海剑派的剑法，我觉得真是有些奇怪，但是也懒得问你了。”说罢竟然转过脸，便要离去。

　　萧径亭笑道：“楼兄的吩咐我一定会办到的，但是有一点难度。我刚刚和巧巧姑娘说，我一定将她的情郎带到她的面前，将她娶回家。她欢喜地叫了我一声叔叔，甚至还忘乎所以亲了我一口。现在我去告诉她，我的兄弟竟然将她送给我了。所以她应该不再叫我叔叔，将就将就嫁我算了！楼兄告诉我，这不是难为我吗？”

第九卷 第十五章 嗔恼玉人

　　“什么？”楼竹廷听到萧径亭话后，猛地转过头，面上充满了失而复得的欢喜，望向萧径亭的目光渐渐变得释然起来，哈哈大笑道：“明白了，明白了。害的我好一通伤心啊，萧兄啊！我自己不敢去看她，就一直想找个人将代我去哄哄她，说我没有负心了！现在萧兄来了，真好！”

　　萧径亭顿时听得眉头都皱起来，笑问道：“你是不是听说在巧巧的房间里面，一对男女干得热火朝天，最后巧巧这个娇小的美人就躺在床上昏倒了半天起不来床！”

　　楼竹廷讪讪一笑道：“真是啊！”接着面上变得疑惑起来，问道：“萧兄啊，我觉得有些奇怪啊，玉儿坊的女人们都说巧巧房间里面传来女人的浪叫声，差不多都传到街外面来了！莫非萧兄精通口技，自己一人在里面作戏吗？”

　　“噗哧！”边上的盈盈听到后，终于忍不住噗哧一声笑出来，见到萧径亭望来，连忙唬下小脸蛋来。

　　“去你的！”萧径亭狠狠瞪了一眼盈盈，目光望向楼竹廷，笑道：“我一把点到了我的嫂子，然后搂着一个风骚的女人干得她歇声嘶底、死去活来！最后她是真昏过去了！妓院里面来了一个骁勇战将，那消息只怕传得比我的脚步还快啊！”

　　“喂！萧兄啊，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你口中说的嫂子应该是巧巧了，你莫非”楼竹廷面上浮上一层笑意，接着望向已经小脸寒霜一般的盈盈，道：“不过我实在敬佩萧兄，竟然将这等事情当着弟妹的面前说了出来。放着是我，我可不敢！”

　　“弟妹？！你还真不客气啊！”萧径亭顿时有些苦笑不得，望向被称为弟妹的盈盈，发现此时这个美人虽然想冷下脸蛋，但是一股羞喜还是从脸上的深处慢慢渗透出来。便朝盈盈笑喝道：“盈盈，你赶紧回房里去，整理好酒席，我可饿坏了！”

　　“我倒是想让你做我的大舅子！”萧径亭见到盈盈唬着小脸离开后，不由半开玩笑道。

　　“不可！不可！”楼竹廷连忙道：“我作为玉儿大哥的立场上，恨不得将她马上嫁出去，最好是嫁给你这种我最放心的人。但是站在兄弟的立场上，我却不能祸害你啊！我那个妹妹啊，眼睛长到天上去了，骄傲得没有谱了！刚才那个被你气跑了的小姑娘，虽然骄傲得很，但其实只是被宠坏了而已，其实只要你哄几声，保证就会变得比猫还乖！但是我妹妹可不一样啊，按说萧兄这等人品也算是天下难找，但是就象你这般天下难找的青年公子中，就有三四个在围着我妹妹身边转了，但是，咳！我那个妹妹啊，做了渤海剑派的大小姐，爹爹不在的时候，就将整个剑派的事情管了下来，大有做下一任家主的气势，对男女的事情说不定”说到中间，楼竹廷忽然目光奇怪地望向萧径亭道：“不过萧兄对女人的手段真是不赖，说不定就真的能够将我那妹妹给收服了！”

　　萧径亭光是听了楼竹廷的话后，就明白整个事情的艰难忧在想象之外，目光对上潇洒我楼竹廷道：“这样如何？现在许多人都认为我与巧巧有着干系，明白我就将巧巧接出来和你双宿双飞，你我互相往来，我帮助你搞定你的媳妇，你就让我收了你的妹妹如何？不过，”萧径亭目光顿时变得疑惑起来道：“我可是听说楼兄是个浪荡公子，府里面的事情都不管上一点，怎么会连去见巧巧的功夫也没有了！”

　　“不是没有功夫，是不敢啊！”楼竹廷讪讪一笑道：“渤海剑派已经危在旦夕，爹爹以前虽然心神已经不在剑派中，但是只要人还在剑派中一日，那群人就不敢蠢蠢欲动。但是现在爹爹走了，整个剑派的权力斗争顿时变得白热化起来，楼氏的几个长辈恋着旧情，想将妹妹推上掌门的位置。而和父亲同辈的几个叔叔伯伯大概记恨爹爹，随时想着将权力夺了过去，而那些外姓的师伯师叔们更加想入住渤海剑派，所以情况真是一团糟啊！再加上几个外人的势力，渤海剑派随时都可以发生剧变！在这个大厦将倾之际，你说我这个渤海剑派的大公子能够置身事外吗，我虽然是个败家子，但是还没有混蛋到这个地步！”

　　萧径亭笑道：“我还准备苦口婆心、恩威并济让你重新管起渤海剑派的事情来，没有想到你倒是不用我烦心了。但是这些事情和你去不去看巧巧有什么关系吗？”

　　“他们刺杀过我好几回！我逃得开，但是巧巧肯定逃不开啊！这样一来甚好，外人以为你和巧巧好了，就肯定和我关系糟糕得很！以后做起事情来也简单得多了！”楼竹廷面色微微一讶，望向萧径亭道：“你劝我？萧兄啊，你莫非是”

　　萧径亭笑道：“我现在的身份是萧剑月，是渤海剑派出走的弟子萧石的亲生儿子！”

　　“剑月那，女人在浑身光溜溜没有穿一点衣服的时候，也会变得十分的脆弱，什么骄傲，什么心比天高都没有了！”当楼竹廷和萧径亭两人相见恨晚，探讨起怎么追求楼绛玉的时候，楼竹廷面上一亮，顿时滔滔不绝起来，笑道：“何况我妹妹还是个黄花闺女，只怕从小到大连小手也没有被男人碰过，更别说让男人看到身子。如若让你看到光溜溜的身子，肯定在她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情爱故事里面，都是以男的偷窥美人洗澡开始的！”

　　见到萧径亭正在认真地听着，楼竹廷越发变得兴致勃勃起来，道：“明天玉溜山上的一座孤峰上，一年一度的仙泉就要开始涌动。我那个霸道骄傲的妹妹肯定会赶来，将整座山都封锁起来，自己一人去那里洗澡！萧兄届时就躲在水中，将美人儿的身子看得干干净净。到时候那些事情肯定难不过你这个花丛老手吧！”

　　萧径亭此时心中正充满了遇到知己般的无尽欢喜，他的红颜知己虽然很多，但是却没有一个比较谈得来的同年纪朋友。归行负虽然是忘年之交，但是总不能和眼前的楼竹廷一般，可以明目张胆地讨论如何偷鸡摸狗。连易成对自己则是无尽的崇拜，萧径亭在生来以后，本来就是一个不拘放荡的人，虽然开始被师傅压抑住了，后来被妍儿的死压抑中了，搞得心性都有些苍老起来，此时遇到了看来仿佛狐朋狗友般的楼竹廷，竟然仿佛小了好几岁一般。

　　“咦！不对啊，竹廷啊，你刚才还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去招惹你妹妹，怎么现在这般热心撮合起来拉！”

　　“站在兄弟的立场上，我应该那么做！但是玉儿那丫头终究是我妹妹，我肯定要多多为她着想的！”楼竹廷连忙正色道，接着面上浮现出一道奇怪的笑容道：“况且你娶了我妹妹后，就是渤海剑派的人了，有责任担起振兴渤海剑派的重任。所以，嘿嘿！”

　　“说干就干！我听说明天就要封山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连夜爬上玉溜山！”萧径亭自然明白楼竹廷话中的意思，也不搭话。只是兴致勃勃计划着明天偷香的事情来。

　　“晚了，今天晚上就已经有大票的人守在山里的每一条道路了！”楼竹廷苦笑道：“但是不用担心，我知道通往上面那座孤峰的一条秘密通道，待会儿我们便爬上去。”

　　萧径亭说了这么多话，方才想起肚子已经空空，不由朝楼竹廷道：“盈盈这下只怕等着急了，我们这便一道进去一起用饭如何？”

　　楼竹廷连忙摆手道：“弟妹正处于大怒之中，我没有理由去找难过，我就在外面等你！”说罢戴上那黑色的蒙面巾，足下一点，整个身躯飞快穿梭消失在夜空中。

　　“盈盈！”萧径亭走到玉人的房间门前，见到两间屋里都黑灯瞎火的，稍稍犹豫了片刻，萧径亭还是推开了盈盈的房门。目光朝雅致的屋中瞥了一眼，发现并没有见到盈盈俏丽的身影，按他的武功级数，就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也依稀能够将里面的物事看得清清楚楚。

　　“哼！”仿佛听到了这边的响动，一声瑶鼻呼出的娇哼从另外一间房中传来。萧径亭连忙闪身而出，推开另外一剑房门。

　　抬头一看，盈盈此时正端坐在萧径亭的床沿上，想来这个小丫头已经知道萧径亭夜能视物，所以见到萧径亭进来后，连忙娇躯一扭，转过小脸望向里面。

　　女人的娇躯太过于美好，以至于随便一个动作都能撩拨起男人的心弦。盈盈这一扭身，顿时使得高耸的酥胸越发的挺拔，盈盈一握的小蛮腰越发纤细。两瓣肥肥嫩嫩的小屁股由于坐着，而变得圆圆鼓起，撑开一道迷人的曲线。

　　萧径亭的视线流连在盈盈美好的娇躯上片刻，方才发现此时屋内的桌子上摆满了热气腾腾的佳肴。

　　“盈盈啊，刚才那个跑走的女孩你看清楚吗？”萧径亭连忙坐下来，拿起筷子将桌上的佳肴飞快地夹进口中，开口问道。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有看见！”盈盈听到萧径亭第一句话就问这个，不由嘟起小嘴道，唬下本来已经冷若冰霜的小脸。

　　“那是任剑絮！”萧径亭便仿佛没有看见盈盈的反应一般，仍旧是那般笑道：“在苏州的时候，那丫头见过我原来的模样和你亲热时候的情景，所以你千万不能让她看见了，所以刚才我情急之下就抱紧了你，悟住你的小嘴。不让你说话了！”

　　“公子是主子，盈盈这是下等的丫头，公子想这么样就怎么样。盈盈哪敢多嘴，公子又哪里用得着解释！”盈盈美目委屈朝萧径亭一瞪，抿了抿小嘴冷冷说道。接着站起娇躯朝屋外走出，便要回到自己的房间。

　　“盈盈这丫头的脾气真大！”萧径亭心中暗道，口上笑道：“盈盈啊，明日我便要将一个女子从春楼里面接出来，会将你和她一起安顿起来，到时候你就要好好护着她了，不能老跟在我的身边了。”

　　盈盈走出去的脚步微微一滞，接着美目一凄，小脸顿时变得煞白，转过小脸朝萧径亭望来哭道：“公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你是恼我这几天不知天高地厚地给你使脸色看！”

　　萧径亭面上微微一笑道：“当然不是了，你也知道明天我要去接来的使一个一点武功也不会的弱女子，在这里我又没有放心的人，所以只能让你去照顾她了！你不要瞎想！”

　　“好的！我会按着公子的话去做的！”盈盈哭了一阵后，忽然仰起小脸朝萧径亭望来，小脸上虽然还带着凄色，但是整张美丽的脸蛋却是带着冷意，神色也变得安静起来，说罢便要朝隔壁的房间走去。

　　“盈盈！”萧径亭见到美目中深深的失望，心中一阵不忍，轻柔一声叫唤，脚步向前迈上一步，拉住她柔绵纤细的小手，轻轻往回一扯。

第十卷 第一章 温柔刁钻

　　盈盈纤手被拉，美目涌出晶莹的粉泪，玉臂轻轻一挣便要甩开萧径亭的掌握。但是萧径亭手掌一紧，将盈盈的娇躯拖得轻轻一顿，玉足一阵踉跄便哇地哭出声来。接着越发地奋力挣扎起来。

　　萧径亭心中一阵不喜，对于盈盈，他只有表面的了解，甚至不知道这个可爱美丽的女孩为什么会喜欢上自己，而且偏偏被梦君奴派来做了他的侍女。所以在他心中，对这个女孩并不是非常的在意。从而在盈盈耍小脾气的时候，他也没有象对任夜晓那般去哄慰她。若是再往常，萧径亭肯定会用温柔的言语来打开这个女孩的心结，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外面的楼竹廷正在等着他去爬玉溜山。所以见到盈盈这般奋力的挣扎，萧径亭便想任由她再发一顿脾气。

　　但是就在萧径亭准备放手的时候，盈盈忽然哭着扑进萧径亭的胸口，两只玉臂紧紧抱着萧径亭哭道：“好人，为什么你会这样对我，从昨天到现在，你明明知道我只是撒娇没有真的生气，却偏偏连看也没有多看我一眼。我真的伤心难过的时候，你也没有多问一句话，却是开始烦我，让我走开！待我都不如他”

　　“胡说！”萧径亭轻轻拥紧盈盈哭得不住颤抖的娇躯，轻轻叹了一口气道：“那个女孩使渤海剑派大公子楼竹廷的妻子，和我可没有半点关系。”

　　“我不是因为这个，公子就算有再多女人盈盈也不敢多多过问，也轮不到盈盈过问！”没有等到萧径亭将话说完便伸出玉手掩住了萧径亭的嘴巴，平下激动的心情，将小脸缓缓贴在萧径亭胸口，仿佛梦呓一般说道：“公主刚刚让我来服侍公子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么高兴吗？因为在苏州的那些日子，公子是那么的温柔。但是又那么的坏，将人家衣服剥光了大大地欺负一通后，却是不肯要了人家。但是没有想到到了公子身边后，盈盈的借机撒娇也被人冷落，盈盈的生气也没有人理会！这么些天盈盈一直将自己最可爱的地方努力展现出来，作出一幅生气了的模样，等公子过来哄！没想到公子连看也没有看就离开了！呜！！”说到后来，盈盈终于忍不住心中的委屈大大哭出声来抽噎道：“盈盈也是一个漂亮的女孩，也也希望被情郎疼的，而公子偏偏宁愿去找任剑絮这样的狠毒丫头，也不理会盈盈！”

　　“委屈吧？！”萧径亭手臂一紧将盈盈窈窕柔软的娇躯紧密贴上身上，道：“盈盈以为我去找任剑絮那丫头是去谈情说爱啊，我是去教训她的，本来从来不想和你解释这些东西的，但是估计我不说，你这个小心眼的笨丫头肯定就扭不过这个弯来了。都怪君奴这个死丫头，让你过来做我的丫鬟，害得我下意识中也将你当作了奴婢一般。忘记了你在缥缈居其实也是一个小公主，若是梦君奴将你当作一名女侠过来帮助我做事，说不定我还屁颠过来追求你呢？”

　　“噗哧！”盈盈听到萧径亭调侃的话后，噗哧一笑，但是美目却是闪过一丝迷惘，接着用小脸轻轻磨蹭萧径亭的胸膛道：“那盈盈肯定不用公子勾引，自己便忍不住送上门来了！”接着小脸渐渐换上一层凄色，柔声道：“但是偏偏公子这般爱理不理人的模样，高兴的时候将人家的衣服脱光了将人家最害羞的地方摸了个遍，不高兴的时候虽然对人家和颜悦色，但其实连眼角都不瞥人家一眼。但越是这样，就越是爱死人了。但是身入其中，却让人好难过啊！”说到伤心的地方盈盈不由又抽抽噎噎哭泣出声。

　　萧径亭目中神色微微一颤，心中想着自己竟然还真是盈盈说的这么回事。见到盈盈哭得这般伤心不由伸出一手渐渐抚在盈盈粉嫩柔软的粉背上，嘴巴凑到盈盈的小耳朵边上笑道：“我有那么坏吗？搞得我跟无情浪子似的！”手中在触感美妙的粉背上渐渐摩挲，心中也接着动起，手掌不由渐渐朝玉人挺翘圆隆的美臀上摸去。

　　“公子是天下最无情的人了，盈盈知道这辈子都不能进入公子心里深处了！”盈盈呻吟的细语如同梦呓一般，便连自己也听不清楚。接着一双小手轻轻抚摩上萧径亭的面颊，忽然，她仰起小脸张开樱桃小嘴，轻轻吐出粉红娇嫩的小香舌，咬上萧径亭的嘴巴，将小香舌吐进萧径亭嘴巴中。痴痴地绞动，感觉到萧径亭的舌头伸出，连忙轻轻咬住，痴痴地吮吸噬咬起来。

　　“嘤！”萧径亭听到盈盈仿佛梦呓一般的呻吟，仿佛没有从里面听出一丝情欲的气息，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动，接着另外一手也轻轻滑到盈盈挺翘的美臀上，伸出一指轻轻划过滑腻粉嫩的臀肉，惹得一丝呻吟变得越发的甜蜜起来。

　　萧径亭感到盈盈这个娇躯已经软的好像没有了一丝骨头，将所有的心神都集中在深吻中。盈盈的吻非常的奇怪，在从萧径亭口中吸走大量的津液后，她就试图这将整张小巧的甜美的樱桃小口全部挤进萧径亭的嘴巴中来，后来便将柔软香甜的小舌头轻轻扫过萧径亭嘴巴里面的每一个角落，小口中大量香甜的津液也毫无顾忌地留进萧径亭口中，甚至从嘴角流出沾满了两个人的下巴。

　　“小丫头这么陶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等待这个吻等得太久，萧径亭觉得连脖子都滑腻腻的是，盈盈还没有停下的意思，萧径亭不由将抓在美人两瓣屁股蛋的手猛地一紧，奋力地揉搓起来。

　　“啊！”盈盈这才感觉到性爱的气息，整个娇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猛地热起，感到自己两瓣肥美的屁股蛋儿被萧径亭抓揉成为各种不同的形状。下身一热，不由难耐地将两只玉腿紧紧绞在一起。但是感到萧径亭的一只坏手，正俏俏划过她敏感的臀沟，插在她两只大紧紧合起的大腿中间，用力想在那里挤开一道缝隙。

　　“公子真是个色狼啊！”盈盈芳心一嗔，接着硬着头皮张开两只丰满修长的大腿，娇嫩的下身做好被大肆揉虐的准备。但是没有想到那个色狼公子仅仅在自己下身最娇嫩敏感的地方轻轻一拧，但是就算这样也已经让她娇躯猛地一颤，接着浑身软的好像随时要化作一瘫水倒在地上一般。

　　“小丫头，你就那么馋啊！口水流了一大瘫！”盈盈无力下，小嘴方才离开萧径亭的嘴唇。萧径亭感到脖子和下巴滑腻腻的，而盈盈如同天鹅般美丽的玉颈也晶莹剔透一片，不由开口笑道。这个情景他以前也经历过，不过女的对象却是莫莫，她情动起来的时候，那种风骚和淫荡，直让萧径亭都不敢肯定那就是端庄无比的莫姨了。一般女子在高潮后，都会安静地抱着情郎睡觉，但是这个风骚的美人却是一点也不肯安分，知道萧径亭喜欢她的美臀，就将秽迹斑斑又湿又腻的大屁股滚过萧径亭身上的每一寸地方，与此同时也将萧径亭站满秽物的物事按在脸上，擦得到处都是。

　　“嘤！”萧径亭见到盈盈两只美目射出来的光芒，竟然和莫莫有些相象，如同要冒出火来一般，接着一阵蚀骨的呻吟，盈盈便又张开小嘴朝萧径亭扑来，不过这次吻的不是萧径亭的嘴巴，而是射出小香舌添噬萧径亭脖子上的口水，随着滑腻柔软的丁香小舌添过，美人儿便用温软的两瓣香唇轻轻擦过，不让萧径亭的脖子上留下一点湿迹。

　　萧径亭感到盈盈虽然累得娇喘吁吁，但是没有一点的偷工减料，小香舌仍旧一寸一毫地添过萧径亭脖子上的每一寸地方，萧径亭心中一乐，对着盈盈香嫩粉腻的脖子猛地一咬，本来想吓她一跳，没有想到美人非常没有意思惊骇，反而扭动着娇躯贴着萧径亭的身体一阵摩擦。最后学起萧径亭来，将小嘴张得更大，用洁白如玉的小牙齿轻轻咬着萧径亭的脖子。

　　“这么精细的清扫工作不知道也进行到什么时候啊？”萧径亭一手重新伸到美人的屁股上，对着丰隆雪腻的美臀一阵揉捏，想让美人儿张嘴，不料盈盈只是猫腻一般地低低呻吟几口，用力摇晃着两瓣肥美的香臀，也不知道是躲避还是挑逗。

　　“外面的楼竹廷应该都等急了吧！”萧径亭虽然陶醉于美人的亲热，但是正事要紧。不由将手掌高高举起，接着对玉人香喷喷的两瓣美臀狠狠击下。

　　“啊！”盈盈美臀被袭，疼得娇躯一颤。顿时松开的樱嘴，不过却是在娇躯猛地颤抖那一刹那，洁白的玉齿在萧径亭的脖子上失口咬了一计，顿时出现一个血印子。

　　“不要紧，这上面的血印子让外面人一看见便知道是一张樱桃小嘴留下的，他们只有羡慕的份！”见到盈盈美目紧张望向萧径亭脖子的伤口，萧径亭不由温柔笑道。

　　仿佛是感到萧径亭的温柔，盈盈神情又变得激动起来。萧径亭见到盈盈那只纤巧美丽的小舌头轻轻添了下嘴唇，美目又朝脖子上望来，连忙笑道：“这个牙印一个就够了，多了别人反而认为这是我调戏女子，女子不从留下的。”

　　说罢萧径亭便要想朝外走去，不料盈盈却是拉住了萧径亭的手，紧紧不放开。一双美目便仿佛要冒出火一般，一张美丽的脸蛋此时也绯红一片，娇艳欲滴！一股春意透着粉意从娇嫩的粉颊中渗透出来。

　　“公子！”盈盈拉着萧径亭的手，小嘴微微张着，仿佛缺氧一般不住地张合着，带着胸前坚耸的酥胸也随之起伏。虽然说出来的话声也变得颤抖起来，但是那仿佛滴出水来的美目却是变得惹火大胆，急喘着呼吸道：“好哥哥，盈盈今天晚上便将身子给你怎么样？”

　　萧径亭对着美人这般大胆的邀请，不由心动不已。但是事情紧急，现在已经是差不多半夜了，而玉溜山也不知道到底在哪个鬼地方，说不定晚去了连天亮都走不到。双手捧上美人的两瓣嫩屁股蛋儿，吻上美人的樱桃小嘴道：“宝贝盈盈，今天不行，晚上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我且忍着，以后再好好享用盈盈的美妙身体！”

　　“亲亲哥哥，你可要记得今天晚上的话，不要以后忘记了，将人家一人丢在边上不管啊！”盈盈伸出粉臂将萧搂住萧径亭脖子，张开小嘴咬上萧径亭的耳朵道：“好哥哥，你今天为何变得这样温柔，搞得盈盈心里仿佛要疯了一般，难道盈盈一耍脾气，哥哥才待人家这么好的吗？”

　　“不是啊，是因为我忽然想起那天再苏州的时候，我曾经将盈盈的衣服剥得干干净净了！”萧径亭笑道，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觉得，让这么一个女孩接着这么伤心下去是样很大的罪过，而且对人对己都大是不利。

　　萧径亭离开的时候，发现盈盈美目中的神情有些奇怪，小嘴张了张，仿佛要说什么似的，最后见到萧径亭温柔鼓励的目光，方才温柔道：“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好那位姐姐的，不管她是谁？”

　　萧径亭知道盈盈要说的肯定不是这句话，但是听到后，心中还是泛起一股柔情。虽然这个丫头有些小姐脾气，而且会耍一些小聪明。

　　“哥哥，要是在你边上侍侯的是小雪妹妹，你还会让她不要跟在你身边吗？”萧径亭走后，盈盈小嘴中便流出一句痴痴的呓语。

第十卷 第二章 偷窥香浴

　　“剑月啊，你也太慢了，我足足在这条路上走了七八十遍了！再不赶去，在天亮之前可爬不上山了啊！”见到萧径亭走出蓬莱阁，楼竹廷目中一喜，埋怨道：“虽然我也看见我的那个弟妹生气了，但是也不用哄上一个时辰！”接着目光落到萧径亭脖子上道：“不要说弟妹不解气，咬你一口泄愤哦！那我可真是非常怀疑你能不能够道到我那个心高气傲的宝贝妹妹了！

　　萧径亭没生好气瞪了他一眼，便从他身边走过，自言自语道：“明天去接巧巧那个美丽的丫头地时候，一定要吻还那一口！

　　“喂！男子汉大丈夫不用气量那么狭小吧，在女人那里受气，撒到我的头上！”楼竹廷连忙陪笑道，接着目光落在前面的一个女子，作出鬼祟的声音道：“径亭你看这个女人，虽然腰不怎么细，但是那只大屁股又大又圆，看来也动人得很！

　　萧径亭走上前去，呆然看见前面有一个女人正摇摆着一对美臀迈着步子，听到楼竹廷话后，接着便感到两道目光落在她摇拽生姿的屁股上，娇躯不由微微一颤，害怕得两腿不由加快了脚步。

　　“剑月我们道上去，去看看这个女人到底长怎么样？”楼竹廷面上顿时浮现出一幅作恶的表情，见到萧径亭面上微微有些犹豫，不由道：“玉溜山离这里近得很，你就算回去和弟妹睡上一觉，赶去还来得及！

　　萧径亭听到楼竹廷话后，心中仿佛有股放肆的欲望，目光落在那女子由于跑得飞快而左右摇摆的大屁股。目中一亮，急道：“那还不快跑，大屁股己经走进小巷里面拉！只要到人多的地方，她一叫我们便肯定被当作淫贼给抓起来！”说罢便朝那女子飞快道上。

　　那大屁股女人见到两人道来，连忙撒开两只玉腿飞快逃跑！萧径亭两人故意不运起真气，落后女人几尺距离，但是却越跟越近。在看着女人两瓣大屁股的同时，兴致勃勃地看着那女人满脸惊骇地表情。

　　“嘿嘿！”楼竹廷的笑容顿时变得越发的恶行恶状起来。接着忽然面色一变，’惶恐地朝萧径亭望来道：“不对，剑月，这个女人怎么看来这么眼熟那？”这下他没有故意装了声音。

　　那个女人听到楼竹廷的声音后，娇躯微微一颤，接着猛地转过头来，那是一张非常美丽的脸蛋，不过看来大慨己经到了三十多岁了。看到蒙着脸的楼竹廷后，玉脸微微一颤。

　　“不好，剑月快跑！”看清楚女人的脸蛋后。楼竹廷面上一变(虽然她此时蒙着面巾)，拉着萧径亭飞快逃跑，运上轻功身法的他。逃跑地速度竟然比与萧径亭打架的时候还要快。

　　“楼……，你这小鬼给我站住，不然下次让老娘见到了非拔了你的皮不可！”那女人见到两人跑后，不由转过身，飞快道了上来，虽然不会轻功，但是速度却是比刚才逃跑的时候快得多了。

　　“廷儿，你这没良心的小冤家！你要躲你清姨到什么时候？”见到自己的恐吓没有作用。女人的声音顿时变得娇嫩慎怪起来。

　　“你当初就是这么将人家撩拨上手，最后脱不开身，逃之天天做了负心汉子吗？”逃到安全距离后，萧径亭不由横眉责问，接着换上一幅笑容道：“这个女人看来不错得很啊。长得美不说，那这么上路，喜欢上你这个小她十几岁的小男人。偏偏还长着一个大屁股，胸部也很饱满！

　　“你知道什么啊！”楼竹廷一阵苦笑道：“她叫我爹爹叫师兄，不过从来没有学武，是我府上的半个管家。

　　萧径亭本来就想问起他怎么绞上那个大屁股清姨，但是心中想起他心里深深喜欢着秀情，不由将到了嘴边的话重新咽了下去，接着另外一个念头接着升起：“可以借着这层关系将这个清姨争取过来，那样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哎呀！不好，刚才光顾着逃跑，走错了方向了，玉溜山在东边！”楼竹廷忽然拍了拍脑袋大叫不好。

　　“你不是说，我就算和盈盈睡上一觉再赶过来都还来得及地吗？”当萧径亭气喘叮叮站在一幢大山的山脚处的时候，运足了真气，将轻功运到极致跑了半夜，才赶到这里，早己经累得有些够俄。此时，天边早己经是一片黎明了，山脚下到处都是带着刀剑地武士，在半山腰中，透着层层的雾气隐隐可以看见一团红红绿绿，透着曼妙的影子。想必是楼绛玉一众人了。

　　望着萧径亭仿佛要杀人一般的目光，楼竹廷仙仙一笑道：“这个时候其实更加合适！”但是两双眼睛却是躲躲闪闪地移开萧径亭望来的目光。

　　萧径亭顿时想起楼竹廷在城中的路上带着他左转右绕，顿时明白这小子为了躲开那个大屁股女人，带着他兜了好大一个圈子，顿时从腰中拔出长剑来。

　　楼竹廷见之，连忙投降道：“放心，我知道一处秘道，能够在她们之前赶到那座仙泉涌处。

　　“这就是你说的秘道吗？”萧径亭望着笔直地悬崖，朝楼竹廷喝道。眼前的悬崖光光滑滑，除了几颗生命力顽强的小草小木外，全部都是滑不溜手的石块，而且高高竖起，直插云霄，连顶峰都看不见。

　　“我敢保证。人爬在上面，只要稍稍一分身，肯定会摔成一堆肉泥！

　　“别看这山崖挺陡，其实按你我的功夫，不难爬上去！”楼竹廷仙仙一笑，变卷去衣袖，便要朝上面蹬去。

　　萧径亭无奈叹了口气道：“刚才我被你骗得跑了几百里路，早就累得手脚发软。就算我有色心壮着力气，等看到你脱光衣服地妹妹时，那个骄傲得没谱地丫头看到我这个色狼，早就一剑将我劈成两半，我一两力气也提不起来了！”萧径亭又叹了口气，接着足下一蹬跃上几丈，一手抓住横伸出来的一根枝权。

　　“到底还有完没完啊？怎么还没有见到头啊！”萧径亭也不知道爬了多久，顿时觉得有些头昏腰花，手脚也微微有些发软，目光转向边上的楼竹廷。目光微微一变道：“我看你爬得这般熟悉，是不是以前经常干过这件事情，你那时候到底是偷看哪个女人洗澡啊？

　　楼竹廷面上微微一阵不自然。接着目中闪过一丝迷惘，朝萧径亭仙仙一笑，便要说话。

　　萧径亭见之，明白那个美人可能就是秀情，连忙道：“别说了，说不定我听了后，心性也随着坏了！

　　“剑月。我就不上去了，我在这边护着你！要是我妹妹拿着宝剑来道杀你的时候，你就跑到我这边来！”爬到那座孤峰的时候，萧径亭不由被眼前的景色微微一阵震撼，这座孤峰和刚才的势头悬崖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仿佛是刻意要和整座玉溜山作对一般。这里竟然是花红柳绿，虽然面积不是很大，但是目光所到之处，不是翠绿得仿佛要滴出水来，就是红得仿佛连人心底的赞叹也撩拨了出来。鼻端闻地更加是一股清新迷醉的气息。

　　见到楼竹廷面上微微有些得意的神情，萧径亭不由朝他笑道：“原谅你了，因为这里的景色，就算白跑一趟也值得！

　　“拿着这个！”就在萧径亭发呆的时候，楼竹廷递来一个包袱。

　　萧径亭打开一看，竟然是份文房四宝，不由骂道：“你不是想让我将你妹妹的裸体画下来，供你欣赏吧！

　　“带受你那么握靛！”楼竹廷一阵气结，接着神秘一笑道：“其中的妙处，你待会儿自然明白！

　　萧径亭还要在这里陶醉一番，楼竹廷连忙推他一把道：“虽然你等下过去，也能看见美人儿光溜溜的身子，但是美人卸甲的滋味错过可太可惜了！

　　“卸个屁甲！”萧径亭骂了一具变态，接着便飞快朝楼竹廷指的地方跑去。

　　萧径亭刚刚跑去地时候还十分的急色，但是后来却是渐渐放缓了脚步，眼睛望着周围的惊色，目光竟然有些用不过来了。上天将所有地灵气都用在的蓬莱上，在小蓬莱城中，萧径亭心中本来就己经只剩下惊叹。但是刚才刚刚踏上这座孤峰土地的时候，萧径亭便己经连惊叹的力气都没有了，觉得上前其实是将所有的心血都用在这里的红花绿叶上了，而整个蓬莱都是它的点缀。但是走进山坳后，萧径亭就连思考地力气也没有了。

　　萧径亭虽然早早就厌恶了隐居的生活，所以才会从师傅那里跑出来，到江湖上棍，但是他隐隐又觉得人是一种回归，终有一日他还会隐居起来。所以心中一只有着一个非常理想中的仙境，他一直认为不可能又这种地方，但是脚下踩的这个地方却是比他意想中的还要完美。

　　“上天地创作难道真是故意要出乎人的意料，还是要耍弄凡人一下，若是不从那边的悬崖上来，只怕世人永远也见不到这样美丽的景色！不过在这里的人肯定都要学会谦虚了！上天竟然将这等仙境藏得这么深，不放出来展现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的手段！”萧径亭心中一阵感叹，但是又一个想法涌起，暗笑道：“在这里地方偷看美人洗澡，是不是有些不敬和委琐了！

　　“或许这个地方只适合男女一起来，难怪楼竹廷那小子怎么也不肯随我上来！”萧径亭心中笑道，接着走出一里左右的距离，”合中那丝对圣地的愧疚感马上消失了，因为随着萧径亭走路的步子。身边的景色也渐渐变得平庸起来。

　　其实这里己经很美了，只是和刚才那里地景色比起来，实在相差太远了！

　　“就是将这里的景色搬出去，也羞死那些名山秀水了？”萧径亭心中暗道，低着头走了出去，忽然目中猛地一亮，觉得眼前豁然开朗，眼前竟然是一片温气腾腾。微波荡漾的水池，大约又十丈见方。

　　“怎么一头就闯出来了，一点水池的预兆也没有！让我没有一点心里准备！”萧径亭连忙飞快缩回身子，正在埋怨这里的景色带受有按照“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规矩，忽然一阵目瞪口呆。

　　眼前微波缥缈处，正是忽然款款走来一个仙女。说是仙女，那是因为她的容貌，但是打扮却是有些不像仙女了。

　　“楼竹廷这小子竟然是句句真话！这个女人娇躯上竟然还真的穿了甲！”萧径亭心中不由又是一阵感慨。

　　眼前这个美人，长得真美！一点也不亚于任夜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里仙气缭绕地原因，萧径亭觉得眼前的这个美人仿佛比任夜晓还要美上那么一丁点！但是这个美人和任夜晓处在一个级数是勿庸置疑的。

　　此时美人蛾首上的青丝显示在上面绕成一个十分好看的鬓儿，接着直直曼曼垂落下来。仿佛瀑布一般，也这里的水雾一般，仿佛也充满了仙气。

　　“她是楼绛玉吗？不像啊！”萧径亭印象中的楼绛玉，是个又是骄傲又是冷艳，甚至厉害的女人。但是眼前的女人，看来却是充满了无尽的温柔，两道柳眉划着无比美妙地弧度。柔和得让人看了都想随着那道柳眉的痕迹，在心中划出同样一道柔软温和的弧线，用它来撩拨痒痒地心弦。

　　那道眉毛本来便己经绝美了，但是配上那双仿佛秋波微微荡漾的美眸，两道柳眉仿佛瞬间便活了起来。眉宇间的那道温柔风韵，仿佛萧径亭脚下的这座美丽的孤山一般，远远望来，充满了宁静而又神秘的气息，让人不由自主地便被吸引过来。

　　好像蓬莱的山水实在太过于美丽洁净了，眼前地美人，不但一双美目清澈得仿佛秋日深山丛林中的湖泊，就连如同羊脂般娇嫩的肌肤也如同世上最洁白无暇的白玉一般，泛着迷茫醉人的光晕。接着让萧径亭主意地是她高高隆起，而又秀气绝伦的瑶鼻，山根高高隆起，显得又是高贵又是雅致，配上下面巧美温润如同最娇艳花瓣一般的樱桃小嘴，那张脸蛋顿时有着让人屏息的美丽。

　　“她看来真的不是楼绛玉了，她的长相真的比‘落雁谱，规定的美人还要高上一级啊！”萧径亭心中叹道，拿出怀中的笔墨纸砚，没有水，灵机一动便作出一个有失文雅的事情来。

　　眼前的美人小脸上虽然无比的温柔，但是身上穿的竟然是一件雪白的劲装，虽然少了一些缥缈的温柔气息。但是却多了一分英姿勃勃的动人美姿。而且这种劲装虽然能够将女子娇躯衬托得越发的挺拔修长，也给让女孩前凸后翘的曲线给隐藏了起来，看不出太大的浮凸感了，因为衣衫不会贴在娇躯上。

　　“女孩若是胸前玉乳不大，屁股也不大，穿起劲装来也尤其的好看，因为这样使得整个娇躯越发的英姿飒爽！”萧径亭心中正在暗暗说话，接着眼前的景象就豪不客气地打破了萧径亭的推断，随着眼前的美人解掉外面的劲装后，露出的竟然是一条粉红色的束胸。

　　“这个美人奶子很大吗？”萧径亭不由暗暗惊讶，接着见到美人轻轻解掉那丝绸束胸，仿佛是要向萧径亭证明什么似的，进入萧径亭眼帘的竟然是一条粉红的狭窄小肚兜，但其实不是因为肚兜小，是因为美人的玉乳太大了。将那小肚兜撑得鼓鼓涨涨，没有一丝褶皱，仿佛随时都可能裂开一般。

　　萧径亭还没有对美人的乳房进行猜测，随着美人粉嫩如同藕节般的玉臂绕到后背，解开肚兜的细绳儿，接着掀开那条小绸布儿，露在空气中的是两只雪白惊耸的玉乳，不，是豪乳！如同不是因为难听的话，甚至可以称之为巨乳。萧径亭的两只手肯定掌握不过来，她根本没有想到天下间竟然有人的乳房比莫莫还要大，而且偏偏还美得这般让人心神一下全部不见了。

　　萧径亭所见女子中，玉乳最大的是莫莫，玉乳形状最圆的当属梦君奴，梦君奴的乳房虽然萧径亭没有全部看过，但是摸过。萧径亭甚至将那两只玉乳的形状称之为世间的奇迹，因为莫莫的玉乳形状己经完美得惊天地泣鬼神了，十万个女人中也找不出一个能有那么完美形状的乳房。所以当摸到梦君奴奶子的时候，萧径亭就将她归为不是人间的东西。

　　“难道眼前这对玉乳也不是人间的东西，不然竟然会再出现那么一次奇迹！”这对玉乳长到这么圆滚硕大己经是难得的奇迹了，偏偏看来有那么的绝美，让人不会因为硕大而觉得有丝毫的累赘感。这些也偏偏罢了，偏偏这对豪乳有着几乎和梦君奴同样完美的痕迹和形状，萧径亭找不出任何语言来表现她们的浑圆，她们的滑腻，她们的雪白，她们的坚耸。就连上面那颗小奶头，粉红娇腻，萧径亭也找不到任何词语来形容它。

　　“可能唐绰兮胸前的那对奶子能和眼前的美人一比吧！”萧径亭心中叹道，接着萧径亭马上不再感叹了，因为美人儿己经开始脱下面的衣衫了。萧径亭这才将心神从两只玉乳上移开，缓缓望向下面。

　　“好美丽的一只极品美臀啊！”萧径亭目光落在美人儿的下身，随着美人外袍的离身，美好的下身上穿着一件薄薄的绸裤管儿，无论萧径亭口上是否承认，但是在内心中，他肯定是一个美臀爱好者。所以首先就将目光落在了美人的屁股上了。

　　美人下身穿的绸裤很薄，可能是为了行动方便，所习滁了腰间那处外，其他的部位都十分的宽松，让人在微风轻荡中，可以透过薄薄的丝绸看到里面的雪白美肉，以及两只两腿的形状。但是那只美臀就不用那么费力去窥探了，因为两团圆滚饱满的屁股蛋儿将将本来宽松的绸裤撑得没有一丝剩余的空间，又肥又大的两瓣雪球将绸布绷得紧紧的，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到两瓣肥臀的形状，接着让人再也转移不开目光了，甚至连脑袋也停止了思考。

　　“这个绝对不是楼绛玉，她怎么有这么好的身材啊！”那两只豪乳己经美到极点了，偏偏下面的那只大屁股看来比奶子还要美丽！”其实这是萧径亭好恶的问题，就乳房和屁股来说，萧径亭比较偏好于女人的美臀，其实眼前这个美人的屁股和玉乳都是美到了顶点。尽管这个女人有着这样鬼斧神工的身材，但是萧径亭还是没有想出惹火这个词，因为眼前这个美人如论是豪硕坚挺，极尽完美的乳房，还是两瓣雪白肥嫩的大屁股。都美得让人不敢想到妖媚淫荡这上面来，虽然这个美人儿的身材曲线比任何一个女人都要起伏玲珑，但是看来有种带着艺术的美感，心中很难用委琐的念头去站污她。那柔软雪白地娇躯。那香气口粼贵的美肉，让人看了”合中最大的理想就是将这个美人抱在怀中好好态怜一番，再难有深入的想法，而且是穿着衣服抱。

　　“唉！”怎么转过身来拉！”萧径亭的目光正在品头论足的时候，那个美人竟然转过身来，那只颤颤巍巍的肥美香臀便从萧径亭眼前转过去了，印入他眼帘的换成了洁白如雪地小腹。

　　洁白粉嫩的小腹，平坦得没有一丝赘肉。那微微隆起的那么一道弧线，显得那里美肉有着无比美妙的弹性，中间那个浅浅圆圆的香脐儿更加是点睛之笔了，萧径亭不知道是该用撩人，还是该用可爱迷人来形容她了。而且这香肚脐儿也将美人的蛮腰衬托得又圆又细，看来也紧紧只能够萧径亭一握而己。

　　就在萧径亭还没有欣赏够美人小腹上美景的时候，美人巧手己经转移到臀上的衣衫，好像受到萧径亭目光的召唤，美人儿竟然缓缓转过身来。

　　“啊！”萧径亭一声惊叹，美人后腰下渐渐隆起的雪白凝脂。由于美人尚未脱下裤子，中间那道若隐若现，如同一条深深墨毫一般向下延伸地臀沟。竟然让萧径亭一阵失神！”

　　“天哪！”这肯定不是楼绛玉，她怎么有那么美的屁股！”当美人儿微微用力褪下粉红绸裤的时候，萧径亭眼中一阵发光，顺着那预兆臀部隆起地那条迷人浅沟，在上面绝美腰臀那向内凹陷的曲线的衬托下，两瓣雪白滑腻的凝脂划着绝美的弧度高高隆起，在眼睛带受有丝毫准备下。丰隆起一个骇人的高度，使得两瓣肥臀那么地挺翘圆滚，又那么的肥美娇嫩，嫩地仿佛轻轻一掐就能滴出香啧啧的水来一般。雪白光滑得泛着一道迷人的光晕。

　　萧径亭是个画家，其实也是个文人。但是现在真的找不出什么词语或者是句子来形容这个美人屁股隆起的痕迹，想了片刻后，萧径亭索性不去想了，目光望在那肥臀隆起地绝顶美丽风景。

　　萧径亭没有看过一个屁股蛋儿长得那么的圆，莫莫的屁股也很远，莫莫的屁股非常的大。但是眼前这个美人丝毫不小于莫莫的那两瓣巨臀，但是高隆浑圆得让你一点也不觉的她过大了，好像如同她小上一点，你就会觉得无比的惋惜。

　　随着紧绷绸裤的褪下，萧径亭见到那两瓣肥臀一阵勾魂的摇晃，直让人的眼睛顿时就涣散了，不知道该看哪里？

　　“看来她真不是楼绛玉了，她的身子实在美得不像人间所有了！”萧径亭见到美人己经将裤子褪到了臀下，就在快要露出胯下迷人春光的时候，美人儿忽然便停止了继续往下脱的动作。而是一手轻轻捧上胸前雪白羊脂般的豪乳，轻轻托起一只，让人充分体会到沉甸甸的感觉，接着俯下绝美的脸蛋，面上的神色顿时变得无比的温柔，美目中射出仿佛再看自己儿女一般的母性光芒，接着嘟起小嘴轻轻在粉红的小奶头上吻了一口。

　　就在萧径亭惊讶望着美人动作的是，他发现美人儿的动作还没完，另外一只雪白的玉手绕到身后，捧起两瓣圆滚肥臀的下方，扭过蛾首想过来看自己美臀的风景，接着轻轻扭起纤纤一握的杨柳小腰，两联满雪白肥美的大屁股转过来，进入自己的视线，目光中仿佛有着无比的骄傲和喜爱。

　　萧径亭看得体内的火焰猛地冒了起来，若是美人儿下身的裤子己经脱掉了还要，偏偏那条薄薄的绸裤仅仅只拖到了美臀的下方，接着美人作出这般让死人都会活起来的动人姿势，萧径亭心中仿佛冒出一股大火一般，内心想着猛地扑上去，将那没有脱完的裤子全部脱了下来。

　　“天那！”宝则阿，天下间哪里还有男子配得上我的小宝则阿，到底世间还有没有哪个男子有这般天大的福气，将我的宝则匕捧在手中细细怜爱！”萧径亭听到水中的那个美人口气中，带着无比的温柔，带着无比的痴迷。说话的对象竟然是她的两只豪乳，和一只两瓣绝美肥白的大屁股。而那声音也仿佛柔软得仿佛世上最纤细美妙地羽毛一般，轻轻一撩便将人内心深处所有的欲望全部撩拨出来。

　　“看来她真的是楼绛玉了，别的美人还真的很少有这么自恋的！”萧径亭听到美人的话后，心中又觉得眼前的这个美人又像楼临溪以及楼竹廷口中地那个楼绛玉了。光光凭着她说的那几句话。就可以看出这个女人的骄傲，甚至是自恋了。

　　正当萧径亭目光紧紧盯着水中美人的时候，那个美人小手轻轻摸过几下肥美的雪臀后，便将两只玉手插进大腿和绸裤的中间缝隙，便要将己经湿掉的裤子剥下，就在萧径亭目光睁大的时候，美人儿忽然又把绸裤往上一拉，竟然又将两瓣雪白肥大的豪臀的美妙风景给挡了起来。

第十卷 第三章 轻佻玉人

　　“有人！”萧径亭忽然听到一阵轻微的响声，他的耳朵连忙速地提起，接着目光如电一般朝那丝细微的声响射去。

　　“沧！”就在萧径亭刚刚看到一道凌厉狠毒的目光时候，从下面的草丛忽然闪出一道冷冽的白芒，接着一道黑影夹着一道凌厉的剑芒直直朝水中的美人刺去。

　　“难道这也是楼竹廷那混蛋安排的，让我英雄救美不成！还是上天有意成全我！”萧径亭来不及想这些念头，足下一点，挺起腰中的长剑直直朝那道黑影射去。

　　“啊！”那个美人见到那个黑衣刺客后，面上竟然没有一丝的惊慌。但是见到从后面悬崖下来的萧径亭后，面上却是微微一阵惊慌，刚刚出口的一声惊呼便被萧径亭掩回小嘴中。

　　“叮！”萧径亭手中的长剑对上黑衣刺客的剑后，一阵呼啸，越过对方严严密密的防守，飞快刺向黑衣刺客的前胸。黑衣刺客面上微微一惊，接着整个身躯诡异一般转开一个角度，这个绝妙的身法看在萧径亭尤其的妖邪，而这个妖邪的身法仿佛也极其耗费真气，所以那名刺客在身躯转开一般的时候，忽然足下微微一滞。

　　“嗯！”一声压抑的惨哼，萧径亭的长剑虽然没有能够刺进那人的身体，但是一朵剑花却是飞快点开了刺客后背的衣裳，在衣裳上刺破了梅花形状的六个点，六点剑气也深深刺入那人背后的血肉。

　　“生擒了他！”美人儿一声娇喝，声音中仿佛带着天生的骄傲和命令。萧径亭一笑，见到那人背后溅起的血花，长剑一阵呼啸直直刺向他露出的整个后背。

　　“绛玉！”就在萧径亭准备一剑重创那名刺客的时候，忽然从山谷外面传来一声叫唤，那声音显得又是温柔又是急切，若是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来说，这个声音是显得极其迷人的。

　　“可不能让那人占了便宜，看了这个美人的身子了！咦！她还真的是楼绛玉啊！”萧径亭没有一丝犹豫，运气浑身的功力，将长剑刺进那名刺客的背后。

　　“嘤！”那名刺客一声惊骇，喉咙底下发出一片低低的呻吟，接着身躯往前一扑想逃开萧径亭这气势凶猛的一剑。

　　“是个女人！”萧径亭听到刺客的那声呻吟后，不由微微一滞，猛地收回长剑。看到前面刺客往前扑出的时候，两瓣丰满圆滚的大屁股从黑色的裤子中紧绷出来，肯定是个女人才特有的大肥臀吗！心中一笑，猛地提起右足朝那女人的大屁股狠狠踢去，将那名黑衣刺客踢下长满灌木和长草的山坡。接着身躯飞快转向美人立足的地方，此时美人儿正拿着衣服要套上美妙绝伦的赤裸上身娇躯，萧径亭一话不说，猛地抱住前面的温香软玉。

　　“这才是真正的消魂啊！”萧径亭将美人抱紧自己的怀中后，发现手中的这具娇躯仿佛骨头一般，柔软如绵，鼻端也随着荡起阵阵如兰如麝的幽香。心中微微一阵激荡后，足下一点，跃上高高的悬崖，一剑插进石头缝中，运气往上一荡，便落在刚才的藏身之处。

　　“难道这个偷窥地点也是楼竹廷那个小子选的吗？”萧径亭不由回头看了水池边上的悬崖一眼，心中惊叹这片石崖竟然显得这般绝妙，将那边仙境般的景色完全给挡住了！看来仿佛没有一丝生气一般！所以谁也不会怀疑有人会躲在悬崖这边，才让萧径亭这次偷香的计划得以成功。

　　“这位公子，你放开我！待我穿好衣裳后，才谢过公子的救命之恩！”萧径亭跑开几十丈后怀中的美人儿便轻微挣扎起来，美肉摩擦间的消魂感觉让萧径亭心中激荡不已。

　　“好！”萧径亭此时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盯着美人儿在边上穿衣裳，但是在走开的时候，仍旧忍不住朝美人两只浑圆硕大的玉乳望上一眼，飞快跃开至女子视野不能到达的地方。

　　“如果是个笨美人，此时肯定还不放心我会在边上偷看，所以肯定会跑到一个自认为安全的地方再换衣服！其实在跑的时候，早就被人看得干干净净了，而且在跑走找地方的功夫中早已经将衣服穿好了！”萧径亭曾经听楼临溪说过，楼绛玉是个不怎么聪明的女人，心中顿时下定这个结论。

　　但是事实又一次证明萧径亭的错误，那个美人就在萧径亭转头跑开的这段时候中，飞快地穿上衣服。再萧径亭找到一个地方，转过目光望向美人的时候，她已经穿好了肚兜，就连束胸的丝巾也整理好了一半。让萧径亭看见的，唯有美人下身仍旧穿着一件单薄绸裤的一双玉腿和两瓣肥大的圆屁股了。

　　美人儿穿好了衣衫后，仿若男子一般，将自己娇躯上的劲装好好理整齐了后，看在萧径亭看中的便是一道曼妙修长的美丽身影。里面惊耸弹跳的豪乳，肥美圆翘的大屁股都藏进了直挺的劲装里面。在雪白的劲装中鼓起一道起伏的曲线，人看了只知道美丽绝妙，但是却不知道里面藏着一具时间罕有的肉体。

　　“公子出来吧！”楼绛玉直待衣裳穿好了以后，方才转过萧径亭，朝萧径亭的方向俏声叫道：“渤海剑派楼绛玉，公子贵姓！”

　　萧径亭走出来，见到楼绛玉的脸蛋后，面上微微一讶。眼前的这张脸蛋还是那般的沉鱼落雁，美得让人屏息。但是和萧径亭刚才看见的那个无比温柔的美人却是一点也不一样了，还是那般绝美巧妙的柳眉秋瞳，还是原来的瑶鼻樱嘴。但是此时这张脸蛋却是显得既冷艳无双，又贵秀绝伦，那冰清玉洁的绝妙脸蛋上，带着让人心中无比倾慕而又不敢冒犯的骄傲神情。

　　想到冷艳的这个词眼，萧径亭脑中顿时浮起秀情冷艳的娇魇，但是细想眼前这个美人又不能全部说是冷艳，无比美丽的眉宇间带着一股英气。

　　“和刚才那个美人儿见之判若两人啊，现在虽然也美得惊心动魄，但是未免让人难于亲近！难怪也被人编入了‘落雁谱’了，不然差不多都快和梦君奴一个级数了！”萧径亭面上显出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

　　“公子为何出现刚才这个表情！”楼美人见之，小脸微微一笑，但是美目中却是没有多少笑意。接着美目一肃道：“公子还是不用说了，有些事情公子也不用开口多嘴！”

　　萧径亭见之连忙收嘴，不再说话。

　　楼美人这才款款走到萧径亭面前，玉腿轻轻一弯，朝萧径亭道：“绛玉在这里谢过公子刚才的救命之恩了！”

　　“行礼道谢也这么骄傲！”萧径亭见到楼美人就算在行礼道谢的时候，整张美丽的脸蛋仍然是板着的，不由对楼竹廷的话越来越相信了。

　　“不用客气，那是在下应该的！”萧径亭忙笑道。

　　不料楼美人忽然美目一寒，凌厉的目光直直朝萧径亭射来道：“难道你来偷看我洗澡也是自然的吗？没有想到在东海的范围内，在小蓬莱内，竟然有这等下流淫贼敢作出这个败类的事情出来。”

　　按照一般的逻辑，作为淫贼的萧径亭。此时不是作出一幅愧疚难挡的模样，就是应该立刻翻脸，作出一幅下流淫贼的模样。但是萧径亭仍旧是毫不在乎笑笑，楼美人见之秀美一挑，冷道：“刚才那个刺客要是来杀我的话，那还可以原谅。但是你这等下五等的行径，却是非株不可了！”

　　萧径亭听到楼美人的语气仿佛一个至高无上的君王，不由微微一笑，道：“那个刺客肯定不是来偷看你的，因为她是个女的！”

　　“哦？”楼美人美目闪过一丝疑色，接着冷冶的目光朝萧径亭望来道：“那你为什么要来做这等下流败坏的事情，你给我一个解释，我说不定不杀你！”

　　“哦？这个美人还不算太过于无理！”萧径亭心中笑道，但是接下来楼美人的言语让他将暗笑生生止住了。

　　“但是我必须将你两只眼睛挖下来，将你双手双脚砍了！作为你轻薄我的惩罚！”楼美人美目一寒，语气中竟然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

　　萧径亭闻之一愕，嘴巴微微张着，接着轻轻展开一丝笑容道：“虽然这个处罚比死还难受，但是我还是需要解释一番！”接着见到楼美人美目微微一亮，仿佛对萧径亭为何来偷看她洗澡充满了好奇，不由掏出怀中的狼毫。

　　“其实我是一个画家！”由于刚才事情气得仓卒，萧径亭直接将毛笔脏脏塞进怀中，此时拿出来形状自然委琐得很，接着他连忙将划着楼美人半裸画像的白纸塞进怀中，道：“我画尽天下有名的美人，这趟便专门为小姐跑来了东海，蓬莱乃蕴含天下灵气的仙福宝地，而且我听说蓬莱玉楼小姐更是集合天下钟灵秀气，长得美丽绝伦。所以千里迢迢赶来蓬莱。”

　　虽然这和萧径亭偷看洗澡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楼美人好像冶爱听别人的夸奖，所以眉宇间的神色微微一松。但是萧径亭接下来的话，让她美丽的脸蛋顿时冷了下来。

　　“但是看见后，却是微微有些失望了，小姐美则美也，但是也不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却偏偏摆出一幅天下美人舍我其谁，仿佛整个世界所有美人都不及一根毫毛一般，却是大大破坏了小姐的美态了！”萧径亭这话可谓是刻薄得很了，其实楼美人真的是美得天上难找，地上难寻了。但是美人儿都有一个毛病，特别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美人儿。大多时候，她们都觉得世界上没有再比自己更加美丽的女人了，但是越是有着这样强烈的自信，在自己美貌的确定上就偏偏越发的脆弱。

　　因为自己看到的可能都是自己的主观印象，可能都是假的。所以认为自己美貌无人能比的女人，最担心的就是别人的赞美都是假的，自己的印象也是假的。自己的美貌并没有美到自己认为天下无双的地步。所以楼美人听到萧径亭话后，面色微微一变，美目也微微一颤，这一美态直让萧径亭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恨不得马上拿起画笔将眼前的美态画下。

　　但是楼美人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情仅仅只有一会儿，接着美目闪过一丝鄙夷，小嘴轻轻一阵冷笑道：“你别耍小聪明了，你们这些自认为风流倜傥的轻薄之徒，用的那些手段我难道不知道吗？你比他们稍稍聪明那么一点点，不是那么傻傻地赞美，用的这招叫以退为进，或者叫欲擒故纵，对吗？”

　　见到一脸轻蔑的楼美人，萧径亭眼睛微微一眯，道：“小姐还不是一般的自恋啊！”

　　“你说什么？”萧径亭这句话顿时让楼美人俏脸色变，冷冷喝道。玉手握上腰间的利剑，美目冷冷朝萧径亭望来。

　　“但是！”没有等到楼美人拔出剑来，萧径亭声音一阵转折，笑道：“就刚才小姐那幅冷冷的模样，美则美也。但是怎么让我画在纸上啊？画出来，来吓得我终生不敢娶妻不成？”话未说完，美人俏脸又是一寒。但是萧径亭下面的话，竟然让她芳心顿时安稳下来，仿佛承认了自己的美丽一般。

　　“所以，我认识了一个损友，她告诉我！楼美人在洗澡的时候，那幅美态！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就仿佛天下所有的精灵气息，顿时都集合在了小姐身上，所以告诉了我一条通往仙涌泉的秘道，让我偷偷守在边上，等到萧径亭绽放出致美之态的时候，拿出画笔画出天下间最美丽的一幅画来！”

　　“哼！”楼美人玉脸上闪过一丝得意，美目一瞥朝萧径亭望来道：“你这不是还在讨好我吗？”

　　“能不讨好吗？”萧径亭笑道：“我随着那个混蛋绕着小蓬莱跑了一圈，然后运气轻功身法跑了半夜赶到山脚，最后从那边猴子都会吓死的悬崖上爬上来。早就累得手脚发软，最后还帮忙小姐打理掉一个刺客！现在手脚都软了，对着气势如宏的小姐，只怕一剑便被劈成两半了！”

　　“你很聪明！”楼美人美目中忽然闪过一道异芒道：“你明明知道我好强，所以故意在我面前示弱，让我等到你体力完全恢复的时候，再杀了你！”楼美人玉脸忽然一冷道：“你错了，我的身子岂是你能够看的，无论是谁，无论几个人，只要看了我身子一眼，我都会将他杀得干干净净！”说罢缓缓举起一手中的利剑，对着萧径亭渐渐刺来。

　　“你原来没有那么笨？那个混蛋还一直和我说，你其实笨得很！”萧径亭嘴角扯开一丝笑容，望向楼绛玉美丽绝伦的俏脸，道：“见到小姐后，才发现小姐其实很聪明的。”

　　“你说的那个损友是谁？”楼美人忽然美目一亮，朝萧径亭问道：“是不是楼竹廷那个混蛋！”

　　“原来这个小妞真的不笨！”萧径亭轻轻嘀咕道，不料还是被楼美人听到了，只见她柳眉一挑，接着严厉问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你是谁？你和他什么关系？”

　　“他就在小蓬莱，和我是朋友关系！”萧径亭笑道：“我要走了，不过走之前告诉你，那个来刺杀你的刺客没有那么简单，她是个女的。本身的武功好像厉害得很，但是好像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发挥出来。被我这个软脚虾给伤了！”

　　“你怎么知道她是个女人？”楼美人美目微微一讶，道：“她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话啊？”

　　“因为她有一个大屁股！”萧径亭目光朝美人背后的肥臀望去道：“男人哪有那么肥、那么圆的屁股？”没有等他说完，楼美人握剑的玉手忽然猛地朝萧径亭刺来喝道：“没有人可以在我面前说这种话！”

　　萧径亭连忙抡起长剑，对着美人刺来的长剑，轻轻一格，借着两剑撞击的力道，飞快朝后面退去。

　　“哼！”见到萧径亭飞快逃跑，楼美人美目微微闪过一丝笑意，长剑一挥便朝萧径亭逃跑的方向追去。

　　开始楼美人美目还紧紧盯着逃跑的萧径亭，但是紧接着便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身边的景致上，随后置身于萧径亭所说那个不属于人间的那个仙境宝地中，美目闪着璀璨的光芒，望着四周那些不可思议的景色。那张美丽绝伦的玉脸上，卸下了所有的冷艳，所有的骄傲。就和刚才在欣赏自己豪乳美臀一般，面上的神情顿时变得无比的温柔。

　　片刻后，楼美人方才想起被她追着跑的萧径亭，美目在这仙境般的景致中四处一转，终于搜索到了萧径亭的身影，他此时正趴在地上，手中握着一只狼毫，在一张纸上画着什么。美人目光望去的时候，他正抬头望来，对上美人令人陶醉的模样，俊美的脸上展开一道温柔得意的笑容，道：“其实我是个画家！”看来竟是无比的动人。

　　萧径亭这是第二次见到这里迷人的景致，只不过这次多了楼绛玉这个绝世佳人。所以萧径亭也不知道是美人儿给这里增添了几分仙气，还是这里的仙境给美人增添了几分圣洁。脚下踩着绿油油的草地上，不用担心有一点的不干净，他便趴在地上，目光对着美人，铺开白纸，拿出狼毫。顿时这个仙境顿时多出一个绝色佳人来，虽然是在纸上的，但是看来也仿佛活的一般。

　　“没有想到这里竟然有这么一处地方，仿佛是神仙住的一般。”楼美人美目一痴，柔声道：“我来这里无数次了，竟然也没有发现过。要不是今天被人引来，只怕整个东海的人也不知道在没有生气的悬崖后面，竟然藏着这么一处美妙的地方！”

　　萧径亭见到楼美人神色温柔，不由笑道：“这样一来，小姐大概也不会追究我的罪名了吧！”

　　“不行！”楼美人美目一冷，但是里面还是显出一丝不找痕迹的嗔意，接着俏声道：“这和你的下流行径是两码事，怎么可以让这么美丽的地方和你那么龌龊的行为相提并论！”说罢亮起长剑，摆出一幅决斗的架势出来。

　　萧径亭见到美人此时宜嗔宜喜的美目，微微撅起的小嘴，已经冷芒晃晃的利剑，哈哈一笑道：“那我唯有逃跑了，懒得和你这个无礼的丫头纠缠！”

　　美人儿听到萧径亭微微带着调侃的言语，顿时记起自己就整个东海几十府的公主，美目一寒，提起长剑便朝萧径亭刺去。不料萧径亭忽然将毛笔一放，纵身一跃朝高高的悬崖跳去。

　　“啊！”美人儿芳心一阵惊骇，连忙飞快外面跑去，见到萧径亭一手抓在下面一根横出的枝干上，见到自己目光朝他望去。他面上微微一惊，足下轻轻一蹬，便友落下几丈，直到下面的云层缭绕处不见了。楼美人还是清楚地记得，那人在那张故意装得害怕的俊脸上，闪着一丝调皮的光芒。

　　“怎么样？有没有占到什么实质性便宜？”楼竹廷见到萧径亭过来，连忙跑过来问道。

　　萧径亭皱起眉头道：“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反而被她追杀得满地跑！”见到楼竹廷轻蔑的笑容，不由狠狠瞪他一眼道：“最后，还得我一个斯文大侠作出一些猴子也做不出来的高难度动作，等将那个丫头娶回家后，非好好教训一顿不可！”

　　“嘿嘿，随便！随便！”

　　萧径亭目光一收道：“不过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的妹妹竟然美到这个地步，没有想到！没有想到！”

　　“其实玉儿那丫头在家的时候并不多，大多时候都是随着她师傅学武功，每次回来的时候，一次比一次漂亮！最后我爹爹都说她长得比我娘还要美，不过脾气大得没边了。而我爹爹对渤海剑派每个人都那么严厉，偏偏对这个长得象我娘的宝贝女儿宠得都没有边了，所以整个渤海剑派也只有我爹爹能够管住这个公主了！”楼竹廷面上闪过一丝柔声，望向萧径亭笑道。

　　“走吧，我们该下去了！”

　　萧径亭随着楼竹廷的目光望去，入目的竟是云雾缭绕的笔挺悬崖，不由面上一苦道：“上崖容易下去难啊！竹廷啊，我现在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下去后，来两个武林小屁崽就能将我们两个武林高手给宰了。”

　　楼竹廷一阵苦笑道：“山那边是有路啊，但是那边围着无数的武林高手，我们两个这样过去，肯定被宰了！

　　“公子啊，您又来拉！您今天要找哪个美人啊，俏螺儿和巧巧姑娘是再也经不起您的宠幸了，她们现在躺在床上还没有晃过来呢？”当萧径亭走进玉儿坊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一个媚艳的老鸨妖妖娆娆过来，虽然不若俏螺儿那般的绝色，但是看来徐娘半老，风韵犹存。

　　当时怎么对的俏螺儿的，萧径亭就是怎么对待这名老鸨的，拉来徐娘胸前紧绷的衣衫，朝里面瞥上一眼，看在眼中的是两只肥硕的乳房，不过两颗奶头不像俏螺儿那般的娇嫩粉红，而是另外一种艳丽的紫红色。萧径亭同样将一锭黄金塞进女人深深的乳沟中，伸手在其中一颗肥乳顶上的小奶头用力一拧。

　　“坏蛋！”和俏螺儿一摸一样，这个老鸨小腰一扭，顿时将柔软的娇躯滚进萧径亭怀中，接着用两瓣大屁股顶在萧径亭的胯间。

　　萧径亭对着女人的大屁股狠狠拍上一掌道：“爷倒是想干了你，但是今天没有功夫啊！”说罢一收探下女人的下腹底下，抓起一把美肉狠狠一拧，道：“今天我是来赎人的，你让管事的嬷嬷过来！”

　　那名老鸨不由朝萧径亭望来幽怨一眼，接着不依地扭了扭娇躯，有意无意将两瓣肥大的屁股在萧径亭蹭了几下，便摇摆着去了。

　　“你跟我来！”和萧径亭说话的是昨天那个被公少爷欺负的小丫头，就是巧巧身边的使唤丫鬟。不知道是不是楼竹廷给这个小姑娘爷灌足了迷汤，听到萧径亭是要来为巧巧赎身的，那个小姑娘对萧径亭的态度甚至比对那个公少爷还要差。

　　萧径亭微微一阵苦笑，从后面看着小姑娘微微摇摆的小屁股，估计这个丫头最多不多十三四岁，心中暗骂楼竹廷没有人性。

　　随着小姑娘走到萧径亭昨夜和俏螺儿大战的闺房中，发现巧巧美人此时还正躺在床上，面色还微微有些惨白，见到自己小姐这般模样，边上的那个小姑娘更是将一张俏脸板得紧紧的。

　　“我是来为姑娘赎身的！”巧巧见到萧径亭进来后，美丽的脸上不由浮上一丝喜色，听到萧径亭话后，更是红着小脸，满心欢喜道：“巧巧一切听从公子的安排！”

　　“小姐，你忘记了君三公子啦！”那个小姑娘见到巧巧面上的神色，不由微微一讶，接着一股失望和悲伤涌上心头，终于忍不住心中的不满，朝巧巧凄呼道。

　　“你胡说什么，是他对不起我，不是我对不起他！”巧巧俏脸一寒，接着美目望向萧径亭道：“我已经等了他一年多了，难道为了等他就毁了我一生的幸福吗？”

　　那个小姑娘仿佛不可置信一般望着自己的小姐，终于哭出声来，道：“但是那时候”

　　“你别说你，赶紧出去，不要惹我生气”随着巧巧的一声娇叱，那个可爱的小姑娘掩着小脸跑了出去。

　　“公子，不好意思，小姑娘她不懂事，让您生气了！”就在小姑娘跑了后，萧径亭便要朝巧巧说起楼竹廷的事情来，不料巧巧却是继续将戏唱了下去。

　　“没有必要演得那么真吧？”萧径亭心中讶道，接着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美丽动人的巧巧整张脸蛋竟然忽然变得妩媚起来，美眸如波一般朝萧径亭望来，腻声道：“巧巧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公子过来抱人家起来！”

　　萧径亭心中一动，目中不显一丝的惊讶。走到床边，坐在床沿上，正要扶着美人的粉臂将她抱起，不料巧巧却是将萧径亭两手拉到柔软纤细的蛮腰上，接着整具香喷喷的娇躯倒进萧径亭怀中，仿佛没有了骨头一般。

　　“如果让楼兄见到这等场面，非杀了我不可！”萧径亭让巧巧柔绵的娇躯躺在自己的怀中，嘴巴凑上巧巧晶莹如玉的小耳朵，小声道。看来仿佛和美人儿正在亲昵一般。

第十卷 第四章 美人救英雄

　　“如果让楼兄见到这等场面，非杀了我不可！”萧径亭让巧巧柔绵的娇躯躺在自己的怀中，嘴巴凑上巧巧晶莹如玉的小耳朵，小声道。看来仿佛和美人儿正在亲昵一般。

　　“那个冤家不知道抱了多少女人，我便连让别人抱一下也不可以吗？”巧巧忽然仰起小脸，仿佛要将粉颊贴上萧径亭面上一般。就在萧径亭准备转开脸庞的时候，巧巧忽然将小嘴凑到耳边细道：“公子，我整间房间已经被人监视了，所以巧巧不得不作戏。再说公子不是别人，妾身就仿佛躺在自己的兄长怀中一般，让那么混蛋吃下醋也好！”

　　“真是个奇怪的女性！”萧径亭心中暗道，对楼竹廷为何偏偏看上巧巧这个美人有了一点明白的意思。

　　“公子！”随着一声娇嫩而微微带着沙哑的声音，室中顿时荡起一阵香风，接着萧径亭目中一亮。看到美丽绝伦的俏螺儿正款款走进来。此时的俏螺儿已经洗去了娇魇上的化妆，那张脸蛋没有出乎萧径亭的意料。是那般的美丽绝伦，但是又出乎了萧径亭的意料，这张脸蛋比萧径亭的意料中还要美丽，让萧径亭印象极其深刻的是，俏螺儿脸上的肌肤竟是如此的水嫩，比起十来岁的小女孩更加胜之。但是那如同羊脂的肌肤上面，又带着成熟女人粉红的冶艳，直看得人心神摇拽。而美人儿好像还没有从昨天的重创中恢复过来，整张小脸还带着一点点的凄色和惨白，使得女人本来妩媚勾人的脸蛋上，更加增添了一种楚楚动人的风韵。

　　“看来整个蓬莱城中，除了楼美人和秀情外，最美的就要算上这个风骚无比的俏螺儿了！”萧径亭望着款款走来的美人儿，胸前两只豪乳摇摇荡荡，绷得胸前衣衫仿佛要裂开一般。不过萧径亭仔细看了一下，眼前这个美人的两只奶子是非常坚挺的，而且非常的大。但是肯定没有楼美人胸前的那对大，但是楼美人的两只玉乳让人只感觉颤颤巍巍，但是肯定不会摇晃，没有一点的淫秽妖媚的意思，好像两只经营洁白的玉乳有着无比的坚挺和弹性，向人展示她们只是一对美人的乳房而已，是天下极品的玉乳。并不是供男人淫乐的肥美肉球。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萧径亭会叫眼前的这个美人巨乳媚女，但是对楼美人却是一点这个想法也没有。所以屁股也是一样的，尽管眼前的这个美人，两瓣肥大算豪臀已经天下难找了。但是楼美人的屁股好像比她还圆，还肥，还滚。但是萧径亭会叫眼前这个女人叫大屁股女人，但是对楼美人肯定不会这般叫法。好像那样的豪乳和雪臀长在楼美人身上只是为了美丽而已，就仿佛是一个美丽的天使一般，不会让男人有觉得妖媚的感觉。不同的是，这个天使长着一对天下难找的雪白豪乳和两瓣地上难寻的豪华肥臀而已。

　　“怎么会这样，楼临溪给她女儿的评价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女人怎么会给人这么深刻的印象？”萧径亭心中微微一阵惊讶，见到俏螺儿嗔恼的目光，不由发现美人儿走路微微有些不方便，仿佛下身还在疼痛，所以两瓣肥臀也扭得有些小心翼翼。大的东西要有大的活动空间，所以这么两瓣大屁股只能轻微的扭动，看来也另外有番风味。

　　萧径亭正好借着这个机会离开巧巧的床边，在桌子边上的锦墩坐了下来，一把拉过俏螺儿美人，让她两瓣圆滚的豪臀坐在自己的怀中。

　　“啊！”俏螺儿娇躯微微一颤，接着转过玉脸狠狠嗔了萧径亭一眼道：“冤家啊，人家屁股后面疼死了，昨天晚上醒来的时候，那里都是血哩！今天走路都不利索，而且也不能平躺在床上，都是你害死奴家了！”

　　“那么厉害？！”萧径亭不由将一只手伸进美人的裙摆，从裤腰缝间伸进，对着美人两瓣肥美的屁股蛋儿细细摸索。

　　“冤家，你摸光摸，可不许再打人家屁股啦！”俏螺儿轻轻一阵呻吟，便让张开两只大腿，露出腿心的蜜处，仿佛要勾引萧径亭的手摸向那里。

　　萧径亭摸在手中的臀肉虽然仍是滑腻肥美无比，但是可以明显地感觉出上面不满了伤痕和红肿，当一只手指摸到迷人沟壑深处的时候，发现那里更是火烫火烫，想必是受伤甚重了。

　　“对不起啊！谁让你这个风骚儿长得那么美，让公子爷怎么控制得住。”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动，接着一手便在两瓣肥臀上轻轻抚摩，动作爷变得温柔无比。

　　“嗯！公子摸得好舒服。”随着萧径亭的动作，俏螺儿美丽的娇魇渐渐红透出来，小嘴爷渐渐发出腻声的呻吟，两瓣美臀也随着萧径亭的抚摩轻轻扭动，忽然一阵雪雪呼痛，将小嘴凑上萧径亭的嘴巴，闻软的红唇轻轻噬咬着萧径亭腻声道：“冤家，你摸的舒服是舒服，让人家都想要了！但是要是现在被公子宠幸的话，人家肯定没命了！不如你来摸人家的奶奶吧！”说罢伸出柔软的香甜小舌头在萧径亭嘴唇上轻轻添噬。

　　巧巧虽然身在青楼，但是见到俏螺儿这般风骚的模样，仍旧是看得娇魇羞红，不由将小脸转向别处。

　　萧径亭不由顺从地将坏手从女人的下身出来，隔着俏螺儿胸前的衣衫，揉捏着豪挺的胸前双丸，仿佛是不过瘾，一手对着肉球抓捏不止，另外一手却是解开美人胸前的衣襟，用力往外一撕，露在萧径亭眼中的是一件粉红色的小肚兜。对于俏螺儿那两只乳房来说，那件肚兜实在是太小了。紧紧绷绷的，两只雪白挺翘的大白兔高高顶起，萧径亭只有手上轻轻一动，就会惹得两只雪球一阵晃动，带着肚兜上的那瓣荷花也随之摇动不已。

　　“啊！”俏螺儿轻轻一阵叫唤，忽然觉得胸前一凉，原来是萧径亭将她胸前的肚兜绸布拧成了一条小绳，两只肥乳一阵摇晃，便白晃晃露在萧径亭眼前，两颗粉红娇嫩的小奶头已经早早勃起。

　　萧径亭手中肆意玩弄着两只豪乳，将拧成小绳的肚兜夹在美人两只大奶中间，一会儿将一只奶子紧紧抓在手中，接着捏着狠狠用力，看着柔软滑腻的入肉从手掌中挤溢出来来。一会儿两只紧紧拈着一只小奶头，接着狠狠朝外面拉出，将那只雪白的肥乳拉成一条长长的竹笋形状。惹得美人儿忍不住婉转娇啼起来。而萧径亭仿佛要极尽淫秽一般，一双手在美人的两只大奶上做着无所不及的诱人形态。而且久久也不说话。

　　“公子，您来这里，就是来这样作践你的乖姐姐的吗？”俏螺儿最后终于忍不住，两只丰满有力的大腿夹在萧径亭腰间，两瓣大屁股跨座在萧径亭大腿上，伸出香舌添着萧径亭面颊，腻声道。

　　“怎么，没有事情，就是专门来疼你这个狐狸精不可以吗？”萧径亭咬住美人的小嘴，狠狠吻了一计道：“不过公子爷确实是有事情来的，就是为了赎走你们两个可人儿。”

　　“真的！”俏螺儿美目微微一颤，两只玉手捧住萧径亭的面颊，激动道：“姐姐已经是残花败柳之身，我的好弟弟还会要吗？”

　　“残花败柳？！”萧径亭手掌在女人玉乳上狠狠拍了一掌道：“你奶子那么大，屁股那么挺！都是属于女人最美丽的时候，哪里残了，哪里败了？而且你那里还紧得要命，后面花儿昨天刚刚被我开苞！”

　　“坏蛋，难道你就看中人家的奶子和大屁股吗？”俏螺儿闻之微微撅起小嘴，不依地扭了扭屁股，将萧径亭的一只手按在自己的一只乳上腻声道：“难道你就不看中姐姐对你的心吗？”

　　“心？！”萧径亭一嘴叼上美人的乳珠，舌头一阵研磨，接着手中在肥乳上狠狠一抓道：”你的奶子太大了，而且摇摇荡荡，听不见里面的心跳。不过心可以慢慢挖掘吗？我给美人赎身以后，我们有着一辈子的时间去知道你的心思，怎么，随着我走吧？”

　　“不，好弟弟！”俏螺儿香舌添过萧径亭的耳朵后，将舌尖伸进萧径亭的耳孔轻轻绞动一阵，接着腻声道：“姐姐不能随着你走，姐姐是个妓女配不上你不说。而且姐姐已经老了，再过几年后，说不定这个身子就不那么美丽了，那时候姐姐怎么受得了弟弟的不喜欢！”

　　“你是舍不得这迎来送往的淫荡生活吧！你是舍不得那些男人新鲜的身体吧！”萧径亭忽然将怀中的美人猛地推倒在地上，美人肥臀着地后，疼得一阵娇呼。接着听到萧径亭冷冷无情的呵斥后，不由小脸一黯，接着美目一凄，一股粉泪顿时涌了出来。

　　“你是这么看我的？”俏螺儿就坐在地上，也不起来，美目痴痴地望向萧径亭，见到萧径亭铁青的脸，忽然大呼出声道：“我就是人尽克夫的女人，我就是淫荡的女人，你还赎我做什么，你还碰我这种女人做什么。你以为我稀罕你这种小白脸吗？！”

　　“公子？！”巧巧见到情况突变，不由惊讶地朝这边望来，俏声呼道。

　　萧径亭仿佛气得浑身发抖，面上没有一丝笑容，目中也仿佛要射出火一般的光芒，目光直直射向俏螺儿，冷冷道：“好，你舍不得蓬莱的这些贵人，舍不得蓬莱这些英俊的公子哥儿，你就在这里接着在这里被那些男人上吧！巧巧，我们走！”说罢，萧径亭站起身来，朝床上的巧巧走去。

　　“不，弟弟！”俏螺儿见到萧径亭走去的背影，小脸一阵惨白，一声凄呼后，娇躯忽然猛地朝萧径亭爬来，两只玉臂紧紧抱住萧径亭的双腿，哭道：“弟弟，姐姐做梦都想着让弟弟抱在怀里疼爱，但是姐姐不敢啊，昨天姐姐和你好已经吓得姐姐晚上睡不着觉了！姐姐不能因为自己害了你啊！”

　　萧径亭转首将身下的俏螺儿拉进怀中，吻上泪花萋萋的玉脸，道：“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我都要将你赎出去，就算得罪什么人，我也不在乎！”

　　俏螺儿虽然将娇躯紧紧贴在萧径亭怀中，玉臂也紧紧抱着萧径亭，但是听到萧径亭话后，美丽的蛾首仍旧是不住摇晃，任凭萧径亭怎么哄劝，也不肯说出为什么来。

　　“弟弟，要努力也是姐姐来，姐姐一定自己努力，让自己回到你的身边，好不好？”

　　最后萧径亭带走的当然只有巧巧一人，一路上由于萧径亭板着脸儿，巧巧跟在身后，也不敢说话。也不知道巧巧和那个侍女小姑娘说了什么，那个小丫头再也不敢对萧径亭使脸色看，见到萧径亭一脸的不痛快，也不敢上来搭理。

　　“公子！”走出了玉儿坊后，巧巧小嘴微微张了张，仿佛有话要说，这样几次后，终于开口说了出来，道：“我知道俏螺儿姐姐为什么不敢跟着公子出来！”

　　“哦？”萧径亭转过脸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一丝不快，朝巧巧笑道：“你知道？那你说说看！”

　　巧巧见到萧径亭面上的神情舒展开了，便柔声道：“俏螺儿姐姐本来从不接客的，但是有一天渤海剑派一位姓楼的中年人来了以后，就看上了俏螺儿姐姐，非要她不可。螺儿姐姐不从，但是那个姓楼的武功很好，打昏了螺儿姐姐，强暴了她！最后几个晚上，就一直在螺儿姐姐房间里面，我们常常可以从里面听到螺儿姐姐的哭声和惨叫。从那以后，螺儿姐姐就一直将自己打扮得这般妖媚的模样，用脂粉挡住了自己的脸蛋，也不大和姐妹们说话，等到她稍稍好了后，那个人又来了，又在螺儿姐姐房间里面待了好几天不出来。这样好几次后，螺儿姐姐提到那个人就吓得浑身颤抖，姐妹们也不敢在坊里面提起姓楼的了！螺儿姐姐也故意变得这般妖媚的模样了。”

　　“竟然是这样？”萧径亭眉头一拧，目光忽然望向巧巧道：“那个姓楼的想必在渤海剑派中地位高得很咯？”

　　“听说他还是楼宗主的兄长，反正权势大得很，螺儿姐姐是不敢得罪他的！”

　　萧径亭目光微微一凝道：“原来是这样啊！”还没有等他将整个表情完全展现出来，眉头忽然一竖，目光望向边上高墙大院，冷喝道：“小心！”接着将巧巧和那个小姑娘拉在身后。

　　“是谁！”萧径亭一声断喝，猛地从腰间抡起长剑，接着眼前一冷，一道寒芒在夜空中竟然也闪着冷冽的寒芒。

　　“我才来的蓬莱，没有得罪什么人啊？莫非是任剑絮那个丫头怀恨在心，派人来刺杀我吗？”萧径亭目光一凝，对着刺来的那支长剑，手中利剑猛地甩出。

　　“抓走中间的那个女人！”就在萧径亭刚刚要格上那只利剑的时候，忽然从身后涌出几个握剑汉子，猛地扑向站在中间的巧巧。

　　“啊！”巧巧一声娇呼，引得萧径亭心中一紧，手中舞出一道凌厉的剑风刺向眼前那个，想尽快打到一名对手，然后飞快转身救回娇弱的巧巧。不料眼前又刷刷刺来几剑，冰冷的剑气将浑身罩得满满当当。

　　“要是现在将巧巧丢了，那真是没有脸面去见楼竹廷了！”萧径亭心中一怒，手中的利剑仿佛暴风骤雨一般朝前面的剑网洒出。

　　“叮！叮！叮！”随着一阵璀璨的剑花后，一阵阵剧痛钻进萧径亭的手臂，便仿佛连整只手臂都要废掉了一般。但是对手五六人一声惨呼后，空中爆出朵朵血花，手中的利剑也断成几截，纷纷飞上了天空。

　　萧径亭轻轻平下汹涌的血气，飞快转过身躯，挥剑朝抓向巧巧的众人刺去。

　　“呼！”就在萧径亭手中的利剑还没有刺出两尺的时候，忽然从背后传来一道冰冷的力道，那劲道之刁钻和狠厉，都远远在于刚才那五六个黑衣剑客之上。

　　“是谁？渤海剑派这样的高手，想必数也数得过来吧！”萧径亭来不及转身，手臂转向背后，抡起一剑，对上对方刺来的那凌厉一剑。

　　“叮！”一阵刺耳的撞击声后，萧径亭只觉得手臂的骨头往前一突，便仿佛要从血肉里面刺出来一般，握剑的右手更加没有一点力道，害怕敌手趁机再补上一剑，连忙飞快转过身来。

　　但是萧径亭也太高估对手了，他此时也目光惊讶地望着萧径亭，仿佛再惊讶萧径亭武功的高强，握剑的手臂也再不住颤抖，周围的五名剑客也紧紧围在他身边，好像也拍萧径亭趁机也补上一剑。

　　“看来这个人不认识我，不然他惊讶做什么？”萧径亭看清了来人的模样，修长挺拔的身躯，虽然面上猛地黑巾，但是露出的眉宇之间却显露出天生的自信和冷酷。虽然看不清楚面孔，但是从挺拔的身材，以及举手间的气势，萧径亭知道自己又遇上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贵家子弟了。

　　“不是昨天晚上跑了半夜，几天又大战几场，你怎么又是我的对手！”萧径亭心中暗道，提起丹田的一股真气，猛地提起长剑，足下一点朝对手汹涌而去。

　　“啊！公子！小姐被他们抓走了！”就在萧径亭长剑快要刺到对手的时候，后面传来那个小姑娘的一声惊呼，接着见到众人脚步飞快离开的声音。

　　“你们缠住他！”萧径亭忽然长臂一挥，朝身边的五名剑客吩咐道。望着众人长剑蜂拥朝萧径亭刺来，轻轻一阵冷笑后，长剑一挥便朝萧径亭攻来。

　　但是他马上发现，萧径亭手中的利剑此时竟然变得可怕起来，几声诡异的剑啸声后，己方的两人便横尸在地。接着那诡异的剑刃忽然间便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心中一凛，足下飞快后退，抡起手中的利剑，将自己的身子护得滴水不漏。

　　“剥光那两个女人的衣服，那个小的随便你们怎么办？”那名修长剑客面上一阵狞笑，笑着喝道，趁着萧径亭愤怒的一瞬间，抖起手中的长剑，躲在众人的背后，朝萧径亭胸前狠厉刺去。

　　“嘶！”“啊！不要！”随着一阵绸布撕裂的声音，一声娇嫩恐惧的声音在夜空中响起。

　　萧径亭心中一怒，目中光芒一爆顿时朝那个狡猾的对手射去，长剑猛地一绞带着浑身的气劲朝眼前的敌人刺去。虽然重剑一下，顿时溅起一团血肉，但是几人仍是将萧径亭围得严严密密。

　　“大胆，没有想到竟然有人敢在蓬莱城里面这般放肆！全部杀了他们！”就在后面那个小姑娘的娇声越来于变得凄厉的时候，空中忽然飘来一道迷人的幽香，那个香味正是萧径亭极其熟悉的，接着一道雪白的俏丽身影飘进了众人的视野中。

　　尽管在萧径亭印象中，秀情是十分多疑狠毒的女人，但是此时那张冷眼绝伦的脸蛋上，美得让他感到一阵震撼，也许是她出现得太及时了吧。

　　“快走！”萧径亭那名修长挺拔的阴险对手见到秀情后，目光猛地一亮，接着足下一蹬，猛地收回了手中的利剑，朝手下众人一声大喝后，自己连忙飞快退走。但是临走背后硬是被萧径亭生生划过一剑，但是脚下的速度却是没有变慢一点。

　　萧径亭连忙转过身去，见到巧巧和那个小丫头虽然衣不蔽体，但是尚能挡住娇躯上的要紧部位，不过那个小姑娘可能皮肤太娇嫩了，所以露出来的手臂上如雪肌肤被那些人抓得青紫纵横，看在眼中尤其的可怜兮兮。

　　看过巧巧几人后，萧径亭走到秀情面前，望向那张冷眼绝伦的俏脸，笑道：“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见到小姐了，萧某在这里多多谢过小姐的救命之恩了！”

　　此时的秀情，不但显得冷艳，还带着继续尊贵高雅的气息，便和她的身份一般，是渤海剑派宗主的现任夫人，后面除了在金陵带的几下手下外，尚有一对带剑的武士，想必是渤海剑派的弟子了。

　　“没有想到公子还早来一步了，您准备什么时候回蓬莱呢？”可能是由于边上有人吧，所以秀情说话声中带着一层客套，也带着一层冷淡。倒是她后面的小姑娘映荷美目狐疑地朝巧巧多看了几眼，而下身重伤被萧径亭治好的那个红衣冶艳女子，此时一扫平时的媚态，冷着俏脸，目不斜视。

　　“夫人，这人是我们剑”秀情带来的几个武士掀开躺在地上的几具尸体的面罩，忍不住心中的惊骇，连忙朝秀情说到，但是却是被秀情冷冷的眼神止住了。

　　萧径亭便当作没有听到一边，朝秀情行礼告辞后，带着巧巧和小姑娘离开了这里，因为他相信，秀情这群人今天晚上肯定会在“蓬莱阁”下榻的。

　　“公子，这里是哪里啊！”巧巧和丫鬟都穿上了秀情送给的衣服，免了赤裸肌肤的尴尬。看到萧径亭将她们往城外带的时候，那个小姑娘面上顿时变得有些不信任了，面上微微有些害怕朝萧径亭问道。

　　萧径亭也不由皱起眉头笑道：“那问问你的情郎吧，他为什么在这么个破地方安家？”

　　“你别胡说！”那个小姑娘顿时不干了，红着脸蛋朝萧径亭道：“他是我小姐的情郎，不是我的情郎，你们男人有什么好，为什么要便宜你们？”

　　萧径亭心中微微一愕，没有想到这个小姑娘竟然是这等想法，不过后来想想也顿时恍然了。这个丫头从小就呆在妓院中，见到的竟是这些负心薄悻，要不就是男人的恶行恶状，心中对男人自然难有好感了。

　　但是在萧径亭带着巧巧走下一条小河的时候，巧巧的小脸上也不由微微惊讶，但是却是没有一点怀疑的神色。

　　萧径亭见到那个丫鬟小姑娘渐渐扯了下巧巧，美目闪烁不动，怯怯细声道：“小姐，你看这里”

　　萧径亭不由有些苦笑不得，道：“小姑娘你说我要是想劫色的话，就凭你这小娇躯，能够挡得着我吗？我干吗还带着你走到这里鬼也不来的地方！”

　　小姑娘顿时听得满脸通红，再也不敢多话，接着见到萧径亭在一个河道凹处钻进一边茂密的树丛，美目中不由闪着好奇的光芒，兴致勃勃跟着萧径亭钻了进来，倒是把巧巧丢在了最后面。

　　“公子，他的房子就在这里面吗？难不成他要在这里做野人不成？”随着萧径亭走进一条满是野草的小道，甚至还不能称之为道，因为上面的痕迹还是被刚刚踩出来的。巧巧也不由出言疑问道。

　　萧径亭心中也不由暗暗一笑道：“楼竹廷那小子从小看《桃花源记》看得多了，成为典型的梦想主义，所以就专门在蓬莱几岛上，专门在有河的两瓣树林瞎找，没有想到还真的被找到了一处桃花源，遇到了一个武林高手，学了一声厉害的武功！看到刚才那些草了没有，他自己从来都是不踩的，从上面飞过去，就将轻功练的和鬼一样！”

　　小姑娘顿时听得美目发光，惊讶道：“这么神啊，那我也要学轻功，以后也从草上飞过去！”

　　巧巧小嘴一啐，道：“懿懿，你这个小傻瓜，公子是在哄你玩那！”

　　那个觉懿懿的小姑娘顿时小嘴一瞥道：“原来是骗人的！啊，小姐你看！”小姑娘正在生着闷气，忽然随着萧径亭将一从长藤掀开，入目的竟是一条平坦的石头路子，路的两边栽着无数的花草树木，河外面的树木不同的是，这里的都经过细细的打理。可能现在不是秋天，不然萧径亭几乎可以肯定，在这路的两边，肯定开满了各式各样的菊花。

　　“巧巧！”

　　随着一声呼唤，巧巧娇躯一震，美目直直朝路的尽头望去，那里有着几间非常雅致的房子，房子的前面是一片大大的空地，空地上除了一些修剪巧妙的花树外，还站着一个人。在夜空中，巧巧目光顿时定格在挺拔潇洒的楼竹廷身上，一声娇呼，顿时如同倦鸟扑林一般投进楼竹廷张开双臂的怀抱。

　　“主子！”好像听到了外面的声响，俏丽可人的盈盈从房子里面欢呼而出，带着一阵香风张开双臂朝萧径亭怀中扑来。

第十卷 第五章 又窥香浴

　　“嗯！”萧径亭身躯微微一缓，顿时怀中多出一具柔软美妙的娇躯，鼻端也顿时荡漾起阵阵的幽香。萧径亭目光朝着美人的粉背往下望去，见到盈盈一握的小腰下，圆隆丰满的美臀上，竟然系着一条白色的带子。接着玉人两只玉臂如同蛇一般绕上萧径亭的头颈，这本来是非常香艳美妙的事情，但是偏偏萧径亭觉得脑袋被重重磕了一下。

　　“啊！对不起，主子！”盈盈一声娇呼，连忙伸出小手朝萧径亭头上被磕的地方摸去，细细摩挲。接着将坚挺的酥胸紧紧贴在萧径亭胸膛上，柔声笑道：“人家听到主子来了后，就忍不住跑出来，连锅铲也带出来了！”

　　“你也会做饭？！”虽然萧径亭觉得微微有些奇怪，自从昨天晚上以后，盈盈仿佛再也没有一点发脾气的影子了，变得无比的温柔和欢喜，整张美丽的脸蛋也时时带着柔美的笑意。

　　“是啊！魔女也是人吗？也要吃饭啊，况且盈盈摊上了这么一位嘴馋的公子，还不得学好厨艺，不然哥哥以后不要了盈盈怎么办？”盈盈顿时撅起小嘴用瑶鼻轻轻蹭了萧径亭嘴唇一下，接着将粉颊埋在萧径亭的肩膀上柔声道：“人家连公子喜欢吃什么菜都记得清清楚楚哩？”

　　当萧径亭重新赶回城里面的时候，夜色已经非常晚了，不过街道上还是到处的灯火通明。而蓬莱阁里面的布防也显然因为秀情的到来，而变得森严了许多，就算萧径亭进去也被左右盘问了许久。

　　“这样闯进秀情的房间，带来的影响应该非常的不好吧！该怎么潜入呢？”衡量下，萧径亭还是看准了最豪华的一处院子后，打算从园子后头潜入进去。

　　“就是这一间了！”萧径亭目光望向一幢雅致精美的小阁，足下轻轻一点，便仿佛一道影子一般飘进了高高的围墙，躲过林立的岗哨，不过萧径亭发现这些岗哨竟然个个英姿飒爽，健美有力，都是女剑客。但是也顾忌不到这么许多，落在一处假山下，萧径亭瞧准其中一处灯火通明的窗户，脚下一点，整个身躯顿时拔起钻进了那扇窗户中。

　　“啊！”不知道是因为萧径亭落足的时候太过于轻盈，还是里面的人过于投入了。萧径亭进来的时候，里面的那个美人竟然没有发现屋中多了一个人。但是萧径亭也顿时看傻了眼睛。

　　早上，萧径亭刚刚在山上偷窥了楼美人的洗澡，虽然没有看到美人儿将衣服全部脱了，但是美人身上两处绝美的地方已经充满了萧径亭所有的心胸，所以一点也没有觉得遗憾。而那时候虽然是温泉，但毕竟是在水池中，所以就显得美人的娇躯相对渺小了学许多。而且尽管水雾缭绕，但是那毕竟是水池，所以楼美人当时那身娇躯，给萧径亭的感觉更多的是冰肌玉骨，清凉剔透。

　　但是眼前的景象却是给了萧径亭另外一种感觉了。眼前的美人还是那么的美丽绝伦，还是那个蓬莱玉楼美人。而且美人也恰好正在洗澡，但是却是蹲在一个大木盆里面洗澡。热气腾腾的浴汤，混着美人的处子幽香，仿佛形成了这时间最动人的芳香了。而给萧径亭最大震撼的是，和早上水池中完全不同。此时混着热气腾腾的水雾，美人的娇躯上的蜜肉，便充满了温香软绵的感觉，雪白如同凝脂的肌肤上沾着颗颗水珠，也随着美肉闪着有人的光芒。

　　由于美人此时正是背对着萧径亭，所以落在萧径亭眼中的是如同锦缎一般的粉背，那盈盈一握，仿佛掐也不能掐的圆细小腰。但是最吸引萧径亭眼球的还是蛮腰下两瓣雪白肥嫩的大屁股了，由于蹲着，那两瓣美臀显得越发的勾人心魄，白晃晃、肥嫩嫩、圆滚滚的两瓣蜜肉雪球在热水中，显出了惊心动魄的诱惑，萧径亭甚至觉得世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加迷人的美景了。

　　而且更加迷人的是，许多美人在美臀拱翘起来的时候，才显得尤其的圆肥。站起来的时候，显得挺翘圆滚。但是蹲下的时候，却是横向发展了。两瓣大屁股朝两边张开，看来就不那么圆了。以前萧径亭也认为那是一道绝美的风景，为此那个妖媚的莫莫竟然常常将两瓣大屁股蹲在萧径亭的脖子上，甚至风骚起来的时候，会故意蹲在萧径亭面前小解。

　　但是萧径亭发现眼前这个美人的两瓣豪臀，就算在蹲下的时候，仍旧那么肥肥圆圆，肥厚多肉的臀瓣还是高高鼓起。不过横向发展也更加的可观了，两瓣雪臀的横向跨度几乎纵横了整个木盆，和上面小小的纤细小腰比起来，真是有些气势骇人了。特别是两瓣肥球中间的沟壑，从凹陷的后腰长长延伸到美丽迷人的胯间，比起寻常美人，那条臀沟儿也显得更加的长，更加的深。深得仿佛里面的菊花儿也看不大清楚了。

　　“楼美人现在正在做什么那？”萧径亭直到好些时候，方才从楼美人下身美丽的风景晃过神来。见到楼美人还是深深陶醉在自己的境界中，由于背对着萧径亭，所以也不知道再做什么。

　　“这个女人还真的不是一般的自恋啊！”当萧径亭轻轻绕过目光的时候，发现美人两只玉手正捧着两只玉乳，两堆凝脂高高隆起，仿佛两座小肉山一般，又圆又大。由于楼美人的两只玉手正将两只柔软如绵的肉球望上捧起，所以伸出的丁香小舌可以轻易地添到自己粉嫩的小奶头。而此时这个自恋的美人儿正在做着这件事情，而楼美人显然以前做过许多回这种事情了，所以那条娇嫩的小香舌灵活无比，如同一条小蛇一般，卷着自己勃起的小奶头，不住地嬉戏。而美人儿那娇嫩粉红的小奶头，以及上面如同新剥鸡头肉一般的乳晕敏感无比，随着美人的小舌头轻轻添过的时候，美人儿的娇躯也随之轻轻一颤。美目中更是射出温柔无比的目光，那神色便仿佛是对待自己儿女宝贝一般，而如泣如诉、似箫似管的娇吟，也不住从喉咙底下发出。

　　“咳！”萧径亭心中轻轻一叹，微微舒展开身子，便想趁着美人儿没有发现他之前，赶紧离开。不料发现美人而在添自己豪乳的时候，目光竟然不住往前面的一张白纸上望去，而那张白纸正是今天早上自己在那仙境给她画的画儿。

　　“啊！”尽管这声惊讶只在喉咙底下发出来，但是还是被楼美人听到了。美人儿娇躯微微一颤，但是她没有立即转过身来，也没有开口娇呼。而是飞快拉过一条长长的床单模样的东西披在娇躯上，接着美目一寒朝萧径亭望来。

　　就在这以瞬间，楼美人的玉脸顿时重新变得那么骄傲，那么高贵。但是仍旧没有开口叫嚷，美目朝萧径亭射来的目光中，也没有太多的愤怒成分。而是一种凌厉和责怪，仿佛在指责萧径亭不知道好歹，竟然被饶了一次性命后，再一次来偷窥她沐浴。

　　“你别出太大声，不要让别人听到里面响动了！”楼美人目光严厉朝萧径亭注视了片刻后，接着美目中顿时变得凌厉起来道：“我今天早上刚刚放过了你，你不要以为给我画了几张画儿，我就会放过你了！这次你是非死不可了！”接着小脸微微一红道：“刚才的情形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了吗？”

　　萧径亭微微一阵苦笑道：“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这次不是故意来偷看你洗澡的。我又不是神仙，知道你会在这个时候，会在这个房间洗澡！”

　　随着萧径亭的话后，楼美人的美目中的寒意渐渐变得盛起，但是听到萧径亭的话后，脸上还是闪过一丝疑色道：“那你过来干什么？是偷看别的女人洗澡吗？”

　　“不是，我是来找秀情夫人的。但是现在是深夜，我实在不是非常方便进来，就打算从房子的窗户潜入进来，而且做这等事情我也比较有经验！”萧径亭对上楼美人冷冷的目光，笑道：“我看到这间房子怎么精致，想必秀情夫人应该便住在里面，没有想到小姐也在！”

　　“秀情？！”楼美人柳眉一紧，美目闪过一丝疑色道：“你认识我的二娘？你是怎么认识她的？你找她有什么事情？”

　　“这个丫头真的有种很重的领导欲望啊！”萧径亭心中苦笑道，接着面色一正，仿佛自己和秀情的关系天地可鉴一般，道：“我曾经学过医术，恰恰在镇江遇到了秀情夫人，发现她身中剧毒。便将她医治好了。而今天晚上，我遇到一批刺客，正要不敌的时候，遇到了了秀情夫人的车队，被秀情夫人救了性命，正要过来拜谢，以及问清楚一些事情？”

　　“哦？是这样？”楼美人美目朝萧径亭面上看了几眼，接着微微一笑道：“你明明知道我现在要是和你动手，就会惊动楼里的护卫。就会别人知道你在我的闺房里面，所以今天晚上我是肯定杀不了你了，你才这么有持无恐的吧？”

　　萧径亭不置议否笑笑，道：“况且小姐这般模样，和我动手只怕也不方便得很？”说罢目光朝美人胸前高高的隆起望了一眼。

　　楼美人顿时气得小脸一红，接着转过小脸，仿佛不屑和萧径亭生气道：“你的这条性命，我先留着。但是它随时都别我捏在手中，我想要你死，在东海几十府上，你逃到天上也会别人杀了！”接着面色一肃道：“你现在先下去，朝外面的护卫说，来拜见我！我带着你去见我的二娘！”

　　“兄弟何人，这般晚了，还来拜见楼小姐！”萧径亭从正门进来后，对面走来了一位英俊的青年公子，穿着一身白袍。无论面貌还是风姿都不在现在萧剑月的这张面孔，见到萧径亭后，那人目中闪过一丝异芒，接着面上浮上温和笑意道：“在下姓苏，最是喜欢交朋友，兄台见完了小姐后，便过来和我打声招呼？”

　　“在下萧剑月！苏兄的姓名真是如雷贯耳了！”萧径亭笑着朝那位苏公子一抱拳行礼，便朝里面走去。这位苏少爷便是那个为了讨好楼美人，而专门从南方装来一船宝贝无视的苏少爷。从这些事情中，他的楼绛玉的心思是昭然若揭的，但是现在对人品俊美的萧径亭竟然还是一幅温和笑容，没有一丝敌意。所以萧径亭心中不得不对眼前的这个英俊公子起了提防之意。

　　当萧径亭走进一间雅致的闺房的时候，楼美人已经穿上了一件雪白的劲装。将她修长曼妙的娇躯衬托得挺拔脱尘，美丽绝伦的脸蛋也充满了迷人的英气。

　　萧径亭鼻端轻轻一嗅，一股醉人的幽香顿时飘进，顿时脑目清怡。

　　楼美人见到萧径亭进来后，好像不想和萧径亭多话一般，立即转过娇躯，朝外面走去，冷冷丢下一句话道：“你随我来，我带着你去见二娘！”

　　“光看楼美人走路的模样，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美人竟然有这么温柔的一面！不过可惜她无比温柔的模样，只在面对自己的时候显示出来！”萧径亭望着美人走路的时候，由于穿着劲挺修长的劲装，所以玉步走动间也带着一股不可侵犯的凛然气息。

　　不过可能是萧径亭先入为主吧，眼前这个美人的香臀儿实在太大了，难道真的就全部被外面的裤子和长摆挡住吗？在萧径亭细看下，还是发现美人儿玉腿迈开之际，肥厚的美臀还是会微微颤动，带着外面的绸布一阵扭动。

　　“二娘！我是绛玉！”楼美人带着萧径亭在屋中的走廊转过几圈，来到一处精致的门口面前，朝里面娇声招呼道。

　　“玉儿，现在那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啊！可以明天来见二娘吗？”片刻后，便听到秀情温柔无比的声音，让萧径亭听得微微一阵惊讶，秀情以前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是在面对谁。声音都是冷冰冰的，但是现在听来竟然比起莫莫的呼唤还要温柔。

　　“二娘本来打算进了蓬莱阁后，就去见你的。”秀情玉足轻轻踩着地毯，发出一阵轻柔的声音，一边走路一边说话，语气中仿佛疼爱中带着无数的讨好，柔声道：“但是我想来你大概已经睡下了，就没有过去打扰你，倒反要你过来看我了！”

　　在秀情说话的时候，萧径亭目光注意到楼美人脸上的神色，虽然称不上不屑，但是也绝对没有一点对待母亲那般的亲热和尊敬。

　　“呀！”美丽动人的秀情从屏风后走出身来，见到来人中不但有楼美人，还有萧径亭，不由一声轻轻的娇呼，接着整张脸蛋也变得红透起来。

　　原来此时秀情美人身上穿着竟然是单薄的丝绸小衣，下面也只穿着一条雪白薄薄的裤管儿，玉足还是赤着的。秀情身材修长浮凸，极是曼妙。今天穿的这般单薄，看在眼中更加将她起伏的娇躯衬托得淋漓精致，无比的惹火诱人。而裤管下的两只雪白的玉足，精巧细嫩，让人看了便想抱在怀中细细怜爱恣怜。

　　“好香啊！”随着秀情走出来后，室中顿时弥漫起一股幽香，真是秀情娇躯上的体香。不过可能是因为秀情此时娇躯上的衣服穿得少了，所以那股体香尤其地浓怡。

　　秀情见到萧径亭后，虽然有一阵失态。但是很快就变得端庄起来，也没有象往常女子一般马上逃跑，而是渐渐朝萧径亭一福道：“妾身已经睡下了，没有想到萧公子来了，这副样子真是让公子笑话了！”说罢方才走进屋去，想必是去穿好衣服了。

　　“秀情以前在渤海剑派便是这副样子的吧？就仿佛书香门第的小家碧玉嫁入大户人家后，既显得知书达理，又温柔乖巧，仿佛随时都害怕会犯错一般！”萧径亭心中一阵暗笑，便站在外面。知道里面的秀情招呼后，方才随着楼美人一起进去。

　　“听说二娘刚刚救了萧公子，二娘可看出了那些刺客是什么人吗？”楼美人进了秀情的闺阁后，淡淡一声问候后，便问起了秀情刚才的事情来，神态中对美人竟然没有几许尊敬。

　　而秀情对楼美人的态度可完全不一样了，既是怜爱又是讨好。声音轻柔，目光蜜蜜。听到楼绛玉问话后，便朝萧径亭望来一眼，还是占了楼美人的光了，秀情美人朝萧径亭望来的目光，也变得温柔起来，道：“原来公子已经告诉了玉儿了吗？依照那些人的里面服侍看，好像是”秀情说到此处，美目抬起朝楼绛玉望了一眼道：“好像是咱们渤海剑派的人！但是武功却不是咱们渤海剑派的，但是跟着二娘的几个护卫，认识他们其中的几张面孔，好像就是咱们渤海剑派的人！”

　　“二娘是说那些人都是我新招进来的无派弟子吗？”楼绛玉顿时俏脸一寒，朝秀情射去。

　　秀情朝楼绛玉微微一笑道：“二娘不是这个意思，二娘哪有资格管渤海剑派的事情！你别生气！”接着秀情美目朝萧径亭望来道：“那萧公子您大概知道那些人为何要刺杀于你吗？您在这里得罪过什么人不成？”

　　“要得罪也是俏螺儿的那个相好了！”萧径亭心中暗道，但四面上却是一片迷茫道：“没有啊！”接着面上拂过一丝奇怪的神色。

　　“将你心中的话说出来！”见到了萧径亭这个神色，楼美人忽然俏脸一寒，朝萧径亭说到：“要是你自己做了坏事，才得罪了我们剑派的人，我可懒得理会你！”

　　萧径亭面上一阵苦笑道：“要得罪的话，好像得罪过一个人。就是秀情夫人身边的那个任剑絮小姐！”

　　“是她？！”秀情和楼绛玉竟然是异口同声说到，加上两张美丽绝伦的小脸，仿佛两姐妹一般，听来尤其的动人。

　　“玉儿也认识剑絮小姐？！”秀情面上也微微一阵惊讶，朝楼绛玉柔声问道。

　　楼绛玉美目中闪过一丝异色，道：“也谈不上认识，但是见过！她的兄长两天前，进了我们渤海剑派。我也这样认识了他的妹妹任剑絮了！”

　　“白衣淫贼！”萧径亭心中顿时一动，知道那个在女人心思上极度厉害的淫贼，已经凭着自己高超的手段在渤海剑派中立足，甚至给楼美人深刻的印象了。目光望向秀情的时候，发现秀情虽然隐藏得极深，但是美目中的那丝喜色还是忍不住露出了一丝。

　　“楼小姐，我有几句私话和秀情夫人说！”再说过几句闲话后，秀情忽然朝萧径亭使来一道眼色，萧径亭便朝楼美人笑道：“而且天色也不晚了，小姐这就去歇息吧！”

　　楼美人面上微微一变，但是还是忍住了心中的不快，站起娇躯朝秀情望了一眼，一句话不说便直接离去了。

　　“剑月，你这样无礼，可得不到玉儿的芳心哦？”送走了楼美人后，秀情的小脸没有立刻冷下来，而是直接望向萧径亭道：“今天刺杀你的绝对不是剑絮，你是怎么和玉儿认识的，让剑派中的几位少爷动了心思，才派人前来刺杀你的？”

　　“我可以将她看作挑拨吗？”萧径亭立刻站起身来，朝秀情笑道：“秀情小姐再怎么说，名分上也是楼丫头的二娘，怎么这般妥协与她！”

　　“你这也是挑拨人家和玉儿的关系吗？”秀情的神色顿时变得妩媚起来，朝萧径亭嗔了一眼道：“我再怎么说也是她二娘吗？她现在是个没爹没娘的可怜孩子，我能够不疼她吗？”

　　萧径亭心中一阵冷笑暗道：“要不是我知道你的底细，岂不是会被你骗死了都不知道！”

　　“公子打算什么时候去蓬莱城，可要随着我们一道去吗？”秀情小脸顿时变得温柔起来，道：“剑月啊，你就随着玉儿一道去蓬莱吧！这个丫头看起来，但是心里其实脆弱得很，你是她师兄，你可要好好护着她啊！”

　　“这是在试探我对楼美人有没有野心吧！”萧径亭心中微微一笑道：“不了，秀情小姐可要随着楼丫头一道回去吗？”

　　“是啊！我怕这孩子听到自己父亲过世的消息后，会受不住，她生平就最听宗主的话了！”秀情仰起小脸，忽然美目望向萧径亭道：“她娘对不起她爹爹，我也对不起她爹爹。我不对她好，就没有对她好了！况且现在打渤海剑派主意的人那么多，我怎么可以让玉儿一个人当着。”

　　“她母亲对不起宗主？！”萧径亭不由皱起眉头，问道：“楼师伯妻子的贤惠是所有剑派人都知道的，怎么会对不起楼师伯呢？要是她对不起楼师伯，楼师伯怎么又会几十年来都那么刻骨铭心地思念着她？”

　　“咳！”秀情小嘴轻轻一声叹道，美目闪过一道复杂的神色，望向萧径亭道：“你大概也差不多知道宗主是怎么死的？他是没有了生志了，她怀念了妻子几十年，但是到头来却是得知自己最爱的人被判了自己，心灰意冷下，就没有一点活下去的力量了？”

　　听着秀情半真半假的话后，心中顿时想起楼临溪死的时候，那时候他确实是已经没有一点对生的怀念了。而且最后提醒萧径亭，就算以后找到杀她的真正元凶，最好不好伤害她！萧径亭本来一位他指的是秀情，但是现在想起仿佛他的元配妻子才会让他这般的刻骨铭心吧！伤心得这般厉害吧！

　　“那位姐姐其实是被人派来做卧底的！”秀情美目忽然直直射向萧径亭静静说道：“至于那个姐姐现在到哪里去了我就不知道了！”

　　但着以往的萧径亭，本来肯定会问你怎么会知道之类的时事情！但是他现在什么也不想问，整个脑子仿佛一片混沌一般，心里仿佛已经被化掉了一般，也不知道里面是不是痛得很。

　　“那名姐姐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是个草原上的姑娘，长得非常的美丽，所以玉儿继承了她所有的美丽”

　　秀情本来动听无比的声音顿时仿佛如同从天际传来一边，外面听不清楚，但是钻进耳朵后，却是狠狠的扩张仿佛要撕裂了萧径亭的身体一般。

　　“是呀！妍儿也长得那么美丽，妍儿也是草原上的姑娘，妍儿也会唱《心儿飘》啊？”尽管萧径亭强自着不让自己去想这些东西，但是这些念头仿佛毒蛇一般，使劲用上来，钻进他的心里。

　　“所以在那个姐姐离开的时候，留下了几岁大的玉儿，宗主便自己亲自带着玉儿，跟宝贝一般宠着她，教她唱那个草原姐姐经常唱的拿首《心儿飘》。”秀情轻轻一叹，那如同锥心一般的言语从小嘴中说出，钻进萧径亭的耳朵中，狠狠扎在他的心上。

　　“为什么楼临溪望向我的目光，有那么重的怜悯，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接着有一股魔鬼般的念头钻进萧径亭的脑子，让他几乎呼吸不过来，好像整个心神都要涣散了一般。

　　最后萧径亭都忘记了自己是怎么离开秀情的闺房了，好像也不在意被秀情看出破绽了。

　　“妍儿是死了，妍儿绝对是死了！”萧径亭的脚步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最后脑目由混沌变得清晰起来，但是接着而来的是一股锥心的疼痛。但是另外一个念头也随着起来。

　　“我内心深处是不是早已经意识到这些事情了，只是碰也不愿意碰它，不愿意去理会它。所以才怎么放荡形骸地和俏螺儿还有其几个女人鬼混的！”此时的萧径亭看来真的就仿佛一堆行尸走肉一般，双目没有一丝神情，只是脑子在混沌中不断运转着。

　　“喂！你走到这里来做什么？”忽然一声俏冷的娇喝，让萧径亭头颅猛地抬起，见到眼前的正是美丽绝伦、又英姿勃发的楼绛玉。她还是长得这般的动人，还是的贵秀绝伦。

第十卷 第六章 绝美触动

　　“喂！你走到这里来做什么？”忽然一声俏冷的娇喝，让萧径亭头颅猛地抬起，见到眼前的正是美丽绝伦、又英姿勃发的楼绛玉。她还是长得这般的动人，还是的贵秀绝伦。

　　“蓝眼睛！”萧径亭猛地抬起双目，望向楼绛玉的那双美目。

　　果然，那双秋瞳如同秋水一般的清澈，如同夜空一般的深幽，如同星空的一般的闪亮。看来和妍儿是那么的相象，但是却不若妍儿那双眼睛那么的温柔，那么的柔和，看着自己的时候，充满了柔情蜜爱，甚至充满了母亲的怜爱。

　　“我怎么可以怀疑妍儿，她纯洁得就象天上的仙女一样，她对我就好像我母亲对我一般。她怎么会背叛我啊？”想到妍儿那双美丽的眼睛，在心中开始闪动望向萧径亭，还是那么的温柔，还是那么的疼爱，还是一丝丝因为萧径亭的怀疑而引起的伤感，但是唯独没有一点的责怪，顿时一股愧疚猛地涌向了心头。

　　楼绛玉见到萧径亭的目光虽然朝自己望来，但是里面的光芒涣散，好像没有了焦距了一般。而且看来好像萧径亭此时竟然仿佛已经无视了自己的美丽一般，美丽的脸蛋不由变得微微惊讶和好奇，这个表情是她在萧径亭面前的时候，唯一一次不那么居高临下的骄傲模样了。但是紧接着，这个美丽的女孩目光变得多疑了起来。

　　“刚才二娘到底和你说了什么了？”女孩的美目紧紧盯在萧径亭脸上，问道：“不然你的脸色怎么变得这么奇怪？你到底是谁？你是来做什么？”

　　萧径亭平息纷乱如杂的心思，朝楼美人望去一眼，道：“我叫萧剑月，这次来蓬莱的目的，就是为了娶你过门！”

　　“啊！”尽管楼美人刚才看来仿佛一个无比骄傲的公主，摆出的模样也仿佛充满了智慧和多疑，甚至有着喜怒不形于色的味道，但是听到萧径亭话后，还是忍不住一声娇呼，急着整张小脸猛地全部红透开来。

　　“放肆！竟敢在我面前说这等不敬的言语来，是不是想让我现在就让人杀了你！”那缕羞色还没有完全浮上楼美人的脸蛋，但是紧接着那张美丽绝伦的脸蛋中，顿时不满了寒冷的冰霜，一声娇喝，美目中射出的一道凌厉的目光，直直射向萧径亭。但是透着那层冰霜面，却是只有一许轻轻的薄怒。因为被一个人品优秀的少年公子喜欢，无论哪个美人，只要是凡人。心中总是欢喜的，但是楼美人太过于骄傲了，所以她是绝对不能让人看出她芳心中的羞涩。

　　萧径亭面上微微一阵苦笑，朝楼美人道：“天下间想娶小姐的男子，足足可以从东海排到长安，你杀得光吗？”说罢朝楼美人告辞一声，便径自走了出来。他现在却是一点点寻香猎艳的心思也没有了。

　　“哼！”就在萧径亭转过脸来的时候，听到一声恨意十足，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的冷哼。接着目光望向声源处，那也是一张美丽绝伦的小脸，此时面上罩的寒霜比楼美人还要厚，从美目中射出来的恨意也尤其显得那么刻骨铭心，正是萧径亭昨天刚刚得罪过的任剑絮。

　　任剑絮走过萧径亭身边，美目一寒，接着小嘴撇了撇，豪不理会萧径亭径直走了过去，朝楼美人笑道：“楼姐姐啊，今天下午你和我哥哥的比武到底谁赢了啊？”

　　楼美人听到任剑絮故意说出这段话后，美目不由轻轻一瞟朝萧径亭望来。但是见到的却是一脸平静无波的脸色，柳眉不由一颦，芳心没有来由的一阵恼怒。

　　其实这个消息在萧径亭心中还是形成了一定的震撼力的，但是他现在新潮翻滚间，这个震撼便仿佛一颗石头投入滚滚浪潮中一般，没有带起轩然大波。

　　“姐姐啊，男人要有文才武功才算是男人。那些天天玩鸟巧语的男人，充其量只不过是个萧白脸罢了！”任剑絮见到萧径亭没有什么反应，不由轻蔑一笑，接着朝楼美人俏笑嫣然说道，看来是要将萧径亭归引到小白脸一丛了。

　　若是平常，萧径亭肯定少不得朝任剑絮狠狠地瞪上一眼。但是现在他本来想展开一个苦笑，但是好像整张面皮都是僵的，便索性作罢，轻轻一礼便转身离去。

　　越是凡人，脑目和心情就越加容易烦闷和低落，甚至是满脑子乱糟糟的一团。萧径亭心性算是潇洒，所以以前就算在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心情烦闷，或者是剪理不断的时候，当初妍儿的离去，给他带来的是一种空白。好像也不是什么悲伤，仿佛妍儿只是出了趟远门，或者只仅仅是在和自己玩游戏，在等着自己去找她一般。尽管萧径亭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幼稚，一直不愿意去承认，但是它却是是个事实。

　　“去那个仙境看看，或许妍儿就在上面等我也说不定！”萧径亭走出蓬莱阁的时候，本来是想去楼竹廷的那个桃花源处的，但是脑中顿时浮现出一个地方，接着仿佛一个非常安宁的气息涌向整个头颅。

　　当萧径亭运气轻功跑到玉溜山下时候，发现自己还是需要从那个陡峭的悬崖爬上去，因为那边的山路自己并不认识。而且此时心中隐约有股受虐的想法，好像要是爬上去，摔下来死了也好。

　　“咦！难道上天真的听到我在说什么，让妍儿在这个仙境等我了吗？”当萧径亭走到悬崖下面的时候，竟然发现一道无比曼妙的身影仿佛一道轻烟一般，在悬崖的一处轻轻一点，接着便马上飘上几丈。再一点，便钻进了云雾缭绕的山腰间。虽然萧径亭有着夜视的能力，但是毕竟现在伸手不见五指，而距离太远，云雾缭绕。所以萧径亭实在没有看清那是一道什么影子。但是可以看出的是，那道影子非常的动人，非常的飘逸。

　　“她肯定不会是妍儿的！”萧径亭不由一阵苦笑，摇了摇头，但是内心却是无比的激动，仿佛想立刻长出一对翅膀，飞到那道动人影子的面前，将她看得清清楚楚。

　　“呼！”萧径亭足下轻轻一点，整个身躯夜轻飘飘升起，落在一处悬崖的微微凸出，脚上的五趾往着脚处猛地一按，身躯便接着再次拔高。几次后，萧径亭方才重新看到了那个人影，并不是那个人的速度慢了。相反，萧径亭尽管认为自己的轻功卓绝，虽然此时身上的真气比起最高的时候，还差了两三成，不过对轻功的影响并没有剑法的那么大。但是眼前那道影子的速度，却是萧径亭再最好状态下夜望尘莫及了。那道身法不但快，而且给人一种飘逸虚缈的感觉，就在那道影子的轻轻飘动间，仿佛整个冰冷的悬崖夜充满了仙气。

　　那道影子此时正在萧径亭的十丈处停下，忽然亮出一道寒芒。仿佛是手中多出了一道长剑，接着那支长剑在悬崖上轻轻一点，那道曼妙的身影便仿佛一直鸟儿一般，轻飘飘地飞上了几十丈，直到消失在萧径亭的视线中。

　　下面的萧径亭看得目光一阵发呆，虽然白衣淫贼的轻功好，而梦君奴的轻功也好。但是他一直认为她们的轻功比起自己还是稍稍逊色一点的，但是眼前这道影子的轻功，甚至比他还要高出一筹。竟然能够接着长剑点住悬崖的力道，直直朝上飞去，几十丈而没有一点间歇。显然这人的内力心法以及轻功身法极其精妙，而且高明绝顶了。

　　“夕公子，你终于来哩！人家已经在这里等候了多时了！”就在萧径亭落脚于早上楼竹廷藏身的那处萧树林的时候，那道曼妙的人影已经到了那处仙境了。

　　“果真不是妍儿！”就在萧径亭心中轻轻一阵苦笑的时候，发现仙境中有飘出一个仙女出来。而那个仙女萧径亭却是十分的熟悉。在当今天下的众多绝色中，能够算得上仙女的，梦君奴便是寥寥无几中的一个了。

　　可能今天萧径亭的心神被妍儿的事情冲击得厉害，所以掀开看来分外的脆弱，所以听到梦君奴仿佛已经在等那个夕公子已经很久了，而且梦君奴在说话的口气中，一反平常的冷漠，变得无比的妩媚动人。

　　“君奴竟然能够找到这种仙境福地，我此来蓬莱，就算什么夜没有得到，光光看到这等景致夜不枉了！”那道飘逸的人影轻轻一笑，走到梦君奴身边笑道：“我来的可是不早不晚，君奴来得这般早做什么？”

　　“这几乎是人家一生中重要的时候，自然要早早来了！”梦君奴咯咯一笑，一张美得令人屏息的俏脸朝这边望来，两人立于美妙仙境，皆是飘飘欲仙，望来真是仿佛天设地造的一双璧人一般。

　　“是这小子？！”就在萧径亭心中浪潮翻滚不知何味的时候，忽然一手将他来到了一丛萧树丛间。萧径亭转头望去，那人虽然笑脸兮兮，但是却掩不住满面的震撼。

　　“快过来，别让他们发现了，让我看不成了仙女！”虽然这里距离梦君奴那边足有几十丈，但是楼竹廷还是聚声成线传音进萧径亭的耳朵道：“我从娘胎下来，还真的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等美绝人寰的仙女啊，就是在梦中也从来没有见过啊！”

　　萧径亭本想问问楼竹廷为什么这么晚了夜爬到这个地方来，但是那边的夕公子忽然转过脸来，让萧径亭终于看清楚了他的那张脸。

　　“啊？怎么会是他？”萧径亭顿时心中一阵震撼，那张脸萧径亭虽然只见过一次，但是在萧径亭的心中却是有些刻骨铭心了。这位夕公子便是萧径亭那天在玉儿坊中见到的那个分不清男女的那位，那个看来何萧径亭长得神似，但是比萧径亭要多出许多秀气的那位青年公子。

　　此时因为有梦君奴在边上，所以在萧径亭眼中那个夕公子此时在他的印象中便成了男子，现在虽然是在晚上，但是仿佛仍旧有一层清怡贵雅的淡光罩在了夕公子那张美丽绝伦的脸上。

　　“妈的，我怎么说也是一位美男子，但是和他比起来，我以后就是连镜子夜不敢照了！”仿佛是在强调征实那位夕公子的俊俏一般，楼竹廷的内功传音中竟然也带着一声叹息。待见到萧径亭面色此时没有意思表情，目中的神色却是比山间的云雾还要复杂，楼竹廷望之心中也不由一阵悸动，便转眼朝萧径亭这边望来。

　　“夕公子，你信不信，虽然人家从来没有见过你，但是无论你是怎么打扮，就算站在春楼里面那个女子中间，人家便也能一眼就将您认出来！”梦君奴美目望向夕公子的那张脸，美目渐渐变得迷茫起来，笑道：“夕公子，你呢？”

　　“那是自然的，我与君奴可是有着几代的缘分啊！”那夕公子轻轻一笑，便将手中的长剑放回腰中，见到梦君奴美目一讶，不由笑道：“这等景色，不要让我们使剑的时候糟蹋了，至于你我的约定，我有另外一种方法来实现！”说罢将嘴巴凑到梦君奴晶莹洁白的小耳朵边上，轻轻说了几句。

　　萧径亭虽然耳力极佳，但也只是隐隐听到“将你输给我！”等几个模糊的字眼。接着梦君奴美目一亮，小嘴甜甜一笑道：“好啊，这样一来可有意思多了！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不比剑法了，不过有些可惜啊，人家出道江湖还没有真正打过一场哩！好不容易遇上夕公子还不能好好比上一剑！咱们可是约了好久了？”

　　夕公子面上微微一笑，当真有着无比的动人，接着深幽迷人的目光朝梦君奴望去，似笑非笑道：“那你和萧径亭在江南的那一战了，不是惊动了整个江湖吗？萧径亭可是那一战名动江湖，在江湖的年轻高手中，已经隐隐占着二、三的位置了！”

　　梦君奴咯咯一笑，仿佛花枝乱颤一般，妩媚道：“那只是人家玩儿罢了，他体内的真气现在还被人家封住了好几成呢？”接着梦君奴轻轻咬了咬小嘴朝身边的风景四处一望，整张脸蛋顿时变得恬静起来，美目中也仿佛充满的迷人的憧憬，接着朝那夕公子笑道：“夕公子，不打架了。这里风景这样，我的‘缥缈居’跟这里比起来，都带了好多的人工的痕迹哩！我们就在这里好好走走吧！看看哪里还有这样美好的地方？”

　　望着梦君奴和那位夕公子双双走去的背影，萧径亭便仿佛眼前的景象就仿佛是虚假的一般，望着前面已经静静了无一人的仙境，那场景真的好像就是一场梦一般。

　　“君奴要是那么浅薄，那她也便不是梦君奴了？我真是笨得厉害，这么简单的道理也被假相给蒙蔽住了！”片刻后，他的心情反而冷静了下来。回想其梦君奴之前的种种，顿时将心中对梦君奴的自信重新立了起来。

　　“但是君奴刚才那些妩媚的表情，没有一许虚假啊！”另外一个恶魔的念头接着从萧径亭内心深处猛地撕开一道口子，探出头来。

　　“竹廷啊，你说人的阶级是怎么起来的？”萧径亭仿佛不再理会那边的梦君奴两人，朝楼竹廷开口问道。

　　楼竹廷此时面上没有意思的玩笑嘻皮的意思，仔细想了一会儿道：“那就是能够将你最美好的心境和信念保持住，坚守住，不要受到外界一些虚假想象的抨击而崩溃！坚守住了以后，再去发现更高的一层境界，如此而往！便能爬到人的最高阶级了！”

　　“是啊！坚守！妍儿死了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境界忽然提高了一层。然后两年内没有丝毫的变化，因为那两年我活得自在潇洒，不为外事所累！但是无论是我的画技，还是我的武功都已经在那时候停滞不前了！”萧径亭金陵的方向望去一眼，看到的却是星星点缀的苍穹，接着目光望向楼竹廷笑道：“那种境界，我本来认为它已经是最高的了，就算是临夏王爷和西北候也崇仰称道不已。但是当我真正涉足于江湖之后，虽然屡次都皆大欢喜。只身解决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便仿佛救世主一般。但是往往都好像是运气在作祟，或者说是老天在作祟。接着我发现我的心境不再象以前那么淡泊如仙了，一些恶魔般的想法开始猛烈抨击我的心境，让我整个身心都动摇了起来！”

　　“挺过去便好，挺不过去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了？”萧径亭接着朝楼竹廷笑道：“挺不过去，就别怪我没有将你妹妹娶回家啊！不过，”萧径亭抬起双目望向楼竹廷笑道：“不过见到楼兄后，我仿佛又找到一些自我了！”

　　见到楼竹廷微微有些惊讶的表情，萧径亭不由面上微微一愕道：“哦！我其实是萧径亭，现在的身份是萧剑月，你师叔萧石的儿子。也就是你的师弟！”

　　“哇！偶像！我找得你好苦啊！”楼竹廷忽然一声轻轻的怪叫朝萧径亭笑道：“现在整个江湖最火的恐怕就是你了，看来你被梦君奴打伤了的消息也他妈是假的！那梦君奴”楼竹廷显然是想到了刚才的场景讪讪一笑道：“那梦君奴的事情，你自己去想明白，我不多嘴。你要悲伤还是好气愤都随便，不过刚才那个姓夕的小子，我没有看清楚。是不是很帅？”

　　“很帅！我见过最俊美的！”萧径亭微微一笑道，接着目光望向楼竹廷道：“你这小子这般没有同情心，看来我得趁机说出一件事情来，让你好好陪我哭哭！”

　　楼竹廷潇洒笑笑道：“我妈不见了以后，我就没有哭过！想让我哭，除非你受不住跳崖自杀，要不就是，我那个混蛋爹爹死了！”

　　“没错，就是你那个所谓的混蛋爹爹死了！”萧径亭忽然面色一正，望向楼竹廷道：“他的骨灰还在我那里？”

　　“吸！”楼竹廷本来笑着的脸上猛地一定格，接着那精神熠熠的双目神采猛地裂开，变得支离破碎起来，没有了任何的焦距。片刻后，一点点目光方才在他眼中凝聚起来，一行清泪也随之在眼眶中凝聚起来。

　　“我爹爹他，他其实并不混蛋，混蛋的是我！”楼竹廷直到良久后，方才呼吸出声，朝萧径亭一笑道：“我爹爹在我娘走后，便一直有些恍恍忽忽，虽然一直溺爱着我妹妹。好像什么地方都和我过不去一样，但是他非常的器重我！女孩吗？被宠了的女孩，只要找到一个聪明厉害的夫婿，反而容易幸福。但是男人”楼竹廷终于忍不住，一行清泪随之而下，道：“别的男人可以不要什么立业，但是我是渤海剑派的大公子啊，我还混混噩噩，天天花天酒地！他虽然这样骂我，但是我知道他非常器重我，疼爱我”

　　说到此处，楼竹廷顿时再也发不出一点声息，接着萧径亭目光轻轻一阵涣散，原来那边梦君奴已经走回来了。美丽绝伦的脸上俏笑嫣然，仿佛从心中欢喜出来一般。而萧径亭还发现，梦君奴和那夕公子还是联决而来的，并肩迈着纤足玉腿，便仿佛是神仙眷侣一般。

　　“坚守心境，坚信”萧径亭目光望向两人，心中笑道。接着见到夕公子和梦君奴同时运起轻功，两道神情轻飘而去。在空中，那位夕公子忽然伸出一手，握住梦君奴如玉纤纤的玉手，仿佛比翼双飞的鸟儿一般，朝崖下联决而下。

　　顿时，萧径亭心中涌起无尽的战意。

　　“我现在真的有些害怕你会跳崖自杀了！”待萧径亭晃过心神来的时候，楼竹廷面上已经没有了什么凄惨了，见到萧径亭目光望来，不由轻轻一笑道：“是我父亲让你来得吧！也是我父亲让你娶我妹妹的吧！难为你了！”

　　“怎么会？”萧径亭哈哈笑道：“你的那个美人妹妹长得这般国色天香，这等美差怎么会为难我呢？难为的倒是该怎么将你那位国色天香、心比天高、骄傲无比的妹妹怎么追到手！”

　　“我有办法！”楼竹廷忽然朝萧径亭笑道：“你现在就跑去，拿出我爹爹给你的信物，告诉我爹爹的死讯！趁她伤心的时候，你将她抱在怀中肆意轻薄。然后拿出我爹爹给你的信物，说我爹爹已经将她许配给你了。我妹妹这辈子最听我爹爹的话了，你这样保证能够成功！”

　　萧径亭朝楼竹廷狠狠一瞪道：“那还不如趁机将你妹妹身子剥个光溜溜，如同一直大白羊一般。然后将生米煮成熟饭，就万事大吉了！”

　　“好是好？”楼竹廷不由朝萧径亭递来一道奇怪的笑容道：“要是这样的话，我妹妹一定会将你看成一个大色狼，虽然落红被取也无可奈何，但是终究心里会有些不好受！”

　　“我怎么会用那么下流的方法！”萧径亭朝楼竹廷投去一道鄙夷的目光，接着笑道：“我现在自信心大大受挫，要是还有这样的方法的话，就一辈子翻不了身了。对你妹妹我肯定要全身心的征服的，下流手段一概不用！”

　　“你好像是来这里以后自信心才受到挫折的，但是，为什么你这么晚了，还要上来这里过虑心境呢？”楼竹廷连忙说到。

　　“因为我妻子妍儿的事情，有人告诉我你娘是间谍。而妍儿的情况和你娘一摸一样，一样会唱《心儿飘》，一样有外族血统，一样美如天仙，最后一样不见了！”

　　“你今天是不是特别的不平衡，非要让我跟着难受，将我也拖下来水！”楼竹廷没生好气地望了萧径亭一眼，面上却是没有意思的悲色，面色一正朝萧径亭笑道：“我相信我的母亲，虽然她走的时候，我几乎连话都不会说。不过径亭啊，我看你妻子走后，泡女孩、上妓院，不亦乐乎啊！”

　　“妈的，你还不是一样？你心里真正梦牵魂绕的大概不是巧巧吧！而是你那个美丽二娘吧！”萧径亭笑着朝楼竹廷道：“而且你昨天晚上那么晚跑到这里来作鬼，想必也应该是的梦中情人回来的缘故吧！”

　　楼竹廷不由将双目睁得大大，良久后方才讪讪一笑道：“不是吧，我爹爹连这件事情也告诉你啦？！”接着目中闪过一丝迷惘和痛苦，笑道：“看来你今天是非拖我下水，看，又击中我的软肋了。让我不痛快了！”

　　“是啊！其实男人的爱有很多种的！”楼竹廷面色一正朝萧径亭道：“光是男女之爱，就要几种。有一种最是刻骨铭心，有一个人，她会牢牢占据在你心中一辈子，你或许不会经常取想念她，但是每次想到都会狠狠触动你的心灵，疼得你张牙咧嘴，疼得你入骨入髓。也会甜的你如痴如醉！每次听到她的一些事情后，就会狠狠敲击你的心神，仿佛整个心神都在被她掌握了一般。但是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得到。还有一种就是你会对一个人，条件允许的话，可能是几个人。心里会舍不得她，会疼爱她，牵挂她！会想着将她保护起来不受伤害，那个人便是巧巧了！前面的爱，太过于高级，我玩不起，只能玩玩下面这种滋补人的感情了！”

　　“况且，这种爱你的女孩，收之则幸，放之则被，那为何不收？！”

　　萧径亭听得心中微微一动，接着面上浮起一道奇怪的笑容道：“那那个大屁股女人，就是追了我们几条街的那个女人我该怎么理解呢？把她划到哪个范围？”

　　“征服欲望！”楼竹廷不好意思笑笑道：“那时候我还小，没有了母亲，就想将她当作母亲一般。没有想到她一天到晚冷冷冰冰，仿佛对所有男人都有仇一般。我一阵不岔，一天就用药迷倒了她，脱光了她的衣服想羞她！”

　　说到这里，楼竹廷忍不住显出一幅丢脸的神情，不好意思道：“没有想到那药放久了，效果大大退了。我那大屁股师阿姨很快就醒来了，先是冷冷看我，就在我害怕的时候，忽然将我抱住！然后利用我取了她自己的落红！”

　　“哈！哈！哈！”萧径亭顿时几乎笑岔了过气。

第十卷 第七章 骗得玉人“嫁”

　　“你好，我要进去拜见你家小姐！麻烦这位姐姐进去通报一声！”天亮后，萧径亭睁开眼睛后，便立刻决定取城里面去见那位“蓬莱玉”楼美人，正式开始自己的征服过程。而当他离开的时候，楼竹廷忽然摆了一个手势，就在萧径亭问他什么的意思的时候，楼竹廷古怪一笑，却是故意摇头不说。

　　“现在想起来，那个手势真是非常的淫贱！”萧径亭心中暗笑道，接着望向前面这个俏丽的小丫头，本来一位小丫头最多会抬头看他几眼，然后便红着脸蛋跑进去通报的。

　　不料小姑娘是朝萧径亭望了一眼，还细声问道：“请问公子是不是姓萧？”见到萧径亭点了点头，那个小姑娘撅起小嘴道：“上面特别吩咐了，只要是见到了萧公子，无论是谁都不能让他进来‘蓬莱阁’，小姐正在决定是不是要将他赶出东海！”

　　“啊！”萧径亭顿时有些不可置信地望着眼前的小姑娘，从金陵到这里。他几乎从来没有真正追过女孩子。至于任夜晓那是缘分加上美人儿的痴情，至于池井月那是因为上天注定，至于夜君依那是可怜。但是偏偏因为责任二要追求这个楼绛玉的时候，却是吃到了闭门羹，还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羞辱。

　　以萧径亭的武功，本来可以横着闯这进去。不过里面也是高手如云，再多一个萧径亭兴许也被人打了出来了，自取其辱。更重要的是萧径亭也懒得这样做，追求楼美人本来就是楼临溪给他的责任，虽然他会去完成它，但是绝对不会这样去完成。

　　“难怪那时候楼临溪让我就算再生气，也要做到我答应过他的事情，原来他的女儿实在真是让人非常的生气啊！”萧径亭真是有些苦笑不得了，望着里面的来来往往的人，望着楼美人住的那幢楼阁，真有候门深似海的感觉啊。

　　“这不是萧兄吗？”就在萧径亭打算离开另想他法的时候，忽然从里面传来一道爽朗的声音，萧径亭眼前的那个萧丫头听到这个声音后，小脸顿时闪过意思红潮，接着垂下俏丽红热的小脸。

　　萧径亭目视来人，正是昨天晚上和自己打过招呼的那个苏少爷。“蓬莱阁”在楼美人入住的那时候开始，就不往外面做生意了。所以当那个玉树临风的苏少爷走出来的时候，两边的人，无论是俏丽的侍女还是跑腿的伙计，纷纷站定行礼，待苏少爷从身边走过之后，方才敢离开。

　　“渤海剑派的规矩可真大啊，在这里的江湖人，大概只知道有渤海剑派，至于那些少林和江南盟，只怕从来没有在他们眼中过吧！”萧径亭心中暗道，那边的苏公子已经走近来，朝萧径亭一笑目光顿时变得有些恼怪起来。

　　“萧兄，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啊！”那苏公子走进，朝萧径亭道：“因为绛玉和人商量事情的时候，不喜欢别人站的太近，所以我不敢在门口外面等萧兄，但是却是在园子里面足足站了半夜啊！后来朝人打听，才知道萧兄已经走了！”

　　萧径亭告了一声抱歉，笑问道：“昨天晚上走得匆忙，没有能够问上苏兄的名字，大是不敬！”

　　“苏瑞施！”那人笑道，接着便握着萧径亭的手朝里面拉去，边上的小姑娘只是红着脸蛋，别说不敢阻拦。就是抬头也不敢了。

　　“苏少爷，小姐说不让这位萧公子进来的。”边上的一个拿剑护卫连忙恭声道。

　　“萧公子是我朋友！”苏瑞施朝那人眼睛一瞪，便拉着萧径亭朝里面走去，道：“今天可不会放过萧兄了，听说萧兄有一只好画笔，能否给兄弟也画上一幅！”

　　萧径亭不由一愕，暗道：“他怎么知道我会画画来着？”但是这个念头立刻便被萧径亭抛到了脑后，目光望向苏瑞施道：”画画的事情不忙，我随时都有机会给苏兄画好，但是我现在有要紧事情要去找楼小姐！“接着目光仿佛不经意望向苏瑞施一眼，看看其中有没有恼怒之意。

　　苏瑞施面上微微一愕，接着朝萧径亭笑道：“别的事情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楼师妹的事情我不能作主！今天便作罢了如何？现在也不早了，我便让下人送来一座好酒席，如何？”

　　萧径亭连忙推辞，接着朝苏瑞施道：“那我还是自己去那边楼里看看吧！”

　　“这样好吧！那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到了一个绿色的拱形门，就到了楼师妹住的园子了！”

　　当萧径亭走到那拱形门的时候，还是被几个健美的女剑士给拦住了，甚至还指名道姓地不让萧剑月进去。说是楼绛玉今天特别下令的。

　　望着那个女剑客微微有些不忍和奇怪的目光，萧径亭心中真的有些苦笑不得了。他说来纵意花丛，可是从来没有输过的，但是偏偏连一个姑娘的闺门也进不了了。

　　“大屁股女人！”萧径亭正当转过头的时候，发现一个风姿绰约的美丽女子正朝这边走来，那女子看来大概近三十岁模样，胸前坚耸，蛮腰一拧，肥臀硕大。正是前天晚上萧径亭和楼竹廷追了一条街，后来又被她反追两条街的那个大屁股女人。

　　“这个女人现在看来真是没有一点风骚啊！”萧径亭目光望向这个美丽的女人，却是这个女人现在不但没有一点妩媚的气息，反而杏目冷冰，小脸寒霜，仿佛和男人有着深仇大恨一般。不过那具肉体却是充满了成熟女人的风韵。

　　“是你？！”那个女人发现了萧径亭，顿时美目一寒，朝萧径亭冷冷射来，接着柳眉一竖便要火起。

　　萧径亭连忙传音过去道：“大屁，不，师姨，我知道楼竹廷常年躲开哪里？我等下马上就带您娶将他抓来，让他乖乖要了您！”

　　“对不起，楼竹廷，兄弟着急，就先把你卖了！”

　　虽然萧径亭收嘴得极快，但是那个美臀女人仍旧听清楚了，美目便仿佛要冒出火一般。但是很快就被后面的神采淹没得干干净净，接着小脸红透仿佛要滴出水来。眉宇间的春意，便仿佛一股波浪，仿佛随时要荡漾开来一般。

　　“真的！？”那个女人虽然小脸红透，但还是壮着胆子走到萧径亭面前，轻轻问道。

　　萧径亭最终借着那个大屁股美女进了楼美人的闺房，绛玉此时彷佛在思考问题，美丽修长的娇躯侧躺在一张木榻上，一只玉臂支在榻上的小几，撑着她那张美丽绝伦的玉脸。而露出的那截粉臂，圆润雪白，欺霜赛雪，仿佛藕节一般美得晃亮了人的眼睛。楼美人此时仍旧穿的是那件劲装，但是由于侧躺着，所以本来就曼妙迷人的娇躯更加的连绵起伏，特别是隆臀处，由于美人儿不自绝地向后隆起，更加显得山峰凸起丰满鼓涨，看在眼中真有玉立肉山的感觉。

　　“刚才的那只美丽屁股和眼前的这对绝品美臀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发现此时楼美人由于正在处于思考状态，所以整张脸蛋显得尤为的恬静，所以便如她在自恋抚摩自己乳房的时候那般，整张小脸的神情显得无比的温柔。

　　“这个丫头是不是在思春呢？”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迈出去的脚步也没有运上轻功，所以一声轻微的脚步声顿时响起。

　　“是谁，赶紧出去！”楼美人面上温柔的表情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接着面上一寒，一股无比的骄傲和一丝颐指气使的表情重新浮上了那张美丽绝伦的脸蛋，与此同时，美人儿的娇躯也迅速坐起，那股慵懒迷人的美态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平时那个厉害的楼美人又重新回到了萧径亭的面前。

　　“你怎么还不走，我说过没有我分吩咐，谁要是进来，就让赶出府去。”听到萧径亭没有动静，楼美人的声音顿时变得严厉起来，接着转过小脸，美目带着无尽的权势朝这边望来，见到是萧径亭后。小脸闪过一丝惊色，美目也随之划过一道异彩，但是很快被一层愤怒掩盖，接着狠狠望向萧径亭道：“你是怎么进来的？”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是你那个美丽的女管家带我进来的！”

　　“那你怎么进来的，你还怎么出去？”楼美人转过脸蛋，望向外面冷道：“而且你最好马上离开蓬莱，冲着你那幅画儿，我便饶过你两次无礼于我，你要是下次再敢说出那些轻薄的话来，无论是在天涯海角我便也让人杀了你！”

　　“轻薄话？什么轻薄话？是我要娶你做妻子这话吗？”萧径亭微微一笑，目光望向楼美人修长美好的身材曲线道。

　　“你还说？”楼美人转过小脸，虽然面上微微有些红粉，但是想必那也是气出来的。见到萧径亭面上似笑非笑的表情，小手猛地抽出长剑，直直朝萧径亭刺来。

　　“沧！”萧径亭拔出腰间的利剑，猛地迎上楼美人刺来的利剑，两剑猛地刺在一起，撞出一串火花。接着握剑的右手一阵颤抖，身躯连连退了几步。

　　“混蛋！”楼美人娇躯一颤，接着小脸顿时变得煞白，显然这下受了狠狠的一计。但是美人儿心高气傲，坚决不肯退半步，所以整张小脸顿时变得没有一丝血色，胸口却是血气翻涌，带着坚耸的酥胸一阵起伏。楼美人虽然胸前有着一对豪乳，但是美人儿都是用酥胸丝绸压住，而且外面穿上笔挺的劲装，所以外面看来，美人的酥胸也只是如同平常女子一般，隆起一道高高的痕迹。但是现在由于娇喘得急，胸前两只硕大的肉丸顿时起伏如潮，尽管在劲装的掩盖下，也是峥嵘显露，仿佛一股汹涌的能量一般，好像随时都可以冲开胸前的衣衫一般。

　　“今天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楼美人忽然美目一阵惊讶，望向萧径亭手中经过改造的长剑，接着美目怜惜地望向自己手中的利剑，只是薄刃如水的剑身上，被赶出一道不浅的凹横来，却是刚才一正撞击留下的。

　　“这是我爹爹送我的长剑，你竟然损坏了它，今天定要你的性命来补偿！”楼美人心痛地望向手中的利剑，接着长剑指向萧径亭，却是发现萧径亭目光紧紧盯在自己起伏的酥胸面前，不由得一阵愤怒从芳心汹涌起来。猛地挥起长剑，朝萧径亭攻去。却是招招凌厉。

　　“楼美人武功也高得很啊，比起夜儿可厉害得多了！”萧径亭心中暗道，见到楼美人长剑刺来，便立刻转开身子，让美人的剑招顿时落了空。

　　绛玉芳心不岔，便连连几剑朝萧径亭攻来。但是萧径亭的轻功身法是何等的高明，虽然楼美人剑招飞快，但是还是被萧径亭屡屡躲过，虽然剑锋离萧径亭的身子都是仅仅只差分毫，但还是被萧径亭险险躲开。

　　“这样如何？”萧径亭望着前面娇喘吁吁的楼美人，那张美丽的脸蛋上，已经隐隐见到一层细细的香汗，而胸前的两只玉峰此时也随着呼吸而高高鼓起，让萧径亭饱尽了眼福。而那些侍女手下早已经被楼美人圆圆谴开了，整个室中只剩下了萧径亭和楼绛玉两人。楼美人娇躯上的幽香仿佛因为动得厉害，从而变得越发的浓怡，闻来如兰如麝，让人仿佛便要醉过去了一般。

　　见到萧径亭开口后，楼美人强烈的好奇心顿时涌起，美目亮起望向萧径亭道：“赶快说下去！”

　　“这个美人啊，这般等不及的性情，偏偏又这样好权势，喜欢耍起权术手段！”萧径亭心中暗道，目光望向楼绛玉那双美目笑道：“我现在与小姐正是比武，要是小姐赢了，萧某以后便惟命是从，小姐说一便是一，就当是做了小姐的奴才，小姐要我死我也便去死了。再也不敢提起娶小姐为妻一事，就算日后提到想到，也要遭到天大五雷哄。”

　　“那要是你赢了呢？”楼美人秋水美瞳中顿时闪过一道异彩，接着面上微微一红，问道：“那要是你赢了呢？”

　　“那小姐就嫁给我为妻！”萧径亭没有一丝犹豫，飞快说出口来。

　　尽管楼美人心中早就有了准备，但是听到萧径亭毫无顾忌地说出口后，美丽的玉脸还是飞快红起，接着又被她美丽的骄傲掩盖住，美目一寒，朝萧径亭投来一道冷笑道：“休想，你做你的美梦吧！”

　　“哦？”萧径亭目中闪过一丝蔑视，笑道：“那萧某让给小姐一只手如何？萧某就用一只手和小姐过招如何？”接着目光一斜，望向美丽的楼绛玉，那神色中的意思再明白没有了。堂堂渤海剑派公主，竟然怕了一个无名之辈，别人只用一只手便还不敢上场比武。

　　“小姐如同想当了渤海剑派的头一个女宗主，这般的胆识可是不行啊！”萧径亭见到楼绛玉面色微微一动，便接着鼓动道。

　　楼美人美目闪过一丝愤怒，望向萧径亭道：“你为何胸有成竹的模样，难道你就那么狂妄认为自己的武功一定能够高出我那么多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萧径亭笑道，接着目光望向屋顶，仿佛经过一段思考黑机欧，道：“可能我心里还真的非常想侍侯在小姐身边，只是再给自己一个理由和机会罢了！”

　　楼美人虽然目中微微有些意动，但是她一向颇崇尚于权术，所以面上也不表示什么神色来，尽管认为自己肯定能够打败一直手的萧径亭。但面上还是一幅无动于衷的模样。

　　“有戏！”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马上加上另外一句话，笑道：“那还站在一个圈子中，不能一动半步！”

　　“什么？”楼美人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惊讶，俏呼出声来。

　　在楼绛玉还没有完全从惊讶中回过神来的时候，萧径亭有伸手递出手中的长剑道：“小姐爱惜自己的宝剑，我便将我这只宝剑给小姐用，我就用小姐手上那只，如何？这样就不怕我砍伤了小姐手上的宝剑了！”

　　“小姐占我的便宜还不是一般的多啊！”萧径亭见到楼美人踮起玉足，站在萧径亭的身边，轻轻转着娇躯在萧径亭的身边画出一个直径两尺左右的圆圈，让萧径亭顿时有些哭笑不得起来。但是这样倒是让美人儿美妙动人的娇躯站得极近，那股醉人的幽香也变得无比的让人陶醉。

　　“哼！”楼美人一声娇哼，狠狠朝萧径亭瞪了一眼，接着走开一张距离，站在萧径亭面前，缓缓举起手中的利剑遥遥指向萧径亭的面门，笑道：“待会儿我一剑刺来，你可躲得都没的躲了，我绝对不会留情的。”

　　“惊拍岸！”楼绛玉一声娇喝，萧径亭手中的那支宝剑在楼绛玉的小手中，竟然也挥出了恢弘的气势来，就放海上的一股惊涛拍向岸边，然后化成万千道雪白的剑花，密密朝萧径亭的脸上盖来。

　　萧径亭只觉得面上一寒，但是就算剑花这般密集，楼绛玉手中的剑法也飞快无比，那洒出来的剑花虽然密密麻麻，但是终究是有先后顺序的。如同萧径亭不熟悉渤海剑派的剑法，那可能马上就被楼美人划到了，但是偏偏他对渤海剑派的剑法足足研究了一个多月，还有楼临溪和萧石这等宗师指点过，加上他目光如电，所以飞快能够看出楼美人手中洒出剑花的先后，运气绝妙的轻功飞快躲过。

　　见到萧径亭的身躯仿佛鬼魅一般，尽管活动的范围只有在自己无数剑花中穿梭自如，楼美人芳心一阵不岔，恨不得现在将那圈儿画的更小一些。玉齿一咬，美目一寒，望向圈中的萧径亭。

　　“‘千层雪’这招使出来层层叠叠，便压得你闯不过来，就算你轻功再好，也没有空间让你穿梭吧！”楼美人见到自从见到萧径亭后，唯一出色的好像就只有轻功了，剑法虽然厉害，但是比起他的轻功来却是差了许多了。刚才与自己对手撞上一剑的时候，不是退开了好几步了吗？

　　见到楼美人玉脸上显出的一道得意的笑容，萧径亭心中一正，顿时一幅如临大敌的模样。

　　“千层雪！”楼美人一声断喝，接着手中的长剑顿时变得层层叠叠起来，萧径亭顿时觉得整个身躯都仿佛落入冰窖一般，接着一道团团的白芒朝脸上卷来。

　　“怎么楼绛玉会有这么高的剑法？楼竹廷说她和外面的师傅学习武功，按到底是谁？是不是和夜儿一般，被魔门的一个高手收到门下做了弟子了！”在萧径亭的印象中，在楼竹廷和楼临溪的言语中，他觉得楼美人身上没有太高的武功的，但是眼前楼绛玉的表现还是将萧径亭吓了一大跳，甚至可以说是惊艳了。萧径亭为人还是算十分稳重的，要是知道楼美人的武功会这么高的话，他可能就不会想出这个办法，正面敲击侧面激将地让楼美人答应这件事情了。

　　“呼！”萧径亭觉得面上一寒，接着眼中一道汹涌的白芒，连忙足下一蹬，飞快将身躯拔高。躲开了楼美人手中的长剑，但是脚上还是一阵冰冷，想必是被楼美人手中的剑风刮到了。

　　“你赖皮！”楼美人忽然一声娇呼，飞快退开几步，美目一恼朝萧径亭望来，美丽的小嘴也随之轻轻抿起。这可能是萧径亭这几天见到她以后，显出一个最富有女孩子气的一个表情和言语了。但是接着，这个美人马上又被一道美丽骄傲的面具给遮挡了起来，美目望向萧径亭也充满了冷意。

　　“这怎么算是赖皮呢？”萧径亭望向楼美人微微笑道：“我的身子根本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圈子的范围啊！小姐不是这么苛刻吧，刚才要不是我躲得快，早就被你刺成几块了！”

　　“不行，我说不准就是不准！”楼美人俏脸一寒，朝萧径亭望来，道：“接下来你要是在跳起来，就算是你输了！你要是不承认，我马上唤人进来杀了你，到时候也由不得你自己了！”

　　萧径亭面色微微一苦，便也接受了这个不平等条约，笑道：“好吧！下次我要是双腿离开了这个地面，身子离开了这个圈子的范围，我就算是输了，便给楼小姐做一辈子奴才！”

　　听到萧径亭的话后，楼美人的脸上终于浮上一道笑容，那笑容仿佛是对萧径亭妥协的嘉奖，但是看来仿佛是一个女皇赏给小兵一般的吝啬和高姿态。不过萧径亭还是发现那道笑容中多出了几许狡猾，仿佛一道诡计得逞了一般。

　　“呼！”楼美人忽然娇躯一扭，整个美妙的娇躯顿时化作一道绝妙的身影一般，接着飞快朝萧径亭飘来，便仿佛脚比粘地一般，那道影子也变得一个仙女一般的飘逸，衣不沾尘一般朝萧径亭站着的圈子飞来。

　　“这是什么武功，但是绝对不是渤海剑派的武功！”萧径亭目光一讶，心中真是不敢有一丝的怠慢了，目光紧紧盯着楼美人飘来的身影，接着面色一变。因为楼美人的身影闪出一道白芒的时候，楼美人的身法顿时显出一些掩之不住的诡异，整个身法变得更加的轻盈起来，也变得更加妖异起来。整个美妙的娇躯夹杂在冷冽的长剑朝萧径亭刺来。

　　“这个武功还真有魔门的气息啊！”萧径亭这下却是不敢躲了，因为渤海剑派的剑法他非常熟悉，而且渤海剑派的功夫虽然气势彭湃，但却是光明正大，但是楼美人现在手中的剑法却是不那么光明了，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手中的利剑在什么时候会忽然从那个方位钻出来，刺向你的要害部位。

　　“这就是邪派武学了！”如同萧径亭能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那他有自信在十招之内能够看出楼美人手中剑法的路数。但是现在他的活动范围不过一尺，躲也不能躲，看来却是死定了一般。

　　忽然萧径亭面上浮想一个诡异的笑容，接着他抡起手中的长剑，目中紧紧盯着楼美人刺来的长剑。硬是对准手中的利剑，猛地一绞飞快点出无数朵剑花。

　　“叮叮当当！”两只长剑顿时响起无数的撞击声，接着无数串火花也飞快亮起，使得两只利剑交接处亮起团团璀璨的光芒。萧径亭的一只手臂也顿时疼得阵阵发麻。

　　而楼美人的情形比起萧径亭来说，可能要严重许多了，但是萧径亭毕竟毕竟活动范围只有一尺左右，楼美人咬着玉齿，忍着玉臂的阵痛，长剑猛地一甩，便离开了萧径亭手臂所能及到的范围。接着另外一只手臂也闪出一只寒刃，朝萧径亭胸前刺去。

　　“怎么可以这样？”萧径亭顿时苦笑不得，心中现在才发现眼前这个美人的好胜心里和任夜晓真是有着天壤之别，甚至有着不计手段的味道了。就在利剑击出，挡住美人儿两外一手刺来的利器的时候，楼绛玉握剑的右手连忙趁机朝萧径亭右胸刺来。

　　“吸！”萧径亭只觉得胸口一寒，接着面上轻轻一笑，手中真气涌出，却是对上楼美人握着利剑的右手！

　　“当！”一声尖锐的撞击声响起，让楼美人芳心一阵悸动。接着忽然面上一惊骇，心中顿时恍然过来，惊着暗道：“他拿着我的剑，还是会被宝剑给砍坏了！只是换成我自己砍坏我自己的宝剑罢！他还故意和我换宝剑，现在还姑娘拿宝剑往我手中这只撞，原来早就在算计我了！”

　　“当！”楼美人听到又一声撞击响起，芳心不由一疼。知道心爱的宝剑上肯定又分多出一道大大的缺口了。不由又气又恼起来，自认为聪明无比的自己，竟然被算计了。

　　“他竟敢算计了我！这可是爹爹送给我的宝贝啊！”楼美人此时有着一种被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和骄傲的感觉，顿时变得无比的愤怒。比武的时候，无论怎样的高手，心中都不能有一丝的分心。就在楼美人的心神的一阵分离的时候，萧径亭手中的长剑便猛地钻过楼美人手中的剑花团团，猛地挑起，指在楼美人仿佛天鹅一般骄傲的雪白玉颈。

　　“小姐输了！”萧径亭面上闪过一丝笑容，朝楼美人一笑道：“那小姐是不是应该答应嫁入我的家门，做了我萧家的媳妇呢？”

　　“休想！”楼美人忽然一声冷喝，朝萧径亭冷冷射来道：“你使诈，我不杀了你就算客气了，你竟敢让我受到了污辱！还损坏了我爹爹送我的宝剑！”

　　“小姐要坏了自己亲口许下的诺言吗？”萧径亭面上微微一笑，望向楼美人笑道：“就这般，小姐还想领导起渤海剑派这么大的产业吗？”

　　“你不用再激我了！”楼美人朝萧径亭冷冷一笑道：“再说，我要是招来楼中所有的高手，你的性命便也留在了这里了，哪里还有机会让人知道我守不守诺言了？”接着楼绛玉朝萧径亭咯咯一笑道：“再说我要是想做渤海剑派的宗主，那也使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这点不守诺言的小事情又算得了什么？”

　　萧径亭面上没有一丝的气愤，对眼前这个不守诺言的美人好像也没有一丝责怪的意思。接着望向楼美人的目光闪过一丝冷笑和轻蔑，道：“这就随便小姐了，可能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小姐会守约吧！”

　　“这样也好，萧某也放下了一段心思了。走了！”萧径亭将手中的长剑递到楼美人的小手中，道：“小姐的剑上，除了刚才的一道砍痕外，没有一点损坏的地方了！”

　　楼美人面色本来还是一幅高高在上的美丽模样，但是见到萧径亭面上好像没有一点在乎的模样，小脸微微一变。接着任由萧径亭从小手中接过自己的长剑，便直直朝外面走出，没有一丝留恋的意思。美目紧紧盯着萧径亭离去的背后，柳眉轻轻颦起，酥胸也随之不住起伏，看来真是无比的诱人。不过萧径亭由于背对着楼美人，所以没有能够见到这个卸下了骄傲的面容。

　　见到萧径亭已经走到了门口，还是没有意思回头的意思。楼美人的面上那些动人的表情也随之散去，颦起的柳眉也渐渐舒展了开来，接着无比动人的美目中闪过一扫狡黠的目光，望向前面的萧径亭也说不出是嗔恼还是算计的狡猾，但是那丝上面肯定带着一丝得意。不过无论是什么表情，总之眼前这个楼美人的玉脸上浮现的表情，带着少许女孩娇媚的气息。在她那份美丽绝伦的气质中，真的有着无比迷人的诱惑。

　　“喂！你站住！”就在萧径亭就要消失在外面走廊的时候，楼美人面上又重新变得冰冷起来，对着萧径亭道：“要我嫁给你也可以！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情？”

　　如果现在说话的是任夜晓的话，那萧径亭肯定会加快朝外面走去的脚步。因为任夜晓接着肯定会跑来，紧紧从后面抱住他，然后腻声向他讨饶。等到萧径亭面色宽下来变得怜爱温柔起来的时候，便是任美人撒娇使嗔的时候了。但是楼美人不同，在她心中，萧径亭的分量可能还不重，甚至没有多少。而且整个男女之情在她现在的人生观来说，都还不如当上渤海剑派的掌门重要。

　　所以萧径亭想了片刻后，便立刻转过头来，问道：“那小姐说说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条件，会怎么样的刻薄，使得小姐这般的天人能够下嫁在下！”

　　“要是公子能够帮我做上渤海剑派的家主，绛玉便嫁给公子为妻如何？”楼绛玉转过小脸，望向萧径亭。她本来是要以一种沉着的姿态说出这段话来的，但是说到了后面，萧径亭还是见到眼前这个美人说到后面的时候，言语中透出一股忸怩和羞涩。但是目中显出的却是一道刁钻和得意的光芒。

　　“是啊，我要真要是个山里出来画画的，那怎么能够帮助她得到渤海剑派的掌门！看来这个丫头是真要耍赖皮了！”萧径亭面上无奈一笑，道：“小姐的心思可真是坏得很吗？不想嫁给我也就直说，怎么偏偏要给我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咯咯！”楼美人小脸仿佛一朵绽开的花朵一般，望向萧径亭道：“公子啊，人家已经答应嫁给公子了，是你自己不争气啊！我楼绛玉怎么也是渤海剑派的大小姐，要嫁也是嫁个英雄豪杰，文才武功皆要是当世之最！公子要是连这件事情也答应不了绛玉，那还要人家下嫁与你吗？”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若是我帮忙小姐坐到渤海剑派掌门以后，那以后小姐说要做上东海节度使才肯跟我拜堂？要想和小姐洞房，那非得让小姐做了这个天下的女皇帝了！”

　　楼美人美目朝萧径亭一瞥，仿佛在笑萧径亭说的能够让她做上渤海剑派掌门人那句话。接着款款走到了榻上，以贵气万千的姿势坐下，朝萧径亭道：“难道绛玉在公子心目中就这般的不将信用吗？若是萧公子能够让绛玉做上渤海剑派的掌门，那我将会无条件嫁给萧公子为妻！”

　　虽然萧径亭对她这个动作不怎么喜欢，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她以坐下的那身曲线确实迷人得很。听到楼美人的话后，萧径亭不由一阵苦笑道：“小姐在我眼中，当真如同一位公主一般。不但是那么高贵，也那么的刁蛮无礼、颐指气使，到时候小姐若是真的想毁约的话，只要说句话，光小姐的那些护花使者就足够砍下萧某的脑袋了！”

　　楼美人听到了萧径亭话后，开始虽然装作一幅不在乎的模样，但是听到萧径亭说她象位公子的时候，眉宇中还是显出一丝欢喜。但是听到萧径亭以后的话后，整张小脸便忽地冷了下来，想要发脾气，却又强自忍住。在她印象中，从她记事一来，便由无数的青年公子在身边讨好赞美，象萧径亭这般刻薄的话，却还从来没有听过。不由气得呼吸都急促起来，见到萧径亭目光毫无掩饰地望向自己鼓涨起来的酥胸。不由得更加恼火。

　　“那我便和公子签下契约立下重誓如何？要说萧公子能够帮助绛玉做上掌门的位置，我下嫁公子。要是不能，你的生死便掌握在我的手中，如何？”楼美人狠狠瞪了萧径亭一眼，接着不屑一笑，走到一张书桌上拿来文房四宝，提笔写下两份字据，内容如下：若萧剑月公子能够帮我做上渤海剑派掌门之位，我楼绛玉便下嫁与萧剑月公子为妻，若是不行，楼绛玉有权掌握萧剑月的生死大权。空口为凭，立此字据，如有违约，子孙为奴为娼！”接着便在字据的下面写下了自己的姓名。

　　萧径亭目光朝那张白纸望了一会儿，不由轻叹口气。

　　“你叹什么气？不敢签就别签，你当我愿意和你发生什么关系，定下什么字据吗？”楼美人小嘴轻轻撇了撇，见到萧径亭摇头的动作后，不知道为何，心中仿佛有种很生气的感觉，接着嘲笑的目光望向萧径亭道：“别签了，也别装着一幅唉声叹气的模样，就你能够让我做上渤海剑派的掌门吗？”说罢，便将白纸捏在手中，便要撕毁。

　　萧径亭微微一笑，从楼美人的小手中拿来那张白纸，笑道：“小姐喜欢书法，而且在上面花了很大的功夫！但是那也是学给别人看的，虽然写的富丽堂皇、花团锦簇，但是却是肤浅得很，没有什么根骨！”接着拿来那只狼毫，随意在楼绛玉的名字下面，签下了“萧剑月”三个字。楼美人写的那张字据，看来正是美不胜收，但是萧径亭提上了这三个字后，原来那些字顿时变得黯淡下来，仿佛显得媚俗起来。而且萧径亭故意将名字提到了楼绛玉名字的下面，不愿意和她并列在一起，看来也仿佛有着不屑的意思。

　　楼绛玉顿时气得整张小脸都发白了，咬了咬樱唇，拿走字据的其中一分揣进怀中。朝萧径亭冷笑道：“那萧公子打算如何开始呢？打算怎么让我做上渤海剑派的掌门人呢？你好象可以用的关系，只有我哥哥吧！但是我哥哥已经不理会渤海剑派的事情了！”

　　萧径亭将那张字据随意叠成一团，塞进了袖中。目光望向楼美人笑道：“我刚好要和你说这件事情，我叫萧剑月。身份就是渤海剑派前家主弟子萧石的独子，也就是渤海剑派第五代嫡传弟子，在池府中也是有着相关表决的权力！”

　　“你？！”楼绛玉听到萧径亭话后，猛地转过娇躯，美目直直望向萧径亭，良久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萧径亭从脖子中拿出一只玉佩，递给了楼绛玉道：“这个东西想必小姐脖子上也挂着一块，你自然认得真假了！”

　　楼美人只朝那个玉佩瞥了一眼，并没有接过来，因为她头一眼便看出那是真的。接着望向萧径亭的目光也渐渐变得冰冷起来，从那两双美丽的瞳子中射出的是无尽的愤怒和恨意，接着冷冷一笑道：“那萧师兄可真是用心良苦啊，设出这么一个套子让我钻了进去！”接着仰起玉颈，仿佛一只骄傲的天鹅一般，带着一股香风便朝里屋走去，将萧径亭晾在了外面。

　　“萧师兄，你请进来！”萧径亭并没有在外屋等多久，楼美人便从里面传出了声音，虽然声音还是那么的冰冷。但是已经没有将萧径亭分尸的恨意了。但是萧径亭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要是楼绛玉还继续她的愤怒的话，那就代表她很在乎被萧径亭耍弄。但是现在摆明是权衡了厉害后，打算和萧径亭搞好关系，从而拉拢萧径亭为自己所用了。

　　“这样的情形是理想的，但是却是让人很不舒服的啊！”萧径亭轻轻叹了一口气，便朝里面走了进去。见到了里面的绝世佳人，目中不由一亮，两只眼睛望在楼绛玉的玉脸上，心中泛起滔天的赞美，但是也泛起了滔天的叹息。

　　“看来这个贪恋权势的无情丫头是要从头到尾的利用我了！不然愤怒的她穿成这个模样做什么？勾引我吗？”萧径亭目光稍稍迷惘地望向前面的美人，此时的楼美人已经换下了那身劲装了。穿上了一件白色的拽地长裙，让那具美妙绝伦的娇躯划出一道完美的曲线，特别是胸前的坚挺高耸的骄傲，中间杨柳蛮腰的贵秀，再加上下面硕美肥臀的气势。既显得倾国倾城，又显得尊贵绝伦。若是萧径亭心中没有其他的主观看法的话，眼前的美人儿无论是容貌，或者肉体的曲线。那种迷人和诱惑，都是惊心动魄，美丽绝伦的。

第十卷 第八章 生米熟饭

　　“看来这个贪恋权势的无情丫头是要从头到尾的利用我了！不然愤怒的她穿成这个模样做什么？勾引我吗？”萧径亭目光稍稍迷惘地望向前面的美人，此时的楼美人已经换下了那身劲装了。穿上了一件白色的拽地长裙，让那具美妙绝伦的娇躯划出一道完美的曲线，特别是胸前的坚挺高耸的骄傲，中间杨柳蛮腰的贵秀，再加上下面硕美肥臀的气势。既显得倾国倾城，又显得尊贵绝伦。若是萧径亭心中没有其他的主观看法的话，眼前的美人儿无论是容貌，或者肉体的曲线。那种迷人和诱惑，都是惊心动魄，美丽绝伦的。

　　“师兄，我知道你绛玉还有些不满，所以绛玉换下一身劲装，穿上这身女儿装和师兄说话！”楼美人渐渐走到萧径亭面前，虽然口中已经缓和的意思了，但是那种不可让人接近的骄傲气势还是有增无减，仿佛她肯这样的姿态和萧径亭说话，已经是萧径亭莫大的光荣了。

　　“师兄，你为何一定要娶绛玉，你真的爱人家吗？”楼绛玉可能觉得闺房中的气愤有些暖了，便款款走到雅致的外屋，美好迷人的背臀曲线对着萧径亭，随着款款的玉步，一句虽然口气暧昧，而且楼美人声音也好像充满了妩媚。但是萧径亭仍然觉得这句话的骨子里面，也仿佛渗透满了其他的味道。

　　“爱！”萧径亭毫不犹豫，也没有酝酿任何感情，便将口中的话说了出来。接着走到了外面的屋里笑问道：“现在小姐和我说说渤海剑派的内在势力分布，还有小姐当任掌门的阻力吧！”

　　楼美人美目微微一讶，仿佛奇怪萧径亭为何那么快就进入主题，而不是趁机和她进行暧昧言语，或者趁机占上一些便宜。但是马上楼美人美丽的脸蛋也微微一宽，望向萧径亭道：“现在剑派中分为两派，一派都是楼氏的叔叔伯伯和几个堂哥堂弟，他们从小便疼我，也一只很支持我当任掌门这个位置。那时候爹爹提出有意让出掌门位置的时候，他们便推举过我！”

　　“那是因为他们认为你好打理，能够达到更大的好处！”萧径亭心中暗道。

　　“而另外一派势力就是不姓楼的那些师叔伯，和几个嫡传师兄！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苏瑞施师兄父子，他们的势力甚至已经渗透到了外姓弟子不能涉及的河运和珠宝玉石上了，那些个师叔伯们都一致推举苏师伯当任下一任家主，为苏师兄当任家主做好基础！”

　　“而我的到来，正好在外姓的势力上唱一个反调吧！”萧径亭心中暗道，目光微微有些促狭望向楼美人，笑道：“那个苏瑞施，不是正在拼命地追求小姐吗？他怎么敢和小姐唱反调呢？”

　　楼绛玉玉脸不由微微一红，美目轻轻一闪便望向窗外，片刻后方才说道：“他虽然没有说出口来，但是意思我却非常的清楚，要是我肯嫁给他，他就让我做上渤海剑派的掌门人！”

　　“那好啊！”萧径亭笑道：“那和小姐的想法完全吻合，那小姐为何还要答应萧某要求，还立下了契约。那不是给自己制造麻烦吗，要是答应了苏兄嫁给他，那不是更加直接轻松便可做上掌门这个位置吗？”

　　“萧剑月，你别说了！”楼绛玉听到萧径亭的话后，转过小脸上面尽是寒霜一片，朝萧径亭望来道：“在你眼中，就当我楼绛玉是那么下贱的女人，为了权势可以出卖自己身心的女人吗？”

　　见到楼绛玉美目中终于出现了一丝被人伤害的神色，萧径亭绽开一个笑容道：“那小姐对我肯定不见得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吧？至少不会比那个给你千里送荔枝的苏师兄深，那为何要答应我的要求，而不答应他的要求呢？不要说就是因为我看了你光溜溜的胴体哦？”

　　楼美人玉脸不由微微一红，出乎意料的是，美人儿并没有一丝怒色，而是笑望向萧径亭道：“师兄你难道对自己的魅力就那么没有自信吗？还是你在吃醋呢？吃苏师兄的醋，他送来的荔枝我很喜欢吃，难得他那么用心，前面的桌上就有一盆，你可要尝上几个！”

　　“吃个屁醋！”萧径亭心中暗道，面上却是微微一笑道：“我是吃醋了！呵呵！”接着走到那张桌子面前，拿来上面的荔枝，飞快剥开外皮，一只只扔进嘴中。再也没有说话的意思了，仿佛眼前荔枝的魅力超过了和美人说话的吸引力。

　　很快，那盘荔枝都进了萧径亭的肚子。楼美人望向萧径亭的目光也变得微微有些伤感和复杂起来，良久后，小声道：“我不喜欢被人逼迫，没有人能够让我答应任何约定。只能是我逼着别人答应我什么事情？”

　　“哦！小姐那我就告辞了，有些事情我本来想今天告诉你，但是考虑到了说后的效果，就不说了！”吃完荔枝后，萧径亭便朝楼绛玉一礼，直接向外走出，也打消了告诉楼美人父亲去世的消息。

　　望着萧径亭真正离去的背影，楼绛玉不由收起那个她好不容易展现出来，但是萧径亭没有看来的惆怅表情，整张美丽绝伦的脸蛋顿时变得复杂起来。

　　“小姐，昨天我经历了一些有些难过的事情，本来想装得若无其事一般，但是终究把心里的不痛快泄漏出来了，你不要介意！”萧径亭忽然转过脸来，朝楼绛玉道：“至于帮助小姐做上掌门的事情，我肯定会用尽所有的手段和力道，小姐就不用费心在萧某用上什么权术了！”

　　“嗯！”楼美人听到萧径亭的话后，玉脸先是微微一变。接着很快便缓和要冷下的俏脸，仿佛是应了一声。

　　“萧兄！”“剑月兄！”就在萧径亭还没有走出楼绛玉视线的时候，忽然传来两声招呼，萧径亭放眼望去，走廊的尽头正是苏瑞施和那个白衣淫贼，而他们显然是得到了萧径亭和楼绛玉独处的消息，见到已经独处了那么久，便趁机过来看看了。而瞧他们的架势，显然不是同时约好来的，两人同一时候站在那里也显然只是个巧合而已。

　　“剑月兄啊，你到了蓬莱怎么也不和兄弟说一声，我听了你来后便马上赶过来了！”那白衣淫贼见到萧径亭后，面上浮起热情的笑容朝萧径亭走来，但是见到门口的楼绛玉竟然穿上了女装，城府极深的他也不由面色微微一变。

　　萧径亭连忙抱拳道歉，接着见到外面那个美臀师姨美目正朝这边望来，那双眼睛中的神情显然带着某种的压力，看那神情仿佛想自己跑进来，将萧径亭拽走一般。

　　“抱歉，师姨在等我！我不能让前辈久等了！”萧径亭连忙逃开寒暄，朝外面那个美臀女子走去。

　　白衣淫贼见之微微一愕，接着朝萧径亭递来一道暧昧的目光，显然将萧径亭和那个大屁股师姨的关系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了。

　　“美臀，师姨，您姓不姓楼？”萧径亭本来师走在美人后面眼睛虽然在看着美人左右摇摆的美臀，但是心中却是在想着各种问题，所以差点就说出美臀师姨来。不过好像还是说出来了，只是没有将两个词语放在一起罢了。

　　风韵美好的女人仿佛是不自然被萧径亭看着她美丽迷人的大屁股了，便停下了玉步，红着玉脸朝萧径亭冷喝道：“你走到我前面来！”

　　虽然眼前美绕那走路的时候，背臀扭动间的曲线非常的迷人，但是想到这个美人可能以后会成为楼竹廷的女人，朋友妻不可戏，便走到了美人前面。

　　“我不姓楼，你问这个做什么！”就在萧径亭走出了几步后，后面忽然传来了美臀师姨的说话声音，虽然还是那么没有什么感情，但是也不是那么的冷冰冰了。

　　“哦？那就好了，那她也肯定就是外姓势力中的一员了，而且作为整个池府的官家，她的势力应该绝对小不了吧！”萧径亭心中一喜，接着转过脸来朝后面的美人道：“那师姨答应楼小姐就任家主的事情吗？”

　　“不答应！”美人师姨立即冷冰冰回答道，显得那么的斩钉截铁，没有意思商量的意思道：“凭办事的手段和人品，苏瑞施比小姐都要合适上许多！”

　　“径亭啊，事情办的怎么样啊？有没有占到美人什么便宜？”楼竹廷跟着萧径亭走出他的桃花源后，刚才在几个女人面前，不好提到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却终于忍不住问出口来。

　　“小子，你别叫我的真名！”萧径亭瞪着楼竹廷喝道，接着从袖子中甩出那张字据，道：“签了一张卖身契！”

　　“好，有你的！不过我妹妹竟然会给你签下这张充满陷阱的字据，看来你肯定用了不光明的手段啊，看来美人投抱的时候指日可待啊！”楼竹廷将那张字据小心翼翼叠好，交给萧径亭手中，接着面上显出一道讨好的笑容道：“那你现在告诉我，你要带我去哪里？去做什么？以我的智力，很难想出哪件事情既能够帮助你泡到我妹妹，又对我又绝大的好处，还能对某些人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想我还不至于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吧？人贵有自知之明”

　　“你是我的兄弟啊，难道我会害你，会出卖你吗？”萧径亭连忙止住了楼竹廷的喋喋不休。

　　“说不定，朋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来出卖的！”楼竹廷连忙笑道：“因为只要事情不过分的话，被出卖的那个朋友不会太过于计较，别人则是不然！”

　　“狗屁理论！”萧径亭见到楼竹廷竟然停下了脚步，不再跟着往前走了。连忙一甩袖，满不在乎一笑道：“你不去也罢，我便去告诉秀情那个大美人，说有一个痴心的小男孩一直在苦苦地暗恋他，只是颇有伦理和舆论的压力，不敢公开追求，所以要求美人儿和他私奔到”

　　“别！别！别！”楼竹廷连忙跟了上来，接着目光朝萧径亭望来道：“我现在真是后悔和你说过什么狗屁爱情理论，让你连争菜吃也用这个事情来恐吓我！”

　　“师姨啊！”萧径亭走进一家客栈的房间，那个大屁股美人儿正床上，正在成熟而又美丽的脸蛋正红得仿佛要滴出水来一般，神情间显得羞涩不安，但是又充满了焦急和期待。

　　见到萧径亭虽然口上叫着师姨，但是面上却是没有一点的恭敬之色，美人师姨不由恨的牙痒痒，但是也一点办法没有。

　　萧径亭走到美人师姨身边坐下，仿佛看惯了她冷冰冰的模样，要将她这等春情难耐的模样看得干干净净。直看得成熟美人的脖子都仿佛烧着了一般，方才开口说道：“我已经将你的小情郎带来了，而且给他喝的酒中放了春药，所以你要怎么样都可以得逞了！我希望起床以后，我能够叫您一声嫂子啊！”

　　“径、剑月啊，那个贵人怎么还没有来啊！”楼竹廷正自饮自斟，将一瓶酒喝得干干净净，见到萧径亭来，连忙急道。接着面上微微显出一丝不安道：“你这酒真是好喝，不过有些乖乖的，喝了后好像”

　　“当然奇怪，那是春药！”萧径亭走到楼竹廷，没有等到他面色变化，便接着说到：“吃下这种春药后，连我这种意志力的人都受不住，何况是你这个没钱也要去妓院的色狼！但是现在离最近的一家妓院也有小半个时辰的路程！要是你愿意，倒是可以找上一个两家女子强暴了！”

　　见到楼竹廷的那张脸几乎要扭曲了，萧径亭笑道：“现在我已经给你找来一个大美人了！”没有等到楼竹廷的这张脸完全笑开，萧径亭接着说道：“这个大美人有一只大屁股，长得冷若冰霜，但是动情的时候却是热情如火！”

　　“好啊！你这个出卖”楼竹廷顿时惊得欲火全消，接着见到一个娇魇红透，媚波横流的绝色女子，面上顿时变得无比的凄惨，接着飞快运起轻功便要朝外面逃去。但是后腰忽然一麻，却是被萧径亭点住了穴道。

　　“你上了她以后，在床上一点要哄得她乖乖支持楼丫头做渤海剑派的掌门，如果她不答应，酒什么卑鄙的手段也要用上。如果没有完成任务，你不做也罢，我便去告诉秀情那个大美人，说有一个痴心的小男孩一直在苦苦地暗恋他”没有等到萧径亭说完，楼竹廷的双眼已经仿佛要冒出火一般，萧径亭狠狠一瞪道：“你盯着我干什么，我堂堂名满天下的少年英侠，却是跑来给你拉皮条，你知足吧！要是完不成任务，我还将你勾引师姨长辈的事情说得天下皆知！”

　　接着萧径亭再也不理会楼竹廷仿若死灰的脸，朝后面已经想钻到地里面的大屁股女人道：“师姨，你只要勾引他一柱香的功夫，他身上的春药便会发作，到时候他就什么都随着您了！”

　　“你这小鬼，难道青姨就那么让你害怕吗？”萧径亭走出房间后，便坐在园子外面守着，不让别人坏了里面的好事，听到里面那个大屁股女人声音顿时变得温柔起来。

　　“真是的，和楼竹廷那小子说话的时候，便仿佛没有骨头一般，软绵绵的！”萧径亭心中笑道，接着听到一声细细簌簌脱下衣服的声音，心中微微一动，目光不由朝着一处小孔望了进去。只见到一只白晃晃，肥颤颤的大屁股赤裸在空气中，那条臀缝深幽迷人，腿心早已经泥泞一片。

　　“罪过！罪过！朋友妻不可欺！”就在那个女人将成熟诱人的肉体剥得干干净净，撅起两瓣大屁股要将大腿中间那处迷人媚肉露出来的时候，萧径亭连忙转开目光，虽然那具肉体迷人无比。

　　“廷儿！你这样盯着青姨干什么？害得人家心里砰砰直跳呢，不信你摸摸看！”那个美人仿佛再也受不住情火的煎熬，声音变得妖媚腻人起来，道：“廷儿你摸吗？你别这样看人家，人家等你几年了，就算你眼睛再吓人，人家也顾不得了。你要是生气，就打人家好不好？打这里，那天晚上你不是叫人家大屁股美人啊，你就打人家的大屁股！”

　　“啪！”随着一声清脆的撞击声，萧径亭听出那是拍打肥嫩多肉的地方才会发出的声音。

　　“哦！廷儿，你很难受吗？青姨给你添添！啊！我也将大屁股坐在宝贝的脸上，坏蛋可不能咬疼了人家那里啊！哦！热死了！哦！廷儿！”

　　“这个女人真是风骚啊！不过，她，真的有些像我的莫姨啊！”萧径亭听着女人的淫叫声，脑中顿时泛起萧莫莫温柔美丽的脸蛋，还有温柔蜜爱的言语，心中一柔，目光望向外面也是一片温柔的茫然。

　　“咦！”她来这里做什么，就在萧径亭目光望向外面的时候，忽然出现一道熟悉的美丽身影。

　　“喂！你进来”当萧径亭守在外面足有好几株香的时候，里面的战火方才停下。再过片刻，那个大屁股师姨便将萧径亭叫了进去。

　　萧径亭见到眼前的这个大屁股女人美丽的脸蛋上已经没有了刚才的一丝风骚的痕迹，只是眉宇间带着激情后的春色，而且整张脸蛋美得仿佛都放出光来。

　　“受了滋润的女人最是美丽啊！”萧径亭轻轻发了一声感叹，便朝里面走去。

　　“我同意小姐当任渤海剑派的掌门人！”那个大屁股女人刚刚坐下，便朝萧径亭说到，仿佛刚才那个斩钉截铁说不同意楼美人当任掌门的人不是她一般，接着俏脸一寒朝萧径亭道：“但是，你不能为了我同意，而将廷儿骗来这里，让他伤了自尊了！”

　　“妈的，刚才你爽的时候，怎么不想到会伤了那混蛋的自尊了！真是过河拆桥啊！”萧径亭顿时有些苦笑不得，不过见到此时应该羞辱难堪的楼竹廷反而没有一丝的不自然，反而兴致勃勃地为两人倒茶。

　　“竹廷啊，实在够厉害啊！竟然能够让这只美丽的铁嘴也改口了！”萧径亭看着放在面前的那杯茶，却不去碰它。不过大屁股师姨却是温柔无限地接了过来，羞涩一笑，十足一个温柔可人的小媳妇。

　　“那是自然！不过剑月啊，你是枉做了小人了，要是你告诉我是来见青姨的，我怎么会不来呢？”楼竹廷拿过一杯茶饮下道，接着望向青姨道：“其实我对青姨不但有爱，更多的是怕，所以一只不敢面对她，害怕她质问我。我坏了她身子的事情。”

　　萧径亭自然知道楼竹廷是在瞎扯，他早就将大屁股师姨怎么将她“淫辱”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了，虽然其中的情节不是非常明白。但是凭萧径亭的想象力，还能不难在脑中形成一道令人喷血的画面的。

　　听到楼竹廷的话后，大屁股师姨顿时羞得满脸通红，显然想起了那时候她的诱奸往事来了。但是听到楼竹廷将事情倒过来说，维护了自己的名声，那双春情未退的美目顿时射出如海的青丝，小手也忍不住紧紧握住楼竹廷的手放在小脸上摩擦。

　　就在萧径亭皱眉快要受之不住的时候，忽然外面传来一声断喝，道：“赶快将整个客栈都围起来，不要放走任何一个人，我倒要看看。我们渤海剑派调教出来的好子孙，竟然会勾引自己的师姨来了，甚至带着这里来逼奸，我倒要看看这个灭绝人伦的畜生到底长得怎么一幅模样？”

　　那声音虽然不是非常响亮，听在众人的耳中但是却是仿佛雷霆霹雳一般。震的那个大屁股师姨顿时整张小脸都变得惨白起来。而外面开始有密集的脚步声，听声音，那人数绝对不会少于百来个。将整间客栈围得密密麻麻。

　　“妈的！这也太倒霉了吧！竟然有人来抓奸了！”萧径亭也被惊得说不出话来，心中想着到底是谁跟踪到这里来，还是在这里被人发现了，然后去报告到了渤海剑派那边。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那个大屁股师姨肯定是完了，连命都保不住，更别说支持楼美人做上掌门了。而萧径亭想娶楼绛玉，整理渤海剑派的权势则更加不可能呢？被人发现了这等乱伦的丑事，楼美人说不定亲自下令砍了萧径亭的脑袋。无论萧径亭是上枪者还是皮条客，而萧剑月这个身份就算是完了。

　　“到那时候，楼丫头是不是会为了做上掌门，而真的嫁给苏瑞施那小子。要是这里的‘奸情’被发现的话，她便没有了势力和外姓权势对抗了！”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脑中飞快转着，想着法子。

　　至于楼竹廷，那别说，就更加完了。而楼绛玉都会受到丑闻的影响，做不上了渤海剑派的掌门。

　　“廷儿，你怕不怕死，青姨和你死在一起好不好？”那个大屁股师姨惨白的脸蛋忽然涌起一股潮红，美目射出如海的深情，望向楼竹廷柔声说道。在她看来，好像和楼竹廷死在一起是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听着已经渐渐走到外面的脚步声音，萧径亭仿佛已经听到来者那带着狞笑的表情了。那望来的目光也肯定充满了幸灾乐祸和满心的得意。

　　“剑月，那是我的四叔楼临瞻，为人最是凶狠。不过他对我妹妹都算是照顾的。为何现在会来拆她的台呢？”楼竹廷朝朝萧径亭一阵苦笑道。

　　“楼临瞻？！他是不是和‘玉儿坊’里面的俏螺儿有一腿啊？”萧径亭连忙想起巧巧说的话来，不由问道。

　　楼竹廷面上浮现一道古怪的笑容，笑道：“是啊，你怎么知道？”

　　“难怪！他是冲着我来的，不过他不会那么快就知道我是渤海剑派的嫡传弟子啊！”萧径亭望向楼竹廷道：“我们就按照最古老的办法，用一张面巾蒙上脸，然后冲出去！只要没有被看见脸，就算他们认出来也不要紧！反正没有什么证据！”

　　“是不是宁愿让他们看到屁股，也不能让他们看到脸那？”楼竹廷仍然是一幅笑呵呵的表情，朝萧径亭道：“要是你能够自信从外面围着的几百只弓强闯出去，然后从几十位高手的包围中的刀光剑影中杀出一条路逃出去吗？至少我那个四叔武功就比我要高得多啊！”

　　“能！可能是能的吧！”萧径亭心中暗道，他只身一人的话，那可能是可以的。但是要带上一个丝毫不会武功的大屁股师姨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啊！楼竹廷平时虽然躲着这位师姨，但是这个时候要抛弃她独自逃走那是不可能的。

　　“你们将弓弩全部对准这间屋子，要是有人影出来，不管是谁，都统统给我射死！我倒要揭开我们渤海剑派这个最大的丑闻！”紧接着那沉重有力的脚步声音便已经到了外面的院子了，便没有再走进来，只是朝着里面的房间喊道：“里面的虐畜听着，赶紧将你的师姨放出来，那说不定还能给你条活路，不然的话就将你活活射死在里面啦！”

第十卷 第九章 如此“奸情”

　　“廷儿，你做什么？”就在外面楼临瞻话音刚落的时候，楼竹廷竟然伸手脱下了大屁股师姨刚刚穿上的衣衫，那个师姨四然羞得满脸通红，但是却是没有一点生气的模样。只是扭捏着任由楼竹廷脱下身上的衣衫，不过后来仿佛记在有萧径亭站在一边，方才娇嗔地给楼竹廷使了个眼色，朝萧径亭望去一眼，不过楼竹廷的动作反而更快了。一手将美人的的小衣也脱下，上身娇躯只留下一件小小狭窄的肚兜。两只挺拔的玉乳在绸布下摇晃生花。

　　萧径亭知道望见了眼前的乳浪荡漾，方才转过脸去，问道：“竹廷啊，你还怕他们抓不到奸情，非要来点证据吗！”

　　楼竹廷一把扯下大屁股师姨的肚兜，那个师姨仿佛明白了他要做什么。嘤的一声便倒进楼竹廷的怀中，任由两只雪白坚耸的玉乳赤裸在空气中。接着楼竹廷更加飞快地褪下了美人下身的衣衫，随着裙摆的脱下。楼竹廷一手伸进美人两只大腿之间，探进绸裤和亵裤的缝儿间的，猛地扒下。

　　“嘶！”随着一声绸布撕裂的声音，那个大屁股师姨的那只名副其实的美臀便晃动着，露在了空气中，颤颤微微，白白晃晃。两瓣肥大的臀瓣还因为气氛的紧急而变得轻轻的颤动，带起迷人炫目的臀波。

　　见到萧径亭仍是转开目光，接着拔出了腰中的长剑。楼竹廷朝萧径亭正色道：“剑月，你使聪明人。还计较这种愚蠢的男女之防做什么？待会儿我会和青姨回到床上，让他们揭破奸情。你就躲在被窝中，躲在我们的身子下面！”

　　“不是吧！”萧径亭的整张脸顿时苦的皱起来，道：“躲在床底下好像更好啊！”

　　“要使你进来抓人，会不看床底下吗？要是他揭破了我的奸情，肯定就不好意思再揭开我的被子，那样你小子就没有事。只要保住了你，就什么事情都好办啦！”楼竹廷将赤裸光屁股的美丽师姨抱在怀中吻了一口，歉然地望了一眼，接着朝萧径亭道：“顶多让你占些便宜，让你躲在我青姨香喷喷的身子下面！不过朋友妻不可戏，你千万不要随便趁机乱动手脚啊！”

　　“小姐啊！不好了！四老爷带着人马去去成南的‘悦来客栈’去抓人了！”楼绛玉此时正在听着白衣淫贼讲解剑法，听到白衣淫贼讲得精彩处，不由小脸欣喜、笑意吟吟。甚至拿出边上的长剑，舞上一通。

　　就在楼绛玉笑魇如花地收剑而立，神情上仿佛大有收获的时候。忽然从外面闯进一个丫头，顿时让她大是愤怒，因为她号令下去的，没有她的吩咐任何人都不得擅自闯进来。

　　“绛玉，你且不要生气，没有急事的话懿懿也不会冒然闯进来了！”见到楼绛玉柳眉颦起，美丽的脸蛋便要罩上一层冰霜，白衣淫贼连忙站起身来，踏着潇洒的步子走到楼美人身边，看来真当仿佛事一对璧人一般。

　　但是那个叫懿懿的丫头见到眼前这双潇洒玉立的俊俏男女时，美目微微闪过一丝悲色。但是被楼绛玉一道严厉冰冷的目光惊得娇躯一颤。

　　“竟然任公子为你求情，我就原谅了你这一回！”楼美人朝边上的白衣淫贼微微一笑，接着美目望向前面的懿懿道：“你说四叔带着人马去抓谁了？他为什么去抓他？”

　　“我听他们说是，刚刚来的那个萧剑月少爷带着青姨去了城南的悦来客栈，不小心被人发现了。便跑来告诉了四老爷，四老爷就带着人马去悦来客栈，说说，是要去抓奸，还说要活活射死那对狗男女”

　　楼绛玉闻之娇躯微微一颤，接着美目浮上一道无比复杂的光芒。整张小脸顿时变得惨白，没有了一丝血色，呼吸也顿时变得急促了起来。忽然楼美人又张开美目望向懿懿问道：“那，那他们发现了什么了吗？”

　　“他们，他们听到有男女交欢的声音！”娇小俏丽的懿懿红透了小脸，仿佛蚊吟一般说出了这段羞人的话来。

　　“嘤！”楼绛玉只觉眼前一黑，接着眼前一片空白，娇躯微微一晃便仿佛要倒下一般，边上的白衣淫贼连忙上前，要扶住楼美人的香肩。

　　“任大哥，我没事！你看这是谁的主意！四叔他一直是支持我做掌门的，为何现在要来要来拆我的台啊！他明明知道我刚刚承认了萧剑月的嫡传弟子的身份，要是萧剑月接着便做出了与师姨乱伦的这件丑事来，那我的声望还有什么啊！”楼美人玉手轻轻浮上贵秀的额头，美目望向白衣淫贼道：”而且四叔在剑派中的权势重得很，要是他也投向了他们外姓的那一边，那我当任掌门的希望就渺茫了！“

　　“剑月刚才和青姨神情虽然有些暧昧，但是我也没有想到真有乱伦之事来，不过要是他们真心相爱，我也敬佩剑月的勇气了！”白衣淫贼目光温柔地望向楼绛玉，柔声道：“至于四叔，可能早已经被他们收买了去，不过苏兄刚才对剑月好像也亲热得很啊？这件事情好像不怎么像是他做的啊？”

　　“就是他！”楼绛玉美目闪过一丝软弱道：“萧剑月要是进了渤海剑派成为嫡传弟子的话，在掌门人接任的事情上就也有了表决权，而且青姨还是和他有关系的话。说不定也会答应我接任掌门，所以他便用了这等手段，致萧剑月和青姨于死地，断去我的两大强援！”

　　“剑月也答应了支持小姐吗？”白衣淫贼目光望向楼绛玉，接着面色恍然道：“哦！明白了，剑月兄也是个风流之人吗？”

　　“任大哥，不要和我提他！我真是瞎了眼睛，竟然让他进了渤海剑派！”楼美人闭上美目静静喘了几口气，接着睁开望向白衣淫贼柔声道：“那你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白衣淫贼面色一正道：“苏瑞施这样做的原因，可能很大部分便是剑月也钟情于小姐。想要致这个情敌于死地，现在他们正处于正势，我们处于弱方。所以要安抚他，让他不会再接着作出下一步无情的举动，千万不可和他们撕破了脸皮！”

　　“嗯！”楼绛玉轻轻点了点头，垂首低声应道。

　　白衣淫贼见之，目中闪过一道寒芒，接着面色也变得严肃起来，静静道：“为今之际，只能弃车保帅了。小姐应该立刻赶到悦来客栈，亲自揭穿他们的奸情，下令惩处萧剑月两人。表示小姐的大公无私，正是有着当任一派掌门的魄力！”

　　楼绛玉面色顿时变得复杂起来，玉足也没有规则地在室中走来走去，眼中也闪过无数道不同的神情，片刻后忽然仰起小脸，咬了咬玉齿，朝白衣淫贼道：“那我们赶紧备车，赶去悦来客栈！”接着小脸顿时变得软弱下来，悲声道：“任大哥，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

　　白衣淫贼正要出去，听到楼美人的话后，目中闪过一丝喜色，接着转过脸来。见到楼绛玉脸上那从来没有过的柔弱，目中也不由浮上一层怜爱，接着射出两道无比坚定而又温柔的目光，仿佛天塌下来也能顶住一般。

　　“绛玉，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在你身边护着你的！”

　　“剑月，情况紧急你还顾忌这么许多做什么？”楼竹廷抱着大屁股师姨上了床后，便掀开被子让萧径亭躺进来。而那个美丽师姨的胴体也散发着迷人圣洁的光芒，虽然那么的浮凸玲珑，但是看来却是没有一丝肉欲。

　　“你上来吧！我的年纪可能都足够做你的母亲了！”那个大屁股师姨忽然掀开自己的被子，让赤裸迷人的胴体美肉全部展露在萧径亭眼下，目光对着萧径亭也首次变得温柔起来道：“况且我是心里爱着廷儿，身子给你看了碰了又有什么打紧，你刚才那么放肆怎么现在倒是畏畏缩缩起来了！”

　　萧径亭望向那张大床，要是自己躺在那个师姨身下的话，只要她拱起身躯，然后楼竹廷做上一些举动的话，那还真的看不出什么来的。

　　“我数到十，你再不出来，我便要闯进来啦！就是失了我渤海剑派大佬的身份也顾忌不到许多啦！”就在萧径亭目光望向那个美臀师姨赤裸迷人的胴体的时候，外面忽然传来一声大喝。他不上床，倒不是因为觉得躺在大屁股师姨下，有失了礼数。而是一旦这么做的话，那就无疑牺牲了楼竹廷和这个温柔痴情的大屁股师姨了，大是违背朋友之义。

　　“竹廷啊，我宁愿强奸一个女孩，也不愿意违背了朋友间的义气啊！”萧径亭面上露出一道苦笑，朝楼竹廷道：“虽然我刚刚才出卖过你！”

　　“好啊，要是真要你强奸一个女孩，救下你的两位朋友的话，你会不会答应呢？”就在萧径亭话音刚刚落下的时候，室中忽然传来一道极具诱惑力的声音，不但话中的意思，还有话音本身也是无比的迷人。而萧径亭并不担心外面的人会听到这迷人的声音，因为这声音是直接钻进萧径亭几人的耳朵。

　　“好啊！”萧径亭口上没有丝毫的犹豫，便开口答应道，接着眉头一皱道：“但是那个女人千万不要是秀情，不然乱伦的罪名就更大了！”

　　“噗哧！”那人一笑，接着萧径亭几人眼前一花，室中顿时迷茫起一股迷人的香味，不过那香味虽然醉人，但是却不怎么像是女孩身上的。

　　“是你？！”萧径亭望向来人，心潮顿时翻滚起来。本来没有人可以让萧径亭在充满笑容的时候收下笑脸，但是这个时候，萧径亭还是收下了满脸的笑容。因为眼前这个人，就是那个长得风姿高洁，和自己真面目极其神似的那位夕公子。也就是在玉溜山上和梦君奴牵手的那个俊美无双的夕公子。

　　“是啊！我给你的是这个女孩！”夕公子面上始终挂着迷人的微笑，接着将手中的女孩推进萧径亭的怀中，接着笑道：“要是萧兄能够答应我三个条件的话，我便想办法让你两个朋友逃脱！”

　　如果对面是个女人，或是一个正常的人话，萧径亭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但四萧径亭面对这个夕公子到时候，心中就会如同锥子狠扎那般的剧痛。而且隐隐觉得自己在眼前这位夕公子面前，竟然仿佛低了一个头一般，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五！”站在外面的那个斯文老者一声断喝，那便是楼临瞻了。就在他目光狰狞而又欢喜地望向屋中的时候，外面闯进一条人影，走到他身边，低声道：“四爷，小姐正在朝这边过来，已经到了外面的接道口上了！”

　　楼临瞻面色微微一变，目光一狞，口上大喝道：“四，三，大家拉好弓箭，准备冲进屋去！”

　　“好，我答应你！”萧径亭目中闪过一丝凄凉，接着望向夕公子道：“现在你实现诺言，将我的两位朋友带走吧！”

　　夕公子微微一笑道：“我信得过萧公子，就不用立什么誓言了！”接着走到屋子中间，一手在地板上轻轻一阵拨弄，顿时掀开一块木板，出现在众人眼中的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洞口。

　　“这里有条秘道，你的朋友就从这里钻出去！”夕公子双目望向萧径亭怀中的美人，道：“这个美人你可要好好唬住啊，不要让她瞎说！”

　　楼竹廷脱下自己的衣裳包住大屁股师姨的赤裸娇躯，目光望向萧径亭道：“剑月啊，事后你就给这个女孩画上几幅光溜溜的春画儿恐吓她，要是她出去四处瞎说的话，就将她的春画儿四处发放，甚至摆到街头上去卖！”说罢便抱着大屁股师姨，而偏偏双手就抱在那只美丽的大屁股上，跳进了那个洞口，临走还朝萧径亭投来一道暧昧的目光。

　　萧径亭此时也顾忌不上楼竹廷的目光了，因为他现在才看清楚，原来怀中的这个女子是个绝色佳人。而且抱在怀中的这具娇躯起伏玲珑，柔弱无骨，而且还显得无比的性感迷人，鼻端闻的也是醉人的处子幽香。

　　按理说，有着这等绝色佳人在怀中，可以苦中作乐了。可偏偏怀中的这个美人此时那双愤怒的美目正直直朝萧径亭望来，那张美丽的小脸虽然红彤彤的，但是却透着一股冰冷和仇恨，甚至面对自己被强暴的危机也不是那么在乎了。符合这个条件的绝色佳人没有几个，萧径亭怀中的这个美人便是任剑絮。

　　“夕兄啊，这个客栈是你的吧！不过名字取得真够土的，悦来客栈！许多故事里面都是用这个名字的！”萧径亭对着怀中的美人一阵苦笑，接着抬起头笑着说道：“不过这样的名字反而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但是此时室中，已经空无一人，仿佛从头至尾便只有萧径亭和任剑絮在里面一般。

　　“二！”随着外面楼临瞻的一声断喝，萧径亭方才清醒过来。目中望向怀中的美人，接着双手拉着任剑絮身上的衣服，面上轻轻一笑，便飞快地脱掉任剑絮娇躯上的衣衫。

　　“你敢！”虽然任剑絮此时口中说不出话来，但是那双美目射来那道凌厉的目光却是清清楚楚地表达了这个意思。萧径亭果然停下了脱任剑絮衣衫的手，但是却是双手如电一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飞快脱下了自己浑身的衣裳，露出了挺拔雄壮的身躯。

　　任剑絮还是头一挥见到男人的身子，整张脸蛋不由刷地红透，接着连忙闭上已经迷茫的双目，但是娇躯都颤抖了起来。不过萧径亭的坏手很快就放在她的酥胸前，接着将她抱在赤裸的怀中，将她抱上了室中唯一的那张床。

　　上床以后，萧径亭的坏手飞快地在任剑絮的娇躯上开始动作。扯下她上身的肚兜后，双手摸到两只弹跳肥嫩的玉乳，不由心中一荡。接着双手探到美人后腰美臀处，一手插进美人的裤缝，对美人的臀沟轻轻摸了一把，嘶的一声便脱下了美人下身所有的衣衫。接着将裙子和绸裤、亵裤扔在了地上。

　　“咦！那个夕混蛋是不是没有将任剑絮的穴道点死啊！”萧径亭忽然觉得怀中这具温软美妙的娇躯竟然奋力地挣扎起来，美人儿那双美目也狠狠地射向萧径亭。

　　“这样的话，任谁都可以看出我的举动带有很大的强制手段了！”萧径亭见之连忙使出霹雳手段，一手摸上任剑絮胸前的一只玉乳，两外一手直接伸到她迷人火热的胯间。

　　“嘤！”任剑絮最敏感的两处地方受袭，开始还接着奋力挣扎，但是那只能和萧径亭赤裸的身子发生更加热烈的摩擦，很快整具娇躯都变得红热起来，软的如同一瘫水一般，没有了一丝力道。因为她被点了哑穴，不然此时的她肯定会发出蚀骨的呻吟声音。

　　望着身下的美人娇躯仿佛一条蛇一般，不住的扭动，萧径亭也被搅得欲火勃发，胯间的巨物猛地火热勃起，狠狠击打在美人柔软火热的迷人方寸。而任剑絮仿佛片刻休克了一般，顿时停住了呼吸，接着整个娇躯都激烈颤抖起来。

　　萧径亭看到任剑絮此时虽然娇躯扭动，一幅春情难耐的模样，但是一张脸蛋还是板得紧紧，美目还是射出凌厉警告光芒。目光望向美人微微张开的小嘴，由于春情勃发，所以不住的娇喘，呼出了阵阵如兰的香气，喷得他脖子直痒痒。

　　“妈的，我就放肆了！管你是谁！”萧径亭在这个时候，心中竟然浮起一道凄凉的感觉，接着便俯下脸朝任剑絮脸上吻去。

　　“嘤！”见到萧径亭嘴唇压来，任剑絮美目出现一道慌张，接着美丽的小脑袋便用力地扭动起来，小嘴也紧紧闭着不让萧径亭得逞。

　　“外面已经数到一了，怎么还不冲进来！”萧径亭心中疑道，张开嘴巴朝任剑絮紧紧闭着的樱桃小嘴狠狠吻去。就在萧径亭刚刚吻到任剑絮嘴唇的时候，发现那不是意想中的冰冷，而是火热温润，那是一种带着香甜的感觉，柔软得让人吻了就舍不得放开。而任剑絮也在那被吻的一瞬间，仿佛被电击一般，整具娇躯都瘫软下来，只是紧紧咬着玉齿，让萧径亭的双唇只能吻在外面的部分。

　　“君奴的嘴唇比这个还香还甜呢？不过就在这个夕公子出现后，我怎么觉得君奴的那如同花瓣的樱唇，变得越来越远！吻也吻不着了！”萧径亭心中一阵迷惘，一阵愤怒，在这诡异的空间中，心中竟然有股戾气好散发出来。感觉身下的任剑絮仍旧是小嘴闭得紧紧，那双美目虽然迷茫，但是仍旧射出不屈愤怒的光芒。

　　“赫！：萧径亭心中一怒，忽然一手伸到任剑絮火热泥泞的胯间，猛地抓起一团火烫迷人的蜜肉，用力一拧。

　　“啊！”任剑絮娇躯一颤，喉咙底下仿佛发出一阵呻吟，接着那双美目中的愤怒全部被意乱情迷淹没，随即整具娇躯猛地耸上，仿佛要挤进萧径亭的身躯一般，丰满有力的粉腿也不再紧紧夹在一起，而是大大张开，让萧径亭的物事紧紧顶在她迷乱的胯间。接着伸出灵活香甜的丁香小舌头，吐进萧径亭的嘴中，卷到萧径亭的舌头痴痴吮吸咂嘬。任由香甜的口水从嘴角流出。两只粉臂也如同蛇一般环抱上萧径亭的头颈，修长有力的大腿也紧紧夹在萧径亭的胯间两边，让自己最隐秘宝贵的地方毫无间隙地贴在萧径亭的身上。

　　“刚才看到的这个那个女人便是任剑絮，她出现在这里做什么，难道是她去报的秘吗？”萧径亭心中暗道，忽然觉得身下的娇躯忽然战栗起来，而任剑絮的四肢仿佛八爪鱼一般，死死抱着萧径亭。接着觉得胯间一热，一股暖流狠狠喷了出来。

　　任剑絮的娇躯直直哆嗦战栗了好一会儿方才软了下来，但是四肢还是紧紧缠在萧径亭身上不肯放手，只是将美丽的脸蛋紧紧躲在萧径亭的肩膀上，伸出丁香小舌轻轻添噬着萧径亭的肩膀。

　　“四爷，小姐来了！”就在楼临瞻神色焦急地左右徘徊的时候，那个下人飞快跑了进来，凑近他的耳朵说到。

　　“来了就好，楼绛玉这下我看看你你该怎么说？你刚刚保证没有一点问题的人，强自要他成为嫡传弟子的萧剑月，现在正在和他的师姨进行乱伦苟且！”楼临瞻面上浮现出一道狰狞，接着斯文的脸上换上一脸的慈和，正要到外面迎接。

　　楼临瞻还没有走到门口的时候，楼绛玉便已经到了门口，美目直直朝楼临瞻望来，俏声道：“四叔怎么还不冲进去啊！”

　　楼临瞻走到楼绛玉面前，笑道：“里面的人便是小姐的亲信，你四叔怎么敢私自破门啊！绛玉啊，你说是不是我们就怎么走算了，这种事情是家丑，怎么可以外扬，便当作没有发生过一般，如何？”

　　楼绛玉微微一笑道：“不要紧的，萧剑月这人虽然是我亲自点的，但是他要是做了这等丑事，我也不会庇护他！况且我们渤海剑派的事情岂是他刚刚来的一个外人能够破坏了的？你说是不是啊，四叔！”

　　“萧剑月怎么现在又成为外人了？”楼临瞻心中冷冷一笑，但是口中却是恭色应是。接着朝园子众人喝道：“现在我和小姐进去，你们任何人没有得到吩咐都不得上前一步。明白吗！”

　　众人应喝一声是后，楼临瞻便和楼绛玉朝那扇门前走去，虽然楼临瞻城府很深，但是要开门的那一瞬间，面上还是显出一丝得意的狰狞。

　　“怎么会变成这样啊？虽然没有要了她的处子之身，但是要是一个女子和一个男人有了这样的亲热，那不嫁他也唯有一死了！”萧径亭望了一眼怀中光溜溜的美人，心中早已经没有了刚才脱下美人衣衫的豪气了。虽然手掌还在下意识地摸着美人光滑如锦的粉背，以及美妙凸起涨大的隆臀。任剑絮虽然看来身形属于丰腴形，但是毕竟年纪还小，也不想楼美人那般天生异赋。所以两只肥美的臀瓣虽然圆挺硕大，但是却还比不上莫莫那一等级的肥臀那般气势骇人。但是摸在手中，那如同羊脂般的滑腻娇嫩，尤为消魂。摸来摸去竟然将自己的欲火摸的勃勃燃烧起来，下身热烫如火紧紧顶在任剑絮泥泞淫乱的胯间。

　　“嘤！”任剑絮本来一张小脸躲在萧径亭肩膀中间，不住磨蹭。小嘴中发出的也是猫儿饱食后的娇腻声，但是感觉到萧径亭巨大物事的狰狞后，那猫腻声顿时变成了如泣如诉的呻吟声，美妙柔软的娇躯也变得火热起来。小脸也蹭到萧径亭的胸膛，羞得将脸蛋藏得严严实实，但是那条小舌头却是轻轻吐出，添噬萧径亭胸前的每一寸肌肤。两只玉腿又重新盘在萧径亭的腰间，将两只肥嫩的美臀试探性地向上耸动，也将两只大腿中心的美肉张到最大，仿佛在寻找萧径亭的物事，要用她的处子蜜道吃进一般。

　　“这个笨蛋丫头，难道这个时候能够和你真的交欢吗？”萧径亭连忙将压在任剑絮娇躯上的身子移开，让自己火热的物事也离开了美人的敏感蜜肉。

　　“怎么会变成这样啊？虽然没有要了她的处子之身，但是要是一个女子和一个男人有了这样的亲热，那不嫁他也唯有一死了！”萧径亭望了一眼怀中光溜溜的美人，心中早已经没有了刚才脱下美人衣衫的豪气了。虽然手掌还在下意识地摸着美人光滑如锦的粉背，以及美妙凸起涨大的隆臀。任剑絮虽然看来身形属于丰腴形，但是毕竟年纪还小，也不想楼美人那般天生异赋。所以两只肥美的臀瓣虽然圆挺硕大，但是却还比不上莫莫那一等级的肥臀那般气势骇人。但是摸在手中，那如同羊脂般的滑腻娇嫩，尤为消魂。摸来摸去竟然将自己的欲火摸的勃勃燃烧起来，下身热烫如火紧紧顶在任剑絮泥泞淫乱的胯间。

　　“嘤！”任剑絮本来一张小脸躲在萧径亭肩膀中间，不住磨蹭。小嘴中发出的也是猫儿饱食后的娇腻声，但是感觉到萧径亭巨大物事的狰狞后，那猫腻声顿时变成了如泣如诉的呻吟声，美妙柔软的娇躯也变得火热起来。小脸也蹭到萧径亭的胸膛，羞得将脸蛋藏得严严实实，但是那条小舌头却是轻轻吐出，添噬萧径亭胸前的每一寸肌肤。两只玉腿又重新盘在萧径亭的腰间，将两只肥嫩的美臀试探性地向上耸动，也将两只大腿中心的美肉张到最大，仿佛在寻找萧径亭的物事，要用她的处子蜜道吃进一般。

　　“这个笨蛋丫头，难道这个时候能够和你真的交欢吗？”萧径亭连忙将压在任剑絮娇躯上的身子移开，让自己火热的物事也离开了美人的敏感蜜肉。

第十卷 第十章 剑絮逼婚

　　“嘤！”任剑絮泥泞淫乱的私处离开了那物的扰动，顿时失望得呻吟出声来，但是这只是下意识失去抚慰的不满，接着方才想到这是萧径亭拒绝和她亲热了。整个火热的娇躯顿时凉了下来，那失望的呻吟也变得低低的抽泣。

　　“不许哭！”萧径亭一手在美人臀上微微用力一捏，但是感觉到胸膛的肌肤变得越来越湿，越来越热起来。心中一叹，连忙捧起任剑絮躲在怀中的小脸，对着抽泣的小嘴轻轻吻下。

　　“四叔，你说我是不是要回避一下？”楼绛玉走到门口，忽然又停下了脚步，整张小脸也随之红透，想必是害怕进去后见到让他羞死的场面。

　　“用不着，小姐！”楼临瞻笑道：“我们已经在外面站了半天了，要是他们还有心情亲热的话，那我楼临瞻倒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说罢害怕楼绛玉离开，嘴角微微一阵冷笑，猛地退开紧闭的两扇门。

　　“畜生，这下看你往哪里跑？”楼临瞻门后，尚未看清楚里面的场景，便大声喝道，随即抽出腰间的长剑。但是看清楚床上的场景后，楼临瞻的声音顿时嘎然而止，顿时变得目瞪口呆。

　　“啊！”楼绛玉一声娇呼，美目朝楼临瞻狠狠一瞪，便立刻转过小脸。此时印入她眼帘的是一团晕红火热的被浪，里面起伏着一道蚀骨的曲线，而床上的一对男女虽然有被子盖着，但是从露出的肩膀看来，她们是全裸的，只是两人正在做着热烈的深吻。一阵阵女子蚀骨的扭动也毫无顾忌得荡漾在室中，连里面的空气也仿佛因此而变得火热起来。

　　但是楼美人那声娇呼中，竟然没有多少羞意，仿佛带着些许的愤怒和悲伤，她那美丽绝伦的玉脸本来也应该是羞得红透，但是此时也已经得煞白得没有一丝血色。

　　“哈哈！”楼临瞻忽然仰头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声，接着两只眼睛狰狞地射向床上的那对男女道：“我楼临瞻还真的要佩服你们这对狗男女啦！竟然有胆子在我四爷面前这般不知道死活地作出这种污浊不堪的事情来，也难怪，明明知道死期不远，便快活一会是一会吧！”

　　“小姐！四叔要无礼了！”楼临瞻猛地抡起长剑，面上肌肉一阵扭曲望向床上的萧径亭，一声大喝便要劈去。

　　“不要！”楼美人连忙转过身来，一声疾呼。飘身上前止住欲要止住楼临瞻的攻势，急道：“不能现在杀了他，要经过”但是她很快又止住了飞快前进的娇躯，美目望向床上的那对男女，美丽的秋瞳睁得大大，美丽的小嘴也惊讶得张开，但是很快被玉手掩住。

　　“剑絮，怎么会是你？！”楼绛玉睁大了一双眼睛后，良久，那双美目微微一阵颤抖，美丽卷秀的睫毛也缓缓搭下，那双美目顿时射出无比复杂的光芒望向萧径亭，仿佛有千言万语要说一般。但是小嘴颤抖几下后，却是说出了这么几个字来。

　　“怎么可能，李月青那个贱人呢？”楼临瞻那双眼睛猛地睁起，丝毫没有注意到楼美人的异样。目中忍不住闪过一道狠毒的目光后，方才收起手中的利剑。接着那双本来秀气的眼睛又猛地睁大，萧径亭床上高高隆起的被窝，狠狠瞪向萧径亭道：“刚才明明看见李月青那个贱人进来的，而且也听到了这里有欢好的声音，难道她钻到地里去了不成？”接着伸出一手，作势便要掀开盖在萧径亭身上的锦被。

　　“对！算你聪明，就是钻到地里面进去了！”萧径亭心中一阵冷笑，接着望向楼临瞻伸向锦被的双手，笑道：“四爷这样做不妥吧！剑絮现在身上没有穿一点衣服，要是让你看见了，天下英雄该怎么评价你这位渤海剑派的四老爷呢？不过，楼小姐倒是可以看的！呵呵！”

　　楼临瞻面上肌肉一阵颤抖，慢慢收回了手，深呼吸几口后，面上的神情忽然变得祥和起来，接着浮上一层笑容道：“这件事情是四叔我孟浪了，刚刚听得那些兔崽子的话后，爷没有多多考虑，听到渤海剑派竟然出现了这等丑事，肺都要气炸了，便兴冲冲带着人马闯来了！但是！”楼临瞻目光朝萧径亭一蹬，唬下脸道：“贤侄啊，我作为你的师叔，可是要说你两句了。你虽然还没有正式进入我们渤海剑派，但是我已经将你看作了我渤海剑派的弟子了。渤海剑派的嫡传弟子，无论是在江湖上，在社会上，都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啊。甚至可以说不下于普通官家子弟，但是因为这样，你们的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关系道渤海剑派的声誉，以后可不能这般放浪行事了，不然四叔我见到了还要罚你！”

　　“是，四叔！”萧径亭笑着应道，而楼临瞻见到事情没有意想中的情况发生，爷不想在这里多呆，但是楼绛玉却是没有一点要走的意思。

　　“你还不穿上衣服，真要别人掀开被子看到里面的青姨吗？”楼临瞻走后，楼美人顿时冷下俏脸朝萧径亭严厉说道。

　　萧径亭猛地掀开被子，让两人赤裸的身躯完全暴露在楼绛玉眼中，笑道：“你看看有青姨的人影吗？”

　　“啊！”楼绛玉一声娇呼，尽管她不想看的，但是见到萧径亭雄壮的身躯后，呼吸还是不由一屏，美目一亮。整张小脸爷顿时变得火热起来。但是片刻后，浮现在脸上的尽是愤怒和冷厉，美目狠狠瞪向萧径亭一眼，接着望向任剑絮道：“剑絮，你不要怕！你说你是不是被他逼迫的，是不是他强蛮了你！你以前总是在骂他的呀！”

　　“这个丫头的理智被愤怒给淹没了！”萧径亭心中暗道，但是心中也不由变得紧张起来，因为刚才任剑絮作出要献身的举动后，自己没有回应，骄傲的任剑絮顿时恼怒成羞，便要翻脸。为了以防万一，萧径亭不得不点住了她的哑穴，一手扣在她背后的要穴上。此时楼绛玉这般开口问道，他想了想还是将扣在任剑絮粉背上的手给拿了下来。

　　任剑絮刚才虽然春情勃发，但是她心性骄傲无比，容不得别人半点的羞辱。刚刚还被点住穴道，所以心中对萧径亭的恨意恼怒绝对不会少的。而且她知道萧径亭有追求楼绛玉的意思，听到了楼美人的问话后，美目顿时朝萧径亭投去一道愤怒的目光，接着朝楼绛玉点了点蛾首，粉泪也随之纷纷而下。

　　“你？！萧剑月，你真是个道貌岸然的畜生！”楼绛玉猛地拔出腰间的长剑狠狠瞪着萧径亭，高挺的酥胸也不住起伏。仿佛随时都可以一剑劈去一般。

　　萧径亭朝任剑絮投去一道苦笑，他自己这般对待人家，自然就不能再给别人脸色看了。接着望向楼绛玉道：“我这样做，那还不是为了你！”

　　楼绛玉面上不由微微一愕，面色稍稍一宽，道：“难道你强自玷污剑絮的清白拿也是为了我吗？”

　　萧径亭目光望了任剑絮一眼，忽然问道：“刚才你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是我抱你上床的时候，还是在进入屋子的时候就嗯，不能这么问，你有没有看清楚是谁将你点倒了抓来的？”

　　任剑絮城府不深，听到萧径亭的问话后，虽然转过小脸不屑回答，但是目中却是一丝愤怒和迷茫，显然是不知道被人点住了穴道抓进了这间屋子，送到了萧径亭的床上。

　　“这就好，那楼竹廷他们怎么逃走的场景，这个丫头也没有看见了！”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宽，将声音凝聚成为一线传到楼绛玉的小耳朵中，说道：“和青姨有乱伦之恋的不是我，是你的那个混蛋哥哥。我做不通李月青的工作，便让你哥哥在床上做，让她答应支持你做渤海剑派的掌门。而且外姓派这次这般贸然下手，没有得到结果，气势上自然弱了你一分。这样一来岂不是一举两得，至于我怎么会和任剑絮在床上，你自己想，我懒得解释！”

　　楼绛玉听到萧径亭不敬的话语后，虽然整张小脸板得紧紧的，但是目中却是闪过一丝宽色。接着严厉地望了萧径亭一眼道：“但是这件事情你就是做错了，要是事情败露了，不但是你，就是我也差不多完了！”接着目光变得柔和起来，望向任剑絮道：“剑絮，这件事情我不会让四叔她说出去，萧剑月也不肯说出去。我也不会说，而且你还是个冰清玉洁的闺女，不要担心以后的事情啊！”

　　任剑絮闻言，目中闪过一丝得意的表情，接着朝萧径亭冷冷瞪上一眼，其中意思不言而喻。

　　“我出去了，要赶紧吩咐四叔不许将事情说出去！”楼绛玉看了一眼床上了萧剑月两人，便折身朝外款款而出。

　　见到楼美人摇拽生姿的美好背影，萧径亭心中微微一悲，口上也轻轻叹了口气。

　　“小姐，你这次来不是来保我，而是亲自来处置我，表现你的大公无私吧！”萧径亭望着楼绛玉美好的背影，忽然微微笑道。

　　楼绛玉娇躯微微一颤，蛾首稍稍动了动，仿佛要转过头来，但是还是轻轻叹了一口气，朝外面款款走出。

　　“哼！你这样不要性命地为了人家，别人却理都不理你，还想牺牲了你保护她自己！”任剑絮被解开穴道后，便朝萧径亭微微一阵冷笑，讥讽道：“绛玉姐姐是喜欢我那个哥哥的，你的死活她理都不会理，你就在这里自做多情吧！”

　　萧径亭转过脸去，朝任剑絮笑问道：“那个淫贼是你哥哥啊？我看不像那？”说罢眯起眼睛，神情中仿佛有着无比的暧昧。

　　“你胡说什么？”任剑絮俏脸一寒，接着唬下小脸道：“你刚才的那些事情我知道了，只要我向外面一说，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你刚才明明带着那个不要脸的女人进来了，而且还在里面做了那些污浊不堪的事情来了，被人发现后才用诡计将人掉包了！”

　　“这就说明你什么也没有看见！”萧径亭心中暗道，穿好了衣服走到床边，忽然剑眉一竖面色一寒，朝任剑絮怒喝道：“是不是你跑去告密，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那关你什么事情？”任剑絮俏脸姨板，便要对上萧径亭的眼睛，但是见到萧径亭脸上却是从未有过的怒色，芳心不由一阵害怕一阵委屈，美目一热仿佛要掉下泪来一般，但是仍是咬了咬牙齿，道：“就是我告密的，你敢将我怎么样？”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你也是被别人故意引来，还当作自己是不小心发现的！给真正告密的人做的挡子！”萧径亭心中暗暗一笑，但是口上却是没有说出来，让这个丫头欠个情分也好。

　　“是啊，我能将你怎么样啊？”萧径亭微微一笑道：“就当是抵消了我轻薄你的罪过吧！”

　　“你休想，你轻薄我的事情休想就这么完了，我是冰清玉洁的女儿家，身份尊贵，身子比金子还要贵重，岂能让你这个混蛋这般轻易给玷污了！”任剑絮马上坐起娇躯，被子滑下露出坚耸如玉的乳房也没有发现，怒视向萧径亭道：“以后你就要所有话都听我的，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也不许对我无礼！不然的话，我便将你做的事情统统说出来！”

　　“那不就像连易然那样了吗？”萧径亭捡起地上任剑絮的肚兜裤子等物事，放在鼻子底下轻轻闻了闻，目光朝床上任剑絮露出两只坚挺浑圆的玉乳望了一眼道：“穿上衣服吧！现在是你自己给我看了身子，不是我强来的啊！”

　　“啊！”任剑絮一声娇呼，立刻用被子掩好赤裸的娇躯，接过萧径亭拿过来的衣衫，朝萧径亭一声冷笑道：“连易然怎么了？无论是人品，还是才学？还有说话和做事，他哪一样不比你强了，人家还是个举人哩！哪像你，一个山里来的王八蛋！”

　　“你可以骂我混蛋，但是不许骂我王八蛋，王八还是让你爹爹做吧！”萧径亭见到任剑絮将娇躯缩进被窝，接着笑道：“要是我将这话告诉连兄，那他非高兴坏了不可啊！”

　　“你敢？”任剑絮闻之，顿时狠狠朝萧径亭等了一眼，又皱起眉头道：“你不许骂我爹爹，他一句话就将你满门超斩了，那王八是什么意思？”接着小脸忽然红起，望向萧径亭道：“你给我拿条毛巾来！”

　　“拿毛巾做什么？”萧径亭开口问道，接着见到任剑絮羞涩的小脸，顿时明白任剑絮下身泥泞难过得很，要用毛巾擦干了，不由拉起袍子的长摆，猛地撕下一片扔给任剑絮，道：“将就着擦！”

　　“嘤！”听到萧径亭说得掌门直白，任剑絮羞得一阵呻吟，接着低下小脸接过萧径亭的拿布巾，伸进被窝中，探到胯下的蜜处小心翼翼地擦拭。敏感处被触，加上明明知道萧径亭在一边看着，不由羞得整具娇躯都颤抖了起来。

　　萧径亭见到人间许大腿中间的下身位置，隔着被窝不住地蠕动，看来尤其的喷血撩人。不由转开目光笑道：“王八就是男人的老婆和别的男人相好了，给他带了绿帽子！”

　　“混蛋！”萧径亭忽然觉得鼻端吹来一股带着些许腥骚的香风，不由一手接住，手中顿时湿漉漉的一片。接着见到任剑絮怒道：“不许你污辱我爹爹，我娘是世界上最温柔最高贵的女人，天下只有我爹爹能够配得上，别的男人她看都不会看上一眼！”

　　见到任剑絮面色从未有过的激动，萧径亭知道这次真的触犯到了任剑絮的怒处，接着看清楚了手中的东西，原来是任剑絮擦拭下阴的那块布，不由扔还给她她，笑道：“这个礼物的消受不起，小姐还是请收回吧！”

　　任剑絮见之，满是愤怒的小脸顿时红得仿佛要滴出水来，飞快地接上那块湿布。接着仰起小脸朝萧径亭道：“你不要左右挑开话，你马上答应我刚才说的话，不然的话，我就将你的事情全部说出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不行，我就是死也不会答应的！”萧径亭斩钉截铁道，没有等到任剑絮变脸便笑着问道：“你爹爹是谁，现在在哪里？是做什么的？”

　　“你问这个做什么，休想我告诉你！”任剑絮想也没有想，冷声说道。

　　“刚才我和你已经有了肌肤之亲，所以想向你爹爹提亲去！”萧径亭笑道。

　　“啊！”任剑絮娇躯一振，美目一亮，仰起小脸望向萧径亭，接着小嘴一撅又唬下小脸，冷哼一声，道：“休想，我一个千金大小姐，岂能嫁给你这么一个匹夫，让你做我的奴才已经是”

　　“啊！那真是可惜了！我本来还想为小姐负责，但是小姐却是看不上萧某，这个伤心地不留也罢，告辞了！“说罢飞快地闪出身子，顿时便无影无踪。

　　“站住！”任剑絮唬下的脸蛋顿时一呆，接着也不顾娇躯光溜溜地便从床上钻出，见到萧径亭飞快离去的背影，不由哭出声来，叫道：“王八，混蛋，你站住！不然我将你做的事情全部说出来，让你死，你回来，坏蛋哥哥，人家”

　　“小子，你的那个大屁股青姨呢？”在回桃花源的路上，萧径亭见到了独自一人站在那里的楼竹廷，狠狠瞪他一眼，问道：“还有那个不男不女的混蛋呢？”

　　“别人怎么不男不女了，十足的美男子，以后我再也不敢说自己怎么英俊了！就是青姨那样的女人也忍不住看了他几眼啊！”楼竹廷面上浮出一道幸灾乐祸的笑容，接着又道：“你坏了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还这样臭着一张脸啊。青姨走了，趁机向那些造谣中伤她的人逃回公道，然后趁机压下那些人的气势！”

　　“这个主意是你出的吧！没有想到大屁股师姨也会反咬人家一口啊！”萧径亭笑道。

　　“喂，青姨的身子让你看光了不说，现在她终归是我的女人了，你能不能将那个大屁股给去掉啊！”楼竹廷不由朝萧径亭狠狠瞪了一眼，接着道：“渤海剑派那边现在正在唱着好戏，你怎么不去凑凑热闹？”

　　“被人抓奸在床，还有脸去啊！”萧径亭笑道，接着叹了口气，道：“我现在不想去见你妹妹，害怕自己忍不住说出什么不客气的话了，惹恼了心情！”

　　楼竹廷见之微微一愕，接着拍了拍萧径亭的肩膀道：“难为你了，我那个妹妹还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惹你烦了！要不要我和她说说？”

　　萧径亭摆手笑笑道：“不用，我怎么会连这点肚量都没有，只是不想见她而已！”

　　楼竹廷轻叹一口，望向萧径亭道：“其实绛玉这丫头为人不坏！好了，不说这些了，带你去玉儿坊里面逛逛？”

　　“剑月，找了你半天，原来你在这里！”就在萧径亭和楼竹廷走在接道上的时候，忽然后面传来一声叫唤。萧径亭转头望去，见到那人面目俊美，步态潇洒，正是渤海剑派的苏瑞施。

　　萧径亭转头一眼，发现早已经不见了楼竹廷的身影的。不由暗骂一声，苏瑞施便已经赶上前来了，朝萧径亭笑着问道：“剑月这是要去哪里啊？”那种神态，便仿佛没有一点亏心和内疚的意思。

　　萧径亭四处望了一眼，也看不见楼竹廷的身影，不由笑着迎上苏瑞施道：“我正准备去玉儿坊，找个女人！怎么？苏兄也准备和我一块同去吗？”

　　“好啊！”苏瑞施笑着满口答应，走到萧径亭面前，接着面上呵呵一笑道：“剑月，你刚才是不是怀疑是我向楼四爷告的密，让他带人去悦来客栈抓你！”

　　“是！”萧径亭笑着应了一口，道：“而且应该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怀疑啊！”

　　“那我独问剑月兄是不是也怎么怀疑？”苏瑞施忽然面色一正，变得严肃起来，望向萧径亭道：“是，我是喜欢绛玉师妹，甚至让她答应嫁给我，我才让她做了渤海剑派的掌门人，但是剑月你说，师妹她合适做掌门人吗？我实在是不能看着她渐渐让自己掉进权势的漩涡啊，女子吗？或者是有不让须眉的，但是那只是一段时间，很小的一段时间。以后终究还是要乖乖做回一个妻子的，而绛玉她实在不适合做这个掌门人的位子啊！”

　　“那谁合适呢？”萧径亭笑着问道：“苏兄合适做这个掌门吗？”

　　“不，我不合适！我喜欢花草，喜欢玉石，喜欢吃的东西。所以才会派出大批人马，给绛玉收集大量好玩的物事，许多好吃的稀罕物事，那也是因为我自己也喜欢啊！”苏瑞施轻轻一叹，接着说道：“而我在渤海剑派中有这等势力，大部分归功于我的爹爹，再有就是因为我目的单纯，是为了绛玉才争取到这么大的权力，置身于事外，也就不会太计较得失，所以做起事情来反而顺利了许多，不经意间，我竟然成为了渤海剑派外姓势力最大的一个的。但是只要能让我娶到绛玉，我可以终身离开渤海剑派，那些权势也随时可以丢到渤海去喂了鱼虾！”

　　萧径亭听得心中微微一动，但却是沉默不语，静静听着。

　　“我说的是实话！”苏瑞施目中朝萧径亭射来一道真挚的光芒，道：“剑月试过真正喜欢一个女孩吗？我知道你现在对绛玉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我从你对绛玉时候的眼神可以看出来。而那个任兄，开始可能也不是真正爱上绛玉，但是现在却是真的爱上了。”

　　“我很小便见到绛玉了，她见到我的第一眼，便不大搭理我！后来又指使着我做这，做那，但是却从来没有给过我好脸色。我知道她有些凉薄，我知道她颐指气使。但是却是对她越来越爱，现在根本连一点翻身的机会也没有了！不怕剑月你笑话，为了她！我真的什么事情也做得出来了，更加懒得理会是不是符合侠义之道什么的？”苏瑞施在一变喃喃自语，仿佛也不在意萧径亭是不是听清楚了，而是在说自己的话一般，借机在向空气表白一般。

　　“姐姐好啊！”萧径亭刚刚走进玉儿坊的时候，从里面走出来的还是昨天接待他的那个艳丽老鸨。见到萧剑月后，美目一亮扭着蛮腰滚着肥臀朝萧径亭怀中挤来。

　　萧径亭还是按照老规矩，拉开女人胸前的衣衫，让两只硕大的乳房显露在自己的眼中，接着朝深深的乳沟塞进一只金子。接着感到下身一阵红热，原来那个女人又将两瓣肥臀拱在他的胯间，将萧径亭的物事紧紧夹在臀缝中。

　　“好弟弟啊，人家为了接待你，害怕这里的空气沾了人家的身子，已经连连沐浴了好几回，连比黄金还贵的玫瑰香露都用了不知道多少，你就可怜姐姐的痴情，让人家服侍你一回吧！”那个老鸨此时并没有将贪婪的目光望向乳沟的那块金子，而是腻在萧径亭怀中，用两只圆滚坚挺的乳球揉弄着萧径亭的胸膛。另外一手也偷偷探进萧径亭的胯间，

　　边上的苏瑞施虽然潇洒，但是见到这等场面眉头也不由跳了跳，看来仿佛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等阵帐一般。

第十卷 第十一章 君奴亲密

　　边上的苏瑞施虽然潇洒，但是见到这等场面眉头也不由跳了跳，看来仿佛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等阵帐一般。

　　萧径亭也一手揉上女人有着美好弹性的乳房用力揉捏，隔着衣服摸的不怎么舒服，还伸进了女人的肚兜，抓住两只滑嫩娇腻的山峰，恣意玩弄。接着目光的余角望了苏施，朝这个老鸨道：“去，还是和昨天一样，将俏螺儿叫来！”

　　边上的苏瑞施闻之面色不由微微一变，接着朝萧径亭使了一道眼色，低声道：“剑月啊，你可知道，这个俏螺儿可是四叔要的女人啊！”

　　萧径亭满不在乎一笑道：“那又不是他娶回家了！”

　　不料正在被萧径亭摸的娇啼婉转的那个老鸨却是忽然说道：“俏螺儿妹妹已经被楼四老爷赎走了，好像说是四老爷要娶她做小妾，姐妹们都羡慕着俏螺儿妹妹的好福气那？”

　　萧径亭闻之顿时色变，接着凌厉的目光便朝那个艳丽老鸨射去，正要发作，却是被边上的苏瑞施给拉住了，劝到：“剑月啊，四师叔在剑派势力极大，你就不要多惹麻烦了！”

　　“公子啊，你就那么看不上人家吗？听到俏螺儿姐姐走了，竟然便连正眼也不看下人家，虽然我不想螺儿姐姐那般好看，但是自信还是有几分姿色的！”见到萧径亭凌厉的目光望来，那个老鸨的眼神顿时变得幽怨起来，接着小手细细揉捏萧径亭胯下火热的物事，转过身来用两只乳球顶在萧径亭胸口，腻声道：“再说公子此时体内有着一股火气，要是不泻掉的话，会伤到身子的。人家知道公子的功夫高超，便连后面也备好了供公子享用，加上人家的小嘴。应该能够让公子满意的。”

　　萧径亭见到这个老鸨在转过脸蛋过来的时候，背着苏瑞施使了一道眼色，接着一只纸团从女人的小手递到了萧径亭的手上。萧径亭暗暗接过，接着推开怀中的老鸨，目中闪过一道厉芒，朝苏瑞施道：“苏兄，你随着我走一趟，我现在就去将俏螺儿从那个老匹夫手中抢回来！”说罢便直直朝外面走出。

　　“萧兄不可！”苏瑞施连忙出言止道，接着追了上来拉住萧径亭道：“剑月不可，你现在虽然是我们渤海剑派的嫡传弟子，但是却还没有站稳了脚跟，现在不能再让四叔抓到你的把柄了。他本来就对你和俏螺儿的事情耿耿于怀，要是你再找上这个麻烦，可能连绛玉也保不住你了！”

　　“管他那么多啊！”萧径亭一声怒道，接着便急急朝蓬蓬莱阁的方向走去，一手也紧紧握住的腰中的长剑。

　　苏瑞施见势好像劝不住萧径亭，便直接跟在他的后面，一边看着萧径亭的脸色，一边不停地转着脑子，忽然朝萧径亭道：“萧兄，这样如何？我帮助你阻止四叔娶俏螺儿为妾如何？”

　　萧径亭不由觉得暗暗奇怪，目光朝苏瑞施望去，道：“苏兄能吗？楼临瞻凭什么要听从了苏兄的话？再说苏兄要是为萧某办到了这件事情后，需要萧某答应什么事情？”

　　苏瑞施面色一正道：“这件事情成不成，我不敢肯定。但是我却是掌握了四叔特别忌讳的一些东西，要是俏螺儿和这件事情沾上边的话，说不定就能够打消他娶俏螺儿为妾的念头了。“

　　“忌讳的东西！渤海剑派几个大佬，哪个的性情特点我都清清楚楚啊？更别说那些人有什么忌讳了？”萧径亭心中一动，朝苏瑞施望去，问道：“那楼临瞻到底对什么东西非常忌讳的呢？他可是连俏螺儿和我相好过都不计较的啊！”

　　“抱歉，这种事情我就不能和萧兄说了！”苏瑞施朝萧径亭歉然一笑，道：“不过萧兄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情，一旦萧兄得到俏螺儿后，便立刻离开渤海剑派，可成！”

　　“苏瑞施以己度人，认为我和俏螺儿经过两夜的情缘后便有这么深的感情，认为一个俏螺儿便可以将我打发出渤海剑派的权势舞台。还只是试探我，看我是不是在唬他，其实对俏螺儿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情可言？”萧径亭目光朝苏瑞施细看了一眼，发现他那双眼中好不掩饰地射出闪烁的光芒，不由板下脸道：“不行，绝对不行！我父亲因为当年离开渤海剑派的事情，现在心里无比的悔恨。一定让我要将所有的身心都投入道渤海剑派中，我绝对不能够因为自己的儿女私情而放弃大事不管的！”说完，萧径亭便将目光直直对着苏瑞施，笑道：“苏兄其实是想让我放弃绛玉吧？！”

　　苏瑞施不由讪讪一笑，道：“在下正是这个意思，刚才那只是故意抬高价钱的。怎么样？苏谋怎么说也算是你的师兄了，你便给我这个面子。给我几天时间，我尽量努力，让四叔打消了娶俏螺儿为妾的念头，如何？”

　　萧径亭眼睛一瞪，道：“那这几天呢？你能够保证楼临瞻那个老色狼不碰螺儿一下吗？”

　　苏瑞施目光一瞥，道：“那俏螺儿本来就是楼四叔的人，让他”

　　“胡说！”没有等到苏瑞施说完，萧径亭便一声断喝道：“苏兄那，我没有说你喜欢楼绛玉怎么样？你也别说俏螺儿如何？她以前再怎么样，也没有关系。关键是她现在跟的是我！”

　　“跟你？！”苏瑞施目光微微一讶，接着见到萧径亭飞快朝蓬莱阁的方向跑去，不由赶紧追上。边在萧径亭身后道：“这样如何？我现在马上央求楼四叔去海上办一趟事情？让他没有机会碰到俏螺儿如何？”

　　萧径亭仿佛充耳不闻一般，一只飞快朝前走去。接着忽然停下脚步，朝苏瑞施一阵苦笑道：“是啊，我现在赶去能够怎么样？要是这样将螺儿抢了出来，说不定就被渤海剑派赶出来了。麻烦苏兄了，在下告辞了！”

　　“看这个苏瑞施对楼美人的感情好像是真的。但是他凭什么夸下海口让楼临瞻答应不娶俏螺儿？”离开了苏瑞施后，萧径亭嘴角微微一笑，便想起刚才苏瑞施说的每一句话来。

　　“咦！这些有些香气啊！”萧径亭赶往桃花源，走到那处河道的时候，忽然鼻子荡来一股似有似无的香味，虽然极其轻，极其淡，但是萧径亭那厉害的鼻子还是很清楚地闻了出来。

　　“径亭啊！你猜猜，今天我的桃花源里面来了一个贵客，你知道是谁吗？”刚刚拐进那条小路的时候，楼竹廷便从边上的树丛闪身出来，朝萧径亭神秘笑道。

　　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动，但是见到楼竹廷那得意兴奋的神情，不由笑道：“不要卖宝了，快说吧！”

　　“就是那天晚上在山上看到的那个仙女，那个仙女竟然点着名字来找你了，真是羡慕死我了！”楼竹廷长叹一口，接着朝萧径亭笑道：“没有想到这个仙女远看的时候，已经美得超过你的任何想象，但是近看后，竟然还要美上许多。我真怀疑上天是怎么造出她来的！”

　　“果然是奴儿！”萧径亭心中微微一阵颤抖，心中竟然仿佛有些惊慌，或者说是害怕，害怕自己走到梦君奴的面前后。那梦君奴那张美丽的脸蛋，在面对自己的时候，忽然就变得冷淡无情，毫不在乎了！

　　“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自信了！看来心境这个东西一旦有了破绽，那后果是非常惊人的！”萧径亭面上一阵嘲笑，接着朝楼竹廷道：“你这个笨蛋，这个地方那么隐秘，你竟然让她进来了！”

　　“她是跟踪着我来的！”楼竹廷讪讪一笑道：“说来真是丢人啊，我后面被人跟着了，竟然还不知道，不过吃一堑长一智。以后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背后有没有！”

　　“楼小子的武功修为，天下间打得过他的人恐怕有一些，但是能够跟踪他而不被发现，那也太玄了吧！”尽管萧径亭心急如焚，但是还是凑着鼻子在楼竹廷身上闻了闻，不由一阵好笑道：“你小子身上被她沾上了香末儿来，就算你在整个蓬莱城里，那个精灵厉害的丫头恐怕随时都知道你在哪里？”

　　虽然萧径亭口上这么说话，但是心中却是泛起一缕柔情，他闻出楼竹廷身上的那种香味，正是萧径亭曾经用在过梦君奴身上的那种。到此时，便再也没有心思和楼竹廷瞎说话，飞快地朝那几间房子走去。

　　“剑月啊，为了报了今天你出卖了我那个大仇，我已经将你去妓院的事情告诉给那个仙女听啦！”

　　萧径亭刚刚走进了屋子，便立刻放慢了脚步下来，心潮也仿佛开始彭湃开来，轻轻一推房门，见到一道曼妙如仙的动人背影站在自己的床前，虽然以萧径亭的视线，并不能看到美人儿的那双美瞳，但是仿佛也能感觉出玉儿现在的眼睛现在什么都看，又或者什么都没有看。

　　“奴儿？”萧径亭本来想叫君奴的，但是心中却是强自让自己叫出奴儿这个亲昵的称呼来。接着尽管知道自己的念头很好笑，但是萧径亭的目光还是紧紧盯住梦君奴的美好的蛾首，甚至忘记去看美人儿那最是妖娆动人的背臀曲线。因为他要看梦君奴在转过头来，那一瞬间的表情。

　　“可能是那个夕公子优秀迷人得没有谱了，才让我这般的担心了！”萧径亭心中又是一阵自嘲，心中也不得变得紧张起来，害怕梦君奴转过脸来后，是一幅冷冰冰的表情。

　　“去妓院里面使坏完了，舍得回来了吗？”听到萧径亭叫唤后，梦君奴娇躯微微一颤，接着转过那张美得令人屏息的粉脸，而让萧径亭欣喜万分的是，那张绝美的脸蛋上，现在正布满了重逢的欢喜，美眸间朝萧径亭望来的目光也充满的娇嗔，整张脸蛋笑魇如花，使得室中的空气都变得无比的舒畅荡漾起来。

　　萧径亭朝美人动人的香躯走近了几步，步到玉人起伏玲珑的美好背臀处，鼻子轻轻一嗅，柔声道：“我在河边心里就开始变得不安静起来了，在那个时候我便闻到奴儿走过的时候留下来的香味！”

　　“人家还没有输给你，你可不许叫人家奴儿啊？”梦君奴美目朝萧径亭一瞪，接着噗哧一笑道：“你骗人当人家不知道吗？我只是在那河道上轻轻掠过而已，你又怎么能够闻得出来，又不是”

　　虽然梦君奴没有将后面的话说出来了，但是萧径亭也明白他要说什么了。也懒得和她争辩，目光只是细细望着梦君奴玉脸上的每一寸地方，越看越是感叹，越看却是迷失。那张倾国倾城的仙秀娇魇，细看下便仿佛散发出一股魔术一般的美丽。但是萧径亭注意的是，以前见到的那个梦君奴，虽然也有笑意吟吟的模样，但是眉宇间仿佛总是透着一股淡淡的忧郁，使她看来真的不想一个魔门小公子，但是现在却是仿佛有种无比欢喜气息从眉宇和小脸上，完全从里面绽放了出来，再也看不到意思低沉的气息。仿佛心中某地压抑的东西，瞬间被抒发了一把。

　　“是什么使得君奴仿佛解去了所有的心结呢？”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动，顿时浮上一个念头，但是紧接着骂自己一声混蛋，就将这个念头远远地抛到了九霄云外。

　　梦君奴倒是被萧径亭看得微微有些不好意思，便转过玉脸望向窗外，柔声问道：“径亭到底遇上了什么事情呢？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你以前从来不会将自己的情感表现得那么直白，虽然动作上会很放肆。但是说话和神情，是从来不会那么那么深情在意的”

　　萧径亭注意到梦君奴这是首次叫他径亭，不由微微一阵诧异。接着走到梦君奴的身边，温柔说道：“因为我忽然有些害怕了！”随着目光的一阵迷惘，萧径亭走到梦君奴的身边，笑着问道：“为什么君奴现在看来，仿佛特别的高兴了呢？”

　　“是啊，我因为一件事情非常的高兴，仿佛头上笼罩的乌云一下子便都展开了！”梦君奴美目一迷，仿佛闪过一丝憧憬，接着转过脸蛋望向萧径亭柔声问道：“你为什么会觉得害怕呢？有什么事情竟然会让你害怕呢？是不是楼绛玉那个丫头给你一些触动呢？”

　　听到梦君奴的话后，萧径亭目中微微一愕，听着梦君奴的话中仿佛有着转开话题的意思，但是还是轻轻一笑道：“是啊，那个丫头真是让我头疼得很啊？”

　　“我想不到世界上竟然还有哪个女孩能够让你头疼的啊，看来这个丫头还真的厉害得很哩！”梦君奴小脸小脸绽开一朵鲜花般的笑容，接着美目闪过一丝狡黠，道：“其实你要将她追到手很简单哩，要不要我告诉你啊！”说罢梦君奴忽然将脸蛋凑到萧径亭面前，俏笑嫣然。

　　见到美人香嫩雪白的粉脸便在眼前，那双仿佛世界宝石般闪亮的美眸就在前面几寸处扑闪扑闪，萧径亭脸上甚至还能感觉到美人的小嘴和瑶鼻中喷出来的香气。心中一迷，不由笑道：“你说说看啊！”

　　梦君奴忽然伸出两只春葱般的美丽小手，探到萧径亭耳朵后面，捏住那张面具的两角轻轻望下一扯，便将萧径亭脸上的面具给揭了下来，接着咯咯笑道：“这样不久成了吗？亮出你这张迷死女儿家的俊脸，只要是女孩就都会有一刻看得发呆的，你就趁机使出你那些厉害的下流手段，便什么生米也被煮成的熟饭吗？”说罢仿佛是想起了萧径亭以前的下流手段，整张玉脸仿佛染上了一层红霞一般，接着朝萧径亭轻轻白了一眼。

　　见到梦君奴此时秋波横流，其中温软迷人的纤手就在眼前摇晃，而美人的起伏曼妙娇躯便站在前面不足一尺处，鼻端那股如兰如麝的幽香更加荡漾得令人心醉，萧径亭不由凑上一步，见到梦君奴坚耸起伏的酥胸高高立着，便仿佛要撞上自己的胸膛一般。

　　梦君奴仿佛感到了萧径亭暧昧的气息，其中一只玉足不由微微向后一撤，但是身子却没有随之退开，仿佛是给萧径亭自己变乖的机会，但是那柔软坚耸的苏兄一起一俯，隔着继承绸布还是让人可以清晰地体会到那里的惊人的弹性和蚀骨的柔软，仿佛是在发出另一种意思的信息一般。

　　“喂！你可不许再轻薄人家啊？不然我立刻就走！”梦君奴仿佛感应到了萧径亭直直射来的目光，小脸一热，仿佛耳后跟都已经红透了，但是和萧径亭发出赌约后，梦君奴好像养成了不服输的性格了，硬是和萧径亭保持几寸的距离，也不退开，只是两只插云双峰起伏的更加厉害，仿佛随时就撞会上了萧径亭的胸膛一般。

　　萧径亭闻着梦君奴小嘴喷出来如兰的香气，接着笑道：“至于下流手段，我好像什么手段也都用得干干净净了。偷看了她两次洗澡，无意间的那次，只看了上面和两瓣大屁股儿，倒是无意间看到的那次，将真个身子都看得干干净净了！”

　　“啊！”梦君奴轻轻一声娇呼，接着狠狠嗔了萧径亭一眼，微微有些薄怒道：“那个小丫头整个身子都被你看光了，都还没有进入你的怀抱吗？”

　　“你不也是还没有进入我怀抱吗？”萧径亭目光望着梦君奴起伏的酥胸笑道：“况且我的情敌多得得，而且各个都厉害得很啊！”

　　梦君奴闻言不由转开小脸，接着也移开娇躯走到了窗户前面，柔声说道：“人家不一样吗？再说你会害怕情敌吗？在情场你连方剑夕都赢了，还会在乎那些人吗？”

　　“怕，实在有些怕了！”萧径亭慢慢走到室中，目光四处一望，仿佛要找到一处可以寄托视线的东西，接着笑道：“以前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的感觉，但是现在忽然出现了一些人，竟然让我有一种没有把握的感觉了！”

　　“那些让你害怕的人，是不是还有我啊！”梦君奴忽然走到萧径亭身后，整张笑意吟吟的脸蛋也微微变得黯淡了下来，接着轻轻抓住了手，接着绽开一个小脸说道：“不过可真是的，我可能就会作出让你生气，对不起你的事情来哩！”

　　此时梦君奴站的极近，萧径亭手臂的移动间，甚至可以贴到梦君奴滑腻动人的肌肤，虽然隔着一层衣衫，那种细嫩香润的感觉还是无比的消魂。

　　“不知道就肌肤上，是君奴的要滑腻些还是楼丫头的要细腻些？”萧径亭双手一紧，拉住梦君奴的玉手用力一带，手臂上觉得一阵酥软，梦君奴高耸惊弹的胸前两只玉乳终于撞在了萧径亭的手臂上。

　　“你不可以这样的！”梦君奴一声娇呼，但是萧径亭已经笑着将她的整具娇躯拉进怀中，一手捧上她的两瓣香嫩肥美的玉臀儿，将她下身往腹下一带，口上呵呵笑道：“那我就不理会我们的有些规则了，现在就坏了你的处子身子！”说罢另外一手浮上梦君奴坚耸的酥胸，但是目中却是注意梦君奴美目中的神色，要是发现其中有一点恼怒和悲色，就立刻放开。

　　梦君奴美目既没有浮上悲伤也没有一丝愤怒，却是涌上了些许的怜爱，接着美目一阵迷茫，原来萧径亭火热的下身直挺地顶到了她那最美丽纯洁的柔软敏感私处，但是两只手却是无比的温柔，不过这样带来的消魂蚀骨的感觉反而更加的深刻了。

　　“奴儿的乳房还是天下间最动人美丽的乳房？两瓣屁股虽然没有楼美人那般肥大，但是结实中带着柔软和惊人美好的弹性，又圆又嫩，已经是美到了极致了！”萧径亭并没有真的要破掉梦君奴身子的意思，在没她屁股和玉乳的时候，甚至也没有带上什么色欲，就是为了证明一些东西，仿佛梦君奴纯洁无暇，珍贵无比的娇躯便能给他带来无尽的勇气一般。

　　“奴儿的乳房不想楼丫头那么大哩？”萧径亭一手抓住梦君奴的一只玉乳，虽然不能完全抓住，但是用力一些的话，勉强能够抓下大半。不过那又腻又滑的玉乳实在太娇贵了，虽然那么坚挺而又富有弹性，但是更多的是柔软，萧径亭只要稍稍一阵用力，那美肉便会从手缝中溢出。让人舍不得它有一丝一毫的伤害。

　　“人家可不是自愿让你轻薄的啊！只是没有力气反抗，只能任由你耍流氓啊！”梦君奴微微闭上美目，将蛾首轻轻靠在萧径亭的胸膛上，虽然萧径亭胯间那个火热的巨物让她情火升起，但是萧径亭那两只的抚摩却是仿佛给她带进了云端上一般，轻飘飘的，让人懒得用上一两力气。

　　“嘤！”梦君奴小嘴忽然传来一阵羞涩的呻吟，因为萧径亭那只坏手玩遍了她整只圆滚的屁股后，竟然竖起了一只手指，在她圆肥臀缝的最顶端，按在那处美肉微微用力，让那只手指陷入她肥美细嫩的臀沟中。那处地方是梦君奴屁股上最肉多的地方了，而萧径亭此举想必是想测试一下，梦君奴的屁股上到底长着多厚的一层美肉。

　　“坏蛋！不许这样的！”梦君奴由于后臀被萧径亭手指顶着，感觉到自己肥嫩香臀上的美肉随着萧径亭的手指，直朝四边溢开，而且使得前面柔软火热的私处也往前顶出，紧紧贴上了萧径亭火热的胯间，一阵酥麻的感觉仿佛电击一般，让她下身私处美肉一阵颤抖。

　　“啊！”萧径亭此时真是十分惊骇美人美臀的丰满和圆隆了，竟然将整只手指都挤进了梦君奴屁股上肥美的肉球中，而且好像还有向下陷进的余地，可见上面美肉有多么好的柔软了。但是随着萧径亭手指一把放开，那团陷进的美肉轻轻一晃，带着两瓣肥臀也微微一阵颤抖，迅速便恢复了原状，可见弹性的惊人了。

　　而且奇怪的是，就在那团美肉猛地恢复了原状后，萧径亭心中的那股气势，那股最近一直有些低沉的气势，也仿佛猛地弹了起来。

　　梦君奴虽然以前被萧径亭做过更加蚀骨的事情来，但是现在这个动作却是让她更加羞涩难当，但是只是将脸蛋深深藏在萧径亭怀中，硬着头皮任由萧径亭玩弄着自己的美臀儿。但是发现了萧径亭的手指仿佛要刺进自己的臀沟，有测试自己臀缝深浅的意思，不由娇嗔一句，连忙伸手到自己的后臀，拉开萧径亭的坏手，娇嗔道：“不许再过分啦！”

　　萧径亭讪讪一笑，两手便离开了梦君奴的美臀和玉乳，凑上嘴巴便要吻向梦君奴的小嘴，不料梦君奴却是飞快闪开小脸，笑道：“不许吻我了，已经占了人家这么大便宜了，就不许亲人家！你这坏蛋，就不怕人家又自残啊！”

　　“你不会了！”萧径亭笑道，接着目中闪过一丝疑色道：“奇怪啊，奴儿今天怎么舍得让我占了这么大的便宜啊！”虽然萧径亭不知道具体为何，但是隐隐觉得和梦君奴最近发生在身上的一件事情有关，那件事情甚至让她解开了许多的心结。

　　“谁让你刚才那么一幅样子，人家从来没有见过了，有些担心，就稍稍牺牲一些，让你回到以前的样子，好能够接着为人家做事！”梦君奴美目闪过一丝狡黠，道：“况且，只是让你碰碰而已，又不会死！你记住，我可从来没有答应过你什么啊？”说完话后，见到萧径亭又蠢蠢欲动，不由唬下小脸，嗔道：“以后再也没有这种好事情啦，以后也不许你板着一张脸，让人家用身子去恢复你那奇怪的自信心！”

　　“让我做事，让我帮忙？让我做什么事情？”萧径亭微微一笑，问道。

第十卷 第十二章 绛玉软弱

　　“让你做什么，现在人家可不能告诉你啊！”梦君奴美目轻轻眨了眨，接着朝萧径亭笑道：“明天你就要随着楼丫头回去蓬莱城了，到时候你去蓬莱城外的‘还梦斋’找我，人家就将什么都告诉你！”

　　接着梦君奴忽然将手探进的酥胸，让萧径亭的眼睛顿时睁大了起来。梦君奴见之不由轻啐一口，朝萧径亭狠狠一瞪。仿佛在警告他不许胡思乱想，接着梦君奴很快从玉颈上扯出一条链子出来，那链子的下方挂着一颗蓝色的宝石，就算在白天也显得晶莹剔透，璀璨夺目。一看便知道是稀世珍宝，不过萧径亭对珠宝没有什么概念，所以看见后也只是随口夸了一计。

　　不料梦君奴却是走到了萧径亭面前，伸出雪白如藕的粉臂，竟然将那串链子挂上萧径亭的脖子。

　　“奴儿啊，你要是想送我定情信物，拿个肚兜啊什么的，我都更加喜欢。像这串链子，你肯定也喜欢得很，怎么可以拿来送了我！”萧径亭肌肤以贴上那只宝石，一股温润动人的感觉顿时从宝石上面传来，仿佛还带着梦君奴酥胸的雪嫩和粉腻，还是那么幽香袭人。

　　“不许胡说！”梦君奴作势在萧径亭肩上轻轻一拍，接着朝萧径亭道：“人家要走了，要是你戴着不舒服的话，回到蓬莱后你就将它还给人家吧！”

　　见到萧径亭面上又依依不舍之意，梦君奴轻轻走到萧径亭面前，嘟起小嘴轻轻在萧径亭嘴唇上吻了一口，柔声道：“坏蛋，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以怀疑人家啊！”说罢玉足一蹬，整个娇躯飘飘而出，就在跃出窗口的瞬间，朝萧径亭俏声呼道：“人家好高兴啊！”说罢整个娇躯仿佛没有了一点重量，玉足在窗沿一点，曼妙香躯带着醉人香风飘飘而去。

　　“到底是什么事情使得奴儿这般高兴，仿佛一只逃出囚笼的鸟儿呢？”萧径亭心中泛起无限的柔情，又忽然觉得自己倒成为一只囚在笼子里面的鸟了，做的都是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对了，要是有一位姓夕的找你说话，你可千万不能理它呀！不然人家以后可都不理你了！”就在萧径亭无限遐想的时候，梦君奴那美妙的声音顿时钻进了耳朵，让萧径亭微微一愕，接着面上浮上一道无比温和的笑容。

　　“剑月啊，人已经走啦！”楼竹廷见到萧径亭犹自站着，不由朝萧径亭招呼道。

　　萧径亭面色一正，朝楼竹廷道：“竹廷啊，从这里到蓬莱城需要多久时间？”

　　楼竹廷微微一阵估算，道：“不到一天的时候！”

　　“明天我便随着你妹妹会蓬莱，盈盈我就不准备带去了！”萧径亭面色一正，朝楼竹廷道：“你妹妹武功我虽然有一定的路数，但是具体怎样我却不是很清楚。要是被别人知道了你父亲去世的消息，你这个宝贝妹妹就会成为别人刺杀的对象了。”

　　见到楼竹廷面色一肃，萧径亭接着说道：“现在知道你父亲去世消息的，只有刚刚飞走的那个仙女。还有一个便是秀情和那个淫贼。那个仙女不会说，而秀情在渤海剑派的势力渗透到底如何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由于有了苏瑞施这派势力的存在，秀情入主渤海剑派的最容易的办法就是，让你妹妹做上家主。然后让那个白衣淫贼将你妹妹搞到手。然后他们就可以将兵器源源不断地从东瀛那边运来，至于那兵器是用来做什么的，你用脚趾头想想都十分的清楚。”

　　“爹爹是中兴之主，虽然后来那般模样，但是在渤海剑派还是有着相当的威望的！”楼竹廷面色微微一肃，接着朝萧径亭望来道：“但是一旦爹爹死了，妹妹和我都是无德无能之辈，又哪有资格号令渤海剑派的那些大佬啊。那整个渤海剑派都会翻了天了，就算妹妹和我中的一人做了掌门，那时候整个剑派已经支离破碎了。所以最好能够等到一切准备妥当了以后，方才公布爹爹去世的消息，然后让妹妹做上掌门之位。保全了我们渤海剑派的势力！”

　　“是啊！至于怎么让你妹妹做上掌门，那倒是简单得很。我还有一项非常厉害的本事。那就是能够模仿任何一个人的笔迹，你爹爹的字自然也能够模仿！而且已经练了整整一个月了，足够能够模仿得一摸一样。”萧径亭微微低头，接着朝楼竹廷道：“但是你爹爹的死讯知道的人也不少，我们不能保证这个消息不会意外地被传出来。所以在这段时间就要好好保护你妹妹的安全了，而上次恰恰出现了一件刺杀事件！”

　　“有人杀我妹妹？！”楼竹廷面色微微一惊，讶声说道：“苏瑞施那小子对我妹妹简直是痴心歇地，他们是没有可能派人刺杀玉儿的！”

　　“就是那天在玉溜山上我偷看你妹妹洗澡的那一次，不过说来可笑，那个刺客本来武功应该是相当好的，但是那天却是变得非常的差劲了，被我一剑两剑就打翻在地，然后一屁股踢到了山下去了！”萧径亭目中闪过一丝促狭笑道：“这样算是来刺杀你妹妹的吗？只怕没有划破你妹妹一丁点儿娇嫩的肌肤，就被她给杀了！”

　　“不一定啊！”楼竹廷面上浮现出一道暧昧的笑容，道：“女人在浑身光溜溜的时候，浑身的武功最多只能使出三成出来。而且你敢肯定那个刺客不会用毒。那处的仙泉涌出可是一个风口啊，只要稍稍扬出一点迷药，保证直接被风吹到水池那边！”

　　萧径亭听得微微一讶，接着朝楼竹廷道：“真是又这个可能性啊，当时我很快就发现了那名刺客了，在她还没有出手有所动作之前，我就亮出长剑了。让她一些动作也来不及做，唯有仓猝出手了。但是竹廷啊，你听我说完，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性！”

　　“要是那个刺客出手后，和你妹妹斗上几个回合，那肯定会传出响动出来，然后外面的苏瑞施听到后，马上跑进来。将你妹妹光溜溜的身体看得干干净净，按照他的计划，你妹妹便只能嫁他别无选择了。要是那个刺客放的是春药的话，那只怕当天就洞房了！”萧径亭心中顿时想起了苏瑞施今天下午说的话来，面上的笑容微微变得有些不正经，朝楼竹廷笑道。

　　“去你了，别这样以己度人，你以为人人的想都和你一样淫秽下流啊！”楼竹廷朝萧径亭一笑，接着面色一正道：“不过绝对不排除这个可能性，瑞施肃然素有侠名，但是绝对不是迂腐道学之士，而且对绛玉心思也不士一年两年了，所以这种事情他是极有可能做出来的。”

　　“那天，我将那名刺客刺到在地后，立即发现那个刺客趴倒在地后，要爬起来的时候，那微微举起的屁股又圆又大，绝对不可能是男人有的！当时我心中一动，便朝那只打屁股狠狠揣了一脚，虽然明里没有使劲，但是却运上了暗劲！”听到萧径亭话后，楼竹廷面上不由眉头一皱便要嘲笑，萧径亭面上微微一笑接着说道：“那天晚上回来后，我就去玉儿坊赎你老婆去了。和以前一样，我拉来俏螺儿大肆轻薄。开始摸了胸部，然后顺着往下，当摸到屁股的时候，你猜我摸到了什么！”

　　“摸到了你这个混蛋的大脚印！”听到这个楼竹廷面上的笑容顿时变得下流起来，面上的神情也微微变得有些兴奋。

　　“我才没有你那么笨呢？这样做的话，俏螺儿在照镜子的时候，总会发现自己的臀上有只大脚印，要是我还故意去摸的话，那不是让她发现我已经知道她就是那名刺客了！再说她屁股那么大，还不用镜子只要脱下裤子以扭头就看得见了！”萧径亭一笑，朝楼竹廷道：“我那脚运的是暗劲，外面根本看不出红肿什么的，只是被踢的肉上会有一种莫名的热状，被踢的人还发现不出来。但是过了几天后，那道被踢的地方马上就会显出一道红色的痕迹。而那天晚上我恰恰摸到她屁股上有一股莫名的热状。”

　　“这个法子好，俏螺儿总不能让被人摸自己的屁股，问上面热不热啊！”楼竹廷目中闪过一丝笑意，接着朝萧径亭瞪了一眼道：“那天你还吵着要赎回俏螺儿呢，我觉得奇怪，想要劝你，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接着那天晚上，我便遇到了刺客！幸好被你的梦中情人秀情给救了！”萧径亭接着说道：“而且巧巧也说，俏螺儿竟然是楼临瞻的女人。偏偏那天楼临瞻竟然一反常态，扫了你妹妹的面子，跑到悦来客栈去抓奸，要拆你妹妹的台。他一贯来可是都支持着你妹妹当任家主的啊！甚至还害的我和那个姓夕的混蛋签下了三条卖身契！”

　　“六月债，还得快啊！”楼竹廷讪讪一笑，接着说道：“这么说来，俏螺儿可能就是苏瑞施的人了，姓苏的用她来勾引并掌握了楼临瞻。不过，苏瑞施竟然派俏螺儿这等级数的刺客去刺杀玉儿，那不合适吧！要是一剑下被我妹妹给杀了，那该如何呢？”

　　萧径亭笑道：“那个俏螺儿武功不低，而且还很高，身上还怀着造诣不低的媚术。换成别人肯定不会发现，但是对媚术研究很深，她自然就不能逃过我的眼睛。不过身怀媚术的最忌讳的就是泻身得太厉害，浑身的功力会随着阴精流到体外来。而刺杀的前一天，俏螺儿被我搞得死去活来，泻得浑身发软，浑身的功力自然就没有剩下多少了。而她这次拉楼临瞻来，可能就是为了躲我了，她最近要恢复自己的功力，不能再有房事了。”

　　“那按你的想法，那个俏螺儿是不是就是苏瑞施的人，而楼临瞻也是在苏瑞施的刻意安排下，被俏螺儿勾引去的！”楼竹廷目光一闪，便朝萧径亭望去，道：“这样一来，我妹妹的处境真是相当的不利了。”

　　“我可没有说俏螺儿是苏瑞施什么人，苏瑞施才几岁那？”萧径亭朝楼竹廷笑笑，接着说道：“可惜你能将那个青姨勾引来，但是不能将你的二娘秀情勾引了来，让她真心为绛玉办事了！”

　　见到楼竹廷讪讪一笑，便伸手指了指楼竹廷嘴巴上的胡子，笑道：“明天便将这个假东西给扯了吧，还你原来的面目回到楼府中去。你又不是见不得人的，天天不是蒙着脸就是贴着胡子。”

　　“公子明天就要走了吗？”服侍完萧径亭后，盈盈好像扭扭捏捏怎么也不肯离去，良久后方才细声问萧径亭道：“那带不带盈盈一起过去？”

　　“不带！”萧径亭面上歉然一笑道：“那边太过于危险了，你还是和巧巧住在这里，我才放心！”

　　经过了上次那个发脾气的风波后，盈盈显然已经没有了原来的小姐脾气，只是美目微微一红，小嘴微微一抿萋萋望向萧径亭一眼，再也没有出去的意思。

　　“萧少爷好！”随着萧径亭走进蓬莱阁的大门，原来那个将她堵在门口的小丫头显然还记得那件事情，所以听到了萧径亭话后，小脸一红。对萧径亭福了一礼。

　　“剑月！”仿佛是上回的重演一般，萧径亭走进了蓬莱阁后，苏瑞施便急急赶了上来，而蓬莱阁里面来来往往都是忙碌的武士下人，大概是给楼绛玉准备会池府的行装，光大车就装了不知道多少，在长长的青石路上挤的满满当当的，一眼也望不到边。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竟然装了这么多车子？”萧径亭心中奇怪，不由朝苏瑞施问道：“不要告诉我都是金银珠宝之类的，我爹爹可没有说过渤海剑派这么赚钱啊？”

　　苏瑞施朝萧径亭笑道：“就是前几年渤海剑派也没有这么赚钱啊，不过近几年来，特别是绛玉掌权后，无论是珠宝还是玉石。或者是香料等等一些贵比黄金的物事，好像突然一下涌到了面前，而我们渤海剑派又是专门管河运海运的，自然近水得月，那些外国的珍贵物事统统进了渤海剑派的店铺，自然就赚得狠了！”

　　“那这么多车的东西，不要在半路上被人家劫了！”萧径亭不由半开玩笑道。

　　“里面大都是运出去到各大商号卖的货物，就算他们劫去了也没有用，自己用不了那么多，出去卖还被人抓了去动来渤海剑派。而且在整个东海，还没有人敢在渤海剑派上动土的呢？”苏瑞施微微一笑道，但是明显的，他的整个心神并不在和萧径亭说这些货物的事情上来，到了一处没有人群的地方，便来着萧径亭站在一边，道：”那边的楼四爷，我差不多已经劝住了。但是他却没有答应不娶俏螺儿，但是今天他已经出海办事去了。俏螺儿的住处还是我安排下来的，剑月要不要去会会她？”

　　“我去会她，然后被人抓奸，再然后楼临瞻在海上死翘翘，我就是有一百张嘴巴也说不清楚了！”虽然萧径亭想的这个计划，实施的可能性极小，但是萧径亭还是不得不防，朝苏瑞施道：“我要的是一世，这样偷偷摸摸的苟且相好，不是我想要的！”

　　苏瑞施面色微微一讶，便要说话，忽然边上闪出一个小侍女，正是和萧径亭坐同一艘船的那个俏丫头懿懿，见到苏瑞施后连忙行了一礼，接着朝萧径亭道：“萧公子，哦？不，萧少爷，小姐正在上面等你，让我们看见了你后，叫您赶紧上去。”

　　“你的身份，我虽然公开表示过了，但是那边还有几位师叔伯，以及几位本姓的叔叔伯伯。要等到他们大半承认了后，你才可以真正成为渤海剑派的嫡传弟子！”见到萧径亭进来后，楼美人站起娇躯，小嘴微微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但是开口后，还是说出了这么一段话来。

　　“爹爹果过段时候，马上就会过来了。所以这个问题小姐不用担心的！”萧径亭望了楼绛玉一眼，发现美人儿现在脸上多多少少一些消去了一些原来盛气凌人的气息，但是那种高傲的姿态却是怎么也低不下来。

　　“真的，那就好办了！因为有人跟我说，你其实并不是渤海剑派的弟子，你也不是萧剑月，你是个假的！”楼美人今天换上了一剑粉红色的劲装，站起娇躯的时候仿佛一朵绽开的荷花，婷婷玉立。正当萧径亭在赏心悦目的时候，楼绛玉忽然转过玉脸，目中闪过一丝异色朝萧径亭说道：”我还真的没有看见你真正使过渤海剑派的功夫哩？”

　　萧径亭心里顿时被惹得一阵不痛快，虽然严格来说他不是真的萧剑月，但是他装作萧剑月为的便是眼前这个屡屡刁难自己的美丽丫头。所以萧径亭也不掩饰自己的心情，眉头一皱朝楼美人问道：“到底是谁和你说这些话的？他对你肯定就是居心叵测。”

　　“你别忘记了你自己的身份！无论什么时候，你都不可以和我这样说话！”楼绛玉听到萧径亭话后，俏脸不由微微一变，朝萧径亭说道：“而且要是让我知道你是假的萧剑月的话，我立刻便砍下你的脑袋来。”

　　“晚了！”萧径亭轻轻笑道：“你早已经公开过我萧剑月是渤海剑派的嫡传弟子了，再要改口已经来不及了。至于我会不会渤海剑派的武功，那你可以去问问你的哥哥！”

　　楼绛玉美目一凛，望向萧径亭，俏脸一寒便要发怒，但是小嘴微微颤抖了几下后，便转过小脸不看萧径亭，俏声道：“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和气一点呢？这次就算了，要是下次你还这般没上没下的话，我就不会饶了你了！你和我说说，为什么和俏螺儿搅和到一块去了，你明明知道她是四叔的女人。难怪四叔昨天会那么想着要致你于死地！而且你竟然去和那个妓女苟且后，要求过来娶我，你当我是什么”

　　萧径亭眉头一皱，静静说道：“那个俏螺儿不是妓女，她有很厉害的武功。你也见过她，就在那天在玉溜山的那个水池中，她就是那个刺客！”

　　“有这回事？”楼绛玉粉脸微微一红，接着美目一睁闪过一道凌厉，便要开口叫人。

　　萧径亭见之连忙道：“但是我敢肯定，她那天娶刺杀你绝对不是想要你的命，这些事情我们以后再谈，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楼绛玉也不是笨人，听到了萧径亭的话后，美目一阵转动，显然是想着这个刺客到底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出现了。但是听了萧径亭后面的话后，不由开口问道：“什么事情？是关于我哥哥的吗？”

　　“不是，是关于你爹爹的！”萧径亭心下一叹，目光望向楼绛玉，发现楼美人听到萧径亭话后，娇躯微微一颤，美目顿时便没有了原来厉害的光芒了，只是小心翼翼地朝萧径亭投来一道试探的光芒，整张美丽的脸蛋再也没有一丝原来的厉害和骄傲。见到萧径亭许久没有出口，楼绛玉小脸越变越白，最后没有了一丝血色，终于忍不住了变细声朝萧径亭问道：“你见过我爹爹了吗？”

　　萧径亭轻轻点了点头，道：“见到了，他老人家已经去世了，我已经将他的骨灰带回来了，就放在你哥哥”

　　“不会的，你骗人”楼绛玉听到噩耗后的表现仿佛和楼竹廷一摸一样，美目猛地一振，那如同星星一般闪亮的眸子顿时一散，变得没有了一丝的光芒，只是此时的楼绛玉可怜兮兮，无依无靠的模样更加像是一个孩子，接着粉泪往往而下凄声道：“怪不得我这几天晚上老是做噩梦，原来是爹爹”楼美人的话尚未说完，整个身躯变仿佛忽然蔫倒的荷花一般，微微一阵摇晃便晕了过去。

　　萧径亭见之，连忙上前几步在美人倒下之前，扶住楼绛玉那动人的娇躯。手中的娇躯虽然柔软如绵、幽香阵阵，但是却是冰冷得没有一丝血色。当目光移到了美人的脸蛋上的时候，萧径亭发现此时的楼美人神情竟然也是无比的温柔，显然没有了一丝凌厉冷峻的气息。美丽绝伦的小脸上，尚带着听到噩耗后的一许惊骇和无助。

　　“此时的楼绛玉倒是惹人怜爱了许多！”萧径亭心中轻轻一叹，伸出拇指，便要朝楼美人瑶鼻下的人中按下。

　　“慢着，你对楼姐姐做了什么？”就在萧径亭准备下手之际，门外传来一声冷喝，但是这个冷喝的声音不大，好像只是想让萧径亭听到而已。就在萧径亭抬头看清来人模样的时候，那个美丽的身影已经带着一阵香风朝里面冲了进来，拉住萧径亭的手不准他按下。而这个闯进来的美人儿正是任剑絮了。

　　“你休想做了这样下流的事情以后，楼姐姐便会向你屈服了，楼姐姐是喜欢我师哥哥的！昨天晚上她收了我哥哥给她的避尘珠做了定情信物！现在还带在楼姐姐的脖子上，不信你看！”说罢任剑絮的小手俏生生地指向了楼绛玉雪白的玉颈，萧径亭望了一眼，发现上面果然带着一条细细的黄金链子。

　　但是心中轻轻一叹后，便也不去理会任剑絮，狠狠地瞪了她一眼，笑道：“那你以为我现在要做什么？”

　　“你将楼姐姐打昏了后，然后就脱了她的衣服羞辱她，就算昨天对我做的下流事情一样！”任剑絮小脸一红，朝萧径亭狠狠瞪来道：“你现在赶紧放了楼姐姐，不然我马上叫来外面的人了！”

　　“胡闹！”萧径亭朝眼前的任剑絮狠狠瞪上一眼，接着皱起眉头说道：“你楼姐姐她现在晕倒了，我正在准备按她的人中，让她醒过来！”

　　“啊，哦？！”任剑絮小脸微微一讶，接着强蛮朝萧径亭说道：“那楼姐姐为什么会晕倒，是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让楼姐姐昏倒了！”

　　萧径亭再也懒得理会，拇指在楼绛玉粉嫩的人中按下。

　　“嘤！”楼绛玉美目微微一颤，卷秀的睫毛微微一抖，便幽幽醒了过来。

　　听到外面的人潮涌动起来，想必是刚才听到了楼美人的凄呼了。萧径亭懒得解释，在楼美人的耳朵后面，小声说道：“不要将刚才的事情说出来，也不要表露出什么异常出来。”接着懒得理会任剑絮的诧异的表情，便直接朝外面走去。

　　“喂！”就在萧径亭走出楼美人所住的小阁的时候，身后传来任剑絮娇嫩的叫唤声音，那声音中没有了原先的厉害的刁蛮，倒微微显得有些娇嗔了。

　　萧径亭本来是加快了脚步往外面走出的，但是后来又放慢了脚步，站在原地等着任剑絮赶了上来。

　　任剑絮本来已经板下的小脸顿时笑魇如花地追了上来，走到了萧径亭的身边，美目朝萧径亭望上良久后，细声道：“你昨天说的话我没有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萧径亭自然不会说出，望了一眼美丽的任剑絮，问道：“你哥哥今天去哪里了？怎么没有看见他，他不随着楼小姐身边回蓬莱吗？”

　　“他不在，有事情出去了！”任剑絮听到萧径亭故意转开话题，小脸不由一黯，但是面上却是没有多少的怒色，垂下蛾首想了一会儿道：“待会儿你不许坐在楼姐姐那艘船上，不然我就将你做过的事情全部说出来！”

　　萧径亭听到任剑絮又拿这件事情来威胁他，不由一阵苦笑，接着见到任剑絮满脸正经的样子，不由收下一脸的笑意，等着她说出下文。

　　任剑絮感觉到萧径亭的目光后，美目顿时变得深情起来，痴痴地望向萧径亭道：“要是你能够和我坐上一艘船上，你以前做过的坏事儿，我就都不说出来，你对我做过的坏事，我也不计较了！”

　　萧径亭见到任剑絮满脸认真，那双美目也顿时变得无比的热切，心中一软，朝眼前美丽的任剑絮点了点头，笑道：“好吧！”

　　萧径亭目光正在寻找着任剑絮的身影，身边走来那个俏丽的懿懿，面色急切，见到萧径亭后，小脸一喜，连忙俏声说道：“萧少爷，小姐的身子不怎么舒服。秀情夫人知道萧少爷精通医术，所以萧让少爷坐上小姐的那艘船回蓬莱，好照料着小姐的身子！”

第十一卷 第一章 绛玉的险境

　　当萧径亭重新回到楼绛玉房间的时候，楼美人已经是躺在床上了。被几个侍女众星捧月一般围护在牙床上，虽然已经清醒了过来，但是那美丽的小脸蛋还是微微有些惨白，美目的神采也有些黯淡。

　　“怎么楼美人听到这个噩耗后，竟然伤心欲绝到这个地步，就病倒在床上了！”萧径亭心中微微一讶，便走到楼绛玉的床边，道：“萧某略懂医术，小姐可否让我把把脉象？”

　　楼绛玉见到萧径亭进来后，朝边上的那些侍女丫鬟道：“你们不用在这里侍侯了，赶紧出去准备车驾，我们马上便要上船了！”接着朝萧径亭望来，道：“不用了，我这不是病，不用把什么脉象！”

　　萧径亭闻之，便不再言，接着外面跑进一个美丽的女子道：“前面的那些船已经起帆了，但是瑞施听说小姐身体不利索，是不是收帆，等到小姐病好了一些再走！”

　　那个美丽的女子萧径亭认识，正是和楼竹廷相好了的青姨，但是此时的她，竟仿佛小了几岁一样。容光焕发得仿佛刚刚开出的花朵一般。

　　“不行，已经起帆的船只再收帆不吉利。”楼绛玉连忙说道：“我的身子也没有多大的要紧，等会儿就好了。”

　　而那个青姨在边上道：“身子不爽利的人最好不要坐船，特别是海上的船，而且现在天气已经入夏了。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风浪，所以小姐还是等身子好了一些再走吧！”

　　楼绛玉微微思虑了一阵，竟然答应了下来。吩咐让那些船只先走，而那些上了船的人也跟着走。只留下一艘大船和百十个侍女武士在这里等着她身体好了以后再走。

　　萧径亭虽然心中微微有些焦急，但是楼绛玉现在身子的模样海真的不合适坐船，见到那个青姨竟然也有留着的意思，目光朝她望去道：“青姨还是跟着那些船先走，方便照看那些东西！”

　　在等着楼绛玉身体痊愈的这段时间中，萧径亭立刻出去和楼竹廷通了下气，让他乘着小船马上赶去蓬莱，看住那边的局面。正当萧径亭在接道上有些无所事事的时候，一对骑着快马的武士老远便朝萧径亭这边望来，接着跑马飞奔而来，在萧径亭面前齐刷刷停下，为首一人下马拜下道：“萧少爷，小姐让您赶紧回去，说是有要事相商量！”

　　当萧径亭走回蓬莱阁的时候，里面的人已经是忙碌成一团了，见到楼绛玉也已经是在一辆宽大的马车后，美丽动人的楼绛玉浑身裹着一剑狐裘躺在车上的塌上，赶车的也小心翼翼尽量不让马车颠簸了。

　　“你怎么四处乱跑，已经等了半个多时辰了！”见到萧径亭后，楼绛玉勉力抬起蛾首，皱眉责怪道：“蓬莱那边出了点事情，我来不及等到病好了，要赶紧赶回蓬莱！”

　　萧径亭见到楼美人仿佛没有了说话的力气，便也不再问是出了什么事情。恰好边上的人已经将她的那匹白马牵了过来，萧径亭不由翻身上马，跟着楼美人的马车赶去海边。

　　当萧径亭坐上楼绛玉的座舟的时候，真正发现渤海剑派到底有多么奢华了。眼前的这艘大船并没有上次萧径亭来小蓬莱坐的那艘大，但是上面的楼台玉宇，美轮美奂。仿佛每一寸都极尽了设计者的匠心，那上面的精美让人觉得那每一寸都是由金银堆砌而成。

　　此时已经是夏天了，正如李月青所说，海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风浪，所以船上也微微有些颠簸，但是对于萧径亭来说却是再好不过了。随便躺在一个地方，感受着细微的摇晃，便仿佛再摇篮上一样，让他恨不得希望风浪再大上一些。

　　“这些风浪想必便已经让楼绛玉那个厉害的丫头受不住了吧！”萧径亭微微一笑，望着海鸥飞翔的海面，正是画性大发，准备回舱拿来笔墨，不料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的俏丽丫头却是慌忙跑来朝萧径亭道：“萧少爷，小姐她不舒服得很，让您赶紧去看看到底得了什么病了？”

　　当萧径亭走进楼绛玉的舱房的时候，也来不及欣赏房间里面的精美了。目光直直投向了躺在床上的楼绛玉，楼美人的娇躯上此时已经盖了好几层锦被了。那双美丽的眸子此时也变得没有了什么光芒，小脸越发的惨白。不过这样的姿态竟然使得美人儿透出一股楚楚可怜的美态，使得让人看了有一种怜爱要将之保护起来的欲望。

　　“小姐现在觉得如何了？”萧径亭不由分说，坐到了楼美人的床沿上，接着伸进被窝找到美人儿的纤手，搭上楼绛玉那只晶莹粉嫩的皓腕。

　　见到萧径亭眉头猛地一皱，楼绛玉并没有说话，而是让房间里面侍侯的丫鬟退了出去，接着朝萧径亭柔声问道：“我爹爹他真的死了吗？他是怎么死的，他死的时候你在不在边上？”

　　萧径亭目光警戒地朝四边望了一眼，接着目光望向楼绛玉，道：“你爹爹真的死了，他是被人杀死的。至于杀他的那个人，我并不知道他叫什么？”萧径亭想了想后，并没有将白衣淫贼和秀情的事情说出来，因为现在渤海剑派中最大的敌人便是苏瑞施为首的外姓派弟子了。萧径亭和秀情他们也不是没有合作的可能性。

　　见到楼绛玉还要说话，萧径亭连忙止住道：“隔墙有耳，你不要多说话，现在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小姐的身边可能已经出了内奸了，因为小姐体内已经中毒了！这毒毒不死人，但是却非常的厉害，能够让小姐浑身无力，头脑昏沉疼痛无比。暂时我也没有办法，只有等到回到蓬莱后，我才能着手试着配置解药了。”

　　听了萧径亭的话后，楼绛玉美目一寒，仿佛便要处置船上的那个内奸，娇躯刚刚坐起一半，便又无力倒回床上。

　　“难怪说西施颦眉是世间最美丽的风景了，本来非常厉害的楼美人，现在生起病来，倒惹得人无比的疼爱起来了！”萧径亭心中一笑，接着从身边掏出一只针盒，道：“虽然没有解药根治小姐的病，但是我现在可以给小姐运针止疼。不过是扎再头上，所以可能会影响了小姐的美观！”

　　楼绛玉听到萧径亭的话后，小脸不由微微一颤，美目中竟是害怕，待见到萧径亭手中那长长的银针后，目中的惧色不由更浓，想必不是害怕头上扎针会影响了美观，而是会害怕打针这件事情的本身了。

　　“不打行不行啊，我也不是很疼？”楼绛玉见到萧径亭拿出针来，小脸不由微微一缩，微微有些怯生生道。

　　萧径亭见之，心中不由一阵惊讶，笑道：“不打不行，而且肯定不疼！”说罢便拿着银针朝楼绛玉头上扎去。

　　“哄！”大船忽然一阵激烈的摇晃，萧径亭手中的银针也随着一抖，划过楼绛玉吹弹可破的小脸，惊得楼美人一声娇呼，接着朝萧径亭急切问道：“划破了我的脸没有，要是划破了我的脸，我要拿你抵命！”

　　萧径亭没有理会楼绛玉，正在竖直耳朵听着外面的响动，接着见到一个俏丽的侍女急急忙忙跑进来道：“小姐，萧少爷，外面来了几艘船围住了我们的大船，说是向小姐要回一样东西！”

　　楼绛玉闻之一怒，虽然虚弱，但是声音仍旧还是那么厉害，问道：“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渤海剑派的船上，你去告诉他们，赶紧将围着的船只撤到三十里外，然后亲自去蓬莱登门磕头道歉。另外让船上的护卫抖备好弓箭，要是谈不好，便直接射死他们？”

　　“是！”那个侍女虽然答应了下来，但是面上却是微微有些难色，大眼睛往萧径亭望了一眼道：“她们船上大都都是女的，而且首领还是个非常美丽非常美丽的姑娘！”

　　“哦？没有听说出这一带又什么女海盗啊，而且竟然那么准确地拦到了楼绛玉的座舟？”萧径亭心中微微觉得奇怪，便朝楼绛玉笑道：“我上去看看，别让小事化成大事了！”

　　楼小嘴微微一动仿佛便要说话，但是终究没有说出口，只是不屑一笑。

　　萧径亭见之，便收起银针朝外面走去，临走到门口，不由朝楼绛玉笑道：“刚才拿针只是划过而且，没有划破你的脸！”

　　“混蛋，在东海竟然有人敢动上了渤海剑派的主意了！”萧径亭上船的时候，刚好听到船上那些武士的冷笑声，接着一阵弓弦的颤动声和羽箭的划空声，不由暗道不好。

　　等到完全踏上甲板的时候，发现甲板上已经满满当当站满了百数十人，手中都拿着比起大武军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弓箭，正在怒气勃发地往前面的船只射箭，边射嘴上还边骂。再看前面的海上，那艘船虽然不小，但是比起萧径亭脚下这艘船来却是小了许多了，而且又没有多少掩护的东西，瞬间船上便已经被射伤了十数人。

　　萧径亭放眼望去，发现船上不是大都是女子，而是好像全部是女子。为首的那名女子正如刚才那个小姑娘所说了，长得极是美丽。穿着一身红色的劲装，娇躯健美，而且眉宇间颇有英气，山根隆起，小嘴紧抿，显然是个性格不刚强的女子，此时正舞着手中的手中的长剑，挡着射来的羽箭，面上没有一丝畏惧的神色。

　　“住手！停止射箭！”萧径亭走到众武士后面，一声大喝。

　　“少爷您来了！”甲板上的一名为首武士见到萧径亭上来后，不由连忙过来招呼，接着朝萧径亭行礼拜下道：“您还是进舱去吧，只要再射上一轮，那些船上的人保证全倒了，绝对上不了咱们的船来！”

　　萧径亭眉头一皱，问道：“为什么要平白无故的用箭射人家？她们为什么要围住我们的船，可是有什么误会！”

　　“小的也不知道啊！”那名为首武士表情微微一愣，道：“小的也觉得奇怪啊，小的在整个东海来来往往不知道多少回了，今天的事情还是头回碰到，平常时候也有碰到海盗不知道底细过来劫船的，但是只要说出了渤海剑派名头，那些船都乖乖退开，还护送我们的船走上百八十里，要等到我们赶他们回去他们才敢掉头回航，然后首领亲自到蓬莱磕头认罪，因为整个东海的海盗都是指着我们渤海剑派活着的，当年宗主遇到海盗的时候，也是往往都放开一条生路，而且还默认他们做一些买卖，使得整个东海反而太平起来了。”

　　萧径亭听着眼前这人喋喋不休的说话，心中不由微微一阵不快，接着听到前面的船只飞快地划了上来，不由放眼望去，发现那船上的人虽然都是女子，但是目中却是射出仇恨的目光直直朝这艘船上的人射来。

　　“船上作主的人出来说来！”萧径亭正要走到船头招呼的时候，忽然前面那五艘船方向传来一声女子的娇喝，显得底气十足，说话的正是那个穿着红色劲装的美丽首领。

　　萧径亭连忙站到船头，道：“萧某正是，敢问这位姑娘是何门何派，为何要无故拦截我渤海剑派的座舟？！”

　　那名女首领见到萧径亭后，柳眉一凛，朝萧径亭道：“我是什么人你不用管，我只是向楼小姐要一样东西的，本来只是好言相劝要见渤海剑派的大小姐，没有见到堂堂的名门正派，竟然出了这等杂碎。骄横无理，没有问清事理便射箭伤人！今日我必定要拿你们船上所有人的性命，来为我们死去的姐妹们陪葬！”

　　萧径亭听得眉头微微一皱，不由狠狠朝甲板上的那名武士首领瞪了一眼，接着朝那名女首领道：“不知道姑娘是要向楼小姐要一样什么物事，不过你们贸然拦船，对我渤海剑派已经是大为不敬，但是对于姑娘贵属的死伤，萧某绝对会给姑娘一个交代！”

　　“不用交代了，我马上就会自己上船来拿的！”那名穿着红色劲装的美人见之冷冷一笑，接着忽然玉足在船角上一蹬，整个娇躯飘飘而起，接着在海上扔下一块物事，娇躯仿佛蜻蜓点水一般在海面一点，几个低落后便落在萧径亭的这艘船上。

　　众人见之，不由暗自喝彩，这个红衣女子表现出来的已经是绝顶的轻功了，甲板上的那名武士首领也不由面色紧张起来。

　　“赫！”随着那名美丽女子的一声娇叱，娇躯尚未落在萧径亭这艘船的甲板上，便已经拔出腰间的兵器，直直朝萧径亭刺来。

　　萧径亭眉头一凛，抡起腰间的长剑，本来便要迎接而上，但却是被名美丽女子的手中的兵器给吸引住了，那不是一只长剑，但是形状非常的美丽，而且显得极为飘逸，上面尚闪着冷冽的光满，仿佛轻轻划过，便可以将你的身子割成两半，锋利得有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感觉。

　　萧径亭正在思考着这只兵器的来历，是属于哪个门派势力的。那只奇怪而又美丽的兵器便已经刺到了眼前，泛着迷人的光芒赫冷冽的劲气朝萧径亭面上刺来。萧径亭飞快挥出长剑，在那只兵器上挡了一下，接着整个身躯飞快退出。直直退到离那名美丽女子两丈处停下，笑道：“不如这样如何？我和姑娘比武一场，要是侥幸赢了姑娘，姑娘立刻退开让我们过去，而且还要回答萧某一个问题。如如何？”

　　“那要是我赢了呢？”那名美丽的首领朝萧径亭冷然笑道。

　　萧径亭道：“那萧某便任由姑娘处置了！”

　　也不知道那名女首领急着应战没有听出萧径亭话中的意思，就算萧径亭输了。那也只是萧径亭一人的事情，不能连累到船上的任何一个人，萧径亭也不是大发善心什么，倒是可以理解为收买人心了。

　　果真听到了萧径亭话后，那些本来对萧径亭没有多大印象的那些武士们，目中望向萧径亭顿时充满了尊敬，接着空出以大块地方出来，静静而又有礼地看着萧径亭应战那名美丽的首领。

　　“等等，姑娘！”那名红色劲装的女首领本来已经举起手中的奇怪兵刃，摇摇指着萧径亭，准备开始比武。不料萧径亭却是忽然叫住了她，不由俏脸一寒。不料萧径亭却是说道：“我现在还是先问清楚小姐想要向我们讨的到底是什么宝贝，不然等下万一我赢了姑娘以后，姑娘本来需要答应回答我一个重要的问题的，但是我不小心下却是问出了这个问题，将好不容易赢来的彩头给花掉了！”

　　船上的那些武士虽然不知道萧径亭问这个话的意思，但是却直接认为是屈了对方的气势，不由跟着喝彩壮势起来，惹得那名美丽的首领皱了皱好看的眉毛朝萧径亭道：“反正等下你们便要死了，和你们说也不要紧，那是我们主子娘娘生前带的一串宝石？”

　　“蓝色的？”萧径亭此时脖子上便挂着一串蓝色的宝石，不由开口问道。这下甲板上的武士们自然认为萧径亭实在消遣戏弄对方了，不由更加大声的喝彩，为自己的主人大声吆喝起来。

　　“红色的！”那名美丽首领俏脸一寒，一声怒道，玉手挥出一道冷冽的斑驳剑影(我们暂且称那奇怪我兵器为剑)，再也不给萧径亭任何开口的机会，玉足一蹬便朝萧径亭面前直直刺来。

　　萧径亭有心要看出这名女子到底使的是什么门派的剑法，下手间也不由微微轻了一些。但是从偶尔兵器相撞的力道中，竟然也震的萧径亭的手臂微微有些生疼，但是却仍旧没有看出眼前红衣女子到底使的是哪派的武学。倒是眼前这个红衣的美人施展剑派后，整个身躯飘逸动人，时而仿佛清风掠影般的轻盈，时而仿佛秋风卷起落叶的刁钻，看来竟然有着无比有人的风姿，加上美人曼妙丰满的娇躯，看得船上的武士各个睁大了一双眼睛，直直望着美人健美丰腴的娇躯，也顿时忘记了喝彩。

　　“赫！”那名红衣女子仿佛见到萧径亭的武功也只不过如此而已，小嘴一阵得意的冷笑，玉手一卷带着一道冰冷的剑气，手中的奇怪兵刃划着道道斑驳的剑影，朝萧径亭胸前呼啸卷去。

　　“这大概不是中原的武学吧！”萧径亭眉头一皱，听到甲板上的武士一阵大呼，纷纷抽出兵器。显然看到了女子的厉害，连忙从陶醉赫痴迷中清醒过来，看着模样跃跃欲试，便要上来帮助萧径亭。

　　萧径亭嘴角微微一笑，一声轻喝：“千层雪！”接着手中的长剑便画出千万朵剑花，如同彭湃的波涛一般，朝眼前那名美丽的首领层层逼去。

　　“好！”众武士目中一亮，接着一声裂天的喝彩，收起了手中的兵器，面上自豪而又得意地望着萧径亭手中的剑招，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眨不眨，仿佛怕错过任何一个瞬间。

　　那名美丽的首领见到萧径亭忽然变得这般厉害起来，美丽的脸蛋闪过一丝倔强，玉齿一咬，便越发奋力运起手中的兵刃朝从萧径亭剑花中的缝隙，如同一道刁钻的风一般，婉转而又飞快地刺到了萧径亭的面前。在萧径亭汹涌的剑花中，那只奇怪的兵刃便仿佛一艘轻飘飘的一叶扁舟一般，虽然摇摇晃晃仿佛随时都会翻掉，被撕成粉碎。但是那个操船人就仿佛有着无比高超的手段，在浪潮中跌宕起伏间，竟然也快要到达波涛的边缘。

　　“这么厉害！”萧径亭心中一讶，胸前便也感觉到了女子手中兵器冰冷的劲气，手中真气猛地涌出，手中的长剑瞬间便点出无数光芒，铺天盖地一般朝女子娇躯上压去，接着足下一点，朝前连连迈出，但是就是在长剑要刺到女子酥胸的时候，便立刻停了下来。

　　那名美丽的女子每每见到萧径亭的长剑点到自己高耸的酥胸，已经娇喘吁吁，惨白没有血色的小脸上，也不由微微一红。接着美目闪过意思恼意，虽然已经气衰力竭了，但是硬是咬着玉齿，扛着萧径亭一拨又一拨的进攻，丝毫不开口言败。

　　萧径亭手上还是那招千层雪，而且越来越使得顺手了，手中的长剑连连飞快递出，心中便仿佛也有着无比的畅快，不由暗中佩服渤海剑派的先人，竟然创出了这等绝学出来。

　　“嘤！”萧径亭无意间竟然将这名红衣女子逼到了船头上，这名美丽的首领已经退无可退了，只要她开口认输，便什么事情也没有了。但是偏偏这个美人有着无比强硬的性子，虽然玉脸已经没有了一丝血色，上面由于真气使得厉害，整张美丽的脸蛋也香汗淋淋。见到萧径亭又是排山倒海的一剑刺开，玉齿猛地一咬，抡起手中的兵刃，便也不再有丝毫的防守，玉足一点便直直朝萧径亭胸前刺去，竟然有着同归于尽的意思了。

　　萧径亭下意识地将长剑往刺来的兵器一磕，那名美丽的红衣女子娇躯一阵颤抖，竟然被着兵器相撞的力道撞的一阵踉跄，接着直直朝海上坠去。

　　“好啊！”甲板上的武士见到萧径亭竟然这般厉害，不由喝彩得越发厉害，望向萧径亭的目光也充满了崇敬。

　　萧径亭来不及理会自己“手下人”崇拜的目光，脚下轻轻一点，身躯飞快拔高，便往海上跃去。

　　那名红衣女子虽然已经没有一丝力道，就算自己快要掉到海上了，也发不出声音来。但是见到萧径亭后，美目猛地亮起，接着挥起手中的奇刃，对准萧径亭落下的方向，便要刺来。

　　萧径亭见之，不由一阵苦笑，挥掌往船身一击，借着反推的力道让身子飘开了少许，接着手中屈指成爪，运气内力对准那名红衣女子，手臂猛地一伸，便将红衣女子健美丰满的娇躯抱在了怀中，但是紧接着胸前一凉，竟然还是被女子手中的兵刃划过。而这名红衣女子刺伤了萧径亭后，不知道是已经再也没有一点点的力道，还是心愿已经了结了，被萧径亭抱在怀中后，也没有意思挣扎，一双美目也无力地合上，静静躺在萧径亭怀中。

　　萧径亭抱住美人后，虽然那柔弱无骨，幽香四溢的娇躯让他心中微微一荡，但是飞快下落的势头猛地让他清醒过来，在脚上一凉进入水中之后，连忙挥剑朝船身一点，让身躯拔高少许，接着剑身朝船上一拍，整个身躯借力飘到了对方的那艘船上。

　　萧径亭踏上对方的船后，发现那边的那些持剑女剑士还算讲道理，虽然望向萧径亭的目光充满了敌意，但是毕竟没有趁着萧径亭没有防备，一只冷剑刺来。萧径亭朝美人粉背输过一道真气，接着发现怀中的这个红衣美人，就算在昏倒的时候，整张美丽的脸蛋也是倔强厉害，没有一点软下来的意思，仿佛对任何人都充满了敌意和戒备。

　　萧径亭见到美人儿美目微微一颤，便幽幽醒了过来，见到自己竟然在萧径亭怀中后，虚弱的小脸也顿时一寒。萧径亭没有等她说话，便开口说道：“我已经救回了你，现在我们之间的帐应该已经算了解了！”

　　“休想！”那红衣首领一声虚弱的冷喝，接着朝萧径亭道：“你伤了我们手下的人，这个帐是怎么也要算的，至于你救了我。等到以后需要的时候，我随时将命还给你罢了！”

　　萧径亭面上闪过一丝无奈，正要问起女首领的门派势力，忽然听到那边的船上一阵一样的声音。不由连忙转头朝那边望去。

　　“啊！”那边船上朝这边关切望来的那些武士们，本来面上充满了得意。但是忽然间所有人的脸色变得一阵奇怪和不解，接着面上的肌肉也变得扭曲了起来，面色一阵发青便直接摔倒在地，也不知道生死。

　　萧径亭见之，心中一阵惊骇，连忙转过头来，望向怀中的这名红衣女子，目中也随着闪过一丝雷霆之色。但是见到怀中的美人也是美目一讶，显然也是被那边船上的情景给吓倒了，但是见到萧径亭凌厉的目光望来后，那道惊讶的美目却是变得倔强和厉害起来，毫不示弱地对上萧径亭的目光，接着仿佛挑衅一般朝手下众人道：“你们赶紧准备好兵器，马上登船杀掉那些混蛋，为我们的姐妹报仇！”

　　萧径亭知道只要拿着怀中的美人做人质，便可以阻止这边船上的人过去报仇，但是按着怀中美人首领刚强的性子，说不定会一死也不愿意受制玉萧径亭。让倒时候真的会撕破脸皮，鱼死网破成为死敌了。

　　“楼丫头！”萧径亭心中一震，接着朝怀中的美人望上一眼，便放开了这名美人首领。接着足下一蹬，朝那边的船上飞快射去，在海面一阵点落后，萧径亭便已经飞掠到楼绛玉座舟的甲板上，但是就要在落足在甲板上的时候，忽然发现船身一阵激烈的振动，这艘华丽无比的大船竟然忽然从中间裂开。

　　“怎么会这样？”萧径亭心中一惊，脚下落足到了甲板上的时候，便没有作出任何停留，脚下一点后便立刻跃进了船舱。

　　但是萧径亭发现随着船身的激烈振动，好像整艘船都开始碎裂了，这艘看来金壁辉煌的大船，那些奢华精美的楼阁玉宇，此时便成为了整艘大船的累赘了，将通往下面船舱的通道都堵得死死的。

　　“这艘船上肯定是有内奸了！这样的话，下面的楼丫头的处境就非常的危险了！”萧径亭正在焦急间，下面的船舱中好像也传来一阵女子的声音，但是在整艘船只的碎裂声中，那声音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了，使得萧径亭也不知道那声音到底是谁发出来了。

　　“轰！”萧径亭手中长剑一挥，便将前面那些倒塌堆积的木头劈开，然后整个身子从一个小小的缝隙穿出。紧接着船身一震，好像在以着无比飞快的速度朝水下沉去。

　　“你们几个好大的胆子啊，枉我平时这般对待你们，你们竟然敢被判于我！”萧径亭还没有走到楼绛玉所在船舱的时候，便听到了楼美人虚弱而又厉害的声音。

　　“小姐，你不要怪我们，我们也是不得以而为之，我们就算杀了你以后，自己也跑不了一死！不过这样就可以救下我们的家人了，到了下面以后，我们还好好侍侯着小姐，就当是给小姐赎罪吧！”就在萧径亭上去甲板以后，这些个侍女想必便已经开始有举动了，但是平时楼绛玉对下人极为厉害，这些侍女对着这位小姐还有深深的畏惧，所以便迟迟没有下手，才让楼美人活到了现在。但是现在听到这个侍女的声音后，萧径亭知道这名女子也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当然在她们死之前，肯定会杀了楼绛玉了。

第十一卷 第二章 海上艳

　　“也罢！这样也好，虽然我做梦都想做上渤海剑派的掌门人，但是我心里是非常累的。这样死了还能下去见到我的爹爹妈妈，也不用再这么钩心斗角了，只是可惜我想说的话”楼美人轻轻一叹，声音也顿时变得冷静起来，接着忽然又变得骄傲起来，道：“但是我也不能死在你们这些叛徒的手下，我会自己了断的！”

　　萧径亭听到楼绛玉猛地挥起了手中的长剑，好像便要往玉颈上划去，手中的利剑猛地挥出一团剑花，将前面的板壁劈开一块大洞出来，接着脚下一点，整个身子飞快地穿过那个洞口。

　　“你别过来，不然我马上杀了小姐拉！”几个叛变的丫鬟见到萧径亭冲了进来，一声惊呼，便拿起手中的利剑要往楼绛玉身上刺去，但是哪里有萧径亭的速度快，只见他飞快冲进几个丫鬟和楼绛玉之间，接着长剑一挥，带着一团血雾，那个挥剑要杀楼绛玉的丫鬟顿时身首异处。

　　“嗯！”楼绛玉见到萧径亭进来后，本来已经病重的娇躯再也没有一丝力道，玉臂一软，手中的长剑顿时“沧！”的一声掉在了地上，美目朝萧径亭望来，那眸子中的神采复杂得连萧径亭也读不出里面的意思来。

　　萧径亭长臂一伸，在楼美人娇躯倒下之前，将美人儿美妙的肉体抱在了怀中，发现此时楼美人丰满迷人的娇躯已经是火热一片了，当然不是发情时候热血勃发的火热，而是身体极度不适产生的热状。

　　萧径亭这是第二次抱到楼绛玉的娇躯了，还是那么的柔软，还是那么的丰满滑腻。让萧径亭抱了后。，仿佛整个心神都要迷失了，但是萧径亭现在却是不敢迷失了。因为这艘船正在不停的下沉，而外面那个红衣女首领的手下们正要冲过来，为死去的姐妹们报仇。

　　“现在给你们最后的机会，说出到底是谁指使你们陷害小姐的，要是说出来，我说不定还能够救回你们，然后还救了你们的家人，但要是不说的话！现在离沉船的时间还有很长，我马上让你们尝到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悲惨味道！”

　　“呵呵！”其中一个一只服侍在楼绛玉身边的侍女忽然凄然一笑，然后满不在乎望了下萧径亭，道：“既然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萧少爷还是带着小姐赶紧逃出去吧，我们虽然被判了小姐，但是也不是没有良心的！”说罢忽然一咬牙齿，接着绞好美丽的脸蛋一阵扭曲，顿时变得了青紫色，接着一口紫红色的鲜血从嘴角溢了出来，看来真有无比的诡异！

　　望着眼前几具倒地的尸体，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叹。忽然船体一阵激烈的摇晃，顿时觉得脚下一凉，这艘船忽然救裂成了两半，接着汹涌的海水从裂缝处涌进，瞬间便淹到了萧径亭的胯间。

　　“快上那艘船，杀光了那些人为姐妹们报仇。”就在萧径亭考虑是不是要上了甲板的时候，上面传来一阵充满仇恨的声音，接着便听到一阵兵器抽动的声音。

　　“你们赶紧上船去，拿来那串宝石，不然船马上便要沉了！”随着外面的娇喝声，顿时有无数的脚步声在头顶上响动，萧径亭挥出长剑，在船上劈下一块大大的木板。

　　“好像这附近不远处，便有几个小岛，可以先去那边避一下，这条航线看来繁忙得很，想必很快就会有船经过的，不用到甲板上去冒险！”萧径亭打定主意后，挥剑往脚下猛地一劈，劈开一个巨大的洞口出来，然后将长剑别在腰间。将那块大木板投进那个洞口。

　　“权宜之际，小姐莫怪！”考虑到楼绛玉现在身子虚弱，恐怕入水后会被溺着了。萧径亭张嘴吻住楼绛玉的小嘴，堵住不然海水灌进了楼美人的小嘴，接着朝海水涌进的那个洞口跳出。

　　“啊！”萧径亭在海水中，顿时将真气施展到了极致，虽然抱着一个不轻的楼美人，但是身子游动的速度便仿佛一条鱼一般的飞快，就在肺中的空气将要衰竭，而怀中昏厥的楼美人也在难耐地扭动的时候，萧径亭已经游出了数十丈远。然后将脑袋露出水面，舒舒服服地大喘了几口气，而楼美人此时竟然还处在昏迷之中。但是在露出水面的时候，美人儿还是下意识地大口喘气，惹得胸前两只硕大的玉乳也随着起伏，让萧径亭不由一阵心神摇拽。

　　萧径亭不敢在海面上多呆，吸足了空气后，便又再一次吻住了楼美人的小嘴，将木板伏在海面上，人躲在木板下面，飞快地向印象中的小岛游去。

　　“妈的！怎么还没有到那？”萧径亭也不知道换了多少回气了，此时他已经不用顾忌会被后面船上的那些女人看见，因为那边的大船看在萧径亭眼中，也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黑点儿了。但是楼绛玉的身体已经非常的不妙了，中间的时候，虽然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但是有时候还能迷迷糊糊地睁开下眼睛，虽然大概什么也看不见，但是现在却是一点点意识也没有了。只是娇躯偶尔会不住的颤抖，在船上的时候尚裹着被子，现在浸在水中，里面的糟糕也可想而知了。

　　萧径亭身子在水中，让楼绛玉躺在那块木板上，然后推着的木板朝着一个方向不住的前进。浑身的真气在游了这么一大段海路中，也几乎已经衰竭了。游动的双脚竟然史无前例地觉得有些沉重起来。

　　“妈的！不要在这个时候死在了这里啊！那可是太衰了！早知道不如上去那艘船上投降，她们看来也不指那么的不讲道理啊，当时真是鬼迷心窍了！”萧径亭轻轻一阵苦笑，接着发觉木板上的楼美人已经很久没有动静了，心中一惊，不由探头摸上楼绛玉的额头。入手竟是滚烫无比，而楼美人的娇躯仿佛因为碰到了一样活的东西，竟然又颤抖起来，看那动作好像使想缩成一团，但是竟是连蜷缩的力气也没有了。

　　“这么厉害的美人儿，现在也变得这样的可怜了！”萧径亭嘴上微微一阵苦笑，手掌不由按在楼美人的粉背上，一股浑厚的真气缓缓而有力地输送了过去。

　　“嘤！”就在萧径亭输送半盏茶的功夫后，楼美人美目微微一阵颤动，接着轻轻呻吟了一声，便醒了过来。美目四处一转，发现自己正在处于一块大木板上，并没有萧径亭意料中中的娇呼出声，而且轻轻一叹，再把美目秋波转到萧径亭的脸上。

　　“你说这次到底是谁在陷害我，先让我吃下了毒药，然后让我的座舟落了单，想让淹死在海中！”楼美人体内有了萧径亭的真气，神情竟然微微变得精神起来了，美目望向萧径亭虽然没有什么温柔的神情，但是也没有往常那般的冷冰冰了。

　　“不知道啊！”萧径亭微微一笑，道：“不过可能不是苏瑞施，他对小姐的感情好像不是假的！”

　　听到萧径亭的话后，楼绛玉面上微微一呆，闪过一丝诧异的光芒，接着朝萧径亭微微一笑道：“不管到底是谁害的我，现在都没有什么关系了？说不定等会儿我就会死在这海上了，就算能够活下来也不一定能够回去！”

　　“就算回去后，别人也已经早登上的掌门人的宝座了，对吗？”萧径亭微微一笑道。

　　楼绛玉听到萧径亭话后，小脸微微一黯，便不再说话，接着转过美目望在萧径亭的脸上，发现萧径亭从来都精神熠熠的脸上，此时竟然有了一些倦意，接着发现后背上有一股暖洋洋的气息不断涌来，使得浑身的疼痛仿佛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种又酥又晕，但是非常舒服的感觉，便仿佛浸泡在了温热的浴汤中一般。

　　“你歇歇吧！不要将真气都耗在我这里了！”楼绛玉望了一眼无边无际的海面，波涛翻滚着仿佛连一点希望的光芒也见不到，不由微微闭上美目朝萧径亭说道。

　　萧径亭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说话，也没有将按在楼绛玉粉背上的手掌拿下来，但是脚上却是有些麻木了。看着天上的日头，已经偏西了。而前面浩瀚千里的海面上竟然没有了岛屿的影子。这让萧径亭实在有些郁闷，他刚才明明看到有岛的，而且就在出事前的一段时候。

　　“待会儿要是还没有什么生还的希望的话，你会不会抛弃我，然后自己一人独自逃生？”就在两人静静无言的时候，楼绛玉忽然睁开美目，直直望在萧径亭俊挺的面上，细声说道。

　　“会！当然会！”萧径亭微微一笑朝眼前的楼美人道：“你先前给我多少苦头吃，甚至不理会我的死活，对我的追求毫不理会，偏偏去喜欢那个狗屁淫贼！”

　　楼美人虽然有心里准备听着萧径亭无情的言语，但是听到后还使小脸一白，接着俏脸一寒，在木板上竟然挣扎起来，冷冷道：“我也不稀罕你的救命，我现在就跳下海去，让海水淹死我！”

　　萧径亭闻之哈哈大笑，手中真气一紧，楼美人虚弱的娇躯顿时一动也不能动了，接着朝楼美人展开一道笑容，厉害说道：“我现在正在等着来一群鲨鱼，然后将你丢给它们。便报了这几天你冷淡我的大仇，说不定那群鲨鱼见你长得美丽，收了这样好的礼物，报恩心切，将我载到龙宫里面去了！”

　　楼绛玉这才听出萧径亭是在逗着她玩，但是只能气得狠狠瞪着她，手上没有一丝力道，也不能怎么奈何与他。

　　“轰！”萧径亭发现逗逗眼前这个美丽的女子是一件让人非常快乐的事情，甚至会让人忘记了劳累。但是天上忽然传来的一正轰鸣声，顿时让他失去了所有的兴致，因为那是一声雷响。接着抬头一看，发现上面的天空正压着一团乌云，已经积压成为了一定的规模，而且看样子正要跑到前面，将太阳给遮挡住了。

　　“不是吧！”萧径亭心里一苦，看着拿乌云的架势，好像会下一场非常大的雨的。一旦海上下起了大雨，就算是大船也要急着进港避雨，何况这么两个人。在大自然面前，特别是在这么重量级的大自然势力面前，武功就算高到天上去，也只能乖乖去海地喂了鱼。

　　“没有想到我竟然会和小姐死在了一起！”萧径亭朝楼绛玉微微一笑，接着面上拂过一层笑意道：“不过想来我是不会死的，因为我的身子好像非常奇怪，就算在海水中，想要沉下去好像也非常的费力，总是会浮起来，就好像身子不在水中一般！”

　　“噗哧！”楼绛玉见到天上的乌云后，虽然美目闪过一丝悲色，那丝悲色好像不是在叹息自己快要死了，而是从心底下泛上来的一种失望，好像心中最想要的东西，在临死之前竟然没有看到或者得到。但是听到萧径亭话后，也不由噗哧一笑，仿佛放下了所有骄傲的架子，楼美人接着朝萧径亭白了一眼，笑道：“就会胡说，现在我们快要死了，你有什么话要说出来妈？你能和我说说吗？你先和我说说，我再将我心底下的秘密和你说了！”

　　不知道是诉说的对象不对还是上面原因，萧径亭竟然觉得没有任何话想说。就连妍儿的事情也不想说出来，或许是眼前的这个楼美人并不是他想要倾诉的对象吧！见到楼美人殷切的脸后，萧径亭微微一笑道：“我没有什么要说的！”接着也没有表示出对楼美人心底下的秘密有任何好奇的意思。

　　楼绛玉美丽的脸蛋上闪过深深的绝望，望了望天上的乌云道：“我们大概还可以活上一个时辰，我现在要好好想想，这一个时辰我到底该做什么？”

　　萧径亭闻之不由笑道：“该不会是想，你长得这般花容玉貌，竟然在这样最美丽的年华便要死了，甚至还没有做到女儿家最想做的那个梦。没有跟着自己的情郎入了洞房。为了填补自己心中的遗憾，要便宜了我，让我要了你的女儿身吧？！”

　　听着萧径亭毫无尊重的言语，楼绛玉面上凄然一笑，美目一瞥望向了身边的海水，笑道：“要结束自己的女儿身，我也不会找你啊！”

　　“吸！”萧径亭忽然倒抽一口凉气，朝板上的楼美人一阵苦笑道：“现在你就是想将身子给我，我也无福消受了。而且恐怕也轮不到上天来要我们的性命了，因为我刚才说的话应验了。”

　　“啊！”楼绛玉听到萧径亭的话后，不由一阵不解。但是听到萧径亭嘴里说出来的那两个字后，不由吓得小嘴都颤抖了起来。

　　“鲨鱼！”随着楼美人小嘴颤抖地说出这两个字，萧径亭见到不远处的海面上，已经掀起了阵阵浪花。无数只鲨鱼正以无比迅速的速度朝萧径亭飞快游来。

　　楼美人现在可能真的不是怕死了，因为她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但是葬身在海底中，虽然会死的非常的难过，但是在女孩，特别是美丽女孩的眼中，也不失为一种特别浪漫的死法。但是被鲨鱼咬死，那真是非常的不雅观了。

　　紧接着楼美人忽然美目直直盯着萧径亭道：“你现在将我扔给鲨鱼吧，或者他们吃饱了会放过你！”

　　“好啊！”萧径亭一把将楼美人从木板上拽了下来，抱在怀中，接着朝她肥美的隆臀上用力一拍道：“虽然你的两只屁股蛋儿非常的大，但是我估计也不够一只鲨鱼添饱肚子的。甚至可能那些鲨鱼见到你长得这么美丽，还会护着你做了皇后也说不定，所以我现在将你抓来做人质，让鲨鱼不敢轻举妄动！”

　　随着萧径亭的说话声，他手上的动作并没有慢下一点，当然不是在临死之前多占怀中美人的便宜，而是摸到楼美人的后腰抽出一只长剑，接着朝楼美人道：“你双手可以将我抱得紧一些，两只大腿可以盘在我的腰间！”说罢便空出一双手来，从怀中掏出一只瓶子出来。

　　“嘤！”楼美人然按照萧径亭的话做了，将两只丰满有力的大腿夹在萧径亭的腰间，但是很快便将娇躯朝后仰去，因为她娇嫩美丽的下阴私处撞到了萧径亭火热巨大的胯间。

　　天地良心，萧径亭本来是没有一点坏心思的，但是楼美人此时衣衫尽湿，胸前两只硕大的豪乳透着几层衣服看得干干净净，就算两只粉嫩的小奶头也清清楚楚。而美人娇躯那起伏连忙，惊心动魄的曲线因为衣衫的贴身，也显露得清清楚楚，特别是蛮腰下的两只圆滚巨大的雪臀，随着楼美人两只大腿的盘起，萧径亭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那两瓣大屁股的骇人气势。更加别说胯间迷人私处的火热的柔软了。

　　“你刚才还不死不活的，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有力了！”萧径亭一手抓住楼美人丰满圆肥的臀瓣，将她的娇躯往自己身上一按，笑道：“就算让我占便宜，也是一会儿的事情，只要你不说，你的混蛋情郎是不会知道的！”

　　萧径亭说完话后，手中握着那只宝剑，目光紧紧顶在远处游来的那群鲨鱼，随着那群鲨鱼越来越近，脸上的神情也变得越来越冷峻起来。

　　“你杀了我吧！”楼美人美目不敢朝鲨鱼望去，而是径自望向萧径亭的双目，道：“你杀了我以后，我就不会感觉到自己死时候的丑态了！”

　　“谁说我们会死了！”萧径亭满不在乎一笑，虽然目光没有移开半点，但是口气却是直直对着楼美人说的。

　　“不会死？”楼美人美目闪过一丝惊讶，接着笑着问道：“难道上天现在会出现一个奇迹不成，现在眼光所看之处没有一条船只。而且海面上没有任何帮手，除非天上一个雷劈下来，将这群鲨鱼劈得干干净净！”

　　“那还不如天上派来一个英俊无匹的神将，将你带起飞上天庭，留下我在这里喂了鲨鱼！”萧径亭笑道，接着面上闪过一丝坚毅道：“死？！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死，活的时候想着死做什么？我连我妻子的事情都没有搞清楚，怎么可以就死了呢！不就是一群鲨鱼吗？”

　　楼绛玉闻之微微一讶，片刻后问道：“要是没有你妻子的原因了？或者明明知道你的妻子已经死掉了呢？”

　　萧径亭目光猛地一睁，右手一把抓住冰冷的剑刃，两指猛地一夹将剑刃剪下了一截，这手功夫直看得楼美人目瞪口呆，接着见到萧径亭身上的肌肉猛地鼓起，发出一道爆炸性的力量，将那边剑刃狠狠射出。

　　“那我说不定早就抹脖子了！怎么会蠢得和这群鲨鱼拼命！”随着萧径亭一声半开玩笑的话，那片断刃划着一片凌厉的呼啸，直直朝那群鲨鱼飞去，便仿佛是一道流星一般，托着一道蓝色的光芒。

　　“噗！”那片断刃射入海面后，没有引起一点反应，就算是溅起的浪花也被大浪也淹没了，楼美人盯着那边水面一阵发呆，接着美目满是不解。

　　“你刚才那是什么意思？”楼美人看得眼睛都有些疼了，仍旧没有看到什么反应，倒是发现那群鲨鱼游得越来越快，距离这里只不过几十丈距离了。

　　萧径亭微微一笑，脚下一蹬，整个身躯拔水而且，冲到空中，落在了那块大木板上。落下后，那块大木板只是微微晃了一晃。

　　“你看！”萧径亭手掌又在楼美人的盛臀上拍了一计，接着手指向数十丈外的海面上。

　　“啊！”楼美人只是看了一眼，便一声惊呼出声，接着马上扭过小脸不再多看。

　　原来随着萧径亭指着的那片海面上，正是波浪翻滚，无数的鲨鱼正在嘶咬着一只死鱼。呼啸着，翻腾着，带着熏天的血气，从同伴身上撕扯下一块肉来，浑然不惧自己的身上已经被凶残的其他同伴咬去了半截。片刻间，那里便已经成为了地狱一般，无数汹涌而起的血沫子，鲨鱼犀利的牙齿，已经苍白的骨架便都瞬间呈现了出来。

　　“这就是魔门的东西啊！”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呀，望着那边的地狱，不由也有些毛骨悚然起来，原来他刚才将楼绛玉别在腰间的长剑拿来，抹上了魔门最厉害的毒药，那种毒药听莫莫说是专门给魔门的叛徒准备的，只要血液沾上那么一点点，整个人就会变得疯狂起来，会疯一般的嘶咬自己的同伴，然后将这毒液传到同伴的身上。

　　这场残酷的屠杀足足演了小半个时辰，终于一切都安静了下来，那边的海面上依稀可以看出漂浮的鲨鱼尸体和骨架，但是在海浪的翻滚间，飞快沉沦到了海底。

　　“看得我竟然有些害怕了，真像我身边争权夺利的场景啊！”楼美人美目望着那边的惨状，良久后方才晃过神来，接着美目望上萧径亭道。

　　萧径亭面上浮上一阵苦笑道：“现在别发什么感叹了，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杀光了这些混蛋，但是天上马上就要下雨了。到时候好不容易才从鲨鱼嘴中逃生，但是又要葬身在海浪中，那真是不甘心啊！”

　　楼美人听后，小脸也不由一黯，显然就如萧径亭所说的那般，刚刚在死亡的边缘逃回来，现在又要回去，确实有些不甘心。

　　“刚才你那么厉害，一个人杀了那么多的鲨鱼，现在你能不能想办法，让我们从这里逃出去！”楼美人美目一转，接着一亮朝萧径亭望去道。

　　“你当我是神啊！”萧径亭一阵苦笑，朝楼美人笑道：“办法倒是有一个，假如能够将浑身的真气逼进这块木板中，然后这个木板飞快地跑起来，带着我们到最近第一个岛上，我们就获救了！”

　　“你又胡说！”楼美人朝萧径亭狠狠一瞪，接着发觉萧径亭胯下的那根巨物猛地抬起，在她娇嫩的下身私处上狠狠一顶，这才记起来自己的双腿还在紧紧夹在萧径亭的腰间，而且两瓣屁股也忽然觉得有些酥麻，原来萧径亭的两只手掌便也一只托在上面，或者说是摸在上面。

　　“哼！”楼美人俏脸一寒，接着两只大腿一阵用力，便要从萧径亭身上挣扎下来。引得两瓣美臀一阵扭动，让萧径亭两只手一阵消魂。但是就在她两只玉足咬完全着板的时候，萧径亭猛地抓住她的两只臀瓣，接着下身巨物狠狠一耸，抱住美人肥臀的双手也猛地一紧。

　　“你要做什么？”楼美人一声厉喝，接着美目也凌厉射向萧径亭，但是酥胸却是不住的起伏，因为萧径亭刚才的那一举动，顿时让美人儿整个娇躯都酥软了下来，变得没有了一丝力道。

　　“别说话，也别动！”萧径亭本来要朝着看准的那处地方跃去，但是由于楼美人一阵挣扎，体内本来已经没有多少真气的他身躯一阵摇晃，便直直落入水中，没有落在计划中的地方。

　　“你看，刚才唯一的逃生机会已经被你破坏掉了，现在我是真正的要和你死在一起了！”萧径亭重新跃上那块木板后，便狠狠朝楼美人瞪上一眼，接着右手狠狠地拍在美人的两瓣大屁股上，一计比一计用力。

　　“你混蛋你敢打我，就算死了，我也不会原谅你的！”萧径亭实在打得不轻，楼美人由于雪臀的剧痛，原本惨白的小脸也涨红起来，接着美妙丰满的娇躯用力的扭动起来，带着酥胸下阴几处敏感部位的激烈摩擦，让她顿时便没有力气，软了下来，只是小嘴犹自厉害道：“明明刚才你是在轻薄我！”

　　萧径亭狠狠将下身的巨物朝楼美人娇嫩火热的私处美肉狠狠一顶，道：“刚才来的是海豚，只要我们刚才骑在它的背上，它就可能带着我们逃生了！但是刚才它速度那么快，我好不容易看准了要跳在它的背上，却是被你一阵挣扎，落空了！你害怕给我占便宜，我现在就强暴了你！”说罢萧径亭吓唬地掀开楼美人湿漉漉的裙摆。

第十一卷 第三章 绛玉的难堪

　　楼美人破天荒地没有发脾气，而是美目一红，闪过一丝歉意，朝萧径亭泣声说道：“对不起！”

　　萧径亭面上微微一讶，接着渐渐收起盛怒的面孔，渐渐展开一道笑容，一手也随着抚上美人的粉背，笑道：“不要紧，是我急了没有风度开口骂人了！你用力挣扎，那是说明你对情郎的坚贞，这怎么可以骂你！呵呵！”

　　听到萧径亭的话后，楼绛玉不由哭得越发厉害。不但是愧疚，好像更多的是伤心。

　　“不是吧！难道真是上天保佑我！”随着天上的一阵雷鸣，萧径亭心中也随之一苦。但是接着眼中猛地一亮，因为刚才飞快游走的海豚竟然游回来了，游到了萧径亭的面前，将长长滑滑的美丽嘴巴伸到了萧径亭的面前，接着尾巴用力摇了摇，指了指宽广的背上，两只眼睛闪过一丝得意和焦急，仿佛在道：“要乘船吗？马上要下大雨了，这是最后一班了！”

　　萧径亭一阵欢呼，抱着楼美人的娇躯轻轻跃到海豚的背上，仿佛害怕压坏了这只可爱的小海豚一般。

　　那只美丽的小海豚转过脑袋，闪着骨碌碌的小眼睛，仿佛确信了两人已经坐好了，便羞赧地张嘴一笑，便仿佛一个孩子一般，接着一阵轻鸣，便飞快朝西方游去。

　　“你说它现在正要将我们带到哪里去啊？”楼绛玉此时玉脸上不由微微有些不自然，因为此时正是面对面和萧径亭紧紧贴着。虽然海豚游得很稳当，但是毕竟速度太快了，所以楼美人不得不紧紧抱住了萧径亭。而她胸前的两只乳房太过于硕大了，贴在萧径亭的胸膛上，自己都能清晰的感觉到两只凝脂肉球的滚动。这还没有什么，更加让她不堪的是，虽然萧径亭此时的两只手已经不是抓在她的两瓣美臀上，但是却是紧紧抓在她的蛮腰间。但是自己却是坐在了萧径亭的两只大腿上，而且自己的两只屁股实在太大了，此时坐着更加显得圆滚肥大，坐在萧径亭的双腿上，两瓣雪臀的跨度已经大大超过了萧径亭两只大腿的宽度，所以会不住的滚动，萧径亭也不得不用手紧紧抓住了楼美人的小蛮腰紧紧按着。但是这样一来，萧径亭胯间火热的巨物也紧紧顶在自己的下身，时不时会扫过自己敏感娇嫩的臀沟，那火热酥麻的感觉惹得自己一阵阵战栗。

　　萧径亭此时也是处于消魂和痛苦之中，看到楼美人渐渐变红的娇魇，小嘴由于急喘而呼出的阵阵香气，使得他呼吸也不得不粗重了起来。胯间的巨物更是仿佛要涨的离开了一般，加上楼美人臀沟的深幽和迷人，萧径亭不得不运上所有的心神来抵制下身的欲火。

　　“这只小宝贝会将我们带到最近的岛屿上！”萧径亭不由转过脸，目光望向前面，好像已经隐隐见到了岛屿的影子。心中不由一阵欢呼，朝楼绛玉说道：“最近的岛便在眼前了！”

　　“真的！”楼美人也不由一阵欢喜，便要扭过蛾首朝萧径亭所说的岛屿上看去，但是她这一阵扭动，带着美妙的娇躯也随之扭动，萧径亭的呼吸也顿时变得粗重了起来，娇躯一热，便放弃了这个想法。

　　看着海上越来越大的波浪，天上的雷声也变得越来越紧，越来越响，乌云也压得越来越低，仿佛压得人要喘不过气来一般。接着天上已经下起了不大不小的雨来。萧径亭也感觉到海豚的身子也渐渐变得颠簸了起来，而这只可爱善良的小海豚好像害怕委屈了背上的客人，正在努力地用自己的尾巴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让身子摇晃得厉害。

　　萧径亭大是感动，不由轻轻抚摩一下海豚的背。那只小海豚百忙中还转过脑袋，娇憨朝萧径亭望来一眼。但是这一分神，使得它巨大的身躯朝右翻去，吓得萧径亭赶紧运气内力紧紧吸在海豚的背上。小海豚便也不敢再分神，兢兢业业地飞快朝前游去。

　　“你怎么知道这小宝贝会带着我们去最近的岛上！”对着天上的雨越来越大，萧径亭便用身子挡住斜射在楼美人脸上的雨，引得楼绛玉芳心一热，美眸望向萧径亭的目光也变得温和起来。

　　“这次的风浪肯定大得很，小海豚也受不住这么大的狂风海浪便会游到岸边浅水的地方，免得被大浪给伤着了！”萧径亭回答道，接着神情一阵惊讶道：“你们准备航海，怎么不看到天气啊，这样的天气竟然也敢出海啊！”

　　楼美人美目闪过一丝疑色，道：“今天的情况特殊吗？不过早上的那些货船肯定没事的，现在已经进港了！”

　　“不知道那个美丽的女首领怎么样了？不过那些人仿佛对中原人都有一股刻骨的仇恨啊？”萧径亭心中暗道，他在那边的船上便已经看出来了，当萧径亭就会那个美丽的女首领的时候，船上那些女首领的手下非但没有一丝感激友好之情，而是从骨子里面透出一股仇恨，仿佛便要将萧径亭撕碎了一般。

　　“这片海域不是你们渤海剑派的吗？刚才几艘船上的人尽是美丽的女子，而且听说话的口音好像不是中原人，你可知道她们是什么势力吗？”想起渤海剑派在这片的势力，萧径亭不由朝楼美人打听起那名美丽首领的下落来。

　　“不知道！”楼美人冷冷答道，接着美目闪过一丝冰冷的寒意道：“说不定是苏师伯早就勾结好的外来势力，准备必要的时候来帮助自己做上渤海剑派的掌门，不然这么大的势力怎么可以潜入到这片海域来，而且连我也没有一点印象！”

　　见到那道厉害的神情又重新浮上楼美人的小脸，萧径亭不由惊讶问道：“你刚才不是已经中毒了吗？好像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怎么现在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了，目光也有力起来，好像要杀人一般！”

　　“咦？！”楼绛玉的美目中也不由闪过一丝惊讶，道：“是啊，我也觉得奇怪，现在身子好像也不觉得疼了，而且好像也用得上一些力气了，是不是那毒药本来就不厉害啊？！”

　　“胡说！说不定是因为我真气的原因，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可难为你了，说不定就算是睡觉的时候也不能离开我半步呢？甚至连小解的时候”萧径亭道，接着面上闪过一丝奇怪的笑意道：“不过这样对我可不好，要是你身子虚弱得没有一丝力气的时候，那我可真是随心所欲了，这样一来你岂不是又会变得厉害起来。不过在这荒岛上，就我们孤男寡女，相处起来好像有些波折啊！”

　　其实刚才萧径亭在开口问出这个问题后不久，就已经知道为什么了。还是因为自己体内的那道真气，上次治好了池井月的病，这次虽然没有完全治好的楼绛玉，但是至少状况已经大好了。

　　听到萧径亭的话后，楼绛玉只是小脸微微一红，接着朝萧径亭道：“你可别有什么其他的坏想法啊，这里是航线最密集的地方，过不了几天了，肯定就会有船经过！”说完后，楼绛玉不由仰起小脸朝萧径亭面上望来，仿佛没有见到什么异色，不由轻轻一叹道：“不过不知道那时候去蓬莱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变天了？”

　　“小宝贝再见！”小海豚游到一个岸边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停稳下来的时候，楼绛玉娇躯轻轻一扭便从海豚背上下来，一身跳进了浅水滩中，此时雨虽然下得很大了。但是这里是处平海沙滩，所以海水也只能淹没在膝盖的位置，但是楼美人行动的矫捷还是让萧径亭一阵惊讶。

　　“这段时候它不会走的，海上的浪马上就要大起来了，所以这几天它都会在这片浅水滩玩耍的！”萧径亭笑道，便也从海豚背上下来，轻轻拍了下它宽广的背脊。接着忽然听到楼美人一阵难耐的娇呼，连忙转过头去，发现那具湿衣服贴身的美妙娇躯在走出几步后，竟然轻轻一颤便瘫到在了水中。

　　萧径亭飞快跑到了楼美人身边，发现美人儿本来已经红润的小脸，萧径亭竟然又变得黯淡发青了起来，刚才想必湿走了几步路以后，就软倒在水中，再也走不动了。

　　“难道她体内只要离开了我的真气才这样的？”萧径亭不由将手掌按在美人儿的粉背上，缓缓输进一道真气，接着便立刻感觉到楼绛玉的呼吸渐渐变得平稳起来了，那张美丽的小脸蛋也渐渐变得红润起来。

　　见此，萧径亭不由朝楼美人一阵苦笑道：“现在你的身子真是不能离开我半步了，我刚才的话也真的应验了！”说罢一把将楼美人的娇躯横着抱起，朝岛上走去。

　　“是不是你为了占我便宜才搞的鬼？！”想必是已经站在了陆地上了，所以楼美人顿时又觉得踏实起来了，也仿佛有了骄傲的底气，而体内又有了萧径亭的真气，说话也变得有力气起来。美目一转，顿时望向萧径亭疑惑问道。

　　萧径亭不由大是头疼，他已经掌握了怀中美人儿的性子了，在没有依靠和生命没有保障的时候，这个美人才会向你展示出一丝软弱出来。要是一般女子，你一鼓作气得到她的全部，说不定她以后还能乖下来。但是楼美人不行，但是一旦生命没有了危险，境况得到了好转，这个美人的骄傲和热衷权势的心理马上会压倒其他一切东西，重新占据她的整个身心。因为她从小追求的东西和大多数女孩都是不一样的，不然那天在悦来客栈，她也不会有了牺牲萧径亭的想法了。

　　这点萧径亭在任剑絮身上看得非常清楚，任剑絮这个小妮子心肠狠毒，而且骄傲自私，所以萧径亭对她一贯来便没有太多的好感。但是任剑絮这个丫头的理想和寻常女儿家没有什么不同，也是想着有一个俊美无匹、英雄了得，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如意郎君，就是说在很早的时候，她就在心中为自己画好一个完美郎君的模样了。但是对感情来说，心里总是不能完全由着自己的想法的。所以任剑絮在发现自己爱上萧径亭后，先是拼命的否认，甚至故意冷言冷语。因为她觉得萧径亭的出身太过于贫寒了，但是这样没有用，任剑絮便由开始准备给萧径亭一些机会，让他追求全力追求自己，这样的话能够让骄傲的她不失面子。但是萧径亭对她却是不怎么理会，所以任剑絮这个不怎么聪明的丫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尽管她给对萧径亭冷眉狠对，不停地拿话贬低他。但是只要环境稍稍一阵烘托，她自己便会情动起来，接着便放低自己的姿态渐渐地向萧径亭投降。不管事情这么发展，任剑絮这个丫头便只会继续沦陷。最后在萧径亭面前会变得没有一点脾气儿，全心全意地去讨好，想着怎么样去讨萧径亭的欢心。

　　但是楼美人的理想看来并不是找个英俊郎君，而是让渤海剑派在自己的手中变得越发的兴旺，让自己成为比剑花宫唐美人还更加卓越的一代女英雄。所以这种女人在没有臣服之前，她说过的一些言语，你最好都不要当真。

　　这处小岛的风景不如萧径亭在玉溜山那边看到的那般让人震撼，显得有些平凡，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但是萧径亭还是看到，当楼美人看清楚岛上模样的时候，美目闪过一丝异色。当萧径亭问起的时候，她只是得意笑笑，并不说话。

　　天上此时仍旧下着雨，所以萧径亭必须马上造出一栋屋子出来。但是又不能离开楼美人的身躯，萧径亭本来想让楼美人趴在他背后，让他做事起来方便一些的，但是没有想到楼美人说，那样的话会让萧径亭占到便宜的。指的想必就是自己的两只硕大的玉乳会顶在萧径亭背上了。

　　但是当被萧径亭正面抱住的时候，楼美人虽然可以撑着萧径亭胸膛，让自己上半身娇躯离得萧径亭远一些，但是下身却是紧紧和萧径亭的火热胯间顶在了一处了，这样以来倒是让萧径亭更加的销魂了。

　　“你那古怪真气，通过手臂是不是可以传到身体上的！”楼美人挣扎着从萧径亭的怀抱挣脱开来。

　　“要不是它你早就没有命了！”萧径亭狠狠瞪了一眼楼美人道：“真气自然是可以从手臂传上去的，但是没有从背上传过去来得直接！而且我以前一直就是按在她们背上的！”

　　“哼！你为什么不早说！”楼美人俏脸一寒，接着美目朝萧径亭射来一道质问的目道：“你刚才说的那些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自然是女的了！”萧径亭笑道：“怎么你吃醋了！”

　　楼美人美目一瞥，朝萧径亭一笑道：“那你还想娶我你既然已经有了别的女人，就不要动我地一点脑筋了，你以为我向那些没用的女人一样吗做你们男人的附属品，成天的钩心斗角，想着怎么去争宠，怎么去取悦你们！”

　　看到萧径亭听得认真，楼美人忽然绽开一道笑脸道：“我嫁的丈夫不但要文武全才，人品俊绝，更加重要的是不能忤逆了我的意思。你做得到吗要是你做得到的话，那就先去将你的那些女人统统休了！”说完后，楼美人一双美目不由戏谑地望向萧径亭，仿佛想看他的反应。

　　萧径亭不由面上浮上一层苦笑，并没有气宇轩昂地拍着胸口说想让我放弃其他爱人绝不可能之类的话，而是侧着脑袋想了一会儿道：“我忽然想起你说的这些条件有一个人非常的合适，你想知道是谁吗”

　　楼美人听得微微一讶，接着小脸闪过一丝恼意。

　　“苏瑞施！”萧径亭微微笑道：“他从小就在你的威风下长大，已经有了十足地奴性了，上次他和我进妓院的时候，二十几岁的人了，看来仿佛没有碰过女人的雏儿。而且他对你的感情，我看得出来，是真的！”

　　楼美人听得美目微微一寒，接着朝萧径亭展颜一笑道：“要是他不造反的话，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的。”接着美目闪过一丝笑意，朝萧径亭望来道：“你从第一次在玉溜山上偷看我，然后跑到我的闺房偷看我洗澡，再后来的使出计策对我逼婚，不都是绞尽脑汁要娶我吗但是后来为何故意这般冷冷对我，刚才在海上的时候还故意拿话伤我，是不是在使欲擒故纵的把戏！哼！你们这些男人，各个都在自作聪明！”

　　“没有了生命危险后，这个美人竟然自恋到了这个地步了！”萧径亭眉头微微一皱接着便朝林子那边走去，道：“是，我是在欲擒故纵，现在就先放开你一段时候，去砍一些木头回来！”

　　“嘤！”萧径亭的手一离开美人的娇躯后，楼美人侨美的脸蛋顿时变得黯淡下来，狠狠地朝萧径亭瞪上一眼，接着伸出小手，看来仿佛极不愿意地拉住了萧径亭的走，顿时玉腿也变得轻便了起来，不由又笑魇如花地准备和萧径亭说话。但是接着美目微微一转，闪过一丝极其不自然的神色。

　　萧径亭见之不由一讶，但是很快便就明白过来了。现在的这种情形，大概让楼美人觉得有种离不开萧径亭的感觉，仿佛什么都要依靠他，没有了他就连站也站不住了，这让心高气傲的楼美人非常的不舒服。

　　“为什么不在两颗树的中间搭屋子，那样不知道有多省力气！”看着萧径亭一个人飞快地挥剑砍下木头，接着便捆成一捆朝平地上抱去，楼美人不由耻笑着说道。

　　“不知道就不要瞎说！”萧径亭狠狠朝楼美人瞪上一眼，道：“那样一个雷下来，就将你我两人劈死了！”

　　“你才被雷劈死呢”楼美人自信心顿时受挫，而且被雷劈死的人，大都是做了见不得的事情才会遭到上天的报应。接着唬下脸蛋，见到萧径亭砍木头的动作无比的利落，不由取笑道：“一看你就是在山里呆久了没有开化的野人，也只会做一些砍砍木头，劈劈树下五流的活儿来！”

　　萧径亭见到楼美人这般没有道理的瞎说，心中不由一喜。这样比起冷冰冰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可爱多了，至少明明知道是假话也会说出来。

　　“我其实是个艺术家！”萧径亭朝楼美人笑道，见到美人儿地美目睁得大大的，望着满地的木头大有不相信萧径亭能够把他们变成一栋房子的意思。但是接下来的场景，不由让她的两只美眸睁得更大了，因为萧径亭虽然只有一只手能动，但是那是一只怎么样的手啊！好像五指间的配合无比的灵巧，无比的美妙。配上萧径亭出众地武功。楼美人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一根根木头被收拾得清清爽爽，仿佛几下之间那树皮便被削得干干净净，接着上面被宝剑挖出几口形状规则的小孔出来，虽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但是光着萧径亭这些举动便已经让她大是惊骇了。因为在她身边的英俊公子数不胜数。萧径亭现在脸上的这个模样虽然十分地英俊，但是看在楼美人眼中却是不怎么出色地。而且那些公子几乎各个能文能武、能琴能萧。但是楼美人却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灵巧的一双手，看他挥动间，尽管是做粗话，也仿佛带着无比美妙的韵律一般。萧径亭削好了这些木头后。心中早已经将一栋屋子的蓝图画的清清楚楚了，就算每一根木头地设计也是清清楚楚，丝毫没有混淆的。所以萧径亭不由对自己心中的作品也非常的期待。

　　“上柱子了！”萧径亭抽出宝剑，猛地插进了混有石块的土地，猛地一转，地上顿时出现了一个圆形的大坑出来。接着萧径亭脚上一挑，一根粗大的木头顿时落在手中，萧径亭抓起来狠狠往地上的哪个坑中一塞，接着脚上利落一跺，那根柱子顿时安安稳稳立在那里。整套动作中，萧径亭一气呵成仿佛没有一点浪费，好像什么事情都计划好了，一步步都胸有成竹。楼美人本来是有些饿了，但是见到萧径亭造房子地整个过程后，不由全身心地去注意萧径亭的每一个动作起来了。在整个过程中，楼美人都是一直被萧径亭拉来拉去的，看来有些滑稽。

　　就在快要天黑的时候，萧径亭的房子终于造成了，楼美人不由目瞪口呆地望着萧径亭的杰作。这栋房子虽然不是那么的金壁辉煌，也不是很大。但是却是严严实实，雅致清爽。和房子周围的环境浑然一体，也没有了她所见房子的翘屋檐，但是看来却是显得非常的利落清丽了。

　　楼美人虽然看得有些惊骇，但是脑目却是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了，因为萧径亭已经离开了她的身体了，就在房子快要完成一半的时候，萧径亭忽然放开了楼美人的身子，说是要全心全意地造房子了，要让楼美人坐在边上看着房子的完工。但是在中间的时候，萧径亭随时都会过来给她体内输入一道真气的，但是现在萧径亭已经在屋子里面很久没有出来了，所以楼美人的身子不由越来越是不支了。

　　就在楼美人渐渐要失去意识的时候，忽然觉得娇躯一暖，接着脑目一清。抬头便望上萧径亭温柔而又愧疚的目光，不由芳心一颤，因为萧径亭虽然说要追求她，但是从来没有露出一点相关的神情，此时正是萧径亭第一次的温柔了。

　　其实萧径亭是在里面搞得太久了，忘记了身外的事情。良久后，完成了里面的工作才觉察到楼美人还在外面，不由大是愧疚，接着跑出来看到楼美人此时正坐在一块木墩子上，天上下着雨，美人儿的娇躯一动不动，将娥首趴在自己的膝盖上，看来好像睡着了一般，但是其实是已经昏倒过去了。看得萧径亭心中一动，接着竟然一酸，涌起的阵阵怜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兴许是楼美人平时要强骄傲惯了，此时这般柔弱可怜的模样，分外能够抨击萧径亭的心神。

　　“欢迎小姐光临寒舍！”萧径亭握上楼美人的小手，发现美人儿的小手已经是冰凉冰凉了，不由输送一道浑厚的真气过去，接着面上微微有些兴奋朝楼美人笑道。

　　楼绛玉见到萧径亭平常都是一副厉害而又满不在乎地模样，从来没有过这般的和颜悦色。甚至好像对什么都不在乎一般，但是，现在他那张英俊的面孔竟然是显出一份急切，一份需要别人肯定的模样。心中顿时明白，眼前的这个人也不是什么都不在乎的，也是好强的。只是好强的地方和其他男人不一样罢了。

　　这栋房子外面看来很小，但是里面却是不怎么小的。甚至里面还有一张桌子，一张小几，几张凳子。而且楼美人此时踏的也不是泥土地，而是萧径亭用宝剑削出来地一块块木板铺成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树木，竟然都是雪白雪白的，看上去非常的舒适。

　　“啊！”楼美人美目异彩连连地望着里面地布置。但是接着美人儿忽然一声娇呼，因为她看到了两张床，虽然看起来不大。但是却足够精美而又简单，楼美人很容易便可以分辨出哪张床是自己的，因为其中的一张明显带了些闺房的气息，萧径亭甚至在上面做了些雕刻。看了这些后，楼美人虽然有种暧昧而又异样的感觉，但是让她脸红的却是两张床之间。竟然有片木板拦着，这倒也罢了，偏偏在那块木板地中间挖了一洞，楼美人自然知道那洞是来做什么的。因为她的身子一时一刻也少不得萧径亭的真气，所以中间的那个洞是让萧径亭的手伸过来用的。

　　自从进了房子以后，萧径亭的态度顿时变得非常地热情了。对楼绛玉也是关切殷殷，让楼美人顿时有一种如浴春风的感觉。

　　“你看，这就是你做的好事！”楼美人见到萧径亭用自己的宝剑割开一只野鸡，不由抽出了自己的那只宝剑，狠狠朝萧径亭瞪来嗔道：“本来你将它砍得卷刃了握没有找你算帐也就罢了，你刚才为什么不将自己的那只剑折断去射那些鲨鱼，偏偏要用握这支来！”

　　萧径亭看来好像非常的高兴，笑呵呵的没有一丝生气的模样，朝楼美人道：“那时候你为什么不说呢握自己的宝剑，握自然不能给毁了！”说罢将那只野鸡撕成了两半，递给楼美人一块道：“你自己的这块自己烤！”

　　楼美人好像舍不得破坏了萧径亭这份难得的和气，撅起小嘴便将萧径亭的那只宝剑拿来，刺在鸡肉上，放在火上烤着。萧径亭无奈一笑，拈着那半只野鸡的腿骨上，伸到火中。

　　“小姐，要是这次回去后，苏瑞施的父亲真的做上了渤海剑派的掌门人，那你怎么办”萧径亭目光朝火苗上看了几眼，接着目光转到楼美人的玉脸上，火光中美人儿的脸蛋越发显得娇艳欲滴了。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了，但是我肯定不会这么罢休的！”楼美人俏脸一寒，美目忽然从火苗望向萧径亭道：“你呢你会怎么办你是不是会向他们投降了，继续做你的萧少爷！”

　　“不会！”萧径亭望向楼美人的目光变得坚定了起来，接着目中闪过一丝异色问道：“你有没有想过，要是你哥哥做了这个掌门，你会答应吗”

　　楼美人娇躯微微一颤，垂下娥首思虑良久，接着小嘴微微一动道：“哥哥他不会做这个掌门的，我知道他！”接着忽然抬起美目望向萧径亭道：“你呢是不是你想让我哥哥做上渤海剑派的掌门，你并不想我做这个位置！”

　　“嗯！好难吃啊！”楼美人拿着自己的那块鸡肉咬上一口，连忙吐出小舌头俏呼道。

　　萧径亭见到美人儿花瓣一样的小嘴杀过那都是黑色的炭粉，不由一阵苦笑，知道美人将那块鸡肉烤焦了，不由举起自己的这块，笑道：“我这块已经吃掉一些了，你敢吃吗”

　　楼美人连忙不客气地抢了过去，美美地咬上一口。美丽的腮帮子夸张的嚼动着。但是萧径亭可就苦了，因为楼美人手中的折段有一般几乎已经烤焦得成为黑炭了，但是另外一半连五成熟都没有，萧径亭咬上一口，不由眉头一皱。

　　楼美人见到后，不由咯咯一笑，但是却没有一点同情地意思。

　　“美人烤件东西不容易，或许我是天下间唯一有福气能够吃到蓬莱玉楼美人亲手做的东西了！”萧径亭笑笑，便猛地咬上一大口，仿佛无比的鲜美一般大口咀嚼。虽然这话中没有别的意思。但是楼美人还是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厉害道：“不许在说话上占我的便宜！”

　　萧径亭吃完几口后，不由皱起眉头道：“你这个丫头什么也不会，以后谁娶了你算你倒霉了！”

　　由于白天实在太过于费力了。所以萧径亭躺在床上后。竟然有股很厉害的困意。但是却不敢睡了，因为楼美人那边的真气一时一刻也少不了的，萧径亭唯有坐在床上静静打坐，为了不让那边的美人儿不自在，他便是一点声息也没有发出。

　　而那边的楼美人仿佛也好似困了。不一会儿便也睡了过去。但是在中夜地时候，美人儿竟然又醒了过来，而且好像有些难受了，翻来覆去的不知道该怎么好。而且小嘴中还发出一阵难耐的呻吟。

　　“绛玉，你是不是又难受了”那边的楼美人听到萧径亭地我＝话后，不由停下了呻吟和滚动，但是萧径亭很快便发现楼美人地小手迅速滚烫了起来。接着美人儿并没有忍住多久，难耐地呻吟出声。接着娇躯也变得微微颤抖了起来。萧径亭握着的小手也变得发凉了。

　　楼美人从早上起便已经没有如厕了，在船上的时候，虽然有些尿意，但是终究不是非常的厉害。而且当时病得一点力气也没有，所以就忍住了。接下来的情形便变得非常紧急让她忘记了这件事情，而上岛地时候，尿意已经非常的厉害了。但是被萧径亭拖着四处乱走，便也能够强自忍住，要是让她在萧径亭面前那个，那还不如让她自杀了。但是睡下以后，下腹下面的发胀顿时让熟睡的她也醒了过来，甚至出了一身冷汗，要是美丽高贵的蓬莱公主竟然在一个男人面前尿床了，那就是死了也不能够藏住羞了。但是那种感觉实在太过于难受了，翻来覆去也减不去那种难受，那种感觉见之比在海上心惊胆战的感觉还要难受。

　　“要是现在能够让我尿出来，我宁愿来渤海剑派的掌门也不做了！”楼美人下身处便仿佛要迸开一般，美人儿现在甚至连动都不敢动了，害怕一动便会发生让她丢死人的事情出来。

　　萧径亭想了一会儿，大概明白那边楼美人为何这样了，但是也只是笑着当作不知道一般。虽然听来没有任何动静，但是萧径亭在这边无声地笑容已经是无比的可恶了。

　　“喂！我……我要小解！”楼美人已经做了无数次思想斗争了，举出了无数割理由在说服自己。但是那些话到了嘴边后，便又咽了回去，如此反复她自己便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了，下身的发胀感觉已经到了好像理智不能控制的地步了，美人儿闭上美目一咬小嘴，猛地便将这句话说出来了。但是随着这句话说出来后，美人儿感觉的竟然不是害羞，而是一种无比的轻松和舒畅。那种舒畅的感觉竟然差点让她下身控制不住，泻了些玉液来。

　　“好啊！那我便带着你出去尿吧！免得尿在这里面有味道！”萧径亭仿佛若无其事道，他知道要征服这种女孩的身心，就是要将她那些自己觉得见不得的一面，那些她自己觉得不高贵不美丽的地方全部展现出来，狠狠地打击她性情里面的无礼和骄傲。

　　“不行！我快忍不住了！而且我怎么能够在你面前……”楼美人听到萧径亭的话后，几乎要哭了出来，想要朝萧径亭发脾气，但是怎么也发不出来。而且心中好像顿时没有骄傲的底气了。良久后，朝萧径亭急道：www。khzw。com“而且出去的话，你的手肯定就离开我的身子了，那样我肯定会控制不住，尿……那个出来的……”

　　萧径亭自然知道这种打击一定要有个度，不能让美人心中留下不好，甚至很刻骨的难堪。但是夜晚不想这么快便放过了美人儿，也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仿佛在想着主意。

　　“我真的快忍不住了，求求你了……”楼美人说话都已经立刻充满泣声了。接着诺诺道：“我不……那个在床上，在地上好不好”

　　“哈哈！”萧径亭一笑，接着朝那边的楼美人道：“绛玉啊，我好像记得你那张床上有块木板可以掀开的。你可以在床底下看到一张有孔的凳子。你可以坐在上面小解，下面连着地上的小水沟，尿液可以随着直接排到外面的海上！”

　　“嘤！坏蛋，明明就是想看着我出丑，我不会放过你的！”楼美人一阵呻吟。朝萧径亭手上狠狠打了一掌，但是这个动作也让她一阵哆嗦，因为就这么一动，也仿佛让她尿了出来。接着两只玉手飞快地掀开那块木板，果然看到下面有张精巧的凳子，果然是一个小巧地“厕所”，心中对萧径亭地设计也不由大是佩服，但是对萧径亭恼恨也不由更加深刻起来。

　　“等到离开了岛后。我不会饶了你的！”楼美人狠狠想到，接着便下意识地脱下自己裙子和裤子，但是紧接着娇躯一颤，便呻吟出声来。因为她的一只小手还抓在萧径亭的手上，刚才那下不由让萧径亭的手中拂过自己的粉臀。

　　萧径亭他听着那边细细簌簌的脱衣声音，也不由心中一荡。

　　楼美人虽然只有一只手，但是也飞快地脱下了自己下身的衣衫，露出了两瓣肥美雪白的大香臀儿，接着飞快地坐在那张凳子上，胯间便再也忍不住，一股劲道十足的玉液飞喷而出。楼美人虽然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出声了，但是美人儿还是忍不住轻轻地呻吟出声了。

　　萧径亭听到那边尿液飞快击打在水中的声音已经持续了良久了，也没有一点缓下来的意思。萧径亭心中微微有些动荡，但是也不由闹心起来，轻轻地在楼美人的小手心中挠了挠。

　　而这边地楼美人心中却是不知道上面滋味了，虽然中间隔着一块木板了，但是那也仅仅只隔着一块木板，而且自己此时下身正是脱得光光的，两只大屁股蛋儿正光溜溜地坐在那张小小的凳子上，楼美人的屁股蛋儿实在太大了，坐在那张小凳子上，两团美肉又软又滑，仿佛要溢出来一般。而下外面风儿正是吹得厉害，吹过美人儿赤裸的下阴，那种凉飕飕的感觉让美人儿娇躯也不住的颤抖，想起屁股下这张凳子是萧径亭亲手做的，便连两瓣雪臀也微微欢晃动了起来。

　　而楼美人越是想着结束，偏偏因为她憋得太久了，所以越是不能结束。胯间的玉液仿佛连喷势都没有弱下来，仿佛体内的玉液无穷无尽一般。而且喷出的声音，萧径亭肯定听得清清楚楚的。楼美人长大后的内衣裤便是自己做的，在男人面前尿尿，这是以前想也没有想过的事情，但是现在偏偏做了，而且还握着这个男人的手。

　　“以后在他面前休想再抬头做人了！”楼美人芳心闪过一丝委屈，终于下身玉液排出的速度也渐渐缓了下来了，接着渐渐没有，止住了水流。美人而不知道这段时候经过了多久，但是心中涌起的味道让她有些不知所措。下意识间，美人儿便要从身边拿来一条毛巾来擦拭下身。

　　“咦！“竟然还真的有啊，楼美人发现手中摸到的地方竟然是一团水，水中竟然还真有一条布条，楼美人不由一阵惊讶，惊讶萧径亭竟然这样的细心，连这点都想到了。

　　稍稍一阵犹豫，楼美人还是将那条布条捞了出来，她知道这块布条肯定是从萧径亭衣服上撕下来的。接着用布条轻轻擦拭过胯间的娇嫩美肉，那冰凉的感觉顿时让美人儿娇躯一阵颤抖，带着两瓣美臀也随之一阵抖动。好像是鬼迷心窍一般，美人儿觉得胯间的私处好像有些异样，带着罪恶和作贼的心理，美人儿伸出一只纤纤如同春葱的手指，轻轻摸上胯间那处无比娇嫩敏感的地方，接着无比羞耻地发现，那只手指竟然摸到了一点滑腻粘稠的液体，美人儿知道那肯定不是尿液，也肯定不是水。至于是什么东西她不知道，但是她知道那肯定是非常羞人的东西。

　　接着美人儿不由细细而又飞快地擦过自己的下身，接着又是下意识地用两只手提上自己的裙子和裤子，但是接着飞快醒悟过来，连忙将另外一只手甩开。

　　楼美人一切完毕了以后，芳心还是如同揣了一只小鹿一般，砰砰直跳。握住萧径亭的那只手也已经是湿漉漉的了，在这样辗转反侧中，美人儿实在是太累了，终于沉沉睡去了。

　　但是不知道睡了多少时候后，美人儿仿佛觉得娇躯有着无比的难受，又冷又热的。不知道有多么的不舒服，虽然刚才憋尿是最难受的，但是那毕竟是健康的，但是现在却是有种非常痛苦和难过的感觉，头脑发胀，感觉仿佛要死了一般。小嘴也是又干又苦，喉咙里面仿佛有一团火在烧一般。

　　“爹爹，我好难受啊！玉儿真的好难受啊！”美人儿开始难耐地翻滚着娇躯，仿佛要减轻自己的痛苦，但是越是这样，整个小脑袋仿佛便要裂开一般。

　　“好哥哥，你别凶我！哥哥，……我好难过啊，我要死了，青、哥哥！”楼美人忽然觉得身边有个宽广的身体，不由下意识地紧紧抱住了，一边将小脑袋紧紧挤进那人的中。

　　萧径亭手掌摸上美人儿的额头，发现上面已经是火烫火烫了，竟然比起在船上的时候还要厉害上了许多。而且好像萧径亭无论怎么样往体内输入真气，美人儿的娇躯总是不住的颤抖，和在船上不一样的地方便是，美人儿现在脸蛋还是红润红润的。

　　“我好热啊，热死了，难过死了！”楼美人将娇躯紧紧挤在萧径亭怀中后，忽然又伸出小手撕扯自己的衣衫来，萧径亭就在一阵恍惚间，美人儿便已经将自己的衣襟扯开一个口子了，露出了滑腻细嫩的肌肤，但是萧径亭发现，按肌肤虽然还是那么的动人。但是却不是平常的凝脂般的雪白，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玫瑰红色。

　　“楼美人儿是不是中了春药啊？！”萧径亭鼻端闻着美人儿小嘴呼出的香气儿，接着便连露出地肌肤上也发出一阵醉人的处子幽香，让萧径亭大是怀疑。不过美人儿虽然两只玉臂抱住了他。但是小手却是没有什么举动。看来不像是春情勃发的样子。

　　“难道是体内的火气冒起来了？”萧径亭心中一阵怀疑，接着飞快撤回了手掌中的真气，但是手掌还是紧紧按在美人的粉背上。不过就在萧径亭的手掌离开美人粉背的时候，楼绛玉竟然渐渐变得安静了起来，而且小脸上的红晕也渐渐退了下去。

　　待楼美人呼吸渐渐平定后，萧径亭心中也不由微微安定了下来，但是还是不敢离开美人儿半步，一会儿探探她的呼吸，一会儿摸摸她的额头。这般抚弄几次后，美人儿美目微微一颤，竟然清醒过来。感觉道萧径亭的手掌竟然按在她的额头上，接着发现自己的娇躯竟然全部挤在了萧径亭地怀中。而且让她羞死地，自己修长丰满的娇躯竟然蜷缩成了一团，两瓣肥嫩园美的屁股便坐在萧径亭的大腿上。而自己的两只粉臂竟然也如同八爪鱼一般缠在萧径亭地背上。

　　“啊！你混蛋。你什么时候到我这边来的？！”楼美人猛地将整个娇躯弹出。见到自己的衣衫竟然已经扯开了一角，露出胸膛上雪白的肌肤，甚至仔细看的话，还能够看出玉乳隆起的痕迹了。美人一阵羞愤，小手猛地甩去朝萧径亭脸上狠狠刮去。

　　“啊！”萧径亭刚才一直处于沉思之中。脸上被美人儿狠狠扇了一掌，竟然没有一点的生气，而是充满了担心和难过，目光关切望了神情厉害的楼美人一眼，忽然道：“你现在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啊？”

　　楼美人多多少少知道了萧径亭的性子了，刚才这一巴掌是着急下才扇过来的。所以打了之后，心中微微有些后悔了，害怕萧径亭板下脸色。在这样的荒岛上，要是萧径亭不高兴了，那自己的日子可是非常的难过的。但是没有料到萧径亭不但没有一点气，而且神情还变得关切了起来，芳心中不由泛起一阵骄傲和得意，扬了扬小脸朝萧径亭道：“我不知道有多好哩，什么事情也没有！而且没有你的真气也不要紧了，也不用跟着你了！”接着从床上站起来，俏呼道：“你现在出去，我要梳洗了！”说罢从腰下解下一只盒子打开后，拿出玫瑰香露和牙梢儿等物事出来，边拿还边咕喃道：“幸好我随时带着这些东西，不然该要难受死了！”

　　见到萧径亭还没有出去，楼美人小脸一唬，道：“你怎么还不出去，外面还下着雨吗？要是没有大风大浪的话，说不定马上就有船来找我们了！”

　　萧径亭目光又朝美人儿的脸蛋上望了一眼，接着望了下外面的天气，发现天竟然已经有些亮了。而且大雨也已经停了昨天那震天响的大浪拍岸的声音也好像弱了许多，看来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啊。

　　“咳！但愿有船会马上过来，不然可真是麻烦了！”萧径亭轻轻一阵叹息，面上变得微微有些沉重走出了那间小屋。

　　萧径亭在海上搏斗了半天，昨天晚上又输送了一夜的真气，而且整整一夜都没有眼，现在走起路来竟然微微有些累了。但是走出屋子后，却是精神一爽。不远处海浪的气息还从不小的风中穿过来，钻进了他的口鼻中，让他一阵激灵，脑目也一阵凉。

　　看来昨天晚上的雨下的非常的大，地上好像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地上的那些碧绿的落叶想必是在雨停后，被大风吹落下来的。不然早就被雨水冲走了。

　　萧径亭虽然在屋子外面，但是却是不敢离得屋子太远了，而是耳朵也一直是竖着的，因为害怕美人儿有任何一点的不适。但是好像里面的楼美人心情欢快得很，身子也没有一点的不舒服，拿过萧径亭昨天晚上备好的清水，欢喜的梳洗着，小嘴轻轻吟唱声随着哗哗的戏水声音传了出来。

　　“喂！我饿死了，你赶快做东西吃啊！”萧径亭正在站着，屋子里面忽然传来楼美人俏嫩的声音。萧径亭微微一笑便朝边上走了几步后，蹲了下来，用手挖开地上的泥土。

　　“哎呀！你在做什么，脏死了！你等下可不许碰我一下啊！”楼美人梳洗好后，走出了小屋，看见萧径亭正在挖土，不由皱起眉头撇了撇嘴，道：“你从昨天起就没有好好洗身子了，臭也臭死了。待会儿你可离得我远远地！”

　　“我哪里有时间洗啊！”萧径亭不由一阵苦笑，按照道理说。按着他的性子来说，是肯定不会对楼美人客气的。但是此时的他看来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反而朝美人儿温和的笑笑。

　　楼美人虽然觉得微微有些奇怪，但却是没有多少觉得不对的。在她看来，萧径亭这样才是应该的，才是合理的。接着小脸一红，便朝小屋左边的那个树林走去。

　　萧径亭见之不由问道：“你去做什么，我现在开始做吃的，很快就好了，你不要瞎跑！”

　　“还轮不着你来管我！”楼美人柳眉一皱，朝萧径亭冷冷望了一眼，迈开玉腿反而加快了脚步。

　　“不许去！”萧径亭脸上一板，接着面色又变得缓和起来道：“我知道你身子不舒服，你不是说马上有船过来吗？就稍微忍一会儿，待会儿在船上洗热水澡！”

　　“你怎么知道我是去……”楼美人小脸微微一红，接着朝萧径亭冷冷望来一眼道：“我说过，你虽然救了我。但是你只不过是剑派中地嫡传弟子，不要指使我这样那样！”

　　楼美人也不知道自己要对萧径亭这般冷言冷语的不客气。好像昨天晚上的事情让她非常的抬不起头来一般。所以她如果对萧径亭有一点点和颜悦色地话，就会换来萧径亭不知道轻重、没有大小地举动。所以刚才便决定了，不能给萧径亭一点点颜色，这样一来萧径亭才不会因为昨天晚上自己羞人的事情作怪了。

　　萧径亭眉头微微一皱，接着朝美人儿道：“好吧！你过去吧！但是我必须守在边上，不然的话你怎么也不准离开这里半步！”

　　“休想，萧剑月你不要以为岛上就我们两个人你就可以有什么卑鄙的念头，很快就会有船来找我的，你休想在岛上得到什么便宜？”楼美人俏脸一寒，接着习惯地翘了翘小嘴，朝萧径亭道：“你对我地救命之恩我会报答的！”

　　萧径亭自然不敢有丝毫的大意，等到美人儿走到那边的那个小湖的时候，他便也轻轻跟了过去。走到一处隐蔽的地方停了下来，但是却是没有停下手上的工作，将他早已准备好的两只野鸡整理得干干净净，接着摘来两片大大的叶子，将两只野鸡包好，然后再支起了火堆，开始烤有名的叫化鸡来。

　　那边正已经将身上所有的衣衫都脱得干干净净的楼美人正慢慢地走到湖中，让凉凉的清水包围在自己娇躯的周围，那种美妙的感觉顿时让她舒服得闭上了美目，而且水流轻轻挠过肌肤敏感处的感觉，让她又酥又痒舒服极了。

　　但是睁开美目后，楼美人竟然在不远处见到一阵浓烟升起，而那烟的方向肯定不是在那边的小屋，而是就在这个小湖的附近。美人儿芳心顿时又羞又怒，想起刚才亲吻奶头和抚摸肥臀儿的自恋动作，整个娇躯顿时都颤抖了起来，但是忽然又想起这又不是萧径亭第一次看到，所以没有什么的。但是这个念头很快被自己狠狠打了下去，楼美人先将光溜溜赤裸的娇躯躲在水中，接着就美目望向萧径亭烧火的方向娇声怒道：“萧剑月，难道你就没有一点教养吗？我那么信任你，没有想到你还是带着这么下流的念头跑过来，你……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回到蓬莱后，我马上……我马上将你赶出渤海剑派……”美人儿话还没有说完，忽然觉得浑身好像虚了一般，顿时软了下来直直往水底沉去，身体竟然没有一点预兆。儿楼美人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因为在沉下去的时候，她忽然觉得连意识也没有了。

　　萧径亭听到楼美人的叫唤后，不由一阵无奈的苦笑。但是听到美人的声音忽然嘎然而止。心中一动，足下一点便飞快朝湖中跃去，一头扎进了水中。

　　“真是个迷死人的美人鱼啊！”萧径亭身子投进水中，发现还是和在海上一样，整个身子好像想沉也沉不下去，但是他也顾忌不上许多了。见到不远处楼美人起伏迷人的丰满身体正在不断的往下沉，而此时美人脸上好像没有一点痛苦地表情，显得无比的恬静，无比的温柔便仿佛睡着了一般。

　　“但愿在她所有的精力被那毒药耗尽之前，能够有船过来吧！”萧径亭心中叹息一口。接着一把将灭人抱在怀中，虽然明明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美人儿光溜溜的身子还是让萧径亭心中一阵摇曳。以前萧径亭虽然也见过楼美人的裸体，但是没有现在这么近。而且楼美人现在还光溜溜地躺在自己的怀中。

　　见到两只绝顶美丽的豪乳顶在自己的胸口。那凝脂的滑腻和决好的弹性，任何男人只要摸上一把，只怕真是连魂儿都没有了。而萧径亭此时正环抱在美人的腰上，小指清楚的感觉道蛮腰下那只肥臀的硕大，想起美人地骄傲无礼。萧径亭不由举起手掌在美人地巨大肥臀上狠狠地打了几掌，接着笑道：“你醒的时候我不能对你凶，那样会对你的身子不好，现在可是不客气了！”萧径亭搭了几下屁股还不解气，还在上面狠狠地扭了几计，接着一手抓到美人的豪乳，狠狠地拍打了几下，但是荡起的乳浪让他实在又不敢多打了。因为那模样实在太过于迷人了。

　　萧径亭将楼美人抱上岸后，他还不解气，先手伸出两指在美人地瑶鼻上狠狠扭了一计，接着揉弄了几下，才将手掌按在了美人的粉背上，输过一道真气。这次美人儿没有立刻醒过来，而是娇躯越来越热，刚才美人儿的娇躯上还是湿漉漉的，缀满了水珠。但是现在却是全部干了，那雪白如同羊脂的肌肤也渐渐变得火烫起来，还布满了一阵阵的玫瑰红。而且美人的呼吸也渐渐变得急促起来，坚耸弹跳地酥胸也不住的起伏，让萧径亭为了不敢分心，唯有转开目光不敢看上一眼。

　　“大概差不多了吧！这股真气应该能够支撑她一段时候的了！”萧径亭心中暗道，昨天晚上他便一刻也没有停下输送真气，虽然打坐了好一会儿，但是真气却没有恢复多少。现在输送完了后，自己的呼吸竟然也微微有些不平稳了，甚至有点发虚的感觉。

　　“这样几天后，估计我浑身的真气都要耗在这里了！”萧径亭心中一阵苦笑，而且偏偏这种仿佛肯定不是非常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成是饮鸠止渴了，自己的真气也很快会被那种毒药耗的干干净净。

　　昨天晚上萧径亭想了好一段时间才发现，楼美人早就被人下了慢性毒药了，这种毒药并不会马上毒死人，而是将人的精血慢慢耗干了，然后整个人便虚脱而死。而以前的那段时候中，那种药物只是潜伏在楼美人的体内没有发作。所以昨日才会出现楼美人精力不支的状况，而萧径亭真气输入体内后，美人而又恢复正常了。

　　但是由于昨天晚上萧径亭稍稍做了调息，所以输入的真气微微霸道了一些，超过了毒药融解精血的量了，所以才会出现身体发热头脑胀痛的原因。所以萧径亭索性将过量的真气输进美人的体内，让毒药去消耗，使得美人有一小段自由，不需要萧径亭的真气随时都贴在身上。

　　“昨天他们已经安排刺杀楼美人了，而且准备了毁船，但是为何偏偏要让这毒药在昨天发作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萧径亭不由微微有些不解。

　　“你这个混蛋！回去以后我一定将你千刀万剐！”楼美人幽幽醒了过来后，发现自己此时正是浑身赤裸地躺在萧径亭身边，心中全然不顾那些喜怒不形于色、那些当权者应该如何如何的道理，而是猛地跳起朝萧径亭脸上狠狠扇去一掌，接着飞快拿起自己的衣衫掩住自己的娇躯，跑到树林隐秘的地方穿好。

　　可惜萧径亭就算在挨打的时候，也是坐在地上闭目调息的。好像一刻功夫也不敢耽搁，不然他就能看见美人在跑走的时候，两瓣迷人勾魂的美臀左右地荡漾。那晃起的光芒仿佛勾人得连死人都会活过来一般。

　　楼美人穿好了衣服后，从树林里面走了出来以后。小脸上已经没有什么羞涩了，甚至红晕也只剩了一点点了。因为她在换衣服的时候，逼着自己安静下来。她知道聪明的人，有城府的人，现在是不应该和萧径亭翻脸的。只能等到没有鸟儿了，才能将弓箭藏起来，兔子打完了，才能将猎狗杀了煮了。

　　“但是肯定要让他知道我的不满！”楼美人寒着小脸。美丽的脸蛋上也是带着高贵不可侵犯的气息。不过走到萧径亭的面前，发现萧径亭还是静静坐着不动，好像在调息真气一般。

　　“故意装着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吗？”楼美人轻轻一笑，接着想起刚才百忙之中看见自己乳房地时候，发现上面娇嫩无比的雪白肌肤上，竟然有几道红色的印子，而且隐隐有种疼疼的痕迹。接着马上感觉道，自己同样粉嫩娇贵的雪臀上也有一些火辣辣地，但是美人却是怎么也不承认是萧径亭打的。除了不愿意承认自己让萧径亭占过大便宜外，她更加不愿意承认萧径亭会动手打她。

　　萧径亭烧好了两只叫化鸡的时候，自己只是撕下了其中的半只，却是将另外的一只半都给了楼绛玉，楼美人狠狠朝他瞪了一眼道：“我怎么能够吃下那么多？”

　　萧径亭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说话。但是楼美人马上发现，自己的食欲竟然变得大了一倍不止。吃完了一只后，虽然害羞不敢去拿过另外半只来，但是肚子里面好像觉得饿得很，美人儿不由微微觉得奇怪，朝萧径亭道：“怎么会这样地？我平时连这一半也吃不下的啊？！”虽然是在问着萧径亭，但是也好像在告诉萧径亭，她平时不是吃这么多的。因为女儿家吃得多的话，会被人家笑话的。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可那是我的叫化鸡做的好吃了！那小姐就多吃一些！”萧径亭说话的时候，故意将脸转向大海一般，她知道楼美人觉得害羞地是，在自己眼前去拿那半只鸡的一瞬间，果然在转过目光后，美人的小手立刻飞快的拈过那半只叫化鸡，接着作出若无其事的模样放在自己的小嘴边，细细的嘶咬了起来。

　　萧径亭知道美人儿体内的那股毒素飞快吞噬她身体上的能量，所以楼美人才会觉得那么饿，食欲比以前大出一倍不止。

　　“现在都已经是中文了，为什么还没有船来啊！”楼美人轻轻咀嚼着小嘴中的食物，面上微微露出一些担忧朝萧径亭说道：“他们昨天晚上没有看到我们到码头上，今天就应该马上出船来找的啊！”

　　萧径亭笑道：“毕竟现在风浪太大的，而且我们在的这个小岛也许偏僻得很，等到风浪平息了以后，天开始放晴了，船就会过来了！”

　　“嗯！”美人儿小脸一黯，接着便垂下娥首，张开小嘴轻轻咬了一块鸡肉来。但是萧径亭没有看到美人那可爱的腮帮子鼓动的动作，就在微微惊讶的时候，楼绛玉手中的那块叫化鸡便掉到了地上，美人的娇躯虽然没有摔倒，但是趋势软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好像突然间就睡着了一般，但是萧径亭知道楼美人又昏过去了。

　　“咳！”萧径亭面色顿时变得沉重起来，因为楼美人在这短短的半天中已经发作了两次了，自己在她体内注入的真气能够支撑她活动的时间也越来越短，等到自己手掌时时不能离开美人身躯的时候，兴许楼美人就活不了多久了。

　　说实在的，萧径亭对楼美人除了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被她美丽的震撼外，并没有太多地好感，虽然她美得几乎和梦君一个级数了。但是梦君那是怎样迷人的性子啊。那么的忧郁，那么的迷人。虽然那么的智慧绝伦。那么的刁钻无比。但是以前在萧径亭面前总是柔弱的一面占多，而最近那丝柔弱好像变得无影无踪了。但是却没有因此而使得魅力有一丝一毫的减少，那种妩媚动人的俏样，那种睿智刁钻的可爱，真的足够将天下间任何男人都迷得神魂颠倒。

　　但是楼美人虽然美丽绝伦，那种骄傲和高贵兴许会将苏瑞施甚至白衣淫贼都勾得魂魄顿失。但是对萧径亭却是没有多大的杀伤力，因为楼美人虽然也刁钻，但是却不讲道理，而且自私骄傲得没有谱了。

　　但是又没有梦君奴那么聪明。不过要是不聪明，显得单纯娇憨一些也好，偏偏这个美人却是有些城府的，对于权势甚至还有些擅长，也颇有些手段。所以在萧径亭看来。美丽绝伦的楼绛玉真地没有上面可爱的地方。子阿他心中这个美丽超过辛忆的楼美人而，兴许还不如任剑絮来得可人了。

　　兴许是人的两面性吧，在楼美人病倒那种时候的可怜较弱模样，偏偏会大大引起萧径亭的怜爱。特别是昨天傍晚，萧径亭自己一个人在屋子里面干活把楼美人忘记在外面，等到出来的时候，美人儿早已经昏倒过去了，一个人可怜兮兮坐在树墩上被雨淋着，好像睡着了一般。那一个时刻对萧径亭是有很大触动的，所以美人儿现在的这副娇弱不醒的模样顿时唤起了萧径亭的怜爱，他走去将美人儿抱在了怀中，手掌按在了她的粉背上，缓缓输过一道真气。

　　“啊！天都已经黑啦！”楼美人刚才还是在吃着早餐。但是现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天上竟然早已经黑了。接着美人儿发现自己的娇躯又被紧紧抱在萧径亭地怀中，而那个男子和早上一样，正在做着一动不动，面上的疲劳颜色比早上还要更加严重。

　　“哼！”楼美人娇躯猛地一挣，便离开了萧径亭的怀抱。

　　“咦？！怎么会这样的，我怎么会这样就睡着的，而且直接睡到天黑了！”楼美人站起来后，想了一会儿，接着小脸猛地白起。她不笨，想起了早上的事情后，顿时明白了自己完全是靠着萧径亭的真气才醒着活着，不然早就昏迷不醒了。小嘴微微颤抖几下后，美人儿的脸蛋顿时变得无比的凄凉。目光朝地上望去一眼，发现上面还留着一块没有吃完的叫化鸡，正是早上自己掉的。而萧径亭坐的那个地方，掉在地上的那块鸡肉更大，显然是萧径亭早上的时候心中难过，没有吃下的了。

　　美人儿任由自己的眼泪流过自己的粉颊后，接着望了萧径亭一眼。便转过娇躯朝海边跑去，因为她心中忽然觉得海面上现在就停着一艘大船在那里等着她。但是美人而一路小跑跑到海边的时候，猛地朝海面上望去。但是就算眼睛睁大得都疼了，还是没有一点船只的影子。

　　“嘤！怎么会这样的！”楼美人芳心一凉，整个娇躯上的力气仿佛都被抽空了一般，美人儿觉得一股凉气顺着脚底冒了上来，接着玉腿一软仿佛便要坐在了地上。但是前面一个大大的影子一阵晃动，带着一阵浪花，让美人儿娇躯一颤，涌起一股狂喜便朝海上跑去。

　　“小宝贝，是你啊！”楼美人走近了以后，发现那不是船，而是载着萧径亭和她逃生的那只小海豚。此时那只海豚好像也发现了楼绛玉，虽然它非常的聪明，但是毕竟还只是一只小海豚，没有发现美人儿的伤心，见到楼绛玉后，顿时变得欢快起来。从水中猛地跃起，接着罗会水中游到楼美人的身边，用嘴巴亲昵地蹭着楼美人的玉腿。

　　楼绛玉凄然一笑，朝小海豚到：“小宝贝啊，你真厉害。大海里面你想去哪里就去那里，不像我一样，好像废物一样。还要靠着别人活着，而且现在靠着别人也活不了了。渤海剑派的那些人肯定已经背叛我了，我再也不可能做上渤海剑派第一个掌门了。我也不想这些了，反正我也活不了了……，但是他们怎么会不派船出来救我……”

　　楼美人说到后面，终于泣不成声地蹲了下来，小手轻轻抚摸着小海豚光滑的背脊。小海豚现在才看出身边的这个美人非常难过，不由拿着尖尖的嘴巴蹭着楼美人的玉腿，低低地叫唤着。

　　“你说我要是死了，他会怎么样……”楼美人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浑身的意识猛地离去，美丽动人的娇躯便往着后面仰去。

　　萧径亭远远便望着美人儿蹲在那里的，但是没有想到楼绛玉现在连这么一会儿也支持不住了，不由飞快跃去，载美人的脸蛋淹没载水中之前，抱起美人的娇躯。接着飞快朝小屋奔去。走的时候还没有忘记轻轻摸了一下那只可爱的小海豚。

　　萧径亭几乎已经将所有的真气都输入了美人地体内，最后手掌也不敢离开美人的粉背一寸，直到美人美目一颤幽幽醒来。

　　美人儿这次醒来是没有前两次那么有力气了，看来还是无比的虚弱，美妙的娇躯虽然倒在萧径亭地怀中，但是她连挣扎起来地力气也没有。虽然小脸红了红，但是最终还是软在了萧径亭的怀中。美目缓缓闭上，柔声道：“我知道，渤海剑派的那些人也肯定不会派船出来了，而且我也马上要死了是不是？”

　　萧径亭知道现在的楼美人无论是心里还是身子，都是无比的脆弱地，不由微微笑道：“那也不知道啊，海边上那只小宝贝海豚还可以载我们会蓬莱啊！”

　　“那会累坏它的！”楼绛玉噗哧一声娇笑后。朝萧径亭笑道，接着小脸一凄，美目仰起望向萧径亭道：“剑月，你说我是不是马上就要死了？”没有等到萧径亭回答，楼绛玉面上浮上一丝歉意，朝萧径亭道：“对不起啊，我不懂事，一直也不懂你的苦心，还打了你！你会不会生我的气啊？”

　　“生气！”萧径亭便要将美人儿放下，让她坐在床上。但是楼绛玉两只玉臂却是抱住萧径亭，也不顾忌自己的美臀儿坐在萧径亭的腿上，接着仰起小脸美目直直望着萧径亭柔声道：“我以前一直对不起你，但是你一直对我这么好？我不能再这么不懂事儿了，你这么打的恩情，不能不报哩！在这最后这段日子中，我嫁给你好不好？你不是一直想要娶我吗？”

　　楼美人此时虽然娇弱，但是脸蛋儿却是因为自己的话而变得粉红羞涩，在娇艳绝伦中还带了一些楚楚可怜。而美人儿地小嘴由于娇喘吁吁，所以如兰的香气也不住喷在萧径亭的脸上。

　　萧径亭知道美人现在太脆弱了，要是脸上显出一点不在乎的颜色的话，那么美儿的自信心和整个心神都会受到绝大的打击，虽然萧径亭觉得美人儿现在心中并不一定真的爱上了自己。但是他还是作出了满脸惊喜和激动的样子，双手甚至抱在楼美人纤细丰腴的蛮腰，将美人儿香喷喷的丰满娇躯抱得紧一些，道：“真的，你真的准备要嫁给我了吗？”

　　楼美人小脸微微一红，接着甜甜一笑，两只玉臂环上萧径亭头颈柔声道：“是啊，你对我那么好？我怎么能够这么没有良心了，算是便宜你了。我可是整个东海几十府的公主哩？”

　　楼美人的蛮腰又滑又嫩，柔软得好像没有骨头一般，萧径亭本来是顺手摸摸的，但是那种醉人的感觉让他不由有些迷醉，手中的动作便更加紧了起来，尽管只是摸在蛮腰处，娇喘也变得急促了起来，喉咙深处甚至发出了一阵低低的呻吟，胸前两只高耸的玉峰也不住起伏，好像要撞上萧径亭的胸膛一般。

　　萧径亭心中一叹，虽然脸上笑道，但是心中却是真的没有什么办法了。刚才楼美人昏倒的时候，萧径亭给美人儿把了脉。甚至可以清晰地觉得生命在海中这具美丽的肉体中一点一点地消逝。

　　“现在只能激起她本身的生命力，看能否多多支撑一段时候了！”虽然心中在想着别处，但是萧径亭的手想必还是很色的，在美人的细腰抚摸了一段时间后，竟然随着后腰凹进的弧线缓缓摸下，细细感觉着美人那两只巨大美臀的柔软和弹性。

　　“真是上天创造出来独一无二的大屁股啊，竟然可以美妙迷人道这个地步。”萧径亭的手掌顺着那团美肉高高隆起的痕迹摸了下来，觉得那凝脂般地臀峰越来越高。萧径亭每每觉得已经摸到硕臀的最顶端的时候，没有想到望上还是高高隆起的软软美肉。虽然萧径亭知道不应该，但是这只美丽的大屁股真的将他的心神全部吸引了过来。

　　“没有想到美人儿的屁股竟然可以丰隆到这个地步！”萧径亭的手掌终于摸到了楼美人美臀的最顶端。接着开始准备丈量美人这只巨大美臀儿地宽度了。由于楼美人此时是坐在萧径亭的腿上，所以那只大屁股的横向跨度越发显得夸张，看得萧径亭竟然觉得有些压迫感。

　　“嗯！不要！”楼美人本来是咬着小嘴，闭着美目任由萧径亭的坏手在自己的美臀处轻薄。但是萧径亭的坏手实在太让人难过了。美人儿如泣如诉几声呻吟后，再也忍受不住，扭动起美妙的娇躯来。楼美人的这身娇躯是读一无二地，足够所有的男子都迷醉了。

　　平时，几乎所以的男人都只看到一身劲装的楼美人。虽然知道美人儿曲线的曼妙，但是具体有多么的迷人却是不怎么了解的。所以萧径亭算是艳福无比了，楼美人那般美妙的娇躯扭起的时候，那柔弱无骨，起伏凹凸的感觉顿时让他心神一失，不由连忙冷静下来。但是手中的动作却是一点也没有停下来。

　　“不要！”楼美人的动作忽然大了起来，两瓣巨大的肥臀扭动着要脱离萧径亭的坏手，接着两只玉臂也不再环在萧径亭的脖子上。而是按在萧径亭的胸膛，用力推着不让萧径亭接近。因为萧径亭一只手指已经伸进她深幽迷人的臀缝了。

　　“好些了吗？现在是不是觉得身子有点力气了！”感觉到楼美人扭动的力道不小，便将手从楼美人臀下伸出，放在了细细的蛮腰间，目光望着娇喘吁吁的楼美人笑问道。

　　楼美人小嘴微微张开，向外呼着香气朝萧径亭道：“对不起，我不……不习惯！”她话没有说完的时候，忽然发现娇躯已经不能动弹了，接着一股刁钻的真气从后背钻进了自己的娇躯。

　　“不急！”萧径亭见机，连忙输进一股劲气钻进美人各处筋脉，接着将嘴巴凑到美人的小耳朵边，细细说道：“等到你的身体好了，再嫁给我把！”接着便闭目让那道真气缓缓通过楼美人娇躯内的各处经脉。

　　萧径亭是要用真气将美人体内的毒素吸出来一些检查，这样做虽然有着很大的风险，萧径亭以前不敢这么做，那样对楼美人会很大的危险。不过现在情况已经非常紧急了，就算萧径亭的真气一直支撑美人，但是美人儿仍旧虚弱无比。所以萧径亭用着下流的手段，让楼美人因为害羞和难耐间使得血气稍稍活动起来，接着趁机让真气钻进血脉。

　　“啊！疼！疼死了，你赶紧将手拿开！”随着一声娇呼，楼绛玉的小脸顿时变得惨白起来，接着粉泪纷纷坠下，而娇躯被萧径亭制住，一动也不能动，其中的痛苦是可想而知了，疼得她整张小脸都已经发青了。

　　“吸！”萧径亭眉头猛地一皱，接着按在楼美人的手臂微微一颤，连忙放开离开了楼美人的粉背。接着萧径亭飞快将手指放到边上的清水，之间那透明的清水顿时变得浑浊起来，也看不出到底是什么颜色。

　　“啊！”随着萧径亭的手离开，楼绛玉一声惨呼，小嘴一张便喷出一口黑血，接着垂下娥首人事不省。

　　此时，印入萧径亭眼中的，便是高高撅起的两只巨大的美臀。又圆又肥的两只两瓣肉峰高高隆起，中间划着一道深深的迷人沟壑。看得既让人惊心动魄，就酸是矜诚的出家人也只怕已经会立刻心怀大动。但是只要看了美人儿的前半部分，只怕所有人都会欲火顿消了。因为楼美人早在吐出那口血的时候，便直直趴在了床上不省人事了。那张美丽绝伦的樱醉边上尚带着一丝血迹，好象还记着刚才的疼痛，美人儿现在爱是颦着美丽的眉头，看来又是可怜又是惹人疼爱。

　　萧径亭几乎用尽了体内所有的真气，才将楼绛玉体内吸出一丁点。但是吸入后，逼出来却是几乎费尽剩下所有的真气，虽然他自己体内所有的毒素都已经逼了出来，但是萧径亭还是觉得头脑昏沉，胸口仿佛有血气要涌上来一般。

　　萧径亭并没有趁机调息真气，也没有趁机对着美人儿大肆轻薄，甚至看也没有多看几眼，而是端起那些浑浊毒水，放在鼻下细细闻了闻，接着闭目细细思考一阵。接着又闻了闻，又想了想

　　“绛玉！我知道这是什么毒了，你可能有救可！”不知道经过多久时间后，萧径亭面上忽然浮起一丝狂喜，朝楼美人欢喜大声呼道。上前将龙绛玉的娇躯扶起，然后拭过龙每人小嘴边上的血迹。

　　楼绛玉的体内刚才就一直没有停下真气，而萧径亭刚才甚至还拼着危险用内力吸出一点毒素出来。所以美人儿虽然躺着一动也不动。但是其实是醒着的，只是脑中不是非常清楚，身上也没有什么力气，所以才那么撩人的姿势躺在那里。听到萧径亭的叫唤后，娇躯也不由微微一颤，接着迷迷糊糊睁开美目，好象想要说话，但是实在是没有力气了。但是目中却是闪过一丝喜色。

　　萧径亭见之，连忙从怀中掏出一颗药丸出来。那药丸虽然不能保住楼美人的姓名，但是毕竟都是上好的人参和首乌雪莲的珍贵药材磨成的，所以也能撑住美人儿一会儿。而这些药丸，其实就是在金陵的时候，任夜晓从府里偷出来的那些珍稀药材让萧径亭恢复功力用的。仅仅只熬过一遍，药力尚剩下大半，所以萧径亭便将这些剩下的这些东西磨成了一颗药丸。

　　果然，美人儿吃下那颗药丸后，美丽绝伦的小脸顿时变得红润起来。呼吸也渐渐平稳了起来。望了望外面的天色。萧径亭便将美人儿的娇躯抱在怀中，然后趁机闭目调息，将失去的真气都补回来。

　　这个“嗜魂蛊”是中原西南蛮族人东应、才会的伎俩，但是在百来年前便被传到了东瀛国。可能是东瀛人骨子里没有人形吧。这种蛊术在东瀛反倒是兴盛了起来，放蛊和种蛊的技术大大地超过了西南蛮族。成为东瀛人刺杀贵族，争权夺利的一大利器。而楼绛玉体内虽然中着慢性毒药，但是至关要害变是这个嗜神蛊。而萧径亭刚才运功吸出毒素的时候发现，那东西竟然是活的。萧径亭还差点让蛊虫钻到自己的体内。

　　在苏州的时候，魔门中人便要让秀岐给莫莫种上嗜精蛊，然后通过莫莫去将蛊虫种到二王爷武莫宸的体内，让他不明不白的死去。这个嗜神蛊和嗜精蛊属于一系手法，只是嗜精蛊需要通过男女交媾才能种到载蛊人的体中，而嗜神蛊则是温和一些，种蛊的方式也没有那么淫秽，只需要将蛊虫放在水食中，让被害者饮入体内便可。

　　也亏得萧径亭平时什么书都读，而兰介子先生偏偏又几乎无所不知。对这个蛊术尤其记载得非常清楚。这个嗜神蛊的蛊虫一旦激活后，便以吞噬人的血气为生，但是血气并不是他们最喜爱的东西，它们最喜欢吃的东西变是一种孕育了千年的石乳，有了这个东西后，这些蛊虫便不会再接受主人的控制，会傻傻地饱食鲜美的石乳，直到撑死为止。不过这个石乳本身便是极其珍贵的，在整个中原都是极其难得见到的。而偏偏萧径亭在书上看到过记载，蓬莱是天下福地，越是偏僻的小岛就越是盛产石乳。而萧径亭所处的这个岛上，几乎看不见一点人烟的痕迹。而且山上也大都是高大的石壁，正是最有可能产石乳的地方。

　　“看来这个蛊虫还真的未必是苏瑞施种下的了，难道是秀情那方人吗？没有道理啊，她在渤海剑派势力渗透得并不是非常成功，她可是还要用着绛玉啊！”萧径亭扶正了楼美人的娇躯后，收回了按在美人粉背上的手掌，几乎将整夜调息的真气都输入了美人的体内，尽量能够让他多多支撑片刻，让他多一些在外面活动的时间。

　　萧径亭收起腰中的宝剑，掏出怀中的药丸往最里塞进几颗。虽然不能将真气补回来，但是至少能够补好了底子。采石乳大都是在天然的峭壁上，光光溜溜的，虽然萧径亭轻功绝顶。但是现在体内的真气毕竟耗去了七七八八，不能再有一点的马虎了。接着朝床上的楼美人望去怜惜的一眼，脚下一点便跃向屋外，朝着北边的那块大大的悬崖峭壁方向驰去。

　　“石乳大都偏产于深石洞中！”萧径亭口上咕念到，但是望着眼前高高耸立的悬崖峭壁，硬是没有一点山东的痕迹。萧径亭心中不由微微有些焦急，远远看来这座石头悬崖虽然近得很，但是走来的时候，萧径亭却是足足耗了快有半个时辰。但是走到跟前的时候，却是没有见到石洞的影子，要是再耽搁上一些时候，说不定楼美人便要香消玉陨的。

　　“咦！那里有个平台，平台上有一些阴影，说不定便是洞穴的入口！上去看看！”萧径亭目光扫过一周后，便看到了那些突起的平台，但是那个平台的位置极高，在下面看来便仿佛在云霄一般，所以萧径亭还是一点点扫视下，方才发现的。

　　刚才来的途中，是没有路的，萧径亭几乎是朝着这个方向，拿着宝剑硬硬闯出了一条路，走到这个悬崖下面的时候，已经微微有些不支了。看着高高耸起，几乎是直上直下的悬崖，心里实在是没有什么谱。但是要是现在回去的话，可能是能够拼尽真气让楼绛玉多活上那么一些时辰，，但是最终楼美人是很难撑过今天十二个时辰的，那还是在真气一直充盈的情况下。所以只是稍稍犹豫了片刻，变拔出腰间的长剑。目光直直盯上面的那座平台。运自丹田的真气，猛地提起，接着足下一点，整个身躯飞快拔高丈许。

　　“锵”萧径亭身躯升到最高的时候，便将手中的宝剑猛地刺进了石壁，接着手臂猛地往下一按。挺拔轻盈的身躯也飞快地飘上几许。看来虽然非常的潇洒飘逸，但是其中的苦处却是萧径亭自己知道了，手中的利刃虽然是千古宝刃，但是刺进的毕竟是石头峭壁，开始还好，但是后来的时候，每一次刺进去的时候都会引得胸口一阵憋闷，再猛地按下让身躯飞快弹起的时候，那种憋闷便会带来一阵绞痛。

　　“比起玉溜山上的悬崖，可是要高得多了！上次爬悬崖还能看到美人沐浴，这次可是占不到一点便宜，弄不好甚至将小命也丢了。上来便已经是这么艰难了，等下想要从这里下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萧径亭目光朝下面望去，发现地面上已经找不到一个清楚的参照物了，因为现在身子处的实在太高了，下面的东西已经小的看不怎么清楚了。但是再望向那个石块平台的时候，仿佛还是那么的遥不可及，那突出的部分仿佛还在云里雾里一般。萧径亭心中暗暗叫苦，这个悬崖爬起来可是比看起来要高得多，他甚至有些后悔自己怎么会爬上来，那个平台上面有没有石洞还是未知数，就算是有石洞，里面是不是有石乳还是另外一回事，而萧径亭最害怕的莫过于爬了这么久，兴许楼美人都已经支撑不住，香魂了已。

　　“但愿楼美人能够再多多支撑片刻啊！”萧径亭新下一壮，接着手掌猛地一按，整个身躯又飞快拔起，接着又插进坚硬的石壁。

　　“妈的，终于上来啊！要是刚才说我爬得上来我肯定不信！”萧径亭最后一次将宝剑插进石壁的时候，忽然发现头上好象隐隐有一些压迫力的感觉，不由抬头一望，发现那个高高在上的平台便已经在头顶上了，不由得喜出望外，接着浑身一软，好象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便将双手紧紧抓在宝剑上，好好歇息了片刻，他没有想到，这个石头平台竟然是那么大，萧径亭的头顶在平台的笼罩下，就连光线也黑暗了许多。

　　稍稍歇息了一会儿后，萧径亭脚下踩在悬崖的一处小突起，接着脚下猛地一阵用力，整个身躯便斜飞而上，落在了那座平台的左边沿上。萧径亭手掌往平台上一拍，整个身躯便站在了这块悬崖突出的平台上。

　　这座平台是个正方形，肯定是天然形成的，因为它至少有三四丈长宽。上面竟然还长着几棵松树，那几棵松树奇形怪状，便仿佛长不大的侏儒一般。但是萧径亭却是没有心思看这些了，连忙走到平台的里面。

　　“要是里面没有洞穴，那我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了！”萧径亭心中微微有些紧张地望向平台里边的那面悬崖上，但却是被那几棵奇怪松树给挡住了，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原来着的没有洞穴！”萧径亭猛地用剑拨开了那几棵松树，发现上面光光溜溜，便是一条缝儿都没有，更别说上面有洞穴了。虽然在意料之中。但是萧径亭还是头脑一震，接着身躯一软便坐在了平台上。心中还真的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了，但是这些情绪都飞快闪过。接下来的便只剩下难过和悲伤了。

　　现在再去其他地方找洞穴已经是不可能了，那就意味着楼绛玉没有救了。说真的，萧径亭本来对楼美人实在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但是最近几天美人儿在生病的时候，那种柔弱和楚楚可怜的形态却是已经印如入他的脑子，大大唤起了他心中的怜惜和疼爱了，更加何况萧径亭热爱任何美好事物，而偏偏楼美人长得这般美丽绝伦。

　　萧径亭很少沮丧，但是在得知一个国色天香的大美人要在自己手中香消玉陨的时候，萧径亭心中除了悲伤，还有就是深深的沮丧了，那种感觉好象都让他喘不过气来一般。萧径亭在石块上呆呆坐了片刻后，忽然猛地站了起来，走到平台的边缘，望向自己建成那座小楼的方向。这里的位置非常的高，所以萧径亭还真的能够看到那幢小屋。但是里面的睡美人却是看不见了。但是萧径亭眼中好象还是看到了美人儿娇弱雪白的小脸，那么让人心疼和怜爱。

　　“现在下去不定取还能见到美人儿一眼呢？”萧径亭目中猛地一亮，接着举起手中的宝剑，脚下一点便要朝边上的悬崖跃去。他刚才是怎么上来的，他现在还想着怎么下去。但是这是非常危险的，刚才上来的时候，萧径亭至少还有一个目标和信念，但是，下去的时候便都是沮丧和悲伤了，而且本来便已经损耗得厉害的真气更是没有剩下多少，所以下去可谓是危险万分了，只要稍稍失手就可能被摔成肉泥。

　　“妈的！”萧径亭正在要往下跃去的时候，心中忽然一动，提起手中的宝剑走到那几棵松树边上。举剑便要劈下。但是看着几棵松树长得这般奇形怪状，只怕已经长了几百年了，而且看着摸样好象在故意讨好世人的目光一般。萧径亭还是放下了手中的宝剑，目光重新望在了没有一点缝隙的石壁上，一寸一寸地看着，仿佛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一般。

　　“砰！”萧径亭忽然高高举起已经放下的宝剑，猛地朝石壁上劈去。他手中的这只宝刃不愧是千古罕有，砍下后只见几块碎石头滚滚而下，但是宝剑却是没有一点损痕。砍完后，萧径亭便认真地竖起耳朵，听着那撞击声。接着又将宝剑劈在其他石壁上，又是闭目倾听，好象在听其中的差别一般。

　　换成别人，见到了石壁上没有一丝细缝的时候心灰意冷之下，只怕连往这边望上一眼的勇气也没有了。但是萧径亭在沮丧和难过后，便又走回来，做进一步的试探。

　　在外人听来，宝剑砍上石壁的两下声音是一样的，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的作用，萧径亭竟然觉得那两种声音是不一样的。接着萧径亭忽然兴奋起来，对着松树后面的石壁猛地砍起，浑然不顾飞迸而出的那些石头块屑。

　　“哼！”就在萧径亭也不知道劈上了多少剑后，萧径亭已经累得浑身冒汗了。忽然传来一声冷哼，一声非常娇嫩动听的冷哼，虽然那是一声冷哼，但是萧径亭没有听出这声迷人声音中有一点愤怒和凌厉的意思，最多只是轻轻的责怪。就在萧径亭觉得是自己的幻觉的时候。面上忽然一寒，接着一股凌厉冷冽的劲气朝胸前袭来。

　　萧径亭没有看清眼前的情景，足下往身后飞快一点，虽然此时体内没有什么真气，武功已经能够不知道打了多大的折扣，但是萧径亭移开的速度还是如同云烟一般，退开两丈后。萧径亭才看见那刚才还是没有一点缝隙的石壁上现在竟然开出一个孔来，那个孔不大，大概只有两尺见方。但是在萧径亭意料之外的是那洞口喷出的气息不是阴冷的，而是无比的幽香迷人。

　　“喝！”就在萧径亭心中还是今年高压的时候，忽然传来一声娇叱，接着萧径亭鼻端传来一阵更加迷人的幽香，那阵幽香让萧径亭心神顿时一阵迷惘。但是紧接着眼前白光一晃，一支冷冽的长剑便刺到了眼前。

　　萧径亭连忙挥起长剑。格上刺来的那支利剑。目光也在百忙中看清楚来人，那是一具非常曼妙的娇躯，浮凸玲珑修长迷人。萧径亭的对手是个女子，而且是个非常美丽的女子，女子穿着雪白的长裙，使的丰满起伏的娇躯越发的曼妙起来。而萧径亭从眼前美人的娇躯还看出来，这是一个成熟的美人了，除了娇躯散发出来的香味外，还可以从美人的丰乳肥臀中看出来，那种丰腴美妙的肉体并不是一般少女有的，而且每人的娇躯自然带来的高贵气息也不是寻常女孩有的。

　　但是让萧径亭觉得微微有些失望的是眼前的美人儿是蒙着脸蛋的，所以并不能看清楚美人的脸蛋，但是从风韵和眉宇间，萧径亭还是看出了眼前肯定是个国色天香的大美人。但是至于为什么美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就出了萧径亭的考虑范围了。

　　那个美人见到萧径亭这般无理地看她，俏脸不由一寒，美目朝萧径亭投来一道责怪的目光，接着长剑猛的对上萧径亭的长剑，不顾自己美妙娇躯的柔弱，让手中的利剑和萧径亭的宝剑撞在了一起。

　　“叮！”萧径亭手臂没有经过疼痛，而是猛地一麻，接着一古刁钻的力道便猛地通过手臂朝胸口冲去。萧径亭的心神正在思考着一些问题，而且眼前的美人看来仿佛仙女一般，所以萧径亭心中实在没有什么危险信号，加上此时身上的功力不足平日的几成，胸口猛地一震，一口鲜血怎么也控制不住便喷了出来。接着身躯飞快地向后退去。

　　萧径亭虽然受伤了，但是他忽然心中一动。没有控制脚下的速度，直直退到了平台的边缘，但是没有做上任何的停留，而是做出好象没有一点力道一般，直直朝下面坠去。

　　“嘤！”那个美人见之一声娇呼接着娇躯带着一阵迷人的香风朝萧径亭这边冲来，小手飞快地抓上了萧径亭的手掌。

　　“好娇嫩滑腻的小手啊！”萧径亭觉得手上一暖，美人的小手便仿佛没有一点骨头一般。那股迷人的幽香更是让萧径亭心中一荡，但是他却是不敢多多分心。美人的小手抓来的时候，萧径亭便猛地扣上美人的皓腕，接着朝平台中央跃去，美人绝妙的娇躯也随着萧径亭的拖力回到平台中央，甚至直接朝萧径亭怀中扑去。

　　“哼！”美人儿另外一只手臂猛地撑在萧径亭的胸膛上，不让自己香喷喷的娇躯投进萧径亭的怀中。但是萧径亭握住每人皓腕的手掌猛地一金，让美人失去了所有的力道，接着另外一只手环上美人的蛮腰，入手更是软若无骨滑腻诱人。那种香喷喷的气息更是让萧径亭有些意乱情迷。

　　“这个美人也太迷人了吧！”美人儿的酥胸顿时贴在了萧径亭的胸膛，那中柔软坚耸的感觉让萧径亭的心跳顿时飞快起来。这个美人的乳房不像楼美人那么坚挺弹跳，但是却是无比的柔软，而且那日团雪腻的弹性更是无比的惊人。萧径亭被压的胸膛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带这点，那两只玉乳没有楼美人那般硕大，但是至少能和莫莫一较高低。但是可能是因为美人的身形吧，美人虽然长着两只豪乳，但是可能是因为美人的娇躯修长曼妙吧，所以这个美人儿萧径亭看来没有一点豪乳肥臀的感觉，更别说是豪乳裂衣而出了。因为眼前的美人给人的感觉是恬静而又高贵的，那种曼妙的感觉仿佛一朵亭亭玉立的荷花一般，只是这朵花儿已经是非常的成熟迷人了。

　　“这个美人的娇躯也不是惹火的，看来只是浮凸曼妙，让人真有抱在怀中疼爱的感觉！”马上抛开闹、脑中的这个想法，但是目光望想美人的脸蛋的时候，发现美人的星眸迷茫，小嘴不住的娇喘，喷出的香气让又是一阵神乱。

　　“你为什么要这样卑鄙，趁着我心软救你的时候制住我！”美人儿将蒙着面纱的小脸微微仰了仰，使得离萧径亭压迫的脸盘远了些，接着美目闪过一丝疑色，问到：“你为何到这里来，是不是船遇到风浪了，才躲到这个小岛来。但是你为什么爬到这里来，这里那么高？”

　　“你不要掀开我的面纱！”见到萧径亭竟然伸手过来要掀开自己的面纱，美人儿美目顿时由温柔变得严肃起来，对萧径亭道：“真地不可以，要是你掀开我的面纱，我真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萧径亭心中此时更加的惊讶了，他没有想到自己这般对待这个美人儿，玉人的口气只是微微显得有些责怪，但是总的来说是非常的温柔了。听到美人儿的话后，萧径亭微微一笑。心中竟然不敢有丝毫的忤逆，还是收回了要掀开美人面纱的手。

　　萧径亭见到美人这般，心中一柔便朝美人道：“我现在没有时间和你说这些了，我马上想进你的地洞。可以吗？”

　　美人儿美目一亮。低低想了一会儿，接着美目朝萧径亭望来道：“好啊，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外面的什么男子了。本来想住在这里，一直不见外面的任何男人。但是你既然来了说不定是上天的缘分。而且你爬到这里很不容易地。”

　　萧径亭目中一讶，接着将目光投到美人地手腕上。玉人美目微微一垂，朝萧径亭道：“但是你先放开我的手，这样不合适的！”

　　萧径亭讪讪一笑，美人儿的言语虽然无比的温柔，但是好象有种魔力一般。让萧径亭立刻放开了美人的手腕。

　　那个美人见到萧径亭这般，不由回眸一笑朝萧径亭道：“你跟着我来吧！要跟着紧一些啊，里面很乱的！”

　　萧径亭看得出来。这个美人儿非常的欢喜。可能是因为太久没有见到外人的缘故。而萧径亭发现，这个美人儿在和萧径亭说话的时候，口气好象是长辈又好象是姐姐一般，但是走路的模样却是隐隐的欢快跳跃，看来就好象是一个小姑娘一般。

　　里面的路很曲折，弯弯曲曲地，萧径亭都已经不知道转到哪里了，虽然心中非常的焦急楼美人的病情，但是前面的那个美人儿已经走的非常快了，因为美人好象有些兴奋，频频地回过小脸和萧径亭说话，但是说的却是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萧径亭虽然心中着急，但是还是如浴春风一般地回答着美人儿的话。

　　“好象没有看到有石乳的痕迹啊！”萧径亭走在路上的时候，目光不由朝两边和头顶上的石壁四处张望，鼻子也使劲地嗅着有没有石乳那种天地至宝的香气。但是闻在鼻子中的只有美人儿娇躯上如兰如麝的幽香。

　　萧径亭的这个动作自然让眼前的这个美人儿羞赧不已了，但是，美人儿只是垂着小脸，低低的走路，并没有出言责怪。但是萧径亭看见了美人红透的小耳珠了，便连雪白的玉颈也染上了丝丝的玫瑰红色。

　　“对不起！”萧径亭自然知道美人误会了，而且闻到后面的时候，萧径亭还是被美人的体香深深迷醉了。

　　前面的玉人听到了萧径亭的话后，温柔的朝萧径亭道：“不要紧的，我不怪你，你是个很老实的孩子！再说你也很守礼得很啊！”但是紧接着，美人忽然传来一声娇呼，娇躯微微一颤。

　　因为玉人在停下脚步的时候，萧径亭还是向前走的，便直接撞在了玉人美好的娇躯上。甚至胯间的物事还顶在了玉人美妙的背臀上。

　　“没有看出来啊，这个美人穿着衣服的时候，虽然美臀儿看来丰隆翘翘，但是碰到的时候才能感觉到美人儿香臀的丰满和肥嫩啊！”萧径亭在碰到前面美人臀儿的时候，竟然惹得那团柔软得美肉一阵反弹，顿时让萧径亭感觉到了这般肥臀儿惊人得弹性和柔软。儿萧径亭虽然感觉到了美人臀儿的硕大，但是具体又多么肥大的一只美臀儿萧径亭却是不知道了。因为在撞上的一瞬间，那种销魂的感觉让萧径亭的巨物猛地直起，直直挑上美人深幽的臀缝上了。但是萧径亭好像对眼前美人有种不敢亵渎的感觉，连忙退开一步，忙道：“对不起，我走路的时候应该看着前面的！”

　　可能在萧径亭那一撞下，美人的娇躯全部软下来。萧径亭离开后，玉人竟然一阵摇晃好像站不稳一般，萧径亭连忙跑上几步扶住美人的香肩。隔着一层薄薄的绸布，萧径亭立刻感觉到了美人儿雪肌下血脉的流动，感觉到美人儿整个香喷喷的娇躯都火热起来了。

　　“你可以放开我了，谢谢。”美人儿蒙着的面纱被小嘴呼出的香气吹的阵阵飘起，高耸秀挺的酥胸也不住的起伏。闭着美目深呼吸了几下后，玉人便睁开美目朝萧径亭道：“我刚才正想问你叫什么？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叫萧径亭！”萧径亭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将自己的真名说了出来，接着依依不舍的放开了美人的香肩，但是那浑圆娇嫩的香肩还是深深地印入脑海。萧径亭朝美人儿道：“我来这里是找石乳池！”

　　美人儿听到后。便又想停下来，倒是想到刚才那无比香艳的撞击后，连忙朝前飞快地走了几步，才柔声问道：“你来找这个干什么？是不是听了那些什么江湖传言，服用了石乳可以增加功力什么的？那都是骗人的，你还那么远跑来了，还爬得这么高！要是没有遇见我该怎么办啊？”

　　听到美人儿的说话声音中竟然带了少许的轻责，萧径亭心中一软，便朝美人儿道：“我自然不是为增长功力来的，我有一个朋友中了“噬神蛊”，只有石乳才能治好她，而且她现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啊！”美人儿一阵轻呼，忽然温软的小手抓上萧径亭的手掌道：“那你还不早说，耽误了人家的性命可怎么是好哩？”说罢玉足一点，整个迷人美妙的娇躯飘飘而起，仿佛仙女一般。

　　；萧径亭心中好像和前面的美人有着非常的默契一般，虽然这里地道曲折婉转，但是萧径亭总是能够在转弯的时候调整方向，那弯曲的小道没有耽搁住他一点时间。甚至萧径亭的眼睛可以一直看着前面美人儿妙曼娇躯飞跃的模样，鼻子中也可以陶醉着玉人的幽香。

　　“到了！”随着美人动人的声音，萧径亭顿时觉得双足一软，便立足在一处地毯上，接着一阵风动。美人儿的娇躯飞快的远离了萧径亭，接着萧径亭觉得眼中一亮，因为室中点上了一盏灯火。

　　萧径亭这才看清楚了室中的模样，虽然非常的俭朴，但是却是非常的雅致，室中可能因为美人住的久了，所以总是弥漫这一股动人的幽香。

　　“这是我见过的最迷人雅致的香闺了！”萧径亭目光只是朝四边扫上一眼，便被深深迷住了，更加重要的是这里竟然给他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因为这里和妍儿布置的闺房实在是有些神似

　　“径亭，你怎么知道中了“噬神蛊”的人可以用石乳治好的啊？”美人儿顿时在室中忙碌起来，从一只小巧的箱子中拿出一只瓷瓶来，美人望向萧径亭道：“好了，时间不多了，我就不问你这些了！”

　　萧径亭看到墙壁上挂了几副字画，上面的字娟秀潇洒，看来是出于美人的手笔了。萧径亭欣赏得非常认真，经常看着一个字良久，细细体会里面的韵味和气息。他对自己的字非常的自得，在他印象中好像除了叶孤衡外，没有一个人的书法功力能够和自己一较高下了。但是眼前这么温柔无比的美人，那只春葱般纤细柔软的玉手下，竟然能够写出这等几乎和萧径亭功力差不多的字来，而且萧径亭甚至隐隐觉得，美人儿的字好像和自己的字有一种迎合对唱的感觉！

　　“径亭，你的那个中蛊的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啊？”美人儿款款走道萧径亭面前，柔声问道：“你先不要着急，石乳我这里有，这瓶我攒了好几年了，应该足够你救她了，但是这石乳现在不能直接饮用的，需要我用特别的泉水调和一下，可能还要用上一些药！”

　　萧径亭知道这些石乳比起人参和首乌来说，可是要珍贵的多了，但是眼前美人儿竟然毫不犹豫的便都拿出来，心中便对眼前的美人不由的孺慕又多出一分。听到美人的问话后，稍稍想了一会，道：“她是个女孩！”

　　没有想到美人儿听到萧径亭的话后，俏脸顿时一寒，美目浮上一丝不快，朝萧径亭冷道：“那她长的非常美丽咯？”

　　萧径亭面上一愣，但是还是老师低头道：“是啊！她长得非常的美丽，可能和你一样美丽！”

　　“哼！”美人儿顿时一阵冷哼，将手中的瓷瓶一把甩出，扔在一个水槽中，冷道：“我就算毁了它，也不会用来救你那个美人的！你现在就走吧！”

　　萧径亭听到一声陶瓷碎裂的声音，接着室中漫起一阵甜甜的温香，萧径亭知道那可真是石乳了。目光望向美人儿冷冷愤怒的俏脸，嘴巴张着有些不知所措。

　　“咯咯！”美人忽然掩着小嘴咯咯的娇笑，整个娇躯也随之不住的颤动，看来仿佛花枝乱颤一般。就在萧径亭目瞪口呆的时候，美人儿走道萧径亭面前，美目顿时变得无比的温柔，朝萧径亭道：“我是哄着你玩哩！人家呆在这里都好几年了，看着你这样呆呆可爱的模样，便忍不住要耍你哩，你生气了吗？”

　　萧径亭顿时有些哭笑不得，但是心中却是泛起从来没有过的温暖，呆呆地望着美人儿道：“你刚才真是吓坏我了，想不到温柔无比的姐姐竟然……”

　　“你是想说人家忽然变成一个泼妇吗？”美人儿美目一嗔，便朝那边的水池走去，边走边道：“人家可不能做你姐姐！”说罢走到了水池边上，弯下蛮腰将小手探到水池中。

　　“好美丽的臀儿啊！”萧径亭见到美人弯下蛮腰的时候，美人儿那对丰隆的香臀儿顿时高高隆起，萧径亭目光中光芒一盛，忽然快步走到美人的背后，贴上美人的背臀，美人儿那两瓣肥美香嫩的臀儿顿时又帖在了萧径亭的胯间。让萧径亭心神一荡，胯间的火热巨物顶在了美人的臀缝中，双手揽住美人的蛮腰道：“我就要你做我的姐姐！”

　　“嘤！”美人儿娇躯一阵颤抖，将下身微微向前，让自己两瓣肥美的香臀不再离萧径亭火热的巨物那么近，但是娇喘却是变得更加急促起来，而萧径亭哪里能让她如愿，双手顿时顺着美人柔软的小腹往下按住了一团肥美香嫩的美肉，用力向下一按，让自己火热的巨物深深顶进美人的臀缝中间。

　　“不要这样，径亭，好了，我就做你姐姐了，你先放开我好不好！”美人儿娇躯先是软绵如水，接着变的火热起来。但是紧接着这具美妙的娇躯又奋力地扭动起来，但是这样更加让萧径亭更加的销魂，不由嗔望向萧径亭一眼道：“好弟弟，你先放开我！我要配石乳，你这样，我没有力气啊！”

　　“嘿嘿！”萧径亭微微一笑，手指在美人下身肥美的肉上轻轻一拈，接着嘴唇凑上美人的玉颈轻轻的吻了一口道：“那你等我配好了我才这样啊！”

　　美人儿听到萧径亭的话后，美丽的脸蛋顿时板了下来，望向萧径亭的目光也浮上了真正的责怪，小手一边在水边动作一边朝萧径亭道：“你平常就是这样对待女孩的吗？别人对你和颜悦色一点，你就这样轻薄吗？”

　　萧径亭听得一震，见到美人儿望来得目光却是严厉的，心中顿时浮上一层愧疚，便要说话，不料嘴唇上一软，却是被美人的手指按住了。

　　“姐姐一眼就看出你其实是个好孩子，所以对你也亲切的很，没有什么防备！但是你也不可以这样啊，是不是？”接着美人儿移开自己的小手，美目望向萧径亭道：“你刚才看姐姐态度那么暧昧，是不是认为姐姐本来就是这么放荡的啊？”

　　萧径亭听到这个话后，心中清楚美人儿虽然语言温柔，但是对她来说，里面的意思已经是非常的严厉了，面上不由微微有些不自然起来。

　　美人儿顿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隔着面纱用俏脸蹭了蹭萧径亭的面颊道：弟弟还真是个孩子啊，你是不是受不住姐姐的话啦？”

第十一卷 第四章 妍儿的妩媚

　　看到美人儿竟然作出这般亲蜜的动作来，目光望向美人俏俏婷婷的香臀儿香嫩肥美，萧径亭终究不敢去亲近她

　　两瓣玉臀中间的消魂沟壑了，但还是不由对着美人儿晶莹如玉的小耳珠上轻轻咬了一口，惊讶道：“是啊，我也觉

　　得奇怪啊，平常我那个莫姨也是常常会教训我的，但是我从来没有一次听她的，偏偏我就会这么听姐姐的话呢？”

　　美人儿听了后连忙移开小脸，逃避萧径亭的亲吻，接着朝萧径亭温柔地瞪上一眼道：‘还说听姐姐的话

　　呢，现在还不是想着怎么占姐姐的便宜！再说我们说来还是第一次见面，怎么可以这样＿＿＿，说罢便垂下小脸，依旧用小手去抚弄混着石乳的清水。

　　萧径亭不由坏坏一笑道：‘每次莫姨要是说我的时稼，我总是狠狠地打她的大屁股的，你说我还不算听你的话吗，”

　　啊！”美人听到萧径亭的话后，轻轻一声娇呼，连忙移开几步，甚至将丰隆翘美的香臀儿躲了躲，但是却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朝萧径亭嗔道：‘你真是个坏孩子啊，怎么可以对长辈也那样的，那个莫姨是，是你的亲阿姨吗？”

　　萧径亭答道：‘不是，她是我娘的师妹吧，在我小的时候，她便一直抱着我玩的！

　　哦！”听了萧径亭的话后，美人儿轻轻地应了一声，但是美目却是微微一阵迷离，接着转过小脸朝潇壮亭望来柔声问道：“你还记得小时候的事情吗，就她一个人抱过你玩吗，”

　　萧径亭听得面色闪过一丝疑色，接着笑着朝美人儿问道：‘莫非姐姐那时候也抱过我吗，”接着萧径亭目中闪过一丝笑意道：‘莫姨现在可是我的女人啊，”

　　“嘤”怎么可以这样的？”美人儿顿时听得小脸发热，连忙又做傲手上的事情，但是却是轻轻地娇哼了一声道：“我才没有抱过你这个小坏蛋呢，”

　　萧径亭从后面尚自可看到美人娇躯微微有些颤抖，晶莹如玉的小耳珠上已经是红扑扑了。虽然看不清脸蛋的模样，但是从侧面看一看美人粉颊上的红晕。就那么一点点便已经是绝色佳人了。当萧径亭目光再次落在美人美还地背臀处时候，惊讶地发现美人儿的娇躯虽然曼妙丰腴，但是还总是给人一种娇弱无比，需要人保护的感觉。那种感觉，甚至美人儿说话的口气，那让萧径亭觉得活生生便是妍儿在眼前了。

　　萧径亭在对待美人的时候，无论是任夜晓辛忆，甚至是秀情和唐大美人，那是带有很大的侵略性的。一般来说只有女人听他话的份，但是在遇到妍儿地时候。萧径亭还是什么事情也不懂，刚刚出道江湖的雏儿。所以萧径亭就想不明白，当初萧径亭追求妍儿的手段在现在看来还是相当拙劣地，但是那个时候萧径亭才十七岁。所以也一直

　　认为自已地手段了得。所以一直洋洋得意。在那个时候妍儿总是抿着小嘴直笑，美目总是闪着疼爱和温柔的光芒，后来萧径亭才想明白了，原来妍儿对自已的追求手段也是觉得非常好笑的，但是只是不说出来一个人偷偷笑。所以

　　妍儿在嫁给了萧径亭后。开玩笑地时总是叫萧径亭小白脸儿，是用这张俊悄地脸蛋才将自已骗到手的。

　　在和萧径亭在一起的时候，妍儿是非常调皮的。时不时地便会调笑萧径亭，耍弄他。那种感觉看来就仿佛是一个姐姐对弟弟一样，甚至是母亲对宝贝儿子那般。但是妍儿更多是温柔的，除了对萧径亭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外，其他什么事情也都宠着萧径亭，他要做什么便都让他做什么。有一次妍儿玉门见血。正是精潮来日的时候。萧径亭怎么也要在那个时候和她欢好，妍儿开始求饶几句，但是还是闹不过就硬是脱下衣衫张开大腿任由萧径亭胡闹。

　　最后因为这次的交礴，也使得妍儿竟熟落下了一样病痛，就算这样妍儿也只是温柔地向萧径亭嗔了一句：‘真是个坏孩子！”

　　萧径亭以前跟地毕竟是个疯疯癫癫的师傅，所以生活习惯上是微微有些邋遢的。但是在娶了妍儿后，妍儿便用

　　温柔得攻势让萧径亭一点一点地改了过来。而且手段也非常的奇特，要是萧径亭没有达到要求的话，妍儿总是会和

　　萧径亭调情完毕，脱完衣服正要欢好的时候，飞快地逃离，让萧径亭顶着下身的大家伙无计可施。但是萧径亭要

　　是达到了要求的话，妍儿就会用自已美好的肉体奖励萧径亭。所以萧径亭的下身巨物也随着自已改正毛病的过程，

　　造访了妍儿娇躯的任阿一处地方。真的是任何一处地方，莫莫虽然风骚，但是绝对比不上妍儿。妍儿没有那么大

　　胆，但是她总是用无比羞涩和诱人的模样去勾引萧径亭，开发萧径亭的想象力，想出各式各样的做爱招术。所以萧径亭每次想到一个妙法后，总是温柔低声地要求妍儿配合，妍儿总是娇嗔地不答应。最后萧径亭总是作出一些妥协后，妍儿方才媚眼如丝地答应下来。

　　在房事上，妍儿其实真的是非常生涩的，但是和萧径亭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会充分地开发自已美妙的娇躯来取悦萧径亭。所以算来在房事上，萧径亭虽然本来就已经积累了无数的理论知识，但是妍儿其实是萧径亭真正的启蒙老师。因为就算萧径亭再荒淫无道的要和想法，妍儿最终都会答应让萧径亭尝试的，所以萧径亭就曾经让妍儿

　　用两瓣娇嫩肥美的香臀儿给自已洗过身子，用她下阴处的柔毛儿一点点给自已洗脸。所有一切荒淫近似于变态的事情，萧径亭都和妍儿做过了。所以在妍儿离开之前，萧径亭其实是非常的不懂事的。

　　虽然萧径亭能文能武，但是最基本的一些生活常识，比如做饭、梳头、泡茶什么地，都是妍儿教的。而在于妍儿相处的那两年中。萧径亭几乎每一天都是在不断地被人管着的，所以妍儿在他眼中，也不知道是妻子还是姐姐，甚至是母亲了。

　　但是妍儿离开后，萧径亭接触了无数的女人了。里面只有莫莫宜妻宜母，但是莫莫和妍儿是不一样的，虽然她们对自已的感情那是一样的深，但是莫莫对萧径亭是一种无边无际的溺爱，对萧径亭言听计从，百呼百应。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将萧径亭当作了自已的主子。在房事上，莫莫真是有着极大地侵略性的，她不像妍儿那般的羞涩，一直勾引着萧径亭去征服去开发。莫莫的风骚是非常热情奔放地。而妍儿地f风骚妖媚则是内在的。如神入骨的。莫莫发情的时候。那美目中仿佛要喷火一般，心肝全贝的乱叫，仿佛要将萧径亭吃进肚子一般。莫莫可以无比淫荡地分开自已地两瓣大屁股坐在萧径亭脸上，让萧径亭狠狠咬她下面最娇嫩的地方。但是妍儿不会，她总是会从眸子中发出

　　一种气息。让萧径亭开口要求，然后扭怩委屈地分开自已的美臀。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比莫莫那样更加的荒淫，

　　所以萧径亭曾经就试着将眼睛挤进妍儿下面最隐秘的地方，说是要看清楚里面的形状。试着将鼻子全部塞进里面，说是要将妍儿最淫荡时候的味道记在心里。

　　小坏蛋，在想什么那，那模样就好像好像让姐姐忍不住要来＿＿要来疼你一般！”见到萧径亭好像目光迷惘，美人儿转过脸蛋望来，见到萧径亭脸上地表情后。娇躯微微一顿，接着美目浮上无比温柔和怜爱的光芒。

　　萧径亭被眼前美人儿亲昵地叫唤微微一震，接着望见眼前的美人儿此时正将手臂上的袖子卷到玉肘处，露出了两只雪白如细嫩的粉臂，如同藕节般可爱，如同霜雪一般动人。不由上前几步，双手又重新揽在了美人儿的蛮腰上，柔声说道：‘我在想，为什么姐姐给我的感觉会这么熟悉呢，”

　　美人儿重新被萧径亭抱在怀中，虽然这次萧径亭的动作没有上次那么放肆，并没有将下身的巨物顶在人家的臀缝中，两只坏手也没没探到下面下阴的位置，微微一阵挣扎后，轻轻地叹息，美目闪过一丝怜惜，便柔声朝萧径亭道弟弟，你只能对姐姐这样，不能再过分了，不然姐姐可要生气了啊！’，

　　我就这样！我就这样！”萧径亭哈哈说道，鼻端轻轻嗅着美人如云的青丝。

　　美人儿一点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也任由萧径亭轻轻抱着，小手轻轻放进水中，接着闭上美目说道：“你刚才不是着急得很吗，为什么现在有这般悠闲来轻薄姐姐，难道你不关心你那个美丽女孩的安危了吗，”

　　我真的忘记了！或许我真是个外人哩！”萧径亭的低声说道，但是面上却是一清，目光望向美人儿浸在清水中的小手。接着感觉到美人的娇躯忽然渐渐热起，不由心中一动暗道：‘莫非美人儿动情了吗，”不由将手掌轻轻地在美人的小腹上作出试探的抚摸。

　　不许乱来！要是你想姐姐走火入魔的话，那就你接着使坏吧！”美人儿也不挣扎，任由萧径亭的坏手碰到了她下身肥美鼓起哟那团美肉，但是小脸却是面纱中板起，就是动人的口气也变得严厉起来。

　　萧径亭见之，连忙放开了双手，接着目光投往清水中，发现浸着美人玉手的清水已经开始冒泡泡，竟然沸腾了。虽然知道美人儿不会有事，但是还是心疼得不得了。

　　傻孩子，我的手不会疼的！”美人儿仿佛看出了萧径亭的想法，转过小脸朝萧径亭微微一笑，接美目朝那边的一个几上望上一眼，柔声遂：“你去那里，将那个红色的小瓶子和木盒子拿过来，”

　　萧径亭连忙走去将美人吩咐的东西拿来，但是不由朝美人儿笑问道：‘这个盒子里面装的是胭脂啊，姐姐难道用胭脂混在水中吗，配着石乳给她饮下治病吗，”

　　胡说！”美人儿轻轻嗔道。朝潇径亭道：‘姐姐从来都不用胭脂那些东西的！”

　　萧径亭将两只瓶子放在美人身边，笑道：‘不对啊，姐姐身上香得很啊，应该是用了胭脂地啊！不然姐姐让我看下你的脸蛋，是不是涂了胭脂了！”

　　坏弟弟，想要看姐姐的脸就直说呢，本来你直按说的话，姐姐就给你看了，但是你这样的耍诡计姐姐就不给你看了！你要强来我也没有办法，但是那样我会生气了！”美人轻轻拿过萧径亭给她的两只瓷瓶，倒进了那个小小的玉石水槽中，却是一点都不防备萧径亭会强行掀开自已的面纱。萧径亭自然没有那么做。只是看着美人小手的动作。

　　“弄好了，姐姐的动作已经非常快了，要是等下耽误了那个小妹妹地伤势，你会不会怪姐姐！”美人说得没错。尽管她一直如潇径亭说话。但是手中的动作却是一点也没有停下，那双纤细娇嫩的小手的灵活程度一点也不亚于萧径亭，那动作看在萧径亭眼中，便仿佛是一道赏心悦目地舞蹈一般。

　　配完了石乳后，美人儿便将她放进一个比较大号地瓷瓶中。接着递到萧径亭嘴巴边上道：“张开嘴，你先喝一些！”

　　萧径亭稍稍一阵犹豫，但是见到美人温柔的眼神，仍是张开了嘴巴，接着美人的小手轻轻一倾，一股温香扑鼻液体顿时倒进了嘴中，萧径亭只觉得脑中一亮，接着一股温暖从丹田底下诵起。但是肺腑却是一种沁人的芳香和清凉。那石乳的感觉，萧径亭虽然稍稍体会了一下，但是还是将目光落在了美人修长雪白地小手上，一根根娇嫩柔滑，隔着灯火仿佛一根根透明的码瑙一般动人，看得萧径亭心怀大动，紧接着目光便紧紧盯着美人的动作，等到他小手微微一动收回瓶子的时候，萧径亭便趁机凑上嘴唇，想要在那香喷喷的小手上吻上一口。

　　哼！”但是没有想到就在萧径亭还来不及举动的时候，美人儿飞快的缩回了小手，接着朝萧径亭投来一道脚下而又得意的一瞥，俏声道：“你地那点坏心思难道我不知道吗，”

　　萧径亭唯有讪讪一笑，但是还没有开口说话，美人儿的小手又伸了过来，拉住萧径亭的手掌朝外面飞快走去，一边走一边娇声道：‘你还在这里乱耽搁功夫，等下耽误了那个小姑娘的伤势该怎么好啊，那个小姑娘也真是的，偏偏找了你这个小坏蛋做了情郎！”

　　萧径亭随着美人儿走出那首石门，便走上了一漆宽敞的通道，看着美人儿摇找生姿的背影，轻轻捏了捏美人的小手道：‘她可不是我什么人啊，至少现在还不是，”

　　怎么了，那个小姑娘这么厉害吗，竟然让你这么坏的人也没有追求到手啊！待会儿姐姐一定要好好看看！”美人儿牵着萧径亭的手，飞快地走在石头地板上，虽然小嘴不停的说话，但是却是从来不转过小脸过来。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萧径亭一阵苦笑，接着目中闪过一丝疑色，朝美人儿道：‘姐姐啊，这个石乳可是千年才积累起来的宝贝，比起什么人形何首乌可要珍贵得多了。可是姐姐好像一点也不在意一样，就都给了别人了啊！听说喝了这个东西后，可以不老的啊！”

　　你听谁瞎说的！”美人儿轻轻说道，接着美目一迷，柔声道：“再说姐姐都已经老了，喝再多的石乳也没有用啊！”

　　姐姐老吗，”萧径亭走上几步，和玉人并肩而行，笑道：“可惜我看不见姐姐的脸蛋儿，但是我碰过姐姐其他地方啊，都和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一样，又柔又嫩，充满了弹性啊！”

　　你这个小坏蛋，不许再说了！”美人儿连忙转过小脸朝萧径亭说道：‘你以为姐姐还是那小姑娘啊，听你的好听话哄哄后，就会被你骗到了！”虽然小嘴上这么说，但是萧径亭还是见到美人儿听了自已的话后。美目虽然闪过一丝羞涩，但是里面一股喜意却忍不住透了出来。让萧径亭知道，这个美人就算再像仙女，终是一个女人，还是喜欢人家赞美她的美丽的。

　　不是吧！”萧径亭忽然觉得眼前一亮，一道石门过后，便已经是外面的树林了。而站在这里的树林，萧径亭还能看到右边悬崖地侧面影子，那道悬崖就是萧径亭刚才爬过的。看清楚后，萧径亭不由一阵哀嚎。

　　活该！”美人儿噗哧一笑。接着朝潇径亭道：‘谁让你这小猴儿逞强自已去爬那悬崖的，这边明明有路啊！”

　　萧径亭望了一眼，这般果然是有路的，只是在下面就连这边的树林也完全被大大的悬崖给掩盖住了。一点也看不出来。萧径亭正有些哭笑不得的时候。忽然觉得美人的小挣了挣，便要甩开自已的手。他自然不能让美人儿如愿了，连忙将握住美人小手的手掌紧了紧，朝美人儿道：‘这里地路我还是不怎么熟悉的，而且刚才我用力得厉害。有些走不动路！”

　　骗人的小坏蛋！”美人儿朝萧径亭瞪来一眼，摇了摇蛾首，状似无奈一般，便任由萧径亭捉紧自已的小手。

　　玉足轻轻一蹬，每个美妙地娇躯便仿佛没有一点重量一般，轻飘飘地朝前面跃去。

　　刚才的石乳还真是妙极了！”萧径亭本来以为自已的脚步会非常的沉重的，但是没有想到自已的身子好像轻了少许一般，朝前面跃去的时候。可以完全不用借用美人儿的力道。

　　姐姐等下到屋子中的时候，我的名字就变成萧剑月了！”走到小屋前不远处的时候，萧径亭手上还是握着美人的玉手，想起了刚才和美人儿说的是真名，不由连忙解释道。

　　“知道了！”美人儿只是美目闪过一丝讶色，但是很快就变得平和了，也没有问萧径亭为什么会这么做，但是走到屋子前面地时候，美人儿还是挣开了萧径亭掌握，见到萧径亭不肯放开，不由美目一恼朝萧径亭柔声道：“弟弟，听话！要是被里面的小妹妹看到了，那就不好了！

　　虽然萧径亭不是非常愿意，但还是不怎么情愿的放开了美人的玉手，接着飞快的朝门里走去。

　　楼丫头会不会不在里面啊！”虽然觉得不可能，但是这个奇怪的念头还是升到了萧径亭的脑中，但是走进来的时候，萧径亭看到了床上躺着一具起伏玲珑的美妙娇躯。

　　啊！”萧径亭身后的美人儿轻轻一声娇呼，接着惊讶道：“这个小妹妹怎么长得那么美丽啊！弟弟啊，她就是你那个小宝贝吗，”

　　萧径微微一笑，接着走到床边，虽然觉得这个动作很不妥当，但是萧径亭还是将手指伸到了楼美人的瑶鼻面前。而没有出于萧径亭意料，楼美人虽然呼吸微弱，但是还是有一缕香气缓缓的飘出，喷在潇径亭的手指上。

　　姐姐，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就直接将石乳倒进她的小嘴里面吗，”萧径亭转过脸望向后面的那个白衣美人儿。

　　但是萧径亭却是发现白衣美人儿美目中竟然有些微微的紧张，里面的目光好像带着些许的企盼，见到萧径亭的目光望来，美人儿轻轻细道：“我对这个小妹妹的长相非常的好奇啊，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模样的小姑娘将弟弟给迷住了！

　　真正迷到我的是你啊！”潇径亭心中暗道，接着坐在床上，抱起楼美人上身娇躯。让他心中宽慰的是，楼美人丰满的娇躯抱在怀中的时候，虽然微微有些凉意，但是还是温暖的，并没有有那种没有生气的冰冷。

　　啊！”就在萧径亭抱起楼美人让她转过脸蛋的时候，萧径亭忽然听到那个白衣姐姐轻轻一声娇呼，那声娇呼虽然充满惊讶，但是好像也不是太惊骇，等到萧径亭转过目光到白衣姐姐这边的时候，那个蒙面美人儿目中已经没有任阿表情了。好像只是剩下对楼美人美丽的惊叹。

　　她长得可真是美丽啊！”白衣美人也随着走到了床边上，伸出小手轻轻抚摸着楼美人的脸蛋，好像细细看着楼美人脸上地每一寸地方，而且那种眼色显得无比怜惜如疼爱。待见到萧径亭惊讶的目光望来的时候，美人儿朝萧径亭狠狠的瞪了一眼厉害嗔道：“弟弟啊，你真是该打啊！这个小妹妹已经病得这么重了，你还在山上和我胡闹，我也真是该死啊！”

　　她很危险了吗，”萧径亭实在有些惊讶于这个美丽姐姐的紧张，但是想到这个美人儿实在非常的善良，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奇怪。但是见到姐姐紧锁的眉头。不由开口问道。

　　可能也是意思到自已过于紧张了，所以白及豪面美人朝萧径亭温和一笑道：‘现在还不是非常的要紧，但是要是再晚一会儿过来，这个小丫头可能就真的支撑不住了！”接着没有等到萧径亭吩咐。白衣美人便潇径亭手中地那只瓷瓶重新拿了回来。接着脱下绣鞋也跟着爬上了床。

　　萧径亭虽然手中抱着楼绛玉，但是两只眼睛却是不停的望着那个白衣美的哟两只玉足，她以前注意过池并月的小脚丫子，眼前美人的玉足比起池并月他那只，要稍稍丰润一些。也是一样的雪白。一样的小巧，粉嫩的让人直想抱在怀中好好怜爱一番。

　　但是白衣美人注意到萧径亭的目光后，并没有意科中地那样，望萧径亭白上一眼。而是偷偷地将玉足缩回自已的裙罩下，然后轻轻挪着臀儿坐到了楼绛玉的身边，举起手中的瓷瓶朝萧径亭道：‘她现在可能没有力气咽下去这些东西，所以需要你来哺她。一次含住小半口就足够了，然后喂到她的小嘴里面。轻轻的吹气！

　　萧径亭不由听得微微一讶，心中奇怪为什么这动作白衣姐姐自已不作，因为她们同样是女人啊。

　　难道要在姐姐面前装正经吗，”白衣美人伸出纤纤玉指朝朝萧径亭点来道，接着拨开瓶塞，将瓷瓶中的石乳倒过萧径亭口中，在那一刹那，这个美丽的白衣美眸中闪过一丝狡黔，但是那丝狡黔还稍稍带了些许地悲色如落寞。

　　吻女孩的小嘴本来是萧径亭的拿手好戏，但是这次不知道怎回事，在身边这个美人姐姐的注视下，竟然微微有些不自然起来，吻向楼美人小嘴的时候，他的双眼也是在望着这个美丽姐姐的，而且也是满目的温柔，让白衣美人感觉萧径亭其实并不是在吻楼绛玉，而是在吻她一般。

　　萧径亭心中没有记清楚楼绛玉的小嘴是什么味道，反正又香又甜那是肯定了。足足在边上白衣美女的注视下哺了四五口后，那个调皮而又温柔的姐姐才说已经够了。但是接下来的话让萧径亭更加有些惊讶了，因为这个白衣美人一脸正色的朝萧径亭说道：‘现在，你将这个小丫头的衣服脱掉！”

　　萧径亭本来应该是有些求之不得的，但是听到白衣美人的话后，面上闪过一丝疑色，稍稍有些为难便要和白衣美人说话，不料这个姐姐却是满目的严肃和焦急，仿佛再晚上一步就要来不及了。

　　“我平常轻薄女孩子的那些本事都到哪里去了！”萧径亭轻轻一阵苦笑，但是却不敢有一点忤逆这个温柔的姐姐。接着双手飞快的解掉了楼绛玉娇躯上的衣服，在解掉外面这条外裙的时候，边上的姐姐仍旧是没有说话，不由又脱下了中司的那件丝绸中衣。

　　呀！”见到了楼绛玉扎得紧紧的束脑，而隔着那屋丝碉的两只玉乳便仿佛要将薄薄的一层绸布给撑破一般，白衣美人不由一声轻讶，见到萧径亭微微有些古怪的笑容，白本衣人美目一嗔，道：“看你刚才动作那么熟练，也不知脱过多少次女孩的衣服了！你告诉姐姐，你是不是已经和她＿＿＿，，

　　怎么这个好像神仙一般的姐姐也会这么八婆，问这种问题吗，”潇壮亭心中惊讶，但是望向白衣美人的时候，发现她美目中的神色不是好奇，而是一种关切，不由笑着摇了摇头，见到这个美丽的姐姐好像在惊讶于楼绛玉胸前两只玉峰的豪硕。作心坏起，欢手伸进了楼绛玉胸前束脑和肛兜，直直摸到了楼绛玉的两只硕火的豪乳，心中来不及激荡便将两尺衣衫猛地撕开。

　　啊！”果然，白衣美人美目随着潇径亭地动作紧紧盯着楼绛玉的胸前，只见到两只浑圆坚挺的玉乳白花花地在眼前晃了晃，她的那双美目也随之一阵颤抖，接着满目的惊讶，还有一丝奇怪的感情存在里面。

　　你这个坏家伙！”白衣美人惊讶目光仅仅只持续了片刻，接着收起美目狠狠地朝潇径亭瞪了一眼。道：‘现在你还不开始将她体内的那些蛊虫也吸出来！”接着忽然小脸一红，朝萧径亭低声问道：‘那些蛊虫是从哪里出来？”

　　萧径亭现在没有一点的不自然了，将昏迷的楼绛玉放好了位置。朝白衣美人道：‘姐姐你说你要是肚子里面有虫子地时候，你肚子里面的虫子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说话间已经非常放肆了。一点也无视这个姐姐的权威了。

　　坏蛋。你这个脏孩子地肚子里面才有虫子呢，”白衣美人听到后，不由轻轻啐了一口，但是萧径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身边白衣美人儿地呼吸也随之急促了许多，小脸儿想必已经是红扑扑的一片了。接着白衣美人连忙坐正了娇躯，朝萧径亭细声道：‘那待会儿岂不是会弄脏了她的衣裳。你还不拿盆水来，还有将她下面的衣服也脱下来了！”

　　那个蛊虫排出体内，和那个、那个是不一样的，一点也不会臭，一点也不会脏他，就是一些清澈的水儿流出来，而且还香得很！”萧径亭不由解释道，说完接着犹豫了一阵。将怀中楼绛玉的娇躯横抱放在了自已的腿上，目光自然而然落在了两瓣圆滚肥大的屁股上，又要萧径亭故意把两瓣巨臀摆微微撅起，所以看来实在是有些压迫感。萧径亭可以清楚的发现，当边上白衣姐姐两道美目落在这只巨大屁股上的时候，呼吸顿时变得粗重起来，接着可能是意识到了是萧径亭故意要自已出丑，白衣美人举起粉拳狠狠地朝萧径亭捶来一计，接着轻轻一阵赞叹道：“没有想到这个小丫头年纪这么，身子就已经长得这般模样了，你这个坏蛋真是有福气啊！”

　　这个丫头不见得愿意嫁给我哦！”萧径亭微微一笑，一手便插进楼美人下身绸裤和美臀的空隙间，很明显那处空隙只能在臀沟地开始位置才能找到，但是在往下扒的时候，却是有些困难了，因为这只臀儿实在太丰满肥美了，潇径亭由于将美人娇躯横着，所以硬是扒不下来，而且这只香臀儿虽然有着无比弹性，虽然无比的柔软，但是其实非常的结实，萧径亭压住一处地方的时候，香臀的美肉又会从其他地方鼓了起来。

　　边上的白衣美人见到潇径亭的动作后，不由噗哧一笑，接着探过娇躯轻轻拿开萧径亭的长手，接着轻巧地将楼美人丰满迷人的娇躯给翻了过来了。接着小手竟然伸到了楼美人的胯部，小手轻轻一翻便找出了一排细细的扣起，接着小手飞快地解开了那排如细小布口子，轻轻一扯便要将那层薄薄的碉裤给拉了出来。

　　萧径亭说来是见过楼美人的下身的，甚至现在还轻轻楚楚记得那处神秘美丽私处的形状，但是随着白衣美人的小手，目光还是忍不住地热了起来，心中竟然也微微有些紧张起来。

　　没有想到在这个紧要到时候，白衣美人美目忽然闪过一丝狡黔哟目光望向萧径亭道：‘你赶紧出去，去端一些水来，然后在外面等着不许过来！”

　　萧径亭不由微微一阵惊讶，白衣姐姐温柔的目光朝他望来，道：“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小丫头还不一定愿意嫁给你哩！我怎么能够让你看到她冰清玉洁的身子，那会害了人家丫头的！”接着见到萧径亭微微有些不放心的神情，不由温和一笑道：“你刚才已经将逼出蛊虫的方法说得非常清楚了，而且姐姐现在的功力要比你高上一些。况且运功的时候，手掌要贴在小丫头的小腹下面的，你和她还没有成亲，怎么能够做这样亲昵的事情。”

　　潇径亭知道楼美人体内的蛊虫现在差不多那经死了，也就是说楼丫头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不由按照白衣姐姐的份咐走出了小屋。

　　等到萧径亭再次走进小屋子的时候。楼绛玉已经安安稳稳地躺在了床上了，身上的衣衫也已经穿的整整齐齐了，吸引萧径亭的目光是，楼美人胸前已经是如同两只插云的山峰一般高高耸立，显然是白衣美人已经将她的衣服给解掉拿走了。萧径亭接着发现，此时楼美人的脸蛋上，已经不再是惨白一片了，而走红润鲜艳，悄丽可人，看来比她在平常健康的时候还要好看上许多。而白衣美人正静静盘坐在床上。闭着美目静静调息，看来好像怡静和素穆，

　　就仿佛是一尊美丽绝伦的观音菩萨一般，但是又没有菩萨有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气势。相反这个时候白衣美人还显得更加地温柔了。

　　萧径亭伸出手指轻轻探了下楼美人的皓腕。发现里面的脉搏果然沉稳有力，甚至还清晰地充满了充盈地真气。

　　心中顿时明白为何床上的那个白衣姐姐看来竟然会微微有些虚弱了。

　　虽郄萧径亭不知道为何美人会这样无私地对待这个按说她毫不相识地楼绛玉，但是他也不去多想，只是也跟着坐在了床边，暗暗调息起来。

　　萧径亭干干提起真气的时候。忽然发现两道真气竟然变得浑厚了许多，心中明白那大概是喝下那些石乳的缘故了，当然那不是指增长自已的功力，而是将使得消耗掉的真报导很快恢复起来。

　　感到了这种情况，潇径亭也不由有些喜出望外，微微闭目让两道真气缓缓平稳地运行到体内的各处经脉。接着身体顿时有种在春日照耀暖吹洋洋的感觉，正要乐此不疲地时候，忽然感觉到两道目光望在自已的脸上。那目光还是那么的温柔，但是除了温柔之外，萧径亭还感觉到有里面蕴含其许多其他的情感，好像有伤感，还有凄色，有温柔的疼爱，些许的哀怨，还有许多好像是祝福的感情。

　　萧径亭不知道眼才这个姐姐为何有这种表情，而那个白衣美人可能是因为看到潇径亭闭着眼晴，所以才将所有的感情蕴含在美目中，然后毫无硕忌地投在潇径亭的脸上。

　　姐姐为什么会这样呢，”萧径亭再也没有心思调息真气，感觉那真气绕身的舒服感觉。接着忽然睁开双目，直直对上白衣美人。

　　白衣美人见到萧径亭忽然地睁开了双目，娇躯微微一颤，那双美目所有的情感刹那间都完全收了回去，只留下温柔的嗔意，朝萧径亭道：“坏蛋，你要吓死姐姐啊！”

　　萧径亭目光对上白衣美人的双眸，笑着柔声问道：‘姐姐还不告诉我你是谁，为什么会住在那个悬崖上，又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难道要姐姐对你不好，你才高兴吗，”白衣姐姐美目轻轻朝潇径亭瞪了一眼，想要旋开一道轻松的笑容，但是旋开的笑容中却是充满了苦涩和心酸，接着垂下蛾首美目闪过一道复杂的目光，柔声问道：“你真要姐姐说给你听吗，但是姐姐现在没有准备好，要是径亭你真的要听，那姐姐也会说的！”美人说完便仰起小脸朝潇径亭望来，看来竟是那么的柔弱。

　　不用了！不用了！”潇径亭心中一酸，虽然他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心中实在一点也不忍心眼前的美人儿有一丝的不愉快和难过。接着潇径亭忽然坐到床内，接着双手猛地将白衣美人抱在怀中，随着胸前的一阵柔软，顿时满鼻的幽香四溢。

　　不要这样！”刚才一直都宠着萧径亭任由萧径亭胡来的白衣美人儿竟然激烈地挣扎起来，刚才还谆谆教导的姐姐，现在看来仿佛一个受惊的小鸟一般。但是萧径亭手臂抱着实在太紧，美人儿挣扎了几下便没有力气了，唯有将柔弱无骨的娇躯软在萧径亭怀中，但是美目却是射出了机其严厉的目光，虽然美人小嘴不住地娇喘，向外喷着阵阵香气，但是口气却是微微变得有些凌厉起来了。

　　弟弟，你赶紧放开我，不然姐姐真的要生气了，回到悬崖那边的山洞中，然后封上洞门让你再也不能过来！”

　　我就这样抱着，我身子不动，我的手也不动！”潇径亭连忙小心地温柔说道，接着对上怀中美人的双目柔声道：‘姐姐，你不让我掀开你的面纱，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不知道，你和我梦中一直环绕的那个人有多像，所以才会对你这般无礼！你刚才也不是对我也好的吗，为什么见到这个丫头后就变了，难道这个楼丫头和你有什么关系不成？’，

　　好，弟弟啊，姐姐现在让你抱一会儿，但是等下你就不能对姐姐有一点的不尊敬了，要是你有一点点的轻薄的话，那姐姐就立刻回到悬崖那边过去！再也不会出来见你！”白衣美人姜目中闪过一丝无奈如怜爱，接着缓缓闭上美目道：“至于不能和你亲近，姐姐晚上再告诉你，好不好，现在你将手臂稍稍松一些，你勒得太紧姐姐都快要喘不过气来了，而且你的手指碰到姐姐，姐姐的那里了！”

　　潇径亭感觉到怀中的美人娇躯已经变得火热起来，娇喘吁吁地，整具娇躯已经全软下变得没有一丝力道。听到了美人儿的话，手指不由按了按，接着便听到美人的一声娇吟。目光朝手上望去，方才发现此时手掌按着的正是美人温暖柔软的下身美肉，隔着薄薄的衣衫，潇径亭甚至感觉到了里面柔软如细的芳草毛儿，他真的是无心的，现在发现了，手掌自然有些不舍的离开那处无比香艳的美处，但是感觉到美人的美目顿时变得严厉起来。心中一颤，连忙将手掌移开，老老实实地环在美人的腰上。

　　萧径亭也不知道抱着美人儿有多久了，而且手掌也不敢有一丝一毫下流的动作，只是轻轻地闻着美人秀发上的清香，甚至连凑上嘴唇朝美人的小耳珠吻上一口也不敢。而白衣美人不住起伏的酥胸也渐渐平缓了下来，神情也不是那么激动了，只是静静躺着萧径亭怀中，良久后方才开口说道：“弟弟啊，你刚才在路上不是如我说过那只宝贝小海豚吗，你现在带我过去看它，好不好，”

　　潇径亭此时心中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了，朝美人儿微微笑道：‘好啊！我们去吧！”

第十一卷 第五章 征战伊人心

　　平时的这个白衣美人儿，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一幅贵秀绝伦的模样，既显得端庄大方，又让人不敢有任何的亵渎。但是今天这十绝色美人儿却是全然没有了原先那种冷艳了，那张欺霜赛雪的脸蛋儿虽然还是那么的美丽，尽管这个美人儿在人前还是努力作出一幅高贵端庄的样子，但是微微有些惊慌而不知所措的双眸正将她的心思都显露了出来。

　　此时，屋中的虽然荡漾着一股选人的女儿音味，但是那种气氛却是微微有些压抑。那个白衣美人儿不知道是气愤还是紧张，本来虽然高耸丰挺的胸前玉乳此时显得越发的挺拔，若是萧径亭看到这个美人儿竟然还有这种形态，那他肯定不相信眼前的美人儿就是那个任何时候都不会夫态的冷艳美人秀情。

　　秀情本来是坐在一张石墩上的，没好迷人的腰臀曲线在锦墩上拱起一道圆圆丰满的圆形弧线，使得端坐石墩上的两辨肥圆的臂儿显得更加的撩人。加上姜人儿随意摆出来的姿势，使得美人儿看来好像无比的慵懒迷人。

　　“曼儿，你这样焦急不按地做什么？”秀情的心情本来就十分的焦急，待见到门口的那个红衣手下(就是被萧径亭治好了下身阴部的那个表面无比风骚的女人)此时看来仿佛有些魂不守舍一般，在秀情的印象中，这个女人是非常的放荡冶艳，便连平时走路的时候，两瓣巨大的肥臀摇晃得连自己也会评然心研。虽然秀情对她的那种冶艳非常的鄙夷，但是有时候也是不得不承认，这个曼儿丰满惹火的娇躯实在是惊心动魄的。

　　听到了秀情地问话，那个红衣女子曼儿娇躯微微一颤，连忙道:“没有什么事情，我只是担心我们派出去的人怎么了？”

　　“你也会那么关心正事吗？”秀情是一个非常有城府的女人。她以前尽管对曼儿等几十女子非常的不喜欢，但是也只走心中想想，脸上从来都不会来表现出来。但是今天她不如道为什么，心中好像总是有股烦躁，但是完全说是烦躁也不c是，里面好像还充满了担心和害怕，t心中好象空了一块一般。但是也说不出什么原因出来，见到那十治艳的曼儿此时的脸蛋上不但没有一点妖媚的模样，看来反而十分的温柔，甚至还有些圣洁。只是听到秀情的问话后。美丽的脸蛋儿微微一红，秀情俏脸不由一寒，俏声问道:“你在蓬莱是不是又乱勾引他们什么人了，现在在这里等不及想出去了？”

　　曼儿闻之。美目中不由闪过一丝怒色。垂下蛾首正要说括。忽然又听秀情疑色问道:“你之前下面不是疼得厉害，现在怎么样了？还是那么厉害吗？”

　　秀情本来是意识到自己地口气重了，仅想出言抚慰一番，但是忽然想起这个曼儿的下阴被潇莫莫刺了一道，好像之首疼得死去活来的。不由开口问道。不料那个冶艳的曼儿却是听得玉脸一红，接着美日闪过一丝无比温柔的神色，细声道:“婢子那里地伤，已……已经被潇公子治好了！”虽然说道最后，便连整只玉颈都红透了，而且那声音仅仿佛是蚊子叫唤一般，但还是可以明显地听出那话中带着一丝坚定，还有一丝得意。因为在秀情眼中。就算自己不答应那个叫潇剑月的求爱，但也不许潇剑月对其他女人也这么好。

　　但是秀情却先没有意料中的发怒，只是娇躯一颤，整整美丽绝伦的小脸顿时变得惨白，接着美日闪过一丝恍然的神色，小嘴喃喃自语道:“我如道了，我说我心里为什么会这么……”就在曼儿睁大了美日听着秀情说出这些话来的时候，秀情忽然转过小脸，冰冷地望向自己，冷声说道:“那个潇剑月地身份不明不白，你要是和他有了什么瓜葛，我也不会救你了！”末了，秀晴好像先忍不住一般说出口:“那潇剑月是不会看上你的，所以你也不要多想了！”

　　“小姐，二公子进来了！”就在秀情还要说括的时候，映荷忽然从外面走了进来，面上好像也无比的焦急和担心。

　　秀情看到映荷俏脸上的表情，只是微微一阵惊讶，接着收下所有的表情，整张美丽动人的脸蛋又重新变得令若冰霜一般.接着坐直了娇躯.那丝墉懒的气急顿时全无。

　　“秀情姐！我们派去的船全部被他们拦住了，说现在是危机时分，整个蓬莱不准放走一艘船只！”走进来的就是那个英俊潇洒的白衣淫贼，不过此时的白衣淫贼好像没有了平时的风流倜傥，眼中尚自带着血丝，面上的神也无比的焦急。但是走进秀情面前的时候，却是恭谨的低着头颅，就连抬起眼睛朝前面美人望上一眼也没有。

　　“什么？”秀情闻之俏脸一寒，接着微微闭上美目，深深呼吸了几口香气，静静道:“其实现在就是能够派船出海那也没有用了，那天的风波那么大，而且绛玉那丫头的船上都是姓苏派上的奸细，船上也早已经做了手脚。他们此时只怕都已经葬身在风浪中了！”

　　没有等到秀情说完话，白衣淫贼的喘息顿时变得粗重起来。目中一红，接着朝秀情道:“现在那些新招来的派中弟子们都在推举着让苏临礁做渤海创派的代理掌门，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情师姐住处外面也已被人看住了！”

　　“我也看见了！”秀情睁开美目朝白衣淫贼望去，问道:“那姓楼的那几十老家伙呢？”

　　“楼临蟾也提出让苏临礁.当任这个代理掌门，至于其他三位，有两位已经被绛玉派到金陵去打理那里的春季纳银了，剩下一个楼老五年纪最小，说话也抵不上楼临蟾的管用，所以差不多苏临礁接任代理掌门已成定局了！”白衣淫贼目中闪过一丝忧色，接着朝秀情望去道:“所以我想情师姐是不是暂时可以离开蓬莱，毕竟这里的势力我们渗透得太浅了！”

　　秀情美目微微一转。并没有立即回话，而是朝白衣淫贼问道:“公孙昭凌那边，二公子现在可以去接触接触了，现在楼绛玉已没有了，你们也没有什么仇恨了！他父亲和李莫潇有段大仇，我们需要赶紧将她争取过来！”

　　“小姐，争取公孙湛过来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啊？”站在门庭后面的那个白衣冷艳少女霜儿(和萧径亭有过一面之缘，之前她和曼儿在飘香楼设下埋伏带走萧径亭的，她就是其中之一。也是被秀情派去和曼儿推在安然居刺杀潇石S的O那个白衣女子。>在外人面前，这个霜儿好像一话不说。但是在屋中却好像要比曼儿大胆许多，只见她款款走出，俏声道:“那个公孙湛等到最后一刻争取也来得及啊，况且封疆大吏之间结交太深的话。反而容易惹来朝廷的怀疑。反正他又不可能投到临夏王那一方！”

　　见到这个霜儿竟然这么的肆无忌惮，白衣淫贼不由微微一讶，但是这个表情只是停留了一会儿，而那个红衣曼儿美目中却露出一个古怪而又都鄙视笑容。

　　“你这个丫头如道什么？”秀情朝那个霜儿蹬上一眼，接着朝自衣淫贼道:“你去公孙昭凌那边后。不用太过于客气。他在这里肯定也呆得不痛快了，不说绛玉那丫头被害的生死未卜，单单因为他和苏瑞施是情敌关系，姓苏的也不会让他痛快的！”

　　“我明白了，师姐。我等下去就势渤海剑派几船货物中有突撅产的织锦和宝石等等事情，稍稍透露给公孙昭凌说上一说！他父亲虽然不能干预渤海创派的事情，但是东海道节度使刘铭德却走他父亲的同年，有着很深的交情！到时候这个刻铭德肯定非常愿意看到渤海创派垮台的！”白衣淫贼目中转过几道光芒。顿时明白过来，接着笑道:“难怪师姐在两个月前要单独买进一船的东西进来说是给绛玉的生日礼物。咳！绛玉这个丫头，被渤海剑派的威名给宠坏了，为了赚钱就连什么货物也敢收进，就连看也不看了！”

　　“这个刘铭德本来在东海就呆着不痛快了，虽然他是节度使，但是整个东海大半地财源都是来自渤海创派，造成他说话也没有几个人听了！”秀情美丽的脸蛋微微一笑道:“渤海创派不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就只有退而来次之了。让刘铭德毁了渤海派，他有了好处自然不能忘记了公孙湛的了，而整个渤海掌握在几个大家族中已久，朝廷一下肯定来不及派专人过来管海运。到时候公孙湛肯定会让连邪尘接手整个海运码头，而连邪尘也不得不承我们的情了！”

　　“好计策！”白衣淫贼大声赞道，接着目中闪过一丝疑道:“不过那十连邪尘可未必听我们地，师姐还记得上次在上兵世家那一次吗？他竟然帮着萧径亭那个混蛋！”

　　秀情满不在乎一笑道:“那不要紧的，你应该还记得上次那个池观崖是怎么死的吗？”

　　“俄？！”白衣淫贼目中一亮，目光朝秀情笑道:“明白了，其非是连易咏做了我们的内应？！”

　　秀情闪过一丝嘲讽，道:“都是情字弄人啊！你如道连易咏为了任夜晓大费了心机，少主仅利用这一点将他拖入水中，他现在已经是泥足深陷，脱身不得拉！”接着美目闪过一丝异色，道:“其实这都是怪那个萧径亭啊！谁让她抢走了任夜晓啊！”

　　白衣淫贼听到整个计划后，目中不由闪过一道极其复杂的神色，接着朝秀情笑问道:“师姐要是男儿身的话，那都可以帮助义父打江山了，这等计谋让我们这些做男子的惭愧透了！”

　　“你不用套我的话儿！”秀情美目一寒，接着朝自衣淫贼望去，道:“这个不是我地主意，我一个女人家哪里知道这么许多。这都是我们没有来蓬莱的时候，少生早就计划好了的！”

　　“啊！”白衣淫贼闻之，顿时倒抽一口凉气，接着朝秀情笑道:“大哥他真是有经伟之才，我是怎么学也学不来的！”

　　秀情边上的那个冷艳少女霜儿忽然道:“这个可是在临夏王爷的封地上，出了这么大地动静。他能够不管吗？”

　　秀情笑道:“少主早就将他定在江南脱不开身了，他哪里知道这边发生的事！再说那个刘铭德和武莫辰政见不合，皇帝将他放在武莫宸身边，本身也说明了一些问题。所以就算武莫宸知道了这件事情后，只怕也不敢轻举妄动，这种事情要是沾到自己的身上了，那他争储可是一点戏也没有了！”

　　白衣淫贼见到秀情已经静静无语了，便站起身来道:“师姐，那我就出去办事了！”接着朝外面退去。

　　“二公子！”就在白衣淫贼还没有完全走出去的时候，秀情忽然喊住他道:“你先别去找公孙昭凌了。你想办法去将突劂的那些货物嫁祸到苏瑞施头上！然后再去找公孙昭凌，渤海创派里面还有一个人可以做这个掌门，而且可能会被我们控制的！要是成功的姑，那就不用走那么多的弯路了。不过渤海派这个祸乱定免不了的了。我们又不是要它的金银财宝，损失再大也不要紧地！所以这个嫁祸还是要的！”

　　“谁？”白衣淫贼目中不由闪过一丝疑色。

　　秀情转过美丽的俏脸望向窗外，道:.，楼竹廷！”

　　白衣淫贼目中闪过一丝奇怪的神色，接着朝秀情笑问道:“就是那个花花公子吗？我们用美色控制他吗？”接着便将目光望向了那个红衣冶艳的曼儿。

　　曼儿不由娇躯一颤，接着整张美丽的脸蛋变得惨白。美目中的愤怒之色变得更加的浓烈。

　　秀情微微一笑。并不说话，就在安静的时候，外面的映荷忽然又跑进来了，朝秀情道:“小姐，李月青管家来了！正在外面说要见小姐！”

　　“你看，说到他，他地人就来了！”秀情美目中闪过一丝奇怪的笑容，接着朝屋中几人道:“除了霜儿和映荷。其他人全部退下去，等着那个李月青过来！”

　　外面的园子中.李月青整张美丽的脸蛋上还布满了红晕.美目间的春意无比的僚人，而且她的那两只肥美滚圆的屁股.好像更大了，走路地时候尽管非常小心，但先还是左右摇摆出勾人心魄的臀浪。美目中好像秋水此时也仿佛要流出来一般。

　　但是等到走进了花园中的一个拱形院门的时候，李月青面上所有的春意都不见了.只剩下冰令严肃.冷若冰霜。

　　萧径亭带着那个白衣美人走到浅水海滩到时候，那个仙女般高贵的美人立即变得笑魇如花起来，虽然萧径亭并不能看见她的脸蛋，但先从美人的眉宇中，可以清晰地看了出来。

　　这只可爱的小海豚不如道为什么，今天海上的风浪几乎已完全退了，但是这只小宝贝好像还一点要走的套思也没有。萧径亭走到海滩的时候，它正在独自玩的不亦乐乎，一会儿钻砂子，一会儿高高地跳起来，接着重重地摔在柔软的浅水沙滩上。见到萧径亭两人后.就飞快地游了话来。对待白衣美人.也没有一点的眼生，反而对她还要亲热几分。

　　而白衣姐姐也仿佛放弃了她所有的高贵，所有的端庄。脱掉绣鞋，光着美丽的玉足踏入水中，将手臂上的袖子高高执起，露出一截雪白粉嫩的藕臂，一只小手提着长长的群子，另外一只手轻轻抚摸着海豚光滑的背脊，就算被海豚蹭得满脸的水珠也是咯咯笑着，没有一点的不快。甚至好像不要自己圣女一般的形象了。

　　“姐姐是不是也是外族人呢？外族女子的感情在泄漏出来的时候，走非常的奔放的！”萧径亭见到这十端庄的姐姐玩的忘乎所以。心中不由浮起这个念头来，接着目光望向美人儿的两只眸子。

　　白衣美人儿终于发现了萧径亭将目光注视在她的双目上，不由朝萧径亭温柔一笑道:“这样望着姐姐做什么？你是姐姐的晚辈，是不能用这么暧昧的眼光看姐姐的！”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就是这只小海豚背着我们到这个岛上来的，不如我们驻着她在海上玩上一圈吧？！姐姐！”

　　听到这提议后，白衣美人美目一亮，显然心中对这种好玩的事非常的期待.但是紧接着美目微微一缩朝萧径亭望来道:“还是不要了.绛玉、那小丫头還在床上躺着呢，而且等下海水肯定会弄湿了我的衣服。那~那成何体统？

　　“刚才我将我的东西顶进你的屁股逢中，你也只是低低呻吟几声，怎么没有见你说什么成何体统呢？”当然这种话萧径亭只能在心中说说，口上却笑着说道:“不要紧的。姐姐不用担心会被这只小海豚看到什么。她是女的！”

　　“不要瞎说啊！小宝贝会生气的！”白衣美人连忙朝萧径亭狠狠瞪了一眼，接着玉手轻轻的抚摸着小海豚的脑袋，仿佛真怕它会受委屈一般，接着朝萧径亭道:“姐姐不放心的是你，你这个孩子连小海豚儿也要编排。真是坏透了。你说姐姐怎么会放心和你到海上去，姐姐又不会水，等下到了海中，你要使坏了连跑都没有地方跑！”

　　“哈哈！”萧径亭心中不由一笑，但面上却黯了下来，脸上故意浮上一丝苦笑，道:“原来姐姐这么想我，这么防着我啊！”

　　白衣美人见之连忙跑过来。朝萧径亭柔声说道:“弟弟你生气拉！只不过你刚才在洞里面的时候，实在对姐姐不尊重得很啊？”待见到萧径亭只是轻轻一笑，并不说括，白衣美人儿美目闪过一丝怜惜一丝奔放的光芒，一手拉上萧径亭的手道:“好吧！姐姐和你去玩，但走你要保证不对姐姐使坏啊！”

　　“我不使坏！我不使坏！”萧径亭嘴上诺诺说道，接着拉着美人儿的手，环上美人儿的蛮腰，便要抱着白衣美人做上海豚。没有想到白衣美人美目闪过一丝狡猾的笑容，俏躯一闪就躲开了萧径亭的环抱，接着小手也挣脱了出来，叉开玉腿坐在海豚的背上，接着朝萧径亭道:“姐姐还是不放心你.所以你坐到姐姐的面前来.不然你定会占人家便宜的！”

　　当萧径亭满鼻美人幽香的时候，心中却走微微有些苦笑不得了，因为他此时正坐在白衣美人的身前，说得直白些，甚至是被美人儿以保护的姿势抱在怀中。

　　虽然这个姿势无比的暧昧，但萧径亭其实占不到什么便宜，因为白衣美人儿虽然手在萧径亭的胸前，但酥胸去紧紧地向后仰着，不让两只高耸的玉乳顶到萧径亭的后背。而下身的距离就更加远了，由于萧径亭不自然地向后退着，美人儿不好意思明显地移开，但却偷偷地将圆滚香嫩的肥臀向后退，形成一道圆圆向后拱起的撩人姿势，但萧径亭却先没有眼福看到这一美丽的景象了。

　　“姐姐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呢？”白衣美人此时显得尤其的兴奋，本来笼罩在美人美目那丝忧郁和谈愁也找不到一丝痕迹了.眉宇间也尽情地绽开享受着主人心中欢乐。由于海豚儿游得又快又稳，所以美人儿也大可放心地把精巧美丽的玉足放在水中尽情嘻戏，两只玉手轻轻地拍打着萧径亭的胸前笑道:“虽然姐姐还要随时都防备着你这个小坏蛋使坏，但是这真史姐姐最欢喜的时候了！”

　　接着见到萧径亭身子变得先先实实地不再往后挤来好碰到她，不由要开口表扬几句，但是却发现萧径亭此时正目光火热地盯着自己赤裸出来的玉足，那目中的强烈的占有和温柔地抚摸让她芳心微微一颤，接着渐渐缩回自己的圣足。

　　“姐姐为什么要锁住自己呢？将自己关起来，姐姐到底怕什么呢？”萧径亭感觉到了白衣美人儿的动作，忽然双手朝身后伸出。握住了美人盈盈一握地柔软蛮腰，猛地将玉人朝后背一拉，美人的两只玉乳顿时仅顶在了萧径亭背上，接着胯间的几根芳草也仿佛隔着裤子撩在了萧径亭后腰上，不过可能是幻觉更多一些，毕竟隔着好几层裙布。

　　“啊！”美人儿娇躯一颤，一声娇呼后，美目中的神情顿时变得紧张了起来，娇躯微微僵硬了片刻后，两只玉手飞快地推开了萧径亭的后首。软弱地朝萧径亭道:“好弟弟，你不要这群。你这样坏了姐姐的贞洁不要紧，还会乱了伦常的，甚至会给你带来天大的难题。天大的祸事地！”

　　萧径亭飞快地转过身来。将美人儿的蛮腰用力一抱道:“这怕什么！”接着目光紧紧盯淮美人儿的美目上，柔声道:“姐姐啊，你刚才肯和我一道出来，那就表示你想给我一个机会，希望我能够征服你的。你既然能够给自己一个机会，也个我一个机会，既然走出了第一步，为何不索性走下去呢？”

　　“胡说！”白衣美人语气顿时变得严厉起来，虽然娇躯让萧径亭紧紧抱着，但是脸蛋儿却远远离开萧径亭，道:“难道给你机会就是给你坏了我贞浩，要了我身子的机会吗？你说喜欢我就先用轻薄强暴我来未示吗？”

　　萧径亭微微闭目。接着又睁开，目光顿时变得坚定起来，道:“姐姐，对于别地女人我有一百种方法将她搞到手中，而且一点也不着急，甚至让他们要求我要了他们的身子，等她们拉着我上来，我才会干了他们！”

　　听到了萧径亭的话后，白衣美人的美目顿时变得迷惘和伤心起来，接着美日射出的神色也变得严厉起来，道:“你就这样对待女儿家地吗？我还以为你和其他男人有什么不同，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心中孤寂了十几年的心境仿佛一下子都变得滋润了起来，我不如道该怎么形容那种减觉。但肯定不是对情郎那种心颤的感觉.毕竟姐姐已几十岁了。对你.姐姐真的仿佛是看到亲弟弟一般甚至~甚至是象亲儿子一般，有着无限的亲近和疼爱，姐姐也不如道为什么？所以姐姐从来不问什么，就只是对着你好！你要稍稍使坏，姐姐也任由着你！但是你现在却说出这样的话来，你真让姐姐很失望？很难过啊！”接着美目一正朝萧径亭问道:“那你对躺在床上昏迷的那小丫头也是这般心思地吗？”

　　萧径亭仿佛没有理会到白衣美人所说的话一般，轻轻一叹道:“在别的女孩心中，我不如道该怎么形容我自己，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玉树临风、温柔体贴、武功绝顶，象棋书画无所不能，他们兴许在心中爱我爱到骨子里面了，说实话，我虽然也非常高兴看到这种事情，我非常高兴看到这种事暗，我非常喜欢她们乖乖地躲在我的怀中，等着我去疼爱！那些个对我不敬的女孩，他们就算再美丽，在他们投降之前，我连着也不会看她们一眼！”说道这里，萧径亭仿佛要将内心深处的自己完全倒了出来，一点也不顾忌会给眼前的美人带来多大的坏印象！

　　“在别人眼中，在别的女孩眼中，我都会有着无比光辉的形象，我从来都没有认为我是个好人，是个君子。在两年前妍儿离开之前，我是个什么事也不懂的混蛋，全有一身厉害的武功，还有一支艳丽但华而不实的画笔！但是妍儿虽然浓暗中偷偷地笑我的不懂事.但是她还是满足了我所有的大男子主义.从来不会笑话我，只是暗暗中在改变我的一丝一毫！虽然表面上，我是个大丈夫，妍儿只是一个娇人的小妻子。但是我心中如道，妍儿对我来说，是妻子，是姐姐，更是母亲一般！”萧径亭任由海豚满无方向的游着。双手也被白衣姐姐架着一动不动，目中忽然闪过一丝悲色，一丝情急，甚至一丝仇恨，道:“但是妍儿后来竟然走了，虽然我在人前都是说我对她如何的情深，如何想着怀念！是啊，我想她，比嘴上说的还要想！但是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让她要离开我。有什么事情竟然比我还要重要，有什么事情竟然要紧到要放弃我和她的感情这事我从来不敢去想他，每当想起的时候。就像毒蛇一般撕咬我的心里一般的痛！”

　　萧径亭的目光接着猛地盯上了白衣美人道:“你也是一样。有什么事情值得你要放弃我，说什么不能涉及暧昧，说什么只是单纯的姐姐弟弟。这有什么关系，不要说姐姐弟弟，就是阿姨不是照样可以娶来做妻子的吗？是。我想要你的身子，因为这样才会让我觉得我拥有你了！呵呵，幼稚吧？！”

　　白衣美人的美目中顿时浮上一道温柔的，玉手来来抓上萧径亭的面颊，美目缓缓滴出几颗晶莹的泪珠，柔声说道:“弟弟，我可怜的弟弟，你是将姐姐当作你的妻子了吗？但是姐姐真的只是把你当作一个亲爱的弟弟啊！姐姐毕竟已几十岁了。哪里有那么容易受上你这个小鬼啊！”

　　萧径亭面上一愕，接着面上浮起一道沧桑的笑容，没有了原来一丝地幼稚，接着猛地撕下脸上地面具，露出那张俊美绝伦的脸出来，接着那张俊美无匹的面上浮上一丝诡异的笑容道:“姐姐啊，其实很多时候，面孔还是最能打动女人芳心的东西，姐姐，你动心了吗？”

　　“啊！”白衣美人来轻轻一声娇呼，接着美目直直望在萧径亭的脸上，呼吸也变得快起来，良久后，方才用玉手轻轻抚摸上萧径亭的面颊，一寸寸地摸着，柔声说道:“这就是我弟弟的真面孔吗？长得真是美丽极了，这是姐姐见过最美丽的脸蛋了，弟弟啊，你怎么能够长得这搬美的呢？”接着温柔一笑道:“也是，我说弟弟怎么可能长得面具那幅样子呢？虽然那张面具也非常的英俊，但离我心目中的弟弟却要相差上一大截呢？”

　　就在白衣美人面色无比温柔的时候，忽然美目中地神色一正，柔声说道:“心动啊，姐姐真是心动啊！但弟弟啊，你如道姐姐以前的经历吗？姐姐已经老了，几十岁了？虽然疼爱你，虽然亲你，但怎么会爱上你呢？你在姐姐眼中，就是一个孩子啊？要不要姐姐说说你小时候的事情啊，看看姐姐到底”

　　“不用了！”萧径亭忽然微微一笑，接着面上一正道:“我不想听那些.姐姐说你不是那种喜欢我，姐姐真是骗我了，姐姐每当我抱你的时候，你的身子都会热起来，我将阳物放在你屁股沟儿的时候，你甚至呻吟出来了。你情动了.姐姐！你如道你刚才的眼睛吗？你刚才答应我出海的时候，那种眼神走非常的火热的，先蠢蠢欲动的，那种火热的情火仿佛猛地一下要烧起来，只是你猛地将他压了下去！再说姐姐你不是那种喜欢我，但至少在这十世界中，能够获得你的疼爱，也只有我一个吧！你不会在意和我好，你也不会在意将你纯洁的身子交给你疼爱的弟弟吧？这些事情，你在和我出海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了吧？”

　　白衣美人听到萧径亭话后，娇躯不住颤抖，美目闪过一丝软弱，接着浮上一道怜悯，柔声道:“弟弟啊，你真是理解错了，知道姐姐为什么跟你出来玩吗？那是姐姐要给你一个交代，姐姐明天就要离开你，回到洞中，关上石门再也不出来.再也不见你了！”

　　“李月青拜见夫人？”美丽的李月青走进屋中的时候，只是对着秀情轻轻一福，并没有行下大礼。

　　秀情笑着让李月青坐下，接着美目便在李月清的粉脸上巡视仿佛要看出什么来。虽然李月青也不是寻常之辈，但还是被秀情看得俏脸通红，面上也微微有些不自然。

　　“李姐现在看来真是越来越年轻了！”见到李月青面上闪过一丝恼色后，秀情面上绽开一道温和的笑容，见到映荷为李月清上了茶，便笑着问道:“李姐来见我可有什么事吗？”

　　李月清望向秀情，虽然面对搂竹廷的时候。她走风骚无比。但是其实她还是个厉害而又直接的美人儿，所以稍稍组织了下言语后，便直朝秀情说道:“夫人想必如道，现在几乎整个渤海派都要让苏临礁.做这个渤海剑派的代理掌门，以前他是一直不同意绛玉小姐做这个掌门的，但现在却满口说道知道绛玉小姐来了后，立刻交出代理掌门的位置，然后让整个剑派中的大佬公开推举掌门宝座。但是自己却先派人封锁了所有地海岸，不准我们的船只通过，自己倒先派出许多大船去寻找小姐。但想必小姐早就已被限害了！“说道这里的时候。李月清的美目忽然朝秀情直直望来道:“因为，有人给小姐体内种了‘噬神蟲，现在提前让她发作了。按照‘噬神盅’的毒性，小姐肯定是不能活过这几天的！而且小姐的船也已在海上裂成了碎片了？”

　　“什么？”秀情本来是俏笑吟吟地听着李月清说话的。但是猛地听到楼绛玉‘噬神盅’的事后。美目还是忍不住一颤，接着猛地闪过一丝疑色。但是紧接着发现李月清正饶有余味地望着自己.美丽的脸蛋不由浮上一道悲色.接着正色问道:“李姐你怎么如道这些事情地？！”

　　“是有人写了信给我了！”李月清顿时目光如赤地望向秀情，小嘴慢慢说道:“而且他信上什么都和我说了！”

　　秀情脸色微微变了变。心中又不如道李月清到底如道了多少，片刻后所有紧张的神色一扫而尽，美目朝李月清闪过一道暧昧的眼神通:“月清姐姐啊，你到了这等年纪还能长得这么水嫩，红扑扑的真先让人羡慕了，看来，那种事情真对我们女人大有好处地啊？”

　　“啊！”李月清一声娇呼，接着整张美丽脸蛋都变得红透了。美目不可置信地望向秀情，不知道自己和楼竹廷的事怎么会让眼前的女人如道了。良文后方才开口说道:“说来那些事都成过去了，所以那些事情我不会再说第二次了？我想向秀情夫人讨个主意，我们到底该怎么阻止苏临礁.做上这代理掌门！”

　　“说来也是啊，其实楼竹廷才真正有资格做这个掌门的！”秀情美目闪过一丝笑意朝李月清望来，接着抿嘴一笑道:“月清姐姐这可不行啊，只要别人提起楼竹廷你就脸红，那么谁都会看出你们的关系了？”

　　接着面色一正道:“几天之前，我就已派人去请在金陵的几位叔叔了想必近日他们就会赶来的。到时候竹廷立刻出面，便有可能阻止苏临礁当代理学门。但是关键在于延迟，楼临蟾真史迷上了俏螺儿这个女人了，你只要想办认将这个女人搞走，然后做上一些敲诈和威胁，这样的话。苏瑞施在楼派中最大势力的楼临蟾顾不上这段日子了，然后挨到另外两个楼家大佬的到来，就可以了？”

　　“这可以吗？”李月清听秀情的话后，美目不由闪过一丝疑色，朝秀情问道。

　　“应该可以吧！”秀情心中一阵轻笑，但美丽的v脸蛋上却先没有一点的轻松.朝李月清正色说道:“现在也只有这个法子了！”

　　“二公子，你现在就立到去办你地事情？”李月清走后，秀情的脸蛋顿时变得严肃起来，朝白衣淫贼吩咐道。

　　“我会的！”白衣淫贼面上浮上一道异色，就朝外面走去。

　　秀情的美目忽然望向曼儿，目中浮上的神色变得无比的仇恨和嫉妒，接着温和笑道:“曼儿，我给你准备的任务你也好准备好了，这几天好好想想！这可是你非常擅长的！要是成功后，我让少住纳你做了妾，好不好？”

　　听到白衣美人的话后，萧径亭不但没有悲色，反而笑着问道:“姐姐若什么要将自己关在洞里面，那样大概一辈子也出不来了吧？姐姐在逃避什么，姐姐在躲什么？”

　　白衣姐姐听到萧径亭的话后，美目也闪过一丝惊讶，仿佛暗道:“是啊，我

　　躲什么啊？我为什么要逃跑啊！”接着抬起蛾首，望向眼前这个俊美绝伦的萧径亭，见到的是一双炽热而又坚定的眼睛。

　　“好姐姐啊！我不如道你在害怕什么？就算你刚才说只是将我看作一个亲近的弟弟？那又如何？”萧径亭声音顿时变得无比的温柔，顿时和白衣美人儿换了一个角色，反而对她循循善诱起来了，柔声说道:“姐姐啊，其实人的爱很复杂，但也很简单。就是想亲近而已，就是想疼一个人，或者被一个人疼而已。还有什么也都是借口吧？好姐姐，你想着被我疼爱吗？你是想的！要是你不想，大可毫不在乎于地瞥我一眼，然后就忘记得干干净净的，哪里要逃跑躲进你那个洞中呢？”

　　白衣美人听到萧径亭的话后，美目变得迷失起来，耳边顿时又响起萧径亭温柔的言语。

　　“那么姐姐，你爱过人吗？”

　　白衣美人虽然没有回答萧径亭的问题，只是一个人呆子想着，接着美目移上萧径亭的脸上，柔声说道:“弟弟真厉害啊，会钻了姐姐的空子，然后要让姐姐答应你什么的，就算人家对你没有什么，也被你说成有什么呢？”

　　“姐姐啊，这个空子是你在潜意识下留待我的，小宝贝儿！”萧径亭没有给白衣美人再多的时候，一把抱住了丰满迷人的美人道:“这样一来，我就更加不能放姐姐走了，姐姐不能走出那道枷锁，我来帮你！”说罢一手飞快的从蛮腰下，摸上了美人柔软粉嫩的两瓣香臀儿，用力地揉搓，另外一只手抓上美人儿高耸的酥胸，柔声说道:“姐姐啊，不是我心急啊，对别人的时候，我不是这样的！我害怕我不抓紧的话，你就跑了！和妍儿一样！跑得我也找不着了！”

　　白衣美人虽然美臀和玉乳被萧径亭轻薄着，但美目却走好像想着什么，一片迷失，但是美妙的娇躯来却飞快的热起，接着难耐地扭动着。

　　萧径亭将手伸进美人的衣服，轻轻一解，一只洁白如王、，坚挺如峰的玉乳便弹了出来，虽然不若楼美人的奶子那般巨大，但是也不小了。萧径亭一手只能堪堪握住，萧径亭不知道眼前的这个美人儿到底有几岁了，但眼前的这只玉乳无论是色泽还是弹性，都是无与伦比的.在萧径亭眼前晃了晃后，那雪白的玉乳仍旧是骄傲的挺着，就连如同新拨鸡头肉的小奶头位置，也是娇嫩诱人的粉红色.也就是太久没有人摸过来.萧径亭的手还没有碰上那颗可爱的小奶头它便偷偷地升起腰来.

第十一卷 第六章 消魂密事

　　萧径亭一手偷偷摸到美人柔软的臀沟儿，那又深又腻的感觉顿时让腹下火热狰狞，接着见到眼前的那只乳房又大又圆，知道将美丽柔软的乳房小半个都含进嘴巴中，那种滑腻香软的感觉顿时让萧径亭有些魂飞天外，含在嘴中的雪白乳肉也顿时使得满口生香，萧径亭再也忍不住，紧一阵松一阵的收紧面颊，看来仿佛是婴儿吃奶一般，不过吃奶是咬着小奶头，而萧径亭却是咬住了人家小半个香乳。但是这些已经足有吸引起白衣美人内心深处的母性，虽然美目依然迷茫，但是小嘴却是渐渐地声音出声。

　　“这个姐姐还真是温柔啊，就连发情时候的呻吟也好似这么婉转而又羞涩！”白衣美人的呻吟是非常独特的，声音非常的细，但是内容却是非常的丰富。如箭如丝，如泣如诉，听得人仿佛要倾尽了心中所有的怜爱一般。

　　美人的乳肉实在太甜美了，萧径亭久这么含着舔着，含不得松口。但是他知道，这样并不能给怀中的美人儿带来太多的快感，所以带着千万分不舍，轻轻松开咬住美人儿香乳的嘴巴，接着嘴巴飞快地退开，让美人儿的乳房从湿热的嘴巴中离开。

　　“嘤！好弟弟，别……别走，咬住姐姐的那里啊！……”感觉到萧径亭的嘴巴停止了对自己乳房的侵犯，白衣美人儿芳心顿时感觉到一阵失落，不由伸手将萧径亭的头抱住，按在自己的酥胸上。

　　眼前这只乳房时对萧径亭绝对有着非凡的诱惑力，萧径亭自然舍不得让开。但是一感觉到白衣美人的动作后，心中还是猛地一喜，接着温柔喃喃道：“不会的，我一定让姐姐舒服的！”接着张嘴便要咬住雪乳顶上地粉嫩小奶头儿，没有想到美人好象是下意识一般。竟然耸起了酥胸，将乳头伸进了萧径亭嘴巴中。

　　美人儿是非常动情了，那颗小奶头已经张胀到足有拇指般大小，要在嘴巴中也不象开始那般柔软了。而且已经变得无比的敏感，萧径亭舌头轻轻一阵扫过，变带起美人一阵长长的畅吟，接着娇躯一阵颤抖。

　　“恩！……嘤！弟弟别吸！”随着萧径亭猛地一吸，白衣美人儿一声娇啼，抱紧萧径亭脑的双手猛地放开，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这个好姐姐还真是敏感无比啊！”萧径亭心中微笑着。另外一手抓住美人儿柔软的小手，伸进自己的胯间，让她的玉手轻轻握住自己的火热，接着自己的那只手又重新伸到美人儿的臀沟中。海底捞月一般从美人两瓣香嫩的粉臀中间伸到前面。手掌按在美人大腿中间的方寸密处，轻一阵紧一阵地揉弄着。

　　萧径亭耳朵中听着美人儿的婉转娇啼，手中也感觉到美人娇躯火热的温度，而且眼前酥胸的雪白肌肤也已经变得瑰红迷人。心中知道怀中的美人儿已经是情动如火了，心中不由稍稍有些喜出望外。因为刚才美人说话时候语气的严厉和坚决真是让他没有什么把握的，身下的小海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海上风平浪静，所以游得特别慢。不过就算再平稳，萧径亭骑在它背上还是稍稍有些颠簸，萧径亭想要让美人躺下，或者是跪者撅起美臀是不可能的了。唯有双手将美人抱在大腿上，嘴上轻轻吐出美人的乳首，但是在美人下面的手却是抚慰得更加厉害，总之不让美人情火熄灭了下去。”姐姐啊。你说你的这只大屁股怎么会长得这么好看，这么诱人呢？藏在裙子里面看不出来，但是摸在手中却是又圆又大，又肥有软，又嫩又腻，好姐姐你说这是为什么呢？“萧径亭的嘴巴渐渐从美人的酥胸移到美人的脸蛋上，最后含住玉人晶莹的小耳珠，柔声说道，一边在美人下身肆虐的还手偷偷地拉着薄薄的绸裤，接着缓缓扒下，另外一手却是动作得更加厉害。”不知道！“姐姐不知道，恩！你不要问这个问题……”可能是萧径亭多虑了，因为随着萧径亭的动作，美人不但没有一丝的抗议，反而还扭动着水蛇一般的蛮腰，抬起肥大的香臀儿，配合着萧径亭脱下裤子。露出两瓣白晃晃的嫩臀儿。

　　萧径亭心中大是感动，动情地伸出舌头轻轻舔在美人儿的玉乳上，对着娇嫩的小奶头轻轻噬咬着，柔声说道：“我的小宝贝奶头真美啊，还是粉嫩粉嫩的！以后我们的宝宝有福了，能够在这么美丽的一个乳房吃上奶，会妒忌死我的！”

　　萧径亭将美人儿雪白的裤管和亵裤脱到了大腿弯上，让两瓣雪白的粉臀鹅而赤裸在空气中。嘴巴又重新凑到美人儿的小耳朵边上，柔声道：“姐姐，你给我生个孩子好不好？这样的话你就是想离开我，也会有他不让你走的？好吗？”

　　“孩子……恩，好！”美人儿闭着眼睛呻吟说道，但是接着娇躯一激，好象是湿润的海风一阵吹来，吹过赤裸的两瓣香臀儿，使得美人觉得一凉，美目猛地睁开。

　　“你放开我。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白衣美人晃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一只玉手竟然伸进了萧径亭的胯间，不由飞快地抽出，接着猛地退开萧径亭的身体。美目中猛地泄出了几颗晶莹的泪珠，接着垂下蛾首，却是见到赤裸在外面的两只浑圆坚挺的双乳，两只玉手不由飞快地掩上胸前的衣衫，接着感觉到自己的下身已经全裸，两瓣雪白肥臀还暴露在空气中，而眼前这个俊美无比的少年的一只坏手还摸在自己胯间私处，甚至她还能感觉到自己胯间蜜处也早已经湿漉漉的一片。”啪！“白衣美人芳心又羞又愤，自己美丽神秘的下身私处就赤裸在男子的面前，小手不由朝着萧径亭脸上甩去一个耳光。接着泣声哭道：“你这个坏孩子，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姐姐？趁着姐姐心神不宁的时候。欺负姐姐？”

　　萧径亭好象从头顶上被浇上一盘冷水一般，他其实是非常骄傲的。他还从来没有这么讨好多一个女子。辛忆在对他说出冷淡语言的时候，他还只是付之一笑。因为他心中并不是太在意，梦君奴，唐绰兮是萧径亭觉得在世间唯一和妍儿相提并论、同一个级数的美人儿，所以萧径亭才对她们心动不已。但是眼前的这个美人儿却是和妍儿神似，虽然萧径亭连她的面也没有见过，但是她在心中却是已经有了无比深刻的位置。所以萧径亭才会这般的急切，这般地讨好。甚至有些孩子气一般，非要得到这个女人不可。至于用什么手段却是不怎么理会了。至于就要到手的时候，忽然又从手中溜掉了，甚至还被人家打了一巴掌，虽然萧径亭不会有那些女儿姿态。但是心中的味道总是不怎么好受的。

　　白衣美人儿本来想着挣扎站起来。将被脱掉的裤子穿上。但是挣扎地跪起娇躯的时候，美目一颤望向萧径亭，面上的神情顿时变得无比的温柔，玉手抚上萧径亭的面颊，柔声说道：“弟弟。姐姐打疼你了吗？是姐姐不好，明明是姐姐自己没有用，经不住你的撩拨，却还来怪你！”也不顾忌自己还是雪白的屁股儿，坐在萧径亭的腿上。

　　萧径亭目光猛地抬起，里面没有一丝的责怪，甚至比起刚才还要炽热，温柔笑道：“那姐姐为什么被我撩拨。姐姐为什么会情动啊？明明是姐姐……”

　　“弟弟别说了！”白衣美人儿连忙用小手掩住萧径亭的嘴巴，接着在萧径亭腿上又跪起娇躯，弯下蛮腰要拉起裙子，一边喃喃自语道：“姐姐是情动了，姐姐是忍不住了，但是……啊！！”不过没有等到她说完，忽然觉得下身最娇嫩的地方一阵酥麻。

　　原来在白衣美人跳起来的时候，自己湿热腾腾的迷人私处正在对在萧径亭的嘴巴面前，女人最醉人心魄地气息也从那里喷向萧径亭的鼻端，惹得萧径亭心神大动，猛地张嘴咬住女人肥美湿腻的下身。惹得美人一声娇啼，接着整具娇躯难耐地颤抖起来。

　　“好弟弟，啊！……你不要这样，姐姐会受不住的！”美人儿美目闪过一丝蠢蠢欲动的火热，接着美目望下胯间的萧径亭，按火热的光芒仿佛要将萧径亭吞下一般。但是紧接着一道清明猛地浮上了两只美目，使得美人儿不由便要挣扎离开萧径亭的嘴巴。但是两只肥嫩的玉臀已被萧径亭紧紧抓住，不住的揉捏。美人儿几阵挣扎过后，也丝毫不能挣脱开萧径亭，而且下体的快感仿佛点燃了心中的情火一般，一下子便又猛地燃烧起来。

　　“嘤！你再不……再不放开姐姐，姐姐就要……就要打你啦！”白衣美人儿卷起一只粉手，但是咬着樱唇却是舍不得捶下去。但是下体好象有千万只虫儿在不停地噬咬住一般，她知道下面已经流出不知道多少水儿了。虽然美人儿的美目扇过不知道多少心动的神色，但是总是被一层冷静清明压制下去，几个回合后，白衣佳人终于忍受不住，美目一凄朝萧径亭道：“弟弟，你要是想要姐姐，那就等到姐姐死了以后吧！”说罢忽然将萧径亭头移开，娇躯往海面上猛地一跃，便落在海中。

　　萧径亭原来的心神中，早已被强大的占有欲充斥满了，待听到白衣美人的交换后，方才清醒过来。但是见到白衣美人儿跳进海中的时候，他只是望着不停泛着水汽的海面上，两只眼睛不停的转移，但是却没有跃进海中将她给救上来。

　　“这个白衣姐姐看来是真的不肯跟我了，上岸后恐怕也会立刻回到那个山洞中，再也不会见我！那还不如现在就死了！”这个恶魔一样的念头竟然猛地从萧径亭的心灵伸出探出一个头来，但是紧接着被心中汹涌的关切和怜爱给兄根压下，连忙飞快地扎进水中。

　　白衣美人儿真的不会游水，萧径亭在水中见到她的时候，她只是不断地往下沉。脸上的表情并没有和寻常人落水一般，极度的惊慌和恐惧。四肢也不是在不住地挣扎翻腾。而是静静地处在一个非常平和的姿态。就算在这种时候，白衣美人儿美丽绝伦的脸上还是无比的恬静、无比的温柔，虽然美人此时还是光着下身，甚至因为两只玉腿微微张开，使得美丽迷人的私处毫无遮掩地显露出来，但是美人儿非但没有一点淫秽的气息，反而显得无比圣洁，便仿佛一个沉海的圣女一般。只是圣女的那双美目却是变得没有一点生气，好象处于深深的绝望中一般。

　　“我真是一个混蛋！竟然会有刚才这种念头！”萧径亭狠狠地朝自己的胸口捶上一口，猛地喷上一口鲜血。接着朝白衣美人飞快游去，嘴中喃喃自语道：“姐姐别怕，我来救你了！一定将你切底救出来！”

　　白衣美人正仿佛要闭上美目，但是见到萧径亭游来的身影后。美目猛地一亮。那瞬间闪过的璀璨光芒。就算在水中也仿佛划过的流星一般地让人悸动。

　　“映荷，你下去吧，吩咐下去，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进来！”秀情吩咐完后，便朝有些魂不守舍的映荷说道，接着美目望向一边冷艳少女霜儿。冷冷道：“霜儿你进来，拿上宝剑，陪我练‘太阴剑法’！”

　　映荷听到秀情的话后，面无表情地走到外面的庭院。但是那个白衣霜儿听到秀情的话后，美目却是闪过一道极其奇怪的光芒，但是还是紧跟在秀情的身后，朝里面的闺房走去。

　　秀情的闺房不是那么的奢华，不象楼玉的闺房那般富丽堂皇。但是非常的雅致。非常的精美。秀情走进了闺房后，并没有取过墙上的那把宝剑，反而轻轻坐到了一张榻上，美目直直望向了眼前的冷艳美人霜儿。美丽绝伦的俏脸上还是那么的冷若冰霜，甚至比平时还要冰冷。

　　但是那个叫霜儿的女孩好象没有一点害怕，缓缓的抽出手中的宝剑，接着举过头顶，然后将剑刃往下，竟然刺进了高耸的酥胸。

　　不过冰冷剑刃刺进酥胸以后，并没有出现一点血迹。只是听到一声绸布撕裂的声音，接着霜儿握着宝剑的玉手猛地往下一插，要是寻常人见到这等场景，肯定会吓得魂飞魄散，但是秀情的美丽脸蛋上却是没有一点的惊动，只是美目中的光芒猛地戚起，那光芒看来既显得火热，又充满了诡异。“嘶！”随着霜儿小手握着宝剑猛地一拉，整个室中仿佛猛地一亮，美人儿身上所有的衣衫也猛地分成了两半，掉在地上。雪白香嫩的赤裸的娇躯仿佛被剥开的荔枝一般，又嫩又白，仿佛轻轻一挤就可以捏出水来一般。

　　“小姐，人家的身子这几天天天都浸在了奶中，你看上次您打过的痕迹一点也看不见！”霜儿脱下所有的衣衫后，缓缓地耸起酥胸，让两只玉手伸到背后，使得两只硕大的豪乳缓缓抬起，更加显得坚挺弹跳。

　　“上次奴婢听小姐说您喜欢大奶子，所以人家就用药抹在上面，您看现在是不是够大了！”霜儿用玉手轻轻拍了两只玉手，使得两只雪白的白兔微微一阵颤动，荡起一阵令人眩目的乳浪。接着朝秀情一阵媚笑，微微转过娇躯，背对着萧径亭。接着弯下蛮腰，两只玉腿跪在了地上，将两瓣雪白的大屁股高高翘起，两只玉手也从玉乳上放到两瓣雪白的大屁股上，抓住两只臀瓣微微分开。美目闪过一丝荡意，朝秀情望去腻声道：“小姐，您看婢子的这只大屁股是不是变得更大了！你喜欢吗？”

　　秀情美目紧紧盯在霜儿赤裸的侗体上，娇喘也渐渐变得急促起来。但是霜儿却没有看清楚，秀情的目光并没有真的落在自己娇躯上，里面的光芒而是一片迷茫。不停地闪过不同的神色，里面有痛苦、有自嘲、有怀念、有悲伤，还有许许多多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的表情。

　　最后，秀情所有的神情一扫而尽。只剩下无尽的难过和凄色。接着几颗晶莹的粉泪纷纷坠下。只剩下无尽的难过和凄色。小嘴喃喃自语，也停不出来在念着什么。

　　秀情人任由粉泪汹涌而出，然后整张脸蛋被深深的绝望和疯狂笼罩。胸前的高耸的也因为激动的心情而不住地起伏，平常秀情的酥胸虽然坚挺，但是却不是惊耸凌人，但是在起伏中，那两只插云双峰隆起的高是秀情从来没有过的。那种令人心颤的美态让人恨不得撕开美人胸前的衣衫，看清楚里面最美丽勾魂的美景。

　　“嘶！”秀情的两只玉手忽然猛地撕开了娇躯上的衣服，经过小手飞快的飞舞后。那其起伏玲珑、浮凸惹火的娇躯顿时赤裸在空气中。本来那霜儿的娇躯是无比的动人，霜儿的乳房和肥臀也足够大了。但是比起赤裸都的秀情，却是仿佛星星和月亮之间的区别一般。

　　秀情的娇躯非常的修长，所以她的两只玉腿也是天下难找的修长。加上那结实浑圆的绝美腿形。秀情的这双美腿简直世间难找。秀情的娇躯是惊心动魄的，是令人血脉愤张的。但是她从来都是将她藏在衣衫中，由于她长得高了，所以看来并不是惊胸怒臀的那种妖媚肉体。但是脱完衣衫后，她竟是让俏螺儿这般妖媚丰满的肉体都相差太远。羞愧欲死。

　　而霜儿这个平时冷冰冰的美人儿顿时被秀情绝美的娇躯迷得神情迷离，脸上只有痴痴的挚爱。没有原先一点的风骚，美目中射出的光芒，渐渐变得疯狂而又触迷。接着便跪在地上，朝秀情飞快爬去。

　　“你跪在那里！”秀情见到霜儿像一条狗一般跪在自己的身下，可怜而又火热的目光朝自己望来。非但没有一点怜惜，反而涌起一股虐待的光芒。猛地弯腰抓住霜儿的豪乳，冷冷道：“你为什么用药让你的两只奶子变大起来？”

　　秀情手中的力道是非常大的，所以霜儿也不由疼得小脸发白，美目粉泪迷茫却是不敢让眼泪流下来，只是可怜兮兮地望向秀情，凄声道：“我是听到小姐说喜欢大乳房，大屁股的女人！为了让小姐喜欢，我就花尽了所有的心思才找来这种药的！”

　　“胡说！”秀情抓住霜儿玉乳的小手猛地一拧，不顾跪在地上的美人儿疼得嘴唇都发白了，朝秀情冷冷说道：“我说的是他喜欢，难道你也想这样来勾引他吗？他从来都不会喜欢你的，他连正眼都不会看你一眼的！”

　　霜儿顿时哭出声来，委屈说道：“我不喜欢男人，我讨厌天下所有的男人。我心里只有小姐一个人，我爱小姐！我为了小姐，连命都可以不要……”

　　“你以为我吃醋了吗？以为你想勾引他而吃醋吗？”秀情哈哈一笑，美目闪过一丝鄙夷，冷笑道：“你就算再美上百倍，他也不会喜欢你的！他连那个丫头也看不上……”好象是想到的那个人，秀情的美目顿时又变得迷茫起来。

　　“是，他从来不会看上我，但是我心里真的只有小姐！”霜儿接着秀情分神的时候，猛地跪起娇躯抱在秀情的下身上，见到秀情的玉腿，美目顿时亮起一道火热的光芒，便要吻上。

　　秀情觉得腿上一暖，见到霜儿将然抱住自己的娇躯，不由梦地将霜儿退开了几尺，怒道：“我的身子是天下间最高贵的，你怎么配碰到一只手指。世间上只有他一个人配得上碰我的身子，摸我的身子，吻我的身子，要我的身子……”说罢秀情美目闪过一道淫乱的目光，玉手梦地伸到胯间……

　　霜儿被踢开几尺后，又跪着爬到秀情的脚下，凄声荡叫道：“小姐快来打我，快来踢我！用剑稍狠狠地……，就算用锋利的剑刃也不要紧……”

　　“秀情姐姐！”任剑絮面上焦急地朝秀情的庭院跑进。

　　映荷见之，连忙上来拦住道：“剑絮小姐，秀情小姐正在里面练剑，说不能让外人进去的！”

　　秀情脸上虽然无比的焦急和担心，但是那股颐指气使的无礼模样还是深深的挂在美丽的俏脸上。美目狠狠地朝映荷瞪上一眼道：“我有很重要的事情，你要是再敢拦我，我就杀了你！”

　　映荷小嘴微微动了动，想象秀情只是在里面练剑，没有什么要紧的，所以便让开了身子。

　　任剑絮连忙飞快地跑了进去，接着一阵带着一阵香风飞快地跑去了秀情的闺房。

　　“啊！小姐，用力，狠狠地打我，狠狠地揉烂我！”就在任剑絮跑到了外面的客房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一个女子在尖叫的同时又在淫荡地呻吟着，直让任剑絮听得小脸红透，呆呆站着一动也不动。接着听到里面传来一声清脆厉害的拍打声。接着一个女子好象疼得哭出声来。

　　“小姐。您就让我亲亲您，我就吻一口。就吻在脚趾头好吗？小姐的脚趾头好美啊！”那就是霜儿的声音，虽然开始是哭着说地。但是后来却是变得痴迷一片。

　　“哼！”秀情一阵冷笑，接着又是一阵皮肉给拍裂的声音，而且那处地方肉长得极厚。想必便是打在肥美的玉臀处了。打了几计过后，秀情的声音也变得痴迷起来，喃喃自语道：“你怎么能够摸我的身子，只有他能够地！”

　　任剑絮虽然早有了意料，里面的另外一个女人便是秀情，但是听到秀情的说话声音后，小脸还是浮上一道极其惊骇的表情，接着便缓缓收回了脚步。转过娇躯便要出去。但是好象耐不住心中的好奇，又重新转过娇躯，蹑手蹑脚地走到秀情的闺房前，轻轻地探出美丽的小脑袋，小手轻轻地浮上高耸的酥胸（不要误会，任剑絮还没有学会自慰，唯一的性冲动还是在萧径亭的轻薄下引起的，只是平下飞快跳跃的心脏和紧张的情绪而已。）但是紧接着那只按在酥胸处的小手便飞快地掩上了小嘴。

　　里面的的情形只怕她一辈子也忘记不了，平时无比高贵端庄的秀情，此时竟然赤裸着娇躯，右手拿这一只明晃晃的宝剑狠狠地用剑身拍打地上的那个女人，而地上的那个女子娇躯也是全部赤裸。被打得浑身抽搐，雪白丰满的娇躯上被打得青紫纵横，尤其是胸前奶子和屁股上尤其伤得厉害一道道伤痕上甚至渗出了些许的血丝。地上的美人儿虽然疼得浑身战栗，但是面上却是热情如火，煤目也全部被情火笼罩，仿佛要烧着了一般。

　　而让任剑絮更加惊骇的是，秀情的另外一只玉手竟然握着一只剑鞘，剑鞘的顶端不在任剑絮的视线中，因为淹没在了地上那个美人的臀胯间。任剑絮虽然对房事不是非常清楚，但是剑鞘进那里她还是知道的，而且地上流了一大潭水对她的冲击更加大，因为她知道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流水经历，只不过惹起的是萧径亭的坏手罢了。

　　任剑絮本来是要走进去的，但是美目微微一动，有缓缓地转过娇躯，蹑手蹑脚地走了出来。不过就算她大步地踏在地上，秀情也不会知道的，因为她此时已经被满目的火眼迷茫了整个心神，外面的什么声音她都不会听见的。

　　任剑絮走到外面的庭院后，方才迈开玉腿飞快地跑出来，好象要飞快地赶紧离开这个诡异的地方一般。但是紧接着又停下了玉步，因为一个念头竟然浮上了她并不聪明的小脑袋。

　　“秀情姐姐老是在我面前说他的坏话，要是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他的话！他就能掌握住秀情姐姐，然后说不定就不会对我凶了，可能还会对我的！”任剑絮的小脸顿时变得痴迷起来，美目也好象闪着小星星一般，望向远方喃喃自语道：“剑月哥哥，他们都说你已经死了，但是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死了，世界上谁也打不过你，而且你那么聪明。那么坏，怎么会死呢？”

　　“剑絮小姐！”就在任剑絮站着发呆的时候，门口的映荷觉得奇怪，不由走上前来交换道。

　　任剑絮娇躯猛地一颤，接着朝映荷道：“等下秀情姐姐出来的时候，什么也不要说！也不能说我来过，要你是敢说的话，我一剑杀了你！”说完便飞快朝外面跑去。

　　虽然任剑絮对映荷这般不客气，但是映荷面上有没有什么生气的表情，望向任剑絮的目光还有些温和。

　　其实任剑絮也算笨的了。要是映荷忠于秀情的话，那她这样吩咐的话映荷反而会故意跑去告诉秀情，但是好在映荷对秀情其实并没有身没好感。

　　“姐姐，对不起！对不起！”萧径亭猛地将白衣美人儿抱在怀中。发现美人儿的娇躯已经变得冰冷了。而下身的衣裙也不知道去那里了，想必是被水冲走了。萧径亭也丝毫不顾忌，一把抱起美人儿的香臀，分开美人儿的两只雪玉大腿，一交合的姿势夹在自己腰上。然后要朝海面上游去。

　　“对不起姐姐，我现在不能让你穿上裤子，就光着一会儿，好不好？”萧径亭抱着美人儿骑上了海豚儿，这个时候方才惊骇起来，因为自己在水中的时候。海水竟然还能够阻挡地和身边的美人儿说话，甚至自己的身边还感觉不到海水的存在一般，但是这个惊讶也只是稍稍在他脑中停了一会儿。他又立刻望向美人儿此时的脸蛋，没有想带的时候，虽然美人儿穿在下身的衣衫虽然被海水带走，但是面上的面纱却还是还罩在美人的脸蛋上。

　　但是萧径亭的精力并没有在美人儿的脸蛋上停留多久，很快便被美人儿的那双眸子给吸引住了。那双眸子没有萧径亭想象中的气愤、忧愁、或者绝望、失望。而是一种迷茫、非常复杂的目光，复杂得萧径亭虽然看得怦然心动，但是却看不出里面的一丝出来。

　　“你被姐姐吓坏了罢！你还敢不敢那么对待姐姐了！”浮上水面后，白衣美人儿便朝萧径亭狠狠瞪上一眼，但是美目中的光芒还是无比的温柔，好象对刚才的事情没有一点的怪罪一般。

　　“还敢，甚至还要厉害！”萧径亭对着美人儿的小耳珠轻轻说道，接着轻轻搂上美人儿的蛮腰，却不敢再有冒犯了。

　　美人儿听到萧径亭的话后，小脸微微一红再也没有说话，但是忽然下身一凉，连忙一阵挣扎，拉着湿透的裙摆，挣扎着朝萧径亭道：“你让姐姐起来拉好裙子，这样光着……那里……成什么样子啊？”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这种事情就不用姐姐来做了，还是我来吧！”接着也不顾美人儿羞得面红耳赤，硬是将美人的娇躯抱着提起，任由美人儿光着的雪白屁股蛋儿白晃晃地显露在眼前，甚至大腿心上一面湿润迷茫的美处也暴露在空气中。

　　“你现在还这样对姐姐吗？”美人儿顿时美目闪过一道责怪的光芒，朝着萧径亭望来，声音也变得严厉起来道：“难道你还想让姐姐像刚才那样吗？”

　　萧径亭连忙将裙摆放下，但是那群摆早已经湿透了，所以放下后便直接贴在美人儿的美丽臀腿上，将玉人的两只肥臀形状完全地显露了出来，圆滚滚地凸出一道迷人而又美丽的痕迹。

　　“不会的！”萧径亭将美人儿的娇躯轻轻放了下来，双手也不朝美人儿香臀玉乳等敏感香艳的地方摸去，只是温柔地环抱着美人儿的蛮腰，按动作好象便有无比的怜惜一般。

　　“姐姐不会的，因为我刚才读懂了姐姐的那丝眼神了！”萧径亭轻轻说道，不过回应萧径亭的却是白衣美人儿首次冷下的俏脸和眼神了。

　　回到岸上后，萧径亭便首次感受了白衣美人儿的冷漠了。美人儿上岸后，便飞快的挣脱了萧径亭的掌握，接着飞快的朝山上石洞的方向走去，就在萧径亭要跟上去的时候，美人儿只是转过小脸，朝萧径亭冷冷地望了一眼。接着飞快地消失在树林当中，么哈想幽灵一般，又好象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般，只是萧径亭做了一个梦一般。

　　萧径亭静静站在那里，就再也不敢跟上去，良久后，方才回到了那幢小屋中。看到楼绛玉还是躺在床上昏迷着，只不过那张美丽绝伦的小脸蛋红扑扑的娇艳欲滴，表明美人儿现在康复得很，只是睡着了暂时醒不过来罢了。

　　萧径亭想去抓几只野鸡。但是极其不愿意出去，想要坐在床上调息真气，但是闭目后心神大乱，一点儿也进不了状态。心中竟然有些害怕起来了。害怕白衣美人跑进自己的洞府后。会马上关上自己的洞门，再也不让萧径亭进去，也再不让自己出来。

　　“不会的，姐姐刚才的眼神我读懂了！”萧径亭心中暗暗安慰自己，但是随着天气越来越暗。心中的不安感觉顿时变得越加的强烈起来，目光不由远远地朝白衣美人洞穴那边的方向望去。

　　“怎么有那么浓的雾啊？！”萧径亭跑出来，朝白衣美人那边望去的时候，却是发现浓雾已经罩住了原来美人所住的地方了，萧径亭就是什么也看不见。

　　这种天气在海边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在萧径亭眼中没，这浓雾也仿佛成为一种预兆一般，好象将自己和那个白衣美人远远地阁开了。而那个问的白衣姐姐也仿佛成了一个仙女一般，那浓雾也成为了她的衬托。

　　萧径亭终于忍不住煎熬，朝白衣美人离去的方向跑去，心中甚至是在祈祷了，暗暗念道：“姐姐不会走的，姐姐也不会将洞口封上的！”

　　就杂萧径亭穿过那边湖泊，走过那片森林的时候。天上也已经全部黑下来了，平常人的目光都已经不能看清楚眼前的路了，更加何况眼前并没有路。但是萧径亭前进速度还是没有有一点的缓慢下来，直直朝着一个方向冲去。

　　萧径亭所经过的路上，一只静悄悄的，萧径亭好象从来也没有感觉过这种宁静，惊得心中越来越晃。他的修为是非常高的，但是现在却是好象惊惶失措的孩子，本来抛向悬崖那边方向的身法也渐渐不是那么的飘逸了，而是跌跌撞撞起来，面上的神情也渐渐变得有些无助起来。

　　而边上的虫子此时竟然没有不叫了，或者根本就没有，陪伴着萧径亭的只有森森的安静。惊得地面上的神情也变得杂乱起来，目中的光彩也渐渐慌乱起来。这种感觉，萧径亭紧紧经历过两次。

　　其中的第一次是他在他六岁的时候，师傅当天晚上又疯了，而且是历史上最疯的一次，又哭又笑，口中念着古怪的诗词，让六岁的萧径亭直直一阵毛骨悚然。所以他便飞快地跑了出来，也不知道跑了多久才想起，师傅疯的时候最容易伤害自己，心中顿时又紧张关切起来。就想着跑回去，然而走得急了，便迷了路。一直走到了一处深山中的大树林中，边上不要说没有人烟，就连一只冲叫声音也没有没有，也是象今天这样的安静。萧径亭无论怎么走，怎么跑，也走不出一片阴森森的大森林。最后他便只能站着不动，等着天亮。

　　自然他没有等到天亮，师傅后来找来了。而且是飞着跑来的，最后几乎也是抱着萧径亭飞走的。那时侯萧径亭几乎认为师傅已经死了，才会带着自己飞走。不过后来飞到屋子，见到灯火的时候，萧径亭才明白自己回来了。从那次以后，师傅虽然还会疯，但是已经渐渐好起来了。

　　另外一次就是妍儿离开的时候，那一次萧径亭心中显得更加的无助，心中的害怕比起在六岁的时候还好厉害，还要欺凌。

　　“姐姐会不会从悬崖上跳下来！”一个恶魔的念头忽然从心底冒出，接着怎么压也压不下去，吓得萧径亭竟然浑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接着心神也渐渐乱起，目中的光芒也渐渐变得迷茫起来，就好象被鬼魂迷失了心志一般。粗粗地喘着气息，状似疯狂疯狂地朝森林深处跑去。

第十一卷 第七章 色心得逞

　　海岛的晚上，特别是有树林的地方，多多少少看来总是带着几许阴森的气息。但是忽然吹来一阵春风后，那看来本来阴侧的地方仿佛顿时也变得飘渺了起来，烟雾缭绕下忽然出现了一道曼妙迷人、仪态万千的美丽身影，使得身边的环境仿佛都带了几许的仙气。

　　现在是夜间，所以不大能够看清楚那道身影的具体模样，但是那双秋水般的眸子却是仿佛天上的星星那般的闪亮。可以清晰地看出那双眸子正在紧紧望着前面，那个跑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晃的身影，两行晶莹剃透的粉泪一坠而下，接着一声充满恋爱和温柔的叹息。

　　“咦！好香啊！”就在萧径亭心中越来越乱、越来越怕的时候，忽然闻到一股醉人的香味，让他的脑目顿时变得清晰起来。接着耳朵边上仿佛听到了一无比温柔动听的叹息，身子不由猛地一震，接着便停下了向前撞去的脚步。转过目光，朝四边试探问到：“姐姐，是你吗？”声音也渐渐变得有些颤抖。

　　萧径亭的话尚未落下，从一棵大树上后顿时闪出一道雪白的身影，款款地摆着玉步，仿佛踏着云雾一般足不沾尘朝萧径亭走来，让萧径亭纷乱的心思顿时宁静了下来。接着心中涌起一股无疑遏制的狂喜，好象身边的环境也顿时变得明亮起来。但是心中那股强烈的占有欲望却随之变得更加的热切了，那种失而复得的滋味虽然深刻醉人，但是也太让人害怕心颤了。

　　萧径亭见到白衣美人后，整个心境顿时又变得安静睿智起来。见到白衣美人儿此时已经换了一件裙子了，这件裙子不如白天那件那么蔓渺，但是却是更加显得高贵了。长长的拽地长裙将美人儿成熟诱人的娇躯衬托得起伏动人、浮凸尽显。白天的那件衣服虽然能够看出美人娇躯的丰满迷人，但是只是能够大体看出一个轮廓。但是这件衣服却是能够将玉人高耸秀挺的酥胸玉乳、盈盈一握地水蛇蛮腰、丰隆肥大的香嫩圆臀这几道有着致命诱惑的曲线完全展露出来，使人看得血脉愤张、神之为夺。

　　“姐姐是故意穿成这样给我一些信号吗？”萧径亭心中暗暗喜道，但是这种装束虽然无比的性感迷人。可以显得无比的端庄和高贵，平常在一些贵族社会聚会的时候，那些公主千金，贵族名妇都是这么穿的，不过无论是性感上还是高贵上，都和眼前的美人儿相差十万八千里。

　　接着萧径亭的想法，自然希望这个美人儿是为了给自己一些信息方才这般打扮的。按照萧径亭地推测，美人儿要是有献身的想法，那肯定会将脸上的面纱给摘下来的。但是偏偏美人儿面上还是带着那层冷冷地面纱，甚至美人儿面上也没有一丝笑容。和走地时候一般，冷冷冰冰的。

　　萧径亭静静地走在美人的身后，见到美人的手上还提着一只篮子，上面装了满满当当的一篮子吃地东西。萧径亭平时是非常贪吃的。但是现在却是没有一点食欲。朝美人儿笑道：“姐姐啊，绛玉那个丫头现在还是昏迷着，我们两个人怎么吃的了那么多东西啊？”

　　美人儿并没有转过脸来，只是静静说道：“今天晚上，那个丫头便会醒过来了！”接着沉静了片刻。又低声道：“况且我明天早上就要回到洞中了，要给你多准备一些吃的东西！”

　　“那个丫头今天晚上就会醒过来了？！”萧径亭听得心中一动，并没有太大的欢喜，至从救回了楼丫头后，萧径亭甚至有让楼美人一睡不醒，到了有船过来的时候方才星过来的想法。因为这样一来，她就不会妨碍自己和这个美丽的姐姐了。

　　白衣美人心中觉得微微有些奇怪，因为刚才萧径亭听到自己要回到洞中的消息后。好象没有一点反应一般。再听到萧径亭的疑问，不由皱起美丽的眉毛道：“难道想让那个丫头再也醒不过来吗？”接着转过俏脸，美目温柔地朝着萧径亭望来道：“再说姐姐我明天就要回到我来的地方了，再也不出来了。而这个小岛那么偏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船来接你们，所以要是她不醒过来，你一个人呆着多没有意思啊？”

　　“是啊！我真想那个丫头在有船过来之前不要醒来！”萧径亭微微一笑，接着面上微微一愕，仿佛才刚刚听到了白衣美人儿后面的话，惊问道：“姐姐明天便要回到那个洞中了吗？我，终究还是没有能够留住姐姐，要是其他女子的话，我能够将他锁起来，但是偏偏是姐姐你！我可真是不敢！”末了，萧径亭朝白衣美人儿凄然一笑道：“不过，姐姐回到那里，其实，也挺好！”

　　白衣美人听到萧径亭的话后，娇躯微微一颤，接着美丽的小脸一阵煞白。接着又朝前面飞快的走去。

　　回到了小屋后，白衣美人儿仿佛又回到了以前的模样，对萧径亭百般的关切，言语间也无比的温柔。甚至对萧径亭也没有了刚才的防范了，在接递食物的时候，也亲亲热热地将自己的小手伸到萧径亭的前面。在生火的时候，也毫无顾忌地坐到了萧径亭身边，将香喷喷的娇躯挨着萧径亭，一点也不害怕萧径亭占她的便宜。

　　白衣美人儿和萧径亭围着火堆吃了将近一个时辰，听着萧径亭说外面的趣事儿，听得美人儿笑得花枝乱颤。听到萧径亭说得下流的时候，便红着小脸狠狠地瞪上萧径亭一眼，但是也不出言呵斥他。听到萧径亭做坏事的时候，便轻轻地白上萧径亭一眼，甚至也不出言责怪了，眉宇间还稍稍有些赞许和自豪，认为萧径亭足够聪明了。够厉害了。连那么大的坏事儿也能够做了。

　　不知不觉间，两个人竟然吃下了许多东西。这个娇弱的美人儿想必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多的东西，所以小肚子微微有些不舒服了，萧径亭便拿了热水给她。美人儿小手捧着那个萧径亭用宝剑刻出来的木头杯子，兴趣勃勃地听着萧径亭说笑话。但是笑得厉害了小肚子又疼得厉害，所以不由连连讨饶。不让萧径亭说那些笑话了，美目轻轻一阵转过后，忽然让萧径亭说起爱他的那些女孩来。

　　当萧径亭说到那些美丽地女子的时候，白衣美人儿听得非常的认真。听到萧径亭说过一个女孩后。便要仰起小脸细细想上一会儿，直到萧径亭说完最后一个女孩的时候。白衣美人儿方才温柔一笑道：“弟弟真是有福气，这些都是好女孩儿，这样一来姐姐也放心了。以后就算没有了姐姐。她们也会将你照顾得好好的！”接着便站起娇躯，走到烧好的水边上(那烧水的物事都是她洞府中的)，美人儿爱洁，便拿出牙梢儿、面巾洁齿净面。

　　萧径亭身边许多女孩儿，从来都不在萧径亭面前做这些洗漱事情。但是这个白衣美人儿却是落落大方地在萧径亭面前做了。而且看来是那么的动人美丽。

　　“弟弟，过来洗脸！”美人儿自己洗好了后，换上热水，浇上一些香精儿，仍旧是将自己的毛巾放进水中，朝萧径亭道：“今天一整天你又是爬山，又是入海的，身上都脏死了。姐姐已经闻到你身上都有味道了！”

　　“弟弟。你睡吧！今天一天你可是累坏了！”白衣美人儿见到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后，便站起娇躯要朝外面走去。

　　萧径亭连忙笑道：“姐姐说的是明天要回到洞府里面去，可不是今天晚上啊！现在夜那么深了，姐姐就睡在楼丫头地那张床上吧！要是姐姐不放心的话，我可以跑到外面睡的！”

　　“就会钻姐姐话里的空子！”白衣美人儿听到萧径亭的话后，不由朝萧径亭轻轻地白了一眼，接着笑道：“你不用睡到外面去的，姐姐难道能够那么霸道地吗？不过你有那么乖吗？”

　　萧径亭上床以后，便闭上眼睛沉沉睡去，仿佛什么事情也不用担心了一般。但是那边的白衣美人儿却是微微觉得不对了。

　　躺在楼美人的床上以后，白衣美人开始是和着衣衫躺下的，但是躺了片刻以后，又轻轻地起身将自己身上的衣衫脱下，上身也只剩下一条小小的亵裤儿还有一条薄薄的绸裤管儿。美人儿的娇躯本来就成熟诱人，一旦穿的这么单薄后。由于侧躺着，这具成熟迷人的肉体顿时变得热火起来，变得无比的性感起来，这对于平常显得娇弱婉约的美人儿来说，是极其少见的。

　　白衣美人躺上床后，先是睁着美目望着萧径亭所在的方向，秋水不住不住地转动，时而怜爱、时而悲凄，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接着听到萧径亭那边发出的熟睡的声音，白衣美人儿方才缓缓地闭上了自己美丽的眼睛。心中好象有股奇怪的味道涌了上来，好象充满了失落，也充满了不安。

　　但是很快，白衣美人儿便将自己的目光落在了身边的楼绛玉上，小手轻轻地抚上绛玉美丽绝伦的脸蛋儿，美目露出无比温柔、充满母性的光芒。小手细细地摸过楼绛玉美丽脸蛋上的没一寸地方，美目中的光芒也渐渐变得复杂起来。好象有痛苦，也有强烈的恨意。

　　“嗯！”久久地看着楼绛玉的脸蛋后，白衣美人儿芳心中忽然涌起一股烦躁。目光猛地落在了楼绛玉坚耸弹跳的酥胸上，美目中的光芒渐渐变得热切起来。接着伸出玉手将楼绛玉的娇躯请请地翻了过来，自己也侧躺在床上，使得自己的脸蛋也对着楼绛玉美丽绝伦的脸蛋。

　　可惜那边的萧径亭已经睡着了，并不能看到这个神仙也会动心的美景。两个美丽绝伦的玉人同时侧躺在床上，两具丰满诱人地肉体并列紧紧的躺在一起。两具动人的香躯都是起伏连绵，浮凸玲珑。楼绛玉的那具娇躯虽然更加地凹凸尽显，圆耸豪乳、硕大巨臀，盈盈蛮腰。但是看来却是给人一种青嫩的感觉。而那个蒙着脸蛋的白衣美人儿酥胸前面也有着两只浑圆秀挺的玉乳。不过没有楼绛玉胸前的那对豪乳那么惊硕。白衣美人儿同样和楼绛玉一样，有着不足一握的盈盈蛮腰，细腰下面急剧涨大的肥臀，也同样的圆滚肥圆，但是比起楼绛玉下身地那对惊耸的美臀，却是要小上一些。但是偏偏这个美人儿看来却是显得无比的成熟，无比的热火和性感。

　　白衣美人儿此时娇躯上穿得非常地单薄，而且美人儿现在由于侧卧着，所以那种姿势真是无比地诱人。同样的丰乳肥臀，但是长着这个美人的娇躯上，却是赋予更加迷人的韵味了，平时看来西那的高贵而又娇弱，但是现在看来却是变得性感而又妩媚。其实丰乳肥臀的本身虽然迷人，但是还不足于让人一看了便魂魄顿失。使得美人儿地娇躯有着魔一般魅力。是连接丰乳肥臀间的曲线，平常时候，床上的这个美人儿的蛮腰是显得那么的纤细，好象轻轻一握就会断了一般。但是现在由于美人轻轻地弯起的身躯，那盈盈一握的蛮腰顿时变得迷人妖媚起来。扭动间的曲线使得纤腰变成了性感诱人地蛇腰。

　　“怎么回事啊？！”白衣美人美目忽然变得火热起来，小嘴也微微张开，娇喘也变得急促起来，喷出的香气也吹在了楼美人的脸庞上。接着美目的目光有落在了楼绛玉坚耸的玉乳上，小手微微一阵颤抖，便要朝楼美人胸前的豪乳摸去，不过摸到中途后，白衣美人儿又停下了玉手。美目忽然闪过一丝清明。但是很快又被更加迷乱的光芒掩盖了那丝清明。

　　“嘤！”经过几翻挣扎后，白衣美人终于将自己的玉手覆盖在楼绛玉的酥胸玉乳上，虽然亲眼看过楼丫头双乳的硕大，但是摸在手中后，白衣美人儿美目中还是闪过一丝惊叹。接着稍稍用力地抓住楼美人两只圆耸乳球，轻轻地揉弄起来。

　　几下揉捏后，楼丫头虽然是在昏迷当中，但是身子却是无比的敏感。丰满迷人的娇躯也渐渐变得火热起来，随着白衣美人手中的动作，缓缓地扭动起来，将自己修长的娇躯缓缓地蜷了起来，使得两只巨大的肥臀朝后面拱起，形成一道气势骇人的惹火曲线。两瓣圆滚肥大的臀瓣随着向后拱出饿渐渐将上面的裙布撑得没有一点褶皱，将丰满肥厚的香臀形状清晰地印在了裙布上。配上深深凹陷进去的后腰曲线和修长丰满的玉腿，楼美人这只得天独厚的圆大肥臀，在空气中艳美诱人的气息，顿时将白衣美人儿的视线吸引过来。

　　“吸！”看清楚了楼绛玉背后绝美肥臀形状后，白衣美人呼吸轻轻地屏了片刻，接着娇喘却是急促起来。好像不服气一般，白衣美人儿也渐渐地将两只修长的玉腿缩了起来，将两瓣香嫩肥美的玉臀微微向后撅起，虽然不如楼美人的那般大，但是也是无比的肥美圆滚了。而且那美臀的形状也足够让人屏住呼吸，配上美人妩媚的蛇腰，一计修长诱人的玉腿，美人儿整具香喷喷的娇躯看来仿佛一条美女蛇一般，摆出了一幅让人喷血的性感姿势。

　　“嘤！”白衣美人此时另外一只玉手已经抓在了楼绛玉肥大的美臀上，抓住上面的臀肉用力地揉抓，美目中的光芒也变得一片迷茫，完全被情火笼罩，没有一丝清明。小嘴中也散发着难耐的呻吟，如泣如素所诉、如箫如丝，整具娇躯火热不已，扭动也渐渐变得热烈起来。本来单薄的衣衫也已经被蹭得凌乱不堪，露出了一片片雪腻迷人的肌肤。而露在空气中的肌肤虽然还是那么的娇嫩，但是已经从雪白变成了诱人的玫瑰红色，下身的绸裤也被蹭得拉到了臀缝上，露出了一条令人喷血的迷人臀沟，薄薄的绸裤也紧紧地勒在两瓣圆滚肥嫩地雪球上，好象再也滑不下去了。

　　“啊！”白衣美人儿的呻吟渐渐变得蚀骨摇荡起来，接着两只玉手猛地抱住了身边同样火热的娇躯，不住地扭动身子磨蹭着。

　　“我怎么会这样的！”白衣美人儿的娇躯刚刚碰上楼绛玉的身子。猛得一阵颤抖，小嘴中响出一道长长的娇啼。美目中也随之闪过一丝充满罪恶感的清明。

　　随着那声娇啼，萧径亭也猛地醒了过来，竖起耳朵细细地听着那边的响动，面上浮上一丝温柔的笑容，轻轻道：“姐姐啊，我看懂了你那个眼神了，我知道你要做什么的。”接着便从床上下来，朝那边床上走去。

　　“姐姐！”萧径亭见到床上微微有些淫乱的情景后，整个心神猛的一阵振动。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等诱人美丽的情景，这两具绝美的肉体叠加在一起后，竟然散发着这般妖媚而又魔一般的诱惑力。接着一股熊熊大火猛地从下身烧向了全身。

　　此时白衣美人儿已经将楼绛玉娇躯地衣衫脱得差不多了，整个雪白肥嫩的香躯上只剩下一条小小的肚兜。但是两只乳球却是从小肚兜中挣脱出来。白晃晃的美肉抓在白衣美人儿的玉手中，萧径亭见之分不清楚到底是楼绛玉地雪乳白一些，还是姐姐美人儿的小手白一些。但是那两只玉乳实在太过于硕大了，美人儿的小手仅仅只能握住一点点，剩下的大部分雪腻隆起也随着美人儿的小手被拉成了各式各样的形状。

　　此时楼绛玉娇躯上已经是香汗淋漓了。美人儿虽然昏迷着，但是下意识中还是将自己的娇躯紧紧地贴在了白衣美人身上，两只玉腿也大大分开夹住了成熟美人儿的一只大腿，而后面地两瓣圆大粉臀正握在成熟美人的另外一只小手中，被不住地揉捏得不住扭动。

　　而欲火勃发的成熟美人儿娇躯上偏偏没有一点香汗，只是浑身上下布满了令人新动的红晕，两具修长丰满的雪嫩肉体也仿佛两条大蛇一般，紧紧到缠绕在一起。所以萧径亭走上前后，不得不用力地将白衣美人儿的娇躯从纠缠扯出。

　　“嗯！不要……。不要拉我！”感觉到萧径亭手掌的用力，白衣美人儿的娇躯顿时用力地扭动起来，但是终究比不过清醒的萧径亭，硬是被萧径亭分开了抱在了自己怀中。

　　美人儿成熟的肉体抱进怀中后，萧径亭顿时感觉到了那具肉体的火热了，滚烫得仿佛要将自己的血液也烧着了一般。

　　“弟弟！”白衣美人儿看清楚萧径亭后，四肢便猛得缠了上来，张开小嘴朝萧径亭的脸上吻来，但是面上却是蒙着面纱，萧径亭不由一把扯下了那条面纱，也来不及看清楚那是一张怎么样美丽的脸蛋，美人儿的小嘴便已经朝萧径亭嘴巴吻来，但是仅仅这瞬间的一瞥，那绝世的美丽便已经让萧径亭心中一阵震撼，虽然还来不及看清楚那张脸蛋。

　　萧径亭心中并没有清醒多久，便立刻被美人充满魔力的小嘴给吸引中了。此时白衣美人儿的反应是无比的强烈的，咬住了嘴巴后便吐出香嫩甜美的小舌头，温柔而又热情地扫过萧径亭嘴巴的任何一个角落。萧径亭连忙将美人的小舌头含住，轻轻地吮吸添噬，那甜甜柔软的感觉，香嫩得便仿佛随时会化掉一般，一口口香甜的津液也从美人儿的小嘴源源不断地吸来。

　　萧径亭此时虽然欲火焚身，但是更多的是内心的温柔。所以双手摸在美人玉乳和香臀上的动作也无比的温柔，而美人儿现在却是浑身的血液也要被烧着了，被萧径亭抚摩得娇躯不住颤抖扭动，火烫得仿佛要烧着了一般。虽然陶醉在和萧径亭的深吻中，但是两只小手却是急不可耐地伸进萧径亭的胸膛，抓住萧径亭的衣领猛地扒下，拼命地耸动下身美妙的娇躯，在萧径亭身上用力蹭着。

　　萧径亭自然再也忍耐不住，飞快地脱下自己的衣衫，接着报着美人儿的娇躯躺到床上，一手伸进美人儿的肚兜抓住一只秀挺坚挺的香乳，另外一手伸进美人的薄薄湿漉漉地亵裤中，按在美人儿最是隐秘美丽的地方。

　　“啊！”白衣美人儿一声娇啼。放开了萧径亭的嘴巴，小嘴微微张着不住的娇喘，接着又翻身起来，跪骑在萧径亭的腰上，将丰满肥美的香臀儿高高举起，小脸贴在萧径亭的胸膛，伸出娇嫩的丁香小舌轻轻地添噬着萧径亭胸膛上的肌肤。萧径亭空出的手随便甩在了边上，顿时摸到了一处柔软湿漉漉地火热地方，不由用力地揉捏起来，耳中顿时响起了另外一个一个美人儿的婉转呻吟。

　　“姐姐。我现在可要进入你的身体啦！”萧径亭又将美人儿压在身下，轻轻得分开美人儿丰满圆润的两只大腿，嘴唇凑到美人儿地小耳朵边上细细说道。

　　“嗯！”白衣美人儿听到萧径亭的话后，也不知道听请吃了没有，只是疯狂地吻着萧径亭赤裸的胸膛。但是两只丰满玉腿却是用里地夹住了萧径亭的腰间。

　　“姐姐！我好高兴啊！”萧径亭感觉到美人儿的允许，抱住美人儿的香躯猛地压了上去。

　　“啊！”萧径亭刚刚进去美人儿圣洁地身躯后，白衣美人儿一声娇啼，接着柳眉一皱，一双被情火迷茫地半闭的美目顿时睁开。惊骇地看千年个厘时微眼前的情景后，娇躯顿时一僵，接着美目四处一扫，见到边上还有一个几乎赤裸裸的迷人娇躯，那具娇躯此时也显得无比的淫乱不肯。接着又望向压在自己娇躯上那个男子，两行粉泪缓缓坠下。

　　“你是不是在我喝的水中放上了春药？”白衣美人儿虽然娇躯还是火热，美目中还是时而被情欲笼罩得仿佛要冒火一般，但是还是冷冷地朝萧径亭质问到：“你对我这样不说，还将绛玉也拖了进来，你怎么会这样的？”

　　萧径亭不由辛苦地忍耐着心中的欲火，道：“我没有动绛玉！”

　　“那……那和她那样地是……是……我！”白衣美人儿玉脸闪过一丝惊骇，接着浮上一道充满恶感的羞愧欲死的神情，美目中的粉泪汹涌而出，玉手用里的捶在萧径亭的胸膛道：“你这样，让我以后……以后怎么做人啊？！”

　　“姐姐要是明天就回到那个鬼洞中再也不出来的话，那还做什么人啊！”萧径亭轻轻一笑说道，接着便又用力地动作起来。

　　“啊！你停下……弟弟！”白衣美人儿感觉到萧径亭的动作，不由又用力的挣扎起来，但是发现这种挣扎带来的那种蚀骨的快感狠狠地冲击着自己的心神，不由两只玉手按在萧径亭的胸膛上，用里地向外推开，边用力边哭道：“我早就知道你怎么会那么听话，原来你早就想好了计策算计姐姐了，早知道……姐姐在林子中见到你，就再也不理你，刚才也回到洞中，不在这里睡觉……，也不会受你这个坏蛋的欺负了！呜！”

　　“宝贝儿！”萧径亭停下了动作，双手轻轻地捧住了美人鹅的小脸，无比深情的目光射进美人儿的美眸柔声哄道：“好姐姐，你以为我没看到你刚才的脸色吗？你会回来这间小屋，那是你想被我疼爱的，你见到我对你的话没有反应后，你不是也心中难过吗？刚才你留下来的时候，就没有想过会被我欺负吗？你是想的，是不是？我的宝贝儿姐姐，你是不是刚才就想着我抱着你睡觉……”

　　“没有！我没有！哇！”白衣美人儿顿时哭了出来，朝萧径亭道：“我只是可怜你才会答应留下来的，我怎么会想到你会用那么下流……的手段来对付姐姐的……”

　　萧径亭轻轻一笑，接着身子便飞快地动作起来，白衣美人儿连忙奋力地挣扎起来，两只小手用力的捶打着萧径亭的胸膛哭叫道：“你停下……停下，快出去……，要不然姐姐便要嚼舌自尽啦，你要是想使坏，等到姐姐死了以后就随便你……”

　　萧径亭呵呵一笑，轻轻地抱住白衣美人儿的娇躯。嘴唇猛地吻上美人儿的小嘴，灵活的舌头猛地闯进美人儿香喷喷的小嘴，一手摸上美人儿的玉乳温柔地揉弄着，一手摸在美人地美臀上，一阵深吻顿时让美人儿魂飞魄散，接着嘴唇凑到美人儿的小耳朵边上，痴迷说道：“好姐姐啊，我爱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既然你不想出去，等到出去将外面的事情办完后，就来陪你，天天陪着你画画写字儿，这样你就不会再害怕了吧！小宝宝啊。刚才你跑的时候，我好象整个人都要疯了……”

　　“那，那你也不能给姐姐吃春药，你已经让姐姐种下了罪孽，再也没有颜面活在这个世间了，好弟弟，你先放开姐姐好不好？”白衣美人尚未说完，上面的萧径亭立刻一声喝止，接着凶猛地咬住自己小嘴，将舌头伸进檀嘴中，接着让她心迷神醉的雄壮身躯凶猛地动作起来，那股蚀骨醉人的感觉又如同惊涛骇浪地冲击向她的芳心。

　　“啊！你……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我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了！呜！嗯！”成熟美人儿顿时哭叫得更加厉害。但是感觉到身上男子雄师一般的力道，两只玉手不由奋力地捶打着萧径亭的背脊，但是整具娇躯被抱得紧紧地感觉和芳心中的甜蜜使得手中的力道越来越轻，脑中本来就不清楚的神智也渐渐被醉人地舒服感觉吞噬。

　　“嗯！你这个小坏蛋，怎么可以这样坏了姐姐地贞洁啊！”美人儿的粉拳物理地捶打萧径亭几计后，忽然感觉到自己的小香舌被萧径亭吸了去，几声哭泣后，猛然发现自己的香舌也在猛烈地回应着，美目温柔地望向眼前这张俊美绝伦的脸蛋，芳心一阵迷醉，小嘴喃喃说道：“姐姐，今天晚上就让你这个坏蛋使坏了！不过……不过……你这个坏孩子啊！嗯！姐姐好舒服……”尚未说完，美人儿玉手忽然猛地抱住萧径亭地身躯，小嘴疯狂地回吻着萧径亭，奋力热烈地迎合萧径亭的攻击。

　　“好弟弟，用力！！姐姐要死了，姐姐爱……”

　　“姐姐！”也不知道缠绵了多久后，萧径亭抱着赤裸的美人儿，轻轻地吻着美人儿的小脸，柔声叫唤道，手中握住美人儿秀挺的乳房，温柔地抚摸着。

　　“泣！”白衣美人儿此时正将小脸埋在萧径亭的怀中，抽抽噎噎地低哭着，但是两只玉腿却还是紧紧地缠住萧径亭，听到萧径亭话后，小手握成粉拳狠狠地捶了萧径亭几计哭道：“你这坏蛋已经得手了，还理会姐姐做什么，反正姐姐已经没有脸做人了……”

　　萧径亭闻之，两手用力地将美人儿的脸蛋扶起来，柔声说道：“我还没有清楚地见过姐姐的脸呢？不过我不看，因为以后看地机会还有的是。姐姐你明天不会逃走的，是不是？”

　　美人儿好象真是羞愧欲死，挣扎着要将两但藏进萧径亭的怀中，却是被萧径亭紧紧捧住，接着小嘴又一次被萧径亭狠狠的吻住，甜的好象永远也吻不完一般。

　　“嗯！”美人儿的挣扎声音顿时又被萧径亭吻回了喉咙中，先是乱挣扎了一阵，接着又被吻得魂飞魄散，疯狂地回应着，两只玉手也紧紧地抱住萧径亭雄壮的身躯，两只玉腿不知不觉又盘上萧径亭的腰间，被萧径亭趁机又刺入了身子，接着又是一阵疯狂的交换，美人儿先是无力，但是紧接着热烈地耸动臀儿迎合起来。

　　“好姐姐啊，你说你的这只大屁股为什么会长得这么美丽啊，我摸得一点也舍不得放手！”萧径亭将饱食的猫儿抱在怀中，双手抱着美人儿的嫩臀轻轻抚弄柔声问到。

　　“嘤！”美人儿正闭着眸子，无比甜蜜地享受着萧径亭的抚摸，小手也在萧径亭背后温柔地摩挲着，听到萧径亭的话后，不由张开美目狠狠的朝萧径亭瞪来一眼，羞涩而又厉害道：“姐姐都被你这样欺负了。你就不许笑话姐姐，不许问这样的问题了！”

　　“好厉害啊！”萧径亭轻轻地吐了吐舌头，轻轻低头在美人儿的酥胸上添噬起来，惹得美人儿又难耐地扭动起来。

　　“嗯！你这个坏蛋还没有够啊？！”白衣美人儿凑起小嘴闻着萧径亭的头发，温柔求饶道：“好弟弟，姐姐再也受不住了，你放过姐姐好不好？”接着忽然挣扎起来，朝萧径亭道：“弟弟，你赶紧回到你那边的床上睡觉，快！”

　　萧径亭正是不解，但是也听从了美人儿的言语。拿着衣衫朝外面走去。

　　白衣美人也飞快地穿好衣衫，见到萧径亭依依不舍地朝外面走去，不由走了过去，将娇躯投进萧径亭的怀中，小嘴对着萧径亭的嘴巴轻轻一吻到：“好弟弟，真乖！回到床上记得带上面具啊，姐姐还要整理床铺，你这个坏蛋，将这床搞成这般……”

　　萧径亭听从了白衣美人儿的话，戴上了面具，听着边上的动静便沉沉睡去。

　　“师傅，你怎么会在这里？！”萧径亭正在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忽然听到那边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正是楼绛玉的，不过那声音充满了惊骇和欢喜，接着楼美人顿时欢呼起来，道：“师傅，是你救了我，是不是？师傅你怎么脸红红的，不过真是好看啊！”

　　“姐姐竟然是楼丫头地师傅，那刚才姐姐说没脸见人，就是因为她和楼丫头光着身子纠缠一团，作出虚龙假凤的事情了！那姐姐会不会因此作出傻事来？！”萧径亭心中顿时又担心起来，因为刚才美人儿伤心和愧疚的目光还深深地印在他脑中。

　　“这样吵闹像什么样子？会吵到萧剑月睡觉的！”出乎萧径亭意料地是，白衣美人儿和楼绛玉说话的口气竟然微微有些严厉，而且不是对待萧径亭那般带着娇嗔的严厉，而是充满了冷漠的严厉。

　　那边的楼绛玉也顿时安静乖巧了下来，但是还是掩饰不住芳心中的欢喜，让萧径亭不由微微觉得有些奇怪，这个世界沙锅内竟然还有人能够制得住这个厉害骄傲地丫头。

　　白衣美人儿接着说话，那语气中充满的做师傅的威风，和刚才那个温柔婉约婉转娇啼的美人儿好像不是同一个人一般。

　　“你的伤不是我治好的，是萧剑月公子拼着性命换来的！”

　　萧径亭正要接着往下面听，忽然身上的睡穴一紧，便昏昏睡去。

　　“姐姐呢？”萧径亭睁开眼后，外面地天色已经已经大亮了。萧径亭猛地起身，朝一板之隔的另外一张小床望去，但是上面空空荡荡的，哪里有美人儿的身影，萧径亭摸了床上，床板也早已经凉了，显然上面的人早已经走了。

　　“莫非姐姐走了！”萧径亭心中一空，接着一紧，一股无比的恐惧顿时涌上心头，便飞快地朝外面跑去。

　　但是几百步后，便听到了女子的一声娇叱，还有利剑舞动的声音，是从沙滩那边传来的，萧径亭的心中顿时涌起一阵狂喜，朝海边跑去。

　　“师傅，你说我的剑法是不是变得厉害许多了！”楼绛玉轻轻地收剑而立，跑到那个白衣美人身边撒娇道。

　　白衣美人儿此时又蒙上了面纱，见到萧径亭跑来的身影，俏脸微微一红，美目闪过一丝甜甜的温柔，接着肃下朝楼绛玉望去道：“绛玉，你回到蓬莱以后，还是不是天天都坚持练剑了，怎么功夫这么差，你的天资虽然不好，但是也绝对不会只有那么一点造诣的？！”

第十一卷 第八章 疯狂的索取

　　楼绛玉听后，小嘴顿时微微撅起，小脸闪过一丝委屈，但却只敢垂下蛾首不敢搭话。听到萧径亭跑来的身影，小脸立即换上骄傲厉害的神情。

　　萧径亭走到白衣美人，心中好象有着无比的欢喜，朝美人儿恭敬拜下，忍着笑意道：“拜见师叔！”

　　楼绛玉立即狠狠地朝萧径亭瞪上一眼道：“这是我的师傅，和别人都没有什么关系，你不许叫师叔！”

　　白衣美人见到萧径亭挨骂后，只是偷偷地朝萧径亭狠很嗔上一眼，也不出言喝止，想必也是对这声“师叔”大是不满了。接着转过俏脸朝楼绛玉道：“你的功夫离萧剑月差远了，现在你就和他练练，要是十招之内输了的话，便要狠狠罚你了！”

　　楼绛玉听后，美目顿时闪过一丝不信的神色，仰起小脸朝萧径亭狠狠瞪来道：“要是我赢了他呢？”

　　白衣美人微微一笑，朝楼绛玉道：“那样的话，就让他带着你去骑那只小海豚，在海上玩上一整天！”

　　楼美人听得小脸一红，接着连忙娇呼道：“那怎么可以？那样，他还不是占了便，便宜！”

　　萧径亭闻之一笑，便要说话，忽然听到一声异动。原来是在海上不远出嬉戏的小海豚跃去，朝这边叫唤。

　　“有船来了！”萧径亭目光猛地朝海面上射去，惊骇叫道。听到船来的消息，萧径亭心中本来是应该非常高兴的。但是心中却隐隐有着失落，接着目光朝白衣美人望上一眼，他可以半强迫地要了她的身子，但是却是没有一点把握能够劝这个美人儿和自己一同回到外面去。

　　而白衣美人儿听到萧径亭的话后，连忙朝萧径亭对上一眼，接着没有闪过一丝悲色，但是很快便被温柔的笑意给掩盖了。不过楼绛玉可没有想那么多。听到萧径亭说有船来的时候，美丽的脸蛋顿时一亮，接着兴奋得跑向海上便要看个清楚。

　　白衣美人儿柳眉微微一皱，接着朝楼绛玉冷喝道：“绛玉，快过来！”等到楼绛玉走道身边的时候，抓起她的一只小手，接着美目朝萧径亭望来到：“你跟着来！”

　　萧径亭看到楼丫头虽然对师傅的动作觉得不解，但是美丽的小脸上却是不敢有半点不快，不过让萧径亭有些奇怪的是，楼绛玉跟在白衣美人身后。一直走到那处神秘洞府的时候，小脸上始终没有一点惊讶的神色，脸上是那种重游故地的缅怀，想必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了。

　　见到萧径亭惊讶的目光望来，楼绛玉小脸微微一红。接着仰起小脸朝萧径亭道：“我师傅不让我将她地事情告诉任何外人的，所以自然也不能告诉你！”

　　萧径亭心中不由微微一阵苦笑，这个丫头在最后一次有意识的时候，还说着要嫁自己，甚至粉臀儿坐在自己的大腿上也不在乎。但是现在却又回复到了以前那般骄傲不可亲近地摸样了。

　　楼绛玉走进了洞府后，便欢喜得仿佛一个小女孩一般，拿起自己熟悉地东西开始玩耍。回到了自己小时侯住的地方，楼丫头载也不顾忌萧径亭在身边，开始释放另外的一个楼绛玉了。

　　白衣美人美目温柔地望着欢快的楼绛玉，任她嬉戏过一阵后，便第一次以温柔的口气朝楼绛玉吩咐道：“绛玉，你去你自己地小房间去看看，那里放着我写的几张图谱，你好好看看，对你的剑法有好处！我有一些话要和剑月说，没有我叫你，你不许出来！”

　　楼绛玉并没有庭除自己师傅说最后那句话的时候，声音里面微微的异样，知识朝萧径亭瞥了一眼道：“你不许染我师傅教你武功！”接着朝白衣美人道：“师傅，你说你只教我一个人武功的，所以可不能将你的功夫教给第二个人！”言语中和语气上都极度的明显，带有极其地占有欲望。

　　见到楼绛玉走后，一扇石门便翻地封起。没有等到萧径亭张开双手，白衣美人便已经飞快地闪开娇躯，那轻烟般的身法让萧径亭微微有些目瞪口呆。

　　“不许胡闹了，我是有正事要和你说，你要是乱来，就会耽误了你们上船的时间了！”白衣美人仿佛早几知道了萧径亭意图，飞快地闪身坐到了她的那张牙床上，狠狠朝萧径亭嗔了一眼，埋怨道：“昨天晚上任由你作恶了半夜，你这个坏东西还没有够吗？”

　　虽然萧径亭早就知道白衣美人不会跟着自己做的了，但是听清楚了她的话后，心中还是不由浮上一道悲意。目光望向坐在床上的白衣美人，发现白衣美人现在竟然是侧坐对着自己，修长玲珑的娇躯正弯成一道无比的迷人的曲线，不由轻轻地朝美人儿走去。

　　“姐姐，我不会乱来的，我就坐在你边上，不会乱动的！”见到萧径亭走过来，白衣美人连忙作势要飞快逃开，萧径亭连忙出言柔声哄道。

　　“那你可真的不能乱动！”白衣美人微微有些无奈地坐着，美目闪过一丝疼爱朝萧径亭望来道：“姐姐不是不肯让你亲热，不然姐姐昨天晚上就不会让你哪个……那个了，只是你这个坏蛋待会儿要是动手动脚的话，那姐姐会受不住和你……，你不知道，我们练这种功夫的女子，对你是没有力气抗拒的。”

　　“又是一个？难道姐姐也是魔门弟子吗？不过看来实在不象呀？”萧径亭心中不由微微一阵惊讶，走到美人儿的身边，贴着美人儿的香躯坐下，却也来不及问白衣美人儿的身份了，双目只是直直望向白衣美人儿的双眼道：“姐姐真的不和我一起出去吗？你知道渤海剑派现在有很多的危机，我真地微微有些不支。姐姐你武功那么高……”

　　“不行的！”白衣美人儿没有等到萧径亭说完，娇躯便微微一颤，朝萧径亭投来一道歉意的目光，柔声说道：“我本来是想让你不要管渤海剑派的事情，但是我想你肯定是不会听的，所以就不劝你了。但是你要是觉得那些事情……还是不说了！”

　　萧径亭一手轻轻环过美人儿盈盈一握的蛮腰，现在的白衣美人儿和昨天晚上哪个春情勃发的可是大不相同了，虽然她的武功很高，但是这种叫弱的摸样却市让人仿佛要用尽生命所有地力气去保护她。就连盈盈一握的蛮腰，抱在手中也显得那么的纤弱，萧径亭甚至有些怀疑昨天晚上那么有力的蛇腰，是不是就是现在手中摸着的又是圆细，又是柔软的小腰儿。

　　“你看那里做什么！”白衣美人儿见到萧径亭的目光之中落在自己蛮腰上，本来以为他是在看自己的臀儿，认真看后才发现是在看自己的蛮腰，不由用手轻轻按在萧径亭地脸上，将她的视线移开，嗔道：“姐姐有正经事情和你说呢？”

　　“姐姐，我有一个疑惑的问题想要问你？”萧径亭面上一正，朝白衣美人儿的双眼望去，手掌却是抚摸着美人儿柔软滑腻的蛮腰。

　　白衣美人儿见到萧径亭一脸的正色，不由任由萧径亭手上占着便宜，朝萧径亭轻轻地点了点头，轻道：“你问吧！不过，可不许问那些问题……就是昨天晚上问的那些下流问题……”

　　萧径亭微微一楞，不知道那些下流问题具体指的是什么，但是紧接着便回味过来。美人儿指的是昨天晚上萧径亭问的“美人儿为什么长着一只又肥、又大的美丽屁股/”，一手不由顺着美人儿的蛮腰滑下，轻轻的抚摩着美人儿的响臀，柔声到：“我不会问姐姐的屁股为什么这么美，反正她再美也是我的！”萧径亭手上微微一阵用力，目光又朝美人儿的蛮腰望去，疑问道：“我有些奇怪，姐姐的小腰现在看来好象一丝力气也没有，为什么昨天晚上扭的那么疯狂，将我的肚子多顶疼……”

　　“不许说了……”美人儿开始还是认真的听着，听到后来忙用小手捂住萧径亭的嘴巴，接着玉手在萧径亭嘴上轻轻的拧了一下道：“姐姐真的有好多话要说，你就在这里捣乱，你就是会让姐姐着急！”

　　萧径亭趁机张嘴将美人儿的小手咬了进去，轻轻的添着美人香甜的狱指，惹地美人儿娇躯轻轻一颤，顿时无力的靠在萧径亭身上。感觉到萧径亭摸她屁股的坏手更加放肆，有着想侵袭的意图，不由微微扭了扭蛮腰抬起香臀将萧径亭的坏手做着不让乱动，嘴上连连娇声道：“刚才还说只是做在姐姐身边不动，好了，只可以这样，姐姐让你再亲热一会儿，就德乖乖的听姐姐说话了！……啊”话没说完，美人儿的娇躯轻轻一颤，原来香臀做下的时候，萧径亭趁机瞧准方位移动了手的位置，正要让美人儿香臀坐下后，自己的手指刚刚被压在美人儿的臀缝中间，没有等到她说完话，萧径亭边趁机竖起手指轻轻一阵挠动，最后轻轻按在美人儿最铭感的那出美肉，那火热的感觉顿时让他一阵消魂。

　　“啊！姐姐就知道你肯定会使坏的，开始真的不应该宠着你，就知道想对绛玉”那丫头一般冷冷冰冰的，你也不敢这样放肆的欺负姐姐！美人儿虽然口中这么说，但是美目中的神情却是无比温柔，将脸蛋轻轻贴在萧径亭的胸膛上，想必也是非常珍惜临走前的最后依次亲热了。

　　萧径亭轻轻吐出了美人儿响嫩的手指，笑着说道：“是啊，姐姐为何对那丫头这么严厉，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和她光着身子在床上……”

　　美人儿本来是一脸甜蜜的将小脸贴在萧径亭的胸膛上，甚至轻轻的扭动自己肥恁的香臀摩擦着萧径亭的手指，听到萧径亭的话后，小脸微微一变，美目中闪过一丝悲苦。

　　但是萧径亭好象没有看到每人儿的脸色变化一般，还是坏笑道：“那样又怕什么，而且那种摸样的姐姐实在美丽迷人的很呀“

　　“不要说了，多是你这个坏蛋，这样的欺负我……我可是真的不想活了！呜……“没有等到萧径亭说完，美人儿两行晶莹的泪水顿时从美瞳中滑落，哭道，说罢便将小脸埋进萧径亭怀中大声哭泣。

　　萧径亭不由有些惊讶和后悔起来，每有想到美人而对这句话的反应那么激烈。激烈的连要说的正事也忘记了，不由将美人儿的抱了起来，让他的香臀跨坐在自己的腿上，双手捧着香褪，温柔的揉捏着，时时用力的按了按香臀。使得美人儿红热香嫩的下身美出摩擦着自己火热的狰狞。

　　但是萧径亭发现美人儿还是哭的那么伤心，没有一点弱下来的意思，心中更加觉得有些惊讶不觉，直觉觉的怀中美人并不是因为自己说的那些话，而是那些话引起了她一些伤心的回忆而已。虽然不解，但是萧径亭还是很快的将这个念头抛在脑后，伸出一只空手，轻轻伸进美人儿的衣服里，将外衣和贴身小衣飞快的脱了下来，留着那条小小的肚兜没有褪下，但是却将美人儿的两只浑圆坚挺的两只香乳给拨弄到肚兜外面，虽然没有全裸，但是这般景象却是美的让人心神荡漾。

　　美人儿不知道是不知道萧径亭的动作，还是知道却任由萧径亭使坏，还是哭的伤心断肠。萧径亭并没有立即伸手去摸美人儿的香乳，而是轻轻的掀开美人儿的长裙，接着双手伸进美人儿的裤缝中，轻轻的褪下了美人儿的绸布裤管儿，美人儿不知道是下意识，还是知道萧径亭的动作，不但没有反抗，反而还轻轻的抬起香臀让萧径亭将他的裤子脱了下来。

　　“原来姐姐早就情火勃发了！“萧径亭的一手直接伸进美人儿最神秘美丽的蜜处的时候，发现早已经火热湿漉漉一片，另外一手也飞快的抓住美人儿的一只柔软坚挺的玉乳，两只坏手飞快的动作起来。

　　“啊！弟弟你做什么……“美人儿两处要害被袭，娇躯一颤，小嘴一阵娇啼，紧接着便咬在萧径亭的肩上，不让自己的浪叫传金隔壁的徒弟耳朵中。片刻后方才缓过劲来，但是美目中一阵迷离，用力的挣扎起来，哭泣道：“你这个坏蛋，还不放开姐姐，这石壁虽然厚，但是要是让绛玉听见了，那……”

　　“姐姐刚才不是让那丫头不许出来的吗？”萧径亭温柔的吻上了美人儿的小耳朵，手中的动作变的温柔起来，但是美人儿的香躯也变的火热滚烫起来，裤子上也早已经湿了一片。而美人儿挣扎的力道也越来越小，最后倒仿佛是在迎合萧径亭的动作一般。萧径亭也随之解下裤子，嘴巴咬着美人儿的小耳朵道：“而且就算让他听见了又怎么样，我喜欢的是姐姐，要的也是姐姐”此时萧径亭看来就是一个固执的顽童一般，全然没有了平时的摸样。

　　美人儿咬着樱唇，好象在极力的忍着不让自己叫出声了，小恋也隔者面纱轻轻的蹭着萧径亭的脸泣声道：“但是……但是……你刚才答应姐姐不会胡来的啊，而且你疯起来就没完没了，可是绛玉马上要出来了，你让姐姐有什么脸面见……再说要是耽搁……恩，耽搁了时间，那船就……就会开走了”

　　“懒的管他！姐姐，有你在这里，我真的是不想走了！”萧径亭是真的有不想走的想法了，虽然船来了是好事，但是萧径亭隐隐实在不想去和那些人明争暗斗，但是楼临溪的遗命又不得不遵从，所以萧径亭内心深处隐隐的希望那船早些开走，让自己有留下来的借口。见到美人儿还是用力挣扎，不由说道：“姐姐难道害怕楼绛玉那丫头吗？我们相亲相爱，关她什么事情！再说我萧径亭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哪里理会她去想什么？”说罢双手包住美人儿柔软肥美的香臀，便要狠狠顶进美人儿的身体。

　　“你昨天晚上多已经看到了姐姐的丑态，姐姐本来就是脏的，你还要姐姐做什么？”听到萧径亭提起了楼绛玉，美人儿的反应顿时激烈起来，两只玉手本来是抱着萧径亭的，现在却用力的想推开萧径亭，两只肥大的香臀也用力的扭动，不让萧径亭进入她紧凑火热的体内。

　　萧径亭双手从美人儿的香臀上离开，任又肥臀使劲的挣扎，荡出阵阵眩目的雪亮臀波，接着抱住美人儿两只丰满圆润的大腿，猛的一分，狠狠的进入了美人儿娇嫩紧凑的体内。

　　“啊！”美人儿美妙的娇躯猛的一耸，天鹅般雪白玉颈也用力一仰，一声娇啼便大声叫唤而出，接着泪水滚滚而下，哭道：“这下绛玉肯定听到了，你……你让我怎么办，你还不放开我，你这个……这个不听话的坏蛋。”

　　萧径亭心中想着刚才美人儿口中说的每一句话，用力的想着每一个可能性，心想起马上要离开怀中的美人儿，仿佛有一条毒蛇咬着他心灵一般，也不管美人儿在耳边大哭大叫，一手抓住美人儿的肥大香臀，拼命的揉弄着雪嫩的美肉，另外一手抓住美人儿柔软坚挺的香乳，使劲的抓揉，仿佛要把心中的郁闷和要离开美人儿的不舍全部发泄到美人儿的玉乳上，下身也飞快疯狂的动作着。狠狠的蹂躏着美人儿丰满娇嫩的香躯。

　　“啊，疼死了，你防开我……”美人儿小手握成粉拳，用力在萧径亭的胸前捶打着，哭叫道：“弟弟，你轻点，姐姐被你搞死了，啊……”

　　和昨天晚上不一样，开始美人儿还是紧紧咬着玉齿不让自己叫出来，但是后来，猛的一要樱唇，美目中闪过一丝豁出去的光芒，接着眼中顿时变的火热起来，两只玉手猛的抱住萧径亭的上身，疯狂的用胸前的两只玉乳蹭着，张开小嘴吐出小香舌，隔着面纱痴痴的添着萧径亭的嘴唇，美妙丰满的火热娇躯也拼命的耸动，迎合着萧径亭的攻击。

　　“弟弟，舒服！啊……姐姐好！弟弟用力……姐姐不管绛玉了，随她怎么样？！”

　　本来以为自己已经被自己的徒弟看见丑事的美人儿在和萧径亭激情过后，却是惊喜的发现那边的楼美人好象没有发现自己的事情，本来正是静静躺在萧径亭怀中喘息的美人儿便要挣扎起来。

　　萧径亭狠狠的在美人儿的肥大屁股蛋狠狠拍上一掌，接着抱着美人儿的香臀狠狠朝自己的跨间一顶，让美人儿丰满的香躯紧紧的帖在自己的身上，另外一手温柔的抚摩着美人儿的一只美丽的乳房，美人儿的肚兜早已经被挤的歪歪斜斜，美人儿两只坚挺的玉乳也全部路在了外面，坚耸的香乳骄傲的微微向上翘着，雪白娇嫩的玉乳上面早积极是青一道紫一道，在美人雪白的玉乳上看来真是有些触目惊心。

　　“坏小子，现在得意了吧！姐姐又让你得逞了，我的小坏蛋！”美人儿举起小手，轻轻的在的背上拍了一掌，接着伸出小香舌，温柔在萧径亭胸膛上添了几下，道：“坏蛋，还不放开姐姐！要是你还想使坏的话，姐姐保证会生气的！啊……”话没说完，便一声惊呼，原来萧径亭忽然握住了美人儿的蛮腰，让美人儿的上身娇躯猛的仰倒在自己的腿上，接着美人儿的蛮腰抱起，使得美人儿的下身高高耸器，凑在了萧径亭的脸前，一阵火热带有骚气的香味顿时冲进了鼻中。

　　“啊，羞死了……坏弟弟，赶紧放开姐姐，那里……那里别看，有什么好看的”美人儿只觉的自己的香臀被高高耸起，不由羞的掩住了小脸，娇呼道。

　　萧径亭轻轻的抚摩着美人儿雪臀上青一道紫一道的印痕，目中尽是心疼和歉意。

　　“好弟弟，那不要紧，姐姐也不是很疼，而且还挺舒服！”美人儿看清楚了萧径亭的眼神，声音也变的温柔起来，接着美目一嗔，柔声道：“坏弟弟，还不放开姐姐，姐姐现在身上没有力气。这种辛苦的姿势回让姐姐累死的！”

　　“弟弟，姐姐刚才说的话不关你的事情，等到以后姐姐自然回告诉你的，现在你不要问好吗？”美人儿再让萧径亭亲近几下后，便用起了武力让萧径亭好好去洗干净了自己的身子，自己也连忙从萧径亭的身上下来，飞快的在萧径亭眼前脱下了早已经湿的不成摸样的裤子和肚兜。

　　等到萧径亭再次出来的时候，美人儿已经穿好了衣服了，走到萧径亭面前，册着脸蛋问萧径亭：“看看姐姐的脸还红不红了，要是等下让他看出来了，姐姐肯定饶不了你这个小坏蛋，刚才明明说不动姐姐的。”

　　萧径亭笑着上前，便要抱住美人儿的香躯，这次美人儿又是飞快的跑开柔声道：“这次无论再说什么，姐姐也不会相信了，也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见到萧径亭还是蠢蠢欲动，美人儿玉脸连忙一肃，急道：“弟弟，你的师傅现在怎么样了？还是那样疯的吗？‘

　　“啊“萧径亭听到美人儿的话后，身躯一震，虽然从美人儿的话中，他是知道她一定和自己有不浅的关系，但是听到美人儿竟然知道自己的师傅，心中不由惊核起来。虽然师傅疯的消息，在江湖上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萧径亭自己多曾几次说过，但是美人儿在岛上恐怕有十几年了，竟然知道了萧径亭师傅疯的消息，所以萧径亭不得不感到惊核了。

　　另外萧径亭还注意到，美人儿在说起自己师傅时候，美目中拂过一道深深的歉意和内疚，平下纷乱的心神，萧径亭道：“我师傅的疯病现在已经查不多好了，大概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好了“

　　“那就好“美人儿轻轻的转过身子，双眼向萧径亭望来，美目中的神色显示有些举止不定，好象在很艰难的做着什么决定，肯定是在决定到底要不要和萧径亭说出心中的话来，最后，美人儿仙秀的睫毛一眨，柔声说：”弟弟“

　　“师傅！我知道我以前的剑法为什么总也练不好了！“就在美人儿要说话的时候，忽然从隔壁的石室中跑来，朝美人儿俏呼到：”哪个时候师傅为什么不告诉人家，人家那个时候本来就是练错了吗？“美人儿可能本身就不想说，但是好象又不忍不告诉萧径亭，看见楼绛玉跑出来后，美目中闪过一丝解脱的神色，将要说的话咽回了自己的肚子中，接着面上所有神情多消失不见，淡淡的朝楼绛玉望去一眼道：“绛玉，我是不是你的师傅“

　　楼绛玉俏脸微微一楞，小嘴轻轻一撅便要撒娇，但是见到师傅的眼神还是那么淡淡的，美目一怕，便走到美人儿面前，玉腿一弯跪在了美人儿的身下，道：“是，您是我的师傅，而且在绛玉的心中，你还是绛玉，绛玉的母亲“

　　“不许胡说！“美人儿美目一寒，朝楼绛玉射去，坚挺的酥胸不住的起伏。那冷漠的眼神，让萧径亭丝毫不能和刚才哪个春情勃发的姐姐联系起来，而且心中也却是觉得有些奇怪，说是因为要保障师傅的威严方才对楼绛玉这般吧，美人儿对待楼丫头又不全是那种严厉，那丝冷漠是真的，但是这个美人儿心中对楼丫头还是非常疼爱的，不然也不会貉劲功力让楼绛玉虚弱的身子康复起来，也不会将自己积攒十几年的石乳多拿出来给她治疗。看来好象美人儿心中深处，好象不愿意承认楼绛玉的存在一般。

　　楼绛玉听到师傅冰冷的口气后，小嘴倔强的一抿，但是却不敢对师傅使上一点脸色，只是微微区区的跪在师傅的膝下，垂着美丽的头，任由晶莹的泪水从眼眶中滚动，最后朝萧径亭狠狠澄了一眼，怪他不出言求情。

　　萧径亭只是微微一笑，并不说话，楼丫头美目微微一颤，粉泪再也忍不住纷纷落下，面上的神情变的更加委屈起来。

　　美人儿轻轻一叹，伸出玉手轻轻的摸了下楼绛玉的头，俏脸竟然微微一红，显然想起了昨天晚上和自己徒弟裸体纠缠的春色了，接着面色一肃，道：“师傅吩咐你的事情，你听不听话！“

　　“我听的，我听的“楼绛玉连忙抱住了美人儿的玉腿，娇声连连说到

　　美人儿朝萧径亭投来一眼，接着朝楼绛玉道：“师傅虽然平时对你冷淡的很，但是你的事情师傅还是要关心的。你这个丫头刁蛮无礼，在岛上还不要紧，一旦到了外面，就会吃大亏了，所以师傅要找个人管你“

　　“不会吧“萧径亭心中顿时一动，楼丫头听到师傅的话后，遍朝萧径亭狠狠瞪来一眼了，而且隐隐有不屑的味道，仿佛说：”就算师傅让你管我，我也不会听你话的，你哪里配管我“

　　美人儿其实已经将楼绛玉的表情看在眼中，但是装做没有看到一般，轻轻的走到萧径亭面前到：“汉家有规矩，就是女儿家一旦嫁入男子家门后，就必须听从自己的丈夫，尽心尽力的伺候自己的丈夫。现在师傅就将你许配给萧剑月公子，而且现在就马上拜堂成亲！剑月公子，你愿意吗？“

　　楼绛玉听到美人儿的话后，娇躯微微一颤，接着小脸红透，小嘴颤动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萧径亭虽然心中早一有了意料，但是听到美人儿小嘴说出，身子还是微微一颤，开口便要说话，但是见每人儿朝自己望来的哀求而又温柔的目光后，轻轻一叹。想起了楼临溪的吩咐，不由走到了美人儿的面前，拜下到：“我听从师叔的安排，答应娶绛玉为妻“

　　“不行！“楼绛玉小脸忽然绯红，忽然羞涩，忽然青白，接着仰起小脸朝美人儿道：”师傅，我不嫁给他！“接着美目朝萧径亭狠狠瞪来一眼，厉害道：”是不是你说了什么，说什么和我有什么肌肤……肌肤之亲什么的，让我师傅将我许配给你的！那天晚上，我以为我死了，而你又老是救了我的性命，还对不起你，才会说出那些话的，那是算……算不的数的！“

　　“放肆“美人儿美目闪过一丝愤怒，接着美目求饶是的朝萧径亭一眼，发现萧径亭脸上没有一丝不快，反而一脸的轻笑，仿佛在看自己到底会怎么办。不由狠狠朝萧径亭嗔了一眼，接着扮下俏脸，美目望向地上的楼绛玉，眼中闪过一丝可怜的神色，仿佛道：”这个男子连我多心爱不已，现在施恩将你嫁给他，你反而……“

　　美人儿本来是要逼楼绛玉嫁给的，里面虽然有些成分是为了让楼丫头有个好归属，但是更多的是因为，她见到萧径亭竟然为楼绛玉这般牺牲，以为萧径亭对楼丫头有着很深的感情，但是现在见到萧径亭竟然对楼绛玉拒绝的言语无动于衷，便考虑起来，接着朝萧径亭递去一道询问的目光。

　　萧径亭见之微微一笑，他有一个性子，不是真正让心魂牵梦饶的女子，在她没有投降之前，就算长的再漂亮，他也不会在乎的。见到美人儿的目光望来，不由张嘴作出唇行到：“我只要你“

　　美人儿俏脸一红，接着连忙转开俏脸，美目望向跪在地上的楼绛玉，闪过一道可惜的目光，便要让丫头起来。

　　楼丫头见到师傅静静没有说话，不由朝萧径亭道：“你和我立过誓言的，说是帮助我做上渤海剑派的掌门，我才驾给你的，你现在怎么不算数了“

　　“啊？有这么一回事？“美人儿顿时朝萧径亭望来一眼，美目闪过一丝笑意，接着朝楼绛玉道：”那以前你硕果要嫁给剑月的话，不也是不算数了吗？不论别的，就说剑月几次对你有救命之恩，就足以让你许身与他了！你不要再说了，师傅决定了，你马上嫁给他，以后也好让他管着你！“接着悄脸一寒，道：”不然的话，你就不要认我这个师傅“

　　楼绛玉娇躯微微一颤，接着朝萧径亭狠狠瞪来一眼，萧径亭轻轻一笑，便走到楼绛玉身边并列跪下，顿时听到楼美人轻轻一声冷哼。

　　美人儿轻挪娇躯，从箱子中间拿出两只白玉，分别给了萧径亭和楼绛玉两人，但是萧径亭发现，自己的那块和楼丫头的那块好象没有一点相同，甚至连一点配对的味道多没有，但是却也不说什么，拿到手中送到嘴角轻轻吻了一下。接着郑重的放在怀中。

　　美人儿见到萧径亭的动作后，小脸微微一红，接着将另外一块轻轻的挂在楼绛玉的脖子上，萧径亭看见那块白玉，而白玉是圆形的，中间镂空了，上面嵌着一块宝石。让萧径亭觉得奇怪的是，那块宝石好象是凭空生在白玉中间一般，和边上的白玉好象没有一点相连的地方。虽然心中稀罕，但是也不能让楼丫头拿过来让自己观摩一下。

　　而楼绛玉虽然刚才怎么也不答应婚事，但是见到这块玉石竟然这般奇妙美丽，美目也不由一亮，喜爱的看着师傅将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小嘴痴痴的叫了声“师傅“，从满了感激之情。

　　但是接下来，美人儿让两人拜堂成亲的时候。楼绛玉小脸顿时变色，又红由白的，看来也无比的可爱和美丽。除了朝萧径亭冷冷的看了一眼外，知识委委屈屈的望向师傅，但是师傅仿佛没有看到一般，楼绛玉也好象认命了。

　　萧径亭心中一动，忽然朝美人儿道：“师叔啊，你也跪下来！做为长辈的，也应该和我们一同拜的，不然是没有礼数的！“

　　听到萧径亭的话后，美人儿娇躯一颤，俏脸一红，美目却是猛的一亮朝萧径亭望来。萧径亭的意思再明白没有，让美人儿也趁机和自己行了跪礼，拜了田地做真正的夫妻。

　　而边上的楼绛玉听到萧径亭的话后，只是微微一阵惊讶，好象从来没有这中风俗，但是对拜堂成亲她本来就只知道要跪天地，跪长辈的，并不知道还有长辈也要跪下的规矩。

　　美人儿见到萧径亭虽然轻笑着说话，目光却是深深的朝自己望来，一点也不顾忌楼绛玉在边上，那目光仿佛火一般，顿时烧起了自己芳心中所有的柔情，美人儿玉齿一咬，地上的楼绛玉望上一眼。接着美目痴痴的望着萧径亭的双眼，走到萧径亭的面前，缓缓的折下美丽迷人的膝盖，以无比美丽的姿态，美目射出道道情丝，顿时和萧径亭目中如还的神情纠结在一起，坚定而又幸福的跪在了萧径亭的面前。

　　顿时室中仿佛变的温暖迷人起来，微微有些昏暗的石室也顿时变的温馨起来，远处的烛火也温柔的暴出一朵火花，顿时照亮了美人儿隐在面纱后面神情美丽的脸蛋儿。

　　萧径亭最后走出石洞的时候，微微的闭着双目，对边上楼绛玉冷淡的表情仿佛视而不见，心中泛起的股股柔情，使得俊美的脸上头出了股股黯然神伤。两只星般闪亮的眼睛也是一片迷茫，上面好象还留下和美人儿美目纠缠的痕迹，如云如雾，让树林中的烟雾也仿佛渗透了几许哀伤和缠绵。

第十一卷 第九章 海上的艳遇

　　最后不用萧径亭开口，他也知道那个刚刚拜堂的姐姐不会跟他出来的，而且他也隐隐觉得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便仿佛一个深渊一般，地狱一般。不然这个美丽善良的女子怎么会一个人孤寂地在这个岛上住了十几年。

　　楼绛玉几次张嘴想要说话，但是都被萧径亭面上的神情给止住了。有些不敢说出来，而且对萧径亭面上的这个表情也微微有些不理解。只是静静地走在萧径亭的身后，跟着他朝海边的小屋走去。

　　萧径亭甚至连转过身区朝悬崖上面洞府方向望去一眼的勇气也没有了，但是另外一个念头却是紧接着涌上心头：“姐姐是不是马上将石门拉下来，将石洞永远地给封起来了？”这个念头涌上后，萧径亭几乎要马上转过身去，朝原来的地方跑去。但是脚下却是不听话地朝小屋的方向走去。

　　“剑月兄，绛玉小姐，我知道你们两人大概就被困在附近的几个岛上，而且剑月兄乃神人也，自然不会让绛玉小姐葬身海腹的，所以两天前就架船出来，找遍了附近的各个小岛，天可怜见，终于让我找到了两位！”萧径亭机械一般走进小屋的时候，目中一亮，一道修长飘逸的身影便站在室中，朝萧径亭递来一道迷人的笑容。

　　“夕兄？！”萧径亭眼看来人，秀美绝伦、榆树临风、晃若神仙，真是那个萧径亭一直分不清楚男女的那个夕公子，也是梦君奴一直让萧径亭不要理会的夕公子。萧径亭紧接着便注意夕公子望向楼绛玉时候的眼神，楼美人美得这般天地无双，只要是个男人看了都会一阵发呆的，尚可能可以根据这个判断出这个夕公子是男是女。

　　但是这个夕公子见到美丽绝伦的楼绛玉后，如同秋水一般的眸子是一亮，而且面上也微微闪过一丝惊讶。但是怎么也看不出其他另外的一点意思了，倒是楼绛玉见到夕公子这般风情，美目看得微微一愕。

　　“萧兄，我们要赶紧离开了，不然渤海剑派那边可真是来不及了！”夕公子朝萧径亭微微一笑，接着朝屋中四处望上一眼，道：“要是有东西要收拾的，萧兄也赶紧了！”

　　见到这个秀美如斯地夕公子面上迷人的笑容，萧径亭心中竟然也微微一阵恍惚。不光是因为他的长相，大部分是因为那张联和自己真面目如此的相象，尽管这张脸蛋秀气了许多，但是萧径亭心中的味道确实是有些奇怪了。

　　“不用收拾了，以后我还会回来的！”萧径亭四处望了一眼，接着朝夕公子道：“我请夕兄能够帮我保密，不要让别人也知道了这里有间小屋！”

　　楼绛玉闻之，连忙转过脸蛋装作没有听见。但是一张美丽的脸蛋却是慢慢红起。

　　夕公子面上微微一阵不解，但是也微笑着答应了下来。

　　萧径亭登上了夕公子的船后，心中不由揣测起夕公子的身份来。这艘船虽然不大，但是非常的精美，不过却不是那种华而不实地精美，那精致的构造让人看了第一眼便觉得十分的牢靠。而且船的体积虽然不大，但是上面仍然装有几十个人。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萧径亭和楼绛玉被夕公子安排在一间舱房中，所以萧径亭也一直面对着楼美人冷若冰霜地玉脸，还有高高仰起地美眸。一路上，美人儿的目光好像一直在望着茫茫无际的大海，没有一点转过脸来和萧径亭说话的意思。

　　“我竟然半强要了姐姐，虽然说是两情相悦，但是毕竟用上了卑鄙的手段了啊！”萧径亭脑中浮过岛上的每一个景象。心中真是有些匪夷所思地味道。好像在没有人烟的小岛上，自己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来。但是无论怎么样，整个过程中，充斥在心胸中的只有甜蜜，不过倒是将自己心里的一大块都留在了这个小岛上了。

　　“哎呀！和姐姐好了那么几天，竟然连她的脸蛋也没有看清楚！”萧径亭忽然想到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来，而且更加让她觉得惭愧的时候，好像除了脸蛋以外，那个美人儿姐姐身子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玉乳、香臀、下身、大腿、玉足，无论任何一个地方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至于自己为何每次都没有看清楚白衣美人儿地脸蛋，萧径亭心中好像也说不上来，想着想着，一丝笑容不由浮上了萧径亭的脸庞。

　　“你得意什么？！”见到萧径亭暧昧的笑容后，楼绛玉俏脸一红，接着一冷朝萧径亭认真道：“在岛上的事情，你回到蓬莱后谁也不许说，自己也不许想！我那可是不愿意不听师傅的话，你可千万不要当真！”

　　“会当真才怪呢？”萧径亭微微一笑，知道楼丫头指的是她被逼着和自己拜堂的事情，他对于楼丫头的变脸早就了如指掌了，甚至在萧径亭对楼美人儿的印象中，最深刻的便是变脸了。而且萧径亭现在也自然不想和眼前的美人儿产生不快，不由笑道：“放心，我答应过小姐的事情，任何时候都不会反悔的。一切都等到你做上掌门以后再说，我也从来没有想过用这种机会得到小姐！”

　　楼绛玉俏脸微微一愕，俏脸微微闪过一道不自然，可能是没有想到萧径亭这么好说话，俏脸便朝萧径亭绽开一丝笑容，低声道：“你对我的好，我不会忘记的！而且在岛上的时候，你我……”

　　“萧公子，我家主人请你过去一趟！”楼丫头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外面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接着走进一个美丽的侍女朝萧径亭说道。

　　萧径亭心中也十分想弄清楚夕公子这个迷一样的认为，便站起身跟着那个侍女离去。

　　“奴儿还叫我什么时候都不要理会这个夕公子那？”想起梦君奴那句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言语，萧径亭不由微微一笑，面上浮上一道温柔的笑容。但是他忽然发现，在这船上走来走去的侍女们，竟然各个都长得这般美丽。甚至比起盈盈也不差，心中不由有些惊讶。

　　“我家公子在里面等着公子！”带萧径亭过来的那个侍女走到一间舱房面前，便再也不往前走了，迎上来地是另外一个穿着粉红衣衫的侍女。说她是侍女实在有些委屈了，因为这个女子娇躯曼妙婀娜，眉目如画、娇靥美丽，更加难得的是她身上的那种气质，那种恬静安宁的气息，让人看了一眼便有种清凉的感觉，寻常的千金小姐也不能有她这样的气度。

　　穿着粉红裙子的侍女走上前来朝萧径亭微微福了一福。但是面上却是没有任何一丝的谦卑之色，只是挂着淡雅从容地笑魇道：“我家公子也知道萧公子喜欢用茶，便让婢子煮了一壶上等的碧萝春，马上便要好了！”

　　“夕公子怎么知道我喜欢喝茶来着。我萧剑月这个身份可是从来都没有表现过好茶啊！”萧径亭心中微微觉得奇怪。但死活面上却还是从容应对，也不表示自己喜不喜欢喝茶之类，只是朝那个粉红衣衫女子轻轻一笑，道：“那我们进去吧！别让你家公子等急了！”

　　不知道是不是萧径亭眼睛看错了，在那个恬静女子转过娥首在前面引路的一瞬间，萧径亭仿佛看见了美人美眸中闪过一丝笑意，那是一种没有恶意的笑意，好像是轻轻地耍弄了你后，不由自主发出地那种得意和调皮地笑意，在眼前这个端庄的女子身上尤为明显。

　　“萧兄啊，你闻闻这茶香不香？”见到萧径亭进来，夕公子轻轻站立起身，在他身后还站着两个美丽的女之。虽然在气质和容貌上。比起萧径亭身前的这个粉红衣衫的女子都要逊色些许，但也都是千、万里挑一地人物。

　　“香！”萧径亭随口一闻，仿佛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不过那茶还真是香得很，惹得萧径亭都差点失态了，不由目光朝夕公子身后的两个美人望去一眼，发现两个女子皆是丰腴，不似眼前这位的纤巧，但是看在眼中不由多了几分肉欲。不由目光望向了眼前这个秀美绝伦的夕公子笑道：“夕兄真是好艳福啊！”不过却是有些尴尬地发现，眼前的这个夕公子比起室中所有女子相貌加起来后，还要美上无数倍。

　　那夕公子朝萧径亭投来一道奇怪的笑意，好像要揭穿某些东西，但是又不揭穿一般。见到萧径亭目光望向了身后的两个女子，秋水般地眸子不闪过一丝促狭，道：“那我将她们送给萧兄如何？”接着目中的笑意变得更加古怪起来，道：“我知道萧兄可是不知道有多少红颜知己啊，其中大都是名满天下的绝世佳人，这艳福才是让人羡慕啊！”

　　“我萧剑月有个屁女人！难道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了不成？”萧径亭虽然心中这般想，但是为保万一还是微微有些耍赖皮道：“既然夕公子要送我美人，那我可不客气了，我便要这哥穿着粉红衣衫的姐姐了！”说罢手指指向了前面正在做茶的秀巧女子。

　　“啊！”那名女子闻之轻轻一声娇呼，但是握着茶壶的小手却是一点也没有摇晃，显然有着极强的心志修养。不过那张美丽的小脸还是红彤彤的，显得无比的可爱诱人。不过这个女子不俗的地方是，听了萧径亭的话后，尽管害羞，但是小脸没有浮上任何不快的神色，也不会像寻常女子一般，朝萧径亭投来娇嗔的一眼，还是安静地往茶杯里面倒茶。

　　“不行！这个细儿可是我的宝贝！”细公子顿时微微一笑，接着朝萧径亭望来一眼，笑道：“萧兄怎么还不过来闻闻这茶香，水刚刚倒进去的这刻的茶香，最怡人的！”虽然他这么说道，但是自己却没有去闻这茶香，而是笑着一双秋瞳朝萧径亭望来，最后朝萧径亭绽开一道无奈的笑容道：“我可是听说萧兄在金陵的时候，为了喝碗茶，连去任府中约会任夜晓的时间都给错过了！这难道还是不算好茶吗？”

　　“早知道这样，我在门外就承认自己是萧径亭了，还枉作了这么久地小人！还馋了这好一会儿！”萧径亭听到对方道出了自己的身份，不由哈哈一笑，接着急不可耐地冲到桌子边上，拿起一杯一仰脖子顿时一饮而尽。

　　“萧公子，这茶第一水是不喝的！”那个穿着粉红衣衫的细儿见到萧径亭的着急的模样，不由抿嘴一笑道。

　　“我知道，不过我喝茶和那些个品茶的风流士子不同，不用理会那么多的规矩。无论是十两黄金一两的好茶，还是一两银子一担的粗茶，我都喜欢！”萧径亭连着饮了两杯后，便朝细儿笑道：“我刚才说要让你家公子将你送给我，那是笑话。不要当真！”接着面上闪过了一道狡猾地神色道：“不过我还真想要个会泡茶的女子。安然居的祝潆儿丫头是会泡茶，可惜她喜欢上别人了，这辈子都不可能替我泡茶了！”

　　“是啊，虽然宴孤衡先生大她许多，但是这段恋情也实在让人回味！”听到萧径亭的话后，那个夕公子轻轻一笑，仿佛漫不经心说道：“而且宴孤衡现在只怕真是难办得很咯，那个佳人虽然温柔婉约，但是却死活也要缠着他，无论是拒之还是纳之，都不容易！”

　　“夕兄竟然知道地那么多啊！这些事情我都是偶然才知道地，没有想到夕兄都清清楚楚，那夕兄肚子里面地秘密却是多得有些吓人了！”萧径亭不由放下手中的茶杯，面上浮上一丝苦笑，朝夕公子笑道。

　　“萧兄不用放下茶杯的！和我说话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萧兄大都可以放心！”夕公子朝萧径亭说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接着朝身后地两名侍女道：“你们出去做些酒菜上来，就要‘醉香居’的招牌好酒！”

　　萧径亭重新端起茶杯，朝夕公子笑道：“夕兄怎么将我调查得这么清楚，是君奴告诉你的吗？”

　　“君奴？！”夕公子眸子闪过一道异彩，接着双眼直望向萧径亭道：“里面的有些事情是她告诉我的，但是有些不是！”

　　“要不是我心底下的一些看法，我早就将夕兄认为了那个魔门少主了！”萧径亭端起茶杯，轻轻地将清澈翠爽的茶水倒入口中，接着朝在边上倒茶的细儿笑问道：“你告诉我，你家公子是什么人物？是什么势力地？我心里实在有些着急啊？！”

　　“至于我家公子是不是魔门少主，婢子可不清楚！”细儿小手轻轻端起一杯茶，伸到萧径亭面前，轻轻一笑道：“但是我知道，我家少主是做正事的，是做好事的！也就是说是正道里的人物！”

　　“这个妮子不简单！”萧径亭见到这个细儿这般大胆地替主子下了定义后，她的主子非但没有一点生气，反而投来一道赞赏的目光，接着面色一肃，朝萧径亭道：“萧兄，时间不多了！我们说正事！你对苏瑞施有印象吗？”

　　“就是那个在我面前说怎么爱楼绛玉，但是背后却在陷害我的那个吗？”萧径亭笑着说道。

　　夕公子面上微微一愕，道：“原来萧兄都知道了，那个俏螺儿的事情确实是他一手的把戏，不过他和萧兄说的话，大概都是真的。他对楼绛玉的痴心，简直到了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地步了！不过我要告诉萧兄的还有一件事情，还记得萧兄在赎回巧巧姑娘的那天晚上，被一群人追杀吗？那个为首被萧兄打伤的，便是苏瑞施了？”

　　“果真是他，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萧径亭眉头轻轻一皱，接着展开问道：“那将我大战俏螺儿的事情告诉给楼竹廷的，也是苏瑞施了？”

　　萧径亭话还没有说完，仿佛听到一声女子的娇啐，接着见到身边的细儿垂下娥首，便连玉颈都红透了。夕公子轻轻站立起身，缓缓走到了窗户边上，道：“去报告这件事情的是我，我想萧兄也非常乐意见到的！”

　　萧径亭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奇怪的味道，不由望着夕公子修长的背影道：“夕兄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你告诉我的两件事情。一件是在我面前告苏瑞施的帐，而另外一件更加是亲自跑去将这种春楼琐事告诉给楼竹廷，这两件事情好像都只有……！”萧径亭说到这里顿时停了下来。

　　“只有爱摆弄是非的女子才能做出来是吗？”夕公子轻轻一笑，接着转过脸朝萧径亭望来，笑道：“萧兄是想趁机打探我是不是女扮男装吧？！至于萧兄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这件事情上，恐怕很大的原因便是因为君奴了？！”夕公子并没有说出自己是男是女，只是朝萧径亭望来一道微微带了些许挑衅的目光。

　　“要是我告诉萧兄，我将你在春楼的事情告诉给楼竹廷，就是不忍心见到那个巧巧失去挚爱！你信不信？”夕公子目中的诸多神情一闪而过，那秋水般的眸子真的就连萧径亭也不敢多看。害怕不小心便会迷失了心神，而偏偏那又不是一种媚术。夕公子重新坐回了位置，朝萧径亭道：“而我告诉你苏瑞施的事情，第一是想告诉萧兄，苏瑞施这般所为完全是为了楼绛玉。而这次萧兄和楼绛玉在海上的意外，操纵者是苏临礁。苏瑞施甚至因为这件事情，差点和他父亲翻脸了！”

　　本来要接着往下说地夕公子忽然停了下来，接着朝萧径亭说起一些无关紧要的闲事来。萧径亭竖耳一听，原来船上有人来了。心中顿时暗道：“看来这个夕公子的势力建立得比较临时，不然为何会有这般行为，身边能够信任的只有细儿她这个女子一个呢？”

　　“夕兄啊！你可知道我脸上地，不是我的真面目吗？”萧径亭正和夕公子说得欢喜，看着两个侍女将菜肴摆满了一桌子，忽然朝夕公子问道。

　　夕公子笑道：“自然知道啊，而且对萧兄身怀这些异宝还羡慕不已啊！”

　　萧径亭接着一笑，道：“那夕兄从来也没有见过我的真面目咯？！”

　　夕公子面色这才认真起来，一下仿佛不明白萧径亭话中的意思。也是，任他再聪明绝顶也不会知道萧径亭竟然有着一张和他及其相象的脸。微微想了一会儿，夕公子微微一笑道：“萧兄地大名我是听说得很久了，但是在下出道江湖还没有几天，所以没有见过萧兄的真面目！”

　　“难道其他人也没有和他说过吗、还是他很少见其他人，或者甚至是他见其他人的时候也是用另外一张脸的？！”萧径亭脑中拂过几个念头，举起身前的一只酒杯，真是无比熟悉的醉乡泉，不由朝夕公子道：“来，夕兄也来上一杯，这酒不错！”

　　夕公子白玉般的手轻轻端起酒杯，真的仿佛比起酒杯还要雪白上许多，见到萧径亭落在他的手上，夕公子面上没有一丝不自然，也没有一丝不欢喜。但是只将酒杯伸到嘴边，并不饮下，见到两个进来的侍女已经将桌子的菜肴摆好了，不由吩咐她们出去。

　　“萧兄啊，对不起！夕某从来不会饮酒！”等到两个侍女的脚步都听不见了以后，夕公子便放下了酒杯。接着萧径亭见到那个叫细儿的女子轻轻在桌子上移动，好像将所有的素菜都摆在了接近夕公子的一边，心中不由微微觉得有些奇怪。

　　“见到了萧径亭惊讶的眼神，夕公子轻轻一笑道：“萧兄，夕某从小便不用荤，也不喝酒！我们接着说正事！”夕公子轻轻地挑起一颗青菜放进嘴中道：“我之所以会盯上渤海剑派，之所以会注意到萧兄，那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阴谋，一个秘密！”

　　萧径亭不由停下了手中的筷子，神情仔细地望向了夕公子。

　　“其实这也算不上是什么秘密！”夕公子微微一笑道：“萧兄想必也知道得不少的！上次在悦来客栈中，我之所以会帮助萧兄解围，而且用的是对萧兄早已经有了情意的任剑絮，那都是有原因的！”

　　“萧兄大概知道，当今最有权势的地方大员莫过于方召疾，而朝内最有权势的除了皇帝之外，便是大皇子武莫彰了，而方召疾则偏偏是武莫彰的娘舅。当今武帝本是多疑之人，自然害怕这个朝内外最有权势的人勾结在一起了。但是权势太大了，大得武帝不敢明着得罪了他们！”夕公子也渐渐放下了手中地筷子，道：“要是武莫彰就这么容易地夺权做了皇帝，那倒也罢了，不会给天下的黎民带来太多的灾祸。偏偏当今的皇帝又是个颇有权术的帝王，这下一来胜负之数便难料起来了！本来，我们是不知道到底站在哪个立场上的。但是偏偏大皇子勾结外夷势力谋我中华，甚至和北边的突厥也不干不净，所以尽管我对当今的武帝没有什么好感，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也只好站在了他的那边了！”

　　萧径亭心中顿时又疑惑起来，心中实在不清楚这个夕公子到底代表地是哪一股势力，但是从他所知道的事情中，可以看出这股势力可能非常的强大。甚至不亚于那个神秘少主的魔门势力。但是也不排除眼前夕公子在撒谎耍计谋地可能性。那样一来，他的身份就有得寻味了。

　　“萧兄刚才还说我便是那个魔门少主，你肯定也知道魔门少主便是大皇子的人了，不过这个少主虽然表面听命于大皇子，但是实际上却是自己有不臣之心。”夕公子朝萧径亭笑着望来一眼。接着说道：“上次，他们便胆大妄为地进攻了上兵世家，想要趁机用池井日做傀儡，拿下这个制造天下三分之一兵器的池府。其中的意思再明白没有了，但是却是被萧兄将他们的计划给破坏得支离破碎，甚至还惊动了当今地皇帝。于是他们便将视线转向了掌握海运的渤海剑派，想通过海路将兵器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土，供他们造反之用！”

　　“那也是秀情他们的阴谋啊？关苏瑞施什么事情？”萧径亭心中不由有些疑问。

　　那个夕公子仿佛看出了萧径亭所想。但是并没有出口解释，只是朝萧径亭朦胧地说了一句：“萧兄以后自然会明白的！”接着面色一肃道：“而我之所以找上萧兄，是因为萧兄现在是整个中原武林的关键人物。只要萧兄能够帮忙，整件事情就肯定能够力挽狂澜，天下的黎民百姓也不会因此遭受战乱了！”

　　萧径亭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笑道：“这都是朝廷庙堂上的事情，我一届江湖人能够有什么作为！”

　　夕公子顿时面色一肃，接着微微一笑道：“萧兄诓我了，难道萧兄还不清楚，其实庙堂就是江湖，江湖也是庙堂的一角。而且许多庙堂上不方便处理地事情，放在江湖上也变得简单了许多啊！”

　　萧径亭轻轻地张了张嘴，便要说话，见到夕公子的面上忽然微微一变色，接着朝萧径亭望来道：“萧兄，麻烦来了。那群人果然等在这里，你赶紧去保护好你的那个美人！”

　　萧径亭竖耳一听，果然听到了刀剑晃动的声音，便赶紧站立起身，要朝楼绛玉所在的船舱方向走去。在临走的时候，发现夕公子面上没有一丝战意，只是悠闲地坐在位置上，没有一点起身应战的势头，倒是那个细儿轻轻地抽出了一只长剑，那只如同水波般清冽的宝剑抽出后，萧径亭明显地感觉到室中荡漾着一股寒气，显然是方宝刃了。

　　萧径亭所经过的船舱夹道中，无论是男女都纷纷亮出了兵器，但是见到萧径亭过来后，还是没有忘记行礼问好，显然这群人都经过了极其严格的训练了。

　　“你怎么才来啊？！”萧径亭刚刚走进自己的那间舱房，便听到了楼绛玉的一声埋怨。

　　而美人而本身已经整装待发了，修长的娇躯上还是穿着那件笔挺的劲装，小手紧紧握着一只明晃晃的长剑，只是那只宝剑剑刃上断了一截，正是被萧径亭用厉害的指力给剪下来的。

　　还真的有些奇怪了，楼美人那么丰满得玲珑起伏的娇躯，穿上了劲装后，竟然看不出什么来了，只觉得酥胸高耸、香臀挺翘，怎么也想不到里面藏着竟然是这么波涛汹涌、乳浪臀波的一具绝美娇躯。

　　“你看什么？”见到了萧径亭的目光，楼美人顿时朝萧径亭狠狠一瞪。接着冷道：“你将你手上的那只宝剑给我用，谁让你损了我地这只剑的！”

　　萧径亭道：“小姐的身子还没有完全复原，不能够使剑动武。我要拿着这只宝剑保护小姐，所以就不能给小姐你了！”

　　萧径亭本来以为来进攻的那些人，肯定会先有借口盘问一番，然后找出理由要搜船，等到万一搜到了楼绛玉后，再偷偷一剑杀掉。因为苏临礁也肯定认为自己和楼绛玉早已经葬身鱼腹了。

　　但是出乎萧径亭意料之外的是，来进攻的人好像一点也不盘问，而是猛地朝这艘船上靠来。然后抽出兵器便要杀了上来。在这种时候，萧径亭自然也懒得再躲在这里了，带着楼绛玉便往甲板上冲去，不过两人还是蒙上了面巾才上到甲板。

　　萧径亭走上甲板后，两派的人也早已经战成了一团。而让萧径亭更加惊讶的是，杀上船来的竟然是女子，而且瞧那装束，果然是几天前袭击了楼绛玉座舟的那群女子，想到了这里。萧径亭不由在人群中找起那个丰满健美地那个迷人女首领起来。

　　“果然在！”可能是由于那个女首领长得太高了，而且可能是因为她也长得太美丽了，所以萧径亭一眼便找出了那个修长丰满的美丽女首领，而那个女首领现在竟然和那个叫细儿的侍女战在一起，而且让萧径亭更加惊讶的是，船只地甲板上虽然战成一团，但是却是没有看到夕公子地身影。

　　夕公子当然不是怕死了，萧径亭亲眼看过他的武功。比起自己只有高，没有低。所以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那个夕公子已经知道了来犯的人到底是谁了，所以方才这般有持无恐不用自己出手，而且夕公子好像不愿意在武林人士面前现身的想法，至于上次在“玉儿坊”中公然现身，那可能便是专门为萧径亭而去地。而那次在“玉儿坊”中，是有几个武林中人，担都不是非常精明的主儿。

　　萧径亭有些不想出手，因为自己虽然在这艘船上，但是对船上的人却还不知道是敌是友。而上船杀来的这群人中，大都都是女子。更加重要的是，船上夕公子的这些手下们现在占尽了上风，其实不是对方的武功太低，而是夕公子的这些手下武功太好了。

　　边上地楼绛玉虽然也是抽出长剑跃跃欲试，但是好像一点也插不进去。夕公子的这些手下不但占尽了上风，而且兵刃上也没有见到一丝血迹，显然是在打赢了对方的同时还手下留情了，这个还真是一面倒的上风啊。

　　“嘤！”萧径亭的身边忽然传来一阵惨呼，不由转过目光朝发声处望去，见到那个细儿姑娘竟然同时战着两个对手，其中一个便是那个丰满迷人的女首领，而另外一个稍微年长一些，但是脸上还是非常的美丽，显得风韵犹存。萧径亭本来是随眼一看，但是看了一眼便再也移不开目光了。

　　细儿姑娘就算在打架的时候，还是像刚才那样的端庄婉约。只是眉宇和眸子中充满了一股飘逸而又凌厉的正气，那道目光看来便仿佛有形的利剑一般，让人看了一眼便心中一凛，接着好像整个心神都被刺破，心志也变得摇摇欲坠。

　　让萧径亭更加惊讶的是，细儿姑娘使出的长剑，轻如风、冷如霜，轻轻一挥便扫过一条似有似无的璀璨光芒，打得两名对手连连后退。配着曼妙纤巧的娇躯曲线，既显得飘逸无比，又显得凌厉非常。而且剑法中的韵味，萧径亭甚至有种熟悉的感觉，那气势好像是将他两大绝学“清风随影剑”和“狂风倾城剑”个中和在一起了一般。

　　“是你！”那个丰满的美丽女首领顿时看见了人群中的萧径亭，小嘴一声惊呼，这一分神，细儿的长剑顿时猛地刺向她雪白如玉的粉嫩脖子。

　　萧径亭见之，足下一点飞快涌上前去，长剑一挥格开了细儿刺向女首领玉颈的利剑。接着一把抱住了丰满迷人的女首领。

　　“吟！”萧径亭怀中一软，一具温香软玉顿时抱进怀中，萧径亭尚来不及体会怀中美人娇躯的柔弱迷人，手中的长剑便和细儿地利剑撞在了一起。让萧径亭无比惊骇的是，

　　本来意料中强大或者刁钻的力道都没有从手臂上涌来，那只宝剑就仿佛萧径亭怀中的美人一般，轻飘飘、软绵绵得没有一丝力道，紧紧只是贴着萧径亭从长剑划过，响起一声动听的声音。接着萧径亭便见到了那个细儿姑娘美目中的那丝笑意，微微带着狡猾的笑意。

　　但是出乎萧径亭意料的还有，细儿手中那只长剑看来仿佛没有了一丝力道，但是却轻飘飘地飞到另外一名对手的玉颈上，让她一动也不敢动。这个细儿竟然已经将内力练到了收发自如地地步了。而萧径亭也顿时明白，刚才细儿姑娘虽然对战两人，但是其实早已经胜卷在握了，只是故意在和两名对手玩儿罢了。或者玩儿的对象更加可能是萧径亭。

　　“你放开我！”萧径亭心中光在想着那个细儿的举动。不由忘记了怀中这个丰满健美的迷人女首领了。这个大美人想必刚刚从险境中回过神来，见到自己竟然被萧径亭抱在怀中，不由用力地挣扎起来。

　　“这个美人儿地味道还真地不一样啊？”美人儿的几下挣扎中，那丰满火热的娇躯摩擦过萧径亭的身子，顿时让萧径亭销魂不已。虽然这个美人儿不像楼美人那么浮凸汹涌。但是从紧紧贴在胸前的两只粉嫩肉球可以看出，美人儿地酥胸也是非常的高耸的。而和寻常女子不一样的是，这名女首领的玉乳的弹性真是无比的惊人，而且不像寻常女子那般软的好像棉花一般，反而给人一种结实地感觉。而美人而的整具娇躯上的肌肤，虽然也是那么滑腻香嫩，但是从厉害的挣扎中可以看出，这具丰满健美的娇躯充满了力道。配上美人修长有力的大腿，和撅着挺翘的盛臀儿，这个美人便仿佛是一只充满了力道的雌豹一般，不过这只雌豹实在长得太美丽了。

　　萧径亭见到怀中美丽的小雌豹挣扎得厉害，而且美目中也闪着充满野性的火热光芒，不由轻轻地放开了美人儿的娇躯，其实他根本没有抱上多久，但是手掌还是紧紧握在了美人儿圆润雪白的皓腕上，任由雪嫩的皓腕在手中挣扎。

　　“难道女首领还是来找那颗什么你们娘娘戴过的红宝石什么的吗？”萧径亭见到美人儿还是穿着那件火红色的劲装，将修长的娇躯衬托得越发的健美迷人。

　　那名红衣女首领听到萧径亭问话后，好看的柳眉紧紧一锁，惹得迷人的美目微微一缩，使得她高耸巧秀的山根更加美丽地显现了出来，表明这是个意志坚定的女子。

　　“萧公子问你话，赶紧回答！”边上一名不知道叫什么，萧径亭不认识的一名武士猛地将手中的长剑横在一名女子的玉颈上，大声喝道。萧径亭发现，这群男子武士虽然已经擒住了船上所有的对手，而且这些对手虽然长得非常美丽，而且身形窈窕可人。但是抓住这些俘虏的大都是船上的女孩，而为数不多的男子武士虽然手中抓着这群美丽的女俘虏，但是面上没有一丝下流猥琐的形态，手掌也是隔着几层衣衫抓在了女子俘虏们的手腕上。

　　那名红衣女首领见之，美目望向萧径亭，美目轻轻地转了几圈，稍稍犹豫了一下，方才道：“他们让我在这里等着，拦住一艘大船。他们说清楚了船只的模样，而且让我们不说一句话，便直接上船将人都杀干净了！只要我们完成了任务，他们便会将我们娘娘戴过的那颗红宝石还给我们！”

　　“娘娘？！”萧径亭心中惊讶道，看了看眼前的这些女子，虽然身上极好，而且看那气质也显然受过极好的教育，显然以前都是富贵家庭的女儿，而她们口中说的娘娘，说不定便是哪个国家的皇后之类的，而且可能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因为这群女子面上的仇恨和风霜之色，表明她们已经在外面很久了，也很久没有过上安逸富贵的生活了。

　　想到这里，萧径亭不由细细朝被俘的女子人群中望了几眼。果然发现里面其中有些人地娇躯尤其的丰腴，丰乳肥臀、目深眉高，而且眸子也有带了些许的蓝色。很明显便可以看出那是混血儿。

　　见到萧径亭的目光朝自己的那些手下细细巡视，而且目光多落在了她们的肥乳和俏臀上，美丽的女首领神情顿时有些害怕起来，接着美目闪过一丝警告朝萧径亭望来，狠狠说道：“你可休想打什么坏主意，我们府主可不会放过你的！你也休想能够逃出

　　她……”

　　“府主？！那是一个什么组织啊？”萧径亭顿时有些迷惑起来，接着听到后面的细儿轻轻一声惊讶，接着小嘴轻轻地自语道：“萧剑府？！”待萧径亭转过脸朝细儿望去的时候，她又好像什么也不知道一般。

　　萧径亭便暂时将萧剑府扔在一边，目光直直望向手中女首领地双眸中，笑道问道：“你说的那个娘娘，便是显碧国末代皇帝的妻子吧？”

　　“啊！你怎么知道的？！”那名美丽丰满地女首领顿时一声惊呼。美目闪过一丝不可置信地神色朝萧径亭望来。接着飞快地掩回小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她已经将所有的神色都给出卖了。

　　萧径亭见到美人儿这个一点也不世故的表情，不由又问道：“那个指使你们来杀我的人，肯定就是苏临礁了！”

　　这次红衣美人儿便没有飞快惊呼了。紧紧地闭着美丽的小嘴，好像害怕自己会叫出来一般。但是美目中地那丝惊讶还是忍不住流露了出来。让萧径亭甚至使船上所有的人都肯定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萧径亭正要继续再问，但是眼角发现那个细儿突然作出了一个非常隐蔽的手势。心中刚刚要推测那个手势的意思，那个美丽的细儿便已经发现了萧径亭的神色，便朝萧径亭使来一道颜色，这次萧径亭是看清楚美人眼色中地意思了。那是让萧径亭趁机放了自己手中抓住的美人儿。

　　“难道萧剑府是一个不能得罪的门派，或者是和夕公子又什么渊源不成？”萧径亭心中暗暗觉得奇怪，接着耳中听到微微一阵异动。

　　“呼！”萧径亭忽然觉得鼻端闪过一股幽香。接着一道无比曼妙迷人的身影从海中飞来，好像没有一丝重量一般直接飞到了甲板上，没有等到众人反应过来，便飞快擒住了站在甲板上的楼绛玉。

　　楼绛玉的武功真的不是那么草包的，但是好像还没有晃过神来，便已经被飞来的女子抓住了皓腕，捏住了筋脉一动也不能动。

　　刚才在鼻端中闻到那股香味的时候，萧径亭便已经凛过神来，而且足下一点便要飞快朝楼绛玉站着的方向跃去，但是没有想到身后好像突然涌起了一股轻飘而又凌厉的力道，让自己的身子好像顿时又千万斤重一般，一点也飘不起来。萧径亭虽然最后涌起丹田的真气，飞快地跃起身子。但是那道飘来的身影实在太快了，而且中间隔了太多人，等到萧径亭跃到楼绛玉面前的时候，一道冰冷的剑刃便指在了胸前。

　　“嘤！”由于萧径亭刚才手上动作太快了，而且手中也一只抓着那名美丽的女首领不放，所以想到萧径亭站住身子以后，那名美丽的女首领便止不住势头，将丰满迷人的娇躯撞进了萧径亭然的怀中，带的萧径亭的身子也朝剑尖狠狠撞去。

　　虽然萧径亭能够飞快止住身子的势头，但是他惊讶地看到，那个抓住楼绛玉的女子竟然飞快地将剑刃拿开，虽然紧接着便横在了楼绛玉雪白的玉颈上，动作一气呵成无比的自然，但是萧径亭还是看出了那个抓住楼丫头的女子，在自己撞向她剑尖的时候，美目微微一颤。

　　萧径亭终于看清楚了抓住楼绛玉那个女子的身影了，那是一道无比曼妙的娇躯，修长婀娜、美妙绝伦。比起细儿姑娘来，还显得更加的纤巧迷人，但是又比她丰腴动人一些。比起健美的女首领来说，还显得更加风韵动人，而且那种丰腴是让人想抱在怀中细细疼爱的柔软，那种曼妙的体态，和梦君奴都有得一比。

　　这个女子娇躯穿的是绿色的长裙，面上蒙着不透明的纱巾，萧径亭一点也看不见她长得什么模样，但是偏偏她给萧径亭的感觉又是无比的熟悉。甚至这个美人儿在见到萧径亭后，美目猛地一亮，接着飞快地躲开了眼神。

　　“府主！”萧径亭正在脑中细细的思索，刚刚从自己怀中挣脱的美丽女首领忽然变得激动起来，萧径亭甚至能够感觉到美人儿脉搏也变得快了起来，接着小嘴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府主”这两个字来。

　　“府主？！她便是萧剑府的府主？！”萧径亭心中讶道，心中也顿时觉得眼前的这个美人儿自己是有印象的，但是只是在内心深处的一道影子而已，怎么想也想不出来。

　　“我放了她，你放了我们的人！”那个绿衣府主好像不想给萧径亭那么多的考虑时间，手中的利剑往楼绛玉的玉颈上一横，冷冷说道。那声音虽然很冷，但是却无比的动听，萧径亭甚至觉得没有比这更加好听的声音。

第十一卷 第十章 夜中的绛玉

　　“要是不放走我的手下，那我后面的人会马上将你们的船弄沉，各位可以估量一下，再作出决定！”那个身材绝妙的美人儿府主见到萧径亭没有什么反应，便用剑指向前面的海上。上面此时正停着两艘大船，上面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那群武士手中都搭着强弓，拉得满满的，瞧那力道仿佛随时都可以洞穿了萧径亭脚下的整艘船只。

　　“原来这个府主刚才不和这个美丽的小母豹子再一起，而是坐着后面的大船来的！”萧径亭心中一紧，接着将抓住那名丰满迷人女首领的左手紧了紧，见到那个夕公子还没有上来，而且肯定没有一点要上来的意思，不由将目光望向了细儿姑娘。

　　“我听从萧公子的命令！萧公子无论怎么打算，我们都听从！”细儿见到萧径亭的目光望来，没有一丝的犹豫便悄声说道，而且美目还朝萧径亭瞥来一丝歉意。

　　“原来刚才拉我后腿的便是细儿美人啊！萧剑府是什么来头，竟然让细儿姑娘要使诈使得我飞不起来，让对方的府主抓住了楼丫头，然后趁着这个机会放了这些萧剑府的俘虏！”萧径亭心中顿时变得更加惊讶起来。

　　那个绿衣府主美目中好像没有一点急切，只是朝萧径亭冷道：“只要萧公子答应放了我们的人，我就立刻先将楼绛玉还给你，然后你让我们的人下船，回到自己的船上！”这个美人儿府主话中的意思再明白没有了，而且她也看出了细儿成心要放走这些俘虏后，方才说出这等不合乎谈判规矩的话出来。

　　其实萧径亭本来不想抓下这些萧剑府的女子，便朝那个绿衣府主微微笑道：“那不行！”没有等到美人脸蛋变色，萧径亭便将手中的红衣女首领朝那个美人府主推去，笑道：“要放也是一起放，哪里有府主先放的道理。我便先将我手上这个红衣服的女首领交给府主！”

　　那名府主美目一宽，好像闪过一丝笑意，接着便将手中地宝剑从楼绛玉粉嫩的玉颈上放下，接着举手再楼丫头的粉背上轻轻一推，笑道：“那我也把萧公子的美人儿还给你了！”

　　萧径亭听得微微一愕，这个府主上船以后，无论是说话的口气还是眼神都是充满了威严和贵气的，但是这下却是说出了这等暧昧的言语出来，说话瞬间的眼神也变得娇媚起来。让萧径亭心中熟悉的那种感觉变得越发的清晰起来。不由轻轻问道：“我见过府主是吗？”

　　“哼！”楼绛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名府主嘴上说地那句“萧公子的美人儿！”，还是因为不忿再人家手中连一招也没有走过，被放开以后，小脸一寒便猛地将小手中的长剑甩出，狠狠刺向那名美人儿府主的玉颈上，那造诣倒也不低。

　　那名美人儿府主见之，拉着手下地那名丰满女首领飞快地退开几步。躲开了楼绛玉凌厉地一剑。也不还手，也不生气，只是朝萧径亭轻轻笑问道：“萧公子觉得见过妾身吗？”说罢，便拉着那个女首领便要离开，那婀娜曼妙而不缺乏丰腴的娇躯曲线，却是在萧径亭心中微微一荡。

　　“姐姐且慢！”见到美人儿府主便要离开，那个纤巧的细儿忽然叫住了，柔声唤道。

　　那名绿衣府主转过身来，神情温和地朝细儿望来询问的一目，美丽的眸子中一点也没有不快意思。而萧径亭也发现，美人府主地秋水双眸中，也是泛着迷人的微蓝色，看得萧径亭都有些沉迷了。美人儿府主发现后，只是朝萧径亭投来一道温柔的笑容。虽然被面纱遮住了，萧径亭还是从美人儿微微弯起的美目中看了出来。

　　“姐姐不要误会！”细儿放下了手中的俘虏，轻轻地朝那名绿衣府主走来，甜甜一笑道：“我只是见到姐姐武功高强，动了争强好胜的心思，想要和姐姐比划比划，姐姐答应吗？无论是谁输谁赢，都不影响我们放人的约定，而且我们也只是点到为止，都不会误伤了对方！”

　　“妹妹师出天下名门，姐姐哪里是妹妹的对手啊！”那名绿衣府主轻轻一笑，接着美目朝萧径亭望来道：“况且萧公子本身便是武术大家，妹妹可以找他比试啊！”那面色地从容，仿佛没有一点儿身处险境的惧色和紧张。

　　细儿连忙笑道：“我和姐姐都是女儿家嘛，要是让我和萧公子打，那肯定是打不过的！和姐姐比起来，小妹也知道差上一些，但是见到姐姐使得招术那么好看，是在忍不住哩！”

　　绿衣府主轻轻一叹，美目闪过一丝为难，道：“我不是不和妹妹比试，妹妹也知道，姐姐的武功可能是要比妹妹高上一丁点儿，不过真要打起来，那还真是难分胜负！可能要打个大半个时辰才能分出输赢，但是姐姐又是身有要事！”见到细儿小脸微微浮现一道失望的神色，那名绿衣府主笑道：“不过日后我肯定还会遇上妹妹，那个时候再和妹妹好好比试一番，如何？”

　　见到细儿没有异议后，那个美人儿府主便走到甲板前面，朝前面张弓搭箭的两艘大船轻轻一挥，打了个手势。船上的武士纷纷放下了手中的弓箭，而萧径亭也趁机发现了，那些武士竟然不是渤海剑派的，心中不由大是的不解。接着两艘大船便立刻朝两面驶去，为了让萧径亭这艘船上的人放心，那两艘穿越驶越远，最后只剩下两个小点了。

　　“为了表示妾身的诚心，我们府上的这些姐妹便留在船上，等到萧公子到了码头后，再将她们放走便可以了。”绿衣府主见到两艘大船走远后，便朝萧径亭笑道：“而且可能蓬莱的码头上正在检查来往的船只，虽然萧公子会有法子应付，但要是由妾身出面会少了许多麻烦！所以在去蓬莱的这段海路上，妾身的架舟便和萧公子的座舟同行了！”

　　萧径亭不由听得微微一愕，心中暗道：“这倒是一个出乎了人意料的好结果啊！”

　　随之，那名绿衣府主美人儿拉着美丽的女首领，玉足在甲板上轻轻一点，便轻飘飘地飞到了旁边的一艘船上。萧径亭耳目聪灵，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那府主朝红衣女首领严厉地说了一句：“胡闹！”，萧径亭甚至还看见了美人儿朝手下瞪的那严厉一眼。

　　船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驶进了蓬莱的码头。正如那名府主所说，整个码头都是穿着武装的渤海剑派弟子，各个手中拿着利剑细细地检查来往的船只。而可能就是因为绿衣府主的缘故，整个过程中，只有一个带剑的弟子到了那边的船上问了一句话后，便离开了。然后再就也没有上来检查过。

　　萧径亭虽然相信到了蓬莱的地盘上，苏临礁就是有十个胆子也不敢公然加害楼绛玉。但要是苏临礁一直还不知道楼绛玉和萧径亭已经回到了蓬莱，那么以后的日子中，萧径亭他们便会一直在暗处，整件事情就会变得更加简单起来。

　　船靠岸后，萧径亭下去和夕公子打了声招呼，便带着蒙着面纱、换了衣衫的楼绛玉离开了。而他自己则更加简单了，稍稍做了一些易容便可以了。但是在和楼绛玉下船走下码头的时候，萧径亭的易容术便受到了很大地打击。因为那个丰满迷人地红衣女首领只是朝这边稍稍望了一眼，便直接朝萧径亭走来。

　　“我家府主说知道公子和楼小姐生还的人，就我们姐妹几个。所以萧公子不用担心会被人知道！”那个丰满的美人儿走到萧径亭跟前，玉脸稍稍有些粉红，但是说话的口气却是冰冷厉害，微微犹豫了一阵后，声音便变得轻细下来，说道：“现在渤海剑派中，苏瑞施可能已经做上代理掌门了！”

　　“什么？”萧径亭心中一震，接着红衣女首领笑道“后面那个消息，是你自己告诉我的，不是你们府主吩咐地吧！”

　　那名丰满的红衣女首领再也没有回答萧径亭，而是直接转过娇躯，将丰满迷人的背臀曲线露给了萧径亭，踏着有劲却不乏动人的玉步朝船上走回去。

　　“你可以不作渤海剑派的嫡传弟子，去做她们那里的奴才，便可以天天见到这个野蛮的女人，还是那个风骚的女府主了！”萧径亭想着刚才红衣女首领的言语，所以看在楼绛玉眼中，自然是在望着美人儿摇曳生姿地背臀曲线发呆了，不由冷哼一声，开口讥讽起来。

　　“要是可以，我还真的愿意啊！那个府主真是温柔啊，而且还那么熟悉。不过她是谁呢？”萧径亭心中暗暗想到，接着也不理会楼绛玉的嘲笑，道：“走吧！”

　　走出了繁忙的码头后，虽然心中焦急，但是萧径亭还是细细地看起了蓬莱的街道来。这里和小蓬莱不一样，小蓬莱是显得清秀可人、美丽小巧。而蓬莱城则是可以说是美丽大方、端庄高贵。街道两边的建筑大都奢华富丽，希罕见到一幢不是那么粉饰的，那也只是外面看来清新淡雅，里面更加富贵，看来实在有种寸土寸金的感觉。

　　“小姐啊！你这是走去哪里？”萧径亭正在醉心于两边的街道风景，见到楼绛玉迈着飞快的玉步，径自朝一个方向走去，不由赶上几步，开口问道。

　　楼美人也不转过脸来，只是冷冷说道：“自然是到我家去，这身衣服穿得我难受死了！”

　　萧径亭细细一看，此时娇躯上穿的是细儿的衣衫，明显地显得小了些了。穿在细儿的身上可能显得蓬松曼妙，但是穿在楼美人丰腴起伏、波涛汹涌的娇躯上，那却是将美人儿的美妙肉体绷紧得浮凸玲珑、连绵起伏。而且美人胸前惊耸弹跳的曲线和腰下圆滚挺翘的美臀曲线，实在看得让人喷血，吸引了路上所有人的视线，好在这个美人儿和平常的渤海剑派大小姐太不相同了，不然虽然蒙了一层面纱，但是还得让人认出来了不可。

　　萧径亭连忙脱下身上的长衫，朝美人儿地娇躯上披去。道：“小姐赶紧穿上，这样虽然不会让人看到什么，但是这身曲线让别人看到了，也太可惜了！”

　　楼美人听得俏脸一红，接着朝萧径亭狠狠瞪来一眼，但是还是穿上了萧径亭的宽大的衣衫，想必也是极不愿意让自己这身傲人的曲线被人看了去。接着听到萧径亭说道：“小姐不能去渤海剑派了！”不由站住了娇躯，朝萧径亭望去，问道：“为什么？！”

　　萧径亭担心自己说了后，眼前这个美人儿肯定会受不了，说不定会在大街上发起火来。不由飞快抓住美人儿的玉手，朝一条相对冷清的小巷走去。

　　楼美人柔软的玉手被萧径亭抓在手中后，俏脸顿时一红，接着一寒朝萧径亭望来。正要问罪。接着忽然娇躯一软变得没有一丝力道。任由萧径亭拖进小巷深处。

　　“你现在跟我解释你刚才的举动，不然我是不会放过你的！”走进小巷后，美人儿虽然整张小脸都是红彤彤的，但是美目却是冷冷地朝萧径亭望来，虽然她以前更大地便宜都被萧径亭占过，那都是在紧急的时候，随意现在反应尤其地激烈。

　　萧径亭面色一正，接着双目深深地望进了楼丫头的美眸，道：“我说出来后，小姐不要激动！”见到楼绛玉柳眉轻轻一颦，缓缓说道：“苏临礁已经做上了渤海剑派的代理掌门了！”

　　“啊！”听到萧径亭地话后，楼绛玉娇躯轻轻一震，接着美目一散，粉红地小脸蛋儿也顿时变得煞白。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接着雪白的小脸又慢慢地红粉起来，泛起一丝血色。但是这张脸蛋的表情还是变得微微有些无措起来，配上山峦的美眸，使得整个神情变得楚楚可怜。

　　“那，那我不就没地方去了吗？”楼绛玉美目中地光芒渐渐凝聚起来，最终望在了萧径亭的脸上轻轻说道，接着美目中的神色变得凌厉起来，冷冷道：“不行，我现在就去渤海剑派！将苏临礁这个老匹夫赶下来！”接着便转过娇躯，朝外面走去。

　　但是还没有走出几步，甚至萧径亭还没出口阻拦，美人儿便停住了脚步，冷冷自语道：“不行，我现在不能去，我现在去是没有好处的！”

　　“这个妮子在涉及到权势的时候，脑子还真是不含糊啊！”萧径亭不由微微一笑，但是这个笑容顿时落在了楼绛玉的眼中，美人儿俏脸一寒，朝萧径亭冷冷说道：“你笑什么，你苏临礁做上了渤海剑派的掌门后，我就回不了家，就成了一个没权没势的没用丫头，只能乖乖嫁给你做妻子了是吗？你休想，你休想我会去过那种小富轻贵地小家生活！我说过，没有让我做上渤海剑派的掌门人，你休想我嫁给你！”

　　“还好，还没有说出有无数贵介公子在苦苦追求你等之类的话来！”萧径亭心中轻轻一阵苦笑，在了解了楼绛玉的性子之后，听到这些话后他其实已经一点都不会生气了。

　　稍稍地酝酿了下心中的感情，萧径亭神色也变得温和起来，轻声劝道：“苏临礁他们可能还不知道你爹爹已经过世了，只是做上了一个代理掌门而已，而且他也肯定认为小姐已经葬身鱼腹了。为了做上这个代理掌门，他就肯定会放言，只是暂时代理这个掌门之位而已，等到小姐回来后，他肯定会让众人再推举掌门！小姐是宗主的亲身女儿，而楼氏的几个大佬中，肯定大部分都是支持小姐的。所以小姐还有很大的机会，但是小姐现在肯定是不合适现身的！”

　　听到萧径亭的分析后，楼绛玉也变得冷静下来，可能是因为次数太多了，以前在这个时候，她总是会因为自己的无礼而向萧径亭道个歉，或者是给个甜甜的笑脸什么的。但是现在却只是朝萧径亭望来一眼，悄声问道：“那我该什么时候现身比较合适？！”

　　萧径亭稍稍考虑了片刻，凝声道：“对于苏临礁做上代理掌门的这件事情，我真是史料不及。虽然小姐的两个楼氏叔伯现在在金陵收春季纳银，而楼临瞻已经转投了苏临礁，但是在蓬莱中至少还有一个楼老五和李月青两人会大力反对。再加上你各个楼竹廷，甚至还有秀情，这已经足够阻止苏临礁做上代理掌门了。是不是他们这些人中间出现了什么事情了？！”

　　就在萧径亭正在低头思考的时候，楼绛玉忽然睁大美目朝萧径亭望来道：“你叫她秀情，你怎么叫我二娘做秀情！”

　　“啊？！”萧径亭不由微微有些不解，没有想到在这种关键时候，楼绛玉竟然注意到这上面来，这有些出乎了萧径亭对楼美人儿地理解了。见到萧径亭惊诧的目光望来，本来是应该理直气壮质问的楼绛玉俏脸微微一红，接着朝萧径亭问到：“你刚才还没有说出我应该在什么时候现身！”

　　萧径亭笑着答道：“等到你的两个楼氏叔伯还有……”尽管萧径亭有着百般的不自然还是硬着头皮道：“还有我父亲赶来蓬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人数便已经超过了苏临礁手中的势力了！”

　　楼美人垂下蛾首稍稍想了片刻，便朝萧径亭说道：“好的，那我就听了你的。不过我们现在应该道哪里去？”

　　“暗香楼！”萧径亭顿时记起了楼竹廷说过的一个地方。他说他在蓬莱的时候，便一直躲在那里，楼临溪曾经派出几百人也没有找到的一处隐蔽地方。

　　“暗香楼？！”楼绛玉美目微微一讶，接着轻轻地摇了摇蛾首，道：“我没有听说过有‘暗香楼’这个地方？！”

　　萧径亭闻之一愕。接着笑道：“不要紧，你各个已经将具体的地址告诉我了！”

　　“你说的‘暗香楼’到底在哪里啊？现在已经天黑了，要是再没找到地方，我就去随便找家客栈睡觉了，都困死了！”楼美人儿虽然经常练武，但是一天走那么多路儿还是头一次，所以她那娇贵地身子便已经受不了了，而且现在天上已经全黑下来了。楼美人儿困意上来后，那层冷冰冰的外衣和面具好像也消失了不少，在萧径亭面前也稍稍有些娇憨了。

　　“要去你去！我身上没有一分银子，不过要是你和客栈的老板说‘你这里给我住一个晚上，我就将脸蛋让你看一眼。’那个老板保证乐得魂儿都没有了！”萧径亭轻轻地揣了揣怀中的一大叠银票笑道。接着便见到楼美人转过娇躯，一言不发地朝后面走去。不由赶紧上前几步，拉住问道：“你还真去啊，要是让人认出来了，给苏临礁知道了，那就什么都玩完了！”

　　“你将我的脸蛋看的那么不值钱，我就偏偏要去试试，作践自己！”可能是因为夜晚天黑的原因了，楼美人的骄傲稍稍退了一层，言语中虽然充满了冷意，但是也渗透了一丝娇嗔，美眸中也稍稍透出了一丝粉意。

　　“要是给人看了脸蛋就算是作践的话，那夜君依公开表演唱曲，就应该是自残！”萧径亭心中无奈一笑，接着见道夜色中，楼美人儿可能是欺负萧径亭看不见，虽然言语冰冷，美丽的眸子中却是秋波横流，水汪汪的透着丝丝的嗔意。

　　但是偏偏萧径亭夜能视物，心中轻轻一阵惊讶，便也抓住机会，声音变得轻柔起来，道：“那还是别让他们看了，这种倾国倾城、沉鱼落雁的花容月貌让他们看去一眼，我便要心疼死了！”

　　“哼！”楼美人儿只觉得小脸一阵发热，接着又重新转过娇躯，朝萧径亭的方向飞快走去几步，冷喝道：“不准这么嬉皮笑脸地和我说话！”不过真是冤枉萧径亭了，萧径亭在说这话地时候，虽然言语暧昧，但是面上的表情却是正正经经，没有一丝的深情，也没有一点的嘻皮，甚至将所有的心神都放在了边上动静上。

　　听到萧径亭没有了动静，楼美人儿便收住了玉步。轻轻地竖起了可人的小耳朵，朝萧径亭说道：“我还以为你萧剑月有什么手段，原来也是一般得很。这种话儿也说得这么庸俗，这么让人……”

　　萧径亭不由微微一笑道：“情话吗？那我可是多的很……”接着忽然面色一肃，猛地抽出长剑，朝一处黑暗的地方飞身刺去。

　　“出来！兄台在这里候了许多时候了吧！竟然听到了我和楼小姐说的这些话儿，那是肯定要灭口了！”萧径亭耳中忽然听得一声轻笑，心中微微一动，接着长剑一甩便狠狠朝那道黑影劈去。谁知道那道黑影飞快窜出，一下子便飞快跑出去老远。

　　“追上去！”萧径亭知道楼美人儿地轻功兴许要差上一些，不由飞快地抓住了美人儿的玉手，飞快朝那道黑影追去。虽然那玉手又滑又嫩，且柔软无比，便仿佛没有骨头一般。但是萧径亭也没有趁机轻薄。而楼美人儿轻轻地挣扎了几下，接着朝萧径亭狠狠地瞪了一眼，小嘴说出一些威胁的话后，便也只能任由萧径亭拉着飞快往前跑了。

　　“剑月啊！我就是听了你们一会儿谈情说爱的话儿，就要将我灭口了，这也太霸道没有天理了吧！”萧径亭不知道追了多长时间，跑了山路也跑了水路，随后进了一处大建筑群，最后终于在一个大的院子上抓住了那个轻功绝高的黑影。但是那个黑影见到萧径亭的长剑刺来之后，竟然躲也不躲，任由萧径亭的长剑划过自己的胸膛，只是朝萧径亭笑着说话。

　　“就知道是你这个混蛋，才会变态到偷听别人谈情说爱！”萧径亭手中长剑顺手一挑，便将那道黑影面上的黑巾挑落，露出了一张秀美而又不乏英俊地脸庞来，上面正挂着歉意而又讨好的笑容，正是楼竹廷。

　　“各个？！是你！”楼美人儿美目闪过一丝欢喜，便朝前走上几步，走道了楼竹廷面前，接着发现自己的小手还握在萧径亭的手掌中，不由狠狠一阵挣脱，但是小脸却是不争气的红透起来了。

　　听到萧径亭地话后，楼竹廷顿时反驳起来，道：“我这样哪里算得变态，你上次在悦来客栈中，难道就没有偷看……”

　　“打住，打住！”萧径亭狠狠地朝楼竹廷望去一眼，接着见到后面闪过一道美丽地身影，还非常的熟悉，正是那个大屁股的美丽青姨。

　　楼竹廷得意一笑道：“妹夫啊，怎么？怕了，怕握将你的丑事说出来吗？”

　　萧径亭心中得意一笑，朝后面的李月青望去一眼，道：“我怕什么？爱说不说！我一向中规中矩，哪里有丑事害怕你捅出来！”接着朝楼绛玉使道眼色，问道：“是吧！绛玉？！”

　　楼绛玉听到了楼竹廷地那声妹夫后，便要发作，后来见到萧径亭的眼色后，转过脸蛋冷哼一声不再理会。

　　“那天，我和大屁股青姨在房中相好的时候，难道你就没有在外面偷看？”楼竹廷见到萧径亭态度强硬，不由走到萧径亭勉强狠狠说道。

　　萧径亭见到后面的李月青美目仿佛要冒出火来一般，而且整张美丽的脸蛋也仿佛气得都要绿了，不由肃起脸色，正经质问道：“青姨是你的长辈，又是你的情妇，怎么还可以叫她大屁股青姨啊！”

　　“嘿嘿！”楼竹廷面上闪过一丝得意的笑容，道：“不能叫地只是你而已，而且本来就是事实嘛，她的屁……”

　　萧径亭见到后面的李月青猛地抽出长剑，狠狠地朝楼竹廷冲来，不由朝楼竹廷道：“自求多福，里面见！”接着便飞快地抓住楼绛玉的小手，朝里面跑去。

　　“混蛋小子，竟然这么说我，我非剥了你的皮不可！”楼竹廷本来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接着忽然觉得后面一阵发凉，不由猛地转过头，顿时整张俊脸吓得发青，飞快地躲开李月青的长剑，大声求饶道：“青儿啊，我刚刚……刚才不是……”

　　李月青一剑没有刺中，顿时将长剑狠狠地甩在地上，大声哭道：“你这个没有良心的，我将什么都给你了，你还这样的作践我！我是不活了！”

　　萧径亭拉着楼美人儿跑进一间庙宇的后厅，发现里面严严实实的，根本没有什么出口。但是萧径亭只是稍稍在墙壁上看了几眼，接着在墙上这里拍两下，那里按两下，顿时在墙壁上出现了一个门来，在楼美人儿睁大一双美目的时候，飞快地拉着美人儿跑进了另外一个天地。

　　“你放开我。以后你也不许随随便便就拉我的手！”楼美人儿从刚刚地惊骇中醒过神来，狠狠地挣开了萧径亭的掌握。接着狠狠朝萧径亭瞪来一眼道：“你刚才对付我各个的那些卑鄙手段，以后也不能使在我的身上，不然我一定杀了你！”

　　“好啊！”萧径亭笑着答应道。要是现在说这话的使任夜晓，萧径亭肯定一点也不理会美人儿的冷颜俏脸，一把抱住美人儿便朝小脸蛋上一阵乱亲，然后将美人儿轻薄欺负得浑身发软，最后只能瘫在自己的怀中。但是对于楼绛玉，便只是满不在乎地笑着应了一句。

　　楼美人对萧径亭的回答也是微微一讶。接着美目闪过一丝得意的骄傲，朝萧径亭问道：“刚才你是不是早已经知道我哥哥躲在一边了！”

　　“是啊！”萧径亭还没有说完，忽然觉得鼻端吹来一阵香风，接着见到楼美人儿的小手甩来一道耳光，不由轻轻地躲开，让楼绛玉地玉掌擦过自己的面颊，好像被打了一个耳光一般。

　　“那你还故意说出那些话来，让哥哥误会了我们的关系。笑话我！”楼美人儿打过萧径亭后，顿时冷下俏脸朝萧径亭质问道。让萧径亭顿时有些哭笑不得，接着便发现了楼美人的一个规律出来，在黑暗中，楼美人会变得娇憨妩媚起来，玉脸上地面具和骄傲也会稍稍融解一些。但是这些娇媚地表情和言语顿时见光死的，当别人能够看清楚她的面容后，美人儿变会又回到冰冷无礼的模样。

　　“我当时只是怀疑而已！”萧径亭笑着解释道，接着听到楼竹廷进来的脚步声，人还没有走进来，但是声音便已经传了进来，道：“妹妹啊，我知道你要是跟姓萧地在一起后，是怎么也不会死的！他这个人比猴子还要精，世界上能够打得过他的人，不知道会有几个？但是世界上能够杀了他的人，大概还没有出世！不过妹妹你倒是大有希望啊！”说道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楼竹廷便已经走在了萧径亭的眼前，敬佩而又失望的目光朝萧径亭望来道：“那个机关你竟然这么一会儿便已经打开了，我上次可是足足费了三四天的时间，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有古怪，便坐在这里研究了好几天，终于给我发现了这里面地机关了。我本来还想炫耀一番啊！”

　　楼美人儿不由朝萧径亭望来惊讶的一目，仿佛第一次发现萧径亭还是非常聪明一般，接着朝乃兄望去道：“你刚才说我有希望能够杀了这个混蛋，那是为什么？”

　　“你就那么想杀了他吗？”楼竹廷饶有余味地望了自己美丽的妹妹一眼，接着朝萧径亭道：“剑月啊，我已经在那条路上等你们好几天了，刚才见到你们两个人后，见到你们形状古怪，便多听了你们说话！”

　　楼绛玉见到乃兄还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不由狠狠地瞪了楼竹廷一眼。

　　楼竹廷目光望向楼美人儿的脸蛋笑道：“你以后嫁给他后，晚上在一个被窝睡觉的时候，想要刺杀他，那还不容易吗？”接着望向萧径亭道：“剑月，也亏得你能够劝住我妹妹，没有让她跑去渤海剑派，这个丫头我可是劝不住！以后你可要多多……”

　　“不要说了！”楼绛玉刚刚被乃兄说了几次自己是萧径亭妻子之类的言语，而且还被调侃了一阵，不由唬下脸来，朝楼竹廷冷道：“我和他这个混蛋没有半点关系，你以后不许再多说一句！”说罢便转过娇躯，朝后面的房间走去。

　　楼竹廷的脸上顿时朝萧径亭递来一丝歉意，笑道：“径亭啊，难为你了！这个丫头实在有些上头上脸了，一点儿也不知道轻重！”见到萧径亭面上没有一丝难堪，反而是一脸笑意，知道萧径亭经历得多了，面上的神情也不由变得认真起来，道：“径亭啊，渤海剑派的事情就看天意了。完成了渤海剑派的事情后，要是你实在不想，或者是勉强的话，你就不用娶绛玉过门了，爹爹给你的遗命也算达到了！”

　　萧径亭摇头一笑道：“不说这些，怎么就你一个人进来！那个大屁股青姨是不是和你分了。自己回家了！刚才还听到她要死要活的！”

　　楼竹廷微微一笑道：“不要紧的，她现在正在给我们做饭呢，刚才就是哭了几声，然后小手轻轻的打了我几下，被我亲了几口就没事了。你知道她最后说了一句话事什么吗？”

　　萧径亭的兴趣顿时被勾了起来，问道：“是什么啊？”

　　“她说我要是喜欢叫她大屁股青姨，就不用偷偷地叫，在她面前可以大大方方地叫出来，但是只能在她的面前叫，有外人在身边的时候不许叫！”楼竹廷面上闪过一丝温柔笑道。

　　萧径亭知道了楼竹廷其实和自己是很像了，虽然他心中梦牵魂绕的只有秀情一个，但是只要他接受了一个女子以后，就会想尽任何办法让自己从心底去爱她，从心底去疼她。而李月青在和他生活了这几天后，也真正地走进了他的心里，虽然不像秀情那般的刻骨铭心，也难怪李月青会对他这般百依百顺，因为无论是李月青还是巧巧，都是非常了解楼竹廷这个声名狼藉的无形浪子的。

　　“哼！”就在楼竹廷继续得意洋洋说话的时候，外面传来轻轻的一声娇哼。便是李月青的声音。楼竹廷跟着连忙收嘴。

　　李月青走进来的时候，那张美丽脸蛋上还留着哭过的痕迹，美目也是微微泛着红色。进来后，朝萧径亭大大方方的打了个招呼，接着朝萧径亭横了一眼，横了媚波横流、娇嗔疼爱的一眼。

　　萧径亭虽然心中管着自己不去看大屁股青姨的美丽后臀，但是好像越是逼着自己不去看，就越想看个究竟(没有一点色欲的！)。最后鼓起勇气，及其隐蔽的朝李月青香臀的部位望去，发现上面结结实实的扎了一条绸巾，变得什么也看不见了。

　　见到楼绛玉还没有出来，楼竹廷忽然面色一正朝萧径亭望来道：“剑月啊，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让苏临礁做上了代理掌门，没有及时阻止他们？！”

　　萧径亭轻轻一笑道：“我刚刚想问！”

　　楼竹廷朝萧径亭递来一道歉意的笑容道：“刚才绛玉在的时候，我不敢说出来！是巧巧给人绑架了，就在我来蓬莱的第二天！”接着走到萧径亭的面前，低声道：“而且你的盈盈也不见了！”

　　“什么？！”这个回答虽然早已经在萧径亭的意料当中，但是当楼竹廷说出来的时候，萧径亭心中还是猛地一震，心中也顿时明白楼竹廷没有及时去阻止苏临礁做上代理掌门了。

　　“竹廷啊，你的那个桃花源应该没有别人知道啊！”萧径亭虽然不能怪楼竹廷，但是还是忍不住问出个没有用处的问题来。

　　“没有！”楼竹廷面上也是闪过一丝不解，接着朝边上的李月青望去歉意的一眼道：“为了保密，我就是连青儿也没有说过啊！而且……”

　　“你有没有怀疑过君奴？”萧径亭虽然心中怎么也不肯怀疑梦君奴，但还是忍不住问起楼竹廷。

　　楼竹廷轻轻地摇了摇头，接着朝萧径亭笑道：“我不知道，我对梦君奴不了解。但是我看不是，因为她是个仙女，仙女是不会做出这些事情来的！”

　　萧径亭脑中闪过了梦君奴各种的刁钻厉害手段，朝楼竹廷笑道：“那可是不见得，君奴的手段可是厉害得很，天下间耍计谋能够赶得上她的，加起来都没有几个！”见到楼竹廷面上一动，萧径亭接着说道：“但是应该不是君奴，因为那个盈盈便是她的侍女！”

　　楼竹廷忽然朝萧径亭望来责怪的一目，道：“剑月啊，不是我说你，你实在对不起盈盈这个丫头了，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盈盈正在向你耍脾气，但是从那次以后，盈盈姑娘就再也没有向你耍过一次脸子，而是百般的温柔，百般的讨好，甚至百般的想要吸引你的注意，我见到每次你不在的时候，她便从来没有一个笑脸，只是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给你缝衣衫，要不就是向巧巧学习厨艺，想要讨你的欢心。但是每次你从来都没有注意过她学了什么菜，天天都在做什么吧！”

　　见到萧径亭面上有些发呆，楼竹廷不由轻轻叹了一口气，道：“这些都是巧巧告诉我的，我本来也不想多嘴的。因为我知道你做事都有你的道理！但是现在却是忍不住说了出来！”

　　“就是！”李月青狠狠的朝萧径亭瞪来一眼，道：“你这个小混蛋，将人家姑娘的心偷来了以后，又将人家孤零零的撇在一边不理会，要不是你是竹廷的朋友，为了那个姑娘我都非杀了你不可！”

　　萧径亭不由一阵苦笑道：“青姨啊，好歹你的好事也是我促成的，说话不用那么不客气吧！”萧径亭虽然口中说的轻松，但是心中却是微微有些沉重。

　　其实楼竹廷说的这些他都非常的清楚，从那天晚上盈盈发了一阵脾气后，萧径亭便也和盈盈同床睡觉了，盈盈虽然平时看得大胆得很，但是和萧径亭同床的开始，总是一个人缩在床上的一角，一动也不敢动。接下来的时候中，虽然还是一动不动，但是美眸中总是在夜中闪着企盼萧径亭疼爱的目光。后来，便在半夜的时候，就会偷偷的缩进萧径亭的身边，小手也会放在萧径亭的身上。

　　盈盈十个很有毅力的姑娘，而且还非常的聪明，见到萧径亭仍是没有动作，行为就渐渐变得更加大胆起来，最后萧径亭在白天挣开眼睛的时候，怀中便多出了一具温软迷人的彤体。萧径亭心动不已，甚至下身的巨物也狠狠竖起顶在盈盈的娇躯上，但是心中总是起不了要了盈盈的心思。因为对盈盈的身份，萧径亭没有完全地搞清楚，对于盈盈来到身边做侍女，也不大明白这是为什么的。

　　但是他知道盈盈每次美目中露出的含情脉脉的眼神都是真的，而后盈盈也会故意穿的非常的美丽，每次在有外人在的时候，她就会变得无比的乖巧，单独在萧径亭面前的时候，更是仿佛一只可爱的绵羊一般，对萧径亭温柔无比。无论是小脸还是眼神中，都是写满了对萧径亭的深情，写满了对萧径亭疼爱的渴望，甚至会变得无比的妩媚来勾引萧径亭。

第十一卷 第十一章 林中的蜜事

　　但是这些没有得到萧径亭真正回应的时候，盈盈美丽的玉脸上没有一点不喜，还是这般温柔地服侍着萧径亭，只是在晚上的时候也变得更加的大胆放荡。只要萧径亭有一点点回应，便会变得热情如火地缠了上来，在萧径亭离开小蓬莱的最后一夜中，盈盈便在和萧径亭亲吻中，主动脱下了萧径亭的衣衫，将萧径亭的手引到自己最私密珍贵的下阴之处，最后萧径亭躺在床上的时候，甚至将自己的娇躯脱得光溜溜的挤进萧径亭的怀中，八爪鱼一般缠在萧径亭的身上。萧径亭不是君子，但是最后萧径亭还是没有要了她的身子，要是换了别的任何一个女子，萧径亭肯定毫不犹豫地便要了她。

　　“是呀，盈盈的眼神望向我背后的时候，是那么的哀怨和深幽！”萧径亭海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那天白天离开的时候，一行粉泪尚留在盈盈洁白如玉的粉颊上。

　　“我见过盈盈脸上温柔的眼神，深情的眼神，讨好的眼神，但是就是没有看见她有过幸福甜蜜的眼神啊！”楼竹廷朝萧径亭望来，轻轻一阵埋怨道：“萧兄啊，要是绛玉哪个不懂事的丫头，能够有盈盈一半的温柔便也足够了！”

　　萧径亭连忙摇了摇头朝楼竹廷道：“不说这些！不说这些！”接着萧径廷目中闪过一丝疑色道：“巧巧和盈盈被抓走的时候，就没有得到一点线索吗？是不是和苏临礁有什么关系？”

　　“四处找了，但是一点线索也没有！”楼竹廷轻轻一阵苦笑，接着从怀中掏出一张白纸朝萧经亭递来道：“这张信我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没有看出任何一点头绪来，就算是苏临礁所为，那也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何况他现在已经做上了代理掌门了！”

　　萧径亭接过那张白纸，放在鼻子底下轻轻地嗅了一计。上面并没有女子特有的香气，可以看出这封信至少不是出于女子之手的，见到了萧径亭的动作，搂竹挺目中闪过一丝得意的笑容，朝萧径亭道：“剑月的一些想法和我真是一莫一样啊，我第一次拿到这张白纸的时候，也是放在鼻子下轻轻地闻上一闻，看是不是出于女子的手笔！”

　　边上地李月青不由狠狠地横了楼竹廷一眼，萧径亭在信上的内容细细地看了好几遍，发现无论是信的内容，还是笔的字迹都接受不到任何特别的信息。上面仅仅只是说，将盈盈，巧巧以及巧巧的那个侍女给绑架走了。

　　萧径亭缓缓地收起烦乱的心思，一头扎进饭桌上的菜肴大嚼起来，接着忽然朝楼竹廷问道：“竹廷啊，上次你的那个桃花源那么隐蔽都被人发现了，那现在我们住的这个‘暗箱楼’是不是安全，你能够确定不会被人发现吗？”

　　“应该是地！”楼竹廷朝萧径亭讪讪一笑，接着道：“应该不会被人发现，因为我发现这个机关的时候，发现这里面至少已经好几十年没有人来过了。”

　　晚上等到萧径亭几人用完饭的时候，楼绛玉便一直也没有出来，但是在半夜的时候，萧径亭依稀听到了楼绛玉说话地声音，好像是让李月青给她做些吃地东西。

　　萧径亭又经历了一个难得没有美人相陪的夜晚，早上起来后好像还是平常起来的那个时候，或者更早一些。但是李月青已经早早起来了，见到萧径亭过来，李月青有些为难地朝萧径亭道：“小姐她刚刚出去了，我拦不住她！她说在这里面待得闷了！”

　　萧径亭心里一阵不快，接着便连剑也不练了，走到那个机关打开了暗门，走到外面的这堆建筑群中。

　　昨天萧径亭是晚上到达的这里，所以对这里地景致并没有看清楚。现在看清楚这里本身便是一座道教宫，萧径亭走出这道暗门的时候，这个大大的厅堂里面摆满了许多大大的泥金雕塑，大都是真武神君之类，而且雕塑外面的一层金饰还保留得很好，不过看来好像没有什么香火的痕迹。显然平时是没有人来过的，昨天晚上便依稀听楼竹廷说过，这里已经被渤海剑派封为禁地了。

　　萧径亭本来是准备出来找楼绛玉的，但是想必那个丫头虽然任性，但是还算聪明，所以不会跑到外面去，外面地景致便已经够她散心的了，不由饶有兴趣地看起这里面的景色来。

　　萧径亭走出的这间大殿的时候，外面便是一个庭院，庭院外面便是层层叠叠的房社楼宇，而且都依山而建。顺着山脊层层而上，虽然没有什么人打理，想必被封为禁地也是近几年的时候，里面尚是显得整齐，里面无数的房社还显得美轮美奂，几个大大小小的庭院中也还是郁郁葱葱，只是庭院中间的石缝间长满了青草，不过看来并没有一种颓废的感觉，反而显得另有一番韵味，萧径亭细喜踱过几处殿宇。

　　穿过一间最大的大殿的时候，萧径亭顿时觉得眼前一阵开阔，心胸也顿时一阵开朗。昨天晚上萧径亭显然是从另外一个方向上来的，昨天晚上并没有见过这个广场。萧径亭见过最大的广场是在武神殿，但是论起气势武神殿都比不上这里，这个广场在山腰中间，后面是层层叠叠的大殿房舍，而下面是一眼看不见头的青石台阶，台阶两边依旧是无数美轮美奂的殿舍，所以站在这个广场上真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

　　“这个建筑群想必便是渤海剑派掌权的牺牲品了吧，说不定这里以前便是整个蓬莱的权力中心那！”萧径亭缓缓抽出腰中的长剑，想在这个广场上耍上一段。但是耳中忽然听到一声宝刃迎风的呼啸声，接着便凝起心神，发现声音来自左边的那处森林中。

　　“不是楼绛玉那丫头被人发现了吧？！”萧径亭心中猛地一紧，接着提起长剑飞快地朝着左边的那处森林跃去。

　　“哼！”萧径亭身子好像没有一点重量一般，轻轻掠过森林中的小道，带起一朵朵落叶卷起。尚没有看见人影儿，萧径亭耳中便听见一声娇叱，那声音就是楼绛玉的。但是那声娇叱中好像没有什么愤怨，反而是一种争强好胜，或者是舞剑时候自然发出的声音。

　　“难道是楼丫头自己一个在练剑不成！”萧径听不由飞快地停下了自己的脚步，运功竖起双耳，发现耳中传来的声音除了楼美人的娇叱外，阵阵呼啸是两只长剑才能发出来的，而且不时传来阵阵的兵刃撞击的声音。

　　“这个丫头难道和人家约好了吗？那也不可能啊！”萧径亭心中一动，接着足下轻轻一点，仿佛一道轻烟一般朝前面飞快飘去，没有响起一点声音。

　　贺楼大美人比试剑法的是一个白衫青年公子，此时地楼美人儽显然应经打得非常吃力了，小嘴不住地喘着香气。但是仍旧是咬着玉齿不认输。但是玉足下的步子已经变得轻浮了起来。那个白衣公子长剑忽然猛地一抖，便朝楼绛玉玉颈刺来。楼美人儿本来可以运起轻功飞快地躲开那只长剑的，但是美人儿玉足一颤，好像没有一丝力道便直接朝剑尖上刺去，那名白衣公子目中一喜，接着目中一阵关切，飞快地甩开长剑，足下一蹬张开双臂便要抱住摇摇欲坠的楼绛玉。

　　楼绛玉玉齿一咬，玉足猛地一点，脚下一阵踉跄总算躲开了那名白衣公子长剑地攻击范围，接着长剑往地上一撑，便站直了娇躯。

　　那名白衣公子见之，收回了摇扶住美人儿香躯地双手，朝楼美人儿关切问道：“绛玉，你不要紧吧！”

　　楼美人儿美目闪过一丝恼意，朝白衣公子娇声道：“怎么还是打不过你，我师傅明明已经将我的错误都指了出来，我都觉得我得剑法进步了许多了！”接着美目望向那个白衣公子道：“任大哥，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这个地方你怎么会知道的？！”

　　那个白衣公子从怀中掏出一条丝巾，递给楼绛玉，温柔一笑道：“我刚刚来地时候，便提着宝剑要喝我比剑，我哪里有机会说啊！”

　　“怎么又不打了？！”萧径亭正在足不粘尘一般朝发声处飞驰而去，接着发现耳中的兵器撞击声音停止了，接着便听到了两人说话的声音，但是可能是距离太远了，所以没有听清楚到底说了什么，萧径亭足下的脚步不由跑得更加飞快。

　　萧径亭足下运功一点，整个身躯飞快拔高，便跃上了一个小山冈，眼前顿时一阵豁然开朗。眼前不再是密密麻麻的森林，而是一个平坦的草地，上面虽然说不定上是鸟语花香，但是却也是景色怡人。

　　“真是一个好地方啊！”萧径亭心胸一阵舒爽，目光一扫，忽然心中猛地一震。印入眼帘的由意料中的楼美人外，还有一个便是萧径亭非常熟悉地那个白衣淫贼。此时白衣淫贼正是眼神关切，神色温柔地站在楼美人儿面前，一身白衣胜雪，面目俊美无匹。双手握这一只长剑背在腰后，看来尤其玉树临风。而楼绛玉此时也是穿着一件白色劲装，绛她修长婀娜的娇躯衬托得玉里迷人，而且此时美丽的脸蛋上透着醉人的红晕。两人站在一起便仿佛一对璧人一般。

　　“竟然是他，白衣淫贼！妈的楼竹廷！他不是说这个地方不会被人发现的吗？！”萧径亭心中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了，虽然平时好像对楼美人儿不在乎，但是见到这个场景还真是有点不舒服，以前萧径亭也有过同样的经历，而对手也是这个白衣淫贼！但是接着心中也稍稍一阵宽慰，至少来的人不是苏临礁的。而此时眼前最大地敌人还不是秀情这方。

　　萧径亭轻轻的闭上眼睛，静下了复杂的心神，接着运功于双耳，两个人说话的声音顿时变得清晰起来，转进了萧径亭耳朵中。

　　“绛玉啊，你怎么一见我就和我忙着比剑啊！”白衣淫贼目中闪过一丝异色，接着笑着朝楼美人儿问道：“我知道剑月兄的剑法也厉害得很啊，他应该陪绛玉打个痛快啊！”

　　“哼！”楼美人儿小嘴轻轻一瞥，道：“我从来没有和他打过，他的剑法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是会耍一些诡计。和他比剑一点意思也没有，那里有和任大哥比剑有用！”接着美目望向白衣淫贼道：“不说他了，你怎么会知道这里的，萧剑月他说这个地方隐蔽得很，不可能有人知道的啊！”

　　“剑月是这么说的吗？！”白衣淫贼目中闪过一丝笑意。接着朝楼美人儿说道：“绛玉啊，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地盘啊！”接着目光望向楼美人雪白地玉颈上，见到上面竟然挂着两条饰物，目中神色微微一变，笑着问道：“我送给你的那条链子你还带着呀，还喜欢吗？”接着目光一凝望向了楼美人脖子上的另外一条链子。温柔一笑道：“嗯！另外一条链子也和你配得很，肯定也是非常稀罕的物事！是剑月给你选的吧！不过就算什么饰物戴在绛玉的身子上，都是迷人得很啊！”

　　“那是我师傅送我的？”楼美人柳眉一皱说道，接着美目一抬望向白衣淫贼道：“任大哥，你送我的这条链子，真是我爹爹生前让你交给我的吗？上次你来不及交给我，让剑絮送给我，她也没有将话说清楚！”

　　萧径亭闻之猛地一愕。心中暗道：“这个白衣淫贼什么时候在楼临溪生前的时候说过话了，嗯！不对！还真是说过，楼临溪本身就是死在白衣淫贼手下地！”萧径亭接着记起楼临溪在临死时候交给自己的那串链子，他还从来没有认真看过那条链子。也没有送给楼绛玉，因为楼临溪生前说过，这个一旦交给楼绛玉后，她便会知道自己的父亲将自己许配给了萧径亭了。

　　果然，楼美人儿的小手轻轻的抚上玉颈上的那条链子，美眸闪过一丝泪花和迷惘，柔声说道：“我爹爹在离开蓬莱的时候，就说过给我一件最好看的宝贝饰物，也会给我找个……”说道这里，楼美人儿顿时晃过神来，但是其中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白了。因为白衣淫贼听后，目中闪过一丝狂喜。萧径亭便也知道楼美人后面说地是什么了，楼临溪后面说的肯定是给她找一个夫君了。

　　白衣淫贼本来是想要找过一个绝佳的法子来点出这个意思，让楼绛玉明白这串链子便是一条顶情物，而且是楼临溪决定下的。让一贯最听乃父话的楼绛玉明白，他父亲已经将她许配给了白衣淫贼了。不过可能是白衣淫贼的手段太高明了，让楼美人儿自己去体会出这个意思，而且这个消息看来又没有一丝破绽。而且白衣淫贼已经在渤海剑派经营了许多日子了，而且他肯定也早已经将渤海剑派的剑术练得有形有神了，自然容不得楼绛玉不信了。

　　不过楼美人儿好像根本就没有去考虑这件事情的真假，倒好像是头一次想到，自己父亲说要给自己找个夫君这件事情和那串链子有着某种联系，美目中顿时闪过一丝复杂的目光。接着飞快逝过朝白衣淫贼绽开一道如花的笑脸。

　　白衣淫贼双目先是温柔地注视着楼绛玉，他非常的聪明。并没有接着这个话题延伸下去，不然就显得有点猴急了。只是轻轻的一叹，道：“宗主生前的时候，我有幸结识了他老人家，和他结下了不小的交情，他老人家也教了我几套渤海剑派的剑法，让我受用一世。虽然他老人家后面的十几年中，几乎已经不理会渤海剑派的事情了。但是在生前的时候，对剑派中的危机还是清清楚楚的，但是他已经无力挽回了。而你哥哥心思不在渤海剑派上。他说过，绛玉你虽然是个女子，但是只要有人能够辅佐，便至少能够保证渤海剑派一代的繁荣。然后还有足够的时间培养小姐的，小姐的后代，这样一来渤海剑派就能完整地延续下去，世世代代都在楼家的掌握中。”

　　楼绛玉最怕的可能是她的师傅，但是她最疼的肯定是她的父亲楼临溪，楼临溪地话她也是最愿意听的。

　　听到白衣淫贼说起乃父，楼美人儿美丽的脸蛋上满是凄色。粉泪也顺着洁白如玉的粉颊滑落，看来一幅楚楚可怜地动人模样，惹得白衣淫贼目中闪过无比地怜爱。

　　“我本来的理想就是带着一剑，一笔，游历天下。管尽人间不平事，画尽人间千万般美态。但是深受了楼伯父他老人家的大恩，也深受了他的一些委托！”说道这个委托的时候，白衣淫贼深深地望了楼美人一眼，接着又笑着说道：“所以我就来了渤海剑派，也认识了绛玉。也许这就事缘分吧？我原本是想一旦渤海剑派事情了结之后，便接着过着我原来地潇洒生活，但是后来我就改变主意了！”接着目光又移上了美人儿的玉脸，深深地对着楼绛玉迷人的双眸，轻轻一叹，无比深情道：“而且，我也走不了了！”

　　萧径亭注意到，当白衣淫贼说谎的时候，面上的表情真是和自己有一拼啊。看来既显得深刻，又无比的感人。但是白衣淫贼说道最后一句话的时候，那目光闪过动人璀璨的光芒，看来有些刻骨铭心。萧径亭心中顿时知道，白衣淫贼真地爱上这个美丽绝伦的楼绛玉。

　　“这个楼丫头真是那么迷人吗？为什么连白衣淫贼这等人物，也被她给迷住了！”萧径亭心中轻轻一叹，但是目中闪过的一道光芒却是显得无比的冰冷，甚至有些凌厉和绝情！

　　楼绛玉美目轻轻一转，接着朝白衣淫贼温柔而又凄然的一笑道：“任大哥现在倒是可以去游历江湖了，那种日子其实我也不知道有多么向往，不过渤海剑派是我楼家祖上的产业，要是在绛玉的手上落入了别人的手中，我可……”

　　“呵呵！我这辈子倒是和游历天下无缘了！”白衣淫贼先是自嘲一笑，接着目光火热而又坚定地望向楼绛玉，接着面色一正，道：“绛玉，其实以前的日子中，我便已经告诉过你，让你小心苏临礁在你回航的船上做手脚！不过你……，”见到楼绛玉面上闪过的一丝愧疚，白衣淫贼温柔一笑道：“不过天可怜见，让你终于平安归来了。至于苏临礁做上了渤海剑派的代理掌门，那没有什么要紧的。这几日我一直马不停蹄地在江湖上游说于各个武林门派，而且已经派人将在金陵收春季纳银的两个叔伯给保护了起来，不日便护着他们到蓬莱！相信很快便可以将苏临礁赶下来！”接着白衣淫贼的声音忽然变得有些紧张起来，道：“我会来后，便听说了你在海上失事的消息！那种感觉……，不过好在马上又有手下人通知我，你已经回到了蓬莱，所以马上就连夜赶到这里来了！”

　　正在楼美人玉脸宽松的时候，白衣淫贼忽然面色一正道：“不过渤海剑派可能还有一个麻烦，绛玉还记得那个公孙昭凌吗？在这几年间，他一直在苦苦追求你，现在误认为你已经被苏瑞施害死了，必定拼命报复苏临礁，至于会用什么手段我不清楚，但是恐怕会祸及到整个渤海剑派。所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不要紧！”楼绛玉俏脸一寒，俏声道：“只要能够将苏临礁赶下台，就是再大的损失我也能够接受！”接着美目变得温和起来，望向白衣淫贼道：“不过这几天我就不能现身啊，外面的事情就要麻烦任大哥了，要是有什么事情，就麻烦任大哥亲自跑来这里告诉我。因为，我现在能够信任的，就只有你了！”

　　白衣淫贼面上一喜。笑道：“我理会得！”接着目中一热。真挚道：“绛玉，你放心，我就是拼了性命，就算惹来天大的麻烦，也会将苏临礁给拉下来，让你做上渤海剑派的掌门。日后渤海剑派就算是有天大的祸事，我也会替你档下来。但是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求……”

　　“任大哥，我理会得！”楼绛玉俏脸一红，接着声音也变得温柔起来。道：“你对我的好，我会记在心里的！”

　　白衣淫贼的俊脸上顿时变得依依不舍起来，静静望着楼绛玉绝美的娇靥，良久后方才轻声说道：“那我便要走了。对了，你见到我的事情，最好不要和剑月兄说起！你这几天最好也不要四处乱走，小心被苏临礁的人发现了！”

　　“我不会和他说的！”楼绛玉连忙俏声说道，接着目送着白衣淫贼缓缓离去，最后白衣淫贼的身影变得飞快起来。如同一阵轻烟闪过，飞快地消失在树林中。

　　“白衣淫贼说到公孙昭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公孙昭凌可是江南西节度使的孙公子啊，公孙昭凌要是想报复苏瑞施的话，那肯定会用上官府地力量！但是江南西道可管不到渤海剑派头上来啊！不过很明显一个信息就是，白衣淫贼和秀情他们肯定利用了公孙昭凌了。但是要是想利用官府的力量来掌握渤海剑派，那他们自己手中的官府力量是要大上许多，为何要利用公孙昭凌。是要趁机将江南西道节度使趁机拉下水，托进大皇子的阵营中。还是害怕自己动用官府的力量会引起当今皇帝地注意，所以才找了公孙湛当刀使！”见到楼丫头走回去了，萧径亭便没有跟着回去，反而朝相反方向的树林深处走去，边走边思考着问题，心中不住地想着白衣淫贼说过的每一句话，对于白衣淫贼的心思自然是清清楚楚的，就是将不太聪明地楼绛玉推上掌门之位，接着又将美人儿勾引到手，娶回自己的怀中，那就万事大吉了。

　　“对了，连邪尘还是公孙湛的女婿那。是不是秀情他们以为楼绛玉已经死在海上了，就打算毁了渤海剑派，然后所有的海运交给福建连家，所以才会结交公孙昭凌，一来拿他当枪使，二来将其祖父公孙湛拉进大皇子的阵营中，再就是借机打上福建连家的主意！”萧径亭脑中忽然猛地一亮，接着另外一个问题又浮上来：“白衣淫贼和秀情凭什么能够控制住福建连家！”

　　“咦？！怎么那么香啊？”萧径亭正在想着问题的时候，忽然一股醉人的幽香钻进了鼻中，让他地心神微微一晃。

　　“喂！在想什么事情想得那么入神，连人家站在边上那么久也没有发现，人家都快要生气了！”萧径亭闻到那股香味的时候，便已经知道是谁来了。嘴上还没有叫出那玉人儿的名字，一阵香风顿时吹拂过面颊，萧径亭顿时觉得眼前一亮，美人儿仿佛黄鹂出谷，又好像玉箫婉转的迷人嗓音顿时传进了萧径亭耳中，让萧径亭顿时觉得心旷神怡。

　　来人正是美绝人寰的梦君奴，也就是姿色能够超过楼绛玉的唯一姑娘美人儿。只见她曼妙迷人的娇躯缓缓地从树上飘来，衣襟随风飘飘，配上美人儿绝世的美丽，便仿佛仙女下凡一般。

　　尽管萧径亭不知道是第几次看到美人儿的脸蛋了，但是心神还是一阵迷惘。但是接着眉头忽然厉害一松，脸上闪过一丝凶意。

　　梦君奴本来是俏笑吟吟地望着萧径亭，甚至可以说是含情脉脉了。见到萧径亭的脸色，美人儿顿时小脸一嗔，微微撅起小嘴道：“坏蛋，你那么凶做什么，脸上臭臭的。难道要打人家吗？”

　　萧径亭见到梦君奴自从来了蓬莱后便仿佛换了一个人一般，没有了以前哀伤幽怨的表情了，变得有些娇憨，又有些刁钻了。她本来便有的智慧好像在萧径亭面前也能够释放出来了。萧径亭虽然满怀的心事，但是现在还是将所以的事情都放在一边，专心职志地享受起和美人儿的相处来。

　　萧径亭目光不由朝美人儿丰隆翘起的美臀儿望上一眼，见到美人儿的美目中顿时变得娇嗔起来。不由笑道：“我是想揍一个人，不过不是我的心肝宝贝儿，而是楼竹廷那个混蛋！”见到玉人小脸闪过惊讶，便问道：“宝贝儿知道我为什么要揍那个混蛋吗？”

　　“不许叫人家宝贝儿，你可记得要和我交战哩，要等到我输了以后才可以这般叫人家！”梦君奴虽然小嘴上这么说道，但是美目却是轻轻一转，小嘴骄傲地翘起朝萧径亭得意道：“楼竹廷说过这个地方是谁也不知道的，结果在你回来的第二天，便已经有人找上门来了，而且还是别人的地盘！你说我猜对了吗？”

　　奴儿每次也会骄傲地翘起小嘴，但是看来多么地讨人爱呀。一点也不像楼丫头，那么让人不舒服。萧径亭心中想到，接着朝玉人美丽迷人的香喷喷娇躯张开双臂，说道。

　　“对了！所以奖你一个！”萧径亭足下一点，飞快地朝美人儿抱去。

　　梦君奴也不见玉足有什么动作，整个美妙的娇躯便忽然飘了起来，躲开了萧径亭的怀抱。

　　萧径亭再努力几次，发现怎么也抱不到梦君奴了。这不是说他轻功比不上梦君奴，虽然能够追上梦君奴，但是每次双臂抱下的一瞬间，美人儿便会飞快地逃离。见到玉人儿稍稍有些得意神情，萧径亭笑道：“奴儿的功夫见涨哩，以前可没有那么厉害？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使得你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功夫便大大增长了呢？”

　　梦君奴美目闪过一丝调皮，微微侧着美丽的小脑袋朝萧径亭问道：“你猜，要是能够猜中的话，人家说不定……”接着朝萧径亭投来挑逗的一眼，那眼神显得又是暧昧，又是可爱。

　　萧径亭心中一笑，接着作出一幅冥思苦想的模样。梦君奴见之也跟着急起来，美目急切地望着萧径亭，小嘴轻轻动着，好像忍不住要说出来一般。

　　萧径亭哈哈一笑道：“看在奴儿那么想着让我亲热的份上，我也想得快些了！”接着目光对上梦君奴的美目，笑道：“是因为那个夕公子对吗？”

　　“啊！你怎么可能知道的！”梦君奴小嘴轻轻一张，美目闪过一丝讶色，其中没有一丝愧疚的神色，而是变得有些懊恼和不服，朝着萧径亭狠狠瞪来一眼道：“是不是你已经见到他了，你和他说话了没有？要是说了一句人家就不理你了！”

第十一卷 第十二章 蚀骨的情路

　　“没说！”萧径亭眼睛也不闭，心中也没有一点犹豫，便睁眼将瞎话冲出口来，接着目中一柔，见到梦君奴的玉手躲在透明的长袖中，仿佛白玉雕琢成一般，显得无比的诱人可爱，不由缓缓伸进美人儿的袖中，抓住了美人儿的玉手，那滑腻柔软的感觉让萧径亭不由轻轻的抚摸起来。

　　“奴儿，你想告诉我夕公子的事情，不用这样的，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难道我就会那么笨，那么的心胸狭窄吗？”美人儿小手被萧径亭握住，只是轻轻一挣，便也任由萧径亭牵着不动。萧径亭手中轻轻的捏了捏美人儿的小手，柔声说道。

　　“你不吃醋吗？”梦君奴美目闪过一丝温柔朝萧径亭面上瞥来，接着美目中的神情又变得调皮起来，朝萧径亭说道：“夕公子可是长得那么英俊哩，比起你原来的那张俊脸蛋儿，也不差哩！”

　　“何止是不差，简直是快要一摸一样啊！”萧径亭眉头闪过一丝疑惑，朝梦君奴问道：“奴儿，你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吗？而且他的出现竟然能够使你武功大增，而且他好像对渤海剑派的事情也非常的有兴趣啊？！”

　　“哦！对了奴儿，盈盈前几天被人绑架了，而且竟然一点头绪也不知道！”萧径亭握着美人儿的玉手轻轻的走在林间的小路上，猛然想起盈盈的事情，不由开口急声问道。

　　梦君奴听了以后好像一点也不着急的模样，只是停下了脚步转过娇躯，美目闪过一丝笑意朝萧径亭望来，问道：“那你是不是怀疑我将她们给绑架了，因为楼竹廷的那个地方只有我取过啊！”

　　萧径亭望着美人儿仰起雪白的小脸，美若天仙，小嘴轻轻抿着好像没有一丝担心的模样，心中也顿时放心不少。鼻端闻着梦君奴小嘴喷出的香气，不由着狠狠地嗅了一口，接着笑道：“要是你绑架的那就好了，我也不用为她们的事情担心了，可以大胆放心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了！”

　　“那你就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吧！她们不要紧的！”梦君奴小手举过头顶摘来一片叶子放在瑶鼻下轻轻一闻，接着将小脸转到萧径亭方向，瑶鼻轻轻一嗅皱起柳眉，撅起小嘴道：“你昨天从海上来怎么也不洗干净身子，身上的味道难闻死了！”

　　萧径亭闻之顿时面色一唬道：“那我也让你这个香喷喷的丫头臭上一臭！”按着双手猛地将梦君奴柔软喷香的娇躯抱在怀中，嘴唇凑上美人儿的玉颈又嗅又亲。

　　梦君奴娇躯上的幽香非常的特别，所以萧径亭每次远远便能够闻出来。从见面的第一次便是这样。所以开始他还只是玩闹地嗅着美人粉颈上地幽香，但是后来却也有些意乱情迷。温柔而又痴迷地吻着美人儿雪白滑嫩的玉颈，惹得玉人咯咯娇笑，柔软迷人的娇躯不住地在萧径亭怀中挣扎。

　　“坏蛋，你别亲我！痒死了。而且你那是假脸，不许用你的面具来碰我！咯咯！”梦君奴虽然左右躲闪着萧径亭地亲吻，但是忽然觉得玉颈一暖，原来萧径亭伸出舌头轻轻地舔噬她脖子滑腻的肌肤，不由仰起俏脸，将玉颈伸得长长的。但是娇躯还是在萧径亭怀中不住的扭动，挣扎道最后也是娇喘吁吁，美妙的娇躯变得没有一丝力气，软在萧径亭怀中。

　　萧径亭鼻端尽是美人处子的幽香，嘴中美人的肌肤也是无比的香甜。心中情火一动不由一手轻轻伸进美人儿的衣襟，轻轻一挑，目光顿时朝拉开的衣衫望进去。入目的是美人儿粉红的肚兜儿，胸前的两只圆隆凝脂虽然不像楼丫头的那么硕大，但是却是将小肚兜儿撑得高高隆起，显得坚耸秀挺，美丽绝伦。隔着丝绸些许透明，两只形状绝美的雪白玉乳朦朦胧胧地进入萧径亭的视线，那两对雪脂顶端的两颗娇嫩的粉红，萧径亭几回都在梦中见到过，那是他一辈子都休想忘记的美丽。

　　“坏蛋，那里不许的！”梦君奴正在闭着美目，任由萧径亭在脖子上亲吻，小嘴也渐渐地呻吟出声。但是忽然感到那种又痒又酥的感觉忽然没有了，不由睁开双目，见到萧径亭渐渐地掀开了自己的衣襟，自己的两只玉乳在那坏人的注视下，竟然在微微透明的肚兜中抬起头来。芳心不由一羞，玉手猛地将萧径亭甩开，接着娇躯飞快地逃开几尺，将自己的衣襟拉好，渐渐的平息下急促的娇喘，狠狠的朝萧径亭嗔了一口，娇声道：“以后再也不能给你亲近的机会了，每次见到人家每次的轻薄人家！”

　　萧径亭听得微微一愕，心中顿时想起了和梦君奴的每一次接触，正是如同梦君奴所说了，每一次见面他总是会将梦君奴抓起来亲热，甚至做了极其露骨极其香艳的事情。不由朝梦君奴讪讪一笑道：“奴儿，你过来，我们说正事。我再也不会轻薄你了！我就握握你的小手！”

　　“我不会再相信你啦！”梦君奴小嘴一抿，朝萧径亭说道，接着娇躯又飞快地退回了几尺，小手轻轻一抹玉颈，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嗔道：“你是属小狗的啊，搞得人家脖子湿的难受死了！”随即将小手伸出来，道：“这是你的口水，臭也臭死了！你这个脏东西将我的身子也搞得臭哄哄的了！”

　　“这妮子真是越来越会勾引人了！是什么事情竟然让她有那么大的转变呢？这倒使得我和她的那个赌约有些多余了！”萧径亭望着美人儿美目横波，小脸通红，不由心中暗道，而且隐隐觉得梦君奴的转变和那个夕公子有关系，但是具体是因为什么，却是说不出所以然来。

　　“你生气了吗？”梦君奴见到神情严肃，不由轻轻的白了萧径亭一眼。接着美目忽然轻轻变得秋波流转，美丽绝伦的玉脸也顿时变得妩媚起来，媚眼如丝地望着萧径亭，小嘴微微张开伸出美丽柔软的小舌头，轻轻舔过沾有萧径亭口水的小手。最后整张美丽的小脸都透着一股勾人心魄的粉意，美目也仿佛要滴出水来一般，朝萧径亭腻声说道：“无论你是臭的，还是香的，你的奴儿都喜欢！”

　　萧径亭心中顿时一讶，本来见到梦君奴这般表明心迹，他应该欣喜若狂才对，但是现在他却是神情紧张地望向美人儿，温柔道：“奴儿，你是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梦君奴忽然美目一凄，流出两行粉泪，接着娇躯带着一阵香风猛地朝萧径亭怀中扑来，哭声道：“哥哥啊，这几天你吓死我了！我天天在海上找你，怎么也找不着你！”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萧径亭心中一喜，便轻轻的抱住梦君奴柔软迷人的娇躯，嘴唇轻轻凑到梦君奴的小耳朵边，柔声道：“我这不是回来了吗？那个夕公子去救我是不是也是因为你啊！”

　　梦君奴两只玉臂紧紧地抱住萧径亭，听到萧径亭的问话边一个劲儿的摇着蛾首。接着将瑶鼻凑道萧径亭的身子上，拼命地嗅着仿佛要将萧径亭的味道深深印在心中一般。

　　萧径亭见状，心中不由又有些担心起来。因为梦君奴今天的行为确实有些反常了。但是口上只是轻轻笑道：“闻什么，是不是香得很？”

　　梦君奴此时已经停下了哭泣，迷迷糊糊的应了一句，娇声道：“臭的，臭死了！搞的人家身子也臭了！”

　　萧径亭不由将鼻子凑在梦君奴柔软美丽的香躯，轻轻一嗅道：“香喷喷的啊，哪里臭啊！”接着双手顺着美人儿的蛮腰摸到了高高隆起的肥美香臀儿，在圆美滑嫩的圆大屁股蛋儿轻轻的揉摸了一把，问道：“难道是这里吗？不对啊，这里我闻过好几次啊！比其他地方都还要香呢？！”

　　玉人儿雪臀被摸，娇躯一颤，接着将小手伸到背后臀上抓住了萧径亭的坏手，让他再在自己的香臀上摸了几下，方才拉开紧紧握在手中不放，接着仰起小脸望向萧径亭柔声说道：“哥哥，要是奴儿做过一些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会不会怪人家？！”

　　“不会！”萧径亭立刻坚定的摇摇头，接着面上浮上一丝坏笑，道：“除非奴儿去勾引别的男人，给我带绿帽子了！”

　　“讨厌！”梦君奴噗哧一笑，小手握起粉拳狠狠的朝萧径亭胸膛上捶了一计，接着张开小嘴凑道萧径亭的脖子上，狠狠的咬了一计，疼得萧径亭一颤。

　　梦君奴咬完后，又将小脸凑到萧径亭的面前，小手轻轻的抚上萧径亭脖子上的齿痕，柔声道：“哥哥啊，这个齿印可是你今天说话的根据，不要到时候，又恼了人家啊！”说罢又将小嘴凑到萧径亭脖子上，伸出柔软娇嫩的小香舌，在萧径亭的伤口上温柔的舔噬着。

　　萧径亭见到梦君奴美丽的小嘴尚带着一丝血迹，在美人儿美若天仙的玉脸上，看来仿佛有些妖媚，使得梦君奴看来尤其的诱人。萧径亭轻轻的摸了摸脖子尚的齿印，伸出手指轻轻的刮了刮梦君奴娇俏的瑶鼻，柔声到：“我的小宝贝儿是属狗的啊，会咬人地！”

　　梦君奴将小脸贴在萧径亭的胸膛上，痴痴说道：“人家就是属狗的，哥哥是狗，奴儿便是哥哥身边的小母狗！”接着梦君奴忽然仰起小脸，朝萧径亭问道：“哥哥，你怎么不问我会有什么事情对不起你？你难道就不怕我和上次那样，将你的功力封住一半吗？”

　　萧径亭在梦君奴的美目上轻轻的吻了一口，柔声说道：“奴儿这么聪明又古灵精怪的女孩，我哪里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我只知道奴儿可能会因为魔门的大业作出一些迫不得已的事情，但是绝对不会伤害到我。而且每次奴儿作出这种事情后，就会将我的损失加倍的奉还，或是用自己的生命，或是用自己的感情和身心！”

　　“哥哥啊，你可要记得你对奴儿说的这些话啊！”听到萧径亭的话后，梦君奴玉脸的神情顿时变得迷茫起来，美目痴痴的对上萧径亭的眼睛。晶莹的粉泪又从眼眶中汹涌而出。

　　萧径亭轻轻拭过美人儿粉颊上的泪水，柔声问道：“奴儿啊，很奇怪啊！你应该是在我们的赌约输了之后，方才会让我亲近的，但是现在看来怎么好像是我不战而胜了！”

　　“噗哧！”梦君奴小脸轻轻一笑，仿佛花朵绽放一般的美丽，接着美目闪过一丝柔色望向萧径亭道：“哥哥啊，我们之间的事情从来就没有按照正规的路走过啊！是谁第一次和人家单独接触的时候，就摸人家屁股的！我本来是对你冷冷冰冰的，偏偏又鬼使神差的自己投进你的怀中，认你做了夫君。甚至还让你摸了人家全身的地方，也摸过了你下面的坏东西。做了一些平常那些淫娃荡妇也不会做出来的事情！”

　　“按理说我们后来就应该恩爱相好了吧！偏偏你对我说缘分已尽，只能做上一天的夫妻！”萧径亭顿时接口柔声说道。

　　“那后来人家本来应该和你形同陌路的，偏偏经不住你的撩拨，一次次的被你占了便宜，一次次的和你亲热！后来不得不自残才让得你收敛了一些，但是偏偏你又提出了我们的赌约来了。其实我也骗着自己，就当作不知道一般！按着这下的发展下去。我们应该会又好好的一场情站的，但是偏偏事情又发生了变化。振兴魔门的使命已经改掉了，我身上的责任也变了，所以就成为了今天这样！”梦君奴美目回味着无限的甜蜜，接着朝萧径亭说道：“我们之间的感情道路，根本不会按照预想的路子发展的。这样的感情，别人肯定没有的！哥哥你说是不是？”

　　接着梦君奴的小脸忽然变得害怕起来，小手抚上萧径亭的面颊，柔声道：“不过让我害怕的是，它这样不规则的发展，万亿有一天，使得我们不能在一起怎么办？我从来不担心我会怎么样，我是担心哥哥你有一天，会变得绝情起来，变得狠心的斩掉我对你的……”

　　“哥哥啊！你帮助我做了那些事情后，我就会又让你帮我坐上天下的女皇的！”片刻以后，梦君奴又仿佛变得了一只快乐的小鸟，小手紧紧的拉着萧径亭的手，娇躯也亲热的靠在萧径亭的身上。虽然口气娇嫩可爱，但是和萧径亭说的却全部是正事。

　　“那不是你！”萧径亭轻轻的在梦君奴的美臀上用力的拍了一计，道：“楼绛玉那个丫头才会这样，奴儿你不用顾忌的，直接说道她就可以了！”

　　梦君奴忽然美目一寒，俏声道：“等到我办完了渤海剑派的事情后，一定要亲手杀了这个丫头，她竟敢让我的亭哥哥生气了！啊！”她的话尚没有说完，忽然又一声娇呼，双手捂住后面被打的娇嫩香臀儿，朝萧径亭撅起小嘴道：“人家帮助你出气，也要打人家啊！想占人家的便宜，摸人家屁股就直说吗？”

　　萧径亭顿时皱起眉头笑道：“我真的好奇是什么事情，竟然让我的奴儿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接着无奈的摇摇头道：“楼临溪也真是的，非得给我这么一件烦人的事情，要是那个淫贼是普通的才俊那也罢了，偏偏就是他杀了楼丫头的父亲的。不然将楼丫头嫁给他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我了解白衣淫贼，他没有极高的把握是不会轻易向楼丫头作出许诺的，他肯定有将苏临礁拉下马的法子！”萧径亭面色一正，说出来的话也显得严肃无比。但是一只手掌却是安在梦君奴非嫩圆隆的香臀上，轻轻的抚摸。因为刚才几下打痛了美人儿的嫩臀了，所以现在要给认揉揉了。不料美人儿却是被揉得娇躯发软，俏脸通红。小嘴也张开向外喘着急促的香气。

　　“嗯！好哥哥啊，你先停停！”梦君奴娇躯轻轻一颤，接着又将萧径亭的坏手从自己的香臀沟中拔出来，先是平下急促的呼吸，再狠狠的白了萧径亭一眼后，道：“我知道他和秀情打的是什么主意，不过哥哥你先猜猜！”

　　“不猜了！”萧径亭笑着回答，接着将手背在后背上道：“有人直接告诉我，会猜才是傻瓜哩！又不是卖弄聪明以后，就能够得到美人儿的赏识的！”

　　“赖皮的坏蛋！”梦君奴轻轻的白了萧径亭一眼，接着美目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朝萧径亭道：“她们是要皆公孙昭凌的手，查处渤海剑派违反大武条律的事情，然后让东海节度使派兵来将渤海剑派收为官有。而这个东海节度使便是公孙湛的学生，和渤海剑派一向不和，甚至将渤海剑派视为了眼中钉。所以这样一来，既能除掉了渤海剑派现在当政的势力，最后还能够拉拢到公孙湛。”

　　“果然就是这一手了！”萧径亭虽然知道答案，但是还是开口问道：“那个淫贼已经向楼丫头保证过了，说是能够让她做上这个掌门的。要是渤海剑派被封掉了呢？”

　　“你明明知道的还来问我！”梦君奴不由朝萧径亭轻轻的白了一眼，接着说道：“她们原先以为楼丫头已经死了，所以准备将福建连家给派上用场的。但是现在楼绛玉又回来了。要是那个淫贼能够将楼丫头放心俘获的话，那就是最佳的结果了，毕竟福建连家和渤海剑派比起来，在海运上是要弱上许多了，而且掌握起来也不见得连易昶会那么听话！至于怎么让楼丫头做上掌门，那再容易没有了。先是借机将渤海剑派的势力清理得干干净净，然后上奏朝廷说念在楼氏以往有功，所以让楼绛玉继任家主戴罪立功！”“连易昶？！”萧径亭目中一动，问道：“那个混蛋少主是不是和连易昶勾结上了！哦？奴儿你不告诉我那个混蛋少主是谁吗？”

　　“人家告诉你不但没有好处，反而还有坏处！而且人家用最歹毒的魔门恶誓保证过不说出那个少主的真实身份的！”梦君奴轻轻的说道，接着美目朝萧径亭狠狠一瞪道：“至于连易昶，是你将他推到叛变的边缘的！你将他心爱的女人给抢跑了，他有了这个软肋自然被……人……算计了。坐上了贼船再也下不来啦！”梦君奴有意无意间，将那个人字拖得特别的长。

　　“好酸！夜儿再怎么说也是你姐姐那？！”萧径亭伸手在玉人的瑶鼻上轻轻的捏了一计，接着忽然发现美人儿的眼神中闪着异样的光芒，显然在向自己透着不方便说出来的信息，脑中顿时飞快的转了起来，片刻后心中一动，目中闪过一丝讶色。

　　“就知道你这个坏蛋鬼精灵的很，人家什么也休想能够瞒过你！”梦君奴亲昵的将瑶鼻顶在萧径亭的嘴巴上，一点儿也没有魔门公主的模样，朝萧径亭说道：“哥哥啊，你记得已经答应帮人家忙了，拿下这个渤海剑派！人家就差不多能够堵住那群人的嘴，说不定就离嫁给……”

　　“不过至于该怎么帮忙，人家以后再告诉你。反正就是让你占便宜的，而且是大便宜。不知道会给你多收结构美人儿那！”梦君奴美目闪过意思狡黠的光芒，接着朝萧径亭道：“这个地方不但秀情的人知道，就连苏临礁的人也知道。不过哥哥不用担心，他现在肯定不敢加害你们的。我想大概他很快就会派人过来了，好哥哥快去准备吧！”

　　见到梦君奴美目浮上依依不舍的神色，萧径亭心中也变得微微有些难过起来。接着想起了盈盈的事情，不由又开口问了一遍。

　　“盈盈她们被绑架虽然不是我的手脚，事先也并不知道，但是我敢保证她们不会有事情的，而且不久后就会自己回来的。所以哥哥可以安心的去忙自己的事情！”梦君奴玉脸上的调皮也不见了，换上的是无比的温柔，秋水般的眸子投再萧径亭脸上，柔声说道：“好哥哥，人家要走了！你不再占人家多一些便宜吗？”说罢竟然将肥美圆隆的香臀儿微微撅了起来，美目中的神色也变得妖媚了起来。

　　“也不知道怎么的，人家屁股好像是被哥哥打上瘾了！”见到萧径亭微微惊讶的表情后，梦君奴的小脸顿时红起来，闪过一丝羞赧，但是美目却是闪过一丝荡意，那种被丝丝如海神情包裹的荡意，朝萧径亭腻声道：“人家嫁给哥哥后，肯定要缠着哥哥，让你天天都打人家那里！”×××××××××××××××××××××

　　萧径亭轻轻的将手掌放在鼻子底下轻轻一闻，上面尚带着玉人儿醉人的幽香。目送着美人儿远远离开，看不到影子的时候，方才朝住处走去，心中充满了幸福和欢喜，虽然早上白衣淫贼和楼绛玉的事情给他带来了一些不快，但是后来梦君奴带来的甜蜜如同滔天巨浪一般，将他心中的不快冲得干干净净，甚至在心中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下来。

　　不过当萧径亭拍开那处机关，回到住处的时候，李月青已经是开始在做中饭了，而楼竹廷正坐在厅中，等着萧径亭回来。“剑月啊，你这是上哪里去了，从早上开始就没见到你的影子啦！而我妹妹早上也失踪了！”楼竹廷见到萧径亭回来，目中不由闪过意思笑意，朝萧径亭说道：“剑月啊，虽然我们在这里碍眼得很，但是现在也不是你们谈情说爱的时候啊！”

　　“哥哥你瞎说什么，谁和他……想得倒美！”楼绛玉的声音忽然从房里响起，但是美人儿好像是没有一点要出来的意思。

　　萧径亭眉头轻轻一皱，朝楼竹廷低声道：“你这个混蛋昨天晚上不是说，不用娶你妹妹了吗？怎么今天又开始撩拨起来了！”

　　“不要说出那么淫\*的词来！”楼竹廷狠狠的纠正道。接着朝萧径亭道：“不过剑月啊，今天我又发现了特殊情况嘛。我知道你早上不是和绛玉在一起，但是那丫头回来后，神情竟然有些不同了，好像是有些紧张了，接着便向我问起你来，你说是不是在要紧你啊？！”

　　“放屁，她是看见我不在，而且也知道我神通广大，害怕我看见了早上的事情。”萧径亭心中暗道，但是面上却是没有什么不快，朝楼竹廷道：“好，好，就算是要紧了，先不说这些！我问你……”

　　“谁要紧你了，你不要胡说八道啊！”萧径亭的话还没有说完，楼美人儿厉害的声音便跟着响起，接着在门后便见到了楼美人儿气冲冲的厉害小脸，一双美目也朝萧径亭狠狠瞪过来，只是那张玉脸稍稍透着一丝粉红。

　　萧径亭瞥了一眼，便将目光落在了楼竹廷的脸上，道：“竹廷啊，巧巧和盈盈她们都不要紧，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还是去忙自己的事情！”

　　楼竹廷闻之一喜，便要说话，不料屋子里面的楼绛玉却是冲了出来，美目紧紧盯着楼竹廷道：“你说的盈盈是谁，也是和巧巧一样，是你的女人吗？！”

　　楼竹廷面上顿时讪讪一笑，向萧径亭望来。“她是我的侍女！”萧径亭顿时说道，接着见到楼美人儿的小脸顿时冷了下来，心中知道钥匙再这般口气说话，楼丫头肯定马上会翻脸的。不由望向美人儿的双眸道：“绛玉，你今天早上去哪了？我找了你半天，也没有看见你！”

　　楼美人儿美目稍稍一宽，但是整张美丽的俏脸却还是不肯松下来，仍旧是板得紧紧的。朝萧径亭狠狠瞪来一眼道：“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去哪里还要向你汇报吗？”

　　萧径亭本来就不打算接话了，但是想起白衣淫贼说的最后一句话，不由皱起眉头问道：“我今天早上去找小姐的时候，隐隐听见有人在山上说话……”见到楼美人儿的俏脸顿时微微一变，不由接着说道：“但是后来我去的时候，却是没有见到有人在那里？那个时候是你吗？”

　　楼绛玉美目中顿时浮上一道紧张的神色，但是很快又换上一股颐指气使的骄傲神色，道：“那时我在那里练剑，好在你没有去打扰了我，不然我肯定饶不了你！”接着便冷着俏脸走回了自己的房间，将房门用力关上。××××××××××××××××××××

　　楼美人儿这般还真是合了萧径亭的意思，不过心中却是涌起一股荒诞的感觉，自己现在正努力帮助楼丫头做上掌门的位置，但是偏偏还要一直防着她，不能让她听了去。

　　“剑月啊，是不是出事了！我看你现在对绛玉好像很讨……”楼竹廷见到了萧径亭的神情后，面上顿时变得严肃起来，朝萧径亭问道。“没有的事情。就算是有，那也不重要！”萧径亭轻轻笑道，不过心中对楼绛玉缺乏很多的好感，但是讨厌是绝对没有的。毕竟楼丫头是这么一个美丽绝伦的姑娘。见到楼竹廷面上奇怪的神情，萧径亭目中一厉，狠狠道：“你不是说这个地方隐秘得很，不会有人知道的吗？你知道现在怎么回事吗？”

　　楼竹廷一呆，道：“难道已经有人发现了这里吗？不可能啊，这个机关虽然被你解开了，也被我解开了，但是你想啊，天下中像我们这样的天才又能有几个啊？”

　　“请问萧剑月少爷在里面吗？”就在楼竹廷大呼不可能的时候，好像是为了专门打破楼竹廷牛皮一般，外面忽然响起一声大喝。顿时让楼竹廷吓得一跳，目中显出一副不可致信的表情，良久后方才朝萧径亭道：“剑月啊，你说这怎么可能呢？这肯定是他们瞎打瞎撞的，我保证他们不会发现那道墙上的机关……”

　　楼竹廷的话音尚没有落下，外面的脚步声音顿时响起，而且就在机关所在那幢房屋中。楼竹廷这个时候嘴上微微动了动，再也不敢说来人肯定打不开机关了。只是朝萧径亭一阵苦笑道：“难道我楼竹廷就那么没有用吗，还是天下间的能人太多了，这么隐秘的地方竟然也能够被他们找到！”

　　萧径亭顿时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道：“这个地方是别人的专用密室，你倒是厉害！居然你能够发现了，还心安理得的躲在这里好几天啊！要说能人也不是他们，是你自己啊！”“是啊，好兄弟！”楼竹廷面上顿时浮上一道笑意，朝萧径亭道：“这样的说法让我好受躲了，不然这样屡战屡败真是打击我的自信心啊！”

　　听到了外面的响动，李月青和楼绛玉顿时跑了出来，手中握着一只明晃晃的长剑朝萧径亭问道：“外面是谁？！要不要出去杀了他们灭口！”

　　“是苏临礁的人！”萧径亭面上波澜不惊说道，但是楼丫头玉脸上却是闪过一丝恐惧，紧接着浮上一股凌厉，美目朝萧径亭望来，仗着长剑一动玉步走到萧径亭身边道：“反正被发现了，要死也一起死！”

　　萧径亭朝李月青和楼竹廷道：“你们两个的\*情虽然知道的人多的是，但是要是在众人面前被揭破了，终究不是件好事，兴许以后会成为别人的把柄！”

　　李月青小脸一红，顿时狠狠朝萧径亭瞪上一眼。但是却没有听从了萧径亭的话，还是紧紧的站在楼竹廷的身边不动。

　　“剑月啊！我知道你想一个人顶住他们，好换来我们活命，但是剑月啊，我和青儿是一对，你和绛玉是一对，要是能够双双下去，两对鸳鸯一同殉情，也是值得千古传颂的美事……”楼竹廷的话还没有说完，便被萧径亭狠狠推进了屋中，但是见到楼竹廷猛地朝萧径亭使眼色，眼睛不住瞥向楼绛玉，显然是让萧径亭借机看楼美人儿面上的神情。

　　楼丫头虽然红着俏脸，美目朝乃兄狠狠一瞪，但是却是静静的垂着脸蛋一言不发。

　　萧径亭将楼竹廷推进了房中后，朝大屁股美人李月青道：“青姨啊，我们男女有别，我不好意思架着你进去，你自己走吧！”

　　李月青玉脸一红，朝屋内说道：“竹廷怎么会这样，我去叫他出来，怎么能够这样贪生怕死！”

　　萧径亭也不理会他们，直接往外面走去，道：“竹廷才不像你那么笨呢，真是臀大无脑……”虽然言语放肆，但是萧径亭却是将声音控制到李月青不能听见的范围之内。

　　萧径亭朝边上的楼美人儿说道：“我现在要去送死了，你随着我去吗？不过躲起来兴许能够多活上片刻！”

　　楼绛玉娇躯微微一颤，接着垂下俏脸，美眸不住的转动，闪着复杂的目光，但是萧径亭却已经不等他了，直接朝外面走去。

　　楼绛玉见之，玉齿一咬便迈开玉步朝萧径亭走去的方向跑去。但是听到外面刷刷的兵刃声，众人低沉的呼吸声，好像随时都可以冲破这面墙壁，如同惊涛骇浪一般涌进来，将他们两人砍成了肉酱。

　　楼绛玉听着外面兵器撞击的声音，小脸还是猛地一白，好像整个空气都变得压抑起来，呼吸也不由变得急促起来，美目一阵哆嗦便望向了萧径亭，但是见到萧径亭面上仿佛没有一丝惧色，稍稍犹豫一阵，低声说道：“说不定这个机关他们不知道，而且这面墙壁也厚的很，他们未必能够进来！”

　　萧径亭微微一笑，感觉到美人儿的小手拉住了自己的衣袖，微笑变成了大笑，接着长剑往机关上猛地一点。

　　“唰！”只见墙壁中间出现了一道大门，一股汹涌的气息带着无数兵刃的寒冷劲气顿时席卷而来，外面密密麻麻站满了拿着兵刃的武士。

　　“你干什么！”楼绛玉俏脸猛地一变，朝萧径亭大声喝道。“属下参见小姐，参见萧剑月少爷！”就在楼美人儿如临大敌的时候，外面站的整整齐齐的武士忽然身子一弯，一起刷刷的跪在地上，大声拜礼喝道。

　　萧径亭呵呵一笑道：“外面是苏临礁师叔来了，还是苏瑞施少爷来了！”

　　听到萧径亭的话后，楼绛玉忽然俏脸一变，美目朝萧径亭射来一道凌厉而又悲痛的目光，良久以后方才嘶声道：“好啊，萧剑月，原来施你出卖了我们，原来你投靠了苏……”

　　萧径亭早就料到楼绛玉会有如此举动，伸出手掌将美人儿叫嚷的小嘴捂住，接着用力将玉人的娇躯抱在怀中。虽然现在不合时宜，但是楼美人儿丰腴柔软的娇躯在怀中不住扭动的时候，萧径亭还是觉得心中一荡。而楼美人儿好像也不顾忌自己酥胸下身等敏感地方和萧径亭的身躯发生摩擦，还是奋力的挣扎着，力道竟然是显得尤其的厉害。

　　“苏代理掌门和苏少爷都亲自来接萧剑月少爷和小姐了！”为首的一名武士走到萧径亭面前拜下恭声说道。

　　“好，那我们现在就躯见苏掌门吧！”萧径亭也不理会楼绛玉的奋力挣扎，抱着美人迷人的娇躯直接朝外面走去。

　　“吸！”萧径亭见到那些武士并没有往密室方向望上一眼，甚至视线还有意避开那里，甚至是故意不敢往那个方向望上一眼，心中不由更加放心下来。接着忽然觉得手中一阵剧痛，原来却是被楼绛玉狠狠的咬上了一口。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刚刚被奴儿咬了一口，现在又被这个疯丫头咬上一口！”萧径亭也没有甩开手，只是运功于手掌中，使得整只手掌变得如同钢铁一般的坚硬，肯定也将楼美人小嘴震的生疼了，因为隐隐听见了楼美人儿从喉咙底下发出的一声惨哼。

　　萧径亭顿时将视线落在了楼美人的玉脸上，心中猛地一震。楼美人儿的双眸没有了平时的骄傲，也没有了平时的颐指气使，那本来如同星星般闪亮的眸子此时空洞无物，好像不可置信的望着萧径亭，整张美丽的脸蛋上充满了绝望和难过。萧径亭见之，连忙朝美人儿的粉背上轻轻的拍了一计，然后将一道真气输进了玉人的体内，低声说道：“小姐暂且不要发怒，什么事情等见到苏临礁后再说！”接着便放开了捂住美人儿的手掌，手臂也环在了美人儿的蛮腰中，作出搀扶之状，不像刚才那般抱着美人儿走路了。

第十二卷 第一章 粉脂混团

　　萧径亭的话，楼美人儿也不知道听懂了没有，也任由萧径亭抱在手中，甚至好像是因为没有什幺力道，将丰满起伏的娇躯半依在萧径亭怀中。虽然楼美人儿现在穿的还是一件长挺的劲装，由于肉体相贴，萧径亭下面顶着两辨肥腻圆大的臀球，使得萧径亭切身感觉刭了那两只雪球的柔软已经惊人的弹性。

　　“要是在这里出现什么意外状况的话，那可是丢大人了！”虽然现在边上的环境显得异常的严肃，但是萧径亭还是清晰地感觉到怀中这具喷香娇躯的诱惑力。而且知道白己身子的阳乞极重，要是爆发起来，让很明显就可以看出异状出来。所以不由将楼美人儿的娇躯住边上推开了些，右手也由蛮腰移开，扶在美人的香肩上，这样一来也使得情形不是那么的暖昧。

　　而此时楼绛玉美眸中的光芒也渐渐凝聚起来，美丽的小脸还有有些阴晴，想必在想着不动的主意。如此一来，她甚至忘记了此时正和萧径亭处于比较亲昵的位置。

　　萧径亭一路走来的时候，发现到处郝站满的武士。一直排刭了外面的大门口，当萧径亭走出那扇大门，目光望向外面广场的时候，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外面密密麻麻站满了人，各个拿着兵器站的笔直仿佛桩子一般，整个广场也不知道站了多少人。但是却是没有发出一点的声息，见刭萧径亭两人出来，无数道目光顿时直刷刷地朝萧径亭身上射来。

　　“还真是所有的人都来了！”萧径亭目光朝下面广场上无教人望去一眼，接着便立刻收到了几道尤其的凌厉的目光。其中便有来自苏瑞施的、白衣淫赋的、还有几个是萧径亭所不认识的。其中连秀情那道清冷美丽的目光，也投在了萧径亭放在楼美人香肩地右手上，里面充满了狐疑和不妥。

　　萧径亭接着将目光落在了苏瑞施面前的一个老者，那个老者站在了所有人的面前。萧径亭一眼就认出他就是苏临蘸了，因为他的那张脸和苏瑞施非审的相象，彳=过F[起苏瑞施多j几分英乞。嘴上的胡须也修得极其好着。但是日中的光芒却是刺人得人，那壳烁的两道瞳孔，便连萧径亭着舒服。

　　萧径亭无札白衣淫赋和苏瑞施那双日中热烈和猜疑的目光，扶着栲绛圣、的娇躯走刭j苏临蘸地身前，道：“侄子萧钏月评见掌门旰叔！”他的话尚没有说完，身边的栲绛玉、娇躯忽然一颤，接着一道凌厉的目光便朝萧径亭射来，里面充满了置疑，好像在问萧径亭为何叫苏临谯做师叔，是不是真地被判了自己。

　　“一句掌门就将你激活了！”萧径亭心中一阵暗笑。

　　接着双目直直射向了苏临谯道：

　　“楼小姐当日走地时候，便已经身染重病，而后被海水浸泡了教十时辰。所以贵体一向欠妥！”萧径亭说完后，眼角飞快地射向边上的苏瑞施。果然看见到他面上的神情徽徽一边。仿佛闪过一丝心疼。不由暗暗一笑，接着朝苏临谯道：“我们回到蓬莱以后，本来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让小姐好好养病了，不料苏师叔这便已经找来了！”

　　苏临谯面上没有一丝变化。听到了萧径亭的话后，面上地神情顿时变得慈祥起未，双目也变得关切起来望向了楼美人儿的小脸，道：“那是师叔不对，打扰了玉儿的休养了。不过当日师叔知道了玉儿的船在海上出事了，真是担心得很。不知道派出了多少船，但是也一直没有能够找回你们。天可怜见，竟然让你们平安归来了。所以师叔知道消息后。一点也等不及了，便率领人马迎接小姐回府了！”

　　楼美人本来就是不笨的，见到这等情形后，自然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了。自然也知道了萧径亭并没有出卖他们，但是想起了刚才自己的失态，甚至是出丑。心中不由将萧径亭狠狠地踩踏诅咒了一顿，接着轻轻地挣开了萧径亭扶在他香肩上的手，朝苏临谯道：“既然师叔来了一趟，那我就回去吧！不过这里的环境却是静很，我实在是非常喜欢啊！”

　　苏临谯连忙道：“那我马上派人将这里给安顿整理一番，这个地方荒废了那么久，暂时还是没法住人地！”

　　苏瑞施见刭楼绛玉挣脱了萧径亭的右手，神情不由一宽，接着走上几步朝楼绛玉道：“师妹这几天受苦了，我已经请来了最好的郎中，回到府中后便让他们给师妹看着！”

　　楼绛玉玉脸轻轻一笑，道：“不用了，我的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了。而且师兄不知道啊，江湖上那些个有名的郎中，说不定是什么目的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你的身上放上毒药，或者更厉害的蛊虫什么的？！”

　　“胡闹，这件事情怎么能够说的？！要是让别人知道你体内的蛊毒已经被解掉了，那岂不是更加的麻颊！”萧径亭心中暗暗骂了一句楼绛玉笨蛋，但是眼角却是飞快地射向秀情。果然见到她眉头徽徽一动，心中也顿时一动。

　　心中也顿时明白，楼绛玉体内的蛊毒是提前发作了，至于为何会提前发作，一下子却是想不出来了。

　　白衣淫赋忽然走上前未，朝苏瑞施望向一眼道：“小姐其实什么郎中也不用请的，剑月本身就是个国手啊！在岛上小姐的病，想必也是剑月一手调理好的吧？！”接着双目笑着朝萧径亭望来。

　　萧径亭不置与否笑笑，接着见刭白衣淫赋的眼角紧紧盯着楼绛玉脸上的表情。

　　“我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根本用不着郎中，也用不着萧剑月了！”楼绛玉静静说道，接着美目朝场上的众人望去一眼，神情也变回了那个高贵无比的渤海剑派公主，美目一凝，俏声喝道：“我们这便回府吧！”

　　回到楼府后，萧径亭便和楼绛玉分开了。楼绛玉住进了这个府中最是高贵奢华的花园中，而萧径亭也不赖，一个人独自占了一个园子。虽然和楼绛玉的园子差上了许多，但是米面亭台阁榭，花村假山、小阁水池却是一样不差，萧径亭以前去过许多的花园，其中包括了最富有春意的醉香居，还有最肃穆的上兵世家。还有最富贵而又大气磅礴的金陵任府，但是好像都比不上眼前地楼府。无论是富贵还是奢华，或者是春意，萧径亭所住的这个府邸郝大大超过了萧径亭见过以往所有的园子，再加上蓬莱本身就带有的那丝飘逸。萧径亭也不得不佩服起楼府的境界来。不过里面太过于森产的等级好像破坏了园子中那种乞质，着来倒仿佛是皇宫内院一般。

　　整十园子中，专门派给萧径亭的侍女仆人们，便已径有几十人。而且萧径亭有趣的发现。派来的女子中。大都很有婆色，里面或有清纯的、或有妩媚地。或有丰孔肥臀的，或有纤细苗条的，总之十几个女孩中，没有两十是类型相重的。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好哪种类型地女子。这里都已经给你备好了。

　　萧径亭目光如炽，发现其中有几个女子已经不是处子了，而且美目中还充满了一丝隐藏地妖媚。美丽的娇靥上也充满了备男人滋润后才有的神光。剩下几十虽然还是处予，不过朝萧径亭望来的目光，或者是火辣辣的。或者是装作出来地羞涩，总之都在费弄心思地在勾引萧径亭。

　　“咳，这样一来，我还不如不进入府中。便住在外面不知道多好，现在反而被人监视了起来，是不是苏临谯听说了我的好色后，才特意为我准备的！”萧径亭轻轻地躺在一张宽大的木雕桶上，身边的小几放满了精美的点心，几个侍女的手上还端着各种水果。房间外面的隔间中，还有两个丫头专门侍侯着烧火，以至于小几上地茶水不致于凉了。

　　“这般的富贵生话我还真的没有试过啊，不过想来王侯也只不见得让有这样的奢华吧？！要是一般人什么雄心壮志只怕也被消磨得干干净净了！不过我也没有什幺雄心壮志啊！”萧径亭心中暗暗一笑，鼻中轻轻地闻了闻飘来的茶香，顿时便知道那是比黄金还要贵上几倍的新鲜碧萝来。

　　“这个时候，大概苏临谯便会马上单独去见楼绛玉了吧？他会是直接将掌门的位置让给楼绛玉，还是装模作样一番再将位置让给楼丫头，不过想来楼丫头也只能做上代理掌门吧！然后将渤海剑派的大都压祸事在这个代理掌门身上！”萧径亭抓起侍女手中的水果，飞快地扔进嘴中。脑中也同时不停地转动着。

　　苏临谯会退位浙是肯定的了，他是极其聪明的。既然是被秀情这方算计到了，而且是被官府朝廷抓住了把柄，那就必定是大事。他个人未必能够力挽狂澜，而只要渤海剑派还在，他就还有机会做上渤海剑派掌门的位置。萧径亭听梦君奴说过，这次找上渤海剑派祸事的便是公孙昭凌，苏临谯肯定想，只要将掌门的位置暂时交给了楼绛玉，那么公孙昭凌只怕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向楼绛玉讨好了，说不定渤海剑派这次天大的祸事便会给了了。

　　“不过白衣淫赋的脚步肯定比苏临谯要快得多，因为他会忙着告诉楼丫头，苏临谯准备让位了，还必须教楼绛玉接下来怎么做？还有便是让楼绛玉明白，之所以会有今天的功效，都是他白衣淫赋一手努力操办的！”萧径亭闲及无聊，顿时导演起那边的情形来：“奴儿和我说过，这次渤海剑派之所以有罪柄落在的官府手中，那是因为楼丫头的疏忽。苏临谯肯定会因此大做文章，以师叔的名义责备楼丫头，让楼绛玉感到不安，觉得自己掌门无望的时候。然后忽然作出一幅大义凛然的样子，将掌门的位置让给栲绛玉，但是肯定会提出几个条件来。”

　　想刭这里，萧径亭忽然一笑暗道：“经过了苏临谯一番又惊又喜的调教后，楼丫头连糊中为了做上掌门的位置，说不定就会答应了苏临谯的条件哩？！嗯，要是这样的话，那会是什么条件哩？”萧径亭脑中顿时又堵塞住了，不知道苏临谯大概会提什么条件。因为可供选择的很多，接着鼻中地一股茶香顿时变得更加的浓怡起来。

　　“公子，茶煮好了！”就在萧径亭脑子努力转动的时候，忽然一声又娇又糯的声音响起。

　　“公子？她是叫我公子的，而不是少爷！”萧径亭心中忽然一动，接着抬起眼睛一着，眼前站着的是一个美丽的女子，这个女子正在处于如花的年龄。肌胀娇嫩如雪，仿佛轻轻一插便让插出水来一般。不过眼前的少女虽然还是黄花闺女，但是一身娇躯却是显得丰腴动人。胸前的两只大奶子坚挺弹跳，囿细地小腰下便是萧径亭非常喜欢的囿翘蜂臀，看来实在让人有将妞压在身下蹂躏的欲望。

　　萧径亭结果美人小手递来的茶杯，发现美人儿将小手凑得特别地近。好像故意让萧径亭着清楚一般。萧径亭心中暗暗一阵冷笑，接着目光便也变得轻浮起来，手指轻轻地撩拨过美人儿地玉手。果然那个侍女美目便接着嗔来，小脸也显出一幅羞涩难挡的模样。那种欲拒还迎的桎样却也是诱人得很。

　　“真是不知死话，这般的造诣竟然还来勾引我。我平日见的美人儿哪个不超过你干百倍！”萧径亭脸上浮上一道轻笑，接着朝端茶地那个侍女道：“你刚才叫我什么？”

　　“叫您公子啊！”这十丰腴的少女虽然作出一幅若无其事的模样，但是目中还是闪过一丝讶色和小心。

　　“明白了！”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目光顿时变得更加大胆起来，火热地扫上那个女子坚挺的酥胸和胆大的屁股，脸上的神情也变得厉害起来。

　　那个侍女虽然玉脸通红，也狠狠地朝萧径亭瞪上一眼，但是眉宇中却是闪过一丝荡意。走向外间的时候。两只肥美的大屁股无意间也扭动得厉害，两个肥圆滚地肉球好像要滚出裤子出来一般。

　　楼绛玉刚刚回到房中歇息了片刻，她这几天也确实是有些累坏了，虽然心中有些揣揣，但是躺在柔软如绵的床上后，还是忍不住袭来的困意，连连糊糊便睡着了过去。

　　但是楼美人刚刚睡得正沉的时候，耳边便传来一件低低小心的呼唤声音。睁开眼睛后，一个娇俏的侍女便告诉妞，是任公子过来找她了。(任公子便是那个白衣淫赋了！)

　　楼美人儿连忙起身，稍稍做了洗漱后，便穿着一身劲装朝外面走了出来。但是走刭中途的时候，向边上的侍女吩咐道：“赶紧去拿来一壶煮好的好茶，我要招待任公子！”

　　边上的侍女微微有些不解，问道：“小姐，是不是要拿着茶具，在客厅中现煮啊，用煮好的茶好像”

　　“来不及了！”楼丫头冷冷地朝边上的侍女望上一眼，冷道：“以后和你说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也不要问，知道吗？”

　　见刭楼绛玉款款走出，白衣淫贼的双目顿时一亮，面上的神情也变得温柔关切起来，柔声问道：“绛玉的身子可好些了吗？我是不是打扰你休息了？”

　　“没有！”楼绛玉美丽绝伦的脸蛋上浮上一道轻笑，朝白衣淫赋轻轻一福道：“绛玉在这里谢过任大哥了，今天要不是有任大哥以前的努力，绛玉今天恐怕就不能回到府中，甚至连能不能话命都不知道了！”

　　“绛玉，你怎么对我还那么客气！”白衣淫贼潇洒一笑，轻轻地拉开边上的椅子，柔声说道：“无论我做什么，绛玉都不用对我有任何的感激。其实我心中都不知道有多么热切地想着能够为你做上一些事情！”接着面色一正道：“我想待会儿，苏临谯便会派人请绛玉过去，到时候要是不出变故的话，他可能便会将渤海剑派掌门的位置让给你了！”

　　白衣淫赋说得非常的随意。而且仿佛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一般。但是楼绛玉听后，却是娇躯一震，美目闪过一道不可置信的狂喜光芒，接着整张玉脸都兴奋得红润起来，着来美得越发的不可方物。着得白衣淫赋面上一针痴连，一贯潇洒地心态也摇拽不定。

　　楼美人儿连忙敛去了面上的喜色，美丽的脸蛋又变得端庄高贵起来，娇躯又坐回了椅子中。现在这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和刚才的兴喜真是判若两人。见到了刚才那个侍女端来一壶茶，不由伸手拿了过来倒上一杯，走到白衣淫贼面前福上一礼柔声道：“任大哥的恩情。绛玉永远都会记在心中，现在就敬任大哥一杯好茶，来表示绛玉心中的感激！”

　　白衣淫赋面上一喜，伸手接过楼绛玉小手上的茶杯。他是聪明人。所以并没有出手轻薄。而是规规矩矩地接过茶杯，一口饮下。接着将茶杯放在鼻子底下，闭上双目面上满是陶醉地闻了片刻后，睁开双目柔声道：“这是我这一生喝过最香甜的好茶了，我所作的这些事情。能够换来这么一杯好茶，也已经是欣喜若狂了！”

　　见刭楼绛玉娇躯坐回了椅子后，白衣淫贼双目中地柔情方才敛去，换上一脸的正色，道：“绛玉，等下苏临谯…。”

　　果然白衣淫贼刚刚离开不久后，苏临礁便已经派人来叫楼绛玉过去。楼美人儿小脸浮上一股兴奋的潮红，接着闭上美目调整呼吸。片刻后。那美丽不可方物的脸蛋重新变得高贵不可侵犯，美人儿放在系上一条披风朝外面走去。

　　虽然楼绛玉一路上劝白己要有一派宗主地沉着和尊贵，但是走进苏临礁屋子地时候，还是不由变得紧张起来，好像空气也变得沉闷起来，使得白己也不能呼吸了。

　　“咦？！”楼绛玉走进大厅，但是仅仅只有几十侍女的厅堂中，心中不由一紧，接着见刭大厅中间坐的那个老者面色威严肃穆，没有平时一点的慈祥。但是面上去正是那个平时无比祥和的苏临礁，虽然他平时地祥和都是假的，但是观在换上了这么一幅严厉的面孔，楼绛玉的芳心还是不由惴惴不安起来，刚才坚定的心神也变得晃动起来。

　　接着楼绛玉发现，苏临礁坐在了大厅正中间的椅子上。那里正是渤海剑派掌门的位置，楼美人儿芳心中不妥的感觉顿时变得更加地浓重起来。

　　见到楼绛玉玉脸虽然波谰不惊，但是美眸中却是稍稍有些慌乱。而且自己这个美丽绝伦的侍女走来的玉步虽然还是那么的高贵，但是走来的路线却也不是那么的直了。苏临谯心中不由一针冷笑，紧接着忽然面色一冷，朝大厅中不多的人大喝道：“你们统统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楼绛玉听到后，芳心猛地一颤，本来端庄的小脸也顿时闪过一丝害怕和慌乱。

　　苏临谯见之，嘴角轻轻一笑，又缓缓说道：“朝出去的人也不许接近大厅十步，要是听去了我和小姐的说话，我都砍了你们的脑袋！”

　　这下楼绛玉的小脸顿时吓得发青，美目也飞快地转动起来。心中也大是后悔今天中午为何要将萧剑月从自己的身边打发了，接着便想转过娇躯走回去，但是后面传来一声关上大门的声音，心中顿时一凉，觉得苏临谯望来的目光也仿佛变得阴冷恐怖起未。接着仿佛发观苏临谯的目光中充满了蔑视，仿佛在暗暗说道：“就这么一点胆量，也想做上渤海剑派的掌门吗？”不由一咬玉齿，硬着头皮朝大厅的深处走去。

　　“绛玉啊，你真是胡闹！”楼绛玉轻轻坐进下首椅子的过程中，苏临谯一直是铁青着脸。见到楼绛玉坐下后，目中闪过一道凌厉的光芒，大声喝道。顿时让绛玉芳心猛地一跳，但是楼美人儿终究还不凡，仰起俏脸朝苏临谯道：“请问师叔，绛玉、到底做错什么了？”

　　苏临谯地地站起身来。走到了楼绛玉的身前，双目紧紧地盯在美人儿的俏脸上，着得楼丫头整个芳心都发毛了，她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师叔竟然是那么的恐怖。

　　“在你失踪之前，整个渤海剑派的事物都是你一手管理的，还有你地几十叔伯辅佐你！我本来还以为挺好，苏瑞施和我说过几次，但是我也一直没有过问！”苏临谯忽然目中一怒，本未英俊儒稚的面孔也曼得厉害起未。冷道：“但是后来你失踪了以后，无奈几个师兄弟的厚爱让我做上了这个代理掌门，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

　　楼绛玉虽然平时骄傲无比。但是面对这个令她从心底下恐惧的苏临蘸。好像隐隐有些发作不出来，而且现在整个大厅中，都在苏临蘸的控制范围之内。她的脑子便一直在考虑着，待会儿要是苏临蘸会行凶，甚至是动了禽兽之心。那自己到底应该怎幺办。所以也顾不得怎么回击自己的师叔了。

　　苏临蘸轻轻地舒了一口乞，好像是压制心中的愤怒一般，又坐回了自己的位置，端起茶杯一饮而尽，然后道：“你为了赚钱，竟然也不理会货源，也不理会是什么东西！竟然都要了来，运回了蓬莱。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东西是非常忌讳的。甚至会给外面渤海剑派带来天大地祸乱，要是被发现了，整个渤海剑派倘大的事业，便毁在了你的手上了！”

　　听刭苏临蘸说起这件事情，楼绛玉心中顿时没有了什么底气了，因为确实是如同苏临蘸所说的那般，以前她对渤海剑派地牌子是盲目地自大，所以什么赚钱她就运来什么，一点也不会忌讳的。听刭苏临蘸提起，不由歉声说道：“对不起，那都是侄女儿不懂事，给师叔带来那么大的麻颊！”

　　苏临蘸轻轻一叹道：“这件事情也不能怪你，管理货运的是你的大伯和四叔。宗主现在虽然不在蓬莱中，但是他们办起差事也太不认真了，万一给剑派带来祸事又怎么能够担当地起！所以，绛玉啊，要是你做上这十掌门，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啊？！”

　　其实那些事情都是楼绛玉自己所为，现在苏临蘸将罪责推向了两个叔伯身上，楼美人儿虽然觉得不妥。但是要承认是自己所为，那么自己哪有什幺资格做上这个掌门，所以美人儿垂着峨首斗争了良久后，便朝苏临蘸笑道：“大伯和四叔出现这么大的差池是罪该不赦，但是现在发现了还不晚，尚没有发生祸事。所以就将他们调刭下面去管珠宝店铺和瓷器店铺吧！”

　　“嗯！”苏临蘸闻言后微微一宽，朝楼绛玉笑道：“这个掌门的位置，本来根本是没有师叔的份的，但是在关键时候。所有人都推举师叔，所以师叔也不得不为之。现在你父亲不在，我也不方便让你做上这个掌门之位。”说道这里的时候，苏临蘸的面上忽然闪过一丝笑意，接着眼角督上楼绛玉脸蛋上的神情。

　　果然，楼绛玉小脸微微一变，美目中神情也变得着急起来，想要说些什么，但是气势被压住地她却是什么也说不出口。

　　苏临蘸面上浮上一道奇怪的笑意，接着轻轻一叹道：“所以师叔只让将这个代理掌门推举给你，至于能不能真正做上渤海剑派的大掌门，那可要着你自己的了，玉儿.”说罢苏临蘸面上的凌厉和冷肃全部消逝没有一点影子，换上的便还是以前的慈爱和祥和。

　　楼绛玉美目顿时一亮，一股狂喜顿时充斥着她的芳心，比起刚才白衣淫贼和她说起的时候，还要欢喜。而且脑中好像微微变得有些连糊起来，以前她一直想做上这个掌门，现在就在眼前，她又觉得有些奇怪起来，好像怎么来得那么容易了，以前想过的无数种方法都用不上了。等到她晃过来的时候，发观自己的粉背上竟然有些湿了，上面尽是刚才紧张流出的冷汗。

　　苏临蘸静静地望着楼绛玉从心里面涌出来的欢喜，尽管美人儿压制着。但是美丽的小脸还是透着一股兴奋的潮红。苏临蘸轻轻一笑道：“不过玉儿啊，向你那样胡闹做上这个掌门的位置可是不妥当得很啊，这样地胡闹可是不让服众啊！”

　　楼绛玉面上微微一讶，接着朝苏临蘸恭色道：“绛玉不知道错在哪里？请师叔指教！”

　　“就说那个萧剑月吧？你就知道他是渤海剑派的嫡传弟子吗？那就算是渤海剑派的弟子，他的父亲萧石早已经判出了渤海剑派，连他父亲都不能算是渤海剑派的人了，何况是萧剑月！”苏临蘸见到楼绛玉面上顿时一变，心中一动，便急着说道：“可能那个萧剑月你知道有多么荒唐吗？刚来蓬莱社声名糜烂，在妓院里面争风吃醋和人大打出手。公开亮出身份在妓院里面做下荒淫之事。这样的人要是成为了渤海剑派的少爷，那让我们渤海剑派的颜面何存啊！”

　　楼绛玉此时顿时变得慌乱起来，美目中浮上的神情也变得无比的复杂，一会儿咬着玉齿狠狠地瞪着美目。一会儿又变茫然不信起来。

　　苏临蘸见此道：“绛玉啊。做掌门便要有做掌门地样子，要是你能够符合这些条件，明日师叔便在这个剑派面前公布，将代理掌门的位置让给你！”

　　萧径亭此时正在屋中悠闲地写宇画画儿，顺便接受着几十美丽姑娘的勾引。不过让几十女子非常难堪的是，传说中地这个色狼虽然一直在动手动脚，但是就是不被彻底勾引，并没有忍不拉着她们上床。而且无论她们百般地勾引，这个色狼还是面不红心不跳，便是那双坏于也还是灵话无比，在闲暇的时候，还是恣意地捏着她们敏感的地方。倒是惹得她们自己面红心跳，整个娇躯都发热软绵了。

　　其中受害最深的便是那个倒茶的丰腴丫头了，萧径亭地手中毫无顿忌地轻薄她的乳房，她的大屁股，甚至她腿心无比的敏感的蜜处。惹得她两双秀眸仿佛要喷出火来一般，萧径亭的手便仿佛有魔一般的诡异，随便捏上了女子的乳房或是臀瓣，都会惹得她娇躯一震一麻。等刭他坏手划过她臀缝和下身地时候，她小嘴颤抖得便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下身更是火热湿漉漉得，连走路都要夹着两只大腿走，那种感觉不知道多么难受。当她提出要出去的时候，萧径亭却硬是不准屡屡让她倒茶，手中的动作变得更加厉害起来。

　　“哎呀！公子你捏疼人家屁股啦！”那个女子见到怎么也攻不下萧径亭，美目忽然闪过一丝火热，接着萧径亭肆虐她雪臀的时候，娇躯猛地一软便朝萧径亭怀中坐去。两瓣屁股猛地坐在了萧径亭的胯间，那两瓣肥臀中间的蜜处顿时散发着火热的骚气，使得萧径亭安稳的胯间巨物猛地扬起，丰腴女子的美目中顿时一喜，接着浮上一股荡意，两只肥臀坐在萧径亭的胯间，用力地扭动起来。

　　“厉害！”萧径亭呼吸顿时一粗，以前这群女子虽然妖媚，但是都没有露出媚术的痕迹。但是在女人美臀坐来的时候，萧径亭顿时感觉到了女子胯间的火热，烫的萧径亭浑身的血液仿佛都要沸腾起来。但他还不能立刻将怀中的美人推开，那样的话就太着痕迹了，但是胯下的感觉实在太过于销魂了，女人的那两瓣肥大的香臀儿横跨了萧径亭两只大腿，臀儿和腿心位置正好坐在萧径亭最敏感的地方。而随着女人的扭动，那两瓣肥美的臀瓣变得更加的圆滚起来，好像要从萧径亭胯间滑出去一般，但是又有着奇异的吸力，牢牢地粘在萧径亭的腿上。两只磨盘一般，两团美肉颤动着滚动，带着女人的娇躯也仿佛火热柔软起来，瘫倒在萧径亭的怀中。

　　“渤海剑派中的女子好像不会媚术吧？难道是别人渗透进来的？！”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见到怀中的女子虽然好像水一般地软在自己的怀中，但是玉手仿佛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接着周围的女子顿时蜂拥上来，缠住了中间的萧径亭，而且各个的脸蛋上都绽放着迷人的光芒，将她们只有七八的姿色变得更加妖媚起来。而且伴随着她们脸上的表情，那一具具环肥燕瘦的娇躯也跟着扭动起来。使得那本来就已经惹火的曲线变得更加令人喷血。

　　这些女子的媚术自然称不上高明，不过数量太多了。要不是萧径亭这种从媚术玉体堆中爬出来的媚道高手，早就被迷得神魂颠倒了。虽然眼前臀泼乳浪，发出火热的气息也骚媚勾人，但是也仅仅只是让萧径亭心怀一动而已，静下心来后，萧径亭仿佛闲暇地望着她们扭动地蛇腰和大屁股，还有胸前两只坚挺圆耸的奶子，心中顿时想起了那个孤岛上，美丽姐姐无比迷人的娇躯。真是有着天壤之别啊。

　　“姐姐圣洁得像月宫中的仙子，妖媚起来地时候，那种风骚迷人地气质，仿佛是从他心中翻涌出来一般。那是一种让人刻骨铭心的妖媚。那不是一种媚术，但是却将你迷得如魂如神，入骨入髓！哪里是你们这般的俗媚啊！”萧径亭心中轻轻一笑，手中虽然揉捏着一对滑腻的软肉，但是却不知道那是哪个女子的乳房或者是肥臀。好像有着火热又有些滑腻湿漉。等到萧径亭用心去体会地时候，终于发现那是什么了。

　　“奇怪，竟然是没有毛的！”萧径亭甩了甩手，接着听到外面的一声娇呼。

　　“小姐有请小公子过去，一起用晚餐！”待萧径亭听清楚了那个女孩的话时，好像怀中的这个女人也听见了。猛地抬起肥臀，两瓣白晃晃地屁股有些让人喘不过气来，只见她虽然抓住被自己托刭大腿上的裤子。美目中闪过一丝可惜。但是也闪过一丝得意，想必是以为萧径亭被迷倒了，微微将两本肥臀撅起顶在萧径亭的面前，轻轻地摇动几下后，方才将薄薄的裤子轻轻拉起。然后转过娇躯朝萧径亭狠狠地嗔上一眼道：“公子，你坏死了，竟然这样地轻薄人家！”

　　萧径亭轻轻一笑，便站起身来。脸上满是消魂的意思，见刭刚才还是扭腰摆臀的那些女子都是静静地站在一边，要不是一双双秀目中还是充满了情欲的光芒，萧径亭也几乎认为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了。而卖骚的也只是那个倒茶的丫头，而且瞧那女子的架势，也仿佛是自己去轻薄她强暴她一般。

　　“这个脂粉淫娃军团到底是为谁服务的呢？”萧径亭一边整理好衣彩，一边心中暗问道。接着见刭外面走进一个俏丽娇小的女孩，红着脸蛋朝自己俏声说道：“小姐让婢子过来多时了，让公子过去和小姐一块儿用饭！”小姑娘刚才好像是听到了里面女子呻吟的声音，所以整张美丽的小脸红得仿佛要滴出水来一般。

　　“这个姑娘不知道是不是和眼前这个风骚女子一伙的？！”萧径亭望着眼前这个羞得仿佛要将小脑袋垂到胸口的小女孩，心中暗道。

　　萧径亭望着前面那个娇小玲珑的女孩虽然一直红着小脸，而且走姑时候也扭着小腰，摆着圆翘的小屁股，但是那是一种羞涩下，不知道该怎么走路才会这样的。肯定是因为萧径亭刚才的举动，让小姑娘心中百般的不自然，觉得萧径亭的目光一直投在白己的胺臀上，所暇方才速般的赧堪。

　　“姑娘，你家小姐请了几个人吃饭，只有我一个吗？”萧径亭见刭前面小姑娘的峨首赳垂赳低，心中怜爱顿起。为了不让她难堪，顿时赶上几步走在她的前面，温和问道。

　　小姑娘目中一松，朝萧径亭轻轻一笑道：“婢子不知道，婢子只是来传小姐的命令而巳，其他的婢子是不能多问的！”

　　“哦！”萧径亭应了一声，便不再说话，只是细细地望着周围的景致，此时天色已经黑了。周围星星点点的，散发着静寂而又连人的气息，在夏夜中显得尤其的清凉。在安宁的夜中，萧径亭觉得身边几十小女孩也仿佛变得可爱了许多。

　　“但愿今天会有个好消息啊！”萧径亭轻轻地嗅了一口清香的气息，心中暗自笑道。

第十二卷 第二章 剑絮逼婚

　　边上的小侍女美目忽然朝萧径亭的面上望来，小脸忽然又红了起来，朝萧径亭细声道：“公子啊，刚才那几个女人，她们，她们都不是好人，要是小姐知道了，会，会生气的！”

　　萧径亭奇怪问道：“你小姐为什么会生气，我又不是你家小姐的姑爷！”接着轻轻一笑道：“那你会和你的小姐说吗？”

　　小姑娘又轻轻垂下小脸，细声道：“我自然是不会说的！”接着美丽的小脸蛋上朝萧径亭绽开一道调皮的笑容，道：“现在还不是，不过以后就会是哩！”

　　萧径亭的本事一贯来便是不差的，更何况对象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所以一路上萧径亭旁敲侧击地将小姑娘心理话骗得干干净净的。原来这个小姑娘便是楼绛玉帖身的小丫头，平时楼绛玉没有事情的时候都回看着萧径亭给她画的画儿，被这个小姑娘看在了眼中，不由拿话套自己的主子，花了好几天下来方才从楼绛玉口中套出了萧剑月的这个名字。

　　“你家小姐自恋得很，所以才天天看着我给她画的画儿，和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你这个小丫头不要想差了！”萧径亭摇头笑笑，朝边上的小姑娘笑道。

　　那个小姑娘连忙抿起小嘴，红着脸蛋道：“才不是呢？我侍侯小姐都好几年啦，小姐的心思我最明白，小姐不但还说了你的名字，还……”说到了这个字的时候，小姑娘忽然住嘴不说了，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望向萧径亭，仿佛要吊足了萧径亭的胃口，让他开口央求问道。

　　萧径亭轻轻一笑，便朝前面走去也不说话。气得后面的小姑娘跺了跺玉足。掘着小嘴赶了上来。眼睛再也不朝萧径亭看来一眼，这种情形倒和平时的楼绛玉差不多，不过在萧径亭的眼中这个小姑娘比起楼绛玉来说，可是可爱地多了。

　　萧径亭走进楼绛玉所住的花园，眼睛顿时有些用不过来了，所以脚步便放慢了许多，看起了园中景致来，此时尽管已经是夏天了，但是园子里面的花还是开得艳丽璀璨。其中大部分便是苏瑞施从全国各地、四处八方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收购来的。

　　“你都干什么去了，都等你半个多时辰了！”见到萧径亭进来。坐在大厅中间的楼绛玉顿时俏脸一威。朝萧径亭望来道：“这里不比外面，你怎么还可以像以前那样，没有一点规矩！”

　　“肯定是俯里面的花草景致过于吸引人了，剑月又是风流之人，路上自然耽搁了！”见到楼绛玉满脸的冷意。坐在边上地白衣淫贼连忙站起，笑道：“再说剑月怎么说也是你的贵客，绛玉你就不要怪罪了！”

　　这话一出，不但边上的苏瑞施面上的神色大变，便是萧径亭也是目中一动。白衣淫贼此言分明是将萧径亭看作了渤海剑派的外人了。楼绛玉听到白衣淫贼话后，面上一缓朝萧径亭道：“既然任大哥说了，那你下次就注意了。不要再这样没规矩了！”

　　此时边上地苏瑞施面色已经变得极为难看了，而白衣淫贼虽然面上没有什么表情。但是目中地那丝得意还是难以掩盖。

　　“这个呢子果然做上掌门了！”萧径亭望了一眼上面的楼绛玉，发现她眉宇中的那丝骄傲和贵气变得更加地浓了，而且行止间也充满了得意和威严。心中便明白苏临礁果然已经答应将代理掌门的位置让给楼美人儿了。

　　尽管席上地气氛非常的难耐，但是萧径亭仿佛没有一丝的不自在。白衣淫贼和苏瑞施无论谁敬酒，都是一饮而尽。几次以后，苏瑞施朝他望来的目光也变得亲切起来，虽然他曾经几次三番地暗杀过萧径亭，但是萧径亭看他的时候，也比看白衣淫贼要舒服上许多。

　　以前，萧径亭对白衣淫贼还有一些相惜的意思。因为在很多方面，却是和萧径亭非常的相象，但是见到他在席上公然地对楼绛玉柔语关切，而随着一杯杯酒水的下肚，他眉宇中地得意就渐渐地随着酒意渗透了出来。让萧径亭心中顿时暗道：“不过如此而已！”

　　所以，萧径亭便在席上找到了一项乐趣，就是拼命地灌白衣淫贼喝酒。白衣淫贼虽然每每婉拒，但是萧径亭是何许人也，脑中一转便会有无数条让白衣淫贼必须喝的理由，几次过后。白衣淫贼就是白衣淫贼，目中顿时闪过一丝疑色。但是此时萧径亭却是在自己面前倒下满满的一碗，然后一饮而尽。接着便将话题隐隐提到楼绛玉身上，所以逼得白衣淫贼又不得不饮完萧径亭倒满的一个杯子，不过目中自然充满了胜利者的光芒。因为在他看来，萧径亭对楼绛玉的痴心肯定不下于他，但是看楼绛玉对萧径亭的态度，明显是败下阵来。所以便只能在酒桌上打倒自己了。

　　“好了，明天还有要紧的事情，都不要再喝了！”楼绛玉见到白衣淫贼已经有些醉眼迷离了，不由朝萧径亭冷声吩咐道：“你自己也别喝多了，待会儿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与你！”

　　萧径亭目中一阵迷离，片刻以后方才将目光凝聚在楼绛玉的脸上，看来比白衣淫贼还要醉得厉害。嘴巴张开了片刻后，目光直直望在楼绛玉的面上，面上轻轻一阵扭曲，目中闪过一道痛苦的眼神，方才醉道：“什么事情，是那张契约取消的事情吗？我知道，我今天早上就已经知道了！”

　　楼绛玉顿时小脸一变。美目朝萧径亭望来道：“你都知道什么了？”神情显得无比的紧张，接着又朝边上的白衣淫贼瞟了一眼，美目也变得颤抖起来，接着又将秋水瞳子投在萧径亭的面上。

　　白衣淫贼听到了萧径亭的话后，醉眼迷离地目中顿时一清，接着身躯一震，面上顿时变得清醒起来，朝边上的楼绛玉对望了一眼，接着望向萧径亭。神情也变得紧张起来，仿佛怕萧径亭说出什么。让边上的苏瑞施给听见了。或者害怕萧径亭将他早上说的话中的谎言告诉了楼绛玉，那样一来楼美人儿便成为他心中的泡影了。

　　萧径亭目中一酸，对上了楼绛玉望来的美墓一眼，接着将白衣淫贼前面的酒水倒满。朝白衣淫贼苦涩一笑道：“任兄啊。你喝了这一杯我便什么也不说了！”接着双目紧紧地盯着白衣淫贼。

　　“好！”白衣淫贼目中闪过一丝凌厉，接着朝萧径亭轻轻一笑，将面前的满杯酒一饮而下。

　　“妈的，这个淫贼竟然动了杀机了！”萧径亭心中暗笑道，接着目中闪过一丝奇怪地笑意道：“任兄啊。你说那块树林中的草地怎么样？真是一个练剑的好地方啊！”

　　听到萧径亭的话后，白衣淫贼面上地神色顿时猛地一变。而楼绛玉地悄脸顿时变得煞白，美目直直望向萧径亭。就连边上的苏瑞施也看出了其中的一样来。

　　萧径亭索性接着酒疯一般，望也不望楼绛玉一眼，而是将脸凑到了白衣淫贼的面前，笑问道：“你紧张什么？要是隔着几十丈，我还能听见的话，今天在这里喝酒消愁地就不是我萧剑月了！”

　　白衣淫贼面上顿时一宽。接着目中闪过一丝恍然的神色，轻轻地长叹了一口气。他这个人最大的毛病便是骄傲，萧径亭所扮萧剑月的武功，还真的不怎么在他的眼中。在他想来，要是想躲在旁边不让自己发现，那至少要几十丈的距离。而几十丈距离内，还能够听清楚自己说话，那除非是吴梦玉来了。

　　倒是楼绛玉听到萧径亭的话后，便有些魂不守舍了。美目中闪着不同地神情。而苏瑞施更加不是常人，一张英俊的面孔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目中的神色却是变得阴晴不定起来。

　　楼绛玉垂着蛾首想过良久后，忽然仰起小脸朝萧径亭望来正要说话。忽然屋中一阵春分，边跑边娇声嚷道：“绛玉姐姐，你请人喝酒也不叫我来啊！”

　　跑进来的女子娇躯丰腴起伏，酥胸坚挺、蛮腰一拧、园翘丰臀。瑶鼻樱嘴、面目绝美，比起楼绛玉也只是稍稍逊了一筹。正是那个刁蛮无礼的任剑絮。

　　楼美人顿时将要说的话咽了回去，朝跑进来的任剑絮笑道：“白天都找不到你人，姐姐自然没有叫你啦！”

　　任剑絮跑进来后，美目朝萧径亭瞥了一眼后，小嘴不屑地一撅。接着挨着楼美人儿坐了下来，俏声道：“楼姐姐啊，你怎么请了这样的客人啊，竟然那么没有教养，在你的桌子上喝的这么大醉！”

　　“不许这样和剑月说话，他还给你治过病呢！”白衣淫贼听到任剑絮的话后，目中一喜。但是面色却是一板任剑絮道。

　　任剑絮却是一点面子也不给他，道：“哪里轮得你来管我，而且你今天晚上没有功夫和我说话吧我不耽误你讨好绛玉姐姐了！”接着朝楼绛玉甜甜一笑道：“姐姐啊，要是有一天我能够叫你嫂嫂那就好了！”说完还朝萧径亭投来示威的一眼。

　　楼绛玉美丽的玉脸一红，接着美目朝萧径亭望来，咬了咬小嘴，美目浮上一层无奈道：“剑月，你放下杯子，明天还有重要的差使让你去办。你就到五叔那边，让他带你去码头那边，将整个渤海剑派码头的防务都管起来，让他带你去见见……”

　　“什么？”萧径亭目光望上楼绛玉，面上闪过一道不解道：“据我知道，这个都是下面的头领做的，嫡传弟子至少……”

　　边上的白衣淫贼目中一动，接着朝楼绛玉笑道：“是啊。剑月是渤海剑派的嫡传少爷，让他去码头管理防务，那好象不合规矩啊！”

　　倒是边上的任剑絮拍了拍小手，欢呼道：“好，就将他派去码头！楼姐姐你不知道，萧剑月以前不知道多么嚣张哩？硬是将人家小姑娘送给你的鸟儿抢了过去哩！那个鸟儿非常地厉害，那个卖鸟的小姑娘说，全天下就只有蓬莱有，总共加起来都不到几十只哩！他有没有将那鸟儿送给你？”

　　楼绛玉听到任剑絮的话后，面上微微一楞。接着躲开萧径亭目的注视道：“你已经不是嫡传弟子了，明天的大会上我便会向外面宣布的！”接着美目对上萧径亭目的眼睛，美丽的脸蛋上闪过一道冷意道：“以前不不知道你在小蓬莱的时候，竟然那么的荒乱。败坏了外面渤海剑派地名声。所以你不能再做渤海剑派的嫡传弟子了！”

　　“吸！”萧径亭猛地倒抽一口凉气，握着酒杯的右手也变得颤抖起来。想要将杯中的酒水放到嘴中，到了中途便已经全部洒到了桌面上。面上地肌肉几阵扭曲后，萧径亭双目中渐渐变得火红起来，双目猛地瞪上楼绛玉。仿佛难掩心中的气愤，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忽然猛地将手中的酒杯狠狠摔在地上，吓得楼绛玉俏脸一颤，但是仍旧是冷冷地注视着萧径亭，小手在桌下轻轻一颤，但是口中却市冷冷说道：

　　“你太放肆了，要不是看在你醉酒的份上。我是绝对饶不了你的！”

　　此时边上的白衣淫贼神情变得紧张起来，目中紧紧盯着萧径亭地表情，手掌在身下也渐渐握成了拳头。倒是边上的任剑絮有些美目呆呆地望着萧径亭，怎么也想不到萧径亭竟然有这样的反应。

　　“妈的，老子不干了！”萧径亭猛地站起身子，手指指向对面的楼绛玉大声喝到：“你以为我想做这个嫡传弟子啊，不然我天天喝酒吃肉多么舒服，偏偏还要在这里受罪，要不是为了……”

　　楼绛玉听了萧径亭的话后，美目先是闪过一道得意和欣喜，接着意识到萧径亭这是不给她台下了，不由俏脸一寒正要发怒。

　　“咦！你手上怎么有着牙印啊？”任剑絮见到萧径亭翻脸，面上不由一喜，见到萧径亭手掌的咬痕，目中不由问道：“是不是你对哪个女子强来了，被人家咬的？说说是哪个姑娘？”

　　萧径亭狠狠地朝任剑絮瞪了一眼，冷道：“是楼大小姐姐咬地！”没有等到边上的人反应过来，便站起身子。轻轻一阵冷笑，便直接朝外面走出，一声招呼也不打便冲出了小阁。

　　白衣淫贼面色一宽，接着朝外面叫道：“剑月！”站起身子便要追出去，没有想到脚下一阵虚浮，竟然迈不开步子，心中却是无限的欢喜，他可是真的醉了。

　　“妈的，这样作戏后，总不会让那些混蛋看出来了吧？不过这个戏还真他妈的不好做，要骗楼丫头容易，但是白衣淫贼可才精明了！”萧径亭一口起便直接冲到了楼俯的外面，接着有暗中问道：“白衣淫贼真的醉了吗？”

　　此时，萧径亭房中那些不知道谁派来的脂粉军团，便是想要勾引萧径亭也没有机会了。不过这个楼俯也却是太大了，萧径亭跌跌撞撞地足足跑了一刻钟方才跑了出来。

　　萧径亭轻轻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飞快地朝一个方向走去。但也不是走向楼竹廷哪个那个所谓的“暗香阁”。但是还没有走出几步，忽然听见后面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音，也不理会只是朝前面走着，好象没有听见一般。

　　那匹健马顿时跑到了萧径亭的面前，上面坐着一个丰满迷人的女子，连绵起伏的娇躯坐在马鞍上显得尤其的诱人。高高的胸前插云双峰显得更加的坚挺，轻轻挺起的蛮腰显得更加的圆润有力，下面高高拱起地肥大香臀显得更加的肥厚迷人。加上夹在马腹两边的两只丰满而有修长的浑圆玉腿，整个娇躯的曲线却市显得惊心动魄。

　　“哼！怎么样，还痴心妄想想要追求楼姐姐，现在被人家赶出来了吧！”听到这声得意而有娇嫩的声音。便知道马上的这个女子是任剑絮了。此时她骑着大马，横在萧径亭的面前，骄傲地仰起小脸朝萧径亭望着。

　　“滚开！”萧径亭望了一眼马上无比惹火的娇躯，此时他应该处在醉酒没有理智中，所以冷冷一声喝道。

　　任剑絮俏脸顿时一变，接着也冷下俏脸朝萧径亭冷冷道：“你以为你还是渤海剑派的少爷啊，我现在既是楼姐姐的好朋友，不管是朝那个淫贼说上一声，还是朝秀情姐姐说上一声，你都要完蛋！”说罢小手撑在小腰上。圆睁杏目一眨不眨地瞪着萧径亭。

　　萧径亭双目望上马上任剑絮起伏玲珑的娇躯，渐渐射出火热而有炽热的目光，只要是个人都会明白这道目光里面的意思。

　　任剑絮看见萧径亭地目光后，娇躯轻轻一颤。接着浑身一热。小脸也顿时红红透起来。但是仍旧坚持和萧径亭对视着。片刻后终于敌不过萧径亭刺人地目光，将马匹拉到了街道边上。

　　萧径亭连忙乘机朝前面走去，心中暗道：“这个丫头现在总不敢再追上来了吧？”走到任剑絮再也看不到的地方，连忙飞快地运起轻功朝前面飞驰而去。

　　“妈的，怎么还不来啊？”萧径亭便一直跑到了城外的一个树林中。方才停下的脚步。目光朝着路地尽头望去，没有见到一点人影，心中不由微微有些焦急起来。

　　“驾！”正在萧径亭坐在树枝上暗暗调息的时候，忽然又传来一声急促的马蹄声音。而且那声娇嫩清脆的娇吒声音，也是那么的熟悉，正是刚才给萧径亭让开道的任剑絮。

　　“这个丫头怎么有追上来了啊！”萧径亭心中一阵苦笑，轻轻地飘上一棵茂密的大树。片刻之后，骑着大马的任剑絮便已经骑进了这道树林。美目朝四处望了一眼，好象没有看见萧径亭地身影。

　　“这个混蛋怎么走得这么快啊？”任剑絮在树林里饶了几圈后，还没有见到萧径亭，不由芳心一怒，接着拿起手中的马鞭朝边上的小树丛狠狠地抽着，忽然仰起小脸朝四周喝道：“萧剑月，我知道你在这里！你做的坏我都和楼姐姐说啦，她正派人过来抓你，你躲起来也没有用的！”接着便竖着两制可爱的小耳朵静静听着。

　　听到林子里面没有任何反应，任剑絮小脸一闹大声嚷道：“萧剑月，你这个混蛋，我知道你就在里面，你让我追了那么久？都累死我了，等下找到你以后，我非要将你皮剥了下来！”良久以后，声音又变得娇嫩起来，道：“唉！你出来，楼姐姐刚才和我说，你的事情他冤枉你了，让你回去继续做渤海剑派的少爷！”

　　“真是一个笨极的丫头，不过好在你那么笨，要是你也像奴儿那么聪明的话，天下就要遭殃了！你心地那么的狠毒！”萧径亭对任剑絮的叫唤充耳不闻，在数枝上闭目养神，心中笑道：“她叫了一会儿，就会走了！不过千万别待得太久了，不然我的大挤真要麻烦了。”

　　任剑絮这般乱说一通后，小脸也渐渐黯淡下来，自言自语道：“对了，刚才经过了一间酒楼，听说那里有陪酒的姑娘，其实是见妓院，那个色狼肯定到那里去了！我现在就去找她！”说罢便骑上大马，朝来的方向跑去。

　　萧径亭心底下一放，但是隐隐有有些担心起来，因为任剑絮说的那个地方还真是一间妓院。这还是楼竹廷告诉他的，说蓬莱城中是不能又妓院的，所以便拿酒楼做个样子。渤海剑派的几个大佬暗中也是常客，而且经常在那里招待重要的客人，其实里面比妓院还要龌龊，而且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美丽的女子是强抢来的，因为上那里去的大豪们。普通的妓女他们是看不上眼睛的。象任剑絮这种美丽的处子，进到里面那真如羊羔掉进狼群了。

　　“这个丫头就会坏事！”萧径亭稍稍犹豫了片刻后，便轻轻地飘下树，心中暗道：“但愿不会耽误了我的大事了！”边上窜出森林，将任剑絮打晕了再说，然后让她迷迷糊糊睡上一夜，明天才让她回到楼府。

　　“驾！”就在萧径亭准备跑出森林的时候，忽然听到后面的任剑絮一声娇叱后，便要朝这边跑回来了。萧径亭不由一阵苦笑，心中顿时恨不得将任剑絮马上抓了来。然后朝她翘美的小屁股上狠狠地揍上一顿。

　　任剑絮下马后，神情好像微微有些不自然了。美丽的小脸红彤彤的，仿佛要滴出水来，咬着小嘴飞快地朝着萧径亭这边走来。

　　“没有道理啊？！她不可能会发现我的啊！”萧径亭心中一惊。接着发现任剑絮神情古怪得很。走走停停，好像非常地不放心，屡屡朝后面张望着，但是两只玉腿好像走得很快，神情也有些焦急。

　　“这个时候肯定不会有人经过外面那条路地。而且这里面肯定也不会有人看见的！”任剑絮直直走到了萧径亭的面前，小嘴喃喃自语道。接着四处张望了一下，萧径亭就在她面前的两尺左右，不过这里地树丛非常茂密，而且还是黑夜。天上也只有一轮残月，而且萧径亭一只屏着呼吸，所以任剑絮始终没有发现萧径亭。

　　这个时候，任剑絮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小嘴和急促地娇喘着。两只玉手微微颤动地掀开了自己地群摆，露出了一条粉红色的薄薄绸裤，将美人儿两条玉腿和肥美香嫩的圆臀衬托得更加的鲜嫩诱人，接着任剑絮的两只玉手轻轻地伸进裤缝中，轻轻地将绸裤褪了下来。

　　“不是吧！这也太香艳了吧！”萧径亭心中猛地一动，接着鼻中仿佛要喷出血来。随着两只雪白地玉手褪下绸裤，两瓣又圆又大的嫩香臀儿轻轻地颤抖了几下后，便展现在萧径亭的面前。那又大又肥的两团雪球，在月光的朦胧照射下，显得玉白如雪，鲜嫩如脂，上面还有几个清晰的指印，那真是萧径亭留下的。看得萧径亭仿佛浑身的鲜血猛地涌上了头脑。接着又朝下身集中。心中甚至浮上一股温柔地怜爱来。

　　偏偏任剑絮这个丫头只将裤子褪到了膝盖上，将两只丰满圆润的雪白大腿也显露了出来。不过是个人，视线都会落在了那两瓣如同圆月亮的大屁股瓣上，然后就是那条深邃迷人的臀沟儿了，直直延伸到少女最神秘的地方，不过那处地方现在茸茸的好像笼罩了一层迷雾湿气一般。

　　任剑絮小心翼翼地站好了地方，然后将两瓣肥臀向后撅起，墩了下来。萧径亭腹下的欲火顿时猛地一涌，口中屏着呼吸也显得尤其的难过，见到眼前的两瓣肥臀蹲下来后，变得越发的圆美肥大。中间的沟壑也变得被撑开，女孩身上最美丽的地方也偷偷地探了出来。

　　但是这种香艳的折磨还没有结束，这个丫头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觉得将自己美丽的下身对着外面的大路没有安全感，竟然转过身来。两只玉手轻轻地放在最让人喷血的地方，竟然在萧径亭面前墩了下来，分开了两只丰满雪白的大腿。让萧径亭脑中猛地一热，竟然有种晕眩的感觉。

　　好在任剑絮蹲下来后，觉得感觉奇怪，又转过的身去，将美好的背臀转到萧径亭的眼前。终于让萧径亭能够暗暗地呼上一口气。

　　“哗！”随着一阵急促的水声，任剑絮的小嘴也不由自主地轻轻哼出声来。想必这丫头实在是憋的厉害了，这泡尿又急又久，简直到了萧径亭能够支撑的极限了。那道水箭才渐渐地缓了下来，后来任剑絮拿过绸巾拭过娇嫩的私处，然后提着裤子站起来等等香艳的情景萧径亭都无福看到了，因为他现在已经闭上了眼睛，肺中憋着火热的浊气，几乎让他要窒息了。

　　“终于走了！”萧径亭看着任剑絮站起身后，轻轻一跳，顿时跃过了自己尿的那道水滩。萧径亭心中猛地放下，真的有些身心皆疲，要瘫到在地的感觉。

　　“咦！”但是任剑絮并没有立刻便走，而是轻轻地一声叫唤，然后皱起美丽的小瑶鼻，然后柳眉轻轻一皱。

　　“自己的尿味自然不好闻了，这个笨丫头！赶快走吧！”萧径亭心中急着暗道，但是发现任剑絮忽然朝自己地方向走来。顿时晃过神来，原来今天晚上喝了那么多酒，刚才任剑絮墩的那么久，自然能够闻出酒味来了。

　　“怎么会这样啊？！”萧径亭心中一阵哀嚎，见到任剑絮越来越近。

　　“哎呀！”任剑絮忽然一阵尖叫。接着整张美丽的小脸唰地变白，美目猛地瞪向萧径亭的藏身之处，忽然抽出腰中利剑，猛地朝萧径亭砍来。

　　萧径亭足下一蹬。整个身躯飞快地退开数丈，朝任剑絮道：“是你自己走到我的面前来小解的，而且我闭上眼睛了，所以什么也没有看见！”

　　“嘤！”待看清楚是萧径亭后，任剑絮小脸猛地一红，然后一声娇呼便一手甩掉手中的长剑，两只玉手蒙住小脸飞快地朝外面跑去。

　　萧径亭轻轻地一阵苦笑，接着跟在任剑絮的后面走了出来。不料任剑絮跑到半途中后，忽然猛地抽出腰中的马鞭，转过娇躯狠狠地朝着萧径亭的身上抽来，边抽边娇声嚷道：“你这混蛋，你肯定是故意站在那里想要占我便宜的，我打死你，混蛋，色狼，变态，恶心地淫贼！”

　　萧径亭躲着任剑絮的马鞭。但是那个小妮子好像发疯了一般，还是没头没脸地朝着萧径亭身上抽来，萧径亭索性运起真气，站着不动任由小妮子的马鞭抽在自己的身上。

　　“打死你！打死你！”任剑絮红着小脸，挥着马鞭不住地朝萧径亭身上抽来，小嘴一边大声嚷着，那声音又是愤怒又是害羞。打了也不知道多久以后，任剑絮忽然发现自己地马鞭好像都抽在了一个什么东西上，不由睁开美目朝萧径亭望来，接着又是一声娇呼，顿时掩住了小嘴美目也睁得大大地。

　　萧径亭的真气能够护住身体，但是不能护住衣服，身上的衣衫被抽得支离破碎，破烂得好像乞丐装一般。见到萧径亭冷冷望来的眼神，还有板着的俊脸。任剑絮小嘴轻轻一抿，美目闪过一丝害怕，但是仍旧撅起小嘴垂下蛾首道：“是你偷看人家，人家那个，我才打你地！”

　　萧径亭一声不吭地朝外面走去，任剑絮也垂着小脸跟在身后，不停地抬起美目望向前面的萧径亭。

　　走到外面的路上后，萧径亭忽然指着马背上，冷冷道：“赶紧骑上马，然后直接回到楼府中，不然我绝对饶不了你！”

　　“我不走！”任剑絮顿时仰起小脸，美目对上萧径亭的双目，忽然发现萧径亭目光那么冷酷厉害，娇躯不由一颤垂下小脸扁起小嘴，美目一红柔声，委屈道：“我刚才在席上那么说话，其实不是在说你，是因为……”

　　美人儿正在红着小脸说出心中的话时，萧径亭忽然猛地将她的娇躯提起放在马鞍上，冷喝道：“不管因为什么，你现在马上滚回楼府去！”

　　任剑絮芳心一阵委屈，顿时在马背上用力地挣扎起来，也不管自己会摔着了，无数次后，萧径亭也被搞得无奈起来。而任剑絮更是娇喘吁吁起来，但是就是倔犟着不肯上马。小嘴甚至也不顾起自己的美人风度，大声骂起萧径亭来。小嘴中不住地叫嚷着：“淫贼，色狼，卑鄙下流等等！”

　　“好，你说我是淫贼，我现在就强暴了你！”萧径亭忽然猛地将任剑絮丰满地娇躯抱在怀中，接着将嘴唇凑到美人儿的小脸上，双手抓住美人儿的衣衫，恶狠狠地说道。

　　“啊！”任剑絮一声娇呼，连忙从萧径亭的怀抱中挣脱出来，飞快地逃开几丈。小手抚在不住起伏的坚耸酥胸。密麻麻直直朝萧径亭望来，冷冷说道：“你敢？要是你在敢碰我一根小指头的话，我哥哥，我爹爹都会将你碎尸万段，而且渤海剑派地人也会杀了你，你全家人都会被我杀得干干净净！”

　　“只有你还有害怕的事情就好？！”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面上微微一笑，目光撇上任剑絮插云的双峰，看得美人儿害怕得娇躯都颤抖起来。然后变本加厉地将目光落在美人儿的圆翘肥嫩的屁股上。

　　任剑絮虽然吓得轻轻战栗，但是扭着娇躯的模样反而使得曲线越发的浮凸迷人。也不逃跑，只是美目冷冷地瞪着萧径亭。待萧径亭猛地扑来，方才一声尖呼。但是尖呼马上被萧径亭掩回到肚子中，接着整个娇躯被萧径亭抱在怀中。

　　“演戏一定要演的真，这次一定将你吓跑了！”萧径亭抱住美人儿柔软丰满的娇躯后，忽然发现美人儿的娇躯已经是热烫如火，从小嘴中喷出的热气也急促火烫。害怕会让美人儿害怕紧张吓窒息了，不由放开了捂在美人儿地小嘴。

　　“救命啊！”等到萧径亭放开后，任剑絮忽然大声叫道，然后美妙的娇躯躺在萧径亭怀中激烈地挣扎起来，两只粉拳狠狠地朝萧径亭的身上砸去，大声呼道：“淫贼，混蛋，你放开我！萧剑月，你要是敢再碰我一下，我回去后马上让我爹爹将你满门抄斩，然后将你祖宗的坟也扒出来，除非你污辱了我以后，就将我杀了！啊！”

　　萧径亭被她厉害地言语骂得心中一火，猛地再美人的玉乳上狠狠地捏了一下。疼的任剑絮娇躯一颤，接着张开小嘴朝萧径亭面上咬去，骂道：“萧剑月你死定了，我现在就会去让他们杀了你，你这个恶贼！”

　　萧径亭听到回去两个字后，顿时放开了任剑絮，大声喝道：“你回去啊，你告诉那个淫贼，告诉楼绛玉，让她们来杀我啊！”

　　“哇！”任剑絮被放开后，飞快地退了两步，然后转过娇躯捂住小脸大声地哭泣。哭得极为大声，将树林中的鸟都惊得飞起。

　　哭了不知道多久后，任剑絮哭得声音都有些沙哑了。在安静的夜空中，任剑絮耸动的娇躯显得尤其的娇弱可怜，听到任剑絮地哭声渐渐变得凄凉起来，仿佛泣血一般，萧径亭心中一急，不由走上前去，轻轻地拍了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任剑絮柔声道：“对不起，你知道我今天晚上难过得很，想一个人静静，所以对付你的手段……”

　　“滚开！”任剑絮娇躯猛地一甩，边哭边冷冷道：萧剑月，你这个混蛋，我告诉过你总有一天你会落在我的手中的，到时候我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我现在已经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朝任剑絮柔声道：“好姑娘，只要你让我一个人静静，我什么都答应你好不好？”

　　任剑絮香肩轻轻一耸，哭道：“你这个混蛋，说话从来都没有算话的！”接着一阵冷笑道：“放心，我不会让你去我爹爹那里提琴的，你以为我稀罕你吗？你现在连渤海剑派的少爷也不是了，跪着求我嫁给你，我也不会嫁给你这个没用的下三滥！”

　　“好！这样就好！”萧径亭心中微微一怒，冷冷说道：“那你说出你的要求吧！说完后马上就走！”

　　“真的？！”任剑絮忽然转过娇躯，仰起泪痕斑斑的小脸，便连美丽的眼睛也哭得红肿起来了，但是美目中的光芒却是让萧径亭一阵不安。

　　“不好！”萧径亭一动，但是已经点下头来，想要反悔也已经来不及了。

　　“好哥哥！好郎君！你上当啦！”任剑絮美目中闪过一丝得意和狂喜，一张开双臂猛地朝萧径亭怀中扑来，接着张开小嘴猛地咬上萧径亭的嘴唇，腻声说道。

　　“原来被这个丫头算计了！”萧径亭心中一阵无奈，接着嘴上一软，便被任剑絮湿热柔软的嘴唇给压住了，接着美人儿香甜香嫩的小舌头也吐进萧径亭的嘴中，直接缠绕上萧径亭的舌头，细细的允吸嘬咂。小嘴中也发出痴迷的呻吟。口水也控制不住从美丽的小嘴边溢出。

　　萧径亭心中一叹，双手稍稍犹豫一阵，便抱在任剑絮丰满地娇躯上。好像是感觉到萧径亭的动作，任剑絮下身碰到了萧径亭胯间火热的巨物后，轻轻一颤，反而将火热娇嫩的下身朝着萧径亭的火热顶来。

　　“剑月哥哥，你要我吧！你强奸我吧！”不知道吻了多久后，任剑絮的美目便仿佛要喷出火来，下身也难耐地扭动，拼命地耸动着下身磨蹭着萧径亭的胯间。小嘴咬着萧径亭的耳朵柔声说道：“反正絮儿早已经被哥哥看光了，而且人家下面又痒又湿又热，难受死了！”

　　感觉到心上人用力地退开自己的身躯，任剑絮娇躯一颤，美目一红，望向萧径亭凄声道：“好哥哥，你还不肯要我吗？”接着粉泪又汹涌而出道：“你是气我刚才在楼姐姐面前那么说你吗？我那是爱，爱你，不想让楼姐姐和你好！”

　　萧径亭笑道：“不是因为那个，我是在想，你以前不是让我这个穷光蛋追求你，然后你这个公主随便施舍一些感情给我的吗？”

　　“没有！没有！”任剑絮讨好地用小舌头轻轻地舔噬萧径亭的耳朵，拉着萧径亭的手掌放在自己的玉乳上，讨好说道：“应该是哥哥可怜可怜人家！絮儿虽然又坏又笨，但是对哥哥的心是真的，在被哥哥用力打屁股的时候，絮儿便爱上哥哥了！剑月哥哥，我爱你！我知道我毛病多的很，但是我都会改的，要是惹你不高兴了，你就狠狠地打我屁股，好不好？”说罢美人儿拉着萧径亭另外一只手放在自己的香臀上。

　　萧径亭心中一动，笑着问道：“刚才那些法子，还有那些话！你用的计策肯定都不是你这个笨丫头想的，是谁教你的！”

　　“人家就是笨丫头！”任剑絮将小脸贴在萧径亭的胸口，接着美目一讶方才想起萧径亭说的话后，惊讶问道：“你怎么知道是别人教我的？不过我是不会告诉你的，除非你……”

　　“不用你告诉我，那个丫头已经告诉我了！”萧径亭笑道。

　　任剑絮顿时从萧径亭怀中仰起小脸，悄声道：“不可能，梦姐姐不会告诉你的，她说你要是问起谁教我这些招术的话，就让你要了我的身子后，我才告诉你的！”说到后来，萧径亭微微笑起，方才知道自己上当了，顿时张开小嘴轻轻地咬上萧径亭嘴唇，腻声嗔道：“哥哥坏，坏死了！就知道欺负人家！”接着柔声说道：“有一天，梦姐姐找到人家，直接说人家是不是在想你，然后吓人家，要是半个月内，人家还不能和你好的话，这辈子就再也没有希望了。所以就将刚才的法子告诉了人家！说肯定会成功的，奴儿姐姐真是聪明啊！”接着美目痴痴地望向萧径亭，腻声道：“哥哥刚才不是让人家说出要求吗？我不要哥哥去向爹爹求亲，我只要做哥哥的小妻子。你刚才已经答应了人家，就不能再不要人家，要好好疼人家啊！”

　　“果然是奴儿这个死丫头！我说她那天说我只是会多出几个美人儿是怎么一回事那！”萧径亭心中也不得不佩服起梦君奴来，将自己的心思和性情分析的清清楚楚。想到不忿处，不由朝怀中美人隆起的香臀儿狠狠地拍上一掌，疼得玉人轻轻一声娇呼。

　　忽然任剑絮的美目变得妖媚起来，眉眼如丝仿佛要流出水来一般，将火热的下身轻轻的磨蹭着萧径亭，明明已经羞得要死了，还拉着萧径亭的手掌按在自己高耸的玉乳上，柔声道：“哥哥，刚才虽然是你使诈让人家上当说出了梦姐姐来，但是也是人家告诉你的。所以你就必须要人家的身子！”接着将小手躲在萧径亭的肩膀上，腻声道：“好哥哥，我要你！”接着小手羞涩而又大胆地伸到萧径亭的胯间，轻轻颤颤地握住了萧径亭的物事。

　　“让我要你的身子也是奴儿那个丫头教你的吗？”萧径亭见到怀中美人娇躯烫得仿佛要冒出火来，不由凑到美人儿的小耳朵边上问道。

　　“嗯！她说要是哥哥一旦要了絮儿的身子后，就不会抛弃人家了！”

　　“舒儿，洗澡水准备好了吗？”楼绛玉送走了苏瑞施和白衣淫贼后，顿时瘫软在椅子中。闭上美目静静地想着自己的事情。

　　那个刚才去叫萧径亭过来的姑娘原来是叫舒儿，萧径亭走了以后，她一直垂着小脸，小嘴仿佛要和楼绛玉说什么。但是楼美人儿一直闭着眼睛坐在椅子上，她不敢打扰。此时见到楼绛玉睁开眼睛，不由俏声说道：“小姐，我们是不是要派人出去找萧公子。他刚才受了那么的委屈，说不定已经离开……”

　　“不许！”楼绛玉俏脸一寒，冷道：“我也知道委屈了他，我也知道苏临礁想趁机将他逐出渤海剑派，让我断去了左膀右臂！但是我要是不按照苏临礁的方法做，他就不可能将掌门的位置让给我！他这点委屈就受不了了，还当着几人的面前不给我面子！”说到后来，楼美人儿越想越气，朝边上的舒儿道：“吩咐下去，明天让人在府门专门把守着萧剑月，和上次一样，不准他进来，让他脑子静上一静！”接着美目闪过一丝得意和自信笑道：“他肯定还会来的，他不舍得不回来的！”

　　“那当然！有着小姐这样国色天香的大美人儿在这里，他怎么会舍得走哩！”边上的舒儿连忙笑道。

　　楼绛玉轻轻一啐，美丽绝伦的脸蛋儿变得通红，显得越发的娇艳欲滴，美目轻轻一嗔道：“想得美！他就那么点出席，我才不会嫁给他了！他要想娶我，路还远着哩！”

　　舒儿美目中闪过一丝狡黠地光芒，轻轻一叹道：“小姐呀，你今天将萧公子伤害得太深了，他恐怕现在正在哪个酒楼里面借酒消愁，而苏瑞施少爷又看他如同眼中钉一般，要是萧公子喝得烂醉如泥，那还不被他们欺负死啊！”

　　“啊！”楼绛玉一声娇呼，接着便站起娇躯，见到边上的舒儿抿着小嘴直笑，不由狠狠地瞪了她一眼，道：“要是这样的话！那是他该死，为了我，难道他就不能作出这么一点牺牲吗？这样的萧剑月，哪里配得上做我的丈夫，他没有非凡的功业，非凡的功劳！便休想我会理会他，要是他还故意赌气，没有出息的话，我看都不会看他一眼！”

　　舒儿面色一肃，美目闪过一丝叹息，朝楼绛玉道：“小姐啊，要是刚才我是萧公子的话！我也会受不了的，你对那个任公子多么热情，对萧公子却是那样冷言冷语，萧公子又是那么高傲，而且我刚才探他口气，他对小姐好像，好像……”

　　“我知道他的那些心思！你说它干什么！”楼绛玉俏脸一红，轻轻一啐，美目望向舒儿，美目闪过一丝陶醉的光芒，道：“舒儿，你不懂！萧剑月他是一心一意为我，我不用安抚他，也不会讨好他，他都会为了我拼命的！所以对他不客气是不要紧的，他反而会更加卖力地为我办事！而任公子，他武功卓绝，有勇有谋，而且背后极有势力，虽然他对我也极好，但是我必须客气地对他，必须时不时地安抚他！因为他的计策我才做上这个代理掌门，我想要真正作主渤海剑派，很大部分要依靠他的文武谋略！所以我就必须疏远萧剑月，而待任公子亲近一些！”

第十二卷 第三章 诛杀白衣淫贼

　　舒儿走到楼降玉的前面，对着楼美人儿的粉面轻轻一笑道：“也就是说，你和萧公子是自己人，用不着那么客气对不对？！”

　　楼降玉小脸又是一红朝舒儿很很一瞪道：“谁和他是自己人，舒儿！下次可不许再说这样的话，要是让萧剑月那小子听到了，我非撕了你的嘴巴不可！”接着美目轻轻一阵迷惘，喃喃道：“是啊！那小子人什么好的，追求我的人几乎各个都比他厉害，比他还出息，比他有家世、有人品，但是为什么我偏偏……”

　　楼降玉尚没有说完，又连忙掩住小嘴，粉脸一红。便站起娇躯朝浴室走去，后面娇小玲珑的舒儿连忙眉开眼笑地追了上去。

　　感到任剑絮如火的热情，萧径亭心中轻轻一柔。而且跨下的巨物好像爆炸开了一般，加上任剑絮软绵绵的小手无师自通地左上面轻轻抚摸萧径亭觉得浑身的鲜血都集合到了下身中使得整个身子都要烧着了一般。

　　“不过现在真的不是亲热的时候啊，而且等下的事情肯定不能让任剑絮看到！”萧径亭虽然欲火冲天，但是还不得不用力地推开仿佛粘在自己身上的娇躯，不过下意识中的任剑絮两只玉手仿佛八爪鱼一般，紧紧地缠在萧径亭的身躯上，小手在萧径亭胯间的动作也渐渐变得激烈起来。

　　感觉到萧径亭又用力将自己推开，任剑絮娇喘吁吁地仰起小脸，呻吟的朝萧径亭道：“好哥哥，是絮儿做得不好吗？！还是哥哥还不想要人家？！”

　　听到那边的路上已经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萧径亭心中一急，凑到美人儿的小耳朵边柔声说道：“不是！只是等下哥哥有重要的事情，你在这里很不方便！”萧径亭见到美人儿的秋水眸子中那股压抑的伤心渐渐散友开来，双手不由摸上美人儿的两辩肥美香臀儿，很很一捏道：“刚才好说要听哥哥的话哩，你现在赶紧回去！然后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等着我来打你的小屁股！你屁股上还有好几个斑点儿呢？”

　　任剑絮顿时一喜，将小手伸到自己的美臀上。拉着萧径亭的手掌轻轻在上面抚摸，腻声说道：“我天天都洗澡哩，人家的屁股很干净的！不然絮儿现在就脱下裤子让你看！”接着娇喘又变得急促起来，腻声道：“好哥哥，你现在要打人家屁股吗？絮儿不乖，你打人家的屁屁，很很地打！”

　　“原来这个丫头还被虐待上瘾了！”萧径亭想罢，手掌抚上美人儿的香臀，很很拍上两掌。接着将她抱上那匹大马，道：“好了，现在你赶紧回去！回去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也不准出来，知道吗？”

　　任剑絮虽然心中不情愿，但是听到萧径亭口气郑重，骑上马上嘟起小嘴凑过来让萧径亭亲吻。

　　“真是腻人！”萧径亭心中一转暗笑，接着朝美人儿的小嘴轻轻咬上—口，然后在马背上很很击上一掌，使马一声长嘶便朝前冲去。

　　任剑絮正是恋奸情热，在马上转过小脸。见到萧径亭还是在望着她，不由甜甜一笑，嘟起小嘴朝萧径亭的方向一吻，然后才满怀欢喜地转过脸去。

　　一直道见不到任剑絮的背影后，萧径亭飞快地转过身躯，朝树林深处叫道：“赶紧出来事情办了了没有？！”

　　萧径亭的话音还设有落下，从树丛中间走出一道美丽的身影。那女子娇躯丰满起伏。兴许是看见了刚才萧径亭和任剑絮的亲昵，美丽的脸蛋还是红着的，听到萧径亭的问话后，不由摇了摇蛾首道：“没有，她们守住了货舱，连我也进不了，更别说将里面的东西全部偷出来换掉了！”

　　萧径亭听到这个坏消息后，并没有女子意料中的失望，反而朝自己安慰道：“不要紧的，大屁股……不，青姨，我们还有其仙路子的！

　　在楼降玉没有正式做上掌门之前，那个淫贼肯定会阻止官府开仓库，检查那些违禁物品的！而且他现在喝醉了，别人也肯定更不敢轻举妄动了！“接着面色一正，朝大屁股青姨道：”青姨，那仓库里面违禁的东西多吗？严重吗？”

　　“很多，很严重！”李月青玉脸一肃，道：“里面的东面就算翻出一角来，也肯定足够渤海剑派的人全部杀头的了！”接着面上浮出一道不快道：“那丫头现在还不知道呢？都是她闯的祸！”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不是她，她自己都不知道！是秀情她们早就准备好的，在必要的时候用的！”接着朝李月青问道：“楼竹廷那小子出去多久了？！但愿他那双腿够快！”

　　李月青听到萧径亭这般称呼楼竹廷，不由玉脸一寒，朝萧径亭道：“不许这么说廷儿！”接着不解地朝萧径亭问道：“那里看来虽然和平常没有上面两样，其实守得和钛桶似的。想进去将那些会给剑派惹来大锅的物品偷出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兴许可以一把火烧掉，那样的话朝廷想要为难也没有证据啊？！”

　　“那仓库中只是一部分，更多的部分他们肯定藏得好好的！而且那些脏躺官府肯定已经登记在案了，说不定守在仓库外面的就是官府中的人！萧径亭轻轻一笑，回答道。

　　李月青顿时朝萧径亭很很一瞪道：“那你让我去那望做什么，在消遣我吗？！”

　　萧径亭神秘一笑道：“秀情最是多疑，这么一点惊动足够让她坐立不安，肯定会派一个最合适的人去那里的！那个淫贼现在正在管着货舱的安全，他去那里可是名正言顺的！”

　　天色已经非常晚了，但是秀情还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边上的映荷已经是睡眼朦胧了，而那个身材惹火的绒衣蔓儿虽然还站得笔直，不过美目也浮上阵阵困意。倒是秀情睁着一双美目，显得无比的精神。

　　忽然，外面一阵响动。接着走进一个美丽的人影。身材修长诱人。正是和秀情有着不可告人关系的霜儿，美丽的脸蛋虽然还是那样的冷艳，但是这远朝秀情望来的美目却是显得朋些疯狂和火热。

　　“二公子呢？怎么没有和你过来？！”秀情见到霜儿只是一个人过来的。不由冷声喝道。面对霜儿射来的痴迷目光仿佛无动于衷一样。

　　“二公子喝醉了，躯在床上好像有些不省人事了！”霜儿美目闪过一丝幽怨，走到秀情面前，递过一道试探而又热情的目光，而且呼吸也渐渐变得急促了起来。好像等不及想要被秀情虐待了一般。

　　“胡闹，这个时候怎么可以喝醉洒的？！秀情俏脸一寒，接着朝霜儿很很一瞪。美目轻轻一转后，便朝霜儿道：”你再去叫，一直叫到他醒来为止！“

　　“不用了，情师姐，我来了！”秀情的话还设有落下，白衣淫贼的声音顿时响起，不过听声音仿佛有些不爽利，还真是喝醉了。

　　白衣淫贼果然是有些醉了，英俊的面孔现在还是红的，走路也有些虚晃。但是神情还是清醒的，见到秀情后，不由歉然一笑。

　　秀情虽然冷着小脸，面上的神情不快得很。但是也没有开口责怪，想必是白衣淫贼的身份并不低于她。只是冷冷朝白衣淫贼望了一眼，接着朝白衣淫贼道：“刚才少主已经来消息了，公孙港已经正式加入大皇子了，他的学生东海节度使刘铭德明天就赶来蓬莱！”

　　“那就好！白衣淫贼目中一亮笑道：”不过要等到降玉正式接掌了代理掌门后，方能够让他们动手！不过情师姐，你说是不是等降玉做过几天掌门后，方才让刘铭德下令封查渤海剑派？“

　　“二公子心疼那丫头了吗？”秀情轻轻笑道，接着面色一正道：“不行，明天下午后，刘铭德必须马上封掉那个仓库！免得夜长梦多！”见到白衣淫贼面上微微有些不快，秀情面无表情说道：“在蓬莱城南的货舱，刚才有人去惊动过了！”

　　“什么？！”白衣淫贼身躯一震，接着面上一清，惊讶道：“真的，那有没有出什么事情？”

　　“没有！不过就算动过，那也不是怎么要紧了，毕竟看守那里的多数是官兵打扮的，而且里面的东面多得很，想要将突袭来的那些东西翻出来，不大可能！”秀情轻轻叹了—口气，接着朝白衣淫贼道：“虽然现在掌管码头的都是你安排进来的人，不过他们中可没有什么高手！要是来一个厉害一点的，说不定将里面全部破坏掉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用暗藏起来的那些东西来给刘铭德看了，那可是兵器，要是让朝廷知道了，那渤海剑派可是真没有救了！就算有再大的靠山也没有用了！”

　　见到白衣淫贼正低头沉思，秀情静静说道：“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让刘铭德派军队来蓬莱，封掉渤海剑派所有的码头和店铺，给楼降玉找成大厦将倒的感觉，然后你便趁着这个时候，耍出你的手段追求她，趁机向她求婚。为了能够救回渤海剑派，那个丫头肯定会答应的。然后我们刘铭德暂时管理渤海剑派的一些部门，也让楼降玉做上这个只剩下一些权力的掌门，这样一来整个渤海剑派也差不多能够落在我们手中了了！”

　　白衣淫贼目中一转道：“而且那个时候，那些犯禁的东面还是以苏瑞施的名义，以降玉的生日礼物运来蓬莱的，反倒还可以趁机板倒苏临礁他们！”

　　秀情忽然转过玉脸，朝白衣淫贼望来，道：“你现在还能拿剑海鸣？虽然我敢肯定苏临礁父子不敢去毁了那个货舱。但是你还是去守在那里比较妥当？！”接着美目内过一丝不解，道：“不过这么隐秘的消息，是怎么被透露出去的呢？那些官兵也是化了装才进入蓬莱的啊！”

　　白衣淫贼面上骄傲一笑道：“就算是醉了，蓬莱城中也没有几个人会是我的对手，何况那里还守着几百多个自己人！”接着将长剑握在手中朝外面飞驰而去，消失在夜幕中。

　　楼降玉此时已经洗好了身子，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脑中几乎没有一刻不再想着明天做上掌门的样子。那种得意的感觉，好像怎么也消之不去。

　　“看来这次还真是因祸得福了！”楼降玉轻轻一笑，接着小嘴轻轻条喃道：“萧剑月，这次我做上掌门可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啊，你就休想我嫁给你！”但是脑中却是忍不住浮起了在小岛上，和萧径亭肌肤相贴的感觉，顿时仿佛整个娇躯都炎热了起来，仿佛那种消魂的感觉又重新地袭上了她美好的娇躯，而且伴随着还有萧径亭在小岛上，还有在大海上的种种好处来。

　　“你也只是有些小聪明罢了。在大事上你还不是一点用处也设有，在我做上渤海剑派的大事上，你一点力气也没有出，反而差点坏了我的大事！”感觉到萧径亭的影子一直徘徊在脑中，楼降玉的芳心顿时变得焦急起来，而且心中全是想起萧径亭在大海上，那种谈笑生死的萧洒姿态，还有那充满无限安全感的胸膛和肩膀。楼降玉连忙开口说起萧径亭的怀话，来抵制芳心袭来的那种感觉。接着又和自己说道：“不行，你不知道他在外面可是声名狼藉，还到妓院鬼混了，怎么配得上你这个渤海剑派的掌门，这个掌管东海几十府地女皇帝啊！”

　　“嗯！要嫁也要等到他出息的时候，功成名就的时候！”楼降玉开口说出了骄傲的话后，又觉得不妥便加上了一句，接着又轻轻笑道：“想要他功成名就那就是休想了！”

　　这样想着想着，楼降玉惊讶的发现，后来自己想起做上勘海剑派掌门的时候，竟然也没有了刚才的那种兴奋了，反而是那最羞人的画面时时她浮上自己的脑海，越是不让自己去想越友显得厉害，就这样过了子夜后，楼美人儿方才沉沉睡去了。

　　不过在睡觉的时候，萧径亭仿佛也没有放过楼降玉。那丫头做了一个梦梦到了和萧径亭又拜了一次天地，而且这次拜天地给她带来了几乎要晕眩的幸福感觉。

　　蓬莱城南！

　　这里是渤海剑派专用的地方，所以一个百姓也没有，在夜中显得无比的安静，而这座远远看去仿佛一座宫殿那般牢靠的建筑群，那其实是渤海剑派的其中一处货舱。大得仿佛就一座庄园一般，里面满满当当的放满了无数值钱的东面了。里面的财富，那是以天文数字来计算的，所以虽然进去掏上一袋子，说不定这一辈子就已经是享用不尽了。

　　这么重要的地方方，自然防守得无比的森严。那高高的围墙不说，就是那墙壁那大门。就算你是武林高手，也打不穿，进不去，只怕你刚刚脚步一粘的的时候，便已经被机关射成一只大刺猬了。要是机关射不中你，那还有无数的护卫在等着你。外面的弓箭无时无刻不瞄堆着，里面的假山中、屋檐上、暗阁中无处不在地蹲着弓箭手，总之将整个货舱保护得严严实实的。

　　白衣淫贼腰中提着宝剑，脚下仿佛不沾地的往前飞驰。两只锐利的眼神也没有因为喝醉了酒而有任何的朦胧，反而机警地朝四周扫射着。

　　“谁！”白衣淫贼还没有走进灯火照射的范围中，便听到一声大喝，接着便有弓弦张起的声音，白衣淫贼也不说话，直接冲进了守卫的视野当中。

　　“任公子！”看清楚是白衣淫贼后，门口的护卫做了几下手势后。便连忙靠了过来。躬身禀道：“刚才有一个人来过，不过他是拿着令牌，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也没有阻拦，他四处看了几眼后，便也走了。没有任何反常的事情，想必是剑派的例行检查！”

　　白衣淫贼目中微微一动，轻轻笑道：“哦！我知道了，那人已经和我打过招呼了！”接着面色一正道：“不过今天晚上可是最重要的时候，只要到了天亮没事。那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千万要小心巡视！要是出了什么差错，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是！”四个人连忙躬身行礼，大声应道。不过那行礼的姿态却是带着军队的痕迹。

　　白衣淫贼又问道：“防火的工具准备好了吗？”

　　“已经全部准备妥当了，而且这个地方那么大，就这么干烧没有用油的话，只怕火还没有烧起来，便已经被扑灭了。而想要在这里泼上油，那更加的不可能！只怕人还没有进来就已经被射成刺猬了！”

　　听着护卫的说话，白衣淫贼轻轻一笑。便提着长剑走进大门，然后便静静地坐在院中的亭子上，轻轻地闭上眼睛，手中也一寸不离开那只宝剑，竖着两只耳朵一点也不敢怠慢。

　　天很快就要亮了，虽然这里如同铁桶一般。但是守在这里的护卫们还是打足了十二分精神，一双眼睛便连眨一下也不敢。见到天边已经出现了一道曙光，紧的心弦也不由猛然一放，顿时全身心也仿佛干了重活一般的劳累。浑身的骨架也仿佛要散了一般，眼皮也渐渐地有些颤抖起来，一阵阵困意也汹涌袭来。握着弓箭的双手也不由缓缓地松了下来。

　　“终于天亮了！”白衣淫贼虽然武功极高，但是平时都是养尊处优的大爷，不像萧径亭那般是在野外长大的。虽然内力深厚，但是这般紧紧地绷足了一夜后，浑身竟然也有些乏力。而且酗酒的人最需要的便是休息和睡觉，现在的他真有一种将真气透支成为体力的感觉。

　　“好几年都没有这样的难受过了！”白衣淫贼不由站起身来，放下手中的长剑双手往头顶一举伸了一个懒腰。

　　“吟！”忽然从一处暗角闪过一道白光，接着以诡异的速度飞快射出。仿佛流星一般直接袭向了伸着懒腰的白衣淫贼，后来带着一道平凡的身影，便仿佛是一道轻烟一般。

　　“啊！”白衣淫贼忽然觉得身上一寒，一股幽冷的劲气好像层层笼罩而来。心中一颤，接着眼睛飞快地朝桌面上的长剑看了一眼，聪明的他并没有去取长剑，甚至连来袭击的人是谁也不看。足下一点，便飞快地跃开，真气猛地一提，但是好像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嘶！”就在白衣淫贼身躯一动的瞬间，那道影子的速度竟然不可思议地变得更快，仿佛鬼魅一般。一道有实无形的白光便猛地追上了白衣淫贼，很很地扎进了他的后背。

　　“有刺容！”外面一声大喝，接着整个庄园中都变得喧闹嘈杂起来，兵器的撞击声，以及弓弦的张动声，还有人惊恐的叫嚷声在刹那间颊时全部响起。

　　“不要放箭，任公子也在里面！”随着一声大喝后，无数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手中握着明晃晃的兵器，朝园子中冲来。

　　白衣淫贼只觉得背后一阵冰冷的剧痛，那个刺客简直是天生的剑客。一剑刺进他背后最要害的地方，鲜血顿时如同泉涌一般喷射而出。他只觉得从未有过的恐惧涌上心头，接着一股寒意从脚底涌了上来。

　　“是谁竟然有那么恐怖的武功！”任剑絮连害怕都来不及了，更加不敢转过头去看那个刺容的影子。运起浑身的真气，将轻功身法发挥到极教朝人群中跑去。只要跑到了人群中，他便能够借助那些手下逃离了。

　　“嘶！”只听到后面的那个刺客轻轻一阵冷笑，脚下轻轻一点，好像秀轻松地像追上了前面飞快逃跑的白衣淫贼，长剑轻轻一提。仿佛一道苍劲而又不乏飘逸的秋风一般，直直刺进了白衣淫贼的后背。

　　“啊！”随着白衣淫贼充满恐惧的一声惨叫。一朵血花顿时飘向空中。白衣淫贼想要再往前跑出，但是脚下好像一点力道也没有了，整个身躯好像被一股无形的真气给控制住了一般，一步也移动不了。

　　那个刺客轻蔑地别了白衣淫贼一眼，长袖轻轻一甩。前面那个武功高强的白衣淫贼在他面前，就仿佛一个婴儿一般。他甚至将一手背在身后。另外一手轻飘飘地拈着长剑，如花弄影一般飞快地刺向白衣淫贼，招招见血。而他的那架势。仿佛在做微不足道的事情一般，看着鲜血迸向空中，他的双眼也没有一丝变化，看地上的白衣淫贼好像再没有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一般。

　　“啊！”随着朵朵血花飘起，一声凄厉的叫声也跟着响起。

　　“嘶！嘶！嘶……”那个刺容一呼吸间，也不知道刺出了多少剑，将白衣淫贼的全身刺得血肉模糊，开始还叫出声音，后来便连一点声息也没有发出。甚至连动也动不了。只见背后已经没有一块好肉，密密麻麻全部是深深的伤口，比故意划的还要整齐，鲜血流得到处都是，就是没有在刺客身上沾上一点。

　　那些已经冲上前来的护卫们，也不敢上来。只是睁大着双眼望着院子中间的惨状。忽然那个刺客如同电一般的目光朝他们射来，轻轻地将长剑背在身后，那气势竟然是任断沧那样的一代宗师也比之不上的。

　　那群护卫见之，好像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就仿佛那个人站在那里不动，你也不敢上前一步，更别说上前砍上一剑了。

　　“上！”护卫首领声大喝，众人身躯一激，挥着手中的兵器朝那个刺容身上招呼去。“哈！哈！哈！”那名刺容一声大笑，接着手中长剑一甩。一道汹涌的劲气将人群自动冲开一条路来。接着整个身躯仿佛猛地加速，成为一道黑色的影子，瞬间便冲出了院子。

　　“快放箭！”随着一声大喝，众护卫这才晃过神来，但是已经晚了。那个身影眨眼便已经飞到了外面的路上，接着也不见他身体有什么动静，只是长袍的下摆轻轻一动。他修长而又挺拔的身躯便轻轻飘起，落在路边的一座楼阁顶上，接着朝这边轻轻望来，仿佛一笑。

　　“呼！”没有等到弓箭手矫正好方向，那道影子轻轻一点，便射出好几丈。几个起落后，便已经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

　　良久后，众人才晃过神来，心中惊讶，竟然有着那么高强的武功。

　　那名刺客飞出了众人的视野后，也没有拿下脸上的面巾，只是朝南边没有人烟的地方飞快驰去，跑到一个山脚处的时候，耳朵微微一动，那飞快飘出的身子竟然硬生生地停了下来，一点也没有向前冲出，这可是萧径亭才有的绝技啊。

　　“君奴，你出来吧！”那个刺客朝一边的树丛说道，虽然说话的声音还是没有什么表情，但是细听下，还是会听出一许的疼爱之二情。

　　梦君奴轻轻一笑，接着曼妙绝美的娇躯便从树上轻轻飘出，落在了那个刺容的面前，笑问道：“那个淫贼伤得厉不厉客？！”

　　刺客轻轻地扯下脸上的面具，那是一张没有任何表情、死气沉沉的脸，也正是在上兵世家出现过一次的那个六奴，就是和天下第一美人唐绰兮打成平手，甚至占了上风的那个六奴。

　　听到梦君奴的问论后，六奴轻轻一笑，道：“我在他背后刺了七十八剑，短时间是好不了的了。而且也不会耍了仙的性命，按照小姐的吩咐，也不会让他残废！”

　　梦君奴笑道：“六叔叔真是厉害！要要可以的话我真是恨不得一剑将他给杀了，可惜以后还要用到那个混蛋！”

　　六奴脸上出现一个罕见的温和，道：“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伤他了！”

第十二卷 第四章 大厦将倾

　　梦君奴美丽绝伦的俏脸上闪过一丝狡的光芒，娇呼一声道:“那个混蛋竟然敢得罪我亭哥哥，便饶不得他！”

　　六奴笑道:“不用骗我了，你这丫头知道我最喜欢那种情深意重的女孩，才会这样说的。你肯定有其他的目的，不过我不会过问的！”摇着面色一正道:“你记住，我可以为你出手的次教又少了一次，你给我的承诺可不要忘记了！”

　　“不会的！”梦君奴小脸一征，接着娇声道:“六叔叔啊，我虽然是有其他目的。不过我对亭哥哥，那可是真的爱得很，以后无论无何你也不能难为了他呀！”

　　“不会的，他真是一个幸福的人啊！”六奴目中一片迷茫，接着眼睛浮上一道甜蜜而又痛苦的种色，使得他仿佛连面上的肛肉都扭曲了起来。接着面上一阵讽刺的冷笑道:“那个小子还要自作聪明，躺在地上装死，要不是小姐的吩咐，他就是有一百条性命也丢了！”

　　“任公子，任公子”在院子中间，那个白衣淫贼的情况真是惨不忍睹，浑身都已经被鲜血浸透了，口鼻中也已经没有了一丝呼吸。背后血肉模糊，道道伤口都隐隐可看见白色的骨头。

　　边上的那个护卫们连忙都害怕起来，围在白衣淫贼的尸体边上大声叫嚷道。

　　良久后，白衣淫贼才渐渐张开双目，但是里面的光芒仿佛一丝残火一般，面上也仿佛金纸一般。惨淡得没有一丝血色。见到众人围来，提起所有的精神，笑声道:“不要惊慌，也不要回去报告剑派的人。就当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般，也不要去叫郎中来，更加不许带着我去见郎中，只要去拿一些好药来，将我的伤口包扎好了以后。依然当你们的差，一点也松懈不得……”他提着最后一口气说完话后，顿时眼睛一闭，昏迷过去。

　　边上的人虽然不解，但是也只能按照白衣淫贼的吩咐，各自做起自己的事情来，只是手脚都吓得有些发软，做起事情也仿佛都没有了力气一般。

　　“不知道绛玉有没有正式做上渤海剑派的掌门位置啊，！可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秀情师姐想必不会捣乱吧！”这是白衣淫贼失去意识前最后的念头。

　　楼绛玉这一觉睡得很沉，因为昨天晚上实在太晚睡觉了。而且又是这些日子来。第一次重斯睡到这张舒服的床来，在小岛上潇径亭做的木头床虽然结实，但是也太硬了。所楼绛玉在早上甚至是被舒儿这个小丫头给叫起来的。

　　“嗯？！”楼绛玉、狠狠地朝舒儿瞪上一眼。但是却找不到呵斥的话来骂眼前个看来温柔，但是其实机灵刁钻的小姑娘。因若舒儿将她的梦境打断了，楼美人昨天晚上睡着的时候，整整了一夜的梦。在天色亮起的时候，她刚刚梦到潇径亭刚刚拥着她，摸着她地乳房、摸着她的美臀、最后摸着她的下阴。就在那坏人拥着自己倒在又软又绵的大床的时候。忽然耳边响起的一声清脆的叫嚷声。她是多么的不愿意醒过来啊，因若下面的场景，她实在是又害怕又企盼。那种感觉使得心儿慌慌、但是又心儿甜甜。也好在舒儿将她叫起来了，因为她梦中的情景，其实潇径亭几于都做过的。所以她才梦得出来。下面的情景，凭她的想象力，实在是想不出来什么的。

　　“刚才梦中的好像不是剑月那个坏蛋啊！”想到这里的时候，楼美人芳心不由轻轻一颤，但是明明那是潇剑月啊。无论是说括的口气，还有那眼神。肯定就是潇剑月，但是那张脸好像不像潇剑月啊，比起潇剑月来可是要好看多了，可楼美人儿偏偏想不出那张俊脸的具体模样。

　　“是不是我嫌弃剑月长得不够英俊啊？本来就长得不好看，比不上公孙昭凌，比不上苏瑞施，也比不上任大哥！”觉到心中又是被打破美景的失望，又是微微的害怕，还有很多的甜蜜和羞涩。楼绛玉就仿佛喝下了许多美酒一般，整张美丽的脸蛋变得粉红诱人，在掀开被子得时候，她不由大声惊呼一声。

　　原来在梦中，有只坏手挤进了她得胯间，又重又轻地摸着她地下阴。那种说不出来地感觉，让她忍不住将两只玉腿绞得紧紧得，将被子都用力地夹在了胯间，让她顿时吓得连忙将被子远远踢开。

　　小姐，你脸蛋那么红做什么？是不是梦见潇公子和你亲热了，那可真是不好意思了，让舒儿给你打断了！”舒儿见到楼绛玉，粉红的小脸蛋，还有仿佛要娇嵋出水来的眸子，调皮一笑，不由调侃道。

　　没有等到楼大美人儿出声呵斥，舒儿便委屈地撅起小嘴道:“可是不是我故意坏了小姐的美梦啊，实在是外面的人等小姐都等得急了！苏临礁也来问过多时了，说小姐怎么还没有起床，传授掌门的大事可是一点都耽搁不得的！”

　　“啊！”接美人儿轻轻一声娇呼，暗道:“是啊，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可以给放在脑子后面了，我是渤海剑派的掌门人，怎么会可以为了潇剑月那一个人迷乱心神。真是该死”接着美目轻轻一转，暗道:“那以后潇剑月要老在我身边的话，我说不定会被蒙蔽了心境，不行，做上掌门后，我一定要将他派到外面去。不能再让他呆在我的身边了！”

　　从小阁出来以后，楼绛玉还是那样的美丽绝伦，但是美丽的娇靥上却是没有半点笑容，剩下的只有无比的高贵和威严。两只美目也骄傲地望着前面，瑶鼻下的小嘴轻轻抿着，使得后面的舒儿都觉得，小姐真是有着掌门的派头了。

　　今天，楼绛玉娇躯上穿的不是劲装了。而是一件华贵的紫色锦袍。穿在她的身上后，那紫袍如同流水一般，划着如同山川起伏曲线，酥胸玉乳、圆细蛮腰，丰隆肥臀，虽然还是那样的勾魂。但是在顺滑的锦袍下，只是有着一个浮凸的轮廓，那种自然而然的威产还真的让人不敢多看了。

　　今天，几乎楼府中所有的人都出动了，一个个威武的武士直直地站长长的青石大道上，见到楼绛玉走过来。连眼角都不敢瞥来，只是站得更加的笔直。接着一架金壁辉煌的马车赶了过来，几个美丽地侍女牵着楼绛玉的玉手。款款地登上了马车。在楼美人无比激动和兴奋的心情下，长长地金色马鞭轻轻一甩，无匹骏马轻轻一声长嘶，便向远处大道尽头的一幢雄威建筑物缓缓跑去。

　　“我真的幼稚，昨天晚上竟然还做了那样的梦了。比起这样的荣耀、比起东海几十府的子民，比起富可敌国的财富。他又算得了什么？”登上马车后，楼绛玉芳心顿时仿佛被一股神光笼罩了一般。对昨天梦境报以轻轻一阵耻笑，然后望了望站在两边整整齐齐的衣甲武士，芳心顿时一热，涌起无尽的自豪。

　　接下来的所有仪式中，威严富贵。但是却是显得微微有些老套奢华了，可楼绛玉芳心却有着无尽的欢喜，这样的得意没有使她得意忘形。此时的她反而显得仪态万千、雍容华贵，几于所有的人都似乎忽然觉得，楼绛玉仿佛天生便是宗主领袖的材料，而且原先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骄傲，在这个时候也好像全部化成了一个掌门的威严。

　　“怎么会这样？！这个丫头竞然比我做掌门的时候还有气势，难道这丫头真是天生要做这个渤海剑派的宗主吗？！”

　　苏临礁见到这般的楼绛玉，心中微微一讶。然后将手中代表渤海剑派权力的一只宝剑双手奉上，而后殿中、殿外，武士甲衣，纷纷跪下！中午时分，楼府中的仪式刚刚结束。而蓬菜城南这边的货舱庄园中，白衣淫贼也是从昏迷后第一次睁开眼睛，神色虽然无比的憔悴，但是却也充满了紧张和企盼。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雷鸣一般的马蹄声音，使得整个地面仿佛都颤抖了起来，白衣淫贼毫无光芒的眼睛中竟然也是微微一亮，接着紧张的神情也松懈下来。

　　平时安静无比的大道上，此时尘烟滚滚，带着雷霆般的马蹄声顿时冲了过来。在庄园中守卫的卫士只有部分是官府派来的人，还有一些是白衣淫贼安排的人。但是很大部分还是渤海剑派的武士，见到这般情景后，连忙飞快地举起手中的弓箭，对准了冲来的人马。

　　但是他们马上发现，来的竟然是衣甲鲜明的朝廷军队。在东海几十府内，渤海剑派的人虽然无人敢惹，但是他们还没有嚣张到敢和朝廷军队对抗的地步。纷纷放下手中的武器，垂手站立，一动不动。

　　走到了庄园的大门口时候，，一堆堆整齐的甲兵方才停下脚步，然后中间让开一条路来，一匹神骏地白马冲了出来，飞快地跑到了大门口。马上的一名英武男子不管马匹在继续奔驰，手掌在马臀上轻轻一撑，便轻快地落地。接着一声不发，手掌一挥，后面的甲兵顿时抽出手中的兵刃，大声喝道:“奉朝廷之命，怀疑渤海剑派窝藏有蛮夷突厥的东西，特令东海节度使刘铭德前往蓬菜，封所所有海岸。关闭渤海剑派所有的货舱，蓬菜的治安和楼府都暂时由东海骑卫军和骁勇营掌管，任何人等不得抗命。违者格杀勿论！”

　　接着无数的士兵从大道上源源不断涌来，冲进了庄园，接下了卫士手中的武器，把守中所有重要的关口。

　　楼绛玉在进行典礼的时候，便有下人过来禀告有异状。但是守卫的人说里面在进行大典，无论什么事情都不得进入。接着没有过去多久，便又有一匹快马来报。

　　一直等到了所有仪式都完毕后，楼绛玉以新掌门的身份宴请所有渤海剑派中有地位的人。众人口中也在歌功颂德。楼绛玉虽然不怎么会喝酒，但是也意思地喝了半杯，然后便开口安抚着应该安抚地人，说着应该说地话。

　　直到筵席过了大半地时候，外面方才冲进一个人来，朝众人报告道:“启禀掌门，东海节度使刘铭德忽然率兵闯过海上几道防线，直接冲到蓬莱。现在已经带领兵马封了蓬莱岛上渤海剑派所有的店铺和产业，此时正带兵镇守城南的庄园，派来小人请掌门人过去问话。！”

　　楼绛玉听到消息后。身躯也是微微一震，头脑一阵昏眩，接着一片空白。美丽绝伦的小脸顿时变得血色顿无。然后朝边上的苏临礁望去一眼。见到苏临礁面上也是无奈的一笑，轻轻地闭上美目，暗到:“原来如此！不过这个时候，我可千万不能失态啊！”

　　没有等到传令兵说完，整个筵席仿佛炸开了锅一般。甚至有人大声叫嚣道:“刘铭德好大的胆子，竟然这样公然地带兵到渤海剑派，掌门马上让朝中的许大人和柳丞相弹劾刘铭德！”

　　睁开美目后。楼绛玉的双眸冰冷地瞥过席上众人一眼，接着落在了李月青身上道:“李师叔，你对我们派中地事情最清楚，所以你和我去城南，带上三百弟子去质问刘铭德！”

　　李月青地脸上仿佛没有多少恐慌。听到了楼绛玉地吩咐后，便走出来行礼应是。

　　楼绛玉在临走地时候，忽然朝苏瑞施望去一眼，道:“苏师兄，还是你随着来！”苏瑞施面上一喜，再也顾忌不到父亲的神色，面上微微激动地大声应是。

　　“站住！”楼绛玉带着人马刚刚走到府外时候，忽然传来一声大喝。接着街道的拐角处冲来数十骑，然后后面握着兵器的士乒却是源源不断地跑来。而周围的百姓早已经吓得哭爹喊娘，跟在楼绛玉身后地那些弟子们不理解，为何昨天还安定繁荣的蓬莱，怎么忽然一下就变了天了，变得那么没有安全感，好像世界未日一般。

　　那几骑转眼变已经冲到了楼绛玉的马车的前面，眼睛朝马车瞥了一眼，道:“里面是谁，赶紧下来，后面所有地人也赶紧回去！”见到楼绛玉好像没有出来的意思，边上的苏瑞施便提马上来，朝那个军官喝道:“知道车里面的是谁吗？大呼小叫的做什么，赶紧下马！”

　　那个军官是个千卫，听到苏瑞施的话后，哈哈一笑道:“放肆！本官奉命过来掌管整个楼府，你们已经倒架了，还那么嚣张，现在连你们的掌门也是我的阶下囚了！”接着朝马车大声喝道:“里面的人赶紧出来，不然我马上要上来拉下来了！刘大人已经等候多时了，赶紧将掌门人交出来，让我押去城南参见刘大人！”

　　楼绛玉此时再也坐不住，轻轻地掀开垂幔，款款走出马车，朝那个千卫道:“这个总，你家大人毫无理由便将兵马开进蓬莱城中，我现在正要过去问罪，你来得正好，前面带路！”

　　那个军官见了楼绛玉后，目中顿时一亮，面上一脸痴迷。接着目中的光芒变得火热起来，仿佛要将楼绛玉吞下一般。

　　苏瑞施见此，大声喝到:“放肆！”

　　苏瑞施的那声大喝中运上的真气，那些军官身躯微微一颤，便晃过神来。那名千卫眼珠一转，接看哈哈大笑道:“你这个美人儿便是渤海剑派的掌门吗？看来是那些管事的老头知道大事不好。让你这个娇滴滴地小美人过来顶罪了！”接着目光一寒朝苏瑞施喝道:“知道渤海剑派这次犯的什么罪吗？死罪，统统杀头！现在你们赶紧回去，将这个小美人儿交给我

　　，我带去见刘大人！”

　　见到楼绛玉俏脸一寒，那个千卫顿时一阵淫笑，拍马跑到楼绛玉面前，伸手便要去拉楼美人儿，笑道:“美人儿反正都已经要死了，还不如便宜了爷们。说不定还有一条生路！”

　　楼绛玉玉脸一变，朝那个千卫瞥了一眼，朝边上的苏瑞施静静道:“杀了这个奴才！”

　　苏瑞施面色微微一变，接着见到楼绛玉凌厉的目光望来，便抽出腰中的长剑赶上几步，朝那个千卫冷冷一笑。

　　“怎么？吓我……”那个千卫的话尚没有说完，忽然觉得颈中一寒，眼前顿时一阵漆黑，一颗脑袋顿时被苏瑞施提在手中。“啊！”后面的士兵距离着楼绛玉几十步。那发生的事情一点也没有意料到，到到自己的最高长官被杀，只是睁大了一双眼睛。片刻之后方才记得要冲上来。

　　苏瑞施冷冷一笑，面无表情的提着那个千卫的脑袋，一夹马肚朝冲来的士兵驰去，手中长剑轻轻一扬，空中顿时迸出朵朵血花，几颗血淋淋的脑袋顿时飞上了空中。后面的士兵也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犹豫着望着前面的苏瑞施。顿时也不知道怎么办。

　　苏瑞施提马上前几步，朝那群兵士冷冷笑道:”就是你们的节度使刘铭德刘大人，见到我家楼临溪宗主，也好必恭必敬地行礼，哪里轮得到你们这些奴才嚣张！好好站在这里。等着楼小姐训话，要是谁敢动一下，便统统将你们杀了！”说罢提马退到楼绛玉的身边。

　　楼绛玉朝边上的苏瑞施投去赞赏的一眼，接着对那群士兵俏声冷道:“你们奉了上面的命今，我也不为难你们。让你们守在楼府面前，但是有谁敢踏进大门一步，统统格杀匆论”接着转过娇躯，雍容地踏上马车。

　　“让开！”楼绛玉坐进马车后，苏瑞施提着手中地人头，朝那群士兵大声喝道。那群士兵连忙让开一条大路，看着中间地人马绝尘而去。

　　虽然刚才无论是从气势上，还是实质上，自己地这方面都压过了那些兵马。但是马车中的楼绛玉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在苏临礁让出掌门位置的时候，她便知道事情绝对严重的很，而且白衣淫贼也和她打过预防针，但是她没有想到事情竟然会这么严重，严重到祖宗基业不保的地步，她甚至还来不及回味心中的得意，便好像忽然从天堂被拽到了地狱。虽然刚才她冷静威风的很，其实心中真是无比的害怕，而且连一点底也没有。

　　“前面是谁的马车，赶紧停下！不然就要放箭啦！”楼绛玉正在马车中沉思，忽然前方传来一声大喝。

　　苏瑞施提马正要上前，马车中的楼绛玉忽然先来帘子道:“师兄，我们下来走路！”

　　苏瑞施心中也是一松，因为他刘铭德毕竟不是刚才那个愚蠢的千总。但是楼绛玉没有发话，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给楼绛玉撑着面子，因为自己的父亲已经对不起心中的玉人了，使得他虽然对楼绛玉爱慕得发狂，但是却也再没有脸面去追求了。而且要是有人敢亵渎楼绛玉的话，他就是拼了性命，也会保护好玉人的尊严的。

　　苏瑞施下马后，楼绛玉也从马车下来。见到这条宽宽的街道上，整整齐齐都是刘铭德带来的兵马，她心中不由暗暗惊讶道:“这些兵马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谁是渤海剑派的掌门，只允许他一个人进去，其他人都在后头等着！不过越过这里半步！”见到后面几百个渤海剑派的弟子也要过去，守卫地那名军官顿时竖起眉头。大声喝道。

　　渤海剑派见到主人没有发话，便抽出腰中的兵器，硬要闯过去。那边的士兵也纷纷搭上弓箭向这边瞄准，两边箭弩虚张、一触即发！

　　楼绛玉一阵犹豫后，便朝后面的弟子说道:“你们便等在这里，不要和这群人发生了冲突！”摇着朝前面走去，后面的苏瑞施也紧紧跟上，顿时被那个军官拦住。但是被苏瑞施冷冷瞪上一眼，身子一颤，便一句括也说不出来。

　　“侄女儿拜见刘叔叔！”进入庄园后，楼绛玉见到到处都是衣甲鲜明的士兵把守，而自己这方的弟子都被押在一边一动也不敢动，楼绛玉顿时芳心一酸。见到院子中间的有个中年人，正在悠闲地饮茶。而这个中年人他也认识，就是以前每年都会来府里拜见的刘铭德，那个在自己父亲面前恭敬有力的东海节度使，当然那个时候，他好像和不是节度使

　　刘铭德见到从门口款款走进一个国色天香的美人儿。目中顿时一亮。听到楼绛玉欠身福礼，只是轻轻一笑，并没有站起身来。还是悠闲地喝着自己的好茶。

　　慢慢地饮完壶中的好茶后，刘铭德方才开口说道:“怎么渤海剑派说话的人还没有过来！”

　　苏瑞施大步上前，也不行礼只是朝楼绛玉躬身拜了一礼，道:“刘大人，这是我家主人，渤海剑派新任掌门楼绛玉，楼小姐！”

　　“哦？！”刘铭德眼睛朝楼绛玉脸上望来，接着扯开一丝笑容道:“这便是楼绛玉侄女儿吗，竟然长得这般漂亮。刘叔叔都认不出来了！”

　　楼绛玉上前，坐在刘铭德的对面，俏声道:“刘叔叔安好，您有几年没有来过蓬莱了吧！侄女儿实在想念您以前每年带来的稀罕玩意儿！”

　　听到楼绛玉的话后，刘铭德面上微微一阵变色。因为楼绛玉话中的意思是说以前他百般讨好渤海剑派了，接着面上微微浮现一道笑容，但是目中却是没有任何笑意，朝楼绛玉道:“侄女儿，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吗？”

　　“是啊，侄女儿也想问个清楚呢！”楼绛玉美丽的脸蛋一寒，俏声道:“而且竟是带着兵马闯到我的蓬莱城，还带人封住了我的货舱，甚至让你手下的兵马开去我家府上！那是你们能够去的地方吗，我已经派人去朝廷那边了，刘大人你就等着听参吧！但是现在，你马上将所有的人马撤出蓬莱城！要是晚一步，我就要让人大开杀戒了！”

　　“啊！”听了楼绛玉的话后，刘铭德先是面色微微一愕，接着哈哈大笑道:“楼绛玉侄女儿，你太天真了！你派人去朝廷，要是捅到朝廷那边的话，那你渤海剑派所有人都要掉了脑袋，整个渤海剑派都要堕入万劫不复之地了！”接着面上轻轻一阵冷笑道:“我不但封了你的货舱，而且封住了所有的店铺，你渤海剑派所有的码头，总之渤海剑派的产业现在都已经不是你的了，就连你们的人，也都已经成为我的阶下囚，任我处置了！”1

　　“你敢！”楼绛玉听得俏脸一白，接着猛地站起娇躯，头脑一阵昏眩仿佛要摔倒在地，没有等到苏瑞施过来扶住，便坐回到石凳中，神情也变得虚弱起来，朝刘铭德问道:“你凭什么这么做！”

　　“因为你的仓库中现在藏有许多犯禁地事物，有突厥的玉石，突厥的香料，甚至还有的黄金厚备大刀，朝廷有过规定，任何人只要藏有这种东西，都是要诛灭九族的，我甚至有权力现在就将你们全部杀头！但是，”刘铭德的脸色顿时变得宽和起来，温柔而又火热的目光顿时巡视着楼绛玉美丽的俏脸，道:“但是我没有禀告朝廷，便带着兵过来了，就是想着怎么救回你这个侄女儿，我扛着天大的危险这样做，绛玉侄女儿，你明白吗？”

　　楼绛玉只觉得娇躯一阵颤抖，接着浑身一阵无力，将刚才接任掌门得兴奋洗刷得干干净净，芳心中只剩下冰冷的绝望，仿佛觉得那曾经无比璀璨辉煌的渤海剑派，那个金壁辉煌的高高楼阁，刹那间全部都崩塌了。

第十二卷 第五章 真的投降

　　刘铭德望着楼绛玉惨白虚弱，但是仍旧美丽绝伦的玉脸，嘴角的笑意渐渐地扯开，想起了后面生死不明的白衣淫贼，心中泛起一个让他浑身发热的主意来。但是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静静地注视面色变得渐渐暗淡下来的楼美人儿。

　　“刘叔叔，那你说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做呢？”良久以后，楼绛玉仰起惨淡的小脸，微微闭上美目，朝对面那个表情与其英武相貌很不相符刘铭德柔弱说道。

　　刘铭德微微一笑道：“最好什么也不要做，就是坐着干等！最好让朝廷几个和楼家相好的大人好好疏通疏通，看能不能给你们保下一条命来！”接着面上一正，朝楼绛玉道：“侄女儿，你现在已经是渤海剑派的掌门人的，必要的时候你有没有牺牲自己，保住剑派中无辜人等的性命的信心！”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楼绛玉摇了摇蛾首，接着看见对面刘铭德仿佛带有深意的表情，甚至是嘴角暧昧的笑容，芳心一阵恶心。索性又闭上美目，心中转着不停的主意。接着有种酸涩的味道涌了上来，芳心暗道：“萧剑月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渤海剑派遭来横祸的消息！”接着另外一个念头又浮上来：“这样也好，我不愿意让他看见我现在的样子！”

　　刘铭德在刚刚来东海的时候，便已经接到大皇子的接见了。甚至他坐上东海节度使，也是大皇子的运作的结果，是大皇子故意安插临夏王武莫宸的棋子。但是表面上，刘铭德和大皇子没有任何的关系，在朝中最大的靠山便是他的老师公孙湛。他这次来蓬莱，便是接到了两个命令，一个公孙湛传来的，让他不要将渤海剑派打得万劫不复，只需要配合白衣淫贼几人，将渤海剑派的势力都转移到他们几个人的手中，更加重要的是要想尽办法，将楼绛玉嫁给白衣淫贼。

　　公孙湛的理由非常的充分，就是让江湖人掌管江湖的势力，而白衣淫贼他们正好是江湖中人。让刘铭德不要直接插手江湖的事情。但是刘铭德想来，他的这个老师是妒忌了。妒忌自己竟然在中年的时候，便成为掌管一方的大员，和他公孙湛已经平起平坐了。要是他再拿下了渤海剑派的势力，那就爬到老师的头上去了。

　　而大皇子传来的命令，就非常的暧昧了。当然也说了让他尽量配合白衣淫贼，接管下渤海剑派，但是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自己以官府的名义作主整个东海，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就是大皇子不愿意受制于人，不愿意再受制他的娘舅方召疾了，要培养自己的嫡系。而他的嫡系便就是他刘铭德了。得出这个讯息后，刘铭德欣喜若狂，因为大家同样的是封疆大吏，偏偏他刘铭德就和别人天壤之别，同样是节度使的方召疾，势力大得皇帝也要让他三分，而他刘铭德见到方召疾后，更是如同奴才一般低三下四。

　　有了上面的想法后，刘铭德来到蓬莱以后，行事的手段一下子就变得雷霆起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便要打击渤海剑派所有的势力，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控制整个局势。但是对于白衣淫贼身后的主子，刘铭德实在是不能明着得罪，正在犹豫着是不是要按照最稳重的法子，想办法让楼绛玉嫁给白衣淫贼，然后帮助他们接管下已经有些破烂不堪的渤海剑派。但是见到楼绛玉后，那种绝世的容光，也绝好的身材，让他的这个想法顿时重重地动摇起来，觉得自己就酸冒个大险，只要能够将这等美人收入房中，那也是值得的。而在此时，偏偏有人过来告诉他，白衣淫贼生死不明的消息，怎么能够不让他浑身发热，欣喜若狂。

　　见到楼绛玉静静语，刘铭德忽然将面孔稍稍地凑了过来，笑道：“绛玉儿，要是你愿意受到那么一点点儿委屈，叔叔能够救下你的性命，你愿意吗？”

　　边上的苏瑞施听到了刘铭德的话后，顿时面上一阵发怒，双目朝他冷冷一瞪。刘铭德面色一板，朝苏瑞施冷冷道：“你刚才是怎么进来的，我和你家小姐有要事相商，你马上出去！”

　　苏瑞施面上一变，作势便要抽出腰中的宝剑。但是却被边上的楼绛玉俏声喝止，接着朝他令道：“师兄，你先出去，等下有事情的时候，我才叫你进来！”

　　苏瑞施面上一紧，朝楼绛玉急声道：“绛玉，这个刘铭德对你没安好心！……”

　　话尚未说完，便被楼绛玉俏声止住，接着面色一软，声音也变得温和起来，朝苏瑞施投去一道谢意，道，“师兄你先出去，有事情我马上会叫你进来！”

　　苏瑞施面上一阵无奈，接着狠狠地朝刘铭德瞪了一眼，冷冷道：“你要是敢动我家小姐的一根手指头，我不管你是谁，马上会进来将你碎尸万段，也会拼尽全力，诛灭你家九族！”说罢长剑猛地朝边上一甩。

　　“哄！”的一声，边上的一块假山被剑气削去一大块，轰隆滚在了院落上。园中的兵甲纷纷抽出宝剑，便要冲上来。

　　刘铭德面上虽然微微一颤，接着目中闪过一道阴冷的光芒，朝苏瑞施静静道：“就光凭你这句话，我等会儿就将你斩首示众！”

　　苏瑞施嘴角轻轻一撇，接着朝楼绛玉递来关切的目光，便朝外面走去。

　　“刘叔叔，你知道我楼家富可敌国，随便拿一点就足够你荣华富贵几辈子了，您告诉我您要多少金子、银子？”苏瑞施走后，楼绛玉顿时正下俏脸，肃声问道。

　　刘铭德听到后，面色先是微微一愕，接着哈哈一笑道：“绛玉啊，你不知道我们这些人的追求啊！银子、金子，虽然没有你家那么碰，但是也足够我一辈子无论怎么挥霍咯！是啊，我寒窗十年为的自然是为了功成名就，但是做到我现在这个份上，封疆大吏，拼命读书时候地想法竟然变得淡薄了，而且有很多东西都是带有了命运的色彩！所以我现在只想抓住我想要，而又能够得到的东西！”

　　楼绛玉避开刘铭德火热的目光，冷冷问道：“那刘大人想要什么条件，才能让渤海剑派躲过大祸，能够让我安稳地做上这个掌门呢？”

　　“哈哈！”刘铭德一阵大笑，接着朝楼绛玉笑道：“绛玉啊，你开价太狠了！非常高兴渤海剑派不可能回到原来，至于你想做渤海剑派的掌门，我可以换个更加荣耀的身份给你，会让你更加觉得尊贵，至于你们说的爱不爱的事情，那也就那么回事？绛玉啊，如何？”接着一双炽热甚至淫秽的目光巡视着楼绛玉的玉脸上。

　　楼绛玉并没有回答，仅仅只是冷冷一笑道：“要是我不答应，你就拿我的性命还有渤海剑派来威胁我是吗？刘叔叔啊，你可还记得我是叫你叔叔啊！？”

　　“叔叔？！”刘铭德目中闪过一丝疯狂的目光，脑中浮过自己儿媳妇和亲家母在床上被自己开后庭嗷嗷大哭的时候。心中觉得有些好笑，见到楼绛玉脸上的坚决，面上的神情变得自信而又轻松起来，好象面前这个美丽骄傲的对手，其实就是一个什么也不顶用的小孩。忽然朝楼美人儿一笑道：“绛玉，你想做渤海剑派的掌门是吗？好，我答应你，那你也答应我如何？”

　　“休想！”楼绛玉忽然一声娇喝，美目闪过厌恶的光芒，仿佛眼前的刘铭德便是一道极其恶心地烂肉一般，接着仰起小脸骄傲道：“我的身子岂是你这种匹夫能够碰得的，天下间谁也休想用我的身子来交换任何东西，你想要杀光渤海剑派的人，你尽管去杀好了！”接着站起娇躯，道：“现在，我回府等死了！”说罢正要朝外面走去。

　　“不行！”刘铭德面上一笑，接着收下笑容朝楼绛玉道：“你现在算是我的囚犯了，不准离开这里一步！”见到楼绛玉小脸发青，又轻轻一笑道：“其实说话口气最劣，最是坚定的女子，往往最是软弱，最是没用！最后也堕落的最是厉害！”接着向楼绛玉地目光中，充满了捕猎者的狂热和兴奋。

　　楼绛玉面色一冷，便要硬着往外冲去，前面十来个士兵纷纷抽出兵器上前拦住甚至有着见到楼绛玉长得这般美丽，想要伸手过来抓上楼绛玉的玉臂，沾上一点便宜。

　　楼绛玉芳心一怒，玉手朝腰中摸去，发现并没有带上宝剑。望着前面的那些士兵，芳心一阵厌恶，飞快地退开娇躯，接着朝见到后面的刘铭德充满玩猎神情，心中更是有着欲呕地恶心。朝外面娇声嚷道：“任师兄！”但是外面没有一丝回应。

　　刘铭德轻轻一笑道：“我刚才说要将他斩首的，你听听，外面是不是有刀剑的声音，你带来的那群人不知道死活，竟然敢公开和朝廷的军队动兵器，现在差不多已经全部将他们杀尽了，苏瑞施是个知道大体的人，肯定会过去主持大局！”

　　“放肆，你竟然敢杀渤海剑派的人，不怕朝廷将你……”楼绛玉脑在一昏，接着冰冷幽寒的感觉脚底下抽起，娇躯微微一颤几乎便要倒下，玉手连忙扶住边上的柱子，下面的话再也说不出来。

　　刘铭德呵呵一笑倒：“绛玉啊，你不知道！其实皇上对你们楼家已经忍耐到了极点了，要不是当年你们楼家向大武投诚，献出了东海几十府。他不能违背了祖宗的意旨。不然谁愿意将海运那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楼家来做，他不知道多么想着你楼家犯事那！所以你的父亲一直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才包得渤海剑派的平安！而你呢，嚣张得都没有谱了，渤海剑派简直成为东海小朝廷，你就是女皇帝了！要你是皇上，你愿意吗？”接着面色一柔道：“是啊，渤海剑派这几年真是兴旺啊，使得你越发的不知道天高地厚起来。你知道在打你家主意的有多少吗？有多少人盼你家倒霉啊？越是兴旺，就越是毁的彻底，渤海剑派这次一撸到底，永远都没有翻身的机会了！皇上也会非常愿意看到你们全部死绝的，而那些原来和你们叫好地大臣们，现在和你们划清界限还来不及啊！“

　　刘铭德觉得，对付楼绛玉这种女人，就要打击她的自信心，让她绝望，让她觉得没有一丝希望。然后再给她一丁点儿希望。这样的话，刘铭德认为，到时候美人儿就会乖乖地投进他的怀抱，乖乖地做他的奴隶。

　　“渤海剑派的覆灭不是偶然，是必然！里面的原因，就是你楼绛玉，你笨，你没用！“刘铭德毫不客气地打击着楼绛玉的自信心，说得她美目中的光芒越来越暗淡，越来越愧疚。

　　见到这般情景后，刘铭德轻轻叹道：“还记得你的任大哥吗？他为了你现在正是生死不知，你进去看看他吧！“刘铭德说完后，朝楼绛玉望去怜悯地一眼，他觉得楼绛玉心中或许还对白衣淫贼充满了希望，便打破她最后的希望。

　　让两个士兵带着楼绛玉去白衣淫贼休息的地方，刘铭德看着楼美人儿美丽地背影，心中暗道：“等下就是享受这个绝世美人的时候了！“说罢潇洒地坐回石凳中，饮下那杯已经凉下的好茶，接着面上微微一笑，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纸包倒进茶壶中，笑道：”增加一点情趣儿，呵呵！”

　　“任大哥！”见到床上面色惨白的白衣淫贼，楼绛玉一声凄呼，接着粉泪纷纷坠下。觉得最后一道希望也落空了，她是多么寄希望于白衣淫贼的文武谋略能够扭转事局。

　　本来闭着眼睛的白衣淫贼听到楼绛玉的一声凄呼后，身躯微微一震，接着暗淡地双目顿时变得亮起，高兴道：“绛玉，你来了，太好了！”

　　楼绛玉轻轻走到床前，凄声道：“对不起，任大哥，为了我的事情，竟然让你受到了那么重的伤！’

　　白衣淫贼心中一亮，面上浮上一层血色，目光火热望向楼绛玉道：“没有什么，我一点儿也没有后悔！”接着神色坚定道：“绛玉请放心，大哥现在虽然不能动，但是也能够救下你，救下整个渤海剑派！就算拼了性命也是不错！”

　　楼绛玉美目中并没有浮上什么希望的光芒，但是还是瞟去一道感激的目光，道：“谢谢任大哥了，但是渤海剑派这次真的没救了！”

　　白衣淫贼见道楼绛玉暗淡的小脸，毫无希望的双眸，心中不由一喜。在这种时候，他认为是容易冲进美人儿芳心的时候，要是在美人儿不报希望的情况下，能够将渤海剑派还有美人儿自己的本身救了，那自己在美人的心中简直有着神一般的地位，到时候得到美人真是不费吹灰之力了。

　　刘铭德见到楼美人儿走路过的时候，面上的神情已经是有些木然了。知道楼绛玉现在的芳心中的希望和骄傲，已经全部沦丧了。不由得意一笑，接着举起手中的茶壶，在一直雪白的茶杯上倒满。稳重的他，也不禁开始想起等下销魂的滋味了，想起要是自己身边有着这样绝等的美人儿，那会羡慕死多少人，简直比神仙还要销魂。

　　“启禀大人，苏瑞施带来的三百人已经全部被诛灭了！“就在刘铭德要招呼楼美人儿过来喝茶的时候。外面跑进一个浑身带血的军官，朝刘铭德跪下大声禀告道。

　　“恩！”听到这个消息后，楼绛玉只是娇躯轻轻一颤，美目一热。

　　但是那个军官接着得意报道：“犯首苏瑞施太过厉害，竟然杀了我们几十个兄弟！”说道的时候，楼绛玉面目一动，接着朝这个军官望来，虽然想知道后面的结果。玉脸也浮上一丝关切。

　　“不过他最后终于力衰气竭被我们几个将军抓住，兄弟们气愤得很，已经将他凌迟砍成了肉浆，送回一部分到楼府……”

　　“师兄！”楼绛玉芳心一起，美目中的粉泪纷纷而下，一直守卫在她身边的骑士也死了。她芳心感到无比的悲伤，对于苏瑞施的追求，楼绛玉一直非常的冷漠。但是在芳心中，楼绛玉对这个师兄还是感到无比的亲切的。她的兄长楼竹廷，她并不时非常的喜欢，因为楼竹廷不愿意听她的话，从小就不喜欢和她玩儿。而苏瑞施却是从小就讨好她。对她一直也百依百顺，所以楼绛玉一向都是非常信任他的，尽管他父亲背叛了，但是她还是一样的信任苏瑞施，因为在她心中，苏瑞施便如同她的亲大哥一般。听到他的死讯后，楼美人儿仿佛觉得娇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甚至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

　　“启禀大人，楼府所有的人都已经被张将军拿下了，正关押在一处等候大人的处置！”听到这些消息后，楼美人儿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只是觉得眼前高楼高山不停地在眼前倒下。一直朝自己的身上压来。知道眼前一片黑暗，一片冰冷。

　　“剑月哥哥，你怎么还不来救你的玉儿啊？！”

　　见到楼绛玉的娇躯缓缓倒下，最后软在了一根柱子上。此时的刘铭德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得意，面上的神情也变得淫秽火热起来，一双眼睛火热而又疯狂地望向楼绛玉，看着她美丽绝伦的小脸，呼吸也渐渐变得粗重起来，面上的肌肉也变得赤红起来。

　　“你们出去！轻轻一声招呼后，刘铭德端起桌上的茶杯轻轻地朝楼绛玉软倒的地方走去。

　　楼绛玉仿佛没有任何感觉一般，任由刘铭德走到了眼前，还是闭着眼睛。

　　刘铭德并不急着扑上去，而是将目光盯在楼绛玉的小脸上，细细地端视着，心中也慢慢地自豪着。

　　忽然楼绛玉缓缓睁开美目，朝刘铭德凄然一笑道：“你想要我的身子是不是？”那凄然的笑容，竟然让刘铭德都感到一阵心悸，接着她玉手忽然多出一只透明的匕首，抵在圣洁美丽的酥胸面前，美目闪过一道骄傲的神色，仰起小脸道：“我生来就是骄傲的，我现在还是骄傲的，就酸在面对我爱人的时候，我也是骄傲的！”接着美人儿的小脸变得无比的温柔，美目也一片痴迷道：“但是，我好后悔啊！好哥哥，玉儿要死了，可是，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死啊！我有些害怕！”

　　“嘶！”的一声，刘铭德不可置信地望着眼前爆起的一朵血花，他不知道自己为何竟然没有去阻拦她！接着刚才的情景又在脑中回放起来，就在美人说出害怕的时候，手中的动作却是无比坚决，透明的匕首猛地扎进了自己的酥胸，接着鲜血将那透明的匕首染成一片血红！

　　就在院子中静静没有声息的时候，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刘铭德还是觉得身上和心中一阵冰冷，他不知道为何事情并不是按照智慧绝伦的自己计划中发生的，他甚至不敢再往前走一步，至于用手掌轻轻碰一下眼前美人的小脸，也是不敢。

　　“哄！”忽然一股低沉但是却显得气势如宏的声音渐渐地响了起来，那声音在耳朵中越来越大。刘铭德面上渐渐变得猜疑起来，渐渐地，仿佛连整个地面都颤抖了起来，刘铭德面上接着变得渐渐的不安起来。

　　可悲的是，现在救兵来了！

　　“奉临夏王爷之命，本将军李莫遥前来接受蓬莱事物，着手调查渤海剑派一事，闲杂人等一律退开，否则格杀勿论！”守在外面的士兵们，听到那马蹄声渐渐变得雷霆起来，排山倒海一般朝这边压来，面上的神情渐渐变得不安起来。

　　终于，为首几名将军冲入他们的视野。为首的身材修长英俊，但是眉宇间的神色不怒而威，那面目在金陵节度使李莫潇长得极象，便就是李莫潇的亲弟弟，名扬天下的名将李莫遥了。

　　李莫遥转眼便已经冲到了门中守卫兵将的眼前，见到这般势不可挡的局势，就是刚才拦住苏瑞施的那名将军面色微微一变，浮上一道惧涩。硬着头皮上来喝道：“我家大人正在里面查案，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否则格杀勿论！”

　　李莫遥轻蔑一笑，接着眉头一竖，狠狠地甩过一道耳光，将那名将军打得飞了起来，直直摔出好几尺。滚在地上的时候，便已经昏倒了。

　　“你家主子过来了，我也不愿意和他说话，就你这种奴才，我杀了也算白杀！”李莫遥望也不望地上一眼，双眼朝那群蠢蠢欲动的兵将道：“你们想干什么。只要不在长安，我家王爷的职位是天下最高的，你们想要造反吗？！”接着还提马跑上几步，面对着那些弓箭，仿佛丝毫不看在眼中一般。接着转过脸朝后面自己的士兵道：“你们看着，要是前面的那些混蛋有谁敢动一下，就统统射杀了！老子几万人都杀过，何况你们这些下等麻雀小鸟蛋的！”

　　“是谁那么嚣张那？”忽然响起一阵阴侧侧的声音接着刘铭德排众而出，骑着大马跑到到了李莫遥的前面，道：“本官是东海节度使，有权要管理东海任何一府的事情，刚才是谁说要将我带来的人统统射杀那？”

　　“是我！”李莫遥见到刘铭德后，目中闪过一道凌厉的目光，接着提马上前几步，朝刘铭德笑道：“我奉的是临夏王爷武莫宸的命令，不要说这些个混蛋小兵，就连你这个王八羔子，老子不爽也一剑将你砍了！”

　　“放肆！”刘铭德面上顿时色变，勃然大怒道：“你奉的是王爷的命令，我奉的是皇上的旨意，你们再不退开，我就下令射杀你们啦！”接着猛地举起手掌，后面的弓箭手纷纷地举起手中的弓箭冷冷地对着李莫遥众人。

　　李莫遥也冷冷一笑道：“那你将皇上的旨意拿出来啊！”

　　刘铭德也冷冷一笑道：“拿你也让临夏王爷出来啊，那样的话，本官立刻退兵！”接着蔑视一笑道：“据我所知，李将军还是临夏王爷府中的一个二品将军吧？职位品级都比我小，难道本官便命令不得你吗？”

　　李莫遥轻轻一笑道：“不好意思，前几天兄弟刚刚立了一点小功劳，所以升到一品了，而且还被皇上赏赐了一把尚方宝剑！”接着从腰中拿出那支宝剑，缓缓抽出。金光闪闪，剑鞘上的蛟龙张牙舞爪，明显便是尚方宝剑了。

　　“不可能！”刘铭德面色顿时一变，接着朝李莫遥大声笑道：“现在北边没有战事，国内安定团结，你哪来那么大的功劳可立啊？”

　　李莫遥笑道：“不好意思，前几天皇上被人刺杀，被本将军救下来，所以给了本将军这支尚方宝剑，说是全力调查刺客，我怀疑刺客就在蓬莱，所以便跑来查案了！”

　　刘铭德顿时气得胡子颤抖，指着李莫遥道：“你刚才不是说奉临夏王爷的命令，调查渤海剑派的案子吗？怎么用抓刺客的宝剑，来管这件案子啦！”

　　“我是真的怀疑啊！”李莫遥哈哈大笑，接着低声朝刘铭德道：“你王八羔子怎么那么笨呢？要是你退兵的话，我就不说找刺客的案子，现在你不退兵我只能这样了！”见到刘铭德气得面色发白，李莫遥双笑道：“我刚才对你说话，使用真气传音的，所以别人听不到见！你自己做不了证明，参不了我！”

　　“不过我可要参你啦！”李莫遥见到一道人影飞快地从人群中穿梭而来，那无数的兵将竟然连一个手指头也碰不到，接着那道影子飞快地将一张白纸朝他扔来，李莫遥连忙接住，朝刘铭德笑道：“刚才你对楼绛玉小姐说的话，做的事情，有个高手都已经在边上看得清清楚楚，还抓了你手下的两名将军，完完整整一字不差地写了出来，上面还摁了手印什么的。总之是证据确凿啊，一句话，你死定了！”

　　刘铭德看着白纸上的各个小字，正是自己手下一个善于书法的将军所为。上面清清晰晰地签了几个姓名，指印上的血迹还是鲜红吓人。脑中一阵昏眩，接着仿佛整个世界都天旋地转起来，没有想到境况竟然转变得那样的飞快。

　　“现在，你就赶紧乖乖退兵！守在楼府的几名将军被楼小姐斩了几个后，又被我杀了几个！”李莫遥面上调皮一笑，接着朝面如土色的刘铭德笑道：“你回去后，乖乖地跪在临夏王爷的院子里面，或许还有救！”接着朝刘铭德身后的将士道：“还不快滚，要射箭啦！”

　　刚才那道黑影子将写满刘铭德罪证的白纸仍给了李莫遥后，便飞快地飞回了庄园中，走到院子中，这里面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她飞快地揭去了面上的蒙面黑巾，脱下了黑色的斗蓬。露出了一件雪白的丝绸裙子，也露出了她曼妙绝美的娇躯曲线，也露出了她绝世美丽，倾国倾城的绝色玉脸。

　　她正是梦君奴！

　　梦君奴款款地走到一边厢房门前，推开雕琢精美的木门，精美贵雅的室中摆着一张牙床，牙床上躺着一具丰满迷人的娇躯，在锦被下面，那具娇躯衬托出来的曲线如同山川般起伏，看来尤其迷人美丽。

　　那玉人的脸蛋还是显得惨白。美目还是微微闭着，但是听到开门地声音，巧秀卷长的睫毛微微一颤，显然是醒着的，那张美丽脸蛋的主人，正是刚刚自尽的楼绛玉。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梦君奴轻轻地走到楼绛玉的床前，轻轻说道。

　　楼绛玉睫毛再微微一颤，便睁开美目。看清楚了梦君奴的玉脸后，小嘴轻轻一讶，接着美目中充满不可置信地神色，两道目光渐渐巡视这梦君奴美丽绝伦的玉脸。

　　“她怎么长得那么美丽？竟然长得比我还要美丽！”楼绛玉心中浮起一股妒忌，还有一点丧气，她以前一直认为天下间没有比自己更加美丽的女子了，不过妒忌的心情很快便消逝了，因为经过刚才的事情后，楼绛玉便也不时刚才的楼绛玉了。

　　“是萧剑月让你来救我的吗？”楼绛玉美目足足望了梦君奴良久后，忽然开口问道而且声音的恭敬，连她自己也不敢相信。而且死过一回后，她竟然丝毫没有怀疑地将口中的话说了出来，以前萧径亭在她的心中，是被她刻意蒙蔽住的。

　　“对！从你进入这个地方的开始，我便已经在这里了！”盟军轻轻一笑道：“他不但让我来救你，而且昨天晚上借助被你打击，装着喝醉了酒，抛出了楼府，安排救助渤海剑派的计策！”

　　见到楼绛玉满目的不解，梦君奴道：“现在刘铭德已经退兵了，渤海剑派暂时没有事情了！外面李莫遥的兵马是他叫来的，你也是他让我救的！还有……”

　　还有白衣淫贼也是他灌醉的，也是他让梦君奴派人去杀个半死的。李莫遥的兵马也是他亮出萧径亭的身份才请来的。而梦君奴一直保护着楼绛玉，也是萧径亭请求下，梦君奴才答应的，就连李莫遥逼迫刘铭德退兵的狠毒计策，也是萧径亭和梦君奴这对男女策划的。

　　“我知道他不会抛弃我不管，自己一个人跑的！”楼绛玉美丽的小脸变得无比的温柔，刚才还是惨白的小脸，现在粉红粉红的，看来仿佛美丽不可方物，接着美目望向窗外，柔声道：“我以前真是傻啊！我好后悔啊，不知道剑月哥哥会不会生气啊！”

　　“我还说他笨，说他没有出息！其实那天在海上遇险的时候，我就知道他非常厉害的，只是自己不忿的很，不愿意向他投降罢了！”楼绛玉仿佛彻底地放开胸怀了，美丽的小脸也稍稍一阵羞涩，但是一阵幸福和甜蜜充斥了整个芳心！也不顾忌梦君奴在边上，小嘴喃喃自说说语着。

　　“咦？！难道让你一直守在边上，等着我自尽，也是他的主意吗？”楼绛玉忽然小脸一嗔，美目一闪朝边上的梦君奴娇声问道。

　　梦君奴美目一寒，道：“不是，因为你这个丫头没有死上一回，是找不到自我的！刚才你虽然受到了刘铭德的打击，心中已经没有了任何希望！但是你的权势心那么重，救回你以后，肯定还是会想着做上渤海剑派的掌门人的！”

　　听到梦君奴的话后，楼绛玉小脸闪过惭愧的神情，接着小嘴一撅，狠狠地朝梦君奴瞪去道：“那你就不怕我真的死了，那样他可不会放过你的！”

　　梦君奴美丽绝伦的小脸轻轻一笑道：“有我在边上，怎么会让你死掉！你手中的匕首刚刚刺进胸口的时候，我已经用真气控制了你的手了！至于为什么还是让你刺伤了自己，那是为了吓走刘铭德，更是为了教训你这个丫头！你自己做下的错事，哪能一点都不受到惩罚！再说了，你受伤了，我可一点都不会心疼！”

第十二卷 第六章 疯狂的一夜

　　“你还高兴是吧！现在我胸部有了一道疤，上面肯定变丑了！以后我的身子再也不能讨好萧剑月，是不是？”楼绛玉顿时恢复成那个骄傲厉害的丫头来，但是在梦君奴面前，也仅仅只是小声地嘀咕着，不敢说出声音来。梦君奴轻轻一笑，接着美目望上楼绛玉的小脸，道：“现在，你还想不想做渤海剑派的掌门人了！”

　　楼绛玉美目轻轻一转，朝梦君奴轻轻一笑道：“当啊，我要当一个听话的掌门！他肯定是不愿意做的，而我哥哥楼竹廷只会胡闹！所以只能由我来做啊！”听完楼绛玉的话后，梦君奴嘴角轻轻一动，但是终究没有说话。片刻后，方才望向楼美人儿，小嘴微微一叹：“渤海剑派的事情才没有那么容易就结束，刘铭德只是一个卒子罢了！想要保住渤海剑派，就非得要从根本上下手了，就要让出……”梦君奴说到这里的时候，忽然朝楼绛玉一笑道：“我和你说这些做什么呀？总是最后渤海剑派就算保下来了，那也是元气大伤了！”

　　“哦！”楼绛玉听后，小脸微微一黯淡，她不笨，刚才听到刘铭德的分析后，也大体知道了其中的缘由。但是很快，楼美人的小脸又如同花儿一样的绽开，微微有些羞涩道：“他现在去那里了？”梦君奴轻轻说道：“他可能已经南下去金陵了吧？！去保渤海剑派，去保你的身家性命了！”

　　此时正是快要中午的时候，就在刘铭德还没有进去蓬莱的时候，萧径亭便已经骑着快马赶往了蓬莱城东的码头，他知道再等上一些时候，码头便也会被封住了，到时候就连蓬莱也出不去了。楼竹廷骑着快马跟在萧径亭的身后。送着去蓬莱的码头，边跑边道：“径亭啊，没想到你面子大的很啊，朝廷地一品将军你也能够请来！”萧径亭笑道：“你可不要被武莫哀那一套给迷糊住了，他收买人心的本事可是一流的！”

　　“收买了屁！”楼竹廷朝萧径亭狠狠一瞪道：“李莫遥可不是我请来的，昨天中午接道你的命令后我虽然马不停蹄地就赶去临夏王府，但是却在半路上碰到了李莫遥！待我说出来意后，你知道李莫遥说什么？！”萧径亭呵呵一笑道：“他说我萧径亭已经叫人去请他来了是不是？”“有人去了，你还叫我去啊！”楼竹廷顿时朝萧径亭一阵苦笑。萧径亭歉意一笑道：“我虽然预料到君奴肯定已经早早就以我名义去临夏王府搬救兵了，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就只能将你派去了！”

　　“夜儿，那个武莫宸还没走吗？”萧莫莫坐在塌边，望着在边上忙碌的夜君依，微微皱起柳眉不快道。夜君依收拾好手中的东西，朝莫莫摇了摇头，娇声道：“现在正在湖上的画舫，和李莫潇大人喝酒呢？不过今天晚上还有一个人，婢子不认识！”“哦？！那等下我便去瞧瞧！”

　　莫莫本来是侧趟在塌上的，丰腴迷人的娇躯形成一道连绵起伏的曲线，看来尤为的撩人，而且此时已经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了，所以莫莫娇躯上穿地衣衫很少。薄薄的丝绸长裙下，便只有一只小小的肚兜，下面也只有一条小小紧紧的粉红小内裤，其他大部分雪白的美肉都在透明的丝绸下显露出来，使得美人儿绝世妖姥的娇躯充满了热辣的诱惑。

　　莫莫站起身后，那身浮凸的曲线仿佛一条美人鱼一般，充满了成熟的诱惑。夜君依虽然是女子，但是对着莫莫地娇躯也看得有些移不开目光了。见到莫莫投来一道诧异的目光，夜君依小脸不由微微一红，然后接着便飞快移开美目，细声道：“既然莫姨那么不喜欢王爷，为什么不当面和他说清楚，偏偏要这般躲着他啊！”

　　莫莫轻轻一叹道：“不行，现在可不能得罪这个已经受到武帝信任的临夏王爷了，他对你主子的事情，还有很大的用处！”说到萧径亭，夜君依小脸顿时一痴，自语道：“莫姨啊，你说主子现在在蓬莱做什么那？不知道是不是和哪个‘蓬莱玉’在卿卿我我啊？”莫莫扑哧一笑，接着朝夜君依嗔上一眼，道：“要是这样你也吃醋的话，那你以后非酸死不可？我家亭儿可不是那个柳含玉啊！”接着款款走到床前，道：“夜儿你出去招呼一下重要的客人后，便回去休息吧！我要去打听一下王爷的那个客人到底是谁？”“是！”夜君依轻轻一应，然后便转过娇躯朝外面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转过小脸问道：“莫姨，你说那件事情要是让主子知道以后，他会不会生气啊？”莫莫的小手正要脱下外面的那件丝绸长裙，见到夜君依转过脸来问这个问题，不由温柔一笑道：“放心吧！不会的！”

　　莫莫褪下了那件长裙后，娇躯上留着那件肚兜，但是却将那件粉红小内裤也脱了下来，露出了她雪白丰腴的惹火身体，那肚兜角儿刚刚挡住了大腿间的方寸之地，但是在肥美隆起的美肉上，还是有几根调皮的萋萋芳草在美人儿玉腿的轻迈间，显露了出来。莫莫款款走到一面大镜子面前，看着自己足够令世界所有男人都掉了魂魄的身材，然后将视线落在自己已经渐渐变尖地下巴上，美目一片痴迷，柔声说道：“亭儿啊，你看莫姨想你想得都瘦了！”接着，莫莫的视线落在自己的胸前，小手轻轻拉了拉肚兜，使的那深深的乳沟一下子显露在眼前。

　　那雪白娇嫩的乳肉颤颤巍巍的，两只又圆又大的乳球在紧紧的肚兜包围下，骄傲而又圆耸地向上坚挺着。在肚兜的绸布上，清晰地映出两只绝美玉乳的形状来。不知道是想起了萧径亭对她们的肆虐，还是被自己的眼光看得，两颗粉嫩地小奶头儿渐渐地站了起来。忽然，莫莫美目一热，渐渐地侧过娇躯，目光仍旧停留在镜子上，然后将两瓣肥美的大屁股向后微微撅起，使得两只圆滚雪臀变得更加巨大，圆圆地拱起一道令人喷血的雪白粉弯。

　　莫莫看着自己的两只美臀，美目中的火焰也变得越来越热，然后小手轻轻地放在圆滚隆起的巨大美臀上，在圆细蛮腰和细嫩小手的衬托下，两瓣雪球看来又大又肥。要是让萧径亭看见了，肯定会大声赞道：“极品美臀啊！”莫莫有将两瓣臀儿凑近镜子，然后在稍稍地转过身子。两只小手抓住自己的臀瓣儿，然后轻轻地分开。小嘴笑道：“你这个坏蛋。别的不喜欢，偏偏喜欢女人的大屁股！害地莫姨害怕她们变小了，一直在拼命地练着‘坠玉盘’，现在变得那么大，也不知道你这个坏蛋喜不喜欢？！”

　　检查完自己的屁股后，莫莫并没有做出更加撩人的事情来，而是款款走回床沿坐下，那过一件稍厚地锦缎衣衫，正要穿上，忽然室中响起一道火热而又带了些许下流的声音。“我喜欢，你屁股越大，我越是喜欢！”接着一道人影飞快地飘进室中，火热地目光紧紧地盯在莫莫赤裸的娇躯一会儿，然后长叫一声，猛的朝床上的大美人扑去。

　　莫莫看清楚那是一个中年丑汉，目中一颤，便已经被那个抱在怀里，然后自己的两只娇嫩豪乳也一痛，已经被那丑汉抓在手中狠狠的揉捏着。接着那人雄壮的身躯用力地压上她浮凸丰满的柔软娇躯，胯间的火热也用力地顶在她胯间最娇嫩的美处上。“你放开我！”莫莫顿时用力地挣扎起来，那个力道竟然大得吓人，接着玉腿用力一蹬顿时将那个丑汉踢下了床，然后飞快地拿过长裙掩住自己的娇躯，飞快地从床上爬起，朝外面跑去。那丑汉立刻见到美人半裸的娇躯飞快地朝外面跑去，两瓣雪白的巨大肥臀随着美人不住跑动荡出一阵眩目的雪白臀波，使得他胯间一热，然后目中射出火热而又狂野的光芒，看准美人的玉腿，飞快地抱住将美人扑到在地。

　　“不要，你放开我！”莫莫猛地摔倒在柔软的地毯上，想要挣扎着起来，但那个汉子的武功实在是太高了，两只手臂如同钢铁一般，紧紧地抱住了她的两只玉臂，然后空出一只手按在她的粉背上，她的两只豪乳在这样的压力下，显露出了惊人的弹力，如同弹簧一般使得莫莫胸膛上的肌肤不贴在地上。莫莫的粉背被压，两只小手虽然在用力地舞动，但是丝毫打不着后面的丑汉。不过下面的两只玉腿却是更加奋力的挣扎。

　　由于玉腿的挣扎，美人的蛮腰左右地扭动，带着下面急剧涨大的肥美巨臀也不住左右摇晃，在两只大腿的张和间，两瓣雪臀间热气腾腾的迷人私处也频频地暴露在丑汉的眼前。用力地挣扎几次后，莫莫的小腿忽然猛地望上一蹬，使得胯间迷人私处大大张开，看的丑汉的呼吸顿时急促起来，突然脸上一疼，原来被莫莫踢到了脸上。目中一怒，一手按在美人的蛮腰上，高高举起另外一只手掌，对着肥圆的屁股狠狠打了下去。

　　“啪！”随着一声清脆而又蚀骨的击打声，莫莫一声惨叫。肥大的巨臀一阵摇晃，接着雪白娇嫩的屁股蛋上顿时多出一道鲜红的手掌印，那个丑汉目中一热，手中的力道变得越发大了起来，狠狠地打着美人的屁股。看着肥美臀肉荡起的阵阵臀波，直打得美人惨叫连连，终于大声哭将出来。那个丑汉一声低叫，张开嘴顿时朝美人巨臀狠狠咬去，在上面留下一道深深的牙印后方才放开，然后用力分开美人的两瓣肥臀，对着热气腾腾的地方，凑上嘴巴狠狠地噬药允吸

　　“不要！你这个混蛋，等下我一定要杀了你！”莫莫一声惨叫后，顿时大哭起来，拼命的挣扎，疯狂的想要摆脱丑汉。听到莫莫哭得荡气回肠，那个丑汉一呆，将嘴巴从美人的臀上移开。嘴上早已经是滑腻湿露一片，猛地转过莫莫的娇躯，然后嘿嘿一笑，目中一热，重新压上莫莫的娇躯，抓住美人两只丰满的大腿，猛地向两边分开。然后将美人地下身往自己的胯下一拉，淫笑道：“哭吧！叫吧！你叫得越响，我越发高兴！”“哇！不要！呜！求求你放过我吧！”莫莫美丽的脸上用力地摇着。躲避着丑汉的亲吻，美丽绝伦的脸上早已经布满了晶莹的泪水。仿佛便连声音也哭得沙哑了。两只粉拳也拼命地捶打着丑汉的胸膛。

　　丑汉得意一笑，下身紧紧压上美人的两只豪乳，用力地揉捏着，若得美人痛得娇啼出声。“亭儿，你快来救救我，救救莫姨啊！”莫莫忽然停住了挣扎，美丽的娇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惹得丑汉面上微微一愕。“咯咯！”莫莫忽然睁开双目，朝丑汉得意一笑。在丑汉面上惊讶的时候，也不知道那里来的力气，猛地将丑汉压在身下，撅起两只肥大的巨臀坐在丑汉的胯间，两只玉手在丑汉的脸上一摸，然后轻松一揭，便露出一张俊美绝伦的脸，正是俊美无匹的萧径亭。

　　“你这个小坏蛋，被莫姨骗到了吧！”莫莫张开小嘴，吐出小香舌，状似疯狂地添上萧径亭的俊脸，然后对着萧径亭秀挺的鼻子狠狠咬下，但是咬在嘴中的时候，却是变得无比的温柔，柔软香嫩的小舌头轻轻地舔着。舔噬一阵后，两只玉手捧着萧径亭的那张俊脸，神情痴迷的细细端详，腻声道：“小坏蛋，无论你拌成什么模样，从你的味道和你的眼睛，我都可以认出这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只不过莫姨刚才打你根本就没有用力，眼泪也是因为喜欢才流的，你怎么就没有看出来，还被莫姨骗了！”

　　萧径亭讪讪一笑，道：“其实我也明白你知道是我，但是见你哭得……”没等萧径亭说完，莫莫美目闪过一丝荡意，忽然抓住萧径亭的两只手摸上自己的乳房，但是小嘴却是大哭大叫，娇躯也骑在萧径亭的胯间不住的挣扎。

　　“混蛋，你放开我！”莫莫小嘴大声叫嚷着，但是两只小手却是疯狂地撕扯着萧径亭的衣服，没有几下工夫，萧径亭的上身便已经被脱得干干净净了，莫莫再也顾不上大声哭叫了，凑上小嘴印在萧径亭的胸前，张开玉齿对着萧径亭的胸肌狠狠的咬上一口，也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牙印，然后伸出小香舌，轻轻地舔噬着上面的伤痕。另外一只小手也不闲着，伸进萧径亭的裤子探下，但是想要的东西却是被自己的两瓣肥臀压着，美人便索性跪在萧径亭的胯间，两瓣绝大的美臀狗趴式地高高撅起，两只小手猛地抓住萧径亭的裤腰，用力向下一脱，见到萧径亭狰狞竖起，美目顿时一阵火热。

　　感到自己成为被强暴的一方，萧径亭不由轻轻一阵苦笑，手掌轻轻拍了一下美人的肥臀，柔声道：“莫姨啊，我现在需要马上到李莫潇那边，你……”但是还没说完，莫莫火热香甜的小嘴便已经顺着脖子吻上了他的嘴巴，美目仿佛要冒出火来一般，根本没有听见萧径亭在说什么。

　　美人的香甜小舌还没有伸进来，萧径亭便感觉口中一甜，仿佛是喝到了一大口蜜一般。原来美人控制不住情潮，仿佛吃了春药一般，发情时候的香甜口水顿时流到萧径亭嘴里。萧径亭顿时满齿生香，心中正在感叹情欲的奇妙，美人的小舌头便已经用力地卷了上来，带着如火的热情，疯狂地和萧径亭的舌头纠缠在一起。“莫姨！我心爱的莫莫！”萧径亭心中一阵温柔，两只手掌轻轻地摸上莫莫的两瓣肥臀。然后伸到两瓣肥臀中间的火热，用力地揉捏着。“哦！啊！”莫莫一声长嘶，娇喘吁吁地离开萧径亭的嘴巴，两只美目有些失神。小嘴张合间喷出火热地香气，忽然坐直娇躯。小手抓住萧径亭的巨物，轻轻地挪动雪白火热的巨大肥臀，然后猛地“啊！”一声惨呼，但是里面也充满了舒爽和畅快！

　　“宝贝儿！你刚才和我说要去李莫潇那里？去做什么，可是蓬莱那边出事了吗？”两人早已将战场转到了床上，在床上大战了不知道多少回合，最后莫莫连连腻声讨饶，说她已经被萧径亭喂饱了。然后整具娇躯便仿佛没有骨头一般，软在萧径亭的怀中，甚至将火热红肿的私处紧紧地贴在萧径亭的大腿上。小嘴轻轻地吻着萧径亭胸前地每一寸肌肤，忽然仰起小脸腻声问道：“咦？你刚才听见了吗？”萧径亭一只手掌正在轻轻地抚摩着莫莫两瓣圆大的美臀，摸的美人舒服得睁不开眼。只是小嘴中发出发出猫儿饱食一般的呓声。

　　在和萧径亭大战的时候，莫莫便屡屡将萧径亭的注意力引到她的美臀上。这段日子她练坠玉盘大有收获，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得到萧径亭的肯定，虽然小嘴上没说，但是只要萧径亭的目光或者手掌一落在她的美臀上，她的美目便热切紧张起来，虽然装作若无其事，但是眼角却是紧紧地观察着萧径亭的反应。待见到萧径亭满是赞叹和喜爱的神情，美人地美目顿时变得微微有些自豪和得意起来。莫莫听到萧径亭的问话后，顿时咯咯一笑，然后美目闪过一丝调皮的光芒，道：“人家当然听到拉，你以为人家风骚的什么事情也不管不问了吗？”

　　萧径亭的手指轻轻地戳进美人的臀缝，笑道：“难道不是吗？你明天肯定有事情要出去办，刚才偏偏如同荡妇淫娃一般，硬要我进了你的后面，疼得现在还不敢屁股朝下坐着！”“嘤！”莫莫玉脸一红，举起粉拳轻轻地在萧径亭胸前捶了一记，腻声道：“我不依啊，人家是想要让你得到，你还说人家是荡妇淫娃！”“啊！”萧径亭心中微微一愕，以前的莫莫一直是母亲一般的，怎么今天又仿佛一个小女孩一般的娇嫩腻人拉，但是无论是怎么样的萧莫莫，都是热情如火，温柔如水的。至于怎么改变，那么只有让萧径亭更加的喜欢她而已。

　　“是的！渤海剑派那边出事了！”萧径亭一只手又轻轻地摸上玉人的两瓣美臀，颇有些爱不释手的势头，引的美人眉开眼笑。就在这样温柔情爱的环境中，萧径亭说出了渤海剑派所有的事情来，但是对于楼美人却只是寥寥几语，并没有说得很多，惹得美人美目一转，也不知道是在打什么主意。听到萧径亭说完后，萧莫莫的神情顿时变得严肃起来，接着朝萧径亭歉意一笑道：“亭儿，你罚莫姨吧！这件事情那么重要，莫姨还那么嘴馋，硬是拉着你疯狂了大半夜，刚才武莫宸还在这里那，不过现在都已经半夜了，他肯定都走了！”

　　萧径亭在美人的瑶鼻上轻轻一吻，面上一正道：“错！”接着神情变得温柔起来，道：“比起和莫姨的交欢大事来，这些小事，有算得了什么呢！”莫莫轻轻地啐了一口，玉脸通红，美目如水地朝萧径亭嗔上一眼，腻声道：“你这张嘴巴真是甜死人了，可惜你还有其他女孩要爱。不然莫姨都忍不住想要一口将我的小宝贝吞进肚子里！”然后嘟起小嘴，朝萧径亭的嘴唇上甜甜的吻上一口，柔声道：“不过这几天武莫宸天天都在这里待得很晚，你现在出去看看，说不定他还在哩！”

　　萧径亭将莫莫的娇躯抱起放在床上，在她小嘴上吻上一口。柔声道：“莫姨啊，你好好睡上一觉，我等下过来抱着你香喷喷的身子睡！”萧径亭叫来丫头，先是让人去画舫上看武莫宸还在不在，要是在的话就留住他们，然后自己匆匆地洗了下身子，换上衣服便朝画舫的地方走去

　　“萧兄，你的身子好些了吗？”萧径亭刚刚走到院子里面，武莫宸上来招呼，后面跟着一个身材修长，面目英俊而又不乏威猛的中年男子。这个中年男子，萧径亭认识，正是在上兵世家有过一面之缘的李莫潇。“好些了！”萧径亭轻轻笑着应到，和几个客套了一番后，便走进了那只画舫！他心里清楚得很，别人或许不知道他萧径亭已经不在醉香居了。但是武莫宸肯定是知道的。因为听莫莫说，武莫宸这段日子几乎都在醉香居中，而且也没有私下提出要见萧径亭。自然是知道萧径亭不在醉香居了。武莫宸走在前面，忽然朝萧径亭神秘一笑道：“萧兄啊。今天我们还来了一个贵客，你且猜猜他是谁？那个贵客萧兄也认识，甚至还有过救命之恩！”“救命之恩？说不定还是当官的，那就差不多是宴孤衡了！”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朝画舫上望去一眼，看到一道人影正在灯下喝酒，看来显得有些落寞。不由笑道：“莫非是宴孤衡先生？！”

　　武莫宸朝边上的李莫潇呵呵笑道：“我说过吧！这肯定难不到萧径亭的吗？”接着朝里面的宴孤衡道：“先生，你已经被萧兄认出来了！”宴孤衡端着酒杯走出了画舫，呵呵笑道：“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我借花献佛敬萧公子一杯！”萧径亭面上一笑，道：“宴先生说错了吧？我可是一直都在这醉香居的啊，何况我还是这个醉香居的半个主人啊！这个酒说来还是我的啊！”口中虽然这么说着，但是却是接过宴孤衡手中的酒杯，仰起脖子一饮而尽，然后方才恍然过来，武莫宸竟然叫宴孤衡先生，不由微微一愕。

　　宴孤衡呵呵一笑道：“在下当年刚进朝廷的时候，曾经给二王爷做过老师！”“哦？！”萧径亭轻轻应道，原来两人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听到萧径亭说自己是醉香居的半个主人，武莫宸面上不由微微一摆，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他的神情已经引起了场中所有人的注意。萧径亭在这个时候说出这句话来，那是有深意的。等下他便要对武莫宸有所求了，但是尽管是有所求，却是不能拿他心爱的莫姨来做任何条件，所以萧径亭这句话也是先打了一个招呼。

　　“王爷，萧某正从蓬莱那边过来，而且还惊动了贵府上的李莫遥将军！”萧径亭饮下了杯中的美酒后，便直接进入了话题，朝武莫宸笑道。武莫宸面上微微一讶，接着朝萧径亭道：“李莫遥将军，现在应该在奉着父皇的圣旨，来追查前段日子行刺父皇的凶犯，怎么会去蓬莱呢？莫非那个刺客便在蓬莱吗？”萧径亭面上微微一变，并不是因为武莫宸的态度，武莫宸面上无论是神情还是眼色，都是非常热情地，而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也再正常不过了，他现在还并不明白那边发生的事情。在武莫宸说起刺杀大武皇帝的事情时，萧径亭心中竟然浮起了萧剑府那个美人府主的绝世芳姿，她说不定便是显碧国贵族甚至是王族的后代，所以是最有可能刺杀大武皇帝的一派势力，而她偏偏现在就在蓬莱。

第十二卷 第七章 痴情任夜晓

　　“那我就不是怎么清楚了！李莫遥将军是因为渤海剑派的事情去的！”潇径亭道，接着朝武莫宸歉意一笑道:“这件事情我需要向王爷请罪了，李莫遥将军是用我的名义请过去的，潇某对王爷没有寸功，反倒是用王爷的名字来谋私了！”

　　“求之不得！求之不得！”武莫宸呵呵笑道，接着面色一正朝潇径亭望来，问道:“径亭兄，莫非是渤海剑派出了什么事情不成？”随即脸上闪过一丝笑意，道:“莫非是你欠了人家的感情债，作为人家的女婿不得不帮渤海剑派办事不成？我可是听说那个“蓬莱玉”，可是美得很啊！”

　　潇径亭面上不由一阵苦笑，道:“就算是吧！”接着道:“今天早上的，东海节度使刘铭德率兵冲破渤海剑派的阵阵屏障，直接冲进蓬莱！封掉了渤海剑派所有的码头和产业！无奈下，我唯有派人到王爷府上去搬救兵了！”

　　“什么？！”听到潇径亭的话后，武莫宸目中精光一闪，手中的酒水稍稍一晃，但是并没有溢出杯子。只是目中的神色顿时变得凌厉起来，思考了片刻后，朝潇径亭问道:“是不是渤海剑派那个急心切的大小姐惹的祸？”

　　潇径亭点头笑道:“王爷厉害，一下便已狂猜出了其中的缘由！”

　　武莫宸将酒水倒进了口中后，闭目微微思考了片刻，而后目光灼灼地射向潇径亭道:“潇兄这次是专门为了渤海剑派地这件事情回来金陵的吧！”接着面色一正问道:“要是我能够兜下的，为了讨好潇兄，我肯定会为潇兄兜下。但是要是事情太大的话，那也只能包住你的那个蓬莱玉的性命！”

　　说话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朝萧径亭望来。但是在武莫宸说话的时候，李莫潇和宴孤衡在边上都是静静听着。

　　“他们在渤海剑派发现了朝廷历代都十分忌讳的禁物！”潇径亭无奈一笑，缓缓说道:“而且是非常厉害的那种。比如突厥的玉器、突厥的香料，还有突厥的矿石！”说道这里的时候，众人已经色变了。潇径亭面上仍是笑着加上一句，暗道:“还有就是突厥的武器！”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莫潇顿时色变，接着目中便闪着不问的主意。因为现在在蓬莱城中的，便是他的亲弟弟李莫遥。

　　“吸！”武莫宸不由倒吸一口凉气，朝潇径亭苦笑道:“潇兄啊，你那个楼大美人也太厉害了！这种天大的犯禁事情竟也敢做了出来！”按着面上一正道:“这可是泼天大祸，一个无论是谁也接不下来的祸事！历朝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都不管有没有这种具体地事实，直接诛灭九族的！而且蓬莱的渤海剑派，你也知道在这几十年来……”武莫宸并没有说下去。而且朝潇径亭歉意一笑。里面的意思不言而喻。就是朝廷也几乎不能容忍渤海剑派的存在了，只是找不到理由而已，现在终于有了理由，肯定会将渤海剑派一橹到底的。

　　宴孤衡朝萧径亭微微一笑道:“大概就在前段日子，皇上就曾经和二王爷说过。说现在的江山虽然看来安稳太平。但是有些心结一日不除，大武的万里江山就一日不是真正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话里面地意思老夫并不是非常的明白，但是第二天，二王爷封为临夏王，而封地恰恰就在东海道上，离蓬来只不过是几百里！我的意思，萧贤侄明白吗？”

　　“明白！”萧径亭笑着应道，虽然知道劝说武莫宸肯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阻力竟然这么大。

　　武莫宸在这个时刻并没有多说话，而且频频的饮酒。眉头也是紧紧锁着，显然心中正在坐着周密而又困难地决定。良久后，他忽然抬起头朝萧径亭道:“萧兄啊。我这么和你说吧！我父皇是个容不得任何人胁迫他，而我的大哥和国舅爷方召疾，还有他们的朋党正在一步步地逼着皇表态，将大哥立为太子！”接着武莫宸轻轻一叹道:“大哥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父皇本来是非常喜爱他的，要是大哥手中的势力没有威慑到父皇的话，父皇十有八九会立他为太子。但是现在，父皇不但是开始反感大哥，甚至是有些怕大哥了！”

　　武莫宸好像说得远远地跑了题一般，但是萧径亭却是静静听着，没有插上一句话。

　　武莫宸见之，接着说道:“三弟根本就不喜欢做这个皇帝，所以父皇就在我离开京城的时候，便嘱咐我在外面任王爷的时候，多多体察民情，多多招来贤能之士，多多办理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情，以便日后回到京城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威望等等之类的言语。父皇是非常的不满大哥了！而且前几天，他刚刚将我府上的一名家将升为一品军，可见朝中的局势已经有些紧张了！所以径亭啊，我不能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和他老人家叫板，那样会误了大事的！”

　　“是！”萧径亭便要将心中准备好的说辞说出来，但是稍稍犹豫了一阵，还是没有说出口来。

　　见到萧径亭没有继续说话，武莫宸朝萧径亭笑道:“现在整个蓬莱都在李莫遥将军的掌握中，那就还有足够的时间！”接着目中一眯，道:“我听说现在正是苏临礁做渤海剑派代理掌门，就让他扛上这个这件天大的祸事吧！”

　　萧径亭苦笑道:“那个老狐狸在闻到风声后，将掌门的位置让给楼大小姐了！”

　　“是这样！”武莫宸面上的神情微微一变，接着一咬牙，道:“那你尽快赶回蓬菜将那个楼大美人带走，也算是我成全你们这对有情人了！”

　　萧径亭注意到，武莫宸在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目中闪过了一道异芒，好像表达着其他的意思。潇径亭心中暗道:“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成全了我们，那我最好也要成全你对我莫姨的心思呢！”

　　“那萧某在这里就先榭过王爷了！”萧径亭面色一正，笑着说道。

　　“在下任断沧，听说二王爷和李大人都在。可否过来叨扰！”就在萧径亭心中在想着法子，怎么将武莫宸引向救回渤海剑派的时候，忽然外面转来一阵爽朗的声音，时让他心中一惊，来人竟是江南武盟的盟主任断沧。

　　武莫宸面上一缓，大声喝道:“求之不得，任盟主请进！”接着站立起身，走到外面迎向任断沧。

　　月光下，一道修长雄伟的人影踏着威武的步子朝众人走来。面色英俊凛然，正是江南武盟的盟主任断沧。他本来只是抱起拳头朝这边行礼。但是抬头的时候却是见到船上的萧径亭，面上的神情不由微微一变，接着便立刻将目光移开，笑着和武莫宸等人招呼着。

　　在进入船后。任断沧也仅仅只是和萧径亭淡淡地打了个招呼。然后便和武莫宸，李莫潇等人说起正事来，在此期间，对待萧径亭的神情也极是冷淡。

　　见他这般，萧径亭也懒得理会，径自饮酒听着几人说话。听了许久后，萧径亭方才听明白了。原来是江南武盟这段时间，竟然开始着手了军中将官的武功训练。而且屡屡往军中输送江南武盟的弟子，武莫宸言语中不是非常的赞同，但是也没有太是反对。倒是开口给江南武盟许多好事，比如让江南武盟的产业店铺进入东海诸府，还有江南武盟从来都不能占得好处的西蜀，竟然在武莫宸地开口中，也给任断沧眼中铺开了一条势力触及西南的金光大道

　　任断沧虽然是大笑而来。但是眉宇间的神情却是充满了坚定，一幅你怎么也休想收买我的样子。但是偏偏武莫宸口中说地都是给他地好处，而且好处一件比一件大，一件比一件令他动心。但是就是没有听到一点点的要求，使得如此精明的任断沧，目中的神情也变得不怎么清明起来，接着神情开始变得凝重起来，脑中也细细地考虑起武莫宸的话来。

　　“任盟主。在下好像很久都没有看到过令千金了吧！”武莫宸忽然笑着萧径亭望来一眼，接着给任断沧面前地酒杯倒满，笑着问道。

　　任断沧仿佛将刚才想的事情统统抛到脑后，笑道:“王爷也还记得小女吗？最近不在江南，跑到北边玩去了！”接着目光朝萧径亭望来一眼，道:“这个丫头，不久后就要嫁北边，现在心里等不及便跑去玩儿了！说不定现在在她夫家的府上！

　　萧径亭眉头微微一跳，见到武莫宸关切的目光望来。嘴角扯开一道笑容，然后立刻收上，将手中的酒水饮下，然后拿起桌上的酒壶倒满，又一口饮下。使得边上的任断沧面上也不由微微一变，仿佛萧径亭今天晚上就要去她家抢人一般。宴孤衡朝萧径亭望来一眼，接着目中闪过一丝笑意，朝任断沧问道:“任小姐竟然已经有了了夫家了吗？外面的人可是一点也不知道啊，这么重要的事情盟主怎么不向外面公布啊？”接着面上一讶，笑道:“我只是听说过任小有了情郎，没有想到那么快便已经定下情事！好啊，有情人终成眷属！

　　听了宴孤衡的话后，任断沧目中的神色微微一变，接着笑道：”小女只是一个平凡女子，她的婚事可不敢惊动了江湖上的朋友，又不是什么大事！“接着目光望向萧径亭道：”至于夫家，在座的人都知道，便是王爷的娘舅方召疾府上的大公子方剑夕了，下个月便准备给他们定下亲事了！

　　众人离开以后，萧径亭并没有立刻回到莫莫的小阁上，而是转身回到了画舫上。里面的有个侍女正在船里面收拾，见到萧径亭进来，小脸不由微微一讶，并没有说上面，反而朝萧径亭柔声道:“公子且在这里等着，我去给公子拿来一坛新酒！”萧径亭笑道不用，从侍女的小手拿过原来还没有喝完的酒壶，坐在船头上慢慢饮着。而那个侍女竟然也站在边上，并不离去！

　　萧径亭轻道:“现在已经很晚了，你便回去睡觉吧！不用在这里侍候我了！”那个侍女轻轻地摇了摇头，道:“我不困！”接着美目朝萧径亭望来，柔声道:“公子你心里很难过对吗？

　　萧径亭面上一讶，见到那个侍女的神情竟然很郑重，“心中不由不解。朝她笑着摇摇头。

　　那个侍女走到萧径亭的身边，道:“刚才任盟生的话我已经听到了，是莫姨吩咐我过来的，要我注意他们说地什么话。”接着美目望向水上的灯火，道:”现在在醉香居里所有的姑娘都在羡慕任小姐哩。因为她竟然有公子这样的情郎！公子和任小姐的事情，现在都成为女孩口中的美谈哩，现在任盟主竟然要将她嫁给方剑夕少侠，公子的心里自然不痛快得很了！”

　　“我和夜儿的事情什么时候在金陵城中传开了。成为众人口中才子佳人的典范了！难怪刚才任断沧对我一点好脸色也没有了！”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朝那个侍女笑道:“真的，虽然我现在心里不是那么高兴，但也不是那么的糟糕！至于任小姐的事情，我一点也不担心，到时候拿着宝剑闯到任府中要人就是了！”

　　“啊！”小姑娘听到萧径亭的话后。美目顿时一亮，接着整张小脸红彤彤地布满了憧憬。

　　“说的好啊！”萧径亭的话刚刚落下，忽然外面传来一阵气愤而又充满气势的声音，正是刚才已经离去的任断沧。“我知道任盟主没有走，所以在这里等着盟主那！”萧径亭对着来人声音的方向笑道，接着举起手中的酒壶道:“不过酒却是差不多被我喝完了，没有了！”

　　“呼！”空中忽吹过一道劲风。吹得萧径亭脚下的画舫也微微晃动着。接着一道身影飞快地从暗中飞来，在水中轻轻一点，便落在了画舫上。

　　萧径亭对着边上地那个小侍女，道:“你先回去！”接着朝任断沧笑道:“任盟生有什么话就直说吧？要是说什么让我放弃夜儿的话，那就不要说了，我要赶着回去睡觉！”

　　任断沧面上一变，接着走到萧径亭的身边，两道凌厉的目光直直朝萧径亭射来，道:“不用我让你放弃夜儿，女儿家的婚事自古来便是由父毋做主。到时候。只要夜儿一回来，我便马上将她和剑夕的婚事给办了。夜儿年纪还小，虽然现在被你哄了心神，但是只要和剑夕生活上一段时间，相比较而下，自然会知道白己该怎么选择，也自然会将你忘了！”

　　萧径亭眉头不由一皱，不快道:“那你还来找我做什么？”

　　任断沧气得目中一火，朝萧径亭冷冷道:“你就是这么和长辈说话的吗？”

　　萧径亭朝任断沧微微一笑道:“任盟主要是你是个小人的话，或许我会对你阴奉阳违！尽说客气话！而要是你真正是像归行负那样不拘小节、光明磊落的话。我或许对你说话会非常的热咯！但是对于你，说实在的，我甚至不愿意和你多说话！”

　　“你！”听到萧径亭的话后，任断沧顿时面色大变，呼吸猛的变得粗重起来，双目凌厉地望向萧径亭，看来仿佛要将萧径亭毙于掌下一般。

　　“呼！”任断沧缓缓地呼出一口气，面上的种情顿时变得温和起来。朝萧径亭道:“恰恰和你相反。径亭！我知道你在打玄典圣谱的主意。但是对于你，我有一种子侄一般的喜欢。我不知道为何，在你眼中，我竟然是这么不堪的一个人！”说完后，任断沧轻轻一叹道:“不说这些了，我现在问你一些事情，你要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不然的话，尽管你对我江南武盟有恩，但是我掌下也绝对饶不了你！”

　　见到任断沧的神情重新变得严厉起来，萧径亭不由应了一声。

　　“夜儿哪里去了？”任断沧两道目光如同刀子一般紧紧盯着萧径亭。良久以后缓缓开口问道:“是不是你将她给带到什么地方去了，要是你现在将她交出来的话，我当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不然就算我会放过你，方召疾那边的势力你是知道的，要是让他动怒了，让你就算走到天涯海角，就算有二王爷撑腰，那天下之大也没有你的身之处了！甚至，你身边的那些女人也会招来祸事……’’

　　“夜儿跑了？”萧径亭心中一喜，接着哈哈一笑道:“这个丫头正是聪明机灵。早就看出不对，便趁机跑了！”见到任断沧气得胡须发抖。萧径率笑着问道:“那麻烦任盟生告诉我是什么时候跑地，在什么地方跑的。在什么人的手中跑的？！””她前十来天左右的时候跑的。在北边的途中跑的，在她的两个女师傅的手中逃跑的？！”任断沧见到萧径亭的反应后，尽管气得面色发青，但是却是盯着萧径亭，冷冷地回答每一个问题。萧径亭面色一疑。问道:“就是逼着她学邪派剑术的女魔头吗？”

　　“谁说那是邪派剑术？”任断沧终于无法忍受了，朝萧径亭说道:“你是聪明人，你知道就算我有心成全你和夜儿，但是你的对手是剑夕！你和夜儿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你难道要遭到祸事后，方才后悔今天所为吗？”

　　萧径亭眉头一皱，朝任断沧道:“盟主，要是下面还是这些话。那我就回去了！见到夜儿后，我会通知你一声地！”接着头也不会便朝岸上走去。“你现在是回到萧莫莫那个女人的房中吗！”任断沧的声音顿时变得阴冷起来，接着朝萧径亭的背影道:“要是夜儿知道你和萧莫莫乱伦的事情，她会怎么看你？会怎么看这件那么不堪的事情呢？”

　　“你知道了？是谁告诉你的？”萧径亭目光猛地朝任断沧望去，接着恍然一笑道:“知道了，知道是谁告诉你的了！不过我和莫姨什么血缘关系也没有，为何不能相好？至于莫姨这个称呼，那是我们亲昵时候叫的！”接着又笑道:“夜儿，她也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任断沧面色微微一变，接着又笑道:“那武莫宸不知道这件事情吧？！”

　　萧径亭面上微微一变，见到任断沧面上并没有因此而有得意的神情，不由轻轻一叹道:“没有想到盟生连二王爷看上了莫姨这等事情也知道了，但是，这只能表示你越陷越深，已经不能从他们那里拔出身来了！”接着大声笑道:“至于你想去告诉临夏王爷，那你请便！”

　　“看来你是真的不愿意说出夜儿的下落了！”任断沧面上闪过一道无奈，接着缓缓举起手掌，道:“我不知道你怕不怕死，但是现在也只能试试看了，你不要怪我！”说罢脚下一蹬，双掌猛的朝萧径亭击来。

　　萧径亭心中一凛，右手猛的抽出长剑。尽管抽出长剑的速度已经极快。但是那股掌风还是猛地袭来。压得他胸口一紧，胸前仿佛有千斤重一般，连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

　　“呼！”萧径亭足下飞快一点，接着身子轻烟一般地退开，终于躲开了任断沧地掌击。但是胸前气血翻涌，竟是难受之至。脚下也不敢有丝毫的停留，利用轻功优势，飞快地落脚在岸上。

　　“任断沧的武功竟然高到这个地步！”萧径亭心中讶道，他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任断沧出手，心里也知道任断沧的武功极高。但是一直认为自己和他对手，还是可能有一拼之力。但是一招试下，萧径亭心中知道，白己对任断沧几乎是没有什么胜算。这种况，他只是在苏州和唐大美人对战的时候感觉到过，而任断沧虽然不见得能够胜过唐倬兮，但是也肯定不会逊色多少。

　　任断沧朝岸上的萧径亭望来一眼，并不急着赶上来。而是气定神闲地缓缓走来，但是走路间的气势却是朝萧径亭紧紧逼来，仿佛萧径亭已经在他掌握之中一般，目中朝萧径亭轻轻一瞥，缓缓说道:“径亭，你的武功虽然很高，但是比你武功高的人大有人在！就我一人，随便什么时候想要你的性命都可以，方召疾的武功可比我要高得多。现在你想好了吗？夜儿在哪里？”

　　“呵呵！”萧径亭缓缓举起手中的长剑，笑道:“我现在可以肯定，任盟主的武功肯定比我要高，但是您肯定杀不了我！我要是想跑，以我的轻功，天下能够杀我的只怕少得可怜！”

　　任断沧轻轻一笑道:“那你为什么不跑呢？”

　　萧径亭笑道:“我刚才被盟主言语污辱了，所以现在想讨教几招，最好能够割下盟主的一快袖子，也好能够找来一点面子！”说罢，手中的长剑轻轻一挥。剑影在月光下顿时变得诡异起来，而萧径亭脚边的草木上的叶子也纷纷凋零落下，一股幽寒的剑气直直朝任断沧袭去，正是萧径亭只用过一次的绝学－－残风凋零剑。

　　任断沧面色首次变得凝重起来。双目重新地审视起萧径亭来。接着缓缓举起手掌。双目紧紧地盯着萧径亭手中的长剑。

　　“呼！”萧径亭并没有给任断沧太多的时间，手中的利剑轻轻一拐，接着如同一道轻烟一般，带着一股幽冷的寒气朝任断沧刺去。

　　“砰，”想必是萧径亭的武功在他的心目中大大被提高，所以任断沧双掌击出来地劲气比起刚才竟是要大上许多。直击得萧径亭的身子微微一晃。接着面上顿时变得发白，整个身子重重一抖，便仿佛要摔倒在路边一般。

　　任断沧面上一喜，正要退开几步，不料萧径亭手中的长剑轻轻一抖，接着仿佛一道流星一般，比起刚才速度不知道要快上多少，直让任断沧看得目中猛他一动。接着一亮好像是充满了惊讶，还是其他别的想法。

　　“啊！”任断沧轻轻一呼，觉得身子一寒。接着来不及运掌，脚下飞快一点，身子鬼魅一般地移开几尺。

　　“惭愧！可惜！”萧径亭本来以为自己先是诈伤，会让任断沧放松警惕，接着运上所有的真气，肯定能够趁着任断沧分神而使得剑刃刺中任断沧的。但是没有想到，尽管分神下，任断沧还是飞快地躲开了这一剑。

　　“嘶！”萧径亭心中一火，不合武打规矩地将真气运上手掌，然后从剑刃射出。一阵寒光后，随着萧径亭地长剑飞快退回，任断沧袖上的一块碎布飘飘落下，却是被萧径亭的剑气割下的。

　　“不好意思，还真的撕下了盟主的一块袖子！”萧径亭收剑而立。面色红润缓缓笑道:“刚才诈伤，希望盟主不要见怪！”

　　任断沧望着地上的碎布，再望上萧径亭手掌中地长剑。神情微微有些颓丧，虽然这战他肯定算是赢了。接着朝萧径亭望来一眼，轻轻一叹，道：“好自为之吧！”

　　任断沧走后片刻，萧径亭的面色也越来越难看！

　　“噗！”萧径亭口中猛的喷出一口紫红的鲜血，心中暗道:“我这是真伤啊，不是诈伤！”接着驻着长剑援援朝莫莫的小阁走去。

　　走了一步后，胸口便传来一阵剧痛。接着口中又连连喷出几口鲜血，倒不是伤的有太重，只是刚才没有将那口血吐来，憋得太久了加重了伤势。不过总算唬到了任沧，让他叫萧径亭得武功看高移成，日后不会想着要杀掉萧径亭，便轻轻送送地一个人跑来，所以这伤还是受得值的。

　　“亭儿！是你吗？怎么那么晚才回来，莫姨等得都急死了！”走到莫莫的小阁前，美人儿在里面便听到萧径亭进来的声音，接着听到萧径亭的脚步有异，不由娇声急道:“亭儿，你受伤了吗？怎么走路的步子那么虚弱！”

　　见到莫莫身上只穿着一点肚兜儿和一条小内裤儿便跑了出来，雪白勾魂的娇躯勾画着心动魄的曲线，随着跑来的脚步，两只硕大雪白的豪乳在肚兜中轻轻摇摆，萧径亭笑着问道:“莫姨，辛忆和唐倬兮还在金陵吗？我明天去拜访她们，问问夜儿的消息！”

第十二卷 第八章 再救辛忆

　　“亭儿，前段时间，服侍衣儿的那个丫头曾经一个人偷偷跑到我这里来，说是给夜儿那妮子送口信的，约你在月圆的时候潜入任府，和她家小姐会面！”

　　天色刚蒙蒙亮，萧径亭便已经睁开眼睛。怀中的抱着一具丰腴柔赤裸娇躯，在晨起的清新中散发着迷人的幽香。萧径亭本想不惊动莫莫便起身，然后赶去如意客栈去找辛忆，，不料他刚刚一动，莫莫便已经醒了过来，不料到醒来的第一句便是萧径亭最是关心的事情。

　　“夜儿在月圆的时候，便是内力修为大损的时候，莫非那个时候不用被两个师傅监视着吗？”萧径亭心中笑道，接着朝莫莫问道“那夜儿让我潜入任府，是和她亲热一番，还是带着她走呢？”

　　“那个丫头肯定是想你带着她私奔！”莫莫妩媚地望了下萧径亭，将赤裸的娇躯紧紧地贴上萧径亭的身体，接着轻轻一笑道:“是莫姨从那个叫屏儿的小丫头神色上看出来的，甚至连她都做好了私奔的准备了！嗯！”莫莫小手轻轻地在萧径亭的背上摩挲，忽然空出一直小手伸到胯间，将萧径躯的手指抓着拿出.放在自己的雪臀上.柔声道:“睡了一夜后，莫姨那里已经不是很疼了！你再摸着，你这个风骚的莫姨兴许又会想要了！

　　萧径亭轻轻地抚摸着莫莫的香臀，昨天晚上萧径亭受了一些内伤。而莫莫在萧径亭走的这段时间，练《水经玉注》大有进展，所以不顾萧径亭的反对，硬是用那已经受创甚重的肉体来撩拨萧径亭，将萧径亭的欲火给勃发起来，然后再和萧径亭进行了半个夜疯狂交欢。后来萧径亭那不重的内伤是好得差不多了，但是却使得莫莫下身两处美处受创极其产重，而且娇躯也变得虚弱起来。疼得莫莫最后只能侧着娇躯被萧径亭抱着入睡。萧径亭心疼坏了，所以手掌一直在玉人的香臀处，和受创的地方细细抚摸，不料莫莫昨天晚上虽然被喂得饱得不能再饱了。但是受创极重的下身在萧径亭的轻轻分抚摸下，竟然又变得敏感酥痒起来，莫莫连忙呻吟着让萧径亭停下。

　　萧径亭忽然面色闪过一丝不快，道:“莫姨难道没有听说唐绰兮收了夜儿做弟子的消息吗？唐绰兮曾经答应过我的！”

　　莫莫面上一阵思考，接着朝萧径亭说道:“我也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好像唐绰兮已经不在金陵了，也没有传出唐绰兮收了任夜晓做弟子的消息！”

　　“兴许她门派中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吧？！”萧径亭笑道。接着朝莫莫问道:“莫姨，你们醉香居和渤海剑派有什么合作的吗？渤海剑派的两个楼氏大佬前段时间来金陵收春季纳银，现在是不是还在金陵？！”

　　“应该还在吧！”莫莫道:“我们‘醉香居’那个姑娘用的香料，很多便是渤海剑派下属的号子产的！”

　　“您好。萧公子！”萧径亭刚刚走进如意客栈。那个胖乎乎的老板顿时朝萧径亭招呼道，接着面上微微一笑道:“公子是来找辛忆姑娘吗？”

　　“掌柜记得我？”萧径亭笑道:“是啊，我是来找辛忆姑娘的，莫非我那么倒霉，每次来这里找辛忆姑娘。她都会不在吗？”

　　那个胖掌柜讪讪一笑，道:“还真地让小公子猜对了，辛忆姑娘又不在。而且离开已经很长时间了！”萧径亭心下不由一阵失望，心里本来盘算着找到辛忆后，再马上去找武莫宸谈渤海剑派的事情。劝说武莫宸后，便马上赶回蓬菜，但是现在任夜晓竟然了出了意外的事情，而在萧径亭心中。任夜晓的事情甚至比起渤海剑派的事情还要大上一些。所以思量片刻后，萧径亭便算计着想办将任夜晓的侍女屏儿给叫出来，问清楚相关的事情。

　　“萧贤侄！”就在萧径亭走过安然居的时候，忽然从楼上传来一声叫唤。萧径亭抬头一看，临窗正坐着一名英俊中年人，儒雅谈薄，正是昨天晚上刚刚见面的宴孤衡。萧径亭尽管心中急切，但是知道要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宴孤衡肯定不会叫自己的。

　　“宴先生好！”萧径亭笑着走上了安然居的楼梯。见到安然居仍旧和往常一眼，生意极好。整个楼上几乎全都座满了客人，萧径亭远远便看见临窗的一张桌子上，宴孤衡正在一人坐着独饮。而不出萧径亭意外，在宴孤衡边上招呼他，正是安然居的小祝潆儿。

　　见到萧径亭进来，祝潆儿抿嘴一笑，朝后面走去。想必是给萧径亭拿付碗筷什么东西了。萧径亭走到宴孤衡面前坐下，笑着问道:“先生可婚配了吗？”宴孤衡没有料到萧径亭竟然问上这等问题，微微一笑道:“以前有过一任妻子，后来去世了。现在仍旧单身！”

　　看着祝潆儿已经拿着一只茶杯，一只小碟子走出来，萧径亭朝宴孤衡笑道:“先生不是俗人，千万不要被那些俗理什么的给套住了啊！好好的花儿，与其谢了，不如摘了！”

　　祝潆儿听到了萧径亭的话后，虽然羞得满脸通红。但是美目还是勇敢而又幽怨地望向了宴孤衡，那丝丝的情意，便是瞎子也看得出来了。宴孤衡只是微微一笑，便仿佛当作没有看见一边.朝祝潆儿笑道:“我肚子有些饿了.你去厨房里面炒两个小菜过来！”

　　见到祝潆儿走远后，宴孤衡朝萧径亭微微笑道:“就像你和‘醉香居’的女主人那样吗？”

　　萧径亭面色微微一愕，接着一笑朝宴孤衡问道:”这件事情，二王爷知道吗？”

　　宴孤衡轻轻地摇了摇头，接着面色一正朝萧径亭道:“虽然不怎么清楚，但是我想他是看得出一些端倪的，不过二王爷不是那种公私不分的人，但是贤侄你要是想着在二王爷下面入仕，这件事情的影响就会非常的大！”

　　萧径亭轻轻一笑。摇了摇头。

　　“那就好！”宴孤衡朝萧径亭轻轻一笑，接着轻轻一叹道:“我和祝潆儿的事情和你们的不一样，这件事情你迟早会知道的，到时候说不定还会和你有一定的关系！”接着摇了摇头，朝萧径亭道:“对渤海剑派的事情，你心中是不是已经有了腹案了？不会昨天晚上被王爷拒了，便这样算了吧！”

　　萧径亭笑道:“那是自然！”接着朝宴孤衡问道:“宴先生怎么看呢？”

　　宴孤衡轻轻笑道:“现在绝对不是动渤海剑派的时候，而且渤海剑派说不定对二王爷争储有着极大的好处！”见到萧径亭面色惊讶的表情，宴孤衡忽然神私一笑道:“在有些方面，我的情报网问比起二王爷手中的还要发达！不过劝二王爷保下渤海剑派只能由你去说。不过二王爷为人相当的稳重保守，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而且也不做会给自己带来很大险境的事情。这是他的可取之处，但是也是他不能成为一代圣君的原因！呵呵。一个守成的皇帝！”

　　萧径亭对宴孤衡这样公然的评论候武莫宸不由微微一讶。但是却只是听着，没有接口。

　　“不说这些啦！”宴孤衡端起茶杯，一钦而尽朝萧径亭问道:“你知道我现在在等谁吗？”见到萧径亭摇头，宴孤衡笑道:“在等你名义上的父亲，萧石！”

　　萧径亭不由问道:“等他做什么。莫非是渤海剑派出事了吗？”

　　“嗯！差不多可以这么说！但是对你是好事！”宴孤衡朝萧径亭说道:“楼老大和楼老四听说渤海剑派出事后。今天马上便要赶回蓬莱，说不定在路上会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萧石便去打探消息去了！本来我是想着和萧石一起过去的，但是现在你来了，就你去吧！”

　　萧径亭心中不由猛地一动，暗中奇怪问道:“会去刺杀楼老大和楼老四的，到底是哪派的势力？是苏临礁的吗？要是这两个人真的被杀了，那支持楼绛玉的大佬一下少去了两个。要是以后真的将渤海剑派给救了，说不定掌门便被苏临礁给抢了去了！”

　　等了片刻后，宴孤衡的神情变得隐隐有些焦急起来，见到萧径亭的目光望来，忽然站起身来朝萧径亭道:“萧石公已经晚了一会儿了，他从来不会迟到的，肯定是出现了什么事情了！我们马上赶去！”

　　楼老大和楼老四因为渤海剑派的急事，所以肯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蓬莱，所以肯定是会从东城门出城，然后一直往东，直到海边的码头，然后在乘船赶到蓬莱。

　　当萧径亭和宴孤衡跑出东城门的时候，还没有看见萧石，或者是楼老大和楼老四的身影。走到一处树林的时候.宴孤衡朝萧径亭说道:“现在你可以戴上那张萧剑月的面具了！”

　　萧径亭面上微微一动，接着便从怀中掏出那张萧剑月的面具，戴在脸上。

　　萧径亭的轻功是相当高明的，虽然开始的时候，他仅仅只是用上了六七成的身法.但是跑了数十里后，还是没有看见到萧石和楼老大他们的身影，所以脚下的步子也不由渐渐变得快了起来，但是宴孤衡却是紧紧地跟着，一步也没有落下，而且面上的神情也并不是太过于吃力。轻功的造诣虽然不如萧径亭，但是也绝对不会差到哪里。

　　“叮！”就在萧径亭惊讶宴孤衡的轻功时，忽然从耳边传来一阵兵器的撞击声。萧径亭心中一动，接着鼻端用力一嗅，空中飘荡的血腥味也顿时飘进鼻孔，显然那边已经动手一会儿了。

　　直到朝兵器撞击声处跑出片刻后，宴孤衡也忽然耳朵一竖，接着一道询问的目光朝萧径亭望来，萧径亭不由点了点头，接着从腰中缓缓拔出长剑。

　　当萧径亭闪进边上的一条小路的时候，那边兵器撞击的声音顿时变得清晰起来。萧径亭甚至能够听见了女子动手时候发出的娇叱声音。接着拐过一道树从的绿障，顿时看见了在一处林中的空她上，正有四个人正在两两拿剑打斗。其中只有一个男子，而那个男子就是萧径亭和宴孤衡在安然居中苦等不到的萧石，而和萧石站在一行的那个窈窕身影更是让萧径亭惊讶，正是萧径亭今天想去找的一个美人儿，辛忆。

　　辛忆的武功绝对是不差的，而萧石的武功甚至是比萧径亭来都是不差。但是让萧径亭惊讶的是，和辛忆，萧石交手的两人，现在竟是占尽了上风。而且辛忆还是步履踉跄，好像已经受伤了。萧石虽然能够和对手战个不相上下，但是却要分出心神来照顾边上的辛忆，所也落在了下风。

　　“上天真是会开玩笑啊。上次我去找辛忆，没有找到。后来却是演了一出美人救英雄的好戏。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和辛忆的关系“萧径亭心中正在暗暗想着，忽然见到边上的宴孤衡忽然加速，接着猛地挥出长剑朝那边喊道:“萧石兄，我和剑月来助你！”

　　萧径亭心中一讶。暗道:“宴孤衡这样大叫，岂不是暴露了自己吗？”因为那边的两名对手厮杀得厉害，而且也望不到这边的情景，萧径亭和宴孤衡只要从路口处忽然冲出，肯定能够占上很大地便宜。不料宴孤衡却是在这个时候大叫出声了。

　　萧径亭本想看清楚和辛忆，萧石对战的到底是哪两个人，但是和意料中的刺客一样，两个人都是蒙着面，穿着黑衣服。但是萧径亭还是可以清晰的看出来。那两名刺客身躯浮凸，丰胸俏臀，绝对是两个女子，而且是身材曲线绝好的女子。

　　但是让萧径亭没有料到的是，那两个女子听到了宴孤衡的叫喊后，竟然望也不朝这边望来一眼，两人迅速地对上一眼，接着猛地挥出两剑，将萧石和辛忆逼开几步，然后脚下一点，两具曼妙的娇躯飞快地跃进树丛，再几个起落便已经是不见了.从头至尾.萧径亭便一点也没有看清楚那两名黑衣女子到底走谁。

　　等到那边两个黑衣女子不见的时候，萧径亭和宴孤衡已经冲到了战场上，萧石还好，只是累得厉害。但是辛忆却是娇躯轻轻一阵摇晃，仿佛要摔倒一般，萧径亭连忙上前一步，将她扶住，入手的肌肤虽然滑腻柔软，但是也是冰凉一片，想必受到了不轻的内伤了。和第一次救辛忆一样，萧径亭将手掌按在辛忆的粉背上，一股浑厚的真气顿时缓缓输去。

　　萧径亭便朝辛忆体内输送真气，便朝地上望去。发上地上竟然有着一大滩血，萧径亭不由关切地向辛忆的全身，但是没有见到什么伤痕。接着发现那血迹一直拖向了前面地草丛中，萧径亭不由顺着血迹望去，竟然在茂密的草丛中发现了两具尸体，心中顿时一震，暗叫不好。

　　“那两具尸体可千万不是楼家的两个大佬的，不然的话，可真是大事不好了！”虽然萧径亭暗中希望如此，但是他心中知道那两具尸体肯定是楼老大、楼老四无疑了。

　　“那是渤海剑派的两位师伯的！”萧径亭正在暗自祈祷，正虚弱地辛忆忽然睁开美目朝萧径亭望来，细声说道。而且美目也随即浮上一道惭愧和难过，还有见到萧径亭的惊讶。

　　“咳！”萧径亭轻轻叹息一声，便从那两具尸体楼开了目光，暗道:“以后又有天大的麻烦了！”

　　宴孤衡忽然从边上走来，朝萧径亭疑问道:“萧贤侄，难道你不问我为何会大叫出声，让我们失去了将她们杀掉的机会？”

　　“宴先生总有自己的道理的！”萧径亭笑着说道，接着面上浮上一道古怪的笑容，朝宴孤衡望去，道:“你说那两名女刺到底是怕我，还是害怕宴先生呢？！”

　　萧石朝草丛中的尸体望了一眼，目中闪过深深的悲痛，闭上双眼，然后重重地吐了一口气，道:“我虽然得知了有人要刺杀两位师兄的消息。但是赶来的时候，便已经晚了，她们已经杀掉两位师兄了！”

　　“师傅和渤海剑派其实是有交往的！”在醉香居的房间中，辛忆怎么也不肯躺在床上。但是却是被萧径亭逼着坐在了床上，而且盖上了锦被。辛忆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小脸上的红晕怎么也止不住.渐渐地从雪白的粉预上蔓延上来，直到遍布了整张美丽的娇靥。

　　“哦？难道是因为这是莫莫的房间！”萧径亭顿时记起上次他离开金陵的最后一夜，辛忆便睡在隔壁的房间中，而那天晚上自己和莫莫大战了半夜。什么淫秽的事情，莫莫什么风骚淫荡地浪叫都听在了辛忆的耳中了。

　　“你可要换到那边的房间去！”萧径亭见到辛忆难堪，不由开口问道。辛忆知道自己的心思被萧径亭看穿了，整张粉脸不由更加红透。接着垂下蛾首轻轻地摇了摇头。安静了片刻后便又接着说道:“我知道他们要回蓬菜，而我正要也要赶去那里，所以便跟着他们一道走了！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楼大师伯便怀疑我们被人跟踪了，但是两个师伯武功都是极高。所以也并不是非常地担心！但是走到途中地时候，两个师伯忽然觉得身子渐渐不舒服起来，手中仿佛变得没有什么力气了。然后那两个黑衣刺客便公然出现，打过半刻才将两个师伯杀了！还好后来萧师伯马上来了，才将我救了下来！”

　　辛忆说起了刚才的遭遇，仿佛还心有余悸，也忘记了害羞.美目中还留下刚才事情的些许痕迹。不过萧径亭还是发现。辛忆仿佛有什么难言之隐一般，说起整件事情的经过的时候，仿佛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一般，或者是准备说出来，但是最后还是决定没有说来。

　　想起楼老大和楼老四的中毒，萧径亭心中不由一动.接着马上将这些念头赶开，想起辛忆刚才要说的话，不由朝辛忆问道:“你刚才说你要去蓬莱，你去那里做什么？”

　　“我去找你！”辛忆美目轻轻的躲开望向外面的窗户，接着马上说道:“是我师傅要我去找你的！”随即又朝萧径亭问道:“你现在已经是在蓬莱的，怎么会在这里啊？！”

　　萧径亭轻轻一叹道:“那边出事了，渤海剑派有了大祸，我来金陵找临夏王爷有事情！”接着，萧径亭见到辛忆动不动便脸红，便转身朝窗户那边走去，不再离这个害羞的美人儿那么近，问道:“你师傅让你去蓬莱找我，有什么事情吗？你师傅现在在哪里？”

　　虽然上次辛忆对萧径亭严词说出他们之前的关系，而且也警告过萧径亭不许越过雷池。所以萧径亭尽管心中没有什么，但是总觉得两人之间总有一层暧昧的关系。现在可谓是一堆烦心的事情，所以萧径亭便主动站远一些，使得辛忆说话也变得伶俐一些。

　　辛忆美目中地神情微微一变，轻轻说道:“师傅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不过前几天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是她已经将任姐姐从她的两个师傅手中抢出来了，不过她现在身有要事！而任姐姐又不肯回金陵，本来她是想要跑去蓬莱找你的，但是师傅说那边的形式复杂，不放心她一个人去，而且任姐姐体内的功夫有一些问题，师傅要想法子解决，所以便将她带在了身边了！但是害怕你不放心，所以才让我去蓬莱通知你，让你不要担心！”

　　“那样就好！那样就好！”萧径亭心中顿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仿佛一个大石头放了下来，接着面上充满喜色朝辛忆问道:“你师傅是怎么找到夜儿的？”

　　辛忆见到萧径亭兴奋的神情，稍稍楼开小脸，声音安静道:“师傅以前答应过你，要好好照顾任姐姐地，但是忽然有很重要的事情，便离开了金陵两日，但是就在这一两日，任姐姐就被两个师傅带着带走了！师傅问请楚后.便连夜追了出去。在三天后.终于在东海道上追到了任姐姐她们。打伤了任姐姐的两个师傅，将任姐姐带走了！”

　　“啊！难怪任断沧会找我要人了，他肯定是以为唐绰兮将夜儿救出来后，便交给我了。他又不敢公开和唐大美人儿脸，便只能来找我了！”萧径亭心中顿时对唐绰兮的行事作风大是惊讶而且钦佩，为了一句诺言。甚至不惜得罪了任断沧和魔门，甚至还有朝廷在江湖的总管方剑夕，其中的厉害真是萧径亭所见人物之最了。

　　“呵呵！你师傅真是厉害了得啊，直接将夜儿的两个师傅打伤了。然后将人带走。这样行事无忌的手段，便是男子也比之不上啊！”萧径亭对着辛忆大声笑道，接着见到辛忆面上的神色现在不是粉红，而且微微有些惨白。不由温柔说道:“你的伤并不怎么要紧。养上几天便好了！你先休息着，我去让人将你的药端来了！”接着便朝外面走去，但是心中却是暗暗惊讶，道:“那两个女刺客好像是故意对辛忆手下留情了啊.不然辛忆的伤可不止这样了！”

　　萧石身上并没有什么伤。而且对于楼佬大和楼佬四的死有些自责和难过，所以便叫上了一桌酒席，由宴孤衡在边上陪着，两人喝着闷酒。萧径亭上去喝了几杯后，向萧石报告了一些渤海剑派的事情，虽然对于楼氏两个大佬的死有些难过，但是并不厉害。因为毕竟和两人都不认识，只是对两个生命的离去本能伤感罢了。所以陪着萧石喝了几杯后，便也离开了。

　　此时是夏天，金陵自古便是极为炎热的地方。所以醉香居里面的姑娘大都穿的有些单薄，陪着玲珑的娇躯，看来却是更加的诱人，要是没有别的企图话，看着那些美丽的姑娘，心里便也觉得清凉了。

　　萧径亭看见几个小姑娘正在一个花圃中侍候着几株美人蕉，而且那美人蕉开得是灿烂，萧径亭闲得无事，而现在又不能跑去武莫宸那边，不由得轻轻走过去，看着两个小姑娘整治花草。

　　“小玉儿，你说夜君依小姐，她是不是又要跟着她以前喜欢的那个人了？！”就在萧径亭还没有走近的时候，萧径亭忽然听到一声又是惋惜又是埋怨的声音，听得萧径躯心中一阵惊讶。

　　“是柳含玉又来了吗？他不是正在追求梦君奴吗？难道是觉得追求梦君奴没有希望，现在又打起夜君依的主意来了吗？”萧径亭心中暗道，按着脑中顿时浮起柳含玉玉树临风一般的俊美风情。

　　那个叫小玉儿的姑娘，萧径亭依稀记得那是夜君依的侍女，听到小姐妹的问话后，小脸也不由微微一恼，道:“我不知道啊，不过小姐这段时候，好像也高兴得很，脸上每天总是笑的，不像以前那样没有什么精神。”接着小脸微微一阵思虑，道:“但是每次晚上的时候，小姐总是喜欢一个人托着下巴静静发呆，那模样好像和以前在思念柳公子地时候一模一样！”

　　“不会吧！那肯定又是喜欢上柳含玉公子了！或者是对柳公子死了的心又活了。”旁边的那个小姑娘顿时一阵不忿，忿忿不平道:“你那夜君依小姐真是没有眼光，我看我们的萧公子比起柳含玉那个小白脸要好得多了，琴也比他弹得好，文章也比他做得好，剑也耍得比他好，人品长得比他不知道好看了多少倍了！你那夜君依小姐这么好的福气也不知道珍惜.还要去理会那个柳含玉！”接着又道:“萧少爷对衣小姐多好啊，这下要是让他知道了，不知道会不会多么难过哩？！”

　　“我什么时候这么被小姑娘们看好了！”萧径亭听到这里，脚下不由发出一点声响，花圃上的两个小姑娘不由同时转过小脸，见到来人是萧径亭，小脸不由吓得一颤，神情也变得紧张起来。

　　夜君依的那个侍女见到萧径亭面上神情冷俊，吓得娇躯微微一缩，接着美目朝萧径亭望来，诺诺没有说出么话来。

　　倒是边上的那个小姑娘忿忿不平道:“萧少爷，你不要生气！夜君依小姐没有眼光，是她的损失，任夜晓小姐不知道要比好上多少哩！”

　　边上的小玉儿连忙推了推她，让她别说了，按着朝萧径亭细声说道:“萧少爷.你现在还是过去看看吧！”

第十二卷 第九章 谏武莫宸

　　萧径亭还没有走道夜君依献艺的烟雨楼，便已经听到了夜君依那仿若天籁的绝妙歌喉。配上那悠扬婉转的箫声，听在耳中实在是让人几乎要沉迷于其中。而那箫声，正是柳含玉吹出来的了，寻常的乐师不可能达到这种水平。

　　“《花非花》？！怎么可能是这首曲子？”萧径亭心中暗道，不过现在夜君依唱来，虽然从喉咙中透着一股惆怅的感觉，但是这首曲子原本应该有的凄凉，萧径亭却是怎么也没听出来。

　　走到了烟雨楼下，萧径亭本能地朝上面望了一眼。隐隐见到几个人影，透着乐声还依稀能够听见人称赞的时候，萧径亭面上轻轻一笑，便准备离开。

　　忽然上面的箫声停住了，上面的夜君依不知道为何，不由也随之停了下来，朝柳含玉问道：“公子为什么要停下哩！君依正试着唱得更好一些哩！”

　　上面的柳含玉轻轻一笑，接着从围栏上探出身子，朝萧径亭望来，面上的神情也微微有些古怪，笑道：“我道为何忽然心中不对，箫音也进行不下去了。为了不破坏了君依的歌喉，便停下来一瞧，原来是有人在这里偷听啊！”

　　听到柳含玉微微有些不客气的言语，萧径亭眉头不由微微一皱，对于柳含玉他本来还有些好感，但是现在从他的口气中看来，好象还是故意体现出和夜君依的暧昧关系来。心中对他的感觉不由得大大的变坏，觉得这样便不配做他的那个风流玉郎了。

　　夜君依听到了柳含玉的话后，不由朝柳含玉道:“是什么人啊？公子不必理会他，我们接着唱曲子吧！”

　　柳含玉朝萧径亭微微得意一笑，道:“君依啊，这个人你也认识，就是‘醉香居’的常客萧径亭萧公子啊！”接着朝萧径亭望来一道挑衅的目光。

　　“柳含玉怎么变得这么俗气？”萧径亭见之，不由心中大讶。接着仿佛见到了夜君依惊讶的表情。然后探出小脸朝外面望来一眼。但是萧径亭已经走上了楼梯，她自然看不见了。

　　萧径亭走上了烟雨阁后，见到上面并没有摆着酒席，而且清清淡淡地摆着几样小吃，还有一壶好茶，连酒都没有了。柳含玉此时正在往杯子倒茶，而夜君依也正给萧径亭让开位置，自己坐到了桌子外面地一张锦墩上。

　　萧径亭注意到席上竟然还有一个熟人，但是也不算停熟，只有一面之缘。就是在小蓬莱那里。和萧径亭抢要巧巧的那个公少爷，在萧径亭的猜测中，他是公牧潘的儿子。此时的他望向夜君依的目光已经火热，但是不象望向巧巧的目光那般的淫秽直接。因为夜君依毕竟是有名的歌艺大家。

　　“君依不用客气的，你和萧公子也不是陌生人了！”柳含玉见到夜君依坐在地离桌子偏远的锦墩上，不由朝夜君依笑着说道。而夜君依面上也没有一丝不好意思的模样，只是朝萧径亭递来的目光变得无比幸喜，俏声说道：“今天早上我去莫姨那里，便已经听到了公子回来地消息。但是公子今天早早便已经出去了，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又见到公子了！”

　　说道这里的时候，夜君依的小脸忽然微微一红。想必是早上去看萧莫莫的时候，发现莫莫受创厉害不能起床，这样香艳的事情，想她这种未经人事地少女碰见了，自然不知道怎么的害羞了。

　　柳含玉见到夜君依对萧径亭的神情好像一点儿也没有陌生，面上不由轻轻一讶。接着朝萧径亭问道：“听说萧兄被梦君奴打成重伤，要修养上大半年，现在可好些了吗？我看萧兄的脸色可不太好啊？”

　　“梦君奴，柳含玉什么时候这样称呼梦君奴了，莫非是对奴儿因爱成恨了。应该不可能啊，再说他现在在金陵做什么，而且还和公牧潘的儿子混在了一起！”萧径亭心中虽然惊讶，口上也没有一点不客气，朝柳含玉道：“据我所知，柳兄为了梦君奴那个丫头可是连命都不要了，怎么现在反倒叫得这般生疏起来了。莫非是梦君奴那个丫头连跟班也不让柳兄做了吗？”接着眉头一扬，怒道：“那个丫头！我萧径亭从出道江湖，还从来没有被人真正打败过，没有想到竟然伤在了他的手中！”接着朝柳含玉一阵苦笑道：“要是柳兄现在要找我报仇的话，我困难顶不是柳兄的对手了！”

　　“那你是不是方剑夕少侠的对手呢？”边上的公少爷忽然朝萧径亭说道，见到众人面上不解，公少爷笑道：“我可是听说萧兄和任府的小姐不干不净得很那？我知道任盟主可是有意将任小姐许配给”

　　“打住！”萧径亭笑着喝道，接着朝公少爷问道：“什么叫不干不净了，你哪只眼睛看到了？”接着朝柳含玉一瞪道：“含玉兄，这个是谁啊？你交朋友怎么什么人都乱交啊？”

　　柳含玉见到萧径亭仿佛老羞成怒一般，目中闪过一丝喜色，朝萧径亭道：“萧兄不用动气，公兄说话本来就是这样直来直去的！”接着笑着朝夜君依道：“君依，来！你挑首曲子，咱们两合奏一曲，萧兄是曲艺大家，我们且让他给评判评判！”

　　夜君依闻之，笑着脸蛋朝萧径亭道：“那就请公子多多指点了！”接着从身边拿过一只瓷杯，喝下温茶润了润喉咙，朝萧径亭一笑，笑道：“便来一曲《蝶恋花》吧！”

　　萧径亭朝夜君依淡淡一笑，道：“君依小姐和柳公子唱吧！我没有工夫，这便走了！”说罢朝柳含玉缓缓一笑，便直接朝下面走去。

　　柳含玉见之一愕，接着朝夜君依递过一道无奈的眼神，温声说道：“我们开始吧！”

　　夜君依本来一直是巧笑嫣然，见到萧径亭冷着面孔拂袖而去的时候，美目不由微微一颤。芳心顿时忐忑起来。就在微微有些不解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萧径亭的声音，道:“君依，这下我帮助你大忙了，你快继续吧！不过莫姨那边，我可饶不了她！”

　　“萧公子请进去吧，我家主人等侯你多时了”萧径亭刚刚走进了李莫潇的府地，便有一个微微有些木然的中年人朝萧径亭走来，从那走路的步伐，萧径亭看出这人的武力肯定不低。

　　“哦？那劳烦您在前面带路！”萧径亭只是朝那人望上一眼。便没有再观察他。

　　中年人带着萧径亭走进了一间精巧地别院后，便朝萧径亭躬身道:“我家主人便在里面的小阁中，萧公子便白己上去吧！设有主人的命令，我是不能上去的。”

　　萧径亭记得上次来的时候。武莫宸便不是住在这里的。而且这十别院看来也不是非常的豪华比起其他地弛方也不是怎么住的舒服，所以解释便只有一个，那就是武莫宸心中多疑，为了安全便经常的换动地方住下。

　　“是萧兄来了吗？请进！”听到萧径亭走来的脚步声。屋子里面便传来武莫宸爽朗热情地声音，不过倒是没有定出来迎接，让萧径亭心中觉得微微有些不妙。

　　此时武莫宸正在一间书房中，萧径亭进去的时候，他正在低头看着一封书信，见到萧径亭进来便朝笑着招呼道:“我昨天晚上便料定萧兄会来此拜访我，萧兄绝对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接着朝边上的椅子指道:“莆兄先坐一会儿。等我看完了这封信后，再和萧兄详谈，不过，我倒是真的希望萧兄能够说服我啊！”

　　萧径亭眉头不径意轻轻一跳，便坐在椅子上，边上地小几上有一整壶的好茶，萧径亭也懒得客气.白己倒满悠闲地饮着，面上没有一点的焦急神色，目光顺便望着室中的摆设，细细地观察这个武莫宸都在看那些书本。

　　武莫宸再对着那封书信细细地看了一遍，接着闭目微微一阵思索，然后睁开眼睛朝萧径亭扬了扬手中的密信，笑道：“萧兄啊，你猜猜这封密信是谁来地，上面部写了什么？”

　　萧径亭稍稍一阵犹豫后，便笑道：“如果我没有意料错的话，那应该是刚刚从蓬莱送来的信，出于李莫遥将军的手笔！”

　　武莫宸目中微微一讶，朝萧径亭笑道：“萧兄厉害！”拄着目光一斜，问道：“那萧兄知道不知道，这封信里面到底说的时候什么事情呢？”

　　“猜到这个又有何难，你为何又要表示出惊讶的眼神！”萧径亭心中微微一笑，接着作出一阵思虑道：“信上，大概仅仅只是李莫遥将军将蓬莱的事情说上一遍，然后可能会将我在蓬莱所耍的计谋，以及刘铭德地相关事情说上一遍！”

　　“一样都没有错！”武莫宸轻轻一笑，接着目中闪过一丝奇怪的眼色，朝萧径亭道：“但是萧兄还说漏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李莫遥将军准备在蓬莱调查刺杀父皇的刺客！”见到萧径亭面上一讶，武莫宸笑道：“是真的调查，不是借口！”

　　“难道这是那个绿衣府主所为吗？！”萧径亭心中不由轻轻一颤，见到武莫宸饶有余味目光望来，不由微微一笑道：“要是真的能够抓住那个刺客的话，就算是对救渤海剖派也大有好处啊！”

　　武莫宸望着萧径亭良久后，方才轻轻一叹。朝萧径亭道：“萧兄错了，这次我真是无能为力了，我已经发了一封密件给李莫遥了，要他严厉处理渤海剑派的事情，甚至比起刘铭德手段还要厉害”

　　萧径亭面上丝毫不露声色，朝武莫宸问道：“为什么？王爷应该知道渤海剑派只是被人利用了而巳啊，而且利用渤海剑派的那人，王爷可知道是哪方的人吗？这个大概是李莫遥将军问不出来的吧？！”

　　“是谁？！”武莫宸面色微微一变，接着朝萧径亭望来，问道：“莫非又是上次偷袭上兵世家的那股势力，也就是被逃脱的那个少主手下做的！”

　　虽染知道武莫宸其实早已经想到了，但是萧径亭还是不由不再说一遍。

　　“而且出手的人，在渤海剑派还有相当的地位。他们巳径在渤海剑派潜伏了好几年了！准备在适当地时候，将渤海剑派的势力给掌握到白己的手中！”萧径亭无奈地细细说来道：“悠知道渤海剑派拥有最长海岸线的码头，还有海上的运输权力。而武帝为了严禁内乱，所以对兵器的禁令尤其的严格，这才有了上次突袭渤海剑派(原文如此，感觉有错)的事情。一旦掌控了渤海剑派后，他们便会将兵器源源不断地运回到中土来了！而那个兵器的货主，便是东瀛的秀岐王子了！”

　　其实正如萧径亭意料地那样，他所说的，武莫宸统统知道。而且他也肯定武莫宸不会对渤海剑派下毒手，因为武莫宸在渤海剑派的认识上还是有一定的偏差。他肯定认为秀情地那方势力在渤海剑派已经经营了十来年了，所以所有地势力几乎都被渗透了。里面便肯定有许多大皇子的人，要是武莫宸对他雷霆出手的话，那无疑是和大皇子公开叫板了。而且里面牵涉到了刘铭德和公孙湛等封疆大吏。所吐渤海剑派就如同一个烫手的山芋头一般。

　　按着萧径亭的估计。武莫宸现在最想要地肯定是先救下渤海剑派，然后再将他的势力控制到朝廷满意的范围内，那样他就会受到他父亲，也就是当今皇帝的赏识。但是他又觉得这样有极大的风险，所以他现在最想打的主意，就是先将渤海剑派的内幕捅出来。然后就在大皇子等人心惊肉跳的时候，再将这个烫手地芋头仍回给大皇子，这样一来既揭破了一些东西，也不至于和大皇子公开翻脸，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要承他临夏王爷极大的情面。不过，这就是萧径亭最是担心的了。

　　所以萧径亭务比重重地分析这两条的利弊，让武莫宸心中的重心转移到救渤海剑派这条路来。而且将这条路说得没有一丁点儿的风险。

　　“既然他们的想法般的妙，那为何要将渤海剑派给捅出来，给渤海剑派带来祸事呢？”武莫宸听完萧径亭的话后，忽然开口问道。

　　“问得好，就怕你不问！”萧径亭心中暗喜，接着说道：“这就要说道渤海剑派另外一方势力苏临礁了”萧径亭接着简单地介绍了下渤海剑派的势力分配，然后接着说道：“苏临礁为了做上渤海剑派的掌门人，便在楼绛玉的船上做了手脚，使得在大海中沉了。潜伏在渤海剑派的大皇子势力，自然认为楼绛玉在海中淹死了。所以准备便将渤海剑派的事情给捅了出来，为的就是不让苏临礁做上这个掌门人！至于兵器的运输，他们便开始着手另外一个计划，虽然不如不渤海剑派那般的实用，但是也勉强可以完成运输兵器的任务！”

　　“那这么说来，大哥或者是那个少主在石渤海剑派的势力并不是非常的深厚？！”武莫宸目中顿时一亮，朝萧径亭问道。

　　“就等着你问这句话！”萧径亭微笑着说道：“非常的有限，甚至只有几个人而巳！他们只是想让楼绛玉做上渤海剑派的掌门，然后间接执掌渤海剖派而巳！”

　　“哦！”武莫宸低低地应了一声，接着仿佛自言自语道：“但是渤海剑派的还有更多更加厉害的脏物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啊，要是我轻轻地处理了渤海剑派，那朝中的大臣和父皇肯定饶不了我的，那我就连这个王位也保不住了啊！”

　　“这便是最重要的一点了，必须要让你后顾无忧！”萧径亭心中暗道，但是并不接着说出怎么解决，而是分析起救下渤海剑派的好处来。

　　“王爷肯定要保住渤海剑派，不然要是毁了渤海剑派，那就等于帮助了大皇子了，这本来是他要做的，王爷反倒替他字哦了！”萧径亭的言语忽然便得咄咄逼人起来。

　　武莫宸神色微微一便，疑问道：“这下一来，他便断了海路上的运输，兵器便也进不来了啊！”

　　萧径亭笑道：“他既然准备毁掉渤海剑派，那就是有了后备的棋子。而且据我所知，江南西道的公孙湛也刚刚和大皇子。或者说是方召疾有了一定的默契啊！而福建连家，便是公孙谌的女婿，而且连家的海运势力，除了渤海剑派便是他了！要是让渤海剑派死了，福定连家避让(原文如此)会接手大量地码头，还有海运事务。而且保不准那个少主，已经角伸到了福建连家上，而偏偏连家有三个儿子！只要杀了其他的兄弟，还有自己的父亲，谁都可以做上这个家主的！”

　　“哦？！明白了”武莫宸忽然说道。顿时让萧径亭心中一喜，但是接着萧径亭发先。武莫宸虽然口乞恍熟大悟，但是眼神中还是处于在考虑的状态，并没有明显恍然或是惊讶的神色。心中不由一惊。暗道：“莫非这个武莫宸是想要让大皇子先造反，然后做上一些手脚，彻底地将自己的兄长至于死地！”

　　萧径亭这个想法有着很大的道理。因为武莫宸恰恰有这样的想法，他季承了武帝的许多性格，善于权术。而且心性多疑。尽管父京一贯地向他暗示，表明最后江山会落到他地手中。但是他明白父亲的性子，觉得要是真的有一天，大皇子的势力大到没有办法控制地时候，这个父皇为了祖宗地基业，是不是会抛弃自己心中的好恶，索性将江山交给大皇子，因为再怎么说。这个江山还是姓武。而且人的年纪老了以后，就必定想要求安定，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天下大乱，所以要是在大皇子的势力没有被瓦解之前，指定了其他皇子为大子，这个大皇子是肯定会造反地。所以武莫宸就一直想着，想办法将自己大哥给逼反了，到时候就名正言顺地剿灭他，而皇帝也肯定将储君的位置交给自己了。

　　望着不露声色的武莫宸，萧径亭稍稍思虑了一阵，忽然朝武莫宸说道:“大皇子和突厥还有很大的勾结，要是打起仗，朝廷的胜算反而不大！”接着朝武莫宸缓缓说道：“而且，皇帝陛下实在是他聪明了，比起二王爷来还要聪明些，要想成品他钦点的储君，王爷唯有忠君办事这条最好的法子，绝对不能和他老人家玩上一点的心眼，最后江山不怕不落在王爷地身上！”

　　武莫宸听到身躯一震，接着双目复杂地朝萧径亭望来。良久后，目中所有的神色都不见，轻轻一叹，朝萧径亭道：“惭愧，小王的一些伎俩，让萧兄给看透了！刚才多谢萧兄的教诲，武莫宸受教了！”接着萧径亭微微一拜。

　　萧径亭此时的心情反而便得沉重起来，耻明的人，是绝对不说刚才的话的，要是让一个多疑的人知道你能够看请楚他的心思，那是非常危险的。更加何况对方还是一个王爷。但是为了渤海简派，萧径亭也只有傻上那么一回了。

　　“所以，渤海剑派的事情，很可能会成为王爷争储的一步至关重要的棋，是个绝对好的机遇！”萧径亭接着马上又说起救下渤海剑派的好处来，说出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好让武莫宸能够接着这个机会好好地衡量一下两个法子的得和失。

　　“而且，要是王爷能够处理好渤海剑派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萧径亭正在傻傻地滔滔不绝，武莫宸忽然抬起头来，直直朝萧径亭望来，萧径亭马上住口等着武莫宸说话。

　　“不过这件事情要是没有办好的话，那非但得不到好处，反而会输的干干净净啊。甚至会连身家性命也掉了啊！”武莫宸笑着说道。

　　要是常人，肯定认为自己没有戏了，以为武莫宸巳经下了最坏的决定了。但是萧径亭却是心中一喜，以为武莫宸新竹心中(原文如此)其实早就已经准备救下渤海剑派了。就是等着萧径亭下面的主意的。

　　萧径亭再也没有拖任何的时间，朝武莫宸说道：“其实王爷现在最好的法子，就是将那些脏物中最厉害的一份(突厥兵器)直接上交给皇上，就断了大皇子他们将渤海剑派至于死地的路子。让皇上知道渤海剑派的罪责不仅仅是偷运突厥的玉石香料之类，而是大皇子想要利用渤海剑派从东瀛运来兵器。这样一来，皇上现在肯定不敢轻举妄动、打草惊蛇，不会和大皇子或者是方召疾撕破了脸皮，反而会想稳住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皇上反而肯定不会对渤海剑派动手！然后王爷再向皇上上折子说渤海剑派其实是被大皇子的人渗透了，现在正在向外清理。说不定王爷还能够争取过来，利用渤海剑派来对付大皇子那方！”

　　“好主意！这样肯定能行，我最了解父皇了！”武莫宸听到萧径亭说道这时，忽然一拍掌，笑着说道。

　　莆仕亭接着说道：“到那个时候，渤海剑派将所有的脏物上交朝廷，甚至将他们已经偷运来的兵器也交给了皇上！说不定便从皇上地金口中救回来了！”当然萧径亭还有没有说出来的，就是拿出一大笔的银子上交国库，然后大势宣扬，到时候武帝要是想再想除去渤海剑派的话，就会受到很大的舆论压力了。肯定有人说什么鸟尽弓藏什么的。

　　见到武莫宸嘴唇动了动，仿佛有话要说，莆仕亭心中轻轻一叹，接着微微一笑道：“到最后，我肯定会让渤海剑派的掌门将大部分的海运权力交给王爷的。就算是当作对王爷的谢礼吧！”

　　武莫宸顿时面色一喜，或许等整个晚上，他等着便是这句话吧！要是能够将渤海剑派地海运势力在自愿的情况下拿来，那他武莫宸的功劳就不如道多大了，难怪他都有些幸喜难掩了。

　　“武莫宸石这里谢过萧兄了。要是日后武莫宸能够成事，一定不令忘记了萧兄的大恩！”

　　萧径亭微微一笑，并没有说话，他知道，其实将那么大地权力交出去反而好，至少能够换来渤海剑派江湖地身份，不会再有天大的灾祸了，朝廷反而会庇护它！要是还将整个海运势力抓在手中话。迟早有一天会惹来祸事，或者是被朝廷借机清理的。

　　再说上一些细节后，萧径亭忽然发现武莫宸神色间好像有些奇怪，仿佛有什幺话要问他一般，惹得他心中微微一动，让武莫宸想说而又说不出口的事情，那大概也只有萧莫莫地事情了，况且刚刚进来的时候，武莫宸对待萧径亭的神情，是微微有些不对劲的。

　　没有等到武莫宸开口，萧径亭便起身告辞，不让武莫宸有开口的机会，而且隐隐中也是算告诉了武莫宸的答案。

　　武莫宸见之面色微微一便，但是神色却是便得有些奇怪。接着便热情地挽留萧径亭在这里用晚饭。见到萧径亭坚决告辞，方才放萧径亭离开，但是却亲自将萧径亭送到了大门外，引得众人面色大讶，惊讶萧径亭竟然有那么大的面子。

　　“径亭兄！”就在萧径亭走出几丈后，武莫宸忽然开口叫住了萧径亭，而且不是向刚才那般叫萧兄，但是萧径亭转过头来的时候，他稍稍犹豫了一阵，终于没有开口说话。

　　“看来武莫宸对莫姨是不会死心地啊！”萧径亭心中叹道，但是却也不是非常的担心，因为武莫宸想要在上面打主意，至少是搞定了渤海剑派的权力分配以后。

　　“还是去上兵世家吧？很久都没有见到井月那妮子了，要是来金陵几天不去看看她，就算那妮子再懂事，也会生气的！”萧径亭走出了李莫潇府地的范围后，不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种疲倦的感受竟然比大战一场还要累。

　　“小姐正在房间里面等着姑爷！”萧径亭到池府的时候，还没有走进大厅，便有俏丽的丫头上来告诉萧径亭，而且看来脸色有些羞郝，让萧径亭心中顿时一动。轻轻一笑，便朝池井月的闺房走去。

　　“井月妹妹，你第一次和公子相好的时候，是不是疼得厉害！我现在有些害怕！”就在萧径亭走近闺房的时候，里面传来一阵美妙的声音，那绝妙的噪音，只有夜君依这个歌艺大家才有，萧径亭隔着老远来听到了美人儿的羞涩和幸喜，只听夜君依的声音便得更加细小，吟声道：“再说主子下面那东西我是看过的，大得都吓死人了。我们女儿家的下面那么小，今天晚上说不定会被撕裂的，那可疼也疼死了。”

第十二卷 第十章 处子妩媚

　　“主子坏死拉，走路都没有声音的！”当萧径亭装着什么也没有听见走进去的时候，夜君依还在拉着池井月说着那些羞人的话，而池井月只是抿着小嘴不说话，美目直朝萧径亭进来的方向看来。

　　“是你自己分心得厉害，不然井月怎么就听见我进来了”萧径亭朝美丽纤若的井月望去一眼，美人儿的小脸本来就是美丽小巧，这下那个小下巴倒显得更加的尖了。惹得萧径亭不由心疼不已，但是口上却是笑道：“但是井月你竟然瘦成这样，等下我要好好看看，看井月是不是将那两只翘挺的小屁股给饿小了！”

　　池井月本来是有些泪眼婆娑的，见到萧径亭这般说话，不由羞红了小脸朝萧径亭嗔了一眼，细声道：“你这个坏哥哥啊，也不管君依妹妹在这里，就这样乱说话！”

　　夜君依本来算是婉约温柔的，但是在池井月这样嫩脸皮的女孩面前，也不由朝变得有些刁钻起来，忽然一手揽住池井月的蛮腰，朝萧径亭笑道：“主子，我给你抱住井月妹妹，你快过来检查看看！”

　　见到被抱主的池井月不住挣扎，美丽的小脸又羞又急，满脸通红，小嘴不住嚷着：“丫头！”萧径亭不由走上前去，对着夜君依的小脸狠狠一瞪，接着朝池井月笑道：“我刚刚从武莫宸那里过来，还没有吃饭，你去给我拿一些来！”

　　感觉到夜君依的玉臂稍稍放松了一些，池井月连忙挣脱了出来，匆匆朝外面跑去。

　　“那我也去吧！”夜君依见到池井月飞快地逃了出去，顿时感觉到空中的气氛尤其的暖昧，垂着小脸微微有些不知所措，见到萧径亭一直没有说话，便细声说道。

　　萧径亭轻轻一笑。问道：“是莫姨让你接触柳含玉的吗？”

　　“嗯！”夜君依轻轻地应了一声，接着给萧径亭倒一杯茶，柔声说道：“是莫姨让我去接近他的，不过他为什么会在金陵，我现在还没有打探出来！”

　　“哦！”夜君依忽然柔声问道：“这次见到他，有什么感觉吗？”

　　夜君依轻轻地在边上的椅子坐了下来，听到萧径亭的问话后，美目闪过一丝迷茫，接着一道温柔的目光朝萧径亭来，通：“不敢欺骗主子。前些日子柳含玉第一次来地时候，妾身好像就连整个人都颤动了起来，然后以前那个苦涩和甜蜜的心情仿佛顿时都涌了上来，使得婢子好象又回到了刚刚被他抛弃的那时候！”

　　萧径亭又面色温柔地听着。并没有发表任何的看法。甚至听到夜君依的话后，面上也没有任何的一丝不快，只是静静地听着。

　　“当时牌婢子真是害怕，真是愧疚啊！以为自己是那么不要脸的女子。主子对我这么好，但是我却是发现。自己好像还是喜欢另外一个男人！”夜君依仰起小脸，喃喃语道：“但是柳含玉对我的态度又转变了，对我忽然变得好了起来。不过虽然我心里一直在悸动着，但是对着柳含玉的时候，却好像没有那种扑上前去，让他紧紧抱在怀中的想法了，当看到他对我故意假装示好地时候，我甚至感觉到一种可悲，仿佛以前我喜欢过的柳含玉，就仿佛水中的倒影一般，一点也不真实，又好像是自己以前编织的梦一般！只是对着柳含玉做地曲子，在文字地诗意和韵味中，在思念体味着柳含玉，那个柳含玉仅仅是我脑子中造出来的一种影像，和真实的柳含玉太不一样了！或者真的柳含玉，我根本就一点不了解，了解的好像只有词曲中地他！”

　　“但是主子你……”夜君依的美目忽然变得甜蜜迷茫起来，温地望了萧径亭一眼，柔声道：“好奇怪啊！那种感觉，就好像君依是一个没有人要的小姑娘，而主子就好象是上天派来最好的归宿一般，君依又好像是一条飘零的小船，趄着法子、赖着脸皮，也要拼命地划到主子的怀中，然后静静地歇息！好象天塌下来也不要紧！爱其实有很多种，君依想，这也算得上一种吧？是不是，主子？”

　　“是！是的！”萧径亭脑中一片迷茫，其实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夜半醒来的时候，虽然身边会躺着一个美丽深情地女子，但是研儿那或娇妻、或慈母的感觉，还是蚀骨一般地印在心头。

　　见到萧径亭神情有些迷惘，夜君依款款走到萧径亭的身后，将小手放在萧径亭的胸前，细细摩挲痴声道：“在主子不在的这段日子中，君依觉得好准过啊！以前对柳含玉的思念，那是我的矫情，那是一种寂寞的思念。但是对主子，那实在是一种牵肠挂肚的思念啊！”接着夜君依将小脸贴上萧径亭的面颊，小嘴娇喘吁吁地朝萧径亭口中喷着香气，瑶鼻也动情地嗅着萧径亭的气息，腻声道：“主子，我爱你！君依爱你！”

　　“好主子，好郎君！我知道你很快就又要走了，所以君依求求你，你别动，今天就让君依好好侍侯你！”夜君依说完后，小手托着萧径亭的下巴，轻轻往后一掰，让萧径亭的脸颊顿时仰起来，接着微微张开香艳的樱桃小嘴，吐着温热的如兰香气朝萧径亭道：“主子，君依的小嘴还没有被任何男子碰过！”说罢轻轻吐出娇嫩的小香舌，轻轻地舔过萧径亭的鼻梁，然后卷上萧径亭的眼睛。那种软软的感觉，那种香气袭人的感觉，顿时让萧径亭心中一荡，心中的感觉又只有一个：“君依的小舌头好软啊！”

　　夜君依小手轻轻捏在萧径亭的面颊两边，微微一用力，让萧径亭的嘴巴微微张开。然后用小香舌轻轻上地添噬萧径亭两片嘴唇，最后伸进萧径亭的嘴巴，缠上萧径亭的舌头痴痴吸咂。一缕晶莹的津液顺着小嘴流下，夜君依连忙张开小嘴，努力地用自己的两片香唇将萧径亭的唱巴中牢牢封住。

　　感觉到夜君依瑶鼻喷出的气息越来越急，但是小嘴还是不肯移开。萧径亭不由想伸出手去，不料却是被夜君依按了回去。挨着见到夜君依地两只小手都离开了自己的胸口。但是小嘴还是紧紧地和萧径亭吸在一起。只是两只玉手轻轻地解开了她自己的衣襟，露出了一件粉红色的小肛兜，里面两只玉乳隔着薄薄的调有布儿，显得更加的鲜嫩美丽。

　　夜君依小手没有停止动作，而是伸到自己的背后，轻轻地解开后面的肛兜绳子，然后伸进自己的肛兜，轻轻地将一只浑圆雪白托在肛兜士地外面，那坚挺隆起的玉乳没有像莫莫那般大，萧径亭一手可以抓住大半。但是形状却是极美，粉嫩的小乳头早已经高高竖起。

　　“嘤！”夜君依终于受不住，将香甜的小嘴移开了萧径亭地嘴巴。就在萧径亭要起月地时候，萧径亭忽然觉得眼前一黑，然后一股温软的腻香冲进了鼻孔。却是夜君依掀起了肛兜儿。将自己的面孔给盖上了，然后将上身娇躯轻轻地压上萧径亭的面颊。萧径亭只觉面上一软，两团雪腻顿时将整张脸都覆盖了起来。

　　“好郎君，君依给你吃奶！”，夜君依的声音也顿时变得妖媚怡人起来，然后一只小手托着一只玉乳。将奶头伸到萧径亭的嘴中。萧径亭却是长大了嘴巴，将小半只粥乳都叼进了嘴中。在满口香嫩地同时，顿时觉得面上一重，听到夜君依一阵娇呼，然后娇躯一软，无力支撑顿时将上身娇躯压在萧径亭的脸上。

　　就在萧径亭轻轻噬咬美人的小奶头，耳鸟中听着云人如泣如诉的呻吟，正在感叹夜君依的歌喉果然非同凡响。就连呻吟的声音也这么的婉转蚀骨。不料夜君依的一只小手忽然抓住了自己地手，小嘴呻吟腻道：“好郎……郎君，你摸君依的……屁、屁股！”

　　由于美人儿现在几乎将上月娇躯都压在了自己的脸上，所以下月必定向后供着，萧径亭的手掌有些够不着。夜君依不得依依不舍地将乳房从萧径亭的脸上移开，让萧径亭的眼睛恢复了光芒，顿时见到了另外一个夜君依。

　　这个夜君依不忧郁，也不刁钻，而是在温雅中表透着放荡和妖媚。胸前的肚兜凌乱不堪，两只浑圆的玉乳大半的雪腻露在了空气中。但是身上的长裙还没有褪去，而下月的绸裤和小内裤都脱下了。两瓣圆滚的小屁股在半透明的长裙中若隐若现，就连胯间的风景，也因为一片湿腻使得绸布贴在肉上而看得清清楚楚。

　　“我第一眼见到君依的时候，却是怎么也想不到原来忧郁淡雅的才女，竟然是一个可爱的小荡妇啊！”萧径亭提着夜君依的蛮腰，让美人儿的香臀坐在自己的腿上。

　　“是！君依是个小荡妇，君依是主子身边的小荡妇！”夜君依滚进萧径亭的怀中后，拉着萧径亭的一只手，然后轻轻地抬起屁股，将萧径亭的手掌放开，然后轻轻分开自己的两瓣肥嫩的香臀儿，让臀沟儿的位置坐在萧径亭亭的手掌上。接着小手一刻不闲地去解开萧径亭的衣衫。

　　等到萧径亭上身衣襟完全解开的时候，萧径亭发现夜君依的美目便仿佛要喷出火来一般。此时小脸上的绯红，也已经不可完全解释成为羞涩了，看在眼中，顿时变得治艳起来。

　　“嗯！”夜君依张开小嘴，对着萧径亭鼓起的胸肌狠狠咬去，但是要在小嘴中的时候，却是无比的温柔。轻轻地用玉齿噬咬着，然后用小香舌轻轻地舔过每一寸地方。

　　忽然夜君依的小手伸进了萧径亭的胯间，轻轻握住。然后仰起小脸妩媚地问道：“主子，你要了吗？”没有等到萧径亭回答，也君依忽然从萧径亭的腿上滚了下来，跪在萧径亭的胯间，两只小手飞快地解开萧径亭的裤子，见到狰拧后，顿时呼吸一屏。

　　“奴家知道主子威风，奴家还是处子之躯，就算陪上性命也不能让主子满意。所以奴家先用小嘴来侍侯主子好不好？”夜君依此时媚眼如丝，美眸中便仿佛要流出水来一般，然后轻轻张开小嘴，朝萧径亭望去妖媚的一眼，便轻轻俯蛾首！

　　“嘤！坏蛋哥哥！”池井月端着酒菜朝这边急急赶来，在门外的时候，她本应该能够听到里面的声音的。但是她心急着萧径亭还没有吃饭，便急急地送了进来。但是进来后，却是见到了一幅最淫荡的场景。见到夜君依两瓣香臀儿高高撅着，在湿透的裙子中若隐若现，顿时羞得满脸通红，小手一颤差点将手中的盘子也摔到了地上。

　　“井月，你过来！”萧径亭见到池井月虽然美目如水，但是小脸羞得便要朝外面逃去，连忙叫住了她。

　　池井月稍稍一阵犹豫后，便朝萧径亭走去，感到那火热的气息，顿时两只玉腿微微颤抖起来。

　　萧径亭见到池井月还将盘字端在手上，面上地神情有些不知所措，不由柔声说道：“将盘子放在桌子上！”见到池井月照做后。便站在桌子边上。再也不知道怎么办，萧径亭不由笑着问道“井月，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亲热吗？在那个水边的阁楼上，感觉很好是吗，那就不要害怕，今天晚上我就好好补尝我的小月儿！”

　　“不！”池井月顿时急声说道。接着小脸一红，细声道：“那次我中了药，什么感觉也早就忘记了！”

　　“忘子已了不要紧这次以后，便会记住了！”萧径亭笑着说道。

　　“嘤！”池井月不由狠狠地朝萧径亭白了一眼，怪他这般曲解她的意思，心里想要逃跑，但是脚下却是迈不动一脚一步。

　　“井月。你是不是我的小妻子啊？”萧径亭柔声问道。

　　“小妻子！”池井月面上一痴，美目顿时变得无比的温柔，挨着朝萧径亭痴痴道：“是，月儿是哥哥的小妻子，月儿做梦都想做哥哥的小妻子！”

　　萧径亭轻轻一笑道：“那哪有一个妻子和自己的丈大不做那种事情的啊。莫非我的小亲亲月儿是个石女不成吗？但是，上次她可是又水又浪，便仿佛蜜做的一般啊！”见到池井月更加的窘迫不安，萧径亭柔声道：“月儿，外人都叫你金陵第一才女，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发现这一点，不是我发现不了，而是我从来都不去发现。在我心中，我想要月儿从来都是那个娇弱讨人疼的亲亲。一个听话地小妻子，宝贝月儿可要听我地话吗？”

　　“听！”池井月面上的神情温柔蚀骨，美目中透着如海的深情朝萧径亭望来。

　　萧径亭轻轻一笑，柔声笑道：“那月儿现在就应该脱下衣衫，让她的丈夫检查一下，是不是将他心爱的小屁股给饿小了！”

　　池井月羞得嘤咛一声，但是小手还是颤抖地脱下自己他衣衫，露出娇弱玲珑的雪白娇躯，然后朝萧径亭款款走去。

　　萧径亭手掌摸上池井月两瓣浑圆香嫩的臀瓣，柔声说道：“好象是小了一点点！”接着拉起跪在地上的夜君依，双手抱起两具美丽的侗体，朝床上走去。

　　随手空中响起一阵婉转的娇啼，然后缓缓地。换成天籁一般的呻吟，随之渐渐化作荡叫，最后变成断气一般的长嘶。然后另外一阵如丝般地细细呻吟跟着响起，便仿佛它的主人一般充满了羞涩，充满了甜蜜，还带了一丝羞于出口的企盼！

　　“月儿，你生不生气，我硬着让脱光衣衫！”萧径亭静静地躺在床上，两张美丽而又充满春意的小脸躺在他的怀中，好像饱食的小猫一般，闭着美目正在嗅着萧径亭的气息，甜甜的回味着刚才蚀骨而又甜蜜的滋味。

　　听到萧径亭的问话后，池井月还是闭着美目，轻轻地摇了摇娥首。然后凑上小嘴，在萧径亭的胸膛上吻上—口、两只玉腿霸占着萧径亭一只大腿。紧紧地夹在自己的两只大腿中间，轻轻地撅起香是臀儿，享受着萧径亭温柔地抚摸。

　　“君依，可痛得厉害吗？”听到萧径亭的声音后，夜君依咬了咬喷小嘴。轻轻点了点头。—的小手却是放在萧径亭的那处，轻轻地抚摸着。好像刚才那东西将她娇嫩的地方折磨得太厉害了，现在要好好的体会他的温柔。

　　要是在平时，在夜君依小手地刺激下，萧径亭早就奋发勃起，然后将美人压下，进行一次疯狂而又甜蜜的索取。但是现在夜君依的小手只能拔起他心中的柔情和些许的愧疚。

　　“井月，你在我走的这段时间内，朝廷吩咐什么。你就做什么？有什么重要的事行便和宴孤衡大人和莫姨好好商商量量，对李莫潇不要得罪了，但是也别给太多的好脸色，特别是他的儿子！知道吗？”萧径亭轻轻拍了一下池井月的香臀儿。然后手掌又变得更加地温柔。

　　感觉到怀中另外一个美人儿正在低低地抽泣。萧径亭的手掌不由穿过美人儿的臀缝，按着美人受创红肿的地方，轻轻地摩挲，道：“君依，至于柳含玉那边。莫姨让你接触多半是为了让你打开心结，所以你没有必要想着要从柳含玉口中得出什么消息！你只要天天快活地弹弹琴，唱唱曲子。高兴地时候，便教醉香居里地那些小丫头也……

　　见过萧莫莫，再见过萧石和宴孤衡后，萧径亭便打马朝东城门跑去。要赶到东边的松江港，然后乘船回到蓬莱。走的时候，并没有向辛忆告别。

　　和上次的情形稍微有些不一样。萧径亭在要进松江城门的时候，见到城门下一个美人儿骑名马上。那美人儿面目绝美，但是和上次盈盈不一样地是，这个美人儿的美目中，透着一股冷漠，或者是一种戒备。

　　“师妹，你怎么会在这里，你的伤可好利索了吗？”见到辛忆在城门下引来无数火热痴迷的目光，萧径亭连忙打马上前，朝辛忆招呼道。

　　见到萧径亭的马匹冲进了松江城，辛忆便也跟了上来。但是却落后在萧径亭的几丈后面，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望者萧径亭的背影。

　　萧径亭转过头来，朝辛忆笑着问道：”辛师妹可是专门在这里等我的吗？我可担当不起啊？”

　　辛忆还是静静不语，小脸还是冷淡着没什么表情。萧径亭讨了个没趣儿，便也不再说话，直接朝经营客运的船行跑去。

　　“对不住了，客官您来得有些晚了，去蓬莱方向的船只已经没有了！”经营这个船行的正是渤海剑派的人，但是萧径亭却也懒得拿出那个表示身份的云佩来，只是皱起眉头道：“掌柜啊。我可知道去蓬莱的船，到了晚上都还有那。现在天都还没有暗下来，怎么就没有船了啊？”

　　那个掌柜面上一阵无奈，朝萧径亭笑道：“是上面让船行改的规矩，小的也不能多问！”接着见到萧径亭，以及背后美丽的辛忆，掌柜面上一动，试探着问道：“这位公子和小娘子去蓬莱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要是有的话，小老儿还能给公子想想办法！”

　　“你不要胡说！”辛忆脸嫩，见到掌柜这般称呼她，顿时朝掌柜薄止怒道。

　　见到掌柜讪讪一笑，萧径亭面上一阵尴尬，朝掌柜道：“在下这次是去蓬莱剑派，去会几个朋友！”

　　掌柜面上顿时一动，细细地看了萧径亭几眼后，犹豫了片刻方才说道：“刚才有位客官包了整整一艘豪华客船，小老二可以想办法给公子搞个舱位，只是公子上船后，最好不要乱走！”

　　萧径亭花了一点点银子拿到了一涨船票，而后面的辛忆也掏出银子拿了一张船票，然后跟着萧径亭朝海边的码头跑去。

　　见到海边隐隐在望，萧径亭不由转头朝辛忆道：“辛师妹，你难道也打算随着我一道去蓬莱吗？”

　　辛忆美目这才望向萧径亭一眼，然后淡淡说道：“师傅知道你在蓬莱有麻烦，所以让我去蓬莱一趟，我本来打算只身前往，现在你要去，我正好和你同船去了！”

　　“不行！”萧径亭面色一动，朝辛忆说道：“辛师妹。现在渤海剑派不是缺少打架的人，那边现在全部是钩心斗角的，师妹是心思单纯去那里绝对不合适！”

　　辛忆小脸轻轻一变，仍旧朝海边跑去，静静说道：“不行，我师傅让我去的，我不能违抗了师傅的命令！”

　　萧径亭面色一正，停下马匹，朝辛忆说道：“师妹绝对不能去，现在那边的情形非常的微妙，你去了以后会引起许多人的遐想。会给渤海剑派带来很大地后果，你去了非但帮不了什么忙，反而会坏了许多事情！”

　　辛忆美目一红，不理会萧径亭便直接望前跑去。萧径亭心里一急，渤海剑派现在正处于敏感时期。以辛忆的身份过去。说不定会引来很大的麻烦。见到心思单纯美好的辛忆忽然变得倔强起来，望着辛忆美好的背影，不由大声喝道“师妹，你怎么就那么不懂事那！”

　　听到萧径亭的清喝后，辛忆娇躯微微一颤。接着手中的马鞭狠狠朝马背上一甩。那马儿长嘶一声，顿时跑得更快。就在萧径亭无奈，要上前拦住的时候，辛忆忽然又拉住了缰绳，接着拉转马头朝面对向萧径亭，萧径亭看见她美丽的脸蛋时，她玉脸早已经是梨花带雨。

　　“师妹！”萧径亭声音变得温和起来，便要说上几句抚慰的话。不料辛忆却是深深地望了他一眼后，然后狠狠地抽马背，朝松江城地方向飞快弛去，在空中留下几颗晶莹的泪珠。

　　辛忆轻轻一吹，便收起心思。朝海边的码头赶去……

　　“对不起，这艘船不是寻常客船，已经被我家主子包了！”辛忆登上那艘大船的时候，便马上上来一个个带剑地护卫，朝萧径亭赔着笑脸，但是神情却是拒人人于千里之外。

　　萧径亭掏出手中地船票，朝那个护卫道：“这是船行掌柜给我开的船票，你要是觉得吃亏，等下我会给你银子，多少我都给！”说罢便要朝船上走去。

　　“这个贪财的掌柜，我们已经花了三倍的价格包下了整艘船，没有想到他还往外面卖船票！”那个护卫眉头一竖，接着朝萧径亭道：“我家主子的船，不能让外人上来，你赶紧下去，你花地银子我加倍补你！”说罢便要将萧径亭推下船去！

　　萧径亭心中一阵不快，伸手一拨，将那人退开几尺，便朝大船上走去。

　　“放肆，那个不张眼的东，竟然在我家主人面前撒野！”萧径亭刚刚走上甲板，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俏声，那声音是个女子，而且萧径亭还听过，但是一下子却是想不起来了。

　　但是很快萧径亭便想了起来，因为他眼前出见了一个丰满健美的红衣女子，那女子英姿勃发，美貌非常。正是萧径亭在海上遇过两次的那个萧剑府的女首领。

　　“是你？”那个女首领见到萧剑月打扮的萧径亭，美目顿时一亮。显然是还记得萧径亭了。

　　萧径亭笑道：“没有想到在这里见到姑娘了，你家俯主可在船上吗？”

　　美丽的女首领悄脸一寒，道：“我家俯主地下落不老你打听，你想要坐船，便闭上嘴巴不要瞎问！否则你就赶紧下去！”

　　萧径亭面上微微一愣，接着便不再说话，朝自己的舱房走去……

　　中间的时候，便由一个悄丽的小丫头给萧径亭的船舱里面送去了一桌酒菜。那酒菜还算丰盛，但是就不见一个人过来问候，不要说那个府主，就是那个美而丰满的女首领，也汉有再露过面。

　　萧径亭本打算吃完后，便躺下歇息的。但是刚刚躺下，耳中忽然传来一阵拨动琴弦的声音，虽然只是随手一拨，但是那种迷人的韵味顿时从玉指间轻易地流露出来，拨弦的女子显然是个琴艺大家了。

　　萧径亭心中一动，脑中忽然浮起一道美丽的身影，听到那琴声依稀是从甲板上传来的，不由起身朝甲板上走去。

　　刚刚踏上甲板，萧径亭目中一震，眼前不远处正坐着一道曼妙迷人的身影，穿着绿色的衣衫。纤纤玉手虽然随意地拨着琴弦，但是那美人儿美目却是轻轻抬起望着天空，使得那背影充满了一种哀愁的感觉。

第十二卷 第十一章 君奴的秘事

　　萧径亭缓缓走到那个绿衣美人府主的身后，望着玉人美好的背影。目光移上了美人儿雪白的后颈，接着投在那晶营如玉的小耳朵上，好像没有面沙的痕迹。心中不由有种热切的希望，希望能够美人府主的玉脸能够和心中的影像吻合起来。想罢，萧径亭不由迈开脚步，目光紧紧盯在绿衣府主的娇靥。

　　虽然美人衣衫蔓渺，但是玉人娇躯的美妙曲线还是还是清晰地显露出来。咸觉到萧径亭过来，美人儿府主轻轻的转过香脸，朝萧径亭望来，柔声说道:“这么夜了，萧公子还没有歇下吗？”

　　潇径亭听着府主迷人的嗓音，心中不隐隐有些失望。因为美人儿府主现在转过来的玉脸上，还是蒙着一张面砂，甚至连美目的位置都被沙中巾蒙了起来。不过萧径亭还是能够透过薄薄的面沙，减觉到丝绸后面那迷人的眸子。

　　“萧公子为何对着我这张脸那么有兴趣，我可知道渤海剑派的楼大小姐可是个国天天香的大美人儿啊！”绿衣府主虽然言语温柔，但是言语中却是透着一种轻恼厉害的味道。

　　萧径亭一笑，道:“那是因为，我觉得府主给我的感觉，很像一个故人！但走我就是怎么努力，也想不起来那个故人是谁！”

　　“哦？！”绿衣府主轻轻地应了一声，接着仰起俏脸望向嵌满星光的夜空，柔声道:“那就没有什么要紧的了！既然萧公子想不出来，那就代表那个人并不怎么重要，所以，公子大概不必在上面费心了！”

　　萧径亭听得微微一愕，竟然找不出话来来答。因为隔得很近，所以他清楚的看出，那衣衫虽然看来和中原的服侍没有什么不问，但是细看下会发观。这个美人儿身上的衣衫显得更加的唯美。在剪裁方面隐隐带着北方的异族气息。

　　那个美人儿府主见到萧径亭这般，不由转转一笑道:“那个气息和奴家很像的大概是个女子吧？不过公子这般不记得她，可算是负心薄悻啦！”

　　“算是啊！”萧径亭笑道:“连是谁都像不起来了，大概关系不算亲近吧！”接着萧径亭面色一正，朝美人儿府主，道:“小姐可知道，最近刚刚提升地一品壮军李莫遥将军现在正在蓬菜，调查刺杀当今皇帝的事情！要是和萧剑府主有什么系的话，那小姐可要小心了！”

　　绿衣府主并没有立刻否认，而是朝潇径亭说道:“据我所知。李莫遥将军去蓬菜那是因为渤海剑派的事情啊？！”

　　萧径亭笑道:“李莫遥本来是因为渤海剑派的事情去的，但是我现在又听说他好像已经打听道了关于刺客的一些消息了！”

　　“哦！”绿衣府主又轻轻的应了一声，然后朝萧径亭轻轻说道:“妾身在这里先谢过萧公子的关心了，这船明天就会到蓬菜。公子赶紧去歇息吧！奴家便下去了！”

　　萧径亭望着玉人款款走去的背影。并没有离开下去回到舱中，而是在甲板上静静地吹了一会海风。

　　一直到了早上快象天亮的时候，萧径亭的舱房中就在也没有人过来。此时，天色虽然还是黑着的，但是已经充满了要亮的预兆。而这是大船便已经到了行驶了整个航程的大半，应上次萧径庭北上蓬莱地船，是只满载货物地大船，而现在只是一艘小的许多的客船。

　　轰！”就在萧径亭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萧径亭忽然觉得海面上转来一阵异响，虽然不是非常的响亮，但是萧径亭的耳力还是听得清清楚楚，心中不由苦笑道:“看来我是不祥之人啊，每次在海上坐船她时候，大船都会出现事故！”

　　萧亭正要起床，忽然外面转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音。接着舱门便被激烈地敲响。萧径亭起身开门后，刚刚青看清是谁，那个带着香味的人影便已经冲进了萧径亭的舱房。

　　“你赶紧跟我走，到一处私密的舱房躲起来！”那个人影丰满迷人，正是那个穿着红色衣衫的女首领，没有等到萧径亭回话，便已经拉着萧径亭4朝外面走去。再也不顾男女投受不亲的规矩。

　　萧径亭心中正在暗暗奇怜，为何这个女首领娇躯那般丰满健美，但是小手却是那样的小巧柔软。那个女首领便接着嘱咐道:“等下无论出什么事情，你都不得出来也不许发出响声！”

　　萧径亭不由轻轻拉着那个女首领，问道:出了什么事情了？难道是海盗又来劫船了吗？”

　　那个女首领小手被萧径亭拉住，顿时小脸一热，便要用力挣脱萧径亭地掌握。见到萧径亭站住不走，不由没生好气道:“是官兵来了，你不能让那些人看见的！”

　　萧径亭急声问道:“官兵是因为刺杀皇上的时候，怀疑你们是凶手吗？”

　　“你问那么多做什么？府主让我赶紧让你躲起来，说，你们渤海剑派现在的事情麻烦得，要是让他们看见你和我们在一起话，会带来天大的麻烦！”女首领见到萧径亭站定不走，不由变得焦急起来，俏声喝道:“你赶紧走，不然我可就不客气啦！”

　　潇径亭笑笑，便朝甲板上走去。见到女首领急得玉足一跺，道:“官兵是不是已经有了你们刺杀皇上证据了，你们府主等下该怎么办？她也躲起来吗？”

　　“胡说！谁告诉你我们杀的那个狗皇帝啦！”那个女首领狠狠地朝萧径亭瞪上一眼，接着说道；“只是我们势力见不得人的，只要被官府发现了，都会带来很大的危险！”然后声音变得温柔了些须，道：“不过府主还是有法子对付他们的，而且她自己不甩出面，让你藏起来只是为了你好，以防万一而已！”

　　“哦？！”听到了女首领的话后，萧径亭便停下了上去的脚步。朝女首领道:“那你就在前面带路吧！”

　　女首领轻轻娇哼一声，朝萧壮亭狠狠的瞪来一眼，便走在前面给萧径亭带路，到那个所为的私密舱房。“你刚才那么关心我们府主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什么企图？”那个女首领在前面带着路，此时过道上已经点满了灯火，所以萧径亭可以清楚的看见女首领丰迷人的背影，走起路来扭动地背臀痕迹却是让萧径亭心中一荡。

　　听到女者领的质问后，萧径亭轻轻地愕了一阵，回答道:“怎么了？难道你们府主已经许配了人家吗？”

　　“天下间哪有能够配得上我们府主的男子？！”女首领顿时俏声说道。接着转过小脸，美目朝萧径亭面上射来，仿佛要看清楚萧径亭面上表情。

　　“砰！”忽然上面转来一声巨响，好像是什么重重的东西狠狠她搭在了甲板上。接着便传来一阵整齐有力脚步声。还有大声的呼喝声。

　　见到女首领俏脸神色一变，萧径亭正色问道:“前些日子，到底是不是你们萧剑府在雇京城宫密谋刺杀皇上！”

　　女首领先是紧紧他望了萧径亭一眼，然后道:“我不知道，府生很多事情是我不能过问问。我不知道是不是府主策划刺杀那个狗皇帝地！”

　　萧径亭面色一肃，顿时转过身躯朝甲板上走去。后面

　　的女首领俏脸微微一变，张开小嘴但是却没有叫叫声来，微微犹豫了一阵后，便跟着萧径亭的身后朝甲板上走来。

　　萧径亭字甲扳上果然没有看见那个美人儿府主的影子，上面密密麻麻地都是拿着兵器地士兵，手中的火把噼里啪啦地烧着，印红了半边的天空。而前面的海上。停着五艘大大兵舰，上面无数的士兵正在长着强弓，对准着萧径亭脚下的客船。

　　此时和对方将领交涉的是一位男子，想必是萧剑府派在中原沉浸已久。看样子都充满了富贵而又漪明。而对方的将领，萧径亭看清楚了并不是那种千卫之类的下等将军，竞然是一位朝廷的三品将军。

　　“不行，就算再富贵春属也必须全部出来按受检查，

　　然后换到了我官船上去！”那名三品将军并不听萧剑府人的好言交涉，依旧指挥着手下地将士，让他们封锁住所有的出口，正准备冲进下面的舱房。

　　“犯到什么贵人了，我来负责！”那名三品将军大声喝道:“李莫遥将军奉的是皇上的旨意，追杀刺杀皇上的刺容。让本将守在此处，拦截所有可疑船只，将所有的来往人等都压倒官船上，运回蓬菜准备接受调查！”

　　萧径亭见之，连忙走上前去。朝那名将军道:这艘船便是我包下来的，船上有女眷，不方便让她们出来，请将军行个方便！”

　　就在这个时候，从舱口跑来一小姑娘走到身前悄声说道:“小姐说了，可让诸位军爷下去松查！但是绝对不可能换乘官船，要是哪位将军没长眼晴的话，等下冒然侵犯.等下丢了性命就要后悔！”说罢便匆匆回去。

　　那个三品将军听到剑眉一竖，面上闪过一丝凝重，稍微犹豫了一下后，大声喝道:“无论是谁，都压过来，换船！”

　　这位将军可是临夏王府的？！”萧径亭走到那名将军面前，面色正道。那名三品将军见到萧径亭气宇不凡，也设有恶言湘但是种情也不是十分的客气，双目瞥了萧径亭一眼，道:“本将就是，阁下有什么指教？！”萧径亭笑道：“学生刚刚从金铃那边过来，而且还有幸见到了临夏王爷，现在正赶去蓬莱准备去见李莫遥将军，商讨关于渤海剑派的事情！”

　　见到萧径亭面上严肃的神情，那个三品将军终于将所有的注意力投到萧径亭面上来，神色也变得微微有些敬，色。道:“公子贵姓，下官有命在身不敢不谨慎，还请公子出示相关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

　　萧径亭轻轻从怀中掏出一个信封，上面仅仅提着几个大字:“字启李莫遥芳军！”其他便再也没有一个宇。

　　那名将军神情微微一变，他是极有城府的人，肯定不会说要打开信封里面的信件看。光光看外面信封已经让他心里不安了，而且对于武莫宸地笔迹他再也熟悉没，有了！

　　“下官孟浪了，这般让手下兄弟退回去！”那名将官朝萧径亭一礼，接着便要下令收兵，但是却是被萧径亭拦住。因为刚才那名美人儿府主已经让人上来传令。说明不怕官兵的检查，萧径亭为了以后不落下权柄，索牲让他们继续检查下去。”

　　“为了不使后面的兄弟拦住公子的座舟，下官留下一名手下供公子使唤！”那名三品将军极是机灵。从头到尾没有打听萧径亭的任何事情。最后临走的时候，还留下一名千卫给萧径亭座舟护航。给那名千卫准备一间舱房后，萧径亭便回到了舱中。那名美人儿府主便没有因此过来谢恩，倒是那个丰满健美红衣女首领端着早餐到了萧痉亭的房间中。

　　没有想到你倒厉害的狠，竟和武莫宸也扯上了关系啊！”美丽的女首领走到萧径亭面前。将早餐放在萧径亭面前的桌子，俏声说道。

　　萧径亭注意倒，此时这个英气勃勃地美丽女首领身上穿的不是往日劲装，而是一件长长袍子。使得丰满健美地他更加显得俘凸玲珑，那张英姿勃发地玉脸，看来也仿佛多了些许温柔。

　　见到萧径亭神情奇怪地望向自己的衣衫，那名女者领玉脸一红，接着美目一寒朝萧径亭射来。

　　潇径亭连壮忙收回目光。专心致志地对付起丰盛的早餐来，见到那个美人儿并没有离开，不由开口问道:“你家府主是不是特别擅长抚琴啊？！我昨天晚上听到弹琴了！”

　　“不知道！”美丽的女首领没生好奇俏声声答到。

　　萧径亭也不生气，接着问道:“你们应该是刚刚从南方回来，是从金陵回来吗？你们在中原肯定有隐藏地势力，不然不能够庇护你们的？那个势力是不是南方？”

　　“不知道！”美丽女首领神情顿时变得冰冷谨镇起来，美目望向萧径亭的目光，也顿时充满了戒备。

　　“我好像依稀记得你家府主也是落雁谱上的人，而且！是最神秘的一个，你见过她的真面目吗？”

　　萧径亭接着便问起无关紧要的问题，见到眼前地美人儿冷着脸蛋不言语，萧径亭一笑，接着说道:“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在心里都是叫你红衣女首领的！”

　　那美丽女者领俏脸微微一红，稍稍犹豫一阵后，口气冲道:“我就叫你说那个名字？”

　　“红衣？！”萧行亭心中惊讶道，在他印象中好像依稀记得，梦君奴两个师叔叫蓝衣和黄衣，不由笑道:“你父怎么给你取个这样的名字，只有新娘子才穿红服，你长得那么好看，不会嫁不去的，你父真是心急！”

　　“你不要胡说，是依靠的依！”红衣女首领香脸一红，接着恶狠狠地朝萧径亭瞪来一眼，接着美目一红道:“我的名字是老府主给我取的，我父母在我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萧径亭神情微微一变，接着朝红依道“那你的父母是怎么死的？你其他姐妹的父也死了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红依美目朝萧径亭严厉望来一眼，见到萧径亭神情真挚，不由垂下俏脸低声说道:“我父是跟陛下和娘娘一起死的，国破时自杀死的！我们那些姐妹的父母也是！”红依说道这里的时候，虽然充满了悲伤，但是神色色间更加是充满了娇傲。“终有一日，我们会我到我们的小皇子，然后回到显碧国，重新地建立起我们的乐土的！”红依美目望向门外，激动而又坚定她说道。

　　知道李莫遥将军住在那里。我现在就去并拜访他！”出乎萧径亭的以外，李莫遥并没有住在富丽堂皇的楼府方中，而是住在一个大客钱里面。这让萧径亭暗暗钦佩李莫遥的谨慎。

　　此时李莫遥正在休息，下人说李莫遥自从来了蓬菜后，就没有好好睡过。所以萧径亭便拦住了要去叫醒李莫遥地仆人。自己端上一杯好茶静静地等着李莫遥自己醒来。

　　“潇公子，抱歉！抱歉！这几日李某真是累的够戗啊.怠慢你了！”李莫遥这一睡便是到了天黑，见到萧径亭一直坐着等着，就连下人也不安起来，几次要去叫醒李莫遥，都被箫径亭阻拦住了。

　　萧径亭起身朝李莫遥一礼，寒喧了几句后。便开始进入正题，问道:“我听说将军已经将渤海剑派所有地人都保护住了，而且渤海剑派所有的产业都已经封缩了！不知道李将军准备做何打算？”

　　李莫遥面上闪过一丝难色，朝萧径亭道:“潇公子，这次渤海剑派的事情实在是太大了，放在谁的手中都是一样的，所下官只能保证在压送他们去京城之前，不让他们受到一点委声！但是想要放过渤剑派实在是为难本官了！”

　　接着李莫遥目光朝萧径亭望来，道:“我知道萧径亭公子和贵派关系很好，他现在想必己经赶去金陵去见我家王爷了，他可是我家王爷地救命恩人。我现在正在拼命地拖着时间.要是三天内萧径壮亭公子还没有带着我家王爷的命令赶回篷莱.或者是皇上下了旨意。不然的话，我便要带着兵马押送渤海剑派所有重要人武和那些犯禁的东西去京城，让皇上定夺了！”

　　萧径亭笑道:“不甩等萧径亭公子了，二王爷的信件我已经给李将军带来了！”“哦！”李莫遥面上一喜，但是对萧径亭没有投来任何怀疑的目光，而是走到萧径亭的下首，轻恭敬行了一礼后，方才朝接过萧径亭手中的信件。看那神情，好像一点也没有怀疑萧剑月便是萧径亭一般.

　　“这个老狐狸！”潇径亭心中暗暗笑道，接者便静静地等着李莫遥看完信，在也不开口说话

　　李莫遥看得非常认真，甚至连一字一句也认真揣揣摩，来回看了许多遍后。然后将信件恭敬的放进怀中，朝萧径亭道:“放心吧！萧公子，我会丝毫不差地按照王爷的旨意做的，也会听从萧公子的吩咐的！”接着面上一笑，道:“其实今个天早上，我刚刚接到王爷说要严办渤海剑派的旨意，我虽然照办了。但是其实心中十分并不是非常同意王爷的做法.渤海剑派处理好了.绝对是对王爷一个极大的机遇！王爷英明啊！呵呵！”

　　说完后，李莫遥便下令置办酒席，要和萧径亭供饮。

　　在席上，看来充满了草莽气息的李莫遥给了萧径亭极大的好感。此人极有城府，但是看来却不像乃兄李莫潇那般让人不可亲近，他平易近人，看来仿佛随便可以和一个乞丐做在地上大口喝洒。

　　而萧径亭想必也给李莫遥很好的印象，李莫遥的劝酒也越来越勤。直到白己喝得醉眼朦胧。但是见到萧径亭还是清醒外常，不由大是不服气，说是一定要将萧径亭给拼醉倒了。“李将军那，要是你刚才不说听我吩咐的话，我刚才就可以大胆问你一些不该问的事情了！”见到李莫遥仿佛坐也坐不住了，萧径亭笑道:“但是现在，我们差不多可以成为朋友了，那我不管是不是该问不该问拉！”

　　“你…你问吧！”李莫遥大着舌头说道.接着将面前的一个满杯灌迸嘴中。

　　萧径亭面上轻轻一笑，道:“我听说李将军对刺杀皇帝的凶手。已经有些眉目了，可以和我说说吗？”李莫遥目中一清，将酒杯举在嘴角上，朝萧径亭神秘一笑道：“不行。惟独这件事不能开口说一个字！”

　　从李莫遥那里出来后。径庭亭本来是想去楼府的，但走稍稍一阵犹豫之后，还是朝城外的那个暗香楼走去，因为楼竹廷现在还住在那里。

　　“那个刺杀武帝的凶手到底是不是萧剑府的那个美丽的府主啊？！”萧径亭心中暗暗说道。缓缓地走上那数不清的台阶。此时，已经到了夏天的后期了，天气已经不是那么热了。萧径亭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心中不由微微觉得有些奇怪，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地方过于肃穆了，萧径亭甚至连虫儿地叫声也听不见一丝一毫。

　　“咦？好香啊！”萧径亭走到那个大广场的时候，鼻端忽然闻到一股醉人蚀骨的幽香。萧径亭对着这种香味可真是刻骨铭心，这种醉人而又独特的香味。萧径亭不知道己已经闻过几次了.但是每次还是心中一醉。

　　“奴儿！”箫径亭心中一柔，脚步顿时变得轻柔起来，然后闭上双目，静静地搜寻那股香味地方向，脚步缓缓向她朝着美人儿的香踪走去。

　　箫径亭朝右边的一条小道拐进，走迸了树林的深处，然后忽然觉得脚下的路眼熟得很，轻轻的想了一会儿，顿时记清楚上次自己发现楼绛玉和白衣淫贼“约会”地时候，也是顺着条路走去的。

　　“咦？怎么两个人影啊？”萧径亭拐过小路后，领时见到前面的不远处，并肩地走着两道身影。而她们走去的方向，就是那个小小而又美丽的林中草地。

　　尽管隔得较远，但是萧径亭还是可以清晰她看见前面的那个美丽背影，就走美丽得倾国倾城的梦君奴，而和梦君奴亲密并肩走在一起地，就是那个仿若神仙的夕公子。

　　在淡淡的月光中，夜君依和夕公子紧紧地偎依在一起。在朦胧夜色中，任谁见到了都会在心中赞叹:“好一对神仙卷侣啊！”随着她们走过的脚步.长长的衣裙椋过路边的草丛，使得整个森林都变得缥缈迷人起来。

　　前面的梦君奴躯忽然轻轻一动，接着小手轻轻地握住夕公子的手，然后将额首轻轻的依靠在夕公子的肩脖上，柔声说道:“我知道前面有个小草地儿，我们便去那坐坐吧！”

　　萧径亭静静地跟在俩人的身后，面上么没有一点表情，脚夏的步子也没有发出任何一点声音。

　　梦君奴和夕公子亲密的坐在草地上，静静地并没有说一句话，梦君奴将小脸枕在夕公子的肩上，静静地仰望着天空。忽然小脸轻轻地浮上一层笑意，然后咯咯一笑，朝夕公子的面颊上轻轻的吻了一口，娇声到：“你现去吧！我还要在这里呆一会儿，我告诉你的事情，可千万不要忘记啊！”

　　夕公子走后.梦君奴还是仰着悄脸，好像在数着天上的星星。接着嘴角抿出一道美丽的笑容，轻轻地伸开美丽的玉臂，然后缓缓地躺在软软的草她上，整个美丽的娇躯平躺着，那迷人的曲钱越发显得起伏连绵，看来令人神之为夺。

　　萧径亭忽然一声大笑，然后猛的冲了出去，压在了奴的柔软动人的娇躯上，张开嘴巴顿时朝梦君奴香喷喷的小嘴吻去。

　　“嘤！”梦君奴咯咯娇笑躲着萧径亭的亲吻，两只玉臂紧紧抱着萧径亭的身子，小嘴娇声嗔道:“人家不依啊，这样都骗不过你这个大坏蛋啊！是不是那个夕丫头让你看出破徒来了？！”

第十二卷 第十二章 嫁给我吧

　　“哥哥啊，你是怎么看出那个夕公子其实是个西贝货的啊，你快告诉我！”梦君奴美丽滑嫩的小脸轻轻的磨蹭着潇径亭的面，娇声问道.

　　萧径亭身下压着这么一具美绝人寰的玉人，酥胸玉乳，胯间私处都软绵绵而又火热地紧紧贴在他的身上，再加上心中对玉人的思念，胯下的情火猛他一下便升腾起朱，凶猛他顶在梦君奴腿心上

　　而美丽迷人的梦君奴便仿佛什么也没感觉到一般，任由萧径亭将她压地上。美目娇嵋地挑逗着萧径亭的视线，只是渐渐热起的娇躯和砰砰乱跳的芳心，将她的内在给出卖了。

　　“是啊！那个夕公子本来看起就没一点点象男人，但是她又偏偏没有一点去扮男装的意思，就算在和我说话的时候，也从来都不否认自己是个女子！”萧径亭轻轻笑道：“不过这样一来，反而使人变得多疑起来，怀疑她是个男人，是个比女人还漂亮的男人啊！

　　“你以前见过她啦，！”梦君奴听到萧径亭的话后，美目闪过一丝奇怪的神色，接着神情又变得娇媚起来，问道：“那我们的萧大情圣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刚才你将头靠在她肩服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这个夕公子的肩膀怎么那么窄那，那个丫头就算再厉害，当你亲她的时候，她脸色还是微微觉得一丝不自然啊！”萧径亭笑道，接着手从玉人的蛮腰滑下，按在梦君奴丰隆肥美的香臀上，轻轻一拍，笑道：“再说，那个丫头虽然然穿着男装，但是屁股和我的奴儿一样，又圆又翘我早就应该看出来的！

　　“你还真是一个大色狼哩！”梦君奴张开香喷喷的小嘴。朝萧径亭鼻子上轻轻地咬上一口，接着娇躯轻轻一阵用力，便将萧径亭压在身下，然后舒舒服服地躺在萧径亭的杯中，柔声问道：“哥哥，上次你不是问我怎么忽然又对你好起来，我现在就告诉你原因！现在我先问你，你猜猜那个夕丫头叫什么名宇！

　　萧径亭顿时有些苦笑不得，这个让他从何猜起啊，手掌在美人儿的香臀的拍上一掌，惹来美人一声甜蜜而又娇嗔地娇呼。让萧径亭认为美人儿甚至是故意找理由挨打的

　　梦君奴将小手轻轻地探进萧径亭的衣襟，温柔地摸着萧径亭胸上的肌肤，俏声说道：“那个丫头的名宇叫夕俏佳，听来又俗又没意思。真是一点也不好听。是不是，

　　萧径亭连忙正色，道：“对，那里有我奴奴的名字好听啊！”但是心中却觉得。这个名字虽然看起来平凡，但是用在那个美人儿的身上，仿佛便升华起朱。变得无限的诗意和妩媚

　　“嗯！哥哥说的对，奖励你一个！”听到萧径亭的话后，梦君奴从萧径亭怀中撑起娇躯，张开小嘴对萧径亭地嘴唇甜甜地吻上一口，然后神情变得更加妩媚讨好起朱，媚眼如丝地将小脸凑到萧径亭面前一寸处，小嘴的香气迷人地喷在萧径亭脸上，娇声道：“那你说是我好看。还是那个夕丫头好看，！”然后柳眉好看地一颦，好象只要萧径亭的回答不让她满急，就会张开小嘴朝萧径亭脸上很很他咬上一口。

　　“其实两个美人儿还真的分不出上下啊！”(何况她的还长那么像我，说她难看，不是也在骂自己吗？)萧径亭心中暗道，但嘴上却是毫不犹豫地坚定说道：“自然是奴儿好看，夕俏佳那个臭丫头能够我亲亲奴儿的一半，就算她美得不得了了！”

　　“咯咯！”梦君奴一声娇笑，接着娇躯重重他压在萧径亭身上，两只小手捧萧径亭的面，张开香喷喷的小嘴，很很他咬住萧径亭的嘴唇，将萧径亭的嘴巴封得一丝不漏，然后仲出小香舌扫荡萧径亭嘴内的每一寸地方，柔软美妙的娇躯也轻轻地蠕动着，摩擦着萧径亭的身子

　　这一吻足够让萧径亭魂飞魄散了，甚至比起一阵交欢还要令人消魂。梦君奴那甜甜的小舌头，又软又嫩，让人仿佛一辈子都想含在嘴中，舍不得放开

　　“好郎君，你的奴儿棒吗，你的奴儿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梦君奴放开萧径亭的嘴唇后，娇躯仿佛没有了一丝力气，静静的躺在萧径亭怀中，小脸贴在萧径亭的面撷，娇喘吁吁地将她温热的香气喷在萧径亭的面上

　　萧径亭心中不由觉得有些奇怪起来，本来睿智无比的梦君奴今天仿佛变得如同一个小孩一般，好象处处都要和夕俏佳争个高下，接着梦君奴便静静地说起夕俏佳来！

　　“哥哥！你还记得那次唐绰兮说过的故事吗，”梦君奴静静地躺在萧径亭的怀中，美目渴柔如水地望向萧径亭，柔声道：“其实故事俗得很，我们魔门几百年来，就和古剑阁是世仇！本来吗，她们可都是仙子，我们都是魔女啊！

　　萧径亭对着梦君奴的小嘴轻轻一吻道：“我的奴儿哪里象魔女了，明明是仙子吗，

　　“人家手段不那么光明，人家知道。你不用哄人家！”梦君奴小嘴轻轻一撅，亲昵地蹭了蹭萧径亭的面撷，小手轻轻玩弄着从萧径亭脸上揭下来的面具，道：“其实魔门发展到了后来，也挺没意思思的，只能和古剑阁争争斗斗，因为方剑夕出身的那个天剑谷太虚伪了，出来的都是伪君子，斗起来也没意思！

　　见到梦君奴这般评价天剑谷，萧径亭心中一片温柔。因为梦君奴在自己面前的时候，渐渐地已经变成一个伶牙俐齿的聪明姑娘了，这样反倒更让自己心爱不已

　　“所以历代魔门宗主的使命就是，压过古剑阁一头！而这里面最大的胜利就是几十年前，我外公那个风流种子做宗主的时候了！梦君奴说道这里的时候，小手轻轻地在萧径亭胸前肌肤轻轻一掐，仿佛是在给萧径亭提高警戒，接着小手轻轻地抚摸别掐过的部位，继续说道：“那次。我外公他老人家将人家古剑阁外来的主人，刚刚出山的仙子都给射落在地，讨回家做妻子了！使得古剑阁几十年都没有仙子出道江湖！

　　萧径亭轻轻笑道：“外祖父他老人家，我一向是非常景仰的！

　　“丢丢，也不怕羞，人家答应嫁你了吗，要是你有一天欺负了人家，人家才不要你呢！”梦君奴虽然满脸地幸福和娇嗔，但是却伸出纤纤玉指在萧径亭的脸上轻轻地刮了刮，俏声说道：“外公他老人家我一贯也是非常景仰哩！不过外婆她就不依了，她可是我外公的师傅那。她就一直认为是古剑阁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将外公给抢走的！所以心里对古剑阁恨之入骨了！”梦君奴说道这里的时候，忽然仰起小脸朝萧径亭柔声道：“好哥哥，你以后无论要娶谁，我都不拦你。但是你干万可不许招惹夕俏佳那个丫头啊！

　　见到萧径亭郑重点头。梦君奴欢喜地伸出小香舌在萧径亭的眼睛上轻轻他亲了一口。接着说道：“哥哥，你知道吗，在我还没生出来的时候，我外婆已经四五十岁了，但还长得和我一样他美丽。不过”

　　梦君奴小脸一黯，凄声说道：“但是她听到的外公去世的消息后。所有的头发就全部都白了，而我娘就是在一边看着她的头发一根根白掉的！而那个时候，我爹爹也抛弃了刚刚怀了我的娘亲。所以我外婆和我娘在我长大的时候，就一直不准我爱上任何人！她们说只要我们魔门女子爱上的男人，最后都会抛弃我们的！”说道这里的时候，梦君奴秋瞳泪眼婆婆，仰起小脸望进萧径亭的眼睛，柔声问道：“哥哥。你说你会抛弃我吗，

　　“不会！”萧径亭将梦君奴的娇躯紧紧抱紧，轻轻地嗅着美人娇躯上的幽香，温柔而又坚定他说道，心中也同时说道：“就算丢了性命，我也不会！

　　“要是有一天你抛弃我了，或者是你心里对不起我了！我就一剑将你刺死，然后再自杀，我死也不愿意再受到象娘亲和外婆那样的煎熬！”梦君奴静静说道，接着伸出纤纤玉指轻轻地戮在萧径亭的心口，娇声说道：“我就从这里刺进去，然后让剑尖也刺穿我的心！

　　“那次我和母亲、外婆说起你的事情后，她们两个都发了很大的火！之前她们可都从没骂过我一句的，然后她们让我立誓，要是再让你亲近一下，就自残自己的身子！不然她们就将我关起来，不让我出去！”梦君奴小手轻轻地摸着萧径亭的手，仿佛要清楚萧径亭手上的每一道指纹，接着轻轻一笑道：“但是夕俏佳出现以后，就一切都不一样了！因为夕俏佳就是古剑阁出来的这代仙女！

　　虽然萧径亭心中早就有了答案，但是听梦君奴说出来的时候，心中还是觉得非常的奇怪。不由笑道：“书上那些慈航净斋的仙子各个都会心剑如一，而且个个仙气缥缈，只要朝你轻轻看上一眼，你就会一点也不敢有亵渎之心，只想趴在她的面前膜拜！”见到萧径亭这般形容，梦君奴顿时拉下小脸，抿着小嘴朝萧径亭厉害瞪来一眼

　　萧径亭轻轻一笑，道：“但是为何我一点这种感觉也没有呢，偏偏没次看到那个夕丫头，就想上去扁她一顿呢！

　　“咯咯！”听到萧径亭这般说夕俏佳后，梦君奴的小脸顿时解冻，趴在萧径亭的身上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忽然将埋在萧径亭怀中的小脸抬起，朝潇社亭娇声说道：“那我们就约好一天，两个人一起去打她好不好，那肯定能够将她打败哩！

　　萧径亭微微一惊，道：“你打不过那个丫头吗，

　　梦君奴美目闪过一丝好强，然后微微有些懊恼道：“打不大过哩！”接着轻轻捶了萧径亭一记，道：“又叉开我的话题，好好听我说，不许再插话了！”说罢小手轻轻抓住萧径亭的嘴唇，笑着说道：“夕俏佳那个臭丫头出现后，母亲有一天忽然来找我。说只要我能够打败夕俏佳，打败古剑阁，就答应让我嫁给你，不过要倒插门做我们魔门的女婿！

　　“那个时候人家真是高兴啊，好象压在身上的乌云全部都散去了一般！

　　萧径亭面上微微一惊，神情便微微有些不自然起来，梦君奴轻轻一笑继续说道：“我知道你这个好色的郎君肯定不愿意的，就算你愿意，你身边的那些女人也不会答应的，所以人家好求歹求终于让母亲和外婆答应，让我跟着你走了！郎君啊，你说奴儿待你好不好啊，

　　萧径亭心中一柔，接着眉头一皱，开口问道：“难道就是你拿着宝剑，将那个丫头打败了就可以了吗。”

　　“哪有那么筒单！”梦君奴轻轻一笑。道：“我们魔门的宗旨和古剑阁一向背道而驰。但是那些东西我都懒得管它。我现在身上的任务就是替外公报仇，而且我也一直为它努力着，但是那个丫头偏偏老是来拦着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梦君奴小嘴一撅凑到萧径亭的面前，腻声说道：“好哥哥。那你是帮我还是帮她！

　　萧径亭见到梦君奴微微有些媚荡的神情，一直就没有熄灭的情火便猛地冒起。下身的巨物也猛地腾起，狠狠地顶在梦君奴柔软敏感的地方。而让萧径亭睁大了眼睛的时候，梦君奴美目忽然一荡，接着嘴角轻轻朝萧径亭绽开一道勾魂的笑容，竟然微微张开两只大腿，将柔软迷人的下身朝萧径亭的胯间贴来。竟是勾引起萧径亭来。

　　萧径亭轻轻一吼，便翻过身猛地将梦君奴柔软火热的娇躯压在下面。张嘴吻住梦君奴的小嘴。一只手伸进美人儿的衣襟，抓住一只柔软娇嫩的香乳，微微用力地揉捏着，另外一手隔着衣裙摸着玉人的两瓣香臀，手指狠狠地刮过玉人深邃迷人的臀沟

　　“樱！”梦君奴长长一声娇吟，两只修长丰满的大腿用力地盘上萧径亭的腰际，一只玉‘手竟然伸到萧径亭的胯间，温柔而又微微用力地抚慰着小萧径亭

　　萧径亭目光一赤，放开梦君奴的小嘴，厉害说道：“奴儿，你刚才和夕俏佳那丫头这般亲热，我生气得很，现在要罚你，你知道怎么做吗？‘，

　　梦君奴美目也顿时变得妖媚起来，朝萧径亭投来勾魂的一瞥，小嘴腻声说道：“奴家知道！奴家愿意受罚！”接着轻轻挣开萧径亭的怀抱，嵋眼如丝望向萧径亭一眼，然后娇躯轻轻地俯趴在草地上，将两瓣浑圆肥美的香臀儿高高撅起

　　见到梦君奴绝美的娇躯形成一道句魂动魄的曲线，萧径亭的呼吸顿时变得急促起来。对着美人儿的香臀儿，高高举起手但是落在美人儿香臀的时候，却变得无比的轻柔，使得玉人都难耐地呻玲出声，扭动着圆浑纯美的香臀，向萧径亭发出强烈火热的信号。

　　萧径亭轻轻地掀开美人儿绿色的长裙，然后轻轻的褪下粉红色的绸裤儿。顿时美人儿的下身娇躯仅仅只剩下一条雪白的小丝绸亵裤儿。两只雪白浑圆的大腿形状绝美，在月光下散发着象牙一般的迷人光芒，一股股醉人的幽香也随着玉人娇躯的颤抖，飘进了萧径亭的鼻中

　　看着两瓣香嫩雪白的香臀儿将丝绸小亵裤儿撑得圆圆滑滑，将两瓣肥美的小屁股的形状清晰地印了出来，那种娇嫩圣洁的绝美，让萧径亭甚至不忍心将美人儿屁股上的小亵裤儿脱下来

　　“樱！”就在萧径亭目光痴迷他看着眼前绝美景色的时候，梦君奴小嘴轻轻地发出一串蚀骨的呻玲，让萧径亭注意到，美人儿雪白的小亵裤上，清晰地印着一滩迷人的水泽

　　感觉到美人的召唤，萧径亭几乎是带着矜诚的心态。双手撰上美人儿的香臀，然后轻轻地褪下美人儿的小亵裤

　　“天哪！天下竟然会有这等尤物啊！”萧径亭心中一声惊叹，随着眼前两团浑圆月娇嫩嫩两团雪肤微微一颤，那雪股带着完美的弧度，带着迷人的色泽。喷香的气息，都强烈他冲击萧径亭的神经，甚至让他瞬间停止了其他的思想

　　“这简直比满月还要圆那，奴儿。你美得让我都几乎不敢碰你了！”萧径亭两手轻轻地撰上美人儿的香臀，那滑腻柔软的感觉，顿时让萧径亭感觉到了那惊人的弹性，尽管萧径亭的手轻轻放在上面，但是也仿佛清晰地感觉到那两团凝脂一般的美肉轻轻地晃了晃。顿时那股迷人的幽香，飘进萧径亭的鼻中，顿时变得越发地浓烈清晰起来

　　萧径亭将嘴唇轻轻地凑上梦君奴的美臀，渴柔地吻过上面的每一寸地方，沟壑还有前面的柔软。也痴迷地添过上面地每一寸地方，那种醉人的味道让萧径亭顿时忘记了下面的步骤

　　感觉到梦君奴越来越蚀骨的呻吟。萧径亭轻轻地跪在梦君奴的身后，胯间轻轻地贴上玉人的臀上，上身轻轻地拥着美人儿的娇躯，柔声说道：“奴儿。你今天晚上就嫁给我吧！

　　“啊！”梦君奴美目中本来已经全部是情火燃烧。迷人的下身甚至轻轻地跄着萧径亭。但是听到萧径亭的话后，美目猛地一清，接着赤裸着下身的娇躯飞快飘出数丈，小手掩着迷人的私处朝萧径亭狠狠嗔来一眼，虽然那双秀目便仿佛要喷出火来。但是还是向萧径亭狠狠说道：“真是不岔，人家本来是想轻轻勾引一下你的，没想到竟然被你这坏蛋占了那么大的便宜！”接着小嘴一撅，道：“谁让你那天不听人家的话，和夕俏佳那个丫头说话了。就是肯让你看，不让你吃，馋死你！

　　萧径亭心中顿时一阵哀嚎，朝梦君奴一阵苦笑

　　梦君奴在萧径亭面前弯下蛮腰。轻轻穿起丝绸小亵裤儿，好象是摸到了那滩水泽，美人儿玉脸一热，轻轻一啐便朝萧径亭很很地嗔来一眼，见到萧径亭这般膜样，不由赶紧穿好了裤子，飘身到萧径亭前，小手抚上萧径亭他面撷，柔声道：“不要装出可怜兮兮的膜样吗，要是人家一心软，把身子给了你，那就有大麻烦哩！”接着撅起小嘴轻轻地在萧径亭嘴唇一吻，美目闪过一丝媚色，腻声道：“人家也想要得很哩，等到可以的那一天，奴儿会不要脸皮地找郎君的！

　　萧径亭援援平息下欲火，忽然觉得脸上湿湿腻腻的，而且还带着一种勾魂的味道，顿时便明白这湿湿的水泽是来自哪里的了。

　　接着梦君奴自己的也发现了，连忙举起袖子轻轻擦拭萧径亭面撷，柔声说道：“对不起啊！

　　“径亭啊，你就这么睡着，不怕让人给暗杀了啊！”昨天晚上萧径亭虽然没有得到梦君奴的处子娇躯，但是却抱着这个仙子一般的美人儿睡了一夜，也足足亲昵的一夜。在睁开眼睛的时候，怀中的美人儿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一股醉人的温热幽香。接着萧径亭耳中便传来楼竹廷的声音，不由很不耐烦地缩回到被窝中，轻轻地嗅着玉人儿的香气

　　“在我印象中，我的萧大公子可是第一次睡懒觉啊！”楼竹廷轻轻地推了一下萧径亭，接着说道：“今天早上，李莫遥将军找到我，将事情都说过了，我在这里给你行礼道谢拉！谢谢你救回了渤海剑派，没有让祖上的基业毁在我的手中！

　　萧径亭在被窝中低低地应了一声，外面的楼竹廷声音忽然变得神秘起来，道：“我一猜便知道你就在这个地方，径亭那！你回来的消息我还没告诉绛玉那个丫头，你赶快回去吧！那个丫头都快得上相思病了！

　　萧径亭听到后，连忙掀开被子认真说道：“竹廷，我这几天就住在这里，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跑来告诉我就可以了。等到朝廷的旨意真正下来，赦免渤海剑派的时候，我再回去对付秀情还有苏临礁那些异派势力！”接着萧径亭面色一正正要说话，忽然见到楼竹廷面上的神情古怪。似笑非笑一般，不由皱起眉头问道：“有什么话快说，不要一幅死样子！

　　楼竹廷摇头晃脑笑道：”难怪一直不回去啊，原来身边已经有了美人相陪！“接着楼竹廷的神色变得神秘起来。朝萧径亭低声问道：“这次又是哪一个美人啊！不过最好不要让绛与‘那个丫头知道了啊。”接着从身边拿过一面铜镜递给萧径亭。

　　萧径亭接过一看，面上顿时有些哭笑不得，不过心中却泛起一屡柔情。原来萧径亭的脖子上，留下一道鲜艳美丽的唇印，看着嘴唇的迷人形状，正是梦君奴小嘴留下的

　　而让萧径亭心中奇怪的时候，昨天和梦君奴亲吻的时候，记得她小嘴上并没涂上红胭脂的。想必是趁萧径亭睡觉的时候，孩子心性发起，专门涂上了胭脂。给萧径亭留下几道痕迹。接着萧径亭轻轻掀开被子，发现胸口上还有几个鲜红美丽的唇印，不由飞快将被子盖好了。

　　见到楼竹廷神情古怪，又要说话。萧径亭连忙面色一正。道：“不要贫了。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你的大伯和四叔在金陵已经死了！

　　楼竹廷面上微微一愕，接着朝萧径亭一阵苦笑，道：“那以后对付起苏临礁，可就麻烦得多了！

　　萧径亭微微一讶道：“怎么看来你好象不是非常难过吗，”

　　楼竹廷微微一笑。道：“我对他们没有什么深刻印象的！

　　“哦！”萧径亭轻轻应了一声，接着朝楼竹廷道：“你出去外面等我，我马上就好！

　　“我走的这几天中，秀情她们可有什么举动吗，”萧径亭和楼竹廷走到肃穆的建筑群中萧径亭便问起几天来渤还剑派的事情

　　不料楼竹廷并没有说话，忽然转过脸朝萧径亭说道：“径亭啊，我真是羡慕你的艳福啊！另外一个仙子来找你了

　　“仙子，！奴儿才刚刚走啊！”潇社亭心中暗道，接着随楼竹廷的手指。萧径亭朝右边树林望去

　　果然，幽静的树林中间，高大笔直的树干下。一道雪白修长的身影站在那里，微风轻轻地吹动着她的衣裳，看来实在是飘飘欲仙。

　　“是啊，能够称得上仙子的，她却是能够算上一个了！不过她现在看来实在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无比迷人的美人儿啊，那个时候我怎么会雌雄不分呢，”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朝边上的楼竹廷笑道：“你看得出她是男是女吗，

　　“当然是女的啦，要是男的长得这般模样，那会遭到天遣的！”楼竹廷丝毫没有犹豫，肯定的脱口而出

　　萧径亭不由朝楼竹廷狠狠一瞪道：“那天在玉溜山上，你为何说她是个男的，而且还那么肯定！

　　楼竹廷笑道：“我看到你的梦君奴神情那么着紧，看到梦君奴和这个仙子亲密的样子，你仿佛连眼睛都要绿了。我当然不肯放弃打击你的机会拉！”接着指着前面的仙子，不乏嫉妒说道：“快去吧！人家仙子正等你啊！

　　萧径亭笑道：“你怎么知道她在等我，说不定是在等你啊！

　　不知道为何，萧径亭有些害怕过去见那个美若天仙的夕俏佳。可内心深处，隐隐觉得这个夕俏佳实在是太厉害了。

　　楼竹廷笑道：“怎么可能，你是主角，我是配角！所以我永远有着当配角的觉悟！

　　“才刚刚分别几日，怎么萧公子便不认得夕某了吗，”那边的夕俏佳忽然朝潇萧径亭淡淡一笑，仰起俏脸朝萧径亭招呼道，那声音又软又柔，不过却是带着一种连钢铁也能穿透的力道，让萧径亭不由自嘲道：“这个声音又哪里象男的了，不过之前她和我说话的时候，好象不是这个声音啊。

第十三卷 第一章 仙子来访

　　“怎么了，直到俏佳是女子以后，萧兄怎么反而变得生分起来了？！”夕俏佳和萧径亭并肩走在树林的时候，转过玉脸朝萧径亭轻轻一笑道：“至于昨天晚上的事情，那都是君奴妹妹淘气，说要好好耍弄耍弄你！你可不要怪罪在我的头上啊！”

　　看在夕俏佳那张和自己长得那般相似，只是更加秀气的小脸，萧径亭心里实在有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听到夕俏佳的责怪后，萧径亭轻轻笑道：“夕姑娘原谅我，奴儿她不许我和你多说话，不然她会对我耍脾气的！所以在面对夕姑娘的时候，我只是少说话了！”

　　夕俏佳听到萧径亭的回答后，玉脸微微一愕，接着笑道：“那我就光说话，萧兄就光听吧！”随之面色一正道：“我知道萧兄刚刚从金陵回来，想必是去找了临夏王爷了，渤海剑派的事情大概也差不多无碍了！那我请问，萧兄下一个要对付的是秀情她们，还是苏临礁这一方势力呢？”

　　萧径亭回答道：“应该是秀情这一方吧，因为她们的威胁最近，而苏临礁的势力虽然大得很，但是毕竟是渤海剑派自己人啊！”

　　夕俏佳美目忽然转到萧径亭脸上，目中闪过一丝奇怪的笑意，疑问到：“萧兄这个主意是自己这么打算的，还是听从了梦君奴的吩咐呢？”接着目中闪过一丝歉意，道：“不好意思，兴许我这样问比较没有礼貌！”

　　萧径亭摇头道：“不要紧的，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但是说是梦君奴的吩咐也无不可！她是我未来的妻子，她的话我总是要听的吗！”

　　“但是萧兄说苏临礁是渤海剑派自己人，我就不敢苟同了！”夕俏佳忽然这么说道，让萧径亭微微一愕，夕俏佳接着说道：“我听说渤海剑派的楼老大和楼老四，都已经死了。那一旦等到肃清了秀情等人，那渤海剑派差不多就都是苏临礁的天下了！萧兄难道就没有想过这里面地蹊跷吗？”

　　“我知道！夕姑娘不用再多说了！”萧径亭淡淡回答道，便再也没有说话。

　　“我知道梦君奴也在打着渤海剑派的主意，你知道她想利用渤海剑派来做什么吗？”夕俏佳忽然问道。

　　萧径亭笑道：“哪个丫头不是一直想要争过你一头吗？大概就是想要在上面赢了你了！”

　　“是吗？”夕俏佳美目闪过一道奇怪的笑意，轻轻叹息一口后，道：“为了免得萧兄认为我在诋毁你的爱人，我现在不说。但是你日后是会知道了，是，是想争个输赢，但是未必是和我啊！”

　　“不过萧兄你可知道，梦君奴在江南胡闹的时候，可都是为了什么吗？”夕俏佳美目紧紧望着萧径亭俏声问道。

　　萧径亭想起以前自己也曾经问过梦君奴，问她为何要在江南武盟上捣乱，而梦君奴的回答竟然说是为了好玩。现在想起还真是那么回事啊。想到这里，萧径亭不由笑着说道：“奴儿那般胡闹，难道就是为了将江湖给搅浑了，使得整个武林大乱，以便将你们这个白道武林领袖给引出来吗？”

　　“萧兄猜对了！”夕俏佳轻轻说道：“那次就是光为了将我引出来，但是这次就不完全是了。或许我只是她要掌握渤海剑派的部分原因！”

　　萧径亭听着夕俏佳的话后，便仿佛从左耳进，右耳出一般，心中暗到：“看来奴儿的话并没有错，夕俏佳的话实在是有很大的撩拨性啊！”

　　“我们不说这些了！”萧径亭忽然说道，目光望着夕俏佳那张可以和梦君奴媲美的脸蛋儿，心中涌起一股好奇，不由朝夕俏佳问道：“我有件事情想要问夕姑娘，但是可能非常的冒昧。希望夕姑娘不要见怪！”

　　要是寻常女子，说不定会认为萧径亭想问的是一些儿女私情上面的事情，所以面上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自然，但是夕俏佳听到萧径亭的问话后，面上仍旧还是那样的从容淡雅，丝毫没有一丝不快或者是不堪。

　　萧径亭目光望着夕俏佳的玉脸，轻轻问到：“夕姑娘可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家中可有什么兄弟姐妹吗？”

　　夕俏佳微微一讶，问道：“萧兄问这个做什么？”接着微微一笑道：“我从小就被师傅带到了师门，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萧径亭听后不由微微觉得有些失望，心中暗自笑道：“莫非我和她长得那么像，便是天意不成，或者巧合？又或者是恰恰夕俏佳正好也有兰介子做的面具不成？”

　　夕俏佳美目淡淡朝萧径亭望来一眼，道：“看来萧兄实在和我没有什么话说了，那俏佳就先走了！”说罢便转过娇躯，款款走去，萧径亭这个时候才发现，夕俏佳在走路的时候，娇躯飘逸而且走得那般洒脱，实在有些仙子的气质。

　　忽然夕俏佳转过玉脸，朝萧径亭笑道：“萧兄，顺便和你说一件事情，那个任剑絮便是当今第一权臣方召疾的女儿，也就是萧兄死敌方剑夕的亲生妹妹！而且你还欠我三件事情那！”

　　萧径亭闻之大愕，接着摇头一阵苦笑。

　　萧径亭仅仅只在这个已经算不上隐秘的地方呆上了四天，朝廷对渤海剑派的旨意就已经下来了。中间的这段时间中，所有的人都无比地安静，就连秀情也仿佛忘记了刚刚的挫折，呆在她的房中从来没有出来过，因为再下面的事情就不是她能够掌握住的了，那就是朝中武莫宸和方召疾他们的较量了，不过这场较量武莫宸实在是占到了太大的优势了。所以萧径亭也不知道，她们到底有没有将手中的突厥兵器交到朝廷，或者说让方召疾交给朝廷，但是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在这四天中，李莫遥曾经来过这里两次，两次都是带着酒来的。让萧径亭彻底发现，他的酒量实在不怎么样。不过酒瘾却是大得吓人。而在这两次喝酒中，萧径亭也和李莫遥达成了许多的共识，但是对于刺杀武帝这件事情上，李莫遥却是始终闭口不言，无论萧径亭怎么的旁敲侧击，他始终一个字也不吐露，让萧径亭彻底无计可施。

　　而在这四天中，梦君奴这个美丽的丫头，就彻底成为了夕至朝离的幽灵了。每次天幕暗下来的时候，这个美人儿就会飞到这里。给萧径亭做饭洗衣，反正做了一个妻子应该做的所有事情。然后在月光刚刚升上树梢的时候，这个美人儿钻进了萧径亭的被窝中。前两天还是穿着薄薄的内衣，但是到了后来却是被萧径亭脱的干干净净。光着屁股躺在萧径亭怀中。也着实让萧径亭欲火勃发。几乎要焚身沸血。

　　清晨！

　　“亭哥哥！”梦君奴从萧径亭胸膛撑起娇躯，酥胸前两只浑圆坚耸的玉乳还留着萧径亭手指肆虐过的痕迹，不过就算这样地俯着娇躯，那两只圆耸的雪腻还是那么的饱满坚挺，甚至还是骄傲地翘起。见到萧径亭将目光投在细剑的玉乳上，梦君奴轻轻凑上娇躯，让弹性惊人的滑腻玉乳轻轻地贴在萧径亭的脸上，稍稍用力地磨蹭着，小嘴轻轻柔声说道：“从今天以后，奴儿就不能像这样天天和哥哥睡在一起了！”

　　萧径亭手掌正在爱抚着玉人地肥美香臀，嘴巴正叼住美人的一颗小奶头，听到梦君奴的话后，不由问道：“为什么。是因为秀情那边有动静了吗？”

　　梦君奴微微轻轻的吻着萧径亭的面颊，微微娇喘说道：“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朝廷的旨意今天就会下来了，你又要开始忙碌了！”

　　“是啊！”萧径亭望着玉人美丽绝伦的俏脸，心中不由涌起一阵不舍。手掌摸在玉人肥臀上的力道不由变大起来，手指也频频探到玉人敏感美丽的私处。这下一来，梦君奴原本来就是极易动情的女子，几下过后，玉人整具柔软的娇躯顿时越来越软，越来越热，躺在萧径亭怀中还是热烈的扭动。落在萧径亭脸上的香吻，也变成了小香舌热烈的舔噬。

　　其实在这几天中，梦君奴无数次在萧径亭的撩拨下把握不住自己。要不是萧径亭顾忌她破身后的后果，他不知道有多少次机会取得这个绝世佳人的落红，但是其他亲昵露骨的动作，却是不知道做了多少，甚至连夫妻间都极少做过的事情，也都一一作了个遍。

　　“奴儿，不要！”感觉到梦君奴分开两只大腿，将圆滚肥美的香臀坐在自己的胯间，作出要交欢的势头，萧径亭顿时脑子一清，大声说道。

　　梦君奴美目不由闪过一丝带着欲火的狡猾，自从她知道萧径亭不舍得让她破身后，她反而一次次地撩拨起萧径亭来。两瓣香臀甚至坐在萧径亭的正中间，让萧径亭顿时觉得下身仿佛要火热得爆炸起来，然后俯下娇躯伸出香舌舔噬着萧径亭的耳朵，试着将舌尖轻轻钻进萧径亭的耳孔，扭了扭圆圆滚滚的香臀儿，腻声说道：“哥哥，我要！……你吃我！”

　　接着没有等到萧径亭回答，梦君奴便抬起香臀儿，转过娇躯跪在萧径亭的胸前，用力地将香臀儿撅到萧径亭面前，然后将美丽的小脑袋钻进被窝中，小手颤抖握住，凑上小嘴……

　　“径亭啊，你看看朝廷的旨意！”楼竹廷拿着手中的圣旨不屑地在萧径亭眼前晃了晃，笑道：“说什么罪恶深重，足与株杀九族，但是楼家祖宗是我大武的功臣。就算你负了朕，朕也不能负了你们！他倒是假仁假义得紧啊！”

　　萧径亭淡淡一笑道：“不过为了得到这个假仁假义的圣旨，我们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真正到手了，你反而不屑起来了！”接着萧径亭面色一正，道：“竹廷啊。你也知道我们这位武帝可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的圣旨里面处处留着后手，现在可还不是放心的时候啊，这可是一只老狐狸啊！”

　　“是啊，这个老狐狸只是想逼着渤海剑派让步，交出手中的大部分权力而已！”楼竹廷面上一阵冷笑道：“那就交给他们吧，不然下次渤海剑派真是被人连根拔起了！不过我妹妹那里肯定是通不过的，到时候就要让你去劝说她！”

　　“但愿能够说服那个倔犟的丫头！”萧径亭微微地皱了皱眉头，接着朝楼竹廷问道：“这段时间里面，苏临礁他们可还老实吗？有没有什么举动？”

　　楼竹廷听到了萧径亭的话后，眉头不由一皱道：“你这一问起，倒是让我觉得奇怪起来，这段时间苏临礁倒仿佛做了隐士一般，在家中几乎便没有出来过！”

　　“哦？！”萧径亭心头微微一动。接着便将这个念头甩到脑后。朝楼竹廷道：“走吧，回楼府去！”

　　“小姐她去探望任公子了！”楼竹廷带着萧径亭走进楼绛玉小阁的时候，楼绛玉那个叫舒儿的贴身侍女见到萧径亭问话，面上不由微微有些不自然，道：“小姐说任公子是为了她才受伤的。不去探望没有道理！”

　　见到萧径亭面眉头猛地皱起，楼竹廷狠狠地说了一句：“这个笨丫头！”接着便拉着萧径亭朝院子外面走去，道：“先回你的住处吧，那些狐狸精已经全部给换了！”

　　萧径亭微微一阵犹豫，便跟着楼竹廷朝外面走去。就在萧径亭走到外面的青石大道时，对面缓缓走来一众人，美丽绝伦的楼绛玉在众侍女的包围下款款走来，如同众星捧月一般。

　　“剑月！”见到萧径亭后，楼绛玉美目顿时一亮，接着玉足走快了几步，很快便走到了萧径亭的面前，美目轻轻注视在萧径亭的脸上，接着俏脸一冷道：“你这几天都跑到哪里去了，你现在还回来做什么？”

　　虽然楼绛玉是冷着玉脸说的，但是萧径亭还是发现了她说话时候，美眸中的那四嗔意。知道楼绛玉并不是真的发火，但是心里的那丝不快还是横在心中，对着她微微一笑，道：“这几天我实在有要紧的事情，现在就有些重要的情况要向小姐禀告，我们还是回去说吧！”

　　楼绛玉见到萧径亭虽然是笑着的，但是神情还是微微有些冷淡。芳心不由一恼，撅起小嘴作出厉害状道：“你还是在这里说吧，我没有空跟你回去说！”

　　萧径亭闻之，面色顿时一阵不快，便转过身子朝楼竹廷道：“你和她说吧！”说罢便要朝外面走去。

　　楼绛玉见之俏脸不由一变，咬了咬玉齿朝身后的那些侍女道：“你们不用跟着我了！”接着狠狠地朝着萧径亭瞪上几眼，俏声说道：“你跟着我来吧！”

　　“这个丫头还是变化了不少啊！”萧径亭心中暗暗道，接着跟着楼绛玉朝她的院子走去。而走在前面的楼大美人儿虽然开始冷着俏脸，但是走过一段距离，边上没有其他人的时候，她的玉脸渐渐变得红起，眼角也轻轻地往后面瞥来，小嘴微微一启，仿佛有什么话要说一般，但是见到萧径亭面上没有什么表情，柳眉轻轻一颦骄傲地撅起小嘴。

　　见到萧径亭和楼美人儿一道进来，那个叫舒儿的小姑娘轻轻抿嘴一笑，接着朝楼绛玉使来一道暧昧的眼神。使得楼大美人儿俏脸一红，接着狠狠地要那个小丫头瞪上一眼，转过小脸朝萧径亭厉害道：“你还不走得快点，不然我可懒得听你的话啦！”接着便扭过娇躯，独自走进了她的小阁。

　　萧径亭走到外面客厅的时候，还没有见到楼绛玉的身影，正在暗暗奇怪。接着耳边传来楼绛玉厉害的声音，道：“我在卧室里面换衣服，你不可进来。等到我叫你的时候，你才可以进来！不然我一剑将你的眼睛也刺瞎了！”

　　大概过了一盏茶功夫，房间里面传来楼绛玉稍稍有些羞涩的声音，朝萧径亭娇呼道：“你进来吧！”

　　萧径亭闻之，面上微微一讶，接着便也不顾忌什么便朝楼美人儿的卧室走去。

　　“啊！”当萧径亭走进房间的时候，萧径亭见到了坐在床上的楼绛玉，目中不由猛地一亮，心中也随之一阵惊讶和赞叹。

　　此时楼绛玉已经换下了原来的劲装，而是穿上了一件雪白美丽的长裙，将楼美人儿的娇躯衬托得越发修长浮凸，使得美人儿看来变得更加高贵美丽。

　　见到萧径亭睁大了眼睛，楼绛玉小脸一喜，接着朝萧径亭狠狠嗔上一眼，道：“你看什么，再这样无礼看我，仔细我一指戳瞎了你的眼睛！”见到萧径亭收回目光，楼绛玉噗哧一笑，接着从桌上给萧径亭倒了一杯茶水，娇声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为什么躲在外面，难道你就那么小的气量，要和我闹别扭吗？”

　　萧径亭望了一眼楼绛玉的卧室，发现里面除了梳妆台面前有张锦墩外，就再也没有一张椅子了。而能够坐的地方，唯有楼绛玉的象牙床了。而且楼绛玉仿佛故意和萧径亭过不去一般，款款走到梳妆台面前，撅起香臀儿朝锦墩轻轻坐下，竟然对着镜子将自己的头发放下，然后拿起一只象牙梳子开始缓缓梳起自己的如云秀发来。

　　萧径亭走到桌子边上，端起那杯茶水一饮而尽，想要开口说话，却又发现在这种暧昧的境况下，那些话仿佛极难出口。

　　“可没有人让你站着啊！”楼绛玉从镜子中见到萧径亭还是站着，不由朝萧径亭俏声说道，接着美目对着镜子中的萧径亭轻轻一瞥，道：“你要是想要站着的话，就过来帮帮我的忙，我头发太长了，你帮我梳梳！”

　　萧径亭微微一阵犹豫，便走到美人儿的身后，望着镜子中的楼美人儿玉脸粉红，美目如水地望着镜子中的自己，鼻端也轻轻飘来一道美人儿的幽香。

　　“喏！”楼绛玉轻轻地将手中的梳子递到萧径亭的面前，接着垂下额首，轻轻地白了萧径亭一眼，俏声说道：“你不是有事情要和我说吗？怎么不说了，是不是哑巴啦！”

　　萧径亭接过那只象牙梳子，轻轻抓起美人儿的头发，那丝丝顺滑的味道也顿时让他心中一荡，举起象牙梳子轻轻地梳起手中的秀发时，萧径庭发现其实这个美人的头发根本就不需要梳理，但是萧径亭还是一下又一下地梳理着，口中静静问道：“你刚才去看了那个白衣淫贼了？”

第十三卷 第二章 密室情战

　　听到萧径亭的问话后，楼绛玉小嘴一抿起一道得意而又甜蜜的笑容.仰起小脸，美丽的秋瞳望向萧径亭轻轻一转，娇声道:"是啊，我是去看任大哥了"

　　萧径亭眼角瞥了一眼秋波流转，小脸绯红的楼绛玉，知道自己要是告诉白衣淫贼就是杀死她父亲仇人的话.那这个丫头无论是从话上，还是从神情上都会流露出来的，稍稍犹豫了片刻，还是没有说出来.甚至连白衣淫贼对渤海剑派有所企图的事情也不能说出来.因为白衣淫贼和秀情，那都是成了精的人物啊

　　不过白衣淫贼这个长得极好看的家伙，对付女人的方法实在太厉害了.而且现在正是躺在床上，并号称是为了她楼绛玉受伤的，再让楼绛玉一次次去的话，无论是舆论上，或者事情的本身上都是没有好处的.

　　"或许这样一来的话.白衣淫贼还以为自己追求楼绛玉大有希望.兴许就不会动灭了渤海剑派的主意了，"接着这个念头顿时浮上萧径亭的脑子，但是很快就使劲的摇了摇头，将这个主意甩出脑外，这样一来自己未免太不重视楼绛玉这个丫头了.

　　"我想，白衣淫贼那边小姐还是少去为妙吧！"最后，s还是这么一句话从萧径亭的嘴里说了出来.

　　楼绛玉本来就一直在观察萧径亭的神情，见到萧径亭最后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自然觉得萧径亭吃醋了，芳心不由有些甜蜜，但是又觉得萧径亭心胸有那么一点狭窄.自己做上渤海剑派的掌门后，少了会接触到很多人的，要是自己以后和他成亲了的话，那作为掌门丈夫的他，岂不是更加的接受不了

　　想到这里，楼绛玉面色顿时一正，朝萧径亭道:"剑月，我知道寻常女儿家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嫁了丈夫后，也会在家里好好相夫教子，不会接触外人，但是我不一样，我是渤海剑派的掌门啊，有些事情我是必须去做的，像抚慰剑派重要人物的事情.那也是必不可少！你以后也会做上渤海派重要的差事.就会知道里面的事情.所以心胸要开阔一些，不要为了一些事情斤斤计较！"接着神情又变得温柔起来，美目朝萧径亭瞥来道:"再说，你以为我是那种不知道羞耻的女子吗？

　　这个时候要是楼美人对着萧径亭眼睛说，那会有更好的效果，但是萧径亭在楼绛玉说道后面的时候，便已经放下手中的梳子，走到桌边上，倒了一杯茶.他此时心里难过得很，倒不是痛苦的难过，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难过。

　　每次见到楼绛玉的时候，楼临溪临死前的嘱咐便响在耳边.虽然楼竹廷曾经说过，要是萧径亭自己实在不喜欢的话，那就不需要娶楼绛玉为妻.而且萧径亭也曾经想过，将渤海派救过来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所以之前在楼绛玉无理取闹的时候，萧径亭虽然面上不好看.但是其实心中却是轻松了许多，因为已经打定主意不娶楼绛玉了，所以为了化去心中对楼临溪的愧疚.在渤海剑派的事情上，萧径亭尤其卖力积极.甚至不惜欠了武莫宸一个大大的人情，而且虽然明里没有看出来，但是萧径亭他自己知道，武莫宸和自己其实已经有了一条不可跨过的横沟，那就是箫莫莫.面对武莫宸这种权术家，这样的矛盾再加上自己欠了他一个人情，那是绝对危险的。

　　萧径亭从金陵回来的时候，躲在外面不肯回来，很大部分也是为了躲着楼绛玉，当时更加重要的是因为梦君奴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美人儿.要是现在楼绛玉还是像以前那般模样的话，萧径亭尚可以心安理得/但是偏偏梦君奴那丫头那么厉害，竟然使得楼绛玉这个丫头来个大转弯，变得含情脉脉起来.但是偏偏还有很大的部分没有转变过来，那就是她的女权心理.

　　"难怪楼临溪会说，就算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那最重要的就是将他这个美丽的女儿娶回家！"让萧径亭苦恼的是，楼绛玉重权势，有些聪明.但是又不是聪明到可以达到可以掌握权势.让感情和权势心理达到平衡.这种女子，实在是最难应付了/虽然萧径亭有信心，要是将这丫头娶回来的话，能够让她幸福.但是自己就未必幸福了.

　　楼绛玉望着眉头紧锁的萧径亭，俏脸不由微微有些失望.接着见到萧径亭忽然抬起头来问道:"要是能够让小姐不作这个渤海派的掌门，小姐同意吗>

　　楼美人闻之娇躯一颤，接着朝萧径亭望去的目光也变得有些责怪和失望.然后微微闭上美目，秀挺的酥胸起伏不停，显然是在做艰难的选择，.良久后，楼绛玉睁开美目，朝萧径亭望去温柔的一瞥，轻轻摇了摇头，柔声道:"我不可以，我哥哥肯定不愿意做这个掌门，而苏临礁一直就有异心.渤海剑派中已经没有可以当掌门的人选了，我真的不能将祖上的基业给毁了！"接着楼绛玉美目一亮，朝萧径亭望来，道:"哥，如果让你做，你做不做呢？"

　　"看来绛玉这丫头是真的爱上我了！"萧径亭心中丝毫没有一点轻松，他原本以为楼绛玉肯定会冷语而有骄傲的拒绝自己的话，没想到她却是想了很久，然后才婉转地拒绝了自己，而且从家族利益出发，甚至最后那么亲热地叫了萧径亭，

　　好象有意将掌门的位置交给他.

　　"这个丫头在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竟然发生了那么大的转变？"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朝楼绛玉轻轻一笑道:"我就是想做，那整个渤海派都通不过啊，更何况我还有自己的事情，根本就不能也不想做这个掌门！"

　　"那就是了！"楼绛玉轻轻说道，接着美目朝萧径亭望来，闪过一道热切的目光，激动道:"况且，我真是想做这个掌门啊！我从小就做梦能够坐上渤海派的掌门.然后将整个渤海派治理得兴旺发达，让祖宗的基业发扬光大！"

　　虽然萧径亭认为楼绛玉的想法极其幼稚，但是心里还是不得不对她的看法有些改变.这丫头或许就跟楼临溪所说，其实并不坏，只是有了这个年代女子不该有的梦想，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实现罢了.

　　想到这里的时候，萧径亭的心情顿时好了不少.面上也不由露出一道笑容，朝楼绛玉问道:"那天我不在蓬莱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说道这里的时候，楼美人顿时小脸一恼，芳心一怒，狠狠瞪了萧径亭一眼，道:"你那个时候都不理会我的死活.自己一个人跑了，你又来问什么

　　萧径亭轻轻笑道:"冤枉，我在外面可比你忙得多了

　　"那你可知道那天，我有多么难过，多么危险，差不多连命都丢了吗？"楼绛玉朝萧径亭投来忧怨的一目.接着小嘴撅起，美目一睁朝萧径亭厉害问道:"你可认识一个长得非常非常好看的女人，武功也非常的好，长得甚至比我还好看！"虽然楼美人不愿意说出来，但是那确实是事实

　　"见过！而且还认识，"萧径亭笑道，虽然楼绛玉提供的条件非常笼统，但是萧径亭一听下，就知道是梦君奴了.

　　楼绛玉听后，顿时跑上几步，走到萧径亭的面前，坚耸弹跳的酥胸不住起伏，厉害说道:"那个死丫头是不是喜欢你？"

　　感觉到鼻端传来的幽香，楼美人和萧径亭站得极近，甚至小嘴呼出如兰的香气，萧径亭也能清晰地闻到，而且她那对插云高耸的玉乳山峰，起伏间也仿佛便要撞向萧径亭的胸膛一般.使他心中一荡，然后睁着眼睛说瞎话，道:"你以为我是谁啊，她喜欢的可是最近江湖盛名的少年英侠萧径亭啊！"

　　听到萧径亭这般说话，楼绛玉不由狐疑地朝萧径亭脸上望去一眼，接着美目一瞪道:"那个丫头可恶极了，竟然等到我讲匕首刺进了胸口的时候，才出手救下我，要是一不小心我死了该怎么办？

　　萧径亭听得一惊，接着目光顿时朝楼绛玉起伏弹跳的酥胸望去，看来仿佛想看清楚那里受伤有多重一般.

　　"你看什么，再看挖了你眼睛！"楼绛玉注意到萧径亭的目光后，顿时羞得小脸通红，接着连忙退开几步，然后狠狠瞪了萧径亭一眼，厉害说道.接着咬牙切齿地说起那天危险的境况和梦君奴的凶恶来.

　　"天那？魔女就是魔女！奴儿这丫头，手段可真是厉害得很啊"听到楼绛玉类似于告状的话后，萧径亭终于明白为何楼绛玉有那么大的转变了，而且让他有些内疚的是，并没有因此而生了梦君奴的气.反而隐隐觉得梦君奴实在厉害，有种更加娇宠她的感觉.而本来作为受害者的楼绛玉，萧径亭听到她的遭遇后，虽然有些后怕和担心.但是心理其实并不十分的怜爱和心疼.这种感觉实在让萧径亭觉得有些愧疚.

　　我现在胸口上有一道明显的疤痕的！“”楼绛与说话的声音忽然小了下来，接着美目望向萧径亭，咬着玉齿道：“要是下次见到那个丫头，你一定要好好教训她一下，给我报仇啊！”

　　萧径亭听后，点了点头，心中暗道：“会的，我下次见到奴儿那丫头，肯定对着她的小屁股狠狠地打上好几计！”

　　“喂！”萧径亭从楼绛玉的房间离开后，就回到了楼府为自己准备的小院子，刚刚走进屋的时候，便听到一声又嗔有喜的声音，拐过那到屏风的时候，便见到了地毯上站着一个美丽的姑娘，此时正将两只玉手背在蛮腰下，扭着小腰转过小脸朝萧径亭望来，美丽的了脸蛋满是欢喜。连美目中也仿佛要流出水来一般。

　　看清楚这个美丽的女孩后，萧径亭不由一阵头脑发痛。因为这又是一个他无法拒绝后，模模糊糊有着亲密关系的美人儿任剑絮/而且他刚刚从夕俏佳那里知道，任剑絮就是方召疾的独生女儿。所以萧径亭便经常想，那个时候夕俏佳将任剑絮塞进自己被窝的时候，肯定是有预谋的，而且具体准备干什么，以萧径亭现在的理解和情报，萧径亭好象还没有足够的智力去理解。

　　“什么仙子啊，那个夕丫头明明比奴儿还要魔女嘛”！想到这里萧径亭不由皱起眉头，整张俊脸一片苦色。

　　本来兴高采烈的任剑絮那里知道萧径亭心理的想法。见到萧径亭的面色后，高兴通红的小脸马上一白，接着唬下小脸，娇怒说道：“你不高兴我来吗？那我立刻走好了！”说罢玉足一点，便朝外面走去。

　　萧径亭见之，手下意识地抓住任剑絮的小手。任剑絮便也不在朝外面走去，但是去拧着娇躯，板着小脸，撅着小嘴表示在生气

　　“好了，你这个苯丫头不要瞎想了！”萧径亭握着美人儿的玉手稍稍用力一拉，任剑絮足轻轻一踉跄，就显得夸张的摔进了萧径亭怀中

　　望着怀中的美人虽然冷着小脸，小嘴撅得老高，但是美目中却是射出热切的光芒。萧径亭心中微微一笑，嘟起嘴唇对准玉人的小嘴缓缓吻去，但是速度却是很慢，给任剑絮足够的时间躲避。

　　任剑絮美目一恼。便要移开小脸不让萧径亭亲到，但是忽然玉足轻轻一跺，然后仰起小脸，嘟起小嘴印上萧径亭的嘴唇。小手也擂起粉拳朝萧径亭胸膛捶来。

　　“剑月哥哥，坏东西！就是喜欢欺负人家！”萧径亭轻轻吻了任剑絮的小嘴后，便立刻轻轻地再亲了一下任剑絮的小脸。任剑絮本来想要和萧径亭来个深吻。但是萧径亭嘴唇离开后，她也只有稍稍失望地一声呻吟后，便讲蛾首埋进萧径亭的胸膛，一切都在萧径亭的意料中。这种感觉反而让萧径亭觉得亲切。因为任剑絮是个笨丫头，心里虽然很毒。但是也比较单纯，可以轻易地掌握她的一喜一怒，而相对来说楼大美人就要骄傲上许多，意志也要坚定上许多。

　　“剑月哥哥，你刚才为什么苦着脸啊，是不是楼姐姐给脸色看了？”任剑絮小脸埋在萧径亭胸膛片刻后，忽然仰起娇靥小心翼翼朝萧径亭问道，这个头脑简单的姑娘，还一直认为萧径亭单恋着楼绛玉，而楼大美人却是恰恰喜欢她所谓的哥哥白衣淫贼。

　　萧径亭面色一正，走到椅上坐下，问道：‘絮儿，你的爹爹是不是就是北方道节度使方召疾大人啊？“

　　任剑絮正在乖巧地给萧径亭倒茶，听到萧径亭的问话后，不由轻轻一声娇呼。滚烫的茶水顿时朝她小手洒来，萧径亭长袖一挥，那些热水顿时被卷出老远，但是还是有几滴落在任剑絮雪白娇嫩的小手上，疼得她顿时小脸一白，美目粉泪盈然。

　　“真是个吃不得半点苦头的千金小姐啊！”萧径亭轻轻摇了摇头，朝任剑絮招了招手，道：“你过来，我看看可疼得厉害吗？”

　　“厉害的！”任剑絮顿时小嘴一抿，跑到萧径亭身前，然后撅起香臀坐进萧径亭的怀中，将被烫的小手举到萧径亭面前，委屈说道。

　　萧径亭一手抱着美人儿的蛮腰，见到雪白如玉的小手果然被烫出了几个小红斑，想必也是有些心疼。不由抓着美人儿的小手在嘴边轻轻吻了吻，笑道：“真是个苯丫头，练了功夫后就不怕被开水烫到了！”

　　任剑絮娇躯在萧径亭怀中轻轻一扭，撒娇道：“人家练了武功哩！”

　　萧径亭用力在美人肥美多肉的香臀稍用力拍上一计，道：“练了还和三脚猫一样，连个普通武林人你都打不过！”接着见到任剑絮小嘴一撅，不满意萧径亭的话，不又轻轻地拈了拈她撅起的小嘴，面色一正问道：“絮儿，你爹爹明明姓的是方，而你却是姓任呢？”

　　任剑絮将小脸埋进萧径亭胸口，小手随便抓住萧径亭的手掌玩着，听到萧径亭的问话，娇声道：“我娘姓任吗，我随娘姓的！”

　　“哦？”萧径亭轻轻地应了一声，接着朝任剑絮正色问道：“絮儿啊，你知道我只是渤海一个不入流的小角色，而身上也没有什么功名，更加没有什么本事，你爹爹是肯定不会同意将你嫁给我的，那可怎么办那？”

　　“不会的！”任剑絮仰起俏脸道：“爹爹最疼我了，只要我喜欢哥哥，他肯定也会喜欢

　　萧径亭面色一正道：“那要是他真的不答应呢？”

　　任剑絮的小脸这才有些担心起来，小嘴微微动了动后，美目出现一道盈盈泪光，凄声说道：“我不知道，不过我就是要嫁给你！”

　　萧径亭连忙轻轻拍了拍女孩的粉背，笑道：“不要哭，不要哭，我也只是说说而已接着嘴唇轻轻吻着美人的小脸，忽然开口问道：”絮儿，你这个时候来找我做什么，可是有什么事情吗？“”啊！见到哥哥我就忘记了“任剑絮顿时抬起头来，美目浮上一道热切的光芒。整张小脸央求道：“你是不是将那只可爱的小鸟送给楼姐姐了？”

　　“没有啊！你想要吗？”萧径亭见到任剑絮幸喜地点了点头，这才记起那只小鸟他已经交给盈盈，让她养着了。顿时歉意说道：“那只鸟现在不在我这里，我以后再拿来给你，好不好？”

　　没有想到任剑絮并不像萧径亭意料中的那样表现失望的神情，面上的欢喜还是一点没少，只是朝萧径亭娇声道：“那你可要记得啊”！或许她只是想要萧径亭答应罢了。

　　“那你还有什么事情吗？”萧径亭笑问道。

　　本来只是随口问问，不料任剑絮轻轻呀了一声，道：“我将最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接着美目可怜兮兮朝萧径亭望来，柔声道：“好哥哥，你必须答应我一个要求！”见到萧径亭点头后，欢喜笑道：“你随我到一个地方，但是不许问为什么也不许不去！”

　　见到小丫头神秘兮兮的模样，萧径亭点了点头。

　　“没想到这丫头也会作一些让我摸不着头脑的事情来/萧径亭被任剑絮小手拉着，兴致勃勃地走到外面的街道上，左转右拐不知道拐了多少条小巷，也不知道走了多少条街道，萧径亭不由笑道：”絮儿啊，那个地方那么隐蔽，就是猫也会走迷路了，怎么你这苯丫头会记得那么清楚呢？“

　　任剑絮皱起可爱的瑶鼻不依地朝萧径亭嗔了一眼，接着小手指向前面的一栋建筑道：“就快到了！”

　　萧径亭抬头一看，那里是一处普通的高大庭院，外面是卖茶叶的店铺，看来和街道两边的建筑没任何不同，但是任剑絮拉着萧径亭直接冲到了屋子里面，然后在店铺的墙壁上找到一处后门，当掌柜的从那道后门走了出去，萧径亭见到了任剑絮的嚣张，不由朝那个面色紧张的掌柜友好地笑了笑，不料那个掌柜却是朝萧径亭恭敬地行了一礼。

　　萧径亭见到走出那道门后，再经过一条长长的小道后，眼前忽然豁然开朗，仿佛柳暗花明一样，前面竟是一个大大的院子，而且极其美丽，但是萧径亭一眼就见到里面有个亭子，亭子里坐着三个人，萧径亭都认识。

　　连易然，连易昶，还有一个就是公孙昭凌。

　　“连易昶什么时候来蓬莱了，原来他们已经开始密谋了”萧径亭耳中刚好听到连易昶口中说起渤海剑派，心中顿时对任剑絮大是感谢，感谢这个可爱的小内奸，将自己带到了他们的贼窝来。

　　但是就在萧径亭要继续听下去的时候，前面的任剑絮忽然放开了萧径亭，笑着朝亭子中的三人笑道：“我秀情姐姐还没来吗？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客人，这个人你们都认识！

　　接着萧径亭见到亭中的三人顿时面色一肃，目中闪过一到凶光。

　　“难道这丫头是引我来他们设置的陷阱吗？”萧径亭心中猛地一动，接着凝聚功力，目光如电一般猛地射向前面的任剑絮，打算忽然将她抓在手中做人质，但任剑絮却笑着跑向了前面的亭子，甚至已经脱离了萧径亭用内力可以吸到的距离，想抓她就只能跑出去了

　　就在萧径亭准备跃出的时候，任剑絮忽然转过娇躯，朝萧径亭的地方喊道：“你出来吧”

　　见到亭中三人纷纷起身，萧径亭心中计算了一下，自己对付他们三人虽然不感说有绝对的胜算，但是要想脱身，他们武功就算再高也拦不住，不过这里好象不只他们三人，萧径亭听到暗出传来许多呼吸声，分别藏着四周不同的地方。

　　听到任剑絮的再次催促。萧径亭心中一凛，接着缓缓走了出来，面上没一丝紧张地朝三人抱拳行礼道：“三位凶台好，公孙兄和连兄在下已经认识了，请公孙兄介绍一下那位凶台这等人中龙凤剑月不可不认识。

　　见到萧径亭进来，亭中三人不由满是不解。但是见萧径亭礼数周到，也只好客气相待。只是连易然见到萧径亭跟着任剑絮来的，面上不由布满敌意，边上的公孙昭凌朝他狠狠瞪了一眼，指着连易昶朝萧径亭道：“萧兄好，没想到在这里又见到你了，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当年进京应试认识的一个朋友，姓易！接着目光朝连易昶暗使一道眼色，道：“这位是渤海派的嫡传少爷，萧剑月！”

　　连易然望了望任剑絮，再望了望萧剑月忽然目光朝萧径亭一瞥道：“难道你也是觉得追求楼绛玉没戏，而且刚被格去了渤海派少爷的身份不服，要来和我们一道商议……

　　没等连易然说话，公孙昭凌狠狠朝他瞪上一眼，接着冷冷朝萧径亭望来，道：“既然萧兄来了，就请上坐吧”哈哈！“萧径亭现在只想大笑一场，虽然不能真的大笑，但是心里却是笑得肠子都打结了，自己算是聪明一世，没想到在这里却是虚惊一场，而且怀疑到深爱自己，心思单纯的任丫头！

　　接着萧径亭认真地思考起连易然的话来，因为从他说的话来看，萧径亭肯定了他们还不知道李莫遥的到来，还有朝廷赦免的旨意是处于自己的手脚。而且从任剑絮的口中，还一直认为萧径亭还为着那天晚上被楼绛玉革职而负气，甚至怀恨在心。这让萧径亭顿时起了一个念头，那就是假装自己已经和楼丫头闹翻了，然后打入他们的阵营，打探到他们的计划，但是又很快否定了这个念头，因为他知道这肯定瞒不过精明绝顶的秀情，到时候反打草惊蛇，还是装着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的好。

　　“易兄好！萧径亭对连易昶轻拜一礼，因刚才公孙昭凌介绍连易昶的时候，只说姓，没说名字，所以按着普通人的想法是公孙昭凌看不起他，所以才不告诉他名字。因此萧径亭对待连易昶的神情也故意有点冷淡和不屑

　　连易然连忙给任剑絮摆好位置，便再没和自己两个兄弟谈起渤海派的事情。刚才萧径亭还没到之前，他们正商量着，其实可以和白衣淫贼等人虚于伪蛇，互相利用，将渤海派整倒，让连家统治整个海运，然后用计将楼大小姐送给公孙昭凌，萧径亭来后，自然不能接着谈下去了

　　连易昶见到自己堂兄对萧径亭有很大的敌意，而且自从任剑絮来了以后，目光在没从她脸上移开过，神色火热痴迷。言语和行为也百般讨好。现在他还要靠这位堂兄，不由目光一转朝萧径亭望来道：“剑月兄看来非常眼熟啊，我们是不是见过？

　　常人听到这话，肯定心虚以为自己露馅了。但是萧径亭见他在和自己说话之前朝连易然使去一道眼色，心里自然知道他想借机贬地自己好抬高连易然。以便吸引任剑絮的目光，不由笑道：”是啊，我也觉得易兄很眼熟。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好象不姓易，反正忘了，呵呵！接着给自己倒了一杯茶，轻轻抿了一口，笑道：“好茶

　　萧径亭的一席话，到让连易昶心虚起来，目光一颤，接着举杯笑道：‘我怎么可能见过萧兄啊，再说之前渤海派中，可从来都没听过有个姓萧的嫡传弟子啊！“

　　而边上的任剑絮任由连易然百般讨好，笑意吟吟的看着几人在都嘴。连易然可从没见过心中玉人这么好脸色。不由更殷勤起来。而且开始跟连易昶一起打击萧径亭来，道：“剑月兄刚从山里出来，易兄自然没听说过了，我也只是前段时间才刚和剑月胸见过面，不过萧兄却是好福气，竟然出生就是萧石的儿子，糊里糊涂的就成了渤海派的嫡传弟子，里面的富贵可没有迷糊你的双眼吧》”

　　话里的意思自然认为萧径亭一个山里人，咋一遇到这样小小的富贵，就变得轻飘起来，显然是讽刺他没见过世面。

　　“是啊，是糊里糊涂的做了两天，但是现在被革了，萧径亭呵呵笑道，接着目光朝连易然苦笑道：“不过我还是觉得不满足，这样小小的富贵那里好啊，而且还保不住

　　哦”？连易然轻轻一真冷笑，朝萧径亭道：“萧兄啊，人要知足，一个小小白丁能忽然衣食富贵起来，那可不容易啊？什么人就有什么命，要是没有足够的贵气，那要是大富大贵起来，反而会折寿的！”

　　这话就相当刻薄了，任剑絮顿时小脸一变，正要发作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萧径亭的声音，笑道：“絮儿不要着恼，看你哥哥怎么逗弄这些败家子玩儿？”

　　听到萧径亭的话后，任剑絮顿时抿起小嘴一笑，这让连易然神情一振奋。

　　“但是人心又哪里会满足的呢？就说我吧”萧径亭面上一片正经说道：“钢材连兄说我生在萧石家中有多么的幸运，但是我倒是想生在连兄这样的官宦家中，别的不说，至少见到任小姐这样的大美人，也够资格过去讨好了，甚至运气好的时候能够被任小姐尊贵的玉手亲昵地摸一下头顶之类了，说一声，真乖！

　　连易然顿时色变，朝萧径亭冷喝道：“是啊，我是讨好任小姐了！而你就是不配，你就连让任小姐这种千金小姐看上一眼的资格也不配！

　　萧径亭轻轻一笑，便在也懒得理会，径自喝着自己的好茶，连易然见之又要开口讽刺，但是却被公孙昭凌冷冷止住，接着朝萧径亭冷冷一笑，道：“萧兄啊，你刚才开口说好茶，想必是精于茶道了，我且问问，这茶好在哪里？”

　　萧径亭面上一愕道：“好喝啊，好喝的就是好茶啊！”

　　“哈哈”公孙昭凌轻狂一声冷笑，接着朝萧径亭说道：“萧兄啊，你可知道这茶是花了五两金子一两买来的，到了你的嘴上只剩下了一个好喝，那这茶喝也让你喝得太亏了吧？

　　“茶这东西的贵贱不在于价钱，要是有人真的好(号)茶，那么一两银子的粗茶也喝得津津有味！它之所以贵，也并不见得是它好，或者是好喝。仅仅只是因为稀罕而已！要是有人拿着五两金子一两的茶叶在那里攀富的话，说不定他自己连什么味道也喝不出来！萧径亭举起茶杯，目光望向杯中清澈的茶水，笑道：“公孙兄要是不信的话，我等下就拿来两种茶。一样是一两银子一担的粗茶，一样是五两银子一把的细茶，我泡两杯，看你喝得出来吗？

　　公孙昭凌一直神态潇洒，但是听到萧径亭这般刻薄的话后，不由顿时色变，接着轻轻一阵冷笑：”萧兄除了钻这种言语的空子外，还会什么？这等好茶，也是你等人物喝得出来的，喝在你口中，自然和一两银子的粗茶没什么分别了！“”罪过！粗茶也是好茶，只是个人喜好不同，公孙兄说这样的话会让别人认为你浅薄的！“萧径亭面色一正道，接着目光朝茶水轻轻一瞥，道：“那这壶茶，公孙兄自然也将它视做极品好茶了？

　　“自然！公孙昭凌冷笑一声说道”对，茶叶很贵！？萧径亭将茶水放到鼻端轻轻闻了闻，接着抿了一小口，道：“而且水也是好水，是女子在清晨时候采来的露水。然后放在地窖中储藏澄清后，再来煮茶的！

　　听到萧径亭说道这些，公孙昭凌面色微变，不可思议的目光朝萧径亭望来，而任剑絮不懂这些，听到竟然有那么多的名堂，不由睁大了美目朝萧径亭好奇地望来，让边上的连易然心呼不妙。”不过，公孙兄好象来得太早了，这露水才刚刚放到地窖不足一天，现在还能尝出一些青涩的味道那！”萧径亭举起茶杯，接着忽然朝公孙昭凌道：“你那下人该死，不过肯定是精于茶道之人，竟然将河水混到露水里面煮茶了，依希还能品出一些泥土气息！”、萧径亭说的都是真的，煮茶的人是个茶道高手，仓促间竟然能够将这种混水煮得让公孙昭凌这种内行人看不出一点异样来。

　　听到萧径亭的话后，公孙昭凌面色一变，接着心中怒道：“那个秀情真是欺人太甚，竟然让一个煮茶的唬弄我！接着朝连易然吩咐道：“你去将煮茶的那人叫来，看剑月兄说对没有？

　　“祝仗乙？”萧径亭看清楚煮茶的那人后，心中顿时一震；那个中年胖子虽然改了相貌，但是萧径亭对他的印象极为深刻，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金陵安然居的老板祝仗乙，心中暗道：“难怪啊，难怪这人茶道手段那么高明！不过他到蓬莱做什么，是来卧底的，还是本来就是秀情的人啊！“

　　祝仗乙走到众人面前，不卑不亢的行礼道：“几位公子叫小老儿来，可是有什么事情吗？

　　公孙昭凌走到祝仗乙面前，冷冷道：“我这位朋友说，你将还没有澄清干净的露水混着河水，来给我们煮茶，可有这回事吗？”啊“祝仗乙的神情顿时变得激动起来，目光朝萧径亭几人望来，急切问道：“是哪位公子这么说？”看来仿佛是要和侮辱他的人拼命一般。

　　连易然见之一喜，朝萧径亭得意瞥去一眼，暗笑道：“这下牛皮吹破了吧”然后指着萧径亭道：“这位萧公子可是茶道高手啊，刚才的话就是这位萧公子说的！”

　　“真的？”祝仗乙面色一赤，猛地冲到萧径亭面前，边上的任剑絮顿时柳眉一竖，便要站起身来。而祝仗乙却是双手抓住萧径亭的手臂，道：“哈哈，我这手把戏从来都没有人能够看出来，没想到今天却被公子看出来了！”接着将萧径亭往外拉道：“走，走！我那里还有不知道多少好茶那，我请你一一品尝，有不值一个铜板的，也有价值千金的，我都拿出来！

　　任剑絮也见之一乐，欢呼着要跟着去！

　　“放肆！”公孙昭凌顿时一声断喝，目光如闪电一般朝祝仗乙射来，道：“这么说，你是故意唬弄我们的了！你可好大胆啊！”

　　祝仗乙眼皮往上一翻，不屑道：“是，老汉是故意的，不这么做我怎么能够找出茶道中的知己呢？而且我那茶里青涩中带着甘甜，甚至能够煮出蓬莱河的味道来，这让老汉也大大意外！这茶比起真正的露水茶。不知道要名贵上多少？你们还占了天大的便宜！

　　连易然面色一怒，正要发作，威胁祝仗乙，谁知道祝仗乙满不在乎一笑道：“你想告诉这里的主人，让我卷铺盖滚蛋是吧！那我真是谢谢你了，我当初因为好奇，被他骗来这里做了煮茶师傅，虽然一个月给我一百两银子，但是一点也不快活！麻烦你赶快让他开了我，好让我能够自由了，至于银子我一两也不要！”

　　“雅人那”萧径亭心中暗道。虽然他知道祝仗乙来到蓬莱肯定不会象他说的那么简单，或者那只是表面的一些东西而已，不管祝仗乙是为谁做事的，他都是一个雅人。

　　萧径亭也算是一个雅人，听到祝仗乙说那里有无数的好茶。心里就没有一点兴趣和这几个富贵公子耍嘴皮子了/便要随着祝仗乙一块去，不料任剑絮也闹着要跟来。

　　连易然连忙叫住了任剑絮，道：“剑絮，不要和这些没身份的人在一起，让你爹爹知道了，会不高兴的·！接着面色一柔。道：“这次我带来了许多稀罕宝贝，全是给你的，你去看看肯定有你喜欢的！”

　　任剑絮理都不理，便跟着出来。萧径亭忽然转身朝任剑絮道：“剑絮，你还告诉我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那？你刚才不是说有重要的事情吗？”

　　啊！我差点忘记了！“任剑絮惊讶地捂着小嘴，接着美目望向连易然，道：”剑月哥，这个人老缠着我，讨厌死了，我本来拉你过来，是想在他面前和你亲昵，好让他死心。没想到你说话那么好听，让人家把正事给忘记了

　　接着任剑絮跑到萧径亭面前，撅起小嘴朝萧径亭嘴唇吻上一口，然后转过小脸朝连易然道：“我爱的是我剑月哥哥，我还要嫁给他，以后不许你和我说话！”接着将娇躯投进萧径亭怀中，将萧径亭推到外面。

　　亭中的连易然顿时面如土色，而后目中闪过一道刀子般的凌厉，咬牙切齿道：“萧剑月！

　　当前，萧径亭便在祝仗乙的房中，品着好茶和祝仗乙对弈。倒是任剑絮在一边无聊之极先是拿着萧径亭的手玩耍，然后当着祝仗乙的面和萧径亭亲昵。最后实在困了，便趴着一边睡着了，当萧径亭带着她回到楼府的时候，天色已经差不多都黑了，而这个美丽丫头无聊下喝得茶太多了，肚子直疼。闹着跟萧径亭回他的房间帮她揉肚子，然后还想赖在房中睡觉，被萧径亭半哄半威胁回了自己的房间。

　　送走任剑絮后，萧径亭便躺在床上想起祝仗乙的一言一行来，祝仗乙和自己也仅仅只见过一面，不过那一面的印象肯定非常深刻。不过那时候萧径亭正带着萧先生的面具，所以想必不能认出萧径亭来，而且今天和自己说话的时候，萧径亭发现祝仗乙也只是谈着茶道方面的话题，没有说起书法绘画等等试探萧径亭，看来还真不认识萧径亭的。”

　　他大概是谁的人呢？要是秀情的人，就不需要这样大费周折地混进秀情下人在蓬莱开的茶铺子了，那应该就是秀情对手的人了，会不会是宴孤衡的人呢？“萧径亭很快就排除了这个可能性，人的私交非常奇怪，象宴孤衡和祝仗乙这种知己，想必只是在喜好上的知己而已，要是真正涉及到对方的重要事情时，那交情就会变了味道了，就会有利益挂钩，而祝仗乙和宴孤衡都是聪明人，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

　　“只有柳含玉爱上了梦君奴，才会傻傻的为她办事情啊！”萧径亭心中暗笑道，接着心中忽然想起了宴孤衡说过的话，他一直逃避着祝凚儿的感情，并不是不喜欢她，也并不是拘于伦理道德，宴孤衡不是这样迂腐的人，那就只剩下立场的不同了，而立场的不同肯定是和祝仗乙不同，而不是和她祝凚儿了。

　　整个晚上，萧径亭就这么想着祝仗乙的事情。将他假设成为夕俏佳的人，也将他假设成皇帝的探子，甚至假设成武莫宸的人，然后又想着任剑絮的事情，想到她背后的父亲，她的师兄，还有她哥哥方剑夕。就这样，萧径亭直到中夜放才缓缓睡去。

　　那天晚上萧径亭睡着后，做了一个极美的梦，梦到他成婚了，而师傅正在为他主持婚礼。新娘多得数也数不清，里面有楼大美人，有梦君奴，有任剑絮，……甚至还有辛忆和小岛上的白衣姐姐，等等，最让他高兴的是妍儿回来了。

　　但是让任剑絮不安的是，这么多新娘里面竟然没有可爱娇痴的任夜晓，不过最后只剩两个新娘的盖头没掀开了，萧径亭心理带着无限的紧张，走到倒数第二位新娘面前，缓缓掀开盖头，接着听到那个新娘一声娇笑，却听不出声音，就在萧径亭要看清楚新娘脸蛋的时候忽然耳边传来一声清脆的叫声，却是有人来叫他起床了。

　　“萧公子，您赶快起来，小姐让你马上过去大厅，那边出事了。有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女子带着另外一个美丽的女子，点名要见您。”

第十三卷 第三章惊心动魄

　　“两个女人，”萧径亭他听到那个小丫头的话后，目中顿时一亮，心中涌上一道狂喜，暗道：“莫非是唐绰兮带着夜儿那个丫头来到蓬莱，找到楼府上来了吗，！不然可是真的想不出来有哪两个美丽的女人会点名道姓地来找我啊，！

　　萧径亭想到这里，便立刻地起身。楼大美人儿的那个贴月丫头舒儿也不避嫌他上来给萧径亭穿永服，见到萧径亭神情振奋，不由朝萧径亭笑道：“萧少爷啊，哪两个女人莫非和你关系不寻常得很，小姐见到那两个女人后，现在正在生气呢！等下你过去以后，可要小心一些啊，！”

　　听到这话后，萧径亭欢喜的心情不由仿佛被水浇头一般。倒不是听到楼大美人儿不高兴才扫兴的。而是要是来人是任夜晓的话，她肯定就认识这个楼丫头，她们之前的交情可是非常好的，楼丫头就是再不懂事也不会给她们脸色看的

　　“咳！看来我是想夜儿那个丫头想得多了！”萧径亭轻轻一阵苦笑，接着任由舒儿打理自己的衣衫

　　“剑月，你怎么现在才过来，这两个姑娘已经等你多时了！”见到萧径亭进来，坐在中间椅子上招待客人的楼绛玉柳眉一皱，朝萧径亭说道

　　萧径亭刚刚走进来的时候，便已经看见了坐在下首的两个女子不错，那绝对是足够让舒儿那丫头惊叹的美人儿。正是那萧剑府府主和那个红衣的健美女首领，而那个绿衣府主依然带着面纱，不过坐在椅子中的那气质，还是美好的身段，就算看不清楚脸蛋，也可以闭着眼睛说这是一个绝色的大美人儿了。

　　见到萧径亭进来。那个绿衣府主只是微微点了点蛾首，倒是那个红衣地丰满美人，小脸轻轻地红了红。不过她那健美的娇躯坐在椅子上的姿态，也实在够惹火迷人的了。惹得萧径亭稍稍地多看了几眼。

　　萧径亭走到楼绛玉面前，轻轻问候一声后，便坐下。

　　想必这两个美人儿把楼大美人儿给气苦了，而且之前楼丫头就吃过萧剑府主的大亏。要不是为了保持掌门的气度，说不定楼丫头早就开口撵人了。

　　“好了，现在萧剑月公子他来了，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开口说话了！”楼绛玉冷冷地望了一眼两个美丽的客人后。再朝萧径亭狠狠地瞪上一眼

　　绿衣府主在这个时候却是站起身来了，望了不望一眼楼绛玉，只是朝萧径亭淡淡说道：“萧剑月公子随着我到外面去吧！

　　楼绛玉顿时俏脸一变，唬着脸蛋朝萧径亭望了一眼。美目也飘来一许恼意。仿佛说道：“你就任由她们在作践我啊！

　　萧径亭微微一笑，朝绿衣府主说道：“请问府主，今天过来找我可才什么事情吗，”见到微微抿上一道笑意的楼绛玉，绿衣美人儿美目淡淡朝萧径亭瞥来一眼，道：“萧公子可还记得上次和楼大小姐坐船时候。被我们的人马围攻后，弃船逃走的事情吗，”

　　听到这件事情后，萧径亭面色也不由一变。但走却设才什么不恤他神情，没有等到那个绿衣府主说话，那个健美的红衣便站起娇躯朝萧径亭道：“那天你们嚣张得很，用弓箭射死了外面许多姐妹！按照道理说，见到你们的船沉水以后，我们应该将你们那些手下全部杀死了，但是外面以恩报德将他们救上来一些。现在萧公子就随着我们去一个他方领人吧！”说罢便跟着那个绿衣府主朝外面走去

　　楼绛玉见到萧径亭就要跟着出去，不由走上几步朝萧径亭说道：“你就这么跟着她们去啊，要是她们有什么阴谋要陷害你，那该怎么办，所以你还是带上一些人马一起去吧！”

　　“这个小丫头也学着开始关心人了！”萧径亭暗暗一笑，朝楼绛玉道：“不打紧的！”接着便跟着绿衣府主朝外面走去

　　“府主带我过去的地方，想必就是萧剑府在蓬菜地秘密驻地吧！你怎么就那么放心地带着我过去啊！”见到前面的路变得渐渐陌生起来，而且走了一些往往不应该走的路后，萧径亭顿时惊讶原来在蓬菜也有这种地方，这种让人找也找不到的地方，那个绿衣府主听到萧径亭的话后，只是淡淡地朝萧径亭说了一句：“不要紧地！

　　接着再走进一条深深的小巷后，萧径亭在前面看到了一个大大的院子，这个院子显得有些古老，而且不像蓬莱其他的建筑那般金壁辉煌。萧径亭正在暗叹好地方的时候，忽然耳边传来一阵低沉压抑的呼吸声音，不由眉头猛地一竖，“说不定是萧剑府的人马为了安全，在这里设下的埋伏！”萧径亭见到绿衣府主面上没有任何异常，也没有开口，直接随着她们走进了这间大院子，但是手下却是暗暗地运起了真气，刚刚走进院子后，萧径亭顿时觉得耳边传来地呼吸更加的低沉了，就仿佛暴雨前的乌云一般。绿衣府主面上还是没有任何异常，只是朝红衣道：“你上去将渤海剑派的那些客人带下来，记得蒙着双眼，装上马车后立刻让萧公子带走！”

　　吩咐完红衣后，绿衣府主朝萧径亭淡淡望来一眼，道：“萧公子，请到那边坐吧，我去让下人拿壶好茶来！”

　　“怎么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喜欢喝茶了呢，！”萧径亭心中略道，见到绿衣府主款款走去的窃窕背影，忽然觉得首后一凉，心中一凛暗道：“不好，有刺客！”

　　“拿下前面那个女子，保护好萧剑月公子，他是打入虎穴的自己人！”就在萧径亭准备动手的时候，忽然传来一声大喝。接着一股凶猛的力道压住了自己。然后无数带着兵器的士兵、武士从院子四周的隐蔽物中跳出，朝前面的绿衣府主扑去。

　　那个绿衣美人听到后，美目中并没有现出太大地惊讶，想必刚才也已经发死了里面的端倪了。玉手猛地抽出长剑，足下轻轻一蹬便飞上了前面的一幢小阁，朝里面的红衣喊道：“红衣，你赶紧出来，自己逃跑不用理会不别人！

　　未等到她的话音落下，忽然小阁的屋顶上飞下几名剑客，六只长剑直直朝绿衣府主的头上洒来。

　　萧径亭猛地抽出长剑便要上前帮忙。忽然被边上的一只大手用力抓住，边上响起了李莫遥的哈哈大笑，道：“萧公子便不用上前带帮忙了，这个刺杀皇上的刺客。我们是抓定了地！

　　萧径亭手臂一挣。接着发现李莫遥大手传来的力道竟然大得吓人。萧径亭不由转过头去，见到李莫遥瞪来挚热而又严厉的目光，低声喝道：“萧老弟莫要糊涂，我刚才已经冒着危险将你和她们的关系掀清楚了，要是在众目睽睽下和这群刺客有什么关联地话。那就算老弟有诸葛亮一般地计谋。也不能挽回局势了，不单是你还有整个渤海剑派就彻底完了！”

　　萧径亭心中一震，心中一阵恍惚，忽然李莫遥大手传来的力道汹涌地钻进他全身的各处穴道，让他顿时站着一动也不能动。而这个时候，耳边忽然传来一声难过的娇吟。

　　原来那从屋顶上下来的竟然是几个绝顶高手，其中一个萧径亭还认识，就是蜀山剑派李鹤梅地兄长李松涛。他的武功绝高。萧径亭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而其他五个想必也是从临夏王府带朱的高手，武功比起李和涛并不弱上太多。而刚才那个美人儿府主也想必是低估了对手的厉害，粉背被对手狠狠击来一掌，虽然她飞快地逃开了，但还是被掌风狠狠地刮了一计，疼得她娇吟出声。

　　“红衣，你怎么样了，！”绿衣府主美目一寒，玉手长剑轻轻一荡，逼开前面的李松涛后，朝楼上娇声嚷道“府主，我设才事情，你可被人伤了吗，我们这里的姐妹，全部都被他们抓住了！啊！”上面红衣娇喘吁吁的声音伴着密集地兵器撞击声传了下来，说到后来的时候，忽然传来一声惨呼，想必是被人伤了。

　　“你莫要害怕，我上来助你！”听到那声惨呼后，绿衣府主美目一颤，玉足一点便要飞上楼阁，不料却是被三支利剑逼了下来。美人美眸一寒，玉手浮上一道潮红，接着手中的长剑轻轻一荡，院子中的花草纷纷凋零了一般，就在李莫遥的一声惊讶中，那支长剑划着迷人的光晕，鬼魅一般地刺进了前面两人的脖子。

　　“啊！”尽管三颗头颅已经离开了他们的脖子，但是萧径亭还是听到了两声临死之前的惨叫。而同时传来的女子惨呼声，已经不足与让萧径亭震撼了，因为他看出来，绿衣府主使的竟是残风凋零剑，不过这个府主学得还不够精，那一剑仅仅只能杀掉三名厉害的对手，而且这个府主使完了这一剑后，身上的真气已经剩下不足几成。

　　“啊！”就在萧径亭沉思的时候，忽然他的眼睛收到一道幽怨哀肠的目光，那个绿衣服的美丽身影正飞向空中的时候，忽然微微一荡，就仿佛折震的蝴蝶一般，飘落在地。

　　“噗！”尽管距离极远，但是萧径亭还是看清楚美人府主蒙在脸上的面纱轻轻一荡，一口鲜血猛地喷在上面。接着两只美丽微蓝的眸子轻轻飘忽地找到了静静站立的萧径亭，那眸子中的悲伤和哀怨隔着面纱深深地印在了萧径亭的心中，这让萧径亭心中一阵抽搐的同时，也觉得微微有些迷茫。

　　“我杀了你们这些贼子！”一贯淡稚的府主忽然一声悲呼，玉手横起长剑，双目朝身后袭击她的李松涛射出一道冰冷的目光，接着手中的长剑刮起一道诡异的轻风，朝他胸前刺去。而旁边的士兵纷纷冲到两人之间，拿着兵器朝美人府主娇躯刺去。

　　李松涛面上一惊，足下一点整个月躯飞快地退开数丈，逃出了萧径亭的视野。而绿衣府主随着娇躯飞去，蒙在脸上的面纱也轻轻扬起。让不能动地萧径亭睁大了双目，紧紧地盯在她飘起面纱后的娇靥。

　　“嘶！”随着美人玉手手中的长剑划过，鲜艳浑浊的鲜血汹涌喷向空中。无数的人头纷纷落他，在李松涛和美人府主之前杀出了一条血道。

　　“啊！”众人一声惊呼，见到受伤之后的绿衣女子，长剑如风，中者立即毙命

　　“这个美丽的下巴是谁呢，！”萧径亭目光如炽地看到飘起的面纱下，一个雪白小巧的下巴。但是接着什么也看不见了，那个绿衣美人也仿佛一只蝴蝶一般飞出了他的视野。

　　“嗯！”接着萧径亭地耳边便传来了一声压抑的惨哼，使从男子口中发出的。想必是李松涛被伤到了。

　　“这个女子怎么这般厉害，难怪能够在上千侍卫中接近皇上！李莫遥在耳边叹息道，接着缓缓举起手中的长剑，萧径亭听得出来那声叹息中充满了无奈和惋惜。

　　见到萧径亭几手已经扭曲起来地俊脸。李莫遥望来一眼。道：“萧老弟，对不住你了，这是我地职责！”接着双臂一张，高大的身子猛地腾空飞起，朝绿衣府主的立足之处扑去。

　　“嘤！”随着李莫遥手掌猛地击出。那个绿衣府主仿佛欲要凋零的花朵一般，已经强弩之末的她被一阵凌厉地掌风猛地刮起，接着摔落在地，重新进入了萧径亭的视野。那刚才还那般厉害的娇躯，现在显得无比的娇弱，摔倒在地后想要挣扎起身，也已经是不能。现在一道哀怨可怜的目光朝萧径亭望来，那美丽的眸子已经满走一片盈盈的水光。

　　听到李莫遥惊讶的声音。仿佛自己也不相信这么容易就将这么厉害地女子击落在地了。

　　萧径亭望着那双绝望而又怨兑的目光，知道眼前的这个美人儿仅仅只是希望自己上前扶她一般，但是他的整个身子动也不能动上一下，心急如焚下，萧径亭腹下的真气更加汹涌地冲击起他浑身的穴道来，娇弱的美人府主用力地仰起蛾首，美目冷冷地扫向李莫遥，以及在场等人后美目射出刻骨的仇恨，接着朝萧径亭道：“萧，要是你还有一点人情的话，我请求你让李莫遥不要让人上来碰我，我不愿意死在你们这群汉人的手中！

　　“萧，我本来以来你跟那群中原人不同，没才想到你们都是一样的！”绿衣府主美目闪过一丝痛苦，接着望向李莫遥道：“当年，就是你们这群汉人，用了卑鄙的手段杀了我们的爹娘，灭了我们的国家！让我们无家可归，只能四处漂泊！但是，就算我死了以后，我们的小皇子有一天肯定会给我报仇的，他会带着干军万马，踏平你们大武王朝的每一寸土他，回到美丽的显碧国！

　　萧径亭面无表情地听着绿衣美人仿佛泣血的言语，放在腰间的手指开始微微颤抖

　　“萧，你这个让我绝望的男人，我现在让你看清楚我的模样吧！”绿衣府主忽然朝萧径亭望来，美目蕴含着深情和幽怨，接着举起玉手缓缓地抓住自己的面上，再缓缓地向上掀开

　　“我来救你了！”萧径亭身躯猛地一颤，接着脚下一股真气猛地冲向地面。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众人只觉得面上一阵寒风拂过，两道影子如同轻烟一般地冲进了院子

　　“有刺客！”接着一声大喝，萧径亭猛地朝地上的绿衣府主冲去，而边上的李莫遥一声大喝，接着举起手中的长剑便要朝地上的绿衣美人刺去，想要在来人抓住绿衣府主之前刺死这个谋杀皇帝的刺客。

　　“当！”一声尖锐的撞击声后，李莫遥高大的身躯重重一晃，跄跄朝后面退开几步。而和李莫遥对上一剑的那人，身躯也微微一阵摇晃，接着朝李莫遥递来一道惊讶的目光就在萧径亭将上的绿衣府主抱到怀中之前，他只觉得鼻端传来一道幽香，接着一道影子飞快地将绿衣府主抱在怀中，接着脚下轻轻一点，便飞快冲出了院子。那群拦在前面的士兵还没有碰上她们，就已经被一阵劲风吹得朝两边摔去

　　闻到这股醉人的幽香，萧径亭心中猛地一动。接着见到楼阁上飘下三道影子，两个武功绝高的女子架着红衣落地后，其中一个挥着长剑杀开一条血路，另外一个抱着受伤昏迷地红衣飞快朝外面冲出，而萧径亭发现，这两个女子虽然蒙着脸蛋，但是那成熟纯美的娇躯曲线，却是他非常熟悉的

　　“哪里走！”李莫遥一声大喝。顿时挥着长剑朝抱着红衣的女子刺去，萧径亭飞快地抽出手中长剑，猛地迎上李莫遥刺去的长剑。一声撞击，李莫遥高大的身躯猛地一震。一口鲜血猛地喷出。接着踉跄退开几步。脚下一软便跌倒在地，嘴中再喷出几口鲜血

　　“原朱李莫遥在刚才和那个高手一击中，已经受了重伤了！”萧径亭手臂仿佛没有了任何知觉，胸口血气翻涌着被他用真气强行压下。朝李莫遥望去歉意的一眼，接着长剑如电一般。刺死了院子中已经剩下不多的士兵，脚下一蹬顿时朝救走绿衣府主几人的方向跑去

　　望着前面几个飞快消失在视野中，萧径亭猛地旋提起腹的真气，飞快地朝前面追去，如同一道影子一般，带着一股劲风吹起路边地灰尘，朝前面席卷而去

　　不知道在蓬莱城中绕了几个圈后，萧径亭跟着前面的众人跑出了蓬莱城。跑进了一条山路。钻进几处极其隐秘的路口后，萧径亭顿时见到眼前一亮，这里竟然有一个桃花源一般的地方。看来就和楼竹廷在小蓬莱拿出桃花源中地院子一模一样

　　那几个人见到萧径亭进来后，也不阻拦，更加没有人过来攻击他。只走径自跑进院子中地楼阁中，再也没有出来。萧径亭跑到楼阁前面的草地时候，便飞快地止住了前扑的势头，静静他站在了院子中，再也没有走进那间小阁中

　　大概过了片刻之后，从楼阁款款走出一个美丽的身影。也带来一道醉人的幽香，那张沉鱼落雁地娇靥萧径亭再清楚没有了，就是他心爱的梦君奴。而见到梦君奴出来后，萧径亭也没有一点的惊讶，只是朝她问道：“奴儿，那个府主的伤可厉害得很吗，！

　　梦君奴款款地走到了萧径亭面前，小手抓起萧径亭的手腕，柔声问道：“你可伤得厉害吗，”见到萧径亭笑着摇头后，轻轻叹息道：“萧剑府主那个丫头伤得极重，而且很大程度上都怪你，让她伤心绝望，一心求死！”

　　萧径亭轻轻一叹，静静道：“我也不知道会成为这个模样的！我之前就探过李莫遥几次口风，没才想到那个人精就是一个字也没有泄漏出来！”

　　“是啊，这个李莫遥真是精明得厉害，比起他兄长李莫萧还要厉害啊！但是他也最笨了，竟然满脑子的忠君思想！”梦君奴轻轻一叹道：“我在李莫遥身边的眼线也是刚刚跑来告诉我说，李莫遥调动了一些人马，有着很大地动寿！我得到消息后，就马上让六叔和蓝衣、黄衣两位师叔跟着我前去救人，没有想到还是差点晚了一步！”

　　“不晚，至少将人都救出来了！”萧径亭牵寿梦君奴的小手，朝树林深处款款走去

　　梦君奴美目朝萧径亭望来，柔声问道：“亭郎怎么不问我为何会去救萧剑府主，和她们才什么关系，！萧径亭笑着问道：“是啊，你们有什以关系，”

　　“因为她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目标，所以就互相帮助了！在中原，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护着她们，所以她们一只听我的吩咐！”梦君奴美目朝萧径亭望来，小嘴微微张了张想要说话，但是最终没有说出口，而是美目朝萧径亭望去一道微微有些害怕的目光，柔声问道：“那之前我们的约定还算数吗，！“算数！”萧径亭斩钉截铁说道，接着目光温柔地朝边上的美人儿望去一眼，道：“奴儿心里是害怕上次在海上，红衣拦住我和楼绛玉的座舟！逼着我们落海的事情吧，！害怕我会认为那是出自你的命令吗，！害怕我会认为是你故意要害我吗，”

　　梦君奴美目一凄，柔弱地点了点头。接着将娇躯投进了萧径亭的怀中，两只柔软的玉臂紧紧地抱着萧径亭地腰纪，微微抽泣道：“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也会在船上的，你回来以后我高兴得都要疯了，才会有将什么都给你的心思，也让你占了所有的便宜！

　　萧径亭手臂抱着美人儿柔软迷人的娇躯，轻轻地吻了一口美人儿的青丝。温柔笑道：“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我都知道那有你的原困，我只要知道你爱我就够了！

　　“嗯！”梦君奴在萧径亭的怀中用力地点头，接着仰起小脸朝萧径亭坚定说道：“等到所有的事情完了以后。我会将我做过的所有坏事都说给郎君听，要是让你生气了，你就狠狠地打我！”

　　萧径亭对着美人儿高高隆起地香臀狠狠拍上一计，笑道：“是打我亲亲奴儿的美丽小屁股吗，！

　　“嗯！”梦君奴轻轻一声娇呼。接着轻轻地扭动她饱满肥美的香臀。小嘴吻着萧径亭的胸膛，腻声说道：“对，要是奴儿让哥哥不高兴了，你就狠狠地打奴儿地屁股！

　　从林子出来地时候，梦君奴小脸透着一股惹人遐思的粉意。小嘴微微娇喘着香气。衣衫虽然穿得整齐，但是丝调质地的长裙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出上面的另外。本来如云的秀发也微微有些蓬松，美目中还留着春意，如水地望着萧径亭。整具美妙地娇躯也软绵绵地依在萧径亭的怀中

　　“哥哥！人家的小嘴比起你那个风骚的莫姨怎么样，！”梦君奴凑上小嘴轻轻在萧径亭的耳朵吻上一口，腻声问道

　　“不许这样说莫姨！”萧径亭狠狠地在美人隆起的香臀击上一掌，接着朝梦君奴的瑶鼻吻上一口道：“你这个妮子的小嘴吸起来地时候，比莫姨还要疯狂！要是寻常男人，迟早死在你的小嘴下了！接着目光朝梦君奴尚有水泽的下身望去一眼。道：“不过再疯狂还比不上你下面的小嘴，水汪汪地仿佛要将我淹了一般！

　　“不许说！不许说！还不是你咬得人家那里那么厉害，搞得人家湿漉漉难受死了！”梦君奴嗅着美目，粉拳朝萧径亭胸口捶来，接着美目轻轻一荡道：“只要哥哥喜欢，奴儿的身子还有小嘴任由哥哥玩弄，无论什么时候奴儿都让哥哥舒服！

　　走到楼阁面前的时候，萧径亭朝梦君奴笑着问道：“奴儿啊，我看这个地方怎么那么眼熟啊，！

　　梦君奴咯咯一笑，娇声道：“那是那个楼竹廷笨哩，小蓬莱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人家的秘密基地，没有想到被那个小子发现了，将它叫做桃花源，还心安理得地住了下来哩！

　　萧径亭顿时也有些苦笑不得了，脑中浮起盈盈失踪的事情，但是很快又甩了甩脑子，将这些念头甩出了脑外

　　“哥哥你不进去了吗，萧府主可是伤得厉害呢，！”梦君奴每次走路的时候，玉步总是轻轻迈出，柳眉也轻轻一颦，想必下身难受得很了。

　　“不进去了！”萧径亭轻轻说道，接着朝梦君奴道：“奴儿你进去吧！这等模样不要让你两个美人师叔看见了！”

　　梦君奴朝萧径亭轻轻地白了一眼，接着美目闪过一丝狡黔而又奇怪的光芒，朝萧径亭柔声道：“哥哥，我们马上就要对付秀情她们了，大概这两天就要开始动手，到时候可要你帮忙哩！大概今天晚上，我就会派人将信送到你房间的！”

　　萧径亭轻轻应了一声后，对着梦君奴轻轻撅起的小嘴吻了一口后，便朝外面走去

　　走到楼府外面的时候，萧径亭心里实在有些忐忑不安。因为就如同李莫遥所说了，自己竟然和谋杀皇帝的刺客混在一起，最后甚至出手杀了朝廷的官兵，最严重的是出手伤了算来对渤海剑派有大恩的李莫遥将军。要是计较起来的话，对渤海剑派可真是天大的灾祸啊

　　但是走进楼府大门地时候，发现这里和寻常一点区别也没有，那些武士和下人见到萧径亭之后。还是那样的恭敬有礼，整个富丽的楼府还是那样的井井有条，没有一点慌乱的气息见此，萧径亭心中不由微微一安，接着朝楼大美人儿的小阁走去。

　　联美人儿的小阁还是那样的美丽，而守在外面的舒儿的小丫头见到萧径亭后，抿嘴轻轻一笑，接着朝萧径亭使上一道鬼脸，道：“风流地坏家伙，你的妻子在里面发脾气拉。你要是还想要我们的小姐，就赶紧进去让她骂上几句，要是你害怕的话，现在就赶紧走吧！

　　萧径亭狠狠地朝这个调皮地丫头瞪上一眼。接着加快了脚步朝楼大小地小阁走去

　　走进小阁大厅的时候。萧径亭并没有见到楼绛玉的身影，就在这时里面的房间传来一声冷俏的声音：“我在房间里面，你要是没有什么事情，就赶紧滚出去！

　　萧径亭走进了楼绛玉地闺房，发现美人儿正侧坐在床沿上。娇躯上穿的不是寻常时候的劲装，而是一件粉红色的美丽长裙，将楼美人儿的娇躯衬托得越发的惹火，侧坐着香臀越发的肥厚圆滚

　　“和我们同船落水的弟子们已经被她们地人押回来了，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见到萧径亭进来后，楼绛玉美目一寒，小脸一板朝萧径亭望来，接着美目微微有些紧张地望着萧径亭全身上下。想必是看萧径亭到底受伤了没有

　　“我没事！只是有事耽搁了！”萧径亭走到屋子中间，发现那张桌子边上竟然摆上了几张锦墩，是以前没有的。萧径亭心中微微一讶，便上去坐了下来，朝楼绛玉道：“刚才小姐怎么知道是我来了！

　　“我听到你的脚步声就知道了！”楼美人儿美目朝萧径亭狠狠瞪上一眼，道：“你不要乱扯到其他上面去，我问你，本来你应该随着那些被释放的弟子们一起来的，怎么到了现在才来，是不是被那些妖女迷住了，乱搞到现在才来！”

　　“那些被萧剑府关押的渤海剑派弟子竟然回来了，走谁送回来的，”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见到楼绛玉一幅醋气冲天的美丽样子，心中不由想起刚才在林中和梦君奴消魂的情景，嘴角不由扯开一道微微有些暖昧的笑容。

　　“好啊！”见到萧径亭的笑容后，楼绛玉美目一红顿时冲到萧径亭的面前，小脸一凄道：“我就知道你和那些妖去的关系不干不净，现在竟然公然在我面前和她们鬼混，你你，你太对不起我了！”

　　见到楼绛玉双手掩着小脸拧着娇躯在一边抽泣，惹得修长玲珑的娇躯微微颤动，那惊心动魄的美丽曲线却是让他心中一荡。不过萧径亭望了一眼后，就将注意力放在了桌面上的好茶上，端起茶壶倒满一杯，一饮而下

　　楼绛玉正哭得梨花带雨，但是久久不见萧径亭过来哄劝，不由转过小脸见到萧径亭正在悠哉游哉地喝着好茶，不由气道：“你这个没有良心坏蛋，以前我待你凶的时候，你就百般的顺着我，讨好我！现在，你一点也不疼……，反而跑去和那些妖女鬼混，我是不要活了！

　　萧径亭见到女权主义极重的楼大美人儿竟然比起寻常女子还有会吃醋，还要会瞎想。不过管起男人来，也却是厉害了一些萧径亭心中暗暗一笑，微微有些惊讶地望着眼前几寸处楼绛玉泪来斑斑的美丽小脸，正在幽怨嗔怒地朝自己望来，心中暗道：“要不是吃醋，兴许她还不那么快放下矜持呢，！

　　见到萧径亭目光惊讶地朝自己望来，楼绛玉小脸微微一红，美目轻轻一羞。但是仍旧强忍着羞意，美目大胆地和萧径亭对视萧径亭轻轻皱起眉头，道：“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是在吃醋”

　　“对！我是吃醋了，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坏蛋！”楼绛玉忽然仰起小脸，撅起小脸嗔道。粉颊也飞快地瞟上两道红晕，美目如水一般的娇媚望着萧径亭，两辫如同花朵一般美丽鲜艳的樱唇微微颤动着，小嘴中的香气也随着美人酥胸的起伏喷在了萧径亭的脸上

　　萧径亭最后咳嗽几声，便离开了充满春意的小阁。刚才楼美人那微微颤动的小嘴，却是有让他吻下去的冲动

　　萧径亭走出楼府后，便飞快地朝李莫遥的住处驰去，放下心中的忐忑，等跑到他下榻的那间家栈后。心中便只剩下内疚了。

　　见到萧径亭进来后，几个守门的将军并没有怒目相向，面上反而浮上一道惊喜，朝萧径亭冲来道：“萧公子你可来了，你要是再不来的话，我可就要派人去联府找您了！”

　　萧径亭不解问道：“这是为什么啊！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那个将军讪讪一笑，朝萧径亭低声道：“我们将军一向有着嗜好，就是要让人知道自己一贯料事如神。他刚才跟我们说，等会儿您肯定会来找他！我们总不能让他神私妙算的美名丢了吧，刚刚准备派人偷偷去找你那！没才想到我们籽军真是神机妙算啊！

第十三卷 第四章 比武争美

　　“啊！原来李莫遥还是这么一个有趣的人，难怪他手下的将士个个都那么爱戴他！”萧径亭留下满脸佩服的守门将军，着李莫遥的屋子走去。

　　李莫遥的伤比萧径亭想象中的还要重，正躺在床上。面色如同金纸一般，也\_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听见萧径亭进来的声音，萧径亭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还是闭着双目。呼吸也一不像一个武林高手那样，缓缓而有力。而是微微显得有些急促。

　　萧径亭心中\_不由更加的内疚\_不安，走到床头的椅子坐下，抓过李莫遥的手腕，手指按在他得脉上。发现他得脉搏跳动既显得没有规律，更加严重的还是没有什么力道，跳得软绵绵的。这个时候，李莫遥仿佛才刚刚醒过来，微微睁开眼睛。见利萧径亭后，目中微微一喜，仿佛是因为自己因为重新得到了一份友情而高兴。

　　“妈的，萧剑月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下手也太重了吧！害得我差一命鸣呼啊！”接着李莫遥朝萧径亭狠狠蹬来一眼，接着手掌从萧径亭的手掌中愤愤抽出，就这么儿动作也让他急喘吁吁。萧径亭闻之一喜，这样一来，就表示李莫遥并汉有真正得生他气了。\_不由讪讪一笑道:“所以我现在特来李将军这里领死来了！”

　　“领个屁死，那\_不怪你！”李莫连大嘴一咧，萧径亭笑道。接着面色一道:“\_不过，真是委屈了我手下的几名兄弟了，他们是看着你打伤我的，晕后见到我严厉的目光他们望去的时候。没有等到我说话，竟然统统横刀自刎了！他们可是跟了我好几年了啊！”说，这个铁汉目中地泪水纷纷落下。

　　萧径亭闻之一震，或许是因为对那几个死去将士的愧疚。但是更多地是惊叹李莫遥竟然能够将兵带到这般地步，那天下间的将军还有哪一个是他的对手啊。见利萧径亭神情木然，李莫遥呵呵一笑道:“至于我的伤，只是提早受伤了而已。他们竟然有这样的高于，就肯定不会看着我在篷莱耽误他们的大计，迟早回来刺杀我的。”接着目光萧径亭望来，目中一亮道:“剑月啊。你可知道那个打伤我的人是谁呜’他蚂地我可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对手啊，就这么一剑劈在我的剑上，就让我差\_不多半死！”萧径亭知道那是梦君奴身边的六奴，\_不过梦君奴号像为了避开他的名号中也有个奴宇，就让大家都叫他六叔了。但是这事情却是不能和李莫遥说的。

　　“啊！不对！”李莫连仿佛没有见利萧径亭的窘意一般，萧径亭说道:“那个高手他并不想杀死我，你说这是为什么呢’！”“或许是需要将军继续庇护渤海剑派吧！”萧径亭随便杜出了一个理由。

　　\_不料李莫遥却是面色一正，说道:“对，肯定是这个原因。在最近这段日子中。渤海剑派肯定要发生极大的动乱！”萧径亭闻之-不由面色一动，李莫遥接着说道:“这是王爷刚刚进来的情报！说是江南武盟的许多高手\_不日就要赶来篷莱，现在楼临溪的人都还没有找到，渤海剑派的人肯定\_不敢真正另立新掌门的。他们来做什么王爷-不放心，所以派来了几个蜀山剑派的高手过来让我调用！”说到这里地时候，李莫遥眼皮一翻，萧径亭白了一眼道:“好下全部让你那个相好的给杀得只剩下了一个了！我向王爷倒是好交代，\_不过李鹤梅昔定会狠狠的借机王爷敲一竹竿的！也\_不知道你哪里找来那么厉害的婆娘相好！”

　　萧径亭和李莫遥直聊到太阳偏西的时候才赶回楼府。“任断沦他们来做什么呢是-不是奉着方剑夕的命令来的！”萧径亭心中暗道，走进外屋的时候。忽然闻到有股女子身上的香味，顿时想起梦君奴说过要给自己送信来的，心中\_不由暗道:“这会儿又是哪个女孩呢户是不是蓝衣或者黄衣两十美人之中的一个呢？”“萧少爷，你才回来拉，小姐都已径快将戒骂死了！”萧径亭带着企盼走进屋子的时候。

　　萧径亭娇声嚷道，真是楼蜂玉身边那个调皮的Y头舒儿。想到美丽的楼降玉，今天中午。骄傲的楼绛玉终于放下了自己地架子，表现出含情脉脉的一幕。而萧径亭装作不知道便直接溜走，不啻是在她好易才涌起的热情中洗上一盆冷水，那个骄傲尊贵的楼太小姐，肯定饶不了自己的。

　　萧径亭不由眉头一皱，朝舒儿道:“告诉你家小姐，我今天和人家刚刚打了一架，实在累得不行了！想要躺在床上好好睡一觉，而且我已径在李莫遥大人那里吃过饭了！”听利萧径亭的话后，舒儿不由萧径亭望来一眼，作老成的叹息一口，感慨道:“我听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原来都是真的！在还没有搞利手的时候，就花言巧悟百般讨好。一旦得手以后就爱理\_不理了，反正在牢牢抓在自己手中，跑也跑\_不了！”“你胡说什么’”萧径亭顿时无奈说道:“你什自时候看见我讨好过你家小姐了，我实在了.，我现在要睡觉了！”

　　“好吧，你睡觉吧！我回去让小姐和任公子、公孙公子她们自己吃算了，用\_不着理会你了！”舒儿秋畔萧径亭瞥来一眼，接着外面款款走出。见到萧径亭进来，在座众人除了面色渗白的白衣淫赋以外，全部对萧径亭横眉冷对。包括刚刚对朝萧径亭发过醋性的楼绛玉。

　　公孙凌先是眉头\_不屑一瞥，接着便独自和楼绛玉说起这杯中的好酒来。而连易然则是丝毫\_不掩饰对萧径亭的敌意。萧径亭见此。\_不由在靠近白衣淫赋地一边坐了下来，白衣淫贼立刻给萧径亭面前摆上碗，在他面前的杯子倒满了酒。萧径亭注意到，白衣淫赋虽然行动方便，但是举动间的动作却是虚弱\_不稳，想必给六叔刺的那几剑，足够让他去了大半条性命，没有很长时间休想恢复过来。

　　“剑月兄，离上次你上次逃席已径好几日了，渤海剑派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了！”白衣淫赋给萧径亭倒完酒后。忽然萧径亭笑着说道:“所以萧兄肯定要自罚3杯啊，你这样可是让绛玉伤心透了，你\_不知道那几天中，情况有多么紧急啊’！”

　　“是啊！”连易然马上接口笑道:“而偏偏渤海剑派的危机过后，你萧剑月少爷反而回到渤海剑派了，这\_不能\_不佩服绛玉小姐这个新掌门的气度啊！”

　　萧径亭听到这边又开始自己放起冷箭，萧径亭心中一凉，道:“难道他们又想将我逼得离府出走一回吗？楼降玉见之白衣淫贼笑道:“任大哥你倒是误……”她话尚未说完，大腿上只觉得一阵刺骨的冰冷，接着见到萧径亭在耳边说道:“不要瞎说！”使得她顿时小脸一变。狠狠地萧径亭瞪一眼，道:“任大哥你也不要理会他，我渤海剑派这般待他，他还是这么没有良心，我也就任由着他好了！”

　　“嗯！这样就好，最好不要让白衣淫贼这个人看出什么来了！萧径亭心中暗道，不过，听着楼降玉怨兑言语，不由微微觉得有些其他的味道。“我可是听说楼二爷刚刚准备进门的小妆俏螺儿就在这几天刚刚失踪了？！”连易然忽然说道。朝萧径亭笑着问道:“我之前可是听说，剑月兄和俏螺儿可是传出一段美名啊！”

　　“什么？！俏螺儿失踪了，这又代表着背后有什么阴谋呢？！”萧径亭心中顿时一惊，楼着发表那边的楼美目一颤，美美丽绝纶的脸蛋顿时变得冰冷，再也不朝萧经亭望来一眼，只是做着端庄的模样和白衣淫践已经公函中凌说话。这让一边冷眼相对的连易然不时朝萧径亭望来得意的一眼，让楼大美人儿看在眼中大是解气。

　　萧径亭见到楼大美人儿亲自倒酒。就是唯独缺了自己面前的这一杯，倒到白衣淫贼这边的时候酒停止了，此举换来白衣淫贼温柔的一笑。萧径亭面色不改，等到楼大美人放下的时候，自斟自饮，心中想起俏螺儿的事情，不由楼绛玉问道:“小姐，苏瑞施小爷现在可还在楼府中吗？！”楼蜂玉萧径亭淡淡望来一眼，道:“你问这个做什么？你不是不关心我们的事情吗？还理会他做什么？！”

　　这话听在萧径亭的耳朵中自然是充江了幽怨了，完全可以理解为楼大小姐借题发挥，在表达另外一种意思。这种结果倒是让萧径亭非常满意了，因为在中午面对楼砂含情脉脉的脱身离开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下骄傲的露大美人肯定大大受到伤害，绝对不会那么容易饶了自己的。望着两道充满敌意的目光，还有白衣淫践充满猜疑的神情。萧径亭硬着头皮喝了几杯后，便等着楼大美人儿表示出这个小宴的目的，不料过了许久，这个大美人儿只是说着一些一相干的客套言语，美目甚至一眼也没有朝自己这边望来，让萧径亭不由大是不解。

　　“小姐，我今天用的力气过多，现在有些了所以想回去休息了，在这里敬诸位一杯，我就先逃席了！”萧径亭倒满一杯酒后。众人一饮，放下杯子后，便站起身子要告辞离席。

　　不料这个时候，一直没有说话在的公孙昭凌却是拉住了萧径亭道:“萧兄不忙，我知道萧兄武功极高，所以就央求楼小姐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和萧径亭好好比试一场，萧兄急什么？待我们喝得好了，再动手也不迟的！”萧径亭顿时闻之色变，因为今天上午梦君奴刚刚在自己房间中等着。说有重要的信件送来，而公孙昭凌却是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和自己比武，那要自己脱身不得，梦君奴那边的事情可耽误了。

　　而让萧径亭更加不安的时候，公孙昭凌在提出要和自己比武的时候，在座中人除了白衣淫贼微微表现出惊讶外，连易然只是淡淡一笑。百一贯了解白衣淫践的萧径亭也明显地看出，白衣淫贼这个表情显然是假的。这就表明，他们之前肯定是通好气的。莫非是在今天晚上就要有什么举动呜？还是只是想接着这个机会除掉自己，或者是让自己伤得和白衣淫践一样重，在今后的事情中再也没有什么作用。

　　想到这里，萧径亭不由朝上面的楼大美人狠狠瞪上一眼。想让她立刻阻止。不过在这个时候楼砂肯定是不会理会，只是寒着小脸一边转开视线。芳心暗道:“你要是想在他们面前证明你要紧我，就和他们打上一仗！”“我虽然是个读书人，但是可也知道你们武林中人的规矩？”公孙昭凌缓缓站起，朝萧径亭说道:“我知道萧兄虽然有着浪荡的名声，但是心里其实也在热切地追求楼小姐！而在下恰恰也对楼小姐极其的仰慕，所以想趁机和萧兄一战！算是给萧兄个挑战的机会，萧兄既然等不及了。那我们就现在动手吧！”接着缓缓抽出腰中的长剑，两只眼睛射出利剑一般的光芒，紧紧盯着萧径亭。

　　白衣淫贼呵呵一笑道:“萧兄哪！我现在可是受了重伤不能动手了，不然我也想要和萧兄或者是公孙打上一战哪！”连易然亦是憋来一眼，道:“萧兄啊，莫非你还真的怯战不成。武道中，两个情敌之间。要是连接受对方挑战的勇气都没有，哪还有什么资格追求楼小姐啊！”见到此时连楼大美人的双眸也紧紧地盯着自己，萧径亭眉头不由紧紧皱起，因为她知道公孙昭凌的武功肯定低不了，而自己要打输了，他们自然有理由让楼绛玉下不了台，怎么也不能让自己得了楼大美人儿，而要是自己打赢了，那他们说不定就能够从自己的招术剑法中看出自己的破绽，特别是白衣淫贼，说不定就看穿了自己的身份。这样下来，两全之策唯有一剑，或者是一招间就打垮公孙昭凌，但是这也太不可能了。萧径亭目光紧紧盯着公孙昭凌射的凌厉目光，轻轻一笑，接着目光一阵一屑道:“我凭什么和公孙兄动手，要是为了楼小姐的话！那就免了！”说，顿时见到楼绛玉美丽的小脸猛地变白，目光一黯，面上没有丝毫血色。见到公孙昭凌冷笑一声就要说话，萧径亭笑道:“要打，我日后就和你打个痛快，但是今天就请不奉陪了，至于以后要给我安上什么名声，请便！”说将酒杯放回桌面上，轻轻一笑便要朝外面走出。望了一眼楼绛玉失望冷漠的目光，，萧径亭面无表情地转过身去。但是脚步还没有向外路出，身后传来公孙昭凌一声断喝，接着一只冰冷的长剑便指向自己的后背。

　　“慢着！我公孙昭凌在武道上，还从来没有人拒绝过我的挑战！萧兄也同样不行！这一战你必须要打，不然你就在几人面前承认你输了，至于以后该怎么做，你肯定清楚得很！”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一声急促的脚步声，那脚步声轻盈但是微微显得浮操，显然不是什么武林高手来了！“楼姐姐，你也真是的，请他们喝酒又不叫我！”随着一阵香风吹来，众人目中一亮，跑进来的是一个容貌绝美的佳人。窈窕丰满的娇躯在粉红的长裙下，显得更加浮凸动人。这个佳人自然是任剑絮了，不过此时的任剑絮仿佛受倒了爱情的滋润，变地更加的娇艳如花，美丽不可方物。比之以前却是美上许多，容光直逼楼大美人儿。

　　任剑絮无视连易然火热的目光，走进众人中间，见到公孙邵凌的长剑指着箫径庭。而箫径庭面上冷竣，不由放慢了脚步，美丽的小脸带这小心和讨好走倒箫径面前。小心翼翼道:“剑月哥哥，我是不是不应该过来啊，你生气了呜？！”见倒任剑絮这一举动后，楼绛玉冰冷的玉脸顿时浮上一道孤疑。而边上的白衣淫贼更是面色一变，因为再他们的印象中，任剑絮和箫径庭一贯来是冷言冷语咬牙切齿的。箫径亭见倒任剑絮充满讨好的小脸，不由朝她展开一道灿烂的笑容道:“不，你来得正好！这里有人逼这我动手。正要和我打架，你有没有办法能够让他们不和我打架呜？！”

　　任剑絮听后顿时柳眉一竖，朝连易然瞪去，道:“肯定是你唆使这个冷这死人脸的家伙和剑月哥哥比武的。是不是？！”连易然望这心中玉人冷冷射来的目光，身子仿佛矮了一截，气势也顿时变的弱了几分，诺诺道:“不是我，是这个箫剑月想要追求楼蜂玉小姐，公孙大哥正在给他挑战的机会！”连易然说完后，目光不由紧紧的盯这任剑絮的反应，想要指望任剑絮这个骄傲的丫头听到箫剑月追求楼绛玉这件事情后。狠很的甩他一巴掌。谁知道任剑絮只是幽怨懊恼的朝箫径庭望去一眼，还是带这讨好的那种。

　　“剑絮，你不要胡闹！这是武林中的规矩，你不要瞎搅和！”白衣淫贼还是任剑絮名义上的大哥，不由俊脸一板，朝任剑絮严肃说道，暗中却是朝着她猛使眼色。听到箫径亭追求楼蜂玉的事情后，任剑絮本来心理就不痛快。但是有不敢朝箫径亭发火，见到白衣淫贼竟然摆出兄长的架势教训自己，不由俏脸一寒道:“你算什么东西，你只不过是我家里的一个奴才而已，只是为了方便才叫你一声大哥，你竟然还敢出口教训我了！”这一顿无理的教训顿时让白衣淫贼面色大变，但是只是面上气得发白，再也不敢出口一句，也摆出了对主人小姐的模样，垂下了脑袋。

　　“这个无理的丫头，有的时候还真的比讲道理有用多了！”箫径亭心中笑道，也不阻止，任由任剑絮甩出千金小姐颐指气使的脾气。任剑絮最后将目光落再了公孙邵凌的身上，冷冷说道:“现在箫剑月是我的未婚夫婿，你要是敢955了他，别说是你，就是你父亲公孙老头，我也让他没有好果子吃！”“啊！任由你说话，你这个小丫头就开始说了！”听倒任剑絮的话后，箫径顿时面色一变，而那边的楼蜂玉充满难过和疑问的目光紧紧的朝自己投来，里面充满了伤心和失望。

　　公孙邵凌面色微微变了变后，边充满不甘心的朝后面退后了几步，但是手中的长剑却是还没有放下，箫径说道:“要是箫兄愿意做一个躲再女人身后寻求庇护的夫，那你现在就走吧！”箫径面上冷冷一笑，接这公孙邵凌道:“按着公孙兄的说法，我还真的必须和你一战了！”接这目光猛的射出一道亮的光芒，顿时整个室中也仿佛吹过一道劲风，让众人顿时面上一寒，接着目光纷纷凝聚再箫径庭的身上，而楼大美人感觉倒箫径庭身上的战意后，心中开始渐渐变的惴惴不安起来，因为箫径庭之前一直再避战，肯定有自己的目的。

　　而自己却是被皓意蒙蔽了心里，终于将他出战了。“是不是他在故意隐瞒这什么啊？！”楼蜂玉感觉倒萧径那冷冷射出的一眼，心中顿时冷静下来，美目浮上一道询问和软弱的目光朝萧径庭望去，但是萧径庭目光只是紧紧望这公孙邵凌手中的长剑，就仿佛每有看见她投来的目光一般。感觉到公孙邵凌目光越来越亮，浑身迸发的战意越来越浓，手中的那只长剑也顿时微微战抖起来，仿佛毒蛇吐信。冰冷的剑气葱剑尖陡峭射出，冷裂地几乎让人睁不开眼睛。而萧径庭此时要中的长剑尚没有拔出来。“剑月哥哥！”边上的任剑絮见到公孙邵凌这般强盛的气势，玉脸不由浮上一道色，萧径庭望去关切而又不安的目光。仿佛想要让萧径庭离开避战。

　　“吟！沦！”萧径转过脸任剑絮宽一笑的同时，忽闪电一般的拔出自己的长剑，每有做任何的停留，手中仿佛剑过一阵劲风。一道冷列璀璨的白芒闪过之后，那声长剑划空的呼啸和兵器撞击的声音随即响起。公孙邵凌修长的身躯跟跄的退开几步，整张英俊的面孔变的惨白一片，接这一口鲜血猛的喷出。目光呆滞的望这手中的断剑，缓缓的叹息一口。萧径躯轻轻一晃后，公孙邵凌轻轻一笑道:“公孙兄还要比试呜？你自问有我出剑那般快呜？你自问内力有我深厚呜？！”接着望了不望满脸欣喜的楼蜂玉一眼，拉和欢喜出声的。“哥哥你好厉害！”走倒远远的时候，任剑絮顿时挽上萧径庭的胳搏欢喜叫嚷道。“絮儿轻点！絮儿轻点！”萧径庭顿时一阵惨叫，接着痛苦的伸出手臂:道:“好絮儿给我揉揉手臂，给我揉揉胸口！要轻轻的！我都快疼死了！”见倒萧径庭哭着脸，任剑絮连忙小心翼翼的捧起萧径庭的手臂。温柔的揉着，狐疑说道:哥哥当真疼的很呜？！”

　　萧径亭苦笑道:“当然疼的很了，我虽然比公孙邵凌要厉害一些，但是也只是厉害一点点。

　　想要一下就打败他，肯定是要耍一些赖皮，而且要装出一副若无其实的摸样，不然他们怎么会认为我厉害到天上去了！”萧径庭的话固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至少一剑斩断公孙邵凌宝剑的，却是很大部分占这他手中这支宝剑的锋利了。拥着任剑絮走倒自己的住的楼阁里面，萧径庭轻轻的将美丽的任剑絮抱进怀中，对着玉人的光华美丽的小脸蛋轻轻吻上一口。道:”好絮儿，今天就谢谢你了！

　　任剑絮轻轻的摇了摇头，接这嘟起小嘴朝萧径庭嘴唇印上，吐出香甜的小舌头不知道疲倦的吮吸这萧径庭的舌头。自从尝倒深吻的甜蜜后，这个丫头便乐此不比的每每向萧径庭求吻。吸着美人香软的小舌头，萧径庭艳这美人的蛮腰的手掌渐渐滑下了美人儿的香臀，在肥美敏感的臀肉上稍稍用力的揉弄。惹的美人娇喘吁吁娇躯火热马不地不依依不舍的离开萧径庭的嘴唇。

　　萧径亭美人轻轻一笑，柔笑道:”好絮儿，我今天晚上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要是你在身边，那会很不方便的，所以你先回去好不好？乖！任剑絮听到要和爱郎分开，不由微微撅起小嘴道:”难道你是要去毁了人家女子的清白呜？是我不方便在边上的！”

　　萧径亭对着美人儿高高隆起的香臀用力拍上一掌，笑道:“不要胡说！”接这手掌轻轻的抚摩这娇嫩的香臀儿，坏笑道:“你要将你的小屁股洗千劲，我要恨狠在上面咬上一口！然后狠狠的打上几下！”

　　“又是这样骗人家！人家那里不知道多千净呢，就是里面……里面的洞、洞儿也洗千净哩！任剑絮不依的在萧径亭胸膛上一计。接着萧径亭道:“下次和哥哥在一起的时候，人家怎么也要和你亲热地，怎么也要赖着你的，你再也不许拿话唬弄人家！”

　　萧径亭知道这个丫头还记得自己之前说过的话，她父亲不许她和自己好。所以她就一直打看生米煮成熟饭的主意，忍着羞涩百般的匀引萧径亭。好说歹说将任剑絮哄走以后，茂密的树丛后面顿时传来一声冷笑，道:“萧剑月，你对付女人好手段啊！”这个声音虽然充满了冷意，但是却也充满了凄苦和伤心。正是躲再这里以久的楼降玉。

　　萧径亭目光冷冷的楼丫头的藏身处望去，静静说道:“我知道你在这里很久了，你现在赶紧跟我进来！我有话对你说！”接着自己所住的小阁轻轻的咳嗽了两声。“楼降玉，你知道你今天犯了多大的错误吗？”楼降玉刚刚冷着的俏脸，骄傲的目光刚刚萧径亭射去，谁知道萧径亭面上的神情越发的愤怒和冰冷，并且丝毫没有一点客气的对她大声喝道。不由吓得娇躯轻轻一颤，气势顿时弱了几分。

　　萧径亭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重重的呼吸了几口，朝楼降玉问道:“你知道白衣淫贼是什么人呜？你知道公孙邵竣是什么人呜？你知道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呜？你知道为什么有前几天渤海剑派的灾祸呜？”见到楼降玉微微有些害怕的眼睛微微一动。萧径亭丝毫不客气说道:“你还不算太笨！还知道去联想，不错白衣淫贼就是专门赖谋你的渤海剑派的，先将你推上掌门，然后再将你追求到手。

　　这样渤海剑派就都是他的了，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他的主子想要造反，想要通过渤海剑派将兵器从东海那边运回来！”见到楼降玉娇躯微微一颤，萧径亭轻轻一叹，声音变得柔和道:“但是他对你的感情，我知道。那是真的。”

　　“而之前渤海剑派的大祸，也是白衣淫贼和公孙邵竣两个人合手导演的，那是因为他们以为你死了，索性就将渤海剑派给毁了，也免得落再他对手的手上！而那些让渤海剑派几乎落入万劫不复之地的那些物。也是白衣淫贼给你准备的！”

　　萧径亭继续的说道:“我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些了，害怕你会隐藏不住，让白衣淫贼他们看出破绽。但是今天你对我表现出含情脉脉的样子，让白衣淫贼和公孙邵竣对你就彻底死心了，他们肯定在近日就会动手颠覆渤海剑派的，所以告诉你也不要紧了，省得你还在胡闹。”

　　萧径亭接着说起福建连家的消息后，声音顿时变得和了一些，轻轻一叹道:“他们的势力极大。他们的手段也极其的利害，我实在没有把握这次能够救回渤海剑派，但是我会尽力的，至于能不能挡住他们的倾城之力，那只能看天命了，我也算完成了你父亲的遗命了”

　　楼降玉听到萧径亭降所有的话说完后，没有插嘴一句。救仿佛头回听到自己父亲的死讯一般，美目开始变得渐渐涣散，小脸渐渐变得没有一丝血色。那种表情不知道是愧疚，不知道是伤心。或者是害怕。良久之后，楼降玉两只美目望向萧径亭，竟然说出一句:“那我父亲是不是让你娶我为妻？而你还不是那么喜欢我？所以你才会那么的护着我，但是又不亲近我。”

　　萧径亭亭后，心中一震，忽然觉得应该重新人士一下眼前这个美丽骄傲的女子。

　　思虑了一阵后，萧径亭轻轻的点了点头，权势欲望少一些，或者索性再聪明一些，以你的身材和品貌，我都会非常愿意收下这个定情玉佩”接着朝楼降玉轻轻一笑道:“我了解你，因为我刚才说出那些话，狠狠的伤到骄傲的你，现在就是想要留着这个玉佩，你也不会给我这个机会了。

　　“是呜？”楼降玉缓缓说道，小手无限怜惜的爱抚着这只定情玉佩，美目凄凉朝萧径亭问道：“那任剑絮呢？你对她也是假的呜？你还会接受她呜？”萧径亭稍稍的想了一会道:“会的，要是能够的话，我很心软，只要一个女孩降全身心都给了我，无私的爱着我，我都不忍心拒绝的，所以我还有其他许多女人”接着轻轻一笑道:“我这样很自恋，所以我的人品也不怎么样啊？呵呵”

　　楼降玉仿佛没有听到萧径亭的话一般，美目只是痴痴的望着这块玉佩，仿佛它寄托了自己所有的感情。就在她将所有的深情从美目射进这块玉佩的时候，楼降玉忽然将这块玉佩举起，接着无比幽怨的望了萧径亭一眼，然后狠狠的将手中的玉佩摔倒在的，那块好看的玉佩顿时碎成几快。“你解脱了。”楼降玉美目痴痴望着地上成为碎片的玉佩，接着抬起幽怨的美目望向萧径亭，缓缓说道。

　　然后玉足一蹬，整个身躯顿时飘出了小阁，在空中留下一串晶莹的泪水和哀怨的抽泣。“萧剑月，你！”就在楼降玉带着泣声离开的时候，外面M进一个美丽的女子，正是那个大屁股青姨李月青，只见她满脸的怒色朝萧径亭狠狠的瞪来一眼，接着扭动娇躯朝前面的楼大美人儿追去。“萧兄啊，你真的解脱了”接着传来一声叹息，外面的楼竹廷缓缓走了进来，朝萧径亭一阵苦笑道:“今天我忽然觉得我很疼我这个妹妹了”

　　萧径亭楼竹廷瞪去一眼道:“开始准备吧，渤海剑派就要开始变天了，你出去吧，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楼竹亭面上浮出一道好奇神秘兮兮道：“什么重要的事？”萧径庭没生气道：“睡觉！”“我心里怎么也一点都不好受了，原来只要呆上足够长的时候，你总会对女孩有所牵挂的，况且这个还是个国色天香的大美人儿，看来我还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萧径庭微微有些惨淡一笑，接着朝屋顶上道：“梁上的美人下来吧！”

第十三卷 第五章 计中有计

　　“呼”室中一香，梁上顿时飘下一个穿着黄衣的成熟美人儿，小手轻轻朝萧径亭扔来一张白纸，那张宣纸平平仿佛有什么东西托着一般，平平的朝萧径亭飞来。

　　萧径亭接过一看，上面写道：“记碍任剑絮带你去什么地方吗明天凌晨三更时候，务必赶到那里！万分紧急！切记！切记！”上面的字迹娟秀美丽，正是萧径亭非常熟悉的梦君奴的手笔。萧径亭在以前的时候几乎没有看过梦君奴写字，但是就在前一段时间，和梦君奴在那个“暗香阁”过的那神仙一般四天的时候。梦君奴再有夜间没事的时候，就和萧径亭在纸上写诗调情，而梦君奴的书法造诣，也足与让萧径亭看过后再也忘记不了。

　　萧径亭望着那还带玉人幽香的宣纸，一下子也忘记了招呼黄衣美人儿。而这个梦君奴的这个美人儿师叔，也仿佛对萧径亭并没有什么好感，丰满迷人的娇躯径自站在一旁，美日冷冷地望着萧径亭，直待萧径亭从宣纸上抬头的时候，方才冷冷说道：“看清楚我家小姐给你的信了吗！”

　　萧径亭不由朝黄衣美人儿轻轻一笑道：“看好了，刚才让师叔在梁上呆了那么长时间，真是抱歉了！”

　　黄衣美人淡淡瞥来一眼，面无表情道：“既然看清楚了，就记住小姐的话！”接着足下轻轻一点，美丽的娇躯顿时飘出了小阁，只留下一道迷人的香风。让萧径亭心中叹道：“这样成熟美人儿的香味果然与众不同啊！”

　　黄衣美人走了炸后，萧径亭本来应该脱下衣服上床休息的，或者是带着梦君奴的信笺慢慢陶醉的。但是萧径亭却只走轻轻一笑，接着朝梁上接着说道：“梁上另外的一个美人儿啊，你还不下来吗！”

　　他地话音刚刚落下，便听到轻轻一讶，接着一道无比曼妙的娇躯从屋顶下飘下。吹起的香风足足能够和梦君奴娇躯上的体香媲美。而仅仅那轻轻的一讶，就足以吹皱了萧径亭平静的心湖。

　　长长的裙子轻轻荡起，再缓缓落下，直让萧径亭看清楚了裙内的雪白丝调裤管儿。包着修长光滑的美腿，显出几许浑圆的大腿曲线，让萧径亭看得心中一荡，不得不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便转过了头去。

　　落在室中地是一个穿着雪白长裙的女子，那曲线比之黄衣美人还要曼妙迷人，脸蛋如同玉石雕刻一般的俊俏。又如同画笔勾出一般的美丽。正是有着和梦君奴相等美丽地夕俏佳。

　　“俏佳自信能够不呼吸，也能够不发出声音，怎么还会让萧公子发觉了呢！”夕俏佳款款走到萧径亭面前说道，一双美目也毫无领忌地望向萧径亭。不过里面并没有带上些许世俗地神色。

　　“看来萧某的艳福实在不浅啊。所住的房间也有美人儿偷偷躲着，而且还不止一个啊！”萧径亭轻轻皱眉道：“小姐亏得还是古剑阁的仙子呢，我最灵的先是鼻子，再是耳朵。小姐可以不发出声音，但是小姐可以阻止自己地体香溢出来吗！”

　　夕俏佳玉脸轻轻一愕。接着不好意思抿嘴笑笑，就这么一个细微的动作，也差点让萧径亭有些心神摇拽。连忙静下心神，问道：“小姐在这个非常时候找我，可有什么事情吗！”

　　“俏佳从小就在山里面，心思不像普通的女儿家，所以连寻常女子最清楚的常识也不知道，真是让公子笑话了！”接着夕俏佳轻轻一叹。朝萧径亭道：“萧兄啊，我看渤海剑派的楼绛玉小姐对你一往情深，为何萧兄会去接受任剑絮，而拒绝了她呢”

　　“我也不知道，或许是大男子心思在作崇，小姐是不涉及这些事情的，所以不知道里面的缘由！”萧径亭轻轻笑道，接着望向夕俏佳绝美的脸蛋，问道：“小姐就是为了这些事情吗萧某今天实在是累了，而且不久后还有重要地事情，所以就不陪着小姐说话了！”

　　夕俏佳柳眉轻轻一皱，淡淡朝萧径亭说道：“萧兄就下了逐客令了吗！我还想在萧兄的房间里面过夜呢！”

　　“什么！”萧径亭听得吓了一跳，接着睁大了眼睛不可思议朝夕俏佳美丽绝伦的玉脸望去。

　　见到萧径亭惊讶的日光，夕俏佳亦是满脸的不解，接着轻呼一声，红透了小脸朝萧径亭道：“我的意思是说，我就呆在这里不走了，等到三更的时候再和萧兄一起离开！”

　　“我杯疑你是古剑阁历来最笨的仙子了！”萧径亭终于忍不住笑了夕俏佳一句，接着皱着眉头道：“小姐要住在这里！那样不好吧，要知道男女有别，而且小姐还是古剑阁的仙子，万一传了出去，会给贵派带去恶名的！”

　　夕俏佳轻轻一笑道：“我都不在乎，萧兄又何必多想！而且本派本身就没有什么名声，坏了也就坏了！”接着从腰中抽出一条长长的绸带，轻轻地甩起，便栓在了室中的两边拉在了房间的半空中，接着朝萧径亭轻轻一笑道：“萧兄今天可累坏了，赶紧睡觉吧！等到三更的时候，那边可是有很大的事情要萧兄去办的！我便和萧兄去看一场大戏，或许渤海剑派的大事就在三更以后定下来了！”萧径亭听得心中猛地一动，便要来口问话。但是夕俏佳却是雪白修长的玉手轻轻一甩，室中顿时漆黑一片。接着美人儿玉足轻轻一点，便飘上了横来在室中的那条长绸带，那美妙的娇躯就仿佛没有点重量一般，竟然轻轻地躺在了那条绸带上。

　　室中是黑暗的，但偏偏美人儿穿的是一袭雪白的长裙，这样给萧径亭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夕俏佳的娇躯本来的修长曼妙，这下侧躺在绸带上的时候，浮凸修长的曲线如同山川一般地起伏动人。而且美人儿此时正是背臀对着萧径亭，那不足盈盈一握的蛮腰下，丰满圆圆的香臀儿高高隆起，那饱满丰隆的肉峰使得蛮腰处形成一道勾魂的凹陷，让萧径亭看了一眼后。整个心神也平静不下来，羞愧下萧径亭暗暗解脱自已道：“没有想到天上的仙子，她的香臀儿也是又肥又圆的！”

　　“萧兄，这些都是雕虫小技，俏佳以前走江湖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准点找客栈安歇的，所以就在两棵树中间拉一条腰带睡上一夜地！”仿佛感觉到萧径亭的目光，夕俏佳轻轻说道。

　　萧径亭不由朝夕俏佳苦笑道：“小姐可不可以转过身子来，我的眼睛就算在黑暗中也能够看清楚东西，而小姐这样对着我。我实在睡不着觉！”

　　夕俏佳轻轻地说了一声为什么，接着小脸一红娇躯微微一缩，便转过身子面对着萧径亭。但是这样，萧径亭还是睡不着觉。因为夕俏佳是属于那种哪里都美丽。哪里都勾魂的美人儿。在她站着她时候，夕仙子胸前高耸秀挺地曲线就已经足够高度了，这下侧躺下来看来真是有些波涛汹涌了。而且蜂臀的曲线还是那样的丰隆清晰，甚至美腿的曲线也让萧径亭透着雪白的裙子下清楚地看出来。

　　最后萧径亭好不客易将注意力放在夕俏佳如同秋水一般地眸子中。宝石一般的迷人，星星一般的明亮。湖水一般的清澈，都不足以让萧径亭惊讶。在萧径亭的细看中，萧径亭惊骇地发现，夕俏佳的美目中竟然是带着迷人的微蓝，只是比起那些外族女子来，已经是非常淡了，要不是萧径亭刻意认真去看，还真的发现不出。

　　就在萧径亭准备开口问她地时候。夕俏佳忽然轻轻一叹，朝萧径亭道：“反正萧兄也睡不着，我便问你几个问题好吗！”

　　见到萧径亭点点头，夕俏佳轻轻问道：“萧兄很爱梦君奴吗！”

　　萧径亭点头道：“很爱，奴儿是我刻骨心爱女子中的一个！”

　　夕俏佳美目忽然变得奇怪起来，朝萧径亭道：“要是有一天你发现梦君奴在利用你，在欺骗你！那你会怎么必办！”萧径亭细细了想了一阵后，将心神从夕俏佳美人的娇躯上收回，面色一正道：“奴儿从来都没有否认过这一点，但是那可以称之为帮忙，但是不能说是利用！而有些事情只是暂时不说，不能理解成为欺骗！”

　　夕俏佳美目紧紧地盯着萧径亭的眼睛，然后轻轻地说了一声道：“萧兄是这么想的吗这么和萧兄说罢！”夕俏佳朝萧径亭轻轻说道：“在梦君奴的心中，她要战胜一个人，为了这件事情她愿意奉献出所有的精力、手段和智慧！而萧兄恰恰是这个智慧、手段的组成部分，那萧兄怎么想！”

　　“我小姐告诉我，她要战胜的那个对手是你吗！”萧径亭面色轻轻一变，双目紧紧盯着夕俏佳的美没，道：“小姐不懂得男女之间的情爱，不知道那里的坚贞，那里的心有灵犀！所以小姐才会有这种想法吧！”

　　夕俏佳听到萧径亭的话后，美日淡淡转到屋顶，喃喃轻道：“哦！那俏佳就没有什么话要说了！”接着淡淡一笑道：“难道男女之间的情事，就真的那么纯洁，那么永但吗！”

　　等到快要中夜的时候，萧径亭还是睡着了，而且睡得极沉。等到快要三更的时候，还事夕俏佳叫醒了他，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夕俏佳已经换好衣衫了，不再是一身雪白的长裙，换成以一套蓝色的丝绸劲装。

　　萧径亭也飞快地换上了一件深色的衣衫，面上一讶朝夕俏佳问道：“小姐竟然在这里换了衣衫，难道不害怕我忽然醒过来吗！”

　　夕俏佳淡淡一笑，道：“我是在外面的屋顶上换的！”接着美目望向萧径亭道：“萧兄平常也是这样的吗也是睡得这么死的吗！”

　　“不是！我知道今天小姐肯定会叫我，所以就安心地睡觉了！”夕俏佳闻之轻轻一笑，玉足轻轻一点便朝屋外飘去。萧径亭见之，身子一拧也跟着美人儿的身后，朝外面驰去。

　　跑在外面街道上的时候，夕俏佳忽然转过小脸朝萧径亭淡淡道：“萧兄你知道楼绛玉今天晚上开宴的目的是什么吗”

　　萧径亭见之，心中一动朝美人儿望去。

　　“她为了讨你的欢喜，准备今天在她的几个追求者中公布她和你地事情，甚至可能是你们之间的婚事！”夕俏佳面色微微飘来一道埋怨。淡淡说道。

　　萧径亭目光轻轻一眨，接着淡淡一笑朝前面飞快驰去。

　　“这里真是男女约会的地方啊，正好有相约黄昏后的柳树啊！”望到眼前不远处一幢典雅的大建筑下面的时候，萧径亭心中不由轻轻一声赞叹。他之前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大大地夸奖过这里。因为在这样繁华的地段中，在密集的华丽建筑中，竟然有处宽广的地方绿村如茵、花团锦簇！而在夜中淡淡地月光下，在华丽建筑的包围下，看来竟然显得更加的飘逸雅致。

　　就在萧径亭赞叹的时候，忽然见到在那边地绿茵下竟然有两个人影站在树下。淡淡地月光透着树梢射在两人的身上。依稀是一男一女，男的修长挺拔，女的娇躯曼妙迷人，两人神情亲密。大概是两个热恋的情人。瞒着家里地父母在深夜出来约会了。

　　就在萧径亭目光望向边上夕俏佳，正要朝那处美丽地方跑去。不料夕俏佳却走美目一讶，美目朝萧径亭望来，传音过来道：“萧兄，我们要去的地方不经过那里的！”

　　“这个仙子还真是没有一点浪漫的气息啊！”萧径亭心中暗暗笑道。接着目光紧紧地盯着那两个神情亲密的男女，不过两人好像是背对着萧径亭，所以看不见他们的脸庞。

　　“算了，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朝两人的背影望去一道祝福的目光，接着转过身子地方向，朝右拐的青石道上飞快跑去。“有人！”仿佛感觉到了萧径亭跑过去带起的劲风，那个亲密站在男子右边的女子轻轻一声娇呼，接着转过娇躯过来。朝这边望来！

　　“没有人啊！”那个男子也转过头来，但是那边的街道已经空空如也，只留下卷去的落叶。

　　“盈盈！连易成！”萧径亭顿时看清楚了两人的面貌，心中顿时一片茫然，脚下没有任何的停留，飞快地朝前面驰去，但是目光还是望着这边没有来得及转过头去，眼中两道人影不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就在萧径亭面色木然地朝前面驰去的时候，边上忽然传来夕俏佳的声音，轻轻说道：“萧兄，你现在怎么想呢”

　　奢华的茶铺中！

　　冷艳美丽的秀情轻轻地走了进去，也在墙壁上找到了一处后门，走了进去。经过一道长长狭窄的青石小道，她便走到了一处院子中。

　　院子里面有一个小亭，不过厅内并不像萧径亭上次来的时候一样，现在里面是空着的。倒是院子北面楼阁上的窗户上，透出明亮的灯光，将院子的空间也照亮了。

　　美丽绝伦的秀情款款走到了小阁的面前，脚下轻轻一停，美目朝透着灯光的窗户望去，小脸浮上一道冷冷的笑客。接着轻挪玉步，款款地走了进去。

　　秀情并没有直接走到楼阁的大厅，而是先经过一间隐秘的房间。里面有一个英俊的青年男子在面色从容地喝着茶，他的身边放着一只宝剑。那个男子穿着白色长袍，面色倨傲，正是东瀛的秀歧王子。

　　秀情走到秀歧边上的时候，玉步轻轻地停了停，接着朝秀歧微微一笑，轻轻地点了点美丽的娥首，然后再朝秘密房间的出口走去。从头至尾没有说过一句话。

　　望着秀情修长浮凸的娇躯曲线，那成熟惹火的娇躯，摇拽生姿的迷人身影。秀歧目中一亮，接着闪过一道得意的笑客，目中浮上一道火热淫邪的目光。

　　秀情走出大厅的时候，坐在大厅中的众人目中顿时一亮。因为今天晚上秀情实在是太美了，冷艳、成熟、惹火、美丽本来就是中年男子梦中都想得到的迷人尤物。

　　秀情美目冷冷地扫了一眼室中的众人。美丽绝伦的脸蛋还是那样的冰冷。接着款款坐在大厅中间的主位上，朝室中众人道：“不好意思，今天晚上那么晚了，还将众人给请来了！让褚位大佬都没有睡好觉！”

　　此时室中坐着四个男子，三个年纪大的，一个年轻的。分别走苏临礁、楼临瞻、苏瑞施和刘铭德。其中刘铭德望向秀情丰满迷人娇躯的目光尤其的火热。

　　“众位现在可能都已经知道我地身份了！”秀情美目缓缓地望过室中众人道：“以前或许我们是敌对的，但是今天就是站在了同一条战线来了，因为有着共同的敌人，所以秀情才冒险自揭身份，将褚位都请来了！”

　　“这十几年来。我虽然见到大嫂有些不对劲，但是怎么也想不到你竟是渤海剑派的人，看来现在整个渤海剑派还真地被腐蚀透了！”楼临瞻望向秀情地目光再也不是那么守礼了，甚至露出了自己好色的本性来。

　　“不要再叫我大嫂了！”秀情美目顿时一寒。接着朝褚人道：“众位也知道。渤海剑派的事情已经被临夏王爷看上了，所以现再整个渤海剑派几乎都被李莫遥掌握在手中！这事我不愿意看到的，想必也走楼二爷不愿意看到的，更加不是苏临礁老爷愿意看到地！”

　　“所以斗胆将各位都请来，商议一下对付李莫遥甚至走武莫宸的事情！”秀情美目望上苏临礁。道：“大皇子并不要渤海剑派的财力、势力，所以只要赶走了李莫遥，废了那个小丫头后，渤海剑派至高无上的掌门还是由苏临礁你来做。而且大皇子一旦登基后，还会在东海道上多分几个府郡归渤海剑派管辖，也就是归您苏大掌门管辖！”

　　“没有道理啊，秀情怎么可能会和苏临礁谈和呢她们不是已经准备毁掉渤海剑派，然后让福建连家管起整个海运吗！”萧径亭在脚下无声地走到了大厅外面的房中。听着秀情冰今的言语后，心中不由觉得大是惊讶。

　　见到萧径亭站在那里想着东西，边上的夕俏佳小手轻轻地拉了他一下，柔弱无骨的娇嫩小手忽然拉着萧径亭地手掌，见到萧径亭的目光望来，夕俏佳的另外一只玉手朝头顶的一处洞口指去，然后朝萧径亭使来一道眼色，接着玉足轻轻一点，便拉着萧径亭飘进了那处洞穴。

　　“这里也太小了吧！”仿佛是情节的需要一般，那处洞穴并不足以躲进两个人的躯体，萧径亭躲进了以后，便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空间了。而夕俏佳则是被萧径亭拉着另外一只玉于仿佛粘在了屋顶一般，接着示意萧径亭放开她的小手。萧径亭心中实在不知道夕俏佳要怎么做。刚刚放开了夕美人儿的小手后，夕仙子的小手轻轻在屋顶上一用力，接着整个娇躯竟然仿佛变得没有一丝重量，轻呼呼地飘进了那处洞穴中，整个娇躯就仿佛没有骨头一般，香喷喷地挤进了洞穴中的剩余空间，没有发出任何一点声响。

　　“啊！”萧径亭目瞪口呆地望着夕俏佳，没有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古剑阁仙子。接着见到夕俏佳美目朝自已轻轻瞪来一眼，然后小嘴朝下面的大厅一努。

　　这里设计极其巧妙，从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厅下面的任何一处角落，但是下面却是怎么也发现不了上面有处洞穴。不过萧径亭很快就没有惊叹的心思了，因为夕俏佳软绵绵香喷喷的娇躯和自已紧紧地贴着，那滑腻柔软的蚀骨咸觉还是轻的了，更加惹火的是。美人儿丰满肥嫩的香臀正圆滚滚地挤进了他的大腿之间，萧径亭还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两团光滑柔软屁股蛋儿的惊人弹性，甚至可以感觉到两瓣肥嫩香臀间迷人沟壑地形状和深处。

　　不能喘粗气，不能喘粗气！不然肯定会被下面的高手发现的！”萧径亭怀中挤着一具软玉一般的绝美胴体，心中不住他祈祷着，但是美人儿拱起的极品香臀的形状还是慢慢地在脑中勾画起来。然后胯间一热，凶猛的巨物猛地直起，狠狠地顶在美人儿的胯间。夕俏佳娇躯微微一颤，但是却是小脸不红，心儿不跳，微微转过小脸，朝萧径亭传音过来道：“对不起萧兄，我不是故意这样的！”

　　“为了表示诚意，秀情是一个人进来的，在场地褚位都是绝顶高手。秀情自然不是褚位的对手！更加何况这处茶铺还是楼二爷的产业，而且秀情也听到了这里的周围布满了几位带来地高手！”秀情小嘴不屑一笑，接着朝在场诸人轻轻笑道：“但是你们要是你们记着以前地恩怨，伤了我和刘铭德大人的话。那么你们全家都会受到灭顶之灾！”

　　萧径亭此时面红耳赤地朝夕俏佳歉意一笑。见到秀情竟然说这里是楼临瞻的产业，不由轻轻一讶，暗道：“昨天连易昶和公孙昭凌他们还在这里谈事情的啊！”

　　听到秀情的话后，楼临瞻顿时讪讪一笑道：“不好意思啊，那是因为贵少主地手段实在太厉害了。我们不得不防了，不过现在看来肯定是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说完后，甚至朝秀情小腹的方向望去一眼，接着暧昧地微微笑了一下。

　　秀情俏脸一寒，美目一正道：“那褚位对我们的合作还有什么异议吗！”接着朝没有说过话的苏瑞施道：“苏少爷敬请放心，楼丫头我们肯定一根寒毛也不会伤了她的，会完好无损地送给你的！这个结果应该是苏少爷最喜欢的吧！因为现在楼丫头已径迷上了萧剑月了！”

　　“不要说萧剑月这个混蛋，说起他的就生气！”楼临瞻听到萧剑月地名字后。面色顿时一怒，大喝道：“那个小子竟然连我小妾的主意也敢打，前几天竟然将她给拐走了！日后抓到他后，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听到下面楼临瞻的话后，夕俏佳顿时朝萧径亭望来狐疑的一眼，萧径亭连忙借机地摇摇头，但是心中却走惊讶得很，暗道：“莫非古剑阁仙子的身体已经没有动情的功能了吗被别人火热巨大的阳物顶在屁股沟中，甚至顶到了女儿家最敏感私密的地方了。偏偏还是没有什么反应，顶多只是有些羞涩或者是不自然！因为萧径亭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美人儿的下身虽然娇嫩迷人，但是没有发热或者是湿润了。

　　下面的秀情等人就开始商议起怎么对付起李莫遥来，而萧径亭的那个假名宇也有幸被他们经常提到。几人足足谈了有半个时辰，但湿具体也没有说出什么有创意的计谋来，让萧径亭听得大是没趣，竟然将所有的主意放在了杯中玉人来，胯间的巨物越发火热，仿佛要涨开了一般。

　　“至于李莫遥，我肯定有办法将他调出蓬莱，只要朝皇上一道则子，提起刺杀皇上刺客的问题，李莫遥肯定就不能呆在蓬莱了！”秀情冷冷说道，接着美目望向众人，道：“至于萧剑月，我于下有个侍女叫映荷，和她有私情！她们以为我不知道，所以大可用计爷他引出，然后派出几名高于直接刺杀便可！”苏瑞施微微犹豫后，顿时朝秀情道：“刺杀肯定不行，因为萧剑月的武功实在太高，要打败他或许能够，但是想要围杀他，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秀情轻轻垂下美目，仿佛在沉思一般。这倒是让萧径亭听出兴趣来了，想要知道秀情到底会想出什么主意对付自已，但是秀情睁开美目后却是朝楼临瞻道：“主人怎么那么小气啊，连一杯茶也舍不得给！”楼临瞻顿时一拍大腿，讪讪笑道：“瞧我这个记性，竟然将这件事情也忘记了！”接着朝外面大喝一声道：“赶紧上茶！”

　　片刻之后，几个侍女顿时端来茶壶和茶杯，分到众人的面前后，再从壶中给众人满茶水，然后再缓缓退出。

　　楼临瞻想必是为了表示茶中无毒，将茶水倒进口中一饮而下。见到他这般，众人纷纷仰头爷茶喝尽。

　　“但是想要下毒的话，也太困难了！”秀情手中玩弄着茶杯，接着朝美目望向众人道：“因为萧剑月实在是太精明了！”

　　“毒！”说道毒的时候，萧径亭实在太了解秀情了，所以双目便紧紧地盯着秀情，发现在看到众人喝下茶水的时候，她美目稍稍一亮。让萧径亭顿时知道，这茶水中肯定是有毒的，这个茶铺虽然是楼临瞻的，但是这里面的人肯定是秀情安排来的。

　　“难道祝仗乙就是秀情故意派进茶铺的卧底吗！”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忽然发现楼临瞻和刘铭德的目光也变得紧张起来，虽然目光不直接望着秀情，但是眼角却是紧紧地盯着秀情的动作，待见到秀情美人仰起玉颈，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的时候，面上再也难于掩饰心中的喜意。

　　“难道双方都在算计对方吗！”萧径亭心中暗道，但是发现下面的秀情面色已变得越来越冷，美目望着喝下茶水的众人，嘴角轻轻扯开一道冷笑。

　　“呃！”刘铭德想必表里面的武功修为最低，喉咙忽然发出一声怪叫，接着面色变得越来越青，最后变得没有一丝血色。眼睛猛他一睁，便直挺躺在地上。

　　“啊！”随着苏瑞施手指指向秀情，猛地摔倒在地的时候，接着苏临礁和楼临瞻两人也纷纷倒地，目光望着上面的秀情仿佛要射出火光一般，面上狰狞着仿佛要将秀情撕裂了一般。

　　萧径亭目光紧紧他盯在下面众人，心中正在赞叹秀情的厉害。但是夕俏佳两只美目还是紧紧地盯着秀情，没有一点松懈的意思。

　　秀情缓缓站起娇躯，接着朝在地上滚动的几人后，冷冷一笑道：“我们已经不需要渤海剑派了，只要杀了你们后，再对付楼丫头和萧剑月就简单得多了！”接着秀情缓缓地走到大厅中间，轻轻得意一笑道:“虽然这里的产业是楼临瞻的，但是你这个好色的老头只是被俏螺儿迷得神魂颠倒的，里面的人早已经被我换掉了，新来的茶道师傅还是我一个月一百两银子请来的！”

　　“我现在还不杀你们，你们刚才不是想要问怎么杀萧剑月吗就是利用你们！”秀情缓缓地走到刘铭德道：“刘大人，委屈你了，等下马上给你服用解药！”

　　秀情接着款款走回大厅上面的椅子，轻轻笑道：“我对付萧剑月的计划是……”说道这里的时候，秀情眉头忽然一颦，成熟的娇躯微微一颤，接着冷艳雪白的小脸涌上一股诱人的红潮。

　　“这是中春药的症状啊！”萧径亭见之心中一动，惊讶暗道。

第十三卷 第六章 情景突变

　　“嘤！”秀情竟然拼命地压制这心里的春意荡漾，但是怎么也压制不住身体的反应，丰腴成熟的娇躯开始发热，两腿间的私密之处也开始变得酥痒难当，一股热流猛地泄出让秀情娇躯一颤，喉咙底下一阵呻吟后，两只丰满的玉腿也顿时也随之颤抖起来。

　　秀情虽然还是皮肤娇嫩，光看美丽的的脸蛋，看来仿佛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一般。但是她已经是三十二岁了。无论是从身体还是理上，都是一个已经熟透了了的蜜桃。但是从小她知道，自己的身子是少主的。她必须守住自己的贞洁一直等到她的少主来要了她的落红，但是偏偏少主一直到近来才开始出道江湖。所以秀情这个冷艳成熟的美人，就一直带着处子之身到了现在，到了女人情欲最旺盛的年纪，了如同虎狼的年纪。

　　而这道无比厉害的春药，就仿佛一个火苗一般，猛地点燃了他身体的欲火，也点着了她心里更加熊熊的欲火。所以开始的时候，秀情尚能够保持住美日的清明，想这各种主意，但走那双美目变得越来越妩媚，情火在她的眸子也化作了蚀骨的秋波，渐渐得在她的美目开始荡漾。

　　“你们竟然在茶水中放下春药，要是还能分清是非的话，你们就赶紧将解药交出来，不然你们就眼睁睁地死在这里，而我就算死了也不会被你们这群畜生毁了贞洁的！”秀情呼吸越来越急促，玉脸越来越红。望着躺再大厅地毯上淫笑的几个男人，忽然猛地站起身子。按着拔出手中的利剑，朝下面的人说道。她本来是想要想要说的声色俱厉的，但是从心里烧起的情欲让他连说话的时候，也仿佛带着呻吟一般的发颤。

　　楼临瞻忽然轻轻一笑，发青地面孔忽然变得红润起来，目光火热淫秽地望着秀情潮红的小脸。按着缓缓站起身来，笑道:“大嫂，我没事啊！我们并没有中毒药，或许在昨天你的计划是可能实现的，我们也可能会被你一网打尽的！但是今天就不可能了，因为有人早就知道了你所有的计划了！所以就索性将计就计，给你的茶水中放下了最厉害的春药，至于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反正就走那种短短时间内不和男人交欢，就会筋迸裂而死的那种春药！”

　　听到楼临瞻的后。秀情美目一颤仿佛是在想那个识破她计划的人到底是谁，但是很快地她的如水双眸又全部被情火吞噬。两只丰满的大腿轻轻一阵颤抖后，再也忍受不住下身的醉麻感觉，软地坐回了椅子中。

　　“这个时候地秀情看来真是和平常大不一样啊！这身傲人的曲线一点也不下莫姨阿！”箫径亭心中暗道。秀情平常时候看来冰冷无情。所以本来丰腴惹火的娇躯看来也不是那么的撩人，但是现在的秀情。然穿着衣裳，但是瘫在椅子上的修长娇躯就仿佛一条迷人地大蛇一般，惊耸酥胸、圆细蛇腰，肥大圆臀，加上已经春情密布的姣靥。简直就是让男人血脉愤张的绝世尤物。

　　仿佛感觉到萧径亭胯间的巨物已经到了火烫的地步，烤着她娇嫩的下身。夕俏佳娇嫩的香臀儿不自然地微微一动，迷人臀沟带来磨蹭的销魂感觉，让箫径亭几乎身子一动，几乎想要爷夕俏佳这个仙子猛猛地按在地上狠狠的蹂躏！

　　“箫兄这等人物也会被情欲这等东西迷糊了脑子吗！”夕俏佳淡淡地声音传进了萧径亭耳中，接着朝萧径亭道:“这个情景让箫兄想起了什么来了吗”

　　萧径亭闻之一动，传音过去道:“和莫姨那次一摸一样！”

　　“对！”夕俏佳微微地点了点鬓首，接着传音过去道:“秀情中的春药是和箫莫莫中的一摸一样的！而箫兄再联想一下走谁写信让箫兄务必赶来这里的！”

　　楼临瞻渐渐地走到秀情的面前。目光几乎已经射出了绿光，笑着说道:“大嫂，这个春药的滋味不错吧！妈的，楼临溪明明是我的三弟，但是就是因为他当上这个拿门，就使得我要叫你一声大嫂！”

　　楼临瞻按着转过身子朝刘铭德和苏临礁道:“两位，我从来还没上过这等级数的美人儿，所以我就先享用了！一旦要是给了刘铭德兄，那几乎已经去了半天命了！等我玩完了再让给刘大人你玩这种把戏了！”

　　“楼临瞻你敢，要走让我家少主知道了，你就算躲到天涯渗角也难我魔门最凶猛的机刑！”秀情此时已经是半躺在了椅子上，双手几于忍不住要伸到乳房和下身那里，狠狠地揉搓，让滔天的欲火发泄出来。感觉到有人走到的面前，无力地睁开迷离的美目，方才发现来人是楼临瞻。想要冷下美目，但是已经无能为力了。只能软软的威胁道:“刘铭德，你这条背叛主人的狗，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的！”

　　“谁知道我已经背叛了！”刘铭德缓缓地爬起身子，按着朝秀情笑道:“再说我是为大皇子做事，方召疾和我一样是节度使，凭什么要让我作他的奴才，我才不会像公孙堪那样软骨头那！”按着刘铭德目中闪过一道淫邪的目光，咧嘴笑道:“反正越是美丽的女人，我折磨得越是厉害，等我玩完了你，你有没有命活着还很难说！哪里还会有时间去告诉方召疾，我已经背叛他了！”

　　想起刘铭德虐待美女的历史和手段，秀情娇躯顿时一颤，美目痛苦地闭上。

　　楼临瞻望着美丽绝伦的秀情，轻轻叹道:“这等女人竟然不能收在房中，只能享用一次简直是暴殄天物啊，不行我一定要整整玩到没才力气为止！”接着赤着目光，粗喘着朝秀情扑去。

　　“哈哈，想要刺我一剑。等下我的家伙非把你的小洞撕裂了不可！”见到秀情无力地举起长剑，楼临瞻哈哈一笑，按着伸出一手要扯下秀情的裙子，另外一手便要夺去秀情手中的长剑。

　　“哈哈哈”忽然楼临瞻的箫声嘎然而止，他觉碍胯间一寒，按着一阵剧痛传来。他怎么也不知道，为何自己身子竟然直直往秀情的剑上撞去，让那支利剑割去了自己地那宝贝。

　　“啊！我的宝贝啊~~，’楼临瞻眼睛珍大地望着喷血的下身，一声惨号便直挺挺摔倒在地。\_

　　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看事情的剧变，按看边上的板壁忽然破裂开来。然后一道人影夹着冰冷的刀光冲了朱。然后又是一道，接着又是一道丰满迷人的黑衣蒙面女子冲了进来。

　　“秀情、源师傅、黄衣美人儿！”尽管三人都蒙着脸，但是萧径亭还是从那个女子的身形，从那个东瀛老头的刀法认出了他们两人。至于另外一个。要看到他双眼射向秀情的火热目光，还有那个东瀛老头死命地护着他，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秀岐了。

　　“秀岐和东瀛老头两个加起来，怕都不走苏临礁地对手啊！”萧径亭心中暗道，按着见到黄衣美人儿飞快地抱着已经软成一滩水一般的秀情。飞快地跑了大厅。然后秀岐飞快地冲到了刘铭德的身前，一掌将他击倒在地，生死不知。

　　而与此同时，正在和秀岐打得不亦乐乎的苏瑞施忽然转过身子，一指点向躺在地上不住抽搐的楼临瞻。而岐竟然不趁机攻上，而是放下了手中的宝剑，朝几人笑道:“戏演完了！”

　　那边的苏临礁和东瀛老头，也顿时停下手来。东瀛老头和秀岐纷纷拉下面罩。互相朝苏临礁，苏瑞施父子友好笑笑。

　　苏瑞施走到楼临瞻的身边重重踢上一脚道:“这个混蛋不但一点作用没有，反而还害的我们赔上了俏螺儿的身子！公主说阉了他已经是轻地了，按我的想法非一剑杀了他不可！”

　　苏临礁呵呵一笑道:“不急，这个楼临瞻对我们还才用，等到没有用的时候再杀了他也不迟”然后朝秀岐望去，道:“这位师兄，公主呢，她怎么没有来了！苏临礁虽然是魔门中人，但是卧底渤海剑派派几十年来，却还从来都没有见过新生人那原本还担心公主年纪尚小，办事不成熟，没有想到公主的手段这么了得！”

　　“在下不是魔门中人！”秀岐朝苏临礁施礼道:“在下是东瀛国的太子秀岐，不过作梦着都想成为魔门中人啊！”他话的意思，自然是想要将梦君奴追求到手，就算自己成为魔门中人也在所不惜，然后轻轻笑道:“君奴她不想看接下来的场景，所以布置完这些事情后，就离开了！”

　　“其实秀情派在茶铺中那个下毒的人，就是公主地一个手下！她暗中知道秀情的几处秘密势力后，就让他打进这里做了卧底。恰恰秀情也堆备在这里下手除掉苏临礁掌门，公主索性就将计就计，让那个茶什傅在秀情的茶杯中放上春药了！趁机为苏掌门除去渤海剑派的一大嶂碍！”秀岐走到刘铭德身前，蔑视地望去一眼，道:“至于这个家伙，至从上次渤海剑派事情坏后，就被方召疾和公孙湛唾弃了，公主趁机就收买了过来！日后恰巧可以成对付方召疾的一颗棋子，就请苏瑞施兄弟暂时放过他，反正他也没有真正占到楼小姐的便宜，至于楼绛玉小姐，公主已经许诺过会许配给苏瑞施兄的！”

　　苏瑞施闻之，不由狠狠地朝刘铭德望上一眼，只能踢上一脚解解恨。

　　秀岐着朝苏临礁道:现在秀情已经成不了事情了，而李莫遥也已经被公主的手下打得再也起不了床，至于那个淫贼也早已经被杀的软弱无力了。刚才楼老大和楼老四早就被公主派人在会篷菜的路上杀了，所以大皇子还请苏拿门早日坐上渤海剑派拿门的宝座啊！”

　　苏临礁轻轻一笑道：“老奴一切都是听从公主的安排！”

　　“箫兄如何，你这个爱人梦君奴的手段如何！”夕俏佳的声音轻轻在箫径亭的耳边响起，道:“要是你听从梦君奴地吩咐，在外面的院子等着黄衣来叫唤你，那箫兄恐怕就见不到这一幕了吧！”

　　箫径亭听后。抬起头朝夕俏佳淡淡笑道:“君奴是厉害，但还是没有你夕俏佳厉害啊！”

　　“我知道这个计划是机缘巧合而已！箫兄现在知道梦君奴想要拿下渤海剑派的目的了吗！”夕俏佳美目朝箫径亭望来问道。

　　箫径亭想了一会儿，道:“和魔门少主一样，将东瀛的兵器通过渤海剑派运来，让大皇子有能力造反！不过她和魔门少主虽然一同帮助大皇子，但是却是处于厉害的竟争关系！”

　　夕俏佳轻轻笑道:“那是因为梦君奴那一派和少主的一派，是魔门里面的两个分支！两人都想统一魔门，所以在任何地方都是合作而又较量着！”接着美目朝箫径亭紧紧望来，道:既然都已经是这样了，那箫兄还准备助纣为虐吗还要帮助梦君奴吗！”

　　箫径亭轻轻一笑道:“这事情并不能说明什么吧她从来都没有掩饰过她的目的！”箫径亭然心中有些隐隐作痛。但是却还真是这么想着，至少梦君奴并没有背叛他们两人地感情。至于心里的那些痛处，可能是因为，梦君奴让秀岐成为她亲密的合作伙伴。而秀岐和萧径亭却是有一段仇恨的。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因为盈盈的原因吧！

　　夕俏佳还是淡淡地望了箫径亭一眼，道:“原来箫兄是这么想的！"

　　秀岐正待要再说，按着外面是来一道人影，朝他道:“秀情那边乙径被关在了西边的厢房中，已经被暂时封住了功力。再耽搁一些功夫。恐怕就要丢了性命了！”

　　秀岐朝苏临礁轻轻一笑，目中浮上一道兴奋的火热，拱手一礼便朝外面是去。苏瑞施虽然目中不屑一顾，但是却也无可奈何。

　　“我们赶快走，兴许黄衣现在正在到处找你那！”夕俏佳忽然朝箫径亭传音说道，按着玉手轻轻按住箫径亭的身子，娇躯微微一阵用力，整个曼妙无比的娇躯顿时飘出了那道洞穴。然后轻轻地落在地上，始终没有一点儿响动！

　　箫径亭也随之轻轻飘下，落在了地上。夕俏佳小手还是毫无顾忌她抓住他地手掌，脚下一点朝外面去。

　　夕俏佳拉着箫径亭直按抄着近道飞到了整个茶铺外面的街道上，然后柔软娇嫩的玉手放开了箫径亭的手掌，朝箫径亭轻轻道:“等下我就不能和你在一起了，但是我会暗中跟着你的！”

　　箫径亭再次跑进那间亭院的时候，原来亮着灯火的那幢楼阁已经灭了。而西边的一处厢房地灯火却是亮的，箫径亭隐隐仿佛可以透过窗纸看到人的身影。

　　“叫你三更赶到，你怎么现在才来啊！”箫径亭刚刚落身在院子中，听到黄衣的一声抱怨，接着黄永指着西边厢房灯火通明的那间房子中朝箫径亭说道:“秀情正在那边，正中了春药，而秀岐也进去了！怎么作不用我教你了！”

　　“秀情师姐，我虽然好色！但是要是在平时，我肯定不会冒犯你！”秀岐走到秀情的床前，笑着说道:“但是这道春药的厉害你比我还要清楚，要是我不救你，恐怕再过一盏茶的功夫你就要香消玉损了！”

　　秀情此时正躺在床上，身上的衣服已经被自己扯下了大半，修长迷人的娇躯在床上渐渐蠕动着，在锦被下面起伏连绵，可以清晰地看出细腰蜂臀的曲线。在秀岐进来的刻，秀情的小手还夹在自己地胯间疯狂的动作着。小嘴也渐渐得呻吟出声。但是手上无论怎么动作，那欲火反而越烧越旺！疯狂地吞噬着自己的理智。

　　感觉到有人进来后，她仅仅剩下的那些理智让他以无比的意志力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但是小手还是放在泥泞的大腿之间，看清楚是秀岐之后，面色顿时一变，按着娇端着说道:“秀岐王子，你赶紧出去！你赶紧出去！我要是毁了贞洁的，就是背叛了少主，会受到魔门最残酷的刑法！最终还是一~…一死。要是这样死了的，反而还不用受那生不如死的罪，还能带着清白的身子死去！”

　　听完秀情费尽了所有的理智和力气说完这些话后，秀岐顿时轻轻一笑。傲然道:“你成了我的女人以后。无论是谁都没有权力要你地性命，不要说是你地少主，就算是大皇子也没有这个权力！”

　　“不！不！你赶紧出去，不然我就算死了也不会~~~”秀情见到无力阻止秀岐的脚步，小手亮出一直白玉发簪指在她娇嫩雪白的玉颈上。娇喘吁吁说道。

　　秀岐曲指一弹，顿时将秀情手中的发簪激射出老远！然后目光火热地盯著床上的美人.双手渐渐地解开自己的衣衫.并不像楼临蟾那么急不可耐！

　　“有毒！”秀岐眉头顿时一皱，接着飞快转过身子，猛地飘身到附近的桌子上，想要拿起那上面的宝剑。

　　“砰！”蒙着脸的箫径庭猛地冲进亨中，手中的长剑如同刮起一道狂风。猛地卷向了衣衫不整的秀岐。等到秀岐抓住长剑的时候，箫亭手中的长剑如同潮水一般地猛得朝秀岐面前涌去，就是渤海剑派中地千层雪。

　　“当！”一声尖锐的撞击声后，箫径庭只觉得手臂一麻。但是秀岐却是身子猛地一震动，然后狠狠地撞在了后面的桌子上，将那张桌子撞的粉碎，自己也连连喷几口鲜血。

　　箫径庭心中不顾手臂的剧痛，手中的长剑如同惊涛骇浪一般朝秀岐头上压去，一招占先招招占先，秀岐足足被箫径庭退开了几十步，连连又吐出几口鲜血，后背已经贴在了板壁上。

　　“中！”萧径亭一声大喝后，手中的长剑化复为简，无数朵剑花猛地化作了一道凌厉的白芒，飞快地朝秀岐胸前刺去。

　　秀岐见之，面色顿时一惊，接着脚下一蹬，整个身躯顿时闪开几尺，但是箫径庭另外一只金刚刺却是闪电一般从手中刺出，狠狠地扎进了秀岐的左胸中。

　　“嗯！”秀岐一声惨叫后，忽然目光闪过一道妖异的光芒，后背猛地用力，整个身子顿时撞破了板壁冲了屋子。也同时抽出了胸前的金刚刺，胸前顿时喷出一道血箭。

　　“呼！”与此同时，三道影子同时飘到了箫径庭身边几丈内的距离，另外一个直接朝床上的秀情冲去。箫径庭飞快转过身子，朝秀情的床上飞去！

　　“是剑月吗你赶紧救我！”见到了蒙着脸的箫径庭，秀情竟然叫了箫剑月这个名字，接着朝箫径庭疾呼道。

　　箫径庭抱起了秀情火热滑腻的娇躯，脚下一点长剑一挥，顿时冲出了屋子！而外面的院子中，也顿时跑来了几道人影拦住了箫径庭。

　　“呼！”萧径亭的长剑舞起一道团团的剑风将自己护住，然后脚下将轻功运到极致朝外面飞驰。而夕俏佳也顿时落下院子，手中的利剑竟然没有一回之将，中者纷纷倒地，但是却只是滚动着没有送掉性命。

　　那边的黄衣见之，顿时面色一讶，心中暗道:“怎么真打起来了！难道是箫径庭那个小子将真正的敌人引了进来！”

　　虽然明明知道是假跑，但是箫径庭还是飞快地跑碍远远的。因为梦君奴让自己救下秀情的这个计划，除了黄衣之外，肯定连苏临礁等人都瞒住了，所以箫径庭不敢露一丝破绽来。

　　“箫剑月，你绝对不准侵犯了我，要不然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放过你的！”跑到安全的地方后，箫径庭忽然发现秀情已经将两只修长的玉腿盘在了自己的腰间，胸前两只坚挺玉乳也紧紧地顶在自己地胸口。而胯间的柔软更是下意识地顶着箫径庭坚硬火热的巨物。疯狂地磨蹭着。但是口中却是说出了这等言语。

　　“妈的，秀情的身子真是迷死人拉！一个成熟多汁的处子，简直手天下男人的梦想啊，”萧径庭抱着秀清的娇躯，手中的胴体又软又热，而且那滑腻的美肉已经湿透了，赤裸在外面地肌肤散发着惊人的热度，和勾魂的诱惑。

　　“哼哼！我不是秀岐，自然是不会这样趁人之危的，就算你死了也不会侵犯你的！”箫径庭胯间狰狞地顶在一个美女地私处，跑起路来简直连性命都要掉了。而秀情更是上下飞快地耸动着肥臀儿，小嘴也已经呻吟出声。

　　“这里应该是间客栈了！”箫径庭心中暗道，脚下一点便飘进了一间开着窗户的临街房间，恰巧里面没有一个人影。

　　抱着秀情无比成熟惹火的湿漉漉胴体。箫径庭走到了一张床边。要将秀情发下到床上，不料秀情的四肢却是如同八爪鱼一般地缠住箫径庭，两瓣肥臀更加疯狂地扭动，两只肉团雪嫩的玉璧绕上箫径庭地脖子，张开小嘴朝箫径庭荡叫:“我要。剑月！你快给我！快狠狠地操我，我受不住啊！”见到箫径庭只是笑着，秀情张开喷着火热香气的小嘴，猛地吻上了箫径庭的嘴唇，香甜柔软的小舌头吐出，青涩而又热情地扫荡着箫径庭的嘴巴。两只小手更加状似疯狂地撕扯着箫径庭的衣服。

　　箫径庭见之，双手抓住秀情的两瓣肥大的玉臀，拼命地揉动着肥厚地美肉。然后狠狠地将秀情甩倒在床上。双手飞快的解开自己身上的衣衫，还没有等到他爬上床去，秀情如同疯狂地缠了上来。香嫩的小舌头添噬着箫径庭的胸前肌肤，两只修长有力的大腿紧紧地夹紧箫径庭的腰间，巨大的肥臀拼命地耸动。

　　“我现在是清醒的，剑月你占有我吧！”秀情娇喘吁吁地吻着箫径庭的胸口，美目既显得迷茫，又显得清醒，接着将两只大腿用力分开，张开小嘴状似疯狂地咬住箫径庭的嘴唇。

　　箫径庭抓住秀情浑圆坚挺的玉乳，仅仅只能抓住一般，而且软软滑腻的美肉仿佛要滑出自己的手掌一般。箫径庭手掌猛地一用力，惹得秀情一声长长的娇啼痛苦，接着箫径庭压上秀情绝美的身躯，突然猛地用力一动。

　　“啊！”秀情一声撕心的痛呼，两只玉手在箫径庭的背上留下了十道血痕，但是小嘴却是被箫径庭狠狠咬住，那声长呼没有叫出声来。

　　接着箫径庭疯狂地动作着，仿佛要将秀情的娇躯撕裂一般，秀情小脸顿时疼得发白，美目睁到最大。但是后来却是渐渐变得迷离起来，丰满的娇躯也疯狂地迎合耸动起来

　　“你有没有和他们一起合着算计我！”早上，秀情躺在箫径庭的怀中一阵阵抽泣，箫径庭只是轻轻地抚摸着她美好的背臀，并没有出口安慰，同时也惊叹秀情竟然有着一只不亚于莫莫的极品肥臀，平常还真的没有看出来。

　　听到秀情的问话后，箫径庭稍稍犹豫了一下后，朝秀情笑道:“应该算没有吧！”接着面色微微一变，道:“但是，从此以后我不能放你是了，不会再放你到渤海剑派了！你明白我的患思吗！”

　　“我明白，就算你让我回去，我在也不能回去了！”秀情松开紧紧抱住箫径庭脖子的玉璧，将藕节一般的雪嫩粉臂举到箫径庭的面前，道“这里本来有朵红色小莲花的，但是现在不在了，让师门知道我破身后，我就会受到最恶喜最残酷的刑罚，我宁死也不愿意受到这种刑罚！”

　　箫径庭轻轻将手掌放在秀情高高隆起的香臀上，轻轻一叹并没有说话。

　　秀情美目又凄然望向箫径庭后，问道:“你昨天晚上为何会出现在那里的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那个算计我的人是谁！”但是没有等到箫径庭回答，秀情顿时垂下美目道:“我知道算计我的人是谁了，就是梦君奴那个丫头，因为我很早就怀疑苏临礁是她的手下了！”见到箫径庭面色一讶，秀情道:“我对我们魔门的功夫熟悉得很，上次救下巧巧和苏瑞施动手的时候，虽然表面看来他的武功没才魔门的痕迹，但是我一眼就看那武功底子里面是魔门的！”

　　箫径庭轻轻地哦了一声，只见到秀情美目望来轻轻问道:“梦君奴是不是已经和你联系过了，你究竟是不是真的箫剑月！”

　　箫径庭淡淡一笑，正要回答，不料秀情玉脸一黯，接着美目一柔，小手掩住了箫径庭的嘴巴，轻轻说道:“你不用说了，现在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还管这些东西作什么！”接着小嘴轻轻吻上箫径庭的嘴巴，道:“现在，我就只剩下你了，你可真要好好待我了！咳，以前你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妙了，但是我怎么也不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啊！因为我生来就是为了少主而活的，没有想到现在竟然成为了你的女人！”说罢秀情美目闪过一丝惘然，接着淡淡一笑道:“不过，这样也好，至少我心里还快活的很，以前我还想着勾引你为我做事情呢！”

　　“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们要赶紧换地方了，不然他们很快就会找我到这里的！”秀情正将玉脸贴在箫径庭的胸口后，小嘴轻轻地吻着箫径庭的胸膛，忽然支起娇躯朝箫径庭急声说道。然后一声娇吟，眉头一颦顿时又摔倒在箫径庭的怀中。

　　“你这人昨天晚上差点要了人家的性命哩！”秀情疼的玉脸发白，顿时小手伸到箫径庭下身，朝那事轻轻地拧了上一计，娇声道:昨天晚上人家那里直流血，好像是裂开了一个小口儿，疼都要疼死了！”

　　“是你自己要我狠狠搞你的！”箫径庭在秀情肥臀上击上一掌，接着秀情胸口娇嫩高耸的玉乳上纵横着都是自己留下的伤痕，不由轻轻地揉弄了几下，朝秀情问道:“我才几个问题想要问你，你会回答我吗！”

　　“会的！你都是我的.~~.了”秀情柔声说道，接着美目闪过一道复杂的目光道:“但是关于少主的事情，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已经背叛他了，不能再陷害他了！”然后稍稍不安地朝箫径庭嘴上轻轻一吻！

　　“不是问他，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箫径庭轻轻咬了一口秀情的瑶鼻，接着摇摇头说道:“算了，我不问了！你昨天晚上疯得太晚，趁着现在好好睡上一会儿吧！”接着朝秀情的一处穴道上轻轻一点，秀情便昏昏睡去。

　　“奴儿，你出来吧！”箫径庭忽然对着外面的窗户轻轻呼道，声音还是那样的温柔。

第十三卷 第七章 百转回肠

　　“好郎君，你要了奴儿的身子吧！我要你狠狠地占有奴儿！

　　随着一股醉人的幽香顿时飘了进来，接着荡起一阵香风，室中顿时多了一道美丽绝伦的人影，正是美得倾国倾城的梦君奴。见到萧劲亭还是叫得那么的亲昵，那么温柔地叫她奴儿，梦君奴美目中的粉泪不由纷纷落下，深情而又温柔地和情郎对视着，抽泣着冲进萧劲亭的怀中，然后娇躯扭动着挤进萧劲亭的被窝！

　　“我不管了！亭哥哥我要把身子交给你！”梦君奴本来微微有些惨白的小脸顿时被情欲充斥得一片潮红，小嘴疯狂地吻着萧劲亭赤裸的胸口，小手和往常一样伸进萧劲亭的胯间，稍稍用力地揉弄着。

　　赤裸的胸口感觉到梦君奴小嘴呼出的火热的香气，还有小手在自己胯间抚弄得飞速。萧劲亭知道梦君奴此时芳心澎湃，不由只仅仅搂住美人儿的蛮腰，轻轻地抚摸着，而梦君奴却是猛地转过娇躯，将肥美的香臀坐在萧劲亭的胸口，蛾首探到萧劲亭的胯间，萧劲亭只觉胯间进入一片火热湿润，接着便见到大腿中间的锦被一阵大起大落。

　　梦君奴这般真是让萧劲亭心中的欲火熊熊烧起，而且美人儿的两辫又圆又大的香臀就在眼前，由于梦君奴俯下了上身娇躯，使得两辫香臀拱着，看来越显得圆滚肥美。虽然隔着一层绸布但是萧劲亭可以清晰地看清楚两辫嫩臀的绝美形状，甚至可以闻到从中间臀缝飘来的迷人肉香。望着前面档处绸布上的水泽越来越大，梦君奴若有的情欲味道也随着她如丝的呻吟飘进了萧劲亭的耳朵。

　　“该怎么和奴儿说呢？！”感觉到梦君奴的娇躯在身上蠕动得厉害，而且胸前也已经是一片湿露火热了。萧劲亭心中暗道，接着见到梦君奴抬起两辫香臀，两只小手身后裤腰处正要将裙子和绸裤脱下来，萧劲亭连忙按住了梦君奴的两只玉手。

　　梦君奴依旧在下面忙碌着，空不出小嘴说话。见到萧劲亭这般。自然是认为萧劲亭要自己动手，喉咙不由轻轻地呻吟了一声，两辫香臀轻轻扭动后，便坐在萧劲亭的脸上。

　　“遇到这样香艳的事情，男人是要短命的！！”感觉到一股迷人的气息强烈地冲到自己的鼻子中，面上那种滑腻柔软的感觉顿时让萧劲亭魂魄顿消，喘着粗气对着梦君奴腿心轻轻吻了一口，然后轻轻地拍了肥美多肉的臀球。

　　“奴儿，你、你转过身来，我有话说！”萧劲亭勉强地将这句话说完。梦君奴听话地转过娇躯。待小脸在露出被窝的时候，已经是潮红一片，美目仿佛要喷出火焰来一般，小嘴也张着急促地娇喘。小脸用力地蹭着萧劲亭的胸膛。两只小手仍旧没有停下。扭动着娇躯脱下浑身的衣衫。然后将两只修长丰满地玉腿缠在萧劲亭的腰间，便要有所动作。

　　“奴儿，你停停！你这样会受到师门的惩罚的！”萧劲亭连忙止住了梦君奴的动作，一手捧起梦君奴地小脸道。

　　“我不管了，我知道亭哥你开始怀疑我了！”梦君奴听到萧劲亭的话后，玉脸一颤接着两只柔软的玉臂环上萧劲亭的脖子，小脸贴着萧劲亭的面狭哭泣着说道。

　　“昨天晚上，我本来是想要将计就计制住了秀情，然后让哥哥演出一计英雄救美地。只要秀情破了处子身躯，她就会受到魔门最残酷的刑罚，所以她只有乖乖地跟着哥哥的！”梦君奴玉脸缀满了泪珠，小脸枕在萧劲亭的肩膀上轻轻说道：“但是后来我听黄衣师叔说，哥哥去那里的时候，竟然晚了许多时候！我想只要是我写信让你来的，你就是一会儿也不会迟到的！后来我又听说和哥哥同来的大概还有一个人，武功极高！黄衣师叔说她是个女子，我一想就知道那是夕俏佳！也知道她肯定带着你看了整个过程了！所以我害怕极了，两夜就跑了出来，找遍了整个蓬莱，直到早上才在这里找到你们！我昨天晚上就想过，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只有将身子交给哥哥，才能证明我爱哥哥的心是真的！”

　　萧劲亭不由轻轻抚摸着梦君奴的蛮腰，心里虽然极其沉重，还是笑着说道：“你就那么地害怕夕俏佳那个丫头吗？！”

　　“是，我害怕她！我最害怕的就是她了！”梦君奴抽泣说道，“因为她抓住了我的软肋了，好哥哥，你知道奴儿的软肋是什么吗？”

　　萧劲亭轻轻一叹，说道：“我知道！”

　　“我的软肋就是哥哥你啊！”梦君奴张开小嘴咬上萧劲亭的嘴唇，深深吻到快要断气的时候，梦君奴方才松开小嘴，说道“天下间我谁也不害怕，但我就是害怕哥哥不相信我了，忽然有一天爱上了夕俏佳，对我变心了！又或者是听信了夕俏佳的煽动，不再相信你的奴儿了！”接着梦君奴鲜艳柔软的小嘴开始吻遍萧劲亭脸上的每一寸地方，柔声问道：“亲亲郎君，你会不会怀疑你的奴儿？你会不会帮助夕俏佳来对付奴儿？！”

　　“就算她将宝剑横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会答应和她一起对付你的！”萧劲亭手掌轻轻地抚摸着梦君奴的粉背，温柔说道。见到梦君奴听到自己的话后，小脸微微黯淡下来，接着浮上一道凄色，萧劲亭不由笑着问道：“奴儿怎么会找到这里的，蓬莱的客栈可是太多了，这家又没有什么名气！！”

　　梦君奴美目顿时射出如海的情丝，望着萧劲亭的眼睛，温柔说道：“哥哥记得我身上的味道，奴儿自然也记得她心爱郎君的味道啊！”

　　听到梦君奴的话后，萧劲亭目中的光芒顿时一阵抽搐。然后开始大大地喘息，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梦君奴玉脸忽然变得安静了下来，接着轻轻撇起香臀儿，坐在萧劲亭胯间。美丽绝伦的脸蛋儿也轻轻放在萧劲亭地肩膀上。轻轻说道：“哥哥，你是不是有话要对奴儿说？！”

　　萧劲亭轻轻闭上眼睛，然后长长呼出一口气，静静问道：“苏临礁是你的人，苏瑞施也是你的人！还有俏螺儿也是，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知道苏瑞施曾经刺杀过我啊！”

　　听着萧劲亭的问话后，梦君奴美目缓缓闭上，两颗泪珠顿时滑落滴在萧劲亭的胸口上，轻轻地摇了摇蛾首道：“好哥哥，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啊？！”

　　萧劲亭爱怜地吻了一口梦君奴的粉颊，柔声说道：“不知道怎么说，那就不用说了！但是你要将整个渤海剑派掌握在手中，然后给大皇子提供兵器造反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实话！却只是说要救下渤海剑派。打败秀情她们！甚至直到昨天晚上，还准备瞒着我，只让我上了秀情之后，然后再接着糊涂，帮你将楼府所以的其他势力都整垮了！”说到这里的时候，萧劲亭从嘴里很快地呼出几口气后，接着轻轻一叹道：“其实我应该早就知道里面所以的事情，只是年万亿毫爱你的缘故，每次想到了事情的边缘，就赶紧移开！再也不去触及！”

　　梦君奴听到萧劲亭的话后，顿时哭得更加伤心，只是摇着蛾首，并不说话。

　　“其实这些事情我都不在乎，我在乎地只是其他啊！”萧劲亭双手轻轻捧起梦君奴的玉脸，那张美若天仙的娇靥此时已经梨花带雨。美目也已经被泪水迷茫，早没有了平时刁钻和狡黠，里面充满了害怕和不安。这让萧劲亭心中一疼，声音顿时变得更加温柔起来，道：“奴儿，你知道我和楼临溪的约定，是不是？！”

　　“恩！”梦君奴抽泣着点点头。

　　萧劲亭接着说道：“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也知道我是对朋友极其守信之人，为什么还要让我背信弃义！楼临溪在临死之前一再地央求我，要我救下整个渤海剑派！”

　　感觉到萧劲亭语气从未有过的严厉，梦君奴没有了往常一丝厉害地情形，反而如同一只受惊的小鸟害怕地哭泣着。

　　“甚至，还要我也作为将渤海剑派推向深渊的一只毒手，而且还是瞒着我的！这些我都不在乎，真的！我爱你，奴儿！所以我愿意不计较得失地为你做事，我在乎的是你明明知道我与别人有约，却偏偏要让我背信弃义，这竟然染我怀疑你对我的爱是真市价了！昨天夕俏佳说这些话的时候，虽然不屑听她，但是心里却是一阵撕痛！”萧劲亭神情悲凄说道：“要真是这样地话，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奴儿，你怎么让不会去想！要是你真的爱我，那你不计较我的人品吗？你会爱上一个人品不端，背信弃义的男人吗？！”

　　“不！我爱你！我真的爱你，好哥哥！我真的爱你啊！”听到萧劲亭痛心地责问后，梦君奴顿时疯狂的亲吻着萧劲亭的面颊，仿佛要将心里所以的爱意都释放出来。

　　“奴儿，我爱你！”萧劲亭温柔说道，“所以要是真的如同我说的那样，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知道对于楼绛玉，我可以心不痛、脸不变地看着她跑开！但是对于奴儿你，那会剐掉我的心的！要是有一天我发现你对我的心是假的，我一定会拼命地练武，然后将你抓来，废了你的武功！然后将你关在一个孤岛上，一生一世也离不开我！”

　　“我爱你的！你的奴儿爱你爱得都要疯了！”听到萧劲亭的话后梦君奴泪眼朦胧地痴痴说道，接着两只玉臂猛地抱住萧劲亭的脖子，两只玉腿紧紧地缠在萧劲亭的胯间，封住萧劲亭的嘴巴，娇嫩的小香舌热情无比地吮吸着萧劲亭的舌头，热烈温柔地纠缠在一起。

　　“奴儿，那要是我让你放弃渤海剑派，成全我对楼临溪的许诺，你会答应吗？！”深深一吻后，萧劲亭目光火热地望着梦君奴的美目，声音神情无比地说道：“我不强求一马上跟我私奔，抛弃你的魔门不管！你不是要打败那个夕俏佳吗？我帮助你，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打败她，怎么样？”

　　听到萧劲亭的话后，梦君奴娇躯一颤，接着美目无限神情地对视萧劲亭地目光。而后，美丽清澈的秋瞳渐渐变得迷茫起来，闪过的神情也变得复杂起来，小嘴也一直喃喃说道：“亭哥哥，我爱你！这是真的！”

　　考虑了良久之后，梦君奴玉脸浮上一道痛苦的神情，然后美目痴痴望向萧劲亭，缓缓地摇了摇蛾首，柔声说道：“好郎君，不行啊！”

　　萧劲亭顿时痛苦地闭上眼睛，脑中浮起楼临溪临死前充满信任，但是也充满无助的眼神。心中仿佛扭成一团一般的疼痛。暗道：“我该怎么和竹廷说那？我该怎么和绛玉说那？况且我还刚刚拒绝了她，我本来应该照顾她的啊！这个可怜的丫头！”

　　“哥哥，里面的原因，以后你自然会知道地！”梦君奴静静的声音顿时传进了萧劲亭的耳朵，萧劲亭睁开眼后，梦君奴美丽的小脸顿时变得没有一丝血色，咬着的小嘴也不是往常一样地娇艳红润，而是惨白无色。见到萧劲亭的目光望来，梦君奴柔声问道：“那哥哥以后是不是就是不要我了，不娶我了！”

　　萧劲亭轻轻一笑，摇了摇头道：“不会，我爱你！我从来都不会放弃你！不过我真的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想违背自己的许诺，但是我更加不想伤害到你！”

　　“我爱你！我爱你！”梦君奴将蛾首埋进萧劲亭的胸膛，吻着萧劲亭赤裸的胸膛，痴痴说道。

　　萧劲亭几乎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回楼府的，至于秀情他没有地方藏，就将她让梦君奴带走妥善安置了。在他刚赶走进楼府大门的时候，刚刚遇到款款走出的楼绛玉。

　　此时的楼绛玉，美丽脸蛋上的精神并不比萧劲亭好上多少。少了一些原来的骄傲，却多了一些冷漠，原来容光焕发的玉脸，此时也显得有些憔悴了。

　　见到萧劲亭后，楼绛玉美丽的脸蛋微微一黯，美目闪过一道痛苦的神色，然后移开目光顿时朝边上走过。但是又转过美目朝萧劲亭望来一瞥，见到萧劲亭神情还留下痛苦的痕迹，眉宇间浮上一股担忧，小嘴微微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但是终于什么也没有说，直接朝外面走去。

　　萧劲亭却是走到了楼绛玉的面前，望了她身后的众人一眼，问道：“绛玉准备去那里？！”

　　楼绛玉美目微微垂下，并没有寒下俏脸，冷言相向。只是轻轻说道：“我听说李莫遥将军病了，正准备去看看他！”

　　“哦！”萧劲亭轻轻笑笑，到：“那是应该去的！”然后目光再望了一眼护着楼绛玉的几个护卫，心中想起了刚才梦君奴许诺过，绝不伤害楼绛玉的，心先不由安了安。接着走进楼府，走回自己的房间，扔在床上呼呼大睡。

　　“萧剑月！醒醒！”不知道睡到了什么时候，萧劲亭耳边忽然传来了一阵大声叫唤，听出了那是楼竹廷的声音，萧劲亭心中顿时一阵无奈和歉意，不由拿被子盖上耳朵，迷糊道：“我要睡觉，什么事情也不要来吵我！”

　　来叫萧劲亭起床的正是楼竹廷，见到萧劲亭竟然头一次在大白天睡起觉来，不由大吃一惊。然后朝萧劲亭大声叫道：“萧劲亭！快起来！方剑夕来了，任断沧来了！”

　　听得萧劲亭顿时坐起身子，睁大了眼睛，朝楼竹廷紧紧望了一会儿，道：“不要胡说，方剑夕和任断沧至少三天后才会到蓬莱！”

　　“原来你已经知道了！”楼竹廷顿时一讶，接着笑着从怀中掏出一张白纸，递到萧劲亭的面前，道：“萧兄啊，你看，这是方剑夕和任断沧派人送来的拜贴！今日他们已经动身前来蓬莱了，但是他们是从陆路来的，大概三天之后才能赶到这里！”

　　萧劲亭接过一看，上面齐齐写着两个名字，而且方剑夕和任断沧两个名字是并列排在一起的。萧劲亭心中暗道：“蓬莱本来已经算是落入了奴儿的手中，但是现在却是难说得很了！方剑夕和任断沧可是极其厉害的角色啊！”

　　见到萧劲亭目光紧紧地盯着纸上的内容，楼竹廷不由笑道：“劲亭啊，这封拜贴没有什么特别的，值得你看那么久吗？！”

　　萧劲亭微微笑道：“这份拜贴不特别，但是拜贴上的人却是特别得很那？你说他们是来做什么的呢？”

　　楼竹廷摇了摇头，道：“该不会是方剑夕这个江湖大总管，见到渤海剑派出事了，想要过来主持公道吧？！虽然朝廷暂时已经不追究渤海剑派的事情了。但是里通突厥，在武林也是极大的罪名啊，要是方剑夕趁机扣个大帽子下来，然后用武林的规矩来惩罚渤海剑派，那也难办得很那！不过任断沧可是家父的知交，说是兴师问罪的，却也不像啊！”

　　“这下奴儿有得忙了！”萧劲亭心中暗道，接着目中闪过一丝凌厉，然后朝楼竹廷微微一笑，道：“管他们来做什么的，小心些就是了！”

　　楼竹廷仿佛也发现了萧劲亭的异样，不由微微有些奇怪。但是也不开口问起，只是和萧劲亭说起一些不相关的话来。

　　萧劲亭和楼竹廷两人谈着风月事情正欢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走进一阵轻微的碎步。好象是个女孩子的，不由连忙住嘴。

　　走进来的是一个漂亮的小丫头，正是楼大美人儿身边的那个美丽小侍女舒儿，不过在望向萧劲亭的时候，美丽灵活的秋瞳却是一冷，小脸上的神情也是冷冷冰冰的，淡淡朝两人一礼，冷道：“两位公子，外面有个人找来府上，说是来找萧少爷的！”

　　萧劲亭心中无奈一笑，朝舒儿笑着问道：“你家小姐回来了吗？路上可出现了什么事情？！”

　　舒儿美目也不朝萧劲亭望来，只是淡淡回答道：“不用你假仁假义地来讨好，我家小姐好得很，没有你这个没有良心的混蛋后，我家小姐还过得更加快活了！你以为她会为你这样的男人伤心一辈子啊！哼！”接着转过娇躯，玉足轻轻一跺，便气呼呼朝外面走去。

　　“难道又是一个美人儿来找你吗？！”楼竹廷朝萧劲亭暧昧一笑，道：“走，一起出去看看，我倒要看看你萧劲亭的艳福到底让我妒忌到什么地步！”

　　“是啊？！到底会是谁会来这个地方来找我呢？！”萧劲亭心中暗道，接着随着楼竹廷朝外面走去。

　　“萧兄啊，这个地方还真的难进来得很啊？！”萧劲亭刚刚走到大厅的时候，顿时见到一个男子坐在客厅右边的椅子上，手上还端着茶水。见到萧劲亭起身后，顿时目中一喜，一跃而起朝萧劲亭走来。

　　“哦？！是连兄啊！”来人正是萧劲亭昨天晚上见过的连易成，虽然萧劲亭从来对连易成都是充满好感地，但是在这个时候见到了连易成，萧劲亭心中还是涌起一股非常复杂的味道。这种复杂的味道让萧劲亭只是朝他展开一道笑容，问候道：“连兄是什么时候来到蓬莱的？！”

　　连易成对萧劲亭的异样没有任何发觉，面上的神色还是热情无比，兴奋地朝萧劲亭说道：“我是三天前来到蓬莱的，自从听说了萧兄就在渤海剑派，所以第一天就来拜访了，不过直到今天才进了这道楼府的大门。”

　　萧劲亭发现此时的连易成已经变了，就算说道自己进步来楼府大门的时候。他面上还是挂着欢喜的笑容，要是换成以前轻浮校长的他，早就怒火朝天了。接着萧劲亭又发现，连易成真是从头彻尾换了一个人了。面上没有了以前的纨绔气息，虽然还称不上潇洒若定，但是也差不多了。原来眉宇间充斥着轻浮和自卑，现在也变得稳重自信起来。

　　“爱情的魔力还真是让人难于琢磨啊，竟然让连易成变成了一个形象极佳地贵公子来了！”见到连易成英俊的面目和修长的身躯，萧劲亭心中轻轻一叹，接着一个念头浮上脑子，暗道：“要是盈盈跟着连易成，或许真会幸福那也说不定呢？！连易成肯定会无比疼爱她！”

　　“三日不见，士当刮目相看啊！”萧劲亭顿时热情地招呼连易成坐下。然后笑着朝他问道：“是什么让连兄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仿佛是换了另外一个人一般啊！”

　　听到萧劲亭的调笑后，连易成顿时讪讪一笑，目中的神情却是变得无比的温柔和甜蜜。这让萧劲亭想起了自己首次从妍儿那儿尝到爱情的甜蜜。依稀好象也是这般摸样的。

　　见到连易成纯情少男的摸样，萧劲亭目中柔和一笑，接着呵呵一笑道：“连兄不说我也知道，肯定是因为连兄地那个梦中情人了！有空我倒要见见这个美丽的女孩，看看到底长得多么美丽，竟然让连兄气势变得不亚乃兄了！”接着面色一正道：“连兄啊，你今天找我前来，可有什么事情吗？！”

　　听到萧劲亭问话，连易成顿时从幸福回味中晃过神来，拍了拍头，道：“萧兄不说，我都差点忘记了！我要带萧兄去见一个人，萧兄若是没有其他事情，现在就随着我去吧！”

　　萧劲亭心中一动，目光一闪道：“难道是连兄的那个美丽的梦中情人吗？！”

　　“她不让我带着朋友去见她地！不是她，是一个对渤海剑派相当重要地一个人物！”连易成讪讪一笑，接着眉宇浮上一道欢喜和得意，低声道：“她已经不算是梦中的情人了，而是变成现实的了！”

　　萧劲亭微微犹豫一阵后，便朝连易成点点头，道：“那就请连兄在前面带路吧！”心中想着到底是谁会让连易成来找自己去见他！

　　在路上，连易成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快乐，将自己和盈盈的事情源源道来。萧劲亭也明白为何连易成有那么大地转变，盈盈一直暗示着，自己喜欢有潇洒不拘，自信稳重的男子。能够担当得起大事的伟男子，不输于其他男人的真男子。连易成在心中对盈盈的深刻爱意中，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自己。

　　“难道奴儿也在打着福建连家的主意，准备让连易成代替他的哥哥，成为连家的家主吗？”萧劲亭脑中顿时浮上这个念头，接着又暗道：“不过要是那样的话，哪儿肯定不可能将她派来给我做侍女啊！而且奴儿也表明过，盈盈的失踪不是出自她的主意，原先她甚至是不知道的！”

　　整个过程中，萧劲亭几乎没有说话，而连易成的嘴巴却是从来没有停过，言语的内容几乎都是对盈盈的赞美，还有对自己能够拥有她的京戏和受宠若惊。

　　“就在那里吗？！”跟着连易成的脚步，萧劲亭发现原来每一处地方，都有无数个秘密的地方，这次来的地方也不例外。左拐右绕下，萧劲亭走到了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小巷的深处有间不小的屋子，正朝萧劲亭他们敞开着门。

　　连易成朝萧劲亭点了点头，便带着萧劲亭朝里面走去，大声叫道：“我已经将您要见的人带来了，您下来吧！”

　　“是易成吗？你在叫谁那？”楼上传来一声温柔的声音，这声音萧劲亭无比的熟悉，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她也是这么叫自己的。

　　这道声音如同有魔力一般，让连易成面上涌上一阵狂喜和温柔，接着朝上面柔声说道：“盈盈，你怎么来了？上面的贵客呢？还在吗？”

　　“难道我就不能来吗？莫非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不能让我看到吗？”上面的盈盈娇声说道，接着玉步朝楼下走来说道：“楼上只有我一个人那？没有什么贵客，我来的时候也是一个人都没有啊！”接着嗔声说道：“你带谁来了，我不见外人的！”

　　萧劲亭静静地站在那里，脸上面如表情，听着那熟悉而又轻微的脚步声。忽然转过身子，直接朝外面走出。

第十三卷 第八章 感动于盈盈

　　“萧兄啊，那个贵客想必是出去玩了，你就在这里等一会儿吧！”连易成见到萧径亭要走，不由拉住了萧径亭，接着朝楼上说道:"盈盈，这个萧剑月公子吗？"听到连易成的声音后，楼上轻快的脚步声顿时停了下来，接着变得更快朝下面走来.萧径亭唯有重新转过身来，心中不知道盈盈现在的想法，面上也带着微笑望着楼梯的尽处.先是看到一双熟悉的眸子，接着盈盈那曼妙玲珑的娇躯全部显露在萧径亭的面前不知道为什么，当见到盈盈的时候，萧径亭心中除了一愧疚之外，还有几许的牵挂.盈盈只是站在楼梯的顶端，并没有再走下来.见到萧径亭，微微一笑:"萧剑月公子，好久不见了，要不是机缘巧合那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萧径亭心中一阵抽搐，接着轻轻一笑道：“是啊，要不是听连兄说起，我还不知道你已经来蓬莱了！“接着便迈开步子朝楼梯上走去。

　　“原末你们是认识的啊！”连易成在边上，神情微微一动，顿时朝萧径亭望来问道。盈盈笑道：“自然认识的，我来蓬莱的第一天，就见过萧剑月公子了！“接着美目朝萧径亭望来道：“萧公子啊，你是名门太派的少年英侠！易成他什么事情也不懂，你以后可得多多教教他，日后让他好担当起家族的重任来！“

　　听到盈盈的话后，萧径亭心中一动。接着朝楼上走去，随着连易成走进一间客厅。这间客厅倒也精巧，萧径亭走到位置上坐下的时候，发现桌面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有事情先出去去一趟，要是萧你已经来了，你就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盈盈见到萧径亭座位边上的小几上空空无物，\_不由转过美目轻声说道：“易成，你去后面厨房里面端来一些海瓜子来！让萧公子尝尝！“见到连易成仿佛接到圣旨一般离去，萧径亭不由朝盈盈笑道：“嗯！我最喜欢吃那些东西了！”盈盈款款走到萧径亭面前，提起茶壶在萧径亭面前倒满一杯，但是美目淡淡地望上萧径亭的眼睛。让萧径亭微微有些不自然，不由得正襟危坐起来。

　　萧径亭缓缓地吸了一口气后，轻轻闭上眼睛，朝盈盈缓缓说道：“其实，在很早你和我说过的话中。还有连易成的反应变化中，我就应该想到但是忽然眼前一软，接着一阵豳香冲进鼻孔。“这是”萧径亭心中一动，接着睁开眼睛便见到一张小巧鲜艳地小嘴。一张笑意吟吟的玉脸。未等到萧径亭再张口，一具柔软美妙的娇躯猛地冲进了他的怀中，接着柔软香甜的小嘴也火热地印在自己的嘴上。

　　“公子，我刚才看到你吃醋了，太好了”盈盈美目闪过一丝狂喜后。小嘴顿时离开萧径亭的嘴唇，然后伸出小手飞快地揭开萧径亭脸上的面具，仲出小香舌，张开小嘴火热而又温柔地舔噬着萧径亭英俊的面孔。

　　“好盈盈，不要胡闹！赶紧将我的面具带上，\_不然等下连易成会看出我地身份的！“萧径亭的话还没有说话，嘴唇又被热情如火的盈盈堵住，一条柔软香嫩地小舌头温柔地扫过自己嘴中地每一处地方。坐在自己怀中的圆翘小屁股也用力地扭动着。仿佛要钻进自己的身子一般。

　　“好公子，我想见你了！”盈盈松开娇艳欲滴的小嘴后，那张美丽雪白的小脸早已经布满了火热的绯红，小嘴呼着火热的香气朝萧径亭痴痴望来。静静地躺在萧径亭怀中片刻后，忽然仰起娇靥朝萧径亭问道：“公子为什么不问起我失踪的事情！”萧径亭微微一笑，正要开口问起的时候，忽然外面传来一阵轻轻的咳嗽产，盈盈连忙飞快地从萧径亭的怀中站起，然后嘟起小嘴朝萧径亭嘴上吻了一口道：“我先进去了，等下我再告诉你事情的所有经过！“说罢，玉足轻轻一蹬便消失在萧径亭的视野中。萧径亭轻轻地带上面具，接着抿了抿嘴唇，上面还留下盈盈小嘴地香气，\_不由暗道：“一个女孩就是这么走进你的心中的，盈盈这丫头，真是狡猾得很啊！“

　　“萧贤侄！你刚刚出去会故人了，让你久等了吧！”脚步声顺着楼梯缓缓而上，一声儒雅爽朗的声音传进萧径亭的耳朵，接着一道飘逸俊雅的身影出现在萧径亭的视野中，正是宴孤衡！

　　萧径亭连忙起身行礼，给宴孤衡让了座位，目光忽然一转道：“宴孤衡先生去探望的这个故人，莫非就是安然居的祝仗乙吗‘”“对！”宴孤衡在萧径亭的左边坐了下来，道：“他和我提到你了，但是却不知道你就是萧径亭，只是说你精通茶道云云之类，我也没有说破？！“接着宴孤衡朝萧径亭往来一眼，道：“萧贤侄你可知道，我为何让连易成去叫你吗‘！“萧径亭微微想了想，片刻后试探着问道：‘那大概是因为这次出的事情，和福建连家有关吧‘！“

　　“对咯！”宴孤衡朝萧径亭微微一笑，道：“现在的蓬莱中，不但连易成来了，就连连易昶也来了！“见到萧径亭面上汉有什么讶色，宴孤衡接着说道：“而且连福建连家的太公子连易凡和连易奕也来了！“

　　“啊‘！”萧径亭心中姐时一惊，想着这个消息背后的事情。接着连易奕那个可爱丫头的影子也顿时浮上了脑子，接着目光一讶，朝宴孤衡问道：“连易凡和连易奕两人是来拜访渤海剑派的吗？！”宴孤衡淡淡说道：“是的，现在江湖上都传言这次渤海剑派之所以除了那么大的事情，是被福建连家嫁祸的，而且偏偏开始对渤海剑派动手地，就是公孙湛的学生刘铭德！所以连邪尘想必是让连易凡这个长子过来和渤海剑派说清楚这件事情，也向江湖表明，福建连家和渤海剑派的关糸好得很，让那些谣言不攻自破！“听完宴孤衡的话后，萧径亭不由朝宴孤衡问道：“那么这些事情，和晚辈好像汉有什么直接的关糸啊‘！““贤侄诓我啊！”宴孤衡呵呵笑道，接着朝萧径亭说道：“贤侄想必已经知道有人要除掉渤海剑派。让福建连家掌握海运命脉吧！而偏偏连家出了连易昶这个败家子：所以现在连易凡兄妹的处境，想必危险得很啊？！“见到萧径亭面容凝重起来，宴孤衡接着笑道：“那个魔门少主的势力已经潜进蓬莱了。要是让他们杀了连易凡。那么继承人就肯定落在了连易昶身上。而连易凡要是死在了蓬莱渤海剑派的地盘上，你说迁邪尘他会怎么想？！“萧径亭轻轻闭上眼睛，脑中想着整件事情，面上也新新浮上一道痛苦的神色。

　　“贤侄是在想，梦君奴会不会也趁机杀了连易凡呢？！”宴孤衡一口道破了径亭心中的痛苦。接着面色一正道：“在这种事情上，这个精明无比地丫头肯定不会放过的！\_不过连易凡死后，她肯定马上会将矛头指向连易昶，然后让连易成做上福建连家的家主继承人！而连易成，呵呵“宴孤衡朝萧径亭望末一眼，日中闪过一丝怜悯，道：“这个可怜的三公子啊，现在是变得出息许多了。但是对他来说，还不如以前地那个轻浮纨绔子弟那‘！“

　　提到连易成，萧径亭心中也不由浮上一股歉意。接着便被心中那团解不开地苦结盘踞着，然后缓缓呼出一口气，暗道：“人还是要救的，至于那样会对不起奴儿，却也顿忌不上这么许多了！“这个地方萧径亭心里越是不愿意去想，偏偏宴孤衡却是偏偏捅在这个地方，目光紧紧地望向萧径亭说道：“现在整个渤海刮派，几乎已经完全掌握在梦君奴的手中了，她具体想要做什么，贤侄想必比我还要清楚，至于楼临溪先生临死的嘱托我便不说了，我也知道贤侄和梦君奴的关系！“宴孤衡说道这里地时候，口气顿了一顿，道：“我只想问萧兄，在你的心中，渤海剑派上千条性命和梦君奴相比，谁轻谁重？！“萧径亭抬头朝宴孤衡笑着说道：“不瞒宴先生说，是君奴的的分量更重！“接着面上的肌肉微微一颤道：“但是渤海剑派数千人的性命，说实在的！\_不要说整个渤海刮派，就连一个楼竹廷、一个楼绛玉，再加上楼临溪临死的嘱托！就这些便已经超过了我性命和心里所能承受的分量，要是她们真地被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那我就算自尽也不能赎清我身上的罪过了！“

　　“何况是这些啊！”宴孤衡忽然站起身子，朝萧径亭喝道：“要是让梦君奴成事了，那就会造成整个中原的生灵涂炭！又怎么是你负的起责任的？！“宴孤衡长吸一口气，说道：“现在大皇子这方的势力，和皇上的势力，正在处于一个微秒的平衡中！皇上也一直容忍着大皇子的扩张，因为他老了，只想见到国家太平了了！所以大皇子就拼命地挑战着皇上容忍的极限，贤侄啊，我现在就告诉你！皇上现在心里的极限，就是渤海剑派！只要渤海剑涨一旦被太皇子掌握在手中，那就将皇上逼上了动兵的绝路了！贤侄你愿意看到整个安居乐业的天下，变得横尸遍野、硝烟四起！百姓流离失所吗‘！“见到英俊的面孔几乎被扭成青紫，牙齿仿佛被咬得要碎开，宴孤衡的声音顿时变得轻柔起来，轻轻叹息一口道：“是啊，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心爱女子的分量，简直不知道超过自己多少倍了？贤侄你以前不是问我为何几年来，一直都不接受潆儿吗‘！“萧径亭闻之，心中越发是扭成一团的难过。要让自己在梦君奴和无数人性命中选择一项，那简直还不如要了自己的性命。“肯定不是因为那些俗理伦常，那些东西都见鬼去吧！”宴孤衡不屑说道，接着目光望向萧径亭道：“你见过了祝仗乙后，应该知道他的身份了吧？！“见利萧径亭无奈一笑，宴孤衡惨淡一笑道：“对了，他是魔门的一个旁支，他地主子就是梦君奴！他对麾门，那是又怕又敬，所蚜几十年末他一直想要过着妥穗的t话。为人盐事也低调怕又敬但是只要魔门又召唤，他还是会去拼命的！所以，他和我的立场，这一生都走不到一起的。我能够让潆儿在他父亲和我之间选择一个吗？“萧径亭点头一笑，宴孤衡目光忽然变得狡猾起末，朝萧径亭望来道：“贤侄你心里肯定早巳径怀疑，为什么我手中的情报会那么的发达对吗‘“萧径亭不由又点点头。

　　宴孤衡呵呵一笑道：“我虽然挂名在金陵任职，但是我真正的任务。却是在江湖啊！我才是皇上委派掌握整个江湖的大总管！“见到萧径亭微微惊讶的神情，宴孤衡轻轻笑道：“知道我为何从一品官掉到四品吗？那是因为我发现了方召疾地反意，上则子揭发了他！皇上为了保护我，也为了不和方召疾撕开脸寻，就将我贬到金陵了！我本来想啊，我再也不用在朝中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啦，汉有想到皇上却是给了我这么个任务了！“接着宴孤衡一阵苦笑道：“但是现在几乎半个江湖，都已经在了方剑夕的手中了。我光剩下一大堆的情报部门，而方剑夕却早已经将朝廷踢开不理了！“

　　虽然被宴孤衡说地事情感到惊骇，但却是想不通，这个宴孤衡劝说自己有什么关系。见到萧径亭地神情，宴孤衡目中闪过一道动人的神情，叹道：“那道揭发方召疾的则子，是我故意写的。未的就是不再两面为难，因为我也是魔门地弟子啊，而方召疾恰恰就是我的师兄，而且还是魔门左宗的宗主！你说我访怎么办啊‘““什么？！”萧径亭顿时惊呼出声，接着也平下心来，方召疾是魔门的左宗主，那是最合理的解释了。宴孤衡接着笑道：“魔门虽然名义上出过叛徒，比如剑花宫的第一任宗主！但是那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背叛就算另立门户她也是一直在维护魔门的利益！所以魔门厉来就汉有出现过一个叛徒，所有人都是从内心深处拥护它！而我可能就成为魔门真正地第一个叛徒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就是背叛自己的心灵啊！“

　　宴孤衡的神情顿时变得起来，目中闪着火热的神光，太声喝道：“但是我不在乎，日后就算受到再大的惩罚，心里受到再多的折磨，我也不在乎我不为那个救下我性命的皇帝，我为的就是天下的黎民百姓！“宴孤衡一宇一句，铿锵有力血气飞扬仿佛字字都敲打在萧径亭的心中，然后从内心深处震撼出来。但是心里另外一方，想起了梦君奴温柔的言语和神情的目光，他就只想远远地跑开，骑着那只小海豚，游到那个孤岛上，去找那个温柔美丽的白衣姐姐。“姐姐那个时候，是不是因为遇到和我一样的情况，所以才躲到那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呢？！“宴孤衡说完话后，便起身离开了。留下萧径亭一个人在那里。

　　等到宴孤衡走了以后，连易成方才端着一盘海瓜子走了出来，朝萧径亭讪讪笑道：“萧兄啊，不好意思！这东西实在放得太隐秘了，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萧径亭笑着接过那盘海瓜子，嘴上说道：“不碍事！这个东西我最是喜欢吃了！“然后拈来一只放进嘴中，虽然还是那么的紧脆滑口，但是萧径亭吃在口中，就仿佛黄莲一般的苦，生柿子那样的酸涩。但是在连易成殷切的目光下，萧径亭还是微笑着吃了许多，然后朝连易成道：“刚才宴孤衡太人已经来过了。和我说了一痛话后，便又走了！“然后端着那盘海瓜子，朝外面走去道：“我也要告辞了！这盘东西我带回去吃！“听着连易成热情挽留的声音，萧径亭心中越发的内疚，见到盈盈那边没有一点脚步产，\_不由直接朝楼下走去，心中对着连易成暗道：、“要是我能够救回你的兄长和妹妹，也算是补偿对你的一丝愧疚。

　　在萧径亭走到外面路上地时候，连易昶方才走回屋中。但是刚刚迈开几步，脑后忽然一阵风动。不由飞快转过身子接过，见到是一张纸条，上面的宇迹虽然不若梦君奴那么美丽，但是也媚巧秀丽。公子：盈盈虽然蠢笨。但是爱你之心。却是天地可表！只要此件事了，盈盈就不欠小姐和师父任何恩情，便可以全心全意侍候公子！真正成为公子身边的一个小丫头。也让公子可以放心地爱我，亲我！盈盈从来都末奢望过做公子曲妻妾，最想的就只是做公子您的丫鬃！能够侍候您一生一世。生生世世！等到下次盈盈再回到公紫身边的时候，盈盈就可以大胆的脱光身上的衣服，趴利公子的怀中，腻着让公子要了盈盈地身子了！盈盈做梦都想着那一天啊！“萧径亭缓缓地将信笺收回怀中，心中温柔暗道：“好聪明的盈盈啊，我以为你只是觉得委屈，汉有想到你将我的心思看得清清楚楚！“接着萧径亭温柔地朝后面的窗户望去一眼，然后带着一道火热神情地目光。飞快地走向临楼

　　“舒儿，小姐在不在房间里面，麻烦你进去说一声，我有事情找她！“走进楼绛玉小阁地时候，萧径亭顿时见到舒儿那个俏丽小丫头紧紧聋起的柳眉，小小年纪的她仿佛有无数的忧愁一般，见到萧径亭进来，舒儿顿时柳眉一竖杏眼睁大，冷下俏脸狠狠地扭过小腰，装作没有看清楚萧径亭一般。听到萧径亭的问话后，舒儿好像刚刚才看见萧径亭一般，冷冷说道：“我家小姐不见你地！她刚刚和一个比你英俊一百倍的公子说完后，现在正在里面开心呢！我可不能放你进去，搅和了她的好心情！“萧径亭走上前去，笑道：“那么那个英俊的公子是不是叫连易凡，身边还跟着一个可爱漂亮的小丫头‘！““咦？！你怎么知道的？！”舒儿美目一睁，惊讶地朝萧径亭望来，接着转开小脸道：“反正我不给你通报就是了！”但是没有说话，忽然嘴上飞进一个东西，酸酸咸咸的，味道好像好的了。但是接着发现萧径亭早已经飘进了小了j，\_不由狠狠地跺了一下玉足，然后鼓动着可爱的小腮帮子，狠狠地嚼着小嘴中地海瓜子。“是萧师兄你吗？进来吧！”萧径亭刚刚走进楼绛玉的小阁，便听见楼丫头的声音从她房间里面轻轻传来，汉有一点冷意，也汉有一点温柔。踏进楼绛玉的闺房，里面的幽香还是那样的迷人。不过这个美丽的女主人现在正坐在窗户下面的木榻上，一只玉手支着美丽的蛾首，两只秋水眸子正幽幽地望着窗户外面两只嬉戏的蝴蝶，那带着些许忧愁的目中，仿佛充满了对窗外那双蝴蝶的向往和羡慕。楼绛玉今天穿的是一件雪白的劲装，但是几乎整具修长美丽的娇躯都半躺在木榻上，玉足上的明珠绣鞋已经脱下来，几只如同玛瑙一般可爱的脚趾头轻轻露在了裙子外面。见到萧径亭目光落在自己的玉足上，楼绛玉玉脸轻轻一红，接着轻轻地将美丽的脚趾头缩回群把中。并不说话，但是也不望向窗外的那两只蝴蝶了。

　　“港才福建连家的人是不是过来拜访过小姐了！”萧径亭轻轻地坐在木榻的另外一边，将手中的那盘海瓜子放在木榻中间的小几上，朝楼绛玉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安歇，可在我们的楼府吗？！”“应该不在吧！”楼绛玉淡淡说道：“刚才我只是和他们打了一下招呼，就回到房间里面来了，而后都是哥哥接待他们地！“萧径亭闻之微微一讶。楼丫头作为掌门，竟然连这样重要的事情也不去理会了。见到楼绛玉竟然将目光投在了自己手中的这盘海瓜子上，萧径亭不由将盘子递到楼绛玉的面前，笑道：“这个东西味道不错，你尝尝！“楼绛玉美目浮上一道追忆的目光，淡淡笑道：“这东西我还是在刚刚懂事那会儿，和哥哥出去街上玩，买来吃过！府里是不吃这些东西的！“说完后，楼绛玉便伸出修长粉嫩的雪白小手，轻轻拈起一个。放进美丽的小嘴中，轻轻地嚼动着，面上的神情仿佛是她想起了孩提时候的事情。萧径亭迁是第一次见到楼绛玉在那晚之后露出笑容，心中一阵安慰。接着站起日子朝楼绛玉道：“那我就先告辞了。你哥哥现在应该在府中吧！“其实萧径亭知道，现在楼竹廷肯定在自己院子里等自己，遇到那么重要地事情，他第一个会跑来和萧径亭商量的。听到萧径亭便要走，楼绛玉轻轻缩回伸利盘中的小手。

　　淡淡地应了一声。便也不再说话。刚刚迈开步子，萧径亭忽然转过身子来问道：“小姐，要是为了许多不相关人的性命，让你伤害你心爱地人，你会不会答应？“听到萧径亭地话后，楼绛玉的美目中闪过一道异色，接着转过俏脸道：“我不会答应的！”萧径亭接着问道：“那要是这许多人还包括了许多相当重要的人。就拿我来说吧！这些人中还包括了你的哥哥楼竹廷，也包括了小姐你！你要是我，你会为了这些重要人地性命去伤害你心爱的人吗？！“楼绛玉玉脸顿时微微一黯，接着闭上美目静静地思考着。眉宇间的神情也变得凝重起来，良久后方才朝萧径亭说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待萧径亭朝外面走去的时候，楼绛玉又忽然轻轻说道：“放在以前，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伤害他！但是现在，我宁愿死了，宁愿什么也没有了，宁愿得罪其他所有的人，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一分一毫！“萧径亭闻之，心中泛起一阵温柔。楼绛玉轻轻望来一眼，细声道：“你，现在是不是就在这种处境中！”

　　“大哥，你说那个楼绛玉为什么不接待我们吗？一张脸比池井月那个痴丫头还要白，是不是被人家甩了！“美丽的连易奕小手端着一碗饭，正在睁大美目朝对面的连易凡问道。“不要胡说！”连易凡长相和连易昶比较相象，\_不过比起连易昶要稳重一些，眉宇间也带了些许豪杰的气息，倒是大有乃父之风。接着皱起眉头朝对面调皮地丫头，道：“女儿家哪个像你那样的，吃饭也不正径吃，嘴巴也一刻不停！“连易奕顿时皱起柳眉，撅起小嘴道：“难道像你那样，板着个死人脸！一天到晚学着爹爹乱骂人，难怪现在连媳妇也讨不到，要是我，也宁死都不嫁给你这个木头！“连易凡顿时无奈摇摇头，从小在嘴巴上，他就从来没有赢过这个伶牙俐齿的宝贝妹妹。

　　“还视三哥好，我说什么他都应和着我！”连易奕鼓着粉额接着数落自己的大哥，道：“难怪人家萧先生宁愿和三哥交朋友，也不来理会你！““那是三弟在吹牛！再说那是萧径亭，根本就没有萧先生这个人！“连易凡面上顿时浮上一道恨铁不成钢的神情，道：“人家萧径亭是什么人，会理会你那个不务正业的三哥！你也赶紧吃饭，今天跑了一天你不累啊！明天还要去见易然和你贴凌表哥那？““我才不要去见那两个混蛋那？一个是败家子，一个是伪君子加死人脸！“连易奕顿时气鼓鼓地朝小嘴中拨饭，晶莹如玉的小耳朵一竖，道：“哥哥，外面好像有人来了。是不是渤海剑派派人来杀我们的了！“

　　“不要胡说！”连易凡顿时眉头一竖，接着眉头一紧，听到外面果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竟然有几十人。而且从脚步声可以听出，为首的几人武功竟然不在自己之下。

　　“沧！”随着外面纷纷闪亮的刃光，连易凡猛地抽出长剑，将跃跃欲试的连易奕护在身后，叫道：“好妹妹，等下我叫你跑地时候，你就什么也别管。直接往外面跑，知道吗‘““我不要！先生上次教我的那套剑法，我天天都在练，现在肯定厉害得很了！今天刚好拿外面的那群笨蛋试试！“连易奕顿时小嘴一抿。抽出腰中的长剑。美丽的小脸上没有一丝的害怕，反而还是充满了兴奋。要不是连易凡拦着她，说不定早就冲出去和外面的人厮杀见到妹妹这般，连易凡面上怜爱一笑，目光紧紧地盯着外面的窗户。

　　“噔！噔！噔！”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连易凡发现自己个妹妹所住的这间小阁中，\_不但是四面地墙壁和窗户外面，就连是头上的屋顶，也是密密麻麻地守满了人。

　　不过那群人只是不冲进来，静静地站在外面，无数明晃晃的利刃在黑暗中闪着冷冽恐怖的光芒，那无数紧张地呼吸声顿时使得整个环境都变得压抑紧张起来。连易凡双目睁得大大地，仿佛要裂开一般。整个神经绷得紧紧，面色发青凝重就仿佛要崩溃了一般。见到外面那群人走又不走，杀又不杀进末。连易奕俏胜一怒，皱起柳眉朝外面喝道：“你们要杀就杀进来，\_不然就赶紧滚开，不要等着我拿剑来杀你们！“

　　“嘿嘿，连易奕小姐急什么呀！哥哥迟早会进来疼你的！”外面忽然传进一声淫笑，在夜空中尤其的显得淫秽阴侧，那人轻轻地咽了口口水道：“小姐的身材虽然不若那些妖媚女子奶太皮肤肥，但是小胸口高高挺挺，小屁股圆圆翘翘的！看来跟小鸟一样，那种滋味我可从来都没有尝过呢！“连易奕闻之，小脸顿时一寒。猛地冲到兄长地面前，但是并没有仗着长剑冲出去厮杀，而是长袖朝外面轻轻一甩。“啊！”几道寒光没入黑暗后，宁静的夜空中顿时响起一阵惨呼。与此同时，连易奕只觉得娇躯一寒，接着四同爆裂的声音猛地想起，从四面八方飞快冲进几道黑影。几只长剑的劲气刮得自己浑身生疼。

　　“妹妹快躲开！”就在几支长剑越来越近的时候，连易奕忽然听到兄长一声太喝，接着一掌才拍向自己的粉背，将自己推开一丈多远。“啊！”连易凡手中长剑猛地挥亓，几条人影顿时横身飞出。但是忽然觉得下盘一寒，接着一阵刺骨冰冷的剧痛，然后身子顿时直接摔落在地，一声撕心的惨呼后，连易凡双目大睁出血，朝连易奕太声嚷道：“妹妹快跑！”连易奕只见到一团白芒之后，自己地太哥竟然矮了半截，接着一团血雾猛地喷出，两只血淋淋的断腿顿时飞出一丈多远，甩落在自己的眼前。

　　“哥哥！”连易奕一声凄呼，接着眼前望到无数人猛地朝自己扑采。

第十三卷 第九章 街上的“情”爱

　　“哥哥！”

　　透过无数道淫秽下流的目光，连易奕尖刀刚刚还在板着面孔教训自己的大哥现在只剩下半截身子血肉模糊地趴在地上嘶声歇底地让自己离开。娇躯猛地一阵抽搐，一阵心裂的惨呼后，连易奕手中的利剑带着内心的愤怒，不顾姓名地朝前面的敌人刺去。

　　“当！当！当！”随着连易奕疯狂刺出的长剑，几只断剑飞上空中，顿时两人横倒在地不知道死活。

　　那群刺客见到连易奕美丽诱人、娇小玲珑，所以围上来想占一些手脚的便宜，没有这个漂亮的小丫头武功也这么高，竟然连被伤了两人。不由连忙退开几尺，目光一冷，紧紧地盯着中间的连易奕。

　　“你们这群饭桶，连一个小姑娘也打发不下来！”随着一声冰冷的说话声音，外面缓缓走进一个高大的青年公子，众人纷纷为他让开道路，收回手中的长剑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

　　连易奕目光紧紧地盯着不远处躺在地上的哥哥，此时的连易凡已经让在地上不动，不知道是死是活，只是伤口处的鲜血还是如同泉水一般往外喷。吓得连易奕哭泣出声，份泪纷纷坠落。但是听到来人冰冷的声音，娇躯仍不由微微一颤，因为那人说话声音就仿佛两只刀剑激烈摩擦时候发出来的声音一般，就好象不是活人口里说出来的。

　　“啊！”待见到来人的面孔后，连易奕不由京胡出声，她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一张脸。

　　那张脸现在几乎已经都分不出五官来了，整个脸庞都布满了青紫色的疤狠，看来仿佛地狱里面的恶魔一般。而连易奕一阵害怕之后，还发现这个人少了一条手臂。要不是他有着人的形状，连易奕肯定会认为他是从那座山上跑来的怪物。

　　独臂人双目火热而又淫邪地望着连易奕娇小玲珑的身子，呼吸也渐渐变得急促起来，目光猛地扫到周围的刺客。道：“这个女人我要了，这段时间我强奸地都是做了人家妻子的妇女，今天就要狂捅一个娇嫩的少女！”见到连易奕娇躯一阵颤抖，独臂人目光顿时变得冰冷起来，发出一阵哭似的大笑道：“你害怕什么，你们这些个贱女人，我好好追求你的时候，我对你们百依百顺的时候，偏偏连正眼也不看来一眼。等到老子强奸你的时候，却一个比一个浪。全天下的女人都他妈是贱货！”

　　连易奕本来还想反驳几句，但是见到那张扭曲成为一团的丑脸，不由将话吞回肚子中。望着独臂人充满仇恨的目光，芳心中就光剩下了害怕。

　　“你认识萧劲亭是不是？！”独臂人地目光忽然变得凌厉起来。冷冷射向连易奕问道：“我听说那个小白脸还教过你一些功夫。你下面的小肉洞有没有被那个小白脸给开了？！”

　　“你不要胡说！我和先生是清清白白的！”连易奕听得小脸一红，连忙厉害说道。

　　“嘿嘿！那好，那等我将你开雹后，将你玩得半死不活的时候，我再将你还给萧劲亭那个小白脸。让他知道得罪我地后果！”独臂人目光闪过一道充满仇恨地目光，接着缓缓伸出两只大手，笑着朝连易奕走来。

　　连易奕芳心一阵恶心，一声娇叱壮胆后，手中的长剑凶猛刺向那个独臂丑汉。见到那个丑汉一点也不招架，芳心不由一喜，小手中的力道不由变得更加凌厉起来。

　　“嘶！”在连易奕热切的目光中，那支长剑猛地刺进了丑汉的胸前。但却是没有看见滴出任何鲜血。接着两只小手无论再怎么用力，也再刺不进去一分一毫。原来剑刃却是被独臂丑汉地一只手掌紧紧捻住了。

　　“嘿嘿！”独臂丑汉一声冷笑，手掌猛地一翻。

　　“啊！”连易奕顿时一阵痛苦，浮凸玲珑的娇躯顿时摔倒在地，两只玉手就仿佛要断了一般的剧痛，再也爬不去身子来。

　　独臂人缓缓走到连易奕娇躯的面前，双目火热地审视着她美丽的小脸。然后猛地撕开自己身上的衣服，露出雄壮赤裸的身躯，上面拉着几道长长的伤疤，恶心地红肉长长地翻在外面。

　　“啊！”连易奕见到丑汉下身那根同样丑恶的物事，恶心得几乎要反胃出来，那种恶心几乎将害怕都冲刷了一些。

　　见到众人纷纷朝外面走去，丑汉淫笑道：“你们不用出去，我办事的时候，你们不但可以在边上看着！而且还可以抢着玩我胯下的女人，你看这个小姑娘的小屁股多圆啊，光她身上的小头孔就足够几个兄弟一起满足了！”

　　见到众人嘿嘿一阵淫笑后，丑汉挺着凶物狞笑着朝连易奕缓缓走来，几乎是从牙缝里面逼出来的声音道：“萧劲亭，你看见了吗？你没有玩过的女人，我现在正在玩呢？！”

　　“慢着！”独臂丑汉蹲下身子的时候，忽然外面传来一阵颤抖的声音，接着走进一个蒙面男子，目光有些畏缩地朝独臂丑汉望来哀求的一眼，低声说道：“她是连家家主的宝贝女儿，要是让她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情……”

　　独臂丑汉哈哈一笑道：“连邪尘他自己都要归天了，哪里还管得着这些啊！”接着目光闪过一道蔑视，冷笑道：“兄台啊，你要成大事，却还这样婆婆妈妈，心软没用！叫我们少主怎样扶持你成为家主啊？！”

　　就在蒙面男子进来的开始，连易奕的两只妙目便一直盯着他，使得他更是躲躲闪闪不肯和连易奕对视！忽然连易奕美目闪过一道悲哀的目光，厉声喝道：“二哥，你不要装了，你再怎么改变声音，再怎么蒙着脸，我也是会认出你来的！”

　　来人被叫得身躯一颤，顿时整个委琐的身子顿时挺了起来。目中也射出一道凌厉。但是那厉害的目光中，却也掩不住心虚，当望向地上的连易凡时，目中更是一阵抽搐。接着那人猛地走到地上的连易凡面前，对着连易凡半截身子狠狠踢上一脚，然后弯下腰在连易凡腰上地穴道点了几计，止住了流血！

　　“你这个没有人性的东西，你要对大哥做什么？！”见到那人走到了连易凡的身面蹲下，对着连易凡扭曲痛苦的脸上狠狠地甩上几巴掌，连易奕顿时挣扎着要爬起，朝那人哭声叫道。

　　见到连易凡幽幽醒来，气若游丝。那蒙面人猛地扯下了自己脸上的黑巾，那张扭曲的英俊面孔正是连易昶。将自己的脸猛地凑到了连易凡的眼前，连易昶嘴上冷冷一笑道：“大哥，你从小就看我不顺眼。说我空有小聪明，心胸狭窄！现在呢？现在你这个充满侠义之心的大哥却像一条死狗一般地躺在这里！”

　　“原来真的是你！你这个畜生！”连易凡看清楚眼前地那张脸后，双目猛地一爆，半截身子抽搐直起，仿佛只要朝眼前的人扑去一般。吓得连易昶连忙退开几步，面色发青冷笑道：“大哥啊，我不会杀了你的，我就这么让你活着，让你看着我坐上连家的家主，让你看我挑地路子有多么地正确！”

　　连易凡见之不屑一笑，接着痛心说道：“正确？！你只是人家的一个棋子，做了人家一条走狗而已！你还是那样的没有出息。你从小就爱自作聪明、心胸狭窄！但是我认为你至少比不务正业的三弟要好一些，没有想到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三弟至少还知道爱护妹妹！而你……你，世界上怎么会出现你这种可怜的人渣，为什么又偏偏生在了我连家！”

　　见到连易凡面上鄙视而又怜悯地目光，连易昶面上顿时变得扭曲起来。目中闪过一道疯狂而又痛苦的神色，嘶声叫嚷道：“那能怪我吗？要怪只能怪萧劲亭那个王八蛋，将我心爱的女人抢跑了，让我陷入人家的圈套，我先脱身啊！但是我能吗？……”

　　“那是你心术不正！任小姐没有看上你，那是她冰雪聪明！”连易凡目中闪过一道痛苦的神色，接着缓缓闭上眼睛，叹息一口。睁开眼睛的时候，目中充满了宽容和疼惜，缓缓说道：“二弟啊！你从小就学习父亲的气度，不就是想做这个家主吗？但是你偏偏只学到父亲的表面，所以大哥一直在教训你！现在，大哥最后教训你一次，你只要将妹妹放了，然后向父亲请罪，我就当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而且这个家主地位置，我发誓想也不会去想！怎么样？”

　　连易昶见到兄长还是像以前那样对自己谆谆教导，目中不由闪过一道愧疚的神色，嘴唇发青，微微颤动着。

　　“晚拉！”那个独臂汉字冷冷说道，接着面上一狞，道：“连易昶，你所做过的罪孽，要是捅出来了！那你就是全天下人都不齿的败类，到时候不用少主杀你，全天下人都会将你砍成肉酱的！”接着面色一正，缓缓说道：“连兄啊，人有时候有袄经过许多关口才会真正成熟起来！感情就是人最大的软肋，你想要成为登上阶级的顶峰，现在就必须割去所以的感情！不然就算日后你坐上家主了，也只有死路一条！”

　　“是啊！”连易昶目中又重新疯狂起来，嘶声笑道：“我要将那些高高在上，假装潇洒的人统统踩在脚下，我要让萧劲亭跪在我的勉强死皮求饶！我要让任夜晓后悔她当初看上了这个没有用的小白脸！”

　　“好样的！现在我就给你这个机会，让你彻底地斩断那些害人的东西！让你没有回头路可走！”独臂丑汉一声大喝，接着指着地上的连易奕道：“她是你的亲妹妹，你现在就和我一起强奸她，你搞后面，我要前面！”接着目光淫秽地望着连易奕圆美挺翘的香臀儿狞笑道：“你看这只小屁股多圆那？多有弹性那？多软那？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在上面狠狠地咬上一口吗？三扁不如一圆，便宜你拉！”

　　听到独臂丑汉的话后，连易昶目光猛地射向自己妹妹的圆臀上，眸子中闪过一道邪恶的光芒，狠狠地吞咽着口水！嘴唇干燥地喘着粗气，道：“是啊，练我们这种剑法，就是要干女人，干得越多，就练得越快！搞自己的亲妹妹，那说不定会让我的剑法突飞猛进呢？！”

　　连易奕不可置信地望着自己平常温文尔雅的二哥，见到他目中充满兽欲地目光朝自己望来。连易奕顿时从心底涌起一股寒意和害怕，接着头脑一黑，一股绝望从心底涌上！

　　“慢着！”忽然外面传来一声冷喝，那声音的动听和威严让众人顿时为之一震。接着转过身去，冷艳绝伦的秀情带着两名美丽的女子缓缓走进。这里面的人大都没有见过秀情，见到秀情这样美丽绝伦的脸蛋。高贵而又冷艳的气息，以及修长浮凸的身段，不由目光火热射向款款走来的秀情。

　　“放肆！”那个独臂丑汉一声大喝，接着连忙穿好衣服走到秀情的面前。躬身拜下道：“属下见过秀情小姐！”

　　秀情对丑汉地丑态就发昂佛没有看见一般，微微地点了点蛾首，接着朝连易昶望去一眼，道：“你就是最近向少主效命的连易昶？！”

　　连易昶虽然不知道秀情的身份，但是见到丑汉对她这般恭敬的摸样，不由抱手一礼道：“在下正是连易昶，见过秀情小姐！”

　　美丽绝伦地秀情再也不朝连易昶望去一眼，见到了地上地连易凡，美丽的柳眉不由微微皱了皱，接着望向已经昏倒在地的连易奕，道：“你们是不是准备污辱了这个小姑娘的清白？！”

　　“是的！”那个丑汉虽然神色恭敬，但是口气却是强硬得很，甚至望向秀情起伏惹火地娇躯曲线，也目中放光！充满了兽欲

　　“不行！”秀情俏脸一寒。接着转过俏脸冷冷朝丑汉望去，道：“再过几天，连邪尘就要到蓬莱了！我们要从他头上得到最大的利益，所以连易凡和连易奕这两个人我要带走，作为和连邪尘谈判的价码！”

　　“但是少主给奴才下的命令是，立刻株杀连易凡！至于连易奕就由属下处置！”丑汉眼中闪过一道傲色，道：“虽然秀情小姐日后会成为少主的女人，就是我们的女主任了！但是这种事情，我们还是听命于少主的，至于连邪尘那个老匹夫，少主也有话让小的转告秀情小姐！”

　　见到丑汉眼中充满妖异地光芒，秀情心中暗道。知道这个丑汉已经练了就连魔门也禁练的妖邪武学，这种功夫练了后，修为一日千里。但是却是以耗费自己的生命力为代价的，甚至会使身体遭到严重的变异。而此时这人的心理，便不可以按照常人论处了。

　　“说！”秀情没有丝毫畏惧地对上丑汉的眼睛。

　　“让小姐想尽办法杀了连邪尘这个匹夫！”丑汉神色恭敬，一字一句说道。接着又道：“既然这样，那连易凡和连易奕两人就任由我们处置了！”说罢又重新走到昏倒的连易奕面前，朝秀情道：“家下来的事情，秀情小姐肯定非常的不喜欢，所以还请小姐先离开吧！”

　　“放肆，你这个狗奴才是什么身份，敢这样和我说话！要真是出了变故，你负得起责任的吗？！”秀情顿时俏脸一寒，接着朝一红一白两女喝道：“霜儿、曼儿，立刻将连易奕和连易凡到回去，要是谁敢阻拦，就给我一剑杀了他！”

　　“哼哼！”丑汉顿时横在霜儿和曼儿的面前，那丑陋的摸样顿时让两个美丽的丫头呕吐出来。接着朝秀情躬身道：“秀情小姐，奴才是少主的奴才！你并没有权力使唤奴才，奴才也是为少主卖命！您要我为您卖命，那除非您自己遇到危险了，那奴才为了少主的尊严不受到玷污，拼了姓名也会救您出来！”

　　秀情顿时气得俏脸发白，修高惊耸的酥胸不断起伏，惹得众人的眼睛仿佛要从眼眶中掉出来一般。冷冷地望了一眼丑汉，接着转过娇躯飞快朝外面走去，冷喝道：“随你们的便吧！但是记得明天都乖乖到蓬莱观听我号令！”身后的霜儿和曼儿连忙跟了上去。

　　连易昶有些忐忑不安地走到丑汉的面前，丑汉满不在乎一笑道：“不要害怕，秀情是个成精的人物。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记仇的！她是个做大事地人，也不会拘这种小节的！”接着拍了拍连易昶的肩膀，道：“怎么？现在色心是不是又淡下去了，那你妹妹前面的桃花洞和后面的菊花洞，我一个人都占了啊！哈哈！”

　　“这两个洞轮不着你来拉，我都包了！”忽然从外面传来一声大笑，接着一个蒙面的白衣人款款走了近来，他手中胁持着一个绝美的妙人儿，正是刚刚从这里走出去的秀情。

　　当然，来人就是萧劲亭了。

　　萧劲亭将手掌搂在秀情的小腹下，甚至连手指都已经快按到美人肥嫩美阜上了。另外一只手握着一只长剑缓缓走进了众人的视野，在他边上再飘出两道人影，紧紧跟在他地身后。

　　“那位丑兄！”萧劲亭无视秀情凌厉冰冷的目光，在秀情肥大圆滚的香臀上狠狠击上一掌。接着朝那个独臂守汉笑道：“这样如何，你在里面开了连易奕那个小丫头的桃花洞和菊花蕾，我在外面开了秀情地两个小洞洞如何？！”接着手指轻轻朝秀情地臀缝一戳。

　　“不管你是谁？你今天污辱了我，我都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的！”秀情俏脸印上一道红晕，但是美目却是凌厉朝萧劲亭射来，声音就仿佛冰块碎裂一般的寒冷。

　　“阁下是谁？你可知道秀情小姐的身份。你为何要与我们这般过不去？！”连易昶见到独臂丑汉只是冷冷地望着萧劲亭，若有所思，连易昶不由剑眉一耸，朝萧劲亭怒喝道，倒有几分气势。

　　“还不是因为你这个败家子！”萧劲亭目中一鄙，笑道：“连二公子啊，连邪尘宗主和我也有一定的交情，得知你这个吃里爬外地叛徒准备加害与你自己的兄长和妹妹。我便过来为连宗主清理门户了！”

　　听到萧劲亭得知自己的身份和阴谋，连易昶目中顿时闪过一丝惧色，接着仰起脖子目中一怒，正要说话。

　　“我没有兴趣和你说话！等救回了你的兄长和妹妹，自有你的父亲来收拾你！连家的家法你比我还要清楚，你就等着被海水活活淹死吧！”萧劲亭目中故意闪过一道不屑，接着朝独臂丑汉道：“丑汉兄，你是聪明人！不像连易昶那个自作聪明的蠢蛋！这个秀情美人儿要是死在我的手上，你这里面地人大概一个也活不了，所以我放了秀情，你放了连易奕和连易凡，如何？！”

　　“呼！”萧劲亭只觉得身子一寒，接着一道刃光飞快地朝自己腰眼袭来，萧劲亭长剑猛地迎上，用来朝刺来的长剑拍去。

　　“嘤！”一声惨呼后，一个美丽的白衣女子顿时摔出半丈，嘴角流着鲜血，两只美目冷冷地朝萧劲亭射来，道：“你赶紧放了我的小姐，不然我拼了姓名也不会和你罢休的！”

　　萧劲亭认出那是有过一面之缘的白衣霜儿，心中暗暗一讶，眉头一皱，手中长剑猛地挥出，一道剑气激射而出点住了她的穴道，朝后面的曼儿道：“将你的姐妹赶紧带走，不然我一剑杀了她！”接着朝楼阁中的丑汉望来，道：“怎么样？丑汉兄，想得如何了？！”

　　丑汉一声冷笑后，顿时缓缓地朝地上的连易奕伸出大手。

　　“你最好不要碰连易奕小姐一下，等下不管连易奕小姐受到什么玷污，我都会让秀情小姐受到两倍的污辱！”萧劲亭望着丑汉的大手，缓缓说道，接着望着秀情厉害冷艳的小脸，小道：“这样的美人儿在怀中，我已经快要忍不住动手了！你要是敢摸连易奕姑娘的小手一下，我就在秀情小姐的小嘴狠狠地亲上一口！接来也就不用我说了！”

　　“我要开始轻薄秀情小姐了！要是你家少主日后知道因为你，才使得秀情小姐受到污辱，你说你该怎么办？！”萧劲亭将鼻子凑到秀情的玉颈上，轻轻地嗅了一口，接着凑上嘴唇狠狠地亲上一口，然后将手掌轻轻地放在秀情酥胸的衣襟上，便仿佛要伸进去抓住秀情的玉乳一般。然后朝独臂丑汉道：“现在你让连易奕小姐醒过来，然后派两名手下将连易凡大侠扶过来，我就放过秀情小姐！”

　　丑汉冷冷地望了萧劲亭一眼，接着大手朝连易奕一挥，一阵劲风吹过后，连易奕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连忙飞快地看自己的衣衫整不整齐，然后再望了一眼躺在不远处的兄长。

　　“连易奕小姐，你现在拿着宝剑，和你的大哥一起走过来！”见到自己的兄长被两个人架着。只剩下半截身体，正闭着眼睛生死不知。连易奕顿时悲从心来，接着耳边传来一阵温和动听的声音仿佛将自己心里所以的悲伤都抚平了，机灵的连易奕清楚场中的情况后，立即站起娇躯紧紧地盯着架着连易凡的两个黑衣人，朝院子外面走去。

　　“大哥！”见到连易凡的惨状，站在萧劲亭身边的连易成再也忍不住了，猛地冲出将连易凡抢了回来，大声哭叫着。

　　连易凡缓缓睁开眼睛，眼前的连易成虽然蒙着脸。但是他还是很快认了出来，面上温和一笑道：“三弟，你很好！没有辜负爹爹对你的教诲！”接着便闭眼昏迷过去。

　　连易奕见到了连易成后，小脸一喜，叫了一声三哥后，顿时将美目紧紧盯着萧劲亭，里面动芳心深处绽放出来地欢喜一丝丝从秋水瞳子渗透出来。然后连忙闭上自己的小嘴，害怕自己叫出声来。

　　萧劲亭连忙朝另外一个蒙面人宴孤衡低声道：“先生赶紧带着连易凡去救治。再晚恐怕就来不及了！”接着朝怀中的秀情美人儿道：“麻烦秀情小姐再送我们一程！”

　　“你就是萧劲亭！”忽然那个丑汉一声大喝，接着两道目光如同刀子一般朝萧劲亭射来，面上丑陋的肌肉顿时扭曲成为一团，面上也射出了熊熊地仇恨。

　　萧劲亭心中顿时一惊，真地想不出来这个人凭什么认出自己，但是见到丑汉坚定的目光后，萧劲亭目中顿时一冷，道：“任恪冲，你好啊？没有想到那天被我砍了七八十剑后，竟然还没有死啊！难道是在海地里面得到什么武功秘籍，修炼成为现在这个摸样吗？！”

　　“哈哈！”丑汉一声凄厉的大笑后，朝萧劲亭望来，冷道：“萧劲亭，我现在这样都是拜你所赐啊，你不但让我生不如死，还抢走了我的爱人！我今天就要让你受到比我凄惨千百倍的后果！”

　　萧劲亭连忙点住了秀情身上地穴道，将她推给了身后的连易奕，道：“易奕小姐，你压着秀情小姐赶紧回去！”接着望向丑汉笑道：“任恪冲啊，你真是被仇恨迷住了心神啊，刚才那么不公平的人质交换你都没有看出来啊！”接着缓缓抽出自己的长剑，朝任恪冲笑道：“任恪冲啊，我可不是准备和你打架啊！你要想着我报仇，今日是没有机会了，只有等到以后我也死了以后再说吧！”接下脚下一点，朝后面大喝道：“放箭！”

　　“嗖！嗖！嗖！”萧劲亭的身子刚刚飞退院子，无数的将士顿时涌了出来，将整个院子围得水泄不通，无数的火箭如同雨点一般带着凌厉的呼啸朝院子中射去。

　　“萧劲亭！我操你妈！我要杀了你！你快来和我一战！”

　　萧劲亭飞快地退到外面地人群中，一个千卫将军顿时上来朝萧劲亭行礼道：“公子，里面的人全部射杀吗？要不要留下一个活口？！”

　　萧劲亭眉头一颤，道：“全部射杀，一个不留！”

　　“是！”那个千卫退下后，大声喝道：“院子后面的弓弩手还用火箭，其他的全部换上毒箭，将里面的人统统射杀！”

　　听着里面此起彼伏的撕心惨叫声，痛苦的哀号声，还呀箭矢撕裂骨肉的声音！萧劲亭轻轻一声长叹，望着里面熊熊燃烧的火光，里面的人都是高手，但是在精锐地军队面前，却是想要前进几步逃生出来也是不能，不到片刻，里面便已经成为一个地狱修罗场一般。

　　“你赶紧下令让他们停止放箭！”就在萧劲亭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忽然前面传来一阵迷人的声音，接着见到两支长剑架在了连易奕和连易成的脖子上，而握剑的两人都是女子。虽然蒙着脸蛋，但是从他们成熟惹火的娇躯曲线上，萧劲亭还是一眼就看出了他们就是黄衣和蓝衣。

　　黄衣美目冷冷朝萧劲亭望来，俏声说道：“你赶紧让他们停止放箭，不然我就杀了这个小姑娘！”

　　萧劲亭目中顿时浮上一道不解。心中顿时猛地一痛，暗道：“君奴这方的魔门右宗明明是和里面左宗的人敌对的？怎么君奴还派了她们来救人呢？！难道？！”

　　“虽然我们和左宗的人不合，而且斗得死去活来！”黄衣仿佛看出了萧劲亭地心思，朝萧劲亭淡淡说道：“但是他们毕竟是和我们同根的。除了魔门自己人，外人谁也没有权力杀了他们，要是你杀了他们，也就会成为我们的死敌，会遭到所有魔门的报复！”

　　“而且，要是救回了他们！魔门地左宗少主就会欠公主一个人情，对公主统一魔门大有好处！”见到萧劲亭眉头紧皱，黄衣玉容稍暖，朝萧劲亭说道。

　　见到连易奕娇嫩雪白地粉颊上已经流出一道血丝，萧劲亭心中猛地一扭，朝后面缓缓说道：“放下弓箭，让她们进去！”

　　那名千卫虽然脸上不解，但是还是下令手下放下了弓箭，停止射箭！而院子里面，除了大伙的燃烧声。再就是里面众人的呻吟、惨呼声。

　　黄衣朝萧劲亭淡淡望来一眼后，接着玉手一挥朝身后人道：“进去救人！”接着放了连易奕，玉足一点朝院子飘飘飞去。

　　见到几道人影飞进了院子，外面只剩下蓝衣一人拿着长剑横在连易奕玉颈上。那个千卫走到萧劲亭面前，低声说道：“公子，这个时候只要要里面接着射箭！肯定能够逼着这个女子放了连小姐，而且还能留下原先在院子里面的人！射杀了他们！只是可以放过刚刚飞进院子的那几个人！”

　　萧劲亭望着这个年轻地千卫将军，心中一动！暗呼厉害，但是稍稍一阵犹豫后，便缓缓地摇了摇头，接着从怀中掏出一叠银票递给那个千卫道：“这些银子让兄弟们拿去喝酒！”

　　那名千卫顿时退后几步，躬身拜下道：“末将不敢，李将军让末将一切听从公子的调遣，岂敢拿公子的银子！”

　　萧劲亭硬将银票塞在千卫的手中说道：“你们李将军每次赏起人来，随便出手也是千儿百八的！再说我留着银子没用，李将军不会怪罪你们的！”

　　那名千卫稍稍想了片刻，便也接了过去。然后朝萧劲亭讪讪一笑道：“说来末将和我手下的这些弟兄还真的缺银子呢！这段日子在蓬莱和别营地兄弟们玩儿，实在是输的很了！全营的弟兄都让我借穷了！”

　　萧劲亭顿时对他好感大增，笑道：“萧某也好赌，也还有些小把戏，日后有空的时候，和将军切磋切磋！”

　　千卫闻之顿时大喜，接着见到从院子里面飘出几道人影，身子顿时一直！面色又重新便得冷峻起来。

　　黄衣飘飘落在萧劲亭面前，一道成熟女子的幽香也顿时飘进了萧劲亭的鼻中。而她的后面，几个她带来的手下汉子扶着四五个面目全非血肉模糊的人，其中两道目光火红地射向萧劲亭，里面充满了怨毒和仇恨。

　　黄衣美目朝萧劲亭瞥来一眼，稍稍犹豫了一阵后，接着款款走到萧劲亭的面前，淡淡说道：“我黄衣会记住你这个人情的！你刚才要是等到我们进去后射箭，那外面的蓝衣更加不敢杀了连易奕的！”

　　萧劲亭望着黄衣成熟得几乎要滴出水来的惹火娇躯，心中的怒火得不到发泄，唯有朝她惊耸弹跳的玉乳和肥大的香臀狠狠瞪上一眼，接着转过身子走到连易奕地面前，狠狠甩开架在连易奕玉颈上的利剑，朝蓝衣冷喝道：“你们快走吧！”

　　接着朝仿佛有话要说的连易奕柔声道：“有什么话，我们回去再说！”然后便走到千将军那儿，让他们收冰回营，连易奕美目望着萧劲亭的背影，小嘴微微颤动一下却没有说出声来，接着转过娇躯冲自己的两个兄长走去。

　　送走了那营将士后，萧劲亭赶上宴孤衡众人。但是路上只有连易奕一人还小心厉害地看着秀情，而宴孤衡则是在边上笑看着，也不说话！而秀情则是垂着蛾首，修长丰腴的绝美娇躯也款款地在连易奕的看守下朝前面走着。面上充满了凄色，还有深深的自责和内疚。毕竟师门中数十条姓名都是死在她的手中地。还有自己今日彻底地背叛了自己的师门，自己的信仰！

　　望着秀情微微有些落寞和无助的美好背影，萧劲亭赶快走上几步，从后面抱住秀情的蛮腰。手掌温柔地抚摸这秀情柔软地小腹。柔声道：“情儿，委屈你了！我就是那个混蛋萧劲亭，你生气吗？！”

　　“天啊！你为什么就是那个萧劲亭啊？！”不顾边上连易奕惊骇的表情，秀情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无助和恐惧，娇躯软弱地倒进萧劲亭的怀中，凄声哭道：“我昨天晚上就应该知道是你的，我以前也就应该知道你就是萧劲亭地！不然你看见我那里刻着的两个字，怎么会装着不知道啊！我心里还企盼着你没有看见那？”

　　宴孤衡见之，顿时朝萧劲亭呵呵一笑，然后朝连易奕道：“小丫头，我们该走快几步拉！”

　　连易奕美目朝萧劲亭和秀情两人望来一眼后，接着也随着宴孤衡朝前面跑去。

　　“我可怜的情儿！”萧劲亭的手掌在秀情小腹轻轻一按，让秀情两辫肥美的圆臀紧紧贴在自己的胯间巨物道：“这就是缘分。不是吗？上天早已经注定了你是我的女人了！”虽然感觉到前面跑来的马蹄声，但是萧劲亭仍旧没有抬头，轻轻地吻着秀情地小嘴，手掌伸到秀情的胯间，轻轻地抚摸着她的香臀儿，柔声道：“你屁股上面的那两个字也实在好看啊，我现在正想着是不是将夜儿他们的小屁股上也刻上这么两个字那？”

　　秀情柔软的玉臂顿时环上萧劲亭的脖子，小脸埋进萧劲亭的肩膀，凄声哭道：“你说我该怎么办那？我竟然背叛我的师门背叛得那么彻底啊？我会下地狱的！你这个坏蛋，当初为什么要来找我，你不如让我疼死算了！”接着张开小嘴狠狠地朝萧劲亭嘴唇咬上一口，然后粉拳狠狠朝萧劲亭捶来。

　　知道现在秀情心神不安激动得很，只能用甜言蜜语好好哄住。萧劲亭轻轻抓住秀情的玉手，手掌伸进美人儿的衣襟，抓住秀情的一只浑圆柔软的绝美玉乳。

　　秀情挣扎着要脱离萧劲亭的魔手，抽泣哭道：“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光记得轻薄我！”

　　在秀情的娇呼中，萧劲亭轻轻掀开美人儿的衣襟，扯掉玉人的小肚兜，露出那只雪白粉腻的高耸香乳。望着那道莫莫留下的伤疤，温柔地上上面亲吻着，笑声说道：“真是奇怪啊，人往往因为很多东西而结缘！或者是诗词，或者是曲子！但是我和情儿偏偏是因为乳房上的伤疤，还有屁股上的刻字！”接着萧劲亭的声音顿时变得温柔起来，道：“但是这伤痕和刻字，情儿你一辈子都化不去拉！”接着将玉人的一只乳房咬进嘴中，一手轻轻抚摸着秀情柔软肥美的臀儿。

　　“不要这样，会让人看见的！哦！”

　　感觉到前面的马蹄声已经到了街角上，就要看到这边的情景了，萧劲亭方才系好秀情胸口的衣襟！他可不想让别人看见了秀情的身子了。

　　随着越来越近的马蹄声，街角跑来一匹雪白的骏马，马上坐着一个美丽绝伦的玉人儿。她穿着一件雪白的劲装，坐在马上的娇躯，曲线越发显得傲人迷人。正是渤海剑派的新任代掌门楼绛玉。

第十三卷 第十章 艳福的折磨

　　“剑月，他，他怎么现在还没有回来啊！会不会出现了什么意外了“马上的女子小手用力甩着马鞭地抽着马儿，这匹刚刚两岁的小母马她平时可从来都舍不得打一下的，但是现在芳心急切下却是连连抽着。

　　“咦？当楼大美人抬起首却是见到了一幅让她芳心惊骇的场景。

　　前面街道中间一对男女正亲热地拥在一起，女子身材绝美！衣衫有些不整，哭泣着正在亲吻着那名男子的脸。而那名男子的手上在轻轻抚摸着女子圆滚肥美的俏臀儿。但是让她惊觉的却是，那个男子竟然就是让自己寝食难安的心上情郎，而那个女子竟然是自己的二娘。

　　“啊！天哪！我心爱的男人竟然和我的二娘苟且在一起了？你让我怎么办啊？！“楼绛玉骑在马上见到了这个亲热香艳的场景，美目中的粉泪汹涌而出，掩住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音来。她本想冲上前去，骄傲地责备两个亲热中的男女。但是芳心里隐隐有种害怕，让她只想调转马头，飞快跑回家去，躲进自己的小阁中，就当作一场梦境一般，什么也没有看见。不过整个身子好像一点也不接受自己的控制，动也动不了一下。

　　“不，肯定是二娘勾引了他，他只是在作戏而已！剑月不会这样的他连我都不要，怎么会要二娘呢？！我以前那么冒失让剑月生气了，现在可不能再糊涂但是“但是楼绛玉心里又不由升起一道希望，希望事情的真像就如同她心里想的那一般。

　　萧径亭发现前面有道悲伤绝望的目光射向了自己，里面的压抑仿佛一团乌云一般。\_不由抬起头来，却是看到一匹雪白的大马上，一个美丽绝伦的女孩正掩着俏脸失神悲凄的哭泣着，美眸中的光芒仿佛蒙了灰尘地珍珠一般惨淡。

　　“亭！怎么了？是谁在那里？！”秀情马上发现了萧径亭的异常，好像没有勇气转过头去，将自己的娇躯紧紧地贴上萧径亭。小脸摩蹭着萧径亭的面颊，微微有些害怕问道：“是不是我们熟悉的人？！“

　　“对！是绛玉！”萧径亭见到楼绛玉投来的目光中隐隐带着一种希望，心中轻轻一叹。秀情刚才为了自己已经断绝了所有的后路了，现在变是连渤海剑派也呆不下了，真正成为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子了。自己可千万不能再伤了她了。

　　秀情听完萧径亭话后，拼命扭着娇躯要挣脱萧径亭的怀抱，萧径亭轻轻地松开了她，但是却在她的小脸上怜惜地吻了一口。便要朝前面地楼绛玉走去。

　　“轰！”楼绛玉只觉得眼前一罢，宝石般的美目顿时变得黯淡无光，接着飞快地转过马头。朝前面飞驰而去。

　　秀情见之，本来那么一个厉害的女子，美目浮上的目光竟是不安和害怕。就仿佛一只孤零零地小鸟一般，美目一凄流出一串粉泪。粉拳捶向萧径亭。哭声嚷道：“你这个坏蛋，你让我怎么见绛玉和渤海剑派地人那？！“

　　安顿好激动的秀情后，萧径亭便立刻赶去连易凡那边。幸好，连易凡的虽然两腿齐根而断，但是性命终究是保住了。只是一辈子也不可能站起来，彻头彻尾成为一个废人了。

　　连易奕又是悲伤又是害怕，早已经昏睡过去了。只有连易成一人还在哭得面色惨白，而连易凡却是笑着在安慰着他。

　　“你就是萧径亭公子‘！”见到萧径亭走利床前，连易凡目中一亮望向萧径亭，微微有些疑色。而此时，连易成也不由转过脸来，充满惊讶朝萧径亭望来。

　　萧径亭微微一笑。接着拿下了手中的面具。露出了那张俊美无匹的脸，看得连易凡一震，而后喃喃自语，道：“难怪，难怪，难怪衣儿她“而此时连易成早已经扑了上来，双手抓住萧径亭地手臂，道：“难怪，难怪我每次见到萧兄的时候，总有一股非常熟悉的气息。没有想到萧剑月就是萧径亭啊！“

　　见到连易昶脸上还是挂着眼泪，但是见到自己后，却是大声笑着。目光还是像开始那样充满了崇拜，萧径亭心中不由浮起一股深深的歉意。

　　“刚才小妹说萧径亭公子和三弟是好朋友，我还说那是三弟在吹牛，没有想到是真的！难怪三弟晕近变得出息了，却是在萧公子身边调教出来的！“连易凡就算在这个时候，还是保持着世家弟子的稳重，接着目光朝萧径亭望来殷切的一眼，道：“萧公子，连易凡在这里求你一件事情？你可会答应吗？！“

　　萧径亭笑道：“连太哥且说说，只要我能够办到地，我都会答应！“

　　连易凡将目光望向连易成道：“现在我已经成为废人了，爹爹的年纪也大了！这个家的重担再过几年，就要落在我们兄弟的肩上了。但是易昶，那个糊涂混蛋蛋，所以日后，连家就要靠三弟支撑起来了，所以还请萧兄在这几年中多多调教调教他，目后也多多的扶持他！我看三弟是愿意听你的！“

　　连易成面上一惊，连道不可，但是却被连易凡严厉的一眼生生止住了嘴。

　　萧径亭拱手笑道：“易成兄变得出息倒不是我的功劳，\_不过日后我肯定会尽我所能，让易成兄好好做上这个家主的！“

　　“那就连易凡就感激不尽了！”连易凡笑道，接着面色一讶道：“三弟，莫非你心里是已经有了什么人了不成，是哪家姑娘啊？！”

　　萧径亭在边上唯有闭口不言，望着连易凡充满欢喜和祝福的目光，他胸口竟然有种透不过气来到感觉。但是不得不微笑着脸，听着他们说话！

　　“她叫盈盈！”连易成目中顿时变得痴迷起来，面上也充满了幸福和甜蜜。接着朝自己的兄长讪讪一笑道：“不过她从小就是一个孤儿，不是大家的小姐！“

　　“不要紧，\_要紧！”连易凡呵呵笑道。面上顿时也浮上一道红光，道：“爹爹和族老他们我会去帮你说话的，再说那个姑娘能够让你发生那么大的变化，那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好姑娘，目后你做上家主也有个贤内助在后面扶持着你！哈哈！“

　　听到断腿的连易凡充满爽朗的笑声，萧径亭地心几乎扭结成为一团，内疚得几乎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了！正要借口离开的时候，楼竹廷便朝外面走了进来，见到了这般模样的萧径亭，顿时满脸的惊讶道：“兄台。你贵姓啊？！怎么跑到我的家里面来啦！”接着一拍脑袋道：“记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夕公子！”

　　见到楼竹廷，萧径亭本来就愧疚的心，变得越发扭曲起来。因为楼竹廷这小子从小就暗恋着秀情。而偏偏他萧径亭刚刚将人家给上了！给他们的二娘开苞了。轻轻呼出一口气后。萧径亭没生好气朝楼竹廷蹬去一眼，道：“你装什么傻啊，我是萧径亭！”

　　“我知道！”楼竹廷顿时作出捶胸状，接着苦下脸道：“天哪，我只是妒忌你这小子怎么长得比一个女人还要漂亮啊。你也不怕遭到天遣那？你还让不让我们这群人活啦，我原本以为天下间就没有比我英俊的人啦！“

　　萧径亭知道楼竹廷过来八成是楼丫头的事情，正好可以趁机离开，不由问道：“你过来，可有什么事情吗？！”

　　“还是因为那个可怜的丫头呗！”楼竹廷面上一阵无奈，朝屋内人抱歉一笑，便拉着萧径亭往外面走去，朝萧径亭苦笑道：“萧兄啊。我真怕你会遵到天遣啊！老实说，你伤过多少女孩地心了！“

　　萧径亭正在想着怎么和楼竹廷开口说起秀情的事情，那可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啊，想要开口就仿佛嘴唇有千斤重一般，想要说出来的那种痛苦，不啻一个不会武功地人从玉溜山上睁着眼睛跳下末。

　　听到楼竹廷地话后，萧径亭不由笑道：“其实我就是一个小白脸，我越来越这么觉得了！那些个可爱的女孩真是没有眼光，就偏偏看上我这个王八蛋了！“接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目光紧紧盯着楼竹廷，便要说出秀情的事情。

　　楼竹廷见到萧径亭这般作践自己，\_不由奇怪地望向他那张俊美无匹的脸，笑道：“兄弟啊，你是觉得自己搞定那么多美人儿内疚啊！孩是因为上了我那个美丽的二娘，觉得对不起我，才这般作践自己，好让我心里平衡啊！“

　　萧径亭顿时目瞪口呆，良久后方才朝楼竹廷道：“你都知道了？你不找我决斗吗？！“

　　“废话，我打得过你吗？还有一点，我汞远是配角，只有穷装大方了！“楼竹廷顿时狠狠地朝萧径亭蹬上一眼，接着面色一正，道：“说是在地！我那个时候和老爹最大的矛盾，就是秀情了！我认为老爹将她娶来，但是没有将她当作妻子，只是将她当作了娘的替身，在那里天天看着！那简直是暴敛天物啊！“接着朝萧径亭微微一笑道：“萧兄啊，我是个无欲主义者，还是个完美主义者！见到秀情得到真正的归属了，我绝对没有一点的难过，只有高兴和祝福，真的！唉！你爱信不信，不要那么猥琐的眼神看我行不行？！“

　　“我信！但是你说你无欲，那你将你的太屁股师姨上了，那是怎么一回事啊？！“萧径亭有些眉开眼笑地望着楼竹廷。

　　“性欲除外，性欲除外！”楼竹廷连忙笑道，接着面色一正朝萧径亭道：“我说兄台啊，你既然连我老爹她女人也敢上了，我求求你不要放过我的妹妹如何？她现在乖得就如同一只绵羊一般，你无论什么时候想上，无论你想怎么上“

　　“打住，打住！”萧径亭连忙皱起眉头，撇撇嘴道：“我还从来都没有见过你那么龌龊的大哥那？！“接着便不再理会楼竹廷，直接朝楼绛玉的院子走去。

　　走到中途的时候，楼竹廷忽然叫住了他，目光真挚道：“径亭，我妹妹真的就拜托你了。她现在真的变得乖巧了！“

　　萧径亭笑着点点头，接着脚步变得更加飞快。

　　当走出楼竹廷视线的时候，萧径亭面上的神情顿时变得凝重起来，甚至是从来都没有过的那种凝重。现在地他，心里真的好像一股沸腾得乱糟糟的粥一般。里面的愧疚，痛苦，难过，还有责任，危险，难于做下的抉择。还有隐隐中的那股害怕！让他几乎要背过气一般的难受！

　　“其实楼竹廷他比我厉害的多了，无论什么事情，他都浅尝辄止，从来都不让自己深陷其中！他这个境界可真是了不起得很那？！“萧径亭赶紧戴上面具。长舒一口气后。走到了楼绛玉的院子面前，这次门口不但有舒儿那个小丫头，还有几个修长健美的女剑侍，牢牢地守在园子地门口处。

　　“这几个女剑士肯定是楼绛玉派来守着我的，肯定是不让我进去的了！“萧径亭心中苦笑。走到跟前朝舒儿笑道：“你家小姐在里面吗？我进去找她有事儿？！“舒儿微微有些哀怨地朝萧径亭望来一眼，但是并不像以前那样冷言相对了，只是细声朝萧径亭说道：“萧少爷，小姐这次是真的佑透心了，我看得出来！她今后再也不会“萧径亭轻轻应了一声后，便直接要朝里面走去。外面几个女剑士连忙拦住了萧径亭俏声说道：“对不起，萧少爷，掌门指定不让您进去！“

　　萧径亭脚下一点。飞快地飘进院子，直接落在了楼绛玉地小阁上。刚刚落足，便听见了里面传出悲悲戚戚地哭声。让萧径亭心中一宽，暗道：“会哭就好，那还不算彻底凉心了！”萧径亭轻轻落在了外面的客厅中，里面传来的抽泣声音变得越发的凄切起来。直到萧径亭走进了闺房中，楼绛玉也没有发现他。

　　“真是个迷死人的丫头啊！”萧径亭走进闺房地时候，里面还是那么的豳香！楼绛玉就扑在床上悲声哭泣，唯有上半身娇躯趴在了锦被上，下半身还是落在床沿下来，使得两瓣肥大的香臀高高耸起，如同两只浑圆美丽的肉山一般。这样一来，越发显得两只玉腿的笔直和修长，美丽的姑娘随便摆个姿势，看在男人的眼中，就仿佛觉得那是上天专门派下来勾引你的。“小姐，萧剑月来了！”萧径亭缓缓走到楼绛玉地身后，轻轻说道。“在哪里？在哪里？”楼绛玉连忙停止了哭声，接着急声说道，然后又哭得更加厉害道：“让他出去，让他出去！我不见他！这辈子我再也不要见到这个混蛋了！“

　　萧径亭走到床沿坐下，笑道：“萧剑月他已经来了！”

　　楼绛玉娇躯一颤，接着转过娇躯见到萧径亭轻笑的脸。就是那张脸，就算在梦中也一直不停在折磨自己，让自己茶饭不思，让自己欣喜若狂！让自己伤心绝望，让自己毫无生趣！

　　“你来做什么？你这个伪君子是不是还想来骗我，骗我这个又笨又骄傲的蠢女人啊！“楼绛玉美眸闪过无数道复杂的目光后，最后浮上一道刻意的骄傲将自己保护起来，冷冷说道：“我现在已经醒了你既然能够背叛我的爹爹，和我二娘好了！那你现在算是过来做什么的？让我听你的解释，让我继续被你的虚伪骗得还是痴痴爱你吗？“

　　“我已经醒了！是的，在你将那个定亲玉佩还给我的时候，我不但没有放弃辛望，反而更加爱你了！都爱到骨子里面了！“说到这里的时候，楼绛玉那刚刚筑起的冷漠和骄傲又纷纷崩塌，美目一片痴迷哭道：“我还想着，只要渤海剑派真正度过这场劫难后，我就将掌门的位置让给别人，然后跑到你的面前，跪在地上求你让我嫁给你！做你的乖乖的小妻子！“

　　“但是！在见到你和我二娘在街上公然苟且的时候，我就看清楚你的面目了！你以前无论是待我好，或者是冷淡我！那都是在耍手段，都是为了骗我越陷越深！让我不可自拔最后无论你做什么坏事，都任由着你！现在我已经看出你的阴谋了。你休想再骗我了！“说罢，楼绛玉眉宇间又浮起一道骄傲的冷漠，只不过看来是那样地脆弱，好像轻轻吹一口气就可以将那股骄傲吹得烟消云散。

　　“我没有那么无耻！”萧径亭静静地听着，接着笑道：“或者我有那么无耻，但是并不会用在女子的身上！呵呵！“萧径亭露出一个惨白的笑容。

　　“小姐，我现在和你说实话！我其实不是萧剑月！”萧径亭接着站起身子，朝楼绛玉叹息一口，说道。楼绛玉面色顿时一讶，接着美目紧紧盯着萧径亭的俊脸。说道：“你又要来骗我吗？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你这个伪君子“真是个笨丫头！兴许以前很多事情，我实在是不应该瞒着你的！“萧径亭轻轻笑道，接着苦笑道：“我其实就是声名更加不好的那个萧径亭！“

　　“那！那。那天故意陷害我的梦君奴。也是你的女人，她来陷害我也是你的主意了“楼绛玉美目顿时涌起一阵深深的悲哀。

　　“算，是吧？！”萧径亭目中闪过一道迷惘说道，接着面色一正道：“她那样不客气地对付你，不是出于我的主意啊！这个丫头。本来就是那样刁钻的！“

　　见到提到梦君奴的时候，楼绛玉美眸顿时一黯，那股悲伤又让她忍不住哭得更加伤心起来。

　　“我的真面目，要是说出来，甚至比小姐所知道地更加不堪！”萧径亭轻轻说道，接着双目望向楼绛玉道：“我有很多女人，好多啊！多得我都不知道有几个，而且以后还不知道会增加几个！我有个莫姨。她从小就抱我疼我，现在她已经成为我的女人了。还有你的任夜晓妹妹，还有池井月也是因为临时被我破了处子娇躯，才跟了我的！我的女人中，有好几个，是我挚友的梦中情人！其中有一个，还是你在小岛上地那个师父！你说我是不是够混蛋的？！“

　　“师父？她也是”楼绛玉顿时不可置信地望向萧径亭，良久后方才开口问道：“那都是你用手段骗来的吗？她们现在都乖乖地跟着你吗？！“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我用手段骗来的，但是她们现在天天都在思念着我，做梦都想着和我亲昵！“萧径亭面上浮上一股无比的温柔，轻轻说道。

　　“她们真傻啊！”楼绛玉缓缓说道，接着朝萧径亭问道：“那我二娘呢？你这样简直和畜生，没有什么分别啊，我爹爹他““勉强说来，我是你爹爹的一个朋友！”萧径亭笑着说道：“在他临死的时候，我就在边上！他嘱托我用萧剑月的身份来到渤海剑派，解救渤海剑派大危机！还有“萧径亭目光望向了悲凄的楼绛玉道：“还有就是让我照顾你，娶你！至于秀情！”萧径亭连忙转移了话题，道：“在和你爹爹交好之前，我就认识了她！但是\_不知道她是渤海剑派掌门的夫人，那个时候她有另外一个身份！那个时候，她是我的敌人，我在利用她，算计她！但是不知道怎么的，她就成为我的女人了，我自己也不怎么清楚！“

　　“那你爱她吗‘！“楼绛玉忽然停止了哭泣，仰起小脸期萧径亭说道。

　　“爱她？！\_不知道！”萧径亭眉头一皱，面目一柔，轻声而又坚定说道：“我只知道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显赫的身份，背叛了自己的师门，在渤海剑派也不能立足！已经成为一个孤零零的女人，我不舍得对不起她，也不容得我对不起她！“

　　萧径亭接着说道：“等到渤海剑派事了以后，我就会北上突厥！寻找我妻子的下落！要是天幸她还话着，那好极了！要是她死了，我就带着我的这些女人们，好好找一个地方住下来，再也不东奔西跑了！至于小姐你“萧径亭朝楼绛玉望去一眼，柔声说道：“小姐你自己把握吧！我先离开了！“

　　“你站住！”萧径亭走到门口的时候，楼绛玉忽然叫住了萧径亭。当萧径亭转过身去的时候，楼绛玉美丽绝伦的小脸上变得紧张激动起来，高耸的酥胸不住起伏着。美目紧紧盯着萧径亭，里面无数复杂的神情在汹涌着，仿佛芳心深处所有的企盼和情感猛地要冲出来一般。

　　良久后，所有的火热和复杂还是纷纷被压制下来，那张美丽的脸蛋变得清冷下来，楼绛玉朝萧径亭望来细声道：“你能不能揭下你的面具，让我看看你的真脸”萧径亭随手扯下脸上的面具，窒中仿佛猛地一亮。楼绛玉目中一痴，小嘴喃喃自语道：“难怪！难怪啊！”

　　“萧径亭，起床啦！”萧径亭正蒙着脸大睡的时候。忽然耳边传来楼竹廷大声的叫嚷，顿时吵醒了他的美梦！就在他准备再躲进被窝大睡的时候，楼竹廷猛地掀开了他的锦被，道：“径亭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以前你可从来都不睡懒觉的啊！“

　　萧径亭无法。只得起身！正在穿衣服的时候，楼竹廷满不在乎地说了一句道：“你的艳福又来了，外面有个绝世大美人在等你！”

　　“是姓夕的那个臭丫头吧！”萧径亭顿时皱起眉头说道。

　　“不是吧，那么神！你怎么知道的，不过那个丫头香得很。哪里臭了！“接着皱起眉头朝萧径亭说道：“兄弟，艳福来了还板着一张脸，也末免太虚伪了吧！怕我妒忌啊！“

　　“她是催命来地！”萧径亭淡淡说道，接着飞快穿起衣服。在他再说，告诉楼竹廷自己和秀情通奸地事情，就仿佛是自己睁着眼睛跳下玉溜山，但是要是答应夕俏佳对付梦君奴，那就等于自己在边上站着。然后将自己心爱的女人推下了玉溜山。

　　见到萧径亭面色惨淡，楼竹廷也连忙住口不再说话，朝萧径亭轻轻一笑，帮着萧径亭唤来外面的小丫头给萧径亭穿上衣裳！

　　当萧径亭仿佛一个被判死刑的的犯人一般走向外面院子的时候，夕俏佳美丽窈窕的身影站在院子中间，仿佛一多无比美丽的荷花一般，显得那么的圣洁，那么的纯净！

　　“这个夕俏佳越来越让人觉得她是一个仙子了！”萧径亭心中暗道。

　　“萧公子看来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啊，脸上好像没有什么精神啊？！“萧径亭的脚步刚刚走进院子，夕俏佳便转过娇躯，如同宝石一般的美眸朝萧径亭望来甜甜笑道。

　　萧径亭见之，顿时苦笑道：“见到了夕小姐这样美丽的厉害姑娘，要来逼着我表态，我实在是害怕得很，精神怎么又好的起来啊？！“

　　夕俏佳听到萧径亭挖苦地话后，美丽的玉脸上汉有一点儿不高兴，反而朝萧径亭淡淡一笑，款款走上前来。柔软美丽的玉手还是没有一点忌讳地握住萧径亭的手掌，直接朝外面走去。

　　萧径亭不由笑道：“俏佳小姐这般，难道不怕那些闲人传出古剑阁仙子被人射落在地，收入萧某私房中享用的谣言吗？！“

　　“在乎那么多做什么？再说她们又根本不认识是谁啊！”夕俏佳朝萧径亭轻轻一笑，接着美目闪过一丝狡猾，道：“我带萧兄去见一个人，一个你做梦都会想要的美人儿！一个你魂牵梦绕的美人儿？！“

　　“然后呢，然后就让我表态，帮助你对付奴儿吗？！”萧径亭苦笑道，接着目中一亮，心中涌起一阵枉喜，朝夕俏佳说道：“你刚才说什么？一个我梦牵魂绕的人，那是谁？“

　　夕俏佳淡淡一笑，玉足轻轻一点，萧径亭的身躯轻飘飘飞出几丈，就仿佛一对比翼双飞的鸟儿一般。

　　“到了你就知道了，古剑阁给你带来的惊喜，总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第十三卷 第十一章 绛玉异样

　　夕俏佳拉着萧径亭一朝直蓬莱城的南方跑去，眼望前面的小山谷，萧径亭心思不由变得微微有些紧张起来。

　　“到了！”夕俏佳轻轻掀开一道天然的青藤帘幕，转过俏脸朝萧径亭微微笑道，透过前面掀起的藤幕，萧径亭见到一道无比曼妙迷人的白色身影，那个女子的背景他是那样的熟悉，甚至是在梦中也经常梦到。

　　此时那个白衣女子正俏立在一处茅屋面前，站在两个翠竹下面。玉脸恬静地望着地面！使得青者欲青，白者欲白！配上女子浮凸修长的娇躯曲线，开成一道绝美的天然画卷。

　　“姐姐！”萧径亭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脚步顿时变得缓慢下来！轻轻地朝那个白衣女子走去！脚步也同样轻盈无比，仿佛自己的冒然前进会破坏了那幅美丽的画卷一般。

　　“你来了！”那个女子缓缓转过蛾首，见到萧径亭后顿时美目一亮，接着朝小手拈起长裙朝萧径亭欢快跑来，整个画卷又变得那么的轻快谐和。

　　萧径亭用力地将投进怀中的美人儿用力抱紧，嘴唇轻轻地吻着女子如云的青丝，鼻端轻轻地嗅着女子的幽香！两只手臂紧紧地环在美人儿的蛮腰上，就仿佛要将那盈盈一握的小腰儿折断了一般。

　　“好弟弟！姐姐真是想死你了！”感觉到萧径亭抱紧的力道，白衣美人儿小嘴发出一阵满足的呻吟！玉手轻轻地抚摸着萧径亭的面颊，柔声说道：“我这十几年都在那岛上好好过下来了，但是没有想到在你走的这些天中，日子竟然是那么难过！真奇怪哩！”

　　萧径亭轻轻掀开美人儿的面纱，露出了一张高贵美丽的脸蛋，凝脂一般的肌肤！雪白光滑的鹅蛋小脸儿既有花信少女的娇嫩，又有成熟女子的妩媚！甚至眉宇和小嘴轻抿间的风韵，萧径亭怎么也形容不来！

　　“以前弟弟从来都没有看清楚过姐姐的脸。现在姐姐让你看个清楚！”白衣美人儿微微娇喘地凑上美丽的娇靥，小嘴吐着迷人的香气朝萧径亭缓缓说道。

　　“好美，真是美丽啊！”萧径亭轻轻赞美道，但是双手却是沿着美人儿的蛮腰缓缓而下，摸上了美人儿光滑丰隆的香臀儿！接着抓住两辨柔软的香臀儿用力一分，然后用力将美人儿的整个娇躯提起，让美人儿修长有力的大腿环在自己腰间，然后直接朝前面的屋中走去。

　　“不要！弟弟快放下我，我再好好看看姐姐的脸！至于那坏事儿……，姐姐等下等下少不了任你这个坏弟弟作践的·”白衣美人儿扭动着美臀儿从萧径亭手上挣扎下来。接着将脸蛋凑近萧径亭的眼前，柔声说道：“弟弟不觉得我这张脸和一个人有些像吗？！”

　　“我就知道姐姐不会那么轻易离开小岛小的，肯定是有什么事情的！”萧径亭闻之，目光不由细细的望在白衣美人儿的娇靥上。

　　美眸如同盼兮。透着淡淡的迷雾！好像是微微湛蓝色的！小嘴长得弯弯巧巧。鲜红柔软得仿佛就如同一只樱桃般，显得又是红润又是香甘甜！看到这里，萧径亭不由凑上嘴唇在美人儿的小嘴上轻轻吻上一口。

　　瑶鼻又挺又巧，山根也高高隆起！看来应该是又骄傲又富贵的，只是姐姐向来温柔得很。所以以前看的时候，好像没有注意到第一点！不过类似的瑶鼻好像在哪里看过，有着外族女子的秀挺，又有中原女子的小巧！骄傲而又高贵，是绛玉！这瑶鼻简直和楼绛玉脸上的小鼻子一样，所以才使得我没有发现这一点啊。

　　见到萧径亭面色微微一变，白衣美人儿的玉脸顿时变得温柔凝重起来。朝萧径亭缓缓说道：“弟弟你想得没有错，我就是绛玉的母亲，也就是楼临溪的元配妻子！”

　　“轰”萧径亭闻之顿时心中一震，接着缓缓闭上了眼睛！顿时间仿佛推动了所有的主意“宗主，我是彻底的对不起你了，还有楼竹廷，绛玉丫头！上天怎么会和我开这样的玩笑啊！”

　　“怎么了弟弟？！你后悔了吗，后悔那天强要了姐姐了吗？那天人家那样求你，你硬是不理还给姐姐吃了春药，强行要了姐姐的贞洁！”萧径亭听到白衣美人儿轻轻一笑，心中猛地一阵惭愧，不是惭愧自己强要了她的身子，而且惭愧自己现在还作出这么一幅姿态，那不是让姐姐更加难受吗？！

　　他本来以为白衣美人儿在说出这些话的此时，玉脸的神情是艳丽冰冷的！但是睁开眼后，却看见到了美人儿的脸蛋上温柔无比，美目中还稍稍带了一许妩媚，甚至可以称为一种放荡！

　　“但是姐姐一点也没有后悔过，相反心里还快活得很，不让姐姐在那次以后怎么还会你使坏！”美人儿微微张开小嘴，对着萧径亭的嘴唇轻轻吻了一口，接着说道：“弟弟觉得内疚是吗？觉得对不起楼宗主是吗？”

　　“是啊！临溪是个好人，而且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白衣美人儿轻轻抱住萧径亭，将蛾道贴在萧径亭的脸上，柔声说道：“而且他对我那么的痴情，我本来应该爱他的！但是偏偏我怎么做不到去爱他！不愿意和他住在一起，不愿意和他同床！连竹廷和绛玉这两个孩子，也都是实在没有办法下，才会有了她们的！”

　　萧径亭轻轻的拥着美人儿柔软的娇躯，静静地听着好说话，也不插上一句。

　　“我其实是被派到渤海剑派的卧底，可能是因为我是被逼着嫁给临溪的，所以心里对他有很大的排斥！而且临溪他太君子了！”白衣美人儿仰起小脸朝萧径亭轻轻一笑道：“弟弟你不要笑我，我虽然看来正正经经的，但是其实对宗主那咱规规矩矩的男人并不喜欢！本来姐姐以为这一辈子都碰不上自己喜欢的男人了，没有想到却是遇到了你这个又坏又大胆的小坏蛋儿，守了几十年的贞洁竟然让你这坏蛋撩拨得毁了！而且在心中，还没有什么羞愧！甚至也不是因为你是楼临溪的后辈。你是他的朋友而觉得有什么不对！不过面对我的亲生女儿绛玉的时候，还真的有些不能坦然相对！你说姐姐是不是个不要脸的淫荡女子？！”

　　“不！姐姐比起任何女子都要高贵，都要圣洁！”萧径亭连忙在美人儿的玉脸上轻轻吻了一口，接着说道：“姐姐的纯洁在心里，思想不像普通女子那样庸俗罢了！”

　　“是啊！可能因为我们外族女子生来就是这样吧！只要找到了自己心爱的男人，就不用顾忌什么伦理廉耻，就可以直接和自己心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甚至于不用去顾忌这个男子的身份！所以我现在也想不通，为什么你们中原的女子，会有那么多的讲究的！”美人儿玉手轻轻地抚摸着萧径亭的胸膛。美目闪过一道悲伤，柔声说道：“但是宗主待我那样的痴心，我从来都不曾经真正待他好过，但越是这样。他待我就越好！姐姐心里对他实在内疚得很！所以当他们要我陷害宗主。陷害楼府的时候，我死也不愿意答应！他们都认为我爱上了宗主了，但是我并不爱他！”

　　“姐姐无法面对两方亲近的人，所以才会一个人躲到那个无人的小岛上，是吗？”萧径亭心中轻轻一叹。柔声问道。

　　“对！但是我走的时候，绛玉那丫头实在太小了，还离不开我！我心疼得很！”白衣美人美目闪过一道疼爱的目光，柔声说道：“所以等到宗主不在的时候，我就让一个朋友将玉儿带出来！带到岛上和我呆在一起，后来玉儿实在离不开我，我就以师傅的名义教她武功，让她经常一年半年地住在鸟由。而且不得和任何人说起！”

　　“在她十四岁的进修，就吵着闹着要叫我妈妈！我心里赶到很难过，为了不让她看出破绽，而且玉儿那丫头骄傲无礼，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故意对待她冷淡严厉起来！但玉儿还是那样的听我的话！”这个时候，白衣美人儿再也不掩饰心中的疼爱，温柔说道。

　　“那姐姐为什么又会跑着夕俏佳从岛上离开了！”萧径亭眉头轻轻一皱，笑道：“那个时候无论我怎么央求，你都不答应的啊！”

　　“因为夕姑娘是古剑阁的传人，和姐姐家里有着很深的渊源！而且她们待我有恩！”白衣美人儿轻轻说道：“而且她说现在有人正要利用渤海剑派，将渤海剑派推进深渊！我本来就对不起宗主，而且渤海剑派里面还有我的儿子和女儿，所以姐姐就再也呆不住了！”

　　白衣美人儿笑道：“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有人逼着姐姐一定要害死楼宗主，让我自己掌握渤海剑派！姐姐被逼得没有一寸立足之地，是古剑阁的人将那座孤岛上的洞穴让给我住！而且帮我将玉儿接了出来，她们自己知道我住在哪里咯！”白衣美人美目闪过一道羞涩的光芒道：“夕姑娘将我接出来，本来是想让我告诉我十几年前的立场，让我劝你救下渤海剑派！但是她们没有想到，就在那么几天中，我竟然成为了弟弟的女人了！”

　　“姐姐也劝我要伤害梦君奴而救下渤海剑派吗？”萧径亭轻轻一声叹息，接着白衣美人儿轻声问道。

　　“是的！”白衣美人闪过一丝疚愧，柔声说道：“我不知道那个梦君奴是怎么样的一个女孩，竟然能够让弟弟这样爱着她！姐姐也不知道这样劝你是不是怎私得很？姐姐也知道要作出这样的决定非常的痛苦，因为姐姐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经过了和弟弟今天相同的事情了？”

　　见到萧径亭面色一正，认真听着，白衣美人儿美目一迷道：“那个将我嫁给楼宗主的，正是我爹爹！”

　　萧径亭闻之身躯一震，因为不知道为何，他心中竟然想起了自己最爱的那个女子，妍儿。

　　“我爹爹人小就待我好得很！就算他逼着我嫁给楼宗主。我心里还是怪不起他来！”白衣美人儿轻轻说道：“但是他后来逼着我害死楼宗主，自己做上渤海剑派的掌门！和弟弟今天要面临的选择一样，我面临的选择是，一边是我挚爱的父亲，一边是无数生灵的性命！而弟弟根面临的选择则是，一边为弟弟心爱的女子，一边则是无数的生命，还有你的朋友。还有一个爱你的姑娘楼绛玉！”

　　萧径亭只是静静听着，目中也没有任何思虑的神情，只是扭曲着痛苦光芒。

　　“当时姐姐虽然不爱楼宗主。而且爹爹也答应好好保住姐姐的两个孩子！甚至亲自调教她们？但是姐姐不定期是选择慈善了自己的爹爹，一个人躲在孤岛上，再也没有见过我的爹爹！”见到萧径亭面头紧锁，面上的神情无比痛苦。白衣美人美目满是温柔和心疼。玉手轻轻地抚上萧径亭的眉宇，仿佛要抚平上面的悲伤和痛苦一般。

　　“至于梦君奴姑娘！”白衣美人轻轻一笑，朝萧径亭柔声说道：“我们儿女家，只要有一个疼自己。爱自己的情郎就够了！要是她真心爱弟弟，这点牺牲。她是能够接受的了的！也不会因此离开弟弟的，而且这出是我们的爱人应该做的！”

　　萧径亭仿佛没有听到白衣美人儿的话一般，面色忽然一正，朝白衣美人儿说道：“那和姐姐一样，被派到中原来的突厥美人是不是还有很多？”

　　白衣美目一悲，接着轻轻地点了点头。

　　萧径亭脸上的神情顿时变得恐惧紧张起来，朝白衣美人儿问道：“那姐姐知道一个叫妍儿的女孩吗？她就是我的妻子，她是不是也是你们的人？你知道她现在还活着吗？她现在在哪里？”

　　“关于萧兄爱妻的事情。夕俏佳倒是知道一些”这个时候，外面传来夕俏佳动听迷人的声音，接着款款走来朝萧径亭说道：“萧兄啊，你可还记得你当初答应过我的三事情吗？”

　　萧径亭微微一阵苦笑，眉头一皱朝夕俏佳说道：“自然记得！”

　　“萧兄答应只要我当日为你解围，你便答应我三件事情！”夕俏佳走到萧径亭的面前，娇声说道：“第一件事情，我就要萧兄答应我，挽救渤海剑派！不要让天下狼烟四起，不要让天下黎民流离失所，横尸遍野！”接着夕俏佳朝萧径亭说道：“至于那会伤害梦君奴，萧兄还记得当日你被困在孤岛的时候，为何只有我去救你吗？”

　　萧径亭目光一正，朝夕俏佳说道：“俏佳想要入什么呢？”

　　夕俏佳满怀深意的朝萧径亭望去一眼，道：“那是因为苏临礁将通往那个方向的海路全部封锁了，连秀情的船也过不去，而苏临礁可是……”

　　萧径亭微微一笑，仿佛没有听见一般，朝夕俏佳问道：“夕仙子你还没有告诉我妍儿的事情那？”

　　“妍儿的事情我知道！我也知道她在哪里？但是我现在不能告诉萧兄她在哪里？”夕俏佳轻笑说道：“这不是故意刁难萧兄，要借机逼迫萧兄答应我的要求！而是说出来的话，对目前的形式没有一丝好处，而且对开妍儿姑娘也没有什么好处！”见到萧径亭面色一冷，夕俏佳美目一柔道：“但是请萧兄放心，我师门肯定会全力营救妍儿姑娘！只要等到渤海剑派事了以后，萧兄便立刻北上突厥！而夕俏佳的师门也肯定会倾尽全力去将妍儿姑娘带回萧兄的身边：”

　　“那前提就是我要答应你们的要求吗？！”萧径亭胸口不住起伏着，面色清冷！使得他缓缓地舒出一口气，朝夕俏佳淡淡说道。

　　白衣美人儿美目不由朝夕俏佳望去央求的样，然后温柔地朝萧径亭望去一眼，表示安慰。

　　“是的！”夕俏佳美目闪过一道歉意，但是面上却是没有一丝愧疚，那张美丽绝伦的玉脸上还是挂着淡淡的笑容，接着萧径亭静静说道：“俏佳虽然想尽办法要让萧兄答应对付梦君奴，但是俏佳也绝对不会利用妍儿的事情来逼迫萧兄答应在下的要求！救人性命本来就是本门的宗旨所在。但是偏偏只有救下了瀚海剑派，使得中原没有战乱，本门才有救下妍儿的前提条件！所以望萧兄明鉴！”

　　萧径亭惨淡一笑，面色一正朝夕俏佳说道：“我答应和你一起对付君奴！”接着嘴角微微一笑道：“不过夕姑娘为了让我答应，也多废了太多的心思了！我心中早就已经做了决定了，就算姑娘不说起妍儿的事情，就算姑娘不带姐姐来，我也会答应夕姑娘的，甚至夕姑娘连我答应你的三件事情也不用浪费了！”

　　“奴儿，我曾经信誓旦旦说过绝对不会和夕俏佳联手对付你的。绝对不会伤害你一丝一毫的！对自己的朋友，我萧径亭便从来没有违背过信义二字，没有今天却是违背了对你的誓言了。”暗道：“但是奴儿你千万不要怀疑我对你的爱，日后就算是拼了了我的所有，也会补偿对你的伤害！爱你一生，护你一世！”

　　接着萧径亭走到白衣病人面前，横地将她抱起。朝屋基内走去朝夕俏佳说道：“正事说完了，现在我要和姐姐欢好做爱了！借用夕姑娘的地方一用。”

　　白衣美人儿一声娇呼后，美丽的脸蛋顿时羞得满脸通红。但是却乖乖地将柔软的手臂环在萧径亭脖子上，蛾道紧紧地埋在萧径亭的怀中。

　　夕俏佳美目深深地朝萧径亭望了一眼，玉脸微红地轻啐一口，足下一点，便飘出了两人的视野。

　　三日后，萧径亭去梦君奴处带回秀情。不过在那里只见到了黄衣和蓝衣，并没有见到梦君奴！

　　秀情和萧径亭并肩走回楼府的时候，一扫在轿子中的妩媚，美丽绝伦的玉脸上还是如同往常一般冷艳高贵，使得下人见之纷纷行礼。虽然外面看来秀情端庄沉稳，但是芳心中却是有着百般不自然，仿佛所有人都知道了她和萧径亭的事情一般。

　　“你这个坏蛋，你让我怎么去见绛玉她们那？！”走到无人处的时候，秀情再也忍不住狠狠转过娇躯，粉拳朝萧径亭捶来一计，美目朝萧径亭狠狠的白上一眼，娇声嗔道：“你这个坏冤家，我在那边住的好好的，你接过来做什么！要是让我来做那些羞人的事儿，那可不要休想啊！”

　　萧径亭不由将秀情丰腴浮凸轻轻地拉进怀中，笑道：“那是谁在床上不要命地要了又要，搞得下面肿得早上连订都起不来，好像要将失去了十来年都补做回来一般……”

　　“不许说！不许说！你这个坏蛋，都是你作践我，让我不知道廉耻的……”秀情朝四周扫视一眼，接着狠狠凑上小嘴朝萧径亭狠狠吻上口，粉拳重重朝萧径亭胸膛捶上一计，接着说道：“我失去了那十几年的最好年华，再也找不回来了，做那些羞人的事又有什么用处”

　　说道中间的时候，萧径亭忽然发现在秀情柔软迷人的娇躯忽然一僵，小嘴也停止了说话，萧径亭不由转过脸朝后面望去。

　　只见到后面一个绝色佳人的俏脸缓缓从一个窗户上伸出，竟然是美丽绝伦的楼绛玉。

　　“那里什么时候还开了一扇窗户的！”萧径亭心中顿时一惊，接着目光朝楼绛玉望去，微微一笑。

　　这个美丽的丫头玉容虽然有些惨淡，但是见秀情后不但没有冷顔相对，反而还朝秀情点点蛾道招呼！只不过神情间微微有些不自然。但是美目却是没有朝萧径亭望上一眼。倒是秀情微微有些羞赧歉意，赶紧从萧径亭怀中挣脱，红着脸蛋朝楼绛玉柔声道：“玉儿，你在那里做什么？”接着款款朝楼绛玉那儿走去。

　　萧径亭无奈下，只有跟着秀情一起朝楼绛玉走去！

　　楼绛玉仿佛没意识到秀情现在的身分，缩回玉脸后！密密的墙上缓缓升起一个口子，接着从里面走出一个丰腴起伏的迷人娇躯，正是美丽的楼绛玉。

　　此时的秀情仿佛抛去了心中所有的难堪，面上没有一丝不自然。美丽绝伦的玉脸上还是和以前一般，望向楼绛玉满是温柔和疼爱。微笑着走到楼绛玉的身前，轻轻握住她的玉手，柔声说道：“玉儿，这几天我都没有见过你，真是想死我了！”

　　楼丫头的城府还不如秀情，面上的神情还带着一丝不自然！但是却也面色温柔地听着秀情说话，待过一隈后，两人便也亲热说起话来！不过二娘这个称呼，楼绛玉却是再也叫不出来了。

　　萧径亭虽然心中惊讶得很。但是楼绛玉不和自己说话，就算朝自己望来一眼，面上的神情也是淡淡的！所以便只有站在一边听着两人说话。“萧公子，今天早上连邪尘家主已经到了楼府了！方剑夕公子和任断沧盟主要等到明天才能到蓬莱！”就在萧径亭静静站在一边时。楼绛玉美目忽然朝萧径亭淡淡望来一眼。道：“今天连邪尘家主一到府上就说要见你，现在恐怕还在等你，萧公子便过去一趟吧！”

　　萧径亭闻之点点头，笑道：“我现在就去！”接着朝正厅飞快走去。

　　萧径亭走出几丈的时候，后面忽然又传来楼绛玉的声音。淡淡说道：“还有连易奕小姐和任剑絮，已经到我这里找你好几次了！”

　　“我该叫你萧剑月少侠，还是叫你萧径亭贤倒侄？或者干脆叫你先生呢？！”萧径亭刚刚走进正厅的时候，连邪尘便呵呵大笑朝萧径亭走来，双手握着萧径亭的手掌热情招呼道：“但是无论贤侄是谁，但是今天又一次大恩于我连家，贤侄让我怎么报答哦？”

　　在室中，只有连邪尘和连易奕。连易成三人。美工没有渤海剑派的人在里面侍候着。

　　“不用客气的，这是应该的！”见到连邪尘满目的感激，萧径亭心中更是愧疚！而此时连易成更将真挚热切的目光望来，让萧径亭唯有朝他歉意一笑，使得连易成面上大是不解。

　　连邪尘目中接在一凄，指着连易尘说道：“我的大儿子连易凡，为人稳重，又富有侠义之心，本来最合适做家主的！但是偏偏被连易昶这个逆子……，而连易成这个孩子虽然不那么聪明，但是人品还算不错，而且在最近还有很大的长进，所以我想要将他立为家主的继承人，日后还请贤侄多多教他，我的那一套他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中却是不以为然的！他最崇拜的就是贤侄你了！”

　　萧径亭待要客套几句，连邪尘面上浮上一道央求，朝萧径亭说道：“所以在等到渤海剑派事了这后，我想要请贤侄去我连家住上一段日子！一来好好逛逛南方的风光，二来好好地指点扶持易成，如何？”

　　连邪尘话音刚落后，连易成和连易奕目中顿时朝萧径亭射来热切的光芒！萧径亭心中一愧，目光闪过一丝歉意，正要以北上突厥的理由拒绝的时候，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萧径亭和连邪尘份份闭上嘴巴，目光紧紧朝门外射去。

　　“萧少爷，外面有个人让我将这张纸条给你！说完后那个便走了！而且还不准给其他任何人看里面的一个字！”接着一个人冲进厅中，从怀中掏出一个信封递给萧径亭。

　　萧径亭接过纸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确定没有毒后，方才割开上面的火漆！展开白纸。

　　“萧径亭，我是连易昶！还记得你的女人盈盈吗？还有楼竹廷的女人巧巧，都在我的手中……”

第十三卷 第十二章 相约绛玉

　　“对！萧径亭，我知道我父亲已经来蓬莱了，我已经完了！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杀了你！我押着盈盈和巧巧两个女人在连易成的秘密驻地中，只许你一个人前来！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哦？顺便给你看看你女人盈盈头上的发簪！”

　　萧径亭看完信中的内容，心中顿时一动！接着朝放在信封中的那支发簪望去一眼，然后连忙朝门外看去一眼，发现太阳已经偏西了，心中不由焦急起来。

　　萧径亭见到这封信明显有两个人的笔迹，后半封信中的字迹歪歪扭扭，但是从字字张牙舞爪暴戾凶狠，显然那人和萧径亭有着极深的仇恨，所以萧径亭几乎敢肯定是出于任洛冲之手。

　　见到萧径亭面上微微有些凝重起来，连邪尘不由投来一道关切的目光。问道：“贤侄，可是出了什么事情吗？要是需要帮忙的话，请不要客气！尽管吩咐下来，我连邪尘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萧径亭微微一笑，自然是不能让这件事情让他们知道的，不由将信收在怀中，朝连邪尘微微一笑道：“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只是涉及到一个女孩的事情！”

　　连邪尘和连易成闻之，连忙心知肚明笑笑，接着朝萧径亭说道：“要是贤侄有事情的话，就自己去吧！不用在这里陪我了！”

　　“等我回来后，就等着和家主大醉一场了！”萧径亭也不客气，便举手告辞出去！临走时终忍不住朝连易成望去了歉意一眼，却时对上了连易成满是暧昧的眼神。

　　走出大门后，萧径亭脚下一点，一下便窜出数丈，如同一道影子般朝府外射去。

　　萧径亭跑道一处拐角出的时候，前面大概就会遇见绣情她们了，萧径亭慢下了身法。但是仍飞快地朝外面走去。

　　果然在前面不远处的一个院子中，楼大美人儿和绣情美人儿还在那里拉着小手说话！件到萧径庭脚步飞快朝外面走过去，秀情美目不由朝萧径庭瞟来一眼道：“你这么快跑处去做什么事啊？玉儿还有许多正事找你那，你赶紧过来！”

　　“秀情这个美人儿收买起人心来真是厉害啊！”萧径庭见到绣情朝自己说话的时候，楼绛玉还事将美目投向别处。就仿佛没有看到自己一般，美丽的脸蛋也是淡淡的。

　　“连易昶和任恪冲现在几乎成为一个疯子了，就算是让秀情趣，那也没有用了！而且恐怕还会让任恪冲他们看出破绽的！”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朝两个美人儿走去。朝楼大美人儿问道：”绛玉，你哥哥呢？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又没有人让你站着说话啊！”秀情见到萧径亭站的远远的，不由朝萧径亭使来一道眼色，玉脸微责说道。

　　“我哥哥他现在不再府内。我也不知道他去什么地方了？！”楼绛玉淡淡说道。接着漫不经心朝萧径亭望来一眼，却是看出了萧径亭眼中的焦急，不由问道：“怎么？难道出了什么事情了吗？！”

　　“哦？！没有什么事情！”萧径亭微微一笑，朝楼绛玉说道，接着心中一动问道：“那你知道任剑絮这个丫头现在去哪里了？！”

　　听到萧径亭问起了任剑絮，楼绛玉顿时冷下俏脸冷漠答道：“我不知道，兴许在府里面和舒儿她们学刺绣那！”

　　“学刺绣？！”萧径亭心中不由微微一动，接着讪讪一笑，便朝外面走出，倒是使得秀情在边上若有所思！

　　“绛玉，你晚上迟些睡觉，我又事情要和你说！好吗？”走出几丈后，萧径亭忽然转过脸来，朝楼大美人儿说道。

　　楼绛玉美目投向一处美人蕉，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见萧径亭说话，但是在秀情推推她，将萧径亭的话重复一遍的时候，美人儿的玉脸顿时如同美人蕉一般的鲜艳动人，小嘴轻轻一啐，美目闪过一道嗔意。

　　当萧径亭走到上次见盈盈那个地方的时候，天边的太阳还露出小半张脸。但是这里看来实在是太偏僻了，就算还没有天黑，整个环境看来就仿佛带了一丝凄凉的味道。而小小的巷子里面，不要说没有一道人影，就是一条狗一只鸡也没有见到。

　　“啊！……”这是什么声音，萧径亭心中猛地一紧，呼吸也顿时变得急促起来，接着脚下一点飞快地朝那栋印象中的小阁飞驰而去。

　　随着萧径亭脚步的加快，那声音顿时变得清晰起来，明显可以听出那是女子的挣扎啼哭声，还有拍打嫩肉发出的声响！还有男子粗鄙粗喘地笑声，只有是个人就知道里面发生地事情。

　　“上天啊，千万不要发生那种事情啊？！这两个混蛋，我杀了他们！”萧径亭的心猛地扭起，接着眼眶一睁，仿佛要裂开一般。

　　“嗯！你放开……救命啊！”随着距离的接近，女子撕心绝望的声音越发变得清晰起来，萧径亭手中握着宝剑，咬紧牙齿猛地朝旁边的墙壁狠劈一计。

　　“轰！”那墙壁猛地被萧径亭劈倒半边，震碎了夕阳西下的宁静。

　　“啊！”与此同时，那边也同时响起一阵尖利的惨呼声，惊得树上的鸟儿纷纷拍翅飞走，顿时西边的残阳就仿佛血一样的鲜红。类似的声音萧径亭听见过，那就是女子在破身的时候才会发出的。

　　然后整个空间顿时安静了下来，萧径亭静静站在那里，那声惨呼响起的方向，目中的神情仿佛要将眼前的物事全部吞噬了一般。

　　“哈哈！萧径亭，我知道你来了！你听见了没有？我操了你的女人啦，我将她下面那娇嫩的地方都撕裂啦，好多的血啊！”接着一声疯狂的大叫声响在萧径亭的耳边，接着便传来一阵猛烈地肉体撞击声，还有女子凄苦哭叫的声音。

　　萧径亭面色如同山石雕琢一般，一点表情也没有。只是目中射出两道幽寒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一出方向。忽然，他嘴角，不经意间扯开一道淡淡的微笑，目中的神情也变得奇怪起来，脚下一点猛地朝前面冲去。

　　“你刚刚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萧径亭走到哪栋楼阁外面的时候，里面激烈的交合声，肉体撞击声，还有女子被捂住小嘴的呜咽挣扎声顿时变得清晰起来，但是萧径亭却是仿佛没有听见一般。目中冷冷地朝楼上射出！接着前面紧闭的大门缓缓朝两边打开，狞笑地连易昶渐渐地走了出来，朝萧径亭说道。

　　此时的连易昶，早已经没有了以前的英俊潇洒了。面上到处都是被烧伤的疤痕！这张脸如同树皮一般地恐怖吓人。不过好像伤得并不重，因为走起路来还是沉稳有力，甚至目中的光芒还是无比的精深！修为比起在金陵的时候，不知道要高深许多，甚至目中那道妖异的光芒也让萧径亭见之心中一寒。

　　“现在整个蓬莱渗透了我们的人。就连你楼府里面也有！”连易昶超萧径亭望来一眼，接着嘴角一阵狞笑道：“任恪冲兄现在正在强奸你的女人，没有功夫下在和你说话！”见到萧径亭面色冰冷，没有一丝笑容。连易昶哈哈一笑道：“萧兄的修为真是了不起啊，我连易昶听说任夜晓那个不知好歹的丫头跟了你以后，我整个就仿佛要疯了一般！而你听着自己的女人被操，看来就仿佛没有事情一般！”

　　萧径亭一阵冷笑，仿佛要作出若无其事的模样。但是却是忍不住面上肌肉一阵抽搐。索性住口不说。

　　连易昶见之哈哈一笑，接着目中闪过一道疯狂的目光，道：“你不要以为我们刚刚才强奸她的，我们已经整整折磨了她一夜了！屁股后面的小肉洞，还有小嘴分别都被我和任恪冲兄玩爆了，要不是为了让你听见破身时候地那声惨叫，她的落红哪里会等到现在才掉了！”

　　“萧径亭，你要不要也上来试试啊！”上面的任恪冲大声粗喘着，手掌在女子的肥嫩肉臀上狠狠击上几掌，哈哈大笑道：“这个屁股又大又肥，搞起后面来真是爽的魂儿都没有了，你他妈的上了我的师妹，我现在将你的女人三个肉洞都强奸啦！哈哈！”

　　听着任恪冲疯狂的大笑，还有女子压抑的惨叫痛苦呼声！萧径亭的剑眉紧紧拧在一起，朝连易昶笑道：“你们不是被梦君奴抓走了吗？怎么现在还能够出来啊！”

　　“梦君奴公主是救了我们，虽然她和我们少主斗得不亦乐乎，但是那只是小两口谈情说爱的把戏而已！那个美丽的公主时时都想压过少主一头，但是只要少主的人有难，她是肯定会出手相救的！”连易昶目中闪过一道讽刺的光芒，接着朝萧径亭轻蔑笑道：“你萧径亭虽然厉害，虽然聪明，虽然长得英俊得很，但是也不照样被梦公主玩弄于股掌之中，还一厢情愿地在那里自作多情！”

　　萧径亭乌青的嘴唇微微颤抖着，接着缓缓拔出了手中的宝剑，目光如同利剑一般朝连易昶射去。

　　“就要动手了吗？不急，我知道的事情都还没有说完那？！”连易昶面上一点也不着急，只是朝萧径亭笑道：“知道盈盈是怎么落在我们手中的吗？就是因为她背叛了梦君奴公主了，她一心想要从公主和魔门那里脱离出来，一心要做你的侍女！所以她就被交给我们了，我恨你入骨，玩够了她后，就利用她将你引出来了！”

　　“说完了吗？！”萧径亭目光一颤，整个身子顿时都变得发抖起来，接着朝连易昶冷冷说道：“今天无论是谁来了？我都要杀了你们了，还要将你们碎尸万段，错骨扬灰！”

　　听到萧径亭的声音冷的仿佛从地狱冒出来一般，连易昶身躯不由微微一颤，接着朝萧径亭说道：“不忙，我给萧兄一样东西看看！”接着从怀中掏出一条雪白的丝绸，看来仿佛是一条小亵裤儿！只是上面沾满了嫣红的血迹。看来尤其的鲜艳撩人。

　　连易昶将那沾着血迹的丝绸小亵裤放在鼻孔下，疯狂地闻了闻！然后对着上面的血迹舔了几计，目中的神情顿时变得火热妖异起来，指着那道血痕呼吸粗重道：“这是我们昨天开她菊花时候，嫩肉裂开时候流出的鲜血！看看，这血多红啊，多香啊！正好在包住小屁股的方向上，昨天晚上，那血流得连止也止不住！”接着连易昶将那条丝绸小亵裤朝萧径亭扔来。

　　萧径亭神情冰冷接过，接着放在鼻子下面轻轻地闻了闻。上面除了些许的血腥味外，还有女儿家肌肤上的体香，还有一点儿玫瑰香精的味道，想必是女孩在小解的时候，害怕在小裤子上留下味道，用沾了玫瑰香精水的巾儿拭过下身了。

　　“味道怎么样啊？不知道你当初是怎么想的。那么美丽的一个小丫头竟然不上了，竟然将落红留给了我们来取！”连易昶一边目光紧紧地盯着萧径亭一边朝上面喝道：“任兄，我们喝了小丫头的头道汤，现在将占有她处女鲜血的小亵裤儿扔下来！”

　　“好……好的，妈的！小丫头真他妈的紧。爽死我了！”任恪冲更加卖力地操干起来，女子地压抑地哭叫声和肉体撞击声变得更加激烈起来，接着从上面飘飘落下一条丝绸，上面同样沾着鲜血的血迹，只是那血迹刚刚染上，还是湿润的。

　　连易昶接过后，朝萧径亭哈哈一笑道：“拿去做个纪念吧！”接着将那小亵裤儿朝萧径亭面上扔来。

　　萧径亭伸手接住，目中微微一动。望着上面鲜红的血迹，整个神情顿时仿佛要变得疯狂起来。放在鼻端底下轻轻一嗅，接着郑重地放在怀中，缓缓地举起手中的长剑朝连易昶静静说道“今天你逃不了啦，就算你剑法练得再高，我也会杀了你的！”

　　连易昶虽然被萧径亭冷冷的言语吓得目中一颤，但是紧接着目中浮上一道狂喜，那丑陋布满疤痕的脸顿时变得扭曲起来。整个神情也仿佛变得无比的激动，目光紧紧盯着萧径亭，眼睛一眨也不眨，神情也显得紧张起来。

　　“啊？！”萧径亭手中的长剑缓缓举起，忽然身子猛地一颤！手中的长剑猛地落下，直划过自己的小腿，再也无力举起，小腿被剑刃划处不住地向外面淌着血液，瞬间便将这个裤子和长摆都染红了。接着身子一阵抽搐，顿时猛地摔倒在地，口中喷出一口鲜血，整个身子顿时变得冰冷颤抖起来，手背上的青筋更是凶猛爆起，仿佛要裂开一般。

　　“哈哈！哈哈！”连易昶顿时疯了，本来无限欢喜的笑容顿时变得沙哑恐怖起来！双目射出狂喜的目光，两行泪水随着狂笑而缓缓流下！

　　“连易昶，你笑什么？萧径亭那个小白脸中毒了吗？！”上面的任恪冲顿时停止了操干，神情激动问道。

　　一阵手舞足蹈的狂笑后，连易昶方才停下来，朝上面的任恪冲大喝道：“继续操你的女人吧！等我将萧径亭折磨个半死后，再轮到你来折磨他！”

　　“萧径亭，你不是非常的聪明吗？怎么今天会中了我的计策呢？啊？！”这个时候，连易昶方才敢走到萧径亭倒地的面前，目中的神情变得狰狞起来，狞笑着朝萧径亭说道：“怎么了？听到自己的女人被强奸了，被蹂躏了！伤心了吧，激动了吧！那我呢？你为什么要跟我抢任夜晓啊！等下我就将你这张英俊的面皮割下来，然后送给任夜晓那个瞎了眼睛的女人！她为什么会看上你？她凭什么看上你？！”

　　“知道吗？我一直在研究你，在寻找你的破绽，只是为了今天的报仇！后来终于让我找到了，你的破绽就是你的女人！”连易昶接下平下激动的神情，朝萧径亭缓缓笑道：“让你听到自己的女人被强奸了以后，你的心神就会全部乱了！无乱你装得多么的冷静，但是你的眼睛出卖了你啊！”连易昶蹲在萧径亭面前，将萧径亭痛苦的身躯翻了过来，双目紧紧地盯着萧径亭说道：“第一挑战学的丝绸小亵裤儿为什么我敢闻，因为那是打消你的戒心的！它没有毒的！而第二条沾血的小亵裤儿，我为什么不闻啊！因为它有毒啊，而且是魔门的剧毒。只要闻了一口就中毒了！你当时心情那么激动，又怎么能够想得到啊！”

　　“咦？！你手上拿的是什么？！”连易昶忽然发现萧径亭左手的手掌中紧紧拽着一张字条，目中一凝不由问道！

　　萧径亭连忙紧紧地握紧拳头，接着飞快地要放进嘴中咽下！但是手举到一半就没有力气落下，顿时被连易昶掰开手掌，将那纸条夺了去。

　　“儿子连易昶不孝，福建连家连邪尘特此告示天下武林，从日起，我将连易昶逐出连家！日后江湖上的朋友无论谁见之，都可出手株杀。不必留情！另外特令三子连易成为家主继承人……”连易昶接过纸条后，口中默读着上面的内容，看到后面神情渐渐狰狞起来，没有形状的嘴唇颤抖着说道：“连易成做家主。那个白痴！父……连邪尘你也老疯了，老呆了，竟然立一个白痴做家主……”

　　接着，整个场面仿佛定格了一般！连易昶面色忽然一颤，接着惊骇的目光猛地朝萧径亭望来，然后他发现自己的双手竟然连拿一张白纸也那么的吃力。整个身子仿佛僵了一般，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且连动一下也已经是不能了！

　　“啊！哦！”上面的任恪冲知道萧径亭已经被制作住了，不由全身心地在胯下的女子发泄着欲火，干得那女子连叫嚷地力气也没有了。

　　萧径亭望着满目惊骇，不甘的连易昶！他缓缓地从地上站起来，轻轻地抖掉长袍的灰尘！朝连易昶淡淡一笑，接着从怀中掏出一颗药丸，扔进连易昶大大张着，再也合不拢的嘴巴。然后凑到连易昶的耳边说道：“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还有一个心爱的女人，是魔门中的女子！魔门中的哪一种毒药她都有，魔门中没有的毒药她也有！而且我对那些东西最有兴趣了，宁愿去研究它们也不愿意去练武功！”

　　“你现在可以说话了！但是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的！”萧径亭朝连易昶微微笑道：“但是你不可乱说话，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任恪冲狰狞丑恶的身体正趴在一具雪白丰满的娇躯上疯狂地抽动着，干得那个女子连两只大腿也合不拢！目中的神光也开始渐渐失神，但是还是带着一许希望，仿佛在盼望她心中的白马王子过来救她，但是整张脸蛋也变得有些黯淡无光了。小嘴红肿，还有几道伤痕，还留着干干的血清。而从被任恪冲高高举起的肥臀中，从臀缝中可以清晰地看着已经干涸的血迹，而下身位置还有一缕鲜血顺着大腿流将下来。

　　就如同连易昶所说，她已经被两人折磨了许久一整天了。

　　“哦！爽！处女就是紧，爽死了！……”任恪冲已经快到最后关头了，下身更是飞快疯狂地冲击着胯下的女子。忽然听到下面走上来的脚步声，而且那脚步声听来仿佛重得很，不是一个人的重量能够发出的声音。

　　“任兄，我将萧径亭也抬了上来，让他看着你操着他的女人！而我在一边折磨他，这样更加有味道！”接着传来连易昶的声音，任恪冲顿时放下心来，全心全意地去追求最后的快感。

　　“随便……，随便你，不过我快来……啊！”随着一声大呼，任恪冲凶猛地摆动几下后，顿时全部崩溃下来。

　　“啊！”就在任恪冲正在享受高潮后面销魂的时候，忽然觉得浑身一冷！心中顿时一颤，接着也来不及看着发生了什么事情，手掌一撑，整个身躯飞快地弹开！但是刚刚崩溃后，整个身子好像是虚了。

　　萧径亭望了一眼床上的美人儿，见到自己来后，美目顿时一亮！但是浑身秽迹，浑身鲜血，再也起不来身子！顿时眼眶仿佛要睁裂一般。一声大吼，手中的长剑猛地朝逃走的任恪冲劈去。

　　任恪冲猛地提起浑身的真气，脚下狠狠一点，整个神奇飞快地退开。

　　萧径亭顿时将脚下的身法发挥到极致，手中的利剑洒出无数朵剑花朝任恪冲的胸口刺去。任恪冲见之连忙就地仰起上身不让萧径亭刺中自己胸膛的要害，如此一来，下身顿时朝前面耸起。

　　萧径亭嘴角一阵冷笑，手中的长剑并没有刺刺向任恪冲的胸口，而是猛地朝他的胯间划去。

　　“啊！”任恪冲只觉胯间一凉，接着喷出一朵血花。自己下身的那处物事顿时也飞上了天空！一声凄厉的惨呼后，任恪冲满目惊恐地望着自己空空荡荡的胯间，那里的鲜血还不住地朝外面汹涌而出！使得他整个身子顿时冰凉起来，接着再一声号叫！

　　萧径亭并没有停下手中的长剑嘲笑被阉割的任恪冲。而是将手中的利剑更加凶猛地朝任恪冲身上刺去。

　　“嘶！嘶！嘶！……”随着一团白光闪过之后，室中顿时喷出一阵血雾！萧径亭手中的长剑猛地将任恪冲伤痕累累的身躯上撕开无数道裂口，道道伤口深可见骨，鲜血顿时如同喷泉一般从他身子涌出，顿时任恪冲的整个身躯化作了喷血的烂肉。

　　忽然，任恪冲的目中闪过一道火热亮烁的光芒。这道光芒比萧径亭以往见过的都要妖异，都要充满魔性！知道这是任恪冲在用邪术将自己的生命精力化作内力修为了，心中顿时一凛！手中的利剑顿时变得更加凶猛起来，但是任恪冲的身子顿时飞快地转动起来，那身法速度简直是达到了诡异妖邪的速度，萧径亭手中的长剑仅仅只能轻轻划过任恪冲的皮肉，再也重创不了他！

　　“就算耗了你的生命，那也有耗尽的时候！”萧径亭嘴角轻笑着。手中的利剑飘飘地紧紧攻击着任恪冲，一点也不急躁！

　　“我要活下去，我还要回来找萧径亭报仇！”任恪冲嘴上不住喃喃自语念叨，目中闪烁着炙热妖异的光芒，那是在燃烧生命的光芒，看来尤其得明亮诡异！而他身子由于飞快地奔驰，加上身子地血雾不住地喷出！使得整个身影拖着长长的一道血光，唯有双目射出非人类的光芒！看来尤为地恐怖！胆小的人就是一眼也不敢看下去。

　　就在任恪冲的速度越来越慢，目中的光芒越来越黯淡的时候！萧径亭的剑法渐渐变得凌厉起来，目中的神情也变得越来越厉害起来。

　　“公子！”

　　“这一剑就劈了你的脚！”萧径亭望着任恪冲的恐惧而又坚决地眼神，心中暗笑道，手中的利剑猛地刺向任恪冲的下盘！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外面传来一声女子的凄呼，正是他一直在担惊受怕的盈盈！

　　“萧径亭！”接着下面传来连易昶疯狂的声音，顿时让萧径亭心中猛地一动，飞快地转过身去，发现刚才还软倒在地的连易昶已经不见了，心中顿时猛地一惊。

　　“妈的！”萧径亭心中怒道，接着见到任恪冲目中闪过一道喜色，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暴戾！手中的长剑猛地朝他的腿上劈去！

　　“啊！”任恪冲一声惨号，那小腿顿时被劈下大半，只留下一点头皮连着！鲜红的血喷射而出！但是更加鬼魅的事情发生了，任恪冲的脚被砍了后，整个身躯顿时如同闪电一般的退开！

　　“嗯！”下面盈盈的惨哼又传了上来，萧径亭见到任恪冲的逃跑的速度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了！心中一阵不甘，要是现在追上去狠定能够杀了任恪冲，但是下面的盈盈肯定会更加的危险！一声大喝后，脚下一点猛顿时地楼下飞去，在空中顺手从椅子扯下一支尖木块，狠狠地朝飞快逃走的任恪冲用力掷去。

　　“啊！”那支木块顿时狠狠扎进了任恪冲的后背，但是却是使得他的速度变得更加飞快！拖着长长的血雾，转眼就已经不见了！

　　“天下间竟然有这样妖邪的武功，受伤得越是厉害，爆发的潜力竟然越发惊人！”

　　萧径亭落身在楼下后，见到口中喷着鲜血的连易昶，手中正握着一支长剑指在一个女子的背后！那个美丽的女子正是萧径亭一直担心的盈盈！

　　“公子，你怎么样？你有没有受伤啊！我刚刚回来，就听见里面的打斗声，害怕你会在里面，害怕你会受伤了！”见到萧径亭下来，美丽的盈盈美目顿时紧张地朝萧径亭全身望去，小嘴娇呼急问道。

　　萧径亭朝盈盈温柔一笑，道：“我没事！你怎么样，这个连易昶可伤了你吗？！”

　　盈盈美目顿时一喜，朝萧径亭说道：“没有！”美丽的小脸上没有一丝惧色，接着美目朝萧径亭望来，滚下几颗泪珠，哭泣柔声说道：“对不起公子，我不应该过来的！我连累你了！”

　　萧径亭面上顿时变得更加温柔起来，朝盈盈笑道：“傻丫头，你要是不来我才生气那！你不要害怕，我会救下你的，不会让连易昶那个混蛋伤了你的！”

　　“够了！萧径亭，不要再卿卿我我了！”连易昶见到两人不将他放在眼中，目中顿时一怒，朝萧径亭大喝道：“想要亲热，那就等到下一辈子吧！我马上就杀了这个贱人！”

　　见到萧径亭淡淡一笑，连易昶手中的长剑顿时一紧，面上的伤疤微微颤抖着朝萧径亭大声吼道：“你怎么不求饶啊？！你跪下来求我，我就不杀她，不然我马上就杀了她！你跪啊，你跪啊！”

　　见到连易昶目中又是害怕又是疯狂，萧径亭目光顿时一凝，朝连易昶说道：“你这个胆小鬼不敢杀她的，因为现在整个天下就只有我能够救下你，你本来非死不可的！但是我对你连家有大恩，只要我和你父亲说上一说，你的这条性命就算保下来了！”

　　见到连易昶目中的神情动了动，萧径亭缓缓地放下手中的长剑放在背后，悠闲说道：“但是，你要是敢动盈盈的一根毫毛，我萧径亭可不是君子，我的手段比起魔门的人还要凶横，还要邪恶！”

　　“知道我刚才是怎么对付任恪冲的吗？！”见到连易昶面上的肥肉微微地颤了颤，接着将手中的长剑微微地缩了缩，仿佛害怕伤到盈盈一般，萧径亭微微一笑，接着目光移凝，冷道：“我将他的男根给阉割下来了，还在他身上刺了一百多剑，连一寸好肉也没有给他留下！最后还将他的小腿砍下来了，挖去了眼睛割下了鼻子！最后废去了浑身的武功！然后再饶了他的性命，让他今后的日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第十四卷 第一章 “爱人”的强暴

　　连易昶听到萧径亭的话后，顿时整个身子都颤抖起来，胸前不住地起伏着！呼吸急促，目光紧紧地望着萧径亭，连手中的长剑也顿时变得颤抖起来。

　　“连易昶，其实我们两人接触的时候，甚至连话也没说过几次！”萧径亭望着充满恐惧的连易昶淡淡说道，接着目光一寒朝他的剑上射去，道：“所以趁着现在还有一些功夫，我们说说话儿！”

　　萧径亭在说话的时候，轻轻迈迈开脚步，走到一处背对夏风吹来的地方站定下来。连易昶也连忙也转动了方向保证能够和萧径亭面对面，见到萧径亭一点儿进攻的意思也没有，连易昶激动的心情不由渐渐地平静下来目光摇摆不定地朝萧径亭望来道：“说什么？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就先说说你和你那个狗屁少主的事情吧！”萧径亭微微笑道，“我知道他的势力大得很，而且他还有意将你扶持为你们连家的家主！但是，现在这个已经不可能了吧！你的父亲现在恨不得诛你而后快！对于他来说，你已经没有一点点用处了，所以你的后果想必也不用我多说了！”

　　“好啊！竟然我已经死定了，那我就一定要拉上一个垫背的，我现在就杀了你的女人！”连易昶听到萧径亭的话后，顿时变得更加恐惧起来，手中的宝剑也变得摇摆不定，颤抖着仿佛要割开了盈盈背后的衣裳一般。

　　“但是，现在不要紧了！”萧径亭朝连易昶呵呵一笑道，“现在，我可以给你一大把银子，然后带你去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而魔门少主那边，刚才任格冲那小子肯定以为你已经死了。不过我倒是奇怪，刚才你明明中毒了，怎么现在却是又能动了呢？”

　　“哼哼！”说到这里的时候，连易昶不由微微有些得意起来，朝萧径亭说道，“是，我是中毒了！但是在你和任格冲打斗的时候，我便从楼上滚了下来！而我新学的内力心法又绝妙无比，自然能够用以解开血液中的毒性了！”

　　见到连易昶赤红的眼睛，萧径亭知道这个连易昶也已经学了魔门的禁术，而之所以能够解去刚才体内的毒，也是因为运上了耗费生命的禁术了。

　　接着连易昶朝盈盈望去一眼，面上浮上一道疯狂的笑容说道：“就在我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时候，你的女人就过来了，以为我已经死了！她就被我擒住了！哈哈！”接着忽然面色一怒，叫道，“萧径亭，你卑鄙！你竟然又放毒。”他的话音还没有落下，整个身子便软绵绵地倒地不起。原来却是萧径亭双手在背后拉开了迷药的小罐子，然后屏着呼吸和连易昶说话，那迷药很快就顺着风飘到了连易昶的鼻子中。而这个时候，盈盈也是美目一阵迷离，玉腿轻轻一颤便也软倒在地。萧径亭连忙趁机上前一步，将盈盈抱在了怀中。

　　“盈盈！你怎么了，二哥，我要杀了你。你竟然对她下了毒手，你为什么对她下了毒手啊？”接着萧径亭听到一阵飞快的脚步声往这边飞驰而来，正是勿勿从楼府赶来见盈盈的连易成，他远远见到盈盈在连易昶的剑下倒下，目中一颤，心中一阵锥痛，顿时撕心大嚷道。

　　“连兄小心！”萧径亭正要给盈盈闻解药。但是见到连易成状似疯狂地朝这边跑来的时候，忽然从他身边飞出一道白芒，来不及思索连忙随手将手中的贵比黄金的迷药飞快地对准那道白光摔出。那支利剑飞快地划开了连易昶身上的皮肉，而那只小瓷瓶也带着凶猛的力道飞快地撞上了剑刀。

　　“叮！”小瓷瓶顿时爆碎开来，一阵醉人的香味顿时迷茫在空中！这一撞击也使得剑刃一抖，大大偏离了原来的攻击路线，也避开了连易成的要害部位。

　　萧径亭脚下一点，整个身躯飞快地朝连易成处弹去！

　　那名攻击连易成的高手不出意料的蒙着脸，见到瓷瓶碎裂的瞬间便已经掩住了口鼻，这也让连易成得以捡回一条小命！等到他再朝连易成发动进攻的时候，面前一阵风动，萧径亭已经赶到了他的面前。

　　萧径亭见到连易成被药迷倒在地，面上还是带着惊惶的神情，心中微微一叹！感觉面前一寒，手中长剑猛地挥出，另外飞快地踢出一脚，将昏迷的连易成踢出蒙面人的可攻击范围。

　　“叮！”两支长剑顿时撞在了一起，萧径亭手中一阵剧痛，脚下一阵踉跄飞快地退开几步，连忙运起真气平息下胸口汹涌的气血。而那名对手也没有好过多少，捂着胸口连连退开几步，目中亮烁的光芒也顿时变得涣散起来。

　　“这个人是谁，他一身的内力绝对不在武林的那些一派宗主之下！”萧径亭目光紧紧地望着那名黑衣人，心中惊骇暗道。

　　那名黑衣人目光也紧紧地望着萧径亭，接着朝萧径亭怀中的盈盈望来一眼，接着又朝不远处的连易成望去一眼，目中闪过一道怒色，朝萧径亭问道：“连易昶和任格冲怎么了，是不是被你杀了！”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任格冲生不如死，而连易昶现在连动一下的力气也没有了，不过还活着！”

　　“这两个混蛋，少主就知道他们会冒进！”黑衣人一声怒道，接着朝萧径亭笑道，“公子的武功和我差不多，就算比我要高，那也有限得很！要是一对一公子说不定还能够打败我，但是现在公子手中还抱着一人不但会分心，连功力都大打折扣，更加何况公子还要一心照看那边的连易成！这一战公子肯定是有败无胜的了！”

　　萧径亭轻轻笑道：“那又如何呢？”

　　那黑衣人目中一笑，朝萧径亭道：“不如这样，公子让我将连易昶带走，而我也保证放过连易成！这样如何？”

　　萧径亭没有丝毫犹豫，一声冷喝道：“不行！”接着朝黑衣人道，“这里的道窄得很，萧某虽然不能护住那边的连易成，但是绝对能够守在这里，不让先生通过了！况且等过了一些时候，萧某的帮手就会来了！到时候先生就是想退，那也是退不得了！”

　　黑衣人顿时目中一恕，朝萧径亭望来凌厉的一眼，接着眼殊一阵转动，想必在想着不同的主意，忽然他目光朝萧径亭后面望来，眼中一喜，朝萧径亭哈哈笑道：“公子的帮手等下才来，但是在下的帮手现在就已经来了！”然后朝萧径亭背后笑道：“姑娘好啊！”

　　萧径亭退开几步后，目光顿时朝后飞快瞄去一眼，果然见到了那边的空地上除了躺着连易昶、连易成两兄弟外，还多了一个女子！那个女子面色极为美丽，而且嘴角还带着血迹！正是萧径亭刚刚在房中见到被任格冲强奸的那名去子。

　　而让萧径亭惊骇的是，她手中现在正握着一支宝剑指在连易成的胸口，目光中带着少许的温柔朝萧径亭望来，微微显得空洞的美目射出一道谢意，缓缓说道：“公子。谢谢你刚才将我从任格冲那个畜生身下救出来，还帮我让他得到了最大的惩罚，让他生不如死，我好高兴啊！”接着朝萧径亭身后的黑衣人望去一眼，道：“现在，你不能趁机偷袭萧公子，不然我一剑杀了连易昶！”

　　黑衣人闻之，连忙站住不动，目中闪过一丝不解。

　　那女子惨白的玉脸朝萧径亭展开一道凄惨的笑容，美目闪过一丝很毒的神色，说道：“我是任格冲的师妹，从小我就喜欢着他！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将我放在心上！一直就喜欢着池井月那个病歪歪的小女人，那个时候我就想杀了任格冲这个没有长眼睛的东西！”接着那女子美目闪过一丝喜色，道：“后来，我知道池井月已经投进了一个叫萧径亭的怀抱了，我当时高兴极了！我当时想，现在就算是任格冲来找我，我也不会理他的！我会笑着唾弃他！但是，昨天晚上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心一软，便又跟着他走了！就算他变得那么丑了，我也不在乎！”接着那个女子的声音顿时变得凄厉起来，嘶声叫道：“但是，那个畜生，竟然和连易昶这个混蛋一起强奸了我，整整折磨了我一天一夜！我那么美丽的身子都被他们撕裂了，搞坏了！”说道景后，那名女子美目闪过一道疯狂的神色，目光猛地射向地上的连易昶，玉脸一拧朝萧径亭大笑道：“谢谢萧公子啊，谢谢你帮我杀了任格冲那个畜生，现在轮到连易昶了！”

　　说罢，那女子一声大笑，手中长剑猛地朝连易昶的胯间砍下！顿时血光一闪。

　　“不要！”那名黑衣人顿时一声惊呼。

　　“啊！”尽管连易昶在混迷中，但是那阵举动还是让他发出一阵撕心的惨嚎，身子猛地弓起，接着猛地砸倒在地，面色惨白，再也发不出一点声息，唯有整个身躯在颤栗抽噎抽慉着。

　　那名女子美目尽是噬血的快感，接着美目朝萧径亭望来，笑道：“潇公子，现在我已经报仇了！谢谢你了，但是我不能帮你，因为我是魔门的弟子！我不能背叛我的师门！就算我死了，就算我的贞洁被魔门的人毁了，我也不能背叛我的魔门！”那女子说完后，手中的长剑顿时指向地上的连易成，朝黑衣人说道：“那个先生，虽然你是魔门外围的人物，但我是女子，所以什么主意还是你来拿吧，我听您的吩咐就是了！”接着又朝萧径亭望来歉意的一眼。

　　萧径亭心中顿时一冷，眼前这个女人却是给他很大的震撼。他可以看出这个女子已经心死了，已经开始厌世了。因为她自己心爱的男人伙同别的男人强奸了她，还惨无人道地折磨了她！而偏偏她所爱的男人又被萧径亭杀得人鬼不如，世界上几乎没有几个女人能够受得住这种打击！但是就算在这种情况下，忠于魔门的信念仍旧是牢牢占据在女子心灵的最深处，没有丝毫的动摇，这简直是太可怕了！难怪宴孤衡说过，魔门数百年来没出过一个真正的叛徒。

　　那名黑衣人望着地上的连易昶，目中闪过一道抽噎，接着逼迫自己从连易昶的身体上移开目光，但是目中却是一眼也不朝那名阉割了连易昶的女子望去一眼，害怕望向她的目光会忍不住充满了仇恨。接着朝萧径亭望来血红地一眼，冷笑道：“萧公子，你看死现在如何，现在你已经没路子走了，非但我们要救下连易昶，甚至连易成我们也要留下了！”接着轻轻一声叹息道：“要是你抱着这个女人现在就走，我是不会为难你的，你还是走吧！”

　　萧径亭目光还是带着研究的意味朝那边那个凄凉的女子望去，只见她现在就仿佛一只木偶一般，目中空洞地望着地上的连易成，手中的长剑紧紧地指在他的脖子上。她现在已经成为一条单纯的生命，一个等待死亡的生命。

　　“吟！”萧径亭耳中猛地一动，接着一声细小物事划空的声音传进了他地耳中！萧径亭目中顿时朝空中望去，只见到一道璀璨的白芒划过。直族飞进了那名处子受创累累的娇躯中。

　　“嘤！”女子娇躯轻轻一飘，就仿佛一道美丽的花儿瞬间被击碎一般，美目闪过一道解脱地光芒，接着目光一散，然后毫无声息地倒在地，从头至尾没发出一声异响，就仿佛在演一出无声的戏一般。这名去子便已经死了。

　　“啊！”黑衣人顿时不可置信地望着女子摔倒在地，目中睁到最大也没有能够明白，为何她会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接着他目光一颤，朝萧径亭展开一道苦笑，脚下一点，飞快闪身而退！没有打招呼便飞快逃走，但是在那道黑影从萧径亭眼中消失的时候，耳中传来一道无奈痛心的声音。

　　“麻烦萧公子能够保住连易昶的性命，拜拖了！”

　　“呼！”整个空间本来是迷茫着一股难闻的血腥味道，但是忽然吹来一阵香风，将这些味道统统吹散，只留下醉人的幽香！

　　“奴儿！”萧径亭心中一柔，接着涌起一股复杂难言的味道，目光望着一道美丽的影子飘飘飞来，仿佛仙子降临世间一般，落在了萧径亭的面前。

　　梦君奴美丽的脸蛋还是充满了见到情郎的欢喜和妩媚，绝美曼妙的娇躯在微微紧身的长裙中显得更加玲珑有致、浮凸迷人！不过仙子的小手中握着一支利剑，剑上别着一颗血淋淋的脑袋，萧径亭费了很大的功夫方才认出，那是刚刚逃走的任格冲。

　　梦君奴美目不屑一瞥，顿时将别着任格冲脑袋的宝剑扔在一边，朝萧径亭娇声说道：“没有想到他们真的练了那些邪术了，我刚才足足追了这个混蛋半个蓬莱城才杀了他！”梦君奴美目紧张地望着萧径亭身上，见到没什么伤痕后，方才美目一松，说道：“不过要不是害怕他身上的血溅到了我的身上，也不用那么的费力了！”

　　“奴儿刚刚杀了任格冲，那么前几天晚上为何黄衣和蓝衣会去救下他们。”萧径亭虽然心中不解，但是嘴上却是什么也没有问出，只是一边给怀中的盈盈闻了一下解药，一边朝梦君奴问道：“奴儿，你怎么会来的？”

　　梦君奴微微有些不解地望了萧径亭一眼，接着娇声说道：“黄衣她们救下了任格冲后，便派人监视他们！没想到昨天晚上就失去了他们的踪影，直到今天我们的眼线方才发现他们在这里。盈盈说他们肯定是为了对付你来的，我们不放心就赶紧过来了！没想到在半路上，我遇见了疯狂爆走的任格冲！”接着梦君奴朝萧径亭幽幽望来一目，小嘴撅起委屈说道：“人家害怕你会误会人家，就上去杀了他！而盈盈这个丫头担心你，就不等我便赶了过来了！”

　　萧径亭见到梦君奴一派受气的小媳妇模样，不由轻轻一笑，朝梦君奴张开双臂。

　　梦君奴嘤咛一声冲进了萧径亭的怀抱，两只玉臂紧紧地抱着萧径亭的身躯，仿佛要将自己柔软的娇躯挤进萧径亭的身体中一般！接着凑上小嘴咬住萧径亭的嘴唇，呢喃说道：“亲亲郎君，你吻我！”

　　萧径亭刚刚张嘴，一条香甜柔软的小香舌便伸进他的嘴巴！衔上了他的嘴唇，接着便痴痴地吮吸纠缠起来。甜甜的香津也源源不断地从美人儿的小嘴中哺来！让萧径亭内心仿佛纠结了一般的难过，顿时胸腔仿佛不能呼吸一般的难过。

　　“奴儿那样的无私地爱你，你却是要狠狠地伤害她了！你马上就要失去她了！”一个社萧径亭心中一颤的念头猛地从萧径亭的心底深处探出，这让萧径亭心中顿时感到无比的恐惧，就仿佛第一次知道妍儿走了的消息一般。

　　“不行，我不能让你走地！”萧径亭忽然猛地抱紧怀中柔软的娇躯，用力地吸住美人儿的小嘴，舌头火热地扫荡过美人儿小嘴内的每一寸他方，接着将玉人的小香舌含进嘴中，疯狂地吮吸着咬咋着。一只手臂将美人儿的娇躯紧紧抱在怀中，让玉人几乎透不过气来，另外一手抓住美人圆滚肥美的香臀，拼命地揉搓着，仿佛在发泄着心中的痛苦。

　　“好哥哥。你，你抱得太紧了，你让奴儿都透不过气来了！奴儿的屁股都让哥哥的坏手抓疼了！”梦君奴美目失神地痴痴望着萧径亭，鲜艳柔软的小嘴已经被萧径亭吻得微微有些红肿了，微微张着，娇喘吁吁地朝萧径亭的脸上喷着香气。小嘴颤抖着说道：“不过奴儿好喜欢，哥哥这样让奴儿清楚地知道，哥哥心里是爱着奴儿的！奴儿恨不得让自己给哥哥吃进嘴中，吃进肚子里面，再也不出来！”

　　萧径亭听着梦君奴深情的言语，心中又是一阵抽搐。也不言语，只是轻轻吻着梦君奴红肿的小嘴，心中想猛地将所有的痛苦都甩出脑外。但是心中那让自己心胸抽搐的念头却是凶猛的抨击自己的心灵。

　　“天哪，世间竟然有这样美丽的女孩！美得让你看了一眼就觉得这一辈子就已经足够了，而偏偏她就在你的怀中！任你轻怜蜜爱，对你深情刻骨，对你娇嗅撒娇！这本来就足与让一个男人耗尽几十辈子积累的福分，但是你马上就要深深的伤害她，而且是和她最厉害的对手联合起来陷害她！”

　　梦君奴并没有见到萧径亭目中的神色，她正陶醉在萧径亭有力深情的怀抱中，她正闭着美目享受着这难得的温柔一刻。

　　等到萧径亭心神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见到了两张美丽的小脸如同并蒂莲花一般依在自己的胸膛上。秀气绝伦的梦君奴此时正闭着美目，清水小脸儿处于无比的恬静和柔美中，就仿佛睡着了一般，也轻轻地呼出醉人的香气。而另外一边的盈盈却是睁着如水的美眸，深情无限地望着萧径亭的面孔，见到萧径亭睁开眼睛，美眸中的担心一散而去！缓缓闭上美目，轻轻地摩挲着贴在萧径亭胸膛的小脸，柔声说道：“公子，我现在觉得您爱我比爱小姐也不差多少了，这样真好，这样真好！”

　　“胡说，郡君爱我才多呢！”梦君奴忽然睁开美目，扑闪着秋水眸子充满了被宠爱的幸福和一丝丝调皮，伸出雪玉小手轻轻地担了担盈盈的瑶鼻，没有一点魔门公主的架子！分明是将盈盈当做了自己的闺中姐妹了。

　　“要是时间停留在这个时候，那该才多好啊，！”萧径亭心中轻轻一叹，接着整个心神不由深深地陶醉在两张玉脸，四只眸子织成的温馨气氛中。

　　“哥哥，你又听见他们说了奴儿的坏话是不是？”梦君奴忽然仰起小脸，朝萧径亭柔声说道：“哥哥肯定不会相信的！因为奴儿爱你的心，别人感觉不出来，但是哥哥肯定感觉到了！奴儿爱哥哥大大超过了爱自己，奴儿都恨不得将自己的心掏出来给哥哥看！”

　　见到萧径亭目光温柔，梦君奴玉脸一正，柔声说道：“哥哥，其他话儿奴儿也不说了！反正哥哥生，奴儿活！哥哥死，奴儿去！我所做的事情没才一点对不起哥哥，日后哥哥自然能够明白！要是哥哥实在恼了奴儿所做的事情，只要哥哥一句话，奴儿就死在你的面前！总之不会让哥哥怀疑奴儿对你的心意，奴儿宁愿死了，也不愿看到哥哥的冷冷淡淡！”

　　萧径亭心中顿时一片茫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梦君奴没有等到萧径亭说话，忽然咯咯一笑离开了萧径亭的怀抱，朝盈盈说道：“小妮子，你赶紧让我们的风流郎君好好疼你一下，不然等到连易成醒来，你们就不能再亲热了啊！”

　　盈盈听了梦君奴的话后，顿时小脸一柔。接着两只玉臂将萧径亭抱得更紧，瑶鼻更是拼命地嗅着萧径亭身体上的气息。良久之后，盈盈方才红着玉脸从萧径亭怀中离开，柔声说道：“哥哥现在给连易成解毒吧！”接着美目朝梦君奴望去一眼，款款走到她的身边，静静无语。

　　望着地上的连易成，萧径亭眼睛一闭，而后走到他面前蹲下，从怀中掏出一只小瓷瓶拔开塞子放在连易成的鼻孔下面。

　　连易成鼻孔一阵抽动，面上的肌肉一颤！眼中忽然猛地睁开。面上的肌肉一拧，接着紧张地四处搜索，大声叫道：“盈盈，你在哪里？”接着见到了眼前的萧径亭，双手拉着萧径亭的手臂，呼吸急促，紧张说道：“萧大哥，盈盈死了吗，盈盈是不是已经死了？”

　　萧径亭的双臂让连易成双手抓得都有些痛了。正要和他说盈盈还活着，但是边上的盈盈却悄声说道：“我还活着，我没有死！”

　　“盈盈，你没有死，你没有死！这太好了，这太好了！”连易成目中闪过一道狂喜，接着猛地朝盈盈扑去，嘴上已经欢喜得说不清言语了。

　　眼望着连易成的双手便要碰到了盈盈的娇躯，忽然盈盈美目闪过一道严厉，使得连易成连忙停下了身子，讪讪地朝盈盈一笑，目中无比激动地望着美丽的盈盈，顿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甚至连边上美若天仙的梦君奴也顾不得看了。

　　盈盈朝连易成望去歉意的一目，接着指着边上的梦君奴说道：“这便是我经常说的那个公主，她就是我的主人！”

　　连易成的目光这才放在了梦君奴的脸上，一阵痴迷后，连忙躬身下拜道：“连易成见过公主！”不过萧径亭还是看到了他目中那充满不解和恐惧的神色，至于恐惧想必是害怕失去盈盈吧！

　　萧径亭不忍接着看下去，便拉着地上如同死狗一般的连易昶朝外面走去！

　　“连易昶，我不杀你！我将你带到你的父亲面前，让他来处置你！”萧径亭弄醒了连易昶后，看着他充满恐惧的目光，和颤抖的面孔微微一笑，接着面色闪过一道凌厉，道：“但是恐怕你父亲会不忍心下手，所以我现在就出手废了你！”

　　接着在连易昶求饶的目光中，萧径亭面色一冷，飞快地抽出腰中的长剑，飞快一挥！顿时亮出几朵剑花，飞快地飘向连易昶的四肢。

　　“啊！”连易昶一声尖利的惨呼，伤痕累累的身躯猛地一挺！躺在地上的身体竟然猛地崩起，然后猛地砸落在地。便连叫也叫不出声来，只是两只眼珠如同死鱼一般，充满了恐惧和绝望。整个身体也如同死鱼一般，再也没才一点力道。

　　萧径亭目光望着连易昶的惨样，心中正在暗叹连易昶本来是好好的一个世家公子，就为了一个情字，竟然变得了这般摸样。真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啊，只不知自己……此时，身后走进一串温柔的碎步，萧径亭这才听出来，那是盈盈足下踩出来的，这就代表又有一个女子走进了他的心中。

　　“公子，小姐叫你过去，说是有话要对你说！”盈盈轻轻走到萧径亭的身后，两只柔软的玉臂环抱上萧径亭的腰际，温柔说道。

　　“哥哥，从刚才的情形来看，那个少主肯定已经来到蓬莱了，只是现在还没有现身罢了！”梦君奴轻轻地躺在萧径亭的怀中，柔声说道：“所以我再也不能等了，后天我就会让苏临礁做上渤海剑派的掌门人了，你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好好劝劝楼绛玉那个可怜的丫头吧！”

　　“那苏端施怎么办呢，”萧径亭不由轻轻笑道：“你不是对苏端施有承诺的吗，说要将楼绛玉嫁给苏端施的吗？”

　　梦君奴微微撅起小嘴，柔声说道：“奴儿怎么敢啊，一开始是因为楼绛玉那个丫头实在讨厌得很啊，竟然敢对我的亭哥哥那样呼来唤去的，凶巴巴的模样！我当时差点一剑杀了她，现在她变得乖了，奴儿怎么敢将她给了苏瑞施啊？”

　　萧径亭一叹，笑道：“既然已经不可扭转，那我索性就大做一回恶人！到了后天，我会让楼竹廷他们放弃无谓的抵抗的，不过奴儿你也让苏临礁将她们全部开革出渤海剑派，免得日后渤海剑派毁灭的时候，也祸及到她们！”

　　“萧兄，我二哥他怎么了？”在回楼府的路上，连易成那已经显得英挺的面上顿时变得有些沧桑了，和萧径亭走出来的时候，只是低低头颅走路，就连一句话也不说，良久之后方才发现了萧径亭手中还提着一个人，浑身血迹模糊，整个身体软绵绵的仿佛没有了骨头一般，连易成目中一惊，不由朝萧径亭问道。

　　萧径亭朝连易成瞥上一眼，目中一正道：“我已经废了他全身的筋脉，日后他肯定成为一个废人了！”见到连易成目中的不忍，萧径亭心中轻轻一叹，接着朝连易成笑道：“易成兄，只有这样方才能够保住你二哥的性命啊！”

　　连易成朝萧径亭投来一道谢意后，然后便又垂着脑袋，仿佛在考虑着什么事情，面上的神情不知道是痛苦还是难过，忽然抬起头朝萧径亭开口仿佛要问什么，但是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

　　萧径亭不知道梦君奴和连易成说了什么，也不知道盈盈和连易成说了什么，但是他心里真是一点也不想知道。

　　夜色中，一幢美丽华贵的院子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雾色，那便是楼绛玉的闺房了。此时小阁看来仿佛是一个羞涩美丽的姑娘端坐在床前，芳心又是焦急又是害羞地等着情朗的到来！为了不让红透的小脸让那坏人看了，所以拿起纱帐挡住了美丽的脸蛋儿。

　　朦胧的灯光从窗户透了出来，将静静端坐的玉人儿起伏迷人的娇躯侧影印在了窗户上，摇摇晃晃，惹得人的心儿要摇拽起来！玉人儿时不时地抬起蛾首，朝外面望来，显示着美人儿芳心的纷乱。

　　外面的美丽小丫头为她小姐守着院门，美眸焦急地远眺着青石路口的尽处，她不知道自己芳心中为何也这般焦急地等待着那个坏人的到来。

第十四卷 第二章 玉人情如火

　　萧径亭抬头望着远处青石小道的尽头，就是楼绛玉美丽而又娇贵的小阁了。此时天色早已经暗下，在灯火缥缈中的玉人人闺房看来显得那么的暧昧。萧径亭心中不由暗道：“这次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来拦我？！”

　　刚刚走进舒儿视野的时候，那个小姑娘美目顿时一喜，接着撅起小嘴朝萧径亭的面前走来。娇声嗔道：“你这个坏人怎么到现在才来啊，小姐从太阳落山就开始等啦！等下进去了小姐准给不了你好果子吃！”

　　萧径亭不由微微笑道：“这下可不拦我了吗？！”

　　舒儿美目一瞪，狠狠道：“不要得了便宜卖乖，仔细小姐又不理会你了！”接着两只玉手便用力地将萧径亭往里面推去。

　　萧径亭走进小阁的时候，发现外厅中还有没有玉人的芳影，但是一缕迷人的处子幽香却是淡淡地飘进了鼻中，细听下还有一缕轻轻的呼吸声。没有等到里面人的招呼，萧径亭便直接朝美人儿的闺房走去。

　　“你来啦！”萧径亭刚刚走进美人儿闺房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了美丽绝伦的楼绛玉，她此时正穿着一件雪白的丝绸长裙，侧躺在原来临窗那张大木榻上，一只玉臂轻轻地支在粉腮上，另外一只小手拿着一卷书。整个绝美的娇躯越发显得丰腴起伏，修长迷人，在投向书页的目光中，在微微露出的雪白如藕粉臂中，整个室中透着一股迷人的慵懒气息。见到萧径亭进来后，美人儿轻轻放下手中的那卷书，朝萧径亭淡淡说道：“那边有座儿的！”

　　萧径亭见到中间桌子的周围果然添了几只锦墩，不由走上前去坐下。

　　“秀情已经将你和她的事情全部告诉我了！”楼绛玉轻轻坐直了娇躯。微微挺起傲人的酥胸，朝萧径亭说道：“甚至将你之前所有的事情也都告诉我了，你可知道她是怎么对我说的吗？！”

　　萧径亭刚刚走进这间房间的时候，心中顿时浮起了白衣美人儿的芳影，而这个白衣美人儿更加是楼绛玉的母亲，这种事实让萧径亭竟然有些说不出话来，不过好在今天来找楼绛玉是另外有着重要的事情。听到楼绛玉提起这件事情，不由轻轻地摇了摇头，笑道：“不知！”

　　楼绛玉美目诧异地朝萧径亭望来一眼，接着转过美目望向外面的窗户。淡淡说道：“她让我嫁给你，什么也不要计较，她宁愿做你的地下情妇！”

　　萧径亭不由朝楼绛玉问道：“那小姐你怎么看的？”

　　楼绛玉转过美目朝萧径亭望来，俏脸微微一冷。道：“那你呢？你是怎么看的呢？你不但将我的师傅变成了自己的女人。还将我的二娘也变成自己的女人！”接着美眸闪过一道复杂的光芒，朝萧径亭说道：“前几日的晚上，你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说让我自己把握可是什么意思？！”

　　等到萧径亭要说话的时候，楼绛玉声音忽然变得轻细下来。道：“那就是说只要我想嫁给你，无论是因为爹爹的嘱托还是因为我那么可怜，你都会娶了我？是不是？！”

　　萧径亭闻之，虽然脑中如同一团浆糊一般的纷乱，但是在美人儿注视的目光中，还是轻轻地点了点头，接着朝楼绛玉展开一道淡淡的笑容。

　　楼绛玉站起娇躯款款走到萧径亭的面前，美目直直望在萧径亭的脸上。轻轻叹息一口，道：“你说我是应该将你当作萧径亭，还是当作萧剑月呢？！”

　　萧径亭鼻端那股醉人的处子幽香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从楼绛玉的言语中听出了那矛盾的心情，不由轻轻摇了摇头，苦笑道：“两个都不好，无论是萧径亭还是萧剑月，我都没有做好他，甚至没有努力去做好他！”

　　“你是说你惹得那么多的女子爱上你吗？！”楼绛玉将娇躯走到萧径亭的身后，离萧径亭的后背只不过几寸而已，美目从山往下看萧径亭，淡淡问道：“那你爱我吗？如果我嫁给你，你欢不欢喜？你希不希望我嫁给你？你那天为什么要将我爹爹给你的定情信物还了给我！”

　　萧径亭心中微微一颤，犹豫一阵后不由朝楼绛玉笑道：“那天晚上的情形虽然紧急，但是没有像现在那么糟糕，而且那天的你不懂事得很！”见到楼绛玉紧紧对视自己双眼的美眸，萧径亭接着笑道：“要是你嫁给我，我会觉得非常欢喜的！”说完后，顿时觉得面上已热，原来楼绛玉美目颤动间，几颗粉泪掉落在他的脸上。

　　听完萧径亭的回答后，楼绛玉微微闭上美目。睁开后，楼绛玉忽然冷下俏脸，朝萧径亭微微冷笑道：“那你就是想着将所有的女人都娶进房中！那才没有一点遗憾是不是？！”

　　萧径亭目中一阵惊讶，见到楼绛玉的言语竟然这么犀利起来了，轻轻一笑还是点了点头，笑道：“那样好得很那！”

　　“你又不爱我，你娶我做什么？你连爹爹的二娘也敢抱上床，你还理会爹爹的嘱托做什么？！”楼绛玉听到萧径亭的话后，美目顿时闪过一道爱恨难明的神色，接着玉手握成粉拳在萧径亭的背上狠狠捶上几计，接着忽然将两只小手摸在萧径亭的面颊上，摸索着便要扯下萧径亭的脸上的面具。

　　“哎呀！疼！”楼丫头不知道揭下面具的方法，小手稍稍一阵用力顿时让萧径亭面上的肌肉一痛，连忙抓住美人儿的玉手，自己将面具揭了下来。

　　楼美人儿玉手勾住萧径亭的下巴，微微用力让萧径亭面孔朝上一仰，美目直直地望着萧径亭俊美无匹的面孔，片刻后美眸中的神情顿时变得火热而又痴迷起来，忽然在萧径亭胸口狠狠捶上一计后，哭声叫嚷道：“不就是一个长得好看的小白脸吗？那些女人都瞎了眼睛了吗？偏偏要爱上你这个又无理又骄傲的小白脸！”

　　萧径亭知道楼绛玉这个大小姐性子刚烈骄傲，但是这几天才几乎连话都不说几句。心里肯定有着一股火气要发泄出来。便任由楼绛玉无礼地扭着自己的面颊，抽泣着轻骂着自己。

　　“好了！”萧径亭估计楼绛玉也哭得差不多，便稍稍用力地将美人儿的小手从自己地脸上拿开，笑道：“苦完了，我们便要开始说正事了！”

　　“好了不起吗？！”楼绛玉顿时用力地将小手从萧径亭的手中甩落，难过地抽泣几声后，忽然美目一凄又哭得更加伤心起来，一转身扑到室中的床上，更加大声地哭将出声来。

　　“女子真是性子多变啊！”萧径亭虽然知道楼绛玉心里复杂难定，但是也不知道她会这样的举止不定。望着外面的天色，恐怕已经晚得很了，本来应该几句话就能说定的事情，偏偏闹到现在连一句正事还没有开始说。

　　“好了绛玉，再这样闹下去，我们的正事说道明天天亮也说不完了！”萧径亭不由走到床沿坐下。望着美人娇躯耸动分外惹人怜爱，而且明明知道不应该，但是目光望了一眼便移开了目光，手掌举在美人儿的粉背上，稍稍一阵犹豫后终究没有放上去。

　　“对不起。我不应该向你发脾气地！”楼绛玉忽然转过娇躯美目萋萋地朝着萧径亭哭声说道，望着萧径亭英俊无匹的面孔，难过哭道：“可是我这几天好难受啊！剑月，我心里，我心里实在难过极了！”

　　望着楼绛玉梨花带雨的小脸，萧径亭心中一柔，双臂轻轻拥住美人柔软迷人的娇躯，柔声说道：“心里难过那就不去想它，要是我让你难办的话，那你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什么都听你的好不好？！”

　　楼绛玉还是首次听到萧径亭这般温柔的言语，不由停止了哭泣，仰起俏脸美目直直盯着萧径亭，粉泪却是更加地汹涌而出。良久后，方才柔声说道：“剑月，你心里也很难受是不是？是因为梦君奴和渤海剑派的事情吗？你很爱梦君奴吗？！”

　　“很爱！”萧径亭手掌轻轻地抚摸着楼绛玉的粉背，接着轻轻问道：“绛玉，要是你是梦君奴！我因为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伤害到你了，你会不会很难过，甚至再也不想理会我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楼绛玉轻轻地摇了摇蛾首，又哭出声来，忽然她停止了哭泣朝萧径亭问道：“那你是不是已经决定要对不起梦君奴了？！你是不是因为渤海剑派要对不起梦君奴了？”

　　萧径亭朝楼绛玉微微一笑，接着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那里面是不是也有因为我的原因？！”楼绛玉忽然坐直了娇躯，美目紧紧盯着萧径亭柔声问道：“哪怕只有一点点，很少很少的一点点！”

　　萧径亭见到楼美人儿充满热切目光，不由点点头道：“是，里面有你的原因，而且很多！”

　　楼绛玉呼吸顿时变得微微急促起来，如兰的香气从微微张开的小嘴喷到萧径亭的脸上，接着那双蕴满泪水的美眸顿时渐渐变得迷离起来，接着两只玉手捧住萧径亭的脸庞，小嘴微微颤抖着吻上萧径亭的嘴唇，喉咙中喃喃自语道：“哥哥，我爱你！玉儿爱你爱得都要疯了！”

　　萧径亭觉得虽然占了楼绛玉很多次便宜，甚至连美人儿最神秘美丽的地方也碰过了，但是和她接吻还是头一次。楼绛玉对于接吻更加是头一遭，仅仅只知道将小嘴印在萧径亭的嘴唇上不停地磨蹭着。感觉到美人儿瑶鼻喷出的香气越来越急促，萧径亭抱着美人儿娇躯的双手轻轻紧起。

　　“今天秀情告诉我你和梦君奴的事情了，还有将梦君奴要控制渤海剑派的事情也说了！”楼绛玉站在萧径亭的身前，小手拿起一只茶壶给萧径亭的茶杯中倒上一杯，接着说道：“她说你爱梦君奴极深，所以很有可能会牺牲了渤海剑派，但是肯定会提前救下我和哥哥的，让我要理解你的心里，那个时候我心里真的难受极了！甚至想，甚至想煮上一壶有毒的茶。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喝了！也能够与你死在一起免得受到这无尽的煎熬！”

　　萧径亭拿过茶杯朝楼美人儿笑道：“不会是这杯茶中也有毒药的吧！”说罢一饮而下。

　　楼绛玉美目望着萧径亭的笑脸再给他倒上一杯，恨声道：“毒死你才好，免得你这个冤孽活着在那里只会折磨人家！”接着将茶杯举到自己的小嘴边上饮下半口后方才送到萧径亭唇边，轻叹一口道：“让我最难过的还不是这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我就是到了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萧径亭望着雪白瓷杯上一层淡淡的红晕，划着绝美的唇形，仿佛一朵花瓣一般，上面飘着一股清清的幽香。不由舍不得将它给乱了，便小心翼翼地喝完半杯茶水。朝楼绛玉问道：“绛玉，你之前不是从来不化妆，不抹那些胭脂的吗？！”

　　楼绛玉玉脸微微一红，轻轻朝萧径亭白上一眼。道：“以前你连瞧也不认真瞧我一眼。哪里知道我不抹胭脂地？！”接着声音变得蚊蝇一般，细道：“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抹上胭脂了，我心里知道怎么地恨你！但是每次还想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你看！”

　　萧径亭只是讪讪一笑，接着朝楼绛玉说道：“现在我们开始说正事吧？！”

　　“你就那么不愿意和我说话吗？！”楼绛玉轻轻白了萧径亭一眼嗔声说道，接着走到萧径亭的身后。玉手勾上萧径亭的下巴，让他的脸庞向后仰去，接着两只柔软的玉手抚摸上萧径亭的面颊，柔声说道：“现在我一点儿也不想去说那些渤海剑派的正事儿，我只是想和你说说那些闲事儿！”

　　感觉着美人儿小手的柔软和芳香，萧径亭忽然发现头后一软，原来楼绛玉的手臂轻轻抱着萧径亭地头微微用力，让萧径亭的后脑紧紧贴在她柔软惊耸的酥胸上。顿时一阵喷香的处子肉体的气息冲进鼻内，让萧径亭忍不住有些意乱情迷起来。感觉到美人儿的小脸轻轻地贴着自己的头发，萧径亭心中忽然一动，说道：“绛玉，现在的你竟然有些像你在孤岛上的那个师傅了！”

　　“是吗？！”楼绛玉俯下小脸，意乱情迷地望着萧径亭的面孔，柔软鲜艳的小嘴轻轻地对着萧径亭的嘴中吹着香气，接着香甜的樱桃小嘴轻轻地吻上萧径亭的面颊，一寸也没有落过，最后吐出柔软的小香舌轻轻舔在萧径亭的嘴唇，玉脸上微微浮上一道凄色，轻轻说道：“亭哥哥，我昨天晚上梦到我的师傅了，你知道我梦到她什么了吗？”

　　萧径亭虽然心中一颤，但是并没有说话，只是朝楼绛玉轻轻地摇了摇头。

　　楼绛玉美目望着萧径亭，流露出一股无比幸福的神色，接着滑嫩的脸蛋轻轻地磨蹭着萧径亭的面颊，柔声说道：“我还梦见我和你成亲了！我当时好高兴啊，心里就仿佛全都是蜜一般，甜的整个心儿都要化了！而和我一同成亲的还有一个女子，她头上罩着红纱巾，我看不见她是谁！”接着美人儿的眸子中流露出一股害怕，静静说道：“后来亭哥哥你掀开她的纱巾的时候，我发现她竟然是我的母亲，而且还是我的师傅！”说到这里的时候，楼绛玉连整个娇躯都颤抖起来，接着小手摸上萧径亭的面颊，柔声道：“好哥哥，亲亲郎君！你知道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母亲的，但是我看到她的第一眼我就知道她是我的母亲，而且她就是师傅！”楼绛玉的呼吸顿时变得急促起来，让萧径亭心中也越发的扭曲起来，楼绛玉接着继续道：“后来，所有的客人都喝醉了！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喝酒，一杯一杯不停的喝酒！我一看，那个人竟然是爹爹！而娘竟然在一边唱着《心儿飘》那首曲子，我心里实在害怕极了！我从来都没有那么怕过啊！”

　　“冤孽！”萧径亭痛苦地闭上眼睛，接着感觉到楼绛玉的娇躯发抖得更加厉害，甚至渐渐地冷了下来。萧径亭连忙紧紧地抱住玉人的娇躯，本来心里还准备说出她母亲的事情。但是现在却是连一个字也不敢说出来。

　　“好哥哥，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楼绛玉走到萧径亭的面前，轻轻撅起香臀儿坐到萧径亭怀中，两只柔软的玉臂环上萧径亭的脖子，凄声说道：“我就是做梦都想着嫁给你，但是二娘她毕竟是爹爹的妻子！我每次一闭上眼睛，就想到可怜的爹爹！心里难过得仿佛就要死了！”

　　萧径亭静静无语良久后，方才朝楼绛玉说道：“我也不知道，或许过些日子就什么都会好起来的了！”

　　“是啊！会好起来的！”出乎意料，楼绛玉竟然安静了下来。美目中的神色也渐渐变得安宁下来，美丽的脸蛋也变得无比的温柔，柔软的小嘴又吻上萧径亭的嘴唇，喃喃自语说道：“哥哥。我爱你！”

　　这一深吻到了萧径亭喘不过气来为止。楼绛玉美目瞥上萧径亭面孔一眼，小嘴轻轻一抿，朝萧径亭调皮一笑，没有了刚才一点凄色，轻快说道：“剑月，你刚才说有正事的，现在我们开始说吧！”

　　萧径亭轻轻一笑道：“本来是有正事的，但是我现在舍不得告诉你，舍不得让你去做了！”萧径亭对着美人儿的美眸温柔吻上一口，接着抱起美人儿修长曼妙的娇躯朝床上走去，楼美人儿的呼吸顿时变得急促起来，美目如同水一般地妩媚。

　　萧径亭轻轻将美人儿的娇躯放在床上，温柔地为她褪下小巧的绣鞋！在晶莹小巧的玉足上轻轻一吻。然后将美人儿放在床上。盖上锦被后，萧径亭在美人儿巧秀的瑶鼻上轻轻一吻，柔声说道：“夜了，玉儿好好睡上一觉！无论什么事情，都由我去做了！定会好好保护你的！”

　　楼绛玉的小脸忽然变得绯红起来，在锦被下的高耸酥胸也不住地起伏！接着两只玉臂环上萧径亭的脖子，用力拉下！让萧径亭的身子重重压在自己的娇躯上，娇喘吁吁的小嘴咬上萧径亭的嘴唇，颤抖着说道：“好哥哥，你，你今天晚上留下来！我……我要你！”

　　接着，萧径亭的手掌一软，手中顿时多了一软丰满柔软的雪腻，原来是美人儿拉着自己的手掌摸上了她坚耸的乳房，接着另外一手被牵着摸向了美人儿的胯间。

　　“郎君，我爱你！玉儿将自己给你！”楼绛玉忽然掀开锦被，翻过娇躯压上萧径亭，撅起两瓣肥大圆滚的香臀坐在萧径亭的胯间，两只玉手便伸进萧径亭的胸膛，柔软的香舌从萧径亭的嘴唇添到脖子下面，玉手一阵用力便要解开萧径亭的衣襟。

　　萧径亭心中一动，接着双手连忙拉着楼绛玉的玉手，然后抱起美人儿的娇躯放在床上，重新为她盖上锦被，温柔地吻着她美丽的小脸，柔声说道：“绛玉的落红，我等到你过门的那天再取好吗？现在你好好地睡觉，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楼绛玉激动的神情也渐渐的平息下来，但是美眸还是仿佛要流出水儿来一般，娇喘吁吁地望着萧径亭羞赧一笑，柔声说道：“哥哥啊，一个女子要是爱上什么人了，她简直就会如同疯子一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了，真的什么事情也做的出来啊！”

　　萧径亭伸出手指，轻轻地勾了美人儿的瑶鼻一计，便朝外面走去。

　　“玉儿这个丫头，今天有些奇怪啊？！”

　　走到外面院子的时候，萧径亭发现舒儿那个小丫头正坐在院子中间的石凳上，仰着小脸望着天空，痴痴的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不过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中一闪闪的，仿佛在冒着美丽的小星星。

　　“舒儿，露水重的很，你这样会着凉的！”萧径亭走上前去，朝小丫头轻轻笑道。

　　“啊！你什么时候出来了！”美丽的小丫头顿时一阵惊呼，接着美丽的脸蛋儿红过耳后，厉害说道：“要是着凉了那也只能怪你，谁让你在小姐她房间里面待那么久的！”接着美目望向萧径亭的面孔，轻轻一声惊呼。美目睁得大大的，一眨也不眨。

　　良久以后，小丫头方才合上小嘴，然后连忙用玉手掩住小嘴！但是整个脸蛋变得更加红透。

　　“怪不得小姐老是叫你害人的小白脸，长得比女人还漂亮的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片刻后，舒儿朝萧径亭狠狠瞪来一眼，道：“占着自己长得好看，就到处地沾花惹草！要是我是小姐，才不会理会你哩！”

　　萧径亭一阵苦笑后，便戴上面具。接着面色一正朝舒儿道：“这段时间你要看紧你家小姐，照顾好你家小姐知道吗？！”

　　“那还用得着你说，只要你这个没有良心的情郎不去害她，她就会好好的！”舒儿朝萧径亭狠狠瞪去一眼说道。

　　萧径亭待要说下去，但是想想还是住口。便朝外面走去。

　　回到自己的房中后，萧径亭顿时觉得这张面具让自己几乎都透不过气来了，但是想了想还是没有揭开！脚下一点便朝自己的床上扑去，他现在只想着静静地躺着睡觉，什么事情也不用想。也不用去难过也不会感到痛苦。

　　“啊！”就在萧径亭的身子刚刚要躺在床上的时候，床上突然传来轻轻的娇呼，然后一阵香风吹过，一道白色的曼妙影子飘飘地飞出，站在了室中。

　　萧径亭仿佛没有看见一般，直接躺在床上一声不响。

　　“萧兄心中难过得很吗？不然地话你刚刚走进小阁的时候，就应该能感觉到里面有人的啊！”那个女子美目朝萧径亭望来惊讶的一目，不解说道。

　　萧径亭轻轻笑道：“是啊。我直到听到姑娘的叫声后方才知道是你来了！不过夕仙子好像一点也不顾忌自己的名声，三天两头地朝萧某的房间赶，甚至坐到了萧某的床上来了！”

　　夕俏佳美目淡淡地望着萧径亭，良久后柔声说道：“看来俏佳让萧兄难办得很了，萧兄无奈下只能用言语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可惜我武功不如你，不然我还真的难保将俏佳拉到床上强暴了！”萧径亭坐直了身躯，满不在乎说道，接着目光望向夕俏佳说道：“夕姑娘找我过来，可是有什么事情吗？！要是关于梦君奴的，我不想听！”接着苦笑道：“但是又非听不可的！”

　　夕俏佳款款走到萧径亭身边，弯下蛮腰轻轻坐在床沿上，一点也不顾忌男女之别了！美目望进萧径亭的眸子，说道：“本来我是打算和萧兄说起梦君奴的事情的，所以打算带萧兄去一个地方，让萧兄看一些事情，一些让萧兄想不到的秘密事情！”

　　“你上次带我去看一些事情，就让我占了好大的便宜啊！”萧径亭笑着说道，接着面色一正道：“让我去那个地方可以，但是夕仙子必须先随我去另外一个地方！”

　　夕俏佳美目闪过一道意动，那神色充满了好奇，问道：“去哪？！”

　　萧径亭笑道：“去一个酒楼，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妓院！”

　　夕俏佳玉脸轻轻飞上一道彩霞，良久后朝萧径亭淡淡一笑，道：“好啊，反正时间还充裕得很，我便随着萧兄去一趟妓院！”

　　萧径亭忽然目光紧紧盯在夕俏佳的玉脸上，夕俏佳始终淡淡回应着，良久后朝萧径亭笑道：“怎么，难道俏佳脸上有什么东西不成？！”

　　萧径亭本来想拿出一张面具让夕俏佳戴上，看这张和自己十分想象的脸是不是能够戴兰介子做的这些面具，但是想想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只是朝夕俏佳说道：“你去打扮一下，最好脸上戴上面纱，我们这是去做坏事，最好不要让人家发现了！”

　　萧径亭和夕俏佳出来的时候，这个仙子的脸上蒙上了一层面纱，而萧径亭脸上则是戴上了另外一张面具。

　　“萧兄此去打算做什么，难道只是想要叫里面的女子吗？！”夕俏佳望着陌生模样的萧径亭，笑着问道：“还是准备去抓一个人？！”

　　萧径亭心中一动，顿时朝夕俏佳狠狠一瞪道：“姑娘，一个女子要是太聪明了，会让人害怕的，迟早会让人杀了灭口！”

　　夕俏佳也不生气，只是淡淡一笑道：“萧兄真是冤枉俏佳了，俏佳只是有什么说什么，不会隐瞒自己的心里罢了！”接着轻轻一叹道：“看来楼绛玉那个丫头真是打动了萧兄的心了，竟然让你改变了主意，亲自出手而不是通过她达到目的了！”

　　萧径亭望了边上的美人一眼，这个佳人真是倾国倾城。但是偏偏除了长得美丽绝伦之外，心中却是没有一点女子的觉悟。

　　因为以前执政的是楼绛玉这个渤海剑派的大小姐，所以整个蓬莱城中没有一家妓院。但是在一个那么繁华的地方，是少不了这种醉玉迷金的场所的，所以这里最大的一家酒楼明里是一家酒楼，实际却是高级的妓院。而楼大小姐自己也心知肚明，但是自己的几个叔伯也经常在那里招呼客人，便唯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现在夜色已经很晚了，街道上鲜有灯火了！萧径亭远远就看到这里灯火通明，里面隐隐传来女子娇嗔吟笑的声音，还有丝竹的靡靡之音。

　　萧径亭和夕俏佳刚刚走进酒楼后，便有两个女子腻上身来。萧径亭不客气地一手搂住，但是夕俏佳却是美目轻轻朝那个女子一瞥，顿时整个人仿佛亮起一阵光芒，让那个女子美目虽然充满了倾慕，但是自贱惭俗一点也不敢亵渎了。

　　“你们这里最近又各自称姓苏的男子，常常在这里喝酒，现在还在不在？！”夕俏佳朝那个女子淡淡一笑问道。

　　“在，他天天都在包着同一间厢房，我这就带两位公子过去寻他！”那个女子受宠若惊地回答，连忙在前面带路。

　　“萧兄，等下动手的时候，要不要趁机废了这个苏瑞施的武功！”夕俏佳忽然转过玉脸朝萧径亭传音过来问道，接着又皱起眉头传音说道：“这个苏瑞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要是让楼绛玉来劝说他归附我们，揭穿梦君奴的阴谋还有很大成功的可能性！如果让萧兄去劝说的时候，萧兄可是他的情敌哩！”

　　“我不会让绛玉去做这件事情的，我也有把握能够劝到苏瑞施，他和他父亲不同！”萧径亭面色一正说道，接着轻轻叹息一口道：“俏佳，你有时候聪明绝顶，但是碰到涉及到感情的事情，你还是一点也不清楚啊！”

　　走到房门外面的时候，萧径亭忽然听到里面传来一声女子的轻笑得声音，竟然非常熟悉！

第十四卷 第三章 异样的仙子

　　“曼儿？！她怎么会来这里陪苏瑞施喝酒啊？”听着那熟悉笑声中带着假装的媚荡，萧劲亭脑中顿时浮起一道妖媚冶荡的丰满女子！这个女子虽然萧劲亭接触得并不是很多，但是萧劲亭对这个外表风骚，但是内在却是冷漠淡情的女子还是非常熟悉的。

　　“秀情早已经成为我的人了，这个曼儿到底是谁派去的，还是之前她就被秀情派来勾引苏瑞施？！”萧劲亭站在外面片刻后，听清楚里面再也没有其他人外，不由朝边上的夕俏佳使去一个眼色。

　　“这么晚了，苏兄为何还一个人在这里独饮啊！”萧劲亭谴开了两名女子后，便轻轻推开房门，朝里面的苏瑞施笑道。

　　尽管萧劲亭他先前就有思想准备，但是见到苏瑞施颓废的摸样后，仍旧一阵惊骇。见到萧劲亭和夕俏佳近来，仅仅只是抬头朝两人投来醉眼朦胧的一眼，接着便又独自喝着自己的酒。而边上的曼儿今天却不像往常一样一身红衫，而是穿着一件朦胧撩人的黄色长裙。将美人儿丰腴惹火的娇躯衬托得更加浮凸性感，而萧劲亭刚刚进去的时候，玉人美目间尚存着一股媚意。接着美目细细朝萧劲亭望来一眼，水汪眸子中隐隐浮上一道惊骇，美丽绝伦的玉脸也变得不安起来。

　　萧劲亭目光并没有在曼儿停留多久，淡淡扫过一眼后，便转身关好了身后的房门。如此方才引起了苏瑞施的注意，朦胧的醉眼闪过一道异芒，朝萧劲亭、夕俏佳两人望来，冷笑道：“两位兄台想要做什么？！”

　　见到边上曼儿的神情渐渐变得安静下来，但却是垂下蛾首不敢朝这边望来，而且脸上原先的冶荡也变得无影无踪。萧劲亭不由指着她朝苏瑞施笑道：“我向苏兄讨个女人，你怎么让她在这里陪起酒来拉！”

　　“她是兄台的女人！”苏瑞施双眼顿时又变得朦胧起来。接着见到曼儿美丽的脸蛋由粉红变得惨白起来，不由微微一笑道：“看来她还真是兄台的女人，不过兄台放心我连一个手指头也没有碰过她！”接着朝红衣女子道：“曼儿啊，我不知道你接近我是什么目的，不过看你的样子连勾引我都那么漫不经心，我就不计较你了！你随着他回去吧！”

　　萧劲亭微微一笑，便走上几步，暗暗运上功力拉住曼儿柔软的小手。但是却发现美人儿的玉手此时变得冰冷无比，等到萧劲亭手掌抓上去的时候，更是变得颤抖起来。但是出乎萧劲亭意料的是，美人儿竟然没有一点挣扎便任由萧劲亭抓住，而且瞬间美目闪过一道动人的光芒。

　　“嘤！”萧劲亭手中的真气猛地涌出，曼儿一声娇呼，丰腴惹火的娇躯顿时软倒在萧劲亭怀中！接着飞快将她放在一边。脚下一点朝苏瑞施射去。

　　“原来兄台的目的是我啊！”苏瑞施顿时目光一闪。接着作势便要飞快拔出腰间地长剑却是发现自己根本连利剑都忘记带了，便连忙竖手成掌朝萧劲亭胸前攻来。

　　萧劲亭顿时屈指成爪猛地朝苏瑞施的手掌勾去，速度如同闪电一般瞬间便要抓向苏瑞施的手腕脉络！苏瑞施见之手掌一直，飞快滑下朝萧劲亭左肋刺来。萧劲亭左手飞快一封，接着右手伸出两指的点向苏瑞施手腕穴道。

　　边上地夕俏佳好象感觉到时间紧急了，手中长剑飞快拔出便朝苏瑞施腰间刺去。又利于凶直仿佛要取了他性命一般。

　　苏瑞施连忙侧过身子，慌忙躲开腰间地一剑，接着觉得手腕一阵剧痛！却是被萧劲亭点住了穴道，顿时整个身子都剧痛麻痹起来。而紧接着胸前一凉，却是夕俏佳的长剑飞快地刺进了他的胸膛，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刚刚还是要刺向他背后的长剑竟然刺进了自己的胸膛。

　　萧劲亭见到苏瑞施胸前地鲜血，顿时惊讶地朝夕俏佳问道：“夕姑娘，你还真是心狠手辣啊！我从现人那里知道，古剑阁的仙子个个都是仙子一般的心胸，温柔如水、清冷如剑！怎么你这个仙子却是如同……”

　　夕俏佳满不在乎望向宿瑞施胸前的伤口，朝萧劲亭淡淡一笑道：“这一剑不会要了他的性命，但是至少半个月不能动武，这会给我们减少很大的麻烦的！”

　　萧劲亭无奈笑笑后，顿时抱起边上曼儿柔软丰满的娇躯，朝夕俏佳道：“走吧！我还要连夜劝说苏瑞施兄，但愿他不会因为你地那一剑而记仇了！”说罢便要朝外面走出。

　　“慢着！”夕俏佳神情顿时变得微微有些嗔怪起来，朝萧劲亭说道：“你抱着那个女子走了，那苏瑞施怎么办啊？！”

　　萧劲亭看了一眼软倒在地的苏瑞施不由笑道：“古剑阁的仙子那能拘此小节的，反正在仙子眼中男人就和一堆死物没有什么分别，小姐就抱着他走吧！”

　　夕俏佳美目顿时朝萧劲亭狠狠瞪来一眼道：“你当俏佳是野人不成吗？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俏佳还是知道的！”

　　萧劲亭也不理会，径自朝外面走去！但是走出院落的时候，却是发现苏瑞施竟然能够走路了，不过是从后面的窗户上跳到街道上的，而背后却是被指着一只长剑，握着长剑的正是美丽绝伦夕俏佳。

　　犹豫了一会儿后，萧劲亭还是决定将不穿红色衣衫的红衣曼儿抱到自己的房间中！

　　将美人儿丰满的娇躯放在床上后，萧劲亭在她玉颈后面轻轻一点，美人儿顿时幽幽醒过来，见到萧劲亭后顿时美目一寒，然后转过俏脸，但是一股红晕却是渐渐地从耳后根蔓延开来。

　　萧劲亭手中抓上美人儿巧秀的下巴将她的玉脸转过来，问道：“你看出我是谁了是不是？！”

　　曼儿轻轻一声冷哼后，小脸用力以在挣扎从萧劲亭手掌中扭开，闭上美目朝萧劲亭道：“我警告你，你要是再向上次那样轻薄污辱我，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上次？哦，是给你治下阴伤处的那次！”萧劲亭目光顿时朝红衣曼儿的下身瞥去，见到两只丰满圆润的大腿紧紧夹着，使得下腹的美肉高高鼓起，顿时想起了美人儿下阴的美丽，不由微微一笑道：“放心，那次我胡闹得很！但是现在却是没有兴致了，所以也不会来轻薄你了！”

　　曼儿玉脸娇躯顿时一颤，美丽粉红的脸蛋微微一白，接着冷下俏脸一句话也不说！

　　萧劲亭坐在床沿上，面色一正朝曼儿地小脸望去，问道：“是谁让你去接近苏瑞施的，有什么目的？！”

　　曼儿便仿佛没有听见一般，只是冷着小脸，紧紧闭着美目。待见到萧劲亭问完话后，便静静不语，便睁开美目看他反应。

　　望着曼儿小嘴轻轻张开，但是并没有说出话来，萧劲亭心中一动，接着挥挥手道：“算了。你不要说了！”接着目光望向曼儿丰腴起伏的娇躯，由于躺着更加显得波涛汹涌，笑道：“但是接下来，我可能要对不起你了！“

　　曼儿玉脸顿时一红，接着美目一寒便朝萧劲亭望来凌厉的一眼！

　　萧劲亭对着美人儿丰隆圆滚的香臀狠狠拍上一掌，一掌顿时打得美人儿娇躯一颤，美目的一股凌厉顿时散开，变得迷茫起来。

　　萧劲亭接着将慢儿丰腴的娇躯抱起，道：“谁让屁股和奶子长得太大，我本来想将你藏在我的床上，但是起伏玲珑的老远就可以看出上面藏着一个女人，所以我只能将你藏在我地床底下来！”见到曼儿小脸一颤，接着一道难过的神色浮上美眸。

　　“就委屈你几天！”萧劲亭声音顿时变得温和起来，然后点住了美人儿的哑穴道：“因为我的房间说不定就会有什么人闯进来，所以我将你藏在床下地暗阁里面，要点住你地穴道让你一动也不能动！”说罢便要将美人儿的娇躯塞进床下。

　　不料此时曼儿美目连连朝萧劲亭望来，那神情又是羞涩又是焦急，只将她的小脸都急得红透了，萧劲亭不由指向美人儿的下阴部位道：“你这里还疼得很吗？！”

　　曼儿不由狠狠朝萧劲亭瞪来一眼，接着连连朝萧劲亭使来眼色表示否定！一掌美丽的脸蛋顿时变得更加娇艳绯红起来，看来竟然透着一股少女妩媚可爱的风情。

　　见到萧劲亭满目的不解，曼儿美目中的秋波忽然微微一转，接着娇喘变得急促起来，然后轻轻嘟起鲜红美丽的小嘴，做出轻轻吹出的姿势。

　　“啊！我早知道你是要小解，只是想看你该怎么表达而已！”萧劲亭顿时哈哈大笑，接着解开曼儿身上的一处穴道，笑道：“你最好不要生气，因为我现在的日子苦透了，难得找个机会笑笑！”然后指着屏风后边道：“小解在那边，我去给你拿擦拭下身的湿巾儿！”

　　在放开曼儿柔软娇躯地时候，那具软绵绵的温玉又朝怀中倒来，接着曼儿两只柔软玉臂环上萧劲亭的脖子，张开红艳艳的柔软小嘴，便朝萧劲亭脖子上咬来一口，美目中也顿时妩媚得仿佛要流出水来。

　　“萧兄，你无心中又玩出火来了！”萧劲亭走到外面的院子后，夕俏佳的美目顿时弯成一道月牙一般，朝萧劲亭笑道：“我现在正在想，象萧兄这样不拘的性格会惹来多少情孽，最终又该如何收场？！”

　　萧劲亭神情一阵惊讶，朝夕俏佳望去不可思议的一眼道：“难道你刚才一直偷看我屋子里面的事情吗？！”

　　“是啊！我已经安顿好了苏瑞施，无聊得很，刚才见到那个曼儿对你的神情好象暧昧得很，便跑过来看看了！”夕俏佳淡淡笑着，仿佛在说一件寻常的事情一般。

　　“古剑阁竟然出了你这么个仙子，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不过倒真是厉害得很啊！”萧劲亭顿时一阵苦笑，接着朝夕俏佳笑道：“要是刚才我会将曼儿脱得干干净净，然后分开她的大腿。抱着她的大屁股，把着她撒尿你会不会接着看下去呢？！”

　　夕俏佳顿时玉脸一红，柳眉一皱朝萧劲亭道：“在我一个女儿家面前，萧兄难道可以说出那么龌龊的话吗？！”

　　“还好，你还分得出来这句话龌龊得很！”萧劲亭顿时朝夕俏佳狠狠瞪去一眼，接着无奈一阵苦笑道：“兴许是我打也打不过你，又对你没有办法！便说说一些下流话也好！”接着朝夕俏佳道：“现在你带着我去看押苏瑞施的地方！”

　　“苏兄，我是萧剑月！”走到苏瑞施面前，萧劲亭顿时揭下了脸上地面具，朝苏瑞施露出了萧剑月那张英俊的面孔，接着笑道：“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将你抓来吗？！”

　　苏瑞施只是静静坐在地上，丝毫不理会萧劲亭，只是在他揭开面具的时候目中方才拂过一道惊讶的神色！此时的他可是一点也没有了平时潇洒倜傥的摸样，倒仿佛是一个醉汉一般了。

　　萧劲亭也不生气。见到边上的夕俏佳此时玉脸清冷。望着这边。不由朝苏瑞施笑道：“我知道现在整个蓬莱差不多都掌握在了梦君奴的手中，而且她也答应了以后将绛玉许配给你，这是你做梦都想见到的好事啊。你现在本来应该去讨好绛玉那个丫头的，为何反而一个人跑去那种地方买醉呢？！”

　　“你不要说了！”苏瑞施忽然挣起身子。然后朝萧劲亭一声怒吼，道：“你不也是喜欢绛玉她吗？我现在这样，你不是巴不得吗？！”

　　“那是因为你心虚，你知道自己对不起绛玉，你觉得没有脸见她！”萧劲亭的声音顿时变得凌厉起来，接着朝苏瑞施笑道：“一边是你的父亲，一边是你的梦中情人！真是难于抉择啊，呵呵！”

　　“你不要说了。我做什么事情还用不着你来教训我！”苏瑞施面上顿时变得扭曲起来，目中闪过一道痛苦地神色，眼珠也变得血红起来，接着又渐渐变得安静下来，忽然双目紧紧盯着萧劲亭道：“萧兄，你杀了我吧！然后你带着绛玉马上走，远远地离开这个地方！”接着面上地肌肉微微一颤，道：“我知道她是喜欢你的，我很早就看出来了，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

　　萧劲亭面色也顿时变得真挚起来，蹲下身子，轻轻叹息一口，朝苏瑞施笑道：“苏兄啊，你曾经暗杀过我！因为绛玉的事情暗杀过我，但是我一点也不生气！因为你的目的非常地单纯，那就是为了你心爱的女子！”接着面上一阵苦笑道：“其实我们俩很像，以前的日子中，要不是双方的立场，我们肯定会成为很好的朋友的！就算是中间夹着因个绛玉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友情！但是尽管立场不同，我待你也一直亲切得很，至于对白衣淫贼我一直都是爱理不理，对于公孙昭凌更是冷言热语的讽刺！”

　　“我又何尝不是呢？！”苏瑞施望向萧劲亭地目光也变得温和起来，接着朝萧劲亭笑道：“自从我和萧兄开始交往的时候，虽然交往得不多，但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派人刺杀过萧兄了，甚至这样的心思也不曾动过！”

　　“苏兄从小在渤海剑派长大吧？！”萧劲亭笑着问道，见到苏瑞施点点头，萧劲亭不由笑道：“那么对于魔门在你的脑中，肯定就仅仅只是一种概念了，就算你父亲给你灌输忠于魔门的思想，那也是等到你长大懂事以后！但是自从你懂事后，你的整个心胸便都被绛玉那个丫头填满了，你真是天下间难找的情种啊！”

　　听到萧劲亭的话后，苏瑞施便朝萧劲亭苦笑点点头，接着叹息一口道：“现在别说让我去见绛玉，就算是让我听一下她的声音我也不敢，我实在没有脸面去面对她了！但是越是这样，心里就越是想她得厉害，这样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

　　“苏兄糊涂！”萧劲亭一声断喝，使得苏瑞施身子一震，接着正色道：“萧兄啊。难道你这样逃避下去，就能蒙蔽住自己吗？要是这样下去的话，等到渤海剑派破灭的那一天，才是你真正生不如死的开始那！”

　　“你知道魔门要掌握渤海剑派做什么吗？这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吧，你在渤海剑派呆了几十年，是它将你养大的，你就忍心看着它走进万劫不复之地吗？！”萧劲亭声色俱厉地朝苏瑞施喝道：“还有你觉得一面是父亲，一面是心爱的女人~但是要是你逃避地话，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你哪一方也没有得罪！但是解脱的只是你自己，并不能改变事情的结果！渤海剑派一样会毁灭，你心爱的女子一样会死！”

　　苏瑞施闻之，顿时身躯一颤。双眼静海地朝萧劲亭望来。

　　萧劲亭轻轻叹息一口，道：“苏兄啊，你好好想想吧！要是你不帮助绛玉，她的性子你会不知道吗？她心高气傲，一心要将渤海剑派治理好，要将祖宗的基业发扬光大！要是一天，整个渤海剑派忽然毁灭了，你说她还活得下去吗？！”

　　见到苏瑞施听后静静坐着，但是整个身躯也颤抖起来，双目闪着不同的光芒，恐惧害怕还有心疼痛苦。显然在做着激烈的天人交战。

　　萧劲亭也理会，接着说道：“苏兄，你再好好想想！要是你帮助了绛玉，救下了渤海剑派！那么绛玉不用死了不说。难道你的父亲就会死吗？他不但不会死，甚至是毫发无损！比较比较吧，但是你要是不帮助绛玉的话，这个可怜地丫头就死定了！”

　　走到外面街道的时候，夕俏佳美目便一直盯着萧劲亭，良久后方才说出：“萧兄，你刚才劝说苏瑞施的时候，让我想到了前几天我是怎么劝说你对付梦君奴，保下渤海剑派的！在我心中，你不知道那是多么困难地一件事情，所以我才去孤岛上将你地姐姐叫了来，甚至还拿出了你的妻子来威胁你！但是今天看到你那样声色俱厉地劝说苏瑞施，我心里真的觉得有些怪怪的！”

　　“空口白牙、动动嘴皮子谁不会啊？！”萧劲亭面上闪过一道自嘲的笑容，朝夕俏佳道：“其实刚才我在劝说苏瑞施地时候，就当真那么理直气壮吗？真的只是动动嘴皮子啊，不是当事人哪里知道决定的难做啊！其实不是我说辞厉害，而是苏瑞施心里面就已经有了帮助楼绛玉的想法，日子越久，这种想法就越是激烈！我只是点燃了他的决心罢了！”

　　接着萧劲亭朝夕俏佳狠狠瞪上一眼，道：“你其实什么都知道，你还问我这些做什么？！”

　　“萧兄哪只耳朵听出我问你了，是你自己要说的！”夕俏佳美目朝萧劲亭投来一道狡黠的目光，接着美丽绝伦的玉脸朝萧劲亭投来一道委屈地神色道：“萧兄啊，至从前段日子来，你好象就从来没有客气对我说过话，不要说将俏佳当坐了古剑阁的仙子，甚至都不当俏佳当作女儿家看了！”

　　萧劲亭目光朝夕俏佳高耸的乳房和丰隆肥美的香臀狠狠瞪上一眼，道：“等到有一天，我无论是碰你的胸部还是你的屁股，你会情动，你会脸红，我就将你当作女子看了！”

　　“动情？！”夕俏佳美目闪过一道淡淡的笑容，美目朝萧劲亭望来道：“俏佳对那东西连一点概念都没有怎么动情啊？再说，我看见萧兄现在闹的不可开交、痛苦不堪，那全部都是为情！俏佳活在天地间，是受不得一点点约束的！”

　　萧劲亭闻言后，也不理会！望着夕俏佳拉着自己的小手，轻轻一拈，发现那边仿佛一点反应也没有，不由一阵苦笑，接着发现脚下的路竟然有些眼熟了，不由朝夕俏佳说道：“夕姑娘，你可是带着我去那处废旧的道观吗？！”

　　夕俏佳转过俏脸朝萧劲亭甜甜一笑，道：“萧兄你倒是眼尖得很啊！”接着美丽的脸蛋变得神秘起来，朝萧劲亭笑道：“萧兄，你可还记得上次夜里在这里的情景吗？！”

　　萧劲亭也不回答，两道剑眉顿时皱起。面上也变得冷峻起来。

　　这处废旧的道观还是那么的安静，和上次一样，甚至连虫子叫唤的声音！而无论是萧劲亭的脚步还是夕俏佳香喷喷地玉步，都仿佛一阵风一般，踏在青石板上也没有发出一点声息。

　　尽管脚下没有一点声息，但是在踏进树林的时候，夕俏佳的玉步变得更加轻盈起来，瑶鼻和小嘴也轻轻地屏住了呼吸，小嘴凑到萧劲亭耳朵边上细声道：“萧兄待会儿不可激动，也不可生气！只要发出一点点声息，便会被他们发现！他们可是厉害得不得了的人物啊！”

　　萧劲亭心中不由惊讶起来。这个夕俏佳的武功绝高，就连梦君奴也不见得打得赢她，这个世上能够打得过她的甚至连一只手也数得过来，没有想到林中的人物竟然让她也这么小心谨慎起来。那么里面人物的厉害便可想而知了。

　　夕俏佳玉手还是紧紧握着萧劲亭的手掌。玉足轻轻一点便飘上一颗大树。玉足下面没有发出一点声息，飘上树杈后，这个美丽绝伦的仙子更是毫无顾忌地将软绵绵香喷喷地娇躯挨进萧劲亭的怀中，忽然转过美得令人屏息的小脸，美目紧紧望着萧劲亭。不言不语。

　　在夜色中，夕俏佳那玉脸便仿佛雪玉雕琢而成的一般，美丽的额没有一丝瑕疵！宝石眸子、巧秀瑶鼻、樱桃小嘴，就是修炼千年地深道行老僧见了也会心怀摇曳。更加何况这么一个美人儿地眸子正紧紧地盯着你的眼睛，小嘴缓缓对你喷出醉人的香气。

　　虽然萧劲亭心中对夕俏佳的行为大是不喜，但是见到这般香艳的风景，整个心神还是摇摇荡荡起来！望着美人小巧柔软地小嘴，心中便涌起一股想要吻上的冲动！怀中柔软的娇躯香滑嫩腻。让人疯狂地想要将她抱在怀中细细恣怜。

　　“夕姑娘要是再这样看着我，我可不敢保证等下我不会轻薄你，强要你啊！现在我的呼吸已经急促得很了！”萧劲亭用尽心力，稍稍离开那具让人疯狂的柔软娇躯。

　　夕俏佳美目忽然闪过一道笑意，细声道：“没有想到常人竟是那么容易情动的，甚至连萧兄这等任务也这么把持不住！”

　　萧劲亭心中一阵不岔，手掌猛地抓上美人儿柔软的肥美香臀，狠狠地扭上一计，传音道：“你要是这般模样，天下间不将你按在地上强暴的男人没有几个，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夕俏佳柔软地香臀被袭，娇躯顿时微微一阵颤抖，接着朝萧劲亭冷下俏脸道：“萧兄赶紧放开，要是搞出声响来，等下被人发现了，我们两人可都走不了了！”

　　没有等到夕俏佳吩咐，萧劲亭连忙放手！不拘的他刚才为了报复夕俏佳这个丫头，柔软娇嫩肥香的美肉刚刚入手，那滑腻消魂的感觉让他正颗心仿佛要从口中跳出来一般，心中暗道：“这是一个比奴儿更加魔女的魔女，这是一个碰也碰不得的魔女！天下间我不敢动的美人，她是第一个了！”

　　见到萧劲亭如临大敌地离开自己远远的，夕俏佳冰冷的小脸忽然浮上一道笑意，朝萧劲亭笑道：“我现在觉得俏佳是一个让人碰也不敢碰的妖怪了！”接着面色一正朝萧劲亭道：“萧兄不要多想，我刚才只是有些后悔带萧兄过来了！心里一软，我忽然觉得我不该带萧兄过来的！”

　　“反正和你呆在一起肯定没有好事！”萧劲亭顿时皱起眉头，苦笑着朝夕俏佳传音道：“既然已经来了，就呆着自己看看吧！再说有些事情我心里自然清楚，看在眼中的东西，很多时候也是假的，作不得真的！”

第十四卷 第四章 放荡的绛玉

　　夕俏佳美目朝萧径亭望来惊讶的一目后，轻轻说道：“萧兄心里面的东西，俏佳忽然觉得看不透哩！”接着玉手拉着萧径亭，玉足轻轻一点便飘向了几丈外的一颗树上，就这样夕俏佳小心翼翼的带着萧径亭飞过不知道多少棵树后，夕俏佳忽然再一颗茂密的大树上停了下来，接着美目望着前方的位置，朝萧径亭传音道：“萧兄，你看！”

　　其实萧径亭再刚刚飞跃的过程中就已经听见了这里的响动，顺着夕俏佳雪白的玉手，萧径亭朝前面望去，看见了一个美丽绝伦的背影，而这个背影正是他无比熟悉的梦君奴。

　　此时和梦君奴站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人，一个玉树临风的男子！光看背影就可以迷倒万千少女的男子，一站再那里就仿佛让人觉得整个天下都被他踩在脚下的男子。

　　但是萧径亭目中却是一点惊讶的神色也没有，夕俏佳美目频频朝萧径亭望来，见到萧径亭面上表情没有表示出一点的愤怒而感到不解。

　　萧径亭微微一笑，就在夕俏佳刚带来的时候，萧径亭就差不多已经知道了是因为梦君奴的事情了。

　　“师妹，其实在刘铭德被赶出蓬莱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了，但是那边又脱不开身子！”青年男子目光紧紧盯着美丽绝伦的梦君奴，轻轻一叹息道：“没有想到就那么晚来几天，整个渤海剑派就已经完全落在了师妹的手中了！”

　　此时的梦君奴就仿佛一个充满魔力的精灵一般，侧着玉脸朝那男子嗤笑说道：“难道师兄就真的没有想到吗？！师兄这等精通天地经纬的人怎么会看不出我的这点小把戏啊！”

　　那青年男子怜惜一笑，目光温柔的朝梦君奴望上一眼道：“这样也好，我本来就不想和师妹争这个魔门宗主的，但是我上面有各位爹爹和各位师叔伯，所以不得不用力去争取！其实只要魔门统一了，无论是哪宗的人做上这个宗主都无所谓啊！”接着那男子轻轻一笑道：“况且，我心底下想的其实是让师妹做上这个宗主！你知道我的志向不全在统一魔门上的！”

　　梦君奴美目轻轻一转，笑道：“那师兄现在就回去说，左宗已经归顺了右宗，归顺了我梦君奴了！现在我梦君奴已经是整个魔门的宗主了！”

　　那男子哈哈一笑，接着侧过俊美无匹的面孔朝梦君奴笑道：“如同我是左宗宗主，我肯定一刻也等不及，现在就宣布整个魔门都在君奴小结的麾下了！但是偏偏我只是少主啊！”接着男子目中闪过一道笑意，道：“不然这样如何？请君奴小姐暂时收下我这个小兵，大部队等到日后再来归降！”

　　梦君奴狡猾一笑，接着目中闪过一道古怪的神色，朝那男子笑着问道：“我那样对待你的女人，甚至将她的身子给了别人，你都不生气吗？”

　　“你是说秀情师姐吗？！”那男子淡淡一笑。接着轻轻叹息一口道：“或许她的心很早就已经在萧径亭身上了！她，好像是长得非常美丽的吧！我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她了！”

　　“萧径亭这样抢了你的女人，难道你不生气吗？！”梦君奴美努忽然闪过一道狡黠的光芒，朝那个男子笑着问道。

　　“哈哈！”那男子一声大笑，那神色和笑声中充满了骄傲和自信，接着目光紧紧盯在梦君奴美丽绝伦的娇唇上。笑道：“那只是我没有和他争而已嘛！”接着面上浮上一道笑意，道：“而且我要的女人，那是要成为天下间最美丽、最优秀的女人！会变心的女人，本来就已经庸俗了！”

　　梦君奴闻言，美目不置可否的眨眨，小嘴依旧挂着迷人的笑容，使得整个森林的气息都变得可爱起来。

　　那男子接着面色一正，英俊无比的面孔顿时也变得冷峻下来，朝梦君奴责怪道：“倒是你师妹啊，魔门统一的大业虽然重要！但是也犯不着要用你的笑脸去迎合他，你知道你这张脸是天下最美丽的脸，只有你心爱的人才能让她绽开最动人的笑容，凭他的价值怎么抵得了你那么美丽的笑脸，他可受之不起！利用一个人也要有限度，难道你就那么想着要超过我，要战胜我！因此而不择手段吗？！”

　　梦君奴也不生气，只是眯起美目朝那男子笑道：“难道你说的那个人是萧径亭吗？！”

　　“就是他，没有了他，渤海剑派照样可以落在我们的手中啊！要不是因为他去金陵找武莫辰，现在秀歧王子的兵器已经源源不断运到中原了！”那个男子责怪的神色变得更加浓了，接着轻轻一叹道：“你这个丫头真是争强好胜，就是为了让我低头！竟然毁了秀情，伤了师弟！还差点让渤海剑派落入了武莫辰的手中！好，我现在向你低头，在蓬莱城里我全听师妹的话，我的人包括我自己任凭师妹发号施令！只要你不耽误了大事就好！”

　　“好啊！”梦君奴轻轻笑道，接着美目闪过一道凌厉，道：“那我现在就开始发号施令了！”

　　那个男子目中忽然闪过一道异芒，朝梦君奴道：“那此事了后，你准备怎样对待萧径亭呢？是杀了他，还是放过他！”

　　梦君奴美目闪过一道美丽的笑意，道：“这不能告诉你，到那个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

　　等萧径亭到了蓬莱城中的时候，东边的天色已经开始蒙蒙有些晓意了。所以萧径亭索性放慢了脚步在道上走了一圈，等到天亮之后方才回到楼府。

　　“萧少爷，您怎么这么早回来！小姐和少爷刚刚才进去！”萧径亭刚刚走回楼府大门的时候，看门的老人便招呼上来。

　　“绛玉？！她那么早出去做什么？而且还是和楼竹廷一起去的？！”萧径亭心中微微一阵不解，接着朝看门的老人微微一笑，踏着青石道路直接朝里面走去。

　　虽然整整一夜都没有睡觉，但是萧径亭却是没有一点点困意，反而还是精神熠熠的，双眼比起平常时候好像都要透亮。但是给人感觉仿佛是透支了所有的精力一般。

　　拐过一个花园，再绕过一个水池就到了自己的院子了，萧径亭正在考虑着要不要回去睡上一觉的时候，忽然听到那边有人招呼道：“剑月兄，你好早啊！”

　　萧径亭抬头一看，竟然是白衣淫贼。此时的他面色还是惨白，走路虽然轻松平稳，但是绝对没有了平常的轻盈有力了。而白衣淫贼的面前站着一个修长浮凸的少女，印入萧径亭眼帘的背影曼妙无比，正是楼绛玉。

　　“这个白衣淫贼怎么这个时候出来了，这又是一个什么信息呢？”萧径亭心中暗道，因为自从那天被任剑絮教训以后，白衣淫贼就再也没有出来过了。

　　“剑月，你回来的刚好，我刚刚要过去找你！”楼绛玉听道了白衣淫贼的叫唤后，顿时转过娇躯。见到萧径亭美目飘上一道微微的讶色，接着小跑几步走到萧径亭的面前，低声说道：“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出去了，到哪里去了！”接着软绵绵的小手抓上萧径亭的手掌，朝白衣淫贼道：“任大哥记得早些回来啊，最好给我带些好玩的事物啊！”然后便拉着萧径亭朝她的园子走去。

　　萧径亭朝楼绛玉轻轻一笑，接着便朝白衣淫贼问道：“任兄这是准备出去吗？！”

　　白衣淫贼面上的肌肉微微一颤，胸口一阵艰难的起伏，然后勉强的朝萧径亭绽开一道笑容，道：“是啊，我正准备出去！”

　　“玉儿，你昨天晚上和你哥哥去哪里了？怎么今天早上那么早就已经回来了！”萧径亭走进自己的房间后，便直接在床底下蹲下朝后面的楼绛玉问道。

　　“亭哥，你这是在做什么？难道是舒儿口中说的跪床底吗？！”见到萧径亭蹲在了床底下面，楼绛玉美目不由闪过一道不解，款款走到萧径亭的身边也跟着蹲下说道。

　　“舒儿跟你说这些做什么，难道这个小丫头已经有了男人，也让她的男人跪过床板不成！”萧径亭双手在床下的木板飞快动作着，目光朝边上的美人儿狠狠瞪上一眼，道：“你平常对其他任那么凶，怎么对那个臭丫头宠的没边了！”

　　“胡说？！舒儿才没有男人呢，那个小丫头的心早在某个风流郎君身上了！”楼绛玉的玉手轻轻在萧径亭后背拍上一计，接着美目闪过一道笑意，道：“以前哥哥你待我不好的时候，舒儿那个丫头就说等到哪天你待我好了，肯定要让你跪床边，那样你就会乖了！”接着小嘴闪过一道不忿，玉手轻轻在萧径亭的手臂上扭了一计，嗔声道：“没有想到，变乖的却是人家！”

　　“你乖得很吗？！”萧径亭双手在木板上轻轻一按，接着在一个梭子上轻轻一扭。整个拦住床底的木板顿时自动掀开。

　　“咦？亭哥你在里面藏着什么东西，难道是一个大美人吗？！”楼绛玉这才感到无比的惊讶，双手按在萧径亭的膝盖上，伸出小脑袋往里面凑，想要看个清楚。

　　楼绛玉的酥胸实在过于豪硕惊耸了，尽管胸口离萧径亭的身子还有一点距离，但是胸前滑腻浑圆的双丸却是紧紧压在了萧径亭的大腿上，温软滑腻！而且楼绛玉走进萧径亭所住的小阁后，又将身上的披风解下来！这样俯着娇躯，使得两瓣肥滚的香臀高高撅起，衬托着盈盈一握的小蛮腰看来实在是有些压迫性，姓甘消魂的让人喷血。

　　萧径亭艰难的将目光从楼绛玉傲人的曲线收回，抵抗着美人儿惊耸弹跳的香乳带来的消魂感觉。伸出双手将里面的柔软娇躯抱出来，朝楼绛玉笑道：“你猜对了，里面真的是个大美人儿！”接着目光朝楼丫头的绝美玉臀望上一眼道：“玉儿，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做出这种姿势，会让男人疯得吐血一地！”

　　“哼！”楼绛玉见到萧径亭从床底下抱出来的还真是一个大美女，不由娇哼一声，接着听道萧径亭的调侃后，顿时伸出玉手朝萧径亭怀中美人儿的大屁股上狠狠打上一掌，道：“这个女人的屁股也大得很啊，你将她藏在这里面多久了？！”

　　“刚刚几个时辰！”萧径亭随口应道，接着发现曼儿现在竟然是闭着美目，娇躯也软绵绵的，呼吸也比较微弱，竟然是昏迷过去了！

　　“就算是点了穴道也不应该会昏迷的啊？！”萧径亭心中惊骇暗道，接着微微永寿指按上美人儿瑶鼻下的人中，但是曼儿却是仍旧没有醒过来。萧径亭不由把上她的脉搏，片刻后顿时眉头一皱！惊道：“她竟然中毒了！”接着没有又微微一松，暗道：“还好只是普通的迷药，并不是什么会伤性命的剧毒！”

　　“她们施毒的对象肯定是我，只是我不在，倒是使得里面的曼儿中毒了！”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发现边上的楼美人儿已经离开了，抱起曼儿正要放在床上，却是发现楼丫头正躺在床上。而且玉脸朝着里面，将绝美诱人的背臀曲线露在了外面。丰隆饱满的香臀更是微微拱起。

　　“天哪！还是少女，但是却有如此惹火的身材！绛玉这个丫头绝对是天下第一了！”萧径亭无奈下，便将曼儿放在了前面的大木榻上，便要想办法解开她身上的迷药，但是微微一阵思虑后还是朝楼绛玉这边走来。

　　“看这个丫头的架势肯定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和我说的，只是想要腻着我！但是现在情况紧急不是娇腻的时候啊！”萧径亭心中微微一苦，接着坐到床沿上朝楼绛玉笑道：“玉儿，你不过来看看这个女人是谁吗？！”

　　“不看，看了更加生气！”从楼绛玉的说话的口气中，萧径亭发现这个丫头并没有在生气。接着双手抓上美人儿的香肩，将玉人扶起，道：“玉儿，我有正事要和你说！”接着目光望向美人玉足上的明珠绣鞋，道：“你这丫头，这是我要睡觉的床铺，你竟然连鞋子都不脱就躺上来了！”

　　楼绛玉虽然坐起了身子，但是却是半仰着娇躯，两只玉臂支在床上，使得胸前的插云双峰更加坚耸傲人！听到萧径亭的轻责后，不由嘟起小嘴，轻轻抬起一只玉足朝萧径亭说道：“你帮我将它们脱下来！”

　　萧径亭握着美人儿的脚裸，轻轻脱下绣鞋，美人玉足入手滑腻动人，柔弱无骨一般，萧径亭心动下想要再摸几下，不料楼绛玉却是玉脸一红，娇躯微微一颤便飞快缩了回去，朝萧径亭诺诺说道：“痒……痒的很！”

　　“玉儿，你昨天晚上和你哥哥去了哪里了？”萧径亭面色一正问道，接着便抓起美人儿的另外一只玉足，脱下了美丽的小绣鞋儿。

　　“不告诉你！”楼绛玉顿时撅起小嘴，美目闪过一道骄傲和娇宠，甚至隐隐有种期待萧径亭惩罚的神色！接着更是挑衅道：“你不要妄想我大哥会告诉你，我让他不要说，他死也不敢说的！”

　　萧径亭微微一笑，接着一手猛地抓住美人儿晶莹小巧的玉足，另外一手再脚底下轻轻一撩。

　　“啊！”楼绛玉一声惊呼后，美丽的娇躯竟然从床上弹起，然后玉腿拼命用力想要缩回去。

　　“你现在说还是不说！”萧径亭将美人儿的玉足高高举起，另外一手方才距离脚底不足一寸的地方，笑道：“待会儿我会不停的挠，你说还是不说啊？！”

　　“不说，就是痒死了我也不会说的！”楼绛玉娇喘吁吁的朝萧径亭嘟起小嘴，厉害说道，只是美目种的媚波变得更加妩媚起来，玉齿轻轻咬住下唇，美目朝直直望再萧径亭的面上。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让这个丫头隐隐那么自豪，而且有种向我讨好的感觉！”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五只手指如同弹琴一般朝美人儿洁白如玉的脚底弹去。

　　“啊，咯咯……！”楼绛玉整个娇躯顿时不停的蹦起，小嘴惊呼不已。两只玉手扑腾的想要朝萧径亭身上扑来，但整个娇躯却是酥软的一点力道也没有。

　　“好哥哥……亲亲哥哥！心肝郎君啊，玉儿够了，玉儿真的够了！你饶了你的乖玉儿吧！你再弄人家，人家都快要哭了！”挣扎道后面，楼绛玉再也没有一丝力气，惊呼的声音也待了意绪蚀骨的呻吟，还有一点点泣声。

　　萧径亭听后顿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但是还是将美人儿的玉足握在手中。见到此时的楼绛玉已经是媚眼如丝，两只玉臂再也支撑不住，上半身娇躯慵懒的躺再床上，惊耸的酥胸不住起伏着。美丽的脸蛋泛着惹人遐思的红晕，更是显得美丽不可方物。美目虽然流出了一许泪水。但是美眸的本身也媚的仿佛要流出水儿来。

　　“哥哥，那些事情人家还是不告诉你的！”平下娇喘后，楼美人儿狠狠朝萧径亭嗔来一眼，接着骄傲的撅起小嘴说道，接着玉脸一红，细声道：“刚才哥哥弄的人家好舒服！你手指轻轻撩过人家的脚底，人家的心里仿佛被一个羽毛儿轻轻一拨，接着整个身子都又酥又软了！”

　　“那以后你嫁过来的时候，我就不和你做那床事儿，我光挠你脚底就够了！”萧径亭对美人儿雪白喷香的玉足轻轻吻上一口。接着放在怀中，目光一正道：“好了玉儿，现在我和你说正事，昨天晚上我……，玉儿，说正事！”原来美人儿的另外一只玉足却是放在自己的胯间，柔软温润的玉足更加轻轻抚弄着。

　　“不嘛！”楼绛玉美目浮上一道羞意，腻声说道！接着玉足抚慰萧径亭胯间的动作更加飞快用力起来。让萧径亭腹下一热，胯间顿时狰狞凶猛而起，惹得美人儿轻轻一声娇呼，然后无力的支撑起身子，另外一只玉足挣脱萧径亭的怀抱，轻轻抚上萧径亭的面颊。

　　“玉儿，你心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萧径亭见到美人儿摆出一副非要勾引你的样子，心中一动。声音不由变得更加温柔起来，接着双手抓住美人儿的玉足。见到美人儿咬着小嘴轻轻摇头，不顾萧径亭的话，伸直两只玉足勾上萧径亭的腰间，然后两只玉手用力一撑，顿时将肥美圆滚的香臀坐再萧径亭的腿上。

　　“我昨天晚上已经将你的苏瑞施师兄抓起来了，而且已经说通他向着我们了！”萧径亭任由美人儿的玩耍着，自己说着正事，接着眉头一皱朝楼丫头道：“今天方剑夕和任断沧就要来了，你就让楼竹廷去接待他们！你就住在你自己的房间里面不要出来知道吗？还有就是多派一些人守在你的院子外面……，现在的渤海剑派命悬于一线之间，一触即发，十分危险！宝贝啊，你听见我说话没有？！”

　　“咳！你眼眶红红的，昨天晚上肯定没有乖乖睡觉，我现在有事出去，你乖乖躺在这里睡觉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萧径亭说完了自己的正事后，便要起身朝外面走去。

　　“嗯！不要走！”楼绛玉顿时坐起娇躯，接着身子一软便滚入萧径亭的怀中，两瓣柔软的香臀儿更是挤在萧径亭的大腿上，两只柔软的玉臂紧紧抱住萧径亭的腰际柔声说道：“好哥哥，你配着我说说话儿？！”楼绛玉美目仰起望向萧径亭温柔问道：“你知道人家是什么时候爱上你的吗？！”

　　“不知道！”萧径亭心中泛起一阵温柔，双手轻轻的抚摸着美人儿的粉背。

　　“第一次见到哥哥的时候，就是在玉溜山你偷看人家洗澡的时候！”楼绛玉此时面上的妩媚气息尽去，换上尽是蚀骨的温柔，接着一只玉手轻轻伸进萧径亭的胸膛抚摸着萧径亭胸膛的肌肤，美目痴迷细声说道：“你给人家画的画儿真美啊，就和你带人家去的那个仙境一样的美！可惜那个地方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了！”

　　“那个时候，哥哥你就仿佛一阵风一般！那样的潇洒，那样的不拘，仿佛整个天下的事情你都不方再心上一般，仿佛什么事情也拦不住你一般！那个时候人家就被你迷住了，那天回去做梦也就梦到了哥哥！”楼绛玉美丽的脸蛋顿时陷入回忆中，接着美目一凄，道：“但是后来，后来哥哥的眉头越皱越紧，笑容也不那样潇洒轻松了！眉宇间的痛苦和压抑也越来越深，哥哥身上的担子和心里的痛苦也越来越深，百般的痛苦纠结在一起后！哥哥简直让人心疼得仿佛要用尽所有的力气，所有的温柔去抚平你眉宇中的暗纹！”

　　“或许那时候让哥哥难过的，还有玉儿的不懂事！”楼绛玉轻轻一笑，道：“但是玉儿现在懂事了，就算想尽所有的法子，牺牲所有的东西，也不想见到哥哥有一点的不快活！”

　　萧径亭心中一动，目光紧紧望着楼绛玉，面上的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正要问出心中的问题。

　　“咯咯！”楼美人儿忽然一声轻笑，接着朝美目闪过一丝妩媚，美丽绝伦的脸蛋上渗透出一股迷人的红晕。嘴角的笑意顿时抚上一丝荡意。腻声道：“好哥哥啊，你看过玉儿的身子，那你摸过玉儿的身子吗？！”

　　没有等到萧径亭说话，楼美人儿拉着萧径亭的手掌摸上自己的玉乳，轻轻问道：“玉儿的身子，哥哥喜不喜欢！我听秀情说个俄国喜欢大乳的女子，而且哥哥更加喜欢大屁股的女孩，人家的屁股就大得很哩！”说罢美人儿轻轻分开来两只丰满浑圆的大腿，拉着萧径亭另外一只手摸向自己的下身，轻轻一阵呻吟后，将两只玉腿用力夹紧，然后轻轻扭动着蛮腰滚动着颤巍巍的香臀，让萧径亭感受它们的圆滚肥嫩。

　　“人有时候真是非常奇怪的啊！”楼绛玉美丽绝伦的玉脸上没有一丝淫荡，只是充满了温柔，美目望着萧径亭喃喃自语道：“在以前，我曾经觉得所有的男人都是卑拙的！而我的身子、我的脸又长得这么美！所以我的身子只能我一个人能看，一个人能碰！要是有男人碰了我的手指头一下，我怀疑我都会恶心几天的！”

　　见到萧径亭充满疑惑的目光，楼绛玉咯咯一声娇笑后，接着缓缓吐出娇嫩的小香舌，那小香舌又软又甜，美人儿玉手熟练的摸索到萧径亭面具的几个边角，轻轻的揭落下来，然后柔软香甜的舌头轻轻舔上萧径亭俊美无匹的面颊，最后将小舌头伸进萧径亭的嘴巴，甜甜的吮吸着他口中的津水，就仿佛花蜜一般。长长的一计深吻后，美人儿小嘴轻轻噬咬着萧径亭的耳朵，柔声道：“可是当爱上一个人后，却是想着时时刻刻都腻着他！无论是自己的乳房儿还是屁股儿，长得再美也不是自己的了，只是拼命想着用她们的美丽来勾引哥哥，来讨好哥哥！”

　　没有等到萧径亭去想玉人这些话背后的一丝，楼美人儿忽然一咬玉齿，柔软的小手竟然探到萧径亭的胯间，将小脸俯下，伸出小香舌，娇喘吁吁道：“好哥哥，它好凶哩！人家想亲亲它……”

　　“从今天开始，小姐院子外面要用最心腹的卫士守在那里！”外面的青石道上，萧径亭一脸严肃的吩咐着边上的李月青，道：“还有在小姐花园的四周装上十具以上的机关连环弩，所有的闲杂人都不可以接近小姐的院子！”

　　李月青在边上一一记着，萧径亭皱起眉头问道：“楼竹廷呢，怎么这几天都没有见到他？！”

　　李月青张开小嘴待要回答，萧径亭忽然挥挥手道：“算了，他肯定去忙了！”接着继续吩咐道：“凡是白衣淫贼他们招进来的弟子全部打乱以后分到外面的码头店铺去！不能留下一个在府上，就算是苏临礁的人也想办法调走，反正最后大部分的人都要是自己的心腹武士！最近这段日子中楼府的守卫要达到往常的三倍，而且只要发生异常，就算是渤海剑派自己的弟子，命令下来后也照样格杀勿论！”

　　边上的李月青顿时皱起柳眉道：“前面几条都可以做到，但是想要调走苏临礁的心腹弟子困难的很，因为虽然宗主有令，外姓弟子下面的众弟子除了嫡传弟子外，不可留在楼府。但是自从宗主不怎么管事后，苏临礁已经派来大量的外姓弟子驻守楼府。想要遣走她们只怕不怎么可能！”

　　萧径亭顿时目光一闪，便要说话，忽然觉得长长的青石道上传来一阵气势惊骇的脚步声！抬起头朝前面望去，顿时见到几十匹骏马朝自己飞奔而上，上面骑着都是面貌英武衣甲鲜明的武士，为首几个都是千卫以上的将阶。

　　转眼间，数十骑已经飞快驰到萧径亭面前，为首一人飞快下马走到萧径亭面前躬身拜下，正事那个年轻有为的千卫将军。

　　“奉李莫遥将军命，末将特带一千飞云卫来贵俯听凭萧公子调遣！”那个年轻的将军面上有着掩饰不住的幸喜。朝萧径亭爽声说道。

　　萧径亭心中顿时一喜，接着看清楚这个年轻的将军已经不是千卫将阶，而是升到了从四品万骑将军了！不由笑颜和色的拉过他热情招呼，接着也顺便分配了驻守的任务。

　　“萧兄，萧兄！”就在萧径亭脚步飞快朝外面走去，要去办理重要事情的时候，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而那叫唤声音也充满了热情，萧径亭不由停下脚步。

　　连易成从后面赶了上来，面色红润兴奋，丝毫不见了昨天傍晚回来时候的压抑和难过。萧径亭不知道昨天梦君奴和连易成说了什么，但是今天瞧他这样的架势，恐怕心结是已经解开了。

　　“连兄想通了吗？恭喜啊！”见到眉宇间充满了自信的连易成，萧径亭不由笑着招呼道。

　　连易成讪讪一笑，接着说道：“我昨天晚上整整想了一夜，后来我发现盈盈那样也是为了我好！没有她的指点，我还是一个没有出息的纨绔子弟，更加别说能够做上家主继承人了！既然她是为了我好，又比我聪明，为何我索性不听她的呢？！”

　　萧径亭眉头不禁一皱，接着笑问道：“难道连兄很想做这个家主吗？！”

　　连易成顿时面容一愕，接着朝萧径亭轻轻一笑，叹息一口道：“不，我一点也不想做这个家主啊！只是盈盈她希望我有出息，而我心里也憋着一股气，凭什么那些人都那样的瞧不起我，其实我本身是不想做这个家主的，我更加宁愿……”

　　见到萧径亭微微一笑，连易成望向萧径亭的目光顿时变得真挚起来，讪讪笑道：“我是一个迷茫的人，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从福建道金陵的时候，我看到任伐逸兄那么的稳重勃发，我就想着做出息的世家子弟！但是后来见到萧兄这样的潇洒不拘，便将萧兄当作了自己的偶像了！众人中唯有萧兄待我真诚，所以我到现在还是想着如同萧兄一样逍遥江湖！”

　　“我可一点都不逍遥啊！”萧径亭不由笑道，接着目光闪过一道异色，朝连易成笑问到：“但是盈盈想着你和令尊一样，成为一代宗主，所以连兄便舍去逍遥江湖的理想咯！看来朋友终究是比不上……”

　　连易成顿时窘得满脸涨红，接着目光认真的朝萧径亭望来急切说道：“萧兄，虽然我爱极了盈盈！但是有朝一日要是萧兄有事，我就是拼了性命，也不会辜负了你对我的看重，不会亵渎我们俩的朋友之情的！”

　　萧径亭心中不由微微一阵抽搐，接着轻轻一笑到：“我们不说这些了，你找我可是有什么事情吗？！”

　　“是你爹来了！”连易成这才记起自己来的目的，拍拍脑袋说道。

　　“连我都不知道我爹爹是谁呢？是萧石来了吧！”萧径亭呵呵笑道。

　　连易成讪讪一笑道：“对，是萧石老前辈来了，他是跟着任断沧伯父一起来的！”

　　萧径亭神情顿时一动，皱起眉头道：“难道是任断沧提出要见我的吗？方剑夕可来了没有？”

　　“不是，是萧石老前辈让你去见客人的！”连易成连忙回答道，接着朝萧径亭投来一道暧昧的笑容道：“这次和任断沧伯父一起来的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这个女孩萧兄熟悉得不得了！”

　　见到连易成神秘兮兮的模样，萧径亭狠狠瞪去一眼，道：“那个姑娘就是辛忆，对不对？而且边上还跟着李箫沁和任伐逸对不对？！”

　　连易成面上微微一阵惊讶道：“萧兄怎么知道的？你怎么不猜是任夜晓小姐呢？！”接着见到萧径亭眉头微微一皱，不由笑道：“我看得出来辛忆姑娘是孤身过来的，不是和任伐逸或者是李箫沁同来的！”见到萧径亭目光好奇，连易成微微得意笑道：“我知道萧兄肯定会关注这一点，所以特地观察了辛忆姑娘的行装，发现她身边还有一匹白马！而且面色微微有些憔悴，肯定是从陆路感到蓬莱的。而李箫沁和任伐逸他们都是走海路来的！”

　　萧径亭微微一讶，接着朝连易成笑道：“连兄啊，你其实聪明的很！”

　　虽然无比的别扭，但是萧径亭还是走到萧石面前拜下，叫了声父亲。尽管萧径亭这个儿子装得不是非常的像，但是萧石这个父亲却是像得很了。瞧向萧径亭的目光就是父亲瞧向儿子的目光。充满了慈爱和教诲！充满了对儿子的骄傲，又是表现的微微有些虚伪的谦虚。

　　“这位便是萧贤侄吗？！”任断沧呵呵笑着朝萧径亭细细看来，看那神色仿佛一点也不怀疑萧剑月就是萧径亭一般，神情言语间没有一丝的虚假。这倒是让萧径亭心中怀疑起来。这个任断沧到底是不是已经认出了自己。

　　萧径亭招呼完任断沧后，便朝室中四处一顾，只看见了坐在辛忆边上的李箫沁，并没有看见蜀山剑派的李鹤梅。萧径亭目中微微一阵惊讶，接着恍然悟道：“李鹤梅算来鹤李莫遥室同僚，而且李松涛也在那边养伤，想必他是去李莫遥那边商量事情了！”

　　“剑月兄，你好啊！”萧石拉着萧径亭四处介绍满室的客人，萧径亭发现几乎大半个江南武林的重要人物都来了！当介绍到任伐逸的时候，这个江南武盟的少主毕竟大方得体，站起挺拔的身子朝萧径亭微笑着招呼道，英俊面上的笑容也显得无比的迷人。

　　萧径亭回礼后，任伐逸便转过目光朝边上的辛忆柔声道：“辛忆师妹，这位便是楼府的萧剑月萧师兄，你起来见见！”

　　辛忆闻之，美目淡淡朝萧径亭面上望来一眼道：“剑花宫辛忆见过萧师兄！”

　　萧径亭望着辛忆显得憔悴的美丽小脸蛋儿，发现曾几何时，这个小姑娘美目中的美好和单纯已经被一层淡淡的忧愁和忧郁所笼罩了，心中一柔，萧径亭笑着问道：“辛忆师妹好，你师傅呢？师妹可知道她去了哪里了，怎么没有一道来蓬莱啊！”

　　辛忆听到萧径亭的问话后，静静的说了声我不知道，便坐回位置中。

　　“妈的，楚皱言这个王八蛋怎么也来了？还有公牧潘、颜公度……”萧石不耐其烦的介绍着室中的每一个人物，这让萧径亭听得越来越是心惊！而萧石介绍得极是详细也是另有深意，这里面的人物大都是一派掌门，而且除了李鹤梅以外，其他全部多时任断沧的一系高手，更加直接说是方剑夕一系的高手！

　　“这些都随时可能成为敌人的啊，而李鹤梅这人城府极深，哪有那么容易为我所用啊！”介绍到后面的时候，萧径亭的嘴角几乎露出一丝苦笑了，接着见到了一派宗师模样的关歧轩还有关索寒二人，萧径亭心中更是惊呼，暗道：“太夸张了吧！关歧轩当初在上兵世家的那场大战中，虽然隐瞒了武功也隐瞒了面貌，但是知道是她关歧轩的人肯定有，他竟然这样明目张胆的和任断沧一起来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终于介绍完了所有的客人后，萧径亭和萧石两人方才坐回到主位中和众人开始寒暄起来。而此时众人谈论的主题丝毫不涉及到渤海剑派，谈论的中心竟然是前段日子在金陵被人不屑鄙视的连易成。在几个月之前还是让所有人嗤笑不已、毫不理会的连易成！现在在众人口中却是称赞不已，就联楚皱言那样毒蛇一般的嘴巴也是满口抹蜜一般。连易成毕竟没有什么城府，虽然在父亲的指导下大方得体，但是面上那丝兴奋的潮红还是忍不住渗透出来，眉宇间的得意也隐隐显露了出来。

　　“我这三儿子连易成脑子虽然愚笨，但是为人还算忠厚！待人也还算义气，所以再三考虑下，我还是将寒家的重担交给了他！”连邪尘趁机拉着连易成让他结识江湖上的顶尖人物，面上也不掩饰对儿子的疼爱，最后和连易成回到自己的位置朝众人笑道：“我这个儿子只能是守成的主儿，所以以后连家还要靠各位兄弟多多成全咯！”言语中的意思再明白没有了，连易成肯定没有扩张江湖的野心，所以江湖上的门派也用不着小心提防，更加不用和连家为敌了。

　　萧径亭表面上虽然在听着众人说话，但是心中却是在打着不同的主意。但是这无聊的谈话仿佛无穷无尽一般，直让萧径亭心中焦急无比，念这要去做的事情，不由频频朝萧石递去眼色！

　　“诸位师叔、师伯安好！楼竹廷过来拜见，没有想到家父的丧事竟然让这么多的前辈过来，真是让晚辈惶恐不已！”忽然外面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接着楼竹廷潇洒的身影走进了大厅。

　　萧径亭发现，当众人听到楼竹廷叫出自己名字的时候，面上皆是闪过一丝不屑。看来楼竹廷浪荡的名声是传扬在外的。

　　等到楼竹廷进来的时候，众人虽然嘴上客气，但是神情间却是大不以为然。也只有任断沧和连邪尘少数几个人站起身子，其他人大都是坐在位置上打个哈哈而已。比起刚才的连易成，楼竹廷的待遇可是也寒碜上许多了，而且他还是这里的主人。

　　楼竹廷也不以为然，走到萧径亭的身边坐了下来，朝众人抱拳行礼，看来确实没有什么礼数。

　　“什么，她们都是以楼临溪的丧事为借口来蓬莱的，楼临溪死的消息什么时候被公布出去的！”片刻之后，萧径亭方才惊骇的晃过来，这么多的事情简直让他的脑子差不多都接近短路了。

　　“楼竹廷这个真主人来了，我就可以走了！不然真要来不及了！”萧径亭心中变得更加急切起来，不停的看着外面的天色，仿佛要故意让人看出他的焦急一般。但是所有的人就仿佛没有看见一般，就连一边的楼竹廷也是笑着回答众人的隐隐带有讥讽的语言。仿佛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萧径亭这边，不过在父亲的丧事上，他还是这么大小不拘，想不给人看作不孝也不可能了。

　　“任伯伯，任夜晓姐姐来了没有？”就在萧径亭准备起身朝众人告辞的时候，忽然从外面传来一声充满骄傲的娇嫩声音，那迷人的香风吹得众年轻男子眼中一亮。接着一道绝美曼妙的身影跑了进来，正是美丽绝伦的任剑絮。

第十四卷 第五章 暴风骤雨来临前

　　任剑絮也是”落雁谱”中的人物，长相上和任夜晓也不相上下。萧劲亭以前虽然一直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对她的美丽，说实话并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在她走进来的瞬间，萧劲亭还是清晰地感觉到众人目中大亮，许多青年才俊甚至目光大胆地投在她美丽的脸蛋上。

　　“剑絮这个丫头长得真是美得很啊，比起辛忆也是半点不差啊！”萧劲亭无奈下，不由重新坐了回来。忽然发现其实任剑絮真的长得极美，和辛忆比起来也是各有千秋，一个如同泛着微蓝色的火眼，艳丽而又热情，甚至还充满了狠辣的意味。而辛忆则仿佛是深秋的山泉，清纯而又带着些许的凄忧！看来尤其惹人怜爱，所以看来倒使得比任剑絮更加美丽了。

　　“你任姐姐有事情，来不了了啊！”任断沧站起身子迎接进来的任剑絮，呵呵笑道。面色间就仿佛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亲切无比。

　　“是不是和萧劲亭那个王八蛋在一起，所以没有时间和任伯父来蓬莱啊！”任剑絮美目忽然一转，接着美丽的脸蛋浮上一道唳色，心中对萧劲亭仇恨顿时凶猛的冒了上来，这段时间她想尽了办法想要去掉雪臀上的五个指斑，但是那五点深蓝色却是仿佛长在了肉中一般。无论用上什么药，都没有消退一点点。

　　任剑絮话出口以后，众人皆是色变。任夜晓感情的事情绝对是任断沧心里的一个禁忌，任由是谁都不敢明着提出来，更加别说是公开和萧劲亭一起说出来。里面不识任剑絮的人大都静静无语，等着任断沧冷下面孔教训任剑絮了。

　　但是任断沧表现却是让众人大是惊骇！闻言后他只是面色微微一变，但是神情间却是没有一点儿不快，接着朝任剑絮呵呵一笑，道：”絮儿不要胡说，你夜儿姐姐是随着她师傅学剑去了！”接着眯起眼睛笑道：”倒是你絮儿。我可是听说你已经有了情郎了，我倒是惊讶得很，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让絮儿你看上的年轻人！这等俊杰我不可不见啊！”接着便朝连邪尘的方向望去一笑。

　　听到任剑絮竟然已经心有所属，厅中的众人面色皆是失望！许多年轻少侠面上更是充满了不岔之色。看样子仿佛是要去与任剑絮的情郎决斗一般。

　　听到任断沧当众说出这等羞人的事情，任剑絮美艳绝伦地小脸顿时红得仿佛要滴出水儿来！再也不敢提任夜晓和萧劲亭的事情。没眸轻轻瞥了一眼坐在厅中的萧劲亭，顿时唬下脸蛋朝任断沧说道：”伯父可不要胡说啊，我什么也没有！”接着便冷着脸蛋朝萧劲亭的身边走来。

　　“原来她早已经看到我了，只是又在赌气了！却不知道什么事情又惹得她生气了？难道是秀情的事情被她发现了吗？！”望着美人儿气鼓鼓地在身边坐下，虽然幽香袭人，但是这个丫头的眼睛却是一眼也不朝这边望来。美丽的小脸蛋也是冰冰冷冷。坐在那里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听着别人说话。

　　萧劲亭本来也以为任断沧刚才说起任剑絮情郎的事情只是为了让任剑絮不敢再说任夜晓和自己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任断沧目光朝任剑絮望来一眼后，又呵呵一笑道：”伯伯刚刚从你家过来，可是听说有人的爱着贵重的礼物上门求亲了！伯伯虽然不知道男方是谁，但是知道肯定是一个大人物啊。所以伯伯在这里先给你道喜了！”

　　萧劲亭闻之心中顿时一动，暗道：”难道是连易然地老爹上门求亲了，不过要真是连易然的话，方召疾肯定是不会答应的！不要说是连易然，就是公孙湛的公子公孙昭凌也未必看得上眼！”

　　任剑絮也顿时闻之色变。美目浮上害怕地神情！接着美目望向任断沧道：”伯父你不要瞎说，好了！我不说夜晓姐姐地事情，你也不许说我的事情了！”

　　任断沧呵呵一笑，便也不再说了！只是开口说起了渤海剑派的事情，不过说的都是闲话。

　　“反正说不定明天就和这些人翻脸了，用不着和他们多客气！”萧劲亭耳中听着众人客套的聊天，目中不由频频望向外面地天色！而边上的任剑絮也一直唬着小脸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而这个丫头就算生气了。只要在她小屁股上轻轻拍上一计便什么气也消了。萧劲亭不由朝边上的楼竹廷使上一道眼色。接着径自站起，朝任断沧等人说道：”各位前辈，晚辈尚有要事，要先告辞了，便由家父在这里作陪！晚上回来一定自罚三杯！”接着不顾众人的脸色，便朝外面走去。

　　任剑絮玉脸微微一变，美目望着萧劲亭的背影浮上一道委屈和害怕。小嘴微微动了动，终于没有叫出声来。”剑月，等等我！”刚刚走到楼府中间的青石大道上，楼竹廷便从后面赶了上来，朝萧劲亭道：”里面虽然无聊得很，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事情可以做了，那群人还是不要得罪的好！”

　　“那你还出来做什么？！”萧劲亭直接朝府外飞快走去，忽然停下了脚步，转过身子朝楼竹廷望去道：”竹廷啊，你老实告诉我！昨天晚上你和玉儿去哪里了？她回来以后怎么怪怪地？！”

　　“不可说，不可说！”楼竹廷赶上来和萧劲亭并肩而行，道：”我答应过我妹妹千万不可说出来的，我就这么一个妹妹，兄弟你不会让我坏了自己的许诺吧！”接着神情变得古怪起来，朝萧劲亭问道：”绛玉到底变得怎么样怪怪的？”

　　叫到楼竹廷满脸热切的神情，萧劲亭不由狠狠瞪上他一眼道：”我要是想知道李月青那个大屁股脱光衣服后的事情，你会告诉我吗？！”

　　“会！”楼竹廷斩钉截铁说道，接着神情闪过一道不岔道：”再说青姨的身子你又不是没有看过，你这人虽然好色风流了一些，但是兄弟的女人你还是不会多看一眼的，这点我非常放心！”接着神秘兮兮问道：”那我妹妹现在还是不是黄花闺女了？！”

　　见到楼竹廷贼兮兮的目光后面透着一丝认真，萧劲亭不由点点头道：”我还没有动玉儿！”

　　楼竹廷不由讪讪一笑，便不再说话！接着面色变得微微有些严肃起来，朝萧劲亭说道：”劲亭，那事情我虽然不能说出来！但是你放心，玉儿那丫头一心为你，不会带来祸乱了！”随后楼竹廷面色一正道：”劲亭，你现在可喜欢，或者说爱上绛玉了吗？！”

　　“有，而且肯定比你这个混蛋对李月青要重！”萧劲亭说完后，便加快了脚步直接朝外面走去。

　　“萧兄，这个时候你外面还有什么事情吗？要是没有事情地话，你还不如去陪陪玉儿那个丫头那？那丫头现在肯定一刻也不想离开你！”正在萧劲亭要走出大门的时候，楼竹廷虽然没有跟上来，但是却朝萧劲亭叫了一声。待见到萧劲亭转过身子过来的时候，楼竹廷面上色色一笑道：”想起明天的大事，我的脑子就仿佛要崩断了一般，为何不躺在玉儿柔软丰腴身体上放松放松！最好还能够做上一些事情……”

　　“够了，够了！”萧劲亭顿时皱起眉头朝楼竹廷连连制止，结合嘴巴一抿道：”我还真的从来没有见过你那么畜生的哥哥那！”说罢心中忽然一动，便转过身子朝楼竹廷微微一笑道：”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

　　“玉儿那个丫头也不知道醒了没有？！”萧劲亭走到自己院子外面的时候，心中忽然涌起一阵器官的念头，接着自嘲笑笑，但是脚下的步子却是加快了一些。

　　刚刚走进小阁地时候，萧劲亭那无比灵敏的鼻子便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幽香，那是楼绛玉迷人肉体上特有的处子幽香，虽然不象梦君奴地体香那么蚀骨动人，但是萧劲亭闻后心中仍是微微一荡。

　　走进房间地第一眼，萧劲亭便见到了一张美丽绝伦的娇靥露在被子外面，雪白滑嫩的小脸蛋儿正泛着健康迷人的红晕！如同刷子一般的仙秀睫毛整齐而又迷人地覆盖在雪白地眼帘上，精巧秀挺的瑶鼻轻轻地向外护着喷香的气息，花瓣一般的樱桃小嘴乖巧地合着，弯巧绝美的唇瓣儿又红又软，划着可爱而又美丽的弧形轻轻地抿出一许娇嗔，一许撒娇！

　　“好一幅美人海棠春睡图啊？！”

　　看着楼绛玉这个美丽的丫头美丽绝伦的脸蛋尽是甜蜜和幸福，没有了一点儿以前地骄傲和厉害，美丽迷人的娇躯轻轻地蜷起，如同一只猫儿一般的乖巧。萧劲亭心中顿时泛起无尽的温柔，也泛起无尽的歉意。要不是心中一动走回来，或许以后也从来不会注意到楼绛玉这等迷人景象，以前更是没有将很多的心思放在这个痴心的丫头上。

　　“你或许生来就是一个高贵的公主，但是却跟着我的受苦了！”萧劲亭顿时屏住了呼吸，蹑手蹑脚地朝床前走去，仿佛害怕吵醒了床上熟睡的公主一般。

　　轻轻坐在床沿上后，萧劲亭方才发现美人儿放在锦被外面的雪白粉臂竟然是赤裸的。他清楚的记得自己离开的时候，美人儿的身上还是穿着衣衫的。心中一动，不由轻轻地掀开锦被的一角朝里面望去。

　　“这个可爱的傻丫头！”锦被刚刚掀开，一股蚀骨温热的处子幽香顿时冲进鼻中，而萧劲亭目光所见到的竟然是一具雪白丰满的赤裸娇躯，浮凸圆润、高低起伏，美人儿竟然将自己脱得一只白羊一般躺在被窝里面。

　　“好在我刚才吩咐过外面的侍女，任何人都不得进入我的房间！”

　　萧劲亭平下激烈的心跳，用力地压下将被窝中赤裸美人儿抱进怀中的冲动，只是俯下身子在美人儿花瓣一般的柔软小嘴上温柔地吻上一计，柔声说道：”玉儿，但愿我明天能够打退那些混蛋坏人，让我的宝贝儿永远都睡得那么安稳！”

　　接着萧劲亭站起身子，朝床底下的暗阁望去一眼。便要朝外面走去。忽然又转过身子，隔着被子在玉人下阴的位置无比温柔怜惜地吻上一口，心中暗道：”玉儿，我忍不住拉！等到渤海剑派事了后，我就马上让你过门！”

　　“刚才是不是有人来过啊？！”走到院子门口地时候，萧劲亭忽然朝那个俏丽的侍女问道。

　　那个俏丽的侍女面上顿时紧张起来，涨红着脸蛋朝萧劲亭细声说道：”刚才任剑絮小姐硬冲近来，我们这么也拦不住！”接着美目可怜兮兮地朝萧劲亭望来。

　　“难怪剑絮那个丫头会这样生气，呵呵！”萧劲亭心中一笑，见到侍女面色充满了害怕。面上也不由一笑，道：”不要紧的！”接着朝另外的几个侍女道：”你去小姐的院子里面叫来一队女剑士，便守在这里不要让任何人进去了，知道吗？！”

　　萧劲亭目光朝后面瞄上一眼后，顿时如同一道影子一般飘进了一道小巷。在幽静的小巷中飞快地前进，最后在一幢俭朴的楼阁面前停了下来。

　　这幢楼阁的窗户是开着的，在这个幽静地小巷中，看来仿佛是女子在等候情郎的到来一般充满了期待。萧劲亭轻轻一笑，接着脚下一点，整个身躯仿佛没有一点重量一般，轻飘飘地飞上。

　　萧劲亭头一眼就见到了盈盈这个美丽的丫头坐在床上，手中拿着一块丝绸，另外一手拿着针线却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不过一板一眼正做得认真，加上萧劲亭进来地时候没有发出一点声响，所以等到萧劲亭走到了面前也没有发现来人了。

　　萧劲亭心中一动，眼珠一转，足下一点便飞快飘出站在了玉人地身后，终于看清楚了盈盈正在做着刺绣。而刺绣的图样也普通得很，就是平常女儿家要出嫁时候用的枕头巾上的鸳鸯交颈，盈盈虽然绣得不是挺好，但是却肯定不坏。

　　“咳！”绣到中间的时候，盈盈忽然轻轻叹息一口，接着颦起柳眉美目浮上一道清幽望向窗外，仿佛期盼有人能够从那里忽然飘近来一般，忽然瑶鼻轻轻一嗅，美目猛地一颤。

　　“小美人啊，是不是想着情郎啊？今天哥哥就让你快活，保证比你地情郎要厉害！”忽然，盈盈娇躯被人从后面猛地抱起，然后一阵充满淫秽的声音响起，接着那双坏手就在自己的浮凸娇躯游走肆虐起来。

　　“不要，你放开我！救命啊……”盈盈娇躯连忙奋力挣扎起来，小嘴也开始叫唤出声，但是小手却是飞快地将那丝绸藏起来。

　　“我有很多帮手就在外面，你赶紧放开我，不然等下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救命啊……”

　　萧劲亭感觉到玉人挣扎得越发厉害，同时也发现了美人儿的小动作，不由伸出坏手探进美人儿高耸的酥胸，便要将那块丝绸从她怀里掏出来，闭紧喉咙说道：”嘿嘿，不用藏了，那块丝绸就做了你的落红布吧！今天我花蝴蝶就为你开苞拉！”

　　“真的！公子说话算数！”刚刚还在拼命挣扎的美人儿忽然娇躯一软，接着两只柔软地玉臂从身后抱起萧劲亭的后脑，仰起小脸想要吻上萧劲亭的面颊。

　　萧劲亭面色一愕，接着见到盈盈苗条曼妙的娇躯如同蛇一般地转过身来，满目欢喜急切地朝萧劲亭望来，接着张开小嘴便朝自己的嘴上吻来。

　　“好公子啊，你说话要算数的！你上次在小蓬莱就说要人家哩……”又是吻得娇喘吁吁嘴角流津的时候，盈盈的小嘴方才离开萧劲亭的嘴唇，美丽的脸蛋绯红羞涩，但是美目却是如丝一般的大胆如火。接着两只柔软的玉臂从萧劲亭脖子下来，放在萧劲亭地胸口有意识地偷偷解开萧劲亭的衣襟。

　　萧劲亭轻轻拥着盈盈坐下道：”不行的！”待见到美人儿小脸一黯，不由在盈盈委屈的小嘴上吻上一口，然后面色一正道：”我这I来是让你赶紧离开蓬莱，回到金陵去！”

　　感觉到萧劲亭面色凝重，盈盈不由微微担心起来，朝萧劲亭问道：”公子，可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吗？再说公主肯定不会让我走了！公主……”盈盈美目忽然朝萧劲亭望来试探着问道：”好主子，你是不是和公主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萧劲亭面上肌肉一阵抽搐，便想着该怎么和盈盈说起，不料盈盈却是伸出手捂住了萧劲亭的嘴巴，美目温柔地朝萧劲亭说道：”好公子，你不用和我说了！盈盈什么都听主子的，主子让盈盈走，盈盈马上就走！”接着美人儿娇躯轻轻一扭，转过绯红的玉脸。美目朝萧劲亭瞟来一眼娇声细道：”不过公子啊！你是赶盈盈回家，还是让盈盈去别的地方啊，人家没地方去哩！”

　　“你这个刁钻的丫头！”萧劲亭伸出手掌在盈盈的香臀上狠狠拍上一计，接着在肥美地嫩肉上轻轻地摩挲着，道：”你去金陵后，就立刻到醉香居的莫姨那里，然后尽量不要出来！莫姨人好得很，在那里你可以跟着莫姨学很多东西，还可以跟君依学琴，你去了肯定不会无趣的！”

　　“好啊！”盈盈玉脸顿时涌起无尽的欢喜。欢呼着跳起娇躯在萧劲亭地嘴唇上狠狠吻上一口，腻声道：”好主子，盈盈欢喜死了！”

　　萧劲亭见之，不由不解问道：”盈盈，我这样安排你，你不会觉得对不起君奴，对不起你师傅吗？！”

　　盈盈顿时一红，美目流过一道媚波，娇声腻道：”人家都说，情郎来了，父母都靠边站哩！”接着美人儿眸子中闪过一道荡意，柔软地娇躯如同扭糖儿粘在萧劲亭身上，腻声道：”好主子，你、你再像刚才那样，打人家那里一下……”

　　“哎呀！主子你等等！”盈盈正和萧劲亭走向码头的时候，美人儿忽然惊呼一声，接着朝萧劲亭说道：”你还记得你给我的那只红绸儿吗？我住的那个地方，公主的几个师叔都不许我养她，所以我只能放在连家地那处秘密据点了！我要马上去拿来！”

　　想到连易成现在肯定还在楼府中和主人应酬，萧劲亭不由点点头说道：”也好，我正好也能够给你意容一番，最好还是不要让人认出你来了！”

　　连易成此时心里无比的激动，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有一天会在整个江湖面前扬眉吐气的。以前的他，就算是福建连家的三公子，也没有人正眼看他一眼，要不是顾忌他的身份恐怕别人见到他也免不了冷嘲热讽一番了。

　　但是今天，几乎所以的江湖大人物都客气地和他说话！甚至有几个人还是一代宗主，都在父亲面前夸自己年少有为。而有些门派的掌门更是开始过来讨好巴结自己了，而且连易成也发现到许多地年轻少侠向自己的目光也充满了羡慕。

　　这种感觉是连易成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那种感觉仿佛是轻飘飘的踏在云端一般。但是连易成没有一点的失态，因为盈盈曾经吩咐过他，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得意忘形，要学会象萧劲亭少侠那样潇洒稳重。

　　“等下我要是向盈盈说起今天的事情，她肯定会夸我了！”连易成刚刚坐了一会儿，就又忍不住站了起来。接着目光频频朝外面的窗户望去，但却是没有见到心中的玉人的到来。

　　“不行，我这样猴急盈盈会不高兴的！盈盈一直要我稳重的！”连易成想到这里，不由又坐了下来，按照盈盈的说话端重地坐在椅子上，心中忽然又涌起一种想法，暗道：”其实今天的感觉，I起第一次见到盈盈还是……。那次简直就好象跟神仙一般啊……”

　　连易成心中接着又忐忑不安起来，因为昨天晚上自己的兄长将自己和盈盈地事情告诉父亲了，父亲显得非常的高兴，而且还让自己将盈盈带回去给他见一面。虽然他做梦都想着这件好事，但是对于能不能让盈盈去见自己的父亲，他可是一点底也没有，更加何况他心里还害怕着盈盈会生气。

　　“等下我该怎么和盈盈说呢？！”连易成连忙坐下来，静静地想着该怎说的话儿，接着忍不住将手掌伸进怀中摸了一把父亲让带来的礼物，面上浮上一道笑容。这可是他的传家之宝，盈盈肯定会喜欢的！

　　“好主子啊，那你什么时候回金陵看我啊？”盈盈竖起了晶莹如玉的小耳朵，听到里面没有人说话的声音。也没有人走动的声音。不由欢喜地抱着萧劲亭地手臂走进了楼阁中。

　　“不知道啊！”萧劲亭轻轻一叹道，接着轻轻地拈了一下盈盈的小手，温柔道：“等到渤海剑派事情了了以后，我就再也不理会任何事情了，马上北上突厥去找你的妍儿姐姐！”见到盈盈小脸微微一黯，萧劲亭微微一笑道：“从突厥回来后，无论我找没有找到你的妍儿姐姐，我都会马上回到金陵，去见我地盈盈小宝贝！”

　　“人家只是你地小丫鬟，可不敢说是你的小宝贝哩！”盈盈小嘴一撅朝萧劲亭委屈地望去一眼，接着小脸绽开一道花瓣一般的笑容，美目一痴朝萧劲亭细声说道：”好主子，你可知道我为什么那么不知羞地缠住你，让你要了人家的身子吗？！”

　　“因为我的盈盈春心大动了，忍不住情潮要让我取了你地落红了！”萧劲亭轻轻的拧了盈盈的瑶鼻一下，笑着说道。

　　“胡说！胡说！”盈盈顿时红透了小脸，将娇躯滚进了萧劲亭的怀中，粉拳连连捶了萧劲亭几计道：”人家才不会想那坏事儿呢！疼也疼死了，难受也难受死了！”接着美目一媚，朝萧劲亭微微一笑后，将美丽的小脸蛋藏在萧劲亭的怀中，腻声说道：”不过每次主子抱盈盈的时候，盈盈身子好象被火点着了一般，就想着主子能够狠狠地压着盈盈，将盈盈撕掉！想让公子吃了盈盈，或者是盈盈吃了公子！”

　　听着盈盈的淫荡宣言，萧劲亭不由皱起眉头连连甩头不已。

　　盈盈也顿时意识道自己地话不要脸得很，伸出小手捂上萧劲亭的脸腻声道：”坏主子，坏蛋公子，你不许笑的，不许说盈盈不要脸儿！”接着美丽的脸蛋顿时变得温柔起来，指着前面紧闭的房门，轻轻地离开萧劲亭的怀抱，笑道：”那红绸儿就在这里面，不过公子还是等下还是到我的房间里面给我易容，我不喜欢这里！”

　　萧劲亭便站在外面不随着进去，盈盈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转过小脸朝萧劲亭柔声说道：”好公子，盈盈虽然做梦都想将身子给你！但是盈盈那么心急，那是因为盈盈见到你和连易成的关系那么好！害怕工资为了交情，将你的乖盈盈送给了连易成！”

　　萧劲亭闻之微微一愕，接着朝美人儿温柔一笑道：”我怎么舍得啊！”

　　盈盈闻之不由朝萧劲亭嫣然一笑，接着两只玉手撑在房门上，香臀儿微微一撅，将房门推开了一条缝隙。随即却是见到萧劲亭面色猛地一变，自己这个无所不能的公子竟然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盈盈心中猛地一颤，不由转过玉脸朝室内望去。顿时见到了面色惨白、形若死灰一般的连易成。

　　盈盈见到连易成先是不可置信地望向自己，接着仿佛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目中的神情充满了茫然和不解。然后整个身子开始颤抖起来，到动着面上的肌肉一阵阵战栗。然后刻骨铭心的痛苦从他的双目中汹涌而出。

　　“怎么、怎么会这样……”连易成脑中阵阵昏眩后，方才喉咙嘶哑地朝盈盈说道，但是却是一电声音也发不出来，甚至连整个身子也动不了。

　　萧劲亭和盈盈很快便也安静了下来，萧劲亭正要走进去，却是被盈盈眼神止住。然后朝萧劲亭柔声说道：”主子，让我来和他说！”

　　“易成！”盈盈美丽的脸蛋顿时变得祥和起来，就和每次与连易成见面的时候一模一样，看来就仿佛一个充满关心怜惜的姐姐一样，见到连易成还说不出一句完整地话来，盈盈款款走到连易成的面前，柔声说道：”我很早就和你说过，我绝对不是你的仙女！虽然我认识你更早，但是我心里爱的却是我的公子！为了他我连我的公主也背叛了！”然后盈盈望向连易成的目光也充满了温柔，轻轻叹息一口道：”至于对你，我也是关切着你的。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我都希望你能够出息，希望你能够比你的哥哥都做得要好！从前是这样，以后也还是这样！”

　　“我马上就要走了。所以你以后要记得我和你说过地话！”盈盈走到一个窗户外面。轻轻地拧进来一只笼子，里面正是那只可爱美丽的红绸儿，接着朝连易成说道：”你一点儿也不比别人差，所以以后做上家主以后，你也要大大方方地……”

　　连易成终于再也忍不住。汹涌的泪水从眼眶流下，渐渐开始抽泣起来。但是对盈盈却是不敢有一点的愤怒，甚至连一句亵渎地话也不敢说出来，只是面上地神情充满了恐惧和无助，然后转过身子朝萧劲亭望来一眼……

　　“对不起公子！”盈盈小手轻轻捧着那只美丽的红绸儿，仰起粉颊轻轻地磨蹭着萧劲亭的面颊，柔声说道：”本来公子可以和连易成做成极好的朋友的，可是现在因为盈盈……”

　　“不，傻丫头，这不关你地事情，那是因为你的公子没有做好事情，让我的盈盈难办了！”萧劲亭笑着吻了一口盈盈的娇靥，接着双手捧着盈盈的脸蛋，柔声说道：”我们现在就开始易容拉！”

　　盈盈小手忽然拉住了萧劲亭，仰起小脸柔声说道：”公子，盈盈现在还不想易容，等会儿快到码头的时候在给盈盈易容好不好？！”

　　萧劲亭望了盈盈水汪汪的美目一眼，便轻轻点头答应了。接着随着盈盈朝外面走去。当走出这幢楼阁的时候，萧劲亭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盈盈长长地喘了一口气，美目中地神情也微微放松起来，而他萧劲亭又何尝不是如此。

　　“公子，你一个人去突厥的时候，肯定无聊得很，就让这个小东西陪着公子吧！”萧劲亭和盈盈共骑在一匹白马上，美丽的盈盈如同小鸟一般依靠在萧劲亭的怀中，而另外一只同样美丽的红鸟儿懒洋洋地让在盈盈的小手中，被美人儿雪白柔软的小手摸得连眼睛也睁不开了。

　　“好啊！”萧劲亭看见西边的太阳已经偏到山边了，双腿不由微微用力一夹马腹，那匹白马顿时四蹄翻非飞快朝码头的方向奔驰而去。

　　“再转过前面的一个树林就会到码头那边了！”萧劲亭心中暗道，接着忽然觉得怀中佳人的娇躯开始渐渐变热起来，而且玉人的娇喘也渐渐变得急促起来，那柔软动人的娇躯也开始在怀中微微有些不安地扭动起来。

　　“好盈盈，你再闹就要从马上掉下去了！”感觉到美人儿香嫩的圆臀挤进自己的胯间，然后微微扭动小蛮腰使得两辫圆滚滑腻的血臀滚动地磨蹭自己的胯间巨物，萧劲亭的呼吸顿时变得急促起来，而美人儿的小嘴传出的呻吟声让他连忙将双臂环在玉人的蛮言上省得她真的掉下马背了。

　　“好主子，你刚才说要取了盈盈的落红的，你要说话算数！”就在白马飞快地跑到一处茂密地草丛边上时候，盈盈忽然转过娇躯，双手一张抱住萧劲亭的身躯，那只美丽的红绸鸟委屈地清鸣一声便飞到路边的数上，小眼睛骨碌碌地望着亲热的两个男女。

　　“公子。盈盈要，盈盈要你！啊……”忽然，盈盈两只抱住萧劲亭腰纪的柔软手臂忽然猛地一阵用力，然后迷人的娇躯用力地将萧劲亭的身子扑倒掉下马背，滚落在路边的草丛中。

　　“疯丫头，你不要命拉！”萧劲亭连忙将美人儿的蛾首护在自己的怀中，不然草木划破了她娇嫩的小脸。

　　由于两人从马上摔下的势道极大，使得两人一直滚到了草丛深处方才停下来。萧劲亭正要站起身子时，盈盈已经娇喘吁吁地扑了上来，娇艳欲滴的小嘴猛地咬上萧劲亭地嘴唇。喃喃自语中已经将滑嫩香甜地小舌头伸到萧劲亭的嘴巴中。

　　盈盈这个美丽的丫头动起情来最是疯狂，深深的一吻尚未持续多久每天口中甜蜜的香津就仿佛泉水一般涌出，哺得萧劲亭满口生香。热情如火地呻吟随着丝丝香津从美人儿嘴角流出。直吻得萧劲亭的舌头都有些酸痛了。盈盈还是壮似疯狂地在他的嘴中索取，那娇嫩柔软的小舌头仿佛又无尽的活力一般，在他嘴巴中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一次次地将萧劲亭的舌头衔到自己地小嘴中，热情如火地噬咬着吮吸着。

　　小舌头仿佛有无尽的活力一般，在他嘴巴中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一次次地将萧径亭的手头锨到自己地小嘴中，热情如火地噬咬着吮吸着。

　　“好盈盈。再晚了你就赶不上最后出海的船了，乖宝贝！我们赶紧走！”感觉到盈盈酥胸不住欺负，最后仿佛要裂衣而出一般，而从每人儿瑶鼻喷出的气息也火一般的热烫，萧径亭要是再让这个丫头吻下去，非窒息了不可，两只手掌不由捧住每人儿的小脸，微微用力地让他的小嘴离开。

　　“嘤！船走了更好。盈盈死也不想离开公子！”美人儿双目已经迷离得没有一丝清明了，被萧径亭强行地移开的小嘴拖着长长的一笑香精丝线，失望地一声呻吟后，大大地喘息几口后，小手迷糊间无比熟练地解开了萧径亭的面具，又张开小嘴伸出香舌朝萧径亭俊美无匹的面颊舔去。

　　萧径亭感觉到美人儿的娇躯仿佛被火烧着了一般，任由美人儿呻吟着舔噬自己的面孔，微微用力地抱起盈盈柔软的娇躯，便要起身站起。

　　“公子，不要！”盈盈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用力地将萧径亭重新扑倒到草丛中，然后两只玉臂按在萧径亭的胸膛上，撅起两瓣肥臀做在萧径亭的胯间。然后娇喘着俯下上身娇躯，让高耸弹跳的酥胸用力地摩擦着萧径亭的胸膛，小脸摩擦着萧径亭的面颊，火热的小嘴轻轻咬着萧径亭的耳朵，泣声道：”好公子，盈盈真的不想走啊！就算死盈盈也不怕，但是公子说的每一句话盈盈都要听，所以盈盈不敢不走！但是”盈盈一边说着，小手飞快地解开萧径亭的衣衫，哭泣说道：”但是要是公子北上去后再也不回来了，那盈盈不是什么也没给公子留下吗？而且盈盈不也什么也没有得到吗？好公子啊，你就要了盈盈吧”

　　感觉到美人儿两瓣火热的肥臀湿漉漉地扭动，萧径亭腹下的欲火猛地烧起，双手抓上美人儿蛮腰，喘息笑道：”真是个傻丫头！”接着便要翻身将美人压在身下。

　　“不！”盈盈挣扎着不从萧径亭身上下来，两只小手飞快地脱掉萧径亭的身上所有衣衫，朝萧径亭妩媚一笑娇喘着说道：”好主子，盈盈虽然长得没有别人漂亮，但是盈盈肯定比别人会侍侯公子！公子一动也不要动，就看着人家怎么侍侯你！”

　　说完话后，盈盈美眸中仅剩的一点清明也不见了，目光火热地望着萧径亭雄壮的身躯，美丽的脸蛋一片意乱情迷的神色。随即美人俯下小脸，将瑶鼻凑到萧径亭的胸口前用力地嗅着他身上的气息，然后张开小嘴在对着萧径亭的胸口肌肉微微用力咬上一口，接着马上用柔软的香舌细细舔过………………·

　　“主子，奴知道你最喜欢我们女儿家的臀儿，所以盈盈每次都将里面洗的干干净净，但是主子就是不来宠幸人家！”此时的盈盈已将自己的衣裳脱个精光，露出了雪白玲珑的天体，美丽绝伦地小脸尽是潮红从萧径亭胯间抬起，小嘴微微张着。接着喘口气的工夫扭过小脸，媚眼如丝而又满目深情地朝萧径亭讨好腻声道：”好主子，巧巧姐姐将她学会伺候男人的本事都教给我了，盈盈的小嘴给主子吹得舒不舒服！”

　　“哦！主子主子你用力咬人家屁股，盈盈屁股圆不圆，香不香好珠子你喜欢不喜欢”

　　“啊！疼，疼死了！盈盈好欢喜啊！泣，怎么这么疼啊”

　　“主子，这是，这是盈盈最珍贵的地方了，还有盈盈流的血儿。给给你吃”

　　…………………………··

　　最后萧径亭将美人儿喷香火热的娇躯抱起的时候，盈盈整个身躯却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软绵绵地仿佛没有了骨头。只是美目尚是秋波流转，眉宇间尽是撩人的春意。

　　“傻丫头。第一次就那么拼命！你是不要小命啦！”萧径亭用力地将玉人的娇躯扶正了给他穿上衣衫。不料这个美丽地丫头硬是撅着小嘴无比慵懒地咬钻进他的怀中，稍稍有点力气后便有痴迷地吻着萧径亭的胸膛。

　　“好盈盈，天都快黑了！宝贝儿听话，快穿上衣衫，不然就要被外面的人看到了！”萧径亭无奈地柔声哄着。但是平时乖巧无比地盈盈却是耍赖撒娇地将赤裸地娇躯腻在萧径亭的怀中，任凭萧径亭这么着急就仿佛没听见一般，只是用自己火热的小嘴轻轻噬咬着情郎胸口迷人的肌肤。

　　“你这丫头要打屁股了！”萧径亭感觉到美人儿如同八爪鱼一般缠着，怎么分也分不开，不由伸出手掌在美人撅起的萧臀儿轻轻拍上一掌。

　　“嘤！”盈盈娇躯一颤，疼得一声轻呼。萧径亭连忙倨昂手掌举到眼前，发现手指上竟然带了一点儿血迹，心中一急。连忙将美人儿地肥臀觉到眼前，发现两瓣娇嫩滑腻的香臀儿被撞的红肿不算，就是迷人的鸿沟中也带了些须的血迹。

　　“疯丫头你不要命啦！前面那破身还不够，偏偏还要强用屁股后面那儿侍侯我！”萧径亭心中一阵惊骇，举起手掌便要朝美人儿的香闰拍上一在掌，但是举起后连忙止住手势，在玉人轻巧的瑶鼻微微用里刮上一计，苦笑道：”疼不疼，那里好象裂了一口小口哩！”

　　“疼，疼得命儿都没有了！”盈盈无比娇宠地撅起小嘴腻道，接着小脸充满期盼地朝萧径经道：”亲亲主子啊，那盈盈是不是就，就可以不走了？！”说完美目怯怯地朝萧径亭望来。泪光开始隐向，不由用力将美人儿地赤裸娇躯抱进怀中，肉声道：”宝贝儿，最多半年，最多半年！我便回来，天天陪着我的心肝宝贝儿，再也不走了！”接着觉得后背一热一湿，玉人便难过地抽泣出声，接着整个娇躯都开始战栗起来。

　　“女子还真的都是水做的啊！”萧径亭感觉到美人儿泪水汹涌而出，加上刚才下身的春水，还有哺到自己口中的津水，萧径亭不由发出这么一声感叹。

　　“咯咯！”就在盈盈哭得萧径亭心焦的时候，美人儿忽然咯咯一声娇笑，然后仰起泪痕斑斑的小脸，朝萧径亭道：”主子，你说盈盈厉害不厉害！第一次侍侯公子那个凶物，就让公子泻身理！”说罢小手伸到萧径亭的胯间，轻轻地抚摩柔声说道：”它现在乖了许多了，刚才都差点将盈盈弄死哩！”

　　萧径亭顿时皱起眉毛，他很早就已经发现，盈盈虽然温柔如水。但是其实也充满了小魔女的潜质，刁钻无比。

　　“好了，盈盈听公子的话！”就在萧径亭苦着脸说女儿家光着屁股算是怎么回事的侍侯，盈盈撅起小嘴指着外面马背上的包袱。说道：”那里是一套男装，公子等下就将我易容成为一个青年男子吧！”

　　…………………………

　　“公子，人家那里疼得很，不能这样穿衣衫的！”盈盈光着屁股坐在萧径亭的腿上，指着萧径亭手中的衣服，对萧径亭穿衣地方式百般挑剔，这样穿不对，那样穿也不对。

　　等到萧径亭将中衣给她穿上的时候，这个丫头忽然又道：”公子，我最好还是穿上肚兜儿。不然人家的奶子会走型的！”无奈下，萧径亭只有脱下中衣，给每人儿穿上了肚兜。

　　“好主子，你说盈盈的乳子好不好看。你在亲它一口好不好！”等到萧径亭拿来肚兜的时候。盈盈忽然又用自己的小手捧住一只玉乳伸到萧径亭的嘴前，柔声说道。

　　萧径亭心中一酸，便轻轻叼住美人儿粉嫩的乳头，温柔的允吸起来，但是双手却是一点没有停吓。往盈盈的下身娇躯穿上小丝绸裘裤儿。

　　“嘤！好主子，人家屁股那里疼得很，你给人家摸摸！”裤子没有穿上，盈盈忽然又红着脸蛋儿朝萧径亭提出这个无比香艳地要求

　　等到花了半个时辰终于将美人儿穿好衣服的时候，这个丫头又开始对萧径亭的易容开始挑剔起来。

　　“公子，我不要这个样子的，你给人家变的好看一点！”盈盈拿过一面镜子，望了一眼里面易容后地自己。便朝萧径亭撒娇道。

　　萧径亭不但一点没有生气，反而满面温柔地笑容，将美人儿抱在怀中，轻轻洗去她脸上的易容，给她重新换上一幅英俊的面孔。

　　完后，见到盈盈拿过镜子后，轻轻地瞥了一眼便又开始要说话了，萧径亭指着天边的太阳，柔声说道：”丫头，太阳已经落山了，宝贝儿不能在拖时间了！”

　　盈盈闻之，美目顿时一黯！那伤心和悲凄的表情连易容后地脸也掩之不住，接着娇躯从萧径亭怀中异议不舍的移开，脚下微微一颤，随后又哭泣着倒进萧径亭的坏中，忽然美目一媚，朝萧径亭细声道：”好主子，人家下面疼得很，不敢蹲下！你，你把人家虚虚，好不好？！”

　　……………………………

　　最后无论盈盈这个要图百般地耍赖，千方百计地拖着时间，萧径亭还是在天黑的时候将他送到了船上。由于玉人下身受创厉害，行动肯定不便，所以萧径亭让渤海剑派的几个贴身丫鬟随着盈盈一同到随船到金陵。

　　等到萧径亭从码头上回来的时候，萧径亭孤身一人骑着白马，肩膀上站着一只美丽的小红鸟儿。想起在赶去码头最后一段路上，刁钻耍赖地盈盈忽然变得安静下来，躺在自己怀中享受自己最后时刻的温馨，萧径亭心中不由一阵难过的抽搐。

　　“一但女子受到宠爱后，可能个个都会变得娇逆赖皮起来的吧！”萧径亭心中想着，接着见到肩膀上的红绸儿尽管被马飞驰而带来的劲风吹着，但是仍旧一副悠闲自在，领风不惧的摸样，萧径亭不由狠狠朝他瞪上一眼，道：”你刚才竟然将我盈盈的身子都看光了，要不是看你是母鸟的份上，我一定阉了你！”

　　“萧兄！”就在萧径亭飞马奔向楼府的时候，忽然从路边传来一声娇呼，接着一道美丽曼妙的影子便站在了路中间，笑意吟吟地朝萧径亭望来，正是美丽绝伦的夕俏佳。

　　萧径亭眉头一皱，朝站在路中间的美人儿笑道：”夕仙子找我可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要是因为君奴的事情，那请恕萧某不奉陪了！”

　　夕俏佳美眸微微一转，朝萧径亭说道：”看来萧兄是烦透了人家了，不过这次我找萧兄可不是应为你的梦君奴啊！”

　　萧径亭笑道：”要是不关于梦君奴什么事情。那我就更加不用去了，楼府那边还有很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呢！萧某就先告辞了！”

　　“不行，这件事情非同寻常，萧兄一定要去！“夕俏佳竟然走上几步，伸出小手朝萧径亭拉去，道：”这次来地客人对明天的局势非常的重要！倨我所知，现在楼府的人大都是方剑夕一系的高手吧，萧兄要是不去，俏佳很难向那边的客人作出交代哩！”

　　感觉到夕俏佳柔软的小手握来，萧径亭顿时有些哭笑不可。朝路上的夕俏佳说道：”那夕仙子是不是准备上马来，和我同坐一骑呢？！”

　　“萧兄说笑了！”夕俏佳淡淡说道，接着美丽绝伦的玉脸微微一笑，道：”反正我们也不急着过去。而且我也有一些事情想要和萧兄说说！“接夕俏佳忽然朝萧径亭说道：”萧兄刚刚和别的女人亲热完吧？我闻到你身上有女子的气息！”

　　萧径亭此时地眉头已经皱得额头全部是皱纹了。朝夕俏佳道：”天哪！古剑阁这么会出来一个这么的仙子啊？！”

　　夕俏佳听了萧径亭的话后，美丽绝伦的玉脸上闪过一道不喜，接着美丽绝伦的脸蛋也开始变得平淡起来，跟着萧径亭胯间地马蹄朝前面慢慢走着。

　　…………………………

　　“萧兄，等下进去地时你便不可再这样放肆地对我说话了！”萧径亭随着夕俏佳一直走到了城外。远远望见前面一处大庄园的时候，夕俏佳忽然转过玉脸朝萧径亭说道，接着绽放一道美丽的笑容，道：“就当是给俏佳师门一点面子吧！”

　　萧径亭面色一正后便点点头，接着从马上下来，牵着那匹白马朝那处庄园走去。夕俏佳不由望来感激的一目，接着美人儿轻轻凝起笑容，那张美丽绝伦的玉脸顿是浮上一道飘逸不可捉摸的气息。群下的玉步仿佛变得虚无飘渺起来。仿佛架着云雾朝前面飘去。

　　“夕姑娘，我以前可是想要打你屁股就打屁股，想要摸你小手就摸小手，但是为何现在却是一眼也不敢朝你望去，但是心里又偏偏想看得要命呢？！”萧径亭见到夕俏佳美丽曼妙的身子仿佛笼罩了一层淡淡的光晕，让人迷醉但是凛然不敢其侵犯，不由奇怪问道。

　　夕俏佳嘴角轻轻抿起一道笑容，接着美目朝萧径亭射来一道清雅而又凌厉的光芒。

　　“嗯！”萧径亭顿时心中一动，望着夕俏佳美丽高贵的玉脸上，仿佛笼罩一层神光一般，让人不敢有一点的亵渎。

　　“咯咯！”夕俏佳那充满仙气凛然的脸蛋忽然朝萧径亭展颜一笑道：”这可是我师门地看家本领哩，不然身后非跟满了登徒子不可！”

　　“真是个自私而又臭美的门派啊！”萧径亭顿是皱起眉毛道。

　　“随便萧兄怎么说了！”夕俏佳淡淡一笑道，接着朝萧径亭道：”萧兄还是第一个这么说我的门派哩！”萧径亭随着夕俏佳刚刚走进庄园的时候，里面乱哄哄的声响顿是变得安静西来，接着萧径亭听到许多人同时站起的声音，而且透着一扇门萧径亭也仿佛可以感觉到无数道目光透过那道房门朝夕俏佳射来。

　　萧径亭不由朝后推后几步，让夕俏佳走在了面前。

　　夕俏佳此时玉脸从容凛然，神光笼罩，两只玉手轻轻推开了眼前的房门。

　　“见过夕仙子！”随着夕俏佳款款走入，里面众人整齐折腰朝夕俏佳躬身拜道。

　　“蜀山剑派李鹤梅拜见夕仙子！”

　　“少林玄灭和尚拜见夕仙子！”

　　“武林闲人宴孤衡拜见夕仙子！”

　　“上兵世家池观海拜见夕仙子！”

　　“XXXX拜见夕仙子！”

　　随着众人纷纷上来见礼，夕俏佳也轻笑着点头回礼！让后面的萧径亭大大地长吸一口气，这里面的人物无一不是整个中原武林的一派宗主，比起今天中午在楼府的规模还要大上许多。

　　不知道见过多少人后，夕俏佳走到最后一个青年公子面前，美目微微一讶。俏声说道：”三王爷怎么也来了？！”

　　那个青年公子竟然俊美无匹，眉宇间的神情显的无比的高贵，又显得十足的潇洒。比起风流玉郎却是显得不俗多了。

　　“武莫榆反正闲地很，在京城待得难过，听到仙子给许多武林高人发了拜贴，便忍不住过来瞧热闹了”那个青年男子走到夕俏佳面前，也随着众多武林宗主的礼仪躬身拜下。

　　“不敢，俏佳正说说那边官家势力大得很，三王爷来得正好，正好可以主持一下公道！”夕俏佳美丽绝伦的脸蛋无比吝啬地绽开一道笑容。让众人眼前一真昏眩，接着夕俏佳连连作揖道：”不敢！不敢！”

　　夕俏佳淡淡一笑后，便没有继续客气。款款走到大厅中间的位置坐下，仰起玉脸朝下面的众人淡淡望上一眼道：”夕俏佳多谢各位前辈在百忙之际抽身前来蓬莱，这次我发出请贴让诸位前来，一是奉我师傅的命令，向天下人宣布古剑阁从今日起重出江湖。第二便是应为渤海剑派的事情了！”

　　众人听到夕俏佳的话后，又纷纷起身表示决心。

　　玄灭和尚待众人说完后，面上地申请没有平常的无理和淡漠，而是充满了虔诚，涌出一串佛号后躬身说道：”古剑格能够派夕仙子下山，那真是武林之福，天下之福了！最近魔门纷纷肆虐，先是上兵世家，在是渤海剑派！今日老衲向天下武林宣布。少林还是遵守百年前的约定，无偿听命于古剑阁！”

　　“杀尽所有的魔门贼字！”

　　“诛杀魔门妖女梦君奴！”

　　玄灭地话音刚刚落下，众人纷纷指责起魔门地嚣张，甚至有大声叫嚣着誓灭魔门者。而古剑格仿佛整个白道武林的信仰一般，在几十年未出江湖后，竟然还是毫无疑问成为整个武林的白道领袖。

　　萧径亭身在蓬莱，所以没有听见外面武林的许多事情。但是在众人的耳中听出了魔门地扩张已经损害到了太多人的利益了，才会惹起那么多人的愤怒，甚至是仇恨了。而古剑阁数百年来都一只和魔门不停地争斗着，而且一只都占着很大的有优势，直到几十年前魔门出现了一个男宗主，将古剑阁的仙子受入房中做了妻子，使得古剑阁受到了耻辱性的惨败，甚至几十年后一直没有接班人执掌整个武林白道。

　　但是古剑阁在天下武人的心中，就仿佛是一种寄托一般。在他们心中，古剑阁肯定能够维护自己这群白道武林的利益，应为保护他们就保护古剑阁自己。

　　夕俏佳美目淡淡朝众人扫视一眼，下面顿是寂静无声。美人儿地玉手接着朝萧径亭指来道：”这位便是渤海剑派的萧剑月公子”

　　明天，就会有一场大战了。

　　“明天，奴儿能不能都得赢刚刚里面的那群人呢！”萧径亭从那庄园走出来的时候，望着天边的星星，轻轻叹息了一口暗道。

　　就在刚才，夕俏佳终于捅开了那层薄纸。向天下武林宣布，梦君奴就是魔门的公主！而从那个时候开始，夕俏佳那美丽的芊芊玉手就已经给梦君奴树立了无数个敌人。而明天就是所有白道武林向梦君奴宣战的一刻，到了明天。几乎所有的白道武林都会朝梦君奴拔出腰间地利剑，毫不留情地出售诛杀他心爱的梦君奴了。

　　“而明天这个时候，我也要在奴儿背后狠狠推上一掌啊？！”萧径亭坐在马背上，耳中还想着那群白道宗主充满仇恨的声音，还有誓将梦君奴杀于剑下的怒吼。萧径亭这才知道，原来梦君奴的魔门右宗在外面竟然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明天的奴儿要是见到我和竟然和夕俏佳站在一起，而且开始无情地伤害她！她会怎么样呢？是悲痛欲绝地和我一刀两断，还是拿着宝剑和我翻脸为敌呢？”萧径亭侧过目光朝肩膀上的红绸儿笑着问道。

　　但是红绸儿却是闭着眼睛昏昏欲睡，将漂亮可爱的身子缩成一团，站在萧径亭肩膀上摇摇欲坠。但是却怎么也掉不下来。

　　“不去想啦！不去想啦！”萧径亭接着用里地摇了摇脑袋，接着朝路边的森林一阵苦笑，自嘲道：”天下为公，天下为公！要是知道会给奴儿带来洪水猛兽一般地攻击。我当初或许不会答应夕俏佳也说不定那！呵呵！”

　　“我萧径亭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萧径亭心下一阵自。接着朝马背狠狠抽上一掌，那匹白马仿佛知道主人心中的痛苦，连叫也不叫唤一声，撒开四蹄朝楼府的方向飞驰去。

　　“要不要去奴儿那里，我已经好几天都没见过她啦！”前面的蓬莱城已经远远可见了。萧径亭目光朝右边一转，心中顿是一阵触动，心中暗道：”这里就是去奴儿秘密据地地路了！”

　　“反正哥哥生，奴儿活！哥哥死，奴儿去！我所做地事情没有一点对不起哥哥，日后哥哥自然能够明白，要是哥哥实在恼了奴儿所做的事情，只要哥哥一句话，奴儿就死在你的面前！总之不会让各个怀疑奴儿对你的心意。奴儿宁愿死了，也不愿意看到哥哥的冷冷淡淡！”梦君奴那刻骨柔肠地声音又在耳边婉转响器，萧径亭整个心仿佛痛苦得扭成一团，最后用锋利的剑刃狠狠地戳刺，带来椎痛简直让萧径亭连呼吸都变的困难起来。

　　“奴儿，你要知道我宁愿自己死了也不愿意伤害到你，但是”萧径亭耳中不停地想着梦君奴温柔的言语，还有那深情如海的双眸，还有柔软醉人的双唇。最后仿佛又看见梦君奴这个无比高贵的公主跪在自己的面前，用她最圣洁尊贵地小嘴吞吐着自己胯间的物事，那神情那么的妩媚，那么的讨好！

　　“呼！”萧径亭此时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渴望，渴望见到梦牵魂饶的梦君奴，渴望再听到他醉人温柔的谚语，一声低喉后，萧径亭一拉马缰飞快地朝右边的小路驰去，心中暗道：”我仅仅只是想见她最后一面而已！”

　　萧径亭飞马狂奔仅仅片刻功夫，梦君奴那世外桃源便已经显露在萧径亭的眼前了。萧径亭心中顿时渐渐地颤抖起来，放慢了马蹄缓缓朝那处美丽的阁楼走去。

　　这个桃花源寂静无声，甚至连虫子的叫唤声也没有。而那懂小阁却是点着灯火的，萧径亭渐渐地走进那幢小阁。心跳渐渐变得急促起来，耳朵高高地竖起，但是却没有听到任何一点点的声息。而他肩膀上的红绸儿也感觉到寂静的气息，毛茸茸的小身子微微颤抖了一计后，让自己更加贴近萧径亭一些。

　　“没有，没有奴儿的香气！”走到那幢小阁的面前，萧径亭嘣跳的心脏渐渐地安静清凉下来，最后仿佛停止了跳动一般，因为鼻端并没有穿来那股首席醉人的香气。

　　“呼！”萧径亭脚下在马镫上轻轻一点，整个身躯飘飘上了那幢小阁。

　　楼阁中雅致精美，里面尚留着醉人的香味。而里面的物事也摆得整整齐齐，但是里面却是一个人影也没有，耳边也没有任何呼吸的声音。

　　“这匹马儿可是玉儿的宝贝，我这样虐待它，玉儿这丫头可要心疼坏了！”萧径亭骑着白马飞快跑到楼府门前的时候，见到这匹神俊的小白马竟然累得混身湿透。口中喷着，不住地朝外面喷着热气，不由暗暗怜惜起来，饱含歉意地伸手抚摩了一下那张漂亮的马脸。

　　那匹漂亮的白马不但没有一点怒意，反而亲昵地朝萧镜亭蹭了蹭脑袋。

　　“玉儿以前待人那么凶，但是对自己地马儿，还有对自己的侍女丫鬟倒是宠的很！”萧径亭走到门前后，连忙用手掌微微用力搓了搓面颊，然后扯开一道笑容心中暗道：”可不要让自己的苦瓜脸让玉儿那个丫头看见了，这个可怜的丫头现在心理可是脆弱得很！”

　　萧径亭知道调整了笑容后，方才朝楼府的大门走去。

　　“少爷。您回来啦！”看门的老人见到萧径亭近来后，连忙迎山来朝萧径亭憨笑道：”几个老爷少爷正在招待里面的客人，已经开宴好一会儿了。本来竹延少爷说要等到萧少爷回来再开宴的，但是苏临礁老爷说不用了。萧少爷现在赶去还来得及！”接着老人便伸手要去牵萧径亭手中的白马。

　　萧径亭连道不要。自己牵着马而朝里面走去。

　　远远地，萧径亭听到了远处传来喧闹的声音，那里正在杯盏交错，饮酒。萧径亭皱了皱眉头，没有一点过去地想法。

　　拐过水池的时候，萧径亭忽然在前面的树下见到一个淡淡的人影，虽然距离不近，但是萧径亭开始看清楚了那是楼竹延，不过此时地楼竹延面上没有了一点往常地潇洒不拘，反而充满忐忑不按，还有一丝难过。

　　“竹延啊，你不在那片陪客人，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萧径亭走大近处的时候，楼竹延还没有发现他。萧径亭不由一声大喝。

　　“你干吗啊？你吓死我了！”楼竹延双掌夸张地揉了揉胸口，接着朝萧径亭可怜兮兮道：”没有见到你回来，我怎么敢去喝酒啊，怕等下你会扒了我的皮啊！”随即眉头一皱，目中闪过一道怒意道：”要我陪那群王八蛋喝酒，还不如回去抱着我的青姨好好睡上一觉！”

　　“扒你的皮！我有那么凶悍吗？”萧径亭呵呵一笑，接着朝楼竹延道：”今天我又见到夕俏佳了，明天之后或许渤海剑派就”萧径亭在说话地时候，却是见到楼竹延有些魂不守舍，也懒的理会，手中牵着白马径自沿着水池迈着步子，叹息一口道：”但是明天，我就要对不起我的奴儿了！竹延啊，你说”

　　楼竹延忽然转过头来朝萧径亭说道：”径亭啊，你刚才答应过我，不会扒了我的皮啊！”

　　萧径亭面上闪过有道不解，接着目中闪过一异色，朝楼竹延问道：”竹延，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楼竹延双目注视着萧径亭，良久后方才朝萧径亭说道：”径亭，你很爱梦君奴是吗？”

　　萧径亭闻之，闭上眼睛点了点头。

　　“径亭，要是你不用伤害了你的梦君奴，而且我们渤海剑派也不会落入魔门手中，你说着样好不好啊？！”楼竹延面上浮上一道从未有过的正经，朝萧径亭正色问道。

　　萧径亭心中猛地一动，接着朝楼竹严胸口狠狠捶山一计，道：”要是有这样好事，我早就想到了，还有得着天天头痛啊！”

　　楼竹延面上的肌肉猛地一阵抽搐后，朝萧径亭笑笑，然后正下脸色道：”径亭，这是真的，你不用伤害到你的哪个心肝梦君奴了，你也不会失去那个美得吓死人地仙女了！”

　　萧径亭闻之，脑中思虑了良久后，忽然目中一阵颤抖，放下手中的缰绳，脚步飞快地朝那幢迷人的院子走去。

第十四卷 第六章 情势骤变

　　“玉儿，你这个傻丫头，干万不要做出什么傻事啊！”萧径亭一手放掉了手中的缰绳，也不理会后面的楼竹廷叫唤着，直接朝楼绛玉所住的小阁飞快走去，转过那处青石道后，见到美人儿所住的闺房中还点着灯火正朝外面透着朦胧而又暧昧光芒。萧径亭心中顿时轻轻舒出了一口气，但是脚下的步子更加飞快地朝上面走去。

　　“舒儿呢？舒儿这个丫头怎么也不在了啊？！”萧径亭走到院子外面拱门时候，以前一直守在外面的那个美丽的舒儿丫头也不见了，萧径亭心中顿时一阵咯噔，暗道：”不好！”

　　以前每次走进楼绛玉小阁的时候，萧径亭总是心中带着无奈，硬着头皮走进去的。但走现在萧径亭却走一点也不敢走快了脚步，缓缓地走进了小阁，心中也慢慢祈祷着，祈祷着美人儿正端坐在床沿边上含情脉脉地等着他。

　　“好玉儿，你还是向往常一样，在闺房里面等我吗？！”走进大厅的时候，萧径亭没有看见美人儿的身影。但是每次楼绛玉总是在闺房里面等着他，或走坐在床沿上，或者是侧卧在木榻上。

　　萧径亭站在大厅中静静良久，屏住呼吸想听到里面传来一声娇呼，但走却怎么也没有听到美人儿传出的叫唤。

　　就在萧径亭心中越来越凉的时候，从楼绛玉闺房中忽然传来一点点声息，使得萧径亭心中顿时一喜，接着快步朝里面走去。

　　萧径亭刚刚走进房间到时候，里面的木塌上坐着一具曼妙玲珑的娇躯，但走肯定不是楼绛玉的丰腴起伏，显得娇小迷人。

　　萧径亭目光开始紧张地巡礼起来，但走却没有找到楼绛玉那迷人的身影

　　“你还回来做什么啊？小姐已经走啦！”忽然一声娇嫩的泣血啼哭，那具玲珑的娇躯猛地转过身来。见到走萧径亭后玉足一蹬飞快地朝萧径亭身上扑来，粉拳用力朝萧径亭胸口砸来，大声哭叫道。

　　“什么？走了！还真的走了！”萧径亭顿时脑子一轰，接着据的鼻子一阵酸痛，目光抽搐着竟然仿体要流出泪水一般，心里更是仿体要裂开一般。

　　“你这个坏蛋，你怎么死在才回来啊！都怪你，怪你到处沾花惹草，怪你连小姐地二娘也相好了！”舒儿见到萧径亭木呆地站在那里，眉头渐渐开始凝起深深的悲仿。对自己捶向他胸口的粉拳仿佛没有任何知觉一般，不由哭叫得更加厉害，接着猛地将娇小的身躯投进萧径亭的怀中哭道：”你一定要去将小姐找回来……”

　　“哥哥，玉儿昨天晓上又做到那个梦了。梦见了师傅成为我的母亲了。梦见爹爹又在那里边喝酒边哭了，我当时好害怕啊！其卖我心里知道，师傅她就是我的亲娘，只是一个不受我爹爹的亲娘。但是我爱爹爹啊，他最是疼我。最是宠我！

　　我真的想装着不知道嫁给你，但是那毕竟是我的二娘，另外一个更加是我地亲娘！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连整个身子都颤抖起来！我不敢去骂我的亲娘，不敢去骂我的二娘，便只能说我自己不要脸。

　　哥哥我想你肯定生气了，我不敢告诉你，我也不敢让你知道我要走了！我死在最害怕地还有你生气地模样。只要你眉头皱起来，我就会想是不是玉儿笨得又惹你生气了。

　　我是不得不走的！哥哥，你还记得我说过，一个去儿家要是爱上了自己的郎君，那简直就会疯了，玉儿也爱你，玉儿也疯了！

　　夕俏佳和我说过哥哥和梦君奴的事情，绛玉知道自己肯定不如梦君奴，在哥哥的心里，分量更加不如梦君奴地一点儿！而哥哥死在要因为渤海剑派去伤害自己最心爱的人了，要是这样哥哥恐怕以后一辈子也不会快活了。

　　所以，绛玉竟然将渤海剑派给卖了。

　　哥哥你再也不用仿害你心爱的君奴姐姐了，我已经私下答下了二皇子送来的认罪录了，从此以后渤海剑派就再也不是楼家的了，再也不是我家的了。二皇子说只要我答了以后，渤海剑派从此就属于朝廷了。明天哥哥再也不用因为渤海剑派去伤害君奴姐姐了，因为他已经属于朝廷了，她会怪也只会怪我了。

　　我也想不到，我竟然将祖上传下来的基业给没了，我成为祖宗的罪人了。今天早上回来地时候，我觉得我连府上看门的老伯伯也没脸见了，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在指责我，都在唾弃我。

　　我躲回自己的房间后发现这里已经不属于我了，我也没有脸住在这里了，我就跑到哥哥的房间里面，只有在那里我才睡得着。

　　天哪，哥哥啊！我怎么就签下了呢？我还想着振兴祖宗的基业啊！但是我那个时候心里却全是你皱起的眉头，还有你痛苦我眼神，玉儿看得心儿都疼了。

　　我害了这里的每一个人，我对不起蓬莱城里的每一个人。府里大大小小的人都要为剑派的事情拼命劳碌着，我竟然将它拱手让人了。泣……

　　我、我也不知道做的对不对！好哥哥，亲郎君啊，玉儿是不是又做蠢事了？玉儿是不是又会让你难办了？玉儿真的不敢再住在这里了，玉儿害怕这里的人到明天会指责我，玉儿害怕要是哪一天我同娘亲、二娘一起嫁给你的时候，爹爹忽然哭着来找我……，我其实最胆小了……”

　　看到信笺上斑斑的泪痕，萧径亭眼睛渐渐变得模糊起来。在妍儿离开的时候，他还是个不懂事的男孩，所以哭过。但是这个时候他流下的眼泪竟然也湿透了手中的信笺，萧径亭两排牙击颤抖着，喉咙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来，良久后方才说道：”笨丫头啊。你真的又做蠢事啦！”

　　“傻玉儿，笨玉儿！宝贝绛玉，我真的就那么让你害怕吗？”萧径亭看着信笺地末尾还有一处淡淡的唇印，心中更是一阵抽搐。今天早上，楼绛玉还将自己脱得光溜溜地躺在自己的被窝中，乖得和猫儿一样，就是那美丽可爱的样子走进了自己的心中，但是那却是最后一次见到美人儿的娇憨了。

　　“好舒儿别哭，我怎么也会将你的小姐找回来的！”萧径亭对着上面的唇印轻轻吻上一口，接着轻轻拍了一下在自己怀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舒儿小丫头地粉背。

　　“径亭啊。你出去做什么？！”待萧径亭冲出院子的时候，楼竹廷正站在外面不安地望向萧径亭，见到萧径亭径自朝外面走去的时候，不由惊叫问道

　　“竹廷啊。你。你真是……”萧径亭面色拧起地指着楼竹廷，接着狠狠朝自己甩上一巴掌，叫道：”我才是混蛋！”接着从楼竹廷手中接过缰绳，飞快地骑上白马朝府外飞驰而去。

　　“老天保佑，但愿玉儿还没有走选啊！这个丫头可从来都没有自己出过远门啊！”萧径亭双腿轻轻一夹马腹。刚刚还累得吐气的马上又四蹄翻飞朝着萧径亭目光地方向飞快驰去。

　　“这不是萧剑月少爷吗？您这么晚了还出去干什么啊？！”一人从岔路走出来地时候，被萧径亭快马飞驰吓了一大跳。

　　“都是你们这群混蛋！”萧径亭坐着白马飞驰出老选，但是仍狠狠朝那人瞪上一眼。

　　“我是渤海剑派潇剑月少爷，你们赶紧派出半数船只朝不同的方向驶去，碰到任何船只都要好好检查一遍，只要见到绛玉小姐，想尽办法也要将她抓回来！”码头上灯火迹明，萧径亭大叫着朝码头上的弟子大声命今道。

　　接着自己登上一艘速度最快的小船。命令水工朝那座曾经独处的小岛驶去。

　　“玉儿或者是去她母亲住地那座孤岛了，肯定是的！不然这个笨丫头就再也没有地方去了！”萧径亭望着天边的星星眨呀眨的，脚下的海水轻轻地扑打着坚固的船板，望着前面无边无际的浩瀚汪洋，萧径亭刚才那急如火热的心渐渐地平息了下来，转过头来望着蓬莱城地方向，那里正在风云变幻，或许马上就要下一场暴风骤雨了。

　　“一个挺笨，而且有骄傲无礼的女孩！就凭着一件同样不聪、不理智的决定完全地征服了你的心了！萧径亭啊，从此后你心里有多了一份和妍儿差不多重量的牵挂了，你又要寻妻了！哈哈！”面对着空旷的甲板，萧径亭对着天边微微凄凉的笑了几声，接着朝下面大声叫道：”这艘船回航，其他船只接着驶出五百里，不见小姐便也回航！”

　　等到萧径亭骑着白马再往回赶的时候，肩膀上的红绸儿早已经睡着多时了，两只厉害的小爪子牢牢地抓在萧径亭的肩膀上，就算因为白马飞驰而带来的颠簸，也只是摇摇晃晃并没有摔落下来。

　　从昨天开始，萧径亭就没有进过一颗米，也没有合过一次眼了。但是他现在的精神还是无比的亢奋，火热的眼神很容易地看出，他是在燃烧自己的体力了。

　　“傻玉儿，你放心，我一定会将你的渤海剑派救回来的！”萧径亭胯下的白马早已经被汗水湿透了，但是速度仍旧是一点儿也没有慢下来，只是鼻子中的响嚏越来越响，口鼻的冒出的白气越来越浓。

　　“这是玉儿的全贝，可干万不要累坏了！”萧径亭连忙放慢了马速，但仍是飞快地朝前面驰去。但是去地方向却不是渤海剑派的楼府。而是临夏王府中李莫遥将军下榻的客栈。

　　“萧公子，您终于来了，我们将军神机妙算，他算准公子肯定会来的，所以派小的又在这里等你。”萧径亭的白马刚刚在客栈面前停下，上次接待萧径亭那个小校目中一喜，连忙迎接上来讪讪一笑道：”我们家将军真是神机妙算啊，可是我每次都是心焦，今天差点又赶去楼府找公子了！”

　　萧径亭微微一笑，便将手中的缰绳交给那个小校道：”麻烦这位军爷将在下的马儿牵去给它洗洗身子，喂喂草料！”

　　“好咧，我最喜欢侍候的就是马了，比侍候人舒坦多了！啊！这匹马可真是漂亮啊！”在那小校的惊叹中。萧径亭飞快地冲进了客栈。

　　萧径亭没有等通报就直接冲到了李莫遥地房间中。见到此时的李莫遥正面色惨白，神情黯然地半躺在床上，边上有两个侍女端着药罐子侍候着。

　　听到萧径亭进来的声音，李莫遥假寐的双目猛地睁开，惊讶道：”兄弟啊。你被人追杀啊，还是逃荒几千里啊，怎么脸色比我还差，就跟死人一样啊！”

　　萧径亭微微一阵苦笑道：”我这样你还能看出我地脸色很差啊？！”

　　李莫遥挥挥手，让床边侍候地几个小丫头朝出去后，李莫遥朝萧径亭说道：”径亭啊，是不是奔命得很啊，还是出现了大事了。你自己照照镜子看。你就算带着面具，那张脸也比死人好不了多少！”

　　“或许是饿的吧！”萧径亭微微苦笑道，接着眉头一皱便要问起楼绛玉答下认罪录的事情。

　　没有等到他出口，李莫遥忽然挣扎着下床，朝萧径亭拜下道：”径亭，李莫遥在这里向你赔罪了，违背了当初的诺言让渤海剑派遭殃了！”

　　萧径亭见到李莫遥身子一阵摇晃后，连忙扶着他上床，见到他眉宇间另有隐情，而且也是首回直接叫他萧径亭的名宇。不由问道：”将军，可是出现了什么事情了？！”

　　“刺杀我的人是不是你其中一个小媳妇的手下啊？真的差点要了我的小命啊，我现在身上一两力气也没有了！”李莫遥躺会床上后，大口地喘气，接着朝萧径亭微微一笑道：”你看我现在动也不能动一下，所呼王爷自然不能将渤海剑派的事情交给我了，他已经另外派人过来掌控蓬莱了！”

　　“啊？！”萧径亭心中一亮，接着头中一阵昏眩，眼前竟然微微黯了下来。

　　“丫头，赶紧去做两碗芙蓉莲子粥来！”李莫遥面色一惊，朝外面大呼道，接着朝萧径亭急道：”兄弟啊，你去那边塌上躺一躺，等下我便和你一起过去见那个王爷派来主事的人！”

　　萧径亭走到边上的椅子坐了下来，朝李莫遥道：”大哥，王爷不仅仅是因为你受伤的原因才不让你管渤海剑派地事情吧？！”

　　见到萧径亭双目紧紧地盯着自己，李莫遥面上微微一笑，但是终究笑得不是那么自然。久后，方才轻轻叹息一口，面上的神情显得更加黯然苍白，朝萧径亭道：”我和兄弟说得起话，所以关系才亲近了些。但是不知道怎么的，这件事情就传到王爷的耳中了，而且传的有些变味了！”

　　“明白了！”萧径亭连制止住了李莫遥的话，接着朝他轻轻一阵苦笑，低声说道：”三王爷虽然精明，而且贤能，但是心胸不宽啊！”

　　“我没有听见，我没有听见！”李莫遥面色惨淡，双目自嘲地望着天花板，嘴中喃喃自语道。

　　萧径亭静静坐着良久后，忽然朝李莫遥问道：”武莫宸王爷派来的那名主事叫什么名宇，住在哪里？！”

　　李莫遥目光朝萧径亭望来一眼，没有丝毫犹豫地说出了那人的住处。

　　萧径亭马上站起身来，朝李莫遥躬身道：”现在大哥处于非常时期，绝对不能在受到任何怀疑了！所以那边小弟一个人去便可以了！”说罢直接朝外面走去。

　　李莫遥从床上挣起道：”兄弟。你至少等到粥熟了，吃完后，我随你一起去！”接着撑下床道：”不然，我还是现在就和你一起去！”

　　晨起，蓬莱的天空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明亮，天还没有大亮。天上还没有一点太阳的影子，经过一夜的沉淀，从海边吹来的小风也显得沁人舒爽，甚至连海腥味道也没有一点，使得人走在街道上无比的心旷神怡。

　　夏天中地一日。就现在这个时候，还有天色快要黑的时候最舒服了。

　　整个蓬莱都是清爽怡人，但是层层叠叠、金碧辉煌的楼府上空，却是仿体笼罩着一团淡淡的雾气。看来仿佛是美人儿面上蒙着一层淡淡那面纱。又仿佛是魔鬼的双手对着楼府慢慢的合指。

　　在那层薄薄的雾气下。整个楼府没有一点儿蓬莱的安宁。里面的人忙忙碌碌穿梭个不停，俏丽地侍女们，英武的扩卫们就算在走路的时候，也不敢迈开了脚步，生怕脚下的步子敲响了地上地青石块儿。面色间也充满了拘禁和不安。仿体楼府上空地那团雾气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楼府的广场十分的大，足足可以站上数千人。中间的一座大殿也显得巍峨壮观。此时的大殿里面，满满当当地坐满了人，坐满了当今天下最负威名地各派宗主。

　　楼竹廷此时正和萧石，和苏临礁、楼临瞻等渤海剑派的重要人物坐在一边。而另外一边则是以任断沧、连邪尘、楚皱言为首坐成一排。近百个武林大豪海只作满了大殿的一半，但是也许他们端坐的姿势太多于气势逼人，所以就算只坐满了空间的一般，也仿体要将整坐大殿撑得爆炸开来一般。

　　大殿最顶端的中间。那是渤海剑派掌门，或者代理掌门的位置。但是就算到现在也是空着的，而楼竹廷身边地那个位置也是空着的，那是萧径亭的位置。偏偏苏临礁身后的那个位置还是空着的，那是苏瑞施的位置。

　　楼竹廷望着身边的空位置，目中闪过一道不安的神色，接着朝厅中楼绛玉的位置望去一眼，朝那边的任断沧说道：”任伯父，我家妹子昨天身子便有些不舒服，今天可能还没有好彻底，不若我现在就去叫她！”

　　见到楼竹廷虽然嘴上说得亲切，但是目中却是充满了淡漠和不屑，任断沧也不为许，只是呵呵笑道：”不用了，其实还是我们起早了，这些个女娃总是贪睡的！”言下却没有回应楼竹廷口中所说楼绛玉病了的一事。

　　苏临礁虽然不见了自己的儿子，但是双目间的神情却是没有显露出任何焦急，反正从容轻笑地望着边上的萧石等人，而后便由正下目光，闭上双目假寐养神。

　　再等待良久后，就连任断沧和苏临礁等人的面色也变得揣揣不安起来。楼竹廷面上不由闪过一道嘲讽，接着站起身子朝两人笑道：”绛玉这个丫头看来真是睡过头了，我且让人去唤她！”说罢不理两人的客套笑容，直接朝外面走去。

　　“不用了，她就在这里了！”就在楼竹廷刚刚要往外走的时候，忽然空中传来一阵清脆的声音，接着几道人那飞快地从远处飘来。

　　绛玉美人会回到萧的身边的，不过那个时候的萧就不是现在的萧，足够让楼丫头忘记母女共侍一夫的事实了。

第十四卷 第七章 玉人傻事

　　众人听着来人的声音以后，不由身子微微一颤，因为来人的声音除了实脆以外，还明显地带了一许的阴柔。让人听了以后，心中微微一阵战栗。

　　楼竹廷听到后，面色不由微微一讶，接着目光紧紧盯着飞快驰来的几人。只见几个容貌美丽的女子中间围着一人飞快的朝广场赶来，那人白发无须，是个太监。

　　那个太监脚步飞快，片刻功夫便已走到了众人的视野中，手中拿着一卷黄卷丝绸走到众人面前高高举起。

　　大殿中的诸位武林大毫虽然都是经过大世面的人，但是见到太监丝毫没有顾忌地走进来来，派头竟然极大，而且护在他身后的竟然是前卫将军。虽然心中不解，但是也不敢出言呵斥。只是目光紧紧盯着这个太监，不知他究竟要做什么。

　　“诸位听着了！”太监走到大殿中间，目光缓缓地朝四周众人望去一眼，目光显得阴柔而又凌厉，直让人心中一颤。太监缓缓展开手中的黄卷，清了一下嗓子后，目光闪过一道灵凌厉，背脊猛的直起，看来竟然没有了一丝阉人的气息，缓缓说道：“奉临夏王爷旨意，由于渤海剑派竟然私运朝廷禁物，而且还可能和突厥蛮荑相互勾结，本该抄家灭族。但是念在楼家祖上对我大武有功，所以赦免众人死罪。但是，从今日起渤海剑派一切事务都有李莫遥将军掌管，渤海剑派所有财务还有海运权利通通归为朝廷所有！毕！”

　　“啊！”众人皆是一阵大哗，良久以后方才轰然大动，但是满目还是留着被刚刚得到的消息带来的惊骇。

　　苏临礁面色本是一片铁青，但是忽然变得缓和下来，站起身子走到大殿中间，朝那个太监躬身行了一礼道：“在下渤海剑派苏临礁，敢问公公是那个府上的总管。前段时候临夏王爷不是刚刚下了旨意说证据不足，不足于定我渤海剑派的罪名，怎么今日却是让公公过来抓人了？！”接着目光望向楼竹廷一眼道：“竹廷，你现在就去将绛玉叫过来，身为代理掌门，这件事情理当她出面的！”

　　“不用去叫了！”那个太监目光瞥了一眼苏临礁后，面上的肌肉微微一颤，就算是笑了，接着说道：“咱家是临夏王府的太监总管，今天的事情本该让李莫遥将军过来宣布地。但是李将军深受重伤动弹不得，咱家就孟浪了！”接着从怀中抖出一封宣纸，朝楼竹廷望去一眼道，接着目光缓缓扫过大殿中众人一眼道：“至于渤海剑派犯事的证据。嘿嘿！”那个太监缓缓展开那张宣纸。朝众人缓缓说道：“这张就是你们的代理掌门写下的认罪录，可算得了证据吗？你们的掌门楼绛玉，为了救下你们的性命，已经将渤海剑派所有的产业和权力都上交给了朝廷，不然所有的渤海剑派弟子都难逃一死……”

　　太监的言语尚未落下。大殿中仿佛如同炸开了锅一般。其中渤海剑派的那些大老们更加是面色愤怒，目光喷火。要不是没有开头，早就破口大骂了。

　　苏临礁此时面色青白，粗粗地喘了几口气后，目光狠狠朝楼竹廷瞪去，道：“你还呆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去将楼绛玉那个罪人给我叫来！”

　　楼竹廷面上一阵自嘲地笑容，朝苏临礁道：“来不及了。玉儿她昨天就已经离开了蓬莱了！！”

　　楼竹廷的话又如同一颗重磅炸弹一般，整个大殿的气氛顿时变得激烈起来。

　　“好啊，好啊，竟然先自己逃跑了，然后将所有的兄弟长辈留在这里挨刀子，楼绛玉她倒是当得好掌门啊！”苏临礁仰起脖子哈哈大笑，接着转身爽目望向大殿中间，面上充满了无尽地愤怒，大喝道：“师父啊，你虽然没有生了我们，但是你养了我们！无论你怎么看待我们，我们都将自己看作了楼家地子孙，就算您下令外姓弟子终生不得当任掌门职务，我们也乖乖地听从，但是今天您睁开眼睛看看，您的好孙女，楼式的亲子弟，竟然就这样将渤海剑派给卖了，竟然将祖宗的基业给毁了！”

　　见到苏临礁这般，那个太监便仿佛没有看见一般。面上带着冷笑，望着苏临礁，就连一句话也不说。

　　苏临礁走到大殿中间，面色一正，目光望向殿中的近百人，缓缓说道：“前段日子，为了祖宗地遗命。我苏临礁将代理掌门的位置让给了楼绛玉。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她竟然将渤海剑派给毁了，所以今天当着武林众人的面，我下令废除楼绛玉代理掌门的位置，诸位可有什么异议？”

　　“同意！”楼临瞻顿时站起身子，大喝道：“虽然我是楼式的子弟，但是也不会庇护自己的侄女，日后有哪位见到我那不肖的侄女，请亲自压来我渤海剑派治罪，我渤海剑派定有重谢！”接着目光朝那太监瞥去一眼，显然没有将临夏王爷的命令放在眼中了

　　望着众人充满愤怒地大喝，苏临礁瞥去一眼，见到都是自己的亲信，还有楼临瞻的亲信，目光不由闪过一道喜色。接着走到萧石的面前，微微一笑道：“萧师弟，虽然你已经被开革出了渤海剑派的嫡传弟子，但是终究还是渤海剑派的人，你且说说看。楼绛玉这般所为，对还是不对，应该不应该被革去代理掌门的位置，应该不应该受到祖宗家法的惩治。”

　　萧石面上还是那幅淡雅的笑容，听了苏临礁的话后，不由呵呵一笑道：“应该！应该！就算日后我见到她了，也是开口教训这个不懂事的侄女的！”

　　苏临礁目光再望向连邪尘以及任断沧等人道：“诸位师兄，真是让你们看笑话了！真是家门不幸啊！”接着语重心长道：“现在我们几个兄弟就要将这个不肖的掌门革掉职务，几位师兄可有什么看法？！”

　　连邪尘面色轻轻一叹，目光朝萧径亭的位置望来一眼，并没有说话。倒是任断沧呵呵一笑道：“这是苏兄的家事。我这个外人可不好插口！”接着目光望向苏临礁，道：“不过绛玉侄女之前都是个好孩子啊，今日她作出这般的决定，说不定有她其他地理由，所以苏兄日后见到了绛玉侄女，还是不可……”随即打了个哈哈。

　　苏临礁面上竟是温和的笑容，轻轻一叹道：“绛玉从小就是大家的宝贝，就算出了这样的事情，大家又怎么舍得真的难为她呢？请任师兄放心！”接着周到那个太监面前，微微一笑道：“这个公公。楼绛玉之前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代理掌门而已，她小孩心性重的很，所以她作出的决定可是算不得数的！所以还请公公和临夏王爷说说，就说关于我渤海剑派犯禁的事情。其实是被人陷害。日后定会找到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说罢便走回了自己地位置上，目光朝萧石笑道：“萧师弟，你回来得刚刚好！正要遇到掌门过世，接着众多武林掌门都在，我们便将剑派的事情好好料理料理。免得让人给欺负了！”

　　“晚了！”那个太监呵呵一笑道：“前段时候，皇上就将蓬莱所有的事务都交给了王爷了。现在王爷估计已经进京将这件事情禀报给皇上了，估计几天后皇上的旨意就要下来了！”接着手掌一挥，朝后面地将军尖声命令道：“你传令下去，赶紧让李莫遥将军派出兵马将楼府都看守起来，将渤海剑派地所有产业都给我看好了，等着王爷过来！”

　　苏临礁顿时面色一变，目光凌厉地射向那个太监总管。冷冷笑道：“公公这样做，也太过于孟浪了吧！”

　　那名太监双目丝毫没有退让地对视着苏临礁，接着缓缓找张凳子坐下，尖声笑道：“说道孟浪应该是苏先生了吧！”接着朝后面的小将阴柔说道：“还不快去！”接着嘴角轻轻一笑，道：“顺便让李莫遥将军派来两千弓箭手，要是有人对你们不敬，也就不用客气了！”

　　“一个太监而已，竟然也跑到我楼府上来嚣张了，真是没有天理了！”楼临瞻忽然一声大喝，接着手掌轻轻一转，朝那太监的座位猛的击来。

　　太监嘴角轻轻一扯，手臂也没有见到怎么动，只是见到长袖微微一顾。接着一道凌厉阴柔的劲风猛地袭出。

　　“轰！”两团劲气凶猛地撞在一起后，大殿中顿时荡起一阵袭人的气浪，随即一声响亮的断裂声，楼临瞻身下的座位竟然四下裂开，惹得他一阵踉跄，连连退后几步方才站住了身子，朝那个太监道：“这位公公倒是好功夫啊！”

　　“好说，好说！”那个太监微微一笑，接着面色一冷朝楼临瞻道：“楼先生，你刚才说我是个太监，你自己也好不了多少吧？！”见到楼临瞻面色一变，太监呵呵一笑道：“就刚才你偷袭咱家的罪名，我现在就能够将你拿下了，但是咱家就当作你考验咱家的功夫算了！”

　　“轰！”听着震动大地的整齐马蹄声还有脚步声音，隐隐已经可以看见外面地青石大道上黑压压地一群群甲兵朝广场上开来，大殿中所有人不由纷纷色变，就连萧石面色也开始变得焦急起来，目光频频地望向萧径亭应该坐的位置上，倒是楼竹廷面上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神色。而苏临礁目光则是频频地朝外面望去，神情间也开始变得不安起来。

　　那太监面上轻轻一笑，接着目光望向苏临礁这边，轻轻笑道：“苏先生啊，你们赶紧推举出来一个人，赶紧叫渤海剑派的权力交割了吧！不然恐怕我手下的那群将士会惊动了楼府的宝春啊！”

　　“方剑夕前来祭拜渤海剑派楼临溪宗主！”就在众人面色互相顾盼的时候，空气中忽然传来一阵晴朗的声音，那声音仿佛将众人心中所有的担心和恐慌都消去了一般。接着那黑压压开来的甲兵也停止了前进的速度，然后恭敬地朝两边分开，中间一行人缓缓走来。为首那人，白衣胜雪、飘然若仙。正是贵重潇洒地方剑夕，其面目之俊美让大殿中的楼竹廷也自叹不如。

　　此时，苏临礁见到方剑夕后，视线并没有停留多久，而是朝方剑夕背后那人望去一眼。只见那人也是一个俊美工子，不过身形稍稍小了一些，但是飘逸倜傥、俊美无匹，乌黑的青丝上佩戴着一块青玉。风度硬是不输于方剑夕，而俊秀更是有过之。他虽然站在了方剑夕的身后，但是气势上和任何人都不一样。看来倒仿佛他是主子一般，而且身后还有两个极其美丽的女子紧紧跟在他的身后，仿佛随时护着他一般。

　　“见过方公子！”方剑夕走进大殿的时候，近百人纷纷站起身子。躬身行礼道。

　　方剑夕连忙拜下回礼。接着走到楼竹廷面前，道：“楼世兄，你我虽然没有见面，但是令尊生前竟然教导我，所以你我就仿佛兄弟一般。令尊英雄一世。还请师兄节哀！”

　　楼竹廷不由笑道不敢，接着让人在对面最顶端安排了位置。但是方剑夕却是连道不敢，然后自己将位置放在了任断沧的下面，亲热地朝任断沧问候了几声，而他身后的那个青玉公子却是一点也不客气，竟自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也不和人招呼，也不和人说话。方剑夕只是朝他笑着望去一眼，也不为许。

　　“老奴见过方公子！”那个太监连忙走到方剑夕面前，折下双膝便要跪下。方剑夕连忙扶住了那个太监，仅仅是客气了两句后，便抓过眼光连邪尘道：“连师叔，我听说你让易成兄接任家主，心里欢喜极了！咦？怎么不见易成兄呢？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心里想念得很！”

　　连邪尘连忙起身，朝方剑夕笑道：“多谢方公子挂念。易成和易奕两兄妹现在正在照顾着他们的大哥，所以不能来了！等下我便让他过来见见方公子！”

　　“师叔客气了！”方剑夕呵呵笑道，接着目光望向边上的楚皱言笑道：“楚师叔还没有回天山，那太好了。待事情了后，小侄便陪着师叔饮个痛快！”

　　一时间，仿佛刚才所有的笼罩在楼府天空上的乌云都被方剑夕一手拨开了一般，整个大殿顿时欢乐融融，就算是萧石也是笑呵呵地和方剑夕说着话。而俊美绝伦的方剑夕也俨然成为了众人中的核心，看那架势就仿佛众星捧月一般。

　　和众人打完了招呼后，方剑夕才将目光放在在了站在他面前的那个太监，笑道：“李公公啊，先皇可是下了旨意的。渤海剑派对我大武王朝可是有莫大的功劳的，无论任何时候都冒犯不得的，你怎么带着那么多甲兵进驻府中，要是吓坏了府中地宝春，那该如何是好啊？！”

　　听到方剑夕的话后，众人面上不由一喜，接着目光望向青石大道上静静站立不动的甲兵们。倒是楼竹廷面上仍是自嘲一笑，面色并没有什么变化。

　　那太监目中神色微微一变后，并不敢有任何的唐突，面色变得更加恭敬道：“方公子，这些都是临夏王爷旨意，而且也是皇上的意思！渤海剑派竟然偷运突厥蛮荑的东西，甚至还想偷运突厥的兵器进入中原意图不轨！王爷没有下令抄家灭族已经是极大的恩惠了，而且！”那太监记者从怀中掏出一张白纸递到方剑夕面前，道：“而且渤海剑派代理掌门已经认罪了，这就是她写给王爷的认罪则，而且已经同意将整个渤海剑派交给朝廷打理了！”方剑夕接过来，并没有见到纸上的内容，而是将目光落在末尾那殷红的血迹上，那是一个巧秀的指纹，想必是楼绛玉咬破了小手按下的。

　　见到方剑夕将目光落在殷红的指纹上没有任何表情，那太监面上的神情不由渐渐变得不安起来。

　　良久后，方剑夕目光渐渐从白纸移到那太监的脸上。微微一笑道：“李公公，您是长辈，我不好意思说什么？但是上次皇上的旨意，你还是没有看明白啊！皇上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大武王朝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负了对朝廷有功的人，更加别说是楼家了。别说渤海剑派是被人陷害的，就算是有这么一回事，那皇上也舍不得给他们定罪的，那让世人怎么看我们的大武朝廷啊！”

　　那太监目中神情微微一变，目光望着远处青石大道上的甲兵。显然知道只要那些士兵一开来，那就什么事情也能够搞定了，那是那群人却是仿佛一根根柱子一般，仿佛离这里有千万里那般的遥远。

　　“这次不能弱了任何气势的。而且今天的道理在二王爷这边。要是还是让方剑夕占了好去了，那二王爷日后在大王爷面前就抬不起头来了！”那太监心中暗暗对给自己长了长底气，接着抬起双目望向头颈上的方剑夕，但是对上的确是一双灼灼而对的双眸，不由心中一颤。道：“王爷也没有说要难为渤海剑派的这些人啊，只是将渤海剑派的事情交给朝廷管而已，而且渤海剑派的这些人还是享有荣华富贵的啊！”

　　“那我们朝廷成为什么了？！整个天下都是皇上的，难道会和楼家抢一个渤海剑派吗？！”方剑夕面色微微一冷，朝那太监淡淡射去一眼，威严说道。

　　那太监心下一横，朝方剑夕说道：“方公子，您虽然奉皇上的旨意管理整个江湖。但是今天的事情，您还是没有权力插手的，这已经算是地方上的政务了！”接着站直了身子，朝远处青石道上的甲兵一挥手，然后朝方剑夕躬身行礼，便坐回自己的位置上。

　　“前进！”随着一名将军的一声大喝后，黑压压的军队又朝广场缓缓开来，仿佛要将这个大殿碾碎了一般。

　　方剑夕面色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目中闪过一道寒意，接着朝那个佩玉的年轻俊美公子望去一眼，见他好看的嘴角轻轻一动。目光一闪，猛然地站起身子，两道目光如同闪电一般朝青石道上的甲兵望去。顿时，那两道目光如有有形的剑一般，刺的众人连忙站住了脚步，目光揣揣地朝这边望来。

　　方剑夕缓缓走到了那个太监的面前，顾不得他难看的脸色，微微一笑道：“李公公，你说我方剑夕是孟浪之人吗？会无缘无故来阻止你吗？你是为临夏王爷做事，你是临夏王府的总管太监。但是终归来说，你是皇上的奴才吧，大家都是为了皇上做事的，你说是不是的？！”

　　那太监面色微微一变，心中猛的一凉，暗道：“完了！方召疾的城府可是整个天下都出了名的，就连皇上也要担当几分。而眼前这个俊美无匹的公子，心思比起乃父可是有过之无不及，肯定是有十足的把握才来的，现在就算是要下台也来不及了！”

　　“我早就说过！”方剑夕缓缓说道：“楼家世代忠良，怎么会做出败坏祖宗颜面的事情，当初皇上听到这件消息后，怎么也不肯相信，所以才会让临夏王爷过来调查清楚的！他老人家的意思再明白没有了，他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渤海剑派的人做的，肯定是有人设下阴谋陷害楼家的！这个人是谁那？”方剑夕说完后，目光不由朝苏临礁和萧石面上望去一眼，道：“那就是和渤海剑派由深仇大恨的人，这样算来就恨简单了吗？！”

　　虽然众人没有明目张胆的将目光朝连邪尘望去，但是眼角却是忍不住朝他面上撇去，而连邪尘虽然满脸的和色。但是目中的光芒却是渐渐变得无奈起来，面色也微微变得微白。

　　方剑夕眼角瞥了一眼连邪尘，目中微微一动，接着目光朝楼竹廷望去道：“无论这个嫁祸陷害的忍是谁，但是楼绛玉小姐这个举动绝对不是因为自己的私心，也绝对不是因为自己的贪生怕死。她再十分安危的时候，接任了这个代理掌门。她之所以会递上这个认罪则，那是她有心要保全渤海剑派的众兄弟，众师伯！她哪里有一点罪过啊？”说罢，方剑夕目光望向苏临礁，道：“苏师叔，您说是不是？楼绛玉小姐哪里有罪啊？”

　　在方剑夕灼灼的目光下，苏临礁也不由缓缓地点了点头，方剑夕微微一笑后，眼角瞥了一眼连邪尘，接着缓缓扫过众人，面色一冷道：“这个陷害渤海剑派的人，在座的都认识！”方剑夕说到这里的时候，言语不由微微顿了一顿，目中一怒道：“他便是东海节度使刘铭德！”

　　随着方剑夕的言语落下，众人皆是一阵哗然。但是很快，连忙又纷纷点头，指责起刘铭德的罪行来。

　　“众所周知，由于渤海剑派在蓬莱的威望，使得东海几十府的百姓都听命于渤海剑派，这是好事吗？说明渤海剑派深得人心啊！”方剑夕微微笑道，接着面色一怒道：“但是刘铭德这个狼心狗肺的小人，枉读了那么多年的圣贤之书了，竟然妒忌心起，竟然设计陷害劳苦功高的渤海剑派了！”

第十四卷 第八章 峰回路转

　　“刘铭德这个斯文败类，不但想染指渤海剑派的这一片大好基业，而且迫垂涎楼绛玉小姐的天人美貌，在第一次开进蓬莱的时候，就曾经用渤海剑派众人的性命威胁楼绛玉小姐，妄想让楼小姐屈服在他的淫威下！”寻剃众人千夫所指的时候，方剑夕便便坐回了自己位置上，而他月后一个将军模样的官员，走到大殿中间，从怀中掏出一张白低，正是那日子君奴逼着刘铭德签下的军状，看的众人心胸愤慨，大有有立刻将刘铭德株杀于剑下的气势。

　　场上安静的便只有萧石还有楼竹廷等少数几人了，楼竹廷始终面带讥讽地看着这一切，心中微微有些凄凉，暗道:“好妹妹啊，我早就说过这个主意不行的，你这个笨丫头可是又做了傻事了！”

　　而萧石却是面带笑容地看着情势的变化，不言不语，倒是经常应付苏临礁过来的搭讪。

　　“你派人去将刘铭德压上来！”方剑夕见到那个悠闲的佩玉公子递来一道眼色后，日中微微一笑，朝站在人殿中间的那个军官说道：“当着天下英雄，当渤海剑派诸位祖宗的面前，我方剑夕亲手杀了这个贼子，还渤海刮派一个清白！”

　　那人随声应后，便朝外面大喝一声。片刻后，便有一丛人排众而出，竟自朝广场这边走来。

　　“啊！”寻到那群人走近了众人视野的时候，大殿中的诸人不由面色一阵扭曲，因为他们看清楚在四个人的胁持下，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还在向外边流淌着鲜血，整个身子便仿佛是瘫倒了一般，没有一点完好的骨架能够撑得起他的身子。

　　等到几人将这个活人拉进大殿的时候，整个大殿都散发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道，那惨状直让众人纷纷都皱起眉头，不愿意再看第二眼。就连方剑夕见之也不由皱了皱眉头。惹得大殿中间那个军官目中微微一颤。朝方剑夕说道：“启禀公子，小人们将他从那边押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了，小人们并没有动他一个毫毛啊！”

　　“哦！”方剑夕连忙将皱起的眉头舒展开来，也不愿意去看软倒在地上的刘铭德，目光瞥了一眼悠闲潇洒的佩玉公子。那个俊美潇洒的佩玉公子更是不愿意朝这边望来一眼，他身后的美丽女子更是打开两瓶玫瑰香精，放在他的旁边，省得那难闻的血腥味道熏坏了他。

　　方剑夕对他爱理不理的模样并不以为许，微微一笑后。朝那名军官伸手道：“将刘铭德的供词拿过来！”接过以张血迹斑斑的白纸后，方剑夕站起身走到苏临礁面前，恭恭敬敬地拜下身子，双手奉上拿张带血的供词。

　　苏临礁连忙跟着跟着站起身子。躬身双手地接过了那张白纸。

　　“这便是刘铭德写下的供词。从此渤海剑派便清白了！它还是让天下人敬仰的武林宗派！”方剑夕站起身子，双手一挥，对着下面的广场，对这大殿中的近百武林人士，对这广场下面的无数甲兵。大声喝道。那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却震得众人耳朵一阵嗡鸣，心中一阵发颤，晴朗得仿佛一阵霹雳。而挺拔玉立的方剑夕，周围也仿佛布上了一层高贵尊严的光环，便仿佛一个统治者一般。

　　“刘铭德，你这个叛徒竟然敢对我有异心，你太不长眼睛了！”方剑夕缓缓走到大殿中间。双目望这那堆血迹模糊的软肉，早已经没有刘铭德的潇洒威严，也早已经没有刘铭德的狡猾和阴狠，整个身子就连动以下的力气也没有，唯有两只死鱼般的眼睛还射出奄奄一息的光芒，方剑夕心中冷冷一笑，接着目光望向大殿上面的众多牌位，缓缓说道：“奉大王爷之命：刘铭德乃本王的家臣，但是却背着本王在外为非作歹，设计陷害有功之臣，岂不让天下人寒心！特令方剑夕携罪臣刘铭德于楼家祖宗面前，当场株毙，还楼家一个清白！”

　　方剑夕的言语刚刚落下，苏临礁、楼临瞻等等几个人纷纷垂泪，神情充满了激动和感激，萧石还是面带笑容，尽量不从脸上散发出任何神色，小心不让心中的讽刺从心中渗透出来。

　　“看来这次大王爷，或者说是方召疾又从皇帝那里赢了一局了，不过爷让皇帝多了一份愤怒吧！离天下大乱真是不远了！”楼竹廷面上讽刺的笑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目光再朝萧径亭的空位置上望去以眼，却是发现另外还有几道目光也是不住地隐蔽地朝着萧径亭的位置上望来。待楼竹廷无形的光芒望去的时候，却是发现几人飞快地转移了目光，只剩下辛忆看来极不世故的目无表情。

　　“表哥，刘铭德不长眼睛，你怎么也不长眼睛了，竟然跟着他瞎搅和！”方剑夕面无表情地站在大殿中间，心中暗道。目光虽然看着地上的刘铭德，但却是一点表情也没有，而他的身后，却是有无数的目光盯在他的身上，盯着他的双手，只要他这一掌劈下，那么他方剑夕的威名将会达到从未有过的高度了，从来没有一个武林执法人能够当着天下英雄，当着无数甲兵的面首，亲手株杀朝廷一品的封疆大吏，而渤海剑派也在这一挥手间平冤昭雪。

　　就在众人目光紧紧盯在他缓缓举起的手掌时候，方剑夕忽然转过头来，朝那个太监笑着说道：“李公公，你说这样的逆臣该不该杀啊？”

　　“该杀！”李公公望着方剑夕两道微笑却是如同利剑一般的目光，心中不由微微颤了颤，勉强地拉开一道笑容，晃动着说道。

　　“噗！”那李公公的话尚未说完，一阵劲风洗过，一声沉闷的响声后。那个瘫软在地的身躯轻轻一阵，看来没有丝毫的变化，只是那黯淡的目光好像孤残的烛火一般，猛的摇晃便熄灭了。还有便是大殿中崩出的几朵血花。

　　方剑夕面无表情地走回自己的座位上，朝手下众人道：“将刘铭德火化了，骨灰任由渤海剑派的前辈处理！”接着朝苏临礁笑道：“接下来的事情，我便是坐在边上看热闹的客人了，你们要做什么事情，请随便！”随即又站起身子，笑道：“今天方剑夕不请自来。要是不方便的话，我便先告辞了。呵呵！”

　　楼临瞻和苏临礁连忙站起身子，走到方剑夕面前拜下，道：“我们知道公子乃是百忙之身。不敢贸然邀请。今日公子待我渤海剑派的大恩。我楼式弟子生生世世都不敢忘记！”楼临瞻接着打个哈哈，拉着苏临礁朝方剑夕说道：“天下不可一日无主，之前的楼绛玉代理掌门犯了重大的过错，而且已经离开了。自然再也不能当任我渤海剑派的掌门，今天趁着方剑夕公子在这。我便推举苏临礁师弟做我渤海剑派的新掌门！”

　　楼老大死，楼老三、楼老四死！这个楼氏的长一代只剩下楼临瞻一人。

　　楼临瞻的言语尚没有落下，其余能够上殿数十个外姓弟子便跟着大呼：“苏师兄为掌门人，苏师兄为掌门人！”而可能唯一反对的萧石，却是在楼绛玉口中被剥夺了嫡传弟子的身份。

　　楼竹廷此时面上消去了讽刺的笑容，面色惨淡地望着身后欢呼的渤海剑派弟子，见到不远处的李月青美丽的脸蛋上满脸的愤怒，便要站起身子。连忙使去一道严厉的眼色，让她坐下。望了边上的萧石一眼，发现他正闭上双目，就仿佛身边一切事情和他无关一般。

　　苏临礁连连摇手，走道大殿中间朝众人连连抱拳躬身，道：“不可！不可！万万不可啊，祖宗是有遗志的，身为外姓弟子不可做渤海剑派掌门的！”接着走到楼临瞻面前躬身拜下道：“师兄，我们这代中只有你一个楼氏弟子了，这个掌门的位置除了你再也无人能作了！苏临礁日后定当侵尽所有的心血辅佐师兄！”

　　“哈哈！”楼临瞻哈哈大笑道：“好师弟啊，要是你不将渤海剑派这一大片基业方再心中，那就让我做这个掌门吧！我这个任天天花天酒地，要是将渤海剑派治理差了，祖宗可是饶不了我的！”接着朝大殿众人笑道：“再说要是我当上掌门，这么多兄弟也不会答应的，是不是啊？！”

　　“哈哈！”众人也随之一声大笑，接着便大声喝道：“苏师兄(苏师伯)赶紧做了掌门！苏师伯赶紧做掌门！”那声音便仿佛要将这个大殿掀翻了一般。

　　楚皱言呵呵笑着站起身子，朝苏临礁道：“苏师兄啊，之前的那些江湖规矩都不适合了！趁着今天渤海剑派的新生，这个规矩也要改改来，你刻不许再推脱了哦！”

　　苏临礁急得满脸通红，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楼临瞻连忙趁机用力将他拉到大殿的中间，然后用力地按在大殿顶端中间的那站椅子上，呵呵笑道：“坐下了，就再也不能起来了！”

　　众人顿时哄然大笑，一副喜气融融的样子。

　　见到苏临礁满脸的无奈，萧石微微张开眼睛，朝边上的楼竹廷轻轻叹息一口道：“竹廷啊，你们的亲信呢？都去哪里了？”

　　楼竹廷满脸苦笑道：“玉儿做了这个傻决定后，便走了！而萧径亭也跟着走了，而今天来的这些人都被苏临礁他们换了，我们的人通通在府外面！”

　　“苏师弟，这便是本门的掌门佩剑，今天就交给你了，你日后的担子可重的很了！”楼临瞻双手捧着一只古色古香的宝剑，走到苏临礁的面前。

　　苏临礁刚刚要伸手接过宝剑，楼临瞻却是忽然单膝跪下，大声喝道：“渤海剑派第六代弟子楼临瞻拜见新掌门！”顿时，大殿中所有人纷纷站起，渤海剑派弟子纷纷走楚位置。行至大殿中间便要跪下。

　　方剑夕也跟着站起身子，面上荡漾着迷人的笑容。而那个俊美无匹、魅力无穷的佩玉公子却是轻轻一叹，如同秋水一般的眸子轻轻一眯，长长的睫毛微微一合，仿佛眨出了无尽的感叹。接着轻轻地站起身子，眼睛再也不朝大殿望来一眼，踏着飘逸的脚步，衣不沾尘一般朝外面走去。

　　“咯！”那个俊美绝伦的佩玉公子走出大殿的时候，他身后的几个美丽女子袖子轻轻一扫后，他所坐的椅子顿时四分五裂。仿佛不愿意让那个公子坐过的椅子再让别人沾上一般。接着马上跟在那个俊美的公子身后，朝外面走去，仿佛她们就从来没有来过一般。

　　那个佩玉公子那飘逸无尘的步子踏到广场中间的时候，轻飘飘地仿佛连一片尘土也不带走一般。使得冷冰冰的广场顿时变得生动起来。

　　“啊！”那个佩玉公子垂着脸。忽然微微抬起双目，身子突然微微一颤。那桃花潭水一般的眸子也随之一颤，那飘逸的脚步也微微一阵踉跄，那俊秀绝伦的脸蛋顿时涌起深深的悲伤，秋水眸子望着人群尽处的那人。仿佛蒙上了一层浓雾一般。

　　“古剑阁仙子夕俏佳前来拜祭楼临溪宗主！”

　　“少林寺方丈玄灭大师前来拜祭楼临溪宗主！”

　　“蜀山剑派李鹤楼前来拜祭楼临溪宗主！”

　　“宴孤衡大人前来拜祭楼临溪宗主！”

　　“上兵世家池观海前来拜祭楼临溪宗主！”

　　“三王爷武莫瑜前来拜祭楼临溪宗主！”

　　……

　　顿时，整个大殿，整个广场顿时万籁寂静。所有的目光纷纷望着广场的尽头，在万千目光的注视下，美丽绝伦的夕俏佳窈窕的娇躯仿佛笼罩着一层迷人而又尊贵的光晕一般，迷人的玉步仿佛踏着云朵一般，朝广场缓缓而来。

　　萧径亭走到夕俏佳的身后，闻着那股迷人而又庄严的幽香。见到周围甲兵近似于痴迷的目光，充满矜诚的面孔。心中暗道：“眼前的夕俏佳，和我见到的夕俏佳真是一点也不一样啊！”

　　“这个妮子的手段足够厉害啊，让别人都做好的嫁衣再出现，这样一来只要轻轻一个伸手，就扭转了所有的局势了！”萧径亭抬起双目，心中微微一阵抽搐，暗道：“这样一来，奴儿可是败得更加彻底了！啊，奴儿……”萧径亭忽然对上了一双充满悲伤，和不可置信的目光，那双美眸还是那样的迷人，还是那样的让人陶醉其中，但是此时的就仿佛是蒙上了灰尘的宝石一般，看来让人的心都疼了。

　　萧径亭一眼便见到站再广场中间的梦君奴，本来那充满了飘逸的娇躯此时看来竟然是那么的凄凉和孤单。一双美眸还是痴痴地望着自己，里面的疑问让萧径亭心中扭曲起来，连脚下的步子也变得踉跄机械起来。

　　夕俏佳走过改装后的梦君奴，美目只是朝她轻轻瞟去一眼，美丽的脸蛋绽开一道清雅的笑容，便直接朝大殿走去。

　　“拜见夕仙子！”在苏临礁等人的面色大变中，夕俏佳丝毫不客气地坐上了大殿的中间，下面数百人纷纷折身下拜，大声呼喝，便连方剑夕也没有例外。

　　见到众武林宗主的脸上还是象几十年前那样充满了敬仰，尽管大殿中间的夕俏佳那样的美若天仙，但是这个大殿中人却仿佛连抬起双眼朝她美丽绝伦的脸蛋望去一眼的胆量也没有，或者是根本就不舍得亵渎了。方剑夕微微一笑，排众走到众人面前，笑道：“夕师妹，我早就听说师叔们已经派你出山了，早已经心切想要见上师妹一面，没有想到却是在这里见上了！”接着朝夕俏佳身边那个俊美绝伦，风度不下自己的武莫瑜望去一眼，心中微微一讶。

　　武莫瑜刚才拒绝了和夕俏佳并坐一排，倒是显得无比厚脸皮地站在夕俏佳的身后。不过众人都知道他的风流名声，而且还是王爷身份，所以面上也不敢有什么表情出来。见到方剑夕这个表弟后，武莫瑜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特别打招呼。

　　“方师兄你好，等俏佳将这里的事情办完了，再找师兄说话！”接着美眸朝下面握着掌门宝剑的苏临礁轻轻扫去一眼，就仿佛一支无形的剑气一般。只让他面色微微一变。

　　夕俏佳淡淡望了一会儿苏临礁，忽然站起娇躯，款款走到苏临礁面前，淡淡说道：“苏师叔，为了渤海剑派的声誉，我们出去说话？！”

　　苏临礁脸上微微一愕，接着躬身说道：“是！”

　　夕俏佳美丽绝伦的脸蛋上始终挂着醉人的笑容，让众人心中更加的好奇，却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走过萧径亭身边的时候，夕俏佳忽然说道：“剑月，你也跟着出来吧！”

　　萧径亭走出了大殿，眼睛甚至再也不敢朝广场中间的那个人影望去，但是怎么也忍不住抬起双目朝心中的玉人望去。

　　梦君奴美眸紧紧地盯在了萧径亭的脸上，还是那样的柔情款款。你迷人好看的柳眉从未有过的颦起，整个人仿佛回到了原来那个充满忧郁和悲伤的梦君奴一般，让萧径亭心痛下，几乎忍不住便要走到广场中间去，将那娇弱的身躯抱进怀中。

　　“苏师叔，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师叔吗？！”夕俏佳美眸淡淡地望了一眼边上的苏临礁缓缓说道：“渤海剑派和我师门并没有太深的交情，我之所以叫你师叔，那是因为你另一个师门，您还要我将事情说清楚吗？！”

　　苏临礁挺拔雄壮的身躯顿时猛的一颤，目中浮上不可思议的神色，嘴巴微微颤抖着便要说话。却是被夕俏佳淡淡扫来的一眸逼回了肚子中。

　　夕俏佳接着说：“要是俏佳等下将师叔的身份告诉给大殿中的人，那师叔的武功就是再高十倍恐怕也逃不出去吧！所以俏佳有几句话要和师叔说说！”

　　苏临礁面色微微变了变，而后目光朝广场中间的梦君奴望去一眼，发现自己公主的美眸始终紧紧盯着萧剑月，目光中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人了。良久后，苏临礁微微一叹，朝夕俏佳躬身道：“苏临礁听从仙子的吩咐！”接着目光微微一转，道：“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想必现在就在仙子的手中吧？！”

　　“是的！”夕俏佳微微一笑，接着朝苏临礁微微笑道：“而且他对自己的事情悔恨不已，这是他写给你的信……”

　　苏临礁将一张白纸接过手中，一眼便看出那漂亮的瘦金楷体出自自己儿子手中。

　　“父亲，孩儿不肖……”

　　“渤海剑派再也经受不住大的动荡了，所以我现在不能指出苏师叔的身份！但是师叔要是执迷不悟的话，您的儿子萧剑月(原文如此)肯定会将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的，要是那样的话，苏师叔从今天起就会与整个天下武林为敌了。就连方剑夕，恐怕为了撇清关系，也会第一个出手杀了你们！”夕俏佳虽然口中的话充满了诡计和狡黠，但是美丽绝伦的脸蛋上却是仍然带了淡淡的仙气。

　　见到苏临礁的脸色渐渐变得难看起来，夕俏佳轻轻一叹道：“人各有志，所以俏佳不能硬逼着师叔背叛自己的师门，但是今天师叔确实已经无路可走了！”

　　苏临礁耳朵始终紧紧竖立着，因为在他眼中。他的主子梦君奴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但是耳边始终没有任何声音传来。眼角瞥了一眼边上的夕俏佳，暗道：“要是现在忽然出手杀了这个古剑阁的仙子，那我肯定死无葬身之地，但是公主和方剑夕肯定能够将渤海剑派拿下，那也值了……”

　　“师父，我卧底渤海剑派几十年，没有想到到头来，却是最后一刻才能为师门大爷作出一点……”苏临礁心底下一横，一股凶猛而又浑厚的真气缓缓地从丹田升上，逼到手掌中。

　　“不然师叔就为了师门牺牲自我，将我毙于掌下……”夕俏佳玉脸顿时绽开一朵花儿一般的笑容，只看的所有的人都心神摇曳，但是苏临礁真个身躯仿佛顿时坠入冰窖一般，自己明明已经运到手臂的真气却是忽然缓缓地往回走，以万均不挡之力凶猛涌向自己的丹田，让他顿时吓得浑身冰冷，而心中更加的却是惊骇，对夕俏佳修为的惊骇。

　　转眼间，那股真气已经压回了胸口，让苏临礁真个胸膛仿佛要爆炸开了一般，面色如同一张白纸一般的惨白，只要等到那股真气涌向丹田，那就是大罗金仙也救不回了。

　　“怎么？师叔想好了吗？”夕俏佳又是展颜一笑，那迷人的娇艳美的让人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而在苏临礁眼中，这个笑容却是如同天使一般，随着美人的笑容展开，那股真气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使得刚才仿佛要爆炸的身子变得无比的舒坦，就仿佛从低于回到天堂一般。

　　“现在师叔能够做的，便是拒绝众人的推举，然后带着你的人离开楼府，甚至是蓬莱。等到下次见面，俏佳便不回再对你客气了！”

　　苏临礁身子开始渐渐颤抖起来，然后闭上双目。耳边忽然传来一阵公主迷人婉转的声音，那声音充满了威严，也充满了冰冷，但是又显得那么娇弱可怜。

　　“苏师叔，我现在心里乱的很，什么注意也没有！你便自己做决定吧……”梦君奴开始还能勉强冷静说话，但是说道后面再也人忍不住自己的泣声。

　　“夕俏佳，要不是因为我那个傻亭哥哥，你说你可赢得了我，我那个傻哥哥……泣……”说到后来，梦君奴再也忍不住，悲伤地抽泣起来。

　　“亭哥哥，你说你就算死了也不会和夕俏佳联手对付你的奴儿的，你可还记得吗……”萧径亭木呐的面孔听到耳边如果泣血一般的哭声，整个英俊的面孔也开始抽搐起来，身子微微一晃……

　　梦君奴萎萎地再朝萧径亭望来一眼，再也忍不住大声地哭泣起来，迷离悲伤的美眸仿佛隔着老远朝着萧径亭痴痴望来，那忧郁悲伤的目光，使得整个大殿的上空笼罩着一层浓浓的秋意一般。

　　见到萧径亭面无表情，梦君奴玉手缓缓举起，指着大殿中的众人，小嘴微微地张了张，仿佛有什么话要说一般。

　　“娘，你说的都是真的！我好难过啊，比死了还难受啊！”随着美人儿的一声啼哭，梦君奴玉足狠狠一蹬，整个娇躯顿时飘地飞上天空，飞快地萧石再众人的视野中，只留下一串晶莹萎萎的泪水。

　　顿时，大殿中方剑夕脸上再也没有春风一般的笑容，望着梦君奴消失的迷人背影，整张英俊无匹的面孔微微一阵抽搐，目光射向萧径亭的背影便仿佛两只利剑阴沉的利剑一般。

　　“弟子人等拜见新掌门！”大殿前面的广场上，再也不是空荡荡的，数败个渤海剑派的弟子配着刀剑齐齐跪在地上，在坚硬的青石块上磕头大呼。

　　殿中，左边的位置以夕俏佳为首，右边的位置以方剑夕为首！不过此时他们都笔直站着，无数道目光紧紧盯着大殿顶端的那个位置上。

　　萧石和苏临礁、楼临瞻等人都跪在广场的前面，额头贴着大殿的门槛上跟着恭声大呼。

　　而萧径亭，就仿佛行尸走肉一般，静静地跪在地上，目光一片茫然。甚至连座位上坐的是谁也没有看清楚，他已经三天两夜没有合眼了，他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了，但是也不觉得饿，也不觉得困，整个身子仿佛被耗干了一般，心中留下的只有梦君奴离去时候留下的泪水。本来已经救下了渤海剑派了，但是他心里一点点欢喜也没有，头脑一阵昏眩后，救仿佛要摔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一般。

第十四卷 第九章 高潮迭起

　　此时头脑昏眩的还是楼竹廷，他手中握着那支代表渤海剑派至高无上权力的宝剑，目光望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心中一片茫然，他不知道这只宝剑怎么就会到了自己的手中，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坐上了这个位置上。

　　“径亭啊，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啊？要是刚才真的将渤海剑派交给朝廷，那该有多好啊，径亭”楼竹廷心中暗道，目光朝外面的萧径亭望去，发现他跪在地上，目中一片散乱，那张曾经意气风发潇洒无比的面孔，此时黯然得如同天上的乌云一般，那样死气沉沉……

　　楼竹廷心中微微一叹，接着双目直视下面众人，手中紧紧握这那支代表渤海剑派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宝剑，心中虽然凄凉蓬莱。但是面对现面这些武林来的客人，也不得不装出一副意气风发的模样，面上的神情也渐渐变得庄严起来，目光也收敛了不拘，变得微微有些凌厉起来。

　　“拜见新掌门！”在众人的高呼中，萧径亭眼前一阵发昏，额头重种敲在了坚硬冰冷的石头上。

　　在桃花源，那幢美轮美奂的楼阁中。

　　此时天色尚还没有暗下来，但是阁楼的例外都已经点满了灯火。在黄昏种，那本来应该明亮的灯火，此时看来也显得朦胧起来。

　　那边的美人蕉其实已经即将要凋零了，但是在黄昏下。在清爽的夏风种，所有的花儿竟然显得更加璀璨美丽了，摇动间甚至让人觉得它们也变得妩媚了许多。

　　这样的美景，或许只有在这里才能看见。要是一个诗人见到了，或许他还没有举起手中地酒瓶便已经醉了。

　　猛然间。这里本来美丽的景致忽然变得黯淡了下来，就连娇艳动人的美人蕉也垂下了蛾首，仿佛自贱惭俗得不敢抬头了。因为有个长得比天上得仙女还要美丽得女子正从楼阁种款款走了出来，无论是修长婀娜得起伏天体，还是美绝人寰得雪玉脸蛋，都让周围得灯火变得更加混暗起来，或者说是所有的光芒集中到了这个美丽的仙子身上。

　　梦君奴已经换下了那件潇洒地公子男装，而是换上了一条绿色的丝绸长裙，将她连绵浮凸的娇躯衬托得如同春风一般得醉人，如同流水一般地撩人。要是萧径亭见到了。肯定会说今天地梦君奴是最美丽得梦君奴。

　　美人儿如同白玉雕琢而成得脸蛋儿此时洋溢着醉人得笑容，比起夏日黄昏得清风更加地让人心旷神怡。梦君奴款款走到一株美人蕉面前，秋水美眸闪过一道美丽的光芒，伸出雪白的小手。轻轻摘下一朵。放在精巧秀美的瑶鼻底下，轻轻一嗅，小嘴轻轻一抿，微微撅起一丝俏皮的神色，使得光滑雪白的脸蛋上浮起一道迷人的涟漪。

　　“公主！”黄衣轻轻地踩着碎步走进了院子。见到了梦君奴此时蹲下的娇躯，心中涌起无尽地疼爱。望着那让女子都心醉不已的曲线，良久以后方才轻轻呼到：“这里有您的一封信！”

　　梦君奴转过蛾首，接着轻轻站起娇躯，朝蓝衣美人儿微微一笑道：“师叔，外面可有什么消息吗？是楼竹廷做上了渤海剑派的掌门吗？！”

　　蓝衣美人儿款款走到梦君奴身后，将手中的那张宣纸递到梦君奴手中，低声道：“是。是楼竹廷做上了渤海剑派的掌门。公主？我们……”

　　梦君奴接过那张宣纸，美眸闪过一丝好看的明亮，朝蓝衣美人儿笑道：“师叔，不要紧的！”另外一只手还没有放掉那支摘下的美人蕉，只是用一只手捻着那张宣纸的边角，轻轻一甩，边将整张宣纸打开了。

　　看到那熟悉的字迹，梦君奴一眼便看完了所有的字，接着揣进了宽大的袖子中。接着柳眉忽然一动，朝蓝衣美人儿道：“师叔，有客人来了，我们马上去迎接吧！”

　　“好师妹，师兄现在向你讨主意来了！”在典雅迷人的客房中，方剑夕见到余人退走后，连忙朝梦君奴一起而下，笑道：“师妹在前几天将握打得没有一点儿还手之力，所以现在这个局面虽然看来已经无药可救，但是其实想要挽回还是非常简单得！”

　　梦君奴美丽的脸蛋轻轻绽开一道迷人的笑容，道：“师兄啊，苏临礁的身份已经北夕俏佳那个丫头认出来了，而苏瑞施那个叛徒也已经北萧径亭他们抓走了。现在她正觉得自己对不起楼降玉，肯定不会向着自己的父亲的！所以我可是没有法子了啊！”

　　“师妹，你又来骗我啊！”方剑夕英俊无比的面孔上顿时浮上一道迷人的笑容，接着轻轻走到梦君奴的面前，道：“师妹还记得连易昶吗？他之前是我安放在福建连家的一颗棋子，不过这个没有用的混蛋竟然北萧径亭给毁了。”说道萧径亭的时候，方剑夕面上忍不住闪过一道寒意，接着又浮上温雅的笑容，道：“但是我知道连易成这个傻子，现在是被师妹控制住的！他爱上了师妹下面的一个侍女，所以想要控制他，比控制连易昶要容易上许多吧？！”

　　梦君奴不置以否笑笑，接着转过玉脸朝方剑夕说道：“可是我的那个侍女，应该说是师妹！已经死心塌地爱上了萧径亭了，而且已经被萧径亭送走，离开了渤海剑派了啊！”接着美眸闪过一道狡黠的笑容道：“难道师兄打算马上就对连邪尘动手了吗？”

　　“就知道什么也瞒不过师妹的！”方剑夕轻轻一笑，接着目光闪过一道异色道：“至于萧径亭，那就更加好办了！我知道他现在因为坏了对你的诺言，在楼府里面入托行尸走肉一般，我们想要怎么样都可以的！”

　　“我今天晚上可能会去见他！”梦君奴淡淡说道，接着美眸望向外面的黄昏。仿佛漫不经心说道：“师兄杀了连邪尘后，是不是准备让渤海剑派戴上这顶黑帽子啊！”

　　方剑夕微微一笑，并没有说话。接着面色一正，朝梦君奴躬身道：“好师妹啊，师兄在这里求你了，说师妹便是我们整个魔门的新宗主了！”接着方剑夕目中浮上一道深情地神色，柔声道：“而且让爹爹将那对鸳鸯剑送到你娘那里”

　　“不用这样？！”梦君奴美眸闪过一道璀璨美丽的光芒，绝美的娇靥浮上一道淡淡的微笑，道：“这样如何？要是今天晚上我梦君奴能够将整个渤海剑派的局势扭转。你们整个左宗便永远屈身在我右宗之下！而要是蓬莱的局势落在你的手中，或者是我没有成功，我们右宗便屈身在你们左宗之下！到时候我梦君奴手中的势力，还有我自己都听从你们左宗的吩咐？如何？！”

　　见到梦君奴美眸那充满明显狡黠地光芒。方剑夕目中微微一讶。考虑良久后，朝梦君奴温雅一笑，道：“师妹，这个赌我打定了，现在便可以立誓！”

　　楼竹廷也不知道喝了多少的酒。这个盛大的筵席从中午便开始了，直喝到了黄昏的时候，还没有散去。楼竹廷昏沉下不知道被多少认拉去喝酒了，好不容易从众人地包围中脱身，醉眼朦胧地走进萧径亭地院子，还没有走进楼阁的时候便闻到比筳席上要重的酒气，心中暗想里面肯定是一片狼藉。

　　楼竹廷不由在外面停了停步子，心中微微一阵抽搐。甚至有些不忍进去了。因为现在的萧径亭看来肯定非常颓废，而之前地萧径亭都是无比的潇洒倜傥的，他怎么也不忍心萧径亭会有颓废的样子，更加不忍心萧径亭颓废的样子被自己看在自己的眼中，不忍见到在萧径亭的面前横着狼藉的酒瓶碗盆。

　　轻轻叹息一口后，楼竹廷方才朝里面走进。一阵刺鼻地酒味竟然让他昏沉的脑袋一阵清醒。

　　“径亭，对不起！”楼竹廷垂着头走进萧径亭的房间，微微有些低沉说道。

　　“啊，对不起？嗯，你是对不起我啊！”出乎意料地，楼竹廷觉得耳边传来的声音还是非常的清朗，没有一点点混沌和颓废。抬起头来，却是见到一个俊美无比的青年公子，如同白玉一般的手掌拿着一只精巧的小酒杯，正在悠闲地喝着好酒。那个年轻公子身上的长衫白衣胜雪，头上挽起的青丝配着一块雪白的汉玉。俊美得没有一丝瑕媲面孔如同白玉雕琢而成的一般，不但没有想象中的惨白，而是一种好看的白里透红。见到楼竹廷进来后，划着绝美弧度的嘴唇轻轻抿起一道笑容，比起女子还要漂亮，正是萧径亭。

　　“喂，长得这么漂亮就不怕天遣啊！要是之前我妹妹见到你这个样子，会舍得走那才怪呢！”楼竹廷良久方才从惊讶中恍惚过来，狠狠朝萧径亭端坐的萧径亭瞪去一眼，接着微微一笑道：“不过这样更好！我今天看到方剑夕英俊成那个样子，心里就极度的不舒服，还好你长得比他还要好看，不然我们兄弟真是丢脸了！不过……，不过你长得也太漂亮了一些了，比起梦君奴和夕俏佳也一点不差啊！”

　　萧径亭虽然是用小小的杯子喝酒的，而且形态看来极为潇洒。但其实他喝得非常快的，因为前面的桌子上整整齐齐摆着无数的酒瓶子，倒是桌子上的佳肴一筷子也没有动过。

　　“我本来以为现在你肯定是披头散发，一副乞丐的样子呢？那样非吧我内疚死了不可，为了我家的事情，你竟然……，但是没有想到你竟然是精神熠熠地，不过你喝酒也太厉害了。这里足够由三十瓶了吧，真是千杯不醉啊！”楼竹廷坐在萧径亭的对面，笑着说道。

　　其实他没有发现，萧径亭现在看来虽然比如何时候都要英俊，都要潇洒，都要有精神。但是他本来如同星星般闪亮，如同大海一般深幽的目光，现在看来只剩下火烧一般的炽热。还是那种油尽灯枯时候发出的光芒，而面上的红润，也是杯这几十瓶白酒灌出来的。

　　“径亭。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说？！”楼竹廷面上忽然消去了所有的俏皮，叹息一口道：“为了我家的事情，竟然让你和你的梦君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给你造成什么伤害，但是肯定比我失去秀情要更加痛苦千百倍！你太骄傲了。你太迷人了……”

　　“不用说这些。所有事情产生地后果肯定都是因为本人自己，和外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你是对不起我！你昨天竟然没有将玉儿给我留瑕，也没有将玉儿要走的消息事先告诉我！不然我肯定不会让玉儿离开的！”转眼间，萧径亭已经开始拿起另外一只酒瓶了。仅仅片刻功夫，那酒瓶也只剩下一半了，但是他还是一点停下地意思都没有接着萧径亭忽然朝楼竹廷微微一笑道：“不过傻玉儿这次做的事情，竟然起到了这样的效果了。以后朝廷再也不会找渤海剑派的麻烦了，而我也不用担心着武莫辰哪天向我开口，倒是他反欠了我一个人情了！”

　　萧径亭飞快喝完了最后一瓶酒后，两只眼睛仿佛要烧着了一般，朝楼竹廷道：“竹廷啊。今天晚上肯定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一点也不能马虎了！还有今天晚的事情，我是不会理会地了！”说道这里的时候，萧径亭眼神中忽然猛地一亮，道：“今天晚上我要去见奴儿，无论用什么法子，我都要让她和我一道走，渤海剑派的事情我们再也不管了！无论用什么法子，我都要她做我的妻子……”

　　“径亭，或许我说的话你会很不喜欢听，但是我还是要说！”楼竹廷目中忽然闪过一道关切道：“难道你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的梦君奴吗？没有怀疑她是在利用你吗？没有怀疑她对你是不是有真感情吗？！”

　　“没有！没有！”萧径亭眼睛猛地一睁，摇摇头说道。接着眸子中闪过一道恐惧而又无助的光芒，嘴唇微微一阵颤抖道，摇摇头道：“至少现在没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接着萧径亭目中神色开始变换不已，喃喃自语道：“我很聪明，我很自信！从小到现在，无论师父，还是硏儿！都将我看地比谁都重，莫姨和任夜晓都将我看作天一般，还有其他很多女子都爱我爱道骨子里面了，所以我很自信，我从来都比别人优越，比谁都少到上天的恩宠，所以我不知道感情的欺骗和背叛是什么样子的？从来都没有想过，但是……”

　　萧径亭手中握着一只宝剑，身上的长衫还是白衣胜雪。俊美无比的脸上没有蒙上任何面具，好看道极点的武官简直让天下所有人的嫉妒不已。但是别人还是很容易可以看出萧径亭此时的紧张，两只眼睛紧紧盯着前面，如同两团火在烧着一般，火热得简直有些木讷了。

　　这个废旧的道观和萧径亭之前来的时候一模一样，还是那样的安静。静的就连一只小虫的叫唤声也没有。萧径亭脚步虽然很轻，但是两只耳朵还是可以清晰地听出自己脚步踏在青石地面上的声音。越是走到后面的时候，他脚下的速度就变得更加地缓慢起来，因为他鼻端闻到的只有夏日森林的气息，并没有那般让他刻骨铭心的幽香。

　　“奴儿还没有来吗？！”萧径亭眉头紧紧皱起，两只眸子更是直直地望着前面，连一眨也没有眨。身子在台阶上一级一级地往上升起，台阶的尽头是一个大大的广场。

　　当广场边缘在眼中越来越近的时候，萧径亭心中的气息简直屏成了一团，害怕上去地时候见到上面空空如也。他的奴儿并没有在那里俏笑嫣然地等着他。

　　“奴儿肯定会在的！”萧径亭脚下轻轻一点，整个身躯猛地拔起，轻盈地落在了广场的边缘。目光开始焦急地扫视着敞大的广场，心中顿时一凉。

　　整个广场真的空空如也，只是在广场的尽头矗立着一幢宏伟的道观。那么大的广场只是站着萧径亭一人，看来显得有些凄凉。

　　“奴儿会来地，她是一定会来的！”萧径亭此时面上已经是赤红一片了，连他自己都可以清晰地感觉道，双目光芒依旧灼人，但是看来是在有些摇摇欲坠的感觉。就仿佛他从未动摇多地信心一般，摇摇欲坠地仿佛要崩溃了一般。

　　“来了！”就在萧径亭觉得目中地光芒越来越黯的时候，忽然耳边传来一阵细微的脚步声，让他心中猛地一颤。两只眼睛也随即猛地亮起。随着那细微地玉步越来越近的时候。萧径亭目光紧紧地盯在台阶的尽头，鼻端那缕幽香也变得越来越清晰起来，不过却不是那样的熟悉。

　　“公子，快，快！”还没有看清楚来人的面目。但是那声音已经打碎了萧径亭的所有梦想，让萧径亭心中仿佛猛地沉了下去。

　　“公子，快！小姐她被人抓走了，现在危险得很，你赶紧去救她啊！”一个头发微微有些凌乱得美丽女子飞快地跑上了台阶上，美丽地脸蛋因为焦急也变得惨白一片，赤红一片，见到萧径亭后，美眸顿时一亮。接着娇躯一软，脚步一阵踉跄后，猛地朝萧径亭怀中到去。

　　萧径亭将来人的娇躯抱在怀中，那女子此时已经来不及害羞，两只驭手猛地抓住萧径亭的衣衫，焦急说道：“快，萧公子快去救小姐，再晚小姐就要被傻了！快……”

　　萧径亭看清楚来人竟然是秀情身边的那个白衣霜儿，就是那个冷冰冰，但是对秀情神情暧昧的那个女子。轻轻浮起那个女子，皱起眉头问道：“到底怎么回事？是谁抓走了你家小姐！”

　　“是小姐的少主，少主说小姐和萧公子好了，背叛了他！救将小姐抓走，你赶紧去救她，不然少主肯定会用魔门最残忍的手段杀了小姐的！”霜儿用力地从萧径亭怀中挣扎起来，两只玉手拉着萧径亭衣衫往前面用力拉扯道：“楼竹廷公子已经派人去了，他让握来这里找你！萧公子你快去啊……”

　　但是无论她怎么用力，萧径亭就仿佛柱子一样一动不动。两只好看的眸子痛苦地扭成了一团，甚至连牙齿上下撞击的声音也听得清清楚楚。

　　萧径亭心中此时更是扭成了一团，本来已经呼吸困难的胸口，此时激烈地起伏着，仿佛整个胸膛都要炸开了一般。良久后，萧径亭忽然双手用力抓住霜儿娇嫩的玉臂，双眼紧紧盯着她美丽的眼睛，嘴唇颤抖着说道：“我不能离开这里，我不能跟着你去就你家小姐！”在霜儿不可置信的眼神重，萧径亭的整个心神更加仿佛被火烧着一般，充满了焦急和愧疚，接着正色说道：“但是你去告诉少主，就说什么事情由我萧径亭担当着！让她再等我一个时辰，到时候我肯定会去，到时候他要杀我泄愤，还是想要这么样？都随便，但是现在请他不要动你家小姐一根毫毛，我保证就一个人过去……”

　　霜儿双眸不解地望着萧径亭，接着那两只好看焦急的眸子渐渐变得冰冷起来，最后全部是失望和唾弃，还有讥讽和鄙视。

　　“呵呵，我家小姐真是瞎了眼睛，竟然为了这样贪生怕死的小白脸，背叛了自己的师门，背叛了自己的少主！！”霜儿美丽的脸蛋变得更加冰冷如霜，冷笑几声后，玉足一点飞快地从萧径亭眼中消失，但是那鄙夷和凄惨的冷笑还一直响在萧径亭的耳边。

　　“我的头怎么就这么疼啊。就好像要死了一样啊！”萧径亭笔直地站在那里，耳边又变得寂寞无比，连微风也停止了吹动，就仿佛这个世界就只有萧径亭一个人一般。而眼前的黑暗也逐渐地笼罩二来，随着头脑地阵阵昏眩，就仿佛整个身子和精神都要被黑暗吞噬了一般。

　　“吟！”忽然，寂寞的夜空被一声刀刃划风的声音给生生撕裂了，而萧径亭的感觉也仿佛臂平常要迟钝了许多，知道背后猛的一寒方才感觉到危险的到来。

　　“仓！”萧径亭眼睛猛的一瞪，手中的宝剑随之出鞘。脚下猛的一点。飞快地移开身子，但是却发现无论是手中的宝剑，还是整个身子都仿佛变得沉重了许多，等到身子移开地时候，敌人的宝剑也随之滑过腰肋间。没有被刺中。但是那股刺骨的冰冷却是让他身子猛的一颤。

　　“啊！”就在萧径亭因为堪堪躲过那支长剑而冒出一声冷汗地时候，忽然背后一阵剧痛。后背地血脉却是被一只冰冷的寒刃生生撕裂了，凌厉的剑尖带着冰冷的寒气飞快地刺向自己的心脏。

　　萧径亭心中一凉，来不及逃开身子。连忙运气所有地真气逼紧了背后的肌肉。

　　“嗤！”那剑刃仍然艰难地刺了进去，发出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声响。终于在萧径亭双眼几乎腰崩裂的时候，那锋利的剑刃再也进不去办寸。

　　“喝！”萧径亭心中一声大喝，接着汹涌的真气猛的从被刺中的地方凶猛迸出。

　　“婴！”随着一声兵刃地脆响，萧径亭伤口射出的鲜血喷满了刺客的满面，惹得那蒙面的刺客一声娇呼。

　　萧径亭借机连忙飞快推开几丈，见到面前两个刺客都是蒙着黑巾，要不是刚才其中一个刺客被鲜血喷了一脸发出的那声娇呼，萧径亭几乎认不出这是两个女子。因为她们身上穿的衣衫故意掩饰了她们的身材，甚至连身子上的体香也被一种药物给掩盖住了。

　　“两位是谁，为何要来刺杀我！”萧径亭觉得背后传来的剧痛几乎让自己喘息都觉得困难，而鲜血也渐渐有种锁不住的感觉，头脑昏眩的感觉也越来越严重。

　　两个刺客并没有回答萧径亭的话，而是互相对视了一眼后，接着两只长剑飞快而又凌厉地朝萧径亭胸口刺来，攻势比起之前的更加的凌厉。

　　“我现在剩下的真气已经不多了，所以下手肯定不会客气了！”萧径亭眉头一耸，目中闪过一丝恐惧和怀疑后。忽然猛的站直了身子，手腕忽然一阵美丽而又飘逸的舞动，接着那支长剑划着绝美迷人弧度，仿佛一道彩虹一般，飞快而又婉转地朝两人胸口刺去。

　　“夷？！”两名刺客眸子中涌起无尽的惊骇，见到地上的荒草在那道迷人的剑虹过后，竟然纷纷枯萎。而那剑招那么的美丽，让自己看得竟然忘记了身外得一切。

　　“师妹躲开！”其中一名刺客忽然一声娇呼，接着手中得长剑猛的迎着萧径亭划来得长剑刺去。”叮！“随着那道迷人得剑光后，刺客手中得长剑顿时断成了无数块碎片洒落在地。刺客心中一阵叹息后，便幽幽睁开了美眸，见到对面得萧径亭已经蹲在地上了，那英俊无比得面孔一片惨白，没有了刚才一丝一毫得红润，那迷人的深幽双眸，此时也是一片死灰，唯有一丝不信和悲伤留在瞳孔中。

　　萧径亭心中纽结成一团，再也喉咙沙哑着再也发步出夷点点声息。所有的真气和力气如同贼去楼空一般，只能用那支长剑支撑住自己。良久后，干枯的喉咙方才发出一声嘶哑。

　　“是奴儿让你们来杀我的吗？她自己呢？她想到杀我为什么步自己来？！”萧径亭口中发出的声音如同锯齿削木头一般的难听，连她自己也不敢相信这声音是从自己的喉咙中发出来的。

　　“公主和少主还腰去办理渤海剑派的事情，没有空！”那名被揭开面罩的刺客索性掀开了那张黑面巾，美丽的脸蛋上冰冷得没有一丝神情，只是美眸中留着一丝怜悯，淡淡说道：“今天的事情，是你自己太不长眼睛了，你只是我家公主修为的一块石头而已，但是现在你已经开始碍脚了！”接着黄衣从怀中掏出一张雪白的宣纸扔到萧径亭前面，道：“这可是你写给我家公主的！”

　　望着宣纸上面的子，那是一笔月动人的行揩字体，正是自己最得一的，不输于任何书法大家的字体。

　　“君奴，还记得那个废弃而又繁华的道观吗？我今天晚上在那里瞪你，有重要的事情要说！－－－萧径亭。”

　　“我忽然之间不想活了，呵呵！”萧径亭目光望着那漂亮的行楷，良久以后方才将目光放在黄衣美类的脸蛋上，凄惨笑道。

　　黄衣美人的脸蛋儿这才变得温和起来，目光望着萧径亭死气沉沉的英俊面孔，轻轻一声叹息，朝蓝衣使去一道眼色，缓缓举起手中的断剑，美眸中的神情也变得越来越凌厉。

　　“上！”黄衣一声脆喝后，手中的断剑飞快地朝瘫痪在地的萧径亭刺去。

　　“啊！”萧径亭一声凄厉的长吼，如同受伤的野兽一般。接着一声长笑，手中的长剑状似疯狂一般朝前面两人刺去。

　　“叮！”三支长剑飞快地绞在一起，其中两只瞬间变成无数碎片。黄衣手中的断剑不足五寸，而蓝衣手中的断剑也只剩下一半。心中惊骇，两只断剑还是飞快地朝萧径亭胸前刺去。

　　“吸”萧径亭胸口一寒，顿时被两只断剑刺进血肉，但是再也感觉不到一点疼痛。只有刺骨的寒冷，还有一片片让人昏眩的黑爱。

　　“去！”一声娇呼吼，从空中射下来一道迷人的身影，带着一串白光飞快地刺进了三人的战团。

第十四卷 第十章 蚀骨香魂

　　“当！”一阵璀璨的火化后，黄衣蓝衣两人手中的断剑从萧径亭胸前的伤口猛地迸出，那股凌厉的力道直让两人连连退后数丈。胸口的血气一阵翻涌，一阵抽搐颤抖后，一口鲜血猛地从小最中飞喷而出。

　　萧径亭身子一阵踉跄后，再也经受不住，胸口喷着鲜血猛地砸倒在地。后脑没有磕在坚硬冰冷的青石块上，而是装进了虽然软绵绵但是又有无比弹性的酥胸，啊那两只浑圆坚挺的雪腻隆起被撞得一阵摇晃，直让玉人一声轻轻的娇呼。

　　夕俏佳望着怀中萎靡的萧径亭，那英俊无匹的面孔上惨白的没有一丝血色，深幽的眸子中留着凄凉和深深的悲伤。让她芳心猛地一阵抽搐，接着一阵激烈的悸动，因为这样好看的脸竟然和自己长得那么的想象。而这张迷人的面孔本来应该意气风发的，可是现在竟然成为这般模样了。

　　“天哪，你怎么变得这么可怜了啊！”夕俏佳美眸微微一颤，芳心也是一片抽搐。接着两只玉臂用力将萧径亭扶起，却是发现他胸口和后背的三处伤口，鲜血正如同喷泉一般的朝外面涌出。连忙点上两指，然后敷上古剑阁上好的伤药。但是怀中的这个好看虚弱的人却还没苏醒过来。

　　“两位师叔，俏佳现在没有空和你们过找了！但是你们要是还想杀了萧径亭，那尽管那边的情况非常紧急，但是我也会拼尽全力杀了两位师叔的！俏佳也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夕俏佳眸子静静望着萧径亭昏迷的面孔，良久以后方才抬起美眸朝黄衣、蓝衣两位望去淡淡说道。

　　黄衣美眸紧紧盯着萧径亭惨白的面孔，美丽的脸蛋闪过一道复杂的神色，接着朝夕俏佳淡淡一笑道：“今天我们便放过这小子了！请俏佳在他醒过来的时候告诉他，我们公主不是他配得起的！”接着玉足一点，和蓝衣人如同一道影子一般消失在夜色中。

　　“俏佳，我家公主现在已经布置好了一切。这次蓬莱的较量虽然被这个小子搅合了，但是谁赢谁输还不一定那！”夕俏佳目视着黄衣、蓝衣消失在眼前，耳边传来黄衣那充满自信的言语，心中微微一动，接着美丽绝伦的玉脸浮上一道迷人的笑容。

　　“你已经醒啦？！”夕俏佳垂下蛾首的时候，发现萧径亭已经张开眼睛了，只是那双曾经无比的迷人深幽的眼睛，此时看来竟然是浑沌一片，里面的灵气也几乎没有剩下一点，接着那双眸子渐渐被一层刻骨的仇恨所笼罩。就算望向自己的目光，也是冰冷的没有一丝感情。

　　“或许你不应该救下我的，我现在心里面充满了怀疑，还充满了对世人仇恨！”萧径亭淡淡的望了一眼夕俏佳，轻轻说道：“我现在好像对谁也不相信了。好像对谁也不喜欢了！我是完美主义者。但是我现在整个心思都被心魔占据了！”

　　夕俏佳听着萧径亭的言语后，娇躯微微一颤。良久后，朝萧径亭说：“你可还记得，我很早以前就和你说过，你只是梦君奴修为的一个工具。甚至是她和方剑夕斗争的一个工具，她现在真正视为对手的不是我，而是她的那个潇洒英俊无比的魔门师兄！梦君奴虽然是魔门中人，但是其实她和我一样的！她的母亲和外祖父都是被情所害，和我的师伯一样！所以古剑阁和魔门这代的传人早就将男女之情从心里面根除了，因为我们是需要绝情地！有情只会被伤害的体无完肤！”

　　萧径亭便仿佛没有听到夕俏佳的话一般，眉头微微一皱，目中闪烁着冰冷的光芒。淡淡说道：“我现在忽然很像一剑杀了梦君奴！……”

　　“从今天晚上以后，整个魔门就要统一了！”楼阁的围廊上，一个绿衣的绝色佳人迎风而立。想起今天中午方剑夕发的那个魔门最厉害的毒誓，(原文如此)梦君奴美丽绝伦的娇靥上浮上一道动人的笑容，在灯火的照耀下显得更加的美丽不可方物，此时她的美丽是充满了魔力的。望着下面的院子里面密密麻麻的人群，她仰起美丽的脸蛋儿，仿佛将整个玉脸都嵌入了夜空中一般，接着轻轻一叹，心中暗道：“不过心魔真是难除啊，几乎都耗尽了我所有的智慧和能力了！”下面的这些人都是魔门从来都没有出动过的精锐，而且这还只是小小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的已经被她派出去了。她很少为一些事情欢喜过，但是今天晚上她却有一点点地欢喜了，因为从魔门分裂后，她的外祖母，她的母亲都为了统一魔门耗尽了所有的精力！而统一魔门也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只要统一了魔门她便可以……

　　梦君奴美丽绝伦的玉脸上浮上一层淡淡的红晕，看来更是美得惊心动魄。

　　“公主，忠剑部，均剑部、虞剑部、辰剑部、泯剑部等五个剑部都已经在整个蓬莱的五处方位准备好了，请公主下令！”一个穿着黑色披风的女子飞快地飘落在院子中间，朝楼上的梦君奴躬身下拜，俏声禀告的声音打破了梦君奴的沉思。

　　梦君奴美眸望着远处夜幕下的蓬莱城，美得令人屏息的玉脸望着下面的众人，俏声喝道：“出发！记得一点，今天晚上所有穿着铠甲的朝廷军队，都是我们的盟友，但是不可和他们说话，不可和他们交流！每半柱香的功夫就要派人去蓬莱城中的‘缥缈楼’向我报告，传出我的命令！”

　　“是！”一声整齐的大喝，众多的黑衣披风一贯而出，无数的脚步踩在地上。但是几乎没有发出一点点声响，一个个如同黑夜的幽灵一般冲向微微有些灯火的蓬莱城。

　　“我们也走吧！”梦君奴朝身后的两个美丽女子说道，接着款款走下了小阁。

　　“公主，蓝衣和黄衣师妹还没有回来，我们不等她们了吗？！”后面的两个美丽的女子问道。

　　“不用了，她们今天晚上有其他重要的任务要做！就不用来了！”梦君奴美眸闪过一道动人的光芒，轻轻说道。

　　“梦姑娘，梦姑娘！快，快去救……走下了楼阁，外面却撞进穿着红衣的美丽女子。跌跌撞撞冲进院子。正是秀情身边的那个红衣曼儿，那个平常装的非常风骚怡荡的曼儿，不过此时她的玉脸不但没有一点点妖娆，反而是惨白一片。

　　梦君奴轻轻一挥手。外面的两名女子放开了一连惊骇的曼儿。曼儿踉跄的朝梦君奴跟前走来。但是走到一般的时候，却是脚下一拐，便软倒在地。

　　梦君奴连忙上前扶住，发现曼儿整个娇躯冰凉，而且身上还有几道伤口，衣衫上也沾满了血迹。只是她穿的是红色的衣衫，所以看来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公主，她已经昏厥了！我马上让人将她扶进去，会好好照料她的！”梦君奴身后的美丽女子便要扶走梦君奴怀中的曼儿，接着眉宇间焦急的说道：“而且我们也应该马上走了，不然就来不及了！那边的情形现在肯定紧急得很！”

　　梦君奴眉宇微微一颤，接着目光瞥到曼儿手中沾满血迹的白纸，不由微微用力掰开曼儿握紧的双手。刚刚看到上面的字迹，美丽绝伦的玉脸微微一颤，刚才那些许的兴奋和欢喜被害怕和惊骇冲的干干净净，接着连忙要看下面的内容，却是发现已经被鲜血浸的破破烂烂，一点儿字迹也看不见了！

　　见到梦君奴脸上充满了不安，身后两个女子不由疑问道：“公主，可是状况发生了什么变化！”

　　“没有，我计划的事情从来不会发生异变的！”接着玉足轻轻一点，整个娇躯飞快地飘出了院子们毫不理会后面两个女子的叫唤。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要是过半个时辰我还没有回缥缈楼的话，你们便指挥今天晚上的事情！”梦君奴此时仿佛一道烟影飘出了众人的视野，但是那虽然焦急却依然动听的声音确实清清楚楚的传进众人的耳朵。

　　此时，蓬莱成的街道上荡漾着一阵迷人的香味，这香味飞快地飘动中，然后变得越来越淡，也越来越迷人，与来越让人陶醉。

　　梦君奴如同一道影子一般，飞快飘过了蓬莱城的大街小巷，飘过了山间的小路，飘过了熟睡人群的屋顶，飘过了寂静无息的院子。几乎将自己的幽香洒满了蓬莱城的每个角落。

　　她美丽绝伦的玉脸开始渐渐变得焦急起来，等到从楼府围墙飞出的时候，她眉宇间已充满了不安。就在此时，蓬莱城上空忽然传来一声巨响，将寂静的夜空撕裂，随即跟着响起无数的狗叫，还有小孩的啼哭，还有从睡梦中惊醒的人发出的怒喝声音。

　　但是梦君奴耳边尽管隔得很远，但是还是清楚的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兵器撞击的声音，甚至听到了有人惨呼大叫的声音。接着锣鼓，还有无数的马蹄敲击地面的声音，盔甲磕碰的声音，使得整个蓬莱的地面几乎都震动起来，安静的蓬莱城瞬间变得惊天动地起来。最后朝城北的山上飞去。

　　望着眼前常常望不到边际的台阶。梦君奴绝美的身躯忽然听了下来，只剩下长长的裙子在风中飘扬。

　　“呼！”梦君奴玉足轻轻一点，整个身躯飘飘而上。在中间的时候，如同蜻蜓点水一般，玉足在其中的一个台阶上轻轻一点。那曼妙绝美的娇躯仿佛没有任何停顿一般，直至飘上了那无数的台阶，落身在空旷巨大的广场上，广场的尽处矗立着一个威严的道观。

　　梦君奴宝石一样的眸子朝远处的森林淡淡扫去一眼，接着朝前面的道观望了一记，而后淡淡说道：“在这里埋伏的朋友，你们赶紧出来吧？！”

　　“呼！”梦君奴的言语刚刚落下，从黑暗中飞快地飘出几道影子，夹着冰冷的亮芒飞快地朝她美丽的娇躯上刺来。

　　梦君奴美眸淡淡的扫了刺来的长剑，美丽的玉手如同影子一般飞快地抽出了腰中的长剑。飘忽的朝最先刺来的长剑一拍。顿时整个娇躯仿佛被一阵风吹起的蝴蝶一般，飘飘的飞起丈许，随即徐徐降落在身后两丈左右的位置上。

　　“没有想到几位大侠竟然在这里等着小女子，不过和诸位见不得人的宵小毕竟不同，他们都是蒙着脸的！”梦君奴看清楚前面几人后。美丽的脸上微微一笑，说道。

　　“我也没有想到你今天晚上竟然会来啊！”李鹤梅目中闪过一道惊讶，秀长的双目朝梦君奴望去一眼，微笑说道。接着朝边上的宴孤衡望去一眼道：“要不是宴孤衡大人断定梦小姐肯定会出现在这里，今天晚上差点就错过了！”

　　“宴孤衡在这里向梦小姐轻罪了，为了黎民天下，宴某不得不如此！”宴孤衡忽然将长剑放到地上，直挺挺的跪倒在梦君奴面前。道：“等到一切事情都完结以后，宴孤衡肯定会按照规矩到梦小姐母亲面前请罪！”

　　“是谁告诉你我肯定会来这里的？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个地方的？！”梦君奴从容淡雅的神情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美眸冷冷射在宴孤衡身上，美丽的脸蛋浮上不可置信的神情，激动得朝宴孤衡问道。

　　宴孤衡站起身子，并没有回答梦君奴的问题。只是朝边上的萧石凄凉一笑。

　　“阿弥陀佛！”就在双方开始对峙的时候，忽然静静的夜空中传来一声佛号，听来仿佛连耳朵都震动起来。

　　听到这声佛号后，前面的萧石等人忙站开身子，少林寺玄灭和尚踏着为重的步子缓缓走来，微微笑道：“在道观里面，老纳竟然念起了佛号真是罪过罪过！”转眼间，玄灭和尚便已经走到了梦君奴面前，躬身拜了一记，缓缓说道：“梦施主，在江南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你，就非常的喜欢！觉得你与我佛有缘，而萧径亭施主就没有了，因为他有太多的桃花孽了！”

　　梦君奴激动得神情渐渐变得安静下来，宝石般的眸子淡淡的扫了玄灭和尚一眼，并没有说话。

　　玄灭大师朝后面的众人望去一眼，接着目光重新望向梦君奴，仿佛有说不出的疼爱，温和说道：“只要梦施主将成里面的人全部搬走，然后跟着老纳到本寺吃斋念佛十年，我便用性命担保，让这几位事主放过你！如何？孩子！”

　　“大师！”李鹤梅连忙急切叫道，目光连忙射向玄灭光滑的光头上，接着将目光射向其他人，想要一起给玄灭和尚施加压力。

　　玄灭和尚仿佛没有看见李鹤梅一般，接着朝梦君奴缓缓说道：“要是我身后的几位施主不答应，那老纳就算是拚了性命，也要保护住梦施主的周全！”

　　梦君奴美目微微闭上，睁开的时候已经变得清冷无比，朝玄灭和尚轻轻说道：“谢谢大师的恩情！”接着美目一冷朝玄灭后面的几人望去，道：“但是这些人，可还留不住我的！”说罢，梦君奴玉脸微微一笑。玉足一摁地面，整个娇躯仿佛一道影子一般朝身后的台阶飘去。

　　“要是再加上我呢？！”就在梦君奴退到广场边缘的时候，忽然从黑暗中飞来一道高大的影子，飞快地站在他的身后。

　　梦君奴闻到一股男人的气味，前面的纤美的脚趾连忙一按地面，整个身躯飞快地朝前飘上几许，仿佛害怕自己的衣角会捻上男子的一丝一角一般。美目也随即闪过一丝厌恶的神色。

　　“你这个妖女竟然谎称是我大哥的女儿，居心何在？！今天我下手便不会客气了！”任断沧双目闪过一道凌厉，望着梦君奴美好的背影冷冷说道。

　　梦君奴见到右边已经被任断沧封住，美眸连忙朝左边看去。却发现李松涛面无表情的站在那里，但是一双眼睛却如同老鹰一般紧紧地盯着自己。而在李松涛的身边，一双又细又见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自己，那双丑陋的演进中充满了隐藏起来的欲望。正是尖酸的楚皱言。

　　“没有想到为了小女子。竟然让这么多武林宗主都来了！”梦君奴绝美的蛾首骄傲的仰起，款款走到四方敌人的中心位置，冷冷地扫视了众人一眼，最后目光落在玄灭大师的面上轻轻地笑道：“大师，就应为您刚才的话，我对你不会下杀手的！”

　　“呵呵！谢谢姑娘了，梦施主的话让老纳等人惭愧了！”玄灭大师呵呵一笑，躬身再次拜下。

　　“没有想到天下间竟然还有这样大言不惭地女子，你的武功充其量只是和你的那个相好萧径亭一样，今天还想从我们手中逃脱吗？”楚皱言目光紧紧盯着梦君奴绝美的娇靥，手中飞快扣上一只芒针，大笑一声说道：“怎么？萧径亭呢？他怎么……，嗯！”

　　“不可用暗器……”玄灭大师一声疾呼。

　　没有等到楚皱言说完。一道雪白的光芒飞快地从黑暗中射出。但是刚刚飞出两尺不到，竟然猛地停下来，接着更加飞快地激射回去。

　　“叮！”楚皱言飞快举起手中的长剑，目光一凝，飞快将那支飞回的芒针击飞。心中真是一阵得意。忽然觉得眼前一黑，接着一阵刺骨的冰冷从眼眶中朝周身汹涌蔓延。

　　“啊！”楚皱言左眼激射出一缕献血，接着一声尖厉的惨呼。

　　“嗯！”楚皱言的惨呼尚未落下，随着一声脆响，又传来一声压抑的痛呼。一道白光闪过之后，李松涛双手按住自己的左胸口，但是献血还是从指缝中汹涌而出，手中的长剑也只剩下半支。

　　那兵刃撞击的声音尚自留在众人的耳中，梦君奴却是俏丽的站在众人中间。身上的衣衫，鬓角的青丝没有一丝扬起，看来仿佛她从来没有离开过一般，只是美眸中的凌厉和冰冷证明她刚刚动过手。

　　“楚皱言，难道你忘记了，我暗器功夫比你好了许多吗？你扔来的芒针已经被我折成两半了，其中一半速度慢了一些，但是足够射进你眼睛了！”梦君奴美眸朝楚皱言冷冷望去一眼，不消说道。

　　“妖女厉害，大家一齐上。对付这种魔门妖孽不用讲究江湖规矩的！”楚皱言留下的那只右眼仿佛要蹦出眼眶一般，朝梦君奴射去仇恨的目光，连里面的欲望也毫不掩饰了。

　　“且慢！”见到众人纷纷举起兵器，玄灭和尚忽然举起双手，接着朝梦君奴问道：“请梦施主回答老纳一个问题，不然等下就算死在施主手中，也不会瞑目的！”

　　“我说过我不会杀了你！”梦君奴轻轻说道，接着美目一闪道：“大师有什么问题，便问吧！”

　　玄灭和尚眉头紧锁问道：“在江南任盟主府上的那次，我看梦施主的武功命名只是和萧径亭不相上下，怎噩梦现在看来仿佛高了许多！”

　　梦君奴美目微微一颤，稍稍犹豫一阵后，说道：“那时因为萧径亭天生是我的克星，我的心法在面对它的时候最多只能发挥出六七成！而且最近，我的武功也有一些进展！”

　　“哦！对不起。老纳问错问题了，竟然让施主将这等事情也说出来了！”玄灭和尚躬身退后几步，接着轻轻一叹道：“不过施主可谓是千百年来少有的武学奇才啊！”

　　“嗯！”梦君奴轻轻应了一声，接着玉足忽然一点，手中的长剑如同一道清风一般飘向前面的李鹤梅，速度快得让人几乎连眨眼的功夫都没有。

　　李鹤梅心中一禀，手中的长剑飞快迎上，脚下的步子却是飞快的退开几尺。

　　“叮！”梦君奴的长剑轻轻滑过了李鹤梅的剑刃，忽然变得无比凌厉起来，激射向边上的萧石。

　　“嗯！”萧石一声压抑低沉的惨哼。胸口雪白的衣衫被怀开一道长长的口子，正向外流淌着鲜血。那刺骨的疼痛只让他整个眉头紧紧皱起，但是却硬要着牙没有叫出声音来。

　　“她为何不直接刺进我的心脏啊？！刚才那种情况下，她明明可以做到的啊！”萧石目中惊讶的望了前面美得如同仙子一般的梦君奴。

　　“大师。你要是再心慈手软的话，我们可都要丧身在这个妖女的剑下了！”楚皱言惊骇的望着站在人群中的梦君奴，那飘飘欲去的仙姿让他从心底涌起一阵恐惧。不用朝笔直站立的楚皱言飘去，手中的长剑更是如同飘逸的闪电一般刺进她的胸膛。

　　楚皱言顿时肝胆欲裂。用尽所有的真气涌向脚底，飞快地闪开数丈。

　　“啊！”耳边传来的一生惨呼让楚皱言心中猛地一颤，仿佛连两只脚都软了下来一般。只见到李松涛已经摔倒在地，地上献血在瞬间已经流了一滩。

　　“我说过你们留不住我的！”梦君奴轻轻一声冷笑，玉足一点飞快地朝台阶飘去，俏声说道：“要不是你们想要用人数吓倒我，派来受伤未愈的李松涛来守住一角，要不是楚皱言那么怕死，要不是玄灭大师菩萨心肠，就算我武功再高也逃不走了！”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梦君奴的身躯已经飘到广场的边缘，接着提起所有的真气要朝下面飘去。虽然她看来潇洒，其实他现在心急如焚们看准这个机会后连忙飞快逃脱，不然等下就算自己武功再高也逃不走了。

　　“哪里走？！”忽然，梦君奴身后传来任断沧一声大喝，接着一股凶猛浑厚的力道如同泰山压顶一般朝背后袭来。

　　“我还不能走！”梦君奴忽然心中一动，接着玉手往左边的空气击上一掌，美好的娇躯飞快地飘回广场，竟自朝宴孤衡飞去。

　　“嗯！”就在这一瞬间，梦君奴背后被一股掌风袭倒，只觉眼前一黑，接着胸中气血一阵翻涌，连忙强忍着压下。接着手中的长剑飞快舞起，护住全身娇躯。

　　“咳！”玄灭见到梦君奴身躯在空中一颤，柳眉一皱。击出的手掌部有稍稍偏开，心中一阵叹息。

　　“当！”梦君奴纤手中的长剑如同一张网一般，将所有刺来的长剑格开，接着丝毫没有停息地朝中间的宴孤衡刺去。

　　“叮叮当当！”梦君奴左手飞快地抽出一支美丽的短刃，娇躯上的长裙也被真气鼓起。右手长剑飞快地朝宴孤衡头上汹涌洒去，片刻间便已经和宴孤衡手中的长剑撞击无数次，只见到宴孤衡手中的长剑化作无数碎片，随着每一次撞击飞上了天空。

　　李鹤梅心中微微一动，目中闪过一道异色，脚下的步子顿时慢上少许。宴孤衡边上唯有萧石在拼命的挡住梦君奴的进攻，不过胸口的那处伤口每动一下就会带来激烈的疼痛，出手的速度也慢了许多。

　　“呼！”梦君奴手中的长剑撒出的剑花如同暴风骤雨一般，凶猛的朝宴孤衡头顶压去，直将他连连逼出数丈之远。而在他的眼前，除了一脸冰冷的梦君奴，还有任断沧铁青的面孔，渐渐变大的凶狠手掌。

　　“餐风凋零！”梦君奴觉得背后的压力直让她有些喘不过气来，手中无数的剑花顿时化作了一朵璀璨的光芒，与此同时美丽的娇躯也飞快飘开几尺，那支长剑划着一道美丽的弧度。如同活得一般朝宴孤衡的胸口刺去。

　　“罢了！”宴孤衡心中一暗，却发现意料中的剧痛并没有从胸口传来，而是脖子猛的一凉，不由睁开双眼，那支长剑却是横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梦君奴此时玉脸潮红，想必是刚才真气损耗的太过于厉害了。但是美眸却是急切的望着宴孤衡，神情显得无比的激动和恐惧，良久后，小嘴颤抖着朝宴孤衡问道：“你为什么知道我会来这里，是夕俏佳告诉你的，还是，还是他告诉，告诉你的……”说完后，梦君奴美目充满了期盼，也充满了害怕。

　　“咳！”宴孤衡心中一阵暗叹。望着梦君奴激动的玉脸，缓缓说道：“算是萧径亭告诉我的！”

　　“嘤！”随着宴孤衡言语落下，梦君奴玉脸猛地变得惨白，晶莹如同珍珠一般的粉泪微微一颤，便从眼眶中滑落下来。接着整个娇躯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道一般。抽泣着开始颤抖起来。

　　“他怎么舍得？他怎么舍得啊？！”玉人丝毫没有了刚才谈笑天下、智慧绝伦的魔女架势，美丽如同宝石一般的眸子开始变得昏暗起来，放在宴孤衡脖子上的长剑，也颤抖着变得无力起来。

　　“喝！”随着两声大喝，楚皱言和任断沧两只巨大的手掌凶猛的砸在美人娇弱美丽的粉背上。

　　“啊！”梦君奴顿时如同一朵被击碎的花儿一般，娇躯猛地一颤，蛾首一仰，檀口一张喷出一道芳香的血剑。横在宴孤衡手中的宝剑也轻轻滑过他的面孔。一缕献血顺着面颊缓缓而下，宴孤衡却是站着一动不动。

　　“天哪？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梦君奴喃喃自语道，接着睁开美目见到宴孤衡视死如归的面孔，美目一颤道：“我不能杀他，我不能杀他！亭哥哥知道会生气的！”接着美眸望向萧石，缓缓说道：“这个也不能杀，这个也不能杀得！他是亭哥哥的师长！”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自己去找他，我自己去找他！”梦君奴一声凄呼后，美目闪过一道亮光。接着缓缓转过娇躯，手中的长剑如同雨点一般朝拦在眼前的任断沧刺去。虽然凌厉无比，但却显得有些零乱起来。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冤孽，冤孽！”玄灭大师咏出一串佛号，目中一阵凄凉，便退到众人身后，垂下光光的脑袋再不去理会。

　　宴孤衡和萧石互相望了一眼后，也纷纷摇摇头退在一边。

　　“啊！”梦君奴的剑法虽然零乱，身法也不像原来那般飘逸，但是手中的长剑还是如同闪电一般的凌厉，片刻功夫楚皱言身上已经添了两道伤口，就连李鹤梅背后也被刺上一剑，唯有任断沧始终目中如炬，不紧不慢的和梦君奴游斗！

　　“你们让开，让开！！”梦君奴芳心越是焦急，脚下的步伐就越是凌乱，手中的长剑就越是纷杂。心中努力想要安静下来，但是每次呼吸起来都是一阵阵撕裂的疼痛，还有萧径亭残忍的笑容，让她几乎要昏眩过去一般。眼望身边的包围圈越来越紧，梦君奴仿佛焦急起来。

　　“残风凋零剑！”梦君奴美目忽然一凝，接着如云的青丝飘飘而起，手中的长剑顿时变得无比璀璨动人起来，划着一道迷人的彩虹。

　　“小心！”任断沧见到那迷人的剑光，还有地上纷纷枯死的荒草，心中一阵惊骇，接着连忙退开几步，一声大喝。而此时，李鹤梅和楚皱言早就吓得面色惨白退开了几丈。

　　“当初我和亭哥哥第一次使出这剑法的时候多美啊！”剑法刚刚运气，虽然梦君奴知道这个时候分心无异于找死。但是芳心人就忍不住浮起一道绝美的景色。那美丽的花朵被吹成一片片凋落的花瓣，随着那彩虹一般的剑气，洋洋洒洒。而梦中的郎君此时好看的让人的心儿整个都摇曳起来，接着他俊美绝伦的脸上浮上一道坏笑……

　　“啊！”随着心中涌起的阵阵酸痛和蚀骨的幸福，梦君奴下意识的一阵凄呼，整个美丽的娇躯被人一掌打得飞起，就如同洋洋洒洒的花朵一般。在空中就碎成了片片的花瓣。

　　“嘤”奴儿再也忍不住芳心中抽搐的痛苦，一口又一口圣洁的献血从美丽的小嘴中喷出，喷到最后整个娇躯仿佛没有了一丝力气。接着一股幽寒从心底蔓延开来，伴随着眼前的阵阵黑暗。

　　“冤孽！冤孽！”玄灭和尚怜悯的望着地上的梦君奴，虚弱的如同一只奄奄一息的小鸟一般。

　　“大师！”梦君奴惨白的小脸忽然涌起一股红润，然后缓缓地睁开美眸，殷切而又摇摇欲坠的望着玄灭大师，道：“我可不可以再求你一件事情？！”见到玄灭大师缓缓地点点头，梦君奴美目闪过一丝蚀骨的温柔和关切，抽泣着道“我求求你快去救萧径亭。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已经找遍了整个蓬莱了，都没有见到他！他肯定遇到危险了，我们魔门左宗的少主要害他，他现在那么难过。肯定打不过他的！泣……”随着她越来越低的声音，一串晶莹的泪珠缓缓滑下，使得她绝美的脸蛋如同一朵要凋零的美人蕉一般，在夏日的末绽放出最后的美丽。

　　“我会的！”玄灭见到梦君奴越来越暗淡的眸子，曾经如同宝石一般的眸子虽然只剩下最后一点微弱的光芒，但是却紧紧地盯着自己。仿佛用尽力气要让自己点头一般。玄灭心中一叹，温和的一笑道。

　　“不用了，其实萧径亭就一直在这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现在可能还在看着你！”楚皱言见到玄灭神情痛苦的点点头，不由一阵冷笑后，然后朝梦君奴说道，几句言语如同几只刀子一般凶猛的扎向已经奄奄一息的梦君奴。

　　“不会的！不会的！”梦君奴美眸猛地一亮，接着轻轻的摇晃着蛾首。美丽的眸子又飞快的暗淡下来，最后变得几乎没有一丝光芒。

　　“公主，你怎么了！”忽然，广场上飞来两道影子，正是黄衣和蓝衣两个美人，她们此时都已经换了美丽的衣衫。望见地上的梦君奴，心胆俱裂的朝梦君奴扑去，丝毫不理会周围的几大高手。

　　梦君奴本来已经暗淡无光的眸子忽然猛地亮起，朝那座道观紧紧望去。

　　那里，白衣胜雪的萧径亭和美若天仙的夕俏佳并肩缓缓而来。梦君奴美丽绝伦的脸蛋开始颤抖起来，玉齿咬得美丽的下唇渗出一丝血迹，喉咙中抽搐着怎么也哭不出来，一俟带着血红色的泪珠缓缓滑下她绝美的娇靥。

　　“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世上啊，娘，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了！”

　　“亭哥哥，你过来一下好啊？要是你有一点点喜欢奴儿，你就过来一小会儿好么？！”梦君奴美眸凄凄的望着对面的萧径亭，玉手缓缓地举起，痴痴说道。

　　萧径亭面色轻轻挣脱夕俏佳的玉手，踉跄着脚步朝梦君奴走来。走到中间的时候，仿佛再也忍不住胸中的痛苦，面孔一阵抽搐后，一只手连忙按住受伤的伤口。长长呼出一口气后，颤抖着双腿朝萧径亭走来。

　　“好哥哥，你说过无论奴儿做什么事情，都会有她的理由！你无论什么时候也不会生我的气的？你就算死了也不会伤害我的？”见到萧径亭蹲下身子，梦君奴娇弱的身子缓缓倒进萧径亭的怀里，仰起俏脸，柔声说道“但是怎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是奴儿做了让你特别生气地事情么？那你为什么不杀了奴儿，你怎么舍得我死在这群人的脏手中啊？！”

　　萧径亭胸口一阵激烈的喘息后，喉咙中一阵抽动后，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公主，公主！”忽然山下传来一声大喝，如同浪潮一般的涌动着，那惊天的气势让广场的众人一阵色变。接着下面传来激烈的兵刃撞击声，显然双方已经在下面开始激战了。

　　“哥哥，你受伤了？你谁打伤你的！”耳边传来自己如同雷鸣的呼唤。梦君奴仿佛没有听见一般。忽然美目望见了萧径亭白衣开始透出一丝血迹，美目一阵惊骇，焦急问道，小手连碰也不敢碰一下，接着美眸朝夕俏佳望去，问道“是谁打的？！”

　　夕俏佳美眸不由朝梦君奴身后的蓝衣和黄衣望去一眼。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梦君奴见之，不可置信地望着后面已经泪流满面地黄衣和蓝衣两个美人儿，粉颊上两道泪水滑落而下，良久以后方才说道：“师叔，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是让你们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保护好亭哥哥，他心里难过得很，肯定……”说道后面，美人儿已经泣不成声，再也说不下去。

　　“是我！”黄衣抽泣着跪在地上，道：“今天中午的时候，萧公子便给了封信让我交给公主，我没有给！而是将秀情的一封交给你了。我以为只要萧公子一死，公主便可以没有任何牵挂，可以全心去完成魔门的大业，也不会再因为萧公子伤心流泪，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请公主不要怪罪蓝衣师妹！”说罢，黄衣朝梦君奴连连磕头。

　　“不要，姐姐！”蓝衣忽然一声凄呼，飞快朝黄衣扑去。

　　“嘶！”雪白的剑刃轻轻抹过黄衣同样雪白娇嫩的粉颈，一朵鲜艳璀璨的血花飘起，一缕香魂顿时飘落在地。

　　蓝衣生生止住了扑去的势头。美目惊骇的望着地上黄衣的尸体，睁大美眸怎么也闭不上。片刻后，忽然朝萧径亭道：“萧公子，我们刚才去刺杀你是我们不对，但是等下你千万要护着公主，不要让她再……”没有让自己说完话，见到萧径亭手掌飞快伸来，蓝衣手中的长剑飞快的横划过自己娇嫩的玉颈……

　　“哥哥，你还记得奴儿说过，无论奴儿做什么事情，都是有她的原因，让你千万不要怀疑她爱你的心，你还记得吗？！”梦君奴美眸望着黄衣和蓝衣的尸体，良久以后，仰起小脸朝萧径亭凄然笑着，玉手指着远处前面已经站成一排的人，美目一凝，努力将小嘴凑到萧径亭耳朵边上低声说道“看到他们了吗？哥哥，他们都是你的仇人，就是他们，还有那些突厥人杀了你的爹爹，杀了你的娘亲！灭了你的国家，那个如诗如画的国家！”

　　见到萧径亭身子一阵抽搐，刚才没有一丝生气地眼睛微微一亮。梦君奴接着缓缓说道。

　　“你还记得唐绰兮师叔之前说的那个魔门南宗主吗？他是我的外祖父，当年他遇到了古剑阁的仙子，两边相爱后便找到一个天下最美丽的地方住了下来。那个地方就是显碧国。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嫁给了显碧国的国王。他们的女儿和显碧国王生了一个漂亮的小王子，那个小王子就是你，亭哥哥！”

　　感觉到萧径亭的身子一阵抽搐，梦君奴接着说道：“你知道我为何忽然和你好了吗？原本我也肯定会忍不住和你好的，但是不会那么快？是因为莫姨！”

　　“在来蓬莱的前一天，莫姨忽然找到我，说你便是显碧国的小王子，便是我的表哥，我当初好高兴啊！”

　　“外婆天天都在想着外公，也肯定天天都想着你，虽然不知道有你，但是他们肯定会答应我嫁给你的，但是莫姨不让我将这个事情告诉你，她说舍不得让你知道，我，我也舍不得啊！我也想着哥哥天天都高兴，天天只理会那些画画儿、写字的事情！”梦君奴凄然一笑，道：“我和莫姨商量过了，给哥哥报仇的事情交给我们！我们准备先将渤海剑派掌握在手中，然后再逼着大皇子造反，然后让突厥和中原打起仗来。到时候，我们魔门和莫姨，还有萧剑府的势力就为哥哥复国，不过要是日后哥哥当上皇帝，那也麻烦的很哩！但是奴儿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是不愿意看着哥哥可怜……”

　　“今天早上，我知道哥哥真的和夕俏佳联合起来了，心里难过的快要死了！跑回去后，我哭得不知道多久！”梦君奴淡淡一笑，道：“但是后来我又想，我那么难过做什么呢？我的傻哥哥只是为了黎民百姓才会这样的，并不是不爱我了！所以才想尽法子，拼尽最后一力想要将整个蓬莱再拿回手中，到时哥哥肯定会知道奴儿的苦心的！本来就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等着我去调度了。但是忽然我却接到了哥哥有危险的消息，便抛下那边的事情过来了，不知道那边怎么样了？那群兄弟姐妹是不是被他们杀了……”

　　梦君奴的话刚刚落下，山下立刻传来一阵纷杂的脚步声，夹杂着激烈刀刃声音，让广场上的众人面色越发变得不安凝重起来，楚皱言眼眶中的鲜血更是淋漓地落，将整张丑陋的面孔也变得狰狞吓人。随即和其中几人交换目光后，便分别站到广场四周，将萧径亭和梦君奴围在中间。

第十四卷 第十一章 惊天转折

　　梦君奴便仿佛没有见到围在周围彷佛要将她们吞噬的众人一般，半闭着美日躺在萧径亭的怀中，微微有些贪婪地享受着萧径亭怀中的幸福。围在四周的众人见此，相互之间望了一眼。玄灭大师和萧石、宴孤衡两人对视一眼后，玄灭大师走到夕俏佳面前躬身拜下道：“仙子，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幺办呢？！难道杀了她们吗？”

　　夕俏佳淡淡扫视了梦君奴一眼，朝萧径亭道：“径亭兄，你过来！我们需要赶紧带走梦君奴了！”意思间是要撇清萧径亭和梦君奴之间的关系了，使得场中几人一皱眉头，但是嘴唇动了动并没有说出话来。

　　楚皱言忽然独哏一闪，道：“任盟主，你之前是看过萧径亭在江南武盟动武的，他的剑法和刚才梦君奴使的剑法是不是有些相象，说不定萧径亭便也是魔门中人啊！”

　　“胡说！”没有等刭任断沧回答，夕俏佳柳眉一皱，一声娇叱道：“我知道萧公子的师父，他和魔门没有一点关系！”接着美眸一亮，彷佛一道无形的剑气一般射进萧径亭的眼睛，接着一阵娇嫩动听的声音在萧径亭心中和耳边同时响起，充满了让人服从的力量。

　　“萧兄，要是你不放开梦君奴，那么今后几乎所有的白道武林都会与你为敌了！你赶紧过来，我我保证不会伤了梦君奴的性命！”

　　萧径亭听着夕俏佳在耳边环绕的声音，虽然目光微微一动。接着缓缓站起身子，却是将怀中的梦君奴也一起抱起，一手环住美人儿的蛮腰，朝怀中玉人道：“奴儿，要是现在我能够死的话，我恨不得马上自杀了！”接着缓缓抽出腰间的宝剑，感觉刭梦君奴两只柔软的玉臂轻轻抱紧了白己。萧径亭抱着美人蛮腰的左手紧了紧，微微一笑道：“我已径几天几夜没有睡觉了，刚刚又打了一架，现在不能保证能够带着你冲出去地！”

　　“萧兄，你千万不要糊涂啊！”夕俏佳美丽的脸蛋微微一阵色变后，朝萧径亭娇声说道。

　　萧径亭目光凝视着围在白己四周的众人，缓缓说道：“我现在就要带着君奴走了，你们谁要阻拦便上来吧！”

　　“萧径亭，你可不要糊涂，她是一个魔门的妖女！”任断沧面色微微一变。双目朝萧径亭狠狠瞪去一眼，大声喝道。

　　“是啊？！”李鹤梅朝萧径亭温和一笑道：“萧公子是年轻有为的少年英侠，怎么可以为了一个魔门妖女而坏了自己的好前途！你要知道这一放走了她，整个江湖就要有场大劫了。你忍心见刭整个武林生灵斧炭吗？”

　　萧径亭面上浮上一道讥讽的笑容。道：“有了诸位宗主在，就算没有奴儿在，这个江湖也少不了有劫难的！”见到众人面色一变，萧径亭毫不理会，只是朝宴孤衡和萧石望去一眼。道：“待会儿你们只要站着不动，不用为了我和这里的人翻脸的！”说罢，抱着梦君奴缓缓朝台阶下面走去。

　　“还我地眼睛来！”楚皱言缓缓手中的断剑，目光紧紧盯着萧径亭和梦君奴，嘴角微微扯开一道冷笑。

　　夕俏佳美日一阵颤抖后，接着缓缓闭上美眸，接着睁开紧紧盯着萧径亭的眼睛，缓缓说道：“萧兄。你要想清楚了，你走下去以后！就真的要和整个白道武林为敌了，这可不是你一个人地事情，还关系刭你金陵地那些爱人，还有楼绛玉，还有你的姐姐，你让她们怎么办？！”

　　“那就麻烦仙子好好护着她们了！”萧径亭目中微微一动，笑着说道。接着见到身边几人纷纷抽出了兵器，冰冷地指向自己。

　　“不要放走了妖女！”忽然就在夕俏佳举起玉手的时候，忽然传未一件愤怒的大喝，接着从四周涌出许多于拿兵刃的武人，众人身上几乎都带着血迹，一双双眼睛就彷佛要喷出火来一般，但是都不敢朝萧径亭怀中地梦君奴看去，甚至连背影也不敢看，因为害怕见到她的美丽后，心动下将什么仇恨都忘记了。

　　上百个浑身带血，日露凶光的武人纷纷高举着手中的兵器大声呼喝着挤刭广场的中心，一个个神情狰狞彷佛要将萧径亭和梦君奴两人吞噬了一般。

　　一十大汉猛的从人群中冲出，跪倒在李鹤梅的面前号好大哭，手中的巨剑仅仅剩下了一半，身上的伤口数也数不清，其中几处深可见骨。紫黑的鲜血已经将整张面孔染得看不清面目了。

　　李鹤梅见之，面目微微一阵抽搐后，皱起眉头朝地上的人大声喝道：“宋鼎，你快起来，男子汉大丈夫这样哭着算怎么回事啊！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啊，其他的师弟呢？！”

　　“师父啊！三师弟、五师弟，还有七师弟都已经死了！师父啊，他们都死了，我眼睁睁着着他们被杀掉了！”宋鼎平时最害怕的便是师父的呵斥，但是今天听刭了师父的呵斥后，反而哭得更加凶了，使得整个夜晚变得更加凄厉起来。

　　李鹤梅身子微微一阵摇晃，眼中一红，嘴角一阵抽搐后，朝宋鼎问道：“难道所有师弟都已经死了吗？！”

　　“师父，我还活着，我还活！但是我走不了路拉！”李鹤梅的声音尚未落下，忽然从人群中传未一声激动的哭叫声，接着一样物事扑通摔倒在地。溅起一件血雾，但是那物事却是会动的。看清楚后，原来是一个人，但是那人的双腿已经被齐根斩去了，左手也被砍去了一半，伤口虽然已经被包扎好了，但是鲜血还是如同泉水一般涌出来。

　　“师父，魔门的贼子在害我们，不肯光明正大地和我们打！用机关割了我的双腿，还用诡计让军队用弓箭射我们。说我们造反！他们害我们的”李鹤梅见刭白己的四弟子鲜血淋淋地朝白己爬来，眼角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而下，连忙走过去将地上的四弟子抱起交给其他的武人照顾，哽咽说道：“老四，你好样的，你好样的！师父以前说你没用说错了”

　　接着李鹤梅走刭夕俏佳面前，老泪纵横地躬身一拜，再也没有起身，良久以后方才抽搐说道：“请仙子作主！”

　　“请仙子作主！”李鹤梅声音刚刚落下，众多武人手中举起带血的兵刃。大声喝道。目光望着中间的萧径亭和梦君奴两人，那眼神彷佛要将其千刀万剐一般。

　　任伐逸雪白的衣彩上也带了许多血迹，但是脚步还算矫健，只是目中尚留着悲愤的神色。手中的宝剑也没有明晃晃地拿在于中。走到任断沧面前跪倒，悲声说道：“爹爹，孩儿没有用！从金陵带来的一百二十余人只留下了二十人不到，其中仙霞派三十人，包拈掌门师叔全部都阵亡了！”

　　见刭从来郝没有流泪的任伐逸已经眼圈红肿。里面充满了悲愤的神色。任断沧眉头微微一皱，心中轻轻一叹。接着痛苦地闭上双眼，睁开后朝萧径亭望去一眼道：“径亭，你都着见了吗？这都是梦君奴一手做的，你还要护着她吗？你还有脸面去见夜儿，你还有脸面说要将她娶过门吗？！”接着不再理会萧径亭，转过眼睛朝任伐逸，皱起眉头长吸一口气后。问道：“怎幺会这样的？究竟是怎幺回事？！”

　　任伐逸目光忍不住朝梦君奴望去一眼，而后垂下脑袋道：“我也不是非常清楚，开始甚至连他们的影子都没有着见！遇到暗器的袭击后，稀里糊涂地无数人便都死在了机关下。众位弟兄心头火起，便开始杀人反击，没有想到军队竞然向我们攻击了。不停的射箭！还说我们这是在造反，到了现在我还不知道究竟是怎幺一回事！”

　　任断沧目中的神色不停的转动，接着也走刭夕俏佳面前，躬身评下，沉重说道：“请仙子作主，还我那上百弟兄的性命来！”

　　“还我师弟命来”

　　“还我师父命来”

　　“还我儿子命来”

　　充满悲切地呼喊顿时充斥了整个夜空，不知道谁开头，接着众人一致呼喝道：“杀尽魔门妖人，杀尽魔门妖人！”

　　然后又不知道谁开头，众人纷纷跪倒在夕俏佳的身边围成一圈。大声高呼：“请仙子作主！”

　　“哥哥，赶尽杀绝那都是左宗的人干的！我只是布下圈套想要将他们俘虏！”见刭萧径亭目无表情地望着脚下跪成一片的武人，梦君奴仰起玉脸朝萧径亭柔声说道。

　　萧径亭温柔一笑道：“我知道的，你要是困了就歇歇，不要管这些事情！”

　　“还我爱妻命来！”忽然一声尖利的凄呼从人群中响起，接着一道人影猛的冲出走刭萧径亭面前，双眼凶狠地盯着萧径亭，手中地长剑显得狰狞吓人。

　　没有等刭萧径亭说话，梦君奴忽然转边玉脸，朝那人轻轻笑道：“你们带着兵器来到蓬莱，本来就是准备杀我们来的！现在你们的人死了，你们便大呼叫嚣！要是我们的人死了呢？难道你们白道的人只让杀别人，便不让被人杀的吗？！”

　　梦君奴的声音虽然虚弱，但是广场上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众人面色微微一变，目中射出一道怒火朝梦君奴射来。

　　“哼，你们是魔门妖孽”一人目中射出一道鄙视望向梦君奴的玉脸，下面的话便再也说不出来了，这里虽然有很多人之前曾径见过梦君奴。但是再见到这张美丽绝伦的玉脸时，这张充满温柔幸福却显得楚楚可怜的娇靥时，心中猛的一阵悸动，连忙非快地将视线移向别处。

　　“啊！”那个冲在萧径亭面前的英俊汉子见刭梦君奴的玉脸后，目中的悲愤猛地被击散。目蹬口呆地张大嘴，随即忽然一声大呼，将手中的长剑猛的抛出，飞快地冲出了包围圈。

　　“要是我观在好好的没有受伤的话，你们恐怕没有一个人敢在我的面前说要报仇吧！”梦君奴美眸望着跪倒的众人，惨白的小脸微微一笑道。

　　“放掉我们公主，不然我们便将你们的同伴统统杀了，要是我们公主伤了一根毫毛，上面的人一个也别想话了！”就在整个夜空静寂无声的时候，广场下面传来一声娇喝声。接着天空猛的亮起，然后寂静的夜空中传来脚步踏台阶的声音。

　　广场中的武林众人闻之纷纷色变，面上全部是惊骇和恐惧。纷纷举起手中的兵器，紧紧地挤在一起。目光紧张地望向台阶下面。却是被魔门中人杀的心惊胆寒了。

　　“放心！她们来的人不多，她们的大部队还在蓬莱城中！”李鹤梅竖直耳朵听刭上来的脚步声音显得稀少，面上浮上一层欢喜，举起双手大呼道：“下去杀尽她们，为我们地兄弟姐妹们报仇！”

　　众人见刭梦君奴的玉脸后。想起美人香消玉损的样子，杀掉梦君奴的口号便再也叫不出来。听刭魔门的人来得不多，不由将所有的愤怒发\_泄出来，大声呼喝道。

　　“杀尽魔门妖孽，杀尽魔门妖孽！”

　　“公主，公主！”转眼间，整十天空变得明亮起来，台阶上非快跃起数十道人蜀。郝是美丽的女子。为首两人正是在桃花源中跟在梦君奴身后的那两个。刚刚跃上广场，便焦急地搜寻着梦君奴的身影。其余几十人抽出手中的室剑，指着围在萧径亭外面的一圈武人。

　　“紫衣师叔，红衣师叔！你们两人怎么到这里来了，其他人呢？！”梦君奴双眼渐渐开始变得朦肫起来，努力顺着声音努力地想要找到两人的身影，张开小嘴虚弱说道。

　　紫衣、红衣两人目光一紧，远远见到了人群中的萧径亭和梦君奴，美眸微微一阵颤动。仗起双剑便要冲进来，但是却被无数兵刃冰冷地拦在外面，唯有焦切地望向中间的梦君奴，娇声呼道：“公主，你怎么样了？可是被人伤到了吗？啊，蓝衣和黄衣师妹怎么了？！”

　　“她们已经死了！”萧径亭见刭梦君奴说话的时候整十娇躯都会开始颤抖，呼吸也会变得困难，不由心疼地将她抱进怀中，目光望向外面的紫衣和红衣，静静问道：“公主问您，你们怎么来了？其他人都要哪里去了？！”

　　紫衣和红衣娇躯明显一件抽搐后，接着躬身朝萧径亭评下道：“您就是萧径亭公子吗？属下拜见公子！”随即说道：“来的是钧剑部的姐妹，其他兄弟姐妹还在蓬莱城中，不过已经是来这里的路上了！”然后，紫衣、红衣两人忽然跪倒在地，娇声说道：“见到公主一直没有回去，又听刭公主危险的消息，众姐妹心中牵挂。无心再战，便要求和属下一起出来找公主，所以渤海剑派的事情还没有办完，请公主治罪！”

　　听刭繁衣的话后，梦君奴美眸微微一闭，微微一阵叹息后，便没有再说话。

　　“就是她们，就是她们杀了我的师父！”人群中忽然朝一人一声尖呼，接着一手指向站在人群中的红衣，凄厉叫道。

　　“对，是她们杀我的儿子”

　　“师父，就是她们，烧残废我也认识她们，就是她们杀了师弟们的！”宋鼎忽然一声大喝，接着狂舞着巨剑便要冲出去。

　　“回来！”李鹤梅手掌一收，宋鼎魁梧的身子再也走不出半步。接着李鹤梅忽然抽出手中的长剑，走刭萧径亭的面前，遥遥指着萧径亭和梦君奴两人。朝外面的紫衣和红衣缓缓说道：“你们杀了我心爱的弟子，这个仇老夫无论如何都要报的！”接着双日冷冷射向萧径亭怀中地梦君奴，大声喝道：“你们的主子现在就在我们的手中，她现在就是一两力气也没有了，你们想要她活的话，就赶紧放下手中的兵器！”

　　“不许！”李鹤梅的言语尚没有落下，萧径亭怀中的梦君奴忽然转过玉脸朝外面的紫衣、红衣冷声喝道。接着酥胸开始急促地起伏，小嘴微微张着呼吸又开始变得困难起来，双眸也更加变得黯淡起来。

　　李鹤梅面色微微一变，接着手中长剑一阵抖动后。雪白的剑尖吞吐着朝萧径亭抖动，朝萧径亭微微笑道：“萧贤侄，你赶紧放开手中的梦君奴，不然等下恐怕只会误伤到你的！”

　　萧径亭手中长剑轻轻一抖。遥遥指向李鹤梅。手中的长剑却是从未有过的沉重，本来他握剑的时候剑刃是不会抖动的，但是现在整支剑刃都不住的晃动颤抖着，就彷佛一个不会武功的人一般。萧石和宴孤衡几人目中一紧，握剑的右手不由微微一紧。

　　李鹤梅嘴角微微一笑。朝后面几人笑道：“放心，我不会伤了萧径亭公子的！”接着脚下一点，整个身子非快地朝萧径亭汹涌而来，手中的利剑化作朵朵寒芒，朝萧径亭怀中的梦君奴刺来。

　　萧径亭手腕一转，引得胸口一阵剧痛，直让他面上一阵抽搐。接着手中的长剑变得婉转美丽起来，雪白的剑刃化作了一道迷人的光华。地上的荒草纷纷枯死，正是“残风凋零剑”。

　　“看，这剑法刚刚梦君奴那个妖女也使过，萧径亭也是魔门妖孽，李兄不用手下留情！”楚皱言见刭萧径亭的剑法后，面色散微一变，一手指着萧径亭尖声说道。

　　“去！”萧径亭手中长剑缓缓升起，接着一道亮芒飞快地射向李鹤梅手中的朵朵剑花。

　　“叮叮叮叮”无数声撞击后，空中爆起无数朵火花，李鹤梅手中的长剑顿时碎成了千万片，面色剧变后脚下一点飞快后退数丈。萧径亭脚下随之一撑，整个抱着梦君奴娇躯飞快而去，手中的长剑变得更加飞快，那朵朵剑花看的众人心神迷醉，那美丽的风景几乎让人忘记了场中的比武。

　　“嗯！”萧径亭手中的无数朵剑花最后化作一朵，如同流星一般袭向李鹤梅的胸口。

　　李鹤梅面色顿时变得惨白一片，接着面上忽然一笑。手中长剑一挽，萧径亭手中的那朵璀璨的剑花顿时变得黯淡下来，飞到两人中间的时候，终于消失不见，就如同烧尽的流星一般。而剑花的主人萧径亭脚下猛的一正踉跄，整个身躯也开始摇晃起未。

　　李鹤梅脚下一点，整个身子猛的倾斜，断剑一拍地面，身影夹着一道亮芒飞快朝萧径亭飞射而去。

　　“叮叮叮叮！”静静的夜空中同样响起了密集的撞击声，带着璀璨的火花，不过这撞击声音比起刚才的却是没有那么悦耳动听了。而萧径亭也慢步步后退，踉跄着几于要摔倒在地。

　　“喝！”随着李鹤梅的一声大喝后，萧径亭觉得那一阵阵撞击几乎让白己的臂骨要节节断裂了一般，胸口的血气翻涌着根本压制不住。

　　“噗！”无数道伤口发出的剧痛，萧径亭口中征的喷出一口鲜血，接着手脚也变得冰凉起未，眼前一黑，眼前的剑尖猛的指向白己的额头。脚下一软，再也控制不住，顿时瘫倒在地。

　　“你刚才还是让我试出来了，没有想到堂堂武林后起之秀，使得剑法竟然和魔门的妖女是一路的！”李鹤梅长剑一抖，指在梦君奴的粉背，目光朝外面的紫衣和红衣道：“你们着到了吗？只要我一剑刺下，你们的主子便没命了！现在你们赶紧放下兵器！”

　　宴孤衡望着广场中间奄奄一息的萧径亭和梦君奴，和萧石对视了一眼，心中微微一叹。接着缓缓举起手中的长剑，目中祭祭盯着李鹤梅手中的长剑。

　　“阿弥陀佛！”玄灭和尚一声佛号后，从人群里面走出，走到梦君奴面前躬身拜下，道：“梦施主，老衲没用！现在就赶回寺中面壁，不管了。不管了！”接着不理会任何人朝外面走去，众人不敢阻拦，让开一条道路，望着他消失在夜色中。

　　“放下兵器！我便饶过你们公主不杀！”李鹤梅一声大喝，手中的长剑对着梦君奴娇嫩的粉背渐渐递近几寸，便要刺进她圣洁娇嫩的肌肤。

　　萧径亭手掌猛的抓住剑刀，不让冰冷的剑刃碰刭梦君奴美丽的衣衫，手中的一冷，接着一热，顿时间整个手掌鲜血淋漓。而梦君奴没有发觉一般。迷离无神的美眸只是痴痴地望着萧径亭，微微有些惨白的小嘴温柔地吻着萧径亭的胸膛，玉手缓缓擦拭着萧径亭嘴角的鲜血。

　　“当！”

　　“叮！”先是一声兵刀坠地的声音，接着一群刺耳而又悦耳的兵刃挥落在地的声音。那声音使得整个夜空都变得悲凄迷人起来。

　　“求你放过公主。我们感激不尽！”紫衣、红衣玉手一抖，手中的长剑顿时变成一堆碎片，接着两人跪倒在地。后面数十个女子纷纷掘掉手中的兵器，玉腿一折，弯着跪倒一片。

　　“求你放过公主！”一声挚呼后。众人纷纷俯下蛾首。

　　“杀啊，杀光她们！”

　　一声大呼后，一道冰冷狰狞的百芒猛的划下，一颗美丽的娥首带着炽热地目光色上了天空，血花飘飘爆起。

　　“啊！”梦君奴美眸猛地一睁，望着那爆起的血花，惨白的小嘴开始艰难地颤抖起未。

　　“杀！哈哈！杀啊！”随着一件凄厉的笑声后，面上沾血的武人一张张面孔顿时变得狰狞起来。手中的长剑也如同恶魔一般，寻找着最近的那颗不会抵抗的脑袋，猛的砍下。

　　“嘶！噗！”一团团血雾喷起，染红了整个夜空。也染红了无数疯狂的白道武人，他们如同闯进羊群的野狼一般，对准跪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女子，对着她们娇嫩的玉颈猛地劈下，让鲜血染红自己视线，洗溉白己心中的疯狂，整张面孔被鲜血浸透，如同一只只从地狱闯来的魔鬼一般。

　　“嘤！”望着那圣洁的面孔一个个滚落在地，但是跪倒的身躯还是一动不动，梦君奴一声杜鹃泣血的凄呼后，娇躯一轵，美目一闭。

　　“哥哥，她们都死了吗？！”良久后，梦君奴幽幽睁开美眸朝萧径亭柔声说道，见刭萧径亭俊美无匹的面孔如同冰山一般，目中一片干枯。梦君奴心中一疼，接着姜畔望向人群中的夕俏佳，艰难地叫唤道：“夕姐姐，你过来一下！”

　　夕俏佳款款从人群中走出，美丽的眸子中散发着溃溃的迷茫，走到梦君奴前面几尺处停下，美眸望着梦君奴，静静不语。

　　“要是没有亭哥哥，我肯定能够赢了，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反而还欢喜得很！”梦君奴美眸迷茫地望着前面的夕俏佳，萋萋一笑道：“现在我求你一件事情！我愿意死，我愿意死在你们的手中！从此以后，你们古剑阁便赢了我们了，但是求你保护我亭哥哥的平安，不要让这里的人难为了他”

　　“我会的！”夕俏佳轻轻地点了点娥首，接着朝梦君奴微微一笑。

　　“好哥哥，奴儿求你一件事情！”梦君奴玉手缓缓抚上萧径亭俊美的面孔，柔声说道：“你不许和我一起死，你还要去找研儿姐姐！我观在已经欢喜得很了，我比外婆还有娘亲她们幸福多了！”

　　“胡说！”萧径亭淡淡地说出两十宇，感觉到梦君奴的气息越来越微弱，声音也越来越小。

　　“嘶！”忽然，一声尖利的啸声撕开了空气，数道冷芒猛地从黑暗中射出。

　　“啊！”

　　“啊！”

　　数声尖利的凄呼后，空中喷出几道血雾。那冷芒凶猛地撕开了众人的血肉，让刚刚过足杀人瘾的他们瞬间变成了冰冷的尸体。

　　“快，快！是魔门的毒箭！”一阵尖呼后，整个广场彷佛煮腾的沸水一般，众人四处乱跑，抽出兵器想要去杀掉射冷箭的人。但是他们都在黑暗中。还没有着见便觉得身子一凉，接着一股无尽的黑暗涌上整个精神。

　　“住手，赶紧住手！不然我立刻杀了你们的公主拉！”李鹤梅面色一变，接着手中的长剑用力地刺近几寸，却是发观怎幺也刺不进去。只是地上的鲜血越来越多、

　　“嘿嘿！继续射，射死他们！”黑暗中传来一声冷笑，接着一排排冷箭呼啸着，在黑暗中划出一道道幽蓝朝人群中射来，转眼间又带去了数十人的性命。

　　“住手，住手！我放过梦君奴！放过你们魔门的女弟子！”

　　听到这声焦急的呼唤后。黑暗中的人一阵冷笑。接着一声冷笑，暗中嘀咕了一句道：“心慈手软，妇人之仁也该你们左宗有此一劫了！”并没有立刻下令停止放箭，那一排排冷箭瞬间带走了广场中六七成人的性命。余下众人也在狼狈逃命。唯有数十个武功及其高明的。挥动着宝剑斩落射来的毒箭。

　　“停！”那声音一声断喝，接着从黑暗中猛的腾起一道高大的黑影，带着一股凌厉的劲风飞落在广场上，目光先是落在还跪在地上的紫衣和红衣两人，见刭她们浑身的鲜血。嘴角一撇，冷冷道：“妇人之仁，只会坏事！这些姐姝都是你们间接害死的，你们还向白道的这群狗杂种下跪了！”接着手掌猛的挥去，隔着丈许的距离竞然将两人击飞起来，落在他身后地黑暗中。

　　见到广场众人纷纷拔剑，黑衣人一声冷笑，接着微微一笑道：“我见不得人。所以便蒙住脸了。”接着朝萧径亭怀中的梦君奴指去道：“她是右宗的，我是左宗的！我要是救她，那是义气！要是不救，那也是应该的，因为她们算来还是我的敌人！”

　　“我身后带了数百人，有一百个弓弩手！象宴孤衡大人，夕俏佳仙子等等我们虽然拿你无法，但是其他那些武功不怎么好的肯定一个也逃不走！”黑衣人目光接着望向梦君奴道：“君奴啊，你虽然智慧绝伦，这点连师叔都比不上你！但是关键时候不心狠手辣，还是会功亏一篑的！””奴儿？奴儿？！“萧径亭忽然发现怀中的梦君奴没有了一点声息，不由微微一真叫唤，却是发现美人儿美眸紧闭，美丽绝伦的玉脸上还是泛满了温柔和深情，心中一真惊骇，接着扭曲成为一团，整个神经就彷佛要崩裂一般，甚至不敢将手指放在玉人的瑶鼻下。

　　“你就是萧径亭？！”黑衣人目光朝萧径亭望未，顿时变得无比的冰冷，甚至是仇恨。接着朝冷冷说道：“我很不喜欢你！甚至仇视你，要不是因为梦君奴喜欢你！现在几于大半个江湖都已经落在她的手中了，情字害人啊！”

　　“我可以救梦君奴，但是我不会救你！而且我还要逼着这群白道的狗赋杀了你，或者我亲手杀了你！你可答应吗？！”黑衣人目光冷冷地射在萧径亭面上，声音比起刚刚的毒箭还要冰冷。接着又淡淡说道：“梦君奴妞也已径快要死了，按照她现在的伤势，还有心病，绝对拖不过半个时辰！”

　　“我答应！”萧径亭静静说道，接着松开紧握李松涛的右手，缓缓站起身子。目光对地上的那瘫鲜血就彷佛没有看见一般，对着李鹤梅手中的利剑也仿佛没有着见一般，捡起地上的宝剑，鲜血淋漓的右手不由微微一阵抽搐。接着抱着不省人事的梦君奴跄踉着朝外面走去，那圈人终于不敢再拦住她们了。

　　“紫衣！”萧径亭朝黑暗中叫唤了一句，听到一声答应后，便接着说道：“我将君奴给你，但是你不能将她交给左宗的人！等刭你们右宗的大部人马来了以后，你将君奴交给她们！”萧径亭接着从怀中那只干净没有用过的玉蟾蜍，手掌微微一真用力后，将它捏得粉碎，然后再倒出几颗雪白的药丸，轻轻地放进梦君奴惨白而又美丽的小嘴中。手掌在玉人的粉颈上微微动了动，让她咽下。

　　而人群中的任断沧见到那只被捏碎的玉蟾蜍，面上的肌肉微微一阵颤抖。

　　“记住我刚才说的话！”萧径亭对着梦君奴惨白而又柔软的小嘴吻上一口，双目射出无数的牵挂，无数的怜爱。然后，在凑上美人儿的美眸，带着无尽的不舍和心痛温柔地吻上一计，然后轻轻地将她放刭紫衣的怀中。

　　萧径亭托着疲惫和凄凉的身躯走到了黑人的面前，朝他微微一笑道：“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死，呵呵！不过出现今天这种事情，我也是没有想到过的啊，你家少主就比我厉害多了！”

　　黑衣人蒙在脸上的黑布微微一阵颤抖，并没有说话。忽然从黑暗中飞出一道身影，目光望向萧径亭充满了冰冷的仇恨，双目如同毒蛇一般冷冷盯着萧径亭的面孔，良久后方才说道：“你就是萧径亭？你是不是还是萧剑月？！”

第十四卷 第十二章 公然销魂

　　听着萧径亭的言语后，那人目中的仇恨变得更加浓烈起来，缓缓地举起手中的宝剑，目光狠狠地盯着委靡的萧径亭，朝边上的黑衣人道：“师兄，这个萧径亭你交给我，我要杀了他！”

　　黑衣人师兄目光渐渐望着他，良久后点点头，道：“好的，我答应！但是你要更加记住你的承诺！”

　　“是！”听到黑衣首领答应后，那人虽然蒙着黑巾，但是萧径亭还是明显地着出他整张面孔都变得狰狞起来，缓缓伸直手中的宝剑，雪白的剑刃变得颤抖不定起来，锋利的剑尖吞吐着变得狰狞起来，缓缓地朝萧径亭胸口刺来，而利剑主人的目光更加仿佛要将萧径亭整个人吞噬了一般.

　　“回去！”黑衣首领忽然一声大喝，接着目光凌厉地射向脚步刚刚迈出地萧石和宴狐衡，冷冷笑道：“只要你们有人再动一步，我身后的毒箭便会凶猛地射来，到时候丝毫没有反抗之力的萧径亭一样会死！”

　　虽然现在萧径亭几乎连举起宝剑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是目光仍旧是凝聚成为一条线，紧紧地盯着眼前这个黑衣人手中的长剑.而那个黑衣首领神情却是变得紧张起来，眼角紧紧地盯着萧径亭.

　　“哥哥！”梦君奴感觉到将自己抱在怀中的人微微有些不对劲，玉手在那人的胸膛轻轻一撑，却是发观那是一对滑腻的软肉，不由仰起玉脸娇声呼道.见到有个黑衣人手中握着一支长剑正指着萧径亭，娇躯不由微微一挣，焦急道：“你用剑指着他做什么？”接着望向那个黑衣首领道：“师叔，你快，快让那个人放开我哥哥啊！”

　　萧径亭面前的那个黑衣人听到梦君奴的声音后，心中暗道不好.目中闪过一道凶光，手中的长剑飞快地朝萧径亭胸口刺来.

　　萧径亭脚下一闪.整个身躯飞快躲开几尺.黑衣人目中一惊，手中的剑招顿时变得更加地飞快起来.虽然萧径亭脚下踉跄，而且躲闪的动作一点也不潇洒利落，但是每每到关键的时候总是能够逃过那支冰冷的长剑，只是躲闪地动作越来越笨拙，到后来黑衣人的长剑已经屡屡挑破他身上的衣衫，甚至划破他身上的皮肤了.

　　“夕仙子，别人都说萧径亭是魔门的妖孽.你现在竟然要出手帮他，难道你和这个小白脸有什么私情不成！”黑衣首领不顾梦君奴带着哭泣的求救，只是朝玉手渐渐举起的夕俏佳冷冷说道.

　　“吟！”忽然从夕俏佳的玉手中.一道寒芒猛地迸出，带着迷人璀臻的光芒，飞快射向那个黑衣首领.

　　“哼！”黑衣首领脚下猛的一点，整个身子飞快地闪开.但是那道白芒还是飞快地淹没在他地黑影中.使得他脚下一阵踉跄.

　　“轰！”忽然，远处的天空中爆起一朵蓝色的火光，接着那道火光猛的在天空炸开，发出一声震耳地巨响.

　　“啊！”黑暗中传来数声叹息，梦君奴美丽绝伦地娇靥上浮上一道喜色.而黑衣首领身子猛的一震，双眸顿时一片灰暗.

　　站直身子后，黑衣首领目光开始渐渐变得凌乱起未，耳朵猛的竖起，听着山下的动静.接着目光朝淡淡微笑的夕俏佳望去一眼，道：“仙子厉害，不但武功厉害，而且手段也着实厉害啊！”接着他望了一眼已经渐渐变得狼狈地萧径亭.朝已经虚弱的叫不出声音的梦君奴问道：“君奴啊，你想不想救萧径亭呢？！”梦君奴已经几乎已经黯淡无光的美眸顿时猛的一亮，接着连连点了点峨首.

　　“好！那你就发誓，你日后再也不得见萧径亭一面，就算见面了也要和路边的陌生人一般！从此以后和萧径亭恩断义绝，你发誓，用我们魔门最毒的誓言发誓！”黑衣人目中忽然猛的一壳，神情微微有些激动，朝梦君奴说道：“你知道违背了我们魔门地誓言，那会受到比在地狱更加残酷，更加黑暗的责罚，尽管你是魔门的公主！”

　　此言一出，众人面色微散一变，眼睛中的神情顿时变得复杂起来.梦君奴玉脸微微一颤，接着缓缓闭上美眸，无神的眸子中缓缓滑落一颗晶莹的泪珠，小嘴颤抖着，艰难哽咽道：“好，我愿意！”边上的紫衣闻之，美丽的眸子也滑落一串泪珠，小嘴喃喃自语道：“可怜的公主，可怜的奴儿.”接着帮助梦君奴艰难地从怀中掏出一只美丽的匕首

　　“哥哥，你要相信我！”梦君奴再次回到了萧径亭的怀中，柔软无力的玉手紧紧抱着萧径亭，不知道是因为萧径亭给她服下灵药的缘故，此时她美丽绝伦的玉脸竟然透着一丝红晕，看来尤其的美丽不可方物，美眸温柔圣洁得如同一个仙子一般，艰难地将小嘴凑到了萧径亭的耳朵边上，娇声细话说道：“好哥哥，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我，记得啊！”

　　见到萧径亭目光紧紧盯着自己被划破的小手，梦君奴微微一笑，接着若无旁人一般将小手伸到萧径亭嘴边，柔声道：“心肝啊，你心疼吗？我们魔门发最厉害的誓言都是要用白己的鲜血的！”说起那让人听来就毛骨悚然的毒誓，梦君奴仿佛再说一个满不在乎的事情一般，那亲昵和娇媚的模样，让广场中人纷纷移开目光不敢再着，害怕自己会在那温柔的娇靥中沉沦了.

　　“我中午还和方剑夕发誓了，要是今天晚上的行动失败了，我们右宗马上奉左宗为主！”梦君奴将小嘴轻轻咬着萧径亭的耳垂，低声说道：“要不是因为我的宝贝郎君，我们今天肯定就成功了！方剑夕还自作聪明使了诡计当我不知道，想要独自拿下渤海剑派，其实他也早就被夕俏佳算计了！”接着梦君奴美眸中闪过一道狡黠的光芒，仿佛不是在经历生离死别一般.咬着萧径亭的耳朵，以更加细的声音说道：“好哥哥啊，你其实才是左宗的宗主呢？无论我们地成败，你都是我们整个魔门的宗主哩！”

　　“梦君奴的大批人马肯定马上就要过来了(原文如此)，而我们的人马也马上就要过来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要好好亲亲哥哥了！”说罢，梦君奴在众目暌暌之下，张开美丽的小嘴轻轻印上萧径亭的嘴唇，喃喃自话道：“亲亲郎君.你现在后不后悔当初没有要了奴儿的身子，可惜这里人太多了”接着轻轻咬着萧径亭显得惨白的小嘴，伸出娇嫩柔软的小香舌，心疼地舔噬着心爱郎君微微显得干裂地嘴唇.然后将美丽的丁香小舌伸进萧径亭的嘴中.纠缠着，噬咬着.在外面，甚至可以着出一条晶莹的丝线轻轻溢出美人儿地小嘴，顿时整个广场飘溢着醉人地芬芳.

　　众人此时再也经受不住，浑然忘记了身处的危险.目光痴痴地望着这柔情刻骨的场面，觉得自己的整个心境开始变得沉沦起来.从此，梦君奴那美丽的娇靥便如同仙子一般刻在自己地心中，如同，梦魇一般，如同魔鬼一般，终生再也挥之不去.要是可以，他们不敢想得到萧径亭那样待遇.只想得到仙子一个眼神，然后自己便立刻死去

　　“俏佳，君奴已经发下魔门毒誓了！这个结果想必不但是我想要的，还是你想要的吧，而现在这种局面，也是你有意为之的吧！真是后生可畏，师叔在你面前丢人了，师叔先前还真的以为自己占了赢面呢？！”黑衣首领尽管蒙着黑巾，他的那双眼睛一眼也不朝梦君奴那边望去，但是那许失落还是掩之不住，接着眉毛一耸道：“但要是没有萧径亭这个小白脸，那你和君奴之间谁赢谁输，还很难说那？刚刚，她们也不是差点就拿下整个蓬莱了吗？！”接着，山下渐渐开始轰鸣起来！黑衣首领目光再朝梦君奴和萧径亭望去一眼，接着手掌朝身后一挥，道：“撤退！”

　　“师姐，连邪尘家主只受到一点点小伤，你料得一点没有错，他们一见到连邪尘家主出来就”美丽动人的细儿走到夕俏佳面前欢喜笑道，接着不小心看见了旁边的萧径亭，不由一阵轻呼，然后美眸紧紧地盯着萧径亭地面孔，良久后说道：“你就是那个和我同船过的萧剑月，我记得你的眼睛！”

　　此时夕俏佳后面站满了白道武林的众人，面色显得有些亢奋.手中握着燃烧的火把，而在他们的对面.梦君奴的身后也站满了握剑黑衣女子，还有穿着锦衣的蒙面的男子，目光紧紧盯着前面的梦君奴.

　　“刚刚，你们要是不杀跪在地上的魔门女子，那些毒箭也不会射死你们！”夕俏佳美目冷冷地望着抱着尸首的白道武人，缓缓说道：“他们虽然立场不同，但是他们毕竟都是魔门的，只要别人伤害了他们魔门中的人，他们肯定会加倍奉还的！今日要是完全按照俏佳的计划，肯定伤不了几人，你们要好好记住教训！”

　　李鹤梅面色惭愧地走到夕俏佳面前拜下道：“老夫有罪，请仙子责罚！”

　　“无妨！”夕俏佳美丽绝伦的玉脸微微一笑，接着朝梦君奴那边俏声说道：“对面的师姐、师妹们！将萧径亭留下，你们赶紧下山！你们的公主又昏过去了，需要赶紧救治！”

　　细儿美眸望着昏迷在紫衣怀中的梦君奴，接着纯洁无暇地朝夕俏佳望去道：“师姐，你之前不是一直说梦君奴是在利用萧径亭，并不是真的爱他吗？那你为什么还使计将梦君奴引来这里，你怎么会知道梦君奴会放弃那边的千斤重担，为了萧径亭到这里来的！”

　　夕俏佳见到那边萧径亭听到细儿的话后，没有丝毫反应，目光只是望着魔门的女子如临大敌地护送着梦君奴离开.美眸微微一颤.朝边上的细儿微微笑传音道：“师妹，你不用说了.所有的事情萧公子都已经知道了，而且，而且姐姐也不是梦君奴，不会，你用不着断什么后路地”

　　见到细儿玉脸变得严肃起来，再也不说话.夕俏佳款款走到萧径亭面前，低声说道：“径亭兄，我知道黄衣不想让你和梦君奴好了，所以便将你写给梦君奴的信想办法交到她的手上.所以在她们刺杀你的时候，我才会出观！而曼儿也是我从你屋里放出去的，想办法让她给梦君奴送信！不是这样的话，俏佳真的没有把握能够从梦君奴的手下救回整个渤海剑派.为了天下的大义.俏佳让萧兄受到委屈了！”

　　萧径亭见到夕俏佳充满真诚的玉脸，那张和自己几乎一摸一样地脸.微微一笑，道：“你之前是不是想让我亲手杀了君奴的？君奴发下的毒誓也是你在你的期望下才发生地，那无辜死掉地那群白道傻子呢？是不是也是你有意下的结果呢？”见到夕俏佳玉脸微微一变，萧径亭微微笑道：“现在你是不是需要杀了我灭口呢？！”

　　夕俏佳美眸望着萧径亭惨白没有血色的面孔.良久后说道：“不会，我永远都不会向萧兄下手的！”接着美眸复杂地望了一眼道：“我只是不想让你和梦君奴合在一起，那样俏佳就真的有些无能为力了！而且俏佳不愿意让你成为敌人！”

　　“他们已经将我看成魔门地人了，他们也已经将我当作敌人了！”萧径亭微微一件冷笑，接着朝那一道道凌厉的目光微微一阵冷笑.接着转过身子朝外面缓缓走去.

　　“萧径亭，你这个魔门妖孽，休想就这样走了！”萧径亭刚刚转过身子，便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厉喝.正是声音已经变得扭曲的楚皱言，随之无数凌厉的目光朝萧径亭射来，眸子中也渐渐开始变得血红起来，因为刚刚因为夕俏佳的命令，他们只能看着魔门的那群人在眼前从容走开，现在扎然听到萧径亭便是魔门中人，手中的兵器也变得血腥起来.

　　萧径亭转过身子，在人群中头一眼便见到了里面一张让他心中一抽的脸.而连易成此时也恰恰朝萧径亭望来，里面地神情充满了不可置信，也充满了痛心，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我是魔门弟子，谁能证明！”萧径亭嘴角微微一笑，接着目光扫过连易成的复杂的面孔，道：“你们都认为我是魔门中人吗？！”

　　“你当然是魔门弟子，不然你使得剑法会和梦君奴那个妖女一摸一样？！”楚皱言从人群中走出，面上狰狞一笑道：“你们这对狗男女，刚才竟然在众目暌暌之下做出伤风败俗的丑事，要不是魔门的妖孽，会这样不要脸吗？！”

　　随即，楚皱言转过身子，大声呼喝道：“今天我们的兄弟姐妹死在魔门手中不计其数，便杀了这个魔门的妖孽为他们报仇！”

　　“杀了他，杀了他！”

　　“我，我敢肯定他不是魔门的人！”高举兵器如同噬血一般的大呼中，忽然传来一声微微有些微弱的声音，接着连易成目光微微一颤从人群中走出，垂着头走到萧径亭的身边，面对着那群噬血的武人，但是目光却是不朝萧径亭望来.那神情，竟然比起之前的那个连易成更加没有底气，更加没有自信了.

　　“贤侄，你可是你父亲的继承人，不要糊涂啊？！”楚皱言目光猛的朝连易成射来，冷冷说道.

　　“萧兄曾经几次在魔门手中救下我连家，怎么、怎么可能是魔门中人！”连易成忽然仰起头颅，朝众人微微有些大声说道.

　　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叹，朝连易成肩膀微微拍上一计，接着再也不理会众人的叫嚣，朝外面走去.“杀了他，休想逃走！”众武人猛的抽出兵器，便要逼向萧径亭的背影.

　　“让他走！”夕俏佳美眸啊淡淡地扫了一眼狂热的武人，仿佛一道清冷的剑气一般.让众人沸起的鲜血顿时安静下来，心中也猛的一颤.

　　夕俏佳转过娇躯，美眸朝萧径亭的背影望去，美眸中地神情渐渐变得迷茫起来.

　　吹着微微显得凄凉的冷风，萧径亭身子不由微微颤了颤，手从怀中掏出几颗药丸服下.然后迈出的脚步变得有规律起来，眼睛微微闭着，暗暗地调息着.但是脚下仍旧微微变得有些踉跄起来.

　　忽然，身后传来一阵规律微微有些不稳定的脚步，随着脚步越来越近.那脚步声也越来越乱，显示出了心中的不安.

　　“萧兄，你可是准备回楼府吗？！”良久以后，那人终于开口说话了.只是说话的声音微微显得有些不利索.来人正是连易成.

　　“不是！”萧径亭睁开眼睛，朝边上的连易成微微一笑.

　　“那，那我就先自己回去了，爹爹受了一些小伤，我要回去照顾！”连易成微微一阵犹豫后.朝萧径亭说道.接着转过身子朝楼府的方向走去.

　　“公子，你就是剑月！”萧径亭还是闭着眼睛暗暗调息，大概小半个时辰后，脚下的步子也变得平稳起来，手中握着宝剑也变得有些力道了.接着忽然闻到一股女子的幽香，尚未睁开眼睛，便感觉到一股香风冲进了自己地怀中。

　　“好公子，你.你吓死我了？！”萧径亭好不容易才没有被来人冲进怀中的力道给推倒了，刚刚睁开眼睛便见到一张梨花带雨的美丽玉脸.正是那个刚刚晕倒在梦君奴面前的红衣曼儿.

　　“公子，我找你几乎找了整个蓬莱，都没有看见你，只是见到一瘫瘫血迹，我吓死了！”曼儿美眸还充满了无尽地恐惧，整个娇躯都是冰冷，美丽地玉脸也雪白一片.萧径亭尚未开口说话，曼儿两只柔软的玉臂便环上萧径亭的脖子，柔软的小嘴娇喘吁吁地吻向萧径亭，柔软音甜的小舌头疯狂火热地在萧径亭地嘴巴中搅动.

　　“我爱你，爱你都爱得疯了！”曼儿玉脸不再是雪白一片，而是布满了人的红晕，衬托得那双美眸更加的媚眼如丝、迷茫如水！小嘴朝外面喘着如兰的香气，小手伸进萧径亭的衣襟轻轻抚摸着他健牡的胸膛，粉颊轻轻磨蹭着再也不说话.

　　“对了，公子！霜儿跑来告诉你秀情小姐被抓了，其实那是假的，是少主设下的陷阱，他想要趁机杀了你！”忽然，曼儿猛地抬起娇靥，朝萧径亭急切说道.萧径亭日中微微一动，接着眉头轻轻一皱道：“那我现在就回楼府，没有着到她人，我不放心！”萧径亭放松了紧握在手中的长剑，转过身子朝楼府的方向走去.

　　“公子！”曼儿整个娇躯都软在萧径亭的怀中，看见已经依稀可见的蓬莱城，忽然仰起玉脸朝萧径亭娇声呼道.

　　“什么事情？！”萧径亭见到曼儿的美眸如水充满了企盼，不由微微一笑问道.

　　曼儿柔软的玉手抚摸上萧径亭的面孔，柔声说道：“你是不是马上就要走了？！”说罢，微微甩力，伸直了慵懒的娇躯，伸出柔软的小香舌温柔舔噬着萧径亭的面孔，高耸的酥胸微微用力的磨蹭着萧径亭的胸膛.

　　“是的，我马上就要走了！”萧径亭轻轻搂着美人的蛮腰，心中暗暗一叹道：“不过我不能带着你一起走，你愿意的话，我会安排你在一个地方住下来，让你等着我回来，你愿意吗？！”

　　“我愿意，我愿意！就算等到死我也愿意！”曼儿玉手猛的抱紧萧径亭的脖子，整张美丽的娇靥涌起一阵充满幸福的狂喜.接着柔软地小香舌热情如火地伸进萧径亭的嘴巴，开始了疯狂的深吻.

　　“亲亲，我知道你身上有伤！”娇喘吁吁地放开萧径亭的嘴巴后，曼儿整个美眸顿时变得无比娇媚起来，一只玉手摸到萧径亭的胯间轻轻抚弄着，另外一手拉着萧径亭的右手伸进白己的裙下，将萧径亭的手掌微微用力按在自己火热湿润的私秘之处，腻声说道：“但是，公子你知道，我们魔门女子有种法子能够使得受伤的身子复原！今天晚上.曼儿便将身子给公子！公子不用动，就让曼儿好好地服侍你，好不好？！”

　　猛然！“径亭，你快走.你快走！”萧径亭心中正是一动.忽然传来一声撕声裂肺地叫唤，萧径亭几乎不能认出那声音的主人是谁了.接着忽然从黑暗中冲出一道人影，张开双臂猛的想要将萧径亭推开.

　　“方剑夕要杀你，你快走，你快走！”连易成张开双臂拱起后背.面孔扭曲着拼命将萧径亭朝后面推去，火热的眸子中充满了惊惶和恐惧.

　　“噗！”黑暗中接着传来一阵压抑沉闷地撞击声，连易成那充满惊惶和热切地声音顿时仿佛被生生掐住了一般，黑暗中，忽然传来一阵骨头撕裂的声音，萧径亭顿时感觉到从连易成身上传来一股凶猛的力道将自己击出几尺.接着面上一热，整个视线都变得连糊起来，却是喷出的鲜血迷住了整个视线.接着前面的整个身子渐渐地软了下来.

　　“吓！嘶！”萧径亭连忙挥去了眼中地血迹，见到前面的连易成目中尽管充满了不安，但是里面的光芒还是越来越黯淡，越来越干枯.喉咙上下滚动着发不出任何声息，嘴巴抽动着却是喷出了一口口鲜血.那神情和那天发现了萧径亭和盈盈恋情那是竟然惊人的相似，充满了无辜，充满了害怕.“盈盈！”终于在血雾的喷涌着，此时还没有想到该怎么面对的连易成终于说出完整的两个字，接着睁大了眼睛让自己的身子滑倒在地.

　　“又是一个背叛地？！”一个俊美无匹的青年公子缓缓从黑暗中走出，他那白色的长袍，还有英俊的面孔使得他身后的夜色显得更加的黑暗起来.正是天剑谷派向世间的武林执法者方剑夕.

　　方剑夕目光紧紧盯着萧径亭怀中的曼儿，那本来动人的眼眸变得无比的冰冷和凌厉.尽管此时曼儿是背对着方剑夕的，但是萧径亭还是清晰地感觉到了曼儿整具娇躯忽然僵起，接着渐渐颤抖起来.

　　“曼儿，拿出你手中的剑，杀了萧径亭！”方剑夕目光冷冷地望着曼儿，缓缓说道：“那样的话，我不但会放过你，我还将娶了你，做我的妻子！”曼儿缓缓在萧径亭怀中抬起峨首，玉于微微撑起娇躯离开了萧径亭的怀抱，抽出腰间的长剑.美眸虽然充满了无尽的恐惧，但是也充满了坚决，朝方剑夕缓缓说道：“少主，背叛的是我！你可以杀了我，但是他受伤了，你要是有本事的话，你要还是英雄的话，就等他身子好了以后和他决斗，今天晚上，你放过他！”

　　“哈哈！英雄？！”方剑夕仰天长笑，目光无比优雅地望向萧径亭道：“英雄？就是那些个意气用事，干不得大事的人吗？我要做的是皇帝，英雄，我想也没有想过！”接着方剑夕目光一冷，目光不屑瞥向萧径亭道：“今天能够杀了萧径亭，我何必等到他好了！和他比武，我没有兴趣！我知道他的武功，根本就不可能是我的对于，还要比什么武啊？！”

　　曼儿闻之，芳心一凉.转过美眸无比凄凉地朝萧径亭望来一眼.

　　“女人那？”方剑夕接着摇播头，微微不屑笑道：“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女人都是怎么想的，竟然能够看上萧径亭这种什么也不是的小白脸？有计谋吗？有武功吗？有名利吗？有气概吗？而且偏偏还是应该属于我的女人，噗！”忽然.左手猛的朝萧径亭面前劈来.

　　萧径亭见到曼儿张开双手试图护着自己，心中一裂，猛的拉住她的小手用力拉开.

　　“吟！”电闪之间，只见到方剑夕右手白光一闪，前面地曼儿美人娇躯猛的一颤.萧径亭刚刚觉得脖子一热，却是溅上的几滴鲜血，接着握在掌中的小手用力滑出，曼儿丰满迷人的娇躯顿时重重摔倒在地.

　　“萧径亭，就算抛弃所有的立场不说！因为任夜晓，因为梦君奴.我都会杀了你！你不配她们，你配不上她们！”方剑夕缓缓走近萧径亭，目中充满了无尽的恨意，手中的长剑还剩下几滴晶莹鲜血.看来显得无比的妩媚动人.

　　“其实我还不屑杀你.你感叹吧！这个天下有了我，整个上天宠的是我！我注定要高高在上，你死在我地手中，也算荣幸了！”方剑夕神情顿时变得优雅起来，接着目光落在萧径亭的手中的宝剑上.微微笑道：“要不要举剑，都随便！”说罢，手中的麒麟剑洒出朵朵美丽地剑花朝萧径亭面前洒未.

　　“叮叮当当！”随着方剑夕无比优雅划出几剑，整个夜空顿时爆出朵朵璀璨地火花.在火光中，方剑夕面带微笑，左于拈剑诀，右手举剑.修长潇洒的身躯如同玉树临风，目光悠闲地望着面色惨白的萧径亭.步步踉跄，步步蹉跎.

　　“你手中的剑是好剑，不过让你用可惜了！”看着萧径亭嘴角流血，虎口迸裂，方剑夕两只眼睛都是变得有些疯狂起来.整张俊美无匹的面孔也顿时消失了所有地潇洒，变得凌厉狰狞起来，接着手中的长剑如同泰山压顶一般朝萧径亭头上压去.

　　“是，去死吧！”方剑夕一声大喝，手中的长剑不复飘逸，而是变得如同魔鬼一般的恐怖.那英俊无匹的面孔也顿时扭曲成为一个魔鬼一般，眼球血红地叫嚣道：“让你和我抢任夜晓，让你和我抢梦君奴，让你和我抢秀情.”

　　随着方剑夕嘴中疯狂地说出一个人的名宇，他手中的长剑便飞快地刺出萧径亭身上的一道血由.萧径亭顿时变成了一个血人一般，整个身躯由开始地火辣辣变得现在的冰冷一片，最后连方剑夕的利剑刺在身上也没有什么感觉，只是觉得眼前越来越黑，身子越来越冷.唯有心中越来越红，越来越热，使得没有一两力气的他竟然能够挥出手中的长剑，两只双腿被刺了无数剑，尽管已经没有一点知觉，便仿佛不是自己的双腿一般，但是竟然能够牢牢站住.

　　而那边的方剑夕也变得疯狂了，见到浑身鲜血的萧径亭竟然还是站得笔直，手中的长剑怎么也打不脱，眼睛还始终带着讽刺的笑容.使得他心中也顿时变得扭曲起来，一声大喝后，手中的长剑猛的举起，带着凌厉的呼啸朝萧径亭的脖子砍去.

　　“她们不是喜欢你吗？到时候我将她们收进房中的时候，就用你的头骨当作酒盏，给我们喝交杯酒用！”方剑夕哈哈一阵狂笑，手中的长剑在砍到萧径亭脖子的时候飞快地停了下未，想要看见他目中流露出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害怕和球饶，但是那双眸子仿佛是一种习惯一般，还是充满了嘲讽.

　　“死吧！”方剑夕几于要将白己的牙齿咬碎，一声沙哑的大叫，手中的长剑猛的朝萧径亭砍去.

　　“噗！”萧径亭整个身躯忽然猛的摔倒在地，俊美的面孔凶猛地砸在坚硬的地面上，带起一阵混有灰尘的血雾.使得方剑夕的那凶猛一剑砍在空气中，带起一阵尖锐的呼啸.

　　“装死啊！”方剑夕抬起右腿，带着镔铁的靴子猛的朝地上地萧径亭踢去，仅仅只是让萧径亭在空中喷出一口紫黑色的血块，并没有响起任何叫唤因为他眼前早已经一片黑暗和冰冷，没有任何意识了.

　　方剑夕目光望着萧径亭的身躯飞起，脚下一点随着腾起.手中长剑朝萧径亭血红的身躯飞快斩落.

　　“呼！”忽然，空中传来一阵无比柔和，却是显得无比用力的微风，竟然将萧径亭的身躯卷起飞走.接着黑暗的夜空中微微亮起一道朦胧的光芒，一道白色的影子飘飘而来，是真的飞来.不是脚下一点飘来地那种，而是不用任何借力平平飞来那种.

　　来人是个老者，一件雪白的长袍，雪白的头发，雪白的眉毛，雪白地胡须！仙风道骨仿佛都不足于形容他地飘逸，他便是一个神仙，只是面孔显得太过于平凡了，而长在他的身上.看来竟是无比的协和.无比的舒服.只是眉宇间始终挥直不去的哀愁和惨淡，让他看来不像一个潇洒无忧地神仙.

　　来人缓缓抱住萧径亭血肉模糊的身子，双目充满了无尽的可怜和疼爱.轻轻一声叹息后，老者微微垂下和蔼的眼帘，道：“孩子.这是你命里应该有的一劫了，经过这一劫难后，你就展翅鹏飞，天下间就再也没有一个能够和你比肩的人物，你便踏上了人类阶级的最顶峰了！”

　　方剑夕瞬间又回复了原来潇洒温雅的模样，只是双目凌厉地注视着眼前地老者，手中的长剑已经不见了一点点血迹，雪白的剑尖吞吐闪烁着凛人的寒芒.

　　“你就是方剑夕？！”老者淡淡地望了方剑夕一眼后.忽然飞快拿过萧径亭手中的长剑，如同长虹贯日一般朝方剑夕胸前刺来，那剑招看来无比的平凡，但是瞬间整个空间都卷起一阵汹涌的劲风，仿佛整个空间的物事都被卷进了这凌厉一剑中.

　　忽然，那道剑影猛然消失了，就好像凭空没有了一般.瞬间方剑夕便觉得胸前一寒，原未那剑顿时变得无比的飞快，快得肉眼看不清楚了.

　　方剑夕脚下猛的一点，整个身躯顿时如同鬼魅一般退开几丈，手中的麒麟剑挽起一朵朦胧美丽的剑花，朝那支飞快刺来的利剑卷去.

　　“叮！”一阵悦耳的撞击声，让路边的一排村木也随之一颤，接着碧绿的叶子纷纷掉落，洒满了一地.方剑夕脚下一阵踉跄，嘴角流出一道细微的血丝，退后两步便生生站住了身子.

　　“厉害！”老者微微一阵咳嗽，接着手掌轻轻地揉了揉胸口，目中猛的一亮.朝方剑夕说道：“没有想到你竟然隐藏得这般深，你现在的武功，江湖上能够在你手下过招的根本只是寥寥几个？你比当年的吴梦玉还要厉害！”老者忽然目中一疑，笑道：“你刚才是不是还藏私了，你肯定不是按照正常的渠道练武的，不然就算天分再高百倍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

　　见到方剑夕面色微散一笑，老者面色顿时一冷，道：“我今天就放过你，你的命，我留给我的徒弟，让他以后来杀你！”老者接着缓缓走到曼儿尸体的边上，目光一凝，道：“这个女孩还没有死，你肯定是故意留着她的性命，用来慢慢折磨的吧！我带走了！”接着轻轻抱起曼儿的身子，脚下一点，飘飘而去，只留着面色无比凝重的方剑夕.

　　萧径亭做了无数的梦，眼前忽然一阵黑暗，又忽然一阵光明！忽然温柔蚀骨，又忽然肃杀冰冷.

　　“嗯，好像有双眼睛望着我，还是一个女人的.显得那么的陌生，但是有显得那么的熟悉！”萧径亭此时虽然闭着双哏，但是仍旧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两只美丽的眸子投在自己的脸上，那目光虽然显得无比的关切，但是好像对于关切她都不是非常擅长，所以这道关切的目光也不是那么的熟练.

　　接着一只柔软的小手伸到自己的额头，那支小手无比的滑嫩，也无比的温暖.但是自己所有女人的玉手，萧径亭都是非常熟悉的，就算刚刚好上的曼儿，他也是很熟悉的，偏偏这只小手却是显得那么的陌生，甚至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一般.

　　萧径亭微微动了动，仿佛整个身子非常的慵懒，又微微有些力道了.在些许力气的支持下，萧径亭微微睁开了眼睛，看见了眼前这张无比美丽动人的娇靥.

第十五卷 第一章 裸呈相待

　　“你醒过来啦？！”见到萧径亭醒来，那个女子的声音虽然透出一丝欢喜，那是那股喜意显得有些隐讳，好像她天生就不懂得怎么表达自己心里的欢喜一般。

　　“怎么会是你？！”萧径亭见到那张粉嫩美丽的脸蛋，虽然美眸中透着一股喜色，但是那张艳绝人寰的娇魇却只是挂着一丝淡淡的笑容，萧径亭见之，心中不由一阵惊讶，问道：“难道是你救的我吗？！夕仙子？！”

　　“你是不是特别害怕我救了你？！”美人儿小嘴微微一笑，接着从身边端来一碗东西放在萧径亭嘴边，轻轻说道。

　　“不是，只是记得救我的是一个白头发的老头，不是一个美丽的姑娘！”萧径亭双手接过那碗，见到碗里面的液体晶莹剔透、可人得很，不由兴冲冲的一口喝完。

　　“嗯！”刚刚入口，萧径亭顿时猛的皱起眉头，原来那看来甜蜜的东西喝在口中后，简直比黄莲还要苦，苦得萧径亭的喉咙几乎都要哑了。接着见到夕俏佳那个美人儿美眸闪过一丝幸灾乐祸的神情，萧径亭摇摇头，倾过身子将碗放在边上的桌子上，不料却是见到那个美人儿玉脸一红，接着有意无意间将美眸转到外面的窗户上，接着自己也觉得身子一凉，不由垂头看了一眼，却是发现整个身子都是赤裸的，不由连忙将被子盖好。

　　“不是我救的你，是你的师父救了你！”夕俏佳转过脸来朝萧径亭微微笑道：“但是师伯他不会照顾病人，正好遇上了我，便将你交给我们了？”接着夕俏佳忽然美眸一转，朝萧径亭笑道：“萧兄，俏佳能否问你一个问题？！”

　　“师父？！”萧径亭目光顿时微微一阵颤抖，心中顿时浮现出一个微微显得有些颓废的老头来。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惊讶，夕俏佳的目光便已经射过他的眼瞳，不由点点头说道：“你问吧！”

　　“萧兄到底是什么身份？你的父母是谁？为何你和我会长得那么的相像？！”夕俏佳美眸紧紧的盯着萧径亭问道。那如同剑气一般的目光，便仿佛要将萧径亭整个人都看穿了一般。

　　“我父母？不知道，我从小就是被我的师父收养的，你很早就已经知道我师父的底细了，所以我的身世，你可能比我还要清楚吧！”萧径亭顿时皱起眉头，摇摇头说道。

　　夕俏佳美目望着萧径亭越发的专注，良久后轻轻一声叹息，惊讶道：“难道世界上真有那么相像的人不成，或者我们是兄妹？现在整个武林都在传这件事情，不过他们说这张脸都不是你的真面孔，也是你其中的一张面具，是有人故意做出这张和我长得一样的面具的！”

　　“哦！”萧径亭低低应了一声后，并没有继续说话。

　　“看来萧兄并不是非常喜欢和我说话！”夕俏佳美眸望向萧径亭的面孔，轻轻说道：“甚至连最基本的事情也不过问！”接着转过娇躯朝外面走去，娇声说道：“你已经昏迷了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你师父天天给你疗伤，天天给你治病！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蓬莱了！”

　　“难怪？！”萧径亭目光望向窗户外面的景色，发现天上的太阳已经不是那么的晃眼了，天也高了，甚至一阵阵吹过的微风也变得干爽了许多。

　　“师父变化了很多呢？！”萧径亭微微红着眼圈，朝眼前的白须老者说道：“师父虽然头发变白了，但是人却是显得年轻了！只是不知道师父这张脸是怎么变成这样的，难道还有种功夫能够将面上的肌肉也变了吗？！”

　　白须老者转过身子朝萧径亭呵呵一笑道：“你走了，我天天闲着没有事情干，便想着创一些剑法招术来啊什么的，没有想到最后竟然学会变脸了！”接着朝萧径亭眉毛一斜道：“但是这种功夫，你现在还不能练，以后我也不用教你，你自然便会了！”

　　“是啊，这样的话便仿佛有无数张面具哩！”萧径亭面上微微一笑，接着朝老者望去一眼道：“师父，你去见过奴儿了吗？”

　　“你知道我是谁啊？！”老者轻轻说道，接着轻轻叹息一口道：“去看了，只是去偷偷看了一眼，不敢靠得太近了，害怕被她母亲发现了！”接着目中闪过一道疼爱的笑意，柔声说道：“这个丫头长得比她母亲更加美丽，比她母亲更加聪明！甚至比她母亲更加痴情！”接着老者目光落在萧径亭的身上道：“她和你非常般配，整个天下可能都找不到你们这样绝配的壁人了！”

　　“是啊！”萧径亭目光温柔的说道，接着朝老者望去一眼道：“师父，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可以，在师父眼中，你永远是最大的！”老者呵呵一笑，接着清澈的双目朝萧径亭望来道：“你要问的是我和毕啸比武的事情吗？想问我们俩谁赢谁输了，是不是？！”

　　萧径亭轻轻点了点头。

　　“我们没有动手！”老者清澈的双目顿时浮上无尽的悲伤，声音也微微变得惆怅起来，目光望向北方草原的方向缓缓说道：“在还没有和他比武的时候，我便已经中了他的圈套了，也中了朝廷的圈套，害死了你的师娘，没有过门的师娘！”感觉到阵阵袭人的秋意，老者轻轻嘘了一声，笑道：“但是真的要打，我肯定打不过毕啸的！他有一个千年不遇的名师，还有一次置于死地而后生的经历！而我那时候，意气飞扬、潇洒倜傥！就和你之前差不多，呵呵！”

　　“不过我一点也不着急，我还有你这个弟子！日后能够打败毕啸的，绝对是你萧径亭！”老者忽然转过身子，目光射在萧径亭面上，目中闪过一道亮烁的光芒。那道光芒瞬间而逝，接着又变得无比的柔和，道：“这段时间你走了以后，为师除了学会变脸之外，还学了一样别的本事了。实在闲得无聊的时候，我便到兰介子的书房中翻几本书出来看，结果便迷上了玄学，竟然让我学会了占卜学！所以那天晚上我才会出现！呵呵，我这么说你信不信，徒弟？！”

　　“师父说的我总是相信的！”老者的话虽然给萧径亭心中带来一许波澜，但是并没有引来太大的触动。

　　“我本来有许多话想要和你说的，但是我现在忽然发现什么话都不用说了！”老者转过身子朝里面走去，接着转过身子朝萧径亭笑道：“那个毕啸和你的关系也密切得很，算来还十分亲近！”顿了顿，老者接着说道：“不过他和我的关系也亲近得很啊！”

　　萧径亭随着老者走过一间雅致的小厅，而不远处传来下厨的声音。萧径亭朝院子另外一头的窗户望进厨房，发现里面有个窈窕美丽的身影正在里面忙碌着，厨房里面的烟雾好像总是避开她一般，扭动蛮腰间，在厨房的烟雾下，这个女子竟然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好像有些眼熟！”萧径亭目光落在女子的背影上，心中暗道。

　　“细儿，今天中午可有什么好吃的吗？！”老者朝那女孩笑着问道。

　　“师伯，今天做的是江南菜，应该对您的胃口！”那女孩转过娇魇朝这边望来，竟然是一直跟在夕俏佳身边的那个细儿小美人。

　　细儿忙完之后，便和萧径亭几人坐在桌上，身上还是穿着那件雪白的美丽长裙，没有一点儿烟雾缭绕的痕迹，看来也没有一点儿厨娘的感觉。

　　“没有想到今天竟然让古剑阁的小仙女做了一回厨娘！”老者朝细儿微微笑道，接着朝萧径亭边上的空位置问道：“俏佳呢？怎么还没有过来？”

　　“小姐她已经走了！”细儿轻轻笑道，接着撅起小嘴道：“人家将我当作小姐的师妹，那其实是抬举啦？我本来就是小姐的厨娘，只是古剑阁的一个挂名弟子罢了！”

　　“走了？！”老者微微惊讶道，手中的筷子却是轻轻挑起一块细嫩的鱼肉，惋惜道：“我本来还要她帮忙，将径亭体内的另外一股真气完全挖掘出来，现在看来是不行的了！”

　　边上的细儿闻之，美目不由微微一讶，接着便也没有继续说什么。

　　“细儿，亭儿身上的伤势差不多已经好了，过几天后就要北上突厥了。你是准备回去找你的师姐，还是准备跟着我的徒弟萧径亭，做他的厨娘呢？”老者目光忽然浮起一道奇怪的笑意，朝美丽的细儿微微一笑，问道。

　　细儿美眸先朝老者面上望来，接着目光望向萧径亭，微微一笑道：“师伯难道是想让我们古剑阁的女孩又被人勾引走了吗？那也应该去找师姐啊，怎么找上我这个没有用的小丫头呢？！”

　　老者呵呵一笑道：“我可没有想到那么远的地方，也没有那么宏伟的志向，只是心疼的这个徒弟以后没有人照顾了！你知道他有很多美丽的女子，但是却没有一个像细儿那样能够给他做饭的，呵呵！”接着老者的目光变得促狭起来，朝萧径亭笑道：“再说给我徒弟做饭，肯定跟你平时不一样！”

　　细儿终于眸子微微一水，接着美丽的脸蛋上透出一丝粉意，美眸朝萧径亭望来一眼道：“我终于知道萧公子为何了不起，原来却是有这么一个师父了！”

　　萧径亭目光朝老者望去一眼道：“师父，你忘记之前是谁给你做饭的，而且肯定不比今天的差！”

　　“亭儿，在你刚刚受伤的时候，我便已经给金陵那边送信了！”老者手中拿着一支长剑，站在外面的院子中朝萧径亭说道：“我说你已经北上突厥了，你莫姨虽然有些难过，但是总比她知道你受伤了要好。她现在正忙得很，一刻工夫也耽误不得了！”

　　“我本来想传你一些功夫的，但是剑拿在手中的时候，我却发现我什么也教不了你了！”老者举起手中的长剑，目光投在眼前的剑刃上朝萧径亭微微笑道：“而且你现在身子虚得很，练了也不见得有很大的效果，所以索性懒得教了！”

　　“我现在最想学的便是师父的变脸了，我身上的面具可是用了一张，便少了一张了！”萧径亭目光望着老者面上丝毫没有破绽的面孔，不由笑着说道。

　　“你啊？你之所以会出现后面那种难堪的局面，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的这些面具。要是没有这些面具，做起事情来就显得困难了许多，你也会去多动脑子了，那事情也不会出现太大的漏洞，也不会惹得后来的不可收拾！还有徒弟啊，你太懒了！”老者目光中流露出一丝责怪，道：“你太随意了，能够不去用脑子的你都不想去用脑子，要不是你长得这样好看，有那么多个女孩被你迷住了，死心塌地的照顾你，我都不知道你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了？”

　　萧径亭闻之微微一愕，接着恍然明白过来，自己还真的不是一般的懒啊。就比如之前他喝的那最好的酒，他其实自己能够酿造，但是偏偏小心翼翼的守着那有限的几瓶。

　　“你很聪明！方剑夕是够聪明的了，但是他不如你，甚至比起你差得远了！”老者目中闪过一道骄傲的神色，接着目光投在萧径亭的面上道：“知道师父为什么不杀了他吗？”

　　萧径亭点点头，道：“知道！”

　　“对！”老者重重点点头，道：“我是故意将他留给你的，他可是一个了不得的对手啊！但是他的脑子太邪，却偏偏不是那种充满了飘逸和优雅的邪，而是那种充满诡异的邪！哦，我刚刚说起过你体内另外一道真气的事情，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吗？！”

　　“不怎么清楚！”萧径亭暗暗运运气，发现真气真是稀薄得可怜了，朝老者笑道：“但是能够猜出一二来！”

　　“那是你的前人给你留下的，具体多么深厚，师父也不是非常清楚！”老者目光落在萧径亭的眸子上，道：“或许，光凭着这股真气，你便可以杀了毕啸了，什么武功也不用练了！”接着老者将目光投在萧径亭的身上，道：“不然你受到这样的伤，不到半年休想能够站得起来，甚至终身都站不起身子了！”

　　萧径亭心中微微一讶，接着微微凝思道：“那我这回北上，还要去一趟显碧了，实在有些远！”

　　“那是你家啊！”老者朝萧径亭微微皱起眉头，无奈笑道，接着目光微微一正，道：“你现在身上的真气，或许只留下一丁点儿吧！这样，你明天就上路，先去西北，然后进显碧，最后到突厥！”随即，老者目中闪过一道生动的光芒，道：“这也是我当初走的路线，不过你这次行程可是精彩绝伦啊！精彩绝伦啊！能有的什么都会有的，这种经历或者比你懒洋洋的要好哩！”

　　萧径亭面上稍稍一愕，接着躬身道：“是，我听师父的！”

　　老者轻轻拍了一下萧径亭的肩膀，道：“现在你在江湖上的名声可是不怎么好啊？不知道传出多少难听的谣言出来，而且方剑夕也时时刻刻会追杀你！按你现在的武功，方剑夕的一个手指头就能将你杀了！但是，我要你将这条路走得潇洒极了，一点也不许狼狈，这下可要你好好动动脑子了！”

　　“是！”萧径亭面色微微一苦，道：“待会儿弟子就将最丑的那张面具戴上，而且也有相当的把握不会让人看出真面目来！”接着萧径亭眉头微微一皱道：“师父刚才为何在细儿面前提起那件事情？！”

　　“单纯是为了你好啊，你的那些女子中在厨艺上没有一个比得上细儿的啊！”老者呵呵一笑道：“再说这段日子都是她在照顾你，什么亲近也都有了！”

　　萧径亭顿时眉头大皱道：“我是问师父为何在她面前提起另外一道真气的事情？！”

　　“哦！”老者恍然笑道，接着目光微微一笑，朝萧径亭道：“徒弟，我告诉你一件秘密啊？！”见到萧径亭神情无比的好奇，老者面上微微变得神秘起来道：“你应该知道奴儿外祖父的事情，也就是你祖父的事情！当初古剑阁的仙子中，看上你那个祖父的可不止你祖母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冷冰冰的师妹！而这个冷冰冰的师妹，正是夕俏佳的师祖，现在便是古剑阁的掌门！”

　　萧径亭不由不解道：“难道她听说了我体内还有一股真气，便知道我祖父的事情，便会站在我这边吗？！”

　　“呵呵，傻孩子！”老者慈祥一笑道：“这种将真气传给另外一人的功夫，可能不少人会有！但是能够传到一个婴儿身上，而且将这些内力隐藏起来！我敢保证连古剑阁的掌门也未必能够做到！你说在她心目中，能够超过她自己的人，会认为是谁呢？！”

　　接着，老者忽然转过目光朝萧径亭道：“你明天就走，也别告诉细儿那丫头，自己单是一个人在天没有亮的时候，就马上走！”

　　城门下，一个面色微微显得狰狞的丑汉缓缓走进了城门，面上显得凶神恶煞，就连目中的神情也变得凌厉非常。这等形态竟然使得守城的甲兵们看了以后，目光也微微一颤，面上也稍稍浮起一道惧色。

　　但是认真一看，这个丑汉不但脚下的步子显得有些轻浮，就连眉宇中的神情也浮躁异常。

　　城中的来来往往的少妇小姐们，见到这个丑汉后，美眸纷纷变得担心起来，接着连忙垂下蛾首，玉步也变得匆匆起来，再也不敢朝他看来第二眼，害怕不小心被他盯上了。

　　萧径亭目光落在女子们因为走得快了而左右摇曳的娇躯背影，心中微微有些苦笑，接着加快了脚下的步子，朝一边金碧辉煌的客栈走去。

　　“要两斤牛肉，一大坛酒！”萧径亭将已经改装得没有模样的那支宝剑放在了桌面上，朝走来走去的掌柜大声招呼道，接着目光自然的朝整个大厅瞄去一眼。

　　“好漂亮的男人？！”萧径亭目光自然落在一个穿着雪白衣衫的青年公子上，接着心中暗暗一笑。

　　如云的青丝，雪白的面庞，秋水一般的眸子，俏挺的琼鼻，弯巧的红润嘴唇，要是一个男人的话，便也肯定遭到天遣了。

　　萧径亭接着将目光迅速瞄过那人坐在凳子上的身躯曲线，目光最后落在垫在凳子上的那块雪白的丝绸，洁白如雪的垫在了臀下，心中不由微微一笑，接着嘴角也扯开一道微微显得放肆的笑容，便将目光落在了外面的街道上，却是引得他心中微微一颤。

　　“怎么？她怎么可能也在了这里了，这个丫头！”

第十五卷 第二章 娇痴辛忆

　　“啊！”忽然传来一声惊呼，接着，刚才还显得喧闹的楼上顿时变得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猛的亮起，直直投在楼梯口处，那里，一个美丽绝伦的女子款款走上，正是清秀绝伦的辛忆。

　　看见辛忆如同清水的小脸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郁，美丽的眸子也如同蒙了一层纱一般，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叹，接着发现那个美丽异常的青年公子见到美丽的辛忆后，春水一样的眸子也仅仅只是瞟去一眼，浮上一道讶色，仿佛是惊叹辛忆的美丽，接着那张如同白玉雕琢一般的脸蛋顿时浮起一道高贵的骄傲。

　　“呼！”空荡的客栈，忽然一下子变得拥挤热闹起来，因为从楼梯上猛的涌进了一堆人。整个楼上除了萧径亭和那个美丽异常的青年公子所在的桌上，便再也没有空闲的位置了。

　　辛忆美眸朝楼上淡淡一扫，众人顿时魂飞魄散，眼睛充满了希望，梦想着美人儿能够走到自己的身边，在自己的边上坐下来。

　　辛忆依旧清澈的目光最后落在了萧径亭的脸上，身子微微一颤，接着又恢复原来淡淡的表情，轻轻抬起玉足，朝萧径亭的面前走来。

　　“啊！”众人一声惋惜，他们本来以为美人儿肯定会和那个漂亮的少年公子一桌的，没有想到却是和长得凶神恶煞的萧径亭坐在一起了。

　　“这位先生，我能够坐在这里吗？”辛忆款款走到萧径亭面前，客气说道。

　　“可以！”萧径亭咧嘴一笑，接着目光朝那个漂亮的少年公子望去，发现他好看的眉宇微微一皱，眸子中仿佛对萧径亭闪过一丝不屑。

　　等到酒菜来了以后，萧径亭便如同莽夫一般大口吃肉，大碗喝起酒来，便再也不理会楼上的事情，也不和边上的辛忆说话。这可是一点也马虎不得的，因为辛忆在江湖上太过于现眼了，要是被她认出来了，势必会被人注意到这个凶神恶煞的汉子，那样的麻烦便也大了。

　　辛忆仅仅只点了几样清爽精致的小菜，接着便静静坐在那里，便仿佛一个玉雕的美人一般，垂着蛾首美眸不停的转动，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等见到萧径亭狼吞虎咽的时候，便抬起娇魇，美眸若有所思的望着他凶狠的吃饭模样，但是美丽的眼睛却是迷茫一片，却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见到辛忆美眸中的哀愁渐渐涌起，萧径亭虽然面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是心中却是越来越惊。而且边上的那些拿刀子的，都眼睛频频将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充满不信和惊诧，怎么一个美得和仙子一般的女子会直直看着一个丑陋的汉子，便是那个美丽的少年公子的眸子也充满好奇的朝萧径亭面上望来。

　　“姑娘，我这里还有一些肉，你可要来一些！我看你可瘦得很，光吃那些青菜可不行！”萧径亭抬起凶横的莽脸，朝辛忆咧嘴一笑道。

　　辛忆微微一愕，接着缓缓地摇了摇峨首，美丽的娇魇改为望向边上的窗户，仿佛是呆呆的望着窗外街道的风景，只是眸子中仍旧是一片迷雾，使得下面的青年男子纷纷侧目朝上面望来，甚至有之显得欣喜若狂，竟然有这么一个美丽的仙子在上面看着他。

　　“大哥，原来是这个小姑娘有心思，不是看上那个丑汉子了！”见到辛忆如此，萧径亭隔壁桌上的一个粗鲁汉子顿时面色一喜，朝正位上的那个衣衫富贵的中年人说道。粗鲁汉子的对面是个瘦子，目光虽然频频朝辛忆望来，但是却不说话。坐在衣着富贵的中年人对面的是个死人脸，只是喝着自己的酒，便连一句话也没有说。

　　那位衣着富贵的中年男子嘴角轻轻一笑，目光仍望在辛忆的娇魇上。

　　“大哥，你说这个小姑娘怎么好像很难过的样子？眼睛有些泪汪汪的，小面孔又有些红红的，是不是被负心的情郎给甩了！”那个粗犷的汉子也将研究性的目光落在辛忆美丽的娇魇上，接着目中的光芒微微一戚道：“妈的！哪个小白脸这样没长眼睛，长得这么美丽的小姑娘，老子可从来都没有见过！要是跟了老子，老子将命拿出来疼都来不及，还怎舍得让她难过，要是让老子见到，非剥了他的皮不可！”

　　萧径亭心中微微一乐，暗道：“没有看出来，这个粗鲁汉子还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啊！”接着萧径亭不由抬头朝辛忆望去，发现那双美丽的眸子果然已经晶莹一片，配着那张美丽的清水小脸，简直让人看了心都疼坏了。

　　“哼！”见到那粗鲁汉子满脸的痛惜，那个美丽异常的青年公子嘴角微微一瞥，眸子闪过一丝不屑的神色。见到萧径亭的目光望来，眼中一冷，仰起小脸不作理会，倒是骄傲得很。但是被人注视下却是没有一点的不自然，依然清闲潇洒的伸出自己带的象牙筷子，轻轻挑起一丝碧绿可爱的菜茎放进湿润柔软的小嘴中。

　　“泣！”接着，萧径亭灵敏的耳朵中听到一声极其细微的泣声，是在喉咙底下发出来的，要不是萧径亭的耳力，寻常人就算离得再近也听不出来。这让萧径亭非常奇怪，为何自己功力失去得差不多的时候，耳目依旧还是那么的灵聪。

　　抬起双目之后，果然见到一颗晶莹的泪珠从辛忆宝石般的眸子中滑落而下，而眼泪的主人，此时两只美眸正望着窗外树上的一处风号，眼中虽然蕴满了泪水，但是里面的光芒却是充满了对幸福和甜蜜的企盼。

　　“怎么秋天了还有蝴蝶啊？”顺着辛忆的目光，萧径亭在一棵树叶开始凋零的树上见到了两只美丽的蝴蝶，这个蝴蝶比起一般的蝴蝶都要大，都要美。而比较撩人的时候，这两只美丽的蝴蝶此时正亲密地偎依在一起，四只鲜艳的翅膀同时地一张一合，充满了默契，那幸福便是作为人类的萧径亭也体会到了，何况是敏感无比的女儿心思。

　　“大哥，我受不了，我要过去了！”那个粗鲁汉子猛地站起身子，便要朝辛忆走来。

　　见到楼上所有人射来的目光，辛忆美目微微一颤，目光连忙离开了那对煽情的美丽蝴蝶，玉手轻轻拭过眼中的泪水，发现自己被那么多人盯着，美丽的玉脸顿时变得不自然起来。

　　见到那个汉子真的站起身子朝辛忆这边走来，萧径亭面上的肌肉猛的扭起，目光也顿时变得凶横起来，接着大手猛的抓向腰间的兵器，便要冲上来。

　　“坐下！”那个中年锦衣男子朝萧径亭射来凌厉的一眼，接着朝那个粗鲁汉子冷声断喝道：“要是耽误了正事，上面可饶不了你！”

　　那个粗鲁汉子显然听话得很，便悻悻坐了回去，只是望向萧径亭的目光显得更加厉害起来。

　　“谢谢你！”辛忆美眸望向萧径亭，轻轻说道。

　　“不客气！”萧径亭那张丑陋的面孔又缓和下来，又专心致志的咬起手中的牛肉，惹得那个美丽的少年看了一眼后，眼角微微一瞥，便换了一个方向，眉宇却是厌恶的皱了起来，显然萧径亭吃肉发出的声音让他难受得很了。

　　“我可以和你说话吗？”就在萧径亭垂头大啃的时候，辛忆美眸小心翼翼地朝萧径亭望来，并没有因为萧径亭的吃相给吓倒了。

　　萧径亭心中微微一讶，暗道：“难道这个妮子已经认出我了，不可能啊？我不但面貌改变了，就连身形，还有声音、眼神都已经改变了啊？”接着抬起双目朝辛忆微微一笑道：“当然可以了，呵呵！”

　　“我也有位朋友，他也爱吃得很！他真是馋得很，酒也不分好坏，菜也不分好坏，都吃得津津有味，只是好吃的话会吃得很多！”辛忆仰起小脸，眸子一片凄迷，缓缓说道：“而且他还很会吃的！”

　　萧径亭闻之哈哈一笑道：“有这样的人物，竟然有和我一样的性子，见到了我们肯定能够成为好朋友的！”

　　“可惜他已经不见了！”辛忆美丽的脸蛋顿时变得黯淡下来，接着垂下娇魇低声说道：“我找了几个月也都找不到他！”

　　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动，接着放下手中的牛肉，双目望向辛忆问道：“那人肯定长得好看得很了，不然怎么配得上小姐这般挂念！他可是小姐的情郎吗？”

　　“嗯！他很好看，好看极了！”辛忆声音顿时变得悲凄起来，美眸又变得晶莹起来，连忙垂下娇魇，接着轻轻地摇了摇峨首，低声道：“他不是我的情郎……”

　　听到萧径亭惊讶的一声，辛忆美丽的脸蛋顿时变得晕红起来，接着小嘴微微动了动，朝萧径亭低声说道：“反正……反正，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姑娘不用说了，我有些明白了！”萧径亭重新端起手中的牛肉，看见美人儿垂着玉脸，不由朝她望去，用充满怜爱的眼神。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辛忆忽然仰起小脸朝萧径亭问道，美眸充满了茫然和不解。

　　“可以！”萧径亭一脸的正色，郑重地点了点头。

　　“见到他最后一次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多月前了！我一句话也没有和他说，他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也不在他边上帮他！但是，那是因为我不知道！”辛忆的话听来有些凌乱，显然仅仅只是想说出心里的话而已，并没有想说清楚什么。见到对面的丑汉静静听着，辛忆接着说道：“那天有很多人要杀他，而且他还受伤了！而且他那天还伤心得很，因为他和他的情人被人逼着分开了，他走的时候是一个人的！”

　　说完这些话后，辛忆美丽的脸蛋上充满了心疼，小嘴也变得微微颤抖起来，哽咽了良久后，方才抽泣说道：“他从来都没有那么可怜的，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了。他的一个朋友现在是渤海剑派的掌门，派了很多人来找他，都没有打听到他的消息！我问遍了所有认识的人了，都没有人见到他，不知道他现在去了哪里了，而且有那么多人都说他干了许多坏事，都要杀他……”说到这里的时候，美丽的可人儿已经是泣不成声了。

　　见到哭得伤心的辛忆，萧径亭心中微微一抽，接着朝辛忆微微一笑道：“小姐想要问我的问题还没有问呢？”

　　辛忆闻之立刻停止了哭泣，美丽的脸蛋又渗出一道迷人的红晕，良久以后朝萧径亭低声说道：“你说，我那样……，他会不会很生气？还有他现在应该会去哪里了？我到处都走遍了，都没有听到一点点……”

　　“他应该不会生气，至于他现在去哪里了，我可不知道！”萧径亭面色无比郑重地说道，接着微微一笑道：“我想他应该是故意让人找不到他，然后努力去做他的事情！小姐你其实不用去找他的，等他事情做完了，他或许便会来找你了！你那么美丽可爱的姑娘，他怎么舍得啊！”

　　“他，他舍得的！我以前待他不好！”辛忆不知道是心思单纯没有防守，还是心情激荡，虽然娇魇通红，但是却美眸如水的低声说道：“而且他，他已经有了很多比我好看的姐姐，我那么没用……”

　　萧径亭呵呵一笑，接着眯起眼睛朝辛忆说道：“那你要是找到他了，你又会怎么做呢？”

　　辛忆小脸微微一愕，显然这个问题难倒了她，玉齿微微咬着小嘴，良久后方才细声说道：“我也不知道，可能我马上就会走的……”

　　萧径亭整张丑陋的面孔都大声笑起，朝辛忆笑道：“小姑娘，这种话以后你可再也不能和其他人说，也不能问其他人这些问题了，这个世界坏人可是很多的！”

　　“我知道！”辛忆美眸顿时移到窗户外面低低说道：“我也是第一次问……”

　　“大哥啊，听说我们这次要去的这家，府里的小姐美得瞎子见了都会睁开眼睛，可是真的！”粗鲁汉子忽然眼睛一亮，朝那个锦衣中年人说道：“可惜我没有见过，长得可有窗户外面的那个小姑娘好看吗？”

　　“有，怎么没有！”那个锦衣中年人还没有说话，边上那个静静不语的瘦子一双眼睛顿时猛的亮起，如同烧着了一般，消瘦的面孔也顿时变得赤红起来，道：“上次我潜进他们府中的时候，内急起来便想在花园解决了事！但是还没有揭开裤子，忽然发现身子怎么也动不了了。我们的大嫂是我认识的最漂亮的女人了，在我府里是头一号的美人儿，但是我看到的却是一个比嫂子漂亮一万倍，比仙子还要好看的女子站在那里。我当时就想，难道是妖精不成，不然哪有人长得这么美的！虽然知道被妖精发现了肯定没命，但是老子实在移不开脚步，老子就这么站在那里看着她将这个花园每朵花都看过了一遍……”

　　“还说，那天你站在那里一个时辰，不但该办的事情没有做，反而还被人发现了，要不是兄弟们拼着性命去救你，早就被里面的人给杀了！还搭上了两个兄弟的性命，你以为我们破剑门的人多得很吗？”那个中年人顿时朝那人狠狠瞪去一眼，冷冷说道。

　　“破剑门？没有听说过啊？”萧径亭微微一愕，心中暗道：“莫非是那种名不见经传的小门派，不然怎么去一个府里，还被人杀了两个手下啊？但是不像啊，这个锦衣中年的武功便高得很！”

　　“妈的，那天老子内急了去采花，没有想到竟然错过了最美丽的花儿！”那粗鲁汉子面上顿时无比的失望，接着拉着那个瘦子焦急问道：“你说说看，那个妞具体长得怎么样？”

　　“妞长得怎么样？天哪？那张脸美得我竟然没有一点点印象了，反正美得很，应该和窗户边上的那个小妞差不多？但是那妞儿的胸部，那、那简直和……”瘦子的眼睛使劲地转，怎么也想不出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只是眼睛如同要喷出火来一般，见到粗鲁汉子面色赤红，喘息道：“那胸又高又挺，又尖又圆，妈的！要是让我碰上那么一下，就是立刻死了也愿意啊！”接着那瘦子的眼睛猛的一瞪道：“你可不要以为和洛阳楼的风骚老鸨一样啊，那乳儿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嘛！”

　　“你前段时候不还说那老鸨的豪乳颤颤巍巍，惊耸弹跳，是天下间的极品吗？你还花了三百两银子摸了一把哪！”那粗鲁汉子顿时满目冒火朝瘦子问道。

　　“不能比，不能比！那个骚老鸨的奶子是堆媚肉，但是迟家小姐的胸部，虽然又挺又大，但是充满了仙气一般的秀挺，那个骚老鸨能够比吗？”瘦子顿时眼睛一瞪说道，接着双目又是一阵陶醉说道：“不但胸部，连那小蛮腰儿，细得跟柳枝一样，又软又柔，轻轻扭一扭起来，我两只腿就仿佛不是自己的一般，动也动不了了！”

　　“就没有了？”见到瘦子不再说了，粗鲁汉子顿时睁大了眼睛大声问道：“屁股呢？屁股呢？妈的，女人的屁股可是最美的了！”他说话声音大得很，顿时使得整个楼上的人都朝他望去，充满惊讶和好奇的目光，被他狠狠瞪了回去。但是其中有几个人仍旧是面无表情，仿佛没有听见一般，只是所有的耳朵都高高竖起。

　　“哎呀，我连妞的臀儿也忘记看了。妈的，就那小腰就足够让我连整个魂儿都飞了，哪里还顾得上看好的屁股啊？真是可惜啊，美臀儿是最好看的啊！”瘦子双目一阵惊讶说道，接着面色变得严肃起来，道：“屁股？你怎么可以说屁股啊，要说香臀儿，或者是粉臀儿！”

　　“嘿嘿，你平时说起大嫂的时候，不都是说：‘妈的，大嫂那两只大屁股真是大啊，走起路来大屁股扭着晃着仿佛要滚出裤子一样，大哥真是爽死了！’”粗鲁汉子顿时朝瘦子得意笑道。

　　锦衣男子狠狠地瞪了一眼瘦子，严肃说道：“无论在我的面前，还是在我的背后，都不许说到你们的嫂子，不然我阉了你们！”锦衣中年举起桌上的酒杯，接着又缓缓说道：“你们嫂子怎么能够和迟家小姐比！”

　　这边的萧径亭闻之顿时愕然，接着连忙用牛肉塞住自己的嘴巴，随即发现边上那个美丽的少年公子虽然眸子冰冷，眉宇骄傲，但是两只晶莹的小耳朵却是高高竖起，而那张粉嫩的脸蛋早已经印上两道惹人遐思的红晕。

　　“好了，不许再说迟家小姐的事情了！谈正事！”锦衣中年面色一正，压低声音朝下面两人说道：“我们这次的目的是迟家的金子、银子，要是因为女人耽误了正事，女主子一不高兴，我们一堂几百个弟兄都要人头落地，还是那种最惨的死法！”

　　说到了金银，坐在下面一直没有说话的死人脸一般的汉子顿时目中一亮，朝锦衣中年问道：“大哥，这次我们能够拿到多少银子？迟府势力那么大，会甘心被我们拿走银子吗？”

　　“我们又不是要他家全部的银子，只是将他府上的银子拿来便可以了，那些还不到他所有财产的三成，只要我们告诉他，整个迟府我们就做这么一笔，以后迟府的财产我们一分不动，他为了其他的财产肯定不会轻举妄动，谁愿意和强盗结仇啊？”锦衣中年冷笑说道。

　　“三成？那才有多少啊？还不如将那个迟家小妞抢到手卖了值钱呢？呸！呸！呸！我胡说，不会卖，不会卖！”粗鲁汉子顿时低声问道，低声地诅咒自己。

　　“三成？多少？”锦衣中年朝粗鲁汉子狠狠瞟上一眼，接着就将声音压到最低，几乎让萧径亭都听不怎么清楚了。

　　“就光是那些金银，便足够我们从东瀛那边运来几十、几百船的东西，足够让装备十几万人用的家伙了，里面还有大部分的珍珠玉石，光是这些东西，我们几百个兄弟还要搬好几趟那！”中年人还没有等到自己说完，其他六只眼球便仿佛要变成绿色的一般。

　　而下面的三人早已经张大了嘴巴再也合不起来，死人脸汉子良久后方才闭起嘴巴说道：“那我们怎么不将他家所有的东西都抢了！”

　　“他的店铺整个中原都有，还有满天满地的牧场，那些牛羊马匹你去抢啊！”锦衣中年顿时朝死人脸瞟去一眼，道：“再说这件事情也要留下余地，不能让迟家彻底翻脸了，不然会给朝廷中的人带来麻烦的，迟家的势力大得很！要是他闹翻了，上头也护不住了！再说那些银子搬来以后，你十辈子也用不完了，多了要来做什么？大丈夫要有雄心壮志，怎么那么短视啊！”

　　萧径亭的耳朵听到这里也不由微微竖起，免得落下一个宇。而边上的那个漂亮的少年公子已经将两只可人的小耳朵高高竖起，骄傲的眸子也变得激动热切起来，让萧径亭心中不由暗暗猜测道：“难道这个小妞是个偷儿？但是又不像啊，她头上的那块佩玉至少值几千两银子，而且看她那么骄傲，绝对是个金枝玉叶的人物啊！虽然她还是一个孩子，那高贵的神情中还隐藏着孩子的好奇，不过她一个孩子却又是一副冰冷的模样，那是真正的拒人于千里之外，好像整个天下人她都看不起一般！”

　　“不过我觉得还是抢迟家的小姐更好，就算他们家所有的财宝都给我，也还不如迟小姐的小嘴来得稀罕！”瘦子闭上张大的嘴巴，忽然说道。

　　“不许再提那个女人！”锦衣中年无奈，顿时面色严肃地朝几个弟兄严厉警告，接着抿了一口白酒，缓缓说道：“那个迟家小姐我要定了，你们要帮忙，不要让上面的人知道了！”

　　“啊！”三人顿时一阵惊呼。

　　“妈的，做大哥便是什么便宜也要自己占！”粗鲁汉子脖子顿时都涨得红起，心中生气，却是不敢多说，唯有狠狠地将手中的牛肉啃下，接着转过目光见到一个长得极其好看的青年公子面色清冷，但是娇魇粉红，不由眼睛一瞪，大声喝道：“妈的，你小子没事长得漂亮做什么？比娘们还好看，他妈的！”

　　“嘶！”那个漂亮的少年公子好看的脸蛋顿时一冷，接着袖子微微一动，一道白芒几乎刮着一道直线朝粗鲁汉子射去。

　　“叮！”粗鲁汉子手中的大刀猛的举起，那暗器顿时狠狠撞在刀刃上，使得他整个身子微微一颤，接着一手接下。

　　“呼！”大汉正要得意，空中响起一阵呼啸，接着另外一道黄色的光芒以更加飞快的速度朝他眼睛射去。

　　“砰！”那汉子双目猛的一瞪，接着大脑袋飞快一动，却是发现左右两边都有暗器飞来，连忙张开大嘴朝那暗器猛的咬去，顿时发出一阵尖锐的声音，大汉的身躯也猛的一阵晃动。

　　“噗！”另外两颗暗器顿时射进墙壁中，再也没有发出任何一点声息，直让萧径亭和辛忆两人一阵惊骇。

　　“呸！”粗鲁汉子用力将暗器吐出，随之而出的还有满口的鲜血，接着他微微用手碰了碰牙齿，顿时疼得一阵哆嗦。

　　“你嘴上无德，所以打你嘴巴！”那少年公子眉宇闪过一道骄傲，冷冷说道，声音显得尤为的清脆。

　　“妈的，老子不杀女人，但是男人无论长得再漂亮，老子照杀不误！”粗鲁汉子猛的将暗器狠狠扔在地上，萧径亭瞥去一眼，惊讶的发现那暗器竟然是黄金做的。

　　少年公子见到粗鲁汉子凶猛地站起，顿时厌恶地皱了皱眉头，道：“我不会和你动手的，你这种丑男人，我连看一眼都觉得脏！要是不小心被你碰了一下衣服，就算杀了你也是被弄脏了！”接着美眸望了一眼腰中的宝剑，道：“就连你这种丑男人的血也是脏的，杀了你还弄脏了我的宝剑了！”粗鲁汉子顿时急得哇哇大叫，却是被那个中年锦衣男子拦住。

　　“那这位小公子的宝剑是拿来做什么的？你的武功又是来做什么的呢？”锦衣中年缓缓站起身子，自有一股无比富贵的派头，俨然是方人物。

　　少年公子眉宇间的厌色变得更浓，眼睛索性望也不望锦衣中年一眼，冷冷说道：“你也不配和我说话，赶紧滚开！”见到萧径亭目中微微一讶，少年公子朝他狠狠瞪来一眼道：“你也是一样，长得那么丑还敢来看我？要是惹得我心情不好，我也一剑杀了你！”

　　萧径亭顿时愕然，接着闭嘴喝着自己的好酒，心中却是暗道：“这个美丽的女孩，看来实在有些眼熟啊，但是一下子却是很难记起来了！”

　　锦衣中年面色微微一变，接着目光朝少年公子美丽而又娇嫩的脸蛋望去一眼，随即目光又落在那隐藏起来的玲珑曲线上，目中闪过一道邪恶的光芒，嘴角微微一笑，然后缓缓抽出手中的宝剑，微微笑道：“我虽然抽出了宝剑，但是绝对不会伤到这位小公子一分一毫，只是讨个公道而已！”

　　“沧！”锦衣中年手中的宝剑还没有完全抽出，整个空间忽然响起一件兵器抽动的声音，那声音不但从楼里面传出，而且外面传来的还更加密集冰冷，便是连萧径亭也不知道这是要多少支兵刃抽出才能发出这样的声音，但是他能够感觉到许许多多道凌厉的目光正朝里面射来。

　　楼内，便有七个人仗着冰冷的长剑，双目如箭的射向那个锦衣中年。

　　那锦衣中年虽然面上微微一变，但是双目中见不到任何惧色，只是在考虑某些事情，接着双目朝那个少年公子望去一眼，随即眉头一阵颤动，然后将宝剑放进剑鞘中，朝那个少年公子面前走去。

　　“得罪了，玩笑之辞，请不要当真！”锦衣中年本来想要走近，但是见到少年公子眉头厌恶地皱起，连忙停下了脚步躬身道了一歉，接着朝三个手下使上一道眼色，便直接朝外面走出。而那个粗鲁汉子仍旧是骂骂咧咧，两只眼睛朝仗着长剑的七名剑客狠狠瞪去一眼。

　　洛阳迟府是传说中的全朝首富，所以萧径亭很轻易便找到了这里。望着远远望不到边际的府邸，他顿时相信了那个锦衣中年所说的言语。

　　站在外面的街道上，只让看见一条长长的围墙，还有一条铺着青石的大道，里面的情景却是一点也看不清楚，只是见到一颗叶子微微有些黄了的树枝伸出围墙。

　　夜了，无边无际的府邸挂上了无数盏灯笼，看来仿佛缀在天幕中的星星一般，透着一股安宁，却也透着一股富贵。

　　“呼！”萧径亭脚下轻轻一点，顿时飘上了高高的围墙，虽然浑身的真气剩下不了多少，但是飘上这么一点点围墙还不是问题。

　　他并不打算管什么闲事，只是一来听到那锦衣中年说这些银子是要用来跟突厥买兵器的，还有就是听说他们要向迟府那个美丽的小姐下手，便赶了过来了。

　　“这茫茫的一片，那个迟家的小姐到底在哪里啊？”萧径亭站在高高的围墙上，发现这里的府邸从里面看来更大，层层叠叠更是无边无际的，心中不由犯愁起来。接着想起第一次见到任夜晓的时候，那个美丽可爱的丫头就是在一处美丽的花丛中间，而且也没有什么灯火。

　　“那个丫头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可惜不能问辛忆了！”萧径亭心中一瞟，接着目光开始注意府里有没有比较昏暗的地方，楼阁尤其精巧的地方。但是看得眼睛都酸了，却是没有发现一丁点儿应该注意的地方的痕迹。

　　“不要说昏暗的地方，就连瘦子口中说的花园，也是没有看见啊。”萧径亭顿时皱起眉头，接着身边吹起一道微风，鼻端顿时闻到一缕芳香，倒不是女子身上有的那种幽香，而是花香，菊花的暗香，还有桂花的，只不过是桂花还是花苞的时候才有的香味。

　　“多亏我有一个好鼻子啊！”萧径亭心中微微一笑，接着耳边忽然微微一动，接着一阵轻快的劲风飞迎，一道黑影落入萧径亭的眼睛，接着很快又消失在他的视线中。

　　“呼！”萧径亭轻飘飘地从有树丛掩护的围墙下来，接着躲进黑暗中，鼻中闻着菊花的香味朝那个地方寻觅而去。

　　“应该是这里了吧！”萧径亭鼻端中的菊花香味变得越来越浓，但是却见不到一朵菊花的影子，心中一动，拐过一个曲折的小径，一道弯弯的而又精巧的围墙顿时出现在眼前。萧径亭脚下一点，了无声息地落在院子中。

　　“啊！”眼前朦胧的灯光下，满地视线所能到达的地方，都是开的鲜艳璀璨的菊花，有黄色的、红色的、紫色的，等等！

　　“好美丽的花啊！”望着满地的菊花，萧径亭心中微微一讶，心情顿时变得好起来，接着眉头微微皱起来，暗道：“花儿是找到了，还美丽得很？但是人呢？美丽的迟小姐呢？”

　　“咳！”萧径亭心中的叹息还没有落下，忽然静寂的夜空中，朦胧的灯火中，神秘而又灿烂的花丛中传来一声美丽的叹息，显得那么婉转和动听，里面的情愁让人从心里无比的怜惜。

　　“呼！”萧径亭脚下轻轻一点，整个身子没有任何声息地飘上那棵含苞欲放的桂花树。

　　“啊？”萧径亭心中的惊讶几乎叫出声音来，双目紧紧地盯着那处地方。

　　“小雪？尉迟霄雪？”

第十五卷 第三章 救美刁蛮玉

　　“她便是尉迟霄雪，便是我的宝贝小雪吗？”在一片璀璨而又幽静的花海中，萧径亭目光望着一个穿着蓝色衣衫的美丽女子，难怪萧径亭刚刚进来的时候没有见到美人儿的身影，因为此时玉人正蹲在茫茫的花海中，而花园中扑面而来的尽是菊花的香味，便是连玉人娇躯上的幽香也差点掩盖过去了。

　　美人儿此时蹲在了花丛中，侧面对着萧径亭。在朦胧的灯火中，萧径亭微微有些陶醉地望着玉人雪白的脸蛋，长长卷秀的睫毛，泛着蔚蓝色的眸子，精巧秀挺的瑶鼻，还有精致红润的弯弯小嘴。由于此时玉人蹲着，所以修长丰腴的娇躯浮浮凸凸、玲珑起伏，显得越发的性感迷人，便仿佛是万花丛中的仙子一般。

　　“她这样打扮起来可是真的美丽了许多了，难怪那个瘦子看了以后会傻痴到那个程度！但是，她真的是小雪吗？”萧径亭不由心中暗道。因为那个女子的娇魇长得和尉迟霄雪一模一样，便是浮凸起伏的身段也是一般的，但是可爱清纯的小雪没有眼前的这个看来那么成熟，眉宇间，还有眸子中永远是绽放着如同天使一般令人怜惜的光芒，但是眼前的女孩没有，那同样美丽的柳眉和秋水瞳子却是散发着淡淡的哀愁，甚至是自怜，而目光投在一朵朵花儿上面也充满了怜惜。

　　而且在萧径亭的印象中，尉迟霄雪一直是穿着一件如同雪儿一般的白色裙子的，这个女孩却是穿着一件蓝色的拽地长裙，看来少了原来的天真烂漫，但是却多了几分冷艳娇媚。

　　但是也不像是尉迟霄雪的孪生姐姐，因为那个美丽的姐姐永远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眼前这个女子目光望着花儿虽然泛着淡淡的哀愁，但是整张娇魇却是充满了美好，没有一丁点儿的冷意，一点儿也不像萧径亭之前所见过的那个小雪姐姐。

　　“沧！”忽然耳边传来一声细微的兵刃声，让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动，心中再也不去理会那边到底是不是尉迟霄雪了，目光望着花丛中那个美丽的姑娘，将声音聚成一线，低声传音过去道。

　　“迟小姐，今天晚上有人要来你府上打劫你家的财物，你让你的父亲务必小心！”

　　萧径亭声音刚刚落下，忽然觉得整个空间的空气忽然猛的冷下了许多，因为忽然之间，那个姑娘美丽的娇魇瞬间变得冰冷起来，如同西北那群几千年不化的雪山一般。这倒是让萧径亭微微一阵恍然，心中暗道：“还真的不是小雪，而是小雪的姐姐，那个冷冰冰的姑娘，只是这个妮子在没有人的时候才会露出自己的真面目来！”

　　玉人缓缓从花丛中站直了娇躯，由于穿着高贵的拽地长裙，使得起伏的娇躯越发显得修长曼妙、凹凸弄显，比起之前的她真是美了许多。

　　“你是谁？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玉人美眸冷冷扫过整个院子，但是并没有发现萧径亭的藏身之处，玉手缓缓从腰间抽出长剑，两只美丽的眸子一扫之前的哀愁，瞬间变得充满了戒备。

　　“我是好人！”萧径亭心中微微一笑，接着传音过去说道：“要是专门有人来劫财的话，我或许不会来管这件闲事，但是在客栈中，我还听说了有人竟然要来府上劫走小姐，便迫不及待赶了过来了！”

　　玉人美眸微微一转，接着竖起晶莹可人的小耳朵仔细的倾听远处的动静，接着清冷的说道：“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虽然我还没有完全相信你的话！你现在可以出来了吗？”

　　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动，接着忽然眼角闪过一道亮芒，不由飞快朝花丛中的玉人传音过去说道：“小姐，赶紧屏住呼吸！来劫你色的人已经来到外面，正在趁着秋风放毒！”

　　玉人听闻后，柳眉一颦，接着飞快地将长剑放在花丛中藏起，娇躯飞快地蹲了下去，不发出一点声息，看来便仿佛是昏倒在花丛中了一般。

　　“应该可以了，这个迷药可是花了好几百两银子买来的，里面就是有一百个人也给迷倒了！”粗鲁汉子终究性急，听到里面没有一丁点儿声息，便从藏身之处站了出来，朝着那个瘦子说道：“待会儿那个小妞，你可得让我抱一段路啊，不然等下你趁机摸那小妞屁股的时候，我一定告诉老大！”

　　“是香臀儿！再说，我怎么会舍得去摸呢？那么圆那么香的臀儿，我怎么能够用手去亵渎呢！”瘦子顿时眼睛一瞪，接着眼睛一眯道：“我可是要在肥肥嫩嫩的雪球上轻轻地吻上一小口，从此以后便不再碰一个女人！你可不要告诉老大，我便让你抱她走一百步，但是只能搂着她的小腰儿！”

　　“不用告诉我，我已经来了！”就在两人要走进花园的时候，那个锦衣中年面色严肃地走了出来，朝瘦子和粗鲁汉子淡淡说道，接着一手抽出长剑，另外一手拿出一只包袱朝院子里面甩进，看来倒仿佛是跳进了一个人进来一般。

　　“这个锦衣中年倒是精明得很啊！”萧径亭心中暗暗笑道，接着了无声息地从怀中掏出一只瓷瓶。

　　“老大，那边还没有动手，你怎么就跑过来啦？”粗鲁汉子走到锦衣中年的身边，低声问道。

　　“我们破剑门无数高手，哪里用得着我去办这种大事！”锦衣中年竖起双耳朝里面听了一阵后，接着转头来朝手下两人道：“而且我很不放心你们，害怕你们会占了美人的便宜！”顿了顿，锦衣中年从怀中掏出一只瓷瓶，忽然说道：“我可是完美主义者！”

　　见到锦衣中年将瓷瓶放在鼻子底下重重一嗅，接着眉头猛的皱起，粗鲁汉子不由不解道：“老大，我们不是已经闻过解药了吗？怎么又闻一遍啊！”

　　“谁知道你们刚才是不是将买来的迷药全部给放了，保险起见！”锦衣中年淡淡回答道，接着将长剑放在背后，缓缓朝院子里面走去。

　　“嗯！你们刚才放的迷药也太多了吧？这味道怎么那么难闻啊！”锦衣中年走进园子后，顿时猛的皱起眉头，朝后面两人说道，接着本来显得淡淡的眼睛开始变得锐利起来，仿佛射出了一道有形的光线一般开始扫视整个院子，寻找着玉人的芳踪。

　　“你跟我上楼去找！”锦衣中年在院子中扫视一遍后，并没有发现在花丛中的美人儿，便朝后面的粗鲁汉子低声吩咐，接着朝那个瘦子小声说道：“你熟悉这院子，便在院子四处找找，看看能不能见到那个美人在哪里？”

　　等到粗鲁汉子和锦衣中年走进楼阁以后，瘦子早已经在院子里面转了一圈，此时正一脸茫然的站在院子中间，眼神也渐渐开始迷离，但是双眼仍旧在四处搜索着。

　　忽然，那个瘦子竟然走进了花丛。萧径亭心中顿时一惊，暗道：“他怎么可能知道那个小妞在里面啊？难不成是猜的不成！”

　　但是萧径亭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因为那个瘦子虽然步步都是小心翼翼的，而且手中也拿着兵刃，但是在走路的时候并没有将目光四处巡视，而是有目的性的走向一处地方，那处地方正是美人儿藏身的地方。而且那个瘦子是将明晃晃的利剑朝背后握的，显然是害怕利剑放在身前会不小心伤了藏在前面的美人儿。

　　“这里还藏着别人？”萧径亭心中猛的一动，接着两只眼睛忽然亮起，开始搜寻起整个院子的四处，却是没有发现任何身影，鼻子微微一嗅，果然除了菊花香外，还有两股淡淡的香味，却是萧径亭最熟悉不过的女儿家身上的处子幽香了。但是毕竟这里的菊花香味太浓了，萧径亭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闻出那道女儿家的幽香到底来自何处，而那边的瘦子已经快要找到花丛中的玉人了。

　　见到瘦子的身子微微的颤动，便是呼吸也渐渐变得急促起来，显然是已经见到了花丛中藏着的仙子了，所以心情忍不住变得激动起来。萧径亭手中不由暗暗扣起一只锋利的暗器，目光紧紧望着瘦子头上的重穴，确保能够一击而蹴，楼阁里面的那个锦衣中年确实不是好对付的。

　　忽然，那个瘦子竟然缓缓地停下了脚步，只是目光痴迷地望着花丛中的某一处地方，接着仰起头狠狠地摇了摇头，便转过身子轻轻地原路走回，接着面孔朝萧径亭这边转来，轻轻地摇了摇头，让萧径亭心中一阵惊讶，接着恍然大悟。

　　“原来另外的一个人便躲在我旁边一丈远的那颗桂花树上，而偏偏桂花香味更加的浓，掩盖了她身上的香味！”萧径亭心中微微一阵苦笑，接着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冠朝那边望去，却还是看不见一点点人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那边有人活动的气息，心中暗道：“那个人看来来得比我还要早，而且肯定已经看见我了，就是故意不发出声音罢了！真是足够狡猾的了。”

　　接着萧径亭嘴角微微一笑，便当作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般，还是待在树枝上一点声息也没有发出来，目光重新投在那个瘦子的身上，便仿佛不知道还有一个人就在那边的桂花树上一般。

　　“看来那个瘦子真的是被那个丫头迷住了，知道她在哪里竟然还装得不知道！”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叹，见到那个瘦子只是依依不舍地看了几眼，接着便当作什么也没有看见一般，开始目光茫然地在院子四处搜索起来。

　　“哎呀！”忽然萧径亭听到瘦子极低的一声惊呼，接着从怀中掏出一只小瓷瓶，拉开塞子，朝那个花丛中走去，看来是害怕那个锦衣中年过于精明，自己会回来搜索一遍，便要过去给花丛中的玉人解毒了。

　　就在萧径亭再次将暗器扣在手中的时候，忽然从楼阁上飞快地窜出两道人影，朝院子中大声喝道：“瘦子，赶紧屏住呼吸，院子里面还有迷药！”

　　“呀！”听到锦衣中年的叫唤后，除了瘦子的惊讶声音，还有两人落地的声音以外，萧径亭还听见了一声很小的惊呼声音，而且那声音显得非常的娇嫩动人，便是从隔壁的桂花树上传来的。

　　瘦子听到锦衣中年的话后，顿时飞快地转过身子，便仿佛从来没有见过花丛中的美人一般，接着连忙用手掩上鼻孔，猛的仗起长剑朝锦衣中年说道：“老大，这里肯定还有别的人，我们将他找来杀了！”接着目光射向另外一株桂花树上，脚下一点，飞快地朝那株桂花树上冲去。

　　“等等！”锦衣中年忽然猛的将瘦子拉住，两道目光如同利剑一般地射向瘦子，冷冷问道：“瘦子，你怎么知道那株桂花树上有人啊？你怎么不说另外一株桂花树上有人啊？”

　　瘦子顿时站定了身子，缓缓地将长剑放在身后，手指不经意间微微一动，接着目光对上锦衣中年说道：“老大你看，整个院子里面只有桂花树中才能真正藏得住人，而外面的这株桂花树在灯火的照射下比较容易显身，倒是里面那棵，正好在灯火照不到的黑影下，所以一般人都会藏在那里的！”

　　锦衣中年目光亮烁地盯着神情面色倘然的瘦子，接着微微一笑道：“瘦子啊，看来你还是聪明得很啊，竟然知道这个道理啊！”接着缓缓抽出手中的长剑，目光冷冷射向那株桂花树道：“趁着我们现在还有一丝力气，上去将那个藏在树上的人给杀了！”

　　瘦子面上一喜，猛的仗起长剑飞快地朝那株桂花树飞驰而去。

　　“啊！”寂静的夜空中传来一声凄厉的声音，让萧径亭心中顿时猛的一颤。接着那声凄厉的声音顿时被掩回了喉咙，瘦子刚刚叫出声后，便飞快地用自己的双手掩住了嘴巴，不让自己接着叫出声音来，但是目光却是不可置信地望着后面的锦衣中年，紫红的鲜血随着指缝中缓缓流出。

　　“瘦子？老大，为什么？”粗鲁汉子顿时眼睛都要睁裂了一般，目光同样充满了不可置信，眼球赤红的盯着地上抽搐的瘦子。

　　锦衣中年目光充满了怜悯地望着地上的瘦子，缓缓说道：“对不起，兄弟，我知道你喜欢迟家小姐得很，刚刚你好像从花丛那边走过来，神情还紧张得很，是害怕我发现那个迟家小姐吗？那边的桂花树或许是有人，但是你要我们杀了他，而不是要我们赶紧逃跑，恐怕是害怕那个躲在桂花树上的人会伤害到迟家小妞吧！”

　　见到瘦子眼睛猛的亮起，望向自己的目光中充满了央求，身子抽搐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锦衣中年轻轻一声叹息道：“瘦子，要是因为这些事情我肯定不会向你下手的！我们都支持不了多久了，要是等下我向迟家小姐下手的时候，你忽然朝我动手了，我该怎么办？要是我们打得两败俱伤，那桂花树上的人冲下来朝我们两人动手了，你说我们逃得过吗？”

　　“既然你知道你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那为何现在还不动手，还要在这里废话浪费时间呢？”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心中怔地恍然，目光朝那边的桂花树望去，发现那边也是没有一丁点儿的声息。

　　锦衣中年拉着粗鲁汉子，静静地站在院子中间，良久以后朝那株桂花树上望去道：“这位兄台，这里后来的迷药是你下的，大家都不是好人！所以心思都一样，我用迷药是想迷倒迟家小姐将她带走，想必你也是这个目的了，所以现在我将迟家小姐让给你，我和我的人这就出去，希望树上的朋友你不要出手攻击，如何？”

　　再等待了良久，那株桂花树上没有传来任何一点儿声息，而院子中间的锦衣中年和粗鲁汉子的身子开始微微摇晃起来，双目也渐渐迷离起来。

　　“既然阁下没有说话，那我们便要走了！至于我这个兄弟的尸体，他算来也是为兄台死的，我便也要带走了！”锦衣中年将长剑放进剑鞘中，目光虽然一直盯着里面的桂花树，但是却没有走上前一步，说完后，更是将长剑扔在了地上，抱起地上的瘦子便要朝外面走去。

　　“嗯！”锦衣中年抱起瘦子后，刚刚走出两步，忽然身子一阵摇晃，和边上的那个粗鲁汉子猛的齐齐摔倒在地。

　　萧径亭此时不由将暗器紧紧扣在手中，耳边紧紧听着那边的动静。但是那边仍旧是一片寂静，心中不由暗道：“那边到底是哪个女子啊，心智竟然这般厉害，这么久了竟然没有丝毫的动静，也没有发出任何的声息？”目光望着地上的锦衣中年，心中微微一阵冷笑。

　　“那个尉迟小妞不是被我的迷药迷倒了吧？不然她心思竟然也这么坚硬，见到瘦子为她而死了，竟然硬忍着没有发出一丝声息！”萧径亭接着将目光望向菊花丛中的玉人，竟然是一点点声息也没有听到。

　　“哼！”锦衣中年脚下微微一阵摇晃，接着缓缓地从地上站起身来，接着朝那株桂花树上一阵冷笑道：“兄台，要是英雄你就下来，不然在下可真的不客气了啊！”

　　“轰！”忽然传来一声巨响，让锦衣中年身子猛的一阵颤抖，便仿佛要软倒在地一般，接着听到远处传来密集的打斗声音，还有兵器撞击的声音，还有人惨叫的声音。

　　“我要受不了啦！你赶紧出来！”锦衣中年朝那株桂花树上大声喝道：“不然我就要上去杀你啦！”

　　“吟！”就在锦衣中年拾起地上长剑的时候，忽然从他袖子中飞射出去一道寒芒，呼啸地朝那株桂花树射去。

　　“飕飕飕！”接着锦衣中年没有给那株桂花树上的那人任何机会，袖子中的白芒如同满天花雨一般朝树冠上射去。

　　“呼！”那颗桂花树猛的一震，那无数道细细的白芒射进了黑色的树冠后，无数朵还没有开出来的花骨朵混着无数的树叶纷纷落下，洒落了一地，让萧径亭心中不由一阵惋惜。但是那边却是没有发出任何一点点的惨呼，甚至连那些飞针射进的声音萧径亭也听得清清楚楚，不是射进血肉的声音，依稀是射进了树干中了。这让萧径亭心中猛的一震，躲在旁边那棵桂花树上的女子竟然厉害到这个程度，在没有发出任何声息的情况下，竟然躲开了那么多暗器的袭击，而且那锦衣中年发射暗器的时候还是那样的趁机，那么的让人看不出一点端倪。

　　“呵呵！”而射出那么多暗器后，也让锦衣中年耗去了剩余下来所有的真气了，此时的他面色惨白，身子微微一颤，脚下明显的一软，险些瘫倒在地再也爬不起身子。

　　“哈哈！”锦衣中年得意的一笑，接着微微有些踉跄地朝花丛走去，虽然目中尽是淫秽的光芒，但是锦衣中年的眉宇还是皱得紧紧的，手中也紧紧握着长剑，没有一点点的放松警惕。

　　“美人儿，你是我的了！”锦衣中年走进花丛后，便见到软倒在里面的美丽玉人，虽然没有见到美人儿的脸蛋，但是那丰腴迷人的娇躯曲线让他双目猛的烧起，接着面上浮上一股赤红，嘶笑着便朝美人儿卧身的地方扑去，顿时踩踏了无数的美丽菊花。

　　“吟！”忽然猛的一道剑光亮起，软倒在地的美人忽然猛地弹起，手中的酝酿了许久的长剑猛的刺进了锦衣中年的胸膛，一阵撕开血脉的声音后，萧径亭便见到雪白冰冷的剑尖从背后穿出，上面凝着一颗颗鲜红的血珠，顺着剑刃一滴滴地摔落在地。

　　“飕飕飕！”与此同时，萧径亭手中的暗器如同连球箭一般飞快地射进了锦衣中年的后背。

　　“啊！”锦衣中年的笑声尚未落下，喉咙中接着传来一声尖厉的惨呼，身子猛的一震，口中顿时喷出一口血雾，将身边的菊花压倒了一片。在他倒下后背，显然……

　　“哼！”玉人美眸厌恶地瞥了一眼躺倒在地的锦衣中年，美眸冰冷地朝萧径亭所在的桂花树上望来道：“你现在可以出来了！”接着忽然见到从桂花树中飞来一道雪白的寒芒，竟自朝眼前飞来，芳心顿时猛的一惊，接着玉足一蹬，整个曼妙迷人的娇躯如同蝴蝶一般的飞快飘开，美眸射出一道愤怒的寒芒，朝桂花树上的萧径亭狠狠望来。

　　“叮！”发出一声尖锐的撞击声，接着锦衣中年手中的长剑被一股凌厉的力道带起，凶猛地射出几丈之远，最后刺在花丛边上的一棵树干上，尚在不住的摇晃。

　　“噗！”接着另外一颗暗器猛的射进地上锦衣中年的身子，而此时锦衣中年的手臂还是高高举着的，而身子才真正的重重砸落在地。

　　“小姐，你怎么样？”就在玉人微微有些惊魂未定地望着地上终于不动的锦衣中年的时候，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音，而远处打斗的声音越来越响，甚至连站在院子中的美人儿也能够听见了。

　　“小姐，小姐！府里出事了。老爷不放心小姐，特让小的过来保护小姐！”那群握着兵器的人走到外面围墙的时候，不由焦急地朝里面叫唤，并不敢闯将进来。

　　美人儿美眸微微有些紧张地朝另外一株桂花树上望去一眼，发现仍旧是没有传来一点儿声息，柳眉不由微微一颦，接着朝外面俏声冷道：“我这里没有事情，你们赶紧退开十丈开外。要是听得见里面的说话声，便马上自己刺聋了耳朵！”

　　“是！”听到里面玉人传来安稳的声音，外面群人声音顿时一阵放松，接着齐齐退到远处，静静站立，一动也不敢动。

　　没有等到美人儿说话，玉人的美眸刚刚朝这边望来，萧径亭手中抽出长剑，脚下轻轻一点便从树上飞下，飘落在院子中，不顾美人儿充满警惕的冷冷双眸，仗起长剑飞快地将美人儿的娇躯护在身后，双目冷冷地盯着另外一株桂花树上。

　　不顾后面美人儿充满不解的目光，萧径亭目光冷冷的盯着另外一株桂花树上，而那边仍旧是没有一点儿声息，不由让萧径亭大是不解。

　　“嘤！”接着萧径亭听到后面传来一声婉转的娇吟，目光顿时猛的一紧，眼角警惕地盯着那株桂花树，飞快地转过身子，见到后面美人儿的美眸正是一片迷离，娇躯微微一阵摇晃，便要软倒在地。

　　萧径亭身子飞快地移动，双手一伸，便要扶住美人要倒下的娇躯。

　　“不许碰我！”玉人的美眸顿时一冷，接着长剑猛的朝萧径亭面前指来，接着用力地拄在地上，双目警惕地盯着前面的萧径亭。

　　萧径亭微微一笑，从怀中掏出一只瓷瓶递给了美人儿，道：“轻轻闻一下就可以了！”

　　美人儿先是充满怀疑地朝萧径亭望来一眼，接着伸出雪白美丽的纤手接过萧径亭递过去的瓷瓶，放在鼻子底下微微用力一闻。

　　“嘤！”美人儿一声惨呼，接着柳眉难过地颦起，美丽的眸子便连泪水也流出来了，赶紧将那只瓷瓶放得远远的，不敢再闻上一下。

　　“哈哈！”萧径亭顿时哈哈大笑，从美人儿的小手中接过那只瓷瓶微微笑道：“我早就说过轻轻闻上一下就可以了，这个东西臭得很的！”接着将瓷瓶揣进怀中微微一笑道：“这个东西还贵得很，迟小姐刚刚闻完后没有盖上盖子，就已经浪费了好几十两银子了！”接着手中飞快扣上数枚暗器，手掌猛的一张，一把暗器顿时飞射而出。

　　“啪！啪！啪！……”无数暗器射进了树枝中，整棵桂花树猛的一震，接着花骨朵儿混着无数的树叶纷纷落下。

　　“呼！”接着一道黑影也随着飘了下来，不，是摔落下来。

　　“啊！”虽然在萧径亭的意料当中，但是萧径亭还是一声惊呼，接着不由有些哭笑不得。让锦衣中年还有自己万分防备的那个人，一直没有出声，让人充满恐惧的那个人，竟然早已经被萧径亭的迷药给放倒了。

　　萧径亭脚下一点，整个身子飞快弹射而去，在那个黑影摔在地上之前接住了她，顿时满怀的幽音，抱在怀中的娇躯不但修长曼妙，而且柔若无骨，让萧径亭着实心中一荡。

　　“这个小妞的身材真是会迷死人的，看来那么曼妙苗条，但是抱在怀中却是肉肉的，软软的，该高的高，该低的低！该凸的凸，该凹的凹！香喷喷的直让人想要犯罪！”萧径亭瞥了一眼抱在怀中美人的曲线，心中暗暗笑道。接着目光落在美人儿的面上，果然戴着一张黑色的面巾。

　　“啊！”萧径亭轻轻揭下了那张黑巾后，更是一阵惊讶。原来这个美丽的小姑娘，竟然是今天白天在客栈楼上见到的那个又漂壳，又骄傲的少年公子，也就是那个好看的西贝货。

　　“这个孩子来这里做什么，莫非也是来看这个美人的吗？！”萧径亭望着这张美丽绝伦的小脸良久，发现这个美丽的孩子就算在昏倒的时候，还有一股惊人的美丽。由于美眸闭着，使得长长的睫毛显得更加的美丽，瑶鼻又巧又挺，精致漂亮得如同雪白的玉石雕琢而成的一般，简直让人连碰也舍不得碰上一下。

　　不过这个骄傲的丫头就算在昏倒的时候，微微翘起的红润小嘴还是微微地撅着，又巧又软的，让人几乎忍不住要上去轻轻地吻上一记。

　　“这小丫头现在就长得那么好看，长大了可还得了啊！”萧径亭心中微微一笑，接着又从怀中掏出那只瓷瓶，拉开塞子放在美人儿的瑶鼻底下，轻轻地吹了一口气。

　　“嘤！啊！臭死啦，臭死啦！”美人儿睫毛微微一阵颤抖，便幽幽醒过来，接着马上用小手掩住了瑶鼻，俏声叫道，竟然臭得连眼泪都流了出来了。

第十五卷 第四章 西贝美人的目的

　　“啊！”美丽的丫头接着一声尖呼，娇躯猛的用力便要从萧径亭怀中挣扎起来，由于刚刚醒来，所以身子还酸软无力，又重重砸回在萧径亭的怀中，不由美目一冷，愤怒喝道：“丑八怪，你快放开我，快放开我，你脏死了！不然我杀了你！”

　　“刚刚那个锦衣中年明明射了许多暗器在她身上，怎么一点事情也没有啊！”萧径亭见到小姑娘的叫声中没有一点不适的地方，但是身上的黑衣却是破了许多处，眉宇一皱，大是不解，见到美人儿胸前的破洞最多，不由伸手朝美人儿的酥胸口摸去。

　　“你敢？！”见到萧径亭的一只手竟然朝自己的胸前摸来，小姑娘美丽的脸蛋涌起一阵惊骇，接着眸子射出一道充满威严和冰冷的目光，仿佛那两道美丽的柳眉也变得神圣而不可侵犯起来。

　　“啊！”萧径亭微微一笑，手掌没有丝毫犹豫便覆盖上小姑娘的酥胸，惹得玉人一声惊呼后，竟然昏迷过去，只是眉宇间还残留着一股厉害的味道。

　　感觉到背后射来一道冰冷的目光，萧径亭微微一笑，手掌并没有按上小美人微微隆起的部位，而是放在胸膛上方微微一阵摸索后，果然，手掌下面传来一股不同于其他衣衫的感觉，软中带硬，接着萧径亭又摸到了刚才锦衣中年射出的暗器，此时正整整齐齐的粘在那层又软又硬的东西上面。

　　“嘶！”在背后尉迟玉人微微一声惊呼中，萧径亭轻轻扯下小美人外面的衣衫，露入萧径亭眼帘的是一件看来仅仅只是漂亮一些的雪白中衣，萧径亭拉起中衣的一角，运起内力稍稍甩劲一扯，发现这雪白的中衣竟然丝毫未损害，甚至没有丝毫的变化。

　　萧径亭虽然伤得厉害，浑身的真气没有剩下多少，但是这段日子一直在恢复当中，就算没有恢复，仅仅只剩下受伤时候的内力，也足够将一条粗粗的麻绳轻松地扯断了，但是这件中衣却是丝毫未损，显然是件世间罕有的宝贝了。

　　“我说刚才那如同满天花雨的暗器怎么没有要了这个小姑娘的小命呢？！”萧径亭面上微微一笑，接着抽出手中的长剑，扯起那件雪白中衣的一角，微微用力一割，竟然还是连一条丝线也不能刮断，萧径亭心中一讶，运上一丝真气割将下去，方才在那件宝衣上留下一道小口。

　　这下连边上的尉迟美人的好奇心也被勾起一些了，款款走上两步，美眸也投在那件雪白的中衣上面，见到萧径亭目光还盯在小美人的胸脯上若有所思，不由冷冷一笑道：“你要是想要拿走这件宝衣便随便，不用顾忌我在这里，这是别人的闲事，我是不理会的！”

　　萧径亭不好意思的笑笑，刚才他的目光并没有落在那件宝衣上，而是落在了怀中昏迷的小美人微微隆起的酥胸上。从他的视线望去，还有根据他在女人身体丰富的经验上，小美人儿的酥胸虽然只是微微隆起，但是那隆起的痕迹微微有些可疑，因为在小美人胸脯的上面，竟然还有一股美肉圆圆隆起的痕迹，而且刚才他下手的地方本来应该只是柔软而已，毕竟那里还不到乳房的边缘，但是萧径亭触手之下却是发现不但滑腻娇嫩，而且还有无比美好的弹性，显然是小美人儿用东西将乳房给绑住了，所以柔软的乳肉便被挤到了胸脯上面了。

　　“看这个小丫头可能还不超过十五岁，怎么就有这样妩媚的身子了？！”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动，接着飞快掩好小美人的衣衫，拇指在她柔软的人中微微用力一按。

　　小美人儿这次不再是幽幽醒来，而是猛的睁开了美眸朝萧径亭冷冷盯来，宝石一般的瞳子微微一颤，美目顿时红起，眸子也顿时蕴满了泪水，朝萧径亭冷冷问道：“你将我怎么了？！”

　　“没有怎么样？只是想弄清楚为什么你中了暗器而没有受伤！”见到小丫头仰起玉颈的模样如同一个公主一般，萧径亭转开目光微微笑道：“虽然你长得好看，但是你那平平的胸部我可没有兴趣！”

　　“沧！”忽然，一道冰冷的长剑横在小美人娇嫩的粉颈上，将她冷冷盯着萧径亭的目光吸引过来，接着顺着雪白的剑刃见到了握着宝剑的主人，正是一直站在边上的那个美丽的尉迟美人。

　　“你是谁？你为什么来这里？你来这里做什么？是谁让你来这里的？”尉迟美人仿佛比她手中的利剑还要冰冷，直直盯着小美人儿美丽的脸蛋，静静说道：“要是你不说出来，我先将你的脸给刮花了，然后再杀了你！”

　　萧径亭闻之吓了一跳，他和眼前的这个尉迟美人接触得很少，在他印象中，这个美丽的女孩只是不喜欢说话而已，没有想到行事却是这般的狠辣，和尉迟小雪的天真可爱一点都不一样，不过看来竟然一点也没有让人讨厌，反而如同冰山的模样让男人充满了征服的欲望。

　　小美人儿美眸也竟然丝毫不让地对视上尉迟的冷冷双目，接着在萧径亭的怀中仰起玉颈，不屑一笑道：“我是什么也不会说的？要是想让我说出来，你便来求我吧！”见到尉迟玉人脸一寒，小美人小嘴一抿道：“你要是想要划破我的脸，便随便划吧！我也不会太心疼了，我恨透了我这张脸了，长得这样只会引起这些混蛋男人龌龊的想法！才会给我带来祸事！”小美人说到这里的时候，美眸闪过一道微微的戚色，接着更加骄傲地仰起小脸道：“只是这张脸我自己看了也喜欢，舍不得自己下手划破罢了！”

　　尉迟听到小美人儿的话后，微微一讶，接着颦起柳眉冷冷道：“你不怕我划破你的脸，那要是我剥光你的衣衫，然后让外面那些男人来看你的身子，你害怕吗？！”

　　“你敢？！”小美人儿柳眉微微一颤，便是连红润美丽的小嘴也顿时变得没有血色，微微颤抖着朝尉迟说道。

　　尉迟美目一冷，接着手中的长剑猛的滑落。

　　“嘶！”顿时小美人儿身上外面的那件衣衫被划为两半掉落在地，使得小美人儿露出一身雪白的中衣，将修长曼妙的娇躯衬托得玲珑有致。

　　“你闭上眼睛，也不能碰我一丝一毫！”小美人儿一声惊呼后，出乎萧径亭意料，她并没有如同寻常女子一样大呼小叫起来，而是转过美眸朝萧径亭冷冷一声喝道，接着美眸望向尉迟微微一笑，静静道：“没有想到你竟然真的刮破我的衣衫了，没有一点犹豫！要是我说我今天来这里是为了偷你家的金银，也没有人指使我，你信不信？！”

　　“偷东西？这个小姑娘身上的那些东西没有一样不是价值千金的东西，而且那气质和说话的口气都带着无比的优越感，哪有一点像偷儿啊？！”

　　尉迟美人闻之美眸微微一讶，接着忽然从外面传来一声尖利的响声，接着那边打斗的声音，还有人受伤的惨呼变得更加的凌厉起来，使得她不由微微变得急切起来。

　　“迟小姐，我有办法将来的两伙强盗都赶走！”萧径亭忽然朝尉迟微微一笑说道。见到他美目望来，萧径亭接着说道：“但是等下我要成为小姐身边的一个护卫，让我押着这个小姑娘！”

　　尉迟冰冷的双眸顿时紧紧射进萧径亭的双目，良久之后点了点蛾首，接着朝外面的那群护卫俏声喝道：“你们进来，将院子里面死了的人还有昏倒的人都看好了，不可出现一点泄漏！”

　　“是！”外面齐齐一声断喝，接着踏着整齐的步子朝里面走来，根本没有一点寻常府邸护卫的模样。

　　宽敞的大厅上，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地上已经是躺了一地的尸体了，而且更多的是穿着黑衣、蒙着黑巾的带刀汉子。

　　为首的蒙脸汉子手中的大刀不知道砍了多少人了，甚至连锋利的刀刃都砍卷了，但是那群人还是源源不断的涌来，而且让他无比惊讶的是，这么一个大富的府邸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好手，自己本来带来百来多的好手是准备运金银财物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全部参战了还掌控不了什么局面，而且自己手下武功超群的手下竟然一个个的躺在地上成为了尸体，这让他心里变得无比的怀疑。

　　就在他准备下令撤退的时候，忽然院子里面又闯进一批人来，而且奇怪的是，他们虽然穿着灰色的衣衫，但是蒙在脸上的布却是白色的。尽管蒙着脸，但是这群人看来怎么也不像强盗，更加不像是穷凶极恶之辈，只是下手的时候和自己的手下们一样的干脆，而武功却是比自己的手下要高上许多，却不是那样的狠毒，在他们手下，迟府的人只是受伤，并没有丧命。

　　颇有城府的他见到那群灰衣人进来之后，便只是朝迟府的人攻击，并不对自己的人下手，他很快就打消了撤退的主意，让自己的手下跟在那群灰衣人的后面对迟府的人冷下杀手。

　　整个大厅分为两个部分，穿着下人服饰的迟府护卫目光凛凛的仗着长剑，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却长得整整齐齐的，将长相慈和的迟老爷护在身后。在他们的前面，数十个灰衣人双目紧紧地盯着护卫手中的兵刃，目光中出乎意料的并没有任何的贪欲，或者是凌厉，甚至那一道道眸子中反而渗透着一丝坚毅的无奈。

　　迟老爷面色慈祥，任谁看了也是属于那种既有城府又是心地善良的那种，在明晃晃的刀光中，他的面上找不到一点点的惊慌。见到大门外面几个手下手中拿着兵器便要冲进来，接着一人焦急地朝外面跑去，面上不由浮上一道威严说道：“迟安，不要出去叫人，他们和你一样不会武功，这里刀光剑影，不要给伤着了。”接着对站在门外拿着武器的下人微微一笑道：“还有，你们的心思老爷我领了，赶紧去找一个地方躲起来，等到府里安静了才出来！”

　　“陈锦衣那个混蛋怎么现在还不来，不知道迟家小姐可劫持到了没有？不是这混蛋贪色给带走了吧？！”蒙着黑巾的破剑门首领心中虽然无比的焦急，但是露在外面的眉毛和双目却是显得得意无比，缓缓从人群中走出道：“迟老爷真是心疼下人啊！这样如何？您说出您的藏金库在哪里，然后再将钥匙拿出来，我们保证再也不伤府里的任何一个人，也不损坏府里的一草一木，就是以后的日子里面，再也不打贵府任何生意的主意，甚至还在暗中照料您的生意，如何？”

　　蒙黑巾的首领说完话后，接着转过目光朝那群灰衣人望去道：“至于我们，便好办得多了！等到那些金银到手之后，再商量如何分配如何？！”

　　中间一灰衣人目光朝他望来一眼，接着便不作丝毫理会，仍旧是将目光紧紧盯在人群守护中的迟老爷。

　　“迟老爷，这样您应该可以接受吧！我想府里面的这些东西还不到您掌握的财产的三成吧，有了命以后才能享受那些富贵。让您拿三成的财富换取自己的性命，这个生意还算合算吧？！”破剑门为首的也不在意灰衣人的冷淡，目光望向迟老爷，目中的笑意变得更加的浓烈了。

　　“按照尊驾的话，老夫倒是合算得很啊？！”迟老爷虽然面上沉稳若定，但是心中却是无比的惊骇。虽然他的府邸不在洛阳城中，但是竟然让上百人的强盗窜进了府里，而且这群强盗的武功竟然高到这个地步了，这里不可能没有权势场上的猫腻，再说强盗抢劫哪有抢那么多银子的，除非是……

　　而让他更加奇怪的是这群灰衣人，武功比那群强盗还要高，但是一个个却是气势凛然，下手也不狠毒，甚至目光也没有如同那群强盗一般充满了噬血的光芒，倒是充满了坚毅，便仿佛是长安城中的……。想到这里，迟老爷心中猛的一动，接着见到无数道目光紧切地朝自己望来，不由微微一笑道：“但是老夫天生就是守财奴啊，要是让尊驾搬去了那些金银财宝，那日后老夫肯定心疼得生不如死了，所以尊驾的要求老夫是不会答应的！”

　　为首的破剑门蒙面汉子面色顿时一冷，接着眉头微微一耸，那道笑容又重新回到他的双眼，朝迟老爷微微一笑道：“听说迟老爷有一个长得和天仙一样的女儿，在下仰慕已久，所以刚刚进贵府的时候，便已经叫人去请她了，而且我那群兄弟有个毛病，就是好色！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好色，他玩起女人来可没有一点怜香惜玉的，有好东西总是叫十几个兄弟一起分享的，要是迟老爷说出藏金库的位置，说不定在下还能够阻止他们！”

　　“你们！”迟老爷一直微笑的脸猛的变色，射出的目光如同利剑一般的凛人，他不是那么容易被唬弄的，但是自己派去那么多护卫去尉迟凌霜那儿，到现在却还没有一个人回来禀报，关怀则乱，使得从来都是一副慈祥模样的他顿时变得凌厉起来。

　　尉迟凌霜平时虽然冷冰冰的对谁也不理会，但是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公主的侍女而待人无礼，对迟老爷这个名义上的父亲更是尊敬得很。而迟老爷一心为魔门经营财物，终身未娶，也没有什么子女，对待尉迟凌霜更是疼爱无比。

　　见到为首的黑衣人被自己的目光一阵惊骇，迟老爷顿时冷下面孔，冷冷说道：“尊驾，老夫就这么一个女儿，要是有任何闪失，我保证你们今天来的人全部会死，而且是那种最惨的死法，甚至是你们的父母兄弟，妻儿孩子也统统休想活命！”

　　为首的黑衣人心中暗暗一惊，接着眉毛一松，朝迟老爷微微一笑道：“原来平常的迟大善人只是一张假面孔而已啊，而您家里面的这些东西也肯定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吧！放心，您刚才说的话我就当作没有听见一般，要是您说出藏金库，我便让人放了你家小姐，不然……”他的话还没有说出，忽然胸口一屏，一股冰冷而又黑暗的力道猛的朝他压来，顿时让他呼吸也觉得困难起来。

　　“爹爹！”就在大厅中的空气越来越凝重的时候，外面传来一声清冷但是又无比娇嫩动听的声音，让面色冰冷的迟老爷面孔瞬间解冻，接着整个压抑的空气顿时疏散开来。

　　“迟儿，你可受伤了吗？”迟老爷目光朝门口望去，面上涌起一阵狂喜，还没有见到人进来便紧张问道。

　　“没有！”尉迟凌霜款款走进大厅，整个大厅仿佛也猛的一亮，接着一黯，因为所有的光芒都集中在了她那张美丽的娇魇上。那群护在迟老爷身前的护卫纷纷垂下目光，不敢朝美人儿望去，而那群黑衣人却是目光大盛地望着尉迟凌霜美丽绝伦的玉脸，还有修长浮凸的娇躯曲线。

　　尉迟凌霜的后面正是貌不惊人的萧径亭，虽然自己的这张脸是假的，但是萧径亭在走来大厅的路上还是给自己的假脸做了处理，使得他看来更加的平常，至于他胁持的这个小美人，也已经被他用黑巾蒙住了玉脸，就连玲珑的娇躯也被他裹了一件宽大的衣衫。

　　“少主？！”虽然小美人儿浑身都被盖得严严实实的，但是那群灰衣人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是自己的小主人，坚毅得没有表情的目光也首次猛地一动，接着朝尉迟凌霜静静说道：“请这位小姐放过我家小主子，要是我家小主子受到一丁点的伤害，日后的后果不是你能够承担的，就是贵府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尉迟凌霜丝毫不为所动，美眸扫了一眼地上的尸体，美眸涌起一阵悲伤，接着抬起娇魇朝面前众人冷冷说道：“这里面的人是谁杀的？！”

　　穿着灰衣蒙着白巾的为首武士从人群中走出，道：“我们与贵府的人无怨无仇，所以只是将他们打昏了而已，死了的这些都是这群不知名的强盗杀的！”灰衣首领不卑不亢说道，接着眉宇微微一动道：“当然，要不是因为我们来了，这群黑衣强盗也杀不了府上那么多人，所以算来府上人的死和我们也不无关系！”武士首领目光望上尉迟凌霜的娇魇，目光中没有任何的色欲，恭敬说道：“但是这些都不关我家少主的事情，请小姐放过我家少主？！”

　　尉迟凌霜并没有说放还是不放，美眸盯着那位武士首领，冷冷问道：“那你们来我家的目的是什么？”接着转过玉脸朝萧径亭望来道：“只要他不回答，或者是撒谎，你便杀了她！”

　　灰衣武士首领面色微微一变，接着仰起面孔说道：“小姐这句话或许就已经给贵府带来祸事了！”

　　尉迟凌霜美眸顿时一寒，冷冷说道：“你是在威胁我吗？！”

　　“不是！”灰衣武士首领正声说道：“只是我家少主一贯来骄傲得很，不容得人家这样说话的！至于这次我们为何来贵府……”接着隔着黑巾浮上一道苦笑道：“那都是因为我家少主的命令，但是我家少主也没有什么恶意的，她是小孩子心性，听到有人要抢贵府的财富，无聊下便也要做一回强盗的瘾，要尝试一下劫富济贫做大侠的滋味！我们是奴才，虽然这个命令有些胡……，但是也是不能违抗的，至于这群黑衣强盗，和我们没有任何瓜葛！”

　　听到这个灰衣武士首领的话后，萧径亭心中顿时一阵苦笑，接着目光朝怀中的这个已经被自己点到穴道的小美人望去一眼，然后垂下目光朝尉迟凌霜传音道：“让他们杀了这群黑衣强盗，我们便放了他们的少主！”说完后，萧径亭心中不由一阵思量，到底这个小美人儿是什么身份，手下的护卫武功竟然那么的高，而且还是那样的忠心耿耿。

　　尉迟凌霜美眸朝中间的迟老爷望去一眼，接着目光朝那个灰衣武士首领望去一眼道：“要我放了你家少主也可以，但是你们必须将这群黑衣强盗全部杀了。”然后朝迟老爷问道：“爹爹，我这样做可合适吗？”

　　“爹爹听你的！”迟老爷没有一丝犹豫，眉头一皱道：“这群人杀了我们府里那么多弟兄，不替他们报仇，我无法向他们的父母妻儿交代！”

　　灰衣武士首领目光望向那群黑衣人便没有那么客气了，冷冷望去一眼，淡淡地说了一句道：“得罪了！”接着朝手下一挥手道：“杀了他们！”

　　顿时，迟府的护卫们带着仇恨，凶猛地朝那群黑衣强盗刺去，而那群灰衣武士更是出剑如电，招招致人于死地，在杀人的时候竟然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

　　“呼！”在刀光剑影、血光飞溅的时候，一道黑影忽然猛的从人群中窜出，而他前面的一个黑衣同伴被他一手掷出，顿时被刺成了肉酱。然后那道黑影飞快地朝大门外飞去，没有一丝犹豫，甚至连劫持尉迟凌霜做人质的心思也没有。

　　“哪里跑？”尉迟凌霜本来是目光淡淡地望着厅中的厮杀，见到那名阴毒的黑衣首领飞快地窜出，不由柳眉一颦，手中长剑飞快地仰起，脚下一点，整个娇躯飞快地射出，朝逃出的那人刺去。

　　萧径亭心中一急，脚下一点，抱着那个小美人飞快地跟了上去。

　　“叮！”一声激烈的撞击声后，尉迟凌霜的长剑猛地砍上了那名黑衣首领的回头一剑，飞快跃出的娇躯顿时猛的一颤，接着一阵摇晃，落回地上的玉足一直朝后跄踉，娇躯一软，便要摔倒在地。

　　“嗯！”只见空中接连飞出几道白光，瞬间便飞向逃走的那人。那黑衣首领耳朵猛地竖起，后脑便彷佛长了眼睛一般，飞快地躲开，但是那冰冷的暗器却是连成一串般，在他躲开了三记后，终于后面的三道白光飞快淹没在他的身子中，惹得他身子一阵踉跄，接着背后喷出一道血雾，整个身躯飞快的朝外面冲出。

　　萧径亭放完掌中的暗器后，飞快移动身子站在尉迟凌霜的身后，伸出一手将她要摔倒的娇躯扶住。

　　“嘤！”尉迟凌霜感觉玉臂被人抓住，接着身后一热，眼看自己美好的娇躯便要撞上身后那人，连忙用力向前一冲，终于没有让自己的粉背碰到那人的身子，只是胸口一阵翻涌，一口鲜血顿时从小嘴中喷出。

　　“放心，小姐，就算你刚才撞进来，也是撞到这个小丫头的身子，不会让我占到便宜的！”萧径亭手中微微一阵用力，让尉迟凌霜站稳后便飞快地放开她粉嫩如藕的玉臂，微微笑道。

　　尉迟凌霜站稳之后，玉手轻轻地擦拭去小嘴上的鲜血，转过玉脸，美眸忽然望向萧径亭的面孔，美丽的宝石眸子中闪过一道异色，玉脸一阵茫然，接着便朝大厅里面走去。

　　大厅里面，那群黑衣人早已经被杀光了，而慈祥的迟老爷正在和那个灰衣武士首领说话。那群灰衣武士早已经将蒙在脸上的白巾揭下了，那名首领一直客气地应着迟老爷的话，但是话却是很少。迟老爷也不以为许，微微笑道：“你家少主真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啊，让你们蒙着白巾在晚上出来抢劫，不是故意让人发现吗？”

　　见到武士首领的目光朝自己望来，尉迟凌霜玉手朝萧径亭挥了挥，道：“将他们的少主解穴，然后放了！”

　　“是！”萧径亭手指在小美人身上点上一指，玉人嘤咛一声便幽幽醒来。

　　“啊！”没有等到小美人儿站稳了，萧径亭耳边忽然传来一阵惨呼，心中猛的一动，那个活着的锦衣中年还有那个粗鲁汉子千万别死了，他还有话要问呢。他顿时朝尉迟凌霜躬身一礼，没有等到小美人儿完全清醒过来便飞快地朝刚才那个菊花院子跑去。

　　“啊？怎么是她啊？”在菊花丛中，一个美丽的女子手中的长剑上沾满了鲜血，而凌厉美丽的眸子带着微微的蓝色，自己竟然是那么的熟悉，只是有段日子没有见到了。

第十五卷 第五章 丹儿的暧昧

　　“丹儿？”虽然在花丛中的美丽女子此时美丽而又骄傲的娇魇上正戴着一张朦胧的面纱，但是那双泛着淡淡蔚蓝的眸子充满了天生的妩媚和狡猾，还有草原女子特有的娇躯惹火曲线，更加重要的是美人儿手中的剑法，让萧径亭一下便认出了眼前在丛中手握宝剑的女子就是自己妻子的师姐丹儿。

　　丹儿丰满浮凸的娇躯此时穿着一件笔挺的粉红劲装，使得曼妙玲珑的曲线变得更加的起伏有致，配上那朦胧的面纱本来是副仙女一般的迷人影像，但是此时在萧径亭眼前的这个仙女，手中的利剑正冷芒闪烁，在院子中穿梭。地上早已经躺了一堆人一动不动，也不知道生死，萧径亭看清楚那都是迟府中的护卫。

　　“丹儿来这里做什么？！”萧径亭见到里面的丹儿剑法狠辣，一剑刺去根本没有一合之将，目光不由望向地上那两个破剑门的锦衣中年和粗鲁汉子。

　　放倒所有的护卫后，丹儿美眸瞥了一眼沾血的剑刃，皱了皱美丽的柳眉，便将手中的利剑扔在一边。接着从玉手上脱下两只丝绸手套也扔在地上，然后从怀中掏出一只瓷瓶和一条洁白的丝绸手帕。

　　这倒是引起了萧径亭的好奇了，不由目光盯着丹儿手上的动作，看她准备做什么。但是接下来丹儿的动作却是让他有些哭笑不得了，因为她将瓷瓶拔开塞子后，一股淡迷人的玫瑰花香便飘在空气中，让萧径亭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事物了。

　　丹儿将玫瑰香精儿轻轻地洒在那条洁白的丝巾上，然后相互地用雪白丝巾轻轻地擦拭了两只同样洁白美丽的玉手，想必是害怕刚才的一通大杀脏了自己的小手了。

　　“嘶！”那雪白地丝巾擦拭完小手后，丹儿几根青葱一般的玉指轻轻一揉，丝巾顿时化作了无数的碎片。随着她玉手展开，如同无数只美丽的蝴蝶一般被风吹得微微扬起，空中顿时迷茫着一股醉人的幽香，混着璀璨的菊花，含苞欲放的桂花，还有一丝淡淡的处子幽香，整个过程忽然变得和刀剑没有任何关系，仿佛是刚刚做完一次美好的艺术创作一般。

　　“丹儿是什么身份了？！”在经历了短暂的哭笑不得加心醉后，萧径亭脑中忽然涌起这个问题，因为刚才整个过程中，丹儿的动作充满了优雅和尊贵，绝对不是一个武林女子能够做出来的。

　　但是紧接着，丹儿的优雅变得无影无踪，因为她美眸望向了地上昏倒的那个锦衣中年，如水的眸子透着浓浓的厌恶和鄙弃，接着玉足轻轻用力在地上踢了一计。

　　“噗！”一颗小石子激射飞出，飞快地打在粗鲁汉子的身了上。

　　“啊！妈的，那个混蛋打老子！”一声痛呼后，那个粗鲁汉子顿时猛地弹起身子，大声怒骂。身子无力摔回到地面后。那粗鲁汉子的骂声也顿时咽回了肚子中，两只眼珠紧紧地盯着美丽的丹儿，良久之后方才讪讪一笑，接着提手在自己的脸上重重刮了一记，道：“我该死，我该死！竟然说粗话了，姑娘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美丽得同仙女一般的迟家小姐！”

　　“不是！”丹儿柳眉一皱冷冷说道，接着目光一寒，射向那个粗鲁汉子，道：“现在没有我问你，你一句话也不能说，要是说一句我便砍了你的双手！要是说两句，我就挖了你的双眼！”接着也不待那个粗鲁汉子答应，便俏声问道：“你们今天晚上来劫迟府财物的时候，看没有看见一个长得丑陋，面上还有一道伤疤的汉子？”

　　“那个人好像是我啊！”萧径亭顿时心中一颤，接着暗道：“难道丹儿就这么神通广大，我这样了他还能够认出来！”

　　“没有，姑娘！今天来到迟府后，我没有见到这个丑汉子！”粗鲁汉子如同孩提一般的乖巧，老老实实回答，接着眉头一耸道：“但是我今天白天的时候见过倒是，那个丑得不得了的汉子和一个仙女一般的姑娘坐在一起，当时老子还想去教训他，但是却被老大拉住了！”

　　“啊！”粗鲁汉子的话尚未落下，便传来一阵凄厉的惨呼，不过那惨呼尚未传出便咽回了喉咙中。因为他的话让丹儿柳眉一竖，美眸一寒，接着玉足飞快地踢出两只石子，一颗正中汉子眼珠，一只正中他哑穴。

　　“我没有问你话你说什么？”丹儿见到粗鲁汉子面上的左眼血流如注，而且汉子手也不敢动上一下，仍有紫红的鲜血流了一面，看来着实有点恐怖。但丹儿淡淡瞥了一眼后，眸子中没有任何表情，接着美眸朝外面望来，淡淡的说了一句道：“今天白天的事情我知道，甚至连辛忆那个美丽的小仙女……”

　　丹儿的言语顿时让萧径亭心中猛的一动，暗道：“难不成辛忆这个单纯的丫头落在丹儿这个狠毒的丫头手下了。”心中顿时变得焦急起来，丹儿这个丫头有些喜怒无常，要是自己亮出身份或许能够让丹儿放过辛忆，但是那不知道会招惹来多大的麻烦，关键是现在自己还千万不能让人发现了真实身份。

　　“现在你可以捂住你的眼睛了，还可以点上穴道不让眼睛继续流血！”丹儿接着朝那个粗鲁汉子望上一眼，接着美眸朝地上的锦衣中年望去一眼道：“然后你想办法将你老大给弄醒了！”

　　汉子顿时努力地坐起身子，但是整个身子好像一两力气也没有。好不容易爬到锦衣中年的身边，忽然面色为难地朝丹儿望去一眼道：“姑娘，我没有解药，弄不醒老大！”

　　“我刚才也没有解药！”丹儿冷说道，接着目光射向锦衣中年的面颊说道：“你用手指用力在他耳朵下面狠狠点上一记，将那里刺破了就可以了！”

　　“这个丫头怎么知道啊？”萧径亭顿时心中大是惊骇，他怀中的这种迷药厉害无比，没有解药救治根本不可能恢复力气。但是想要人醒过来，只要刺破耳朵下面的穴道就可以了。但是那样仅仅只是让人醒过来，不但不能解毒，反而会使人受到更大的伤害。但是这种方法是极其秘密的。这个丹儿竟然知道了，而且还将它说了出来。

　　“在那边！”萧径亭双目正紧紧盯着里面的情景，接着便听到远处传来纷杂的脚步声音，中间还夹杂着那个小美人气乎乎的声音，心中顿时一急。要是让这些人见到了丹儿在里面杀了迟府的护卫，那肯定饶不得丹儿。丹儿武功虽高，迟府这边的高手太多，再加上小美人儿的手下，丹儿一个人肯定不是对手。

　　院子里面，那个粗鲁汉子正费力地举起手指要朝锦衣中年的脖子上用力戳去。边上的丹儿正看得不耐烦，忽然柳眉猛的一扬，美眸微微一颤，两只可人的小耳朵顿时竖起听着外面的动静，想必也是听见了外面人走来的响动了。

　　“哼！”丹儿美眸闪过一道寒意，接着玉手轻轻一甩，从袖子中间飞出两道寒芒，飞快地射进粗鲁汉子和锦衣中年的身子。粗鲁汉子一声低呼，整个身子便猛地扑倒下去，竖起的手指狠狠地戳在锦衣中年的耳朵下面。

　　“嗬！”锦衣中年猛的醒来，双眼望向美丽的丹儿，眸子猛的一颤，身子也猛的一颤，接着又软软瘫下，充满了无数疑问和惊诧的双目也缓缓闭起。

　　丹儿没有再往地上的锦衣中年和粗鲁汉子望去一眼，从怀中掏出两只雪白的丝绸手套套在美丽的玉手上，接着从柔软圆细的蛮腰上抽出一只崭新雪白的宝剑，美眸充满了警惕，朝四处望去一眼，玉足一点便朝里面的一颗桂花树上飘去。

　　“躲在那里肯定会被人家发现的！这个时候明明还可以走的，这个丫头还继续待在这里，莫非有什么企图不成！”萧径亭心中暗道。但是还没有等到萧径亭心中的暗语说完，丹儿又飘飘从桂花树落下，美丽的眸子充满了冷静，飞快地在四周扫视。忽然目光落在一处，眸子中闪过一道光芒，随即又缓缓放下手中的宝剑，整个人变得悠闲起来，静静站立在院子中间，看来竟然是要站在那里等着众人的到来一般。

　　萧径亭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丹儿为何刚才将目光落在自己的藏身之处，而且径自地朝这边望来，他自信没有露出任何声响的。无奈下唯有缓缓走出，显露在丹儿的视线下。

　　丹儿见到萧径亭站在围墙中间的拱门下，美眸只是淡淡望来一眼，接着小嘴微微一阵冷笑后，美丽的眸子中并没有见到萧径亭时候应该有的哀怨，或者是复杂的恨意。反而只是淡淡一扫，接着便将目光落在萧径亭的身后。

　　“她并没有认出我的真实身份，那她为何向别人打听我来着？”

　　“我以为你已经逃走了呢？”此时小美人早已经脱下刚才的衣衫，重新换上一套雪白的公子衫，又变回了那个潇洒倜傥的漂亮少年公子。见到萧径亭站在院子外面的围墙下面，顿时美眸一冷，朝后面的手下俏声喝道：“你们赶紧将这个丑汉子给我抓起来！”

　　几个灰衣武士朝萧径亭望来歉意的一眼，便要朝萧径亭扑来。但是目光落在萧径亭的身后，面色不由微微一变。

　　“啊！”走在他们身后的尉迟凌霜微微发出一声惊呼，接着美眸充满了疑问地朝萧径亭望来，但是很快又将目光落在院子中间的丹儿。因为迟老爷便跟在她的身边，所以她小嘴微微动了动，并没有说话，只是眸子无比冰冷地投在院子中的丹儿。

　　“这位姑娘，里面那些迟府的弟兄，都是姑娘下手杀的吗？”迟老爷目光惨淡地望了一眼地上的护卫，接着双目望向院子中间的丹儿，缓缓问道。口气依旧慈祥，只是里面充满了凛人的威严。

　　丹儿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换下了娇魇上的面纱，这道面纱颜色较深，让人再也不能透过面纱看到里面脸蛋儿的轮廓。而且这道面纱连两只眸子也遮挡住了，让人看不见里面的蔚蓝色。

　　听到迟老爷的问话后，丹儿忽然一扭蛮腰，将美丽的娇魇移向一边，看来竟是女子撒娇的模样，没有一点刚才凌厉的气息，接着青葱一般的玉指朝萧径亭指去，道：“你问他！”气鼓鼓的言语中，竟然是又娇又糯的吴侬软语。萧径亭在江南的时间算是长得很的了，竟然也没有听出丹儿的软语中有任何不像的地方，看来倒仿佛是在那边生活了十几年的一般。

　　“这个丫头想要做什么啊？”尽管隔着一层面纱，但是萧径亭仿佛还是看见了美人儿微微撅起的小嘴，还有那嗔恼的眸子顿时变得水汪汪的。

　　尉迟凌霜见到美眸里面的丹儿淡淡望去一眼，接着充满疑色的朝萧径亭望来一眼。

　　迟老爷目光从丹儿转向萧径亭，呵呵一笑道：“这位先生，刚才还没有谢过援手之恩，真是失礼了！”接着，迟老爷不解问道：“先生能否告诉我，院子里面发生的事情吗？”

　　“你跑啊！你怎么不跑啊？“没有等到萧径亭回答，丹儿忽然转过娇魇朝萧径亭狠狠望来一眼，微微带着泣声说道：“我不要了爹娘到处找你，没有想到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竟然躲着一直不见我，要不是我知道你今天会来这里，又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你哩！”说罢便垂下娇魇，高耸的酥胸不住地起伏，随即仰起脸蛋朝迟老爷冷冷望来一眼道：“里面的人都是我伤的，你便杀了我好了！反正，反正……”说罢，两道充满幽怨的美眸朝萧径亭望来一眼，尽管隔着面纱依然可以感觉到目光的神情和哀怨。

　　“反正我是不想活了！”丹儿朝萧径亭望来一眼后，便扭过娇躯再也不朝萧径亭望来，只是美丽的香肩不住地微微颤抖。

　　“我且配合着你，让你脱身吧！”见到众人充满怀疑的目光，萧径亭心中微微一阵苦笑。众人倒不是怀疑丹儿言语的真假，而是怀疑丹儿这么一个绝色美人，怎么就看上了萧径亭这么一个丑汉子了。

　　“伤了？”迟老爷面上顿时一喜，目光朝里面的丹儿望去道：“难道姑娘并没有下重手杀了他们？”

　　“我杀他们做什么？”丹儿冷冷说道，接着美眸望向地上的那个粗鲁汉子和锦衣中年道：“但是这两个人却是被我杀了！见到众人不解的眼神，丹儿平下了娇喘淡淡说道：“我追他到了这里，听说你家有个长得好看的小姐，便知道他，他肯定会来这里！没有想到，他，他真的来了！”说完丹儿美眸狠狠朝萧径亭望来一眼，接着继续说道：“我便到这里来找他，见到院子里面有人，便要向他们打听！他们都不告诉我，只是看管着地上昏倒的两个人。我便要将那两人弄醒了好问这个混蛋的下落，你的那些护院又不肯，我便出手打倒他们了！”

　　尉迟凌霜听到丹儿的话后，美目闪过一道冷意，望向地上的锦衣中年和粗鲁汉子，淡淡问道：“那你为什么杀了这两个人！”

　　“他们两人眼睛轻薄，我自然将他们的眼睛给射瞎了！问完话后，我便将他们杀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丹儿芳心微微一凛，接着美眸飞快地朝尉迟凌霜望去一眼，但是其实是将视线落在了她前面的那个西贝小美人儿的脸蛋上，随即又落在尉迟凌霜的美丽娇魇上，柳眉不经意一皱，芳心一阵惊讶。

　　听到丹儿的话后，尉迟凌霜美眸闪过一道异色，接着朝萧径亭望来一眼，并不说话。

　　“迟儿，那位姑娘杀的那两人，便是你说的两个闯到你院子的混蛋吗？”迟老爷面色顿时一缓，朝边上的尉迟凌霜问道。

　　“是的！”尉迟凌霜垂下娇魇，静静说道。

　　“呵呵！”迟老爷顿时朝萧径亭望来一眼道：“这位兄台啊，这位姑娘这般绝顶的人材，这般绝顶的武功！你怎么不好好待她，反而还躲得她，使得她一个姑娘家竟然千里迢迢地来找你，可真是不对啊！”

　　萧径亭不由讪讪一笑，朝迟老爷张了张嘴，并没有说话。接着朝里面的丹儿轻轻叹息一口道：“你这个脾气还是没有改，你伤了人家迟老爷那么多人，还不过来赔罪！”

　　“不用，不用！”迟老爷顿时呵呵一笑，接着朝萧径亭道：“这位先生的大恩，老夫都还没有谢过呢！我已经在那边开席了，就等着先生……”随即，迟老爷又朝院子里面的丹儿望去一眼道：“这姑娘也一同去，如何？”

　　“不了！”萧径亭客气一笑，接着朝院子里面走去。见到美人扭过娇躯不理，不由轻轻抓上美人儿的小手，讪讪一笑道：“这下让你抓住了，我们走吧！”

　　“你不要碰我！”丹儿用力地甩开玉手，俏声喝道。

　　“你不许走！休想就这么跑了！”接着，那个穿着雪白公子衫的小美人美目朝萧径亭冷冷的射来，娇声冷喝。

　　“不然你想怎么样？”没有等萧径亭说话，边上的丹儿忽然耸起酥胸，拔出长剑朝那个西贝小美人儿厉害说道。接着踏出一步，将萧径亭护在身后。

　　“尉迟小丫头到底有没有认出丹儿呢？”走出迟府后，萧径亭不由细细回忆着尉迟凌霜的每个眼神，接着发现周围的空气忽然冷下少许，却是发现身边的美人儿已经冷下俏脸，接着加快了玉步走在前面，不和萧径亭走成一排了。

　　萧径亭不由将目光细细落在丹儿的娇魇上。虽然隔着一层面纱，但是萧径亭依然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那张脸蛋此时正是冷若冰霜，两只美丽的眸子也冷漠地望着前面，迷人的娇魇骄傲地仰起，并没有任何与萧径亭说话的意思。那模样，就仿佛萧径亭是一个让她不屑一顾的粗鄙汉子一般。

　　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动，接着朝丹儿微微笑道：“这位姑娘，刚才在下已经配合你将戏演完了，不管姑娘有任何目的都和在下无关，这边告辞了！”

　　丹儿静静无语，依旧冷着娇魇，玉步款款地走在前面，便仿佛没有听见萧径亭的话一般，直待萧径亭走出丈许远后，美人儿忽然冷冷说道：“你要是敢再朝前走一步，我便杀了你！”

　　萧径亭微微一笑，便朝丹儿美好迷人的背影赶了上来，皱着眉头道：“我听到姑娘刚才打听的那个人，丑脸上长着一个伤疤，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姑娘应该是找我吧？”

　　丹儿听着萧径亭的话后，仍旧是静静不理，但是手中的宝剑却是缓缓抽出，柳眉也不耐地颦起。

　　“要是没有见到姑娘刚才杀人的一幕，我现在或许早已经欣喜若狂的！”萧径亭接着说道：“我这个人虽然好色，但是像姑娘这样的女子，还是不敢痴心妄想的。人要知道本分是不是，所以姑娘能不能告诉我，你找我是为了何事！”

　　“沧！”丹儿猛的将宝剑全部拔出，玉步仍旧朝前面飞快走去。

　　“我对姑娘虽然没有企图，但是要是姑娘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话，我还是义不容辞的！”萧径亭仿佛无视丹儿手中的宝剑一般，继续微笑着说道。

　　忽然丹儿猛的转过娇躯，惹得萧径亭连忙站住。但是尽管如此还是差点撞上了美人儿高高耸起的酥胸。接着目光落在丹儿明晃晃的利剑上，飞快地闭上嘴巴，再也不说话。

　　“你怎么不说话了？是害怕我挖了你的眼睛吗？”街道上，美丽迷人的丹儿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丑陋的汉子。忽然，美人儿转过娇魇，朝后面的萧径亭问道。

　　萧径亭淡淡一笑，仍旧没有说话。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说话吗？”丹儿忽然又停下了身子，惹得萧径亭又飞快地停下了脚步，又是差点撞上了美人高高隆起的圆滚香臀。但是丹儿仿佛一点也不害怕一般。

　　萧径亭不由轻轻地摇了摇头，并没有回答。

　　“我是想看你还要装多久！萧径亭！”丹儿转过娇魇，忽然一把撤掉脸上的面纱，美眸直直朝萧径亭望来。鲜红柔软的小嘴朝萧径亭的脸上喷着如兰的香气，惊耸弹跳的酥胸不住地起伏。美丽的娇魇上，迷人的双眸中，说哀怨不是哀怨，说愤怒不是愤怒，只是冷冷地望着萧径亭的眼睛。

　　萧径亭面上没有任何惊讶，只是微微一阵苦笑道：“我到现在都没有想通，为何刚才你竟然能够认出我来？而且更让我惊讶的是，我刚才明明藏得好好的，没有想到你竟然能够一眼便见到我了。我实在想不出来啊？”末了，萧径亭微微笑道：“就连辛忆那个丫头，也没有能够认出我来啊？”

　　丹儿美丽的脸蛋忽然微微一红，小嘴微微动了动，并没有说出原因。接着便转过娇躯，将起伏玲珑的背臀曲线露在萧径亭的眼前，直接朝前面走去。

　　萧径亭无奈，只有跟了上去，忽然前面的美人儿说了一句道：“谁说辛忆那个丫头没有认出你的？”让萧径亭顿时一阵惊诧。

　　接着萧径亭随着美人儿走进了一间客栈，正是萧径亭住的那间。而且丹儿领着萧径亭走进的房间，正是萧径亭订的那间上房。

　　萧径亭正要问起辛忆的事情，丹儿从桌子上拿起一张宣纸递到萧径亭的面前，淡淡的道：“你自己看吧！”

　　萧径亭接过手来，鼻端便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接着目光落在那娟秀的字迹上。印象中，是出于辛忆的小手，待看到信的内容，便没有任何怀疑了。

　　“萧，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你了！今天我刚刚走上楼梯的时候，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几乎便已经知道是你了。但是见到你装作不认识我，我也没有说破，也不敢说破！以后说的那些话儿，心里也是故意将你当作陌生人才敢说出来的。

　　你肯定是不想让别人认出你来，要是我在你身边肯定会给你带来麻烦的！况且，我找，找你只是为了见你一面，然后我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我见到了，还听到了你说的那些话儿，心里也欢喜得很！

　　我还没有找到师傅，心里急得很。但是莫姨那边有很多要紧的事情，我害怕她一人做不过来，所以见到你以后我便要回金陵去帮莫姨处理那些事情了。你那边的事情做完后，便赶紧回来，我，莫姨会想坏你的！……师妹：辛忆！”

　　萧径亭看完信后，面上不由浮起一道温柔的笑容，心中暗道：“没有想到纯洁可爱的辛忆，竟然也能够摆我一道！”接着目光朝丹儿望去道：“你能够认出我来，可是辛忆告诉你的吗？”

　　“不是！”丹儿静静站在室中，淡淡地应了一句。见到萧径亭面上微微一讶，一丝红晕从玉颈缓缓升起，接着美眸一冷道：“我是奉师傅的命令来找你的，他知道你最近这段时候肯定会北上突厥，特地让我来找你，然后带着你上突厥！”

　　“我知道该如何走的！所以也不需要姑娘带着去的！”萧径亭连忙说道。

　　“哼！”丹儿冷冷一声娇哼，接着美丽的脸蛋上一道冷笑道：“你是不是准备从西北走，过天山道去突厥啊？”

　　萧径亭面色正道：“是的！”

　　“是不是要在归行负那里停上一段，顺便将那个美丽的刁明珠归芹芍给娶到手了，再去突厥啊！”丹儿娇嫩的声音变得越发的清冷起来。

　　“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做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萧径亭想了片刻后，方才组织了这番言语。

　　“不行！”丹儿顿时俏声喝道，接着转过娇躯美眸望着外面的夜色冷冷说道：“我师傅让我来接你，你要是想要知道我师妹的事情，便乖乖地跟着我走！”接着款款地朝外面走去，末了转过娇躯道：“但是我现在还不会出发，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你现在身上的武功剩下不了多少了，所以便待在这里不要出去，便是迟府那里也不许去！”丹儿走到了屋外，继续吩咐道。接着声音忽然变得凌厉起来，道：“还有，无论我做什么事情，你都不要多管闲事！”

　　丹儿包下来客栈的整个院子，将自己的房间安排在萧径亭的隔壁。但是从那天晚上以后，再也没有走进萧径亭的房间，也没有让萧径亭走进她的房间，反倒是只要萧径亭脚步一动，她两只美丽的可人的小耳朵便高高竖起，随即便冷冷传来一声：“等下便会送来饭菜，你不用出去了！”

　　在下午的时候，丹儿忽然送来两只羊毫毛笔，还有一卷宣纸，送进萧径亭的房间，直接放在萧径亭的桌子上，然后又一语不发地出去。

　　“这宣纸怎么少了几张啊？”萧径亭本来摊开宣纸便要作画，但是忽然想起一个粗鲁的汉子还做什么画，写什么字。便又将宣纸放了回去，一张张地叠好，便要收藏起来，却是发现这宣纸竟然不足一封，不由大是惊讶。

　　上好的宣纸一般都是一买一封的，里面的张数是固定的。但是到了萧径亭手中竟然是少了几张的，让萧径亭不由大是惊疑，暗道：“难道这宣纸不是他们刻意买来给我的，只是用剩下了方才拿来给我。而这宣纸却是刚刚开封的，说明他们也是刚刚买来，用好了再将剩余的送来。他们用宣纸画什么？做什么呢？”

　　天色暗下，萧径亭正坐在床上闭目养神，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细微的脚步声，接着房间的门渐渐开启，一股醉人的幽香不由飘进他的鼻子，那种幽香正是丹儿娇躯上特有的处子幽香。

　　萧径亭睁开双目，见到美丽绝伦的丹儿已经换上了一件白色的长裙，使得整个娇躯变得更加的曼妙迷人。

　　“用饭了！”丹儿美丽的娇魇还是那样冷冰冰的，见到萧径亭睁开眼睛，不由转过目光，将手中的酒菜摆在桌子上。由于桌子不高，所以丹儿摆上酒菜的时候，娇躯便微微俯着，使得圆隆的肥美香臀微微拱起，显出一道迷人的曲线。

　　感觉到萧径亭的目光落在自己的粉臀上，丹儿晶莹如玉的小耳朵微微一热，接着站直娇躯冷冷地朝萧径亭扫上一眼。

　　“我不是故意看在那里的！”萧径亭微微笑道：“我只是想着一件事情，所以目光留在一处地方了。”接着萧径亭目光一凝道：“我忽然想起，这个客栈是不是就是你的产业？”

　　“是我手下的人在经营！”丹儿微微一阵犹豫后，便淡淡回答说道，接着转过娇躯便要朝外面走去。

　　“丹儿！”萧径亭站起叫道，见到美人儿脚下一停，便站在那里等着自己说话。

　　“你也留下来一起用饭吧！”萧径亭走到桌子边上坐下，朝丹儿轻轻说道。

　　丹儿微微一阵犹豫后，随即转过娇躯，走到萧径亭边上的锦蹲，从怀中掏出一条丝绸垫在上面，然后微微撅起香臀儿坐了下来。

　　“怎么？害怕我在你的酒中下毒吗？”见到萧径亭手中拿着酒杯，目光落在清澈的酒水上并不喝下，丹儿不由一阵冷笑说道。

　　“虽然不会下那种一喝丧命的毒药，但是一喝就昏倒的还是有可能的！”萧径亭将酒杯举到嘴边，微笑着说道。忽然面前吹过一阵香风，丹儿的玉手在眼前一晃，手中的酒杯便在她如玉的小手中。

　　“要下毒也是下那种能够将你毒死的！”丹儿美眸狠狠朝萧径亭瞪来一眼，接着张开鲜红湿润的小嘴，将酒水倒进少许，然后将酒杯放在萧径亭的面前。

　　萧径亭目光落在剩下一半的酒水上，还有雪白的酒杯上一丝淡淡的红晕，上面飘来一道淡淡的香味，分不出是从酒水上传来的，还是从那小巧的鲜红唇印上传来的，也分不清那是脂粉的香味，还是女儿家身上的体香。

　　“你什么时候也抹起胭脂来了？”萧径亭目光从那鲜红的唇印移到美人儿的娇魇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喝了酒水的缘故，美人儿洁白粉嫩的娇魇上，已经飘上了一道淡淡的红晕，而且那两只美丽的蔚蓝眸子，此时也泛着一道迷人的水雾，让人撩起阵阵的遐思。

　　听到萧径亭的话后，丹儿粉红的娇魇变得更加红起，接着美眸一热，随即粉红的脸蛋猛的冷下，却是不知道想到什么事情。

　　萧径亭一仰脖子，将酒水饮下。随即朝见到眼前的美人儿美丽的脸蛋顿时变得冷若冰霜，两只美丽的眸子也透着冰冷，微微一讶便要说话。丹儿美眸望向萧径亭良久，接着站起曼妙美好的娇躯，朝萧径亭冷冷说道：“你用完饭菜后便上床歇息，明早我们便出发！”随即轻挪玉步朝外面走去，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转过娇魇道：“今天晚上你不可走出房间一步，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也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一般！”

　　萧径亭目光落在飘着美人幽香的酒杯，望着轻轻荡漾的酒水低低地应了一声。

　　“嘤！”忽然，走向门口的丹儿轻轻一阵呻吟，接着绝美曼妙的娇躯轻轻一阵摇晃，仿佛便要摔倒在地。

第十五卷 第六章 亲吻丹儿

　　萧径亭见之连忙上前几步将美人丰腴的娇躯扶住，一股迷人温香的气息冲进鼻端，使得在萧径亭的眼中丹儿的娇魇变得更加的慵懒起来。

　　“你卑鄙，你竟然在酒中下毒了？！”丹儿娇躯无力的软在萧径亭的怀中，美丽的眸子猛的一寒，朝萧径亭冷冷射去厉害一道，接着一声娇呼道：“你要做什么？！”说罢两只粉拳更是朝萧径亭胸口捶去。

　　“你这丫头那么精明，刚才怎么那么也不防备一些啊？！”萧径亭微微一笑，接着不理会美人儿软绵绵的拳头，将玉人横抱而起，朝床上走去。

　　“你不可以，不然我会杀了你的！”丹儿感觉到萧径亭的动作，美丽的脸上顿时浮上一道惊心动魄的红晕，接着整张小脸变得煞白，两只美眸也变得冰冷凌厉起来，虽然娇躯无力，但是仍旧在萧径亭的怀抱下用力地挣扎。

　　萧径亭将美人儿的娇躯放在床上，拉上锦被盖上，接着从怀中掏出一只瓷瓶，滴出一滴晶莹芬芳的液体在手帕上，接着轻轻抹在美人儿的瑶鼻下面。

　　丹儿不知道萧径亭要做什么，唯有睁大美眸，微微有些不安地望着萧径亭的动作。

　　萧径亭将沾有晶莹液体的手帕轻轻的抹在鼻孔下面，接着从怀中掏出一只雪白的小木柱，用火石点着，插在一处隐蔽的地方。奇怪的是，那算是作香的东西点着之后，竟然没有一点点的烟雾，甚至要是不仔细闻的话，连任何气息也没有。

　　“那是什么？你要玩什么花样！”此时的丹儿美眸已经渐渐迷离起来。因为体中的迷药已经开始渐渐扩散了，她见到萧径亭做的这些事情后，不由自主朝萧径亭问道。

　　萧径亭走到床沿坐了下来，目光盯在丹儿美丽的娇魇上，微微笑道：“你刚才竟然对我说了那样的话，你之前对我态度可是暧昧得很的，莫非是变心了吗？！”

　　听到萧径亭的话后，丹儿本来显得迷离的美眸忽然一清，小嘴微微一颤，接着变冷转过脸蛋道：“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只是那个时候我逗着你玩罢了，你要是认为我喜欢上你，想要轻薄侮辱我，那你可想错了！”

　　萧径亭微微一愣，接着轻轻一笑，再也不说这个话题。忽然面色变得严肃起来，接着缓缓揭下脸上的面具，随即转过身子缓缓说道：“丹儿，你是不是想要对昨天晚上那个小美人儿动手啊！”

　　“那也不关你的事情！”丹儿冷冷回答道，接着轻轻一阵冷笑道：“你是不是也想打她的主意啊？！”

　　“是！”萧径亭立刻回答道，接着转过脸来望向丹儿的娇魇笑道：“我本来只是觉得那个小姑娘眼熟得很，但是想不起来是谁？”

　　丹儿重新见到那种甚至可以说是美丽的英俊无比的面孔，刚刚变得清冷的美眸顿时又变得迷离起来，接着冷下俏脸将目光移到床顶的纱帐上。

　　“不过昨天晚上，我发现你见到她的时候眼神不对，方才想起她的身份来！”萧径亭仿佛没有见到丹儿的动作一般，接着说道：“你在突厥那边的身份高贵得很，中原中哪有什么女子能够让你用心的。那些封疆大吏的千金小姐不够罢！所以我当时就想起来，那个小美人儿长得像一个人，就是朝中的三皇子武莫瑜！”

　　“啊！”丹儿听到萧径亭道破那个小美人儿的身份，不由轻轻一声惊呼。

　　“对，她就是当今大武皇帝的的掌上明珠武怨衣小公主，也是落雁谱上年纪最小的美人儿。至于落雁谱怎么形容她的我忘记了！”萧径亭目光望向外面的夜色，心中暗道这个美丽的公主怎么取了这么一个名宇。接着声音变得微微低了一些，自语道：“当初见到武莫瑜的时候，我正混混沌沌，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就你现在身上的武功，想要英雄救美也有心无力吧！”丹儿美丽的娇魇浮上一道愤怒，嘲笑道：“就算你救下了个小美人儿，难不成人家便会以身相许了吗？现在你无论是在朝中，还是在江湖上，可是声名狼藉的人物！他们恨不得诛你而后快！”

　　萧径亭不理会丹儿的嘲笑，面色一正道：“丹儿，这个小公主对我有用，我需要她欠我一个恩情！”接着萧径亭俯下身子低声问道：“你们是不是准备今天晚上动手？在什么地方动手，你可不可以卖我一个人情！”

　　“不行！”丹儿顿时扭过脸蛋冷冷拒绝道，接着闭上小嘴，没有一点要说话的意思，只是酥胸不住地起伏着。

　　“我肯定不能答应你，因为这个小公主对我们更加重要，我们一定要抓住她！”良久以后，丹儿睫毛开始微微的颤抖，显然是迷药发作了，便是连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有些迷糊不清。

　　萧径亭轻轻地叹息一口，接着站起身子说道：“我刚刚点着的那根白色的东西，会飘出无烟无味的毒气，只要闻到便会立刻昏倒！但是我已经在你的鼻子下面抹了解药了，所以今天晚上你可以好好睡觉，就算外面没有你的人看守着，也没有人能够进来的！”说罢便要朝外面走出。

　　“不要，你不要出去！”丹儿见到萧径亭朝外面走出，顿时想要挣扎起身。但是娇躯软绵绵的，一点力气也使不上来。

　　“我们说话都是用暗语的，要是没有暗语，你走不出去的！”见到萧径亭转过脸来，丹儿用力睁开美眸说道。

　　萧径亭微微一笑，走到床沿俯下日子，将嘴唇凑到丹儿晶莹如玉的小耳朵上，柔声问道：“那丹儿告诉我，暗语是什么呢？！”

　　一股暖暖的气息轻轻地吹进自己敏感的小耳朵，使得无力的丹儿亦是娇躯微微一颤，接着一道迷人的晕红从耳朵下面渐渐升起。

　　“你这个卑鄙的家伙，竟然利用我的信任在酒中下毒。我明天绝对饶不了你！”丹儿美眸望着眼前的俊美面孔，芳心一阵不岔，顿时恶狠狠说道。

　　“哦，这个便是暗语啊？不过好像长了一些！”萧径亭顿时站起身子笑道。

　　“你这个混蛋，我会记得今天晚上的！”丹儿凶狠说道，接着美眸闪过一丝无奈说道：“暗语是，是公主北上！”

　　“谢谢你，好丹儿！”萧径亭的声音顿时变得温柔起来。见到美人儿的如玉娇魇此时透着迷人的红晕，娇艳欲滴，两只眸子迷离中带着厉害的怒色，萧径亭心中不由一柔。

　　“你好好睡上一觉，明天早上我便回来了！”萧径亭手掌抚上美人儿的眼帘，接着微微一笑道：“我现在要亲你一下，明天你肯定又是对我冷冰冰的！”

　　“不许！”美人儿红润柔软的小嘴，顿时微微颤抖起来，吐着如兰的香气。但是没有等到她美目射出厉害的光芒，萧径亭的嘴唇已经轻轻印上了花瓣香唇，顿时甜香入口。

　　“嘤咛！”玉人一声低吟，接着睫毛一抖，便昏睡过去。

　　“公主北上！”萧径亭若无其事地走出客栈后，直接朝迟府的方向走去，心中揣摩着这句暗语的意思，他刚才终于没有开口问丹儿准备在哪对武怨衣小公主动手，或许是不愿意让丹儿也背叛了自己的国家。

　　萧径亭轻车熟路地进入了迟府。见到身边的守卫变得更加森严起来，但是仅仅只是给他摸进尉迟凌霜闺房造成了一点点麻烦。

　　今天的尉迟凌霜还是在菊花丛中，美丽脸蛋上仍旧是充满了温柔和美好，仿佛她的温柔便只有她的菊花能够享受得到。

　　“谁？！”果然，萧径亭刚刚弄出一点点声息，里面那张美丽绝伦的玉脸顿时变得冷若冰霜起来，接着美眸朝萧径亭藏身之地射来，不过那声清冷的娇呼并不是非常的响亮，只是足够让萧径亭听到，而没有让外面几十丈外的护卫听到。

　　“你来这里做什么？！”见到萧径亭飞快闪进院子里面，尉迟凌霜虽然没有什么戒备的神色，但是两只美眸却是变得更加冰冷起来，而她丰腴浮凸的娇躯也从花丛中站起来。

　　萧径亭走到尉迟凌霜的面前，低声说道：“姑娘，我是来打听昨天晚上那个女扮男装小姑娘下落的？！”

　　尉迟凌霜的美眸顿时变得充满了怀疑，接着垂下娇魇美眸望向地上璀璨的菊花问道：“你打听她做什么？要是想要打她主意，我还是劝你放弃这个心思，她身边的那群高手都不是好惹的！”

　　萧径亭笑道：“自然不是，姑娘可知道她现在在哪吗？！”

　　尉迟凌霜抬起美眸，淡淡地朝萧径亭扫视一眼，良久以后说道：“她已经走了，今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刚刚从我这里走的！”

　　萧径亭不由皱起眉头道：“可是临时有什么紧急的消息传来，那个小姑娘方才离开的？！”

　　尉迟凌霜美眸一讶，接着点点头道：“是的！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是可能紧急得很。她是从城西门走的！”

　　“他们自然不敢在城内动手的，这和打劫迟府可不一样？！”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朝尉迟凌霜问道：“小姐这边可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在晚上进出城门的？！”

　　尉迟凌霜美丽的脸蛋顿时变得凝重起来，接着转过娇躯款款朝楼上走去道：“你且在这里等着，我给你拿来！”

　　萧径亭骑着骏马穿过了整个洛阳城，在中间并没有作任何停留。

　　因为他知道，一般朝廷那边有什么紧急命令下来，接到命令的无论是芝麻小吏还是皇子皇孙都必须马上起身赶路。就算天色已经黑了，还得至少赶上三十里路。而从迟府开始走上三十里路，则刚刚好是走出洛阳西城门不过几里。在这个时候，那个娇生惯养的小公主肯定一里路也不愿意多走，会找个最近最好的客栈住下来，所以萧径亭奔出洛阳西城门外再开始寻找马队马车的痕迹也不迟。

　　当然，萧径亭知道这个道理，丹儿那边的人也非常清楚，说不定这个紧急命令便是他们下的手脚。因为他们也摸准了小公主的性子，早就在小公主肯定会落脚的地方布下了埋伏。

　　“马队，还有马车？！”过了西城门后，萧径亭目光便开始到处搜寻。果然不出所料，在一家豪华精美的客栈面前，他见到了几十只高大的骏马。萧径亭几乎一眼就看出那是上好的军马。而那辆马车虽然不是显得金碧辉煌，但是却显得尊贵典雅。

　　当下，萧径亭便立刻下马，轻着脚步朝前面走去。直到走近了客栈，方才迈开步子，没有任何怀疑，直接朝客栈里面走去。

　　“这间应该是丹儿手下经营的客栈吧？！”萧径亭看来有些神似的布置风格，心中暗道。接着目光朝里面透着灯火的大厅挑上一眼，发现里面的小二并没有像寻常一样出来热情招呼，反而刚刚走进院子的时候，便有一个人冷着面孔从黑暗中走出，两只瞳孔射出充满警戒的目光。

　　“这位兄台，这个客栈已经被我们包了，麻烦你再走四五里路，往西还有一家客栈！”接着那个汉子手中递来一块银子，但是双目却是紧紧地盯着萧径亭。

　　“这位兄台，我是刚刚从西边那边过来的！前面四五里便是洛阳城了，这个时候可进不了城啊？！”萧径亭心中暗暗一凛，但是面上却是笑着说道。他知道，要是自己不这样说，那个汉子手中的宝剑说不定便马上剌了过来，因为这个时候往西赶路的人，只有像他们这种接到朝廷紧急命令的，不然早就在洛阳城里面住宿了。

　　果然，听到萧径亭的回答后，那个汉子面色顿时一阵恍然，接着将那块银子放在萧径亭手中道：“真是抱歉，还是要麻烦兄台往回走几里路，这个客栈实在不方便招待兄台了！”

　　萧径亭也不接过银子，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笑道：“这个老兄，我便听你们的，再走回去几里路住那里的客栈！但是你总应该让我喝上一碗酒吧，我赶这些路可累坏了！”

　　那个汉子目光如同猎鹰一般紧紧地巡视在萧径亭的浑身上下。萧径亭刚刚赶了三十多里路，看来自然是风尘仆仆，倒像是刚刚走了远路的。

　　“麻烦你在这里等等！”那个汉子目光再朝萧径亭望上几眼后，便朝里面走去，想必是请示上边人的意思了。

　　过了片刻后，那人便走出来，朝萧径亭说道：“兄台请进，我已经给你备好了上好的酒菜，兄台用完了好赶路！”

　　萧径亭跟着汉子走进了客栈大厅，见到里面满满当当坐着十几个人，都是面色严肃，神情肃然，一双双眼睛如同雷电一般朝萧径亭射来，仅仅只是片刻后便又转过头去，不言不语。里面为首的那个人，果然便是昨天晚上护在小公主身边的那个灰衣武士首领。

　　“那个位置是你的，兄台用完了便马上赶路！”那个灰衣首领显然没有认出已经再次易容的萧径亭，见到他后只是点头微微一笑，便不再理会。

　　萧径亭走到自己的位置，见到桌面的酒菜倒是丰富得很，不由端起边上的酒坛，倒满一碗，然后端起酒碗放在鼻端底下闻了闻，接着皱了皱眉头，好像是嫌弃酒不好，从怀中掏出一只雪白的小瓷瓶拔开塞子，室中顿时飘起一道令人迷醉的醇香。萧径亭陶醉地闻了一记，接着抿了一口，一声爽叹。

　　见到众人怀疑的目光望来，萧径亭举起那只雪白的小酒瓶道：“几位可要来上一些？！”

　　几位武士目中顿时一亮，径直朝萧径亭手中的酒瓶望来。那个武士首领目光朝众人一瞪，众人面色顿时一肃，接着转过目光朝萧径亭摇摇头，表示不用。

　　萧径亭拿起筷子，夹起一片牛肉便要放进嘴里。

　　忽然，白光一闪，接着耳边一阵风动，一道事物飞快地朝这边飞来。萧径亭心中一动，顿时想要伸手接住，但是很快又放弃了这个想法。

　　“啪！”萧径亭目光随着那道白光落在眼前的桌面上，发现竟然是一双白色的银筷子。

　　“兄弟，还是用那双筷子吧！”萧径亭转过脸去，发现那个武士首领朝自己点点头说道。

　　萧径亭微微一笑，便拿起那双银筷子，夹起一块牛肉放在鼻子底下轻轻一闻，然后整块放进嘴巴中大口嚼动起来。

　　“怎么不见那个小美人呢？！”萧径亭心中惊疑，但是面上却是不敢有任何异色，相反连吃肉的速度也不敢慢上一点。只是将耳朵高高竖起，听着边上有什么声响。

　　“酒菜来咯！”随着小二的一声叫唤，一盘盘的喷香佳肴端了上来，放满了几张桌子。

　　萧径亭目光朝上菜的小二瞥上一眼，发现连他们面上的笑容都是充满了职业性，没有一点假装的痕迹，心中不由微微一讶。但是仅仅只是看了一眼，便接着用着自己的酒菜。

　　“慢着，小二哥，你先不要走！”小二上完酒菜后便要离去，却是被那个灰衣武士首领叫住。

　　武士首领在每样菜肴上夹上一些放在一个小碟子中，然后倒满一杯酒水朝小二说道：“你忙里忙外辛苦了，这些酒菜便是赏你的！”

　　那个小二面色一讶，接着目中一喜，朝武士首领大是作揖道：“这位大爷，真是谢谢您了！别看小子端了那么久的菜，但是这么好的菜可是从来没有尝过呢！”

　　说罢便端起酒杯一口饮下，接着当场风卷残云一般，仅仅只是片刻功夫便将所有的酒菜吃完，只吃得面色通红，真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见到小二吃得嘴边发亮，但是面上微微有些痛苦，护卫首领面上不由一变，但是小二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面上顿时一宽。

　　“这位大爷，小的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给吃噎到了。您，您能不能再赏杯酒给小的喝！”小二一张脸涨得通红，喉咙使劲的用力就是咽不下去，不由朝武士首领讪讪一笑道。

　　那个武士首领刚刚点头，小二迫不及待地端起酒坛倒满一碗，然后爽快地灌进嘴巴中，这才终于将噎在喉咙中的食物给咽下去了。

　　“呵呵！”萧径亭虽然眼睛没有望向那边的情景，但是眼角却是一直看着，此时心中不由一阵低笑。

第十五卷 第七章 智救公主

　　“用我们自己的餐具用餐！”那个武士首领给了小二一块银子打发他走了以后，便朝众人吩咐道。

　　接着众武士从怀中掏出银质的碟子和筷子，各自倒酒夹菜大嚼起来。而边上的萧径亭目光再也不朝他们望去，心中也渐渐地有些焦急起来，接着鼻端暗暗用力一嗅，想要闻到美人娇躯特有的香味。但是这里的酒味实在太重了，或者是那个美丽的姑娘离这里有些远，虽然隐隐有些淡淡的幽香，但是却辩不了具体的方向。

　　“这位爷，这是您刚才特意吩咐做的那份！我们店掌柜前几天刚刚从猎人手中买了一头出生不久的小鹿，本来是想给我们掌柜夫人准备的，但是几位爷说一定要好吃可口的，我们便取了小鹿身上最细最嫩的肉做了一碗！”还是刚才的店小二，提着一只篮子走到武士首领对面面前，笑着说道：“不过您最好让人马上送去给那位小姐，等凉了味道就要差上一些了！”

　　武士首领接过篮子，掀开盖子将里面的小菜一碟碟地拿出来，果然室中顿时飘起一道让人垂涎三尺的香味，使得萧径亭的目光也顿时望了过来。

　　武士首领面色严肃，从边上拿出一只银针细细地探过每一道菜后。再拿出一双干净的筷子从每碟夹出少许放在另外一只洁白的瓷碟上，又重新拿起一双筷子将洁白小瓷碟上的东西吃进嘴中。

　　“这个大爷，您这可真是富贵啊，小的从生下来便没有见到这样的规矩哪！”首领的动作让边上的小二睁大眼睛，最后终于忍不住笑着说道。

　　“几位兄台，谢谢你们的招待，我用完酒菜了，这便告辞了。”一桌的菜肴在萧径亭飞舞的筷子中，不到片刻功夫便已经吃完了，将酒瓶中最后一口好酒抿掉之后，便起身朝武士首领说道。

　　武士首领嘴角微微一动，很快地吃完了瓷碟上的所有菜肴，接着闭目暗暗调息。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后，方才朝外面招呼道：“外面的姑娘请进来一个，将这个篮子送到小姐的房间去！”接着朝萧径亭点头致意道：“兄台请便，给你带来麻烦了。”

　　“是！”随着一声俏喊，从后门中走进一个雄姿勃发的佩剑女子，从武士首领手中接过篮子之后，朝萧径亭瞥来一眼。

　　萧径亭走到门外的时候，目光忍不住朝那个佩剑女子望去一眼，见到身材火辣，顿时用粗野汉子的目光狠狠地朝女子身上的丰乳肥臀望上一眼，见到女子美目一冷，顿时一笑朝外面走去。

　　随着萧径亭走出屋子，顿时有个佩剑的汉子随着他出来，紧紧地跟在他身后。萧径亭若无其事一般骑上大马，双腿一夹飞快地朝外面冲出。

　　“驾！”

　　“咯噔！咯噔……”听到外面的马蹄声越来越远，直到听不见为止，大厅内众武士紧锁的眉头方才松开。

　　“你自己去吧？！”跑出些距离后，萧径亭将那匹黑马牵进路边的树林中，拍拍马背说道，接着足下一点，飞快的朝客栈跑回。

　　“武怨衣这个小公主肯定是住在客栈中最深的那道院子的！”萧径亭并没有什么犹豫，直接沿着客栈的边缘朝院落深处跑去，隐约觉得里面的香味渐渐变得浓起，脚下一点便飘上了客栈的围墙。

　　果然，下面的整个院落入目的是一丛丛的菊花，虽然不像迟府开得那么璀璨，名种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却是茂密非常。而一个个穿着银色的佩剑女子面色冰冷地站在院落的四处，手中的长剑不是放在腰中的剑鞘中，而是明晃晃地握在手中，看来比起她们如若冰霜一般的脸蛋更要寒上些许。

　　“呼！”萧径亭杳无声息地落在一座假山后面。

　　“小姐，您要的小菜已经进来了，是婢子递进去，还是您出来用！”那个提着篮子的佩剑女子走到一道门前，躬身朝里面说道。

　　“你放在外面便可以了！”里面传来一声娇嫩清冷的声音，如同山涧的寒水坠落一般的动听，正是萧径亭昨天见到的那个女扮男装的小美人儿。萧径亭随着那动听的声音望去，一道曼妙绝美的侧影随着飘动的灯火印在窗户，飘飘渺缈。

　　“守在院子里面的人通通出去，我要洗澡了！没有我的叫唤，谁也不许进来！”接着屋里传来充满命令口气的声音，随即在窗户上，那个女子的身影渐渐地褪下自己的衣衫，顿时圆润绝美的香肩影子随着衣衫的缓缓落下而显露出来，配着修长玉颈和绝美的娇魇，让萧径亭顿时心中一动。

　　“公主！这里不是宫里，婢子们不能离开您一步。您放心，婢子们肯定目不斜视，肯定不会朝不该看的地方望去一眼！”那个提着篮子的女子美眸顿时一惊，连忙说道。这个公主的性子她再清楚不过了，因为她将自己的身子看得比世间任何东西都要圣洁，就算是女子也不能看上一眼。

　　“出去，我的身子连母后也不许看！”里面的武怨衣小公主的声音顿时变得无比的冰冷凌厉起来，接着那个小公主转过娇魇，顿时印在窗户上的美妙景象换成了玉人正面的影子。虽然显得更加的美丽，但是外面的众女却是娇躯一颤，因为就算隔着一层窗户，她们仍然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里面传来的怒气。

　　望着公主头上的金钗的珠坠仿佛显示着主人的愤怒而不停摇动，佩剑女子将篮子放在地上，接着躬身朝里面说道：“是，要是有任何异常，公主一定要马上叫唤婢子！”说罢朝众女子娇声喝道：“众姐妹出去，看住所有的入口，便是外面的围墙也要牢牢守住！”

　　片刻工夫，所有女子纷纷退出到院子外面。

　　“难道我每次都有这样的艳遇吗？竟然又见到了一个美丽女孩的沐浴！”望着窗户上那个让人心颤的影子，萧径亭心中一声叹息。目光望着里面的女子伸出玉手褪下头上的发簪金钗之物，接着又褪下娇躯上的中衣和裙子，露出了曼妙浮凸的娇躯曲线，让萧径亭的呼吸也顿时仿佛变得粗重起来。

　　“咦？！这个小妞要做什么啊？！”就在萧径亭等待着美人裸体的时候，忽然那个小妞又开始穿起衣衫了，让萧径亭顿时心中一惊。接着发现里面的那个武怨衣小公主穿衣的速度变得飞快起来。

　　“这件便是那宝衣了吧？！”萧径亭心中暗道，见到里面那个美丽的小公主提起一件轻薄修长的衣衫模样往自己曼妙浮凸的娇躯上套，从头到尾都将自己包起，看来仿佛一条修长曼妙的美人鱼一般。

　　萧径亭并没有马上起身冲进去，而是继续看着美人儿接下来的举动，发现美人儿又往娇躯上套上一件衣衫。虽然萧径亭看不清楚衣衫的模样，但是根据窗户上印上的影子依旧可以猜出那是一件夜间出行用的紧身衣衫，心中顿时恍然大悟，暗道：“这个小妞要一个人跑出去！”

　　也难怪，从小丫头之前的言语和表情便可以看出，她并不喜欢宫中的生活，甚至长安城中还有让她害怕的事情，所以趁着现在脱离手下的这群护卫是想当然的事情。

　　“来了！”萧径亭耳朵猛的一竖，可能是心中先入为主，耳中竟然传来那声兵器的摇晃声竟然是清晰无比，甚至还隐隐感觉到一股杀气，心中暗道：“那边的那群护卫，刚刚中的毒药马上就要发作了吧？！”

　　心中想起刚才那个店小二的下毒手段，萧径亭心中不由暗暗一凛。这个小公主手下的那群护卫可都是人精一样的，而要是自己不事先就有了怀疑的心思，也不一定能够看出那个店小二的下毒手法。

　　想着，萧径亭缓缓走近了那个美丽女孩的门口，目光瞥了一眼地上的篮子，心中微微一笑便提在手中，接着伸手推开那扇精巧的木门。

　　“我不是告诉你们，没有我的吩咐不许进来的吗？！”刚刚发出一点推门的声响，里面便传来美人儿充满冰冷和尊贵的声音，不过萧径亭还是从她低低的声音中听出了许多的戒备，心中微微一笑走了进去。

　　“你是谁？！”推开门后，里面的那个小美人儿已经穿好了衣衫，入目的是一件紧身的黑色衣衫，穿在美人儿丰韵的娇躯上显得越发的玲珑迷人。而那个小美人见到萧径亭进来后，美眸虽然一惊，但是并没有显出尤其的惊骇，更加没有大声叫嚷，美眸反而厉害地盯向萧径亭问道：“你想干什么？！”

　　“看小姐这个模样，好像是准备私逃了？！”萧径亭微微一笑，接着扯开面上的那条黑巾，露出了之前小美人儿见过的那个丑汉模样。

　　“是你？！”看清楚萧径亭的面目后，小美人儿充满戒备的美眸却是放松下来，接着秋水眸子顿时变得冰冷起来，朝萧径亭冷笑道：“原来是你？你准备做什么？”

　　萧径亭本来想说我是来救你的，但是心中一动，朝美人儿笑道：“你不用理会我是来做什么的？我知道小姐正要准备逃走，所以特地来掩护着你走的！”

　　“哼！”小美人儿不屑一笑，接着美眸一凛道：“那你有什么企图，有什么条件？！”接着美眸紧紧地盯着萧径亭的双目问道。

　　“你干什么？！”忽然小公主一声低低的娇呼，因为她忽然觉得鼻端一冲，接着一股冰凉的气息冲进鼻中，却是使得脑目清爽起来。原来却是萧径亭的手指在她瑶鼻底下抹了一记。

　　“这个等下再说！现在我们赶快走，不然就来不及了！”萧径亭面色猛的一动，模棱两可地回答了一声，接着从怀中掏出一只瓷瓶放在手中，然后朝后面的美人儿公主说道：“紧紧地跟在我的后面！”

　　“呼！”萧径亭飞快地打开窗户，接着抓住手中的美人儿刚刚换下来的衣衫朝外面扔去。

　　“是谁？！”没有等到那件衣衫落地，黑暗中便传来一声低喝，接着从丈许左右的地方飘下几道人影，飞快朝衣衫落地的方向飘去。

　　“去！”萧径亭飞快地拉开塞子，掌心贴在瓶底，内力猛的一吐，顿时从瓷瓶中飞出一道无形的烟雾。瞬间，飘在地上的几个人影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便直接软倒在地。

　　“去后院！”几个人影刚刚倒地，萧径亭便听到一声低低的叫唤，接着几道脚步声朝后面飘来。

　　“跟着我走！”萧径亭朝后面的小美人儿低声喝道，接着整个身子飞快地从窗户飘出。感觉到后面的小美人儿一直跟在身后，身子落在外面的假山上没有作任何的停留，脚下一点，直接朝围墙外面飞去。

　　“谁？！”忽然听到一声女子的娇呼，接着几支长剑飞快地从黑暗中刺来，却不是刚才小美人儿的手下。萧径亭没有等到长剑刺近，手中的瓷瓶猛的一扬，顿时两名持剑女子应声而倒。萧径亭脚下却是没有作任何的停留，径自朝院子外面飘去。

　　“你到底是谁？！”忽然后面那个美丽的小公主顿时站住了娇躯，美眸直直朝萧径亭望来，里面充满了对萧径亭的惊讶。

　　“啊？！保护公主！”忽然，从外面传来一声惊呼，接着便有兵器坠地的声音，随即整个安静的客栈变得喧闹起来，显然是那边的护卫们已经毒发了，而那群女子侍卫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也没有发出任何声息，想必已经是遭到客栈中人的毒手！

　　“没有时间了，快走！”萧径亭见到美丽的小公主美眸一颤，接着一股担心和悲凄浮上了娇魇，萧径亭顿时一声大喝，接着上来拉住美人儿的玉手便要朝外面飘去。

　　“不行，我的手下们还在他们的手里！”小美人儿美眸望着外面手下的方向娇声呼道。

　　萧径亭感觉到众人已经朝这边走来，一手猛的抓上美人儿的玉手道：“只要你没有被抓走，我保证她们不会被杀，我保证好吗？！”接着拉着美人儿的玉手朝外面飞快驰去。

　　“你保证？你保证！”美丽的小公主美眸一阵转动，接着玉足一点，随着萧径亭朝外面飞去。

　　萧径亭心中一松，顿时将轻功发挥到极致，接着手中的瓷瓶飞快地朝外面扬出。顿时，左边两个人影杳无声息地软倒在地，但是萧径亭心中却是一阵苦笑道：“这个大概是最后一次使用迷药了！”

　　“小心掩住嘴鼻，敌人手中有毒药！”果然随着一声断喝，追上来的敌人顿时掩住了鼻子朝萧径亭冲来。

　　“叮叮当当！”萧径亭拉着小公主飘过了那道不高的围墙，身后顿时传来无数暗器射在墙壁的声音。

　　“你不要拉我手！”萧径亭脚下飞快向前面驰去，忽然身后传来小公主的一声俏喝，接着美人儿便用力地挣脱开萧径亭的掌握，让萧径亭顿时苦笑不得。

　　“嘤！”忽然，美人儿公主一声低吟，充斥着低低的痛呼。

　　“得罪了！”萧径亭二话不说，一手猛的抱住美人儿的蛮腰，脚下一点，直接朝外面飘去。

　　“飕飕嗖嗖！”接着萧径亭感觉到身后传来无数暗器划空的呼啸声，中间还夹杂着暗器撞物的声音，大概是暗器射在美人儿的娇躯上了。但是萧径亭并不是非常担心，因为美人儿娇躯上下都是都被宝衣护着，就算被暗器射中了也不会被伤到的。

　　萧径亭感觉到后面的追兵越来越近，心中猛的一动，接着拐身进入左边黑暗的森林。

　　“敌人走进树林了，用暗器！”随着一声断喝声音，数道黑色人影飞快地追进了森林中。

　　“噗噗噗噗！”尖锐的暗器划空呼啸声，无数暗器凶猛地钉进了森林中的树干。

　　“糟糕！腹下的真气开始衰竭了！”感觉到脚步从未有过的重了下来，萧径亭心中顿时一黯。之前他就算跑上几倍的距离脚下的速度仍旧不会慢上些许，但是此时仅仅只是跑了这么片刻，真气便已经衰竭了，可见腹下的真气稀薄到什么地步了。

　　“你怎么了？！”美人儿小公主感觉到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甚至可以听见刀剑劈斩空气的声音，顿时发现了萧径亭的异状，不由惊声问道。

　　“马啊，你果然乖得很，竟然没有走！”就在萧径亭身子越来越重的时候，忽然一声马嘶声，接着从森林的黑暗中跑来一匹高大的黑色骏马，正是萧径亭刚刚放在这里的那匹。

　　“驾！”萧径亭脚下猛的一点，身子腾空而起，便稳稳落在了那匹黑色的骏马上，接着双手抱住美人儿的蛮腰，分开两只丰满修长的玉腿坐在他前面的马背上。

　　“嘤！”美人儿的香臀儿刚刚坐上马鞍，娇躯一阵颤抖，接着小嘴传来一阵惹人遐思的娇声痛呼，听来和呻吟便没有什么两样。

　　萧径亭也不理会美人儿的痛苦，双手揽住美人儿柔软圆润的蛮腰，双腿猛的一夹，那黑色的骏马顿时如同闪电一般朝前面冲出。

　　虽然萧径亭坐在马上，但是耳朵后面仍旧是传来嗖嗖的暗器划空声音，后面的追兵仍旧一步也没有落下，紧紧地跟在身后。

　　“来人是谁？赶紧下马！”忽然前面传来一声断喝，让萧径亭心中一喜，原来已经到了洛阳的西城门了。

　　“后面有贼人追我！”在如同白昼一般的火把中，萧径亭从怀中掏出那只木牌，高高举过头顶，大声呼道。

　　“开门！放箭！”那个将官见到萧径亭手中的木牌，面色一变，顿时朝城门下面的官兵大声呼道。

第十五卷 第八章 公主谈“嫁”

　　“咣！”又大又厚的城门刚刚打开一个缝儿，萧径亭双腿一夹，那匹黑色的骏马顿时飞快地冲了进去。

　　“飕飕飕飕！”无数的箭矢顿时朝城门外面的黑人儿射去，如同满天花雨一般。

　　“你到底是谁？！”美人儿小公主用力地从萧径亭手中挣扎开来，美眸没有离开萧径亭面上半刻，随着萧径亭闪进一家客栈后院，刚刚走进一间房间便静静问道。

　　“你且坐坐！”萧径亭连忙坐在室中的木塌上闭目调息，朝美人儿小公主说道：“等我调息好了，便将事情说给你听！”

　　“嗯！”美人儿小公主静静答应了一声，接着撅起美臀儿无比端庄高贵地坐在床沿上。

　　“啊！”玉人忽然一声娇呼，接着娇躯猛的弹起，两只玉手捂着圆滚肥嫩的香臀儿，美丽的脸蛋疼得惨白一片。接着伸出雪白的玉手，上面竟然带着一点血迹。

　　“你屁股中了暗器了？！”萧径亭见到小美人儿两只玉手捧着香臀儿，美丽的脸蛋疼得发颤，不由惊讶问道。刚才明明看到这个小美人儿上下都穿了那件宝衣的，接着目光望向印有几朵血花的肥圆玉臀处，不由皱起眉头问道：“难道你那件宝衣刚刚没有保住你的小屁股吗？！”

　　“你说什么？！”美人儿顿时柳眉一颦，美眸微微一黯，娇躯竟然微微地晃了晃，美眸仍旧冷冷朝萧径亭望来道：“这是我的事情，不用你多理会。”

　　“那些暗器有毒？！”见到美丽的小公主眉宇间浮上一道黯淡，萧径亭心中暗道。

　　萧径亭皱起眉头，目光望向美人儿丰腴浮凸的娇躯，接着恍然大悟，再怎么样的宝衣，也不能将整个身子包得严严实实的，至少需要在臀后和下身裆下开道口子的。接着萧径亭面色一正，作出正人君子的模样走向美丽的小公主。

　　“你想干什么？！”小美人儿见到萧径亭的脚步走来，不由美目圆睁，两只已经渐渐迷离的美眸仍旧射出一道凌厉和戒备，接着玉手开始伸向腰间想要抽出兵器，但是本来雪白透红的小脸却是渐渐变得黯淡下来，想必是毒药开始渗透向整个身子了。

　　萧径亭见到美人儿柳眉间充满了高贵不可侵犯的神情，不由正色道：“怨衣公主，此时情况紧急，权宜之下在下唯有得罪了！”

　　“沧！”怨衣小公主闻之小脸一怒，接着一手抽出腰间的细剑，冷冷地望向萧径亭，她也不说话。

　　“再说！”萧径亭接着面色一笑道：“那些暗器都是有毒的，又伤在公主香臀处！我虽然没见过公主那里长得如何，但肯定也是冰清玉洁、绝美如雪的，要是那些暗器不及时拿出来丢了性命是小事，要是给公主的臀上留下几道伤疤，日后公主和驸马成亲了，那么美丽的地方迟早是会让驸马爷看到、摸到的……”

　　“你别说了！”美人儿小公主玉脸上微微透出一股粉意，接着一声冷笑道：“你多虑了，我这一辈子不想嫁人，身子长得好不好看又有什么要紧，再说你们男人……”

　　从美人儿公主美眸中竟然射出那么深刻的恨意，和她小小的年纪竟然是那样的不相像。

　　萧径亭见之不由心中微微一愕，接着微微一笑道：“得罪了！”随即在美人儿的一声惊呼中飞快的点上了怨衣小公主身上的几处穴道，在美人儿吓得小脸惨白中将她放在了室中的床上，然后在她几乎要杀人的目光中将她娇躯翻过俯卧在床上。

　　萧径亭心中真的没有打算对小公主有任何的企图，但是见到美人儿玲珑浮凸的背臀曲线时，目中还是一亮。见到圆细蛮腰下急剧涨大的香臀隆起，心中还是浮起一丝期望。

　　“嘶！”萧径亭双手抓住小美人儿臀上的丝绸，用力一撕。

　　“啊？这个丫头这才几岁啊？！”望着眼前两圆滚的肥嫩臀瓣在眼前微微一阵晃动，那两瓣白晃晃的香臀儿如同两团满月一般，虽然不若莫莫和楼丫头一般的硕大，但是也是水嫩嫩、肥颤颤的，怎么也不像一个小女孩所能够拥有的。

　　虽然床上的美人儿小脸向下，而且被点住了哑穴，但是萧径亭还是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小美人儿此时芳心中的羞愤，甚至连美人儿娇躯细微颤抖也看了出来。微微地咳嗽了一声，便用心看起玉人香臀上的伤处来。

　　果然，如同萧径亭原先所料，那件薄薄的宝衣尽管护住了玉人浑身上下，但是在臀缝和下阴处还是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想必是用来方便之用的。而在这仅有的一点面积上，在美人儿的深邃迷人的臀缝中，细细的暗器竟然中了许多处。有一只细细的芒针甚至射进了玉人的鲜红美丽的菊花蕾中，不时在鲜艳美丽的褶皱中闪着一道白芒，萧径亭兴许还不能发现，接着萧径亭目光瞥向美人儿胯下稀疏的毛发上，发现在微微的水气缭绕中，那处神秘的美处倒是没有中上暗器，萧径亭也不知道是应该说是庆幸，还是应该说是惋惜。

　　微微一阵自嘲后，萧径亭轻轻捧上美人儿香喷喷的两瓣嫩臀，一手探入按在伤处，劲气猛的从手指冲出。

　　给怨衣小公主穿好了衣衫后，萧径亭不由皱起眉头，硬起头皮，将美丽的小公主翻过娇躯，准备接受那如同刀剑一般凌厉的目光，还是厉害的言语。

　　但是出乎萧径亭意料之外的是，当萧径亭将美人儿的娇躯翻转过来以后，印入眼帘的首先是玉人高耸的酥胸不住起伏，接着是粉红的小脸尽是惹人遐思的红晕。不过那双美眸没有萧径亭意料中的充满怒意和骄傲，也没有萧径亭隐隐企盼中的眉眼如水的妩媚，只是好像沉浸在沉思当中。见到萧径亭目光望来，方才将美眸投在萧径亭的脸上，巡视良久之后，一许失望浮上了动人的秋水眸子。

　　“按照我们大武的规矩，女子被男的看到了冰清玉洁的身子，是不是就要嫁给他的？！”良久之后，就在萧径亭忍不住要开口说话的时候，小美人儿忽然说道。

　　萧径亭顿时一愕，眉头不经意一颤，接着微微一笑道：“普通的平凡男女，倒是有这样的规矩！”

　　“我虽然是朝廷的公主，但是我知道我也是算平凡的女子，我和别的女孩没有什么分别的，有的也只是比她们更加苦命！”小美人儿美眸接着朝萧径亭望来问道：“你呢？你是不是算是平凡的男子呢？！”

　　“我？！”萧径亭眉头顿时皱起，因为小美人儿的这个问题确实是问倒他了，他还是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思量了良久之后方才说道：“我也不知道。我应该不是平凡的男子，但是又或许算的。”接着目光望向玉人的美眸道：“你要是想用我是否是普通人来定我们是否按照那个规矩办事，我倒是可以说给你听。之前，像今日的事情我经历过很多次，她们开始的反应都是愤怒……”说到这里的时候，萧径亭忽然住嘴不说了。

　　“你为什么不说了？！”武怨衣小公主睁大美眸朝萧径亭问道。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我只是忽然发现我不能说，要是说了说不定会惹来祸事的！”

　　武怨衣小公主美眸一讶，小嘴微微张了张，并没有立刻说话。接着美眸望向外面漆黑的夜空，道：“我的身子，从八岁开始，便从来没有被别人看过一眼，就连我的母后还有侍侯我的宫女也没有！刚才你解下我衣衫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我们大武的这个规矩。嫁给你，或许比嫁给我父皇可能指定的那些混蛋要好上许多，虽然他们个个都比你长得英俊！”

　　萧径亭听到这里不由张开嘴巴，接着马上合上。他不怕多娶回家一个可爱的小美人，但是这个小美人儿可是皇帝的女儿，准确说是他最大仇人的女儿。

　　“你很害怕娶我吗？”小公主见到萧径亭这个表情，不由颦起柳眉问道。神情间也不是不高兴，好像只是平常的问问，但是从骨子里面还是透出一股疑色和愤怒。

　　“不是，我是高兴得一下子仿佛在梦中一般！”萧径亭连忙目光望向美丽的小公主，笑着说道。

　　小公主嘴角微微一笑，接着说道：“虽然你长得丑得很，而且还比较讨厌，但是是那种不是让人厌恶的讨厌。而且你还救过我，而且还看过我的身子，所以我想要好好看一下你的脸，想要发现里面看得让我舒服的地方，让我不再觉得你是那么丑了！这样一来，我或许能够安心的嫁给你！”接着小公主歉然地望向萧径亭一眼道：“但是，看清楚你的脸后，我实在觉得很不舒服，心里憋得很！就是再怎么不在乎，心里好像也别扭得很，要是真的嫁给你了，我或许会非常难过的！”

　　“嗯，很诚实的小公主，现在很少有女人能够这样坦白自己的心里想法了！”萧径亭心中暗道，但是面上还是不得不作出失望的神色。他知道，要是自己现在真的变得那么丑了，他一点也不担心任夜晓、楼丫头等等那些可爱的玉人会有一点点的变心。但是要是自己生来就是那么丑的话，那些小美人儿开始会不会爱上自己，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看来很不讲道理，但是那都是平常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很通晓事理的！”武怨衣小公主虽然此时穿着是那件紧身的黑衣，但是端庄地坐在床边，那高贵的气度却仿佛穿了一件典雅的拽地长裙一般，举止间的行止和平常骄傲厉害的她判若两人。

　　“看出来了！”萧径亭点头说道，接着目光望向玉人的双眸道：“所以我在这里有事情想要请求公主帮忙！”

　　听到萧径亭的话后，玉人的美眸顿时亮芒一闪，一道复杂的神色一闪而过，接着朝萧径亭说道：“说！”随即柳眉闪过一道难耐的不解，小嘴微微张开，仿佛有什么话要问清楚萧径亭一般，让他即将张开的嘴巴马上合起来，等待她的问话。

　　因为这个小公主芳心深处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好奇心比寻常人还要重的女孩，要是不让她弄清楚的话，肯定会非常难受的。

　　“你刚才说的菊花，是什么意思？！”良久之后，小公主方颦起柳眉问出心中的问题。

　　“菊花？我什么时候说过菊花了。是在迟府的菊花园吗？！”萧径亭不由皱起眉头问道。

　　“不是！”小美人儿美眸浮上一丝不妥，想必是隐隐知道一些，但是犹豫之后还是问出：“刚才你在替我拿出暗器的时候，非常小声地说了一句：“好美丽的菊花啊，万里无一，小小年纪啊！”

　　“啊！”萧径亭心中一大阵惊讶，眉毛猛的耸起，很快又闭上嘴巴，面色一正，道：“菊花，就是后庭花的另外一个称呼，而后庭花就是，就是小屁眼的意思！”

　　“嘤！”武怨衣小公主嘤咛一声，随即马上将美丽的小脸蛋转向外面漆黑的夜空，但是那美丽的小耳朵却是红得如同夏天傍晚的彩霞一般。

　　“难怪母后说，好奇心会害死猫的！”良久之后，美丽的小公主转过娇魇朝萧径亭说道，随即美眸望向萧径亭的双眼，静静道：“我发现，你其实非常的危险！但是不是那种会杀人的危险，也不是那种陷害人的危险，大致可以说得上是暗算！”

　　“我现在不能告诉公主，我要公主帮什么忙，只是让公主记住，日后我在京城需要帮忙的时候，直接找公主便可以了！不用早用心经营了！”萧径亭望着武怨衣小公主微微显得有些早熟的小脸静静说道。

　　“那刚才你救我，也算是一种苦心经营，也算是一种有企图的行为咯？！”武怨衣小公主忽然冷冷一笑，朝萧径亭问道。

　　“应该算是的！”萧径亭笑着说道：“但是要是寻常遇到你有危险，说不定我也会出手相救的，毕竟英雄救美的机会不是说有就有的！”萧径亭见到小公主的脸上没有露出一丝笑容，不由笑着说道：“但是或许不会出手相救也说不定，因为那是有心无力，我现在武功不是非常好，仅仅只是打得过你而已！无论救或者不救，但是肯定不会像这次这样计划周全！”

　　武怨衣美眸紧紧地盯着萧径亭，良久之后微微笑道：“你这个人很容易让女人难过，容易让女人心声不忿。要是你长得很好看的话，那简直危险得我见到了也赶紧会跑的！”随即，小公主微微一笑，柳眉浮上一道骄傲道：“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女人都是非常记仇的，我虽然年纪还小，但是我也是非常的记仇的！”

　　“不好！”萧径亭心中暗道，顿时用力地皱起眉头。

　　“你现在说出你要我帮什么忙？不然日后就算你找到我，我也是不会理会的！”美丽的怨衣小公主柳眉间浮上一道高贵的刁蛮，朝萧径亭说道。

　　萧径亭顿时面色一正，便再也没有说话。而美丽的武怨衣小公主美眸一直静静地盯着他，并不开口说话，只是紧抿的小嘴间，还有好看的柳眉中充满了甚至是倔强的坚决。

　　“有一个人，我心里害怕她会在京城，我想要救她出来！”萧径亭稍稍考虑了片刻后方才说道：“所以到时候可能会请公主帮忙，也可能是打听那个人的消息！”

　　小公主美眸微微一动，接着美眸望向萧径亭良久后道：“要是这件事情不会伤害到我的父皇，也不会伤害到我大武，我会答应的！”

　　萧径亭紧皱的眉头顿时一松，接着朝小公主笑道：“或许我需要救的，不止一个人哦？！”

　　武怨衣小公主不置可否的笑笑，随即朝萧径亭问道：“要是刚才我不答应你，你准备怎么做呢？！”说罢美眸认真地望向萧径亭。

　　萧径亭顿时又皱起眉头，因为他心里知道，要是现在回答不好的话，眼前这个小公主也会随时翻脸的。

　　“我还没有想好！”萧径亭笑到，见到小公主柳眉一颦，不由正色道：“我或许会将公主你那里的绝美风景到处宣扬的，不知道成还是不成？！”

　　“看来越是高贵的女子，心里就越是有受虐倾向啊？！”萧径亭心中暗道。

　　之后，萧径亭并没有问到小公主的去处，因为他发现这个小公主比她外表看来要聪明得多了，尽管晚上她刚刚被丹儿那个小魔女摆了一道。

　　等到萧径亭回到丹儿的那个客栈的时候，天色已经朦朦亮了。

　　奇怪的是，他走进去的时候没有发现一个人影。虽然他是偷偷摸摸地走到自己的房间面前，但是昨天晚上还是无比森严的防卫，现在竟然连一个人也没有了。

　　“丹儿这个时候不知道可醒来了没有！”走到自己房间的门前，萧径亭笑着说出声音来，随即眉头一耸，脚下微微点起，一手轻轻地推开房门。

　　“沧！”萧径亭一手推开房门，忽然眼前一亮，一道冰冷的寒芒飞快地刺到自己的面前，而随之而来的便是一股醉人的幽香，还有两道充满愤怒外还有其他神情的秋水眸子，当然还有曼妙修长的娇躯曲线。

　　萧径亭身躯微微一侧，避开了那只凌厉的长剑，接着脚下一点，闪身进了房间，但是那只利剑仍旧飞快地朝他的胸口刺来。

　　萧径亭这下便没有再躲，而是朝美人儿微微一笑，微微耸起胸膛迎着那只冰冷的剑尖而去。“哼！”玉人一声娇吟，随即美眸一冷，冷冽的剑尖微微一颤，便直直朝萧径亭的胸口上刺来。

第十五卷 第九章 北上

　　“丹儿，我现在身上的功力可剩下不了多少了！”萧径亭感觉到胸前一寒，不由朝眼前的玉人笑道。见到美人眼眸一闪，那冰冷的寒刃也在胸前一划而过，便再也没有力气而划在一边，而眼前美丽的丹儿也累得娇喘吁吁，两只美目狠狠的瞪视着微笑的萧径亭。

　　萧径亭目光落在妖魇晕红的丹儿脸上，笑道：“你醒来得比我想象中的要早一些。”说罢便伸出双手要扶住美人的两只粉臂。感觉到丹儿用力一扭，不由道：“要是你还有力气的话，便自己走回到床上去吧！”说罢也不顾忌丹儿的挣扎，硬是搀扶着她香喷喷的娇躯朝床上走去。

　　黑暗中，萧径亭的眼力虽然能够暗中视物，但是仅仅只能看见丹儿脸上的不快和瞪大的美眸，对于脸上那复杂的神情和美眸深处却是看不清楚了，但是能够感觉到的是，丹儿整个娇躯却是软绵绵的，想必是刚才对萧径亭那意气的一击已经耗费了她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所有的力气。

　　“是不是已经将你的小公主美人救回来了，那个小美人是不是对我们的萧公子以身相许了？”等到萧径亭点亮了灯后，丹儿美丽的眼睛中已经尽剩下冷冷的鄙意了。

　　萧径亭目光轻轻扫视了一下室中，发现并没有第三人来过的痕迹，不由朝丹儿道：“丹儿的小心眼我是知道的，不过我认为丹儿在醒来之后会通知你的那些手下设计陷阱陷害我，报复我的！但是没有想到丹儿会用软绵绵的身子拿剑躲在门后刺我！”

　　萧径亭说话的口气虽然充满了嗤笑，但是神情间却是流露出一丝温柔。

　　“那你为什么还回来，不索性逃走了，还回来被我陷害！”丹儿小嘴撅起一笑，冷冷问道。

　　“因为那是丹儿设下的圈套，我只能硬着头皮钻了进来了！”萧径亭朝丹儿微微一笑说道，接着轻轻叹息一口道：“不过你说的那个武怨衣小公主，我可真是没有那个福气要了！”

　　“怎么？人家看不上你吗？”丹儿美眸闪过一丝疑色，嘴角轻轻冷笑道。

　　萧径亭只是笑笑，并不回答，忽然转过身子朝丹儿正色道：“丹儿，我不知道你们抓武怨衣小公主是为了什么，不过我总是坏了你们的计划，感到非常的抱歉！”

　　丹儿闻之，美丽的眸子并没有射出冷冷的恨意，只是轻轻的娇哼一声。

　　“所以！”萧径亭目光望在丹儿美丽的脸蛋上，已经脱掉面具的绝美脸上浮上一许笑容，道：“所以有件事情想要请你答应！请你通容！请你帮忙！”

　　厉害的丹儿听到萧径亭的话后，小嘴一张，美眸射出不可思议的神色，芳心暗道：“这是什么理论啊，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情，不是求人家的谅解，反而又要别人帮忙！”接着美人柳眉一冷道：“是不是去突厥的时候，想要绕道西北去看你未来的小妻子刁明珠啊！”

　　萧径亭脸上一讶，道：“真不愧是聪明厉害的丹儿！”接着摇摇头道：“虽然我很想去西北，但是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强烈，我是想要绕道显碧？！”

　　“你去那里做什么？那里又有你什么相好了？！”丹儿美眸闪过一道不解道，接着美丽的脸蛋严肃道：“不行，那里肯定不行！”神情中竟是异常的坚决。

　　萧径亭眉头一皱，问道：“为什么？”

　　“为什么要告诉你？！”丹儿厉害地说道，接着又低声说道：“是师父说的，他说我们天下哪处地方都可以去，就是不能去显碧！”

　　“这是为什么？！”萧径亭心中一疑，见到丹儿美丽的脸蛋上没有一丝商量的意味，不由心中暗叹她师傅在她心目中的地位。

　　“丹儿！”萧径亭目光直直注视着躺在床上的丹儿，走到床沿边上坐了下来，正色说道：“你知道，因为研儿的关系，我一开始就不把你当作外人，是不是？！这次显碧我是肯定要去的，不但是我自己想去，而且是我非去不可！”

　　丹儿被萧径亭从未有过的郑重唬得脸蛋儿冷意尽无，美眸闪过一丝思虑，接着还是摇摇头道：“我不能够不听我师父的话！”

　　萧径亭目光在丹儿起伏玲珑的娇躯上细细巡视一番，将脸凑近丹儿美丽粉嫩的娇魇，面色严肃，温柔道：“丹儿，要是不出很大意外的话，或许我还是你未来的夫君！而且……”

　　“啊！”丹儿美丽的脸蛋忽地被一股惹人遐思的红晕布满，美眸也仿佛一下子被笼罩了一层迷雾一般，高耸秀挺的酥胸也激烈的起伏起来，小嘴张合着吐着烫人的迷人气息。

　　“你叫什么？要将这里的人全部吵醒了，看见他们的女主子在我的床上吗？！”萧径亭被丹儿的那声娇呼吓了一跳，接着面色一柔道：“而且你也算不上背叛你的师傅啊，你师傅不让你去那里，那是因为他害怕那里有个非常牛的仇人，你去了会吃亏的！他舍不得他的徒弟们吃亏，所以才会不让你去那里的！”

　　见到丹儿的美眸中变得如同蚕丝一般的纷乱，萧径亭不由继续胡说蛊惑道：“又或许那里有你师傅不愿招惹的厉害人物，又或者那里有个极度厉害的采花大盗，专门采你们这些又嫩又娇的绝世名花，你们去了会受到伤害的，你师傅他老人家舍不得……”萧径亭正在接着胡说之际，忽然见到丹儿的柳眉冷冷竖起，依旧纷乱如麻的美眸中射出一道薄怒，不由眼睛一睁，接着声音变得温柔起来，道：“当然我也舍不得丹儿受到伤害，所以到显碧丹儿可以在显碧外边等我，用不着几天，我就会出来寻你了！”

　　“噗哧！”丹儿小嘴忍不住一笑，接着美眸落在萧径亭的脸上道：“我本来以为你经过了蓬莱的那段挫折后，肯定会变成一个心冷手辣的大英雄，没有想到脸皮却是厚了许多，而且人也变得不要脸了！”

　　萧径亭俊美无匹的脸上浮上一道迷人的苦笑，接着正色道：“要是变成了心狠手辣的英雄的话，那岂不是少了许多故事，那么以后整个故事情节或许变得很难进行下去呢！”

　　“不行，我还是不答应！”丹儿忽然脸色一正，接着忽然美眸闪过一丝冷意道：“现在你是不是准备逼着我同意绕道显碧啊？！是准备脱光了我的衣衫让我的手下看到我的丑态，还是准备用毒药让我痛不欲生，或许是抓来几个手下用她们的性命逼得我同意啊！”

　　萧径亭站直了身子，脸上闪过一丝坏笑道：“或许我会在丹儿香喷喷的小屁股上刻上两个字，就如同秀情那里一样！”

　　“你敢？！”丹儿粉脸一红，接着美眸一睁，朝萧径亭冷冷直抒己见说道。

　　萧径亭从怀中掏出一只精巧的小瓷瓶，拔开了塞子放在丹儿的瑶鼻底下。

　　“臭死了！”美丽的脸蛋顿时一苦，接着软绵无力的娇躯顿时变得灵活起来，一只手飞快的抓起身边的长剑，朝眼前的萧径亭飞快刺去。

　　“现在就算是我们不停的赶路，等到了突厥的时候也至少要一个多月，要是绕道显碧的话不要多花上一个月？！所以以后的路上，你一件事情也不能管，就算有英雄救美的机会在你的面前，你也不要理会！”丹儿骑在一匹雪白的骏马上，与她并骑的是一匹黑色的神骏大马，上面的萧径亭已经换上了那张丑陋的面具。

　　萧径亭轻轻一笑，点头答应后，双腿一夹，那匹黑马长嘶一声，洒开蹄子飞快的朝西方驰去。

　　丹儿所骑的白马见到黑马冲出，雪白的头颈一扬，跟着飞驰而去。丹儿忽然说道：“这边去显碧还是会经过西北归行负的地盘的，萧公子好算计啊！”

　　萧径亭唯有抱之苦笑，接着朝丹儿笑道：“或许我经过西北那边的时候，也不会去拜访归行负的！”

　　走出洛阳城十里左右的时候，萧径亭和丹儿两人并骑在一个路口上，眼前三条笔直的官道一直延伸到远方。萧径亭目光落在西去的那条路上，从这条路走只要一天的时间便能够到长安了，而且从这条路取道西去到显碧路程会短上许多。虽然长安这个字眼使得萧径亭心中微微一阵触动，但是微微犹豫之后还是让自己的视线离开了西边的这条官道。

　　而边上的丹儿不知道是不是在一边注意着萧径亭，或者也是想要避开大武的权力中心。等到萧径亭将目光落在北上的官道时，她已经提起缰绳朝北边驰去，显然是要绕过长安，取道绛郡、文城，过上郡后朝西而去。

　　丹儿准备的两匹马及其神骏，虽然绛郡距离洛阳有数百里路程，但是等到天色将黑的时候，两人还是纵马冲过了即将关上的城门。

　　“将爷等等！”萧径亭两人刚刚跑进了城门百步的时候，守城的将士便准备关上厚厚的城门，忽然从远处传来一声清脆娇嫩的声音，使得边上的丹儿眉头不经意间微微一动，接着自然而然的将马匹的速度慢了下来，接着拉着缰绳拐进了大街边上的一条岔路。

　　“是她们？！“淹入人群后，丹儿从马上下来，接着朝萧径亭使去一道眼色，萧径亭便也连忙落马，站在人群当中后的两人便也不是那么显眼了。而萧径亭刚刚下地的时候，便听到边上的丹儿低声说道，不由也朝城门口望去。

　　“怎么是她们？！”萧径亭见到几匹骏马飞快的冲进了城内，而那几匹骏马上的人竟然是萧径亭认识的，其中一个萧径亭的印象还非常的深刻，就是萧剑府府主手下的红依姑娘，算来她们还是萧径亭最亲近的自己人了。

　　红依修长丰满的娇躯依旧惊心动魄，美丽的脸蛋虽然做了简单的易容，但是她那健美的娇躯还是让萧径亭一眼便认了出来。但是因为顾忌边上的丹儿，萧径亭目光落在红依身上只是瞬间一个片刻，而且在外人看来仿佛是对她迷人的娇躯的惊叹而已。但是丹儿还是发现了，美眸闪过一丝疑色，朝萧径亭问道：“难不成你也认识她们不成？！”

　　萧径亭本想摇头说不认识，但是见到丹儿微微有些怨兑的目光，不由轻轻的点头笑道：“认识的，她那身曲线只要是个男人看了之后，都不会忘记的！”

　　尽管萧径亭做了这样的回答，但是丹儿美丽的眸子对着萧径亭的眼睛静静的凝视了良久后，还是射出了一许怨兑的神情，接着脸蛋一寒，将目光移开，冷冷道：“她们是显碧国的后人！”

　　萧径亭心中微微一愕，并不是因为丹儿知道红依她们的身份，而是因为丹儿竟然将这个秘密毫无隐讳的说给了自己听，虽然自己早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

　　没有等到萧径亭推想其中的缘由，丹儿轻轻一声冷笑：“这件事情本来我也是不知道的，是你的那个魔门公主告诉我的！！”此时的丹儿是易容过的，但是那丝复杂的神色还是明显的表现了出来。

　　萧径亭稍稍一想，心中暗叹：“奴儿这个小妮子可真是心狠得厉害啊！”

　　在还没有认识萧径亭之前，梦君奴便已经是萧剑府的靠山了，但是因为她外祖母的关系，梦君奴显然对显碧国的人没有任何好感(因为显碧国的皇后就是她外祖母的情敌所生)，仅仅只是将萧剑府作为利用的工具。虽然丹儿这方的突厥势力是显碧的死敌，但是梦君奴还是毫无怜惜的将萧剑府的底细告诉给了丹儿，至于为何，萧径亭暂时便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不过萧径亭心中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舒服，因为那个时候梦君奴显然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自从她知道自己便是显碧的王子后，便将萧剑府的势力保护了起来，从那次不惜正面对敌武莫辰的势力救下绿衣府主便可以看出来。

　　“作为一个首领，那个绿衣府主比起奴儿和丹儿还是要欠缺许多啊！”想到这里，萧径亭心中不由泛起一许怜惜，一个本来柔弱的女子为了复国大业，不得不进入这个勾心斗角的圈子中，而真正应该负起这个责任的自己，在那个时候却偏偏天天风流倜傥。

　　片刻后，红依一队人马已经全部消失在街尾，而萧径亭和丹儿两人则慢慢地踱步在城里的街道上。

　　大约一柱香多一些时间，萧径亭觉得身边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快走，别回头看！”耳边忽然传来丹儿一声清喝，接着手中一软，却是丹儿的玉手握了上来，拉着自己飞快的拐进一个角落。萧径亭心中虽然好奇，但是还是忍住了回头看的冲动，跟着丹儿飞快的消失在人群中。

　　丹儿的小手拉着萧径亭一直走了数百步，拐过了几道小巷后方才停下，等到她放开的时候，萧径亭发现丹儿那只柔软滑嫩的玉手已经是微微有些湿了，却不知道是因为心中的紧张，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

　　“或许有人已经知道我们的行踪了，或许是知道我的行踪了！”

　　停下脚步以后，丹儿又是一副冰冷的神情。萧径亭不由朝后面望去一眼道：“是什么人物竟然让丹儿如此害怕，上次在去苏州的河道上，你一个人面对着关歧轩和关索寒两个大奸贼的时候，还是轻笑嫣然，从容自若的！”

　　丹儿轻轻一声娇哼后，便径自朝前面走去，美丽的脸蛋上浮上一道嫣红，接着美眸浮上一道软弱，冷冷地丢下一句话：“因为现在我身边有个软脚虾混蛋！”说罢加快了脚步，再也不等萧径亭。

　　萧径亭猛然站住了脚步，望着丹儿摇曳生姿的美丽背影，心中泛起一股温柔外，还升起了一丝不解：“以前的丹儿可是一点也不躲避对我的感情的，而且态度暧昧妩媚，怎么现在反而故意逃避了一般，难不成是因为……”

　　“丹儿！”见到丹儿已经走远，萧径亭连忙叫唤道，接着快步追了上去。

　　“掌柜的，来两间上房！”萧径亭和丹儿走进一家客栈中，朝里面的掌柜招呼道。

　　“好咧！”里面的掌柜热情应道。

　　萧径亭不由朝边上的丹儿微微一笑，脸上浮上一丝懊丧，道：“怎么和那些武侠传记上的情节不一样啊，在那些书里面，男主角和女主角进客栈的时候，总是只有一间上房，接着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发生的事情也成为武林的佳话！我怎么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啊！”

　　丹儿不作理会，只是脚下的玉步迈得更加飞快，晶莹如玉的小耳朵上升上一道诱人的红晕。

　　“刚刚最后赶进城门的是中原武林的人，还有几个是武莫辰手下的高手！他们的目标，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就是刚刚进城的红依！”走进房间以后，丹儿的脸色顿时变得凝重了起来，美眸投在萧径亭的脸上，轻轻皱起眉头道：“现在里面没人，你将面具揭下来，这张脸我看了便讨厌！”

　　不过等到萧径亭揭下面具之后，丹儿的目光却转到窗户外面的景致上，美丽的嘴角轻轻翘起一道冷笑道：“我们的萧大公子今天可要英雄救美吗？！”

　　萧径亭的神情顿时也变得凝重了起来，朝丹儿问道：“这次前来追击红依她们的，到底是哪些人？！”

　　“我看到了关歧轩和李松涛，后面的人我不敢再看便转过身子了，因为我的目光已经引起他们的注意了，不过后面肯定还有高手！”丹儿轻轻颦起柳眉说道，接着美眸朝萧径亭瞥来一眼，讥讽了萧径亭一句道：“不过就凭现在的萧大公子，里面随便挑出一个人来，便可以轻易的杀了你了！”

　　“就一个红依，用不着那么多高手来追杀吧？随便来那么一个便已经够了！”萧径亭虽然隐隐知道了答案，但是还是和声的问了出来。

　　“我们的萧大公子不是无所不知吗？怎么会问起别人来了！”丹儿重新将目光落在窗户外面后，又讥讽了萧径亭一句。

　　萧径亭面上不由一阵苦笑，道：“好丹儿，你就饶了我吧！”

　　“他们是想要将后面的大鱼勾引出来，而那些大鱼其中的一条就是我！”丹儿用力的转过娇躯，美丽的眸子凝视在萧径亭的脸上，静静道：“因为刺杀大武皇帝，也有我的份！”

　　萧径亭眉毛猛的一抖，接着垂下了目光。而丹儿两只迷人的眼睛仍旧是落在他的脸上，缓缓说道：“你说我要不要去救她们呢？你说去，我们便去！”

第十五卷 第十章 智救

　　其实在丹儿说前面那句话时，萧径亭便已经明白里面的意思。要是去救，面对那些高手，自己两人还真的没有一丝胜算，要是不救，那可是显碧国的后人，为了自己的事情卖命一生的人。

　　“你不觉得里面的事情很蹊跷吗？！”丹儿接着说道：“为什么他们会跟着红依她们来到这里，绛郡难道是那些非经过不可的地方吗？！而且晚不来早不来，偏偏只比我们晚了一会儿！”

　　“或许是你们两个阵营中出现了奸细，将你的行程出卖了也说不定呢？！”萧径亭轻轻一笑，朝丹儿道。

　　丹儿咯咯一笑，接着狠狠地朝萧径亭瞪来一眼，道：“萧大公子倒是会为你的小情人开脱啊？你为什么不说是梦君奴那个小骚货将我的行程给出卖了？！”

　　“我昨天迫不得已出现在洛阳的迟府，而见到尉迟凌霜那个小丫头后，方才知道那里也是魔门小妖精的产业，而且我敢肯定，尉迟凌霜那个丫头已经将我认出来了！”洁白的玉齿咬了一下如花的下唇，接着柳眉一恼道：“其实，我在进迟府之前，完全可以想到那也是梦君奴的产业，但是我为何就没有想到呢？”

　　丹儿没有将下面的话说下去，但是萧径亭知道，那个时候的丹儿或许正是心乱如麻，才没有想到那么多了。

　　“很大程度上来说，君奴和你可是盟友啊，出卖了你可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啊？！”萧径亭不由笑着问道。

　　“谁说没有好处！”丹儿轻轻一阵冷笑，美眸闪过一道寒意道：“我在中原武林，本来就是一个大反派，而且还策划了刺杀大武皇帝，所以中原的那群高手抓住了我可是大功一件。抓到我以后，她再将我的身份泄露出来！你说一个突厥的公主策划刺杀大武皇帝，这代表着什么？目前两国虽然摩擦不断，但是并没有真正开战的意图，但是要是将这件事揭发了出来，大武皇帝再不开战，他在全天下人面前就会威信尽失了，如此一来正是符合魔门的心愿了吗？！”

　　“或许也符合了莫姨她们的心愿了吧？！”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萧径亭忽然转过头去，目光灼灼望向丹儿，道：“你是突厥的公主？那跋剑是你什么人？”

　　丹儿美目一讶，小嘴微微张启，美眸投在萧径亭的脸上，片刻后方才说道：“你认识我哥哥？你和他是好朋友吗？还是敌人？他可是爱疯了妍儿的！”

　　“那你呢？你的立场是在跋剑身上，还是在另外一个哥哥跋玉身上？”萧径亭对上丹儿的美眸，笑着问道。

　　丹儿美眸躲躲闪闪后，便将目光收回，接着将美丽的脸蛋移到窗户外面的景色，道：“我们不说这个好吗？我们说说是救还是不救萧剑府的那些人？！”末了，丹儿忽然朝萧径亭望来古怪的一眼道：“不过这些萧剑府的人，目的地或许也是突厥，而且我的二哥跋玉对萧剑府主还有很大的野心啊！”

　　萧径亭闻之眉头一耸，接着目光望向丹儿道：“出卖你的，或许是魔门的人，但是未必是君奴，况且她现在或许还在养伤，她伤得可比我重得多了！”

　　丹儿撇了撇嘴，并没有说话。

　　“该怎么办呢？！现在中原的那些武林人士肯定已经靠近了红依她们了，想要用武力救她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萧径亭眉头紧皱，忽然朝丹儿问道：“丹儿，你说像追拿这等朝廷重犯，靠北边的武林势力，是不是都会有参加的？！”

　　“你是说渤海剑派吗？！”丹儿美眸闪过一丝异色，微微凝思了一阵道：“或许会吧！要是我刚刚做上了渤海剑派的宗主，在这种时候是不会放过讨好皇帝的机会的。不过……”

　　“是啊，不过楼竹廷这个王八蛋却是不可以常理论之啊，要是他来的话，或许情况会好许多的！”萧径亭惋惜说道。

　　“啊嚏！”只听外面传来一声喷嚏，接着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妈的，是不是有人骂我！”

　　萧径亭不由目光一睁，抬头看天，暗道：“难道老天还真的有眼睛吗？！”接着将声音变粗糙起来，嚷道：“妈的，这个青姨屁股真大，老子今天晚上包了她了！”

　　“你胡说什么？！”边上的丹儿闻之，不由狠狠朝萧径亭瞪来一眼，道：“你发神经了！”说罢，美丽的脸蛋已经尽是通红。

　　萧径亭不语，竖起耳朵听着下面的动静。

　　“老大，我已经找你半年了！天可怜见，我今天终于见到你了！”楼竹廷鬼鬼祟祟走进房间后，见到端坐在榻上的萧径亭，不由目中一热，嘶声叫道，好像当初知道他老爹死讯的时候，也没有这么激动。

　　“别扑上来！”萧径亭连忙伸手止住了楼竹廷的动作，接着正色说道：“第一，我是你妹夫，不是你老大！第二，我失踪加起来还没有半年，你这么说只能更加显示你的虚伪和险恶用心！”

　　“我只是用一种夸张的手法来表示我心中对你的思念！”楼竹廷讪讪一笑，目光在萧径亭全身上下巡视了一下，朝萧径亭笑道：“你看来并没有什么大碍，而且精神上好像突破了一层，看来，广大的绝色佳人又多了一分失身的可能性了！”

　　“在江湖传言上，你现在可是个精神分裂者和暴力冷酷无情狂啊！”楼竹廷呵呵笑道，接着面色浮上一丝歉意，道：“径亭，有件事情我对不起你！”

　　萧径亭不由皱起眉头，问道：“什么事情？！”

　　“你失踪之后，你在金陵的那些美人儿便匆忙赶到了我家！当时我只是觉得眼花缭乱，精神分裂，大声感叹天道不公，为何人间绝色尽是入你萧家，这种感觉越来越厉害，甚至到了妒忌的地步！”楼竹廷面上尽是感叹和泣然。

　　萧径亭不由道：“说正事，说正事！”接着怪笑一声道：“不要和我说，你心中妒忌如狂，然后告诉我的那些美人说萧径亭已经挂掉，你们趁早改嫁！而眼前渤海剑派新宗主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于诋毁我声誉和人品的人，我通常会和他决斗的！”楼竹廷声色俱厉的说道，接着那张俊美的面孔马上扭成一只苦瓜一般，道：“当时无数的美人问我，萧径亭到哪里去了，或者轻泣，或者断肠，或者坚定。我实在找不到理由来解释你的失踪，而且在那么多美人的包围下，我迷迷糊糊便扯了一个极度YY而且白痴的理由！我说萧径亭被一个隐居了几百年的绝世高手救走了，目前正在学绝世武功，等到学好后便会出来称霸天下！”

　　随着萧径亭皱起的眉头，楼竹廷接着充满了不可思议，说道：“没有想到这么烂的理由，她们竟然真的相信了！而且里面有个女人看来比狐狸还要精明啊，看来还真是人不可貌相，你找的这些女人，在智慧上确实是不怎么样啊？！”

　　“妹夫，你现在就告诉我！”楼竹廷一脸的兴奋，望着萧径亭道：“你失踪的整个过程，一定是惊天动地、紧张万分、香艳勾魂、艳遇不断吧！”

　　萧径亭不由呵呵一笑道：“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被一个人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出现一个隐居的绝世高手，将我救了出去！”

　　“就这样？没有艳遇，没有美女？真是俗套！”楼竹廷不可置信的说道，接着感叹理想和现实的差距，随即目中精光一闪，道：“那个打败你的，是不是方剑夕那个王八蛋！”

　　“嗯！”萧径亭面色一正，轻轻地点了点头，道：“而且他还下手杀了连易成！”

　　“但是现在整个江湖都说，连易成是你萧径亭杀的，而原因是因为一个女人！”楼竹廷面色顿时变得冷峻下来，嘴角扯开一道冷笑道：“方剑夕现在可真是如日中天呢！现在整个武林几乎都是方剑夕和夕俏佳两人共掌了！”

　　“径亭，另外我对不起你的就是，我还没有找到玉儿那个傻丫头，而且连你的秀情也给丢了，不见了！”楼竹廷接着说道。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不说这些了！”随即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天下可真是巧啊，我刚刚说到你，你便出现了！”

　　“不是的！”楼竹廷笑道：“我是知道你在这里的！”

　　原来确实是有人很早便将刺杀大武皇帝的钦犯的下落告之给了中原武林中人，几派势力撒网抓鱼，一直跟到了洛阳附近，楼竹廷便是其中之一。恰恰在那日，楼竹廷接到一个消息，说是萧径亭便也在洛阳。而之前萧径亭不止一次和楼竹廷说过，渤海剑派事情了结之后，便会北上突厥。

　　而出于对萧径亭的了解，楼竹廷也猜到萧径亭肯定会绕过长安，便也北上绛郡，准备来找萧径亭，而恰恰红依一伙人也朝这路来，中原武林的各个势力也跟着北上，便都集中在绛郡里面了。

　　“整个绛郡就是这么几条街道，我逛了好几圈，差不多就没有大叫我是楼竹廷，引你萧径亭出来了！”楼竹廷接着说道。

　　“尉迟凌霜那丫头还真的认出我来了！”萧径亭心中泛起一股夹杂着无奈苦笑的复杂感觉，接着目光一凝，朝楼竹廷问道：“这次来的都还有一些什么人？”

　　“关歧轩父子，蜀山剑派的李松涛，天山剑派的贺净羽，渤海剑派的楼竹廷，还有武莫辰手下的李莫遥将军！”楼竹廷说道，接着脸上一笑道：“但是任断沧这次却没有调来一个亲近的人，里面说不定便有些猫腻啊！你这个岳父大人说不定……”

　　“那这次是以李莫遥为首的咯？！”萧径亭问道。没有等到楼竹廷回答，又问道：“李莫遥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态度？！”

　　“他好像在拖，不是非常愿意动手！”楼竹廷目中神色一闪，朝萧径亭说道：“但是因为其他人的原因，今天晚上便准备抓下几人，无论是严刑逼供还是其他手段，都要将幕后的人揪出来，赶紧破案！”

　　萧径亭没有接着问下去，转过脸朝楼竹廷问道：“你这个当掌门的都走了，那渤海剑派谁在管着？！”

　　“你老爹！我师叔！”楼竹廷脱口而出，接着连忙说道：“哦，是假老爹！”

　　“那宴孤衡呢？！这么重大的事情，他怎么可能没有来！”萧径亭神色一动，朝楼竹廷问道。

　　“他在后头，马上便会到，要等到他到了才动手！而且以后还要靠他传话给大武皇帝的！”楼竹廷说道。

　　“好！”萧径亭紧锁的眉头顿时松开，接着站起身来朝楼竹廷道：“你告诉宴孤衡，说不能动手，不能抓她们，让萧剑府的人安全离开！”

　　没有等到楼竹廷表示心中的不解，萧径亭接着说道：“当只有李莫遥和宴孤衡在的时候，你便告诉他们，说这次刺杀大武皇帝的主谋便是突厥公主，而突厥公主是受到了突厥二王子跋玉派人来刺杀大武皇帝的！”

　　楼竹廷自然明白了萧径亭话中的意思了，要是让皇帝知道了是突厥跋玉派人来刺杀自己的，那他肯定会联想到自己的儿子中肯定有一个和突厥人不干不净。要是只有皇帝一个人知道还不要紧，要是让大臣们知道了这件事情，那武帝唯有和突厥动武一条路子了，这个是宴孤衡绝对不愿意见到的。

　　楼竹廷眼珠转了转后，朝萧径亭问道：“老大，你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自然是真的了！”萧径亭说道，接着脸上浮上一道微笑道：“然后你稍稍透露出这么一点意思，这次对大武皇帝的刺杀，大皇子还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嫌疑！点到为止，李莫遥肯定会明白的。”

　　“为什么这样？这样一来，或许李莫遥会全力要求抓下主谋，逼出大皇子啊！”楼竹廷不由不解问道。

　　“他不会的！要是真的逼出了大皇子就难办了，那个时候大皇子不造反也要造反的！武莫辰那个阴谋家拿什么跟方召疾打仗？他只会暗暗将这个消息透露给年老的皇帝，增加皇帝对大皇子的不安！”萧径亭微微一笑说道：“这个消息，让皇帝偷偷知道就可以了，千万不能让大臣和百姓知道的！”

　　“非是贪生怕死的人，不会害怕因为这道命令会掉了自己的前程和性命！而从他口中说出不抓人了，或许关歧轩那边也会暗暗松上一口气。”

　　“而且你可以告诉宴孤衡和李莫遥，说突厥那边除了跋玉外，还有一个跋剑！这两兄弟现在也正和我们大武的两个皇子一样，一触即发！”萧径亭接着笑道：“而我们和萧剑府的红依，现在正准备去火上浇油，到时候大武正好能够趁火打劫！”

　　楼竹廷目中神情转了几转后，便站起身子道：“我现在就和他们说去！”

　　萧径亭神情动了动，朝楼竹廷说道：“你和他们说的时候，顺便可以告诉他们，这个消息是萧径亭提供的，保证十足真金，以后还要收费！”楼竹廷匆匆地朝门外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转过身子朝萧径亭道：“径亭，这次出来找你，有个美女让我给她带句话给你，说你以后怎么安排她？！”萧径亭面上一笑，问道：“是绛玉身边的那个小丫头吗？你和她说，等我找到玉儿以后，她和她小姐一并嫁过来！”

　　“你既然已经让红依她们无恙了，为何还要偷偷出城？要知道这些权力我多用一次，暴露的可能性就多出一分的！”晚上，萧径亭利用丹儿特有的能力从绛郡的城门出来，而且是从南门出来，在傍晚的时候他们是刚刚从南门进去的。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小心谨慎总是好的，说不定在敌人的情报网中，我们两个人可能已经暴露了呢！”萧径亭骑在马上说道，接着忽然拐进官道边上的一条岔道中，旁边都是茂密的森林。

　　“你是不是准备将马匹拴在树林中！”丹儿见此，不由朝萧径亭问道。

　　萧径亭面色浮上一道赞色，道：“我不放心红依她们，要是没有猜错的话！或许过一会儿便能够见到李莫遥和关歧轩他们从南城门出来，我们便在官道上等着，要是没有见到他们，或许就是情况有变了！”

　　一直骑到树林深处，萧径亭方才下马，将马匹拴在一个行人看不见的地方，为了保险起见，还将两匹马的嘴巴给箍了起来。丹儿毕竟是女子，心痛爱马，不由在边上嘲笑道：“你怎么不将马儿的穴道点住了，让她们动都不能动，省得发出声响！”

　　“我正有此意，不过好像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莫非丹儿有此能力！”萧径亭呵呵笑道。

　　“你现在怎么又不怕死了，竟然敢就这么坐在路边！”萧径亭和丹儿坐在官道边上的一个农舍中，目光落在外面宽阔的官道上。

　　“驾！”萧径亭刚要说话，忽然夜中传来一声叱声，接着一阵清脆的马蹄声清晰地响起。

　　萧径亭神情顿时一紧，小心翼翼地收起全身的气息，连目光也变得淡然起来。

　　那众马蹄声从远而近，等到进入萧径亭视野十丈的时候，萧径亭看清楚第一骑上正是宴孤衡，而后面便是楼竹廷、关歧轩等人，心口不由一松，便将目光收回。

　　“咦？！怎么少了贺净羽？！”等到一众人飞驰而过的时候，萧径亭心中不由惊讶，暗道：“难道贺净羽那厮本来就是要回显碧不成？！”不过接着萧径亭又放心下来，贺净羽这人心计一般，武功也不是很高，或许红依一个打不过他，但是红依身边还有众多手下，不是贺净羽一个人能敌的。

　　“我们现在难道要在这里借宿一晚吗？！”等到马蹄声消失了片刻工夫后，丹儿美丽的眉头微微颦起，朝萧径亭说道。

　　萧径亭目光朝四周扫视一眼，这个农舍却是有些破旧矮小，难怪丹儿一直屏着呼吸，眉头也尽是不适。

　　“那我们去树林里面，在树杈上将就一夜如何？！还是连夜赶路，赶在贺净羽的前面，然后在路上打他主意！”萧径亭虽然是商量的口气，但是却从怀中掏出几块银子扔在房中昏迷几人的身边，原来他进来的时候，早已经将里面的人全部药倒了。

　　“要是喜欢你的那些美人儿，知道她们的情郎萧大侠对待弱质之流也是用这种手段的，不知道她们作何感想？！”边上的丹儿在离开农舍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憋了这么许久，心中自然有些不舒服，不由口上对萧径亭讥笑道。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那丹儿问问你的芳心如何感想便可以了！”

　　“我们连夜赶路！”丹儿美丽的脸蛋顿时红透，狠狠地朝萧径亭瞪上一眼，接着加快了脚步朝前面走去，将自己摇曳生姿的美丽背影留给了萧径亭。

　　笔直狭窄的小道上，萧径亭和丹儿两人一前一后骑在树林的中间，在寂静的秋夜中，那马蹄声显得尤为的清脆。

　　萧径亭本来是想快些骑的，但是前面的丹儿却是让马儿缓缓地踱步，而且道路狭窄，便也无法。

　　“你之前对楼竹廷说的那些话，到底是何居心？！”丹儿忽然转过俏脸，朝萧径亭冷冷问道。

　　萧径亭并没有直接回答丹儿的问话，而是反问道：“那事情是不是就如同我所说的那样，在跋剑和跋玉中，你倾向的是跋玉！”

　　丹儿转过娇魇，垂首不语。良久后，方才轻轻地点了点头道：“是的！”

　　“为什么？！”萧径亭不由皱起眉头，问道：“就我知道的，跋剑人品比起跋玉来，可要好上许多的！”

　　“我为什么告诉你？！”丹儿忽然转过娇魇，朝萧径亭冷冷说道。

　　萧径亭轻轻一笑，道：“我已经说过的，很大的可能性，我以后会成为你的夫君的！”

　　“我没有那个福气！”丹儿娇躯微微一颤，接着手中的马鞭狠狠一抽，那匹白马轻轻一嘶，便飞驰而去。

　　萧径亭轻轻一叹，双腿一夹，黑马也一声轻嘶，飞快窜出。

　　萧径亭骑的这匹马脚力不比丹儿的那匹差，但是萧径亭知道丹儿现在的心思，只是紧紧跟着，并没有直接追上。

　　就这样半柱香工夫，萧径亭已经可以依稀见到森林的边缘了。

　　“咦！”一声轻唤，前面的那匹白马速度忽然慢了下来。萧径亭轻轻一拍马背，赶上了前面的丹儿。

　　“因为我师傅是偏向跋玉二哥的，所以我也只能倾向于他！”听到了萧径亭赶来，丹儿并没有回头，眼睛望着前方，静静说道，仿佛不是和萧径亭说话一般。

第十五卷 第十一章 倔强

　　“丹儿，那我们撇开这个不谈！那等到我们见到你师傅以后呢，你会怎么办？”萧径亭骑在马上，目光落在丹儿的脸蛋上。此时夜色朦胧，丹儿雪白的脸蛋上五官错落有致，如同白玉雕琢一般精巧美丽，就算在黑夜中也绽放着迷人的光泽。丹儿被萧径亭看得大是不自然，不由装着不知道一般扭过脸蛋。

　　“难道是跟着你师傅终老吗？”萧径亭接着问道。

　　“那为什么不可以？”丹儿转过脸蛋，朝萧径亭狠狠地瞪来一眼，接着说道：“以后路上你不许和我说这些，不然我将你哑穴也点住了！”

　　萧径亭朝丹儿轻轻一笑，接着便闭上嘴巴，悠哉游哉的骑在马上，然后又闭上眼睛假寐起来。丹儿见之，小嘴狠狠一抿，手中的马鞭朝萧径亭的那匹骏马狠狠抽上一记。

　　萧径亭身下的骏马一声长嘶后，顿时撒开蹄子飞快的朝前驰去。萧径亭身躯一摇，便要朝丹儿苦笑一下，忽然眉头猛地一皱，两手猛地一扯缰绳，硬生生地将飞快奔驰的骏马拉住。那马儿两只前蹄扬起，便要张口痛嘶，萧径亭见之连忙一把抓住马嘴，让它叫不出来。

　　“你干什么？！”丹儿见之，心疼马儿，便竖起柳眉朝萧径亭娇叱怒咤，但是脚下的那匹骏马还是朝前驰去，萧径亭伸出一手，飞快地抓住了白马的缰绳，接着飞快地从马背上落下，随即又伸手朝丹儿的小蛮腰抱去。

　　“你干什么？！”丹儿脸上一惊，睁大一双美眸朝萧径亭瞪来，柔软细滑的蛮腰却是被萧径亭一把抱住，接着被萧径亭紧紧箍在怀里，贴身下的摩擦顿时让她娇躯一软，接着一热。

　　萧径亭一手抱住丹儿，另外一手飞快地在两匹骏马的背上拍上一掌，低声唤道：“快去，一直往前跑！”见到两匹马朝前面驰去后，方才抱着丹儿飞快地闪进了旁边的树林。

　　“不要！”丹儿见之，眸子顿时一迷，芳心砰砰跳得仿佛一只小鹿在里面一般，娇躯没有任何力道，被萧径亭抱着，只是两只玉臂无力地推着萧径亭的胸膛。

　　萧径亭飞快地挑到一棵茂密的大树，脚下一点，便跃上树冠中。

　　“我要杀了你！”萧径亭刚刚在一个茂密的地方躲了起来，丹儿美眸一怒，玉手一挥，便朝着萧径亭的脸颊扇来。

　　萧径亭连忙伸出手掌捂住丹儿的小嘴，不让她叫出来，望着她扇来耳光的方向，脸颊微微一动。虽然被打在了脸上，但是却是一点力道也没有，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别发出声音！”萧径亭一把将丹儿柔软的香躯抱进双腿中间，一手牢牢地抱住她的蛮腰，一手捂住她的小嘴，凑在她的小耳朵边上，低声说道。但是感觉怀中柔香软玉滚烫如火，檀口中呼吸急促，瞬间便将萧径亭的手掌打湿了。只是柔软迷人的娇躯微微有些僵硬，而且正在做着有力的挣扎。

　　“你听！”萧径亭凑在丹儿的小耳朵下，低声说道。

　　丹儿果然立刻安静了下来，两只可人的小耳朵顿时竖起。

　　寂静的黑夜中，顿时传来一串清脆的马蹄声音。萧径亭连忙静静屏住呼吸，而丹儿也闭上了小嘴，美眸紧紧的盯着外面的小路上，不过酥胸的心跳声却是急促如潮。

　　“是贺净羽！他怎么也要晚上赶路？！是显碧那边有变，还是突厥那边有变？”萧径亭目光极其了得，虽然夜里黑暗，骏马速度极快，但是萧径亭还是一眼便看清楚了这个马队中间的那人便是贺净羽。不过其他人倒是不认识，都是穿着黑衣，大概是贺净羽的护卫之类。

　　而他们急忙赶路，仿佛也没有注意到树上有人，只是匆匆的飞驰而去，并没有作任何的停留。

　　“没有道理啊？！”虽然萧径亭心中也庆幸没有被发现，但是同时也大是不解。他们刚才肯定是听到那两匹马的嘶声的，甚至连丹儿的娇叱也听到了。但是，为何路过这里的时候一点点异样也没有？是贺净羽的这些护卫素质太差，还是他们实在急得很，便是片刻也不能耽搁。

　　“放我下来！”萧径亭耳边传来丹儿低低的娇叱声，接着她柔软丰腴的娇躯便离开了萧径亭的怀抱。

　　“再等等！”萧径亭低声说道。

　　“不行！你要是再敢碰我一下，我便一剑砍了你的胳膊！”丹儿离开了萧径亭的怀抱后，便朝着萧径亭厉害的说道。接着又用玉手抹了抹刚刚被萧径亭捂过的小嘴，口中说道：“你的手，真是臭死了！”

　　“啊！”丹儿忽然一声娇呼，接着手掌擦了几下小嘴，放到瑶鼻底下闻了闻，竟然有股鲜血的味道，手上也依稀有血的痕迹。

　　“你的手怎么样了？伤得厉害吗？疼得厉害吗？”丹儿怯怯的抓过萧径亭的手掌，发现他如同女儿般娇嫩的细长手掌，此时已是鲜血淋漓。

　　萧径亭这时才感到手掌钻心一般的疼痛，目光落在鲜血斑斑的手掌上，嘴角微微扯开一道嘲笑。从前的他，不要说是拉缰绳，就算是夺白刃也未必会被割伤流血，现在却是拉两匹马也伤了自己的手掌。

　　“对不起，你生我气了吗？”丹儿轻轻抚摩着萧径亭受伤的手掌，稍稍犹豫后，口气顿时变得温柔起来，接着撕扯下裙子的一角细细地包扎着萧径亭的手掌，一滴泪水落在萧径亭的手掌上。

　　“我不是生你的气！”萧径亭温柔的微微笑道：“我是在想，我该怎么样处理那些人才好。”

　　丹儿顿时满脸的不解，却是见到萧径亭缓缓的站起身子，朝对面笑着说道：“尊驾听够了吗？赶紧出来吧！”

　　“没有想到竟是被你发现了！”黑暗中，一声阴恻的声音响起，接着那人一声叹息道：“可惜我还没有听够，因为你变换了声线，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出尊驾的身份！”

　　萧径亭微微笑道：“那你就用剑逼着我亮出真实的身份吧！”

　　“唔！在下确有这个打算，而且我好像从你的声音听出，你的内力修为一般得很！”那阴恻的声音又响起，道：“不过，你身边的那个女子，倒是厉害得很！可惜我也没有听出是谁？弟兄们，等会儿你们所有人都去对付那个女的！这个男的，我一个人便够了！他狡猾得很，我不一个人对付，不放心！”

　　接着，远处的路上便传来一串密密的脚步声，朝着萧径亭所在之处逼来。

　　“檀郎，他们很厉害是吗？”丹儿忽然朝着萧径亭问道，声音温柔深情。

　　丹儿对自己的称呼让萧径亭微微一讶，接着点点头说道：“他们非常厉害！我不知道怎么会忽然一下冒出那么多的高手，还都是我不认识的。就刚才说话的那一个，你或许还能保命，但是两个上来，你便打不过了！”

　　“谢谢阁下告诉我这位姑娘的底细，不然我还真的不能够知道这位姑娘的底细！”那人轻轻地拔出腰中的长剑，朝身后诸人说道：“弟兄们，可护住了贺公子了没有？！”

　　丹儿凄然朝萧径亭望来一眼，低声说道：“都怪你，本来我肯定能够识破诡计不出声的。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会变得笨了！”接着玉齿一咬，拔出腰间的长剑，站直娇躯将萧径亭护在身后，低声央求道：“你不要动手，好不好？”

　　“不用！”萧径亭淡淡拒绝说道，接着缓缓抽出手中的长剑，脚下一点，轻飘飘地朝地上落下，而丹儿如影随形一般翩翩而止。

　　“令伉俪的双双蝶翼，真是让人羡慕啊！”见到萧径亭和丹儿两人双双落在路上，那人朝萧径亭淡淡说道。

　　萧径亭目光落在对方高大的身影上，发现他整张面孔都在面罩中，只露出了两只眼睛，唯有高大的身影显得无比突出凌人。

　　“兄台这般面目，怎么能够配得上那个美丽的姑娘呢！”见到萧径亭粗丑的面孔，高大的黑衣人目光又落在了边上的丹儿身上，虽然丹儿的脸已经易过容，但是不知道是女儿家心思还是什么的，那张脸蛋还是美丽迷人得很。

　　美丽的丹儿将狐疑的目光落在那个高大的黑衣人身上，片刻后，便又落在另外一边几个同样装束，但是气势弱了许多的黑衣人身上，轻轻踏上一步，便站在萧径亭的背后，娇躯微微依靠，便将起伏玲珑的背臀曲线贴在萧径亭的背上，缓缓伸出了手中的长剑。

　　萧径亭转过脸，对着丹儿的小耳朵低声说道：“你去对付那一群黑衣人，我来对付这一个。”

　　“不行，不要！”丹儿小嘴一抿，美丽的脸蛋上一阵倔强，将柔软的娇躯贴得萧径亭更紧。

　　萧径亭脸上一肃，目中光芒一逼。丹儿美眸顿时一颤，两颗泪珠滑落而下，玉牙一咬，娇叱一声，便提起手中的长剑，呼啸着朝那群黑衣人刺去。

　　黑衣人将目光落在萧径亭流血的手掌上，皱起眉头问道：“这是不是你刚才拉马缰绳扯裂的？你的功夫还真的不怎么样呢！”

　　萧径亭微微一笑，目光落在对面的那个黑衣人身上，见到那人双目中对自己的身份仿佛没有一点好奇的目光，而是如同一种戏耍的神情，隐隐还带着一丝仇恨。

　　“是不是魔道的人都这样蒙着面孔见不得人啊？！”萧径亭笑着说道，接着瞬息之间，手中的长剑飞快地朝对方刺去。

　　“呵呵，雕虫小技！”那人脸上一阵不屑，手中的长剑呼啸着朝萧径亭手中的长剑劈来，却是没有一点花俏，就仿佛欺负萧径亭内力薄弱一般。

　　不过，萧径亭此时刺出的长剑不但是轻飘飘的，而且还软绵绵的，简直没有一点威胁一般。

　　但是黑衣人目光马上一凝，因为自己的长剑眼看就要劈上了萧径亭那软绵绵的剑刃，但是萧径亭手中的那剑身却是变得更加绵软了，虽然剑身是直的，但是此时彷佛便要缠绕上黑衣人的利剑一般。

　　“绵字剑？！莫非，这位兄台和我魔门也有渊源不成？且说来听听，可不要伤了自己人了！”黑衣人目中神情一正，再也没有任何轻视之意，但是手中的长剑却是变得更加凌厉起来，随之而来的剑气如同会割人一般，刺得萧径亭脸上阵阵刺痛。

　　“你说与我有渊源，为什么下手更加不留情了！”萧径亭暗暗冷笑道，手中的长剑变得更加软绵，如影随形的跟随着对方的长剑，不攻击，也不退守，直让谨慎的对方眼中狐疑不已，神情间变得更加凝重，手中的剑招也变得更加小心翼翼起来。

　　数十招过后，黑衣人依旧小心翼翼，免得让萧径亭猛的占了便宜。但是见到萧径亭仍旧是脸色不变，手中的长剑绵绵无力，只是跟着自己的长剑，不由一阵冷笑道：“你就会这么一些了吗？差点被你唬住了啊！”

　　黑衣人双目一狞，接着手中的长剑如同暴雨一般朝萧径亭头顶洒来，直让萧径亭仿佛呼吸不畅。但是让黑衣人惊诧的是，萧径亭面上仍旧安静无波，只是手中的利剑猛的扬起，顿时变得刁钻凌厉起来。

　　“凝血十三剑？你和剑花宫的唐宗主是什么关系？！”黑衣人目中光芒一闪，手中的剑招又弱下几分，朝萧径亭低声问道。

第十五卷 第十二章 情切

　　“她是我老婆！”萧径亭虽然被对方的剑法逼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但是仍旧调笑说道。

　　“天下间能够娶唐宗主做老婆的只怕还没有出生呢！”黑衣人见到萧径亭使出的“凝血十三剑”出剑如风，招招狠厉，真当有大家的风范，目中尽是惊讶，手中的剑招也不由又变得谨慎小心起来，小心翼翼地守住全身的要害，只是将目光紧紧地盯在萧径亭的长剑上。

　　虽然“剑花宫”的“凝血十三剑”不若萧径亭三大绝学中的狂风倾城剑那么耗费内力，但是，十几招过后，萧径亭的呼吸仍旧急促粗重起来，脚步也稍稍变得不那么灵快了。

　　“你，你怎么样了？！”那边的丹儿虽然独斗那些黑衣人，但还是将心神分在萧径亭这边，见到萧径亭这般，不由担心问道。

　　萧径亭依旧使着凝血十三剑游斗，静静不语。

　　“唔！”忽然，那边的丹儿传来微微一阵低哼，想必是被那群黑衣人伤到了。

　　“哈哈，原来只是有一个空架子而已啊！”黑衣人见到萧径亭手中的长剑微微有些呆滞，不由哈哈大笑，接着目光一凝，两只眼睛中顿时射出凶猛的光芒，一声大吼，手中的长剑层层叠叠，如同惊涛骇浪一般朝萧径亭这边刺来，带着呼啸的剑鸣，仿佛要将萧径亭撕裂了一般。

　　“不要再赶我过去了！”忽然，萧径亭觉得背后一软，却是丹儿圆滚柔软的臀瓣贴了上来，接着整个娇躯都贴在了萧径亭背后，仿佛连声音都充满了温柔和哀求。

　　“缠！”萧径亭目光猛地一盛，手中的长剑如同清风随影一般，飞快地绕过黑衣人剑花的缝隙，顶着刺骨逼人的剑气，直直缠上那人的手腕。

　　“你是……”黑衣人目中一惊，手腕飞快一抖，一缩。

　　“摧！”谁知萧径亭的长剑仅仅只是缠到一半，剑法顿时变得霸道起来，气势如虹，又哪里有一点儿内力不足的样子。

　　“上当了！”黑衣人眼睛一颤，望着萧径亭的长剑排山倒海一般压来，连忙撤回所有的剑招，整支长剑舞得密不透风，牢牢护住整个身躯的要害。

　　“呵呵！装装样子而已，吓得你缩回去啦！”萧径亭身体的气息如同贼去楼空一般，仅存的那点内力仅仅只够狂风倾城剑的一个花架子而已，他现在几乎连剑都握不紧了。而且现在黑衣人的长剑仅仅只要在萧径亭的剑身上碰一下，保证便可以将萧径亭整个身躯击飞出去。

　　“身份已经暴露，留你不得！”萧径亭脚下一阵无力的踉跄，狂风倾城剑刚刚使起，那大气磅礴的剑势顿时变得诡异飘逸起来，画着一道不可捉摸的轨迹飞快地朝黑衣人胸前刺去。

　　“吾命休矣！”黑衣人眼中一黑，顿时几欲心胆欲裂，因为虽然萧径亭的脚步歪歪斜斜，左手也微微颤抖，但是，那刺来的长剑却是鬼魅一般，怎么躲也躲不过去。

　　“嘶！”就在萧径亭耗尽最后一丝力气要将利剑刺进黑衣人的胸膛时，忽然手臂一阵剧痛，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道击中，然后这股力道飞快地钻进身子，一直麻了整个身子。

　　“是哪位高人？！”萧径亭顿时半身无力，心中无比的惊骇，手中的长剑也顿时被撒出几尺。

　　黑衣人目中猛地一惊，接着一狞，手中利剑直直朝萧径亭胸口刺来，却是狠辣无比。

　　“当！”一声清脆的响声，黑衣人手中的利剑顿时化作无数的碎片掉落在地，而那只剑柄也飞出几尺，黑衣人的手掌已经血肉模糊。

　　“是哪位前辈，请现出身来！”黑衣人身子踉跄地退了几步，目中惊骇地望着四周，静静问道：“说不定前辈和鄙主上有什么渊源，请出面一见！”

　　空气中仍旧是静静无声。萧径亭身躯无力，脚下一软，接着背后一软，却是被丹儿扶住，靠在她的胸前。原来那些黑衣人见状也不打了，只是飞快地退回到为首的黑衣人的身后。

　　“你怎么样了？！”丹儿小手抓过萧径亭的手掌，度过一道真气，自己的内力也损耗甚大，便扶着萧径亭走到一棵树下，两人偎依靠在树干上。

　　“或许，是师傅呢？！”丹儿忽然将小嘴凑到萧径亭的耳朵上，低声说道。

　　但是她的话尚未落下，从路边的树林中飘来一道高大而又飘逸的身影，带着一股强大的气息缓缓落在地上，站在那里便有着一代宗师的气势。

　　“唔，你家主上和我渊源确实重得很！”那人身材挺拔，微微有些瘦削，缓缓地踱进了场中，两道目光朝萧径亭望来一眼后，便又望向那个为首的黑衣人，微微笑着说道。

　　他的脸非常的冷，没有丝毫的表情，一看便知道他此时是带着面具的。

　　“如此，晚辈便见过前辈，代替我家主上邀请前辈前去，向您这等高人，我家主人一定想念得很！”为首的黑衣人顿时面上一喜，走到人群前面拜下，恭敬说道。

　　“唔！是想念！”带着面具的那人呵呵一笑，道：“是啊，只怕他真是已经惦记我好几年了，而且天天都在惦记着，或许惦记我的还不止他一个人呢！”

　　为首的黑衣人目中虽然充满了不解，但是却小心地不去挑开这个话题，而是更加恭敬地说道：“这两人是我们正要擒去见我家主上的叛徒，请前辈稍候，我们抓了他们后，便再来听前辈的教诲！”说罢，便朝萧径亭两人走去。

　　那人只是站在那里，也不反对，也不赞成。

　　为首的黑衣人见之，目中一喜，便迈开了步子朝萧径亭两人走去。

　　“嘶！”也不见黑衣人动静，只是微微抬起右手，屈指弹出。为首的黑衣人顿时一声惨叫，腿上一弯，整个身子便跪在了地上。

　　那群黑衣人见之，纷纷抽出长剑，脚下犹豫着，却是不敢上来。

　　那人对那群拿着长剑的黑衣人看都不看上一眼，而是朝那个跪在地上的黑衣人走去。

　　“呜！”跪地的黑衣人长袖忽然一抖，一道光芒顿时射出，朝那人面上飞去。

　　“叮！”黑衣人又是屈指一弹，那针顿时变成一堆碎片飞散开来。但是紧接着，黑衣人袖中飞出无数道光芒，仿佛一张网一般朝那人全身罩来。

　　“呼！”那人长袖一甩，无数芒针顿时停在空中，接着飞快地朝那群黑衣人飞去。

　　“啊！”一阵此起彼伏的惨叫后，那群黑衣人纷纷倒地。

　　那人片刻间便走到跪地的黑衣人面前，一把抓起他的后背，如同抓起一只柔弱无力的小鸡一般，不但没有一点反抗，便是一点点挣扎也没有。

　　“你身为一派宗主，竟然也能够装作一个小卒子，你家主子却是能够用人啊！”那人一手拉掉黑衣人的面罩，露出的却是一张威武凝重的面孔，那人竟是关岐轩，雁荡剑派的掌门人关岐轩。

　　“这个关岐轩好重的心机啊，刚刚他明明已经认出我们两个人来了，却还是装作不认识的样子！”萧径亭虽然隐隐知道，但是见到揭开面罩后的那张脸，心中还是暗暗地长吸了一口气。

　　“你是个练武奇才！”那人目光落在关岐轩没有丝毫畏惧的脸上，道：“雁荡剑派自从创立以来，只不过是江南的小门派而已，做了一点点小生意，虽然不能说是人见人欺，但是也算是没有丝毫地位的了！没有想到在你的手里，俨然已经成为了江南的一大帮派，你关岐轩的名气更是响亮得很！”

　　“那又有什么用处，还不是被前辈你抓在手中，一点也动弹不得！”关岐轩脸上尽是自嘲，接着缓缓闭上眼睛，确实不管自己的生死了。

　　“不是我太厉害，而是你们的武功，我已经研究了数十年了，随便哪一招我都烂记在心，就算是你的主人来了，我也差不多能够知道他的下一个招数是什么，何况是你呢！”那人轻轻一声叹息，接着他又是一声叹息，只不过这声叹息充满了凄凉无力，道：“但是就算是这样，我还是未必胜得过你主人啊，无论是毅力上，还是才能上，我都欠缺他太多！要不是他醉心于权势，或许我这一辈子都摸不到他的衣角了！”

　　“我关岐轩今天落在前辈的手中，是生是死，任凭你下手！”关岐轩目中一坚，微笑说道：“但是，你要是想要我背叛我主上，却是一点儿也不能！”

　　“不会，我不会让你背叛你的主子的，我这一辈子最痛恨的便是背叛的人，我见到一个，便会杀掉一个，无论他是善良还是凶恶！”那人微微笑道：“而且，你受恩于你主人太多！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雁荡派的武功现在已经全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吧，而是改姓了魔门了吧，准确的说是方召疾的魔门左宗了吧？！”

　　“是的！”关岐轩点了点头，脸上还是忍不住满是懊丧，但是接着笑道：“但是我关岐轩没有任何后悔，而且当时主上也和我说明了这一点，我关岐轩和雁荡剑派能够有今日的成就，完全靠主上所赐，所以在下虽然感谢前辈告知这些，但是前辈还是休想从在下口中套出任何东西！”

　　“我想从你口中套出什么东西？！”那人微微一笑道：“只是每次说起方召疾的事情，我都忍不住多说几句而已了！”

　　“好了，不说了！”那人忽然目中一冷，道：“念你是一派掌门，便让你留一个全尸吧！”

　　那人的手掌在关歧轩的后脑轻轻一拍，关歧轩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威猛的面孔猛一萎靡，整颗脑袋便耷拉下来。

　　但是那人并没有就此住手，目中闪过一道仇恨的光芒，将关歧轩的尸体放在地上，接着手掌在他的肩膀上微微用力一拍。

　　“喀嚓！”萧径亭耳边顿时传来一阵细密的骨骼碎裂声，关歧轩高大的身躯顿时矮下一截，健壮的体形顿时软绵一堆，仿佛一件没有支架的衣服一般，浑身的骨骼却是被拍成了碎粉了。

　　“旧人！”那人杀了关歧轩后，脸上不但没有任何的欢喜，反而充满了悲伤和凄凉，口中轻轻念叨两个字，接着竖起手指，遥遥地在关歧轩尸体后背上写下了两个字。

　　也是“旧人”。那鲜血写成的两个字，和他口中的两个字一样，充满了无尽的往事，也充满了无尽的仇恨和悲伤。

　　那人将关歧轩的尸体放在地上后，便朝林子里面说道：“出来，将贺净羽也带出来！”

　　他的话音落下后，顿时从树林里面走出两个黑衣人，脸上尽是无尽的恐惧，呼吸困难，手脚发抖地走到了那人的面前。而他们两人中间，夹着一个长相英俊的少年公子，不过此时正是昏迷着，正是贺净羽。

　　“将贺净羽放在地上！”那人对这两个黑衣人淡淡说道，接着指着地上关岐轩的尸体，说道：“然后，将关岐轩的尸体带回去，带到你们主人的面前，带到方召疾的面前！要是没有做到的话，我一定会去杀了你们家满门，你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没有用，知道吗？！”

　　“是！”两个黑衣人见到自己竟然还能够活下来，两人面上顿时一喜，便要朝那人跪下。

　　“还不走？！”那人目光一凝，使得两个黑衣人身躯一颤，连忙提起地上关岐轩那已经没有人形的尸体，颤抖哆嗦地骑上路边的两匹大马，飞快地离开这个让他们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地方。

　　“你不觉得我出手残忍吗？！”那人走到萧径亭的面前，伸出手掌，朝萧径亭淡淡问道。

　　“你要干什么？！”丹儿连忙将萧径亭搂在怀中，惊恐地朝那人说道。

　　那人目中微微一愕，接着流露出一许疼爱的目光，道：“我这一生最敬重的便是有情有意的女子，你是个好孩子！我只是看看他的伤势而已！”

　　接着那人将手掌搭在萧径亭的脉上，一股醇厚无比的内力源源不绝地输送到萧径亭的身体中。萧径亭顿时觉得身体一暖，浑身的疲倦和无力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就仿佛冬天晒在太阳底下一般舒服。

　　“六叔！”萧径亭闭上双目，接着那人传来的宝贵真气，暗暗调息，片刻后，睁开双眼朝那人低低地叫了一声。

　　“你也叫我六叔！”那人温和一笑，接着扯下脸上的面具，正是和萧径亭有过几面之缘的六奴。

　　萧径亭见之，便也扯下了脸上的面具，露出了那张俊美无匹的面孔。

　　六奴将目光落在萧径亭的脸上，良久道：“你的面相真是福缘深厚之极啊，受尽了上天的宠爱！不像我，虽然年轻的时候也是英俊绝伦，但是却是一副终生命苦的相，所以我索性便毁了它了！”

　　听到六奴口中的福缘深厚，萧径亭不由微微一阵苦笑。

　　六奴见之，不由说道：“难道不是吗？只是你的福分太厚了，上天要不捉弄捉弄你，岂不是连老天也要嫉妒了！”

　　萧径亭微微张了张口，又没有说话。

　　六奴见之，不由说道：“你可是奇怪我为何会在这里出现？！”

　　萧径亭点了点头。

　　“君奴那丫头知道我最近出关，知道我这身功力，还有刚刚参透的东西对你有用，便磨着我出来找你！”六奴的脸上顿时尽是宠爱，道：“而且那个丫头和你心有灵犀，几乎将你行走的路线说得一点不差，我便一路跟着上来了！她算是我的小主子，所以我便一路护你北上，以后是进长安，还是入显碧，我都跟着去！”

第十六卷 第一章 温情

　　“奴儿，她好吗！”萧径亭心中激荡，柔情无限，口中笨拙的只能问出一句话来。

　　六奴脸上浮上一道难看的笑容，道：“她刚刚回去的时候，便受到两位宗主的责罚！不过，整个教宗都对她疼爱得很，没有舍得难为了她！她现在虽然身体还没有好周全，但是也差不多了！”

　　萧径亭脸上微微一笑，接着朝后面的路上望去一眼，张开嘴巴，欲言又止。

　　六奴见之，轻轻叹息一口，转过头来道：“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会儿，我这就去一趟！”说罢，脚下一点，便落在远处的一根树枝上，在几个起落后便消失在夜幕中。

　　“他要去杀刚刚放走了的两个人吗？！”丹儿脸蛋微红的离开了萧径亭的身体，不解问道。

　　“嗯！”萧径亭点点头说道，接着目光上下巡视丹儿娇躯上下，直将丹儿看得脸蛋绯红，柳眉一竖，厉声说道：“你看什么？！”

　　萧径亭微微一笑，“我刚刚听见你叫唤了一声，你可是伤在哪里了？！”

　　“没有！”丹儿淡淡回答道，接着便自己朝前面走去，大概是去寻刚刚被萧径亭赶跑的两匹骏马了。

　　片刻功夫后，六奴便出现在萧径亭的面前，手中还提着两个人的尸体，见到萧径亭投来一道歉意的目光，不由呵呵一笑道：“这样将关歧轩的尸体送到方召疾面前，我是解气了，但是对我们以后的行程就造成很大的麻烦了，六叔我都修炼了这么几十年功夫了，还是不能够放得下！”

　　“驾！”随着一声清脆的轻叱，丹儿骑着一匹，拉着一匹马进入萧径亭的视线中。不过这次她骑的是原来萧径亭骑的那匹，手中牵着反倒是自己的白马，见到萧径亭的目光望来，美眸中浮过一道不好意思，接着小手轻轻抚过马的长脸道：“马儿啊，那个人骑你，还要弄痛了你！我们以后不要理他！”

　　萧径亭顿时哭笑不得。六奴从黑衣人的尸体上拿出一支长剑来，便朝树林深处走去，朝萧径亭道：“你们两个人先走，我处理完这里便马上赶上来！”

　　萧径亭知道六奴要将这些尸体处理掉，连这些黑衣人骑来的马匹也要杀了埋掉，想必六奴是不愿丹儿见到这等事情，想起丹儿之前的心狠手辣，不由暗暗笑道：六奴这一番关爱是多余了。

　　见到丹儿骑在那匹黑马上不愿意下来，萧径亭无奈下只有骑上那匹白马，丹儿放下白马的缰绳，小手轻轻在自己所骑的黑马背上轻轻一拍，便飞驰而去，给萧径亭留下一串警告。

　　“你要是敢再弄痛了我的马儿，我便真的让你走路！”

　　忽然夜中传来几声马匹的哀鸣，想必是六奴出手杀了那些多余的骏马了。萧径亭见到左边的丹儿柳眉微微一颤，心中不由奇怪，想想她之前杀起人来，就连眉头也不会眨动一下的，怎么死了几匹马便不忍成这样子了。

　　“你肯定是说我心狠手辣没有人性是不是？！”丹儿忽然恶狠狠的朝萧径亭望来，说道：“那是因为有些人还不如畜生，当然要一剑杀掉，哪像马儿这般温顺善良！”

　　“但是有些人不见得是坏人，只是得罪了你一下，你便也要杀掉了！”萧径亭不由笑着辩她一嘴。

　　“胡说！”丹儿美眸朝萧径亭瞪来复杂的一眼，道：“有人得罪得我那么狠，我偏偏到现在还没有杀了他！”说罢，玉齿一咬，一扬手中的马鞭，便要朝萧径亭身上甩来。

　　“啪！”丹儿的马鞭没有抽到萧径亭的身上，而是划开空气，响起清脆的一声，接着在马背上甩上一鞭，顿时跑到萧径亭的前面去了。

　　接着，萧径亭身后传来一串马蹄声，片刻间便已经追了上来，正是六奴。

　　“那么快！”萧径亭心中惊诧，那么多黑衣人，还有他们的马匹，那该有多大的一个坑啊，六奴竟然这么片刻间便将他们全部给埋了。

　　“我把他们都放在树林深处最茂密的树枝上了！”六奴说道，萧径亭顿时恍然。

　　“前面有个山谷，我们去那里歇息！”六奴目光朝前面望去，接着说道。

　　这里果然有个山谷，山谷小得很，外面只有一条小路通入山谷。山谷里面是一个大概三四丈见方的草地，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山洞，虽然能够睡下三人，但是有了丹儿在，便是萧径亭也不好意思进去了。

　　“可惜烧火会有浓洇，不然倒是可以猎只兔子来烤烤！”躺在山谷里面的草地上，萧径亭惋惜说道。

　　六奴指了指背后的一只包袱，朝萧径亭道：“还是你用手解下来吧，要是我用手碰了包袱，说不定她便不敢吃了！”

　　丹儿闻之，小脸一红道：“要是被他的臭手碰过了，我才不吃呢！”

　　萧径亭笑着解下来六奴后面的大包袱，解开后发现里面用油纸干干净净的包满了食物，有全只的烤鸡，还有一些希罕的蜜果糕点，那几只烤鸡甚至还是热的。

　　一把将烤鸡撕成两半，扔给六奴一半，接着将那些蜜果糕点递给了丹儿，然后从腰间解下一只酒葫芦，一边撕咬着半边烧鸡，一边抿着酒葫芦，当真有草莽的感觉。六奴没有来要酒，萧径亭也没有给他。

　　转过头去，却是见到丹儿吃那些糕点，柳眉直皱，小嘴抿起，有一口没有一口的嚼着，想必是难咽得很。

　　“要吗？！”萧径亭举了举手中的酒葫芦，朝丹儿摇了摇。

　　“酒鬼！”丹儿瞪了萧径亭一眼，然后伸出白嫩嫩的右手。

　　萧径亭见之，面上一苦。他只是随便说说的，这点酒现在可是他的宝贝，他一口一口的抿都嫌喝得太快了，没有想到丹儿真的伸手。

　　丹儿接过之后，拿起葫芦，微微撅起红润好看的小嘴，对着葫芦口重重的饮了一口。

　　“咳！”酒水刚刚入口，丹儿便厉害的咳嗽起来，小手抚着酥胸，可能是那酒实在烧得很。

　　萧径亭呵呵一笑，暇逸的看着丹儿咳嗽。

　　丹儿抬起蛾首后，迷人的小脸上红扑扑的，美眸也水汪汪的盯着萧径亭，见到他脸上的得意，眸子转了转，小嘴一抿，便将萧径亭的酒葫芦狠狠地甩得远远的。

　　“啊！”萧径亭脚下一点，整个身躯飞快弹出，在酒葫芦落地之前接住，那点轻功算是超水平发挥了。接着心有余悸的抿了一口，却是觉得葫芦口上有股香甜的味道，鼻端隐隐的有点淡淡的幽香。

　　“胭脂酒！”萧径亭让酒水在嘴巴中微微转了转后，再吞回肚子中，目光不由朝丹儿瞥去，却是发现她正专心致志的对付着手中的糕点，只是晶莹可人的小耳朵飘上了一道惹人遐思的红晕。

　　六奴对眼前的暧昧气息置若罔闻，一口一口地咬着烤鸡，目光紧紧的盯着黑漆漆的天空，却也不知道他此时正陷入了哪种沉思。

　　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叹，接着对手中的鸡腿狠狠的咬下一口。

　　“我要吃那只鸡腿！”丹儿小嘴抿了抿，忽然小手指着萧径亭手中刚刚咬了一口的鸡腿，厉声说道。

　　萧径亭听后，又在上面咬了一口，然后用油纸包好递到丹儿的手中。

　　“萧径亭！你吃好了，便跟我到山谷外面一趟！”六奴忽然站起身子，朝萧径亭说道，自己径直朝外面走去。

　　“我要睡觉了，你晚上不许进来！”丹儿闻之，虽然美眸闪过一丝不快，小嘴抿了抿后，便聪明地只身朝那个小山洞走去。

　　“丹儿！”萧径亭知道六奴说的话不愿意让丹儿听到，脱下了身上的长袍，递到丹儿的手中道：“垫在地上，不要弄脏了衣衫！”

　　“你的衣衫也是脏的！”丹儿狠狠说道，但是却一把抱过萧径亭给的长袍，朝小山洞走去。

　　“我这次来的时候，奴儿告诉我，你丹田深处，还有一股极其深厚的真气？！”六奴端坐在草地上，朝萧径亭说道：“你在我前面坐下来！”

　　萧径亭依言坐下，回答道：“是的！我以前一直奇怪，为何我受重伤的时候，好得总是比别人要快！现在想来，应该是那道真气的缘故了！”

　　“嗯！”六奴说道：“奴儿之前曾经想用内力趁你昏迷的时候封住你的真气，但是她告诉我，无论输进去多少内力，都会消失在你的丹田深处，仿佛石沉大海一般！后来，她不得不用魔门的秘术，方才封住了你的全身功力！”

　　“再后来，萧莫莫用魔门珍宝和淫秽的秘术想要解开你身上的禁制，但是发现只能恢复你一般的真气！随后，奴儿也暗中努力一番，她发现你自身另外一半真气不是被锁住了，而是消失了！”六奴正色朝萧径亭道：“奴儿不敢当面和你说，便回来请教两位宗主。两位宗主细细想过之后，方才肯定，你自身的那一半真气，也被潜伏在你丹田深处的那股深厚无比的真气吞噬了，和它结成了一团！”

　　“啊？！竟然还有这种怪事，难不成真气是活的不成？！”萧径亭不由惊讶问道。

　　“真气和天地万物一样，对其他同等的物事，是有着吸引力的。就像树对石头，房子对人！总有一股力道，试图要将对方拉到自己的身边，融进自己的身体中，只是这股力道太微弱了，平常根本不可能发现它！”六奴脸上变得平静下来，在畅想着自己对武学的理解，“对于我们武学更是如此，比如两个武功高强的人，要是不将自己的内力气息全部隐藏起来，便会自然地去触碰到对方的气息，试图去将对方的真气牵引进来！这就是为何两个高手在一起，尽管没有任何接触，都会感应到对方的气息，甚至知道对方武功的高低！这个道理，我一直练了数十年的武功，方才明白！萧径亭，你知道这套武学理论是谁提出来的吗？！”

第十六卷 第二章 逼情

　　“难道，是我的外公？！”萧径亭想到最近六奴在魔门闭关，想必是修习了相关的魔门典籍，而这个魔门典籍的创作者，说不定便是自己的外公，也就是奴儿的外公。

　　“对，就是他老人家！这位魔门唯一的男宗主，绝对可以称为数千年来第一个武学天才，闪烁古今的武术大师！”六奴脸上尽是景仰，叹息道：“我先前，曾经对他娶回古剑阁的仙子表示怀疑，认为他可能是使用了某些见不得人的魔门邪术！要知道，古剑阁中人的那种信念，真是高于人间的一切思想，几乎是不可能被击破的！你也曾经见过夕俏佳在整个江湖几乎无人能够匹敌，而这位魔门的男宗主，便是轻易的收服了古剑阁数百年来最出色的仙子！你知道他是用什么办法吗？！”

　　萧径亭虽然心中有了自己的答案，但是仍旧摇摇头，道：“不知！”

　　“从武学上揭破心剑如一的理念，用自己绝顶的武学思维一一解剖古剑阁的所有武学秘密，推倒天道的神秘，从内心深处瓦解她所有的信念，然后用自己的思想去填充她整个思想，就这样将古剑阁最出色的仙子从头到尾，从内到外俘虏过来！让古剑阁几十年都没有传人走入江湖，甚至不敢派人前去讨回公道。而你的外祖母，也再也没有回去古剑阁一次！”

　　“或许，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能够和我外祖父相匹敌的武学宗师了！”萧径亭不由叹息说道，接着眉头一皱，道：“但是，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为何有了我外公这样的一代宗师！我们的显碧国，还会灭国呢？！”

　　“这个，我到现在也没有能够想明白！”六奴叹息一口，摇头说道：“不过，他在你出生几天后，便已经离开了显碧，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显碧国破的时候，他也不在！”

　　“扯远了，扯远了！”六奴忽然摇头说道，接着朝萧径亭道：“奴儿之前告诉我，她将真气输入你的丹田附近之时，便会被一股无比深厚的力道吞噬！我当时便百思不得其解，虽然两道真气之间会相互牵引！要是其中一股大到无穷，那便会瞬间吞噬另外一道！但是奴儿的功力浓厚得很，和你原先的内力不相上下，要是能够将她那么浓厚的功力吞噬，那么潜伏在你体内的真气，简直深厚到了惊骇的地步了！打一个比方，就好像奴儿如同芝麻一般，而潜伏在你丹田深处的那股，就大得如同一幢房子一般！我敢肯定，世界上肯定还没有一个武林高手能够练到这个地步，有了这样的功力，那简直可以移山裂地了，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在土地上，武学只是顺应和利用了自然，绝对不能违逆自然，就算你外公那样的修为，也不可能做到！”

　　萧径亭顿时吁嘘一口，不是惊骇于自己丹田内的真气深厚，而是惊骇于六奴对武学的理解，就光是他口中的这些理论来说，便是自己眼前远远达不到的高度。

　　“后来，我想明白了！”六奴接着说道，目中顿时精神熠熠，亮硕无比，想必他对自己能够解开这个武学道理无比的兴奋。接着手中拿过一块石头道：“你知道一块一百斤的石头扔在地上，只能砸出一个浅浅的坑！那要是一样东西，也有一百斤，但是却是只有一根针那么小，那么细！扔在地上，至少能够砸进地里面好几丈！你丹田内的那股真气之所以能够吞噬外面的内力，就是因为它是一整团真气凝聚成为一点，对外力的作用顿时扩大了无数倍！我们身体内的真气，是流转在整个筋脉和丹田中的，是有着不小的一团！而同样是一点体积大的真气，那么潜伏在你体内的那股，吸引力便巨大无比，逐一的吞噬跟它一般大小的外来气息，虽然要吞噬无数次，但是片刻功夫便也足够将对方全部吃掉了！”

　　“那，如何将它调出那处潜伏的地方，为自己所有呢？！”萧径亭不由问道。

　　“要有一股差不多同样深厚的真气将它引出来，引到你的四肢百骸中。”六奴说道，但是脸上的神色却是揣揣不定，道：“而且，这股外力一定要比它大上一些，然后也凝聚为一点，钻到你的丹田附近，将它牵扯出来！”

　　“天下间，能够将自己内力凝聚为一点的，或许只有两三人能够做到！”六奴脸上不由微微有些自豪，接着脸上一正，朝萧径亭道：“你师傅，是不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不是舍不得自己冒险！”

　　“我自然明白的！”萧径亭点点头说道。

　　“因为，这是魔门秘术！所以我说当今天下只有两三人能够做到，而我前段时间刚刚通读了你外祖父著作的武学典籍，这个秘术便也是他创下来的！”六奴放下手中的石头，道：“你现在坐好，全身放松！我们便开始了，要在你现在全身的内力剩下不了多少时，不然倒是难办！”

　　萧径亭顿时闭上眼睛，忽然转过头来，朝六奴问道：“要是六叔的内力不若我体内的这股深厚，那会不会也被吞噬？！”

　　六奴眼睛一瞪道：“问那么多做什么，我自有分寸！”接着伸出手掌，按在萧径亭背上，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眼睛说道：“是这样的，那个将内力注入你体内的人，自己至少还留了大半的真气，潜伏在你体内的只是小半而已，不然他便不能将隐藏在你体内的真气牵引出来了！这个世界上，要是还有人有着深厚于我两倍的内力，那我六奴几十年算是白费了！”

　　“等一下我的内力通行你的筋脉的时候，你会非常的痛苦，但是最好不要叫出声音来，免得惹来了那个姑娘。要是被外力打扰了，我们就算是前功尽弃了！”六奴又闭上了眼睛，浑身的真气渐渐凝聚到手掌中。

　　“吸！”萧径亭觉得背后越来越热，最后仿佛要将整个身体都融化了一般，但是仍是咬住牙齿，一点声音也不敢发出。

　　忽然，萧径亭只觉得背后被刺开一个空洞一般，那股沉甸甸的东西猛地钻进了自己的身体，那股热量仿佛走到哪里，便将哪里气化了一般。待那东西都在胸口附近的时候，萧径亭反而已经感觉不到任何痛苦了，因为它经过的地方，都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仿佛真的被气化了一般，那处地方已经从自己的身体分离了，不存在了。

　　那股火热无比的东西走到胸膛的时候，萧径亭便感觉不到自己心脏的跳动了。不过此时它的速度却是变得缓慢下来，仿佛要接近丹田的时候，便小心翼翼起来。萧径亭甚至感觉不到它的移动，因为它只要一动了一寸，那一寸身体便仿佛消失了一般，萧径亭便感觉不到那个地方的存在了。

　　那股东西小心翼翼的走到了肚子附近。

　　“嘶！”萧径亭只觉得一道璀璨夺目的光芒一闪，整个身躯便断成了两截，而这一次，他也首次真正感觉到了潜伏在他体内的那股真气，只感觉从丹田深处窜出一道亮硕无比的光点，猛地便要撞向六奴控制的那道。然后萧径亭只觉得六奴控制的那股真气团瞬间扩大，如同棉花糖一般，一丝一丝的被扯到萧径亭的丹田深处，片刻功夫后便将萧径亭的身体胀开一般。

　　“噗！”忽然，六奴和萧径亭的身体猛地爆开，飞出数丈，两人同时从口中喷出一股鲜血。

　　“啊！”萧径亭落地后，见到丹儿的娇躯也远远摔到一边，嘴角也流出一道嫣红的鲜血。

　　原来她在里面终究不放心，忍不住出来了，却是见到萧径亭无比痛苦的表情，而六奴脸上也是惊骇欲绝，便连忙用力在六奴的肩头击上一掌，想要分开两个人。

　　“谢谢你！姑娘！”六奴又连连吐了几口鲜血，连忙坐在地上调息，睁开眼睛后朝丹儿说道：“要是没有你刚才那一掌，我便成为废人，而萧径亭说不定也危险了！”接着脸上尽是颓丧和凄惨道：“没有想到，我天天醉心武学，修炼了这么几十年，内力修为却是连人家的一半都没有！”

　　接着，六奴忽然双眼一睁，朝萧径亭道：“贤侄，我有件事情求你！”

　　萧径亭连忙站起身子躬身拜下道：“六叔你待我恩重如山，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我还真的当得你的叔叔啊！”六奴喃喃自语了一句，接着双眼射出仇恨的光芒道：“帮助六叔报仇，帮助六叔将方召疾擒到我的面前来，我曾经信心无限，认为自己能够打败方召疾，但是现在我却是一点信心也没有剩下了，甚至觉得自己终生也战胜不了方召疾了！”

　　“是！”萧径亭再次躬身应道，虽然心中浮起了任剑絮的俏影，但是想想，就算没有六奴，或许自己也会和方召疾势不两立的。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六奴顿时仿佛老了几岁一般，站起身子，朝山谷里面走去，挺拔高大的身躯，看来也有些凄凉无力。

　　“丹儿，你怎么样？！”萧径亭这才想起丹儿还躺在地上，不由连忙走过去，要将她扶起来。

　　“不要碰我，让我死在这里，也不要你扶！”丹儿美眸一怒，厉声朝萧径亭娇声喝道，接着用力甩开萧径亭扶在她香肩上的手。

　　萧径亭呵呵一笑，一手环住她的蛮腰，一手穿过她的腋下，不料她却是美眸一恼，玉手便要往萧径亭脸上甩来。

　　“啪！”一声清脆的掌击声，丹儿的玉手便结结实实地拍在了萧径亭的脸颊上。丹儿美眸一呆，接着一惊，因为她之前虽然出手打过萧径亭好多次，但是却从来没有打中过的。

　　见到萧径亭仍旧是笑嘻嘻的，脸上的神情不由一松，抿嘴说道：“打死你才活该，你是呆子啊，也不知道躲开！”

　　“我没有力气，躲不开！”萧径亭将丹儿扶起后，双手环抱住她柔软的小腰，双手叠着按在她的平坦的小腹上，将被打的脸颊贴着她的粉颊微微磨蹭道：“不过，这次以后，你不能甩耳光了！没有妻子打相公的道理的！”

　　“你，你不要胡说！”丹儿顿时紧张起来，接着娇躯扭了扭，娇喘说道：“你放开我，不要这样！”

　　萧径亭按在丹儿小腹上的手掌猛地一紧，将丹儿的整个娇躯搂进怀中，胯间紧紧贴上丹儿丰隆圆滚的香臀，双手一点点的往她小腹下面挪去，张开嘴巴轻轻的咬着她晶莹如玉的小耳朵。

　　“不要，你放开我，好不好？！”丹儿胸口激烈的起伏，心脏仿佛要从胸膛里面跳出一般，红润的小嘴微微张合着，吐着如兰的香气，不堪地扭动着丰腴的娇躯，想要从萧径亭的怀抱中挣脱，但是娇躯软绵得没有一点力道。扭动间，两瓣肥圆的臀瓣磨蹭着萧径亭的胯间，惹得自己的娇躯也火热起来。感觉到他火烫的巨物顶进夹在自己的臀缝中，好销魂的滋味让自己几乎要呻吟出来，接着感觉到萧径亭的手掌已经探向自己的胯间，正按在肥鼓饱满的阴阜上，下身不由一热。接着两只玉手连忙抓住萧径亭的坏手，两只丰满的玉腿紧紧地绞在一起。

　　“不要，六叔在，在里面！”丹儿芳心激荡不已，将滚烫的粉颊紧紧的贴在萧径亭的脸上，刚刚在山洞里面卸下易容的脸蛋磨蹭着檀郎的俊脸。丹儿将小脸微微后仰，无力的朝萧径亭喘息细声说道。

　　萧径亭微微的在丹儿的嘴角上吻了一口，然后又轻轻的将她柔软香甜的樱桃小嘴在嘴唇中微微含了一下，感觉丹儿微微张开小嘴，吐出火热的香气，向自己索吻，萧径亭右手一把探下，钻进丹儿紧紧绞在一起的胯间，对着肥厚的私处抓起一把。

　　“啊！”丹儿再也忍不住，小嘴一声低低的娇啼。

　　“丹儿，你见了师傅后，便跟着我去了，好不好？！”萧径亭轻轻的吻着丹儿火热柔软的小嘴，舌头轻轻的挑动着丹儿滑嫩的丁香小舌，柔声说道。

　　丹儿火热的娇躯顿时一僵，接着迅速冷却下来，接着又软了下来。

　　萧径亭心中轻轻一阵叹息，轻轻放开了丹儿的娇躯。

　　丹儿顿时无力软倒在地，脸上尽是哀凄，朝萧径亭央求说道：“你不要逼我好不好？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好的，我不逼你！”萧径亭走上前去，轻轻的将丹儿扶起，道：“你回到山洞里面，早些歇息吧！”

　　“驾！”忽然，外面传来一声清喝，接着一串紧急的马蹄声响过，听声音竟然有数十骑之多。

　　萧径亭刚要跃起身子，却是发现一道影子飞快地从山谷里面窜出，瞬间便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中，应该是六叔也听到了外面的声音了，心中同时也对六奴的轻功惊骇不已。

　　片刻之后，萧径亭只觉得眼前一阵风吹过，六奴便出现在眼前。

　　“萧径亭，我们赶紧歇息！一个时辰后便马上上路，突厥那边有变！”六奴一边说话，一边朝山谷里面走去。

　　丹儿闻之，顿时小脸一变。

　　萧径亭跟着走进山谷，却是见到六奴从马背上一把提起贺净羽，朝外面走去道：“本来想等到他意志最薄弱的时候审问他，但是现在来不及了！”接着朝丹儿望来道：“你等下最好掩住耳朵，我会用重刑逼问他的！”

　　丹儿却是不在乎笑笑，虽然她不忍心动物受伤，但是折磨人的事情却是做了不知道多少。但是同时脸上又有着隐隐的不安，因为贺净羽口中流露出来的，肯定是关于突厥跋玉那边的消息，是她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

　　“你不许进来，我不放心你！”丹儿走进那个山洞后，转过身子朝萧径亭厉声说道，但是走路的时候，双腿却是夹着，显然是胯间有些狼狈。

　　“唔！”忽然，萧径亭听到从外面传来一声一声痛苦之极的惨叫，但是还没有叫出来便被捂住，那低低的惨哼更加让人战栗。

　　萧径亭只听到外面低低的惨哼声越来越让人心悸，越来越凄惨，最后简直如同从地狱里面传出来的一般。

　　片刻之后，六奴提着贺净羽走进山谷，朝萧径亭道：“跋玉已经发动了兵变，方召疾正派遣大部分高手潜进突厥，帮助跋玉争夺汗位！剿杀跋剑！”

　　萧径亭目光落在已经不省人事的贺净羽脸上，见到丰神俊郎的他此时已经萎靡缩成一团，出气多入气少，差不多是不省人事了，脸上不由微微一急，因为他还要问相关萧剑府的事情。

　　六奴见之，仿佛知道萧径亭所想一般，道：“萧剑府的府主苏莞芷此时正在跋玉的帐下，而且根据贺净羽所说，整个萧剑府是自愿帮助跋玉，为跋玉效力的！并没有带着什么压迫性！只不过，双方有什么约定，贺净羽也是不知！”

　　“真的便是苏莞芷，我说怎么那么像！”萧径亭不由轻轻的吸了一口气，心中难过的搅动起来，想起之前在蓬莱苏莞芷那绝望的眼神，虽然隐隐中觉得有些印象，但是却始终牵扯不出她就是苏莞芷，或许苏莞芷在他的心中，只是微微滑过而已，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我们直接北上，便不经过显碧了！”萧径亭目中一凝，果断说道。

　　六奴目中转了转，抬头看了看天色道：“为了不和方召疾派遣来的高手碰到，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走过一条极其隐秘的道路！他们肯定是走官道的，我们便走山间的道路北上！”

　　“是！”萧径亭应道，接着，走到丹儿歇息的那个洞口的前面，盘膝坐下，静静调息。

　　一个时辰后，三人骑着骏马，披着夜色，朝北方飞驰而去。而六奴的马背上，还驮着一个软绵绵，不知道生死的贺净羽。

第十六卷 第三章 突厥事变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后，萧径亭在经过那道大峡谷后，无边无际的草原顿时猛地出现在眼前，那种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宽阔和广大，让他经过了好一会儿才去体会那种带着些许惊骇的欢喜。

　　而此时萧径亭身下的白马儿却是欢快的撇开四蹄，长嘶着，蹦跳着，仿佛一点也不知道疲倦一般。而边上的丹儿，也顿时一下子变得奔放起来，仿佛踏上了自己的故土，整个心境顿时也能够完全舒展开来。

　　对于突厥，对于草原，萧径亭有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情结，甚至是一种故乡的感觉，因为，他的妍儿便是在这里出生的。

　　突厥的文明距离中原天差地别一般，但是他世世代代总会有一个如同毕啸一样的武学宗师，在武学修为上不但一点不低于中原的武林高手，反而还有甚于。这曾经让萧径亭非常的不解，因为他觉得武学的修为需要由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做基础的，而突厥的游牧文明，在底蕴上确实不敢让人恭维。

　　直到踏上了草原的这一刻，萧径亭发现，或许，自己之前也在草原的话，或者武学修为会更上一层楼。中原那里虽然山明水秀，崇山峻岭，但是也沟沟壑壑，弯弯曲曲。生长在那里的人，也自然精于算计和城府，而草原千里广阔，让人望之顿时便心胸随之鹏程万里，而武学修为到了一定高度后，重要的往往不是聪明和悟性，决定一个人成就的反而是心胸了。

　　目光落在丹儿美丽不可方物的脸蛋上，那神情就仿佛重新放回到水中的鱼儿一般。萧径亭心中微微一叹，他又想起了研儿。

　　“妍儿之前和我隐居在一个山谷中，虽然我非常喜欢，但是过惯草原生活的她，或许并不喜欢吧！纵然有我伴着，但却未必是有我想象中的那般幸福呢！”萧径亭想到这里，便又朝边上的丹儿望去，笑着问道：“丹儿，要是请你离开草原，一辈子都在中原的山水生活，你会欢喜吗？！”

　　丹儿闻之，迷人的脸蛋上微微一愣，接着浮上一道动人的红晕，朝萧径亭瞥来一眼道：“不知道！”说罢，手中的马鞭轻轻一抽，一声清叱，身下的马儿便飞快的驰去，将萧径亭和六奴二人远远甩在身后。

　　但是片刻后，丹儿忽然又匆匆的赶了回来，脸上的神情微微有些焦急，远远便朝萧径亭道：“你下马！”

　　萧径亭不解，但是却依言下了马。而六奴再朝前驰去几十丈后方才停了下来。

　　黑马儿驰到萧径亭的身边，丹儿玉手轻轻一搭，浮凸迷人的娇躯顿时矫捷落地，一派草原儿女的刁蛮味道。

　　“回到草原后，心里只是顾着欢喜，却是把那么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丹儿一边解下马匹上的包袱，走到萧径亭面前道：“我们来的路上，见到了足足有好几批的武林高手赶来突厥，你们的样子肯定会惹起别人的怀疑，我要赶紧将你们打扮成为突厥牧工的样子！”

　　“把你的这张死人脸扯下来！”说完后，丹儿顿时伸出小手朝萧径亭脸上掐来，想要揭下他脸上的丑陋面具。

　　萧径亭连忙躲开，道：“还是就在这张面具上改装吧！”

　　“不行！”丹儿娇嗔道：“不然我马上就走，你自己去办事情吧！”

　　萧径亭无奈，唯有面作苦色的扯下脸上的面具，露出本来的面容。这张脸丹儿虽然已经见过无数次了，但是萧径亭扯下面具的时候，发现丹儿虽然目光故意射向别处，但是眼角却是紧紧的盯着，眉宇间竟然还是隐隐有些企盼和火热。

　　“小白脸，长成这个样子做甚？！”丹儿迷人的美眸微微一阵意乱情迷，接着小手抹起一把易容药物，狠狠地涂在萧径亭俊美无匹的面孔上，顿时那张俊脸神情变得如同一只苦瓜一般。

　　“吸！丹儿，轻点轻点，疼死了！”经过丹儿的一阵又掐又捏后，萧径亭顿时变成了一个非常不起眼的突厥大汉，近处细看虽然能够看出端倪来，但是后来戴上一顶帽子后，却是很难看出破绽了。

　　“原来在草原上还有这般好处，就是打扮起来，很难让人瞧出破绽来！”萧径亭虽然脸上疼痛，但是见到镜子中的自己，却也放心下来了。

　　“丑八怪，那边你自己给他打扮！”丹儿忽然努了努前面的六奴，俏声说道。

　　说起易容术来，萧径亭功力肯定比丹儿要高上许多。所以当六奴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后，丹儿脸上尽是恼色，朝萧径亭道：“你是在向我炫耀你易容术了得吗？！”

　　萧径亭顿时更是无奈的朝六奴笑笑。

　　三人带着也已经被打扮好了的贺净羽飞快奔驰了半天，身边的景色还是没有一点变化。天还是那么蓝，地还是那么广，远处还是看不到一个较大的可以作为参照的东西，不过中间倒是经过了几个小山坡。

　　“呼喝！来人停马！”忽然，前面传来一声断喝，虽然对方说的是突厥语，但是萧径亭还是听出了里面的意思了。

　　在来突厥的一个月中，萧径亭无事下除了向六奴请教武功外，便向丹儿学习突厥语，虽然丹儿这个小丫头耍脾气，但是却也教得很殷勤，所以萧径亭懂得了不少。

　　随着一声呼喝后，萧径亭耳边便传来一阵呼喝，却是许许多多人一起嘶叫出来的声音，听来竟然有至少数百人，那声音顿时引得远处的草丛水滩上惊起一丛大鸟。

　　“呜呜”随着一串不知名乐器，依稀是牛角之类的声音，远处天边出现了一列黑点，密密麻麻的朝萧径亭等人奔来。

　　“下马，不然我射箭啦！”随着一声声呼喝，那群人越来越近，竟然有上千骑之多，个个手中搭箭，数千只铁蹄敲着一阵阵震地响声，扬起满天的灰尘，转眼间便到了百丈之内。

　　“我们要不要跑，现在逃走还来得及，等到进了他们的射程，便是想要跑也来不及了！”丹儿美眸一转，脸上尽是惊色，朝萧径亭望来道。

　　萧径亭狠狠的朝她瞪上一眼，接着手掌一按在马鞍上，尽量学着突厥人的模样下了马儿。六奴见之也跟着下马，脸上没有丝毫惊色。

　　那上千骑片刻后便到了几人跟前。萧径亭发现，他们身上的穿着并不是如同大武骑兵的冷铁衣甲，而是牛羊的皮革编织起来的铠甲。

　　“你们是谁，报上身份！”一千来个骑兵飞快的将萧径亭三人包围在中央，上千只铁弓拉得满满，锋利的箭矢闪烁着冰冷森然的光芒。一个穿着铁甲的首领纵马出了包围圈，踏马到了萧径亭的跟前，接着目光落在丹儿美丽的脸蛋上，目中流露出草原人特有的占有欲望。

　　“不管是谁，既然进了这片草原，就要被抓起来！将军让我注意来往生人，我便从来没有见过你们的脸！”那个首领目光盯着丹儿，大手一挥，大声喝道。

　　顿时从包围圈中踏出数十骑，便要将萧径亭三人圈起。

　　丹儿美丽的脸蛋一冷，顿时浮起一道高贵不可侵犯的神色，随之从腰中抽出一支黄金短刀举在手中，随即驰马赶到那个首领面前，手中的黄金短刃猛地刺进他的胳膊。

　　“嘶！”那个首领面色先是一惊，接着一喜，虽然痛得抽搐，手臂鲜血汹涌，但是却不敢去包扎，而是连忙滚下马匹，跪伏在地上磕头道：“请问姑娘是哪个大人帐中的，小的马上领着千头肥羊前去领罪！”

　　“不用了！”丹儿骑在马上，冷冷的瞥了一眼跪在地上的首领，问道：“将军让你们出来做什么，你们竟然不去守自己的草原，到处乱跑！”

　　“将军让奴才在这一代草原巡视，一旦发现有汉人过来，没有通行令牌的统统抓起！”那个首领不敢有丝毫的隐瞒，跪在地上说道。

　　丹儿美眸一闪，道：“那令牌是什么样子的，你们可抓到了汉人没有？！”

　　“奴才不敢将令牌缴来，所以也不能让您看令牌的样子！”首领稍稍回忆了片刻，说道：“奴才虽然碰到了两批汉人，但是他们手中都有令牌，所以也不能抓他们！”

　　“他们有多少人，来突厥做什么？！”丹儿接着问道。

　　“一批大概有五六十人，但是却不知道来做什么的！”那首领害怕丹儿责怪，连忙解释道：“他们手中都有新可汗陛下亲赐的令牌，所以奴才不敢多问！”

　　“什么，新可汗！”丹儿迷人的脸蛋猛地一变，动人的娇躯一震，朝那首领说道：“你说的新可汗是谁？老可汗怎么了？”

　　萧径亭心中亦是一震，连忙赶上几步，走到丹儿的身边，静静的听着那首领的回答。

　　“新可汗就是跋玉可汗，老可汗已经归天了，临死前将汗位传给了跋玉可汗！”首领面上微微透着兴奋和欢喜，想必是新可汗给了他什么好处了。

　　“啊！”丹儿迷人的娇躯微微一阵颤抖，摇晃几下后终于没有从马上摔下来。一片静寂和茫然后，丹儿方才将脸蛋转过来望向萧径亭。

　　“那跋剑呢！”萧径亭心中顿时一震，但是很快他又将注意力放在了眼前的丹儿脸上。

　　不过，出乎萧径亭意料之外的是，丹儿的脸蛋上虽然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但是目光的神情却是非常的复杂。除了有一许悲伤之外，更多的竟然是冰冷和仇恨。然后，又被一层软弱和悲伤笼罩。

　　“哥哥，你跟着我来，我有话和你说，我不要让人看见我哭！”良久之后，丹儿带着泣声朝萧径亭低声柔弱说道，接着一甩马鞭，黑马儿飞快的朝外面冲出。拿着弓箭的武士不敢阻拦，连忙闪开让丹儿的马匹冲出。

　　眼前的丹儿越驰越远，而且一点停下来的意思都没有。萧径亭双腿一夹，身下的白马儿长嘶一声，顿时如同闪电一般追上，转眼便追到了前面的那匹黑马。

　　丹儿仿佛不知道萧径亭追在后面一般，越发用马鞭抽着黑马，仿佛要将后面的萧径亭甩开一般。

　　萧径亭看着甩落空中的晶莹泪珠，心中更是一焦，赶紧催马快跑。

　　就在两匹马越拉越远的时候，前面丹儿忽然玉足一蹬，娇躯飘飘的腾到空中，接着飘飘落下。

　　萧径亭连忙伸手一接，一把将丹儿的娇躯抱住。

　　丹儿一把抱紧萧径亭，将小脸贴在萧径亭的胸口，哇的一声哭将出来，带着悲伤而又仇恨的口气呜咽道：“亭哥哥，我恨他，为什么他现在就死了？！”

第十六卷 第四章 秘辛

　　萧径亭感觉怀中的丹儿浑身冰凉，双臂不由紧了紧，将她丰腴的娇躯更加紧密的贴在自己的胸前，道：“好丹儿，你恨谁？恨你的父汗吗？！”

　　“嗯！”丹儿顿时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两只粉嫩的藕臂紧紧的抱着萧径亭的上身，将没有易容的脸蛋贴在萧径亭的胸前，只是一个劲的哭，哭得萧径亭胸前尽湿还是没有停止，无论萧径亭问什么，都只是摇头。

　　“美丽的女人都是水做的，不管是江南水乡女子这般，草原的女孩也是一样啊！”萧径亭顿时不问，只是静静的抱着怀中痛哭的美人儿，手掌轻轻的抚着她粉嫩的后背。

　　良久之后，丹儿的哭泣渐渐弱了下来，变成抽泣，随着萧径亭的轻声哄慰，最后停止了哭声，但是却是不说话，只是静静的呆在萧径亭的怀中。

　　“哥哥，你之前问我为何帮着跋玉，而不去帮跋剑！”忽然丹儿仰起脸蛋，朝萧径亭娇声说道，那声音竟然是微微有些沙哑了。

　　见到丹儿迷人的秋水眸子此时哭得红肿，萧径亭心中一疼，点点头说道：“你现在便要和我说了吗？！”

　　丹儿点了点头，道：“因为，跋玉和我是一个娘生的，跋剑是另外一个妃子生的！”

　　萧径亭并没有接话，因为他知道事情肯定不仅仅于此。

　　丹儿又将蛾首埋进萧径亭的怀中，粉颊贴在萧径亭的心脏处，幽幽说道：“我娘是从南边迁到草原的一个女子，身子柔弱，性格温柔，长得极美，在那一片草原是最美的美人。她一天到晚不若其他草原女子一般，虽然家里不富贵，但是却从来不去挤羊奶，下羊毛，天天便是在帐篷中织布读书，还做着针绣活儿。一日，那个草原部落的首领听说了她的美貌，便带着人马过来抢走了她，想要强迫她成为自己的妻子。但是，恰恰那天父汗的一个使臣在这个部落里面收缴进贡，也见到了我娘，惊于她的容貌，但也生了邪心，准备陷害这个部落的首领，将我娘抢了过去。那个部落首领知道以后，心中害怕，却是不愿将我娘送给那个使臣。后来他的手下人出主意，派人连夜将我娘送往牙帐，献给我的父汗！既免得那使臣的陷害，同时也没有让娘落进那个使臣的手中！”

　　“哥哥，草原比南方要厉害得多吧！见到自己喜欢的女人，便是动手抢的！”说道这里，丹儿忽然仰起小脸笑着朝萧径亭说道，接着神情又变得悲凄起来，道：“就这样，我娘便到了我父汗的帐中，成为我父汗无数妻子中的一个！”

　　“咦，哥哥！”丹儿忽然又从萧径亭怀中支起娇躯道：“人家好像比你大的，怎么会叫你哥哥的！好吃亏哦！”

　　萧径亭见到此时丹儿美脸蛋上尚挂着晶莹的泪珠，却同时又笑靥如花，心中更是一阵怜爱道：“哪里有叫自己夫君作弟弟的，所以便只有叫哥哥咯！”

　　“胡说！”丹儿粉拳轻轻的捶了一记萧径亭的胸口，迷人的娇靥中隐隐有着向往的神情。但是，美眸却是躲躲闪闪，不回应萧径亭怜爱的目光。

　　“你心里还没有想好的吗？！”萧径亭心中轻轻一叹，柔声说道。

　　“我不知道，你不要逼我！”丹儿摇了摇头，接着又道：“跋剑的母亲是草原上最大部落的一个首领的女儿，心性狠毒厉害，在父汗的几百人妻子中，她是最有权势的。”

　　萧径亭虽然静静听着，但是已经隐隐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

　　“你知道了后面的事情，是吗？！”丹儿美眸又涌起一股悲凄，道：“我母亲到了父汗的帐中后，便受到父汗最大的宠爱，他几乎都不去其他妻子那里了。跋剑的母亲仅仅只生了一个儿子，但是母亲生了跋玉后，又怀下了我！在我还没有出生的几个月里面，父汗便一直没有离开母亲，也从来没有宠幸其他妃子。跋剑母亲心中嫉妒无比，但是母亲深受父汗的宠爱，她便也没有办法！”

　　“母亲虽然生了我和跋玉，但却最是疼我。父皇有很多个儿女，但是这些哥哥姐姐中，却是跋剑最疼我，虽然他母亲不许，但是他每次总是偷偷的出来抱着我玩，有什么希罕物事总是拿来给我，而且他也很听我母亲的话。但是我的亲哥哥跋玉，见到母亲总是疼我，以为她偏心，在小的时候便一直不喜欢我！”说起儿时的事情，丹儿迷人的脸蛋上忍不住透着幸福的光芒。

　　“在我快要四岁的时候，有一个大武的使臣来到了突厥牙帐，然后父汗便离开了牙帐府，带着一对兵马去了色目那边。但是走到半途中，却是偷偷的折返了回来，只身带着数千护卫南下到了显碧国接壤的地方！”

　　“嗯！”萧径亭心中猛地一缩，便仿佛被一支尖刀狠狠刺了一记一般，但是脸上却是没表现出什么神情来，只是喉咙忽然有些干痛，便仿佛无法喘息一般。

　　丹儿说道这里的时候，不由抬头看萧径亭一目，迷人的美眸浮上一道充满仇恨的悲伤，一行珠泪又从眼眶中滑落，泣声道：“父汗这一走，便一直等到三个月后才回来。但是他回来的时候，母亲已经死了，是被人浸在水中活活淹死的。”

　　见到丹儿美眸中充满了惊恐，便仿佛是回到了孩提时代见到母妃死时的情景，萧径亭不由紧紧的将她抱在怀中，口中念叨：“丹儿不怕，丹儿不怕！”

　　丹儿又伏在萧径亭怀中哭泣出声，片刻之后，方才歇下了哭声，声音变得冰冷起来道：“是跋剑的母亲，她带人抓到我娘亲和一个英俊的南方男子在一起，说娘亲是南人，心中根本就不爱父汗，暗中偷着和南人通奸！但是，这个南人却是她派去的。先给娘亲的茶水中放了春药，然后让那个南人潜入母亲的帐中，便要侮辱了母亲。”

　　感觉到丹儿浑身颤抖，萧径亭顿时又将双臂紧了紧。

　　“母亲虽然是被父汗抢来的，但是心中却是极爱父汗，宁死也不愿被辱，当场便嚼舌自尽了！跋剑的母亲，后来又将母亲的尸首浸入水中，说是按照南人的规矩，要淹死通奸的男女！然后，没有等到父汗回来，便将娘亲的尸首毁了！”

　　丹儿说道这里的时候，反而没有哭，而是充满了无尽的仇恨。然后，目光落在萧径亭脸上，渐渐的流露出软弱，泣声道：“我恨父汗！他明明知道母亲是被陷害的，但是回来之后，不但没有处罚跋剑的母亲，反而大骂娘亲不忠！还将跋玉遣到了南方，远离牙帐，也再不来看我！”

　　萧径亭可以听出来，丹儿的言语中虽然充满了痛恨，但是同时也充满了对父亲的感情。

　　“或许，他是为了保护你们吧！”萧径亭柔声说道。

　　“是的！后来，我也知道了！”丹儿哭泣说道：“后来，一直等到消除了跋剑母亲家族的势力后，才将跋玉招回牙帐！而我，那个时候才只有四岁，便一个人待在冷冰冰的一处房子中，再也没有人来疼！直到有一天！”

　　顿时，丹儿的脸上浮现一道无比孺慕的神情，那是近似于父亲一般的感情。

　　“师傅到了我的身边，带走了我！从此，我便跟着师傅十几年，再也没有回到牙帐！”

　　萧径亭听到丹儿说完，心中微微一动，便想问起当初她父汗去显碧那几个月的时候，但是思虑了片刻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哥哥，你知道，师傅在我心中比父汗还要亲近！”丹儿仰起小脸，美眸中顿时变得复杂痛苦起来，凄声说道。

　　“我知道！我不逼你。”萧径亭柔声说道，接着嘴唇凑上丹儿的脸蛋，便要轻柔的吻上一口。

　　“不要！”丹儿飞快躲开，但是眸子中尽是蠢蠢欲动的热切光芒，接着玉手指着萧径亭的面孔，美眸一转道：“你将脸上的易容擦掉！”

　　萧径亭顿时哭笑不得，道：“好了，我不亲了！这易容擦掉以后，等下还要再上，麻烦得很！”

　　“不行，就要擦掉，你现在这样太丑了！我看一会儿后，便再给你重新易容！”丹儿小脸虽然通红，但是却满是倔强，接着小手掏出一只小巾儿，倒上药水，顿时用力的朝萧径亭脸上擦去。

　　“轻点，轻点！”

　　等到花费了许多功夫将萧径亭装扮回原来那个突厥大汉后，她们两人方才回到原先的地方。只见到六奴在马上闭着眼睛，好像正在假寐。而那一千骑兵却是整整齐齐的站成一个方列，手中牵着骏马，那个首领臂上依旧没有包扎，虽然鲜血已经差不多不流了，但是整个手臂都被鲜血浸透，脸上惨白一片，便连嘴唇也没有了血色。

　　“你们当中，谁是副首领！”丹儿瞥了一眼那个首领，朝那队骑兵娇声说道。

　　“我是！”顿时，从队中站出一个年轻一些的突厥汉子，面貌英武，身材笔直雄伟，颇是有英雄气概。那个受伤的首领，脸上顿时浮上一道不安的神色。

　　“你是他的亲戚？！”丹儿指着那个首领，朝副首领俏声说道。

　　“不是！”副首领大声说道，目中更是闪过一道不屑。

　　萧径亭心中顿时明白一二，这个副首领是真正有本事的勇士，而这个首领却是靠家里的势力方才做上的这队骑兵的首领，所以副首领才会有不屑的神情。

　　“好！”丹儿指着副首领道：“你带着这些骑兵一起跟着我走！”接着，目光朝六奴望去，道：“这个首领，刚才对我言语不敬，你便射死他！”

　　顿时，那首领脸上一惊，身躯一软，便要跪下。萧径亭心中知道丹儿是为了灭口，虽然微微有些不忍，但是见到这个首领也是仗势欺人之徒，死也便是活该。

　　“是！”六奴微微睁开眼睛，手中抓起一支羽箭，也不搭弓，飞快甩出。

　　“咻！”羽箭飞快射出，带着凶猛的力道穿透了那个首领的身躯，将他粗壮的身躯撞倒，钉在地上，那首领便是死也没有发出一点声息来。

　　副首领脸上先是一喜，接着尽是惊骇，目光落在尚在颤抖的箭羽上，发现整枝长箭竟然刺入土地有半尺之余，上面只留下短短的一截。

　　那数千骑兵脸上也尽是惊骇，充满崇敬而又畏惧的目光朝六奴望去，发现他仍旧是木着一张面孔。

　　“是！”副首领走到丹儿面前跪下道：“小人听从您的命令！”

　　在途中，萧径亭想要拐弯抹角的打听跋剑的消息，但是这队骑兵只是一个部落属下的小军队，级别太低，并不知道牙帐那边的事情。而且，萧径亭也不敢多问，担心让这个副首领看出什么端倪来。

　　虽然带着一千人马，但是三人的速度并没有慢下多少，这队骑兵虽然只是部落统领下的军队，但是行动速度却也是飞快，等到日头偏西的时候，整个队伍大约已经是前进大概两三百里之外了。

　　在途中，他们遇到了三四支差不多规模的骑兵四处搜寻，见到这支队伍不但没有刁难，反而上来招呼，原来互相却是认识的。一问之下，并不是抓来往汉人的，竟然是来往守住各个地方，不让牙帐的叛贼逃出突厥。

　　萧径亭心中顿时一喜，因为从这里得到一个信息，那就是跋剑尚且未死。顿时，不由又将队伍行进的速度加快了许多。

　　将近天黑的时候，来往的人马便多了起来，而且其中也不乏带着武器的军人。远远处见到密密麻麻的帐篷，虽然尚未天黑，但是此时已经是灯火通明。

　　看着那远远望不到边际的帐篷，萧径亭不由和丹儿对视了一眼，便有朝别的方向前进的意思。但是，远远已经有人发现了这队兵马。

　　“来部是谁，通通下马！”几个来回警戒的骑兵顿时飞快的奔来，其中几个掏出怀中的号角，呜呜的吹响，数十队远离帐篷游弋的骑兵顿时警觉起来，纷纷聚在一起，飞快的从背后掏出羽箭，搭在弓上，拉满弓弦，飞快的朝萧径亭这边驰来，手中的弓箭紧紧的对着萧径亭的这队兵马。

　　萧径亭发现那几队骑兵加起来不过数百人，但是面对萧径亭这边上千骑兵竟然没有一点畏惧，但是飞快前进的阵型和气息竟然有种无坚不摧的气势，金戈铁马下仿佛有数万军队驰来一般。

　　距离尚有数里的时候，萧径亭便发现那群骑兵身上穿的是铁甲，马匹也神骏高大了许多，显然比身边的这一千骑兵精锐了不知道多少。

　　“是牙帐府直属的精锐骑兵！”再过一些时候，丹儿也看清楚了，朝萧径亭低声说道。

　　“放下弓箭，迎上去！”萧径亭朝丹儿望了一眼，说道。

　　“放下弓箭，迎上去！”丹儿一声脆喝，顿时上千骑兵放下了手中的弓箭，将羽箭插进箭壶，将大弓背在身后，将腰刀别在马背上，表示没有一点敌意。然后速度不缓不快的迎着上前。

　　“来人下马！”没有等到前面数里的骑兵跑到跟前，忽然从远处帐篷密麻的地方窜出穿着黑甲的骑兵，一半举着弯刀，一半搭着弓箭朝萧径亭这边驰来，顿时扬起满天的灰尘，刀光闪烁，马蹄纵横，如同潮水一般涌来，竟然有数千上万骑之多。

　　“来人下马！”一声断喝后，数千武士将弯刀互相一撞，一阵整齐惊人的刀刃声响起，那让人几乎心胆俱碎的声音响彻云霄，震得萧径亭这边骑兵身下的骏马一阵颤抖，上千骑兵面如土色。

　　萧径亭也顿时色变，不过不是因为眼前的无数骑兵，而是因为那一声断喝。尽管距离近十里，但是那声断喝依旧嘹亮浑厚，仿佛在心中喝起一般，可想而知那人的功力了。

　　“有中原的武林高手在内！”随着那千军万马驰骋近来，六奴忽然目中一亮，朝萧径亭冷然说道。

　　丹儿美眸一转，小嘴一抿，望着气势如虹的千军万马，小脸一寒，俏声冷喝道：“迎上去！抽出刀剑！”

第十六卷 第五章 惊突破

　　虽然对面的千军万马让丹儿这边的一千多非正规骑兵有些胆战，但是毕竟都是在马上生活的勇士，对方将士的精锐也激起他们心中的骄傲，听到丹儿没有丝毫畏惧的一声娇呼后，顿时刷地一声举起手中的刀剑，威风凛凛地朝对面驰去。

　　“丹儿生来便是受不了委屈的人啊！”见到丹儿显得倔强的脸蛋，萧径亭心中暗道。但是同时也知道丹儿聪明得很，举起刀剑只是示威而已，她并没有下令张开弓箭，这样真是危险的挑衅了。

　　但是对面显然是更加骄傲的突厥一流骑兵了，见到这边竟然举起的刀剑，脸上一热，口中一声呼喝，数千张弓弩竟然猛地支起，冰冷的箭矢对准了这边的一千多个骑兵。

　　两支骑兵越来越近，只不过双方的实力悬殊太大，仿佛汹涌惊人的铁甲潮水朝一叶扁舟席卷翻滚而来一般。

　　“来人下马蹲地！来人下马蹲地！”数千人同时喊出来的声音，便仿佛霹雳一般地响亮震耳，但是依旧掩盖不了其中那声浑厚洪亮的声音。

　　“这道声音，便仿佛听过一般！”萧径亭心中暗道。

　　“下马！不然便要射箭啦！”眼看着双方人马都已经进入了弓弩的射程，却见到丹儿依旧带着人马朝前面冲去，仿佛无视对面那数千只弓弩一般。

　　对面军中的首将见之，脸上一惊，坚毅的表情闪过一道思虑，虽然大手便要高高举起，但是却怎么举不起来，因为，他见到对面那一千人虽然是一个部落的骑兵，但是面对牙帐直属南边最精锐的骑兵，却仿佛一点畏惧也没有，仿佛是有恃无恐一般。

　　“将军还在等什么，跋玉陛下圣旨中讲得清清楚楚，无论是谁，都必须下马检查！凡是百人以上的武装，一律暂时扣留！”就在首将心中揣揣地时候，边上响起一阵阴冷的声音。

　　对这从中原来的武学高手，首将心中却是没有一点好感，但是跋玉陛下非常倚重他们，他也不好得罪。

　　“将军该下令放箭了！”首将边上另外一个长相威猛的汉子冷冷说道。

　　首将心中不喜，冷冷说道：“本将心中有数！”接着，缓缓举起右手。

　　“丹儿公主玉驾亲临，任何人不得阻拦！”萧径亭见之，连忙变声大声喝道。

　　接着，萧径亭看得清清楚楚。对面军中的首将身躯一颤，接着连忙将手掌放了下来，但是脸上的表情却是及其为难，想必是跋玉下过死命令，任何人等，不管身份是否高贵都不得通过了。

　　但是紧接着，他又觉到两道亮硕的目光猛地射来，一道阴柔，一道凌厉。心中一惊，但是却依旧抬首挺胸，没有一点躲闪的架势，因为这样一来反而让人不容易怀疑。同时目光也借机会寻找那两道目光。

　　“公牧潘？！”萧径亭目光落在敌军首将身边的那个高大汉子，虽然做了非常精密的易容，但是萧径亭是易容大家，稍稍仔细后便看出了易容后面的真实面目，竟然是那个在任府大放光彩，最后加入江南武盟的洞庭山庄庄主公牧潘。

　　“楚皱言！”萧径亭的惊讶还没有结束，便认出了另外一道阴柔的目光，正是天山剑派掌门人楚皱言。

　　“方召疾竟然将这么多的高手都派到了突厥，看来对这次跋玉的篡位是下了血本啊？！”萧径亭心中暗道，虽然第一次肯定楚皱言和公牧潘都是方召疾的人，不免稍稍有些惊讶，但是这件事情却是很早便已经推测到了。

　　“看来跋剑危险之极了！但是还没有死，所以跋玉才会在离开突厥的关口上置下重重兵马！”接着，萧径亭心中又是猛地一紧。

　　“将军，跋玉陛下圣旨中可是说任何人等，无论身份贵重！”楚皱言见到首将迟迟不下命令，心中焦急，在边上冷冷说道：“我是监军，在这个非常场合，便要下令了！”楚皱言接着伸手进怀中，便要掏出跋玉给的令牌。

　　首将望了眼前的丹儿一眼，朝公牧潘看去一眼道：“这个丹儿公主和寻常人不一样，她可是跋玉可汗的亲妹妹，而且也是跋玉可汗最倚重，权势最大的人物，是和跋玉可汗一路的！”

　　他口中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公牧潘和楚皱言是方召疾手下，所以纵然杀了丹儿公主，跋玉可汗也不能定罪于他们，但是自己这个突厥将领，却是死定了。

　　见到公牧潘脸上虽然有蠢蠢欲动的神情，但是眉宇间却是存着犹豫，楚皱言冷冷一笑道：“女儿家，特别是这个年纪的女儿家，却是难说得很了！”接着从怀中掏出金牌，面上一阵狰狞，便要举起。

　　萧径亭远远便瞧见楚皱言的动作，顿时朝六奴望去一眼。

　　六奴面上神情不变，弯弓搭箭，面上木然，轻轻一撩，巨大的铁弓顿时被拉到最满。

　　萧径亭身边的一千骑兵见之，顿时长吸一口气，心中满是惊骇。

　　“嗖！”一声低低的呼啸声响起，众人心中尽是疑虑，为何这般惊人的一箭，发出的声音竟然这么低沉。

　　楚皱言面上虽然一紧，但是两道目光紧紧地望着射来的羽箭，看准方向，手掌微微成爪状，便要一掌抓住。

　　“叮！”就在楚皱言的左手如同闪电一般击出时，那羽箭却是猛地扬起，射在了他右手中的金牌上。顿时觉得整个手臂骨头一阵错位，接着整只手麻木不仁，一点感觉也没有了。而那只金牌竟然被射穿了，远远地钉在大军身后的地上。

　　楚皱言心中惊骇，飞快地朝边上的公牧潘望去一眼。

　　“嗖！”这次却是一声震耳的呼啸声，一支羽箭如同闪电一般射来。

　　首将顿时觉得耳边一阵剧痛，那呼啸而过的风动使得耳朵竟然暂时麻木了。

　　“啊！”一声凄厉的惨呼，首将只觉得一阵血雨溅在脸上，接着便觉得身后轰然倒地的声音。转过头去，见到身后大约半尺距离的一名副将整个脑袋被射穿，钉死在了地上。心中一阵恐惧，身躯一软，便仿佛要瘫倒在地一般。

　　“公主驾前，阻挡者死！”见到六奴收起弓箭，萧径亭一声断然大喝，对面的军队纷纷放下了手中的兵器。

　　丹儿脸上依旧冷酷，便仿佛没有见到眼前的情景一般，径直朝前面驰去。身后的一千骑兵聚成一支长剑的形状，飞快地朝前面的大军方阵刺去。

　　没有等到首将发令，整整齐齐的军阵中飞快裂开一个口子，骄傲精锐的骑兵纷纷避开那一千半职业军队的铁蹄。

　　这只有一千人的骑兵，便仿佛一阵风一般飞快穿过了牢牢的军阵，片刻间便驰去了数百丈。

　　此时，楚皱言方才从惊骇中惊醒过来，目光落在已经渐渐远离的千人骑兵，目中阴晴不定，便要开口说话。

　　此时，丹儿公主却是忽然折身过来。楚皱言反而闭上嘴巴不敢说话，静观事情变化。

　　首将见到美艳不可方物的丹儿公主驰到眼前，不由目光盯在她脸上，却是不知道对方来意如何。

　　“刷！”忽然，他顿时觉得脸上一阵剧痛，接着便火辣辣地仿佛被火烧着了一般。却是丹儿那混有乌金丝的马鞭狠狠地抽了一记。

　　“你这个奴才，在我面前还敢骑在马上！”丹儿迷人娇靥冷若冰霜，竖起杏眸，娇声怒道。

　　那首将心中一惊，但是又想起在军阵中，自己身有铠甲，可以不跪。不料丹儿却是又一马鞭抽来，接着从背后抽出一支宝剑，冷冷不屑道：“你这个死奴才，以为在牙帐外，掌有军队，便可以自大了得吗？我这里至少有几样东西可以要了你的脑袋！”

　　首将见到金黄色的宝剑，一阵激颤，顿时滚下马匹，跪在地上恭敬大声行礼。

　　丹儿此时却不再理会他，而是走到了楚皱言的面前，冷冷说道：“别以为我治不了你，回头我便让你中原主子杀了你！”言语下，却是一派颐指气使的金枝玉叶派头。

　　“你们中谁是除了他最大的将领！”丹儿目光落在那些衔位高的将领上，娇声喝道。

　　没有等到几人回答，便随手点了一个面上带了些许幸灾乐祸的将军，道：“你出来！带着十个熟悉路况的手下，我有重要事情要办，回到牙帐后我自然重重有赏！”

　　被点住的那位将领脸上顿时一阵狂喜，边上人也尽是艳慕的神情，后悔自己为何刚刚没有立即站出来，失去了这次晋升的大好机会，而且还能够接近公主，说不定以后便飞黄腾达了。

　　而此时的楚皱言却是失去了场面的控制，无奈地看着数十个将士满脸雀跃地跟着丹儿公主前去，消失在众人的眼前。

　　“快走，跋剑极其危险！”等到离开了大军的视线，萧径亭朝丹儿望来一眼，低声急切说道。

　　丹儿美丽的脸蛋上顿时浮上一道犹豫，却是有些拿不定主意。

　　“小时候跋剑疼你赛过跋玉！你何忍赶尽杀绝！”萧径亭目光顿时变得严厉起来，低声冷喝道。

　　丹儿的脸蛋上浮上一道委屈，小嘴一抿，咬了咬玉齿，马鞭猛地一甩马背。马儿吃痛，顿时飞快朝前面驰去，身后的那一千多骑兵见之，连忙飞快赶上。

　　就这样几乎不停息地驰骋下，萧径亭这一千多人马在一天一夜中足足赶了六七百里，中间也经过数十道军队的阻拦，少则数千人，多则上万人，竟然将这个草原的路上围得紧紧密密，看来跋玉无论如何也要抓住跋剑的了。而且其中，萧径亭更是发现了许多中原武人的身影。

　　由于有着带来的几名将领，而且加上丹儿身份高贵，所以萧径亭在后面的路程没有遇到太大的惊险。而且他们不分昼夜的狂奔，便是后面跋玉发现了异样，派来信使通知，脚程也不可能有萧径亭这般快了。

　　这就是萧径亭要日夜奔跑的原因了，因为丹儿的举动虽然当时奏效，但是过后肯定会被人发现出异样的，跋玉也肯定会派人前来下令各部军队拦截他们，所以他们必须赶在所有的信使之前。

　　“公主，马匹受不了了！前面有湖泊和山地，是不是在那里暂时扎营几个时辰！”由于马匹长夜奔驰，所以速度越来越慢，浑身尽湿，许多马匹甚至还口吐白沫。

　　丹儿一路上不理会萧径亭，始终冷着脸蛋，便是找她说话也不搭理。此时闻之，便朝萧径亭望来一眼。

　　萧径亭感觉身下的马匹全身都已经湿透了，知道再跑下去便要伤了马儿了，便朝丹儿轻轻地点了点头。

　　接着，众人便放慢速度，走进了宽阔的山地土路。

　　见到一千多骑兵脸上疲倦中带着兴奋，神情间却是松懈了许多，萧径亭心中顿时浮起一道不安。

　　“不对，有埋伏！”萧径亭心中一冷，目光顿时闪过一道冷芒，飞快地朝六奴望去一眼，拔出长剑，大声喝道。

　　“嗖！”忽然，空气中一声呼啸，顿时一支羽箭从黑暗中射出。

　　萧径亭连忙一把抄住，朝黑暗中大声喝道：“丹儿公主驾前，任何人不得阻拦！”

　　“嗖！嗖！嗖！”不料话音落下后，箭矢便仿佛雨点一般射来，带着凌厉的杀气，瞬间带走了数十人的性命。

第十六卷 第六章 丹儿决定

　　“隐蔽！”萧径亭一声大呼后，身后一千多骑兵飞快地散开，不再密集地当作靶子，但是没有命令却也不敢攻击，唯有用盾牌挡住不住射来的如蝗羽箭。

　　“丹儿公主驾前，你们还不出来迎接，是不要命了吗？！”萧径亭一声大喝，迎来的却是一阵更加密集凌厉的箭雨，顺手劈掉射向丹儿的一支羽箭，不料丹儿的利剑却是朝自己这边劈来。

　　“叮！”一阵白光闪过，丹儿的利剑也劈开了射向萧径亭的一支羽箭，但是脸上依旧是冰冷不语的样子。

　　“丹儿，这想必不是寻常的突厥骑兵了！”萧径亭骑到丹儿的身边，透着些许的兴奋道：“这或许便是跋剑的部署了！”

　　丹儿美丽的脸蛋上却是没有多少欢喜，便仿佛没有听见一般，依旧冰冷地劈着飞来的羽箭，不过神情间却是隐隐有些心不在焉。

　　“好丹儿，我只是说你一句，你便这样不依不饶地生气不理人，日后只怕会难过许多呢！现在可是紧急时候啊！”萧径亭一边找个地方隐蔽，一边半认真地朝丹儿说道。

　　“没有日后了！”丹儿冷冷回应道，却是驰马远远离开，这喜怒无常的样子，真是让萧径亭大为头疼。

　　“你将大部人马撤退，退到弓箭射不到的地方！”萧径亭朝丹儿吩咐后，便朝六奴使去一道眼色，六奴顿时跟了上来。

　　丹儿转过马头，便朝后面驰去，剩下的那一千多骑兵也跟着撤退，退到了弓箭射程之外。

　　“前面或许便是跋剑的人马，你我上去探探！”说罢，萧径亭驰马前往。六奴在一边长剑一挥，不要说有箭矢射来，那长剑激起的气流，将丈许边上的羽箭也吹飞了，顿时将萧径亭和自己两人牢牢护住，一支箭矢也飞不进来。

　　飞快地驰过了这道峡谷之后，萧径亭便在前面几里的地方看到几处微弱的火光，想必是那里的人马听到外面的动静，刚刚要将篝火熄灭了。

　　“喝！”忽然，边上的悬崖上飞下两道人影，接着两支冷冽的长剑便飞快地刺到了眼前，那势道竟然是又疾又凶。

　　六奴右手仍旧舞剑，左手飞快屈指弹出。

　　“当！当！”连着两声，眼前两只长剑没有刺到跟前便碎成无数片掉落在地。

　　那两道人影顿时一惊，却是没有想到竟然有那么惊人的武功，互相望了一眼后，目光猛地一亮，双手一张，脚下猛地一跺，便仿佛老鹰一般朝萧径亭和六奴两人扑来，充满了同归于尽的味道，竟是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六奴面上依旧没有任何变化，左右两手如同闪电一般飞快击出。两人还没有看清楚，便已经如同小鸡一般被六奴抓在了手中，提在马上飞快地朝前面驰去，便是一点点挣扎的力气也没有。

　　“喝！”一阵断喝后，眼前顿时飞来数道黑影，手中拿着兵刃，飞快地朝萧径亭、六奴二人扑来。

　　六奴将手中两人飞快掷出，驰马上前便要全部放倒。

　　萧径亭一把抽出腰间的短刀，举在手中，朝眼前黑影冲去。

　　“当！”一道黄色的光芒闪过之后，萧径亭觉得手臂一麻。将对方的长剑磕飞几丈，但是对方却是血红着眼睛继续扑来，真是不要命了一般。

　　“慢着！”忽然人群中一声断喝，那群黑衣人便停下了疯狂的攻击，其中一个目光落在萧径亭手中的短刀上，接着目光落在萧径亭的脸上，试探问道：“这位先生，您和萧径亭大侠怎么称呼？！”

　　“我什么时候成为大侠了？！”萧径亭心中暗道，接着朝那人笑道：“现在才看见啊，好在我们手下留情了！”接着，将手中的黄金短刀扔到那人面前，道：“你拿着这把刀子去见你的主子！”

　　那人面上浮上一道狂喜，将黄金短刀接在手中，先跪下朝萧径亭二人行了一礼，接着飞快地朝前面黑暗的大帐飞驰而去。

　　“您解开他们的穴道吧？！”萧径亭朝边上的六奴说道。

　　六奴飞快地拍开了几人的穴道，又纷纷将他们丢在地上。那些人刚才虽然穴道被封，但是这边的说话却是听得清清楚楚，恭恭敬敬地垂首站在一边。

　　忽然，前面一道火光亮起！接着，几道人影朝这边走来。

　　萧径亭朝六奴道：“我们下马吧！”接着，手掌在马鞍上一拍，便一跃而下。

　　“萧兄！”远远地，一道高大的人影朝这边飞快跑来，脚步竟然有些踉跄，但是却是越跑越快，言语竟然感激带着兴奋。

　　虽然萧径亭一万个不自然，但是还是被跑来的那个高大男子紧紧抱住，他知道草原上的男子对同性之间的情谊，也是经常火热地拥抱的。

　　“没有想到你真的来了！”跋剑手掌在萧径亭的背后狠狠地拍了几记后，方才松开萧径亭。

　　萧径亭目光落在跋剑的脸上，发现这个他在江南救下的人此时脸上已经没有了那时的草莽气息，而是多了几分威严和狂野，虽然脸色惨白，面容憔悴，但是眉宇间依稀带着一股不怒而威的气息。

　　“好，好！虽然境况极其不佳，但是却是没有一点儿颓丧的气息！”上上下下地巡视了跋剑几眼后，萧径亭大声赞道。

　　“走，咱们喝酒去！”跋剑拉着萧径亭的手便朝前面走去，接着朝六奴望来，道：“请问这是哪位，跋剑谢过今日的高义！”

　　萧径亭笑道：“这是在下的一个前辈！”

　　听到他竟然是萧径亭的前辈，跋剑脸上顿时一惊，松开了萧径亭的手，走到六奴面前拜下道：“跋剑见过前辈！”

　　却见到跋剑身边一个老者皱起眉头道：“殿下，你是金贵之身，虽然礼贤下士是不错，但是你怎么可以向草莽之流行礼！”

　　跋剑便装作没有听见一般，将整个礼行完。虽然六奴神情淡淡，只是微微点头一笑，他也不自以为许，朝萧径亭道：“萧兄，外面是不是还有一些你带来的弟兄，是不是招呼他们进来一起喝酒吃肉！”

　　“殿下，我们自己带着的酒肉已经不多了！”跋剑边上的那个老者说道，接着目光瞥到萧径亭身上道：“再说，这人虽然是殿下旧识，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人心难测，殿下不可不防！”言语中却是隐隐有股教训的口气了。

　　萧径亭便仿佛没有听见一般，却也不说出外面那队兵马的来历，只是朝跋剑道：“不用管他们了，就让他们在外面，我等下便去招呼他们！”

　　跋剑知道其中有故，便也不再问，只是拉着萧径亭进去喝酒。

　　“我先出去一趟，对付好外面的兵马！”萧径亭说道，接着六奴随着跋剑进去。

　　“括将军，你带着我这位兄弟出去！”跋剑问了自己可不可以一起去遭到拒绝后，便点了一名将军跟着萧径亭出来。

　　“丹儿，你跋剑哥哥便在里面！”萧径亭让那个括将军远远等在边上，驰马朝丹儿边上走去，道：“等下你便进去看看他，或许他许久不见你，也想念得很了！”

　　丹儿骑在马上只是不理。萧径亭也不劝解，道：“你跟着我来，我有事情和你商量！”接着驰马走开，但是发现丹儿却是不跟上来，右手一抄，便拉住丹儿所骑骏马的缰绳，一起驰到众人听不见说话的地方。

　　“眼前我们带来的这一千多兵马虽然能够使我们实力大增，但是他们却不是完全归附我们，等到他们发现了前面的兵马竟是跋剑所属的时候，虽然现在不会内反，但是等到面对跋玉大军的时候，说不定便会忽然哗变，那样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应该立即让他们离开！”萧径亭皱起眉头说道。

　　虽然丹儿不回话，表情异样，但是萧径亭仿佛没有看见一般，还是接着说下去，道：“所以等下我们便给他们首领一封封上火漆的密信，让他们带着送到牙帐跋玉那边！然后再给他们一个令牌之类的东西，告诉他们中间只要遇到有阻拦，便先斩后奏。这样一来，不仅遣走了他们，还会让对方认为这队人马便是跋剑的军队，那时大部军队去追击他们！我们便可以趁着这个缺口，冲出突厥！”

　　“是你们，不是我们！”丹儿淡淡说道，接着美眸朝萧径亭望来，道：“不用这个办法的！”

　　萧径亭虽然心中一叹，但还是朝丹儿笑道：“难道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丹儿垂下脸蛋，道：“现在你已经找到了跋剑，就不会跟着我去见师傅了是吗？！”

　　萧径亭眉头一皱，想了片刻后，说道：“至少在跋剑脱险之前，我不会去见他！”

　　丹儿一声冷笑，道：“那妍儿师妹的消息，你便不要了吗？！”

　　萧径亭此时脸上的笑意终于敛去，望天叹息一口，道：“不用去问他！我已经知道了，在来突厥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顿了顿，又道：“我这次来突厥，正是想来确定一下你师傅的态度，或者是知道清楚一些事情！但是现在，却是没有必要去见他了！相当程度上，我来突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丹儿听到萧径亭的话后，不由微微一愕，接着转过俏脸，不再说话。

　　萧径亭索性接下去说道：“但是你师傅，我肯定是会见的！不过，那个时候，或许会在长安见到他！到时候，或许我们便要刀剑……”

　　“我已经想好了！”丹儿忽然仰起俏脸，朝萧径亭说道：“我已经带着你找到了跋剑，对他算是已经仁至义尽了！也背叛了我亲哥哥，还有我的师傅！”

　　萧径亭在一边静静不语，等着丹儿将下面的话说下去。

　　“所以，我要走了！”丹儿美眸望向草原的西边，道：“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我带着那一千多人马回牙帐，回师傅那里！剩下的路，你便跟着跋剑一起走吧，我不能再背叛师傅和我的亲哥哥了！”接着，两道美丽的眸子盯着远方的天空，其中的神情顿时变得复杂纠结起来。

　　萧径亭眉头微微一抖，喉头微微动了动，目光紧紧地盯在丹儿美丽的娇靥上，良久的功夫一直没有说话。看着丹儿迷人的娇躯在马上微微地颤抖着，但是脸蛋却是越来越冷凝。

　　“你去吧！”良久之后，萧径亭淡淡说道，接着静静说道：“你一路上喜怒无常，喜则春风满面、柔情似水，怒则冷淡漠然、言语无情，说实在的，我真是有些不自然！”

　　丹儿娇躯微微一晃，小脸一白，双眸顿时一阵无神，小嘴一颤后，马鞭狠狠在马背上甩了一记，便朝前面飞驰而去。

　　萧径亭脸上顿时浮现一道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的神情，飞快地伸出手臂，一把擒住丹儿甩开的马鞭，用力一扯，便将丹儿的娇躯从马背上扯飞过来。

第十六卷 第七章 毒酒暗害

　　“你干什么？！”丹儿娇声怒道，不过脸上的表情却是微微有些古怪，美丽的眸子中闪过美丽的光华。

　　萧径亭却也不理会，一把将丹儿的娇躯放在自己的马上，另外一手伸进了她的胸前衣衫，不顾丹儿的拼命挣扎，细细地在她柔软坚挺的酥胸处摸索，终于找到了一块金牌之类的东西，一把点住她的穴道，笑着说道：“好丹儿，我等下向你赔罪！你这个丫头，真是让我头疼死了！”说罢，亲昵地在她脸上亲了一口后便下了马儿。

　　走到丹儿的那匹马旁，萧径亭解下了放在马鞍上的那支黄金宝剑。见到丹儿两只美眸便仿佛要冒出火来，不由走上前去，在她娇嫩的粉颊捏了一记，道：“借你这两样东西用一下，待会儿便带着你去见你的跋剑哥哥！”

　　说罢，萧径亭跃上另外一匹马，朝前面的一千多骑兵队里驰去。

　　“你带着一千人朝东边的色目国方向驰去，将这封信交给驻守在东边的括大将军！这面令牌暂借于你，拿着他你一直东去，碰到任何人直闯而过！这是陛下亲赐的令牌，谁也不能阻拦你！”将令牌递到那一千人的骑兵首领手中，那人顿时脸色发赤，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良久后，方才滚身下马，跪在地上恭敬接过那张令牌，然后，将封有火漆的信件小心翼翼地放进怀中。

　　“你带着三百人朝西北方向的牙帐驰去，一直将这封信送到跋玉可汗的手中！这支黄金宝剑也暂借于你，遇到任何人阻拦都先斩后奏！”将宝剑递到后面一个正规军的副将手中，他的表情比起之前那位还要夸张，两只眼睛仿佛要冒出火来一般。

　　“这是紧急军情，你路上便是一刻也不能耽误！”萧径亭面色严肃吩咐道：“将信送到可汗的手中以后，公主便向陛下请旨，让你连升四级！”

　　“属下谢过大人关爱，谢过公主厚爱！变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副将泪水纵横，跪伏在地，连连磕头，哽咽道：“奴才便是不吃不喝，也不敢耽误大人交给的重任半刻时间！”

　　“看来草原上的官员也未必全部是草莽英雄，中原的官僚风气倒是学得十足像啊！”见到副将感恩涕淋的样子，萧径亭心中暗笑道。

　　一直看着两队人马如同两道乌云一般片刻时间便从视野中不见，消失在一望无际的草原深处，萧径亭方才朝丹儿的方向驰去。

　　跋剑身边人多，丹儿若是以原来的面貌进去，人多嘴杂，说不定会传出什么。所以萧径亭花上片刻功夫给丹儿改变了容貌。”

　　“好丹儿，我现在便带着你去见跋剑，不过还是要点住你的穴道的！你要是生气，等下狠狠地打我几记吧！”萧径亭拉着丹儿骑着的那匹骏马，便朝跋剑的大营走去。

　　不过他没有解开丹儿的穴道倒是有深层的考虑。要是解开了穴道，看来就仿佛是丹儿自愿和跋剑叙旧接触的了，而要是被点住穴道，则看来像是被逼迫的一般，使得丹儿在跋玉那边也留了一条后路。

　　“大王子，中原人诡计多端，最不可信！而且，这次跋剑篡位便是有了中原武人的帮忙，您这样做无异是引狼入室啊？！”跋剑的中心帐蓬周围没有一个人，帐蓬里面便也只有跋剑和那个亲信老者两人。

　　“而且，如此非常时期，整个草原都是跋玉那贼子的大军，在团团包围中，他们几人如何能够过来！”老者见到跋剑处于深思中，不由目光一狞，接着说道：“很有可能，他们便是跋玉派来您身边，靠着你们之前的关系取得您的信任！”

　　跋剑眉头皱起，问道：“那他们接近我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自然是殿下您身上的那块传位玉玺了！没有得到它，跋玉便一日不能真正做上突厥的可汗！”老者目光一转，接着说道：“跋玉千里追您，为的便是这块汗位玉玺！而且他害怕您到了最后关头会拼着性命不要和这块玉玺同归于尽！所以，派来一个熟人到您的身边，窃走您身边的玉玺，最正常不过了！”

　　见到跋剑依旧不说话，老者接着说道：“殿下您可知道，跋玉那边还有萧剑府的人在帮忙！而萧径亭，在中原的时候就曾经救过萧剑府的人，在江南的时候，萧径亭和萧剑府的府主的关系更是非常密切！”

　　忽然，外面传来一串紧密的脚步声，两人顿时安静不语。

　　“禀报殿下和国舅，刚刚从中原来的那个武林人士好像带着一个女子飞快从人群中离开，那个女子到现在都没有出现！”那个士兵顿了顿，接着说道：“而且，那个女子，好像依稀便是丹儿公主！不过很快从人群中消失，小的也没有看清楚！”

　　“你去吧！”老者吩咐道，面上的神情更加阴沉，冷冷一笑道：“殿下，丹儿公主可是跋玉的人啊！”

　　跋剑眉头微微一动，接着又微微一笑，朝那老者说道：“那依着舅舅的看法我应该怎么办呢？！”

　　“杀了！”那老者的声音顿时变得阴毒起来，道：“这个时候宁可错杀，也不可疏忽！而且，他们外面带来一千多兵马也可以为我所用！”

　　“哦？！”跋剑似笑非笑一声，道：“但是他们武功都非常高强，我们带来的这几千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杀得了他们的啊！”

　　那老者依稀便是跋剑的舅舅了，听到跋剑的话后，顿时涌起一阵被压抑的狂喜，好像顿时跪倒在地，道：“那样，臣愿意为王子效劳！等下您只要假意和那两个中原武人亲近，劝他们喝酒吃肉！我们事先便在酒水里面放上毒药，任他武功再高也没有用！”

　　跋剑又道：“他们是武林高手，对待饮食自然是极度小心的，要是先在酒水中下毒，一定会被他们发现的！”

　　老者面上的神情顿时变得得意起来，道：“殿下不用担心，老臣身边恰巧有一只宝壶！外面看来是一只普通的酒壶，但是里面却是暗藏机关，平常倒出来的都是好酒，另外一边却是藏有毒药！只要不经意间在壶柄上小心轻轻一按，倒出来的便是毒酒了！”

　　“殿下先和那两人饮上数杯，然后趁他们酒意浓的时候按下机关，倒出毒酒毒死他们！”老者接着说道：“那个时候，就算两个中原人比狐狸还要狡猾也必死无疑！”

　　跋剑目中闪过一道复杂而又沉重的光芒，轻轻叹息一口，道：“那样，舅舅便去准备吧！”

　　“殿下，是萧先生来了！”萧径亭走到跋剑的帐篷前，便有一个侍卫在外面大声禀报。

　　“萧兄！快请进来！”跋剑当下从帐篷中迎出，面色惨白中却带着潮红，好像是心情激动的缘故。

　　一直走到帐篷中间，萧径亭方才说道：“丹儿也来了，不过现在我们说的话不能让她听见，只有等下让她进来了！”

　　跋剑待萧径亭坐了下来后，方才坐在了榻上，朝萧径亭笑道：“当初萧兄在江南的时候，丹儿妹妹便也在江南，那个时候我便想，或许丹儿也逃不脱萧兄的魔爪，要赶上她师妹的后尘了！没有想到还真是让我猜到了！”

　　接着，跋剑又轻轻一笑，道：“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见过丹儿了！当年，我母亲对不起她们后，我便也觉得没有脸面面对她们了！”

　　萧径亭微微笑笑，也不说话。

　　“想来丹儿已经将我们兄妹间的恩怨告诉给你听了！”跋剑面上一悲，道：“所以，虽然跋玉他起兵篡位，追杀我千里！但是我心中只有悲凄，却是没有多少怨恨！真的！”

　　萧径亭顿时皱起眉头，道：“跋剑兄！我虽然知道跋玉势大，但是也绝对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么快便篡位成功。你的父亲，还有那些臣子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啊！”

　　跋剑目中闪过一道怒色和无力，道：“萧兄啊！他们的势力真是你想象不到的大！父汗和我早就料到跋玉会反，也做好了准备！虽然，跋玉的十来年经营已经有了不少的亲信和党羽！但是比起父汗，势力却是要小上许多啊！”

　　“但是！等到他开始进攻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的势力是这么的惊人，那些个绝顶高手仿佛是瞬间从地下钻出来的一般！我和父汗手下的那些高手比起他们便仿佛小孩一般，瞬间便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而且，而且他的攻击便仿佛是狂风扫落叶一般，在那一天一些将军和大臣纷纷倒戈，一些忠于父皇的纷纷毙命！仅仅只用了半天多时间便在金帐中逼得父汗退位！”

　　萧径亭闻之，顿时长长地吸了一口凉气。这不是跋玉的表演，而是方召疾，或者说是方剑夕的势力表演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在大武造反之前的一个演习而已。但是就是这么一次练兵，便显得那么惊人。那他们手中隐藏了几十年的实力真是大到了惊人的地步了。难怪大武的皇帝这么忌惮了，就算方召疾露出造反的爪牙，方剑夕嚣张之极，也是不敢有什么动作。

　　“我当时看到无数的中原高手从那边络绎不绝地北上，也不知道有多少批！”萧径亭神情凝重，道：“我当时心中便焦急，抄着小路马不停蹄地赶到草原，没有想到还是晚了！”

　　“父皇年纪大了，为了保住那些亲近的人，还有我突厥的一些栋梁大才！在无计可施下，便让位给了跋玉！而且当场自尽，不愿意做傀儡太上皇！”跋剑紧咬牙齿，泪水从目中滑下，道：“但是父汗在退位之前用计让我偷偷离开了牙帐。而且，将传位玉玺交了给我！”

　　说着，跋剑咳嗽了几记，面色惨白，浑身无力，已经是病得极重了。

　　目光落在外面黑夜中那些凄凉萧瑟的帐篷，跋剑长长吸了一口气，道：“我当初从牙帐出来的时候，带了一万多人。但是千里追杀下来，现在仅仅不足三千人了！而且，中间没有一个是逃跑的，全部是壮烈战死的！一直到现在，没有了粮草，马匹也差不多杀了一半！但是，仍旧没有一个人中途离开的！”

　　跋剑的面色顿时变得坚毅起来，目光紧紧盯着萧径亭道：“所以，作为他们的主子，我一定会誓死和跋玉周旋！也要千万百计保护住他们宝贵的生命，铲除他们身边一切的危险！就算我死了，也不让玉玺落在跋玉的手中！”

　　“殿下，酒宴已经准备好了！”忽然外面传来侍卫的声音，道：“国舅让殿下和尊贵的客人前去赴宴！”

第十六卷 第八章 计中有计(1)

　　跋剑劲削的眉毛不由稍稍动了动，接着朝箫径亭轻轻叹息了一口，道：“箫兄，我们一起去用饭吧！也带着丹儿一起去！”

　　箫径亭点了点头，接着走到外面，到隔壁的帐篷里面。

　　丹儿此时正被箫径亭点着穴道！坐在帐篷的毛皮上。尽管不能动，也不能说话，但是脸上的愤怒，确实表露无疑。

　　箫径亭看着丹儿睁大的美眸，紧紧咬住的小嘴！不由上前，对着她红润的小嘴轻轻吻了一口，接着轻轻揉了揉丹儿已经僵硬的下巴，在她耳边调笑道：“人的身体和神经看来真是非常奇怪的！你的脸部也几乎不能动了，但是还能够将怒火表达得清清楚楚！”

　　丹儿虽然想用力将自己的眼睛睁得更加大表示自己的怒气，但是一股桃花般的嫣红却仿佛蒸汽一般笼上脸蛋！

　　“我将你穴道解开！你不要逃走，也不许大叫，好不好？”箫径亭接着说道：“你要是答应，就用力的睁大眼睛！”

　　丹儿顿时瞪他一眼，接着眼睛睁得大大的！

　　箫径亭顿时有些为难的看着丹儿，郁闷道：“嗯！是有比较大！但是还没有刚才你瞪我的那下大！或许丹儿眼睛比寻常女孩大多，所以就算不瞪也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那我到底是解还是不解呢？”

　　丹儿眼睛撑不到那么久，不由眨了眨！接着用力一睁，而且还顺便狠狠白了箫径亭一眼！

　　“啊呀！知道了。知道了！”

　　箫径亭赶紧点头道：“你这一瞪，眼睛白的部分比黑的部分多！我有完美主义情节，就是这么一段白眼球的情景落在我的眼睛，也大煞了风景！”

　　接着，箫径亭手指一扫，，便解开了丹儿的穴道！

　　丹儿穴道得解，当时穿着小蛮靴的玉足狠狠抬起，对准箫径亭的脚狠狠跺下！

　　跺下去后，还使劲用靴子磨了磨，接着，丹儿趾高气扬的抬头看箫径亭的反应！

　　“丹儿，脚底板疼不疼？”箫径亭关切道！

　　“哼！”丹心受挫，不由冷道：“怎么的萧，半年多不见，你怎么诙谐了？”

　　“是半刻，不是半年！”箫径亭顿时正经纠正道：“半年多不见的，是说剑那小子！”

　　等着箫径亭和丹儿走进了酒宴帐篷的时候，跋剑和那个称为跋剑舅舅的老者，已经坐在各自的位置上面！

　　“妹妹！”见到丹儿进来，跋剑顿时站起身子，憔悴的脸上露出难得的欢喜。

　　丹儿见之，神情稍稍有些异样，点了点头，并没有喊跋剑作哥哥，而是径直走到一个位置上自己坐了下来。

　　萧径亭也跟了上去，坐在了丹儿边上的那个席位上。

　　“拉古扎舅舅，几年不见，没有想到你变年轻了啊！”丹儿的美眸转到那个老者的脸上时，顿时露出一道艳如桃李的微笑。

　　那个称为拉古扎的老者，神情稍稍有些尴尬。点了点头，道：“没有想到，在这个场合见到了丹儿！”

　　“是啊！”丹儿冷冷一笑道：“我对您的记忆，便是在小时候您带头害死我娘亲那年了，您做了那么坏的事情，怎么也有看到报应啊！看来，天道报应这一说，也是那些坏人说出来骗人的，让别人做了好人，使得他这个坏人当得如鱼得水！”

　　“你说是不是，箫先生！”丹儿美眸一转，顿时落在箫径亭的身上，娇滴滴问道。

　　箫径亭煞有介事的点了点头，道：“而且这个精神，你从小就已经领悟到了！”

　　“你这是说我坏咯！”丹儿娇声说道。

　　“够了！”拉古扎顿时一声大喝，道：“这是非常时刻，不是来看你们打情骂俏的！”

　　“糟老头，你有本事！你也生得跟萧先生那么好看，那就算你七老八十也还是有美女和你打情骂俏，也用不着这么妒忌！”丹儿丝毫不让回嘴道。

　　跋剑两边都不好得罪，唯有将求助的眼神朝箫径亭望来。

　　“好了，我们开始说正事！”箫径亭朝丹儿望去一眼，接着拿起筷子，对着席前的菜肴看了一会儿，发现都是荤味，并没有一样素菜。

　　跋剑细腻，看到后朝箫径亭道：“不好意思箫先生，我们千里逃难，蔬菜都已经吃完了！只剩下马肉牛肉和一些猎物了！”

　　“无妨”萧径亭挑起一块放进嘴里嚼嚼，没有嚼出毒药，不由点了点头道：“不错，美味得很！”

　　“好，开始说正事！”拉古扎沉声道，接着朝帐外一声呼喝道：“你们去将四位职衔最高的将军请来！”

　　跋剑顿时惊讶，因为他这次摆的是家宴，仅仅只是在场的四个人而已！而且有些事情，也不方便让外人知道，虽然那些都是自己的属下。

　　但是，拉古扎终究算是他的长辈！他已经叫出口了，跋剑不好意思再驳回了！所以等到帐外的兵士进来请示他的时候，他便也点头同意。

　　“殿下，既然请了这些将军，那是不是也将您府中那些中原来的高手，也一起请了，不然他们或许会有想法！”拉古扎道。

　　跋剑想了想，点头道：“有道理！那便让四位府上的师傅也一起过来用席！”接着，跋剑转头朝箫径亭望来道：“先生，您手下有几个人，是不是一并让他们进来！”

　　“不用了！”箫径亭摇头道。

　　片刻功夫后，四个穿着铠甲的武将先走了进来，先朝跋剑和拉古扎行礼，但是对于丹儿便仿佛没有看见一般，也不行礼，也不招呼！

　　“真是机灵！”箫径亭注意到这四个武将看到丹儿的瞬间，脸上的表情显得非常的惊诧，但是瞬间便不见了

　　很显然可以看出，这四个人是认识丹儿的！而且也知道丹儿是他们主子最大的敌人跋玉的亲妹妹！

　　不过在这等场合，他们这些做奴才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装着什么都没有看见！而背后是否湿漉漉了一层，就是回帐以后的事情了！

　　“怎么不见过丹儿公主？”跋剑朝四位武将笑道：“丹儿公生虽然和我不走一个母亲，但是从小的关系就非常亲密！”

　　“奴才见过丹儿公主！”四人这才朝丹儿拜下行礼。

　　而等到箫径亭的时候，四位武将只是抱了抱拳头招呼一下。

　　又过了片刻功夫，四位穿着中原服饰的剑客走了进来，四人穿着青色的长袍，都留着飘逸的胡须，气势非凡，走起路来仿佛脚不沾地。

　　“是高手！”箫径亭不经意的看了四人一眼。

　　刚才那四个将军进来的时候，虽然步伐威武，形象也彪悍，但是很明显，无论是眼睛里面和表情里面，都透着一股不安和疲惫。

　　但是这四个剑客，却依旧面色红润，表情平淡！

　　“见过殿下，国舅！”四人稍稍躬身拜下后，便也没有朝不认识的人招呼，径直走到刚刚摆好的席位坐了下来。

　　跋剑一摆手道：“诸位的面前．都有一小壶酒，喜欢喝便自己倒！本来咱们突厥人喝酒，就是不讲那么多礼节的！但是后来成立了朝廷后，受到中原影响太深，喝俩也变得繁琐起来！今天非常时期，我们便什么也都不讲究了！”

　　“好！”一武将忍不住酒意，一把端起酒壶，给自己满满倒了一杯，朝趾剑一举，便一饮而下。

　　箫径亭也给自己倒满了一杯饮下，虽然一股马奶味道，不如中原的酒好喝，但是箫径亭是一个典型的美食家！

　　那就是，对好吃的东西，对好喝的东西挑剔！至于不怎么好的，反而凑乎！有酒喝便好。

　　“今日，殿下将诸位请来，就是和众位商量一下，接下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走？”

　　拉古扎拭去了胡须上的酒滴，道：“现在跋玉的大军，正在我们的外边形成包围，越来越小，最后让我们走投无路！”

　　“还有什么好说的！冲出去，杀出一条血路，突围护送殿下离开草原！”一个将军喝完酒后，用力一拍胸脯道：“我这二百斤身子，便拿了给殿下了！”

　　说完，四位将军纷纷拍打胸脯，激慨轩昂。

　　跋剑眼睛一热，站起身子，端起酒杯，声音萧瑟道：“跋剑谢过诸位厚爱！承蒙诸位兄长不弃，追求我千里，朝不保夕！跟了我这样的主子，还能有如此的忠诚！惭愧了！”

　　接着，一杯饮下，趾剑喉咙一阵鼓动后，声音变得低沉起来，道：“要是真的有那么一天，我跋剑被跋玉困得走投无路了，我还请诸位兄长答应我一个要求！”

　　几个将军顿时热泪盈眶，用力拍着胸脯道：“说！殿下您说！”

　　“那就是！将你们对我的忠诚，转付给突厥的大草原！不要跟我枉费了好好的一条性命，好好在跋玉身边做事，我跋剑拼着最后的血气，也让你们有个进身之阶！”

　　跋剑嘴角一抿，沉声说道。

　　“不可能！不可能！”帐篷里面顿时仿佛炸锅了一般，四个将军纷纷大叫道：“要是让我死在殿下的后面，我祖宗的尸骨也让大鹰刨出来，让奔驰的骏马踩个粉碎！”

　　“跋玉会是一个好可汗的！跋玉会是一个好可汗的！”跋剑看着下面的情景，良久设有说出话来，接着轻轻念叨这么一句。

　　而此时，那四个穿着青衫的中原剑客中一个最年长的站起身子道：“殿下，我们不会行军打仗，所以也不敢保证什么，但是，我们会尽全力保护殿下的性命安全！”

　　“有劳了！”跋剑端起酒杯，朝四个青衫剑客敬了一杯。

　　拉古扎见到气氛低沉下，众人也都忘记了喝酒！而要是众人面前的酒不喝完，那么自己准备的毒酒便不好拿出来。

　　眼睛一转。拉古扎不由豪爽一笑，道：“弟兄们，为什么要那么低沉！我们草原的子弟，便从来都没有被什么事情吓倒过！是，我们殿下是遇到了危险，但是殿下是真命天子，在危机的时候，上天自然会派下救星来！”

　　四名将军本来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听到还有救星，不由眼睛一亮，朝拉古扎望来。

　　拉古扎却是先不说话，而是端起酒杯，朝众人举起。

　　众人便也只有会举，接着所有人饮干！

　　拉古扎这才说话，手指指向丹儿，道：“丹儿公主便是我们的救星！”

　　丹儿听到拉古扎的话错后，便只是轻轻一声冷笑，接着仰起美丽的脸蛋，朝诸人点了点头。

　　拉古扎继续道：“丹儿公主是跋玉伪汗唯一的亲妹妹！也是现在王庭中唯一的公主，深受跋玉伪汗的宠爱！他们谁也想不到，丹儿公主竟然和跋剑殿下是连心的。而现在，丹儿公主还带着数千兵马一同前来！我们只要将我们手下的弟兄全部换上丹儿公主带来人马的衣衫，委屈殿下和诸位盛名的将军，做一些化妆躲在人群中，然后，便由丹儿公主带着我们跑出草原！那些包围的军队以为我们是丹儿公主的人马，肯定不敢阻拦！”

　　“好计！”众人顿时眼睛一亮，接着朝丹儿望来！

　　但是紧接着又忐忑了起来，暗想：丹儿是跋玉的亲妹妹，要是她来跋剑这边本身就是跋玉的毒计，那么丹儿公主这下是直接将所有人一起绑到了跋玉面前，连一仗都不用打了。

　　丹儿也不解释，只是淡淡一笑道：“再来的路上，我至少冲破了七八层包围圈，穿过了十几万大军！而且我刚才，已经命我的手下分分两路，一路朝着西边的王庭，一路朝着东边的室韦，来迷惑我跋玉兄长的眼睛！而且现在南边包围我们的军队，只有一支军队是正规骑兵，其他都是各个部落首领的军队，互相不听任指挥！所以只要过了那支正规王庭骑兵的包围圈，便可以高枕无忧！”

　　众人顿时精神一震，但还是不能解开心里的怀疑！

　　丹儿接着淡淡一笑，道：“若是诸位将军不信我，便可以在这期间掌握住我的性命，我相信你们肯定备有那些剧毒的毒药，等到了你们都解困的时候，才给我解药，可以吗？”

　　顿时，帐篷中静寂无声！接着四名将军纷纷站起身，走到丹儿面前齐齐跪下，连磕三个响头，道：“丹儿殿下，您只要帮助跋剑殿下脱身，我众等一辈子都是您最最忠诚的奴才！”

　　等到四人起身后，额头上已经出现了血迹，却是刚才磕头用力过度，将额头都磕破了！

　　“那就有劳妹妹了！”跋剑也起身走出席，走到丹儿面前拜下，道：“哥哥在这里，拜谢过了！”

　　“好！好！好！”拉古扎顿时哈哈大笑，举起酒杯道：“在座诸位都是举世无双的英雄，今日暂避跋玉伪汗的风头！日后东山再起，席卷草原的英豪．必定是跋剑殿下带领的诸位！干杯！”

　　“干杯！”众人豪爽大笑，举杯大饮。

　　连饮了三杯后，拉古扎端着酒杯走到丹儿面前，笑道：“丹儿，当年是舅舅对不起你母亲！她和我妹妹是姐妹，草来也是我妹妹！但是，不说了！”

　　喝完一杯后，拉古扎顿时显得老泪纵横，道：“没有想到啊！今日我这一把老骨头的性命，还有我这跋剑外甥，竟然是被丹儿所救！”

　　又喝完一杯后，拉古扎自嘲一笑，朝丹儿笑道：“要是丹儿还记恨舅舅当年，等下便下令将舅舅这把老骨头拆掉了！不过最好留着我这条老命，我还要看着跋剑外甥东山再起，带着十万骑兵，重返王庭！”

　　丹儿没有说话，只是笑笑，便也饮下了酒！

　　“舅舅，您醉了！”看到拉古扎身子稍稍有些摇晃，眼神混乱，跋剑便上前要扶住拉古扎。

　　“我没有醉！”拉古扎一把推开了跋剑。接着摇摇晃晃便走到自己位置后面，蹲下身子仿佛在地上找什么东西！确实没有开始的那种沉稳姿态了。

　　“舅舅，您找什么那？”跋剑看到拉古扎不雅的趴在地上找东西，不由也俯下身子问道。

　　而其他诸位将军，虽然地位有尊卑，但是现在属于非常情况，便也大笑看着拉古扎找东西。

　　“酒！我那壶好酒呢？我总共有两壶！”拉古扎一边掀着地毯找，一边咕喃道：“我那酒举世无双！大吉大利，总共有两壶！今天晚上来了丹儿这个救星，我要拿出一壶，大家都喝掉！等到众位都逃出生天了，我再打开另外一壶！”

　　众位将军看到拉古扎说话的声音都不清楚了，不由笑着问道：“那国舅，等到我们跋剑殿下重新回到王庭的那一天，您让我们喝什么酒呢？”

　　拉古扎趴在地上找着，面孔几乎贴着地面，让人看不见他的脸色，但是声音依旧醉态棋糊，嘴角确实露出一丝冷笑和嘲讽，咕喃大声道：“那我，就将我的肉剁下来，用血发酵成为酒给你们庆功”

　　“哈哈！哈哈！”顿时，帐篷里面充满了大笑，为拉古扎国舅爷的幽默鼓掌。

　　“找着了设有？”跋剑也蹲了下来，朝拉古扎问道。

　　“没！没有！你帮忙找找！”拉古扎咕喃道，接着以更加低的声音道：“殿下！连这些将军也毒倒了！毒倒了丹儿和那中原老头后，便将丹儿当作人质冲出去！”

　　跋剑若不经意的点了点头，接着伸手朝一个角落摸去，道：“酒在这里，酒在这里！找到了！”

　　“找到了！我到了！”拉古扎一把抢过跋剑手中的酒壶，一手便摸到了上面那个隐秘的机关，轻轻抚摸着，咕喃说道：“宝贝啊！真是宝贝啊！舍不得哦”

　　接着，仿佛忘记礼节，先给自己倒了一杯，接着又给跋剑倒了一杯，然后踉跄着走到了丹儿的面前，要给她倒满。

　　“报！”忽然，外面一声大响！接着一层层声音传了进来！

　　跋剑身躯一震，接着站起身子，朝外面喝道：“什么事情？”

　　“禀告殿下，外面有紧急军情回报！”外面兵士，显得声音非常急切！

　　“传！”跋剑脸色一变，喝道。

　　“十万火急，十万火急！”一个衣衫破烂，浑身冒血的士兵飞快冲了进来，一边跑着一边大喝着。

　　“什么事？”跋剑看着来人一声喝道。

　　来人冲进帐篷后，便连跪也跪不住，一下子便趴在了地上，染得里面的地毯上都是鲜血。

　　“殿下！跋玉的大军，黑黑压压几十万，一眼看不到边！就在几十里开外，已经将我们层层叠叠都包围起来了！”那个军士大声报道。

　　“什么？

　　”跋剑脸色大变，走上前一步，朝那个军士问道。

　　但是那个军士，却已经没有了回应。

　　“你再说一遍！”跋剑问道。

　　一名将军也脸色大变，走到那个军士面前蹲下，探了探他的鼻息，然后朝跋剑摇了摇头，道：“殿下，他已经死了！”

　　跋剑面色惨白，踉跄倒退了几步，口里念道：“跋玉来了！跋玉来了！几十万围着几千人，没有缝隙，比铁桶还密！”

　　接着跋剑转头朝丹儿望去，道：“就算用丹儿的计策，现在也已经来不及了！”

　　“沮丧什么？”拉古扎一声大喝，身上的醉态顿时消失不少！平稳得给丹儿的杯子倒满了酒，然后给箫径亭倒满了，再给几个将军和青衫剑客倒满了！

　　“诸位！”拉古扎此时显得非常的冷静，道：“是，跋玉来了！但是几十万军队包围起来有多大你们知道吗？他们距离我们最近，还有十几里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突图的那一边，至少可以距离跋玉有三四十里远！”

　　“所以！我们还有希望！”拉古扎一声大喝，道：“不过，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人打扮成为跋剑殿下，带领大部队强力武力突图！而跋剑殿下，则打扮成为丹儿公主手下一个普通兵士！”

　　接着，拉古扎的声音顿时变得凄凉起来，朝四名将军道：“但是跋玉为人精细！为了增加假跋剑殿下的可信度，所以四名将军要追寻那名假跋剑殿下，强行突围！那样的结果，可能是四位将军和几千兵士，全部牺牲！”

　　“诸位如何决定？”拉古扎一声大喝，朝四名将军问道。

　　“我等愿死！”四名将军端起酒杯，大声喝道！

　　“好！干！”

　　拉古扎没有等到跋剑说话，便端起酒杯，朝四名将军，接着对着萧径亭和丹儿，道：“干了这杯，为四名将军壮行！”

　　“不可！”跋剑顿时大声叫道，目光朝箫径亭望来，道：“没有我的突厥，还有跋玉！虽然我们兄弟相残，但是他绝对是一个合格的可汗，或许比我当这个可汗，更加能够使得突厥昌盛！”

　　“兄弟离开草原多年！对这个汗位已经是非常淡薄，之所以会带着众位兄弟辗转千里，那是因为父汗的嘱托，还有众位兄长的信任！”跋剑沉声道：“但是现在，仅仅为了跋剑一人的性命，便要让诸位兄弟丢去了性命，我实在不忍！就算苟活，也无斗志！”

　　“所以！”跋剑朝四名将军躬身行礼道：“所以拜托了！不要让跋剑的生命承受如此之重！不要将一个缥缈的目标，寄托在跋剑一人身上而诸位兄长却不来相陪！跋剑的性命，没有诸位兄长的重！”

　　“呜呜！”顿时，四名将军一把跌倒在地痛哭出声，杯中的酒水摇曳着几乎要泄漏于了！看着酒水几乎要泻掉，拉古扎的脸色变得稍稍紧张起来。

　　“做什么女儿姿态！”拉古扎一声大喝，一把拉起跋剑，朝四名将军道：“干了这杯，诸位便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吧！”

　　“干！”四名将军站起身，一把举起酒杯！

　　箫径亭和丹儿也跟着举起，四名青衫剑客，跋剑本人，拉古扎也纷纷举杯！

第十六卷 第九章 计中有计(2)

　　“干！”箫径亭端起了酒杯，和众人一饮而下。

　　“好酒啊！好酒啊！”那四名将军喝完后，顿时啧啧不已，接着又非常眼馋地朝拉古扎的酒壶望来！

　　不料拉古扎此时确实一派似笑非笑的表情，轻轻抿了抿嘴巴，接着小心翼翼地改上了酒壶盖子，摇动摇头道：“不舍得了，不舍得了！这可是千金难买的宝贝啊，我哪里舍得多浪费一滴啊！”

　　众人看到的神情和语言古怪，却也没有多想！只是一个劲地说他小气。

　　拉古扎又走似笑非笑地抿了一下嘴巴，接着又打开了酒壶，眼朝里面探了探，叹息道：“多乎哉，不多也！”

　　“呃！”忽然，那四名将军眼睛猛地一睁，接着脸上的肌肉一曲！身躯一阵战栗，便摊倒在地。

　　“酒中有毒！”那四名将军在最后时候，嘶哑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接着便一动不动。

　　那四名青衫剑客见之，飞快弹起身躯！一把解开身上的腰带，却是显出一支长剑！四只软剑顿时朝拉古扎刺去。

　　但是还没有等到刺到拉古扎，四个青衫剑客，在空中身躯一阵颤抖，便也直挺挺摔倒在地，没哼了任何声息。

　　拉古扎面带冷笑，接着朝丹儿望来，笑眯眯地看着美丽动人的脸蛋。

　　“老贼！“丹儿美眸一瞪，冷冷说道：“你看我干吗？解药拿来！”

　　“呃！”没有等到丹儿说完，她娇躯一阵颤抖，接着朝萧径亭来一眼，娇躯便斜着朝萧径亭这边软倒

　　萧径亭此时正在逼着眼睛。拉古扎不由给给大笑道：“就算你是绝顶高手，也压制不了毒性的！只是稍稍比她们多坚持一会儿而已！而且还不能使力，一动力气。浑身的筋脉便仿佛瞬间全部碎裂了一般！”

　　看到丹儿朝自己这边的方向倒来，萧径亭立刻睁开眼睛，伸出手扶住丹儿柔软动人的娇躯。

　　“呃！”便只是刚刚伸出手，萧径亭便一阵呻吟，自己的身子却是随着丹儿一起倒在了地上。但是眼睛却是没哼闭起来，只是冷冷朝跋剑射去。跋剑躲开了萧径亭地注视，目光不自然地朝拉古扎望去。

　　“殿下！您看现在她们都已经昏倒了．我那药酒可还好用？”拉古扎望向跋剑的目光开始变得有些阴冷起来，微微笑道。

　　“好用！”跋剑眉毛一竖，道：“可是舅舅只需要毒倒萧先生和丹儿公主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毒倒我手下的将军和四名剑客？！，

　　“不对！”拉古扎哈哈一笑，道：“我要毒倒地人可不止这些人，还淮备了一份酒！那里面的毒药又要稍稍轻一些，所以那个人会最后躺下！而且不会伤了性命！”

　　跋剑听到拉古扎的话后，徽微一楞！接着面色一变，眼睛一绿！

　　“拘贼！”跋剑一怒，顿时从怀中拔出利剑，要朝拉古扎刺去。

　　“啊！”跋剑刚刚拔出利剑，忽然浑身好像经受了地域般的痛苦一般，浑身都战栗起来。接着，也立刻蜷缩在地上。

　　“为什么？为什么？”跋剑还没有失去直觉，面上的肌肉扭曲着，仿佛是要噬人的野兽一般，火红的眼睛盯着拉古扎，道：“你是我舅舅，跋玉和你还有杀母之仇？“

　　“利益！”拉古扎凄凉一笑。接着蹲了下来，朝跋剑道：“你知道跋玉在逼宫的时候，第一个人找的是谁吗？”

　　跋剑皱着眉头．道：“是你？！”

　　“是地！“拉古扎点了点头。道：“是我！当天晚上他来找我．用了草原上最毒的毒誓，保证不追究我的杀母之仇！然后让我帮忙帮助他扫清他逼宫某位的障碍，不然他哪里有那么轻松！你们的一举一动，他怎么会了如指掌！不然在他慕位中，你父亲那么多的心腹大臣都死了，就偏偏我活了下来！而且跟着你辗转了千里？”

　　跋剑低下头去，便是连说话的声音也低了很多道：“舅舅！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可是我还是不能明白！你巳径是位极臣，你为什么还要背叛我父亲，跋玉又能够给你什么好处？”

　　“因为我怕死！”拉古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道：“当时跟着跋玉到我府上的还哼一个人！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穿着绿色地衣衫，不说话，蒙着面纱！我不知道她是谁，但是我知道，她可以轻易出手杀了我！”

　　“跋剑！”拉古扎轻轻叹息一声道：“长舅如母！舅舅疼你，可是为了自己地性命！舅舅也只要将对你的疼爱放在了一边！”

　　“那多谢了！”跋剑淡淡说道：“那跋玉让你跟着我千里．是为我身上的这块玉玺了？！”

　　“是因为玉玺！”拉古扎点了点头。

　　“那你准备怎么做呢？”跋剑问道：“走用酷刑逼着我将玉玺交出来，还走用丹儿的性命．还有我手下的性命威胁我！”

　　拉古扎摇了摇头道：“我不会碰玉玺一下，我也不会逼着你交出玉玺来！我需要做的，就只是将你带到跋玉可汗地面前，其他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自己来决定！”

　　跋剑看了看帐篷外面，朝拉古扎道：“不过舅舅你这一下动作太大，一下子毒倒下了十几个人，你觉得就你一个人，能够将里面的情况掩饰下去吗？我外面的人虽然不多，但是也有几千人！我地帐篷在几千人的最中央，你觉得你一个人有可能突破这几千人，将我带到跋玉面前吗？”

　　“可不止是我一个人！”拉古扎站起身躯来，走到了自已的位子上。端起了酒杯，给自己倒了一杯普通的马酒喝了下去。

　　“沐一，沐二。沐三，沐四！拜见国舅爷！”接着，刚才躺在上地那四名青衫剑客，从地上爬了起来，手中握剑，朝拉古扎拜下招呼。

　　虽然是拜见，但是四人却未必有多么的尊敬拉古扎！神情依旧和以前一样，淡漠无情！

　　拉古扎马上还礼道：“不敢，不敢！这件差事我们算是做完了，你们和老夫，也都可以交差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这些人都绑了，带到跋玉可汗地面前！”拉古扎朝四人问道：“四位大侠，可有什么好的法子吗？”

　　那四个青衫剑客看了躺在地上的四名剑客一眼，摇了摇头道：“这四个人就不用带了，只带跋剑和丹儿以及那个中原老头便可以。”

　　“那我便听四位的！”拉古扎点了点头，他虽然贵为国舅爷。可是却不是跋玉的心腹，对于这沐一四人．他虽然不知道底细！但是他知道，这四个人的主人，是一直跟在跋玉身后的。跋玉不但对她尊敬。甚至是讨好。

　　萧径亭、丹儿和跋剑三人，被关在一辆马车中！

　　四名青衫剑客，一人一匹马！前后护着这辆马车，而拉古扎此时打扮成为车夫的模样，赶着马车从营地里面出来！”

　　“站住！”虽然刚才斥候探到跋玉的军队就在十几里路外，但没有得到跋剑的命今。所以这几千人马还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虽然戒备森严，但是却没有一派马上要作战地样子！有比较多的军士，因为日夜不停的逃命，早已轻是疲惫不堪。所在马肚子下便睡着了。那个叫作沐一的青衫剑客也不理会那群拦路的兵士，从怀中掏出一张白纸！那个兵士接过之后，看到上面盖着跋剑的大印！看过之后，便双手弯腰还拾了沐一，让开了道路道：“小人恭送沐大侠！”

　　马车大概行驶了半个多时辰后，外面的气氛开始变得凝重起来！还有一阵阵战马低鸣的声音，密密麻麻的铁蹄，不时随意地敲打着地面！而且，隐隐可以看到外面的巳经亮起了灯火。

　　显然前面有一支军队在那里，虽然现在军队正在歇息。但是通过这些曹杂琐碎地声音，还是可以判断出这支军队惊人数目。

　　“站住！不然射箭了！”忽然，前面一声冷喝，接着数百支弓弩同时上弦的声音，在黑夜中尤其刺耳。

　　“沐一，前来拜见跋玉可汗，有重要物件奉上！”沐一四人下马，接着从怀中掏出一只黄金一般的令牌。

　　“你等着！”那个小军官看到这个今牌后，虽然知道它的分量，但是却不敢贸然上前，也不敢接下令牌。却是上马，朝后面的营地驰去，却是找职位更加高的长官了。

　　萧径亭从马车地缝隙朝外面看去，却走没有看到一顶帐篷！便是战马也没有拴起来，很多士兵正坐在地上擦拭武器，身上的甲胃也没有脱下！也有的，正在给战马整理马鞍，却走一派马上要出发打仗的样子，只等着上面一声令下了。

　　过了一会儿，便听到一阵急促地马蹄声！却是有一队骑兵，飞快地从营地中冲出，大概有数百人，手中拿着武器朝箫径亭所在地原马车冲来。

　　那数百名骑士最前面的一人，走一个面目冷俊的青年。身形彪悍，面孔却是草原人少有的英俊。

　　“你便走沐一！我便是前锋第一万人队的主将”那个青年将军从数百人奔驰而出，跑到沐一面前却也不下马，从上面望朝下面望来道：“你马车里面，走什么东西？”

　　沐一摇了摇头道：“这马车上的东西，便只唁跋函可汗可以看。其他人，无论谁看了都要掉脑袋！”

　　那个青年主将面色一扭，接着看到沐一显出今牌，便一把接住仔细地看了几眼！

　　“喀察！”那青年主将在令牌的一个角落一按！那令牌自动翻开，形成了一只苍鹰的形象，上面雕刻着两个字。

　　很显然这个令牌是真的了。而且也只有这个青年主将级别的人物，才能够辨别这令牌的真假。

　　“可汗已经等你们很久了，要是再还没有你们地消息，陛下便下今攻击了！”那个青年主将冷冷说道：“接着。”将令牌还给了沐一。

　　“阿伊！你带着五百人，护送四位大侠将东西送到可汗帐内！”

　　那个青年主将朝身后的一命中年将领命令，接着自己一人转身朝营驰去，道：“可汗陛下，在前面二十里的中军大营！”

　　“沐一大侠，请！”那个叫作阿伊地中年将军朝沐一拱了拱手，接着将五百骑兵分为两队。一队在马车的前面。另外一队则到马的后面，一前一后将马车护在中间。沐一淡淡地点了点头，接着四人翻身上马！跟着这五百骑兵。

　　过了这个前锋包围圈，大约又走了五里路的时候，前面又是一声断喝。“站住！”接着，又哼有一队骑兵奔驰上前！想必，这是跋玉大汗的第二层包围圈了。

　　这下，沫一便连下马也懒得，也不说话！将事情全部交给了那阿伊将军。等到和这一包围圈的军队交涉完了以后，护送萧径亭所在马车兵马。又多出了五百人！

　　萧径亭在马车里面睁开了眼睛。他脑子里面想着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走，跋剑总共就三千人马了！而且还都疲乏之极。而跋玉竟然出动了不下二十万的骑兵！以二十万的雄壮之师，对付三千老弱。这种事情也太过于离奇了。相信以跋玉的精明，还不会做出这样地事情。那么，跋玉这二十万大军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中原。大武！”萧径亭脑中浮现了这两个词！接着想到了方剑夕和方召疾的所作所为，已径大有不顾皇帝脸面的味道了。而大皇子，和皇帝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剑拔弩张了！

　　而此时，跋玉调动了二十万大军！将跋剑的军队团团围住，但却又不打！再有，在中原地朝廷，有非常尊于玉玺这一说法！但是在突厥，这个玉玺还是前面三代地皇帝刚刚打造的，不要说突厥的百姓，就算大臣。在他们脑中，也没有将玉玺和汗位根深蒂固地联系在一起。

　　在草原，永远都是勇猛者的天下。所以从某种程度说，跋玉已得到了突厥！假如以后没有被推翻的话！那么，跋玉为了一个跋剑，而调动二十几万骑兵，显然就非常蹊跷了！

　　“或许，跋玉还会故意卖出一个破绽，让跋剑和这三千人逃脱也说不定！”萧径亭脑中忽然又浮现出这个念头。

　　因为就算跋玉和方召疾有了什么协定，也想着染指中原。但是毕竟现在大武朝廷，还是由武帝当政。他要是平白无故，带着几十万队到达两国的边境线上，显然在舆论和道理上说不过去。

　　但是，要是为了诛杀政敌！就另当别论了。况且，跋玉追杀跋剑喊出地口号，可是诛逆。

　　将跋剑这几千人，一路朝南边赶下来！却一直没有消灭，这本身就有问题！

　　萧径亭和丹儿这几天，从突厥和大武的边境线朝北边赶来的时候，也一直源源不断看到有无数的军队，正在朝这边集合。很显然！方召疾马上就要动手了，如同凶猛地狼群一般，冲进富饶的中原时，突厥这几十万军队，也

　　要打仗了。要真走这样的括！那拉古扎这个算盘可真的算是打错了！因为现在跋玉根本不想抓到跋剑！而是要他活着，连同他的三千人马一起活着！然后，再动用他的大军，将这三千人马赶到和大武的边境线上。如此一来，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驻军在两国的边境线上。当一动手，他的几十万大军，便可以如同潮水一样涌进中原。

　　要是估计没有错误的话，还没有到达跋玉的中军大营！便会有人过来阻拦了！

　　“慢着，来人止步！”果然，还没有赶到中军大营。便有数十骑迎面而来。

　　这数十骑上的为首一中年将领下马，走到了沐一面前，却是不说话！竟自从怀中掏出一封贴着黄绸的信封，接着退后十步，表示信中的内容，他一个字也不看。

　　沐一恭敬地打开了信封后，抽出了里面的信笺！看到上面的字迹后，面色稍稍一变！接着点了点头。

　　“转身回去！”沐一果然发出了这道命今，而坐在车夫位置上的拉古扎却走面色一变，充满不解朝沐一看来。

　　沐一稍稍一阵犹豫后，朝前来送信的将军，道：“这位将军留步。”

　　那个送信的中年将军顿时停下脚步，站在原地听着沐一说话。

　　“这次，属下给陛下送来的东西不止一样！而另外两样东西，陛下是肯定要接受的！而且这两样东西，还极其的重要！”沐一选择性的措辞道。

　　那个中年将军装着什么都没有听见，只是对着沐一道：“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沐一见之，便也没有说话。

　　那个中年将军道：“不过，沐一大侠．可以将你要禀报的事情转交给可汗陛下。”

　　“是！”沐一躬身。

　　“笔墨侍侯！”那个中年将军道。

　　顿时，便有一个随身笔帖子从怀中掏出笔墨，然后掏出一张纸。

　　给可汗写信要工整！所以沐二顿时从马上下来，趴在马背上，努力将后背部憋得平整.沫一将白纸摊在休二的后背上，而与此同时！他身后所有的人无论距离他有多么远，都纷纷转过的身子，一眼也不朝这边望来。表示沐一写的字迹，他们便是一个字也没有看到。

　　写好了信后！沐一将信件装进了一个兽皮封套中，然后用火漆封住了封套。双手交给了那个中年将军。

　　“将我绑起来！”那个将军让手下将双手绑起，接着用牙齿叼这封信件便上了马。这样表示，他双手绝不去碰那信件，所以信里信内容也不会看到一个字。

　　中年将军牙齿叼着信件，朝中军大营飞驰而去。

　　而沐一等人，还有守在马车周围的一千骑兵，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等到跋玉的旨意，便是一句话，也不敢出口。

　　箫径亭在马车里面，转身朝边上的丹儿望去，却见到她此时两只美丽的大眼睛，正在盯着他的双眼。

　　而马车的另外一头，跋剑也睁大着眼睛，不知道正想着什么事情，脸上的表情也极其复杂。

　　不过三人，却是没有一点中毒的样子。

第十六卷 第十章 计中有计(3)

　　“丹儿．你说你师傅”萧径亭张开嘴巴，朝丹儿传音道。

　　“不在！师傅肯定不在我哥哥的大营中！”丹儿没有等到萧径亭说完。绝美的脸蛋便顿时不安起来，按着露出温柔的神情，传音道：“亭哥哥。你现在不要冒险去见我师父好不好？我们把跋剑哥哥救出草原后，再另外想办法，去找到师妹的消息好吗？”

　　“不要害怕．我只是说说！”萧径亭看到丹儿担惊受怕的样子，不由温柔安慰道。

　　“驾”与此同时，从远处大营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却是有数百骑之多，朝萧径亭所在的马车处奔驰而来。

　　萧径亭此时心中反而充满了郁闷，因为瞧跋玉这架势，是准备将跋剑送回到原先的营地去了！这刚刚和萧径亭的意思相悖啊，他本来就是想要借着这四名青衫剑客．将跋剑从跋玉的几十万大军中救出来。

　　因为这场仗是肯定打不赢的了。用三千人马对付三十万，就算诸葛亮过来打也是打不赢。更加何况这些是空旷广阔的草原，而且双方都是骑兵。

　　而且萧径亭也没有准备要打。真正的大战，应该是在中原。

　　所以，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将跋剑救出去。但是现在外面至少有一千多人围住马丰。再外面是十万中军大营。就算毕萧．也未必能够将人从这里面救出去。

　　“可汗旨意！”那数百骑兵转眼就到了萧径亭所在地马车前面，仍旧是那个中年的将领。人在马上的时侯。也将那装着信件地兽皮套子举过头顶。

　　马匹跑到沐一面甘的时候，那个中年将军脚下一踩，身躯便跃下马匹稳稳落在地上，捧着书信的双手一动也没有动。

　　沐一上前并跪下，双手接过了那个装着信件的兽皮套子，解开后拿出了里面扎着黄绸的信件。

　　那绸布上写着苍劲的字迹：将三人分为两车，跋剑装一车送回原先营地后救醒，另外两人坐一车。送到中军大营后五十里处卡尔部落的地下钢牢！令拉古扎回到中军大营！

　　“遵旨！”沐一双手将那黄绸举过头顶，然后放进怀里。

　　“可汗陛下让国舅爷回去中军大营！”沐一来到拉古扎面并说道。

　　拉古扎跃下马车。朝中军大营一拜！那个前来送信的中年将军，一个人下了马，拉古扎骑了上去。

　　“沐大侠．这是可汗陛下让我交给您地马车！”接着，那将军让手下拉出了一辆马丰，那马车浑身上下都是生铁铸造，骏马拉着。

　　“装东西！”那个中年将军一声令下。那辆生铁马丰便被赶到萧径亭所在马车的后面，两辆马车地车厢后车尾紧紧按在一起，确实不露出半点细缝。

　　“转身！”按着，那个中年持军一声大喝。

　　顿时，在场一千多人全部转过身子，目光一丝一毫也不敢朝这边看来。

　　中年将军朝沐一道：“里面的东西。便按照陛下的旨意装放！过程由沐一大侠完成．可汗陛下下了旨意．除沐一大侠四人外。其他任何人，只要看到马车里面的东西一眼。便挖去眼晴、砍掉双手，割去舌头！”

　　接着，那个中年将军也转过了头去。

　　沐一跃进了马丰！丹儿和萧径亭距离得很近．萧径亭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丹儿娇躯一阵轻轻的颤抖，不由担心她会忍不住起身发彪。

　　沐一双手扶住萧径亭的肩膀，轻轻地将他移到了另外一辆生铁马车上。竟然没有直按用力扔过去。

　　接着，沐一走到丹儿面前，却是弯腰轻轻一拜！接着，拿出一条丝绸，扎住了自己的手掌。然后．端着丹儿所坐地椅子．连椅子带人一起移到了另外一辆生铁马车上。中间的整个过程，确实连一个手指头也没有碰到。

　　不过接下来，这个沐一的行为就让人不解了。因为他又开始搬动跋剑的身体，也将他搬到了另外一辆马丰上。

　　跋玉的旨意里面，是让沐一将三个人装在两辆马丰里面啊。并且是害怕萧径亭和丹儿逃跑，所以给装在了一辆生铁马车上。而另外跋剑．则是被装在原先的马车送回营地。

　　但是可以肯定地是．沐一肯定识字，不会将跋玉的旨意给看错了。

　　“四弟，你一个人护着这辆马丰，送到原先的营地！”沐一朝四位青衫剑客中最小的那位说道，手指着那辆其实是空着地马车。

　　“沐四侠．末将将领着五百兵马，一路跟随你将东西送到里面的营地！“那个送信的中年将军道，接着和手下五百骑兵一同上马，跟着护送着这辆空马车。又朝大军的包围圈深处走去。

　　而沐一一把跃上那辆四匹马拉的生铁马车。另外两个青衫剑客，则护在马车的后面。另外一千骑兵．则前后左右，将马车包围在四周，浩荡荡荡朝外面飞驰而去。

　　虽然这生铁马车的扳壁没有缝隙，看不到外面的情景，不过中军大营的那股肃杀，还是清晰地感受了出来

　　此时．萧径亭坐起身来。虽然看不见外面，但眼光还是朝大营的方向望去。

　　“哥哥！”丹儿看到萧径亭的情形。不由轻轻拉了拉萧径亭的衣衫，传音道“哥哥，不要看那里，师傅肯定不在那里！研儿妹妹地下落。肯定能够打听得到的！”

　　萧径亭轻轻地以叹息了一口．接着转过头来。看到跋剑此时正张大跟睛，盯着马车的顶上。看到萧径亭望来，面上露出一丝凄苦。

　　“跋剑兄！你这不算抛弃了你地弟兄们，反而是救了他们！”萧径亭传音过去安慰道“要是你在那边，他们拼死也会用性命护着你周全。而你不在了，他们反而没有了斗志，会缴械投降。而且跋玉对他们只会俘而不会杀。毕竟都是同胞。”

　　按着萧径亭又无奈一笑。道：“很多时候．认为自己人定胜天！但是真正成熟后。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你弃兵而逃，本身就不是一个好首领，会失去了人心。但是其实你本身。本来就不是一个好首领！”

　　“有通关文书，放行！”随着一声大喝，沐一带领的这一千人护送马车的骑兵队伍。终于走出了这几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

　　而萧径亭，则是明显地听到沐一那边传来一声带嘻放扣意味的消息。

　　“加速！”随着沐一一声大喝．一千多人的骑兵亲体加速，卷起一阵风尘．朝南边飞驰而去。

　　按照这个速度，大约半个多时辰。就已径可以脱离跋玉大军地势力范围了。

　　跋剑．便也是逃出生天了！

　　“授行！”大约刚刚飞驰出不到十里路，便听到后面的马蹄声，同潮水一样涌来。震地地面都在发抖。

　　沐一一惊。目光一横，道：“加速！”

　　他身边那个领兵的将军徽微一惊，因为他知道后面追来的．也是自己方面的军队。但是主将己经告诉自己，在这一路上，唯沐一命今服从。

　　稍稍犹豫后，那名将军一声断喝：“加速！”

　　顿时．一千多骑兵双腿一夹马肚，皮鞭一甩。

　　“呜垛！”上干匹骏马一阵长呜，顿时披开四蹄．飞快朝前面驰去。

　　但是突厥的骑兵天下第一，就算如此快的速度奔驰，队伍依旧不混乱。将这辆生铁马车围在中间．包围得严严实实。

　　而沐一的驾车技术，也不比他地剑术弱上多少，在这么快的速度下，竟然将马车把握得非常平稳。

　　“放箭！”后面追赶的军队终于瞧出了全貌．足足有上万人之多。

　　沐一面色不安．心想难道是那辆空马车露馅了。正想着．后面追来的骑兵，射出一顿符雨。

　　虽然．距离甚远，所以并没有一支符射到了这边。不过那乌压压的气势，却是让人心战胆寒。

　　“加速！”沐一又是一声大喝，拉着僵绳的双手使劲一抖，那四匹马拉着马车顿时一嘶，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朝前面奔驰。

　　“嗖！”忽然只听到一声尖锐的呼啸声、众人还来不及转过头看！

　　便有一支羽苛．如同流星一般朝这一千人的骑兵阵射来。而且超过了六十丈后，速度还不见有丝毫慢下来。

　　沐一顿时惊骇，寻常人射箭．能够射到六十丈．已径是起很强地神箭手了。而此时的箭，射到了六十丈后，竟然还不见有任何减慢，确是有些骇人听闻。

　　围护马丰乌边的一千骑兵．都是草原上天生的弓箭手。此时虽然后面正被人追赶着，但是听到弓箭划开空气的声音．顿时便转过头去．看到一支羽箭如同一条直伐一般朝这边射来。顿时瞧得忘记此时身处险境，头都忘记了转回去。

　　“嗖！”一直等到那支羽箭射到了眼秆，仿佛要射进人群中，一千骑兵方才惊起，连忙惊恐地抛开。

　　“喀察！”顿时，那支羽符射进了萧径亭所格的那辆生铁马车上，箭头竟然射进了马车铁壁达半寸。带动着箭尾一阵嗡呜。

　　萧径亭惊诧万分！因为他根据马蹄的声音可以推测出，这里距离射箭的地方至少有九十丈。哪个神箭手竞然能够将箭射出那么远后，还射进了生铁的马车扳壁上。

　　“跋玉的军中．竟然有如此高手？”萧径亭惊诧暗道。

　　“跋玉可汗有令！前面马车立即停下。里面装有叛国要犯！”接着，从后面大军中，传来一阵雷鸣一样地吼声。护送马车的一千骑兵听得请请楚楚。

　　“最后通谍！前面护送马车的就地停下，不然格杀勿论。”那阵声音再次响起，震得这一千骑兵地耳边嗡嗡作响。

　　那一千骑兵互相望了望后！几个首领点了点头．确实忽一拉僵绳．硬生生将奔驰的骏马拉住。

　　虽然突厥人是天生的骑兵．但是停马的动作只是几个首领得到了默契。其他骑兵都是看到了首领的动作后，才勒住了骏马。这下一来本来整齐的方阵，变得乱成一团。

　　沐一三人互相望了一眼后。拔出腰中宝剑。出剑如电，瞬间便取下身边十几人的脑袋。

　　那一千骑兵虽然全部停了下来，但是不疑沐一三人会忍然翻脸出手．没有防备的一瞬间，又被杀了十来人。

　　沐一三人地剑法．简直犀利到了极点。几乎是出手一下。便要取下人头。

　　“结阵！”那一干骑兵的几个首领先发了一会儿呆，接着一声大喝．纷纷举起了腰中地马刀，结成了一个阵势，将沐一三人和马车都围在了中间。

　　“大哥！我和二弟三弟在后面拦着．你马上带着这辆马丰冲出去！”沐二沐三在人群中。如同蝴蝶一般飘起落下．每一次便带走数人的性命。

　　沐一眼睛一热，看了沐二和沐三一眼后！一手举起宝剑．一手拉着僵绳根狠一抖。四匹马便拉着马车朝前面冲去。

　　顿时．马车前面上百骑兵纷纷上前涌来．堵住马车的去路。

　　沐一出剑如电．一会儿功夫便杀了十几人杀出一条血路。但是杀了几人后．觉得连手臂都一阵发麻。

　　“嗖！”忍然一声呼啸．从后面大军阵中．又飞出了一支羽箭，向沐一脑后射来．快如迅雷一般。

　　沐一控制的是四匹马．而且另外一手还要杀人。想要让马匹改变方向几乎不可能。甚至他回头的功夫都没有。因为前面有上百只兵器对着他。

　　感觉到后面一股尖利的气息袭来，沐一几乎是在羽箭射到他的最一刻，猛地低头。

　　“啊！”一阵血雾喷出，利箭顿时射穿了前面地两名突厥骑兵，活活被钉死，可见那箭有多么恐怖的力道了。

　　沐一刚刚叹息一口尚未抬头。便感觉到后面一股势不可挡的气息朝后脑笼罩而来。

　　“连珠箭！“沐一心中一惊，眼前一黑。因为他心里请楚。这箭手的连珠符．他连躲也躲不了．只有等死路一条。

　　“当！当！当！”却感觉到后面一阵剑气，然后是尖锐的捶击声，三支羽箭好像都被兵刀格开了。

　　长衣飘飘的萧径亭闪电一般从马车中跃出，在空中格开那三只连珠箭后．手臂隐隐有些发麻．来不及看后面射箭地是谁。一把跃到沐一边的一匹白马上。

　　与此同时，丹儿和跋剑也跃身出来，落在另外两匹白马上。

　　接着，萧径亭一剑砍掉四匹骏马连着马丰的绳子。四匹骏马妨佛放下了沉垂的负担一般，一阵欢鸣，撒腿顿时加速了许多。

　　沐一转头看到萧径亭等人．目中顿时露出惊诧的目光。接着连忙转头朝后面的沐二、沐三两人喝道：“老二，老三！回来！冲出去！”

　　沐二、沐三闻之，身躯猛地跃起，便落在萧径亭等人的后面。

　　萧径亭方手一剑，便砍掉了身边两个突廉骑兵的脑袋。空出了两匹看来尤其神骏的马匹。

　　而沐二、沐三见之．也落在两匹骏马上。

　　顿时，七人并成一个箭头状，手中兵刀份飞。转眼间．便杀透了一千人的防阵。

　　顿时，草原上出现了一个超级壮观的场景。萧径亭七人七马在前飞驰．身后数百名骑兵死命追赶．再后面一万多骑兵，如同潮水一般席卷而来。震得大地都在颤抖。飞鸟都不敢经过这片天空。

　　足足跑出了几十里路后！萧径亭感到胯下地马匹已径全身湿透，在喘着粗气。

　　转头一者．后面情景已经有了不同了！并不是一万多骑兵一起了。而是三干骑兵追在最前面。不过这三千骑兵。垂人总共哨三匹马．轮流着换乘．如此一来确实占了绝大的优势。

　　萧径亭等人．每人就只有一匹马。迟早会累得倒下了。

　　“殿下！前面有一丛灌木树林．还有一人多高的芦苇丛！”忽然沐一转头朝萧径亭道：“整个林子大概有几十里方圆，我们进去！”

　　听到沐一是在叫自己殿下。丹儿和跋剑纷纷过来望了一眼，满脸惊讶。而萧径亭虽然微微一俘。但依旧点了点头。

　　片刻的功夫．七人七马纷纷钻进了这数十里方圆的灌木丛和杂草从中。

　　“嘶！”刚刚进入灌木丛，七匹骏马顿时一阵痛呜！因为这湛木里面，很多都是长有刺的，这些骏马快速奔驰下，四只马腿还有身子，很快就被割得鲜血淋漓。

　　萧径亭一阵心痛。暗道：“这样下去，不用一盏茶功夫，这马就连跑也跑不动了！

　　“殿下！我们这树丛非常广．现在挡住了后面突廉骑兵的视线！我们一定要走出这树丛．让他们不知道我们从那个方向出去！”沐一看了身下的马匹，也是痛得直叫唤。但是依旧朝并面奔驰．不由面色一扭。

　　很多时候，他们杀人如同宰鸡一样。但是对待马匹．却是真心的心疼。

　　“六叔！”萧径亭忽然抬头。顿时者到前面竞然有一片空地！而地上有一批马正在悠闲地咬着干草。而马匹的边上。正站着一个人正是六奴。

　　这片湛木丛荆棘地，到处都是密密能，此处竞然穷了一块大地。

　　并且这还不算，这里面竞然还被开出了几条两匹马宽的通道，灌木和荆棘已径全部被砍掉了。不过，这些通道都不是直的，而是迷魂阵一样，不知道会通向哪里！

　　原来六奴消失了这么长时间．却是在这里做着这件大工程。

　　“这条路！”六奴指着其中一条砍出来的通道．朝萧径亭道：“径亭．兰介子先生的《八扑谱》还记得吗？第三篇，第八条道路！。”

　　萧径亭听了后，顿时点了点头。兰介子的《八扑谱》他可是比起六奴还要熟悉。不过奇怪的是．六奴为什么也看过这本书。

　　“走！”萧径亭为到六奴并没有要上马的意思．明白他另外有打算。便顺着六奴所指地那条通道．朝前面飞驰而去。

　　“你们府主可好？”在这通道上．萧径亭忽然转过头，朝沐一道。

　　“禀殿下，府主最近不好！”沐一在马上恭教回答道。

　　“怎么？！，萧径亭问道。

　　沐一回答道：“心境黑暗！而且跋玉正在逼婚！”

　　“她在跋玉的边上！”萧径亭问道。

　　“是！”沐一点头道：“甚至这次的慕位，也有府主的策划在里面！”

　　萧径亭无奈一笑．虽然这萧剑府都是自己的家奴，但是做事却是来自己决定。

　　“在跋剑殿下那边，你都还不知道我的身份．为何后来知道了！”萧径亭又问道。

　　沐一恭敬道：“就算到最后我将您送到跋玉地中军大营的时候，我尚且不知道您的身份！是后来我接到了跋玉的旨意时让面有府主地隐秘命令，上面说明了您的身份。让我务必将您三人全部送出跋玉大军的包围圈！”

　　“那你是你家府主的属下，跋玉不会因此怀疑你家府主吗？”萧亭问道。

　　“不会！”沐一回答道：“府主平常一句话不说！基本上不会给任何人好脸。但是却是一心一意为跋玉谋划，所以跋互从来不敢怀疑，甚至也不会提。而且。跋玉此时正在用尽办法讨府主欢心。”

　　“想！”萧径亭轻轻地点了点头，按着听到后面一阵轰鸣声．还有骏马痛嘶的声音，很显然是跋玉的大军也追进了木丛了，马匹被荆棘刮得直痛嘶。

　　“驾！”萧径亭双腿一夹马腹．顿时这七骑风驰电掣一般．在从林地通道中穿棱。

　　大概过了一盏茶的功夫后．跋玉的前锋三千骑兵都已经进了林子。萧径亭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整个林子到处都响着马蹄的声音。正如同潮水一般朝自己所在的方向涌来！

　　“哈给！”接着萧径亭听到身后一阵紊夹的笑声，按着六奴冲天而起。然后落在他的马背上。

　　那骏马长嘶一声，便朝萧径亭的方向追来。

　　“轰！”一阵轰鸣．接着火光迸现，湛木丛和荆棘林中．顿时被火烧着。加上秋天地草原苍风又劲又速，瞬间大火便以惊人的速度地蔓延。只是片刻的功夫．整个灌木丛便成了一堆火海。

　　而在浓烟滚滚中。一阵阵马匹的惨嘶，还有士兵的惨叫不绝于耳。

　　而萧径亭则可以请晰地听到牙后的六奴．正在惨呀声中哈哈大笑，大笑中透着痛快．透着凄凉，透着一丝病态的疯狂。

　　“生亦何欢，死亦何棋！”六奴抖着长列。喝着节拍，一边大笑一边唱着，在滚滚烈火的渣染下．便仿佛是从地域来地恶魔一般可怕。

　　再过片摊功夫。六奴出现在萧径亭的面前。而此时的六奴．萧径亭在他脸上者不出任何一丝并样，满脸的冷漠平静，看不到刚才病态狂笑留下来的任何痕迹。

　　“走！”者到丹儿和跋剑身上尽是侧隐之心，六奴不置以否地转过头去，朝萧径亭道。

　　接着一人跑在前面．飞快地朝树林的出口跑去。

　　八骑又足足跑了一刻钟地功夫．才看到了这个树林的出口。而在他们的后面。熊熊的烈火。阵冒着滚滚地黑烟，在秋风的加速下追赶几人。

　　虽然萧径亭并不觉得如何．但是他身下的马匹．身上却已径是大汗淋漓．长嘶不以，却是不堪忍受这样的速度了。

　　“糟糕！”沐一看到后面的火苗进追迸紧．马上就要吞噬过来。不由焦急说道。

　　萧径亭看到丹儿的秀发．也己经被不远处的火苗烤得有些焦了。不由转过身去．便要护在她的牙后。

　　而六奴忽然猛地从马背上跃起．飞快从要中拔出长剑。

　　“嗖嗖嗖！”便只看到一阵光影，却是在众人的身后．却是被用剑劈出了一条长达三四丈，宽达一仗的隔火道。而邢些被砍出来的灌木纷纷被扔到后面的火推中。如此一来，便保了片刻大火的蔓延速度。

　　而萧径亭看了一眼满天纷飞的灌木后，只是心中惊艳了六奴的剑术，便也没有做任何停留，七骑飞快地朝出口奔驰而去。

　　过了片刻后．六奴又回到了萧径亭的身边。虽然身上没有什么伤痕，但是头上的头发，却已经被烧得有些零落，而身上的衣衫，却是生生被烤焦了几大块。

　　“出来了！”到了树林的出口，马匹也一阵欢鸣．用尽最大的力猛地跃去。

　　而火舌，则刚刚舔上了六奴落在最后的马匹。尾巴莲地便烧了起来．只将邢骏马痛得满地窜跳。

　　六奴袖子轻轻一甩，便熄灭了马尾巴上的火苗。

　　“一直朝西南走，不过路上肯定会有一些部落的军队围堵！”六奴指着西南的方向．朝萧径亭道。

　　“是！”萧径亭一样马鞭，便拉转马头朝西南方向。

　　不过转过眼，看到丹儿脸上的表情微微一滞，然后那张美丽绝顶的面孔，忽然变得极其复杂起来。

　　顺着丹儿的眼晴，萧径亭朝静面者去。

　　此时．天上朝阳从地平线升起。

　　远处天际一线处。站着一道人影，欣长、骄傲。黄色他阳光照在他的身上，本来应该维埃金黄。

　　但是他邓孤傲的身影。仿佛将阳光都吸收了一般。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暖意，感觉到地唯有，那丝天地之中惟我独尊的气势。

　　萧径亭等人没有一个人勒马，但是八匹骏马在距离邢道人影，还有一里地的时候，竞然生生地停了下来。

　　沐一此时也瞧出了不妙．转眼朝萧径亭道：“殿下。我们殿后．

　　等人朝东边走！”

　　萧径亭者到那道人影依旧没哨回头。甚至仿佛丝毫没哼关注这边

　　抬着头仿佛者着刚刚升起的太阳。

　　“走不了了！”萧径亭微微一笑，因为他感受到了一股气势。

　　前面虽然只有那一道人影，而整个草原宽阔无，到处都是路。但是那道人影深山散发出来的气势，便超过了干军万马，让你连逃走的心思都不敢兴起。

　　“陆老二。好久不见！”那人依旧没有回头．反而轻轻地蹲了去．在草地上拔起了一样翠绿的植物。

　　虽然他距离萧径亭足足哼一里多距离，但是他说括的声音，便仿佛响在耳边一般。

　　那是极其动听地声音，骄傲却又充满了让人想要亲近的魅力。

　　那翠绿地植物。在他修长如玉的手掌中，竟然有着说不出的好看。仿佛一株寻常的植物，在他的手中，顿时有了无尽的韵味和生命。

　　六奴一直都是骄傲的。无论见了谁都是冷漠不理地。但是此时听到那人听到那人叫他陆老二，脸上扭出一道痛苦的神情．接着翻牙下马，朝那人的方向跪下，道：“陆客秋拜见毕萧并辈！”

　　“起来！”毕莆釉子不径意地朝牙后一甩，六奴牙子不交控制地站起。

　　“师傅！”丹儿紧接着也从马背上下来，朝那道声音跪下磕头，却是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乖巧。

　　“嗯，我这会儿不想和你说话。”那道声音淡淡说道，接着转过身子来。那道面孔出乎了萧径亭的意外，但是又妨佛在意料之中。

　　那张面孔并不英俊，也不会显得冷酷。

　　这张脸不是非常英，但是显得微微有些英武的气息。面皮光滑得如同大理石一般，但是却没有大理石一般地雪白，而是一种沧桑的古铜色。

　　几十年静那本是一张憨厚的面孔，但是现在巳径毒到一丝憨厚了脸便长了，配上胡须露出了一丝飘逸。但是却被一种凌驾于天她的孤傲笼罩．变成了一种极不协调但又是天下间最动人地面孔。

　　“你是萧径亭！”那人眼睛朝箫径亭望来问道。

　　“是！“萧径亭恭敬回答。

　　“我是毕萧！”那人缓缓说道，声音虽然不算和蔼，但是却看不出一丝敌意。

　　“那三种剑法，你现在会到什么等级了？”毕萧看了萧径亭的手一眼问道。

　　“师傅！”丹儿听到毕萧的括后，连忙膝行了几步，道：“萧径亭哥哥现在功力还没有恢复，不能动手，你就饶了他，饶了我们吧！”

　　“我不想和你说话！”毕萧淡淡说道，按着从手上那植物拈下了一片叶子．朝丹儿身上扔来。

　　丹儿顿时全身都不能动弹．眼睁睁地看着那片叶子轻飘飘地撞在身上的某一处地方，接着穴道便被封住了。

　　“你们七个，一起上！”毕萧将那支植物放在鼻子下轻轻地嗅嗅．朝六奴等人淡淡说道。

　　“是！“六奴淡淡回答道。

　　忽然．从天边传来一阵轰呜声。然后乌压压的一片席卷而来．却是跋玉的近万骑兵，出现在十几里外，正在拼命地朝这边追来。

　　不过，他们好像看到了这边的毕萧。

　　“停！”一声大喝，便只看到那近万骑兵全部停下，接着在长官的命令下．排成一列列方阵。

　　“下马！”又是一声大喝。

　　顿时．数万骑兵整齐从马上下来.而最中间的跋玉，也从马上下来。

　　“卸甲！”又是一声大喝。上万骑兵飞快整齐地解下了身上地铠甲，还有，整整齐齐叠着放在一边。

　　就连身为可汗的跋玉。也脱下了身一的黄金甲。将腰中地宝刀在一边。

　　这是一种姿态，一种骄傲！

　　明明知道敌人就在前十几里，但是却下马卸甲，表示不追了，

　　因为，前面有毕萧。在他们的理念中．天下间没哼一个人能够毕前面逃离。

　　“武神万岁！万岁！万岁！”接着，便是一阵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

　　“拔剑！”六奴淡淡地说了一声后，朝萧径亭等人说道。

　　按着。萧径亭以及沐一三人同时拔出了膘中的长剑。早上的阳光．熊射在七支长剑上。反射出来的光线。射向了毕萧那深不见底的眸子。

　　本来，光线刺在眼中自然而然会眯起。而毕蒂的眸子．在被强光照射后．依旧是深幽乌黑．便妨佛是黑泪一般，连光线也能够吞噬。

　　沐一三人互相看了一眼，脚下一弹。三人化作三道影子，夹着冷洌地剑光，朝并面的毕萧冲去。

　　“唰唰唰！”三人出剑地速度，如同闪电一般快捷。分刺毕萧身体三处要害。

　　“你们这剑法是谁教的？”毕萧看了一眼沐一三人淡谈问道，而那三人的剑仿佛刺进了他的身体。又妨佛没有刺进，只是粘在了他身上。

　　沐一用力一抽，便想要将利剑扣出，但是发现却是丝毫不能动弹。

　　“当年租师爷的剑法。就被你们糟蹋成这个样子了吗？”毕萧淡淡扫来一眼．袖子轻轻一扫，顿时沐一三人的身体仿佛树叶一般，飘出几十丈远。落在了萧径亭筹人的面前。

　　按着．也不见毕萧身体有任何动静。便只是在原地一闪，片刻地夫．毕萧那高大伟岸的身躯便已经出现在萧径亭的面前。

　　“喝！”跋剑一声大喝．提起手中的巨剑便要朝毕萧牙上劈来。

　　“哼！”毕萧不屑一哼，手掌轻轻一捧，跋剑魁梧的身躯便好像一点重量都没有．飘落在地便是一点也不能动弹。

　　“陆客秋．你来！”毕蔫者了六奴一眼后，淡淡说道：“我看这几年来。你的功夫有了什么长进！”

　　“是！”陆客秋恭敬拜下，接着方手举剑。

　　“喝！”一声请喝．顿时身如同轻烟．剑如同傈渺。如同一团轻灵．朝毕萧飘去。

　　毕萧目中露出一丝怜悯。看到那刀如同鬼魅一般朝自己地胸前刺来。不由脚下一点．整个身躯如同雪花一般飘起，六奴那一剑却是落空。

　　六奴见之．身躯也如影陡形地跟土了毕荒。而且全身上下没有一点防守．所有的招式都是朝毕萧的身上要害进攻。

　　因为他知道．现在的华萧绝对不会对他动手，只要他地剑能够刺到毕萧．哪怕是刺到了他的衣角．也算是赢了。

　　果然．毕萧没哼一点还手的意思，手上依旧拈着那株绿色的植物。

　　双手背在腰后．目光盯着六奴的剑。只要那剑光到了眼前，他脚下便轻轻一弹，轻飘飘地便躲开了。

　　六奴身躯与剑招越来超快，最后整个身躯便如同一团鬼影一般。卷起草原特有的尘土．便是连人影也看不清楚。只看到一团黑压压的影子伴着尘土朝毕萧的身躯涌起。

　　而毕萧全身上下。白衣如雪。便是一点点灰尘也没有沾上。和卷起的那堆尘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咳！”毕萧轻轻一叹，犁是不再飘身躲避、而是站在原处不动目光盯着那团灰尘伴着人影朝自己席卷而来。

　　此时已径毒不见了六奴的身体了因为他全省上下、都巳径被草原上的杂草和尘土笼罩。

　　只见毕萧手拈如玉。伸出督拈和中拈。轻飘飘她朝尘土内伸进去。

　　“叮！”一声清脆，那津滚尘土顿时散开落下。露出了里面六奴的身影，面目发紫。头发散乱。满头满身．都是尘土和杂草。眼睛里面，便是一点点光芒也没有。

　　而他刺出的剑，正好夹在毕萧地两支手拈中间。本来笔直锋利的牵，

　　刃．被扭得如同麻花一般。

　　神情如同枯稿，目光呆泻无神，这是萧径亭见过最狼狈的六奴了。

　　“咳！“毕萧轻轻叹息一口，轻轻一扯。便格那扭成麻花一般的牵拿了过来。

　　两只手拈夹住巳径扭曲的剑刃，轻轻一拉。那剑刃顿时又变得又直又锋利。便仿佛刚刚铸造出来的一般。

　　“原来的烟波十九剑，枫逸如仙！”毕萧轻轻说道：“而之从那年你和方召疾的事情后，你便入了魔道。无论是心思还是剑法，都走入了诡异妖魅一道。你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亲手用剑取了方召疾地脑袋！”

　　“是！”毕萧轻轻点了点头迸：“你的列法走入虎迸后．仿佛威力大了不知迸多少！原先在你手上输半括地人．现在在你手上、可不止输了半招。甚至连性命都保不住。就这样者来．你的修为仿佛涨了一倍不止！但是你却不知道．你这种进步仅仅走对于本米就不如你的人来说的。而在我眼中，你的修为比起你十几年并祁还不如了．十几年前的人．还能够在我手中手上几抬！”

　　“同理可证！”毕萧按着说道：“针对于方召疾来说。或者对梦玉来说。你的剑法远远比不上十几年并了！你还怎么和你梦玉大哥争这个第一名呢？你还怎么能够去杀了方召疾呢？”

　　六奴便仿佛没有听到毕萧所说地一般。面上的表特就如同枯木头一般，那双眼睛也如同死水一般．连原先的阴沉与仇恨都不见。

　　毕萧朝萧径亭走来。经过跋玉身边．轻轻者了一眼他道：“至于你的功夫，我连点评都懒得！”

　　“那三道剑法．还记得吗？”毕若走到萧径亭面前淡淡问道。

　　“记得！请风随影、枉风倾城、残风凋零！”萧径亭恭散回答道。

　　“其实．之前师傅教我这套剑法的时侯，并不是这么叫法的！他讨厌这种文诌谄而又显得俗气地名字！”毕萧淡淡笑道：“他教我的时候．这三套剑法．分别叫作．语字剑，、．狂字剑，．残字剑，！”

　　“这三套剑法．分别是师傅不同年纪时侯创的！他创下清风随影剑的时候．正是青春年少、潇洒倜傥。在那个时侯．他觉得人要如同清风一般地随和．又如同清风一般的不可捉模。而就是这种气质，才使得的师傅．也就是魔门的女宗主彻底地爱上了他！到了快三十岁的时候，他又觉得清风随意般固然潇洒。但是潇洒的本身．便是有些做作，因为世人的眼光规范．而去规定自己的潇洒。那不可捉模而又随和动人的气质．本来就是因为有人喜欢，自己才会努力去展现。说是无形，其实是因为世人的规则而形成，终究是有形的。所以他觉得人要脱俗于世人．应该狂傲、应该世间独我。所以当年他便创下来的狂风倾城剑，而就在那个时候．古剑阁的仙子爱上了她，使得古剑阁几十年都没有传人出世！又过了十几年，因为几着生死离合，他悟出了人怎可胜天，总就不能凌驾于世间和自然，完美也狠本不能追求！所以，他悟出了一个字--残！也创下了残风凋零剑！”

　　“这三套剑法．你耍耍看！”毕萧看了一眼萧径亭，然后笑着说道。

　　“是！”萧径亭点了点头。

　　轻轻在剑刃上吹了一口气．顿时萧径亭的身躯．仿佛也被这口气吹飘了起来一般，如同活风一般朝毕萧缠去。

　　毕萧此时脸上．充满了柔和。也张开嘴．轻轻吹了一口气。

　　飘逸地胡须轻轻荡起。他邓高大挺拔的牙躯．顿时访佛一丝柳絮般．无影无形地枫起。

　　萧径亭见之。眼睛一亮。脚下轻轻一点．便随毕毕萧的影子而去。

　　瞬间．草原上便连两个人地身影也看不清楚。但是，地上的尘土和杂草，却又没有一丝飘起。便只有看到两道白色的光影，无形地掠过广阔的草原。

　　但是仅仅只是片刻时间．萧径亭的彩子距离毕萧的越来进远。最后萧径亭便觉得眼并毕萧的习彩几乎不可琢磨．虽然仅仅只是相隔了几丈。但是让人威党就仿佛隔着广阔无盈的大海一般．不要说仲手不可触摸。就连眼睛也追随不到他地身影。

　　“罢了！”转眼之间．毕萧的声音又飞快地出现在萧径亭面前，轻轻笑道：“后面地两种剑法你也不用耍了．我心里清楚了！”

　　按着．毕萧转过身子．袖子轻轻一甩。

　　萧径亭便觉得一股力道排山倒海一般袭来．顿时全身上下被箍得一丝也不能动弹。

　　“跟我走！“毕萧走到丹儿的面并。牵上她的小手，脚下一点便飞快朝西南边飞驰而去，片刻功夫便不见了身影。

　　而沐一，沐二，沐三．跋剑、萧径亭和六奴则丝毫不能动弹地呆在草原上。

　　“穿甲！”一直等到毕萧离开后，跋玉那边的一万骑兵方才整齐穿上铠甲，配上刀具上马。一万多骑兵潮水一般朝箫径亭等人处飞驰而去。

　　十几里的路程、快马奔驰下，不用多久便已径到了。

　　萧径亭这下看清楚了跋玉的长相了！他长得和丹儿根像，但是却有着和跋剑一般的身高。所以是一个英俊得吓人地青年。不过两道眉毛却又露出了一分煞气。而轻巧好看的嘴角，却又抿出一道温柔。

　　这是一个矛盾的人。

　　跋玉走到跋剑面前，轻轻叹息一口，道：“兄长！”

　　按着，目中露出一道复杂的神情，道：“记得小时候，你其实对我是非常照顾的！”

　　接着，跋玉便没有再和跋剑说括。而是走到了沐一三人面前，眉毛一竖冷冷道：“我对待你们，算是礼遇了吧！为什么要背叛我、难道跋剑待你们更好、又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

　　沐一眼睛微微动了动，却是不能表现出原先地冷淡。想来，他本人对跋玉的感觉，也是非常之好了。

　　张了张嘴，沐一便要说话．跋玉无比骄傲地挑了挑眉毛，摆了摆手道：“不用解释，我知道，我知道！”

　　接着，跋玉又走到萧径亭面前，却是在他面前蹲了下来、轻轻凑到萧径亭耳边道：“你抢了我的爱人！”

　　接着，跋平面孔退后几步，侧着目光看着萧径亭的面孔，微微道：“我想要揭开你地面具、你介意吗？”

　　萧径亭笑着摇了摇头。跋玉微笑地伸出手、放在篇径亭的耳边，轻轻一揭。然后便不再用力，而是伸手到萧径亭的下巴上轻轻往下一拉．最后在额头上轻轻一划。

　　顿时，整张面具轻轻她脱落了下来。

　　跋玉将面具拿在手上，微微笑道：“这解开面具的方法、是有人刚刚告诉我的！”

　　接着，跋玉目光落在萧径亭的面孔上，先是露出了一道妒忌、接着那道妒忌飞快转化成为骄傲、笑道：“我原先认为我已径天下无匹了、却不料却是接连来了两个人，打破了载的幻想！”

　　萧径亭注意道，他说的是两个人打破了他的幻想。那么，应该还有一个人见过跋玉，而且这个人在外形上也和籍径亭相差无几。萧径亭脑乎里面，立刻浮现出了方剑夕的影子。

　　“给跋剑兄长、酋长级待遇！”跋玉随声吩咐道，接着从骑兵队伍中驶出了一辆有着金边的马车。

　　“给沐一三人。国宾级待遇！”

　　“给他！”跋玉看了站着不动地萧径亭一眼，道：“随便什么遇。”

　　“这就是随便什么待遇吗？！”箫径亭看到自己所坐的马车，顿时哭笑不得。困为。这辆马车是绣花的，里面充满了女儿家闺房地香味。看来这个按排马车的家伙，也太会拍他们可汗的马屁了。不过，也算是合了萧径亭的心思！这香味闻在鼻子中，有多么幸福啊！

　　“难道是那边的空马车，被跋更发现了吗？”刚才一直在拼命逃命中．所以萧径亭一直都没有时间好好想想一路上的事特，这下坐在了香喷喷的马车上。刚好有时间并且堵环境将一切思绪都整理请楚。

　　“但是、那辆空马车。跋玉已经下令了。任何人都不得掀开进去看里面什么东西的，因为他不能让任何人看到跋剑。相信在突厥上目前还没有人敢违抗他地命今！“箫径亭心中暗道：“又难道是，有人本来心存怀疑，便在半路上截住了沐四所押送的空马车。看到里面是空

　　，所以告诉了跋玉，使得跋玉带着大军过来追赶。那么如此一来，那个人地身份肯定不亚于跋玉多少了！”

　　至于毕萧为什么会出现在箫径亭等人逃窜的重要关口上。那就不需要解释了，也不用解释了。

　　因为毕萧这种高手对你来说，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只要他盯住了你。

　　萧径亭所乘的马车，大概行驶了一个多时辰后，终于停了下来。该是到了跋玉所在的中军大营了。

　　马车的车门打开后。便有人拿着一根极粗的铁链．过来将萧径亭全身上下锁起来。然后抬着他走到了一顶大帐篷里面，当然，世界上最坚固地帐篷，也是关押不住武林高手的。不过，几人将萧径亭抬进帐篷后！掀开了里面的地毯，便露出了一面铁扳。

　　一人在边上按了几下机关，那铁板顿时打开，里面却是一个地牢。几人将萧径亭放进地牢里面。动作倒也轻柔，而不是直按用力摔进去。

　　说句实在话，这个地牢一点都不寒碜。反而显得非常舒适，大概有一个小房间那么大。里面的灯火也非常亮．顶上挖了几个孔气通，所以一点也不会憋气。

　　而地牢的里面、还铺着她毯。里面甚至还有一张桌子，一张床。

　　那几个人，便将萧径亭放在这床上。

　　几人将萧径亭安顿好了以后，地牢又下来了一个大夫模样的人！朝几人道：“可汗说这个人武功极其厉害，虽然现在被武神爷制住了，但是难保他不会自己解开穴道，所以要给他下药！”

　　按着，那个大夫掏出一只针盒。里面整整齐齐放着二十来根针，每根针尾上都是红色地、显然那便是毒液了。

　　“上次来了一个中原的著名高手、我就给他刺了这么一根、他便整整十几天不能动弹！但是可汗说这个人极其厉害，所以我便将所有的针都刺进去了！”说罢，那大夫飞快拈出针盒里面的银针，速度飞快地将所有地针，一根根刺在了萧径亭身上诸个要害穴道。

　　待刺下去之后，箫径亭只感觉到那处一麻，接着仿佛被刺的地方，便不属于自己了一般，就是一点点知觉也没有了。

　　最后、那人就只剩下没有将萧径亭的脸上也刺上银针了。

　　所以，萧径亭觉得，全身上下只有这张脸是属于自己的确，还有，这个脑子还是属于自己的。

　　但是高兴得不久，那个大夫从怀中掏出了一根半尺长的细针，一把刺进萧径亭的后颈，顿时这个脑子也不属于他自己了。

　　跋玉地黄金大帐。在所塔帐篷的中间。边上足足有十几万大军护着。而此时，这个大帐周围十丈内，没有一个人影！所有的人。在十丈外走路，都只敢用脚尖粘地，更加不敢开口说话。

　　而此时地大帐里面，更加压抑得吓人，里面的空气仿佛都沉重得压人一般。

　　“可汗陛下的身边，有内奸！”此时，英俊的跋玉坐在位置中间，他的身后、站着一个穿着黑色衣衫的男人。

　　那男子。脸上带着面具！当然并不是那种非常精密的面具，而是一种唱戏用的脸谱。配上黑色地袍子。更加让人不寒而栗。

　　听到他的话后，跋玉并没有作声！接着不对话题地说道：“刚才的事情多谢你了。要不是你追上沐四押送的那辆马丰．发现里面是空的，或许跋剑，现在都巳径逃脱了！”

　　“哼哼！”那个人冷笑一声，对待跋玉并没有多大敬意，道：“跋玉陛下，为什么要硕左右而言其他！跋玉陛下的身边。有内奸！”

　　“你说的是止小姐吗？”跋虽冷冷一笑道：“她要是内奸．那她的目的是什么？有那么笨地内奸，做出那么明显的背叛行为吗？让自己的奴才，去放走跋剑等人。你要是内奸。你会这么做吗？”

　　“会！”那人冷冷说道：“因为，我知道你会这么想！我反而会更加放心地做。因为你总认为她不会那么笨！”

　　“理由呢？”跋玉冷冷道：“止小姐在中原行刺过大武皇帝．帮助我慕位。帮助我诛杀政敌！但是却从来没有意图任何东西．她背叛我的理由呢？”

　　按着，跋玉的声音低下了少，道：“其实就算她有什么目的！只要她开口，我又有什么不会给她！”

　　“她所图甚大！”那带着脸谱她男子冷冷笑道：“还有一种理由，那就是这个女人，爱上了萧径亭这个小白脸！”

　　跋玉的脸上顿时一阵扭曲，冷笑道：“萧径亭的行踪一直都在你的掌握之中，难道止小姐有没有和他按触过，你还不清楚吗？你相信一个人，会爱上一个连见都没有见过的人吗？”

　　“谁知道！”那脸谱男冷冷道。

　　看到跋玉满脸地阴冷，脸谱男子满不在乎笑笑，道：“我这次来只为两件事特！其一：半个月后、你正是出兵、过道显碧府，再径过西北，最后围住长安城，直捣大武皇帝的皇城！我届时也会从东边起兵，一东一西，夹击长安！”

　　跋玉重新在位置上坐了下来、道：“显碧府现在在你的控制范围内．我们可以过道。但是西北节度史可是二皇子武漠辰的家奴，还是李莫萧的学生！况且那边还有一个归行负，他是那里的土皇帝！虽然我这几十万骑兵，能够在十几日之内攻陷西北！但是夹击长安，兵贵神速。要是时间拖得久了，等到各地军队进京勤王、那可要打起持久消耗战了！我突厥刚刚经历过政变、国内尚且不稳，也径受不起！”

　　“跋玉陛下是聪明人，又何必来诓载！”那脸谱男子冷冷一笑道：“现在整个突厥，正处在一个大矛盾中。以跋玉陛下的聪明才智又如何不知道，现在最有效的办法不是镇压，而是转化矛盾。将内部矛盾转成为外部矛盾，要是这次奇袭成功。那么跋玉陛下的汗位，可以算是高山一般稳妥了。任谁也无法撼动！”

　　“至于西北节度史，你看到他是二皇子的门下，但是谁又告诉你他

　　是二皇子的奴才了，他是我的奴才！”脸谱男乎脸上一冷道：“至于归行负．我这次回去，便会动手了！”

　　“我记得，归行负这个匹夫，还要将刁明珠归芹勺许配拾萧径亭，我看他是没有这个艳福了！”脸谱男乎顿时嘎嘎一笑，那笑声仿佛是剑刮铁板一般，让人浑身颤抖。

　　“我还有一件事情！”脸谱男子没有丝毫预兆地停下了笑声。转头朝跋玉道：“我离开地时候，你要让萧径亭也让我带走！我对某个人了说过的，我要将死狗一样的萧径亭带到她地面前！哦。不！是她们的面前，我要让她们看看，她们的眼睛有多么的瘸，看上了一个死狗一样的小白脸！”

　　夜里，喝了一点酒的跋玉，在几个女子的搀扶下，便要回到自己睡觉的大帐去。

　　在经过一个淡红色地帐篷时、她不经停下了脚步。本来醉眼朦胧的眼晴。顿时清醒了起来。看到这顶帐篷里面正亮着灯火．一个窈窕动人地身影。正印在帐篷上．随着灯火而摇拽，显得更加婀娜动人。

　　顿时、跋玉刚刚清醒的眼睛变得更加朦胧迷醉。

　　“你们走开！”跋玉一把推开了搀扶他的女子，然后摇摇摆摆地朝帐篷里面走去。

　　一直走到了帐篷的门口，里面的人影方才醒来。娇躯轻轻一颤，接着站起身子，朝帐篷门口望来，冷冷说道：“谁？！”

　　“是我！”跋玉一掀开帐篷的门帘走了进去道。

　　“陛下！”那个女子的声音显得惊讶，又仿佛在意料之中。

　　帐篷里面，一个穿着绿色衣衫地女子。蒙着面抄。正站在一边迎着跋玉走进来。

　　她，正是萧径亭之前见过的那个绿衣府主。

　　“绿儿！“跋玉走进来。坐在里面的绣塌上。使劲地揉了揉脑门道：“我头有些痛，你去给我做一些醒酒汤好吗？”

　　“抱歉陛下，我不会做！”绿一府主淡淡说道。

　　跋玉无奈一笑，道：“那麻烦你去倒一杯马奶拾我！”

　　绿衣府主去倒了一杯马奶，递到了跋玉的面前。跋玉目光落在那双如玉的小手上，顿时目光大盛，一把抓住了那柔软的玉手火热道：“要醉了，要醉了！”

　　“陛下请自重！”绿衣府主飞快抽回了小手，将马奶递到跋玉地手中。

　　她坐回到另一边的椅子上，道：“陛下，今天放走跋剑的四人是我的奴才！”

　　“载知道！”跋玉迷迷糊糊道，便仿佛没有在意这件事一般。

　　“那您谁备怎么办？“绿衣府主淡淡问道。

　　“怎么做？”跋玉眼睛一抖，朝绿衣府主望来道：“我不知道！要不，那四个人交给你处理。你想杀了，就杀了！你要是想放，就放了。”

　　“真地！”接着跋玉的目光顿时变得火热起来，道：“我不是在和你玩心眼，也不是在试探你，件事无论和你有没有关系，我都不在意！你要是想做什么，或者想要什么？你只要告诉我，我都会给你做到，我还不会问你原因，但是只要你不背叛我、只要你不离开我，好吗？”

　　“陛下！”绿衣府主脸上顿时浮上一道感动的神情，美目微微一热叫了跋玉一声后，便没有再说话。

　　跋玉的眼睛更加迷醉起来，死死盯在绿一府主的美目上，道：“还有，你不许欺骗我！”

　　绿衣府主没有说话，而是再次倒了一杯奶酒，递给了跋玉，跋玉见到美人主动帮他倒酒，顿时欣喜若枉，接了过去一把饮下。

　　喝完后、他的眼睛变得更加迷离，嘴巴喘着粗气，道：“绿儿，你现在就将面纱揭下来，让我看你的真面目好不好？”

　　绿衣府主眼睛微微一颤、稍稍犹豫了一会儿后、道：“现在还不行！因为面纱、就代表着贞洁！”

　　“我能等！我能等！”跋玉喃喃说道，接着仿佛酒劲上涌，眼睛越发变得迷乱，一把牵住绿衣府主的手腕，道：“不行了、不行了！要醉了．要醉了！我不走了，我就在你的帐篷内歇息！”

　　“陛下、不要！”绿衣府主顿时大力挣扎、要挣脱跋玉的大手。跋玉一把扯着绿衣府主朝床上走去、道：“绿儿，我个天就只在你的床上睡觉！我不动你好不好？我就只是拉着你的手睡觉、就拉着你的手！”

　　绿衣府主稍稍挣扎了几下后，动作便渐渐轻柔了下来、接着挪动着脚步跟着跋玉来到的床前。

　　跋玉来到了床，一把便使劲到了床上。拉着绿衣府主也摔倒了床上。跋玉另外一手便要朝她蛮腰抱去，大手刚刚落在她的蛮腰上，便呼呼地睡着过去。

　　“陛下！陛下！”绿衣府主轻轻叫唤着，接着推了推跋玉的身子，没有看到反应后。

　　伸出芊芊玉指，一把朝跋玉的脑后按去，押是点了他的昏睡穴。

　　按着，轻轻拿开放在她蛮腰的大手，接着小手伸进了跋玉的怀中，细细地寻着里面的东西。

　　“你在做什么？”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道冷冷的声音。

　　绿衣府主娇躯一颠，芳心一寒！动作便定格在那里。

　　“赶紧走开，不许靠近这顶帐篷十丈之内！”按着外面的声音再次响起。原来却是跋玉的贴身奴才看到跋玉走进这顶帐篷后再没有出来，再联想到帐篷里面是一个大美人，自然以为里面发生了什么暖昧香艳的事特。所以便死死守在外面，不让人走近打扰了。

　　绿一府主小手又在跋玉怀中轻轻一阵摸索后，找到了一面黄金令牌，接着她的娇躯，如同蛇一般溜下了床。走到外面、一把吹灭了灯火。

　　“嘿嘿！”灯火灭下，顿时听到外面传来一声极低的暖昧笑声，然是跋玉的贴身奴才，认为自己的主子已径玉成了好事了。

　　一把扯下身上的衣衫，顿时整个帐篷满室幽香。

　　绿衣府主飞快换上了一身黑色的夜行衣．掀开门帘的一角。看到外面正有一个奴才，脸上正露出暖昧的笑容，笔直地站在那里。

　　绿衣府主玉手一翻，玉指上顿时多出了一根针。轻轻一弹，那针顿时无声无息飞出，刺在了那奴才的脖子上。那奴才没有一声叫唤．便要摔倒在地。

　　绿衣府主玉手一甩．顿时一条长长的绸带飞出，一把捆住那奴才的尸体。“嗖！”接着，以最快的速度将那具尸体扯了进来。

　　本来这个时候，帐篷外面都有严密巡逻的人。而偏偏这些巡逻的人，被这个奴才赶走了。所以这个过程，也没有人看见。

　　绿衣府主先用头巾包住了自己的面孔和头发，玉手也戴上了手套。接着才将这个奴才的衣衫扒下来穿在自己的身上。尽管身上的肌肤没有一寸沾到了这衣服，甚至连头发丝都没有沾到。但是，她还是强自忍下了要呕吐的欲望。戴上了那奴才的帽子后，绿衣府主飞快闪出了帐篷，朝关押萧径亭的那顶帐篷走去。

第十六卷 第十一章 重会佳人

　　“是谁？站住！”绿衣府主刚刚走到帐篷面前，便听到黑暗中的一声冷喝。

　　这一路来，她已轻不知道听到了多少这种声音！没有开口说任何话，她只是从怀中掏出那只黄金令牌，对面顿时安静了下来。

　　绿衣府主走进了关押萧径亭的帐篷，熟练地掀开了上面的地毯，露出了地牢的铁门。但是却不知道具体怎么打开这个铁门，不知道机关在哪里？

　　而且她非常清楚，象这种机关，只要接错了一个地方，便会有无数暗器飞射出来。

　　“来人！”绿衣府主一声低喝，其实之前突厥王庭并没有用太监，不过后来生活习俗学习中原朝廷很多，也用起了太监。所以尽管绿衣府主是女人，但是她用粗声说出来的话，刚好和太监效果差不多。

　　“是！”顿时，从黑暗中闪出了两道人影。

　　绿衣府主指着铁门，接着从怀中掏出那只无所不利的黄金牌，道：“打开地牢！”

　　“是！”那两声应道，接着按了几下铁门上的机关。

　　“唰！”地牢的铁门顿时打开，一道灯光从里面泻出来。

　　“你们守在门口，不许靠近地牢十丈以内，除了陛下谁也不许进来！”绿衣府主朝里面看了一眼．娇躯轻轻一颤后。便沉声朝两人命令道，接着脚下一点便轻轻飘进了地牢中。

　　“是！”那两人顿时折身退出．接着还招了招手，顿时从黑暗中又出现四道人影，也一起退到了帐篷外面。

　　绿衣府主款款走到了床前．见到床上地萧径亭双眼禁闭，身上被锁着粗粗的铁链。

　　俊美如玉的面孔除了多了一点点沧桑外，依旧没有太大的变化。仍旧强烈冲击着她的视觉器官，挠乱她本来就不怎么宁静的心湖。

　　玉手轻轻抚上了萧径亭俊美无匹的面孔，绿衣府主再也忍受不住心中的激动，不由哭泣出声，柔弱地香肩轻轻地颤抖。和之前冷静平淡的她判若两人。

　　“先生！”轻柔一声呼唤，绿衣府主解开了帽子。一头如云的秀发披了下来。接着又轻轻解下了面罩，面罩里面还有一层她平时戴的面纱。

　　玉手轻轻一扯，那绿色的面纱顿时飘落下来，露出了她美丽动人地面孔。

　　一双忧郁凄苦的美眸，此时蕴满了泪水，刷子一般地睫毛也沾了泪珠，几下一阵颤抖．一颗颗珍珠一般的泪水顺着凝脂般的脸蛋滑落下来。

　　轻轻坐在床沿上，绿衣府主轻轻俯下娇躯，将光滑香嫩的脸蛋贴上萧径亭的面孔轻轻的磨蹭。低声哭泣道；“先生！你忘记我了！上次在渤诲见到你的时候，你就忘记我了！”

　　用玉指轻轻划着萧径亭的面孔．接着轻轻撅起柔软的小嘴，颤抖地吻上萧径亭的嘴巴，鼻尖还有紧闭地眼睛。然后，又将脸蛋贴在萧径亭的胸口。轻轻噎泣，却是连正事都忘记了。

　　不过脸蛋刚刚贴上萧径亭的胸口．绿衣府主便感觉到一阵冰凉，便者到了捆在萧径亭身上的铁链。顿时惊醒过来。

　　“先生，您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您本来应该是潇洒得如同天上的云彩一样，谁也捉摸到的啊？”绿衣府主噎泣着，从怀中掏出了一支薄如柳叶一般地匕首。对着萧径亭身上的铁链运力劈下。

　　“喀察！”真不亏是削铁如泥的宝刀，那粗粗的铁链顿时被切断。

　　不过．接着绿衣府主又发现了插在萧径亭全身各处地全身各处的银针，不由轻轻拔下一根放在瑶鼻底下嗅了嗅，头脑不由一阵昏眩。

　　脸上露出一道焦急的神情，绿衣府主便开始在萧径亭身上寻找其他的银针。整整拔出了二十一根后．萧径亭仍旧是昏迷不醒。

　　轻轻把了一下萧径亭的脉搏，绿衣府主脸上神情变得更加焦急。接着从怀中掏出一只针盒，挑出几根银针，一根插入萧径亭的人中，但是萧径亭却是没有丝毫反应。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绿衣府主顿时无措，因为在这十几万大军中，她想要背着昏迷的萧径亭逃出，几乎是神话一般的事情。

　　而要是弄醒了萧径亭，解开了身上的禁止。以萧径亭的武功，加上这面今牌，随便打扮成跋玉帐下的一个人物应该有逃出的机会，就算暂时不能逃出去。那也可以随便打扮成为跋玉军中的一名士兵，等到有机会再逃出去。

　　但是萧径亭要是不醒，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办法了。

　　“该怎么般那？”绿衣府主想了好一会儿都设有想出办法．不由哭出声音来，索性又将脸蛋贴在萧径亭的胸口上低声哭泣。

　　要是跋玉看到现在的绿衣府主肯定会更加爱得发狂。因为现在的绿衣府主由于关心而乱了心境几乎和寻常的一个女子没有任何分别。

　　“莞芷！”正在哭泣中的绿衣府主忽然听到一声熟悉的声音，惊吓下不由抬起蛾首，却是看到了萧径亭睁开的眼睛，还有微微带着笑意和歉意的面孔。

　　“先生！”绿衣府主再也忍不住，两只玉臂环上萧径亭的脖子，如同温香软玉的娇躯投入萧径亭怀中．脸蛋贴着萧径的脖子哭着死死不肯抬头。

　　萧径亭轻轻抚摸着苏莞芷柔软地粉背。柔声问道：“为么叫我先生？”

　　“因为莞芷爱上的是萧先生，而不是莞芷的小主子萧径亭殿下！”苏莞芷柔声道，玉手伸进自己坚挺玉乳和萧径亭的胸膛，温柔地抚摸着萧径亭的胸前肌肤。

　　“之前在江南，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我家里人！”萧径亭温柔地吻着苏莞芷的秀发柔声道：“或许，我当时只想和你做最最简单的交往，对你地真实身份从来也没有心用心猜测！”

　　“嗯！”苏莞芷轻轻地应了一声，粉颊贴上萧径亭的面孔。痴迷地摩擦着。

　　“我家的事情，让你受苦了！”萧径亭面孔退后几寸，好看清楚苏莞芷迷离美丽的面孔。双手捧起她端庄秀丽的脸蛋，笑道：“反倒是我。作为家里地主人，却到处游荡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而你们却在为萧家流血！”

　　“我们愿意的，这是我们地信念，而且就算这样也不能报答陛下对我们的恩情！”苏莞芷柔声说道。接着轻轻地摇了摇蛾首，道：“先生，我们今天不说这个好吗？”

　　按着、苏莞芷脸蛋轻轻一红，美眸透出一道粉意，轻轻张开了樱桃一般的小嘴，吐着如兰的火热气息。朝萧径亭低声道：“先生，你亲亲我好吗？”

　　“好！”萧径亭嘴唇轻轻印上苏莞芷颤抖香软的小嘴，苏莞芷的娇躯轻轻一颤，柔软的娇躯便仿佛一条蛇一般用力挤进萧径亭怀中。双臂紧紧抱住萧径亭的后颈．依靠本能地吮吸着萧径亭的嘴唇和舌头。

　　“要死了！”足足半盏茶功夫，苏莞芷几乎全部忘记了来意。离开了萧径亭的双唇后。心满意足地靠在萧径亭的怀中。脸蛋便仿佛要透出水来一般，两只眼晴迷离得没有任何焦距。粉嫩地小舌头轻轻吐出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回味着刚才销魅的滋味。

　　“真美！真美！”苏莞芷喃喃自语道：“怎么会这样的？怎么会这样的？”

　　她之前可是寄身在醉乡居这种地方，此时竟然表现得比任何少女都要单纯，却是让萧径亭忍不住莞尔。

　　“呀！我差点忘记了正事！”苏莞芷忽然从萧径亭怀中弹起，道：“先生，我是专门来救你出去的！你现在赶紧躺在床上，装着仍旧不醒地样子！接着我去将外面的守卫叫进来一位，弄昏了他后，你换上他的衣服，然后逃出去！”

　　“好计策！”萧径亭微笑着，接着轻轻地摇了摇头，道：“可是早巳经来不及了！”

　　“两位看了很久了，出来吧！”萧径亭对着地牢外面轻叫道。

　　“陛下看到了吧！干正事的，干大事地，从来就讨不了女人的欢心！”外面响起了一阵凄凉的冷笑道：“反而是有些手好闲的小白脸．才能撩拨得这些女人心怀大乱！这个世界真是不公平啊！”

　　接着，从地牢口缓缓走进两道人影。一个带着脸谱，一个便是跋玉。

　　跋玉此时的脸上，稍稍有一点点扭曲，但是这并不防碍他的俊美！不过此时的他，便仿佛是受伤的野兽一般，又不愿意露出痛苦让人去怜悯。所以现在他脸上所有的表情，便只有冷酷和骄傲。

　　“我说过！”跋玉缓缓走到苏莞芷面前，道：“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你想要什么东西，我都会为你拿到！但是不许背叛我，不许欺骗我！这两件事情，你都做了！”

　　苏莞芷脸上先是一阵惊惶，按着又恢复了平常冷漠淡然的样子轻轻坐在萧径亭的身边，却是不再说话。

　　“对！刚才我是装醉的，装着昏睡的，装着让你拿走我身上的令牌的？”跋玉冷笑道：“这算是我欺骗你，你为什么不质问我？！”

　　苏莞芷淡淡说道：“因为，你的欺骗伤害不了我，你骗不骗我对我没有任何不同，我不在乎！”

　　听到苏莞芷如同刀子一般的话后，跋玉脸上肌肉明显一阵颤抖，努力控制着颤抖的嘴唇，跋玉勉强让自己的言语冷静而又骄傲，道：“说得好！说得好！不过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笨了？放在之前。我装醉，装着令牌让你拿走，你肯定会发现这是计策地，这次为什么发现不了了？还乖乖上当了，你不是最聪明的吗？”

　　“陛下是想要莞芷继续说出绝情的话，好让你能够狠心下手吧！”苏莞芷淡淡说道：“那我便随了陛下的意忍！是，是我心乱了！从知道先生和毕萧动手，我心就乱了！知道他被陛下抓来后。我心里已经什么都不清楚了！只想着救他出去。基本的分辨能力都没有了！这样回答，陛下满意了吗？”

　　“够了！”跋玉长长吸了一口气，用力地仰起头，努力使自己的泪水停在眼眶中。最后消融不见，因为在他的字典中，不可以为了女人流泪。

　　萧径亭看过很多男人受伤的情景！其中印象最深地是他师傅，再下来是连易成，因为他的受伤，他的死都是萧径亭一手造成的。连易成受伤地时候是是如同孩子一般，哭出声音来，接着不知道所措．也不会去怪什么人。

　　而跋玉受伤的时候，则是显得更加地骄傲。不让任何人看出他的软弱。而这两种受伤，都一样让人心折。

　　“萧径亭！”跋玉目光重新朝萧径亭两人望来的时候。却是瞥了萧径亭一眼，接着仿佛不愿意再多看，道：“我讨厌你！”

　　接着，跋玉只身离开！却是一句话也不说，飞快走出了地牢。

　　而屋内，仅仅只留下了那个脸谱男人一个。

　　“萧径亭，你觉得跋玉这人如何？”口气，竟然是平和的。

　　萧径亭微微一笑道：“坚毅、骄傲、固执、心狠手辣，想要绝情，却至情至性！”

　　那个脸谱男人接着问道：“还有呢？”

　　“他不如你！你绝情。你彻底！”萧径亭按着说道：“所以等到日后翻脸的时候，他应该会是你的手下败将！”

　　“那敢情好啊！”脸谱男子淡淡一笑道：“我觉得突厥和中原早就应该合并在一起，成为一个国家了，你说是不是？百年来两国如此相争．害得老百姓受了多少苦？要是在我手上合而为一了，那该是一项多么了不起的伟业啊？”

　　“不见得！”萧径亭轻轻一笑道：“很多事情！虽然过程很残酷，很痛苦，但是却是必须的！按照目前的规律，突厥和中原还远没有到统一为一个国家的时机！两者地人民，两者的文化还有太多的不同，两者还有太深的矛盾，还需要很久的时间磨合！”

　　脸谱男子顿时大怒、喝道：“胡说！当年的显碧，文化比突厥差吗？它地文化，被长安城里面的那些诗人文人们称为是最美好，最璀璨的文化！当时你看看，它不是照样被我们吞并了，成为了大武了一个府了！”

　　“显碧因为脱离于这个世界很久！所以独立发展成为另外一种文化，整个文化的主题便是美好，平和．但是对于这个世界来说，这个文化太超前了，太美好了，也太柔弱了！”萧亭淡淡说道：“而且显碧地文化，是没有底蕴的文化！是不成熟的文化。如同孩提一般，纯真美好．但是却径不起外来势力的摧残！所以，它注定了被灭亡的结局！”

　　脸谱男子顿时安静了下来，接着轻轻揭下面具，露出了同样俊美无匹的面孔，却是萧径亭的平生第一敌人方剑夕。

　　方剑夕此时同样英俊，但是细看下，会发现他眼睛深了很多。眉毛尖了很多，鼻子也仿佛构了少许！原先是萧洒倜傥、豪迈随和、但是现在却是深沉冷俊、深不见底！

　　“萧兄！”方剑夕的声音忽然柔和了下来，在萧径亭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问道：“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是显碧国皇帝的后人的？”

　　“我也不知道！”萧径亭淡淡一笑，道：“很早。比奴儿告诉我地时候，肯定要早很多！我甚至不知道我是怎去知道我是显碧国的殿下的，更加不记得是什去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或许内心潜意识、都在不经意地避开这东西！不想去涉及，因为它太沉重！”

　　“难怪你什么正事也不干、只是喝酒弹琴，只是耍剑作画！却从来没有想去复国！”方剑夕轻轻一叹道：“因为你根本就知道、此事不可为！就算恢复了显碧国。也不是以前的显碧国了！”

　　按着方剑夕又问道：“那请问一句，听许许多多的人都在为了复国而付出所有的心血甚至生命，你为什么不去阻止？”

　　萧径亭摇头道：“因为复国是她们唯一的信念、要是没有这个信念。她们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我在等待一个机会、等待让她们惊醒地机会！”

　　方剑夕顿时轻轻叹息一口道：“萧兄！你知道因为任夜晓的事情。我恨你入骨！从来都没有正视过你，现在我总其摸到了萧径亭的一些心思．我有一个提议！”

　　“虽然我肯定会拒绝！“萧径亭微笑道：“但是因为你的这样的口气和我说话、你还是说说吧！”

　　“来帮我！”方剑夕道：“以前所有的恩怨都一笔勾销，事成后，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比起武漠辰，我肯定是一个更加容得下你地人！”

　　萧径亭顿时轻轻地摇了摇头。

　　方剑夕者了靠在簧径亭怀中的苏莞芷，道：“要是我用这个女人威胁你呢？”

　　“嗖！”方剑夕还没有说完．苏莞芷玉手一翻，顿时多了一支匕首出来，横在自己地玉颈上。而脸上却走没有一点点视死如归的表情。依旧一脸的温柔，躺在萧径亭的怀中，仿佛那个随时会自尽的人不是她一般。

　　方剑夕面孔一扭，接着哈哈一笑道：“萧兄记得楼绛玉吗？”

　　萧径亭面色微微一变，道：“记得！”

　　“她在我那边！”方剑夕微笑道：“先生还记得辛忆吗？”

　　萧径亭又点了点。

　　“她在我那边！”方剑夕淡淡说道．仿佛在说一件无关要的事情一般。道：“先生还记得任夜晓吗？”

　　萧径亭又点了点头。

　　方剑夕又笑道：“她也在我那边！而且我发现她的时候，她是昏迷的！练剑入了魔道．身上有媚气！”

　　萧径亭面色一籍，道：“她并不合适练习你们魔门的黑暗剑法！”

　　“是我们魔门！”方剑夕微笑道：“萧师弟！”

　　接着。方剑夕淡淡一笑，脸上有着说不出的冷酷和残忍道：“你知道，我是一个彻底地人！我在你面前没有必要做任何的伪君子，因为你了解我！所以你要是拒绝我，我敢保证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破坏别人的贞洁．对于任何男人来说，都是他们内心深处兽欲最最企盼的事猜！况且，日后我登基了，总免不了要有后宫的！”

　　萧径亭面上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回话。

　　方剑夕接着道：“还有一件事情！要是萧师弟答应我的话，我可以将你地妻子还给你！”

　　萧径亭先是眼晴一亮接着摇了摇头，道：“妍儿不在你那甲！”

　　方剑夕微微一讶，接着叹息道：“原来萧兄，真的什么知道！”

　　“是的！妍儿师妹不在我手上！”方剑夕哈给一笑道：“我索性便都告诉了你！其实我真实的师傅是毕萧，虽然他从来我让我叫他师傅。而妍儿师妹，则被师傅派到中原地皇宫里面！目前，应该正在扮演红颜祸水的角色，离间和激化我们大武的那个皇帝爷，还有那个大太子爷父子俩的矛盾！就是所谓的美人计！”

　　“萧兄来突厥，其实是在给自己找一种自信，想要去掉一种心结！”方剑夕接着说道：“一旦有了这种自信，去了这个心结，你才可以坦然潇洒地到长安去寻找你的妻子！”

　　“原来萧兄真的什么都知道！”方剑夕接着轻轻一阵叹息。

　　“那么，你准备答应我了吗？”方剑夕问道。

　　萧径亭轻轻地摇了摇头，并没有说话。

　　方剑夕看到萧径亭摇头，反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便仿佛萧径亭不答应更加让他高兴一般。

　　“萧兄，其实你拒绝我了，我内心深处真地松了一口气！”方剑夕望着萧径亭微微一笑，接着朝愤怒的苏莞芷一笑，道：“不要以为．我刚才招揽萧兄是假的。那是真的！要是萧兄真的归我，我说到的那些，也会拼命去做到！因为我在练习帝王的心胸，我在学习着包容一切！萧兄是我这个世界上最最痛恨的人，又或者是我这个世界上最最欣赏地人！作为一个合

　　格的帝王。我应该用心胸来包容你，来招揽你！”“所以。要是你答应了，我会努力去实现我的承诺，但那样我会非常痛苦！”方剑夕接着淡淡自语道：“但是作为方剑夕来说！我恨不得萧径亭猪狗不如，恨不得落到最最痛苦，最最可悲、最最悲惨的下场！我说过、我要在任夜晓面前，让

　　你如同狗一般跪在我面前．我要让你的那些女人看到，她们都瞎了眼睛会看上你这个废物！我要让你感受到，在你眼前。你地女人被其他男人奸淫的痛苦！我要让你感受到，你地女人背叛你的痛苦！”

　　“你还记得秀情吗？她也在我那里，不过性质和任衣晓又有一点不同！”

　　方剑夕越说越激动，最后面孔几乎扭曲起来，朝萧径亭一阵冷笑道：“你拒绝我的心意了，我不用背叛我自己的意旨了！”

　　按着。方剑夕站起身乎，转身朝萧径亭道：“你等着！大概明天后天，我事情办完后！我就会将你装在一个铁打的猪笼子里面，一路公开地将你运到中原。运到你的那些女人面前！”

　　“苏小姐，走吧！我要离开突厥之前，把你当作送给跋玉可汗的礼物吧！不愿意做他的王后，做他的母狗也是可以的！”方剑夕接着伸手便要去抓苏莞芷。

　　苏莞芷手中匕首一挥，便朝方剑夕地手掌斩去。

　　方剑夕轻蔑一笑，手拈轻轻一弹。苏莞芷手中的匕首飞出数丈．扎进了地牢的铁壁中，便是连匕首柄也看不见了。

　　而同时，苏莞芷娇躯如同被璀璨的花朵一般，朝床上摔去！萧径亭飞快接住，替她受了大部分的力道。但是尽管如此，苏莞芷嘴角还是喷出了一口鲜血。

　　“我师傅真是武神啊，就这么一手，让萧兄现在连一丝气都使不出来！”方剑夕轻轻一笑，接着朝苏莞芷望来，道：“你是自己走，还是我来抱着你走！相信萧兄现在无力英雄救美的，你愿意他受到这种痛苦吗？”

　　“不用！”苏莞芷勉强从床上起来，在萧径亭嘴角轻轻吻了一口后，便走在方剑夕地前面，朝地牢外面走去。

　　方剑夕便也折身出去，消失在这地牢中。

　　“关上地牢！严密看守！除了可汗陛下和我，谁也不许近！”临走关上了地牢的铁门后，方剑夕冷冷命令道。

　　“是！”这次回应的，不知有突厥的守卫，还有中原地高手。

　　“噗！”方剑夕刚刚消失，萧径亭嘴里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接着长长呼出了一口气，缓缓舒展开了身躯。

　　毕萧的武学真是惊骇，甚至超乎了人的想象力。就这么轻轻一抚，便封住了萧径亭全身上下的筋脉，锁住了他身上的气机，不但是内功，就算力气，也使不出一分一毫。

　　而萧径亭几乎花去了小半条性命，并且经过差不多十个时辰，才利用体内另外一道真气，一点一点地打开！要是换成了别人，就算修为比萧径亭还高，也不可能自己解开被毕萧封住的筋脉和气机。因为只有萧径亭身上，才隐藏有另外一股真气。

　　从怀中掏出一根尖刺，萧径亭走到地牢铁门地下方。尖刺轻轻挨在铁门上，接着忽然所有的内力涌出。

　　顿时，那铁门无声无息被刺出了一个小小洞口。

　　眼睛往上一凑，却看到有八个人、盘腿在铁门的四边围一圈，却是死死地盯着这铁门。

　　萧径亭从怀中掏出一只小瓶子，将瓶口对准铁门上的小孔，然后抵住瓶子底端的掌心开始运气。热力穿到瓶子里，里面的药水顿时挥发出来，朝上面冒去。

　　“呃！”轻轻一声，八个人几乎同时倒下，不省人事。

　　“嘭！”接着萧径亭手中长剑猛地朝铁门一砍。顿时火星迸出，一声大响。

　　不过，铁门并没有被砍开，只是被砍得窄些扭曲、还有道不深不浅的伤口。

　　而此时帐篷外面的人听到里面地声音，顿时两个人飞快跑了进来。

　　看到铁门的四周昏倒了八个人，跑进来的两个人顿时惊骇！

　　“你赶紧去通报陛下，说地牢里面的囚犯逃跑了！”其中为首的一人着急道。

　　另外一人更加谨慎道：“要是人犯还在，那我们不是犯了欺君之罪了吗？那是杀头地罪！”

　　“要是人犯没有逃走，为什么看守的这些大侠，忽然会不省人事！啊？死了！”按着，两人看到那不省人事地八人。

　　鼻子流出两道黑色的血液，想必是已经死去了。

　　“应该是有高手来救走了人犯，害死了这八名大侠！”其中一人猜测道：“那我们先打开门，看里面的人犯还在不在，确定不在后再去通报陛下！不然，犯了欺君之罪那我们两人的脑袋。可是掉定了！”

　　“要万一这八个大侠是下面的人犯杀死的！我们开门，不刚好让他逃出来，再顺便宰了我们！”另外一个人表示担心。

　　“白痴。你以为他是武神爷啊！隔着厚厚的铁门，在地牢里面还能够杀人！”另外一个人不同意辩解道：“再说，他全身上下的筋脉已经被武神爷制住了，你认为他能够解开吗？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肯定是被外人救走了！我觉得，应该打开铁门，去看里面地人犯还在不在，确定了后再去通报陛下！”

　　然后，两个人便在地牢门口争吵辩解起来。而铁门下面的萧径亭不由得哭笑不得了，想不到在这么危机紧张的时侯，来了两个那么有幽默天赋的主儿！现在铁门上的两个人，巳经争辩到概率的问题，以及内力运行路线问题。

　　“笨！”忽然，其中一人哄了一句，道：“我们干吗要确定人犯在不在！我们去通报陛下地时候，就只说这看守人犯的八个大侠死了就可以了，所以就不用去看地牢里面人犯还在不在？这样一来，不用担心被人犯杀了，也不用担心犯了欺君之罪。”

　　顿时，地牢下面的萧径亭不由痛苦无奈，上面这两个小子，这下子脑子怎么忽然开窍了。

　　按着，萧径亭无奈地摇了摇头，便要拔开那只有毒药瓶子的瓶塞，将上面两个便聪明地人杀了。

　　“澎！澎！”萧径亭这个念头刚刚升起，上面那两个停止争辩的人顿时摔倒在地人事不省。

　　萧径亭顿时惊骇，然后郁闷无奈地看了一眼手中的瓶子，暗道：“我还没塔拔开塞子啊，我什么时候学会意念杀人了？”

　　但是紧接着，萧径亭看到一个欣长的身影飘了进来！走到地牢的铁门前面，眼睛淡淡地瞥了一眼这厚厚的铁门，接着手掌贴在铁门上，然后往上一提！顿时，那厚得吓人，萧径亭用剑都劈不开的铁门，竟然硬生生被扯断掀开了。

　　站在下面的萧径亭，顿时惊骇得嘴巴都有些合拢不上。这还算是人吗？

　　“嗖嗖嗖！”不过，来人并不是用机关打开铁门的，所以从四周射出无数暗器。朝他全上上下笼罩飞去。

　　那人便看了也不看一眼，袖子一甩，那些暗器在空中顿时受挫，本来气势汹汹地来头，顿时垂头丧气地摔落在地上。

　　“出来吧！”那人朝萧径亭淡淡说道。

　　萧径亭脚下一点，轻轻跃起。

　　“拜见毕萧前辈！”萧径亭上来后，一撩袍子朝毕萧拜下。

　　绝顶高手就是绝顶高手，就连出来做案。也不索上黑面巾，就连一点点的掩饰打扮都懒得。

　　毕萧摆了摆手，道：“跟我走！至于其他人，你就不用理会了。”

　　“是！”萧径亭点头应道。

　　毕萧点了点头，从身后扯出一身袍子。朝萧径亭身上罩来。

　　顿时，萧径亭全身上下都罩在黑色的长袍里面。连面孔也看不见了。

　　做完这些后，毕萧也不再招呼！脚下一点，整个身躯笔直地飘出了帐篷，双脚便是连一步都不用迈出。

　　萧径亭连忙运足轻功追上，但是转眼之间，便落后了几丈。

　　“是谁？！”萧径亭刚刚跃出帐篷，便有数十名巡逻的士兵大声喝道。

　　但是仅仅片刻功夫，他们便看到了毕萧的身影！却是不敢再出声，齐齐跪在地上，便连头也不敢抬起。

　　就这样，萧径亭跟在毕萧寺后，在十几万大军中如入无人之境一般。毕萧所过之处，所有甲兵一概放下手上所有的事情，拜伏在地、不敢出声。

　　如此，仅仅只是一盏茶的功夫。萧径亭便已经出了跋玉的中军大营。

　　转身看了看那一望无边地大营，萧径亭长长舒了一口气，真是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正在感叹，前面的毕萧忽然不见了身影。再用力一看，原来却是他速度骤然加快，瞬间便只能看到前面的一个黑点了。

　　看到毕萧没有一点点停下来的意思，萧径亭提起真气，脚下如同生风一般，便也加速飞驰。

　　顿时，萧径亭地整个身影都已经看不清楚，便只有见到一团烟飘过，整个人便已经是在几丈开外，后面腾起来一阵阵尘土，在草原上拖出一条长龙。

　　萧径亭飞速前进的时候，尚会带起团团地尘士，但是前面的毕萧走过，却是衣不沾尘，便仿佛是一点点灰尘也没有飘起，甚至连双脚都仿佛没有踩地一般。

　　“呼！”萧径亭见到前面的毕萧巳经成为一个小颗粒了，不由一咬牙齿，猛地将真气全部运气。顿时双脚也仿佛不沾地面一般，飞一般追去眼中的那个黑点。

　　但是尽管萧径已经将速度加到了极至，但是最后眼中的那个黑点还是消失了，毕萧已经出了他的视线范围，而且再也不可能追上，因为这已经是萧径亭所能够达到的最快速度了。

　　如此，大概跑了一个来时辰，萧径亭也不知道跑了多远的距离，因为草原到处的景色都差不多！只不过他可以感觉到巳径径过了两个部落了。

　　而如此急速的飞驰，也几乎耗尽了萧径亭所有地真气！在平常时候，他肯定不敢这么做的！要是因为将力气都跑完了，最后打架打不过人家，被人杀了，那可是丢人大了。

　　而这个草原是跋玉的地盘，随便哪个角落，可能都藏着方剑夕或者跋玉的高手！可以说是危机四伏。

　　但是跟着毕萧跑那就不一样了！不用说毕萧的身份，就凭他那一身惊天动地的修为！天下之大，随便那处地方他不是来去自如。天下间，还有谁敢来惹这个神仙般人物地麻烦。所以萧径亭跟在毕萧后面也算是狐假虎威了，在这段时间内可以高枕无忧，可以不将天下的高手都不放在眼里。

　　感觉到呼吸有些急促，萧径亭感觉到自己的真气巳经渐渐枯竭了，这样速度的奔跑恐怕连一盏茶地功夫都坚持不到了。

　　前面有一个小山坡。山坡上有不算茂密地树林！树林的前面，有大概数百顶帐篷，而且这里的水草也不错、想必是有数百个草原的牧民在这处地方暂时定居了。

　　萧径亭提起最后一股真气，飞快地从山脚下绕过，到达了前面的牧民区。

　　果然，看到全身雪白的毕萧，正在帐篷的尽头。此时手中正抓荐一把青草。喂养着两匹雪白的骏马。

　　萧径亭几个起落，便到了毕萧面前。但是顿时，连话都说不出来，肺里地空气也仿佛呼不出来了一般，身上便是一点力气也没有。累到了极点，呼吸都觉得痛苦而又困难。

　　“你刚刚跑了一个半个时辰。总共跑了四百七十里！”

　　毕萧淡淡说道，接着手指轻轻抚上了萧径亭的背部。

　　一股柔和的气息涌进萧径亭的身体，顿时全身上下仿佛有着说不出来的舒服。呼吸也瞬间顺畅起来，虽然全身还没有多少力气，但是也不会劳累得仿佛要死去一般。

　　“马上就要天亮了！”毕萧骑上了其中一匹雪白地骏马，朝萧径亭道：“你骑另外一匹！”

　　萧径亭目光望向毕萧所指的那匹马，全身雪白，便是连根杂毛也没有。神骏到了极度漂亮地地步，甚至全身的气质，也充满了柔和与骄傲。

　　如此神驹。全天下也找不到几匹了。萧径亭心中忍不住一声喝彩，因为他之前可以说是见过骏马无数了，但是没有一匹能够和这匹相匹敌。

　　打个比喻说！这匹白色雌马的地位，与梦君奴在所有女子中的地位一般，无论是地位、修为、容貌和气质。

　　那匹漂亮的白马本来是在悠闲地吃草，这种吃草的姿态非常有趣。因为它本身并不是很饿，所以吃的时候显得非常悠闲，有一口没一口的吃，而且每一口还嚼得细细的。便仿佛是在消遣无聊的时间一般。

　　见到萧径亭过来后，那白马竞然一声欢喜地嘶叫，接着飞快地迎上，用脖子亲呢地蹭着萧径亭的身子，嘴里鸣着说不清楚的声音，仿佛是撒娇，又仿佛是委屈的抱怨。

　　“这匹马从现在开始就归你了！”毕萧淡淡说道，接着，骑着另外一匹白马冲了出去。

　　萧径亭也跃上马背，这白马顿时仰天一嘶，接着先欢快地在地上打了几个转，仿佛在庆祝重新有了主人骑它，接着撒开四只蹄子朝前面毕萧的骏马追去。

　　毕萧所骑的白马，看到它追来，便也一声长嘶，顿时跑得飞快，仿佛不让它追上。

　　而萧径亭所骑地马，显然还是一个小姑娘，较真倔强地很。低叫一声后，那蹄子仿佛生了风一般，越来越快。还好是萧径亭，要是普通人，早就吓得半死了。

　　耳边的风呼呼直响！这匹白马竟然跑了半个时辰，也没慢下一点！反而是毕萧所骑的那匹白马，速度有点慢了下来。

　　萧径亭骑的马趁机便追了上去。然后亲妮起靠了上去，甩了甩尾巴，一派骄傲得意得不得了地样子。

　　而毕萧的那匹马也不闹，望向它的目光反而充满了疼爱。

　　“你骑的那匹马，叫作雪！”毕萧道：“我骑的这匹马叫作霜！雪是霜的女儿！”

　　毕萧平常说话都是没有任何表情的，此时说起了马匹，反而带上了柔和和慈祥。

　　“当年雪刚刚出生的时候！不肯喝奶，眼看就活不下去了！是妍儿从麦管一点点滴进它的嘴里，才侯得它话了下来，并且长大成为一匹天下无双的骏马！”毕萧睁中浮上一道疼爱，道：“它是跟着妍儿长大的！但是妍儿去中原的时候，没有带着它去！一走就是几年，所以雪每天都会去和妍儿玩的地方等她！也不准别人骑，就连丹儿也不许！”

　　按着，毕萧伸手过来，摸了摸雪的头，疼爱道：“它以前是个调皮的小姑娘，给妍儿到处闯祸！但是从妍几走了之后，不是跟着妈妈练脚步就是一个人呆在一个地方玩耍。谁也不理会！今天是它最高兴地时候了，因为你身上有妍儿的气息，它一闻就闻出来了！”

　　萧径亭右手轻轻梳理着雪儿后颈上柔和光滑的毛，眼晴微微一阵颤抖、眼眶一热，朝毕萧道：“我想妍儿！”

　　“我知道！”毕萧点了点头。

　　“那您是准备带我去哪？”萧径亭问道。

　　“去显碧国！”毕萧转过头来，道：“去你的家乡！”

　　“为什么去？”萧径亭问道。

　　“去找战胜我的路！”毕萧谈淡说道：“你必须战胜我。不然你得不回妍儿，你就得死！”

　　“为什么？”萧径亭问道。

　　毕萧摇了摇头。道：“没有为什么？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去创造噩梦，而且我想让别人赢我，我不想总这么天下无敌！”

　　显碧府！就是之前的显碧国，被突厥和大武合力灭亡后归并为大武的一个府。

　　它果然是个世外桃源！萧径亭和毕萧两人。经过了无数的大山，拐进了无数地小道。最后在一片耸立入云的高山的背后。看到了这片美丽的人间仙境。

　　这里，肯定是出于天帝之手！因为山的这边凄谅萧瑟、怪石耸立、几乎是寸草不生。而山地那一边，郁郁葱葱，飞鸟欢鸣、花枝招展，一派生机岸然。

　　“我们这次走的路，就是当年突厥人入显碧走地路，也是我被追杀得走投无路时候，无知无觉逃入显碧的路！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看到这熟悉的景象，便仿佛是在昨天一样！所有的噩梦。都统统被唤醒了。虽然没有几十年前那么撕心裂肺，但是却还是隐隐作痛！”毕萧仿佛自言自语一般，转过头朝萧径亭道：“当年的你，也是被人包着从这条路逃到

　　草原，然后从草原南下的！”

　　“你比我幸运，因为恶梦发生的时候。我巳经长大，而你却还只是婴儿，什么事情都不懂！”毕萧凄凉一笑，道：“不过。你的恶梦也可能要开始了！你的恶梦，会和我一样痛！过了那个恶梦，我变成了天下无敌！我不愿你重复我的历程。你地噩梦发生之时，就是你死去之时！反而你的恶梦不发生，你便成了天下无敌！所以你必须战胜我，不然你便随着噩梦的

　　来临，而告别这个世界！”

　　“以前，从中原到显碧是没有路的！但是花了十几年，大武朝廷花去了数百万两银子，在大山之间开凿了一条两辆马车行驶的官路！而再过几天，从突厥到显碧的路也要被跋玉凿开，届时跋玉地几十万骑兵，便会顺着这条路，经过显碧国涌入中原！”毕萧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就仿

　　佛是在淡淡说出一件客观事物一般。

　　萧径亭和毕萧两人走到显碧府城门下的时候，太阳还是即将落山，但是此时城门却巳经关了。

　　城门边上贴着一张告示，说最近天山道有乱象，所以在太阳落山之前全部关上城门，在太阳落山之前进城地，也要全部到衙门登记。任何客栈，不得牧留可疑人物，违者格杀勿论。下面盖的大印，真是天山道节度史贺希凌。

　　而此时，城门的外面也显得非常冷清！而城墙上，一整队一整队的甲兵，手中持着兵器巡逻，一派如临大敌的样子。

　　“开门！”毕萧走到城门下面，淡淡喝道，但是声音却已经响彻了所有人的耳朵。

　　“放肆，没有看到节度史大人的命令吗？”上面一个小吏见之，顿时大喝。

　　毕萧也不理会，从腰中抽出宝剑！走到城门面前，猛地劈下，接着右脚猛地踢出。

　　“砰！”顿时，那厚厚地城门轰然倒地。

　　然后。毕萧便拉着他的坐骑，所无旁人地走了进去。

　　萧径亭跟在后面，顿时用舌头舔了舔嘴唇！乖乖，这个天下无敌可算是厉害到极点了！叫人开门连第二声都不用多讲，直接用剑将城门劈掉，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如此人物，天下间唯有这一个了。而这两匹马也不是凡物，面对这种大场面。竟然连眼睛瞥一眼都懒得，仿佛都司空见惯了一般。

　　城楼上的官兵显然已径惊呆了，一下子竟然反应不过来。

　　“显碧府以前是熙熙攘攘的，现在竟然变得这么冷清了，太阳都还没有落山。街道两边的店铺就已经关门了，是有大事要发生了！”毕萧走在街道上的时候，让人感觉到，仿佛整条街道就只有他一人一般，好像所有东西都可以忽略不计。

　　“放箭！”城楼上的官兵等到毕萧走出一段距离后，终反应了过来。一声令下，弓弦作响，羽箭纷纷朝萧径亭毕萧两人地背后射来。

　　有了这天下第一高手在身边，萧径亭对射来的箭没有丝毫理会。

　　不但萧径亭不理会，就连这两匹马也没有理会，依旧悠闲地踏着步子，顺便拾起头从街道边上的花圃上咬下一些花草嚼嚼。除了尝尝味道外，还做做消遣。

　　这些箭大部分都是射向毕萧的，但是还没有到达毕萧身后一丈处，却是猛地栽下头去、落在街道上。

　　“嗖！”萧径亭感觉到身后一阵呼啸，按着一支羽箭带着杀气朝后颈射来。不由飞快转身，一剑将那羽箭劈掉。

　　再看到那些箭刚要射到雪(萧径亭地坐骑)身后时，便自动落下。射到霜的后面，也自动落下。但是惟独射向萧径亭的时候，依旧杀气十足。

　　萧径亭顿时苦笑不得，郁闷地朝边上的毕萧看去一眼。

　　“自己的箭，自己拦！”毕萧淡淡说道。

　　其实，毕萧要是运起一个气场，将两个人两匹马都包在里面相对来说还简单一些！他偏偏还要放一个口气，让那些箭首能够射到萧径亭，这就仿佛一个气场凹下去一块，不包括萧径亭

　　所在的方位，形成一个不规则形状的气场。如此的难度萧径亭就连想，也想不到应该怎么做！

　　“放肆！”萧径亭正使劲劈着射向自己的箭，忽然听到左边街道拐角处传来一声大喝，接着一阵急促马蹄声朝萧径亭这边从来。

　　“萧径亭！”接着，听到那个声音顿时变得扭曲起来，其中的仇恨便仿佛要将萧径亭活活吞下一般，里面的痛恨就是隔着一条街，萧径亭也感觉得请请楚楚。

　　萧径亭转头看去，正见到一个青年将领带着百来骑兵冲来。正是他在金陵地情敌贺净羽。

　　因为现在边上美人不在，所以贺净羽脸上一扫之前的儒雅斯文，变得扭曲凌厉起来。

　　“哈哈！”一声冷笑后，贺净羽道：“没有想到，萧径亭你今天会落在我的手里！”

　　“这个小贼是朝廷钦犯，给我上前拿下！”贺净羽一声大喝，顿时那百来骑兵便要上前擒住萧径亭。

　　而边上的毕萧就仿佛没有看见一般，依旧朝煎面走去。一点也没有替萧径亭出头的意思。

　　“老狗！你还想走，你与钦犯在一起，肯定是同党，一并拿下那条老拘！”贺净羽兴奋下连毕萧的样子都没有者清楚，得意地用马鞭指着朝前走地毕萧。

　　毕萧顿时停下，淡淡的目光朝他射去。

　　顿时，被毕萧扫过的地方，仿佛空气都停止了流动一般。

　　“先生！手下留人，请饶了犬子性命！”

　　“先生！楚皱言请饶了小徒性命，小人回去一定管教！”接着，从隔壁街道传来两声响亮的声音，里面充满了谦卑和焦急，那马蹄声死命地跑来。

　　但是巳经迟了！毕萧举起带鞘地宝剑，远远对着贺净羽一挥。

　　顿时，贺净羽所有的表情和言语嘎然而止！然后无声无息地从马上摔下！

　　按着，那楚皱言和贺希俊刚刚赶来，顿时朝贺净羽倒下的地方扑去。而百来骑兵不知道生死，见到公子从马上摔下来，便拿兵器要朝毕萧冲去。

　　“放肆！放肆！回来！回来！”贺希馁顿时也来不及去看儿子，连忙跑出几步，用身体档住了那百来骑兵的马蹄，双掌一挥！跑在前面的几匹骏马，竟然被扇得后退几步，那上百骑兵连忙拉住僵绳，不敢再上前。

　　“天山道节度史拜见毕萧前辈！”接着贺希俊一挥袍子，对着毕萧拜下。

　　“天山派掌门楚皱言给毕恭辈磕头！”楚皱言因为是武林中人，走前一步，对着毕萧跪下连磕了三个响头。

　　那百来骑兵看到节度史都拜下去了，连忙从马背上滚下来，齐齐对着毕萧跪下来。

　　毕萧也不叫几人起来，只是朝贺希俊淡淡望去一眼道：“我知道你们想抓萧径亭，但是我想带走他，你怎么看！”

　　“是！下官不敢！”贺希馁连连拱手。

　　“你呢？！”毕萧朝楚皱言望去一眼。

　　“晚辈不敢、小人不敢！”楚皱言又连磕了三个响头。

　　“罢了！”毕萧淡淡说道，接着牵着他的白马，和萧径亭朝前面走去。

　　一直等到毕萧和萧径亭从街道拐角处消失不见的时候，楚皱言和贺希馁才敢起身，然后朝贺净羽到地的地方扑去，探他的鼻息，摸他的脉搏。

　　“要是我没有子记错的帮！你的那个任夜晓，手上有一支雪剑。”毕萧和萧径亭两个人并没有找客栈落脚，而是直接朝城东荒凉处走去。

　　“是的。”萧径亭恭敬回答道。

　　毕萧问道：“你知道那支剑的来历吗？”

　　萧径亭回答道：“晚辈知道！”

　　再走了十来里，这里的人家和房子已经非常少了。毕萧指了指面前的山谷，道：“你知道这是什么谷吗？”

　　“晚辈不知！”萧径亭恭敬道：“但是晚辈知道，这里面有个“净羽湖”，湖水冰封数十丈！山谷井面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温暖春季，这里面始终是呵气成霜、常年积雪！但是几十年前，冰封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净羽湖，却是一夜之间解冻了！山上的积雪融化，水流到了湖中，所以今天的净羽湖比以前

　　大了十几倍不止！”

　　毕萧点了点头、却没有回答！但是脸上，却流露出几乎可以成为是儒慕的神情，眼睛一颤，一颗泪水顿时蕴在眼眶。

　　“几十年不敢来，几十年想来，几十年都梦到这里！”毕萧放下僵绳，让马儿自由跑去玩耍

　　按着，他缓缓朝山谷走去，走到山谷口的时候！毕萧喃喃自语道：“我还是来了！”

　　按着，毕萧双手举剑过头顶，双膝齐齐对着山谷跪下！

　　萧径亭见之，也走到毕萧的身后，同样将手中的宝剑举过头顶，对着山谷里面恭敬跪下！

终卷 第一章 爱恨缠绵

　　“师傅！”毕萧一声长呼，眼角顿时浮现一道泪光，跪在地上，额头紧紧贴在地面上一动不动。

　　箫径亭听到了毕萧叫的这声师傅，面上的表情，彷佛在意料之外，又彷佛在意料之中。

　　毕萧的姿势，已经不是平常的一种跪拜，而类似是一种朝拜一样的矜诚。箫径亭也跪在一边，却是不说话，而是静静地感受着这山谷里面的气息。

　　不过，箫径亭已经听得非常仔细了，甚至全身心地感受着，但是依旧没有感应到山谷里面有任何回应！

　　比较依旧保持着这种姿势大概半个多时辰后，应该也没有得到山谷里面的回应，便也抬起头来。目中的泪光消失不见，脸上又换上了骄傲而又平淡的表情。

　　“师傅，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毕萧跪在地上对山谷里面平和道：“当初我离开您的时侯，我就知道我已经失去了这个师傅了！而您，却也没有阻止我离开，依旧和师母在边上下棋！一直到我走出院子后，我才听到您的棋子落盘的声音，和寻常时侯不大一样！在那个时侯，或许你只要轻轻叫我一声，或许就没有后来那么多的悲剧了！”

　　山谷里面，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毕萧站起身子，朝后面的箫径亭道：“你起来！”

　　箫径亭站起身子，毕萧便转身朝外面走去。

　　箫径亭不解，但是也跟着离开了山谷口。毕萧淡淡说道：“因为这些事情是对不起师傅的，所以我不想在他老人家的面前说！”

　　毕萧一直带着箫径亭来到一座山上，走到两座山谷间的吊桥上！那吊桥很高，下面是揣急的流水。两个人走上去的时侯，那吊桥就是连一点点摇晃都没有。

　　威风轻轻吹过。带起吊桥轻轻摇拽着，便彷佛儿时的秋千一样。

　　“你知道我地身世吗？”毕萧走到吊桥中间，眼睛眺望远方，道：“我不算是突厥人，也不算是中原人！我父亲是突厥人，我母亲是中原人！我的出生。纯属是一个偶然！只是一个突厥的男人，在经过中原时侯。兴致偶发看上了一个中原的秀丽女子！不知道是因为草原人的蛮力制服了我母亲，还是草原人的豪气征服了我地母亲！后来我母亲就生下来了我！”

　　“那个突厥男人，在我母亲身边的时间，总共不到三天，便离开中原回到了突厥！”毕萧接着淡淡说道：“我母亲，没有成亲便生了孩子！所以受尽了旁人地鄙夷，连我也被当地人唾弃！这样养成了我坚忍冷漠的性格！”

　　“当我年纪小的时侯，是我母亲纺线染布养活了我！等我稍稍长大了。先是做普通的粗农活，砍柴卖钱！等到了十四岁的时侯，救了一个镖师！然后跟着他学武，到了镖局做一个普通的镖师！后来，镖局的镖头的女儿喜欢上了我！”

　　说到这里，毕萧转过头来朝箫径亭微微一笑道：“当时地我，可没有你这副吸引女人的面孔！也不象你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就是话也几乎不和人讲！至于她是怎么喜欢上我的，你不要问我！我不知道，或许知道，现在也忘记了！”

　　箫径亭也跟着微微一笑，因为确实如同毕萧所说。那个时侯的毕萧，如论出身、长相、才能、谈吐都是非常一般的。而一个镖局主人的小姐，毕竟也是有身份的，想必长得也非常漂亮，喜欢上了这么一个毕萧，真是一件非常意外地事情。不过，或许毕萧那个时侯表现出来的一种冷漠和孤傲，对女人也是一种另外的吸引力。

　　“那你喜欢她吗？”箫径亭问道。

　　毕萧摇了摇头，道：“没有！那个时侯我根本就怀疑我不会喜欢人！”

　　“但是这样一来，也闯祸了！镖头打了我一顿后，便要将我赶回家去！”毕萧接着说道：“我又回家种田！不料过了几个月后！镖局的人到了我家里，竟然送来了金银，然后将我和我母亲一起接到了镖局！最后忽然告诉我，让我和镖头的小姐结婚！”

　　箫径亭微微一愕，接着很快猜出了里面的故事。

　　“是的！”毕萧点了点头，道：“因为我走了以后，那个镖局的小姐便偷偷跑出门来找我！她父亲会武功，她却是一个文弱之人！当时意乱情迷，就只有一个人跑了出来！刚刚跑出不到百里，便被一个浪荡公子强奸了，并且还有了身孕！小姐被人救回家后，昏迷了几天几夜，醒来后已经是疯掉了！到了这种境地，镖头想起了我！便招我回来，让我和她成亲！”

　　箫径亭转头问：“你答应和她成亲了吗？”

　　毕萧点了点头，道：“答应了！”

　　“当天晚上的婚宴中，当地很多的显户都来喝喜酒！小姐本来一直安静地坐在一边，但是看到一个人后，忽然却是尖叫哭泣起来！我看到，她是看到一个英俊冷笑的公子才这变得这么恐惧嘶声的！”毕萧接着说道：“我当时就注意到这个年轻公子！并暗暗打听了他的身份，原来他是当地县令的公子！等到晚上入了洞房，我用药将小姐弄睡过去后！我一人偷偷潜入县令家里，把那个奸污小姐的公子杀了！并且把尸体吊在了县衙门口！然后我回到镖局里面，安静地过日子，没有一点点异样的感觉，就彷佛平常一样！”

　　箫径亭此时对那个时侯毕萧的心性，已经看出一二了。杀了人后，可以当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县令公子的尸体被发现后，当天整个城里都翻天了！”毕萧道：“我以为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的！因为我当时消灭了在场的所有痕迹。就算神仙来也不知道是我杀了人！但是县令竟然带着捕快来镖局里面抓我！我当时冥思苦想，怎么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会怀疑到是我！这种思想的痛苦，比我被抓了可能要被杀头，还要严重！”

　　“因为当时您不识字！”箫径亭忽然接口道。

　　毕萧诧异转过头来望了箫径亭一眼，微微一笑道：“你真地很聪明。聪明到惊人的程度！你接着说！”.

　　箫径亭不好意思笑笑道：“县令的公子，长相也颇为潇洒。应该也读过几年书，自认风流潇洒！强暴了镖头的小姐后，本来对这个女人也有一些淡忘。不料在婚礼上又见到了这个女人，本来是惊恐的，但是发现这个女人已经疯掉了！这种一惊一喜的刺激下，还有一个男人要是能够夺了另外一个男人妻子地红丸，这本来就是一件让他们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他又读书多年，遇到得意地事情。自然会写下一些诗词来表示感慨，而你偏偏不识字！县令在整理自己儿子遗物的时侯，刚好发现了这些诗词，所以顺着这些蛛丝马迹，找到了你的头上！” "

　　“没有错，完全是这样！”毕萧点了点头道：“我被抓进大牢后，因为罪名太大。几天后便要问斩！便是镖局也受到了牵连，镖头一家发配充军！当时我练武非常晚，而且无论是师傅还是他教的武功，都不算怎么高明。所以武功在众多镖师中也只是中等的，在死牢中凭着武功想要逃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在我认为必死无疑的时侯，县令竟然亲自到牢里面，将我放了出来！在县衙里面，我看到了我母亲竟然被供坐在太师椅上，县令夫人在一边亲自陪着说话喝茶！见到我出来后，便有几个人将我和母亲带到一辆马车上，我不知道他们要带我去哪里，便用武力抗拒，但是里面其中一人用一个小指头轻轻一转，便让我浑身无力！就这样我被关在马车里面！”毕萧用手轻轻摩挲着吊桥的绳子，道：“也不知道行驶了多久！一路上走走停停，换了许多辆马车，护送地人也换了好几批！而且，从来都没有在客栈中住宿！大概走了几个月的时间，我从马车出来的时侯，便已经是到了一个地方，你猜那是什么地方？”

　　“突厥的王庭！”箫径亭回答道。

　　毕萧点了点头道：“是的，是突厥的王庭，我的父亲便是突厥地可汗！”

　　“这样莫名其妙地，我便成为了突厥的三王子！”毕萧说到这里的时侯，脸上带着微微的嘲笑。

　　箫径亭从这个嘲笑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来，因为这种事情对别人来说，差不多跟从地狱到了天堂一般，但是对于毕萧来说，却是没有带来任何惊喜，或许一开始有一点点，但是很快这种惊喜就会消失掉，因为毕萧这个时侯根本都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追求什么。

　　“我上面有两个兄长，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大王子是个书呆子，看了中原汉族人的书后，便入了迷了，把突厥的东西都看得一文不值，一心觉得中原的文化是最最高尚的，恨不得让突厥立刻向中原称臣，让突厥的百姓接受中原草听文明的统治，而去掉身上的野蛮，所以当时我的父亲，是绝对不可能将汗位传给他的！”毕萧此时面上微微一动，显然下面说到的，就算到现在对他的神经还有触动：“二皇子，从小就看中原的史书，学习中原历代帝王的权谋之术，在几个兄弟中，他长得最最英俊，最讨得我当时父亲的喜欢！而我的那个最小的弟弟，是典型的突厥汉子。虽然比我小，但是胡子一大把。为人极其豪爽。是待我最友好，或许来到草原很长一段时间，我生活地重心和高兴的源头全部来自于他。因为母亲来到草原后，对谁也不理会，对我也是一样！”

　　“当时我的四弟，有一个老师！被称为突厥王庭的第一高手。叫作慕伦！四弟和我关系极好，便一直缠着让慕伦也教我武功。那个慕伦极为自傲。而且当时我虽然是王子，但是出身卑贱，所以在王庭中并没有多少地位，他也不大看得起我！后来也不知道四弟使了什么招术，竟然让慕伦答应也教我武功！就这样，我跟着慕伦学了四五年的武功，修为虽然还不大能够比得上慕伦，但是真正打起来。却未必输他多少了！”"

　　箫径亭听到这里不由咋了咋舌头，虽然毕萧说到这里的时侯，是轻描淡写地。但是箫径亭清楚地知道，一个武林高手不怎么用心地教一个徒弟，仅仅只用了四五年功夫。这个徒弟，竟然就要赛过师傅，这样的学武地天分也算是惊死人了。

　　虽然突厥王庭第一高手。并不能和吴梦玉这等人想必。但是肯定也不会差得太多，而毕萧仅仅用了四五年，便达到了这个程度。说句实在话，箫径亭是不能达到这一点的。在学武的天赋上，箫径亭是真的差了毕萧一个级别。

　　“在我二十六岁的那年！”毕萧说到这里的时侯，面上的表情不再是平淡，而是变得极其丰富生动起来，道：“王庭举行了一个我见过最大的宴会，招待地是正周游列国、四处采风的天下第一才女妍麦，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高贵的神秘客人！你听过妍麦吗？”

　　箫径亭点了点头。

　　毕萧惊讶，微微动了动眉毛道：“你竟然听过她！”

　　箫径亭道：“我是在兰芥子先生的《美姬传》里面看到的！”

　　“哦！”毕萧轻轻应了一声，接着眼睛一冷道：“兰芥子好大的胆子啊，是谁允许他将妍麦写进去的！天下间，无论谁也不能将妍麦记录在纸上一个字！”

　　“那我回去后，立刻将那页烧了！”箫径亭道。

　　“等你有命活着再说吧！”毕萧淡淡说到：“现在整个天下，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妍麦这个名字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箫径亭道：“因为有人不许说，也不许提！”

　　“是！”毕萧点了点头，道：“不许人提到这个名字地有三个人，一个是突厥的可汗，一个是大武的皇帝，另外一个则是我！”

　　“这是当前天下最高阶级的三个人了，在这种阶级统治社会中。想要让世界忘记一个人的名字，虽然非常困难，但是也不是不能说到！”箫径亭心中暗道。

　　“妍麦当时除了是天下第一才女外，还是天下第一美女！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她进场的时侯，整个大账里面，只剩下火苗跳动的声音，所有男人和女人，就连呼吸也停止了！”毕萧双目显得有些迷离。

　　毕萧安静了好一会儿！过了片刻后，才继续说道：“后来，我们四个兄弟，还有那个高贵的神秘客人，都同时爱上了她！开始了疯狂的追求！”

　　“包括你！”箫径亭惊讶问道。

　　“包括我！”毕萧道：“其实，从我生下来以后！整个世界的东西对我来说，好像根本没有几样是我非常看重的！我也从来没有刻意去想要什么东西！但是看到她以后，我就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她，就算用尽任何办法，用尽任何手段，我也要得到她！”

　　“我们四兄弟中！最爱妍麦的是我。长相最英俊，手段最厉害的，身份最贵重的，便是老二！妍麦也和老二相谈甚欢，甚至有知己的感觉，她们之间总是有很多话说！而我说句实在话，我懂的并不多！无论是文学、音乐还是人文风情，我一点点都不了解！所以我的追求是单纯狂热，但是却显得呆板的！”毕萧淡淡笑道：“还有一点，是皮厚的！我是一个非常自傲的人。也是一个非常自尊地人。但是为了她，我可以忍受着什么也不懂，什么话也插不上口，呆在她的身边，看着老二潇洒倜傥地发挥，看着她们两个互相欣赏。看着她们互相惊艳对方的才华！我当时很热切，和偏执。同时也很沮丧！因为我经常呆坐在边上，一整天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也不知道坐了多久！反正当时整个王庭都在传，妍麦大家已经在突厥呆了一个多月了，而且几乎每天都和二殿下在一起，所以妍麦这个天下第一名花，想必要在突厥被英俊潇洒的二王子掉下采摘了。甚至，我的父亲可汗陛下连喜事都开始准备了！”毕萧道：“但是我知道，她们之间说的话题。从来就没有脱离过音乐、文学、历史和哲学！一直到一个多月后，我还坐在她地边上听着她们说话！”

　　此时，远处的树叶上，听着一只漂亮地蝴蝶，美丽的翅膀正在一张一合。

　　毕萧停止了说话，对着那只蝴蝶轻轻地吹了一口气。

　　那只蝴蝶顿时惊起，抖了抖翅膀。便逃离着离开。

　　毕萧手掌轻轻一转，那蝴蝶不由自主地朝这边飞来。毕萧两只手指轻轻一夹，便将这美丽的蝴蝶夹在手指中间。

　　“那天！她们说到傍晚后，妍麦如同平常一样起身离开，回到自己的别馆！但是在走出门的时侯，朝我递来了一道微笑，接着飘然而去！”毕萧目光顶着蝴蝶的眼睛，柔和道：“我当时呆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在那里无尽的遐想。等到我恍惚过来的时侯，天已经黑了！我赶紧匆匆离开二王子地府邸。但是到了老二府邸大门外的时侯，我发现妍麦竟然还在。正站在一棵树下，看到我出来后！轻轻白了我一眼，然后嗤笑地说了一声：‘呆子！’”

　　虽然此时说的是别人，但是这种情景此时听到了，箫径亭心中还是忍不住泛起一阵涟漪。还有一种羡慕和妒忌，因为尽管喜欢她的女人很多，也很痴。但是他和那么多女人的故事，没有一个有毕萧和妍麦那么动人，那么美丽，那么意外！? "

　　“在她说出呆子的同时！我听到了老二府邸里面断剑的声音，我知道那是老二将他地宝剑折断了。这表示什么，当时的我并不清楚，但是肯定表示一种决心。”毕萧接着说到：“而且当时我也来不及想了，因为我已经有了整个世界！从那天以后，我每天就彷佛在天堂一样！每天走路的时侯，脚步都是轻飘飘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妍麦会对我含情脉脉的微笑，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对我亲昵，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温柔无限地弹琴给我听，却从来不问我感想。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选择我！”

　　“我就一直生活在这种梦境一样的生活里面，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外面的一切！直到有一天，四弟闯进我的家里面说，老二和四弟的母亲，也就是可汗的妃子通奸，被可汗陛下发现，可能要被处死罪！”毕萧道：“老实说，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也不是如何的难过，甚至没有太大的感觉！依旧和妍麦说话亲昵到夜里，然后送她回去。但是第二天，四弟再闯进我家里的时侯，却已经是鲜血淋漓，满身都带着伤口，一边冲进来一边朝我嚷道：父汗被杀了，父汗被二哥杀了！三哥你快逃走，你母亲被二哥抓起来了，你快逃走！”

　　“我很惭愧，我当时首先记起来的不是母亲，而是妍麦！一拿起宝剑，便朝妍麦的别馆冲去！而四弟还没有冲到我的面前，便被后面一支羽箭射中后背，然后一道人影飞来，一支利剑将四弟劈成了两瓣，那个人便是四弟的师傅，也是我的师傅慕伦！”尽管此时毕萧的声音非常低，但是箫径亭还是从里面听出了他对四弟的感情，因为声音里面还带着些许的自责。

　　“我打败了慕伦！”毕萧又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又接着说道：“就当我要冲出包围圈的时侯，二王子用用剑横在我母亲面前！然后我就被擒住了，被铁钩穿过了琵琶骨，然后全身通铁链锁在了柱子上！”:

　　“我当时心急如焚，甚至后悔为什么当时不豁出去一切，冲出包围圈去别馆。带着妍麦马上走！”毕萧又轻轻地补充了一句。

　　其实这种念头，是对母亲地极度不孝。是要天诛地灭的。但是箫径亭，彷佛忽然一下子明白了毕萧的思想境界。

　　“就在我心急如焚的时侯，妍麦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出现铁牢里面！”毕萧道：“那天晚上，我们首次亲吻了，首次做了亲密之极的动作，后来她要将处子身给我地时侯，我拒绝了。因为我会将这当作一种告别。我不愿意失去和她生活在一起的希望！那天晚上，妍麦后来离开地时侯，是被人抓着离开的，是哭着离开的！”

　　“我太了解二王子的性格了，他得不到妍麦的心，就会将自己的骄傲和变态折磨，全部泻在妍麦的身上！所以我尽管琵琶骨被勾住。全身都被铁链锁住，但是我希望却是越烧越烈，只想要扯断铁链，扭断琵琶骨，然后冲出去将妍麦救出，然后带着她逃离这个地方！”毕萧说起这些的时侯，语气反而又平淡了下来，道：“到了半夜地时侯，我忽然闻到一阵香味，接着便什么也不知道了。但是我彷佛做了一个梦，一个天堂一般的美梦，在梦里我飘飘欲仙。等到我醒来的时侯，已经是不在牢里面了。而是在王庭外面的一个大石板上，琵琶骨上的铁构也被取掉了，全身上下的伤口也被包扎好了。而身后的王庭，便彷佛是着火一般地混乱，无数的骑兵四处冲出，想必是发现我已经逃走，正四处追捕我！”

　　“我当时一动不敢动，也一动不能动，就是一点点力气也没有！翻身到石板下面，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在地上挖了一个洞，然后钻了进去，接着用挖出来的土埋在身上，最后用石板盖在洞口上，我就躲在石板下面！”毕萧说起这件事情也是轻描淡写的，但是其中的紧张和紧迫，箫径亭也可以想象得出来。

　　“二王子那时已经被推举为可汗，因为当时我父亲便有让他继位的意思，这点整个王庭的人都知道，所以可汗死了之后，众人又不知道死因和二王子有关，所以几乎没有人反对老二的继位。而当时我罪名，则是于老可汗的妃子通奸，事发后密谋杀死老可汗！因为这些口供都是从四弟的母亲，也就是那个和老二通奸的妃子嘴里得出的，所以整个王庭的人都没有怀疑这点！”毕萧接着说到：“老二知道我跑不远，所以排除几万骑兵，将我所藏的地方围个水泄不通，然后将母亲绑来，说我要是在半个时辰内不出来，便要将母亲凌迟处死！”

　　“母亲是中原女人，在草原没有任何地位，而且突厥人从来都是敌视中原人的，所以虽然母亲曾经是老可汗的女人，但是谁也没有反对这样旨意！接着，新可汗，也就是二王子殿下。便下来，开始用刀子在母亲身上割肉，一直割到我出现为止！”毕萧说到这里的时侯，口气还是淡然的，转过头朝箫径亭问道：“你知道凌迟吗？”

　　箫径亭点了点头，道：“知道！”

　　凌迟处死，就是侩子手用刀子割犯人身上的肉，一直要割掉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在最后一刀之前犯人不能死，而且刀刀都要割下肉来，是古时侯最残酷的刑罚。

　　“那个侩子手下刀比寻常的侩子手快，所以用半个时辰就可以割完这三千多刀了。所以老二给我时间，也只有这半个时辰！”毕萧缓缓说到：“当时只要我一出声，或者是一动精，就能够免除母亲的痛苦。但是我脑中想着另外一个人，想着以后回到虎穴去救他！就这样，我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看着，那个侩子手在我母亲身上割了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最后死去！”

　　“咻！”一阵秋风吹起，箫径亭顿时冷得一个颤抖。

　　与此同时，毕萧手掌轻轻松开，手中的蝴蝶轻轻一挣扎。扑腾着翅膀便飞走了。

　　毕萧又安静了许多功夫，好一会儿。接着说到：“后来，新可汗带着兵马回到了王庭！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敢从土里面出来！然后我无意中，从怀里翻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去显碧国的净羽湖！”

　　“然后，我便顺着我们之前来的那条路，几乎是爬着从突厥来到了显碧！”毕萧的口气依旧轻描淡写。

　　但是箫径亭可以想象，在这段爬地过程。对意志是如何的一种考验。因为必须天天都在担惊受怕，随时都会被新可汗的骑兵抓走，随时都可能被草原上的狼吃了。

　　“不知道爬了多久，我终于来到了这里！”毕萧指了指脚下，道：“我就是爬到这个位置的时侯，看到对面的河岸上，有一个穿着一个白衣服地神仙。脚步轻轻地点着花枝头。身体如同风一般的飘动！他后来就成为我地师傅，那个人，便是你的外祖父！”

　　“我就在那个山谷里面，跟着师傅学武！每天都在仇恨中练剑，每天都在问师傅，我什么时侯可以出去就妍麦！而我每次问，师傅总是轻轻地摇了摇头，接着又微笑地告诉我新一条口诀，接着那条口诀便足够我钻研痴迷一个多月。就在那个时侯，我学会了清风随影剑和狂风倾城剑！那种武学的境界，便彷佛是一下子从人间升到了仙境一般。我清楚地知道，我的修为和剑法，和之前已经是天地之别！”毕萧微微笑道：“但是就算这样，还是过了近三年。我再次问师傅，我可以出去就妍麦的时侯，他才点了点头！”

　　“我重新回到突厥王庭后，已经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去王庭任何一个地方！但是我几乎找遍了整个王庭，也找不到妍麦的身影，问了无数人，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妍麦去了哪里？后来我直接进了可汗的床前，用剑指着他的脖子，逼问他妍麦地下落！他开始非常惊讶，但是后来脸上没有任何害怕，就只是哈哈大笑！不但没有一点说话的意思，就是一点点害怕的神情也没有。”毕萧淡淡说到：“我看他的感觉，也好像是活够了似得！我剑往前一递，便杀了他！虽然他坐上了可汗的宝座，但是也仅仅只坐了三年。”

　　“然后，我就开始走遍天下，到处寻找妍麦的身影！妍麦在当时，是天下闻名的人物！所以我每次问起她地名字时侯，天下人都知道，但是我问起她的踪迹时，天下人却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得到的讯息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三年前，妍麦大家在突厥现身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有人说是在政变的时侯死了，有的说是被新可汗收入账中，不出来见世人了；也有说当天晚上她离开了突厥，独自一人隐居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跟我说这些话的，前两种人都被我杀了！”毕萧说起杀人的时侯，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道：“后来，有人说那天晚上妍麦第一次去突厥的时侯，当天的宴会上出现了一个身份贵重的神秘客人！是他将妍麦从突厥的魔窟中救了出来，妍麦就嫁了给他，做了归家娘！”

　　“萧，你知道妍麦在哪里吗？”毕萧忽然转过头来，朝箫径亭问道。

　　“知道！”箫径亭点了点头，道：“在大武朝廷的皇宫里面！”

　　毕萧点了点头，道：“是的！当初那个在突厥账中的神秘客人，就是大武的太子爷！而二王子殿下能够那么轻易地登上汗位，和这个大武的太子爷。是离不开的！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大武这个皇帝当政地时侯，突厥和大武的关系是最好的！”

　　箫径亭并没有回答毕萧的话，因为他想到妍麦在大武的皇宫里面，而此时妍儿，也在大武的皇宫里面。听来。让人感觉彷佛真地是一种宿命一般。

　　现在，箫径亭忽然感觉到。毕萧为什么会千里迢迢地带着自己来这里，会和自己说那么多话！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如此的相似，是宿命中两个相似地人。

　　“那你，是怎么知道妍麦就在大武的皇宫里面的？”箫径亭问道。

　　毕萧轻轻地吹了一口气，道：“我一路从突厥南下，一直找到了的长安。或者是一种感觉，或者是潜意识的一种恐惧，我隐隐感觉到妍麦就在某个地方！但是我不知道。相遇是那么的偶然！当时我正借宿在长安城的一种冷清寺庙里面，这寺庙终年都没有什么香客！那天依旧在寺庙最高的屋顶上眺望地时侯，我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她在几个侍女的环绕下，后面跟着数百御林军，款款地朝最大的寺庙走来，正要上香！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来这么冷清的这里上香！”

　　“当时我欣喜若狂。但是却忍着没有下去！一直等到她进庙烧香后，我才打扮成为和尚的样子，走到了她的面前。”本来这个重逢应该是激动万分地时侯，但是毕萧说到的时侯，口气却是十分的平淡，道：“我将她带到后面的秘密厢房时侯！亲密过后，她激动狂喜地抱着我久久不肯松开！接着呜咽哭泣着让我带走她！其实经过这几年的修炼后，我几乎已经到了不悲不喜的境界了，但是老天的这个惊喜来得太突然，来得太快了。所以我的不悲不喜，师傅说的心情沉静如水全部抛到了九霄云外。便只是亲吻着她连连答应！”

　　“但是，她后来说她还不能走，还需要回到宫里面一趟，去处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去带走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毕萧轻轻道：“我当时问道，什么东西那么宝贵，为什么不能我过去拿，我武功高强，应该能够从皇宫中取出一样东西的。但是妍麦只是狡黠地眨了眨眼睛，这种表情和之前我们在一起的时侯一模一样。这种狡黠的表情，足够让我为她粉身碎骨！”

　　“后来，我放她离开了。然后就坐在寺庙的顶上，顶着太阳，一直顶着它下山，那个时侯我发现我从来都没有那么厌恶过太阳这东西，为什么一直呆在天上不肯走！好不容易等到天黑后，我迫不及待潜进了长安城的皇宫中！”毕萧说到这里，朝箫径亭望来一眼，道：“其实我当时我武功，和你全盛的时侯差不多！或者稍稍高一些！”

　　“咚！”毕萧手指轻轻一弹吊桥的绳索，顿时传来一阵如同琴弦拨动的声音。接着屈指对水面轻轻一弹，顿时溅起一朵水花。

　　“历尽艰险后，我来到了她的寝宫，但是，我见到的不仅仅只有她！”毕萧缓缓闭上眼睛，道：“还有一个女孩，那个小女孩大概是两三岁，长相和她母亲一模一样，简直是一个小妍麦！我当时心里痛苦得彷佛扭曲一般，虽然我早就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但是我当我真的看到这种情景的时侯，那种痛心的感觉，还是几乎让我要断过气去！”

　　“但是，我现身后，她不但没有表现得惊喜！彷佛如同第一次看到我一样，充满了惊诧！”毕萧的口气依旧是那么平淡，道：“我虽然心中知道有变！但是我依旧温柔地央求她跟我走，问她那件重要的事情处理好了没有，那件重要的东西整理好了没有，整理好了，我们便立刻离开！”

　　“而她淡淡地说：我不知道你说话是什么意思？我只想说一句，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已经改变了，再也无法挽回，念在过去的情分，你马上离开吧！”毕萧说到这伤人的话时，依旧是平淡如冰，道：“后来。她轻轻地推开了寝宫的窗户要我离开！我一把扯住她地手腕，瞥了她那个正在用大眼睛扑闪扑闪望我的女儿。便要带着妍麦离开。就在我手刚刚碰到妍麦的时侯，便只听到一声剑啸，三个太监如同影子一般朝我射来！那三个太监的武功，每一个都不在当时的我之下！”

　　“接着，妍麦的寝宫里面灯火大亮，随即从账后走出一个人！穿着龙袍带着金冠，英俊潇洒，威严无比。正是大武地皇帝，也就是妍麦的丈夫！”毕萧淡淡说到：“我顿时一眼也不朝妍麦看去，只是盯着那个皇帝！而当时三个太监地剑将我缠住，让我无法脱身。我卖出一个破绽，让三支利剑同时刺在我的背上，然后趁机朝皇帝冲去，便要拼死拉着皇帝陪葬！”

　　“三个太监没有想到。我竟然有了死志，便拼命地过来拦我，要护在皇帝的面前！”毕萧淡淡道：“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我的目标不是皇帝，是另外一个人！我飞快转身，一剑刺进了妍麦的胸膛，我亲手杀了她！因为她已经成为我的梦魇，我要掌握她的生命！我无法得到她的时侯，我便要亲手杀了她！”

　　毕萧说到这些时侯，口气依旧平淡。但是听在箫径亭地耳朵中，却是一阵阵的寒冷，甚至是不寒而栗。因为每当毕萧说起妍麦的时侯，他总是想起现在正身处皇宫中的妍儿。

　　“我就这样，亲眼看着她那双世界最美丽的眼睛，在我的眼前变得黯淡，但是我依旧无法解读那双眼睛所表达的意思！是痛苦，又或者是其他！当时寝宫中所有地人都呆了，所有的人都停止了动作！整个寝宫就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妍麦鲜血滴在地上的声音，还有她生命渐渐消逝的声音！所有的人，都盯着最美丽的脸蛋，在流血中变得苍白无色。”毕萧声音依旧平淡，但是却彷佛魔鬼一般的萧瑟惊恐。

　　“最后，一声女孩的哭泣打破了这个境地！随即，那个长得和妍麦一模一样的女孩，跑来扑在母亲的身上大声痛苦！我看着这个小女孩，那张长得后会和妍麦一模一样的面孔，我本来已经死去的心渐渐活了起来！我抽出长剑，妍麦的身躯顿时摔落在地，但是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那个小女孩，随着母亲的尸体也摔在地上，哭声也顿时噎住，接着变得更加悲惨，我想不到不到仅仅两三岁的小女孩，竟然会发出如同泣血一般的哭泣！接着，从放寝宫里面又跑出一个孩子，和正在哭泣的小女孩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她此时好像刚刚睡醒，被外面的响声吵醒了，而且手上还拿着一只包袱，那只包袱里面不知道装着什么东西，但是肯定是大人的东西，还是一副要远行的样子！这是一对双胞胎女儿，她看到妈妈躺在地上正流血，也跑了过来！但是她还不懂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推了推正在哭泣的姐姐问道：‘姐姐，你干吗哭，妈妈要带我们出去玩了呀！’接着又抬起头，大眼睛扑闪朝我望来，问道：‘妈妈怎么了？’，我没有回答她，她看到没有人理她，看到姐姐一直哭，便也跟着哭起！”毕萧说起这个小女孩的时侯，眼睛里面浮现出一道怜爱，道：“听到两个女儿的哭声后，皇帝这才惊醒过来，对着妍麦的尸体，尖叫一声，接着哭呛着扑上来叫嚷道：妍儿！”

　　“不要用这个名字！”箫径亭一声大喝，目光盯向毕萧道。

　　毕萧彷佛没有看到箫径亭几乎扭曲的面孔一般，接着说到：“我那时侯，已经没有任何杀皇帝的兴致了。目光望着地上妍麦的尸体，彷佛整个世界已经和我无关！皇帝抱着妍麦哭了一会后，便指着我对太监尖叫道：杀死他，凌迟处死他，凌迟处死他！我轻轻一笑，看了一眼地上的两个双胞胎女孩，然后闭上眼睛正准备等着死亡的到来！”

　　“不料此时飘进一道人影！那是一个极其美丽的女人，美丽的程度几乎不亚于妍麦！看不清楚年纪，但是我知道，她已经是我长辈级的人物了！她一把扯住皇帝朝寝宫外面的假山扔去，做势要砸死他。三个太监立刻朝皇帝扑去。那个女人趁机点住我的穴道，一手抱起地上的双胞胎女孩，一手拉住我。脚下一点，便消失在寝宫中！”毕萧转头来问箫径亭道：“你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

　　箫径亭点了点头，道：“君奴的外婆，也是外公的另外一个妻子，现在魔门中辈分最大的一个！”

　　“是的！她就是我的大师母，不过那个时侯她已经离开师傅了！”毕萧道：“她带着我去魔门！我足足在床上躺了一年多，才能够起来。我看得出来，师母她讨厌我！所以从来都不和我说话，但是却将魔门所有的武功都教给了我！在那几年中，我从来都没有和人说话，就只是如同机器一样学习武功，几乎忘记了如何说话！而后来我离开魔门的时侯，便带走了双胞胎姐妹中的妹妹，给她取名叫作意帖儿！另外一个，则有魔门抚养，取名叫作唐卓兮。从那天开始，也开始了我的报复，对突厥的报复，对大武的报复！我要这两国生灵涂炭，我要用千千万万条性命，还报复老天对我的不公！”

　　“意帖儿？！”箫径亭目光朝毕萧望去，道：“那我师傅，也是你报复的产物，他的悲剧也是由你造成！”

　　“没错！你的悲剧，也是我造成的，显碧的亡国，你的家破人亡，也是我造成的！”毕萧朝箫径亭冷冷一笑道：“我杀死了我心爱的妍麦！吴梦玉杀死了他心爱的意帖儿！你呢？你会不会杀死你的妍儿呢？这是宿命！你能逃避吗？”

　　说罢，毕萧忽然张狂地大笑。晓得整个吊桥都在颤抖，笑得下面的河水都在颤抖。

　　接着，毕萧脚下一点。整个身躯如同烟雾一般飘出，朝下面的河面落去。脚底刚刚沾到水的时侯，便轻轻弹起。接着如同烟波缥缈，朝前面飘去，转眼便消失不见。

　　唯有声音来响在箫径亭的耳边道：“你想为你的师傅报仇吗？你想为你家人报仇吗？你想为你的国家报仇吗？你将结束这一轮回的宿命吗？你想结束你的悲剧吗？”

　　“打败我，不然你就也会得到和我一样的痛苦，终身沉伦！”

终卷 第二章 君奴再现

　　三个月后！

　　对于封建社会的专制通知来说！普通的老百姓是处在最底层的。所以，要是朝廷里面有个风吹草动，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层才会传下来！封建社会采用的是愚民政策，所以就算发生什么动乱，没有到最后一刻，皇帝和他的大臣们都会告诉老百姓，现在正是国泰民安。

　　但是说句实在话！虽然老百姓处在最底下的一层，朝廷里面有个风吹草动，还要经过那些大老爷们的牙缝里面赏赐一些消息出来。而其实，真正的变乱想要瞒过老百姓是不可能的。

　　因为，处在最底端的老百姓太没有安全感了，使得他们变得极其的敏感！上层统治者的一举一动，只要有任何蛛丝马迹，其实都逃脱不了他们的眼睛。

　　因为，一旦发生变动了！就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而这些连锁反应很可能是和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沧州，是北方道一个不怎么重要，但是也不会让人无视的地方！这里距离河北重地翼州仅仅几百里路，距离大武的京城长安，也不到千里。并且这里靠近海边，可以依靠大海过日子，所以对内地的事情稍稍有些脱离。

　　但是，住在沧州的百姓还是敏感地发现！最近粮食的价格越来越高，还有蔬菜和盐巴！已经涨到了原来了差不多六七倍的数字。还有一点是，码头上的船只忽然比平常时侯多了不知道多少！而且都是大船，并且每次船来的时侯，都会有一大堆官兵守在码头，不许寻常百姓靠近。

　　不过，码头那么大，想要完全看不到船里面装的是什么。那是不可能的。

　　“装的什么？你们不知道吗？”在“来人客栈”中二秃子喝了一口已经涨了两倍价格地劣酒道：“都是一把把明晃晃的刀子，每只足足有一丈多长！还有一捆捆的箭，一盘盘的弓！那弓竖起来，比我整个人还要高！”

　　“切！”旁边人不屑道：“二秃子又在吹牛啊！当年惯老爷子用的刀，也才一丈吧！你当这些刀子运过来，都是卖给天兵天将的吗？还有那些弓。要是跟一个人那么高，那些士兵背在背上跑。非摔跟头不可！”

　　顿时，客栈不多地几个人哈哈大笑，都在说二秃子吹牛！

　　“来人客栈”的老板老张也比较郁闷，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侯开始！那些大米、面粉、盐巴、肉菜地价格使劲地翻，使得现在做一桌随便的酒席，也要七八两银子！这种价格谁吃得起，所以生意也每旷日下！

　　老张算过账！他现在每天差不多往里面赔钱差不多七八两，要是这样下去。大概用不到两个月，这条街上最有名的“来人客栈”就要关门了。

　　老张郁闷，这里的店小二来福又何尝不郁闷呢！因为店里面的生意不好，所以老板早就将客栈里面的那些小二辞退光了！只留下了他一个。

　　留下他，倒不是因为他能干，也不是因为他勤奋！是因为来福不小心看到过老板隔壁卖布的许娘有过一腿！两个人虽然都没有正面说过这件事情，但是都心照不宣。所以老板也对来福多照顾了些。

　　但是，要是老板自己也活不下去了，总不能还养着自己吧！况且自己还比较有良心，就算现在老板辞退了自己，来福也不会将老板和人偷情这件事情说过去的，这点义气来福相信自己还是有地。

　　“花生米！二秃子你就省着点吃吧，或许明天就要四钱银子了。你早年那些卖命的钱，换在以前或许还能够撑得足十年八年的，但是到如今这个年岁，只怕几蝶花生米，几壶酒就将你那么银子糟蹋光了！”来福将花生米放在二秃子面前，眼睛瞥了一眼店里面的客人，都是老熟客人，而且叫的都是最低价的酒，充其量来上一碟花生米，几片蔬菜，所以不用他去招呼了，他便也在一个空桌边上的板凳坐了下来，无聊地听着店里面地人说话，内心愁得彷佛外面的天气一样。

　　冬天已经来了！外面的树，一点点绿色没有不说！偏偏那些枯枝也死去活来的，一阵阵尖利的北风吹过，便彷佛随时要被掐断了一般，就和这世道的人一样，好不容易撑着一条性命！

　　“不过，自己总算比外面那些人好多了！”来福看了外面街道一眼，不知道什么时侯开始，街道两边竟然多了一些乞丐来了！而且这些乞丐大概都是刚刚入行的，所以乞讨的时侯比较腼腆。

　　“我有说那一丈多是刀吗？我说的是枪，是矛！那可不得一丈多吗？”二秃子夹了一颗花生米，瞪大眼睛唾沫横飞，道：“好歹我二爷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当年随着镖头也走过大武十三道里面的十一道！跟你们讲，你们就好好听着，起什么哄！”

　　看着二秃子一派老气横秋的样子，来福不由不屑地瞥了瞥嘴！

　　“那船上的刀，我保证你们没有见过！”二秃子来了精神，继续说到：“那刀啊，不像我们平常用的刀，没有那么宽，也没有那么厚！大概，大概就和隔对面街上的令狐大官人的剑一样宽，但是只有一面开了刃，而且还是弯的！我当时看到这刀，差点没有噗哧一声笑出来！哪里有这么丑的刀，那么窄窄的，刀不刀剑不剑，难道涌来杀鸡吗？但是，一个长官从腰里抽出一支厚厚的佩刀，对着那玩意砍下去，你们猜怎么着？”

　　“怎么着？将那狗屁玩意砍断了！”旁人立刻好奇道。

　　“切！”二秃子老脸一阵不屑，道：“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是那厚厚的大佩刀自己断了，自己去砍别人，自己反而断了！你说那玩意有多厉害！真是他奶奶的，我当时要是拿来那么一把的话，估计我这后半辈子，都不用发愁了！”

　　“什么后半辈子。你就别臭美了！你今年五十多了，充其量再给你活个十年已经是海水涨到你们家门口了！”旁人顿时嗤笑道。

　　“胡说！二爷我今年才四十三岁！”二秃子眼睛一瞪怒道：“不过也算是老了！你可不知道我二爷当年年轻的时侯，是什么样的风采！那可是白面俊眉，唇红齿白”

　　说到这里，二秃子眼睛忽然一阵发直，死死地盯着外面！口里喃喃自语道：“可是跟这位公子爷差不多！哦。不对有他一半吧！”

　　旁人听到二秃子不知道所云，顿时朝他的目光望去！顿时眼睛一亮！

　　好俊地公子爷！白色的头巾。白色的衣衫，白色的靴子，白色的剑鞘！几乎全身上下都是白的，外加雪白地脸庞，真的比唱戏地还要好看得多了！

　　他走进来以后，本来压抑凄凉的气氛，彷佛一下子都被吹散了一般。

　　来福看到这样俊俏的人物，顿时一阵精神。懒洋洋的模样顿时一扫而光，走上前去讨好道：“公子爷，您是吃饭那？还是住店那？”

　　“也吃饭，也住店！”这位公子的声音也都那么好听，使得整个客栈的人，都忘记了吃饭，死死地盯着他。

　　“好咧！”不用等到来福招呼。正在柜台后面的老板一阵小跑出来，朝那白衣公子道：“少爷，您是贵人，还是上楼去雅间坐吧！”

　　这么一来，下面的吃客顿时不满，好不容易来了一个那么好看地人物，要是去了雅间可就看不着了。

　　“不用了！我就在这下面吃！”那白衣公子清脆说道，接着挑着一张桌子，从袖子里面掏出一条丝绸垫在板凳上，然后才坐了下来。而此时，来福早已经将很干净的桌面擦了又擦。

　　那个公子本来脸上一直是冷冷清清的，此时见到来福殷勤，不由朝他淡淡笑了一笑。

　　如此一来，来福反而涨红了面孔，只是低着头使劲擦！

　　“少爷，您瞧您来点什么？”老板亲手沏了一壶好茶端了过来，朝那公子问道。

　　“用刚刚挖来的冬笋，凑着几个月大小猪的精肉片炒上一盘！然后洗两颗小白菜，配上鸡汤，做一碗晶莹水白菜！那鸡汤要过滤几遍，里面油要去掉，还有骨头和鸡肉不能留下一丁点儿！”那个少爷想了一会儿，朝老板轻轻皱眉道：“这大冬天的，也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再来一盘拔丝山药。对了，你们这里存了什么野味吗？”

　　“少爷您福气，今天刚刚打到一只狍子，就刚刚才放地血！”店老板顿时眉开眼笑道。

　　“好，给我在袍子腿上削下一小盘肉，用新鲜的红辣椒炒上一盘！”那个公子开口道，顿时店里面的人口水都几乎流了下来，说句实在话，他们已经几个月不知道肉味了。

　　“好咧！今年秋末最后一场辣椒，我摘下后便直接埋在沙子里面，然后放在地窖里，到现在还水嫩新鲜着那！”老板顿时一路小跑朝后面的厨房跑去，却是要自己亲自下厨。

　　虽然这个少年公子总共才点了四样菜，但是按照现在的物价，足够让他赚上好几十两银子。这样，就算他卖半年劣酒和花生米，也都赚不到那么多。

　　那个少爷轻轻瞥了一眼茶具，显然老板为了讨好他，将店里面最最上等的茶具都拿出来了。虽然算不上极品，但是也是宜兴窑里面烧出来的精品了。

　　轻轻地抿了一口茶，少年公子见到大家都在盯他，顿时皱了皱眉头，面孔稍稍冷下。

　　顿时，客栈里面所有的吃客都低下头去，再也不敢故意去看他。二秃子面孔红了红后，便继续卖弄。一脸的神秘，道：“你们知道吗？这世道要变！”

　　“怎么变？！”旁边一人，显然对生活没有太大的希望，淡淡问道。

　　“我看，这天下得换一个主子了！”二秃子喝下酒后，语不惊人死不休！

　　边上的吃客听到他的话后。顿时立刻禁声，然后担心地朝外面望去一眼。朝二秃子道：“你这秃子想要死啊！”

　　二秃子脖子一横道：“我哪里有说错！你们不知道吧，现在出城有多困难！城门上那些爷们，以前看到漂亮娘们，就过来调戏一把，身上的佩刀只剩下刀鞘，刀子还在当铺里面放着！可是现在，一个个明晃晃地刀子握在手里，就城门那么点大的地方。还几十上百人一圈圈的走！再有，我那侄子在驿站里面打杂！他说这段时间，驿站天天都是满的！一个个来住的人，都是拿着刀子，面色急匆匆的，吃完后马上就上马赶路！而且一个个凶神恶煞地，也不和人多说一句话！有些时侯是一人一骑。有些时侯是几十匹马一起过去，总之一路都没有停过，而且去的方向都是翼州！”

　　二秃子正说得过瘾，但是看到大家都眼观鼻，鼻观心，彷佛没有听到一般，不由受挫，不再说了。

　　此时那个白衣公子忽然朝二秃子一笑，道：“你接着说吧！”

　　二秃子顿时精神一震，用酒洗了洗嘴巴，道：“少爷您是不知道啊！我那侄子在侍侯那些官老爷地时侯，可是听到了不少内幕的消息！”

　　接着，二秃子变得更加神秘起来，压低了声音道：“说我们这个老皇上陛下爷，其实已经不行了！二皇子正在京城里面准备篡位！太子殿下又在北边，对他大是不利！我们北方道的方大人，是太子爷的舅舅不能不管那！怎么可能让二皇子谋了逆，现在正派遣大军，准备进京勤皇呢！”

　　旁边一大胆人终于忍不住，道：“方大人没有圣上的圣旨，私自派兵去京城，那可是死罪啊！”

　　“切！不懂了吧！”二秃子顿时不屑一笑，道：“我们方大人可是通着天的人物！就连圣上爷要给面子，他做下来的事情，只怕天下还没有人定得了他的罪！”

　　“来咯！”一声呼喝后，店老板端上了第一盘菜，放在少年公子地面前。

　　“这是新鲜的冬笋，我给您用小肉片炒的，那些肉我都先用粉浸过，然后洗干净了再炒的！味道怎么样，您请尝尝！”店老板郑重从匣子里面抽出一双崭新的象牙筷子，道：“这双筷子，都好久没有拿出来了，今天就给您用了！”

　　“有劳了！”少年公子朝店老板微微一笑，接着掏出一片金叶子，递给了老板道：“这是用你筷子的钱！”

　　老板顿时笑得眉毛都散开了，口里直将金叶子递回给少年公子道：“瞧您说的！瞧您说地！等下只要赏了饭菜钱就可以了，这筷子也就您这样的人物用用，哪里敢收您的筷子钱那！”

　　那少年公子面色一淡，便不说话。

　　店老板也不是真心要还，千恩万谢后，便将金叶子揣在怀里，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殷勤了。

　　忽然，外面街道一下子变得嘈杂慌乱起来，那些平常躺在街道属下懒洋洋的乞丐们纷纷站起身子朝两边躲避，路边极少的小摊也飞快地收拾这东西！然后又是一阵哭爹喊娘的尖叫声。

　　“驾！”随即，便传来一阵潮水一般的马蹄声音，大概数百骑踏在街道上的青石板上面！

　　这数百骑兵骑得又快又冲，猛地冲进街道后，便是连路人也躲避不及，伤及无数。

　　“沧州将军和沧州知州令，由于京城叛乱。北方叛乱，西北叛乱！从今天起沧州城门关闭，寻常人等一概不得出城，沧州城内不得收留任何外来客人，已经在城内的外客，都自动到衙门登记！违反者轻则充军。重则杀头！”接着一个喝令官骑在马上，一边敲锣一边吆喝。后面跟着几十个兵士。飞快地将告示贴在街道的两边。

　　那数百个骑兵呼啸而过，白衣公子看了一眼，发现他们军容整齐，兵甲鲜明，却是非常神勇的正规骑兵，绝对不是地方军队！而且，这些人一个个好像都是朝西边驰去地。

　　街道上的人一开始还没有听清楚喝令官嚷的什么，待去看了告示后！还先是呆立了一阵。接着一声尖叫，纷纷朝家里跑去，然后飞快地关上了门，更有上了年纪的人，先抬头看了一眼天色，发现上面的乌云黑压压地滚来，便彷佛要将整个沧州城吞没了一般。不由跪在街道中间向上天祈祷。

　　“真的乱了，真地要变天了！”二秃子刚才信口开河，这下子也顾不得旁人惊讶和敬佩的目光，只是喃喃自语道：“怎么会呢？我们大武皇朝都已经几百年了，前段时间还好好地！只是盐巴价格涨了一些，只是菜和粮食的价格涨了！那些兵器，或许只是朝廷拿去用的，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变天呢？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大战了呢？”

　　那个老板刚刚还在厨房里面，这下子听到外面的叫唤后，连忙从厨房里面跑出来，口里嚷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

　　白衣公子轻轻瞥了一眼老板手中的锅勺，接着又吃着自己的菜，彷佛刚才的消息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一般。

　　此时，便有一个吃客将老板拉了过去，偷偷说到：“刚才外面长官已经说了，不许收留任何外来人，违反了要杀头！您瞧这位公子，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从外地来的！等下”

　　那个吃客地声音虽然很小，但是白衣公子依旧听得清清楚楚！来福儿还忘记不了那个白衣公子朝他笑了一下，顿时瞪了一眼那个吃客道：“人家少爷是娇贵人家的，你让人去衙门登记！那里面的事情谁还不知道啊，去登记的外地人，几百个人统统被关在一个院子里面，吃的跟猪食一样！每次被关在哪里的人不是死了几个！那个地方你我都受不了，何况是人家少爷！”

　　老板顿时为难起来！本来这个公子长得那么俊俏，谁看了都有好感！况且人家赏了那么多银子，他怎么好意思将人家攆出门去！但是收留下来，万一要是被官差查到了，那么祸事可就大了。

　　那个白衣公子便装着不知道一般！

　　还没有等到老板做了决定，便有四个带刀的官差冲进了客栈，大声嚷道：“张富贵，你家客栈可来了什么生客没有！快去打开客房，我们要检查！另外，给准备一桌上好地酒菜，也今天跑了半天到现在一滴水也没有进，可支持不住了！”

　　张老板顿时面色一苦，接着勉强地点了点头，接着朝白衣公子望去一眼，心想这下也不用自己为难了，人家官差来了，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外地人来。

　　不过这样一来，自己倒也不会犯了道德！老张心中暗暗念道，接着一咬牙，决定将那白衣公子的饭钱免了，再给准备一份上好的干粮，好让他呆在衙门里面的时侯也有干净的一口吃的。

　　他老张虽然爱财，也偶尔背着老婆去偷偷腥，但是自信为人还是不错的，毕竟小时侯上了几年私塾。

　　“你，站起来！”果然，那些官差一眼便看到了那个白衣公子，一声大喝，几个人便围了上去。

　　老张顿时上前一步，准备替这个少年公子说上一两句好话。

　　那个少年公子已经不慌不忙地夹着菜儿，优雅地送进好看的嘴里。便是眼角也没有朝几个人看上一眼。

　　“嗨！爷叫你竟然装聋子！”那个为首的官差顿时脸面挂不住，一刀砍在少年公子的桌子上。惹得老张一阵心疼。接着那官差朝三个手下一摆手道：“上去，给我拿住这小子！”

　　“差爷，您看他只是一个书生”老板顿时上前，却是被官差一把推倒。

　　接着，为首的官差便要上去掐那少年公子的脸蛋。

　　那少年公子伸出手，一把拈住看在桌面上的道。轻轻一折，那厚厚地钢刀顿时被折断。

　　“啪！”接着。那少年公子两只手指夹着那半只钢刀，朝为首的官差脸上狠狠扇去。

　　“啊！”那官差顿时一阵尖叫，一阵剧痛后便感觉自己半边脸都没有了，不由伸手摸去，竟然是满手的血肉模糊，然后吐出一口，都是鲜血，还有满口的牙齿。

　　其他三个官差看了一眼。纷纷拔出钢刀，朝少年公子头上劈来。

　　少年公子从桌面上的筷拢里面抽出一把筷子，朝三人头上扔去。

　　“啊！”一阵惨呼后，三人的左边眼睛齐齐被插着一根筷子，鲜血正滲透出来，看得客栈里面地人直心惊胆寒。

　　“杀官那！造反那！”那些官差顿时惊声大呼，吸引得外面街道的官差十几个人齐齐冲了进来。那些官差看到里面同伴地惨状后，纷纷拔出钢刀。

　　“慢！”十几人为首的那个官差，看来稳重得多。看到少年公子衣服富贵，不敢怠慢上前一步，不卑不吭道：“这些公子为何出手伤人，请跟在下去衙门一趟！”

　　那少年公子也不说话，只是从袖子里面掏出一块玉佩，扔在那些官差面前的桌面上。

　　看到那玉佩，那些官差顿时安静下来，为首的那个脸色微微一变。

　　其中一个官差顿时要将那玉佩拿起给他们的头看！不料他们的头狠狠地朝他扇去一嘴巴，接着面色剧变，接着弯腰躬身后退了几步。

　　“小人们没张眼睛，请公子责罚！”那为首的官差，不要说去拿那玉佩，就是再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用力弯下腰去请罪。

　　那个少年公子也不理会，为首地官差过了一会儿才壮大了胆子，从怀中掏出一条从那个姑娘拿来的丝斤，垫在手上便要去那桌面上的玉佩，然后交换给少年公子！垫上丝绸，表示自己不敢用手直接去触碰那玉佩，害怕亵渎了少年的身份。

　　“小二哥！”那个少年公子却是朝来福望去一眼，道：“麻烦你将那玉佩拿回来好吗？我不想让那些人的脏手碰到了！”

　　“是！少爷！”来福顿时激动莫名，跑上前去，将手使劲地在衣服上擦了擦后，将玉佩拿起来，交在那少爷的手中。

　　眼睛的余光看到，这个少爷地手又小又长，跟白玉一样，真是比女人的手还要好看。

　　来福不敢多看，便又退后去了。

　　那个官差的首领，见到少年公子也不理会他，又告了一声罪，见到他没有反应，方才敢带着手下拖着那四个受伤的官差，缓缓后退出了客栈。

　　“回去看到你们的知州大人，什么也别说，就当刚才的事情没有发生！”等到那些官差退到了门外，白衣公子淡淡说道。

　　“是！”那个官差的头子连忙答应道。

　　“小二哥！”那个少年公子掏出一锭银子，递给来福道：“能够请你帮个忙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来福道：“只要少爷您吩咐，上刀山下油锅！”

　　那个少爷掏出一条蓝色的丝绸，然后拿起放在一边的宝剑，抽出剑来。将丝绸绑在剑鞘上，然后将剑鞘递给来福，道：“麻烦你拿着这个剑鞘，站在门口！等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来，她看到这个剑鞘后。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是！”来福拿过剑鞘，便飞奔出去，就要跑到门口的时侯，忽然又折身回来，却是将少年公子给他的银子放回到少年公子的桌子上，接着又红着脸朝门外跑去。

　　少年公子见之。轻轻抿嘴一笑！接着招呼老板过来，道：“今天与在座地兄长叔伯们相会了。算是缘分！麻烦老板给每桌都来几个好菜，一壶好酒，我请客了！”

　　老板因为最近生意差，所以积压了不少东西！听到少年这话后，顿时大笑出声，接着朝客栈里面的人笑道：“诸位老少爷们！你们这下可是积德了，公子爷亲自请客！也免得在那里啃花生米了，还不给公子爷请安道谢那！”

　　客栈里面的十来人顿时欢呼出声。纷纷站起身子，朝少年抱拳作揖，接着面色兴奋地等着好菜上桌。说句实在话，从粮食和肉菜涨价后，他们已经个把月都没有闻过油味了，面色都是菜色，肚子里面的肠子都要打结了。

　　少年公子只是笑笑。接着又夹着菜，自己慢慢品尝。

　　“呓！”等到少年公子桌上的菜都上齐了，其他桌面也上了好酒好菜后，正在喝彩地放开肚子大吃大喝的时侯，外面传来一阵马蹄声。

　　众人脸上，不由又是一阵不安，纷纷朝少年公子望来，担心是官差来找这个漂亮公子地麻烦。

　　虽然这个公子有些冷清，不大爱理会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汉子看到他后，心理忍不住涌出一股亲近和爱护。

　　“小二，帮爷牵马，给喂上上好的草料！”接着从外面传来一声带着命令口气地声音。

　　“对不起了两位，小的现在有事，麻烦您自己将马栓好了，至于草料我们老板等下便去准备！”来福举着手中的剑鞘，眼睛盯着街道的尽头，仔细盯着，期待着那个蒙面纱女人的到来！倒不是他自己焦急，而是担心里面的少年公子等得心里焦急。

　　“放肆！”那人看到小二这般回答，顿时大声喝道，便要抽出腰刀来。

　　“算了老王，不要多事！”那汉子的同伴顿时拦住了他，接着自己栓好了马匹后，便朝客栈走了进来。

　　等到两人进来后，少年公子看清楚了两人脸上风尘仆仆。面色坚毅，皮肤黝黑，身材魁梧！深深的眼睛里面充满了戒备，显然不是平常地士兵！而是从武林中投军的江湖人，所以身上有着寻常军人没有的气息。

　　这两个汉子的身上背着两个长长的圆筒子，圆筒子上面贴着封条！很显然，这是极其紧急的军情，要是上面的封条撕掉了，这两个汉子也活不了了。难怪他们脸上都是戒备，彷佛客栈里面地人随时都会上前抢了他们后背上的圆筒子一般。

　　“老板，赶快给爷准备一桌酒菜！再准备一份干粮，爷吃完后还要赶着去翼州！”那个急暴脾气的汉子，一进来便大大咧咧坐在一张桌子上，看到少年公子好看，便多看了几眼，便也没有多时。

　　不过少年公子却是发现了，他们挑的是一张最偏僻的角落坐下的。距离人多这边，有好远的距离，想必是等下有什么话要说，不欲让这边的人听到。

　　“诶！马上来！马上来！”老板来不及过来招呼，便让他的婆娘出来招呼两个送信的军人，接着给两个人沏了一壶茶水。

　　“三哥，您说这还有个道理没有！我也不知道我们头怎么想的，好好的庄主不做，偏偏去做了别人的奴才！现在倒好，我们整个洞庭山庄都让人给拆散了，我们两兄弟放在以前，哪天不是吃香喝辣的，到现在落到给别人送信的地步！不就是得罪了归行负吗，那老头就算势力再大，也就是在他西北那边！我们洞庭山庄还犯不着怕他！而且他不是冲吗？他的逍遥府不是在西北号称无敌吗？怎么一夜间，便让人打个落花流水！现在连影子都找不到。我看八成是让人给杀了！”

　　那三哥只是不说话，但是脸上也隐隐充满了不满。

　　“我看那？是我们的公庄主想要当官想疯了，弟兄们都不在传吗？只要方大人事成后，我们公庄主能够捞个五品武官，就差知府大人一级！嘿嘿，我们兄弟什么好处都没有。他倒拿我们的人头做了进身阶了！”

　　“胡说！我们庄主现在就算想退也退不出来！不要说我们庄主，就算是任断沧盟主。以前多威风，简直是江南武林的皇帝。现在呢，不照样做了方家地奴才！”那个三哥顿时冷声道：“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否则不要说吃香喝辣，就算小命也抱不住！”

　　“嘿嘿！我这不是只是说说吗？谁说又不是呢？现在方大侠真是顺者昌逆者亡啊！三哥你说啊，我以前怎么就没有看出他那么心狠呢！在江南武盟的时侯，方少主可是文雅谦虚的，每次见到任断沧都是行后辈礼数的！对待各派的掌门。也非常有礼数地！这么一翻脸了，竟然这么嚇人！你看看那些不从他的连家，家主现在半死不火，大儿子成了残疾，二儿子和小儿子都死翘翘了，整个家族拿得出手地，竟然只有一个小丫头！还有渤海剑派。几个月前多么风光，天下英雄云集！到现在不但外姓高手走得一个不剩，就算是楼家自己的高手，也失踪了一大半！楼竹廷这个家主算是做得最寒碜的了。刚刚上任，家族外面的产业就全部散了。到现在，渤海那边的码头和店铺，都找不到人手去看管了。想当年在东海这带，船上只要挂着渤海剑派的棋子，任何海盗都要退避三舍的！你说这势头，也衰落得太快了吧！”

　　“我们少主要整他！老二那边又不敢出手保他，楼家能够不完吗？”三哥不屑一笑道：“这些跟少主唱反调的势力，上兵世家就算有李莫萧、老二武模辰还有宴孤蘅这三大势力护着，虽然比起连家和渤海剑派好了许多！但是你看看池府地大门口，以前任何时侯马车都足足排了一条街道，但是现在空荡荡的，连一只麻雀都没有！四川那边的剑花宫倒是还在，但是掌门人和最出色的弟子辛忆都找不到踪影，那些门下的弟子满天下的找，哪里还有功夫反对少主人！所以现在，整个天下的武林，其实已经是我们方少主地了！”

　　“切！”那个老王不屑道：“三哥，根据我看！我们整个武林，其实都还不在人家方少主眼里，人家的心思大着那！我们只是他手上的工具罢了！不过算来也邪了，之前箫径亭在的时侯！虽然和方少主对抗的时侯，每次都占不到什么大便宜！但是有他在的时侯，武林中那些和方少主对抗的时侯虽然受了损失，但是都活得好好的！按照我的眼光，这江湖上的势力分布，不得跟三国演义里面分了好几派。然后打上个几十年，也分不清胜负出来，谁也不能吃了谁，谁也不能一家独大！没有想到不知不觉间，这些势力怎么灭下去的都不知道！彷佛不知道具体哪天从床上起来后，整个武林就已经姓方了！”

　　虽然两个人谈论的声音非常小，但是还是一声不落地听在了那少年公子的耳朵中！

　　“对了，三哥你说这次我们少主的大事能不能成了！”酒菜来后，那个老王顿时压低了声音朝三哥道：“这一路上你也看到了！方大人偷偷在各地练了多少兵啊，我偷偷数了数，从长江北边过来后！陆续足足有六七万多兵马朝西边那边开去了，这还只是南边的兵马！方大人的地盘是北边，他在北边还不知道养了多少兵那？加上西边的那支数万骑兵和十来万步兵，我才足足有二三十万兵马！这些大军过去围住长安，我看不用打！长安城那边的十来万兵马，就算围也给围死了！而那边的李莫萧虽然手上有十来万兵马，但是江南道还有一个节度史，是方大人的门生，加上任断沧盟主率领的几万暗兵，拖也拖死他李莫萧了，想要来救长安城。一点门都没有！”

　　“是啊！”那三哥喝了一口酒后，道：“其他道的节度史，半数都是方大人派系。就算中立的，现在也应该擦亮眼睛了，我们地陛下爷现在在长安城里面生死不知！那些个大人一个个精得跟狐狸一样，主子连生死都不知道。想要他们进京勤皇，做梦吧！就算有那么个把忠君的。也被方大人派人暗暗收拾了！所以这个天下，可是真是要换个主人了！”

　　“少爷！少爷！”忽然外面的来福飞快跑了进来，将剑鞘递还给了那个少年公子，道：“您说的那个蒙面的姑奶奶，已经来了！”

　　少年公子轻轻扯下那丝巾，将宝剑重新插进了剑鞘中！接着掏出一串珠子递给了来福道：“我也不给你银子了，这串珠子等你娶媳妇的时侯，送给你媳妇戴吧！”

　　来福看着少年公子将珠子放在他手上。就呆立在那里，一下子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不料这个时侯，少年公子已经转身走了，朝客栈地后院走去，道：“我去让你们老板给我准备一间上房，等到那个姑娘进来的时侯，你便带着她来我地房间！”

　　客栈里面最好的上房。已经被整理得干干净净。就算是被单，也是老板刚刚从隔壁布行相好那里新扯的！

　　少年公子坐在桌子边上，手撑着下巴。好看的眼睛迷离着，却是不知道正在想着什么。

　　“小姐，公子爷就在里面！”接着，房间外面响起了老板的声音。

　　“好了，你下去吧！”接下来的声音，虽然已经尽量客气了，但是仍旧带着一丝颐指气使的感觉。

　　“姐姐！”一声呼唤后，一阵香风吹了进来！随即，一个女孩飞快扑了进来，一把将少年公子抱住。

　　少年公子轻轻地皱了皱眉头，很显然他并不喜欢别人跑她，就算是女孩子也是一样！

　　“奴姐姐！我想死他了，哥哥怎么还不回来！”那个女孩可不管少年公子皱紧了眉头，依旧紧紧抱住他，甚至还连眼泪哭在了他的衣衫上。

　　哭了好一阵后，那个女孩方才松开了少年公子，接着抬头看少年公子地面孔，轻轻地惊呼一声，道：“奴姐姐，你怎么是这个打扮啊？！”

　　“你这个粗心的丫头！一下子闯进来也不看是谁，就紧紧抱住，也不怕认错了！要是真的抱了一个男人，我家哥哥可不要你了！”少年公子轻轻擦了擦被哭湿的衣衫，笑道：“难道我这个样子不好看吗？”

　　“才不会认错，你身上的味道我一下子就闻出来了！”那个女孩看了一眼少年公子道：“你现在这个样子，比你以前的样子差得远了！而且还是男人的打扮，要是让我看清楚了我肯定不会抱你，抱别地男人那多恶心啊！”

　　“哟！小丫头嘴巴这么甜，这句话我可不给你亭哥哥传啊！”那个少年公子轻轻一笑道。

　　那女孩扯下了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美丽却又稍稍憔悴的面孔！却是那个刁蛮无理的任剑絮。

　　“我才不用你传话，我自己不会说啊！”任剑絮走到床沿上坐了下来，看了一眼少年公子道：“君奴姐姐，我现在比你长得好看诶！可惜亭哥哥现在不在这里，不然对比我们两个之后，他肯定会比较喜欢我的！”

　　“是吗？”梦君奴打扮的少年公子美眸轻轻一转，却是有着说不出来的美丽和娇媚，顿时让任剑絮自信大挫，娇哼一声道：“这不算！你就会那些妖法，我们要比就比天生丽质的！”

　　接着任剑絮又吐了吐舌头，沮丧道：“比天生丽质我也比不上你的！不过可说好了，等到大家都嫁给哥哥的时侯，你可不许使出你那些妖媚的妖术。不然哥哥只疼你一个人，我们大家姐妹可不依！”

　　“哦！”梦君奴顿时用小手刮了刮白玉一般的脸颊道：“剑絮你这丫头真是一点点都不知道害臊啊！现在还没有过门，就连姐妹都排好了！都给我说说，有哪些姐妹啊！不过据我所知，那些姐妹里面，你可得罪了不少人哦！尤其是莫姨。你可得罪得不轻！”

　　“切！”任剑絮脸蛋一红，道：“那是我当时小不懂事！莫姨她老人家怎么好意思跟我一般见识。顶多以后多陪不是就是了！再说我跟了哥哥后，不知道有多乖！”接着任剑絮忍不住吐了吐舌头，道：“你说莫姨她老人家也是，比我们都要大，还长了一辈！还偏偏去勾搭我们地相公！”

　　梦君奴顿时噗哧一笑道：“你这丫头嘴巴真是刁毒啊！莫姨虽然年纪大了一些，但是也不比我们老，而且有娇媚又成熟！要我是亭哥哥啊，保证也喜欢！你这丫头竟然叫她老人家。这不是心理诅咒她造些老吗？好让她不能跟你争宠了！”

　　“我哪里有！”任剑絮顿时被拆穿了心思，刁蛮地否定了后，接着脸色一怒，道：“不过莫姨是好人！最不要脸的女人是秀情！跟了亭哥哥后，看到境况不妙，被我哥哥几下一逼，便又乖乖地做了我家的奴才了！”

　　“我们不说她了！”梦君奴道：“现在。我们家相公正在显碧那边，我猜想着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南下来去长安了！因为妍儿姐姐在皇宫里面，他肯定会亲自赶赴皇宫去救她出来！而现在你哥哥和你父亲，已经开始造反了！你也知道，现在几十万大军正赶去相州府集合，只等到你父亲一声令下，便从四面八方朝长安围拢而去！而现在，任夜晓和辛忆以及楼家妹妹等人，都还被你哥哥关着！届时，要是你哥哥用她们来威胁亭哥哥，那你我相公的处境就非常不妙了！而我知道，今天晚上你哥哥和你兄长要赶去相州，明天便是几路大军的出征仪式！所以今天晚上的机会千载难逢，你跟我去翼州，趁着你哥哥和父亲不在，将辛忆妹妹等人救出来！免得以后让亭哥哥难办！”

　　任剑絮虽然不是太聪明，但是从见到梦君奴后，也差不多知道梦君奴要和她说地是什么事情！不过等到梦君奴真正开口的时侯，她还是感到很大一阵为难。

　　或者说，不是一种为难，而是一种恐惧和害怕，对她父亲和兄长地一种恐惧。

　　“那要是我帮助你救出了辛忆妹妹，我哥哥和爹爹，会不会非常生气！”任剑絮不由弱弱地问了一句。

　　梦君奴一把上前将任剑絮抱住，柔声道：“你爹爹和你哥哥肯定会非常生气！但是你想想，就算救出了辛忆妹妹等人，又不会伤了你爹爹和兄长的性命！但是要是没有救出来，会不会伤到亭哥哥的性命可就难说了！”

　　“妹妹！我知道我不应该为难你，因为他们是你的亲生爹爹和哥哥！所以姐姐也不逼你，你要是答应，姐姐便跟着你进入你家！你要是不答应，姐姐便另外想办法，尽管那样会危险很多！”梦君奴轻轻地抚摸着任剑絮的秀发，声音变得越发温柔。

　　“要是你遇到危险了，受伤了，日后让亭哥哥知道了，他肯定会恼我了是不是？”任剑絮又哭出声来，抽泣着说到。

　　梦君奴美眸狡黠一转，温柔道：“亭哥哥不会的！就算他心里有一点点别扭，但还是不会表现出来的，不会对你不好的！”

　　“可是那样就已经很怕人了！”任剑絮哭出声音，患得患失道：“我本来就不出色地！”

　　又在梦君奴怀中哭了好一阵子后，任剑絮抬起头，泪眼朦胧地朝梦君奴道：“那我们应该怎么办？现在沧州的城门已经关掉了，虽然我亮出身份能够出得了城！但是那样也会被父亲发现行踪，接着怀疑到我，到时我们的计划危险了！而且就算出了沧州城，也进不了翼州城的！甚至在这两地中间的管道上，足足有几十道关卡，上千兵马在到处巡逻！”

　　“不要紧！”梦君奴笑道：“你进来的时侯，在外面有没有看到两个当兵的在角落上喝酒吃饭？”

　　任剑絮回忆了一会儿后，顿时瞪大了眼睛，摇了摇头，道：“没有注意！”

　　“就知道你这个粗心丫头不会看地！”梦君奴轻轻地拧了一下任剑絮的小鼻子道：“他们正是朝翼州城送信的！我们只要弄昏了他们，盘问出他们的身份！然后打扮成他们，就能够顺利出了沧州城，中间那些关卡也可以顺利痛苦，甚至接近你家府邸都可以畅通无阻啊！”

　　“呀！是啊！”任剑絮顿时瞪大眼睛说到：“这个计策真是好！”

　　接着任剑絮顿时撅了撅小嘴道：“君奴姐姐，你怎么可以那么聪明！以后我们过门后，我肯定不老跟你在一起！我跟辛忆妹妹或者任夜晓妹妹在一起！她们没有你那么鬼，这样就不会显得我有多笨了！”

　　梦君奴顿时又轻轻地扭了一下任剑絮的小嘴，道：“傻丫头，你真是可爱死了！”

　　老王和三哥酒足饭饱后，打着酒咯从客栈里面出来，身上还背着一包干粮！

　　“三哥，这一歇下来，吃饱了，喝足了，我还真的不想动了！”老王不耐地翻上了马匹，使劲地埋怨了几句后，顿时和三哥两个人骑上马，朝西边的城门飞驰而去。

　　此时，街道两边是前所未有的凄凉。宽阔的街道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两边的店铺也是大门禁闭，整个城里的百姓差不多都躲在家里面哆嗦，祈祷着战祸不要蔓延到自己的头上来。

　　“三哥，我没有喝多少酒啊？怎么现在觉得有些头晕啊！”忽然老王使劲地摇了摇头，朝边上的三哥道。

　　那边的三哥连忙拉了拉缰绳，不让马匹跑得那么快，也使劲的摇了摇脑袋，道：“是啊！就平常时侯，我就算喝了两倍今天这么多，也不会有半点头晕，今天怎么好像要从马上栽下去的样子，被风一吹，就连东西也看不清楚了！”

　　“那酒里面被下药了，那是一家黑店！”老王和三哥顿时一阵战栗，互相看了一眼！

　　“转头回去，老子烧了他的黑店！”老王顿时大怒，便要转过马头。

　　“混！”三哥顿时大骂一声，却是转头朝府衙的方向跑去，道：“赶紧跑去府衙，将信交给知府大人，然后让他送到翼州府！免得耽误了事情，我们两个脑袋都保不住了！”

　　“就算交给知府大人了，我们的脑袋也未必能够保住啊！”老王眼睛越发迷离，大声骂道：“不若这样我们就这样跑了把，这个鸟兵咱们不当了！反正天下就要乱了，我们两个人随便占一个山头，拦路抢它几把，我们做了山大王去吧！”

　　“滚碌碌！”没有等到三哥答应，两个人终于受不住，从马背上翻了下来。

　　而与此同时，从街道角落的房顶上，飘下了两道人影！

终卷 第三章 营救(1)

　　相州府！位于潞州府和翼州府之间，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地盘！就名气上来说，比起沧州府都大有不如！所以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平静的地方！

　　但是今天晚上，这个相对平静的地方，忽然一下子变得沸腾起来了。或者不能说是沸腾，应该算是翻滚起来了！

　　那种乌云滚滚而来的翻滚，那种尘土滚滚而来的翻滚，那种人马滚滚而来的翻滚！

　　相州也是滴出平原地带！不大不小的一个城池！但是相州城的百姓，打从几天前就已经开始担惊受怕了，彷佛老天就要塌下来了一般。;

　　因为从前几天起！知州大人就下告示封城！任何闲杂人等不得入城，任何闲杂人等不得出城！街道上，三步五步，便都是骑马巡逻的带刀衙役和官兵！在路上只要稍稍看到可疑的人物，便上千一把扑住，抓进衙门的大牢里面。

　　算来到今天！已经足足被抓进上千人，各处的牢狱都已经人满为患！就算知府老爷家里的地下室，也都关满了囚犯！

　　一间只有几丈方圆的牢房，要足足关上几十上百人！好在现在是冬天，不然只要有一个人生病，天气一热，准保传染得了瘟疫！但是北方天气寒冷，加上吃食糟糕！牢房里面每天都要死人，具体死多少人不知道！甚至是冻死的，还是饿死的都不知道！

　　但是每天都有人看到，几个衙役扛着几个大麻袋子，扔到后山坡的那个大池塘里面，然后给池塘加水！用不着半天，水面便都结了冰，表面什么都看不见！谁也不知道。池塘下面对着不知道多少冤魂！

　　这倒不是衙役们做的虐！虽然衙役们心黑的是有，平常时侯多人收钱，害得人家破人亡！或者是打棒子的时侯，下个重手，要了人地性命，也有！

　　但是这一下子。便害了上百条人命！老实说，他们还没有这个胆子！

　　为什么抓那么多人呢？因为节度史大人发话了。只要相州城近日将有大事！只要生出一点点小乱子，从知府大人到下面的衙役，统统问罪！要是事情小，知府大人有门路，或许只是摘了官帽子，但是他们这些做奴才的，可是死路一条了。

　　方召疾是什么人那！老百姓在前几年，只是觉得他是一个手可通天的封僵大吏而已！但也是要听皇上话的！因为至少从每天衙门发下来的法令中。贴出来地告示中，都有皇帝和长安朝廷的字样！而且皇帝陛下地尊称，都是在方召疾面前的。

　　但是近年来！这些告示中，皇帝陛下和朝廷的影子越来越淡，越来越少！最后，索性所有的命令，所有的告示。只有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人的官印！那就是，北方道节度史方召疾！

　　所以，在几年的印象中！北方道地百姓，尤其是距离翼州府极近的相州府百姓！彷佛觉得，天下就是方召疾大人最大！虽然长安城就在几百里外，近得很！但是这几年对于相州城的百姓来说，长安城便彷佛是一个方外名词一般！

　　和沧州府一样！相州府的物价上涨也跟飞的一样！而且比沧州府还要更加严重！沧州府，至少还在海边上，可以打打鱼！但是相州府的粮食，就要完全靠外面运进来。

　　而今年的秋收刚刚完毕！相州府城外乡村地农民们，好不容易交了地主的粮租。摸着剩下的粮食，算计着能够坚持到哪一天！然后决定着，今天晚上吃一顿纯面粉的馍馍。过节的时侯，下几碗面条，过年的时侯吃顿饺子！其他日子，便就着野菜杂粮等等，吃那块块黑黑的窝窝疙瘩。

　　还没有等他们的馍馍做出来！一队队官兵便进了村子里面！呼喝着让人交粮！不过稍稍安慰的是，这次算是买粮！还给了农民一些钱，然后拿走他们家一半粮食！

　　收粮官差们说，这粮食是皇上征收的，是要运到长安城的，你敢不给吗？

　　面对着哪刀的衙役，老百姓不要说反抗，就连说话都得低声下气的。自家的粮食被拿走了，还要自己背着放到衙门的车子上面。

　　不过，农民其实心里面并没有太多的不满！因为地主老爷家里的粮食被收得更加厉害，他们都看到平常威风的地主老爷，此时眼泪都差点下来了。而且，这些官差都是给了银子的，虽然比起粮价来还少了一些。

　　就这样整个北方平原的粮食，一下子被方召疾席卷进官仓大半！

　　等到冬天的时侯，老百姓们哭叫嚎天了！因为市面上的粮食价格涨的跟飞一样，本来卖粮得到的那些钱能够买上几石的，现在连几斗买不到。

　　但是买不到，也要买啊！而且眼看这乱世就要到了，手里的银子再不花出去，可就再也花不出去了！

　　于是，方召疾秋天刚刚送出去的银子，现在又全都回来了，甚至还多了不少！

　　冰冻三尺的冬天中！整个北地饿嚎响遍千里，冰冷简陋的房子里面，百姓的哆嗦颤抖了整个北地平原！

　　于是！整个北方，流言纷飞！各式各样的谣言，流传在每条大街小巷，流窜在每个山田草舍。

　　世道将乱，皇帝不仁，天下要换主了！

　　就在老百姓就得没有奔头的时侯！街道上的乞丐越来越多，街道上的饿莩越来越多，饿死的人越来越多的时侯！

　　就前段时间，还发生了两三处老百姓抢夺官仓的事情。

　　事情传到方召疾耳中！方召疾亲自到案发现场！先是跪地向苍天请罪，接着含泪斩掉带头夺粮的百姓！

　　接着，杀掉了平时祸害百姓的几个大贪官！最后下令，整个北方道。大放数十处官仓，分发救济粮食！每个州府，架上数十口大锅！煮粥接济百姓！;

　　顿时，整个北方道沸腾了！所有的百姓口里都在传颂着方召疾的名字！各个茶馆里面。客栈里面。说书先生都将方召疾编成了段子，每天几乎磨破了嘴皮子，将方召疾夸到了神一样的地位。

　　于是，整个北方道轻烟阵阵。不知道多少家里，供着方召疾地朔像。

　　虽然肚子比以前来说，并饱不了多少！但是能够坚持住不死。所以整个北方道的老百姓，都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当然。相州府的老百姓出来！因为他们正处在高压恐怖下面！每天每夜都要呆在屋子里面不敢出来！就算不出来，也要在家里担惊受怕。因为衙役和官差随时都会进入房子里面抓人！

　　前段时间！在外面走镖胡二，几个月前去了西南蜀地一趟。半个月前正在家里面吃饭，却是被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抓了去。接着谁也没有再看见他，倒是有人说，第二天看到衙役们抬出的一只麻袋中露出一只手只有四个手指头！

　　胡二地小指头，在三年前被一绿林好汉给剁跺掉了！每每和人喝酒吹牛的时侯，他总是举起这只有四只手指头地右手。大嚎自己当年的英雄气概。

　　今天，相州府百姓的恐惧已经上升到了极点！

　　因为从昨天开始！外面的马蹄声，马嘶声从来都没有听过！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反正只听到城外面，到处都是马蹄敲地的轰鸣声。一阵阵的充满了杀气，彷佛要将整个相州府淹没了一般。

　　但是也是从昨天开始，整个相州府的百姓。已经一步都不能出门了！只要哪个部分探出门外，无论是头还是脚，说不定一刀子便跺了下来。

　　那么此时城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副景象呢？

　　此时正是下午！天上还有太阳，但是灰蒙蒙地乌云，一层层堆积着。太阳也变得血红血红的，无力地朝大地挥洒着蒙蒙而又恐怖的光芒。

　　“喝！”一声壮喝，数十万人齐声。

　　波澜壮阔，如同龙吟虎啸一般！

　　“扑！”顿时远处的树上，坚持呆在北方的鸟儿，扑腾惊起，从树上张惶飞起。在地底下洞穴的小动物们一阵颤抖，将身子使劲往洞穴深处缩了缩！

　　“咻！”接着，近十万匹马一起长鸣。

　　“哇！”城里面的小儿，听到外面地第一声大喝，正从饥饿的梦中醒来，睁大惊恐的眼睛四处张望，再听到马嘶声，利马大声哭啼出声。

　　母亲一把捂住小儿的嘴巴，几乎全城的哭啼声同时嘎然而止，接着变成压抑的呜咽。

　　城门外是方圆数十里的空地！此时布满了黑压压的人影，数十万兵马站成一个个方阵，一望无际，飞鸟难渡。那壮浑的气势，彷佛要将整个天地都吞噬了一般。

　　在军阵中间！有一个用粗木头搭建起来的高台，足足有六七丈之高。

　　高架上面是一个平台，平台大概有四五丈方圆大小。四周都点着熊熊大火。

　　“驾！”一声尖嘶，顿时从军阵中飞驰而出一道黑色的闪电。看清楚后，确是一匹万中无一的骏马。

　　而骏马上，一个面目英俊威冷的中年男子，目中如电，高鼻如主，脸颊如石，身躯如山。

　　风驰电掣到了高台下面，骏马上的中年男子脚下一点。身躯凭空飞起，脚下不着痕迹地在高台的中间一点，整个身躯顿时飞上了数丈高的平台。

　　“好！”

　　“威！”

　　数十万人，顿时一阵壮喝。

　　他就是方召疾！也就是这数十万人马的领袖！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方召疾今天的打扮，既不是全军统帅的甲胄打扮，也不是封僵大吏的一品官袍。而是一身的黑色布衣打扮。

　　但是，尽管只是一身黑色地布衣。穿在方召疾的身上，站在数丈高的平台上。面对下面数十万大军，在大风吹过。啪啪作响的袍子中！方召疾便彷佛是整个天地的王者一般，数十万的大军在他眼中，都变成了一堆蝼蚁，整个天下都踩在了他地脚下。

　　距离太远，没有人看到方召疾眼中的冷漠和不屑。

　　数十万大军，有地就只是激动和热烈。还有满心的崇拜。

　　“诸位将士！”方召疾走前几步，面容如山。并没有曹操那指点江山的豪壮气概，却是有着不悲不息的从容如冰。

　　虽然，方召疾口气淡淡！但是顿时，数十万大军同时静下，便是马匹也抬起头，一声不响。

　　“今日召集诸位来此，实在是迫不得已！今上危急，生死不知！本官已经是一个月没有得到圣上的任何消息。长安城也彷佛于本官断绝了一切消息！半个月前，本官收到了一封血书！”方召疾面色依旧冰冷，道：“这封血书是德贵妃传来的，德贵妃也就是本官的妹妹！”

　　接着，方召疾从袖子中掏出一卷雪白的丝绸，上面沾满了血迹，依稀能够看出娟秀地笔迹。

　　方召疾淡淡望了一眼丝绸上的字迹。目光淡淡扫射了一下数十万大军，接着目光重新回到了白色丝绸的血书上，徒然声音拔高无数，大声念道：“兄长救命！天下英雄救命！大武子民救命！”

　　虽然方召疾是男的，但是从他嘴里念出来的血书。数十万大军，彷佛听见了一个绝色佳人泣血一般的呼救。一下子变得热血沸腾。

　　接着，方召疾的声音又低了下去，但是却多了几分苍凉和嘶哑。

　　“救救臣妾！救救陛下！救救太子！救救长安！救救我大武王朝！”方召疾缓缓念道：“二皇子武模辰久存逆心，妒忌贤能！买通宫中内侍，长期给陛下服用慢性毒药，被陛下发现后！施暴于陛下，使得陛下如今生死不知！而后假传陛下意旨，私自带兵封锁宫廷，封闭长安十三门！如今在宫廷中大肆逞虐，滥杀大臣，剪除异己，淫秽宫廷！”

　　念到这里，方召疾口气顿了顿，朝下面地大军看去一眼，看清楚了他们眼中的愤怒后，继续淡淡念道：“贱妾无能，已经被贼首武模辰所奸辱。无颜面对皇帝陛下，无颜面对列祖列宗，无颜面对天下百姓！”

　　“如今，贱妾双膝朝北跪下！将匕首倒放于架，刃尖朝上！左腕划过匕首，右手持笔，沾血写下此书！”方召疾的声音变得如同冬天的寒风一样苍凉，接着猛地变得高亢起来，喝道：“跪求天下英豪，进京勤王，救我大武江山百”

　　说到百字的时侯！方召疾无比高亢的声音嘎然而止！接着慢慢收起血书，朝下面数十万大军淡淡道：“德贵妃未能写完，已经归天了！”

　　说罢，方召疾朝西边的方向缓缓跪下！

　　顿时，下面数十万大军也齐齐跪下，口中大喝：“进京勤王，为德贵妃报仇雪恨，营救陛下！”

　　方召疾缓缓站起身躯后，摆了摆手，下面的大军也缓缓站起身躯。

　　“众位将士也看到了，我方召疾今天没有穿甲胄，也没有穿官袍！”方召疾继续以他淡淡凄凉的口气说到：“我穿的是一件布衣袍子！为什么呢？！”

　　“因为天下有些人说我方召疾要造反，进京勤王是为了逼迫陛下退位！”方召疾顿时变得激动起来，激愤道：“我现在就脱下这一品官袍！以布衣身份，带领诸位将士杀进长安，铲除武模辰奸贼！救出皇帝陛下，救出太子！将大武江山，营救于将倾之时！而后，若是通天的罪过，便有我方召疾一人承担！若是无上的功劳，便由诸位将士所领！我方召疾，只为天下太平，只为江山不落贼人之手！而后还我一身布衣，在乡间田头度过余生！”

　　“陛下万岁！太子千千岁！铲除逆贼，救我大武江山！”

　　数十万人的大喝，顿时如同惊雷一般。直叫天地变色。

　　夕阳西下！天上的乌云，已经几乎全部拢罩了整个天空！天色迅速地暗了下来。

　　数十万大军，分成四路，朝长安进发！一路路，便如同长龙一般，延伸到天边看不到尽头。卷起的一阵阵烟尘。遮天避日。

　　此时高高的平台上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方召疾，另外一个则是方剑夕！

　　“父亲。日后给姑姑一个什么称号呢？”方剑夕看着大军的尾巴，朝方召疾问道：“她可是为了我们方家而死掉地，我现在都还记得，她死去时侯的眼神！那种惊恐，那种失望，那种惊骇，还有一丝丝的欣喜！”

　　“你很享受这种眼神是吗？”方召疾淡淡望了方剑夕一眼，道：“你说这话的时侯。心里没有半点忧伤！”

　　“嗯！是的！”方剑夕轻轻地点了点头，道：“可是我不解的是，她为什么会有些欣喜！”

　　方召疾道：“因为她以为吴梦玉死了，所以自己死去后，说不定能够和他相遇！”

　　“父亲！”方剑夕忽然朝方召疾问道：“母亲爱你吗？”

　　方召疾微微一愕，接着轻轻地摇了摇头，道：“不知！虽然她背叛了陆客秋跟了我。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否真地爱我！也几乎没有去关心！”

　　“为什么？”方剑夕问道。

　　方召疾面色一沉，喝道：“没有为什么？你不需要问那么多！”

　　虽然方召疾说这话的时侯，充满了威严，让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但是方剑夕却是直视着他父亲地眼睛，面孔淡漠而又骄傲，道：“你说！我想知道！”

　　方召疾一怒，目光如电。但是方剑夕的目光始终如同黑洞一般，没有半点变化。

　　“因为，我爱的是别人！”方召疾无奈叹息一口，说道。

　　“谁？！”方剑夕继续以平淡的口气问道。

　　“你是在和你父亲说话！”方召疾冷道。

　　“谁？！”方剑夕面容不变，声音不变，依旧淡淡问道。

　　方召疾缓缓闭上了眼睛，正要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哈哈！”方剑夕一阵大笑，道：“你不用说了！我知道是谁？是梦君奴的母亲，也算是你的师妹！但是她爱的却是吴梦玉！哈哈！”

　　“住嘴！”方召疾一声怒喝，接着右手飞快朝腰中地宝剑摸去，刚刚要抽出。

　　“叮！”方召疾的宝剑尚未抽出半寸，便丝毫不动！低头一看，却是看到方剑夕的两支手指夹在剑刃上，方召疾甚至没有看清楚，方剑夕是怎么出手的。

　　“十几年前，你输吴梦玉半招吧！”方剑夕淡淡说道：“不过我知道，在十几年前。你就杀得陆客秋全身飙血了，这十几年来你的武功至少提高了三成！好武功啊，父亲！”

　　“若和唐卓兮交手？！”方剑夕接着问道：“爹爹，你是输面大，还是赢面大？”

　　方召疾面孔顿时变得凄凉起来，淡淡说到：“赢面大！”

　　“呵呵！”方剑夕顿时不屑笑笑道：“有趣吗？爹爹！你爱的人爱吴梦玉！而我爱的人，爱箫径亭！我们这对父子，可是败在了他们师徒手上了！我就纳闷了爹爹，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你说！”方召疾缓缓将手从宝剑上移开。

　　“你说，我们俩在相貌上，不差于吴梦玉师徒。诗词歌赋上，谋略武功上，也不差他们！”方剑夕面上充满了嘲讽，道：“可是为什么，那些女人偏偏就都爱上了他？太伤我自尊心了！”

　　方召疾也不回答，目中便是什么表情也没有。

　　“想当年陆客秋无论长相还是武功，甚至才气都是上上上之选地，是江湖少女的偶像！但是你轻轻松松的就横刀夺爱了，将我那个不贞变心的母亲得到手了。害的陆客秋人不人鬼不鬼的！按说你也应该有魅力啊，可是你这魅力为什么到了梦君奴母亲那边。就没有用了呢？我看那吴梦玉也很一般啊，就长相和才气上，还不如箫径亭！”方剑夕淡淡笑道：“所以你当年，还真是窝囊得很啊！”

　　“剑夕，我是你父亲！”方召疾沉声说到。

　　“那又怎样哦？！”方剑夕淡淡说道：“那个鬼功夫可真够厉害地，练了之后真的能够六情不认！难怪当年师傅那么厉害。连他自己的师傅和女儿，都能够下手！了不起！”

　　“父亲。告诉你一件秘密！”方剑夕忽然变得神秘兮兮起来，如同孩子一般，道：“这件秘密，我谁也没有告诉！谁也不知道，只有我自己！小时侯，我想对大树的一个洞口说，然后用泥巴封住！结果我嘴巴刚刚凑到洞口上，就被蜈蚣咬了一口！呵呵！”

　　“呵呵！告诉你。这个秘密就是！”方剑夕目光却是渐渐变得阴冷起来，目光紧紧盯着方召疾，就只是冷笑，不说话。

　　方召疾彷佛全身都冷起来，从内心深处一阵阵幽寒蔓延而出，全身在这一瞬间彷佛丝毫不能动弹一般。而方剑夕的笑容的眼神，都如同恐怖地地狱一般。

　　“哈哈！”方剑夕一阵恶作剧的大笑。接着凑过嘴巴来朝方召疾笑道：“告诉你，这个秘密就是”

　　“就是，其实我不爱任夜晓，我只是想占有她而已！”方剑夕淡淡笑道：“我爱地人，其实是妍儿！小时侯第一次看到时侯，也第一次看到妍儿，我就爱上了她！”

　　方剑夕面上的恶作剧渐渐淡去，走到平台边缘，手指轻轻敲打着上面的火苗。接着将洁白如玉的手掌伸进大火中，那火烧得铁灯台都通红了，可是方剑夕的手在里面一点点感觉都没有，就仿佛悠闲地烤火一般。

　　“红颜祸水，红颜祸水！”方剑夕淡淡说道：“我师傅真是了不起啊！凭着一个人，就搅乱了整个天下，就可以让整个天下生灵涂炭，鬼哭狼嚎，尸体如山！让整个天下都写满了悲剧！”

　　方剑夕双手缓缓升起，彷佛抱起整个天下一般！淡淡又彷佛立誓一般的说道：“我爱这种感觉！我要超过师傅，我要整个天下，在我的手中哭泣！”

　　接着，方剑夕转过头来，朝方召疾微微一笑道：“父亲，你很了不起啊！竟然有了这么一个厉害的儿子，你自豪吗？”

　　“对了！父亲，再告诉你一个秘密！”方剑夕快步地走到方召疾身边，用调皮地口气说道：“我最近在师傅那里，偷学了一种武功！很厉害的武功，很鬼魅的武功，很邪异的武功哦！”

　　“这种武功，能够将别人的内力修为吸过来，归为我自己用！厉害吧！”方剑夕接着伸出手指头，比了大概三四寸的距离，眯着眼睛道：“我现在的修为，和师傅比起来，大概相差那么多！但是我只要吸了别人地内力，我就可以很快比上他，甚至超过他！要是吸了他的内力，哇！那会是上面修为，一脚夸出去，就踩到长安吗？一掌打出去，就可以听到草原突厥马的呻吟吗？”

　　“可是比较麻烦的是！这种吸内力，不可以直接跑到别人的身边，将人内力直接吸过来！”方剑夕脸上显出一道懊恼道：“而是需要别人主动输送内力给我，然后我趁机吸过来，倒是他想阻止都阻止不了，一直被我吸成废人为止！”

　　“为难啊！为难啊！”方剑夕缓缓朝平台外面走去，口里喃喃自语道：“我得回翼州一趟，我们的后院起火了！”

　　“小丫头！”方剑夕嘴角淡淡浮起一道淫秽不像淫秽，阴冷不象阴冷，残忍不象残忍的笑容。

　　接着，彷佛眼睛没有看路一般。一脚踩空到平台外面，却是整个身子都要掉了下去。

　　但是他的身躯并没有掉下去，双脚竟然在空气中，什么东西也不用踩，就在上面走路。一直走出了十几步。

　　缓缓睁开眼睛，方剑夕彷佛才发现自己正走在空气中一般。一声惊呼。身躯朝下面掉了下去。

　　“咻！”一匹灰色的骏马飞快跑来，方剑夕的身躯正好落在马背上。

　　方剑夕哈哈大笑，轻轻拍了拍马头，道：“还是你好！不然我可要摔死咯！”

　　接着，方剑夕轻轻一拉缰绳，口里道：“我们回翼州！天下人都是瞎了眼睛的。不值得我方剑夕对他好！我只对你一个人好，好吗？灰马儿！”

　　翼州城。经过方召疾十几年的经营，已经繁华得几乎比长安成差不了多少。

　　虽然现在整个天下都是大变将来，乱事将起的样子。但是翼州城作为方召疾地大本营，却是比沧州城和相州城好过了许多。至少这里的百姓可以吃饱饭，至少这里的奢华依旧存在。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翼州城里面，一半是老百姓，另外一半。则是手拿兵器的士兵。

　　此处的森严，堪称天下之甲了。当然，或许此时的长安城，更加地森严。

　　“紧急军情！紧急军情！”随着一声呼喝，两匹骏马在城门外飞驰而来，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架势。

　　城头上地将官看到城外飞驰而来的是两人两马，其中前面一个手里举着一面旗帜。后面那个人，背上背着一个小筒子。

　　将官自然认识这两样东西！赶紧吩咐手下，道：“开门！快开门！”

　　梦君奴和任剑絮打扮的两个报信兵顿时冲进了城门，进入了翼州城！一路上举着棋子，横冲直撞，路上的百姓和巡逻骑兵纷纷撤避。

　　大约一刻钟的功夫，两人便来到了方召疾的府邸。

　　方召疾的府邸给人就两个印象！雄浑，神秘！

　　张开的大门，从门口看进去，是一道长长地大理石道。给人感觉，这个府邸彷佛深不见底一般，只要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

　　梦君奴和任剑絮两人下马，朝门口的守卫道：“有紧急军情要上报节度史大人！”;

　　门口的守卫见之，观察了两人一会儿，接着朝二人说道：“我进入通报一番！”

　　过了一会儿，那个守卫便带着一个中年男子走了出来。梦君奴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位魔门高手。

　　任剑絮也自然认识这个人，他叫尹叔，是府里面的管家！和任剑絮几乎熟得不得了，顿时不由有些心虚。害怕被尹叔认了出来。

　　不过，尹叔彷佛现在心事重重的样子，或者说有些神不守舍。只是对两个人淡淡地拱了拱手，道：“两位随着我进来吧！”

　　走到了奢华的客厅后，梦君奴取下背后的筒子，道：“这位管家！请去通报节度史大人，说有紧急军情，十万火急！”

　　尹叔拱了拱手，面上有焦急之色，道：“我家大人和公子都不在府上！既然是紧急军情，我等下人也不敢私自拆开！”

　　梦君奴道：“那贵管家知道你家大人在哪里！我们现在马上就送去！”;

　　尽管方召疾去了相州并不是一个十分隐秘地秘密，但是尹管家也不敢私自说出，正在难办。;

　　“不用去了！”忽然，从屏风后面，传来一阵冷冷的声音。

终卷 第四章 营救(2)

　　梦君奴听到这个冷淡的声音，脸色并没有什么变化。

　　而任剑絮听到这声音后，虽然虽然脸上有着比较厚的易容，但是依旧可以从眼睛里面看到一丝惊慌。

　　随着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屏风后面走出来两道人影。

　　不过要是普通人，刚才顶多只能听到一个人的脚步声，因为另外一个人的脚步声，轻微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夫人，秀情小姐！”尹叔看到来人，连忙上前一步拜下。

　　来人是两个容貌美丽的女子！一个冷艳，一个端庄！都是万中无一的绝色佳人。

　　年轻的那个便是之前和箫径亭有过亲密关系的秀情！此时的她依旧美丽无比，冷若冰霜，只不过眉宇之间，带着一丝说不清楚的韵味。

　　而另外一个女人，无论从容貌上还是皮肤上，彷佛和秀情是一个年纪的。但是梦君奴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个女人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从她端庄成熟的举止，尊贵优雅的气质可以看出来，她在这深似海的府邸中呆了许多年了。

　　她便是方召疾的妻子任氏。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一种错觉。任氏面孔美丽固然美丽，优雅固然优雅。但是神情中，却始终带着一道深深的冷淡，那种任何事情也不能引起她心思波澜的冷淡。

　　“把那个秘密军情给我！”任氏先是朝梦君奴看去一眼，接着一直看着任剑絮，伸出玉手道：“我马上派心腹将军情送到老爷手里！”

　　任剑絮别看平常时侯刁蛮无比，但是此时身躯几乎都颤抖了起来。正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将情报交给任氏。

　　“弟弟，把情报交给夫人！”梦君奴看到任剑絮几乎都失态了，不由拍了拍任剑絮。接着朝任氏恭敬道：“不过请夫人给小人们写一张凭证，表示秘密军情已经交给您了！”

　　任剑絮听到梦君奴的话后，便将那只装着情报的筒子交给了任氏。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意无意，任氏趁着接过小筒子的时侯，手指轻轻拂过了任剑絮的手背，但是脸上却是没有什么异样。

　　梦君奴的易容技术是相当了不起地。就连女人的手也能化得跟男人的手一样。

　　收过装着情报的小筒子后，任氏也不打开。也不去看。只是转身朝里面走去，道：“你们两个跟着我进来，我给你们写凭证！”

　　“秀情，你也跟着来！”任氏再也没有说什么，直接朝屏风后面走去。

　　梦君奴和任剑絮互相对看了一眼，接着便跟在任氏和秀情的身后，朝府邸深处走去。

　　从客厅的后门出来，便到了一个后院！绕过后院左边地小径。走了大概几十丈，眼前是一个小花园。

　　当然，冬天的花园里面，什么花也没有！但是花园总有花园地气氛，而这个花园没有，这个花园给人的感觉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幽深。

　　走到了花园的尽头。面前是一个假山堆成的山洞！山洞很深，里面黑漆漆的看不到尽头。

　　走到这里，任剑絮不由犹豫地朝梦君奴看来一眼！

　　“你们不就是想去那个地方吗？不用自己想诡计，我带着你们进去！”任氏虽然背对着任剑絮和梦君奴两个人，但是彷佛将她们的一丝一毫都看在眼中，冷冷地说了一句，那话里的声音就彷佛是花园里面尚未扫去的积雪一样。

　　接着，任氏便只身走进了假山地山洞里面。而秀情朝梦君奴两人淡淡扫来一眼，便也跟着走了进去。

　　那山洞真的很深！走到了后面，几乎一点点光线都没有了！但是任氏的速度却是一点也没有慢下来，就彷佛在大白天的院子里面走路一样，在梦君奴的眼中，走到前面轻飘飘的任氏，就彷佛一个幽灵一般。

　　就这样一直走，中途转了好几道弯，让人失去了最后一道方向感。而且梦君奴发现，走到中间后，这个假山的洞就出来了好多歌通道，绕来弯去，都是根据九宫八卦设计地，要是没有人引路，怀疑在里面转个半年也不能出来。

　　所以，要是有人被关在里面！就算没有人看守，也不能够从里面逃了出来。

　　“到了！”足足走了有一刻钟的功夫，梦君奴几乎可以断定，现在她们已经是在地下数丈的地方了。而且这个地下宫殿的面积，比起地面上的那个方府，只大不小。

　　“到了！”忽然，前面的任氏冷冷说道。

　　梦君奴发现，任氏说到了的时侯，与此同时停下了脚步。但是她停下脚步的时侯，身躯是没有任何预兆的。

　　“刷！”只看到任氏玉手一摇，本来梦君奴两人眼前一片黑暗，此时突然猛地一亮！

　　其实这光线并不强烈，只是在黑暗里面走得久了，这光线才显得那么刺眼。

　　抬头一看，头顶上的石头壁上嵌着不知道多少颗夜明珠。在眼前，是一面又高又大的石壁，打磨得极其光滑，约莫有近十丈长，三四丈高。整个石壁上，刻着各式各样的图案。

　　任氏走到那面大石壁面前，在上面轻轻地拍了几下！彷佛有上面规律，但是又彷佛没有上面规律。

　　梦君奴朝边上的任剑絮看去一眼，发现她眼睛中尽是惊讶。知道虽然这是任剑絮的家，但是小丫头也肯定不知道，自己家的下面是这么一副景象。

　　“刷！”任氏大概拍了有十几记后，那没有任何缝隙的石壁忽然露出一个缺口，现出了一道门来。

　　“好温暖！”一道挑红色的气息。从那道门里面倾斜出来。

　　本来，北方的冬天是非常冷地！尤其在这地底下，虽然任剑絮有一定的修为，但是全身也冷得几乎哆嗦。

　　但是洞里面的这股气息吹来，拂在身上却是温暖无比，就彷佛到了江南的阳春三月一般。

　　梦君奴看清楚里面。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石室，或者说是一个地下广场！

　　整个石室几乎有数十丈方圆大小！石室的地面。都是大块光滑地石头雕琢而成，上面有着精密华丽的图案，然后打磨成为粉红色。

　　石室地地面距离天花板非常非常的高，以至于让人看不清楚，那黑色天花板上面的雕朔。

　　而石室四周的墙壁上，全部是乳白色的。上面的雕的图案非常的清晰美丽！几乎都是美若天仙地少女，或者正在练剑，或者正躺在床上看书。而姿态却又彷佛透着奇怪的招式。四面的墙壁，足足有数千个少女的画像，但是没有一个画像是一样的，每个少女的脸庞都有不一样的美丽。

　　而在石室地最中央，并不是石板地面。是用水晶铺成的，水晶上面都钻有一个个的小孔！每个小孔上面，都在冒着乳白色的水蒸气。如同烟雾缭绕。

　　难怪石室内会那么温暖，因为水晶下面是一股天然的温泉！一股股热气透着水晶的洞口冒了上来，使得石室内温暖如春。

　　“这里便是魔门左派的总部了！”梦君奴心中暗道，她心中猜测，肯定是先有了魔门左派的总部，然后再有的方召疾府邸。方召疾的府邸，就是在这个地下宫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你们看！”任氏玉手指向石室中间的烟雾缭绕处，道：“你们要找的人，就在那里！”

　　梦君奴顺着任氏的手看去，发现那里都是水汽，上面都看不清楚。不由上前一步，对着那些水汽，用力一甩袖子。

　　那水汽顿时被甩开，朝边上飘去，顿时变得稀薄起来。梦君奴顿时看清楚了里面的情景，那中间摆着三张床。三张床上，分别三个美丽绝顶的少女！分别便是任夜晓、辛忆和楼绛玉。

　　“赶快进去救她们出来吧！”任氏朝梦君奴望来一眼，冷冷说道。

　　梦君奴朝任氏微微一笑，道：“不好意思师叔，我还是被认出来了！”

　　接着，梦君奴一把扯下身上的衣衫，露出了少女的装束。一身紫色的长裙。

　　接着，梦君奴玉手放在下巴上，轻轻一划。一张并不是百分之百逼真的面具落了下来，落出了她精灵秀绝、洁白如雪的面孔。;

　　“好美丽的丫头！”任氏看着梦君奴的面孔，美眸中闪过一道异色，微微笑道：“比你母亲当年长得还要美丽！”

　　“谢谢师叔夸奖！”梦君奴美眸一转，蹲下微微一拜。

　　“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怎么还不进去就她们啊！”任氏朝梦君奴微微一笑，问道。

　　“好！”梦君奴听话地顿时朝石室里面走去，走到石室门口的时侯，忽然转过头来，朝任氏和秀情道：“对了！外面冷，师叔和秀情姐为何也不进来，里面舒服着呢！”

　　任氏面孔露出一丝似笑非笑的表情，接着点了点头，朝秀情和任剑絮道：“一起进去吧，两个丫头！”

　　任剑絮看到母亲已经认出来了自己，不由垂下了脸蛋！也一把扯下脸上的面具，还有身上的衣衫。露出了本来的面目。美眸一凄，便准备朝任氏求饶。

　　但是任氏此时和秀情梦君奴三人，已经朝里面走去了。

　　三人的脚步刚刚踏进的石室，忽然任氏眼睛一转，伸手便要朝石壁上拍去。

　　不料梦君奴却是一脚踏了出来，伸手拉住任剑絮的小手，娇声微笑道：“你怎么那么慢。快点进来！”

　　任氏看了自己的宝贝女儿一眼，接着朝梦君奴微微一笑，眸中飞快闪过一丝冷意。

　　梦君奴拉住了任剑絮地小手后，便再也不松开了，就好像是两个关系亲密得不得了的姐妹一样，走到哪里都是牵着手的。

　　任剑絮是个小草包。没有看清楚母亲的脸色。心理此时又是害怕又是忐忑，此时有人牵着她的手。她正是巴不得，所以也紧紧拽住梦君奴的小手不放。

　　“师叔，我那些妹妹都是怎么了？一个个好像都昏迷不醒地！”梦君奴转过脸蛋，朝任氏问道。

　　任氏微笑道：“她们都被点住了穴道，只要上去解了穴道就可以了！”

　　梦君奴为难地朝任氏皱起美丽的眉毛，道：“师叔啊！我这些妹妹地穴道不是方剑夕师兄点的，就是方召疾师伯点的。他们两个这么大本事，点的穴道我可未必会解！但是师叔跟他们是一家人。肯定会解吧，就麻烦您老人家了！”

　　任氏眼神微微一变，接着轻轻一笑，道：“好啊！”

　　随即，她便款款朝那中间的三张床走去。

　　梦君奴转过美眸，朝一边面无表情的秀情看去一眼，道：“秀情姐！”

　　秀情听到后。就只是娇躯微微一动，并没有任何反应。

　　梦君奴轻轻一笑，道：“原来你在这里啊！我家哥哥北上的时侯，还特意吩咐我了！一定要找到你，害怕你遇到了危险！我几乎找遍了整个江湖，都没有看到姐姐的影子，不料姐姐却是到了这里！”

　　“姐姐真是足够聪明啊，在这方府，确实是这天底下最最安全地地方了！”梦君奴说完，便再也没有朝秀情看去一眼，而是朝任氏那边看去。

　　任氏飞快地朝任夜晓几人的身上点去。

　　“嘤咛！”三人几乎同时呻吟一声，接着如同睡公主一样，缓缓睁开了美丽的大眼睛，朝梦君奴等人望来。

　　看到梦君奴几个人的身影后，三人某种露出一丝喜色，接着轻轻翻转起身，便站到床边上！身形却是轻飘敏捷，没有一点内力被制的想象。

　　而且凭着梦君奴的眼光还发现，这三个妹妹的修为，尽然比起以前进步了不知道多少。

　　“好了！”任氏重新走回到梦君奴身边，道：“我已经解开你几位妹妹地穴道了！她们什么事情也没有，你们赶紧离开吧！”

　　接着，任氏玉手轻轻拉起任剑絮和梦君奴牵在一起的小手，道：“絮儿！你要跟着几位姐姐走，就要离开娘了是不是？！”

　　任剑絮美眸一颤，一颗泪水顿时从睫毛底下滚落。

　　“娘！”任剑絮松开梦君奴的手，一把扑进任氏的胸前，哭泣出声。

　　任氏美丽的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双手便要朝任剑絮抱去，接着脚下一点便要飞快退开。

　　不料梦君奴美眸一转，小脸一变！玉手轻轻一翻，却是又将任剑絮的手腕握住！然后朝后面一扯。

　　“嘶！”任氏的手刚好抓住任剑絮身上的一片衣衫，此时被梦君奴朝那边一扯，衣衫顿时裂开，露出了任剑絮雪白色的小衣。

　　任剑絮满脸的惊骇不解！却见到梦君奴脚下一点，娇躯飞快地飘开。

　　“喝！”只看到任夜晓、辛忆和楼绛玉三人同时一声娇喝，玉手一转，手中顿时多出一支秋水一般的长剑！美眸一转，却是同时朝梦君奴两人刺来。

　　所刺来的招术，竟然招招诡异！

　　再看三人的穿着打扮！里面是深红色的内衣，外面是粉红色的长裙！脸上都化着美丽到了极点的装束，三人梳理着一模一样的发型！头发上，都插着三根一模一样的发簪

　　三个人变美丽了，变得性感了，甚至变得有一丝妖艳了，美丽得跟从书上走下来的狐狸精一样。

　　但是，三个人的气质和一样都没有任何相同。辛忆的清纯不见了，任夜晓的娇憨不见了，楼绛玉的骄傲固执也不见了。

　　三个人只剩下一股娇媚，一股几乎要滴出水来的娇媚，一种红颜祸水一般的娇媚。

　　看着三个姐妹几乎是陌生的眼神，梦君奴美眸微微一转！接着拉着任剑絮的小手，娇躯飞快后退，便要朝石室外面飞驰而去。

　　“哪里走？！”只听到外面一声清喝，此时石室外面，足足占有十几道人影！各个手中仗剑，在外面围成了一个弧形！

终卷 第五章 营救(3)

　　外面仗剑之人，其中大半梦君奴都不认识！

　　不过其中的白衣淫贼、楚皱言、德叔、关岐轩、关索寒等人她却是认识的。

　　除了这五个人外，还有另外五人，不过每个人都是蒙着面孔，可能是不想让人看出他的真实身份。

　　这倒是让梦君奴感到几分兴趣了，因为楚皱言和关岐轩等人算来都算是白道中的领袖，但是此时竟然正大光明地做了方召疾的家奴了。他们没有蒙着面巾，另外这五个人反而蒙着面孔了。

　　这十个人也不急着上前擒住梦君奴，只是缓缓将她围在了中间。

　　梦君奴迷人的美眸落在白衣淫贼身上，微微一笑道：“你的复原速度可以啊！当时我让六叔叔至少在你身上砍了一千多剑，没有想到差不多半年功夫你就好了！”

　　白衣淫贼彷佛抵挡不住梦君奴的美丽，躲闪着目光道：“在下身上此时一千多道伤口，全拜梦君奴小姐的家奴所赐，我每时每刻都不敢忘记！日后一定双倍回报！”

　　“咯咯！“梦君奴格格一笑，那美丽到极点的面孔，让场内的男人几乎没有一个人敢正视，接着不经意朝任氏看去一眼，道：“六叔叔可不是我家家奴，你这么说！我任师叔可是要生气的！”接着梦君奴朝任氏看去，道：“任师叔，我家六叔叔天天都在想念着你，他让我看到你的时侯，向你问好！”

　　任氏面色顿时微微一变，就算以她的涵养，脸色也不能控制得平淡无波。可见梦君奴这句话对她的心思冲击有多么大了。

　　“连邪征！”梦君奴美眸落在其中一个一个蒙面老者身上，轻轻叹息一口道：“我没有认错你吧！算来如今的连家家主连邪尘还是你的亲生弟弟，你竟然对他也下得了手！不过距从我上次见到了只不过不到半年，没有想到你的头发就全部白了！小女子要向你道歉啊，因为你地亲生儿子连易昶是被我哥哥给废掉的！”

　　那个叫作连邪征的老者身躯一阵阵颤抖，却是忍受不住心中的激荡。脸颊一阵扭曲后，道：“我儿子所受到的罪过。我会在你身上十倍讨回来！你今天，是插翅难飞了！”

　　梦君奴满不在乎笑笑，眼睛又落在另外一个最高大，眼睛最阴冷的老者身上，道：“左师伯！上次在渤海，就是你逼着我发下魔门地毒誓离开我家哥哥的！”

　　那个左师伯算起辈分来，比方召疾还要大，是方召疾地师兄。也是梦君奴母亲的师兄，所以梦君奴称之为左师伯。

　　“是啊！”左师伯冷冷一笑，道：“看来你是不打算遵守了是吗？魔门最毒的誓言，看来就要被破掉了！你家里的三代，就要受到整个魔门的追杀，受到最最残酷的刑罚了！”

　　梦君奴绝美的脸蛋上露出一丝凄凉，接着微微一笑。道：“没有啊！人家哪里有说不遵守了！你看到我现在和他在一起了吗？你看到我和他有见面吗？我只是为他做事而已，帮助他救几个妹妹而已！不算违反誓言吧！”

　　“不算！”左师伯点了点头，道：“但是你只要敢见他一面！你的外祖母就自动从宗主地位置上下来了，我也刚好名正言顺进入你家总坛杀了你们三代，也不算违反了祖师爷的意旨了！”

　　梦君奴注意到，她正在说话的时侯，始终有一道目光紧紧地望着她。等到她眼睛瞟去的时侯，那人又迅速地低下头。虽然他蒙着面孔，但是根据头发的颜色，还有露在外面的肌肤，可以断定他是一个年轻人。

　　梦君奴不理会左师伯的话，美眸落在了另外一个蒙面地年轻人身上，张了张嘴，接着小嘴轻轻一撇，却不说话，而是直接将美眸落在别处。

　　就这么一个举动，几乎让那个年轻蒙面人几乎要疯狂了一般！眼睛却是冒出了火红的光芒。

　　“你说完了吗？”任氏对梦君奴冷冷笑问道。

　　梦君奴点头道：“问完了！”

　　任氏指着任夜晓、辛忆和楼绛玉三人，道：“问完了，就陪着她们三人练剑吧！不过，有件事情要告诉你，这三个美人现在可不认识你的！下手招招狠毒，陪着她们练剑的，到现在已经死了几十个了！”

　　梦君奴看着围在外面的人，小嘴轻轻一笑，接着理了理头上的秀发后，举着长剑走回到石室里面。

　　“喝！”任夜晓三人一声娇喝，三支利剑鬼魅一般朝梦君奴全身要害刺来。

　　梦君奴笑脸微微一变，连忙举起长剑挡住。

　　“叮！”四只长剑顿时撞击在一起，梦君奴娇躯一颤，美丽洁白的笑脸顿时微微一暗，花瓣一样的嘴唇却是瞬间变得煞白。

　　而她美丽迷人的眸子，却是飞快转动着。因为眼前这三个姐妹，出手的都是杀招，而且剑术和武功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不知道高了多少！

　　只要稍稍不小心，只怕瞬间便被取了性命了。但是自己若全力以赴，厉害的剑招说不定会伤了三位妹妹，虽然三人现在神志被制住，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姐妹。

　　梦君奴还没有打定注意，便感觉到脖子一寒。抬起眼睛，便看到任夜晓的长剑以几乎不可捉摸的痕迹，朝自己的玉颈刺来。

　　梦君奴后背一紧，飞快躲开了任夜晓的利剑。

　　“蓬！”尽管梦君奴躲闪得飞快，但是仍旧有一辍秀发被利剑割断，掉落在的地上。

　　梦君奴不敢做停留，玉足如同莲花一般飞快点地后退，不料后背又是一寒。来不及转头，身躯如同一阵风一般生生停住，接着朝左边飘去。

　　在场的人顿时叹为观止。因为梦君奴的这手轻功，已经是绝顶了。

　　梦君奴尚未退到安全的角落，任夜晓三人的娇躯如影随形一般地粘了三人，那身形快得真的如同魅影一般。

　　梦君奴猛地提起一口真气，双脚便彷佛不着地地一般朝后面退去。

　　因为眼前三个姐妹虽然在内力上比自己有不如，但是剑招却是太诡异了。而且就本身的内力。也变得诡异起来，比起她们原来的水平。却是高了不知道多少。

　　所以，梦君奴在面对这三人的时侯，根本不能照顾得住身体前后左右的要害。只能退到石室的墙壁上，然后后背贴着墙壁。这样只需挡住面前地一面进攻，不用担心背后会有剑刺来。

　　但是梦君奴的粉背刚刚贴上冰凉墙壁地时侯，任夜晓三人的利剑，已经组成了一道光网，将她全身上下都围困住。而且三个人就彷佛一个人一般。

　　“参花凋零！”梦君奴一声清喝，接着小嘴喷出一口血雾，落在手上的剑刃上。

　　顿时，手中的利剑顿时变得离奇飘逸起来，彷佛有形，又彷佛无形！朝眼前任夜晓三人组成的剑网刺去。

　　“叮！”果然，梦君奴的剑尖点到处。任夜晓三人的剑网顿时散开。

　　在边上观看的任氏顿时脸色一变！因为她算是梦君奴地师叔辈，在之前她曾经就和任夜晓三人过招！那个时侯的任夜晓三人，还没有现在这般厉害。但是任氏就已经打不过三人了，每次都需要方召疾的救护，才能够从三人的包围圈中脱身。

　　最后一次，她甚至脖子上还留下了一道伤口，顿时嚇得她浑身的冷汗，以后再也不敢和任夜晓三人动手。

　　而任氏的武功，在整个方家府邸中，足足排得进前四。

　　“师叔！君奴已经挡不住了，你们还不出来帮忙！”梦君奴小嘴又流出一口鲜血后，却是忽然玉足点在墙壁上，接着娇躯借力飘上了墙壁，用剑用力在墙壁上劈了一计。

　　“轰！”只看到外面的石壁上一声巨响，接着完整光滑地石壁炸出了一个洞口！随即，从洞口处飘出一道身影。

　　来人落在石室内，站在梦君奴边上！在两张脸蛋的印衬下，整个石室顿时黯淡无光。

　　就连任氏的脸上，也不由露出无限的妒忌。

　　因为，室内的两个女人，正是这个世界上最最顶尖的美女了。

　　梦君奴朝唐绰兮望去一眼道：“师叔，你要是再晚来一步！君奴可要受了内伤了，届时我娘亲可会跑到西南找你算账的！”

　　任氏看到来人，不由上前一步拜下，道：“方家任氏，拜见唐宗主！”

　　唐绰兮瞥了任氏一眼，却是不大理会，看了一眼任氏身边的任剑絮，此时正被点住了穴道，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

　　玉手轻轻一弹，任剑絮顿时猛地跳起。接着便要朝梦君奴这边跑来。

　　任氏自然不准，玉手闪电般伸出，便要截住任剑絮。

　　“叮！”唐绰兮玉指弹出一个物事，任氏赶紧飞身退开。任剑絮便趁机跑到了梦君奴这边。

　　任氏面色一冷，朝唐绰兮冷冷说道：“唐宗主固然是天下绝顶的高手，贱妾也自认不是高手！就算外子，也差不多只能和宗主打个平手，或者稍稍胜上一点点！但是今天，我方有十多位高手，唐宗主还有胜算吗？不若这样，我放唐宗主走，而梦君奴这丫头，我却是要留下来了！”

　　“不行！”唐绰兮也不多说话，只是淡淡朝任氏看来一眼，接着朝脸蛋惨白的梦君奴望去一眼，道：“这个丫头虽然对我没大没小的，但是我一见到她，就喜爱她！”

　　“那今天，就拼个鱼死网破了！”任氏脸蛋一冷。接着玉手一翻，顿时多出一支薄薄的利剑。

　　而她身后的几位高手也要跃进战团，任氏却是一声冷喝，道：“出去！不要靠近任夜晓三人，她们此时还受不住阳气！”

　　“秀情，你过来！”接着。任氏朝后面的秀情一声冷喝。

　　秀情听到后，也默默从袖子抽出一支兵器。跟着任氏走进了石室内

　　“絮儿，你真的要和娘为敌吗？”任氏和秀情以及任夜晓等五个人站成一排，面对前面地唐绰兮、梦君奴、任剑絮三人。

　　任剑絮咬了咬玉齿，眼泪在眼眶里面滚了滚，却是使劲地点了点头。

　　“作孽！”任氏声音一冷，接着利剑一翻，朝唐绰兮三人冲去。

　　而辛忆三人此时一点都不认识了唐绰兮，三支利剑凌厉地朝唐绰兮身上卷去。

　　顿时石室内出现了这样的战况！任氏对战已经受伤的梦君奴。任夜晓、辛忆、楼绛玉和秀情四人对战唐绰兮一人。

　　而任剑絮虽然站在梦君奴这边，但是却没有人和她动手！她想要去帮唐绰兮，却插不进去，因为她武功比起其他几位来说，实在是太弱了。

　　而这样的对战局面，只能刚刚好打成一个平局。梦君奴虽然厉害，但是因为刚才受伤甚重。所以勉强和任氏打个平局，谁也赢不了谁。

　　而任夜晓三人虽然厉害到了恐怖的级数，再加上一个武功也精进许多的秀情。可以说这样地战斗力已经是极其惊人了，但是她们的对手是唐绰兮。所以不但占不了任何便宜，反而微微落了下风。

　　外面正在观战地高手顿时焦急起来，但是听到了任氏的话后，不然冒然进去助战。

　　“辛忆！”正战到中间，唐绰兮忽然盯着辛忆的眼睛，一声清喝。

　　辛忆美丽迷人的瞳子微微一阵清澈，接着招术顿时慢了下来。

　　唐绰兮此时出手如电，便要伸手去点了辛忆的穴道。不料边上的楼绛玉出剑的速度却是忽然快了无数，瞬间便朝唐绰兮的手腕砍去。

　　唐绰兮面色一惊，飞快朝楼绛玉扫去一眼，发现那丫头此时地眸子，竟然泛着微微的紫色。而美丽的面孔，顿时变得更加娇艳起来。

　　“好棘手的剑法！这就是入了魔道的剑法吗？”唐绰兮稍稍一阵犹豫后，便收回了点住辛忆穴道的想法，继续退后几步，坚持与四个人缠斗。

　　顿时，战况又陷入了僵局！而梦君奴的脸蛋顿时变得焦急起来，因为再过一会儿，说不定方剑夕便回来了！

　　目前梦君奴非常清楚，方剑夕绝对是一个她碰也不想碰地对手！因为他已经不是和自己在一个级数上了。

　　“在里面！”就在里面陷入僵局的时侯，外面传来一阵女孩子的声音。

　　接着，飞快地飘进了几道人影！

　　此时，守在外面观战的方家高手顿时一惊，连忙拔出长剑迎战。

　　“唐宗主勿急，我等应梦公主之邀，前来助手！”外面响起的是楼竹廷的声音，接着飘进的人影还有宴孤蘅、祝仗乙、苏瑞施、萧石、任伐逸、少林寺的方丈、归行负等人。

　　任氏看到这些来人后，面色不由大变！

　　不用等到她招呼，这些人便和外面的十位高手战在一起。

　　任氏正在惊讶，这些人是怎么进来的，这个地方没有人带路，是根本不可能进来的。

　　但是任氏看到一个娇俏的身影后，顿时明白到底是谁带着这些高手进来的。

　　“谢谢映荷姑娘了！”楼竹廷一边和白衣淫贼动手，一边还不忘记带着他们进来的映荷，微笑道：“你长得那么可爱漂亮。萧兄肯定会喜欢得不得了，到时侯我可要叫你一声嫂子了！哦！不对，是叫弟妹！哎呀！”:

　　没有等到楼竹廷说完，白衣淫贼的杀招顿时如同毒蛇一般刺来，他便再也不敢多话，全身心应付这个心理已经变态地白衣淫贼。

　　不过石室外面经过一番调整的打斗后。战况和里面一模一样，也是战成了一个平局。

　　就武功的平均修为来说。其实楼竹廷等人比起方家这边要稍稍弱上一点点，但是他们人数实在太多了。就连连易奕这丫头也一起来了，平均起来刚好是一个半对付人家一个，所以几十招后便又打成了一个平均。

　　里面的梦君奴正战得娇喘吁吁，忽然美眸一转，朝外面娇声嚷道：“莫莫师叔，你要等到君奴被人刺破了坏了容貌，才肯进来帮忙吗？”

　　梦君奴的话刚刚落下！室外顿时又飘进几道身影。为首那个女子，身材凹凸有致，如同魔鬼一般的曲线绽放着成熟女人致命地魅力。

　　而那只美丽的脸蛋虽然有些憔悴，但是依旧娇媚无限。正是又风搔又疼人地萧莫莫。

　　而跟在她身后的，除了手下的七八个女子外！还有箫剑府的红衣等人，再有就是上兵世家的几个高手。

　　萧莫莫稍稍朝各处扫了一眼后，便跃进石室内！但是却不是去帮梦君奴。而是去帮唐绰兮那边。

　　这下一来，唐绰兮加上萧莫莫顿时占了上风！直将任夜晓四人战得节节后退。

　　任夜晓三人退后了三步后，互相看了一眼！脸蛋浮上一丝挑红，眸子中的紫色更深了一些！长剑一指。刷刷三剑，竟然将萧莫莫逼了回去。

　　萧莫莫和唐绰兮互相看了一眼，顿时无奈一笑！

　　其实，唐绰兮的修为要是肯下杀手的话，现在任夜晓三个丫头说不定已经全部躺下去了。

　　但是方召疾狡猾无比，他明明知道箫径亭这边地人，对这三个女孩下不了手！所以让三人学的招术狠毒无比，但是却几乎从来不去防御。

　　“夫人！”正打斗间，众人头顶只觉得一阵颤抖！接着一声大喝，众人就算在地底下十几丈也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原来是地面上的人听到了地底下的变故，但是没有得到命令，又不敢进来。

　　所以方府的人立刻命令集合了兵马，团团将整个方府围住。然后在外面使劲用马蹄踩地，一边大喝表示示威。

　　“我等数到十，若里面夫人没有回应，便要冲进去了！”外面传来一声厉喝，但是一个人声音实在有限，而且这里在地底下，就算以梦君奴的修为也听不大清楚。

　　“我等数到十，若里面夫人没有回应，便要冲进去了！”但是紧接着，众人便都听得清清楚楚。;

　　因为，这下子，至少是好几千人一起叫出声的。

　　唐绰兮和梦君奴对视了一眼，却是轻轻皱起美丽地眉头！

　　其实，整个战况的关键就在于任夜晓三人。只要将三人制住带走，唐绰兮这方的人马便算是赢了。

　　但是，任夜晓这三个丫头，也太难斗了。你厉害，她们变得更加厉害！而且唐绰兮也下不得杀招，要生生将三人擒住。按照唐绰兮目前的眼光，也至少是几百招后面的事情了。

　　因为，任夜晓三人虽然招呼厉害到极点。但是内力和唐绰兮比起来，却是高山和小山岡一般。只要等到三个人的内力耗竭了，唐绰兮便能够制住这三个人了。

　　但是这三个丫头不知道这段时间怎么练的，内力竟然精进得那么多，所以按照唐绰兮的计算，至少还要等到几百招后，才能够耗干她们的内力。

　　但是外面的情况紧急，方剑夕随时都会回来！不要说几百招，就算是几十招，她们也耽搁不了了。

　　梦君奴美眸一转，想起了任氏刚才不让男人进来，顿时想到了一个主意！

　　“大师！”梦君奴朝外面一声俏喝。

　　少林方丈听到后，顿时应了一声，慈祥道：“梦姑娘，老衲又和你见面了！”

　　梦君奴虽然一边和任氏战中，但是仍旧甜甜一笑，道：“上次和大师见面，你我还是敌对，没有想到大师今天竟然会出手帮助君奴！这个恩义，君奴不知道应该怎么报答才好！”

　　少林寺方丈呵呵一笑道：“姑娘客气了！我第一次瞧到你和箫径亭施主，心里便喜爱！这次老衲是辞了少林寺方丈的位置来的，所以无论我做的什么事情，都和少林寺没有关系的！”

　　梦君奴听到后，美眸顿时微微一热！心中泛起无限的感激，看到老和尚的身影也充满了亲近。

　　老和尚的意思说得非常清楚！为了帮助她这个魔门公主，但是又害怕日后方家坐了江山会对少林寺不利。老和尚索性辞了方丈的位置，以私人的身份过来帮忙了。这样的高义和爱护，可以说整个天下都没有几个。

　　“那大师麻烦您进来一趟！稍稍靠近我三个此时神志魔化的三个妹妹好吗？”梦君奴朝老和尚说道。

　　任氏听后，面色一变，指着那个老和尚对外面的众方家高手厉声喝道：“拦住他！”

　　顿时，方家高手几乎不要性命地逼退了自己的对手后，朝老和尚围堵而来。

　　“呔！”老和尚一声大喝，浑身的内力猛地迸出，顿时生生将围堵自己的几位高手逼退几尺，接着脚下一点飘进了石室里面。

　　但是落地的时侯，老和尚轻轻一阵踉跄，嘴角却是冒出几颗血星，滴落在雪白的胡须上。

　　走到梦君奴身边，老和尚拜下道：“老衲来听从姑娘的吩咐了！”

　　梦君奴一边挡着任氏的进攻，一边朝老和尚道：“大师，麻烦您走到任夜晓几个妹妹的身边，对他们大喝一声‘尔弥陀佛’！”

终卷 第六章 营救(4)

　　“是！”老和尚应了一声后，便朝任夜晓三人走去，还没有等到他靠近任夜晓三人。

　　任夜晓三人脸蛋微微一变，接着娇躯一阵摇晃，彷佛受不住男人的气息一般。

　　等到老和尚再走近几步的时侯，任夜晓三人已经摇摇欲堕了。

　　老和尚见之，面上充满了慈祥，整个身躯彷佛都拢罩着一层佛光！

　　“阿弥陀佛！”老和尚虽然知道梦君奴让他说阿弥陀佛只是一句借口，其实只要靠近几个女孩就可以了。但是老和尚心中向佛，依旧运起全身的内力，逼出了浑厚的佛号。

　　“阿弥陀佛！”又是一阵狮子吼。

　　顿时，整个石室的空气彷佛都在颤抖。

　　“哇！”任夜晓三人终于忍受不住，张口朝空中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美丽的脸蛋越来越白，美眸一阵颤抖。整个娇躯便软下瘫倒。

　　没有等到梦君奴吩咐，老和尚便飞快退了出去。因为他知道，要再呆一会儿，只怕三个女孩便要受了重伤，甚至失去性命了。

　　梦君奴暗暗骂了方剑夕一句变态！

　　方剑夕也确实变态到了极点！他之所以这么做！是要三个女孩永远都无法靠近箫径亭，这样虽然能够看到对方，但是只要一靠近，就会香消玉损。

　　如此，就算箫径亭救出了这三个女子，也只能远远相望，不能够真正在一起，这种行为真的不用用简单的变态来形容了。

　　看到任夜晓三人不省人事，唐绰兮手腕一转。飞快按住三人的昏穴，接着飞快将三个女孩抱住！随即她面对的就只有秀情一人，只见她玉容一冷，袖子对着秀情胸口轻轻一扫。

　　“啊！”秀情一声惨呼，小嘴喷出一口鲜血，娇躯狠狠地被唐绰兮的袖子扫起。如同树叶一般飞向墙壁，狠狠撞在上面。接着落在地上，生死不知。

　　而此时外面的映荷看到秀情惨状，不由惊呼一声。

　　“小姐！”接着，迎合飞快地跑进了石室内，朝秀情落地处扑去。

　　唐绰兮生性冷淡，管不了这么许多！朝边上地梦君奴看去一眼，道：“君奴，赶紧离开！放信号！”

　　接着。唐绰兮飞快地将手中的任夜晓朝梦君奴扔去，自己抱着楼绛玉和辛忆二人。

　　梦君奴一把接住昏迷的任夜晓，接着小手从袖子里面翻出一只美丽的花铃铛，对着外面的方向轻轻一摇。

　　“叮叮叮！”虽然发出去的声音非常地小，但是却非常的深，透过十几丈地地面，仍旧一层一层地传到了地面上。

　　此时地面上。盈盈正躲在方府的一个角落中。虽然眼睛正迷离着，不知道正在想着什么事情，忽然她手腕的铃铛轻轻作响，低头一看，看到铃档上面的花朵正在颤抖着。

　　顿时飞快地跃起娇躯，从怀中掏出一把火舌，轻轻一划，点亮了火把！接着，将火把朝窗户里面一扔。

　　“轰！”这里不知道被盈盈放了什么东西，火苗刚刚落下，里面便猛地轰开。接着，冲天的火舌猛地将房顶都掀开了。

　　盈盈看了一下自己的杰作，得意地娇笑一声后。随即掀开地面上的一个小盖子，钻进了事先准备好的假山底下。

　　顿时，整个府里好像炸了锅一般！方家地下人纷纷跑过来救火。

　　“姐姐，你看！”尉迟宵雪此时正焦急地左看右顾，此时看到远处的火苗烧起。

　　看到妹妹就算在焦急的时侯，也充满了天真无暇。尉迟霜轻轻叹息一口，接着朝妹妹道：“小雪，你赶紧躲到下面去，我要点火了！”

　　尉迟宵雪一贯来都听姐姐的话，此时听到姐姐叫她躲到地下去，便乖乖地钻到事先准备好的洞里面，在钻进去之间，忽然怯怯地说了一声，道：“可是，我想要看着姐姐放火！”

　　尉迟霜冰冷的面孔也忍不住一笑，嗔了妹妹一眼，道：“好吧！那等我放完火后，你再钻进去！”

　　说罢，尉迟霜从边上拿起了弓箭，对着弓箭头上点上了火。

　　“嘶！”那弓箭头上是包有药的，一点就咝咝烧着了。

　　尉迟霜搭上火箭，拉满了弯弓。

　　“嗖！”对准远处地仿佛阁楼射去，只见到火苗在空中划过一道红色的线，便穿透了诸葛窗户。

　　“轰！”整个阁楼顿时炸开，接着方府的那一角飞快地烧起。

　　此时正是冬天，北方刮得正猛，一会儿功夫，便是整个方府的西北角都烧开了。

　　方家的人救火不急，管家看到府外广场的数千兵马站着不动，不由大喝一声，道：“你们还站着干什么，要是房子烧了，大人回来后你们统统掉了脑袋！”

　　那数千兵马互相看了一眼后，纷纷将兵器插进了刀鞘，奔跑着进了方府救火。

　　“留住两千人马，守住府外各处出口！”将军一声令下，剩下两千人纷纷散开。

　　唐绰兮听到外面乱起，不由朝正在和任氏颤抖的梦君奴看去一眼道：“君奴，快走！”

　　说罢，唐绰兮走到梦君奴身边，伸出玉掌，朝任氏胸口狠狠拍去。

　　任氏侧身躲避，不了唐绰兮袖子一抖。玉手却是多出一枝利剑，便朝她胸口刺去。

　　“宗主不要杀我娘！”边上的任剑絮看到唐绰兮的利剑便要刺进了任氏的胸口，不由一声惊呼。

　　唐绰兮朝任剑絮看去一眼，接着玉手一番。

　　“啪！”剑身狠狠拍在任氏的胸口，任氏娇躯横地飘出，飞出十几丈之远。

　　因为任剑絮这一声叫唤。唐绰兮算是饶过了任氏一命了。

　　“娘！”任剑絮飞快地朝任氏跑去，梦君奴袖子轻轻一卷。便将任剑絮的小蛮腰捆住，接着一把扫过任剑絮脑后地穴道，任剑絮便昏睡过去。

　　“诸位休要恋战，赶紧离开！”梦君奴一手抱着任夜晓，一手抱着任剑絮，朝石室外面冲去。

　　而唐绰兮早已经冲到了外面，虽然另外一手抱着辛忆和楼绛玉两人！但是还空出了一只手。

　　刚才和任夜晓这三个丫头动手的时侯，什么杀招都不能使出来。唐绰兮正打得憋气。此时不用估计什么，手中的利剑便彷佛是放出拢子的煞星一般。看准敌人的脑袋，便直接劈去。

　　关索寒此时正对战苏瑞施和连易奕两人！他的修为最近也彷佛高了许多，和两人战，仍旧能够占了上风。而且此时连易奕已经脚步踉跄，坚持不了多久了。

　　就在他一剑就要刺进连易奕胸膛地时侯，忽然觉得头顶上一寒。

　　“不要！”边上的关岐轩一阵惨喝。须发顿张，眼睛几乎要迸了出来。

　　关索寒正要转头，看父亲为何喊得那么凄厉。但是脖子刚刚转过，只觉得心中一寒，接着眼前一黑。

　　顿时，整颗脑袋都被唐绰兮砍了下来。

　　唐绰兮玉手轻轻一甩，将剑刃上地鲜血甩掉！

　　关岐轩顿时疯狂，眼睛滲出鲜血。举起巨剑，甩掉自己的对手便朝唐绰兮这边刺来。

　　唐绰兮看到关岐轩心思皆乱，瞧准他刺来的巨剑。玉手一甩，顿时手中的长剑如同针一般。

　　“叮！”关岐轩的巨剑被刺个对穿，接着唐绰兮手腕一抖。

　　关岐轩巨剑离手，唐绰兮目中一冷，手中利剑便要朝关岐轩胸前刺去。

　　“宗主且慢！”那个梦君奴的左师伯一声大喝，几乎让人都要聋了耳朵。

　　接着他身躯一甩，顿时逼开了萧石、归行负等四个高手！左手一甩，多出一只鞭子，朝唐绰兮和关岐轩的中间劈下。

　　唐绰兮只觉得一股无穷的力道逼来，连忙运起内力抵抗，便也来不及去刺杀关岐轩。

　　左师伯右手举剑，仍旧对战萧石、归行负等人，左手鞭子使劲一卷，将关岐轩身躯卷起，接着一收，便将关岐轩收到了身边。

　　“喝！”接着，左师伯对着关岐轩一声大喝。

　　关岐轩此时正被丧子之痛蒙住了心神，此时被一声断喝，顿时清醒过来。

　　“师弟，不要给魔门丢脸！”左师伯冷冷说道，接着将鞭子甩给了关岐轩，让他作为武器。

　　梦君奴看到唐绰兮杀得兴起，不由微微惊讶，因为之前地唐绰兮虽然生性冷淡，而且出手狠辣。但是出手杀人，却是比较罕见的。但是现在，招招狠辣，几乎每一剑出去，都会见血。

　　“唐师叔，不可恋战！”梦君奴在石室内，顿时对着唐绰兮一声娇喝。

　　唐绰兮听到后，朝众人娇声喝道：“君奴、大和尚、归宗主、萧大侠、宴大人、萧莫莫你几人跟着我挡住敌人，其他人赶紧撤退！”

　　楼竹廷等人听到后，便也不客气，用力刺出一剑后，便转身退开！而后，自然有武功高强的老前辈挡住对手，自己脱身朝外面奔出。

　　梦君奴看到年轻一辈差不多跑光了，便用力逼退了楚皱言。朝唐绰兮对视了一眼，示意可以脱身。

　　“梦君奴！“只听到石室里面传来任氏冷冷的声音，梦君奴转过美眸望去。

　　只见到任氏嘴角留着鲜血，脸色惨白。手中握着一只长剑横在映荷的脖子上。

　　原来刚才映荷看到秀情倒下后，终究忘记不了主仆的感情，在谁也没有注意的情况下。跑了进去查看秀情地伤势。

　　而任氏被唐绰兮一剑拍开，正好落在秀情地身边。此时看到众人就要离开。在她眼前生生将任夜晓三人救走，不由用映荷的性命威胁梦君奴等人。

　　“任师叔，我要是您我就放了映荷小妹妹！”梦君奴缓缓举起长剑指向任氏道：“不然的话，就算对不起剑絮妹妹，就算我俩是同门，我也只有杀了你了！”

　　任氏冷冷一笑，凄凉道：“你以为，我真的很想活嘛？”接着手中的长剑对着映荷雪嫩的脖子用力切下。

　　“嗯！”映荷顿时发出一声呻吟。雪白地脖子被割开一个口子，鲜血顺着粉颈流下。

　　“你要是不要她的性命，就赶紧走啊！反正我也是不怎么想活了！”任氏冷冷说道，接着声音尖锐了许多道：“你要是想要她不死，你就赶紧进来，重新走进这间石室！”

　　“师叔！”梦君奴看了一眼自己这边地人，发现留下的只有唐绰兮一个是女人。不由朝她叫唤了一声，接着便要将手中的任夜晓和任剑絮交给她。虽然唐绰兮正在对战两个人，但是梦君奴相信她还是能够护着两个妹妹周全的。

　　“不许！”里面的任氏尖声说道，将任夜晓和任剑絮也抱进来。

　　梦君奴轻轻咬了咬小嘴，便重新抱回了任剑絮和任夜晓。缓缓朝石室内走去。

　　随着梦君奴脚步的靠近，任氏越来越激动。等到梦君奴脚步踏在室门外面的时侯，任氏的眼睛死死盯着梦君奴地玉足。

　　“任师叔，我现在就踩在这线上！”梦君奴朝头顶的石门看去一眼，道：“你将剑从映荷妹妹的脖子上移开，我就走进来！不然我话，我非但不进来，还将手里的两个妹妹也带走了，我说话算话！”

　　“妹妹，委屈你了！”接着梦君奴朝映荷道：“你不会生姐姐的气，对吗！”

　　映荷眼睛滑落几颗泪水，接着用力地点了点头。也不管点头的时侯，脖子又被剑刃划破了。

　　任氏身躯颤抖几下后，玉手用力一甩，便将手中的长剑扔在一边。但是一手还是抓住映荷地后心，对梦君奴道：“你进来，你脚步一踏进来，我就放手！放映荷出去！”

　　“好啊！”梦君奴格格一笑，接着一脚便踩了进去。

　　“哈哈！”任氏一声大笑，接着飞快卷起地上的长剑，猛地朝梦君奴的方向掷来。

　　“叮！”长剑猛地刺在了石室的石壁上，顿时听到喀嚓一声，却是触动了某个机关。

　　“轰！”那道钢铁铸造的巨门猛地落下。

　　梦君奴小脸一正，手中袖子飞快甩出！顿时从袖子里面飞出一条丝绸，飞快便捆住了映荷的蛮腰，用力一扯，便将映荷扯了出来。

　　然后脚下一点，梦君奴娇躯飞快地朝石室外面退去。不料任氏也一手拽着丝绸，手中亮出一只尖刺，对准映荷的头顶狠狠刺去。另外一只抓住丝绸的手亮出一只匕首，便要朝丝绸斩去。

　　梦君奴顿时觉得头顶生风，那道巨大的铁门正拼命地朝地面砸落。而那边任氏的尖刺已经到了映荷的头顶，另外一手的匕首，也割断了一般丝绸。

　　“呼！”梦君奴小嘴一张，顿时从口中吐出一只毛针。

　　“叮！”毛针飞快地击中了任氏手中的尖刺。其中的内力，让任氏抓不住那尖刺，随着毛针飞了出去。

　　“嘶！”但是任氏另外一手的匕首，却已经切断了那条丝绸！梦君奴再也扯不回映荷了。

　　而此时，铁门已经落下了大半。要是此时梦君奴飞快退出自然来不及，但是映荷却是再也救不出来了。

　　玉齿一咬！梦君奴脚下一点。整个娇躯轻飘飘便彷佛没有任何力道一般，如同影子一般，就进了石室里面。

　　“不要！“只听到外面传来一声惨呼，却彷佛方家其中一个蒙面年轻高手发出来的，声音沙哑得几乎都要破了，吼道：“你进去后。就会变得和任夜晓姑娘那样，入了魔道！生不如死！”

　　梦君奴小脸一变。看到任氏冷笑的面孔。双手猛地将任夜晓和任剑絮抛出。玉手一翻，对着任氏狠狠拍去。

　　“噗！”任氏来不及抓住映荷，便被梦君奴一张击出，如同败絮一般飞出几丈。但是嘴里一边吐着鲜血，一边仍旧得意大笑，因为门已经差不多完全落下，梦君奴想要出去已经来不及了，又要有一个女人要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魔女。

　　“嘶！”只看到那些水晶地面地小孔中猛地喷出一道紫色的蒸气。然后室内迷茫着诡异的香味。

　　梦君奴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是闻到后，彷佛整个灵魂都出了身躯一般！一咬香舌，飞快抱住映荷，对着洞口朝外面猛地扔出，却是不理会会不会扔到外面那些高手的手中。

　　接着，玉足一翻。对着任剑絮和任夜晓的娇躯轻轻一踢。也将二人踢出了石室外面。而此时，钢铁巨门已经几乎完全落下，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缝隙，此时她想要出去已经不可能了。

　　看着任夜晓粉红色地衣角飘过那道洞口，梦君奴眼睛痛苦地闭上，想要屏住呼吸，努力不让那紫色的气体进入自己地体内。

　　“快出来！”忽然听到一声大喝，梦君奴来不及思考，也来不及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凭着本能，脚下一点，侧着娇躯朝石室外面飞快钻去。

　　“哄！”梦君奴全身刚刚出来，裙子的一角却是被铁门压住扯断。

　　“嘶！”与此同时，梦君奴感觉到空中冒出一股血腥味，抬头一看。只见到石壁上到处都喷满了血迹，而钢铁门下，一个人已经被铁门截断为两半。上半身在石室里面，下半身在石室外面，看不清楚那到底是谁。

　　梦君奴朝铁门下的尸体望去一眼，看到那人手上握着一只扇子！轻轻从他手中拿了过来，展开扇子后，上面正是柳含玉的字迹。

　　梦君奴睫毛轻轻一颤，一颗泪水顺着粉颊落下，滴落在雪白的扇面上化开！

　　接着，她重新将扇子放回到柳含玉手中！但是扇子上，却多了一颗眼泪！

　　柳含玉死死地痴恋过梦君奴，但是在梦君奴心中，一直处于路人甲的角色！也因此，被方剑夕利用，背叛了梦君奴，投入方剑夕的府下。但是到死了，却收到了梦君奴的一颗眼泪，他在泉下，也只有感到欣慰。

　　“撤退！”梦君奴一声俏喝，接着玉足一点，飞快朝外面跃出！

　　“上马！”梦君奴刚刚冲出到地面上，只听到楼竹廷一声断喝！

　　众人脚下一点，便跃上了楼竹廷等人从方府军队抢来地骏马！马鞭一甩，数十骑顺着仿佛的石板路，朝府外飞驰而出。

　　“站住！站住！”此时每个出口，都有数百名官兵把守！

　　守在这处出口的军队，看到数十骑不要命的奔驰而来，顿时连声大喝。

　　“放箭！”那长官见到那数十骑都亮出了兵器，不由一声大喝，数百只强弓纷纷朝众人射箭。

终卷 第七章 至尊(1)

　　“嗖！嗖！嗖！”空气中传来一阵弓弦响动的声音，拦在梦君奴面前的数百名士兵顿时倒下了近一小半。

　　原来，从不远处的窗户中，忽然伸出百来只弓弩来，一下功夫便射出数百支羽箭出来。而且，这些箭上面都是涂了毒药的，所以无论射中哪里，都要了那些士兵的性命。

　　归行负等武功高强的的前辈骑马跑在前面，手中的大剑挡着方府士兵射来的箭雨。策着骏马，对准守在门口的士兵踩去。

　　“啊！”一阵阵惨号声此起彼伏，数十骑轰鸣飞驰过去后，守在那处出口的数百名士兵，也只剩下数十人。

　　“啪！”等到梦君奴等数十骑冲出了方府到了外面街道的时侯，街道两边的窗户纷纷碎裂，从里面飞跃出来数十上百道黑影！

　　“拜见宗主！”这些黑影跪在归行负面前，朗声道：“兄弟们刚才回来复命，西门的守卫已经全部被兄弟杀死！宗主以及诸位前辈可以从西门离开！”

　　“轰！”没有等到归行负说话，城西北角忽然一声巨响，接着火光冲天。

　　随即，从街角冲来数十上百道白影，为首那人飞快跑到楼竹廷面前，跪下道：“禀家主，属下带领数百名弟兄潜伏在西北大营数日，今日终于趁乱，烧了方召疾存在翼州的粮草！”

　　梦君奴朝西北角处望去一眼，听到那边人声鼎沸，大火越烧越。想要扑灭那些火，没有数千人是不可能的，加上方府的大火，翼州城里剩余下来所有的兵马都过来救火刚好差不多！

　　方召疾也真是不顺了！造反的大军刚刚出发。后院被起了大火了。

　　“驾！”接着，一声清叱。从街道远角处传来一阵马蹄轰鸣声，转眼间数百匹骏马飞驰而来。另外还有几十个穿着红、粉、紫、蓝四种颜色衣衫的女剑客坐在马上，赶着骏马朝这边跑来。

　　“师傅！”为首一个女剑客来到唐绰兮面前跪下，道：“师傅！我和几十个姐妹趁乱抢出来了数百匹骏马，请诸位师兄上马。赶紧离开翼州城！翼州四处地兵马正集中赶来，加上翼州城足有两万人。我们要赶紧离开！”

　　唐绰兮看了一眼火光中的方府，知道翼州城已经破坏得差不多了，凭着这几百人也不可能真正占领下翼州城，见好就要收了！

　　“出城！”唐绰兮一声大喝，顿时数百人齐齐上马，朝西边城门飞驰而去。

　　“开门！”到了翼州城西门，梦君奴看到地上到处都是血迹，可以看到刚才有一阵恶战。

　　随着归行负一声大喝。厚重的城门一阵响动，朝两边打开。

　　唐绰兮带领的数百骑没有做任何停留，没有等到城门完全打开，就直接冲出了翼州城。

　　而守着西门的数十人打开城门后，直接跃上了同们手中牵着的空马，跟在梦君奴等人地身后，也飞驰出了翼州城。

　　刚刚跑出一里多地。梦君奴便听到身后一阵响动！转过身子一看，只看到三条黑色的长龙从身后紧追而来。

　　其中一条是从西门冲出，另外两条从自己地左右两边夹着驰来。三方人马加起来，足足有上万人。

　　“快！”宴孤衡一声大喝，道：“方召疾刚刚出兵，所有后方有设置许多关卡！每处关卡都设置有兵马，所有诸位请在马上调养休息好，还会有多场恶战！”

　　“是！”数百骑顿时一阵轰鸣答应，双腿一夹马腹，顿时加快速度。百骑就彷佛一支箭一般，朝西边冲去。把后面追赶的上万兵马甩得越来越远。

　　后面追赶的这些兵马虽然衣甲鲜明，但是方召疾这次西袭长安，已经出尽了精锐。所有留在后面的，都是后备部队。所留的马匹，也是被筛选后的，所以被梦君奴等人越甩越远。

　　大概跑出了半个多时辰后，宴孤衡的面色变得凝重起来，道：“诸位英雄，前面五里处，便有方召疾的一处关卡！大概设有一百多兵马，八十个步兵，二十个骑兵，还有十几个后勤兵。总共是一百二十个左右！而后面一万大军距离我们大概有半柱香时间，所以前面那个关卡一百二十人我们要在一盏茶功夫内全部消灭！”

　　“是！”众人一声大喝。

　　宴孤衡首先抽出腰中地宝剑，先将骏马缓了下来，接着用力一夹马腹，数百骑呼啸着朝前面冲去。

　　一会儿功夫，便看到前面一个小小的军营！大概有几十间房子，管道中间放着高高的一层路障。这就是宴孤衡说的那道关卡了。

　　众人面色一寒，眼中顿时充满了杀气。

　　归行负、楼竹廷以及唐绰兮的这些手下，彷佛刚刚出拢的猛虎一般。并且这里还是第一道关卡，所以众人憋了很久的杀气，全部要倾斜在在头一批敌人上，所以不要说一盏茶，只怕这一百来官兵连半盏茶功夫也坚持不了。

　　距离军营越来越近，宴孤衡和归行负等人脸色越来越沉。等到了军营面前地时侯，宴孤衡脸上终于变得发青，眼睛内充满了担忧和胡疑。

　　因为，军营里面就连一个人都没有！

　　归行负等几个武林宗主互相看了一眼，都看到对方眼睛里面的担忧。

　　“宴大人，在这种非常的时侯，这么重要的关卡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归行负在军营内停了下来，和宴孤衡等人在军营四处巡查了一遍，整个军营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

　　“不正常！不正常！“宴孤衡轻轻闭了一下眼睛，接着看了一眼军营里面。里面正煮着一锅东西。

　　归行负上前，轻轻摸了一下那锅。转过头来朝宴孤衡道：“宴大人，这锅还是烫的，这军营的人刚刚离开！”

　　楼竹廷从后面赶了上来，朝归行负宴孤衡二人道：“二位前辈，我们可要转身回去吗？一直朝东边去。到了沧州府，那边地码头上有渤海剑派的船。我们这数百人可以乘船南下。到了蓬莱后，然后在绕道去长安！”

　　宴孤衡朝楼竹廷望来一眼，道：“我们身后，可有一万兵马！再翼州城里面，还有一万左右步兵！我们这数百人有把握能够突围冲出去吗？”

　　楼竹廷稍稍考虑以后，道：“应该能够突围出去两成，其余数百人可能都要将性命留在这里！”

　　“不行，我们没有权力让他们丢弃性命而活了我们！”宴孤衡凝重说道。接着朝归行负道“归宗主，东边是不能去的！我们眼前这处关卡空着了，对方肯定知道这一百多人不是我们的对手，所以将所有的兵马都集中在一起。我们前面西边、南边和北边三处此时肯定都已经布满了兵马，但是方剑夕只有一个人，他只会在其中的一处，我们要避开他！你说。我们到底要朝哪个方向去呢？”

　　归行负稍稍考虑了一会儿后，接着朝唐绰兮望来。但是这个大美人，一点都不关心这边，也没有说话地意思。

　　“还是西边！”归行负见到唐绰兮不说话，便指着西边道：“索性赌一把！”

　　宴孤衡听到身后已经传来一阵低沉的颤抖声，知道追兵已经在后面不远了。用马鞭一指西边，喝道：“快！”

　　顿时，数百骑又呼啸朝西边驰去。

　　大概又跑了半个多时辰，又到了一处军营。

　　这处军营，也是空地。而且军营里面的火苗都还没有完全熄灭，可以肯定这里的士兵刚刚离开不是很久。

　　这次众人没有多做停留，宴孤衡一指西边，道：“不要停，一直朝西！”

　　又跑了半个时辰，眼前又是一个军营。

　　此时天色已经黑下来了，所以看不清楚军营里面到底有没有人。但是整个军营寂静一片，没有一点点声息。

　　宴孤衡此时的面孔已经凝重得如同天上的乌云一般，眉毛一阵颤抖，接着缓缓闭上眼睛，竖直了耳朵听军营里面到底有没有动静。

　　因为这数百骑已经跑了一个多时辰，所以马匹都在喘着粗气，也不能完全听清楚。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宴孤衡觉得身边的气息无比的压抑，彷佛危险的气息从四边不住压来。

　　再看身边诸人地脸色，发现他们脸上都紧张无比，那些年轻的弟子，神经都彷佛要崩断了一般。

　　“停！”宴孤衡一摆手，接着率先一人朝前面军营驰去。

　　单人单骑，那马蹄声敲在地面上的声音尤其响亮。

　　走到军营面前，宴孤衡只看到一座房子上面，挂着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几个字，但是距离远了，始终看不清楚。

　　宴孤衡稍稍犹豫后，一拍马背朝前面驰去。

　　距离那块白布近了，宴孤衡终于看清楚上面的字迹，顿时心中一凉，彻底地从心脏里面蔓延出来。

　　“宴孤衡今日毙命于此！”宴孤衡刚刚看到这行字，没有做丝毫停留，脚下一点，身躯便从马上腾起，接着在空中转身飞快朝梦君奴这边跃来。

　　“嗖嗖嗖！”就在宴孤衡刚刚跃起身躯时，空中传来一阵密密麻麻的弓弦响动声。

　　“咻！”宴孤衡刚刚骑过的骏马刚刚只惨鸣了一声，就被射成了刺猬一般。

　　宴孤衡心中暗暗庆幸，若是稍稍晚了一步，或许变成刺猬的就是他自己了。

　　正在庆幸间，宴孤衡只觉得身躯一冷，接着好像有一股其大无比地力道将自己的身躯往地下拽去。

　　宴孤衡正要运力抵抗。但是发现一点点力气也使不出来。整个身躯就彷佛溺水了一般，并且四肢全部抽筋，虽然知道危险无比，但是却是丝毫办法也没有。

　　“砰！“宴孤衡重重地摔倒地上，只看到双腿一弯，便要朝地上跪去。

　　宴孤衡为人硬气。死也不愿意下跪。猛一咬牙，运起所有的内力。支撑着双腿直起。

　　“噗！”双腿刚刚直起一些，嘴巴里面便喷出一口鲜血。

　　“宴兄！”与此同时，归行负和祝仗乙飞快从马背上跃起，朝宴孤衡处扑来。

　　两人双手刚刚抓住宴孤衡地双手，忽然身躯一震，胸口彷佛被一只巨锤狠狠敲击过一般。嘴里的鲜血，化作无数支血箭喷射而出。

　　二人拼命地拉着宴孤衡便要离开，但是觉得脚下就连一点点力气的。

　　“三位赶紧坐下调息！”唐绰兮和梦君奴互相对视了一眼。玉足一点，二人轻飘飘地落在宴孤衡三人的左右两边，但是却不去伸手触碰。

　　归行负等人听到唐绰兮的话后，三人立刻盘腿坐在地上，闭上眼睛不管外边的事情调息起来。

　　唐绰兮又和梦君奴看了一眼，心中惊骇无比。

　　归行负、宴孤衡和祝仗乙三人都是江湖中一等一地高手，但是连对手都没有看见。就已经受伤不能动弹了。

　　“砰！”一阵轻轻的轰鸣声，忽然黑暗地天空下猛地一阵大亮，却是无数火把同时点起。

　　顿时，四处亮如白昼。梦君奴顿时将四周的情景看得清清楚楚，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难怪这里的空气那么压抑，因为面前数十丈处。密密麻麻都是拿着兵器的士兵，有步兵有骑兵，一眼也看不到边，足足有数万人，足足延伸了数里之长。

　　“喝！”接着，从军列中飞驰出一个骑马的将军。手中拿着一面旗帜，双手一分，就成了两面气质。然后两面旗帜，对着东边一指，喝道：“去！”

　　顿时，马蹄轰鸣，火苗霹雳。数万人中的一半从队伍中驰出，带起冲天的灰尘，朝着梦君奴这数百人环绕奔驰，铁蹄翻飞，一面飞驰一面大喝，那气势惊得人几乎连胆子都要裂开。

　　如此跑了半盏茶功夫，数万人将梦君奴这几百人一层一层包围得水泄不通。

　　被围困在中间的这数百人，目光紧紧盯着这数万人地行进方向，几乎压抑得不能呼吸。

　　但是奇怪的是，这数万人将他们紧紧包围后，便不再有动静了。因为这些马匹嘴巴都被套住，所以空气变得安静得下来，只有无数人呼吸的声音，还有火苗噼里啪啦的声音。

　　如此如同困兽一般，大概过了小半个时辰，双方都没有丝毫动静。

　　梦君奴美眸瞟了一眼地上调息的归行负三人，只见三人脸色依旧苍白如纸，嘴角依旧留着血丝。看来短期之内，是没有任何战斗力了。

　　“师叔，您说他们这是做什么？”梦君奴转过俏脸，朝唐绰兮望去问道。

　　唐绰兮轻轻皱起柳眉道：“等人吧！”

　　唐绰兮的话语刚刚落下，便听到后面远处传来一阵轰鸣声。

　　仅仅片刻功夫，便看到后面一团黑影飞驰而来，唐绰兮看清楚那是大概上百骑。

　　这上百人来到包围圈边上的时侯，人墙自动分开。那上白人便飞驰而进，到了包围圈忠心。

　　然后，这数百人在梦君奴等人面前数十丈处停下来，但是没有从马上下来，反而排列得整整齐齐。

　　梦君奴这下看清楚了这上百人地样子！

　　今天晚上，或许所有的武林高手都在这里了。

　　这上百人里面，不但有之前和梦君奴在方府中交手的左师伯、连邪征、关岐轩等人，竟然还有秀岐，以及公牧潘等江南武盟的众多高手。不过大多数人都是那种黑色袍子的打扮，梦君奴一眼就瞧出他们身上的气息，是魔门左宗中地高手。

　　最后。梦君奴眼睛瞟到了一个蒙面老者的身上，那老者身上穿着灰色的长袍。

　　梦君奴眼睛落在他身上良久，然后再朝自己身后人群中的任伐逸望去。

　　任伐逸此时脸上的表情无比的复杂，目光盯着那个灰衣老者地眼睛。嘴唇颤抖了一会儿，静静道：“爹，你真的甘愿堕入邪道吗？”

　　那个灰衣老者眼睛阴冷。没有做任何回答，彷佛没有听到任伐逸地话一般。

　　梦君奴看到人墙分开的口子到现在竟然还没有合上。正在惊讶间。一道人影骑着黑色的骏马飞驰地冲了进来，如同箭一般，转眼就到了梦君奴面前。

　　那人正是方剑夕！

　　方剑夕脸上的变化非常大，虽然还是那么俊美。那是那股阴沉的气息更加压抑，眉毛下面的眼珠子变得更加深不可测。

　　方剑夕朝梦君奴淡淡一笑，道：“师妹，你还在这里做什么？怎么还不走？”

　　梦君奴格格一笑，道：“方师兄让我走吗？”

　　“当然！我又没有留你！”方剑夕侧过面孔。朝梦君奴道：“不过师妹要是可以留下来，那我倒是梦寐以求的！”

　　梦君奴缓缓从腰中抽出一支长剑，指着面前军队的包围圈，朝方剑夕道：“方师兄，天剑谷地众多师伯不是皇家的人吗？怎么跑到你的军队中偷偷当起兵来了，难道眼馋那份俸禄吗？”

　　梦君奴言语刚刚落下，刚刚那整整齐齐的人墙忽然变得不协调起来。里面其中的四人原本看来和寻常士兵没有任何分别。但是徒然间，无尽的气势彷佛从他们身上迸出。一时间，四人彷佛如同山一般的伟案，俨然是一代宗师地派头。

　　四人从军队中走出，方剑夕朝四人合手一拜，道：“方剑夕见过师傅，见过两位师叔，见过师伯！”

　　四人点了点头，接着站到了方剑夕的身后。

　　方剑夕道：“师妹，象今天这种情况，你觉得你能够跑得出去吗？”

　　梦君奴摇了摇头，道：“不行！不过求一死，还是能够的！”

　　方剑夕彷佛没有听到梦君奴后面的话一般，而是指着梦君奴后面的那些人，道：“你们足足有三四百人，这样如何！我们来赌一场，要是你赢了，我全部放你们走！要是你输了，你和任夜晓、辛忆以及楼绛玉就要留下来，留在我的身边！还不许自尽，如何？”

　　梦君奴瞧了地上正在调息的三人，在看了一眼在马背上依旧人事不省的任夜晓三人。

　　方剑夕接着说道：“况且，任夜晓三人你们带去是没有用的！她们永远都不会醒来，你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们死去！”

　　梦君奴微微笑道：“怎么赌？”

　　“师妹玩过猫抓老鼠的游戏吗？”方剑夕微微笑道：“我现在就放你们走，你们分散着走开也好，或者依旧聚合在一起逃走也可以！但是记住，我仅仅只给你们一株短香的功夫！”

　　方剑夕从怀中掏出一只短香，用手指轻轻在香头上一磨，那香竟然点着了，冒出了火光。

　　众人不由惊骇，用手指轻轻一磨就能起火，这样的修为也太惊世骇俗了。

　　接着，方剑夕牵过一匹高大的骏马。手掌轻轻地抚摸着马头，手指轻轻一点。

　　那马匹身躯一颤，眼睛便缓缓闭上，就是一声叫唤也没有便已经死去了，但是却依旧站着一动不动。

　　方剑夕将那短香轻轻插进马头骨里面。指着这株香道：“你们现在就可以立刻逃跑，只要香一烧完。我就会带着我的人去猎杀你们！届时，我会专门来找你，至于如何定输赢！”

　　方剑夕目光中忽然露出一道淫秽恶魔的光芒，嘴巴朝梦君奴凑来，传音低声道：“只要我将你擒住。将你身上的肚兜取到手，我就算是赢了！”

　　“就像这样！”方剑夕忽然跃到人群中。将其中一人扯出。如同一道影子一般闪到梦君奴面前，然后双手如同闪电一般解开那个人的衣衫，取出了她红色地肚兜。

　　顺便，在她的乳房上掐了一道触目惊心的紫色淤痕。然后飞快帮她穿好衣衫，将她扔回到人群中。

　　整个过程，仅仅只是一个呼吸间完成！场上真正看清楚的，或许只有数人而已。至于那个女人的乳房，或许只有梦君奴一个人看见。因为方剑夕将那个女人的乳房凑到梦君奴眼前一尺处。在梦君奴地眼前解下她的肚兜。

　　而这个女人地面孔，梦君奴也看得清清楚楚。正是刚才被关在石室里面的秀情。

　　梦君奴顿时感到一阵耻辱！因为她们一路逃来，都在方剑夕的掌握之中！方剑夕一开始并不过来抓，反而跑回去了翼州一趟，将秀情和任氏从石室里面救出。然后转身来追赶梦君奴等人。

　　可以说，他是完全没有将这些人放在眼中，彷佛随时都可以将她们收于手掌一般。

　　刚才速度太快。梦君奴没有看清楚秀情的面孔。但是记忆非常深刻的时侯，秀情此时的目光，也变得和方剑夕一样，阴沉而又残忍，彷佛随时都要噬血一般。

　　“不过记清楚了！”方剑夕的声音忽然变得阴冷起来，低声道：“你们可以随意分散了走，但是任夜晓、心意和楼绛玉三人，必须和你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会让你受到女人最最耻辱惨烈地惩罚！”

　　接着，方剑夕又恢复了英俊潇洒的样子，微笑说道：“还不走！”

　　梦君奴一转马头，和唐绰兮率先朝前面冲去。

　　而后面数百人也一夹马腹，朝包围圈外奔驰而出。在经过归行负等坐地调息的三人时，从马背上伸出三支手，安稳而又飞快地将他们放在马背上。

　　数百骑便要撞到包围圈的人墙和枪林时，那士兵自动朝两边分开，让出一道口子，让这数百人呼啸而出。

　　一会儿功夫，便跑得远远去了。

　　“剑夕，为什么要如此！”天剑谷掌门走来，朝方剑夕问道。

　　方剑夕转过头来，朝掌门道：“师傅玩过狩猎吗！将那些猎物圈在一个地方，然后用弓箭射，他们一点都不懂得抵抗，这和靶子有什么区别！自古狩猎，都要将猎物养得壮武有力，然后让他们四处奔逃！接着带上千万家奴，手持利剑，肩背弯弓。看着猎物奔逃，自己在后面骑马追赶，四处围堵，让他们逃无可逃。最后用剑砍掉他们的脑袋，用弓射穿他们的胸膛。看着血光迸现，这才过瘾，这才尽兴！”

　　“就这些！”掌门听得后背发凉，问道。

　　“那些人都是没有长眼睛的，不知道跟随我！”方剑夕淡淡说道“所以我不能让他们那么快就死了，要先给他们生地希望，然后再让他们绝望！我要向天下证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掌门依旧轻轻问道：“就这些？！”

　　方剑夕的目光顿时变得诡异而又不可捉摸起来，冷冷一笑道：“我正在等一个人！我正在织一张网！我正在设一个圈套！要算计”

　　方剑夕没有说完，目光反而淡淡朝天剑谷掌门望来，接着又望向自己身后上百位高手，看到那些武功低的，还撇了撇嘴巴。

　　“梦小姐，我们是分散逃走？还是依旧在一起？！”梦君奴等人几乎将骏马的速度逼到了极至，一会儿功夫便跑出了上十里。楼竹廷稍稍犹豫后。便赶到梦君奴身边道。

　　梦君奴看了楼竹廷一眼，微笑问道：“楼家主怎么看呢？”

　　楼竹廷看了萧石一眼，淡淡一笑道：“方剑夕并不是存心要放走我们！而是要给我们生的希望，然后一一猎杀我们，算是借我们的头给他立威！或者是让他玩一个猎杀游戏！表面看来，四处奔逃、化整为零。彷佛生存的希望就大了许多。至少会有一部分人活下来！其实这反而是方剑夕想要达到的效果，他现在最想看到我们人心分裂。各奔东西，这样才能证明他邪恶地思想观！而且更加能够达到猎杀的效果！所以我建议，我们聚合在一起。那样或许可能会全军覆灭，但是也至少死得不寂寞，死得有尊严！甚至，还能够杀掉他数千人陪葬！”

　　梦君奴听到楼竹廷的话后，便朝唐绰兮望去一眼。

　　“一起走吧！”唐绰兮淡淡说道，接着从怀中掏出一刻红色的药丸放在牙齿里面。

　　剑花宫的上百女弟子见之。也从怀中掏出一刻红色的药丸放在牙齿里面。

　　唐绰兮淡淡说道：“到了生死关头！我剑花宫弟子全部咬毒自尽，宁愿毁了剑花宫这个先师地基业，也不愿意被抓住受到贼子的侮辱！”

　　剩余数百男子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眼睛火红，大喝道：“誓死保护诸位师妹周全！宁死也拉得数千贼子陪葬！”

　　“锵！”数百人齐齐抽出兵器，大声呼喝：“陪葬！陪葬！”

　　那数百匹骏马本来已经劳累之极，但是听到众人地呼喝。又彷佛涨了无数力道。拼命地朝前面奔驰。

　　梦君奴知道，在后面追赶的大军中！大部分都是步兵，骑兵仅仅只是数千人。只要他们跑得越远，那数万步兵便不能赶上。届时，就不需要同时和数万人交战，交战的对手仅仅只是那众高手，以及那数千骑兵。

　　听着那壮烈的“陪葬”距离耳边越来越远，方剑夕的面孔也变得越来越阴沉。

　　目光淡淡扫了一眼已经快咬烧到尽头的香，从马鞍上掏出一支火箭，依旧用手一弹，就点着了。接着猛地一甩上天空。

　　“咻！”那火箭带着一阵蓝光，如同一道反串的流星一般，一直飞到了天空尽头不见。

　　“骑兵准备！”方剑夕从腰中掏出宝剑，对着数万大军喝道：“向前奔驰三十丈！”

　　顿时，数千骑兵从大军中奔列而出，整整齐齐排在三十丈面前。

　　就算是数千人，看起来也浩浩荡荡，气势骇人。

　　“呼！“一阵风吹过，将那株香最后一点火光吹灭，那香头的灰一歪，掉落地上。

　　灭了！

　　方剑夕一提骏马，飞快朝前面奔驰而去，伸手上百江湖高手紧跟其后。

　　“诸位，打猎去了！”方剑夕一声大喝，数千骑如同无数只凶猛地恶狼一般，在平原上四处散开，朝远处的目标席卷而去。

　　而后面的数万步兵，则用兵器用力敲打着手中的盾牌，口中大声呼喝壮威。

　　梦君奴等人的马匹已经跑得浑身湿透气喘吁吁，差不多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而后面的喊杀声越来越响，胆子小的人只怕会嚇得从马上摔下来。

　　数百骑正拼命奔逃。

　　“前面有敌人！”忽然唐绰兮一声清喝。

　　“嗖嗖嗖！”果然，从前面黑暗处，传来一阵弓弦响动地声音。然后一阵阵箭雨持续不断地扑面射来。

　　这数百骑担心后面的追兵，一下子来不及防范。顿时被射到了数十位，从马背上摔落下来。顿时被同伴的马匹踩成了肉泥。

　　数十位前辈高手见之，纷纷跑到前头，舞动手中地兵器，将雨点般的羽箭劈落。

　　“杀了他们！”楼竹廷身边的小厮刚刚被射死，顿时大呼。红着眼睛，瞧准眼前黑暗掩护处的一只眼睛。随手一把抓住空中的箭，随着那只眼珠狠狠甩去。

　　“啊！”只听到一声惨厉的嚎叫。顿时躲在掩护后面地一人，被一支羽箭从眼窝射进，后脑穿出。

　　“只有几百人！杀了他们！”唐绰兮看清楚了面前埋伏的军队，一夹马腹，率先跑到前面。脚下一点，娇躯飘飘飞去。

　　长剑一划，顿时血光迸现，四五颗脑袋纷纷落地。

　　紧接着。其他数十位武林高手纷纷腾空跃去。剑起血飙，一颗颗脑袋在地上乱滚。

　　而那些武功相对较弱地，便只有赶马上去，在马背上砍掉那些偷袭者的脑袋。

　　这数百人，仅仅只不到半盏茶的功夫，便被杀得干干净净，甚至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没有。

　　除了数十位高手身上没有溅上多少血迹。其余数百位年轻的后背，身上脸上还有武器上，马匹上马蹄上，到处都是鲜血和碎肉。

　　那些年轻人看到刚才杀得狂爽，并且一点点伤痕都没有，不由杀得瘾起。没有等到前辈们的愤怒，一提骏马率先朝前面驰去，想要寻找下一匹死鬼。

　　“慢着！”唐绰兮一声俏喝，接着袖子用力一甩。

　　一阵大风吹过，数十个青年后辈纷纷从马背上摔落在一边。

　　但是仍旧有数十骑朝前面冲去，只看到地面一陷，数十匹马联同上面的人纷纷掉进那巨大的坑中。然后鲜血迸现，惨号连天，却是在陷阱里面插满了兵器。

　　梦君奴不忍看，转头朝唐绰兮道：“师叔，看来方剑夕还不仅仅只是想要普通地猎杀我们！您看，还给我们准备了马匹！”

　　唐绰兮抬头一看，眼前数十丈处，果然有数百匹骏马正在悠闲地吃草。

　　再看众人身下的马，已经双腿都在发抖了。刚才一直处于紧张的奔驰，或许还能够跑上一段距离，但是这下让它们歇下来了，再想让它们跑，却是不可能了。

　　“我去踩踩路，看有没有陷阱！”

　　唐绰兮说完后，脚下一点，娇躯飘出数丈，玉足在地面上如同蜻蜓点水一般掠过，转眼便到了那些马匹站立的地方。

　　“没有陷阱！”唐绰兮转过身来，朝众人说道。

　　众人纷纷下马，跑过去骑上了那些新马匹。

　　而刚刚奔驰了不知道多久的骏马，看到众人骑上新马后，脚下一阵踉跄，便轻轻地扒拉下来，半跪在地上歇息，到处找着地上看有没有可以嚼的东西，一边打着响鼻。

　　一直等到那数百人骑着新马飞驰而出的时侯，这些累极地马一惊，接着用力站起想要追赶上去，但是却一点力道也没有，唯有眼睁睁地看着刚刚骑过自己的临时主人远远离开。

　　“师叔，还剩下二百三十人，死了一百四十五人！”梦君奴飞快地点好了人数后，走到唐绰兮身边低声说道。

　　唐绰兮轻轻叹息一声道：“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不知道还要杀多少人，还要死多少人！或许杀到后面，不用方剑夕动手，我们自己就都杀得没有力气了！”

　　接着，唐绰兮轻轻竖起耳朵，朝梦君奴道：“你听！方剑夕的骑兵部队距离我们有多远？”

　　梦君奴道：“大概是二十里左右！”

　　唐绰兮点点头道：“没有错。始终是二十里左右，一直不紧不慢地冲在我们的后头！”

　　“公主！”忽然旁边传来尉迟宵雪俏生生的声音，朝梦君奴问道：“还有多久才会天亮？”

　　梦君奴朝尉迟宵雪看去一眼，见到她美丽的小脸上都是倦意和惊恐，不由温柔一笑道：“大概还有三个半时辰就要天亮了！”

　　“还要那么久！”尉迟宵雪顿时咬了咬小嘴，几乎要哭出来一样。道：“这样天黑漆漆的，我害怕死了！这样跑着跑着。好像永远都是黑黑的，永远也跑不到头一样！”

　　梦君奴伸手轻轻摸了一下尉迟宵雪地小脸，柔声道：“不要紧，只要天亮了，我们就会有救了！”

　　“君奴！”忽然，唐绰兮在边上轻轻说道：“准备，又要杀人了！前面大概有六百人埋伏，正好是刚才的两倍！或许前面再跑半个多时辰。又会有一千二百个人在等着我们！我们就这样杀着，或者永远也杀不完！”

　　“先杀了再说！”梦君奴忽然猛地抽出宝剑，俏喝道：“抽出兵器，上！”

　　顿时，二百多骑，挥舞着兵器，朝前面以逸待劳的六百敌人冲去。

　　又是一阵刀光血影！

　　其实。刚才这二百来年轻弟子杀得正过瘾，就杀完了敌人！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跑路后，杀意已经渐渐淡掉，此时再举起兵器，很难有刚才的热血沸腾。

　　若是此时前面的敌人是数千人，或者这些年轻弟子还是会抛弃性命不要拼命杀人。但是现在仅仅只有数百人，肯定是不能够战胜自己等人地。所以，这些年轻弟子，正在处于一个非常尴尬古怪的心态。

　　因为他们知道，下面还会有一千二百人等着他们，不由暗暗留着力气，等着下一场地厮杀。

　　而偏偏是这种心态，一上前去，便让地方杀了十几人！

　　楼竹廷见之，顿时冷喝道：“不要留力气，下场战下场再说，先杀个够本！”

　　喊杀声，惨叫声，马嘶声，兵器声，一连串的声音响不绝耳。整个场面，顿时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一般，到处都是血色，到处都是断臂和残腿。

　　这些声音，大概响了两盏茶功夫，才渐渐安静了下来。

　　“师叔，我们还剩下一百九十人，其中受伤三十人，重伤九人！”梦君奴走到唐绰兮身边，轻轻说道。

　　“重伤怎么办？”梦君奴接着以只有唐绰兮听得到的声音说道：“他们不但没有战斗力，甚至连骑马都不能，没有药材，只怕一天都坚持不到！”

　　“前辈保重！师兄师妹保重！”没有等到梦君奴说完。

　　那九位重伤弟子将剑反插在地上，然后脑袋猛地往剑尖一撞，顿时整个脑袋刺个对穿。

　　唐绰兮其实可以伸手救的，但是她的玉手只是稍稍颤抖了一下，便没有再动静。

　　楼竹廷上前，道：“宗主，前面等着我们的，肯定就是一千二百人了！”

　　接着，楼竹廷看了一眼剩下的一百多人，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血迹，也不晓得是敌人的，还是自己人地，又或者是自己的。

　　“除了几位前辈外，年轻的几乎个个带伤！他们每个人的剑或者折了，或者卷了！而且现在，恐怕连举起剑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们是不是先歇息一阵，然后再接着逃跑！”楼竹廷轻轻问道。

　　唐绰兮摇了摇头，道：“没有用的！你听后面的骑兵大部队，他们地速度始终保持匀速！无论我们是停下歇息，还是快马奔驰，他们都坚持这样的速度！”

　　“是的！”任伐逸上前道：“我们只有拼命跑，拉开和后面大军的距离，才能有一线生机！”

　　连易奕忽然道：“我们为什么一直要沿着管道两边的平地跑，为什么不朝旁边的田地跑？”

　　唐绰兮轻轻摇头笑了笑，道：“傻丫头，那样是更加找死！”

　　“这里到处都埋伏着敌人的密探！”梦君奴笑道，接着随手一支袖箭朝一个黑暗甩去。

　　“啊！”一声压抑的惨呼，一个埋在地地的密探顿时死去。

　　接着，唐绰兮一跃上马，道：“诸位，敌人要我们自己绝望而死，我们偏偏不死！我们前面有一千二百个敌人，我们现在就跑过去消灭了他们！只要等到天亮，只要等到天亮我们就有救了！”

　　“呼！”众人一声呼喝，纷纷抬头看天，接着一跃上马，飞快沿着管道朝前面驰去。

终卷 第八章 至尊(2)

　　距离天亮，还有两个时辰！

　　就在一刻钟之前！唐绰兮和梦君奴二人，带领剩余的一百八十一人，排成一条长长的箭型。因为那些年轻的弟子需要调息，所以数十个长辈高手跑在剪头的位置，将那些年轻的的字护在中间和身后。

　　然后，随着一声呼喝，剪头猛地冲进了方剑夕布下的一千二百人重步兵阵。

　　所谓重步兵，就是全身上下都穿着厚厚的铠甲。虽然移动性能差了很多，但是防守能力极强，寻常人无论是刀尖还是长枪，都很难穿透过那厚厚的铠甲。

　　所以，就越发显得将那些年轻弟子护在身后的英明之处。因为以他们现在筋疲力尽的状态，已经很难用刀剑刺穿那厚厚的铠甲了。

　　梦君奴已经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了！她手中的剑，是一支宝剑。所以可以砍进重步兵的铠甲，所以她所站的位置是整个箭头的最尖处。宝剑如电，每出手一次，必伤人命。

　　但是不知道刺出多少剑后，梦君奴竟然也觉得极其的疲倦，从来没有酸过的手腕，也又酸又痛，甚至担心下一次能不能再举起。

　　感觉到粉臂的酸痛后，梦君奴忍不住想到。若是此时在箫径亭的身边，他一定会温柔地揉捏抚摸她疼痛的手臂。她可以一般撒娇，一边听着箫径亭温柔的哄慰。顿时，那双手彷佛有一种魔力一般，只要被他抚摸过的地方，所有的酸痛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顿时，梦君奴不由在这无比危险的情况下分心起来。恨不得闭上眼睛，想象着箫径亭就在身边。

　　“阿弥陀佛！”就在梦君奴随着惯性地刺出长剑时。她耳边传来一阵柔和慈祥的佛号声，不由立刻睁开眼睛。

　　原来少林寺前方丈已经到了她身边，看到她闭着眼睛。随手刺出的剑插进了一个士兵地喉咙后，那士兵的鲜血顿时喷涌而出，转眼就要喷到她的洁白粉嫩的面孔上。

　　老和尚不忍，不由上前一步。用袖子挡住喷来的鲜血。看到梦君奴望来，轻轻慈祥一笑！接着有轻轻地念着佛号。随即一掌击出，顿时便有一个重步兵中掌，没有一点点惨叫就直接到地，一点点血迹也没有看到。

　　“梦姑娘要是想闭着眼睛歇息，就闭着吧！老衲护在你身边！”老和尚朝梦君奴怜爱一笑，说道。

　　梦君奴听到后，便也缓缓地闭上了美眸。手中的利剑依旧犀利刺出，不过随着脸上地表情充满了遐想和温柔。刺出的利剑也变得妩媚许多。在美丽地痕迹中，刺穿了一个个士兵的脖子。

　　就这样，梦君奴也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只知道一直朝前面。

　　“君奴，已经杀完了！”忽然，梦君奴耳边传来唐绰兮温柔的声音。

　　唐绰兮说话声音，是从来都没有温柔过的。

　　而唐绰兮说完后。梦君奴依旧挥舞着手中的长剑。转头朝唐绰兮道：“师叔，你帮我抓住手臂，我停不下来了！手臂已经不听我控制了。”

　　唐绰兮闻之，立刻上前一步。轻轻地抓住梦君奴的玉臂，入手感觉到梦君奴的粉臂虽然还是那么柔软滑腻，但却是冰凉凉的一片。因为顾忌到边上有男人，所以唐绰兮不好卷起袖子看里面地肌肤，但是也可以想象里面肯定是苍白发青，没有一点血色。

　　“我们还剩下多少人？！”梦君奴的手臂被唐绰兮轻轻揉捏着，转过头问道。

　　因为此时地上，一千多名重步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好像森林里面刚刚被砍掉的树木一般，地面上黑压压到处都是。

　　而自己人，此时已经累得几乎要死去。此时连马匹都骑不住，纷纷躺在地上喘息一动不动，彷佛也死去了一般，看上去跟尸体一模一样。

　　“还剩下一百五十个！因为那些年轻晚辈都被我们护在后面，所以只被杀了三十个！”唐绰兮轻轻说道：“不过二十多个武功高强的师兄师侄，现在大半受伤。就算没有受伤的，也已经累得几乎脱了力气了，连站都站不起来。因为那些重步兵的铠甲太厚了！”

　　梦君奴随便看去一眼，便看到渤海剑派地萧石，左手臂已经被连根砍断。连易奕和盈盈，此时正在哭着给他包扎。

　　而宴孤衡此时反而能够做起来，不过他本来俊美儒雅的面孔，此时被划破了三四道口子，正血肉模糊。

　　“师叔，你听！”梦君奴轻轻竖起小耳朵道：“方剑夕的大骑兵部队，距离我们恐怕只有六七里了！”

　　不用听，已经看得见了！

　　唐绰兮转过头，在微弱的星光下！后面六七里处，一道长长的巨大黑影，如同魔鬼一般飞快压来。看不清楚具体，只能看到一团黑压压的影子。

　　不过，那让大地颤抖的马蹄声，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诸位起来！”唐绰兮一声清喝，接着跃上骏马，道：“在马上休息，敌人马上就要追来！”

　　唐绰兮的话音落下后，那些本来瘫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人影，此时缓缓蠕动爬起。相互扶持着，翻上了马背。

　　坐直了很耗费体力，所以修为低的人，纷纷趴在马背上，用手轻轻抱着马脖子，不让自己从上面掉下来。

　　“去！”唐绰兮和梦君奴二人跑到众人面前，接着一挥马鞭。两匹马便飞驰而出。

　　后面的那些马匹看到有人跑了出去，感觉到马背上的人缰绳轻轻一抖，便也嘶叫着跑了出去。

　　“师叔！”梦君奴走到唐绰兮身边，道：“再过一个时辰，等在我们面前！就是两千四百个士兵了。刚才的一千二百多是重步兵，前面或许就是重骑兵了！”

　　杀一个重骑兵，恐怕比杀两三个重步兵都还要难上一些。

　　梦君奴接着看了一眼后面马背上无力的同伴。朝唐绰兮笑道：“等下到了敌人面前，或许能够有力气杀敌的。就只有我们三四人而已了！到时侯，不用方剑夕过来，前面那两千多士兵就足够屠杀我们了！”

　　唐绰兮转过头来，朝梦君奴笑道：“那样，也不用等方剑夕过来动手！轻轻随手一抓。便可以将我的小仙女梦君奴拧了去了！”

　　梦君奴看到唐绰兮难得地一次开玩笑，不由伸出小手去打唐绰兮。不料刚刚伸出的手臂，就无力地垂落下来。然后无奈地朝唐绰兮笑道：“师叔，我从来都没有象今天杀那么多人！也不知道，就算那些人武功很低，但只是让你挥剑杀，也会杀得你几乎累死掉！”

　　“是！今天晚上死在我们两个女人手上，或许就有三四百条人命了！”唐绰兮笑道：“我出道江湖到现在，所有杀过的人加在一起。或许都没有那么多！”

　　距离天亮，还有半个多时辰。

　　梦君奴等人身下的马匹，也走得几乎没有了力气！此时，正用力地迈出蹄子，踩在冰冷无比的地面上。

　　早先因为热血沸腾，因为大杀大砍，所以也不觉得冷！但是现在连着一个多时辰不动。加上马匹奔驰时侯带来的寒风。顿时只觉得那股寒冷彷佛刀子一般，刮过面孔后，然后刺进身上地肌肤，最后插进了骨头。接着，全省上下都在一股难以忍受的幽寒中。加上脱力后地全身剧痛，就好像身处在地狱一般。

　　梦君奴耳边清清楚楚地听到许多人牙齿打战的声音，不由轻轻叫了一声道：“大家抱得马颈紧一些，将脸和脖子也贴在马颈上的毛上取暖！”

　　接着，梦君奴转头看到右边尉迟宵雪的小脸冻得发青，鼻尖上有一颗血迹已经冻成了冰，好像点缀在上面的一颗血红珍珠一般。

　　“小雪，冷吗？！”梦君奴温柔说道，接着伸手朝尉迟宵雪的手臂抓去，便要给她输送内力。

　　不料却是被身边的唐绰兮拦住，转头朝梦君奴道：“你留着一些内力，等下在面对方剑夕的时侯，不要连自决地力气都没有！”

　　说罢，唐绰兮小手轻轻扶过尉迟宵雪的后背。一股温暖的内力缓缓输送进去，只见到尉迟宵雪美丽的面孔渐渐红润起来，鼻尖的那颗冰血珠也渐渐融化，从鼻尖上面滴落下来。

　　“大师！”从刚才后，少林寺前方丈就一直在梦君奴身后不远处，想到这个慈祥的老和尚，梦君奴便轻轻转过头去，朝他笑道：“您说，象我这种杀人如麻，死了以后到底会不会进十八层地狱呢？！”

　　其实梦君奴还有话没有说完，那就是象老和尚这种平常跟菩萨的人物，今天晚上也杀了那么多人，死了以后到底是会上天堂，还是会下地狱。

　　不过，老和尚慈祥地声音并没有如同预料中一般响起。

　　梦君奴心下一寒，接着连忙勒马到了老和尚身边！

　　老和尚平常也都是全身笔直的，但是现在微微有些弯曲，身子稍稍有些前倾。此时坐在马背上的他，正双手放在胸前，摸着佛珠，嘴型依旧是念着阿弥陀佛。但是眼睛却禁闭，浑身一动不动。

　　梦君奴不由轻轻探手到老和尚的鼻孔下，却是一点点气息也没有。

　　轻轻抚上老和尚慈祥而又长满皱纹的面孔，发现已经冻住了，跟冰块一样硬！将他这个慈祥和内疚的表情，定格在永远。

　　老和尚死了，而且在死的前一刻，他还在赎罪，为今天晚上杀那么多人赎罪。

　　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为自己赎罪，或许是为他疼爱的梦君奴！

　　梦君奴内心一酸。眼前一黑，顿时泣不成声！

　　“君奴！”忽然，唐绰兮过来轻轻拉了一下梦君奴，接着用手指了指前面。

　　梦君奴抬头一看，果然是重骑兵。

　　两千四百个重骑兵，整整齐齐地排列成一个方阵。如同一道坚固无比的人墙一般。站在前面的骑兵，每个人手上点着一只火把。将整个军阵照得亮如白昼。

　　重骑兵地气势，是非常骇人的。它给人的感觉，就彷佛一个无坚不摧的杀人机器一般。

　　通常，一直千多人的重骑兵队伍，奔跑的气势，就彷佛是上万大军一般。

　　面对这样地部队，不要说消灭！看着那股杀气，就连上前的勇气也没有。

　　梦君奴和唐绰兮互相看了一眼。接着轻轻勒马，让速度慢了下来，缓缓地朝面前地重骑兵阵跑去。

　　“这其实，就是方剑夕所布下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唐绰兮微笑道：“但是，我们已经不可能突破了！”

　　“那怎么办呢？！”梦君奴微笑问道。

　　唐绰兮微微一笑道：“你来决定，你说怎么做，师叔就怎么做！”

　　梦君奴顿时撅了撅嘴巴。道：“我不愿意动了！现在天色已经微微亮了，我们整整跑了一夜！等下到了重骑兵面前五十丈，我就不愿意动了！我就骑在马上，等着天亮！整个方剑夕后面的大军冲上来，和前面的重骑兵将我们夹成了肉饼！”

　　“好！”唐绰兮微笑道：“我同意！”

　　接着，唐绰兮和梦君奴二人，带领一百多骑来到重骑兵面前五十丈处，停了下来！

　　“锵！”梦君奴猛地抽出腰中的宝剑，顿时她身后一百多人同时抽出兵器。

　　顿时，前面的那两千多重骑兵猛地一惊，也连忙抽出兵器。

　　不料梦君奴格格一笑后，竟然懒洋洋地拿起那支宝剑，修起了小手上的指甲！

　　而同时，她身有一百多人，也同时修起了指甲！

　　“哎呀！”几位仁兄毕竟没有修过指甲，加上手臂酸麻无力，没有修到指甲反而修到手指了，刀刃将手指割破，不由轻轻惨叫一声。

　　那两千多重骑兵看到后，不由尴尬地将兵器放下！

　　修好了指甲后，梦君奴抬头看了看天！接着转身看了看身后的方剑夕骑兵大部队！

　　此时太阳虽然还没有出来，但是天已经蒙蒙亮了。虽然有些雾，但是方剑夕骑兵部队地轮廓可以看到了！虽然速度慢了下来，但还是距离自己这边越来越近。

　　大概还有四里距离！不过，梦君奴彷佛已经看到人群中，方剑夕得意的冷笑了。

　　“护！”随着唐绰兮一声令下，这一百多骑顿时分散开来，惹得前面的重骑兵部队又紧张地抽出兵器。

　　但是，这一百多骑只是稍稍分散了而已，并没有散开逃走的意思。

　　紧接着，这一百多骑围绕着梦君奴、任夜晓、辛忆和楼绛玉四人奔跑。

　　一圈又一圈！最后，这一百多人将梦君奴等四人牢牢护在中间！虽然每个人都显得疲倦而又无力，但是每个人的眼神中，都可以读出一种意思，想要取出他们中间的珍珠宝贝，先要取了他们的性命！

　　看清楚了这边地情景，方剑夕抬头看了看天，只见到东边的天际，已经有一点点金黄色。太阳却是要升起来了。

　　骑兵大队奔驰到梦君奴的那个圆圈五十丈处！方剑夕一举手，喝道：“停！”

　　顿时，数千骑兵很快停住了马蹄！接着，许多传令官从队列中冲出！用旗帜和口号，让这近万骑兵排列成为四个整齐的方阵。

　　和对面的两千多重骑兵遥相呼应！

　　方剑夕目光落在那个圆圈上！那个一百多人围成的圆圈，距离自己五十丈，距离重骑兵五十丈。虽然是被这两边包围在中间，但是给人感觉。就彷佛这个圆圈是一个中心一般。而被护在圆圈里面的梦君奴，更是中心中的中心。

　　“会不会有人，用真心围绕成为一个个圈，将自己牢牢护在中间呢？”方剑夕淡然地看了一眼那圆圈中间的梦君奴，淡然一笑，嘴里喃喃自语道：“哪怕是市井小民。哪怕是乞丐流氓！”

　　接着，方剑夕转头看了一眼自己地那些奴才。还有忠心的手下们！

　　“不是！不是！”方剑夕自嘲笑笑，接着仰起头，闭上眼睛道：“利益，利益！”

　　随即，方剑夕眼睛猛地一睁，哈哈一笑道：“我不需要！我不需要！那是弱者的真心，那是弱者的骄傲！我宁愿不要！我宁愿要强者的虚伪，我宁愿要强者的冷漠！”

　　说罢。方剑夕猛地一提缰绳。骏马顿时飞驰而出，朝梦君奴地这个圆圈跑来。

　　跑到这个圆圈后，方剑夕没有任何动作！而是围绕着这个圆圈一直跑。

　　跑了六圈后，方剑夕一阵冷酷的微笑！接着，转过马头，返回到骑兵大队中！

　　冷漠地举起手！

　　“猎杀开始！不要活口，不要全尸！“方剑夕指着护在梦君奴外面地圆形人墙。轻轻地一挥手，淡淡说道。

　　顿时！大地颤抖，马匹轰鸣！

　　两边的骑兵，如同排山倒海一般，朝中间的那个圆圈冲去。不用骑兵，就凭着两股的气势，也将它撞击成为粉末。

　　五十丈！

　　四十五丈！

　　四十丈！

　　三十丈！

　　忽然，太阳猛地冲破浓雾！将天地撕开一道口子，金黄色的光芒猛地冲射进来，洒落在圆圈中间的梦君奴身上！

　　“嘶！”忽然，一阵清澈的马嘶声，虽然只有一匹马叫，但是顿时响彻了整个天地。

　　转头一看，一匹雪白的骏马正在北边地山头上，沐浴在阳光中！浑身上下，雪白无尘，彷佛刚刚从天上的仙境踏足而来！

　　箫径亭骑在雪白的骏马上，在阳光的照射下，让人看不清楚他淡然的面孔！

　　缓缓举起手中的宝剑，猛地一挥！一列整齐的骑兵队伍齐齐上前一步，站在箫径亭身后三尺处。六奴手中举着一面气质，年纪大地人都认识，那是显碧国的气质。

　　“去！”箫径亭一声清喝。

　　顿时，山顶马嘶鼎沸，刀剑呼啸！

　　数千骑兵，穿着整齐的显碧军服，如同潮水一般，从山顶上倾斜而下！

　　“迎上去！”梦君奴顿时美眸一亮，本来疲倦无比的身躯，顿时彷佛充满了力气，举起手中的兵器，一声清喝。

　　整个圆圈顿时化成一支长剑，迎着山上冲下来的队伍，热烈地迎了上去。

　　“轰！”三边的人马，顿时猛地撞击在一起！

　　顿时，刀剑飞舞，马嘶人嚎。

　　箫径亭在山顶上淡淡看着远处的方剑夕，嘴角轻轻一笑，脚下一点！

　　雪白的骏马轻轻一叫，从山上飞快奔驰而下！快得如同一道风一般，转眼之间就跑到了平地上，隔着正在大战的数万大军，和大军另外一边的方剑夕遥遥相望。

终卷 第九章 萧君天下

　　“萧，先让我去！”正在马上，看着中间混战的箫径亭手中拿着宝剑正要上前，不料边上的六奴却是走了上来，眼睛望着方剑夕对箫径亭说道。

　　箫径亭点了点头！接着朝六奴道：“六叔，需要我送你一程吗？！”

　　六奴点了点头！箫径亭一把提起六奴的身躯，猛地朝对面一扔。

　　六奴顿时彷佛腾云驾雾一般，朝大军另外一边的方剑夕飞去。

　　中间大战真激烈，梦君奴身边一百多人刚才虽然没有了力气，但是忽然之间有了转机后，浑身便彷佛恢复了所有的力气一般。

　　而方剑夕所带的一百多高手正是以逸待劳，如同一支利剑一般撕开整个军阵，一直冲到最力量，朝梦君奴等人扑来，转眼就战在了一起。

　　梦君奴本来苍白的脸蛋，此时变得红润动人。嘴角抿着俏皮的微笑，看到盈盈和尉迟宵雪等人已经完全没有了打架的心思，眼睛一直朝人群外的箫径亭瞥去时。梦君奴反而转过娇躯，抿着小嘴一眼也不朝箫径亭望来。然后耍出最帅气的剑招，每一剑出去，就要了敌人的一条性命。

　　远远看去，倒不像在打架，彷佛在跳舞一般。

　　“哎呀！”梦君奴出剑依旧讲究美观而不讲究杀伤力，不料忽然玉臂一麻，却是有一股力道凶猛的袭击而来！

　　抬头一看，却是那个左师伯一剑劈来！接着楚皱言、任断沧、关岐轩等人一起围堵而来，却是要趁机擒住梦君奴。

　　“丫头，犯什么花痴？！”唐绰兮一身娇嗔，接着提剑上前，护在梦君奴面前。

　　就在数万骏马厮杀在一起。而浑身白衣如雪的箫径亭骑着马匹，在一边微笑淡视，那股姿势无比的帅气，彷佛天地之间的一切，只要弹指;

　　“箫径亭，你还在外面做什么。耍什么帅啊？！”不料就在箫径亭最帅的时侯，人群中唐绰兮大煞风景的一声大喝。

　　箫径亭尴尬一笑！足下轻轻一点。身躯顿时飘过无数人头顶，落身在梦君奴地马背上。

　　“喂！先生，你谁啊？！”梦君奴也不转身，用力一扭娇躯娇嗔说道，不让箫径亭贴上。接着右手的剑轻飘飘地刺出，彷佛给前面的任断沧挠痒痒一般。

　　箫径亭一搂梦君奴的小蛮腰，在她的耳边道：“奴儿，我们今天先收拾哪一个？！”

　　“收拾你！”梦君奴躲闪着不让箫径亭亲到。接着闭上美眸道：“那天左师伯让我立下了魔门最毒的誓言，说只要我看你一眼，就要受到魔门最最严酷地刑罚，就连全家三代也不能幸免！”

　　“左师伯，你可看清楚了，我可没有看到他啊！”梦君奴一边懒洋洋地靠进箫径亭的怀中，一边娇声说道。

　　“你们两个做什么？我可顶不住了！”就在箫径亭还准备调笑地时侯。唐绰兮又是一声怒喝，转过头来狠狠朝箫径亭瞪来一眼。

　　只看到她一个人，面对四五个绝顶高手，正显得稍稍有些狼狈。不再是平常绝代风华的样子。

　　箫径亭刚要出手，梦君奴却是一把拉住了他，道：“哥哥别忙！唐大宗主的狼狈可是难得一见的，再看看吧！”

　　“有理！”箫径亭轻轻吻了梦君奴的小耳垂一下，接着悠闲地双手环抱梦君奴的小蛮腰，然后手指轻轻在她的下腹处揉弄。

　　“死象！”梦君奴小手轻轻在箫径亭大腿一掐道：“醋坛子可要打翻了！”

　　唐绰兮顿时气得牙齿都要咬碎了，又丝毫不敢怠慢！转过头来，恶狠狠道：“箫径亭、梦君奴你们两个人听着，日后我定饶不得你们！”

　　“哥哥！你看看的后面地脖子上，有没有一点血迹，还有后面的头发是不是有点乱了？”梦君奴轻轻问道。

　　箫径亭伸手拨开梦君奴后脑的头发，眼角只看到一道雪白的冷芒射来，接着一支利剑朝梦君奴的胸前刺来。

　　箫径亭的手如同闪电一般，一把抓住那支刺来的剑刃，猛地提起！顿时，将那人地身躯提得悬空。

　　“秀情！”正在微笑的箫径亭面上的表情微微一愕，接着看到秀情血红色的眼睛。

　　稍稍一阵犹豫后，箫径亭手掌轻轻一抖。秀情凶猛的身躯顿时软下，箫径亭接着朝身后猛地一甩，顿时便有箫剑府的几个女子上前接住。

　　“好了，奴儿，不闹了！”箫径亭从马上跃下，落在唐绰兮身边。

　　“要帮忙吗？唐宗主？”箫径亭落在唐绰兮身后，微笑问道。

　　“滚！”就算教养如同唐绰兮的绝顶美女，从她不住娇喘的小嘴里面，也冒出了一句脏话。

　　“是！”箫径亭随手一剑，便将方府上的一个高手劈成了两半。

　　“嘶！”只听到一声丝绸裂开的声音，却是唐绰兮后背被左师伯一剑划开，顿时春光大泻，露出洁白如玉的粉背。

　　“箫径亭，你过来！”唐绰兮一声清喝，接着粉背贴上了箫径亭的后背，不让别人看到自己背上的肌肤。

　　箫径亭顿时觉得背臀处一软，滑腻无比。轻轻挨了上少许，不料后背却是被唐绰兮肘部狠狠一捶。

　　“楚皱言！”箫径亭忽然一声断喝，使得前面的楚皱言身躯一颤。

　　“你！”箫径亭用剑指着楚皱言，道：“你和我其实没有多大的仇恨，但是我讨厌你！”

　　说罢，箫径亭一剑对着楚皱言狠狠劈出。

　　楚皱言举起长剑。便要挡住箫径亭的剑。

　　“叮！”只看到楚皱言的长剑碎裂成无数片，接着膝盖一软，顿时跪在了地上。

　　箫径亭上前两步，惹得唐绰兮也要赶紧跟着上前，保持自己的后背贴住箫径亭。

　　但是箫径亭看来的架势，彷佛要上前很多步地。但是偏偏两步就停下来了。害的唐绰兮后臀狠狠撞了上去。

　　“哼！”唐绰兮手肘对着箫径亭的后背，狠狠一顶。

　　“啊！”但是。惨叫的却是楚皱言。

　　原来在唐绰兮手肘捶向箫径亭的后背时，箫径亭一脚抬起，猛地朝跪在地上的楚皱言胸前踢去。

　　楚皱言地身躯，如同一团败絮一般，飞出几十丈远。

　　“隔山打牛！”箫径亭微笑道。

　　“连邪征！”箫径亭目光射向那个蒙面老者，接着长剑缓缓指向他道：“你！对自己的弟弟下手，对自己地连家下手！害的连家家破人亡！该死！”

　　“不过，我杀过连易昶。我杀过你的儿子！”箫径亭对着连邪征道：“现在我站着不动，给你个机会，你用剑刺我，就这么一次机会！我的剑绝对不会攻击你，你拿剑刺我之前！”

　　连邪征听到箫径亭的话后微微一呆，接着面目颤抖道：“果真？”

　　箫径亭点了点头！接着缓缓闭上眼睛。

　　这下一来，连邪征反倒不担心了。因为在自己这一剑刺出自己。箫径亭是不会动手的，不由细细盯着箫径亭的全身上下，然后缓缓举起手中的剑，想着自己该怎么刺出这一剑，全身上下都没有了防守。

　　“叮！”连邪征这剑还没有刺出，便只感到胸口一凉。低头一看，只看到自己手中地剑已经断成两截了，其中前面半截正好刺进了自己的胸膛。

　　“你”连邪征用手指着箫径亭，后面的话却说不出来。

　　“无耻！”唐绰兮替连邪征说完了后面的两个字，接着娇哼一声道：“你说要成为绝顶高手，我站在所有武者的顶峰，就是这样的吗？简直是街上的地痞流氓！”

　　“做高手很累地！姐姐！”箫径亭转过头，对着唐绰兮的小耳朵微笑说道：“人有时侯，可真是不能讲道理的！不能守那么多规矩的！”

　　“左师伯！”箫径亭刚刚还在和唐绰兮咬耳朵，但却是忽然转过头来，目光望向面前武功最为高强的左师伯，道：“我刚才之所以这么杀掉连邪征，是做给你看的！”

　　左师伯脸上的冷汗缓缓留下，冷冷问道：“怎么说？”

　　“你上次，逼迫着奴儿立下了魔门最毒的毒誓！”箫径亭微笑道：“我刚才这样的举措，就是告诉你！我现在变成了不守规矩的人了，变成了无法无天的人了！我不守誓言了，不过师伯，我有件事情和你商量！”

　　“说！”左师伯冷冷说道。

　　“这样好吗？奴儿的那个誓言，你就假装当作没有听见！然后等下我和你打的时侯，也放一点水，饶过你的性命！”箫径亭微笑道：“这样，大家你好，我也好！啊！”

　　箫径亭还没有说完，嘴里便响起一阵惨呼，左脚就被唐绰兮狠狠踩了一脚。而且，唐绰兮还是将她的超级美腿饶过了箫径亭的大腿面前，然后用她的玉足狠狠踩下去的。

　　“好舒服！再来一脚！”箫径亭转头朝唐绰兮微笑低声道，接着转过头来，看到左师伯的脚竟然朝自己的小腹处偷偷踢来，却是想趁着箫径亭转身一脚踢死他。

　　箫径亭顿时哭笑不得，干呕了一下，朝左师伯道：“师伯！我不是让你踢，是我唐绰兮踢！你还不收回去？”

　　左师伯微微一愕，接着竟然真的收回了脚。

　　“我的提议，好好考虑一下！”箫径亭朝左师伯说了以后，目光飞快地朝关岐轩望来。

　　“关宗主！”箫径亭缓缓说道，面色也变得严肃起来。

　　“正是在下！”关岐轩缓缓说道，声音不卑不亢。

　　“说句实在话！”箫径亭微笑说道：“对于你，我心里真的没有任何敌意。虽然你我曾经对手过！但是，你本来就是魔门的人，一心护着自己的门派，就算坏也坏得光明磊落！我心里，对你甚至有几分敬重！所以”

　　“如何？！”关岐轩举起巨剑，抬起高傲的头颅冷冷说道。

　　“砰！”箫径亭手掌如同影子一般。飞快朝关岐轩头顶一拍。

　　接着，关岐轩便保持着他最高傲地姿态。直挺挺倒下。

　　“岳父大人！”箫径亭最后望向任断沧，道：“记得上次交手，我还伤在你手上了！你硬要将夜儿交到方剑夕这个已经不能成为男人的手上！我真的不解，我甚至到现在，也不知道你的想法！”

　　“我也不知道，你的儿子为什么和你反目成仇？”箫径亭朝着冷漠的任断沧笑道：“难道，方剑夕比你地儿子，还要亲密吗？不会吧？”

　　任断沧仍旧不语。箫径亭摇了摇头，道：“我不想和你动手，并不因为你是的岳丈。而是，我想让你地二哥陆客秋教训你！”

　　“六叔！”箫径亭朝人群外面一声大喝。

　　“不在了！”不料，外面却是传来方剑夕冷冷的声音。

　　箫径亭看不到外面的情景，脚下一点，身躯便腾空跃起。

　　此时。左师伯眼睛一冷，手中的长剑朝箫径亭胯下劈来。

　　箫径亭腾起的身躯忽然停止在空中，脚下刚好升到左师伯的头顶。

　　“偷袭！”箫径亭脚底猛地朝左师伯头顶踩去。

　　“砰砰砰！”左师伯的身躯站得笔直，箫径亭每一脚踩下去，直将他笔直的身躯钉进了泥土里面。

　　箫径亭跃上众人头顶时，唐绰兮一声怒哼，便也跟着跃上去，就彷佛是连体婴儿一般。

　　箫径亭此时，看清楚了方剑夕那边地情景。

　　六奴，此时被方剑夕踩在地上。而方剑夕的身后，躺着七八高手，都已经受伤。

　　这些人，都是刚刚在和方剑夕交手的时侯，被他瞬息之间击败的。

　　箫径亭身躯缓缓落了下来，站在方家两个士兵的头顶上，接着踩着那些将士的头顶，缓缓朝前面走去。

　　那些士兵本来正在激战，但是忽然之间，彷佛有着无尽的力道从头顶压来，接着便丝毫不能动弹了。

　　而穿着显碧衣衫地将士看到对手定住不动了，便要抽出兵器砍去，不料同伴一拉，道：“等殿下走到另外一颗脑袋再砍！”

　　“箫径亭，很帅啊！”方剑夕看着缓缓在众人头顶走来的箫径亭，不由冷冷说道：“我以为你从显碧回来时，会有长劲的，没有想到还是那么让我失望！”

　　“你看着！”方剑夕一脚踩着六奴的脑袋，轻轻竖起食指，然后如同兰花指一般，指向千军万马中的任剑絮，道：“那是我妹妹！”

　　“嗖！”顿时，方剑夕的身躯化成了一道鬼影一般，彷佛凭空消失了。然后，便看到密密麻麻的人马东倒西歪，空出一条通道来。

　　再转眼之间，方剑夕仍旧站在那里！只不过，手中多了一个人事不醒的任剑絮而已。

　　“如何？！”方剑夕哈哈大笑，声音显得尖利，道：“六奴在草原那边得到我师傅的指点，没有想到还是那么笨！刚刚上来，就被我一把捏出，踩在了地上！”

　　“你再看！”方剑夕又竖起手指，缓缓举起，却不知道要指向人群中的哪一个。

　　“呼！”他的手指刚刚指向任夜晓的时侯，身躯也在原处消失不见。

　　“啊！”接着，一连串的惨呼声。

　　方剑夕的身躯又出现在原来的地方，脚踩住六奴地脑袋，手中多了一个昏迷不醒的任夜晓。

　　“妈！替我看住这两个女人！”方剑夕转过头。将任剑絮和任夜晓交给边上的一个黑衣人。

　　那个黑衣人扯下脸上的面巾，露出了任氏美丽的面孔。不过，此时她脸上已经没有了任何表情，眼睛里面也没有任何神情，唯一有的就只有冰冷地光芒，还有血红色的眼珠。

　　“萧兄。对不起！我守不住！”人群中，任伐逸、楼竹廷、祝仗乙和萧石等十来位高手齐齐朝箫径亭拜下。每人面色苍白如纸，嘴角流血，手掌捂住胸口。

　　“夜儿怎么了？”箫径亭目光落在此时正全身颤抖嘴角流血地任夜晓脸上，朝方剑夕问道。

　　方剑夕举起手掌，竟然雪白修长。然后望向任夜晓，手掌缓缓朝任夜晓的胸部摸去。

　　“噗！”没有等到方剑夕的手靠近，任夜晓娇躯猛地一阵颤抖，小嘴一道血箭喷出。

　　方剑夕哈哈大笑地收回手。朝箫径亭道：“看到了吧！这三个女人，你碰一个手指头都不行，她们都会死！”

　　“母亲，掀开她的衣衫！”方剑夕朝任氏吩咐道。

　　任氏掀起任夜晓左臂的袖子，露出了洁白如玉的皓腕。只看到上面，足足有十几道血红的伤痕。

　　“看到没？”方剑夕朝箫径亭冷冷笑道：“总共十三道，都是她自己用剑割的。我逼地！”

　　“脖子！”方剑夕接着指向任夜晓的脖子。

　　任氏掀开任夜晓玉颈处的领子，只看到粉颈上，又三条深深的伤痕，每条长达半尺。

　　“也是她自己割的！”方剑夕接着指向人群中的辛忆和楼绛玉道：“她们也一样！三个人身上，总共有四十八道伤口！”

　　“恨我吗？！”方剑夕对着箫径亭冷冷笑道：“恨吗？！”

　　“我曾经发过誓！”方剑夕缓缓抽出长剑，道：“我要在千万人面前！我要在任夜晓面前，我要在你的女人面前！将你杀得猪狗不如！我刚才为什么让你耍帅，也确实真地很帅！但是很快，你的形象就会从一个顶级美男子，变成一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狗，跪在我的面前！”

　　没有等到方剑夕说完，他的身躯又在原处不见。

　　接着，又是一阵惨呼！

　　等到方剑夕回到原处的时侯，手上多出来了两个女子！一个楼绛玉，一个辛忆。

　　此时，两个女孩的样子和任夜晓一模一样。嘴角不住流血，却是彷佛随时都会死去的样子。

　　“对不起！“方剑夕的手指只是轻轻拈住了两个女孩的衣角，轻轻一放，两个女孩顿时倒向任氏。

　　“弄醒她们三个！”方剑夕命令道，接着朝箫径亭道：“这三个女孩！之前都是爱你爱得几乎要死的地步！但是现在我弄醒她们后，你看看她们的反应，会很有意思！等到她们用剑杀你的时侯，不要意外哦！”

　　方剑夕的兰花指不着痕迹地消失！

　　“停战！”方剑夕一声大喝，顿时声音击得地面上一阵灰尘卷起。

　　顿时，正在交战的数万人同时停了下来。接着分别站到各处的阵营，泾渭分明。

　　“这样！”方剑夕指着正缓缓苏醒的任夜晓三人，道：“这三个女子，是我用尽了我门派所有的宝贝才培养出来的三个高手！”

　　“母亲！给她们服药，将全身的内力全部激发出来！”方剑夕嘴角露出一道残忍。

　　任氏从怀中掏出三颗药丸，放进任夜晓三人的小嘴中。

　　“箫径亭！我不和你动手，你现在还不够资格和我动手！”方剑夕微微笑道：“我派三个美女剑客和你打！你赢了她们后，再考虑和我动手吧！”

　　“不过。要提醒你的是！”方剑夕微笑道：“这三个女孩！只会攻击，不会防守！你不要妄想抓住她们，就算被你抓住了，她们的最后一招便是玉石俱焚，不但要杀你，还会一剑杀了自己！还有一点是。你是男人，你不能太靠近她们。只要碰到她们地身体，她们会不住吐血而死！”

　　“但是，你必须打败她们！”方剑夕指了指箫径亭身后的梦君奴等人，道：“不然，她们的下场，会非常非常悲惨！”

　　“不能擒住她们，不能靠近她们！”方剑夕微笑道：“所以，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剑！用剑杀了她们！因为她们只要没有死。都会拼命的攻击你，不懂得停下来的！”

　　“怎么选择？你自己看！是要杀任夜晓她们，还是看着梦君奴等人悲惨地结局！由你来选择！”方剑夕用手指着箫径亭身后的梦君奴等人，道：“你也可以咨询在场地人，但是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

　　“好激动哦！”方剑夕看到面沉如水，没有任何微笑的箫径亭，不由尖声的哈哈大笑。道：“我等待这一刻，已经等得很久很久了！”?

　　忽然，任夜晓三人猛地站起，举起手中的剑。

　　“上去！杀了他！”方剑夕手指轻轻一挥，轻轻喝道。

　　顿时，任夜晓三人娇躯如同三道红色的影子一般，瞬间便闪到了箫径亭面前！那身法，跟刚才的方剑夕一模一样，只不过修为上弱了方剑夕不知道多少。

　　方剑夕让人抬了一只椅子，然后坐在宽大华贵的椅子上，脚上依旧踩着六奴的脑袋，显得悠闲而又优雅。

　　“哥哥，我来帮忙！”梦君奴一声娇喝，便从人群中冲出。

　　而唐绰兮趁机离开箫径亭地后背，和梦君奴背靠着背，迎向任夜晓三人的剑网。

　　三人的剑法，比之前在方府更加诡异，更加危险，更加有来无回。

　　三支利剑，瞬间就编织成一道死亡的网，直朝梦君奴唐绰兮二人拢罩而去。

　　方剑夕一手撑住椅靠上，托住下巴，看着这边的表演，道：“箫径亭你看！现在我的兵力，是你的三倍以上！我这边完好地绝顶高手，至少还有几十位！这里面甚至有天剑谷的四位宗师，里面随意一位可都是你师傅吴梦玉的师兄弟，所以现在双边的实力，你根本不如我！你就是刚才从山上下来的那一会儿显得比较帅而已！”

　　“我昨天晚上说过要猎杀猎物，你知道这个猎物是什么吗？”方剑夕眯着眼睛道：“我早就可以抓住梦君奴她们了，为什么不？因为我要等你啊，等你们这些大猎物，不然好不容易出来打趟猎，可不能只有这么点猎物回去！”

　　“呓？！你怎么不动手啊？！”方剑夕指着箫径亭惊讶道：“怎么？箫径亭你还躲在女人的身后啊，还躲在她们的裙子底下啊！出息了啊！哈哈！”

　　箫径亭目光盯着正在对战的梦君奴等人，目光逐一落在任夜晓、辛忆和楼绛玉脸上！却是看到她们眼睛竟然慢慢变得清澈，脸上的神情痛苦而又挣扎，眼睛盯着箫径亭这边，而双手依旧刺出充满诡异和杀气的剑招。

　　忽然，箫径亭嘴角微微露出一道微笑！

　　“喝！”箫径亭忽然张嘴，对着三人一声清喝。

　　地上灰尘卷起，彷佛在空中打起了一阵响雷。

　　任夜晓三人美丽的脸蛋忽然一震，美丽的娇躯彷佛被狂风吹过一般，猛地一抖。眼睛一闭，便生生倒下昏迷过去。

　　梦君奴和唐绰兮趁机将三人抱住！

　　方剑夕微微一愕，接着缓缓地鼓掌，道：“了不起。了不起！”

　　接着，缓缓站起身子！双手举起长剑，猛地抽出。

　　“所有部队听命！”方剑夕大喝道：“所有军马，全部撤回到的身后！”

　　顿时，方剑夕所领的一万多兵马，飞快奔驰到他身后。

　　“列队！”随着一声大喝。所有的兵马排列得整整齐齐。

　　“列队！”从一具雪白的铠甲中，传来一声女孩清脆地声音。却是苏莞芷。

　　顿时，穿着显碧服侍的数千骑兵，也整齐地在箫径亭身后排列成一个方阵。

　　中间，到处都是斑驳的血迹。但是尸体，却已经全部被收拾走了。

　　此时，又恢复成为两军对垒的状态。方剑夕和箫径亭，就在两个人的中间！

　　方剑夕一脚踩在六奴的脑袋上，另外一手。握着长剑遥遥朝箫径亭指来，道：“箫径亭！我们就在两军之间决一死战！我也要实现我地诺言了，我要让你象一条死狗一样，跪在我的面前！”

　　“另外，我下令！”方剑夕接着大喝道：“双方地军队，也以我与箫径亭二人的比武定输赢，谁输了。就代表他身后的军队也输了！”

　　说罢，方剑夕从怀中掏出一张白纸，接着便有一个方府的高手走过来送上一支毛笔，然后他张开手掌。

　　方剑夕接过毛笔，在那个方府的奴才手上一划，那软软的狼毫顿时将那人的手掌割开。

　　方剑夕等到毛笔沾满了鲜血后，将白纸扔在空中。那白纸笔直张开，竟然不落下。

　　方剑夕就如此，在白纸上刷刷写下数十字。那张纸定在空中，就彷佛有个人专门用手捧着一般。

　　写完后，方剑夕嘴巴对着白纸轻轻一吹。将手中的毛笔也朝箫径亭扔来。

　　顿时，那张白纸飞到箫径亭面前停下。箫径亭一把接住方剑夕扔来地毛笔。

　　“签字吧！”方剑夕摆了摆手道：“签了之后！你输在我手上就有了证据，之后会流传千古。不会象上次一样，在一个没有人的角落，我将你杀得落花流水却没有人看到，就算我说出来，你也会耍赖！”

　　箫径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握住毛笔的手掌一松。

　　那张白纸和毛笔同时掉下去，插进了坚硬的地面。

　　“拔剑！“方剑夕一声大喝，自己用长剑遥遥指向箫径亭。

　　箫径亭猛地抽出长剑，也遥遥指向方剑夕。

　　“方剑夕，你知道为什么你踩住六叔，我却从来不说话吗？”箫径亭忽然微笑问道。

　　“为何！”方剑夕问道。

　　“因为！”箫径亭笑道：“因为，他是你亲生父亲！”

　　方剑夕脸色顿时微微一变，而脸色一直没有表情的任氏，面孔的表情也微微一变。

　　“怎么？！”箫径亭微笑道：“我不出手，给你时间接受并且消化这个消息。免得你激动发挥不出最好地水平，说我占你便宜！”

　　“不用！”方剑夕哈哈一笑，接着脚底对着六奴的胸口，狠狠一踩，朝箫径亭道：“失望吗？我几乎没有反应！”

　　“是比较失望！”箫径亭郁闷道：“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情景，有些挫折感！”

　　“那就动手吧！”方剑夕道。

　　“动手吧！”箫径亭道。

　　顿时，千万人的眼睛同时睁大。

　　场中的箫径亭和方剑夕二人，眼睛猛地一亮！接着，两人的身躯，忽然消失。

　　化成两道白色的影子，卷起一阵尘土。烟雾滚滚地靠近，带起的风，刮得两边的人睁不开眼睛。

　　不过，高手可以看出！

　　箫径亭的速度，比方剑夕慢了少许。

　　“砰！”彷佛两颗星球相撞一般，带起的气息也撞在一起，响起一阵轰鸣。将周围的空气，都撕裂了。

　　但是，相撞后。两人再也没有任何动静，只有看到卷起的尘土慢慢落下，露出了两个人的身影。

　　只看到两个笔直站立着，两个人的剑也已经收到胸前，双方身上，谁也没有伤痕。

　　顿时，站在两个人身后的数万人。面色变得无比的紧张，因为他看不出，谁占了便宜，谁吃了亏。

　　箫径亭的身躯缓缓向前弯去，梦君奴等人脸蛋一白，与此同时，她身边的数千显碧骑兵心下一沉。

　　箫径亭僵硬的面孔忽然露出一道微笑，弯下腰，伸手拍了拍长袍角落的灰尘。

　　“呼！”箫径亭身后的数千人，顿时欢呼开来。

　　但是同时，方剑夕的身躯，也活了过来！

　　做出了和箫径亭一模一样的动作，拍了拍长袍角落的灰尘！

　　方剑夕身后的数万人，也一阵欢呼大喝。

　　不料，方剑夕刚刚弯下腰的时侯。脚下一点，飞快转身，如同一道影子朝自己的大军逃窜。

　　箫径亭身躯凭空弹起，长剑随手朝方剑夕后背一划。

　　顿时，长袍裂开。鲜血飙起。

　　方剑夕不敢停留，也不敢转身，只是飞快朝自己的人群中逃匿。

　　而天剑谷的四位高手见之，飞快地从人群中冲出，朝箫径亭扑来。

　　“嘶！嘶！嘶！”箫径亭的长剑又轻飘飘地在方剑夕背后割开四道血口。

　　“还有四十三剑！”箫径亭紧紧贴在方剑夕身后，如同他的影子一般。无论方剑夕的速度多快，他手中的利剑，都能够割开他背后的血肉。

　　“夜儿等人的四十八剑，今天我就要在你身上割回来，我一剑也不会落下！”

终卷 第十章 长安皇宫

　　方剑夕一声尖喝，却是不再逃窜。猛地转过身子，举起长剑便要朝箫径亭反击，手中利剑如同暴风骤雨一般朝箫径亭全上上下点去。

　　看到方剑夕长剑刺来，箫径亭身躯飞快爆退。手中长剑轻轻一点，剑尖顿时丝丝作响。一道道剑气激射而出，一直将方剑夕身上衣衫击个粉碎。头上束发的金冠，也被箫径亭射出的剑气弹射裂开，掉在地上。

　　披头散发的方剑夕，陪着雪白俊美的面孔，红色的眼珠子显得尤其亮硕，整个气息显得诡异而又妖气。

　　看到箫径亭退开，方剑夕尖声大喝，如同疯狂了一般。手中的长剑更加如同排山倒海一般，一层层卷着尘土朝箫径亭压来。

　　箫径亭飞快后退的身躯忽然止住，目光落在方剑夕刺出的斑驳剑影上。手指缓缓伸出，接着猛地一夹。

　　顿时，方剑夕所有的攻势停止。箫径亭手腕一转。

　　“叮！”顿时，方剑夕手中的宝剑裂成粉碎，正在方剑夕疯狂错愕间。天剑谷四位绝顶高手已经冲到战圈内，便要去将方剑夕抢回去。

　　箫径亭右脚对着方剑夕胸口猛地踢出，直将方剑夕身躯踢上半空。

　　接着，箫径亭脚下一点。身躯腾空而起，追上方剑夕的身躯，手中长剑飞快朝方剑夕身躯劈去。

　　“嘶！嘶！”箫径亭手中的长剑化成一团光影，空中的血雨迷漫，顿时将下面的地面都染成了红色。

　　“四十五剑，四十六，四十七”箫径亭嘴里微笑，雪白的长袍啪啪作响，一点也不让血雨沾到。

　　四名天剑谷的高手脚下一点。腾空而起。

　　这下他们不过来抢方剑夕了，四支长剑撕开空气，朝箫径亭全身上下刺去。

　　箫径亭身躯堕下，四支长剑同时插进箫径亭的身躯。

　　下面众人顿时一声惊呼，连呼吸也忘记了。

　　箫径亭微微一笑，原来却是将四支长剑夹在了双边地腋下。接着用力一抖。四支长剑顿时断裂。

　　箫径亭双臂张开，那四支短剑顿时飘在空中。箫径亭长剑对着四支断剑用力一拍。

　　“嗖！”四支断剑化作四道流星。猛地扎进了方剑夕的胸前，将方剑夕的身体刺个对穿。

　　方剑夕的身躯彷佛被一股巨大的力道撞到一般，一阵颤抖后。接着砰的一声掉在地上。

　　“砰！”一阵尘土迷茫起，方剑夕落在地上地身躯已经是血肉模糊，胸口血若泉涌，嘴角鲜血怎么也止不住。全身猛地踌躇，手指用尽最后的力气指着箫径亭，冷冷一笑道：“箫径亭。你别得意！你地妍儿，在宫中！完了！”

　　说完后，方剑夕身躯一软，便瘫在地上，双眼禁闭，口鼻便再也没有呼吸。

　　“呼！”顿时，方剑夕带来的上万大军。齐齐后退一步，面目中充满了惊惶。

　　“万岁！”箫径亭身后数千军马，先是安静站立。接着猛地举起兵器，大声吼叫出来的欢呼，如同海啸一般迭起不绝。

　　“万岁！”

　　“殿下万岁！”

　　“显碧万岁！”

　　箫径亭落地后，天剑谷的四位高手已经将方剑夕的尸体抢了回去，飞身爆退数十丈。

　　“四位师叔，我们可要继续动手吗？！”箫径亭看完四位天剑谷四位高手后，同时望向对面的左师伯。

　　左师伯目光呆滞，落在方剑夕血肉模糊的身躯，却是彷佛没有听到箫径亭的声音一般。

　　“住手！”忽然，箫径亭一声厉喝。

　　接着，身躯如同离弦地箭一般，朝任氏冲去。

　　“咻！”只看到任氏手中甩出一支火箭，那火箭带着蓝色的火光，朝天空冲去。

　　天剑谷四位高手看到箫径亭冲来，顿时站成一排，形成一道如同高山一般的屏障，拦住箫径亭的去路，拦在箫径亭和任氏的中间。

　　“喝！”箫径亭手掌对着地面猛地击出，卷起一团土块。接着拳头猛地朝土块击出。

　　土块化作无数粉末，直朝任氏飞去。

　　“噗！”任氏的身躯，彷佛被狂风狠狠卷起，接着拼命甩在地上。一阵抽搐后，紫红色的鲜血顿时从口鼻和耳朵汹涌而出。

　　看着飞上天空地火箭，箫径亭手中长剑狠狠朝天空掷去。

　　“嗖！”长剑紧紧跟在火箭后面，大约在八丈左右的高空，长剑将火箭从中间劈开，蓝色的火光顿时熄灭。

　　“来不及了！”任氏虽然口鼻冒血，但是依旧尖利地冷笑着，一边笑一边叫道：“来不及了！信号箭已经发出去了，妍儿死定了！哈哈”

　　“咻！”果然，在前面十几里左右处，一道蓝色的火箭射上了天空。

　　紧接着，再前面二十几里处，又一道火箭升上天空。一支支火箭，如同接力一般，相隔片刻功夫纷纷升上天空。就这样，信号飞快地朝西边的长安传去。

　　箫径亭猛地转身，仗起手中长剑。足下一点，猛地冲向任氏，便要将她撕成粉碎。

　　不料，闪过一道影子，将任氏接了过去，然后站在箫径亭面前。

　　箫径亭看清楚那人了，正是刚刚在地上人事不醒的六奴。只见到他将七窍流血的任氏抱在怀中，轻轻擦拭着任氏脸蛋上的鲜血。脸上充满了柔情和温馨，却是箫径亭和六奴认识以来，从来都没有见过的。

　　“萧！你要杀她。就连我一起杀了吧！”六奴没有看箫径亭，依旧盯着任氏面孔，淡淡说道。

　　箫径亭长长吸了一口气，猛地一甩长剑到身后。

　　转过身躯，目光盯着长安的方向！脚下一点，飞快朝西边奔去。

　　接着。将手指放在嘴里，吹出一串口哨。

　　“嘶！”那匹雪白的骏马。正在和梦君奴亲近，此时听到箫径亭地口哨后，蹭了蹭梦君奴的脸蛋后，便飞快地朝箫径亭奔驰而来。

　　箫径亭飞快跃上雪白的骏马，对着苏莞芷道：“莞芷，撤退到北边夏州调整，我马上赶去长安！”

　　说罢，箫径亭便骑着白马飞快朝西边奔驰而去。

　　“哥哥。我跟着你去！”梦君奴从人群冲出来，便要跃上箫径亭的白马。

　　“奴儿！你先和唐宗主一起带着诸位江湖弟兄去夏州，然后马上南下长安，和我汇合！还有，看好那个最会闯祸的归芩勺，要是她硬要偷偷逃走，就将她穴道点住！”箫径亭飞快跑到了梦君奴和唐绰兮面前。目光落在人事不醒的任夜晓三人。

　　箫径亭稍稍放慢了速度，伸出手指轻轻朝任夜晓脸蛋抚摸去。

　　“噗！”没有等到箫径亭手碰到任夜晓地脸蛋，任夜晓脸色顿时变得惨白，嘴角喷出一口紫红色的鲜血。

　　箫径亭飞快收回手掌，轻轻叹息一口。一夹马腹，便朝西边飞驰而去。

　　而对面地方剑夕上万大军，也转身朝东边的翼州府缓缓撤退。

　　此时太阳已经完全升起，亮得发白的阳光从人群中，射进了方剑夕的面孔上！

　　顿时，将方剑夕脸上诡计得逞的冷笑无限升华！

　　方剑夕所骑的雪儿，是一匹真正的千里马。

　　一路上，不用箫径亭任何的催促，双腿生风一般，朝西边长安撒蹄狂奔。

　　一路上，箫径亭仗着手中地长剑！冲过三府八县，杀死拦路敌将九名，从数万大军中横穿而出，用了足足一个白天，便赶到了长安城下。

　　在路上，箫径亭一开始还能够看到不住升起的蓝色火箭，一支支地靠近长安！但是跑出了几十里后，再也看不见蓝色的火箭了。

　　因为，就算雪儿的速度再快，也追不上片刻数十里的腾空火箭。

　　来到长安后，已经是天黑了。长安城，在夜幕下，彷佛是一个颤抖的巨大怪兽一般。

　　因为，此时的整个长安城，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十三道城门口外面，到处都是一眼望不到边际地方家大军。

　　旌旗招展，杀气冲天！宏伟的长安城，彷佛随时都会碎裂一般。

　　箫径亭站在长安城北边的山顶上！从这里看去，整个长安城都在眼睛底下！

　　先扫了一眼城外黑压压的大军，箫径亭目光落在长安城里面。

　　现在，虽然刚刚天黑。但是整个巨大的长安城，已经没有了任何繁华都市的影子！宽阔的街道上，几乎没有一个老百姓，来往的都是穿着甲胄的将士。

　　而街道两边的房子，此时也黑暗一片，没有任何灯火。

　　不过，长安城也不是全部一片黑暗。在最中间处，此时正灯火通明。在灯光的印衬下，箫径亭看清楚了巍峨的宫殿，广阔威严的广场。

　　那里，就是大武的权力中心——皇宫！

　　“雪儿！你就在这里呆着，不要乱跑啊！”箫径亭轻轻拍了一下白马儿，轻轻说道。

　　白马此时正在啃边上的树叶，听到箫径亭的话后，不由张开嘴巴。轻轻将箫径亭的手咬紧嘴里，表示依依不舍。

　　箫径亭满脸地无奈，蹭了蹭马脸后。将手掌从马嘴里面伸出，只看到上面尽是嚼碎的树叶。

　　箫径亭掏出手绢，擦掉了手上的碎叶后。轻轻恼了雪儿一眼，脚下一点。身躯便跃上树梢上。

　　接着，箫径亭的身躯便化作一道连串的影子。如同一道轻烟一般。从山顶上飘落。

　　仅仅一盏茶功夫后，箫径亭便已经到了山脚！眼前便是高大的城墙，因为此处偏僻。所以城墙上，只有数十个兵丁在来回巡逻。

　　箫径亭微微一笑，跃上靠近城墙最高大地一颗树上。接着，脚下在树枝一踩。整个身躯顿时朝城墙上弹去。

　　轻飘飘落在城墙上，没有引起任何响动。

　　箫径亭正要跃下城墙，忽然发现身后有沙沙的响动。转过头一看。只看到一道雪白地影子朝山脚冲来。

　　看清楚后，箫径亭顿时一阵无奈。因为刚才雪儿正答应得好好的，要乖乖呆在山顶上的，不料此时却不听话，尾随着箫径亭便跟了上来。

　　“谁！”雪儿虽然厉害，但是下山的声音还是惊动了这般巡逻的将士。

　　箫径亭无法，卷起袖子。飞快地朝走过来的几个兵丁甩去。

　　顿时，那几个兵丁无声无息昏倒。箫径亭没有做停留，身躯化作一道飞快漂移的影子，瞬间功夫便点到了这里所有的数十个巡逻士兵。

　　等到箫径亭全部搞定后，雪儿也已经冲到了山脚下。

　　“嗖！”原来这里虽然偏僻，但是方召疾也并没有落下这里。派了几个士兵在这里地山坡上埋伏监视这边的情况，此时听到雪儿冲下来的声音，便拉弓射箭。

　　箫径亭一把将十几支箭同时抓在手中，然后飞快跃到那些方家士兵的埋伏处。对着那些士兵的头顶踩了几十脚，那些人没有来得及出声，便已经死去。

　　一人一马来到城墙上！箫径亭望着高大的城墙，转头无奈地朝雪儿望来，低声道：“我让你在山顶上呆着，怎么不听话！”

　　雪儿不好意思磨蹭了箫径亭一下，眼睛却是望着地面。

　　“哦！我倒忘记了，你是一个小姑娘，让你一个人呆在那山顶上，会害怕的！”箫径亭笑着说道，接着一指城墙道：“这么高，你怎么上去？！”

　　雪儿前腿跪下，趴在地上！

　　“你让我趴下，背着你跃上城墙？！”箫径亭顿时惊骇，无奈问道。

　　雪儿大言不惭地点了点头，接着站起身躯。

　　箫径亭一甩过头，表示对雪儿这个主意地荒唐。对着马背拍了一计后，一把抓住马鞍。脚下一点，身躯腾空而起，将雪儿巨大的身躯也提着升空。

　　接着，箫径亭落回地上，手掌在雪儿的马肚子底下轻轻一托。

　　白马顿时彷佛一只纸鸯一般，朝高大的城墙顶上飞去。但是前脚都还没有搭在城墙上，上升的势头尽了，白马四腿一阵乱踢，便要掉下来。

　　箫径亭跃起身躯后，手掌在缰绳上一提，便将白马拉到城墙上。

　　上了城墙后，白马正喘息着，显然对刚才的情景还心有余悸。看了一眼城墙下的地面，雪儿双腿不由有些发软。转头朝箫径亭望来，彷佛询问应该怎么下去。

　　不料，箫径亭此时竟然骑上了它的身体。

　　雪儿顿时睁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望着下面。接着一闭眼睛，便朝下面冲去。

　　不料落地后，并没有多大冲力，反而还有一股向上提的力道。

　　睁开眼睛确定已经落地后，马背上的箫径亭已经换好了衣衫，打扮成为城墙上面的一个将士小头目。

　　“站住！”箫径亭骑马一直飞奔到了皇宫大门口，惹得宫门的数百守卫大惊，弯弓搭箭，对准箫径亭道：“你吃了豹子胆拉，刚骑马到宫门，死了也是白死！还不赶紧下马！”

　　那守卫虽然语气严厉，但是箫径亭还是听出了里面的关护。因为来宫门不下马。他们完全可以格杀勿论。

　　箫径亭从马上下来，看了一眼禁闭的宫门。

　　那守卫首领看到箫径亭下马后，手臂一挥，让手下将弓箭撤下。然后走上前来，道：“这位弟兄，可有什么事情？竟然敢闯宫门？”

　　箫径亭看了一眼守卫首领。脚下一点，便跃上了宫墙。落在了皇宫的里面。

　　守卫首领便彷佛看到鬼一般，足足好久才反应过来！看了一眼宫门外的雪白马儿，心里琢磨着马儿或许不能当成从犯抓起来。

　　“有刺客！”守卫首领一声大喝，先是一阵安静，接着无数道脚步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嘎吱！”宫门顿时大开，刚刚进去的箫径亭走了出来。

　　白马儿欢快长嘶一声，也冲进了宫门。箫径亭一跃上马，顿时朝皇宫深处飞驰而去。

　　安静地皇宫中。马蹄敲打石板的声音，显得尤其的响亮而又急促。

　　“有刺客！有刺客！“一阵惊呼后，无数火把亮起。

　　顿时，数千个带刀侍卫朝纷纷朝这边冲来，四面八方地虫冲在箫径亭面前，想要拦住他的去路。

　　箫径亭一把抢过两支长枪，看到前面围堵的侍卫越来越多。然后。还有无数侍卫，纷纷朝一处宫殿跑去，想必是去保护重要的人物。

　　长枪对准前面围堵地侍卫，猛地伸出。双腿一夹，白马儿飞快地奔驰而过。那长枪在前面顿时杀出一条空路。

　　虽然，只要长枪经过之处，路上的侍卫纷纷倒在两边。但是一点血迹也没有，因为长枪没有在他们身上留下任何伤口，刚刚触碰到侍卫地身体，枪身一抖，便彷佛有巨大的力道传来，那些侍卫的身体便被击飞出去。

　　看到箫径亭在数千侍卫中竟然如入无人之境，在外面指挥的一名武官顿时大喝一声道：“侍卫退开，弓箭手准备！”

　　顿时，在路上围堵的侍卫飞快朝两边退开。

　　“放箭！”武官一声令下，无数羽箭如同蝗虫朝箫径亭射来。

　　箫径亭长枪一抖，枪影彷佛在两边竖起一道屏障。那些箭射在箫径亭两边三尺处，便纷纷落下。

　　道路两边的武官和侍卫，顿时惊得嘴巴也合拢不上。

　　而两边的数百弓箭手，也忘记了射箭，直朝指挥武官望来。

　　就这样，箫径亭穿过了两重宫殿，来到了一个小广场面前。虽然整个广场的四周，足足唯有数千侍卫，但是箫径亭彷佛当他们没有存在一般。

　　拉转马头，在官场中间绕了一个圈子，箫径亭目光朝四处地宫殿望去，寻找那处是后宫，哪处是妍儿所住的地方。

　　最后，目光盯在眼前的宫殿的一个阁楼上。里面正亮着灯火，阁楼的窗户打开，正有一个女子朝这边望来。

　　美丽的脸上，说不出是恐惧还是惊骇，又或者是崇敬和仰慕。

　　看到箫径亭的目光盯向那窗口，一侍卫头子顿时大惊，朝窗户上那美丽女子大声呼道：“公主，快进去！快进去！”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箫径亭地身躯已经在马背上腾空而起，朝小阁楼上飞去。

　　“射箭！”

　　“保护公主！”一阵呼喝后，无数羽箭朝空中的箫径亭射来，另外一群侍卫朝阁楼里面冲去。

　　箫径亭望着朝自己身后射来的羽箭，脚尖在一支箭矢上轻轻一点，身躯如同纸鸯一般飘进了阁楼的窗户内。

　　“啊！”没有等到那女孩目中的表情完全表现出来，便被箫径亭一把露出小蛮腰，接着跃出窗户，朝广场中间的白马儿冲来。

　　“小公主，带我去见妍儿！”在空中，箫径亭小公主低声说道。

终卷 终点

　　看到小公主美丽的眼睛盯着自己，没有开口说话，箫径亭眉头一紧，冷道：“带着我去找妍儿，不然的话”

　　“好的，我带你去！”但是，没有等到箫径亭说出箫径亭开口威胁，小公主忽然开口答应，接着小公主竟然伸出双手，抓住箫径亭两边的面颊，使劲的扭。

　　箫径亭刚刚抱着小公主跃上白马，正是一派胁持的状态。而旁边的众多侍卫，正无比紧张地盯着这边的情况，不料却看到了这么让人哭笑不得的情况。

　　“哇！这就是你的真面孔啊？！”小公主扭了一阵后，小手变得温柔了许多，轻轻抚摸着箫径亭的面孔后，小脸忽然变得兴奋高兴起来，娇声说道：“这就好，这就好！”

　　接着，小公主小嘴凑到箫径亭耳朵边上道：“是你哦！是你解开的我裤子，是你看了我的屁股哦！”

　　“还好，你不是真的那么丑！不然我要哭死了！”小公主心有余悸地摸着抚摸着隆起的胸脯，喃喃自语道：“看来，我这段日子的祈祷没有白费？！”

　　“什么？！”箫径亭皱着眉头问道。

　　“没有什么！”小公主绝美的脸蛋微微一红，接着美眸一转朝箫径亭道：“想要我带着你去找妍儿也可以，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箫径亭搂着小公主在白马上，在千军万马中谈起了条件来。

　　小公主咬了咬小嘴后，道：“现在不能告诉你，你只要答应我就可以了！只要你答应，我就带着你去救你的妍儿，因为我知道已经有人要对她下手了！等到你救了她后，在履行我提出的条件！”

　　接着。小公主美丽的大眼睛盯着箫径亭，等着看箫径亭犹豫痛苦的神情。因为答应了别人的条件，就等于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圈一般。

　　“好！”没有想到箫径亭没有任何犹豫，直接点头答应了。

　　小公主微微一愕，接着满是惊喜，小手一指西北边的那条小道道：“经过那里！”

　　箫径亭一提马。白马长嘶一声，便朝小公主所指地地方驰去。

　　“追！”侍卫首领一声大喝。顿时箫径亭身后上千带刀侍卫紧紧跑步跟在身后，而数百弓箭手也不敢将箭放下，紧紧随在箫径亭的身后。

　　“护驾！”

　　“有刺客！”

　　“保护公主！”

　　虽然一路上，有无数侍卫堵住。但是箫径亭骑着白马，在整个皇宫内来去自如，彷佛进入无人之境一般。

　　那些侍卫见到小公主在箫径亭手中，虽然不敢再用弓箭射箫径亭，也不敢用刀刃劈上前去。但是却也一步不敢远离。所以箫径亭身边的侍卫越集越多，最后箫径亭前后左右密密麻麻、层层叠叠都是明晃晃的兵器。

　　一直闯过了几个广场，冲过了三重宫殿后。眼前的景色便有了变化。

　　之前，所有的宫殿，所有广场，就算是脚下地台阶。都透着一股恢弘威严，但是此时却是多了几分精致和奢华。想必是到了后宫的范围了。

　　“前面有一道宫门，只要穿过那道门后，再经过一个花园！”已经躺在箫径亭怀中地小公主指着前面娇声说道：“穿过了整个后宫后，就有一个大的池子，池子中间有一个小岛。岛上有三幢宫殿，妍儿就住在那里，通常她在最里面的一幢阁楼里面！”

　　或许，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的，整个皇宫中就只有妍儿一个人了，可见武帝对她的宠爱到了何等的境地。

　　“但是妍儿所住的四边，有皇宫的绝顶高手把守着！”小公主地声音顿时多了一分担忧，道：“那是四个太监，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活了多少岁了，父皇都快七十岁了。但是父皇刚刚出生的时侯，他们就侍侯在边上。在皇宫里面，他们谁也不理会，我是皇宫中最受宠的公主，但是他们每次看到我，都不理会的，我找他们说话，他们也都不理会我！”

　　听了小公主的话后，箫径亭轻轻叹息一声，顿时想起了在显碧府的那个山谷地外面，毕萧和他说过的话。

　　当年毕萧闯进皇宫救他的妍麦时侯，也是遇到了这四个老太监。严谨的说，当年的毕萧是败在这四名太监手下的。要不是被梦君奴的外婆救走，或许已经死在了这四位太监手中。

　　箫径亭嘴角微微扯开一道不知道是不是笑容的笑容，仰头望了望天。

　　在他刚刚进来皇宫的时侯，天空还是清爽迷人的。漆黑的天幕上，一颗颗明亮的星星点缀在上面，有着说不出的好看。

　　但是现在，一颗星星都看不见了。阴沉的乌云，越压越低，在皇宫灯火的印衬下，抹上了一层凄凉的血色。

　　远处的宫殿一角，尖尖的屋檐彷佛直接插进了乌云里面。给人感觉，好像那团乌云要将整个皇宫都压碎了一般。

　　“哎呀！糟糕！”忽然，小公主一声惊呼。

　　箫径亭将脑子从思绪中收回，目光随着小公主的手望去。

　　“宫门竟然关了！”小公主指着前面的一道红色宫墙，中间的一道宫门正紧紧关闭。此时，宫门的四周密密麻麻布满了握紧兵器的侍卫。

　　“赶快停马！”那侍卫头领，看到前面是一道围墙，宫门紧闭，没有了去路。不由朝箫径亭大声呼喝。

　　不料，箫径亭也不调转马头，也不停马，甚至马速也没有慢下半点。

　　小公主顿时惊骇地朝箫径亭望来，道：“你醒醒！那宫门是关的，马这样冲上去会撞死地！”

　　箫径亭置若罔闻。依旧扯着缰绳，朝宫门冲去。

　　“啊！”小公主顿时嚇得一阵尖叫。而周围的侍卫纷纷大喝，让箫径亭停马。甚至有数百个侍卫，不想让马撞上宫门伤了小公主，用自己的身体拦在宫门外面。

　　不料，马背上的箫径亭忽然腾空飞出。

　　“砰！”飞身到宫门面前，手掌在门上一拍，那门顿时大开。

　　箫径亭折身回来，落在了马背上。中间。那白马儿速度没有慢下半许，转眼间就冲过了那道宫门。

　　就如同小公主所说！穿过了层层叠叠的宫殿后，变到了一个美丽的御花园。

　　不过此时正是冬天，御花园里面一点点颜色都没有，剩下地便只有孤冷的苍凉。

　　本来，这里地冬天常年积雪。想必是皇帝并不喜欢雪，所以让人将御花园里面所有的积雪都扫掉了。使得整个御花园里面，变得极其的凄惨阴冷。

　　跑过了整个御花园后，面前是一道蓝色的高墙。

　　箫径亭顿时惊讶，皇宫里面所有的墙，几乎都是红色的。但是这里，竟然有处蓝色的宫墙

　　“停马！停马！”忽然，后面追赶的无数侍卫齐声大喝，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敢冲上来，整整齐齐地站在身后。

　　这处，彷佛有一条无形地线一般，所有的侍卫一点都不敢跨越一步。

　　“前面是皇宫禁地！”那个侍卫首领走出队伍，朝箫径亭喝道：“你只要跨过宫墙半步，就算你手上有小公主作为人质！我们也要射箭了！”

　　“这里是皇宫禁地！？”箫径亭彷佛没有听到那个侍卫首领的话一般，朝怀里的小公主说道。

　　小公主点了点头，道：“是的！就算是我，其实也是不许进去的！”

　　箫径亭勒马停住，仰头望着这高高的蓝色围墙。

　　“妍儿就在这里面了，就在这围墙地另外一边！”箫径亭心中暗暗念道。

　　“前段时间，侍侯妍儿的几个宫女忽然都死了！”小公主忽然说道：“然后，二哥武模辰就送进来了几个女人侍侯妍儿！”

　　箫径亭心中顿时一紧，因为听着方剑夕的语气，彷佛妍儿的生死随时都掌握在她的手中一般，所以在妍儿身边亲近的人中，肯定安插了方剑夕的。

　　不过，这个人又是武模辰引荐进来了，武模辰和方剑夕又是生死之敌。

　　“知道侍侯妍儿的人是谁吗？！”箫径亭问道。

　　“不知道！”小公主道：“不过，好像有一个人姓许，我见过她，长得非常美丽妖娆！”

　　“许？”箫径亭心中暗道，接着脑中浮起了一个美丽的成熟女人，正是和他几乎有过亲近关系的许嬷嬷，萧莫莫身边的亲近人。

　　“还有呢？！”箫径亭问道。

　　“还有一个女人，平时冷冷冰冰的，看起来倒好像她不是来做奴才的，是来做主子的一般！”小公主不屑说道。

　　箫径亭这下子，还真的很难想出这个女人是谁了。

　　“赶紧退后！”身后的数千侍卫已经排列得整整齐齐，上千只强弓搭上了利箭，对准了箫径亭的后背。

　　箫径亭低下头朝小公主道：“那些弓都是加强了的，这么近的距离，或许连我整个身子都穿透的，连你也会被射成刺猬的！”

　　小公主脸蛋微微一白，接着将娇小的身躯朝箫径亭怀里面缩了缩，细声道：“我不怕！”

　　“放箭！”随着侍卫首领一声断喝，数千支利箭如同一道充满杀气的乌云一般，带着一阵寒冷朝箫径亭射来。

　　与此同时，箫径亭手掌对着蓝色围墙中间的门隔空一拍。

　　“嘎吱！”门分两边。

　　箫径亭一提缰绳，闪电一般冲进了宫门。

　　“砰！”接着。宫门闭上！

　　“砰砰砰！”无数的箭矢插在了门上，而这道门和这道围墙，也将所有的杀气拦在了外面。

　　里面的情景，和外面却是有着天壤之别。

　　围墙外面，此时正是萧冷阴沉，凄凉孤泣。

　　围墙里面。温暖如春。一棵棵树木，郁郁葱葱。

　　小巧流水。亭台阁榭。

　　在火光下，大大湖面上，水波盈盈，还冒着一股白色地雾气以渺渺升起，便彷佛到了人间险境一般。

　　这片水，称作湖太小了，但是称作池塘，它又太大了。

　　为了美丽的情景。暂且称它为湖。

　　湖的外沿，是一条半圆形的小路环绕。上面一颗颗小石头，每一只看起来都一模一样，脚踩上去，彷佛有着说不出的心旷神怡。

　　湖的中间，如同小公主所说。有一个小岛，小岛上建着几幢小宫殿。最后是一幢阁楼。在烟波缥缈中，如梦如幻。就彷佛天上地瑶池仙境一般，看在眼里都不觉得真实。

　　湖面上，几对鸳鸯还没有去睡觉，正在水面上亲密的偎依戏水。

　　“呼！”忽然，一道压抑地气息袭来，将里面所有的温馨破坏殆尽，只剩下阴冷，只剩下凌厉。

　　“先生，你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接着，空气中想起了一阵阴恻的声音。

　　箫径亭彷佛没有听到一般，缓缓从马上下来。

　　而小公主，依旧骑在白马上。

　　“我既然来了，没有得到一个清楚的答案，就不会回去！”箫径亭对着空气道。

　　“没有答案，就算是有，也是悲的！”那阴恻的声音再次想起。

　　箫径亭不再言语，而是缓缓抽出了腰中的宝剑，缓缓指着前面的湖水，道：“古剑阁地四位前辈，萧某斗胆了！”

　　“呼！”忽然，从黑暗中瞟来一道美丽的身影，轻轻落在湖面中心的一个小石台上(如同西湖里面三谭印月的那个石亭，中间点着烛火)。

　　在烛火的印衬下，那个女子便如同天上的仙女一般的美丽。

　　而这个女子，有着和箫径亭几乎一模一样地面孔。

　　“俏佳！”箫径亭对着湖心的女子道：“今天的你，是穿得最象女人的你！”

　　夕俏佳微微一笑道：“很欢喜得到萧兄的赞美！我知道萧兄要来做什么，能不能向你求个人情！现在城外，是方召疾的数十万大军。如此非常时刻，希望萧兄以天下百姓为重，不要再向前行进半步，就此返回！日后，俏佳对萧兄定有一个交代！”

　　可以看出来，夕俏佳的修为更加高的。因为她看到箫径亭的时侯，绝美的面孔上便是一点点波澜也没有，彷佛是再也不会有任何动静的古井水波一般。

　　“那，要是我说！”箫径亭道：“我能够使得方召疾这数十万兵马全部退兵，那你又做何决定？”

　　夕俏佳微笑道：“那肯定是方剑夕出事了！”

　　接着夕俏佳高深莫测一笑道：“警告萧兄一句，方剑夕这人深不可测。他做出来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是假的，他绝对没有那么轻易被打败！或许你看到的事情，只是他的一个圈套，一个天大的阴谋而已！”

　　“哦！”箫径亭道：“受教了！”

　　夕俏佳依旧满脸淡淡的微笑，道：“那萧兄做何决定呢？方剑夕，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箫径亭无奈摇了摇头，接着淡淡一笑，竖起长剑。

　　“看来，萧兄是不准备回头了！”夕俏佳微笑道：“这道湖面是你和妍儿中间的一道屏障，你若想闯过去，付出的代价或许是你的生命！而你就算闯进来了。得到的也会是一个悲剧！萧兄，你还进来吗？！”

　　箫径亭没有说话，而是将手中长剑轻轻一抖。顿时，剑气在湖面上激起一道涟漪。

　　“好！”夕俏佳也缓缓从腰中抽出长剑，俏声说道：“俏佳在之前的修为，在萧兄之上。但是我知道。萧兄最近修为更上层楼，尽管俏佳自己也有进展。但是丝毫不敢大意！”

　　“四位师伯！”夕俏佳对着空气中叫了一声。

　　顿时，四道黑影，无声无息出现在夕俏佳地身边。

　　四个人，全身上下都是黑的。而头发和眉毛却是雪白，手中的长剑也是雪白。脚踩在水面上，就彷佛踩在地上一般。虽然飘逸，但也诡异。

　　箫径亭道：“古剑阁本来是出神仙的地方，为何四位前辈却是一派魔道阴柔的样子！”

　　阴恻的声音再次响起道：“谁也没有规定。神仙是什么样子地！”

　　箫径亭听后，不由微微一愕。不是因为这声音响起的时侯，四个人嘴巴没有一个人张开。而是因为这句话本身。

　　是啊？谁规定神仙一定要是飘逸渺渺地！

　　接着，四个黑影同时举起手中的长剑，五只长剑如同组成一道彷佛神仙也过去不得的屏障一般。

　　“箫径亭你记住！”那阴恻的声音再次响起，道：“几十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发生了和你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也是有一个少年英侠。自认为天下无敌，带着一支宝剑，要闯进这里，带走一个如同仙子一般的女人！”

　　“记得！”箫径亭耳中，彷佛又响起了毕萧那凄凉阴恻、沉重无比的声音。

　　“但是，他得到的是侧头彻尾地悲剧，一辈子也不能走出的悲剧！接着，那个悲剧开始蔓延，蔓延到了你的家乡显碧国，蔓延到了突厥，蔓延到了大武，演变成为几十年，几百万几千万人的悲剧！”阴恻的声音继续响起，道：“古剑阁作为武林至尊，却不是正义的代表，也不是纯洁的代表！它代表无数百姓地利益，天下为大！所以古剑阁什么事情也做得出来！其中包括，杀了你！”

　　夕俏佳美眸垂下，望着湖面道：“上次毕萧闯进来后，杀了妍麦，还几乎杀了武帝！为了不使得当年的悲剧重演，四位师叔和我决定。一定要将闯入者，在进入湖面之前，诛杀于剑下，绝不留情！为了天下大事，万请萧兄见谅！”

　　“况且！无论是妍麦，还是妍儿这样的女子，都是上天派来的仙女！常人能够和他有过一段交集，有过一段故事，已经算是万幸了，已经值得一辈子的回忆了！为何，你还要苦苦追求你曾经得到过的东西！有些东西，根本就不是凡人所能够捉摸得到的！”那阴恻的声音也轻轻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你冲过来吧！我的剑在等你，希望等下取了你性命后，勿怪！”

　　“妍阁”是皇宫中最最美丽的一幢建筑了，同样也是皇宫中最最小巧的一幢建筑了。

　　在湖面中心小岛的最里面，前面围绕着一排宫殿，后面是一片小树林。树林的外面，是湖面，湖面的外面，是一面高大的围墙。

　　“妍阁”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不过当年是武帝为了珍藏从草原来的女子妍麦而建的。

　　从这个楼阁的布局中，可以看出武帝对妍麦的占有欲又多大。仿佛那是一颗世界上最最美丽的珍珠一般，要藏在最最安全，就算让别人看去一眼也不可以。

　　整个楼阁的风格，类似于南方的烟雨小阁，和长安皇宫的巍峨气派有一些不同。不过里面的雕栏玉砌上的花纹，却是草原上的物事，想必是为了让这里地女主人解乡思的。

　　许嬷嬷手捧着点着的檀香，脚尖轻轻粘地走进了小阁里面。因为这里的女主人每次睡觉之前，都要闻到这种香味。不然会一整夜都睡不着，甚至或者噩梦连连。

　　而这里的女主人，是皇宫中最受宠爱的女子。仅仅因为如此，武帝便下令，全国各地进攻最最上等地檀香。而这些价值千金的东西，只是化成了一道迷茫着香味地烟雾。飘进这里女主人的瑶鼻里面，能够安抚她不安的心神。给她带来甜美的香梦。

　　“许！”在许嬷嬷还没有走进小阁的时侯，从旁边的小道走进来一道人影，轻轻叫住了许嬷嬷。

　　许嬷嬷看去，来的是一个冷清的女人。而且这个女人在容貌上可以说是极其不出色地，甚至让人看过一眼后，就会忘记她具体的模样。

　　“主人下令，对妍儿下手！”那女子轻轻走到许嬷嬷身边，用最最细小的声音。接着声音稍稍大了一些，道：“这是太医刚刚熬好的药，左边红色的一壶是给妍儿的，右手蓝色的是给陛下地！千万不要弄错了！”

　　“是！”许嬷嬷低低应了一声，接着便要接过那两壶药，但是手上还捧着燃烧的檀香。

　　“檀香我来拿！”那个女子接过了檀香。

　　许嬷嬷左手捧着红色的药坛子，右手捧着蓝色的药坛子。缓缓走进了楼阁里面。

　　“现在，箫径亭正在外面！那几个太监和夕俏佳正在拦着她，机会千载难逢！”那个女子走在许嬷嬷后面，道：“妍儿不喜欢我们，就只许你一个人靠近！所以你务必在半盏茶功夫内，让她将药喝下去！”

　　“是！”许嬷嬷低头应道。

　　“主人说过了！他派你在萧莫莫身边卧底多年，现在又经过武模辰的推荐让你进了皇宫，这些年算是委屈你了！”那个女子看到许嬷嬷面目阴郁，便微笑道：“只要做好了这次！你身上的毒，就能够彻底解了！或许，我也能够沾到你的福气！”

　　许嬷嬷淡淡一笑，接着捧着药坛子便走进了“妍阁”里面。

　　“慢着！”忽然从边上传来一声清冷的声音，接着走进一个穿着白色衣衫的女子！

　　这个女子面目更加清冷，而且这个女子箫径亭有过几面之缘，正是秀情边上的那个霜儿，也就是那个和秀情有暧昧关系，并且有被虐倾向的霜儿。不过此时，此时她的面孔也原来没有一点点一样，看上去比那个捧着檀香的女子更加容易让人淡忘。

　　“你怎么进来的？”许嬷嬷惊讶问道。

　　“这个你就别问了！”霜儿冷冷说道：“你在箫径亭和萧莫莫身边呆得太久了，你去送药我不放心！这药我亲自送进去！”

　　说罢，霜儿接过许嬷嬷手上的两只药坛子，率先朝里面走去，却是丝毫不理会后面的许嬷嬷以及捧着檀香的女子。

　　刚刚走到门口，便听到楼阁里面传来优雅的琴声。接着便是让人几乎要沉醉的歌声，听得霜儿几乎脚步停了停。

　　或许这个女人，用声音就可以征服天下所有的男人吧。

　　“这就是草原上的曲子‘心儿飘’了！”霜儿心中暗道，脚步不由缓了缓，或者这如此美妙的声音，是最后一次响起了，能够多听一会儿，就多听一会儿了。

　　刚刚一曲唱毕后，霜儿不由怀疑。听了这声音的男人后，会不会就算喝此时外面的湖水，也会醉倒了。或者这歌喉，能够将外面的湖水都酿成美酒，也说不定。

　　“好！”接着，从里面传来一声虽然有点老迈，但是依旧透着豪迈的声音。

　　“我的妍儿！”里面那浑厚的男中音继续响起道：“为何今天你又答应唱曲给我听了，平常时侯，我就算怎么央求你，你都不大会唱的！”

　　“我不知道！”妍儿格格一笑道：“其实我平时也是愿意唱给你听的，只是心情一不好，唱出来的也不好听了！我可不愿意，将不好听地曲子。唱来给你听了！”

　　“傻宝贝！”那男子声音顿时充满了无尽的疼爱和亲昵，道：“从你嘴里唱出来的声音，都是天籁之音。小东西，你让我该怎么疼你啊！”

　　“咯咯！”妍儿又是一阵格格娇笑。

　　“陛下！”霜儿在门外，低低地叫了一声。

　　“进来！”那个男子叫道。

　　霜儿顿时轻轻地走了进去，刚刚迈脚进去。便感觉到脚上一软，就彷佛是踩在了白云上一般。

　　这里的地毯。都是草原上的羊毛一根一根织出来的。

　　“陛下，还有妍儿娘娘，应该吃药了！”霜儿走进去后，垂着头看着自己地脚尖，凭着感觉走到了塌前，然后跪了下来，便只看到了两只靴子。

　　一大一小。

　　大的是黄色地，上面纹着龙。

　　小的是粉红色的。靴子顶上缀着一对美丽的的珍珠。

　　接着，那双粉红色的明珠小靴子走了过来，那脚步如同踩在云端的仙女一般，轻飘飘的有着无数地好看。

　　“我来服侍陛下喝药！”那如同天籁的声音响起。

　　端过去后，妍儿方才记得问起，道：“这两坛药，哪一份是给我的。哪一份是给陛下的？！”

　　“娘娘左手的那坛是给陛下的，右手那坛是您自己的！”霜儿脚下微微一颤，跪在地上轻轻说道。

　　“哦！好地！”妍儿娇声说道：“你出去吧！陛下的药，我来喂就可以了！我的药，我自己喝！”

　　“是！”霜儿磕了几个头，接着站起身躯，后退着走出了楼阁中两人的视线，到了楼阁外面，才敢站直身子。

　　而整个过程中，始终没有不敢朝两个人看去一眼。

　　这是规矩，皇宫的规矩。

　　“陛下，喝药了！”里面传来药坛磕碰的声音，还有妍儿温柔的哄慰声。

　　“药苦，我不喝！”只听到里面的那个男人声音带着笑意，道：“除非妍儿”

　　“那到底要怎样？你才肯喝药？”妍儿娇声说道

　　“萧兄，我最后一次劝你，回去吧！”夕俏佳玉手将长剑举起，手指划过剑刃，道：“或者，算是俏佳央求你了！”

　　接着，一贯淡然如仙的夕俏佳，面上浮上了一道彷佛人间的神情。

　　箫径亭望着湖水，缓缓举起的长剑，然后将剑刃浸入湖水中轻轻擦拭了一遍。

　　顿时，剑刃如同秋水一般。上面的水珠轻轻滑落，那形状，象极了血珠滑落的样子。

　　望着清澈的湖水，箫径亭手指轻轻一弹剑刃。

　　“吟！”剑刃一声轻吟，箫径亭抬起头朝夕俏佳问道：“刚才是妍儿在唱歌吗？”

　　“是！”夕俏佳与四个太监站成一排，道：“萧兄为何这样问？难道，你连她的声音也忘记了吗？”

　　“是忘记了！”箫径亭轻轻一嘘，眼睛内一颗热泪滚落而下，摔打在透明清冽的剑刃上摔得粉碎，道：“不但声音！就连容貌也忘记了，模模糊糊的怎么也想不起来！想念一个人到了极点，她所有的印象就全部都模糊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那为何不干脆忘掉？！”夕俏佳美眸浮上一道怜惜，道：“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他自己，谁也不能真正进入谁的生命！谁和谁也不能真正融合在一起！谁能够真的那么爱谁？谁能够真的那么不能忘却谁？忘却不掉的，却只有自己折损的骄傲，只有自己付出不能收回的耿耿于怀！萧兄，人要学着两两相忘！你，本来应该是神仙一般的人物啊！”

　　看到箫径亭缓缓收回长剑，夕俏佳朝箫径亭微笑道：“萧兄，你现在。是不是准备回去了呢？你是不是决定和俏佳不再剑刃相对呢？是不是决定活着性命，去见你地那些红颜知己呢？”

　　箫径亭清冷一笑，手中长剑轻轻一抖。

　　湖面激起一道浪花，扬上天空，最后摔在平静的湖面上率个粉碎，荡起一阵阵涟漪。

　　“能够葬身在这美丽的湖水下面。也是一种幸福！”箫径亭望着湖水，缓缓举起长剑对准了夕俏佳。道：“或许，永远住在这水底下，比在这个世界上苦受煎熬幸福得多！”

　　空气中，顿时忽然变得凝重起来，凌厉起来。

　　压抑得，彷佛随时都会裂开，将这湖面美丽的宁静搅乱。

　　夕俏佳也不再说话，美眸先是怜悯。再是清冷，最后是淡漠。和四个太监，缓缓将长剑指向箫径亭。

　　“一击既成，不要多战！”阴恻的声音响起，那声音彷佛将世间任何生命都漠视一般。?

　　“呼！”一道冷风吹过。

　　湖这边的箫径亭，彷佛随风而起。身躯轻飘飘地飞上空中，掠过平静地湖面。带着手中的长剑，闭着双眼，缓缓地朝夕俏佳刺去。

　　夕俏佳与四个太监，脚下轻轻一点。

　　五个人，便彷佛五道影子一般！吹过地风，将湖水的白气吹散。

　　顿时，湖面如镜，平静得嚇人。

　　在如静的湖面倒映的影子中，箫径亭是白色的，孤孤单单，轻轻飘飘。

　　而夕俏佳五人，只有夕俏佳是淡绿色的，不过在五个黑色太监中间，也彷佛成为了黑色。

　　紧接着，这五道影子散开。变成一道扇子形状，半圆地朝白色的箫径亭飞去。

　　五支长剑，缓缓指着这个半圆的圆心！也就是，闭着箫径亭地箫径亭。

　　六道剑影，飞得无比的快，又飞得无比的慢。

　　转眼之间，就要接触为一点。湖案路上的小公主，此时早已经不省人事。

　　“你们在打架吗？！”忽然，空气中响起一声娇嫩奶气的声音。

　　箫径亭身躯一震，不顾面前五支夺命的利剑。睁开眼睛，转过头。

　　一个粉妆玉砌的小女孩，正站在湖外小道旁边地一颗小树下，胖呼呼的小手抓住小树干。

　　星星一样的眼睛，奶油一样的肌肤。翘翘秀挺的小鼻子，红嘟嘟让人想亲个不停的小嘴。

　　她的年纪，和她身后的那棵小树一样大小。不知道是一岁多，还是有两岁了。

　　不过，头发却已经到了背后了，估计从生下来就一直留着。不过，和小树同岁的她，可没有小树长得那么高，就连箫径亭的膝盖都不到。

　　空气中顿时安静了下来。

　　“你们在打架吗？！”小姑娘看到别人不理她，撅起了小嘴，委屈地蹲了下来，再问了一句等着别人回答。

　　“哎哟！”忽然，她脚下一滑，向前一趴，便要摔倒在地。

　　箫径亭心中一酸，不顾面前五支刺来的长剑。在空中猛地一个转身，长剑在水面上轻轻一拍。

　　身躯如同没有叼住鱼的海鸥一般，转了一个方向，飞快地朝小姑娘飞来。

　　“嘶！”后背的袍子，被五支长剑撕裂。

　　小姑娘还小，摔倒在地后，正想着办法想要爬起来。雪白的小手，不由满是污泥。

　　看到箫径亭走到跟前，小姑娘小嘴轻轻一扁，大眼睛里面蕴满了泪水，眨巴眨巴地望着箫径亭。满是污泥的小手一张，便要让箫径亭抱起。

　　不料她是用双手撑着地面的，这一张开，白嫩粉嘟嘟的小脸便要朝地面摔去。

　　箫径亭飞快上前，一把将她抱起。小姑娘全身都软绵绵的，箫径亭抱在怀中，便彷佛没有丝毫重量一般。

　　看着她漂亮到极点的天使面孔。箫径亭心中一酸，眼睛一热，嘴里露出一道微笑道：“宝贝！你叫什么？”

　　“球球！”小姑娘小嘴一抿，漫不经心回答道，虽然回答箫径亭的话，却是转过身子不知道朝哪个角落看去。

　　“哦！叫球球！”箫径亭地声音变得从来没有过的温柔。道：“球球的名字真好听！”

　　“球球逃跑了，我找不到！”不料小姑娘下一句话是几乎要哭出来的语气说道。

　　“球球逃跑了？！”箫径亭柔声道：“那球球是什么呢？它怎么会逃跑呢？那宝贝自己叫什么呢？”

　　“球球就是球球！”小姑娘貌似没有看到那球球的身影。转过脸蛋朝一脸认真朝箫径亭道：“我用毛巾给球球洗脸，它一叫，把我推摔倒了，然后就逃跑了！我到洞洞去找，都没有找到！”

　　“那应该怎么办呢？”箫径亭眼睛盯着小女孩漂亮的小面孔，丝毫也舍不得移开。

　　“不知道！姐姐会骂我地！”小姑娘脸蛋的表情又变得可怜起来，接着记起了双手地污泥，将小手举在箫径亭面前。却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箫径亭轻轻抱着她，来到湖边，将她的小手洗得干干净净。

　　就在给她洗好手的时侯，箫径亭在湖面的倒影上，看到一道白色的影子躲在旁边的草丛里面，两只狡黠的小眼睛骨碌碌朝箫径亭怀中的小女孩望来。

　　“宝贝，你告诉我你叫什么？我帮你将球球找到好吗？”箫径亭望着这张几年后会和妍儿一模一样地小脸蛋。柔声说道。

　　“姐姐叫妍宝儿！”小姑娘回答道。

　　“哦！”箫径亭在小姑娘的小嘴上轻轻地亲了一口道：“那宝贝叫妍贝儿是吗？”

　　“是！”小姑娘乖乖答应道：“我和姐姐都是公主！”

　　“嗖！”箫径亭袖子一卷，那只多在草丛里面的白色小东西顿时被他吸来抱在另外一边的怀中。

　　一看，却是一只美丽的白狐狸。

　　小姑娘看到球球就在眼前，反而撅起小嘴，转过小身躯不理那只小白狐狸了。

　　白狐狸聪明得不得了，伸出小爪子，去捣弄小姑娘的腋下位置。

　　贝儿简直怕痒到了极点，还没有碰到她就开始笑，等到球球的小爪子碰到她地肋下，已经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箫径亭虽然知道是两个小东西在玩闹，但是看到贝儿笑成这个样子，不由心疼，一把拧起球球的脖子，然后将它放在肩膀上，让它陪着小姑娘玩耍。

　　转眼看夕俏佳和四个太监，已经站回到原来的地方。

　　“萧兄，你的后背在流血，我们刚才五支剑气已经从背后刺入你的筋脉，其中师叔的一剑，刺向你的心脏位置！”夕俏佳看到箫径亭缓缓走来，不由俏声说道。

　　箫径亭这才觉得后背几乎没有了知觉，隐隐有一股阴冷缓缓蔓延开来，缓缓地朝心脏淹没而来。

　　轻轻咳嗽了一计，箫径亭将妍贝儿轻轻放在前面一些，免得她看到自己后背上的血迹。

　　在如镜的湖面上看了一眼，见到自己俊美的面孔上，惨白无色。

　　脚下一点，箫径亭抱着妍贝儿的身躯缓缓朝湖心的小岛飘去。

　　却是丝毫不理会面前的五支长剑。

　　“吟！”四个太监长剑一抖，发出一阵阴冷的呻吟。看到箫径亭逼近的身躯，双眼一漠便要朝箫径亭的身躯刺去。

　　“师叔！”夕俏佳面色微微一变，长剑横来，便要挡住四个太监刺来的剑，然后娇躯一横，便要拦住箫径亭的去路。

　　“叮！”箫径亭手腕一转，手中的长剑划着不可捉摸的痕迹，轻轻一划。

　　“嘶！”只看到一道血光飙起，四个太监不可置信地看着胸前，只看到上面一道红光，细得如同头发丝一般的伤口，里面的血液正渐渐蔓延，伤口也飞快地裂开。

　　“咳！”箫径亭又一阵咳嗽。看到拦在面前的夕俏佳。

　　长剑对着夕俏佳的长剑猛地一拍，夕俏佳手腕被震得没有了知觉。脚下一点，娇躯便要飞快飘起。

　　箫径亭用剑背，对准夕俏佳的后腰位置，用力一拍。

　　“啊！”夕俏佳一声娇呼，小嘴喷出一口鲜血。刚刚腾起地娇躯摔落下来。

　　扑通一声，掉进湖水中！

　　箫径亭漠然地看着夕俏佳不可置信地掉进水里。也不去理会，只是淡淡说道：“我是你亲哥哥！”

　　落身在夕俏佳原来所在的小石亭上，另外四个石亭的四个太监，身躯正缓缓倒下。

　　箫径亭长剑一伸，正拦住了其中一个不让他摔落水中。

　　接着，长剑一扬。将那太监的身躯挑起飞向空中，然后剑背对着那太监的脑袋狠狠一拍。

　　那太监顿时如同稻草一般飞到户外的路上，如同一摊泥一般摔倒在地。头顶雪白地头发。被箫径亭削得干干净净。

　　对着另外三个太监冷冷一笑，箫径亭脚下一点，身躯如同离弦的箭一般，朝湖心地小岛飞去。

　　在空中一个转身，长剑在空气一划。

　　“啊！”四个太监一声尖叫，后腰鲜血飘起，身躯重重砸落水中。

　　而夕俏佳的娇躯则彷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道挑起。落在其中一只石亭上。

　　“贝儿，我们去找妈妈好不好？！”箫径亭走到那幢美丽的楼阁面前，指着上面对贝儿柔声说道。

　　接着，脚下一点，身躯便直接飞上了楼阁的第二层。

　　“啊！”忽然里面一声惨呼，依旧是原先那唱歌时侯无比动听的声音，但是现在却显得凄凉。

　　箫径亭脚下向前跨出一步，顿时面前的窗户如同粉末般碎开。露出了里面的景象。

　　“陛下！”只听到一道美丽动人道极点地女子，伏在一个男子的胸前，如同泣血一般的哭泣。

　　只能够看到她的背影，不能看到的面孔。

　　但是，就是这如同杨柳一般的背影。让箫径亭脑中本来模糊的印象，顿时变得无比地清晰。

　　她，就是妍儿。

　　让他魂牵梦饶，几乎成为梦魇的妍儿。

　　“陛下，你怎么了？！”妍儿几乎大哭着，道：“你不能死啊！”

　　“娘娘！”怀中的贝儿看到妈妈哭得这么厉害，害怕得也大声哭出声来。

　　接着，房间里面也跑出一个小小的身影。和箫径亭怀中的贝儿长得一模一样，只不过刚刚正在睡觉，被母亲的哭声惊醒了，虽然也跟着大哭，但是眼睛依旧是睡眼朦胧的。

　　好熟悉的情景！当年毕萧来的时侯，也是有个小女孩刚刚睡醒地跑出来。

　　而此时踏上，有一个面目依旧英俊的老者，嘴里正狂喷着鲜血。但是一双手还是轻轻抚慰着怀中的妍儿，另外一手无力地举起，朝箫径亭指来。

　　“我能够让他说话，能够暂时让他活着！”箫径亭对着妍儿一直哭泣的背影道。

　　“要！你快点，你快点！”妍儿没有转身，只是一边哭着一边说道。

　　箫径亭将大哭的贝儿放在地上，指着同样在哭的妍宝儿道：“乖乖，去姐姐那里！”

　　妍宝儿虽然仅仅只妹妹大了一会儿，但是看到妹妹哭着摇摇摆摆走来，也摆出姐姐的样子，拉着妹妹手，一边哄着妹妹，一边自己也跟着大哭。

　　箫径亭走到塌上坐下，没有朝妍儿望去，而是将手掌放在那男子的背后，输送过去一道真气。

　　那个男子缓缓地睁开了眼睛，那张曾经指点江山、威严无比的面孔，此时充满了沧桑和无力。

　　“萧！”那男子刚刚说话，嘴里又喷出一口鲜血，妍儿连忙哭着用手巾将他嘴角的鲜血擦拭掉，却是一眼没有朝箫径亭望来。

　　“你来了？！”那男子努力想要露出一道微笑道：“朕。等，等了你很久了！”

　　箫径亭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我对不起你！”那男子喘息着道：“我到现在，也不能忘怀你父亲那潇洒的丰姿。说句实在话，当年我作为大国君主见他的时侯，对他是充满妒忌的！现在看到你。真地就彷佛看到了你父亲一般！”

　　“是毕萧让你来的吗？！”武帝虚弱地问道。

　　箫径亭点了点头，道：“是的！”

　　武帝微微一凄凉哭笑道：“他自己为什么不来？他自己为什么不来！？他杀了我心爱的女人。他为什么自己不来？他杀了他自己心爱的女人，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武帝本来已经黯淡无光的眼睛，忽然又升起了无比动人地神采，却彷佛是想到了最美妙动人的事情一般。

　　“妍麦！我马上就要来见你了！哈哈，我比毕萧早死，我就早一步见到你！”武帝忽然哈哈大笑，嘴里便不停喷涌着鲜血道：“妍儿，你虽然爱地是毕萧！但是他亲手杀了你。而我又比他早来陪你！这样，你就会跟在一起的，是吗？”

　　武帝已经是喃喃自语了，接着又哭泣出声道：“不是的！就算他杀了你，你还是会爱着他！你愿意跟着我来宫里，也只是要找个地方生孩子，生你和毕萧的孩子！你连笑脸都不给我”

　　“陛下！”看到武帝已经神志不清。妍儿不由又大哭出生。

　　听到妍儿的哭声后，武帝又清醒了少许。目光望着屋顶，喃喃自语道：“这都是报应！为了得到妍麦，我勾结突厥的大皇子篡位，将毕萧从天堂直接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让他得到了世界上最惨厉的痛苦。而我始终还得不到妍麦，这都是命！现在，突厥的千军万马正踏过显碧国，勾结国贼灭亡大武地江山，这都是报应！”

　　箫径亭微微一笑，想到自己已经灭亡的国家。

　　“算来！最无辜，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了！”武帝朝箫径亭望来，那已经苍老的面孔上充满了歉意道：“当年毕萧杀了妍麦后，和魔门的宗主抱走两个孩子！一个是意帖儿，一个便是唐绰兮！而妍儿，就是你师傅吴梦玉和意帖儿的女儿！当年你师傅北上突厥挑战毕萧的时侯，中了毕萧地计策。不但成为灭亡显碧国的工具，还亲手杀死了她的妻子，受不了折磨和打击，最后变得疯癫！而你，又成为毕萧的下一个工具，他将妍儿送到了你的身边！将你也拖进这噩梦一般的悲剧！要让你成为灭亡突突厥和大武的工具！但是没有想到，你竟然连一点点复仇复国的意志都没有！”

　　接着，武帝眼睛忽然猛地一睁，彷佛用尽最后所有的精力朝箫径亭望来，道：“我有几件事情告诉你！你注意听着，不要打岔！”

　　“第一：你千万要保护妍儿的安全！第二：将我软禁在长安不得出去半步，是方召疾和我那个笨蛋大儿子！而将我软禁在宫中，软禁在这岛上的，却是我那个精明冷漠的二儿子武模辰！”武帝脸上浮上一道冷笑道：“而外面那四个服侍我从小到大的四个太监，还有古剑阁的几个仙子！都已经成为我那二儿子能够成为一个英明的君主，都已经决定扶持他，所以守在这岛外将我围困在这里面！”

　　“第三！”武帝忽然紧紧抓住箫径亭的手道：“是妍儿的事情！当年妍儿被毕萧逼着离开你，到宫中用美人计离间我和太子的关系！妍儿不从，但是又不敢完全违抗师傅的命令，就拿着宝剑偷偷潜入皇宫刺杀我！但是我身边始终有四大古剑阁的高手，一战下！妍儿被一掌击在后脑，本来已经奄奄一息，太医都说没有希望活下去了。而且当时，她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或许是为了孩子，她后来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但是已经忘记了所有的事情，而且脑子也大大受损，只相当于一个孩子！”

　　“陛下，你在说我吗？！”妍儿此时方才抬起头，暂时停止哭泣。朝武帝问道。

　　“宝贝，现在不用叫陛下了，旁边没有监视我们的人了！”武帝脸上充满了慈爱，道：“按照道理，你是应该叫我爷爷的！但是我的小女儿比你都还小，所以你喜欢叫爷爷就叫爷爷。你喜欢叫伯伯就叫伯伯了！”

　　妍儿脸蛋红了红，始终叫不出口。

　　武帝手掌爱怜地抚摸着妍儿的头发。朝箫径亭痴痴道：“她，几乎和妍麦长得一模一样！这两三年来，我将她当作女儿看待！但是为了保护她地安全，免得古剑阁的人对她下了杀手，我就给了她贵妃的名分，而且还经常来这个楼阁！但是我心中，没有一刻没有在盼望着，你能够进来皇宫。将她带走，因为，因为我，出不去！”

　　说道出不去的时侯，这张曾经号令天下的面孔，变得老泪纵横，凄凉无比。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不太重要。但是想请你帮忙，你答应吗？”武帝目光流露出一道虚弱的要求，显得那么无力。

　　箫径亭点了点头。

　　武帝哆嗦着双手要摸上衣衫地领子，但是怎么也伸不上去。

　　妍儿见之，赶紧将小手放在他的领子上。

　　“宝贝，你将领子撕开！”武帝虚弱道。

　　妍儿小手一阵用力，撕开了领子，露出了里面一张黄绸。妍儿将那黄绸取了出来。

　　武帝朝妍儿微微一笑道：“现在，将这黄绸递给你地夫君！”

　　妍儿彷佛懂夫君这个意思，首次抬头朝箫径亭望来，却彷佛初恋的小女孩一般，脸蛋红了红，垂下蛾首，将手中的黄绸递了过去。

　　箫径亭内心涌起无尽的感味，接过黄绸。

　　上面，只有简单的几个字：传位给三字武莫瑜！

　　“喝！”忽然，听到外面一声大喝，却是千军万马一起叫出声的。

　　“我的二儿子带兵来了！”武帝凄凉笑道，接着朝箫径亭道：“萧，留他一条性命！”

　　“我会的！”箫径亭点了点头，

　　“宝贝儿！”武帝地声音忽然变得更加亲昵宠溺起来，目光望向旁边的地上，妍宝儿妍贝儿两个小姑娘正蹲在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听到武帝叫她们，妍宝儿拉着妹妹的手站起身子，摇摇摆摆朝武帝跑来。

　　武帝伸出手，摆出要接住扑来的两个小姐妹。

　　“呃！”没有等到两姐妹跑到，武帝勉力伸出的手垂下，已经死去。

　　这位叱咤天下半生的皇帝，这位大武在位最长的皇帝。这个功过难誉地皇帝，撒手人间。

　　虽然留着遗憾，但是更多的是幸福！至少他死去的时侯，眼睛是闭着的，脸色是安详的。

　　妍儿趴在武帝的胸前，顿时哭得几乎要断气过去。

　　“我数到十，若是人还没有出来，就要放火烧了这里的楼阁了！”外面传来一声大喝，接着便是搭桥划船的声音，想必武模辰带来的军队，已经到了湖边了。

　　“出来！”轻轻抚摸着妍儿的粉背，箫径亭对着外面一声清喝。

　　霜儿和许嬷嬷从门后闪身出来，垂首走进了楼阁。而另外一个女子，则转身飞快地逃跑出去。

　　许嬷嬷走到箫径亭面前，美眸朝箫径亭望来，道：“奴婢告诉公子，奴婢的闺名叫作许续，从小被方召疾收养！奴婢对不起萧阁主，奴婢对不起公子！”

　　说罢，许嬷嬷脸蛋一青，一口鲜血从嘴里冒出，娇躯歪歪斜倒。

　　“公子小心武模辰，是他让我毒死武帝和妍儿！”许续的娇躯在地上抽搐，断断续续道：“但但是，我，我没有准备毒死妍！”

　　还没有说完，许嬷嬷便香消玉损。

　　霜儿在边上冷冷一笑，道：“少主人让我毒死妍儿。没有让我毒死武帝！但是，我将毒药换了！”

　　“我不是要你感激我，我只要你好好待我家小姐，虽然她对不起你！”说罢，霜儿脖子一样，嘴里喷出一道血箭。仰倒死去。

　　这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人，就算是死。也死得清冷干脆。

　　“五、四、”外面数数的，已经渐渐逼近。

　　箫径亭一手抱着妍儿，另外一手抱着已经被箫径亭点住睡穴的妍宝儿、妍贝儿两个小姐妹，缓缓走出了楼阁。

　　眼前，数万重甲兵，层层叠叠，将整个湖心岛围得严严实实。

　　中间有个带着金冠，穿着黄袍的男子。

　　他脸上充满了威严。充满了阴沉，从满了让人不可琢磨的帝王之气。

　　他此时已经留了胡子，使得本来年轻地他，彷佛一个中年人一般。

　　“箫径亭！”武模辰在马上一声大喝，用马鞭指着箫径亭道：“我的父皇呢！”

　　箫径亭望了望身后，道：“死了！”

　　“父皇！”武模辰如同杜鹃泣血，一口鲜血从嘴里喷出。一声凄呼，从马背上摔落。

　　旁边将领连忙将他扶起，武模辰泣不成声，捶胸顿足。

　　数万大军，齐齐跪倒在地。

　　忽然，武模辰挣脱众将猛地站起，双眼猛地朝箫径亭射来，却是有着无尽的敌意和恶毒。

　　敌意是真的，恶毒也是真的。不但这些，还有一股妒忌，一股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怨恨。

　　这些，在武模辰第一次见到箫径亭就有了，不过帝王学教他要忍耐，要藏住。

　　而此时，终于可以丝毫不掩饰地爆发出来。

　　“箫径亭！”武模辰一声厉喝，道：“虽然，你是我挚友！虽然你和我大武有亡国之恨，但是你地弑君之罪”

　　“报”没有等到武模辰说完，外面的传令一声声传了进来。

　　接着，一个骑兵飞快骑进了园子。

　　在皇宫中骑马，那肯定是有十万分紧急地事情了。

　　从马背上滚落，那传令兵道：“殿下，大喜！大喜！方召疾退兵了，方召疾的数十万大军，退兵了！”

　　“哈哈！哈哈！”武模辰仰天一阵狂笑，道：“苍天佑我，苍天佑我武模辰必成大业啊！再过一段日子，勤王大军就要来啦！哈哈！”

　　几个将领互相看了一眼，忽然齐齐跪倒在地。

　　“恭喜陛下，贺喜陛下！”

　　听到手下将领叫的竟然是陛下，武模辰脸上一阵抽搐，涌上一阵狂喜，接着马上被另外一道用力的严肃掩盖。

　　“胡闹，先皇尚未就寝，我如何能够称帝！”

　　“如此非常时刻，陛下当马上称帝，以震士气，陛下若不答应登基，臣等就死跪不起！”

　　“先帝，是你在上天保佑朕吗？！”武模辰跪地，道：“是您在上天之灵，让方召疾退兵了吗？！”

　　“您放心，杀害您的凶手，我绝对会将他凌迟处死的！”武模辰站起身躯，抽出宝剑指向箫径亭，道：“箫径亭，瞑目吧”

　　说罢，武模辰双手举起。数千弓箭手弯弓搭箭，箭头上点着火药。

　　箫径亭一手抱着妍儿，一手抱着两个小姐妹。对眼前的情景，就彷佛没有看到一般，只是淡淡冷笑地看着眼前的情景。

　　“报！”没有等到武模辰说完，外面又一阵阵传令声传来。

　　接着，一个骑兵又飞快驰进园子，在武模辰面前滚落马背。

　　“启禀殿下！”那传令兵跪下道。

　　“啪！”旁边一支马鞭甩来，喝道：“是陛下，不是殿下！”

　　“陛下！”那个传令兵马上改口，但是嘴角却是忍不住一阵嘲讽地苦笑，只是非常的隐秘而已。

　　“突厥三十万骑兵长驱直入，已经到达长安城北边三十里！”传令兵大声喝道：“他们口中大喝，要踏平长安城，烧掉皇宫中的每一砖，每一瓦！”

　　“够了！”武模辰一声大喝，面上肌肉终于扭曲起来，口里念道：“狗屁的苍天，狗屁的先帝！”

　　那传令兵却是一派视死如归的样子，道：“另外，突厥大军传来一封书信！是武神毕萧写给箫径亭的，让陛下转交！”

　　“烧了！“武模辰一声大喝。

　　“是！”旁边一个将领拿过火把，便要将书信烧掉。

　　“慢着！”武模辰忽然手一举，仰头朝天长长叹息一口，道：“把书信射给他！”

　　“嗖！”箫径亭一把抓住射来地信！

　　上面的字体，无比的苍劲，无比的内蕴。

　　“箫径亭，明天长安城北城门广场！我们决一死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你若赢，突厥三十万大军退兵，你是天下第一！你若死，长安齑粉，你的女人受辱，天下百姓生灵涂炭！”

　　“箫径亭，信看完了吗？”武模辰朝箫径亭大喝一声，道：“你勾结突厥人想要灭我大武王朝！却是没有那么容易，毕萧又如何？他也救不了你！”

　　说罢，武模辰大手一摆，喝道：“搭箭！射死他！”

　　顿时，万支弓弩展开，箭矢盯着它的目标，发出阴冷的光芒！

　　武模辰大手一放！

　　“嗖！”无数箭雨一团黑影，隔着美丽的湖面，带起一阵阵波澜，朝箫径亭拢罩而去。

　　“呼！”接着，无数箭矢同时亮起！照得水面一阵反光，照亮妍儿安详甜蜜的脸蛋，照亮两个小宝贝熟睡的面孔

　　(全书完)

终卷 后　记

　　武莫辰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因为心中对箫径亭的妒忌和怨恨，所以下令数千支弓弩同时朝箫径亭射箭，并且射的是沾了毒的火箭！

　　眼看着，这些箭就要射中箫径亭以及妍儿的身躯，还有两个漂亮可爱的孩子！

　　“啪！”老者将醒子往桌子上一拍，客栈中的吃客顿时身躯一震，然后伸长了脖子盯着这个说书的老者，巴巴地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不料老者不慌不忙，轻轻地端起酒杯，抿了一小口，咳了咳喉咙。

　　众人面上一喜，以为老者就要开说了。

　　不料，老者又用筷子夹起了几颗花生米，慢吞吞地嚼着。

　　边人再也忍受不住，朝老者道：“老爷子，您先别急着吃啊！等着您说完我，我请您吃店里最好的老酒可好！你接着往下说啊！”

　　老者呵呵一笑，接着用酒水漱了漱口，醒子一拍，彷佛又要接着说了。

　　“噗！”不料老者嘴里喷出一道酒雾，一股子酒气顿时迷茫了整个客栈。

　　“噗！只看到箫径亭手掌在湖面上一拍，顿时面前的湖水猛地汹涌而起，化成无数细细的水滴，将火箭上的毒火全部浇灭。那一颗颗水滴，将所有的箭都击断掉在湖面上！顿时整个湖面只看到白茫茫的水雾，哪里看得到箫径亭的身影！等到水汽全部落下之时，箫径亭已经不见了，而同时不见的，还有刚刚被手下推举为大武王朝新帝的武莫辰！”

　　客栈中人不由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暗道：“在千军万马中，将敌人的主子带走了。而且还没有人发现，这需要多大能耐！千万军中，取敌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也比不上他厉害了！”

　　客栈中人安静地神往了好一会儿，接着有人接着问道：“老爷子，那然后呢？！”

　　“然后？”老者微微一笑道：“谁也不知道箫径亭将武莫辰带到了哪里？反正第二天宫中所有的大臣接到地武帝的遗诏。由三皇子武莫瑜即位！此时城外几十万突厥大军将长安围得水泄不通，正隆皇帝就这么草草即位了！谁也不知道武莫辰怎么了。不过后来在武帝的皇陵上，多了一个残废的守墓者！”

　　接着，老者又卖起了关子，又轻轻地抿了一口酒，拖着长音道：“第二天早上，长安城外三十万突厥大军齐声大喝，嚇得长安城内小儿不敢啼哭，牲畜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彷佛转眼之间。长安城便誉齑粉！此时”

　　老者的声音顿时变得激亢昂扬起来，一拍醒子，又要喝酒吊别人的胃口。

　　不料旁边一道声音接了过去，道：“就在突厥大军击鼓要攻城地时侯，箫径亭只身一人，白衣如雪，长剑如冰。来到突厥大军阵中。手中拿着毕萧的亲笔书信，要用比武来决定长安城命运！若箫径亭赢，则突厥退兵！若箫径亭输，则长安城毁，大武涂炭，箫径亭死！”

　　老者朝插话地人看去，却也是一个老者。不过这个老者穿着青色的衣衫，自己穿着白色的衣衫。

　　而那个青色衣衫的老头，说书的家伙可比自己职业得多，派头也象模象样，却是一个职业说书的。

　　青衫老者接着说道：“而后，三十万突厥大军骑马画圈，在长安城北围成一个比武擂台！在千军万马的注视中，箫径亭成为天下间第一个真正和毕萧比武之人！当年吴梦玉北上突厥挑战毕萧，非但没有能够和毕萧真正动手，反而中了他的圈套，灭了整个显碧国，杀了自己心爱地女子！所以，箫径亭才是天下间真正唯一挑战武神毕萧的人！”

　　“当年！天上乌云滚滚，本是白天，却如同黑夜一般！长安城内，就连狗也不敢叫唤！比武场内，毕萧身后，三十万大军齐声大喝助威，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武神不可战胜！而箫径亭身后，空无一人！毕萧刚刚拔剑，天上响雷霹雳，当时正是冬日，竟然响起大雷！突厥大军认为武神竟然能够惊得天神发威，彷佛也要下凡来与武神一决高下！而箫径亭出剑，则了然无声！武神毕萧那一剑，夹着天地之威，快如闪电，夹着狂风尘爆，翻天覆地朝箫径亭压去！顿时天地无色，三十万突厥大军只看到一条巨龙将箫径亭吞噬，然后整个天地都安静下来，没有半点声息！等到尘土渐渐落下，箫径亭站着一动不动，手中的剑还有一半在剑鞘中。毕萧仰天长笑三声，抗起宝剑转身朝突厥大军走去！顿时，三十万大军欢声雷同，整个天下再也没有一人，能够与他们的武神匹敌！三十万大军接着擂鼓，长安城头，新皇武莫瑜听到突厥军中欢呼，顿时跪在城头，身后数十万长安百姓齐齐跪倒，泣不成声！城头将士，全无斗志！只等着突厥大军冲进，将自己连同长安城的荣耀一起毁灭，从此蹂躏于异族的铁蹄之下！”.

　　“不料！”白衣老者看到那个青衣职业说书者停顿了一下，连忙接着说道：“不料，走向军阵地毕萧，却是忽然一阵踉跄，跪倒地上！接着全身上下裂开无数伤口，所有的鲜血迸射而出，就此死去！而白衣如雪的箫径亭，缓缓将那刚刚插进一般的剑刃全部插进剑鞘中！稍稍犹豫后，又全部抽了出来！轻轻一抖，那宝剑顿时化成无数碎片！然后脚下一点，朝东边的山头飞驰而起，因为那里他的妻子和女儿，还有一匹雪白的骏马，正在那里等他！谁知他刚刚跃出十步，突厥军中一阵大嚎，突厥可汗跋玉从马背摔下，七窍流血，原来早已经身中剧毒！从此，三十万大军飞速退回草原！而在跋玉死去的同时，方召疾大军中也挂出白旗。主将方召疾身毙！方家大军退兵！再过三日，方家派来使者，便是愿意用户武莫瑜为大武新帝，并且交出所有兵权！又过三十日，突厥新可汗跋剑派来使者，恭贺新帝武莫瑜登基。愿意同大武签订友好盟约，世世代代为友好邦邻！”

　　青衫老头看到最最精彩的部分竟然让白衣老头说了去。便再也不顾不上歇息了，拣到了一个空隙，道：“新帝武莫辰为感激箫径亭功德，和突厥可汗昭告天下。归还原来显碧所有国土，恢复显碧国号，并且在原来的国土上向外八百里，全部划入显碧国。永世和显碧国交好，若显碧国遭到攻击。两国有义务无偿出兵救援！另外两国君主联合赐封箫径亭为武神！而且是历史唯一的武神，以后再也没有武神这一称号！”

　　“不料，箫径亭却是拒绝了这一提议！另外拒绝登基即位为显碧国皇帝，却是将苏莞芷推举为显碧国新帝，帝号为明昭皇帝！明昭皇帝，也成为显碧国唯一的一代女皇！不料明昭皇帝在太子刚刚十岁之时，便下昭退位。十岁的太子爷登基为帝，也就是今天地武德皇帝！”趁着青衣老者喘息的机会，白衣老者又抢过去说了，但是说完这些后，他却停住不说了。

　　青衫老者接着说道：“众位可知道，箫径亭为何拒绝武神这一称号吗？”

　　客栈众人听得如痴如醉，听到青衫老者问话，不由摇了摇头。

　　青衫老者看了一眼白衣老者，示意让他说。不料白衣老者刚才抢着说，说得不亦乐乎。但是现在，却装起了糊涂来。

　　青衫老者只有继续说道：“因为，箫径亭打败的不是毕萧！而是方剑夕！”

　　客栈中顿时爆炸起来，因为方剑夕在箫径亭和毕萧比武的前两天，就已经被箫径亭杀死了啊，当场有几万双眼睛看到了。

　　青衫老者微微笑道：“那是方剑夕假装的！因为他刚刚练了一种武功，可以吸取别人的内力。但是需要在别人主动给他输送内力地时侯，才可以吸取别人的内力！所以，他假装给箫径亭刺中心脏位置，让所有人都认为他死了！回家之后，方召疾发现他还有一口真气！便找来方剑夕地几个天剑谷师傅，还有他真正的师傅武神毕萧，加上众多魔门高手。用真气给方剑夕疗伤，想要救回他一条性命！不料，如此正是中了方剑夕奸计！他吸取了在场众多高手的内力，而给他输送内力的方召疾等人，全部变成了废人！方剑夕利用毕萧从兰芥子那里得来的易容术打扮成为毕萧的模样潜入突厥军中，并且给突厥可汗跋玉下了慢性毒药！第二日，只要他打败箫径亭，而与此同时跋玉毒发身亡！整个突厥大军，就可落入他的掌中！然后攻下长安城，最后他提着他的百万大军席卷天下，大武、突厥、还有室韦，整个天下都在他地掌下！他就成为了整个天下天下的主人，整个计划几乎无懈可击，但是偏偏他就算吸取了众多高手的内力，还是败在了箫径亭的剑下！甚至，所有人连箫径亭怎么出剑都没有看清楚！”

　　此时，客栈中众多食客不由想起了以前那个神一般的毕萧。不由问道：“方剑夕是死掉了，那毕萧呢？”

　　“走咯！再晚，几个小丫头该骂人了！”白衣老者喝了一口酒后，转身便离开，朝客栈的楼梯走了下去，一边走，一边将花生米扔进嘴里，嚼着嚼着，便淹没在大街的人群中。

　　说书地青衣老者，目光盯着白衣老者在人群中忽隐忽现。面容陷入了沉思和迷惘中，接着微微一笑，嘴角抿的尽是恩仇笑意。

　　白衣老者穿过了街道，走过了闹市，沿着田埂，迈着山路。

　　来到了一座吊桥面前，这个吊桥摇摇晃晃，这个吊桥他实在是太熟悉了。

　　他的悲伤，他的痛苦。他的悔恨，他的幸福，统统在这个吊桥上摇晃过。

　　“陛下！”忽然，耳边传来女孩娇嫩无比的声音。

　　“陛下，奴婢侍侯得您舒服不舒服啊？！”这个女孩的声音，虽然娇嫩甜美。软软糯糯。

　　“舒服！舒服！”接着，传来一个男孩地声音。

　　白衣老者微微一愕。原来声音却是从桥下传来的。

　　微微一阵无奈摇头。

　　“舒服啊？！”女孩的声音继续响起，轻轻叹息一口道：“既然舒服，那为什么陛下还这么哭丧着脸呢？！”

　　“姐姐，你饶了我吧！今天再不上朝，老师要骂的！”那男孩几乎要哭出声音来，听那感觉彷佛无比的难受，但是又不敢发怒。

　　“格格！”旁边响起另外一个小女孩的声音，道：“老师怕什么！过几天姐姐帮你出头！”

　　“苏娘会骂地！”旁边响起一个小女孩怯怯的声音。

　　“辛娘那么老实。生地女儿也这么老实！”又一个小丫头的声音响起，道：“苏娘最听爹爹的话，而爹爹最疼的就是大姐和二姐了，让大姐和二姐一说，苏娘怎么还会骂我们！”

　　“但是爹爹对宴老师也很尊重的，宴老师要是想教训我们的陛下，爹爹也不会管的！”也记不清楚是第几个丫头说话了。这个女孩秀气中带着调皮，道：“其实我告诉你们，讨好爹爹和娘们是没有多大好处的！我们应该集中将马屁拍在唐姨奶身上！你没有看到，爹爹其实很怕唐姨奶吗？只要姨奶眼睛一瞪，他就不敢说话了！”

　　“笨！你这丫头和你娘任娘一样，看起来好像聪明，其实笨得很！”一个稚嫩地声音响起，这个女孩大约还只是十三四岁左右，不过听到她的声音就知道是一个小恶魔精灵一样的人物。

　　接着，她的声音变得神秘兮兮道：“我们对唐姨奶奶马上就要改口啦！”

　　“那叫什么？！”又一个胆怯的小丫头说话了，不过她显然更加小。

　　“荷儿真笨！”那个精灵的小丫头撇嘴道。

　　那个大姐显然护着那个叫荷儿的小女孩，朝精灵小女孩喝道：“梦儿，你再说荷儿妹妹！我就告诉你娘了啊，你娘最护着映荷小娘了！”

　　梦儿不岔地娇哼一声，接着又兴致灼灼道：“很快，我们就该管唐姨奶叫娘了！因为，前段时间我看到我们爹爹调戏她来着！”

　　桥上地白衣老者顿时哭笑不得起来，这么小的女孩，竟然这么编排自己的爹爹来。

　　“真的啊！”那个声音显得安静但是又透着调皮的女孩惋惜道：“那以后，她也跟我们那些娘一样，还是要听爹爹的话！我们拍她马屁，不是没有用了！”

　　“我觉得，其实两个爷爷马屁最好拍了！”忽然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响起，这个小女孩显然比那个荷儿更加胆小，甚至是一点点自卑的感觉。

　　“情儿乱讲！”一个泼辣骄傲的声音响起，道：“姓吴的爷爷一天到晚只知道画画写字，我看到就头痛！姓陆的爷爷，一天到晚，只知道陪着那个傻傻的奶奶！一点都不理我们的！”

　　“玉儿，不许你这么说我姥姥！她再怎么傻，也是絮儿的亲姥姥！”这个小丫头，牙尖厉害显然和那个骄傲泼辣的玉儿有一拼。

　　“你们都说错了！”一个女孩显得神秘兮兮起来，道：“我们最大的一个靠山就要来了！只要他疼了我们，我们就算惹了再大的祸事，就算得罪了所有的娘，得罪了爹爹都没有关系！”

　　玉儿咂了咂小嘴道：“井儿又在那里搞得神秘兮兮了，我们都将山谷里面的人都说完了，还会有谁！”

　　“还有的！”一声细细的声音响起，道：“盈儿听娘说，最大的一个爷爷，就要从草原来了！”

　　“是跋剑吗？！”一个小女孩，虽然年纪轻轻，但是声音就已经充满了雌性，不过听说话声，却是显得豪放不羁得很，道：“他虽然是可汗！但是我们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上次武莫瑜来的时侯。跟我猜拳输了，我还敲他脑袋来着！”

　　“莫姐姐你应该叫武莫瑜做正隆皇帝的！”这个说话的小女孩，说话声音也非常好听，听到她格格一笑道：“依依知道武莫瑜皇帝是来干吗的？他表面上是来看爹爹，其实是来看夕姑姑的！”

　　“且！”所有的女孩顿时不屑，道：“谁都知道啦！”

　　大姐看到大家越扯越远。不由朝纠正回来道：“盈儿，你接着说！我们那个最大地靠山是谁？然后大家商量好。怎么拍他的马屁！而且他的武功肯定很高，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将他身上的武功全都骗到手，将他所有的潜能都榨得干干净净，免得白白拍了一顿马屁！”

　　另外一个声音和大姐一模一样，不过却显得温柔了许多，只听到她格格一笑道：“姐姐，你一点都不像娘诶！”

　　“贝儿。别打岔！让盈儿说！”大姐打断那个女孩。

　　盈儿朝大姐道：“那个人就是大姐和二姐的娘地娘的爹爹啦！”

　　“我听不懂诶！”另外一个最小地声音响起，听她的声音还不到五六岁。

　　“小屏儿真笨！”梦儿道：“盈儿说的那个人，就是毕萧啦！”

　　“哎呀！”看到这些女孩话题越扯越远，那个男孩终于忍受不住，大叫一声道：“我坚持不住啦！”

　　桥上的白衣老者听到后，连忙翻身跃下去！

　　在吊桥底边的情景，让他顿时更加郁闷无语。

　　大大小小十几个漂亮得跟天使一样的小女孩。一个个小娇躯仿佛粘在吊桥的背面一般，一个个姿态万千地商量着事情。

　　而她们的中间！一个俊美地小男孩，身上穿着黄袍，头上带着金冠。但是却是哭丧着脸，只见他裤子腿的下面，挂着一块石头。那石头随时会将他裤子扯掉，所以小男孩必须用一支手紧紧抓住裤子！而另外一只手，必须仅仅抓住绑在桥上的绳子，不然就会掉到下面几十丈的河里面去。

　　偏偏，他抓住绳子的哪知手，袖子被高高卷起来，衣衫也被解开！露出了胳肢窝，而他的那些个姐妹，个个手上都拿着一支羽毛，只要兴致来了，就去挠他的胳肢窝。

　　看到白衣老者忽然出现在眼前，那十几个小女孩先是一惊！接着如同一群小鸟一般，玉手一弹，小足一点，纷纷飞走，一会儿功夫就跑得干干净净，只剩下那个倒霉地小男孩，可怜兮兮地望着白衣老者。

　　白衣老者呵呵一笑，怜爱地保护那个小男孩，将他穿好了衣衫。手掌轻轻在桥底背面一按，身躯飞上了吊桥的桥面。

　　“喝！”不料，刚刚上了桥面。便听到十几个小女孩同时一声娇喝，一颗颗宝石一般的眼珠盯着他，如临大敌的模样。手中的小兵器对着白衣老者，一派要江湖械斗的样子。

　　“你是谁？放开我弟弟！”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美丽得跟天仙一样的女孩将长剑举起，朝白衣老者道：“看你年纪这么大了！我们姐妹也不占你便宜，就让你三招！”

　　十几个人打别人一个，让了别人三招，还说是让人占了便宜。

　　白衣老者影子一闪，那个天仙一般的女孩一声惊呼。

　　等到白衣老者站回原处的时侯，女孩手中的剑已经到了他手上了，而且自己的脸蛋还被他轻轻掐了一把。

　　“姐妹们听着，将他给我绑了，我要削光他所有的胡子！”大姐顿时气愤，下令道。

　　另外一个同样美丽如仙，但是眼珠子却如同精灵一般的女孩走了上来，朝大姐道：“宝儿姐姐，我们最好先问清楚他是谁！再动手也不迟！”

　　宝儿听了后，点了点头，朝白衣老者道：“你！报上姓名来！”

　　白衣老者呵呵一笑，道：“我就是你们那个最大的靠山，毕萧！”

　　众女孩惊诧，接着惊呼一声，如同小鸟一般，飞快得跑得干干净净。

　　而毕萧手牵的那个小男孩，听到毕萧的名字后，眼睛中尽是仰慕。

　　毕萧在小男孩面前蹲下身子，慈祥问道：“陛下，你可是我们显碧国的武德皇帝诶，怎么会给你的那些姐姐妹妹欺负呢？”

　　小男孩无奈道：“因为我要当皇帝，所以武功耽搁下来了！那些妹妹连最小的妹妹屏儿都比我厉害！我又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所以他们就只欺负我一个人了！”

　　“哎哟！”毕萧顿时将小男孩抱进怀中，道：“我可怜的宝贝小陛下哦！以后，太爷爷教你武功，好不好？！”

　　“弟弟！我爹爹也要来和我们一起住了！”白衣姐姐躺在箫径亭的怀中，仰起头问道：“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当日是怎么打败方剑夕的呀？！”

　　箫径亭微微一笑，道：“我没有打败他啊！”

　　“啊？！”白衣姐姐惊讶道：“怎么会？那方剑夕明明全身爆裂而死啊！”

　　箫径亭叹息一声道：“当日我的剑刚刚拔出一半，而方剑夕的剑还没有刺到我，就停在那里了！我的剑，也索性没有拔出来，就站在那里不动！再然后，他就全身崩裂而死了！”

　　“那，是谁杀了方剑夕呢？”白衣姐姐问道。

　　“他今天，就会来了！”箫径亭微笑道。

　　白衣姐姐又忍不住问道：“那你和他，到底谁更厉害！”

　　箫径亭嘴角抿起一道神秘的微笑，摇了摇头，却不说话！